甲骨文獻集成

第十二册

甲骨文考釋・文字考釋

四川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文字大系◇

甲骨文獻集成

第十二册

甲骨文考釋·文字考釋

四川大學出版社

本册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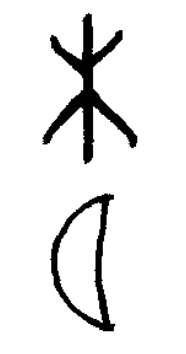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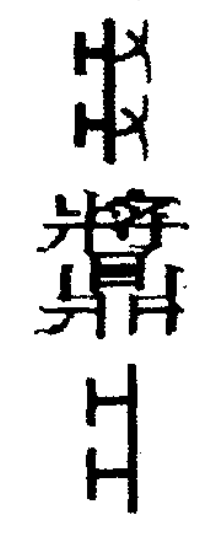
甲骨文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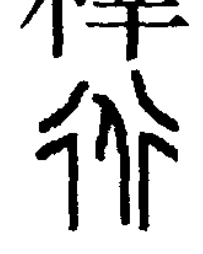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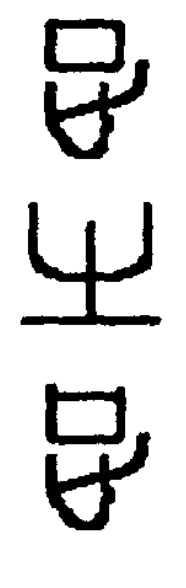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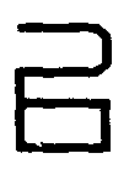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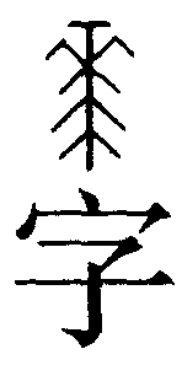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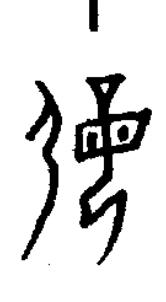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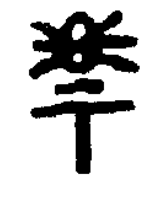
文字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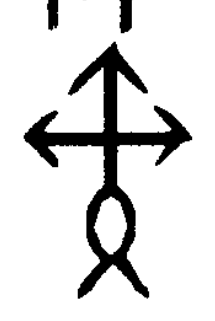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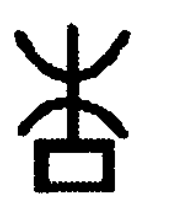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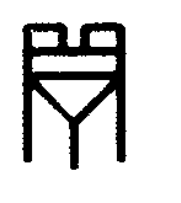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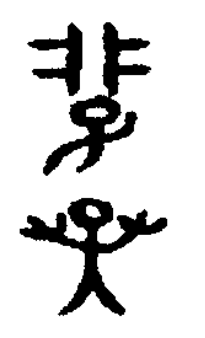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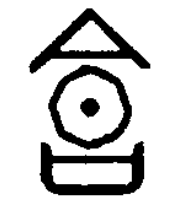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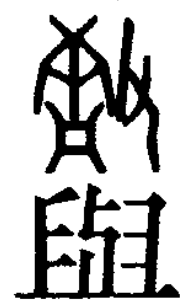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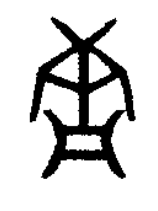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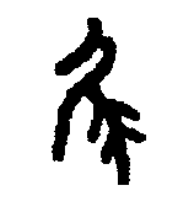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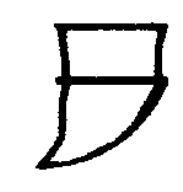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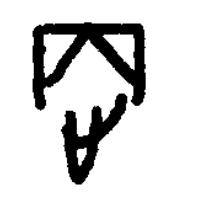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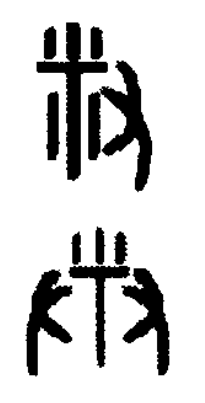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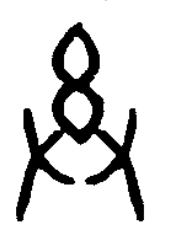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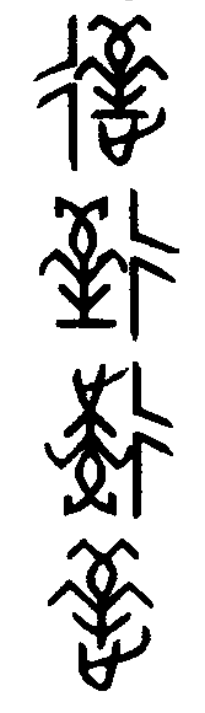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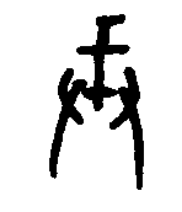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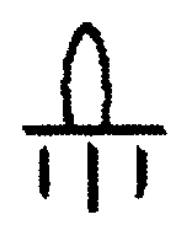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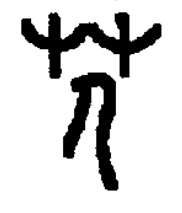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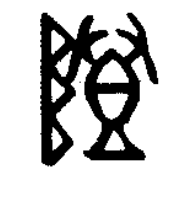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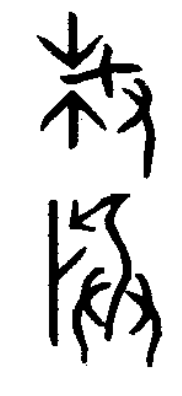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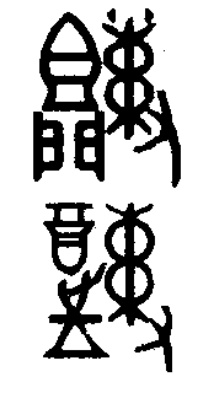
論文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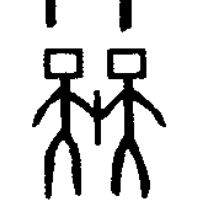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五年（接第十一册）

釋天 一
釋大 三
釋夫 六
釋㚘 七
釋夨 八
釋夭 九
釋立 位涖莅蒞竦 一一
釋竝 一四
釋太 汏汰泰达 一六
釋奚 㜎傒 一八
釋生——止之（上） 二三
釋生——止之（下） 二九
釋牛 三九
釋羊 四二
釋雈 四六
釋龍 四九
釋屰 逆 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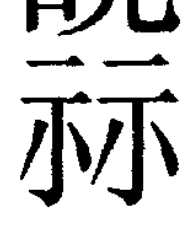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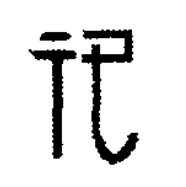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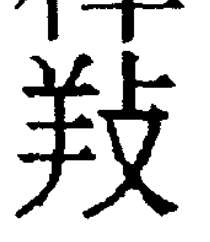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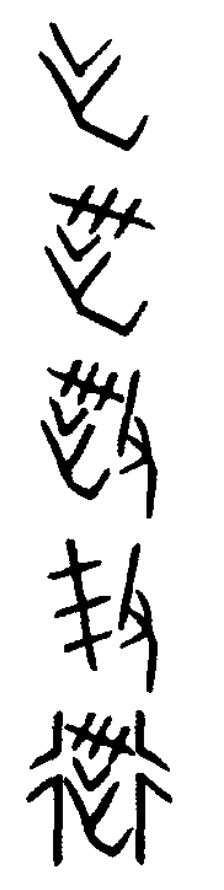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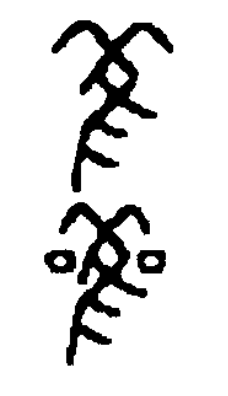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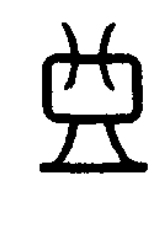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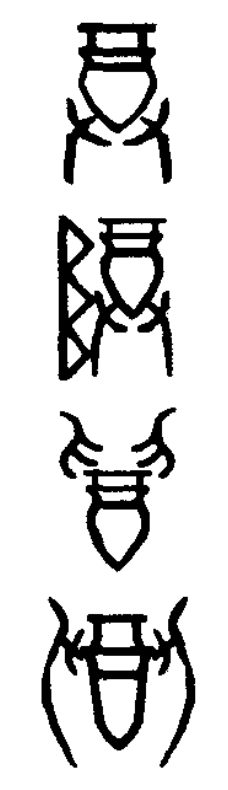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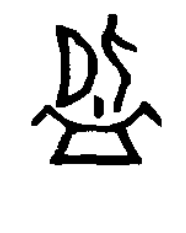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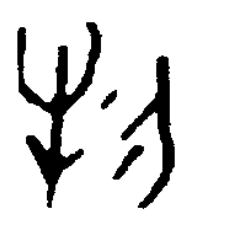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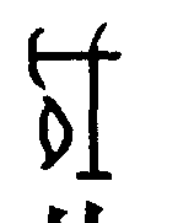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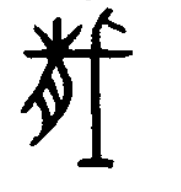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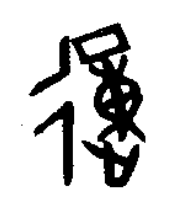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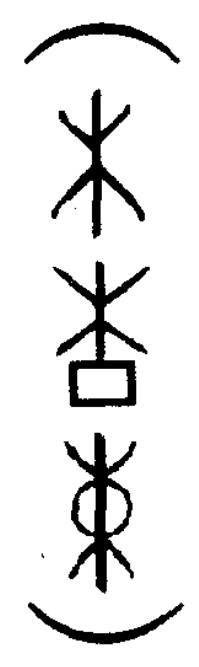
釋日月雷河　五五
釋申電神　六四
釋　六六
釋鼓　六八
釋車　七二
「舞無」淺說　八〇
釋鳳　八二
釋好　八七
好之同族字　八七
艾、又、宥、賄等字義訓考釋　八七
奭字略釋　八八
釋文　八八
釋交　八九
釋后　九〇
釋奴、婢　九五
王皇士集釋　九六
釋　一〇一
釋牝牡　一〇八
釋來麥釐　一一〇
釋黍　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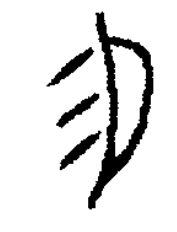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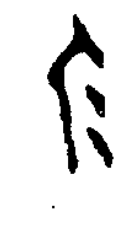
田字說　一一五
釋南　一一九
釋　一二三
釋朝　一二六
說「明」　一二八
釋莫　一三四
釋畢　一三五
監字考　一三七
釋赤與幽　一四〇
釋又　一四三
釋廄　一四八
釋　一四九
廣字系　一五四
甲骨文金文字及其相關問題　一六六
釋女　一七三
釋佞——　一七五
釋　一七九
釋「史」　一八〇
釋羌苟敬美　一八三
釋稻米　一八五

釋 一八八
釋稟 一九三
說異 一九八
釋鼎 二〇一
證 二〇八
釋盥 二〇九
釋御 二一二
 二一九
說奈 二三〇
說棄 二三五
讀契識小錄 二三八
論「尹」、「君」與「君子」 二四一
釋 二四二
釋異 二四五
釋庸 二四九
釋與 二五一
釋 二五四
釋雝 二五四
釋 二五七
讀契識小錄之二 二六〇
釋 二六三
釋禮 二六四
釋 二六九
說「王」 二七三
釋徉 二七三
釋夔 二七五
甲骨文中之鳳、颫、颩說 二八〇
釋率 二八四
釋 二八七
再釋「道」 二八八
釋 二九〇
釋 二九一
續釋戒 二九三
說笄 二九五
釋 二九七
釋 二九八
釋卿鄉饗 二九九
釋 三〇四
釋 三〇六
釋 三〇七

釋喪 三〇八
釋 三一二

一九六六年——一九八〇年

甲骨文𩵋字試釋 三一三
巳己文字與彝器畫紋考釋 三一四
說婚 三二〇
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 三二四
說 三五六
釋夷 三五八
釋 三六二
釋伐 三六六
釋牢宰 三六七
釋 三六八
釋 三七〇
釋晉 三八二
釋酓 三八三
釋狌 三八六
釋以 三八七
說高、臺 三九三
說家 三九九
釋 四〇四
率與亂 四一一
釋 四一六
釋 四二二
釋 四二八
甲骨文㞢字音義考 四二九
冬飲廬藏甲骨文字考釋 四三五
許氏說文部首字詮釋——釋一 四四二
故書「十」「七」二字互譌探源 四四四
古文字試釋 四四九
釋 四五三
釋帛——爲 四五八
釋彤 四六一
非之字原辨 四六四
釋鬻 四六六
說 四六八
說木杏束（） 四七〇
說后 四七二
釋自 四七四
釋眴與龍 四八一

屯乙八八九六版辭釋　四八四
釋上　四八六
說女字　四八九
彥堂先生遺著兩篇　四九〇
牢義新釋　四九三
釋每美　五〇五
釋涉　五〇八
說求卸　五一一
甲骨文中的「鬲」與「甗」　五一二
釋俎　五二三
說丘　五三〇
讀契小記　五三三
釋妥　五三四
釋　五三五
釋賓、安、定　五三七
釋禍　五三七
釋見　五四一
釋　五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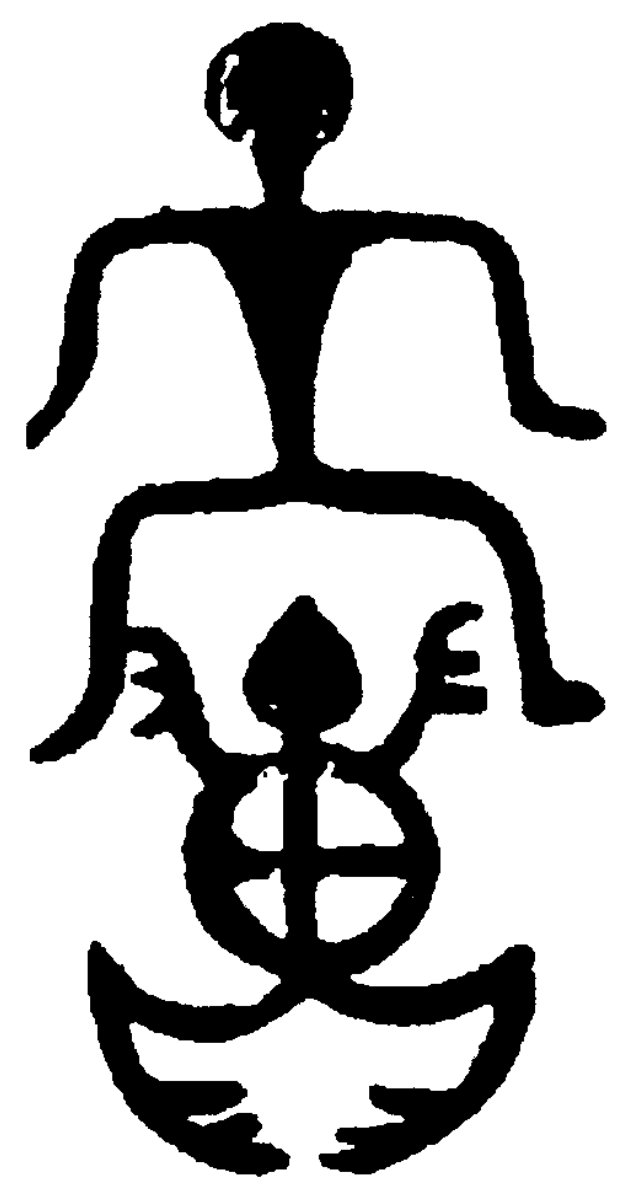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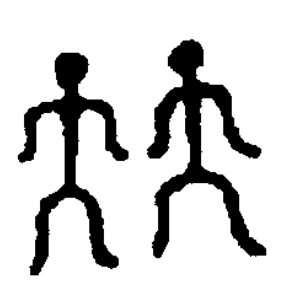
文字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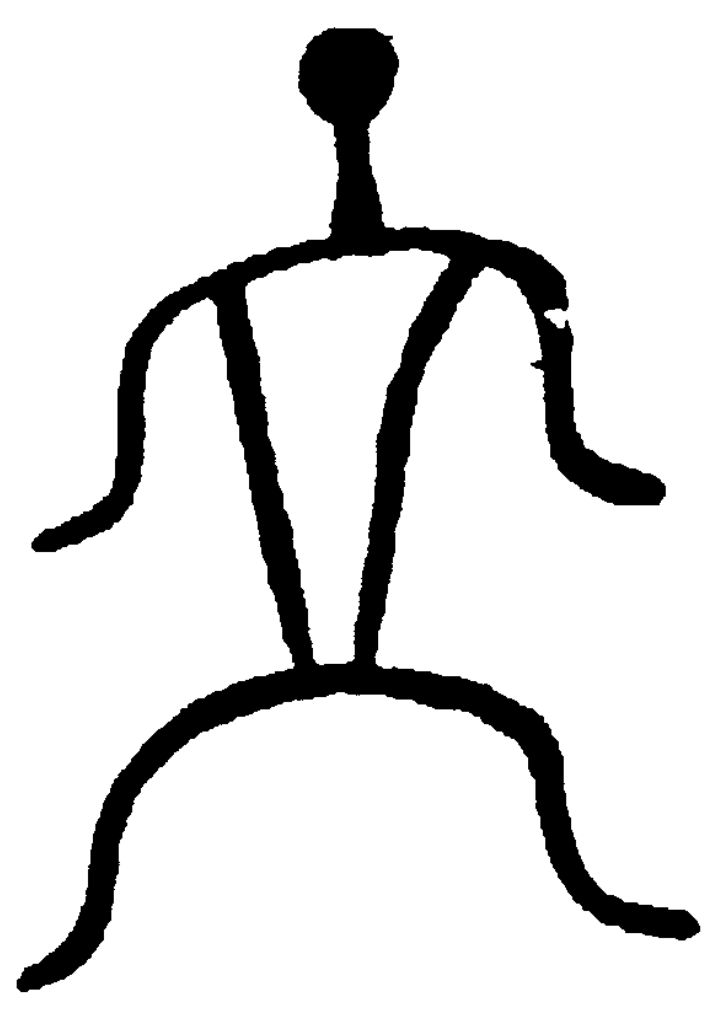
論文資料

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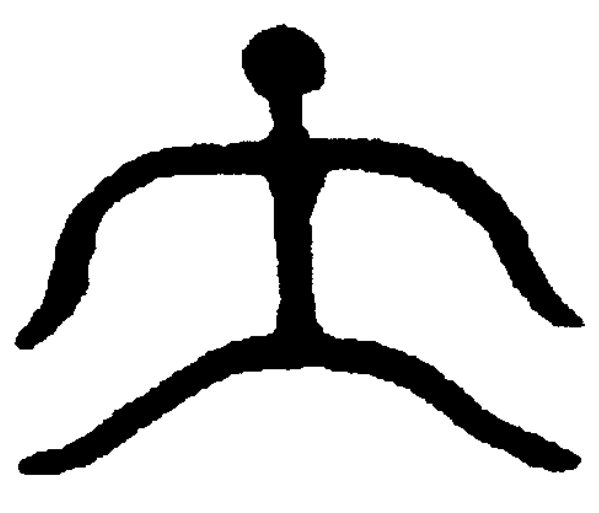
嚴一萍

(甲)最古之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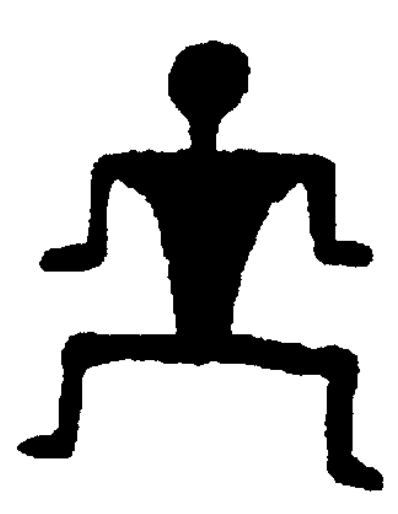
商器圖形文字有作（父乙簋）形者或說即國語周語下：「我姬氏出自天黿」之「天黿」二字。案圖象文字之天與大皆作人正面立形可以釋天，亦可以釋大，且以竝之作兩人正立形如，則天或大之圖象亦可以釋立蓋三字同出一源其初皆象人正面立形也。廣雅釋詁「天，大也」最得朔誼。其後三字分化，大字立字本象全人，首形不顯，故皆銳其上立字則下加一橫，以示站於地。天字者重在頂，故特豐其首甲骨之天上成口形。金文之天大其●，皆此意也。說文曰：「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蓋以借義為訓，从小篆立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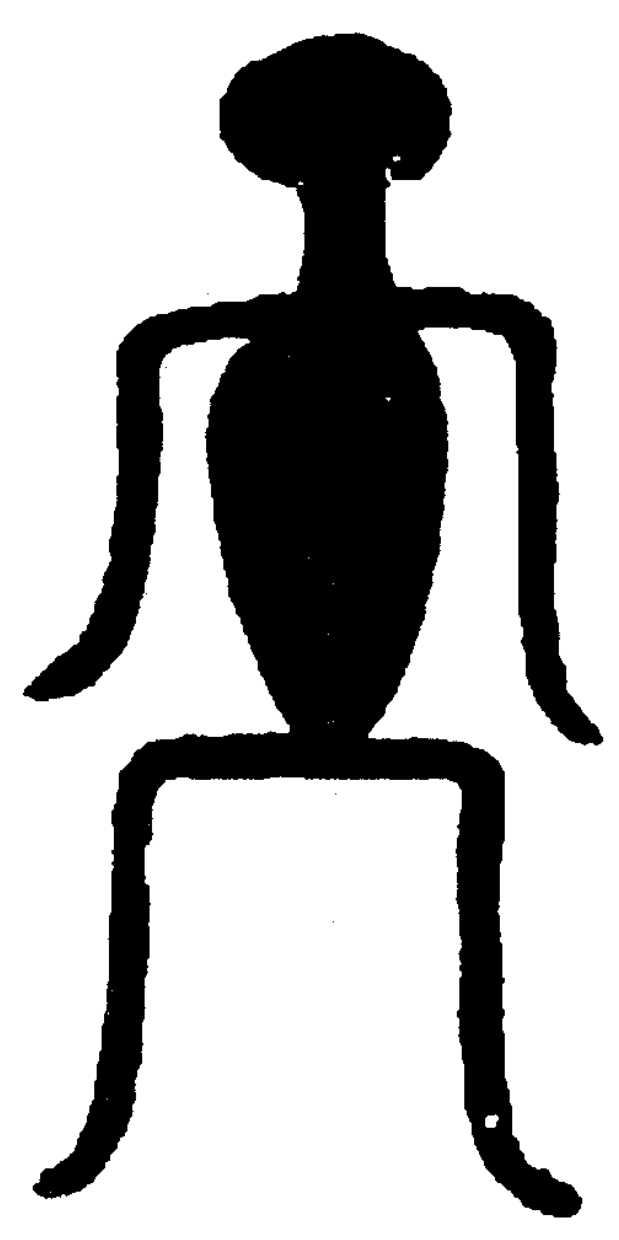
天黿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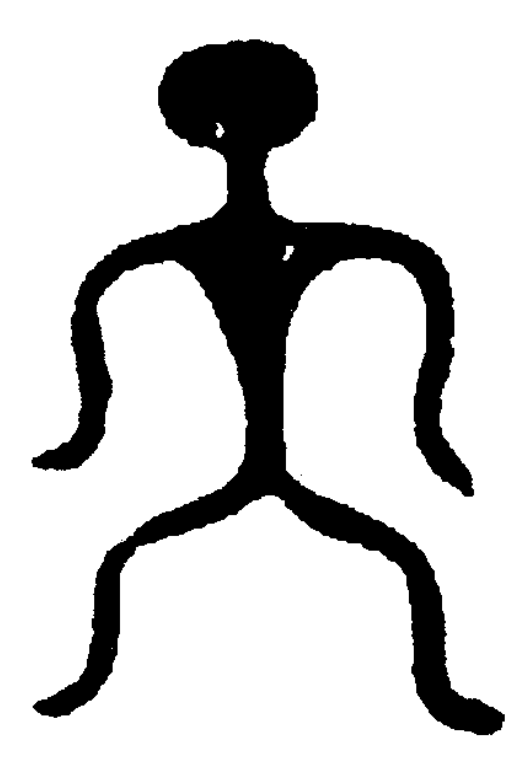
婦姑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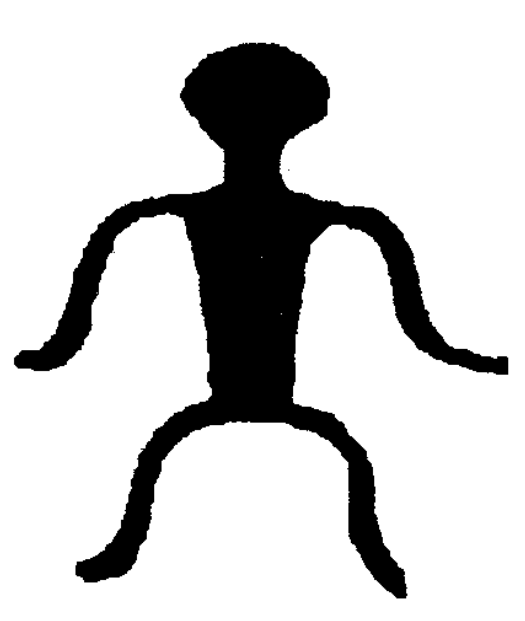
天黿帝頻彝



天 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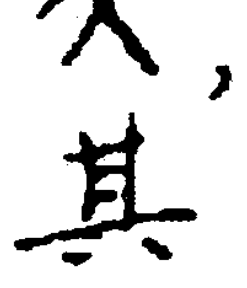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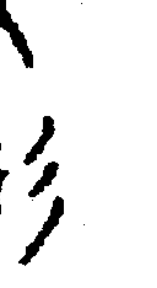


天作从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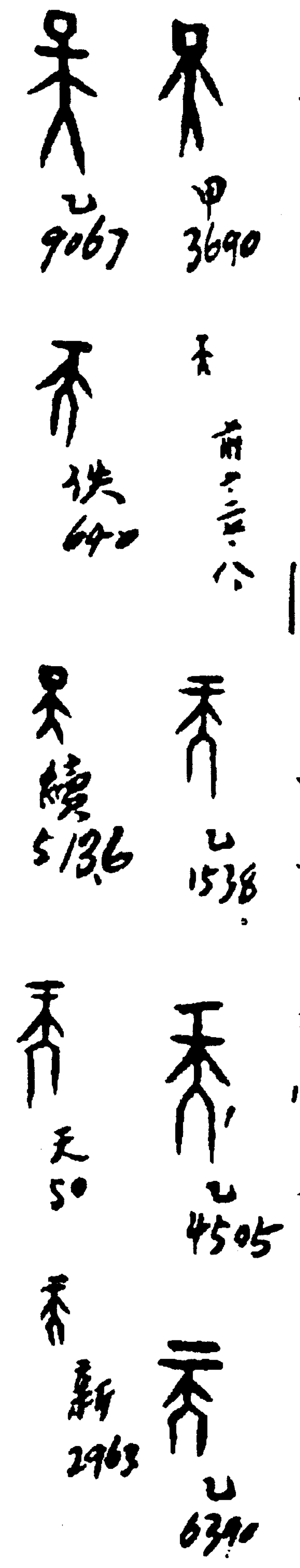


天作父乙簋

(乙)殷商甲骨文中之大字

卜辭之天多作，其用與大字常相混，天邑商即大邑商，天乙即大乙。至第五期有作形者，見於前編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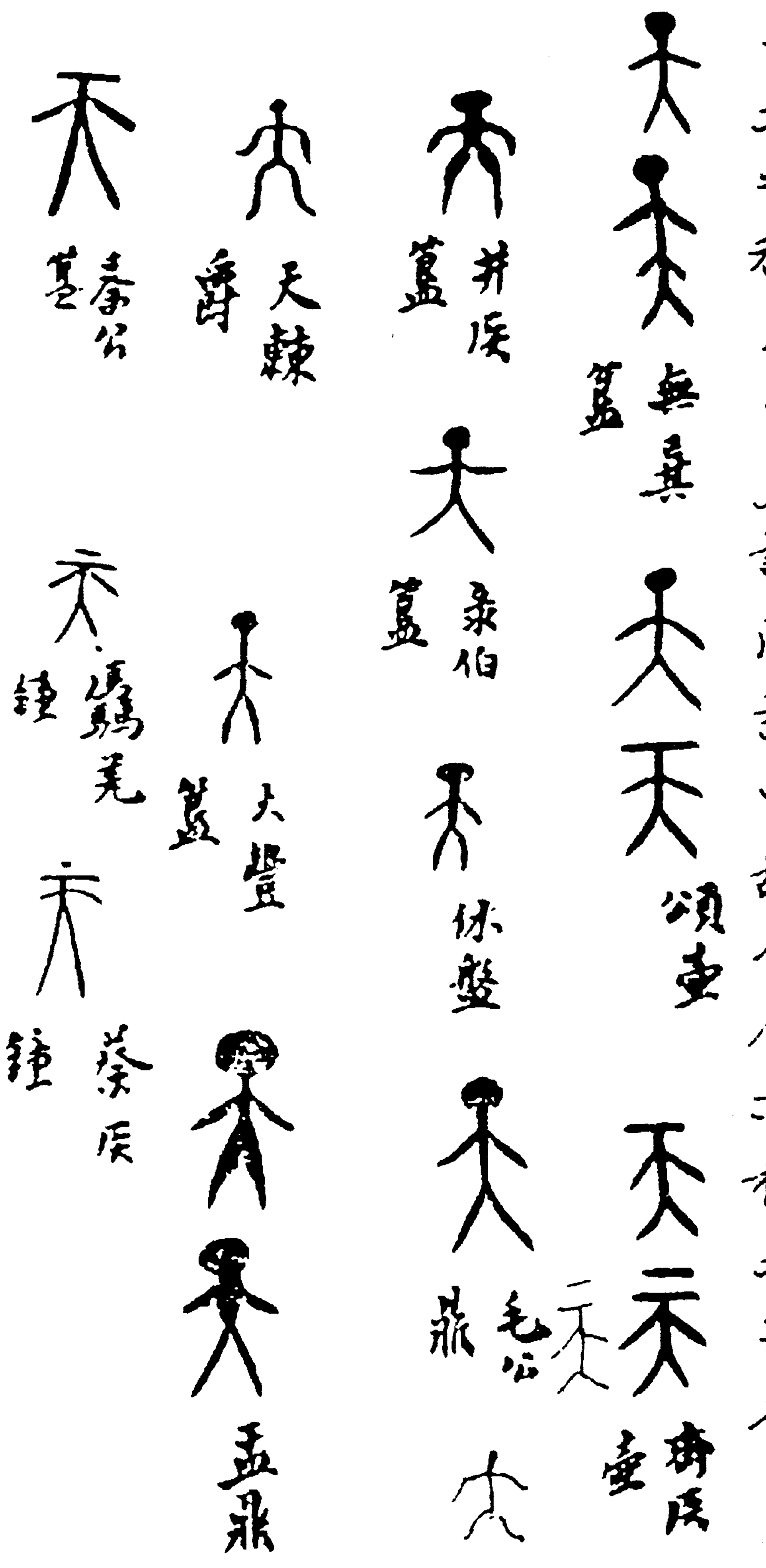
七八曰：丁卯卜貞王田天往來亡巛。乃田獵所至之地名。在第四五期有作天若天形者，亦天字。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從一大」卜辭中有從二者二即上字，大象人形，人所戴為天天在人上也。許書從一，猶帝示諸字，从二亦從一矣。（殷虛文字）案卜辭作天者有天戊（前四十六、四）天庚天癸（乙六六九○）蓋猶大乙稱天乙之比天戊即大戊天庚即大庚，天癸或指示癸。據此可知卜辭於天大並未鑿分。乙編九六七版之天乃貞人大所寫天之別體也。



甲3690
乙9067
前七·三六·八
佚640
乙1538
續5136
乙4505
天50
新2963
乙6390

（丙）兩周金文中之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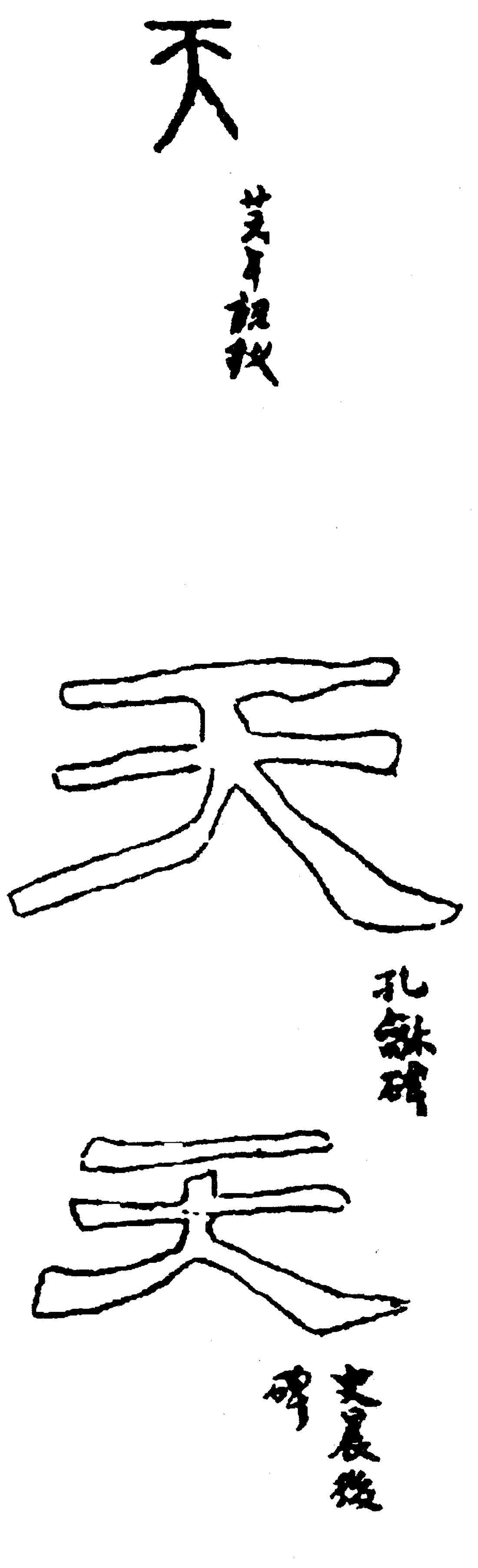
西周諸器如主棘爵，盂鼎毛公鼎井侯鼎等之天字皆與圖象相近。無㠱簋之天，沿襲貞人大之譌體，齊侯壺之天，屭羌鐘之天亦承甲骨文四期之遺風。蔡侯鐘之天有類王字加•作主，乃晚周訛變之別體。林義光曰：按一大非義，天本義為顛，古作天（盂鼎）从大象人正立之形，•以示人之顛，或作天（虢叔鐘）變•為一，穹蒼之天，類人頂之至高無上故借天字為之。天既為借義所專，始復制顛字，顛天古同音（文源）盂鼎曰：「受天有大命」又曰「故天翼臨子，灋保先王。」始訓天為上天之稱，乃由大誼所引申，故人君亦稱天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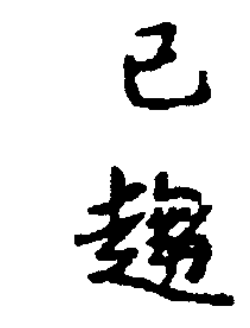
無㠱簋
頌壺
齊侯壺
井侯簋
彔伯簋
休盤
毛公鼎
天棘爵
大豐簋
盂鼎
秦公簋
屭羌鐘
蔡侯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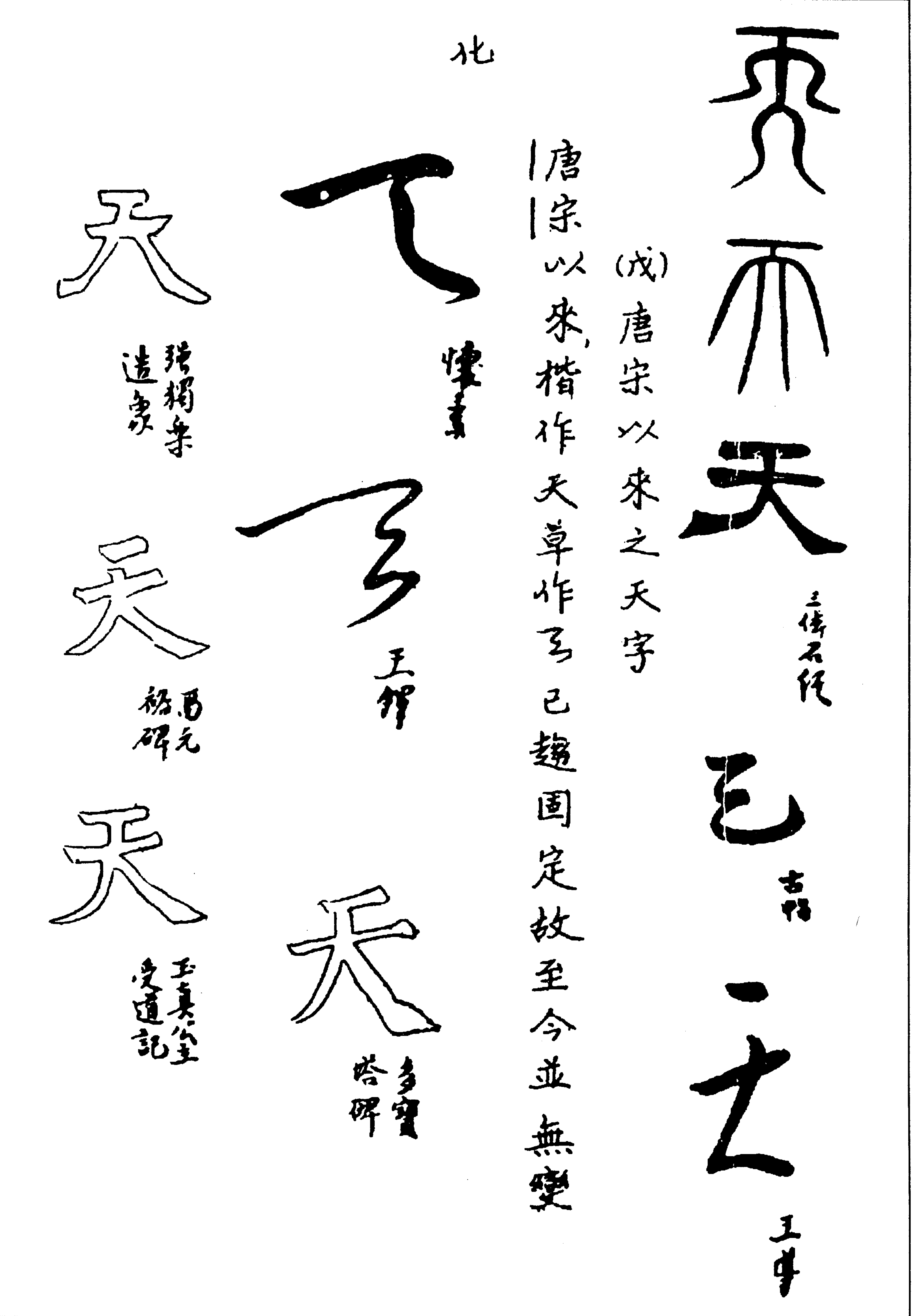
（丁）秦漢魏晉小篆隸草中之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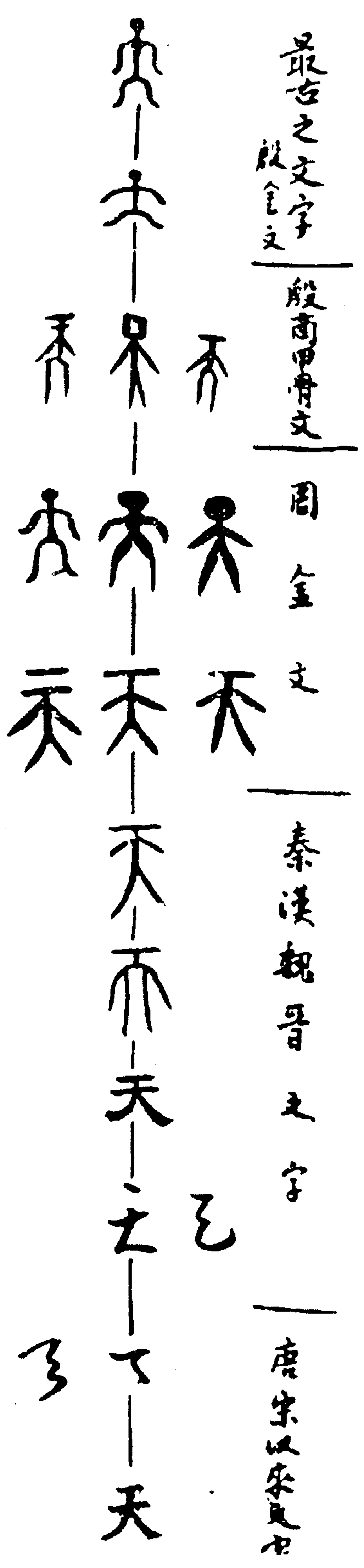
秦始皇廿六年詔權之天與頌壺及秦公簋之天一體相承，魏三體石經所錄古文之天作天天兩體。小篆之天作天，承處下之大作大所訛變，已非李斯定小篆時之正體。魏比丘道璸記之天作天及天，則六朝譌訛繁興之時。由隸至楷，無甚變化。惟草書作天，可謂前無所承。



(戊)唐宋以來之天字

唐宋以來,楷作天,草作已趨固定,故至今並無變化


三體石經
古隸
王羲
懷素
王鐸
多寶塔碑
張獨樂造象
高元裕碑
玉真公主受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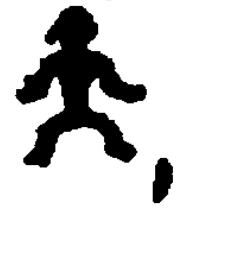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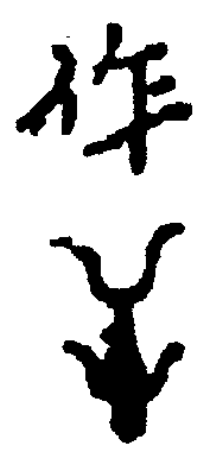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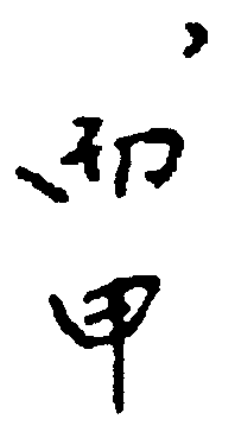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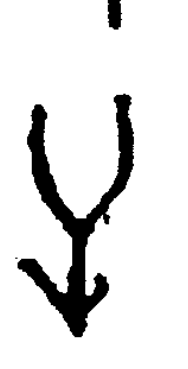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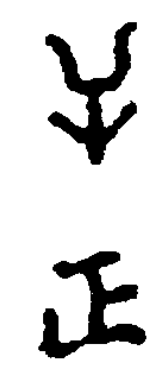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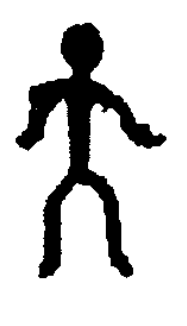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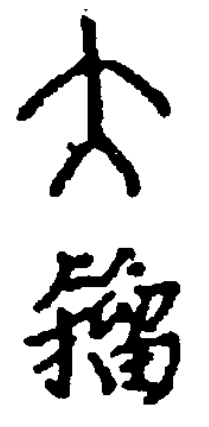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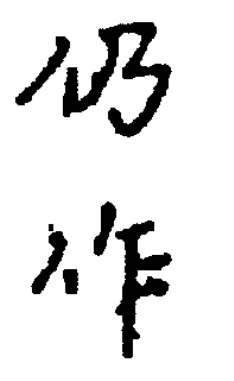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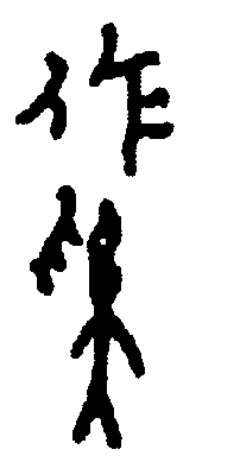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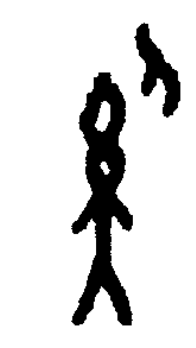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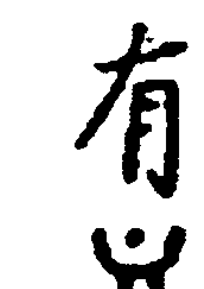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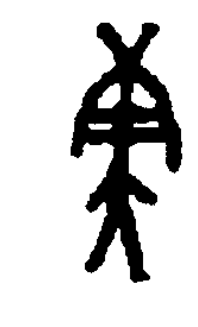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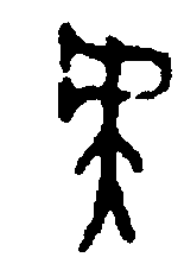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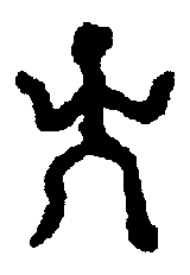

最古之文字（殷金文）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魏晉文字
唐宋以來見右

（原載《中國文字》第五冊,一九六一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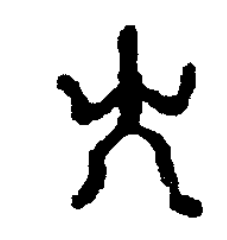
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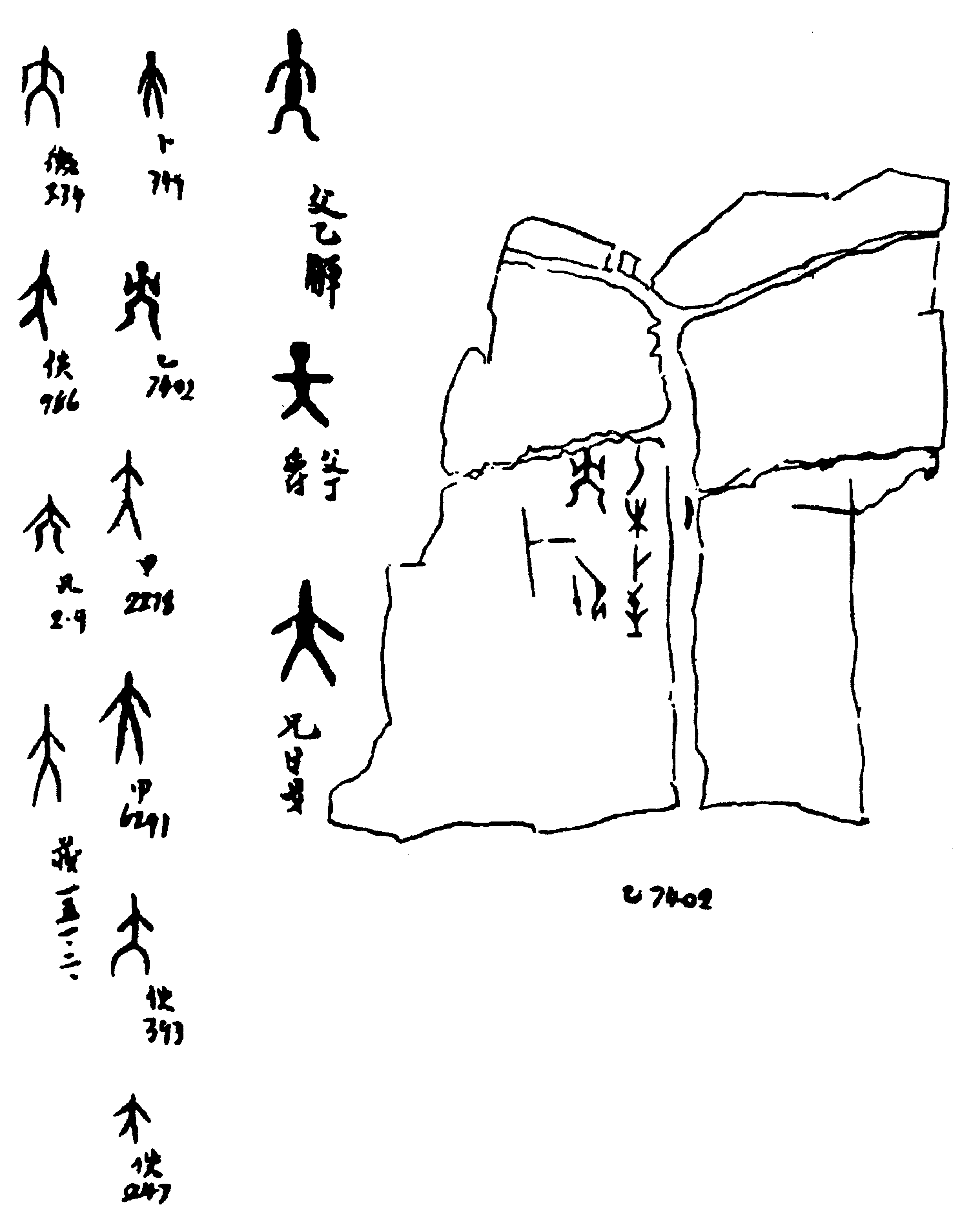
嚴一萍

(甲)殷商甲骨文金文中之大字

大象人正面立形。傳世殷商銅器圖象銘文中作,象正面人形者自來均釋為天。然以丁爵之屰作,日父癸爵之屰作,而甲骨文之屰皆作若正為大之倒文,知釋天之亦即大之初文。故卜辭之大邑商亦作天邑商,其原本一字也。說文以古文作籀文作介,別分兩部,段氏謂起於「小篆之偏旁或从古或从籀,故不得不殊為二部」。王玉樹以為「居上為大,處下為介」。(說文拈字)然「契」字之大處下,說文入居上之大部,知亦不盡然。甲骨文處下之大仍作,如巽作(甲七八三)(續三、三〇、二)。又有(粹九八六)(乙九〇七三)(鄴三、三四、九)諸字雖不識,未有以處下而作介形者,蓋並無「居上」「處下」之別異也。五期甲骨卜辭所見之大體或小有殊異,其兩臂皆向下弛張,並無二致。惟有乙編七四〇二版所契之大兩肘上舉作形最為特異。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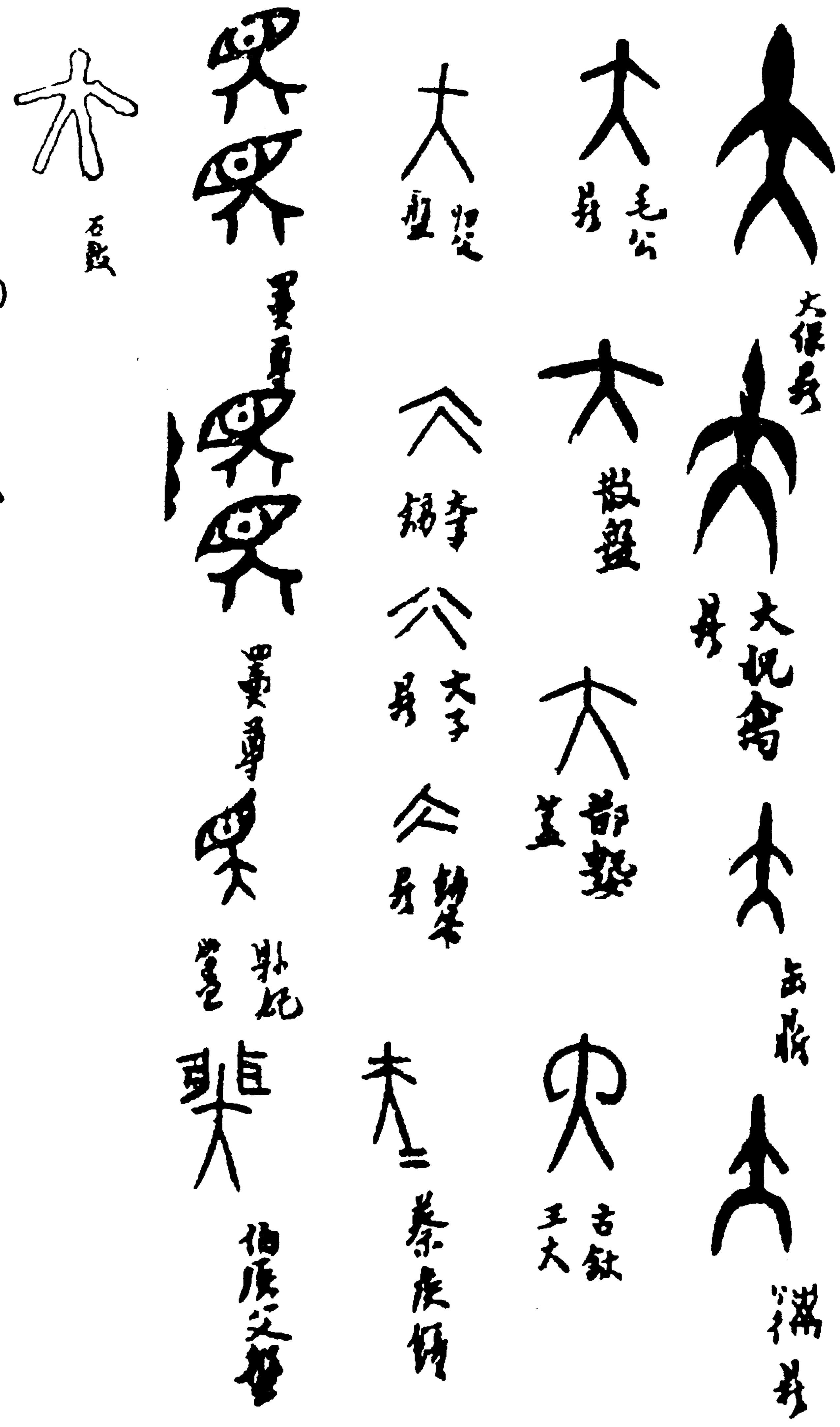
乙未卜,至,大御。

據書體風格,此版為第四期文武丁時代卜辭。辭例書體,最多詭變;「大御」一辭多見於武乙卜辭,故知此變形之確為大,續甲骨文編入大字可信也。


父乙爵
乙7402
佚966
甲6291
佚393
佚247

(乙) 兩周金文中之大字

西周初如大保鼎作大，大祝禽鼎作大，皆宛肖人形。唯異尊之異，其大字已訛變作介，知大介之異，周初已有，然未定形。故如縣妃簋之異，伯虔父盤之大，仍作大形。石鼓作大，至晚周則漸趨奇詭，如齊刀文之「夳化」即「大貨」，當由夳（太）字譌變而來，然與甲骨之去作夻者結體無殊。又如古鉨作大，兩臂彎曲，猶存人形。若太子鎬作介，太子鼎作介，鑄客鼎作介，則僅餘兩手兩足，已非完人。雖然此等譌變，或即上承異字一系之訛，實啟小篆「處」下作介之先河也。又如蔡侯鐘「大夫」作夫。以夫字作重文；秦刻石、漢印，皆同之。


大保鼎
大祝禽鼎
盂鼎
毛公鼎
散盤
古鉨
太子鎬
太子鼎
鑄客鼎
蔡侯鐘
異尊
異尊
縣妃簋
伯虔父盤
石鼓

(丙) 秦漢魏晉小篆隸草中之大字

秦以後，作大作介，漸多紛歧。王筠曰：「案六字，鐘鼎文皆作介，秦器猶然。新莽權乃有大字，蓋漢人改之以與介字相避也。筠清館周父癸角奚即奚字，平安館異彝作異，又金文立位二字皆作立，均從大而不從介，唯從介之奚，繹山碑同，又是小篆而非籀文也。」（說文句讀）案泰山刻石作介，繹山碑、瑯琊臺刻石「天」作天，「大夫」作夫，固皆從介作。然二十六年詔權「天」作天，「大」作大，並皆小篆而不必从介。立之作立，則又不從大。前引異尊之大作介，則籀文亦有。故知秦相統一文字，定小篆之際，作大作介，視同一律，並未嚴分，無關乎籀文小篆之殊也。魏三體石經古文作大，小篆作介，隸書作大。吳之寶鼎甎作大形在篆隸之

閒。晉之大吉千秋瓦作大，略與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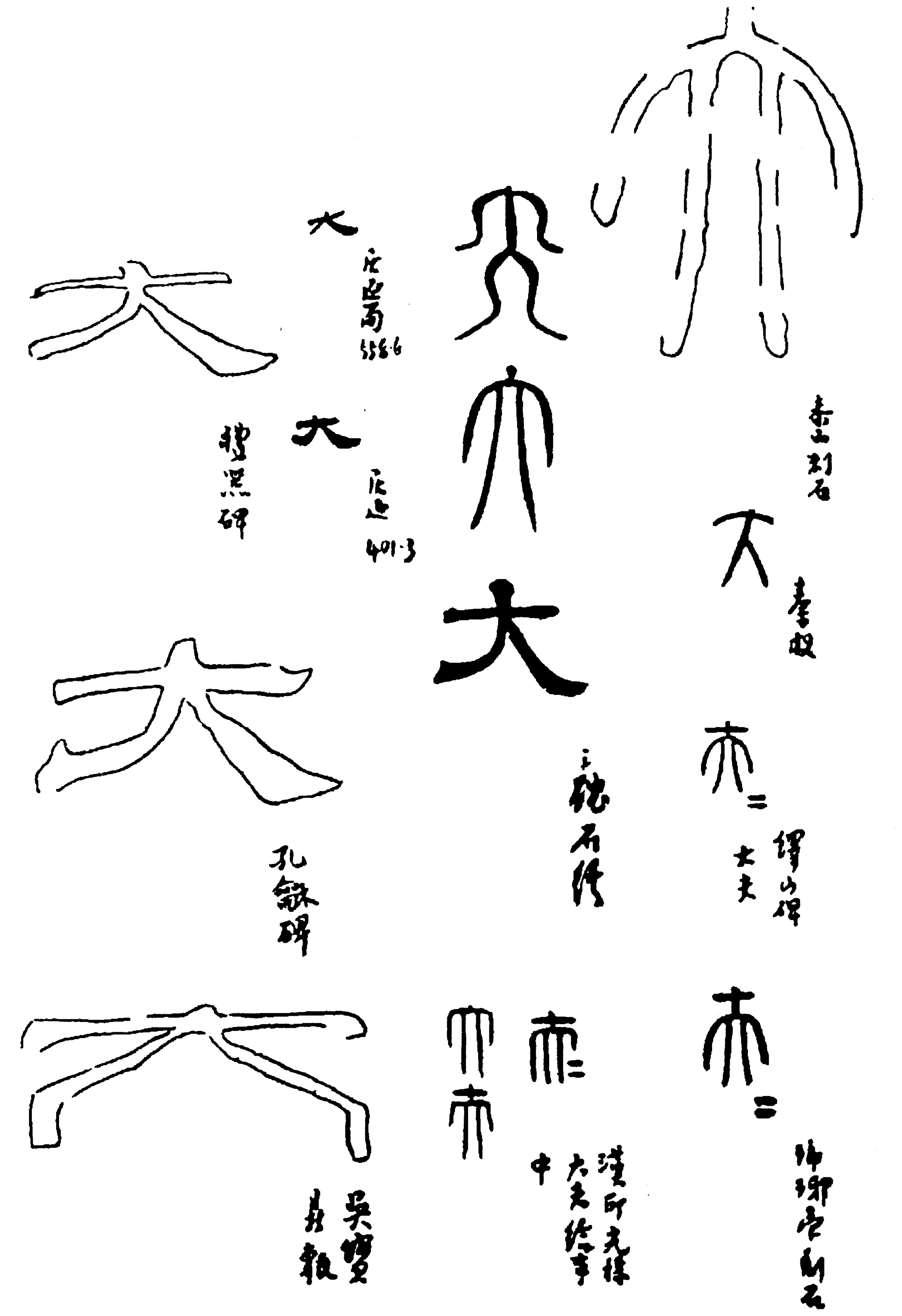
六書疏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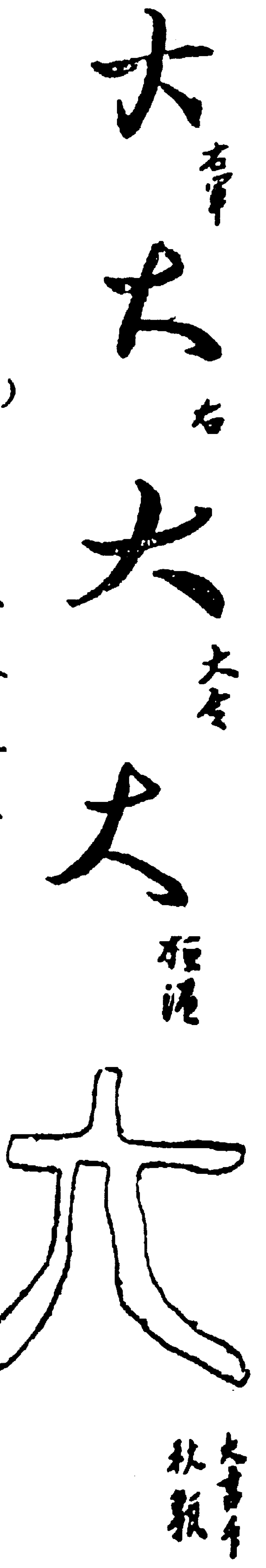
高田宗周曰：大小之大，不可為象，故借人形之大為之。……按說解曰：天大地大人亦大，則乃釋大小之大也，然大固人之正視形，大小之大乃借字。本部所屬，有从人為義者，有從大小之大為義者，不得但釋大小之大義也。蓋說解捝本訓。觀「故大象人形」句，許書無此例。鍇本無「故大」二字，而上文作「天大地大人亦大焉」，則襲老子文為之，此皆為校者改移之證。蓋許本作「人也，象形」，呂忱或校者欲說明其形象，故引老子文而說之。曰：「故大象人形」。又曰：「古文大也」者，呂忱或校者見魏石經古文作大，而篆文作亣，此與亣近，故注之曰：「古文大也」。

嚴可均曰：

小徐部敘篇云，介古文大也，介亦人形。按小徐以大為古文人，故以介為古文大。今通釋與部敘不符，蓋後人以大徐改小徐也。（說文校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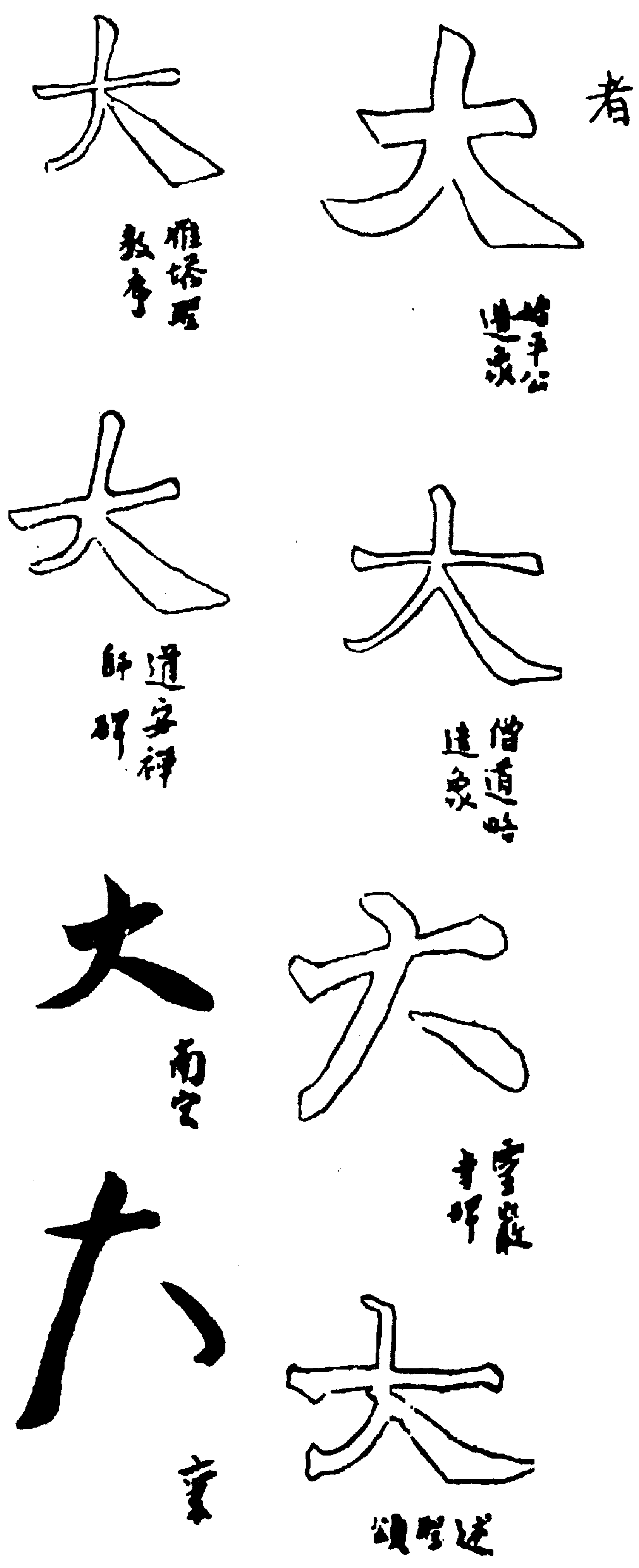
案大象人形，小徐謂「介亦人形」者甚是，特不知介為大之訛變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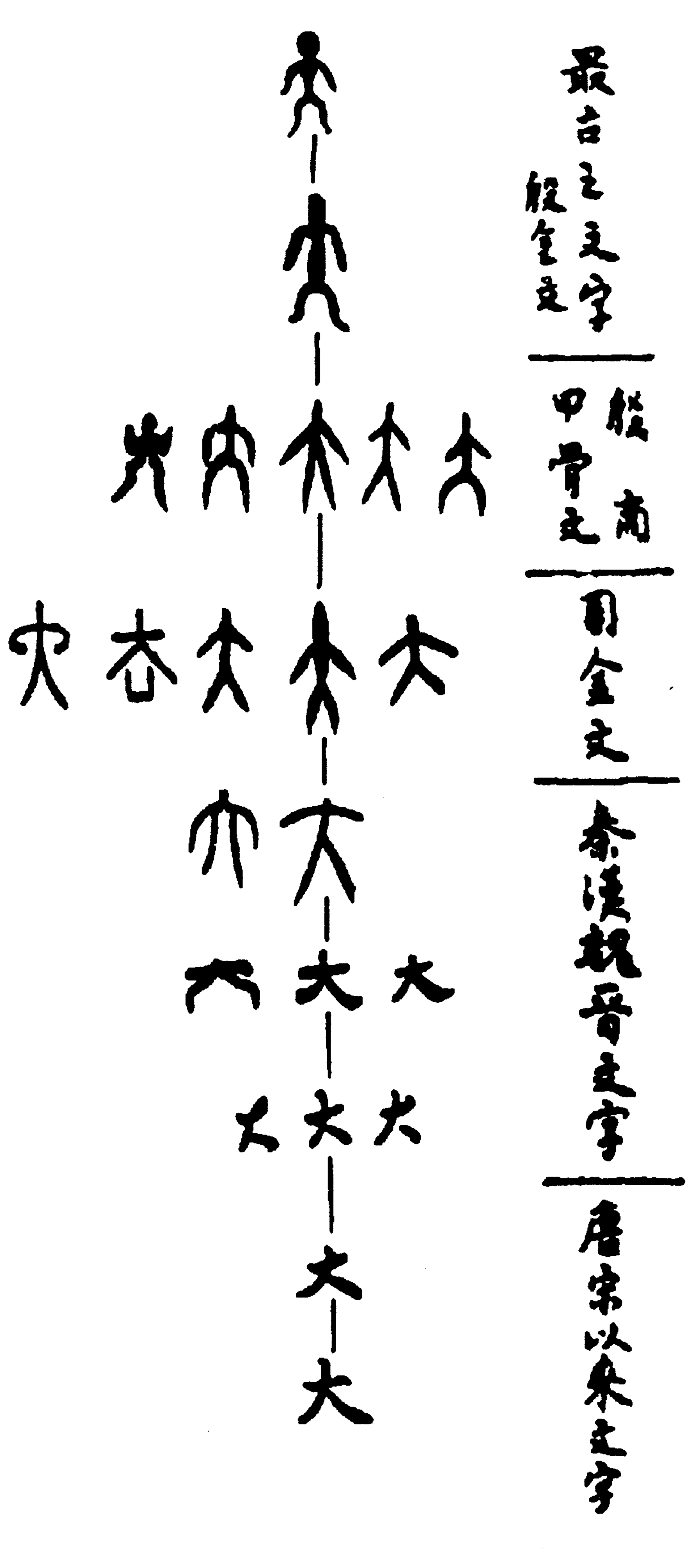

泰山刻石
秦權
嶧山碑
大夫
三體石經
401.3
5586
禮器碑
孔龢碑
中



(丁)唐宋以來之大字

由隸而楷，自唐宋以來，「大」形已漸固定，未有作介形者。


雁塔聖教序
始平公造象
道安禪師碑
僧道略造象
述聖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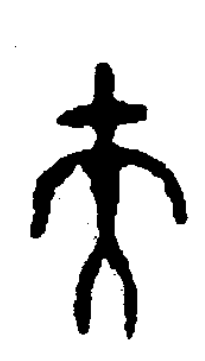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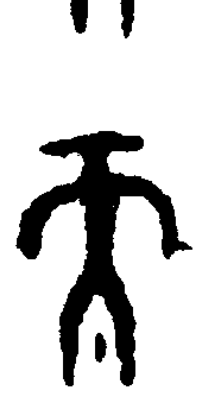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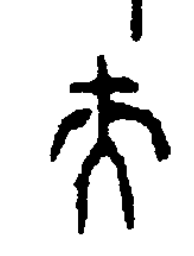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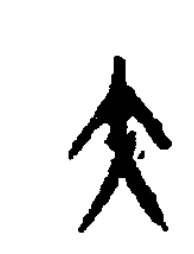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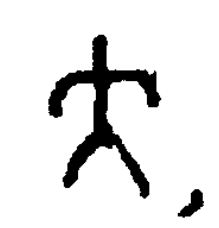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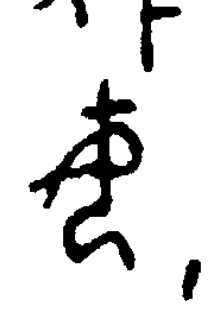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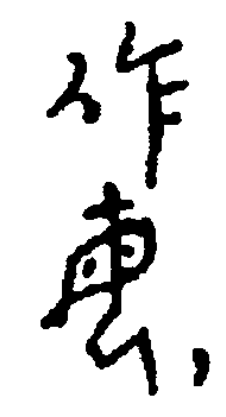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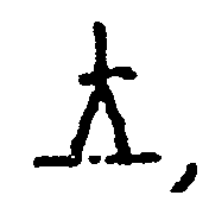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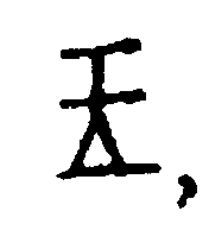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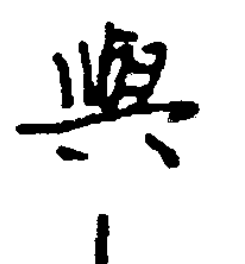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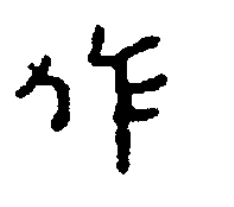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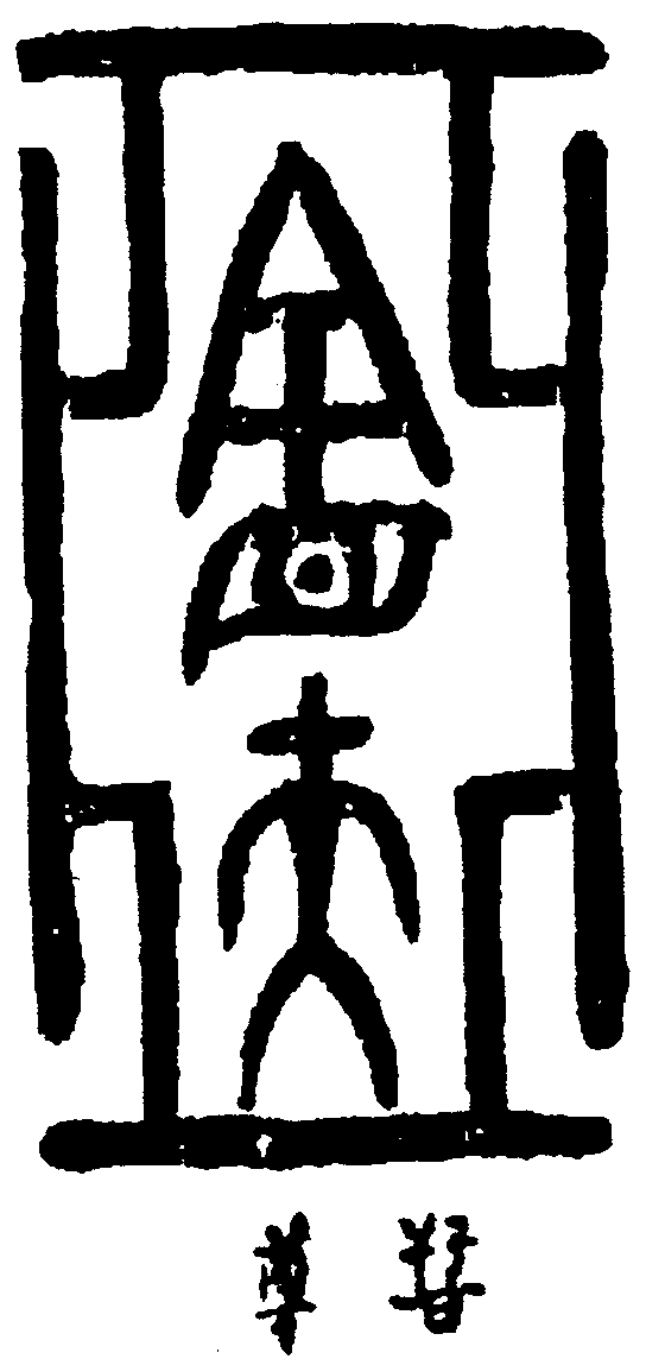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五冊，一九六一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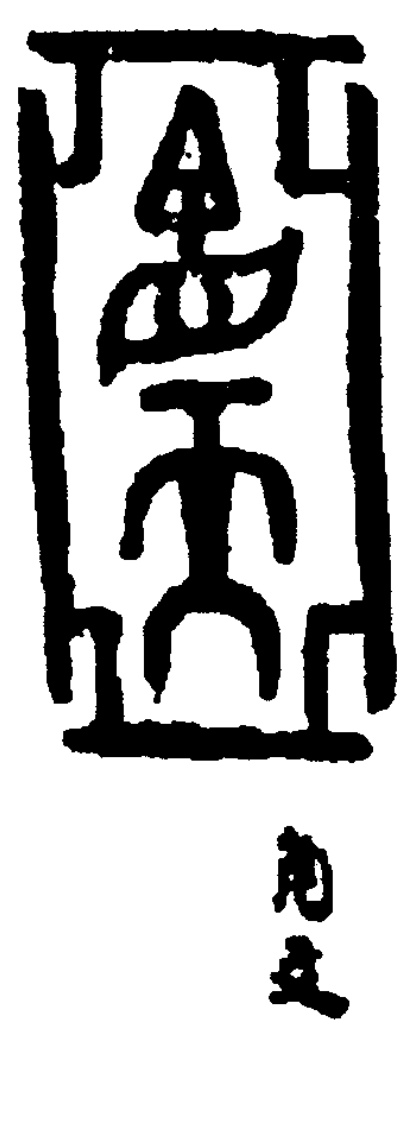
釋夫

嚴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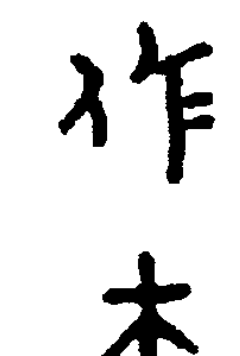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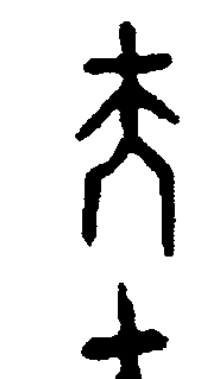
（甲）最古之夫字

說文曰：「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御覽卷三百八十二人事部引作：「夫，从一大，象人形也。一象簪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與徐本殊異。案以大象人形是也。殷商銅器亞形文中有「夫」字作二形，皆象人正面而立。治說文者如段氏以「从一大」為象形亦會意。朱駿聲以為「會意兼象形」。沈濤以為「此字从一从大，大象人形，一象簪形，正字之會意若如」。文始則指為「合體象形」。林義光曰：「案古作或以為之。秦刻石大夫作夫蓋夫與大初皆作，象人正面立形。其後分為兩音兩義，乃加一為夫，以別於大。古女或作，毋或作，則一非象丈夫之簪也」。（文源）據此為說，則字亦近乎指示。欲以六書分類上探造字之源者，至此窮矣。案甲骨文之王初作科頭之，其後加一作，以象戴冠之形，而增王者之尊嚴。緣知夫之从大从一，亦象人戴冠之形，與之作同意。故圖象文亦作夫。人二十而冠，故大加一以成夫，夫即成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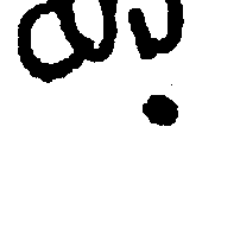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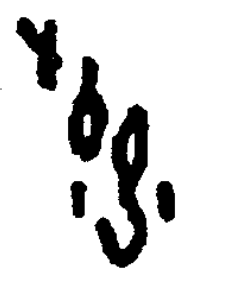


（乙）殷商甲骨文中之夫字

甲骨文所見之夫作形，从大从一。在卜辭中多為地名、方國、人名。如：

乙酉卜，貞：夫亡囚。　乙一一八五

夫入二，在。　乙二二六七

□人眾夫氏。　乙六三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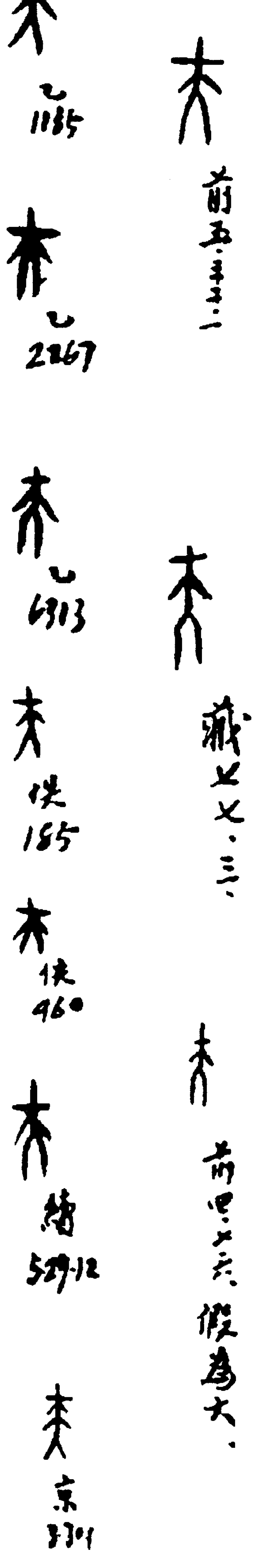
□□（卜）（）貞：夫⊠于條。　藏七七一三

貞：夫⊠勿⊠

癸巳卜，王貞：命□叀□。命夫祉戋。　前五 三二 一

勿乎良往夫。　乙三三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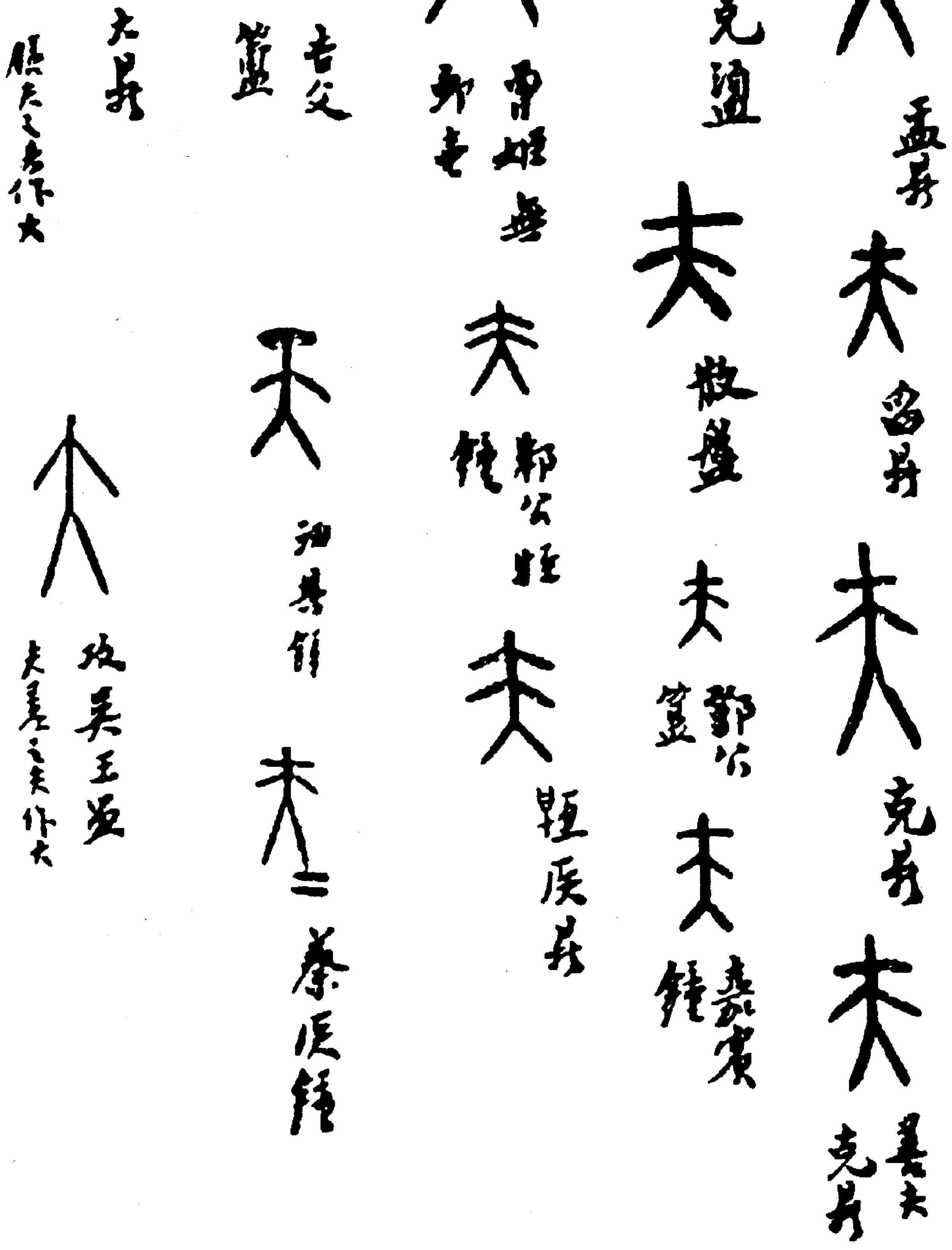
但亦有例外，京三三〇一从天作夫，前四七、六片大甲作「夫甲」，並皆譌訛也。



前五・三・二
藏七七・三
前四・三六 假為大
乙1185
乙2267
乙6313
佚185
佚960
續5.29.12
京3341

(丙)兩周金文中之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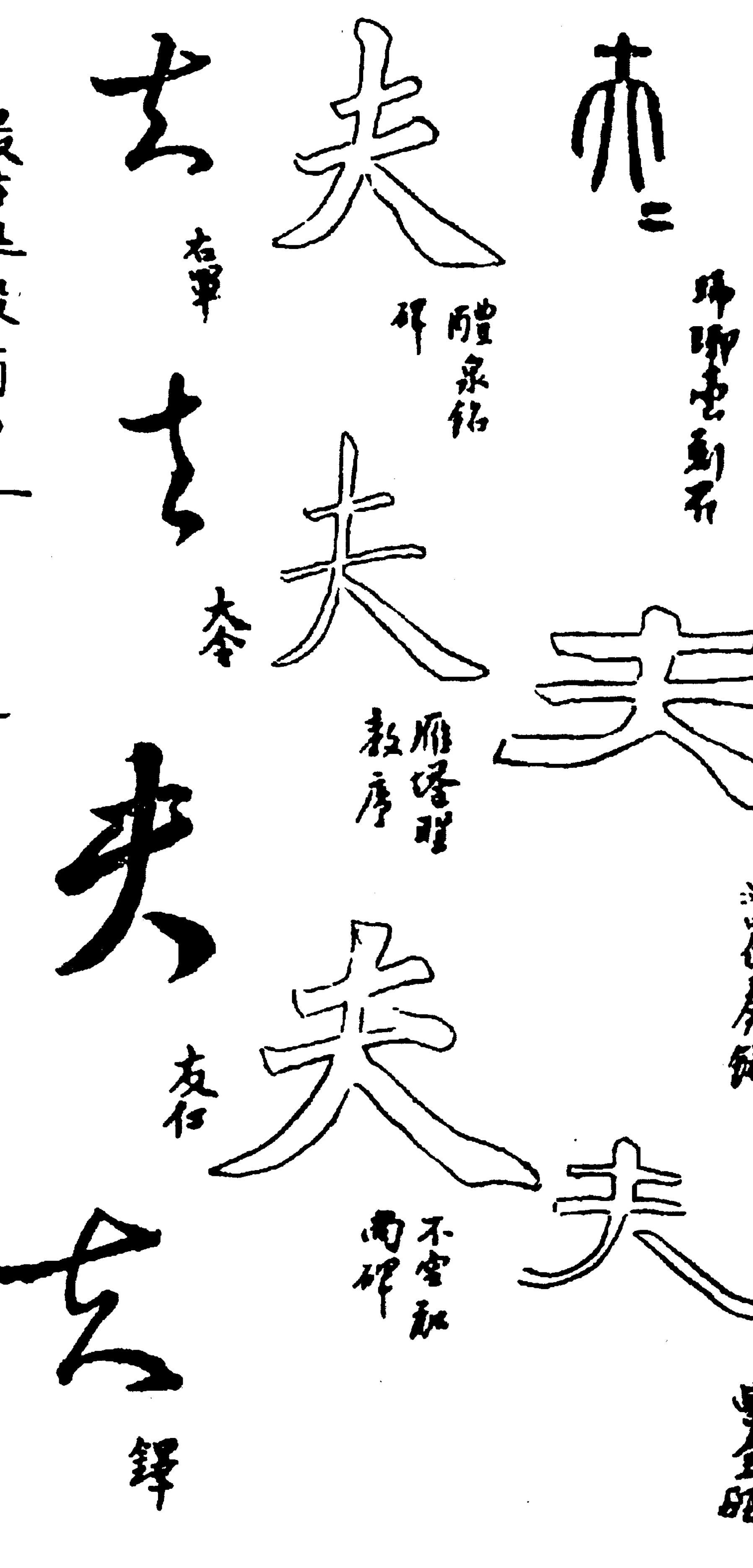
金文所見之夫，作夫夫夫諸形，而作夫者較多。梁其鐘作夫，上承商器角文之夫，而大鼎膳夫之夫作大，借大字為之。攻吳王監夫差之夫亦作大，此以大作夫，猶甲骨文之以夫作大也。蔡侯鐘大夫作夫=，以夫字作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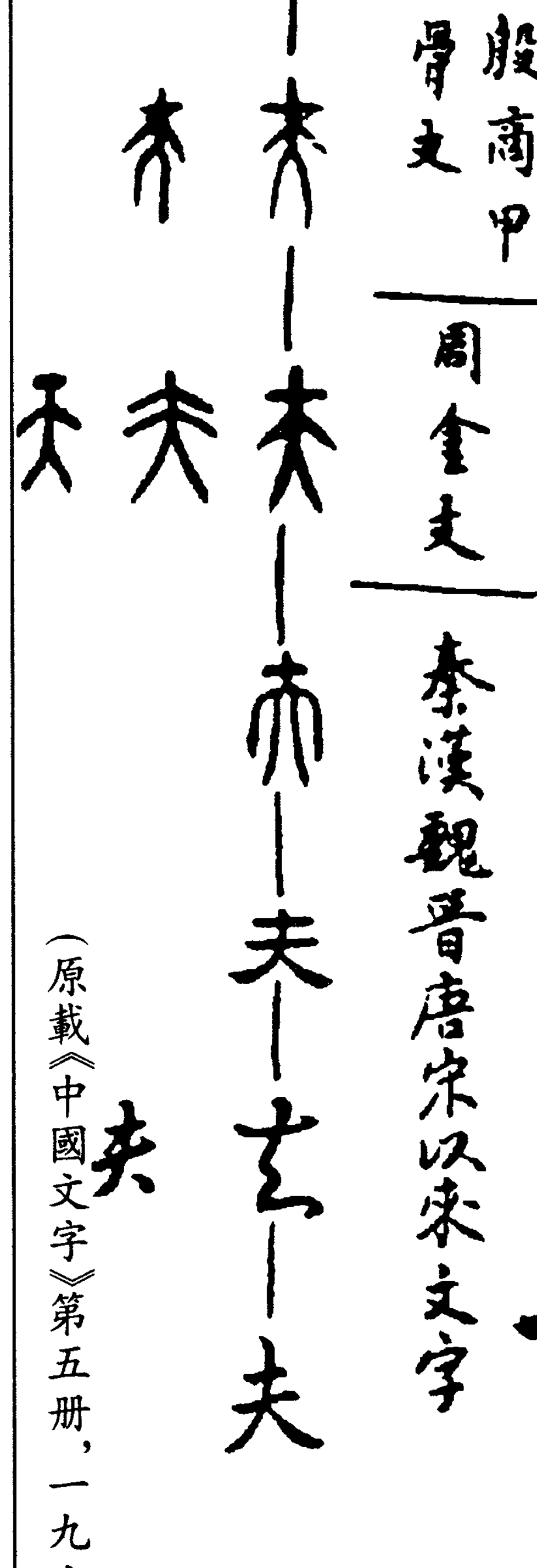
盂鼎
曶鼎
克鼎
善夫克鼎
克盨
散盤
鄧公簋
嘉賓鐘
曾姬無卹壺
邾公牼鐘
匽侯鼎
吉父簋
沇兒鐘
蔡侯鐘
大鼎
膳夫之夫作大
攻吳王監
夫差之夫作大

(丁)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夫字

小篆之夫作夫，與古籀異。隸變作夫，結體承籀文而與小篆不同。行楷承隸至今無變化。



師卿壺刻石
醴泉銘
右軍
雁塔聖教序
大令
史晨奏銘
友仁
不空和尚碑
鐸
曹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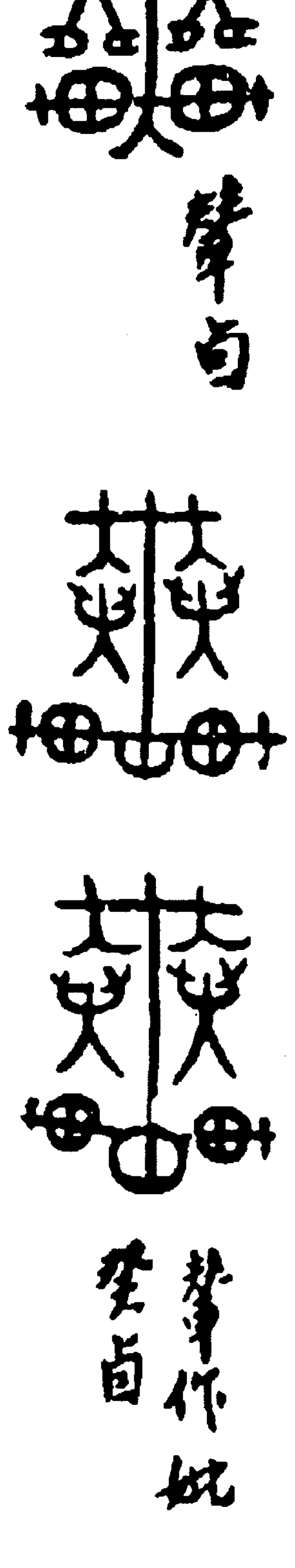
最古之文字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魏晉唐宋以來文字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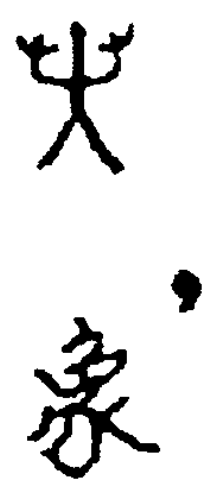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五冊，一九六一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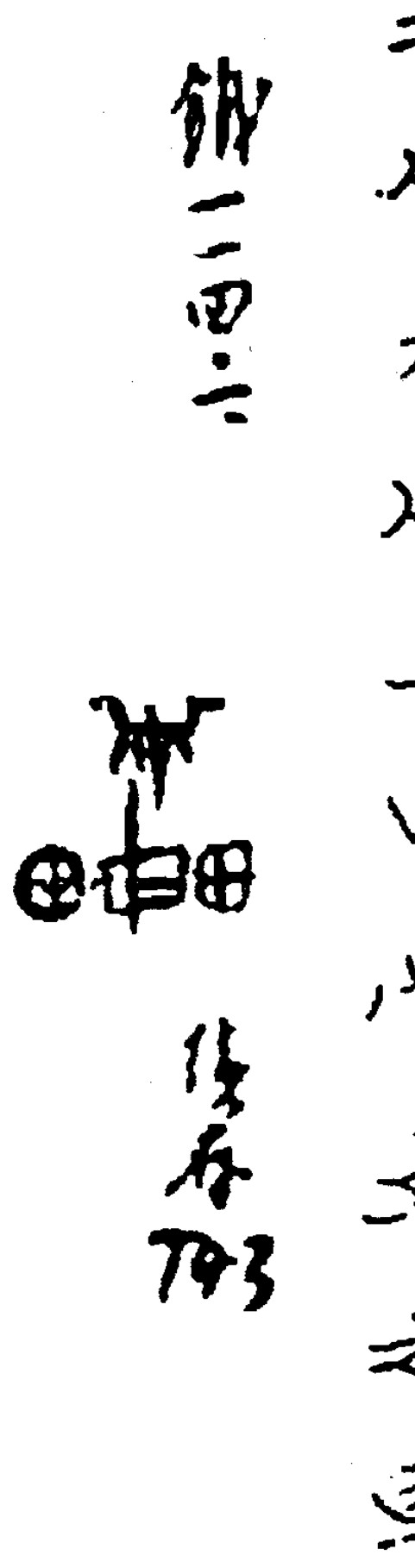
釋扶

嚴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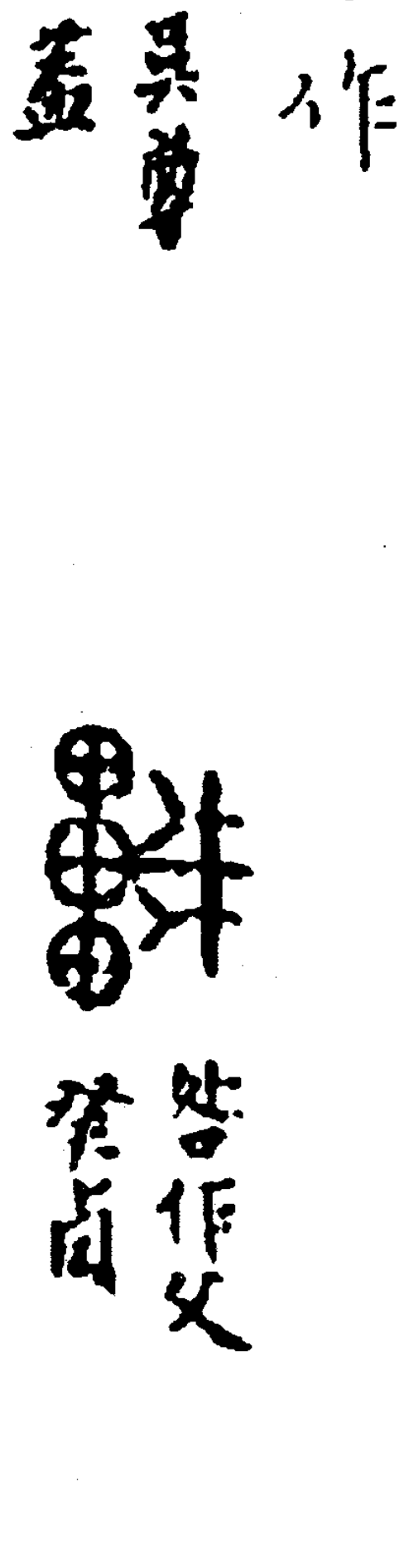
說文：「扶，竝行也。从二夫。輦字从此。讀若伴侶之伴。」案輦字已見於殷商銅器銘文中。其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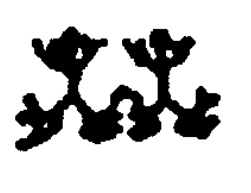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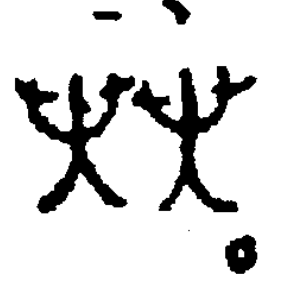


說文所謂「輦字从此」之夫作，象雙手高舉之人形，並非如夫字之从大从一。甲骨文之車字作：



金文則橫書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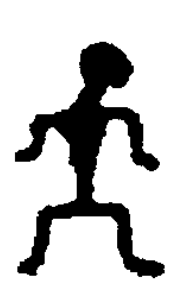
甲骨金文之車皆象車形，其上之夶，乃轅軛之形，與「輦」字所从之二夫頗相似。據早期商器之「輦」，則所从之二夫，當作與。疑今小篆之輦，實承籀文之車，故所从之二夫，不類籀文輦之作二人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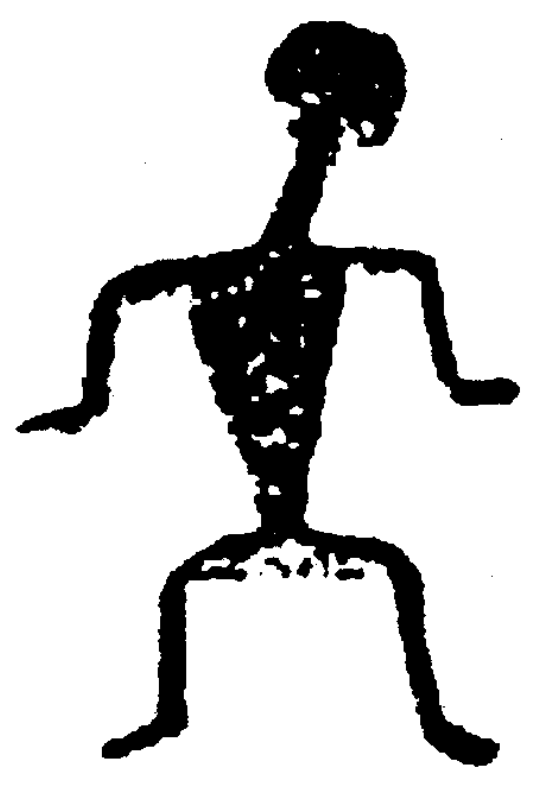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五冊，一九六一年九月）

釋夨

嚴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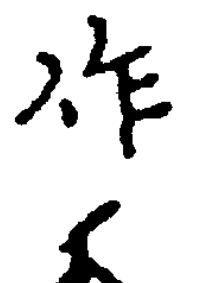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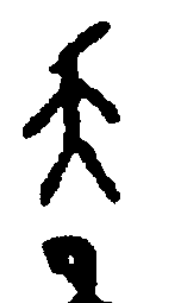
㈠ 最古之夨字

說文：「夨，傾頭也。从大，象形。」早期商器有觚文作，正象人傾頭之形，當即夨之初文。朱駿聲曰：「指事，與夭同誼。夭者屈也。夭折于右，夨傾於左。」饒炯亦以為指事，文始以為合體象形。金文編容氏曰：「說文 傾頭也。 屈也。一左傾，一右傾。金文从走之字，所从之 皆作 。蓋夨象頭之動作，夭象手之動作。」此說得之，故甲骨金文之夨，左傾右傾均有。



觚文

(乙) 殷商甲骨文中之夨字

甲骨文之夨，作同見於一版，故知傾頭於左或右無別，確為一字。在卜辭為先王名「王夨」，或為地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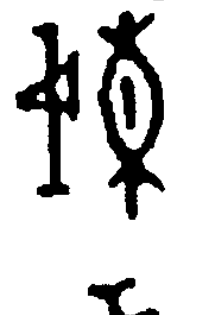
㞢王夨伐一，卯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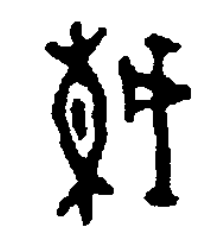
㞢王夨伐三，卯𡨦。

貞：于王夨乎雀用犙二牛

㞢王夨伐五，卯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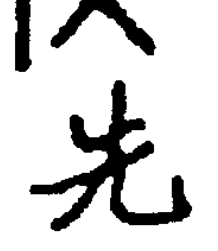
壬辰卜，㱿貞：于王夨，　乙五三一七

貞于王夨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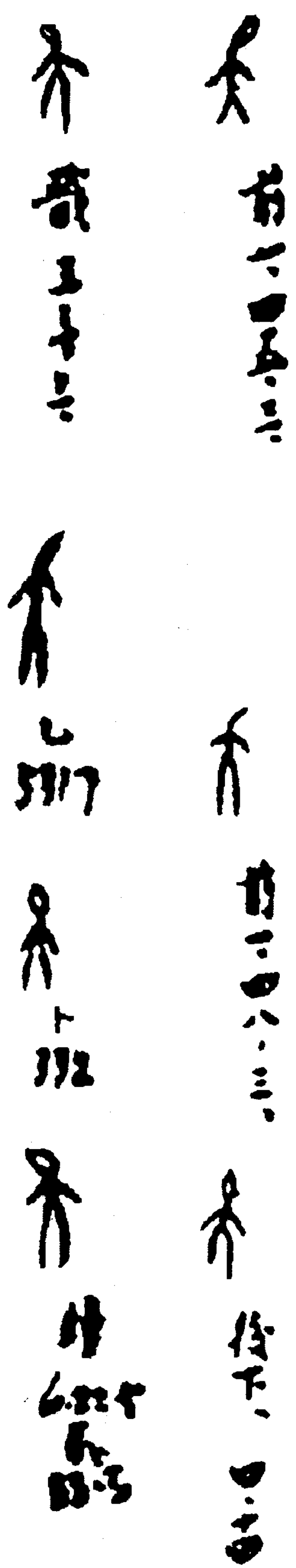
貞勿于王夨三𡨦。　前一四五三

㞢于王夨二犬。　後下四十四

又為地名。如：

辛酉卜，𡧊貞：于夨先。一月。　前一、四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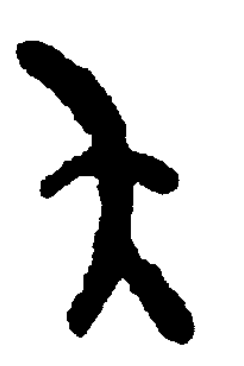
容氏於金文之夨，「疑吳字省口，猶周之省口作用也。」案甲骨文之「王夨」或亦釋「王吳」，惟是否省口，尚乏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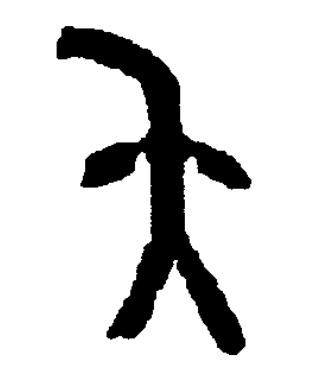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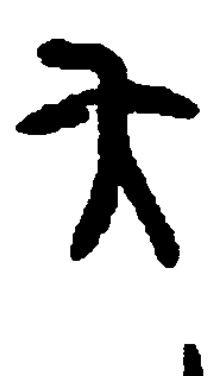
(丙) 兩周金文中之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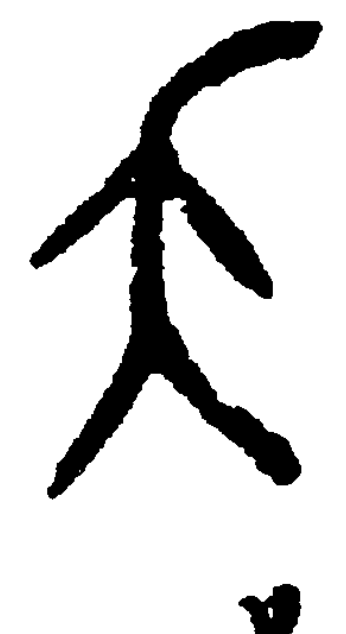
金文之夨，其傾頭亦左右皆有，與甲骨同。或為國名，或為地名，亦與甲骨文同。容氏以為「吳」字省口，以舊梅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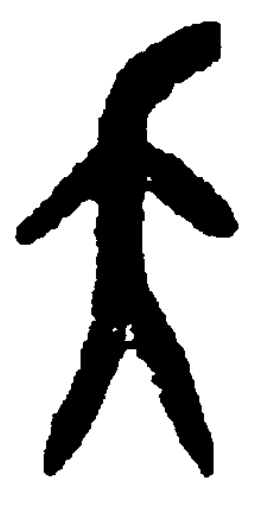
盤之夨人，地近散關，在今陝西境，當非吳越之吳。玉篇曰：「夨，今並作側。」饒炯曰：「夨與广部仄本一字，重文，籀文仄亦夨篆之譌，知者，汗簡作夨，李氏摭古遺文作仄，又如昃，以日仄聲，古文作昳，六書精蘊作吳，从日夨聲，皆可為夨仄同字之證。」（部首訂）案昃字所从之仄，其初文吓，乃象人影之仄所譌變，與傾頭之夨，並非一字。自經傳以側代夨，以仄劃側傾，於是夨之本字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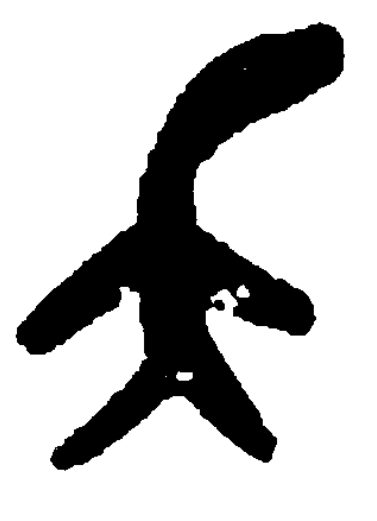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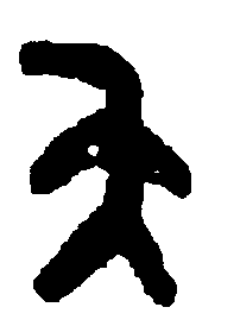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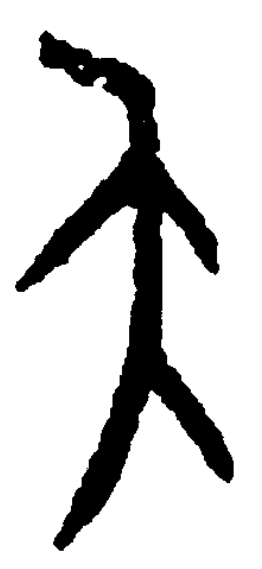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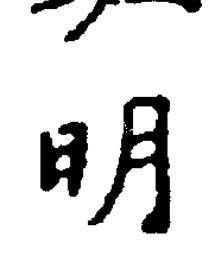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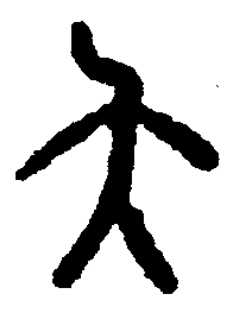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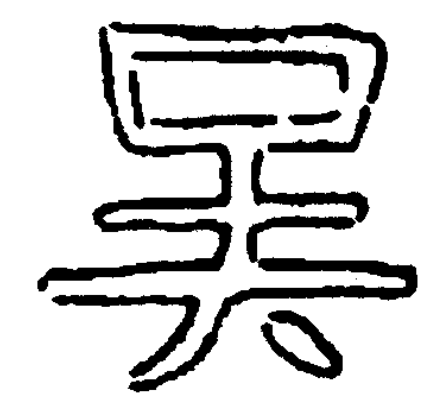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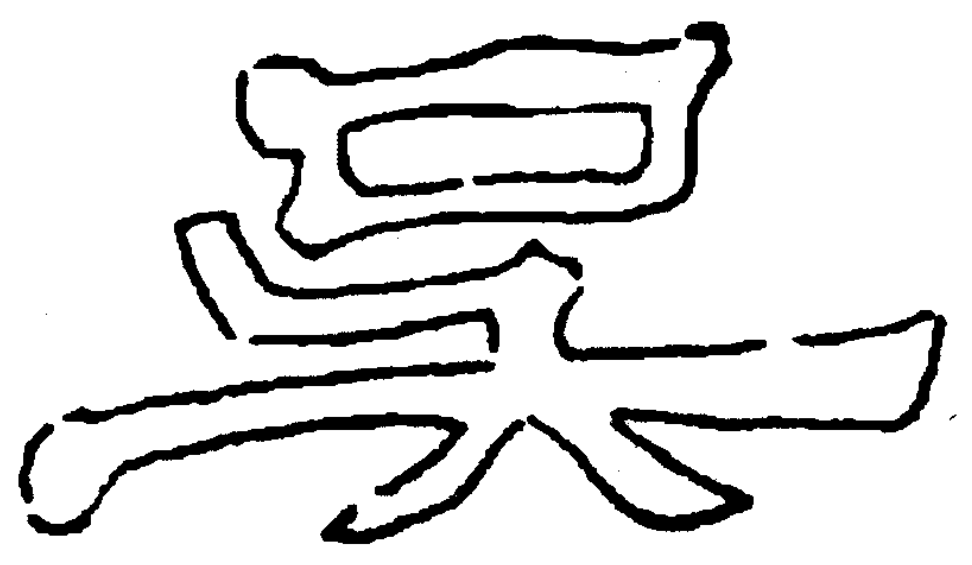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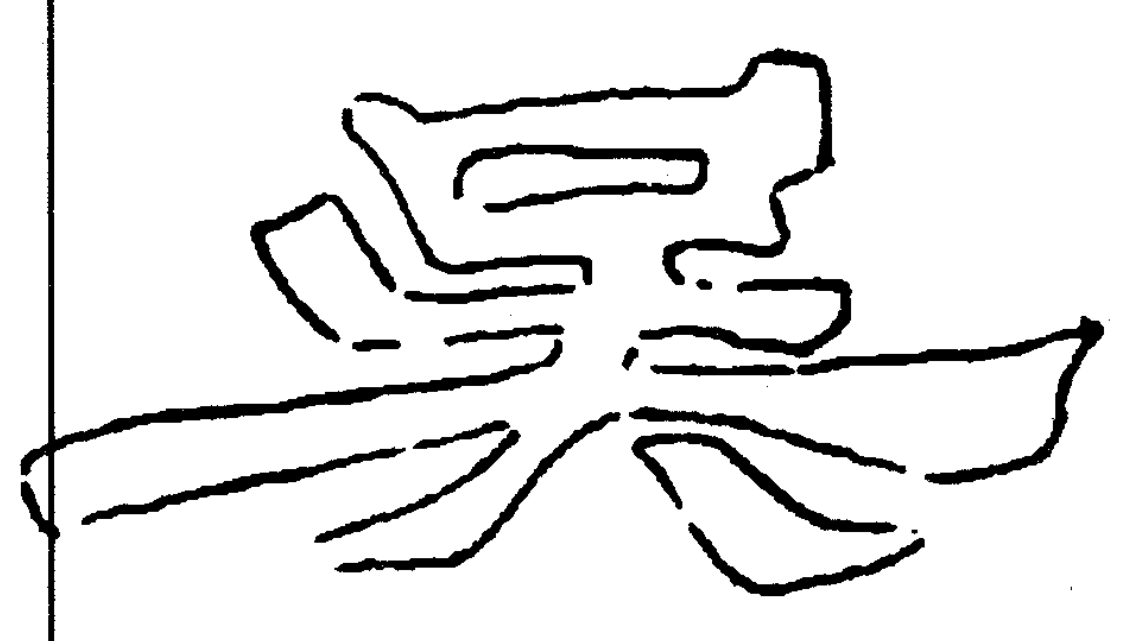
(丁)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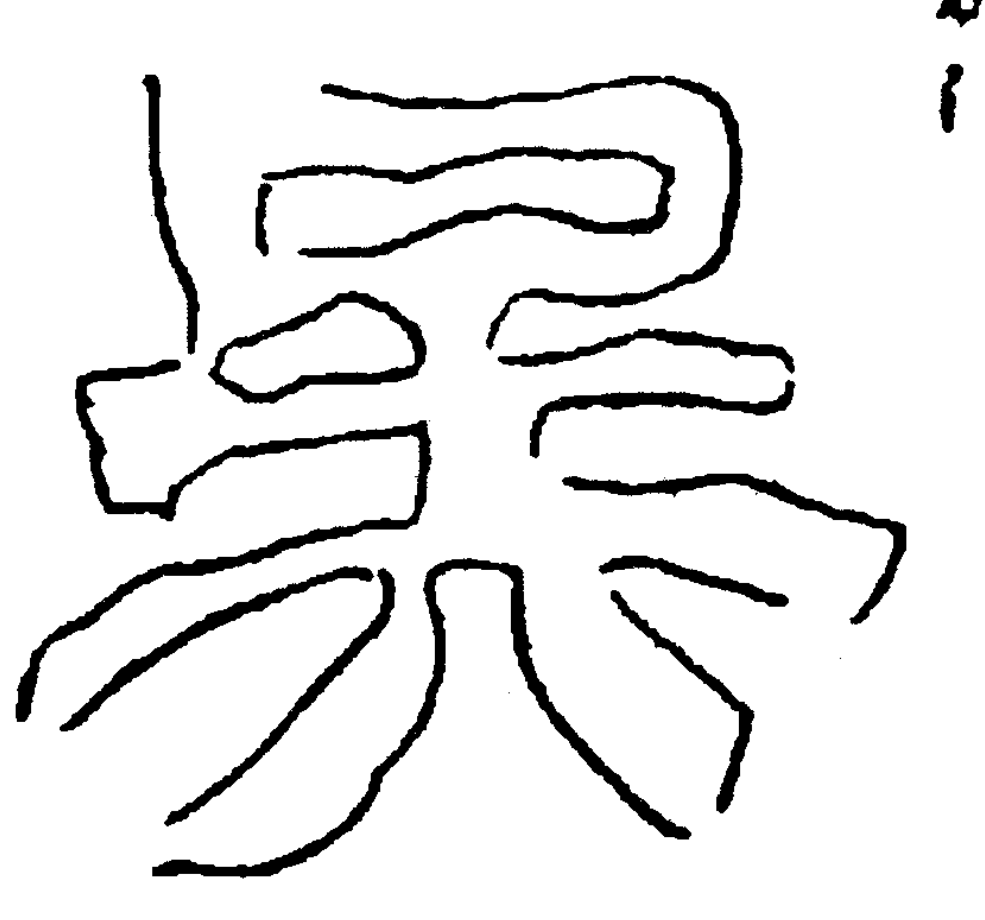
小篆作夭。隸楷殊不多見。茲以吳之下半而論，頗多譌變，如孔宙碑陰作矢，矢。武梁祠畫象題字作夫，校官碑作共，魯峻碑陰作共，吳寶鼎甎作，班明國造象溫彥博碑皆作夭，至開成石經左傳作夭，吳之正書，至今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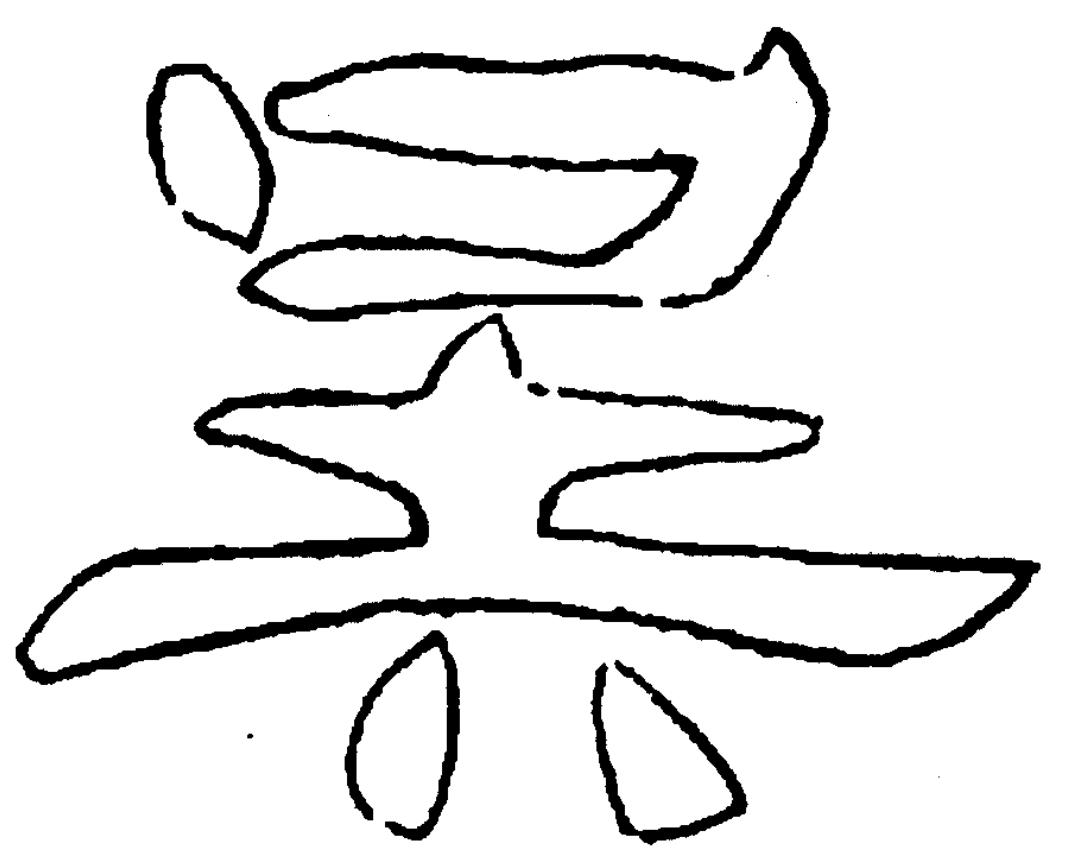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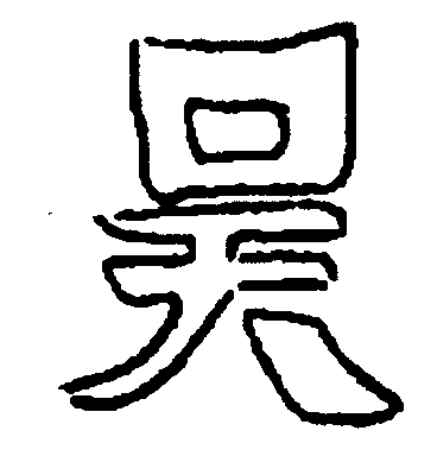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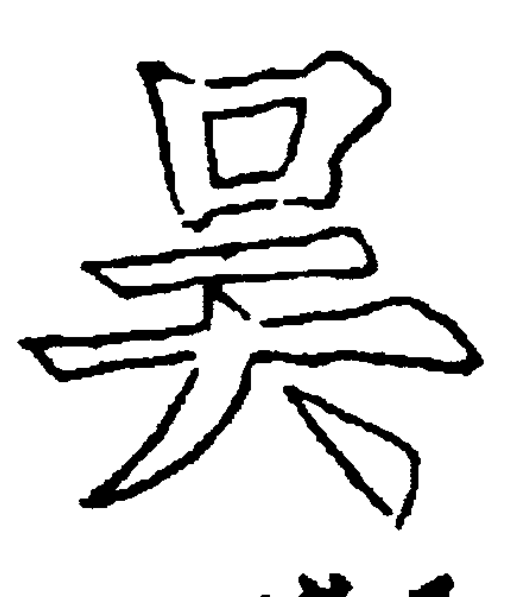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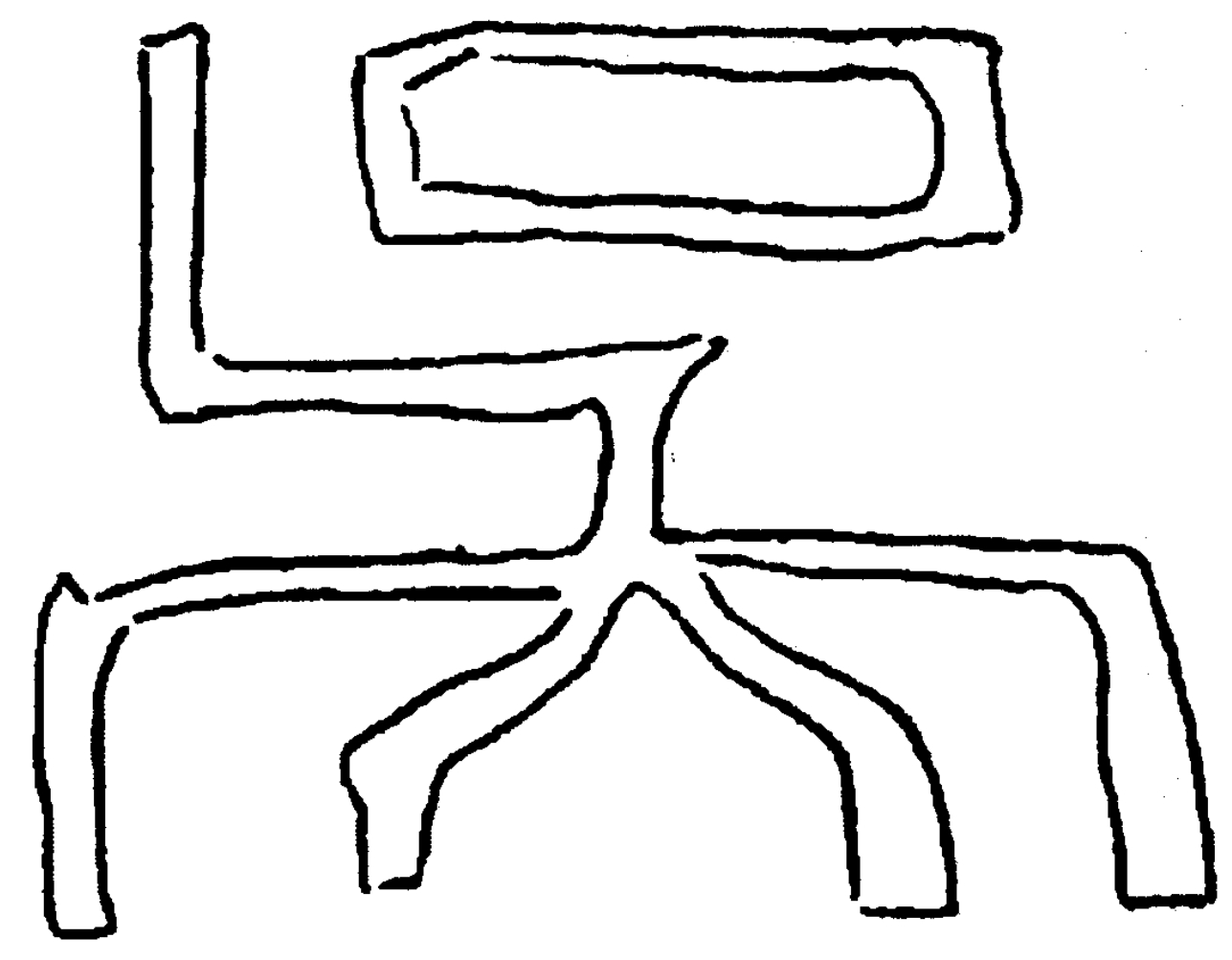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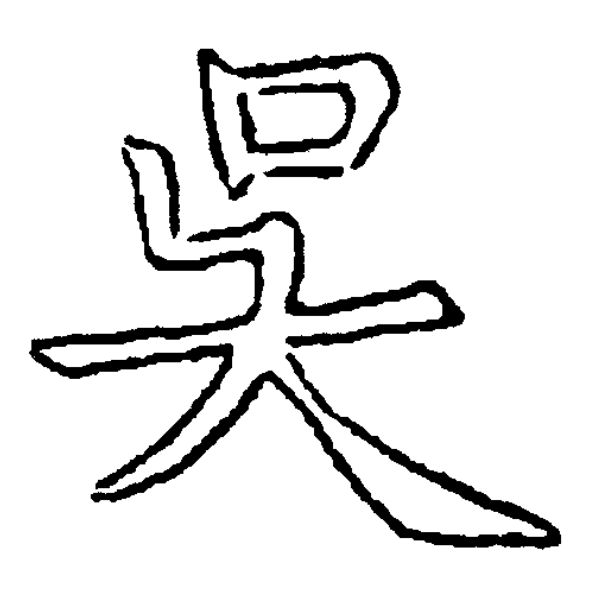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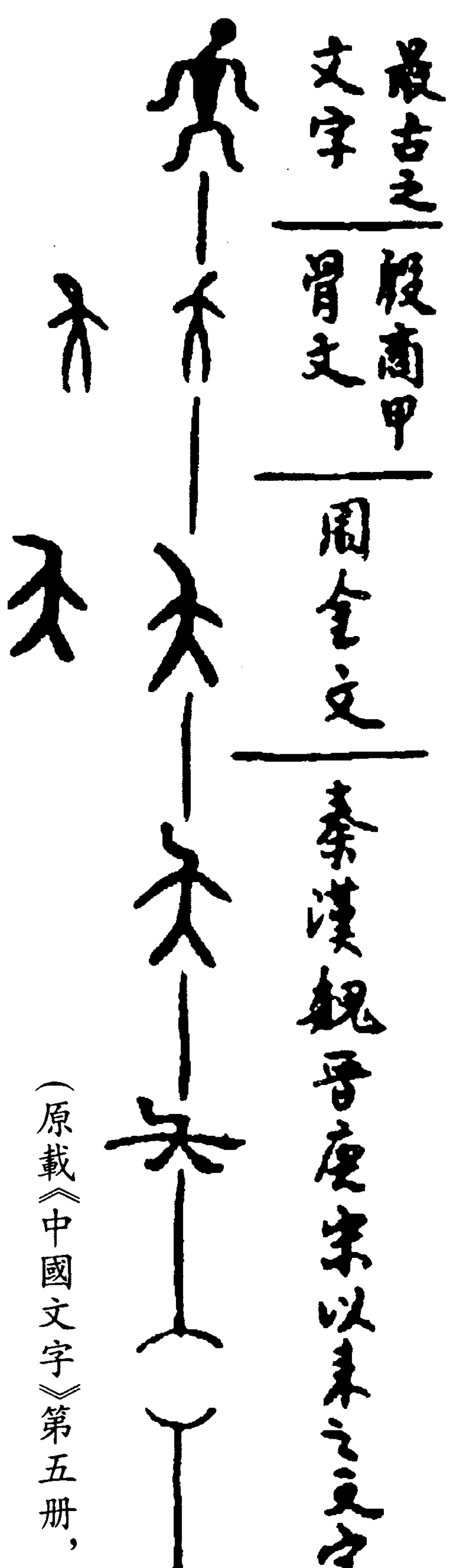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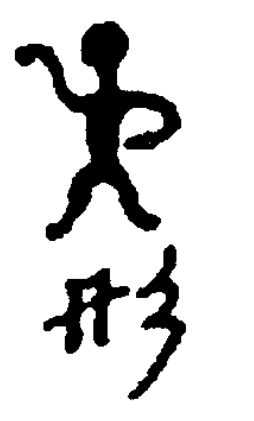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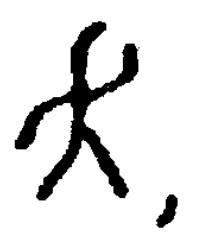

最古之文字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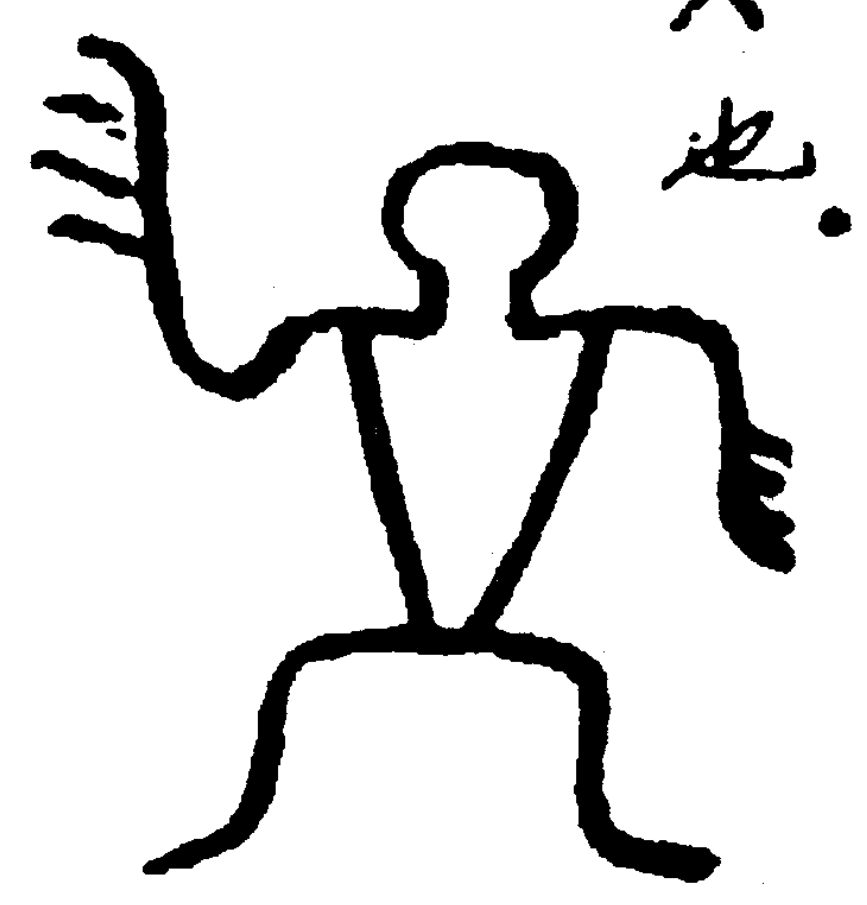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五冊，一九六一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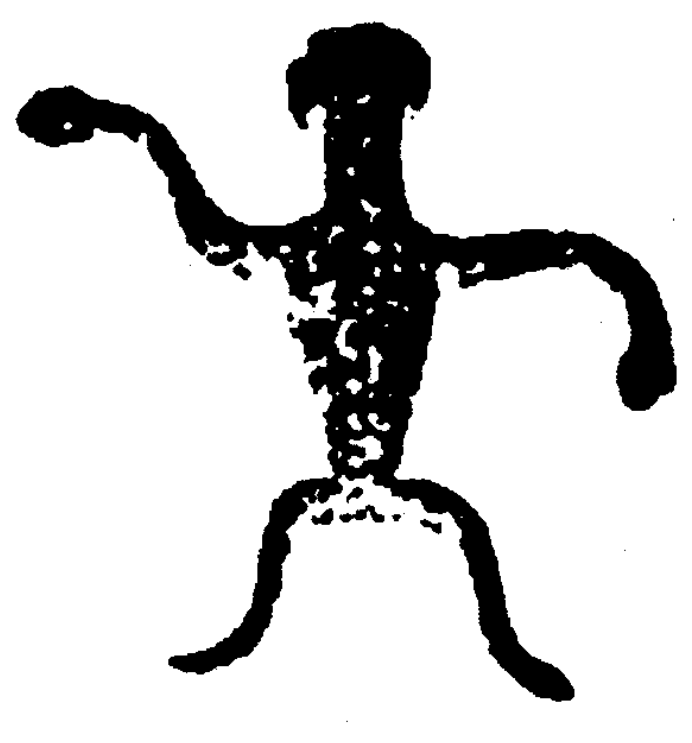
釋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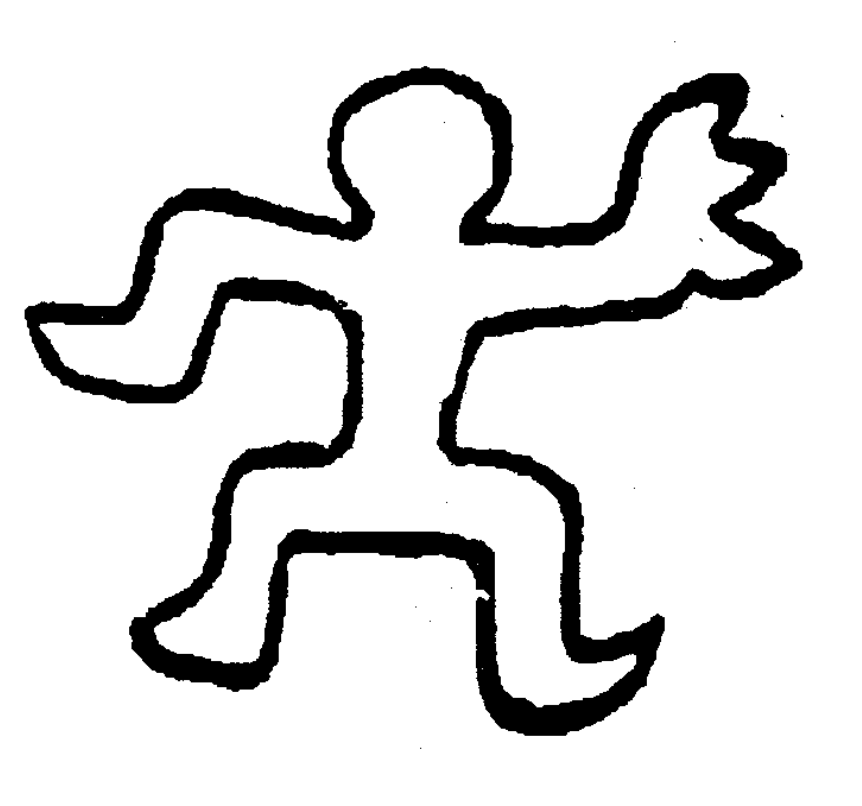
嚴一萍

(甲)最古之夭字

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繫傳：「臣鍇曰：夭矯其頭頸也。」段氏以為「象首夭屈之形。」皆據小篆作夭形為說，非其朔也。林義光謂：「象人走搖兩手形。」案商器圖象文字中有作形者，正象兩手左右高下，如人行走時之自然動作，當即夭之初文。故奔走字所从之夭，金文石鼓皆作，而不作夭也。







（乙）甲骨文中之夭字

甲骨文有夭字，羅振玉曰：夭屈之夭，許書作夭，與古文傾頭之夨形頗相混，此作夭，石鼓文从走諸字皆作𧺆，與此正同，古金文亦然，無作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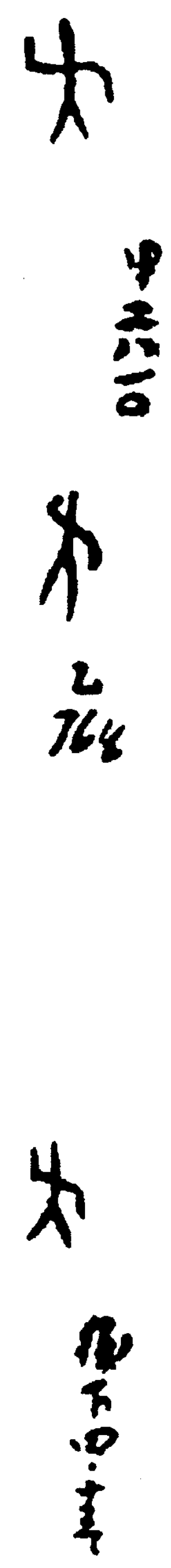
案夭字在一期卜辭中為地名，

貞：王往夭戈至于旁行。（乙七八六）

至三期卜辭中則為服務王朝之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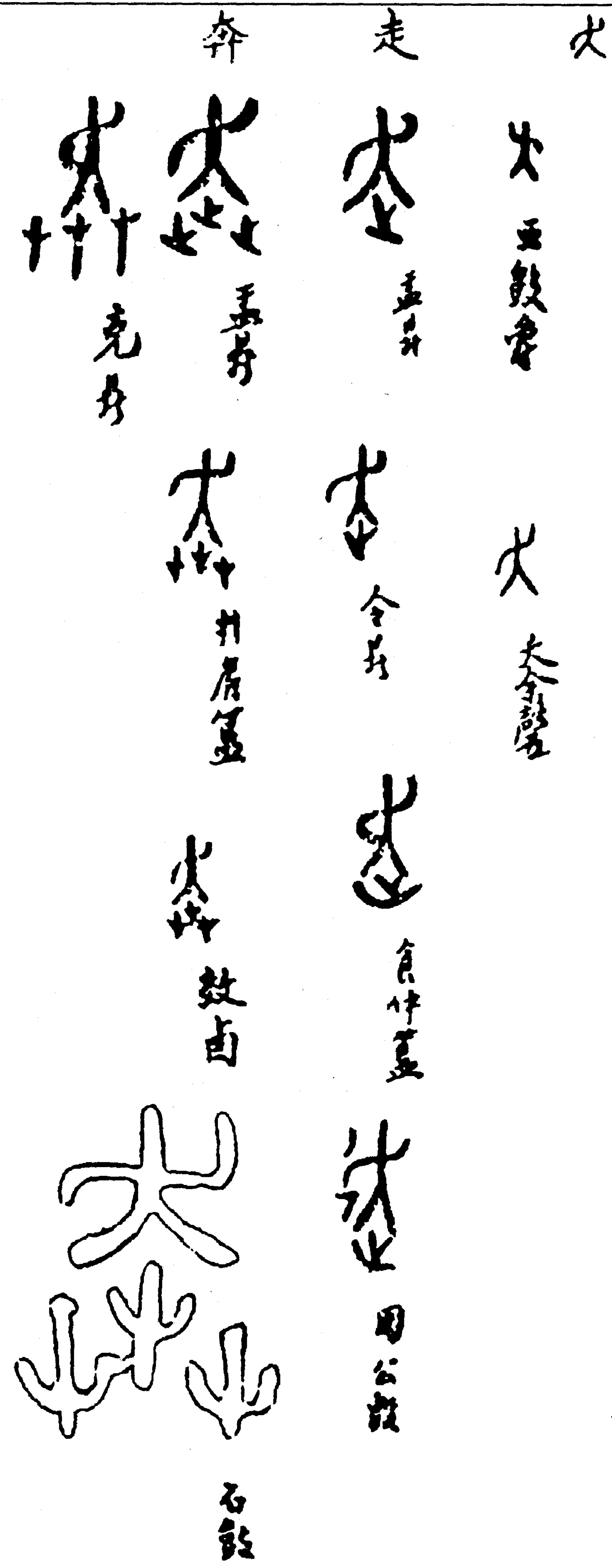
庚申貞：其命亞夭馬。（屯甲二八一〇）

後編下四.十三，則為單字，其義未詳。


甲六八〇
乙786
後下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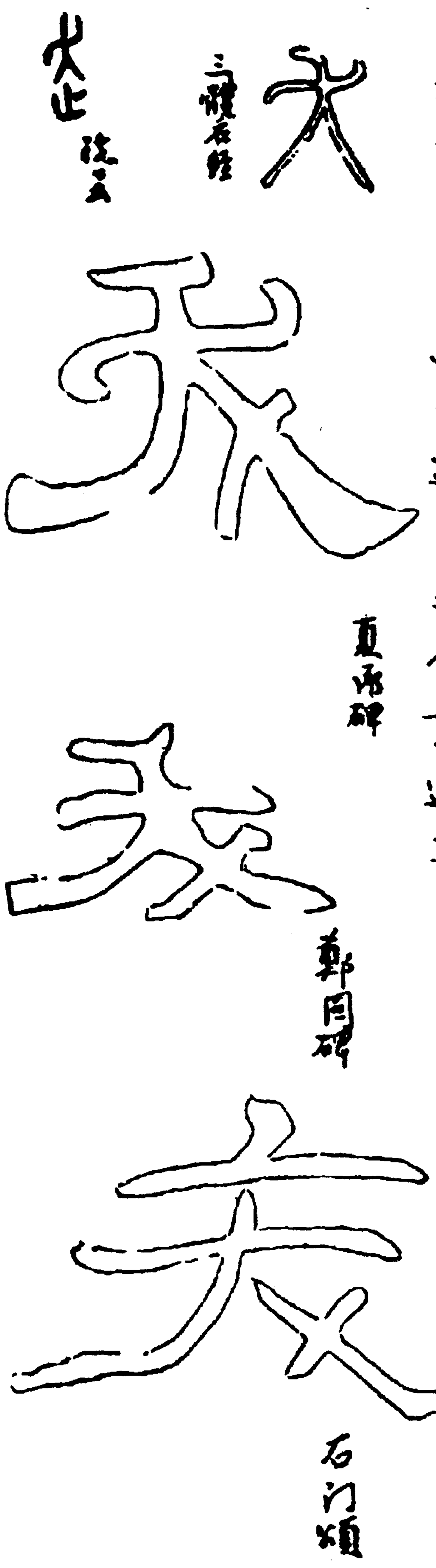
（丙）兩周金石文中之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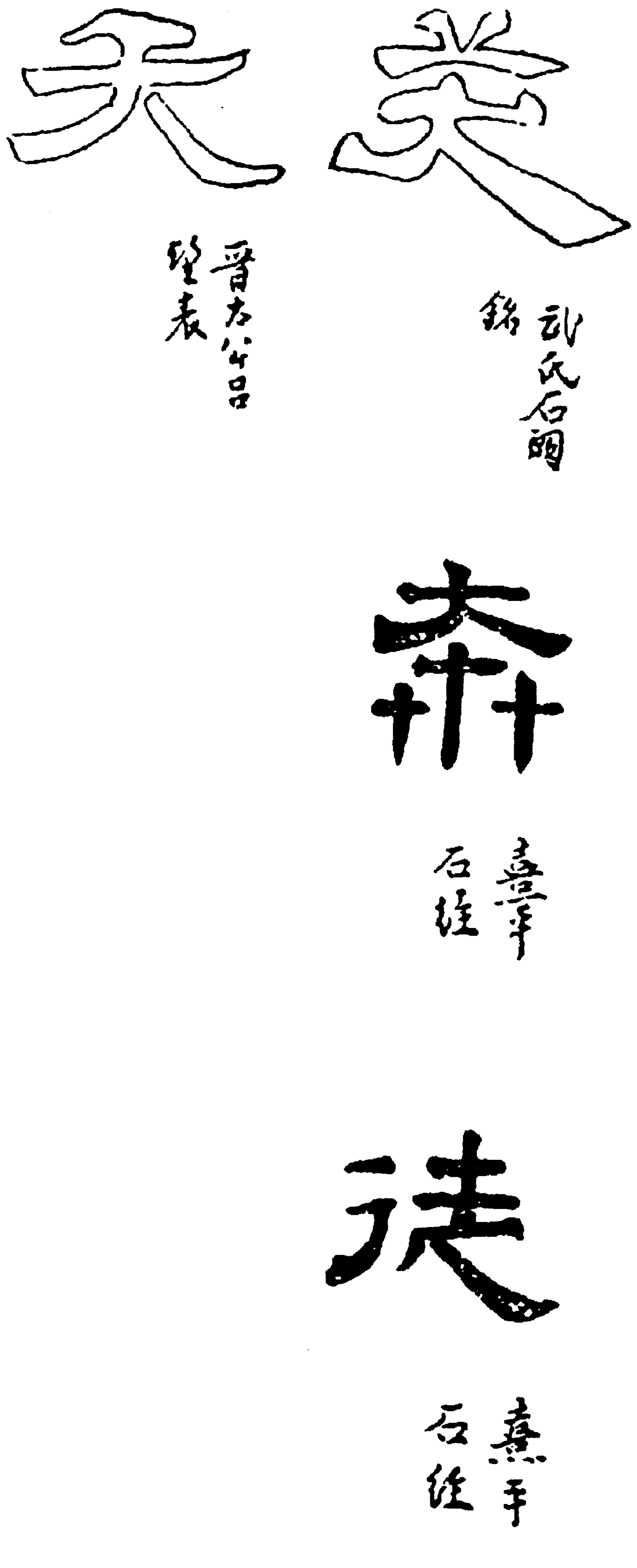
夭於金文僅亞𣪕爵一見，而从夭之走與奔則頗多，皆作夭與夭形，石鼓諸偏旁走及奔字所从之夭，亦皆作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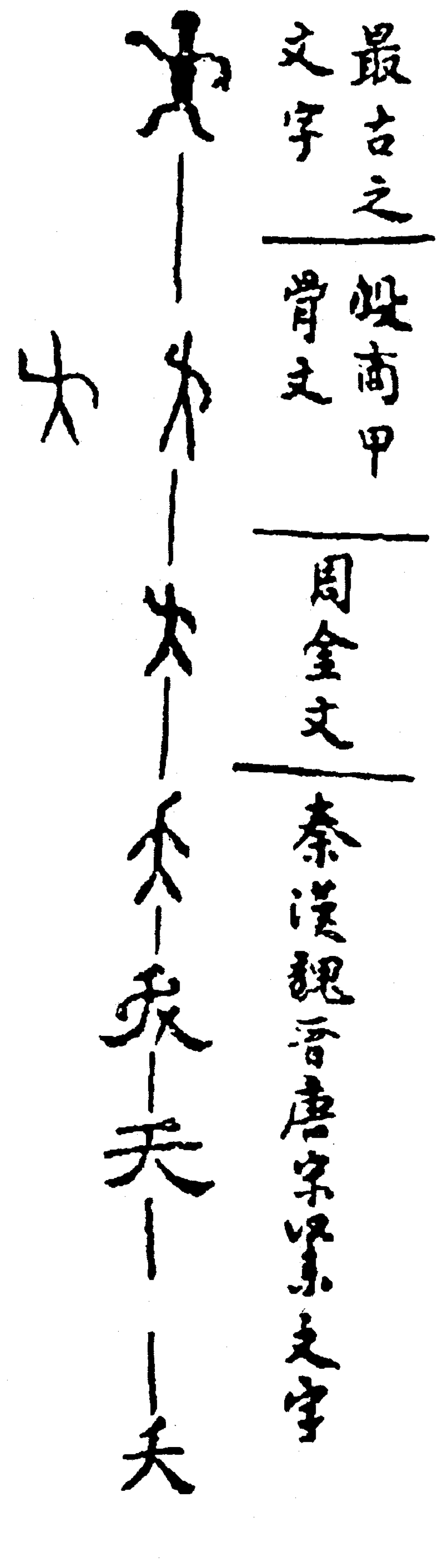

走
奔
亞𣪕爵
大令盤
盂鼎
令鼎
食仲簠
周公𣪕
盂鼎
井侯簋
效卣
克鼎
石鼓

（丁）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夭字

魏石經君奭有若閎夭之夭作夭，說文之走作𧺆，猶存夭形。而夭字作夭，則已變甲骨金文古籀之形，而啟隸楷之譌。夏承碑作夭，與鄭固碑石門頌皆有譌誤。武氏石闕銘則譌變更甚。至熹平石經奔字之夭已隸變作大，走字之夭已譌作土，晉太公呂望表作夭，上承小篆，至今為楷書之正。然去造字之原意遠矣。


說文
三體石經
夏承碑
鄭固碑
石門頌


武氏石闕銘
晉太公呂望表
熹平石經
熹平石經


最古之文字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文字

（原載《中國文字》第五冊，一九六一年九月）

釋立　位泣莅涖埭

嚴一萍

(甲)最古之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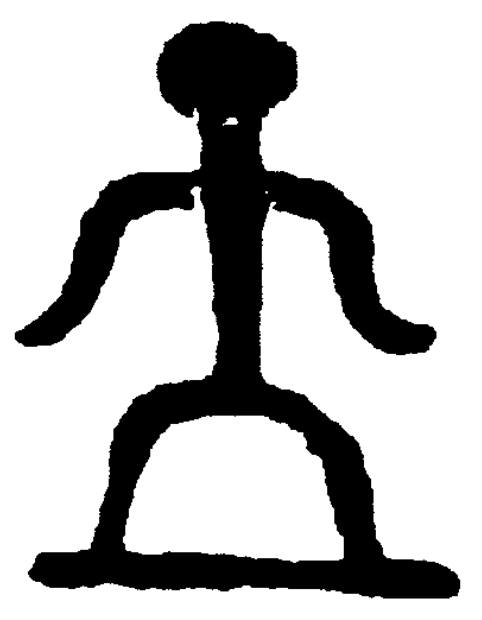
說文曰：

立，位也。从大立一之上。

臣鉉等曰：

大，人也。一，地也。會意。

殷器立卣父丁卣作立正像人正面立地上形：



立卣父丁卣

曲禮：「立必正方」，賈誼書：「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正為立所取象。饒炯曰：「立者兩足麗地，無所偏倚，義與行對，古人行禮為表，人立於前，因名其處亦曰立，後始加人以為位字，故立曰住也。（部首訂）案甲骨金文立位同字。

(乙)甲骨文中之立字

甲骨文之立，作立與立，其形變化甚微，而其義則頗有分別。一曰立中：

一、貞：來甲辰立中。　前七十六一

二、庚寅卜，永貞：王由中立若。十一月。　前七二二、一

三、己亥卜，㞢貞：王勿立中。　粹一二八（京津一六〇七重）

四、壬申卜，（㞢）貞：立中。

壬申卜，（㞢）貞：勿立中升。　乙七七四一

五、⧄立中。　續存二三

六、弜其立斿　粹四

七、辛亥貞：生月乙亥酒，𢆶立中。　粹三九八

立中者，猶考工記之「王建大常，乃建立大旗於軍中。此「中」相當於後世之「皂纛」。（詳見彥堂先生：「臺灣大學所藏甲骨文字」考釋）

二曰立人：

一、（辛巳卜，㝑貞）叀翌甲申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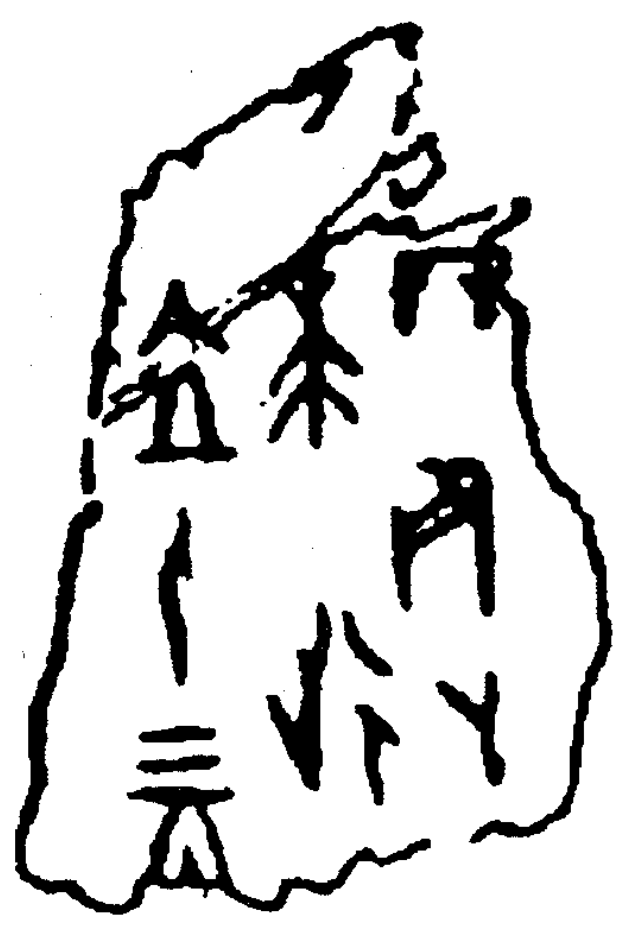
辛巳卜，㝑貞：勿叀翌甲申立人。

（辛巳卜），㝑貞：立人。

（辛巳卜），㝑貞：勿立人。　乙六六九六

二、口辰（卜），王貞：⧄春立人⧄其⧄。　天九五

三丙辰卜，奉征立人三百⧄。　京津九七七，又二三四六重



京津九七七（二三四六重）

「立人」或釋為「立尸」，據禮器：「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且以「周坐尸」，因於殷禮為解。此實傅會。卜辭明是「立」字，何能曲解為殷之「坐尸」。或又以為「殷人大廟，當為六尸」，則卜辭有「立

人三百」語，豈殷有三百廟，立三百尸乎？是釋「立尸」皆非也。案「立人」猶禮王制「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之「爵人」。疏：「爵人於朝，殷法也。」周禮太宰：「祿位以馭其士」，鄭注：「位，爵次也。」疏：「士謂學士，學士有賢行學業則詔之以爵位祿賞。」王制疏曰：「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賓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祿。」卜辭之「立人」即以爵位序人之秩次，故有「立人三百」之數也。

三曰立黍：

一　庚戌卜，囗貞：王立黍受年。

貞：王勿立黍，弗其受年。

（貞：王立）黍，受年。

（庚戌卜，囗貞：王）勿立黍，弗其受年。　乙六九六四

此立字即涖也。周禮鄉師：「以涖匠師。」注云：「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涖，涖謂臨視也。」史記蔡澤傳：「明主立政」，索隱：「涖也。」左定元年傳：「魏子涖政。」杜注：「涖臨也。」涖經典文作莅，注家皆曰臨也。段氏曰：「道德經釋文云：古無莅字，說文作埭，按莅行而埭廢矣。凡有正字而為段借字所敓者類此。」案埭亦形聲後起字，其源皆出於立，作涖、作莅、作埭皆立之孳乳增繁也。「王立黍」乃王涖臨黍田以視其成長，所以重農政，故卜辭貞其是否「受年」也。

四曰立史，立。

一、貞：立明史。　乙六一五〇

二、丙辰卜，殼：立食史。　鐵八八．四

三、在十月又二，小臣旧立。　甲二六四七

四　囚㞢，小臣旧立　甲二七八一

五　貞：叀立　乙二四〇八

諸立字與呂覽蕩兵：「故立君」之「立」同，義為「置」也。

五曰與位同。

一、叀商方步，立于大乙，𢦏羌方。　粹一四四

考釋謂「立讀為位。」案周禮小宗伯：「掌建邦國之神位。」鄭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作「公即立」。以人立之位，殆後起字。說文：「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此作大乙之神位，以立為位，甲骨已然。

二、丁酉卜，狄貞：王田，于西立，禽吉。　甲一六〇三

三、王其[illegible]录，王于東立，豕出，禽。　摭續一二一

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即位于社」，是立即位也。「西立」「東立」皆當讀作「西位」「東位」。古者田狩必分左中右三路，王東立者，王以東方之位居中，左南而右北。王西立者，王以西方之位居中，左北而右南，

兩立字皆方位之位。

六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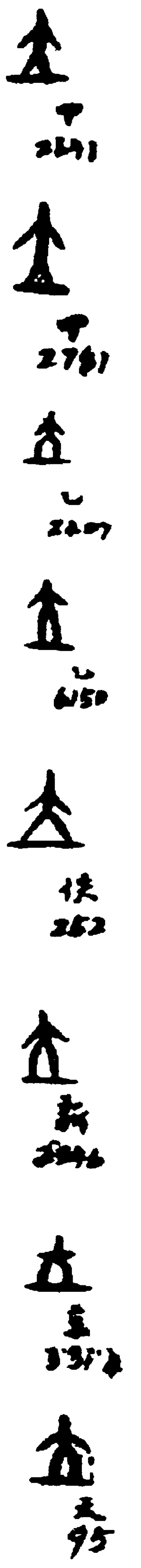
戊申卜，㱿貞：(王)往立口若　鐵二四一、四

七為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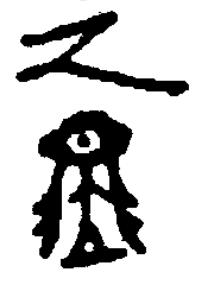
一、㞢立其于又利。　粹一一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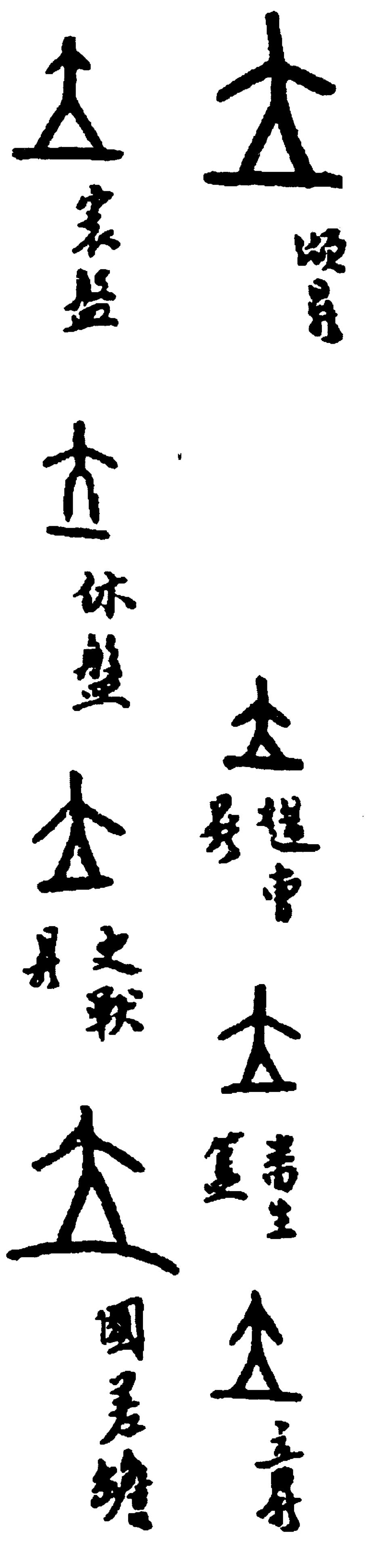
二、貞：翌戊賓立至　京津二四七七

三、丁未卜，口貞：命立見方。一月。　粹一二九二


甲2141
甲2781
乙2407
乙6150
佚252
新3946
京3314
文95

(丙)兩周金文中之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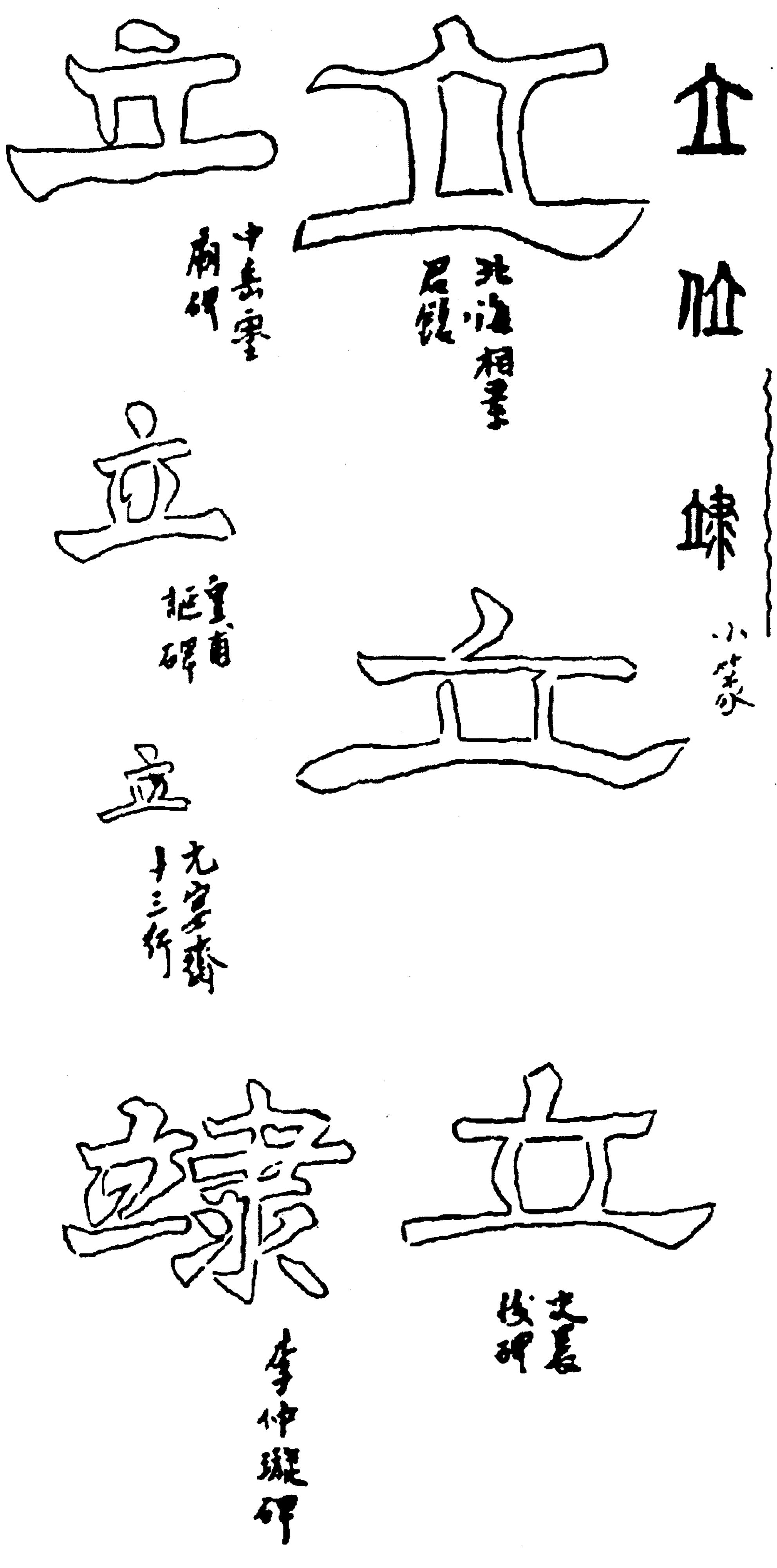
金文立位一字。彝器銘每言「王各大室即位」下接「某立中廷」句，如頌鼎言：「王各大室，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兩立字皆作立。頌鼎為懿王三年器，西元前九六四，類此情形者，直延至晚周之世。如懿王十一年之師嫠簋(西元前九五六)孝王二十年之休盤(西元前九三五)，夷王元年及三年之師兌簋(西元前九二四、九二二)，又五年之諫簋(西元前九二○)又廿八之寰盤(西元前八九七)廿九年之伊簋(西元前八九六)皆作兩立字。最晚為厲王三年(西元前八七六)之師晨鼎與司馬簋，猶是一字作立。古文春秋經：「公即位」作：「公即立」則六國時尚未分別，其孳乳為位，當在秦斯統一文字時矣。說文古籀三補錄散氏盤之入埭字。郭氏大系考釋隸定作「罡」，人名。案強氏釋埭，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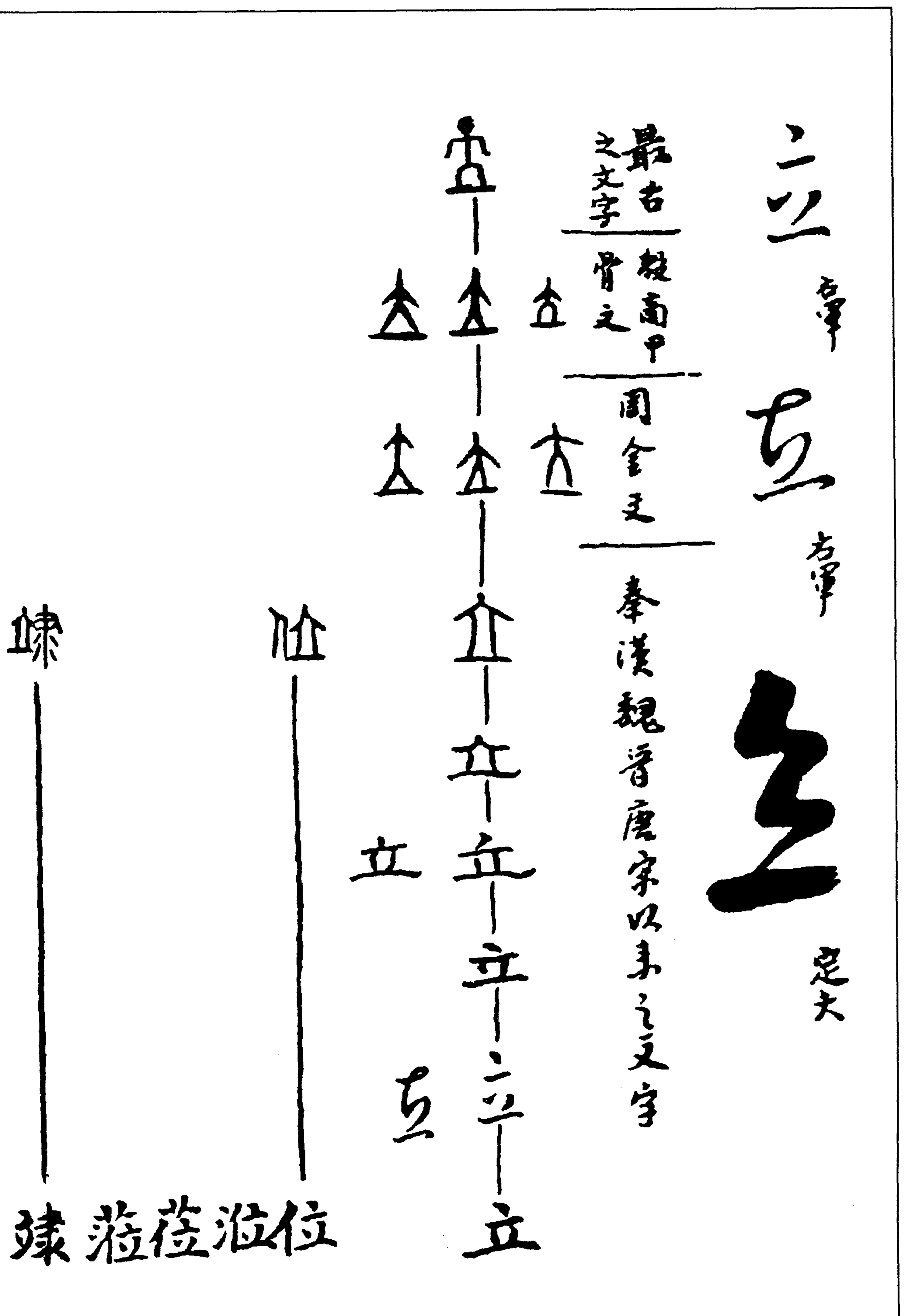

頌鼎
寰盤
休盤
趞曹鼎
史獸鼎
番生簋
立鼎
國差𦉜

(丁)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立字

小篆之立，由立而作立，以居上之大，譌作處下之介。

故北海相景君銘隸變作立，時漢安三年(西元一四四)。其形尚與小篆近。自永壽二年(西元一五六)之禮器碑，建寧二年(西元一六九)之史晨後碑以下，諸隸行艸楷所見，則已不復有「大」字之形跡。小篆位字，加人作位。泣義之立則作埭，然經典習用泣若莅。東魏興利三年即梁大同七年(西元五四一)之李仲璇碑則作埭。


小篆
北海相景君銘
中岳靈廟碑
皇甫挺碑
元字齋十三行
史晨後碑
李仲璇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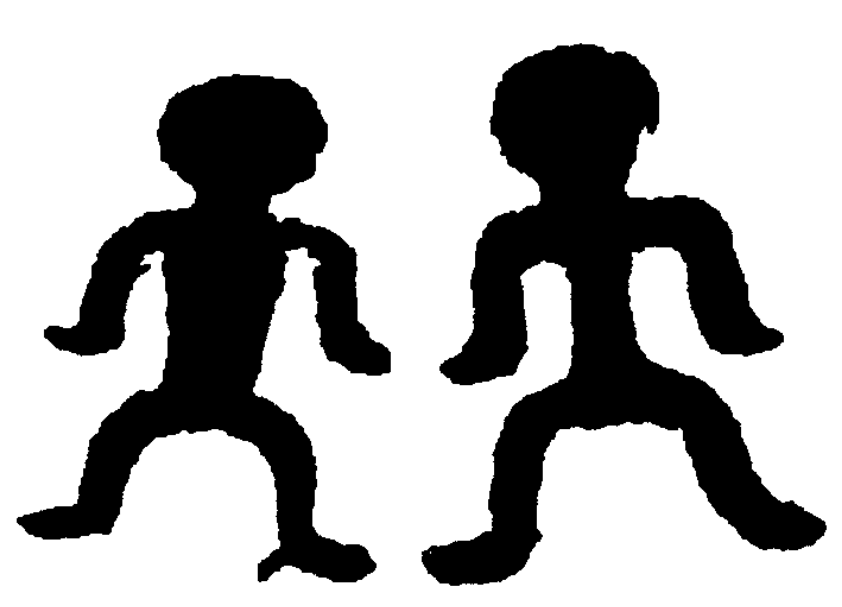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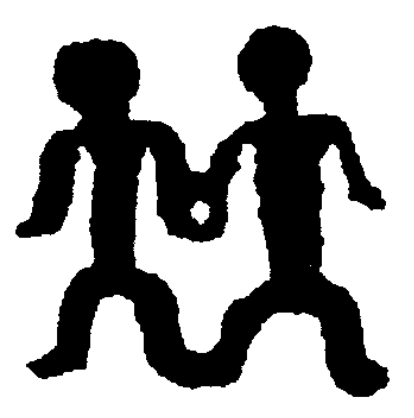
釋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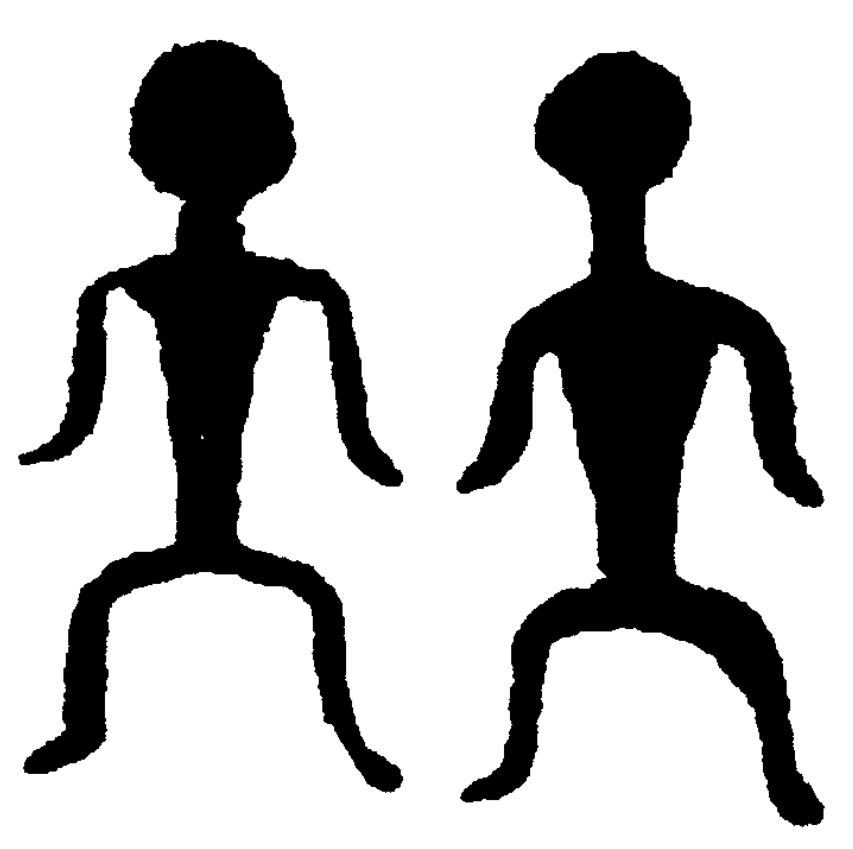
嚴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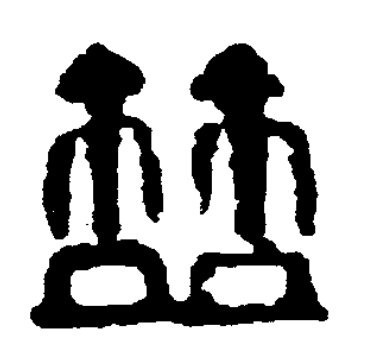
（甲）最古之竝字

商器圖象文字，有作兩人竝立如㚘形者，乃竝之初文，从二大。與立之著一作立者微異。說文「竝，併也。从二立。」二立似非朔誼。甲骨文亦有从二大之㚘，與二立之竝同。以㚘著一作竝者，當較後起。案造字之旨，殆象二人相併之形，故亦有傍意。人部併下曰：「竝也。」段氏以二篆為轉注，其實「从人并聲」之併，乃形聲後起之字。釋詁「竝，併也。」疏云：「竝併古今字。」禮經鄭注以今文之仏，訓古文之竝，是以今文釋古文。案并之初文象二人側立之形，與竝之象二人併立，音當為一字。段氏以為「二字音義皆同」之故，是


父辛訌觚


乙爵


簋文


竝爵

（乙）殷商甲骨文中之竝字

卜辭所見之竝，多為方國地名、人名。如：

一、竝入，　乙三四〇六

二、貞：竝于〓　新二四五六

三、甲戌卜，宾貞：羽乙亥竝告王，其出于足五月。　甲三四八一

四、乙亥卜，爭貞：叀邑竝令网我于出𠂤。二月。　粹一二三

五、己巳貞：竝伐〓方，受又。竝弗受又。　粹一五三五

六、庚申貞：方亙竝受又。弗受又。　粹一三八五（佚一九〇同）

七、王令竝。　甲六〇九

八、丁巳卜，貞：王令竝方商。　甲七二七

九、乙巳〔卜〕，羽丙，口（令）竝出〔田〕丁，　新七二四

十、囚（令）竝于丁。七月。　新七二五

十一、壬戌卜，（貞）羽癸（亥令）竝出于（丁）　新八八三

十二、叀竝目人獸。　新四四·六

十三其大出。

辛未貞：王令卯竝。

弜令卯竝。 粹一〇五二

別有「竝酉彡」一詞，見於二期：

貞：匕庚歲竝酉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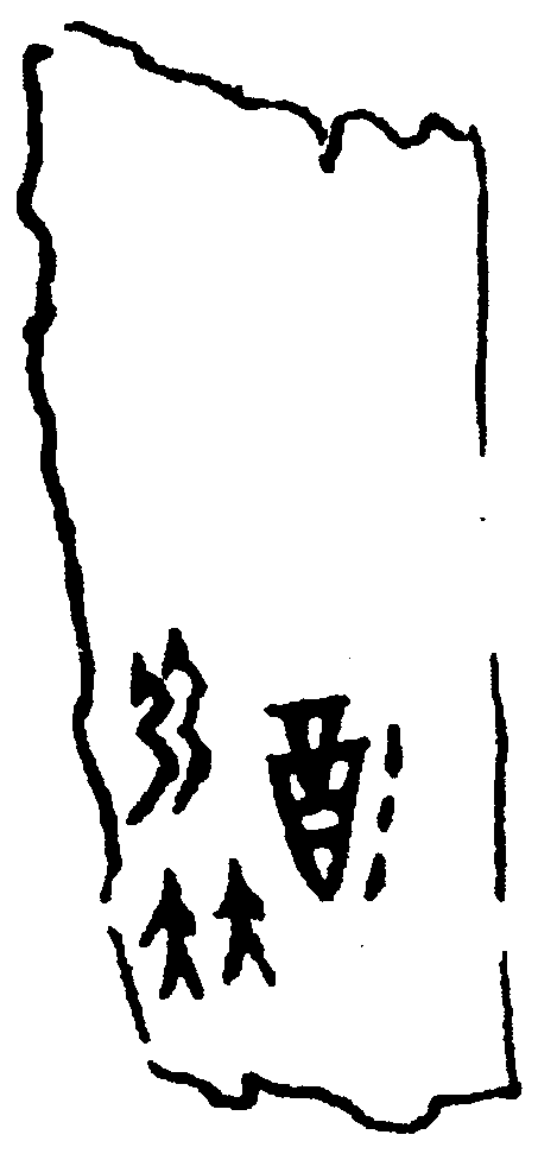
貞：弜竝酉彡。 佚八七八

三期四期則竝作㚘，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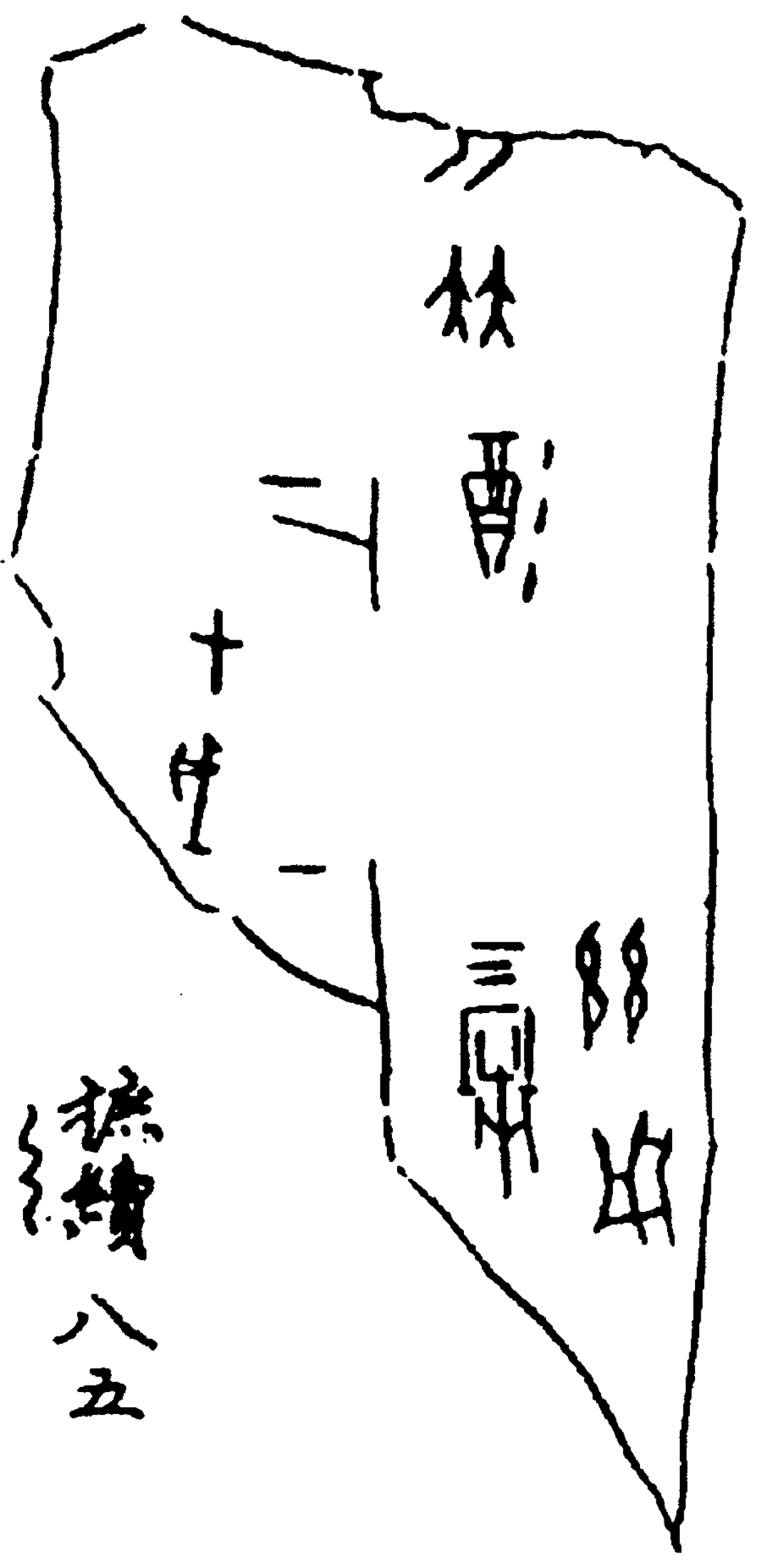
一、弜㚘酉彡。 佚二三二

二、弜㚘酉彡。 摭續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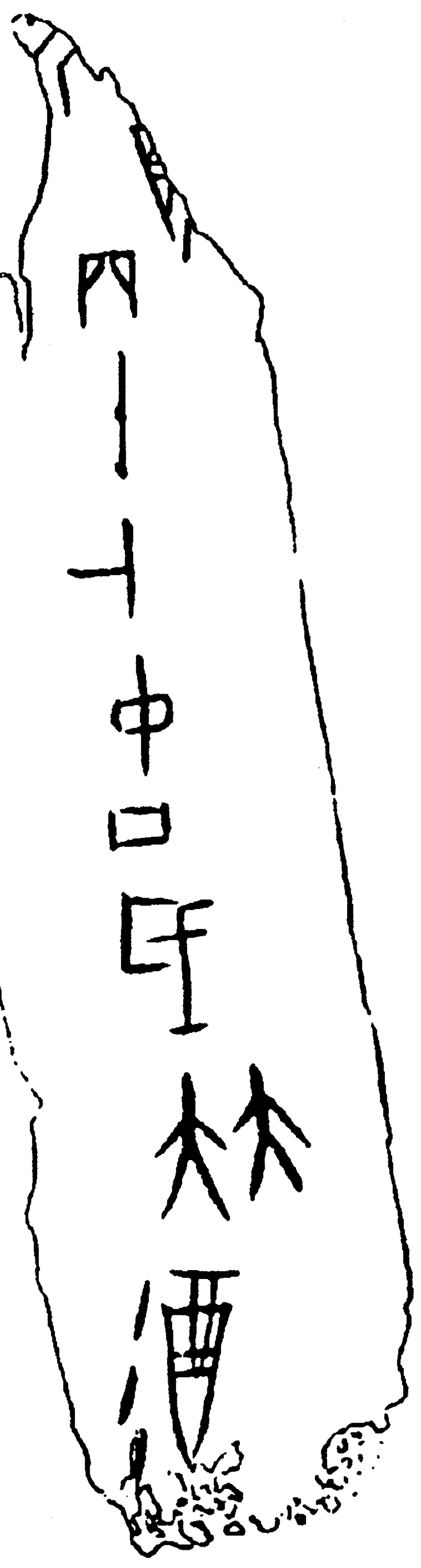
三、丙午卜，中丁歲㚘酉彡。 掇四一六



佚二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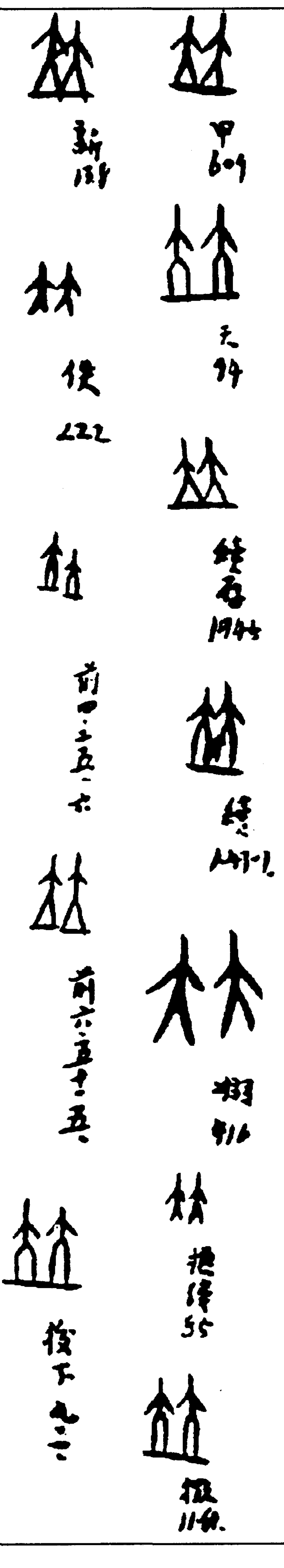


摭續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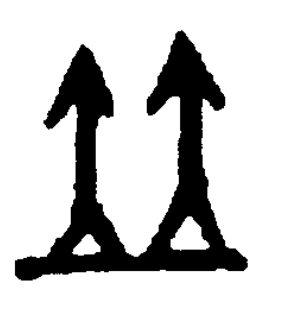
掇四一六

說文比之古文作林，从二大，與此㚘酉彡之㚘同。荀子儒效：「俄而並乎堯舜。」注「比也。」禮運「竝于鬼神。」注「并也，謂比方之」也。竝酉彡之竝，當有比誼。故說文之比古文作林，而甲骨之竝亦作㚘也。


甲601
天79
粹1944
續1471
掇916
摭續55
掇1160
新1318
佚222
前四.二五.六
前六.五十.五
後下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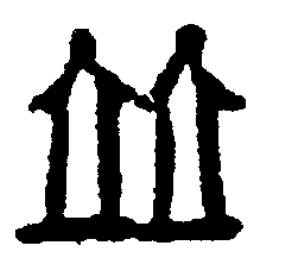
（丙）西周金文中之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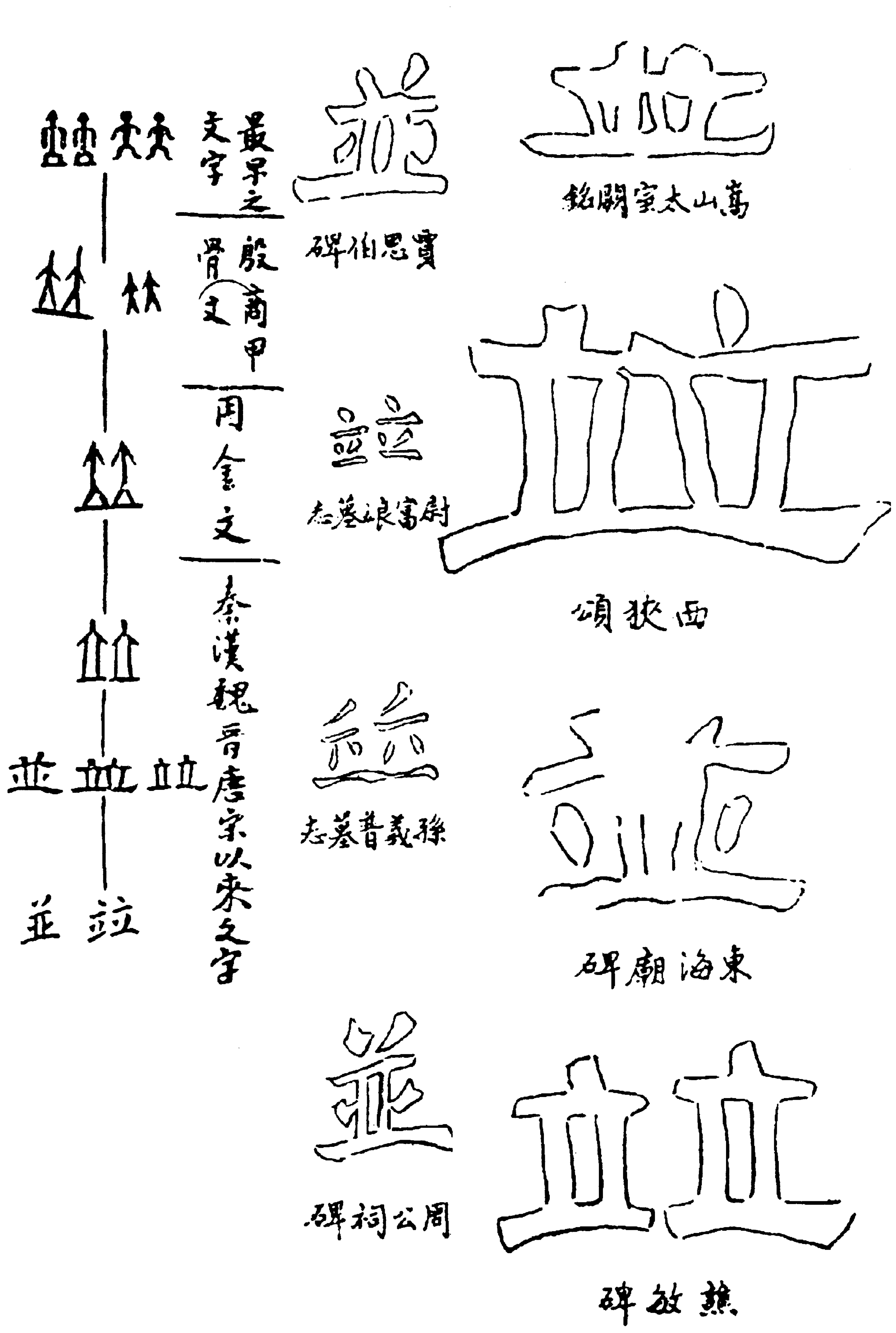
西周金文竝字不多見，金文編僅录辛伯鼎一字作㚘。



（丁）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竝字

小篆从二立，尚存大字之形。隸變兩臂上平作一劃，如元初五年（西元一一八）之嵩山太室闕銘，更變作上下二劃相聯，如熹平元年（西元一七二）之東海廟碑，遂譌變成隸楷之並。後魏神龜二年，即梁天監十八年（西元五一九）賈思伯碑作並，而隋大業十一年（西元六一五）尉富娘墓志又作竝。唐之文明元年（西元六八四）孫義普墓志作竝，而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之周公祠碑又作並。蓋自漢以後，隸興，而竝並同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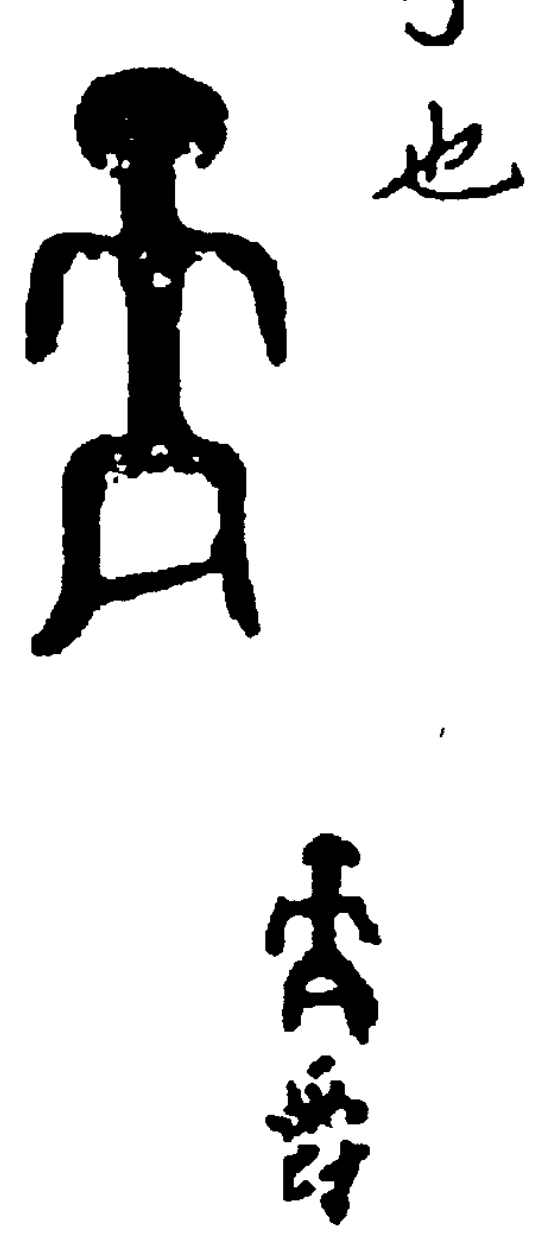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釋太　汏汰泰达

嚴一萍

（甲）最古之太字

說文泰之古文作太。周明公簋作太（又名令彝）形與太近，古籀三補強氏釋太。金文編於太僕父己簋疑大字。甲骨文有太。商器圖象文字中有太形者，當為太若太之初文。亦象人正面立形，即太字。說文泰訓滑。段氏曰：「此以疊韵為訓，字从𠬞水，水在手中下滑甚利也」。證之初文，手滑當非初誼。王筠曰：「左傳汏輈，唐石經作汏，借汏為泰也。廣韻：『太，過也』。宣四年傳曰：『伯棼射王汏輈』杜注：『汏，過也。』箭過車轅上。昭二十七年傳曰『齊子淵捷射洩聲子，中楯瓦，繇朐汏輈』。注云：『汏，矢激』，字與达通。廣韻：『达，足滑』。吳夌雲曰：「案古上一太字耳，太上象人，下象水，人之兩足，著泥水上，不能自主，此滑之誼也」（小學說）案以「足滑」訓太，最合本意。蓋太字象人陷泥水之地，高及股膝，以水形之左傾右斜，示足下之滑，使人不能自主也。朱駿聲曰：「字林：達，滑也。字亦作達，今作太，亦作汰。疑泰太汏汰四形實同字」案达亦同字也。



（乙）殷商甲骨文中之太字

甲骨卜辭中太字凡三見。一為武丁時，辭曰：

貞：命太象臣，若。

貞：生月象至。

不其至。　乇乙六八一九

太為國族地名，象則人名。一為文武丁時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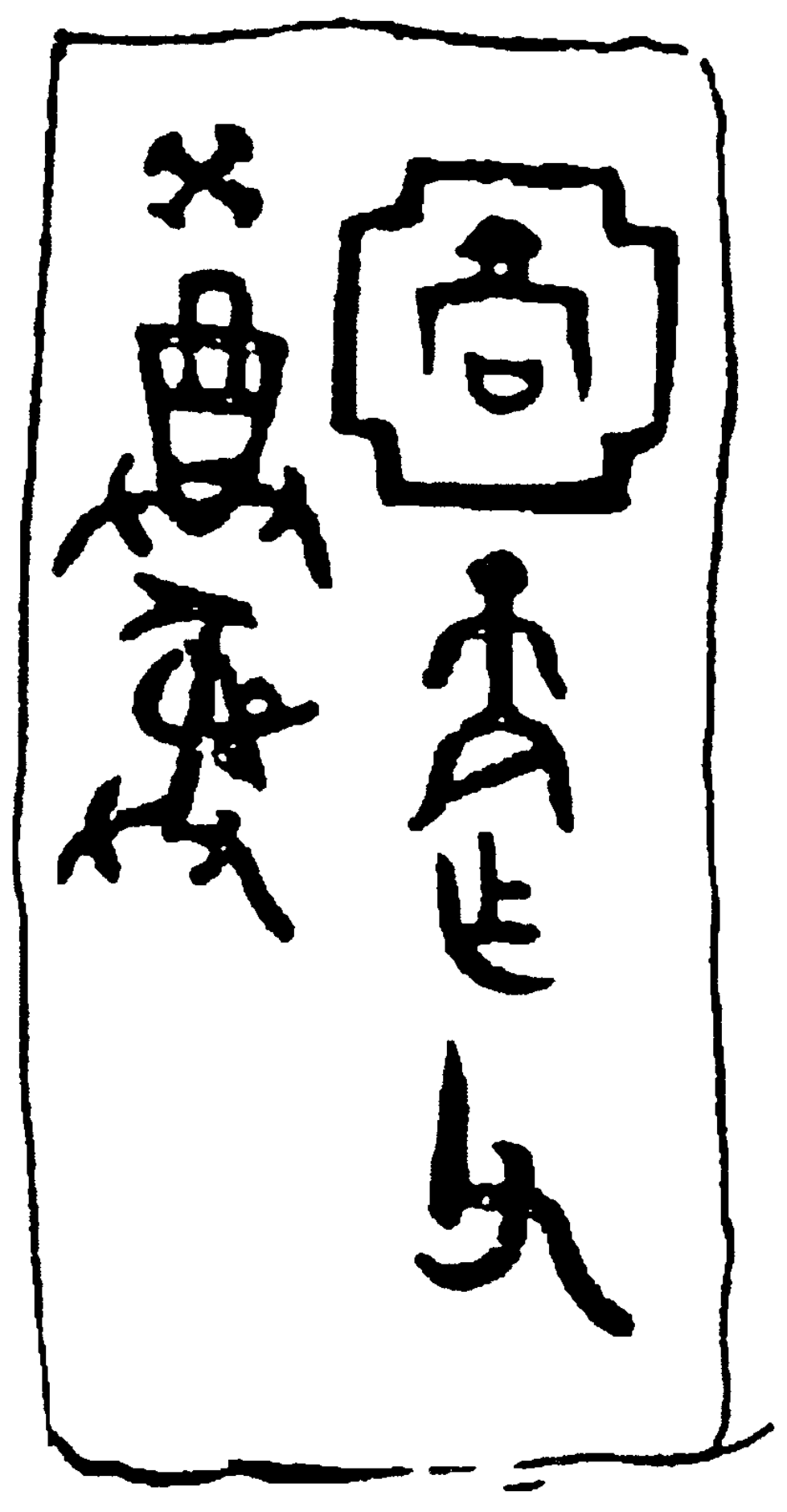
丙申卜，王貞：余口卜（亡）太。　佚九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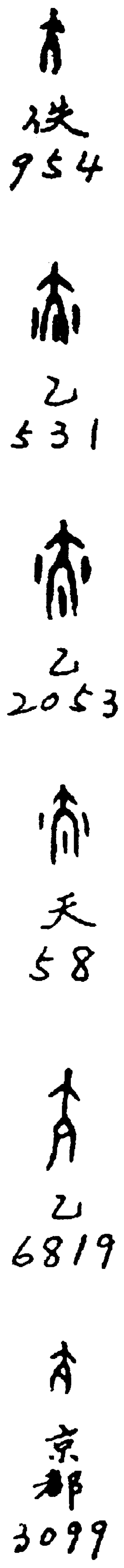
另一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第三〇九九片，貝塚氏列為王族卜辭，蓋亦文武丁時代卜辭，全版為貞旬記雨事。余嘗攷定為文武丁五六兩年事（見拙著，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有太字者為殘辭云：

癸口（卜），王（貞，旬）九囚太囚六月。

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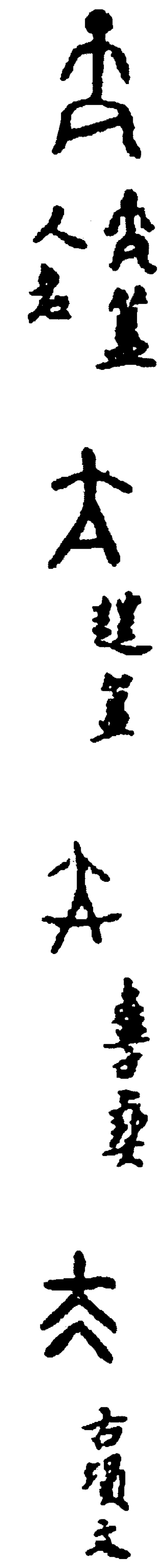
此亣者人名。甲骨別有氽字，每稱子氽，屢見不鮮，亦象人在水中。與亣之取象相同，當為一字。蓋殷商時代之古今字，猶汖與氽之異形也。後人加廾作泰，象以兩手扶持之，尤見滑義。段氏曰：「汏即泰之隸省隸變，而與淅米之汏同形，作汰者誤字。」倘據甲骨為說，則泰乃汏之增繁，非省變。而訓淅米之汏，決非同形二字，乃汏之借字也。此點段氏失之。


三代 6.34.4


佚954
乙531
乙2053
天58
乙6819
京都3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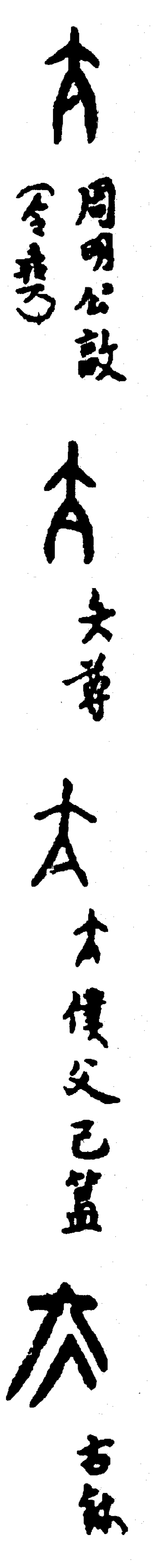
(丙) 兩周金文中之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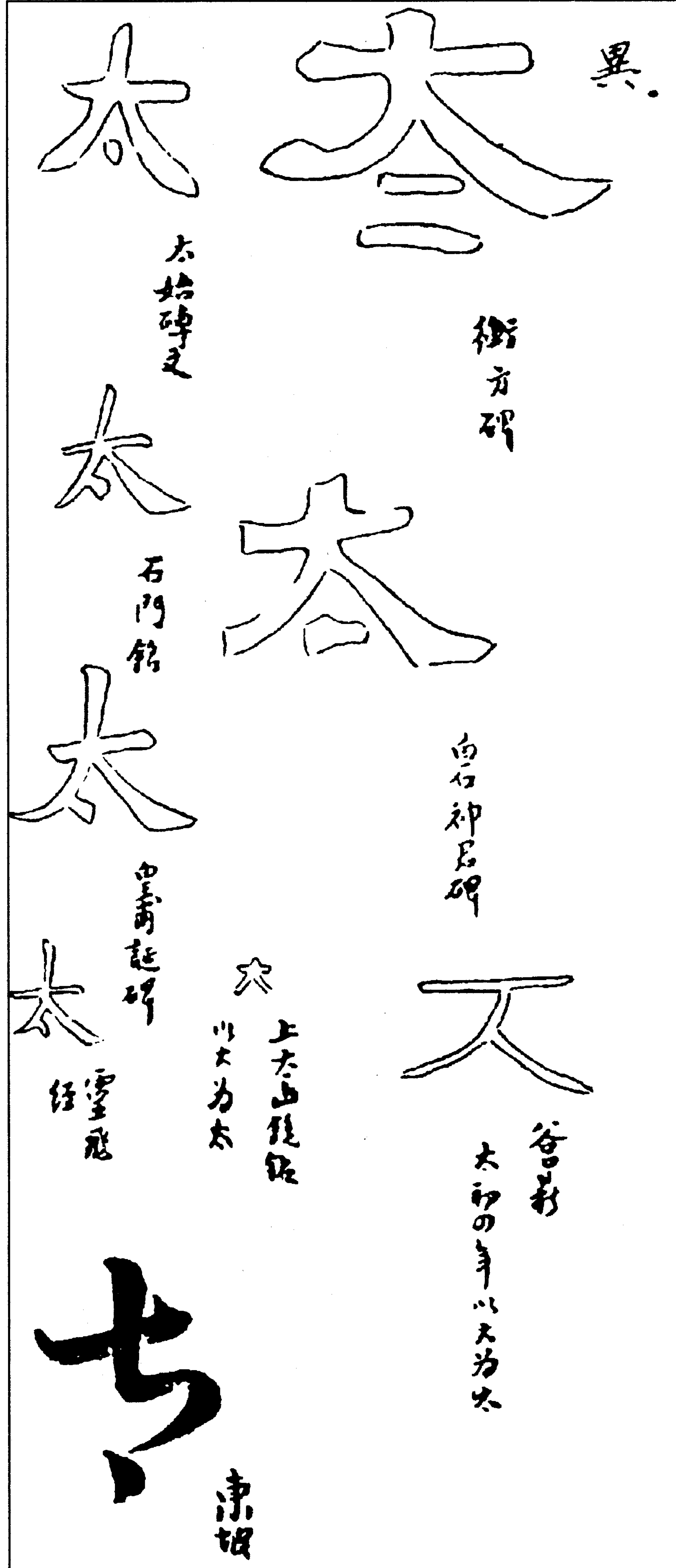
周明公𣪘（令彝）亣字兩見。一曰「錫亣師鬯金小牛。」即「太師」官名。一曰「令女二人亣眔矢。」則為人名。兩周金文大系隸作「亢」，無說。案作亢非。至晚周則變體作夳，說文古籀補錄古塤文「命嗣樂作太室塤。」太字如此。段氏謂古文亣「當作夳，从仌取滑之意。」可謂肊說。馬氏疏證反據之以為當入仌部，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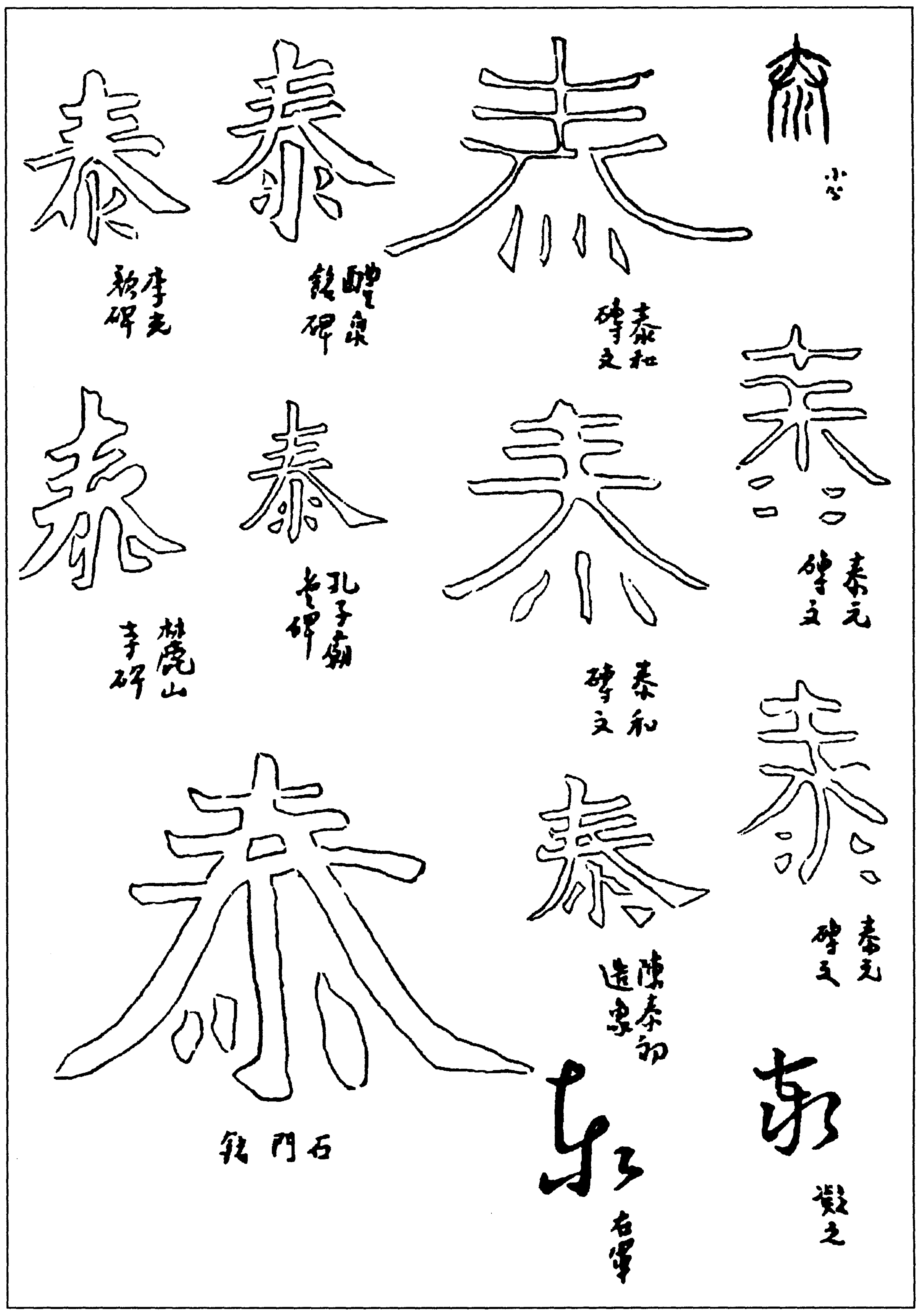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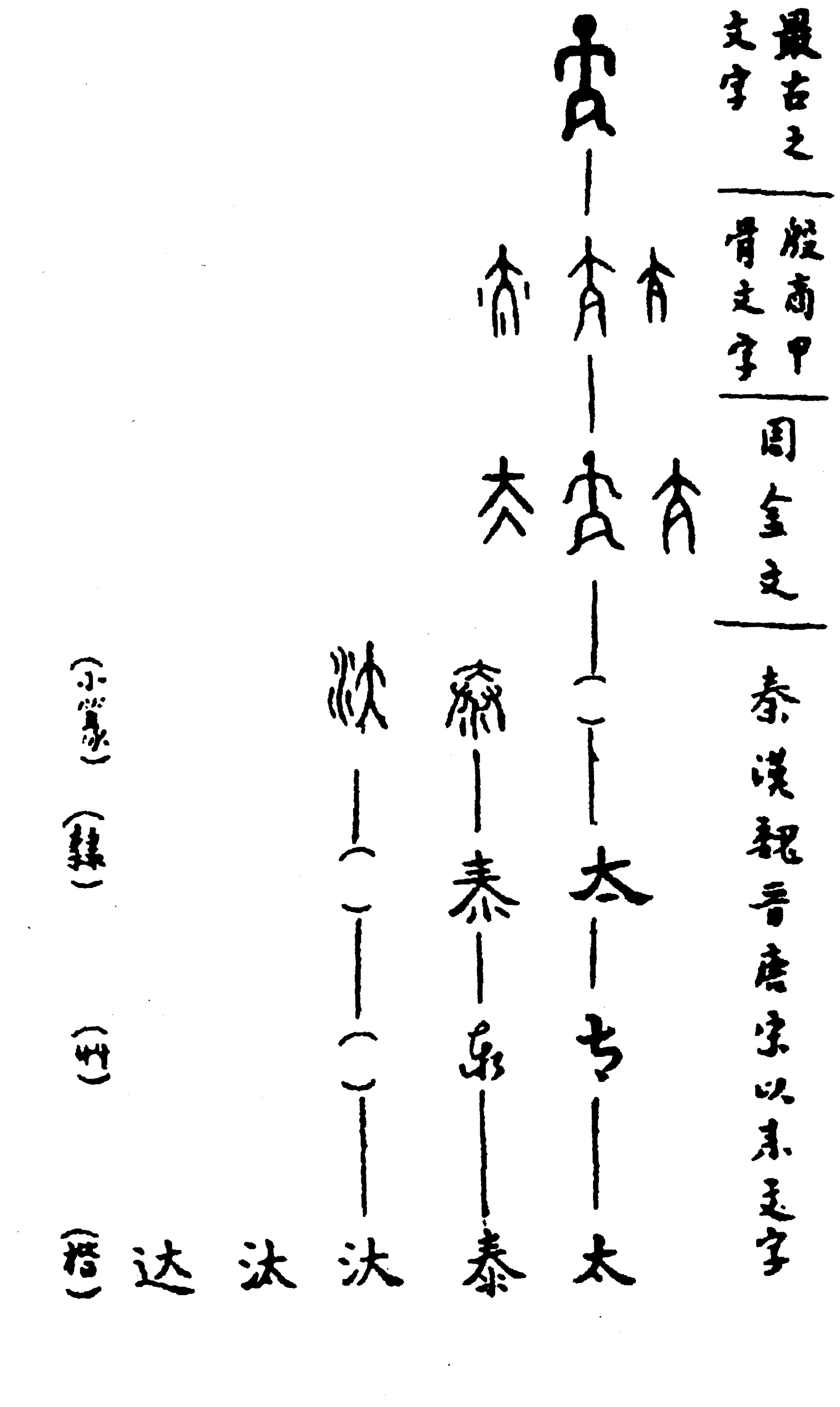
(丁) 秦漢魏晉小篆隸艸中之太字

小篆泰作泰，加兩手，隸變作夫，失其原意。與太形分化為二。隸作汏形則為借義淅米所專。又譌作汰，朱駿聲疑「泰太汏汰四形實同字。」（通訓定聲）其實訓「足滑」之达亦同字。考其源皆出於太。太則象人正面而立，陷足泥水之中，具有滑義。故大宰亦作太宰，大子亦作太子，周大王亦作周太王。又如太廟作大廟太牢作大牢，泰山作太山。北魏元丕碑載魏君之母作泰夫人，並以泰為太。衡方碑太作夳。段氏謂「太即說文夳字，夳即泰，則又用泰為太，輾轉貤繆，莫能諟正。」不知造字之原，本於一體，殷世已歧為亣氽二形，至小篆加廾作泰，後世隸變遂有太泰汏汰諸形，又加止而成达。唐宋以來，行楷所見，形各有定，已無變異。


周明公𣪘（令彝）
大尊
大僕父己簋
古鉨


衡方碑
太始碑文
石門銘
白石神君碑
皇甫誕碑
靈飛經
上太山題銘 以大为太
太初四年以大为太
東坡


小篆
泰和碑文
醴泉銘碑
李元靖碑
泰元碑文
泰和碑文
孔子廟堂碑
麓山寺碑
泰元碑文
陳泰初造象
石門銘
獻之
右軍


最古之文字
殷商甲骨文字
周金文
泰漢魏晉唐宋以來文字
太
泰
汏
汰
达
（小篆）
（隸）
（草）
（楷）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釋奚　嫨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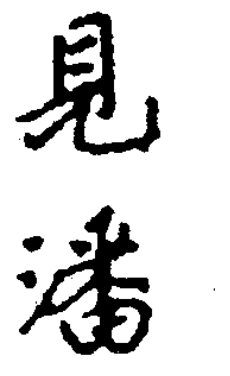
嚴一萍

（甲）最古之文字

說文曰：「奚大腹也。从大𦃃省聲。𦃃籀文系字。」葉德輝據「大腹」之訓，遂謂奚象雞形。其言曰：

雞性善鬭，𠘧象其冠，8象其腹毛，介象其兩距。鳥無冠，故鳥頭从乙反乙也。鳥身以遠視故但作ㄅ，雞身以近視，故象其腹毛之交糸，糸本象糸之連也。鳥足似匕，故从匕，雞足似介，故从介。此可見奚為雞之象形字矣。（說文奚字釋義）

葉君以奚為雞之象形，去實殊遠，可謂別有會心。文人遐想真同閑門造車也。吳大澂曰：

周禮春官序官：「奚四人。」注：「奚女奴也。」又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注：「奚隸女奴男奴也。」又天官序官：「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許氏說文解字訓奚為大腹，而女部別出嫨字，訓為女奴，此非造字之本意也。奚字最古者作，見潘伯寅師所藏拓本卣文，象人戴甖數形，今朝鮮民族負戴于道者，男子多負，婦人多戴，童僕亦有戴者，猶有三代之遺風。故女奴為奚，童僕

亦稱奚。余所得拓本觚文，筠清館金文所載爵文、潘伯寅師所藏丙申角文，皆奚之象形字，（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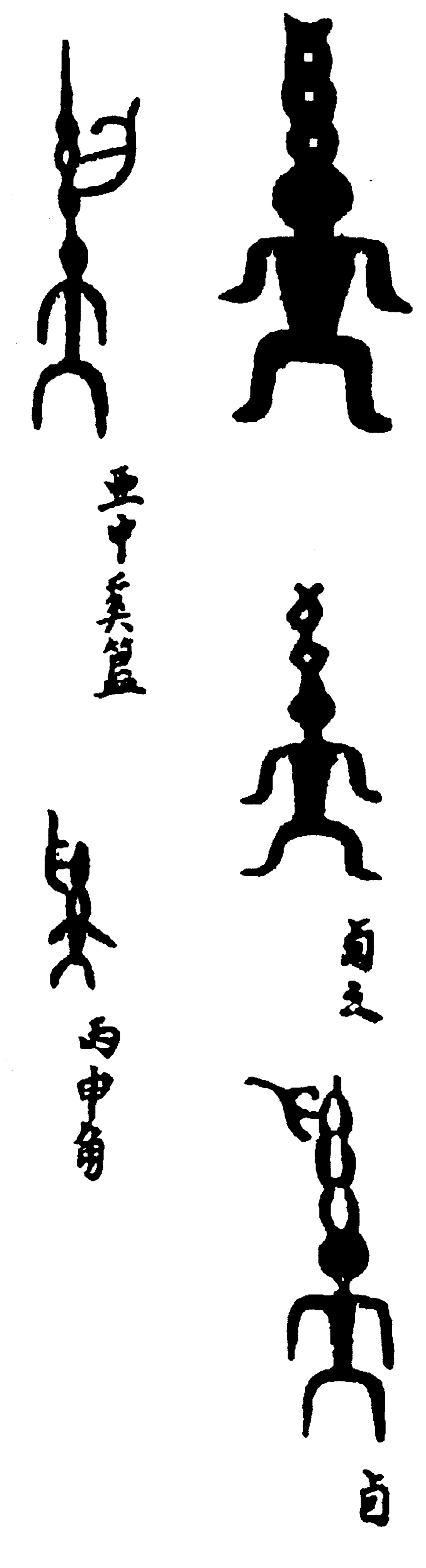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

按大象人形，此象糸繫人頭，爪持之，即係纍之係本字。周禮天官序官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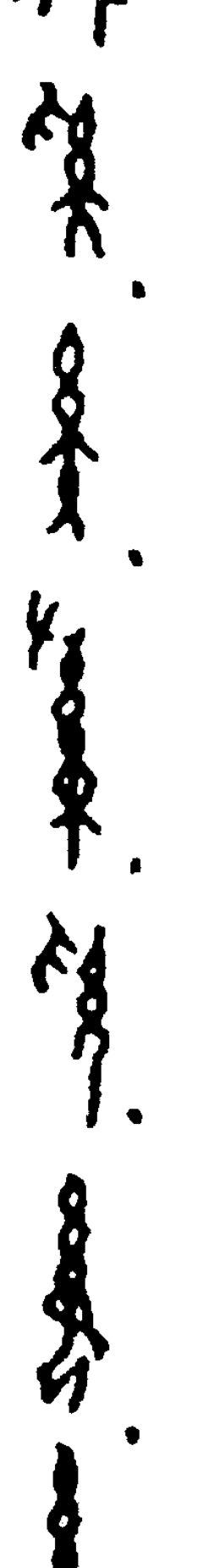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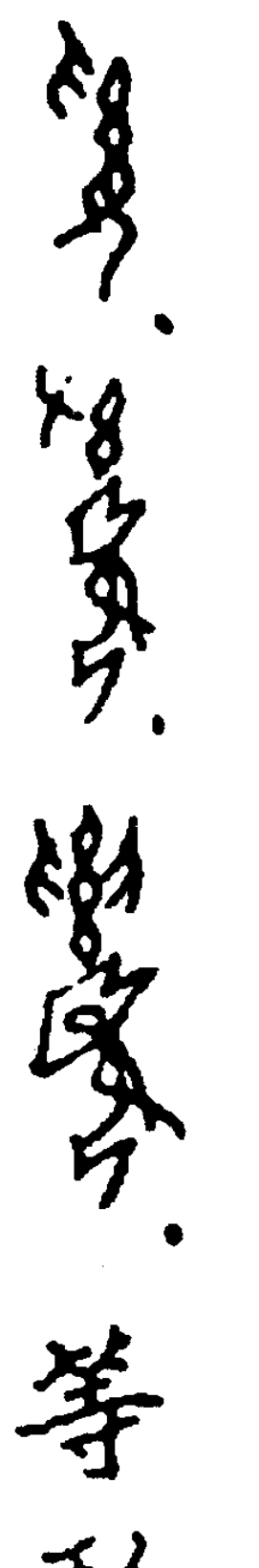
羅振玉曰：

予意罪隸為奚之本誼，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與从人同，周官有奚，猶奴之从女矣。（殷虛文字）

今案早期商器，圖象文字作形，乃奚之初文。葉說象雞之腹毛者，其非不待言。吳以為戴器形者，當有運送之意，然甲文有作坐形者，故知戴器亦非。林以為糸繫人頭，則當如羌之係頸作，不當置8於頂。羅以為繩索拘罪人，豈可以繩索貫頂乎？故諸家之說，皆有未諦。繫傳曰：「鍇曰：亦羌名。」是奚為羌種，當屬異族。春秋時之夷狄尚被髮左衽，有異我華夏民族之束髮而冠，則上古可想。俘異族為奴乃古代社會之常事。周禮訓奴之奚，其起源必為異族之俘虜，既馴服而執役焉，乃編髮為辮，以示識別，亦便牽繫，故圖象文有从卜作。淮南本經訓：「僕人之子女。」高誘注：「僕繫囚之繫。」可謂得其古義。中央研究院發掘殷虛曾得陶俑有編髮辮者，其長髮自頂中結起，而四周皆剃。與民國二十八年安陽出土玉人頭同類。于省吾曰「其頭下連頸，頸圍約如拇指，頭上象清人鬀髮留辮形，予審視頗久，其頂部留髮處作圓形，髮文歷歷……」史記西南夷傳：「皆編髮隨畜遷徙。」漢書終軍傳：「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今以安陽出土殷代玉人頭考之，則清人辮髮之制，非始於漢，遠在三千年以前。然則奚字上象以手提髮辮之形，當非繩索之類矣。（殷契駢枝）案殷商時代，奚之編髮為辮，與清人固異，與漢時之西南夷亦未必同。其異我族之束髮不剃者，蓋表示臣服之奴，雖經同化而仍留異族之標幟也。



（乙）殷商甲骨文中之奚字

甲骨文之奚，形體不一，作等形。其用則地名、國名、人名，犧牲。以卜

辭之時間論，除二期未見外，各期多有。

第一期卜辭

一、癸丑卜，亘貞：王从奚伐巴。 乙七七四一

此版刻劃卜兆，與伐下旨同時，乃武丁中年事。此奚作〓，其地位與望乘相埒，亦統軍之將帥。

二、囗奚不其來牛。 乙一二八三

此版亦刻劃卜兆，奚字與前辭之體同，从女之形較顯。在此乃方國名，卜貢牛事。

三、貞：小母矢奚。 前一、三、四

此以奚奴為犧牲。矢，陳也。（于省吾說）

四、壬子卜口貞：佳我奚不正。 前六、九、二

五、口口〔卜〕口〔貞〕佳我奚凡不正。 前六、九、一

此兩版之我奚及凡〔犯〕皆方國之名。奚字下从女，又畫其首。乃奚之繁體。羅振玉曰「其从女者與从人同，周官有女奚，猶奴之从女矣」。此字隸定，殆即嫨字，說文「女隸也」。惟加首者，亦有不从女，如：

六、囗奚奴金王告。二。 拾遺十、十六

又有下从交者，乃人名。亦武丁時卜辭，惟不多見。

七、辛卯卜，㱿貞：奚囗風出疾。 京都四四三

第二期卜辭未見，第三期則有：

一、囗翊日戊，王叀奚（田湉日　亡）𢦏不冓（雨）。 甲七八三

二、囗奚田湉日（亡𢦏） 京津四五三五

兩奚字當即一地，一象正面人形从大，一从側面人形作〓。知奚之可作〓，若〓，當亦如卣文之〓，再省手作〓，則第一期之貞人〓，殆即奚之簡體。此从人之奚，隸定之當是傒字，惟說文無傒字。孟子百里奚，史記秦本紀作傒，左傳郝奚，晉世家作郝傒，左傳衛彪傒，呂覽作彪奚。知傒即奚字。

第四期卜辭

一、乙丑貞：叀〓命夂交 鐵四九三

此奚字形體，即為三期王田之奚，在此當為族名或人名，故得受王命也。

二、且辛奚〓 續一、一九三

此版亦為武乙時卜辭，〓為〓省，于氏釋非，此辭義未詳。

三、丁酉卜奚帝南 粹一三六八

此亦奚字，即第一期卜辭一、二兩辭之〓加一〓，猶〓之作〓。粹編考釋「讀作要，借為郊祀之郊」，殊嫌失考。

四、庚午卜屮奚大乙卅 甲三二七八

此文武丁時卜辭，字象反執雙手，用作犧牲矣。視其編髮為辮，知亦奚字。

五　父乙三月、彘　乙一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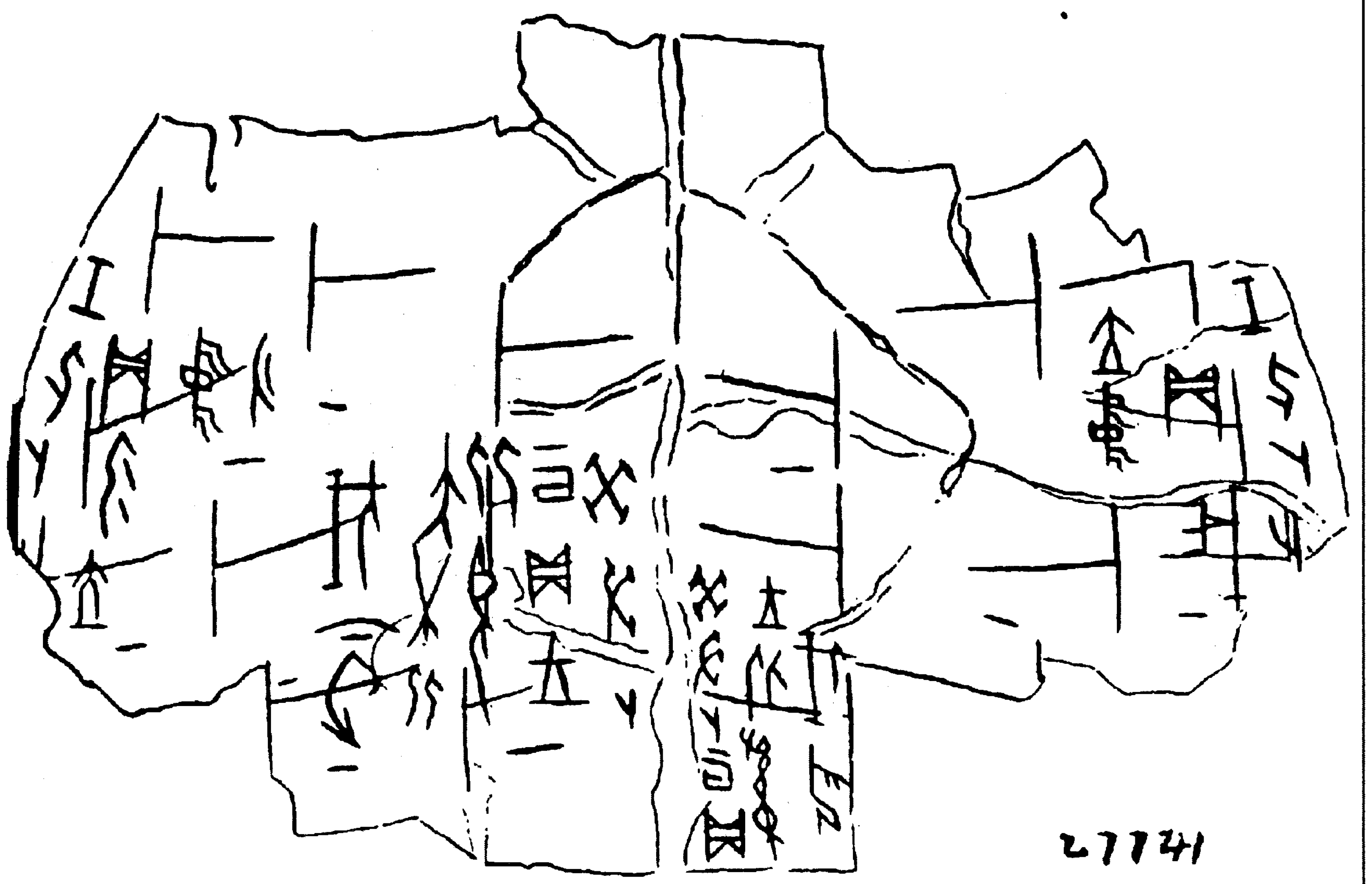
此亦文武丁卜辭奚字亦反執雙手用作犧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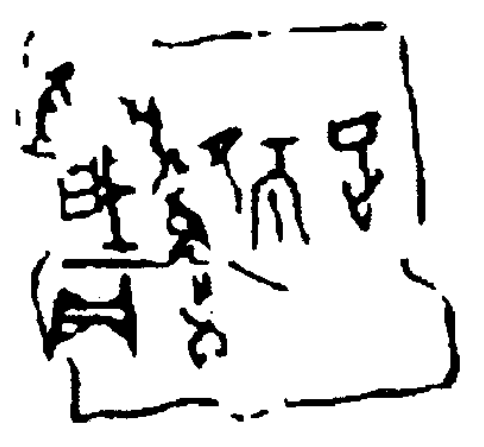
第五期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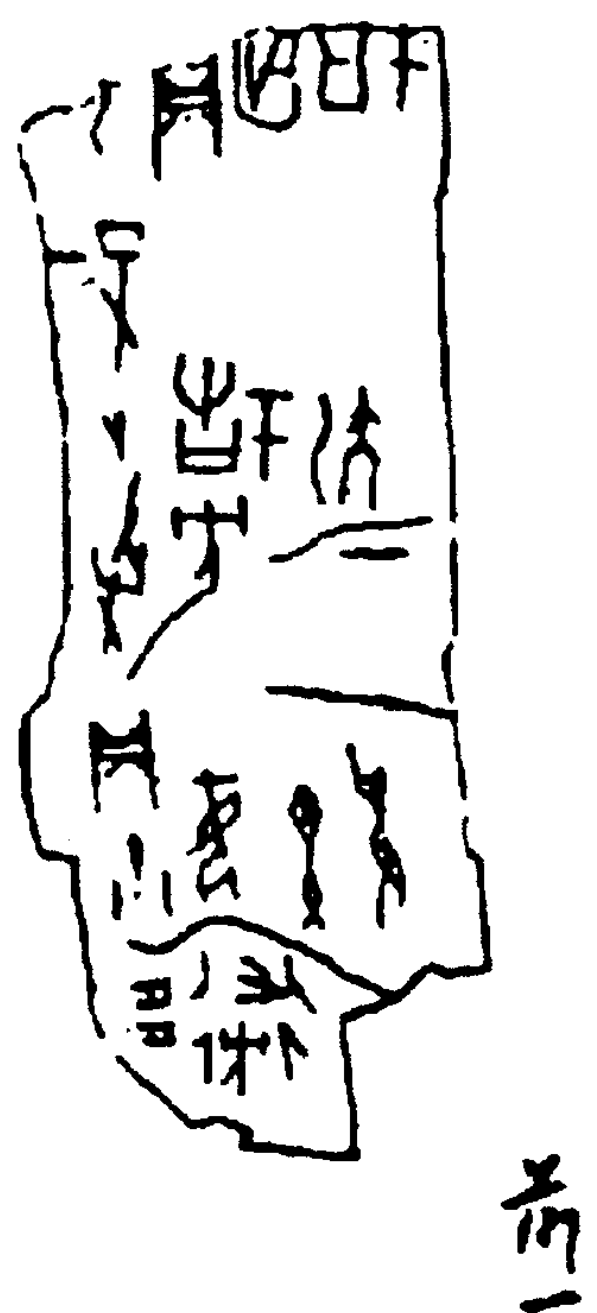
一、壬申卜，貞王田奚，往來亡𡿧，王占曰，吉。隻狐十三　前二、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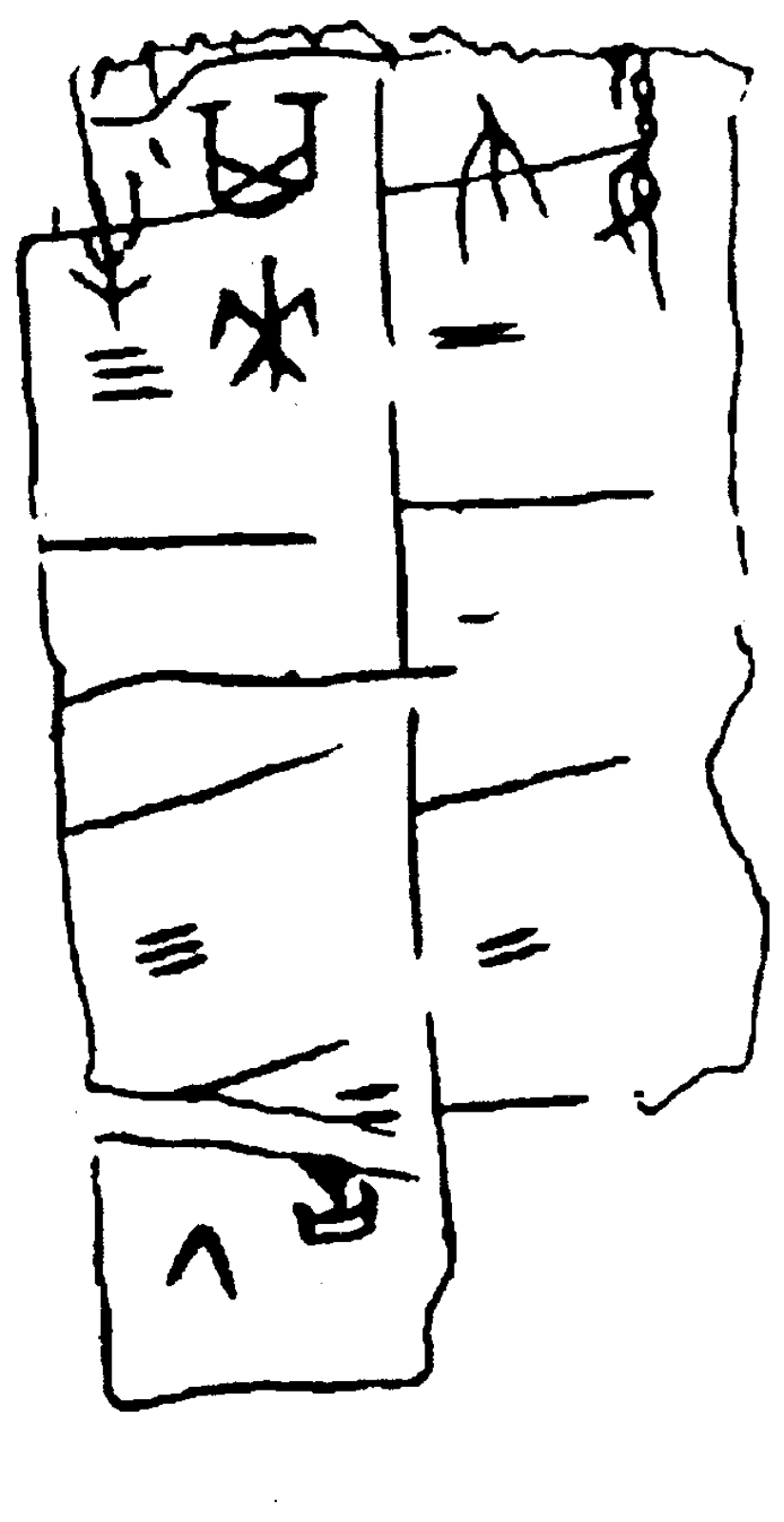
二、(壬)申卜，貞：王田奚(往)來亡𡿧。　續三、三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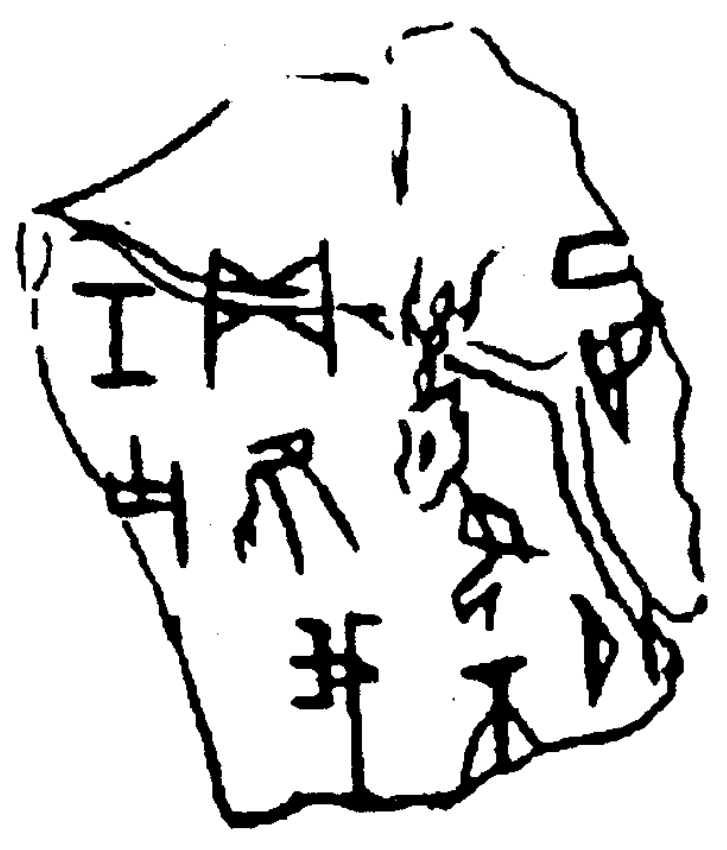
此第五期帝乙帝辛時卜辭，又恢復[illegible]形，在此為田獵之地名。春秋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注：「魯地。」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疑殷商之奚即此，蓋亦古國之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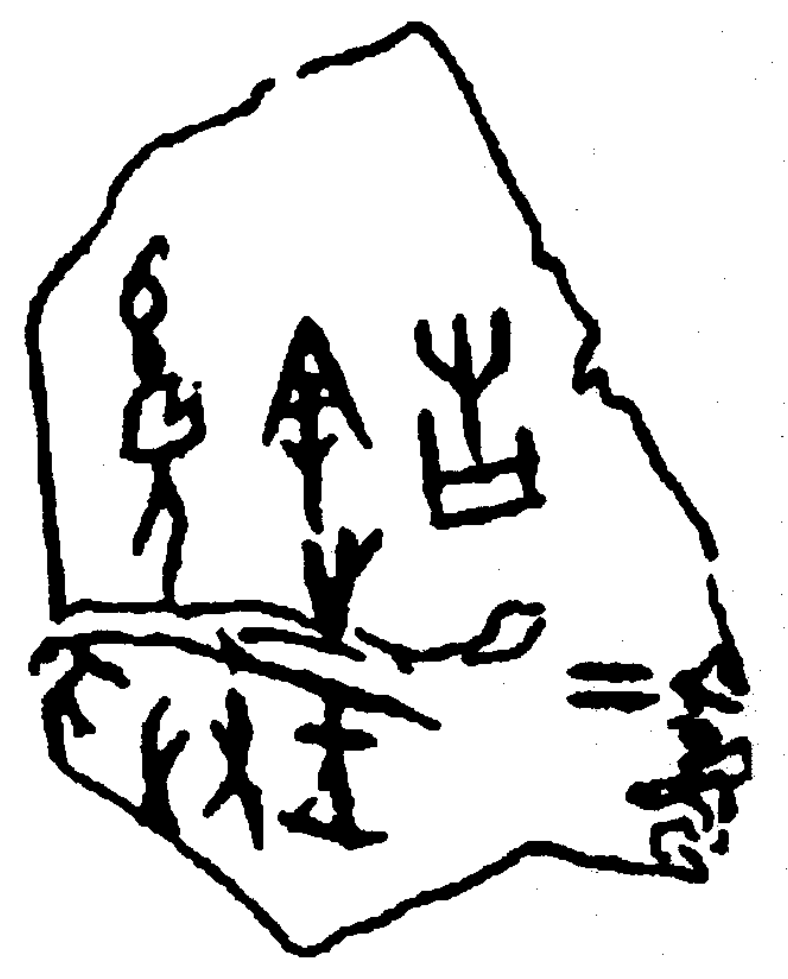

乙7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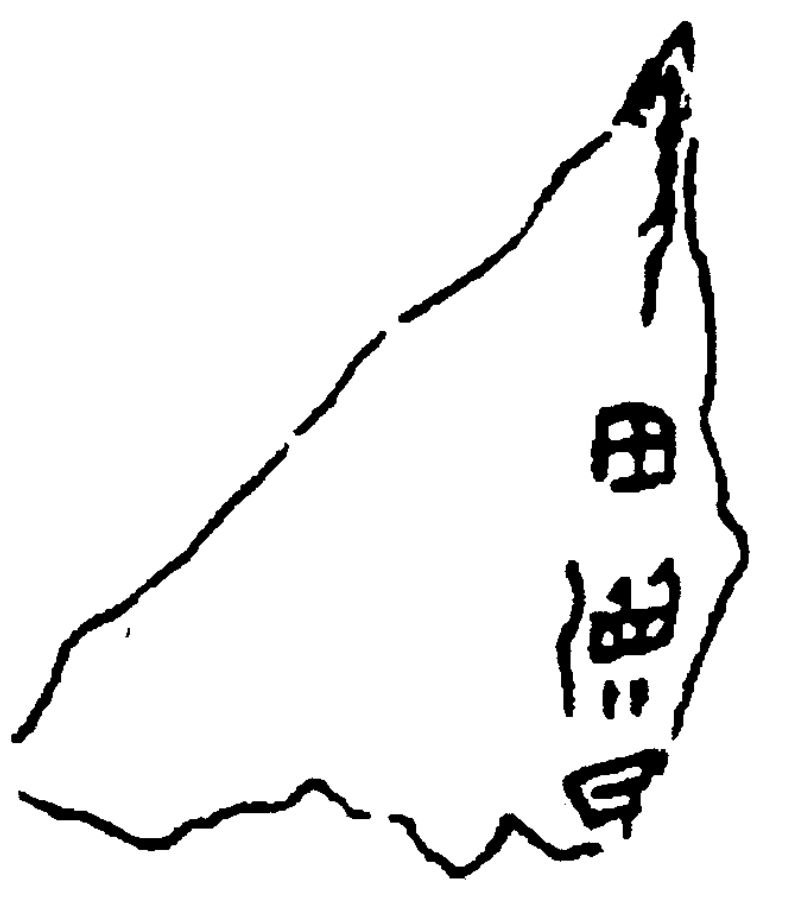

前六.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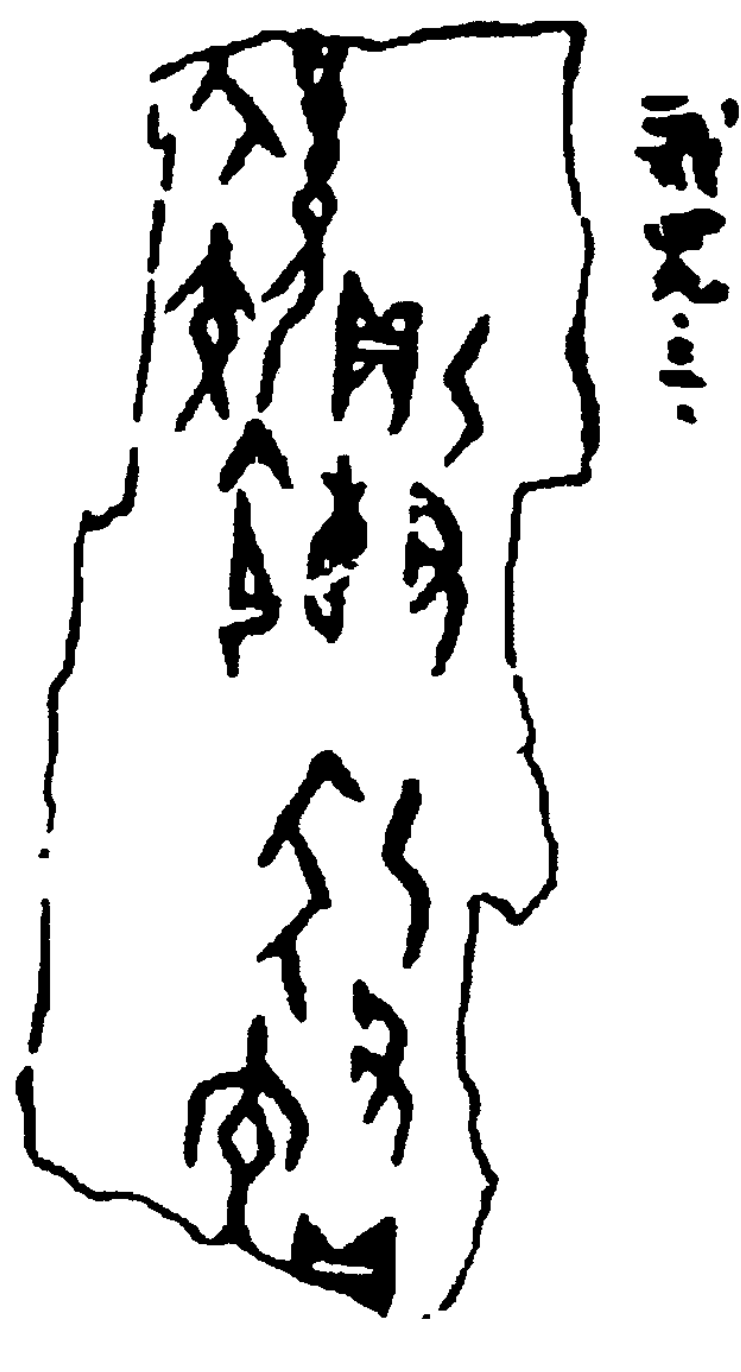

前一.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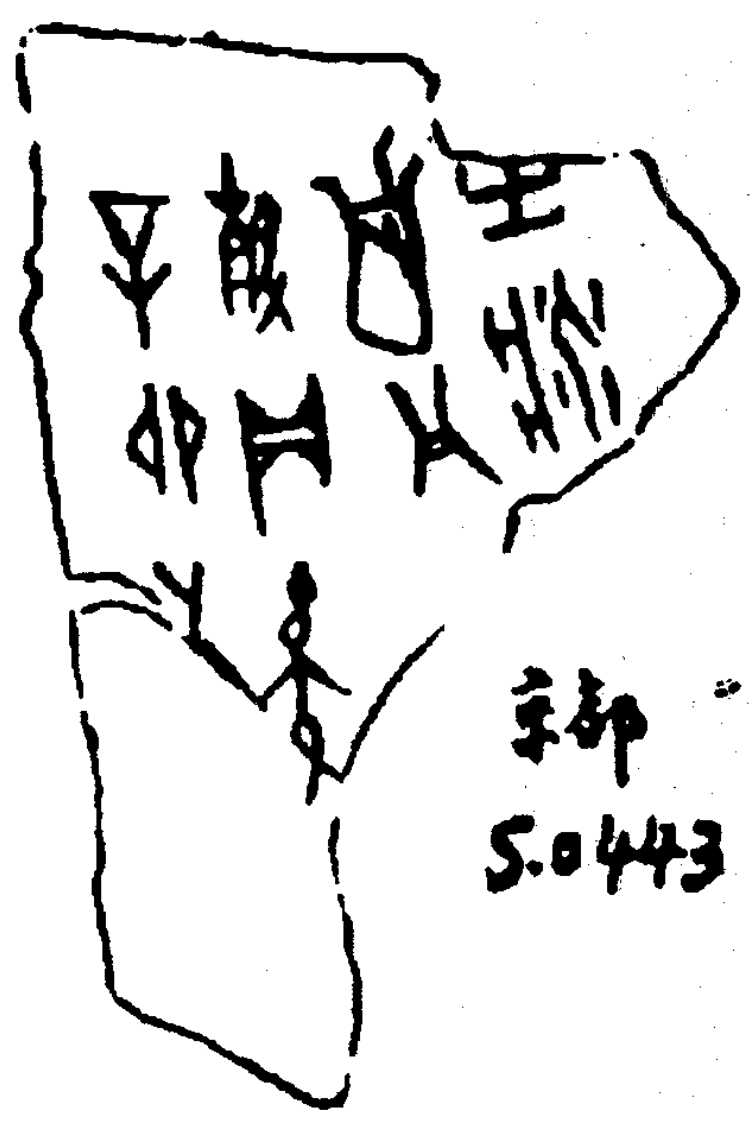

乙1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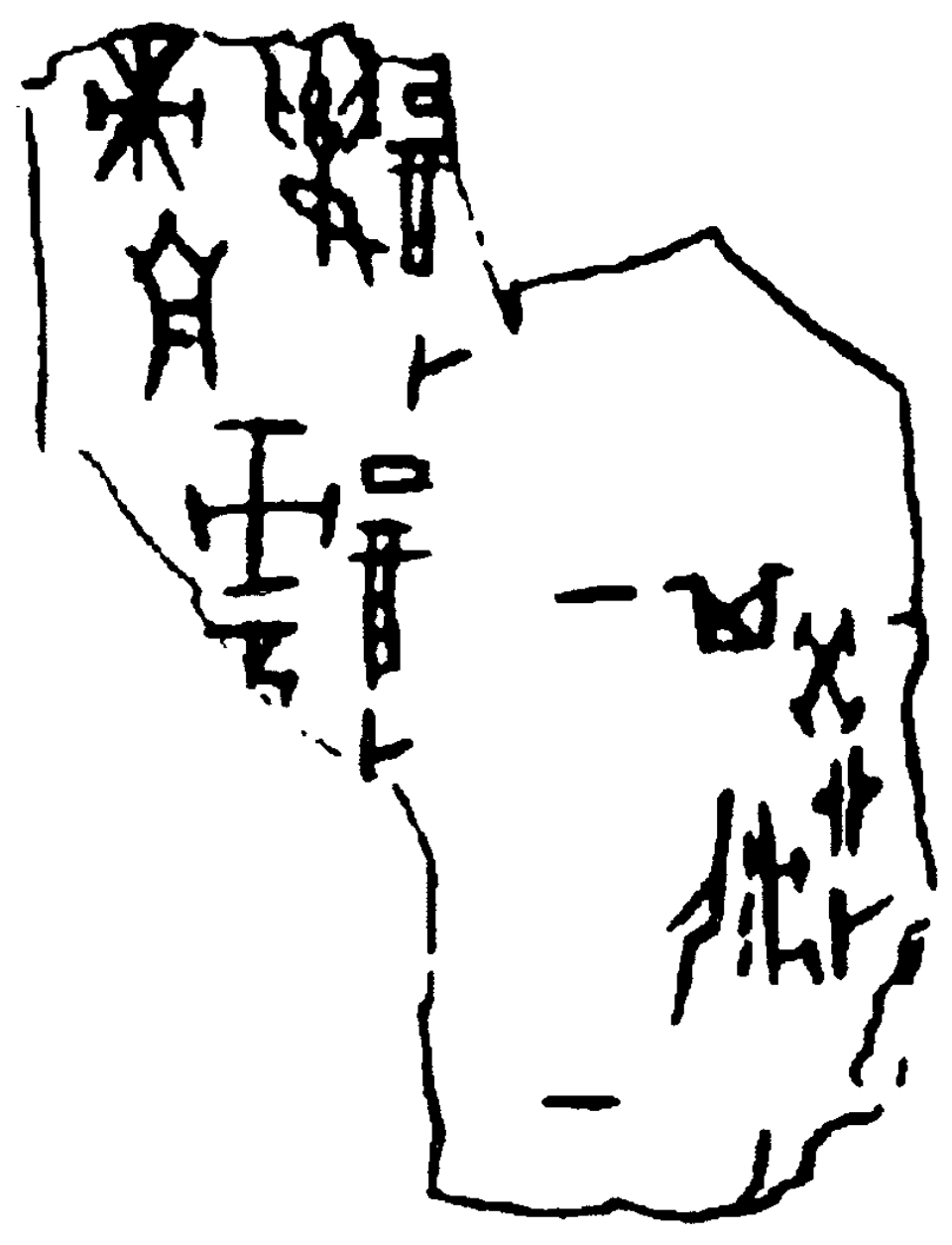

前六.二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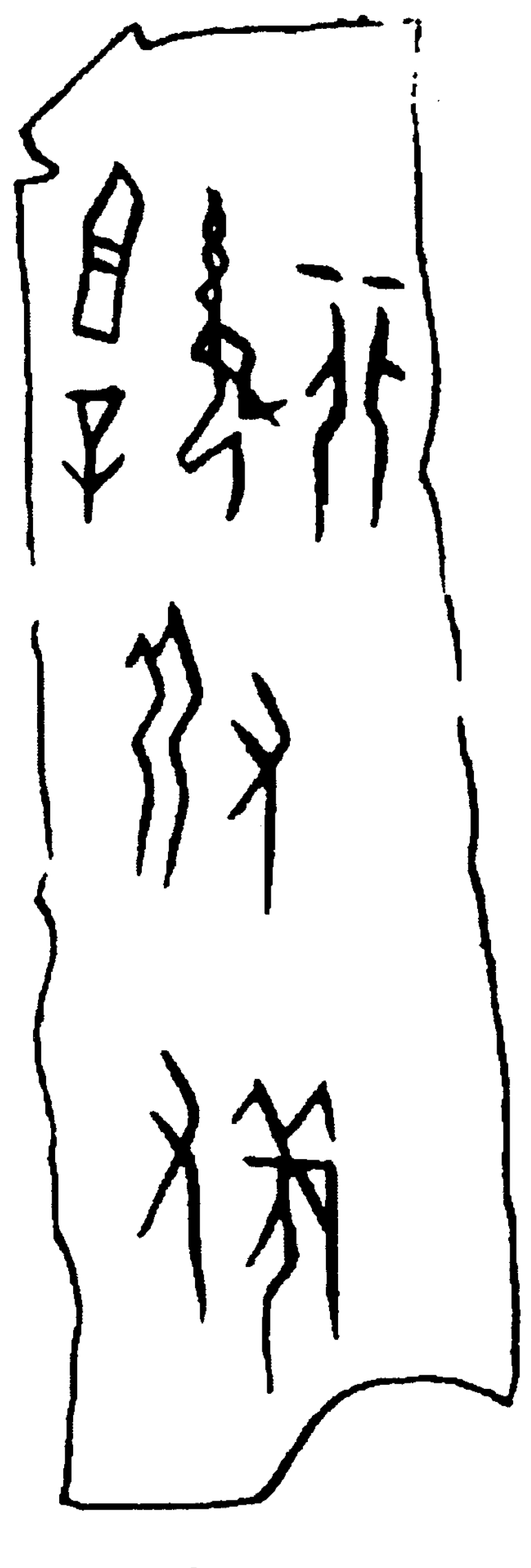

拾遺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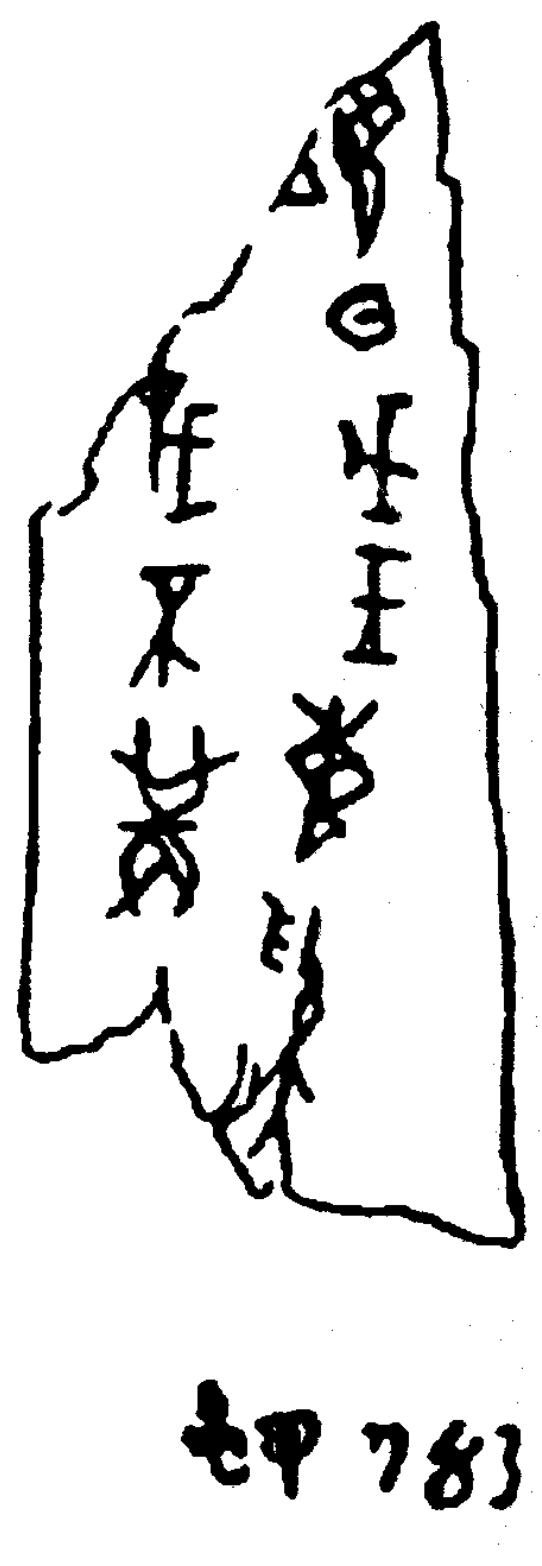

京津四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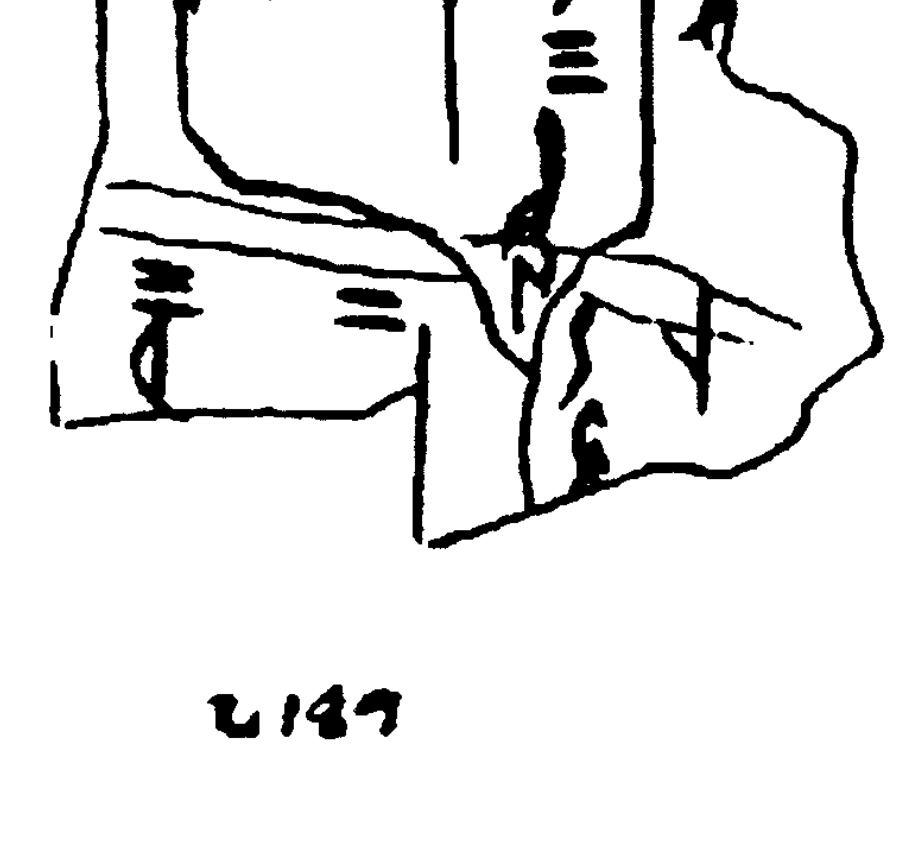

戩[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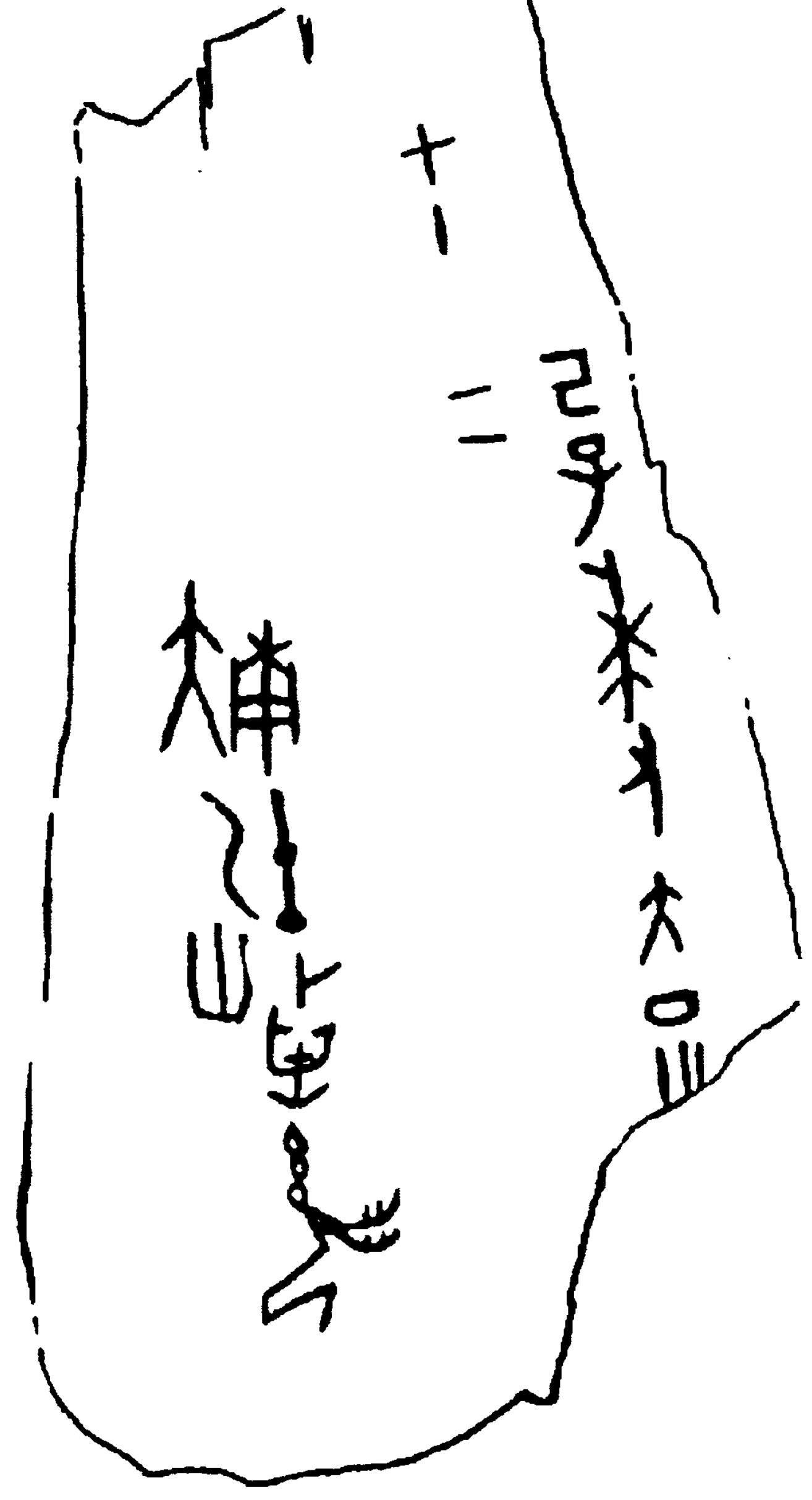

京都 S.04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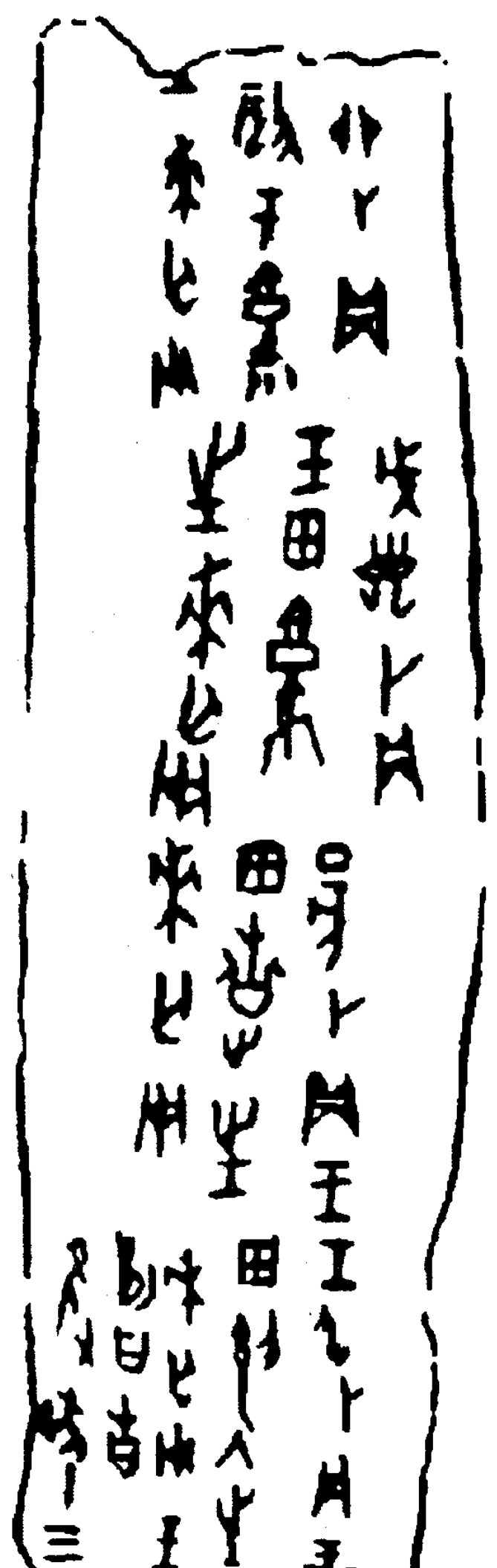

粹1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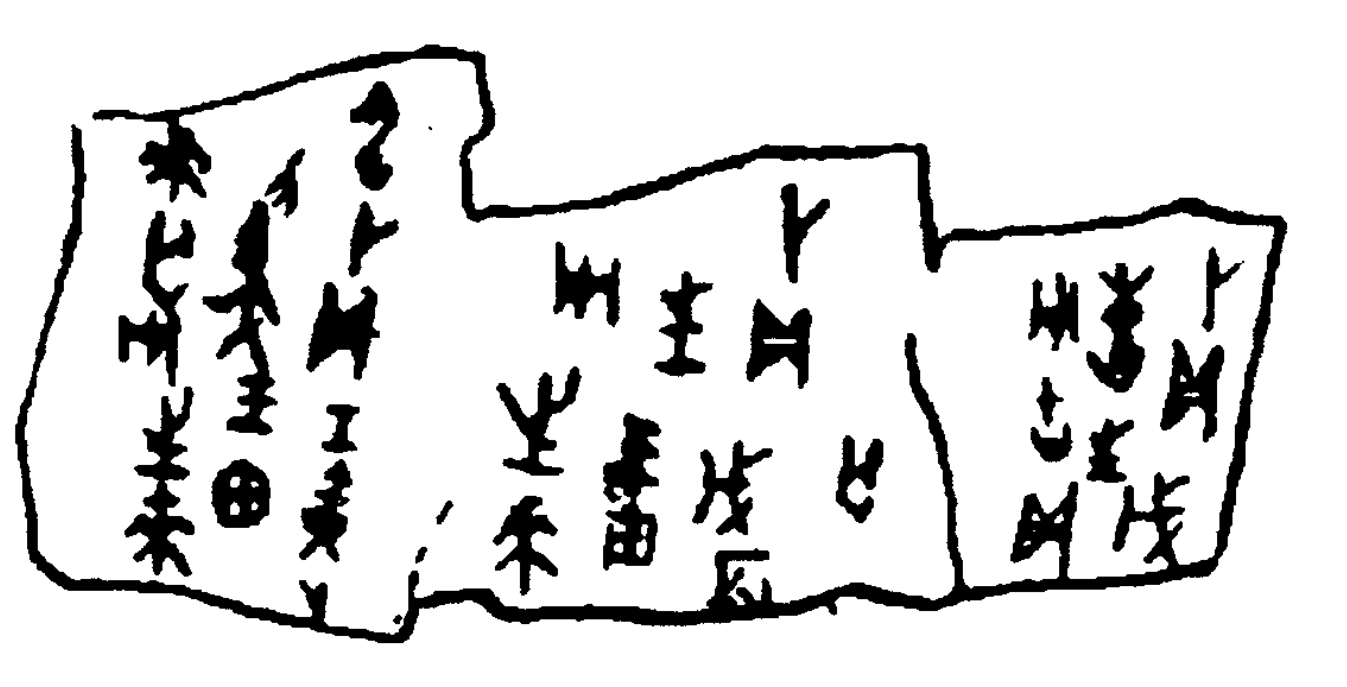

續1.19.3.


乙甲783


乙147


甲2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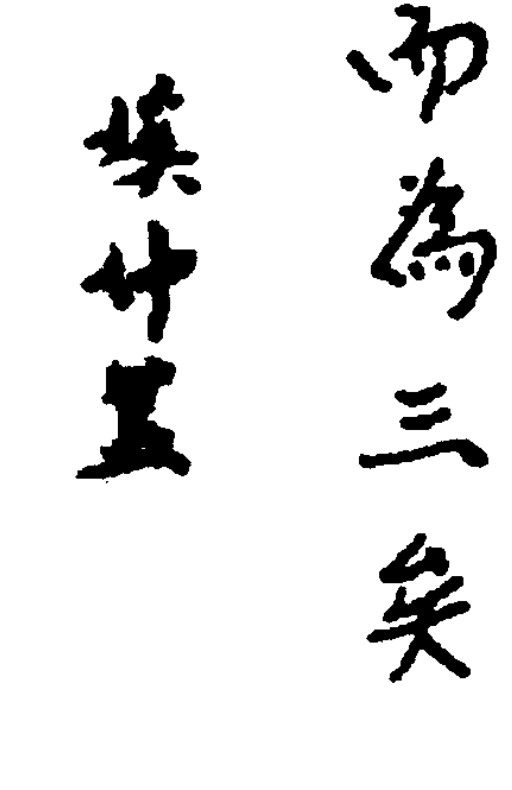

前二.四.三


續3.30.1.

(丙)　兩周金文中之奚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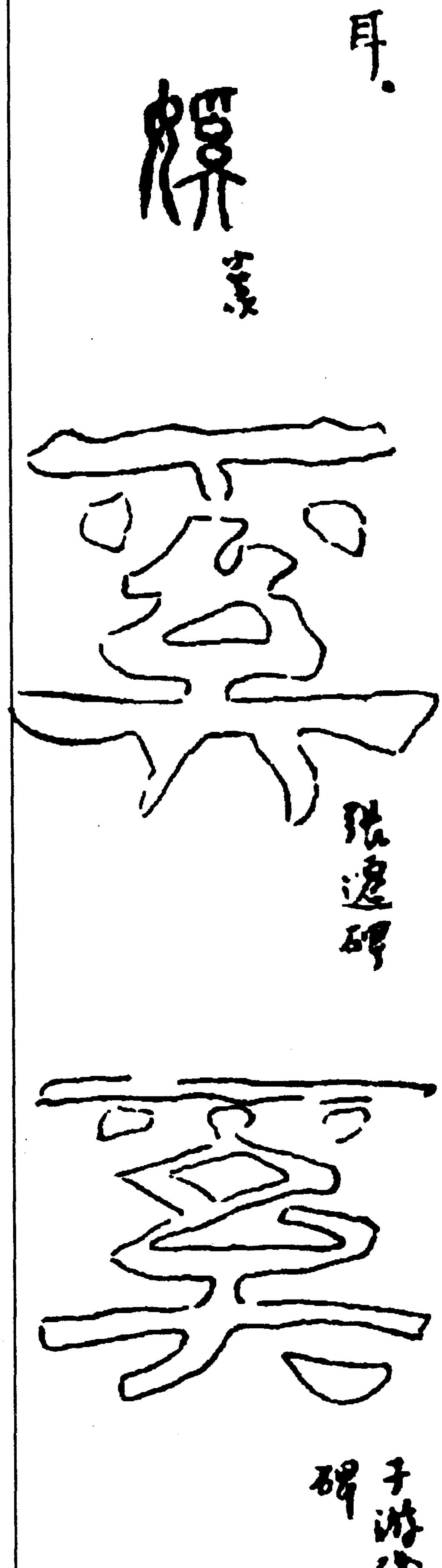
王筠說文句讀引筠清館藏周父癸角奚作[illegible]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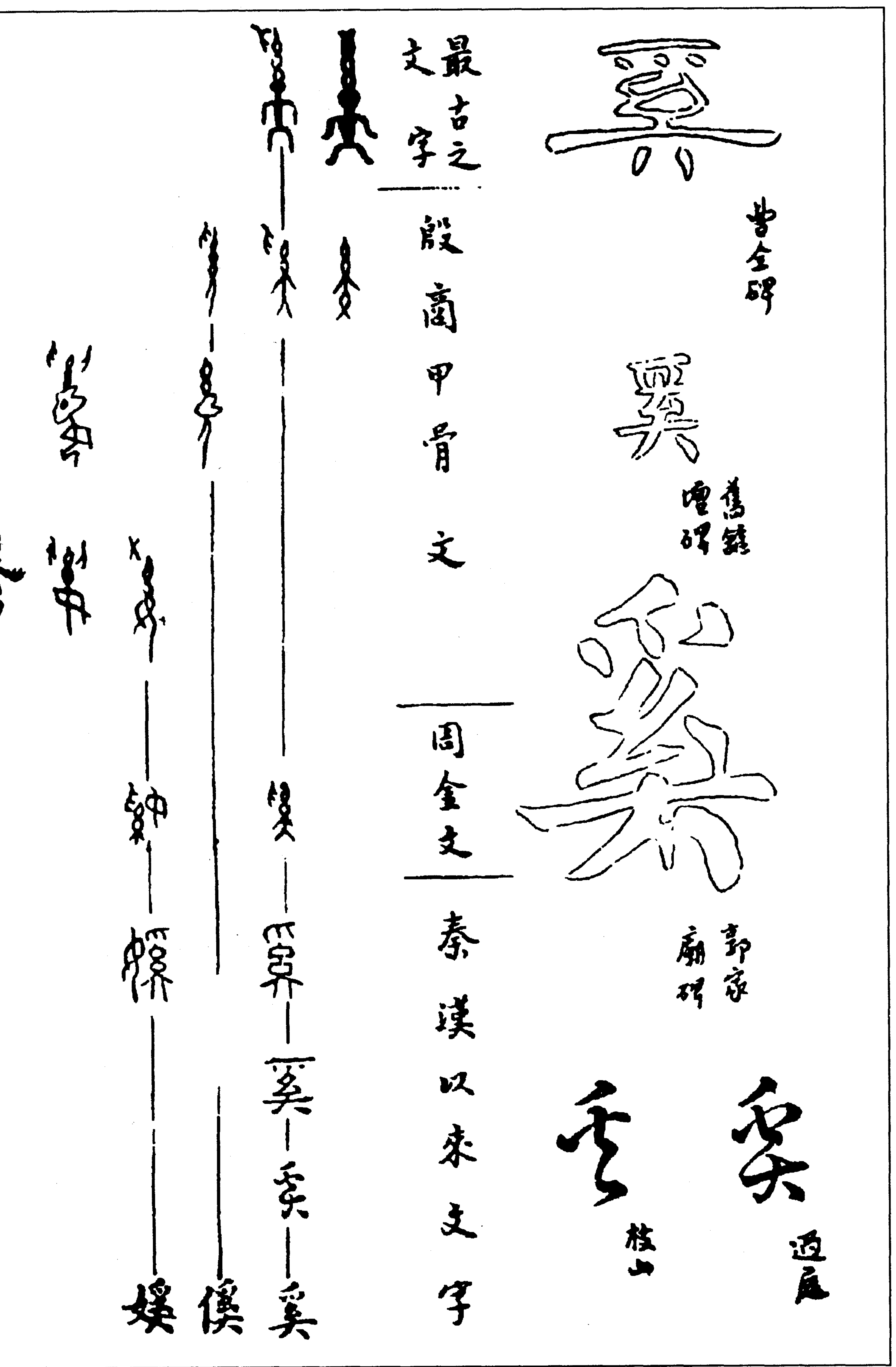
編僕錄㜎仲簋一器作奚。8下作个而以中字移植右上。其源當出於甲骨之奚，而失造字之本，故至春秋之世，作奚、作傒、作㜎，歧而為三矣。


奚仲簋

(丁)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奚字

小篆奚作奚，㜎作㜎。隸楷所見，奚字之變化甚少。明祝枝山艸書奚作奚，雖承過庭書譜，去本殊遠，不免率意為之耳。




最古之文字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以來文字
曹全碑
舊鐫
[illegible]碑
郭家廟碑
枝山
過庭
奚
傒
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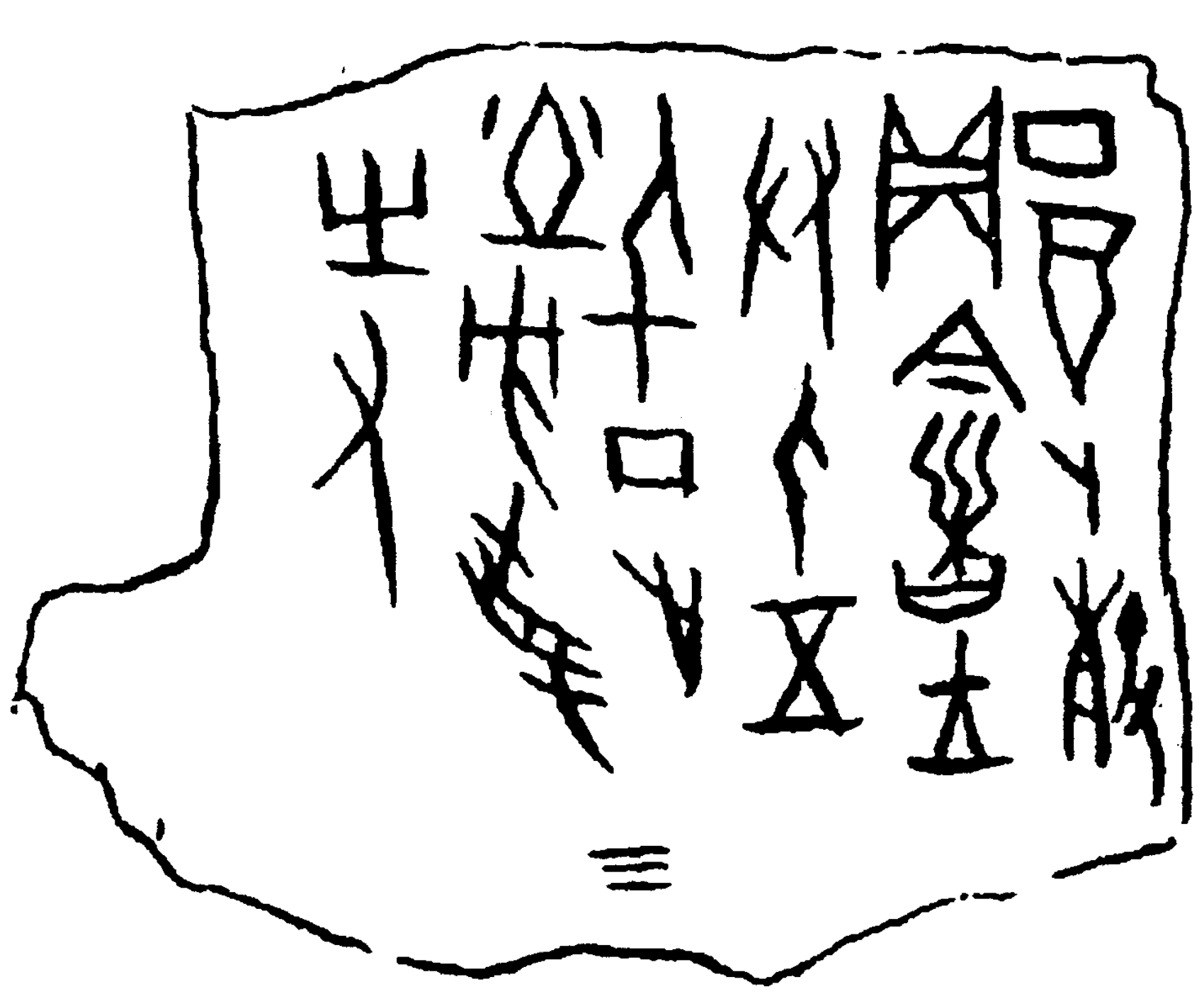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釋生——止之（上）

金祥恆

殷墟甲骨卜辭中常見㞢止與业之字，如後上三一、五

丁酉卜，𣪊貞：今春王収人五千，正土方，受㞢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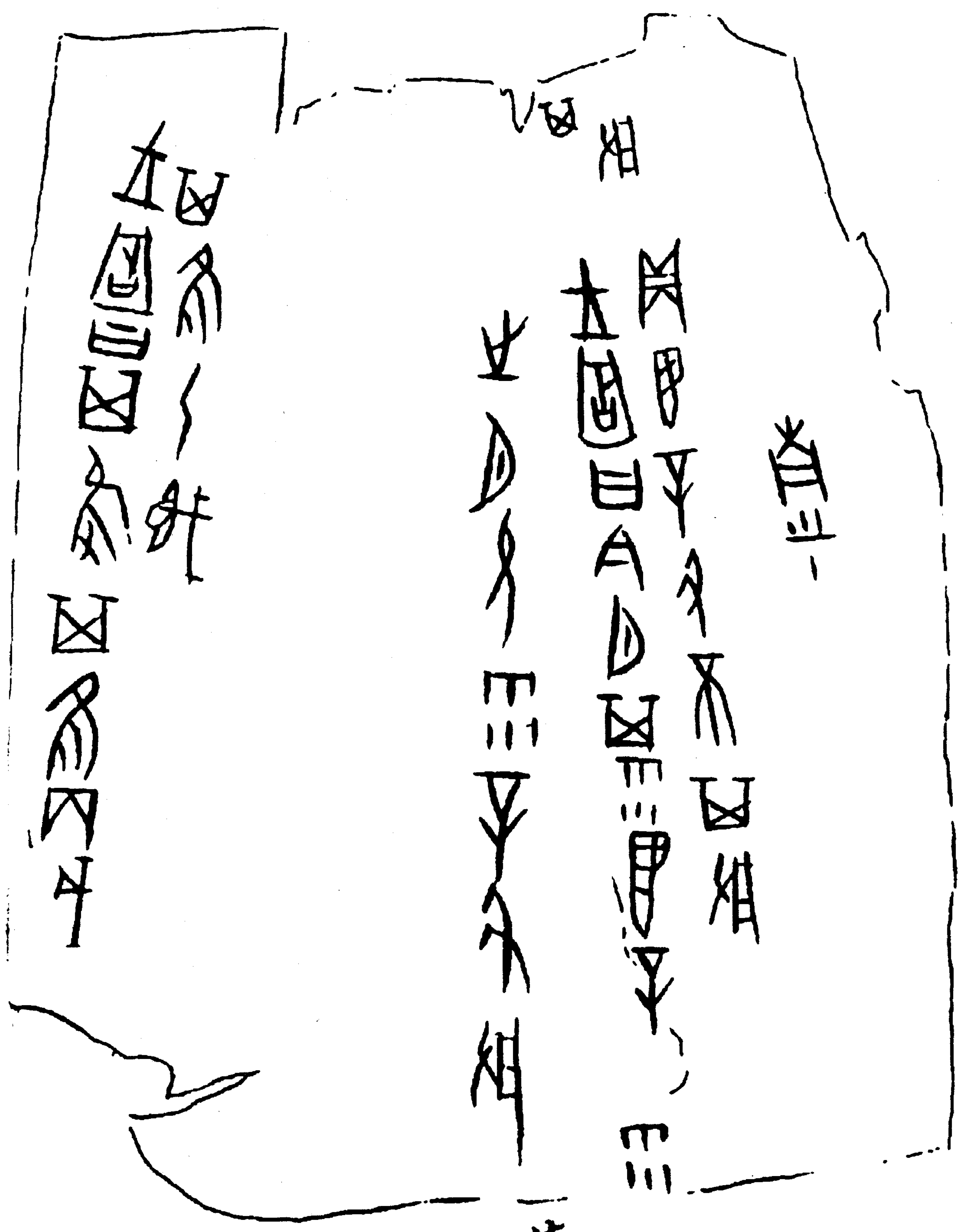

卜34.
後上31.5

菁華八：

貞：翌辛丑不其啟

王固曰：今夕其雨，翌辛丑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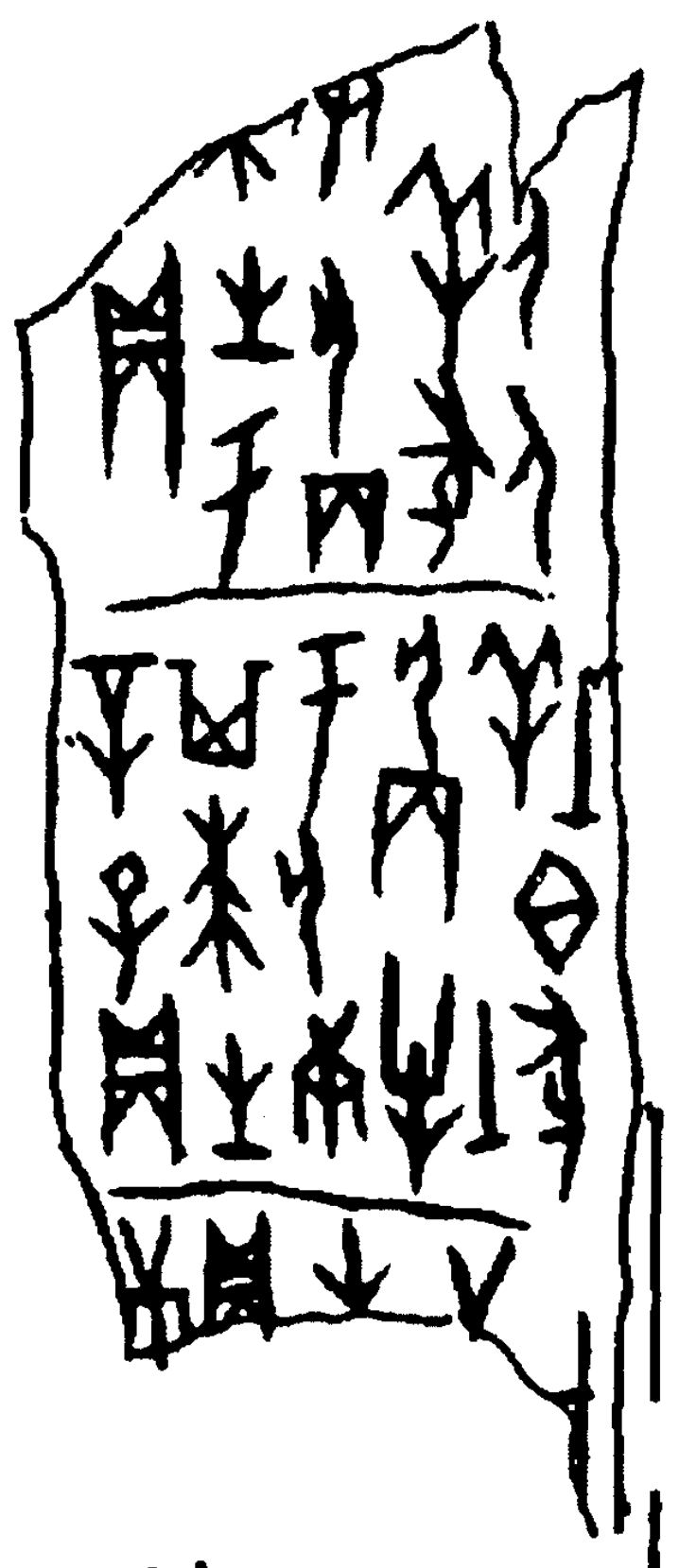
㞢夕允雨，辛丑啟。


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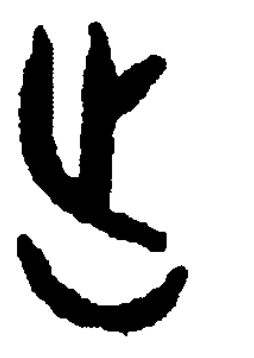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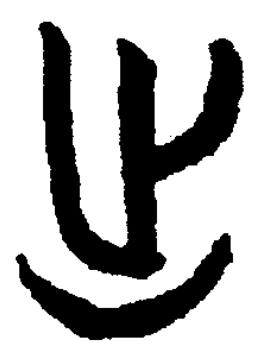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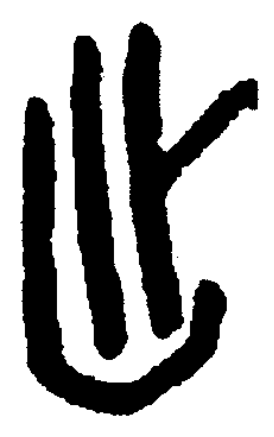
粹編三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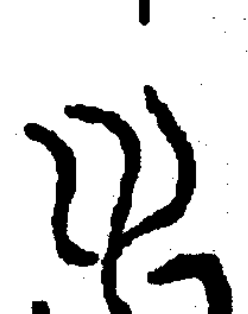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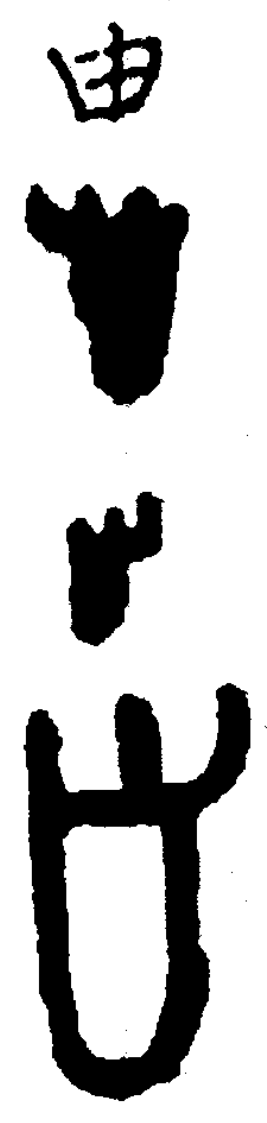
辛巳貞：其求㞢于匕庚匕丙牡⿰羊土、白豕。

□□貞：⿴囗其求㞢于⿷匚巳庚匕丙牝⿰豕匕。


粹396

先哲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並釋為之，後人亦多沿襲之。唯郭鼎堂於殷墟卜辭通纂與殷墟卜辭粹編二書中改釋㞢為生，釋㞢通又。今就卜辭中之㞢㞢㞢綜合其意義考釋如后：

說文解字：「㞢，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所吏切）」又「出，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尺律切）」生與出許氏並訓進，均象艸木出土而長之形。然馬氏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於生下曰：「倫案說解象艸木出土上，非許文，字見急就篇。」又於出下曰：「呂忱或校者加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今甲骨文出作⿱止凵，或謂从足从凵，凵象初民穴居之巖洞，足外向，示出意。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云：孫詒讓曰：「毛公鼎作⿱止凵與此同。」吳中丞曰：出字从止，止，足也。凵，象納屨形，古禮入則解屨出則納屨。與伯矩鼎「白矩作寶彝用宣王出內事」之出作石鼓文田車石「口出各亞」之出作⿱止凵，頌鼎「受令冊佩吕出」之出作柏敦蓋「水業母出」之出作

魏三體石經古文作說文繫傳校錄唐李陽冰作㞢，所从之止止止皆足也，象形，由省變而來，與許說不同。足徵許氏所釋之出，非商周文之本義，而馬氏謂後人附增亦明矣。出或為茁之古文，詩經國風騶虞：「彼茁者葭」，傳：「茁，出也。」孟子：「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說文：「茁，艸初生，生出地皃，从艸出聲。（鄒滑切）」又「屮，艸木初生也，｜象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徹。尹彤說。（丑列切）」其音義與出近，甲骨文之㞢从屮从一，一地也，屮象草木生出土上也。與說文之屮、生，形近義同。

甲骨文之㞢，一作生育之生，粹編三九六：（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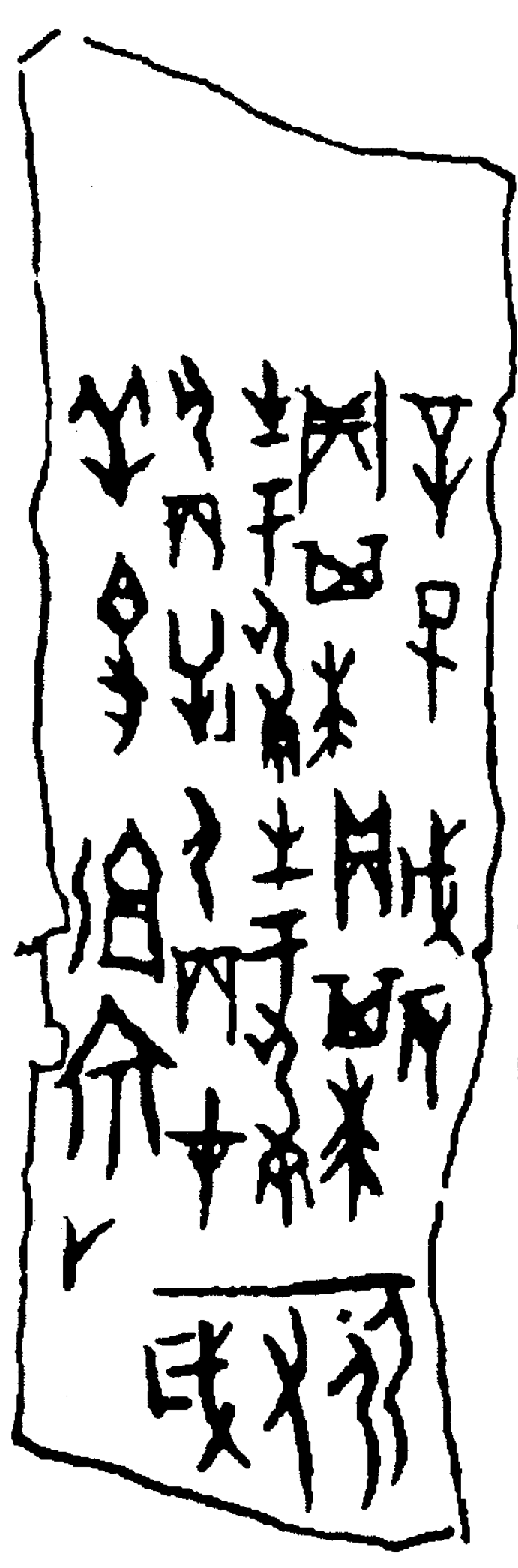
辛巳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牡、⿰羊土、白豕。

□□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牝⿰豕匕。

拾遺一、一〇。

戊辰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在祖乙宗卜。

辛巳貞：其求生于匕庚匕丙牡⿰羊土、白豕。


拾1.10

前一、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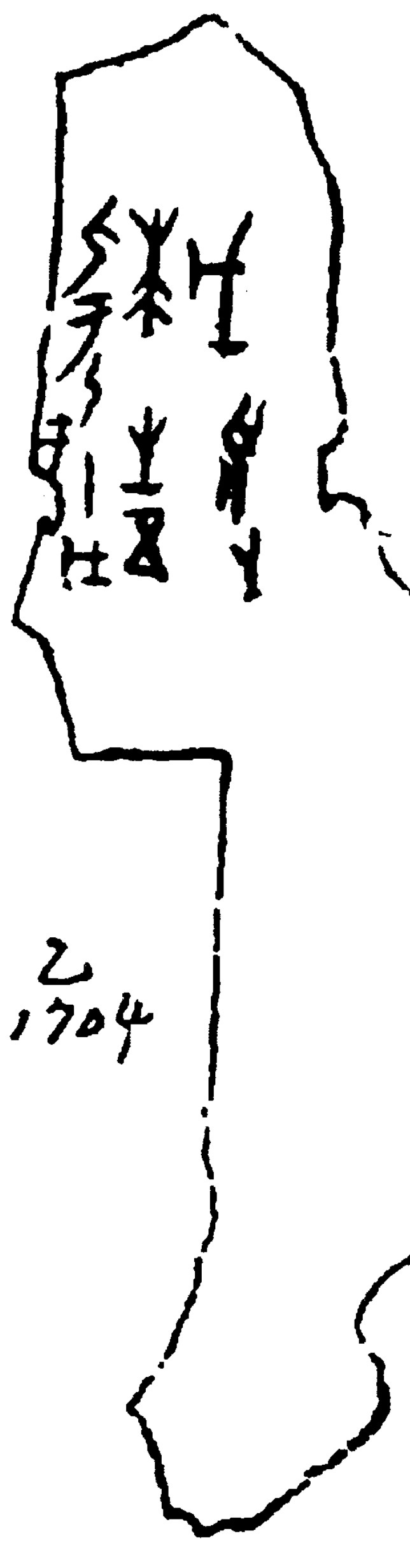
癸未貞：其求生于高匕丙。

後上二六、二

□辰貞，其求生于祖丁母匕己。

乙一七〇四

戊申卜，求生五匕，于乙于□


乙1704

京都大學所藏甲骨文字B.二三〇〇

乙巳貞，丙，酌，求生于匕丙牡三，牡一百。

珠三〇

貞，求王生，宰于匕庚，于匕丙。

□辰貞，其求生于祖丁母匕己。

乙一七〇四

戊申卜，求生五匕，于乙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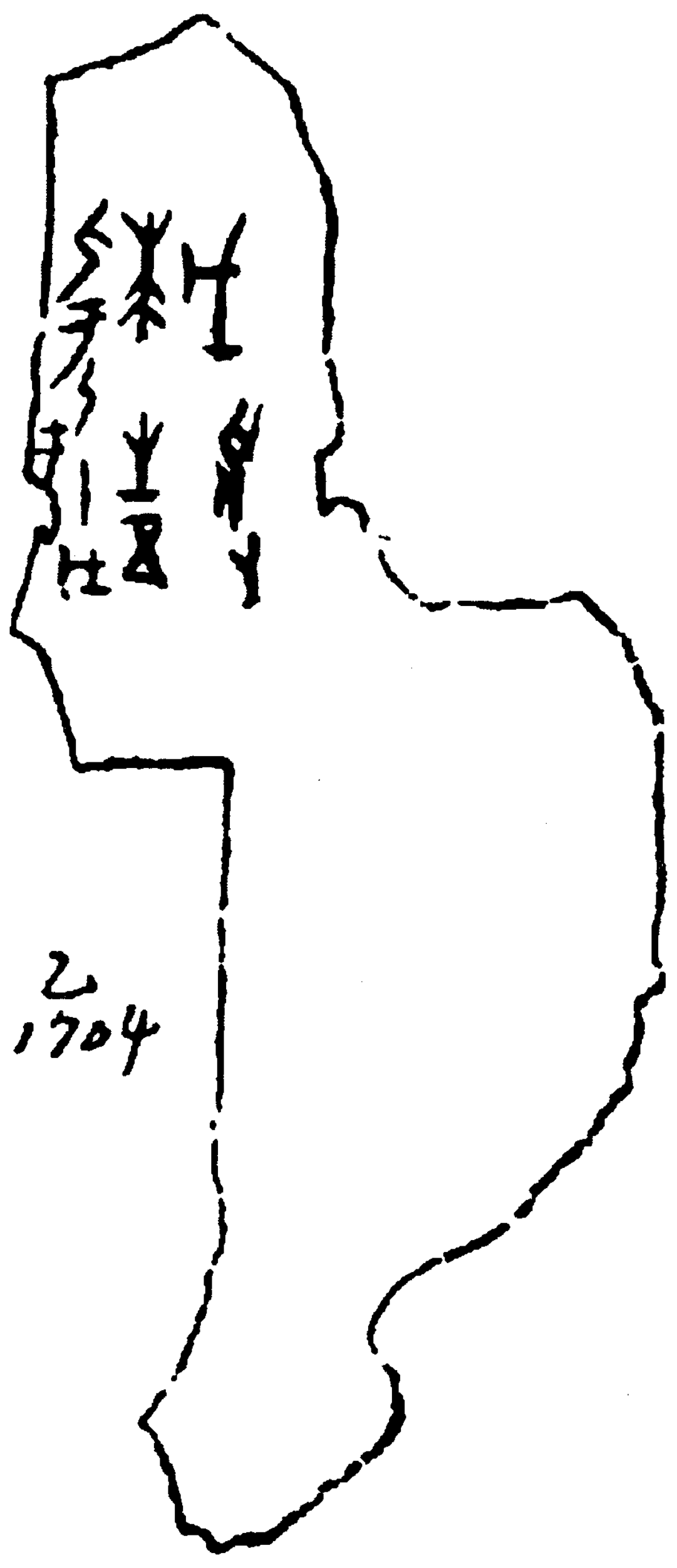
乙1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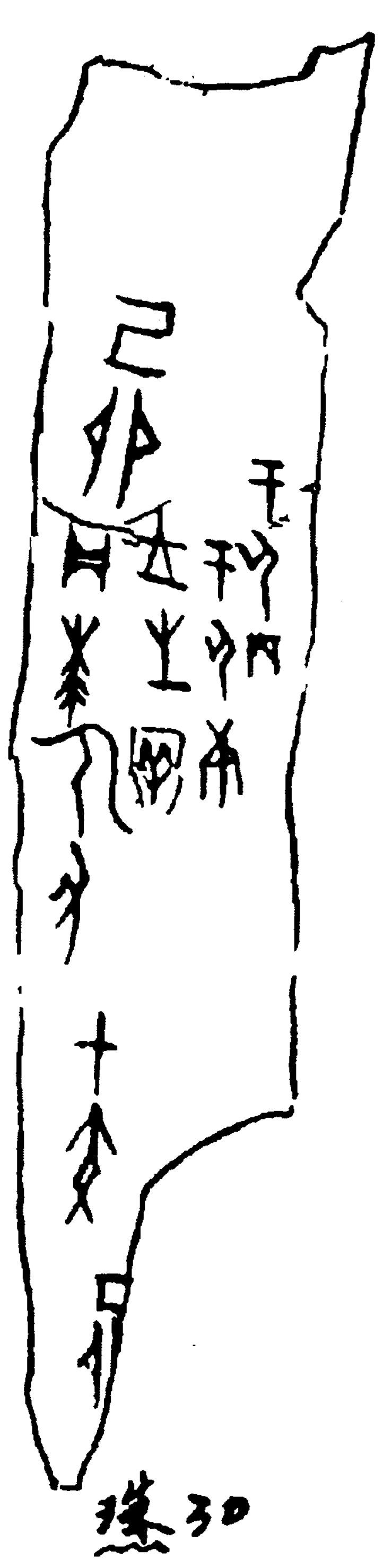
京都大學所藏甲骨文字B.二三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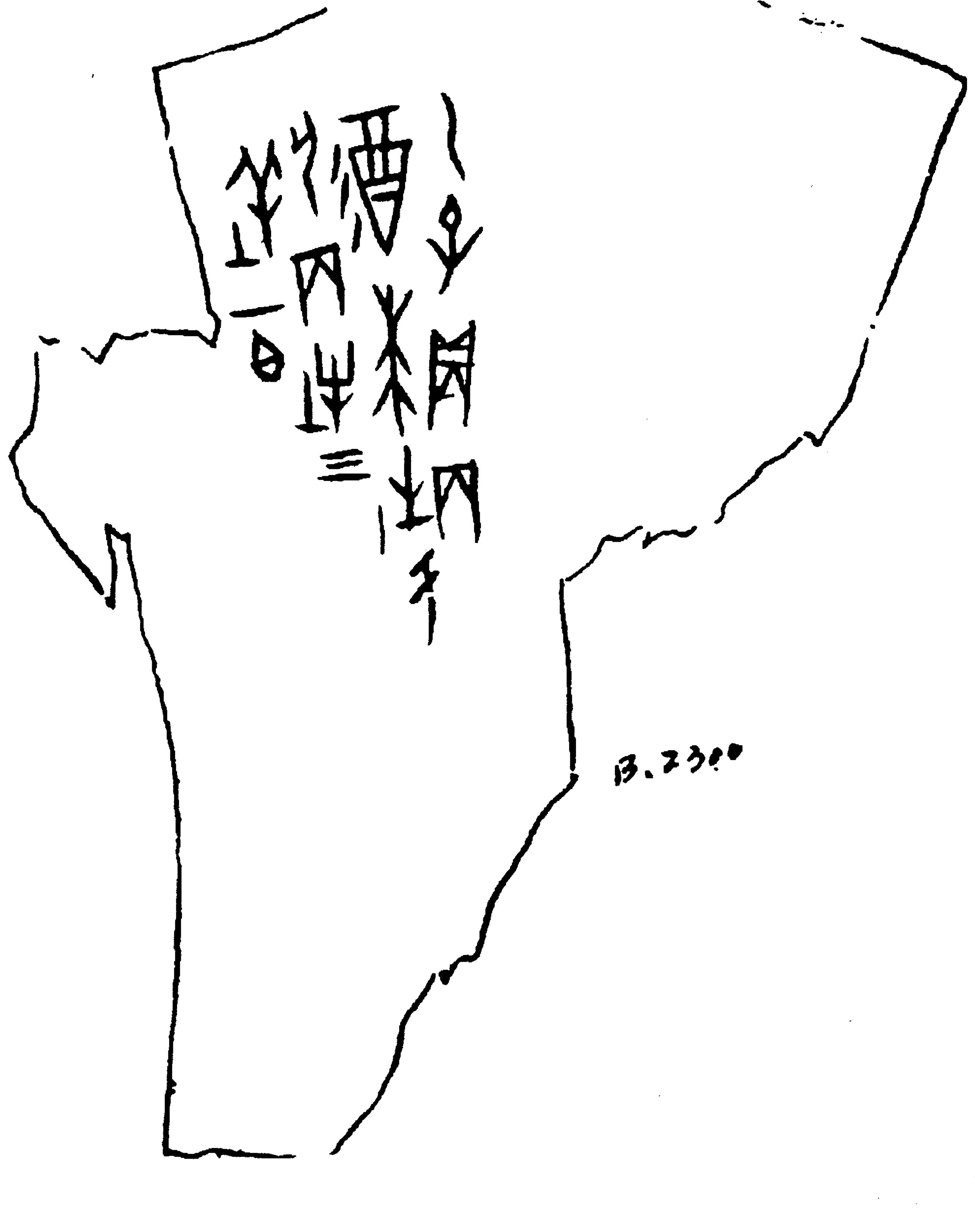
乙巳貞，丙，酌，求生于匕丙牡三，牡一百。

珠三〇

貞，求王生，宰于匕庚，于匕丙。




珠30


B.2310

此乃為王求生，而以宰祭祀于匕庚匕丙也。外編四六：

癸未貞，求生于妻妣庚。

乙五四〇五：

戊戌卜，要求㞢生

求生者，求子也。如詩經小雅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為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乃生女子，載寢之地。鐵雲藏龜四百種一一七（後下一一二）：

貞：王祝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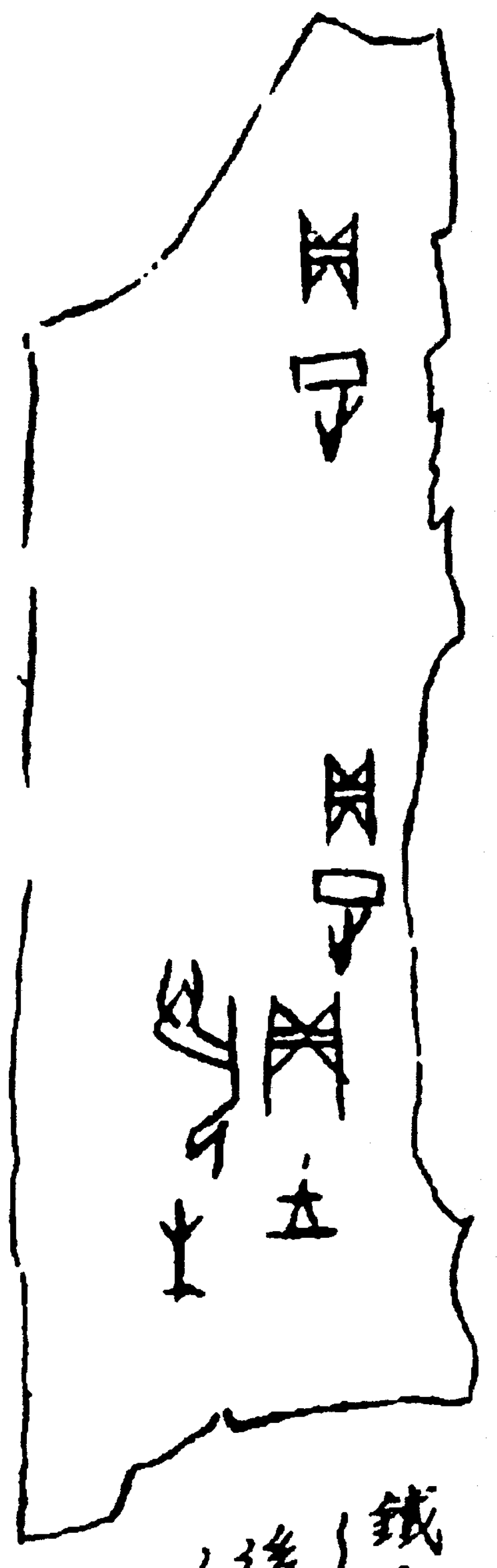
祝生

祝生與求生義同。史記孔子世家「禱於尼丘得孔子」。求而有子曰受生。外編一四一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師友八〇，

丁酉卜，宾貞：帚好㞢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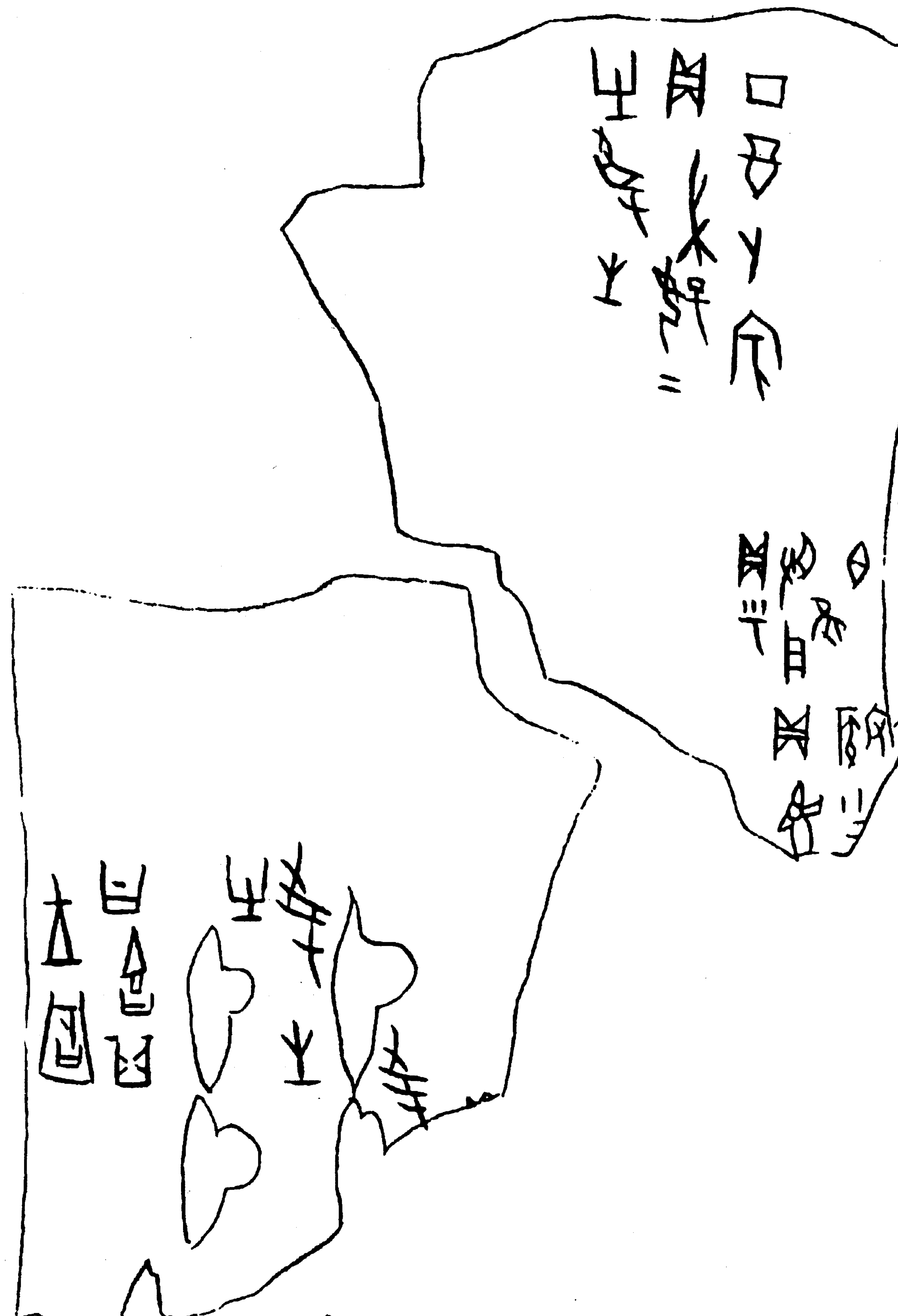
外編一四四師友八二為外編一四一之反面

王固曰：吉。其㞢受生？受



鐵雲藏龜 12.7

後下 11.2



南北友 80

外編 141

師友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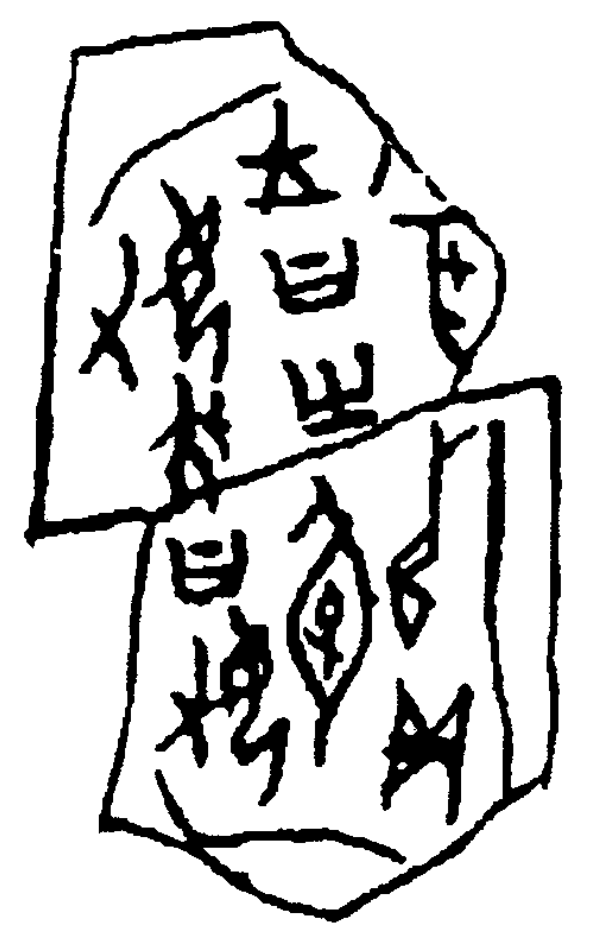
外編 144(反)

求而得子曰有身，佚存五八六，胡厚宣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無想山房舊藏甲骨第二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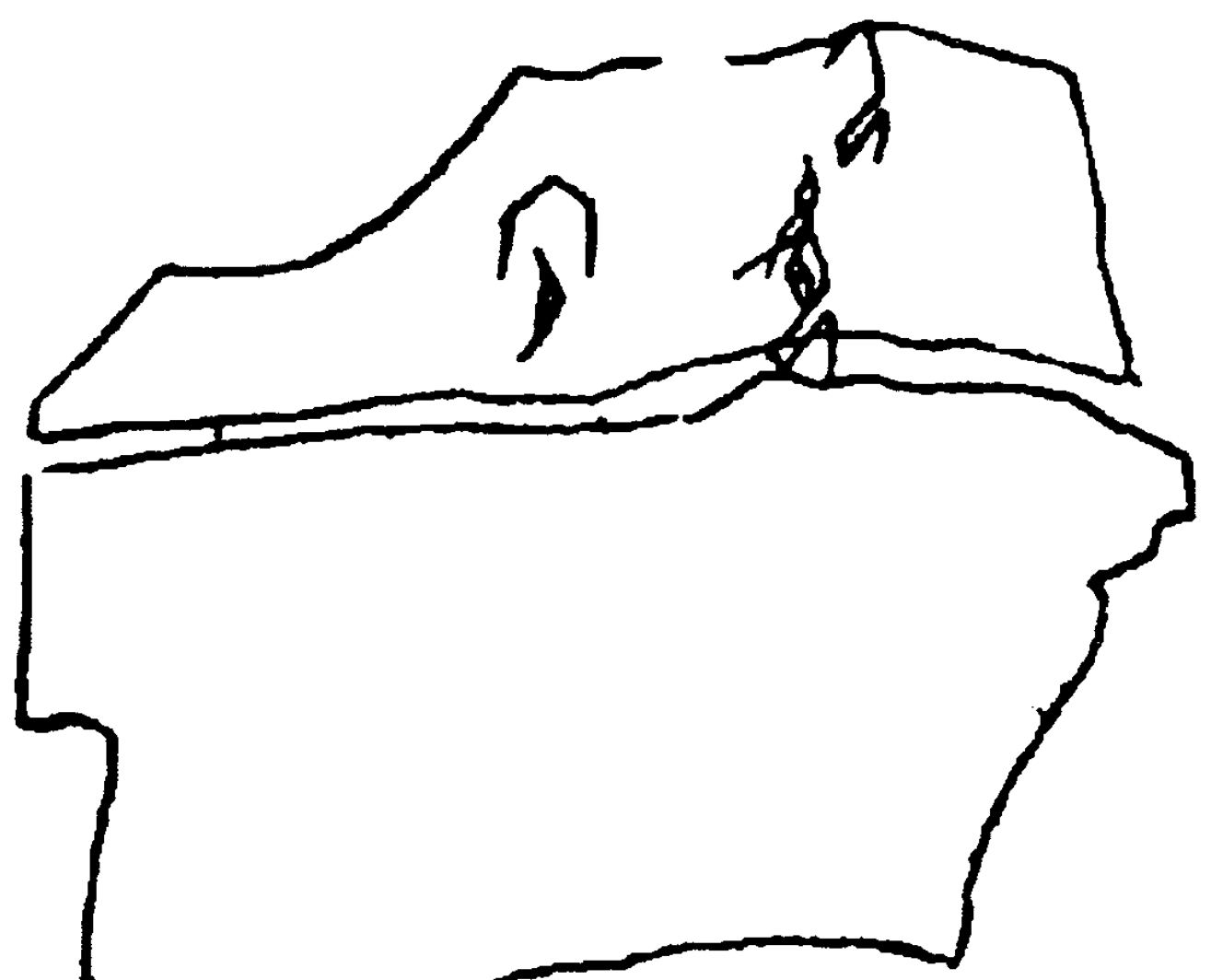
乙亥卜，㠯貞：王曰㞢身，㚥犬曰，㚥。

乙八五〇四：

囗身。六月



南北無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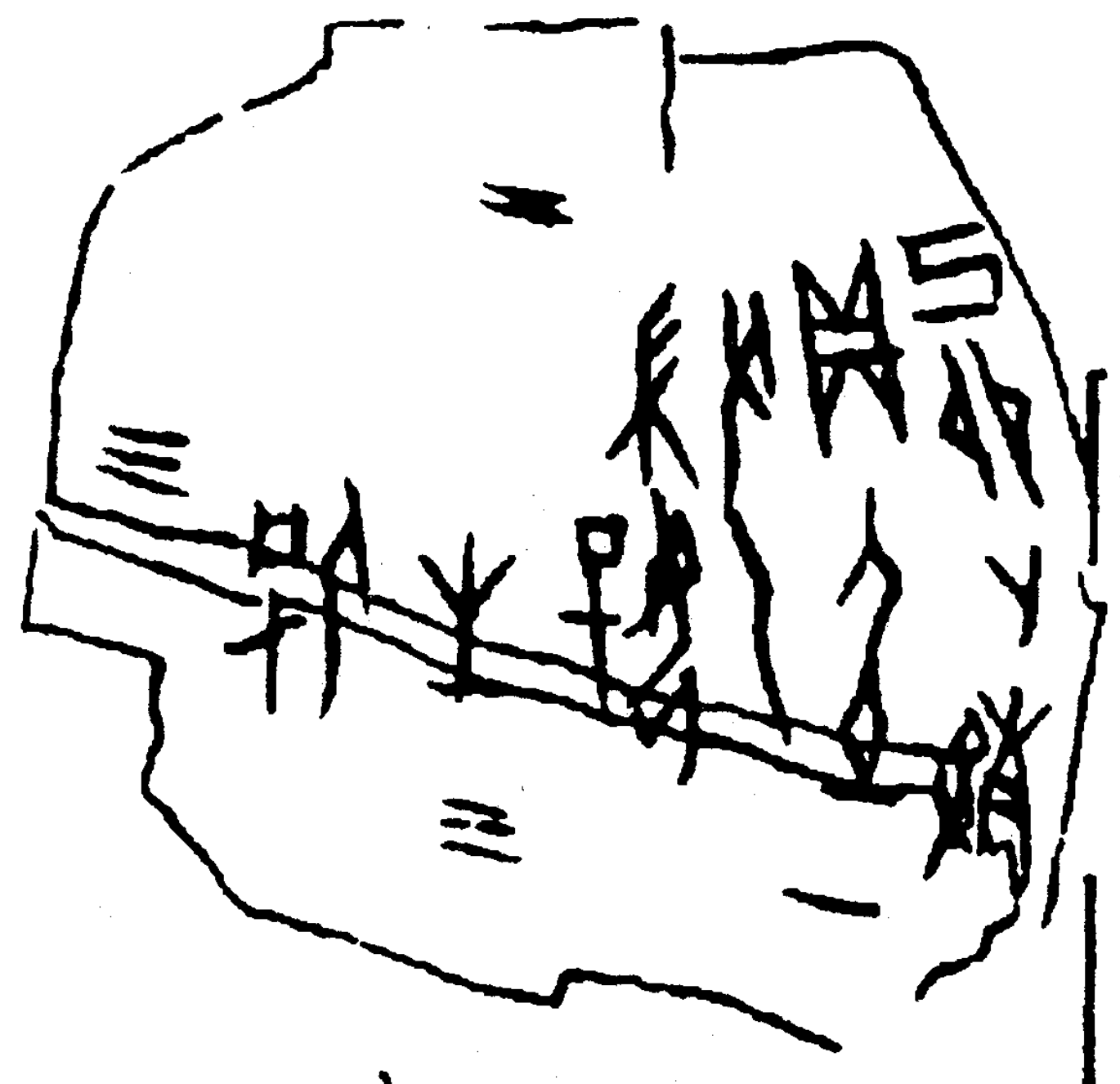


乙 8504

有身者，有孕也。詩大雅大明：「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說文「孕，裹子也。」國語鄭語「既荓而孕」。韋注：「任身也。」

遺珠五二四：

己卯卜，殻貞：企父乙帚好生保



珠 524

此乃企望父乙保佑帚好生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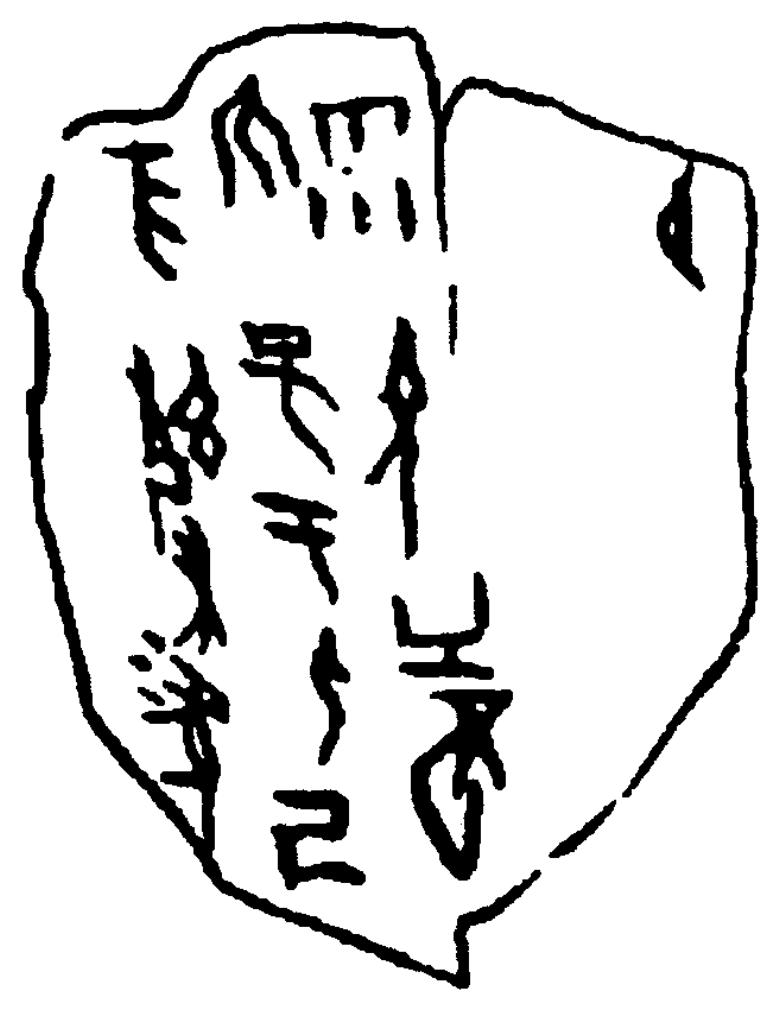
續一三九四

知帚鼠子于匕己允㞢区

囗亥囗不囗雨月

陳氏卜辭綜述求生「卜辭有記拔不子」之一例，誤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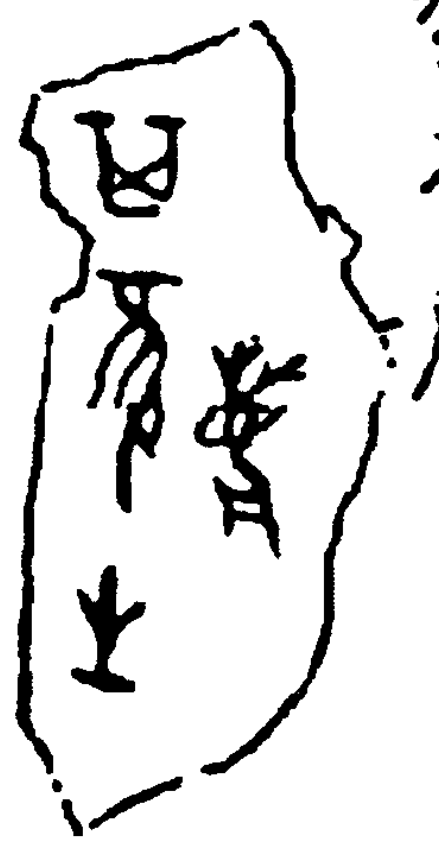
囗亥御帚鼠不子于匕己


前1.37.4

蓋此片卜辭原分上下二節，陳氏誤讀為一，斷章取義，不可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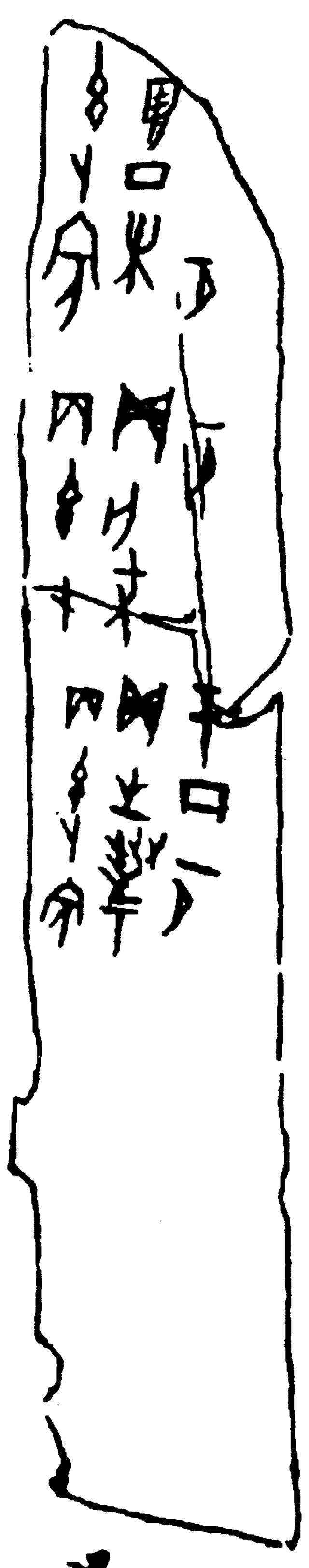
二、作生死之生，生，活也。如粹編九五一

其隻(獲)生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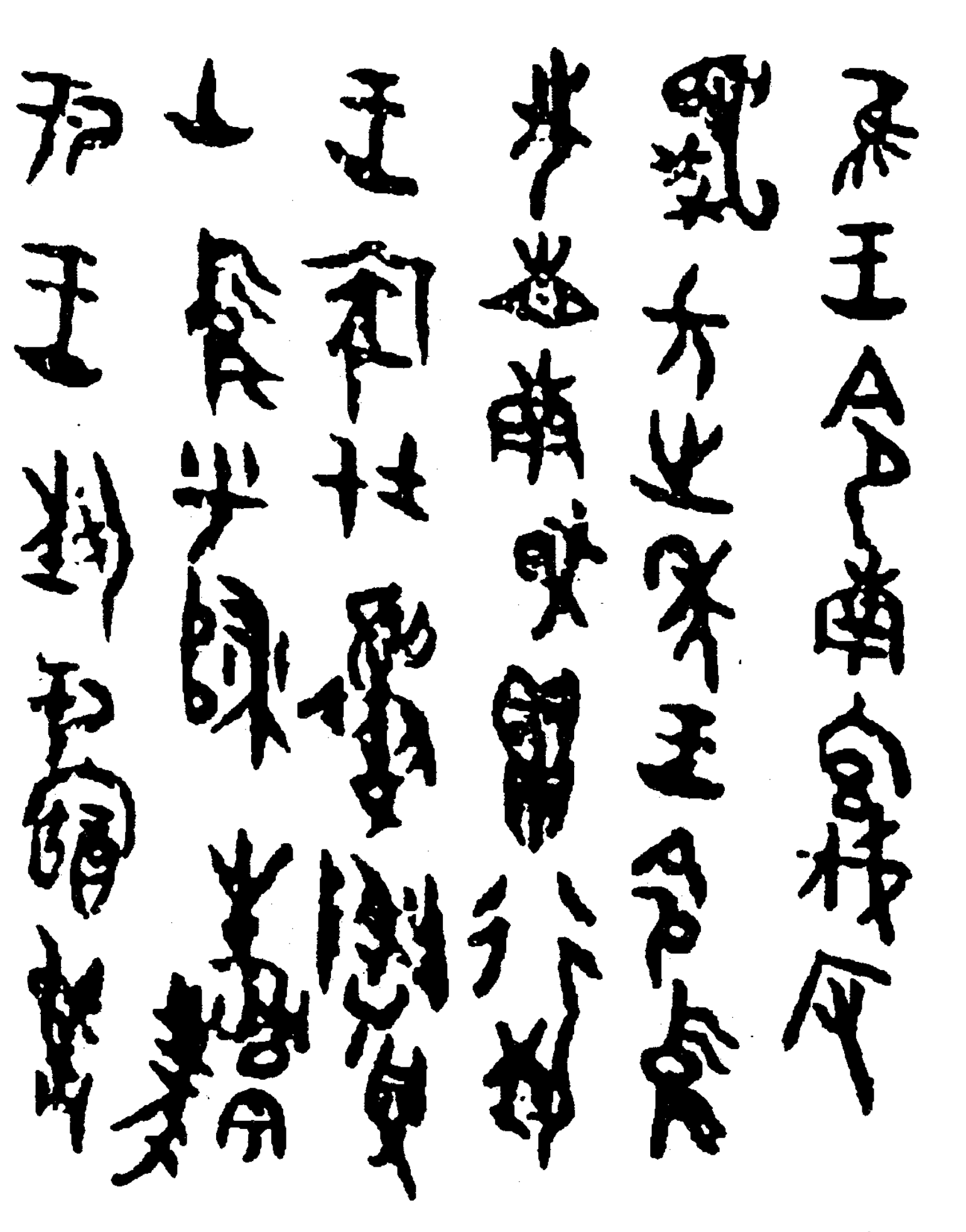

粹951

田獵所獲之獸多為死者，而此乃獲生鹿也。甲二四〇二：

丙午卜，穷貞：生𦍒于枋，一月


甲2402

羅氏釋𦍒為彝，說文「彝，數祭也」，於此則難通，為雙手拱鳥而祭祀，鳥有生死之別，此乃以活鳥也。嘯堂集古錄一、一，鐘鼎彝器款識兩周金文大系中𩰫鼎一、二「歸生鳳于王」，亦活鳳也。


嘯堂集古錄1.1. 鐘鼎彝器款識
兩周金文大系 中𩰫鼎1.2

國策齊策顏斶對齊宣王「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京都大學所藏甲骨文字三一五五：

丁巳卜，王貞：乎弜以生于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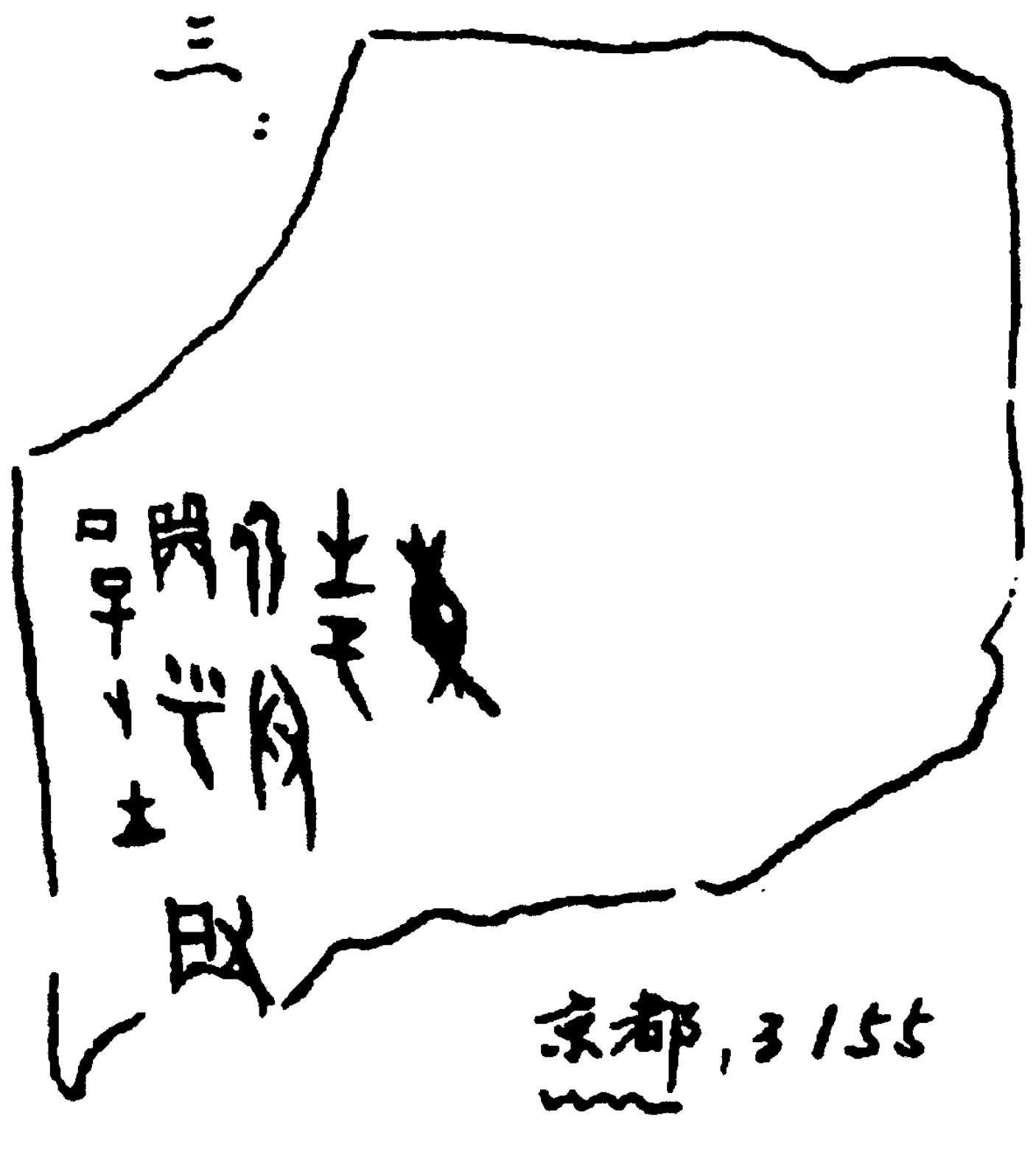
以董師彥堂於殷曆譜考釋為徵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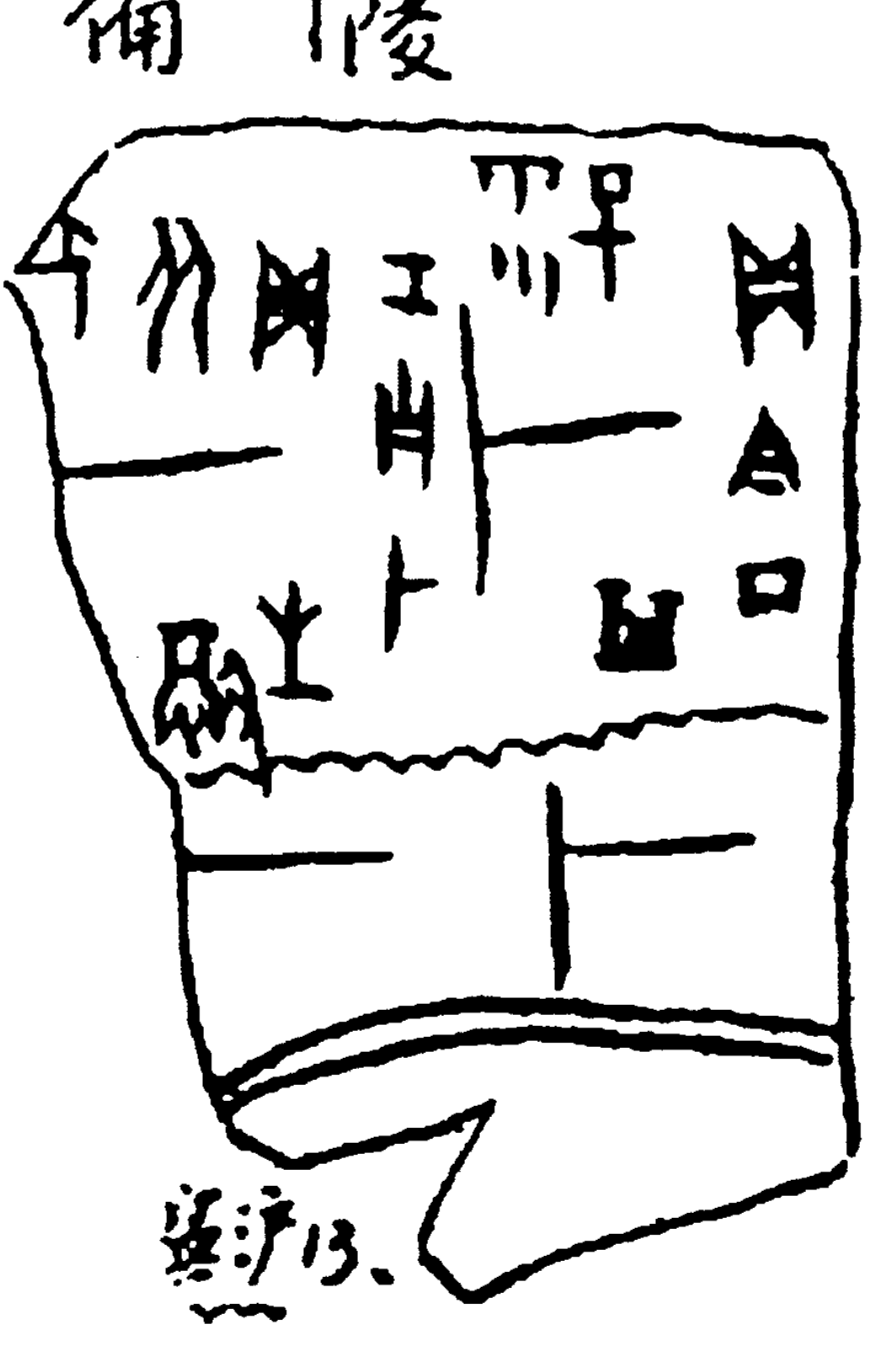
此生為生奴之生。漢昭帝紀「斬虜獲生」，注「生，生口也」。京滬新獲甲骨集一三：

貞：今丁巳，其雨。

壬子卜，貞：生以融口。

此生與生奴之生同，生，奴也。漢書李陵傳「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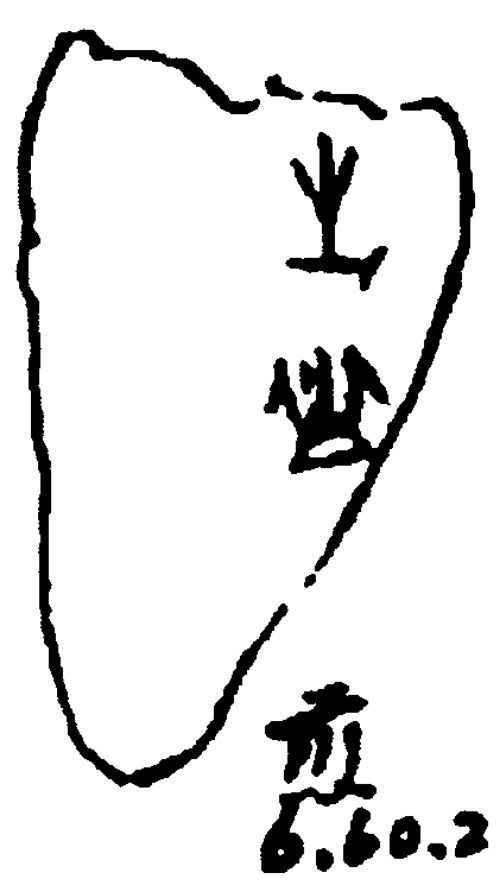

京都3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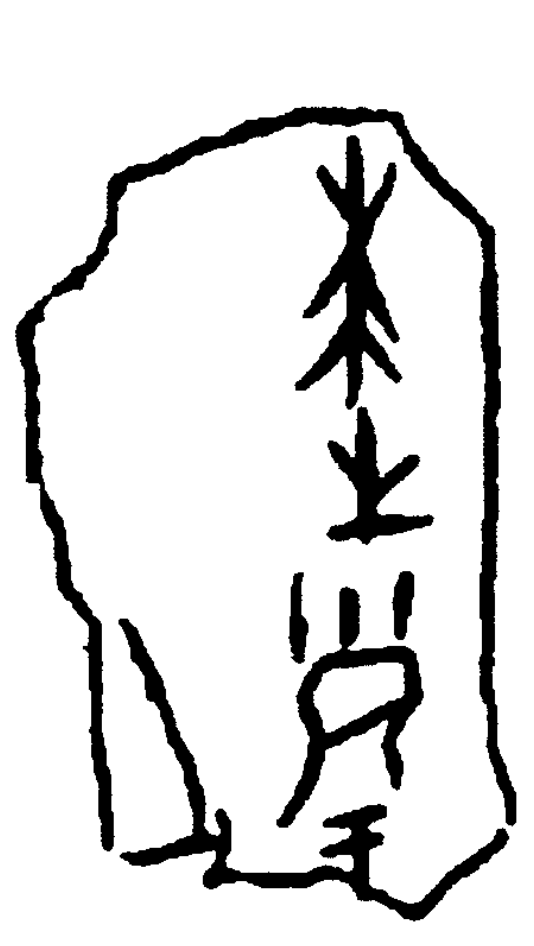

京滬13

漢單。前六、六〇、二：「生𧖴」此片殘缺太甚，且𧖴字尠見，其義不詳。新四七六四：

求生鑑于☒

蓋為求生而盤祭于某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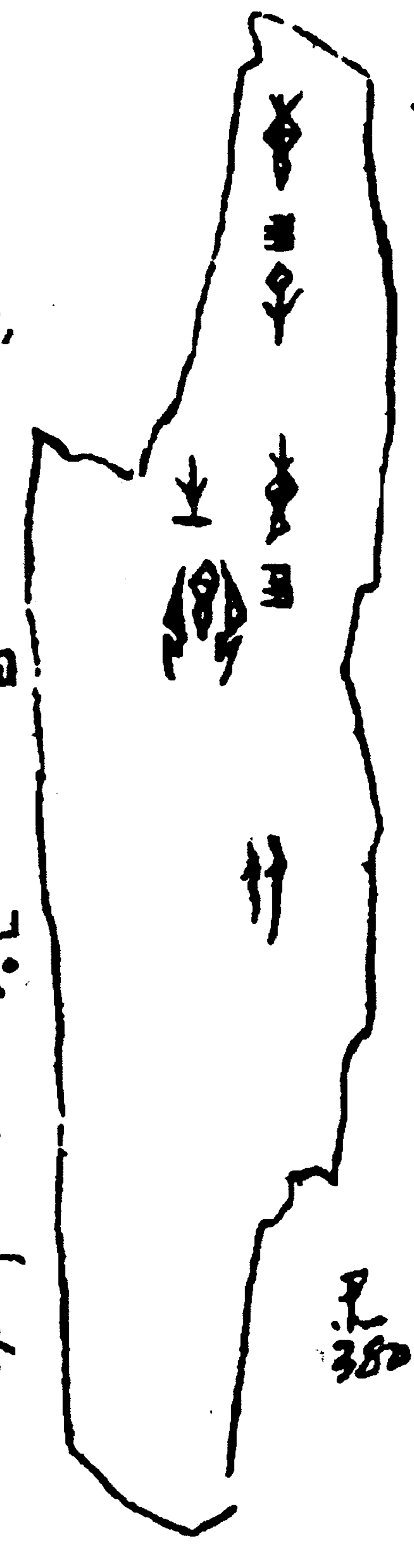

前6.60.2


新4764.

三、為姓字，甲三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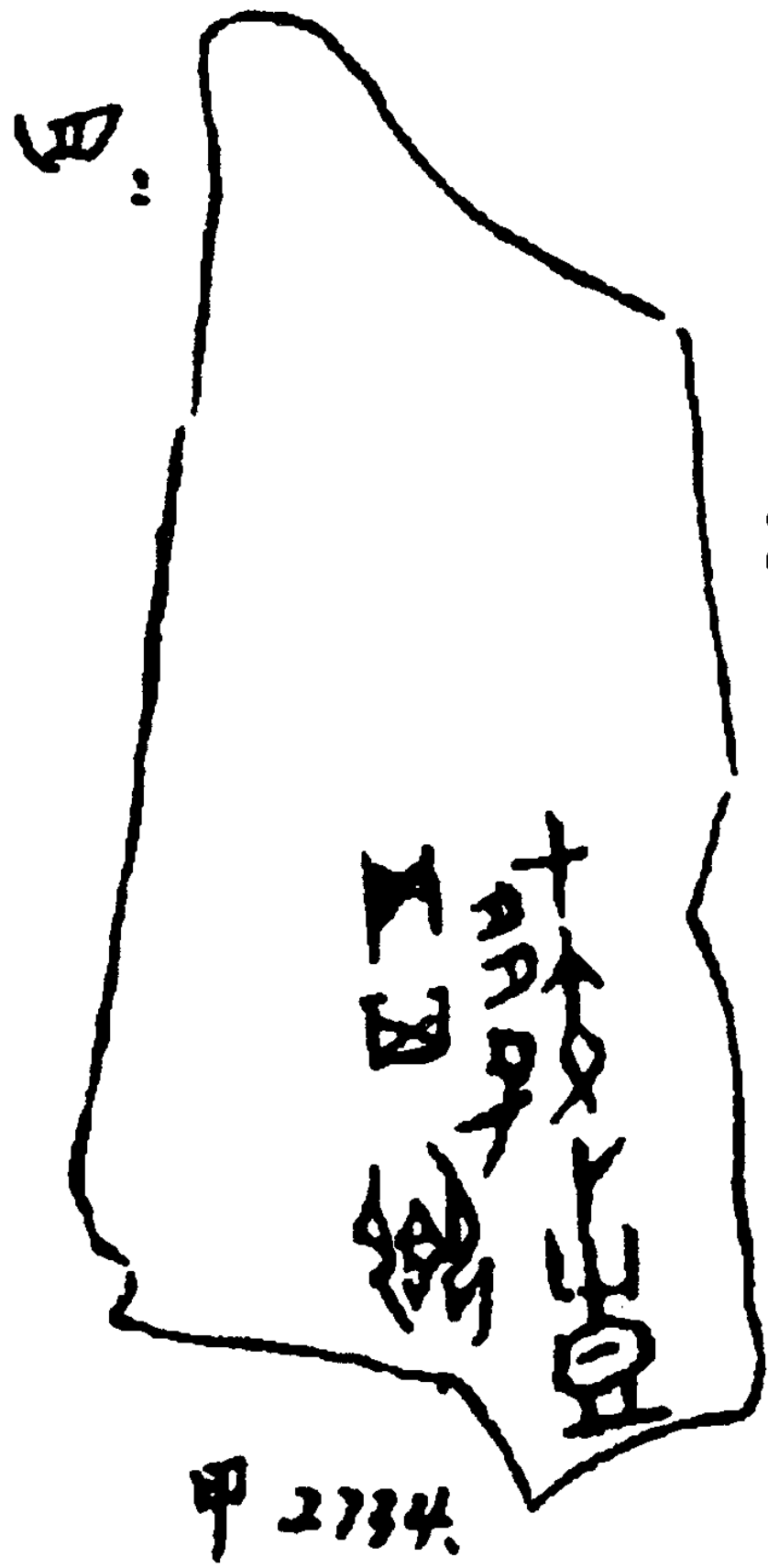
叀多生鄉

叀多子


甲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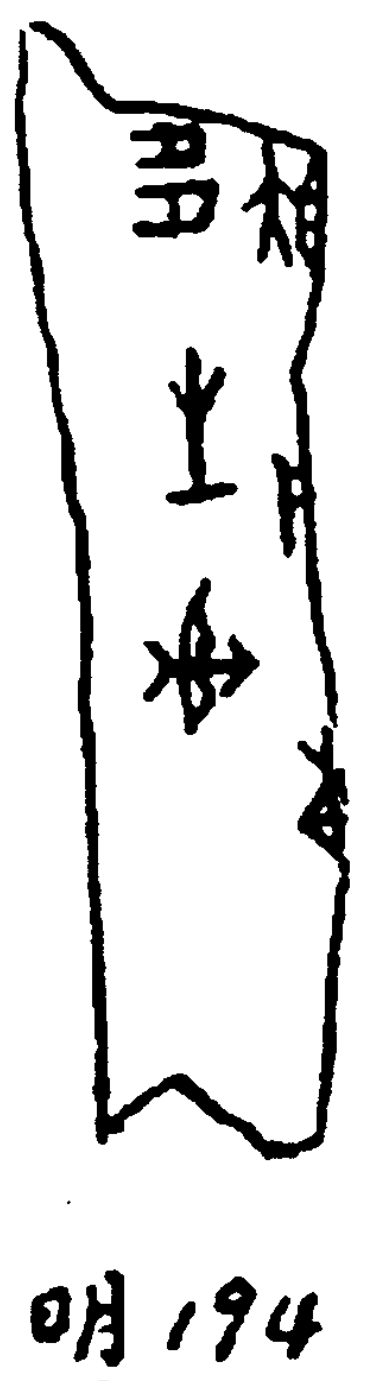
郭氏云：「多生與多子對文，蓋猶言『百生』也」（卜辭通纂別錄一、十）金文姓作生，如善鼎（三代四、三六、二）「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生」。詳見傅孟真先生性命古訓辨證。多生蓋猶堯典

「平章百姓」之百姓，謂公卿百官也。鄉即饗。甲編二七三四：


甲2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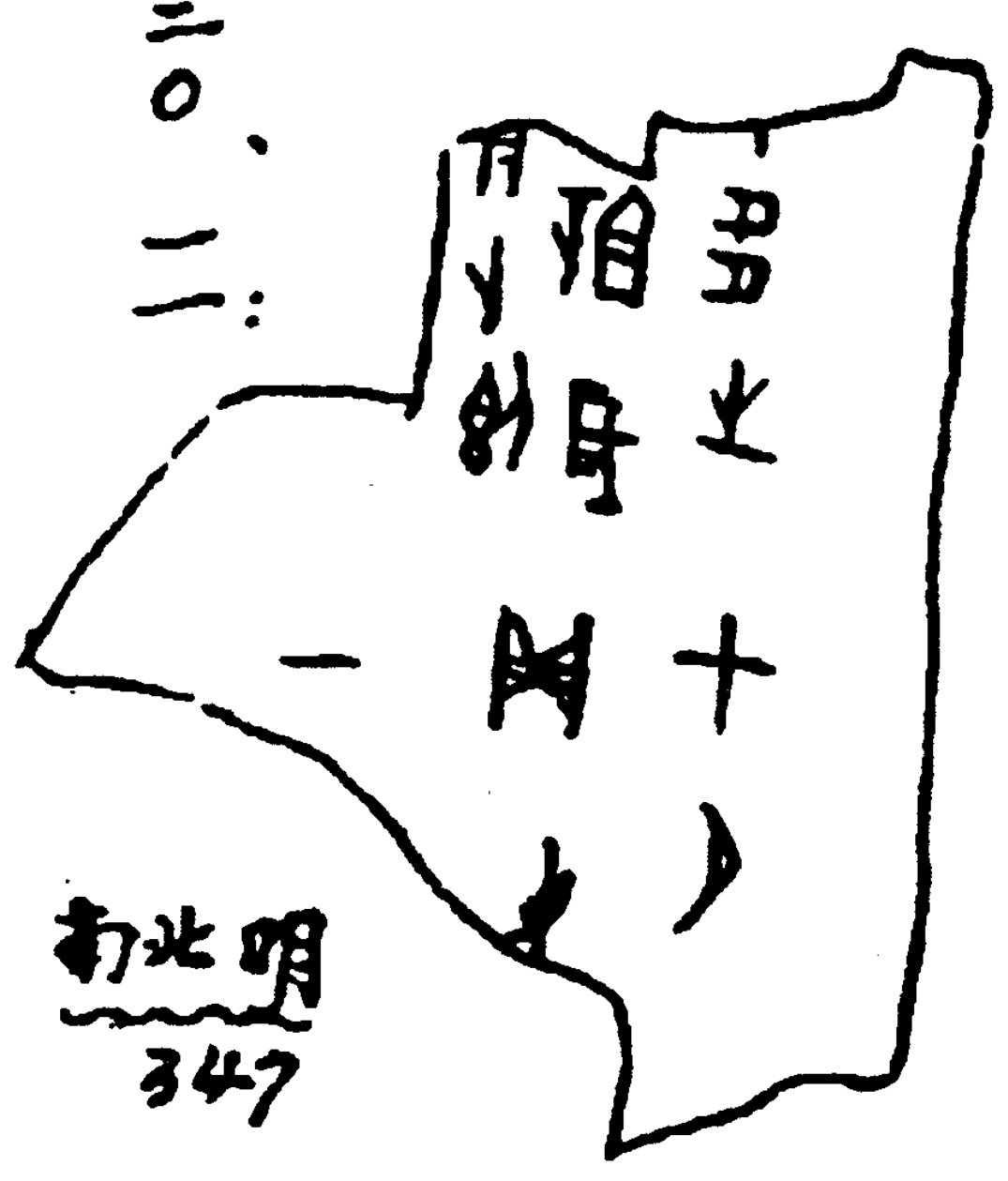
甲寅卜彭貞多子其鄉

郭氏於叀多子下補一鄉字是其證也。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一九四：


明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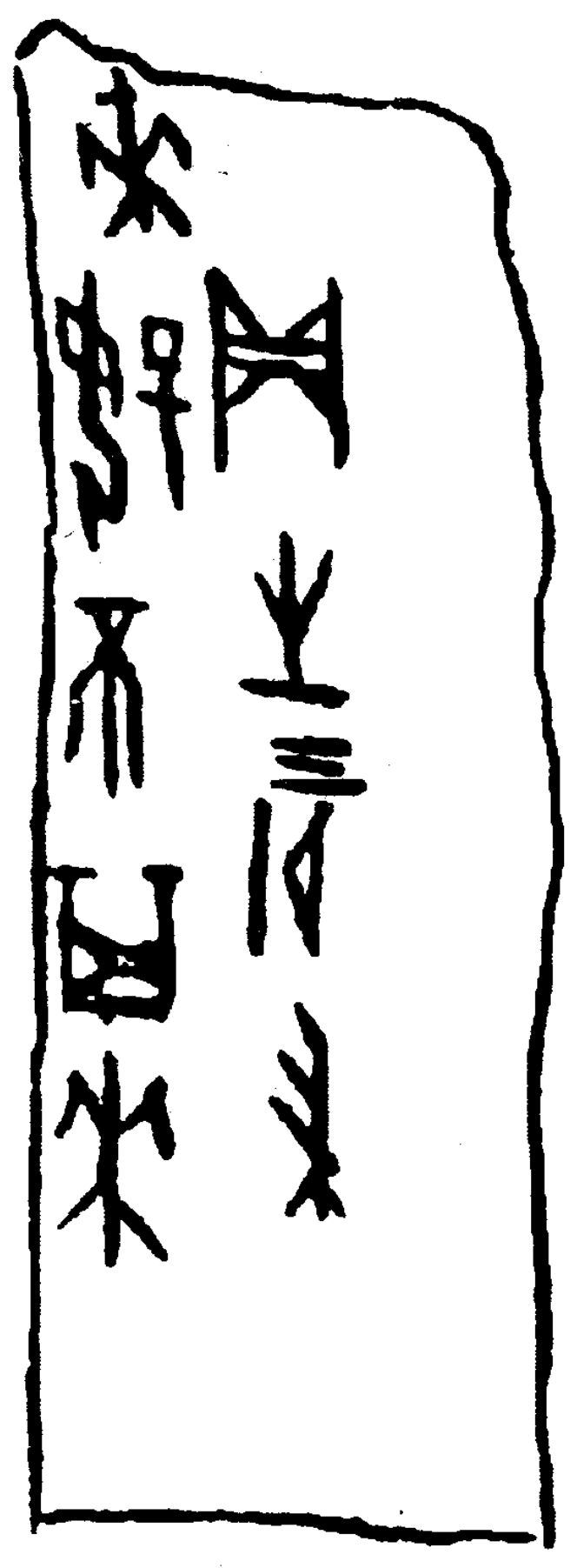
囗貞叀多生射

多生射之多生與多生鄉之多生同。射蓋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又云：「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儀禮鄉射禮：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靜𣪘：「王令靜司射學宮」其義亦同。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三四七：


南北明347

囗囗卜即圓囗，且辛歲，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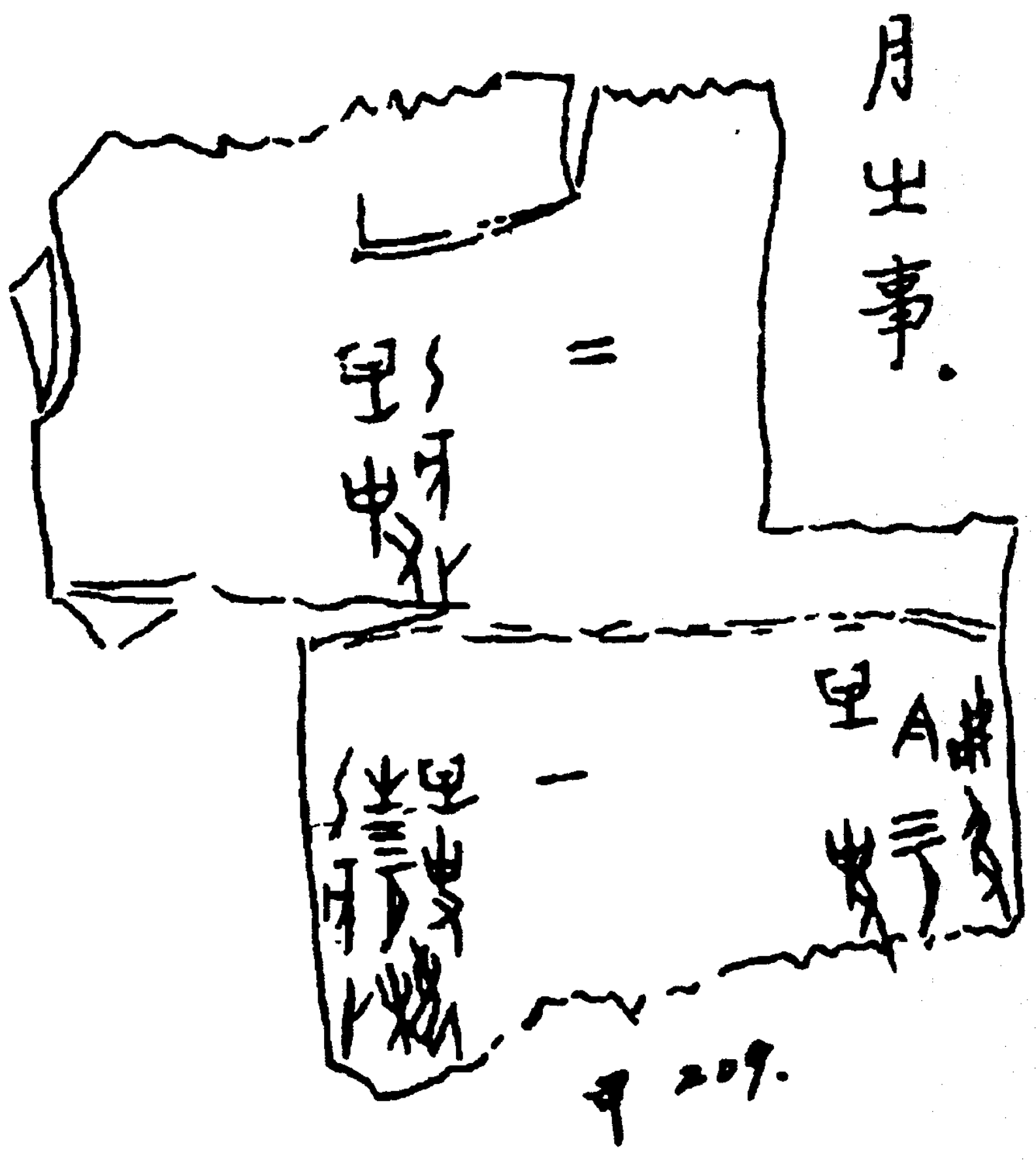
多生下缺，以文例而言，缺文為鄉或射。四生為來也。如龜甲獸骨文字一、二〇、二：


獸甲1.20.11

貞生十三月，帚好不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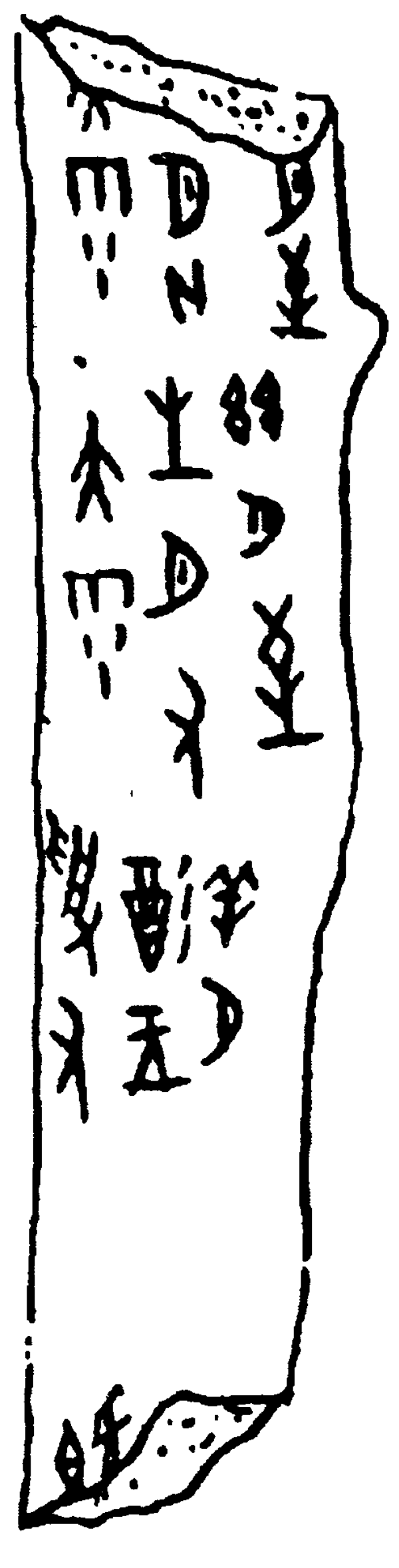
此生十三月謂來十三月也，即下月十三月也。何以知之？如甲編二〇九：

乙亥卜，生四月妹㞢事。


甲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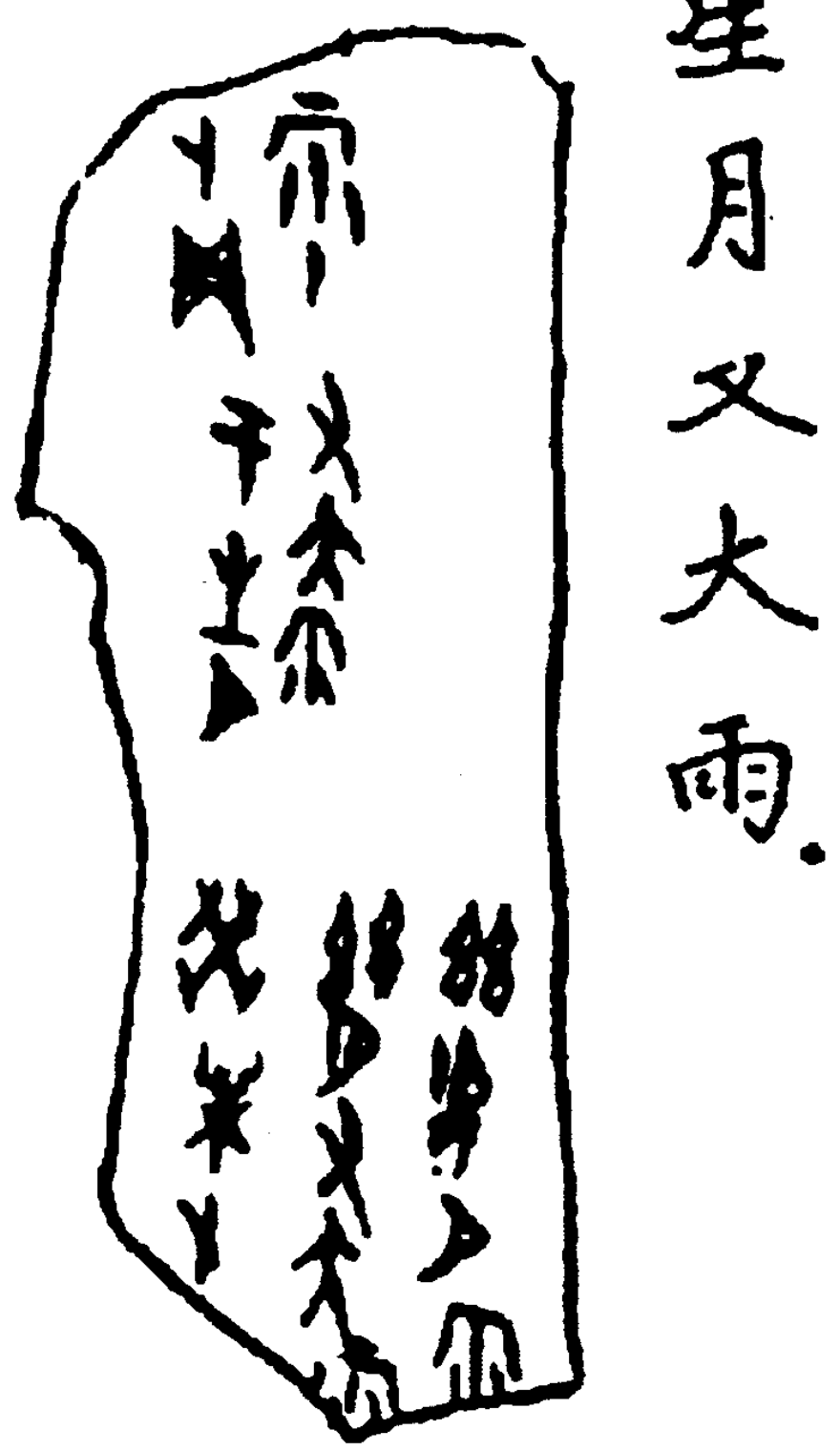
弗及今三月㞢事。

今與生對文，今者茲也，生者來也。明義士殷墟卜辭九九八：


明義士998

茲月至生月又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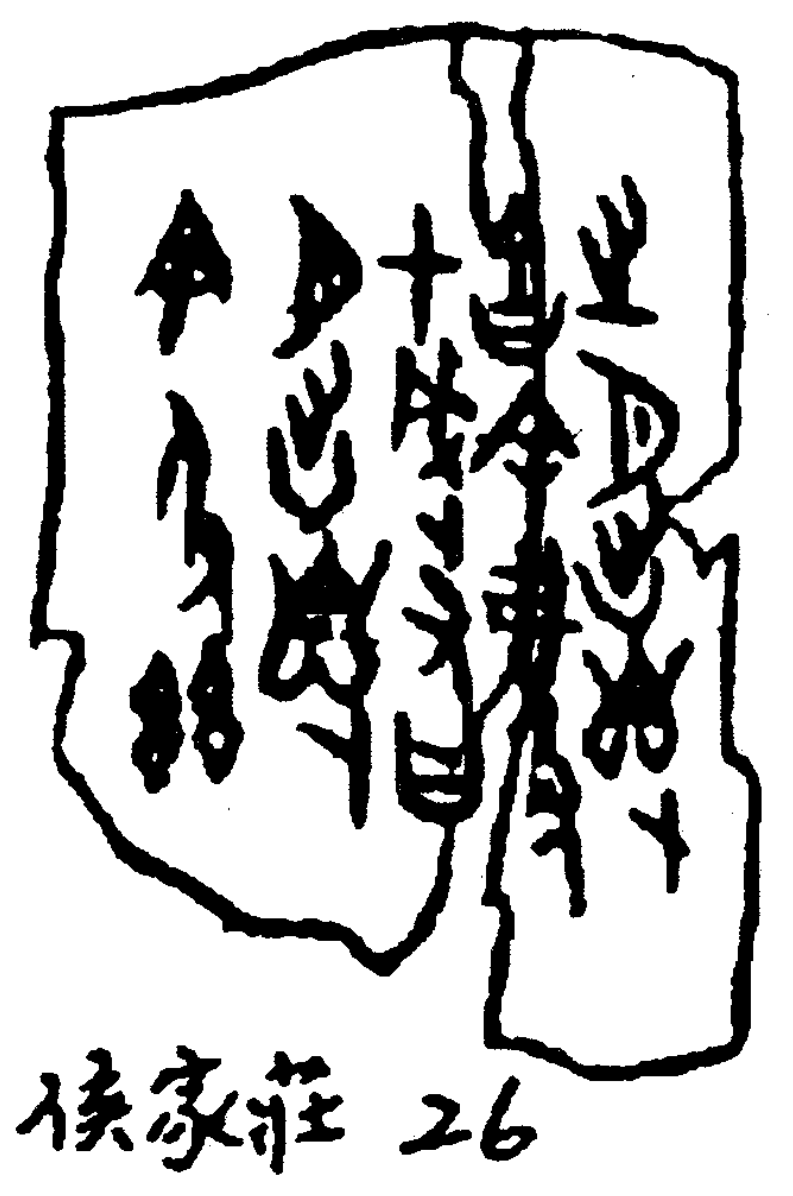
後下一八．一三：


後下．18．13．

癸未卜圓，茲月又大雨，茲邾，夕雨。

卜，貞：生月又大雨。

茲，之也，此也，是也。侯家莊出土之甲骨第二六片：


侯家莊 26

甲戌卜，又曰吉，余弗及之月出自卜。

囗囗囗囗余及茲月出。自卜

之即茲之證。京津三九七四：

丁巳卜，叀今夕彭，宜。

丁巳卜，于來夕彭，宜。

粹編六九二：

今辛至于來辛又大雨

來辛者下一辛也，其義與生同。尚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曆志引逸武成「粤若來二月」（襲用逸周書世俘）文例正同。凡卜辭之生月與生幾月者皆訓來月也。

囗貞：生一月帝其彈令。 乙六八〇九

貞：生一月至

不其至 乙六八一九

辛亥卜，内貞：今一月𢦏化其出至。

貞𢦏化其于生二月出至。 乙七二八八

王固曰，今一月，其出至，隻女，其于生二月 乙七二六九

貞，于生七月，勿出酒伐。 乙七七四二

貞：王于生八月入于商。 佚九三八 續三、一四、五

于生月乙巳求 續六二〇五

癸未卜王易生二月 錄八八七

貞王于生七月。 續存八〇

辛亥貞：生月乙亥，酒茲立中 粹三九八

癸卯貞：于生月酒。 粹四六一

丁酉卜，生十一月，王佣又。 粹一一九一

甲辰卜，㱿貞：今生月曰貞不 新一九四九

貞：王于生七月入。

其出來。 新一九五〇

丁丑卜，宾貞：往，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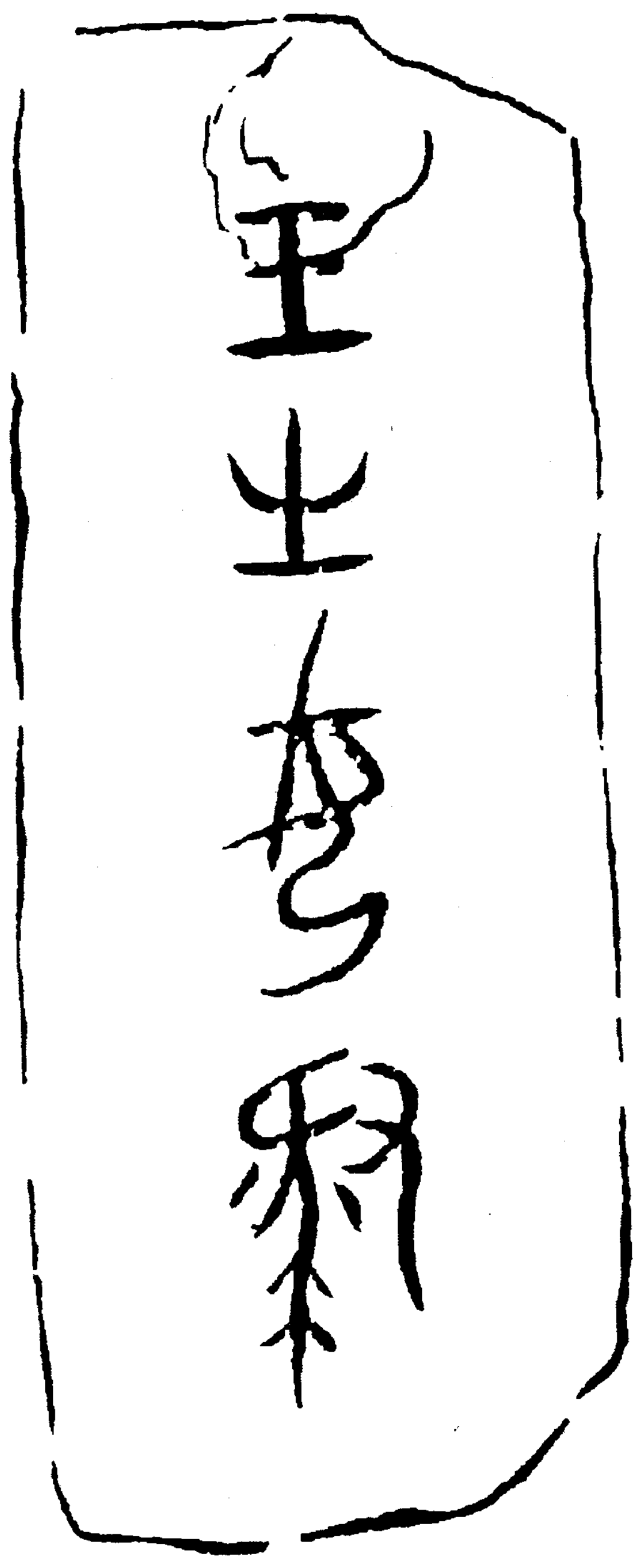
丙辰卜，宾貞：于生八月酒。 粹五〇八 前一、四六、五

六月丁丑至丙辰，中間四旬，丁丑在六月，丙辰則在七月，生八月者丙辰之下一月也。

庚寅卜今生一月，方其亦出告 甲三〇六六

今生一月者，自今至來一月也。陳氏在卜辭綜述文法一一八頁詳論之。

甲骨文之生作㞢，商周金文亦有如甲骨文者，續殷文存不知名器七、四「王生母馭觥」，商周金文錄遺九、四富鼎「既生霸」之生與小校經閣九、五四臣辰乍父癸盉「豐百生豚」及三代吉金文存四、二〇、三大且丁鼎「隹三月既生霸」之生皆與甲骨文之生同。雖然前二器時代難考，必為商末周初之物無疑。而臣辰乍父癸盉及大且丁鼎乃周成王以後之器物也。可知周初仍沿用殷商甲骨文之生字。



續殷文存 觥
不知名器 不全

（原載《中國文字》第五冊，一九六一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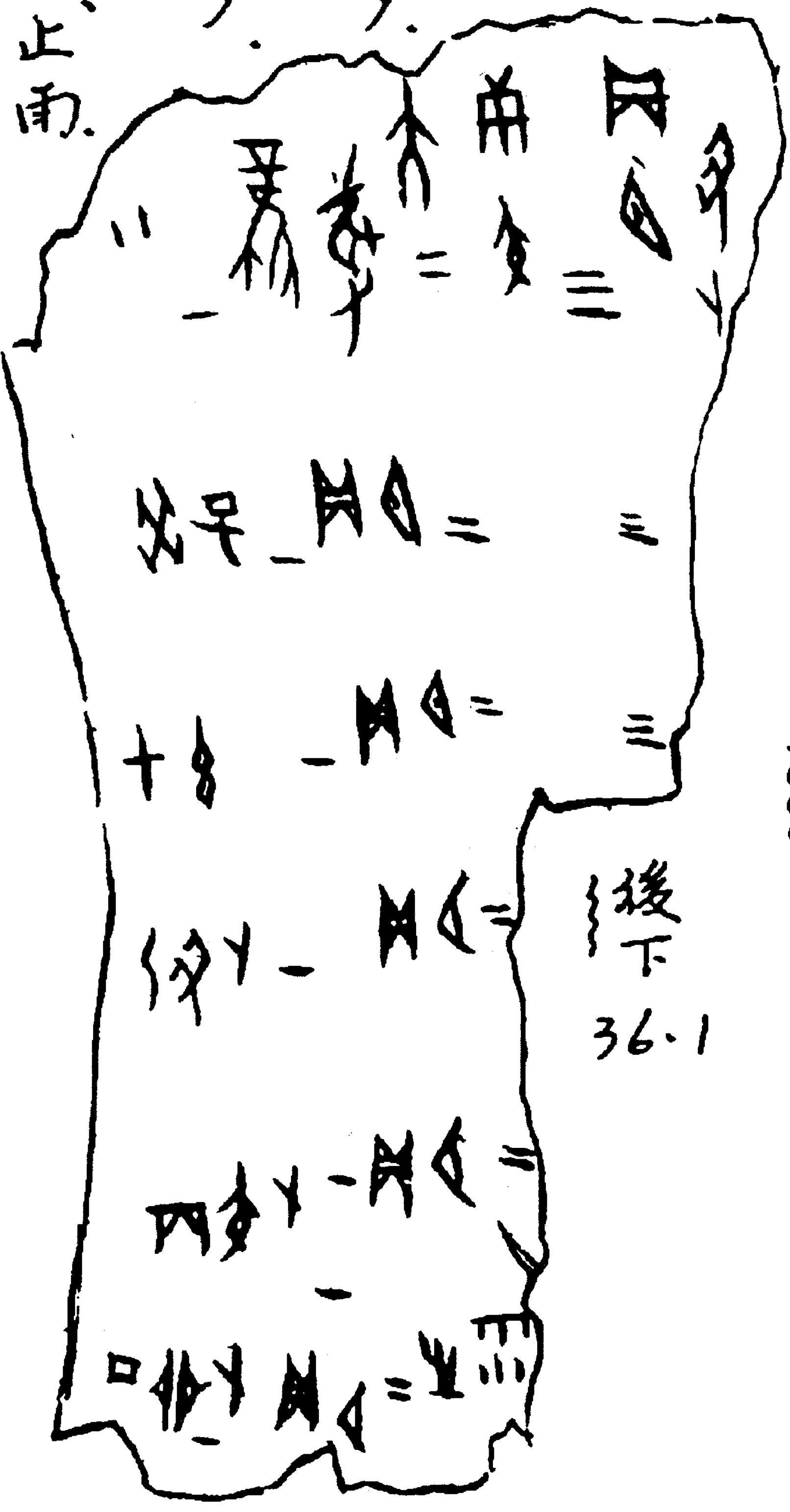
釋㞢—止之(下)

金祥恒

卜辭㞢，孫詒讓釋正，云「說文正部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古文作𤴓，从二，二古文上字，又作𤴔，从一足，足亦止也。此文亦以ㄓ為止，而迻一箸下，與一以止，義亦無牾也（契文舉例下二）羅振玉釋之，云「卜辭从止从一，人所之也。爾雅釋詁之，往也。當為之之初誼。（殷虛書契考釋）王國維从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孫海波釋之通止（甲骨文編第六部）今案卜辭㞢从止一，止，足也，一界劃也。說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阯，故以止為足」。馬叙倫說文六書疏證謂「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為校語，非許書文。沈濤說文古本考：「文選西征賦注引趾，基也，許書無趾字，趾即止字之別體。蓋古本無下字。基即在下，必更言矣。小徐本作下，無基字，更誤。」由此可知今本說文止下恐非許氏釋解。蓋止，正象人足至一而止也。故有止意，引申為此。說文「此，止也。」今以甲骨卜辭證之如后：

一、甲骨卜辭止作停止之義，如後下三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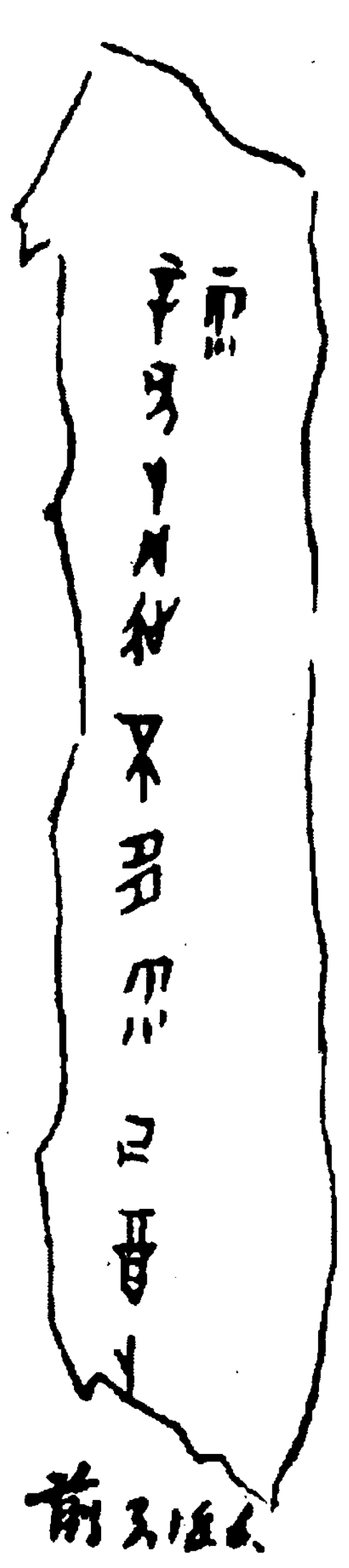
癸巳貞：夕。
甲午貞：夕。
乙丑卜，貞：夕。
丙寅卜，貞：夕。
丁卯卜，貞：夕、止雨。


後下 36.1

己丑卜，貞：夕。
庚寅大取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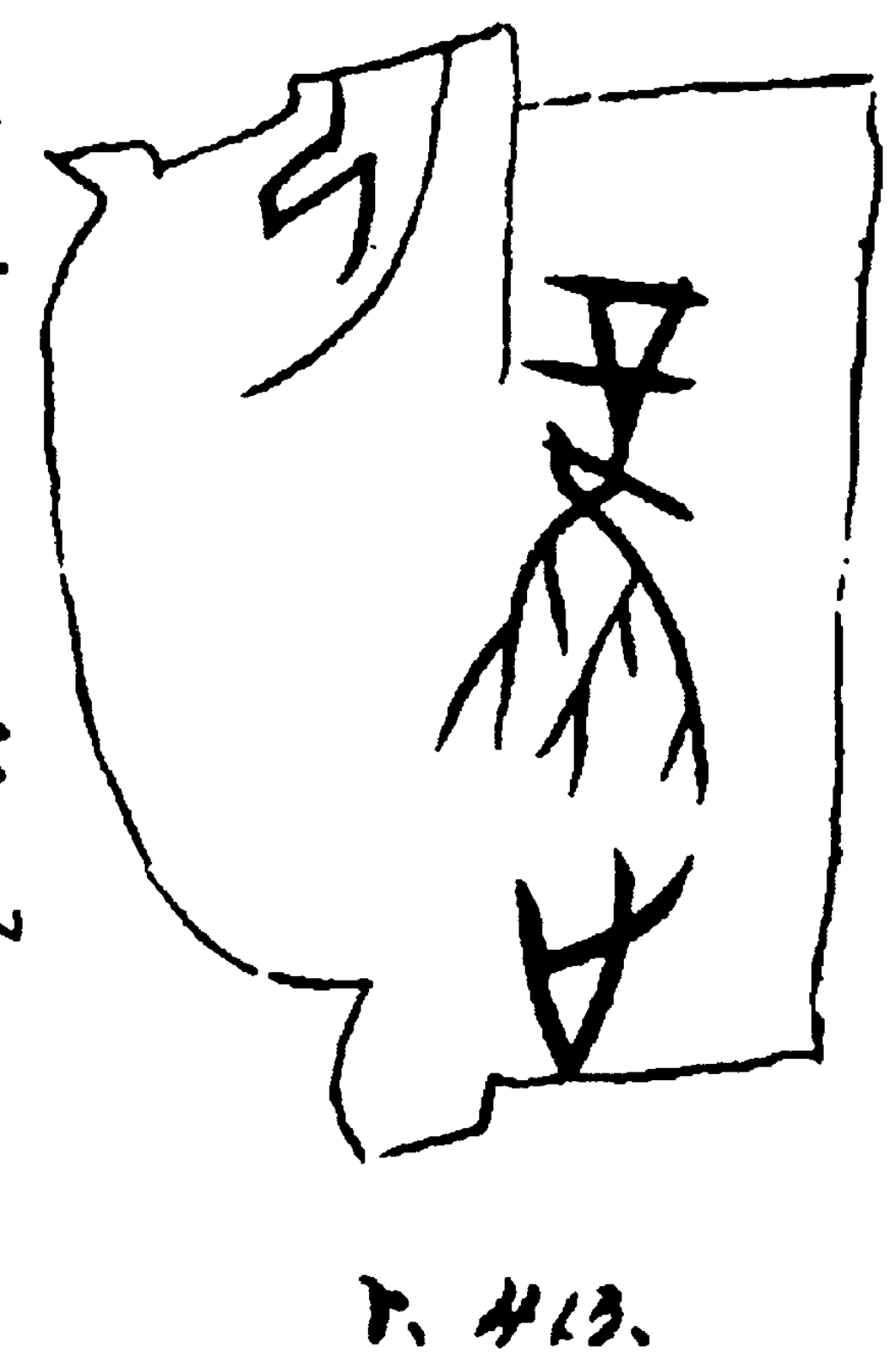
此片為卜夕卜辭，而「止雨」乃追記之辭。丁卯日雨止也。卜辭有「𢓊雨」，如前三一八六：

己酉卜，
不多雨。
辛亥卜，貞，𢓊雨


前3.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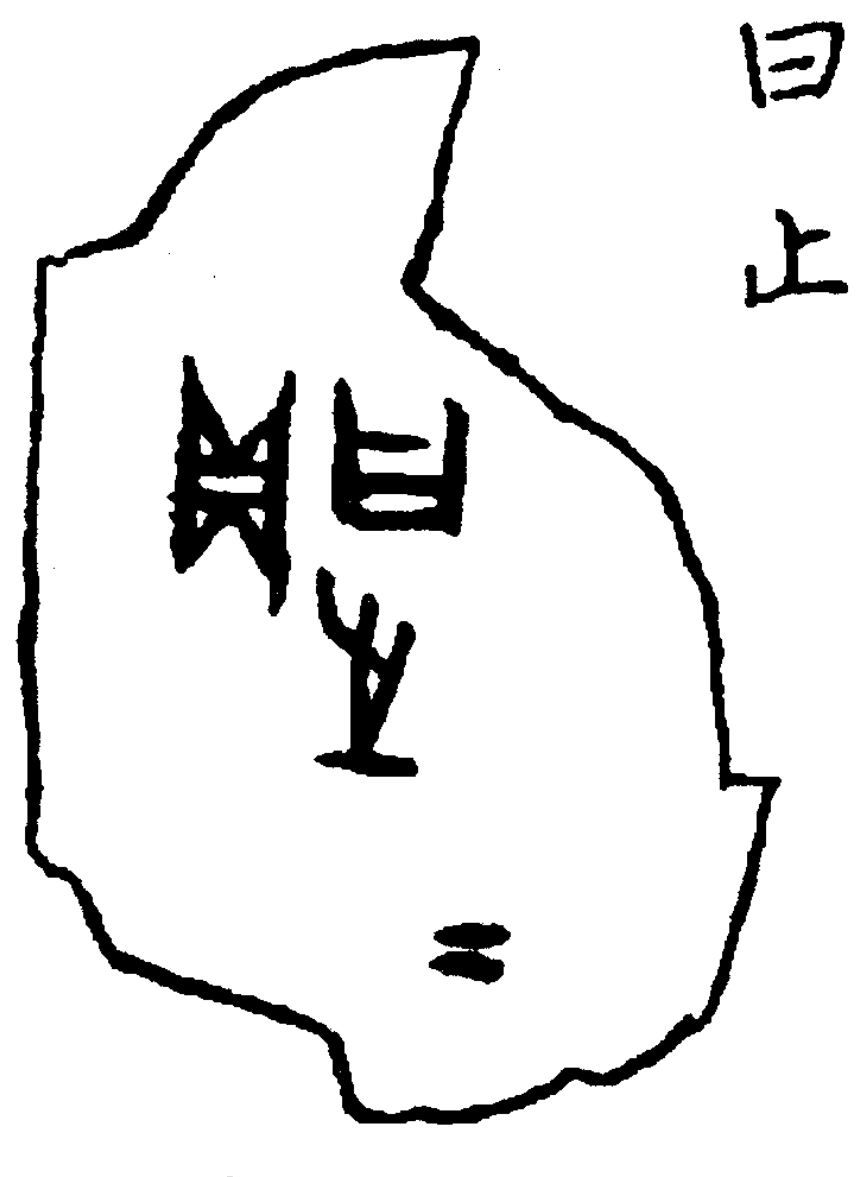
𢓊即說文延，方言「延，長也」。𢓊雨謂雨連綿不止也。正與止雨義相反。卜辭通纂四一三：

鳳止。


卜413、
鐵65.3、

此雖殘文，疑亦止也。鳳止者風止也。後下一七．一四：

貞：曰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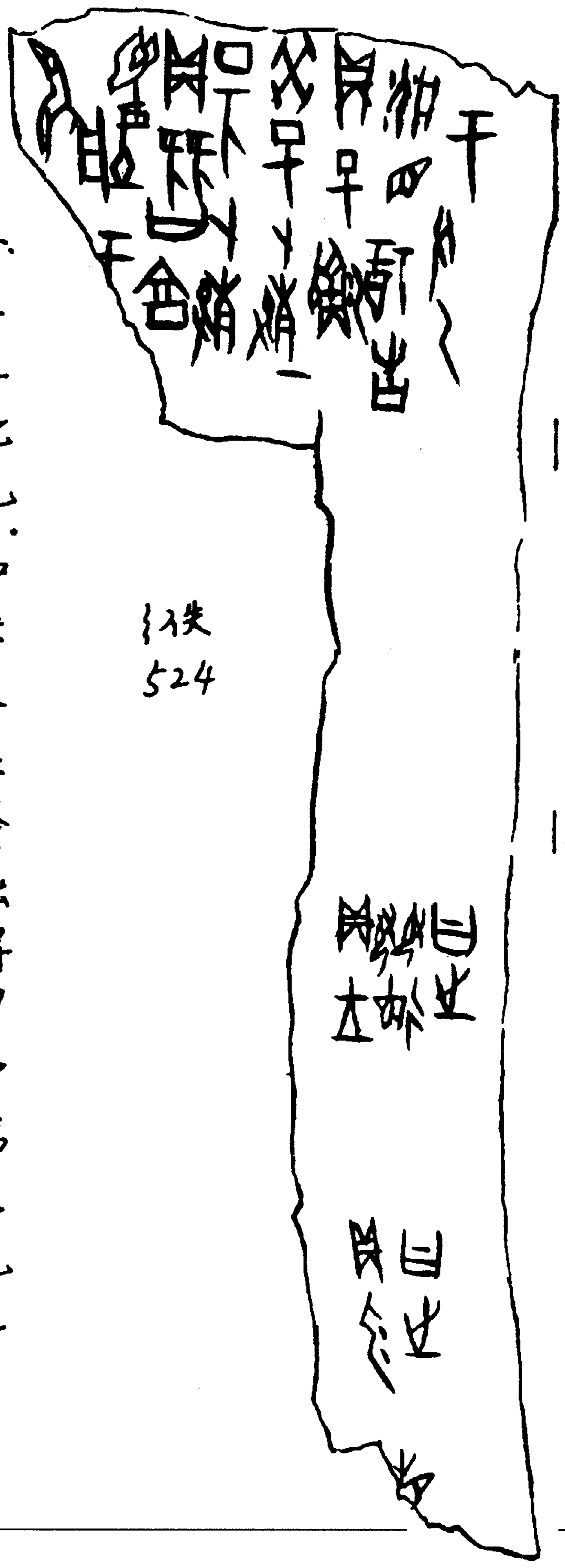

後下 17.14.

因斷簡不明其意。佚存五二四：

貞，勿曰止。
貞：王眼徝、曰止。

癸巳卜，殻貞：子漁疾目，福告于父乙。

丁亥卜，殻貞：⿱癶口亯 于⿸广隹。



佚524

二、止作此也。如侯家莊發掘得甲骨第二九片

甲戌卜，又曰吉

余弗入止月出，自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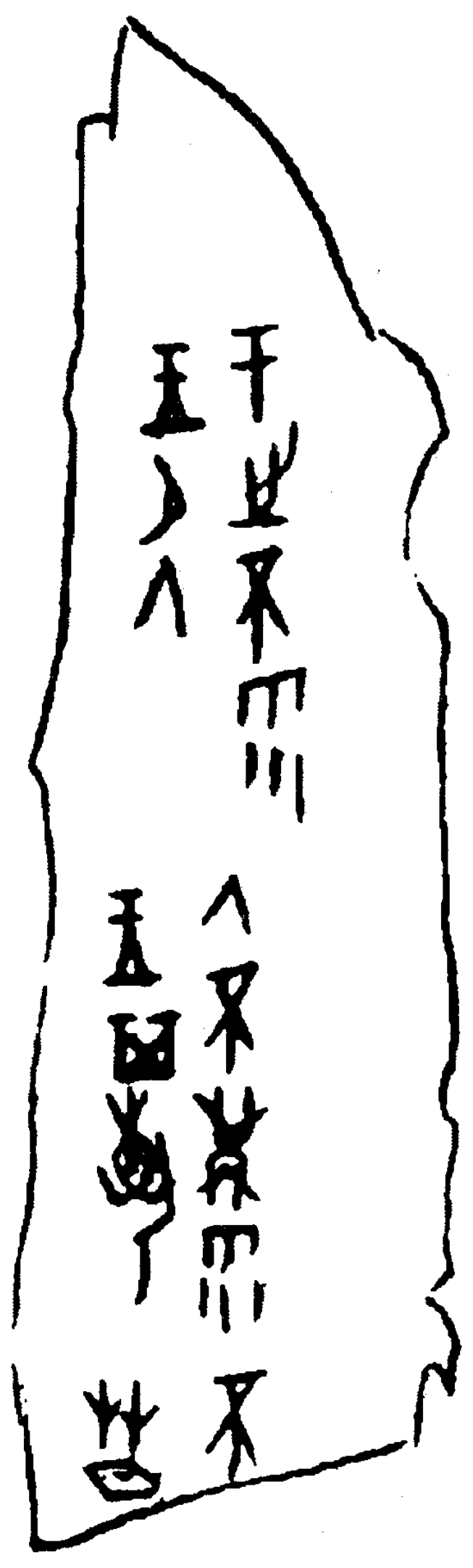
余及丝月出，自卜。

「余弗及止月出，自卜」與「余及丝月出，自卜」對文，一書丝，一書止，丝說文微也。羅振玉曰「卜辭與金文皆用訓此之丝、容庚曰，彔伯𢿚「子孫其帥刑受丝休」，與易晉受茲介福同義。借丝為止」粹編六九七：

莫，不、

王其執，入、不冓雨。

王夕入，于止，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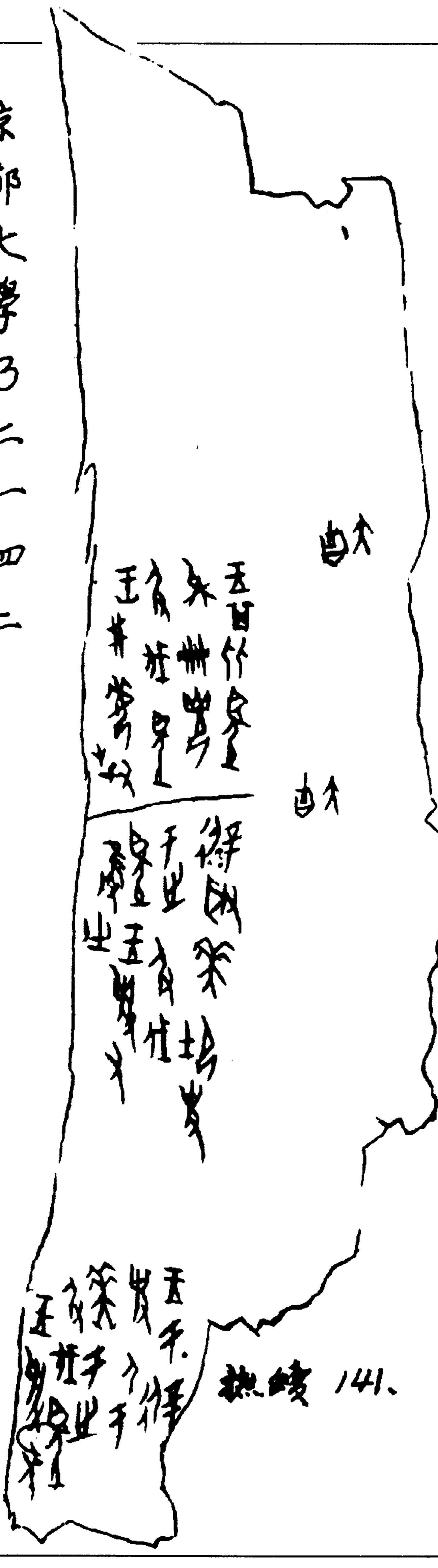
粹697.

于止者于此也。詩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孔疏「至止，于此也」。摭續一四一：

王于⿲彳辛亍史人于美于止，及伐呈。王受又(祐)。

⿲彳辛亍取美知史于止，及伐呈，王受又、隻出

王其从呈爯冊，光、及伐呈，王弗每又(有)𢦏。



摭續141、

京都大學B二一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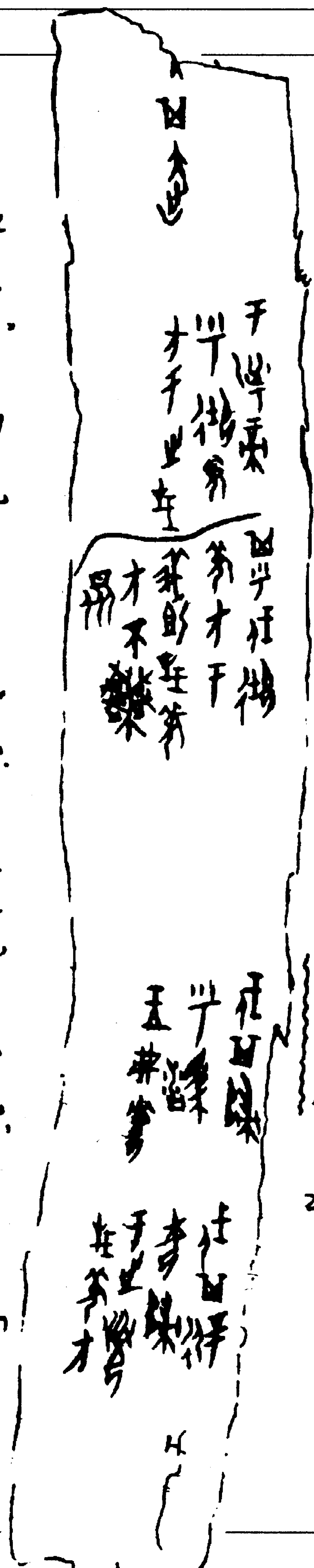
伐，其⿲彳辛亍母歸于止，若，𢦏，羌方。

伐，其歸，乎渦，王弗每。

其乎伐，御羌方于義且乙，𢦏羌方，不喪眾。

于浮帝，乎御羌方于止𢦏。

不其大出。



京都大學B2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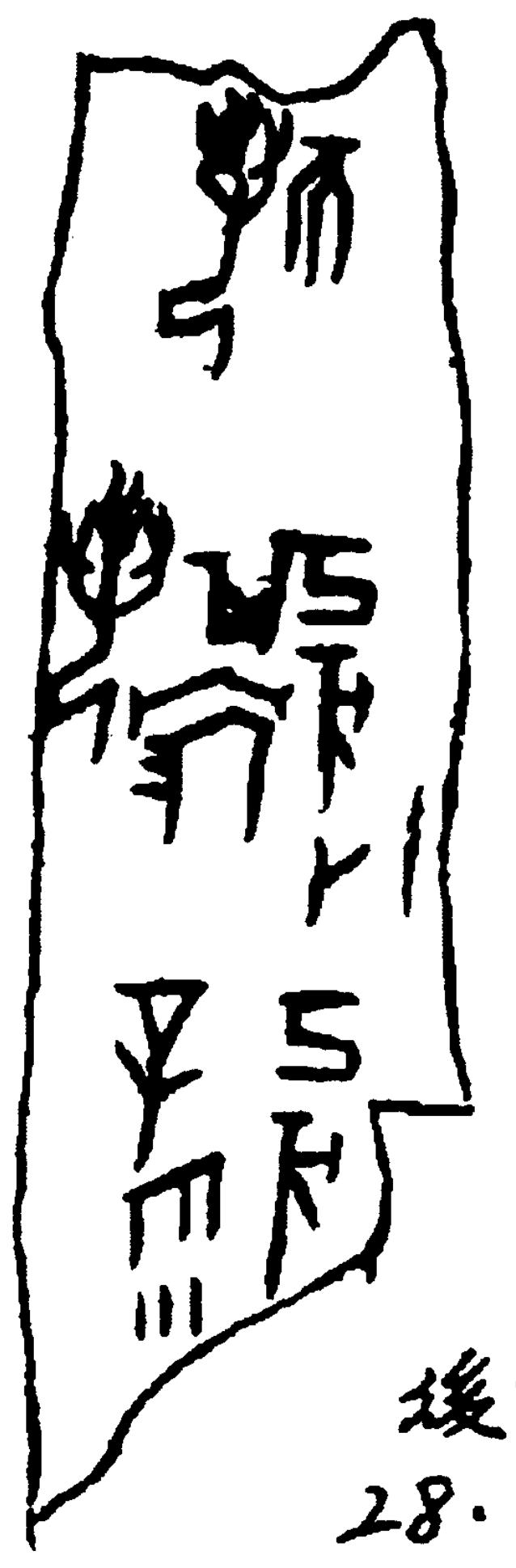
于浮帝，乎御羌方于止，𢦏，于止者，于此也，同上例。「伐其⿲彳辛亍母歸于止，若，𢦏羌方」。過去將「于止若」為一辭，訓「止若」為般

帝先祖昌若，即世本帝繫史記殷本紀皆以相土之後為昌若也。而吳其昌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燕京學報第十四期）非之。云「若者土之子也，土，土之神也。又云：若，海之神也。不若者為川澤之神也」。郢書燕說，不可信也。若，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若擇菜也。以艸，左右手也。又諾，譍也。以言若聲，桉卜辭諸若字，象人舉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古諾與若為一字，故若字訓為順。古金文若字與此畧同。」葉玉森曰：「桉契文若字並象一人跽而理髮使順形，易有孚永若，荀注若順也。卜辭之若均含順意」。羅葉兩氏所釋是也。若順諾之詞，如後下二八、一七

己亥［卜］，辛雨。

己亥卜，其介若。

不若。


後下
28.17

若與不若對文，其意相反。若者如尚書酒誥「茲亦惟天若元德」之若，如左宣三年「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若，順也」。張衡西京賦「禁禦不若，以知神姦」。尚書酒誥「予不惟若茲多誥」。卜辭通纂別錄三A

壬寅卜，㝑貞：若丝不雨，帝佳丝邑㞢㥯、不若。

若茲不雨者，如今不雨也。帝佳丝邑㞢㥯，帝降希於之邑也。其反面「丙申，王固光卜曰：不若，㞢希丝」，㞢希茲者正說明「帝佳丝邑㞢㥯」也。不若亦作七若，如粹編一二四京都大學三〇一三

乙巳子卜，貞：帚敏子，七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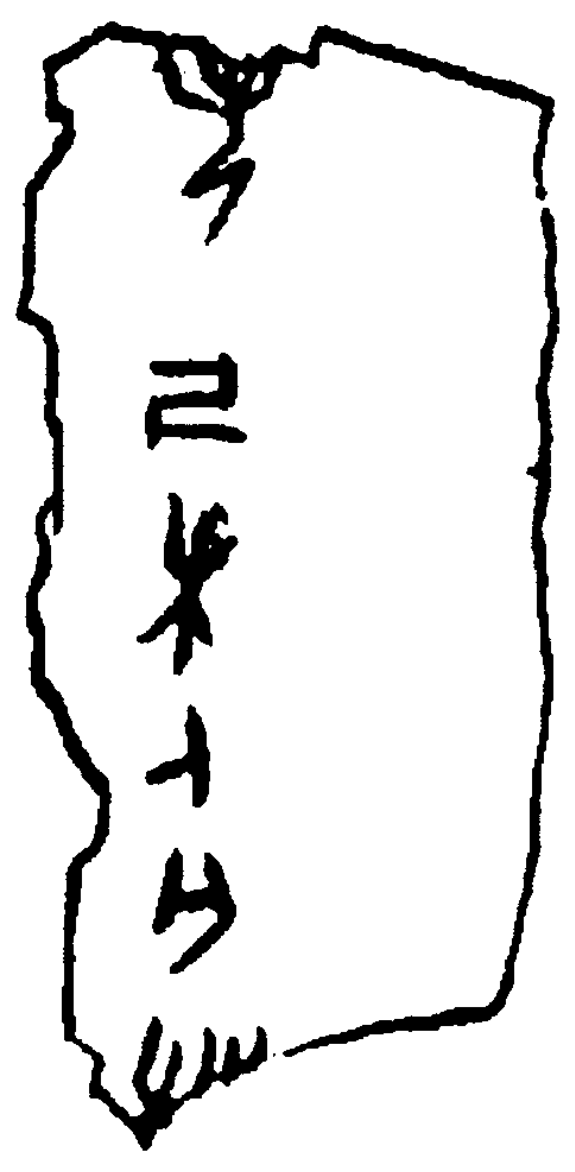
辛亥子卜，貞：帚敏子曰：龏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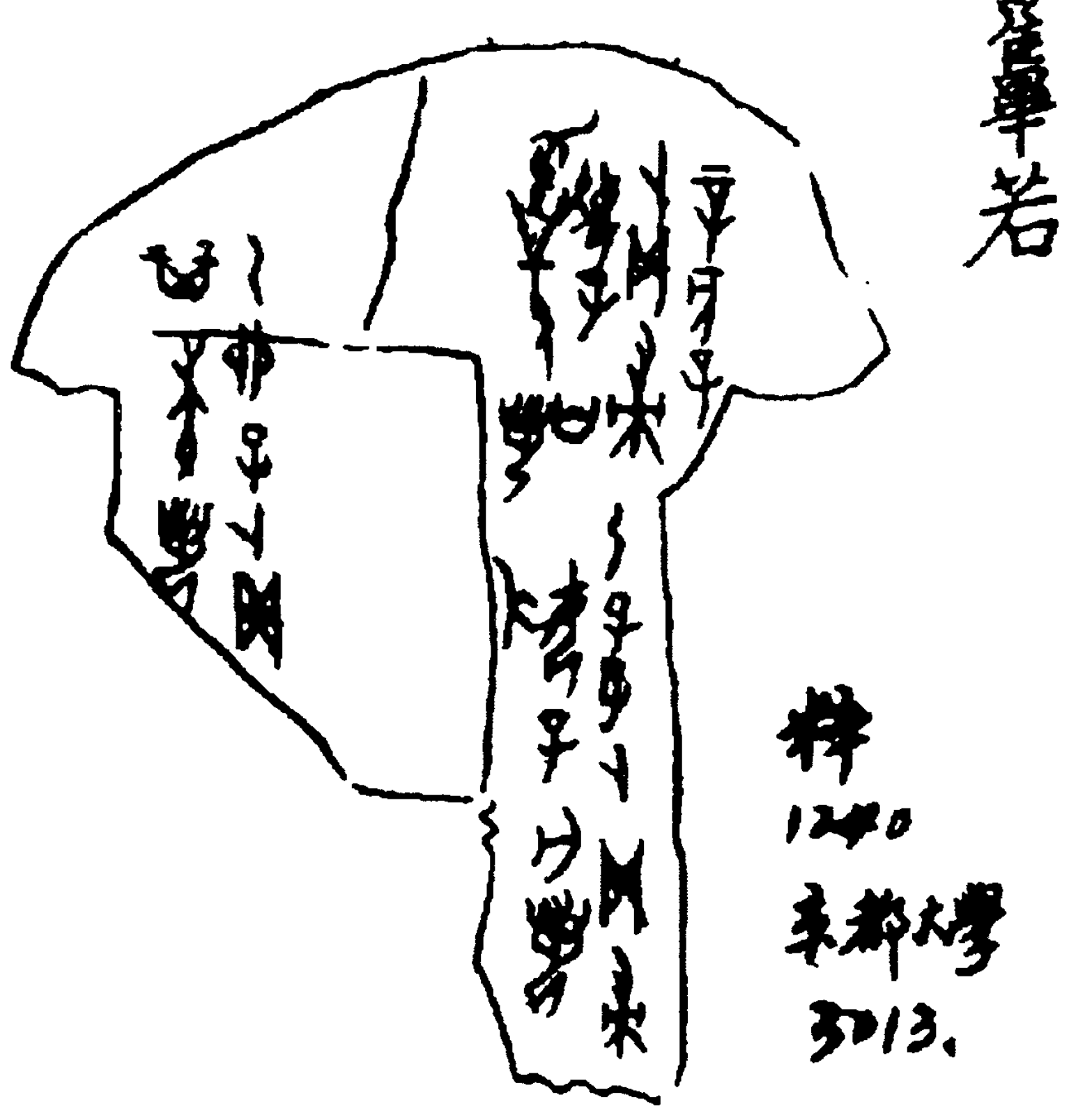
乙卯子卜，貞：其矣、若。

新四七六三

己未卜，亡若。

若。


新 4763


粹
1240
京都大學
3013.

粹編一二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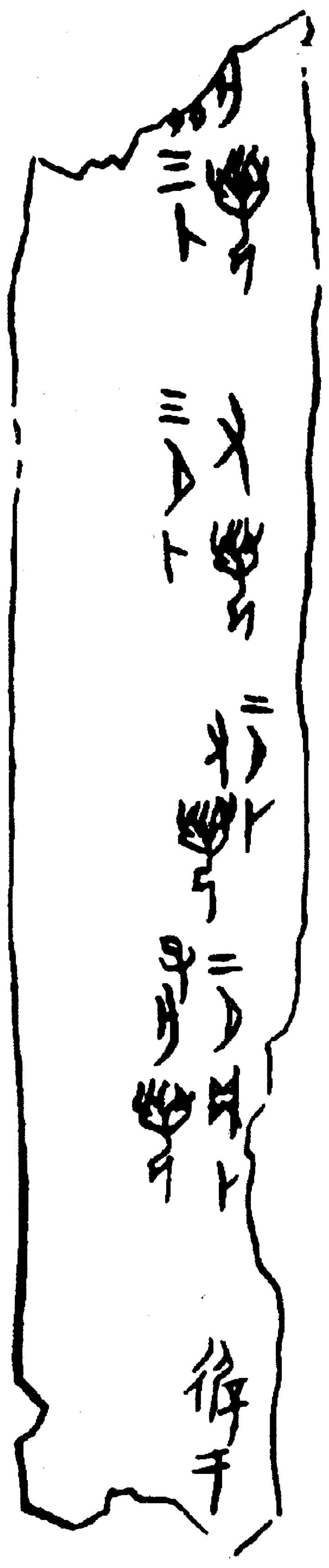
𨺅于

二月貞：卜子，亡若。

二月卜，又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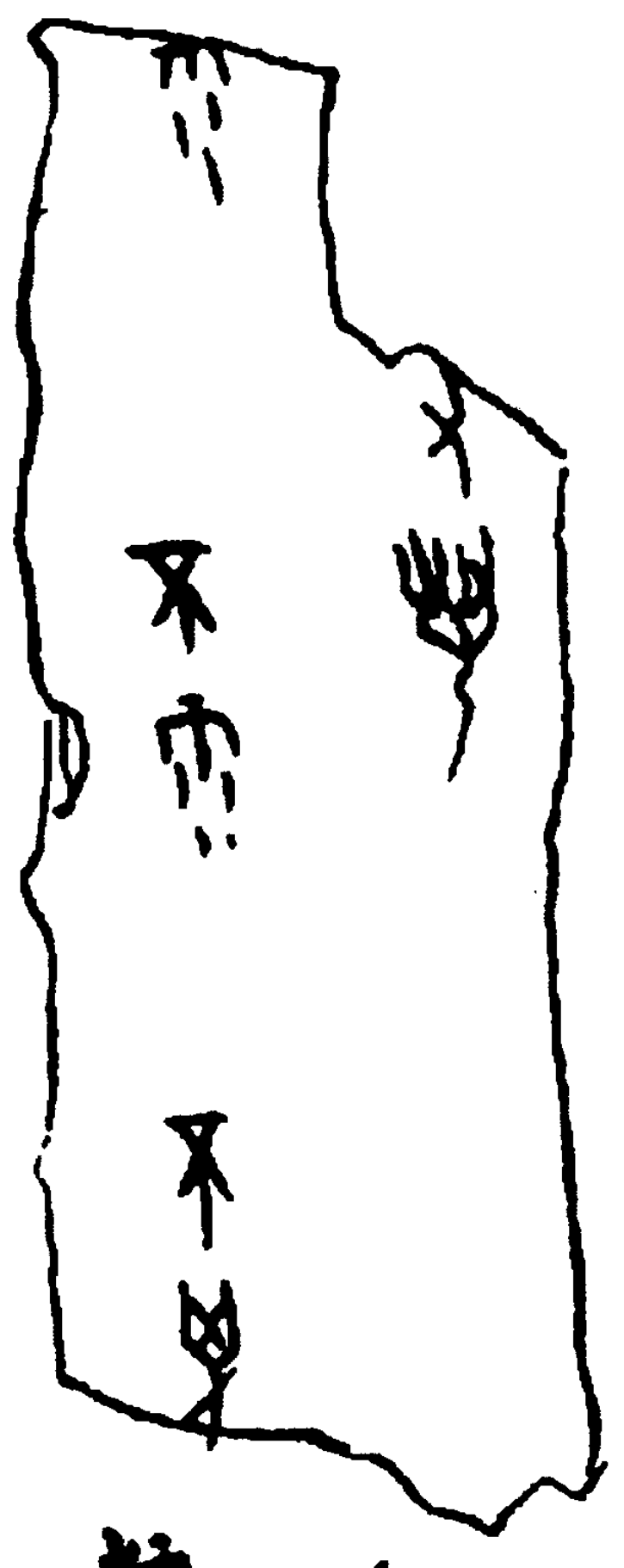
三月卜又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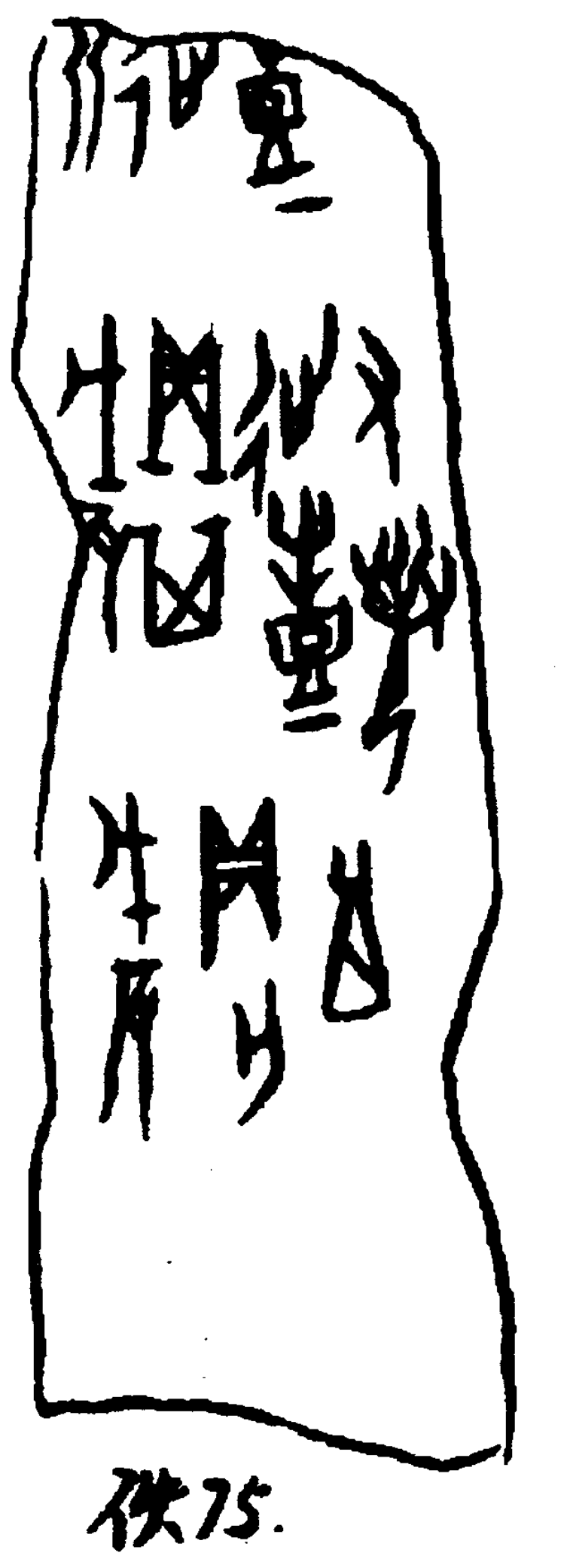
丝三卜亡若。


粹 1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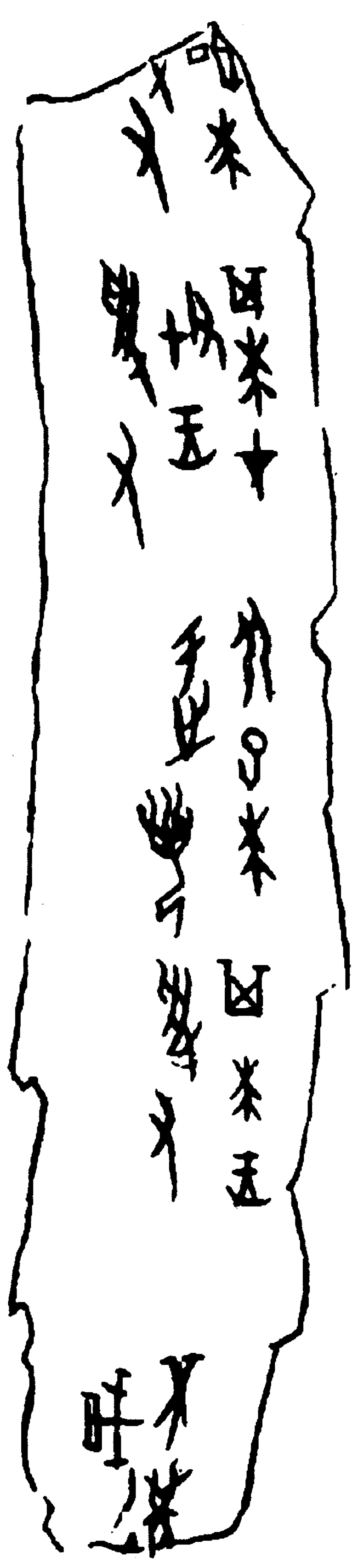
郭氏云：卜子為人名，余疑卜子為卜求子也。丝三卜七若者，此三卜又不順也。若，順諾也。卜辭又作又(有)若，如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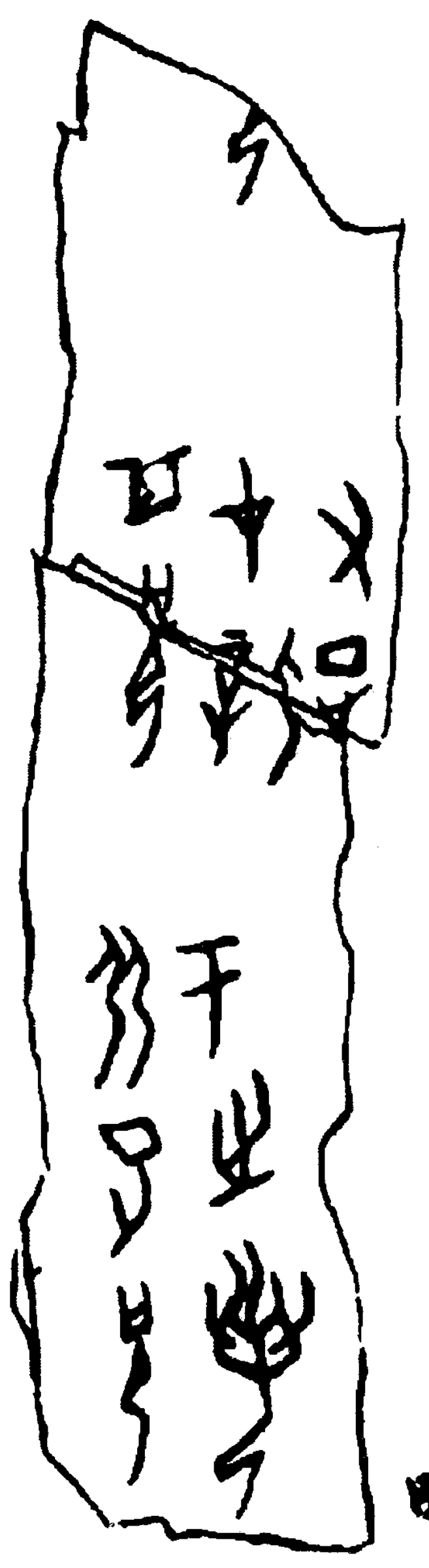
不禽
不雨、又若、
雨、
佚存七五：
戊辰貞：亡囚
戊辰貞：其祉壴、又若、
卜辭「于止若」者當讀為「于止（此）若」粹編三三五：
不遘毗、
其求、王受又、
弜巳求于止，若。


粹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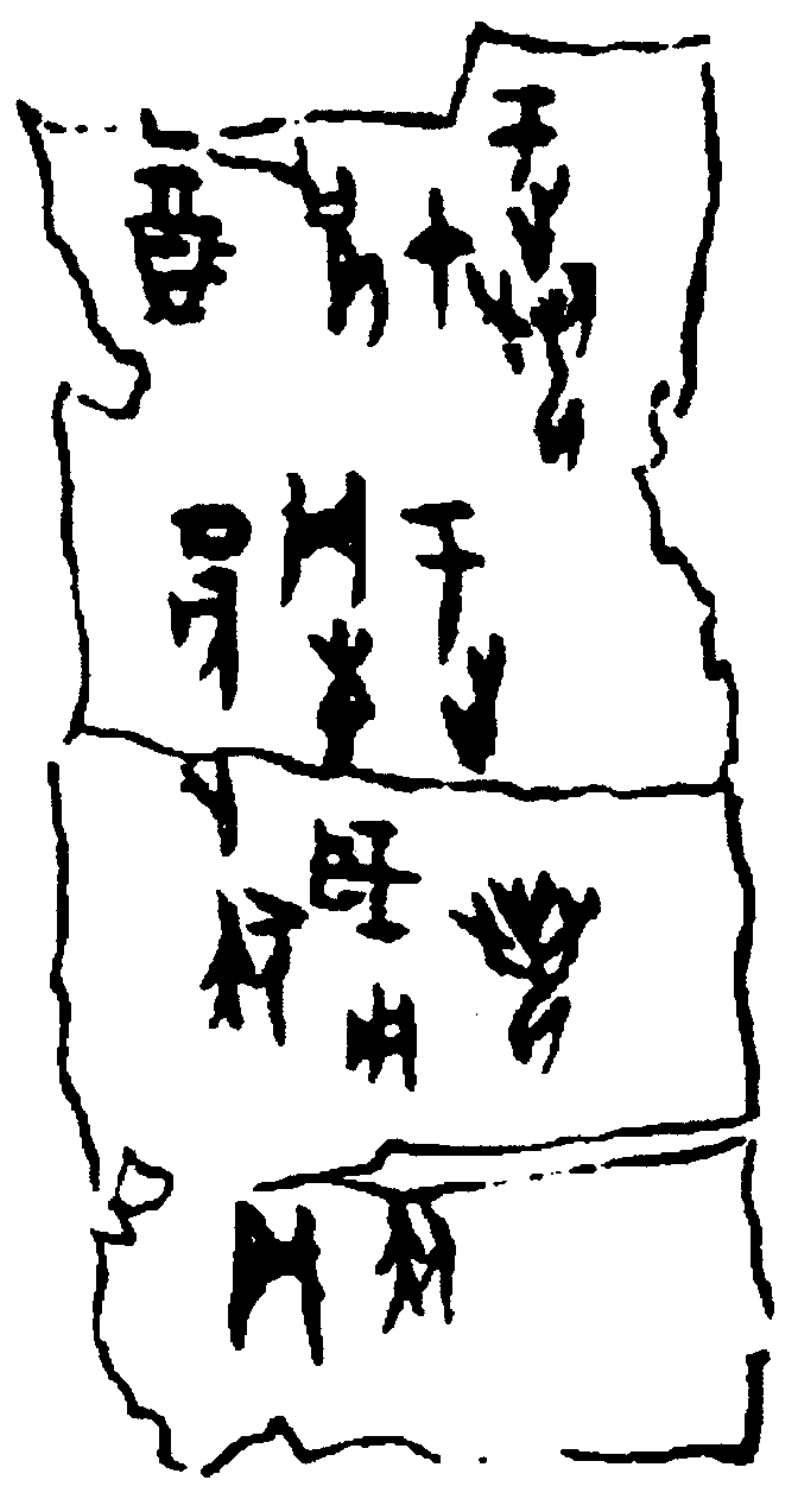

佚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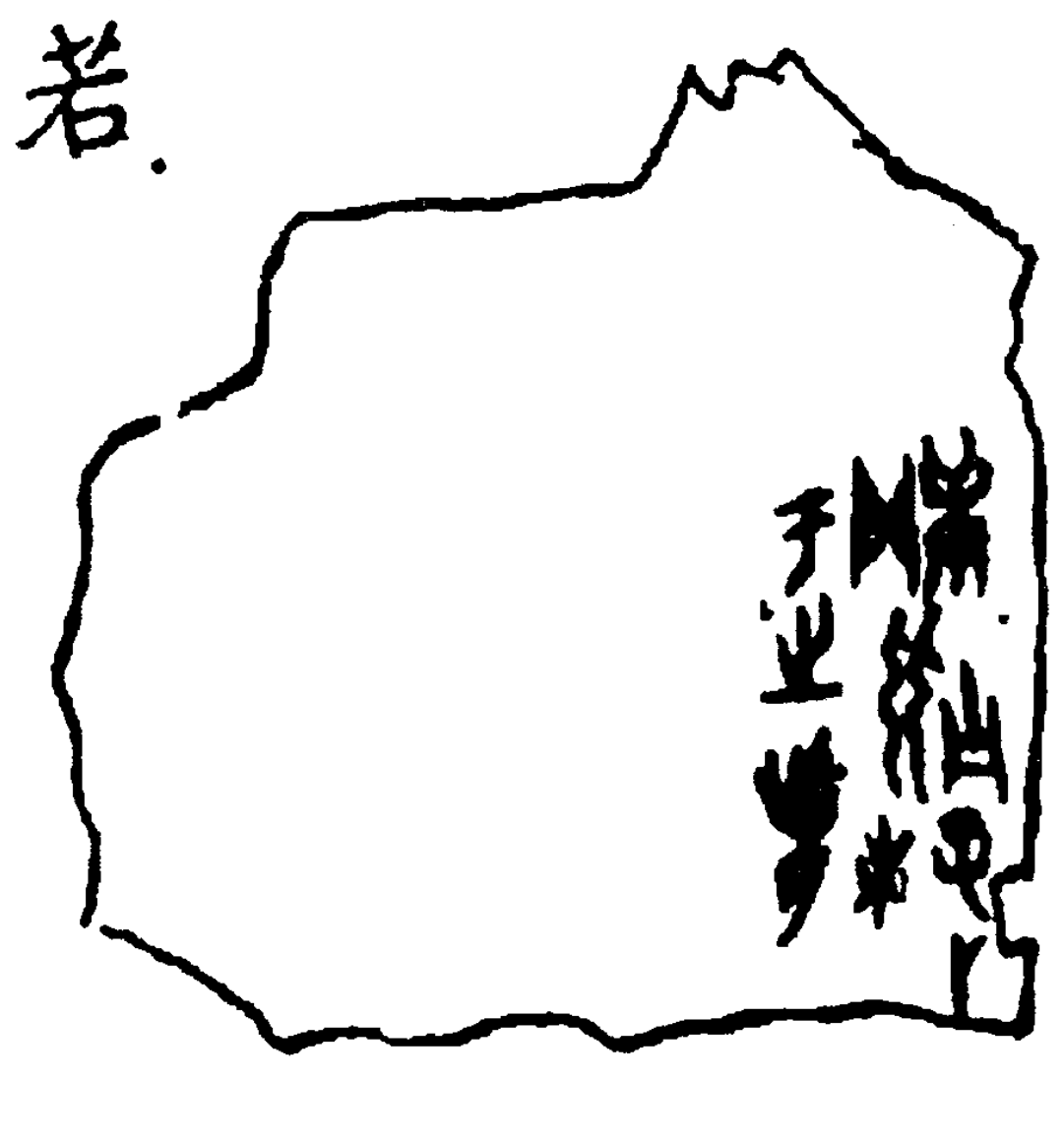
其求在父甲，王受又。
口且丁求，王受又。
正與京都大學B一八八五加一八二三同。
弜巳（祀）兄（祝）于止，若、
其兄（祝）在匕辛、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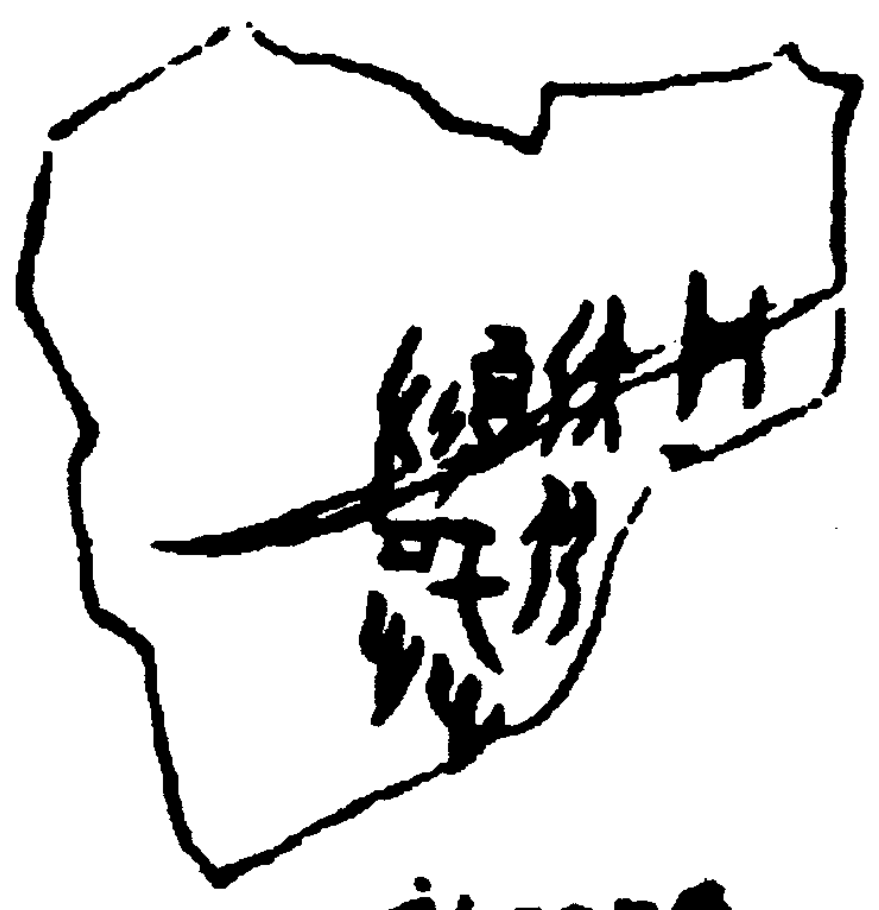

粹335.

B.1823

B.1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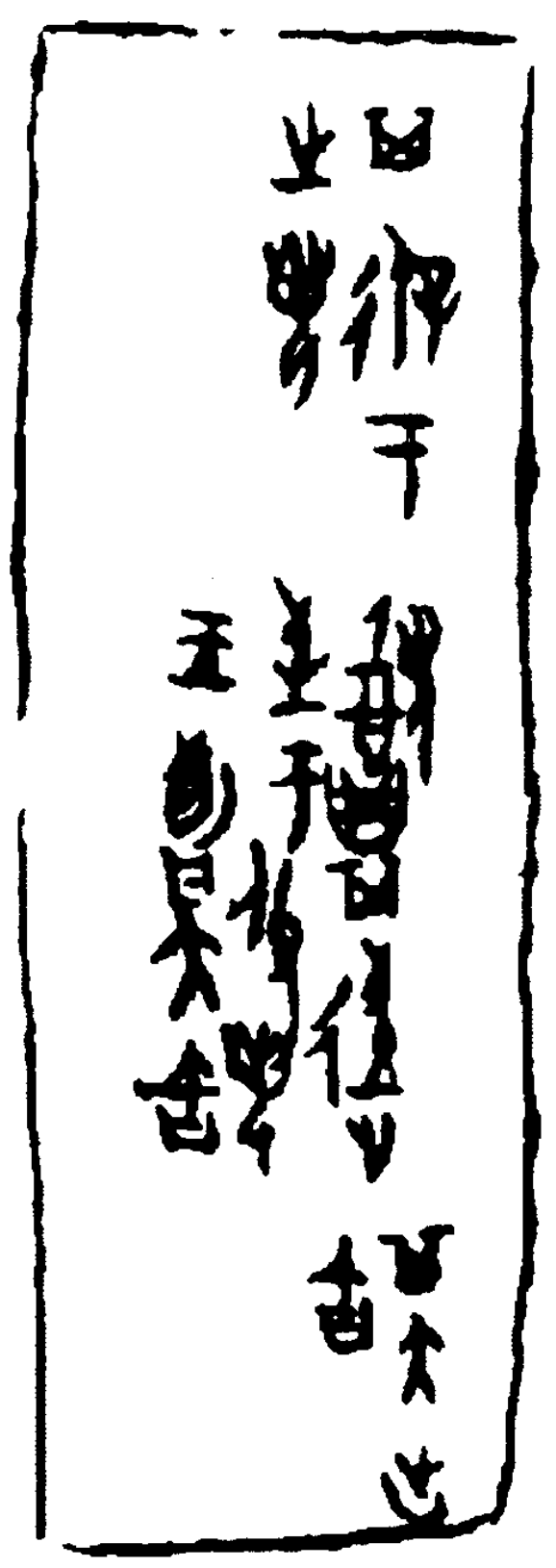
新三九七九：
貞：口大乙，弜口酌，于止，口又正、
鐵二一、一三：
庚子子卜，貞：弜𤏲于止，若
甲一九七八：
辛未貞：今日薅田
貞：王其[illegible][illegible]方白[illegible]于止，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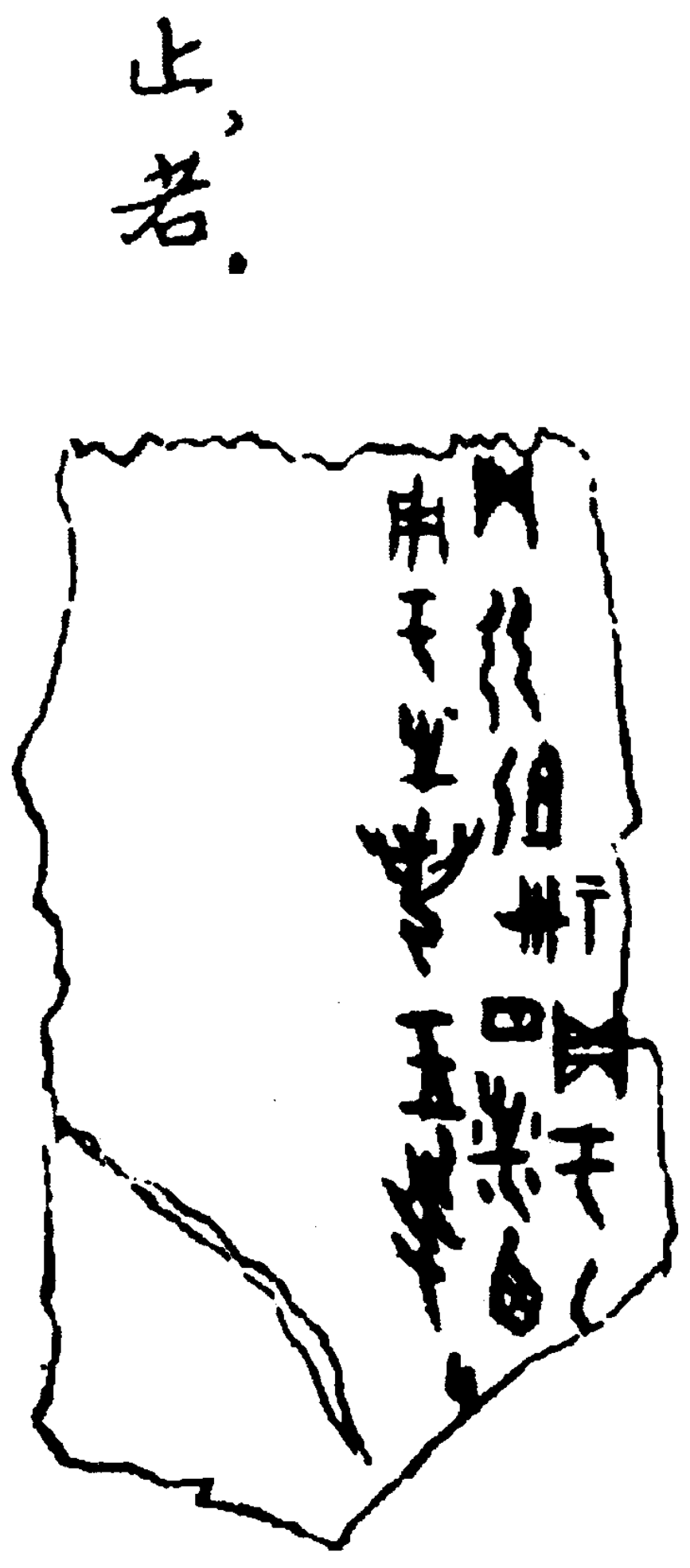
新3957

新4299


鐵21.13.


新3979

前五、三〇、一：
其大出、吉
其往至于攸，若。王固曰，大吉。
其御于止，若。
甲一三四三：
貞：于乙日桒西，王受又、
貞：弜且乙𠕋用，于止，若。
新三九五七、四二九九：
丁亥卜，狄貞：叀歲用，于止，若。
酌，中兄，于止，若、


前5.30.1.


甲1343.

粹編一四二：

大乙史，王鄉于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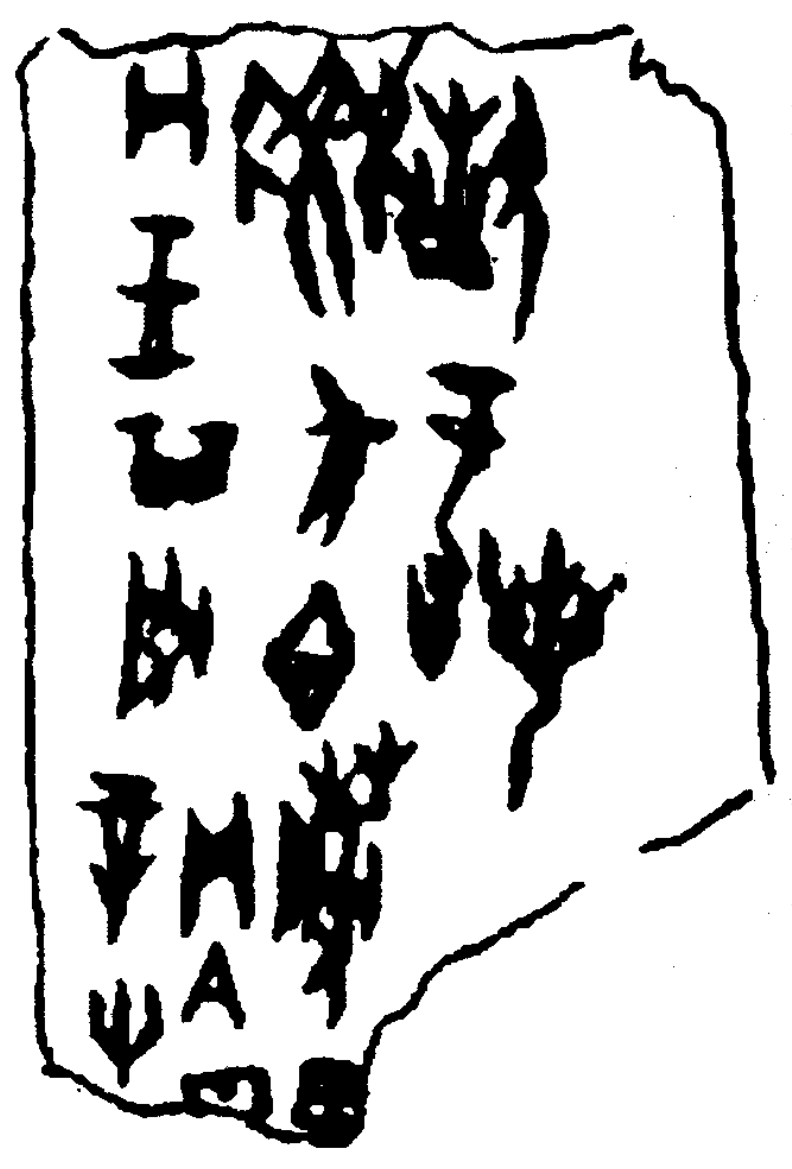
弜鄉于止，若。

粹編五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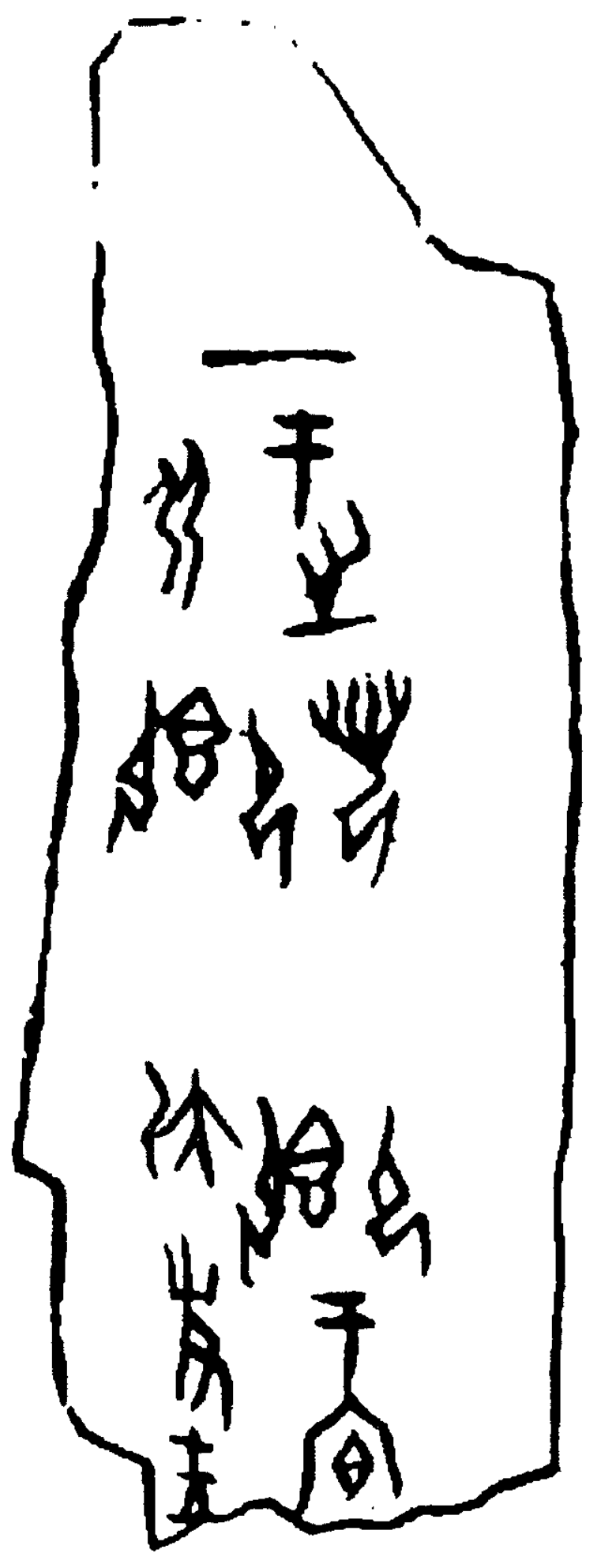
弜口，又正。

三匚二示，卯，王叙于止，若。

弜叙于止，若，又正。



甲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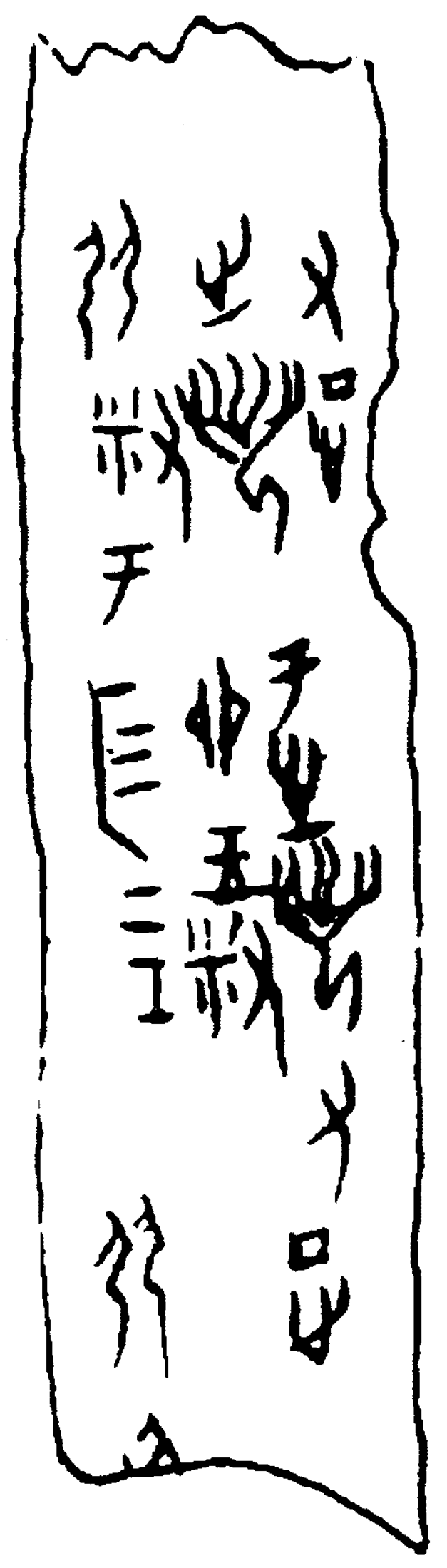
萃 142.

續存一五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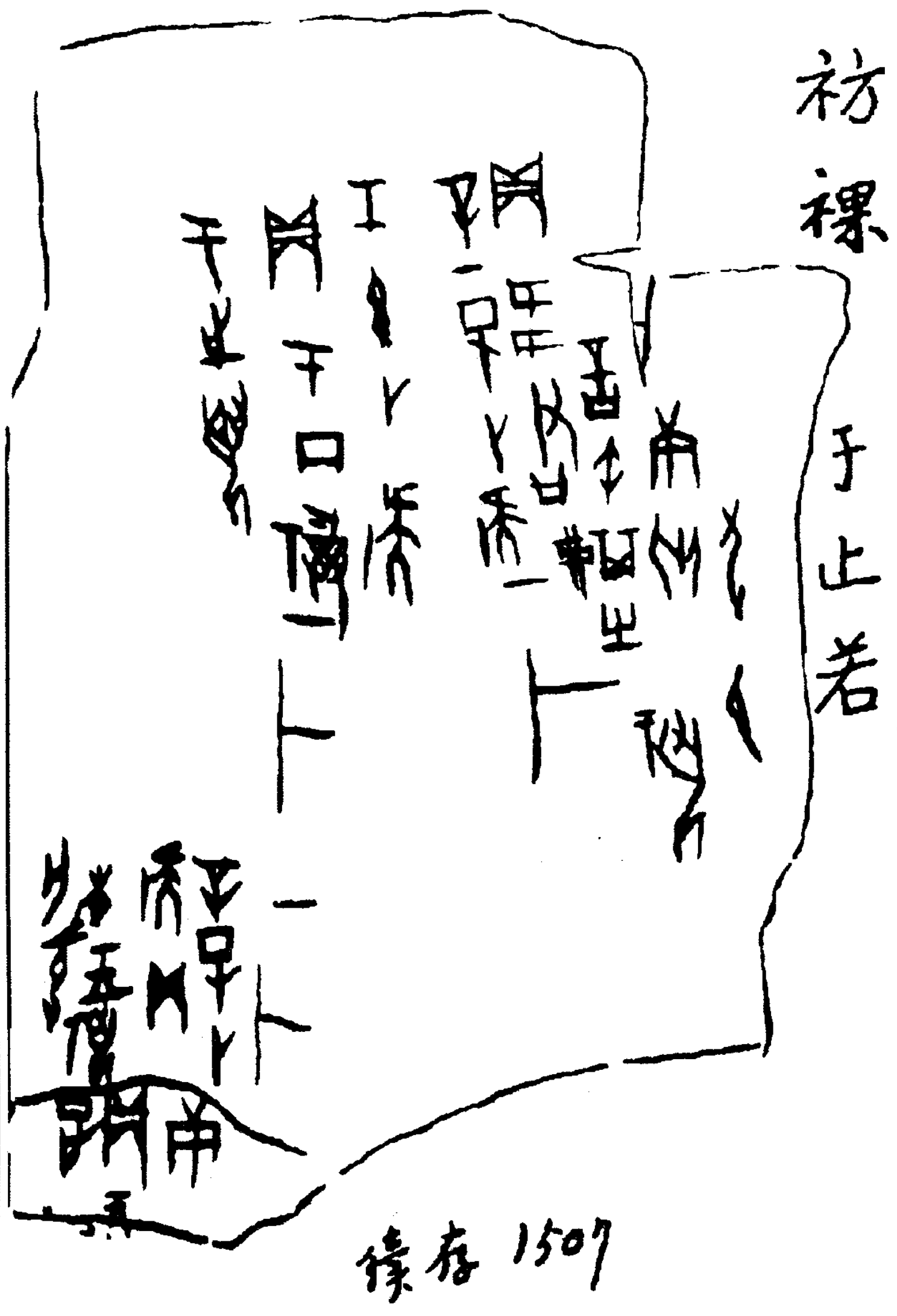
辛巳卜，吳貞，叀王祝，亾宅。

辛巳卜吳貞：多君弗言余其㞢祝，庚𠧢，九月。

壬午卜吳貞：于祊祼于止若。



萃 542.



續存 1507

以上諸卜辭讀為「于止（此）若」，皆言正辭順也。胡厚宣

新獲卜辭三九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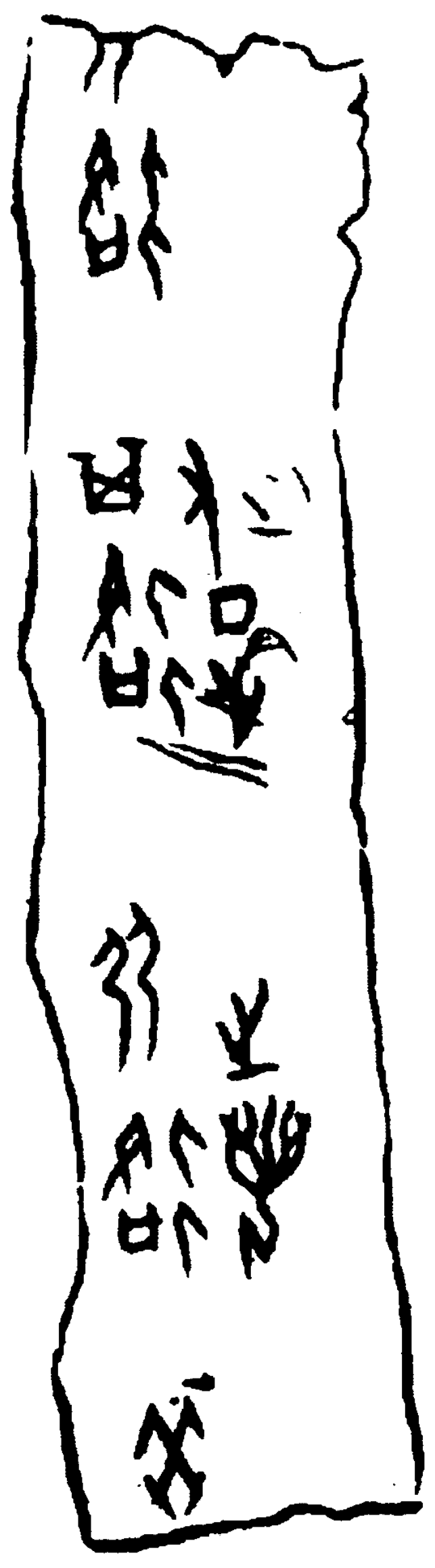
弜𢓜止，若。

其𢓜，又正。

𢓜即方言𢓜。羅振玉謂各即來格之格。宗周鐘「用卲各丕顯祖」，無專鼎「王各于周廟」，頌鼎「王各大寶」，石鼓文「大車出各」均作各。此𢓜从彳从各，與說文：徦，至也，从彳从叚，其音義同。𢓜止者，來此也。戩壽堂殷虛文字十二、二：

貞：王伐𢀛方，受㞢又。

貞，王㞢（又）曰：于止（此）㞢（侑）。



新 3956
萃 1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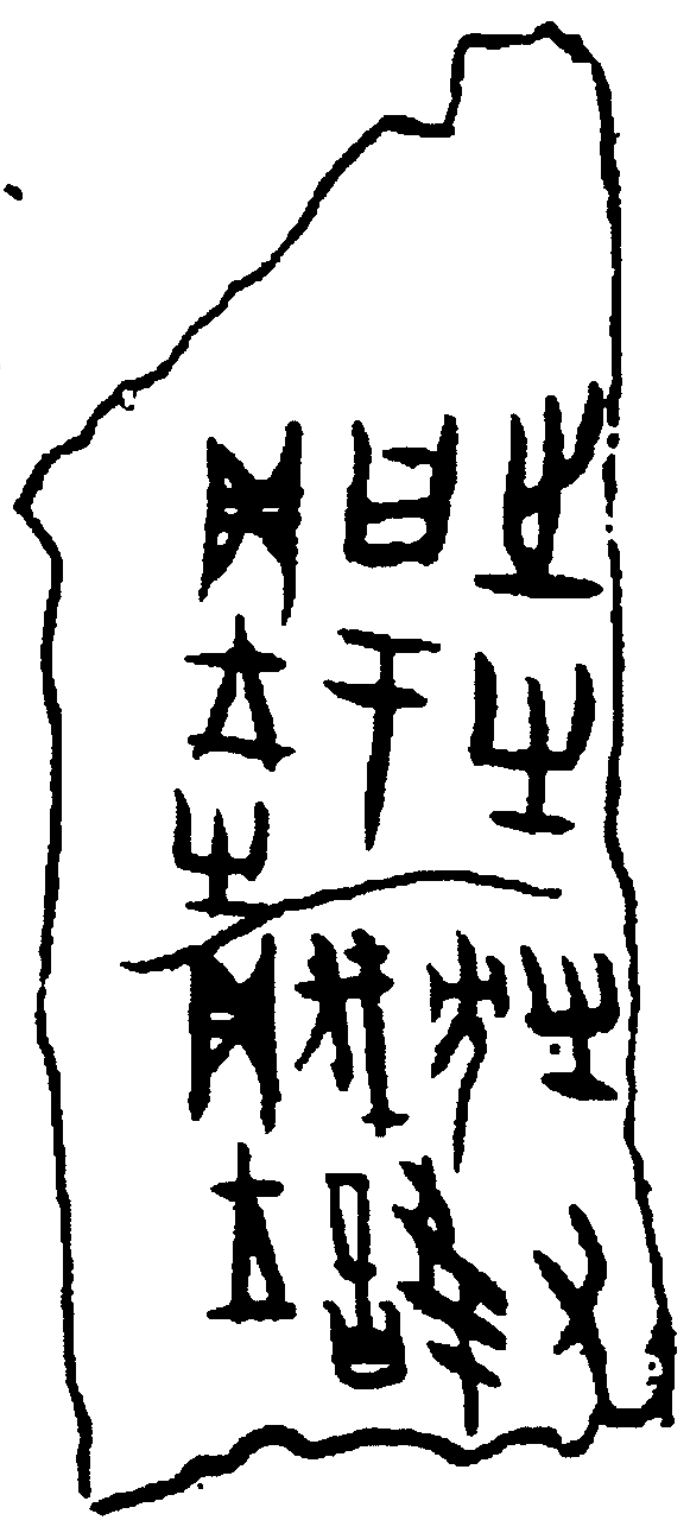
前六、四六、五：

戊申、千亩、彘東西、自西、从于止（此）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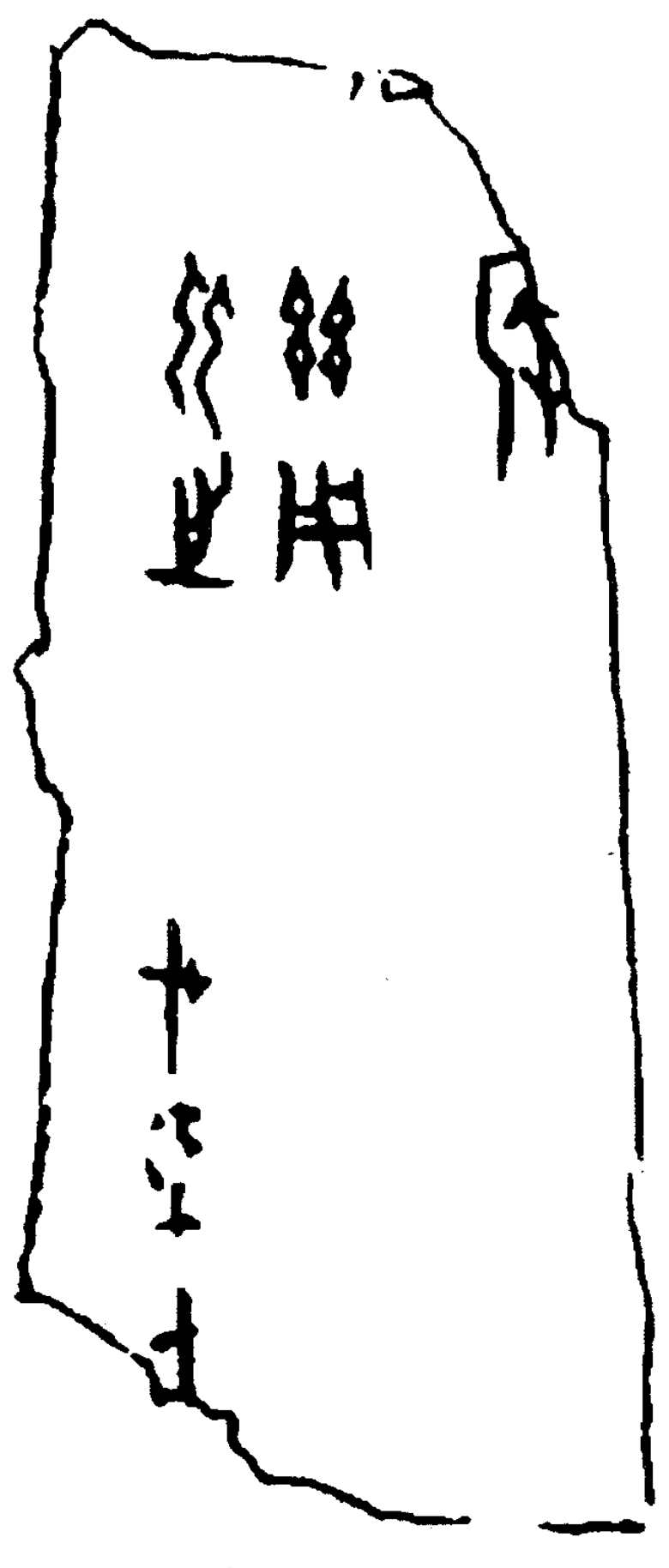
新四六〇〇：

甲戌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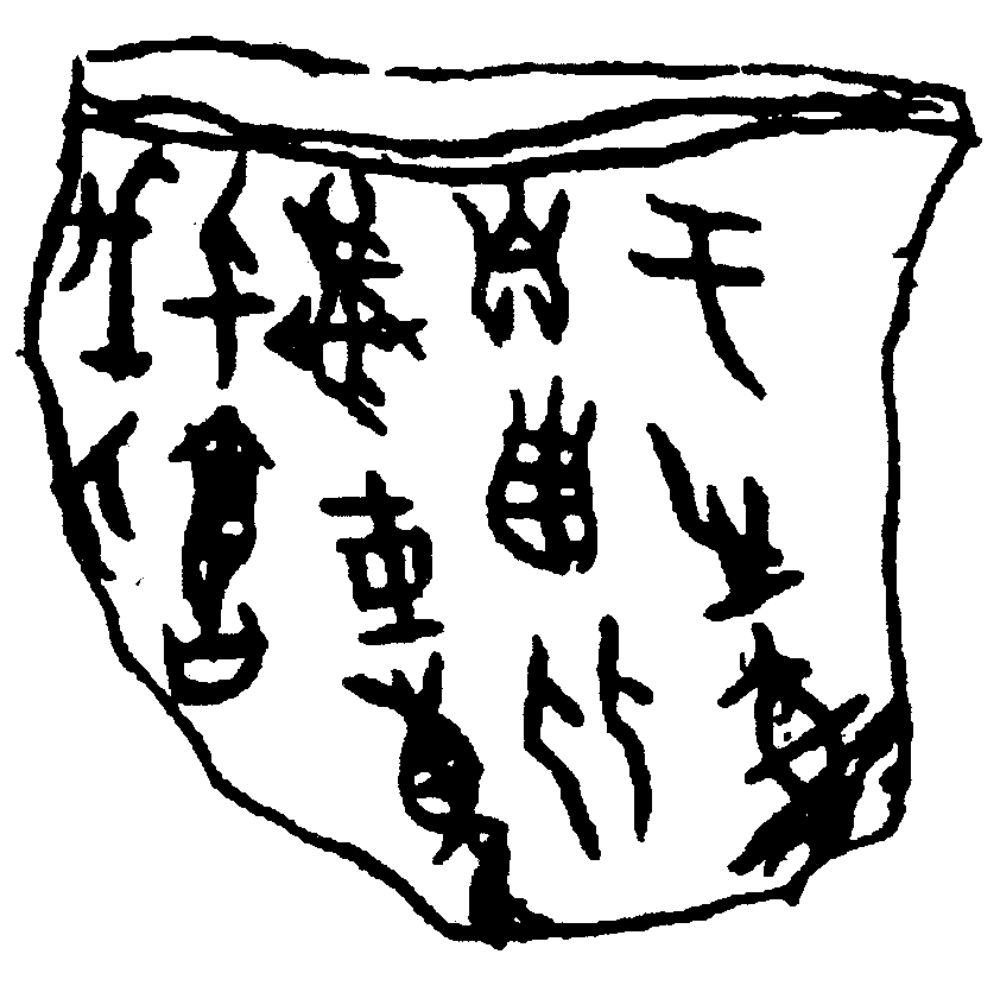
弜止、丝用、牢。



戩. 12.2.



新 4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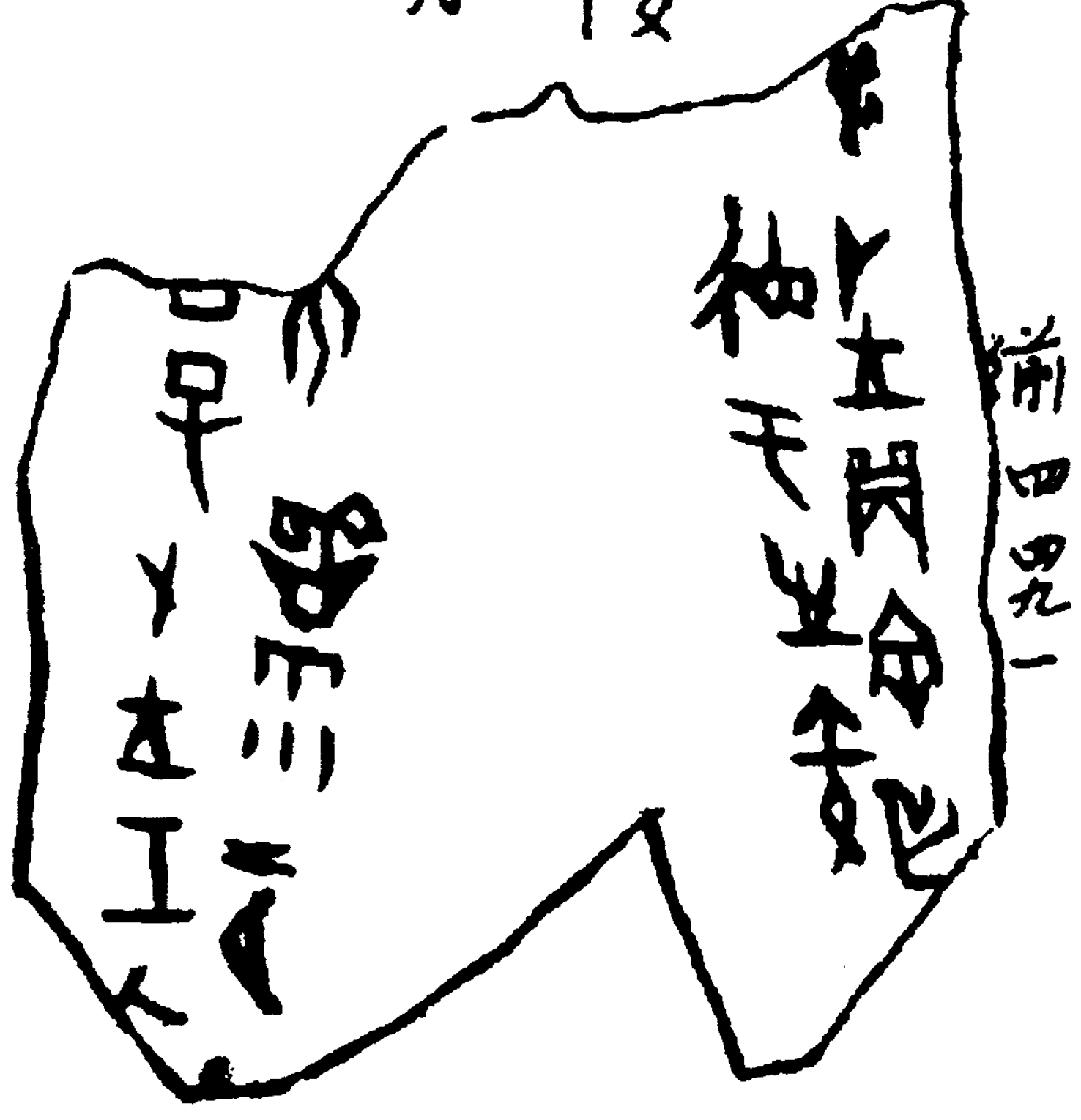


前 6.46.5

前四、四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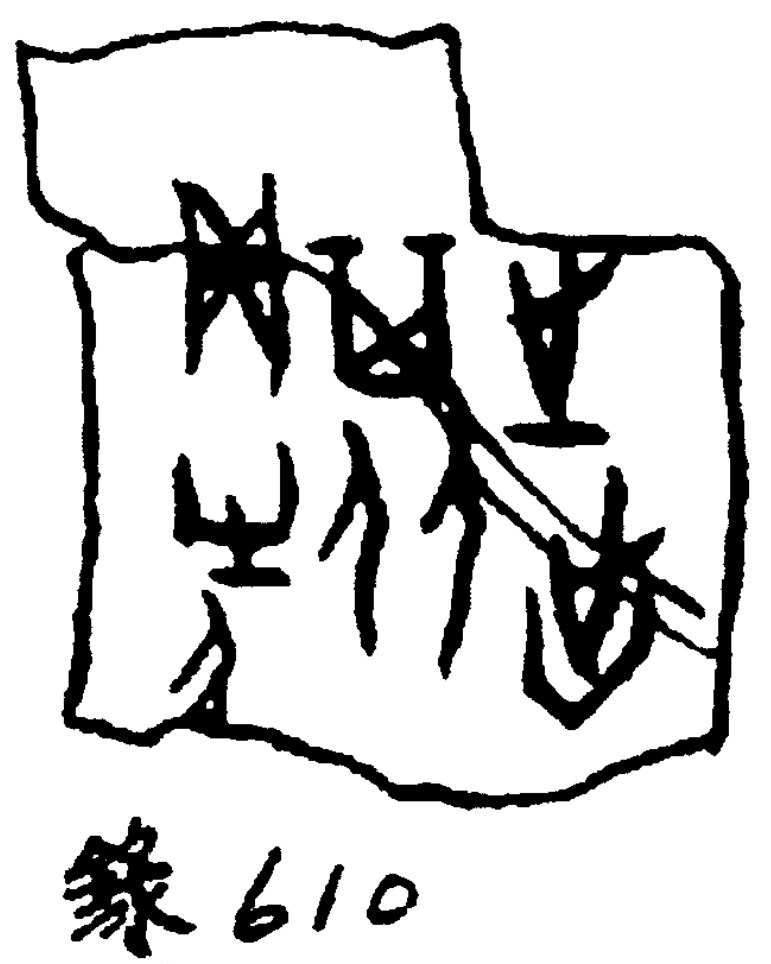
癸丑卜，王貞：余乍口、柚于上夌

丁巳卜王壬口不羊（祥）雨二月


前四四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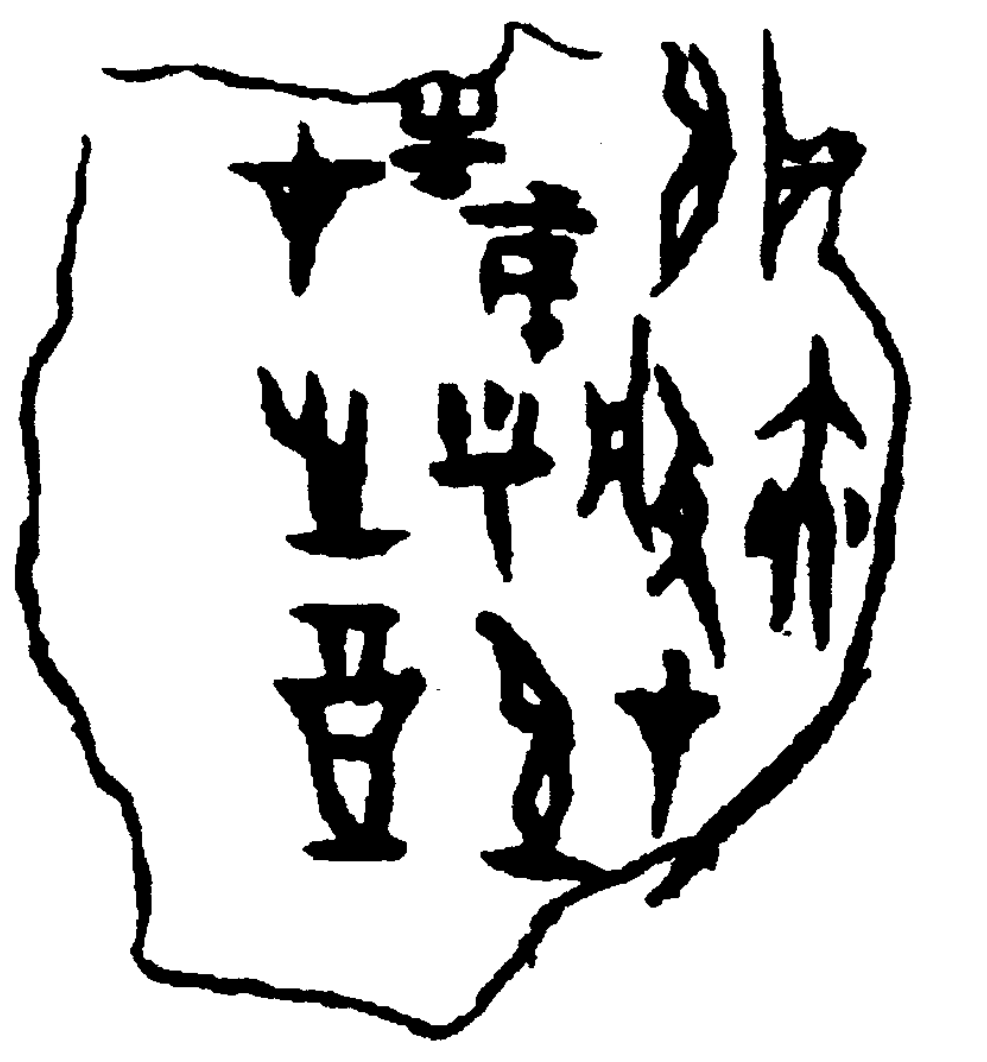
甲骨文錄六一〇：

貞㞢口、其从止出。


粹610

此雖殘文，然「止出」上有于字，必為于此出也。鐵雲藏龜一六八、三：

貞、亦、𠂤般在𢦏、乎𠂤、在止奠。


鐵168.3

奠為地名，骨臼刻辭「奠示十屯㞢一」依（歷史博物館藏）乙編二二四五「奠來廿在畀」。三四二二「奠入二」。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二、七、三「貞勿曰侯奠」。奠，三體石經春秋經鄭古文作奠、在止者即于止也。

卜辭中常見「隹止」「不隹止」如乙編七二三一

貞：帚曰：

貞：帚勿曰：

貞：隹止

貞：不隹止

乙七八一八：

辛丑卜，宂貞：沚戓攸

王勿隹止，从。

乙六三九六：

王弗氏且丁眔父乙，不隹止。

王往于田：弗氏且丁眔父乙，隹止。

王弗氏且丁眔父乙，隹止

乙七七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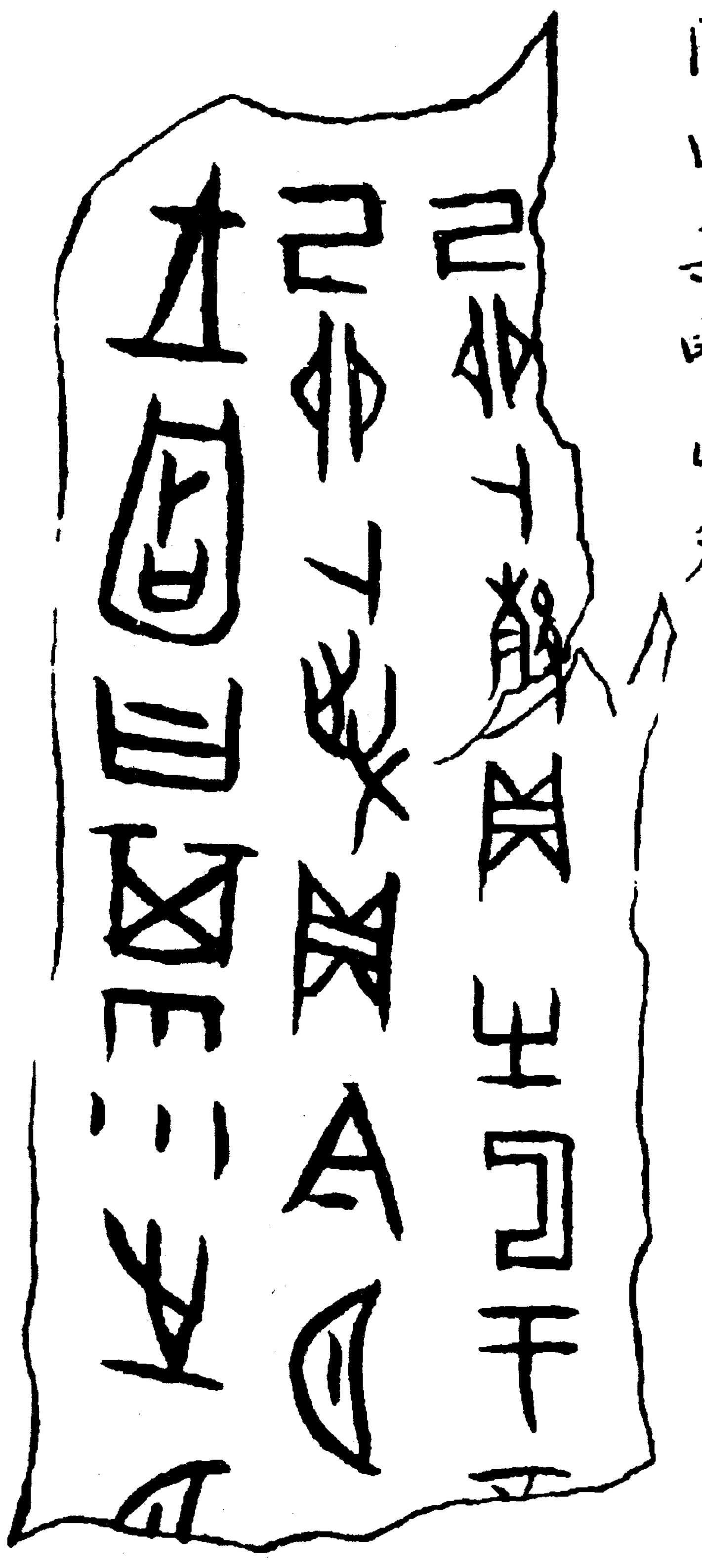
貞：王㞢叵于蔑，隹止，㞢祭

隹止者維此也。前編七、三三、二：

己卯卜，㱿貞：㞢匚于口。

己卯卜，爭貞：今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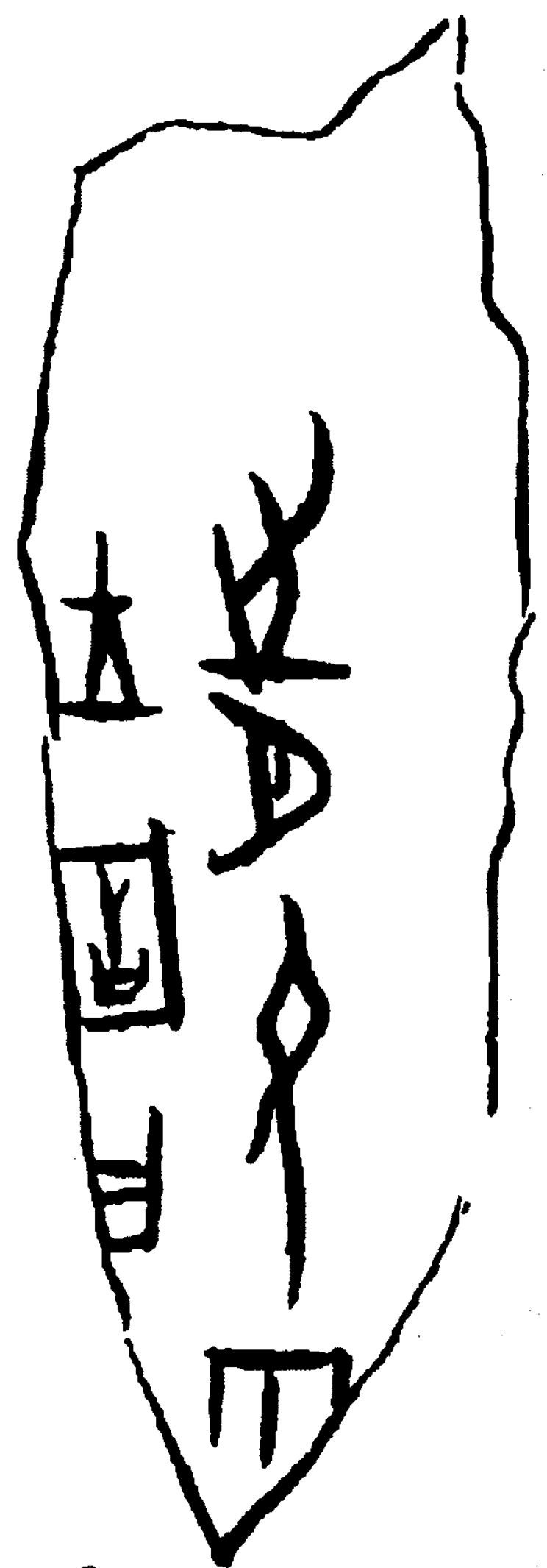
王固曰其雨，止夕。


前.7.33.2

止夕與今夕對文，止夕者之夕也，即言今夕也。

龜甲獸骨文字一、二七、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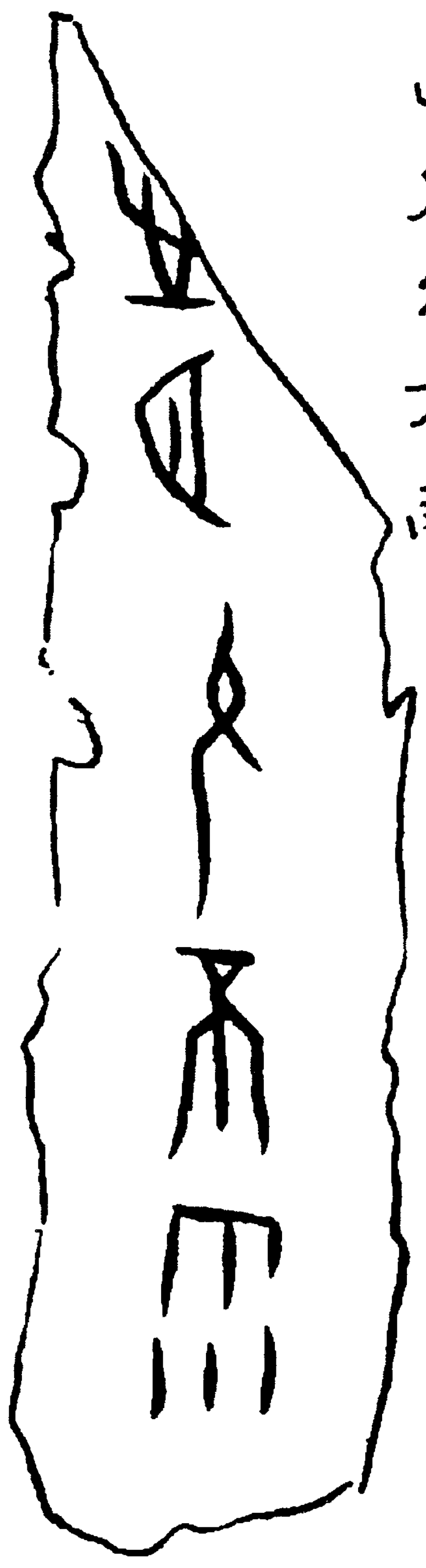
王固曰，止夕允雨。



獸甲1.27.17.

前編七、十四、三。

止夕允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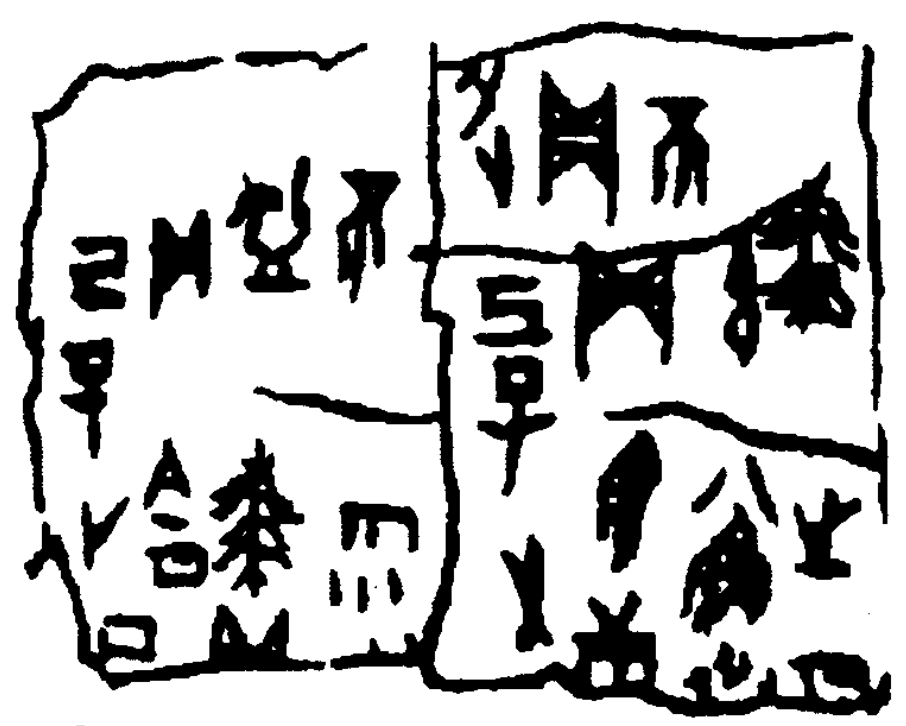
前7.14.3、

龜甲獸骨文字二、二六、十：與二、二六、十一：

己巳卜，貞：今日益桼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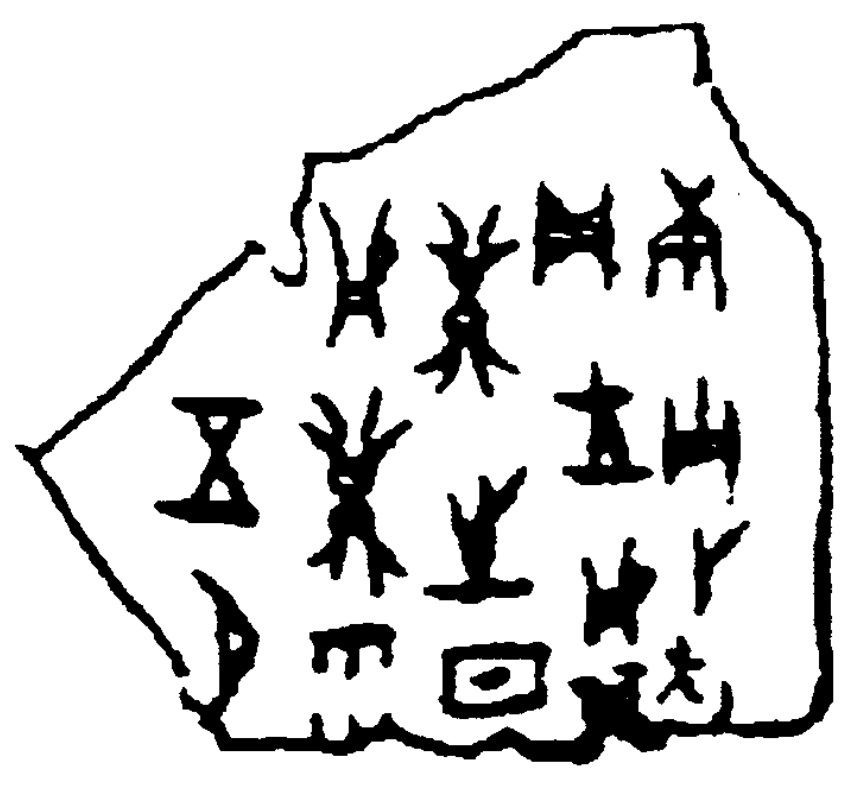
己巳卜，貞：翌庚午魚益桼、止日。

前編五、二七、五：



獸甲2.26.10、十2.26.11

庚子卜，爭貞：王爿其冓，止日爿冓雨五月



前5.47.6

龜甲獸骨文字二、二二、一〇：

止日，王往于田，从東允獲豕。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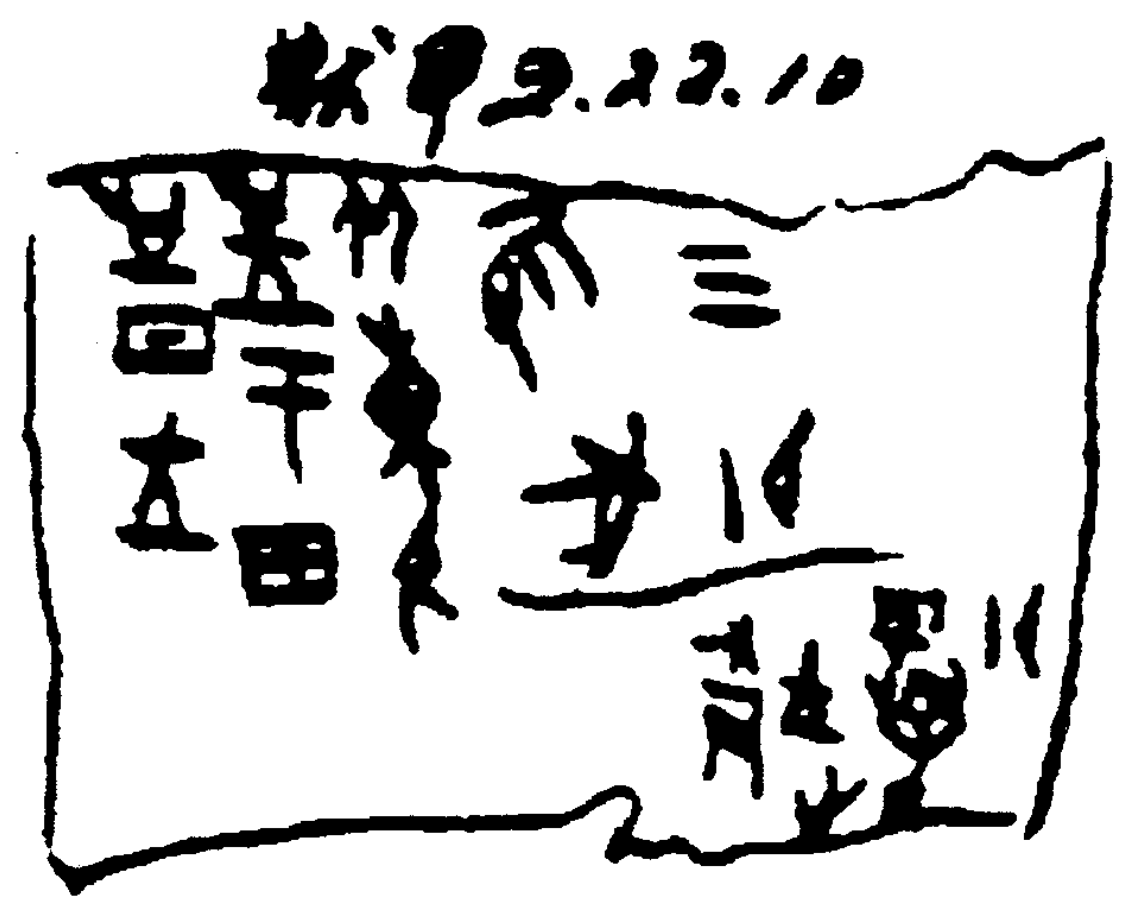
戊辰囗王往囯曰、若，十月。

止曰猶止夕也，止日者之曰，卽此日

扶齋所藏甲骨一：

止日夕㞢鳴鳥。

獸甲2.2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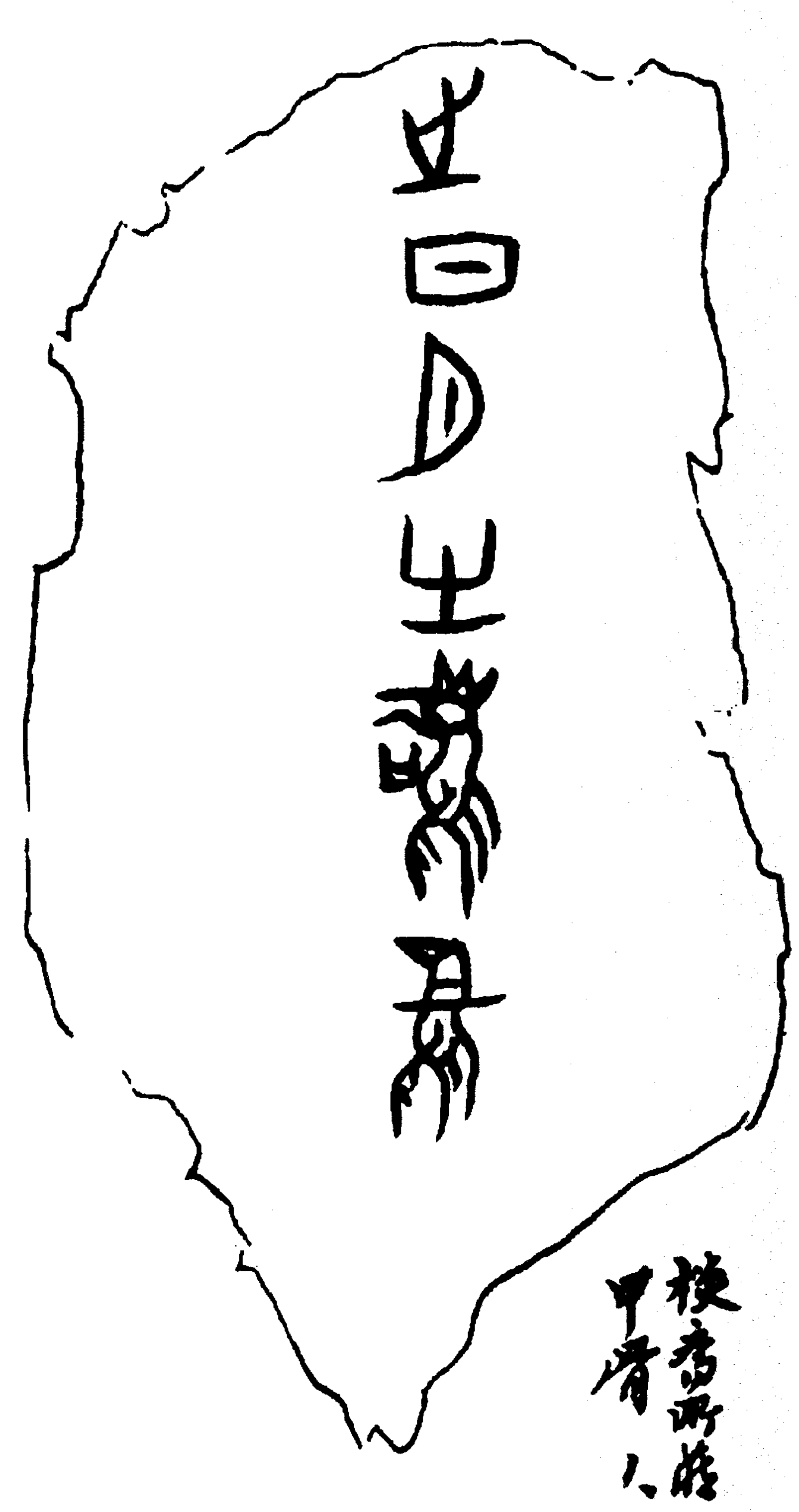
甲戌卜，岕品，不其禽，十一月，止夕風。

甲戌卜，岕品止，禽，隻六十八、

甲午卜，爭貞：翌乙未用羌，用。上ヨ雀。甲三一一三

甲午卜，爭翌乙未勿𠙹（羊），用羌。乙一九四一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𢦏畄，王固曰：丁巳我



扶齋所藏甲骨八

毋其𢦏，于來甲子𢦏，旬㞢一日癸亥，車弗𢦏，止夕

甲子允𢦏。乙七七九五

皆其例也。乙編七一二二

貞：王曰上吉、

勿曰上、

叀幽牛㞢黃牛、

勿𠙹曰上吉，若。

丙編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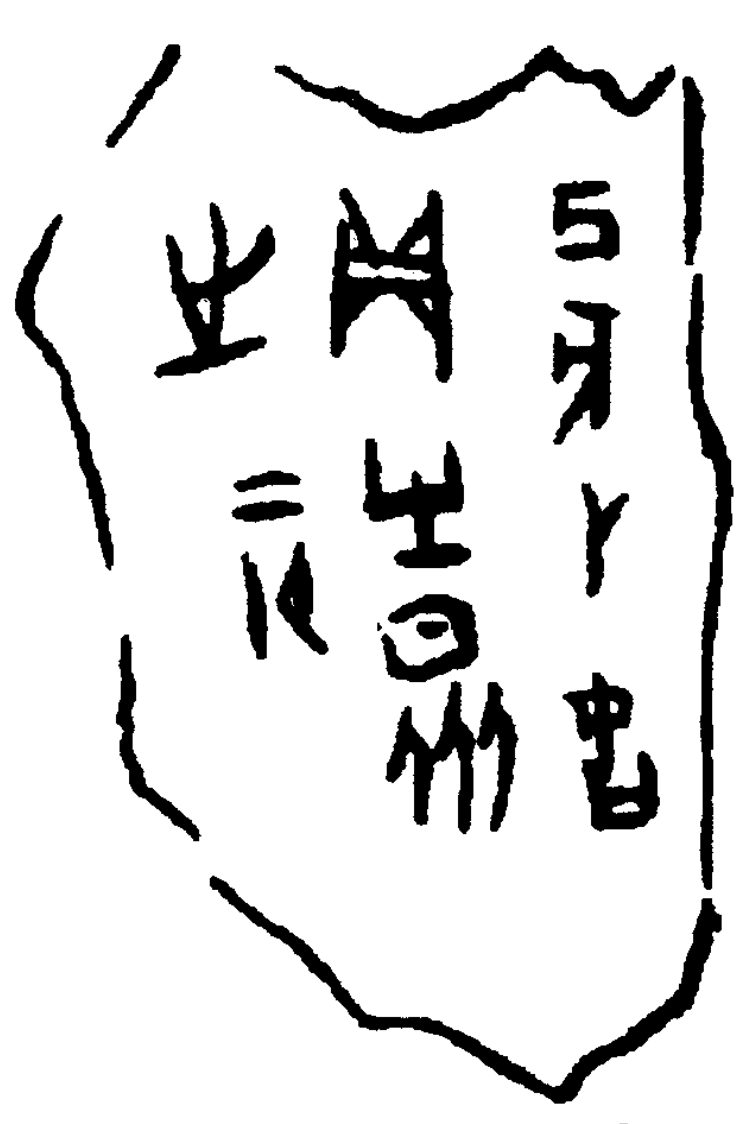
貞：㞢犬于父庚，卯羊。

貞：祝氏上疾齒，鼎悸。

上舌、止疾齒者，謂此古，此疾齒也。

三上，至也。如後下三三、八：

己亥卜㞢貞，㞢(有)眾止(至)十二月


後下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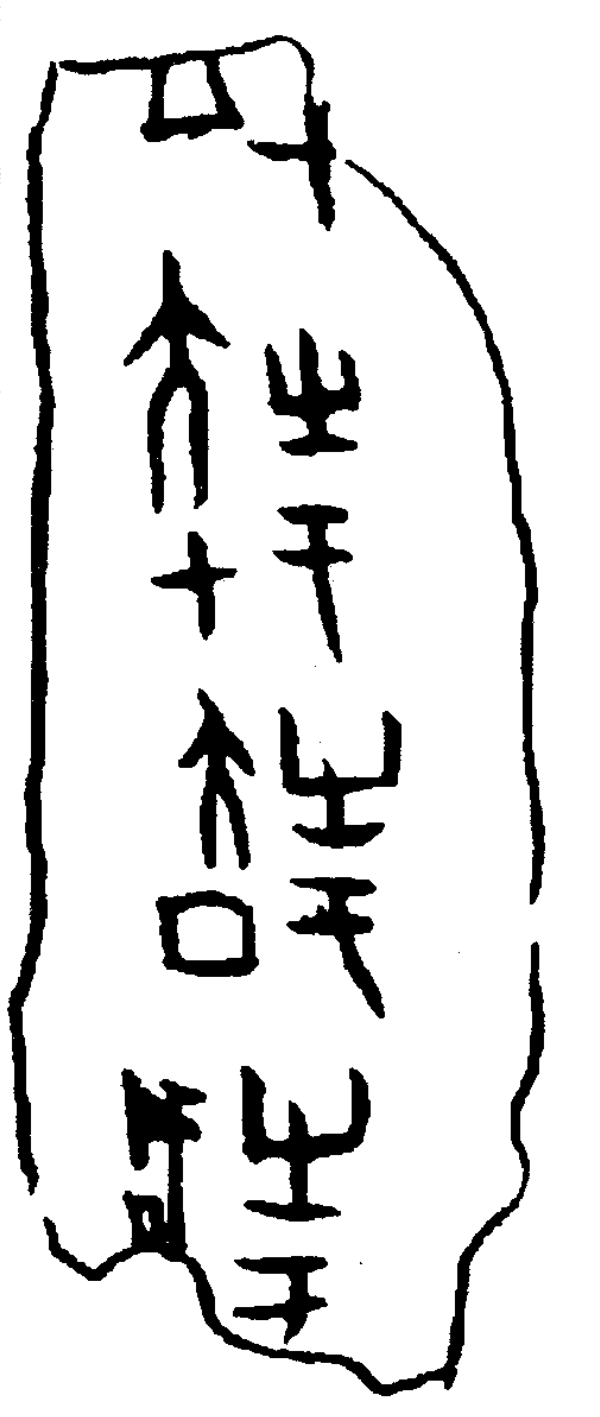
詩抑「淑埃爾止」傳云至也。

卜辭㞢，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並釋之。孫詒讓曰：「凡云之者甚多，其義為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有云貞今(勿)之者，有云貞之者，有云今之者，有惟云之者，並謂卜適其廟而祭，猶儀禮特牲饋食禮命筮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其事適其皇祖尚饗是也」(契文舉例上)吳其昌殷墟書契解詁補其不備云：「今綜合萬餘片甲骨，悉索其㞢字，駢臚而通觀之，其賦形有五，而其涵義有六。其賦形之五種：㞢又作㞢、又，作出、㞢业又通，㞢业又通。其涵義之六種：一曰㞢祭也，二曰㞢用也，三曰㞢有也，四曰㞢又也，五曰㞢此也，六曰㞢至也」。吳氏謂㞢业又通，㞢业又通，其實㞢业业各為一字，其義截然不同。其涵義有六者亦無用置辯矣。

現就卜辭中之㞢歸納之，其義有二：

一、㞢，祭也。如前一、四、三：

㞢于大甲，㞢于大丁，㞢于成。


前 1.4.3
上 237

㞢于大庚至于中丁。　後二、四〇、二

其㞢于血室，三大宰。　鐵二六、四

㞢于血室，五大宰。　金璋四六六

言㞢祭于血室也。卜辭㞢與又通用，又即右也。詩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讀若祐。易繫辭「可與祐神」，說文「姷或从人作侑」。周禮宮正「以樂侑食」，爾雅釋詁「酬、酢、侑，報也」。㞢為報祭也。佚四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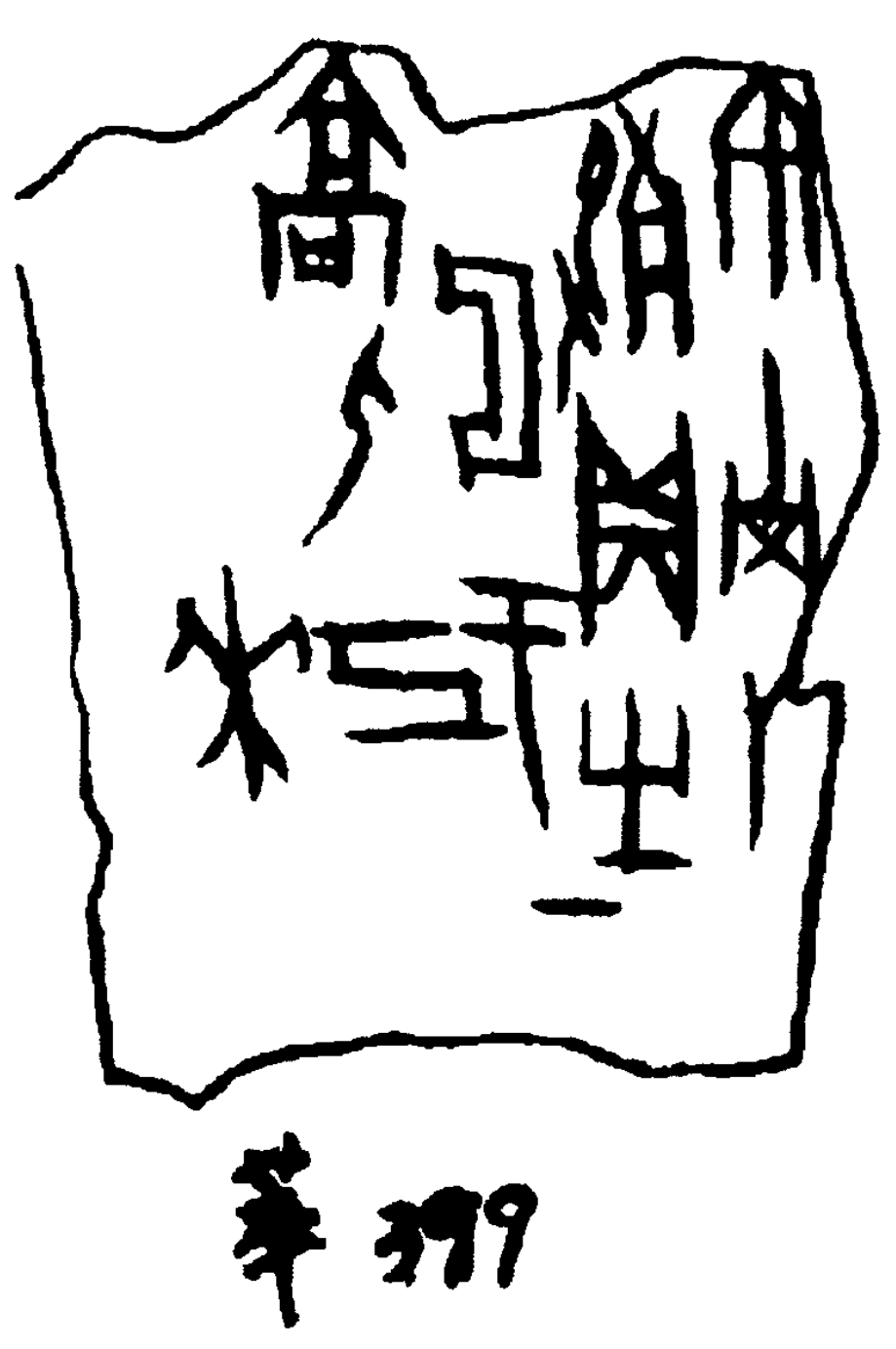
㞢匚于祊，于南室，酌。

粹編三九九：

庚子卜，㱿貞：㞢匚(又)于高匕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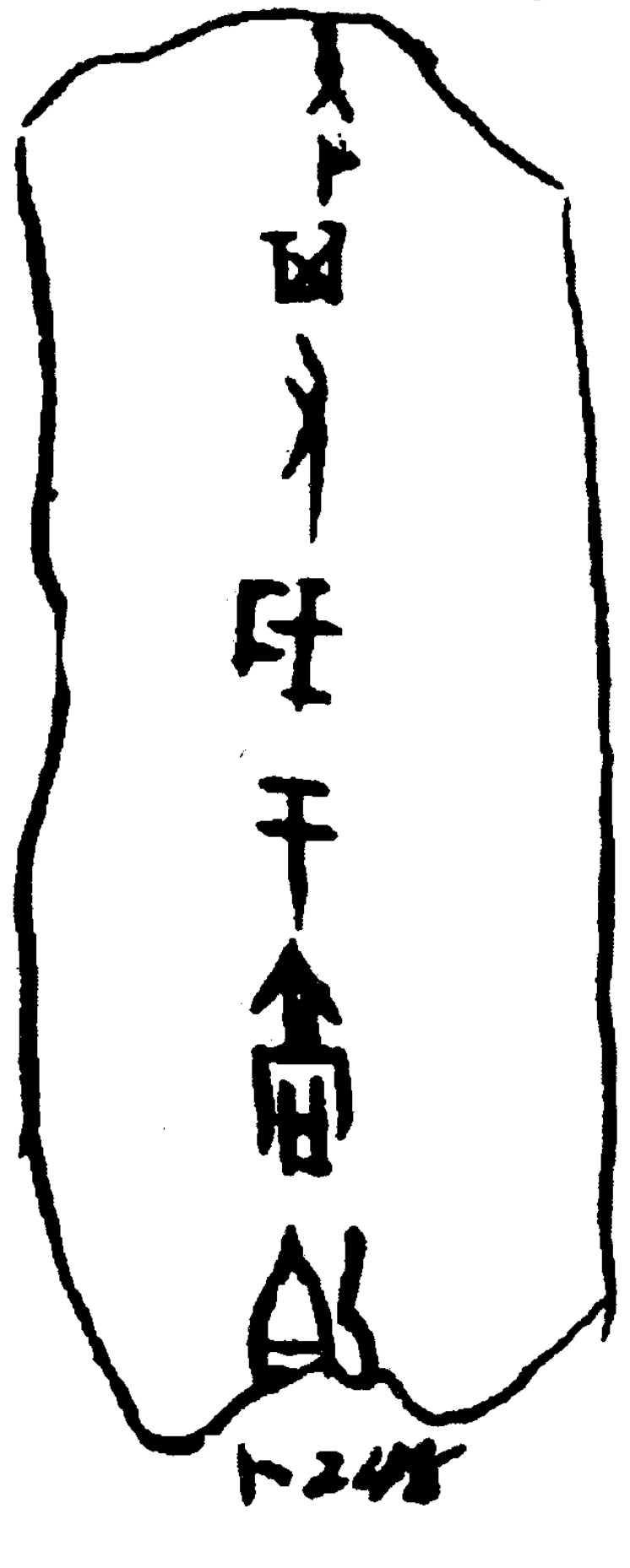
匚說文謂受物之器，讀若方，余疑為報恩之祭之報。魯語上：「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論書篇：「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卜辭通纂二四、：

口寅卜，其又歲于高祖乙，


華399

粹編一六三：

甲午卜，其又歲于高祖乙


卜248

粹編一六五：

甲寅卜，其又歲于高祖乙一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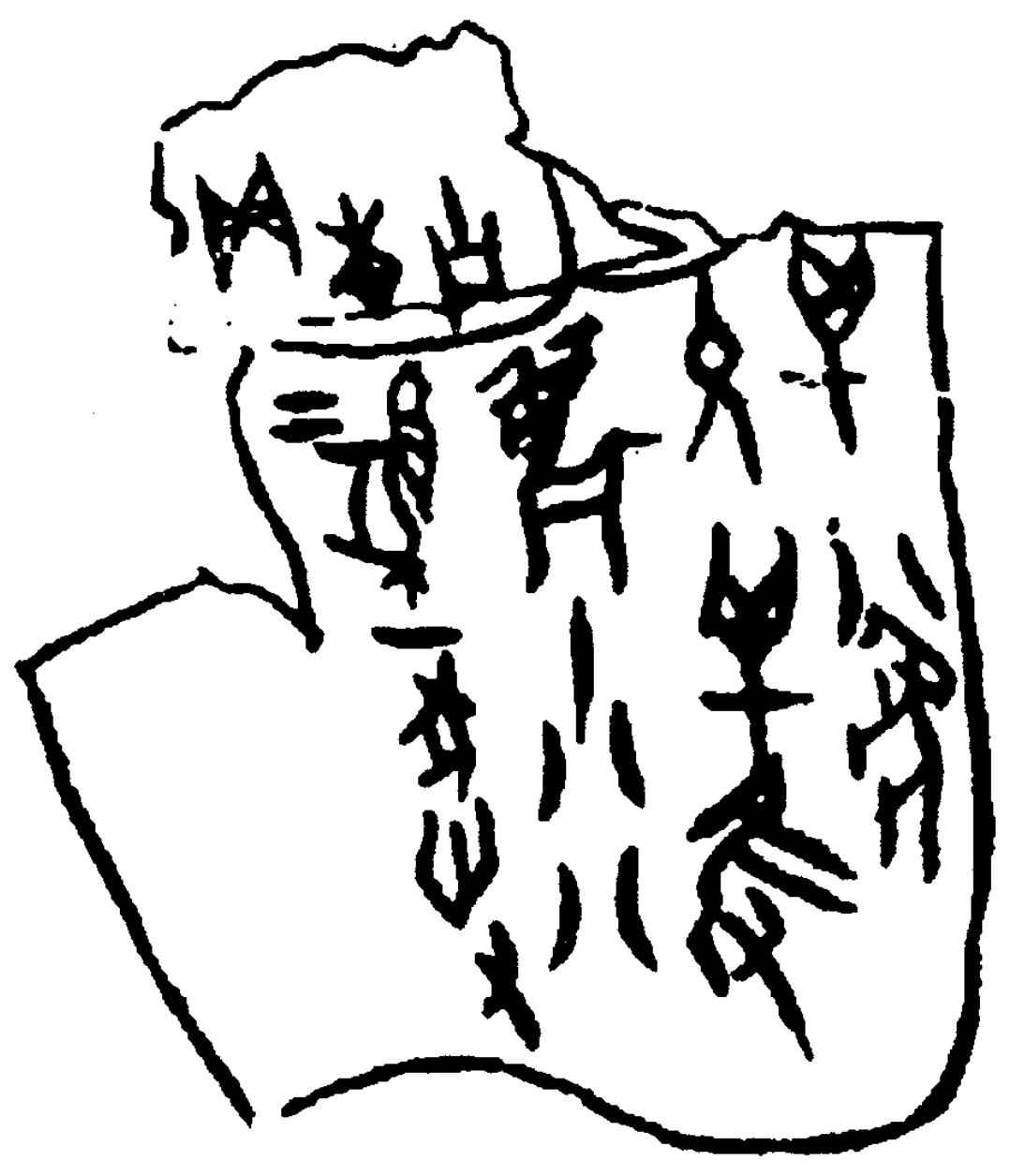
歲亦祭名、高祖乙者大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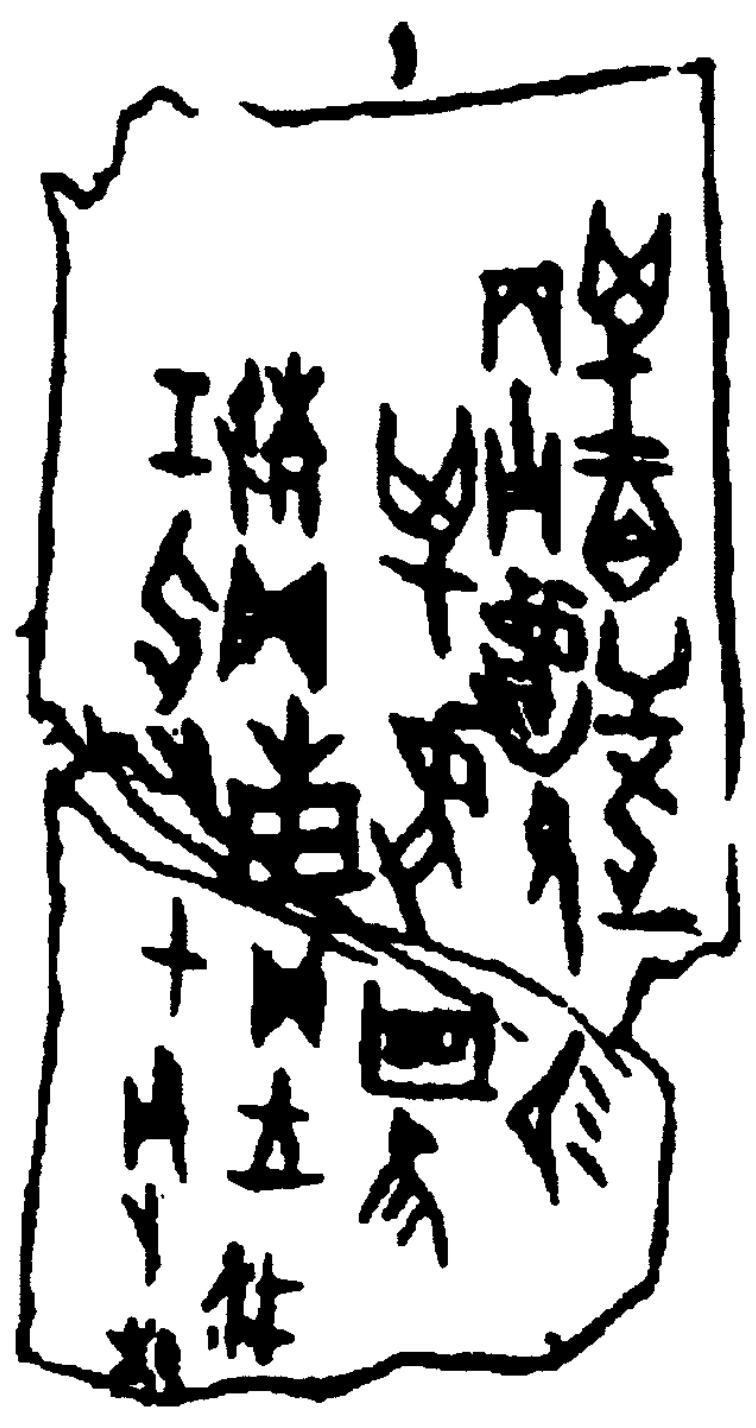
二、有也，又也。卜辭通纂二二：

㞢（禽）豕，允禽隻鹿八十八，兕一，豕卅又二。

卜二三：

壬申卜，殼貞：甫禽麋。丙子阱，允禽二百㞢九。


上 22
史學年報 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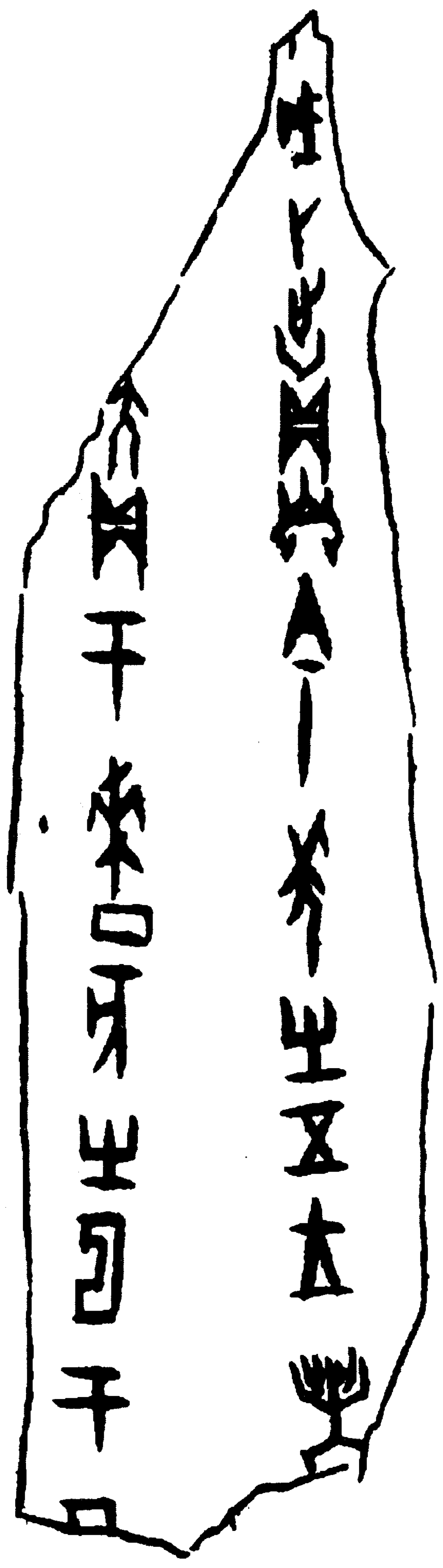

上 23
前 4.4.2.

㞢與又通，並同義。續一、四四、五：

□戌卜，出貞：自今十年又五，王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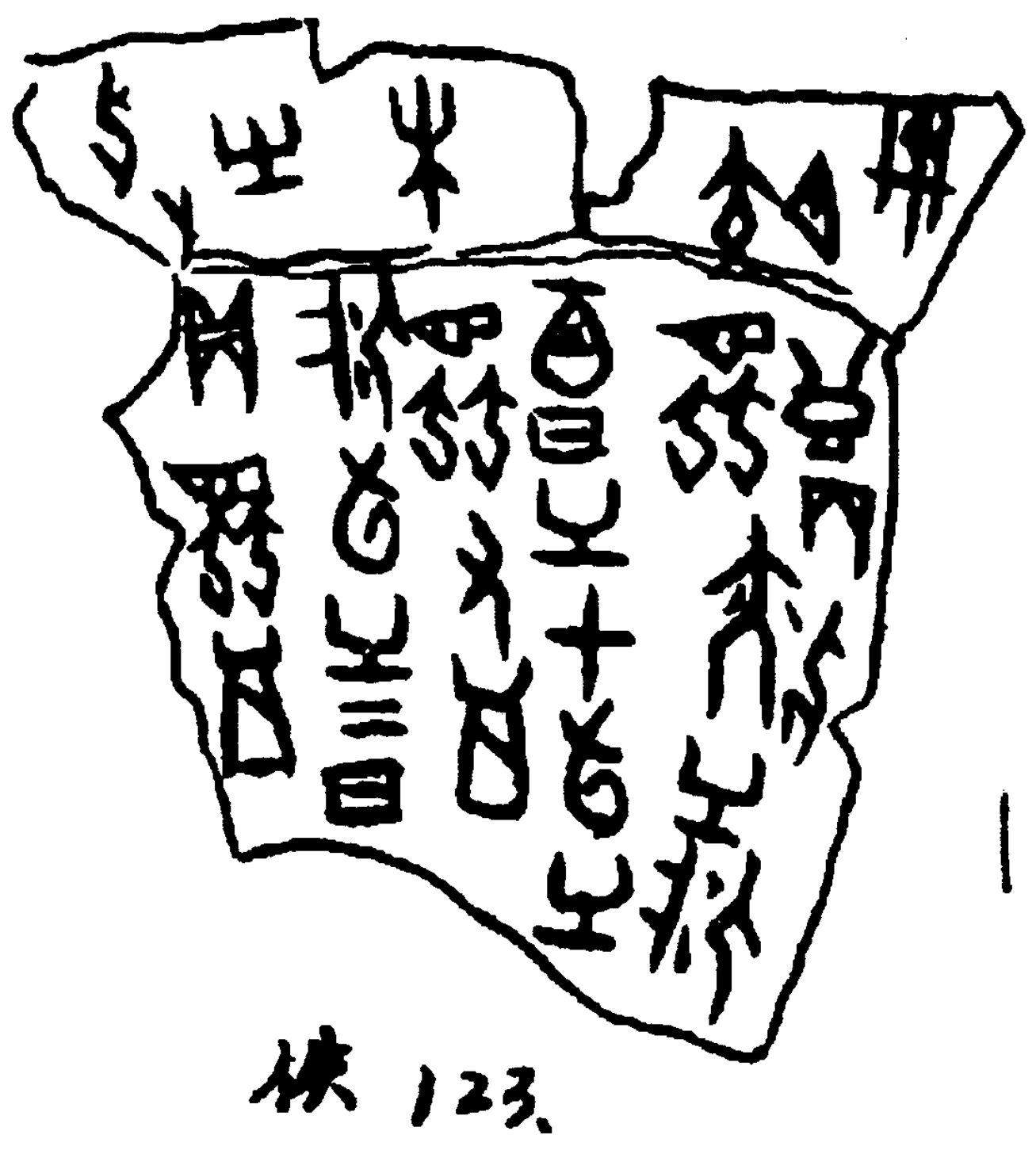
□□□大貞：于來丁亥㞢彐于祊。

今十年㞢五與周書秦誓「惟十有三年春」，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周宣王時器如虢季子白盤「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克鐘「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之又同。


續 1.44.5.

甲卜貞：𦉪囚㞢疾，旬㞢二日未，𦉪又囚。

□百日㞢七旬㞢、寅𦉪亦㞢疾，夕亜，丙申死。


佚 123.

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左傳襄公三十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之有同。古又有通用。

王固㞢希，其㞢來𡆥，气至九日辛卯，允㞢來𡆥自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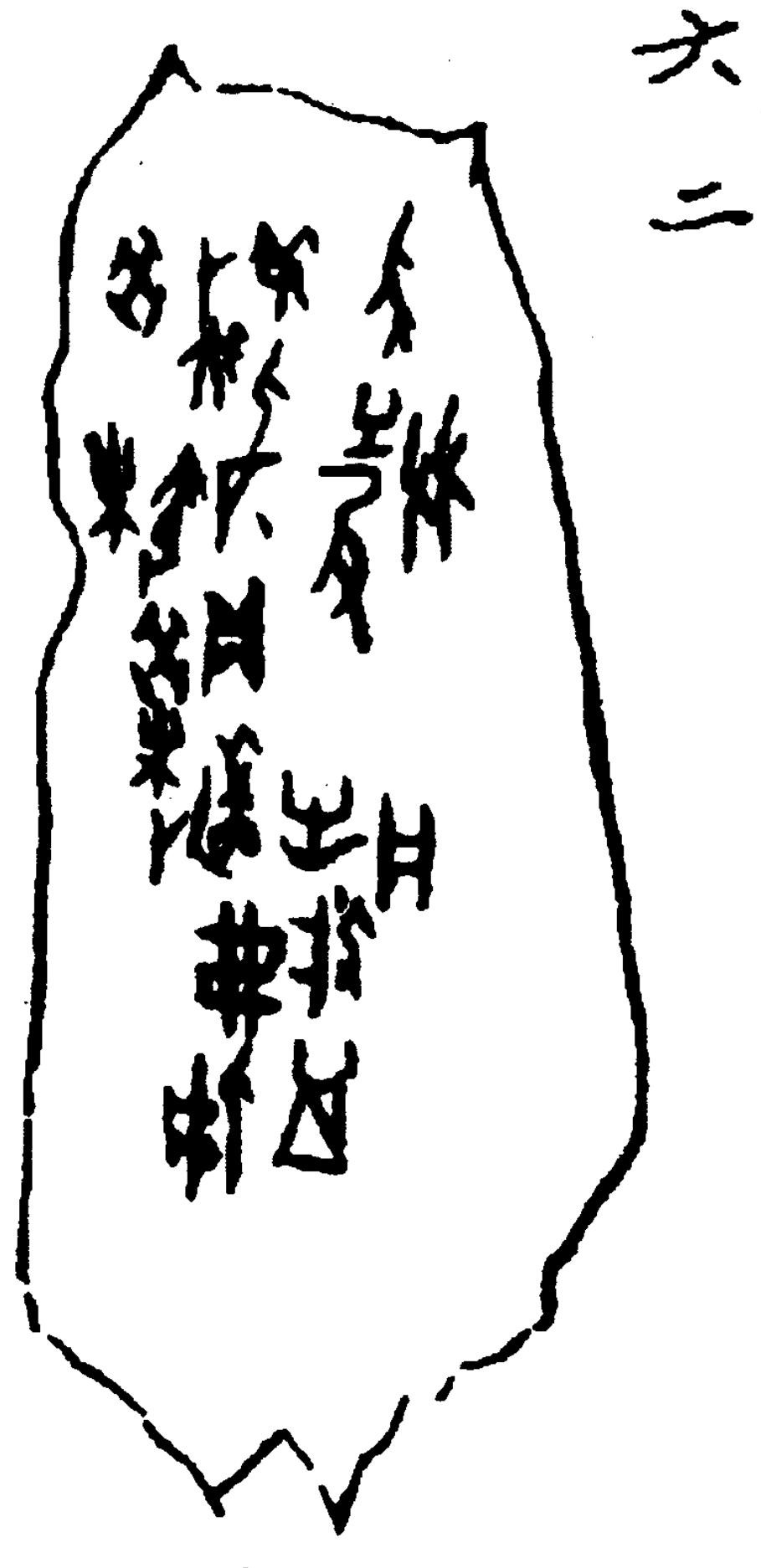
蚁妻妌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

㞢來𡆥者，有𡆥來也。前八、六、二：

癸未卜，貞：畵㞢疾，囚。

弗疾囚。

癸未卜，𣎵令羌匕石，希㞢艮友。


前 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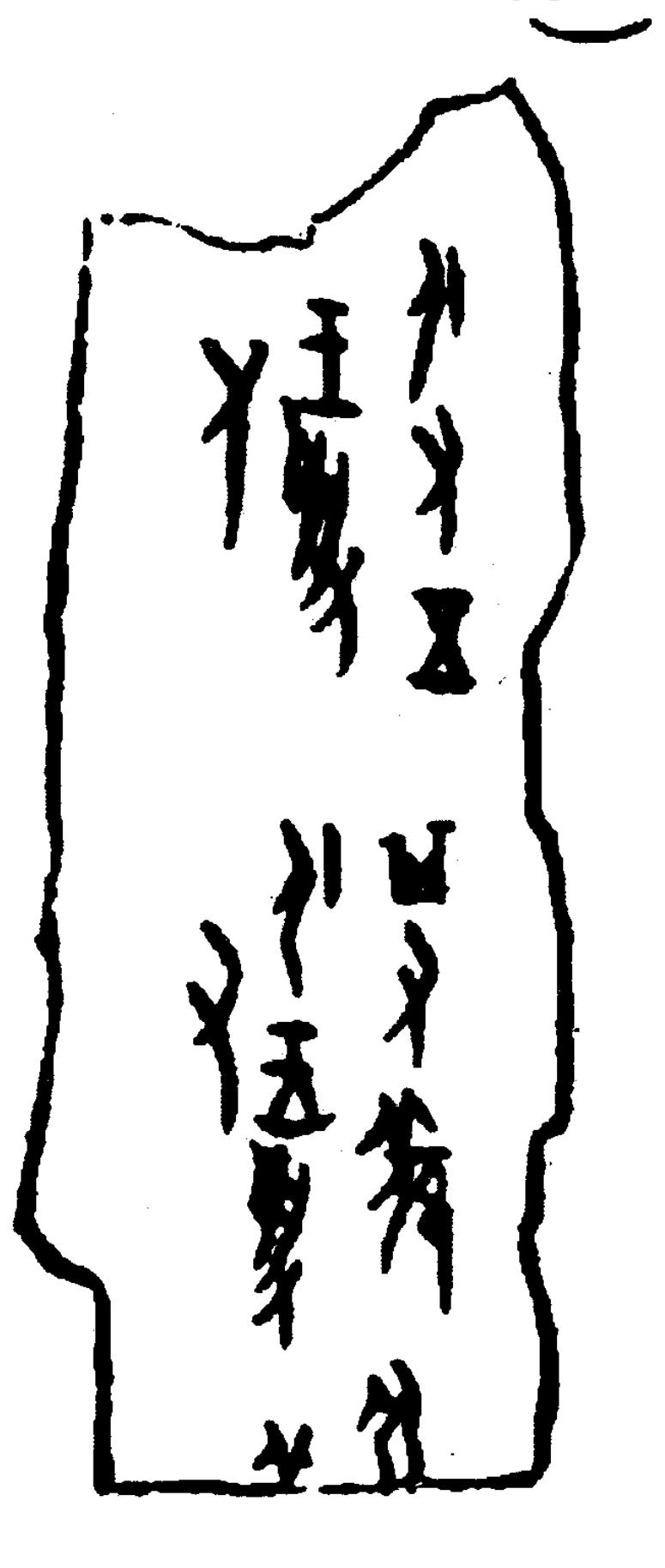
㞢疾者，有疾也，弗疾者，無疾也。粹編五九五：

其又（有）羌十人，王受又（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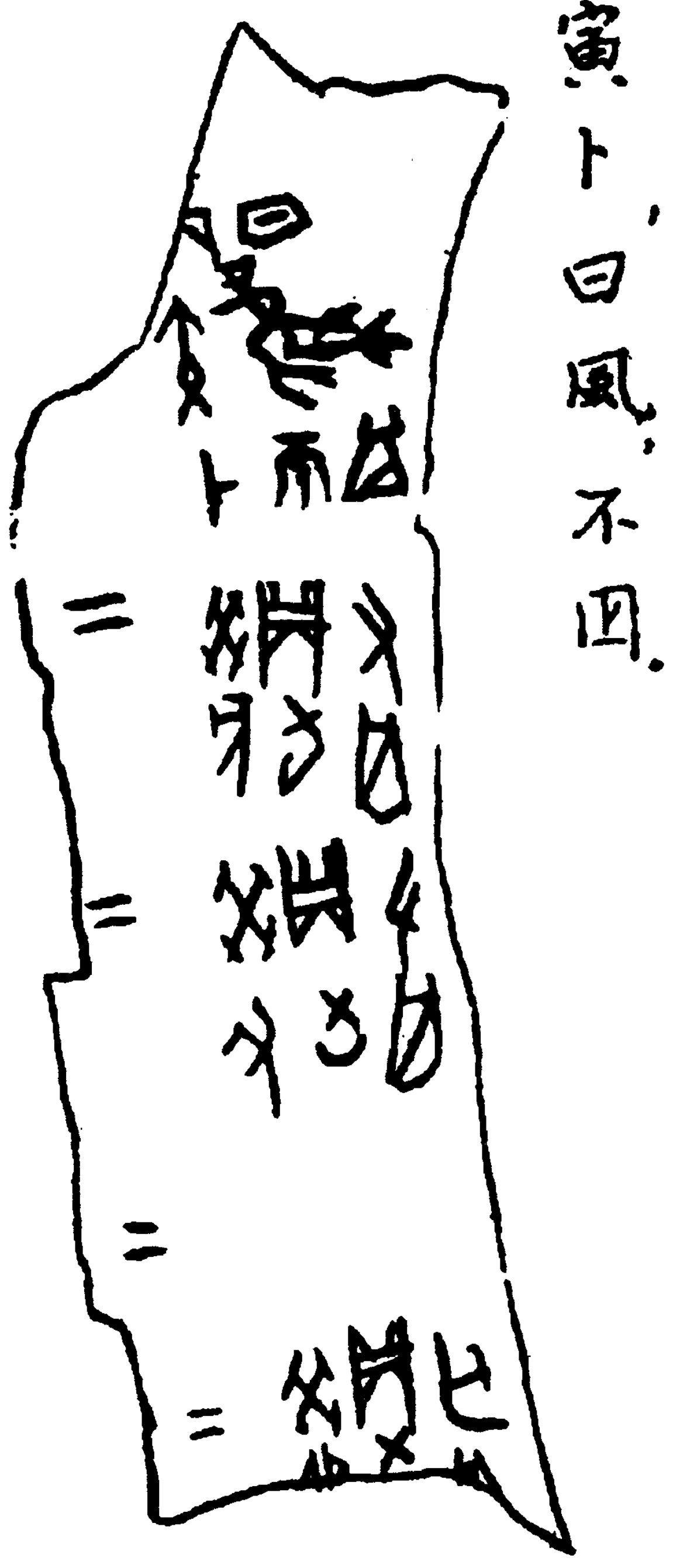
十人又（有）五，王受又。

蓋又與㞢同義。粹編一四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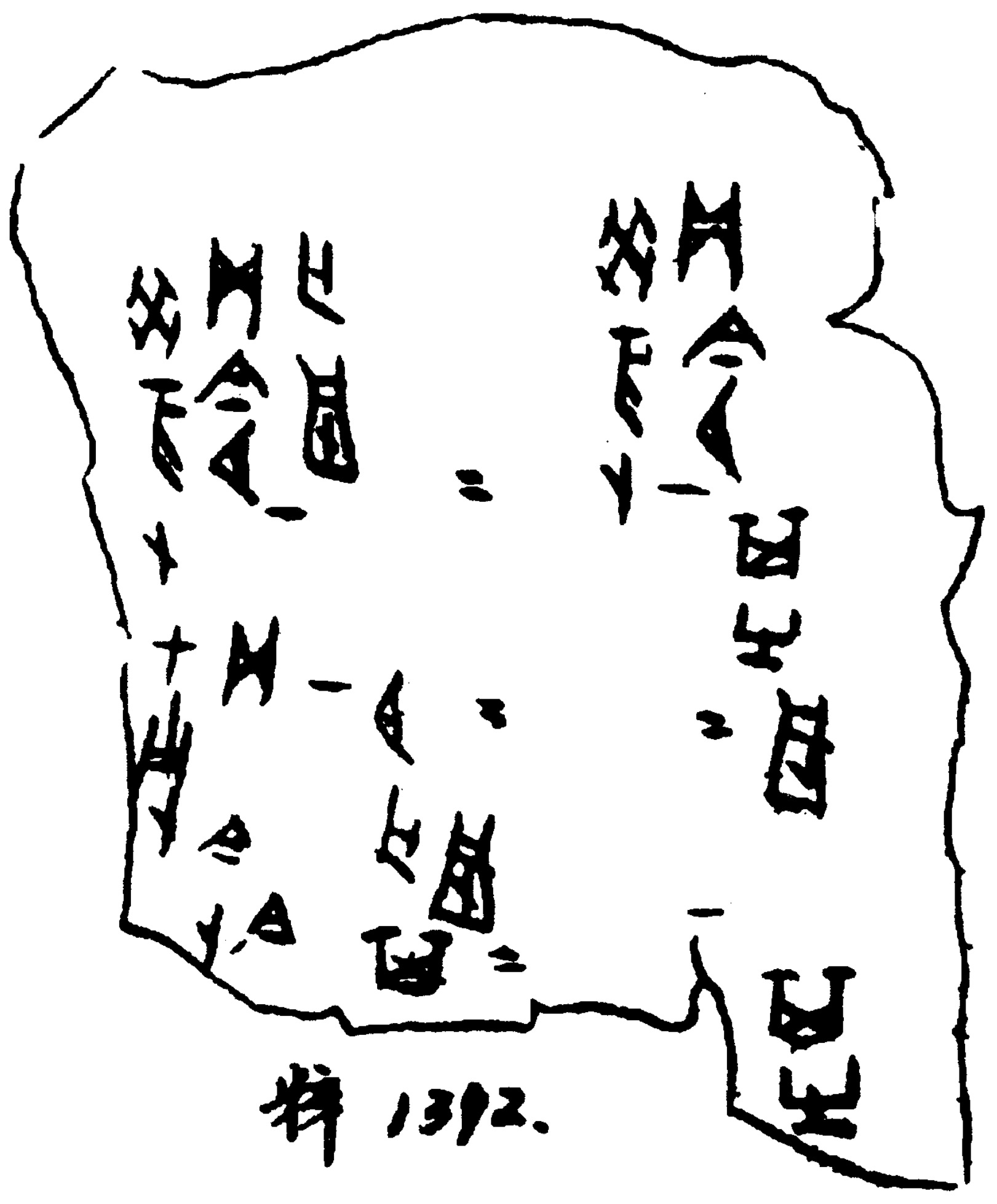
癸卯貞：旬亡囚（禍）


粹 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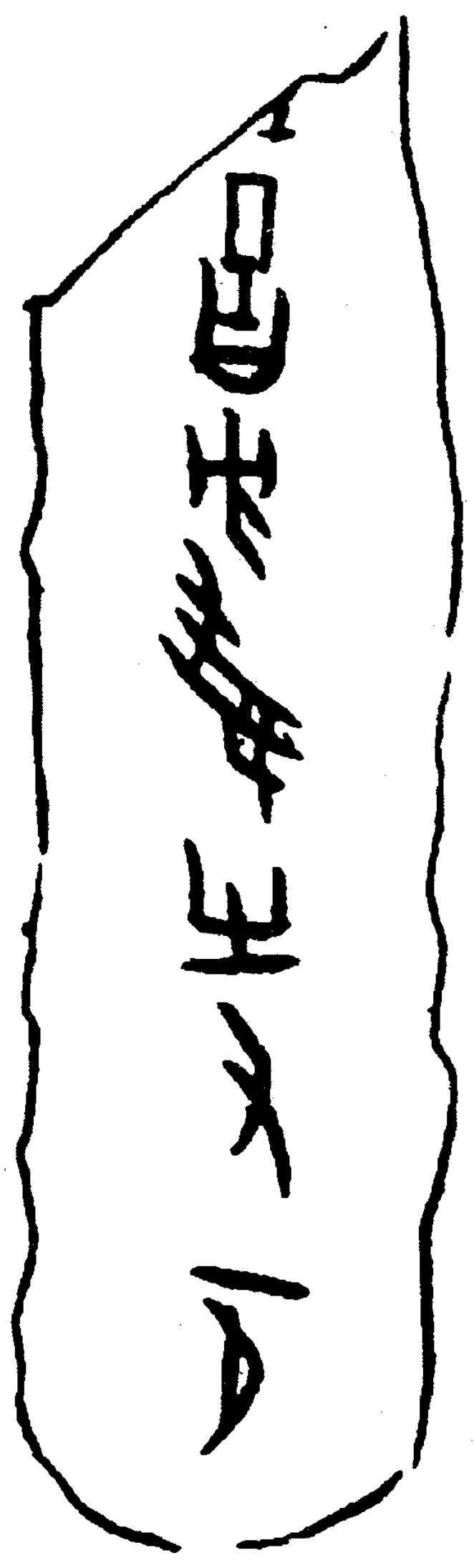
癸卯貞：旬又(有)𡆥。
癸亥貞：旬又(有)𡆥。
丙寅卜，曰風；不𡆥。


粹1417.

不𡆥亦亡𡆥也。粹編一三九二：
甲子卜貞：今夕亡𡆥。
癸亥卜，貞：今夕亡𡆥。
癸亥卜貞，今夕其㞢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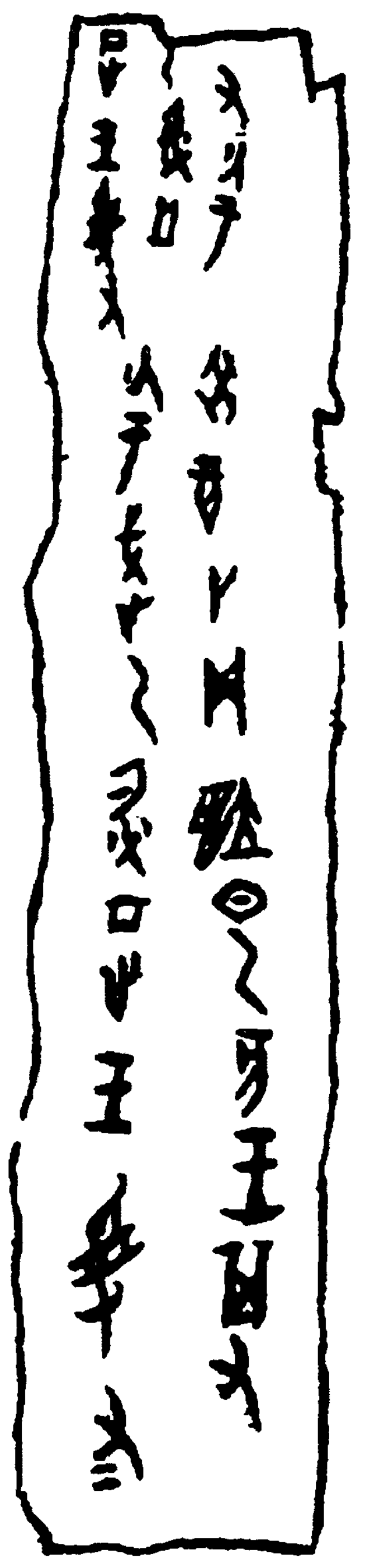

粹1392.

㞢與又同義，㞢𡆥者有禍也。粹編一〇九四：
伐𢀛方，受㞢又，一月。


粹1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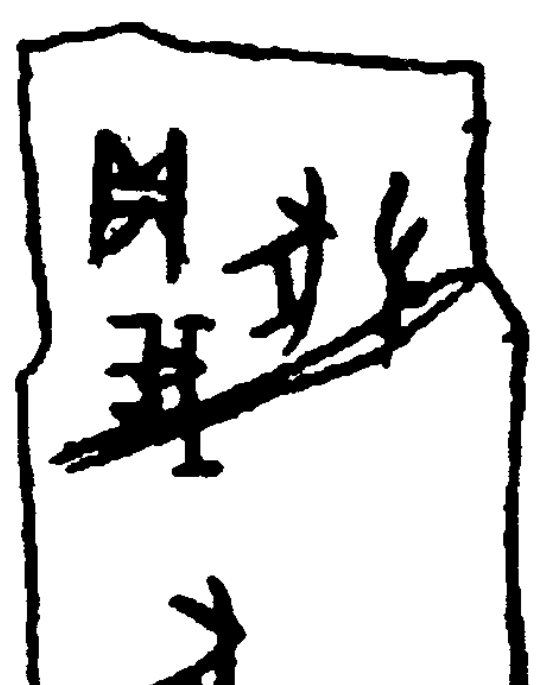
卜辭通纂四七：

癸酉卜貞：翌日乙亥王其又(侑)彳于武乙，升正王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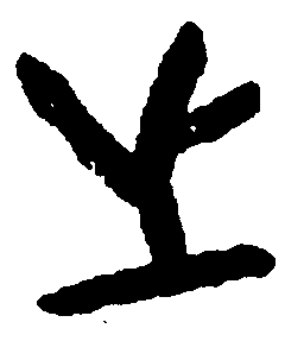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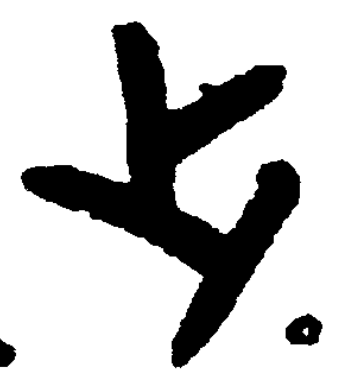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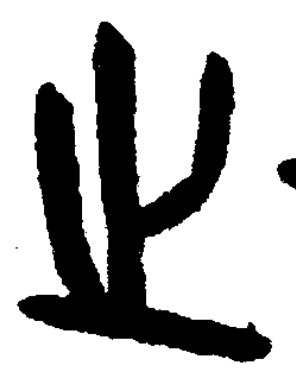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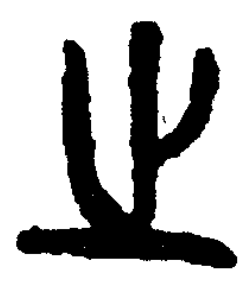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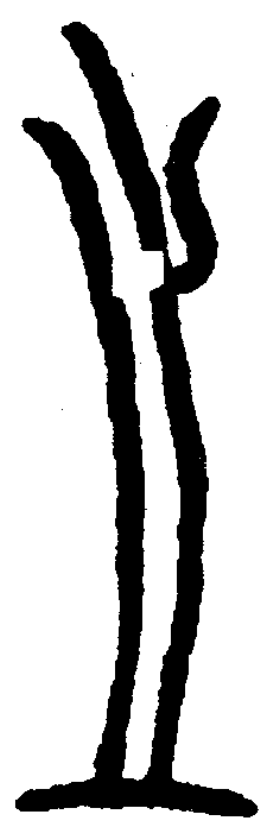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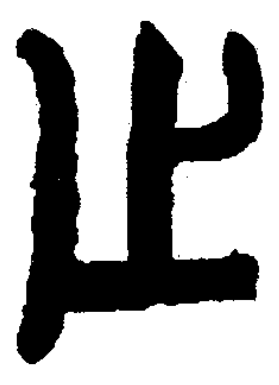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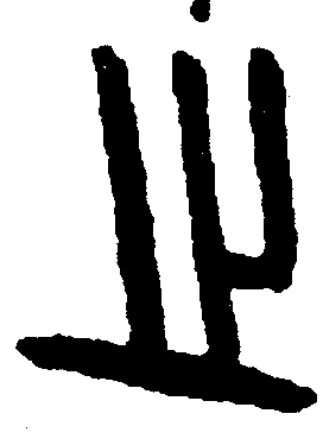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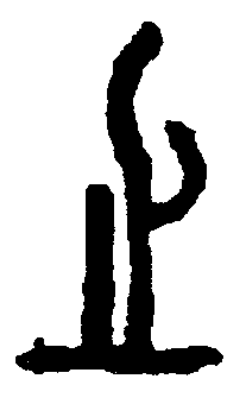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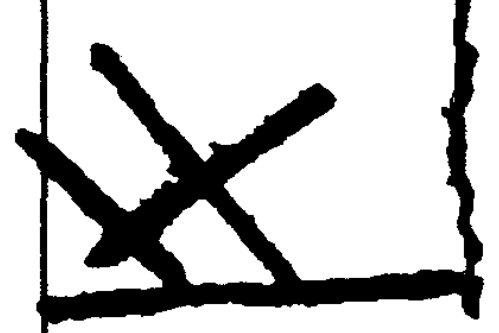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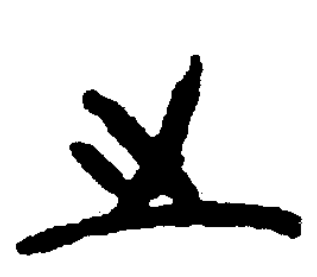

卜447.
前1.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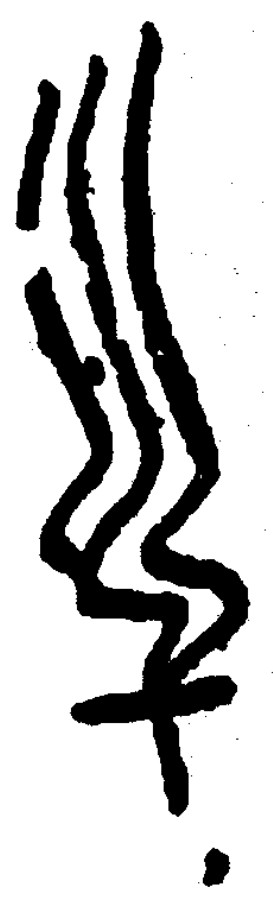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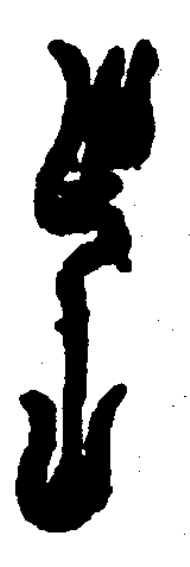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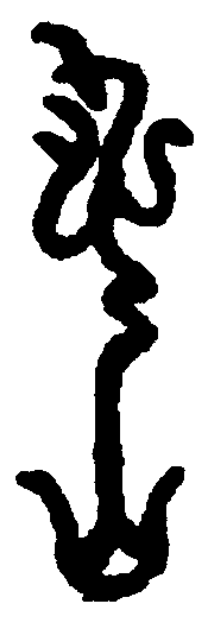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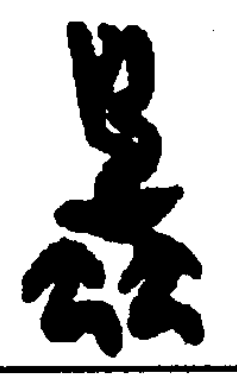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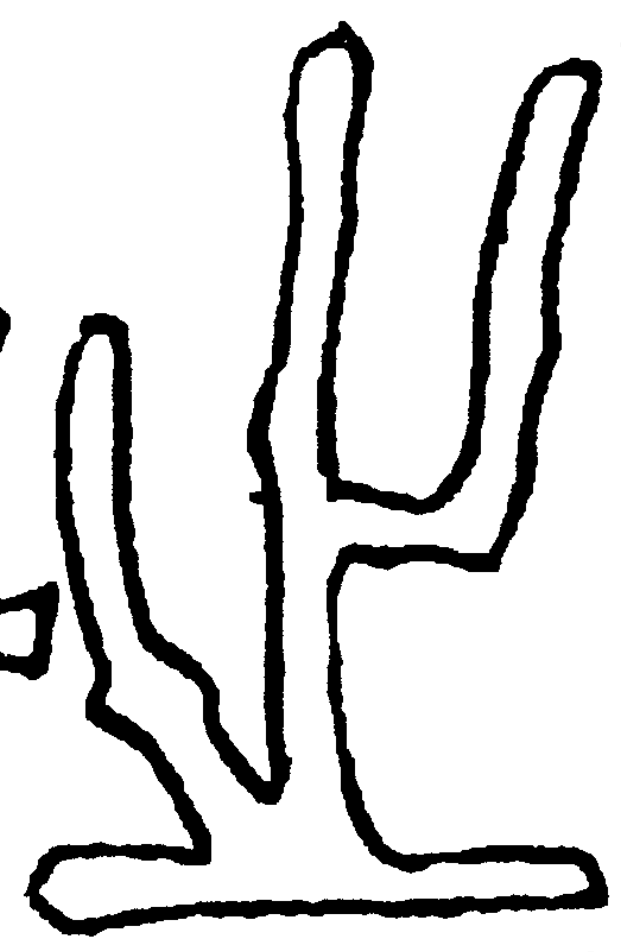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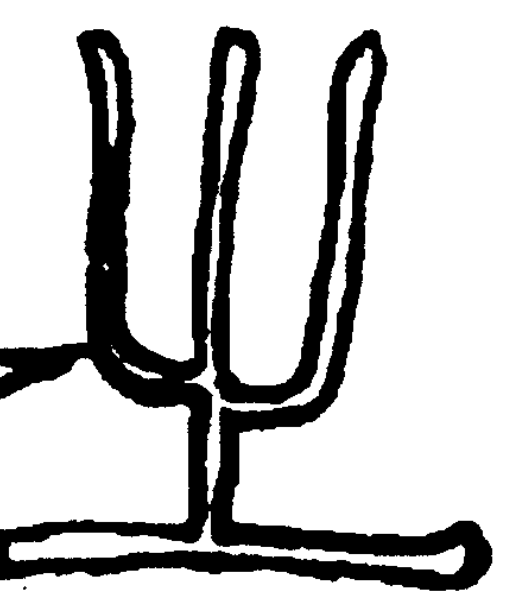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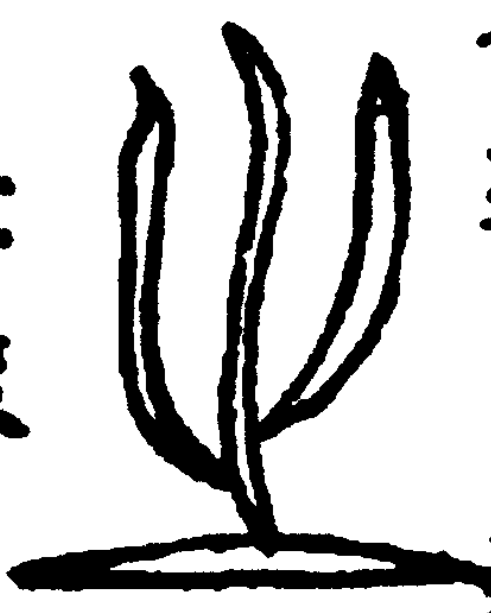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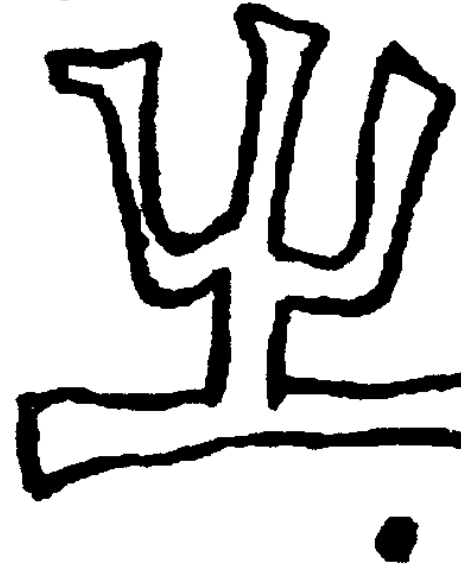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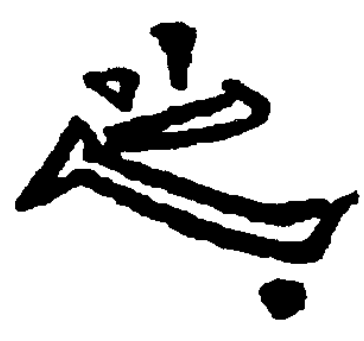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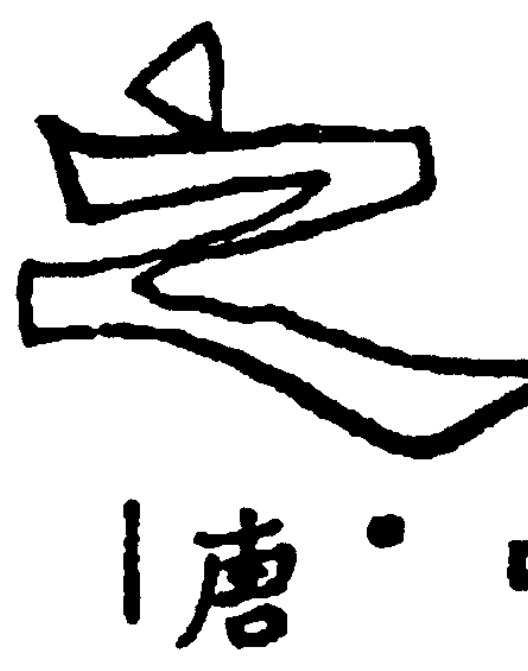
受又者，王受㞢又也。郭氏云：王受又之成語當讀為王受有祐。又作重文，金文重文之例均如是作。粹九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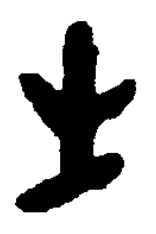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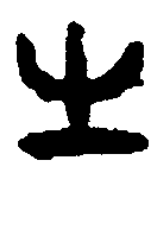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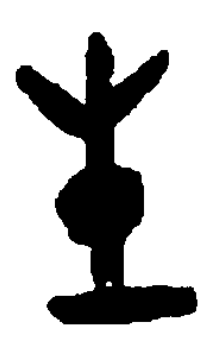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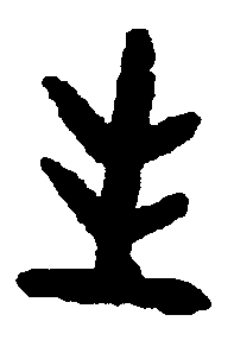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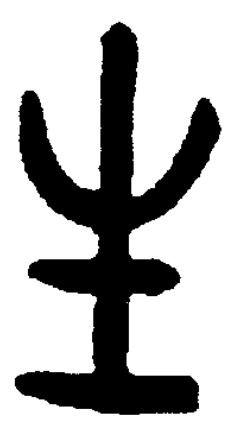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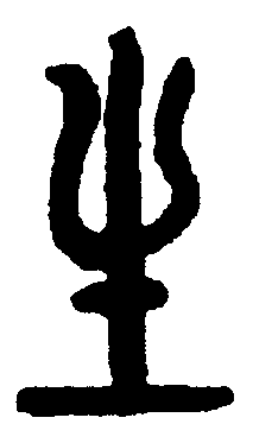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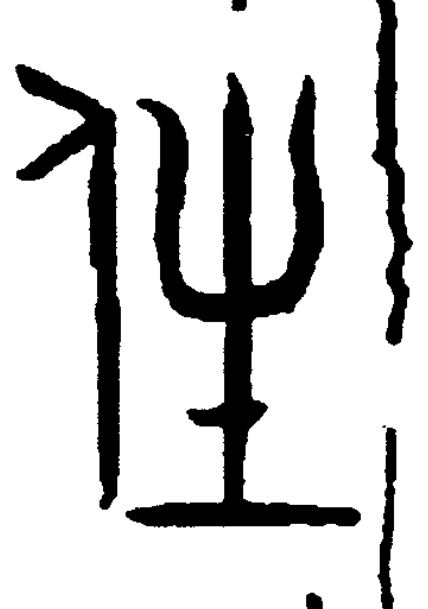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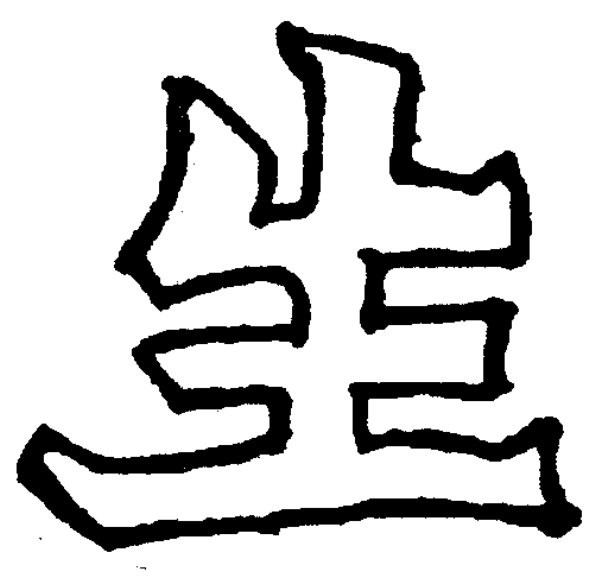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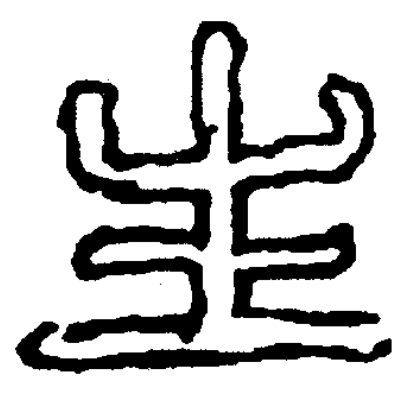
貞：我遂豕㞢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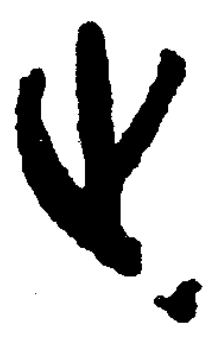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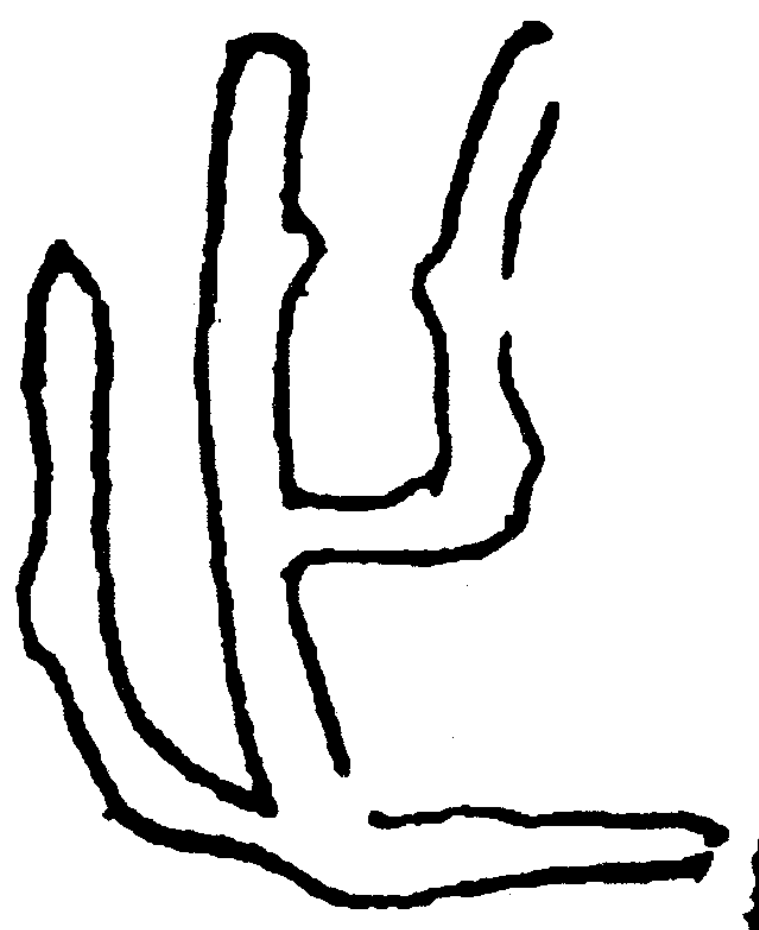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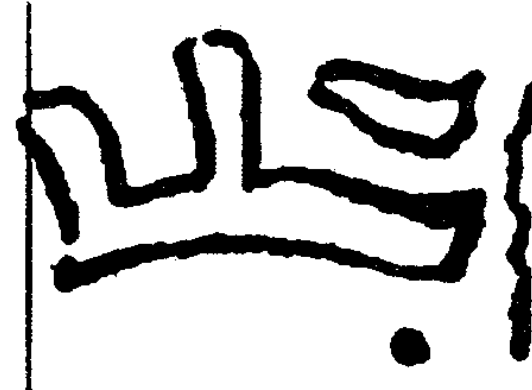

華949

㞢又即有祐也。因㞢與又通用，故董師彥堂曰：在卜辭通作祐，亦作侑，侑蓋祭祀時勸食之樂，如詩楚茨：「以妥以侑」，傳曰：「侑，勸也」。

蓋㞢作有義，邇來對孫氏隸定為之，頗多疑惑。凡卜辭釋文，多作㞢，而不書之。然經詞衍釋之之義計有十六，其中之猶有也。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屬有一卒，卒偏之兩」之，有也。且其形近乎小篆，隸定為之，亦無不宜。金文之之，如厲王時約在西元前八五〇年）散氏盤「襄之有司槀」之之作刜旻「千罰千傳棄」之，作。宣王時之毛公鼎「父㫚：雩之庶出入事于外」之之作釐王時之善鼎「其永寶用之」之之作。至於春秋戰國時曾子簠之之作取盧匜作陳子匜作陳純釜「不獲成左關之節」作鑄客鼎作酓忎盤「陳共為」之作

吳季子之子劍作。體近繆篆子可戈作子賏戈作為鳥書，王子匜「王子造之𨗨匜」作為蟲書。石鼓汧殹「繼之㲋〻」作。魏三體石經僖公「不卒戍剌之」之古文作。秦篆作。東魏李仲璇碑作。三體石經隸書作。張猛龍碑作。唐開成石經正書作之。

生字之演變，甲文作㞢金文臣辰卣「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替百生豚，眔商」，作。周金文錄遺九四富鼎，隹九月既生霸，辛酉」之生作（東公鑄武王成王異鼎）穆公鼎「穆公作尹寶宗室于森，隹六月既生霸」作周金文存長生簋「長生作寶尊毀」之生作。武生鼎「武生毀鑄其差鼎」之生作須孟生鼎「須孟生之飤鼎」作戰國時齊鎛「保盧子姓」作，即後世子姓也，子孫男女之共名也，故加人旁。小篆作生，後魏靈藏造像作。開母廟石闕「靈支挺生」作。開成石經作生。

止字之演變，甲文作ㄓ止。金文亞形尊之止作。石鼓田車鼓「遨戎止陕」作。後魏雲峯山題作。唐開成石經作止。

由上可知，甲骨、金文、石文、小篆之生、之、止三字形體雖然相似，但不相同。惟至秦璽「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之作㞢，始與甲骨文之㞢同。後世治印者多沿襲之。至楷書，則三字全異。

（原載《中國文字》第六冊，一九六二年一月）

釋牛

金祥恆

一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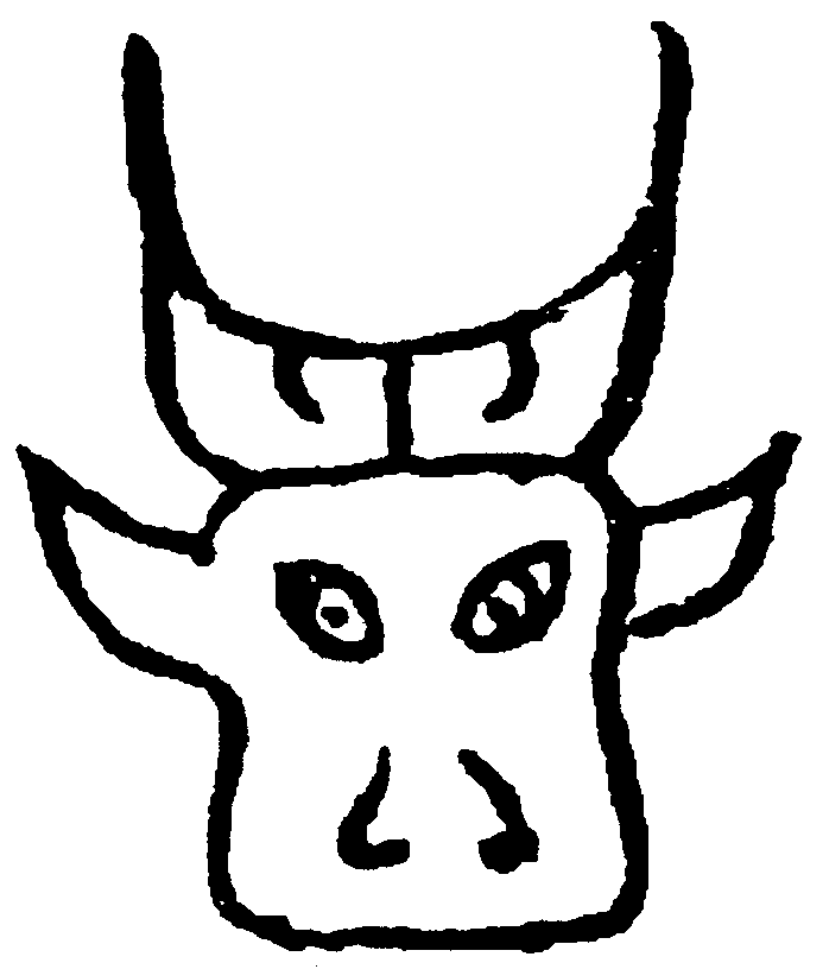
牛，說文「大牲之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徐鍇曰：「件若言物，物一件二件也。封高起也（語求切）」許氏解牛曰：「牛件也，件事理也」，支離不辭。王筠說文句讀疑為後人竄入，嚴可均校議以為「件當作伴」，集韻十八尤韻會十一尤皆云，伴或作件，知件即伴之隸省。段注說文尋說文羊祥也，馬怒也例，逕改為牛事也理也。案篆隸萬象名義牛下云：「冀周反。大牲。無「牛件也，件事理也」，諸字為後人竄入無疑。「象角頭三封尾之形」段注，角頭三者，謂上三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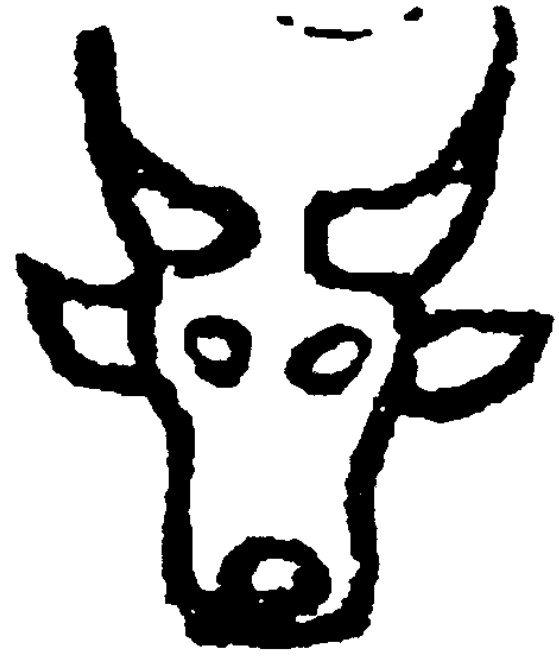
者。象兩角與頭為三也，牛角與頭而三，馬足與尾而五。封者，謂中畫，象封也，封者，肩甲墳起之處。尾者，謂直畫下垂象尾也。羊豕馬象皆像其四足，牛略之者，可思而得也。」王筠文字蒙求：「上曲者角也，丨之上為項之高聳處，中則身，末則尾，一則後足也。此自後視之形，牛行下首，故不作首，又無前足者，為腹所蔽也。」又在說文釋例中云：「案牧牛羊者，必群驅之，而牧牛者，牛在前，人在後，牧羊者，人在前，羊在後。詩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羊性然也，牛則識家而就入矣。故牛之為字也，亦象自後視之之形。顧許君以為牛頭三封小誤。牛頭下於肩，而肩高於項，安得字之中出者與兩角齊，余妻高夢蕙閣曰：「中出者，象項領形是也。牛領本高，河南牛服軛，領尤高矣。」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顏注：「封牛項上隆起者也。」此雖異物，然足徵封可以謂項也。惟自後視之，先見其尾，再見其足，再見其領與角，牛行下首，故領與角三封也。乃羊字為近而視之之形，而頭角四足一尾，牛字乃兩足者，牛羊股短而腹大，自前視之，腹能蔽障其後足，自後視之腹能蔽障其前足，然羊體小，為人兩目所能攝，故四足全見。牛體大，為人兩目所不能攝。故止見其後足也，許君之說牛也，不言足，蓋亦疑而未決。」

雖然王筠據許書詳為之說，考其形體，明其由來，而今以殷商甲骨金文觀之，王筠之說，未為得也。

二、我國最古的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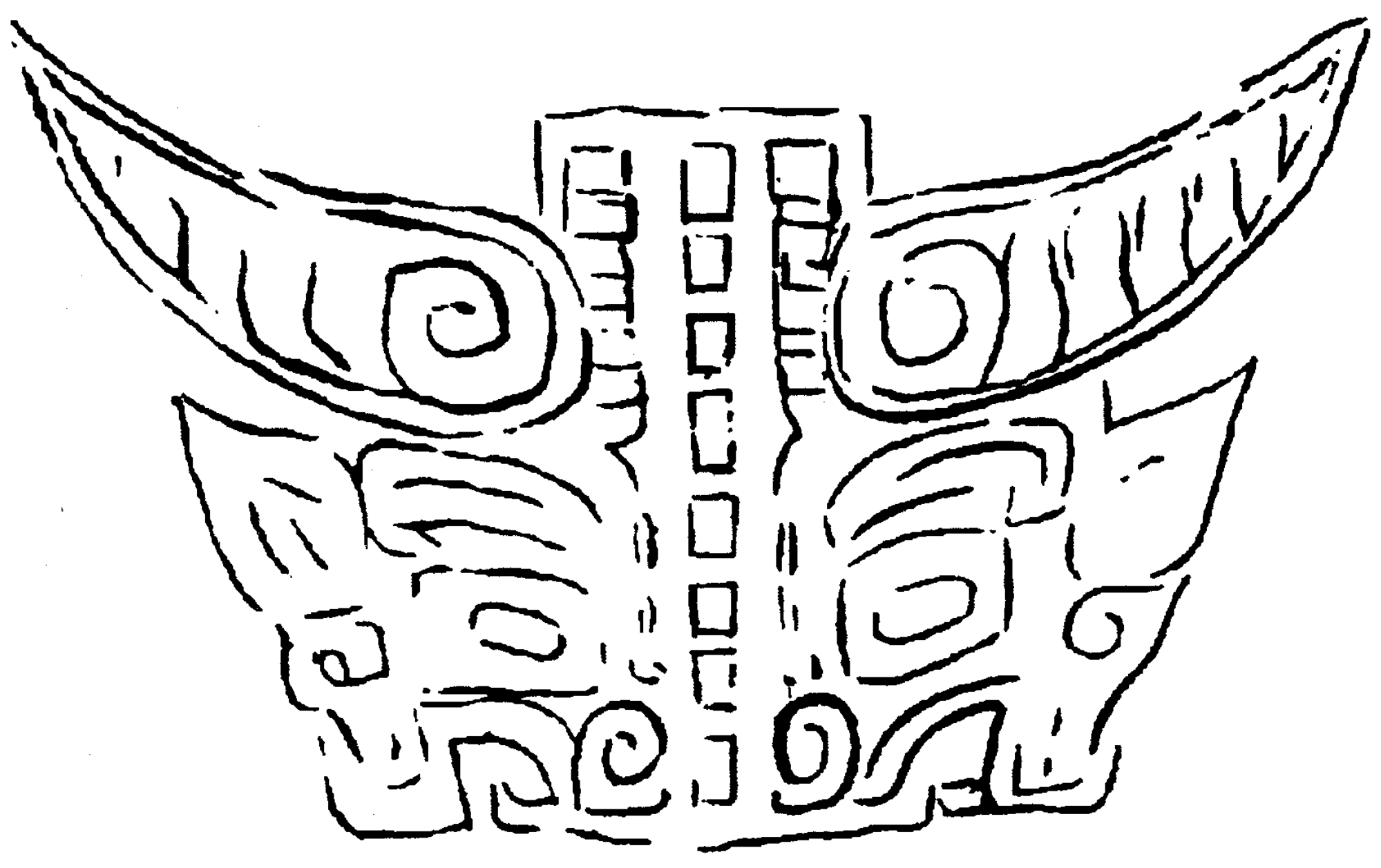
我國最古的牛字，要算殷商牛首形鼎的牛字了，（見於三代吉金文存）（見於續殷文存）都是蓋器文。所繪二角二耳二眼一鼻的獸頭，確像牛頭，一望而知便是牛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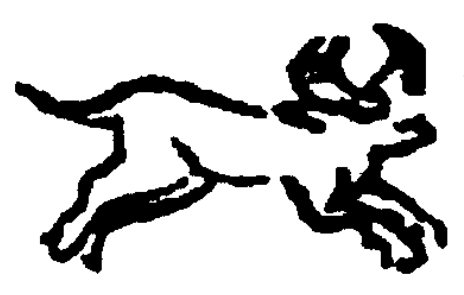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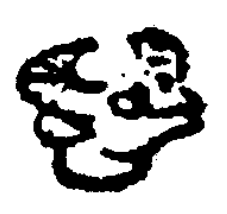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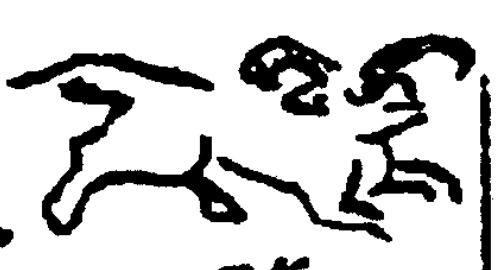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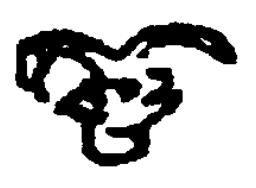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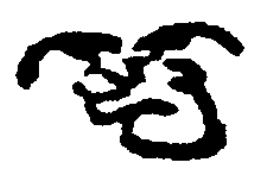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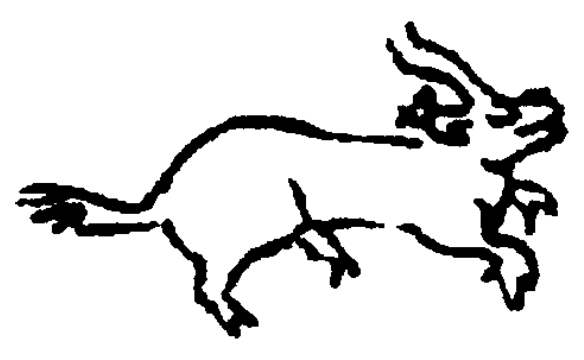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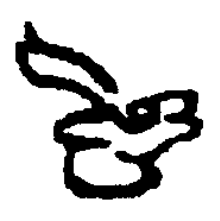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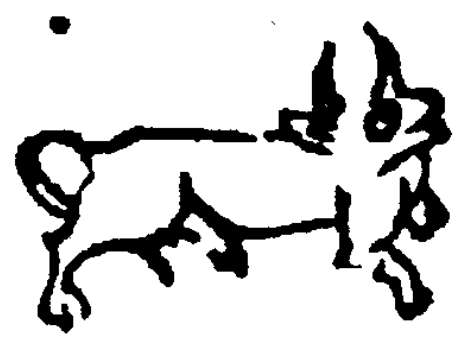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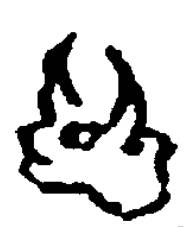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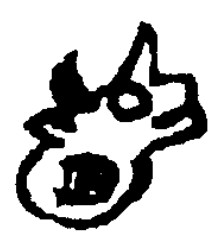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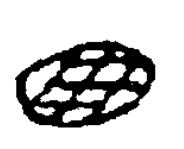
孔子云：「牛羊之字以形舉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所挖掘的牛鼎，上面所刻的牛頭形（見後圖）有

上的饕餮，但有所不同，如鰓理分明的牛角，光潤的耳朵，若大的牛鼻與牛首形鼎相同，這都是殷商時代所繪的圖畫文字的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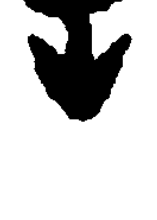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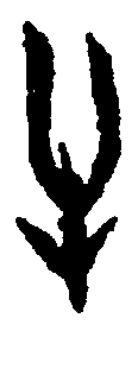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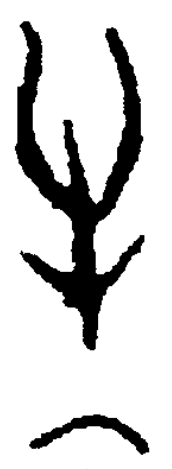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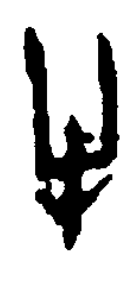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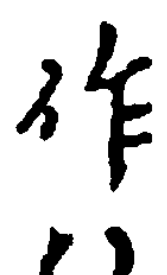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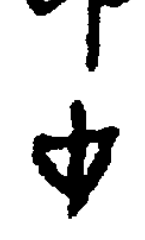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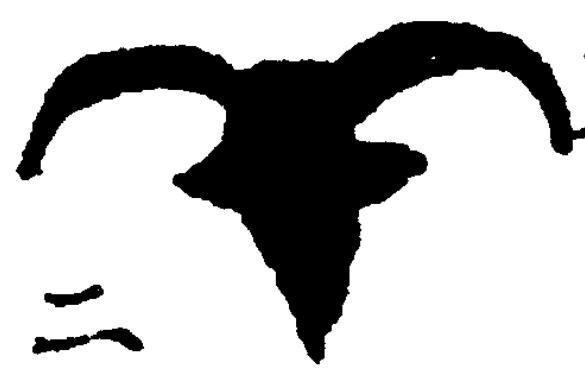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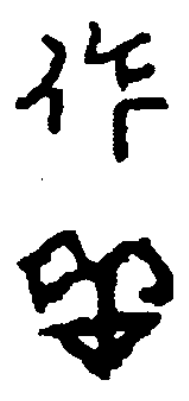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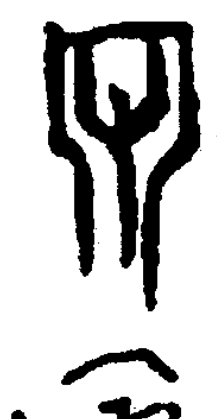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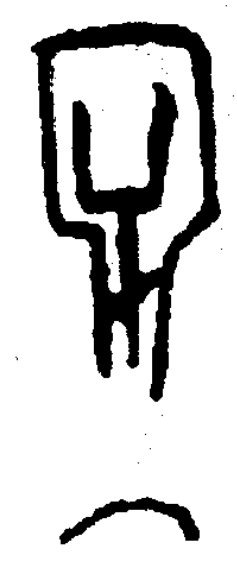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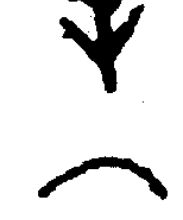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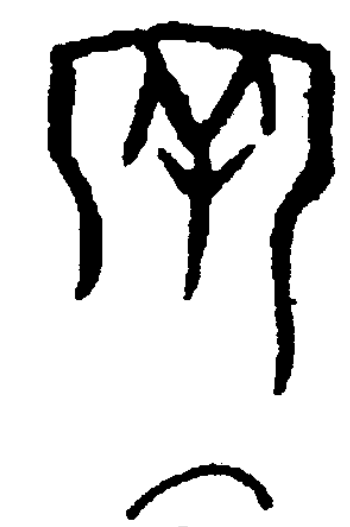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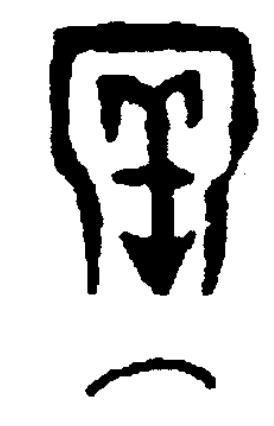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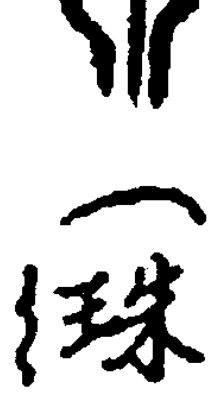
牛鼎

我國的動物字，如羊馬犬豕虎豹象等，無不繪側面全身形體的。四肢變為二足，獨牛僅繪其正面頭形，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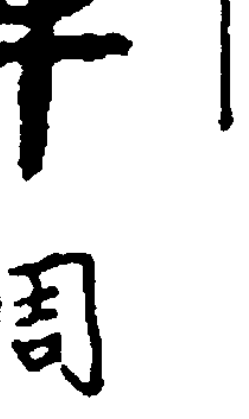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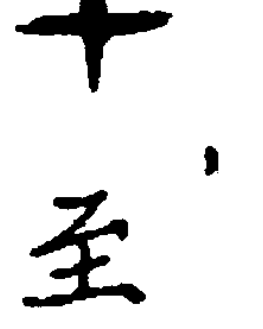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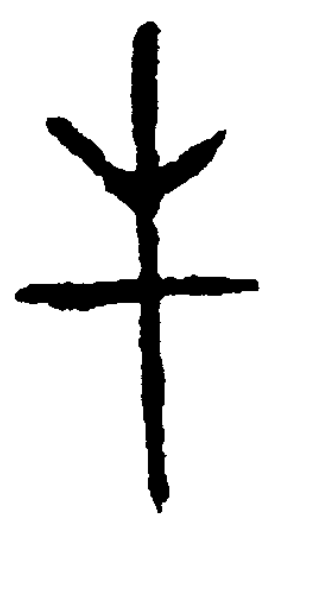
繪全身之象形者雖然發見於八百多年前宋理宗時代的麼些文，潤角之牛，簡作，彎角之崖牛簡寫作或。犏牛簡寫作牛也。簡寫作。又有加上楷音的牛，以箕注音。但是這些是雲南麗江縣麼些人行用的象形文字，與我華夏民族所行用的漢字，不是同一源流。不過以造字心理來說，應當有與麼些文側面象形的牛字，但是到現在沒有被發現。

三 殷代甲骨文中的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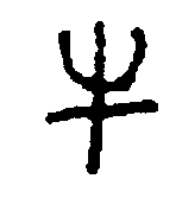
殷代甲骨文中的牛字，已與許氏小篆相近作（一二三五六）（乙七〇九四）（徵八、五〇）（甲三七七）諸形，其角畧有長短之不同，筆畫有粗細曲直之殊，但是體製無異，五期皆同。唯有小屯乙編九〇〇八作，其下部與羊鼎作甲骨文乙四二三六羊作，實像其顏面。牛之特徵為二角向上拳曲，與羊向下拳曲不同，故書作V中直者顏面、下∨向左右橫出者二耳也。以這種簡單的線條構成之牛字，已非圖畫文字，而是符號了。許書所謂象角三是也。封尾之形則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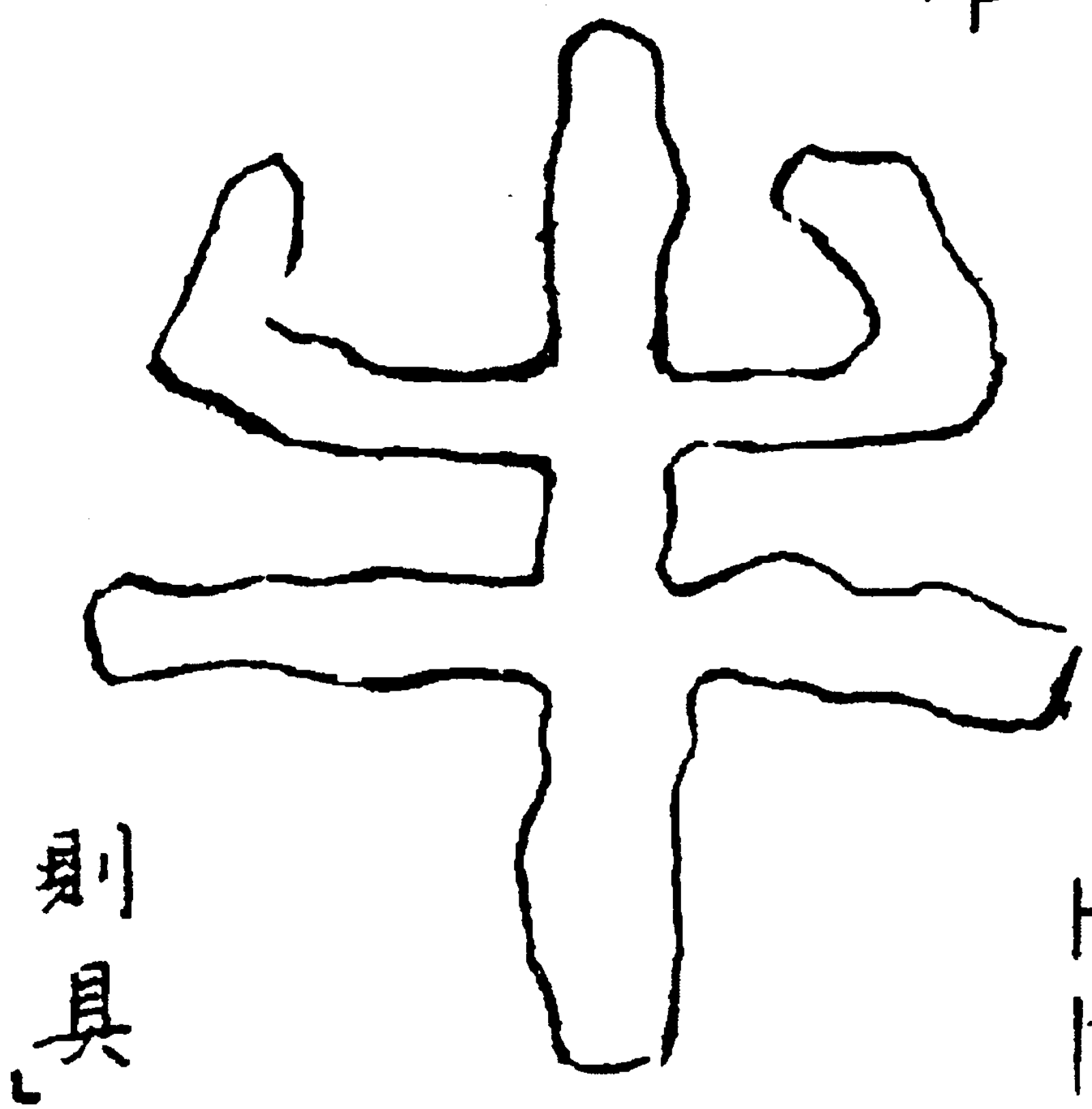
牛羊之字僅繪其頭，戴君仁先生論我國文字中之象形云：「就是用部分來代替全體」這也是省簡之一種方法。但牛羊均繪其正面頭形。董師彥堂以甲骨文中大牢之牢作（零二一三）（甲五六九）（乙七五一二）小牢之牢作（乙七五七八）（乙九〇九二）（珠六二三），於牛圈羊圈之外看牛羊，只見其頭，不見其身，故僅繪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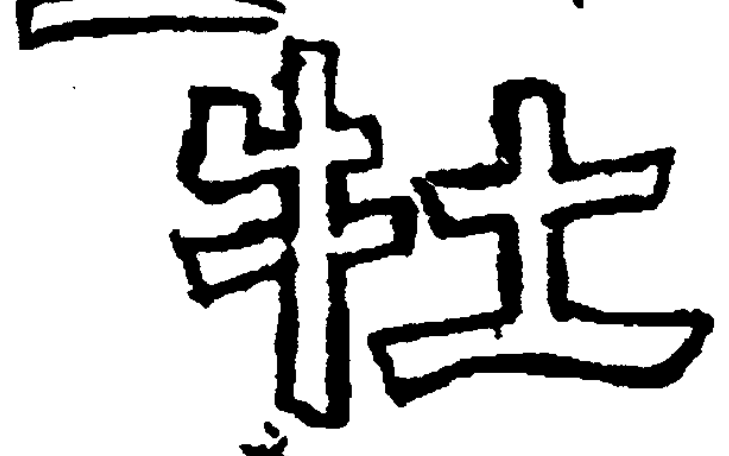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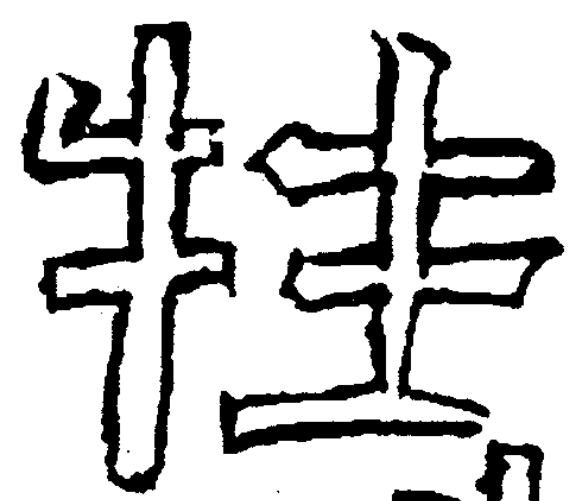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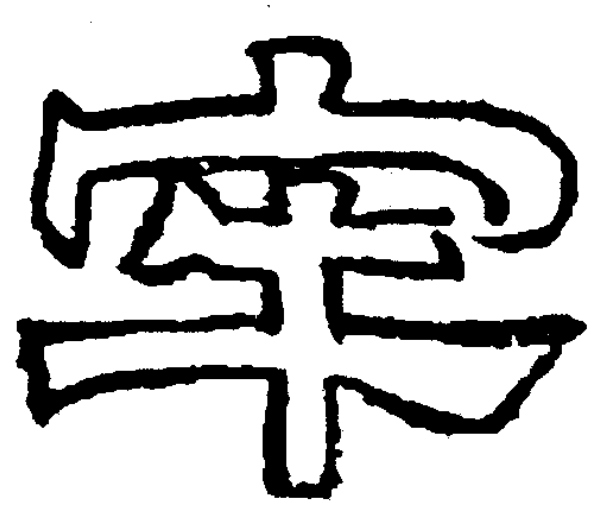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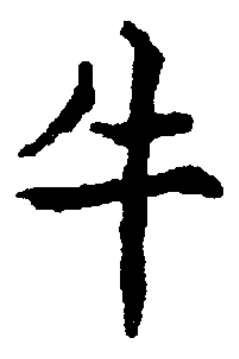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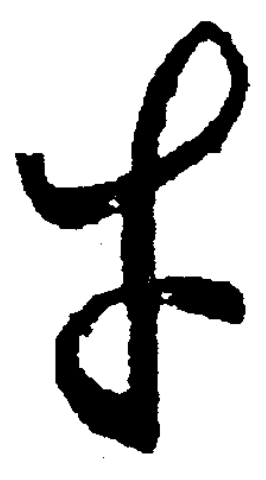
四、周代金石文中的牛字

周代金文牛沿襲殷商時代之牛字。周孝王時之舀鼎，「舀用絲（茲）金乍朕文孝（考）究白䵼牛鼎」作周宣王時師寰殷「無諆徒駿毆孚（俘）士女羊牛」作，至周末宋牛鼎作二角向上橫出，中間一筆特長。已非象牛頭之形。

五、秦漢魏晉小篆隸草中之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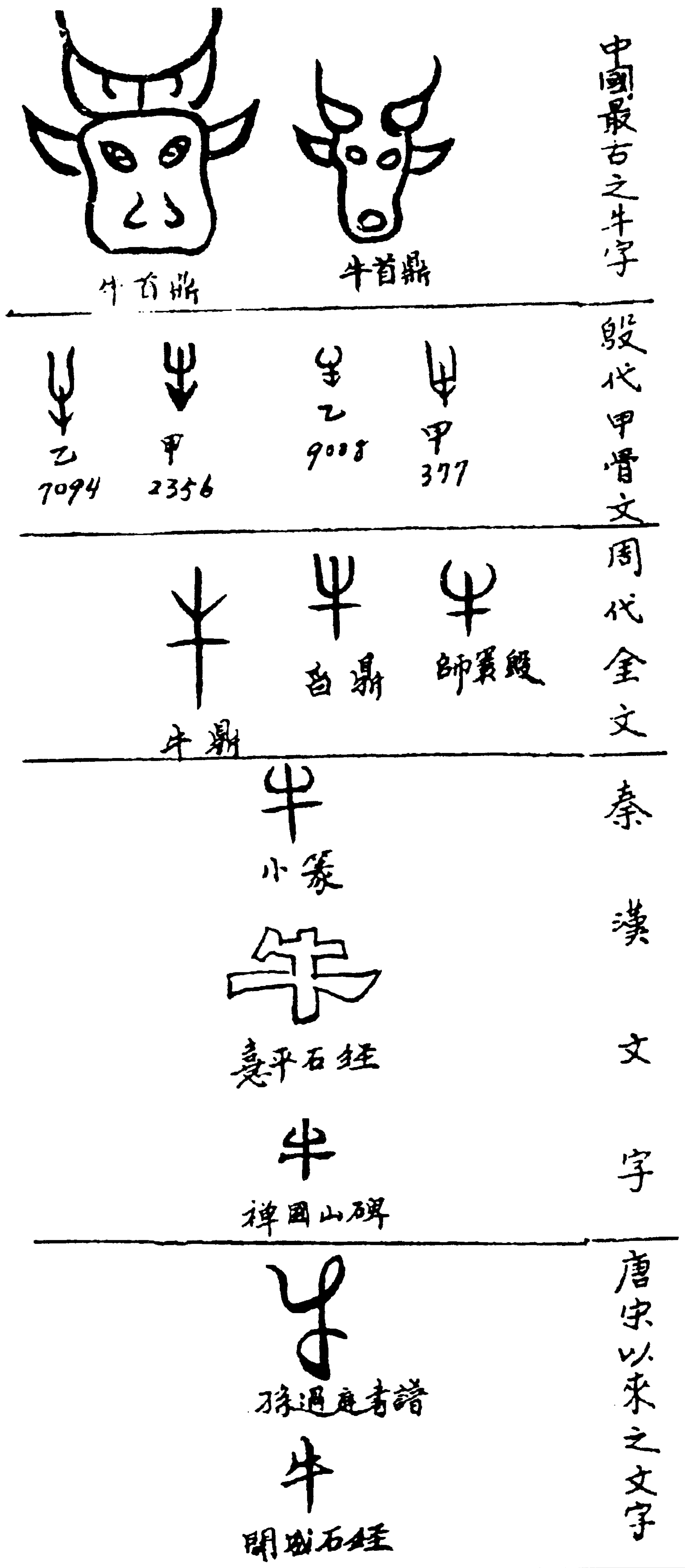
秦篆仍因襲殷商兩周作至於隸書如禪國山碑作



仍以小篆書寫，禪國山碑刻於吳天冊元年，唯以漢熹平石經蔡邕所書詩小雅南有嘉魚、車攻「四牡孔阜之牡作小雅無羊「爾牲則具」之牲作儀禮聘禮「死牢一車」之牢作所以之牛已變其形，並有變二角為一角矣。王書開成石經爾雅釋獸牛作孫過庭書譜草書作

六 結論

現就牛字之演變，列表於後：


中國最古之牛字
牛首鼎
牛首鼎
殷代甲骨文
乙7094
甲2356
乙9008
甲377
周代金文
牛鼎
㠯鼎
師寰簋
秦漢文字
小篆
熹平石經
禪國山碑
唐宋以來之文字
孫過庭書譜
開成石經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釋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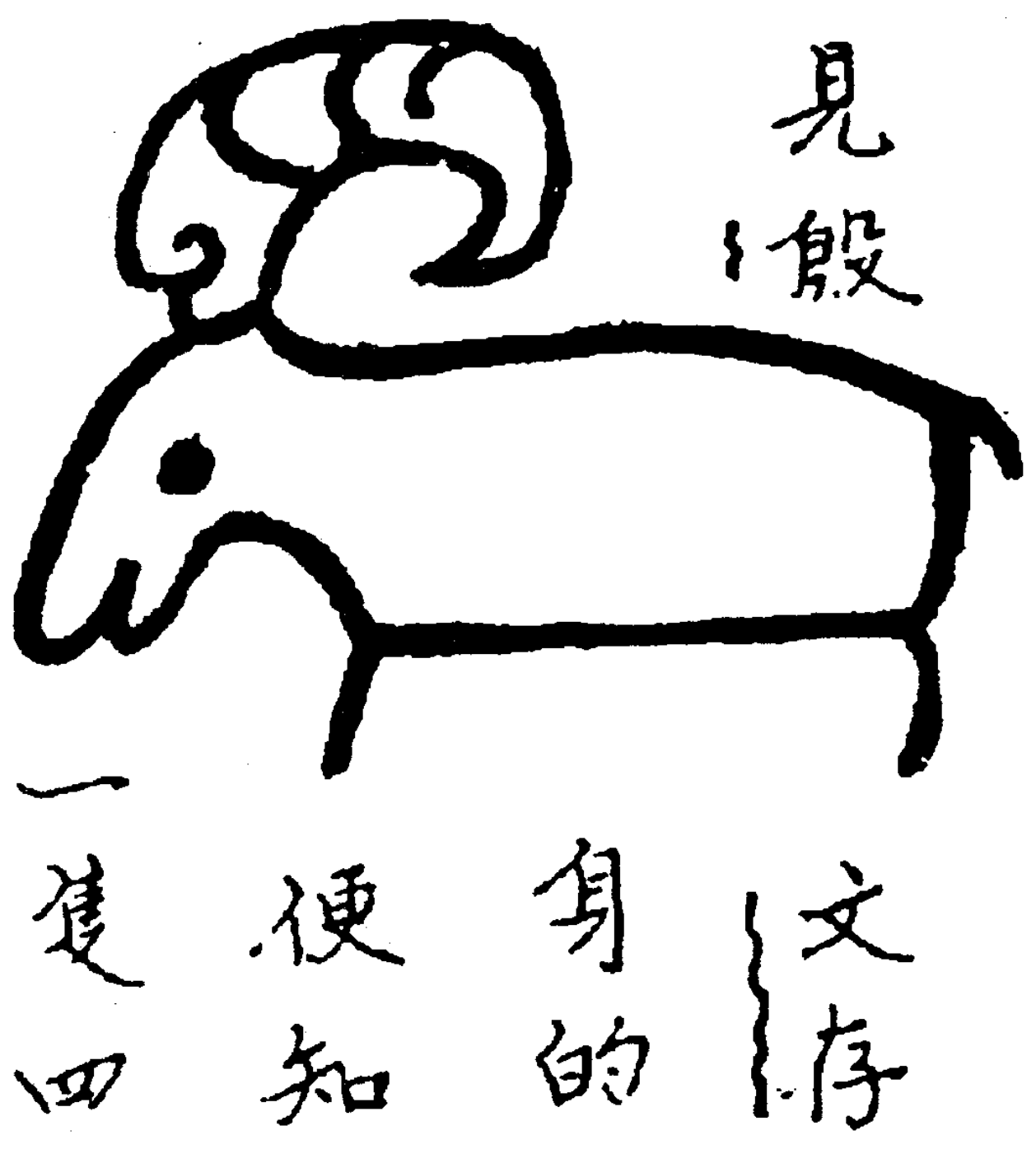
金祥恆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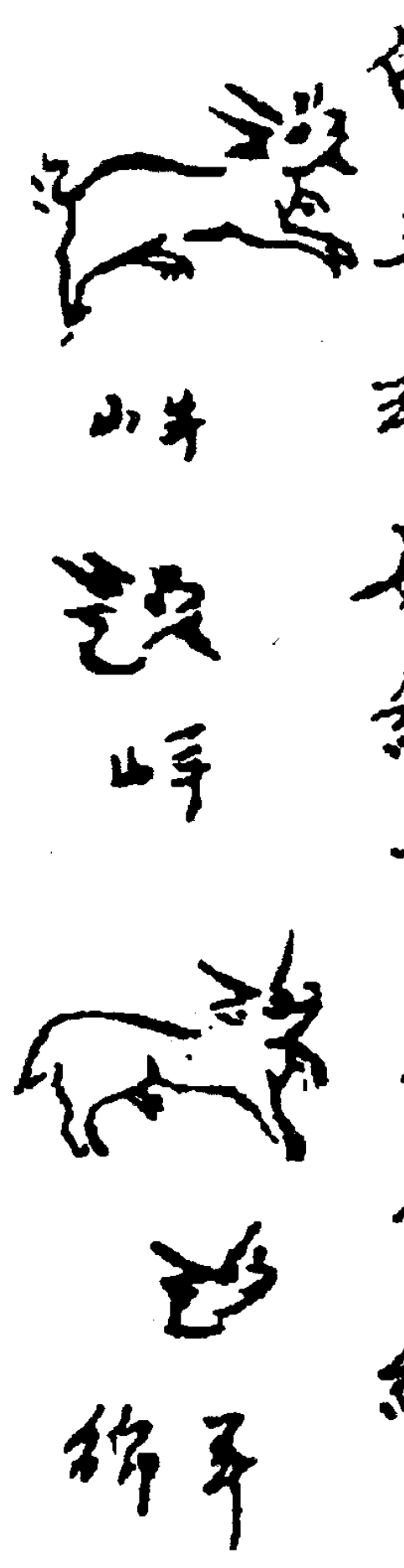
羊，說文云：「羊，祥也，从丫，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許氏釋羊「从丫，象頭角足尾之形」。按丫說文云：「羊角也。」既云从丫，無煩又謂象頭角足尾之形，豈非疊床加屋。故說文繫傳改作「从丫，象四足尾之形」。然文義仍嫌不明。王筠說文釋例云：「从丫，象四足尾之形，非也。下文固云牛羊之字以形舉矣，既以形舉，何為又兼會意，且有羊而後有羊角，乃羊字反从羊角以成字，何顛倒也。苟不論事實，而但論文義，則小徐本為妥。云从丫，即是頭角之形矣。再說字之下半為四足及尾之形，大徐加以頭角則複。抑或从丫一句，第為部分專屬而言，象頭角足尾之形，乃以字形論邪。五音集韻羊注引說文「从丫，象頭角，下象足尾之形」。韻會引同，則文暢意順。蓋古本如是，今二徐本奪「下象」二字。

根據動物學羊有山羊、綿羊二大類。山羊形似綿羊，體較狹小，四肢強，頭長頸短，額有角一對，下成三角形，與綿羊異。綿羊一名胡羊，由野生之綠羊豢養於人而變化者，頭有彎角一對，角質中空，外面多有橫紋，體被絨毛，種類繁多。有螺角羊、蘭勃羊、奧國羊、皺毛羊等，但羊的特徵為頭着二角與牛同，蓋我國文字依類象形，故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二、我國最古之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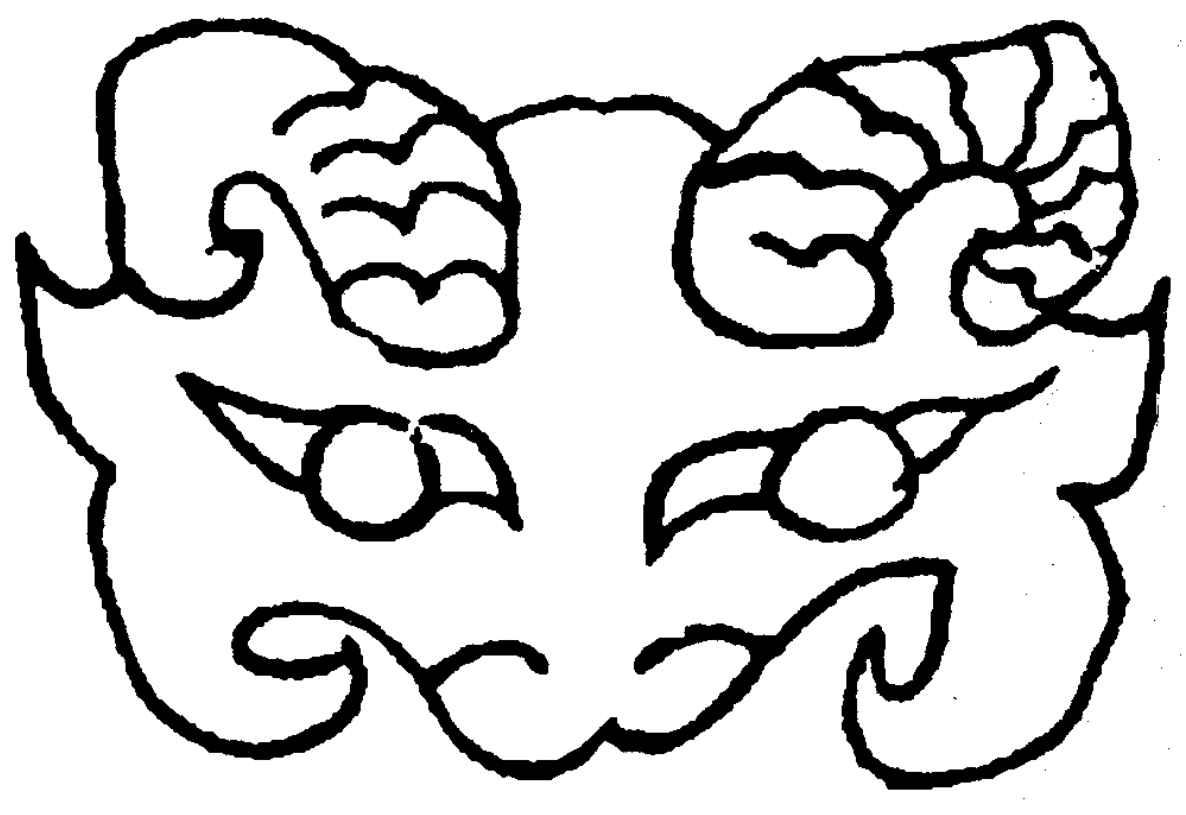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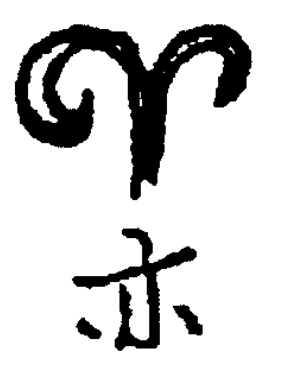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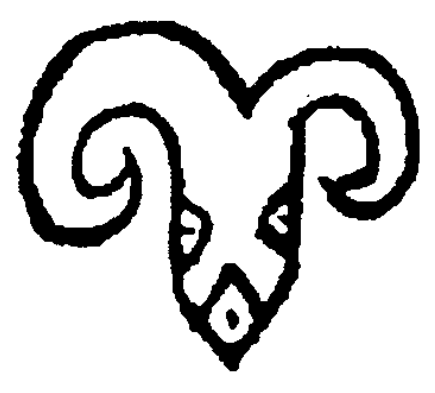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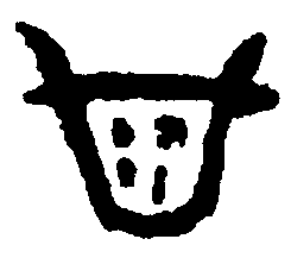
我國最古的羊字，要算金文中的己觚羊字了，己觚見殷文存下第二十五頁第四器，象一隻側面全身的羊，頭着拳曲的角，角外並繪橫紋，一望便知是羊。麼些文的羊，却如繪畫，完全繪了一隻四足、二角的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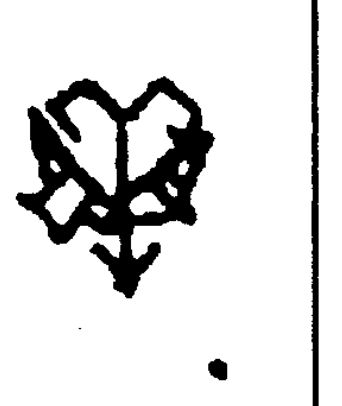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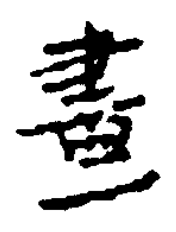
綿羊與山羊的分別，在於羊尾與頭之下鬚，亦有繪其正面的，如殷代大理石踞俑，兩腿中間雕刻的羊頭，首着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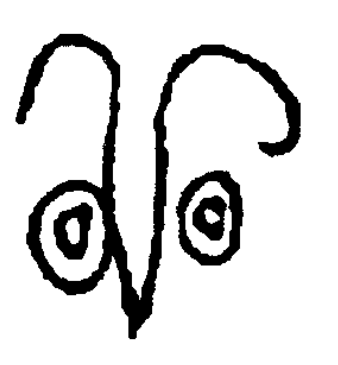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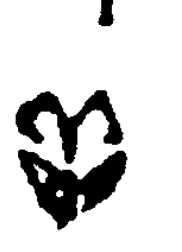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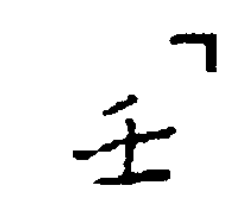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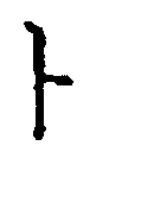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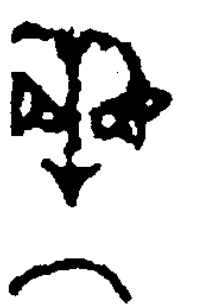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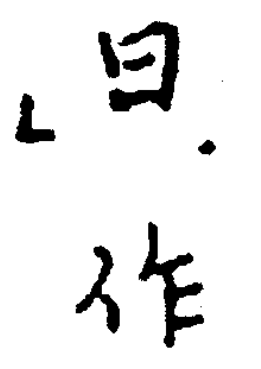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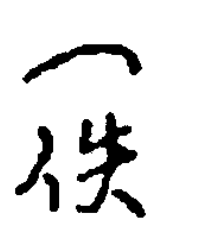
拳曲，且繪觸理，二目作張口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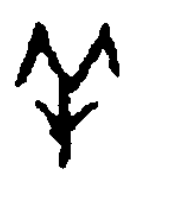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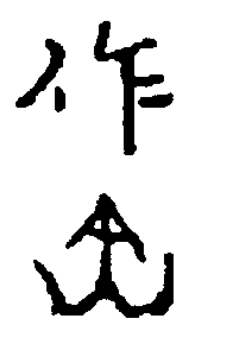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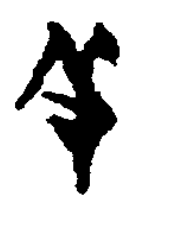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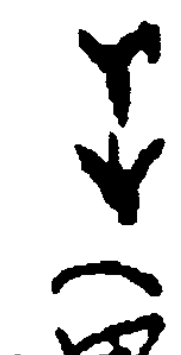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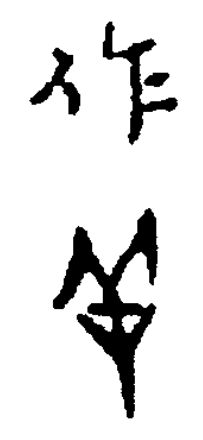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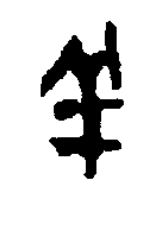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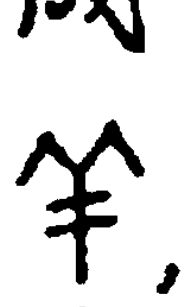


這種繪畫圖形文字，就是後來符號文字的先驅。楚器木雕神像上有亦像羊首，不過已簡化。漢人建築裝飾如濰縣南門外畫像上刻三羊作所謂三羊開泰。殷文存下一三的羊爵又見小校經閣（卷六、三箕爵釋箕非是）這種圖繪的羊字，一直留傳下來，不過他的意義已經改變了。成為吉祥的祥字。

三、殷商甲骨文的羊字

殷商甲骨文中的羊字就其形體而言，一是繪畫拳曲而角和，二目的羊頭，如殷契遺珠三四「丙申卜，王貞：勿羊（祥）霾于門，辛又用，十二月」作。與殷代大理石所雕刻之羊首，及漢畫三羊之羊相似，一為圖繪一為簡化的符號文字。另一體僅繪二角一顏面的羊如乙編一四二八「乙亥貞：用羊妣乙。」不，作（倒畫）不繪其目。繪目的羊字，其字形的變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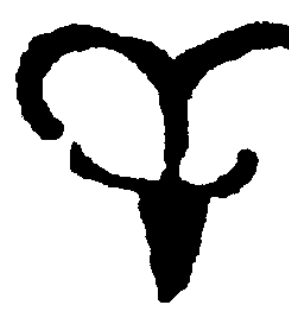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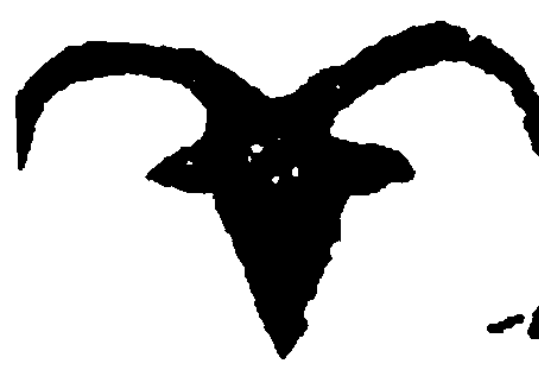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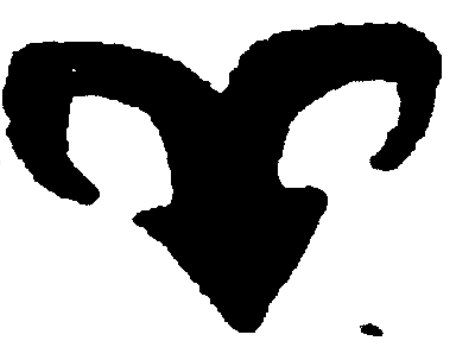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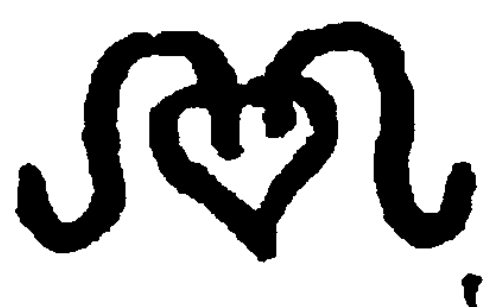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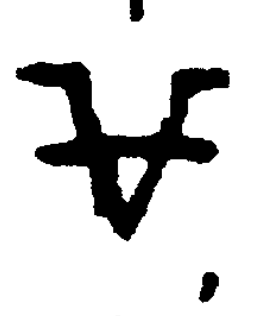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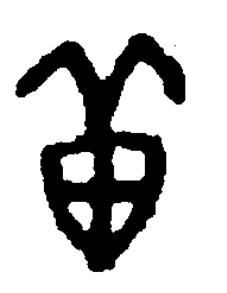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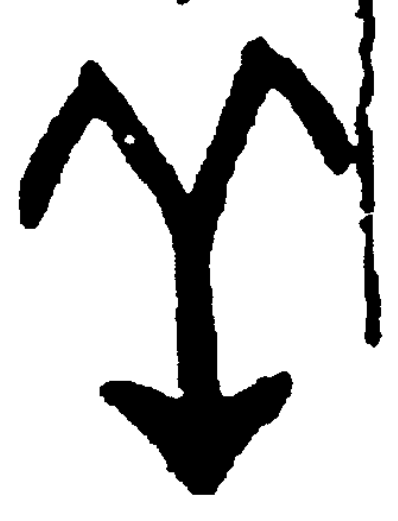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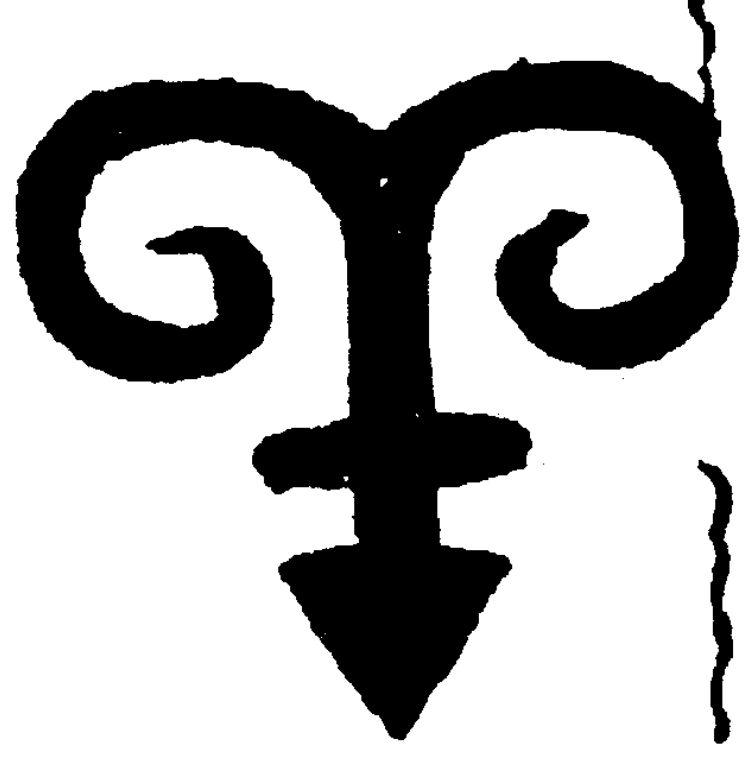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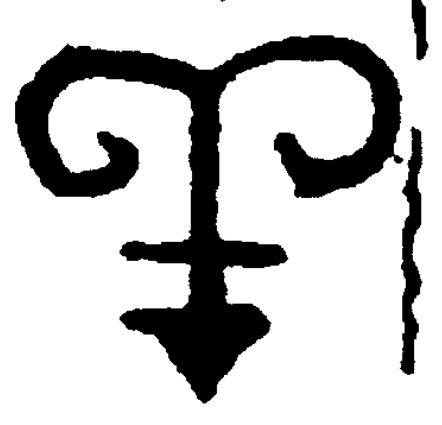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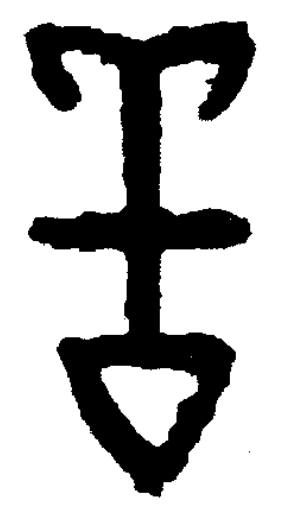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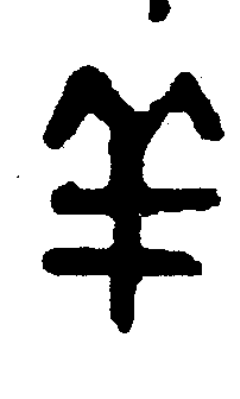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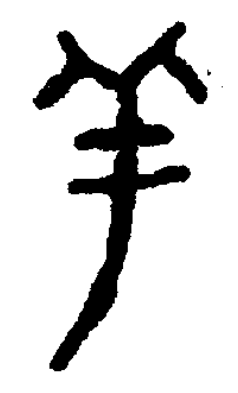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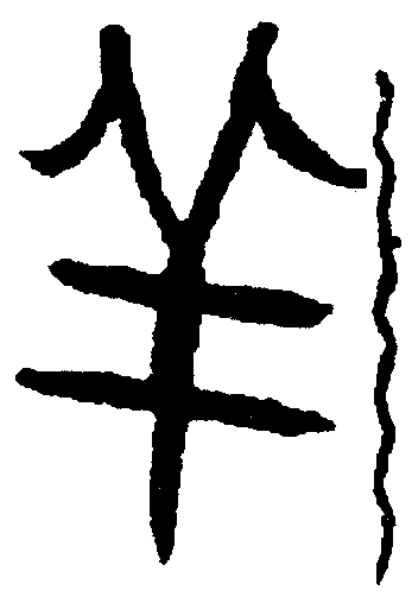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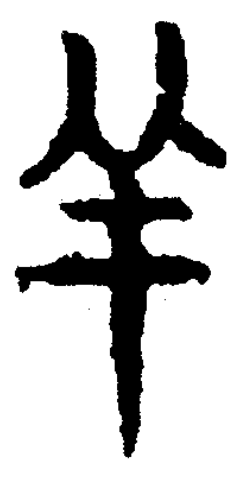
第一期卜辭「其羊」作（後下三〇、七）「丁丑卜，穷貞：出于祊，勿羊（祥）宰用」之羊作（甲三五一〇）第三期卜辭「匕羊（祥）禽」之羊作（新四五四八）「壬戌卜，王貞：李羍口羊（祥）找不」之羊作（佚八八四）第五期卜辭「壬申卜，王不高曰至口巳卜紛羊（祥）辛卯，十月」作（乙九〇七四）「癸亥卜，貞：旬一月旻雨自東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其征，大風自南，制云率雨允羊（群）曰」作（乙四七八）「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征伍群日佳攸」作（佚存二七六）為雙目之羊之簡省，繪其顏面之羊，其演變如左：

第一期卜辭「癸酉卜，爭貞：翌甲戌，夕十羊乙亥，酚十十牛」之羊作（佚存四〇四）第三期卜辭「乙亥貞：用羊妣乙不」作（乙一四二八）「高妣燎，叀羊，又大雨，叀牛，征，又大雨」作（續四、十六、三）第四期卜辭「燎，羊，且，宰」作（甲二三五三）第五期卜辭：「叀羊，叀牛，大吉，叀今」作（甲六一八），「貞：羊，大吉」作（甲二一八五）。乃由繪顏面之▽，譌誤為▽或∨，而成，與說文篆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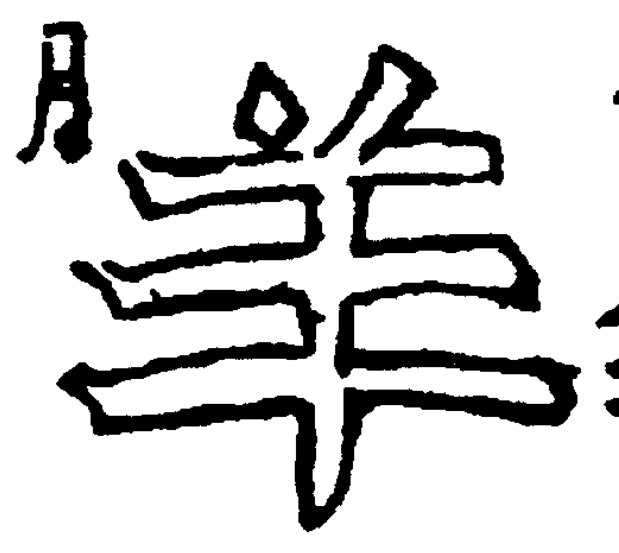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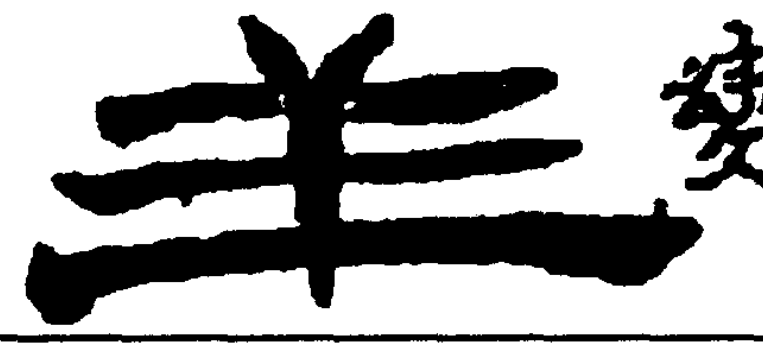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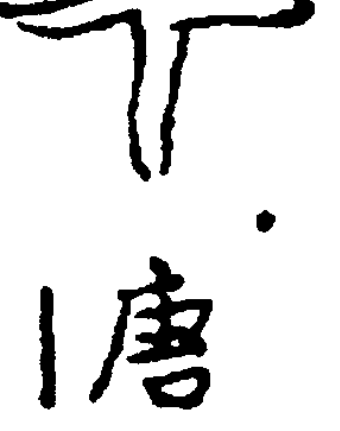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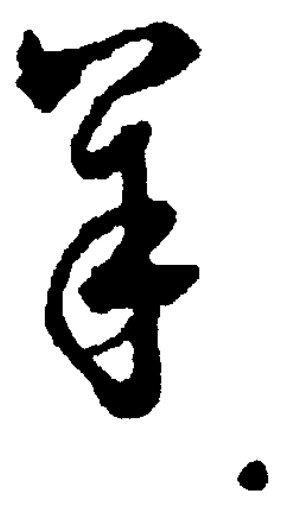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中的羊字有二體，其意義有三：繪顏面拳角之羊，作牛羊之羊，在祭祀中都用為牲名如「貞出犬于父庚卯羊」（乙一九二三）「戊戌卜，貞：且戊，歲，叀羊。」（前一、三、二）「貞：帝鳴，三羊三豕三犬」（前四、十七、五）。一作地名，如「貞：羊受年」（佚續一〇八）。而繪目之羊即說文羊，「羊，祥也」祥，說文：「福也。」後世所謂吉祥之祥。如「其羊」（後下三〇、七），與詩經高頌「長發其祥」語同。又如「奭日羊，萬」（甲三五八九）之羊，亦吉祥之祥。凡吉凶之先見曰祥，如左昭十八年傳「鄭之未災也，里析曰，將有大祥。」墨子非樂上「降之百殃。」案殃為祥之異體。卜辭中有

不羊、弗羊、勿羊、弜羊其義大抵相同，言有災害也。如「貞、阜不羊，幸」（前四、五、三）如詩瞻卬「不弔不祥」，明鬼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弗祥」（明義士一九一六），書盤庚「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貞：翌乙勿羊出伐于唐」（乙七五三）「戊子卜弜羊辛卯十月」（乙九○七四）。卜辭中又有羊日，羊日殆即祥日也。如「羊日，大啟，昃亦雨自北」（乙三二）「大風自西，刜云率雨，毋羊日」（乙四七八加三○三）。

四 金文中的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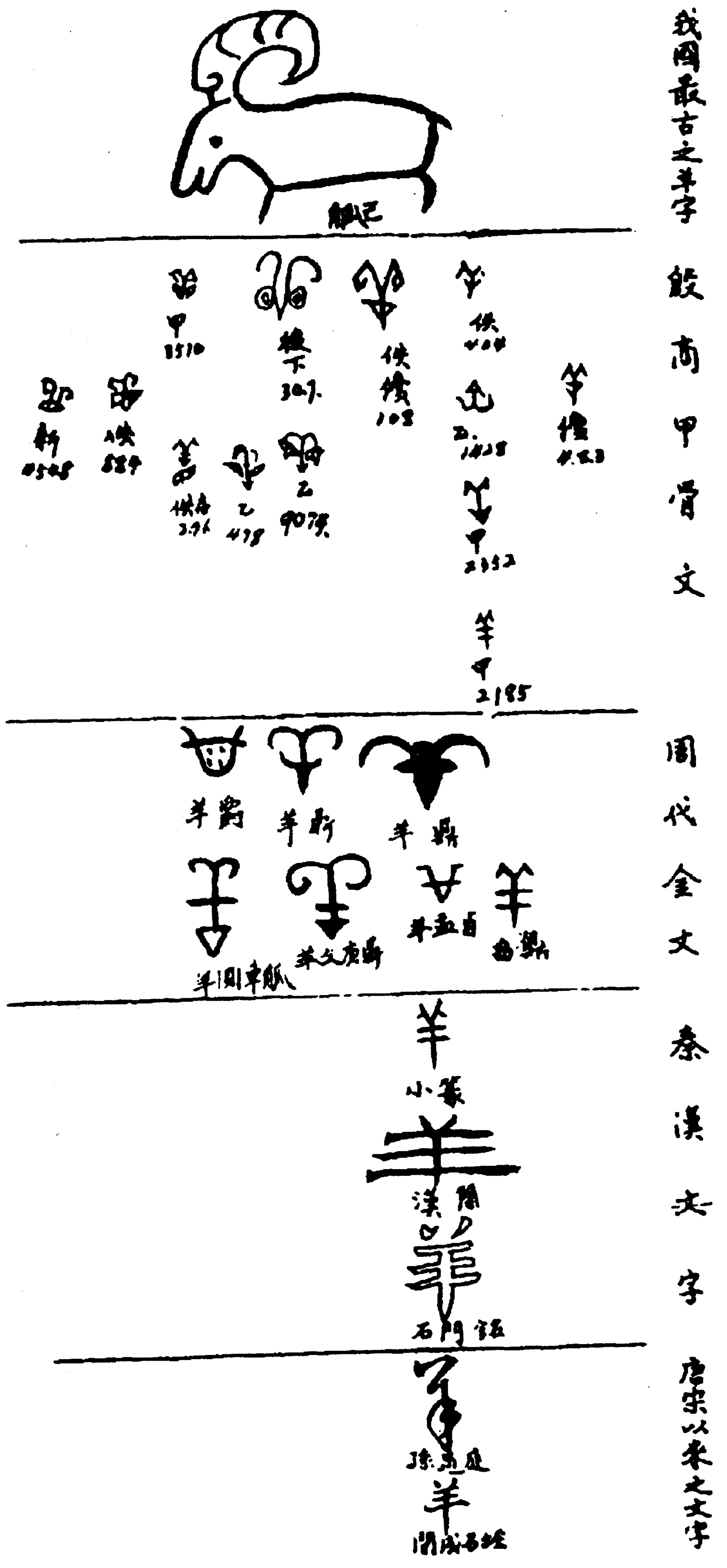
金文中羊字不復繪二目，僅繪其首兩耳雙角，如商周金文錄遺羊戈作（561）貞松堂遺文羊鼎作（2.1）又繪二耳。殷文存上丁卣鼎作。或作空首狀，如貞松堂遺文羊父丁爵作（16）羊盉卣作，古陶文作。或簡省之如殷文存上羊鼎作（1.4）。由繪兩耳之羊簡省之如羊卣作（42）續殷文存上羊父乙寶尊彝作（83.1）羊則車觚作至周孝王時的畓鼎「逦卑口邑畓酉級羊」作簡其顏面為一畫。戰國時竽白之新造簇戈作羊，羊子戈作白庠父作羊鼎作與汗簡之羊作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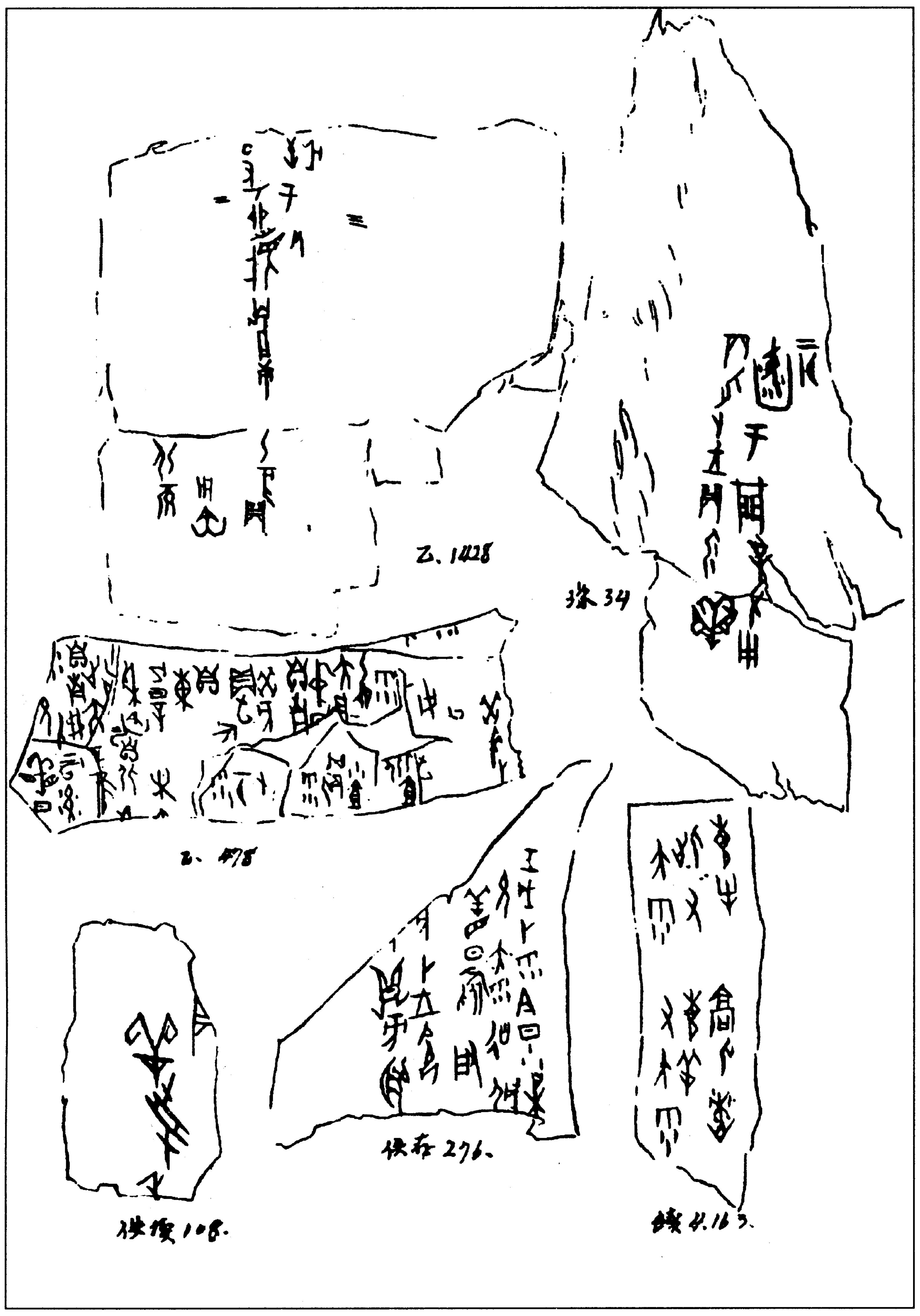
五、秦漢魏晉小篆隸草中的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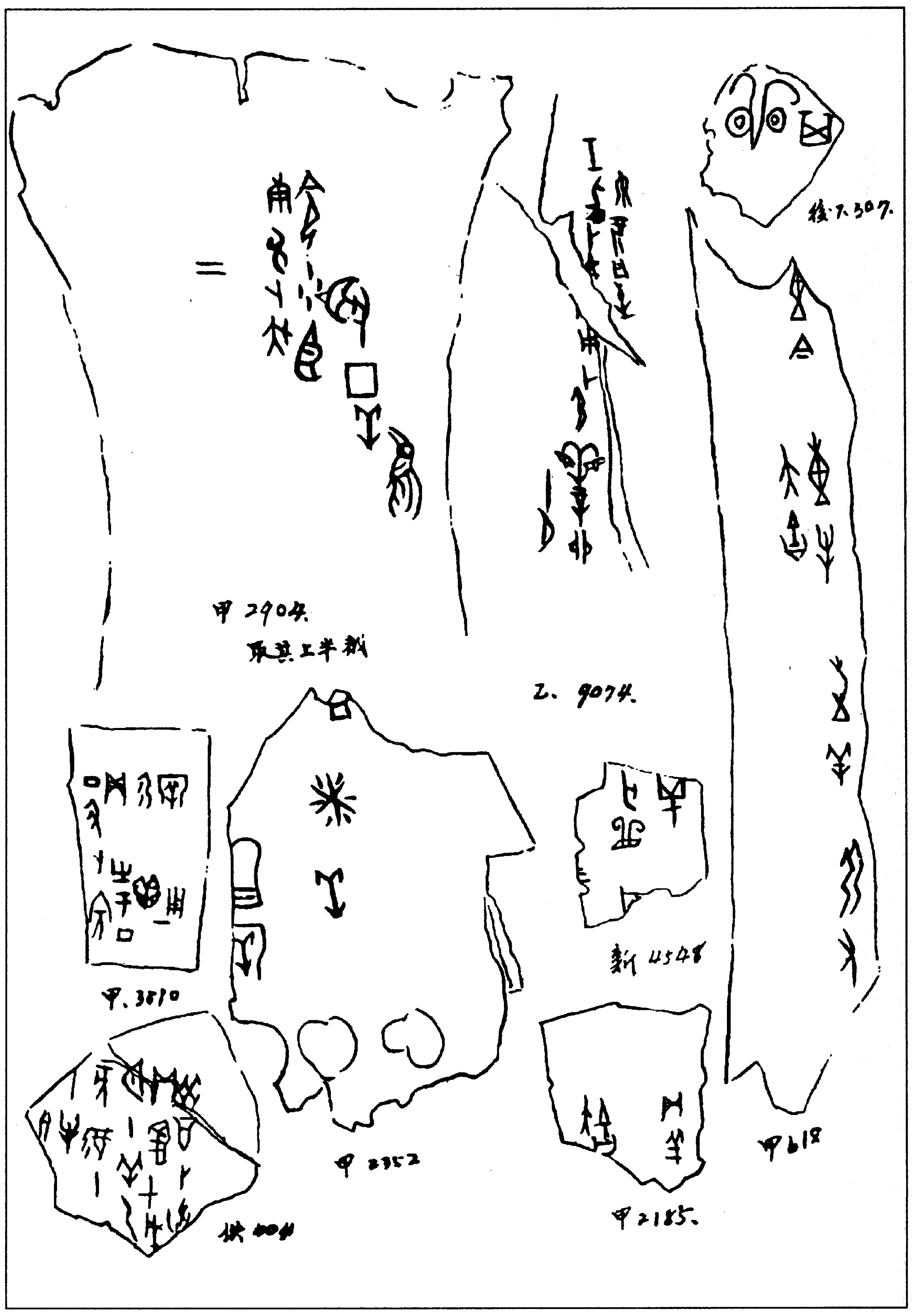
秦篆羊作羊，因襲殷周之文而無異。至漢隸，則變其雙角而為（見漢熹平石經詩經）居延漢簡作後魏永平二月石門銘作，唐開成石經正楷作羊。迄今不變。孫過庭草書，違其筆勢作。其形體依舊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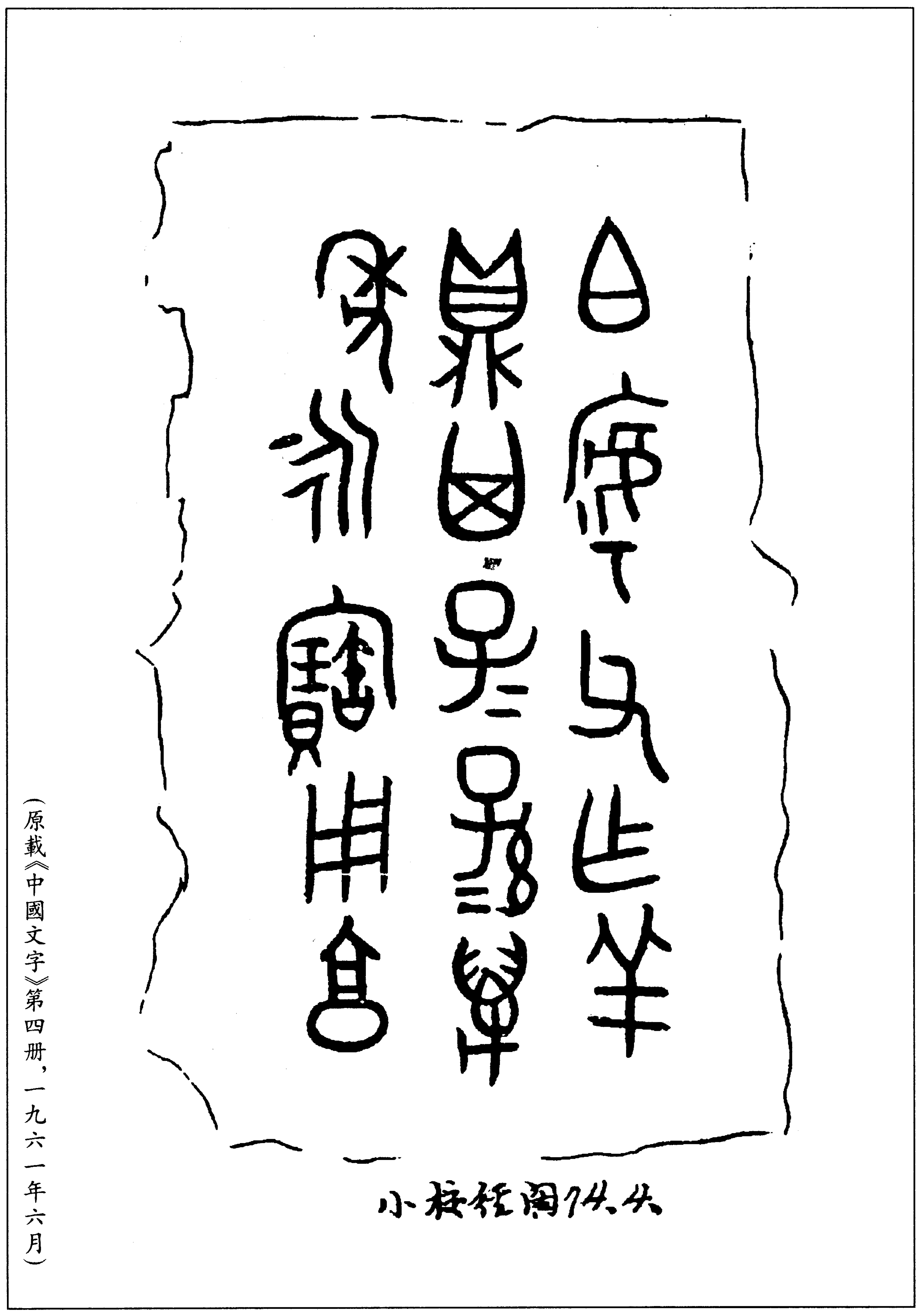
六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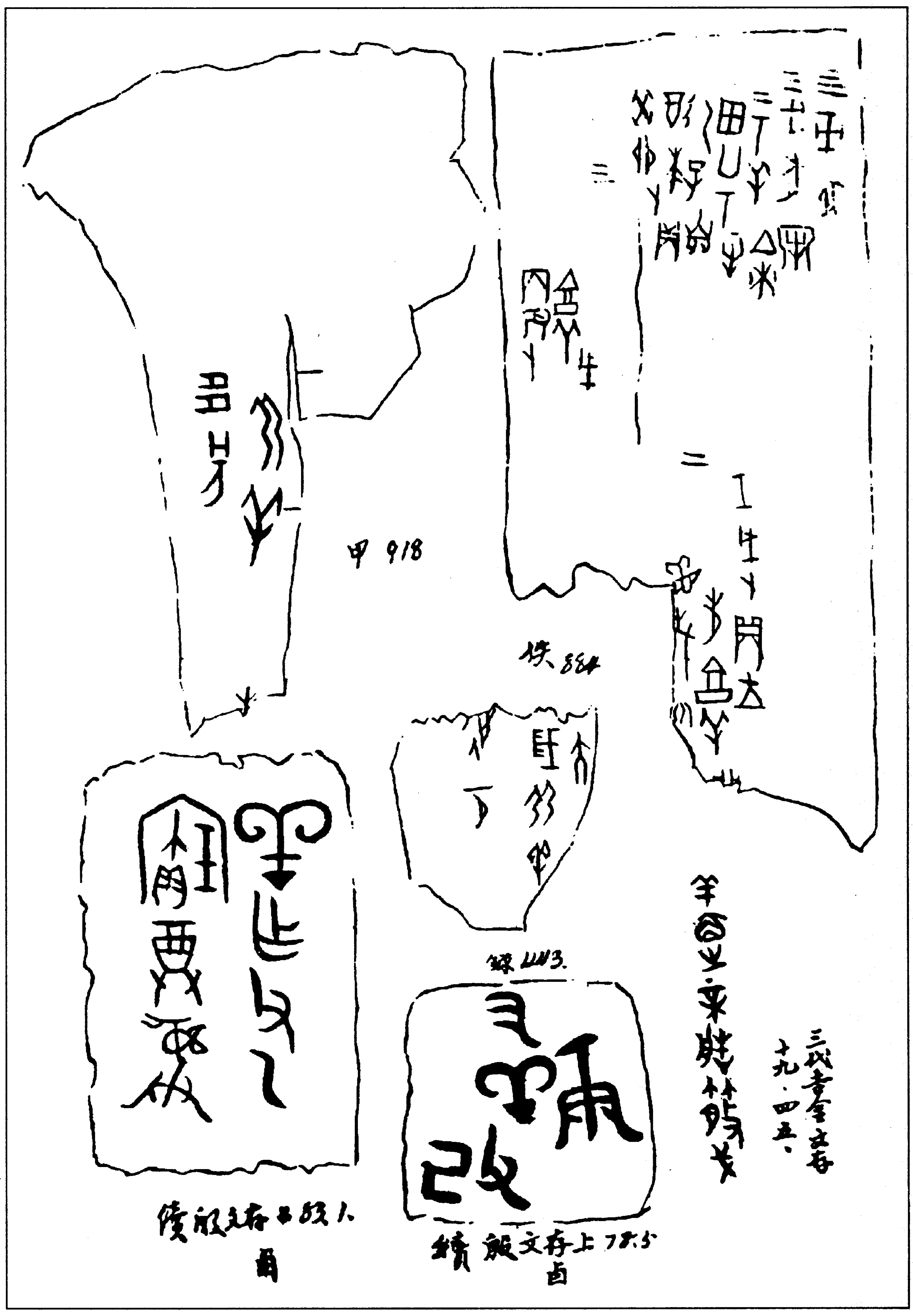
現就羊字之演變，列表於後：


我國最古之羊字
觚己
殷商甲骨文
甲 1510
後下 36.7
佚續 108
甲 2332
甲 2185
乙 478
周代金文
羊爵
羊鼎
羊則車觚
羊父庚鼎
羊盉卣
秦漢文字
小篆
漢簡
石門銘
唐宋以來之文字
孫過庭
開成石經


乙1428
珠34
乙478
佚存276
佚續108
鐵4.16.3


後下30.7
甲2904
取其工半截
乙9074
甲3810
新4548
甲2352
佚404
甲2185
甲618




甲918
佚884
錄443
續殷文存
卣
續殷文存上78.5
卣
三代吉金文存
九・四五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册，一九六一年六月）

釋雈

嚴一萍

卜辭有雈及雈字，孫海波甲骨文編隸定為雈，附录於止后。葉洪漁前編集釋引余永梁殷虛文字考釋「進」字。比字在卜辭均為方國地名。如：

壬寅卜，雈侯弗戋⿱罒大。 前五．九．三．

囗雈侯口戋圜。

癸亥卜，雈侯其戋⿱罒大 京一三三九

（此片雖闕雈字，其去壬寅二十一天，必為同時事，倘有殘片發見，當可綴合，故并輯录，以待後証。）

辛亥（卜）雈侯口家山 坊三九〇

為臣屬殷王朝之諸侯。此

貞：乎取雈。

貞：𡗗十牛

貞，于林南雈奠

貞：𡗗五牛 前四．三六．七

此時雈已稱叛，故有「呼取」之卜。他辭又有：

口口卜口（貞）：乎囗依囗雈。 前六．三四．一

依亦方國之名，所卜似呼依人以伐雈之事。又：

囗王乎馬（取）雈。 乙三五一七

亦當為同時之事。此版卜兆刻劃，與前舉諸辭皆為武丁時卜辭，别有刻劃卜兆一版（乙五九〇六），辭曰：

貞：收雈人，乎宅雈。

收有徵集義，乃貞徵集雈人以歸雈地，似為叛亂已平，撫輯流亡，以安雈社之意。故同時期他辭又有：

貞，乎往奠于雈。

勿乎奠于雈。 乙五三三〇

雈亂既平，雈地仍歸殷商版圖以内，故武丁卜辭又有：

循雈。 京一三二九

口辰卜，循雈 甲三二五六

之辭。至文武丁時代，當為殷商之屏藩。卜辭曰：

戊寅卜，方至不，時出曰：方在雈啚。 外二二七（鄴一五六即本片，[illegible]本）

方為文武丁時代常見於卜辭之外族，或即夏世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之方族後裔。後漢書屬之東夷傳，知其地望當在殷之東南方。雈為其近隣也。卜辭尚有若雈字者數版，惜均辭殘，不能懸知其所卜何事。如：

貞：雈囗 京一三三〇

囗雈㞢 佚二九八

口口卜雈 庫四一六

又續甲骨文編所录小屯甲編一一八七版、天壤閣甲骨文存五二版，與島邦男氏甲骨卜辭地名通檢所录小屯乙編一六三版，諸雈字皆為風字之誤，茲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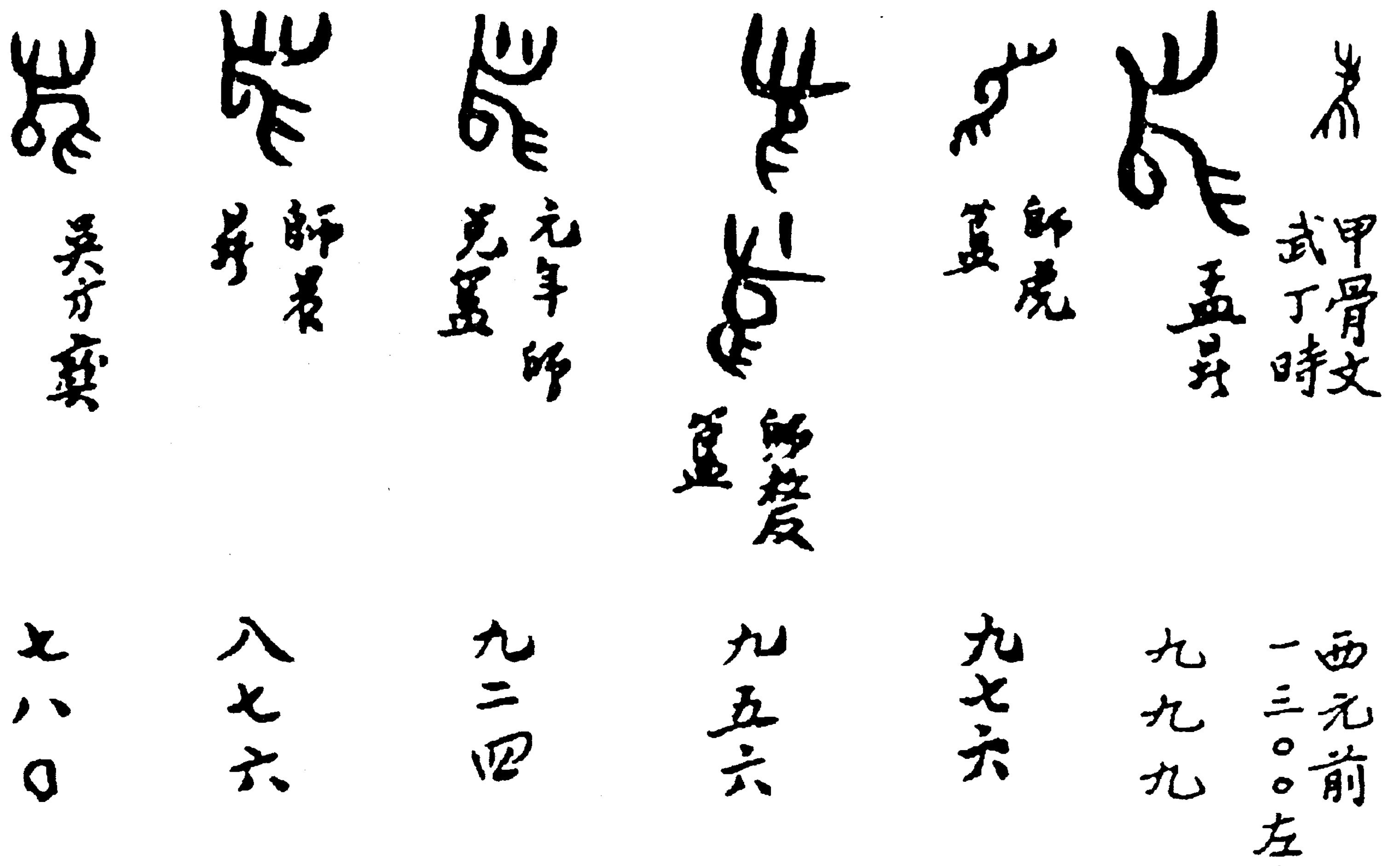
此𫇭字，余永梁釋進，葉氏从之。孫海波未釋音義。今細案之當即說文之舄若䧿。試證之說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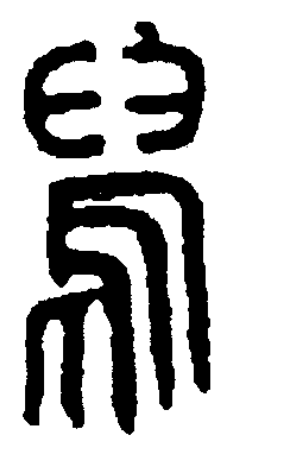
舄，䧿也。象形。（七雀切）䧿，篆文舄从隹昔。

初學記卷廿引「以隹昔」下有「聲」字，則䧿為形聲字。段氏說文解字注曰：

謂舄即䧿字，此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古文作舄，小篆作䧿。……言其物，此云舄，䧿也。言其字，舄本䧿字。自經典借為履舄字而本義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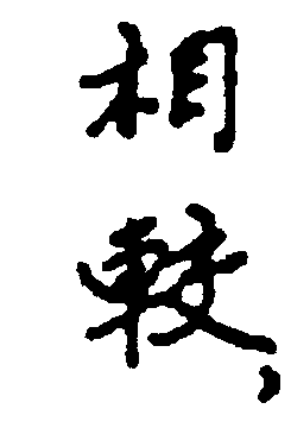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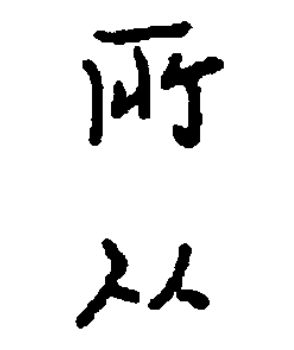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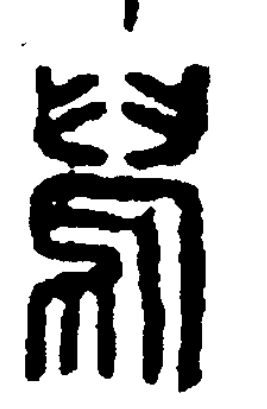
按段氏之意，舄即䧿字，惟有古文與小篆之別。案今傳世銅器銘文所見，凡言「舄」者，多與赤字連文，蓋均借為「履舄」字。據全文編所彔諸舄字凡七器，除䵼侯鼎作「亟」，訛變太甚，與他器之字形殊不類。餘六器為：盂鼎、師虎簋、吳方彝、師嫠簋、師晨鼎、師兌簋。所作諸舄字，形體大致不殊。惟六器之年代，諸家考訂頗有出入。盂鼎有大小二器。大盂鼎為王廿三祀，無月日。小盂鼎為王廿五祀，有月日。著「赤舄」字者為大盂鼎。吳其昌郭鼎堂列為康王時器，彥堂先生西周年曆譜據小盂鼎「八月既望，辰在甲申」之日名，排定為穆王廿五年。較吳、郭所定遲四十五年，乃西元前九九九年。此為「舄」字借為履舄義之最早文獻。師虎簋定恭王元年西元前九七六，諸家無異說。師嫠簋，吳、郭列入宣王時，西周年曆譜排定在懿王十一年，西元前九五六。師兌簋，吳、郭入幽王，西周年曆譜入夷王元年，西元前九二四。較吳、郭所定提前一百四十餘年。師晨鼎各家均定厲王，三年無異說，為西元前八七六。年代相差最多者為吳彝，吳彝郭入恭王，吳入夷王。西周年曆譜定幽王二年，為西元前七八〇年。上距夷王二年西元前九二三，相差一四三年。距恭王二年西元前九八一年則相差達二百零一年之久。今以字形之演變而論，則西周年曆譜所推定者，上承甲骨之𫇭，下啟小篆之舄，秩然有序。茲據以排此，以見其遞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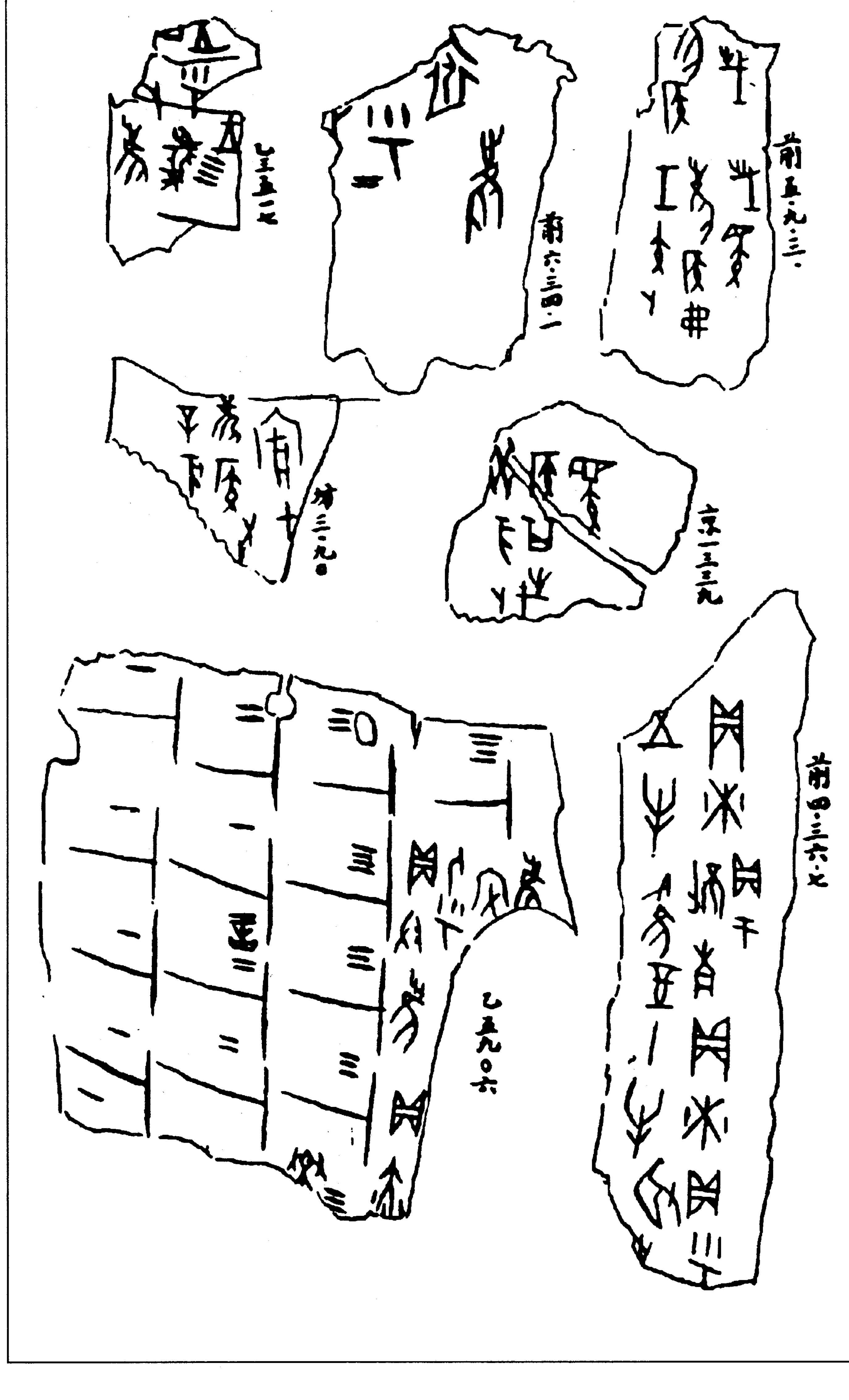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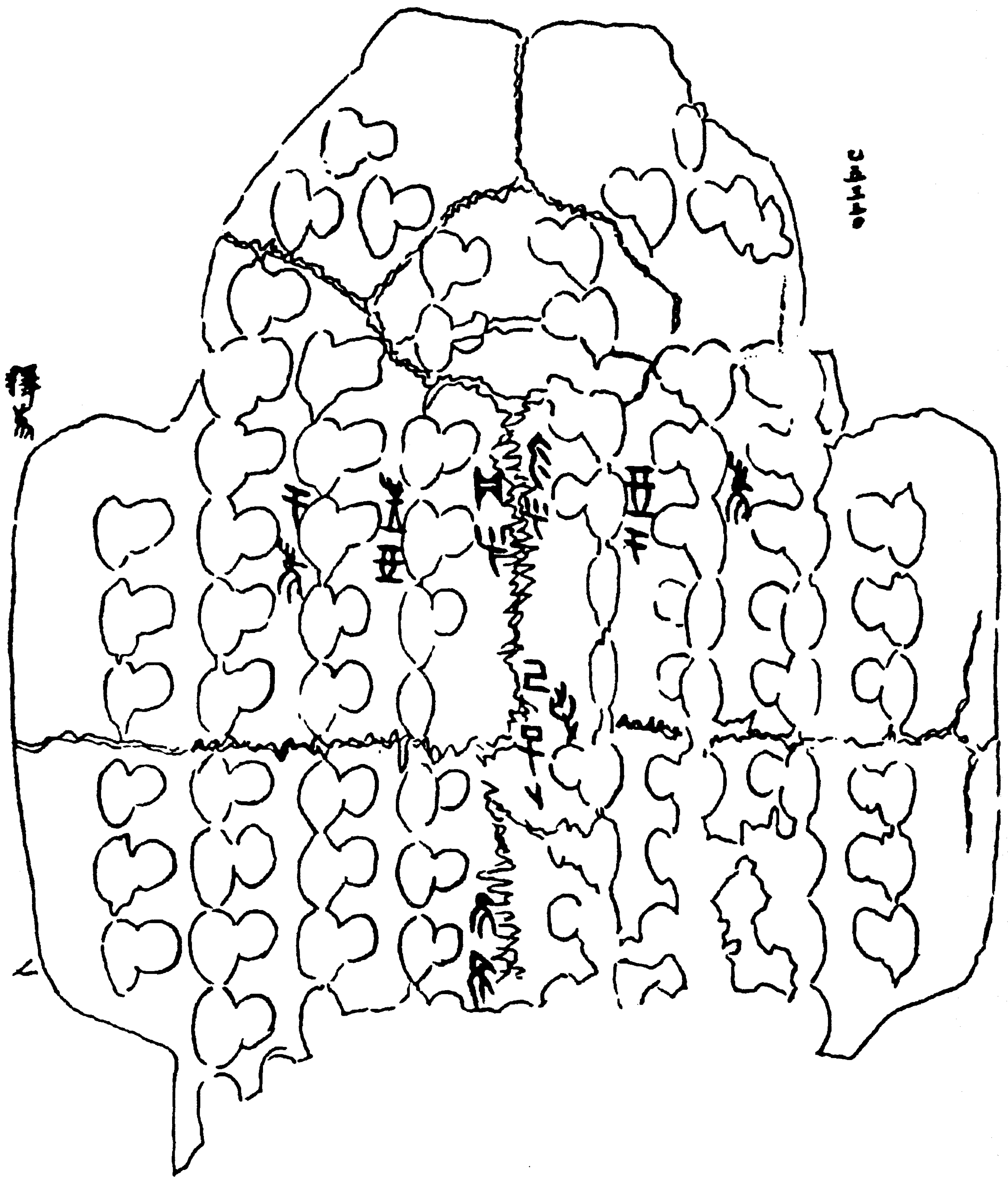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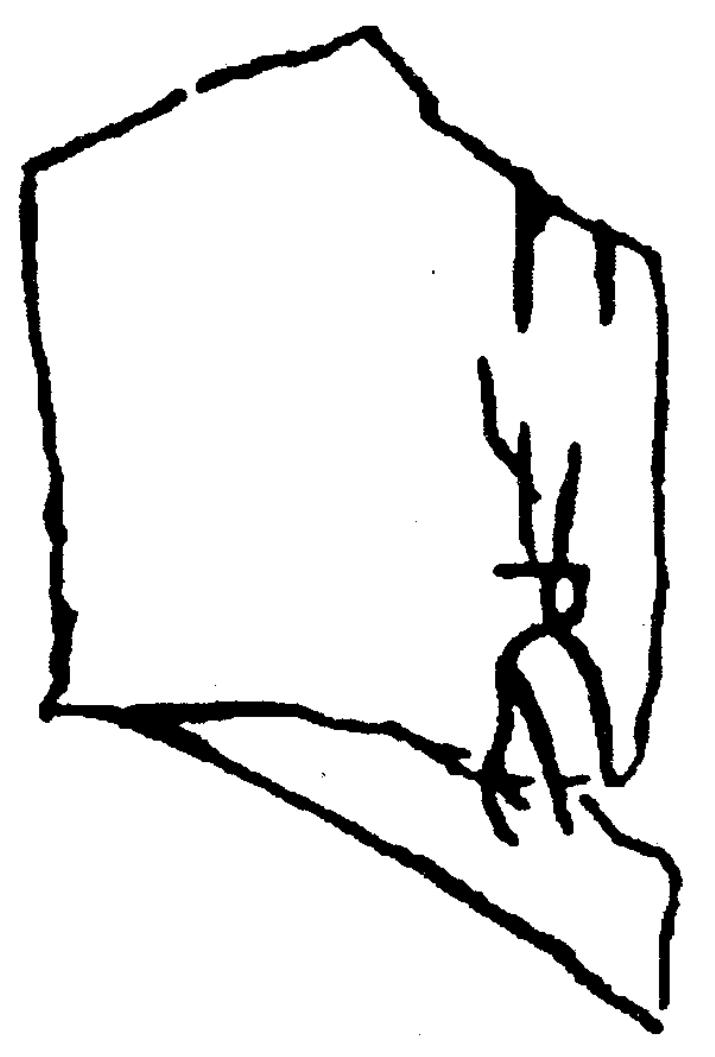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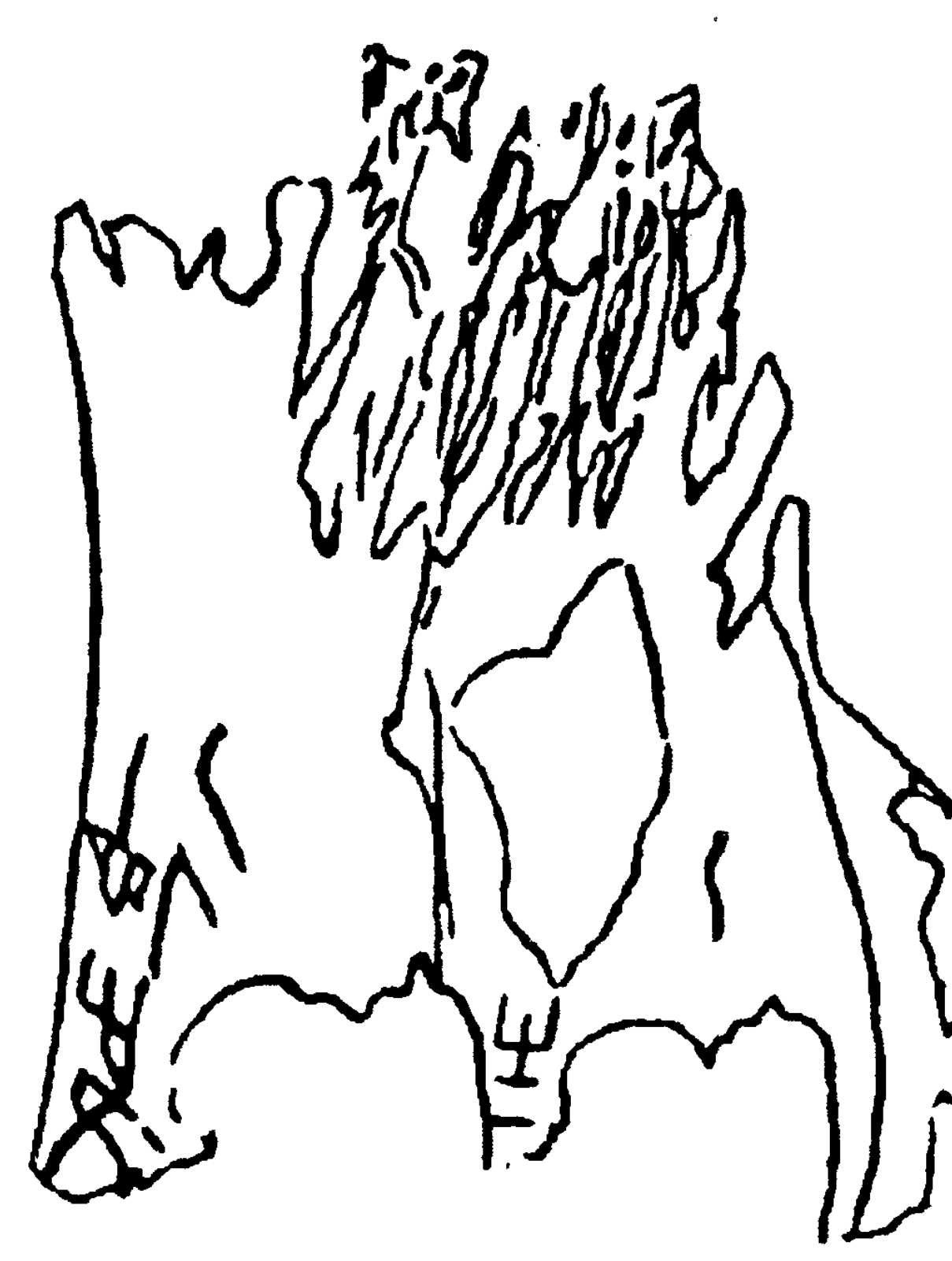
（秦始皇廿六年書同文時西元前二二一年）
（許慎成說文解字漢安帝建光元年西元一二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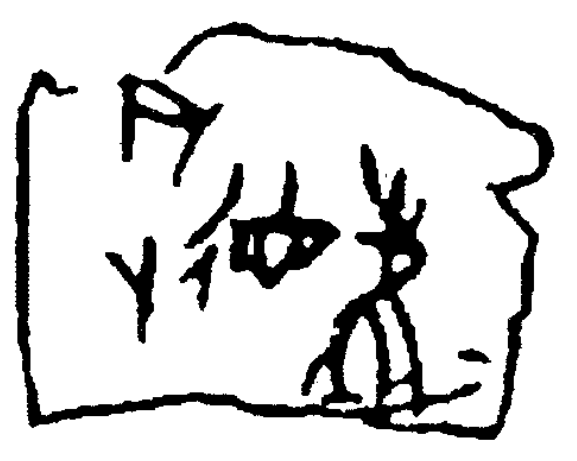
以盂鼎之相較，下半之隹，訛變已多，上半止字，尚存三岐。師虎簋師嫠簋則最為形似，从止从隹，宛然可辨。至師兌簋以下之器，上半譌作山形，即為小篆作所从出。下半之隹，微有訛變，乃截取烏之下半，遂成今形作。許君謂「象形，䧿也」。既識其音義，乃昧於初文。段氏知舄與䧿為古今字，可謂卓識，然無緣知是崔之譌也。古音止在之部，昔入支部，之支聲近相通，故古字从隹止聲之崔，可隸變而為今字从隹昔聲之䧿。儻無卜辭之崔，則所謂古今字者，終難通其郵。今山海經南山經之首曰䧿山，與卜辭毗鄰東夷之崔皆在殷都之南，地望相若逆臆之，或即殷商崔侯之故治，則地亦可徵焉。案文選注王巾頭陀寺碑引南山經作䧿山。經典䧿鵲每同用。詩䧿巢釋文云「鵲，字林作䧿」。廣韻同。禮記中庸表記釋文均云「字林作鵲，說文作䧿」。其實一也。鵲山有二，魏書地形志「臨邑有鵲山」。臨邑於明清皆屬山東濟南府。鵲山在歷城縣北濼口鎮，齊乘引李白詩注云「扁鵲煉丹於此，故名」。其名之晚起可知。足與相當者，莫若安徽之鵲頭山。明一統志「鵲頭山在池州府銅陵縣北一十里，其山高聳，宛若鵲頭。今廬江西岸有鵲尾渚，與此為匹」。按鵲頭山在安徽有銅陵縣北長江東南岸亦曰鵲頭鎮。元和郡縣志「鵲頭鎮即春秋時鵲岸。沿流八十里有鵲尾洲，吳時屯兵處」。清一統志引胡三省通鑑注「鵲頭在銅陵，鵲尾在舒城。鵲尾洲者，江中之洲也」。左昭公五年傳曰「楚伐吳，吳人敗諸鵲岸」。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曰「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洲。蓋銅陵鵲頭山至三山為鵲尾，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當塗縣志亦曰「鵲江在縣北五十里，遠出蕪湖。蓋自銅陵鵲頭山為鵲頭，至三山為鵲尾。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繁昌諸水皆注，西對無為州，乃江流險要處」。諸鵲地皆因鵲山得名，必其淵源甚久。謂即南山經之䧿山，卜辭崔也之所在，似可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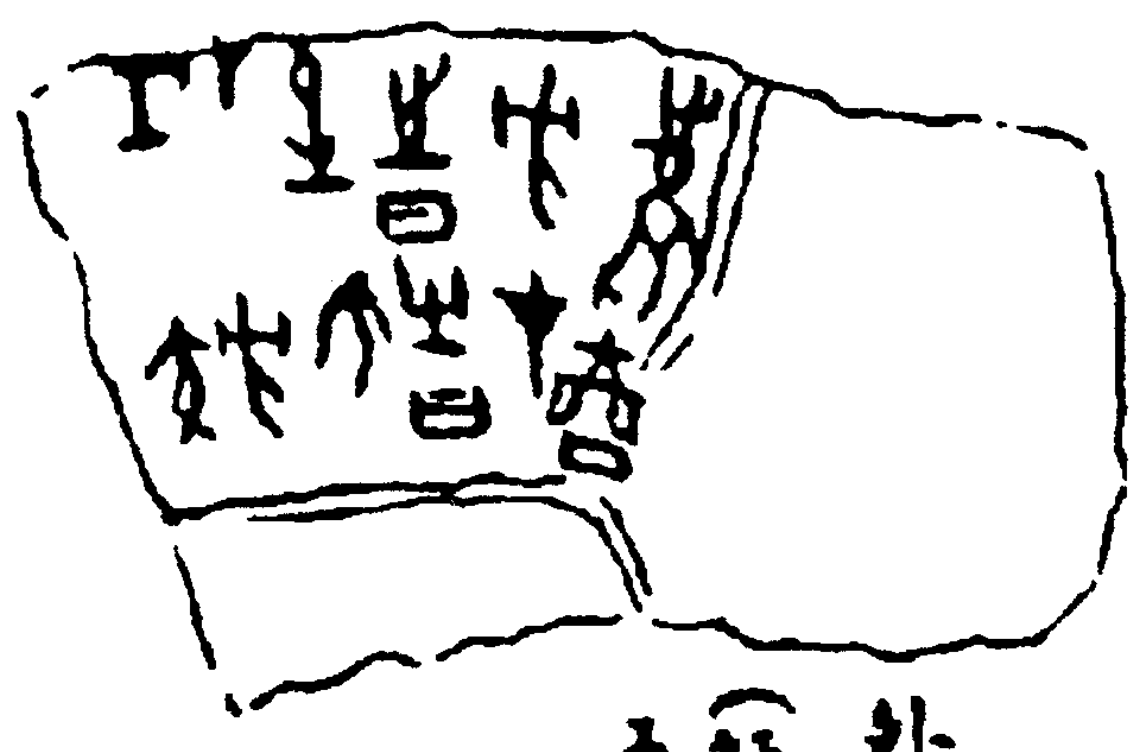

前五·九·三
前六·三四·一
京一三三九
前四·三六·七
乙五九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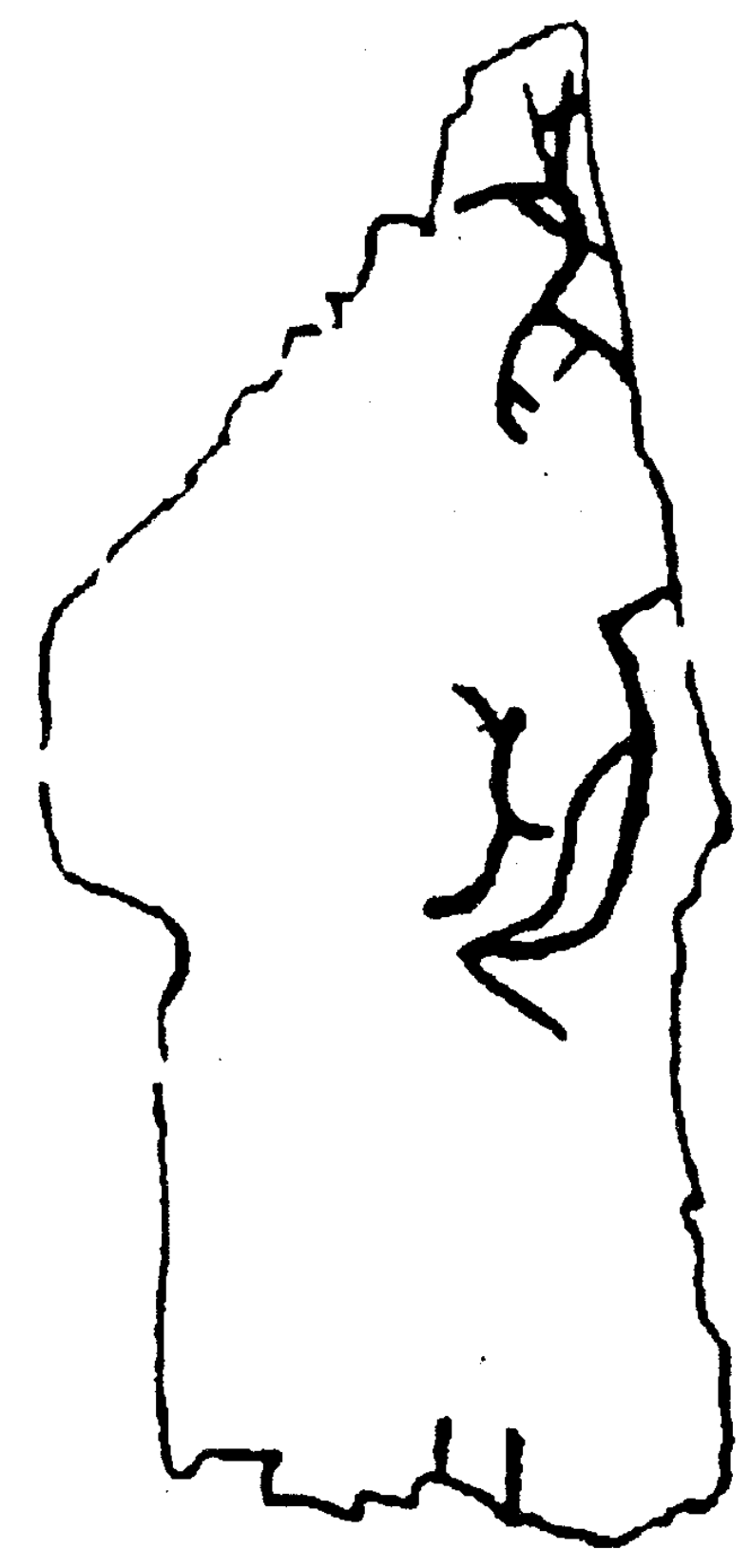

乙五三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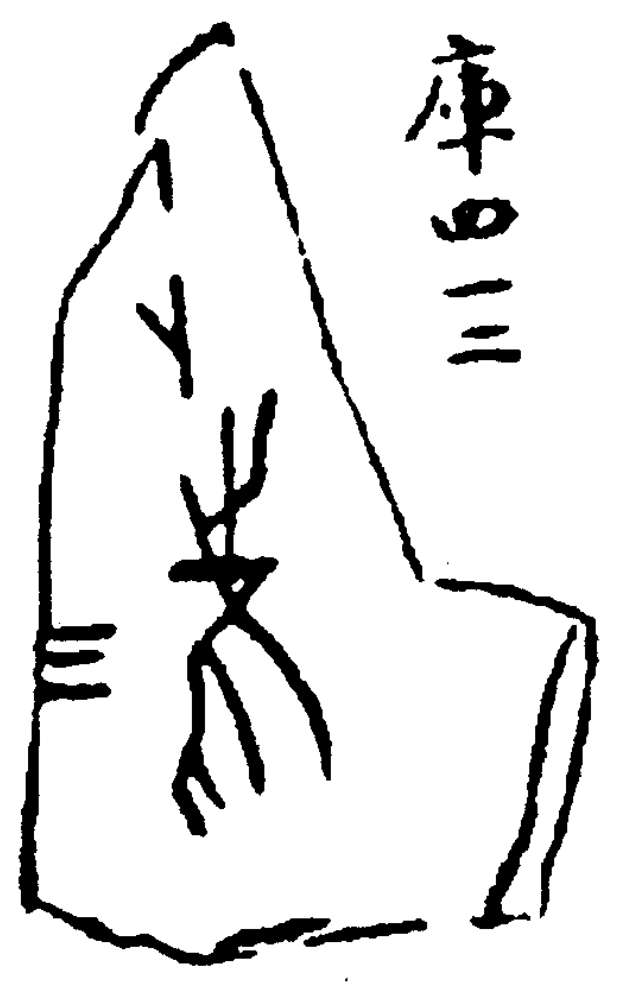

京一三三〇


京一三二九


甲三二五六


外二七（師一・五八）


佚二九八


庫四三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冊，一九六一年四月）

釋龍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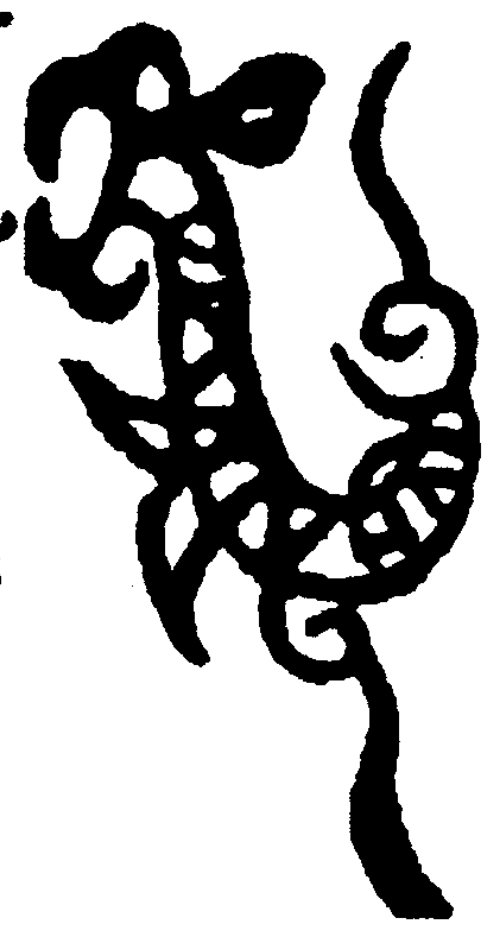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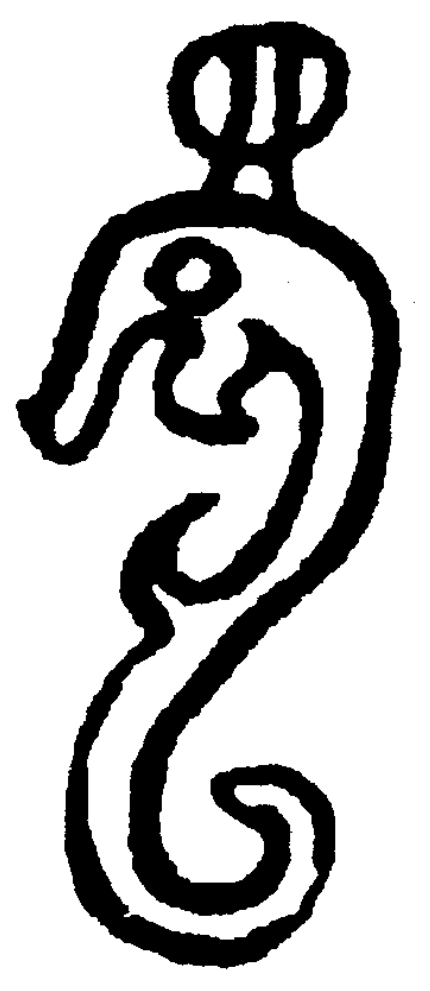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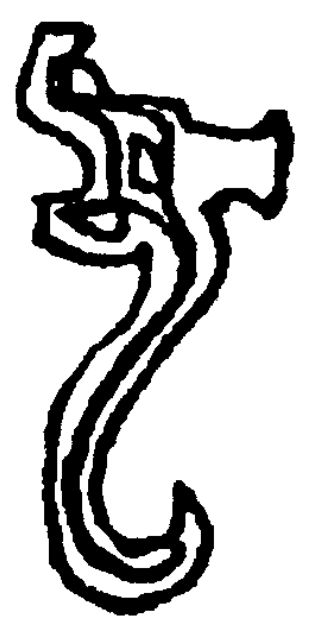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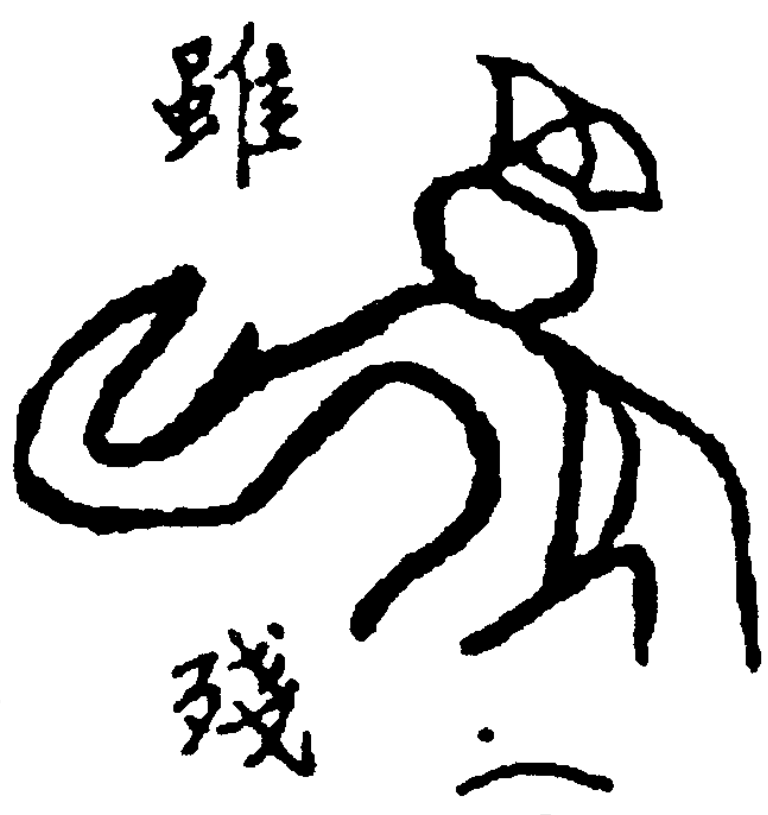
一　前言

龍，說文「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以肉，𦘔肉（依段注據韵會補）飛之形，童省聲。」許氏釋龍為鱗蟲之長，韓非子說難以君喻龍云「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嬰之者，則必殺人。」管子水地篇「龍生於水，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為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因其形體無常，故龍為神靈之精。其能登天，易乾卦九三「飛龍在天。」能潛於深淵，易乾卦「初九日潛龍。」龍為水物，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山海經十四大荒東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淮南子說山訓墜形訓「土龍致雨。」高誘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後世旱暵舞雩，祭之龍壁以求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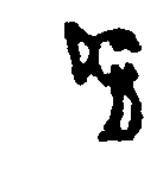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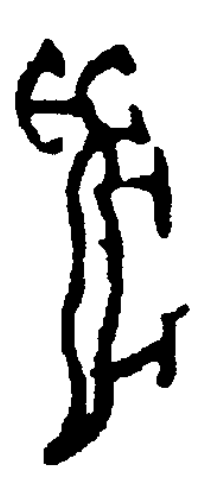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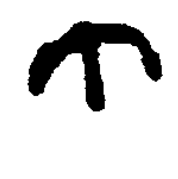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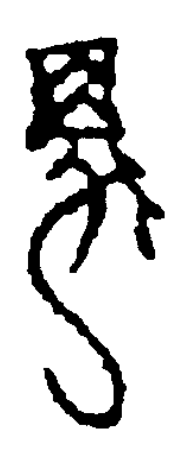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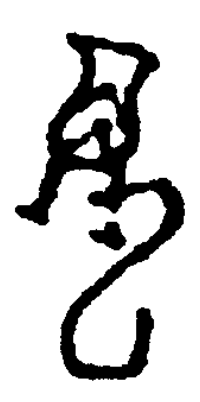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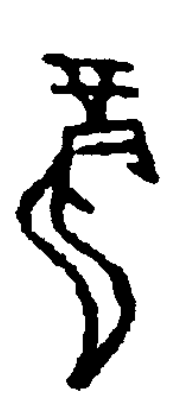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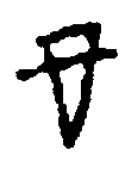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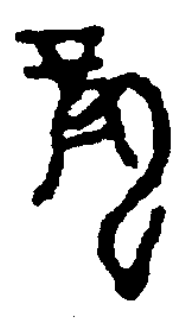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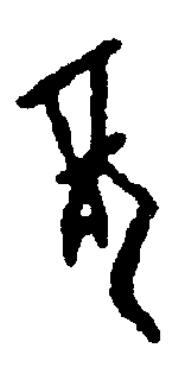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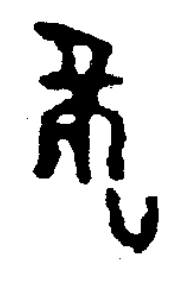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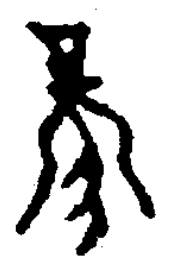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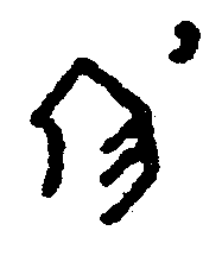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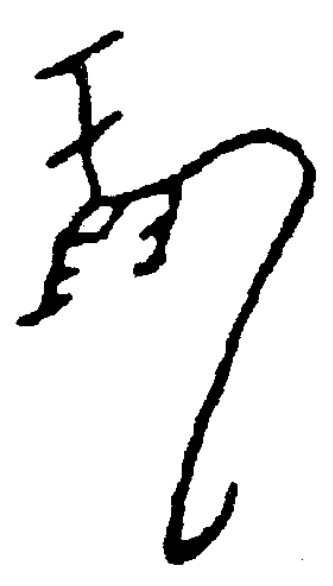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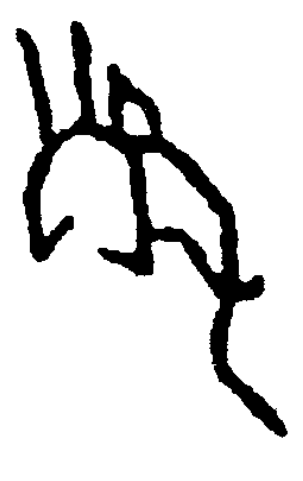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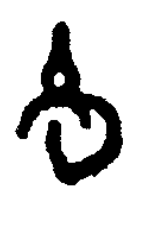
龍究為何物，至今尚不可得知，據地質學家於西元一七八四年在德國 Solenhofen Bavaria 發見古生物之化石，名之曰恐龍（pterodactyls or pterosaurs），在有人類七千萬年以前已絕跡，依據化石，按生物進化所推演出的圖象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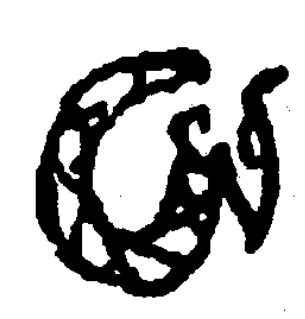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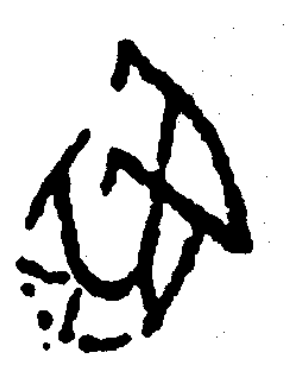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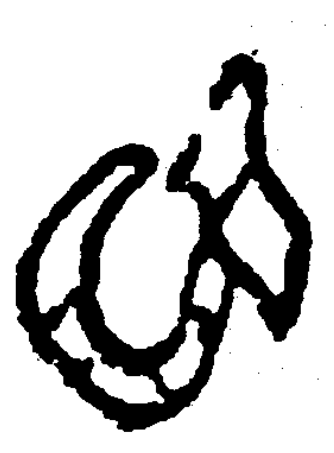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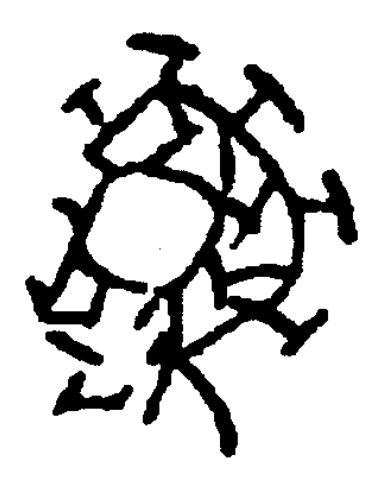
附圖，據生物學家之研究，為古代之爬蟲類生物，非有繪畫文字時代遙遠，渺茫難稽，自然與圖畫文字之龍無關。圖畫文字所繪之龍，是否虛構，難以確定，現以左傳昭公廿九年文：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由此觀之，龍為圖騰社會中的一種圖騰，所謂族徽。這種族徽的來源，大半是神話中的神像，疑為鄉壁虛構的。

二我國最古的龍字

龍究竟是甚麼？現在既然不知道，但是從我國所繪的文字形體，可以推想其梗概。我國最古的繪畫文字，龍，除了在殷周銅器中可以看到的如嘯堂龍觚殷文存下龍爵作商周金文錄遺龍爵作皆象相傳之龍，頭上突起者為龍之肉冠，張口垂胡，卷身曲尾，或繪其爪，或鱗紋其身，與殷虛出土的陶器上所繪的圖畫文字作（見小屯殷虛器物甲編文字符號拓片卅二）此雖殘缺，僅存其頭，然肉冠其上，張口垂胡，與金文之圖畫文字相同。這種象形的圖畫龍字，是我國最早的圖畫文字，都是一種標幟，猶如圖騰社會中的圖騰。

三、殷代甲骨文中的龍字

殷商甲骨文中的龍字，其形體可以分為二種，一種是由繪畫的龍簡省而成的，如（續五、一四、五）張口垂胡演變成張口露齒；如（龜六二、三）肉冠演變成並有二足；如（前四五四、二）（新四八八九）肉冠特大，而身變為卷曲之線條；如（前四、五三、四）肉冠卻演變成如甲文之鳳冠，成說文小篆之所謂以童省之辛；而（前四、四五、二）（後上三〇五）（後下三三、四）身體卻成為線條。（粹九四六）疑是龍字為誤，乃是冂之誤（甲三三六〇）肉冠演變成干。（甲三三五七）肉冠變成川。至第三期簡省為（甲三四八

三）（後下六一四）（粹四八三）（甲七五四）肉冠與口連在一起。又有一種繪其頭張牙多足鱗紋曲身的（續存二二四二）卻無肉冠，和第一種形不同，正可看出殷商甲骨文字形體繁複遞變的痕跡。

龍字在甲骨文中作地名者有：

乙未卜貞：禾在龍圉，呇受㞢年。　前四、五三、四

貞：及龍方。　續存下三〇二

口巳卜，在漸，田龍，來湡穽　粹九四六

作為諸侯者如：

乙巳卜，犬龍侯數　甲三四八七

作為人名者如：

貞：乎龍。　前四、五四、一

㱿貞：龍其㞢囚　前四、五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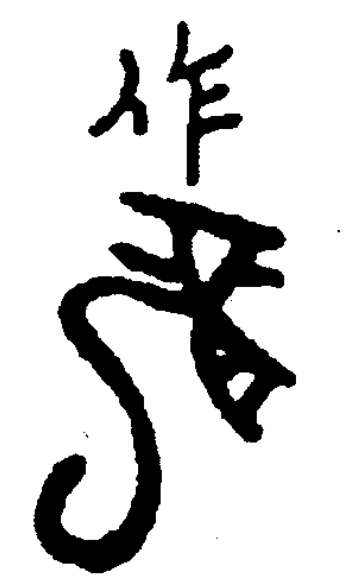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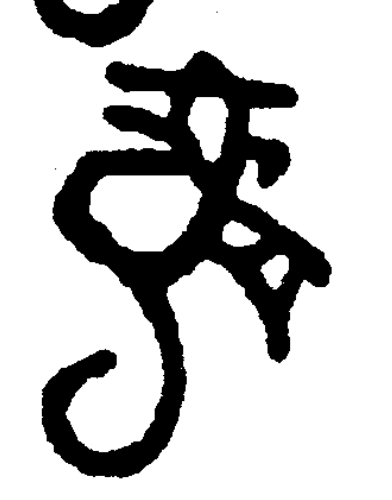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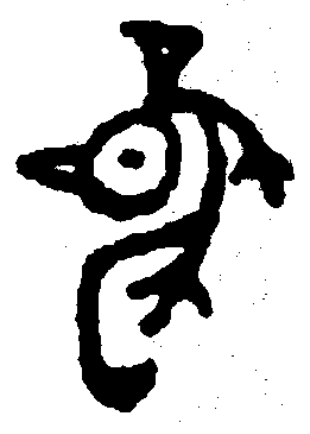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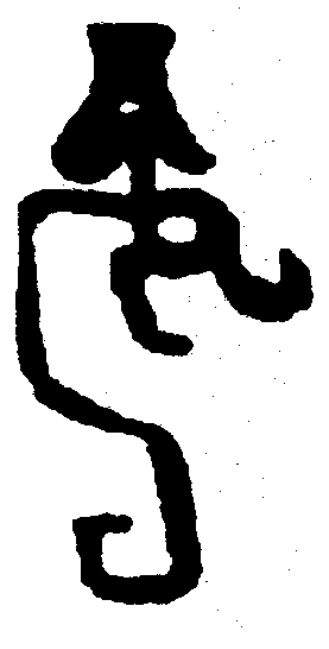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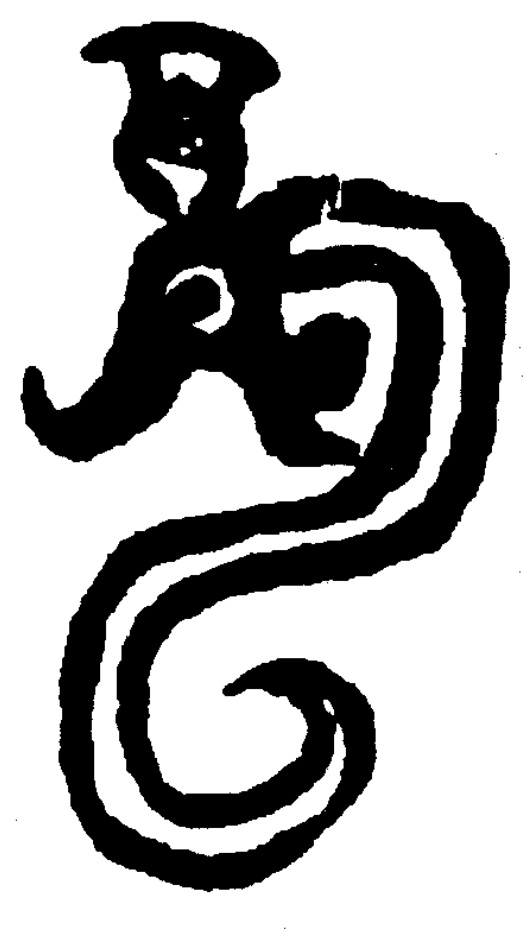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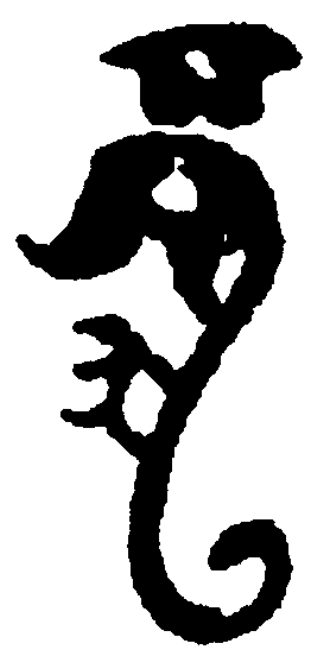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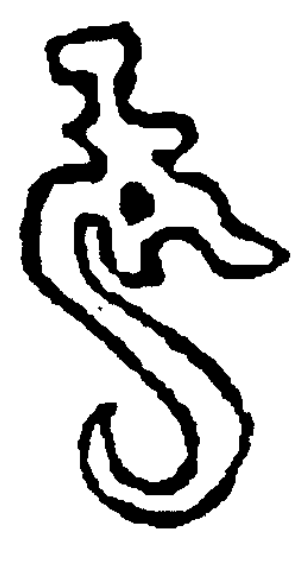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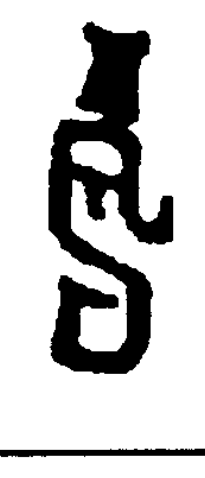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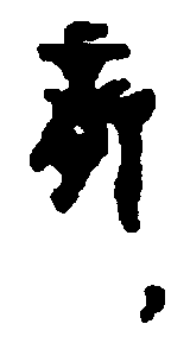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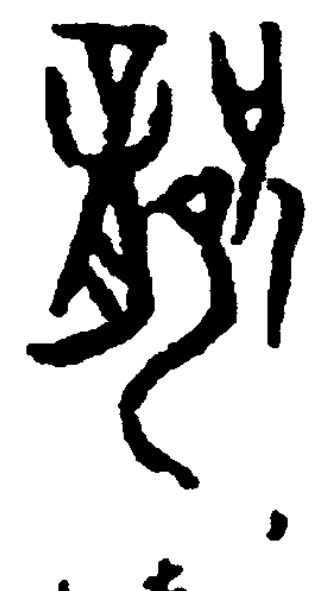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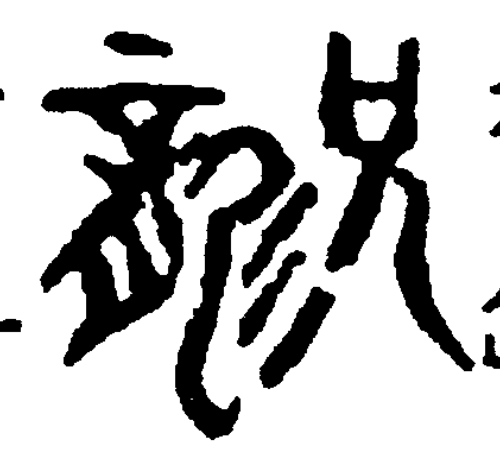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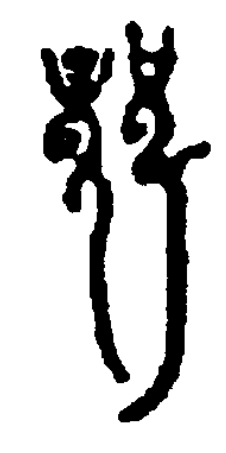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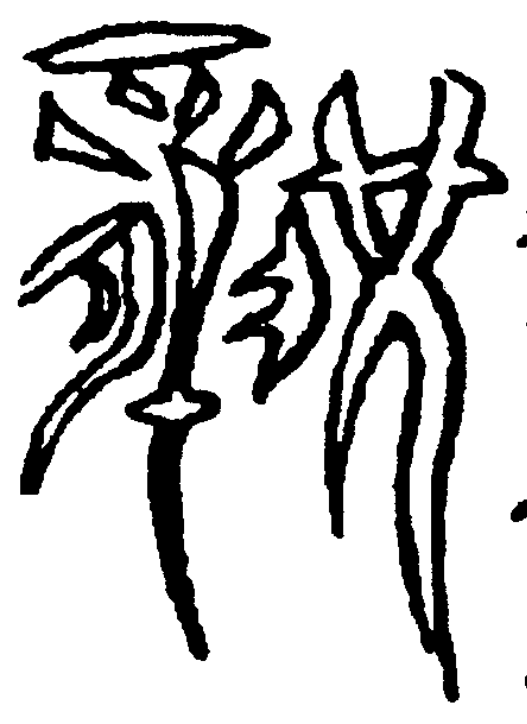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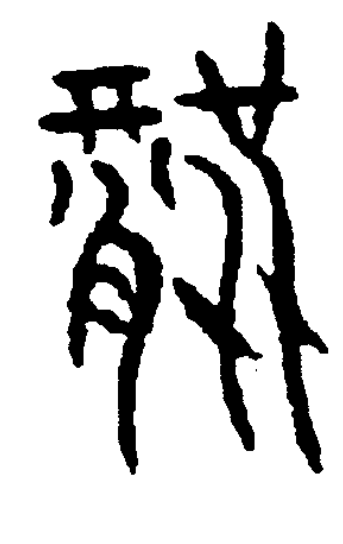
丙午卜大令龍以舊示。　八月　續五、一四、五

作為神名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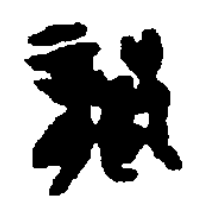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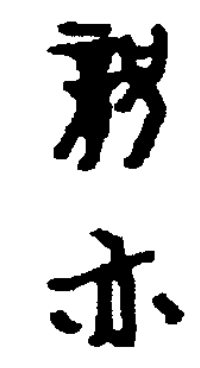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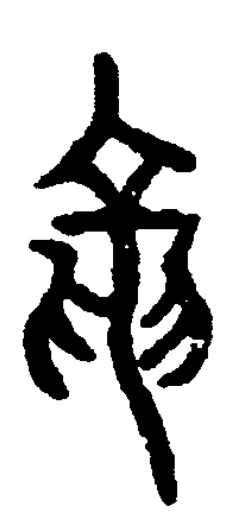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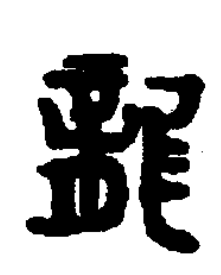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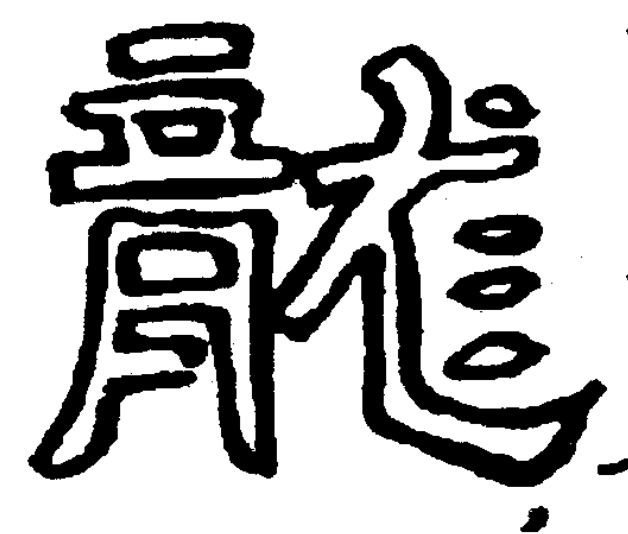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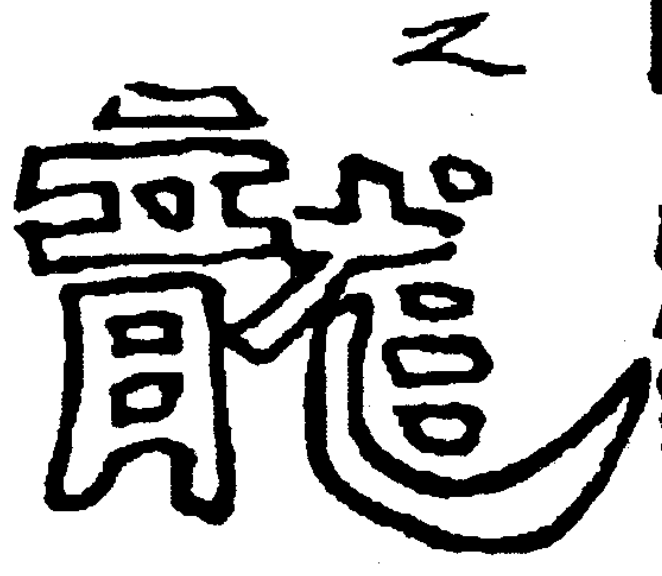
龍宗　續存二二四二

甲子卜，亞戎囝龍母啟，其啟，弗每又雨　後上三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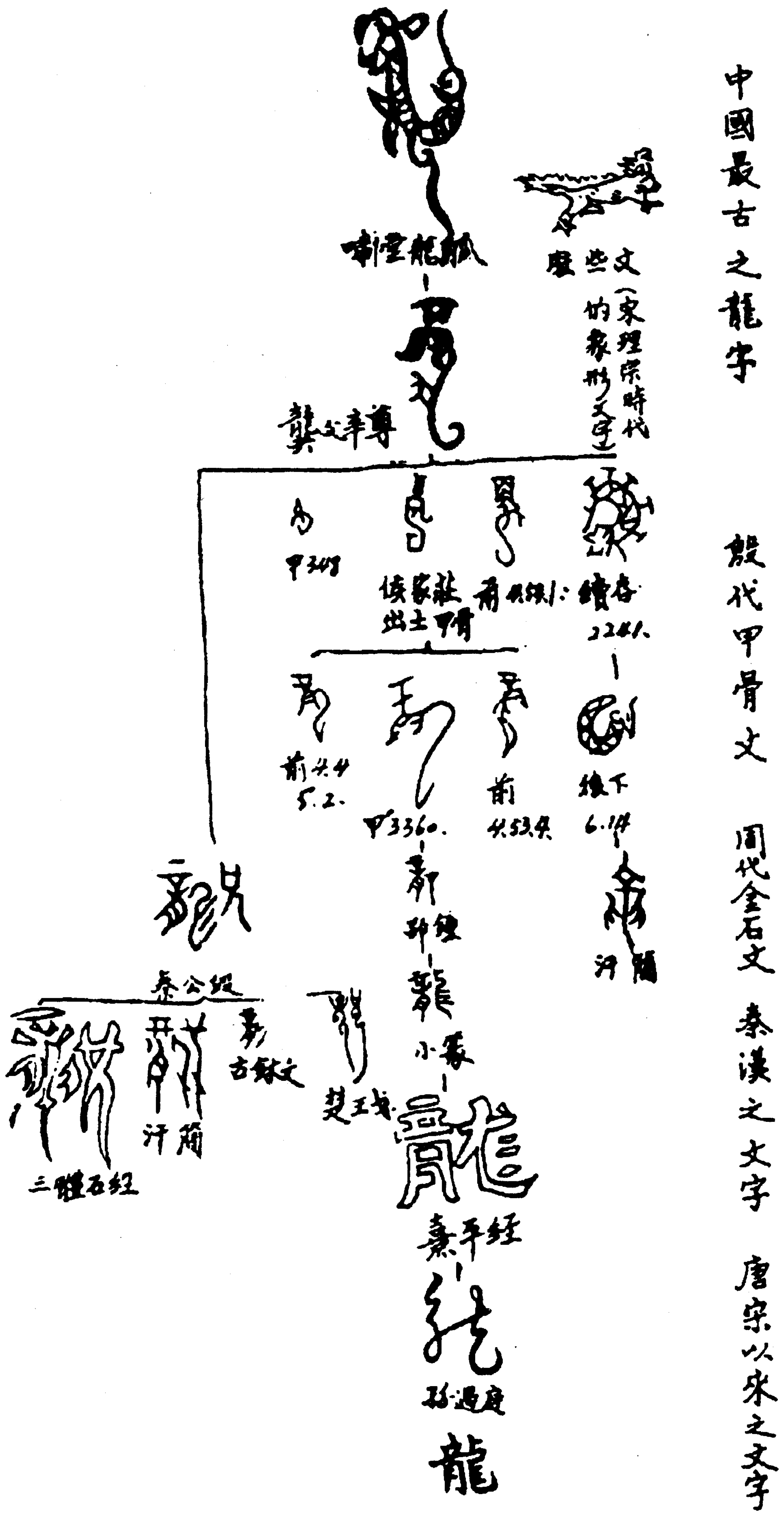
四周代金文中的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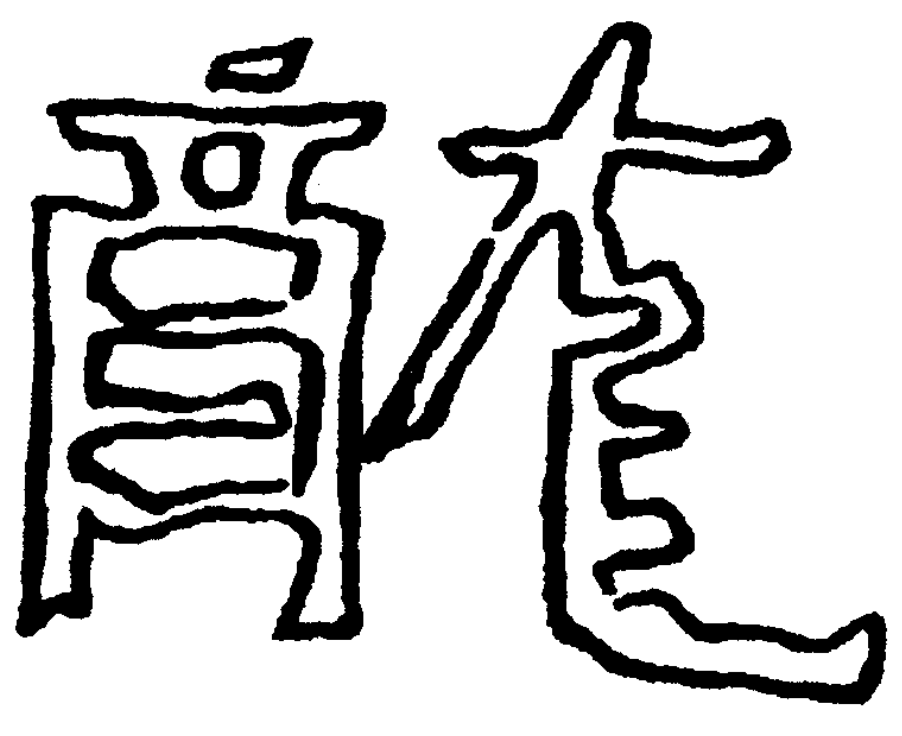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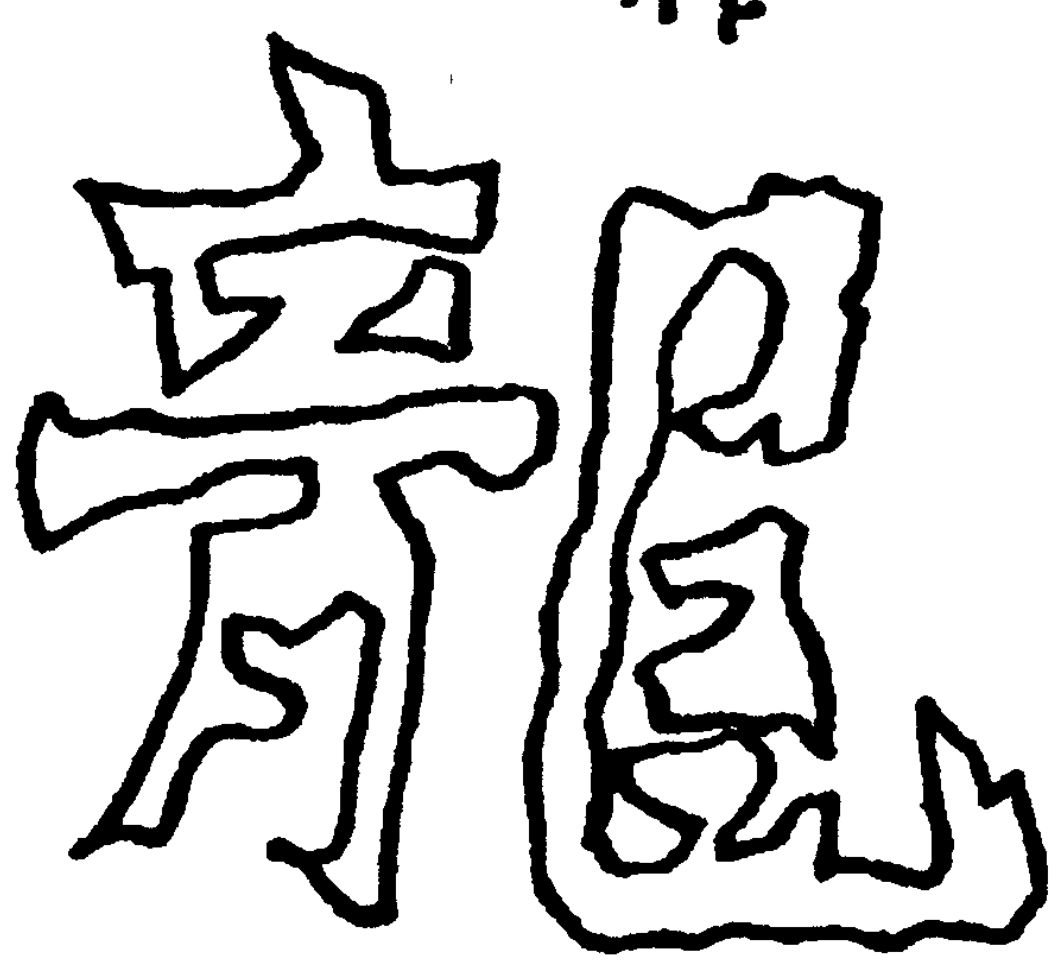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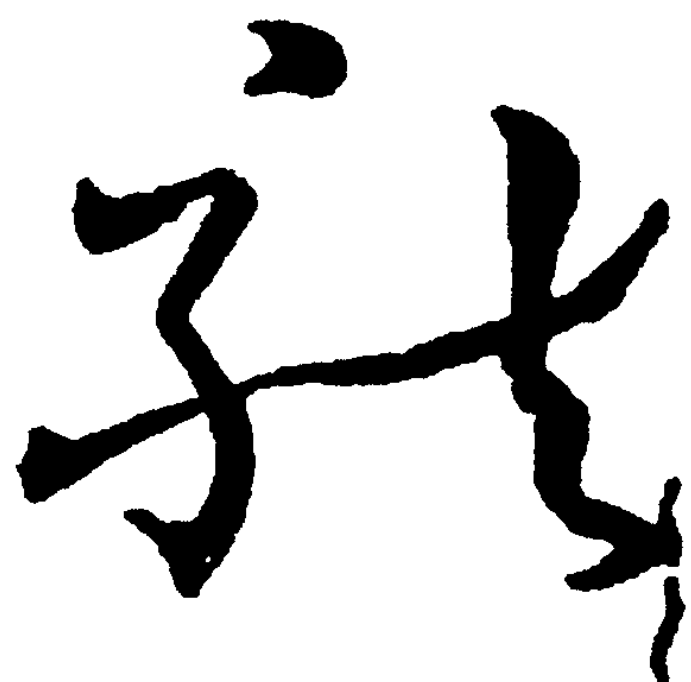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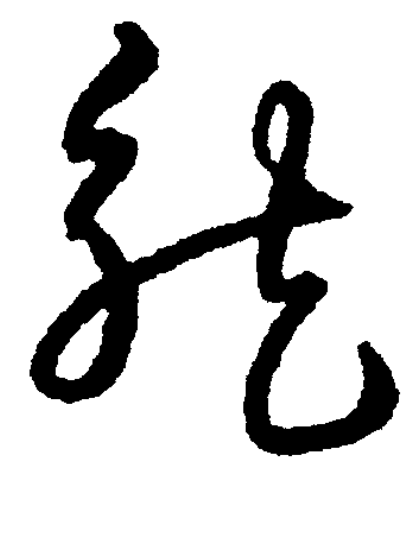
西周金文中的龍字，仍沿襲殷商甲文作體略有譌變，但像肉冠垂胡卷身曲尾之形則同，祖中無龍鬲辭簡，時代難考，但中龔父甗子龔鼎子龔簋之龔所从之龍，與殷商龔父辛尊商周金文錄遺侯家莊出土甲骨所从之龍，一脈相承，鮮有差異。至春秋時，晉呂甥邵鐘作，形已略異，然與徐器王孫鐘之龔所从之龍相同。王孫鐘「余圅（宏）龏恭熇屖」之龏作，秦景公秦公𣪘「嚴龏夤天命」之龏作段龍作龔，从龍兄聲楚王戈「嚴龔之龏作不過是繆篆而已。魏三體石經文公龍作亦从龍兄聲，汗簡龔作亦同。這種晚起的形聲字，僅曇花一現，不久便消失絕跡了。

五秦漢魏晉小篆隸草中之龍字

秦小篆龍譌垂胡為肉，譌其身為㔾，許氏謂从肉飛之形，譌肉冠為辛。謂童省聲而為形聲字，龍實為象形而非形聲，別有形聲字作从兄聲（見上第四）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收錄古鉥文亦从兄，汗簡古文作象昂頭順角二爪之形，同文舉要有乖疑為甲骨文繪多足龍之簡，从约，殆即足之譌。東漢元朔三年龍淵宮鼎作隸書，如熹平石經易乾卦「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之龍作「群龍無首」之譌㔾為尨，晉永和六年莫編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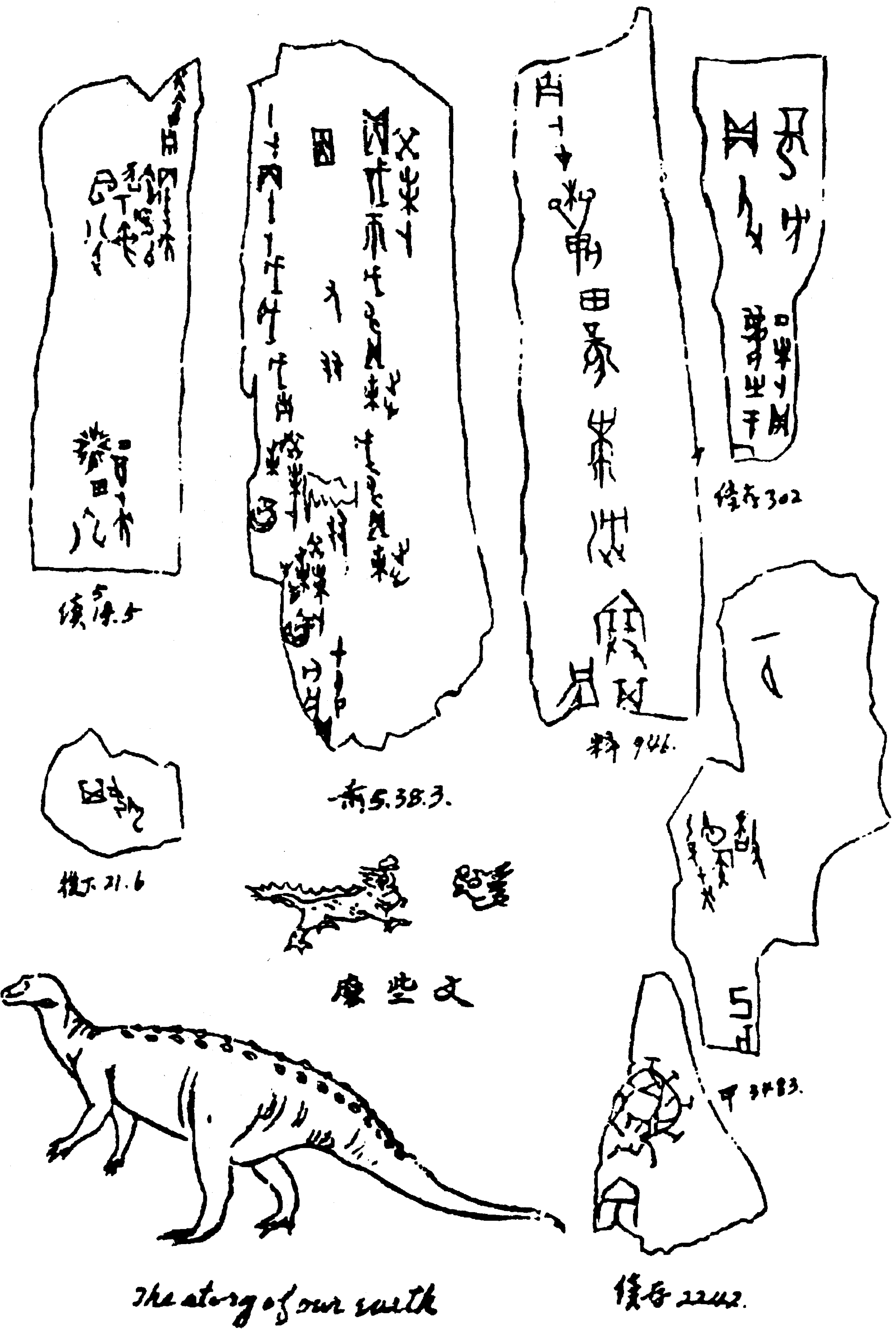
中國最古之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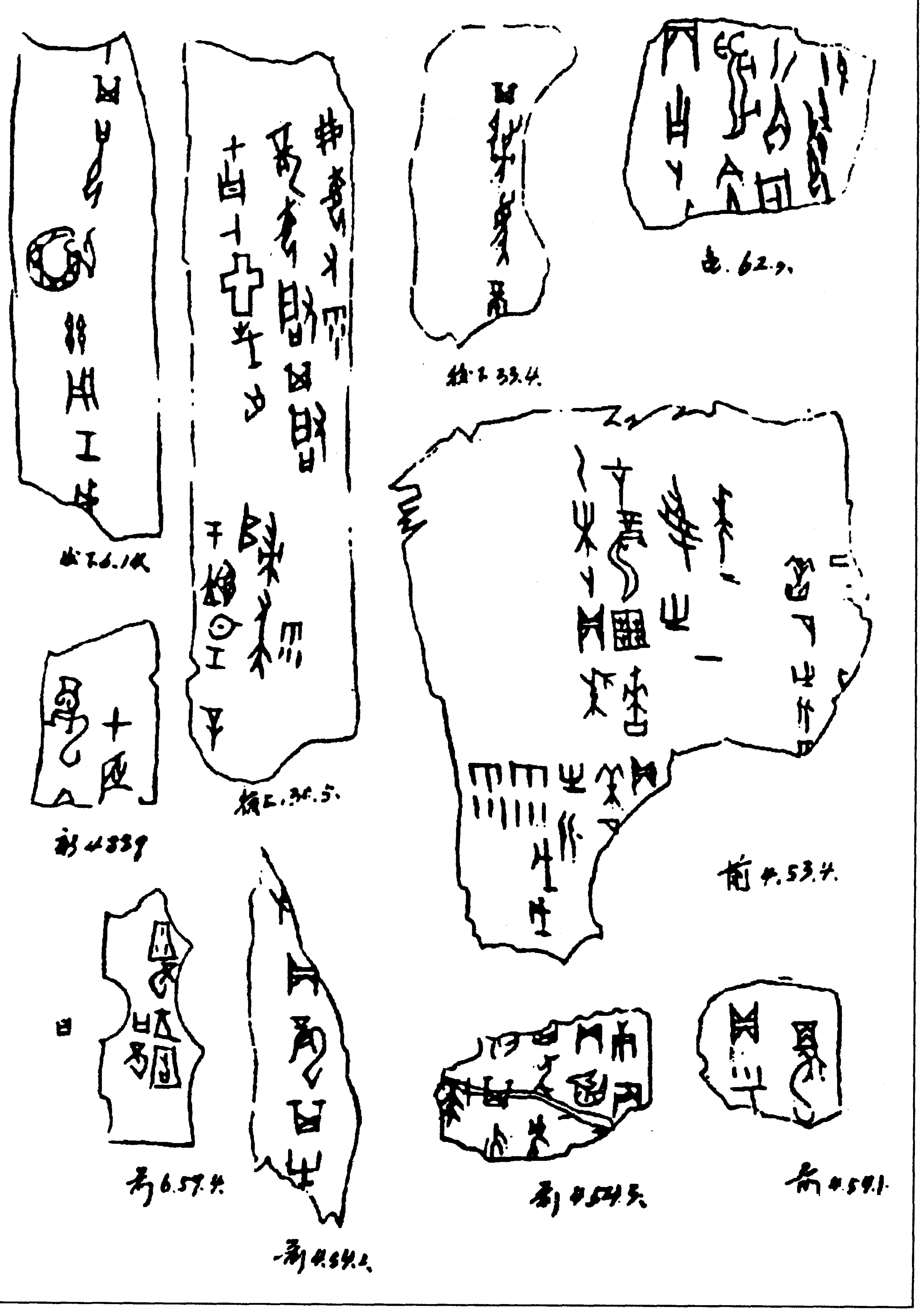

殷代甲骨文
周代金石文
秦漢之文字
唐宋以來之文字
摩崖文（宋理宗時代的象形文字）
龔父辛尊
甲348
侯家莊出土甲骨
前4.54.1
續存2241
前5.45.2
甲3360
前4.53.4
後下6.14
郘鐘
汗簡
秦公毀
古鉥文
汗簡
三體石經
楚王戈
小篆
熹平經
孫過庭
龍

碑文作

，宋大明二年爨龍顏碑作

，唐懷素狂草作

，孫過庭草書作

，開成石經正楷作龍，至今猶如是不變。

六、結論

現就龍字之演變，列表於後：


續存5
前5.38.3
佚存302
粹946
後下21.6
摩崖文
甲3483
The story of our earth
續存2242


後下6.14
後上30.5
續1.33.4
甲62.9
前4.839
前4.53.4
前6.57.4
前4.54.2
前4.54.5
前4.59.1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冊，一九六一年四月）

釋屰　逆

嚴一萍

(甲)最古之屰字

說文屰，大徐本作「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小徐本作：「屰，不順也。从干下凵。屰之也。」繫傳校錄謂「屰不順也屰字衍是也。後人探此造字之源，或據从干下屮為說，如校議議曰：

宋本凵作屮，此作凵誤。屮，艸木初生也。屰與屯同意。艸木初生時有犯之者，其萌橫出是不順也。

段氏據小徐為說：

凵，口犯切。凶下云：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方上干而下有陷之者，是為不順，屰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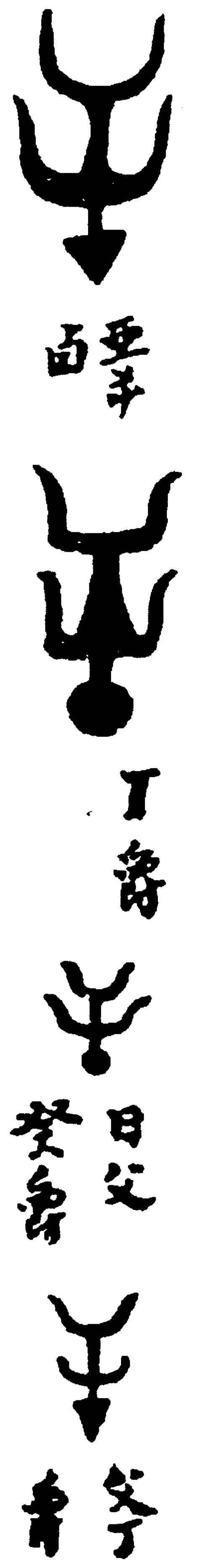
二徐箋異曰：

屮从丨，丨引而上行，讀若囟，有屰意。段氏之說亦鑿。

疑疑以為：「屰从倒矢會意。」皆就小篆立說，不得確解。迨甲骨文有屰字，羅振玉為之說曰：

說文解字：屰，不順也，从干下凵，屰之也。案屰為倒人形，示人自外入之狀，與逆同字同意，故卜辭逆字亦如此作。（殷虛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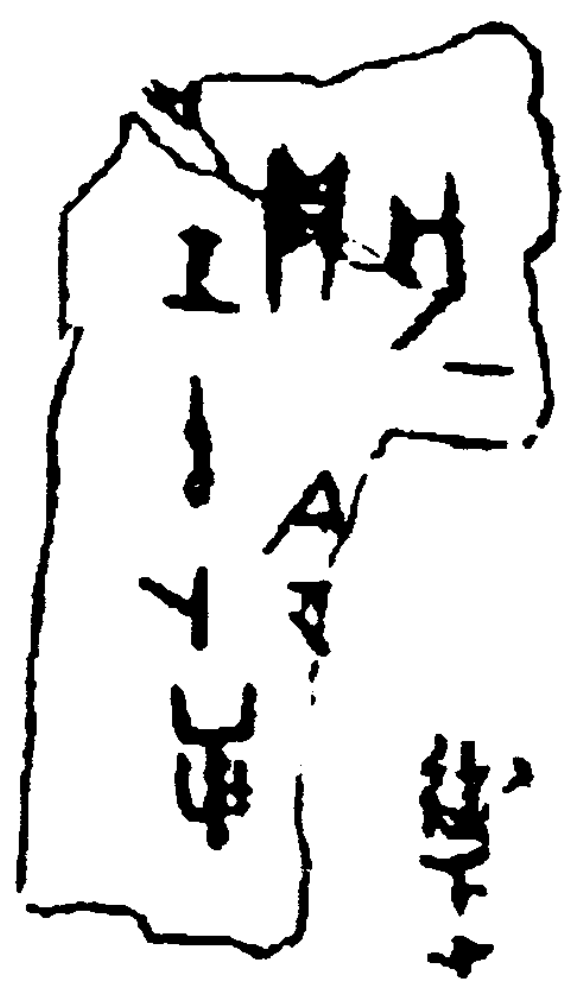
解屰為倒人形，確不可易，早期銅器圖象文字正作倒人形，如丁爵作屰，與他器正立之人形無二。甲骨則皆簡作屰，倒大也。



(乙)殷商甲骨文中的屰字

甲骨文中之屰作人名，亦作方國名。後下十一、十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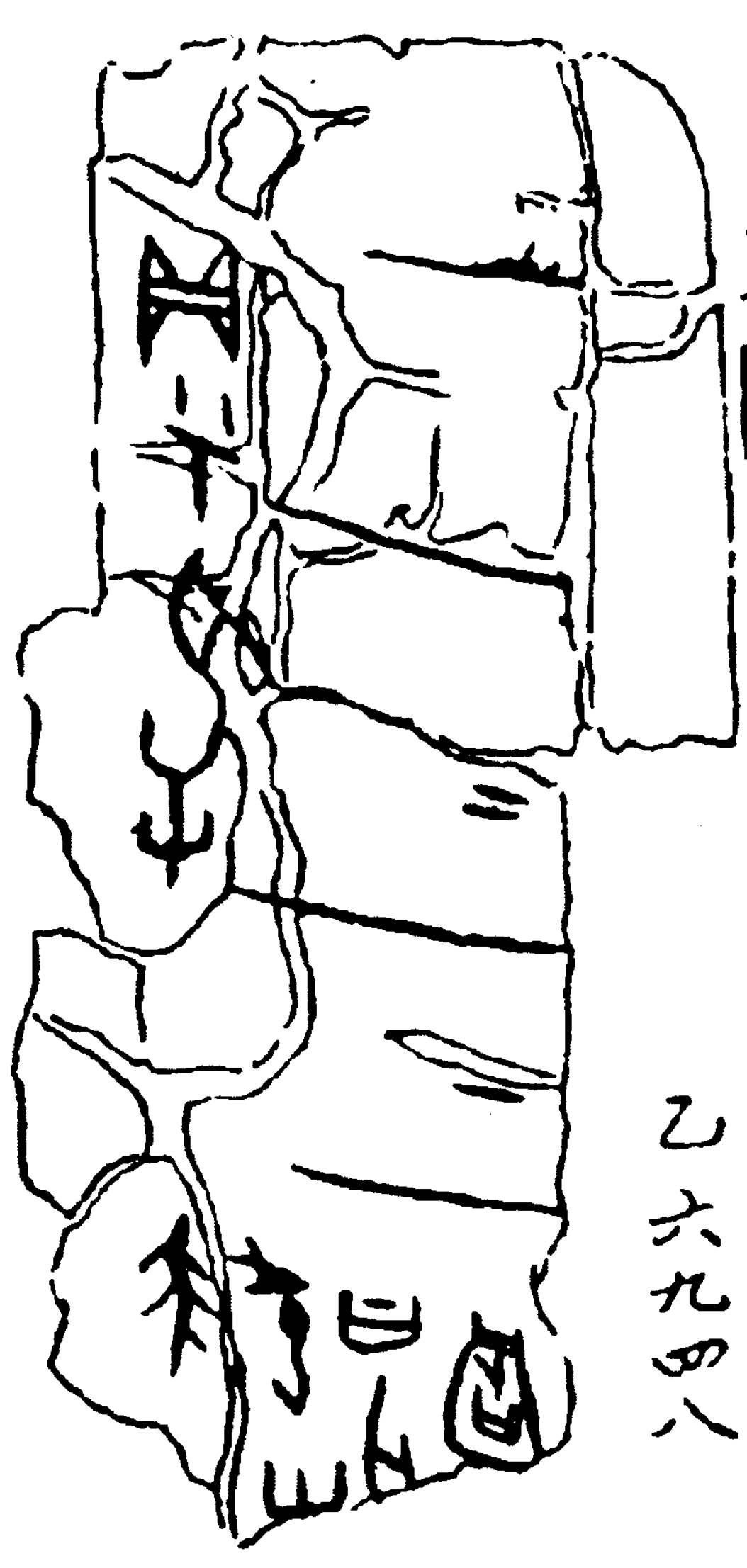
壬午卜屰貞：今夕亡(囚)。



後下十一．十五

此屰為第二期貞人。乙六九四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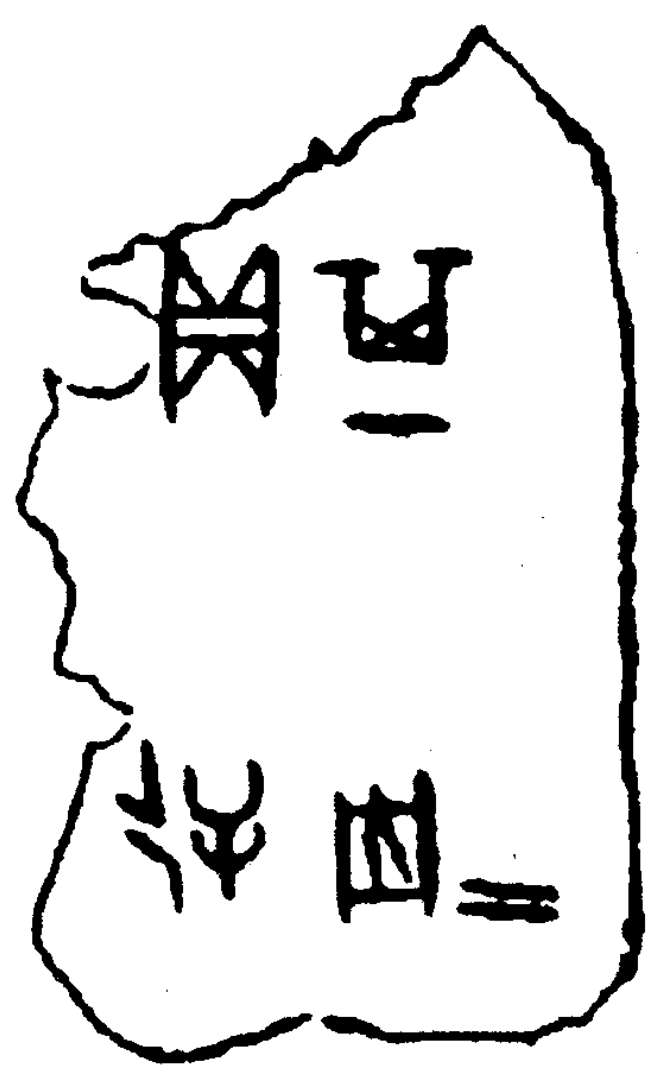
貞：屰取屰。



乙六九四八

此為武丁早期卜辭，刻劃卜兆，屰為方國。第一期卜辭屰有加道路形作𢓜者，仍為人名。後下十一、十六版曰：

貞：𢓜其死。



後下十一．十六

說文辵部訓迎之逆，甲骨已有。如：

⧅王屰伐　後下十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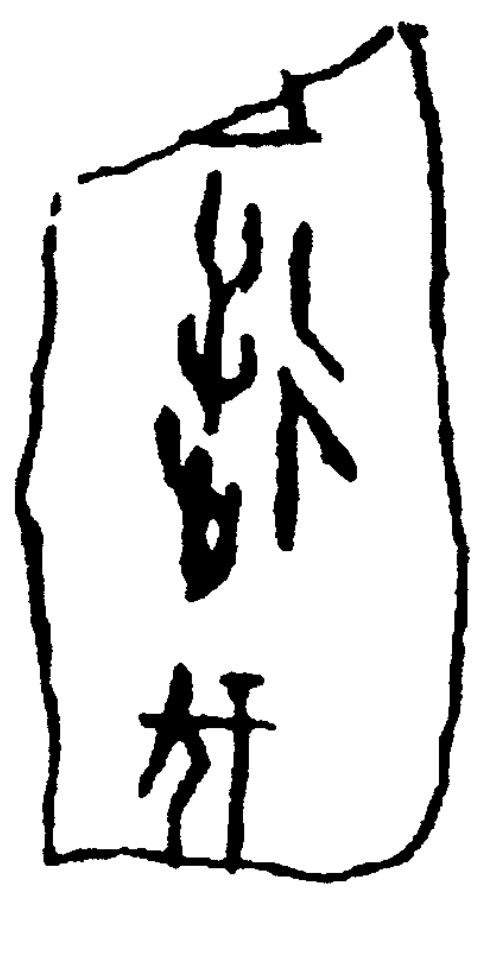
辛（酉）貞：王其𢓜（羌）

王于宗門𢓜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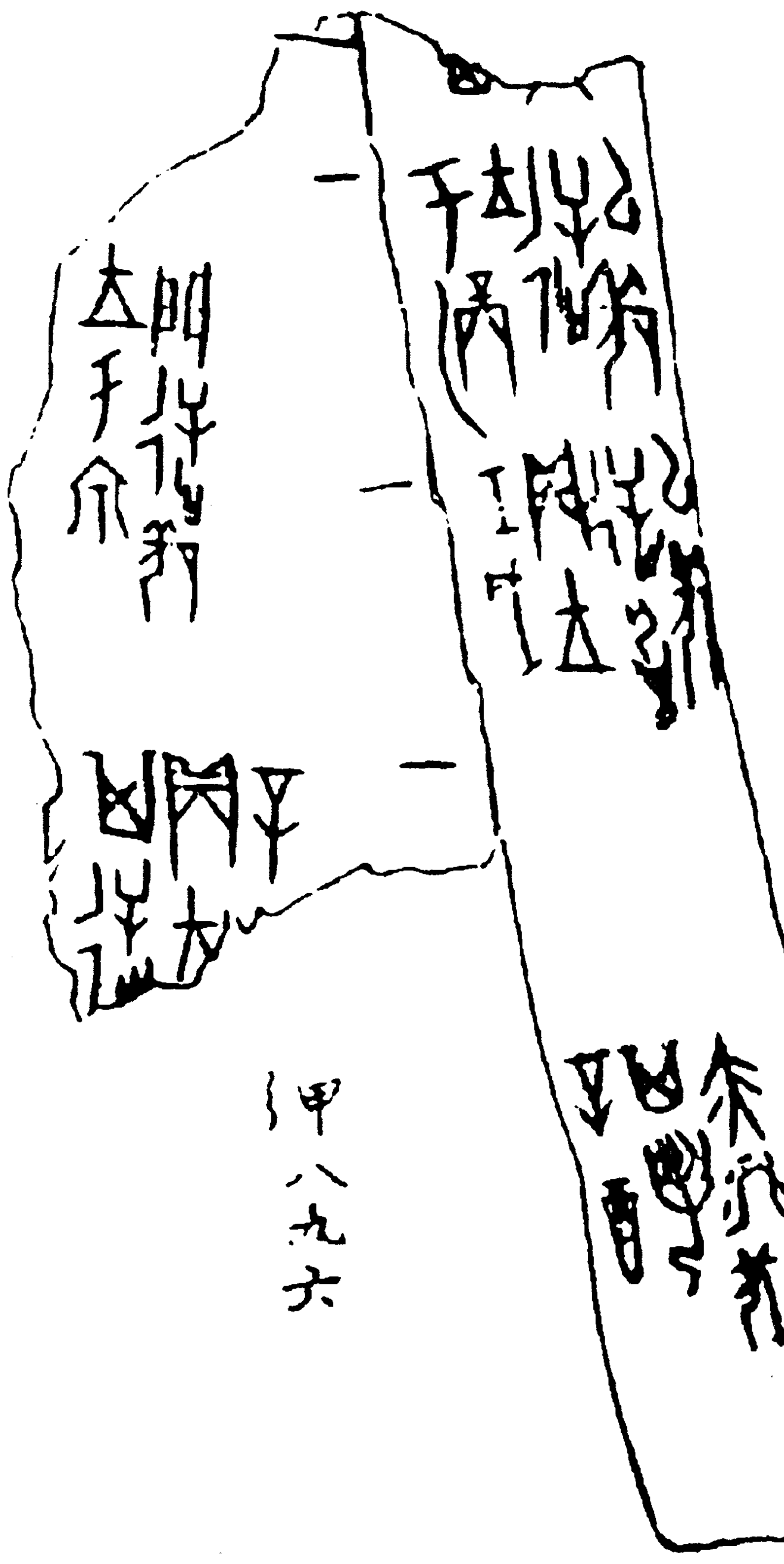
壬戌貞：王𢓜𦎫呂羌

于滴王𢓜呂羌

甲八九六



後下十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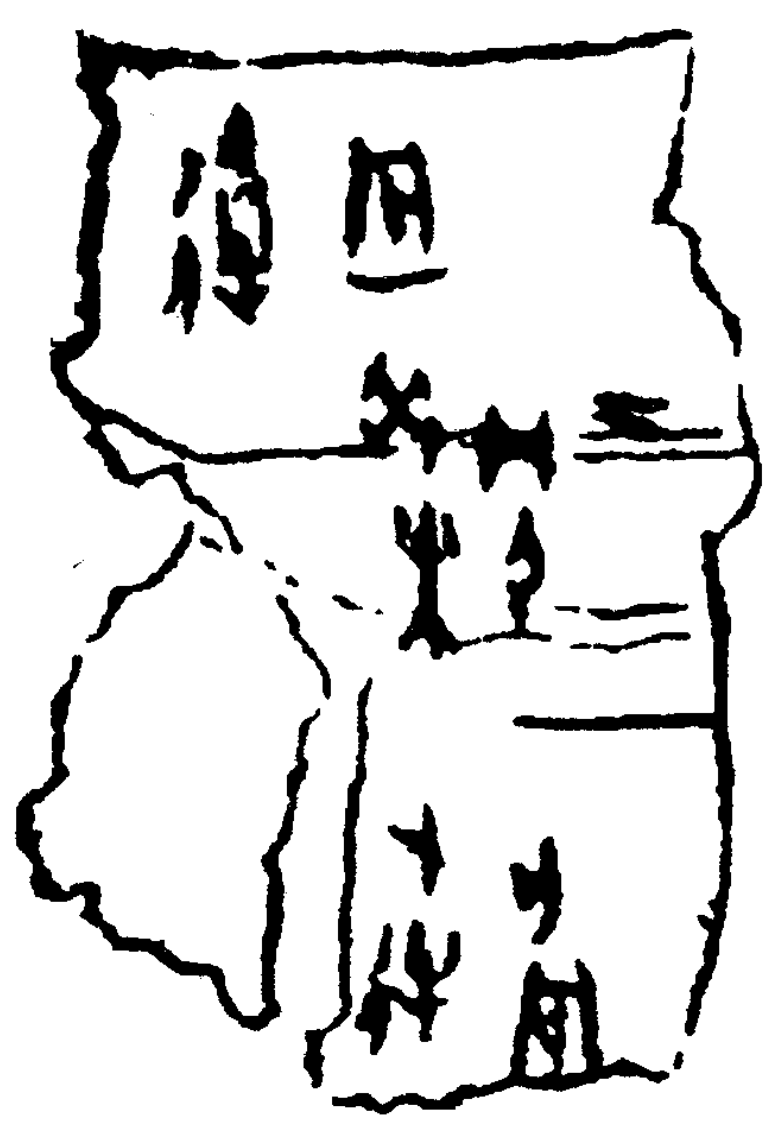
甲八九六

逆羌之逆，猶周禮大祝「隋釁逆牲」之逆，亦即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之迎也。

貞人屰，亦作𢓜，若𢓜，京津三五九三版曰：

癸未卜，𢓜貞：旬亡𡆥。

（癸口卜）𢓜（貞：旬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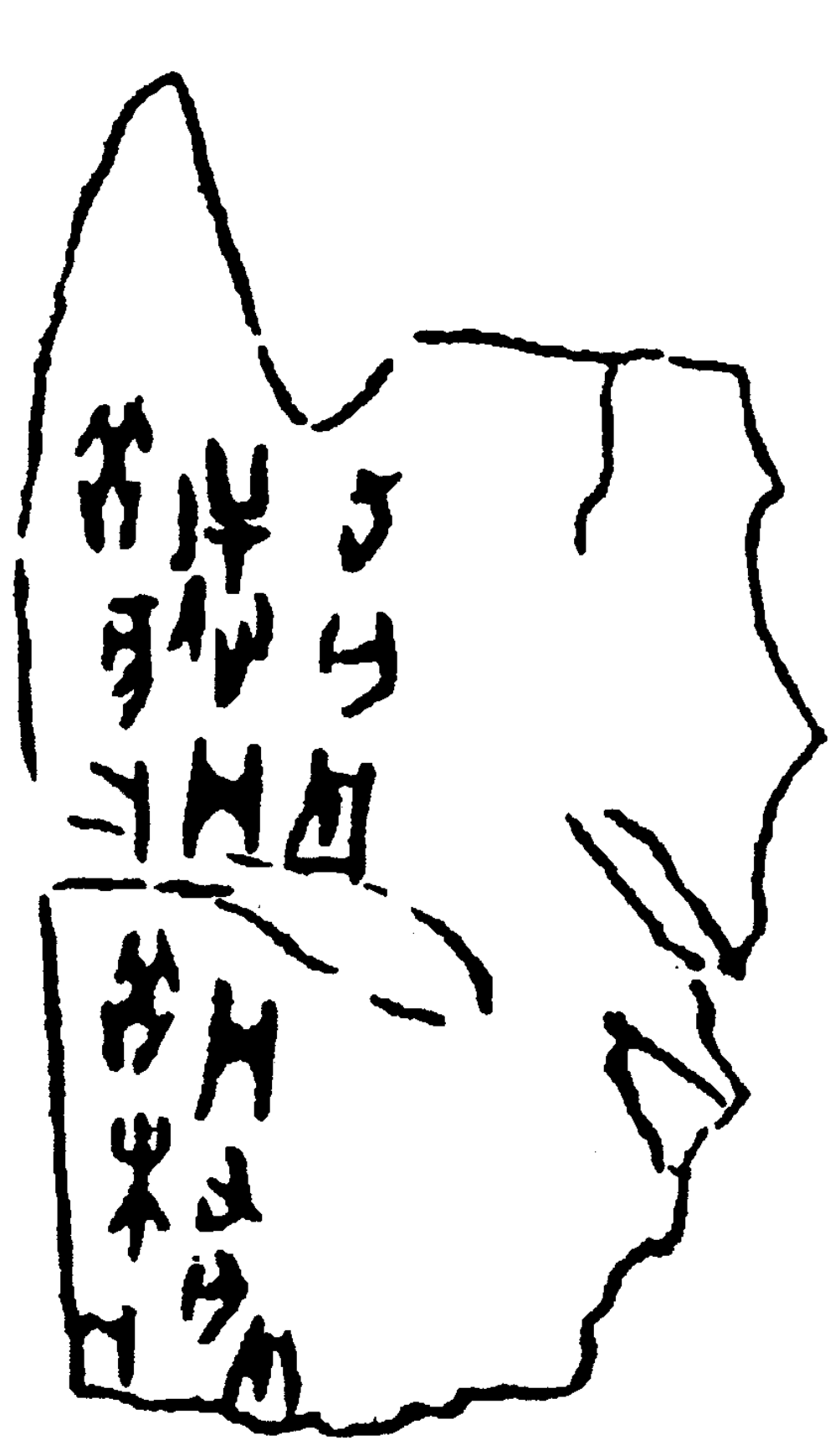


京津三五九三

亦作𢓜甲二〇一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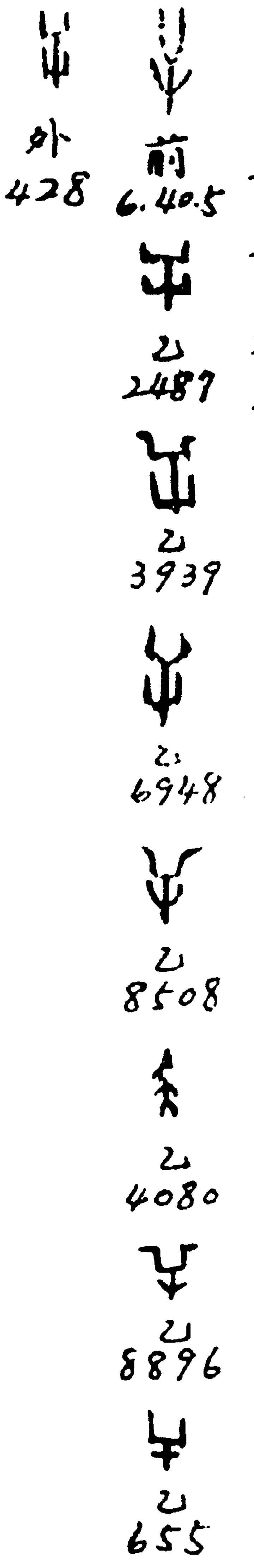
癸未卜，口貞：旬亡𡆥。

癸亥卜，𢓜貞：旬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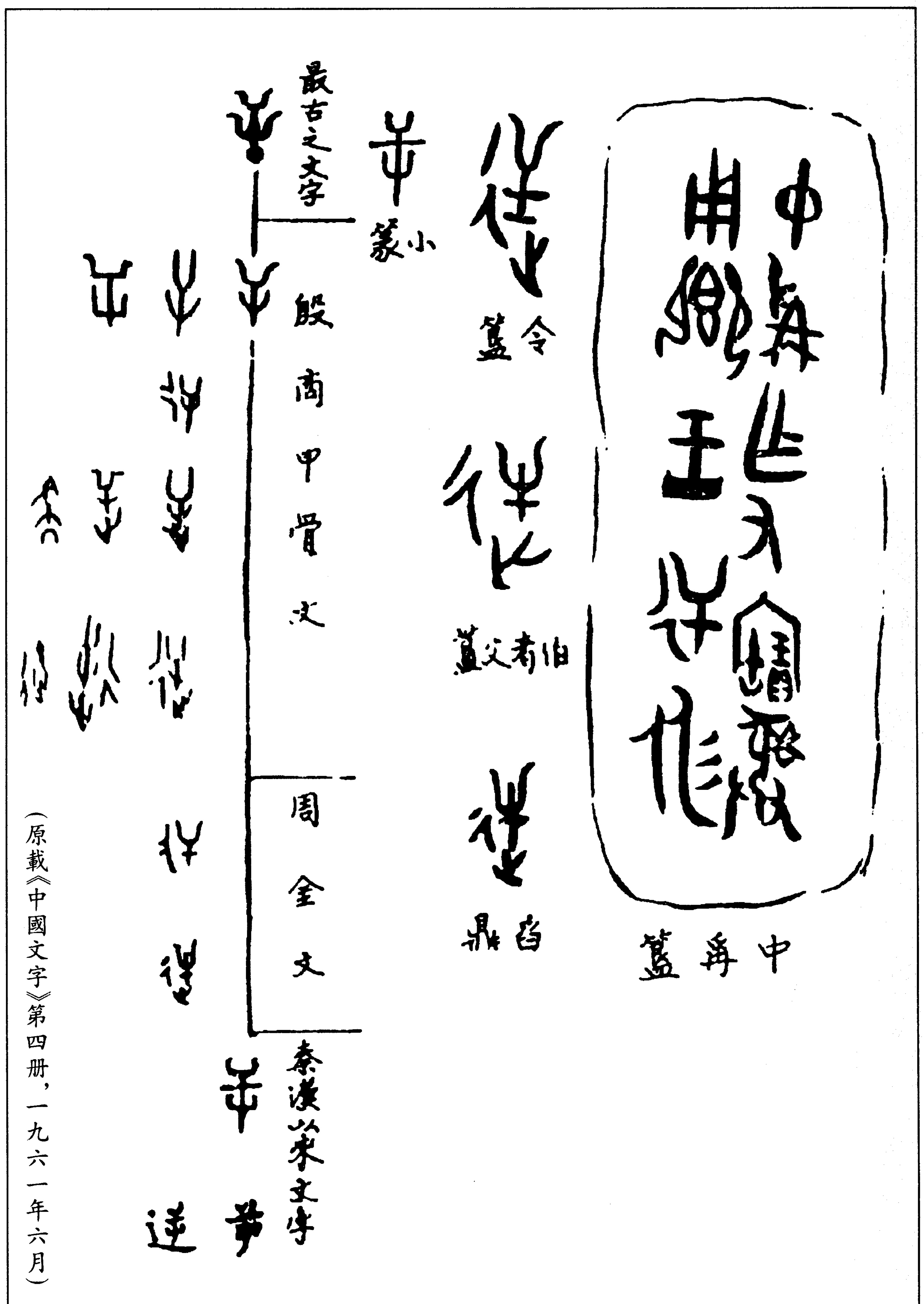
甲二〇二

方國之名或作屰，見於乙四八六五之甲橋刻辭曰：「屰入十。」亦有倒書作屰見乙四〇八〇版曰：貞王目朐，命屰取大氐。又乙八八九六版兩見人名，一作屰，一作屰。辭稱「匄屰。」蓋為屰求福佑，當為一人，故知甲骨文之屰，加亐與不加，有𠙵與不省或作倒A，雖形體有殊，皆為一字。不順與迎逆之訓，殷商周未嘗分也。羅振玉謂甲骨文屰與逆同字同意者，是也。



（丙）兩周金文中之屰字

周金文中之逆，如令簋作逆，伯者父簋作逆，𠂤鼎作逆，中爯簋作𢓜而未見屰字。段氏謂：「今人段逆以為順屰之屰，逆行而屰廢矣。」案令簋之屰譌作屰，而伯者父簋𠂤鼎所从之屰文皆譌作牛，中爯簋作𢓜，乃鑄器者名。其字為兩周金文所僅見。小篆中加一橫作屰，誤作干形。知屰之不行，由來久矣。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釋日月雷河

王恒餘

一、前言

本文為董彥堂師指導撰寫「中國文字演變史」例之一，而所討論之字，亦皆平日易見常用之字，在一般人的觀念上，可能認為這是不必為文的，也就是說，在學界裏，人人皆可為之。因此，常常為人所忽略而不予重視了。事實上，在今日，所謂太空時代又有幾人注重這方塊字呢？常人說得好，「我只要知道這個字的用法就行了，何必去追根揭底呢？」正因為如此，我們還是來做一次的整理，目的是希望讓一般的民眾把它當一個常識書看，增加了對中國文字的瞭解，也可以藉此，明白了一點中國文字的歷史。記得在去年有一群就讀大專的學生，來到了南港中央研究院參觀，當他們至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列館看到殷周銅器及甲骨文時，都說：「過去在教科書上讀中國歷史，總是懷疑殷代，更以為殷代只是烏托邦，或者就是一個落後的民族，沒有想到還有這樣高度的文化！」我當時就告訴他們：「這也難怪，像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就是不相信甲骨文。」另外我又告訴他們，有一次聯勤兵工廠的員工來參觀，他們都說：「看了這些精緻完美的圖案花紋的銅器，叫我們現在製造，都不一定可以製作出來。」這當然是他們自謙之語，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化之發達了。

文化是包括各方面的，主要的在表現一個民族的特色，這特色是有着一個整體和系統的。即以文字而言，在殷墟安陽所發現的甲骨文，大多屬於卜辭之類，其中包括有：卜雨、卜雨暘、卜晴、卜風、卜旬、卜日、卜夕、卜往來、卜魚獵、卜年、卜邑、卜祭祀、卜疾、卜行止、卜夢、卜方國人物、卜游畋等，雖是短短數語，亦可以看出當時的風尚，對於文字來說，現在有這批實物材料，於文字學上，真是「雲消日現」了，據此，亦可窺知文字的大概面目。

過去學者曾把許慎說文解字奉為嫱的，現在看來其中有很多都是屬於附會之辭，而此篇「史例」，主要是在敘述文字演變的情形，所以偏重於形體方面的討論。音義方面兼亦述及，但不做具體詳列，因為古音近至今之國語，予以詳列音表，述及變化，事實上也不可能。所以，只有集各家之說，排比討論，再以甲骨文、金文、篆、草、隸、楷附錄，藉此庶幾可以看出字體變化的痕跡，多少也可察知對當時社會是有所交互影響的。同時甲骨與銅器器上所錄的文字，亦不是局限於當時，所表的字義，也不能認為就是完全初誼了。而就文字發展史的理論來說，應該是分為四期，即助記憶時期、圖畫時期、標意時期、標音時期。殷代的文字，已是標意標音了，可以知道中國文字，到了殷代，已經有一段不算短的歷史。可是討論文字的演變，為了借重實物，也只能溯至殷代，所以成字的初誼，只有依字形的變化，加以可能的推測。

二、諸家解說

日

說文云：「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凡日之屬皆从日。（人質切）㘝古文象形。」

段玉裁曰：「○象其輪郭，一象其中不虧，蓋象中有烏，武后乃竟作囸，誤矣。」（說文解字注）

徐灝曰：「古文蓋作⊖，象形，泰西戴進賢七政圖，日中有小黑點數十，橫亙如帶，以遠鏡目驗實然，日字中畫，象之，古人造字之精，如此。相傳日中有烏者，以黑點如群烏飛耳。古文或作㘝，蓋後人以乙象烏也，此字全體象形，小篆由古文變為方體，析而言之，則日从口一，段云『一象其中不虧』，未達造字之旨也。」（說文解字注箋）

桂馥曰：「象形者、乙象烏形也，本書烏字云『烏者日中之禽』，淮南子『日中有踆烏』，春秋元命苞『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說文解字義證）

王筠曰：「口，初學記引作○，春秋元命苞『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言陽布散，五數合一，故立字四合其一，……日形正圓，而石鼓文从日之字作⊘⊖⊖三形，或上方下圓，或上下皆方，知此字變形已久，但不可曰从口一以為會意，又不可以正方者為象形也。且古文㘝下云象形，足知此文有改易矣，中央之一，乃古文乙之變，陽中有陰，故日中有黑影，如離卦然，淮南子『日中有踆烏』，乃附會之辭，而烏部亦云烏者日中之禽，又君象也。」（說文句讀）

朱駿聲曰：太陽之精也，从口一，象形，日大於地球一百五十六倍八之三，去地一千六百餘萬里，出沒時以望遠鏡測之，其體如雞卵，面有浮游黑點，大、小不均，隱見隨

以，常闕十四日、則周。日而之徑，前點，出，後點入，莫能解其何物，何故造字以中一象之，古文并象其移動微曲之形子夏易傳曰內明翼翼似黑其體在熒惑之下，太白之上，第六重天，其行每日不及天一度，故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以天會以成歲」。（說文通訓字聲）

張文虎曰：「日部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崇實滿也，太陽之精不虧，正釋實字之義。此與月下訓闕也相對為文，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言月本有盈闕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言太陽之精不當有虧也」。（舒藝室隨筆）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日古文作囗，按日體正圓，卜辭中諸形，或為多角，或正方形者，非日象如此，由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故也」。（殷虛書契考釋）

葉玉森曰：「按契文○⊗⊕等字，並為圓形，刀筆固優為之。予疑先哲因口○（并契文丁字初文，或以為方圓契文亦假口為日，但辭中罕見）制創在前，恐日作圓形，與○相混，故改作正方長方形，又於形內注一小橫直之符號者，乃求別於口。厥後譌變為◇⬯⬡形，亦遂注此分別符號，至以日之字，或變作ㅂㅂ口，如旨晉又有變作凵，如幽是也」。（甲骨學文字編）

又曰：「先哲同時所造之字，其意義或相近，或相反，組織之法，必大略相同。如日之與☽，凵之與⌒，出之與各，韋之與夅，从之與北，凶之與幽，女之與丑，莫之與莫，陟之與降，降之與陟是也」。（甲骨學文字編）

高鴻縉曰：「按日體正圓，此字只是象形，中注一畫者明其為實體，非僅圓圈輪郭也。羅振玉曰：『日體正圓，卜辭中諸形或為多角形或為正方者，非日象如此，由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故也』是也」。（中國字例）

馬叙倫曰：「按楷妃敢今日作⌂⊙，而甲文有作曰者，則刀筆為口易為○難也。葉玉森謂初文止作○，以避方圓之初文作○者，故率作長方形或多角形，復注其中，以別於口。倫亦疑本如全文中之或作⊠者，縮變為口耳，然日自是象形，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九字，乃校者注以解實也者，以象形字無所從，而許書大例言象形，則不復言从某也，且月下上言闕也，太陰之精，亦可證鍇本無象形二字者，亦後之校者刪之。字見急就篇，史頌敢作⊙，大克鼎作⊖，𢼄敢作⊖，古鉩作⊖石鼓作日甲文作⊞口⊟日⦶⊖⬡日日（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自漢以來各家對日字的解釋，稍有出入。清段玉裁氏本說文解字而引申為「○象其輪郭，一象其中不虧，蓋象中有烏。武后（指唐武則天）乃竟作囗，誤矣」。段氏前兩句的解釋，大致是對的，而云「象中有烏」乃是附會之辭，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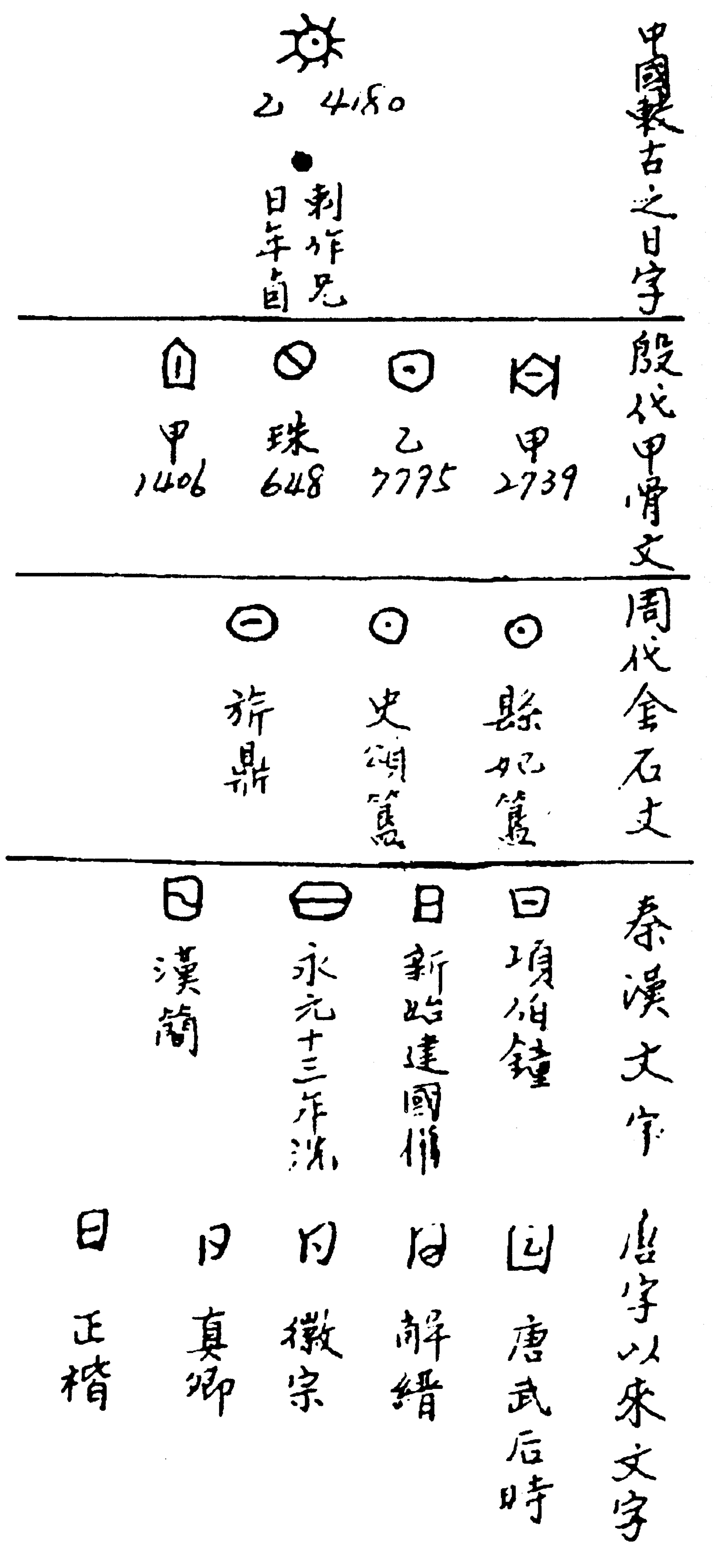
我們批評段氏，這句話應該是「畫蛇添足」，惜明知唐武后改作囸已誤，而仍信象中有烏，是得於此而失於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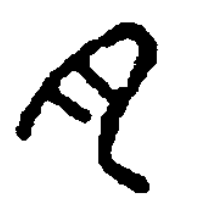
晚于段氏的徐灝，對日字的解釋，却比段氏為長，而桂馥的義證，又把日字作附會的申論了。王筠、朱駿聲、張文虎均各有所長，羅振玉謂甲骨文之日字「或為多角，或正方形者，非日象如此，由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故也。」這只是據常理去推測。葉玉森却以為「恐日作圓形，與○相混，故改作正方長方形」與羅氏之日字之或方或多角之說頗有區別。高鴻縉氏謂「日體正圓，此字正是象形，中著一畫者，明其為實體，非僅圓圈輪郭也。」已經比較清楚了。

三字體演化

㝥日甲骨文作⊖甲860 日甲1163 ▥甲1267 ⓪甲1406 ⓪甲1520 ◇甲404 日甲2739 口乙5568 ⊖乙7795 ⊖乙9677 ◇珠402 日乙4930 日珠648 ⊖佚28 △掇397 ☼乙4180。金文作⊖旂鼎 ⊙史頌簋 ⊙陳諆甬 ⊖妃簋 ⊙師虎簋 ⊖ ⊖（楚王酓忎鼎） 口（戈粊作兄日年簋） 口 ●（剌作兄日年卣） 秦漢文字作日新量斗 日新一斤十一兩權 日新始建國權 ⊖（永元十三年洗） 日日萬泉泉範 曰陳彤鐘 日項伯鐘 ⊖ ⊖光和斛 ⊖精白竟 古籀編作商鐘 ⊙乙酉父丁彝 ◕伯姬鼎 •師淮父卣 ⊙ ⊡石鼓 日古鉢文 ⊖鉢古（日庚都萃車馬） 戴氏篆正作⊡ ⊖。胡氏千文作⊙，六書統作㊣ 滕公石椰作● 古文奇字作⊡、⊕ ⊖ 華嶽碑作⊠ 古老子作◡ 漢簡作囸 隸書作日魏受禪表 日史晨奏銘 草書作日解縉 日徽宗 日真卿 楷書作日，魏三體石經作⊙日曰。

由上例看，日字初之成字，本為☼●形，象形，至殷代已變作上所舉甲文各形，羅氏謂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實際上雖有此困難，但在殷時已有金墨、丹於甲骨之上，（見新獲卜辭寫本65、67、81（塗朱84各版）顯係用墨或朱寫於甲骨，或刻後塗朱及墨，技術純熟者能圓能方，技術稍遜者則難為圓，非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之故。如佚28、乙4180可證。金文仍有⊙（師虎簋）●（剌作兄日年卣）形。華嶽碑作⊠，猶存古義。許氏所謂「从口一」已是漢時字形變為日形而臆論之辭了，於是遂有日中有烏之附會影響後世治文字學者鮮能辨其源事實上日字即純象形，由☼●變為⊙，由⊙變為⊖，⊙變為⊖⊖變為囸，囸變為日，日變為日，中間一畫由點變來，誠如徐灝所謂「日中有小黑點，橫亙如帶，以遠鏡目驗實然，日字中畫象之」。或謂古人無望遠鏡何能知有小黑點？余謂古人以日發光，內必有物，遂以點以實之，故成☼形，漸變而成今日之日字。


中國最古之日字
乙 4180
剌作兄日午自
殷代甲骨文
甲 2739
乙 7795
珠 648
甲 1406
周代金石文
縣妃簋
史頌簋
旂鼎
秦漢文字
項伯鐘
新始建國俳
永元十三年洗
漢簡
唐宋以來文字
唐武后時
解縉
徽宗
真卿
正楷



說文云：「闕也。太陰之精，象形。凡月之屬皆从月。魚厥切」

徐鍇曰：「闕也。十五稍減，故曰闕也。太陰之精，象形。凡月之屬皆从月。臣鍇曰：通論備矣。元伐反」（說文繫傳）

姚文田嚴可均曰：「月，小徐韻會六月引闕也下有十六消減，故月闕也。」（說文校議）

嚴章福曰：「月篆體當依部文右旁作⺝，此作月，與肉無別。部文左旁從月者仿此。又見校議。」（說文校議議）

席世昌曰：「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席氏讀說文記）

繫傳通論曰：「月者闕也。虧，闕也。亦所以補陽之闕也。陰德也，臣道也，陰不可以抗於陽，臣不可敵於君，故於文闕者為月，日員而月方，其中畫縱順以從上也。」

王筠曰：「十五稍減，故曰闕也。二句蓋讀者箋記語，大徐兀之，且本不可通，月以闕為常，盈為暫，豈十五稍減之謂乎？」（說文繫傳校錄）

又云：「鐘鼎文皆作D，當是籀文，古文明字所从之D，當是古文。⊖形正圓，D闕其半，（按指闕也）故云：「十五稍減，故曰闕也」二句蓋庾注，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闕亦疊韻。「太陰之精」京房易說，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象形」外象上下弦時形，內象地影，即吳憲所謂兔蛤也。魚厥切」（說文句讀）

段玉裁曰：「月闕疊韻。釋名曰：月，缺也，滿則缺也。象不滿之形。魚厥切十五部。」（說文解字注）

徐灝曰：「箋曰：古文作D，見明篆下。鐘鼎文作◑象上下弦之形，日象圓形，故月象其缺也。小篆相承作月，取字形茂美耳。」（說文解字注箋）

朱駿聲曰：「⺝，太陰之精也。象上下弦闕形，月小於地三十三倍又三之一，其體坳突不平，突處得日光而明，坳處則黴闇。月行十五日間，人目視之有盈缺者，月在九重天最下一重，離地中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廿二里有奇，最近人。日遠而在外，晦朔則月照其上面，而下面無光，弦則月東行，漸與日遠，從旁得一線之明，至望則對照下面也。」（說文通訓定聲）

饒炯曰：「案月象闕形，其最初古文，若月魚基鼎月作☽，象上弦前形，六書統作☾，象始晦形，作☽象始生形，作☾象下弦後形，又其合二體為一字者，如微欒鼎作☽，六書統作☽☾，今象涉隸變，中誤為二，與日誤為一相同。」（說文部首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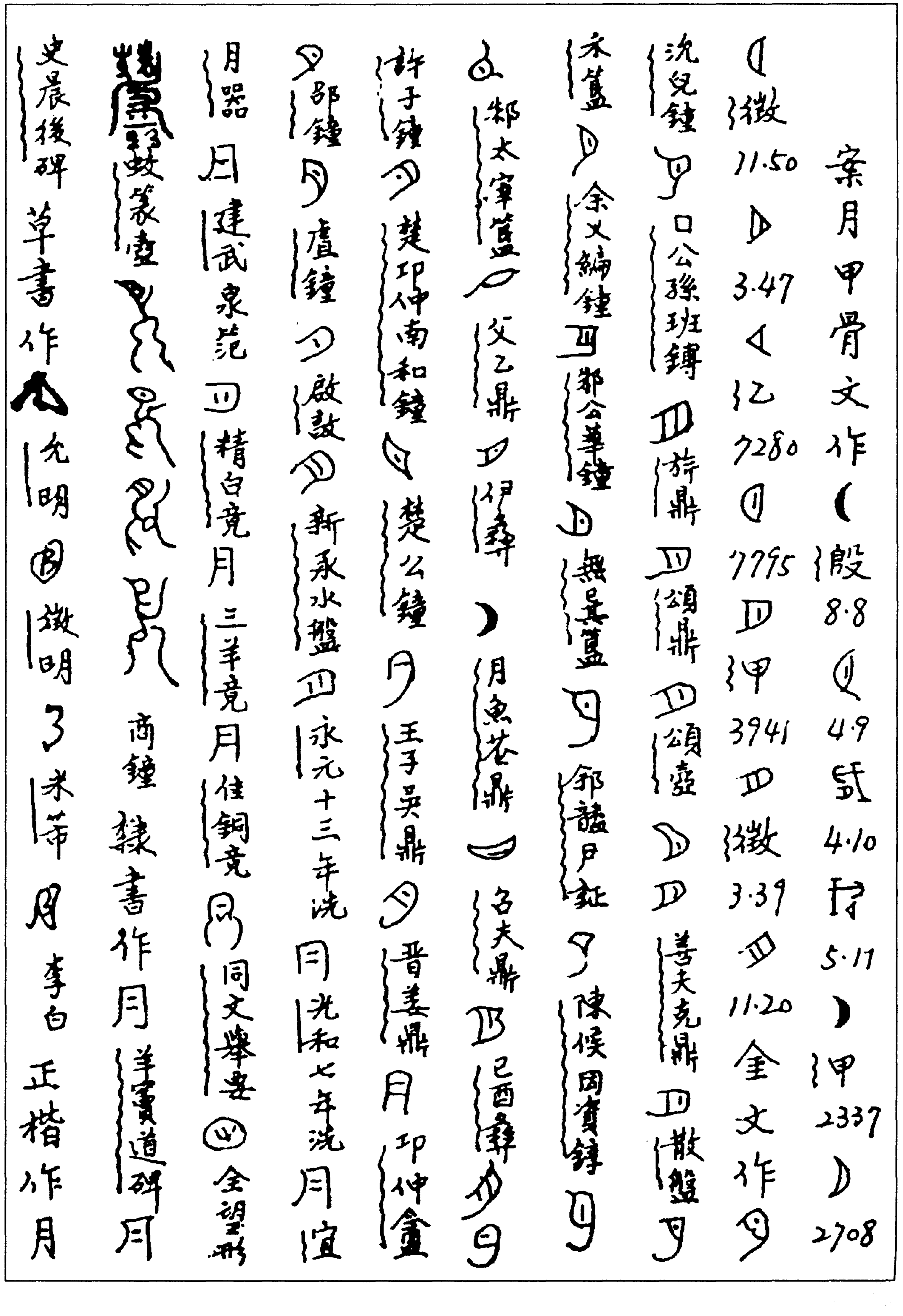
孔廣居曰：「原象形之義當作⊙☽，中象日月之體，外象其光暈，月雖有時而盈，然虧之時多，故古人就所恆見者以立文也。篆書當作☽，方不失象形之義，且與肉字篆文有別，今說文作月，譌也。」（說文疑疑）

羅振玉曰：「𢦏，以歲字例之，當為歲月之月本字，作月者日月之本字，然卜辭中凡某月已借用日月之月，而罕用本字之𢦏矣。」

葉玉森曰：「月之初文，必為☾☾，象新月，因日作正方、長方或多角形，乃亦變作☾☾，後又沿日注小直之譌，變為☽☽☽☽☽☽☽等形，篆文作月，更由☽夕☽蛻化者也。」

郭鼎堂曰：「古月夕字每混用，然大抵以有點者為月，無點者為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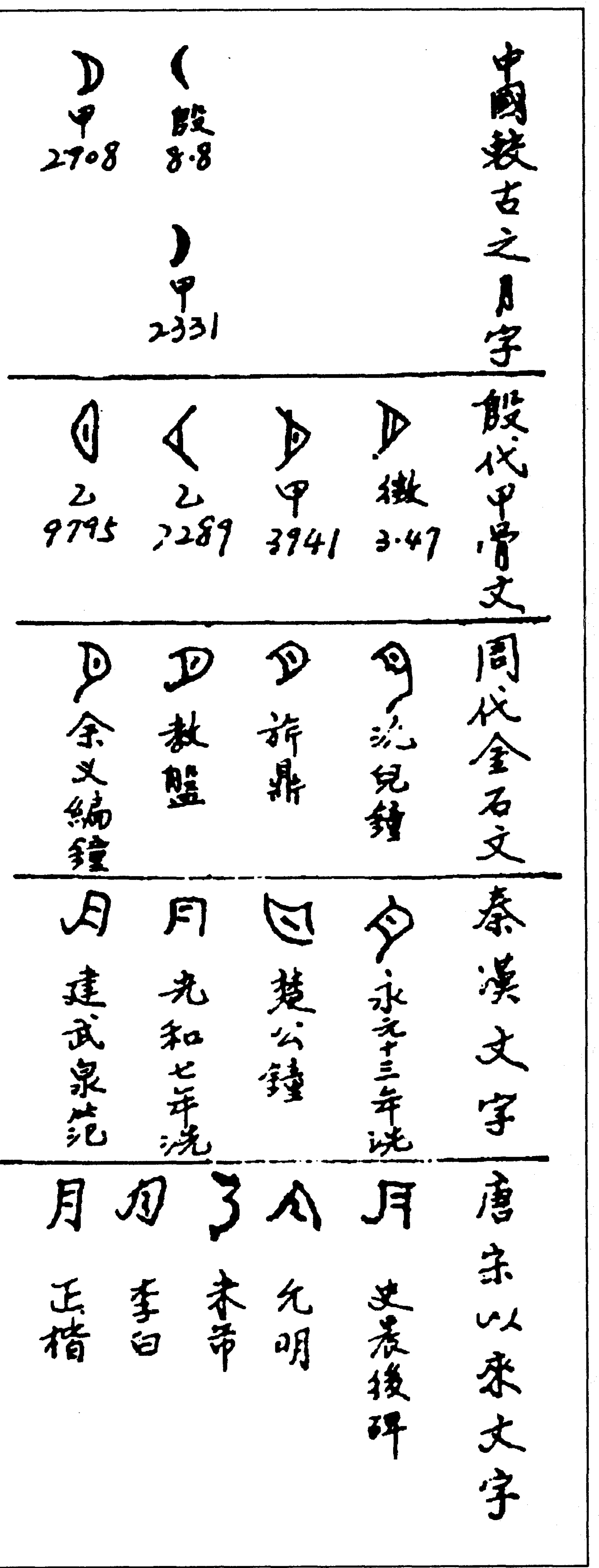
董作賓師曰：「卜辭中月夕同文，且與篆文恰反，以☽為夕，以☽為月。」



案月甲骨文作
殷8·8
4·9
4·10
5·11
甲2337
2708
微11·50
3·47
乙7280
7795
甲3941
微3·39
11·20
金文作
沇兒鐘
口公孫班鎛
旂鼎
頌鼎
頌壺
善夫克鼎
散盤
永簋
余义編鐘
都公華鐘
無㠱簋
邾諮尸鉦
陳侯因資錞
都太宰簠
父乙鼎
伊彝
月魚茬鼎
名夫鼎
己酉彝
許子鐘
楚卯仲南和鐘
楚公鐘
王子吳鼎
晉姜鼎
卬仲盦
部鐘
盧鐘
啟敦
新承水盤
永元十三年洗
光和七年洗
宜月器
建武泉范
精白竟
三羊竟
佳銅竟
同文擧要
全望形
鼓篆壺
商鐘
隸書作月
羊竇道碑
史晨後碑
草書作
允明
徵明
米芾
李白
正楷作月

魏三體石經作☽☽月。

由上例觀之，月初成字，當為☽☾形，純象形，後變為☽，遂如孔廣居所云：「中象月之體，外象其光暈，月雖有時而盈，然虧之時多。」今與肉字偏旁同為月形，是自楚王盦鼎之作☽，與上林鼎作月，楊鼎作月，已譌變無所分別矣。至商鐘之作鳥形，已屬於鳥書之類，與月之例變，無多大影響，今月字冂內有二畫，實由內一畫及邊畫而變，初時只☽形，變為☽，☽變為☽，☽變☽，☽變為月，月變為月，月變為月，遂如今之月字。


中國較古之月字
殷代甲骨文
殷8.8
甲2708
甲2331
徵3.47
甲3941
乙7289
乙9795
周代金石文
沇兒鐘
許鼎
散盤
余义編鐘
秦漢文字
永元十三年洗
楚公鐘
光和七年洗
建武泉范
唐宋以來文字
史晨後碑
允明
米芾
李白
正楷

靁　說文云「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魯回切𩇓古文靁，䨓古文靁，𩆜籀文靁間有回，回，靁聲也。」

段玉裁曰「陰陽迫動，即謂雷也。迫動下文所謂回轉也，所以回生萬物者也。許書有畕無畾，凡積三則為眾，眾則盛，盛則必回轉，二月陽盛靁發聲，故以畾象其回轉之形，非三田也。韵書有畾字，訓田閒，誤矣。凡許書字有畾聲者皆當云靁省聲也。魯回切十五部。凡古器多以回為靁。」（說文解字注）

桂馥曰「籀文靁間有回者，當云籀文靁𩆜間有回，然則古文𩆜閒非回矣。回靁聲也。詩終風『虺虺其雷』，傳云『暴若震雷之聲虺虺然』。韻謂虺虺猶回回也。釋名『雷，硍也，如轉物有所硍，雷之聲也』。」（說文解字義證）

王筠曰「案畾如世所畫雷鼓形，四面旋繞，故曰象回轉形也。地官鼓人鄭注『靁鼓，八面鼓也』。案雷動八方，故以八面象之，作字則不相宜，故四之，以四正概四隅也。作畾者，變邪為正也。作畾者，省之也。諸部从畾者，皆當从畾省。」（說文句讀）

又曰「近見楚公鐘銘𩂣字，釋如雷，乃知為象形字，如今人所畫雷鼓形，籀篆整齊之，斯不象耳。商書之仲虺，漢書古今人表作仲䨻，集韻作𩇓，說文靁之古文𩇓。漢簡作𩂣，從此推之，畾有雷虺兩讀。𩇓者，𩂣之初變形也，省之則為畾，再省則為𩇓，又方之正之而為四田字，遂不可解矣」（說文釋例）

朱駿聲曰「古文從四田，中回象回轉形，指田猶地也在地中轉也。漢簡引作𩂣，籀文又加雨頭，說文靁間有回回靁聲也。按八字當在古文下，靁間當作田間，小篆實从籀文省作三田，非回轉形也。今隸作雷，又有雷者天地間陽氣也，地中之陽為地面陰擠，則破地而為雷，其烈者如辟歷。」（說文通訓定聲）

毛際盛曰「又靁不必雨，因復造䨻字，上下各作二田取與二回相配，田非土田字，上象天之四旁中央，下象地之四旁中央，回置其間，以靁出地，在天無所不至也。靁聲象象不絕，故从二回。籀字小篆皆從此增損者也。」說文曰回，靁聲也，聲之外豈別有所為回轉之靁哉？則畾象回轉

形出於後人之妄改明矣。又案說文从畾諸字，並从靁省。（說文解字述誼）

孔廣居曰：「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形，戶恢切。回古文回。畾从田从回，案詩應田縣鼓，毛詩田大鼓也，雷聲似鼓聲，故从田。回，轉也，雷聲上下旋轉，故从四田二回，籀文加雨作靁，小篆省作靁，隸作雷。並通。說文以畾訓回轉，回訓雷聲，疑皆非。回象旋轉形，回亦象旋轉形，回回本一字也。乃六書畧正譌精蘊等，皆以回為旋轉，回為古文，雷非是。」（說文疑疑）

潘奕雋曰：「韓勑碑雷洗觚觴，隸釋云，以雷為畾，古者酒尊畫雲靁，故借靁為曐，省靁作雷。」（說文解字通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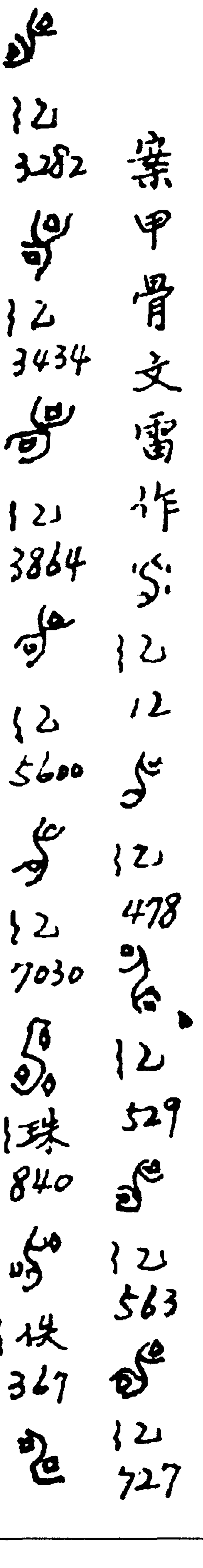
貴蒼老人曰：「古金器文作畾，後又有作畾，篆文加雨作靁，隸文省作雷，三田或四田，皆象雷聲如連鼓，非从田。疊曐均不當从畾，疊本作疊，曐當作星，从畾無義，說文从畾者十字，而無畾篆，當為逸文。」（小學識字教本）

邵瑛曰：「今經典作雷，隸省。漢碑有之，然經典亦有从靁者，詩周南『殷其靁』，『終風』『虺虺其靁』，周禮大司樂『靁鼓靁鼗』是也。五經正字云：靁，說文，雷，字林。」（說文解字羣經正字）

吳大澂曰：「，古雷字，纍纍如連鼓。」楚公鐘「楚夜雨雷」（說文古籀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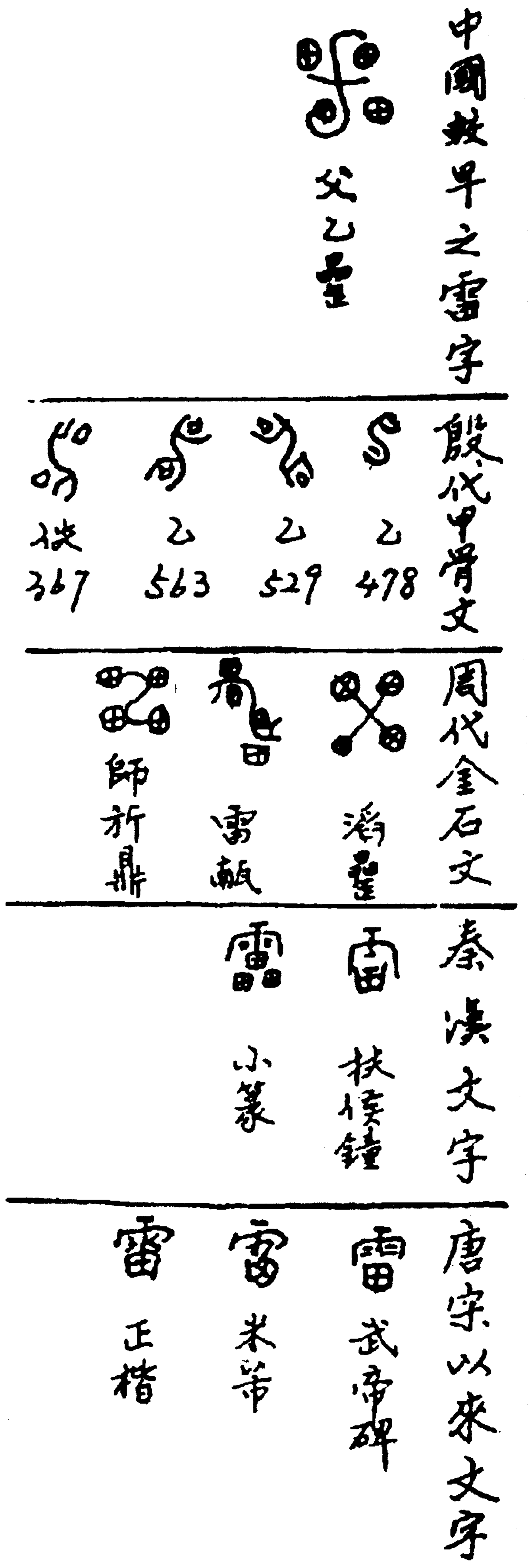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按古作畾（源于器）作畾（雷甗等）作靁（父乙壘）ㄋㄥ亍皆象雲气，田象鼓，鼓在雲中以狀其聲。或作靁（楚公鐘文）（唯八月甲己楚公逆自乍大雷鐘集韻釋夜雨雷鐘）从雨。（轉注）藟瓃等字。說文皆云畾聲，說文無畾字，畾即畾也。」（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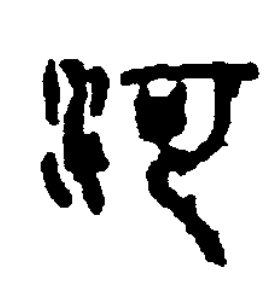
案甲骨文雷作



京4.18.3 續存5、金文作畾（師旂鼎）畾 畾（齊侯壺）靁（雷甗）畾（淄壘）畾（父乙壘）古籀補補作靁（古鉨雷貫）畾（古匋）六書統作靁，籀文作靁，省文作靁，古文又作靁，古尚書作畾，小篆作靁。扶侯鐘作雷。韓勑碑作雷，武榮碑作雷，米芾作雷，泳天單城記作雷。正楷作雷。（錢建景）又謂靁古雷字。（說文古文疏證）

據上列各例，知雷之成字，取象於上天閃電及下雨之形，如S、S：，而聲象鼓音，故取其⊗形。在上古時見閃電而有轟轟之聲音，似鼓音，遂各取其S⊗形以成之也。各家謂S田即畾連鼓纍纍形，是得此而失彼也。至鼓所以數鼓形，蓋示雷聲隆，而一鼓之聲不能表義，遂以數鼓示聲與雷相比，庶近乎雷聲。後變S形為雨，畾簡而為一回字。蓋由扶侯鐘之後，隸變為雷，為今之雷字，已形變義晦，而失其初之所指矣。





說文云：「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从水可聲。」乎哥切

沈濤曰：「案初學記六地部、白帖卷六引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乃古本一曰以下之奪文」（說文古本考）

徐鍇曰：「今按河出昆侖，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為兩原，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回入塞，過焞煌、張掖、酒泉，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南，出龍門至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回過砥柱及洛陽（即孟津）至鞏縣與洛水合，至成皋與濟水合，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鉅鹿之北，分為九河，又合為一河入海。漢書云燉煌本酒泉地，春秋左傳所謂允姓之戎所居瓜州也，發原獨至於海，故曰瀆。閑俄反。」（說文繫傳）

段玉裁曰：「爾雅釋水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河出昆侖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爾雅但言出昆侖虛，而絕無禹本紀、山海經荒誕之言，故許取為說。乎哥切，十七部。」（說文解字注）

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

春秋說題辭：「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

孝經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史記大宛傳：「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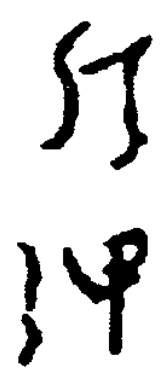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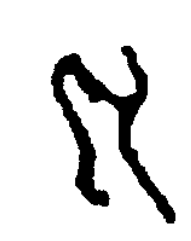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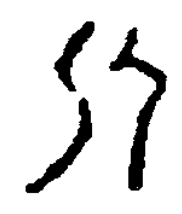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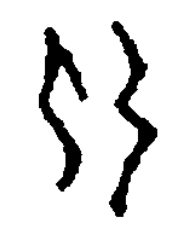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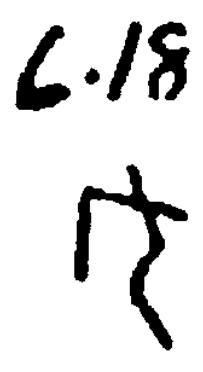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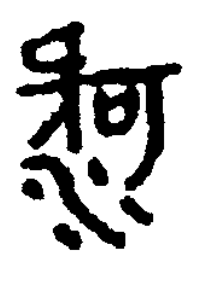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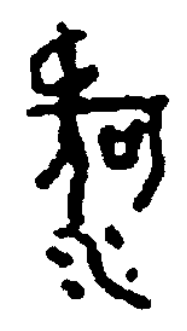
漢書西域傳：「西域，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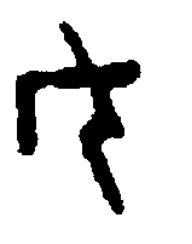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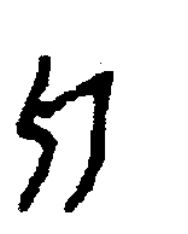
尚貢：「導河積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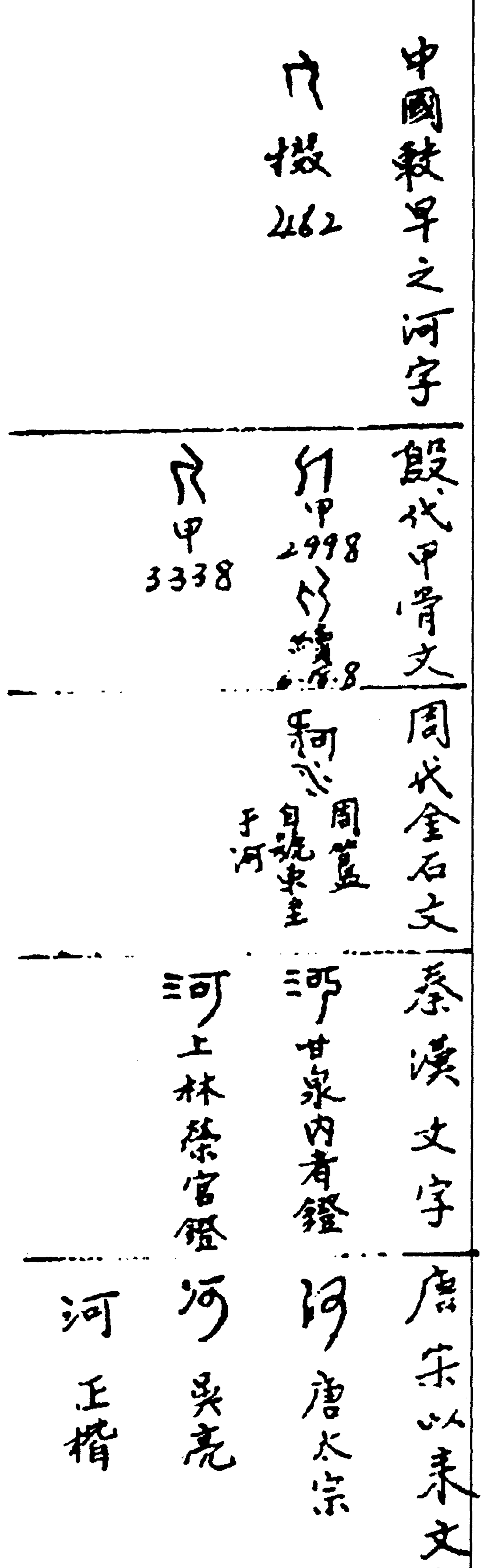
屈萬里師曰：在先秦時代，所有的河字，都是指黃河而言……在先秦可信的或比較可信的經籍裏，除了儀禮、孝經、老子、吳子、商君書、尸文子、公孫龍子等書，都沒有河字外，其餘如周易、尚書（今文尚書）、尚書逸文（各書所引的）、詩經、周禮、禮記、春秋經和左傳（公羊、穀梁兩傳及爾雅因成於漢代，此不計入）、孟子、逸周書、國語、戰國策、穆天子

傳、墨子、孫子、荀子、韓非子、莊子、慎子（太平御覽引）、呂氏春秋、楚辭、山海經等書裏，所見的河字，大約共有四百個左右。在這些河字裏，除了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的河字外，其餘都是黃河的意思（河字意義的演變刊史語所集刊三十本上冊葉一四三）

高翔麟曰：「通何，逢盛碑無可奈河，隸釋以奈何為奈河。吳仲山碑奈何亦作奈鈳」（說文字通）

案河，甲骨文作（甲2718）（甲3338）（乙920）（續6.18.8）（掇462）金文作（从水祠聲，周簋自號東主於河）古陶器作泂 泂 古鉥作泂，館陶釜作河，甘泉內者鐙作河，上林榮宮鐙作河，博色家鼎作泂，成山宮渠斗作泂，河東鼎「河」，河陰戈作河，河平郡虎符作泂，敬武王家銚作河。古文作泂、泂雲臺碑作河。小篆作泂。韓勑碑作河。曹全碑作河，草書作河（唐太宗）河（鮮于樞）河（陳遵）河（吳亮）泂（孔子廟堂碑）　正楷作河。

據上例，河蓋荷（可）之本字，借為黃河之河，如（掇462）（甲2998）。負即負荷之形，後為借義所專，本義遂晦。殷周之際，河字廣用後變為形聲，以氵可聲。負可聲即由荷義而來，人形譌為水形，於是有河之作，疑今俗語謂「可」以不可以即由古時「能荷不能荷」之義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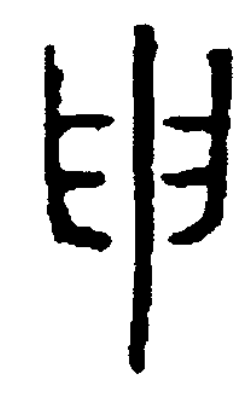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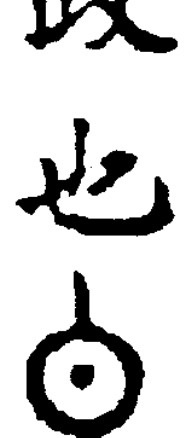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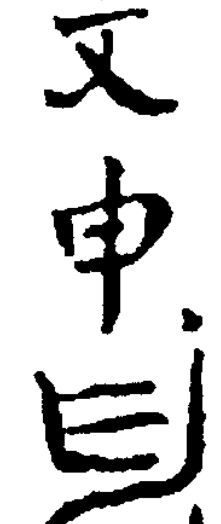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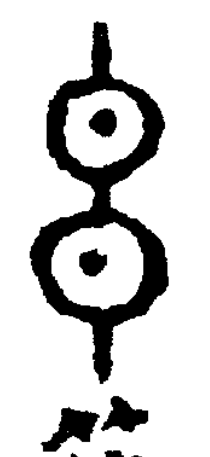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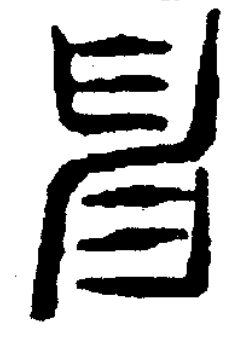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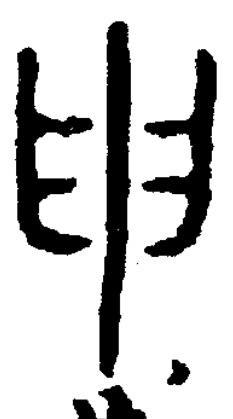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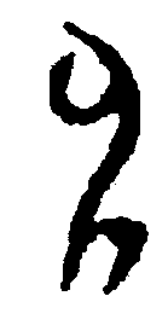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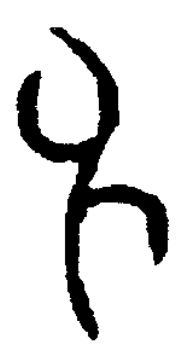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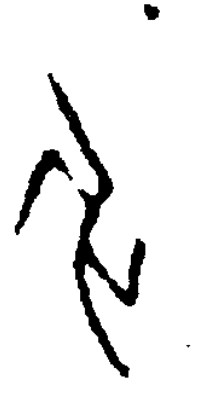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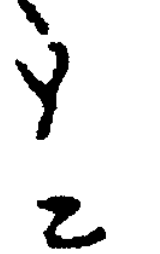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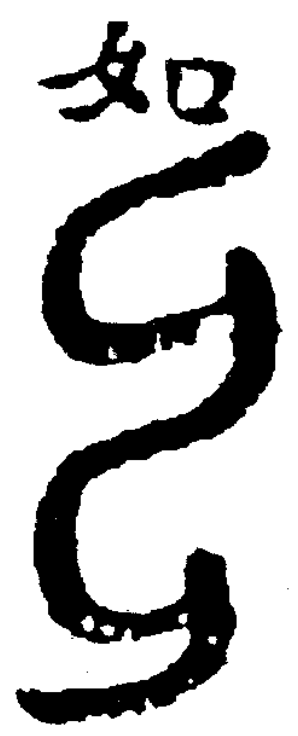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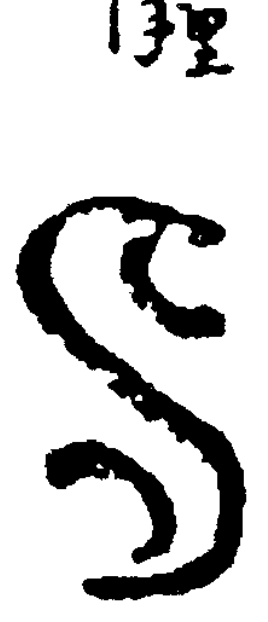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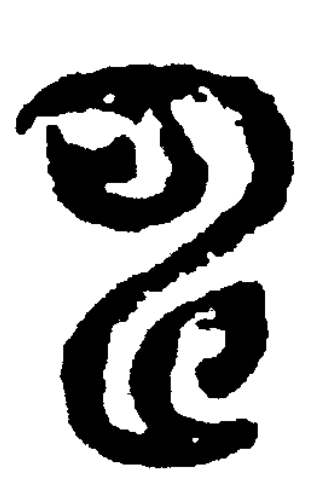
中國較早之河字	
殷代甲骨文	甲2998 續6.18.8 甲3338 掇462
周代金石文	周簋 自號東主于河
秦漢文字	泂 甘泉內者鐙 河 上林榮宮鐙
唐宋以來文字	河 唐太宗 河 吳亮 河 正楷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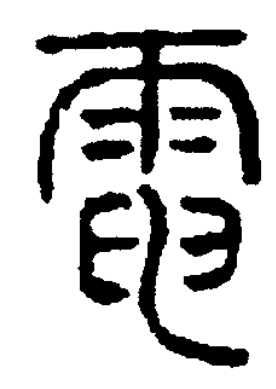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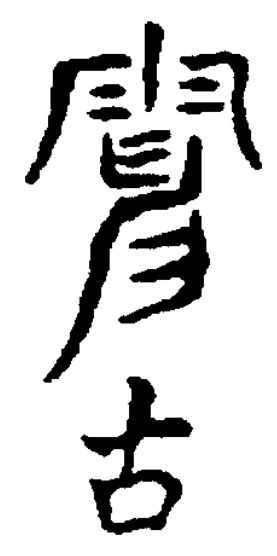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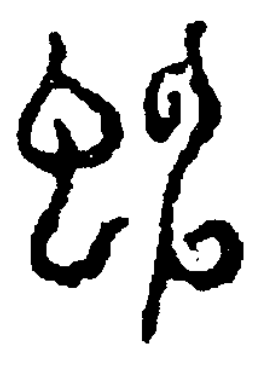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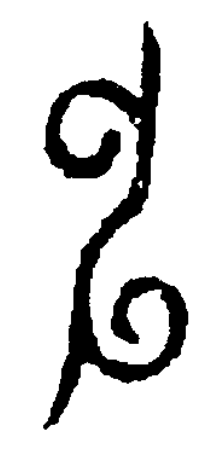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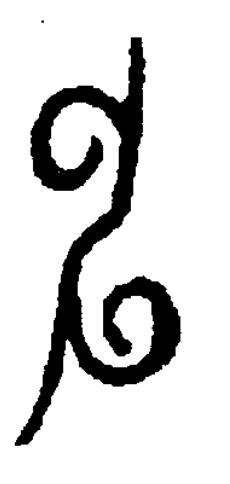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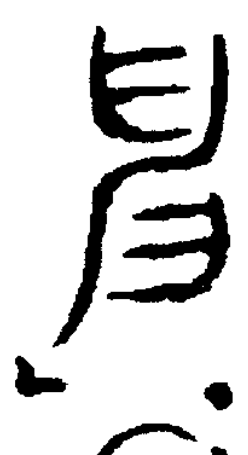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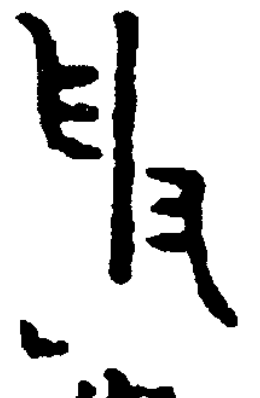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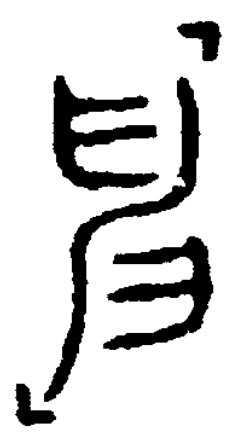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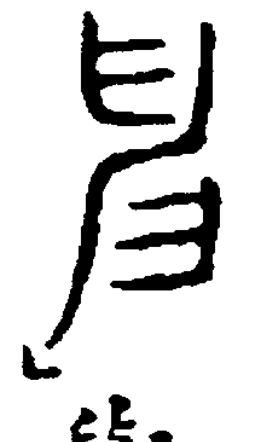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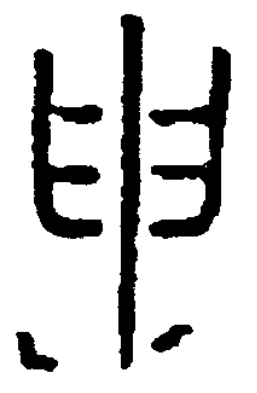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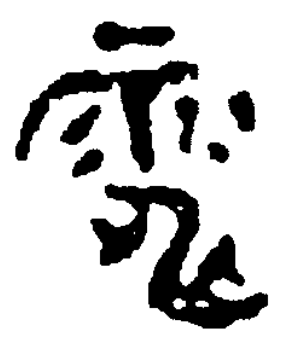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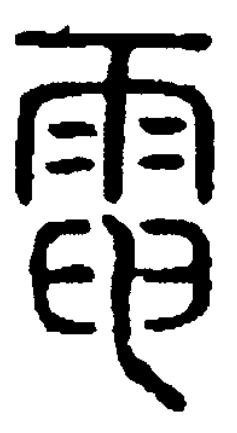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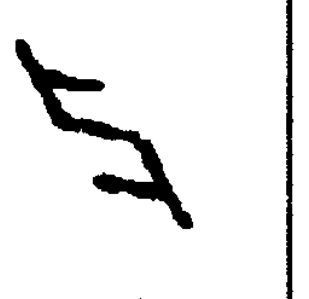
釋申電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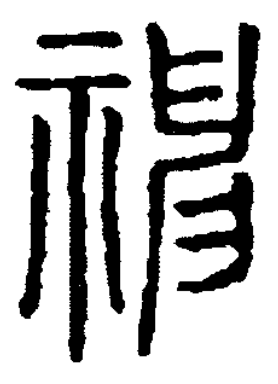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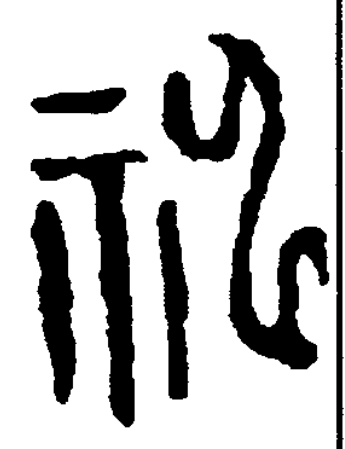
田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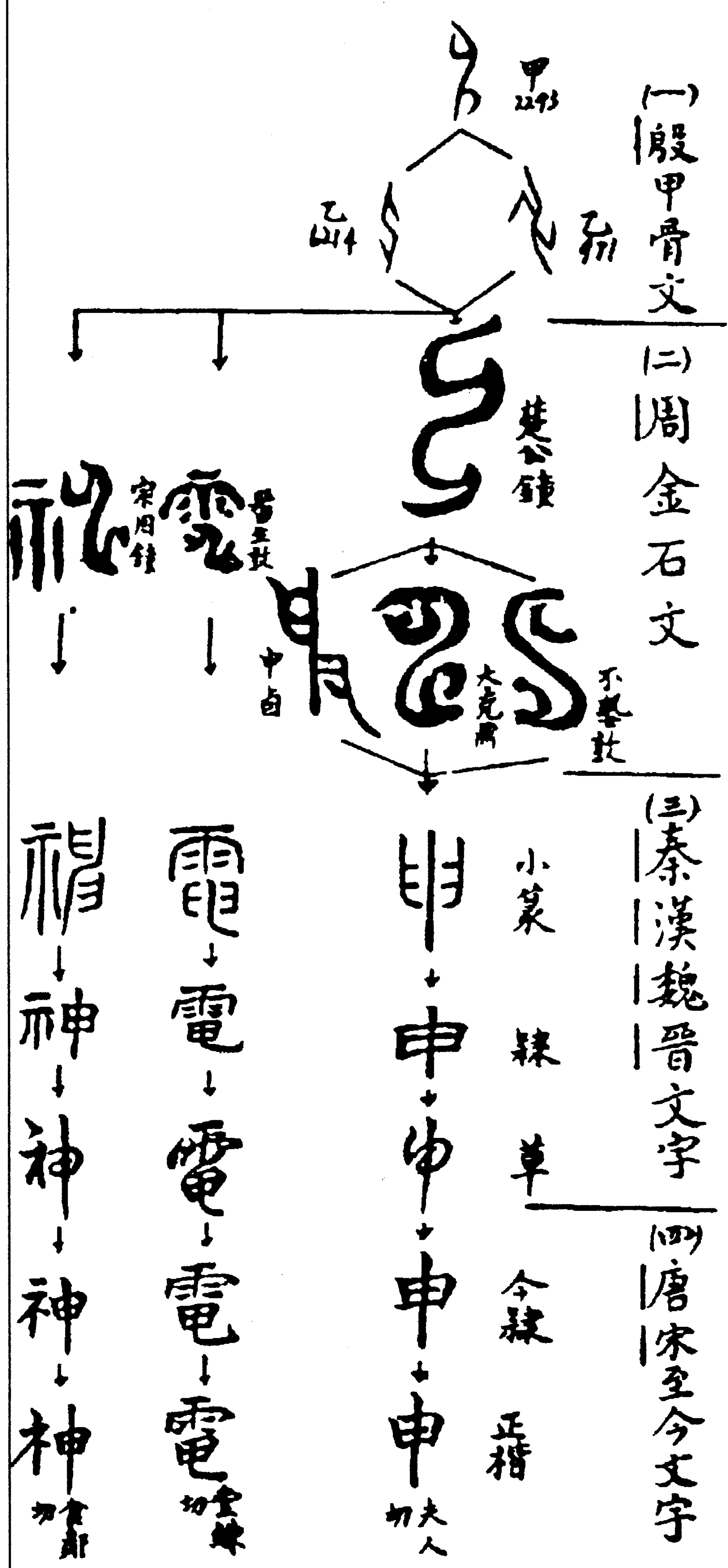
說文申部：「，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古文申，籀文申。」風俗通：「神者，申也，則是屈伸之義。」晉書樂志：「七月申，申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

以上諸說皆非申字之本意，至於古文籀文及小篆，其形體，亦非申字之原始形象，甲骨文中之申字，如（甲二三九二）（乙八六六五）、（乙九七二）、（乙六二二四），與周金文中之申字，如（楚公鐘）（不嬰毀）（大克鼎）其形曲屈，極象雲中之電光。王筠謂：「古電字祇作申，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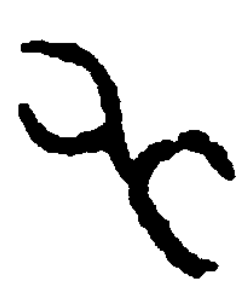
既久，乃加雨別之，（繫傳校錄）准此可知古電字即申字，申字借為他用，因以加雨之意符，是為電字，且看電字之構造及含義，即可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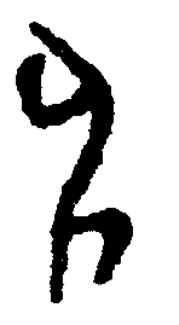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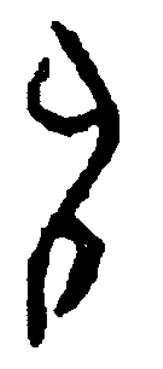
說文雨部：，陰陽激燿也，从雨从申，古文電。」王筠謂：「所從之乃古文也，電光曲屈，惟乃象其形，至籀文取其整齊，始改為」（繫傳校錄）此說乃以虹字所從之邊旁，為古電之象形字，如申卣「」與籀文「」相似，籀文「」與小篆「」極為接近，自小篆以下至隸楷均沿小篆，惟略加修整而已。「古電字祇作申」（王說）至周朝始加雨旁，變作（番生敦）小篆電作直至隸楷，無大變化。高師笏之說：「字原象雲中有閃電之形，後（殷代已然）借為地支之名，久而成習，周時乃加雨為意符作電（見番生敦）以還其原，從此分化為二字，地支原以記日，秦漢時又以記月，言夏曆者以申為七月，後又以記時，申屬餔時，復借為引申之申，申述之申，許書云云皆就借意言之。於是申字原為電字，後人多不能明。」（中國字例）申電之關係及其分歧之點，解說甚為完備，無須復作贅言。下面再來研究申電與神之關係及申電神三位一體之明證。

說文示部：「 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从示申。」左傳謂：「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味，是五帝與日月星辰皆能引出萬物」許氏叔重治字學喜以陰陽五行之說附會字義，然緯書後出，造字之初，尚在古樸既無文字，何得陰陽五行之說作為造字根據？按字學原則，一字僅有一義，申之本義，即神靈也，此乃古人見天象變化，於敬畏之下造成此字，作為膜拜之徵象。禮記禮運注：「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皆曰神」，易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說苑修文篇：「神靈者，天地之本，而萬物之始也」，神从示申，申，電也，電變化莫測，故稱之曰神，神之示旁亦為周時所加，見宗周鐘神，電字周以前，無雨旁，祇作申，神字周以前無示旁，祇作申，此乃申電神三位一體之明證。今將申電神三字由殷甲骨文經周秦漢魏晉唐宋直至今日之楷書，其形體之演變列一總表如下：



(一)殷代甲骨文約當西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紀
(二)周朝金石文約當西元前十一至四世紀
(三)秦漢魏晉文字相當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後八世紀
(四)唐宋至今文字於西元後九世紀以下至今二十世紀

綜觀以上各家之說，雖均有見地，惟僅道出申、電、神、三字中每一字之一方面，或其借意而已，但未能體會到古人造字之初志，及其當時之情景，古人居住於洞穴之中，曝露於大野之上，懵懵懂懂，彼時既無文字，焉得所謂「陰陽五行」作為造字之本？更無科學知識可言，惟見天象變化奇異，如風雨驟至，雷鳴振撼山川，電光出沒無定，似銀蛇，若赤龍，蜿申盤曲於烏雲暴雨之中，倏見倏沒，變幻無常，令人驚異，於畏懼之下，崇敬之念，則油然而生，因以膜拜之！祈禱之！於是倣其形象，繪出之記號，申字當由此而作。

字雖僅見於甲骨文中，但前此當已有此字，惟殷金文中未嘗發見，因殷金文保存至今者為數極少，此字雖變成「符號」文字（甲骨文）却依然保有其原始形象，如電光出見雲中之形，有謂其筆畫不夠順序，若將初民之藝術拿至三千餘年後科學文化極盛之今日來求全責備，實為不當。

申字初造成形，究竟讀作何音？命作何名？實無從稽考，若就今日之文字推度荒古人民之文化，當不能盡是。尤其不應下斷語，然就殷周文字之形體，即可知申字之演變，蓋申、電、神、三者古為一體，其形似申，其名曰電，其義為神。李敬齋先生謂：「若隱若見，變化莫測，有聲有光，最為靈驗，故謂之神」（文字源流）李先生之說可作為此文之注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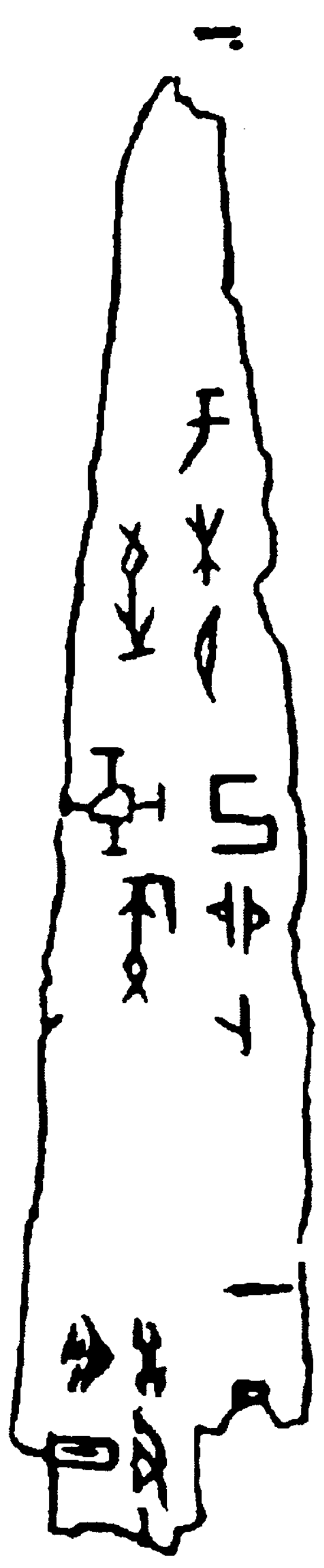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冊，一九六一年一月）

釋米☾

嚴一萍

(一)

殷契粹編一二七三版(一)為一牛胛骨之碎片如圖



考釋云：

癸丑卜，易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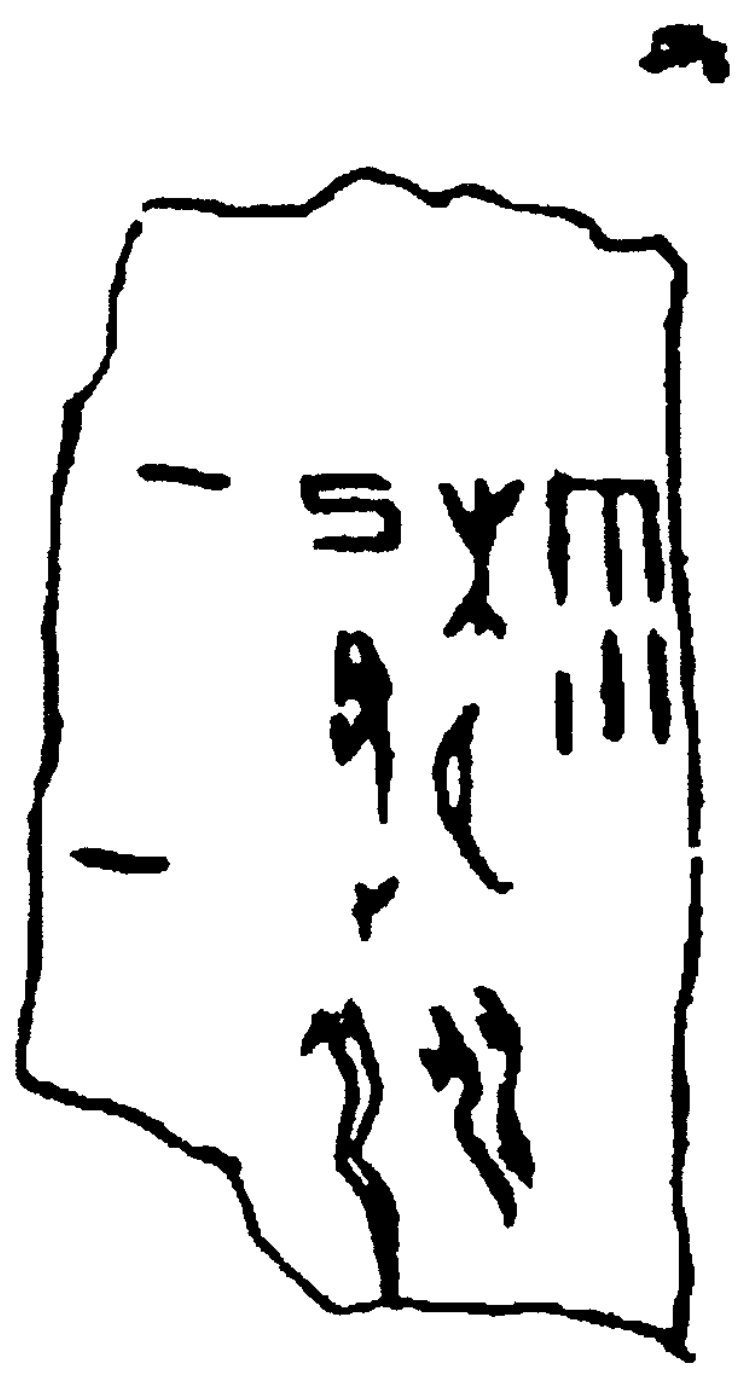
己卯卜，亟侯于來月至。

來字當作米，此作米，缺刻二筆，並非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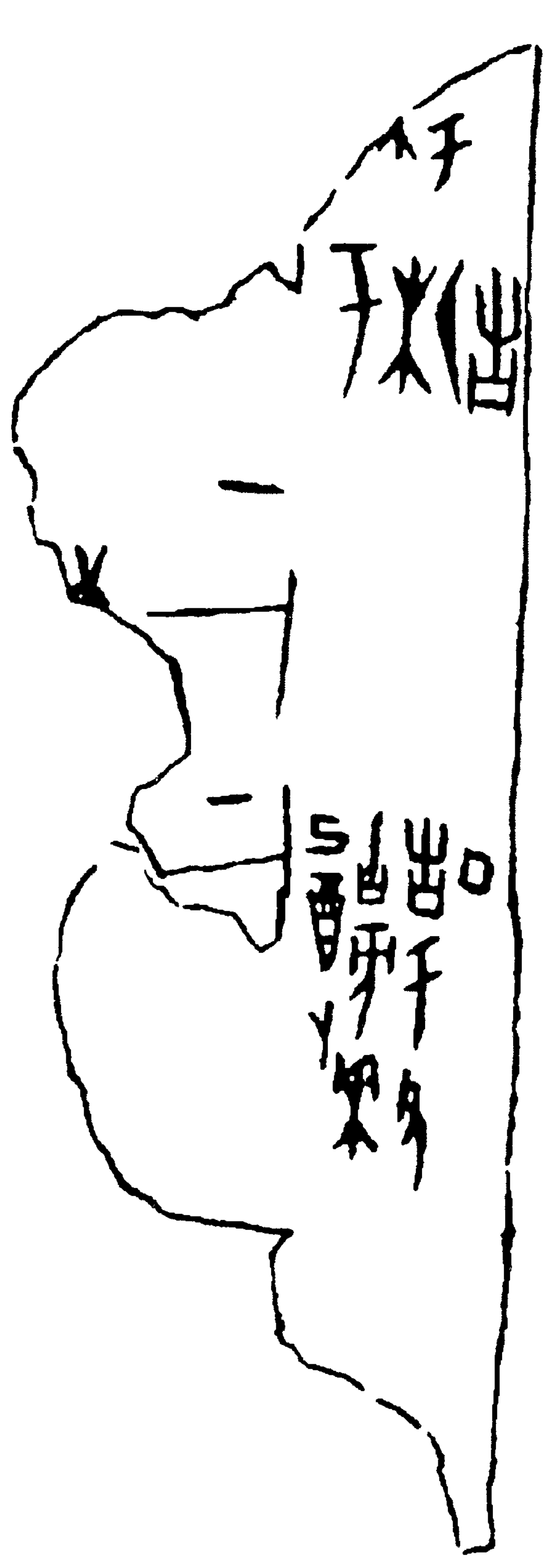
案「米☾」二字又見于京都大學人字科學研究所藏甲骨

大字者二版B二三九一(二)B二五二〇(三)皆牛胛骨殘片，如圖(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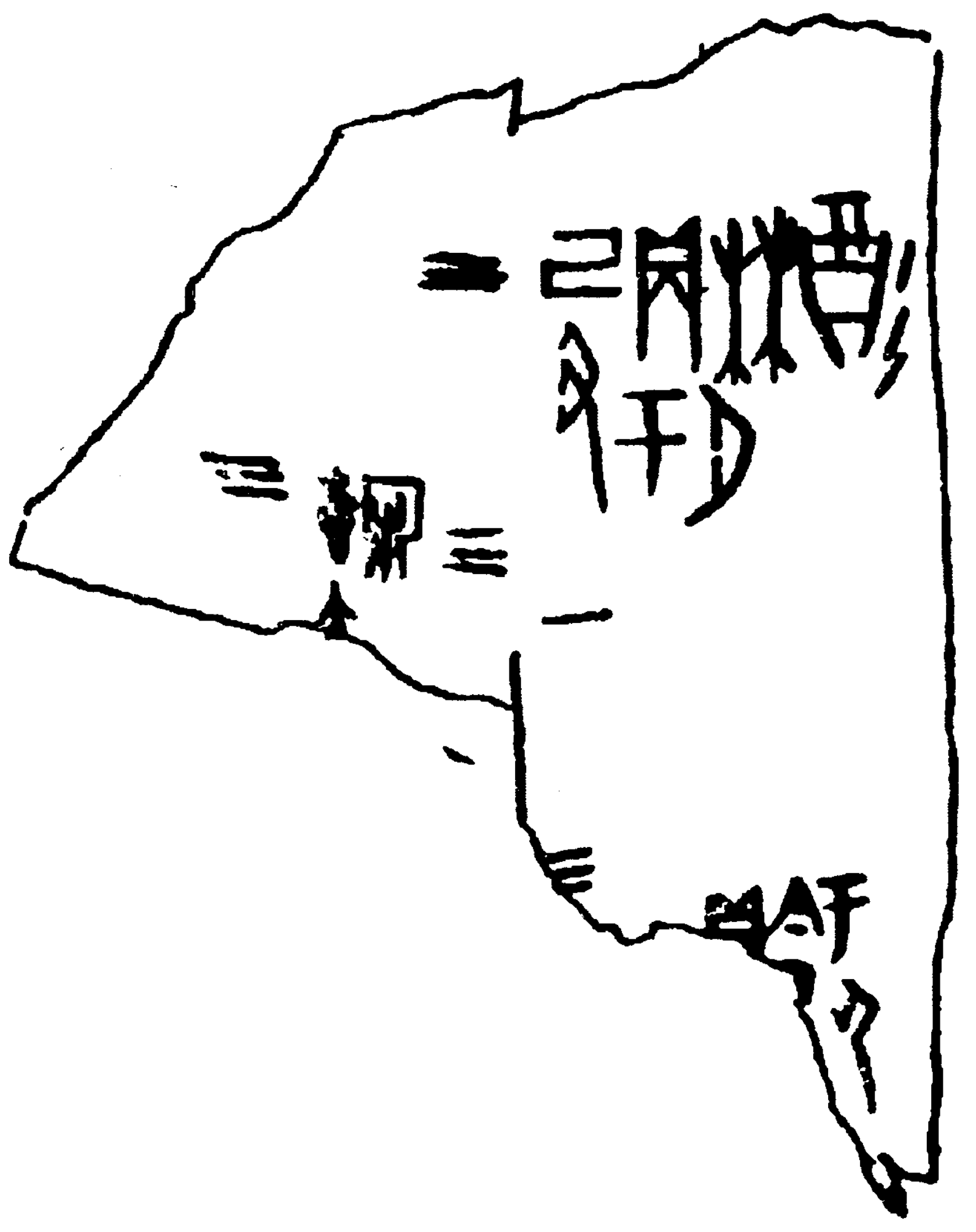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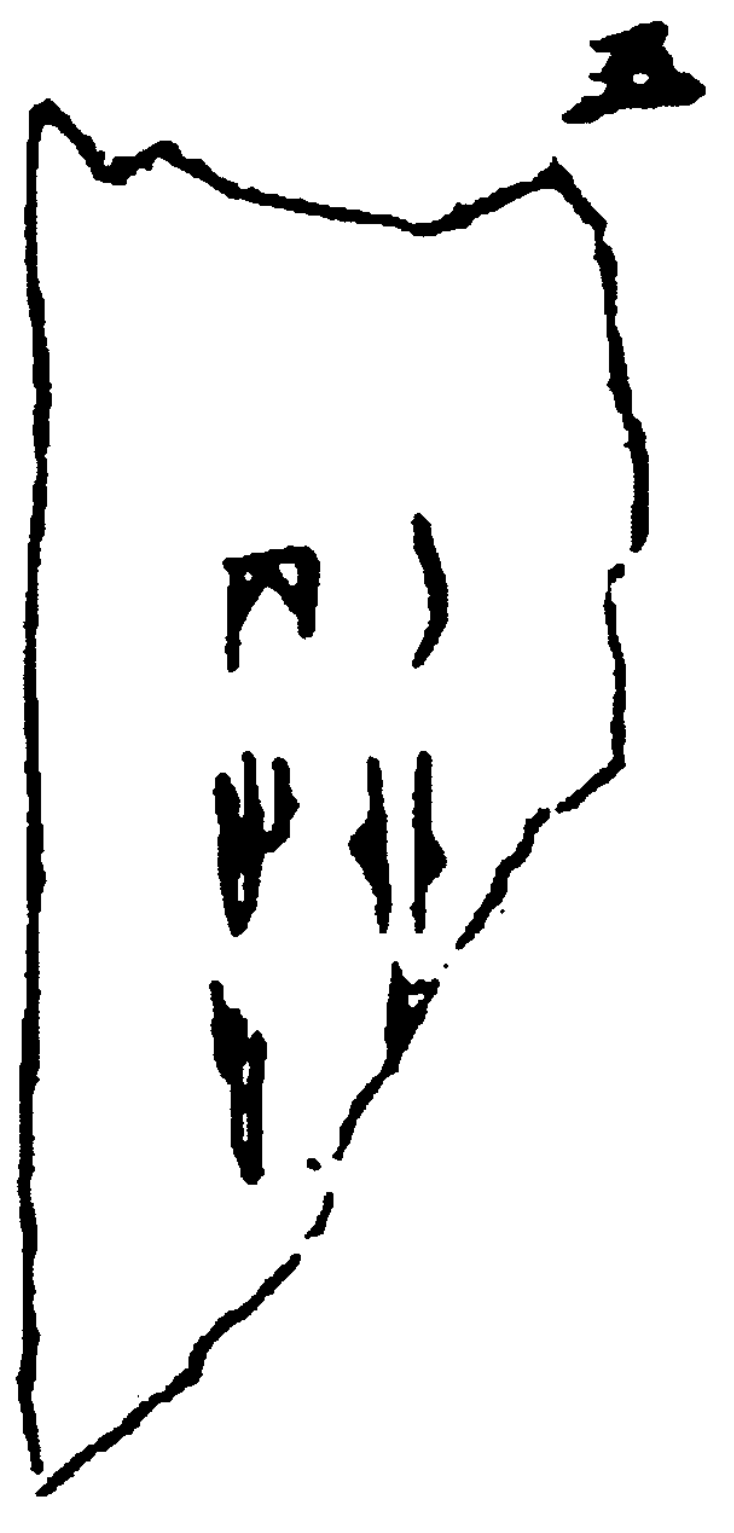


貝塚茂樹氏釋文皆作「木夕」，未有說解。又有B二三〇八(四)一版，則釋「林夕」，謂林為國名。原版亦為牛胛骨殘片。如圖(四)：



以上四版，以風格論，皆武乙時卜辭。且圖(三)有「告于父丁」語，正指康丁無疑。郭釋「來月」缺刻，似通而實非。貝塚釋「木夕」「林夕」尤誤。此實一字之析書，並非二字。武乙時書風每喜作長體，京都B二五一八(圖五)，亦武乙時卜辭，曰：「乙卯卜，丙步」。

五



其步」字即佔雨字地位。以此例之，則無論作「木☾」或「林」與「林☽」，皆為一字，而象月在林中。與「莫」字之作「莫」(甲二五九五)「莫」(新四一一六)「莫」(續六、二一、七)象落日在林中者，取義相同。落日與新月見於林中，皆在薄莫之時，故此「木☽」「林」與「林☽」，余謂即「莫」字之別體。以此釋上列諸辭，並皆通順可讀，蓋「莫」為時間之詞也。

(一)己卯卜，亞侯于莫至。

(二)己丑卜，莫雨。

(三)己酉卜，旨方來，告于父丁。

于莫告。

(四)己丑貞，于莫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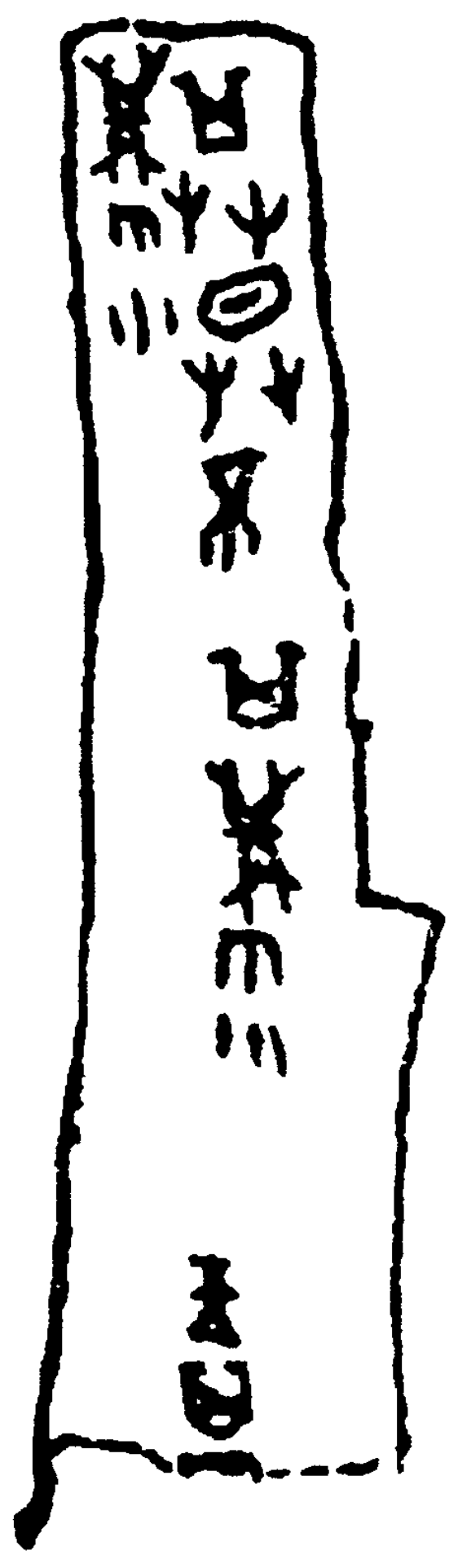
「莫雨」「莫耏」並見于三期卜辭中，粹六九五四。

王其田

其冓雨？

其莫不冓雨。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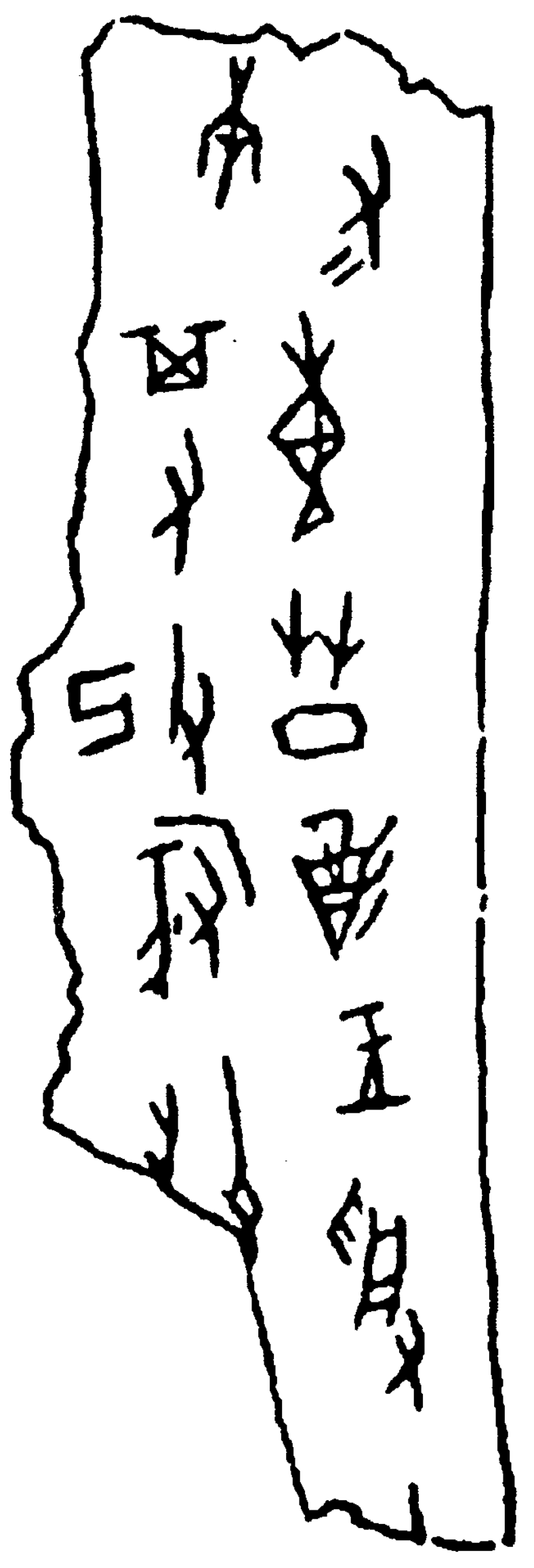
此第三期卜辭已有「莫雨」之貞。又粹三一七版與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四〇六一版乃同文異版，亦第三期牛胛骨卜辭。粹三一七版曰：

駁犫。

其又父己，叀昔⿰酉彡，王受又。

☒庚☒(王受)又：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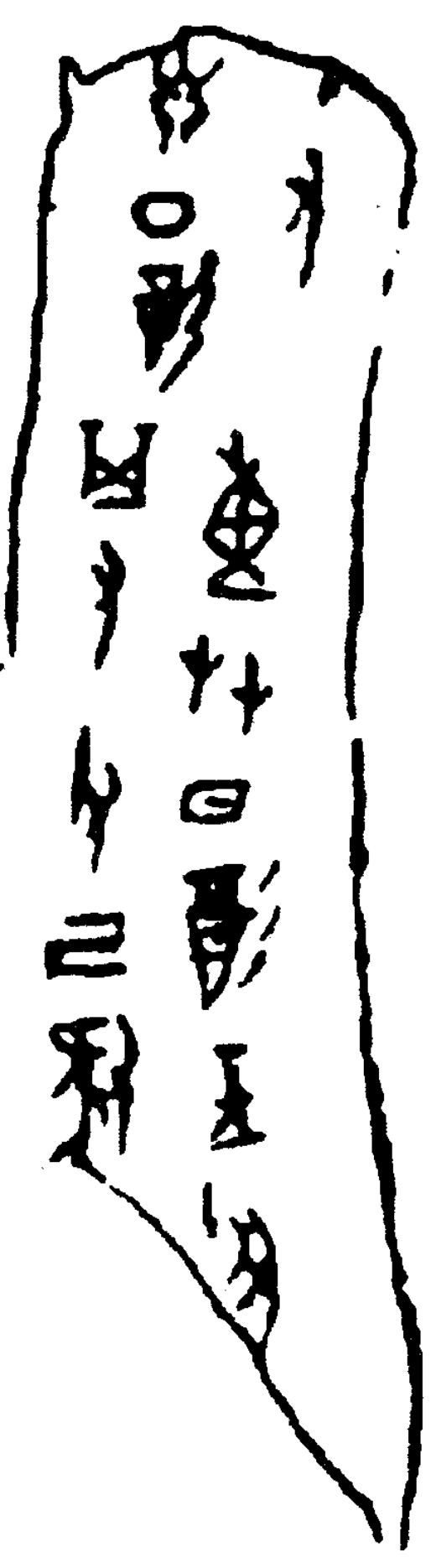
新四〇六一版曰：

駁(犫)。

其又父己，叀莫⿰酉彡，王受又。

☒自丁⿰酉彡(王受)又。

八



粹編考釋於昔字不敢認，故隸定為昔。證以新四〇六一之「昔⿰酉彡」則為莫字無疑。兩版皆三期卜辭。是「⿱林月⿰酉彡」與「昔⿰酉彡」皆「昔⿰酉彡」之別寫，乃於薄莫時行⿰酉彡祭先祖之祀典。特武乙時書「莫」字，以新月易落日為異耳。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冊，一九六一年四月）

釋鼓

田倩君

說文鼓部云：「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皋鼓晉鼓皆兩面。⿰壴古籀文鼓，从古聲。」今按許氏之說分四段解釋如下：

1.「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王筠謂：「郭包城外，此則第取其匡圍之象也。鼓以木為腔，上下冒以皮，其中空洞無物，故謂之郭。」（釋例）漢書律曆志：「八音皮曰鼓。」顏氏注：「鼓者，郭也，言郭皮而為之。」

「鼓」所以又謂之「郭」者，其意有二：1.鼓郭双聲。2.郭是

外圍之意。鼓乃外匡（鼓腔）之意，含意相同。如：「張皮以冒之」「上下冒以皮」「郭皮而為之」。其意則一，即以皮繃於匡之兩端，因其中空，故擊之特響，所謂：「春分之音」，徐灝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鼓取象焉，故曰春分之音」（徐箋）鼓又量器也，小爾雅云：「石四謂之鼓」，廣雅釋器：「斛謂之鼓」，以上諸例皆鼓字之引申或假借之意。

乙、「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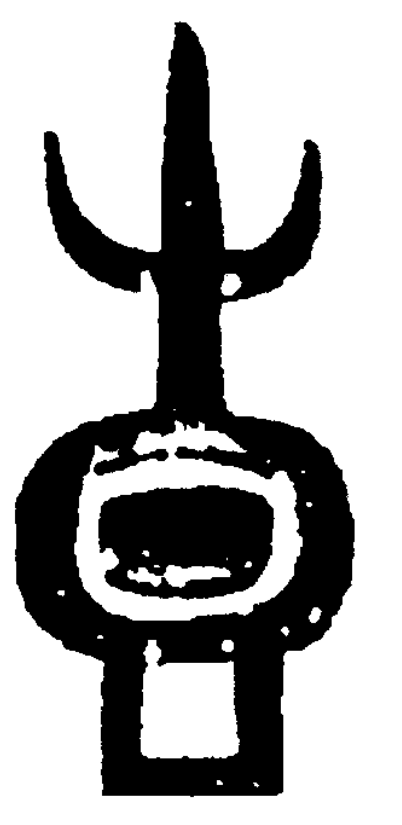
卲英謂鼓从支者，為鐘鼓之鼓，从攴者；為擊鼓之鼓，是因支與攴有異，則鼓鼓分為二字。

段玉裁曰：「說文从支，按鼓不應有兩字，从攴為是」（匡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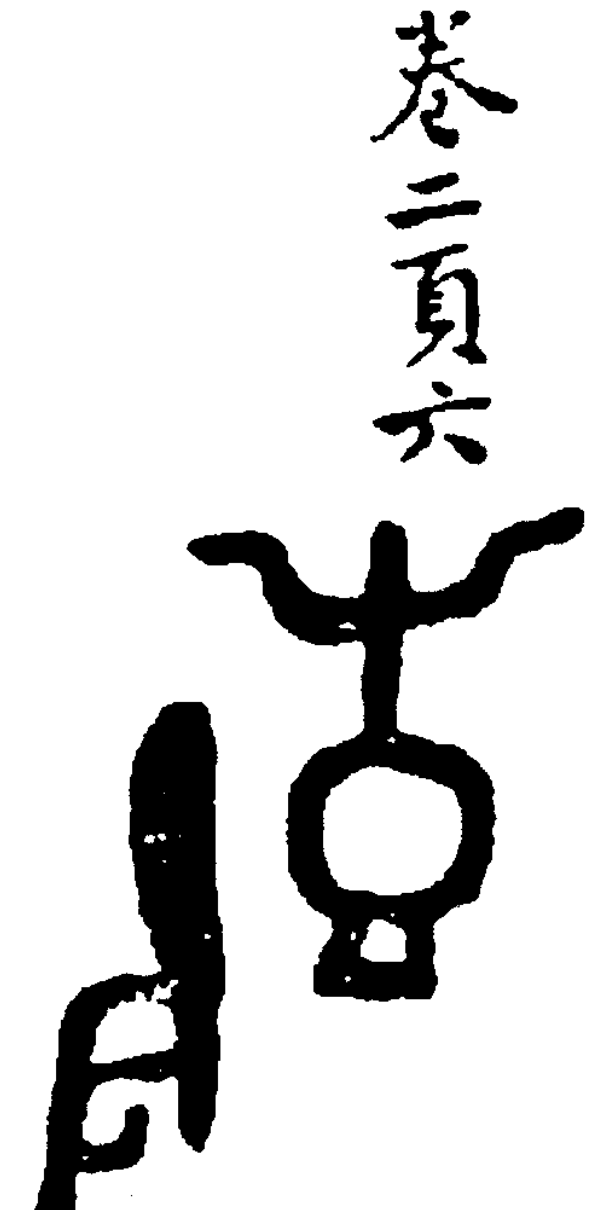
徐灝曰：「鼓从壴从又持半竹擊之，其始蓋專為考擊之偁，後為鼓鼙之名，故又改支，从攴為擊鼓之鼓，實一字耳」（說文段注箋）葉德輝曰：「弓部弢弓衣也，从弓从𢎘，𢎘垂飾與鼓同意，以此證之則鼓不从攵亦不从攴，直从𢎘矣」又謂：「从攴有小擊之意，从皮乃絲縚下垂如水波搖蕩之狀」

觀各家對於鼓字之解釋，均多迂曲，迂曲愈大，則離題愈遠，反不如按照鼓字之本身，從古代至今日，從圖畫式之象形文字到今日之意符文字來順序識辨，順序解釋，首從先殷圖畫文字說起，如左：

殷金文鼓字：



三代吉金文存卷二頁六



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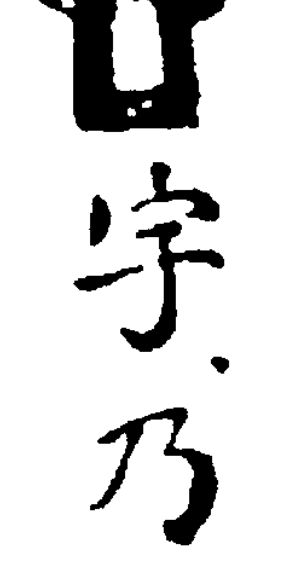
上一鼓和下一鼓，說文不同部

說文壴部：「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从豆」（中句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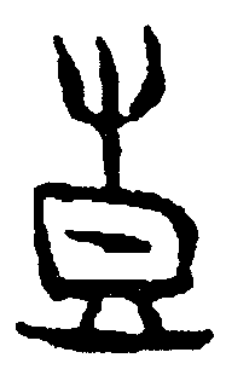
徐鍇曰：「壴樹鼓之象，屮其上羽葆也，象形」

戴侗謂：「壴即鼓之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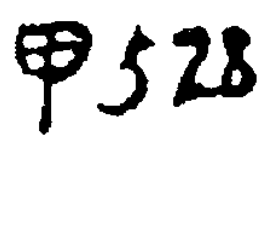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樂部：「三禮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注：「置，音植，亦作樹，樹其鼓也」

高師笏之謂：字，乃前期金文，應為甲文之所本」又謂：「鼓之讀音應與鼓同」（中國字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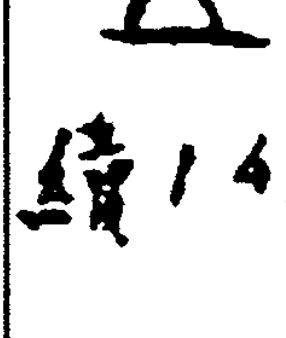
饒炯曰：「壴為鼓之古文，鼓為壴之轉注……壴下說解當云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甲皮而出，故謂之壴，象形陳樂立而上見也。周禮六鼓云云。鼓下說解，當云與壴同，象其手擊之」（部首訂）壴字在卜辭中未嘗發見，唯甲橋（背甲與腹甲相連之骨，亦稱骨橋）之上刻記進方物之人名，如「壴入五」「壴來十」（即名壴者進來五或十隻龜，當時殷都用以刻辭之龜版，非本地產，而是來自異方進貢者）其字體形狀甚多，今舉三數字以資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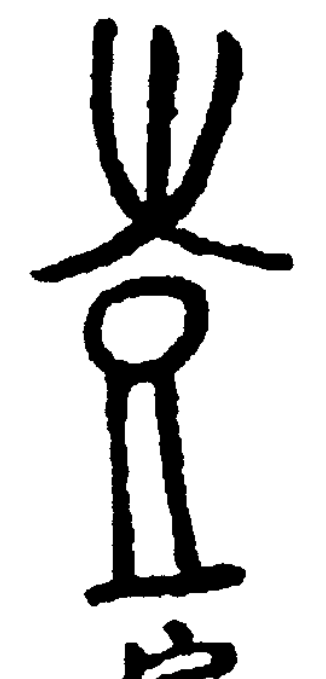
乙7318



甲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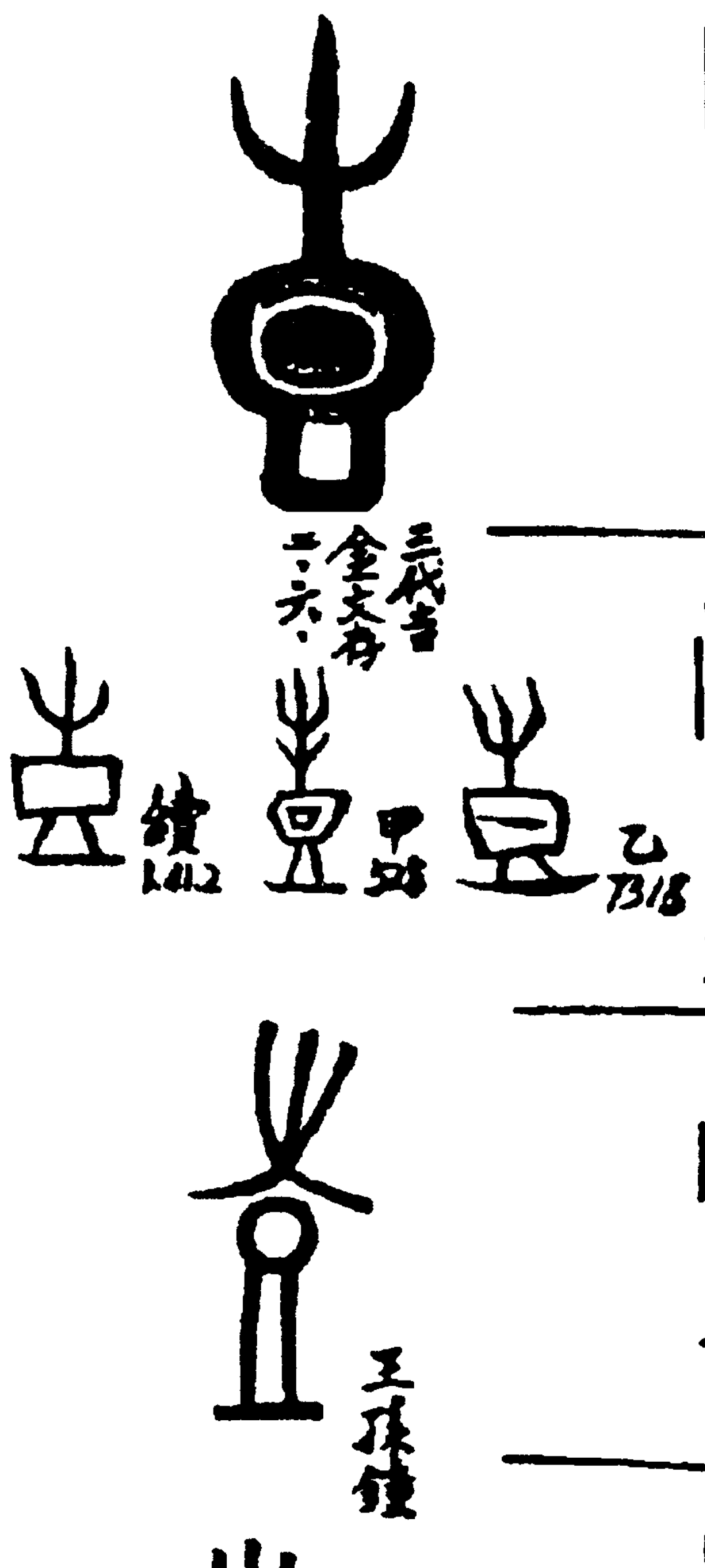


續1.47.2

周金文字與甲文略同，下及小篆、隸、草、楷等字體其形未變。如下圖：

(一)殷金文

(二)殷甲骨文



(三)周金石文

壴 小篆

(四)秦漢魏晉文字

壴 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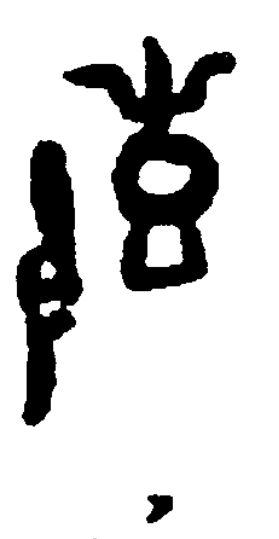
壴 草

唐宋至今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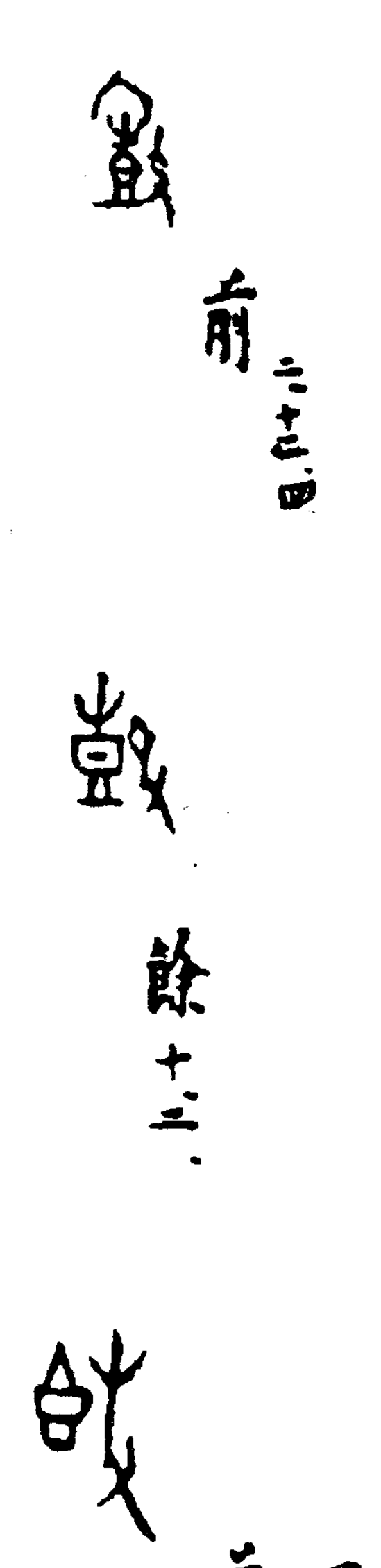
壴 今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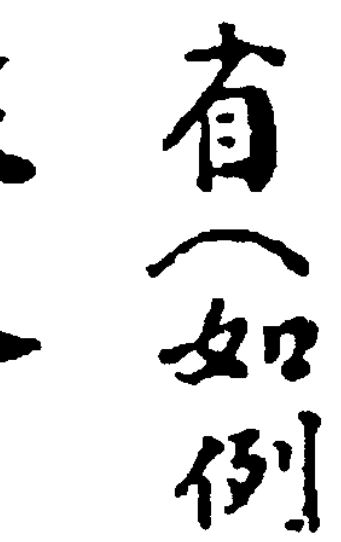
壴 楷書

說文：「壴陳樂立而上見」，徐說：「壴：樹鼓之象」、「殷人置鼓」，觀上諸說其意則一，即置鼓於樹立鼓架之上，今之樹鼓依然沿用殷人置鼓之法，其形狀極為明顯，其上从屮是所飾之羽葆，中◎象冒(蒙)以皮革之鼓面，其下象虡，此乃靜立之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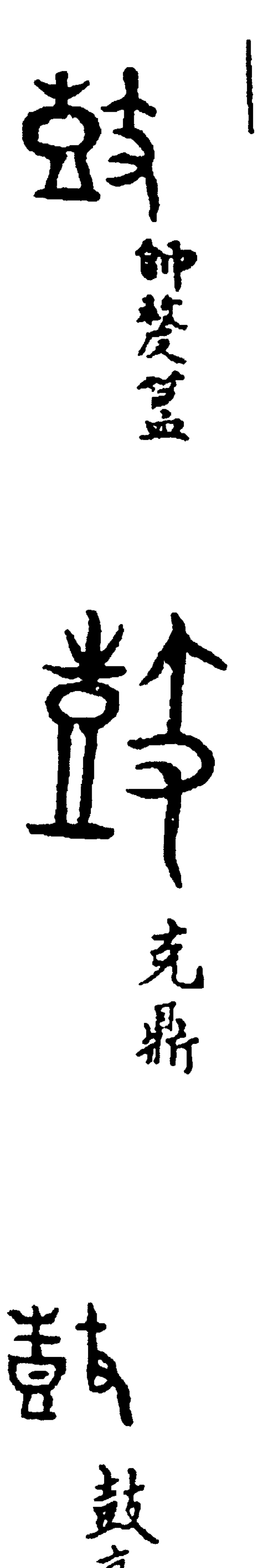
壴鼓原為一字，自加偏旁則變作此，直至今日之鼓字則自成一系，其讀音亦異，壴字則不復用。壴本為一象形字，加手持木棒作擊鼓姿勢，表示此為棒擊樂器，於是則變成象形而兼會意之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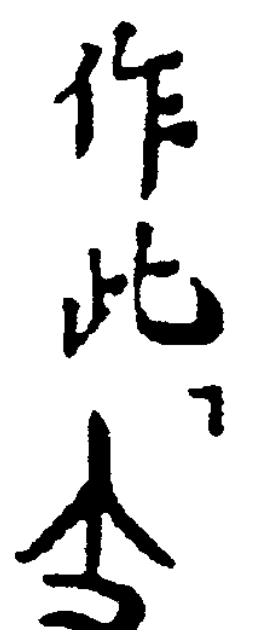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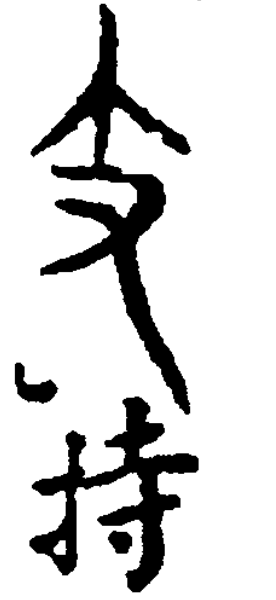
殷甲骨文鼓字



甲骨文雖然演变成簡單之符號文字，但仍具有原始形象，手持木棒作擊鼓狀，唯擊鼓之棒稍有变化，由椎狀演变成字下有(如例中第二字)上有(第三字)第三字略見複雜，似上覆有鼓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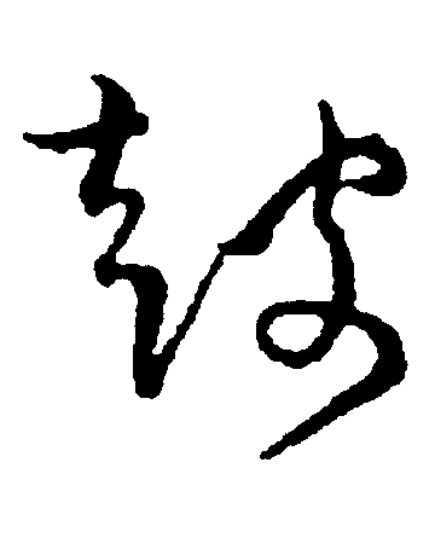
周朝金文鼓字



許慎謂：「鼓字右旁作此「」形者為手持半竹，如克鼎。葉德輝謂作此「攴」形者，是小擊之意，此「」持半竹為不合，象說紛紜，至於手持竹持木，總之是持棒以擊鼓，且尚未脫離其原始形象。

自隸書以來直至草楷鼓字均从皮，如：

皷 隸



草

皷 楷

孔廣居謂：「从又持木以擊鼓，或省木字之上作鼓，或省木字之下作鼔，至皷則又鼓之譌耳。」(說文疑疑)顏氏家訓：「鼓外設皮為世俗書。」葉德輝謂：「垂絲飄搖如水波狀。」又謂：「鼓与鼓為兩字。」如此附會迂曲，恐將流遠而不得歸。

按鼓鼓原為一字之兩用，一作名詞，一作動詞，如詩小雅彤弓云：「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此詩中之鼓，均為名詞。如小雅白華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秦風車鄰：「並坐鼓瑟。」「並坐鼓簧。」此句中之鼓字均為動詞。

有擊或彈之意，鼓鼓兩字之用与「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同。

3.「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皋鼓，晉鼓皆兩面，」廣韻：「引皋作鼛，無八面、六面、四面，皆兩面」周禮鄭注：「鼓人掌教六鼓，並未有所謂八面、六面、四面、兩面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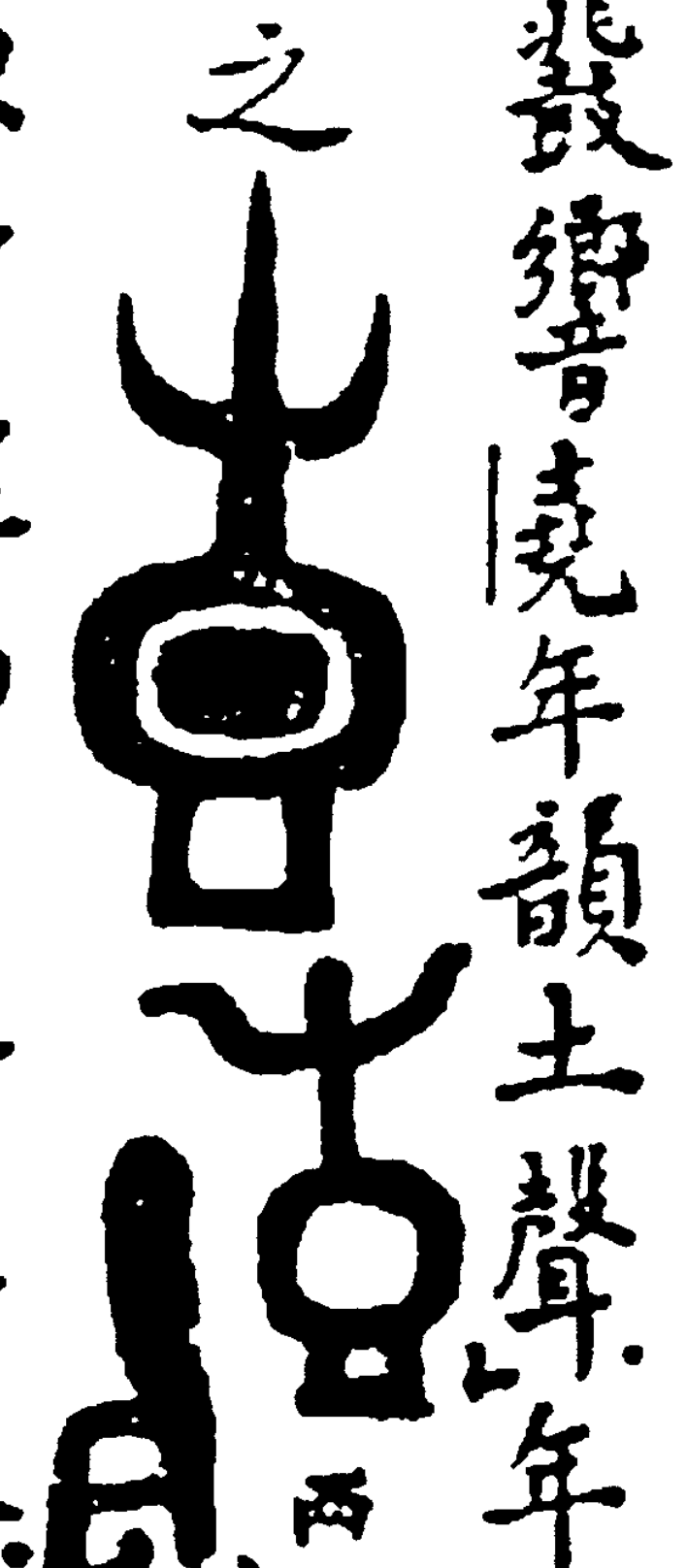
按鼓以皮冒之，繃皮需鼓腔，鼓實，果面面作鼓（革）則鼓腔何在？所以鼓只合兩面，尚未嘗見有多面鼓，至于八六四等字樣，或因用於不同儀節，作不同表示之謂。如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鬼享，以路鼓鼓社祭，以鼖鼓鼓軍事，以皋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

歷代對於鼓，均極重視，在各種儀節上，藝術上，均佔有極重要之地位，此處不多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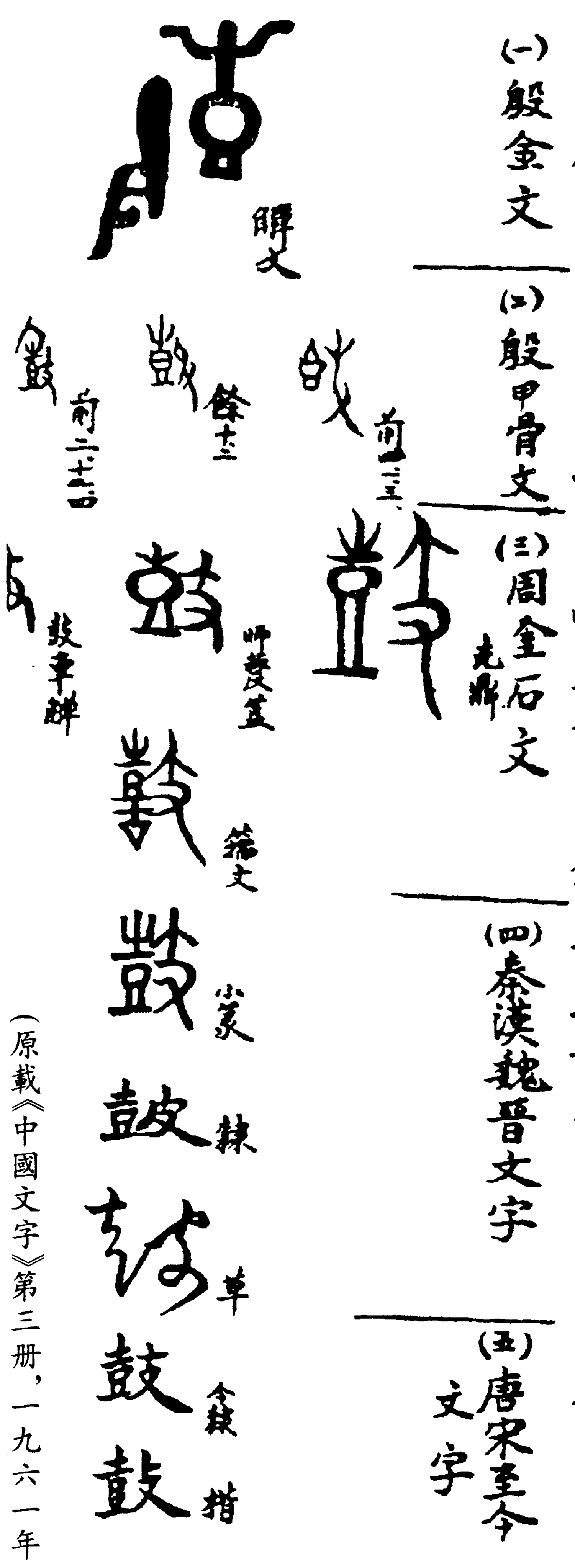
4.「𡔷 籀文鼓从古聲」

孔廣居曰：「徐舍人繫傳籀文作鼓，孔案當以繫傳籀文為正」（說文疑疑）籀文之鼓，雖較古文和今楷字體複雜，其構造最為完善，一看即知，綴有飾物之「壴」「又」持「屮」又加音符「古」此一鼓字之形體，可以解除各種附會与臆度

鼓在古代文化史上，具有相當高之價值，其聲清越鏗鏘，為群音之長，論語微子：「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方叔和武均為鼓師名字，因周室式微，不能興施禮樂故而離去，唐柳宗元鼓賦云：「鼓之設也，覩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言行之五十。」

鼓之制作創於何時？實難稽考，帝王世紀云：「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山海經云：「東海中有瀛波山，其上有獸，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此則鼓之起源。有謂伊耆氏、金天氏等作鼓，傳說頗多，唐李嶠詠鼓詩云：「舜日諧鼗響，堯年韻土聲」，年淹代遠，均不足為據，可考者唯先殷之兩字，以時間計約當西元前十五世紀以前，將四千年歷史，就殷墟出土之鼓，尤為可靠，因於地下埋藏既久，業已物化，彥堂師嘗親自參與發掘工作，見其鼓之形狀週一圍有餘，形同今日之兩面鼓，上繪有彩畫，雖附着泥土，尚可見其色彩，有鼓架，作十字形，此鼓現存於中央研究院，當出土時於當地攝有圖片見「古代殷帝國」一書，日人貝塚茂樹著，此三十年之遺物，給考古家之佐助極大，此「鼓形」与前期金文之「鼓字」相似。

綜觀各家對於鼓字之解釋，雖衆說紛繁，大體望去，仍形不離宗，殷商之古文可謂純象形文字，亦即圖畫文字，以今日之楷書，溯源到先殷金文，在形體上曾有許多变化，但变化雖多，却只在其擊鼓棒上演化而已，如「攴、攴、攴、史、史、攴、支、皮等，並有許多異議，唯壴字（飾物稍有变化）却此然未動，亦從無異說，下圖可作參閱：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冊，一九六一年四月）

釋車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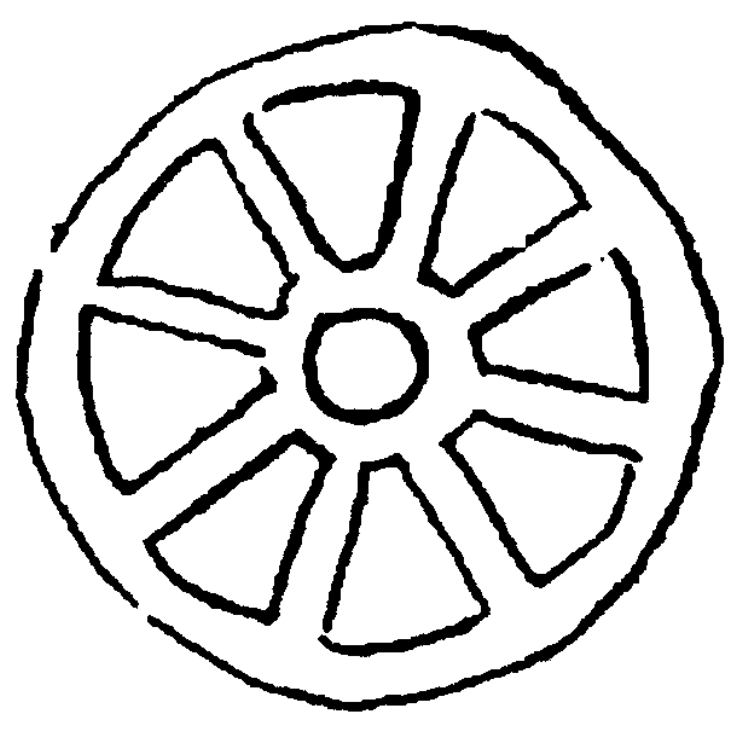
一　前言

說文：「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𨏥籀文車（尺遮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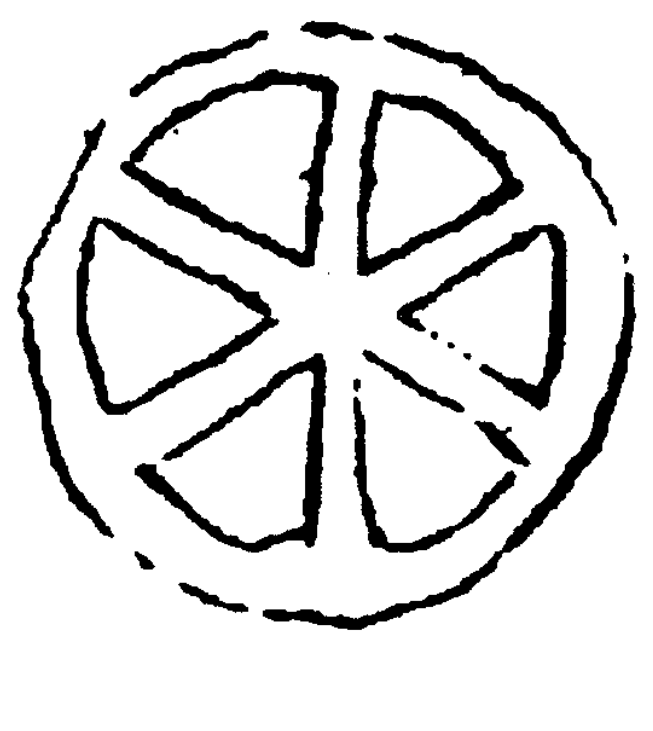
許氏謂車為夏后時奚仲所造。世本、尸子、墨子非儒篇、管子形勢篇、淮南子修務訓、荀子解敝篇、呂氏春秋君守篇等亦云「奚仲始作車。」陸賈新語道基篇「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撓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杖檝以代人力。」奚仲者，漢書古今人名表列於帝禹夏后氏下。補注云、夏車正左傳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杜注：「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然太平御覽車部引釋名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則造車非始自夏車正奚仲也。

許氏釋車謂「輿輪之總名也。」蓋車之構造分輪、輿、輈、軸、轂、輻、牙統于輪，軾、軹、較、輢、轛、軓、軨、轐、伏兔、軌統于輿；（說文輿，車輿也，今謂之車箱。）衡、軶、桊、當兔、統于輈；轄（轄牽錧）軎統于軸也。許氏不言輈與軸，略之也。段注「故倉頡之制字但象其一輿兩輪一軸。」王筠說文句讀云：「篆之中央，其輿也，兩一其輪也，丨則屬乎輪之軸也。」蓋以篆文字形釋之耳，然以車字之嬗變觀之，車乃車之簡省，中田者輪也，丰兩端之一者，車轄也。（詳見後）車之主要部分為輿、輈、軸、輿輪，而以輪為最。輪之發明，方有車之出現。車輪之發明：如淮南子「聖人觀轉蓬而為車。」續漢書輿服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知，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利。」（見說文義證）王筠說文繫傳校錄：「黃帝觀轉蓬而作車，是曰軒轅。」以上雖為秦漢或以後人之推測，不可確信，但車輪發明甚早，則可斷言。或遠在黃帝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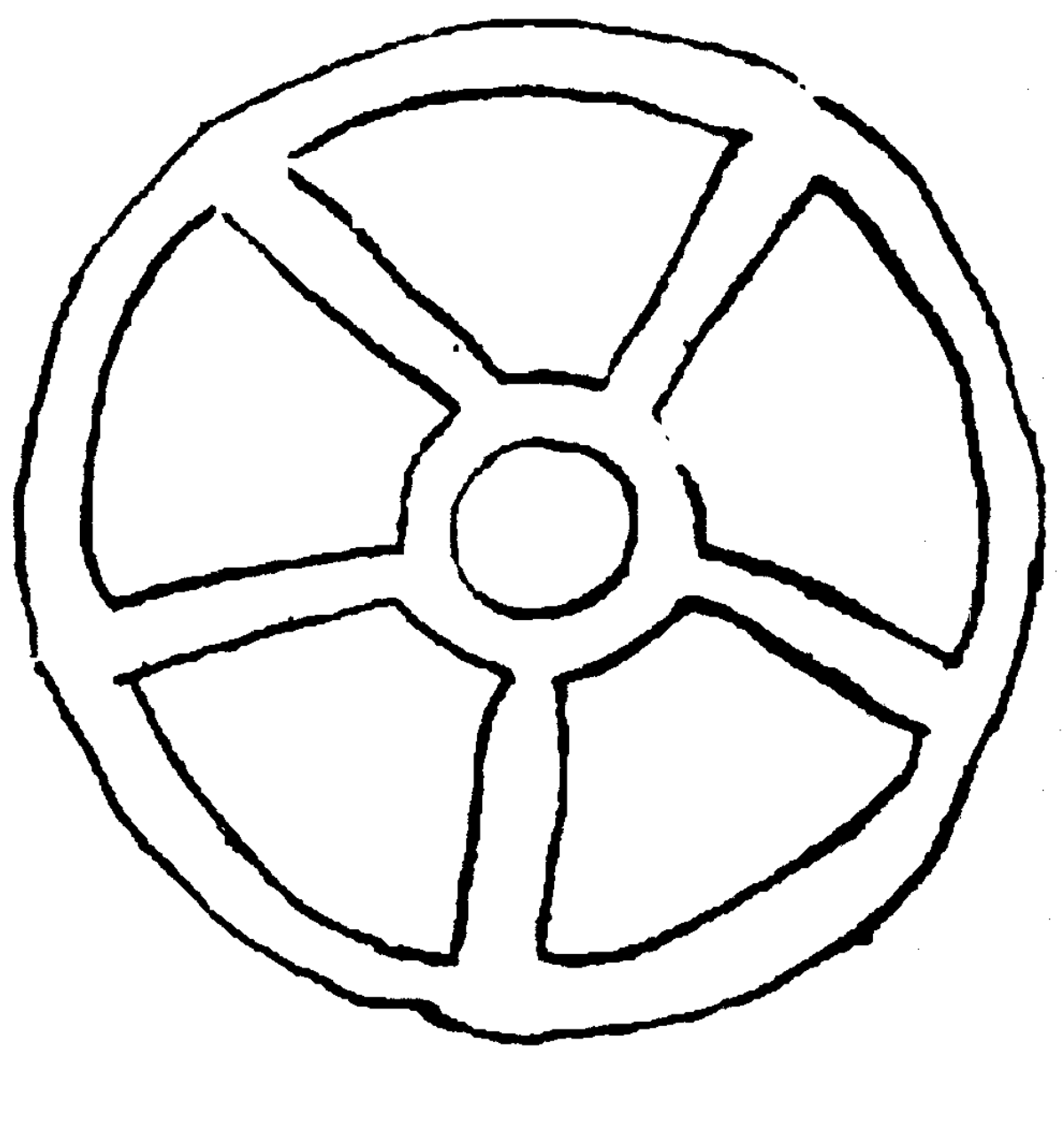
金文中有輪鼎、輪甗、輪盤，作：



29.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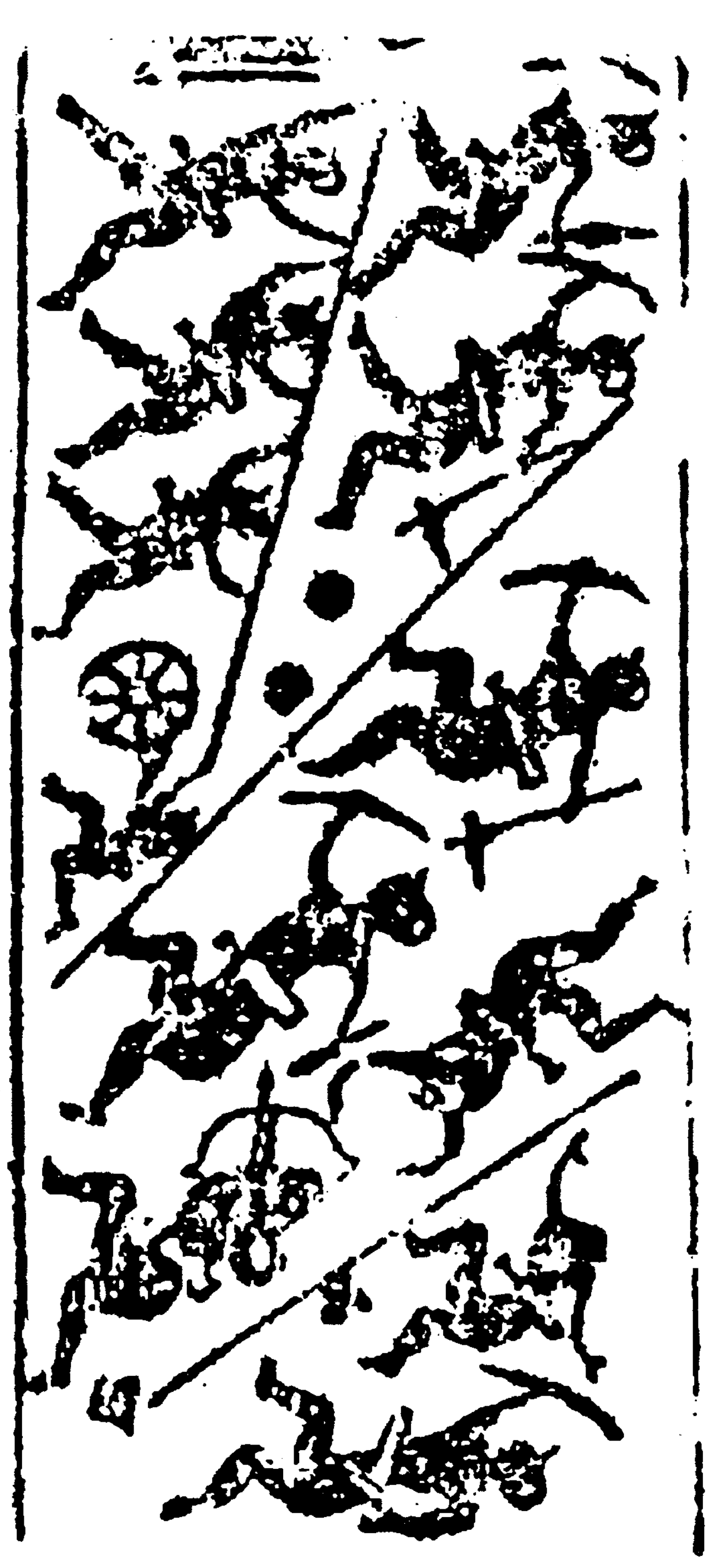


296.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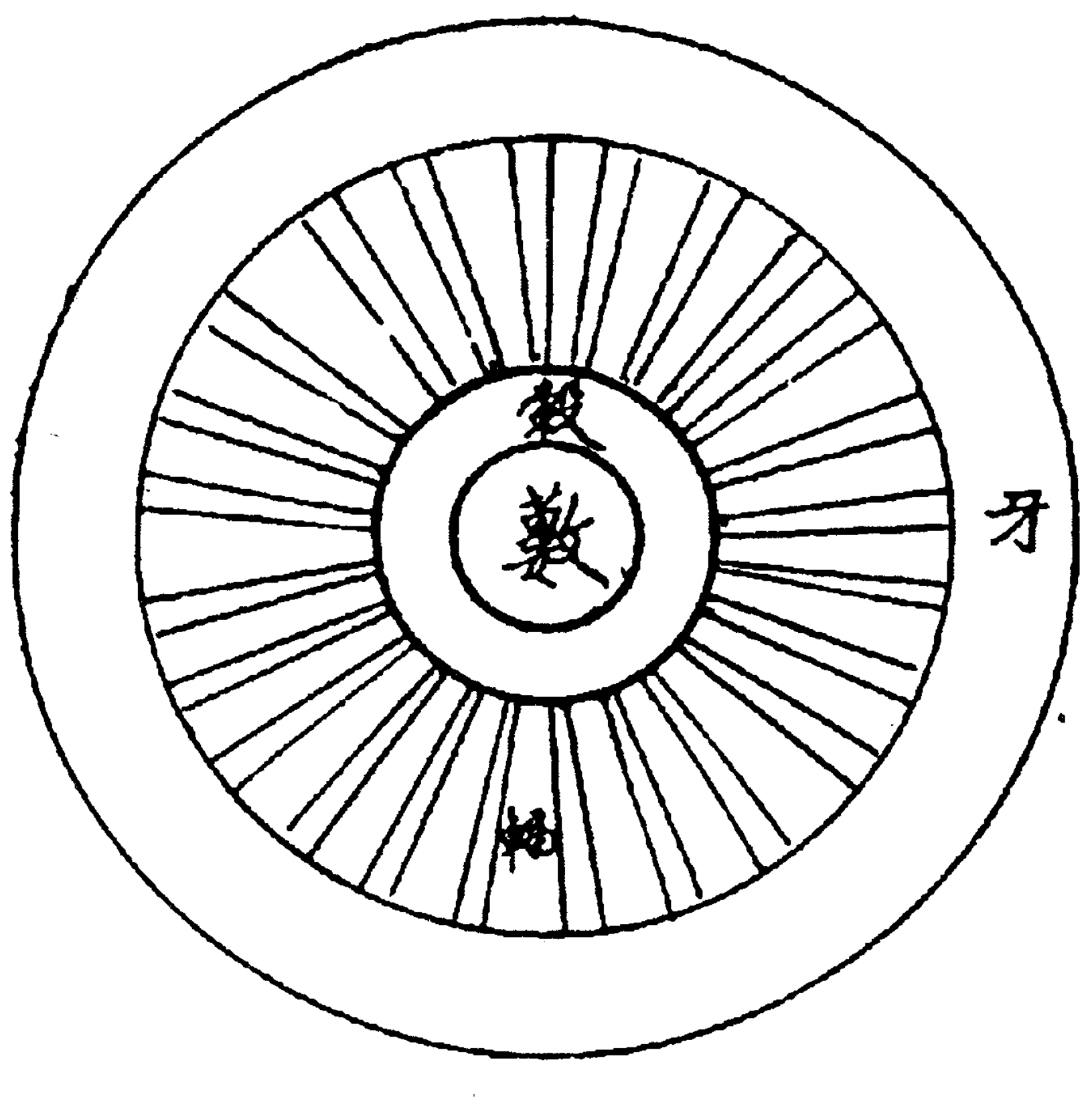
479. 盤

（見商周金文錄遺）戰國時戰跡鑑所鐫之輪作☸。而阮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之考工記車制圖解所繪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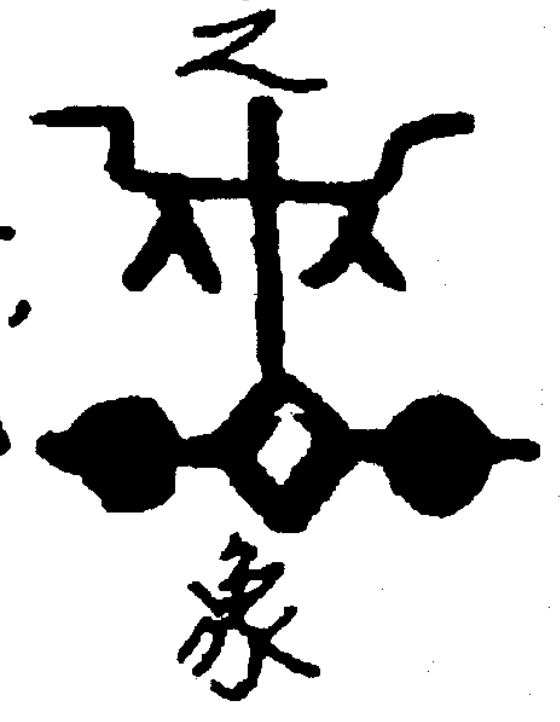
輪

輪網謂之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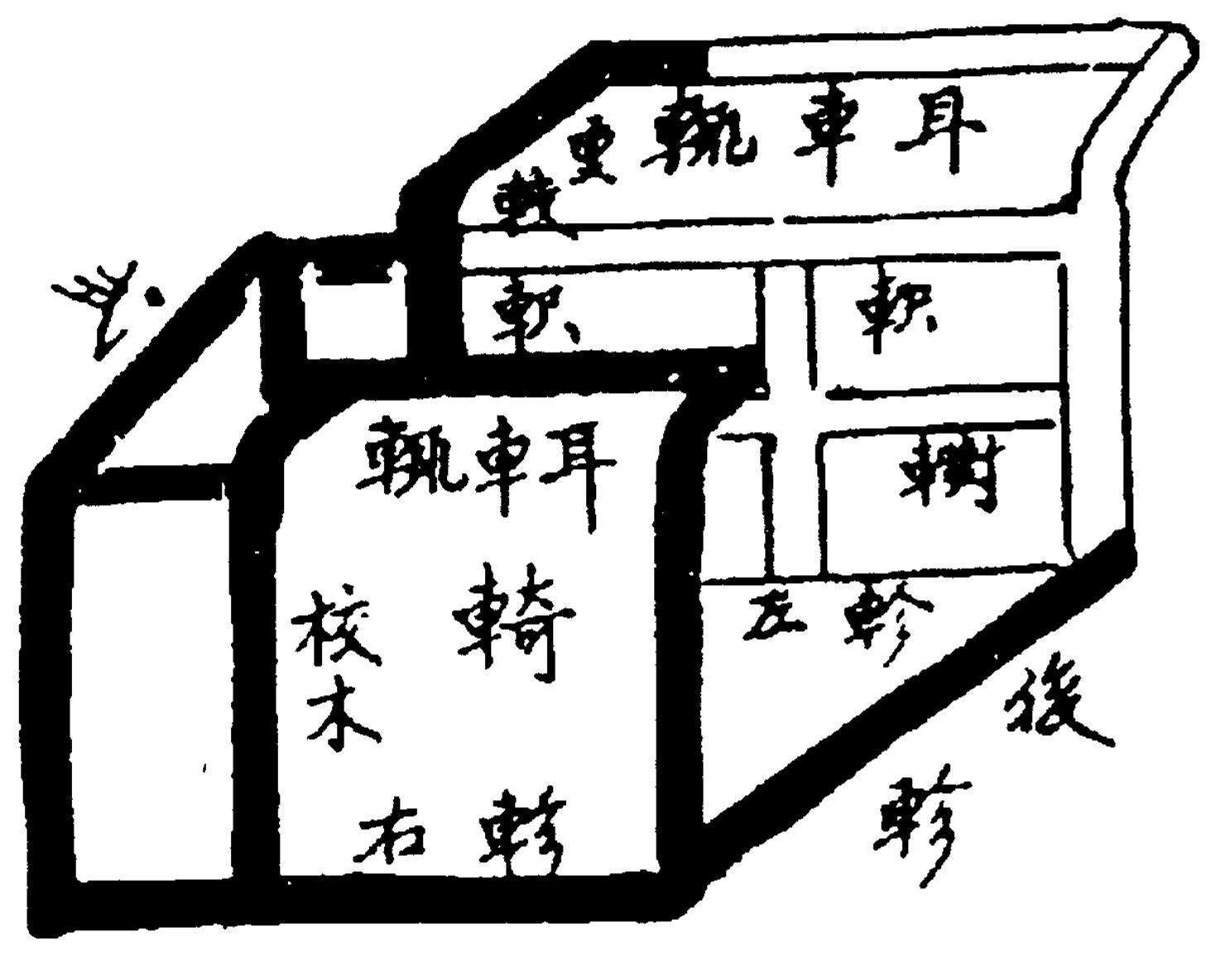
轂者輻之所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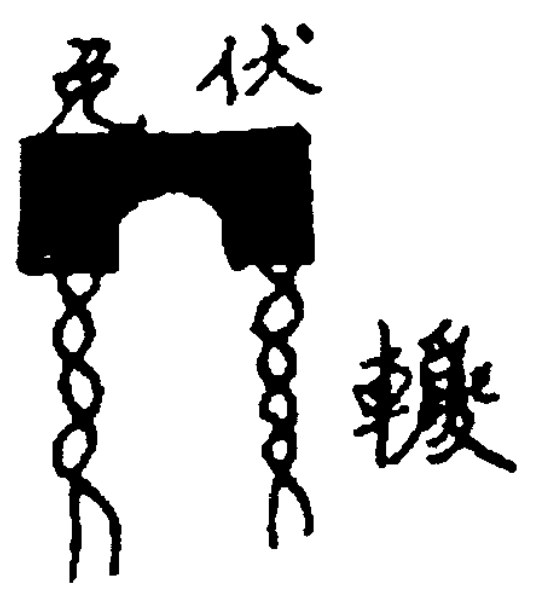
轂中空者謂之藪

輪轑謂之輻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淮南子說林訓：「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故說文：「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商周金文錄遺第三二一車觚之象車輪之無輻也。繫傳亦云：「輇直斫木為之。」

輿，阮宮保考工記車制圖解作：


耳車輒
較
軹
耳車輒
軹
轛
輢
校木
左軨
後軨
右軨
式



輿

輿下四面材謂之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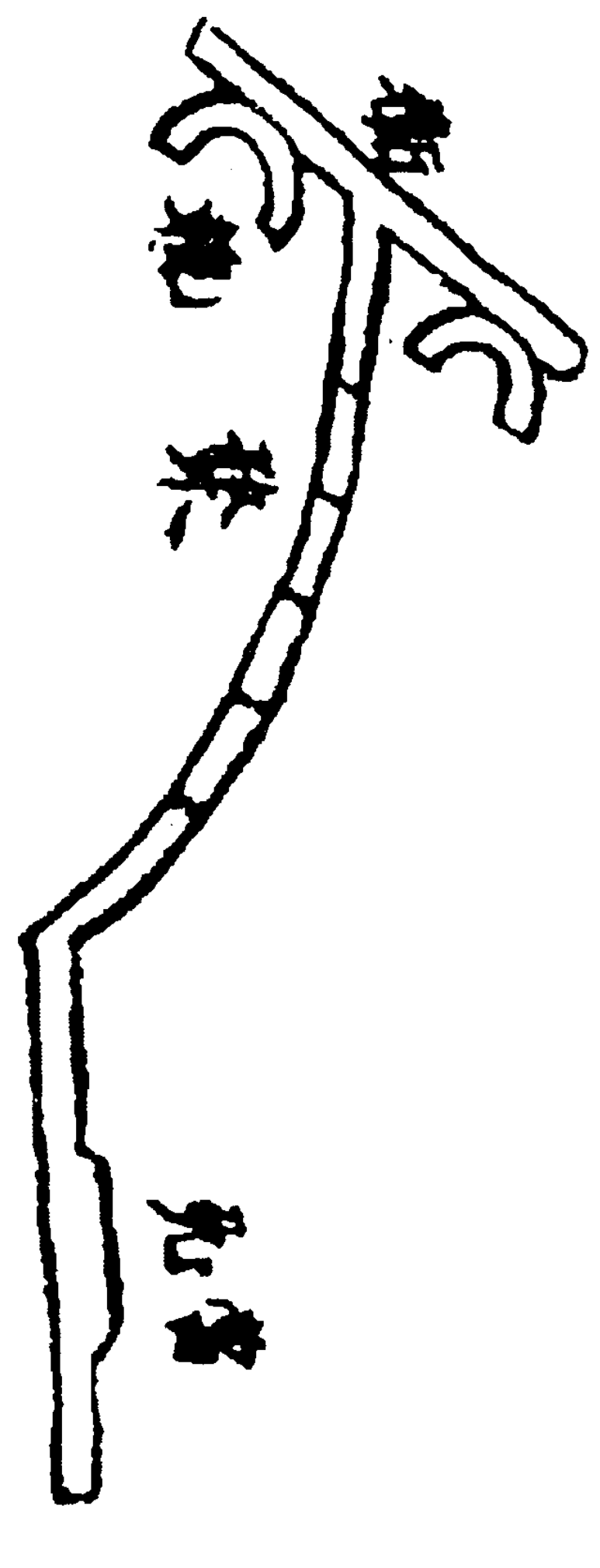
輿前橫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輢。

輢上反出謂之輒，輢立木達輒謂之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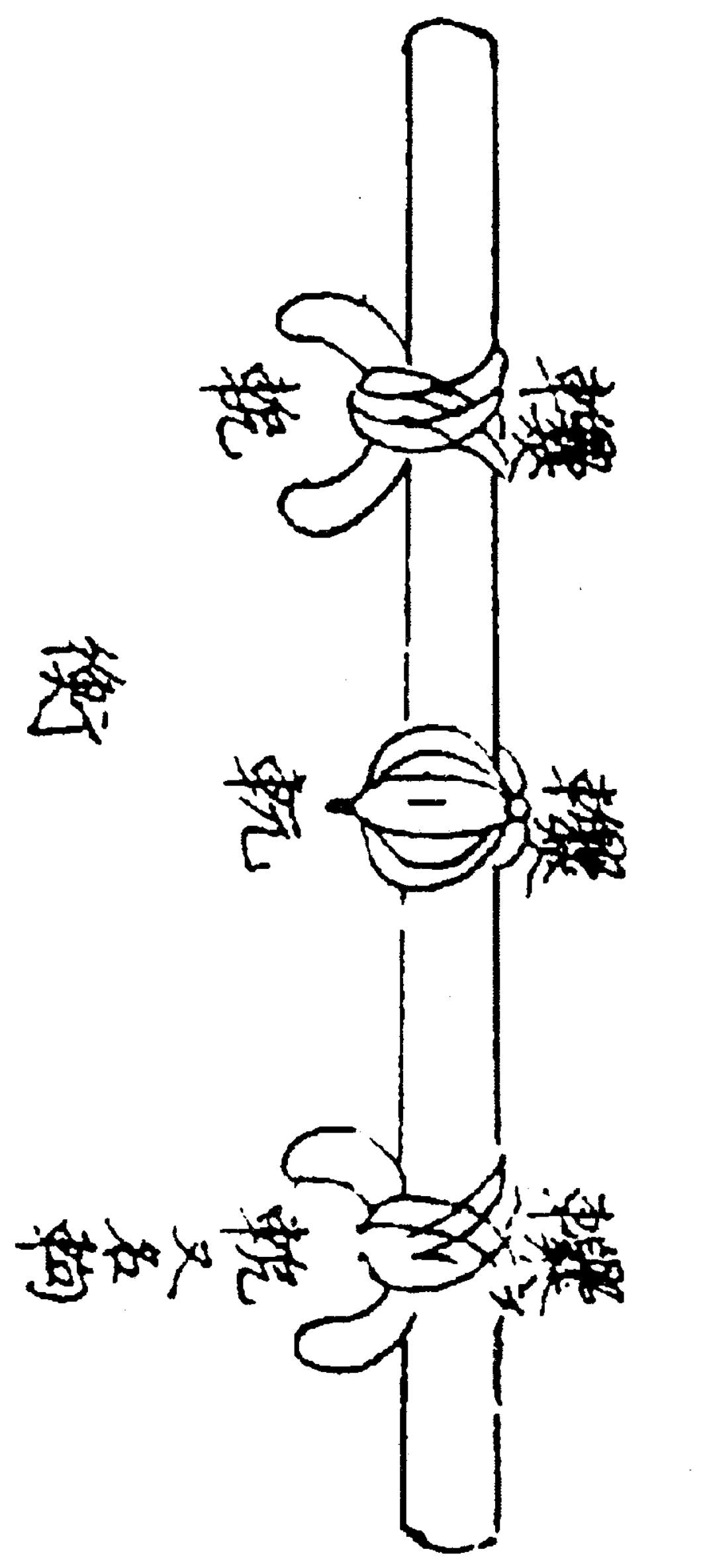
車轖謂之軨橫軨為轛，直軨為軹。

輿下鉤軸者為轐，轐謂之輹，輹謂之伏兔

輈，說文：「輈，轅也。」「轅，輈也。」方言：「轅，楚衛之間謂之輈。」考工記：「輈人為輈。」釋名：「輈，勾也。轅上勾也。」輪輿私箋輈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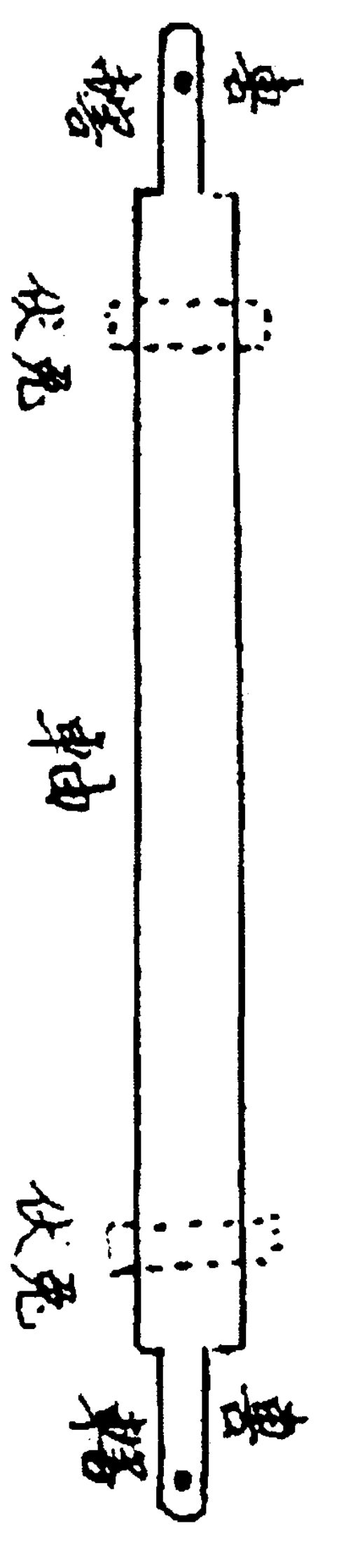
輈


轙
軛
軏
轙
轙
軛又名軥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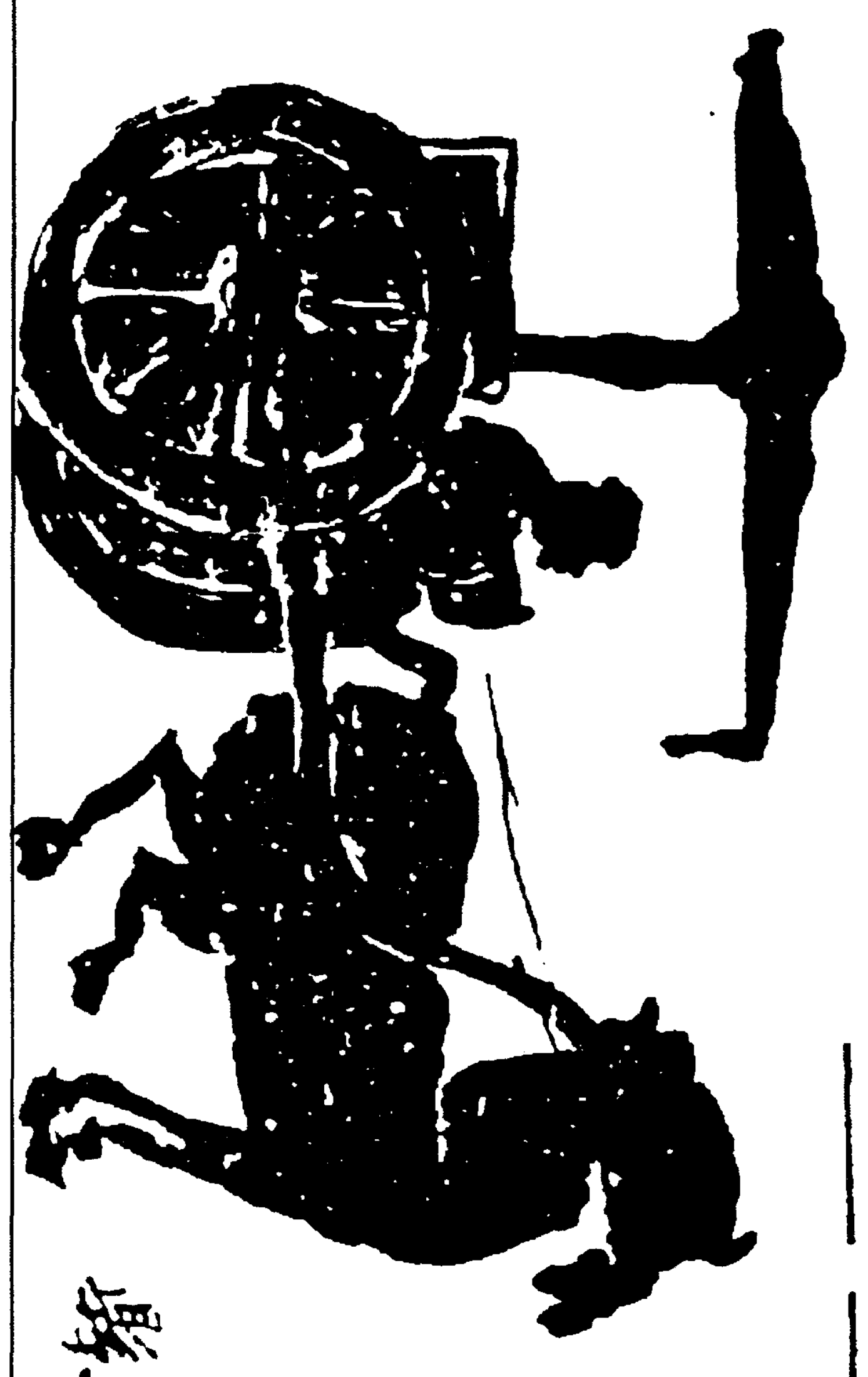
輈兩端木為任木，前端駕馬為衡。

載重之車有兩轅，所謂大車是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大車、栢車、羊車皆兩轅駕牛；田車、兵車、乘車皆一輈駕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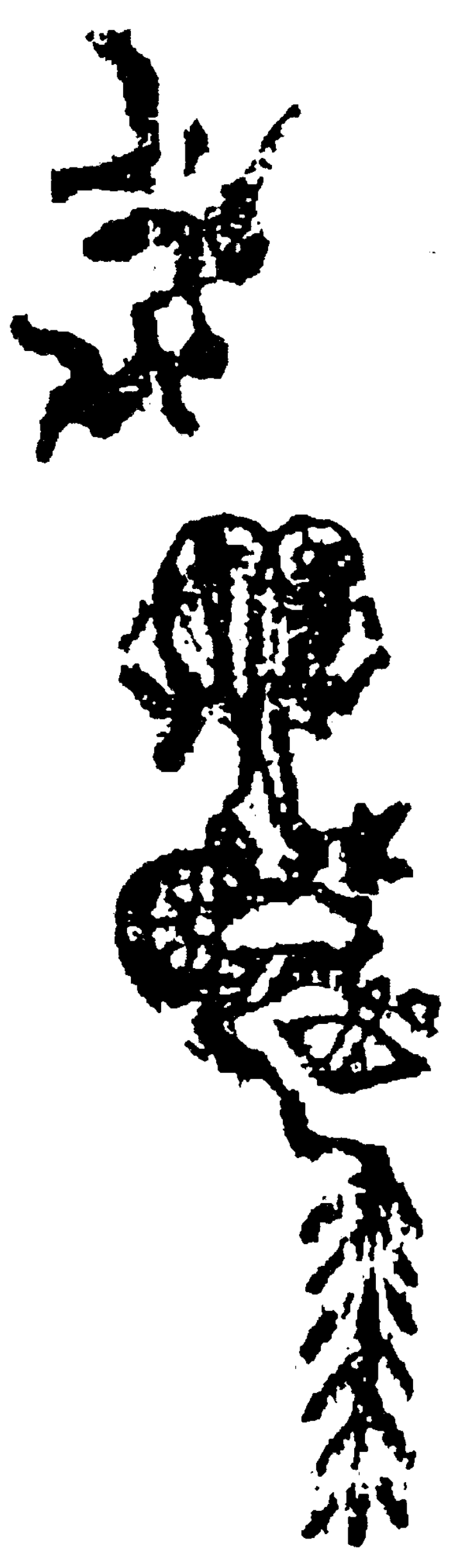
軸。說文：「軸，持輪也。」阮元任木軸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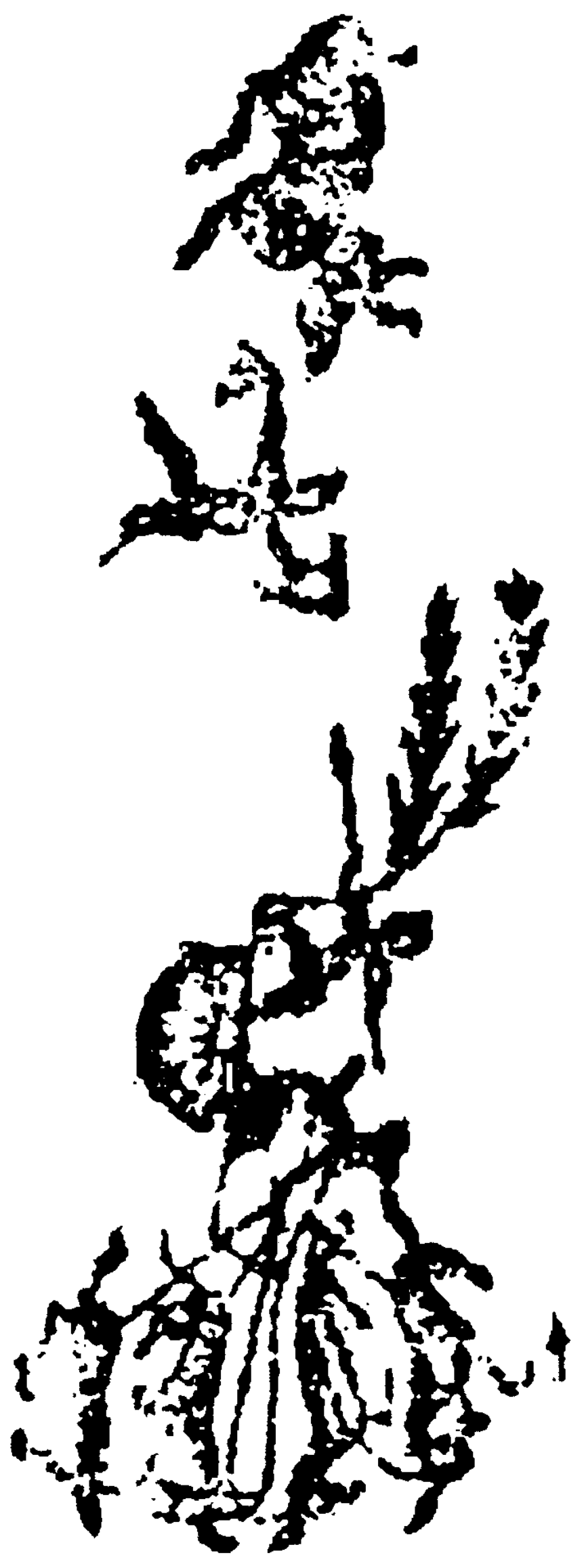
駕馬之法，有一車一馬者：東漢武梁祠石刻縣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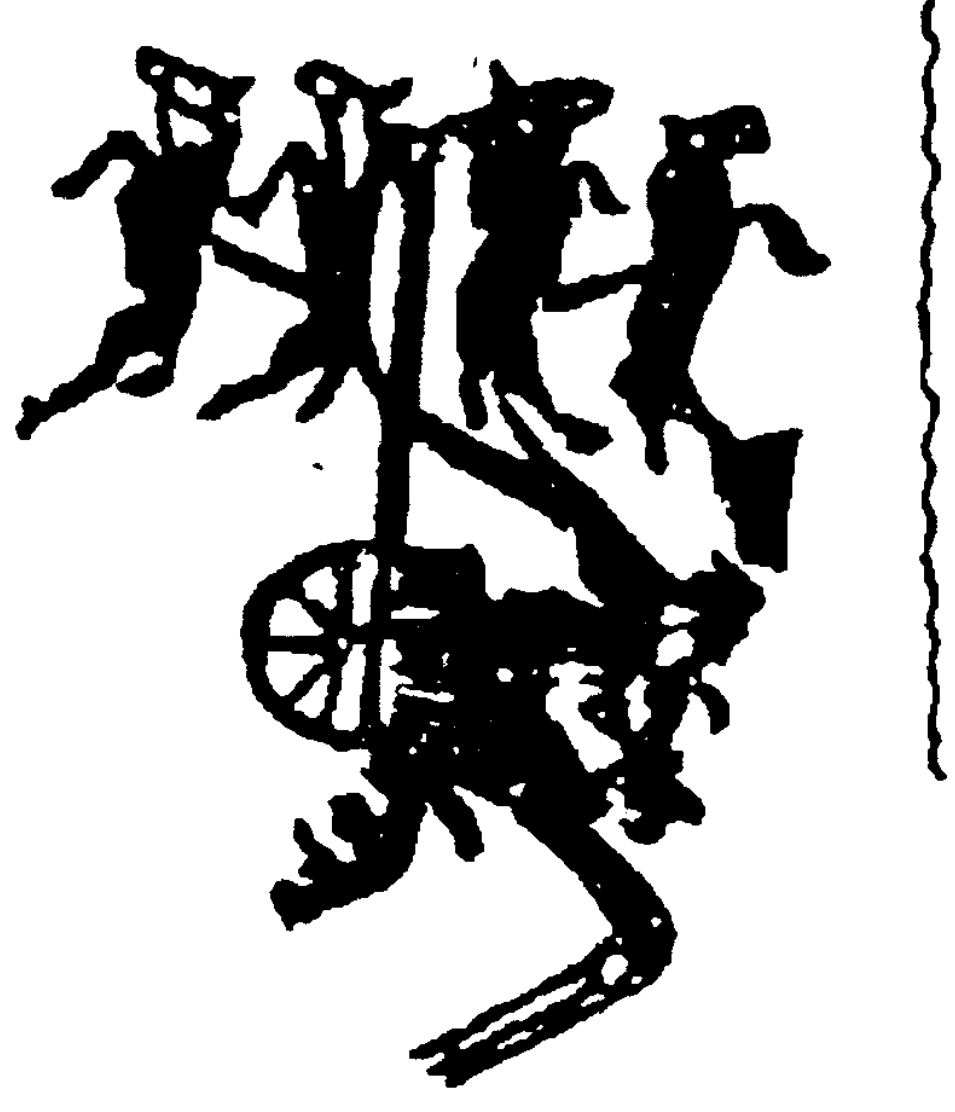
有一車兩馬者，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兩馬。」哀公十七年左傳「乘一衷甸兩牡。」杜注「衷甸一轅，卿車。衷甸為中乘。」哀公廿七年左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杜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儀禮夕禮：「公賵纁束馬兩。」孟子盡心章：「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戰國時車馬獵紋鑑所鑄之圖，亦為一車兩馬，一馬足向上，一馬足向下。



有駕四馬者，詩小雅天保：「我車既駕，四牡業業。」皇皇者華：「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車馬獵紋鑑亦有駕四馬者：兩馬足向上，兩馬足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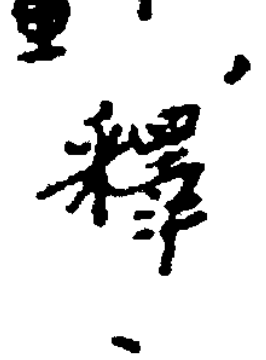


故宮所藏車馬獵紋鈁所鑄之車，亦駕四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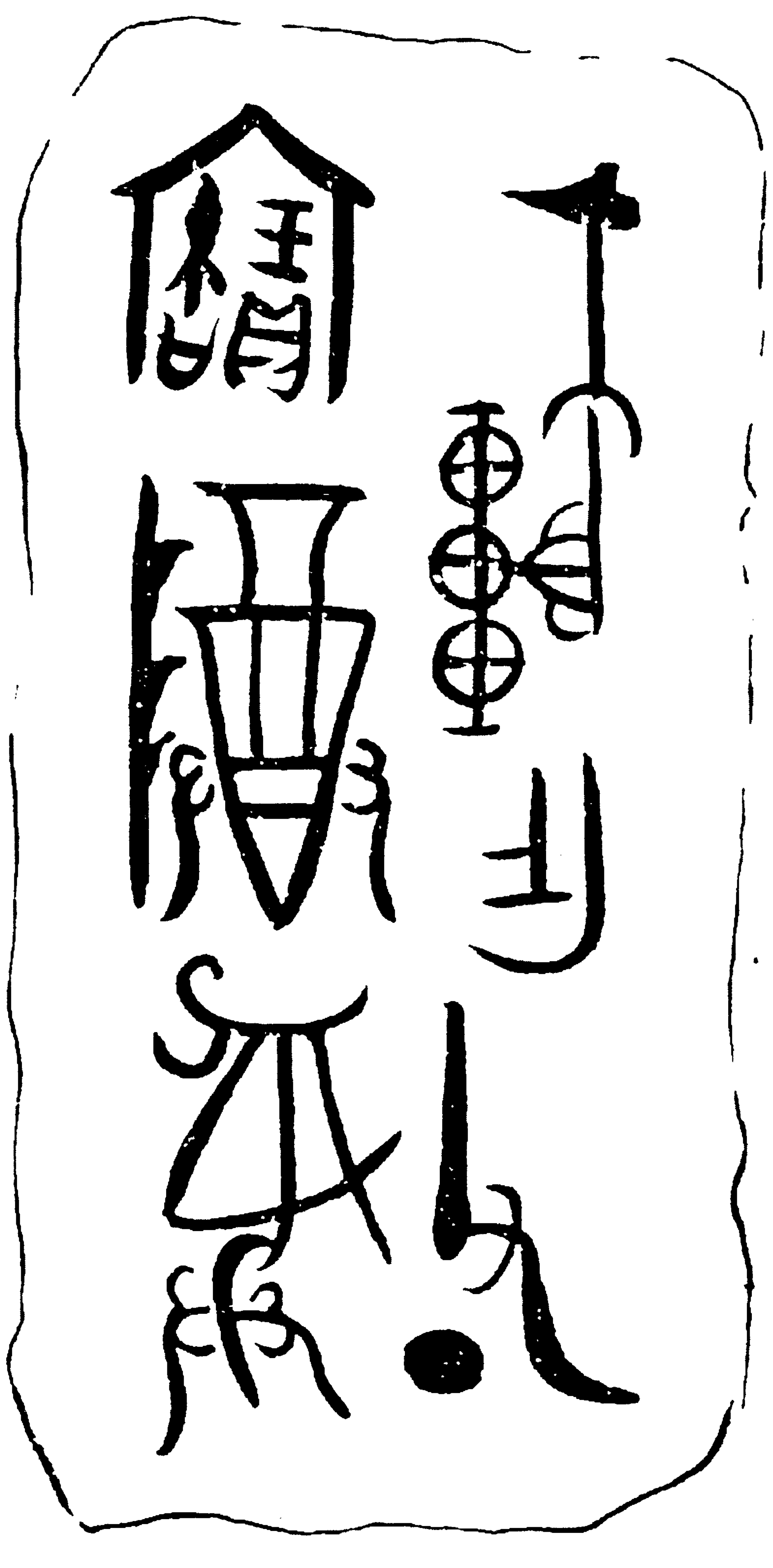


一車四馬謂乘，二驂二服。詩箋曰：「驂，兩騑也。」檀弓注曰：「騑馬四驂。」蓋古者駕四，兩服馬夾轅在中，左右各一騑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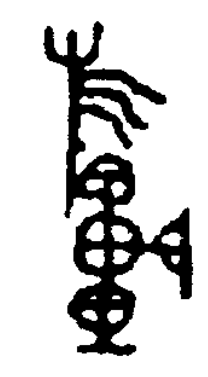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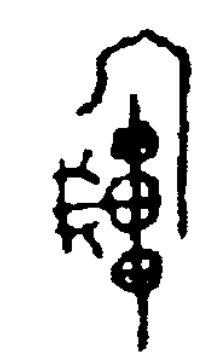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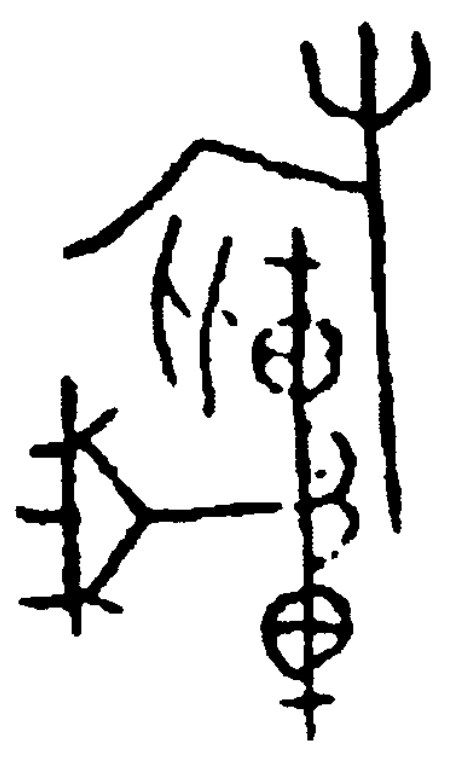
有駕六馬者，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然段玉裁已駁之非先王之制。（詳見說文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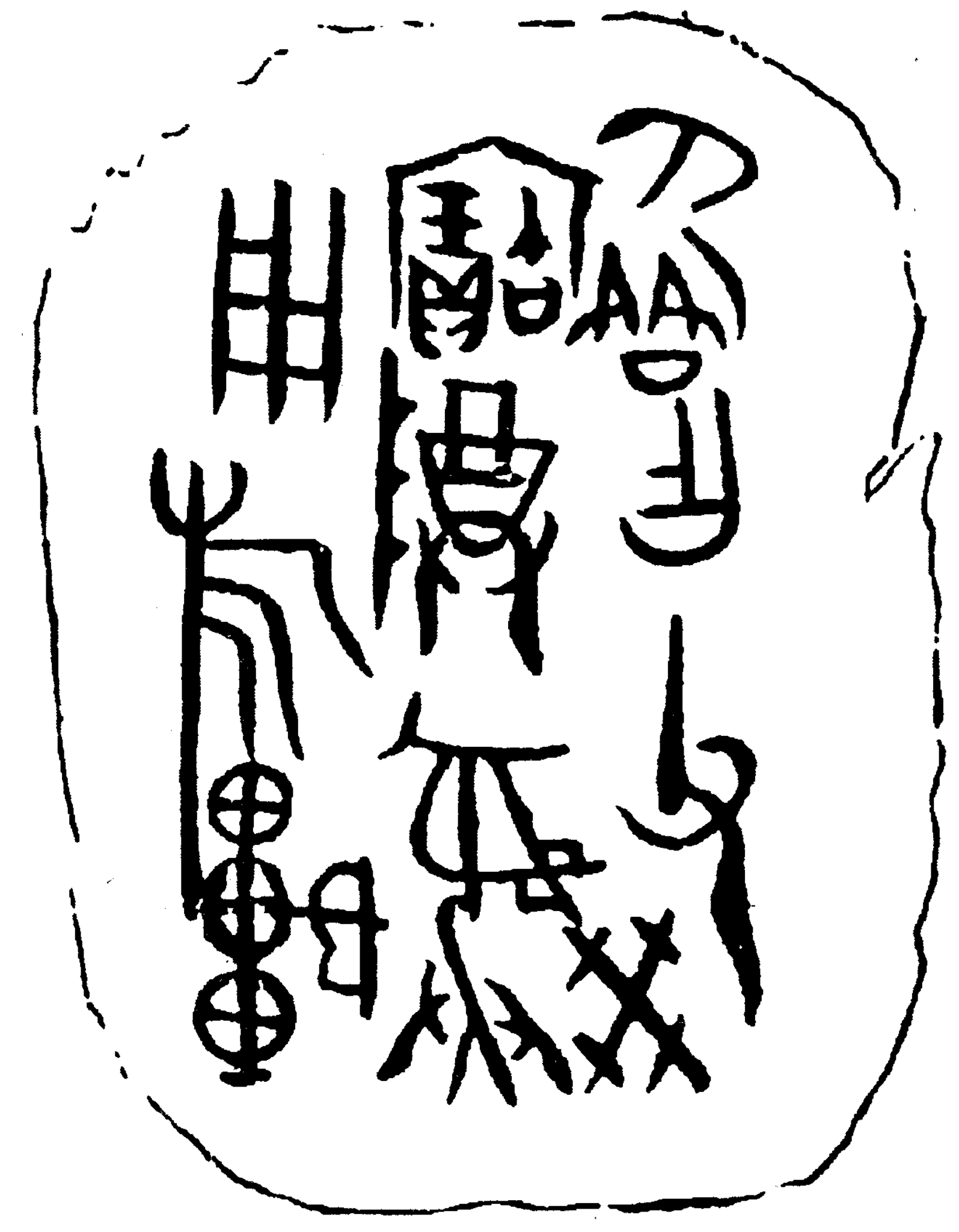
今車之制既明，則知說文籀文車作𨏥从二車二戈，於形聲皆無所取矣。雖段玉裁於𨏥下注曰：「从戈者，車所建之兵，莫先於戈也，重車者，象兵車聯綴也，重車則重戈矣。」王國維以車卣之車作，釋之曰：「古者戈建於車上，故畫車形，乃并畫所建之戈。」說文車之籀文作𨏥，即從此字出。然馬叙倫六書疏證非之云：「倫按車卣文實戰字，非車字也。」馬氏釋為戰字，亦未得其義。余疑建戈於車上者，

兵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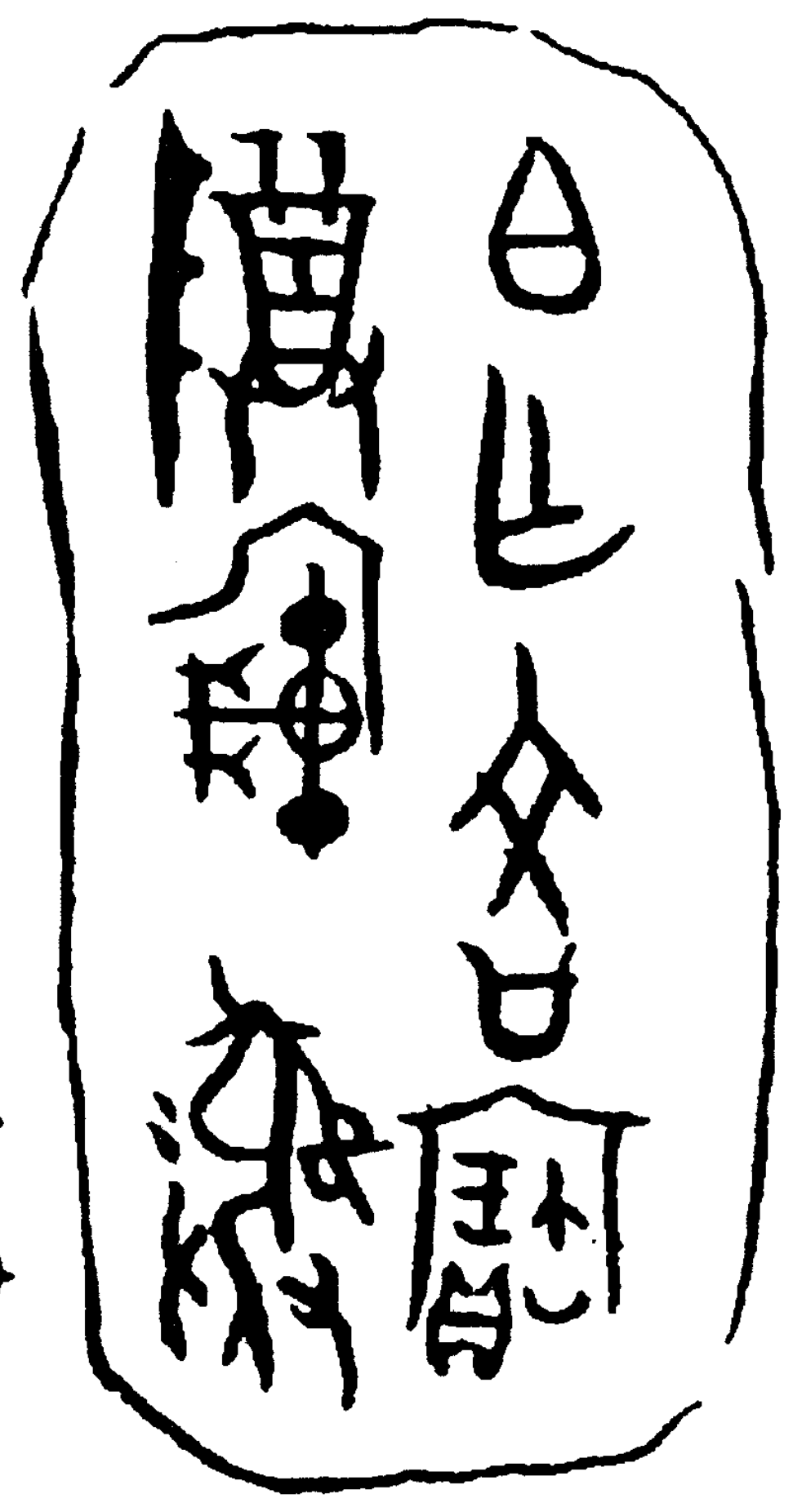


小校經閣 4.46.1
三代吉金文存 13.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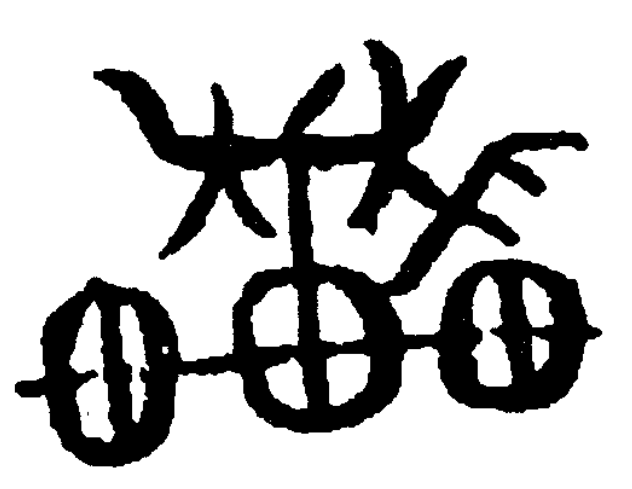
全文中有建扒於車上者，如咎作父癸簋作，伯作客簋作。周禮春官巾車：「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全文家釋為旂，而从旅从車，或謂从旅省，但旅象聚眾于旂下，不得省人也，故非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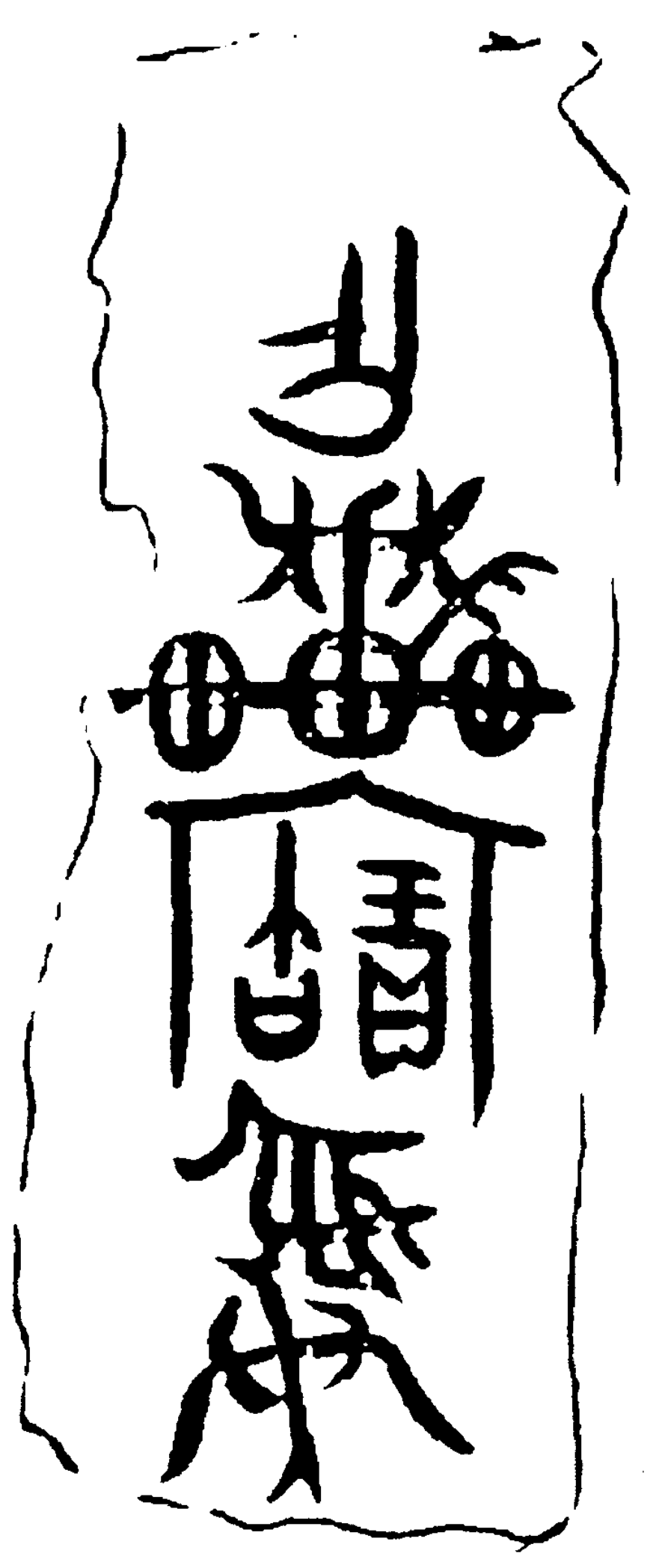


殷才左·ト 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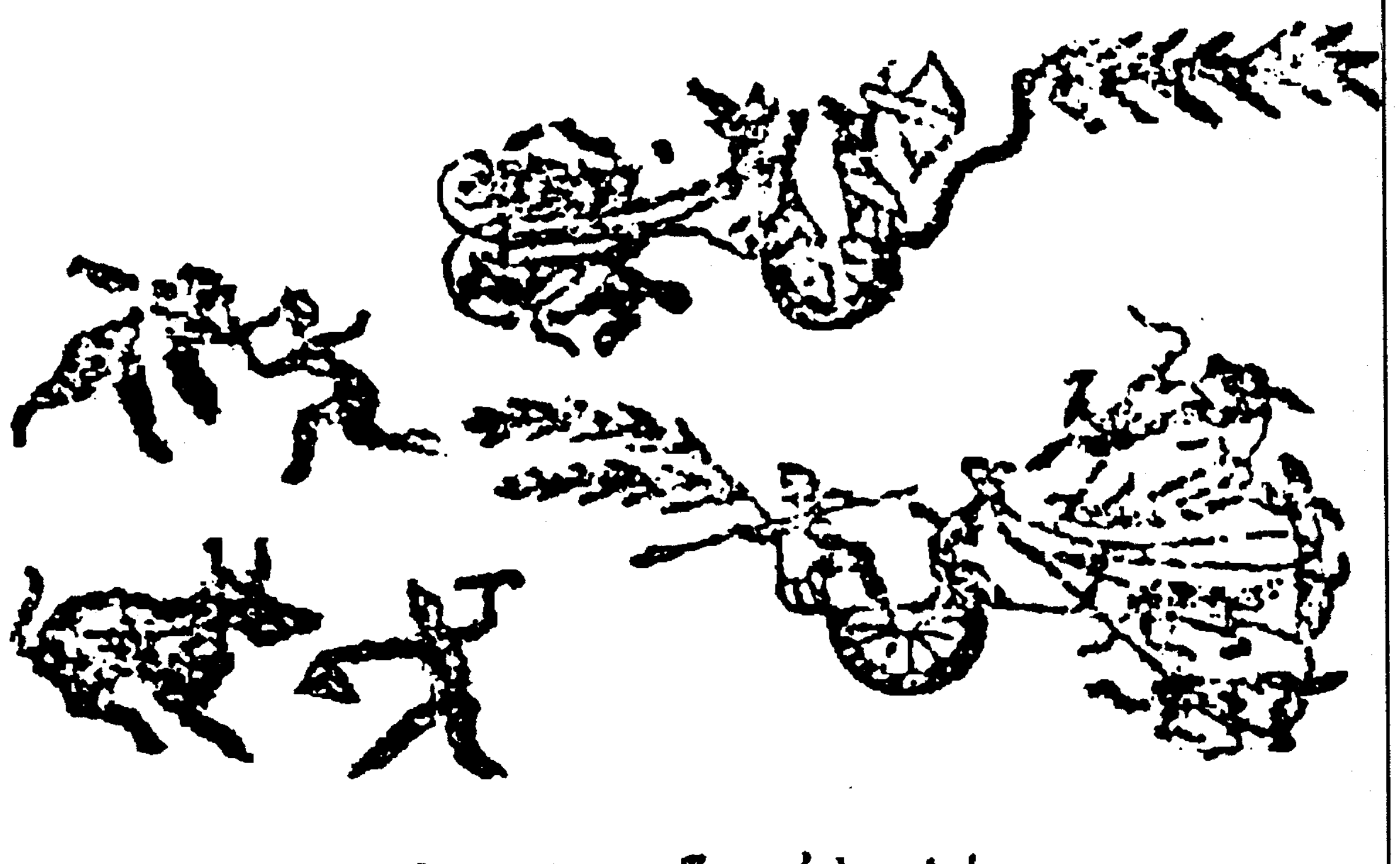


小校經閣 5.52.1

全文中亦有建旌於車輿者，如寶彝卣蓋之車作上建㫃，戰國時車馬獵紋鑑之花紋車上所建之㫃同為旌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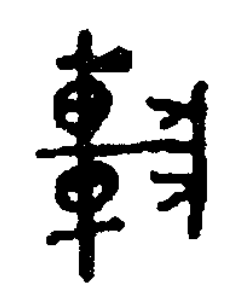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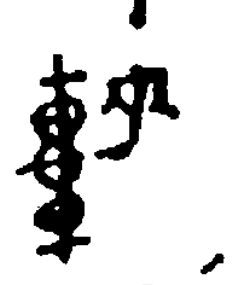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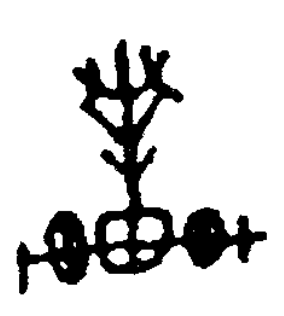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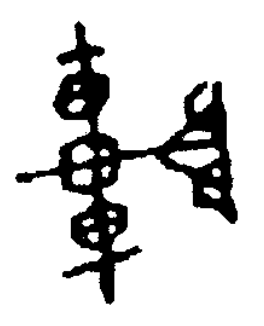
小校經閣 4.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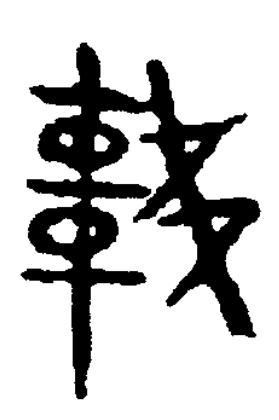


車馬獵紋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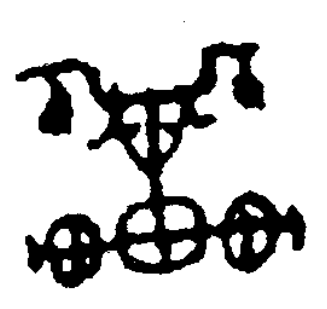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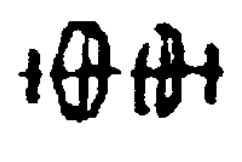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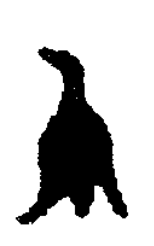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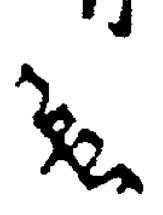
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段注：「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襄公十四年左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杜注：「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詩鄘風干旄：「孑孑干旄。」傳曰：「析羽為旌。」周禮春官司常：「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注云：「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又云：「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由上可知游車建旌，玉路建大常，兵車建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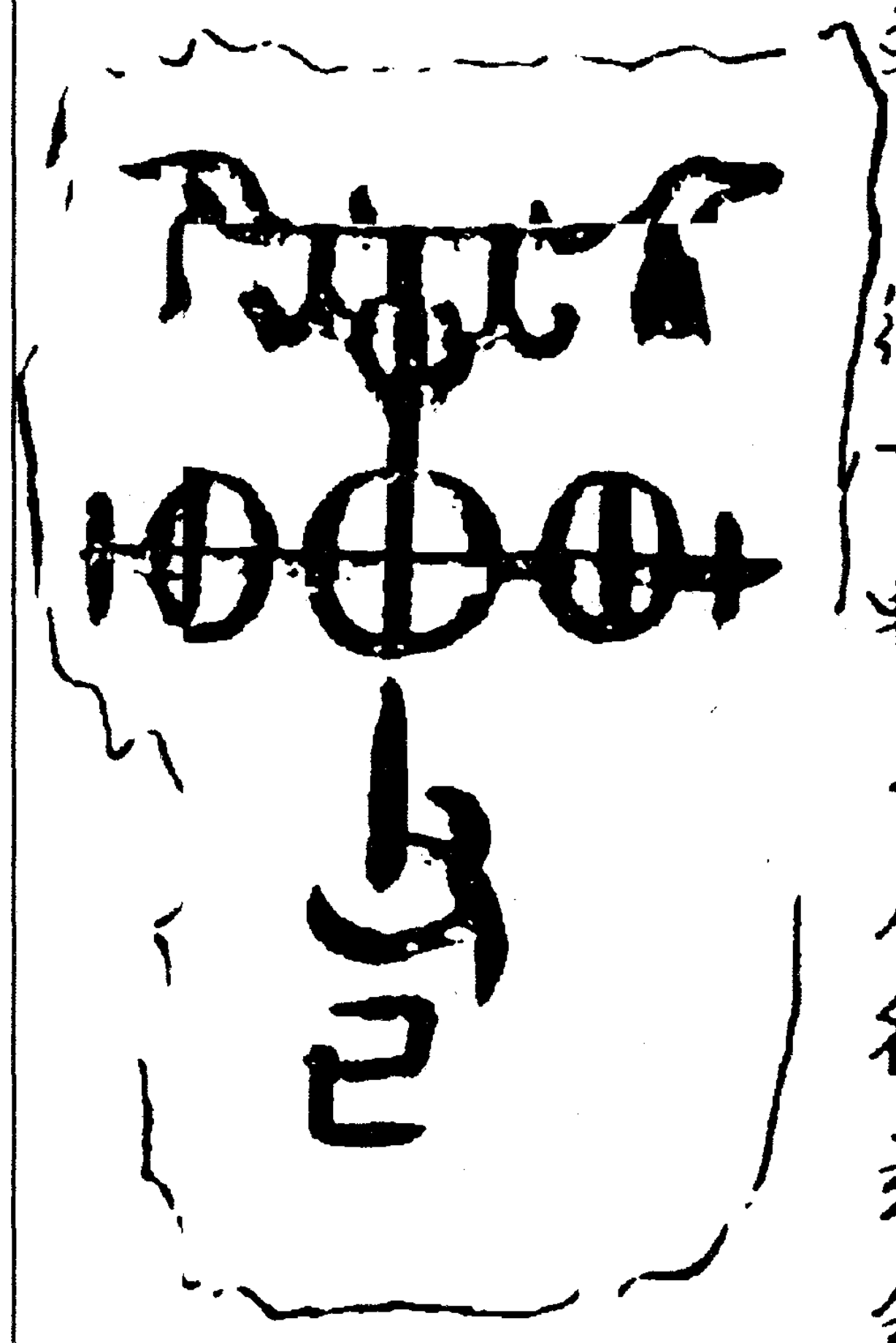
孫仲容籀文車字說云：「說文車部籀文作𨏖，从二車二戈。……今考全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徒可證說文之譌，且可考正古駟馬車制。今略釋之。蓋全文車字如吳彝毛公鼎，不嬰敦，竝作[illegible]，諦審其形，左兩申象兩輪，旁兩畫象轂耑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于兩輪與軸午交者輈也。輈曲為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為丯形，長畫與輈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歧如半月者

軏與軛也。蓋衡縛於輈，軏縛於衡，而軛又縛於軏。故詩秦風小戎云五楘梁輈，毛傳云：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說文：楘，車歷錄束交也。又革部云韄：車衡三束也，曲轅韄縛，直轅暈縛。蓋五束即韄縛之制。束有五者，衡與輈相交處為一束，兩軏與衡相交處為二束，軛與軏相著處又為二束，因輈與衡，衡與軏，軏皆異材，而任力甚劇，必以革交互束縛之，乃可以為固。是五束者，縛於衡者三，而縛於軛者各一。故說文詁韄為車衡三束，專據縛於衡之束言之，三束實即賅於五束之中也。依考工記輈人說，輈與衡之周徑皆甚小，不過四寸，其設軏軛若穿其中以相貫，則失其力，故不穿其木，而以革午交縛之以為固。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說文：軏，轅耑持衡者。論語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以因對穿為文，明其不穿而惟縛之以相連。其文意較然甚明。而五楘之用，主以固衡軛，亦可知矣。又考此字見於金文拓本，又有於兩申間為一田，略帶方形，以象輈持軨形者。如盂鼎作是也。又旅車卣器作口，蓋作口，則又象輈踵及後軨形。口為旅字之半。又父乙尊作，則又象梁輈上出，於形尤析。又父甲車彝車作則又中為方形，以象軨軓，而兩軸耑又為重轄，衡兩耑則曲而上出，或衡木實有如是制者。又象兩轡同繫於軾，即說文所謂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是也。又中叔尊作亦象此形。此三器形致繁縟，而所象亦尤備。以此諸文證小車梁輈五縛皆在衡軛，尤為顯數。而鄭仲師注輈人乃云：駟車之轅，率尺許一縛。近儒多舉詩之五楘以申證其義。若然，則五縛皆著於軓前輈間，特綴此以為文飾，而與衡軛絕不相涉，則與韄縛之制不合。且軓前十尺之輈，揉一木以為之，勻滑袤漫，絕無圻堮，本不藉五束以為文飾，即假使革束上為文飾，亦何必限以五而絕，不可增減邪！余前著周禮正義，於先鄭說未及分別，茲因籀文車字象形，悟衡軛之制，而五楘之說始昭然若揭，故詳說之，以補禮疏之闕焉。（國粹學報第五十八期）

孫仲容說是也。博古圖錄車癸卣作可依證二戈乃車軛之譌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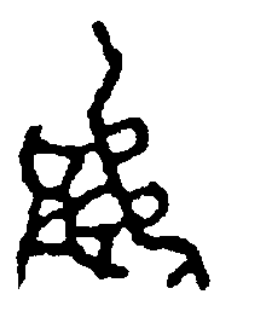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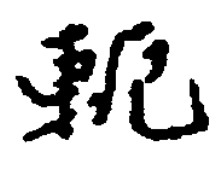
二　我國最古之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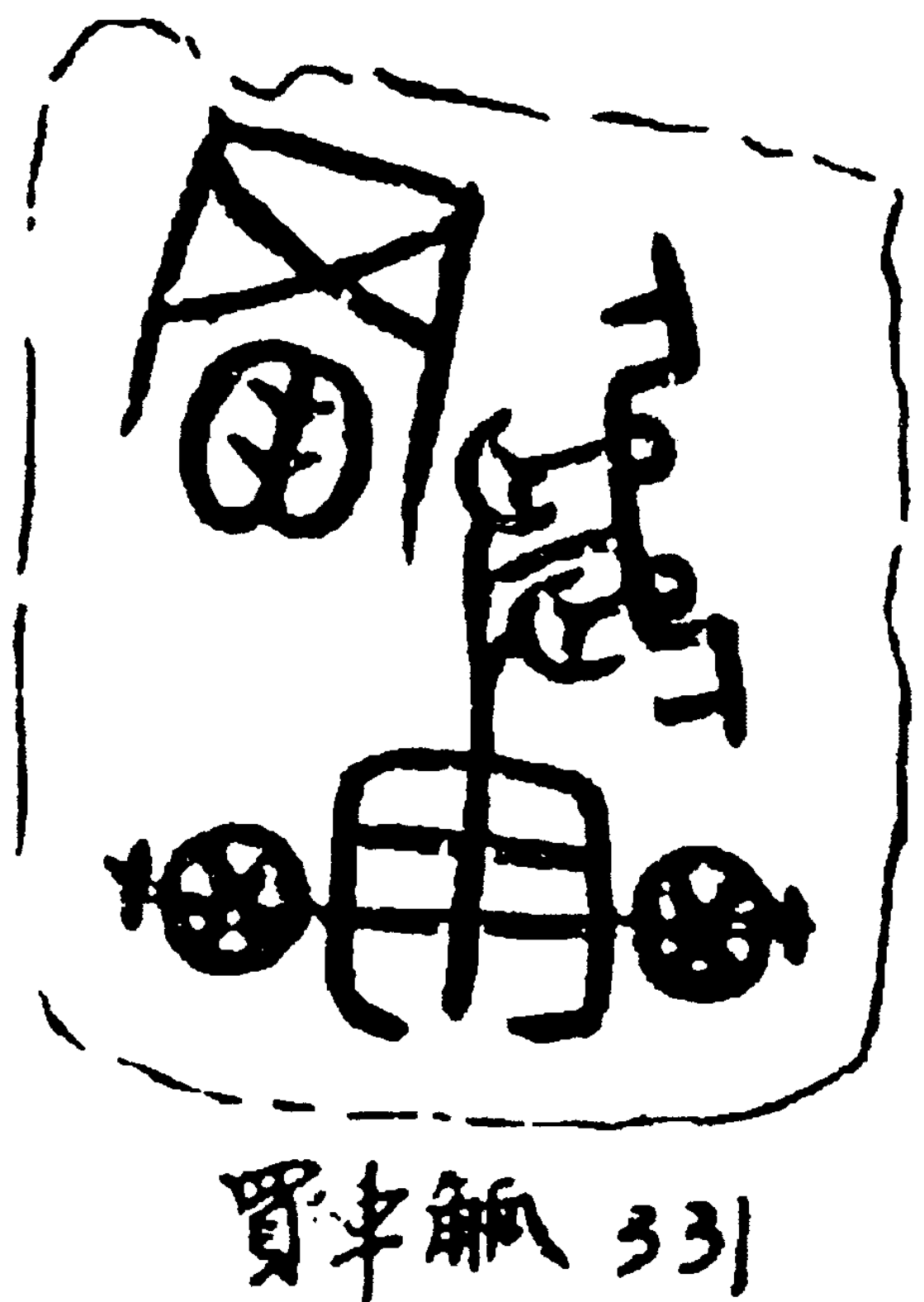
我國最古的車字，要算商周金文錄遺第一二六大車父己毀之，象輿田輪輈｜衡乁厂軛人及衡端飾物與買車卣、買車尊之車略異。買車卣之車，衡前有者，轙也。說文：「轙，車衡載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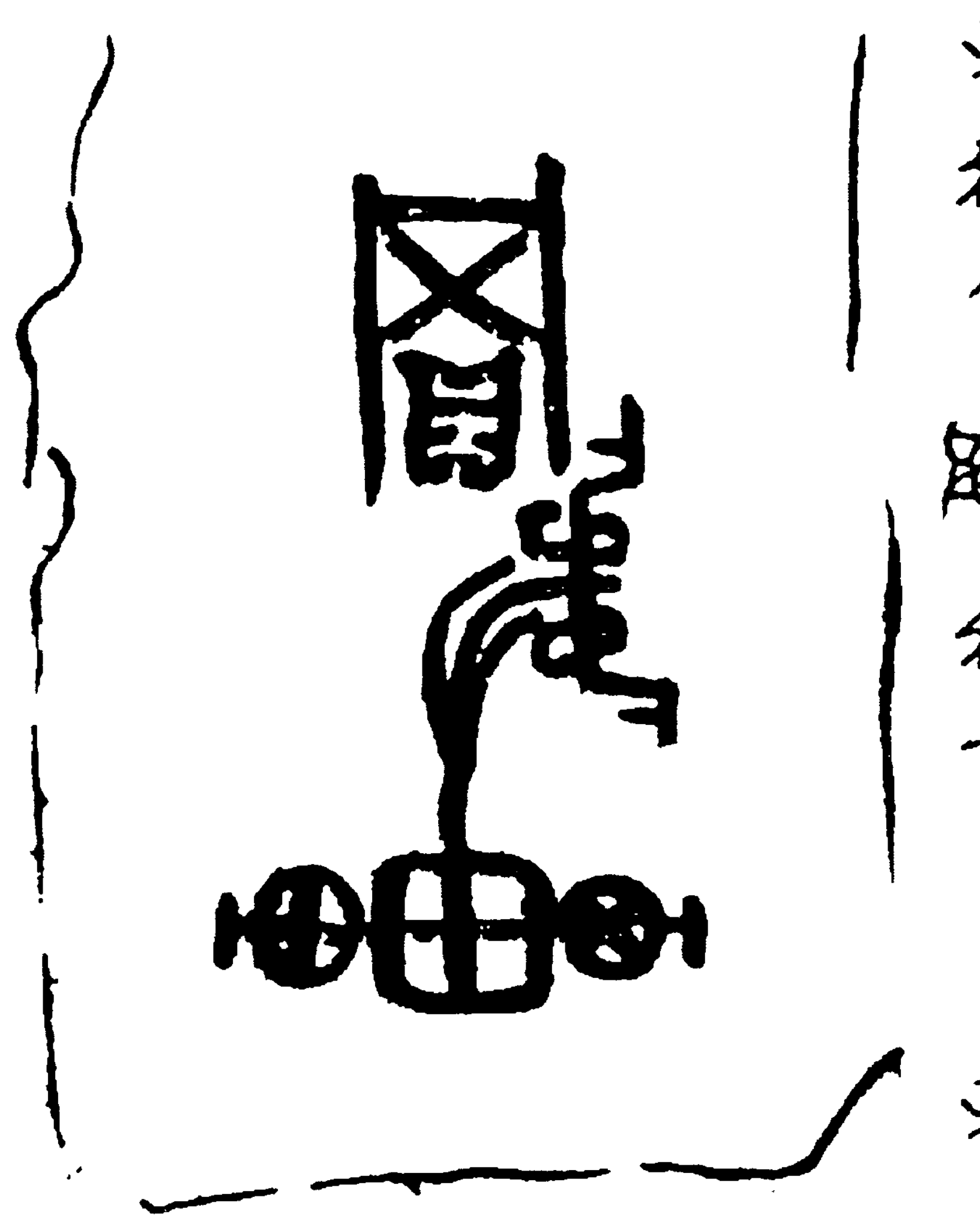
車父己毀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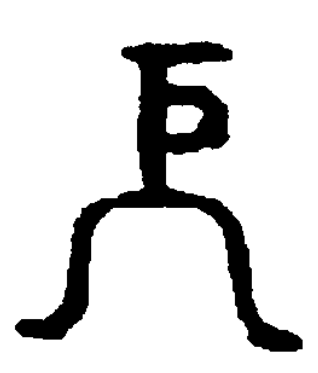
注：「釋器曰：載轡謂之轙」。郭云車軛上環，轡所貫也，四馬八轡，除驂馬內轡納於軾前之觼，在手者惟六轡，驂馬外轡復有遊環，以與服馬四轡，同入軛上大環，以便總持，大環謂之轙。買車卣、買車尊之輈衡作衡前 者轙也。衡下軛也。



買車觚 331
〃〃尊 190
商周金文錄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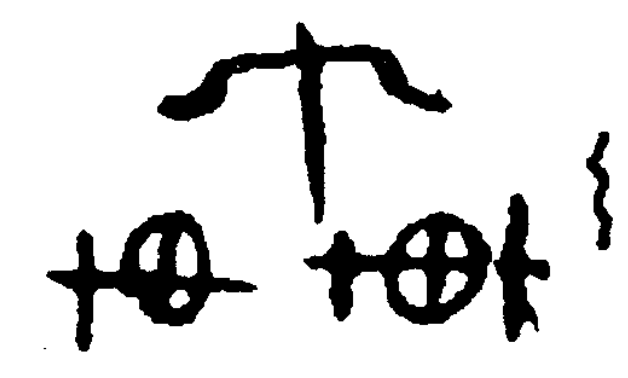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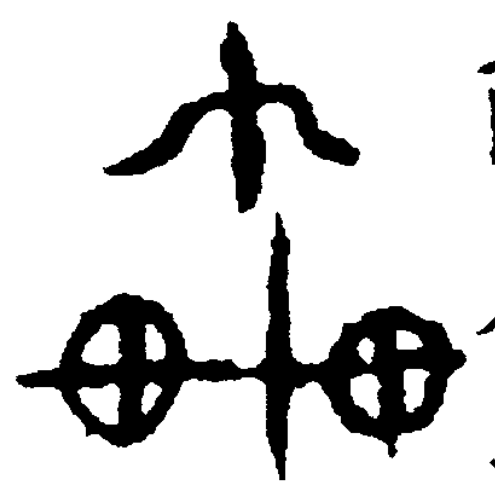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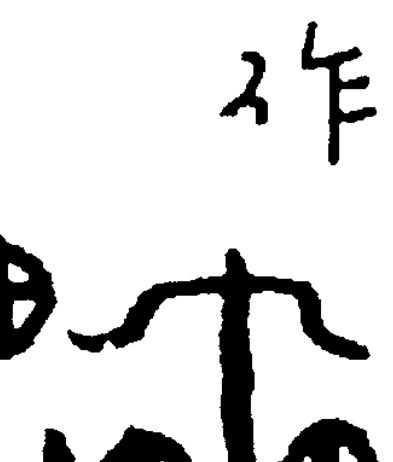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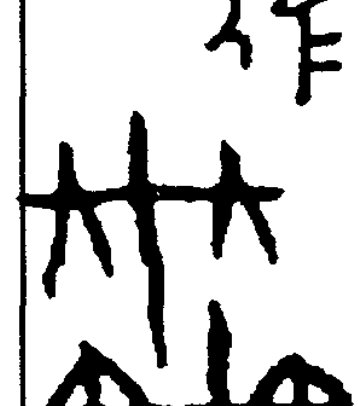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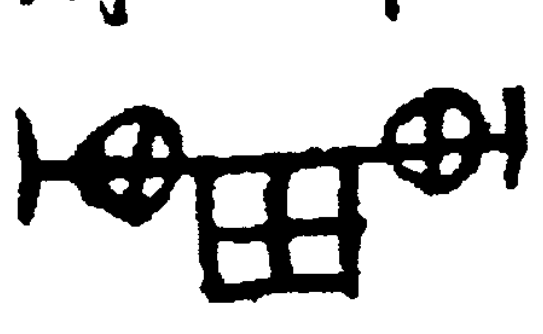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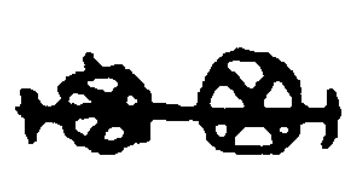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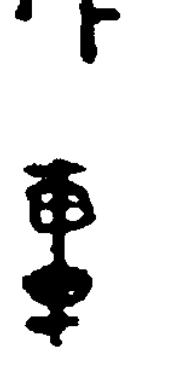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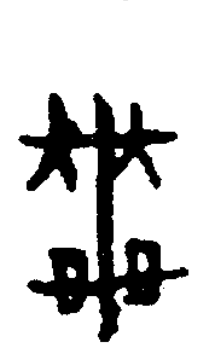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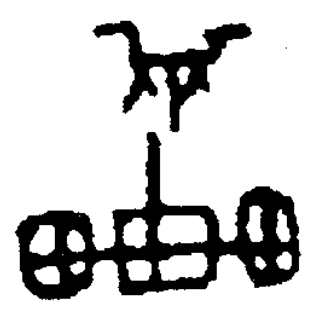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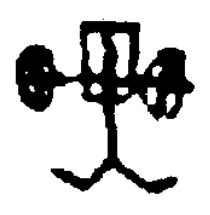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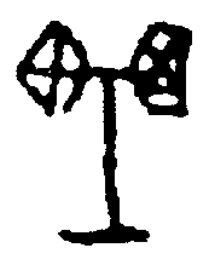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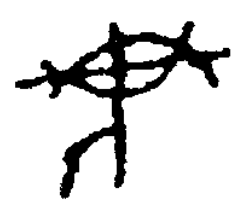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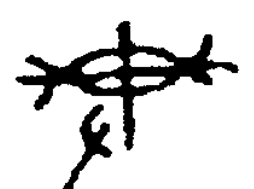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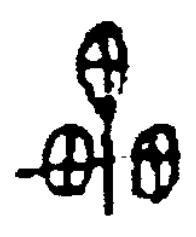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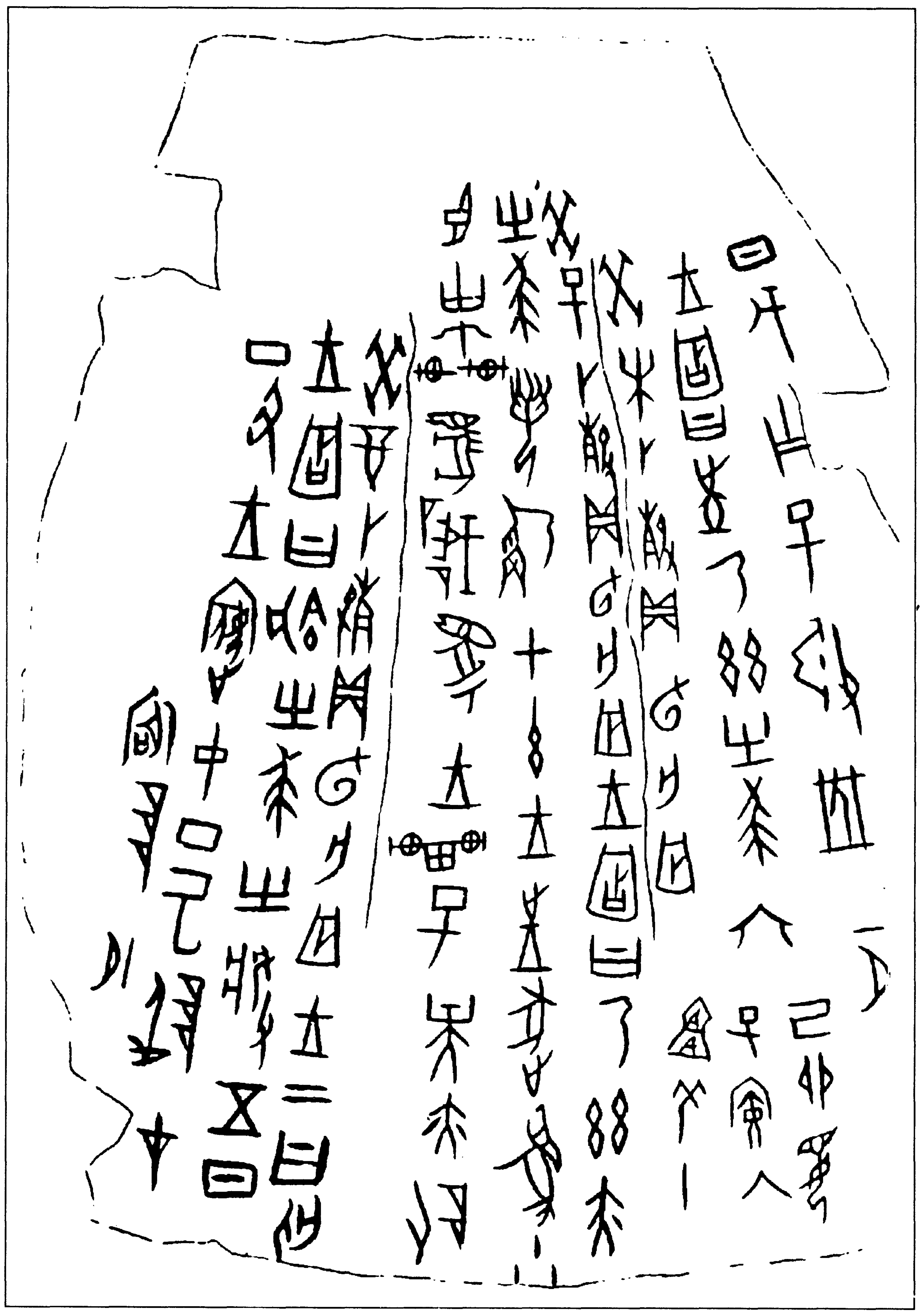
買車卣 242.2
商周金文錄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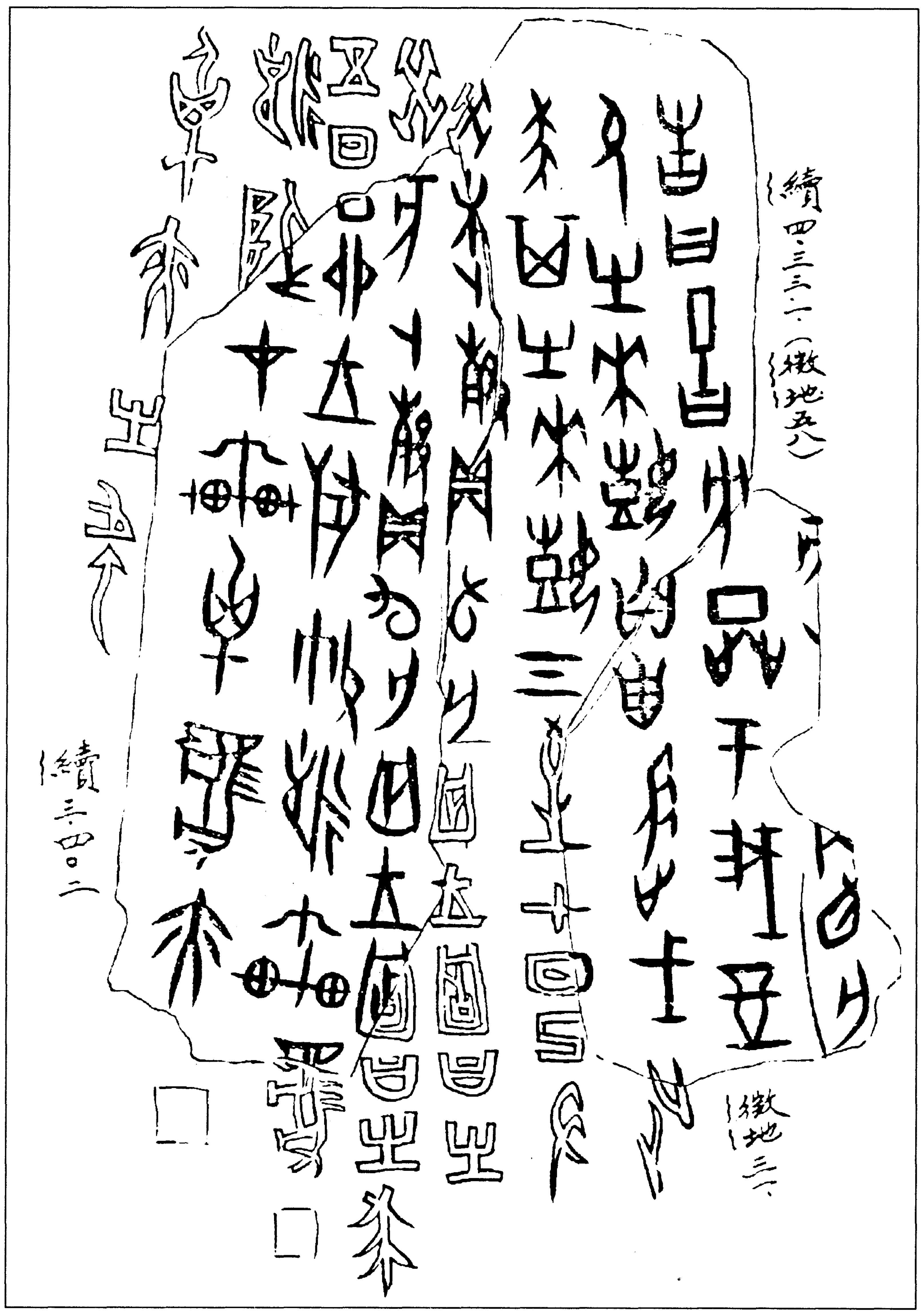
說文：軛轅前也。段注：曰轅前者謂之衡也。自其橫言之謂之衡，自其扼制馬言之謂之軛。金文彔伯𢦏𣪘（三代吉金文存九、二七，兩周金文大系六二）「易女𩰫鬯一卣、金車……金厄、畫轉、馬三匹、鋚勒」之厄作。八，者，軥也。說文，軥，軛下曲者。段注：「軛木上平而下為兩坳，加於兩服馬之頸，是曰軥。韓奕毛傳曰厄烏蠋也……釋名曰：槅，扼也，所以扼牛頭也。馬曰烏啄。今鄉民稱之夾板，夾於馬肩，拖車前進。

買車卣與車父己𣪘雖然是商周之彝器，但其車字跡近寫實有如繪畫，較其他器物之車字為繁，故疑為我國最早的古文車字。

三 殷商甲骨文之車字

殷商甲骨文中之車字如第一期武丁二十九年一月十三癸巳卜辭：「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王固曰：乃茲亦出希，若偁。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叶車馬，硪馭王車，子央亦墜」（菁一，詳考見董師彥堂殷曆譜武丁日譜）之「車馬」之車作，僅象輈輪而無輿，車平時不用，將輿卸而藏之，故不繪其輿。其輈輪中斷而不連者譌誤也。如武丁廿九年八月十七卜辭：「癸亥卜，㱿貞：旬亡𡆥。」王固（曰）：「出希五日丁卯，王獸敝，祝車馬口（祝）陷在車。𠦪馬亦口。（𠦪亦出佗）（續四、三三、二）之「車馬」之車作而「在車」之車作可證其訛也。鐵雲藏龜二四、一（前五、六、五）「車馬」作與武丁廿九年八月十七卜辭：「五日丁卯王獸敝，祝車馬」異版同文，而車卻有異。「硪馭王車」之車作象輪輿而無輈；輈在輪輿之前，於車後視之，不見輈也。故不繪。又第一期卜辭（新二七〇一，藏九一、四）作僅繪其輪。第二期祖甲卜辭「甲辰卜，車允畋貝余」之車作（乙三二四第三期廩辛、康丁卜辭「叀有車用」（南北明六四二）之車作。第四期武乙、文丁時卜辭「車馬」之車作（續存七四三）亦有異體者作（摭續三三〇）（新一〇〇三）鐵雲藏龜六三、二之雖為殘文，疑是決非車字。鐵雲藏龜拾遺十二、十六之為殘文，不可考，暫付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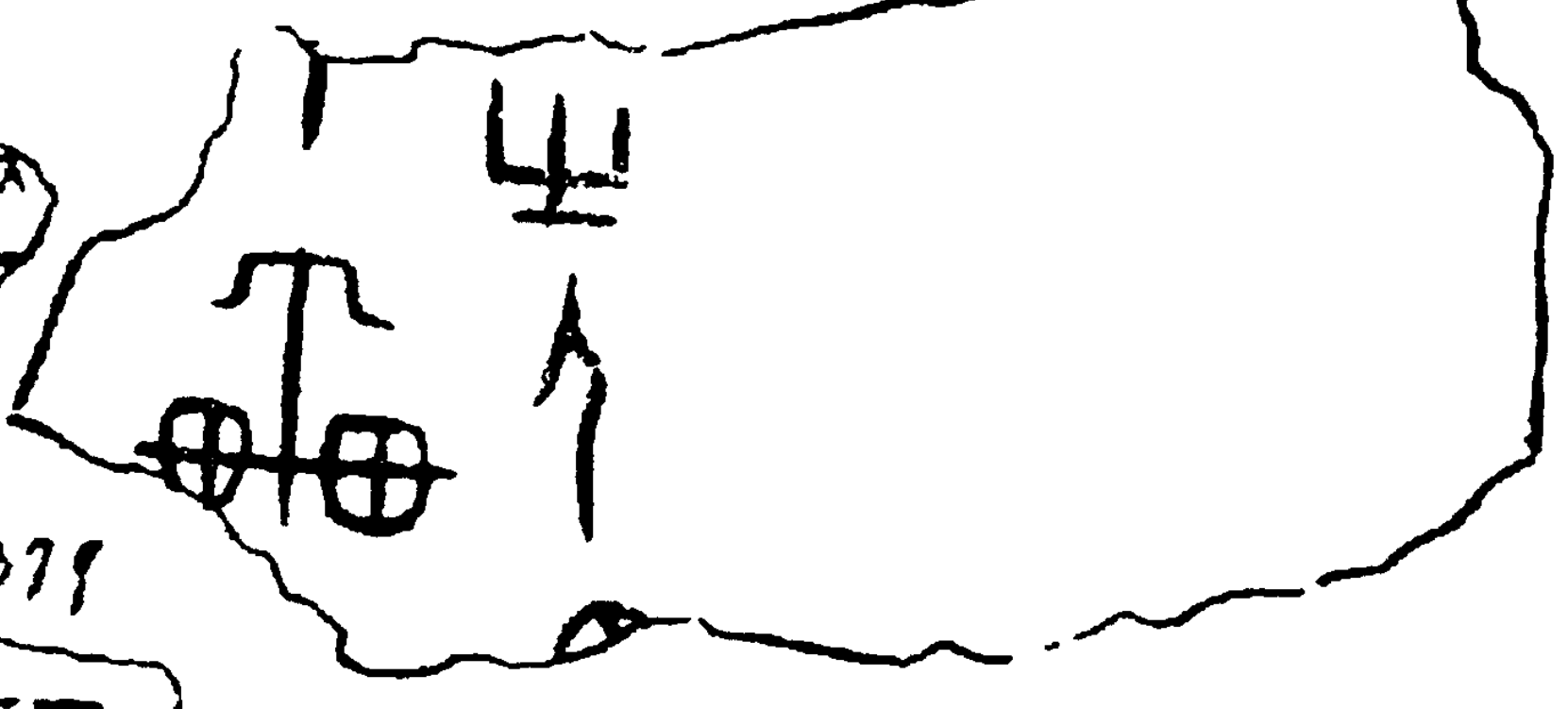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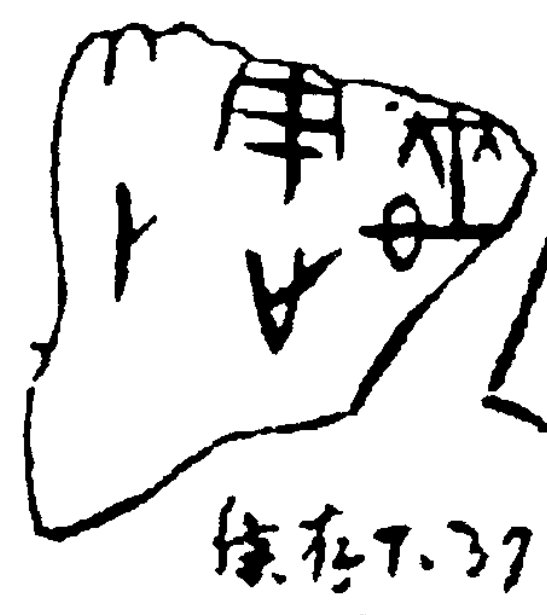
續四三三一（徵地五八）

續三四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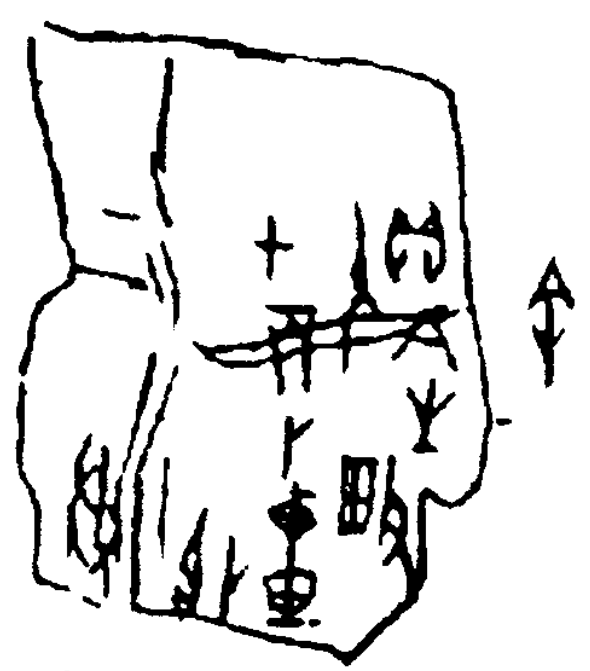
徵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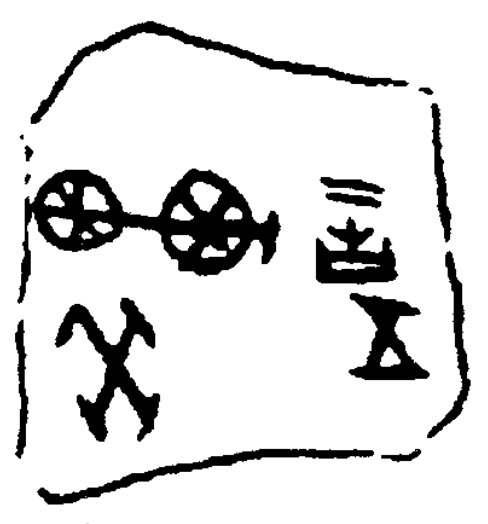
珠 290



佚存 7.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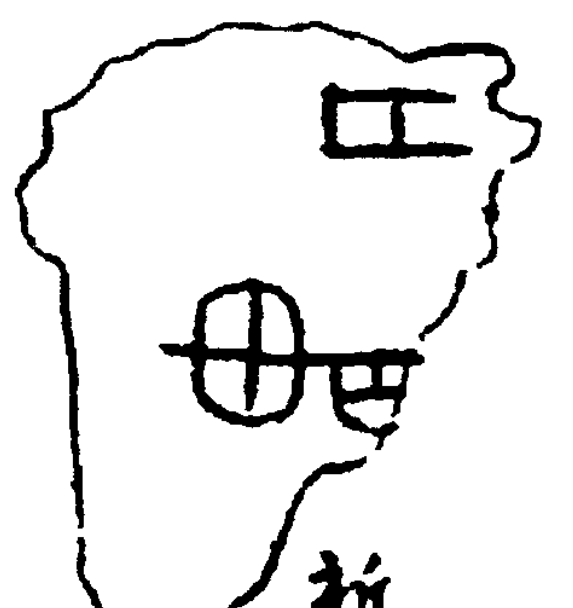


2.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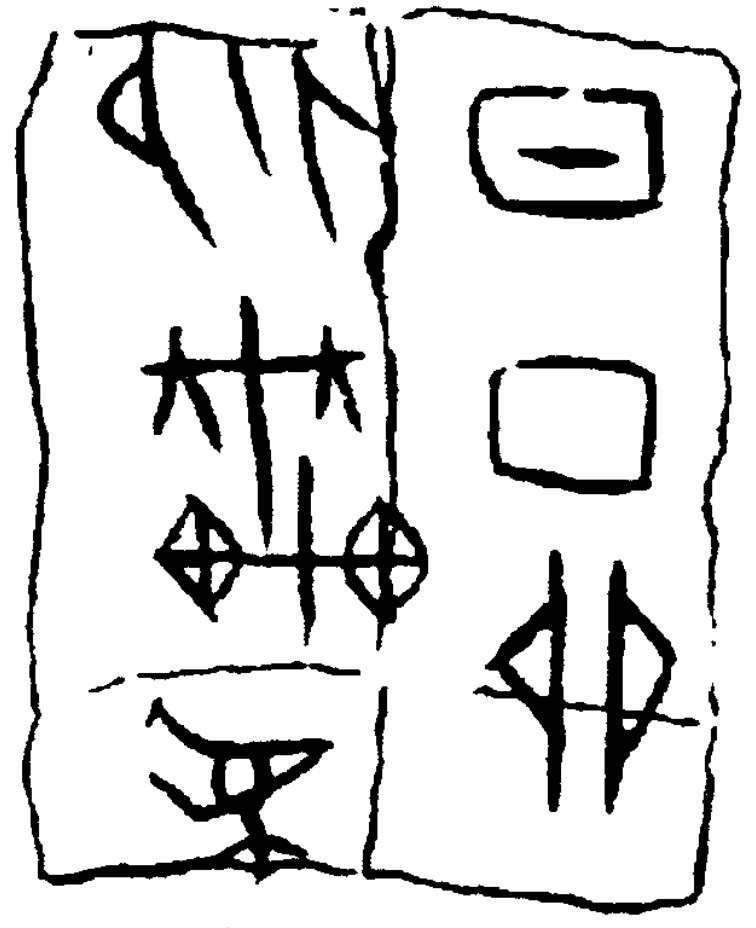


新 2701.

燕 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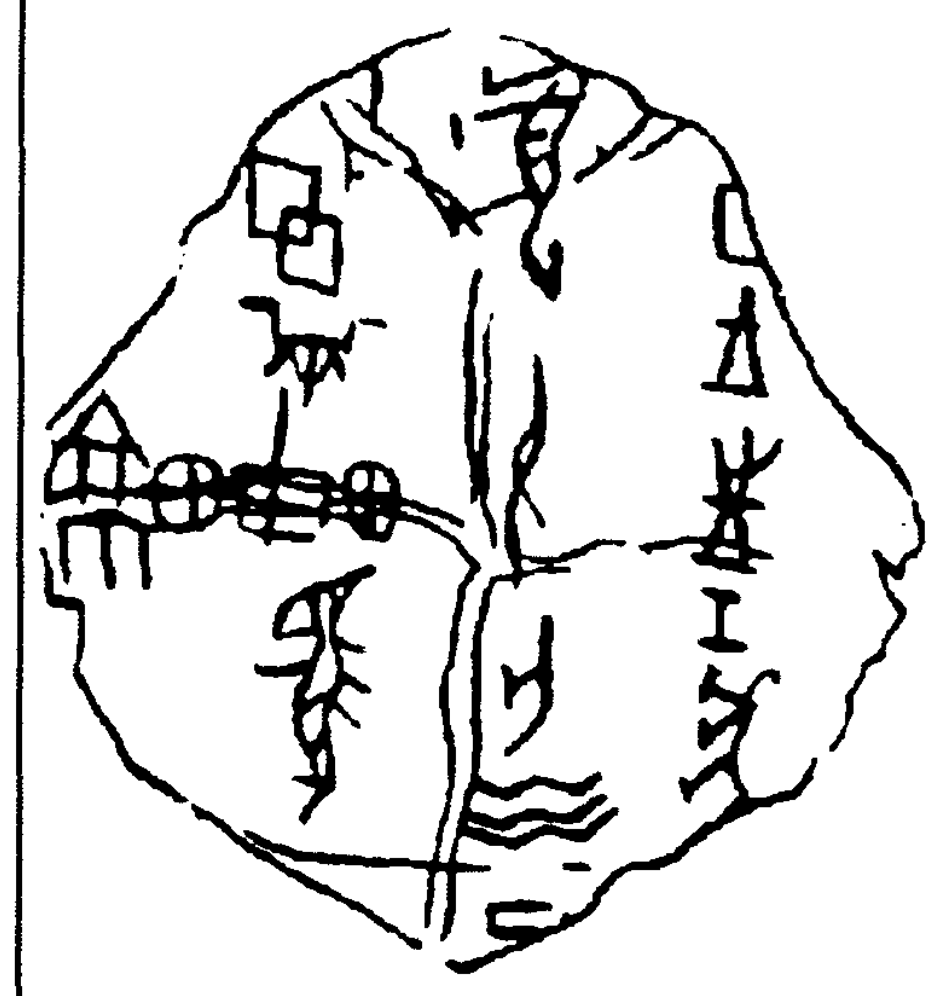


新 2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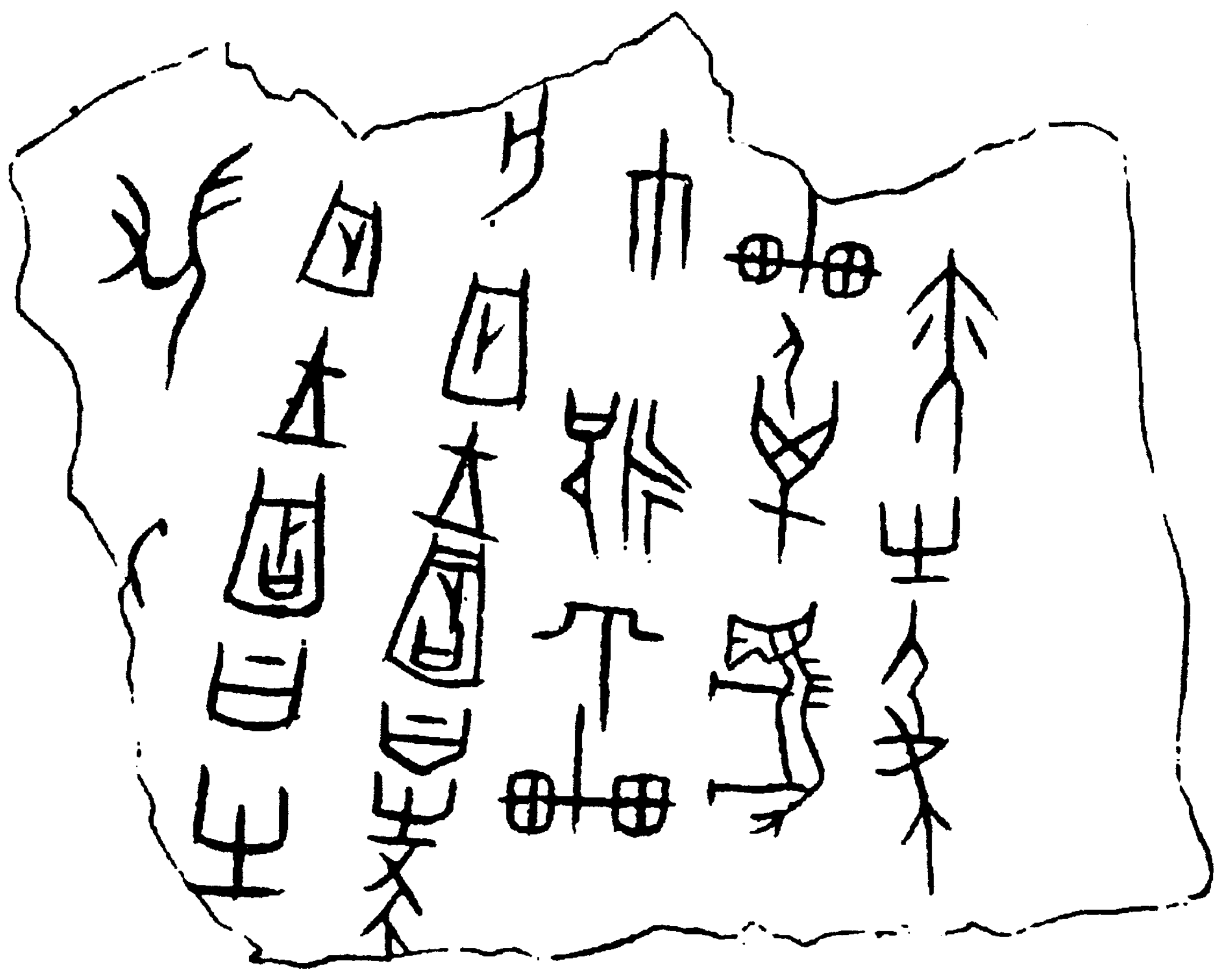


藏 1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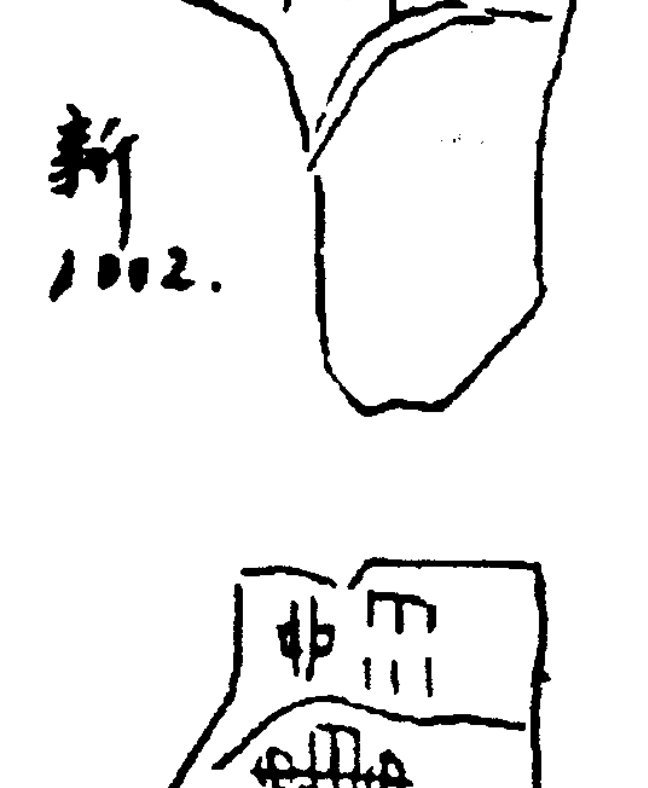
前 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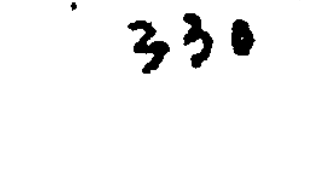
續存 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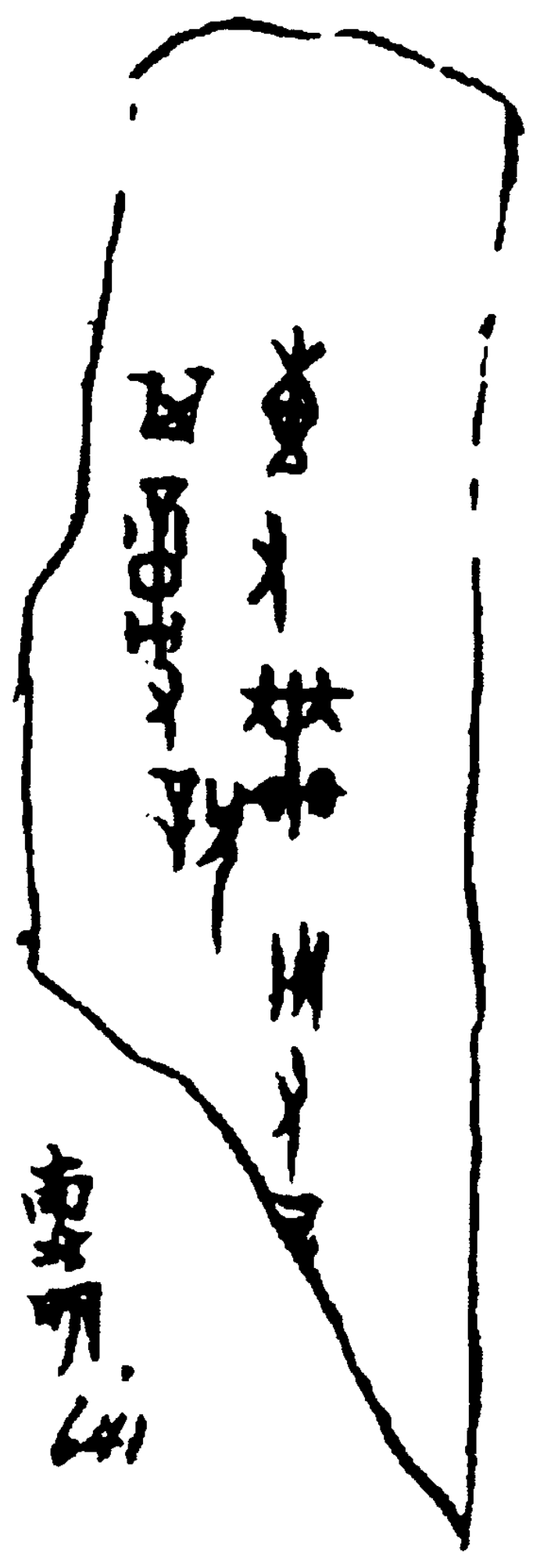
前 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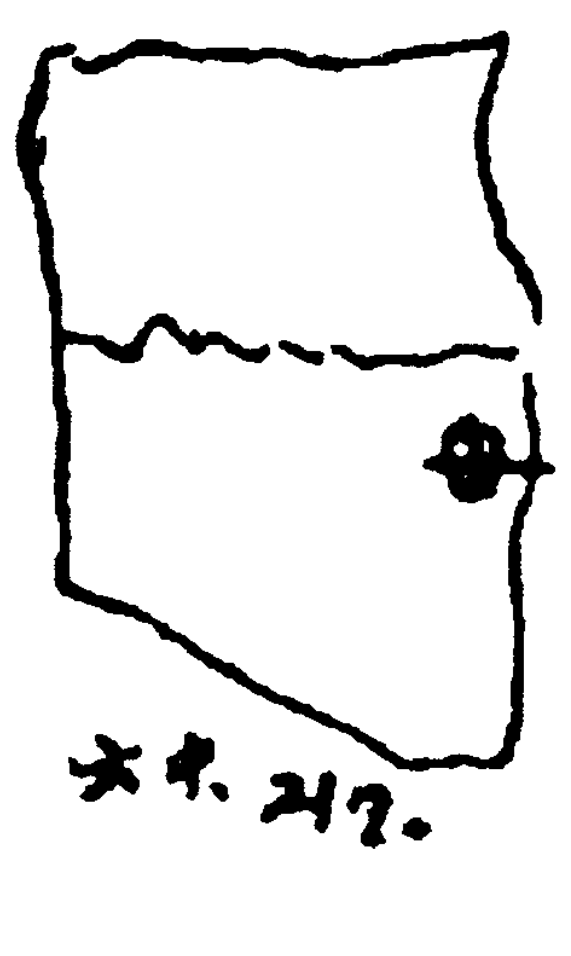
新 1002.



摭.續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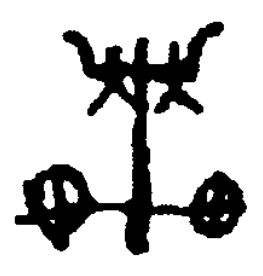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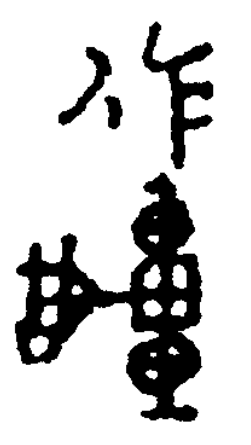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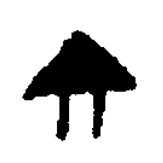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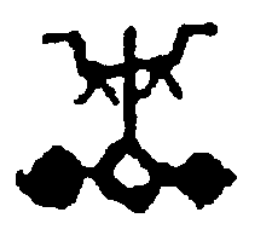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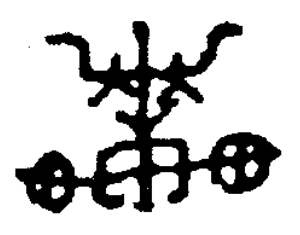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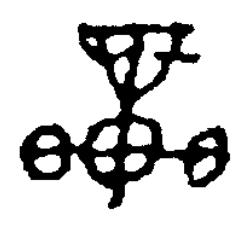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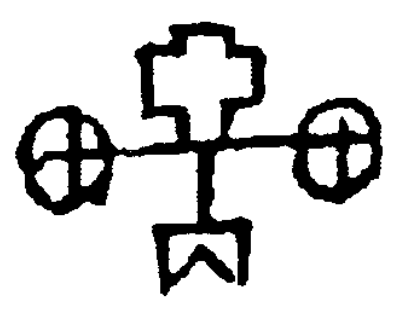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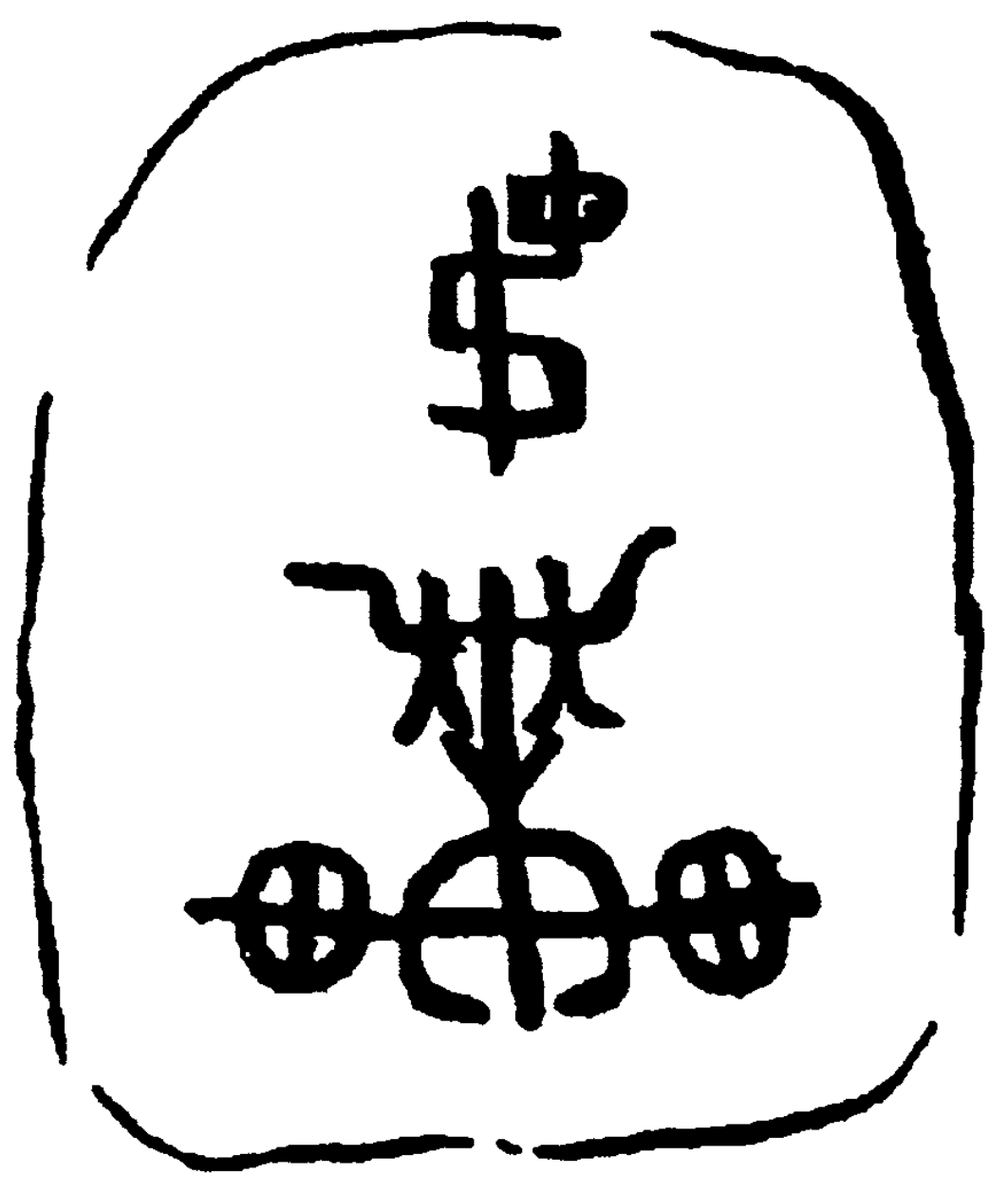
東明 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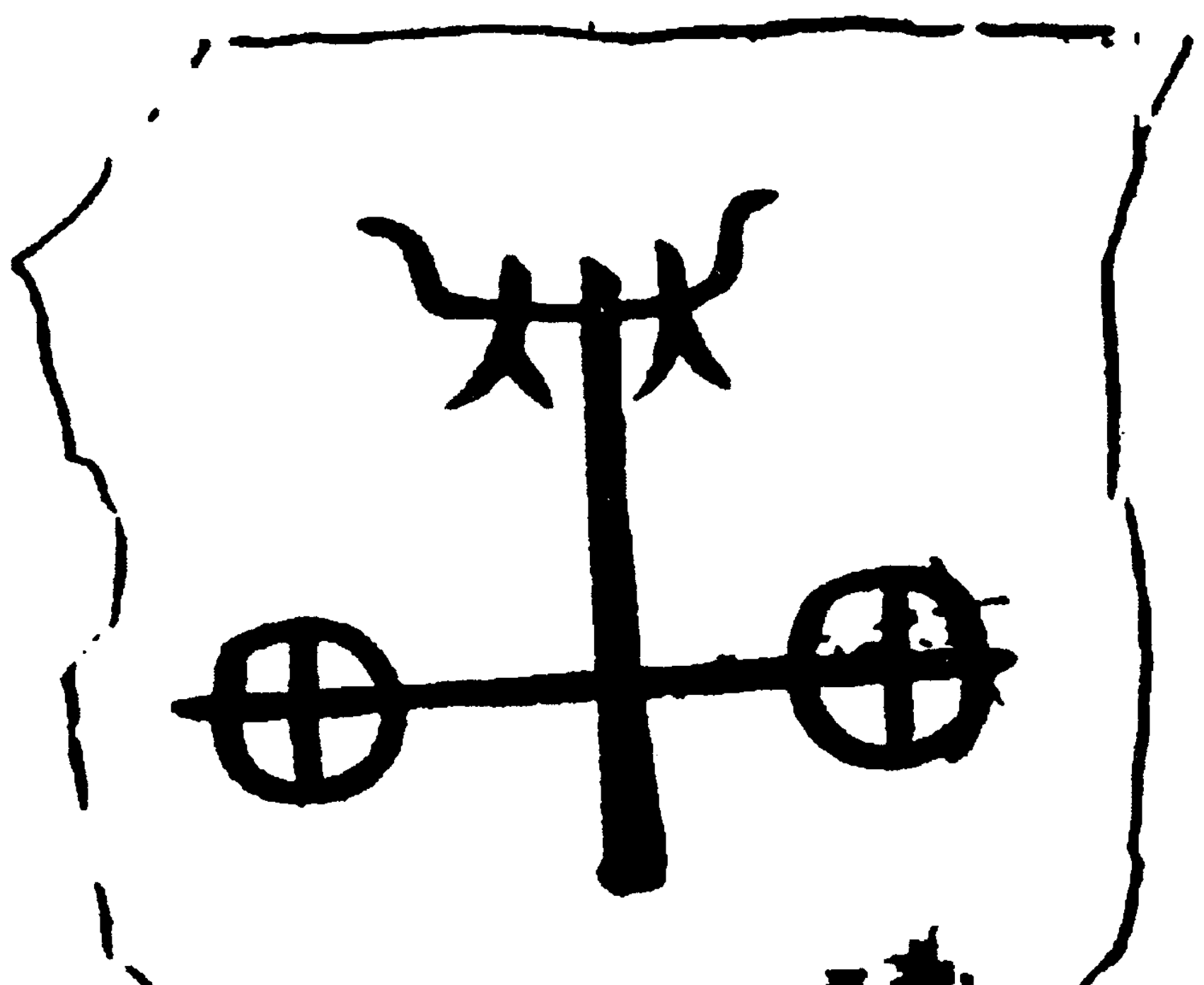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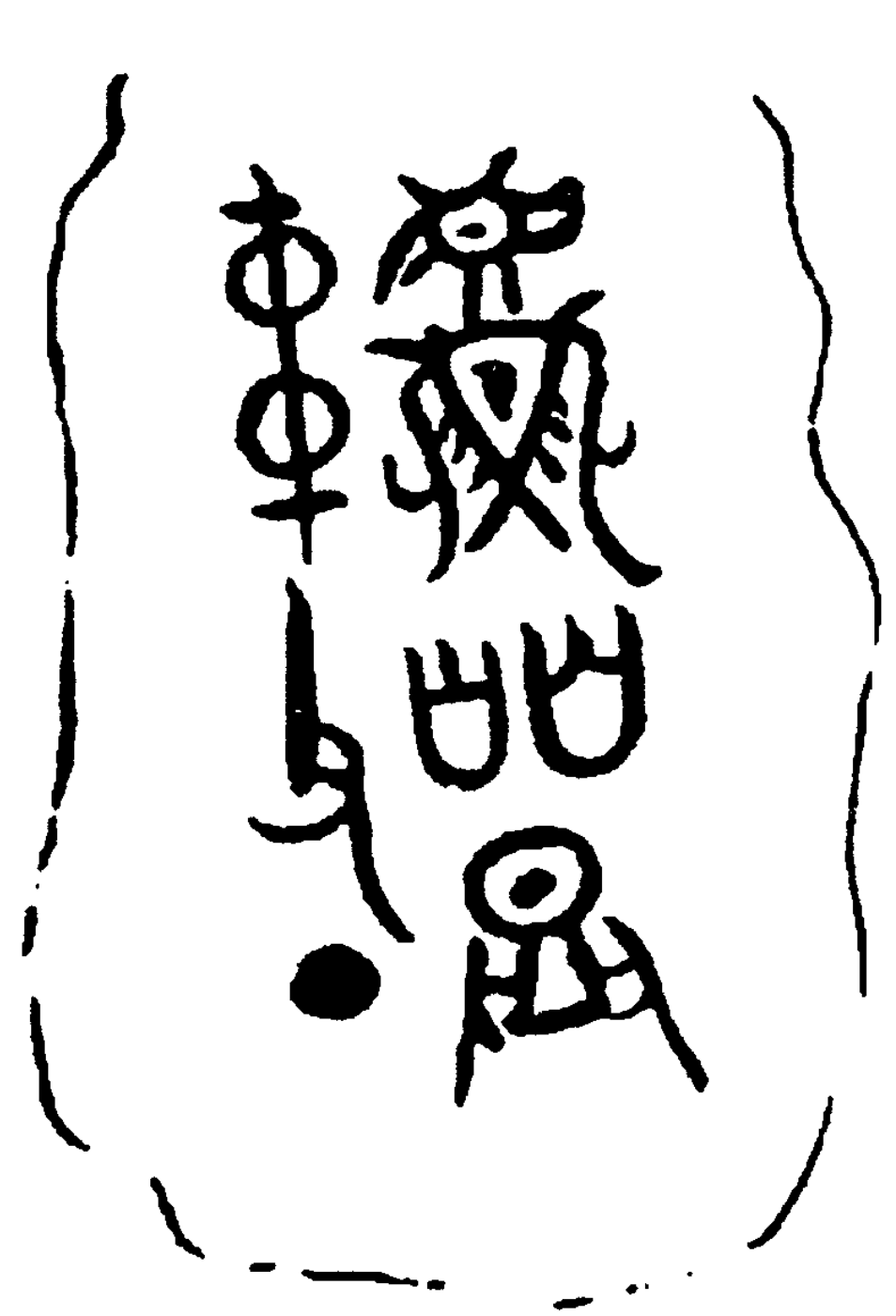
六中.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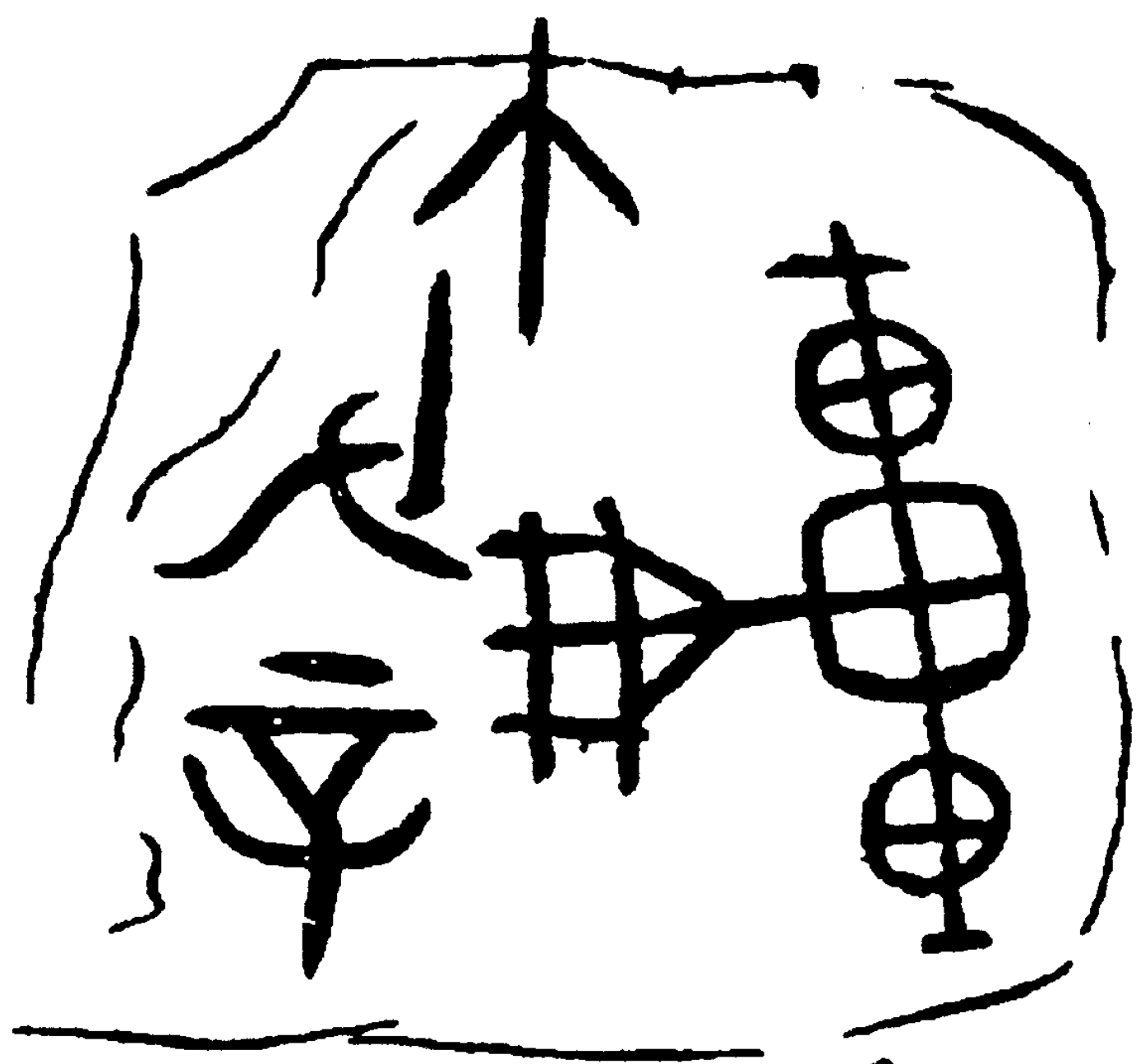
四、周代金文中之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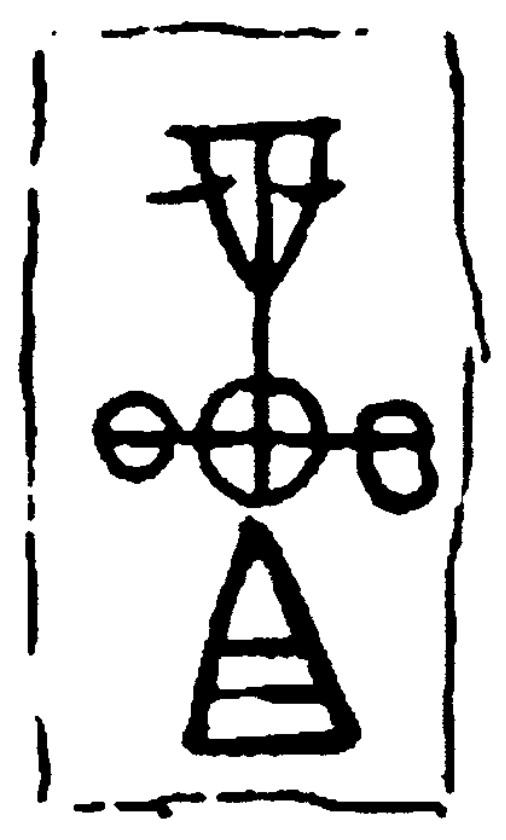
兩周金文中之車字，沿襲甲骨文，如商周金文錄遺五〇五車方彝作不繪其輿，一九八車父辛尊作三二一羊車觚（鄴三上三八）作三三〇弔車觚作，三代吉金文存十六、一小校經閣六、三六且丁爵作，有輈有輿有輪。小校經閣五、九三登車父丁觶作車。商周金文錄遺有一〇有一壘作疑亦車字亞輿也，內輈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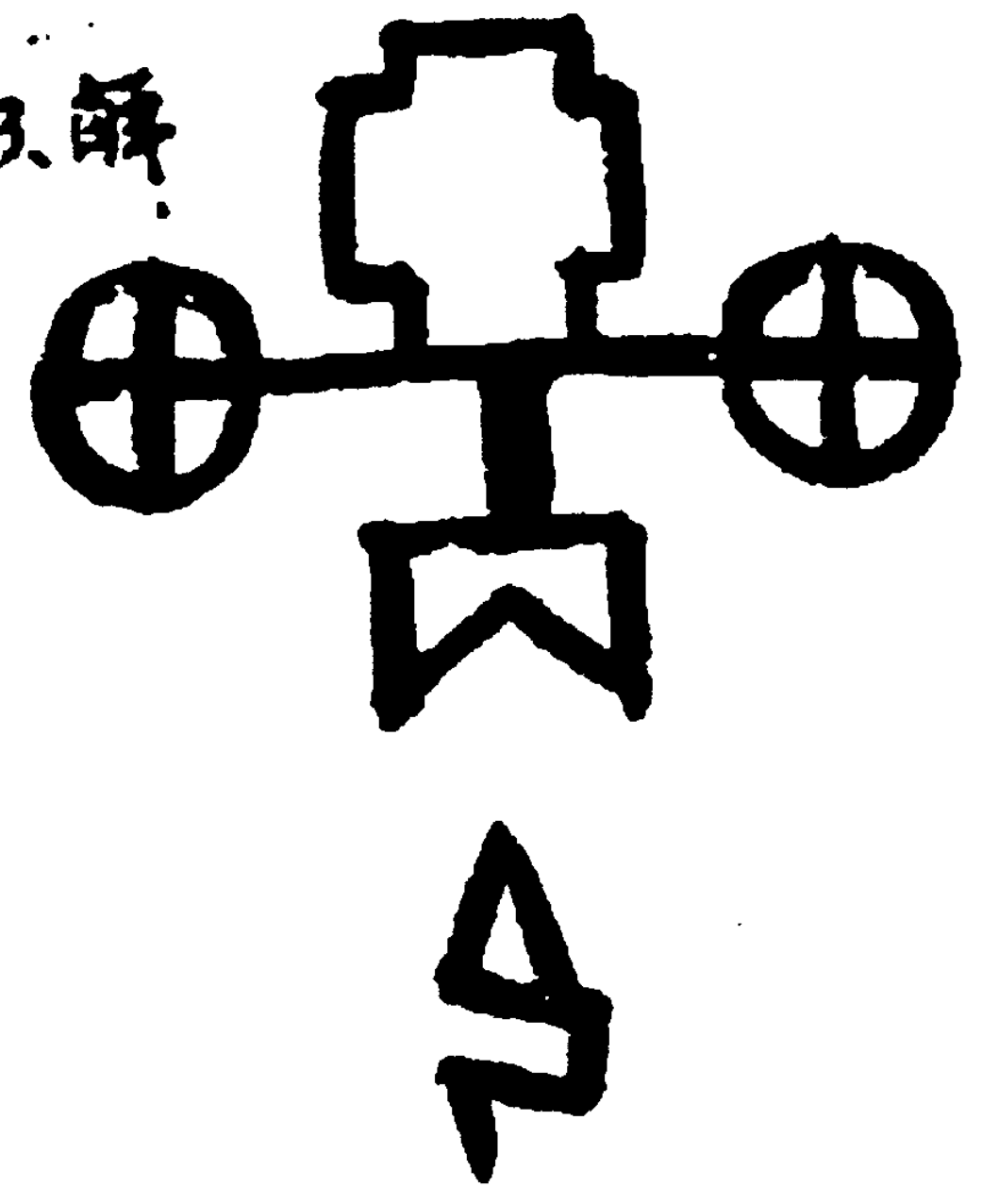

330
弔車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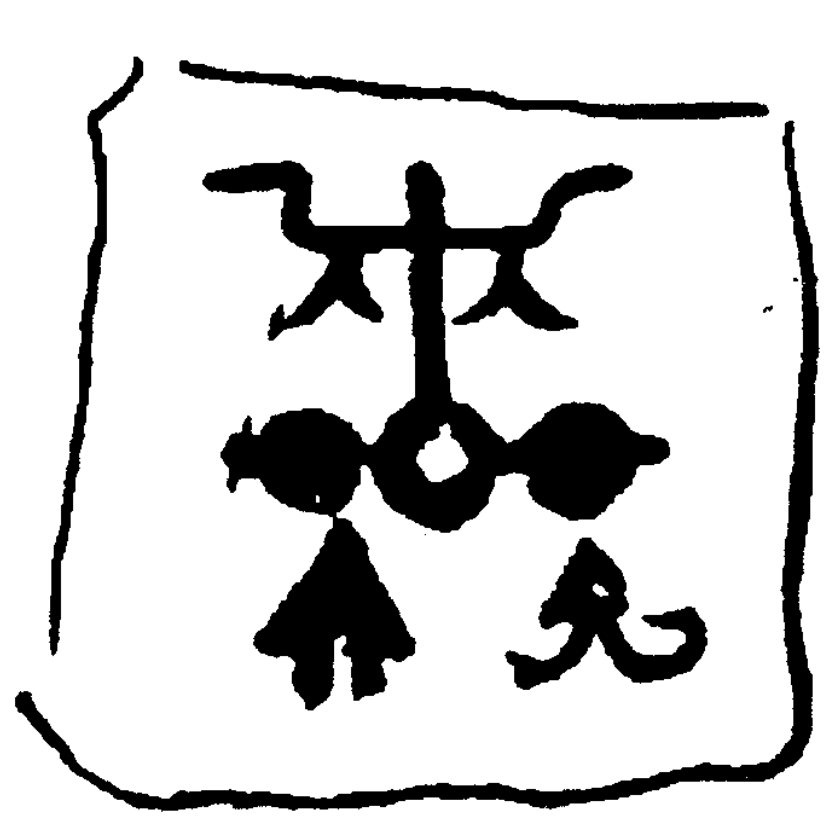

585.2.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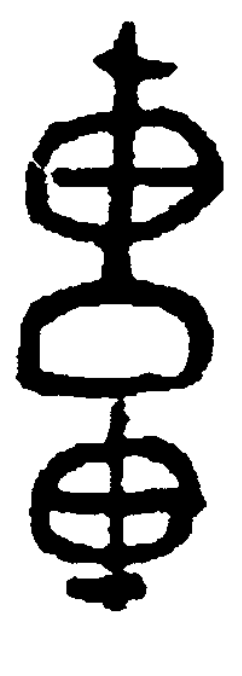

小校 5.93 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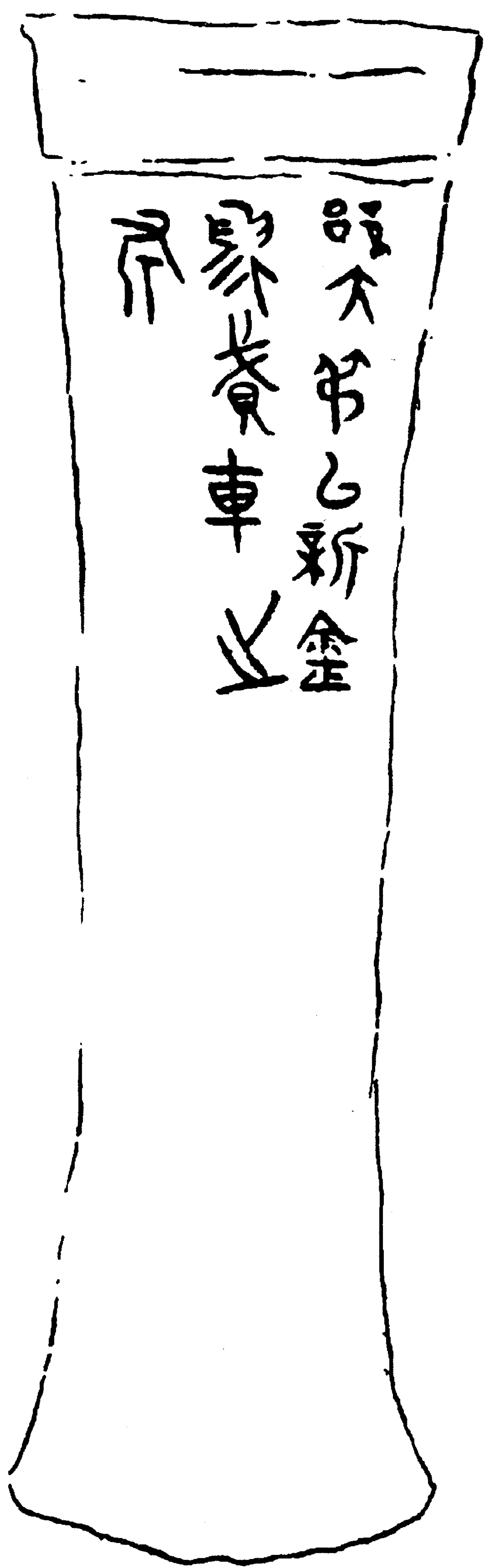

198 車父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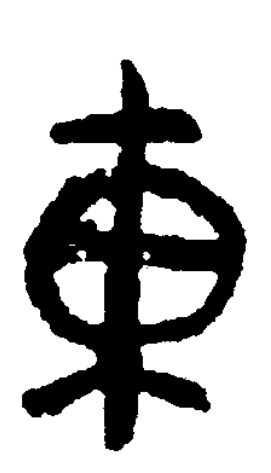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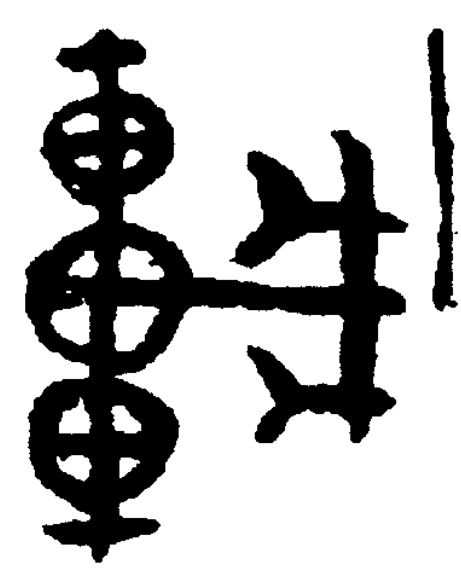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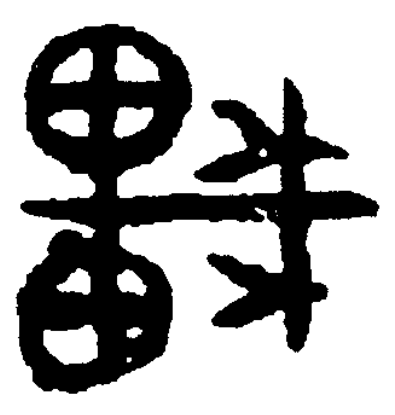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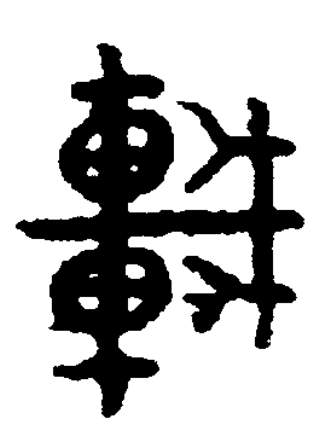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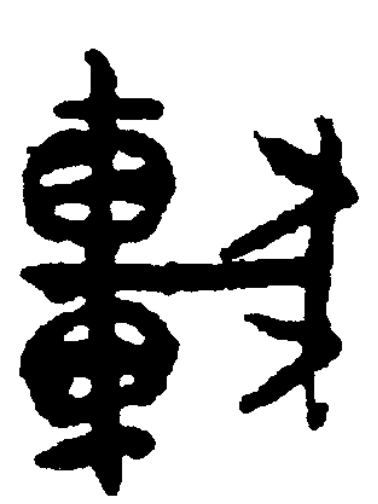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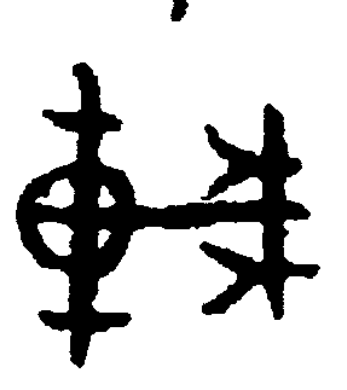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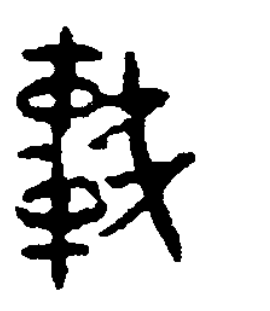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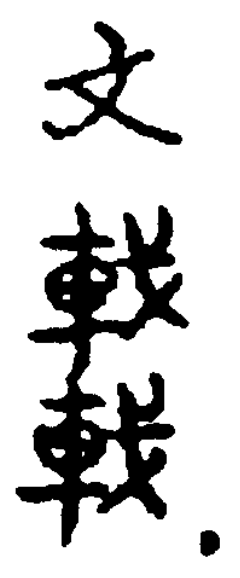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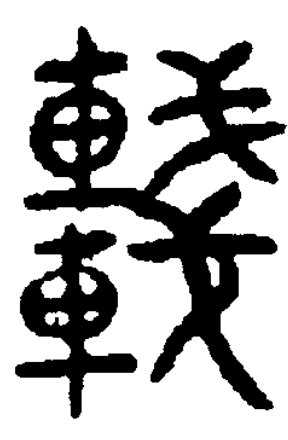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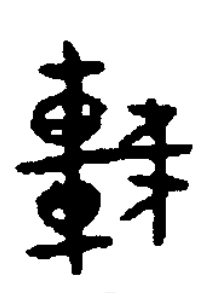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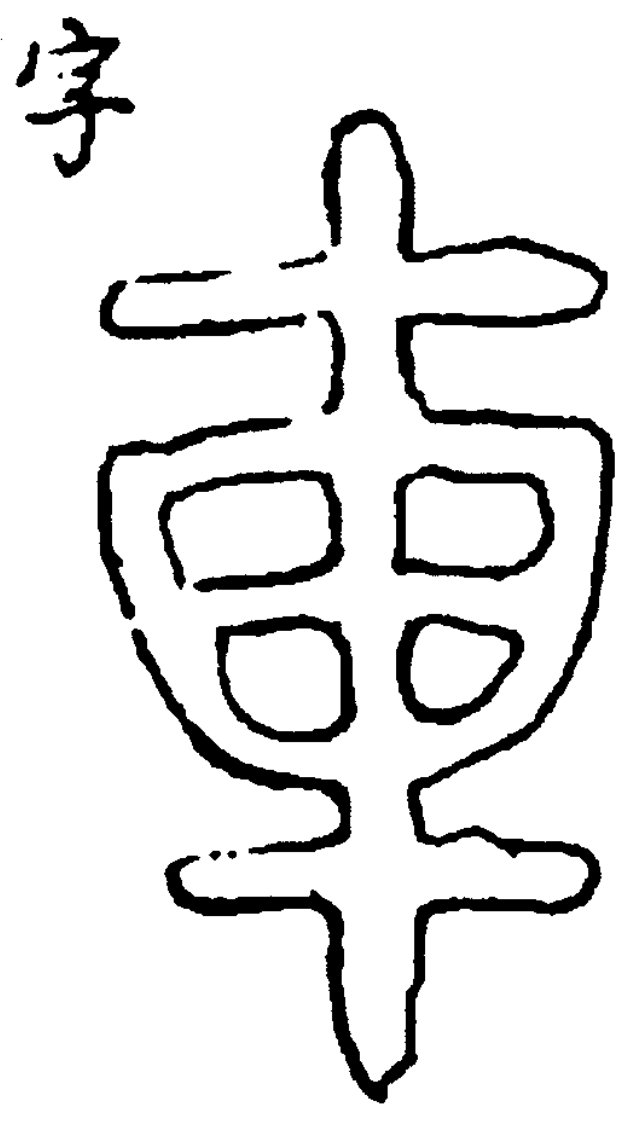

小校經閣 6.86
且丁彝


210 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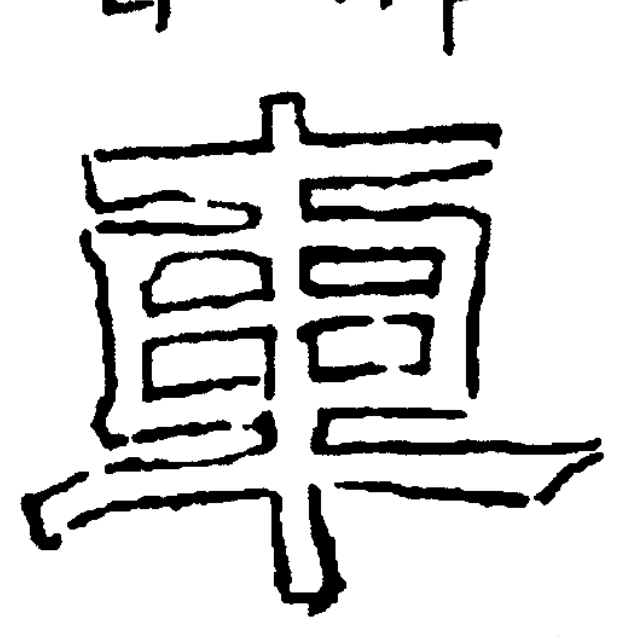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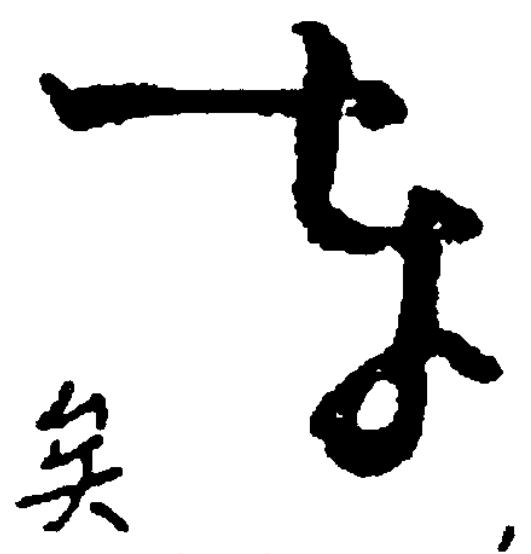

321、觚 鄴三上38

金文中除以上以車為族徽外，有作人名者如三代吉金文存二、三一、珗鼎「己亥珗見事彭車叔賞珗馬用作父庚障彝」其車字作，為兩輪一輿。三代吉金文存二〇、五一、四郘大弔斧「郘大叔呂新金為貲車之斧」之車作車。


三代 20.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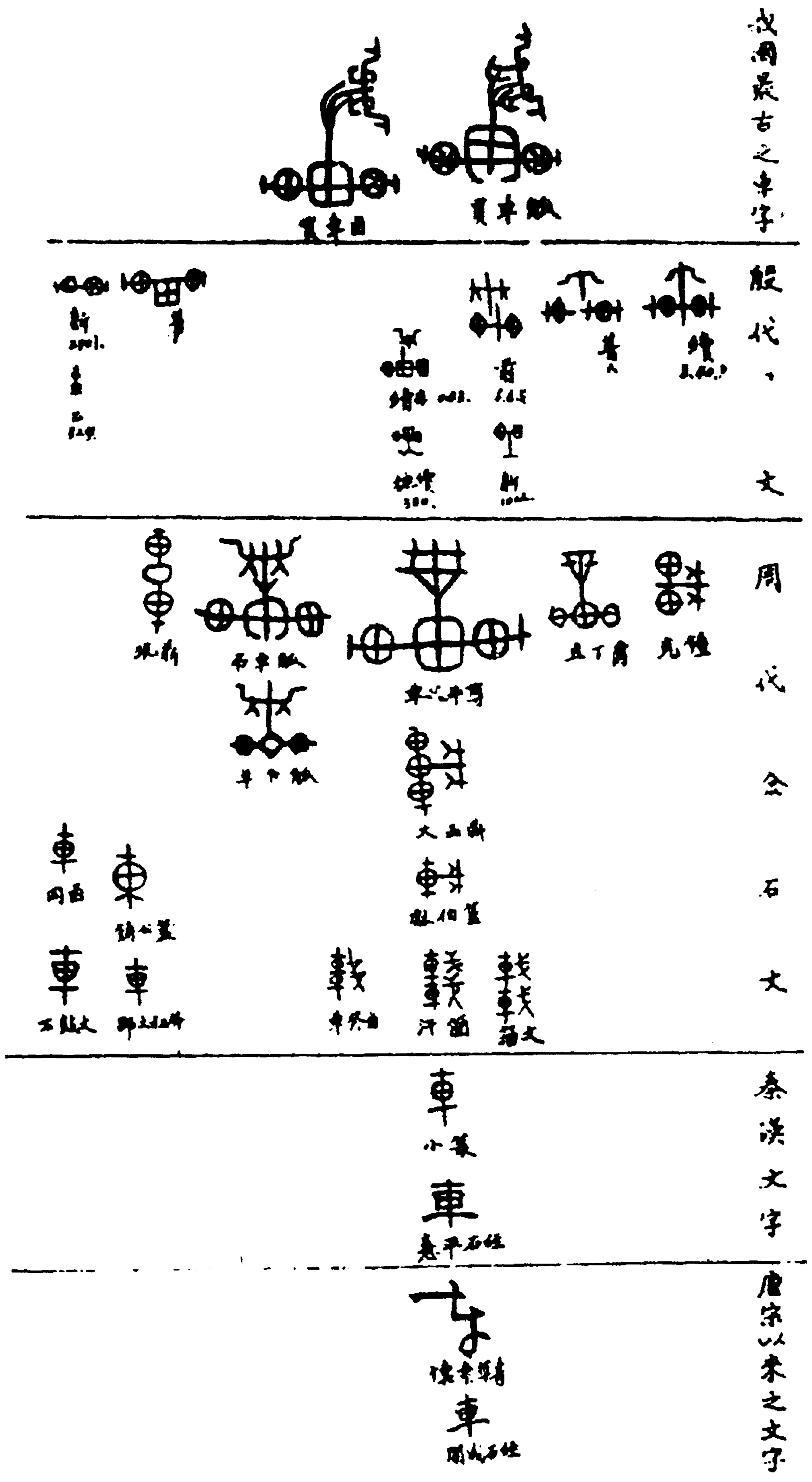
三代吉金文存十、十七、鑄公簠「鑄公乍孟妊車母朕簠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保用」之車作其餘皆作車馬之車，如康王時器大盂鼎「易女鬯一卣冂(冕)衣市舄車馬」之車作孝王時器之克鐘「易克甸(田)車馬乘」作厲王時器之番生毀「易朱市悤黃……王余車、電軫」之車作、宣王時器之毛公鼎「易女……金車」作，獻伯簋「金車」之車作，省變其輪為一。同卣「隹十有一月天王易同金車弓矢」之車作車，與小篆無異。戰國時之車字，癸卣作與說文籀文，汗簡王存乂切韻古文作均為之訛。秦靈公時之石鼓文「迶車既工」之車作已與小篆同矣。

五、秦漢以來之車字

小篆車由周末之車字簡省而來，其形體為一輿一輪。漢熹平石經詩經小雅南采「其車三千」作，唐懷素草書作，開成石經正楷作車，自斯迄今無變化矣。

六、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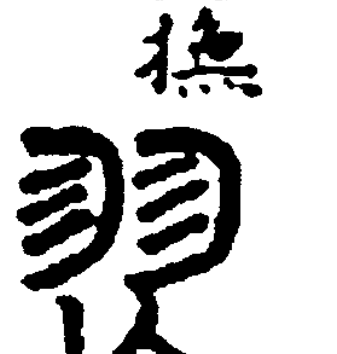
現就車字之演變，列表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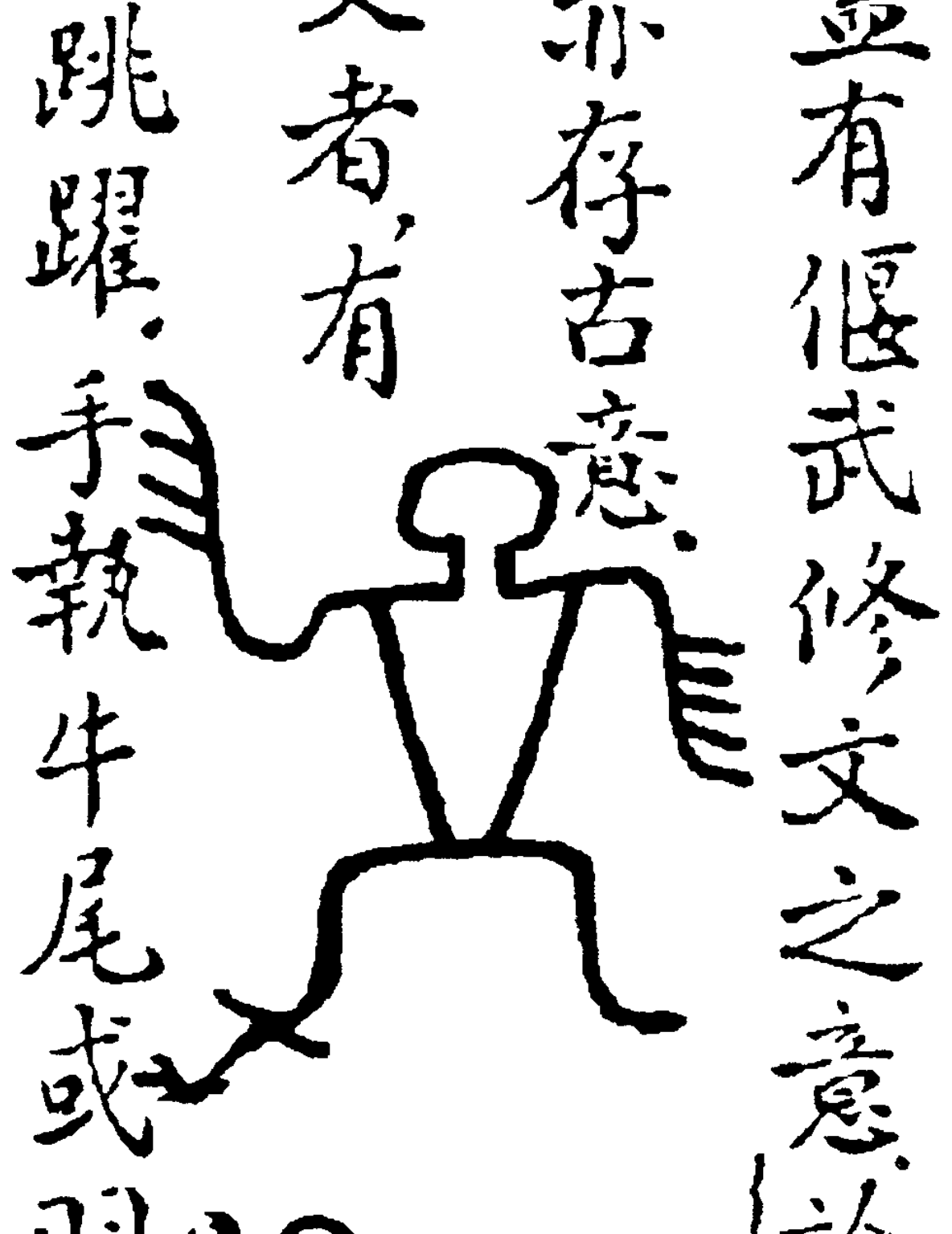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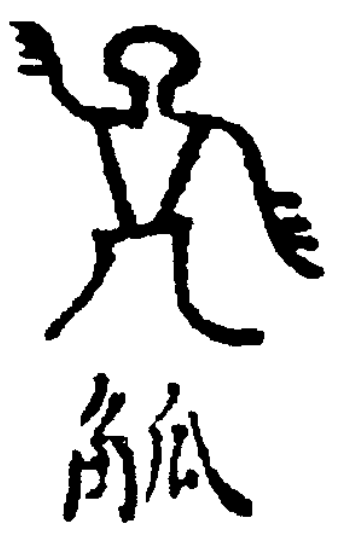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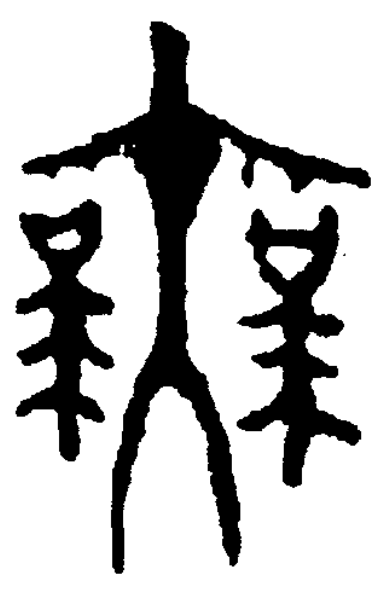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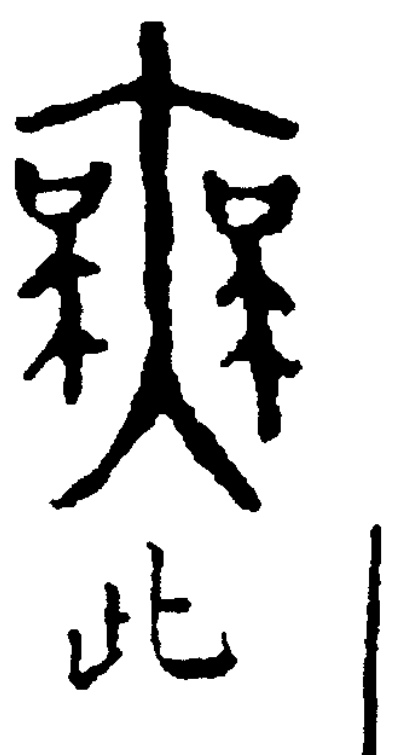

我國最古之車字
殷代文
周代金石文
秦漢文字
唐宋以來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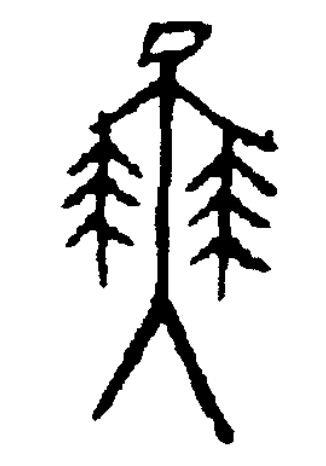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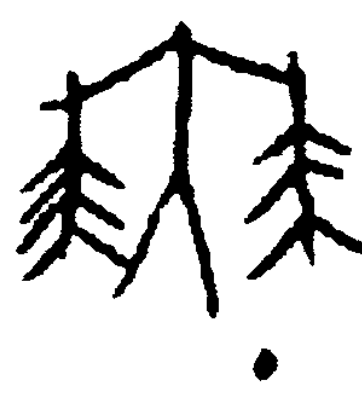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冊、一九六一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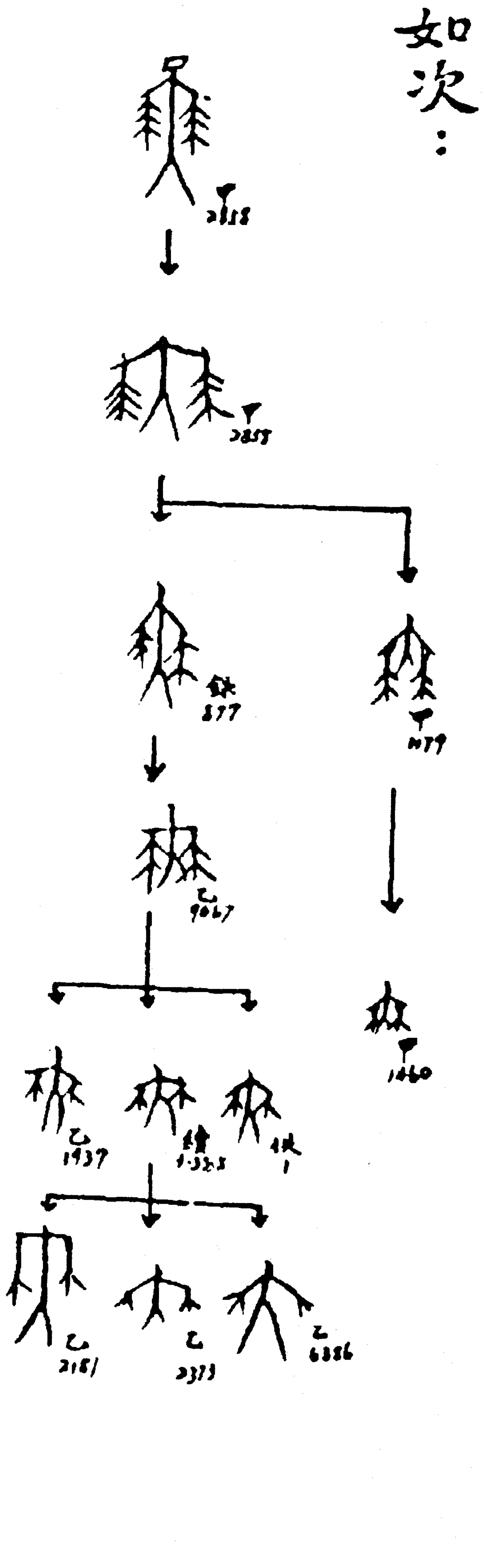
「舞無」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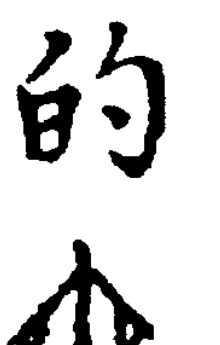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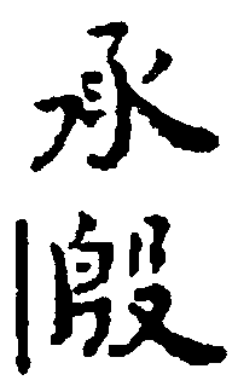
張　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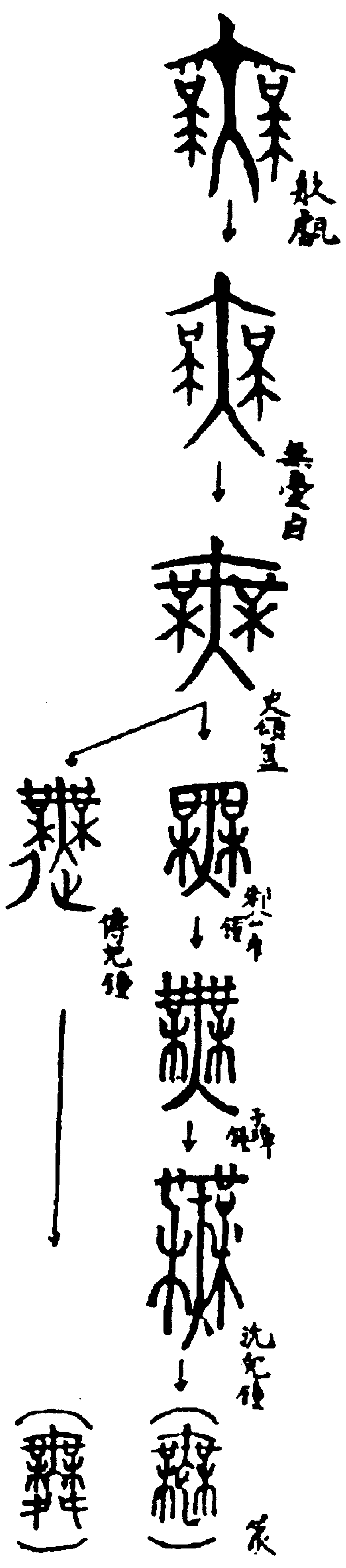
說文：「舞，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文撫切）」古文舞，从羽亡。」詩大序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無舛為舞，無舞聲也；舛兩足左右也；兩足左右蹈厲之也，悅主於心，悅而不已，見於貌，貌化於口，口聲於言，言飾於詞，詞宣於手，手及於足，足蹈而手自舞。夫七情六欲，乃人之天性，飽暖之餘，心有所感，往往身體奮起，而手舞足蹈也。歌舞之見於呂氏春秋者，如：「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見於尚書者，如：「舞干羽於兩階」。至周則為教育子弟之必修科目，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當時教國子之舞有文舞武舞之分，文舞教幼童，即執羽籥而舞，武舞教成童，即執干戚而舞。古文舞从羽從亡，蓋有偃武修文之意。論語：「八佾舞於庭」，今祭孔執羽而舞，亦存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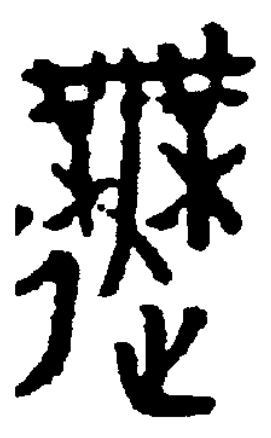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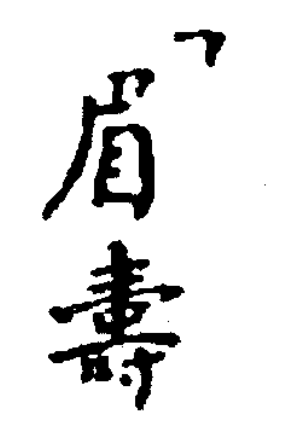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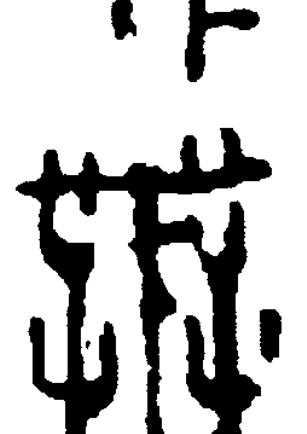
舞字之見於殷金文者，有（續殷文存卷下39）其字似人兩足跳躍，手執牛尾或羽毛鼓舞揮舞，此種圖象文字一望而知其意義所在。其次見於殷作父己甗者作見於無憂父丁卣者，作此一時期字體已趨向符號方面發展，省略首足筆畫，漸以規律的線條代替原始的圖象，這個時期的同時又有另一種文字的產生，也就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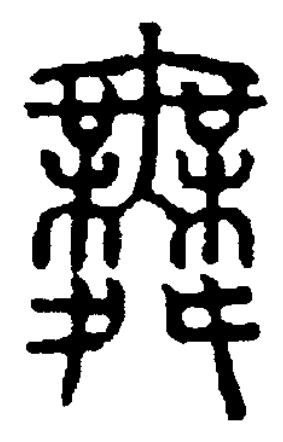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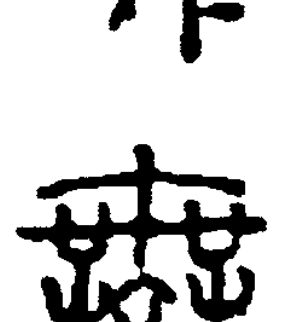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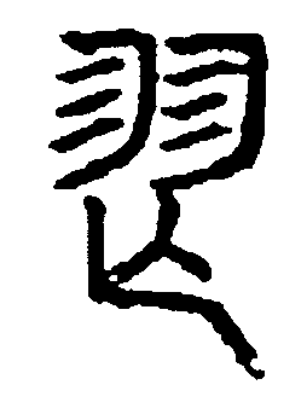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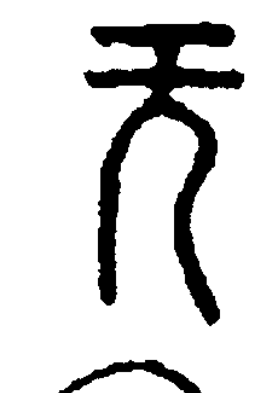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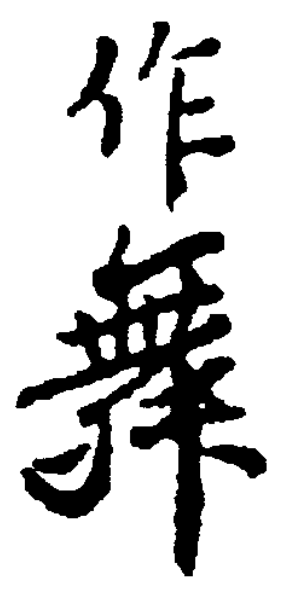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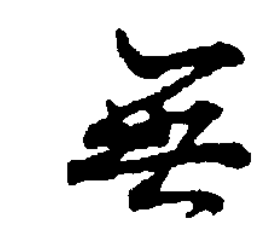
舞字見於甲骨文者，多至不勝枚舉，日常習見即有百餘字，其中最象舞蹈形狀的，當為殷虛文字甲編二八五六片之與，就該片文理觀之，此二字統釋為舞，其有頭無頭，似可說明當時正是由圖象演進向符號的一個轉捩點，爰就甲骨文中舞字的演變，略舉一二，列表如次：


甲2856
甲2856
鐵177
甲1479
乙9067
甲1460
乙1937
續1.32.8
佚1
乙2181
乙2373
乙6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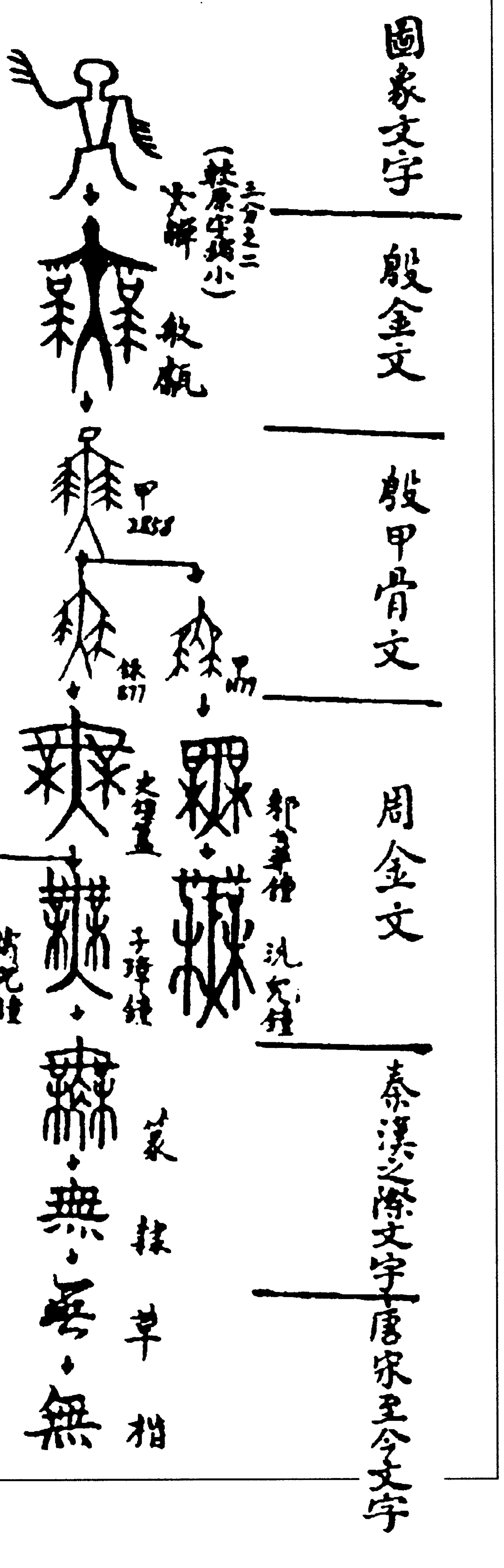
觀右表所列各字，有一個很明確的概念，就是文字的演化，無論符號或圖象，都有着一脈相承的系統，决不是憑空而造，無所依據。這第一個字，有頭有手有脚，還有它最重要的含意——手執着牛尾揮舞，第二個字就省畧了頭，第三個字又簡化了手執的牛尾；第四個字更簡化了兩肩的形狀，縮短了兩腿，再以下各字就無可再簡化了。似乎是在第三個字和第四個字的同時，又有同一形態的發展，就是見於殷虛文字甲編二七九號的，再演進就是同書一四六號的。這個系統上承殷商象形舞字的舊例，下啟兩周金文舞（無）字的先聲。金文舞（無）見於著錄的，舉例如次：



右列第一第二兩個字，是與殷代甲骨文同時的金文，其結構與早期甲骨文字極為象似，第三個字已有了演進的跡象，第四個字更趨於美化，同時舞無已明顯的分開了——原字為無，加彳止等意符為舞，所以僑兒鐘「歙御訶（歌）遷」的舞字作。再後，無字又進一步的美化，觀子璋鐘「眉壽無期」的無字作沇兒鐘「眉壽無期」的無字作不但極其美觀，而且也和秦篆非常近似了。

秦併六國，天下一統，文字趨向劃一，其時有小篆隸書出現，小篆舞作，無作，隸書舞作舞，無作無。更有（舞）（無）等奇字，漢代亦復如是。唐宋以來，字形漸臻固定，舞無為正楷，草書便寫作了。

為了演變系統一目瞭然起見，再列一總表如次：



綜合前述，可知舞字原是以人為本，作兩手執物揮舞型，象徵舞蹈之意。因舞無同聲，故金文中多以舞代無；後來幾經變化，那有脚的保存着舞字的原意，沒脚的就形成了現在的無字。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冊，一九六一年四月）

釋鳳

金祥恆

一、前言

鳳，說文：「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頭魚尾，鸛顙鴛思，龍文虎背（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𠕄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許叔重不厭其煩，將鳳之形狀色彩，形容備至，並且將其習性及產地，亦略加敘述，與今動物學上之孔雀相似。孔雀 Pavo cristalus L. Peacock（雄）、Peahen（雌）屬脊椎動物，鳥類雉科，體色美麗，雄之羽毛尤美，形略似雉，頭稍長，頭頂有紅青色之毛冠，此毛冠中之毛，唯尖端分枝，頭部亦紅青色，帶金光，有半橢圓形之紺色斑，背部亦有半橢圓形之紺色斑，斑緣羅列金色細羽。尾甚長，殆達體之二倍。色艷麗，有眼斑。雌體較小，羽色美不及雄，尾小，且尾端無金眼斑，羣棲於熱帶之森林中，沿河岸為特多，巢育營於地上，間有在樹上者，嗜穀類果實等。有一雄多雌之風。至交尾期，雄常舞於雌前，開屏以誇美。此鳥原產於印度，現今各地皆飼。有爪哇孔雀，產於爪哇、馬來、安南、緬甸。（見動物學大辭典）

我國古籍中名鳳皇曰大鳥者，如帝王世紀：「黃帝服齋于宮中，坐于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初學記卅、御覽九百十五）

又名孔鳥者，如山海經海內經：「南海之外……有翠鳥，有孔鳥。」郭璞注：「孔鳥，孔雀也。」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云：「案王會篇云：「方人以孔鳥。」劉逵注蜀都賦云：「孔雀特出永昌南涪縣。」又注吳都賦云：「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阯皆有之。在山草中。」案吳志云：「孫休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

亦名鶠，如說文鶠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爾雅釋鳥「鶠，鳳，其雌皇。」

亦名鵷鶵，如詩卷阿「鳳皇于飛」正義云：「非梧不棲，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秋水篇）。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皇之別名。」

亦名翳鳥，山海經海內經「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郭璞注「鳳屬。」郝懿行案「離騷曰駟玉虬而乘翳」今翳作鷖，王逸注云：「鳳皇別名也。」

亦名曰鵬，如莊子逍遙遊：「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陸德

明音義云，"雈音鳳云、鵬即古鳳字。

以上所舉鳳皇的別名是否異名同實，難以斷言。本來孔雀種類煩多，形狀亦不盡同，但是華冠、長尾、有斑眼，身被五彩則同。

二、我國最古的鳳字

圖一採自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卷一第八八頁周族鐘（虢叔旅鐘）上的圖畫，虢叔旅鐘經郭沫若兩周金文大系考證為周景王時之器（見一二七頁）。圖二採自小校經閣卷一第十五頁楚公象鐘上的圖畫，經郭氏考證，公象即熊竿之子熊儀，為周幽王時之物。圖三採自小校經閣敔作釐白鐘第一卷二十三頁上的圖畫，其文為「敢對揚天子丕顯朕文考釐白龢楚鐘休用作敔眾龙姬永寶」。以上三器雖屬春秋時代，但所繪之圖畫，酷似鳳凰華冠長頸，尾有斑眼，龍文其身，這種象形的圖畫，是我國最古的文字，所謂圖畫文字。圖四採自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鳥且癸簋。容庚釋為鳥，乃不審辨其鳳冠與斑眼，而統言之曰鳥。今以殷商晚期甲骨文來比較，便可知道這以上的圖畫文字是鳳字了。

三、殷代甲骨文中的鳳字

殷商甲骨文中的鳳字，都不做鳳講，段借為風，如

貞翌丙子，其出（有）鳳（風） 前四、四三、一

侯家莊出土之龜腹甲卜辭第六：

癸亥卜，狄貞：今日亾大驟。

癸亥卜，狄貞：又（有）大驟。 甲三九一八

癸未卜，翌日，乙，王其不鳳（風）。（脫一冓字）

王狌（往）田，湄日不冓（遘）大鳳（風）亾𢦏。 後上一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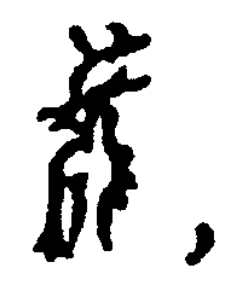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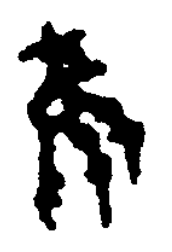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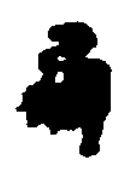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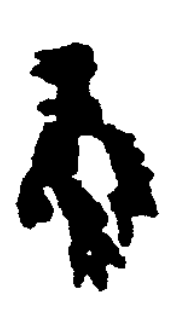
王狌（往）田，湄日不冓大鳳（風）。 甲六一五

庚午，其丙。

庚午日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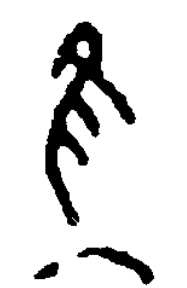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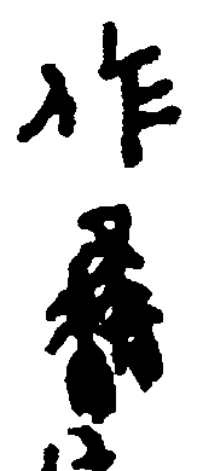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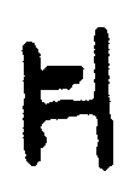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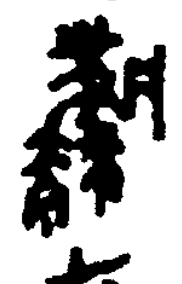
鳳（風）自北 前四、四三、三

大疾鳳（風） 外編二二一

殷虛文字外編之，正像楚公象鐘等器上的圖畫，華冠彩羽，與鳥且癸簋上相似，所不同者，一則有其尾羽上的斑眼，僅契刻其豐潤的羽毛如 ，像說文古文之鳳作這是甚麼原因呢？契刻以刀，不如以筆書畫圖形之容易，所以省簡了，但亦有契刻者，如新五一八之（乙一八 斑眼畫在末尾，栩栩如生。

卜辭中段鳳為風，董師彥堂在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一文中，已經闡明，「本來鳳字最初假借鳳的象形字，鳳就是孔雀，他有頭上的華冠

尾上的斑眼。在記載中說鳳是「五色備舉」，並且雄曰鳳雌曰凰（格物總論）孔雀正是雄的繞有高冠與彩屏，也甚相合。又有「六像九苞」之說，九苞中有「彩色光」「冠矩州」，正指尾屏及冠而言。六像中有「翼像風」之說（均見論語摘衰聖）此就是最初假鳳為風的由來了。詩大雅，鳳凰于飛，翽翽其羽。翽，廣韻呼會切，說文飛聲也。翽翽猶呼呼，鳳之翼大其飛生風，作翽翽聲，假借鳳字作風，真是再好沒有了。

卜辭中假鳳為風，而鳳之書體有繁簡之不同，亦有益聲符而為形聲的。其簡體僅繪華冠作毋，猶如小篆中龍妾童等所从之辛。身作（隹）形。到了第三期康辛康丁時，冠上加以文飾作半，而尾着以斑眼作宛然如鳳。這種繁體，都是在第三期之後才看到的。鳳字益聲符（凡）為形聲字作在卜辭中早期已有。各期亦都沿用。但是到了第三期康辛康丁時改凡為戌，如殷契遺珠六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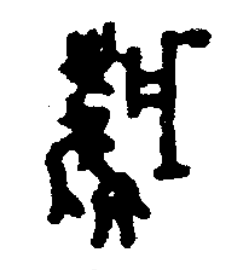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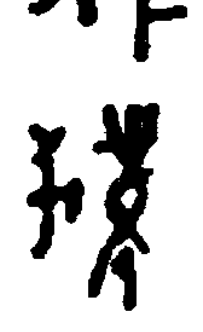
殷契佚存六九：

弜省田。

其鳳，吉。

省叀宮，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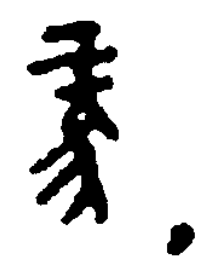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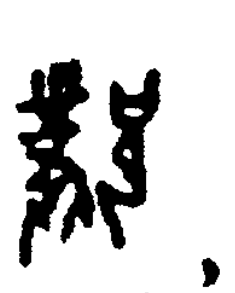
省盂，田，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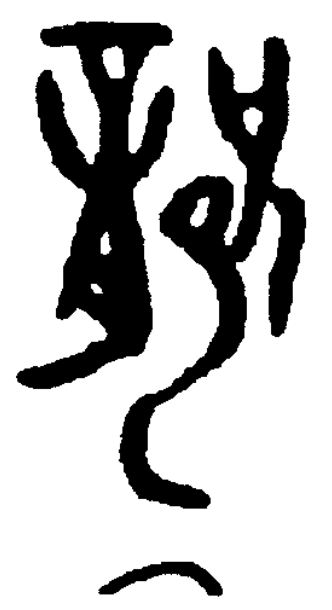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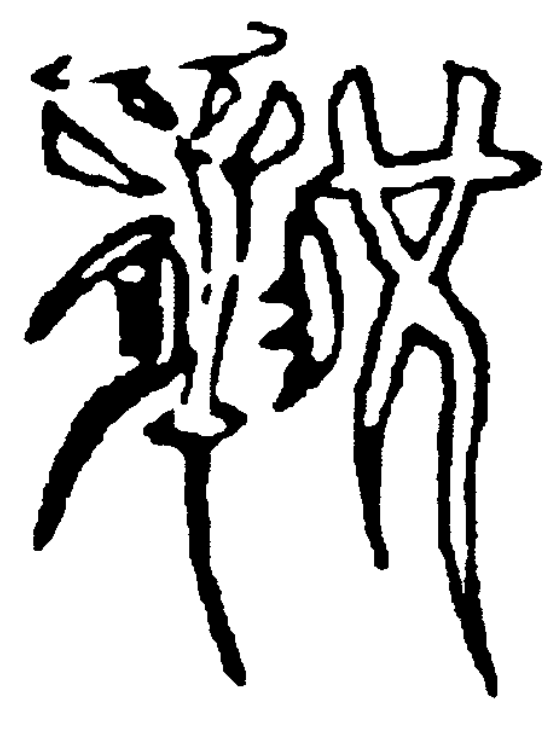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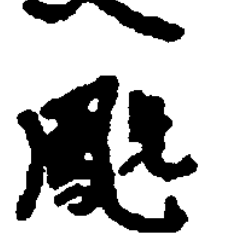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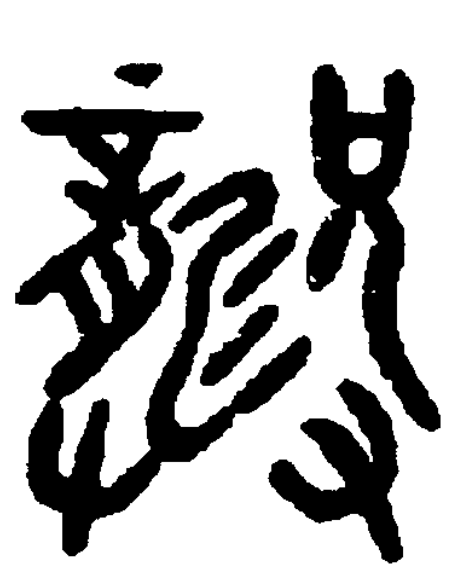
之鳳作如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四九四六作（下殘）

簠室殷契徵文游田一三○：

不其獲。

乎多射鳳。

之鳳作，又益兄作，从兄聲，如甲三九一八（卜辭見前）因為貞人狄是康辛康丁時的史官，所以知道到第三期才有這種寫法。

从兄之字，如金文王孫遺者鐘「余圅（宏）龔恭嬉屖」之龔作（郭沫若兩周金文大系考釋為春秋時徐器）魏正始三體石經，春秋文公龔古文作皆从龍兄聲。龍與龔通段，而龔與鳳一在送韻一在宋韻。古韻送與宋相通。由此可知从鳳兄聲的甲骨文，當讀若風，得段借為風。秦公簋「嚴龔夤天命」作（郭沫若考為秦穆公時之器）从龔共聲。

至第四期、第五期，武乙、文武丁到帝乙帝辛時，又易戌兄而从凡聲的鳳字了。

甲骨文中鳳字从凡聲，或从戌聲，或从兄聲。凡，胡安切，戌，莫候切，兄，胡光切，鳳，馮貢切，都屬雙唇音莫聲，古音相通。

四、周代金文中之鳳字

到了周代，不但禮制有所因襲，就是文字也多所沿

用，如成王時的中齋鼎「中乎歸生鳳于王」之鳳作（疑有譌）又作𪃈（見兩周金文大系圖錄七頁，及宋謝氏鐘鼎彝器款識）與殷商晚期甲骨文字之鳳無異，後簡省為𠷶（見張伯鼎）。與說文古文鳳作𠷶合。說文云：「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鵬其字形，僅繪其身省其華冠，而摯乳為朋者，與金文从人从朋之甮及甲文朋貝之朋作拜相混。

假定說文所錄的古文是春秋或戰國時的文字，那麼說文「鵬亦古文鳳」是周代末年的文字，所以附益鳥字者，變為鵬鳥之鵬，鵬鳥之鵬根據說文五音韻譜作鵬、汗簡上作鵬从古文於（烏）。而毛公鼎烏乎之烏作𦣻首从H即甲文H田、H才之H，寡子卣作阜亦然。烏所以H與鳳从H同是其聲，石經訛H為∀作𠷶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飌从雚風聲作𩘦玉篇云：「古文風」又易鳳為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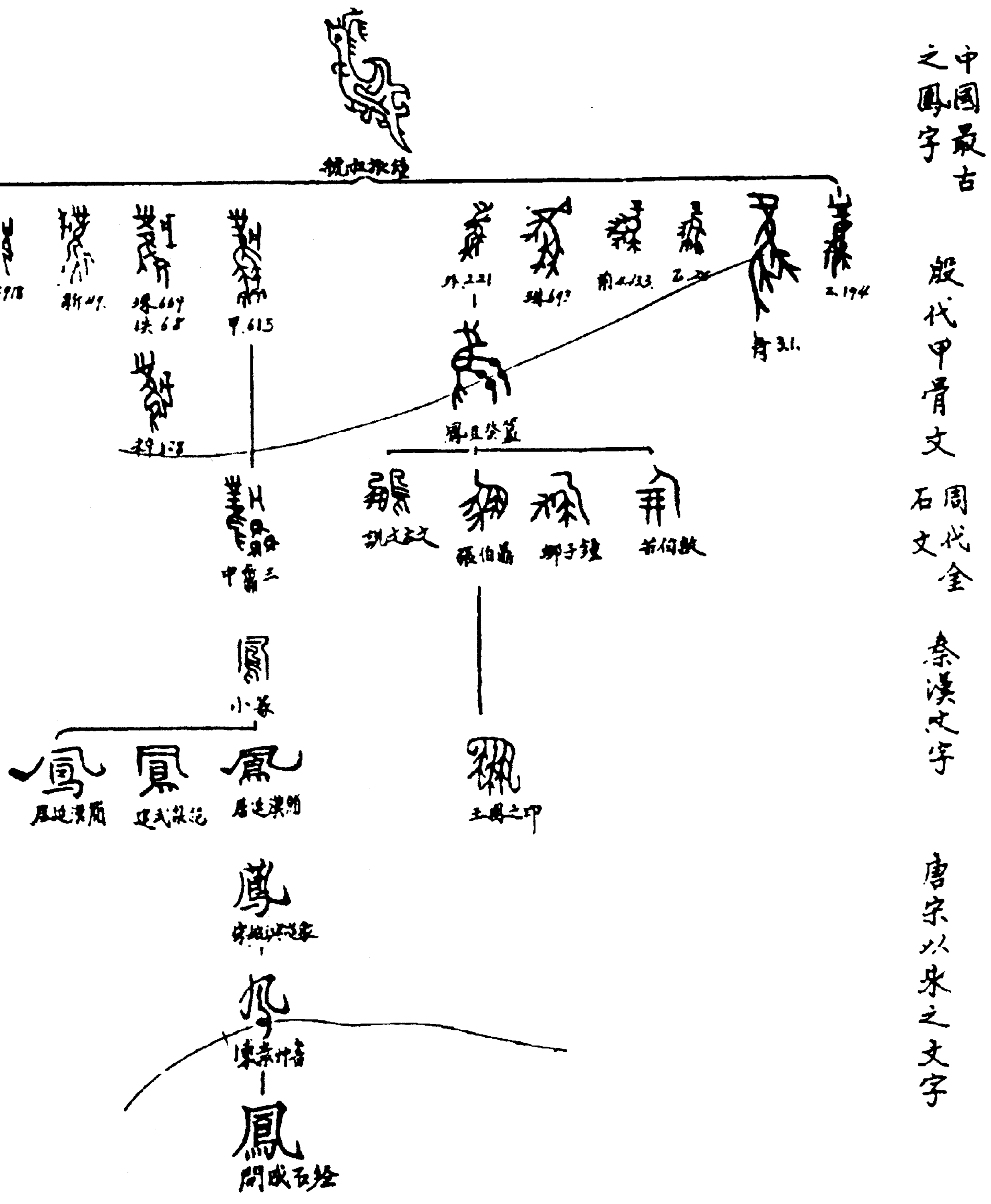
五　秦漢魏晉小篆隸草中之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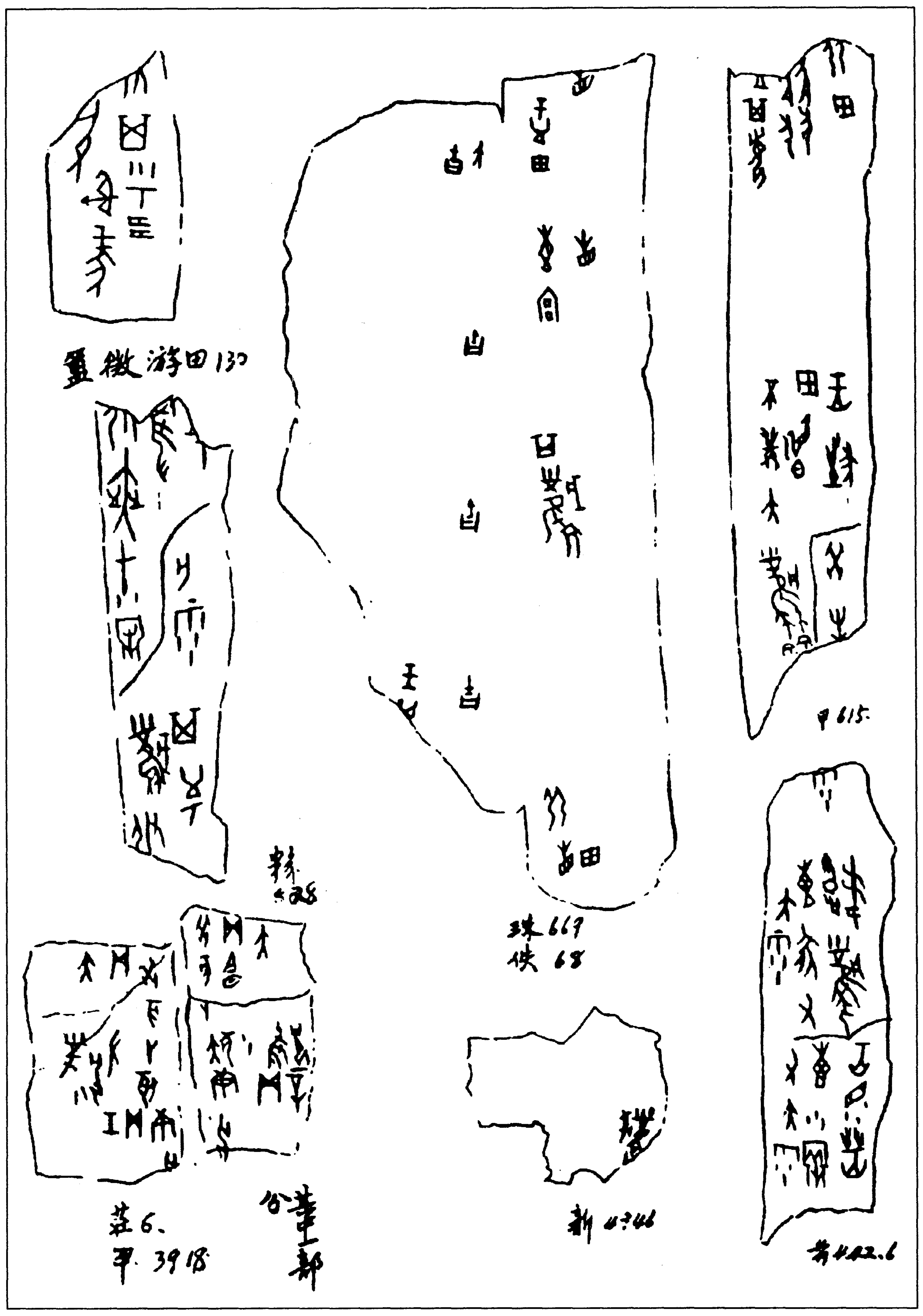
秦小篆鳳，易鳳為鳥从凡聲，而為鳳鳥之專名。別造从虫凡聲之風字，易說文：「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自古文鳳」从此以後，不再假鳳為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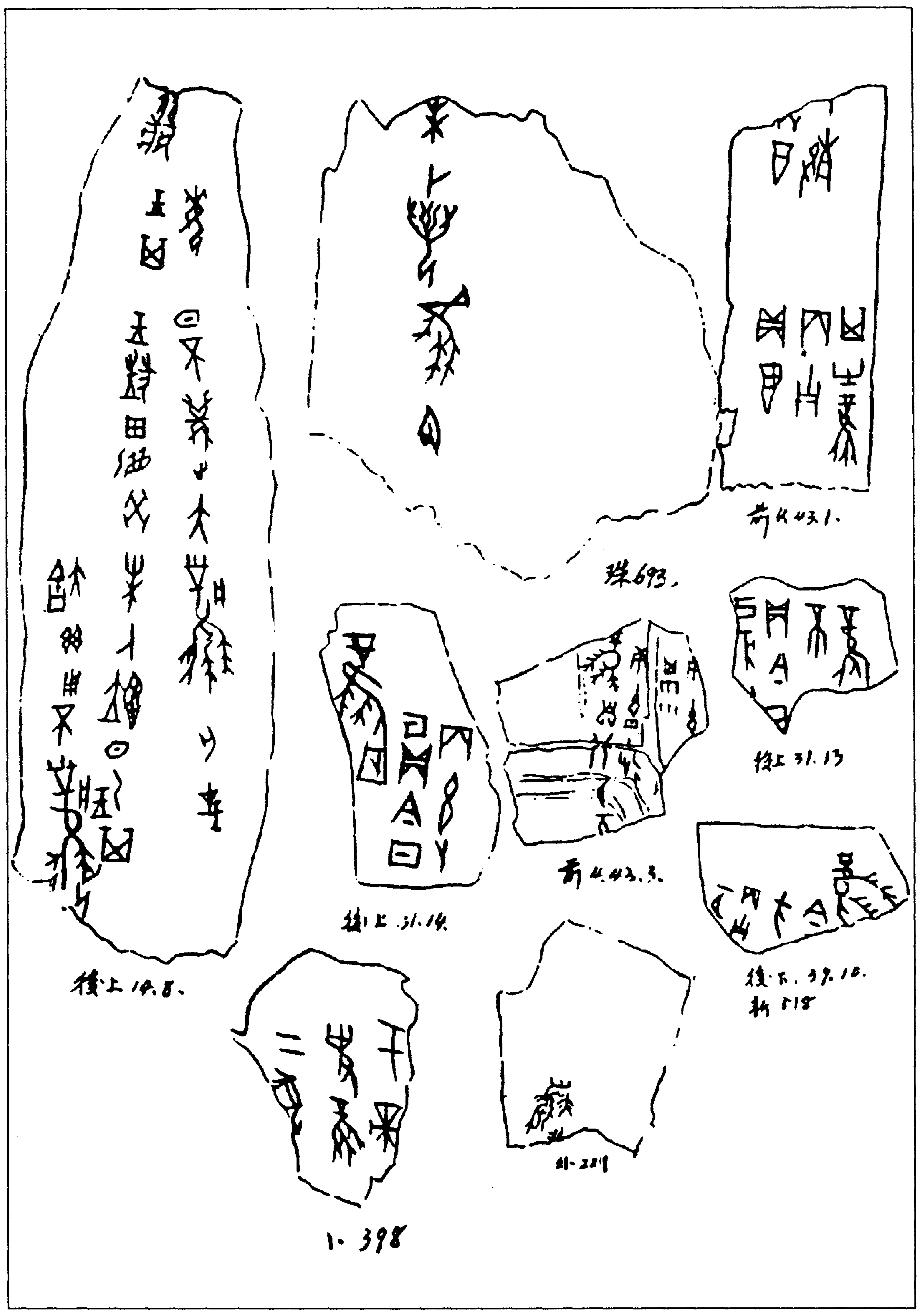
至漢隸書如光武建武泉笵作鳳，居延漢簡譌變烏足成四點為火。若馬足魚尾之譌變成火等一樣。而隸書之行草，變火為一作鳯晉太亨年間的爨寶子碑作鳳簡省从几懷素艸書作凤唐文宗開成石經爾雅鳳作鳳直至今日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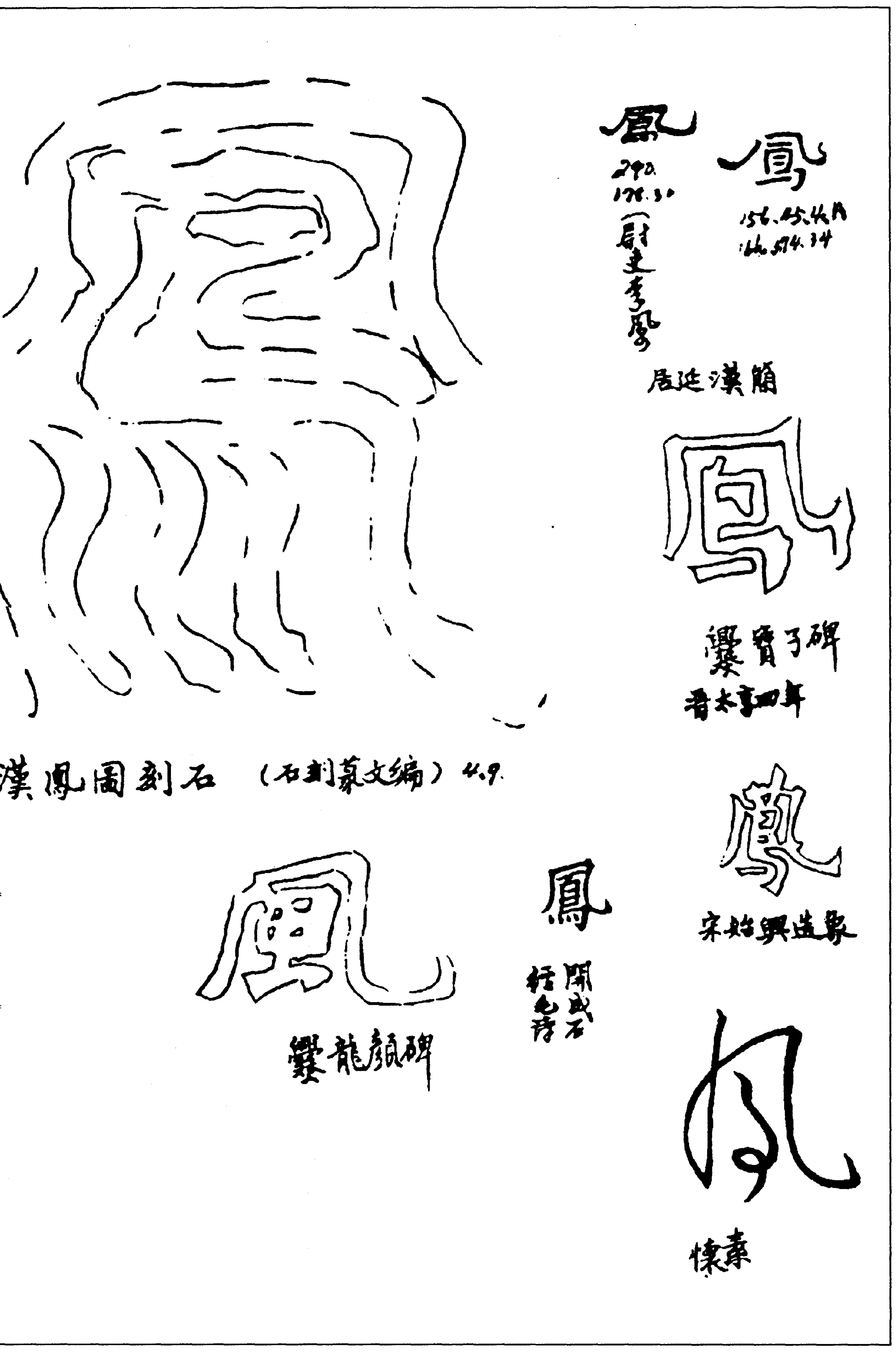
六　總結

現就鳳字之演變，列表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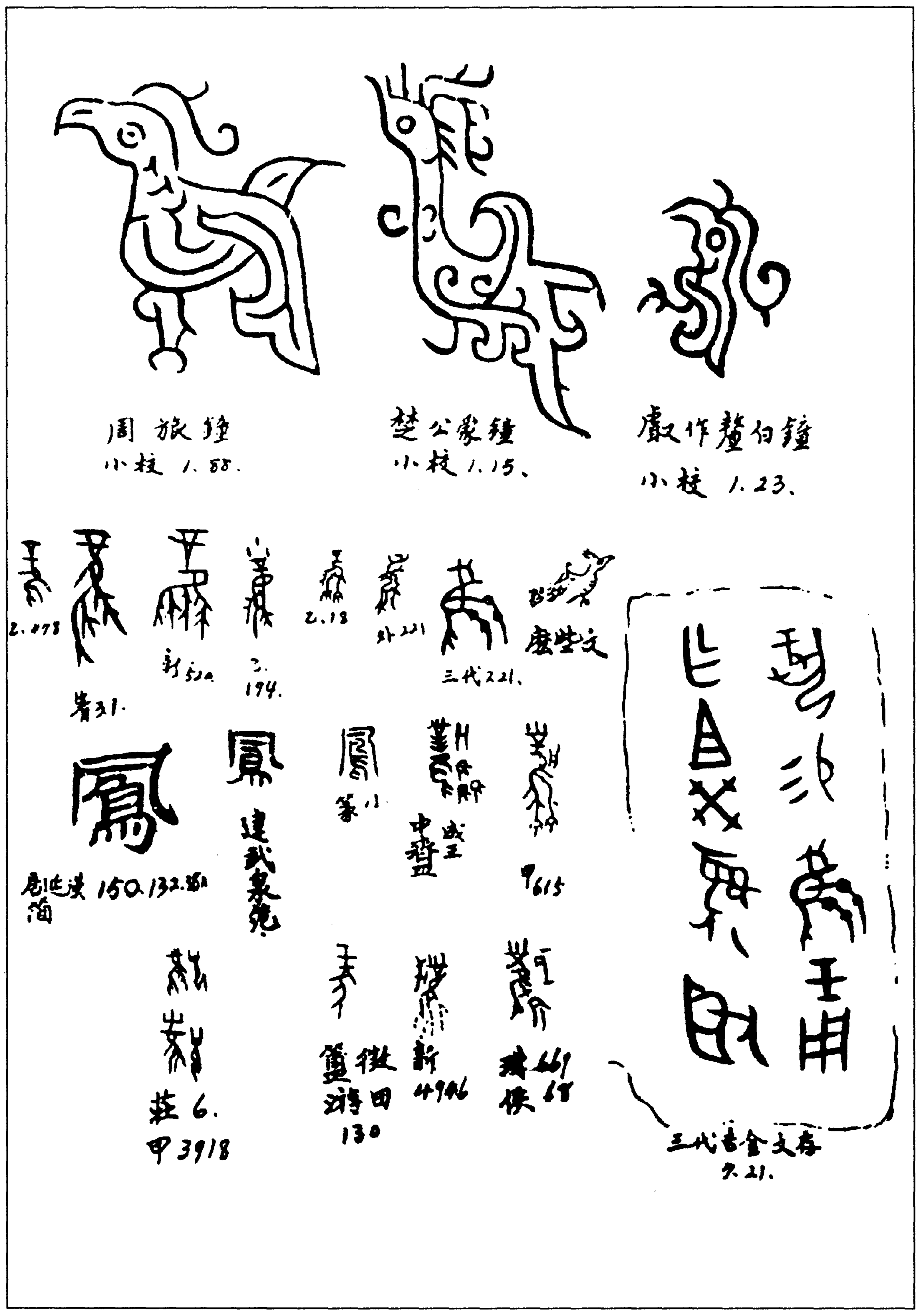

中國最古之鳳字
殷代甲骨文
周代金石文
秦漢文字
唐宋以來之文字
甲3818
甲3918
新47
甲615
外2.21
前4.43
乙194
中齋三
說文古文
張伯鼎
小篆
居延漢簡
建武泉笵
王鳳之印
懷素艸書
開成石經


簠徵游田130
粹1268
珠669
佚68
甲615
拾6.
甲3918
分華部
新4346
前4.42.6


前4.43.1
珠693
後上31.13
前4.43.3
後上31.14
後上14.8
後下37.10
新515
1.398


290.
176.31
(居延漢簡)
156.45 從凡
164.54.34
居延漢簡
爨寶子碑
晉太亨四年
漢鳳凰刻石 （石刻篆文編） 4.9
宋始興造象
爨龍顏碑
開母石闕
懷素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冊，一九六一年四月）


周旅鐘
小校 1.88
楚公家鐘
小校 1.15
虘作鬱伯鐘
小校 1.23
三代2.21
菁3.1
居延漢簡
150.132.30
建武泉范
甲615
拾6.
甲3918
簠徵游田130
新4946
珠661
佚68
三代吉金文存
9.21

释　好

李平心

《说文》："好，美也，从女子会意。"此字卜辞金文习见，子女二字左右部居不定，金文则以子左女右结体为多。许书训美，殆非朔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亦非达诂。好字从子女会意，子为丈夫之通称，《白虎通》及两汉经师多持此说，与古籍子女对举义训相合。（妇女称子，为此字广义用法。）男女相配，实为好之本谊。《诗·关雎》："君子好逑"，闻一多《诗经新义》谓好逑为义近平列之二名词，当训仇匹、妃匹、君子好逑，与《兔罝》"公侯好仇"文法无殊。案闻说至碻。仇逑声义相同，君臣匹配称好仇，犹夫妇相耦称好逑。《常棣》："妻子好合"，郑笺："至意合也"，好合义实相因。古人以事物称配为好，窃谓即男女相配一义之引申。王引之《经义述闻》云："《考工记·轮人》：'进而眡之，欲其肉称也。'郑注曰：'肉称，宏杀好也'，是称为好也。肉称犹言肉好，《乐记》曰'宽裕肉好'是也。《荀子·礼论篇》曰：'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义亦同也。"考相称有齐等义。《考工记·舆人》"参称"，郑注："称，犹等也"，《说文》"爯，并举也"，皆与好义相遘。古人审美，以匀称为妙，故《尔雅·释言》训称为好，与《论衡·逢遇》云"皮媚色称"义正相近。（此例为闻一多《尔雅新义》所举）《方言》《说文》均谓美为好，皆不出齐整和谐之意。美好义引申为善，故好与恶对称。人情喜美而恶丑，故好义又引申为爱悦。（参见《好之同族字》）

（原载《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

好之同族字

李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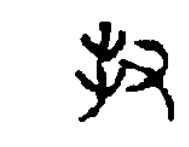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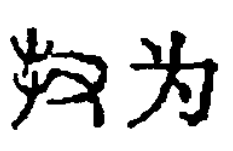
《释好》一文，已考明好之初义为男女相配，引申为凡物相配之称。案与好同族之字，有仇、雔、逑、后、姤、媾等，亦有相配谊。诸字与好古音并属舌根（牙音），幽、侯二部又音近互通，当同出一源。字之从后、从句、从冓者每每相通，而句实由丩得声，知后、媾之最古音原在幽部，读入侯部，乃晚周音变，是后、媾与仇、雔、逑本为同音。仇《尔雅》训匹、训合，《说文》训雔，与好声义无殊，而雔、逑、畴、曹等字与好、仇为同部字，亦有匹辈义。古称人君为后，卜辞作毓，称国王之妻为后，则另有专字奭（说详《释奭》）。奭读后，音好仇，证验甚多，读诗亦切为后世音讹。其初义实为君主之配偶；配偶称后，适与好义相通。后孳乳为姤。《管子·地员》："其人夷姤"，尹注："姤，好也"，《说文新附》："姤，耦也"，而姤又与媾通。媾训重婚，亦有配谊；与媾通叚之遘训遭遇，遭遇即曹偶之动化词，故声义复与好相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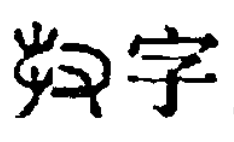
卜辞金文奭字，结体变化甚多，惟均象人左右对称，其音读必与奭、斢、仇相通，其为最古之后字，殆无可疑。对称与配偶于义相因，故奭与好、仇、逑、雔属于同族，而姤、媾又为奭奭之孳乳字也。（余义详《释奭》、《释好》）

（原载《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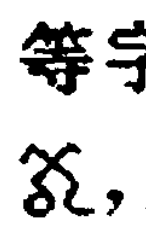
艾、又、宥、贿等字义训考释

李平心

字卜辞习见，彝铭也偶见。甲骨文金文学者旧释芻，不确。此字分明从艸从又，当释艾。释为芻，非但字形不类，许多含有此字的契文和铭文，也无法读通。惟唐兰先生释为若之本字，谓"若字《说文》训择菜，殆即《诗》'薄言有之'之'有'"（见容庚先生著《金文编》引文），他的考释给了我们以很大启发。

唐兰先生虽正确地将字解为择菜之若，但卜辞中艾的义训却未予以揭出。此字我考得相当于《书·梓材》"杀人歷人宥"之宥和《蔡簋铭》"庆（庆）又入告"之又（说详《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续考》），本义为俘虏奴隶，与人歷（磿、鬲）为同类。古有（又）或二字相通，故艾与馘字同源。卜辞屡云"告艾"，即《礼记·王制》"以讯馘告"；云"来艾陟于西示"，即以俘馘献祭于西宗；云"国艾"，即馘（动词）俘，与《逸周书·世俘》"馘磿"义同；云"氏ㄟ① 艾五十"，即是献来姺族俘虏五十名。艾有时用作动词。卜辞云"大艾"，即是有大俘获；云"艾于"某地，即是在某地俘获敌馘。艾在金文作又或宥，在古籍作宥或贿。《蔡簋》："母（毋）敢庆又入告"，与《兮甲盘》"母（毋）敢或入蠻宥贳"文例相同，庆即庆字，为捕之古文；入读纳，谓收留；又即艾，与告（造）、蛮、贮同为奴虏名。这是严禁私人擅自掠夺徒隶和收留异族俘虏为奴隶之令文。《谏簋》云"先王既命女（汝，指谏）緐嗣王宥"，犹《伊簋》云"命伊緐官嗣康宫王臣妾百工"，《颂鼎》云"命女（指颂）官嗣成周贳二十家"，是说先王曾命谏管理王家徒隶。《梓材》云"杀人歷人宥……戕败人宥"，是说屠杀俘虏奴隶。《逸周书·允文》云"收戎释贿，无迁厥里"，是说收容俘馘，解放奴虏，而不迁徙他们的居里，与《谏簋》铭文义可互证；宥正相当于他器之又和卜辞之艾。

---

① ㄟ字旧释羌，非是。我释蹇，象双足跛蹇不平。其上所从双角，与萑、瞢、苜、苋等字所从丫相同，丫亦声。丫即鑵之本字，对转入歌部，读工瓦切。敬字左旁，从口ㄟ声，为训吃之謇字的初文。敬实从謇、蹇得声，读若虔，转入耕部。ㄟ方即姺邳，亦即夏之观扈。姺在真部，与元部通。别有专考。

（原载《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

奭字略释

李平心

卜辞金文屡见奭字，字作夾夾爽夾奭诸形。诸家考释不一，惟张政烺先生释奭，并举《诗・宾之初筵》“宾载手仇”郑笺读仇为𣄎为证，形声义最为相近。经我考定，奭即最古之后字，于六书为会意，象左右配称。而配称均有好义，好与仇（逑）又有妃匹义，与后、姤（训耦）声义相通。奭即后、姤、好、仇、逑等文的词源。此字许书读为皕亦声，大徐本音诗亦切，小徐本作希式反，乃是后世音变。甲骨文奭字变形甚多，与𣄎（音仇）同从䀠得声之奭，与奭必同出一源。奭字读音段玉裁以为在三、四部，即幽、侯二部之间；治《说文》诸家或读此字为䀠亦声，䀠训左右视，亦与相耦意近；而䀠《说文》云读若拘，正足旁证奭有拘音，与后同声。字之从后从句者每每相通，句本从丩得声，故拘与后最古音当在幽部。而从后、从冓、从句之字往往通假，是后本在见纽，后来才变入匣纽。奭、奭读后（这是我的推定）音拘，正如𣄎读仇音䀠。《班簋铭》：“惟作卲考奭”，奭假为簋，正如《诗・江汉》“作召公考”，考假为簋（郭沫若先生说）。周召公奭，《史篇》名丑，自来是一个疑案。我以为奭本读仇音，因声义与丑近，故讹为丑；原来丑亦属幽部，也有匹敌齐等义。《孟子・公孙丑》：“今天下地丑德齐”，《礼记・学记》：“比物丑类”，丑与齐比并为同义字，故奭与丑通。奭为古后字，后有匹配义，亦有首长义。后与後通，故後得训长，例如後男即是长子。《矢令簋铭》：“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奭读后，声义同于《书・洛诰》“王命周公後”之后，为动词；“命周公後”，即成王令周公总率宗周与成周文武百官（旧训皆不可通）；“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友事当读有司），即明保命矢令与亢师为寮属与有司之长。奭、奭、仇、逑、好、丑、后、後等字，在声义上实为同族，为匹敌配偶的同义词。古称人君或神君为后，卜辞常以毓为后，皆指先王言；称天子之配偶为后，则是很晚的事。但商王之妻称奭，却与后世的皇后字声义相同，故商人祭先妣，恒云王宾某某先王奭妣，或㞢于某某先王奭。

（原载《中華文史論叢》第 1 輯，1962 年）

釋文

嚴一萍

（甲）殷商甲骨文中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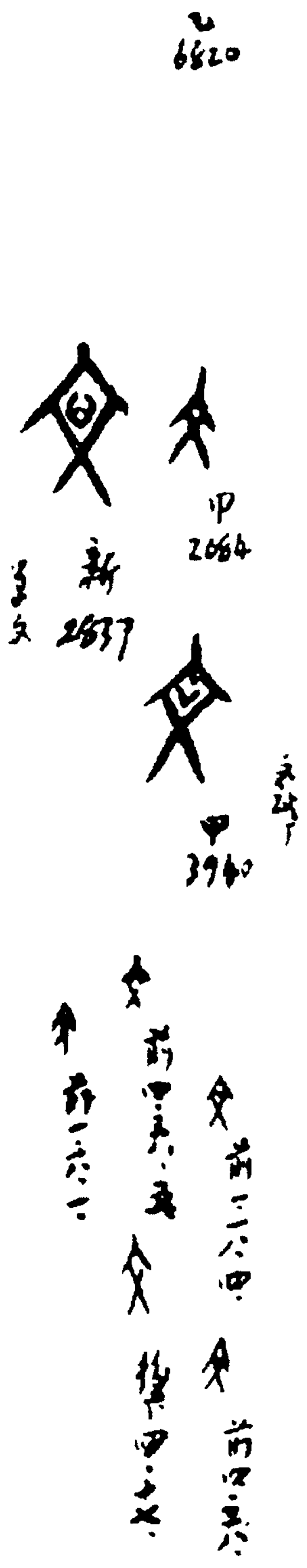
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案甲骨及彝銘之文皆示人身有錯畫，如文文文者，蓋文身之象形，引申以為文采字。哀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注：「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禮記王制：「被髮文身。」注：「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史記越世家：「翦髮文身，錯臂左衽。」注：「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文身所錯畫者，形態各異，故文字之所取象亦不一。其用於卜辭中者，方國地名，或稱先祖文武丁。如：

文入十（乙六八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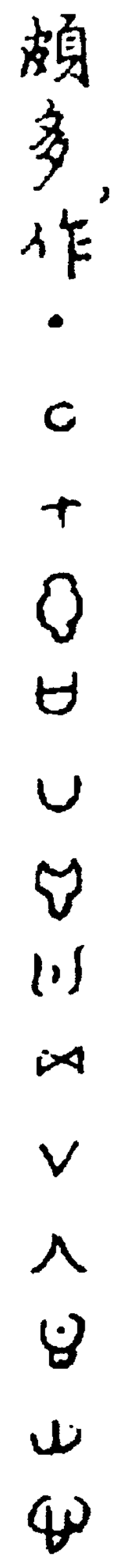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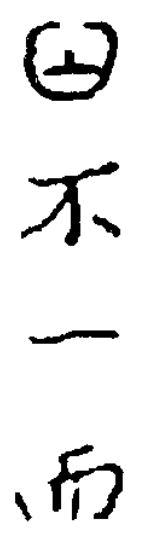
此為第一期武丁時甲橋刻辭，記方國之文入貢龜甲。文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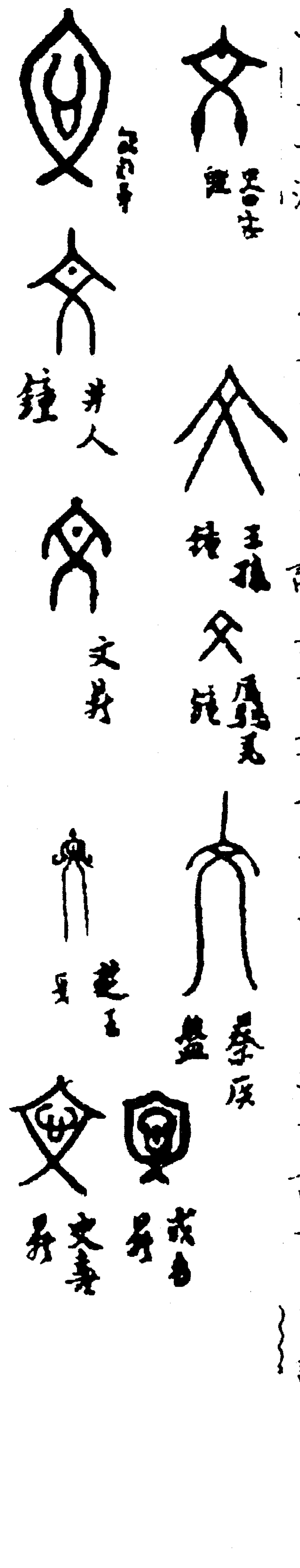
丁丑卜彭貞：于文（甲二六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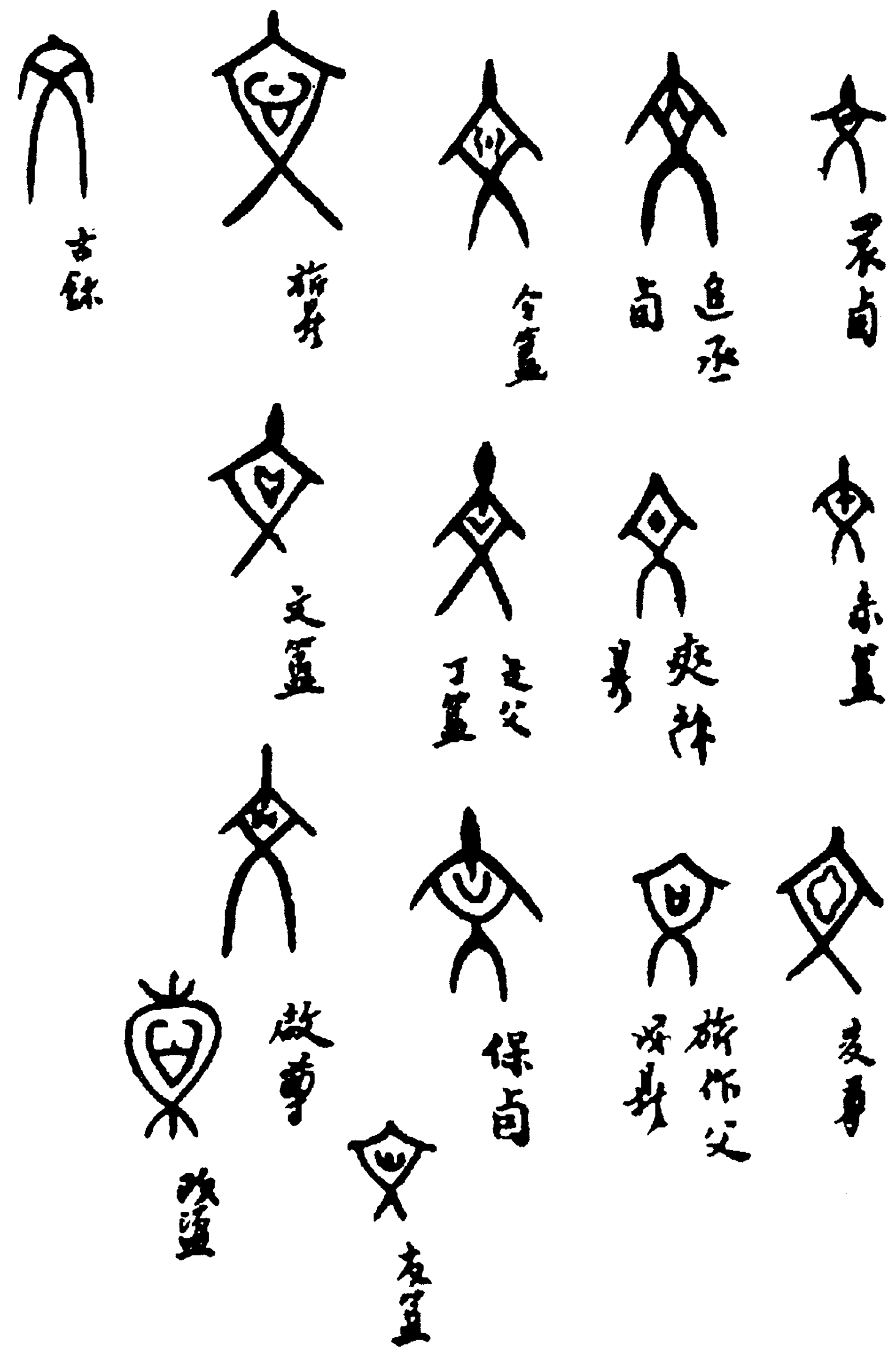
此為三期卜辭，原辭似未記全，其義雖明，依文例當亦祭祀之對象，若先祖廟號之類。文作文，頗與晚周金文相似，乃文之簡體，而為今字所從出。文字最多見者為五期帝辛之稱文武丁，如前一、一八、四作文，又一、一八、一作文，又四、三八、二作文，又四、三八、五作文，後下四、一七作文，小屯甲編三九四〇之鹿頭刻辭文武丁之文作文，戰後新獲甲骨集二八三七版僅殘存一文字，依書體風格，似亦帝辛時祀文武丁之文，作文。其用作彣飾文采之義者，皆所未見。



（乙）兩周金文中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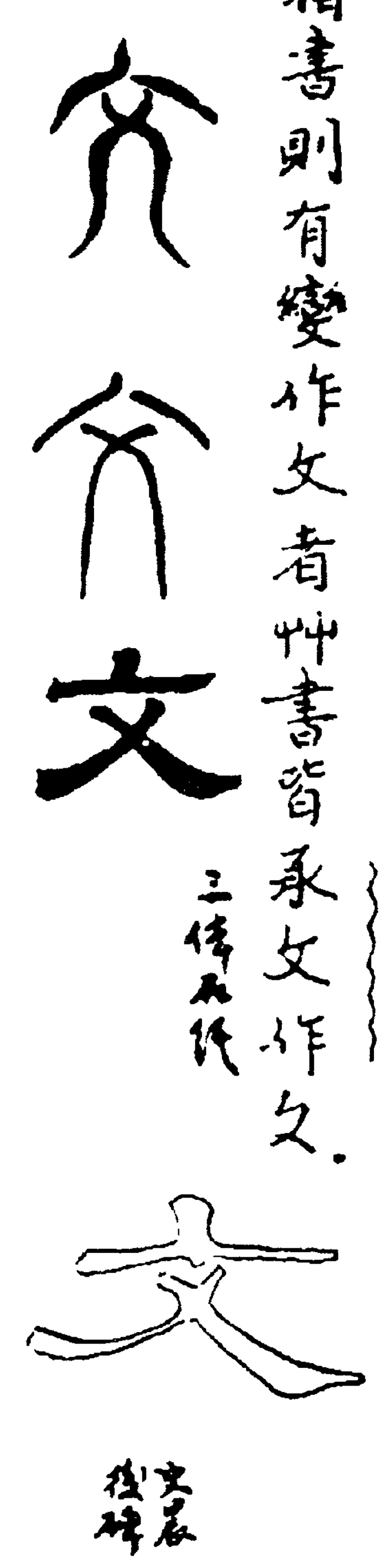
兩周彝器銘文，對祖先崇德報功者多，故「前文人」「文考」之文，不啻數十見。金文編輯錄甚富，綜其錯畫之形，種類頗多，作不一，而足古之文身宛然在目。如鳥光鐘之文，蔡侯盤之文已同小篆，楚王戈之文則為美術體。尚書大誥誤从心之文為寧，遂使「寍王」「寍考」不得其解者二千載。吳大澂曰：「不見古器不識真古文，安知寍字為文之誤哉。」（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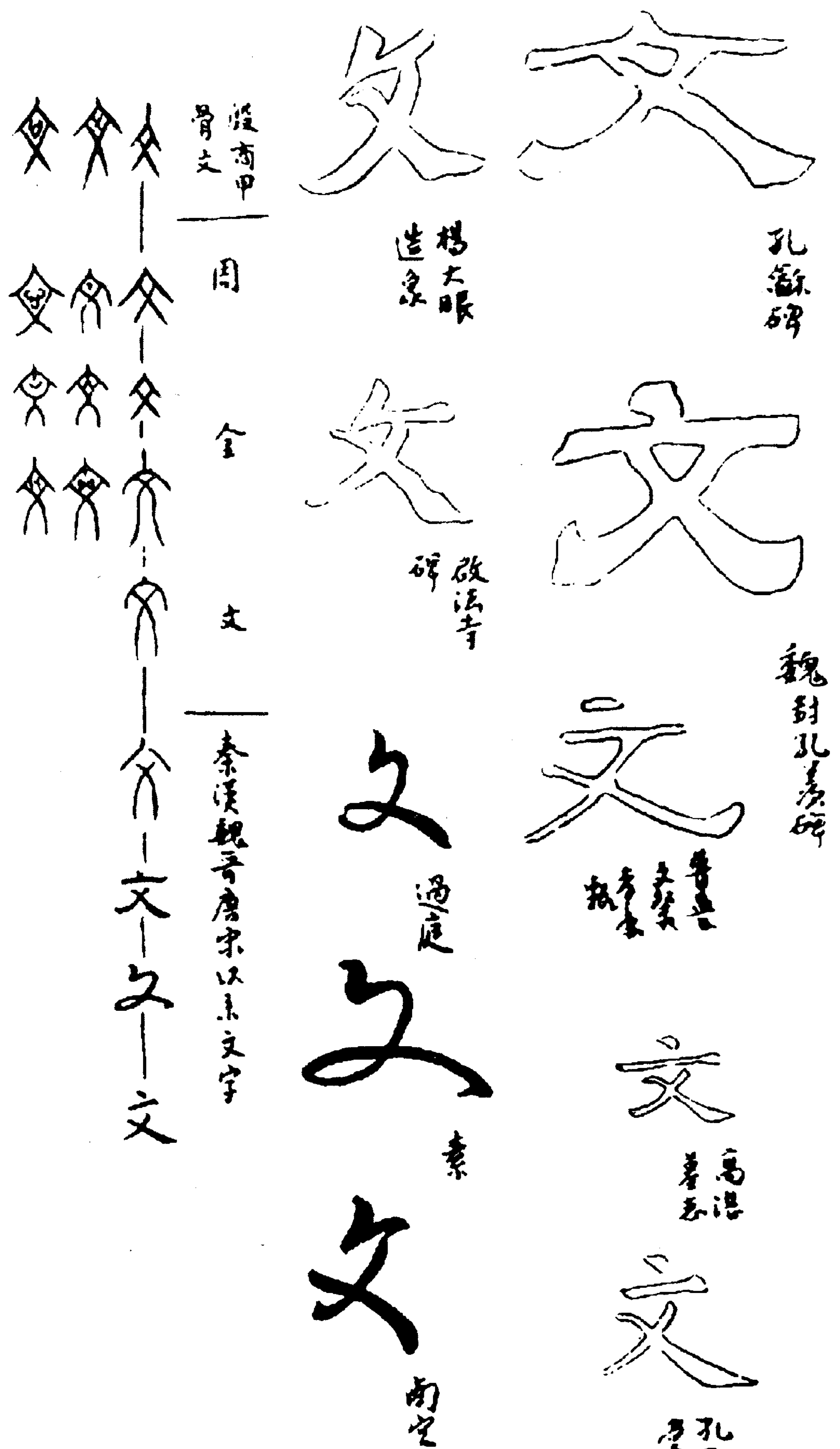



冡卣
赤簋
麥尊
追丞卣
爽作彝
旂作父戊鼎
令簋
走父丁簋
保卣
旂彝
文簋
啟尊
友簋
改簋
古鉥

(丙)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文字

魏三體石經之古文作交，僅與嘼客段相似，隸書則歷魏晉至六朝無多變化，楷書則有變作文者，艸書皆承文作攵。




孔龢碑
楊大眼造象
魏封孔羨碑
敬法寺碑
過庭
素
高湛墓志
南宮
孔子廟堂碑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魏晉唐宋以來文字

（原載《中國文字》第九册，一九六二年九月）

釋文

嚴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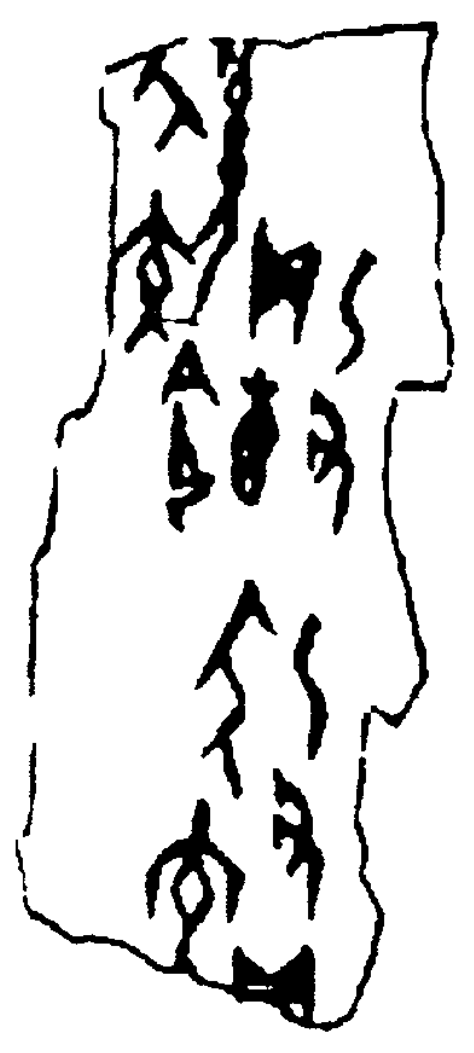
(甲)殷商甲骨文中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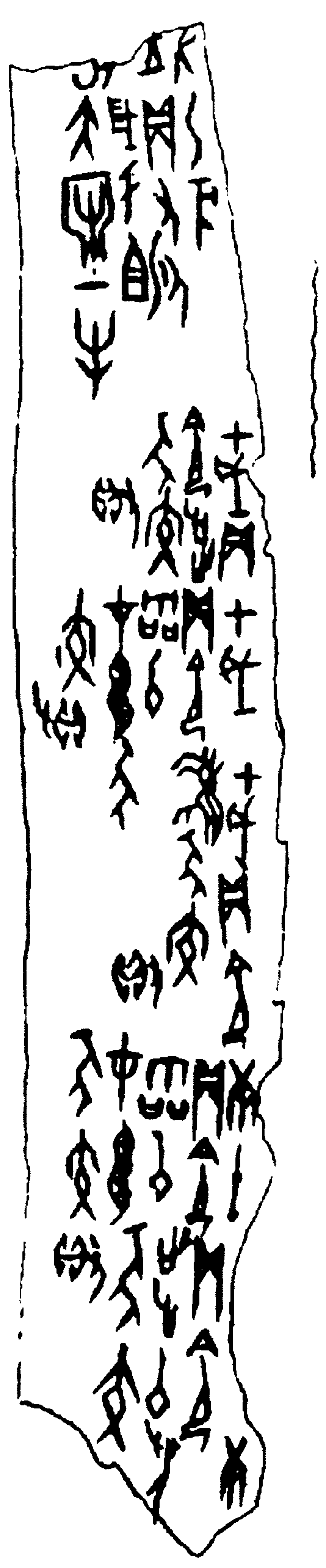
說文曰：「文，文脛也，从大，象交形。」段氏曰：「从大而象其交脛之形也。」山海經「交脛國人腳脛曲，長相交，所以謂之交趾。」案夨夭變大字之首，交變大字之足也，皆象人正面立形。引申之，凡相併相合相錯相接皆曰交。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交下注引說文曰：「合也，平也。」廣雅釋詁二、楚辭思美人注、禮記月令「虎始交」鄭注皆訓「合也」。訓平者經籍無考，蓋慧琳所據說文古本或有二訓也。甲骨文有交字，唯諸家字書未收。商錫永於殷虛文字曾據前編四卷三十葉六版之交入交字，曰：

祚案：卜辭干支之寅多作交，與許書之交字同，此字上文斷缺，莫由知其為交，入此聊備一格。

今案此版下為壬戌卜所存之交為甲寅卜之寅，非交字也。甲骨文編、續甲骨文編均付闕如。其字最早見於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四九葉之三一作交一作交，王先生皆釋寅，或諸家之失收，由此故歟！

其次見於著錄者為小屯甲編八〇六片，凡五文。


戩四三



右兩版皆武乙時卜辭，且為同時事，雖不能密接，可能為一骨所折。其辭曰：

乙丑貞(叀口命)夂交(得)。

乙丑貞叀奚命夂交(得)。　戩四九三

(案乙丑五日為庚午卜辭銜接)

庚(午貞：命口㠯口夂交得)。

庚午貞命步㠯[illegible]夂交得。

庚午貞：命霝㠯才蠶夂交得。

甲戌貞命鳴夂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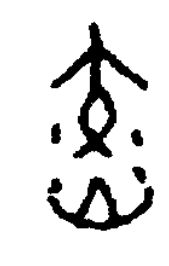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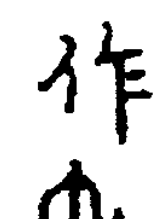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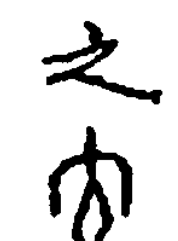
甲戌貞：命霝吕才蠶夊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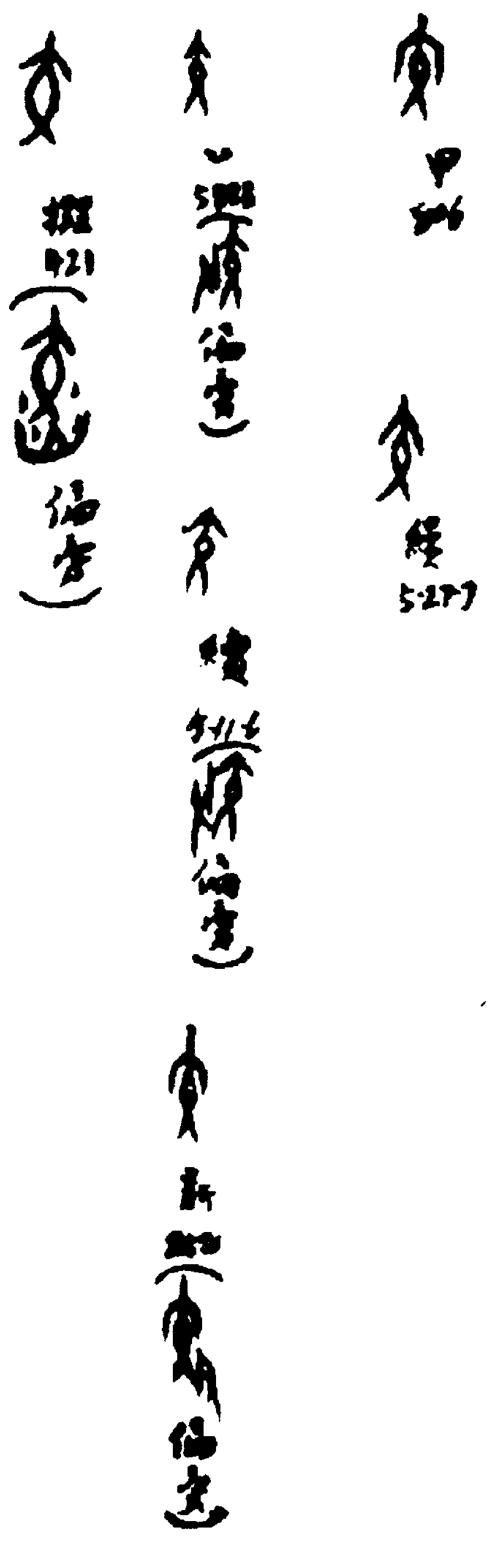
甲戌貞：命步夊交得。

乙亥貞：又升歲于且乙大牢一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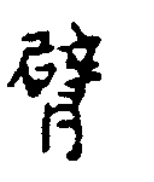
口丑貞：囚王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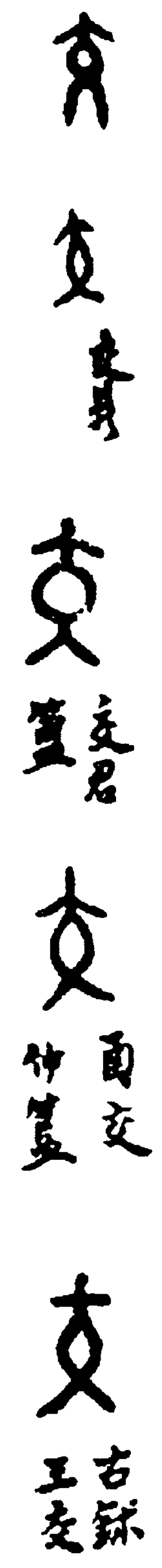
甲八〇六

案甲骨烄字作，效字作，以此證右辭之，皆交字無疑。其義殆如荀子王制：「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故諸辭皆以王命某起而以「交得」作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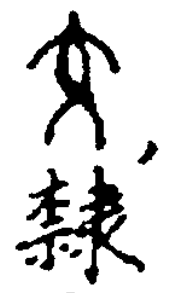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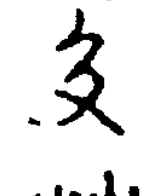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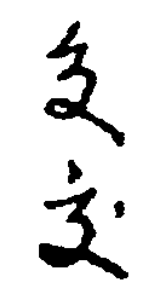

甲
佚921（偏旁）
續（偏旁）
新（偏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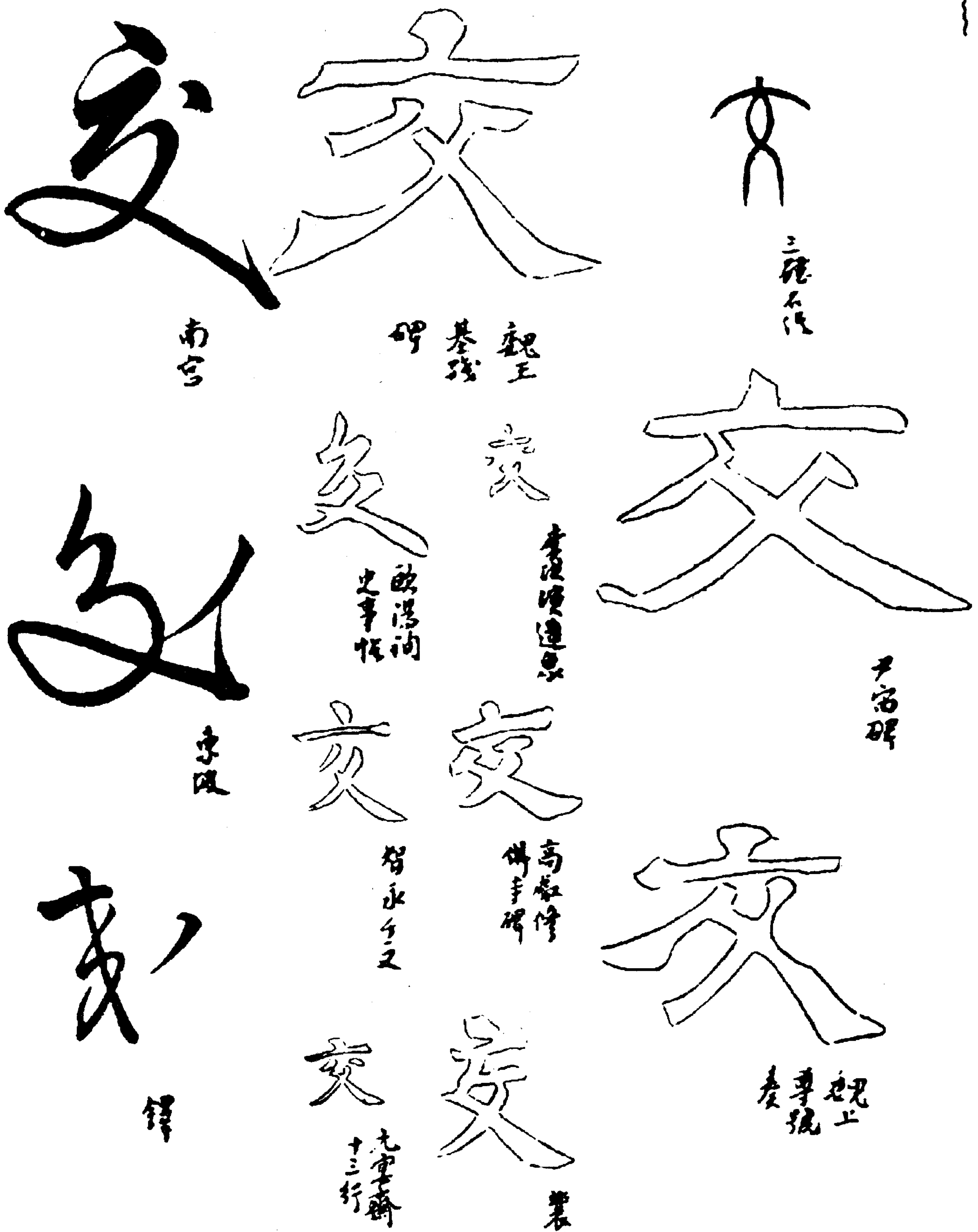
(乙)兩周金文中之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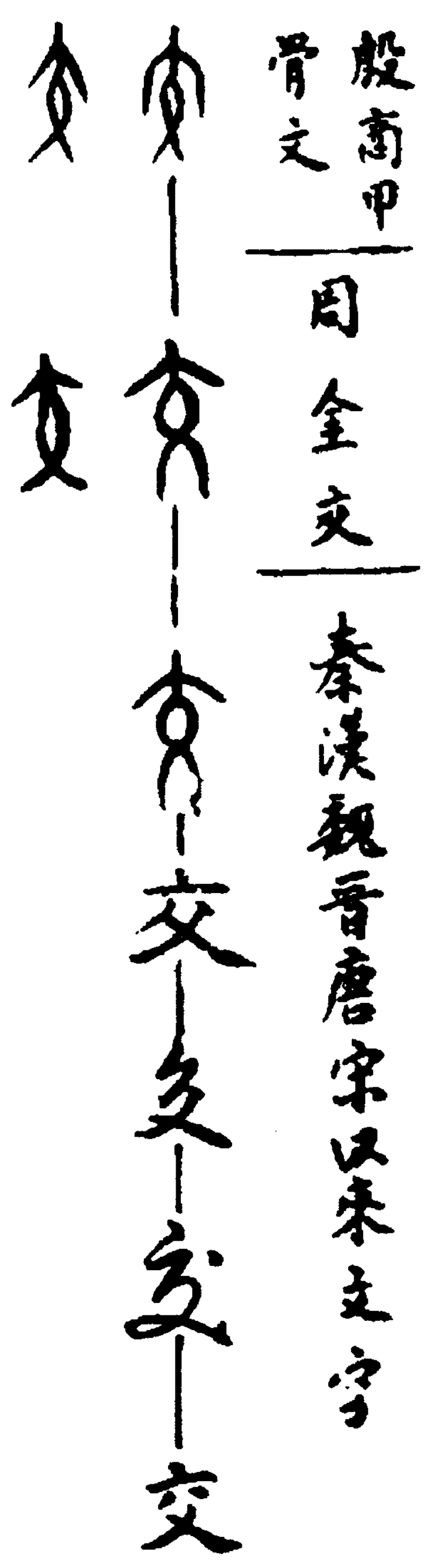
兩周金文之交，承甲骨形體，無大變化。古鉨王交作兩臂上平，已啟隸楷之漸。



(丙)秦漢魏晉唐宋以來之交字

小篆之交，承籀文作，隸變兩臂上平，兩足離析，遂成文形。楷書承之。歐陽詢史事帖作。艸書多作之形。


三體石經
尹宙碑
魏上尊號奏
魏王基殘碑
南宮
歐陽詢史事帖
高叡修寺碑
智永千文
裴鏡民碑
十三行
東坡
鐸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魏晉唐宋以來文字

（原載《中國文字》第九冊，一九六二年九月）

釋后

金祥恆

甲骨文有后司字，司羅叔言釋為司云：「說文司，臣事於外者，从反后。其文與此正同。然古金文司字皆作𤔲，疑此乃祠祀之祠字」（殷虛書契考釋中二十頁）郭鼎堂商錫永从之。商氏殷虛文字類編祠下云：「祚案此即祠祀之祠字，省示耳，與祖之作且意同。」郭氏殷契粹編：

丙寅卜，又伐于司，詞𤔲卅羌，卯卅豕。

丁卯卜，今日令吳。

粹四三〇（圖一）

考釋云：「司蓋段為春祭曰祠（示足）之詞。下片司與彡對文可證。詞殆𤔲省，與卯為對文，亦用牲之法，蓋即讀為磔，狗牲用辜磔，殷周秦漢均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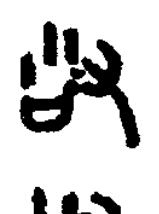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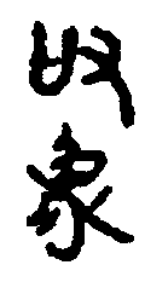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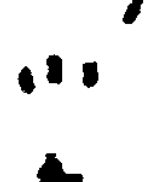
丁未，大示。

其五牢。

丁未貞：彳歲于司（此乃祭之誤）冓。

丁未貞：彳歲于劦冓。

粹四三一（圖二）

郭氏釋文司乃祭之誤，仔細察之，其字作象以手持肉，象酒也。即說文祭，

祭與劦為對文，均屬祭名，蓋卜辭通例也。故此片之𢼄非司。郭氏誤為司也。第四三〇片「丙寅卜，又伐于司，絧卅芍卯卅豕。」之司，亦非司下之絧，原片漫漶不明，似以糸从司，姑如郭氏釋為絧，然以整句卜辭言之，當為「丙寅卜，又伐于后絧卅羌卅豕。」后絧為領位格，受祭之對象，伐為舞樂，又為祭名。若如郭氏釋為祠「又伐于祠」則不辭矣。故司，當若說文：「后，繼體君也，从人口」之后，後引申為皇后。曲禮：「天子有后。」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之妃曰后。」漢書外戚傳上：「帝母稱皇大后」注云：「后謂天子之妃」，獨斷下：「帝嫡妃曰后，帝母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今以卜辭證之如：

甲戌卜，㞢龔后，卯子汰。　續五六六　徵人九（圖三）

龔后𡆥我。

帚好。　乙二二七四（圖四）

龔后者后繫母家之姓龔，以示所自出也。金文左傳亦然。龔為武丁時地名。

至龔　佚六七。

叀龔伐　佚五八。

辛未卜，在龔貞：王今夕亡畎。　前二、三、六

貞：王于龔囿。

勿于龔㠯　乙五四〇三

龔之地望，春秋時，鄭太叔出奔共，周共伯和之封邑，或即今之河南省衛輝縣。蓋龔或作共。漢書項羽傳：「義帝柱國共敖」顏師古注：「共讀曰龔。」龔即共也。籀文从龍作龔，金文亦然。于思泊商周金文錄遺第七七司作父乙鼎十二字，其銘文漫漶，不可卒讀，然龔后母（圖五）則甚明，與甲骨文之龔后，或為一人，至少與之有關。故此器為商器無疑，其時代早不過武丁，晚至祖甲祖庚

后母大室

其囗囗后母叀　粹一二五一（圖六）

郭氏釋后為司云「讀為祀。」卜辭：王廿祀，或作王廿司，其證。司母大室者，祀母于太室也。然不知司母者乃后母也。

囗囗卜，貴貞：又后母：　佚四六六（圖七）

若以郭氏釋后為司則「又司母」之又，非祭名，而為動詞有也。然又乃㞢祭，至第二期改為又，此為又（祐）祭后母。

癸未

㞢后　續存一〇八（圖八）

正又作㞢。

臣妌其入，乎从，又后母，我克孥二人。　侯家莊三四（圖一二）

戊辰卜……亡尤。

后母其。

文武帝乎福后母（合文）于癸宗，若，王弗每？　珠八四（圖九）

此片又見于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第二、二五、三。而拓片有遲早而已。福祭正與（㞢）祐祭同。

其唯后母（合文）福，足。　錄六六（圖一〇）

囗囗卜，貞：……文武帝……福。

丁卯……帝后㞢，　明義士殷契卜辭三〇八（圖一一）

戊辰卜，利貞：彭，小宰，至豖后癸　乙五九八五（圖一三）

己卯卜，𠂤，㞢匕己？

叀豖后母？　續一、三九、二（圖一四）

叀豖后？　柬五四（圖一五）

叀豖后衎：吉。　前六、二三、一（圖一六）

癸卯卜，未癸，其彭巧后母，至　乙四五〇七

豖后、豖后母或豖后癸皆為人名無疑。以上均為武乙文丁時卜辭。

丁卯卜，弜降母尹后于父乙，亡𡆥，尹。

丁卯卜，貞：王㞢弜降母囗亡𡆥，尹。　乙一三三六（圖一七）

丁卯降母后于父乙，亡𡆥，尹。

丁卯卜貞：三㞢弜降母亡𡆥，尹。　乙七九〇〇（圖一八）

以上二片為一版之斷簡，為文丁之卜辭。母尹后者，尹后母也。

囗囗卜貞：翌辛卯，㞢于后辛艮㞢（有）羌十。　前五、九、六（圖二〇）

丁卯卜，

叀今日枋。

于后辛， 甲八四 (圖二一)

卯

商

后癸 新九二八 (圖二二)

乙丑卜，其又歲于二后，一牝。 甲八七五 (圖一九)

二后為誰，或即豕后癸與后辛也。或曰有三后，如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三集：

口未卜大

三后日 清暉山館一七一 (圖二三)

三后亦不知所指，或加后母戊也。殷鼎銘后母戊者（圖二四過去均釋司母戊）始見於民國卅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申報第九版，邵慎之的殷代祭器出土記，後有張鳳作考釋，載上海中央日報卅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文物周刊。其形製又見于大陸雜誌二卷五期封面，董師彥堂云：

鼎長方形，兩耳四足，四角有棱，傳世古鼎，此為最大。抗戰中出土於河南安陽之武官村。發現之初，恐為日偽掠去，亟埋土中，勝利後為安陽專員趙質臣偵悉收歸。時民國三十五年冬，值國府主席蔣公誕辰，乃以專車運京為主席壽，當即交由中央博物院保存。……鼎高通耳一．三七公尺，通口一．〇九公尺，上口長一．一〇公尺，寬〇．七六公尺，足高〇．五一公尺。腹部四面中間皆有長方形空白，圍以花紋，上下饕餮文，中皆有棱，左右夔龍及蠶文，四隅有棱，上為牛首，下為虎首文。足上端有饕餮文一，隅有棱下有平行綫，兩耳方形，一脫落，一撊。面作兩虎銜人頭形，肩作蟬文，耳附鼎口處有兩小饕餮。銘三字曰「司(后)母戊」在器口內後壁中上部。

后母戊者與甲文后母后辛例同。為后母戊而作之鼎也。此器當出於后母戊之陵墓。考盤庚之後，王后名戊者凡三：一為武丁后，二為祖甲后，三為武乙后，稱母戊者，一在祖甲之世，二在康丁之世，三在文丁之世。今就字形考之，或當在文武丁時。

己酉貞：王其令火后我古， 掇四三一 (圖二六)

己酉貞：火協王事：

火后者后之母姓火也。火之地望不詳。

壬辰卜貞：叀勿令后古： 續存七〇 (圖二五)

此雖不言明謂后，然以上例比較之，亦可知司為后，非司也。

后，說文云：「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徐灝曰：「說解殊舛，既以𠂆象人，不得又析為从厂一口。蓋後人竄亂。」段氏刪成「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並於「象人之形」下注：「謂上體𠂆也。𠂆蓋人字橫寫，不曰从儿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下文卮解立曰象人。」后所从𠂆口是否从口人，實可懷疑。疑后為石之異文。說文磬之古文作𠩺，从后巠聲。甲文磬作㱿，象以殳擊懸磬也。磬為樂石，故从𠂆。𠂆即古文磬之后所从之𠂆。說文碣之古文作𥕢，繫傳作𨸏，玉篇作䃭。𠂤𠂤𠂆蓋即石所从之厂，故后為后之異文，而后石為一字。尚書堯典「擊石拊石」釋文「石古文作后磬」，謂古文作后，下有磬字，蓋后為石之證也。至於石音禪紐，后匣紐，同為次濁摩擦音，故石后得通假。后非繼體君之本義矣。借后為皇王帝后之稱，如尚書盤庚「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堯典「群后四朝」，湯誓「我后不恤我眾」，泰誓「元后作民父母」，顧命「皇后憑王几」。後以「皇天后土」（左傳僖公十五年），遂借為皇妃之后。易經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以皇對后，君既稱皇，故其妻稱后也。曲禮曰：「天子有后。」詩經關雎序疏曰「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后與祀同為匣紐，故又得假借為祀。如：

庚寅卜衒王品后，癸巳不。二月。 甲二四一 (圖二七)

丁酉卜兄貞：其品后，在茲。 後下九三 (圖二八)

丁酉卜，兄貞，其品后，在茲，八月。 徵人八 (圖二九)

丁酉卜，兄貞：其品后在茲， 後下一〇一 (圖三〇)

王品后之品，于思白殷契駢枝三釋系下云：「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周禮內饔：辨百品味之物。注：百品味庶羞之屬。」蓋品為籩豆之祭。王品后者，王以籩豆品物祭祀也。段后為祀。金璋所藏甲骨卜辭，其中有一片：

癸丑卜王曰貞：翌甲寅，乞酉𠭯自上甲衣至毓，余一人亡囚(禍)。茲一品祀。在九月。冓示癸𠭯豕。 金一三四 (圖三一)

其品后與品祀同，蓋后假借為祀之證。卜辭常見后室，如：

壬辰卜，貞，唯后室 前四．廿八，卜七六四 (圖三二)

口口卜貞[illegible]后室　佚八四三　清六〇二　外三四七　（圖三三）

過去均釋為司室，以為司即祠，祠即祀，其實假后為祀也。

癸未卜，在上[illegible]貞：王旬亡畎？在六月，王廿后（祀）。

癸卯卜，在上[illegible]貞：王旬亡畎困十月　前二、四四　（圖三四）

癸未卜，在上[illegible]貞：王旬亡畎，王廿后（祀）。

癸卯卜在上[illegible]貞：王旬亡畎？　前二、四三　（圖三五）

癸未王卜，貞：旬亡畎？在九月，在上[illegible]王廿后（祀）。　前二、四四、加四、廿八、一　（圖三六）

董師彥堂殷曆譜旬譜載於帝辛廿年，蓋后假借為年，殷曰祀也。而葉玉森前編六、二三、一及拾遺考釋一四一七片下考釋云：

后及司之反書，即司字，卜辭似段作祠，堯典汝后稷之后，經生取訟紛紜，鄭玄王充劉向並引棄事作汝居稷官，近儒俞樾、王先謙遂據以訂正謂后為居譌。余桉卜辭后字與后形同，知堯典古文必為汝司稷。又卜辭后字段毓為之，一作居形，故傳寫譌變，或誤后為居。鄭玄等所見之本，乃更譌作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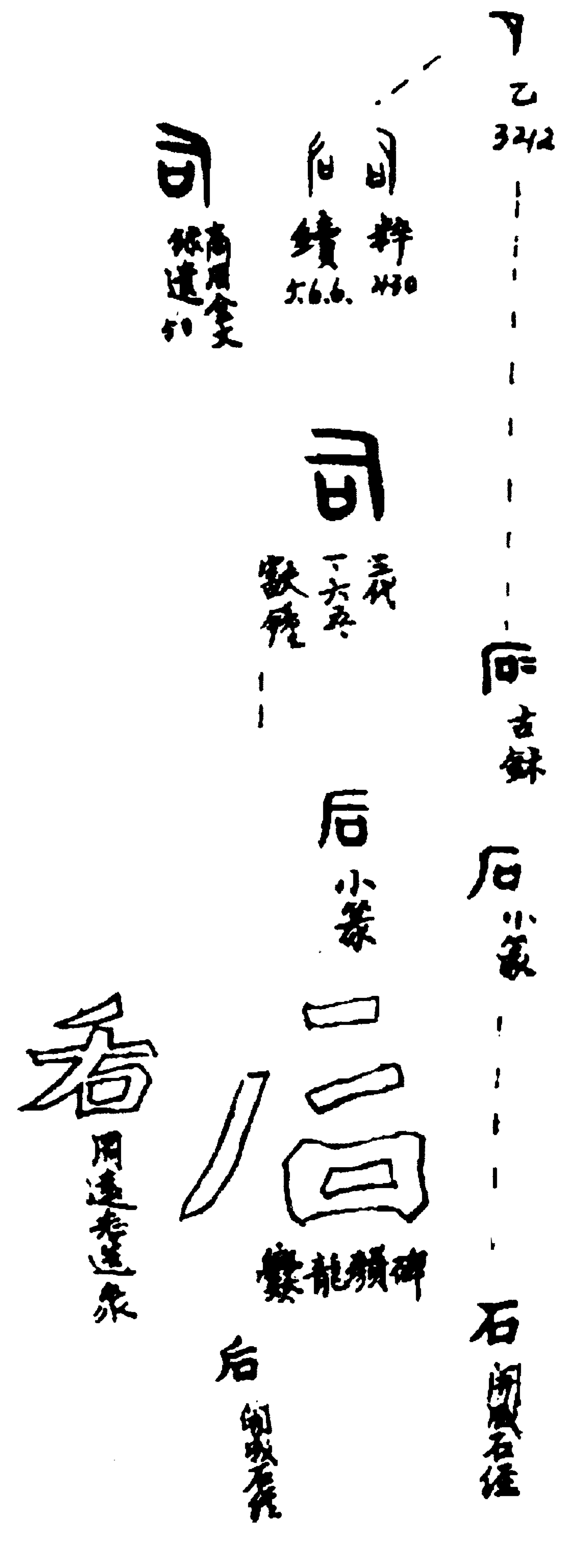
葉氏謂鄭玄等所見之堯典后譌為居是也。蓋后與居形近而誤，而曰古文必為汝司稷則非。司與居形之差若天壤，決不會訛誤如是之甚。或曰古文作后則后乃后字，非司字。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从反后，其實為一字。甲骨文（乙二二七四）龔后之后作司，（乙五九八五）龔后之后作后，正是正反書之証。因甲骨文求左右對稱，常常正反書之，其實為一字。故司之說解為臣司事於外者與后發號者君后也，其義一之與二也。許氏不見真古文，不知為一字，強分為二，而易其解說。至如說文中反从為比，反身為㐆，反欠為旡，反永為𠂢，反彳為亍，多可疑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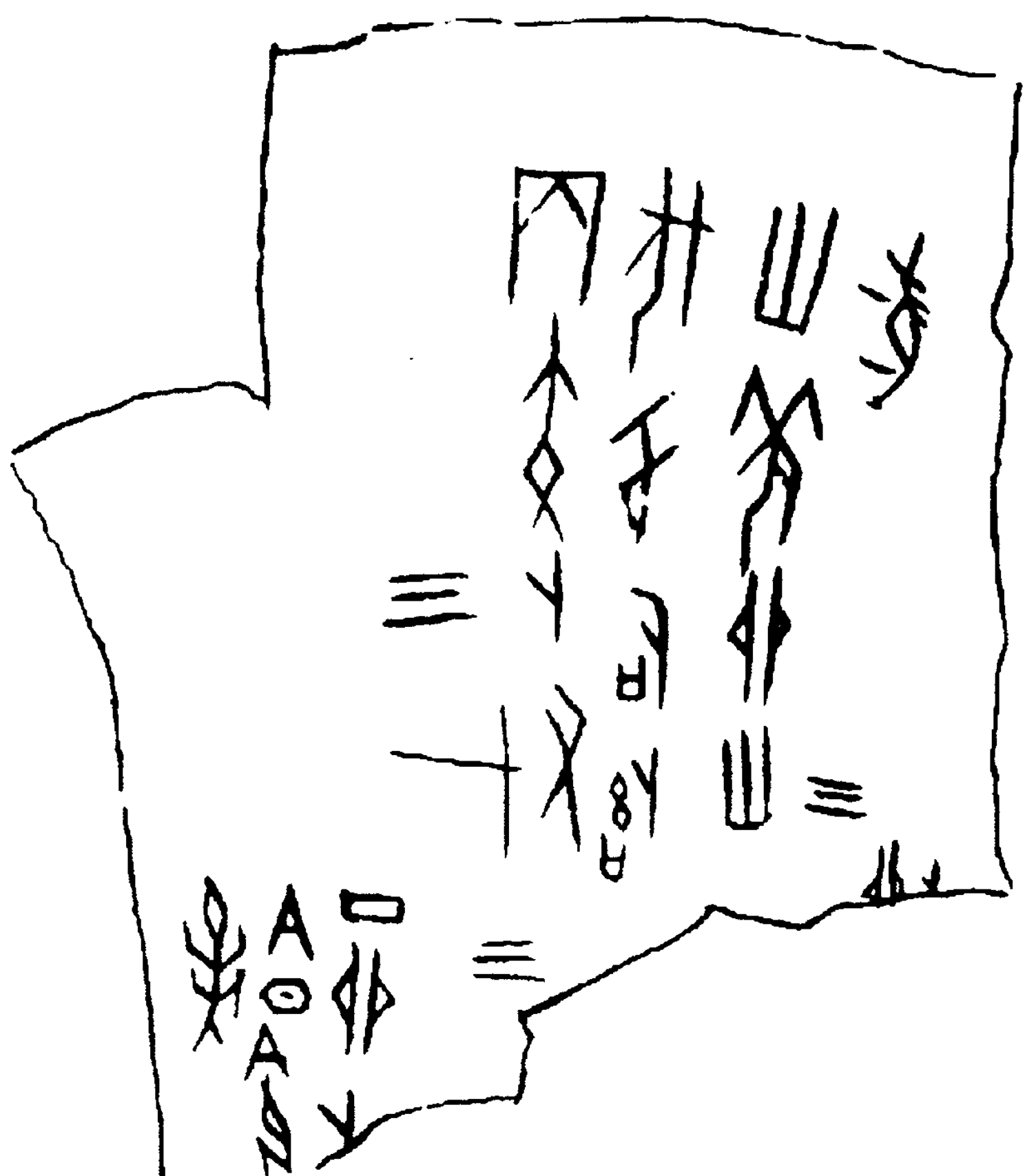
說文另有司與后之反書形同，从ㄱ口；ㄱ者倒匕也，匕以取食物餵之於口，即飼小兒之義，為飼之初文。

后在殷商金文中作司，如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冊李濟之先生之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載小屯M〇六六出土之銅盞銘文三字（圖三七）其中后作司，其餘二字，因銅銹腐蝕不清，不知其文。在金文中，作皇后之后，如三代吉金文存歔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成乍競，我隹后配皇天，王對乍宗周寶鐘」之后與皇天對文，若左傳僖公「皇天后土」，以往后多釋為司，如容庚金文編入司，至小篆作后，隸書如爨龍顏碑作后，周遠志造像作后，唐開成石經作后，其字形無大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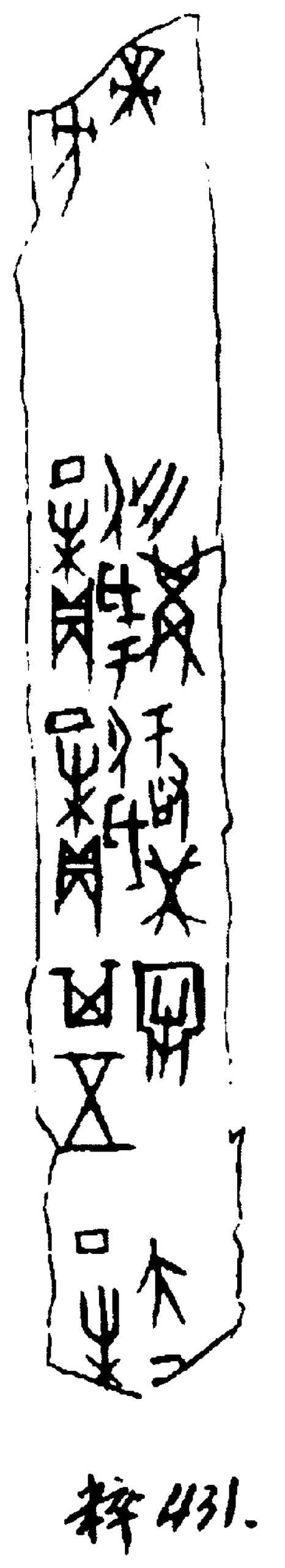
茲將后字之演變列表於後：

殷商甲骨金文—周金石文—秦漢魏晉文字—唐宋以來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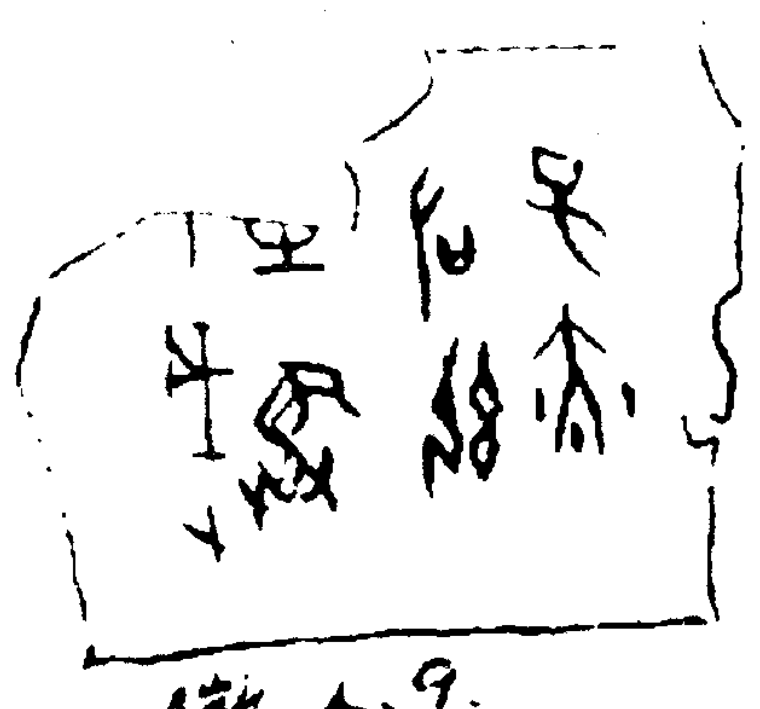



粹 4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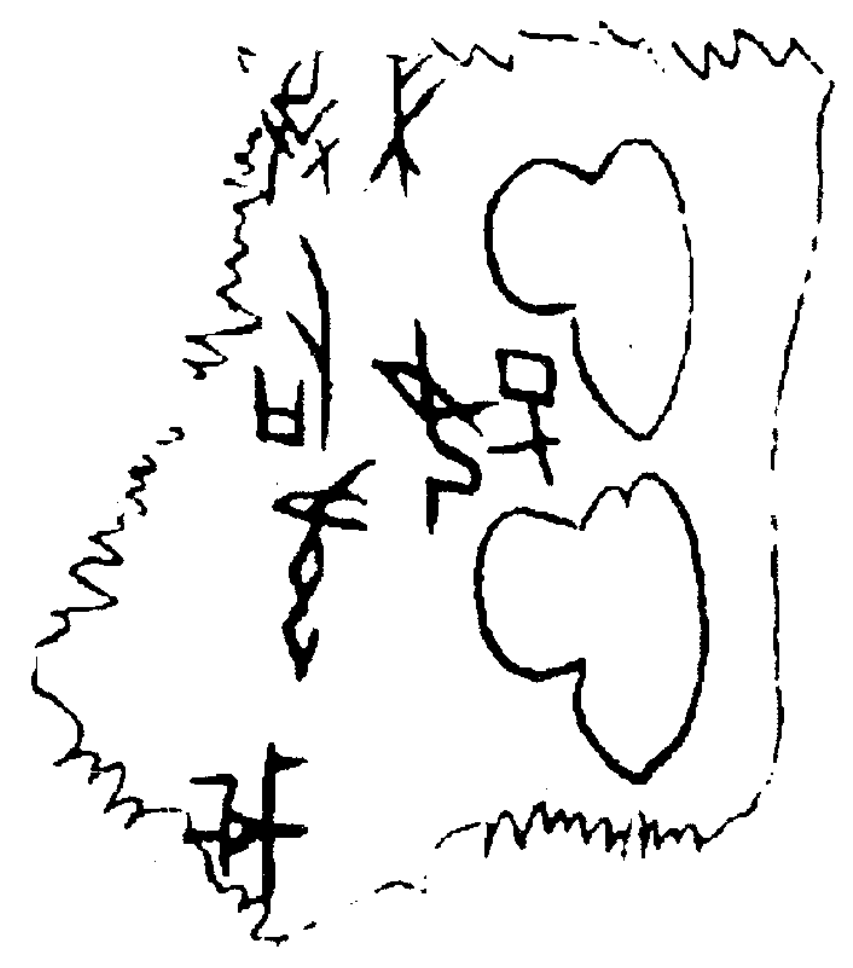
圖一


粹 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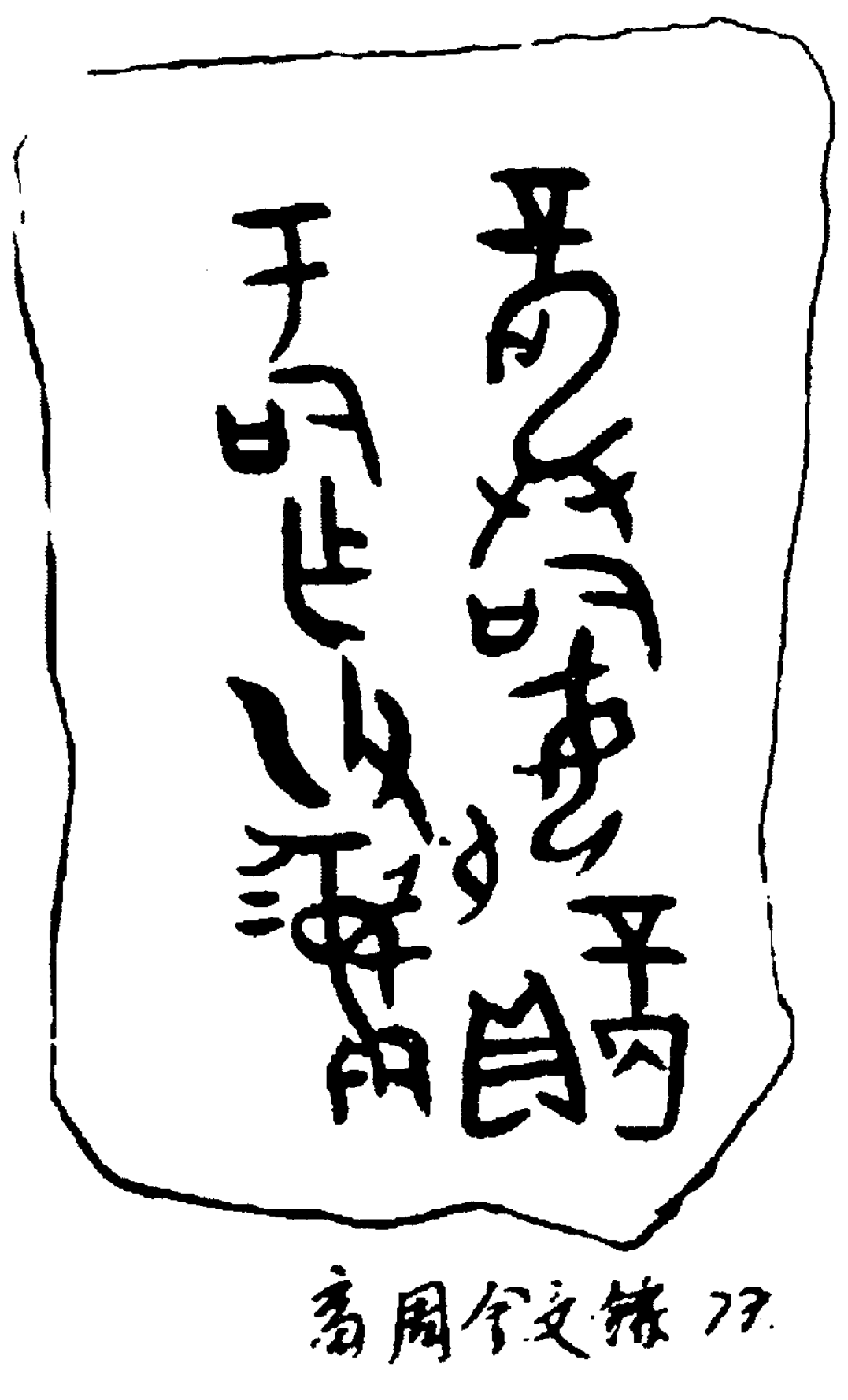
圖二


徵人.9.
續 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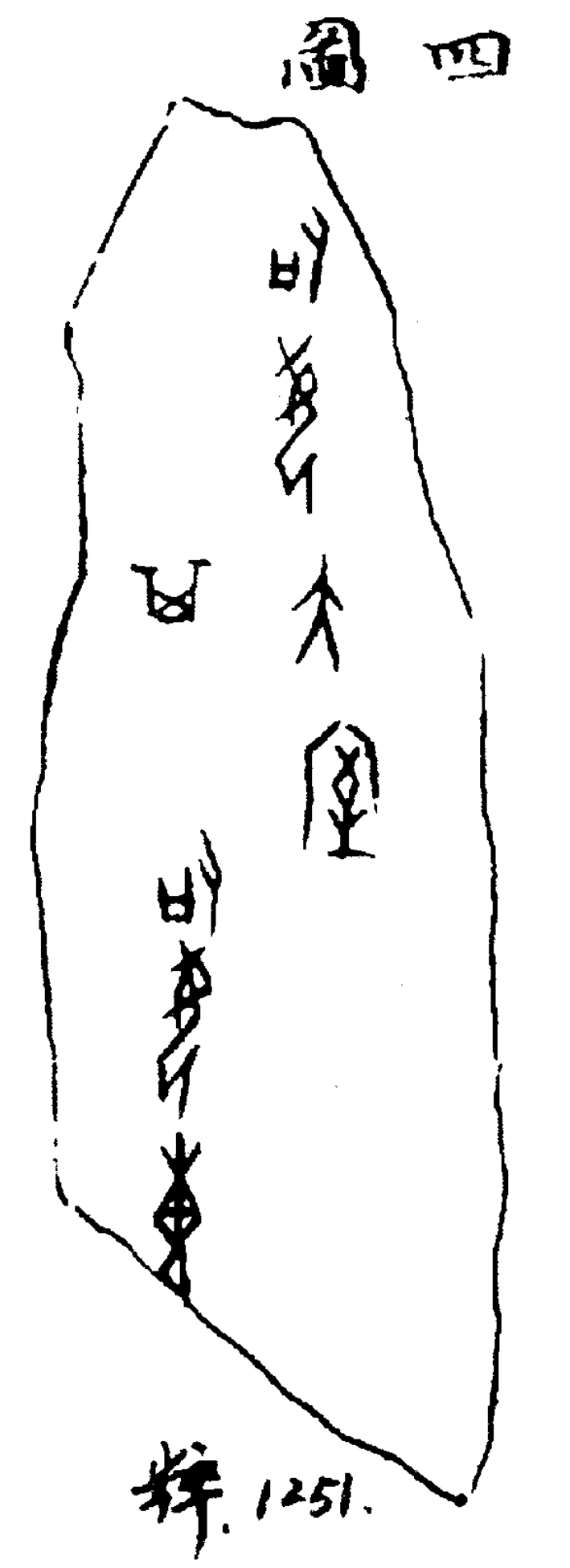
圖三


乙 2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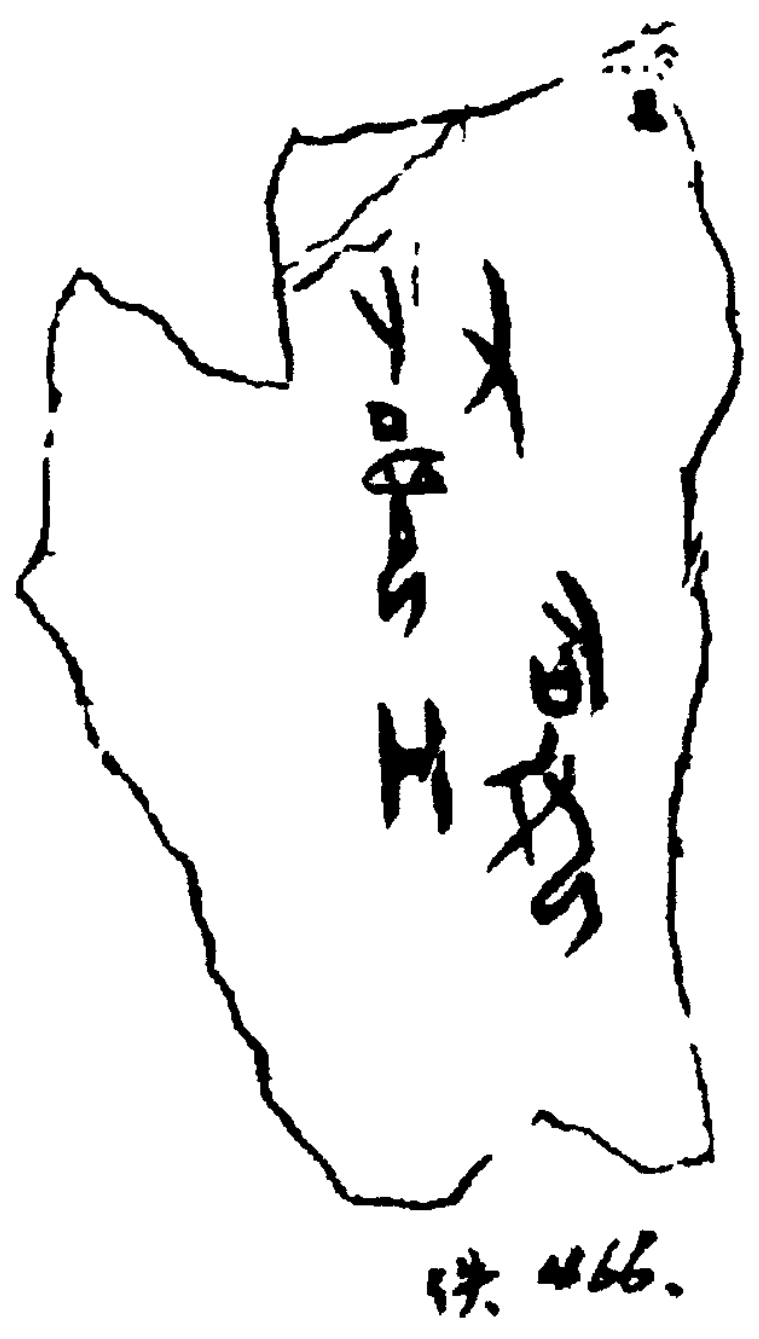
圖四


商周金文錄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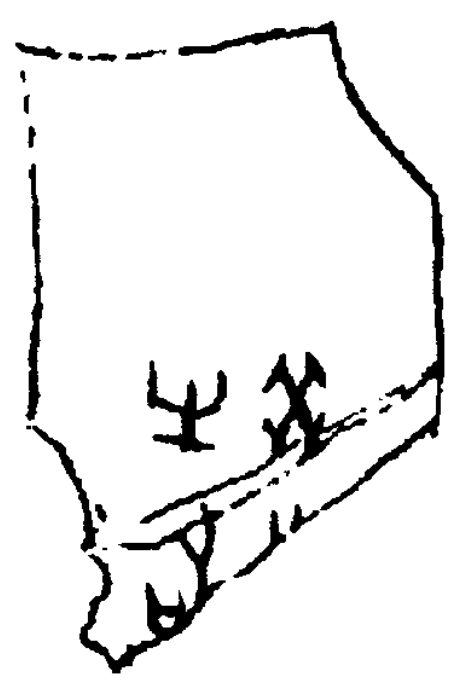
圖五


粹 1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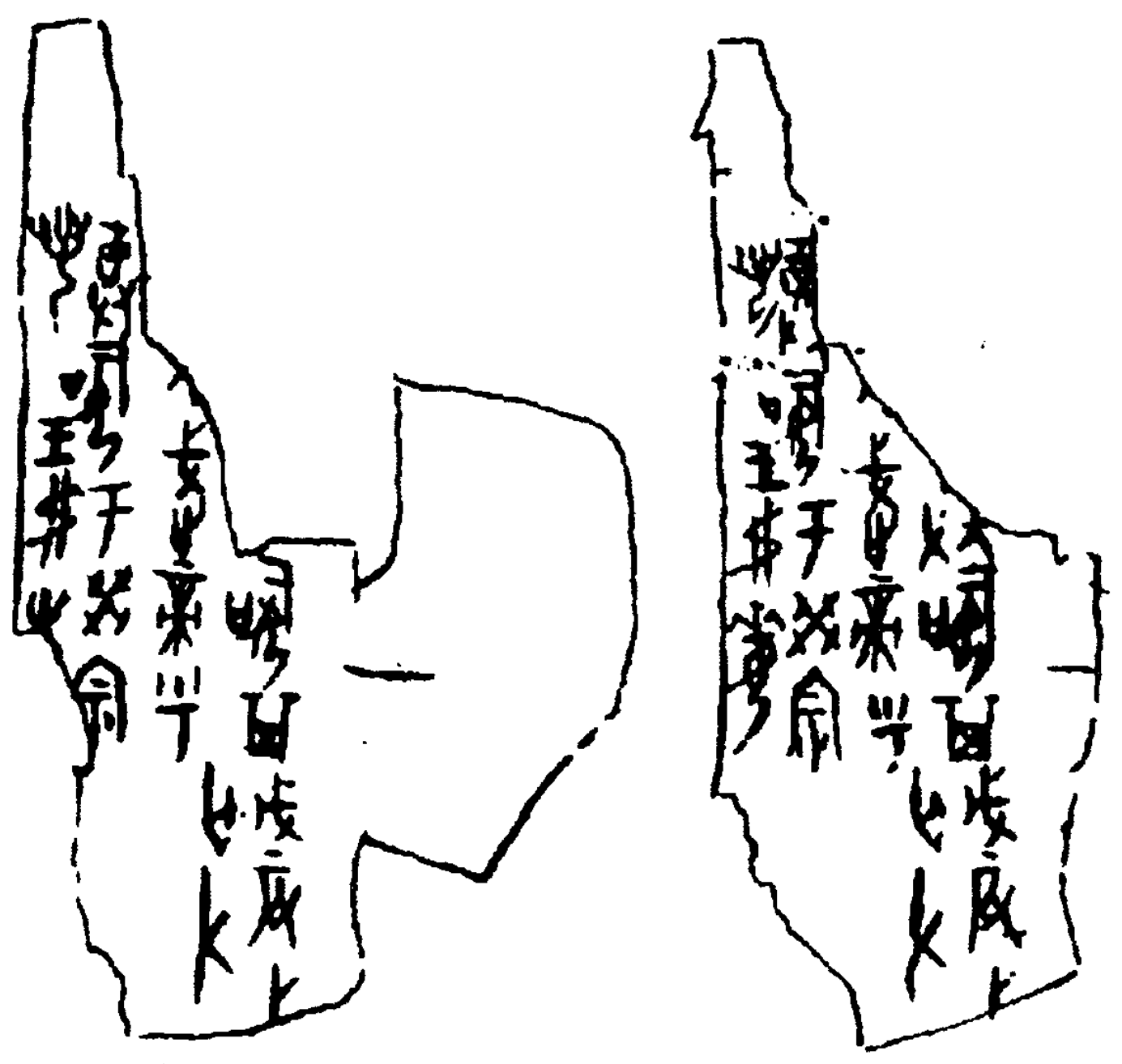
圖六


佚 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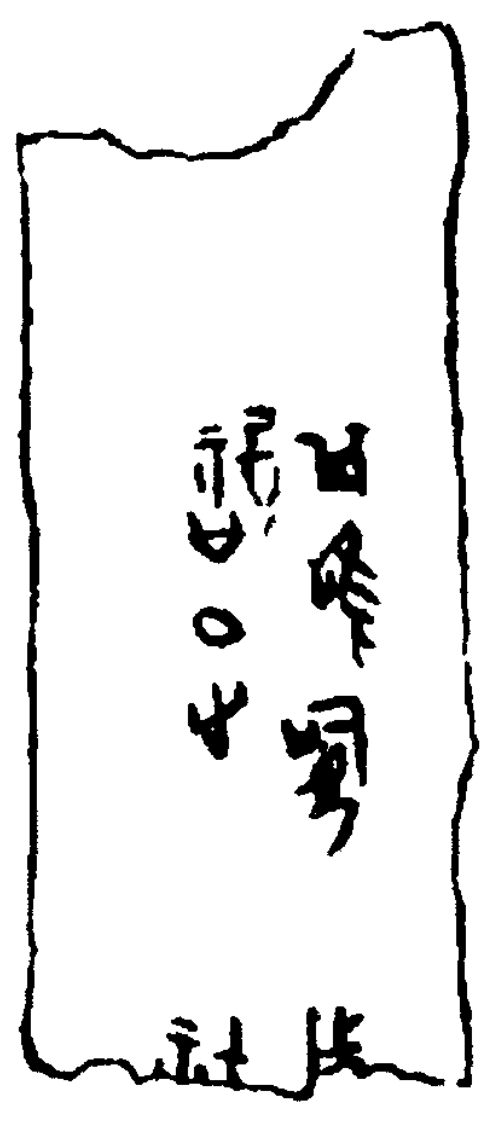
圖七


续存 1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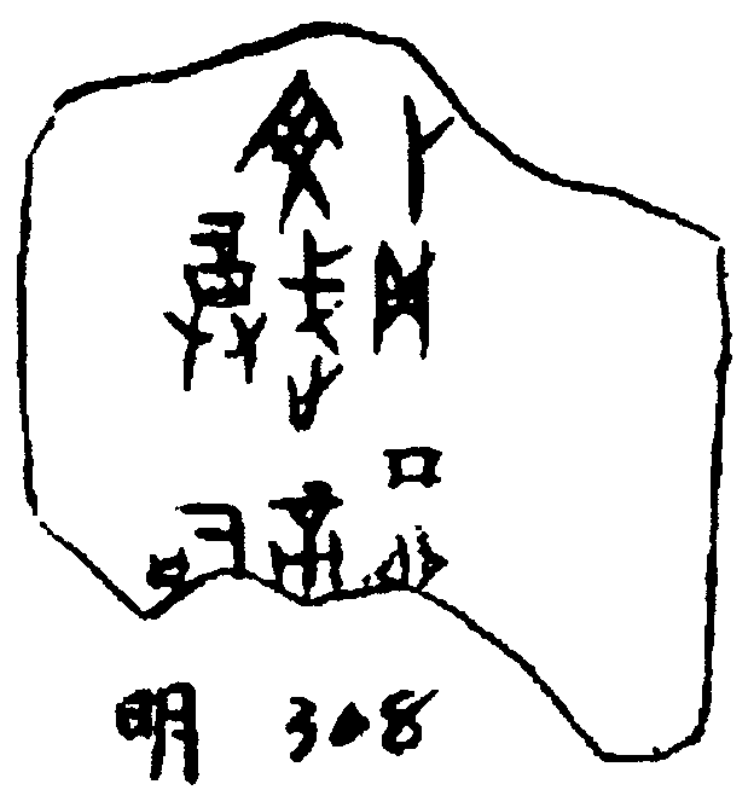
圖八


珠 84　林 2.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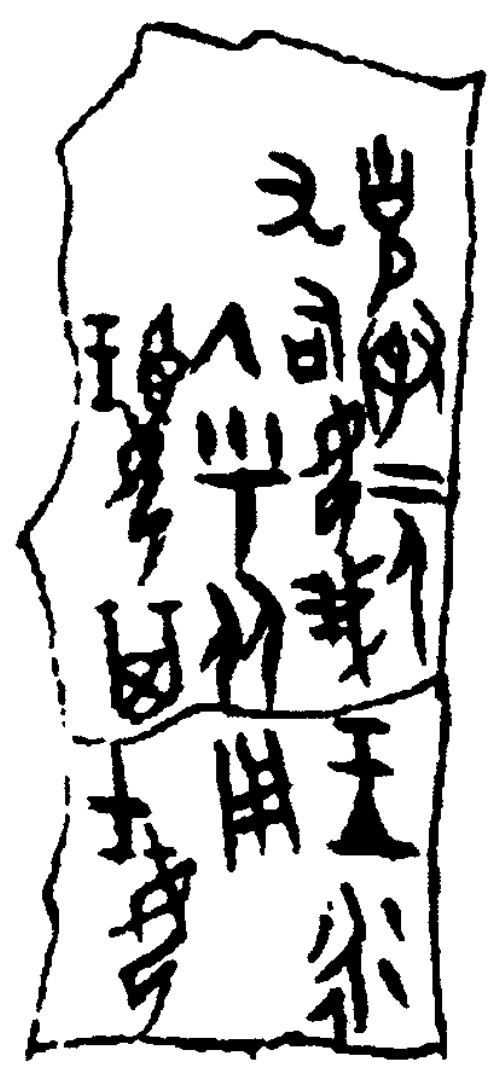
圖九


錄 660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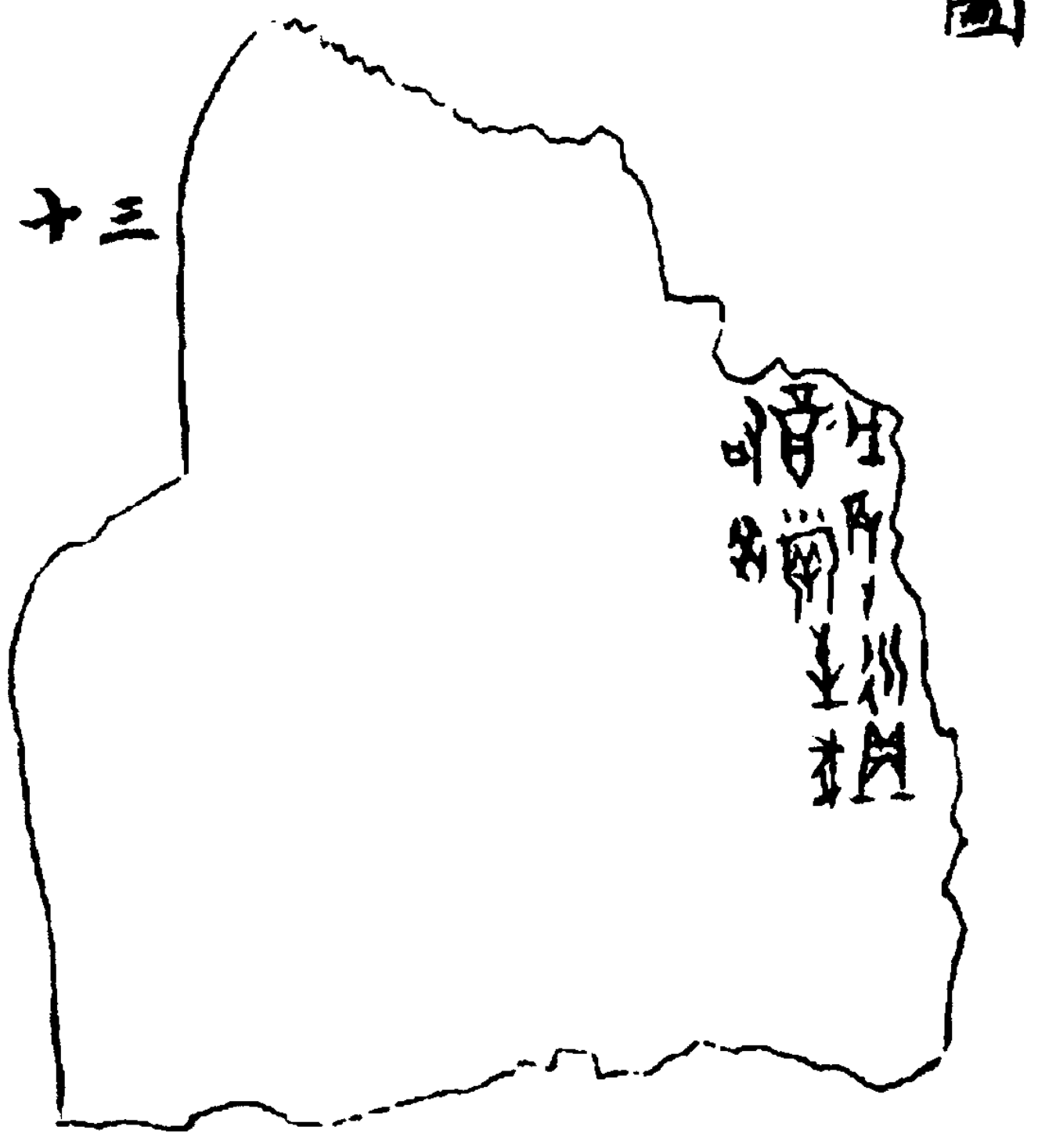

明 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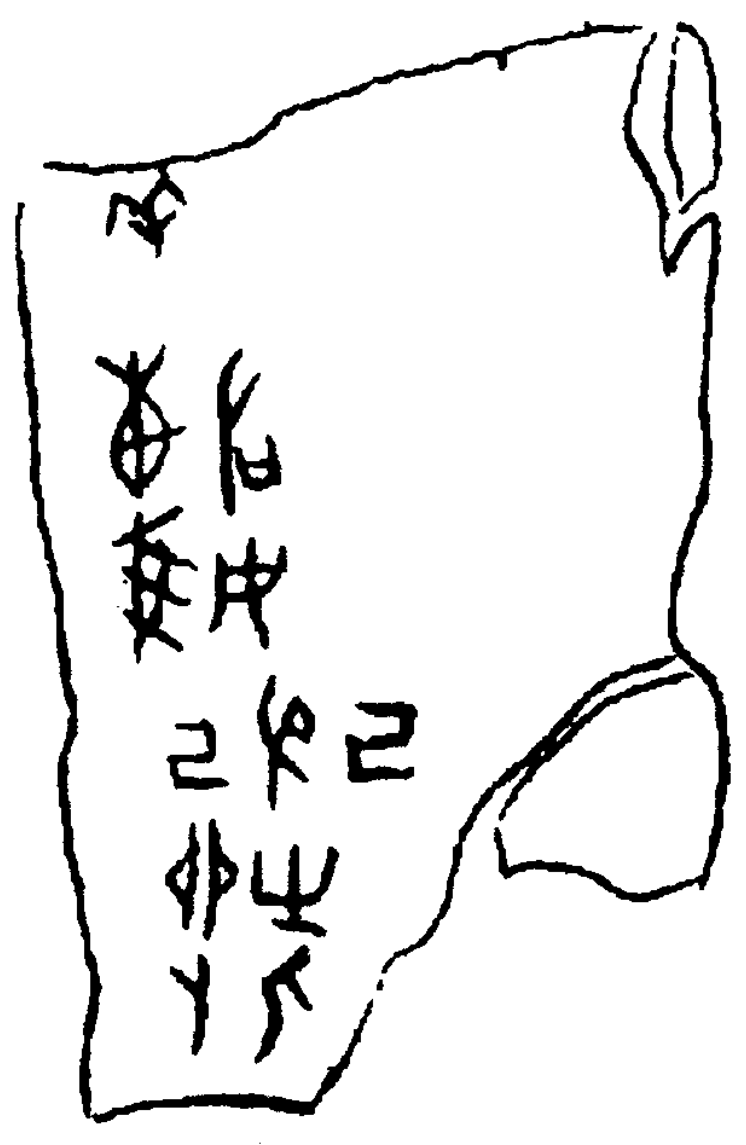
圖十一


34 出土 侯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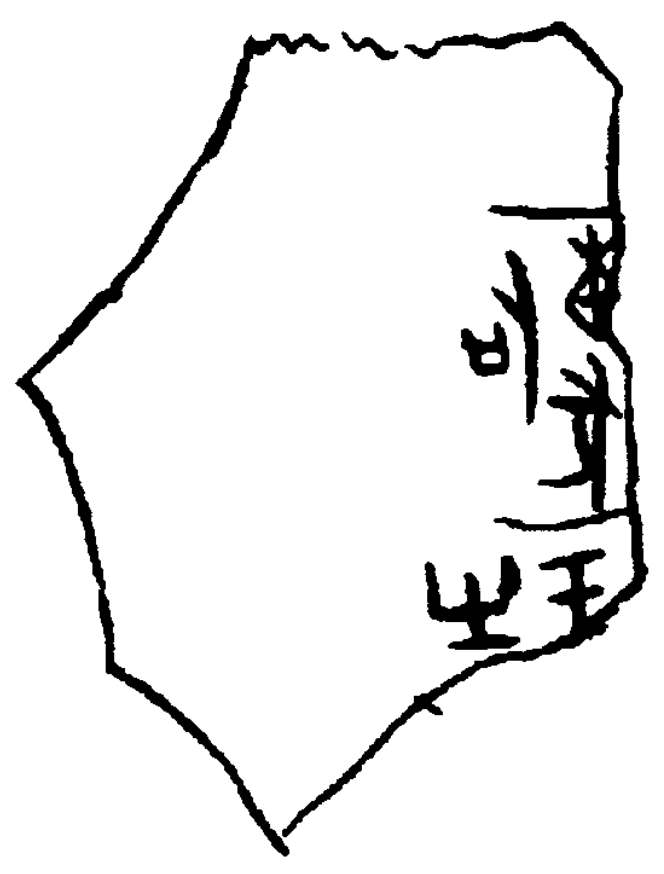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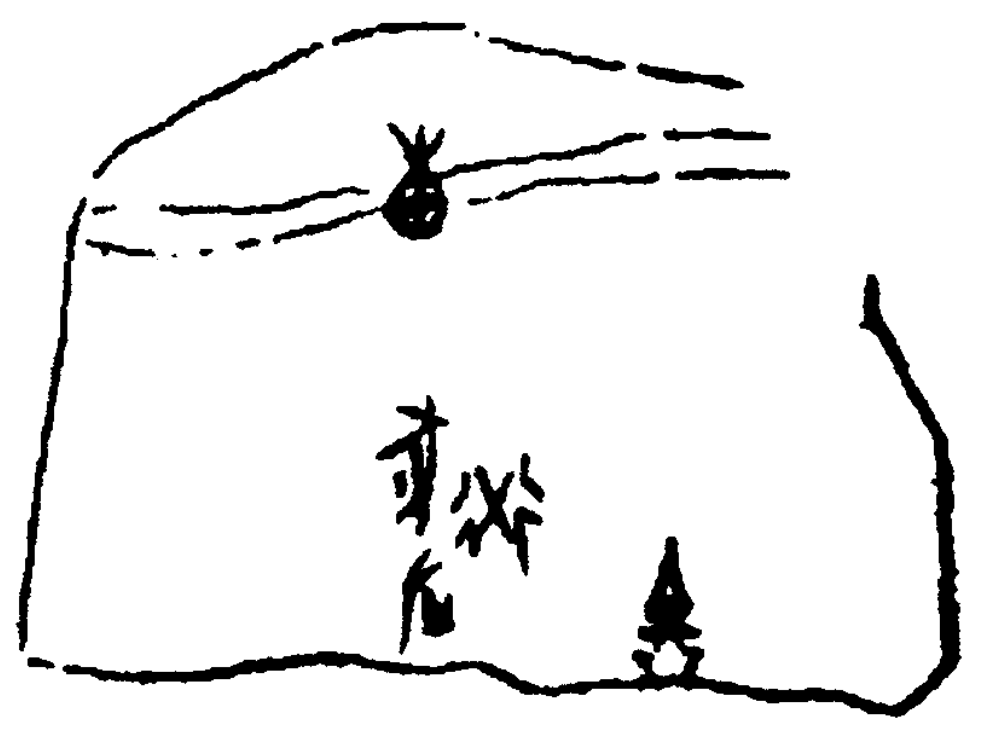

乙 5985.


续 1.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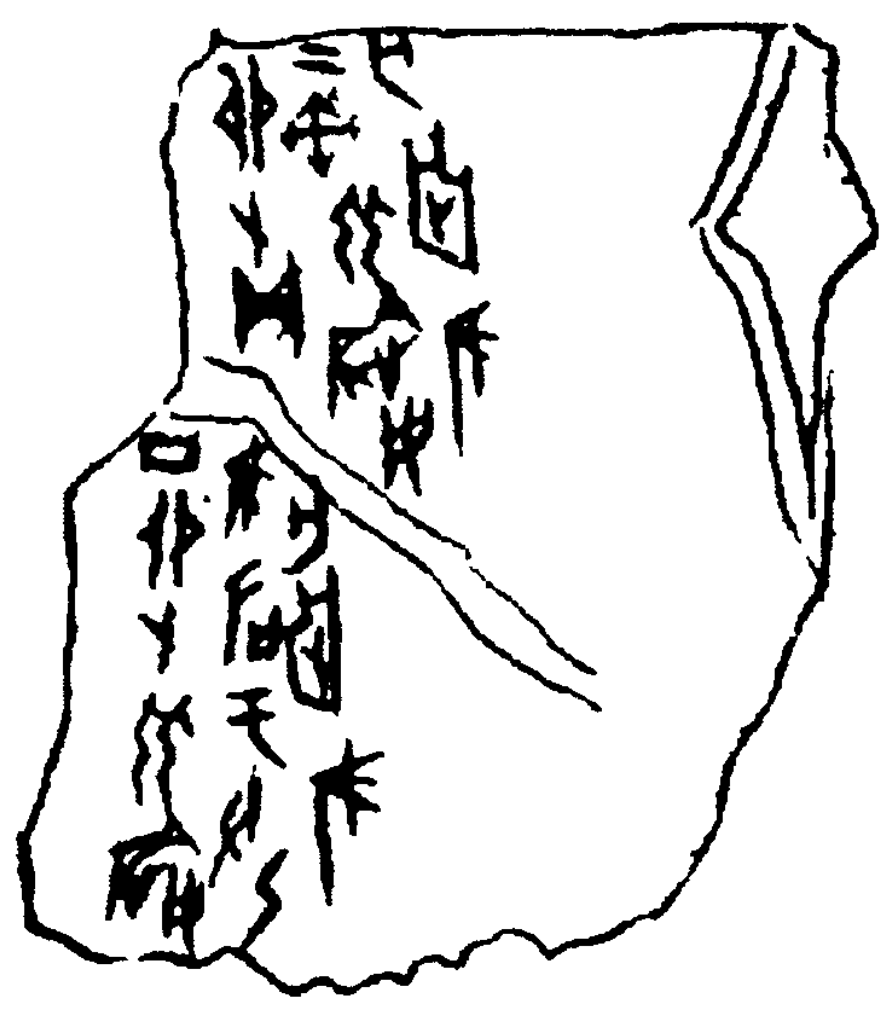
圖十四


京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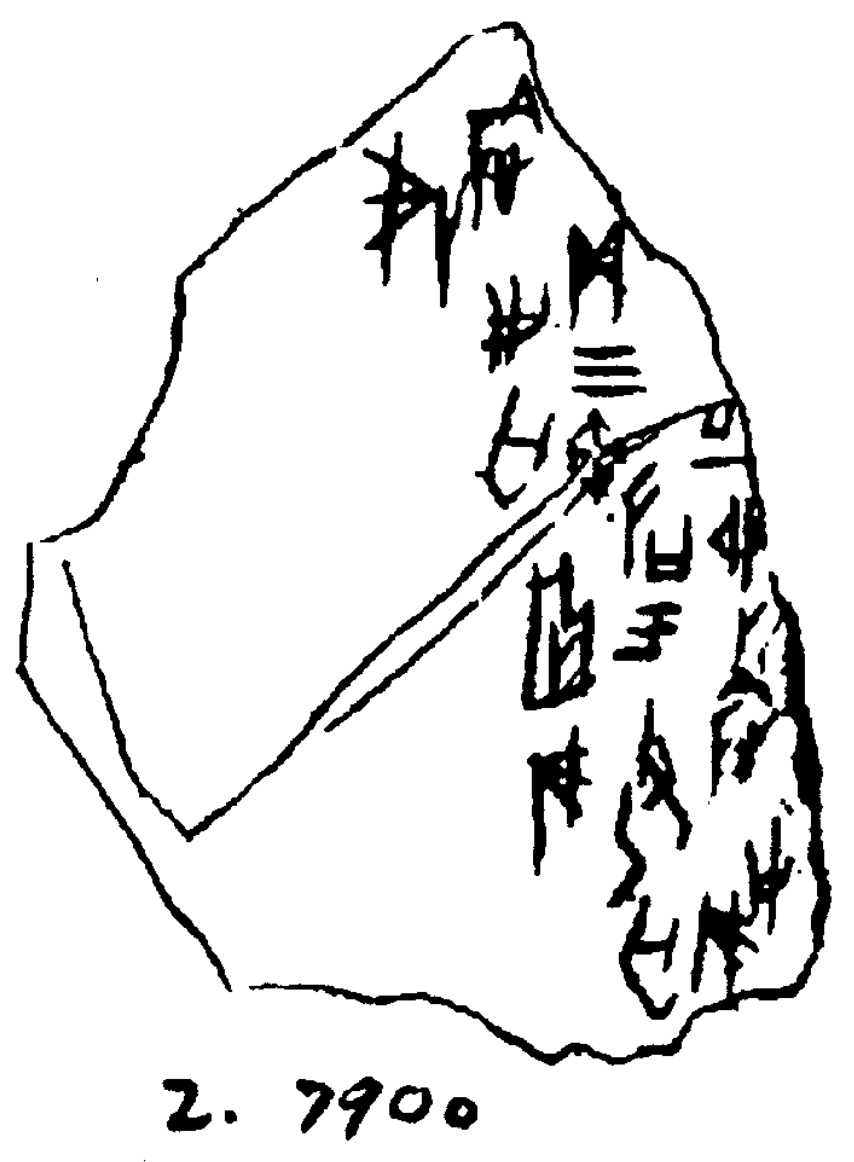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前 6.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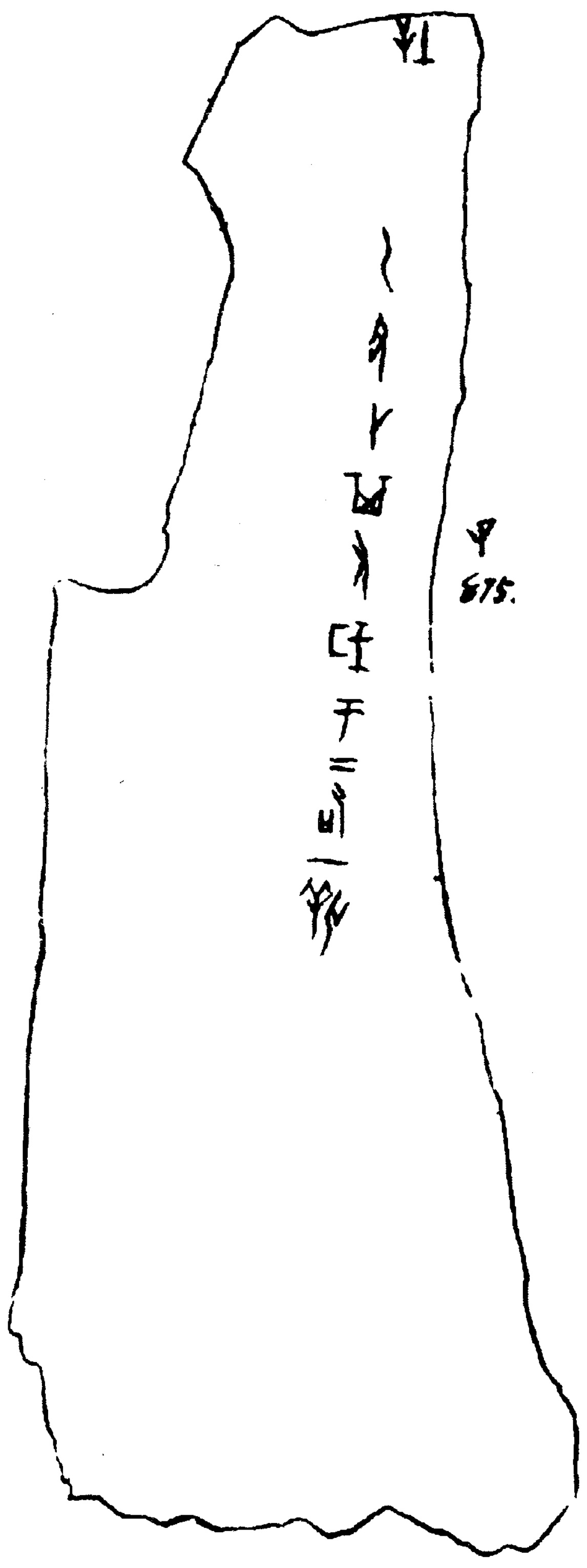
圖十六


乙 1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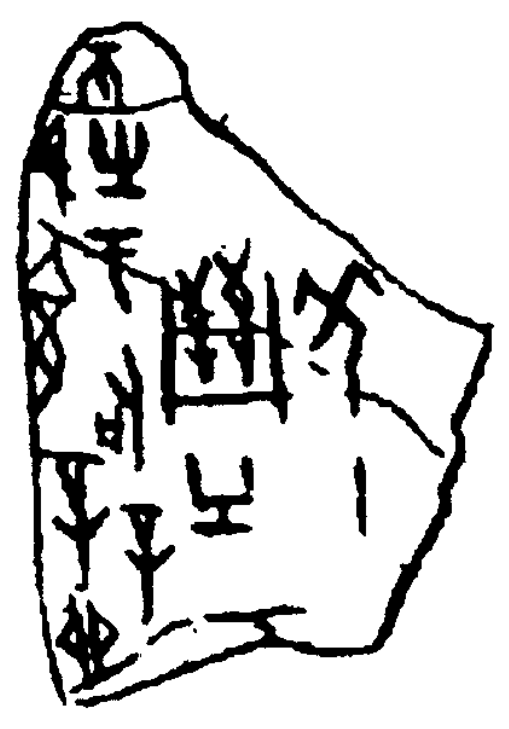
圖十七


乙 7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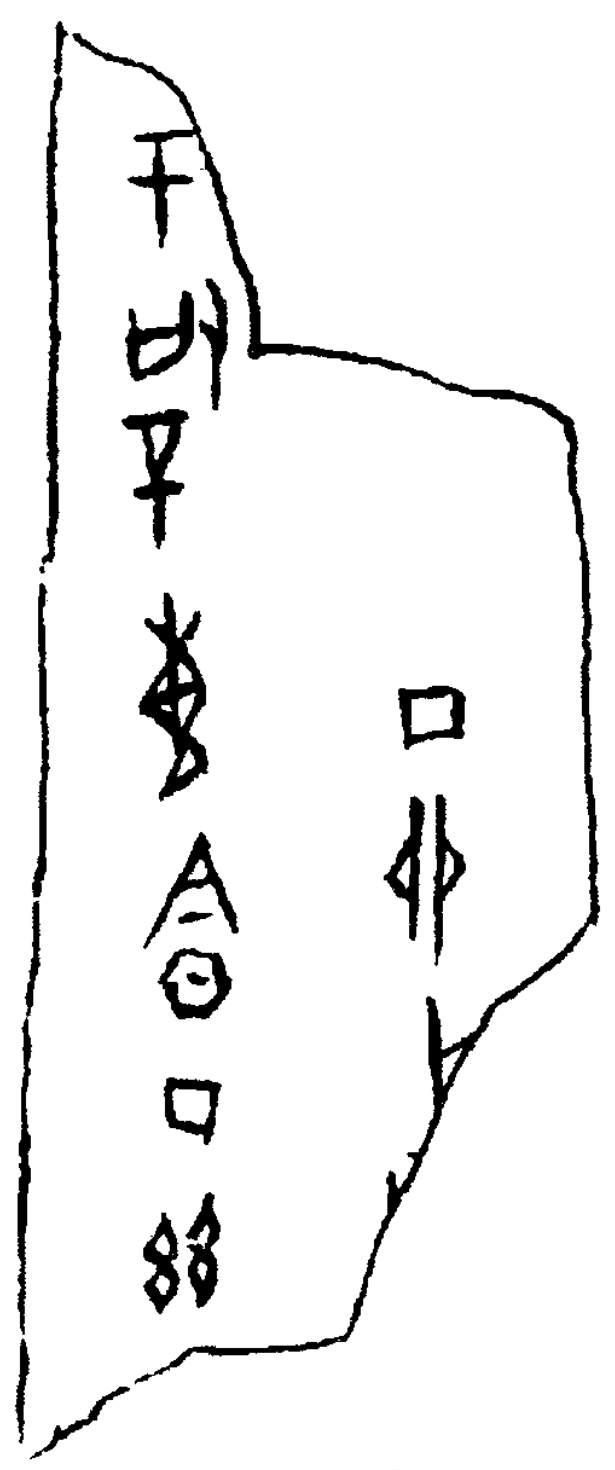
圖十八


甲 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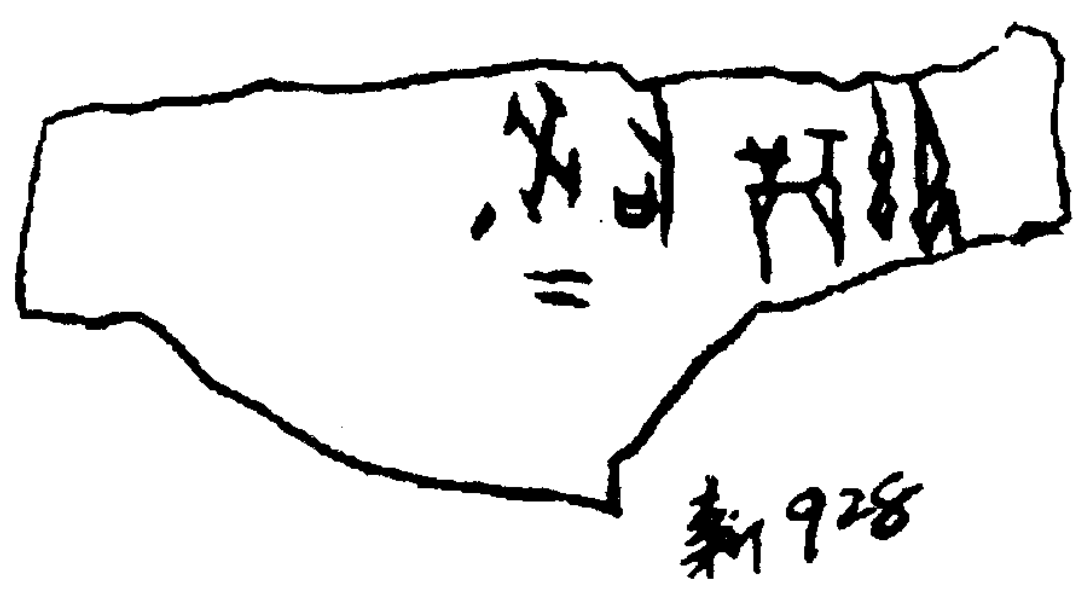
圖十九


前 5.9.6.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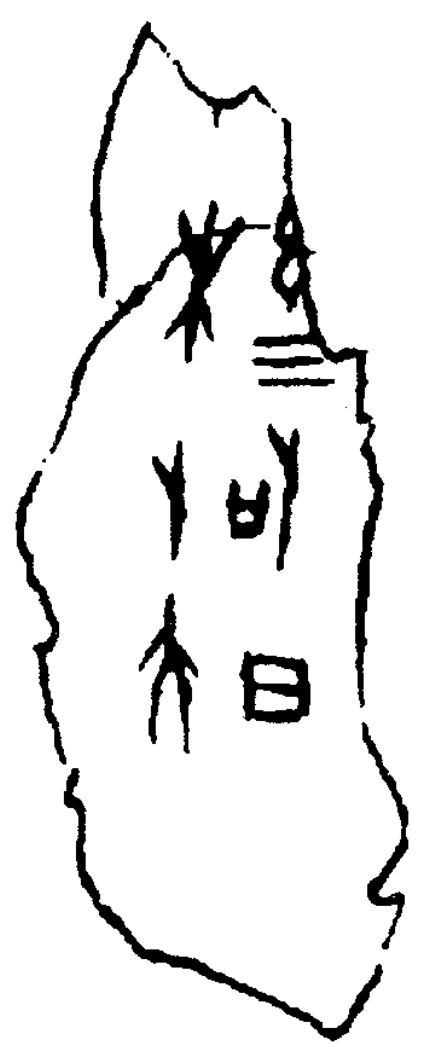

甲 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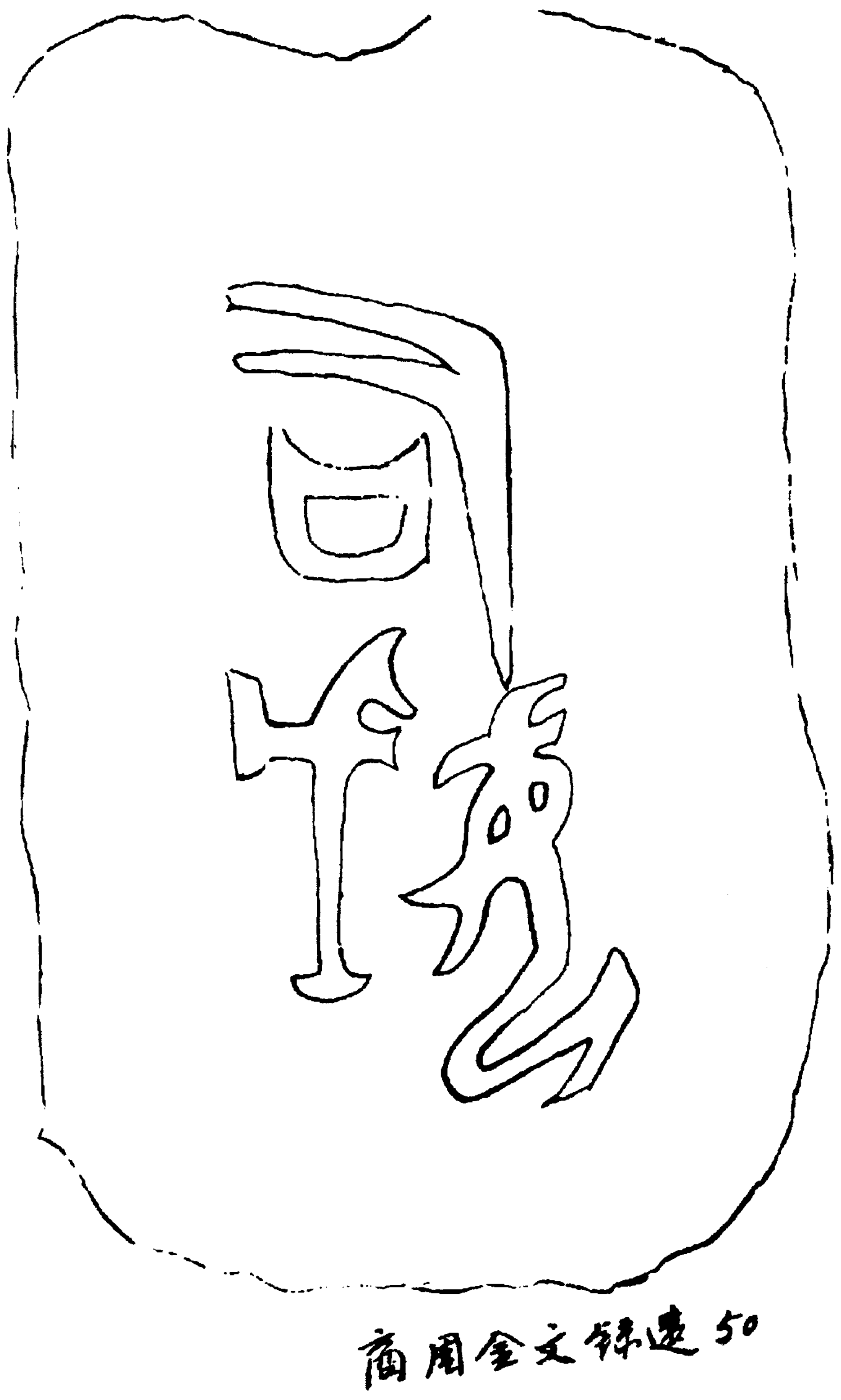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新 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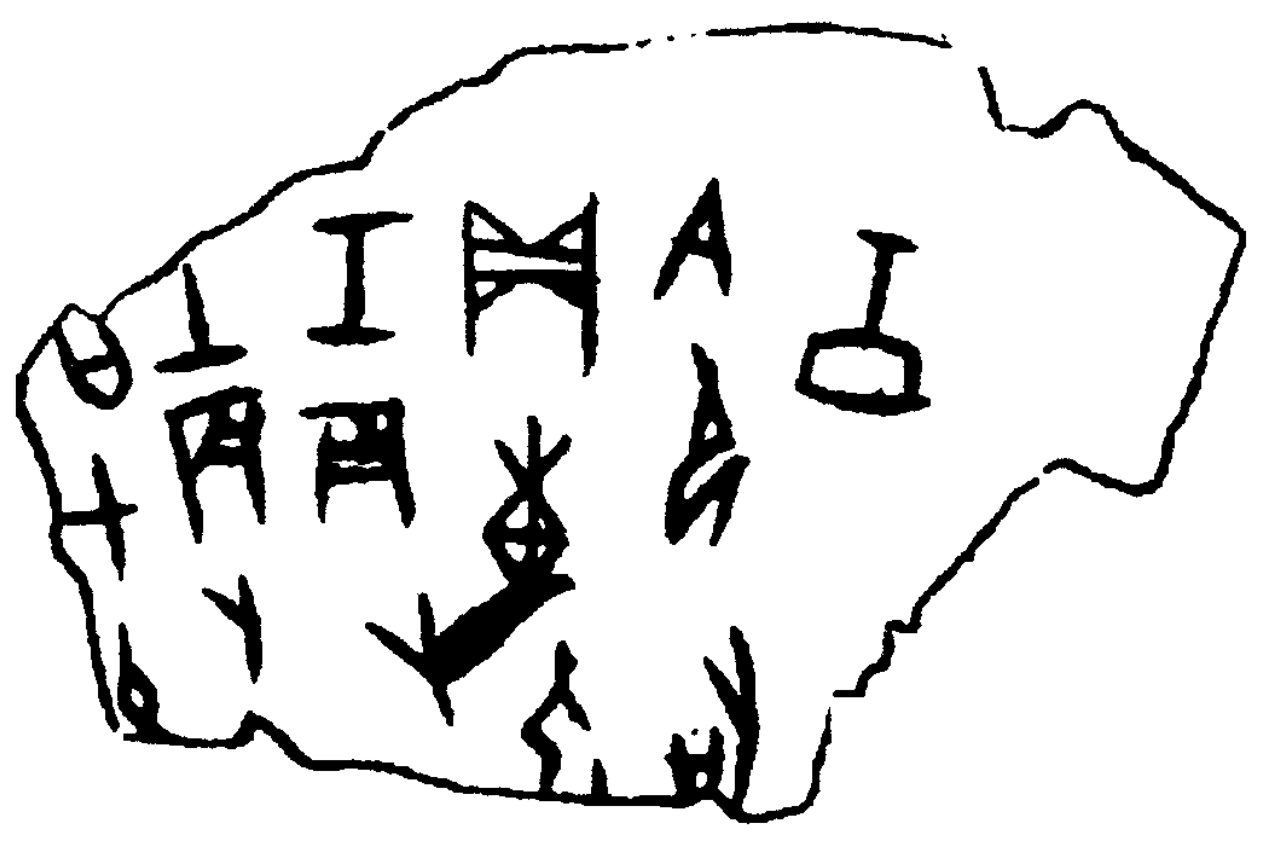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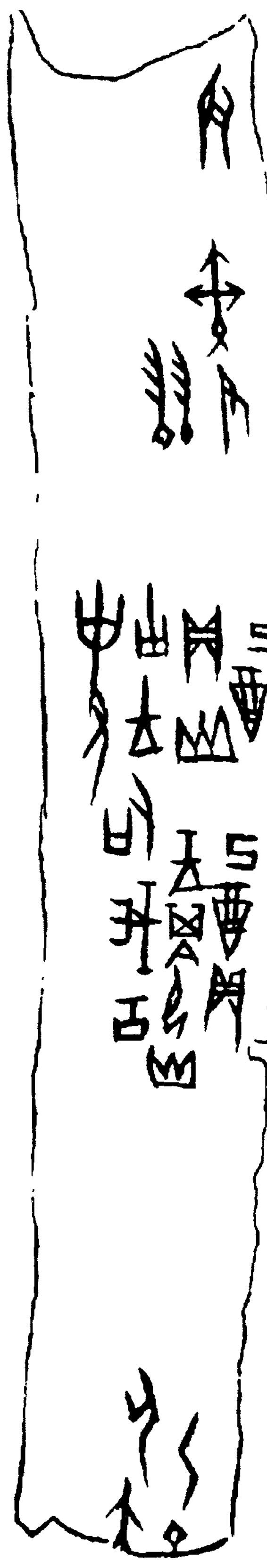

清暉山館 178.


商周金文錄遺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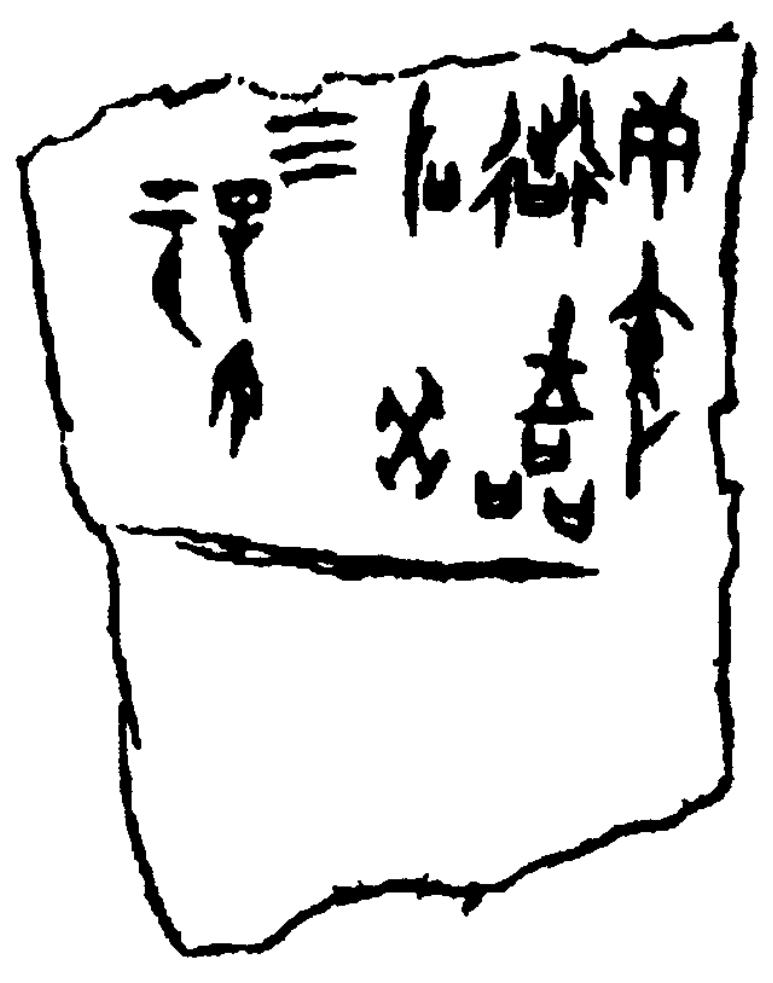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续存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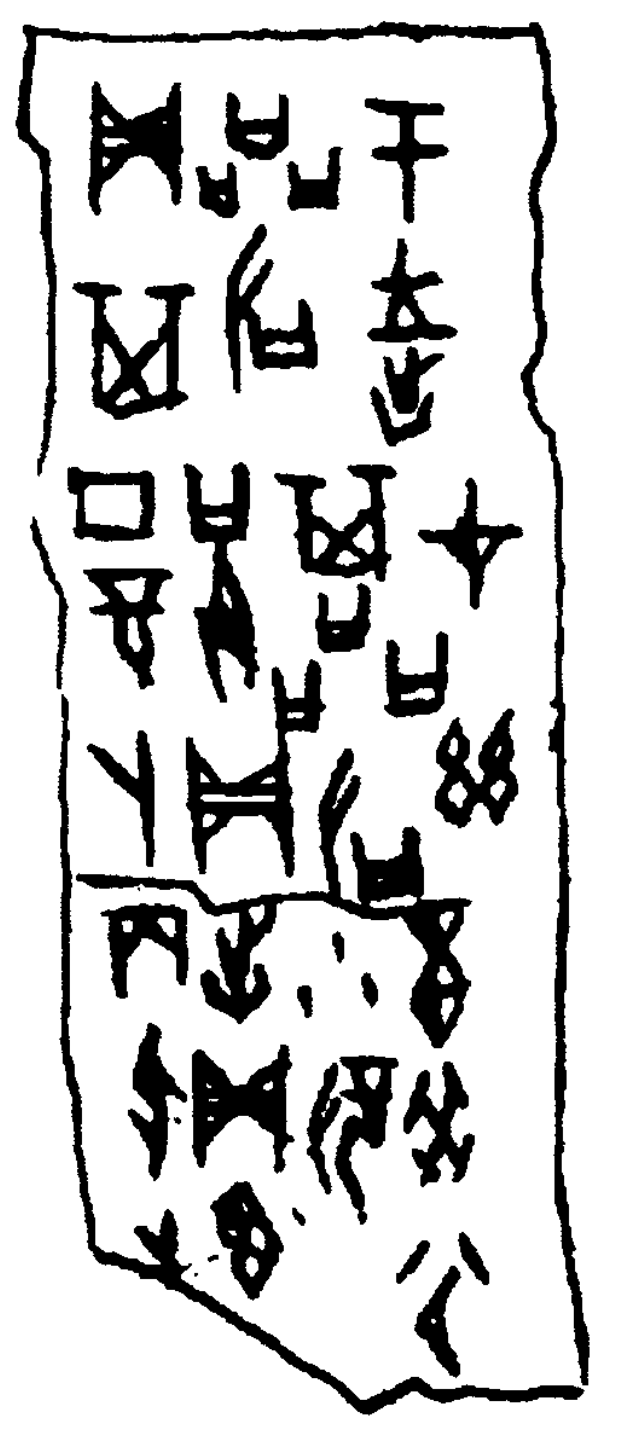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五


掇 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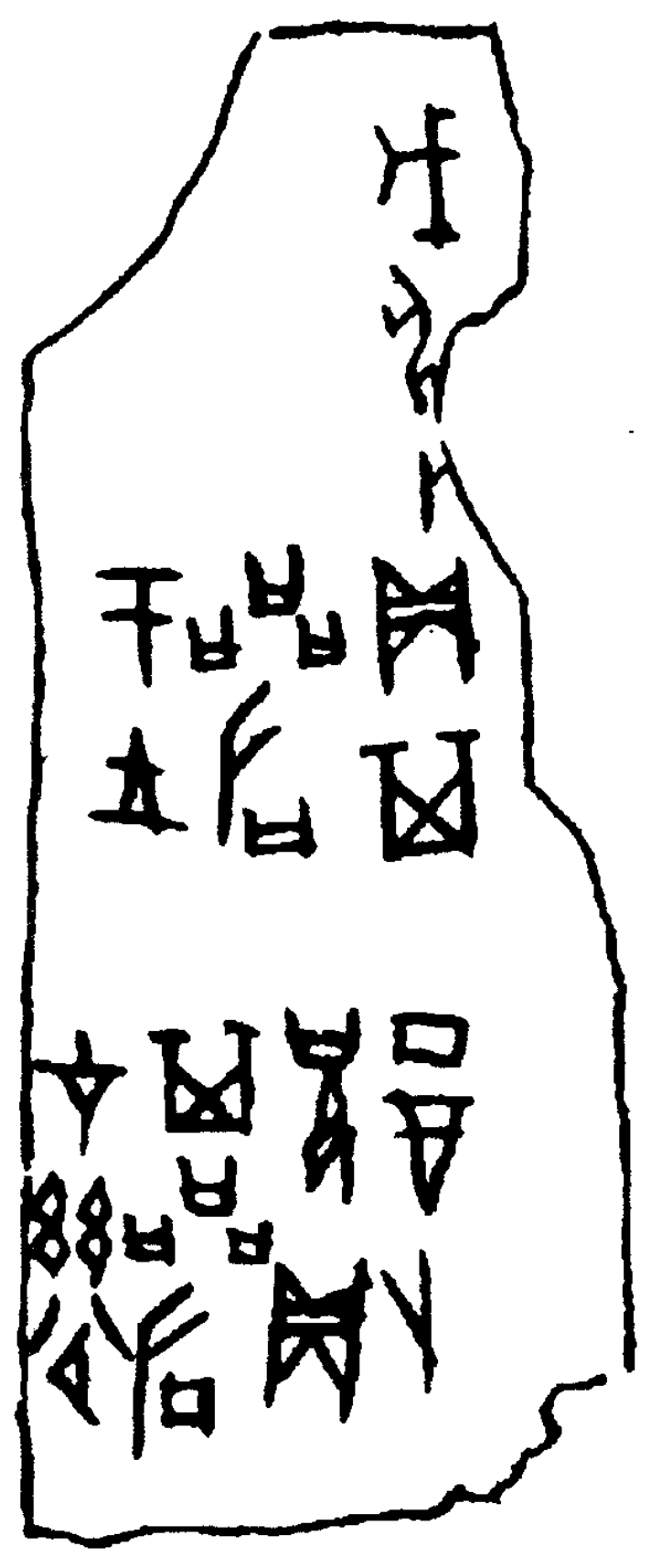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六


甲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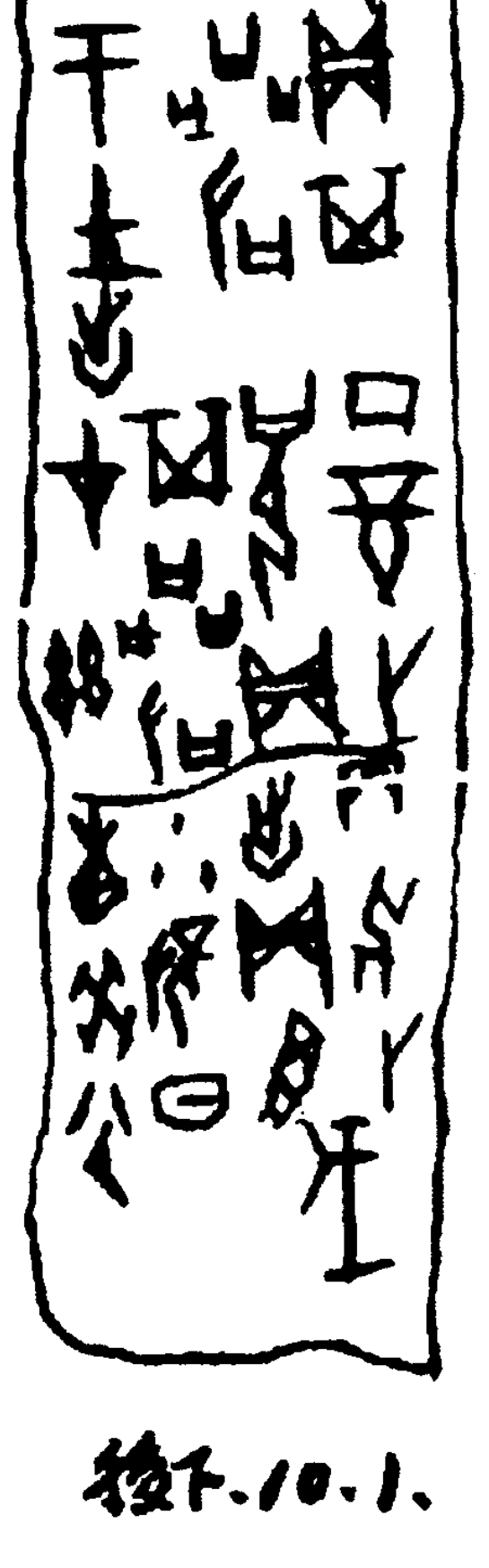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七


後下 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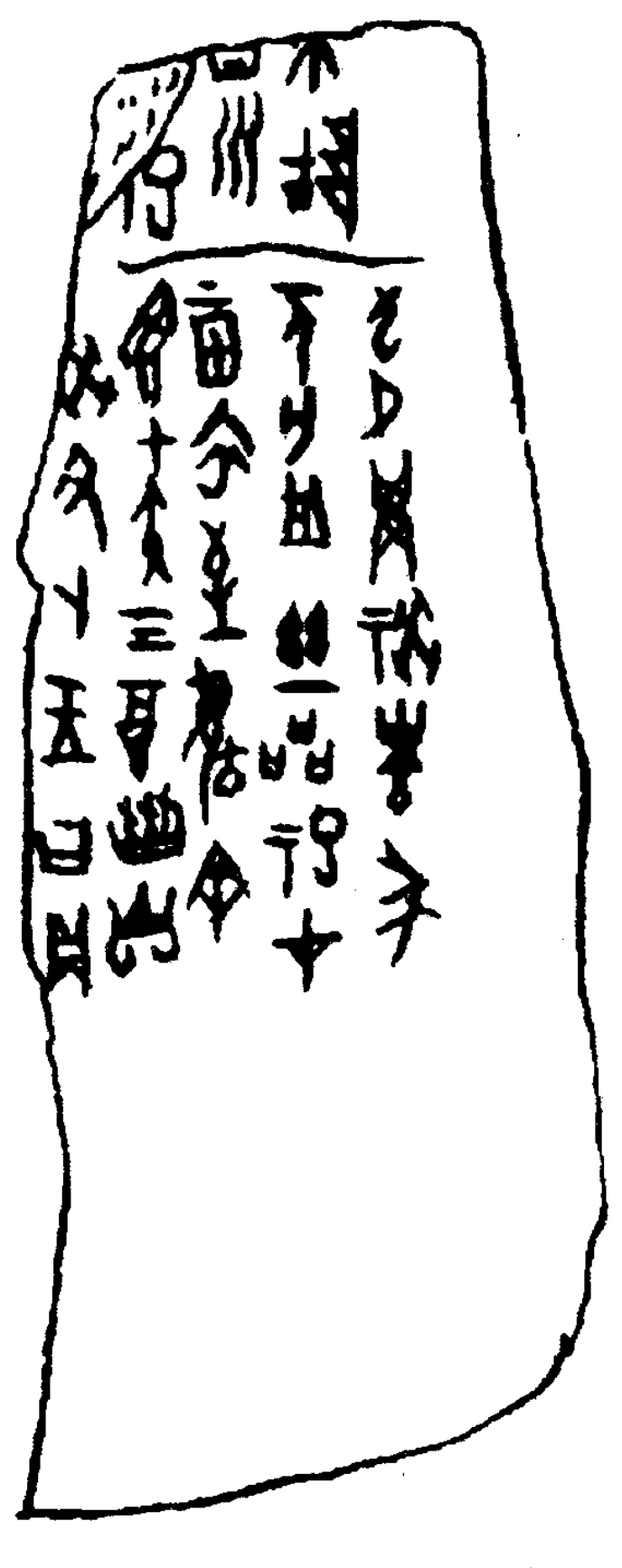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八


徵人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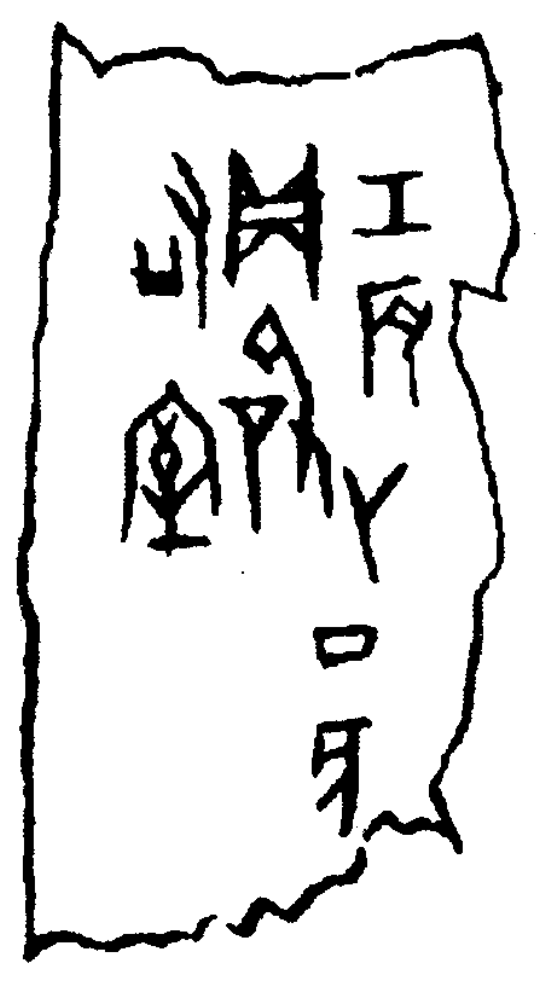
圖二十九


後下.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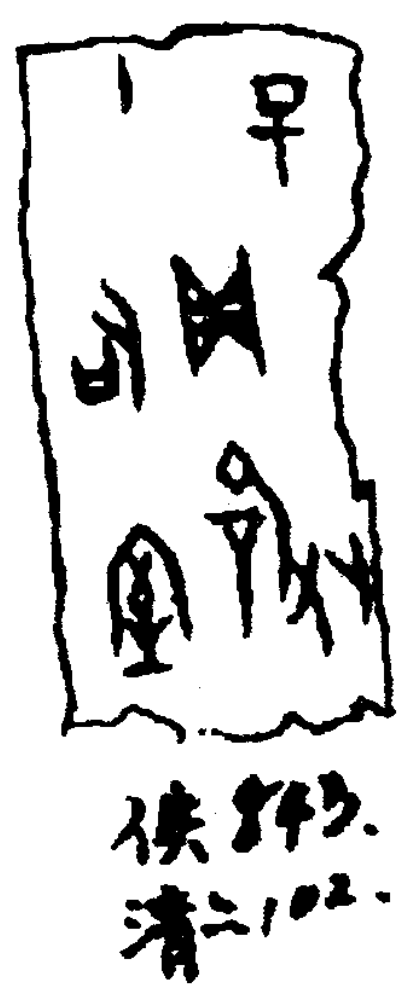
圖三十


金璋所藏卜辭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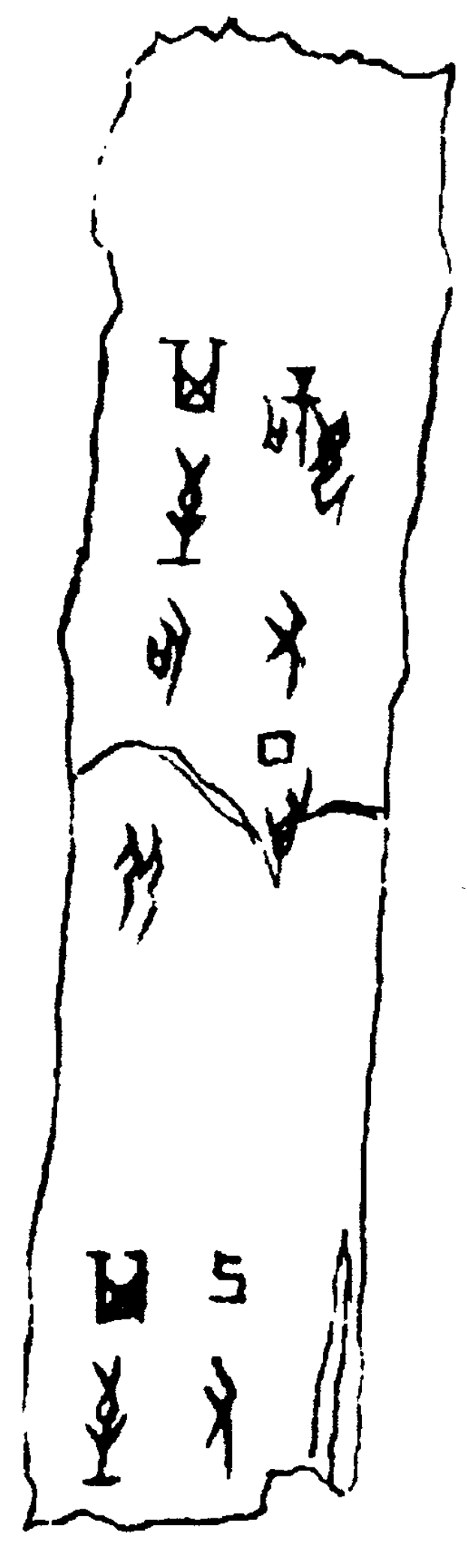
圖三十一


前 4.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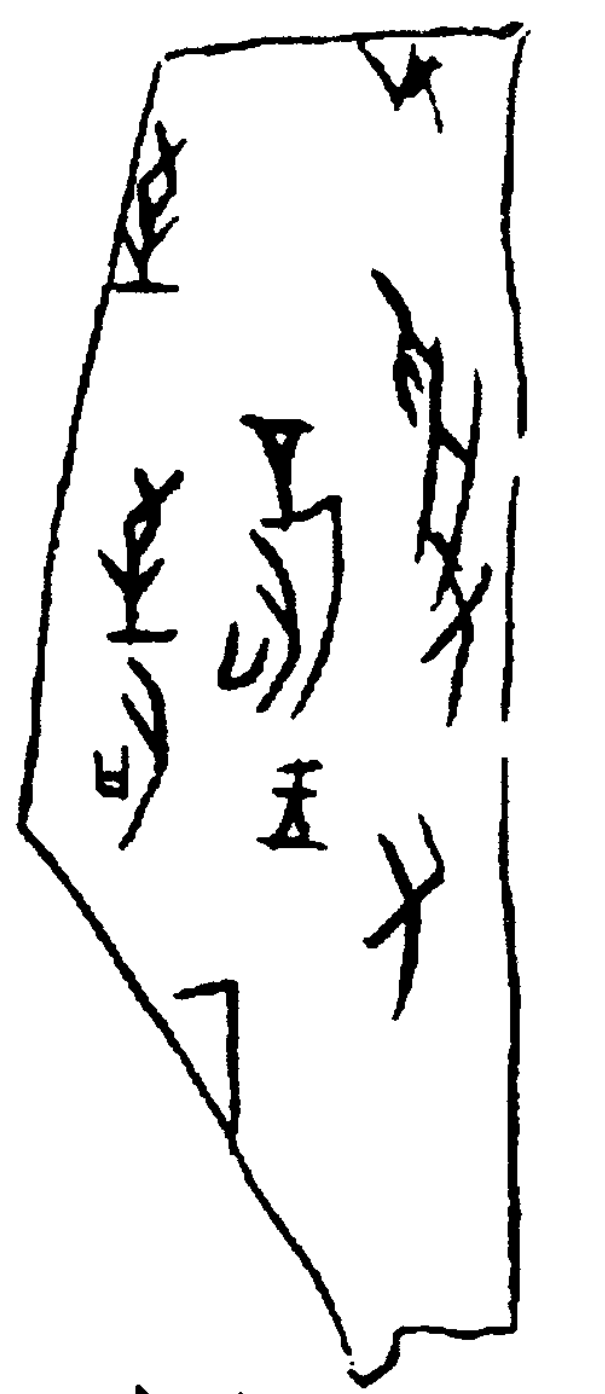
圖三十二


佚 843.
清二 102.
外 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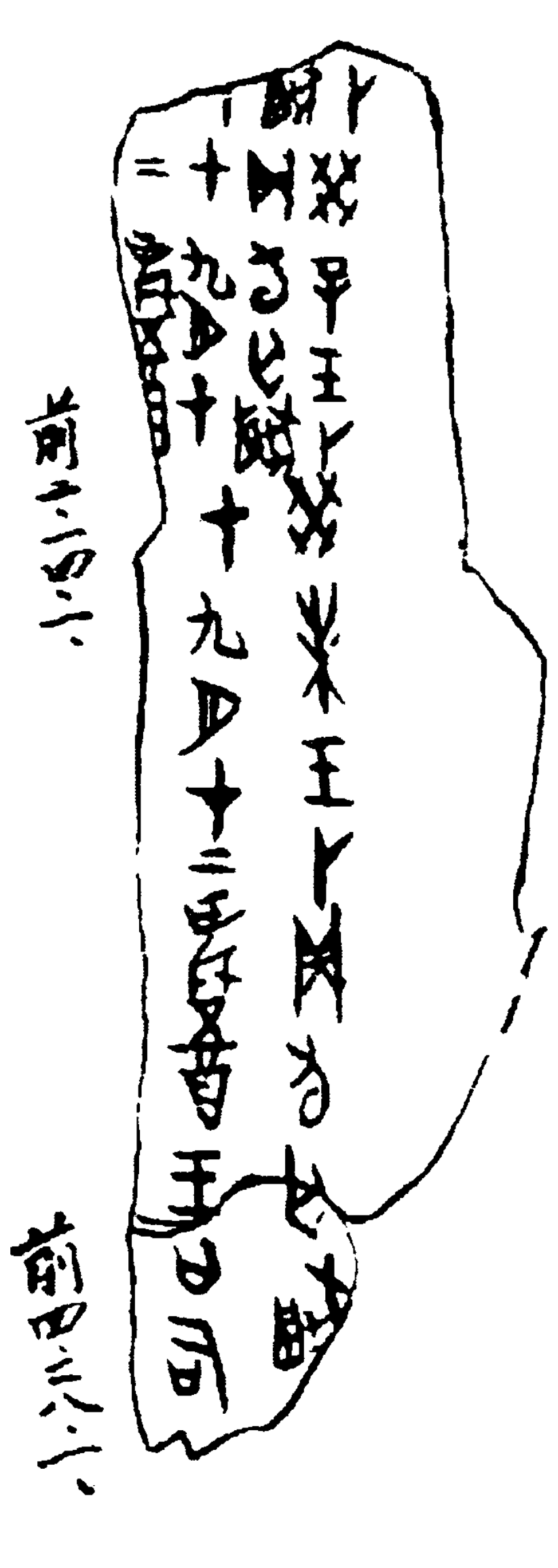
圖三十三



京都B18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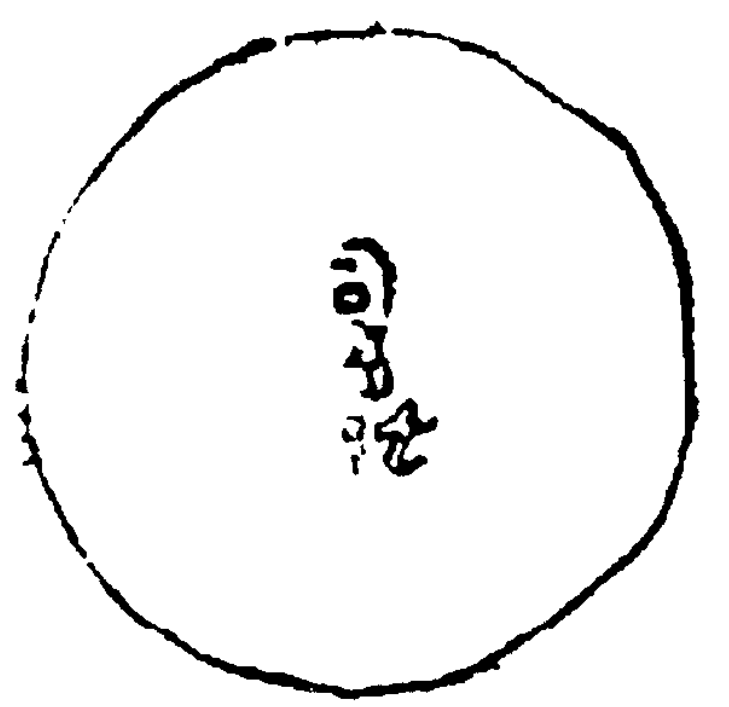
京都B.1855



前二·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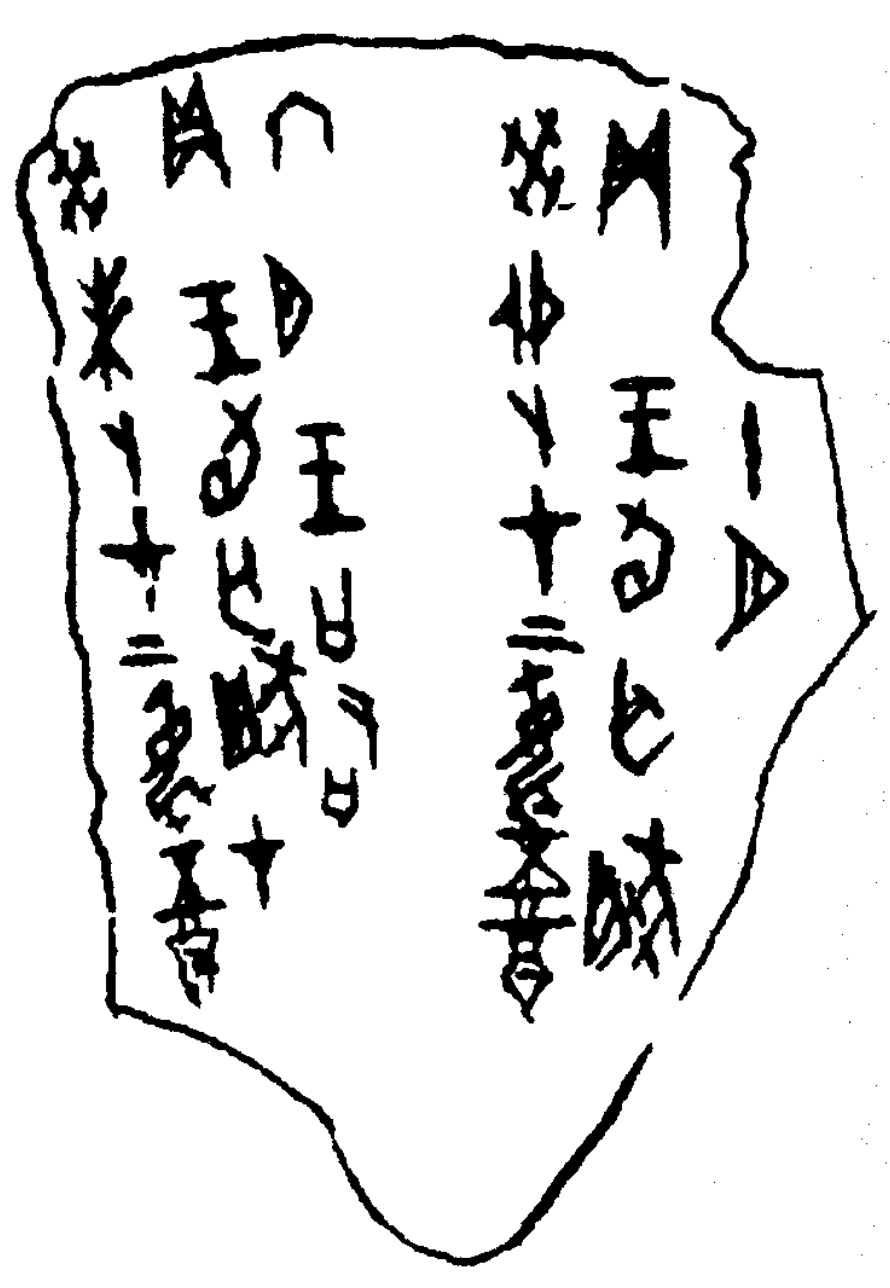
前四·六六

圖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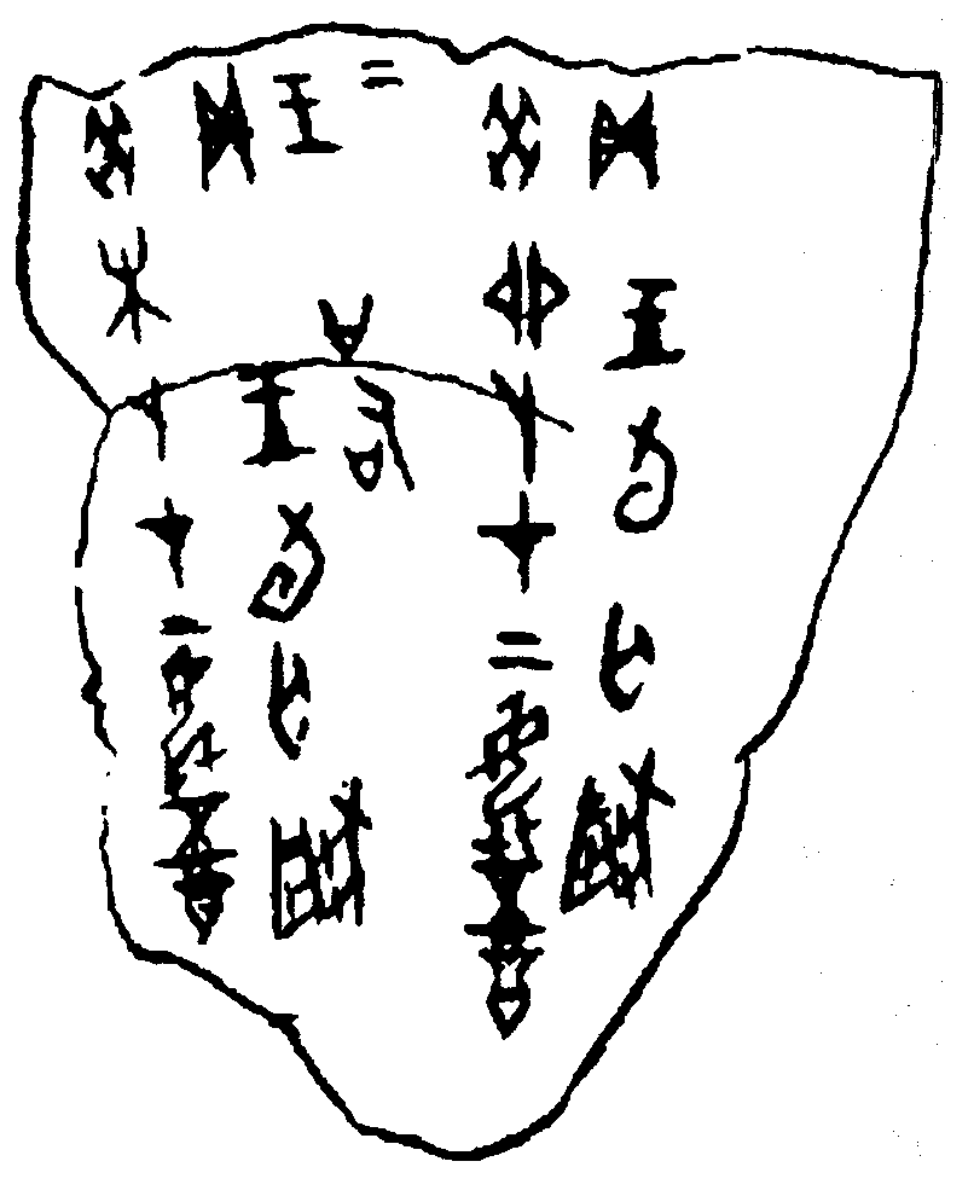
銅蓋

圖三十七



前2.14.4

圖三十四



前2.14.3

圖三十五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释奴、婢

于省吾

近几年来，我时常看到历史科学工作者所編写的中国上古史或讲义以及古代史論文中，关于商代的奴隶类型，往往有“奴”，其实本应作“妫”。又列有僕、童、臧、宰等，都是对于契文的誤識和誤解，不足为据。此外，还有奚、妾和羌。卜辞奚、奚二字用法有别，奚为晚周地名，奚为带有发辮的一种族类，商人經常俘之作为人牲用，也为早期的一种奴隶，詳拙著《殷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1期）。妾在卜辞中有时作人牲用，有时作为妻妾之妾。羌在卜辞中大量地用作人牲或奴隶的情况最为突出。我近来于卜辞中又发現了两种奴隶类型，即“奴”与“婢”，今特分别加以考证。

一、奴

小徐本《說文》謂“奴、婢皆古辠人，从女又声。《周礼》曰，其奴、男入于辠隶，女入于舂藁”。朱駿声《說文通訓定声》以为“从又，手所以执事，女声”。以上二說都以“奴”为形声字。大徐本《說文》作“从女从又”，以为“又手也，持事者也”。林义光《文源》以为“从又持女”。以上二說都以“奴”为会意字。实則“奴”字本应作“从又持女，女亦声”，乃会意兼形声字，但不見于卜辞。

卜辞中的“女”字作〓，金文同，象交其两手于前而著其臀于足以坐形。又卜辞有〓字，多习見于偏旁中，象反縛其两手以跪形，旧也以为“女”字。其实，卜辞中〓字的构形和用法与〓字迥然有别。卜辞“奚奴”之“奚”习見繁出，頗多異构，但均从〓，无从〓者，詳拙著《殷代的奚奴》，无須再列。在“奚”字之外，也有从女形而反縛的，今略举数例于下：

（一）“臺〓，受又。”（摭續148）

（二）“寢于小乙三〓。”（京津771）

（三）“其〓，若。”（庫544）

（四）“王其〓。”（藏72·4）

第一条的“〓”（姑且隶定为从女，下同）字上与“臺”（臺即敦，系薄伐之义）字連文，可知其为商人敌国之名。因为商人奴役敌方，故其字从〓。第二条“寢于小乙三姜”，是說祭祀小乙用三个羌女为牲。一說系用三个俘虏的羌女为小乙娶冥妇。卜辞中每有为其先王娶冥妇的占卜。最引人注意的是：卜辞中占卜“妇某”生育而言“某妫”者习見，“妫”字郭沫若先生謂“当是娶之省，讀为嘉”（見《古代銘刻汇考續編·骨臼刻辞之一考察》），其說甚是。“某妫”系指生子順利言之。卜辞“如”字多从反縛女形，含有俘虏之义，但“如”字作为妇名而称“如妫”（乙上92）者則作〓，不从反縛形；上举第二条以“姜”为人牲作〓，从反縛形，但“姜”字作为妇名而称“姜妫”（乙中5405）者則作〓，不从反縛形。这是由于祭祀所用的俘虏与“妇某”身分不同的緣故。上举第三、四条的“如”字均从反縛形，以其文詞过简，不詳其用意所在。

由于商人往往用征伐手段以俘获其他方国的人作为人牲，有时也用作奴隶，可見商人是一貫地屠杀和奴役外族人的。他們在俘获外族人时，为防其反抗，故加以反縛。《吕氏春秋·开春論》称“叔嚮为之奴而朡”，高注謂“奴、戮也。”卜辞中〓字作反縛形，与“女”字作〓形不仅构形不同，同时在詞意用法上也划然有别。因此，我才断定〓字系“奴”字的初文。施反縛于战俘，是“奴”字的造字本义。并且，“奴”字的最初构形只象人之跪而反縛其两手之形，本无男女之別。卜辞的反縛女形多見于文字偏旁中，已詳前文。其独用者只一見，“貞〓”（續存上1813）当系貞間俘虏奴役之事。战败投降，遂自动或被动地反縛其两手，是古代社会的习慣作風。《左傳》僖六年称“許男面縛銜璧”。《山海經·海內西經》叙“窫窳”被杀，“反縛两手与发”，郭注謂“汉宣帝使人上郡发盘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发、反縛”。《史記·宋微子世家》叙微子降周，“肉袒面縛”，索隐謂“面縛者，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按“面”应讀作“偭”，“偭”之通詁訓“背”，偭縛即背縛，謂反縛其两手，非指面向前言之。近年来殷虛所发現的陶俑以及大型墓葬周圍的杀殉坑，有的也往往反縛其两手。

早期和中期卜辞，祭祀时所用的人牲如“妾”或“〓”，沒有一个从反縛女形的，但所用的人牲如“姜”与“奚”，尤其是所习用的“奚奴”，沒有一个不从反縛女形的。因为前者系由战俘轉为家內奴隶以后，再用作人牲；而后者系直接用战俘以为人牲，所以两者的构形从不混同。

在早期和中期卜辞文字偏旁中所从的反縛女形以及反縛女形的独体字，到了卜辞晚期已經絕迹，商代晚期金文和周代金文則代以“从又持女，女亦声”的“奴”字。“奴”字，商器“〓奴〓”作〓，子奴鼎作〓，西周器“农卣”的“〓”字从“奴”作〓（左从反縛女形，犹系初文的殘遗），晚周器“怀石磬”作〓，古鉩文作〓。古文字中的“奴”字不过数見而已。但是，自商代末期以迄晚周，除上举“农卣”的“〓”字外，凡古文字中的“女”字或“母”字，无論在偏旁或独体字中，一直沒有作反縛女形的例子，可見“奴”字通行之时而〓字已廢。

《說文》謂“〓、妇人也，象形，王育說”。是說文〓字也作反縛之形，但不能与卜辞〓字相提并論。《說文》“女”字本于小篆（秦刻石同），乃形体的訛变，因为它与晚周古文字中的“女”字不相符，不能认为它是越过两周与卜辞晚期而直接承傳了卜辞早期和中期的反縛女形的“奴”字，这是可以肯定的。魏三体石經古文“怒”字作“〓”，其所从之“女”与說文同訛，从“女”乃“奴”字的省体，也可为“奴”从“女”声之证，但与原始的“奴”字无涉。

二、婢

晚期卜辞中有“〓”字，系“婢”字的初文，为研契諸家所不識，今录之于下：

（1）“叀〓王受又；又𣪘羌，王受又。”（宁沪1·231）

（2）“己卯卜，貞，王宾且乙爽匕己，姬，〓二人，𣪘二人，卯二牢，亡尤；甲申卜，貞，王宾且辛爽匕甲，姬，〓二人，𣪘二人，卯二牢，亡尤。”（京津5080）

以上所举两条的“〓”字凡三見。第一条的“〓”字作〓，第二条的“〓”字稍为简化。“〓”字所从的“卑”与卜辞“〓”字所从的“卑”同形。“〓”是“婢”的原始字，今則“婢”字行而“〓”字廢。《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婢”系形声字，它的形符《說文》从“女”，卜辞从“妾”，含义是一样的。但从“女”的含义太抽象，“妾”与“婢”的身分相比次，在商代都系家內奴隶，而从“妾”于字义更相适应。它的声符从“卑”，金文作〓，卜辞作〓。《說文》：“〓、賤也，执事者，从𠂇甲。”前人关于“卑”字約有四种不同的解說：

（一）段玉裁《說文》注：“古者尊又而卑𠂇，故从𠂇在甲下，甲象人头。”

（二）徐灏《說文段注箋》：“甲乙之次甲为尊，故𠂇在甲下也。”

（三）朱駿声《說文通訓定声》“卑”字注：“按許說形声义俱誤。此字即椑之古文，圓榼也，酒器象形，𠂇持之，如今偏提一手可携者。”

（四）林义光《文源》“卑”字說：“按𠂇甲非义，古作〓，不从甲，田当为甾之变形，甾缶也，手持之。”

按以上所引四家之說都不可据。古文“卑”字本不从甲乙之甲，則段、徐二家都系曲依許說加以傅会；卑字上部所从之“〓”形与“椑”与“甶”无涉，則朱、林二家之說已失其据。卜辞的“卑”字作〓，象手持鍾形以服劳役，当时的統治阶級已經視劳役为卑賤之事，所以卑有賤意。金文以“卑”为“俾”，“俾使”与“卑賤”义本相因，从“人”作“俾”者为后起字。

上面所引卜辞两条的“𣪘”字凡三見，均作〓形，从豆从殳。罗振玉釋为“鼓”（增考中38），孙海波《甲骨文編》录“𣪘”于“毁”字中，并誤。古文“豆”字与亯、皀二形迥别。《說文》謂“𣪘、繇击也，从殳豆声”，是𣪘有击义。《仪礼·少牢饋食礼》：“司馬刲羊，司士击豕”，郑注謂“刲、击皆謂杀之”。“𣪘”字典籍也作“剅”或“豆”。《广雅·釋詁》謂“剅、裂也”。《吕氏春秋·貴公》称“大庖不豆”，俞樾《諸子平議》謂“豆当讀为剅”。按𣪘即今方言切物曰剁的剁字。

上面所引卜辞第二条有“姬”字，卜辞“姬”字每用为祭名。如“王宾母癸，姬，亡尤。”（前1·31·2）姬与餌、饎古字通，集韵七之“餌”同“饎”，《說文》謂“饎、酒食也”。

上文第一条言“叀〓王受又；又𣪘羌王受又”，上下对貞。是說用〓为牲以祭王受祐呢？或者是𣪘杀羌俘以祭王受祐呢？上文第二条分两节，其所用人牲与物牲都是“〓二人，𣪘二人，卯二牢”。这是說，用这样的品物以祭于祖乙爽匕己，又祭于祖辛爽匕甲，都是沒有过尤的。

三、结　语

綜上所述，卜辞中的奴、婢二字，旧所不識，都系新的发現。早期和中期卜辞，从反縛女形的字都用作敌方、战俘、人牲的名称。其作反縛女形的独体字只一見，而反縛女形习見于偏旁中。它与一般偏旁从“女”者迥然有别。窺其构形，很显然是施反縛于战俘，它是“奴”字的初文，也是“奴”的造字原始意义。卜辞“〓”字“从妾卑声”，系“婢”的原始字。以形声字“声中含义”之例考之，則〓从“卑”声不仅是代表音符，同时也具有卑賤的意义。〓字开始出現于晚期卜辞，只三見，系用家內奴隶以为人牲，足征〓在当时是沒有社会地位的。

（原載《考古》1962年第9期）

王皇士集釋

嚴一萍

民國二十三年徐仲舒撰士王皇三字之探源一文，說明三字皆象正面端拱而坐之形，彥堂先生證以麐些文，確有正面端坐諸字，如「坐王」「帝王」「客人」皆是。三千年前造字之本義，湮而復彰。爰集甲骨金文以來字體，並參諸家所釋，以明王皇士三字之演變。

說文曰：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凡王之屬皆从王。𤣩，古文王。

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

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凡士之屬皆从士。

許氏說解，望文生訓，皆非本義。至吳大澂作字說，始據金文而創新說，其釋王字曰：

王字古文作𤣩，或作𤣩，从二从火，不从三畫。山為古文火。然虎敦𤎩字、取鼎𤇹字，皆从火。王伐鄦侯敦金作𨤾，仲稱父鼎作𨤾，公違鼎作𨤾，知古金字亦从火，象以火鎔金之器也。華嚴經音義引易韓注「王，盛也」，二為地，地中有火，其氣盛也。火盛曰王，德盛亦曰王，故為王天下者之號。

羅振玉殷墟文字據之以釋甲骨之王字曰：

說文解字王古文作𤣩，金文作𤣩（盂鼎）、𤣩（格仲尊）、𤣩（者沪鐘），均與說文所載古文同。卜辭从⊥从∆，並與山同。吳中丞釋為古火字是也。卜辭或徑作太，王徵君謂亦王字，其說甚確。蓋王字象地中有火，故省其上畫，誼已明白，且據編中所載諸文觀之，無不諧也。（又皇字从王，古金文或从王或从士，士非土地字，即王也。）又卜辭中或作∆作⊥，則亦但存火，亦得示盛大之誼矣。

林義光文源曰：

按通三畫，未可云通天地人。天地人者，王亦非能參通之也。所引孔子語亦無考。王，大也。（爾雅釋詁一）古作王（大保𣪘），作王（盂鼎），作𤣩（者沪鐘），象火在地下形。二象層疊，謂地之極下。（與生、王从二同意）地中之火，盛大之象，變作王。（王子申盞盂）

顧實以三家之說，得失參半，更為之釋曰：

案吳說謂王字从火，誠為塙詁，足發千年來未發之蒙。然謂从二象地則非也。金文又有作王（姑馮句鑃）者，古鉨復有作𡈼王𡈼，此亦俱變形。且三畫豈得謂从二象地乎？又龜甲文作王王𤣩𤣩太亚太⊥，倒文作𡈼𡈼（見殷契類纂、殷墟書契考釋），古文正倒不分。羅氏从吳大澂之說，亦得失參半（林義光文源說同），不悟殷契王字既可省其上畫，則必不取義於地中有火明矣。如取義於地中有火，則上畫象地最為重要，豈可省乎？考說文正字，古文作𤴓，示字古文作爪，則可明龜甲文王字作𤣩作太，𤴓即𤴓正，示爪之比，其上畫非象地，乃指事也。惟其為指事，故可一畫而作太亚，可二畫而作王𤣩，可三畫而作王𡈼，且可變其二畫之形而作𡈼也。蓋在造字最初原形作𤣩，从山古文火字，復於山上加橫畫以指夫火之炎上而大放光明也。（釋王皇𡈼）

顧氏偏信从火之說，而無以解二畫之誼，乃歸之指事，不知王與皇取象相同，而別有所象也。故諸家之釋皇字亦非。吳大澂曰：

古文作皇，从日有光，日出土上，則光大，火在地中則氣盛，皇王二字，取義相類。（字說）

林義光說並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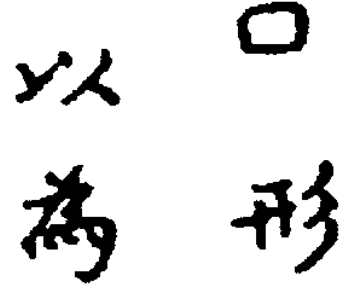
象日光芒出地形，日出地視之若火，皇大也。（文源）

顧實則以為「从日上出光，王聲」之形聲字，其言曰：

吳說皇字，从日有光是也。而謂从土則非也。金文作皇从土者，仍即从王之省變，已見龜甲文王字。況金文復作皇，明有不省者在，則皇當為从日上出光，王聲，可訂許說之訛。

汪榮寶釋皇不主「从日有光」之說，而謂皇象冠形，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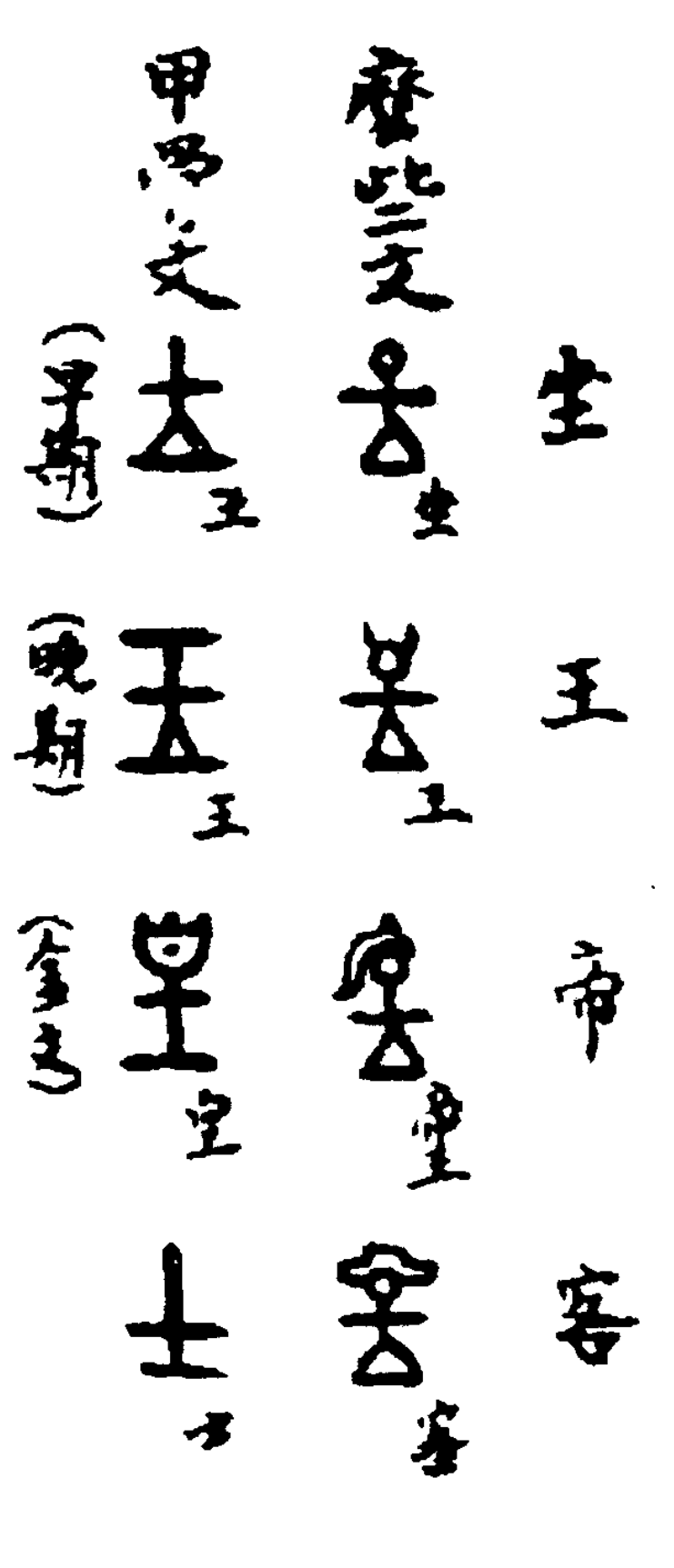
按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內則文同。然則皇者，舜時宗廟之冠，與夏之收，殷之冔，周之冕相當。舜循堯道，無所改作，皇之為服

必三五以來相沿之舊制。古文皇字卽象其形，⊖象冠卷，川象冠飾，土象其架。與主之从土為象鐙足之形同例。鄭注王制云：「皇，冕屬，畫羽飾焉。」畫羽謂染羽五采。鄭讀皇為鳳皇，故以采羽為說，與其注周禮皇卿皇舞持羽義相同。余考古文弁作覍，上形作凷，與古文皇上形極似，明其同出一源，則皇之訓冕，正其本義。皇之形制經傳無徵，據字形推之，疑冠飾必羋拔並出，略如外國 Couronne 之狀，試以豐兮卽敦皇字上形之凷與歐洲古代 Couronne 之圖作  形者相校，猶表之與景也。蓋 Couronne 字之本義謂以花或葉環繞於首以為飾，其後象之以制冠，因謂冠為 Couronne。夫初民之俗，萬國所同，皇為中國最古之冠，冕始黃帝，而三皇稱皇，明皇先於冕。皮弁雖至質之冠，乃後王所制以象上古，禮稱「三王共皮弁素積」，則是唐虞以上未有矣。其取法所自，正與 Couronne 不甚相遠，形之偶似，良無足怪。顧實書汪氏以皇字上象冠形，蓋得其朔誼，然以土象其架以尊閣之，則又失之。識其為「不戴皇天而履后土冠履同處，尊於何有」，亦非通言，然衡情而論，汪氏所釋較之「日出土上」究為近真。民國二十三年徐仲舒氏發表士王皇三字之探原一文，三字始得其塙詁，真可謂發千載之蒙也。徐氏謂士王皇三字均象人端拱而坐之形，其不同者，王字所象之人，較之士字，其首特巨，而皇字則更於首上着冠形。以舊說失其解，特舉四證以明之。其第一證：漢畫象中象士字之人及象皇字之冠，所舉為山東濟寧文廟戟門郭泰碑陰畫象，有三人端拱而坐之形，與士字同，卽士之原始字（圖一）；又舉武梁祠周公輔成王畫象，其中成王所戴之冠作凷形，與銅器皇字向上三出之形同（圖二）。第二證：銅器之花紋及銘文，所舉為武英殿彝器圖錄之龢簋圈足上花紋中之王形（圖三），以比匋齋吉金錄卷一祖甲方鼎銘文兩虎中之王字（圖四），證王卽象人端拱而坐之形。宋漢武氏石闕銘圖象兩虎之中確有坐像（圖五）可補徐說。第三證：舊石器時代洞壁之繪畫；第四證：「原始民族所作之偶像」，均作正面坐形。

約於徐文發表同時，孫海波作古文聲系，謂「王象王者肅容而立之形，與立同意」，惜未達一間。又謂皇象王者着冕之形，从凷象冕形，王亦聲。殆本汪氏為說。

彥堂先生則以麼些文證之曰：

現在把麼些文作證，確有正面端坐的字，像「坐」字，「王」字，「帝」「王」字，「客」「人」字皆是又都和甲骨早期的「王」字相象


坐
王
帝
客
麼些文
甲骨文
(早期)
(晚期)
(金文)
坐
王
皇
客
王
皇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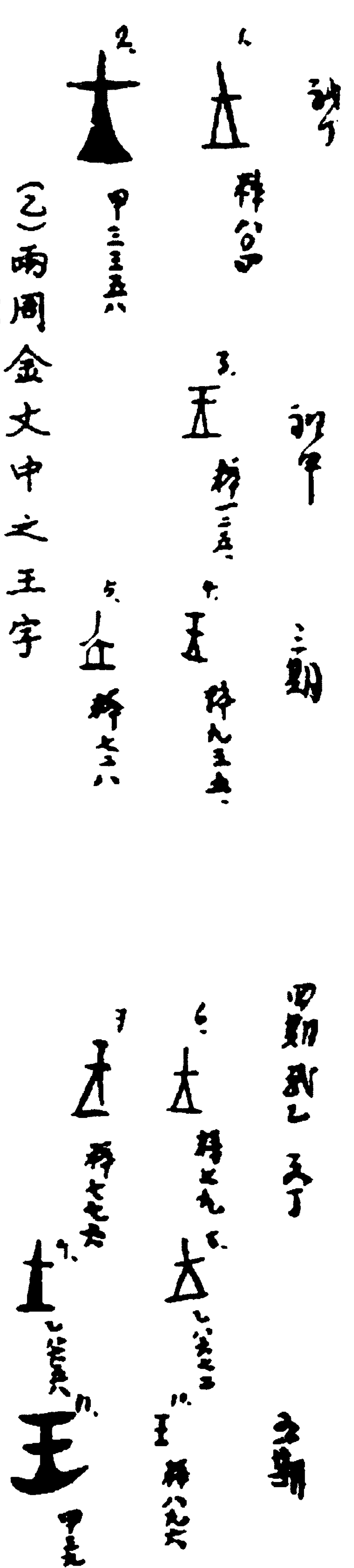
正面坐的人形是一樣的造字人用同樣心理把他寫出自然相同但是三千年來，却把王字創造的原意失掉而誤解作「一貫三為王」了（從麼些文看甲骨文—大陸雜誌三卷三期民國四十年）

王皇士三字之象人正面端拱而坐之形至此已成定論矣。

（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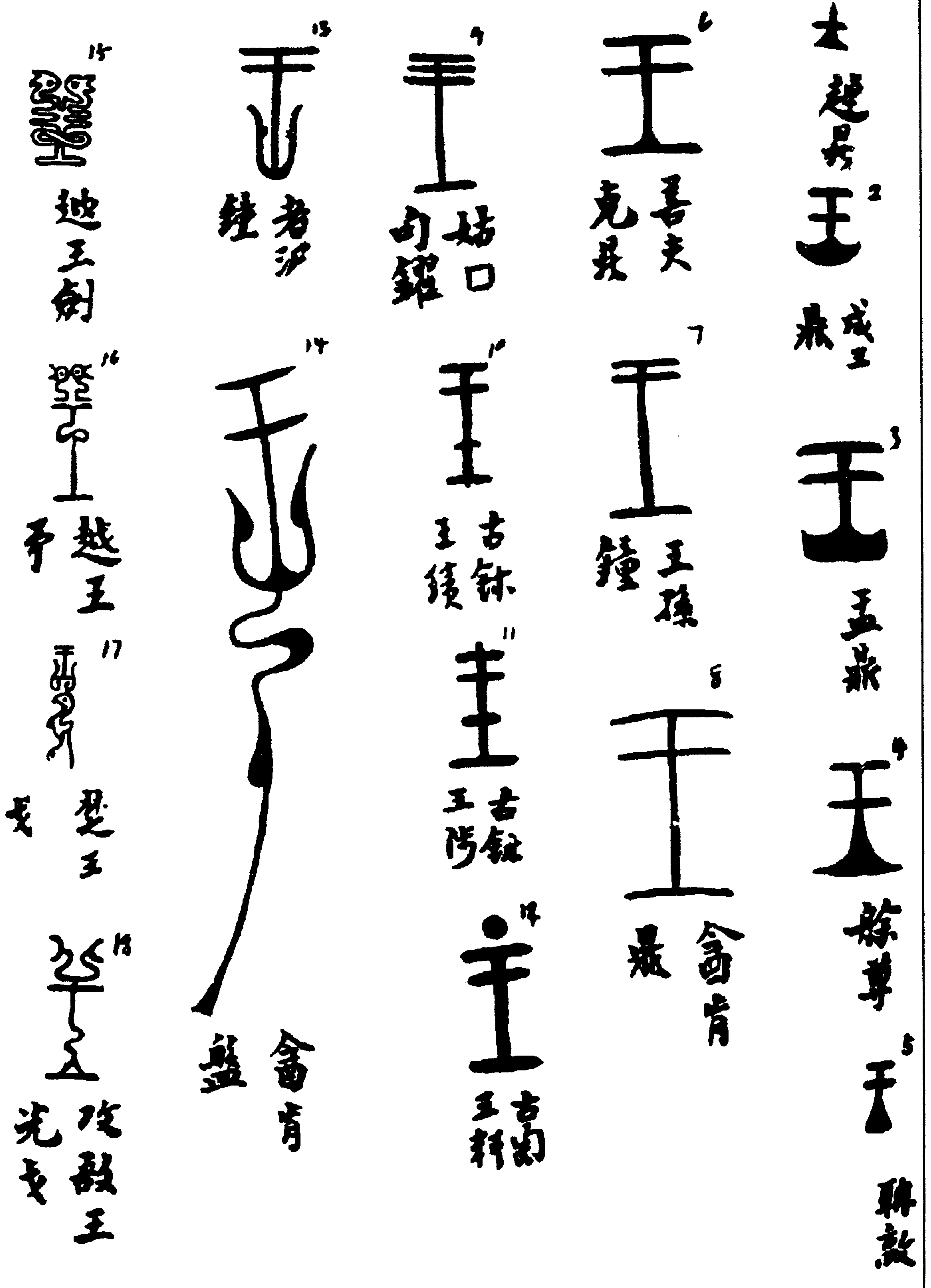
（甲）殷商甲骨文中之王字

甲骨文中之「王」字，大別之有兩體，一為科頭之太一為戴帽之玉。此玉字形始於二期祖甲時三期四期文丁並用至第五期則作王與小篆極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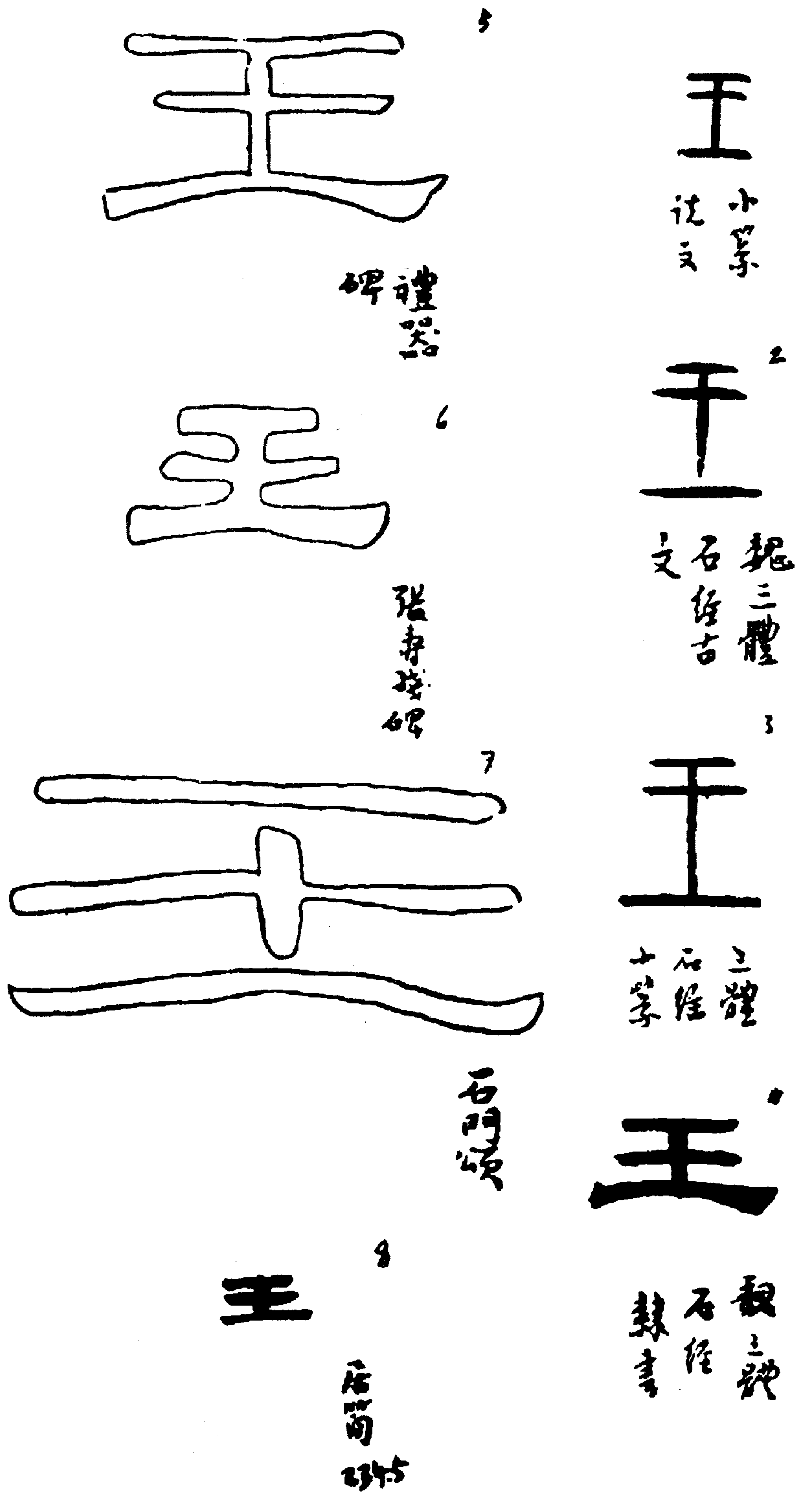
（乙）兩周金文中之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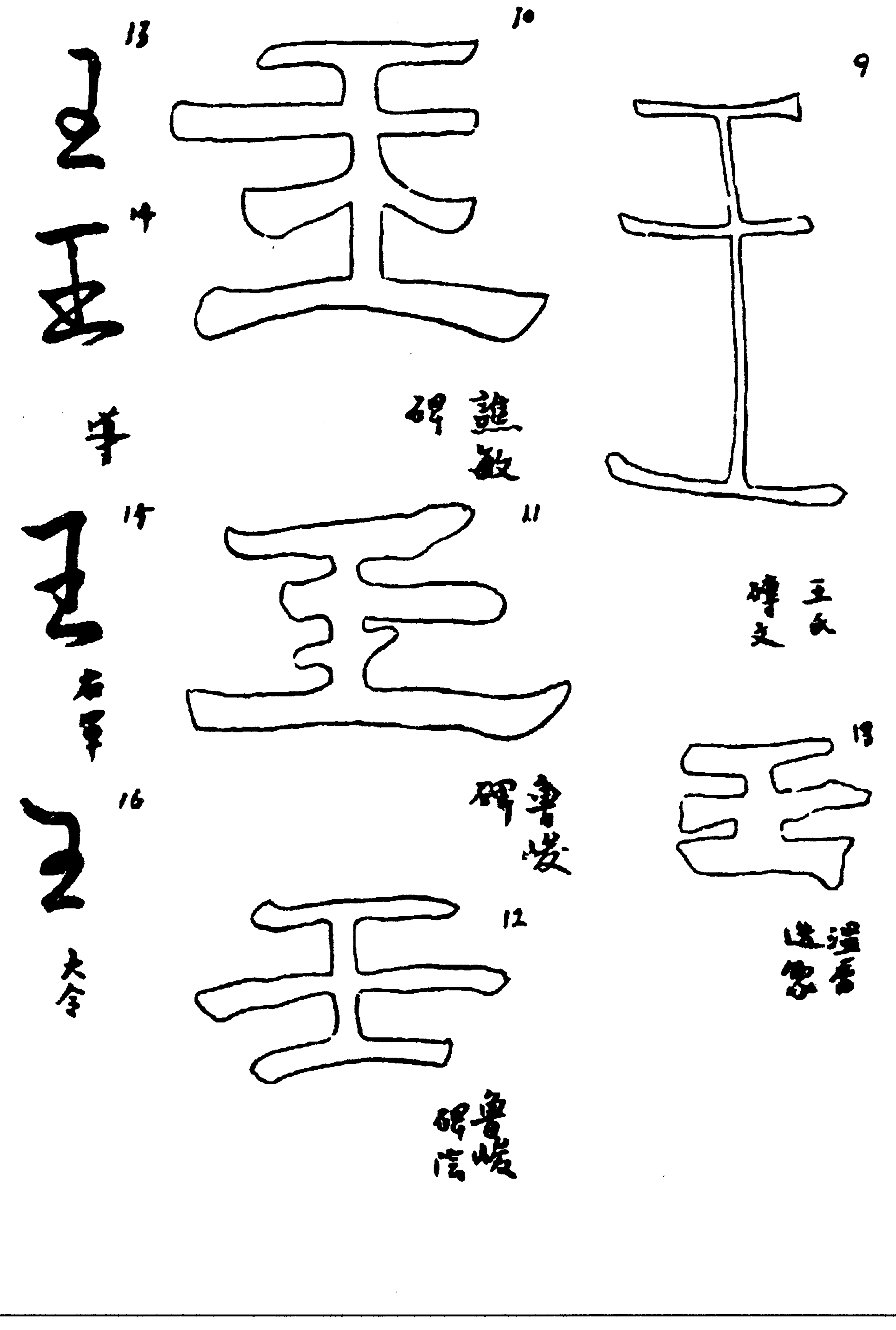
兩周金文中之王字形體變化不多，如趞鼎之王作王(1)上承甲骨早期之書體，其餘如成王鼎(2)—(8)等作王者，皆直承第五期甲骨文，乃王字之正體。訛變字如姑口句鑃(9)及古鉨(10)(11)作四畫。古匋(12)則於「王」上加一點成「主」字，故書於「主」字皆訓「王」，若「君」「王」。如禮記曲禮下「凡執主器」注「主君也」。呂覽審分「凡人主必審分」注「主謂君也」。本生「今世之惑主」注「主謂王也」。老子「奈何萬乘之主」注「萬乘之主謂王」。詩載芟「侯主侯伯」予有吾亦謂「主，君王也」。今尚書舜典疏「是為主者正天文之器也」閩本主作王。故書以王訓主者，其初疑本「王」之譌字，如古匋之「王」作「主」也。他如楚吳越三國之鳥蟲書美術體(15)(16)(17)(18)則形變殊為詭譎，說文所錄古文之王作𤣩與魏三體石經之古文作「王」者不同，頗似者沪鐘(13)禽肯盤(14)之王字殆為楚國之書體。


1
趩吳
2
成王鼎
3
盂鼎
4
斿尊
5
聃敦
6
善夫克鼎
7
王孫鐘
8
酓肯鼎
9
姑口句鑃
10
古鉨 王綅
11
古鉨 王陟
12
古匋 王豺
13
者汈鐘
14
酓肯盤
15
越王劍
16
越王矛
17
楚王戈
18
攻敔王光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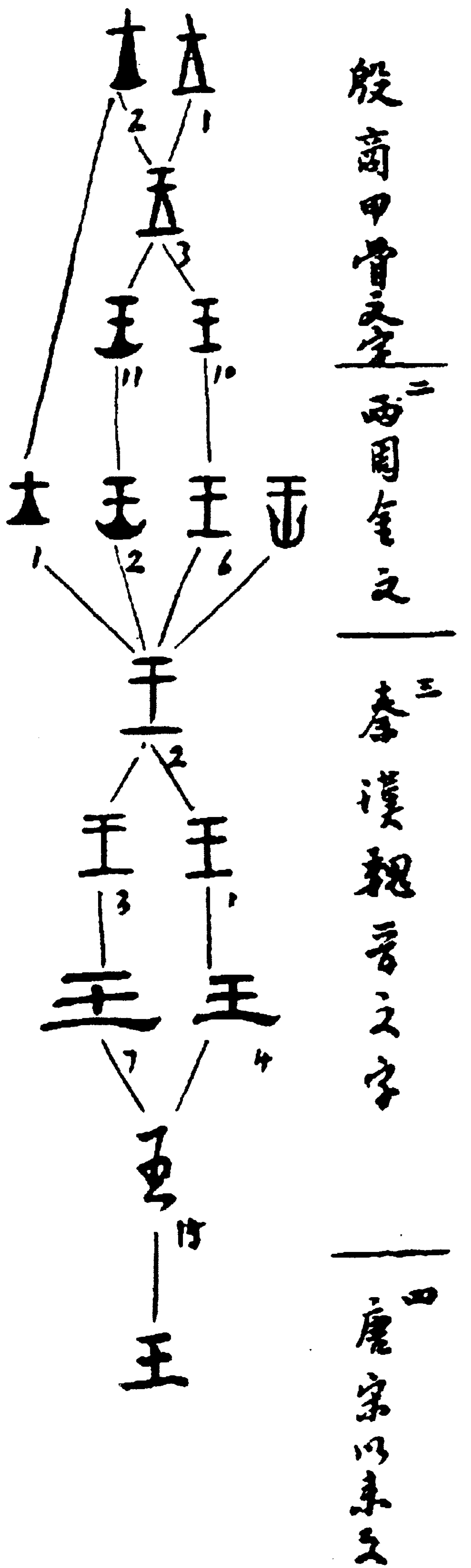
(丙)秦漢魏晉小篆隸艸中之王字

魏三體石經所列古文之王與小篆之王當同，隸體亦與禮器碑、石門頌、張壽殘碑等相似。居延簡之王字已在隸楷之間。至王氏磚文、溫香造象體勢稍變。譙敏碑、孔宙碑在中畫之下復出兩歧，作丕，魯峻碑作四畫成王，其碑陰則又中畫特長如干支之「壬」字。若北徐州劉道景等造象碑記作亞，魏比丘道璸記則作𤣩，出訛變奇詭，非由上下文推敲，絕難辨識。草書正楷則至今無大變化。


1
小篆說文
2
魏三體石經古文
3
三體石經小篆
4
魏三體石經隸書
5
禮器碑
6
張壽殘碑
7
石門頌
8
居延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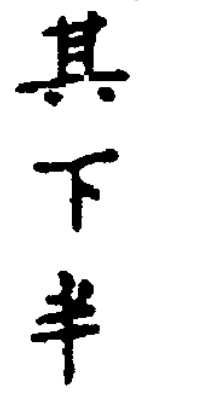

9
王氏磚文
10
譙敏碑
11
魯峻碑
12
魯峻碑陰
13
溫香造象
13
14
15
右軍
16
大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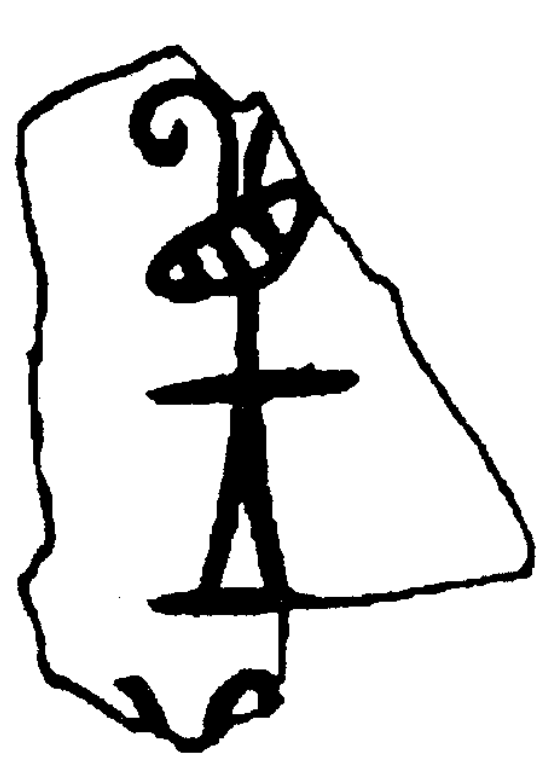
總上王字之演變，擇要作一總表，共分四欄，凡訛變之形不入。


一
殷商甲骨文字
二
西周金文
三
秦漢魏晉文字
四
唐宋以來文字
1
2
3
11
10
1
2
6
2
3
1
7
4
15

(三)皇

(甲)殷商甲骨文中未見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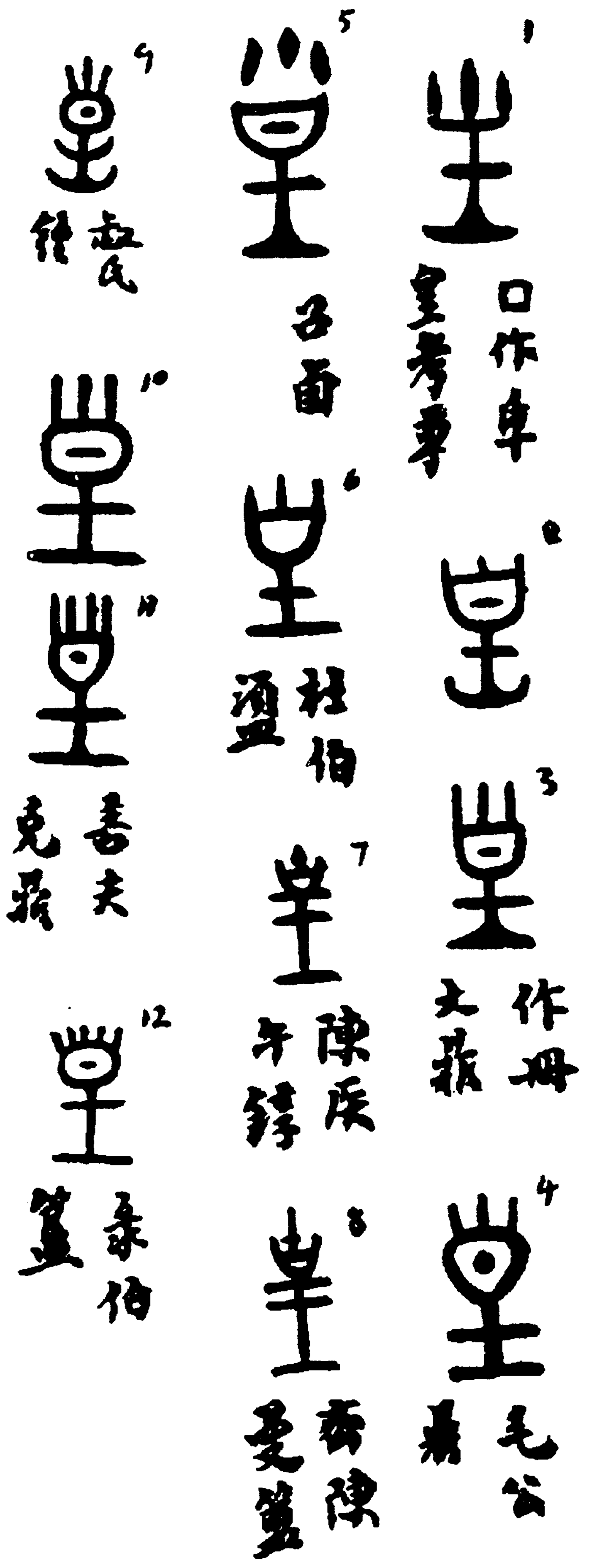
傳世甲骨號稱十萬餘片，可識之字將近兩千，迄未發見「皇」字，僅有小屯甲編二二六五版殘存一字作形，其下半為王字甚明顯，惟上加者近乎羊首，既不知上下文，當無由推測，究為何字，遽難碻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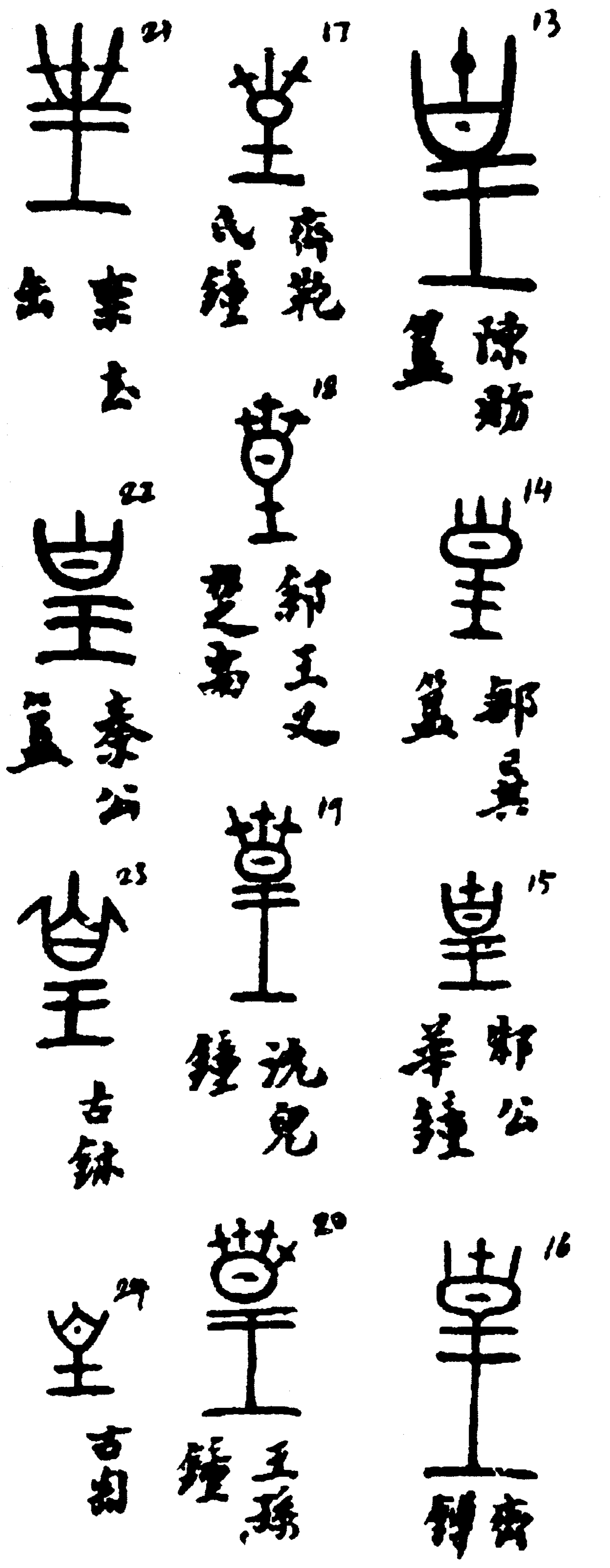


甲二二六五

(乙)兩周金石文中之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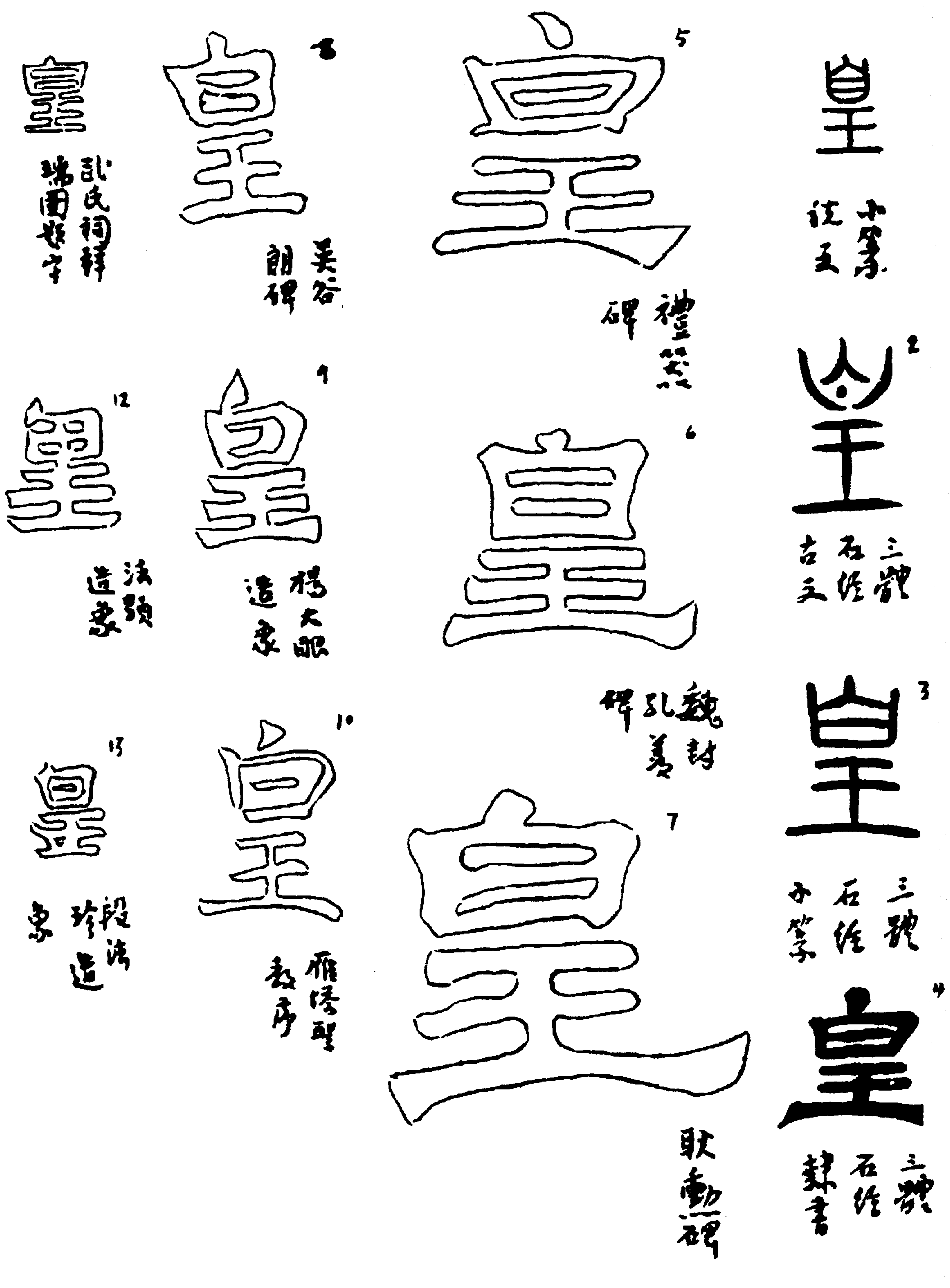
皇字說文謂「从自，自讀若鼻」。今兩周銅器銘文所見，其上之形，絕不與自字相類。初形當如口作皇考尊作皇(1)，效王字上畫代表冠形者，略有增飾以象皇冠之上有三岐，亦僅示簡單之冠形。其後增繁作凵凷凷凷諸形。而訛變者，更加橫畫如㕣㕣諸形。說文之从自，殆自皇（邾公華鐘）皇（齊鎛）等或體訛變而來。汪榮寶氏以為「不可認為从自」是也。字為王者戴冕垂裳端拱而坐之象形，馬氏疏證以為「从白，王聲」者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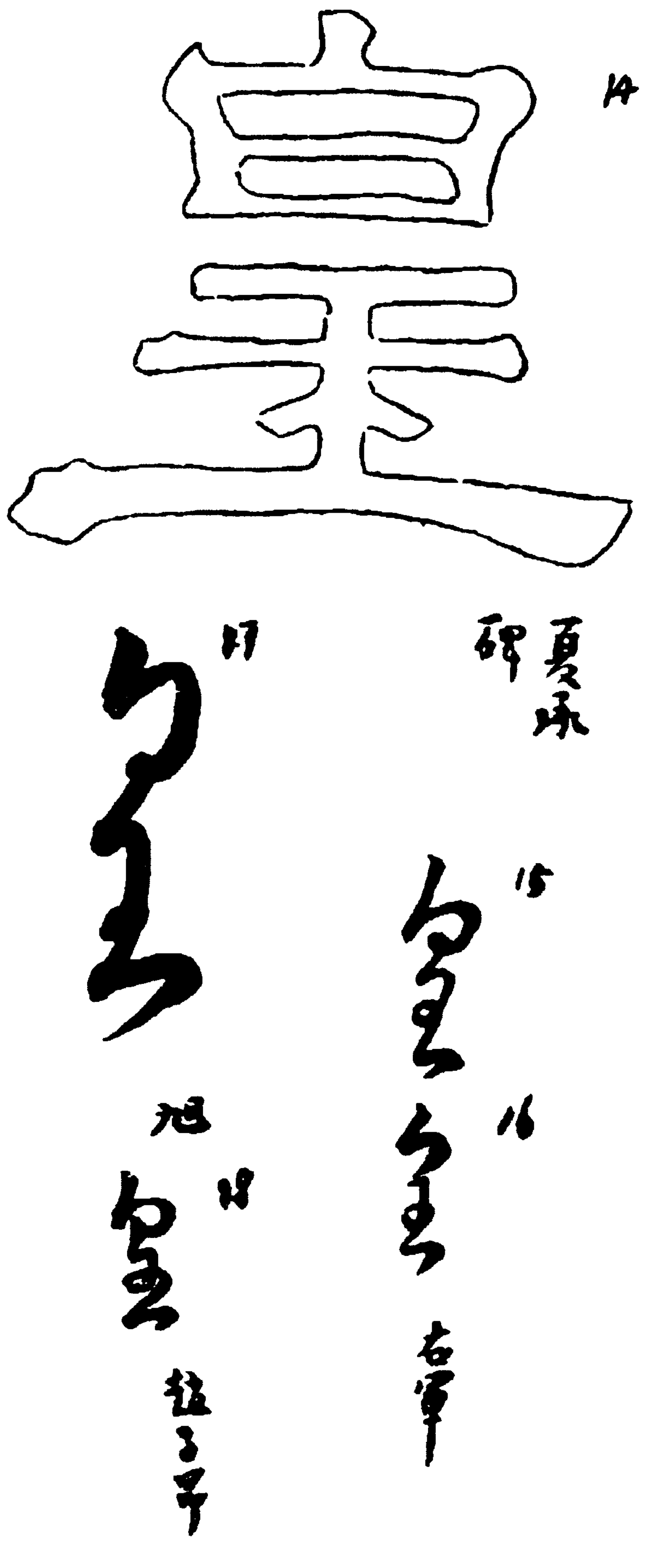

1
口作皐
皇考尊
2
3
作冊
大鼎
4
毛公
鼎
5
召卣
6
杜伯
盨
7
陳侯
午錞
8
齊陳
曼簠
9
叔氏
鐘
10
11
善夫
克鼎
12
录伯
簋


13
陳肪
簋
14
鄦冀
簋
15
邾公
華鐘
16
齊鎛
17
齊鮑
氏鐘
18
郐王义
楚耑
19
沈兒
鐘
20
王孫
鐘
21
蔡太
缶
22
秦公
簋
23
古鉢
24
古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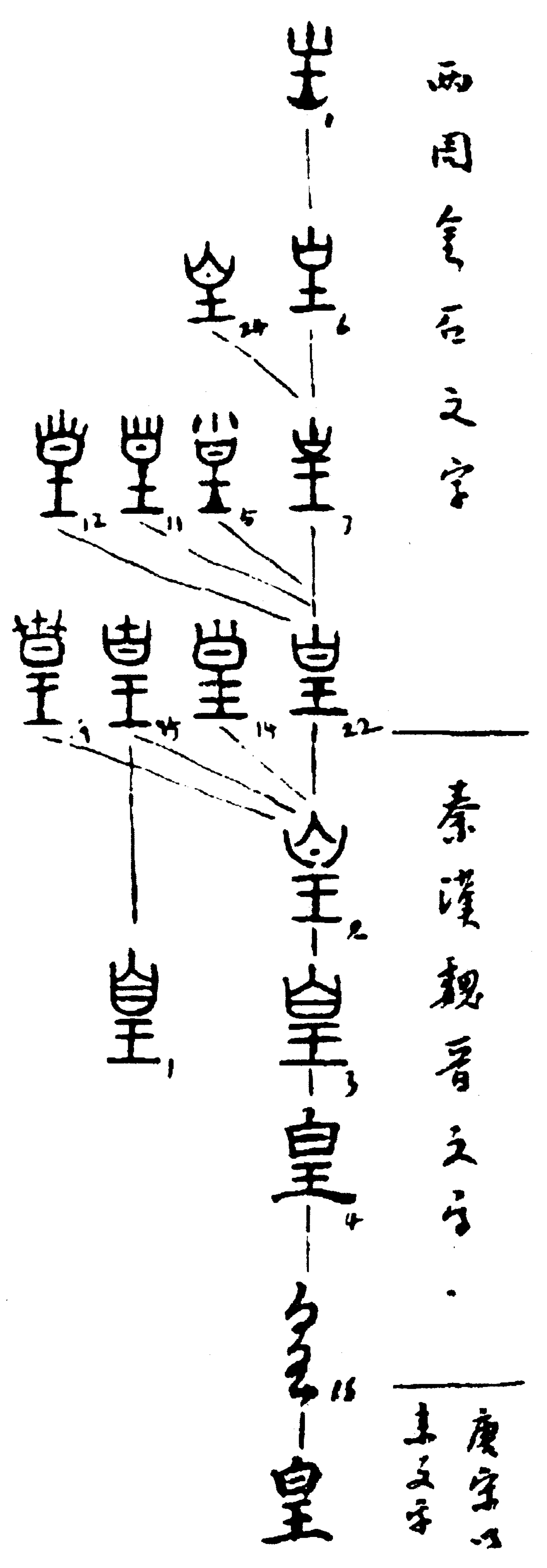
(丙)秦漢魏晉小篆隸艸中之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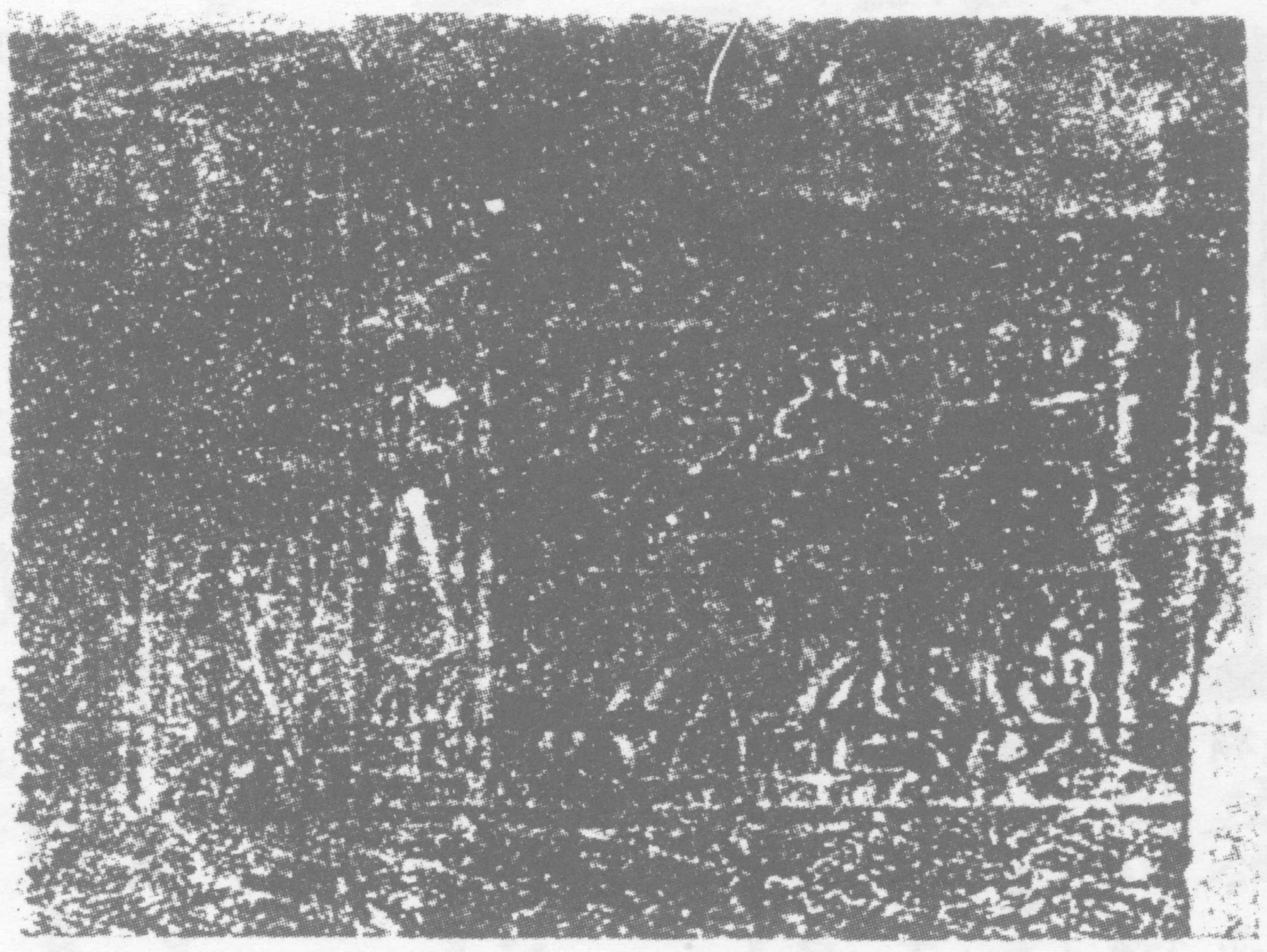
魏三體石經中皇之古文與小篆皆不从自。說文从自，殆承或體訛變而成。故隸楷所見，亦不从自，其有訛變者，如夏承碑作皇，段法珍造象作皇，與王字之訛變同。他如法顯造象及魏王方略造須彌塔記作里，齊牛景悅寺造石浮圖記作皇，隋甯天威造象作皇。艸書正楷迄今並無變化。


1
小篆
說文
2
三體
石經
古文
3
三體
石經
小篆
4
三體
石經
隸書
5
禮器
碑
6
魏封
孔羨
碑
7
耿勳碑
8
吳谷
朗碑
9
楊大眼
造象
10
雁塔聖
教序
11
亂氏祠碑
瑞圖題字
12
法顯
造象
13
段法
珍造
象


14
夏承
碑
15
16
右軍
17
旭
18
趙子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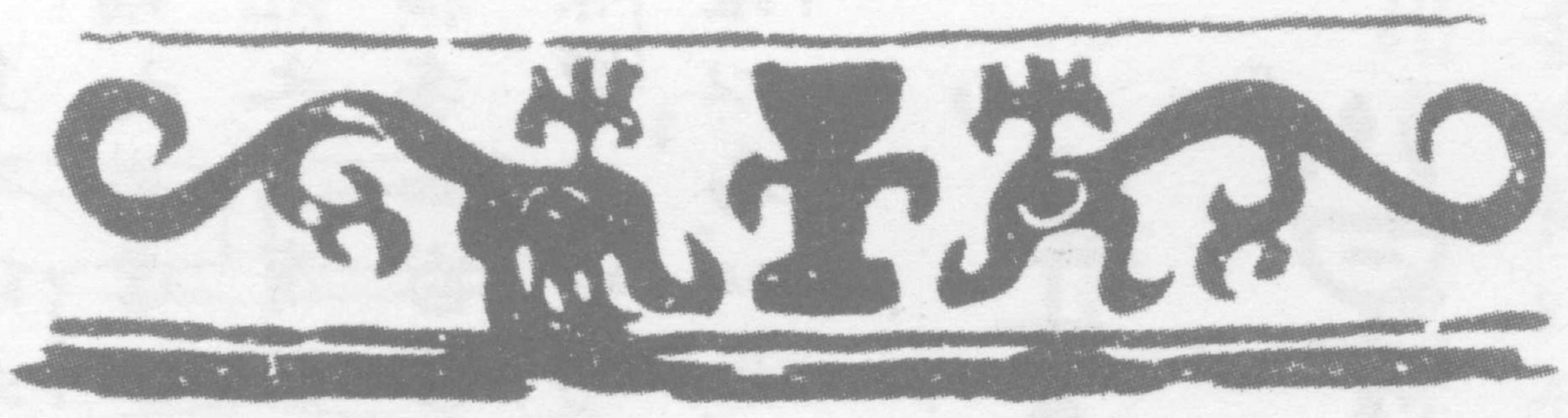
總上皇字之演變，因甲骨文無皇字，其總表祇能分三欄，如左


兩周金石文字
秦漢魏晉文字
唐宋以來文字
1
6
24
7
12
11
5
22
9
19
14
2
3
4
1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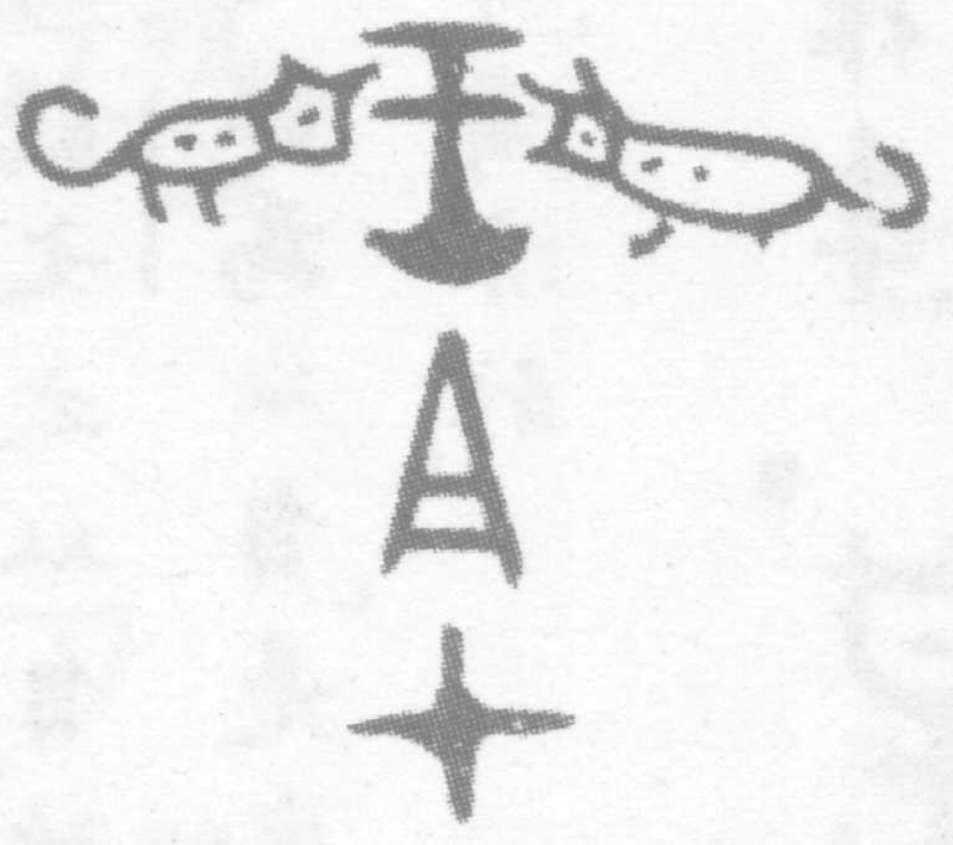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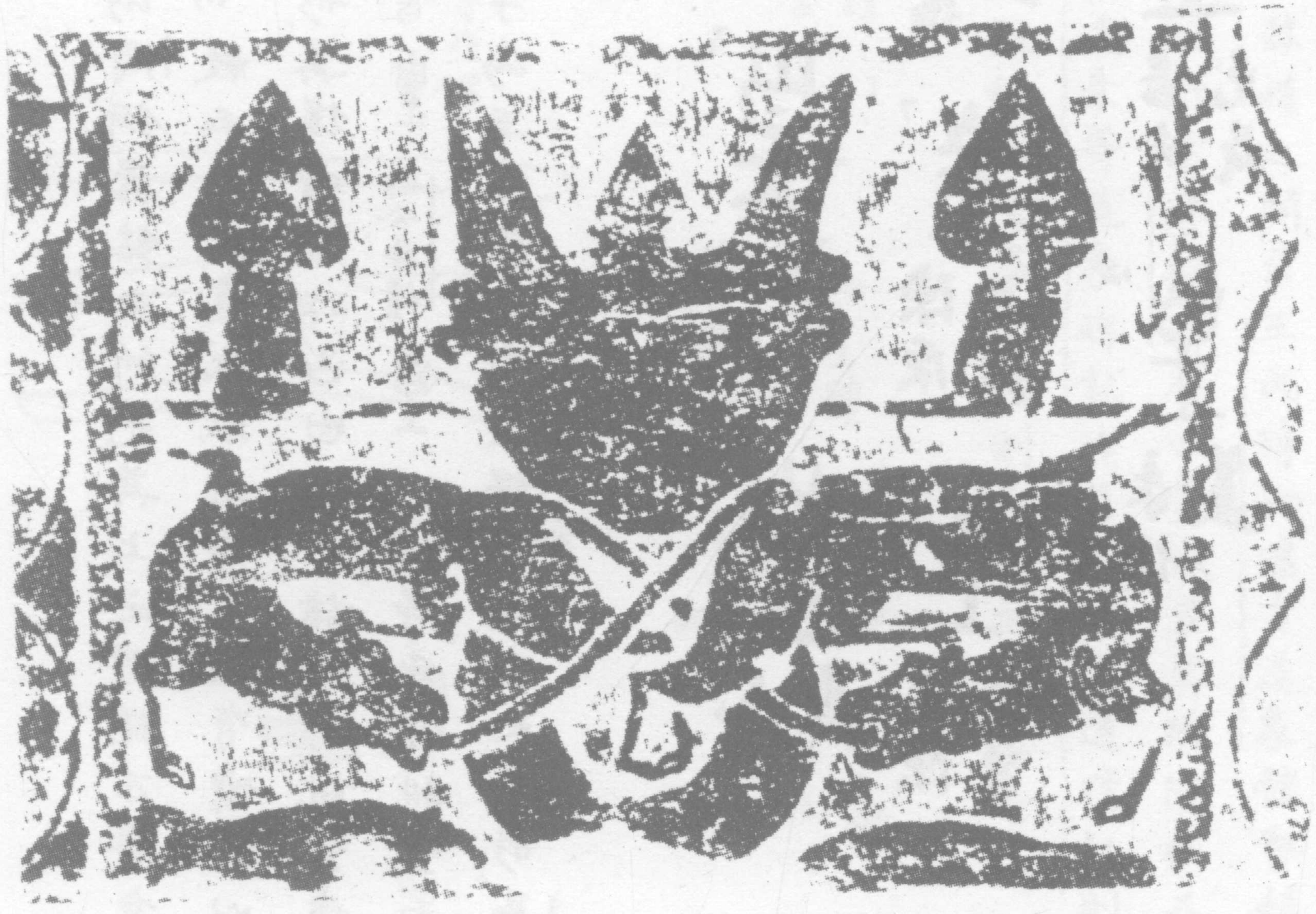
二



三



四



五

（三）士

（甲）殷商甲骨文中之士字

甲骨文中之士字見於侯家莊出土大龜七版之一，現編錄於小屯甲編三九一三，此為第三期廩辛康丁時之卜辭，據彥堂先生手摹本並釋文，全辭「壬戌卜，狄貞亞旅士貝爲」，以亞旅士並稱，殆即書牧誓「亞旅師氏」之義，皆官名。知周禮之士，原本殷制（見民國二十五年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彥堂先生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

（乙）兩周金文中之士字

士字臣辰卣作士，𣪘尊作土，散盤吉字上半作太，皆與甲骨文科頭之太字無殊，足見其同出一源。甲骨文之士字作丄，銅器銘作土，與士字分別甚明，故趞簋之士，下畫且較長如土字。古者士為官長之通稱。周禮：「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士謂主斷刑之官。」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士榮為大士。」杜注：「大士治獄官也。」禮記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詩文王：「殷士膚敏。」傳：「殷侯也。」儀禮喪服傳：「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士邑宰也。」漢書食貨志：「學以居位曰士。」注引應劭曰：「士，獄官之長。」故與王字並象端拱而坐之形。昔人解以「从十从一為會意」，林義光文源則謂「士象構作之形，與工此同意」。馬氏疏證又謂「士為大之譌字」，皆非也。

1 士 臣辰卣

2 士 𣪘尊

3 士 克鐘

4 士 晉公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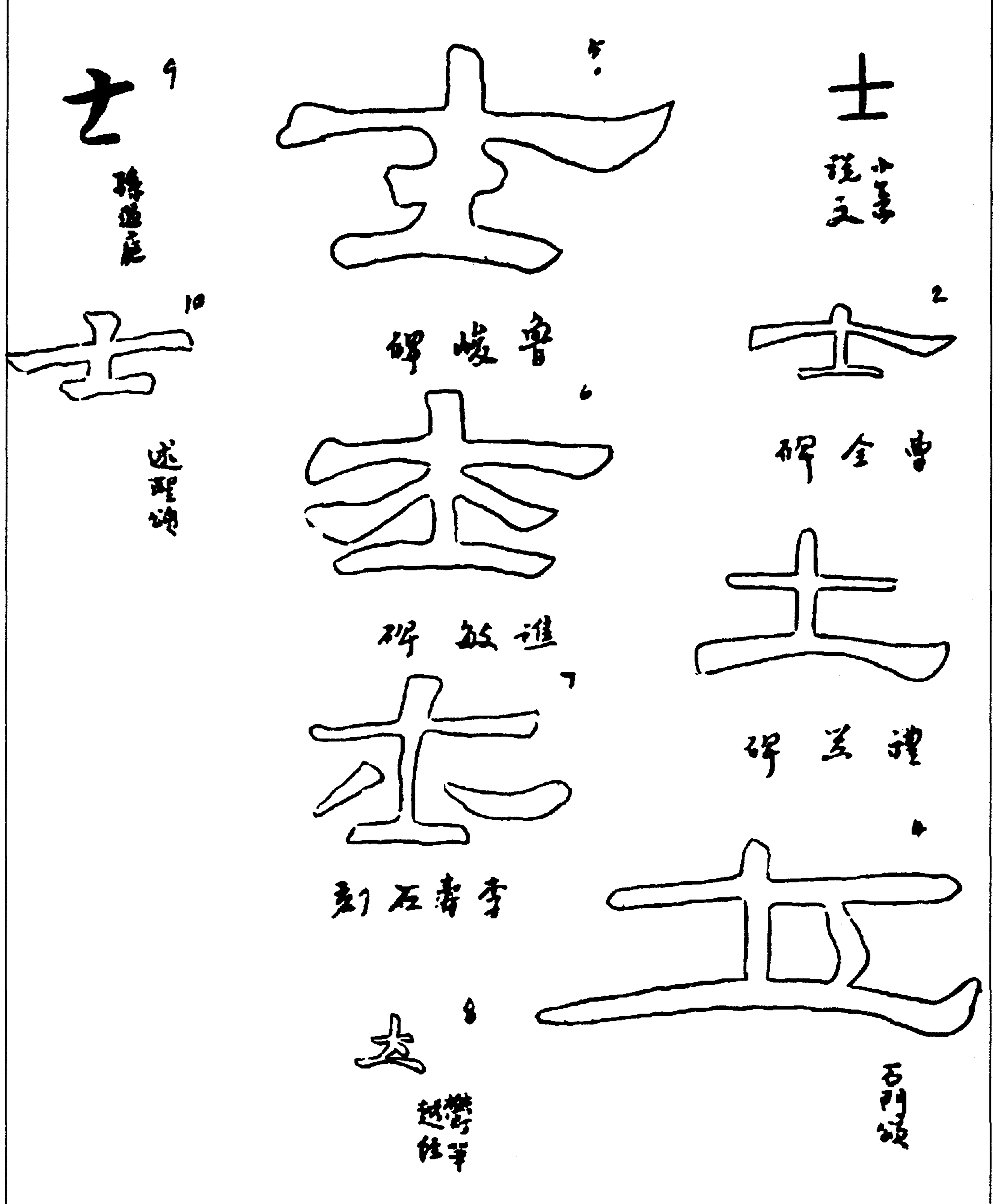
5 士 秦公簋

6 太 散盤吉（五日）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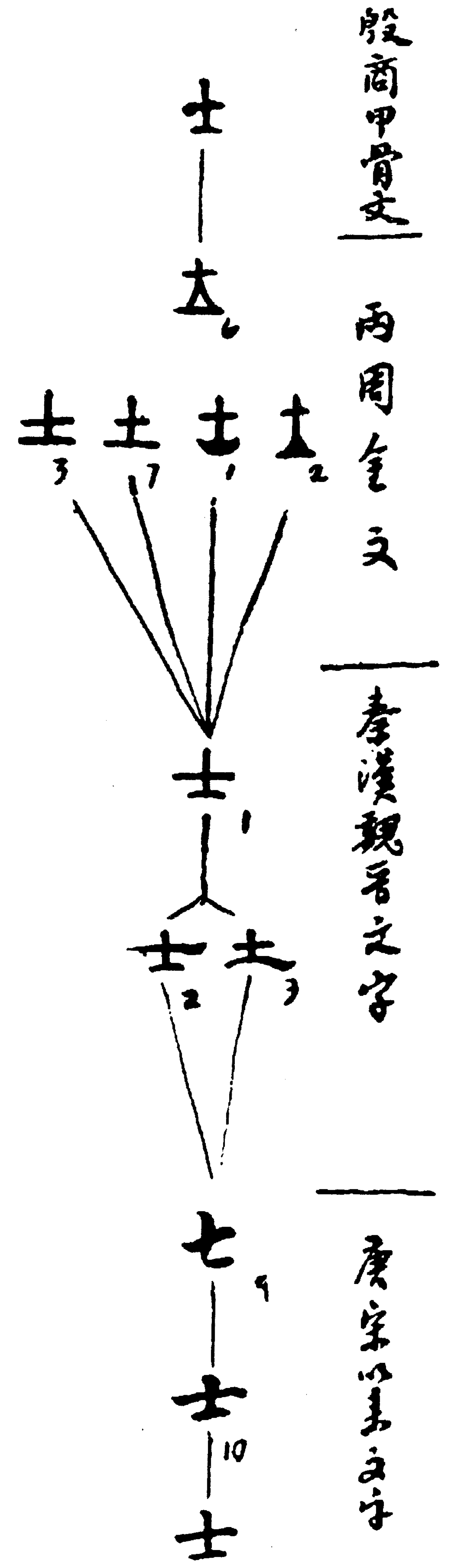
7 士 趞簋

（丙）秦漢魏晉小篆隸艸中之士字

自秦漢以來，小篆隸楷，皆短其下畫作士，以別於「土」字。徐楷曰：「今書之異於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殊。殆已積非成是矣，然漢隸所見，仍有作土形者，如禮器碑、石門頌等是。其有二畫中間更增一短畫或向兩邊歧出者，其訛變正與王字同。唐宋以來今楷草書則至今並無變化。


1
小篆說文
2
曹全碑
3
禮器碑
4
石門頌
5
魯峻碑
6
進敏碑
7
李壽石刻
8
[illegible]
9
孫過庭
10
述聖頌

總上所見列士字總表，自兩周以來共分三欄，如左


殷商甲骨文
兩周金文
秦漢魏晉文字
唐宋以來文字
1
2
3
6
7
9
10

（原載《中國文字》第七册，一九六二年三月）

釋戕

嚴一萍

殷契有戕字，就傳世拓本所見無慮數十，彙輯之，則為用不一，義各有殊。如：

一、乙酉卜，穷貞：羽丁亥戕帚妊。 京都〇〇五三
二、貞：于南方戕河六示。十月。 續一、三八、三（徵二、三九同）
三、辛酉卜，戕兄丁于父宗。 摭續二二三
四、丙子貞，戕兄丁于父乙。 粹三七三
五、丙子卜，戕兄丁于父乙日。 後上七、五
六、丁巳貞，于來丁丑[illegible]兄丁若。 掇四二三
七、丁巳貞：[illegible]羞[illegible]兄丁若。 鄴三下四六六
八、甲戌卜，㱿貞：我勿戕自茲邑，㱿穷巳乍。 續六九五
九、甲戌卜，㱿貞：我勿戕（自）茲邑，㱿（穷）巳乍。 前四四三
十、（甲戌）卜，㱿（貞）我勿戕（自）茲邑（㱿穷巳乍 粹二一八
十一、甲戌卜，㱿貞：我勿戕自茲邑，㱿穷巳乍，若。 粹二一七
十二、（甲戌卜）㱿（貞我）勿戕（自茲邑㱿穷巳乍旨。 粹二一六
十三、貞：我[illegible]自茲邑若。
（貞）我勿（[illegible]）自茲邑。 鐵三〇、十三（續四、三〇、一同）
十四、貞：我（戕）自茲（邑）若。
勿[illegible]自茲邑。 粹一一〇
十五、貞：[illegible][illegible]。
貞：勿戕[illegible] 乙二五九四
十六、其[illegible]額口又月（口疑𠂤之殘文，亦「又足」二字，此「又月」據原釋。）
[illegible][illegible]額𠂤。
其[illegible]額于[illegible]口
囚額囚 粹一一九四
十七、貞：戕戈人。 前六三一·五
十八、甲辰卜，穷貞：今日命入戈人，勿足。
癸亥卜，穷貞：勿戕戈人，㞢足畯 珠四五六
十九、癸卯卜，穷貞：[illegible][illegible]于京 前五八、四

廿囗土𢆶畣囗　珠二八四

艹、丁未卜，之貞：戉家于𠂤，每（畮）二月

囗于𦘔田每（畝）戉㯱二月　甲（六九一、一九二五、二〇二九合）

艹、辛酉卜乂旬羽戉在又立　甲六二四

艹、丁酉卜亘貞：𢆶𢀛于𡚬。　前四五三一（續存一三〇六即本片，而已殘佚上半）

苗、癸巳卜貞戉廿直　獸一、二六、一八

苎、囗其戉𡚬。　四百種五五

芺、貞戉廿直。　粹五三三

（本片粹編考釋廿誤作「于」字待考）

芷、貞：其㞢戉若。　外一八五

艾、貞：囗戉囗　後下十五、七

芁、貞：勿𢆶　天三〇

卅貞勿戉十月。　前六三一、六

艹、貞勿𢆶　摭一〇六

艹、庚午卜冘貞：其𢆶囗　甲二五九三

艹、口卯卜，其戉囗　甲五九七

苗貞囗戉囗　甲四六

苎、勿戉　掇三〇六、（續存1370全）

芺、囗𣅀戉囗　拾三一

芒、囗𣅀戉囗　佚六〇〇

艾、囗令囗戉囗莫囗𧻚　佚一六三

芁、貞：其戉囗𢍰于囗金句囗　甲一五三七

𦥑、口羽囗巳囗戉口七囗　前六、三一七

此字陳邦懷釋𢍰，其言曰：

說文𢍰字篆文但省兩手為一，从攵或从攴象扶持之形，爿聲也。與𢍰从殳舟聲正同一例。从兄邦福亦釋𢍰，其說曰：癸亥父已鼎云：「癸亥王攸𢔶作冊般新宗」般即𢍰，般新宗亦扶新宗之誼，古文从手之字，或从攴，卜辭屢見之也。（殷契拾遺）

天壤閣考釋隸定作𢼸，曰：

𢼸疑即𢍰字，其義未詳。（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三十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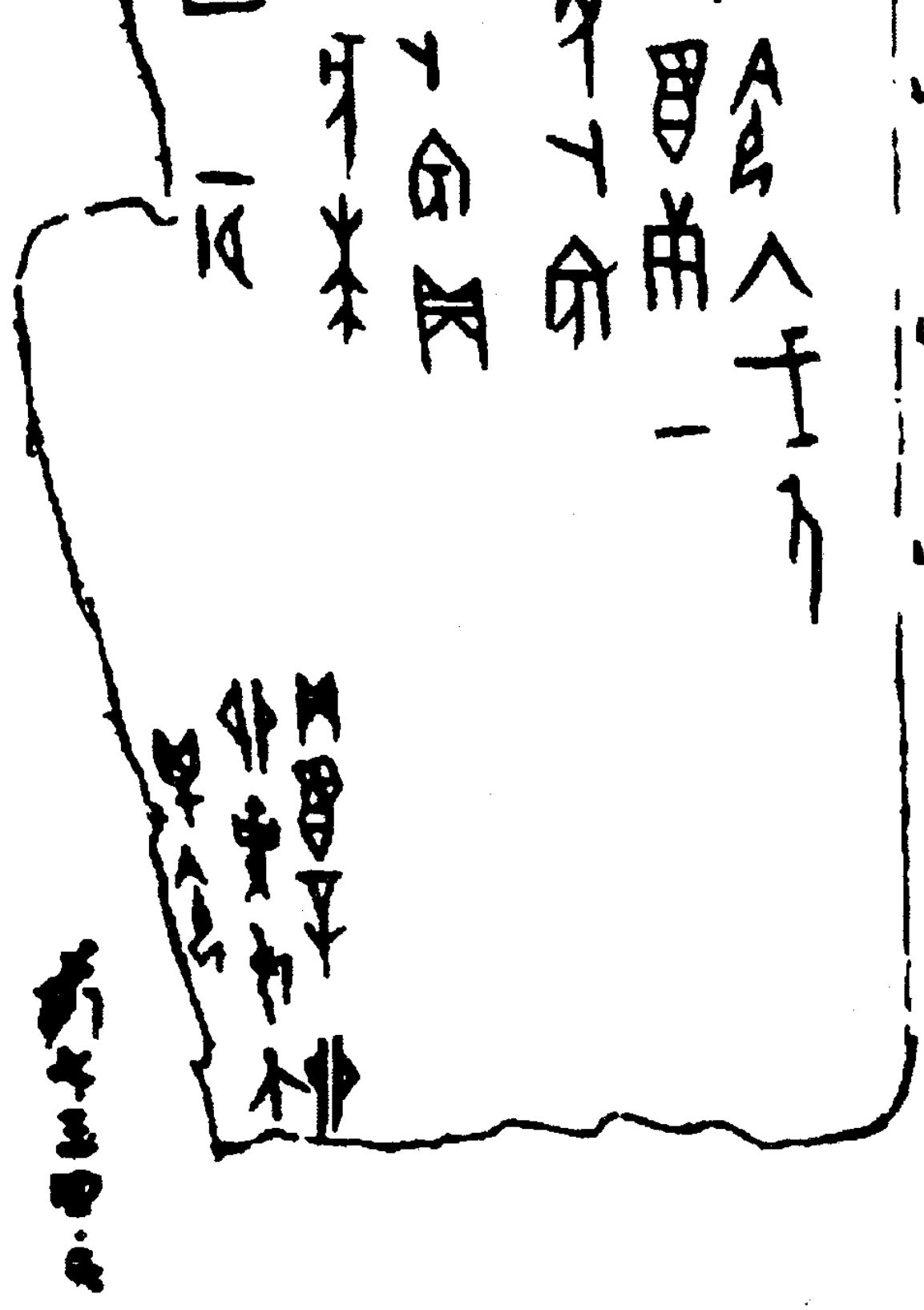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研究釋「版」，謂：

从片从𢍰聲，與版之从片反聲同，按諸原辭，亦多係版築之意。

葉𤁉漁非之，而別釋為戕，其言曰：

森按他辭云：「貞𢍰戈人」（六、三一）戈人乃戈國之人。又云：「己丑卜，賓貞：翼庚寅令入戈」（七、三四）此辭三行共十一字，末為「戈」，其下契一夭斜之界綫，下似有𠃌字淡痕，諦察之仍線痕微蝕者，如ㄟ非人字也。郭氏誤釋為「令入戈人」，遂疑戈人為國名，乃讀「𢍰戈人」為「版戈人」，猶謂春秋言「城中丘」（隱七年）「築郿」（莊廿八年）也。考經訓版之一字，並不含築意，釋版似不可通。陳氏釋𢍰，近矣。但卜辭𢍰字，似與他辭言「戕」「𢦔」相類，其誼為殺傷，循爿聲求之，或古戕字，或段𢍰為戕。說文：「戕，傷也。」卜辭曰：「勿戕茲邑」，即言勿屠此邑也。曰「戕戈人」，即言戕殺戈國之人也。又他辭云：「癸卯卜，賓貞：𢆶𠬝𦉎墉于京」（五、八、四）𦉎乃風字，後編卷下第三十六葉之「大𢆶卜𦉎」可證。郭氏釋庸，非是。墉為國名，或一名風墉，殆風姓之後，曰「戕風墉于京」，即言戕殺風墉之人于京地也。他辭又云：「丁酉卜口貞：𢆶𢀛于𡚬」（五、三三、五）此辭句法與上辭同，曰「戕𢀛于𡚬」，即言戕殺𢀛殺人于𡚬地也。𢀛亦國名，卷六第六十五葉三版亦有「丁酉貞𢀛」之文，曰：「貞𢀛」猶他辭言「貞戈」（第三六、三）「貞𢀛」（中藏二六、一）𢀛與戈並國名，郭氏釋𢀛為堞，亦未能信。（前編集釋）

葉氏正郭氏釋版之非，甚是，而改釋為戕亦非。於前七、三四、一版，尤屬誤解。該拓片人字甚清晰，其上雖有裂紋一道，乃骨紋，非刻痕，而「命入戈人」之辭今亦見於珠四五六（即本文所引辭十八圖）郭氏以戈人為國名者，實不誤。即葉氏亦以「戕戈人」為言，是知不通者非「戈人」乃「版」或「戕」之不能盡釋卜辭也。如曰「𢍰帚姪」「𢍰河」



前七三四·一

六「宗」「𢦏兄丁」釋「版」既不辭，釋「𢦏」亦難安。陳氏釋「將」，庶幾近之矣。

案說文手部：「牂，扶也。从手爿聲。」寸部：「將，帥也。从寸牆省聲。」據說文則兩字之形義大殊，迺經典多以將為牂之叚借。玉篇曰：「牂今作將。」集韻曰：「牂，通作將。」張文虎舒藝室隨筆曰：

寸部：將，帥也，从寸牆省聲。案手部有牂字，从手片聲，訓扶也。此變手從寽即肘字，肘即手也。將字宜為牂之重文。至牆字當為从酉从將省聲。今云將字从牆省，未敢信從。

此論實具卓見。將之「从寽」實由「牂字之手」所譌變。張氏謂「將為牂之重文」，不若謂「將為牂之隸省」。又謂「從寽即肘字」則臆說也。吳善述說文廣義校訂曰：

按許書牂訓扶也，从手爿聲。將訓帥也，从寸牆省聲。然寸字在偏旁或取度義或取守義，或與又同用，又即手也。將之从手與將之从寸同意。玉篇以將為牂之古文甚是。故經傳扶將字並作將。引申為持也，致也，傳也，奉也，養也，助也，順也，從也，行也，道也，欲也，且也，大也，長也，壯也，美也。無非平聲。通為率領主持之義，謂領軍曰將軍。史記：「將軍擊趙」正義云：「將猶領也。」周之即以將軍為之偁。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亦莫非平聲。至偁將軍為將，作去聲讀，前古所無，春秋時始有之（周禮有軍將字，出自漢人之手）亦以義之動靜，而別其音。其訓類訓請及將將疊字，別作七羊切，音鏘省，亦音隨義別。許書將訓帥也，乃以後義為解。」

兩君皆主將將為一字，證以卜辭之𢦏，其說至當。蓋字象雙手扶爿（几），故引申之有扶、進、助、奉、持、致諸義。由此可知𢦏兄丁若帚妊者，未可以祭名為解。𢦏戈人、𢦏𢦏等以方族人名為賓語者，皆為率領而非𢦏戮之義。向所蹇澀難通者，又渙然冰釋矣。

說文酉部：「醬，醢也（當據廣韻韻會引作醢也）从肉从酉，酒以和醬也。爿聲。𤖨古文。𤖨籀文。」今案此字實即金文𠨘夕䵼享之䵼所譌變，亦即詩「我將我享」之將。上溯甲骨䵼之書體，繁簡不一，其演變頗有可尋：

作䵼从凡从肉从鼎（省匕）者

一、𢦏鄉☐䵼隩𠂤　粹五四一

二、☒唐☒䵼☒　前五.三.六

三、戊寅卜貞：䵼　京津二一二（一〇六四重）

四、☐☐卜貞（貞）：☐䵼叀☐方罕　前五.三.七

五、☒䵼☒　徵十二.五〇

六、升歲䵼，隩，王受又。　甲八四九

或作䵼从匕从鼎（省几省肉）者，

一、丙辰卜大（貞）：䵼聚三。　甲一六三三

二、叀䵼、　粹三九二

三、父丁䵼三冢。　甲八四〇

四、旦其妝䵼，迺各[illegible]足　甲四〇四

五、☐☐（下）☐貞：王㞢吉䵼☒　前六.三四.五

六、貞勿䵼　前六.三四.六

或作䵼从肉从鼎（省匕省几）者

一、貞☒䵼☒　摭十二.五一

二、乎☒䵼二㞢　鐵三九.二

或作䵼从几从鼎（省匕省肉）者，

一、䵼　乙八三九

二、䵼䵼☒[illegible]☒　菁一〇.六

三、䵼若　乙八八一〇

小屯甲編二四一八，骨版契有从月从皿作䵼者二字，文曰：「三䵼」全篇錯雜，不能通讀，似為習契之作。其从皿，與从鼎，要皆盛物之器，以鼎易皿，與䵼貢一字，說文古文牆之从酉，與从皿从鼎無殊，亦䵼之別體，籀文之𤖨則又鍾複為之，䵼兄𤖨作䵼亦可能由此等字形譌變而成。溯其源，皆䵼之一字所省變。孫詒讓曰：

金文諸䵼字，當从鼎从牆省聲，又以𠠚，右似从刀，或更省月从爿，皆一字也。以諸字偏旁推之，古文牆字，疑當从肉从刀，蓋以刀割肉作醢醬，故从刀，小篆省刀，金文𠠚字遂不可通矣。（名原）

羅振玉曰：

此字不見許書，古金文有之，有䵼（史頌敦）䵼（王作䵼）𠠚（曰辛甗）諸形，从匕肉于鼎，月殆所以薦肉者也，此或加小，象有滷汁，或省匕，或省月與肉，或省

肉與匕然皆為一字也。（增訂書契考釋）

王國維曰：

古器物銘多云「作䵼鼎」、「作䵼彝」，亦有單言「䵼」者，如潘祖蔭所藏二器，其一銘曰「弔姬䵼」，一曰「魯內小臣床生作䵼」，其器則皆鼎也。是䵼為鼎彝之名。今按䵼字於金文或从匕肉从爿从鼎（克鼎、史頌鼎、史頌敦及上魯內小臣鼎）或从𠂤从爿从鼎（王作彝及上弔姬鼎）或但从匕肉从爿（日享角般）。虛卜辭則或从匕肉从爿，或从匕从鼎，或从爿从鼎，當即詩小雅「或肆或將」，周頌「我將我享」之將字。匕肉於鼎有進奉之義，故引伸而為進為奉。應公鼎云：「用夙夕䵼曆鼎：「其用夙夕䵼亯」，皆以「䵼亯」並言，與周頌同。凡匕肉必於鼎，故鼎亦得䵼名，非鼎之外，別有一種名䵼者。（甲骨學文字篇引）

王先生以䵼非別有一種器物名，甚是。以為即鼎之異名則失之。蓋王先生不知甲骨金文之䵼皆已動詞名物化也。吳其昌曰：

䵼者字當作[illegible]，蓋其朔義，謂以「匕」扱取「鼎」中之「肉」而置之于「几」上也。鼎中烹肉既飪，取置于几而有匕並陳，是即楚茨既醉之詩所云「爾殽既將」也。鼎、匕、几、肉告具，是可將之以獻亯矣，是即我將之詩所云「我將我亯」，金文曆鼎所云「其用夙夕䵼亯」也。古者設鼎，皆匕俎從設，儀禮述之最詳。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士昏禮云：「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匕俎從設。」士虞禮云：「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匕俎以設。」公食大夫禮云：「陳鼎于碑南……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士喪禮云：「陳一鼎于寢門外……其實特豚……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特牲饋食禮云：「佐食舉牲鼎……贊者錯俎，加匕。」有司徹云：「陳鼎……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鄭玄士昏禮注曰：「匕俎从鼎而設，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儀禮之俎，蓋即古文䵼字所从之几也。（殷虛書契解詁頁二六二）

吳氏此論，釋形甚碻，而義有未達。莊述祖曰：

將古文作䵼，見古彝器，其文或為「䵼彝尊鼎」，或為「䵼彝」，或「將牛鼎」，或為「某作䵼某寶尊彝」。說文作「䰞，煮也」，以鬲，羊聲，字亦作鬺，封禪書曰「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徐廣曰：「鬺，享煮也。音殤。」享當讀饗。韓詩「于以鬺之」，毛借作湘，傳「湘，烹也」。此傳「將」亦訓「烹」。篆文高獻之亯與亯飪之亯，本一字。

馬瑞辰曰：

按將亨對文，以將為䵼之省借，訓烹，正與封禪書「鬺亨上帝鬼神」及易傳「聖人亨以饗上帝」文法相類，較傳箋為善。

䵼之訓烹亦可以詩楚茨「或肆或將」，毛傳訓將為齊證之。爾雅釋言：「將，齊也。」郭注：「謂分齊也。」齊，徐仙民周禮音將細反，讀如劑。郝懿行爾雅義疏謂「齊之為言劑也。周禮亨人「以給水火之齊」，注云：「齊多少之量」，即劑量其水火也。凌廷堪謂「升牲體於鼎，即詩所謂肆也；載牲體於俎，即詩所謂將也。」馬瑞辰謂「古者牲體既亨之後，皆先升牲體於鼎而後載之於俎」（見毛詩傳箋通釋）兩君之說，皆無當于將之訓。劑若必先亨而後升於鼎，則劑量其水火即失其用，故知牲體升於鼎，乃在既劑之後，未烹之先，然後需劑量其水火，以烹煮之。其「以匕俎从鼎而設」者，為烹煮既成，即以匕出牲體載于俎，此即䵼之取象也。象外之意，重在烹煮，故知甲骨金文之[illegible]當訓烹，然後卜辭用[illegible]如「䵼三眾」之意，皆豁然可通。絲知說文于牆訓臨者，猶昧于原流，差一間耳。歷來治訓詁者多以經傳之將為將之段借，而不知將將為一字。又不知牆所從來，乃誤以將為牆省，取象不明，借義滋生。如詩邶風燕燕「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傳「將，行也」。周頌敬之「日就月將」，傳亦訓行。說文作「䟫，行貌」。又鄭風「有女同車，佩玉將將」。說文作「瑲，玉聲也」。大雅執競「磬筦將將」，三倉「鏘鏘，金聲」也。荀子富國篇引詩作「管磬瑲瑲」，說文引詩作「管磬䟫䟫」。易林革之大有云：「南山之楊，華葉將將」，廣雅「鏘鏘，盛也」。詩陳風東門之楊作「其葉牂牂」。禮記射義「幼壯孝弟」，注「壯或為將」。號季盤「牰武于戎工」，于思泊謂牰即將也。詩小雅北山「鮮我方將」，傳「將，壯也」。壯將雙聲，故壯又通作將。將又通相，尚書大傳「義伯之樂舞將陽」，將陽即相羊也。凡此通段，皆緣聲近。說文，將爿聲，牆亦爿聲，將則牆省聲，蓋亦從爿得聲。爿字，今說文無。六書故曰：「唐本有爿部」，段氏以之補入片部曰：「反片為爿，讀若牆。」此字甲文已有之。

一、爿牧麃方　　前四、四五、三

二、爿母庚。　　乙八七一四・八八〇八同文

三、丁亥（卜貞）囗复囗日求囗幸　　前七、三二、

四、己巳卜爿、劢　　續二、八

羅振玉曰：

許書無爿字，而牀狀牆戕等字皆從之。今卜辭有爿字，是許君偶遺之耳。

丁山曰：

按此字說文失紀，蓋象斧扆之制，魏書李謐傳引鄭氏禮圖云，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漢之屏風皆有後版，後版謂之邸。大版亦謂之業，業扆一聲之轉，大版謂之業，即謂之扆。則斧扆之扆，非大版即後版矣。許君言版，判也。从片反聲，牘，書版也。从片賣聲，牑，牀版也。从片扁聲。推而至於牑牒牖牏，凡从片者皆版意，而版片之音義俱近，則判木為片，即判木為版，片版實古今字也

案此說甚誤，言義則縱廣八尺之扆，即難置於鼎皿之中，與𩱦且之取象不合，言音則牆將牀皆从爿得聲，而與片音違異。故郭氏釋𤕫為版，謂以丬片 攀得聲，不言从爿得聲也。陳邦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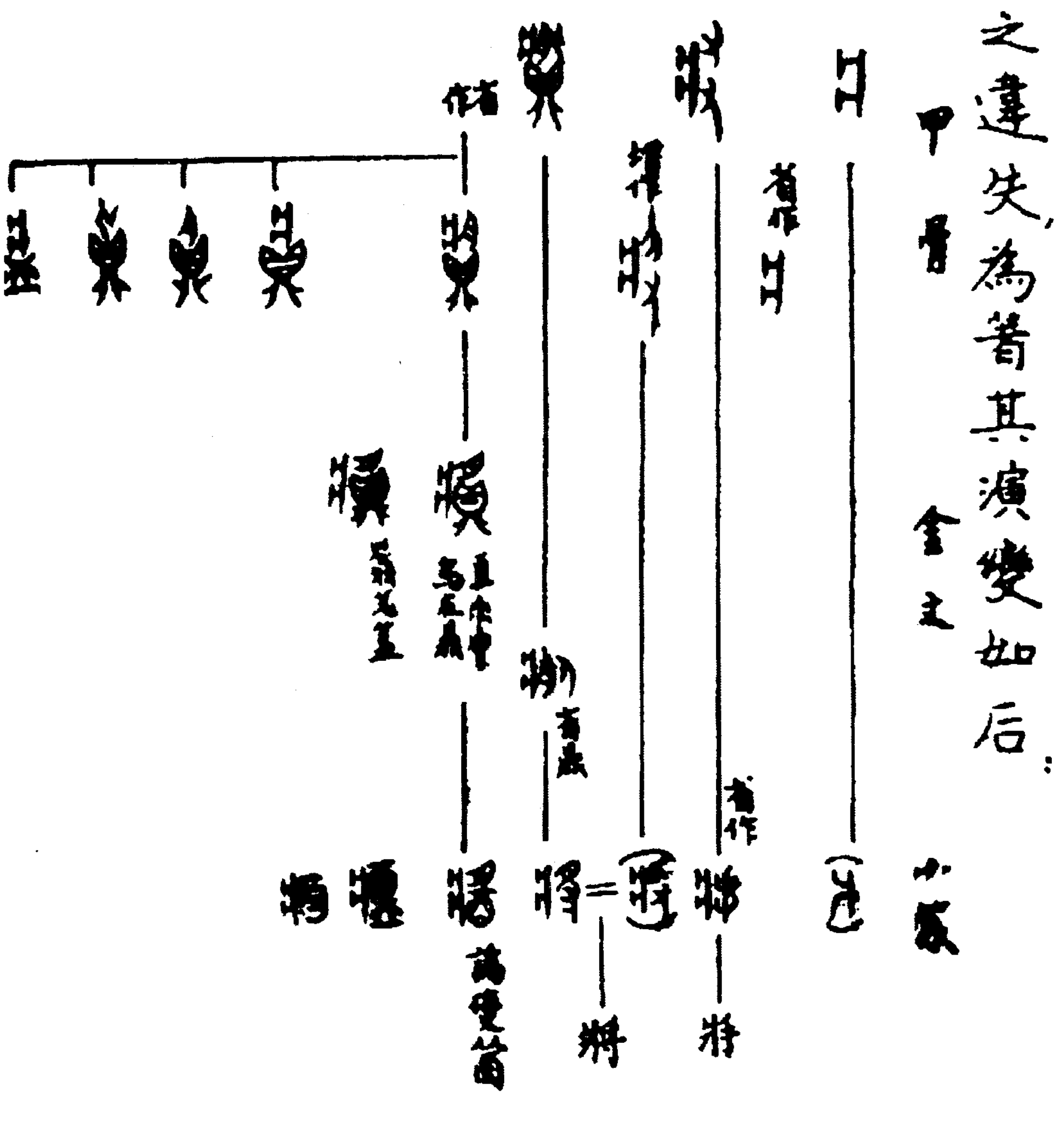
說文無爿部，而从爿之字，泰半皆从爿得聲，考卜辭多有「爿牧」「爿求」之文，今就許書古籀文反復求之，知為將之初字。說文酉部醬古文作牐，籀文作𥁕，是醬本从𤕰得聲，而古籀文皆明作爿，是爿即古文𤕰字證一。水部漿，古文作𣲒，是漿本从𤕰得聲，而古文又明作爿，是爿即古文𤕰字證二。細審卜辭，爿與𤕰為一字，爿為最初古文，𤕰起稍後，將則籀文而譌稍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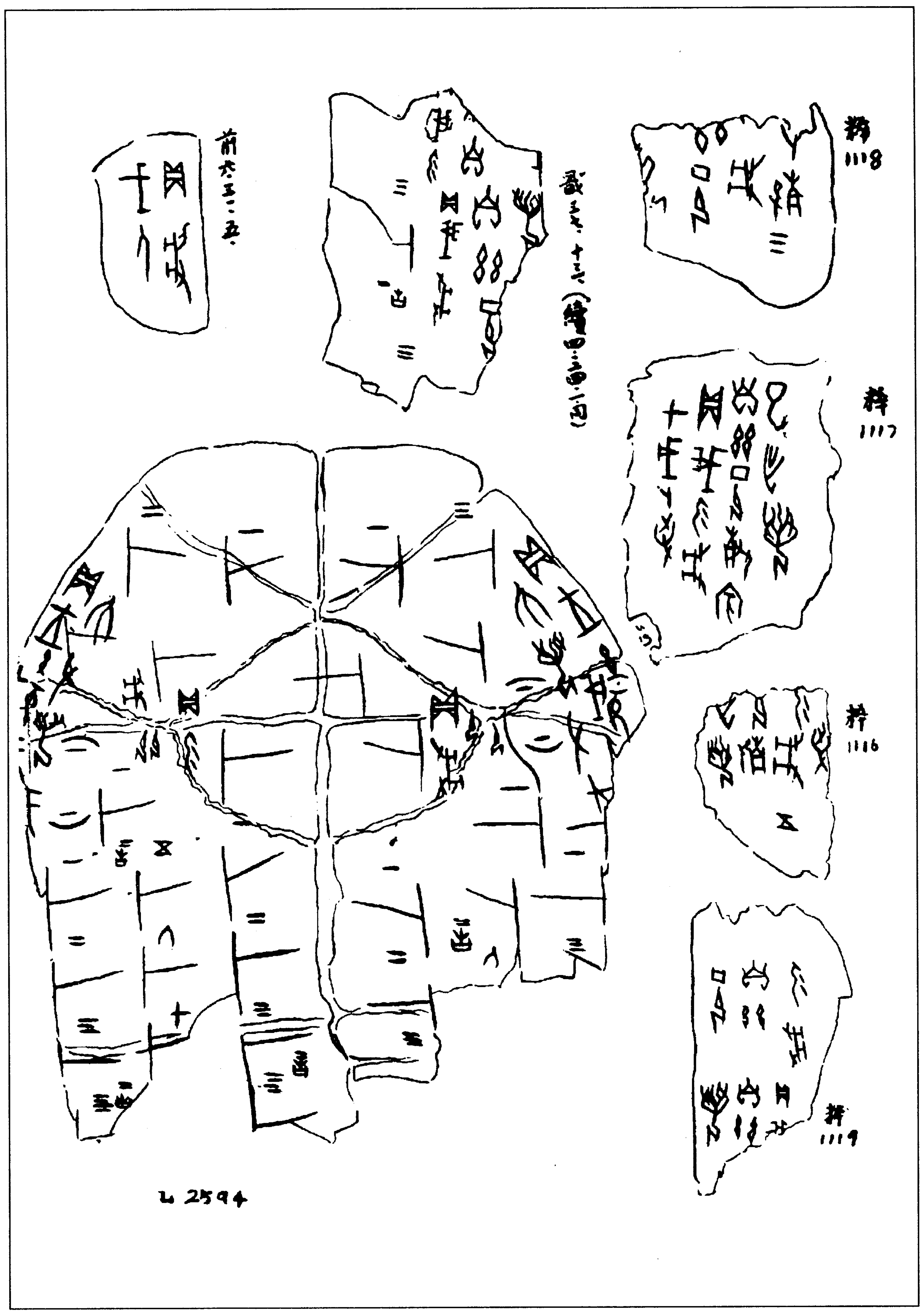
陳氏證爿𤕰同音則近之，以爿𤕰為一字則當時限於材料，未能明辨也。吳其昌釋爿丬為几形，即俎，甚確。（殷虛書契解詁）其說實本王先生。觀堂集林說俎下曰：方言廣雅皆云「俎，几也」此蓋古訓。說文俎从半肉在且上。又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且古文以為且，又以為几字」（此十一字出小徐本大徐無）則篆文俎从目且从几，古文又且几同字，蓋古時俎几形制略同，故以一字象之。此說有徵乎？曰有。許書篆文几字與古文且字，皆作从正面觀形，然金文作丬匚或爿片二形，皆作從側面視形。案殷禮器銘，屢有[illegible]語，其異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自宋以來，均釋為「析子孫」三字，余謂此乃一字，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之形，子者尸也。……几在尸左右，故以爿片二形象之。依几之尸，象其正面，則左右之几不得不象其側面矣。此爿片二形象几之證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𩱦字象匕肉於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載於俎，又匕載之時，匕在鼎左，俎在鼎右。今𩱦字之左从匕，則其右之爿象俎明矣。俎作爿形者，象其兩縮（有司徹）也。據禮經俎或兩肆或兩縮，而獨象其兩縮者，以文字結構之便也。此又古以爿并象俎之證也。爿字變縱為橫則為丌字，說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其所以與爿片異形者，薦物之時，加諸其上而已。作丌形而義已見，又文字之結構亦當如是。其與爿片固非有二字有二義也。……自丌行而爿片廢，遂以片為片字，爿為爿字；義別而音亦大變，遂忘其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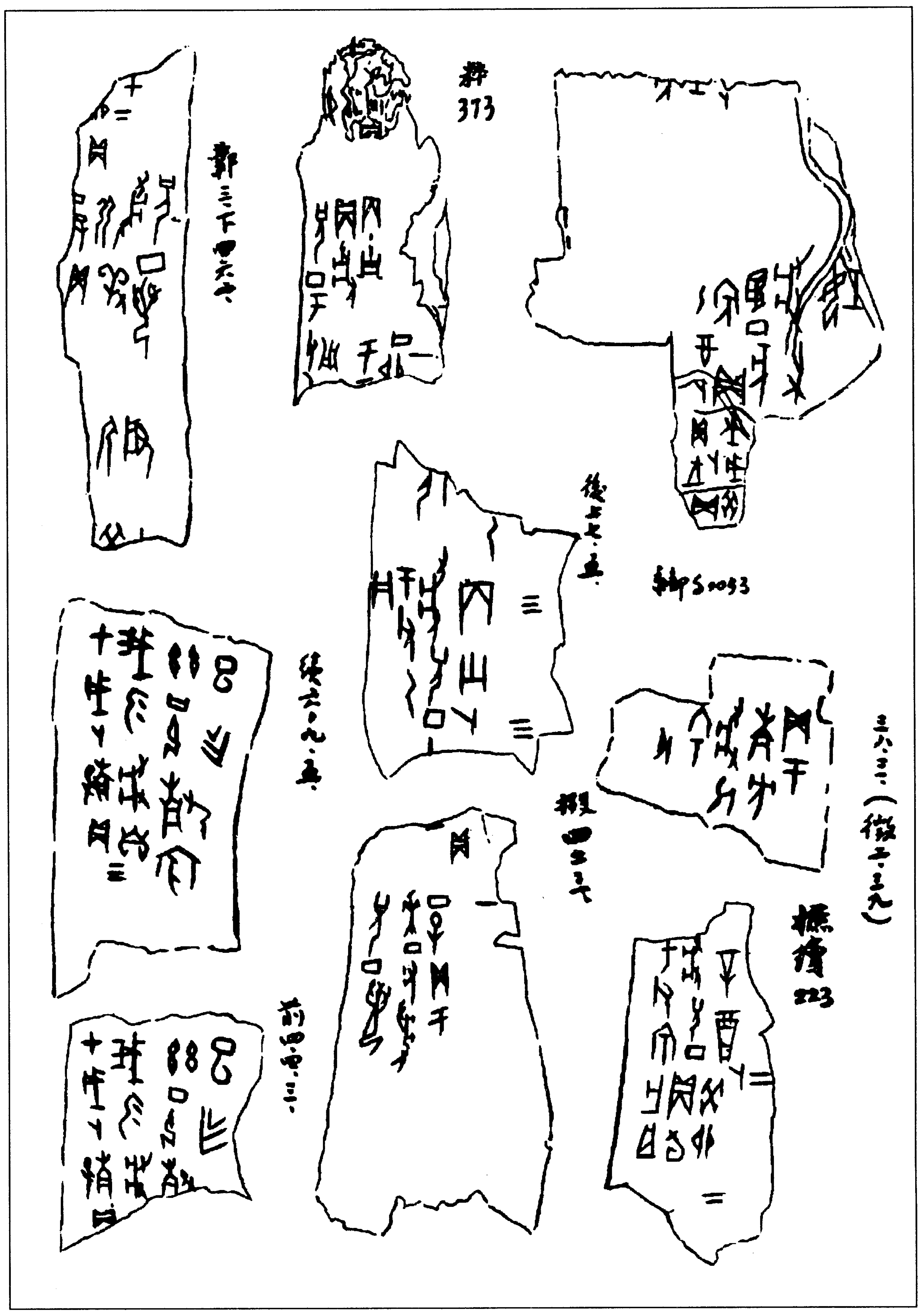
俎所以載牢鼎之實，周禮內饔注云「取於鼎以實俎」說文且部云「俎，禮俎也」故書多訓肉几。一切經音義五引字書曰「俎，肉几也，亦四脚小盤也」山海經海外西經注亦曰「俎，肉几也」東京賦「度室以几」薛注「几，俎也」聶氏三禮圖引三禮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見周禮正義卷七引）今日本住友氏所藏有蟬紋銅几，可為地下遺器之實證。此即𩱦且所从之爿，不特為几之象形，且讀几聲。蓋几將雙聲，可相通轉，故凡从爿得聲之字，皆讀將聲也。文武丁時之「爿毋庚」辭例與「牀兄丁」同類，當為牀之省文。他辭獨用爿字者，葉玉森以為地名，殆屬初文矣。其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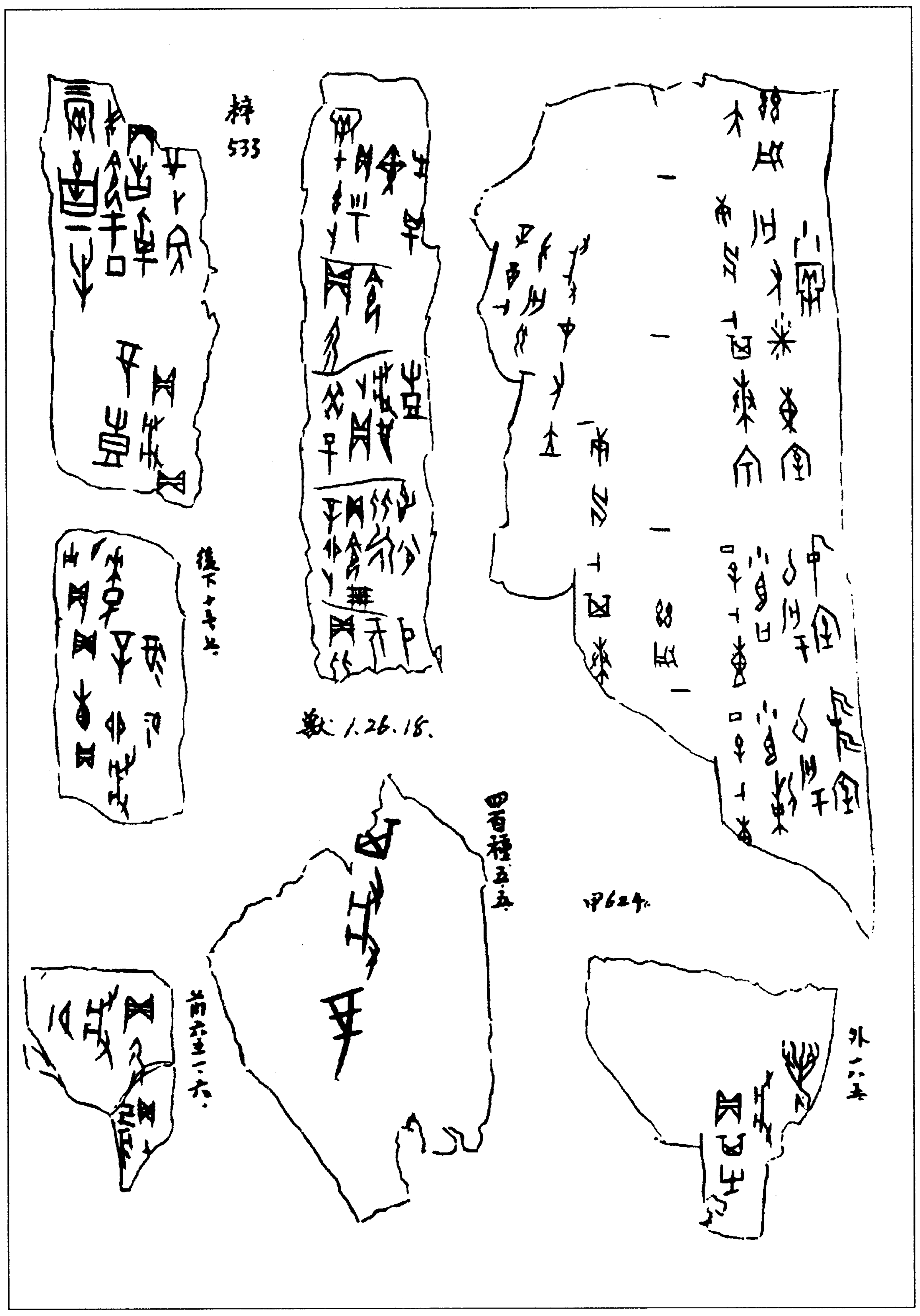
友人張丹斧氏藏一大骨，內有「戊戌貞：又牧于爿 伊侯出酋」一辭，知爿片為地名。（前編集釋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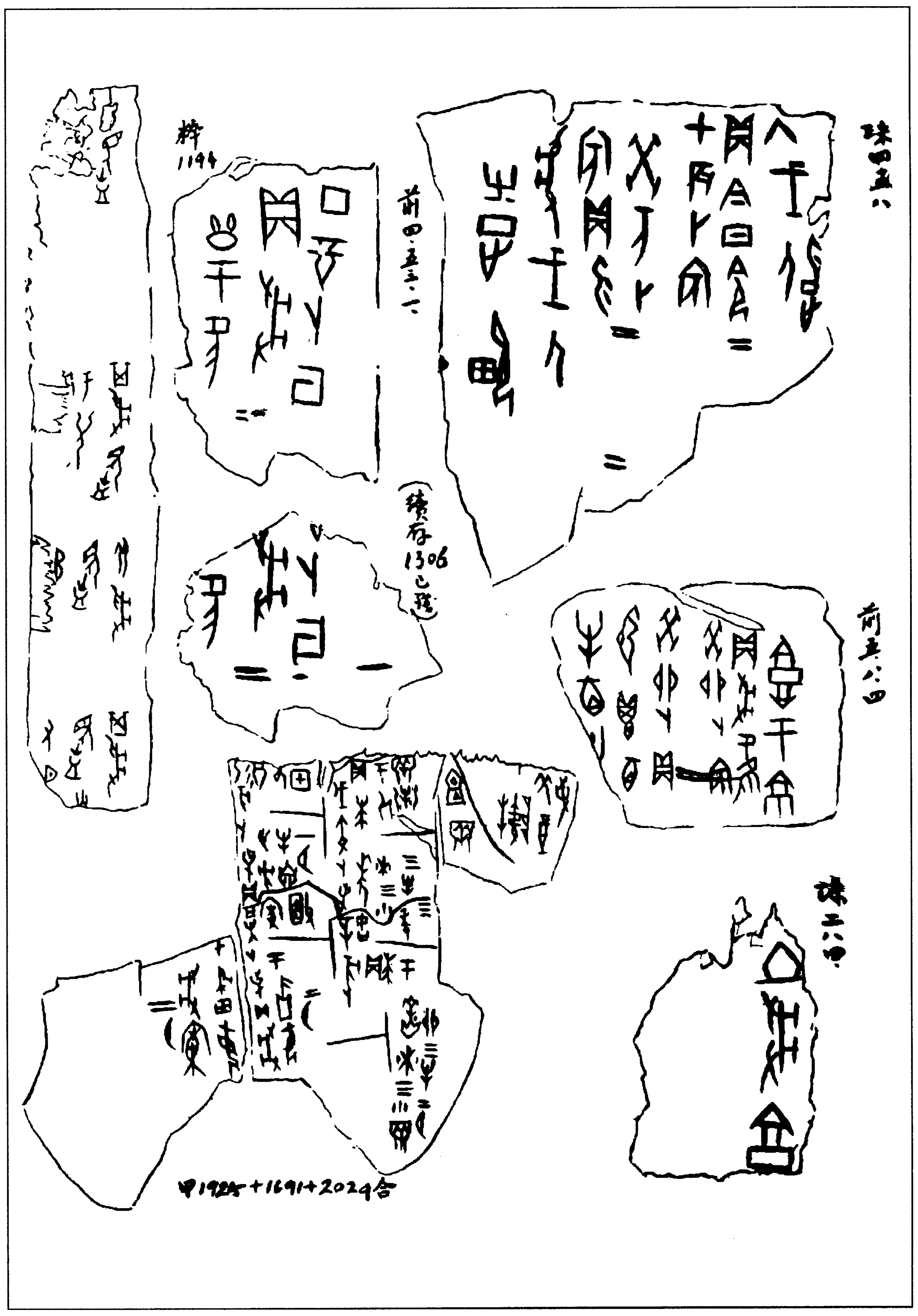
此拓片未見，今原物不知流落何處？牀𤕰爿三字考釋既竟，源流已明，見字形之蛻系，足正昔賢之違失，為著其演變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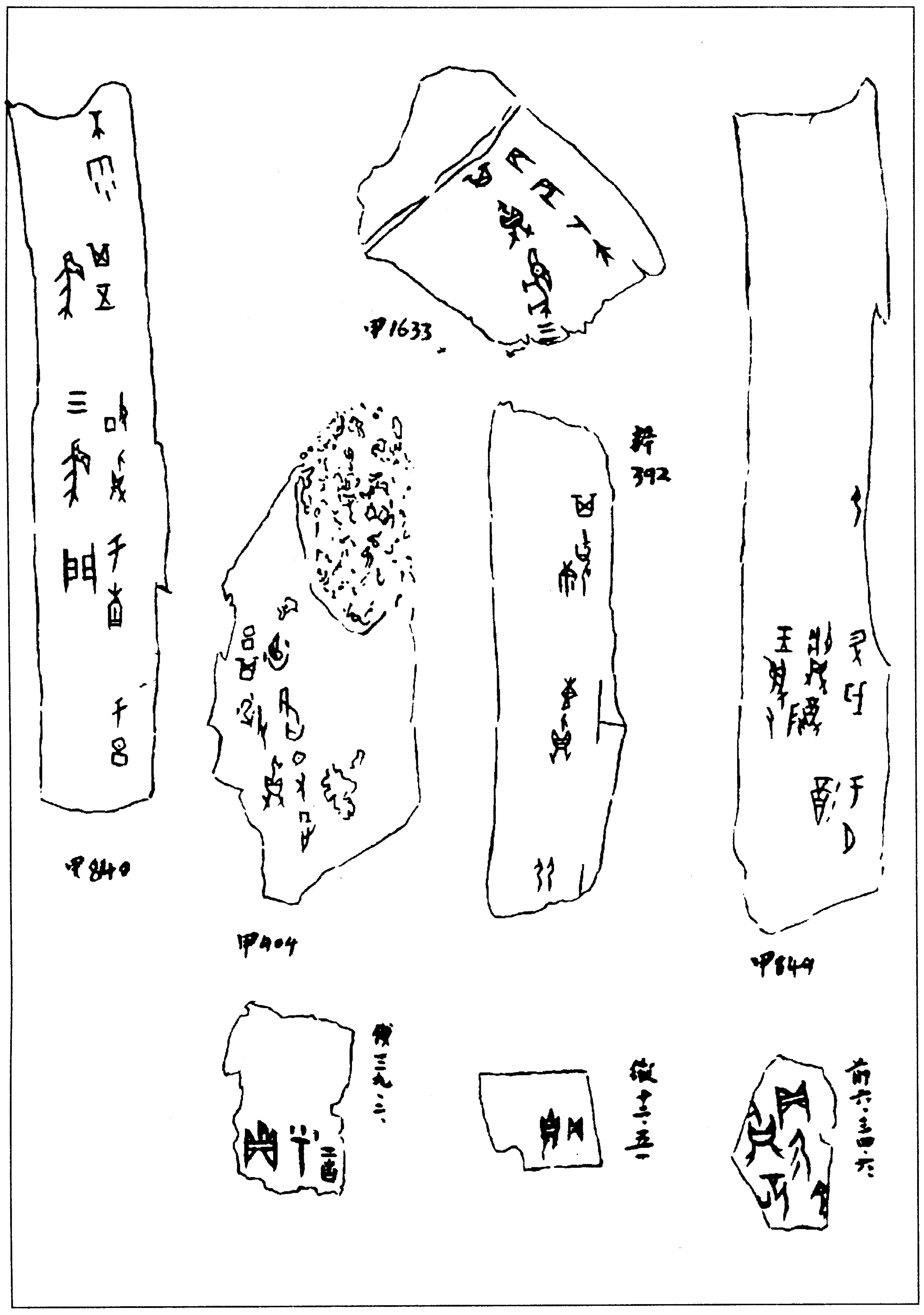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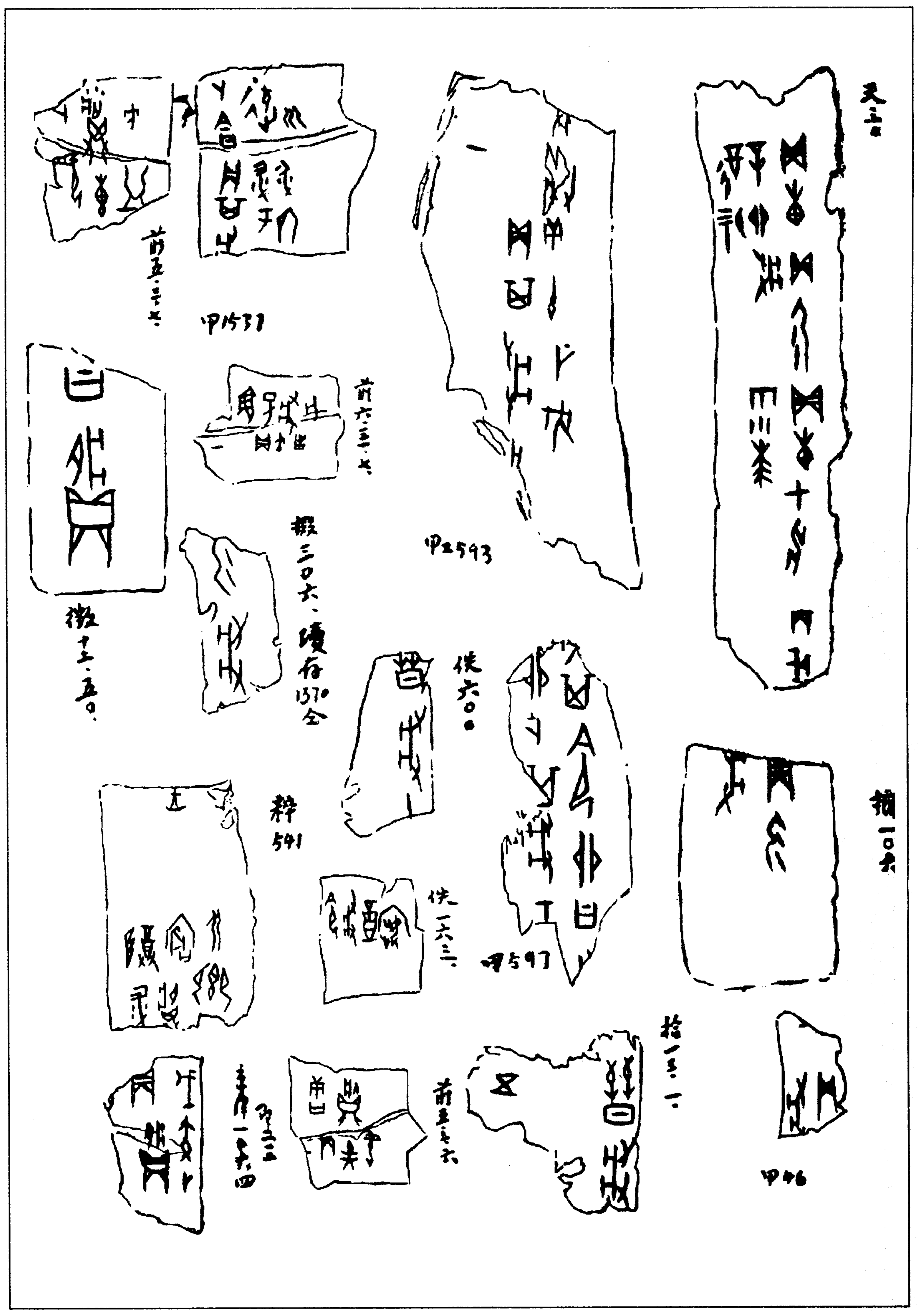

前六.三二.五
戩三三.十三（續四.三四.四）
粹1118
粹1117
粹1116
粹1119
乙2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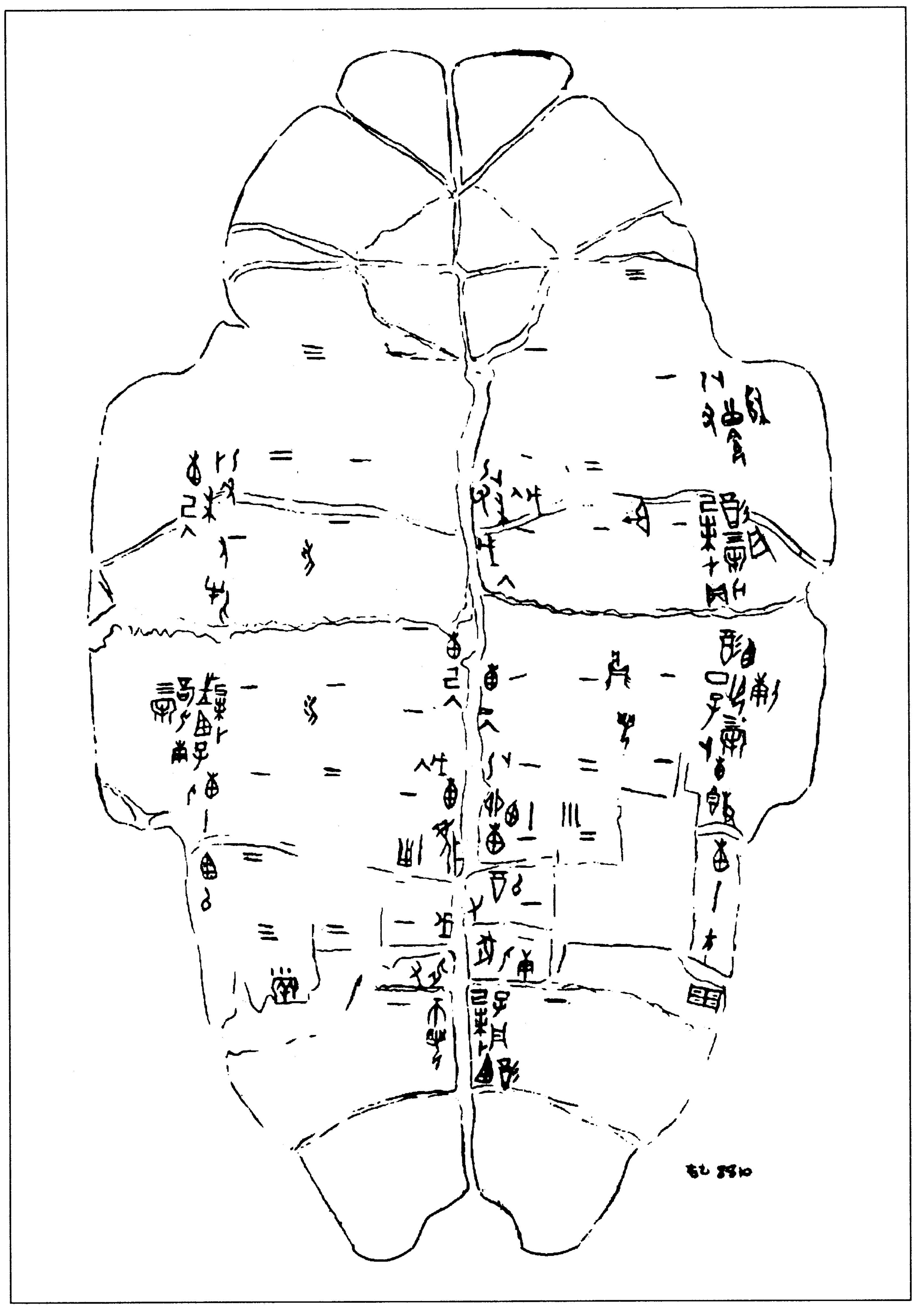

鄴三下四六.六
粹373
後上七.五
鄴S0053
續六.九.五
掇四三七
三八.三三（徵二.三九）
摭續223
前四.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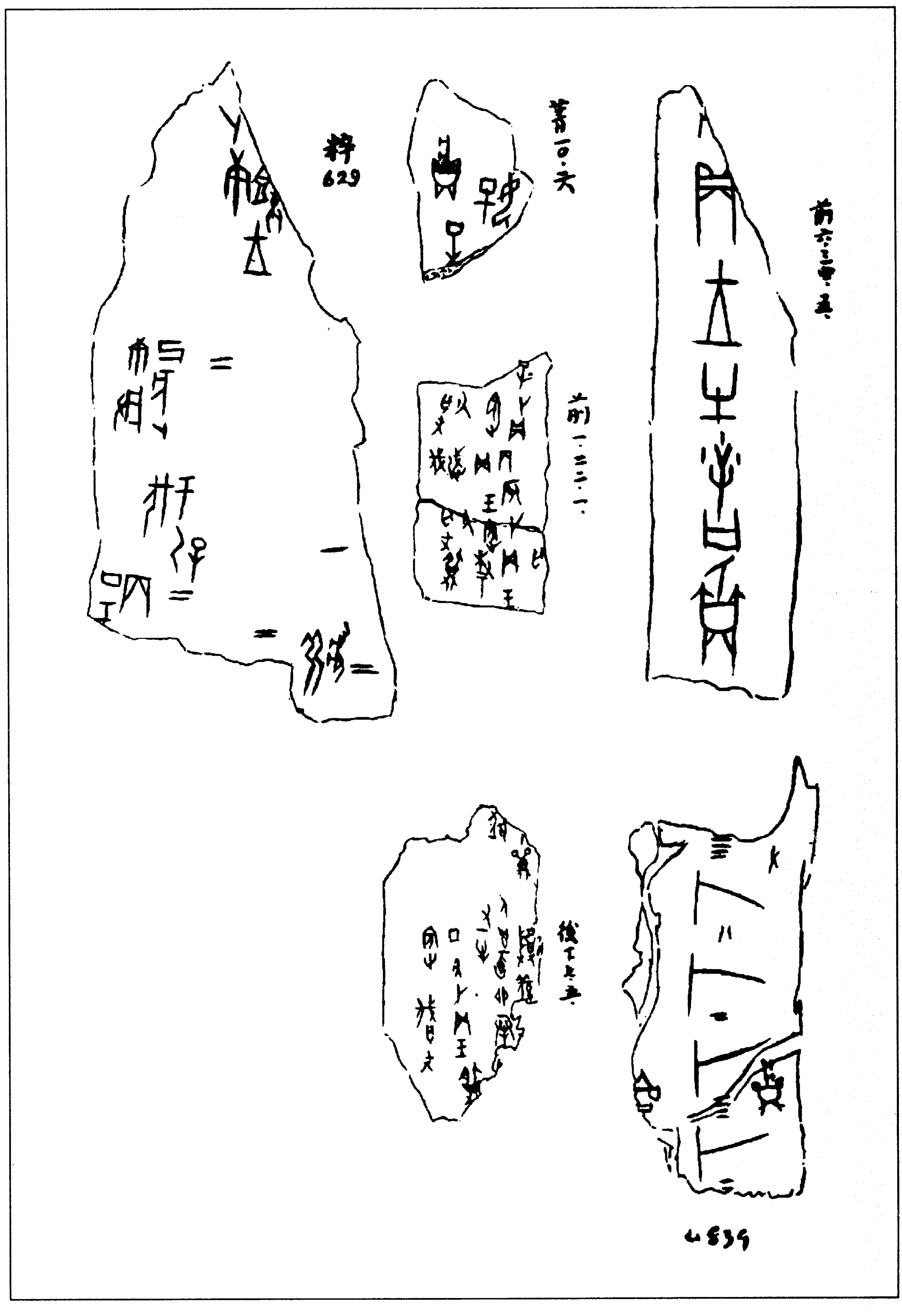

粹533
後下十七.六
歔1.26.18.
四百種五.五
甲624
前六.三二.六.
外一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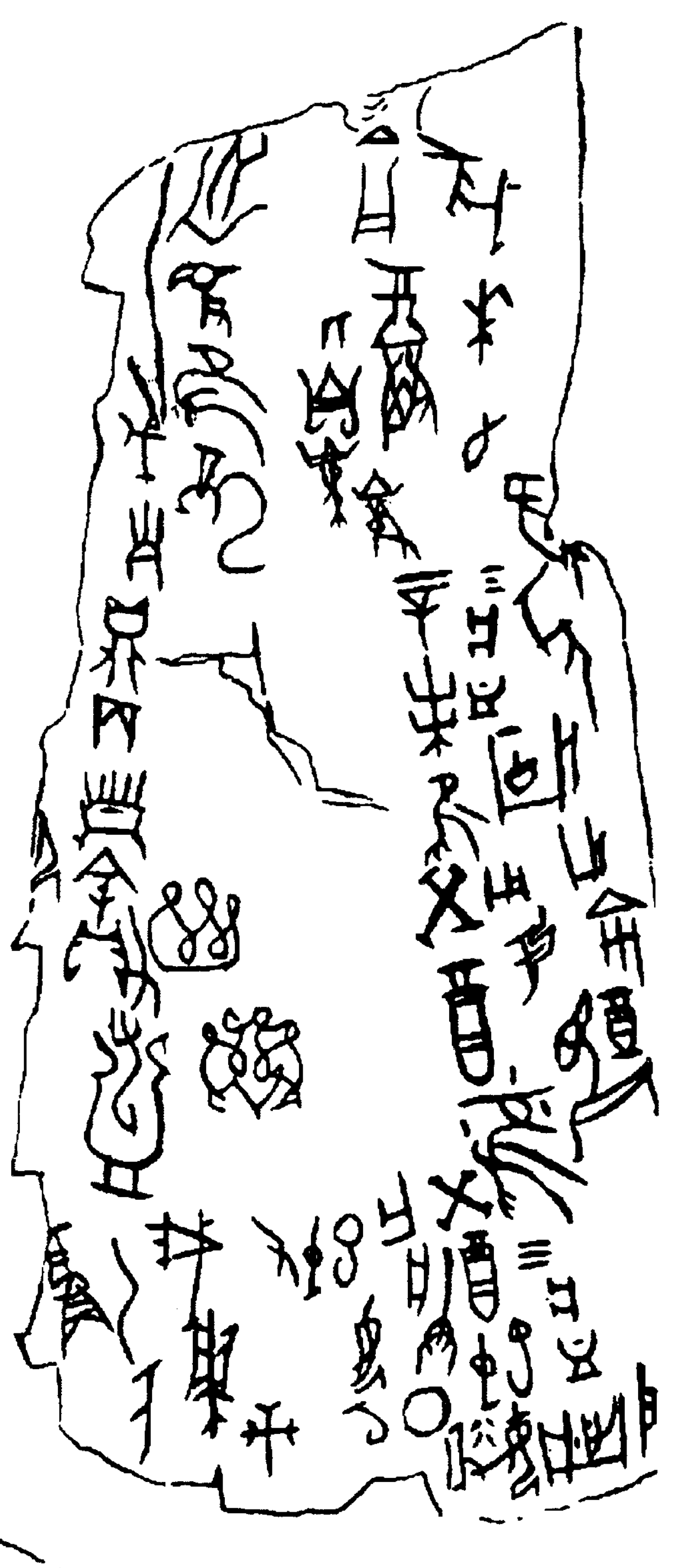

粹1194
前四.五三.一
珠四五八
（續存1306己選）
前五.八.四
誠二八四
甲1925+1691+2024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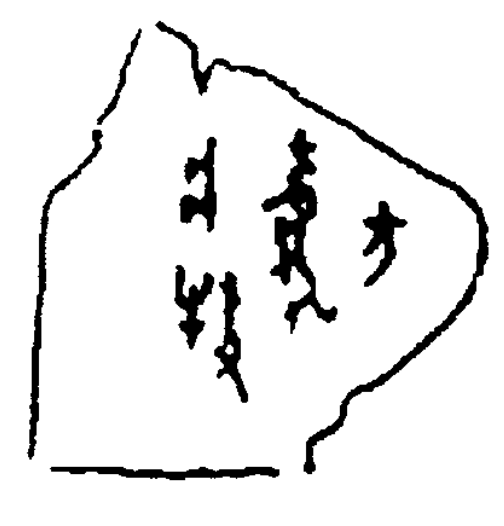

甲1633
甲840
甲404
粹392
甲849
續三九・二
徵十二・五一
前六・三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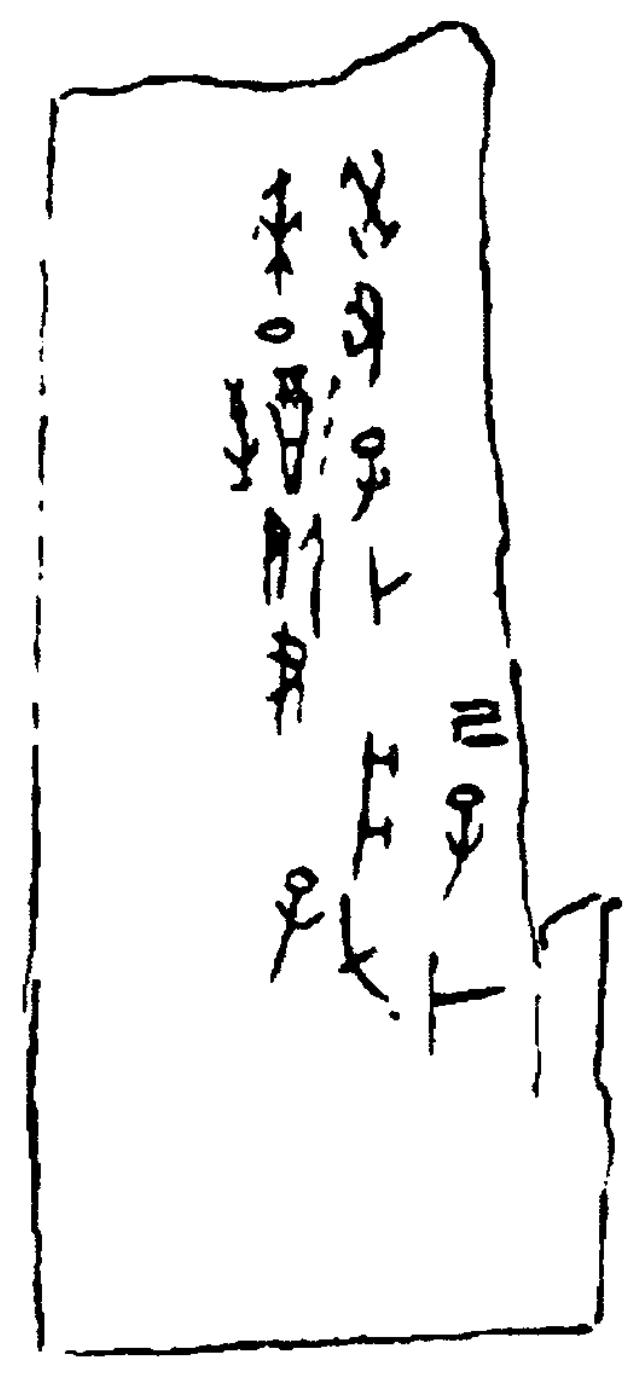

天二四
前五・三・七
甲1537
甲2593
前六・三二・七
徵十二・五〇
掇二〇六、續存1370全
佚六〇
粹541
佚一六三
甲597
摭續一〇六
拾一三・一
甲46
菁一・一四
前五・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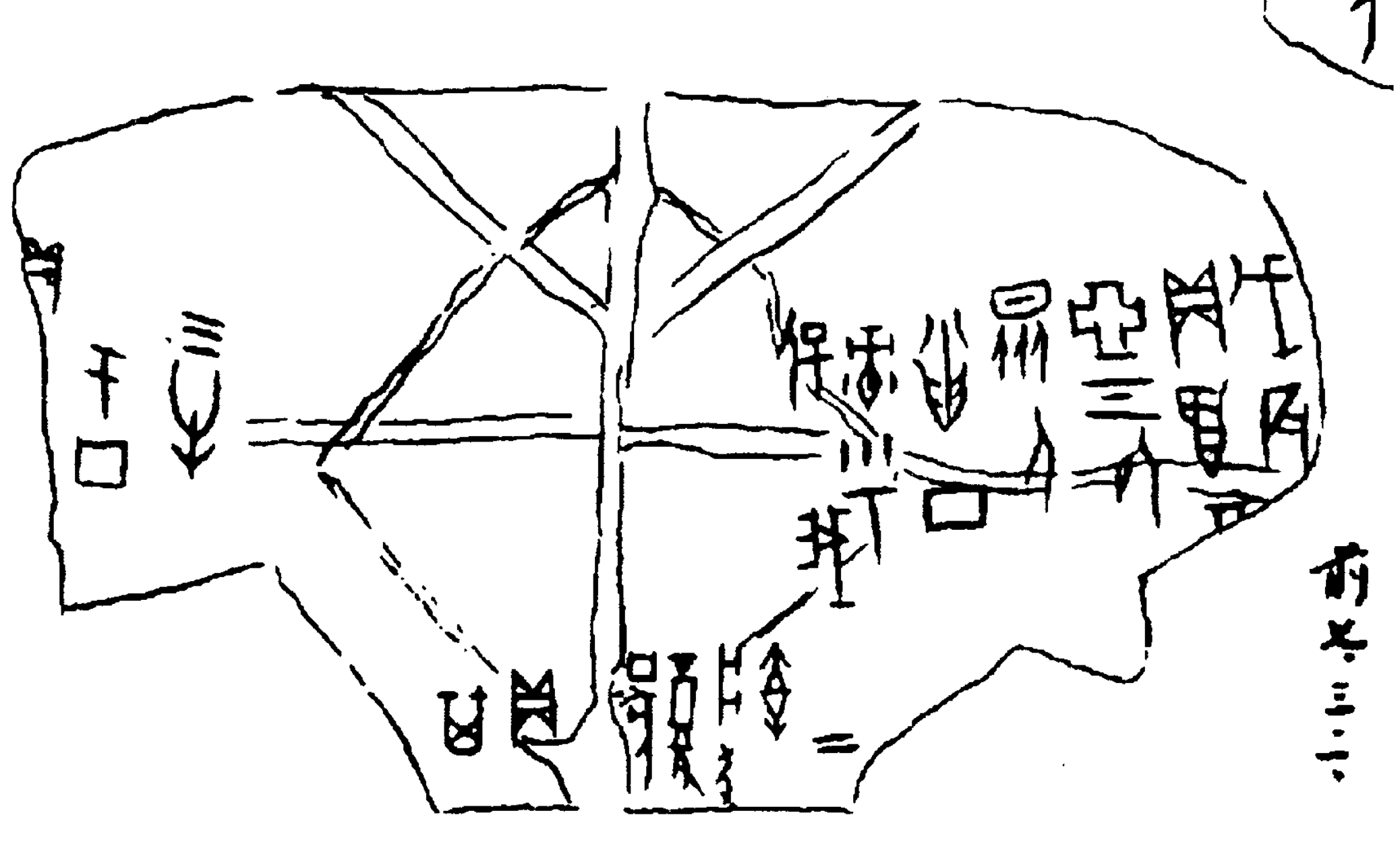

乙8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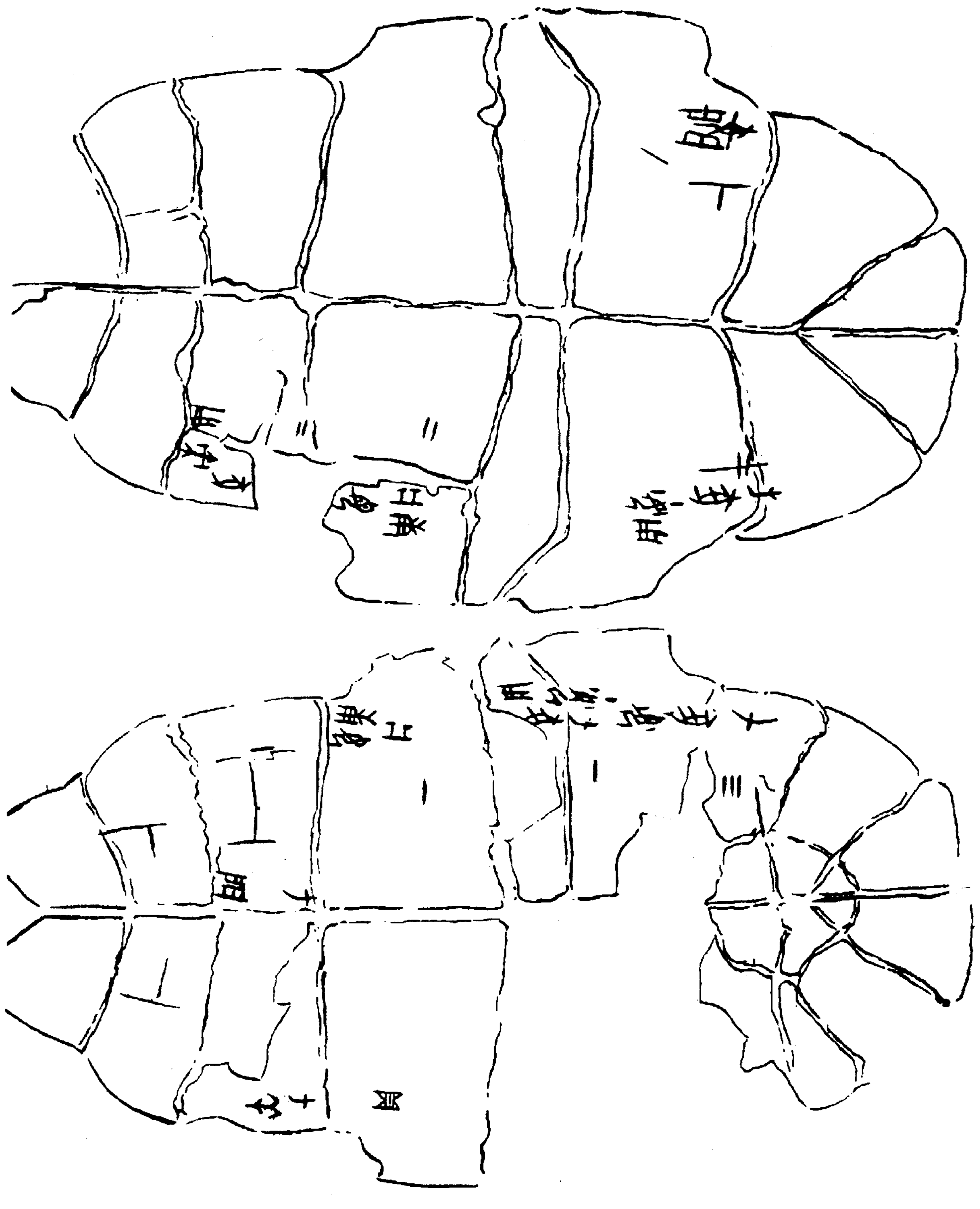

粹629
菁一〇・六
前六・三四・五
前一・二二・一
後下・六・五
乙839


甲2418


前四・四五・三


菁三・六


前五・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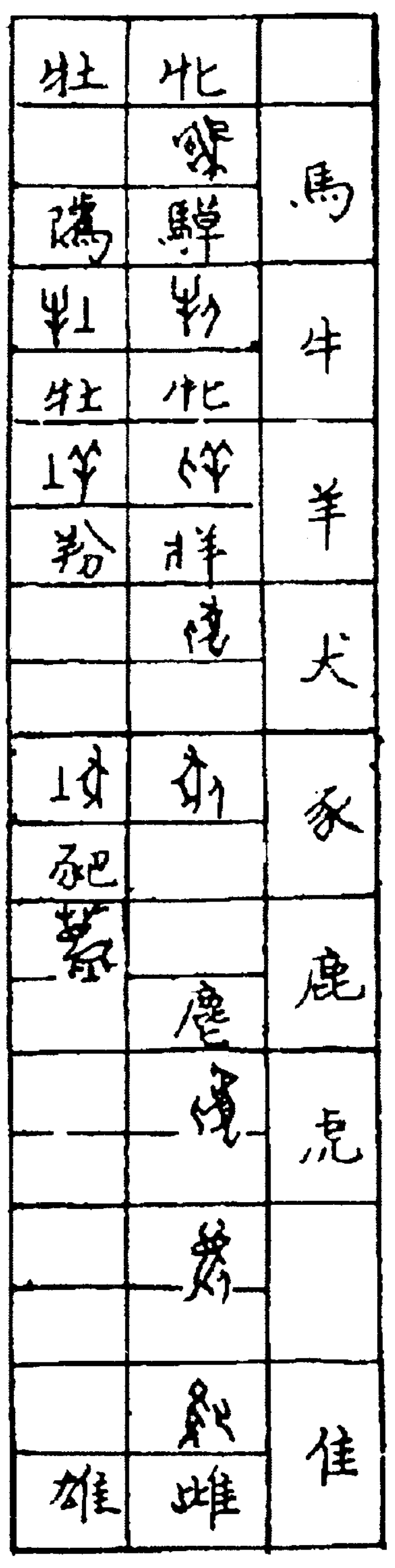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八册，一九六二年六月）

釋牝牡

金祥恆

牡說文云：「畜父也，从牛土聲。（莫厚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毗忍切）」易曰「畜牝牛，吉」。甲骨文牡作牡，牝作牝。牡所从之土，郭鼎堂謂土士且王皆牡器之象形，原始民族祖先崇拜之男根。牝所从之匕，馬氏謂與也一字，說文也，訓女陰也。故後加女為妣，以名人類之陰性者，加牛為牝，以名獸類之陰性者；牛加土以名獸類之陽性者。从土之字，今見於甲骨文者有牛、羊、豕、鹿，从匕者有馬牛羊犬豕鹿虎隹犮。羅叔言先生於殷虛書契考釋云：「卜辭中有牝牡二字合書作⿰牛⿰匕土者，似卜兼用牝牡，或仍是牝字，疑不能明也。母畜對牡而稱牝，殆猶母對父而稱匕。羊豕犬亦有牝，故或从羊、或从豕、或从犬、或从馬。詩麀鹿之麀乃牝之从鹿者，與⿰羊匕⿰豕匕⿰犬匕⿰馬匕諸字同，乃諸字廢而麀僅存，後人不識為牝之異體而別構音讀，蓋失之矣。」今考爾雅釋獸：「馬牝曰騇，牡曰騭。」甲骨文有⿰馬匕（圖一）為騇之本字，而騇乃後起之形聲字，从舍或从草作騲。廣雅：「牝馬曰騲。」顏氏家訓書證十七「詩云駉駉牡馬……何限騲騭乎。」「騲騭」蓋其證也。魏志杜畿傳：「杜畿為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草馬者騲馬也，蓋不从馬，僅其音也。从羊之⿰羊匕，爾雅釋獸云：「羊牝牂。」說文同。如詩苕之華「牂羊墳首」，鄭注「牂，牝羊也。」甲骨文作⿰羊匕（圖二）乃牂之本字矣。从豕之⿰豕匕（圖三）乃豝之本字，說文：「牝豕也，从豕巴聲。」詩召南：「一發五豝」，爾雅釋獸「豕牝豝」。从隹之⿰隹匕乃雌之本字，說文云：「鳥母也，从隹此聲。」甲骨文作⿰隹匕（圖四）。至如从犬之⿰犬匕（圖五）从虎之⿸虍匕（圖六）从犮之⿰犮匕（圖七）不見於今日之字書經籍，亦不見記載，或嘗以雌、母名之故也。

从土之⿰羊土（圖八）爾雅釋獸「羊牡，羒」，則⿰羊土為羒之本字。說文又云：「羝，牡羊也。」漢書蘇武傳：「使牧羝，羝乳乃得歸。」顏注：「羝，牡羊也。」蓋異音同義。至如从鹿之麈（與說文「鹿行揚土也，从麤从土」異）甲骨文作⿱鹿土（圖九）不見於字書，然从匕之麀尚見於詩大雅靈臺：「麀鹿攸伏，麀鹿濯濯。」蓋从土之麈與从匕之麀，其造字之法則同，一存一亡而已。从土之⿰豕土（圖十）（與集韻豕發土也異）今亦不見經籍或字書，蓋以公名之矣。殷商甲骨文字分別飛禽走獸之牡牝雄雌，既然各有其本字，如后表



	牝	牡
馬	⿰馬匕	
	騲	騭
牛	牝	牡
	牝	牡
羊	⿰羊匕	⿰羊土
	牂	羒
犬	⿰犬匕	
豕	⿰豕匕	⿰豕土
		豝
鹿		⿱鹿土
	麀	
虎	⿸虍匕	
	⿰犮匕	
隹	⿰隹匕	
	雌	雄

然後世或以牝牡概言之或以雌雄概言之，或以公母概言之，如

詩鄘風定之方中「騋牝三千」。

易坤卦：「牝馬地類」，不以騇名之而言牝

詩齊風還：「四牡有驕」，不以騭名之而言牡。

尚書牧誓「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爾雅釋鳥：「鶉鷯其雄鶛，牝庳」不以雌名之而言牝。

詩邶風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不以雄名之而言牡。

周禮庖人「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疏云：「爾雅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亦是對文，案詩云：雄狐綏綏，走亦曰雄」。蓋雄不僅名飛禽也，隨文互用，不書其本字，僅以公母，牝牡雌雄陰陽視之。甲骨文亦然，如乙編四五九〇（原號三八九。誤）（圖十）

翌乙巳㞢且乙宰㞢牝。

貞：勿㞢牝虫牡。

甲編二三八六（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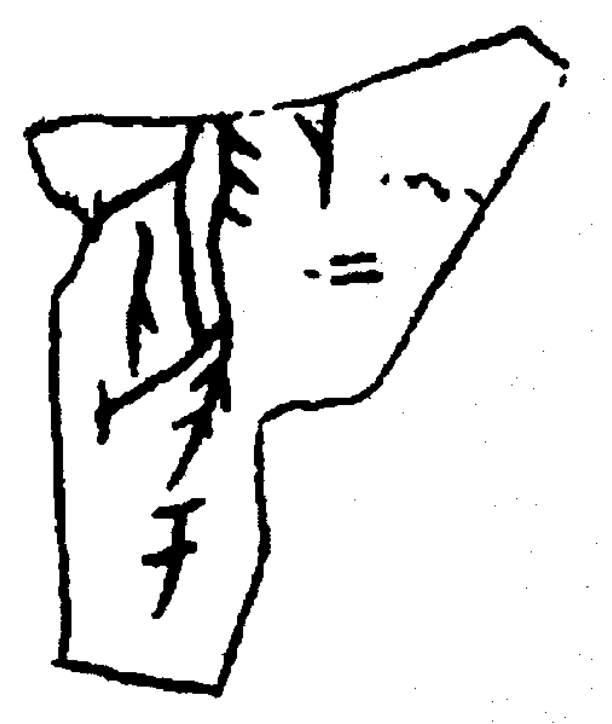
乙未又歲于且乙，牡四十宰隹舊歲

牡四十宰者，𦍩（羒）羊八十也。一宰二羊也，胡厚宣釋宰已詳言之矣。乙編四〇七（圖十二）：「癸卯卜佋貞：克妾宰」，以二羊蓋其證也。羊稱宰，牛稱牢，或曰小宰大牢，卜辭之通例也。與大戴記：「牛曰大牢，羊曰少牢」合。然卜辭以以牛之牝名羊，不以牝（牂）名之者，蓋混言之也。乙編九八三（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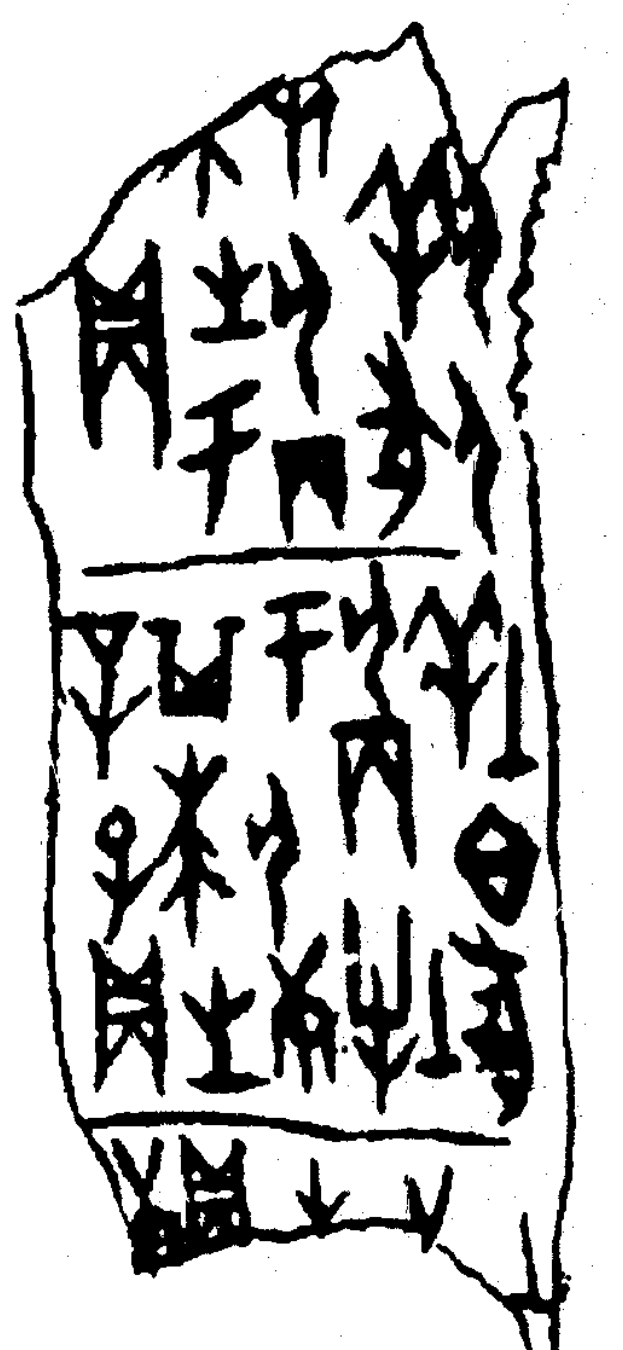
叀𧱏羊

𦍩羊者𦍩（羒）羊也，以豕之𧱏（豝）名羊，亦混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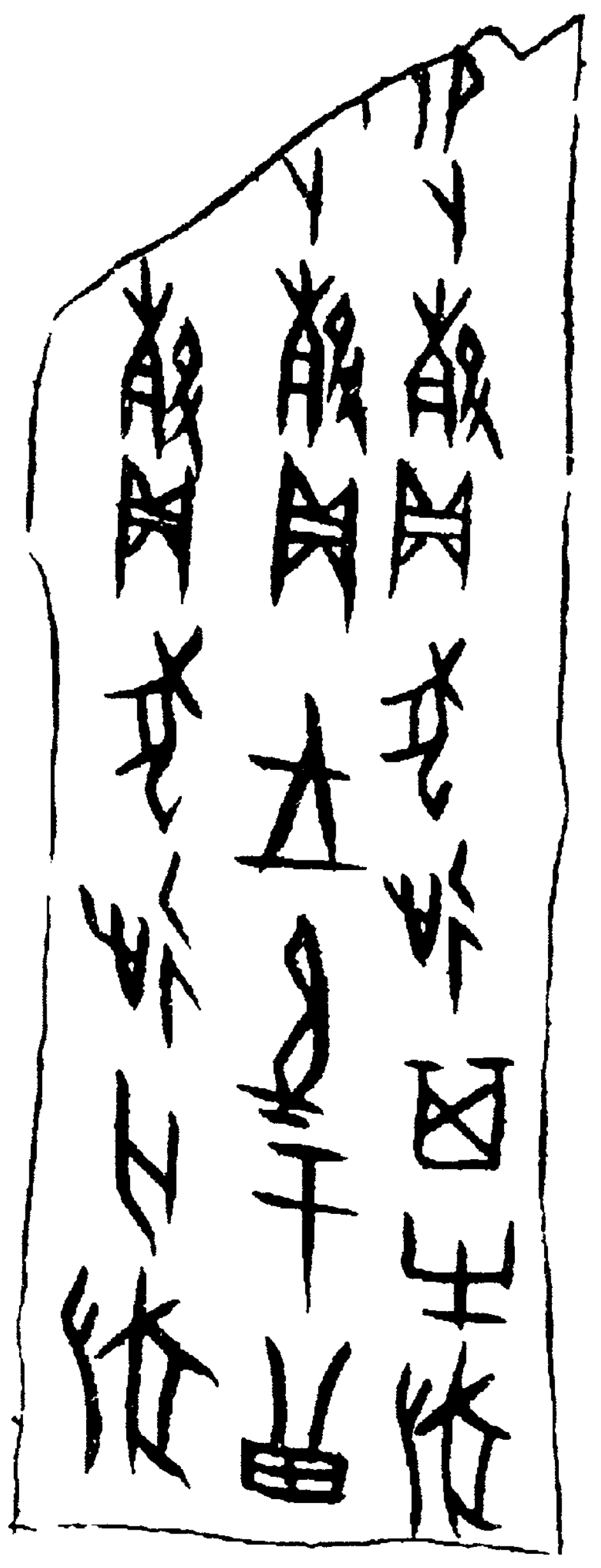
徐楚金說文繫傳云「解經傳者多言飛者曰雌雄，走者曰牝牡，以字體言之則然。據爾雅釋鳥：鶉鷯其雄鶛，牝庳，春秋左傳云龍一雌死，至草木無足致義，則方牝麻牡荊未嘗言雌雄……雌雄牝牡之類，不可一概而不分，又不得偏滯而拘執。其通言也。牝牡，雌雄公母本為專名，名牛名隹，名人也但其意義，代表陰陽男女之性，故後世以公母名牛，以雌雄名龍名虎，以牝名雞其由來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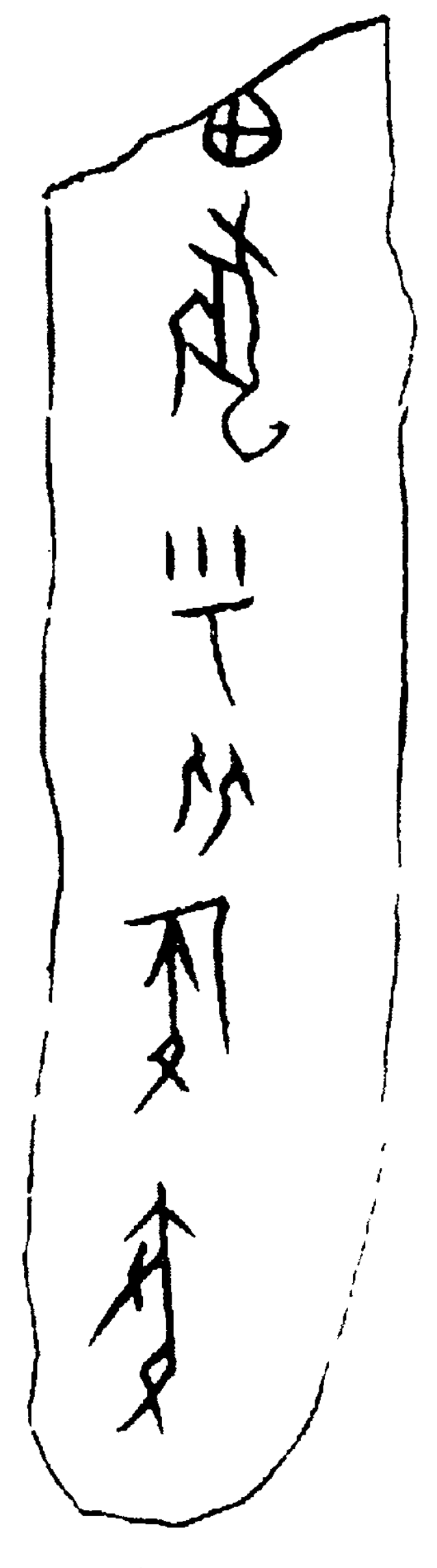

前6.46.6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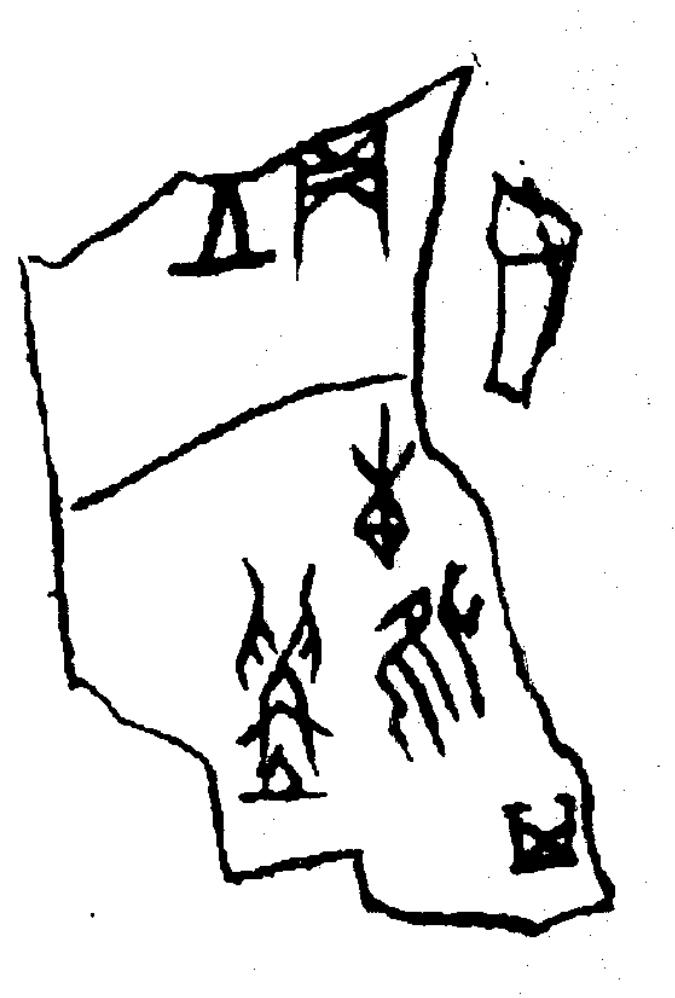

粹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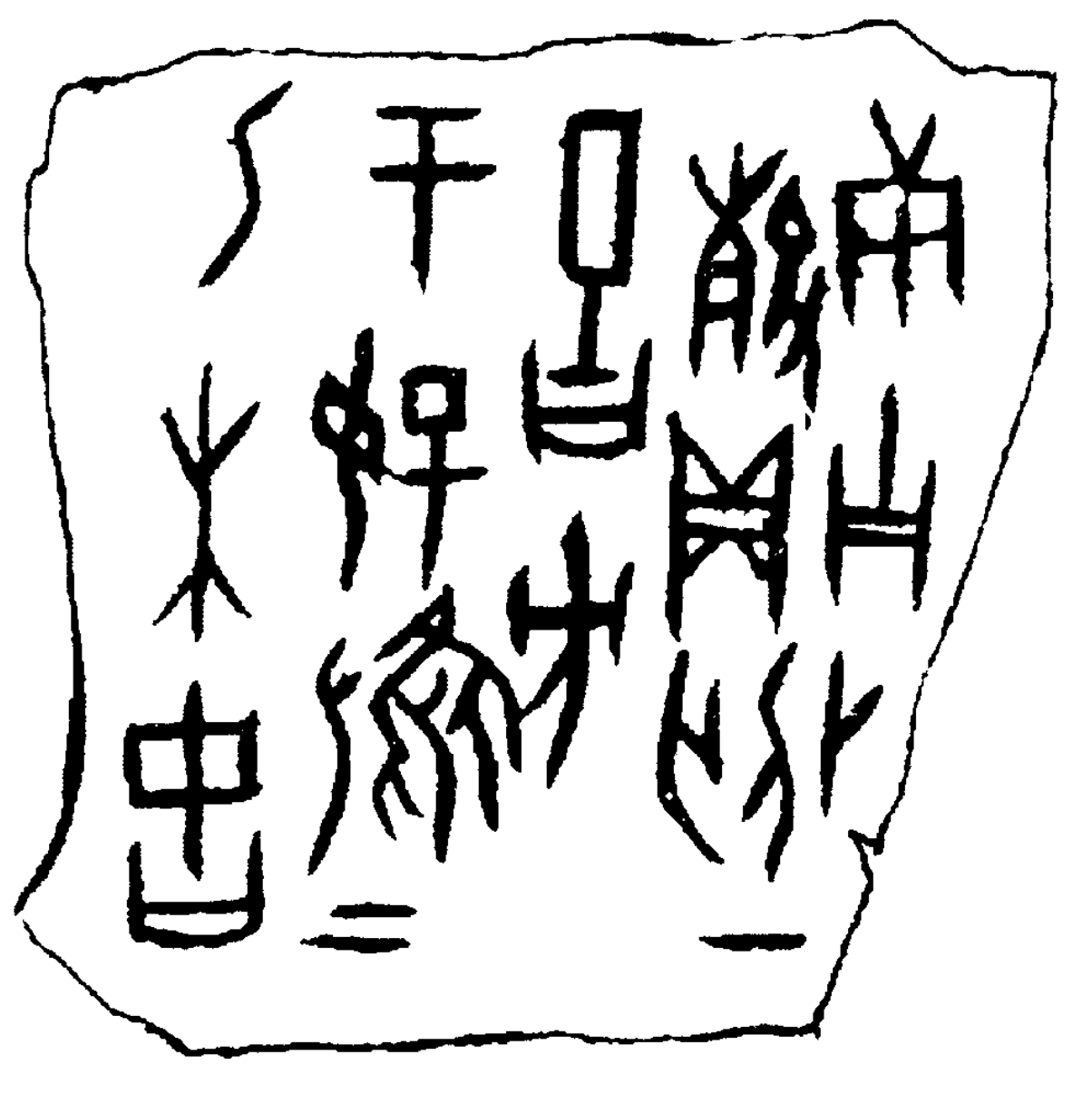
圖二


續1.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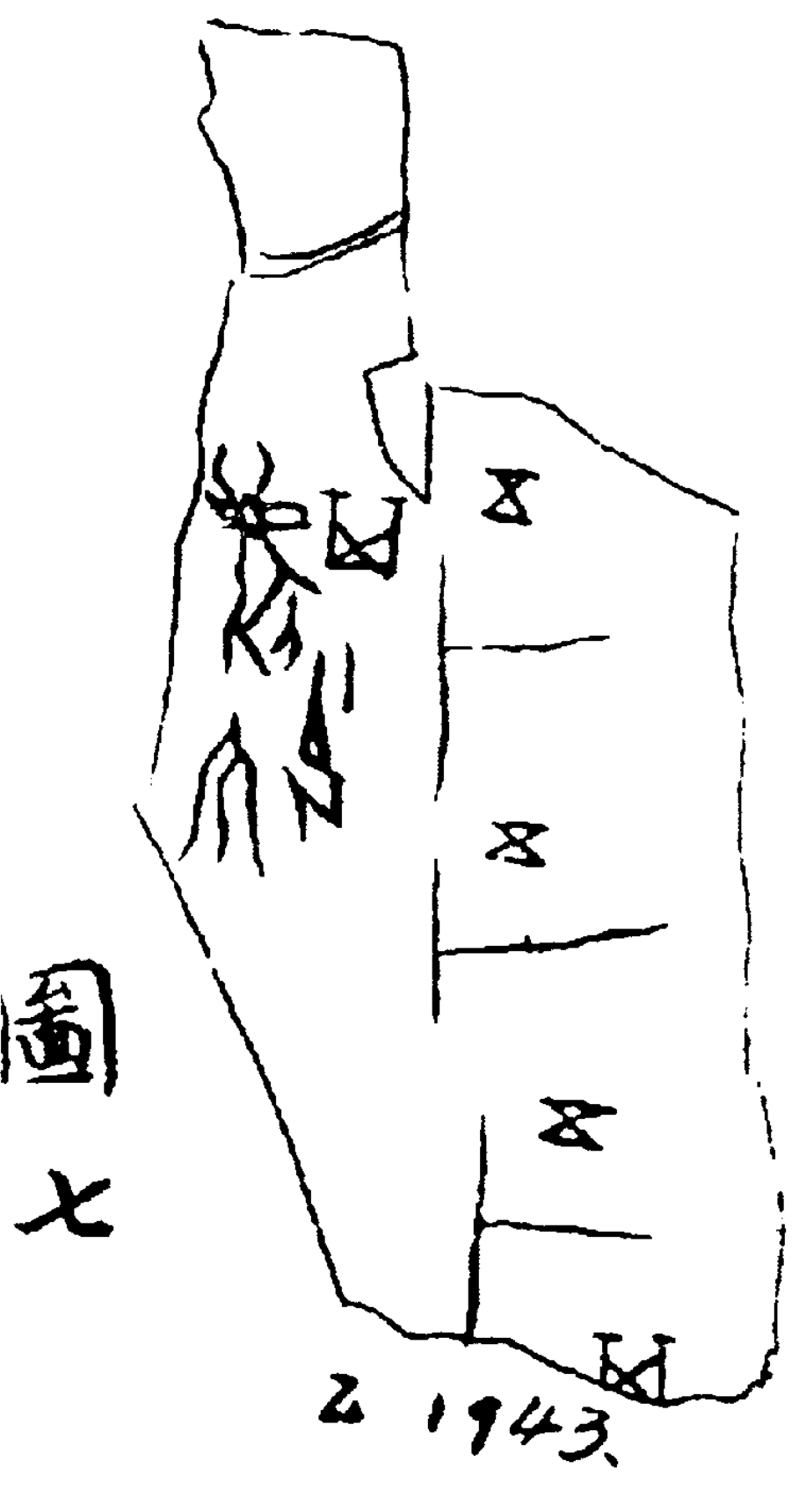

後下5.10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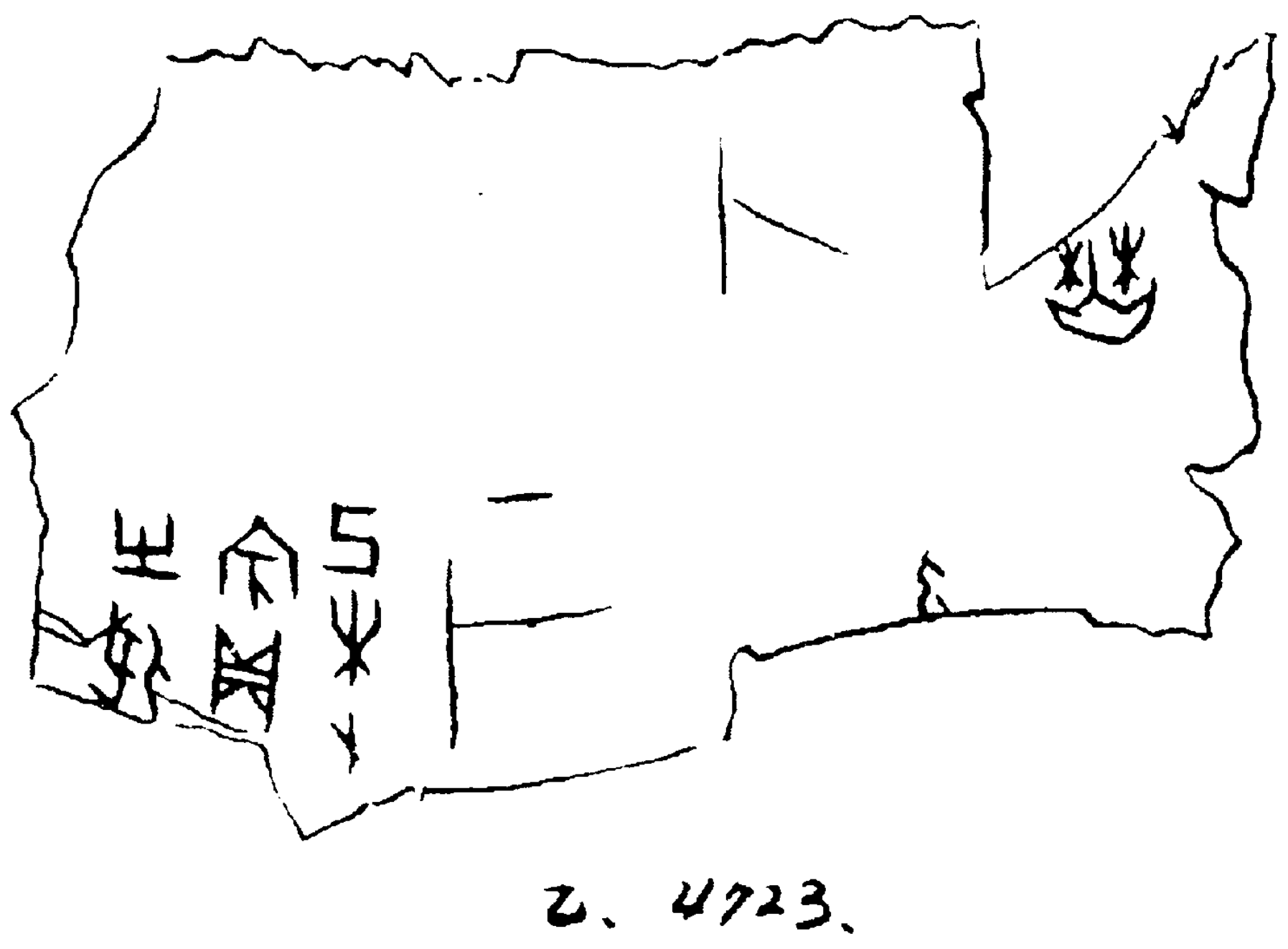

後下20.17


續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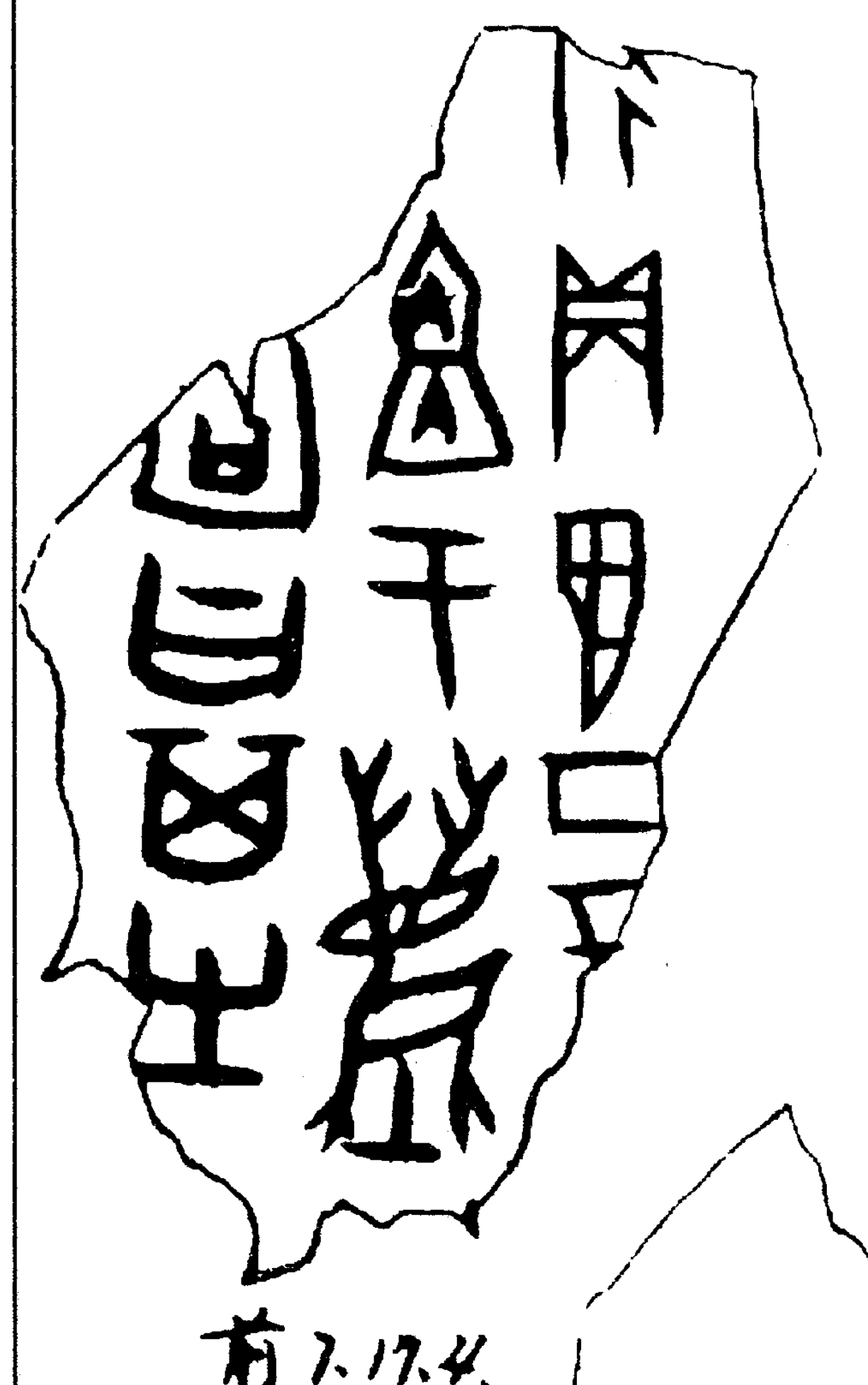
圖四


乙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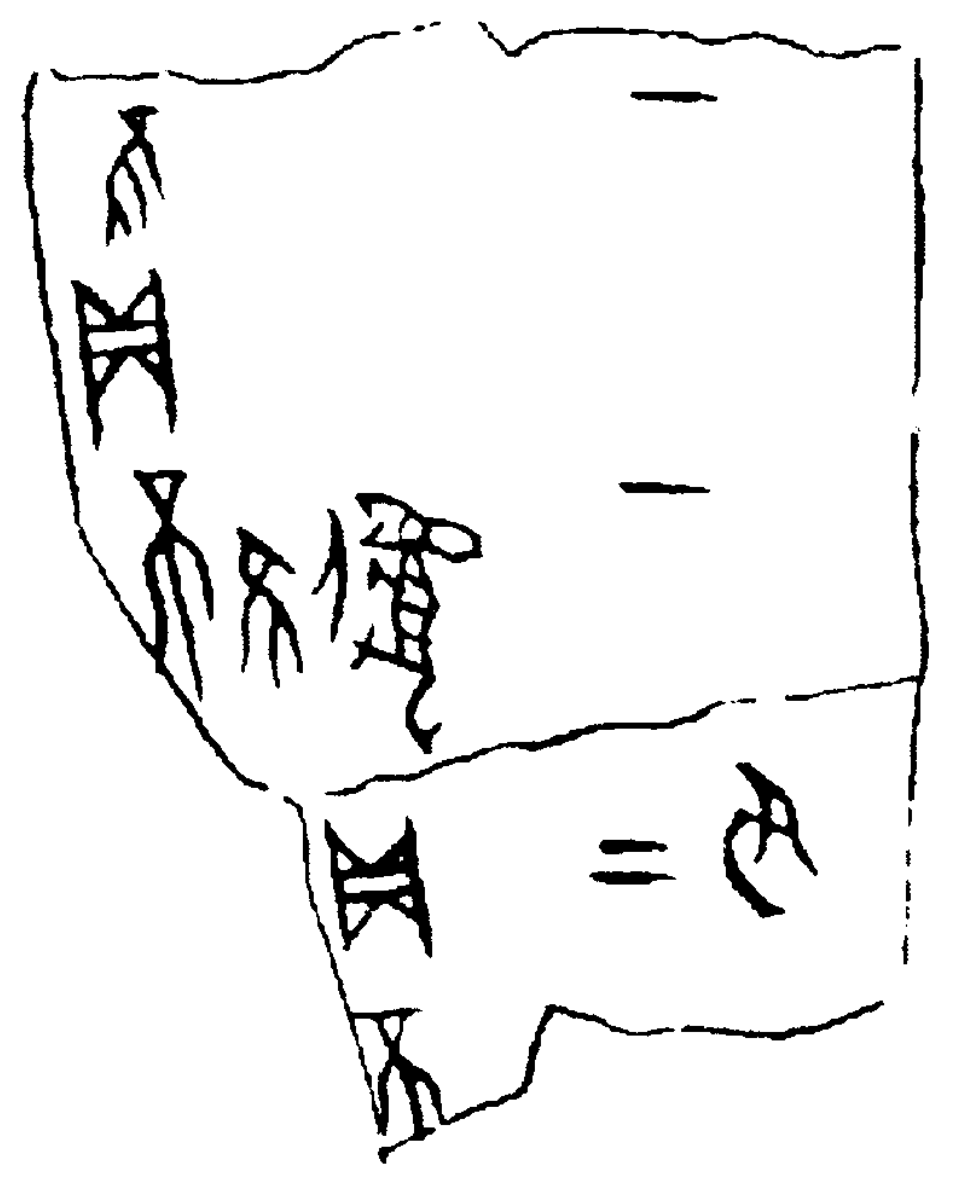
圖七


乙4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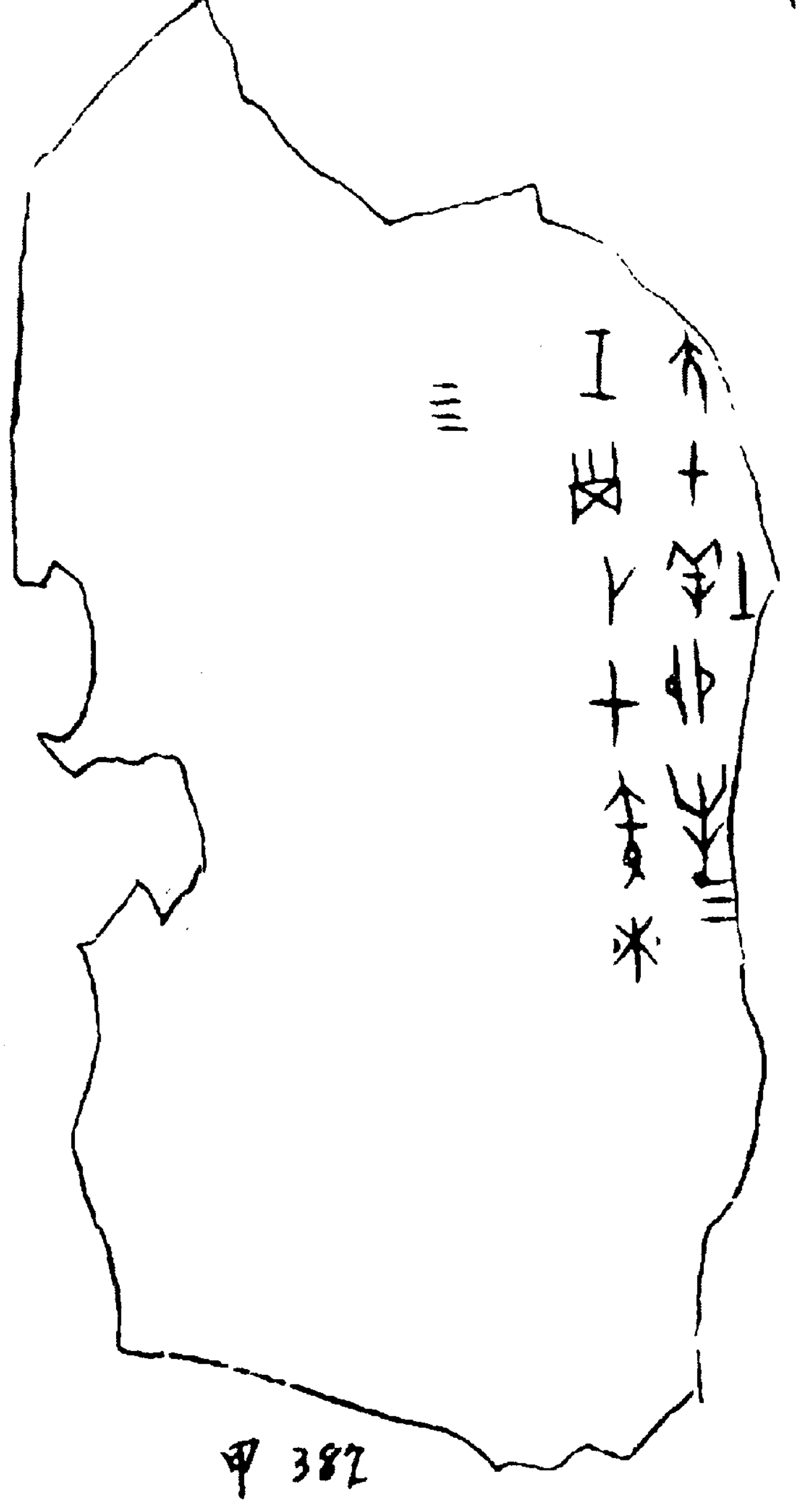
圖五


前7.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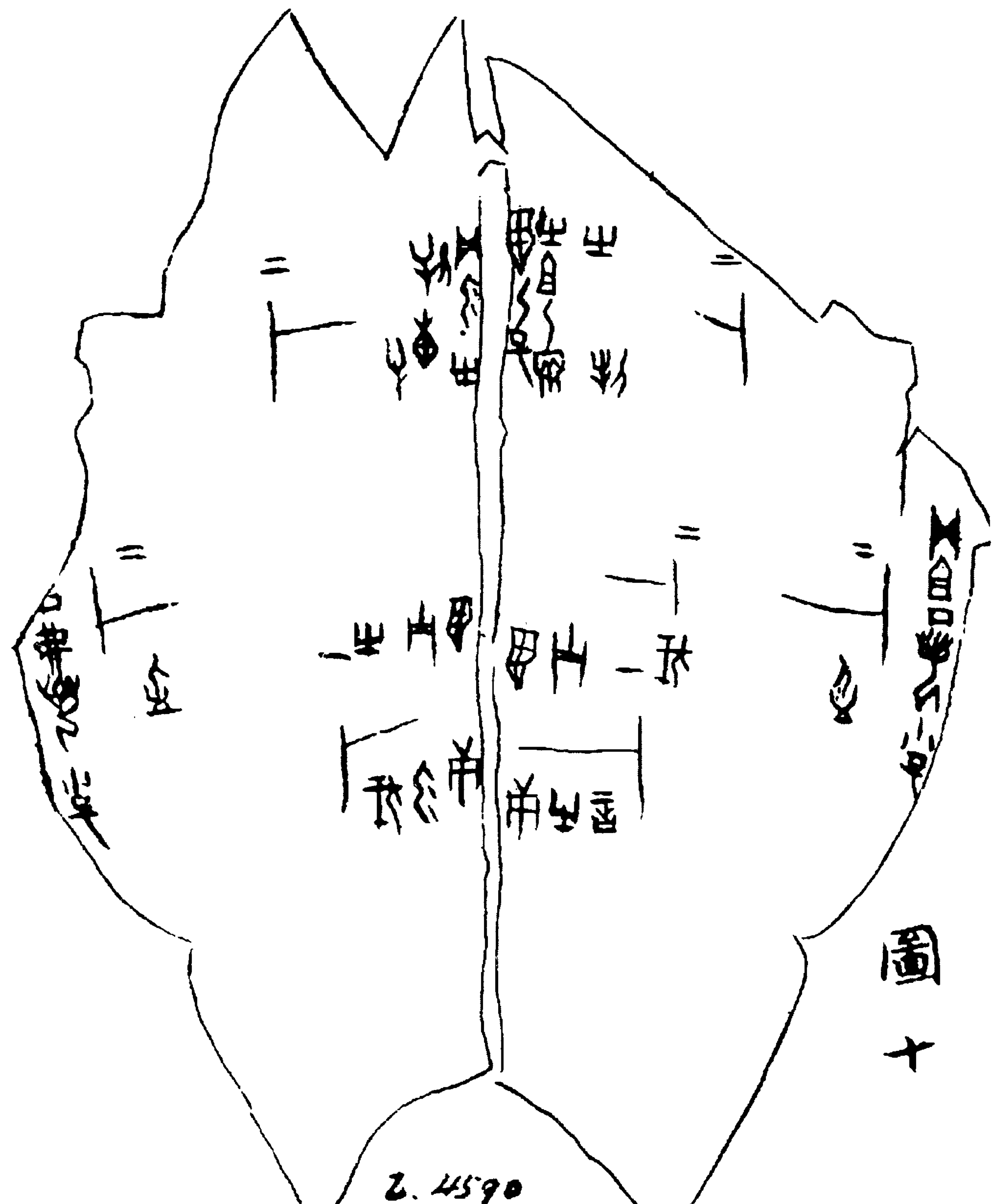
圖九


續5.33.6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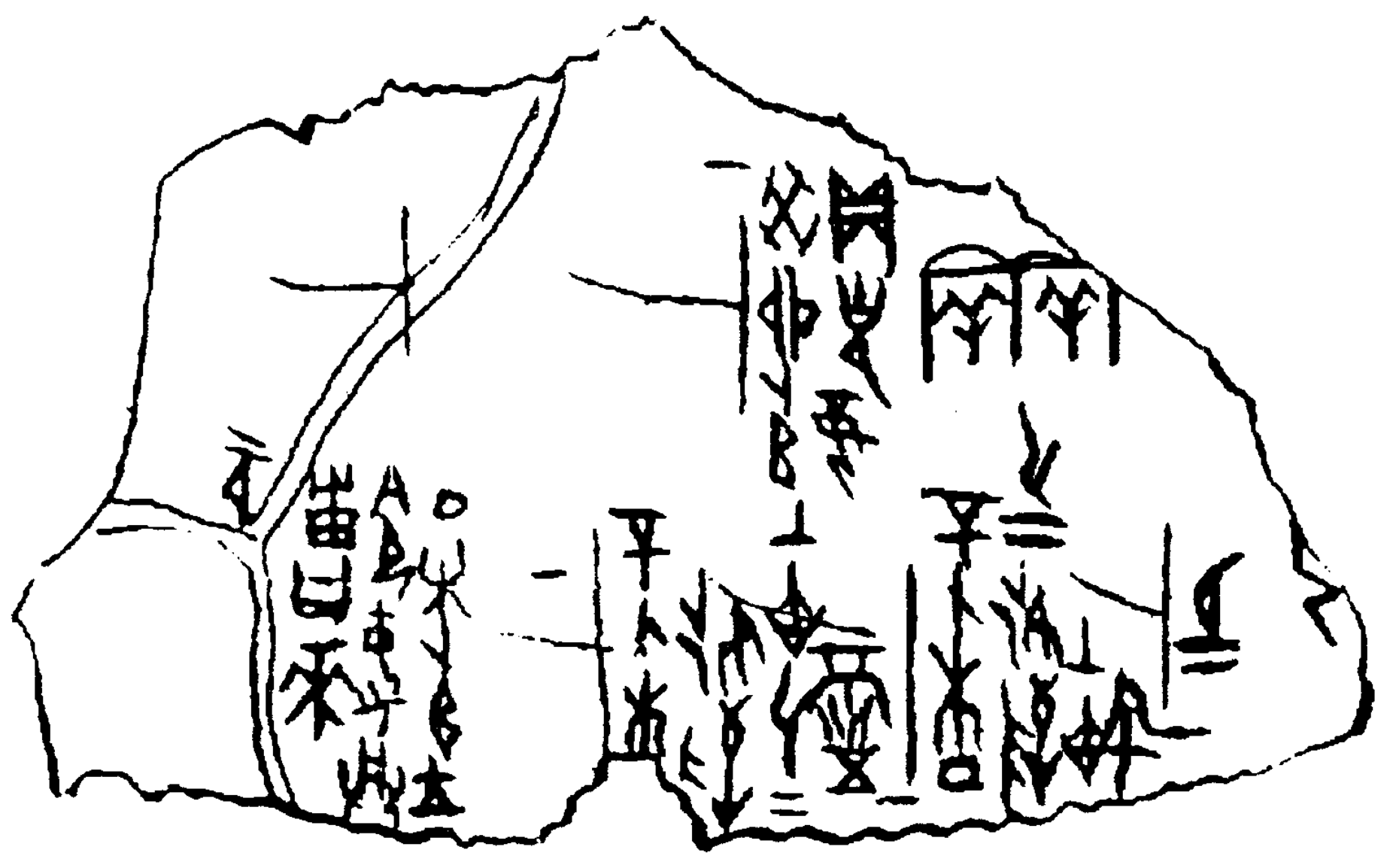

甲387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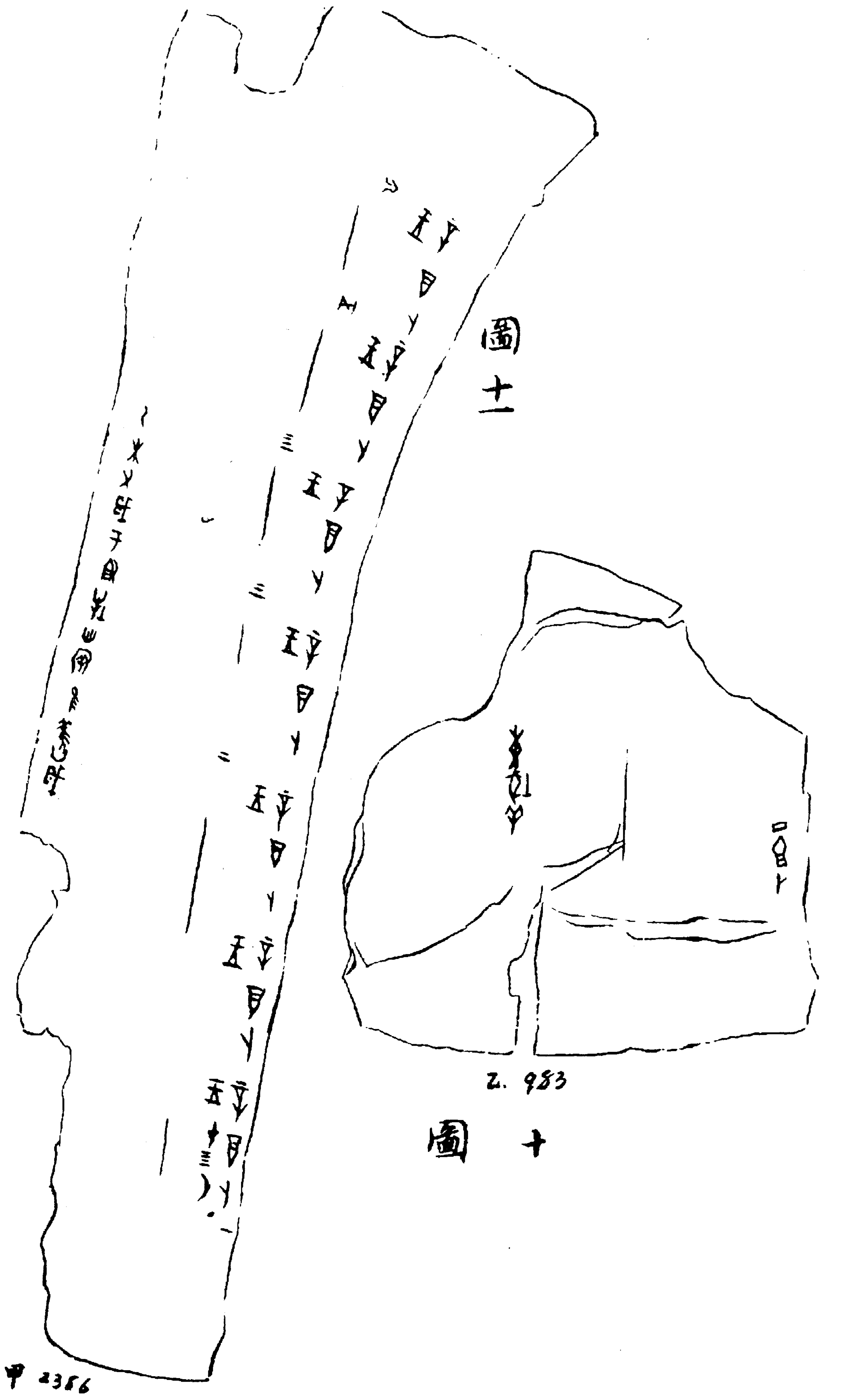
乙4590
（原號3890）

圖十



乙、407

圖十二



圖十一

甲2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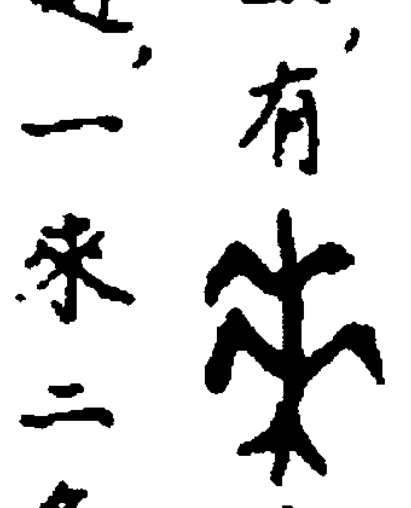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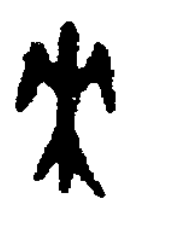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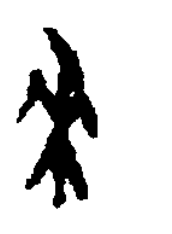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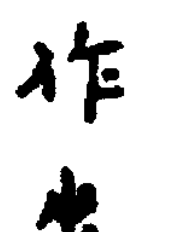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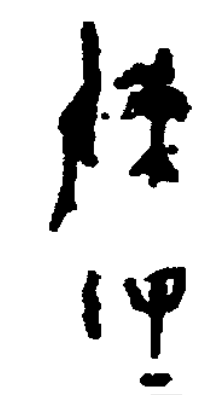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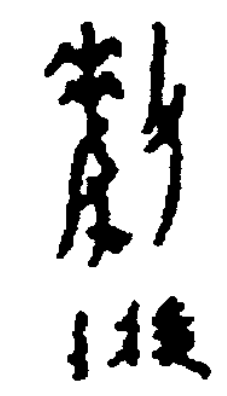
乙983

圖十

（原載《中國文字》第九冊，一九六二年九月）

釋來麥釐

張哲

殷虛出土的灰陶破片上，有字（附圖二）字形像一株芳麥，釋為往來的來字。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夆，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唯甲骨文中來字多作（甲六九七）或（甲二八四五）。作（新四二二）若此字者僅一見，又釋為嫠字，嫠即迄今通用的釐字。甲骨文第三期以後常常見到延釐相連的詞語，此語流傳的空間時間，至廣且久。農曆新年吾國中原農村，仍有家家戶戶用紅紙書寫延釐二字，端貼牆壁，希冀永恆幸福的習俗。甲骨文中，延釐作馭漫，馭延同音，演為延釐。釐字从麥，象以手持物打麥的形態，原書作（甲二六一八）或作（後下二二・八）可舉二例如次：

一 殷虛文字甲編二六一八片，（附圖二）

貞馭嫠

癸酉卜彭貞：其有（祉）小乙，嗜祀于祖乙

貞五牢貞三牢貞于囗

二 殷虛書契前編二卷二十八頁第三片，（附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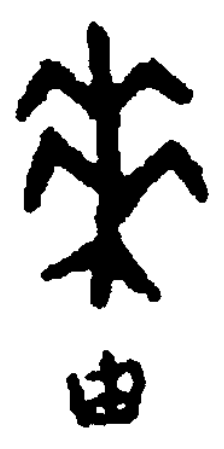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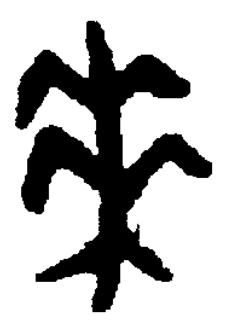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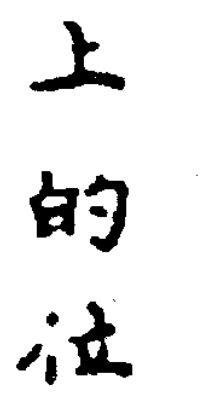
戊申卜，貞，王田

于甶麓（麓）往來

亡巛茲卯，獲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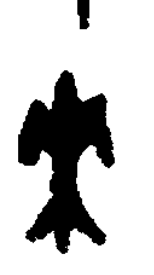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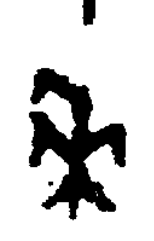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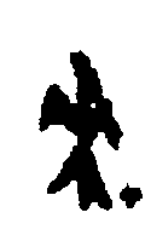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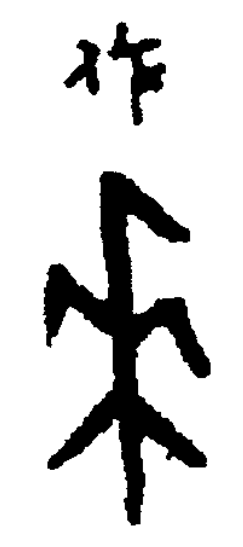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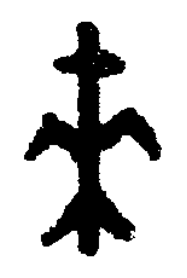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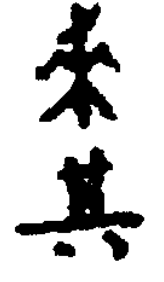
狐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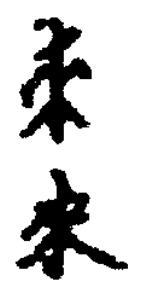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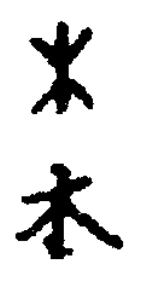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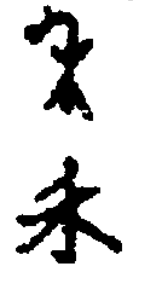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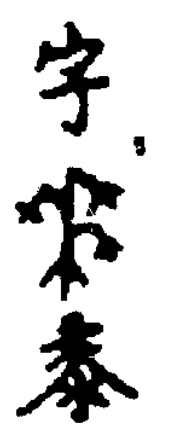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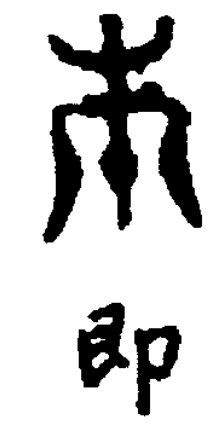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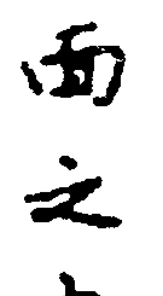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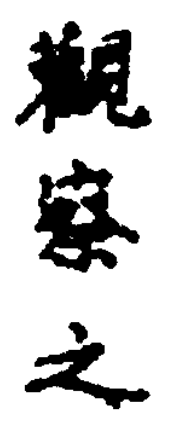
其延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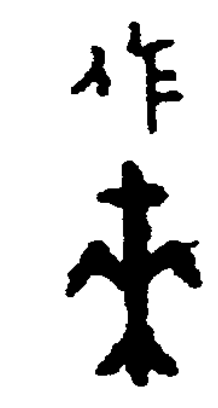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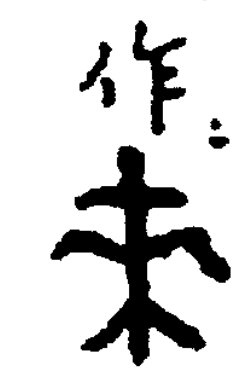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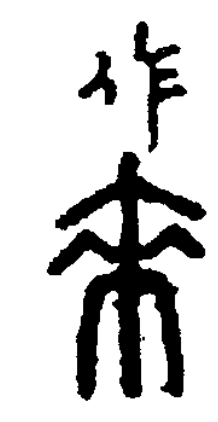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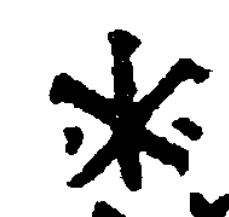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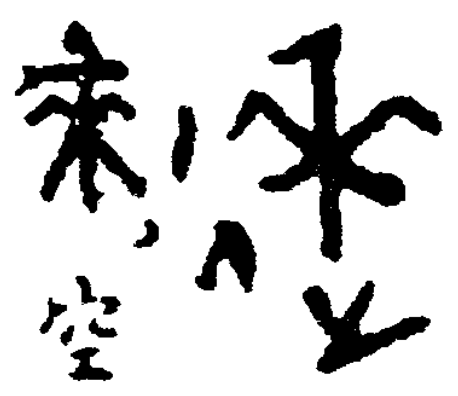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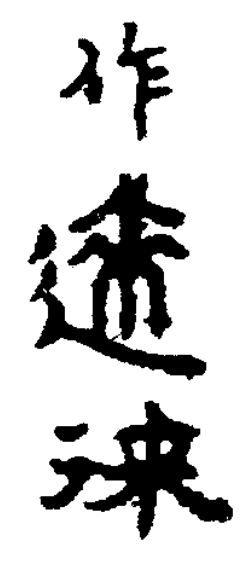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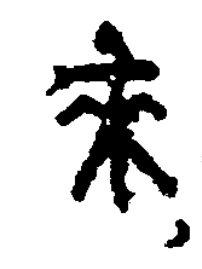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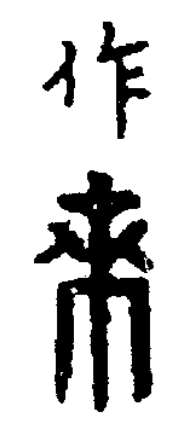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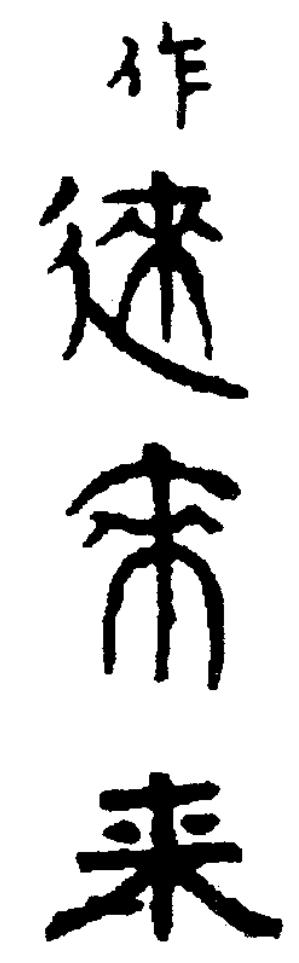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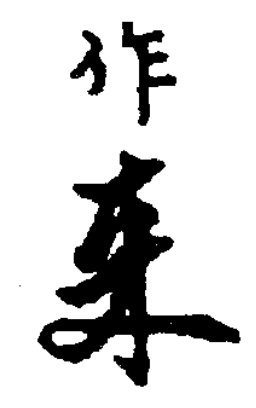
右例是從第三期及第五期的卜辭裏，各選一片，其中嫠字均以由知陶文字釋嫠的依據，嫠从麥从來，釋嫠釋來應是均無不可，惟愚見以為釋嫠較妥，理由是：殷虛灰陶文字，多單字符號，如數字符號之一二三四；位置符號之左右中，動物符號之犬魚虫；人名記號之已，木，夔婦妣口尉；一般符號之車田、陶、饗等；另有墨書祀字，疑為「佳王？」祀之殘缺，與鍥刻紋字少異，這些單字符號，除卻數字位置，餘為動物、人名，審視陶文字在陶片上的位置，應是單字此單字既非數字位置符號，又非動物名稱，殷人嗜書名字於器物上，陶文有木即木字，為人名，此字或有疑為人名的可能外，莫如釋為吉利語，說文：「釐，家福也。」在古人觀念上，有食即有福，書鍥釐字於器用，實有迎禧納福的意思，今中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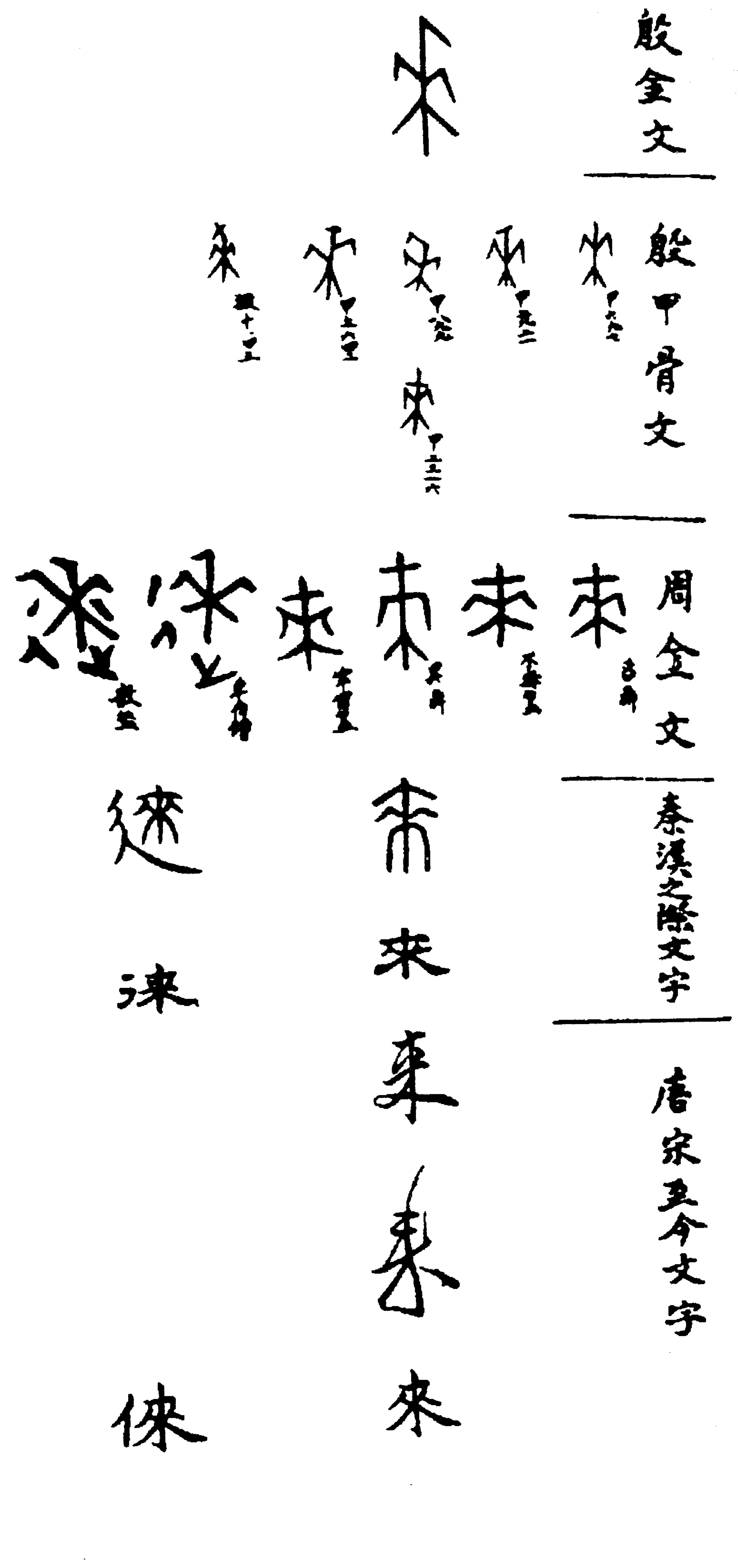
間使用的粗瓷碗碟，仍多白底藍繪書寫釐字福字於圓圈之內者。

從畫一株像形的麥，引申為來為麥為麰，其意念、形體、音韻，均保留着同源異流的跡象，溯源詳流，爰就此三字的形音義，分別略事闡述：

來，甲骨文中作（甲六九七）作（甲八九九）（甲六八〇・五）金文中作般甗作旅鼎都是麥的象形，丨象麥莖，丫象麥葉，个其上一撇象麥穗，麥穗或有或無，或挺或垂，蓋麥莖堅强，中空有節似竹，豐穗上峙，莖仍挺直，其下兩乂，象麥之鬚根，環持其莖而露出於地面者。

愚意來字，木字，从竹字，禾字，黍字，其下人都是完露出地面的根，非深入地下的根，所有木竹禾麥黍各種植物，無一不有露出地面的根，中原農民，特稱此根為霸王根，古人造字，加此符號，意即顯示直立於地面之高莖植物，試以草（屮）字證之，草多短莖，伏於地面，露出地面即生葉，故其字無浮根，書作艸，如釋來（朩）字上為葉，下為根，草亦植物，何能無根，況地下草根常多於地面上的莖葉，所謂草乃泛指一般的草，非一二特殊高莖如茅者，古人造字，僅能取當時習見之一般形象，如取一、二特例推測古人造字的本意，就未免以管窺豹了。基上所述，可得一個結論，即此類文字都是植物地面以上的象形，古文字中有書根之例，本肇鼎本字作即一木連根之形，其上為木，木下為根，說文：「木下曰本」，取根乃木本之意，麥亦有根，麥（乙四五〇二）字異於來字者，蓋麥字為全麥連根之象形，來字乃生長於地面之麥狀，乃從地面觀察之象形，殷代麥來二字，字形上已有分別，殷代以前是否一字尚無可考。

殷代二百餘年來字字形上並無劇烈變化，周代以還，卻分成了兩脈，向兩途發展，其一承接殷代，金文作旅鼎，作餘尊，小篆作，與甲骨文一脈相承，演變到現在，就是通用的來字，另一脈以來从辵，金文作文鼎作單伯鐘，小篆作就是後世不大使用的逨徠兩字，古匋中有來作，空首幣中有來作魏三體石經來字作草書作楷書作來，且就來字字形上的變化列表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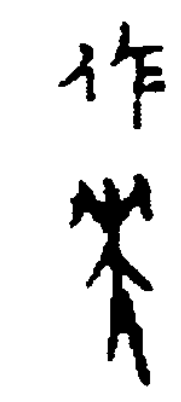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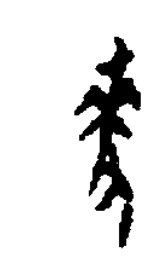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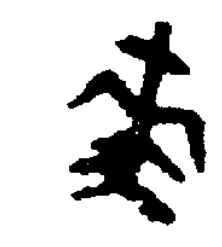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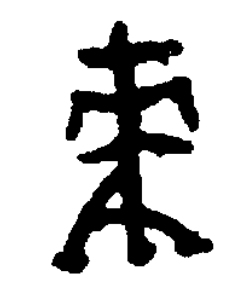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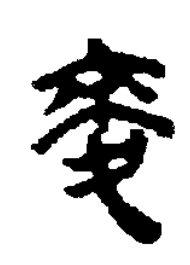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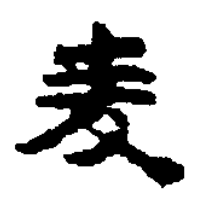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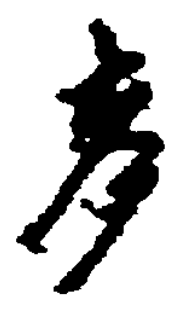

殷金文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之際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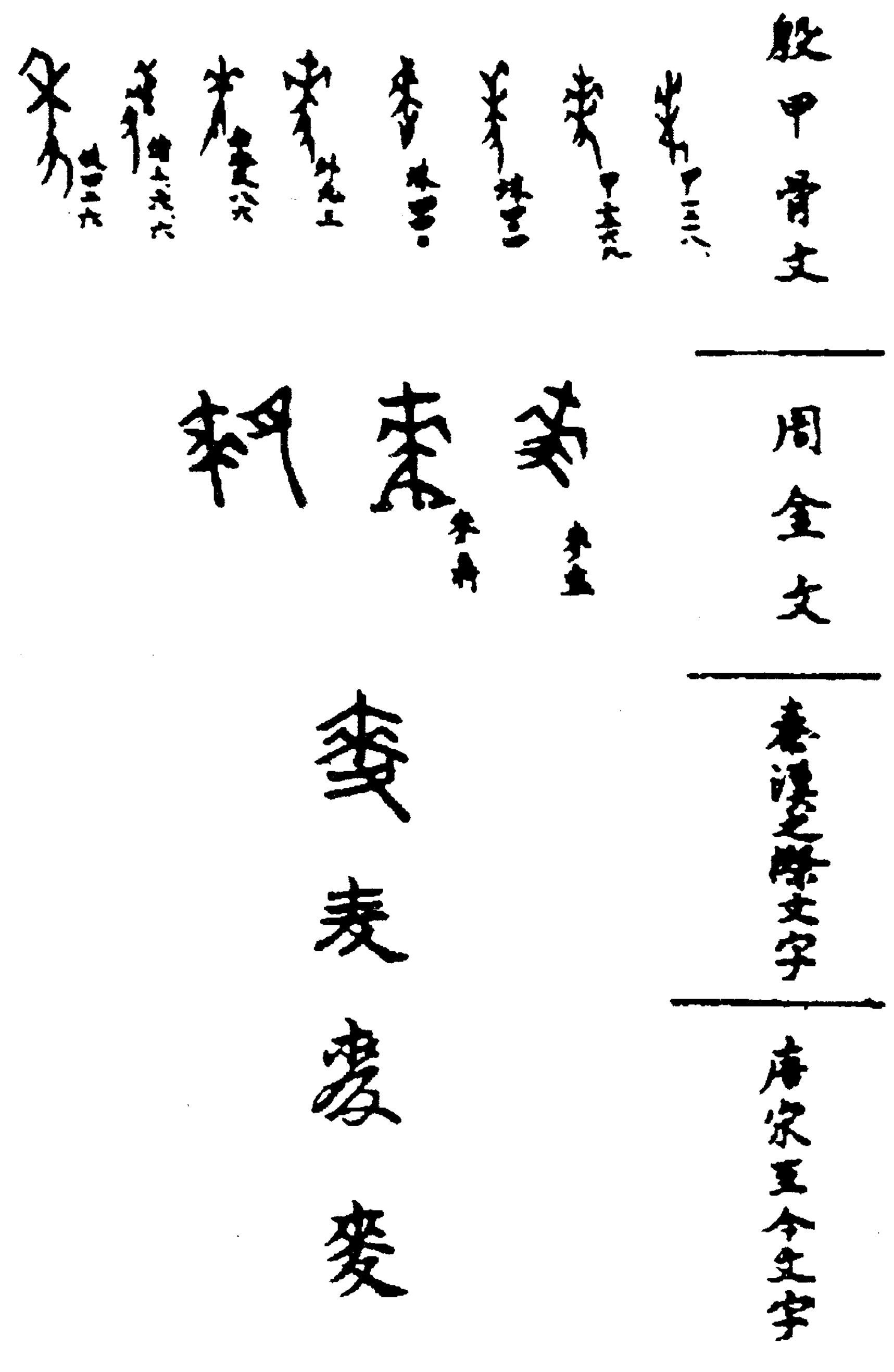
來字的字音說文來部：「來，洛哀切」平聲。玉篇：「來，力該切，來麰瑞麥也，行來歸也，力戴切勤也。」來字隊韻音賚，勒礙切去聲。孟子滕文公上「勞之來之」註：「撫其至曰來，勞來皆去聲」。齊韻音黎與釐通，力倪切，上平聲。儀禮：「來女孝孫」註：「來讀如釐，義與賚同」。灰韻讀萊，勒孩切上平聲。國音標準彙編注音，陽平讀ㄌㄞ（一七）去聲讀ㄌㄞ（一七）

來字的字義，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凡來之屬皆从來。周頌：「詒我來麰」箋云：「我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故曰於美乎赤烏，以年麥俱來」。漢書劉向傳：「詒我釐麰」。廣雅釋來麰：「來，小麥，麰，大麥」。來麰是小麥大麥的合稱。周所受瑞麥，即周朝所受自天而降的小麥大麥，無論小麥大麥，都是一穗兩排積組成排，合排為穗，兩排相合，天然有縫，所謂一來二縫，就是一穗麥兩道夾縫，一支麥穗，可分兩排，組成每排的單位，俗名曰扇，每扇包麥數粒，排列至為整齊，若豐年則每扇多至七粒，麥農常說：麥收豐年七粒籽，每粒伸出一芒，故曰象芒朿之形，許云：「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段注：「自天而降之麥，謂之來麰，亦單謂之來，因而凡物之至者皆謂之來」，詩：「誕降嘉種」，太誓：「火流為雕，以穀俱來」。顯見麥是自天而來，借用為行來的來。

依生物學者于景讓先生的主張，小麥原產自中亞西亞地帶，隨往古民族遷徙而入中原。先民以麥作來，或有紀念性的涵意，後來社會接觸日繁，文字應用日廣，麥既借為往來的來，就不得不另造麥字以資區別，因之才有連根麥形

作麥的專字。朱駿聲說：「往來之來，正字是麥，菽麥之麥，正是來字，三代以還承用互易」。今就殷代甲骨文中來字麥字悉心比較，確知來字麥字都有着合理的造字觀點，與明顯的演變跡象，並未如朱說的承用互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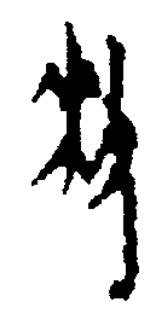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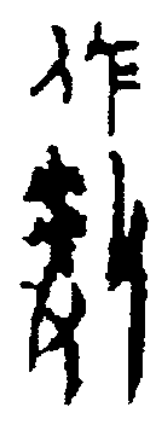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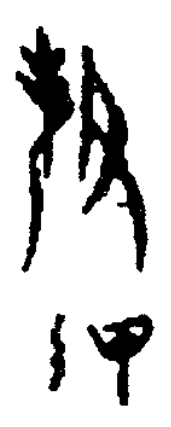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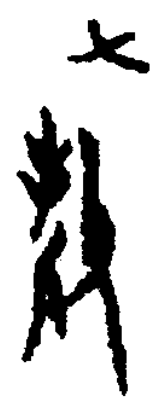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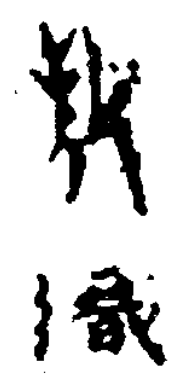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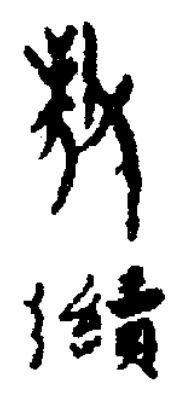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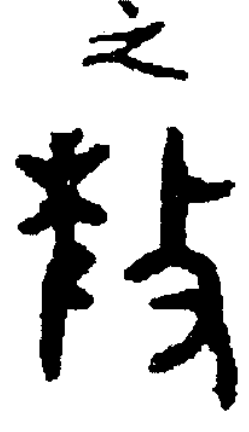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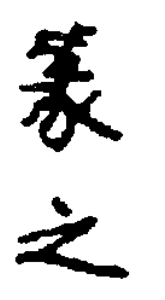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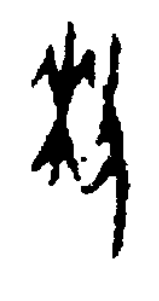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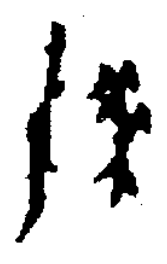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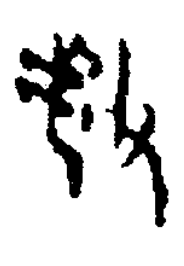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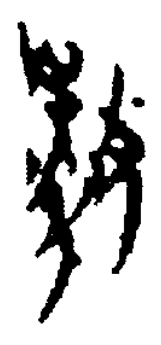
麥，甲骨文中作（乙四五〇二）（續三．二五．三）。金文中作（麥盉）（麥鼎）。是一株連根雙麥的象形，上部以來，其下為根合而成為一株連根麥的全形，前述來字，原是生長在地面上的麥是繪成一株生長在地面上雙麥的形象，造字的着眼點，是在地面以上；而麥字便是全麥連根，是從地下拔出一株麥連根繪成的形象，造字的着眼點，乃是從全麥連根去觀察，並非僅僅視及生長地面的一株麥。麥根奇長，鬚根可長達丈餘。植物學解釋麥根奇長的原因，是說中原地區麥自秋末播種，翌年夏初收穫，麥的生長過程中，首經冬季，冬季霜雪嚴寒，地面上麥苗的莖葉極少發育，僅根部盡量向地下發展，吸取地肥，及至春暖，即勃然長成，故麥根奇長，非其他穀類所能及。麥字書根，固因原字借為來，不得不另造麥字，而麥根特長，亦足引起先民的奇異，激發造字時書根的動機。或謂麥字下為足形，行來之象也。或謂夂即古降字，取自天而降之意。今經細研甲骨文中來麥兩字的演變，參合植物學上的解說，從觀察比較所得，未敢盡信前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知前賢所云，未必流傳萬世而皆準。東周以後，麥字已漸趨定形，小篆作，隸書作，草書作，今楷書作麥，麥字形體的變化列表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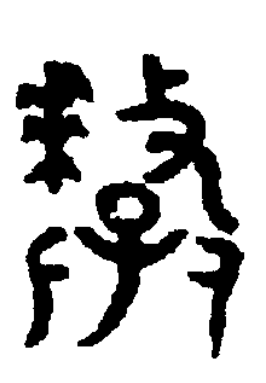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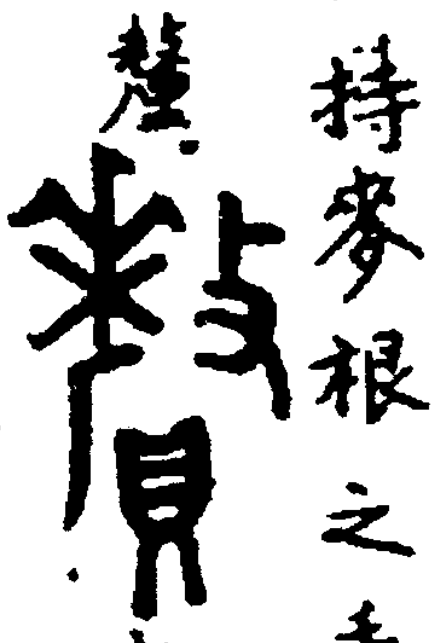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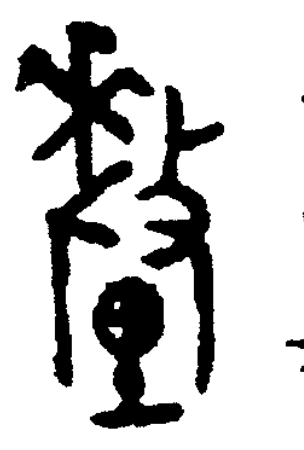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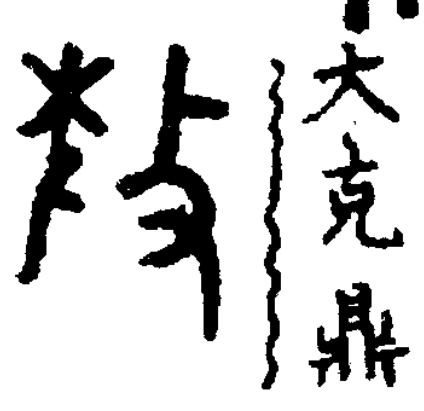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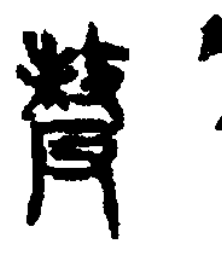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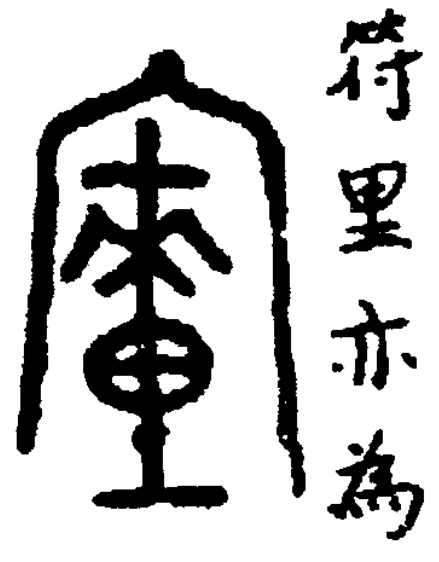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之際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麥盉
麥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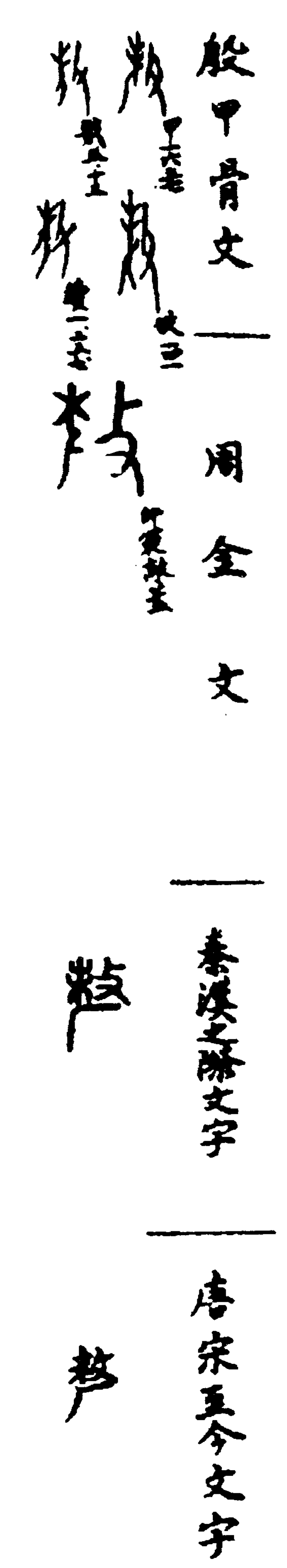
麥字的字音，說文麥部：「麥，莫獲切。」讀如貊，陌韻；玉篇：「麥，莫革切。」讀如脈，陌韻。貊脈音韻，同屬入聲，質韻音蜜，訖力反，亦屬入聲。詩鄘風：「爰采麥矣，沬之北矣。」麥叶訖力反，隊韻音昧，去聲，暮佩切。淮南子謂麥曰昧，从音。今北人讀賣ㄇㄞ。江南讀磨ㄇㄛ。國音標準彙編注音賣ㄇㄞ去聲，磨ㄇㄛ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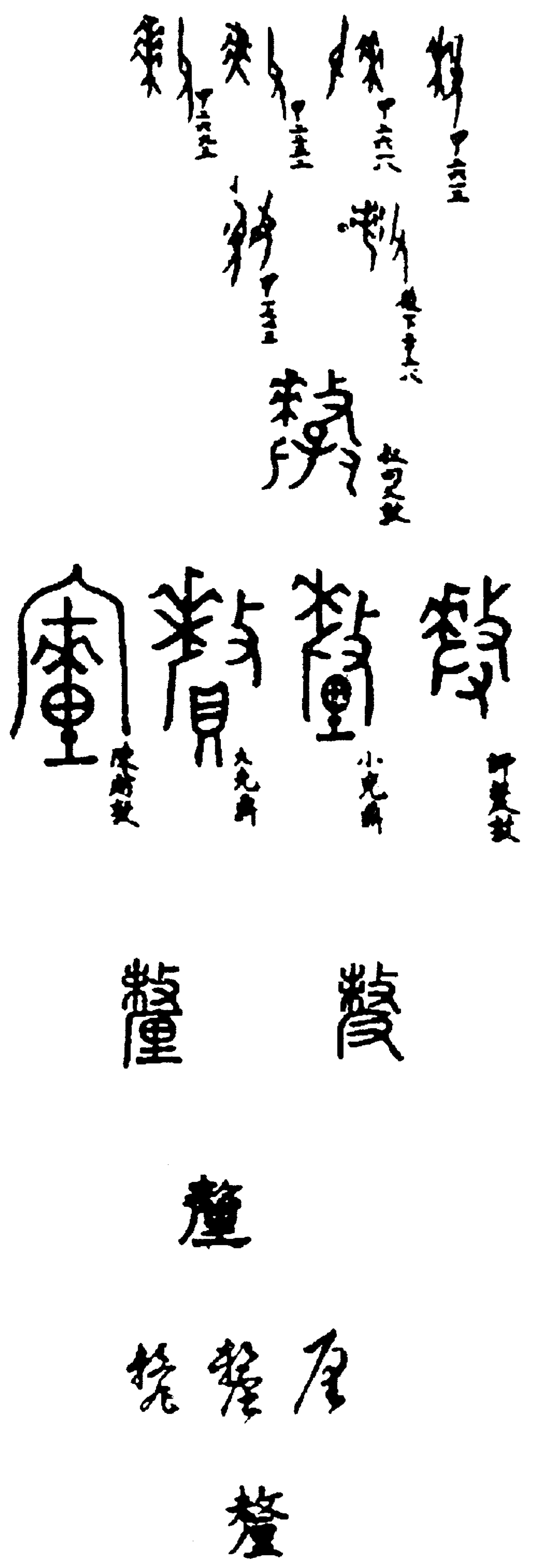
麥字的字義，說文麥部：「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來有穗者，从夂。凡麥之屬皆从麥。」段注：「芒穀，有芒束之穀也。鄭注太誓引禮說：武王赤烏芒穀應。許本禮說，秋種厚薶，故謂之麥，薶麥疊韻。夏小正：『九月樹麥。』月令：『秋之月乃勸種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程瑤田曰：『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鄭注月令云：『麥實有孚甲，屬木。』鄭以形，許以時，而素問以功性，故不同耳。从來，有穗者也。也字今補，有穗猶有芒也，有芒故从來，來象芒束也。从夂，从文者象其行來也。」

麥為穀類植物，植物學列為禾本科 **Gramineae** 屬單子葉，越年生或一年生，草本種子磨粉供食用，我國北地遍種之，主要有小麥大麥二種。小麥 **Triticum Sativum Tri. Vulgare** 莖高三、四尺，中空有明瞭之節，葉細長而尖，有平行脈，花為複穗狀花序，果實為穎果，亦有無芒者，種子磨粉供食用。大麥 **Hordeum Sativum** 與小麥同，唯葉披針形，下部成鞘狀，包莖上，初夏開花，花有內外二殼，互相緊抱，芒較小麥長，種子供食用，麥芽可釀酒製糖。另有蕎麥 **Fagopyrum Esculentum** 屬蓼科，高一、二尺，赤莖，開小白花，圓錐花序，葉互生，心形，有長柄，實為乾果，呈三稜形，可食用。燕麥 **Brachypodium Japonicum** 禾本科，多年生草本，莖細，葉狹長，穗狀花序有短芒，實可食。爾雅釋草：「蘥，雀麥。」郭注：即燕麥也。燕麥與雀麥實非一種，雀麥乃草之似麥者。雀麥 **Bromus Japonicus** 禾本科，一年生，草本，小穗狀花序，為良好之牧草，與烏麥類似。烏麥 **Avena fatua** 禾本科，一年生，草本，圓錐花序，實有苦味，可供食用，葉莖為牧草。本草綱目燕麥雀麥烏麥同列。

釐，甲骨文中作（甲二六一三）作（後下二三．八），象以手持杖打麥，意在表示收穫，收穫為備糧之始，在古人的意識上，有食即有福，故說文釋釐：家福也。此字一旁象麥，一旁象手持杖打麥，麥脫穗離殼為粒，釐聲或由此來。殷代釐字字形變化頗大，甲骨文中最習見最明顯的，有兩個系統，其一如（甲一六三七）（佚一四一）（戩五十三）（續一．二三．七）一類的字，當是金文中之（師釐簋蓋）小篆之。今之𠩺字另一如（甲二六一三）（甲二六一八）（後下二一．八）（甲一七七三）一類的字，其中前二字作以手執物打麥狀，意尚明顯，後二字象一手執麥根，一手持杖打

參執麥根之手與持杖打麥之手，同在左方，依殷代文字慣例，同為左手兩隻左手，顯然不是一人之手，非二人合作不可，不過殷代文字中，有使用同一方向兩手操作之例，僅不普遍，絕大多數是一手在左，一手在右。今遍閱卜辭中諸釐字，竟無一字左右兩手區分明顯者，於是乃懷疑持麥根之手非手或為麥根之訛；金文中有向父敦，取抱子收穫之意為釐，大克鼎，加貨貝亦為釐；有小克鼎，加聲符里亦為釐，意皆幸福富裕也。另師嫠敦當是小篆字之所本，又有陳財敦，尚書𨤲字即此字。禮記經解云：「𨤲、氂通釐字」，其他自金文演變而來的𢾊、𢽠、𨤲皆釐字，六書統：「𨤲，从里从邑，田邑皆所封賜，故𨤲謂之福。」釐字形體的演變，列表如次：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之際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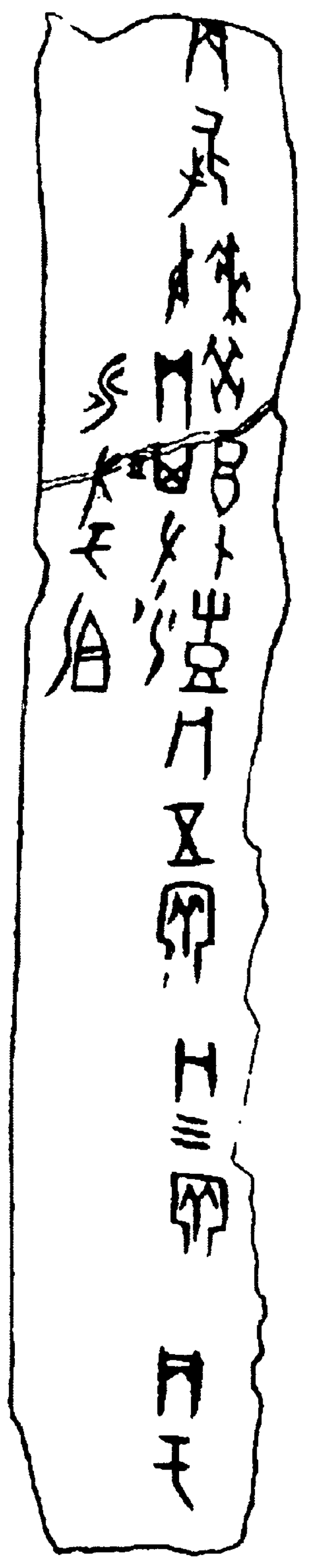

師嫠敦
小克鼎
大克鼎
陳財敦
向父敦

釐字的字音，說文里部：「釐，里之切。」玉篇：「釐，力之切。」同為支韻，平聲，古音支韻音離，力移切平聲。詩大雅：「釐爾女士」註音離，寘韻音利，里儀切，讀去聲。曹植皇太子頌「鍾天之釐」，釐讀如利。又音禧，意與禧同。蒼頡篇、玉篇皆云釐字亦音禧，注說文者多從之。又音來，漢書劉向傳：「詒我釐麰」，王先謙補注：「毛詩作『貽我來牟』」，說文於來下引作「詒我來麰」，詒貽通假字，釐來異文而聲義同。今讀離（ㄌㄧ）力怡切，支韻，平聲。國音標準彙編注音ㄌㄧ陽平聲，亦讀禧，百希切ㄒㄧ，支韻，平聲，如年釐有讀年禧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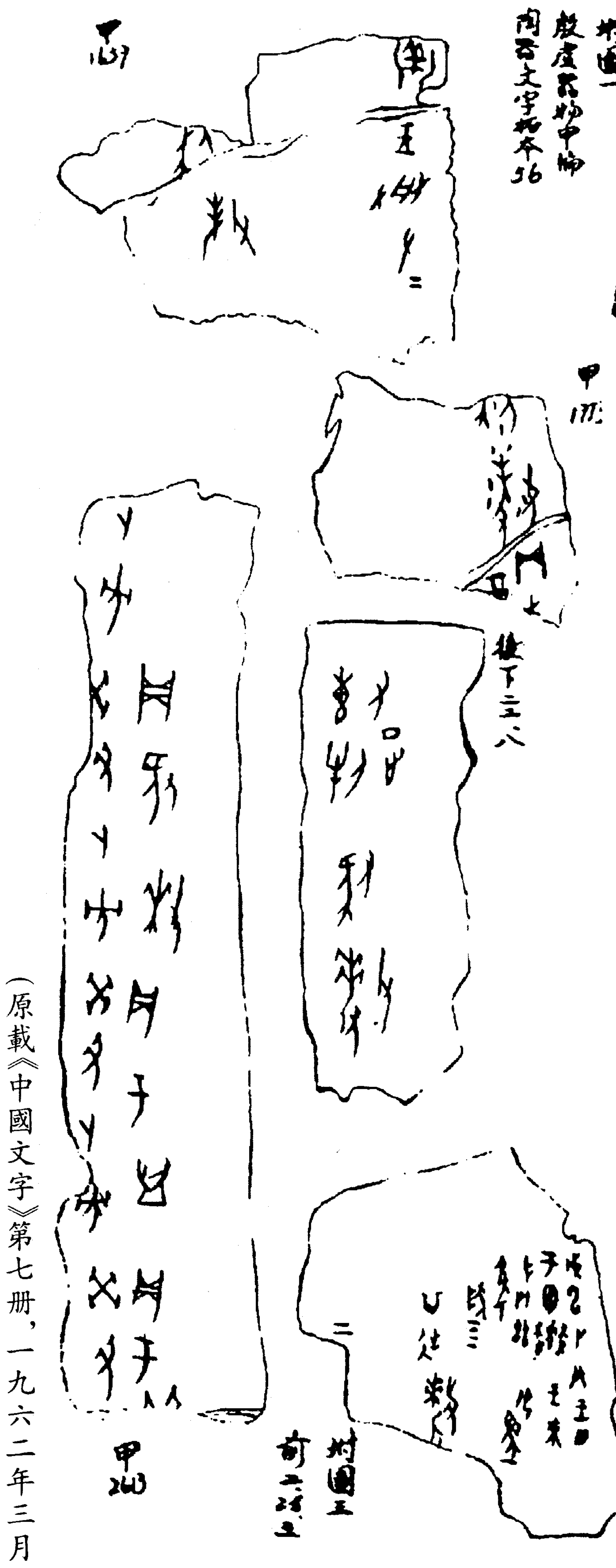
釐字的字義，說文：「釐，家福也，从里𠩺聲」段注：「家福者，家居獲祐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漢孝文帝紀：「詔曰，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宣室是也。」如說最合。應劭注：「釐為祭餘肉，史之。」師古直謂釐為禧之假借字。禧與釐雖同在古音第一部，然義各有當。釐字从里，里者家居也，故許釋為家福，與許訓禮吉不同。春秋三經僖公，史記作釐公，假借字耳。有假釐為氂者，經解云：「差若毫氂」，或作釐是也。有假釐為賚者，大雅：「釐爾女士」，傳曰：「釐，予也。」「釐爾圭瓚」，傳曰：「釐，賜也。」有假釐為理者，堯典：「允釐百工」是也。

總核段注，釐字實有下列意義：一、家福、家慶、家居獲祐，都有富貴壽考，福自天申的意念，通禧字。禧與福音異而意同。二、釐為祭餘肉；餘，訖也，祭訖之肉曰胙。孟子所謂燔肉，國祭訖，賜臣下，家祭訖，賜子孫，臣下受胙則飲酒食胙，子孫受胙亦飲酒食胙，謂為飲福受胙，意指天地祖宗，賜福臣下子孫，故通賜字，賜福且為成語。三、差若毫氂，通釐字，如兩的千分之一稱釐，尺的千分之一也稱釐。四、允釐百工，傳云：「釐，治也。」詩周頌：「王釐爾成」，箋：「釐，理也」，可知釐意即治理，愚意亦未始不可申述為敬大臣，體群臣，重其位，厚其祿，君臣團結，庶績咸熙。此外劉向傳「詒我釐麰」，詩作貽我來牟，釐通來。詩小雅巷伯傳，「鄰之釐婦」，釋文：「釐，寡婦也。」依字作嫠，後漢書西羌傳：「兄亡則納釐嫂」，注：「寡婦曰釐」，釐通嫠。爾雅釋草：「釐，蔓華」，郝懿行義疏：「釐，說文作萊，云蔓華也。」來與釐古同聲，釐通萊。餘如釐定、釐金，又有規定之意，但仍未脫毫氂治理的初義。

附圖一　殷虛器物甲編　內面文字拓本36



附圖二　甲編二六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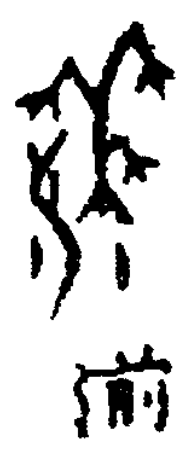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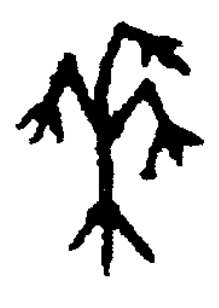
附圖三　前二·二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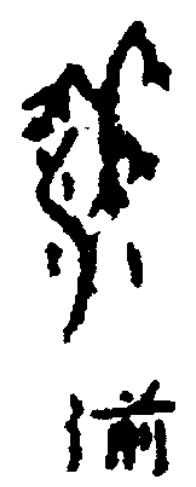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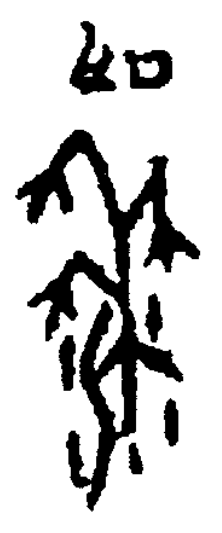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七册，一九六二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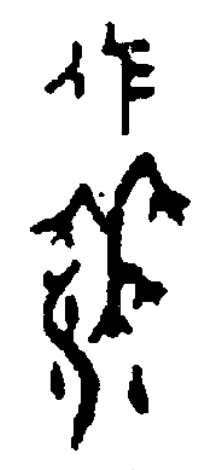
釋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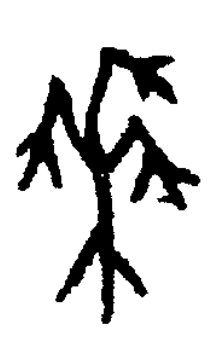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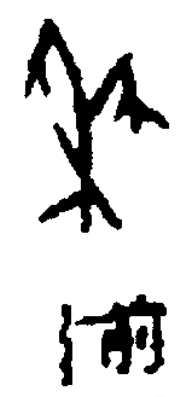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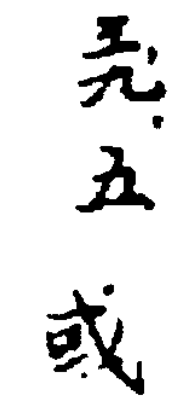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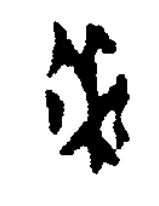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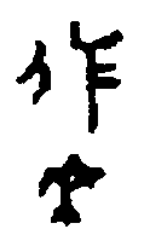
張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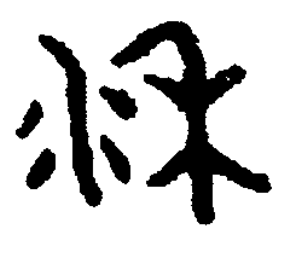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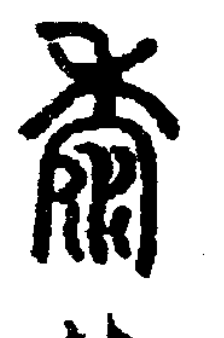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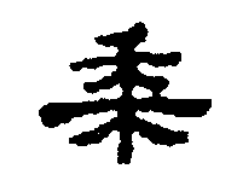
黍是穀類植物，是先民的主要農作物，殷代以前，它在農業上的價值，遠非稻麥所能及，因而甲骨文中，黍字是個屢見不鮮的字。前期的卜辭裏，尤其是武丁時代，每每有「王立黍」「王勿黍」「王令衆黍」「王黍於某地」的記載，「受黍年」更是前期普遍使用的辭語。黍子大概有兩種用途：一是食用，另一是釀酒。到了殷代晚年帝乙帝辛時代，王室普遍種植小麥，於是黍子的食用價值減低，卜辭裏增多了「告麥……」的記載。記載黍字的卜辭愈後愈不多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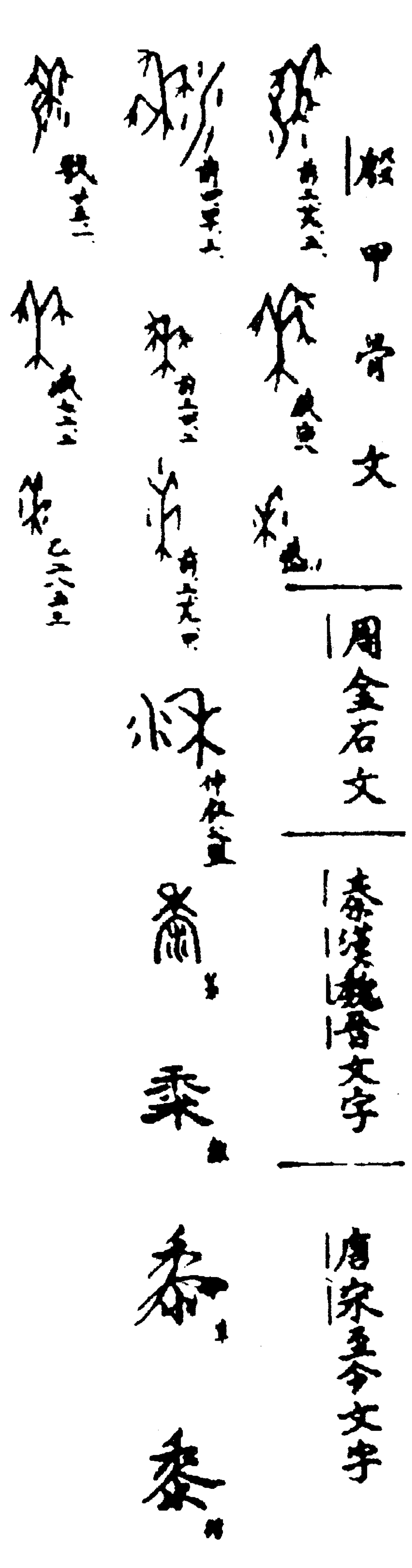
黍字在甲文中作（前三．廿九．五）作（藏二四八．一）是一個繪形成分非常濃厚的字，就字形觀察，似乎去原始不遠，從甲骨文演變下來，歷金文篆隸至於楷書漸漸失去了原來的形狀和本意。

甲骨文中的黍字一般有兩種寫法，一種如（前三．廿九．五）如（前四．四十．二）都是繪出一棵黍子的形狀，再在偏旁加水，黍子莖挺穗垂，枝葉扶疏的確是唯妙維肖，偏旁加水意取釀酒，黍能釀酒已是殷人的常識，史官這樣鍥寫立意並不牽強。

或云先民採黍之果實釀酒，非以整棵黍子釀酒，字作亦可解。然先民造字，多取其意象，如書黍為顆粒，將無從辨視其為何字。或云黍生於溼地水涯，故其字下加水，此說更費解。黍性耐旱，宜種旱田，古今皆然，斷無今日之黍宜旱地而殷代種黍則宜溼地。殷墟中原少雨，普遍種黍，謂為種黍於溼地或水涯，殊非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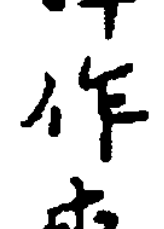
另一種寫作（珠九二六）作（前四．廿九．四）應是黍字的省寫。廩辛康丁以後字形愈簡，書作（前四．廿九．五）或（乙二八五三）第四期文武丁時代則書作。

金文中黍字作（仲叡父盤），从禾从水，仍保留着殷代形象的成分。小篆作雖原形已遠，隸書作，成為今日之黍字。茲就字形上的演變，列表如次：



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舒呂切）今讀暑書語切語韻國音作ㄕㄨˇ。

黍為雜糧，較稷低而粒更黏，植物學上黍稷同名，學名為Panicum miliaceum屬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稷高丈餘，後人名為高粱，漢以後誤為粱，唐以後又誤黍為稷。黍高不逾四尺，葉細長而尖，花序為圓錐形，實分赤、白、黃、黑，米粒大小輕重相等，昔人用以定分寸度空徑，縱黍百粒當營造尺十寸，橫黍百粒當營造尺八寸一分。古代衡法，以百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本草綱目云：「黍乃稷之黏者，有赤、白、黃、黑數種。」又云：「稷與黍一類二種也。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稷作飯，黍可釀酒。」究其所云，尚不盡然，不知稷之粒殼，亦有紅白兩種。黃河兩岸，無不種植，紅者特多，亦名紅粱，往往用以釀酒，白者更是山海關內外居民的主要食糧。

古代黍稷並稱，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盤庚上：「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書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詩唐風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小雅出車：「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惟殷墟卜辭中尚無黍稷並稱之例，亦無與金文小篆類似之稷字，僅有（乙七七二）釋作齊或稷，尚待求證。

（原載《中國文字》第八冊，一九六二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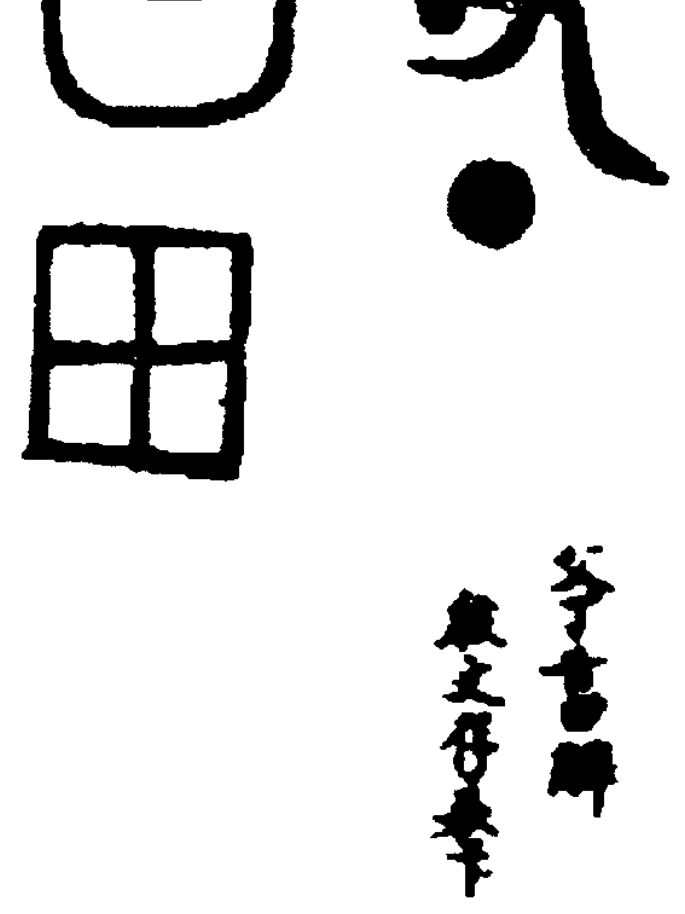
田字說

田倩君

文字與圖畫同源，古人初造文字時便先從繪畫開始，造人字便繪作一個人的形象，造山字便繪成一座疊峯的山勢形狀。諸如此類，如同寫生。但繪畫越來越複雜，因為畫一幅山水，其中除山和水而外，還需要有人物，如雲天草地，樹木花鳥，有這些點綴才能完成一幅畫面。繪畫向着純藝術方面發展了，因此在畫圖中再也看不出文字的形迹。但文字則越來越趨簡化，一個象形的人字，簡化為一「丿一「㇏」的人。一座重峯的山字，簡化為孤峯的山，僅具意象，便於應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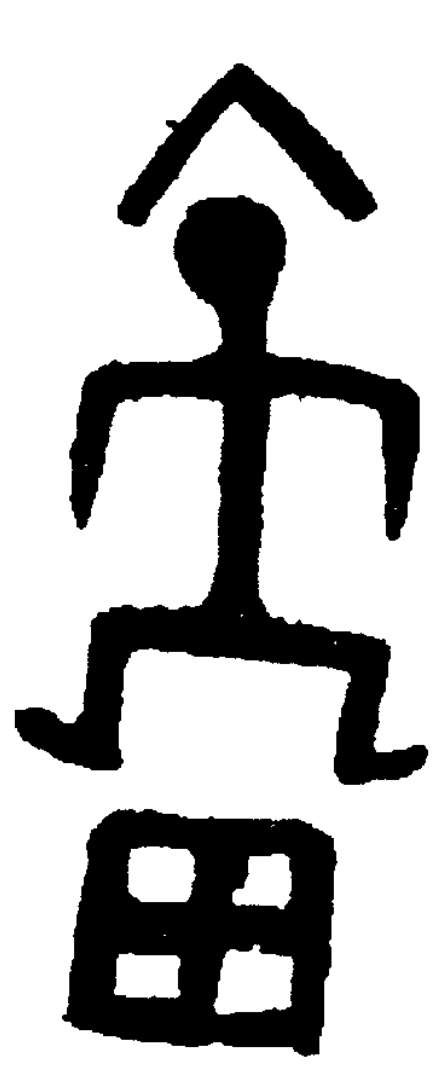
文字的簡化，從殷代甲骨文便開始，但是甲骨文中仍保留着許多象形字，及至演變到篆隸以下至今日的草楷，可說是變成純符號文字，從符號中再也看不出圖畫的踪影。

以上是就一般來說，但其中也有例外，如田字便是一幅圖案畫，從遠古到今日一成不變，在先期金文銘器上的田字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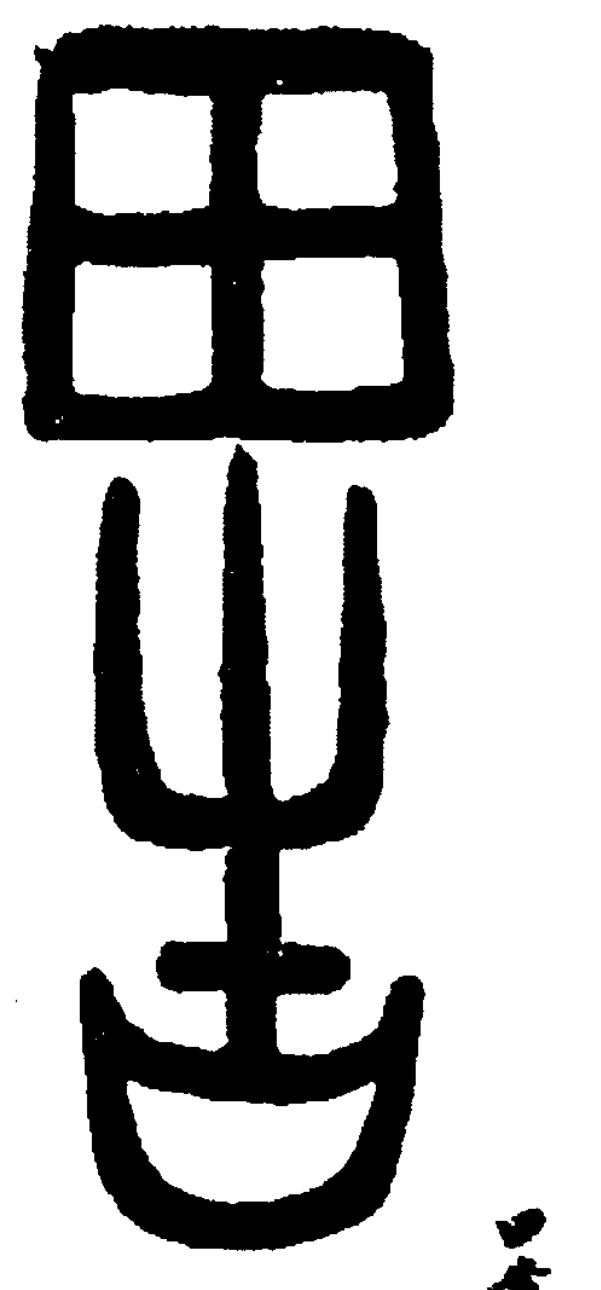
父吉觶

殷文存卷上 无



亼兄田斝

殷文存卷下 三十



田告簋

三代吉金文存卷七．二十

這些都是正方形的，但是甲骨文中的冂字除正方形而外，還有許多不規則形狀的，更有多格形的，這並不是形體演變，而是具形體伸縮的使然（這句話也許令人聽來迷惘）因為田字是個象形字，是就田畝的界劃所繪成的圖案，在地廣人稀的時候，可以劃成一個一個的正方塊，不夠方的可以不取，但人口增多了，地畝不夠分配，不規則的也要界劃分配給人民，所以禹貢中有上上田有下下田，凡良田則配給少些，劣田配給多些。亞字便是不規則田的形狀，這都是就地形的區劃而成。

說文「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待季切

徐箋謂：「許書無阡陌二字」。

田吳炤謂：「大徐本作十阡陌之制也，小徐作十阡陌之形制也。大徐乜形字，此以阡陌之制說，从十之義，十非也」。（二徐箋異）

王筠謂：「古者田皆井授，經界必正，口以象之，溝涂四通，十以象之，此通體象形字，不可謂之从十也」（釋例）

禹貢鄭注：「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

欲探索田字從甚麼時候創制，必須先知道從甚麼時候和在那些地區開始「樹穀」，也就是以人力從事農耕之時間與地點，這當然是令人感覺渺茫的問題，誰也拿不出鐵證作為答案。西洋一般研究農業起源的學者們說，我國的農耕是從西方傳來的。中國的文化，從遠古以來即是獨立自發的。（除近一、二百年）向來不與外國有何關涉。尤其是農耕，原是我國土生土長的。我同意Taylor教授所說，農業的起源，約在五千年以前，在歐非等國以及東南亞的中國山岳地帶。

我國傳說，在遠古時期，有兩個部族的首長黃帝（軒轅氏）和炎帝（神農氏）黃帝這一支部族居住於我國中部，淮水一帶，那是多沼澤的地方，他們一面行耕種，一面行遊牧，為了適應環境，他們曾發明許多事物，如宮室舟車、衣服、文字等等。因此黃帝的名聲很大，凡是上古留傳下來有益於人群的事情，都歸功黃帝，據說黃帝曾行過井田制，雖然這些傳說不足徵信，但古書中多有記載，如通典謂：

昔者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

韓詩外傳中說的更為詳細，我以為那時也許因為分配和耕作的方便，有一種初步的規劃，不見得是那麼嚴整，實在說農耕的開始及發展還是在炎帝的那一方面的可能性大，炎帝的一支部族居住於漢水流域，他們由河南的西部漸漸向北發展，至山（西）陝（西）這一帶都是地勢較高的黃土層地區，後人描寫那一方的風光謂：「黃土散漫雲棧縈迂」，農耕就是在這種黃土沃壤裏成長起來的。農業生活是安定的人民生活安定，才有情趣製作器物，創造文字，這便是中國文化的起源，也是田字制作的開始。

神農的故事，古書中記載很多，周易繫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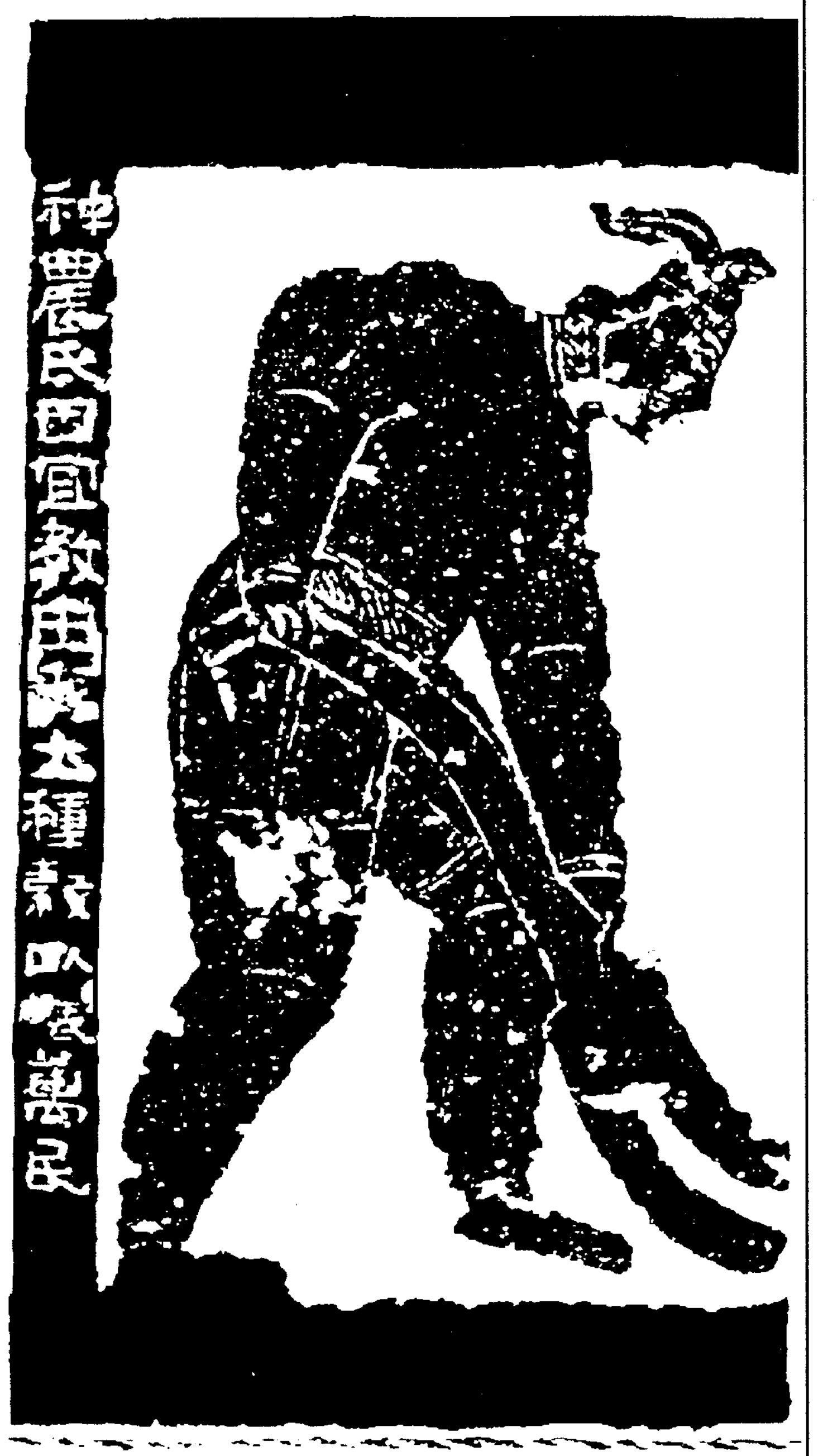
包羲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神農史稱炎帝，即烈山氏（左傳注疏中對於烈山氏另有一說，此處從略）姜姓始教民稼穡所以叫做神農。白虎通德論

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管子云：神農作種五穀於淇山之陽，九州之人乃知穀食（淇山在河南林縣東南輝縣西北之界，山海經叫做沮洳山，淮南子水經注叫作大號山）。

漢武梁祠畫象（武梁祠在今山東嘉祥縣，戰國時齊地）其繪刻神農氏的象，身着布衣布鞋，手握耒耜，作岐頭形，屈腰耕作，看來令人有古樸安詳之感。如下圖：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我國上古歷代帝王都是以農耕當先，例如唐堯不但注重農耕，尤注意氣候，因為民間不知時序無法定播種收穫的季節，尚書堯典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舜王本來就是個農夫，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所以他即位益發注重農耕。尚書舜典帝曰：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為后稷的名字，后稷是田政官名，他在堯時為農師，舜時為后稷，封於邰。毛傳云：「邰姜嫄之國也」。棄即周之始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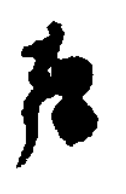
夏代的文化因為没有信史可徵，史家都在存疑，但就一些鱗爪的痕跡中可以尋覓夏代的文化，從燭光搖影裏可以透視到夏朝是個農業相當繁盛的社會，如「禹惡旨酒」（孟子離婁下）。旨酒是用穀做的，「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論語憲問）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趙岐注：「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詩信南山：「維禹甸之」，鄭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豳風七月：「田畯至喜」，傳：「田畯，田大夫也」。即勸農之官禹貢云：「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邦中」。禹平水土人民得以安居，各地的田畝分為上、中、下三等納稅，詳細點說，夏禹把九州的田畝分作九等（因為上有上中下，中有上中下，下有上中下）上上的田一夫五十畝到了殷代以五十畝為不足，增之為七十畝，周再增為百畝，所謂「一夫授田百畝」我以為顧炎武說的比較合理，援引如下：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績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劃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日知錄）

夏代有如此發達的農業，所以殷代的人民很容易走上純農業化的社會生活，關於殷代的農事大概情形是這樣的，王畿以內的田由農官掌管，耕作時農官或史臣，有時國王親自率領及監督民衆們去耕種或收穫。在卜辭中見到的「耤臣、小耤臣」徐仲舒氏說，「疑是殷代農奴」。在甲骨文及銅器中的丽字，看來像兩耒並列，正是比耦而並耕的形象，兩耒並耕叫做丽。二鹿並耕亦叫做丽，用兩鹿駕兩耒並耕即是比麗字如今尚存此義。

在戰國以前對於耕作大都是兩人共作，叫做耦耕，如論語微子：「長沮桀溺

耦而耕，詩周頌噫嘻「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詩載芟「千耦其耘。」昭公十六年左傳「庸次比耦，以刈殺比地。」國語吳語「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這種耦耕從夏商一直沿用到戰國。

說文「畕比田也，从二田。」畕與畺（毛伯簋）為一字，梁伯友鼎「万年無畺」畺即是無窮盡，也就是無邊，邊界也。甲骨文作（後下四七）金文作彊（盂鼎）彊（年鼎）彊（頌簋）彊（秦公簋）彊字在金文中的形體很多，列比數字為例，以見彊字的變化，有的省去田界，有的从弓，其實都是一個字。疆起於田土的界劃，後世引申為國家郡邑的疆界。

夏代的文化雖然到今天還沒有確信來證明它的程度，只就殷代農業的繁盛，如穀類的眾多，農具的完備，決不是驟然登峯造極，文化的發生進展，都是漸漸演進的，況且農耕從炎黃之世便已開始，夏代是殷代的前奏，是殷代農業的保母，我以為在殷以前，尤其是夏以前的農耕，不會如後人所想像的那樣區劃整齊的田畝，所謂「田連仟佰」，錢賓四先生說的很近情理，摘錄如下：

古時的農耕區域，只如海洋中的島嶼，沙漠裏的沃洲，一塊塊隔絕分散在廣大的地面上，又如下棋般，開始是零零落落幾顆子，下在棋盤的各處，互不連接，漸漸愈下愈密，遂成整片的局勢。（中國文化史導論）

殷代的青銅器極其發達，那時的農具如耒、耜、犂等都是銅造，駕使農具者除人而外，尚用牛、馬、犬、鹿等牲畜。關於農事的一切形制，耕作所用的農具、動物及產品等等字樣，甲骨文字都是齊全的。如下列：

農、男、畯、嗇、埶、圃、疇、甾、甾、井、桒、年、疇、甽、疆、畝、耤、麗、耒、耜、方、犂。

牛、馬、犬、鹿。

禾、黍、稷、稻、季、秦、米、麥、糠、麰。

醴、鬯、酒。

當新穀登場，首先要祭祀祖先，卜辭中關於祈年、受年、受禾、受黍、求雨、等等，有數百次之多，略舉十數條為例，可以想見一斑：

殷代卜辭中的祈年：

貞：出于大甲，桒年？　明義士藏（桒即祈字）

癸丑卜，殼貞，桒年于大甲十牢，且乙十牢。　後上二七六

桒年于㠯　續一、五〇、四

甲申卜貞：于桒年娀。　佚一四三、續一、四〇、八

其桒年于夒。　明義士藏

卜辭中受年：

癸未貞：受年。　粹八八四

辛未貞受年。　後下六、一六

丙辰卜，穷貞：受㞢年。　甲三四三〇

丁丑卜，穷貞：受年！　粹八八四

貞不其受年，　粹八八八

卜辭中受禾：

癸丑卜受禾，　粹八九七

乙亥卜，受禾，　粹八九八

乙丑貞：王畬口，受禾，　粹九〇〇

辛未囗不受禾！　粹九〇二

癸卯貞，東受禾，　佚九五六　續二、二九七

卜辭中受黍年：

甲子卜，貞：受黍年！　庫一五九七

癸卯卜，亘貞，我受黍年，　鐵二四八、一

戊戌王口貞，我圖黍年，　粹八八九，前四、四〇、二

庚申卜，貞，我受黍年，三月。　前三、三〇、三

我弗其受黍年？　粹八九一

彥堂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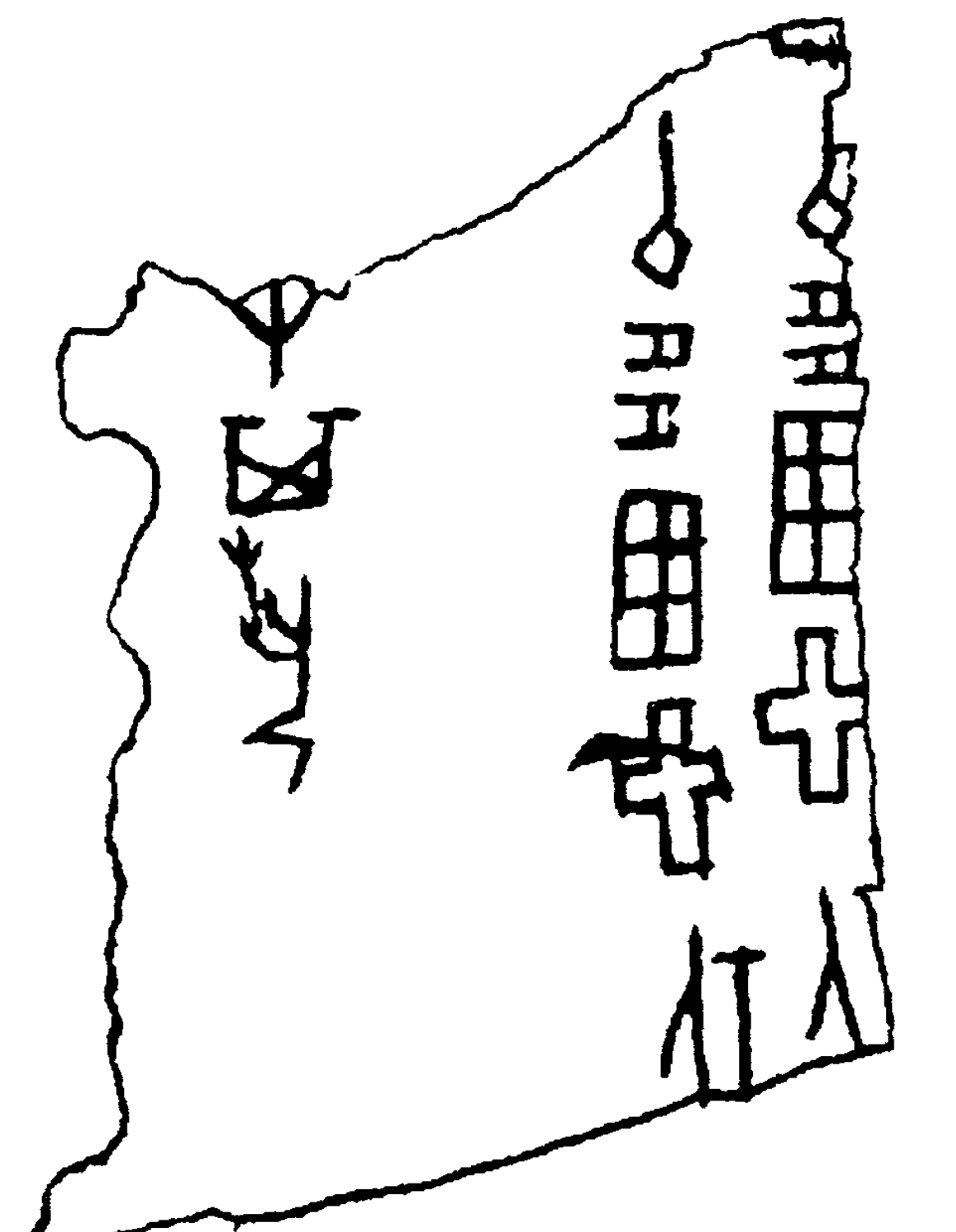
求年就是後世「祈年」之祭，受年、受黍年，就是年穀豐登之意，在商代還沒有把年作紀歲之用，到了周代才把禾穀成熟一次稱為一年，而年字始含有歲祀之意。（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

在卜辭裏關於農事方面如田政制度、田畝的形制、分配的名稱，即可看到殷商農業社會的一斑，雖然田獵在卜辭中曾百數十次見，但其田獵並不是為解決生活上的需要，而是貴族們的一種遊樂，這種遊樂直傳到後世秦漢尤盛。

丁山氏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裏關於田畝的形制」。田亞任及分配的階層，他說：

殷商「邦畿千里」之內分為田、亞、任三服——田者僕𦔻土田之省稱，大半由王率小臣督率奴隸們躬耕的；亞者，不成方塊的土地，賜給鄉大夫耕種的，任則分賜給武士和百工的土地，讓他們兼以保衛疆圉的。

殷代的田、亞、任三服相當周朝的侯甸男，請參看殷契粹編一五四五B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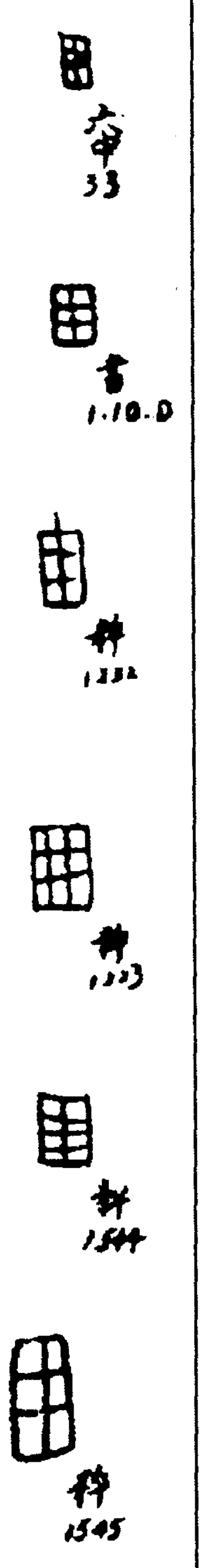
粹1.545B

以多田亞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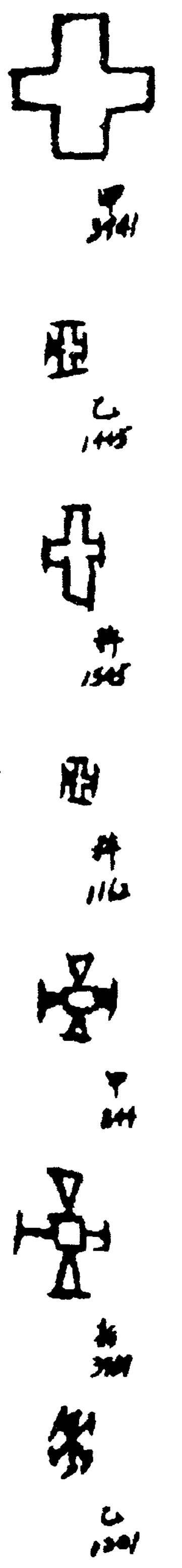
以多田亞任

其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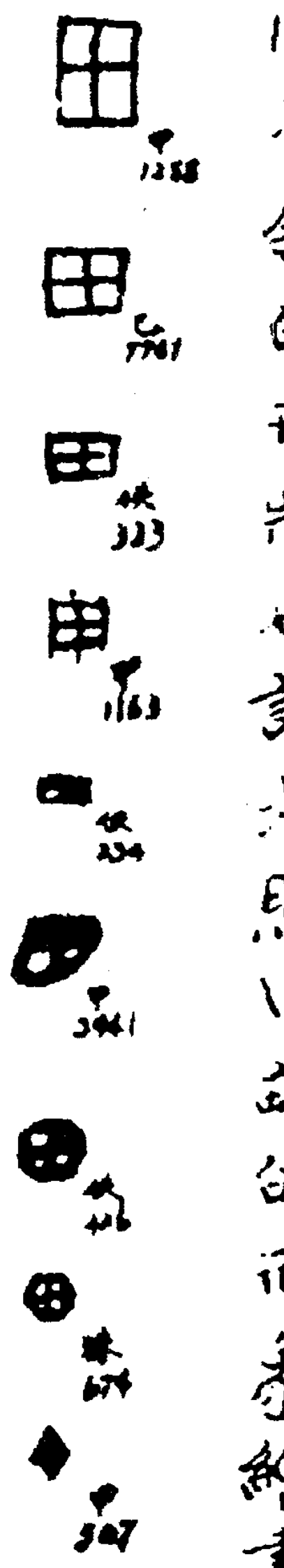
關於田字的形象，雖然說是一成不變，但其中也有些形狀不同的，如B片中的田便是六格的，其他片中還有八格或九格的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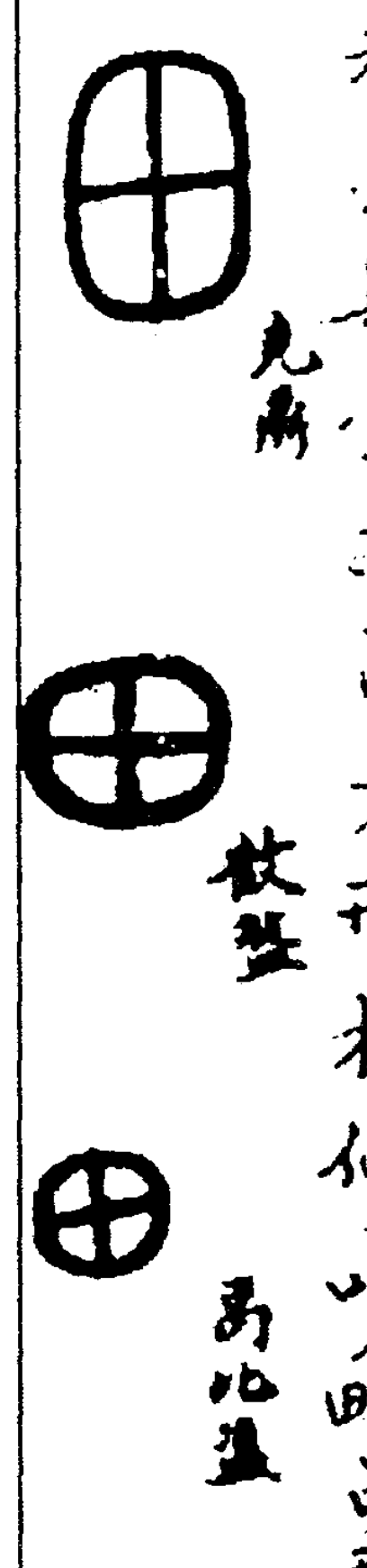
從這些田字中可以看出古時井田制度的痕跡，這種多格的田，是由井字申延成的。還有亞字形的田，亦如B片中的亞字，亞字的形狀亦很多，略舉數例：



亞字形的田是不規則，不夠方塊形的，是用以分配給鄉大夫的。任更次，是分配給武士和百工的。正方形的田是邦畿五百里之內的王田，即所謂「僕𦔻土田」（見召伯虎毀銘也就是附郭之田，即藉田上上田是也，但正方形的田在甲骨文中也有書作方圓歪斜的形狀，也許是照田畝的形象繪畫而成的，如下圖：



相傳周朝也行過井田制度，古書中有詳細記載，但在周朝金石文中的田字形體卻沒有任何表現，和先期金文正方形相似，唯略呈圓潤，例如：



就田字的形音義來看：

字形是就田畝的界劃，完全象形。

字音，只有方音的讀音不同，沒有破音讀。

字義有本義、借義、引申義，舉例如下：

田園、田里、田畝、田地、桑田、稻田、心田等，這都是土地的泛稱。

田主即田神。周禮「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

田舍，史記「大王地方千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

田祖，神名。詩小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周禮注「田祖始耕田者，謂之神農是也」。

田里，田謂百畮之田，里謂五畮之宅，田是農業，里是居處。

田父，即是老農。潘岳賦「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

田舍翁即野老。

田舍郎，謂農家子。

田獵，是打獵之意。詩「叔于田」同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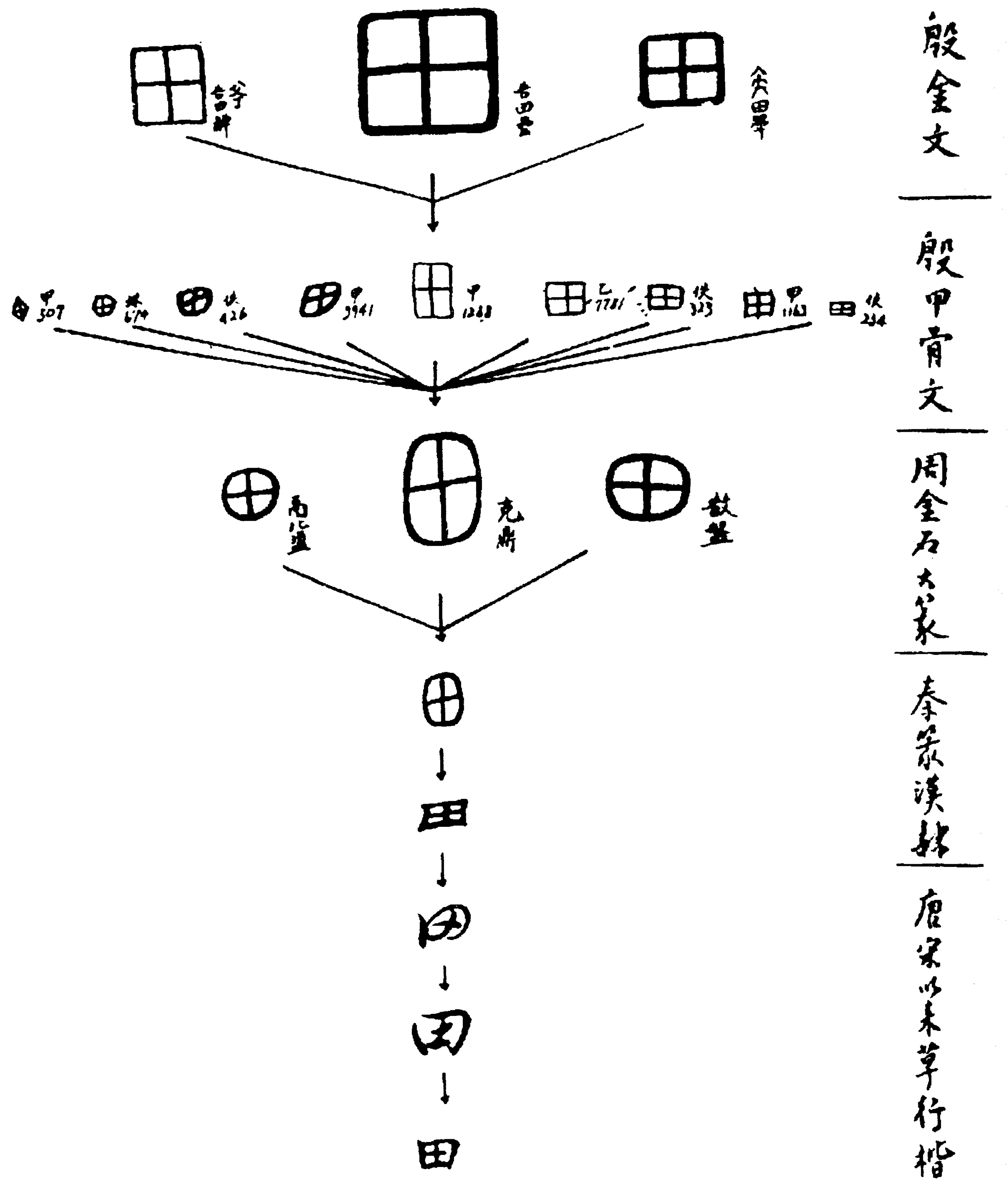
田田，周禮「殷殷田田，如壞墻然」。狀哭聲。又田田，蓮葉浮水兒。

田姓系出嬀氏，是舜王的後裔。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於虞」。注：「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其後封於陳，因以為氏。陳公子完（陳敬仲）奔齊，以陳字為田氏，古人制字，以義寄音，田陳音同，故可通假。

田字孳乳為甸，耕者曰田，易為佃，田佃通，又與陳通，甸與乘通，故邱甸（四邱為甸）轉為邱乘也。（說文解字通正）段玉裁說：

凡言田田者，即陳陳相因也。樹穀曰田，種菜曰圃，樹果曰園，象形……此甫田之形。毛公曰：「甫田，謂天下田也」。

自從神農黃帝初步農耕，下逮唐堯虞舜夏禹等三個朝代經千餘年的時間，逐漸發展改進，才孕育成殷周龐大而建全的農業社會，奠定我以農立國的基礎，歷數千年至今不衰，造成我國家給人足風日淳厚的農業社會生活，但是這個圖案式的田字，在這數千個歲月裏，它的風格與形態可說是動而不變。試列表參看：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釋南

田倩君

說文木部云：「𡴆 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𣎵羊聲 𡴆古文」（那含切）

徐楷曰：「南方主化育，故曰有枝任也。毛詩或用南為任音也羊音任」（繫傳）

段玉裁云：「南任也與東動也一例……漢律曆志曰：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云「艸木至南方者猶云艸木至夏也。有枝者，謂夏時艸木陽楙任載也。古南男二字叚借」（段注）

白虎通禮樂篇：「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又云：「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又云：「火在南方，陽在上，萬物垂枝顏」。

尸子云：「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與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書禹貢：「二百里男邦」。傳云：「男任也：任王者事。」

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賈逵注：「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

孔子家語：「鄭伯南也」。注：「南左傳作男，古字作南」。

詩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詩燕燕：「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南叶音心）

詩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注：「南風謂之凱風」。

廣雅：「南任也」。

枯字：「古南任同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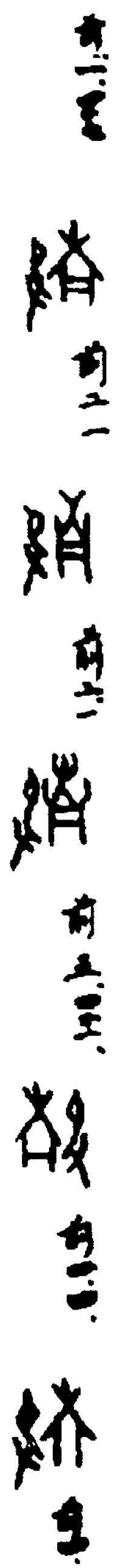
雙聲疊韻譜：「南任疊韻」。

南字陽平聲，在覃韻。以今音讀「ㄋㄢ」又讀「ㄋㄚ」（梵音）所謂「南無」讀作「那摩」。

以上列舉經典及各家之說，南字之音和義，其論述似甚週詳。但只說明其在應用方面之一部分，卻未嘗道出其形體之原始構造，雖然說文言及其字體之組成，惜許氏未嘗見殷代甲骨文字，僅就秦漢小篆及古文解釋之。自甲骨文字出土以來，約六七十年，於此時期中一般研究文字學者多不循其舊例，而猶有獨創新證者。試觀下列諸家之說：

郭鼎堂謂：「南，由字之形象而言，余以為殆鐘鎛之類之樂器。請敘述其證據如左：

其一 卜辭有从南之字為𣪊，其數多之不可勝數。然多用於卜貞二字之間，其義不可識。僅有一例見於辭間者，如釋版篇所揭舉之「甲戌卜𣪊貞：我勿版丝邑𣪊已作（乍）」義亦不明。辭雖不明，然其字形則優有可說。字形之特異者，如下舉六種：



以上南字諸異文按之，此確係从南之字，南亦象形，乃象一手持槌以擊南，與殸鼓二字同意。殸作殸殸諸形，鼓作鼓若鼓，即象持槌以擊殸持槌以擊鼓，故知𣪊與殸鼓必係同類字。又𡴆即殸形，壴即鼓形，則知𣪊南同字，南與殸鼓亦必為同類。

其二 詩小雅鼓鐘四章：「鼓鐘欽欽，鼓瑟鼓琴，鐘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傳以「南」為南夷之樂，「籥」為籥舞，於「雅」無說。鄭箋以「雅」為萬舞，餘同毛傳。案雅為萬舞之說，實不經見，且邶風簡兮之萬舞而執籥秉翟，則萬舞與籥舞，特後人強為之分耳。余以為雅籥均係樂器之名。周禮春官：「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舂牘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雅籥為樂器，則南自當為樂器。禮記文

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南既言鼓，則亦顯係樂器之名。而鄭注復以虞夏之樂釋之，舉詩：「以雅以南，以樂不僭」為證，是不特以疑證疑，乃至以疑證信矣。要之南當為樂器，特其名失傳，故毛鄭均未得其正解。」

其三，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諫之，謂「鑄大鐘以鮮其繼」，後又言「王不聽，卒鑄大鐘」。是則「大林」即是大鐘。古人之鐘亦可謂、之「林」。林與南一聲之轉也。」（甲骨文字研究）

郭氏對於甲骨　字研究所得之成績，原舉有四證，此處引用其前三證。朱芳圃之甲骨學釋南，全部采錄郭氏一家之言。

唐蘭氏對於郭氏之說多有不滿，遂條給以駁辯之，摘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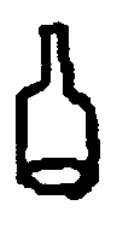
「郭氏釋南，舉甲骨文金文南字以明不从𣎵與羊聲，其說甚是。然其謂「由字形象而言，殆鐘鎛之類之樂器」則非也。郭氏所列四證，惟第一證以鼓殸二字與南字相比較者為確實可信。然其只能證為樂器，無以定為鐘鎛也。其第二證引詩鼓鐘及文王世子胥鼓南以明南為樂器之名。蓋鼓鐘之詩，既有鐘磬琴瑟之音，則雅南安知其非所鼓之樂名也。即確是樂器，亦無由定為鐘鎛之類，且鐘鼓欽欽，明已有鐘，若南為鐘鎛，則疊床架屋矣。其第三證以大林之林為南，僅聲相近而無所據。」（見殷虛文字記）

唐蘭謂：「南本即肖，肖者瓦製之樂器也。……以字形言之，肖字上之↓象其飾，下作⌂形，殆象瓦器而倒置之，口在下也。其中空，故擊之硿然，殸然，可以為樂。也。上古陶器甚多，如敲，土鼓，塤等皆是。銅器盛行後，陶樂漸廢，循至鼓缶之俗，只存於秦地。後人遂只知其所鼓者為缶，為盆，為瓮，而南殸之名，俱湮晦矣。」（文字記）

唐氏此說可能為南之初造，或鐘鈴之芻形。郭謂「為鐘鎛」或謂「鐘鈴為一事」唐謂為瓦製樂器。余同意二氏之說「南為樂器」。二氏之說其初志頗為相似，惟因解釋其演變過程有異而已。至於轉變為方位「南方」之名者，二氏之解釋均非。尚有幾家解說，均甚隱晦，此處不予列舉，將隨文解說。余擬從諸說之中整理出一較為淺顯明白，使一般人容而可識之「南」。郭謂：「肖殸一字」義甚籠統，但只可說此殸字來自肖字可也。余擬將肖殸二字分別解釋，茲先就南字說起：

南，郭說鐘鈴為一事，不無道理，以今日所見之鐘鈴其形狀猶有相似之處惟鐘形大，鈴形小，鐘須懸擊始可發音，鈴須搖動使其舌自相撞擊，如此而已。

古今樂錄曰：「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此六種金製樂器之中無鈴字，洵郭氏所證，得鐘與鈴為同義語乎？

鐘之製作始於何時？不得確知。據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傳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世本曰：「倕作鐘」。山海經曰：「鼓延始為鐘」考工記曰：「鳧氏為鐘」據說倕、鼓延、鳧氏為黃帝臣。又云：「為舜臣」者。鐘其為物，釋名曰：「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所謂風至則鳴，雨來輒應」。但黃帝之時，已否有金是一疑問。郭氏謂：「中國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由石器時代遞禪到青銅器，在今天誰也無法回答。我們在今天所有的智識，只是知道殷代已經是青銅器時代了。」（青銅器時代）余以為地下材料尚未達足夠應用之時，而紙上之史料仍具有其寶貴價值。黃帝至殷商，雖相隔三個朝代（唐虞及夏），其時尚不足千年。以殷朝文化水準之高，決非始自蒙昧，必經過長時間之醞釀發展而來。就契刻而言，在堅硬之骨片和龜版之上所刻畫之字跡，多修整秀麗，其所用之工具，必為堅銳之金屬器，可見其契刻由來久矣。刻契工具之製造當在殷商之前。此時暫不討論鐘鈴之歷史，再就鐘鈴之形狀與南字之關係來研究。唐氏殷虛文字記第七十頁注一：郭適廬謂：曾見殷虛所出土陶器有作  形者，中空上有柄」。此物頗似鈴形，惟不見鈴舌，且與南（肖）字形相象。

卜辭中有「八肖」「九肖」即「八南」「九南」。卜辭言：「出于且辛八肖」又「牢出一牛出肖」又「口牛一肖」。又「一羊一肖」。又「十豕出肖」又「[illegible]一大一肖來三羊肖二，卯十牛肖一」又「卯十牛三肖」

唐氏謂：「以上卜辭中之「肖」，多與牛、羊、豕同用，必讀為殼乃合」（文字記）

鐘鈴為樂，可以合奏，亦可以獨奏。所謂幾牛幾羊幾南者，必是於尋常祭祀奏以簡單樂器。陳直氏謂：「八南九南者，其用八人或九人作南樂以祭祀祖辛與」！（殷契賸義）郭氏謂：「南為樂器之名，演變為曲調之名」。金璋氏六二三：「貞祭于王亥五牛新肖」又六三七：「貞出于父乙白豕新肖」。唐氏謂：「此新南當以新穀祭祀祖先。必讀作穀音」。若果肖讀作穀並作穀解，余以為非謂南之本身也。而是以南盛以穀物。唐氏嘗謂：「南為瓦器其初可能為盛酒漿之用」。盛之酒漿，亦可盛之黍稷，古人器皿少，一物多方用之，不足為怪，今人尚有此情形者。再則律呂來自度量，禮

記「獻米者，操量鼓」「黃鐘」為十二律之一「周禮」：「㮚氏為量……其聲中黃鐘之宮。」謂以律管之度為量器之度以起算。又「橫累百黍之度為律尺，縱累百黍之度為部尺」上例是穀與量度和樂器三者之關係。

南字何時轉作方位「南方」之名？不得確知。

郭謂：「鐘鎛南陳，故孳乳為東南之南。」又謂：「古無鐘，鐘造自周初，鎛尤晚出，約在春秋中葉。」（青銅器時代）其說自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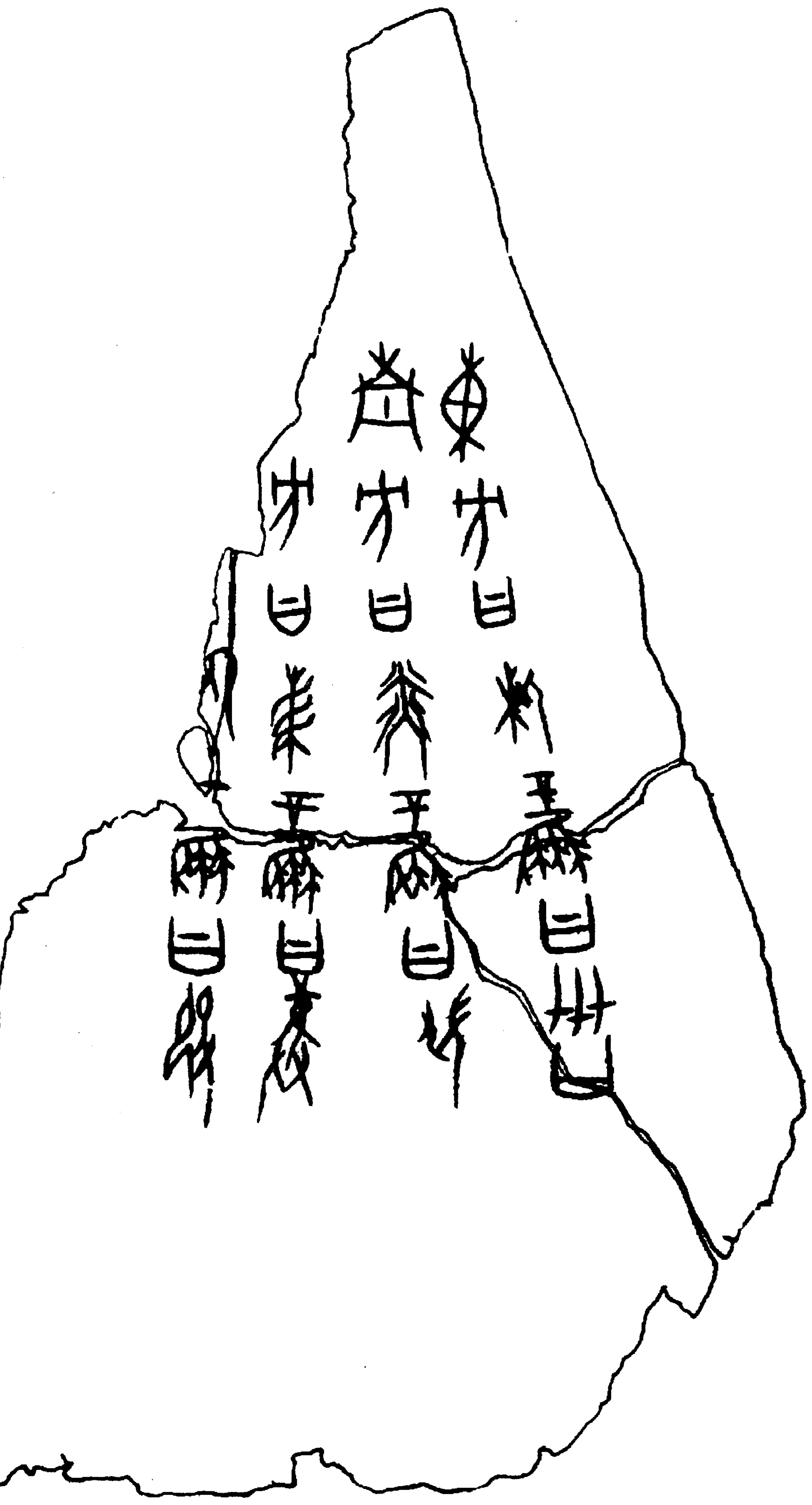
唐氏謂：「以訓詁言則作𢆉𢆉等形，漸專施於南方。」然唐說亦非是。甲骨文字無此南（𢆉𢆉）字，此等形體乃周金文字。依二氏之說觀之，方位之南，豈周始得確定耶？試看新五二〇一牛甲骨版，大字直書下行，四方及風名。如圖：

東方曰析鳳（風）曰劦

南方曰夾鳳曰岂

西方曰　鳳曰彝。

口（北）口（方）口（曰）口鳳曰役。



觀此片中之字體，乃為武丁時第一期之文字，另有由八片（新四二八七、乙四五四八、四七九四、四八七六、四八八三、五一六一、六五一三、六五三三）綴合而成之一龜版中亦有同樣四方及風名，更可證明新五二〇之真實價值，可見於甲骨文字初期，已奠定方位之名。若徵諸故籍，南為方位字樣，則遠在夏商之前。如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帝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歌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見孔子家語）

琴操云舜作南風操曰：

反彼三山兮，商岳峨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

凱風自南兮，唱其增悲。」

昔者塗山女令其妾候禹女作歌，實始為南音（呂氏春秋）

甲骨卜辭中關於南字為方向之名者非常之多，略舉數例如下

南門（肖門）甲八四〇

南土（肖亼）甲二九〇二

南奠（肖豆）珠五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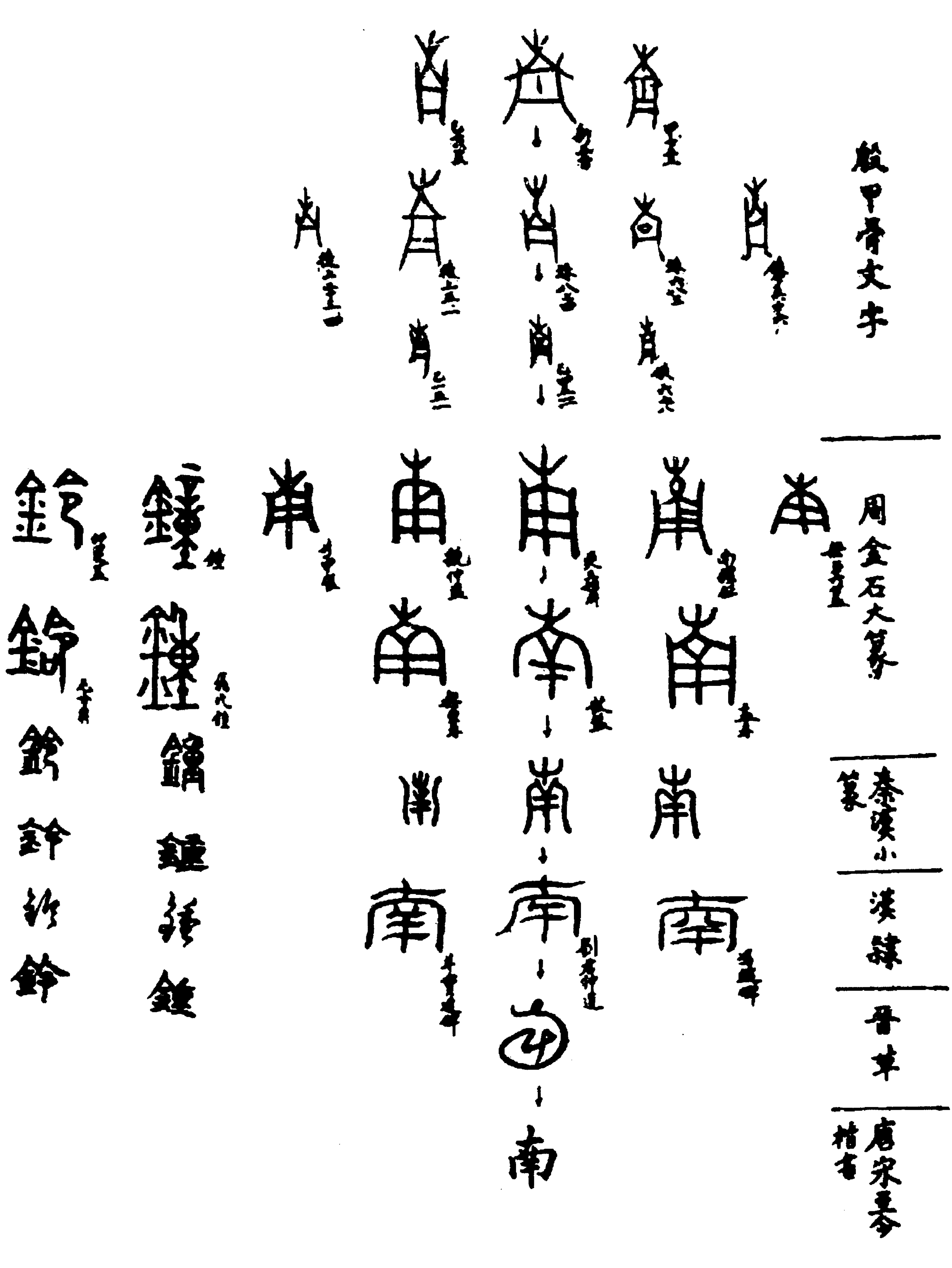
南方（肖才）前二、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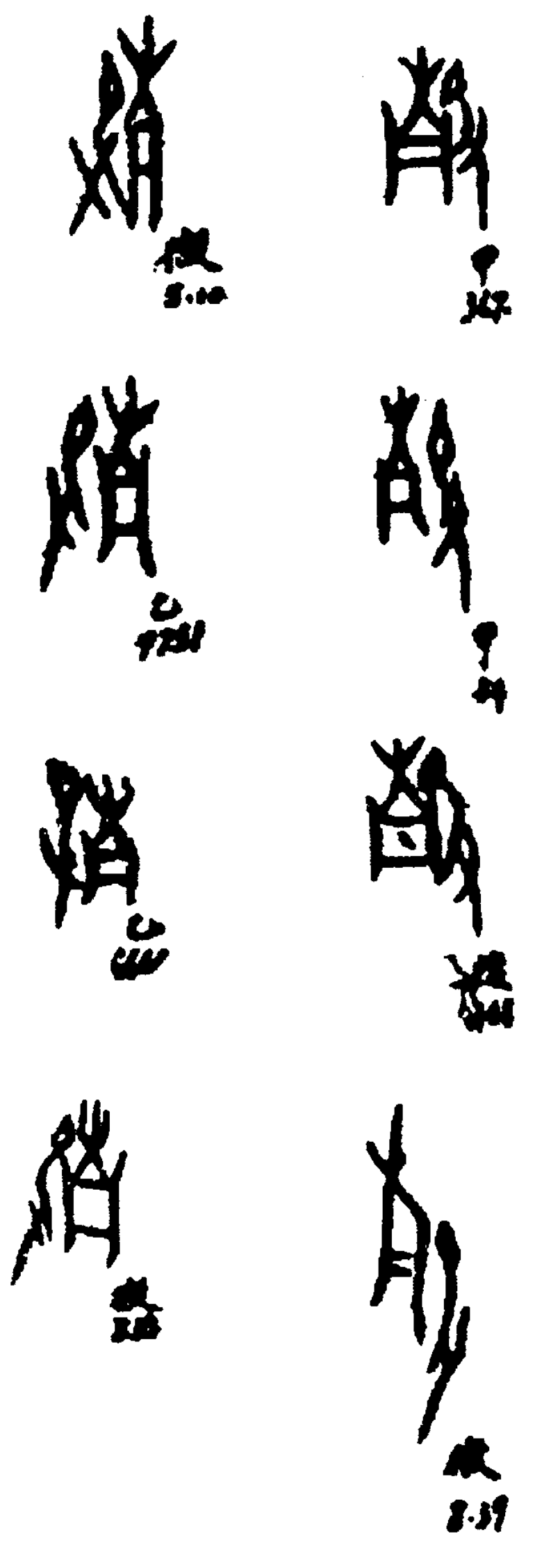
南室（肖㝉）甲三五四二

南字之初造，始於何時？南為器物，初作何用途何以轉為方位「南方」之名者？

此三問題乃解南字之主要癥結，抑亦極難求得圓滿答案。試看甲骨文字初期如新五二〇，南（肖）方曰夾，南已為武丁時常用之字。推思其製作時代當在殷商之前。余贊同唐氏說南為瓦製之樂器。其初，恐非專為作樂器而造，余以為始為容器盛酒漿，或盛黍稷之用，後發見其音「殸然」，始作為樂器。至於轉用為方位「南方」之名者，乃是由於聲音而來。試看太陽東升西沒，唯經過南方是一日之中最為暖和之時。且南（ㄋㄢˊ）暖（ㄋㄨㄢˇ）二字雙聲疊韻，故此二字可以通假。漢書律曆志曰「太陽者南方白虎通曰：「火在南方，陽在上。」太陽在南方而暖，暖，南音聲均同，是南轉為南方之緣因也。

總之南之初造及其轉變，蓋由古人生活日用之方便起見，由容器轉而為樂器，再轉為方位名。初用陶製，繼之以金製，以致演變為後世之鐘鈴等樂器，於是南字即作為方位「南方」之專用名字矣。試列表如次，以觀南字演變之形跡：


殷甲骨文字
周金石大篆
秦漢小篆
漢隸
晉草
唐宋元明楷書



說文殳部云：「㱿以上擊下也，一曰素也。从殳青聲。」（苦角切 苦江切）

孫詒讓謂：「㱿意當為穀，爾雅釋詁：『穀，善也。』」

陳墨迻謂：「當假作慤，說文心部云：『慤，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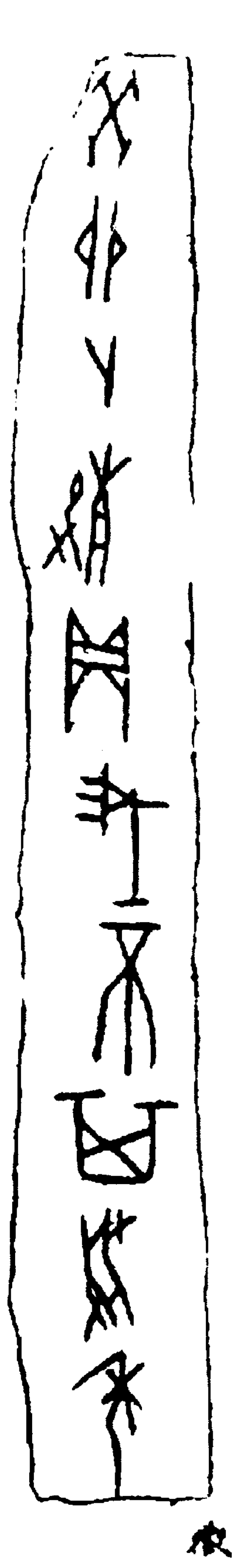
王襄承孫氏，釋㱿云：「即㲉之古文。」

劉鶚釋為厭。

郭鼎堂謂：「南㱿一字矣。」

唐蘭謂：「卜辭用㱿字，除卜人名外，『五㱿』殆當讀為『五穀』，『王示㱿二ㄓ之㱿』似亦當讀為『㲉』。」又謂：「青之動詞為㱿，象以殳擊青，而㱿之孳乳字為殸，猶声之動詞為殸，而殸之孳乳字為磬也。磬為石器，㱿為瓦器，故以石缶為形也。」（殷虛文字記）

㱿字雖從青字來，然而此二字同時出現於甲骨文字第一期，㱿字在卜辭中之位置多為以下之形式，如圖：


佚五十

青為貞人，見於卜辭中者有數百處之多，彥堂師說青為四朝元老，上自般庚、小辛、小乙，以迄武丁之世。字形畫一，皆作青形，如：

1. 貞：犭冉眔㱿弗古王事　乙二八八二
2. 貞：犭冉眔㱿其㞢田　乙八一六九
3. 辛丑卜，宾貞：犭冉眔㱿氐羌
貞：犭冉眔㱿不其氐羌　乙六三七三
4. 犭冉眔㱿叀稽于娟受年
戊戌卜，㱿貞：犭冉眔㱿亡囚[illegible]告
犭冉眔㱿亡囚[illegible]告　乙三五一二
5. 甲戌卜，㱿貞：我勿將茲邑，㱿作　前三．四．三
6. 癸丑卜，㱿貞：𠂤往衛亡囚。　前四．三一．五
7. 丙午卜，㱿貞：勿乎往見㞢𠂤　珠二八〇
8. 口四卜，㱿貞：勿乎𠂤見㞢𠂤　粹二三二
9. 癸巳卜，古貞。命𠂤涉口東　甲一九二九

卜辭例，人名、方國、氏族每多一系相承，貞人㱿亦不例外。無論其作國名、作族名、作貞人之名，此青在武丁之世，恆居於重要之地位，非一般貞人可比。數百卜辭中均為青所主持，（僅此一部分殘片之中，尚有如此之多，則可想見一般矣）余以為貞人之青，乃樂官職位之名，即樂官之長也。古代國家設有掌樂之官。書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太師為三公最尊者，亦即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師乃天子所師法之人，大師不僅長樂，且掌國家之政教，太師可謂為國家禮樂教化最高指導者。論語微子：「太師摯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名摯，魯哀樂廢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因太師掌樂，故於「青」之偏旁加一殳（𠬛）表示司樂之意。此乃㱿字初造之本義也。至於殼、慤、穀、轂皆由㱿字孳乳而來。

（原載《中國文字》第八冊，一九六二年六月）

釋𢓊

嚴一萍

甲骨文有𢓊字，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始見著錄於行字之下。其甲寅（民國三年）初版尚未發見，僅云：

> 非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石鼓文或增人作𢓊，其義甚明。

至丁卯（民國十六年）印行增訂書契考釋時，其卷中第七頁行字下已增列𢓊𢒼兩文，並於釋文之末補曰：

> 作𢓊與石鼓文同，作𢒼則媘行之半，義已明矣。

知羅氏以𢓊為行，原據石鼓為釋。石鼓文之𢓊，一見於鑾車石「肯車軓𢓊」，一見於霝雨石「隹舟以衍」。羅氏石鼓文考釋曰：「錢詹事曰：此字兩見，前協原濕陰陽，後協或陰或陽，當讀户郎切，即古行字。箋曰：錢說是也。古文行字作非，象四達之衢，衢中有人行之，形義昭然矣。商人卜辭亦作𢓊，與古文正同。又作𢒼則衍之省。」張燕昌石鼓文釋存據錢說釋行，劉心源奇觚室樂石文述亦同，並謂：「它鼓道字皆不如此作」以證之。它鼓即作原、遊水，皆兩見衜字。以字形之不同，故近世學者多以𢓊為行字。于思泊之易經新證卷四，亦讀「隹舟以衍」為行字。案此字薛尚功歷代鍾鼎款識法帖石鼓釋文作道，楊升庵石鼓文音釋亦釋道，釋行蓋自錢氏始。那心如先生撰石鼓通考則謂：

> 「肯車軓行」句，若是說「田車載道」或「田車載行」，義都可通。（頁一四二）

是見𢓊之音義，迄未有定論。今以漢封泥證之，當以釋「道」為是。吳式芬、陳介祺輯封泥考略卷五第三十七頁著錄「𢓊人令印」封泥一，卷十第二十七頁則有「房𢓊私印」封泥一，字皆作𢓊，與石鼓甲骨無別。考略曰：「按漢書地理志道人縣屬代郡。𢓊，古文道。」是漢世讀𢓊為道。漢書地理志代郡道人縣注：「師古曰本以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王先謙補注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㶟水自狋氏來，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云：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城名。今城北有湖，淳而不流，故俗謂之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㶟水下入陽原。案：注，師古二字，乃應劭之譌。一統志：故城在今陽高縣東南。」陽高屬山西省，在大同縣北，即漢之高柳縣，南有白登山，乃漢高祖擊匈奴，冒頓被圍處，無論道人故城在陽高之東南，或高柳之東北，其地距殷都安陽，亦不甚遠。則卜辭地名方國之𢓊，或即道人縣名之所自也。如：

一　壬申［卜］貞：命道。　後下二四

二　叀茲卜用，其用茲卜。弜又匕辛禱弜又乙丑囚　七集X1

　國丑卜叀

　叀𢓊命

　丁亥卜州叀

三　囗辰卜，道囚　佚七九七

四　囚叀道田，亡巛。　錄七三四

所不可解者卜辭每以「𢓊王」連文，如：

五、戊戌卜，羽日國每，率𢓊王。　後下二一三

六、庚寅卜王叀辛焚隸录，亡𢦏，𢓊王。　甲五九八

七、叀森亡巛，𢓊王。　誠四五五

八、戊寅卜囚

　叀壐田，湄日亡𢦏。

　叀數田湄日亡𢦏，吉

　弜省田其每。

　王其田于宮湄日亡𢦏𢓊王　甲五七三

九、乙未卜王。叀囱畓口亡𢦏，吉

　口戠囚射囚（亡）𢦏，𢒼王。　甲八三六

十、屰宀囚田囚𢒼王。　甲一七九八

十一、于戊田，湄日亡𢦏，𢓊王（率）

　王其田，叀乙湄日亡𢦏𢓊王率。

　（于）戊田，湄（日）亡𢦏，𢓊王率。　續存一九六五

十二、戊，王弜田，其每。

　犬𠂤亡𢦏，𢓊王。　京都二〇四三

或省卜作𢒼者，如：

十三、戊寅囚父

　口𢒼囚　後下二、五

　古犬囚多臣𢒼，囚　拾一五、三

圭丙辰卜王貞余㞢夢，隹循𢓊余囚

口用

口月　　戩三九六

案本片戩壽堂原拓𢓊字，極模糊不清，因思殷虛書契續編或有複出，乃請祥恆兄代查，果得續編卷六第二二頁第一片，惟骨之上面已殘佚，而拓片亦經剪截，𢓊字則甚可辨，𢓊為地名乃得決定，附識以誌感謝。

或作「王𢓊」如：

夫、叀父（一）賁癸，王𢓊。

叀且丁賁奏

囚王弗每，不雨　　甲六四一

字亦作「王𢓊」若「王𢓊」：

支、辛未卜覓貞，今日王𢓊

辛未卜，覓（貞口）其室囚

口口卜其囚日　　七集P八一

犬其用龜，弗每，王𢓊。　　侯三三

克囚嬰口入于又司，克𢦏二人

其嬰从用口我，王𢓊。　　侯三四（甲二九三三）

廿囚嬰囚若

其用龜，弗每，王𢓊，克𢦏二人。　　侯三五

廿、囚龜若，（王）𢓊，余口囚　　侯三六

或增口作「𢓋」如，

苴、叀𢓊，弗每，亡𢦏，昝王

叀宮譽有弗每，亡𢦏，昝，大吉　　佚九五一

苴、辛又大雨

王亡大雨。

壬又大雨。

叀翊日田（𢓋亡𢦏）昝王。　　巴黎、一七

苗、乙巳卜，叀小臣昝，克又𢦏。𢓊(王)　　南北明六三二

苴、叀小臣昝，翊日克又𢦏。叀小臣彡，衎王。　　甲一二六七

囚昝王。

苴、癸囚弋昝

戌昝其撻車。　　甲五二二

苴、弗及

戌衛不雉衆。

戌亡𢦏。

叀昝又𢦏。

叀雋又𢦏。　　佚五

右諸辭之𢓊，在甲骨文編入衎字下，在續甲骨文編則入第八兄字後作附錄，而𢓊昝多據彥堂先生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所釋作泳與浮，三十年來，從之治契者，迄未有所匡正，今以詞類比觀之，則亦𢓊若昝之別體耳。屈萬里君小屯甲編考釋於五七三片釋「衎王」之義曰：

衎王之詁，又見本編五九八、八三六、一七九八等片；六四一片則作王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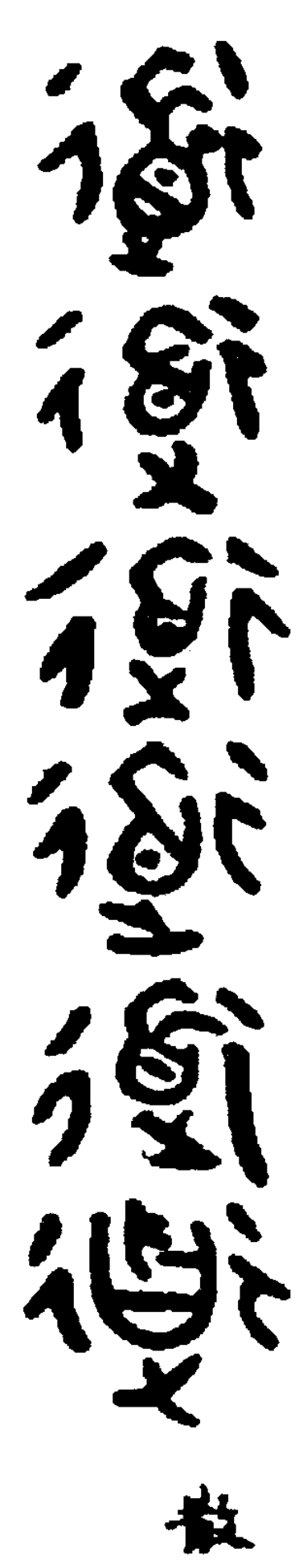
按石鼓文有「隹舟以衎」之語，强運開石鼓釋文丁鼓云：「衎，薛、趙、楊俱釋作道。潘云：『即道字，見古尚書。』錢大昕云：『此字兩見，前協遵、塗、陰、陽，後協或陰或陽，當讀戶郎切，即古行字』。今按錢氏之說甚諦。卜辭衎字之原始意義，當為道路，乃名詞；𢓊則象人行於道路，乃動詞也。因行字亦作動詞用，後世衎字遂罕見耳。廣雅釋詁：「行，陳也」（陳即陣）。左氏襄三年傳：「亂行於曲梁」，杜注亦云：「行，陣也」。此衎王之衎，疑亦列陣之義，衎王乃王衎之倒語，意謂王親布田獵之陣也。（甲考頁九。）

案卜辭衎𢓊二字，形義顯別，決非一字。其作「𢓊王」者，每在田獵卜辭「亡𢦏」之後，作「王𢓊」者，皆與祭祀有關，就辭義觀之，與「衎王」似有別，故不得謂「衎王」為「王衎」之倒語也。余謂此衎字，當讀如禮學記「道而弗牽」之道，注「道，示之以道塗也」。正為卜辭「衎王」的詁是衎即道，為導之本字也。田獵卜辭每向祖先神祇祈求「亡𢦏」「弗每」，今綴以「道王」成語，乃更進而祈求「示王以道塗」，期以多獲。辭十一「衎王」後著一「㞢」字，其義灼然可見。作「王衎」者，辭義當是「王作前導」，明是王為主格，與「導王」之王作受格者絕不同。辭二十五上言小臣「昝」，下即不稱「王衎」而言「衎王」，分別顯明，不容含

泥也。

石鼓著衜字者，鑾車霝雨兩鼓。辭曰：「肯車觀衍，隹舟以衍。」著衜字者，作原與避水。作原兩字，一者上有缺文，一者上著「盤」字。避水則曰：「避衜𣳚平，避其周衜。」義皆「道路」甚明，而形則从寸之「導」字。汗簡錄尚書，道字有衜、衟兩體，余謂衍、道、導三者原為一字，古音道在幽部，石鼓虽以衍叶陽韻，據章氏「次對轉」而言，則幽魚旁轉即成魚陽對轉。不必據陽韻而釋衍字也。今試以形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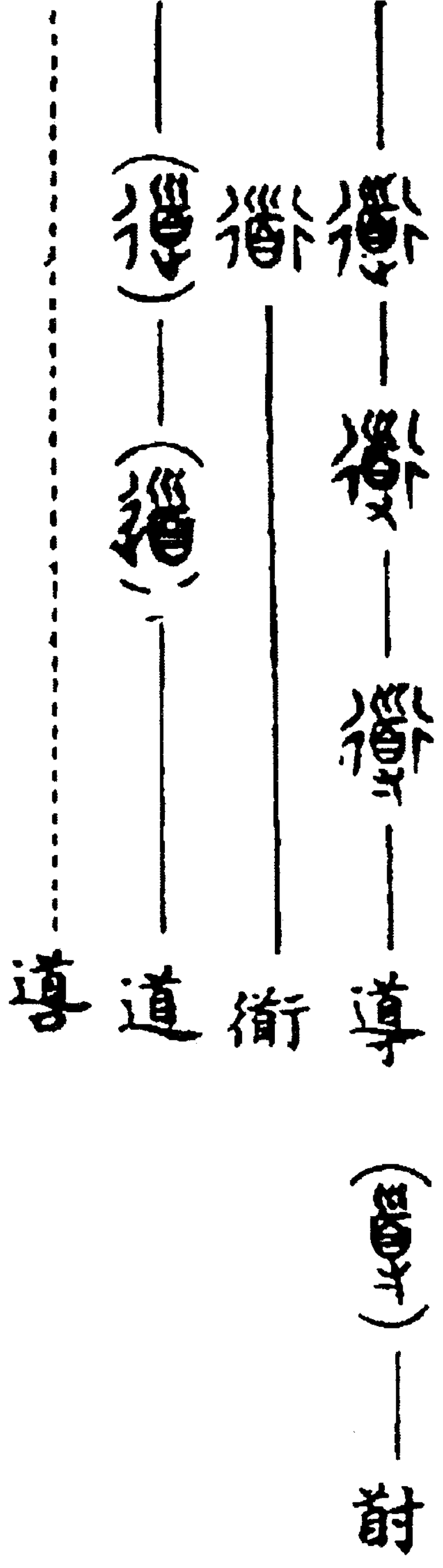
散氏盤有「衜」字凡六見，曰：「曷衜」「原衜」「周衜」「眉衜」「𣖩逨衜」「根木衜」，皆作「道路」解，與石鼓同。其字則上从首，下从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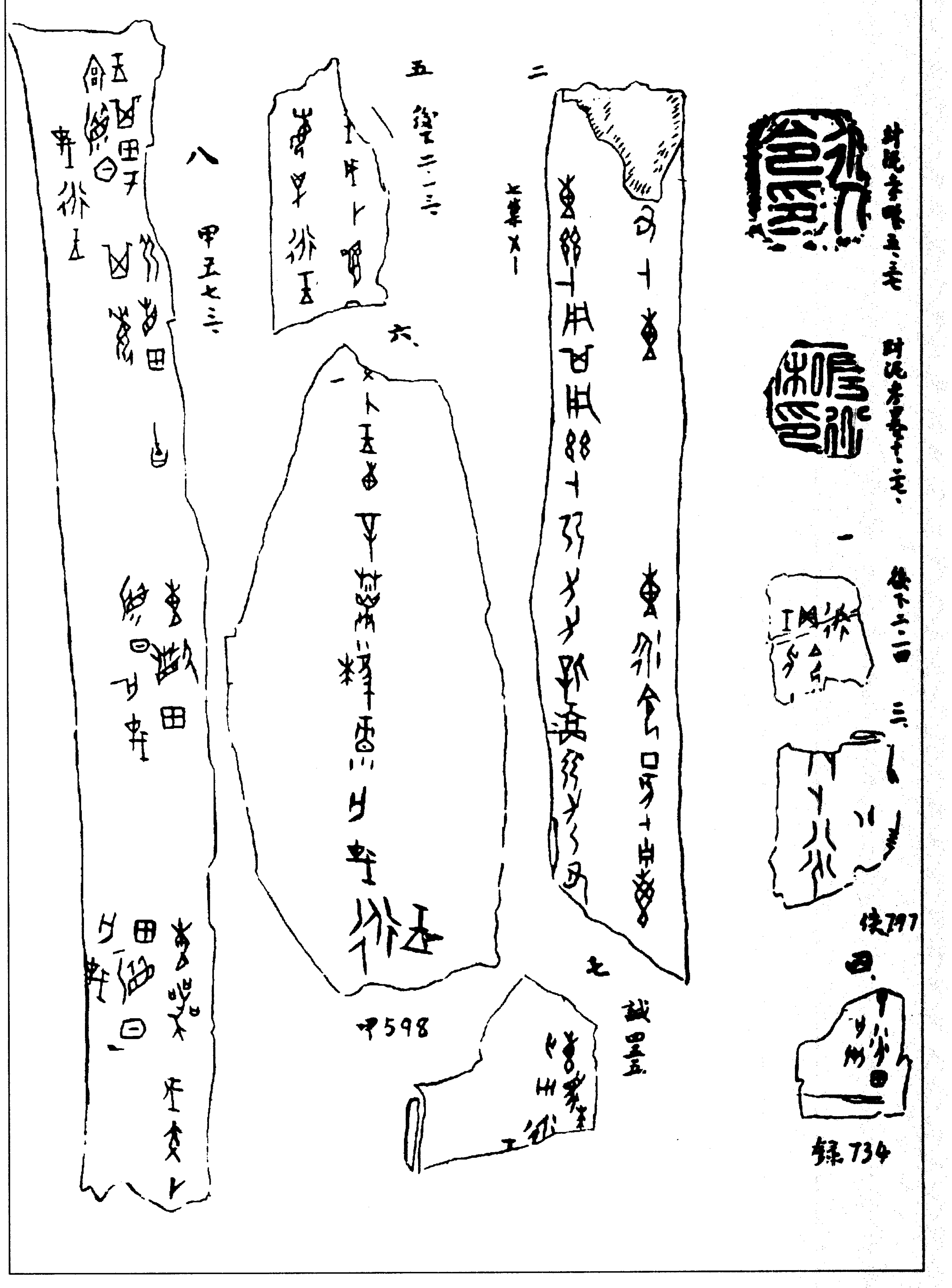


散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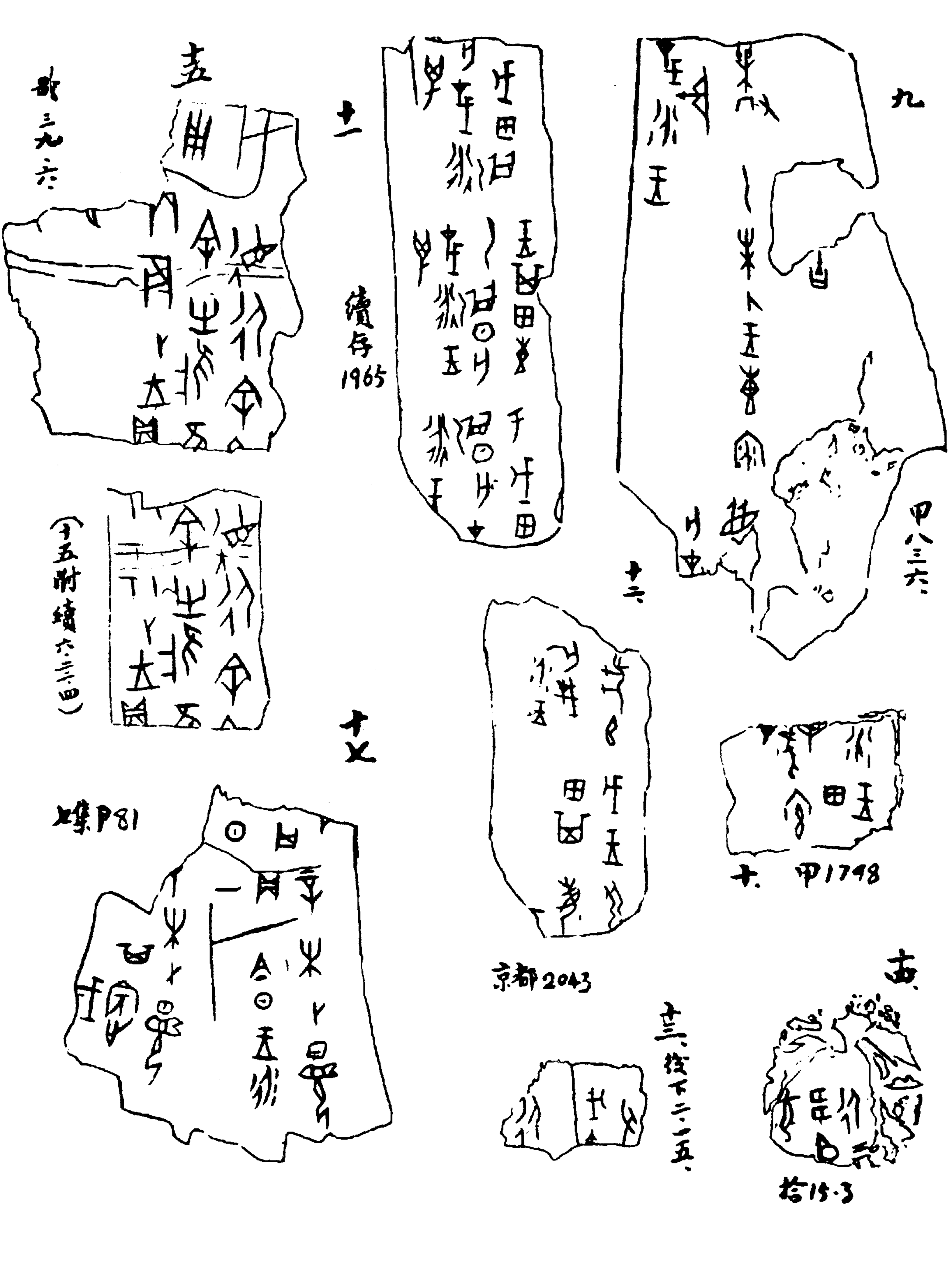
見此字形方始以一首一足代替全人，與衜實一字，第時代不同，賦形有異，繁簡雖歧，義仍一貫。且散盤六字之中，其第二第六兩字之「止」形譌如乂，於是𣪘鼎作衜，曾伯簠作衟，皆从又矣。至石鼓則又譌變作从寸矣。貉子卣則从首省止作衜，其演變之迹，固同出一源也。

說文無衜字，有道及導。「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𩠐，古文道从首寸。」朱駿聲通訓定聲謂「𩠐从寸首，當是導之古文」，乃移𩠐字於導字之下。桂馥謂：「此即導引之字，寸部導字後人加之。」段玉裁注則謂：「導為道之複舉字未刪者。經傳多借道為導，義本通也。」先儒不知道導之本字為衍，故於毛詩訓衍為道者多不解。許君訓導為「引」，證以甲骨，殆存朔誼，「行道」之訓，則為後起矣。石鼓衜衟並見，蓋雖用古今字，然猶知「衍」有引義。封泥作「衜人」者，端賴地名而存古文也。古文尚書作衜衟，蓋亦上有所承。日本內野本尚書亦作「衜」，皆與貉子卣字形同。晉書羊皇后父名衜，觀智院本作「導」，龍龕手鑑三彳部有衜衟二字，注曰：「古文道字」，知唐宋猶見此形。則與甲骨作衜者若有淵源矣。古代文物今日可見者，千不逮一，其間失其連繫而為吾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凡幾。觀衜之演變，亦可想像得之焉。因著道字之演變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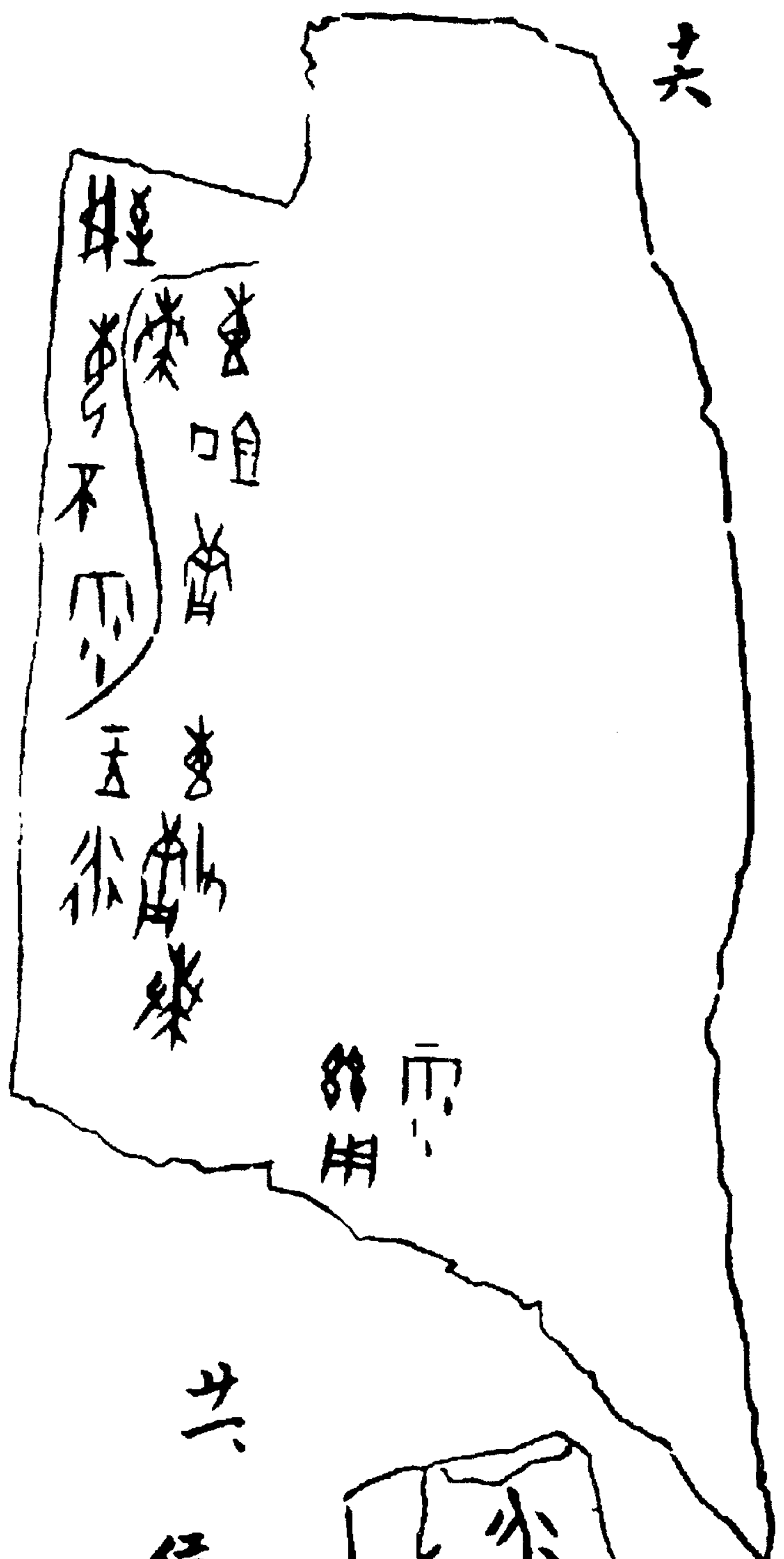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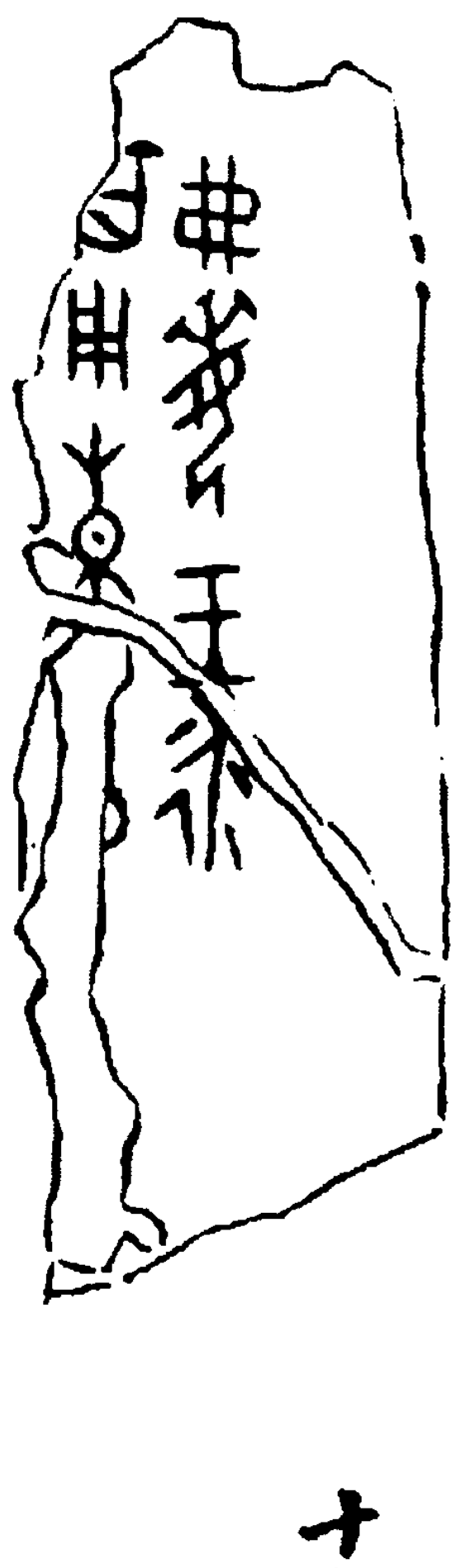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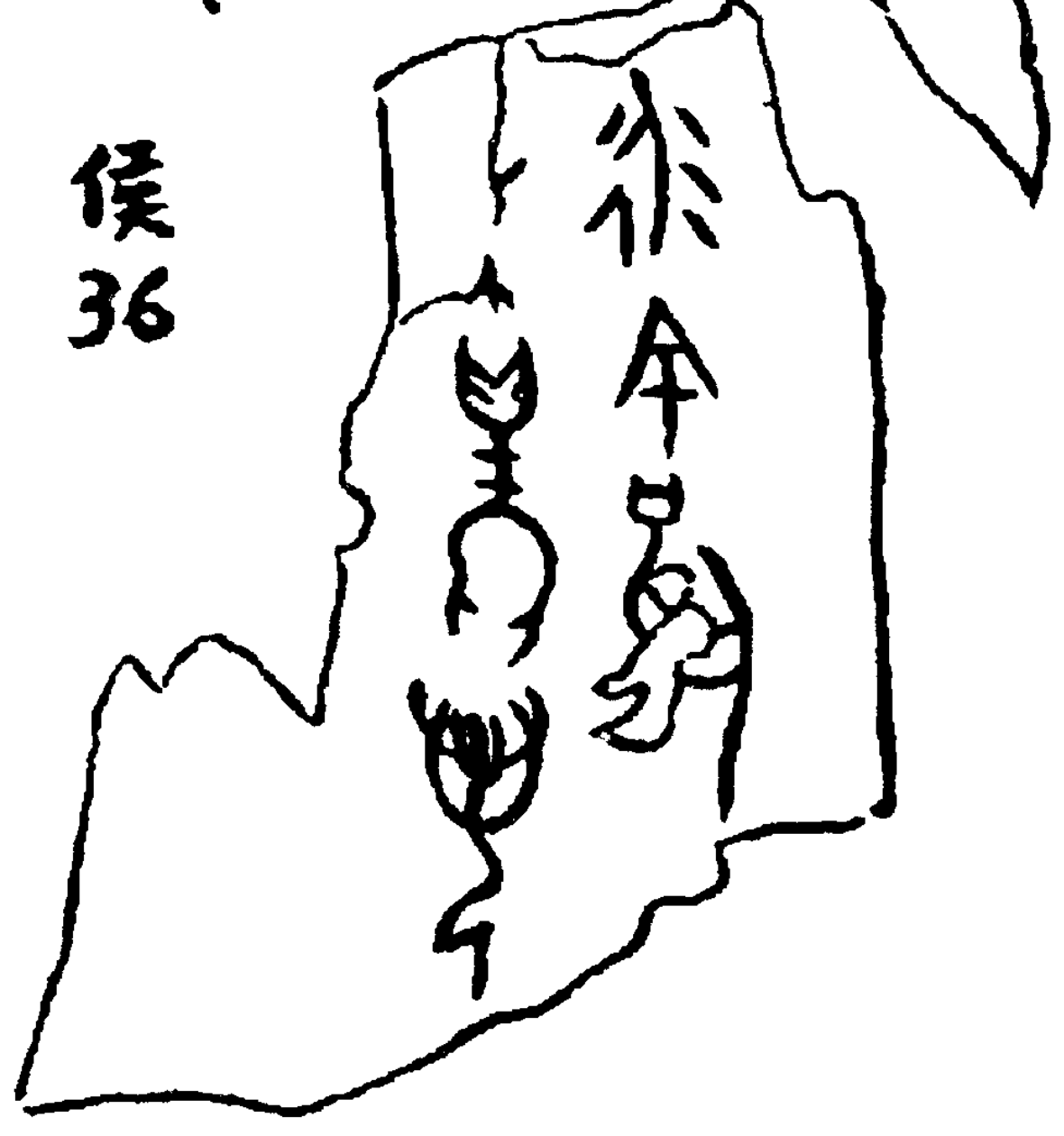
一
封泥考略五·三七
封泥考略十·三七
後下二二·四
二
七集X一
三
佚797
四
錄734
五
簠二二·三
六
甲598
七
誠四五
八
甲五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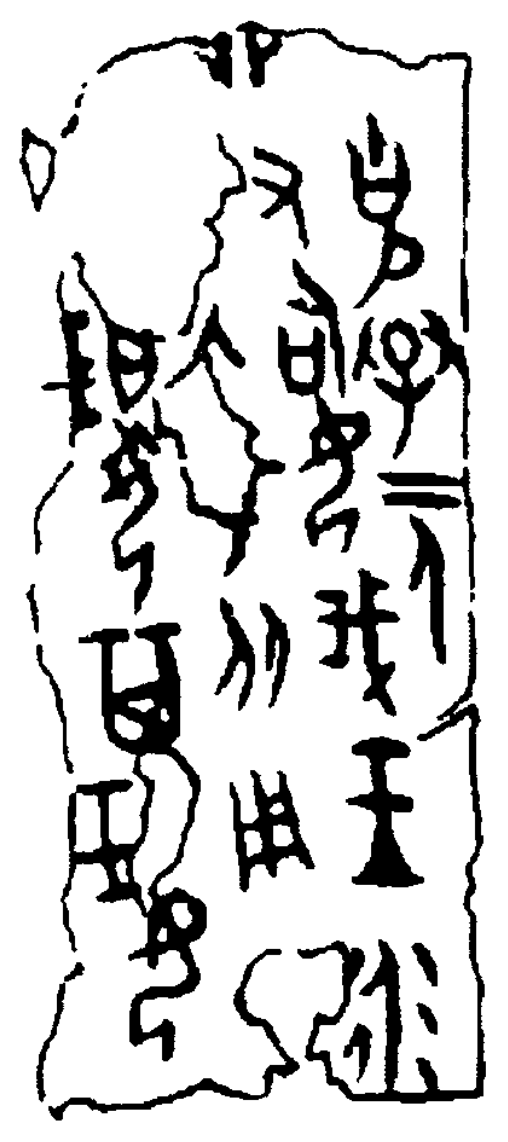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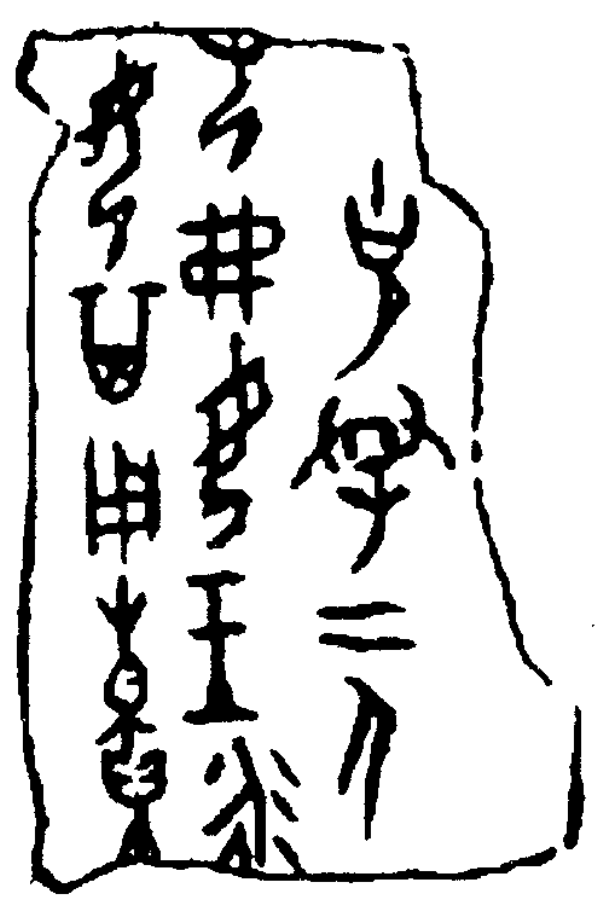
九
甲八三六
十
甲1748
十一
續存1965
十二
京都2043
十三
後下二二·五
十四
拾15·3
十五
戩三九·六
（十五附續六·二三·四）
十七
外集P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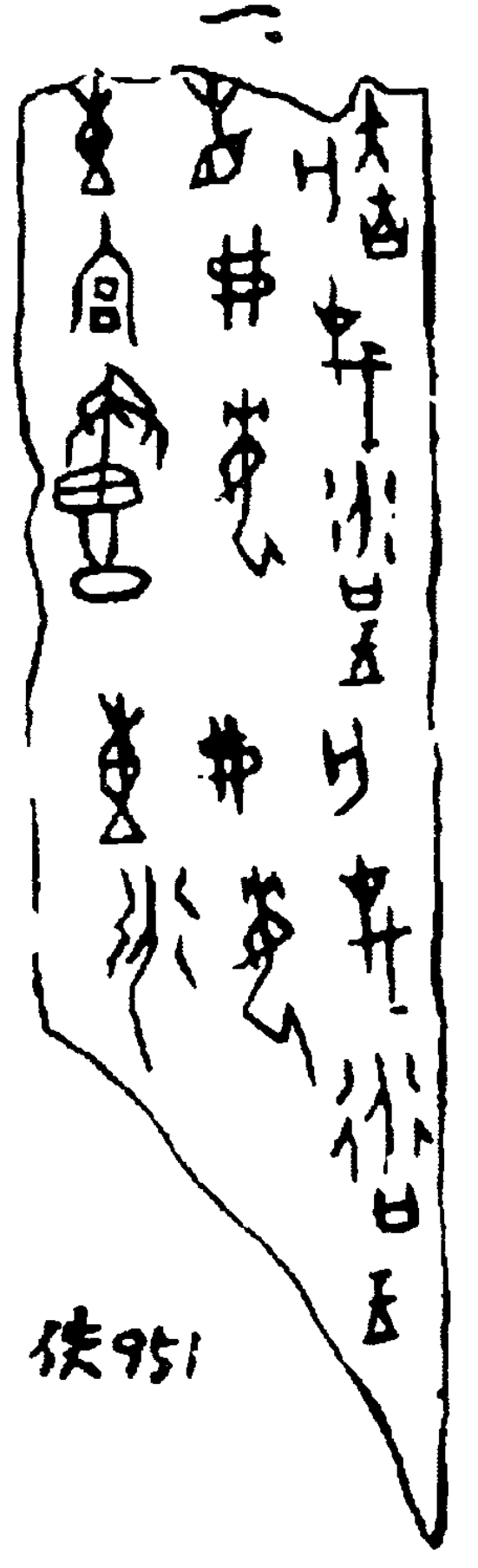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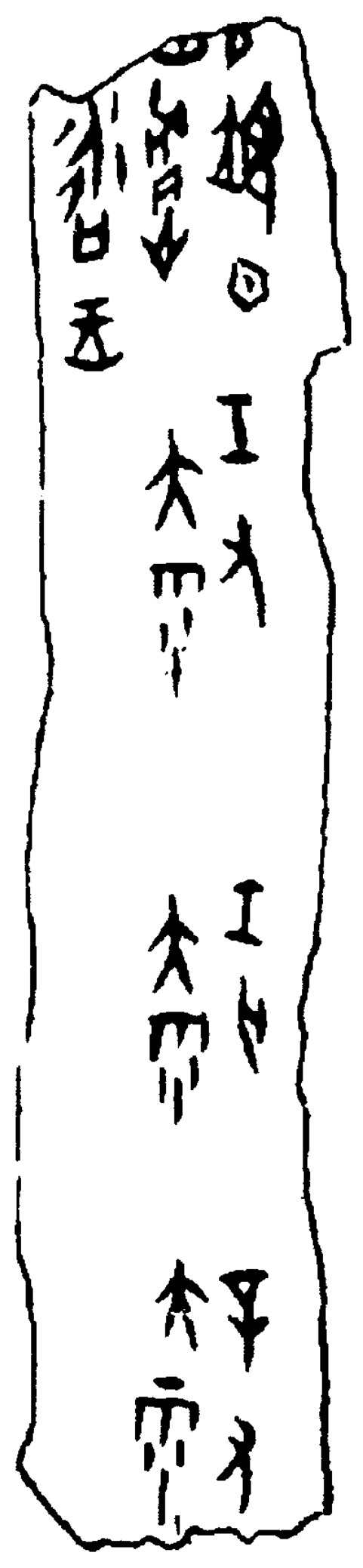

十八、侯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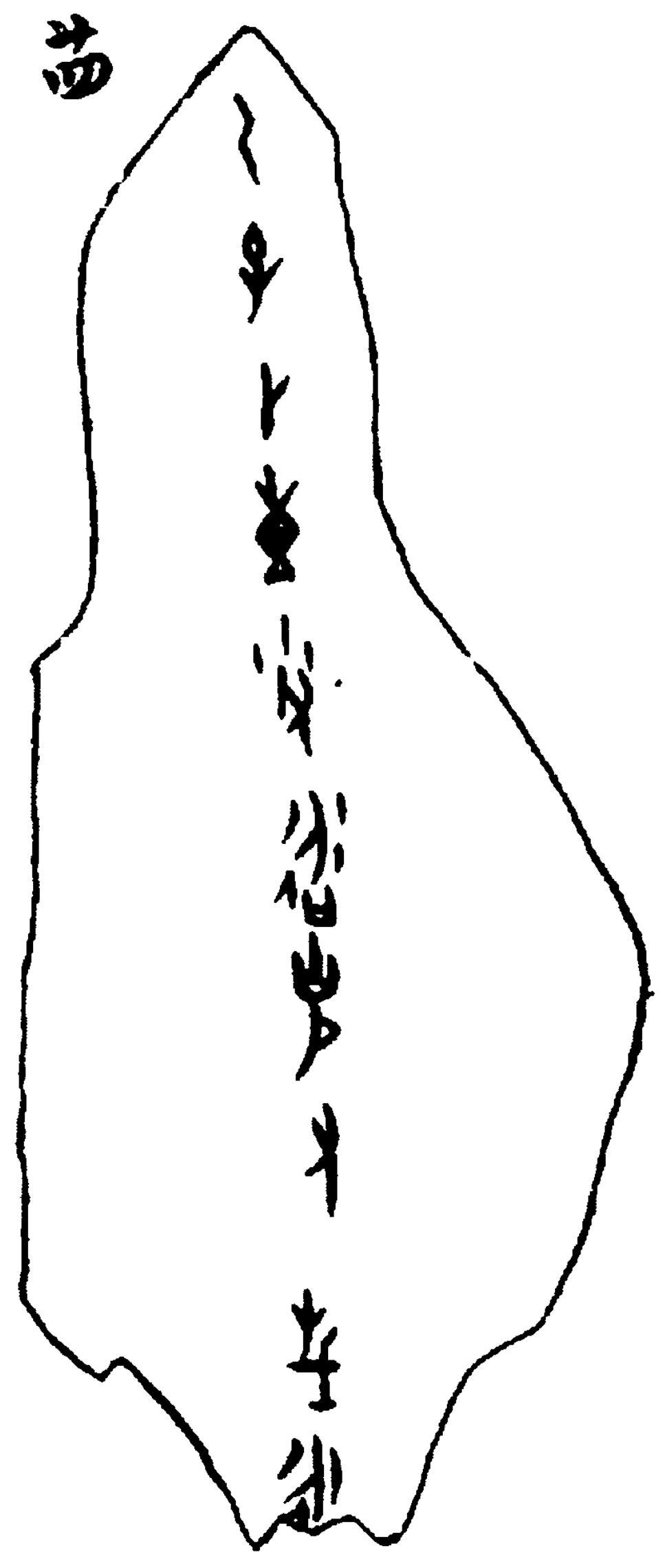

廿一、侯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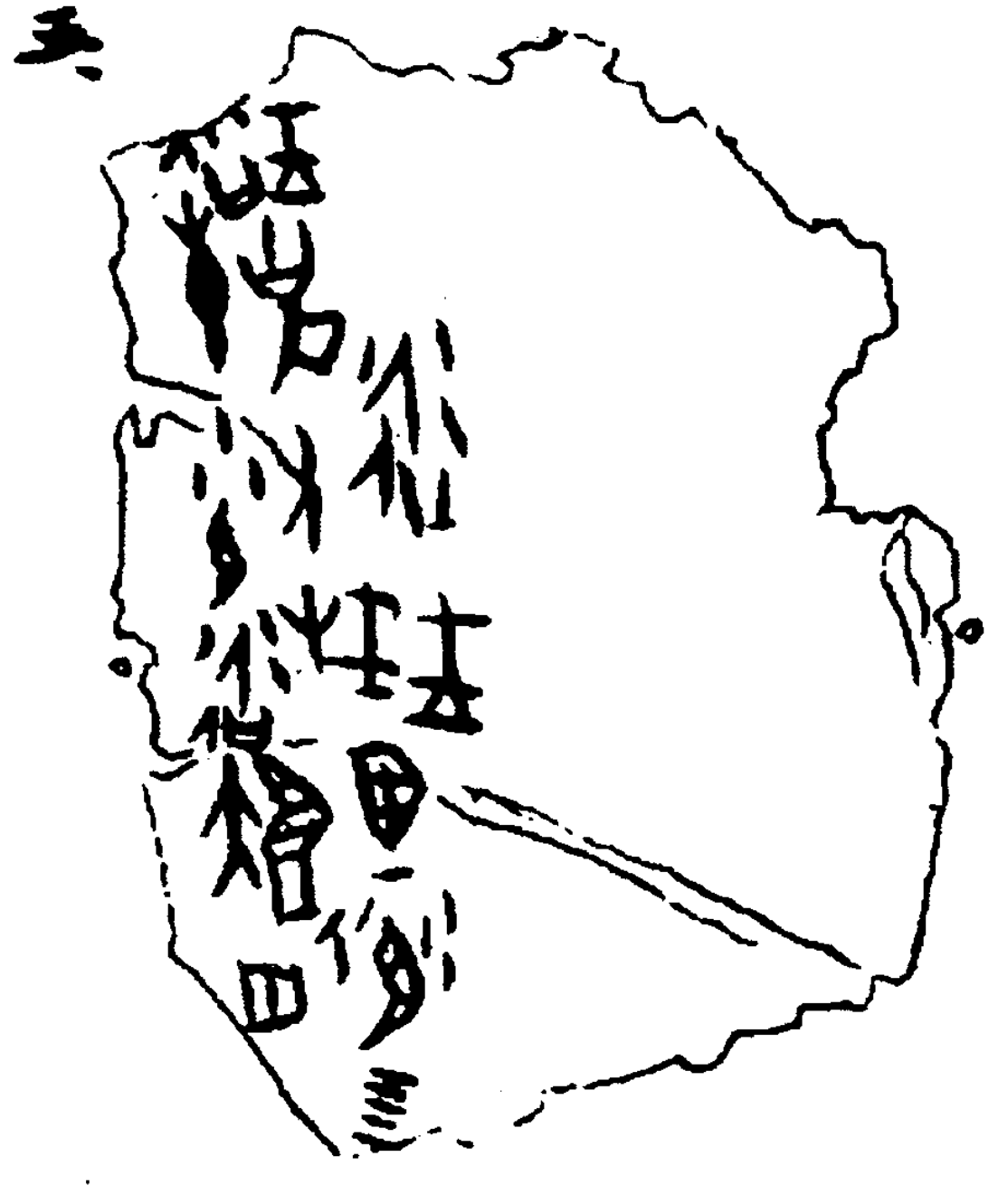

十九、
甲三九三三 侯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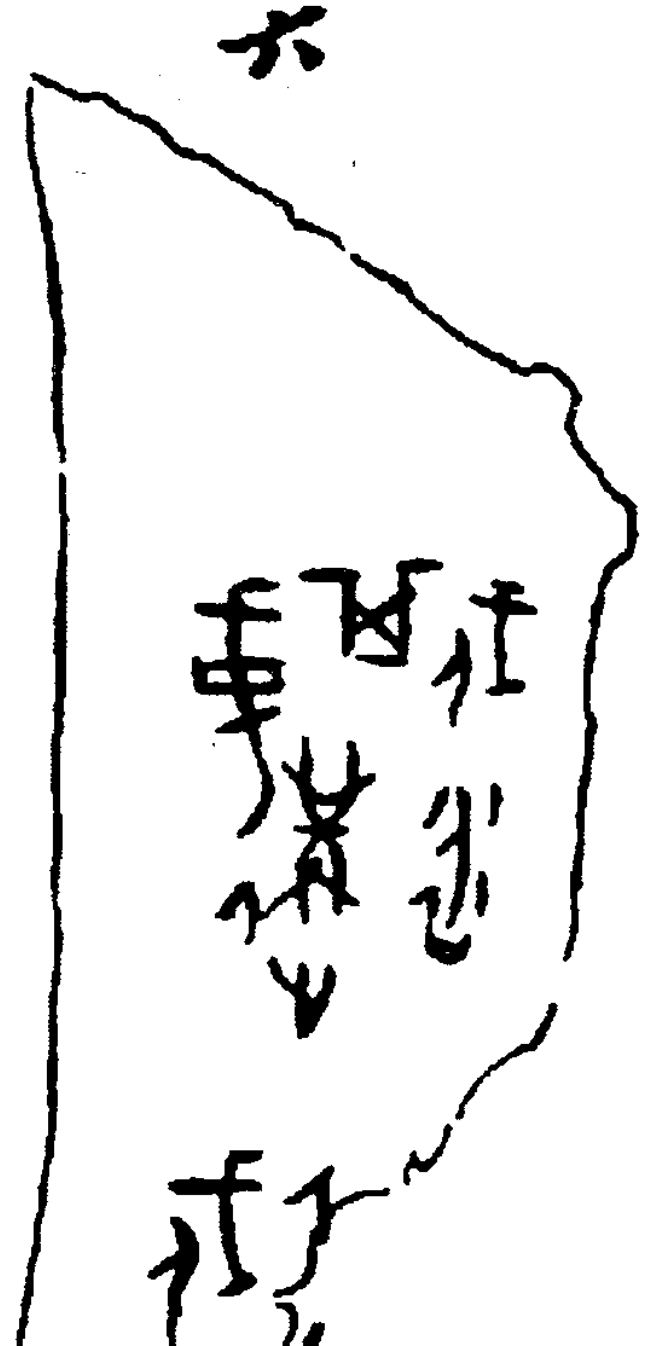

二十、侯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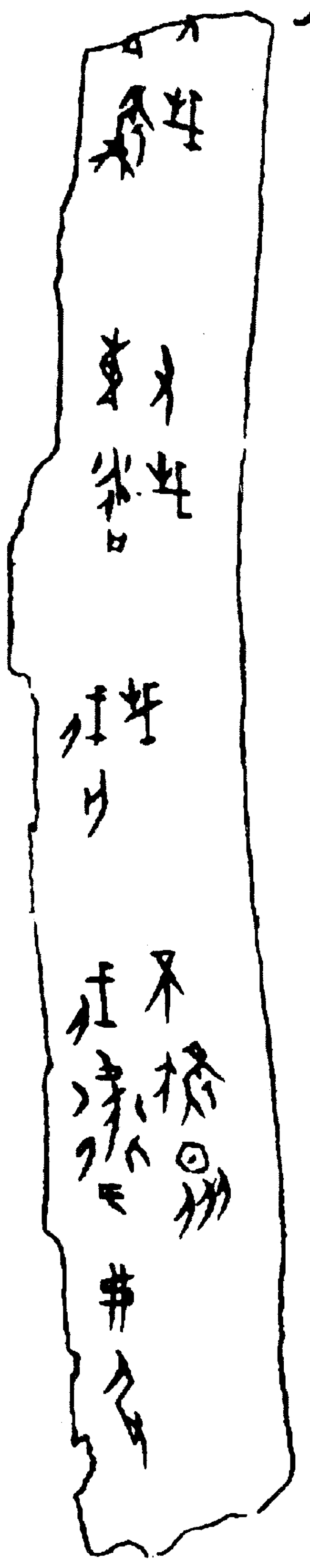

廿二、
侯951


廿三
己未17


廿四
南北明632


廿五
甲1267


廿六
甲522


廿七
侯5

（原載《中國文字》第七冊，一九六二年三月）

釋朝

田倩君

說文倝部云「𦩍，旦也。从倝舟聲」（陟遙切）

商承祚云「𦩍為艸木萌芽之萌字，象日、月照臨，而艸木萌生，與朝誼異，朝金文作朝从二屮，是朝與萌之分，在屮茻之間，而朝固無从茻之理也。釋萌于誼為得」（殷虛文字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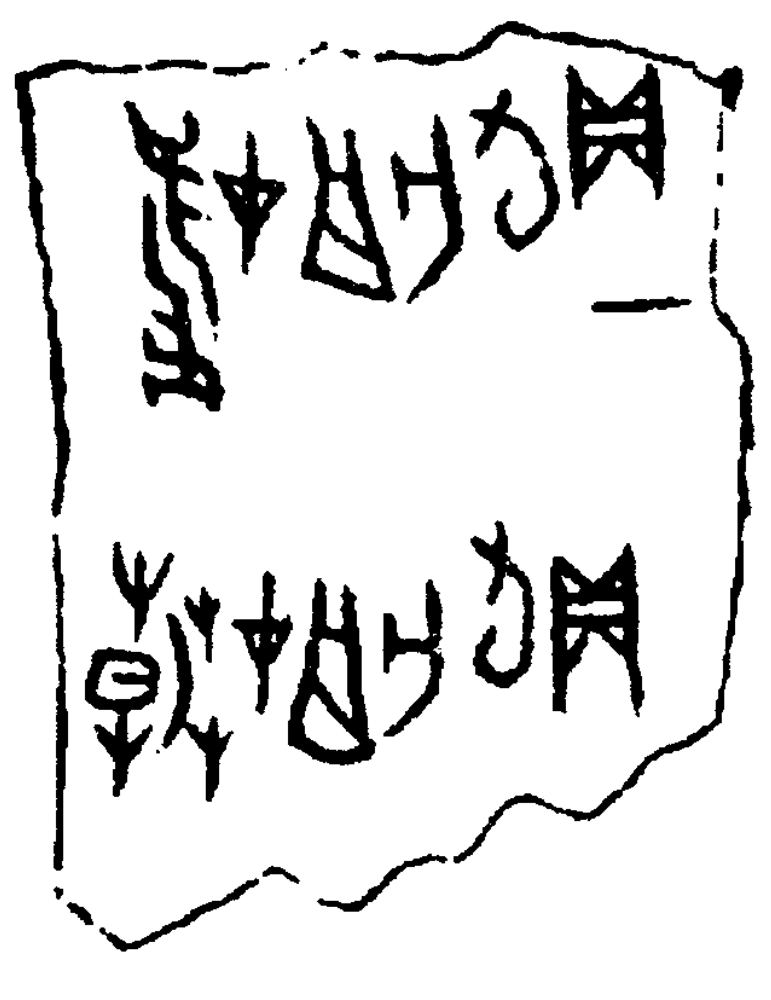
郭鼎堂云「𦩍字，羅振玉王國維均釋朝，商承祚、王襄均釋萌。羅云「日已出茻中而月猶在天，是朝也」。商云「朝金文作朝从二屮是朝與萌之分在屮茻之間」余意當以釋萌為是。羅說「日已出茻中而月猶在天」乃下弦時現象，則在上弦則月已出天而日猶在茻中，此字不將為莫（暮）耶？故羅說絕非。然商說亦未得要領，蓋古金文字乃示日出艸間其旁有露，以盂鼎朝字為最顯豁，小篆作𦩍，誤从舟，後人作朝誤从月，羅則因今隸从月而誤𦩍為朝耳。𦩍自萌之繁文，从茻明聲」（卜辭通纂考釋）

羅振王云「𦩍，此朝暮之朝字，日已出茻中而月猶未沒，是朝也。古金文朝从𠦝，後世篆文从倝舟聲，形失而義晦矣。古金文作朝朝从𠦝从𡿨（川）象百川之接於海，乃潮汐之專字，引申為朝廟字」（殷虛書契考釋）

王國維云「朝，古文从月字，篆文多改譌為舟，如恒亙，是以為證。金文多作朝乃假潮汐字為朝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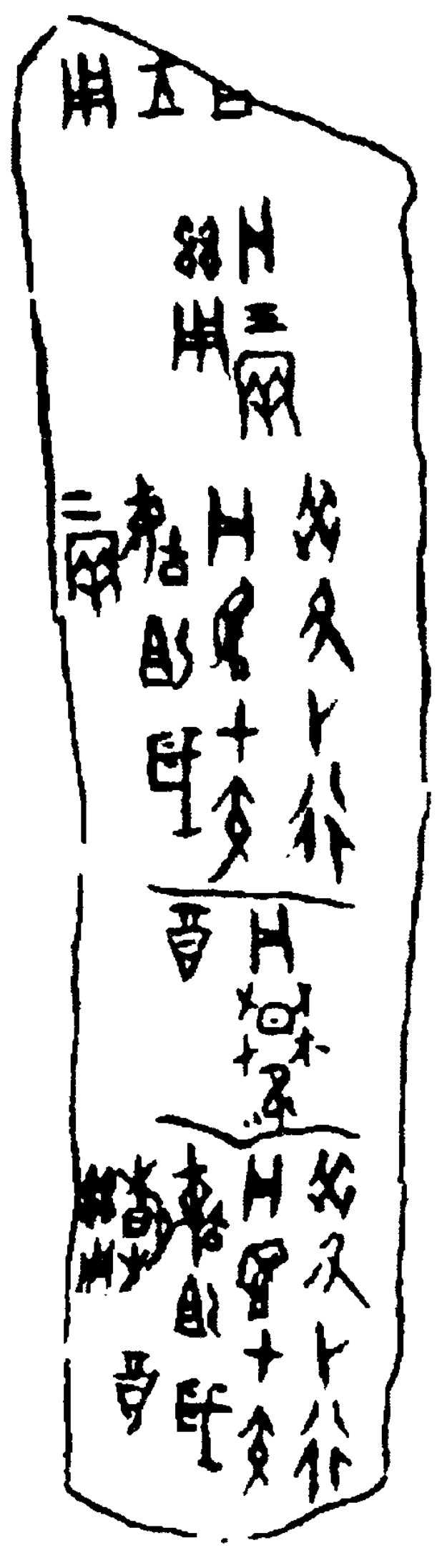
倩君案商氏之說「朝象日月照臨而草木萌生之萌字」此去字義較遠，詞義亦欠週延，日月照臨，何以得草木萌生？彥堂師說「造字的地方，在黃河流域的大平原上」（中國文字的起源）黃河流域為中國較寒冷之地帶，每至冬季，黃河結冰達一二尺厚，車馬上行如履坦道，再往北方則益發寒冷，所謂「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再加上漫漫長冬，一年之中約六七個月之時間，黃河上下盡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此時雖然日月照臨，其草木亦無從萌生。郭謂朝字亦可能為暮字，此說似有道理，然則文字之形義均存乎聲音，是以先民先有語言而後始有文字。段玉裁云「古者先有聲音，而後有文字」凡指早上之字様者，其發音則清越，如早、晚晨明朝等字讀來均不黏滯，然如夜晚昏暗、昧暮等字其音均低沉隱晦。蔣善國云「義起於聲」朝字就讀音即可知其非指昏暮也。郭又謂「古金文字乃示日出草間，其旁有露，以盂鼎朝字最為顯豁」固然古金文字，朝字之右𡿨似水之形狀如

月巛川巛此乃河川之象，非露滴也。羅氏謂「象百川之趨於海」。王國維氏謂：「朝古文从月字」。唐蘭氏亦釋為朝暮之朝。羅振玉氏言之尤詳，謂：「朝為朝暮之朝，日已出茻中，而月猶在天，是朝也。」以王唐羅三氏所釋為妥，商郭等可謂一偏之見。余敢斷言以上各家均未注意及佚二九二卜辭中之朝(𠦝)字，商氏雖集此片，亦未注意其中之𠦝字，下列圖片及釋文以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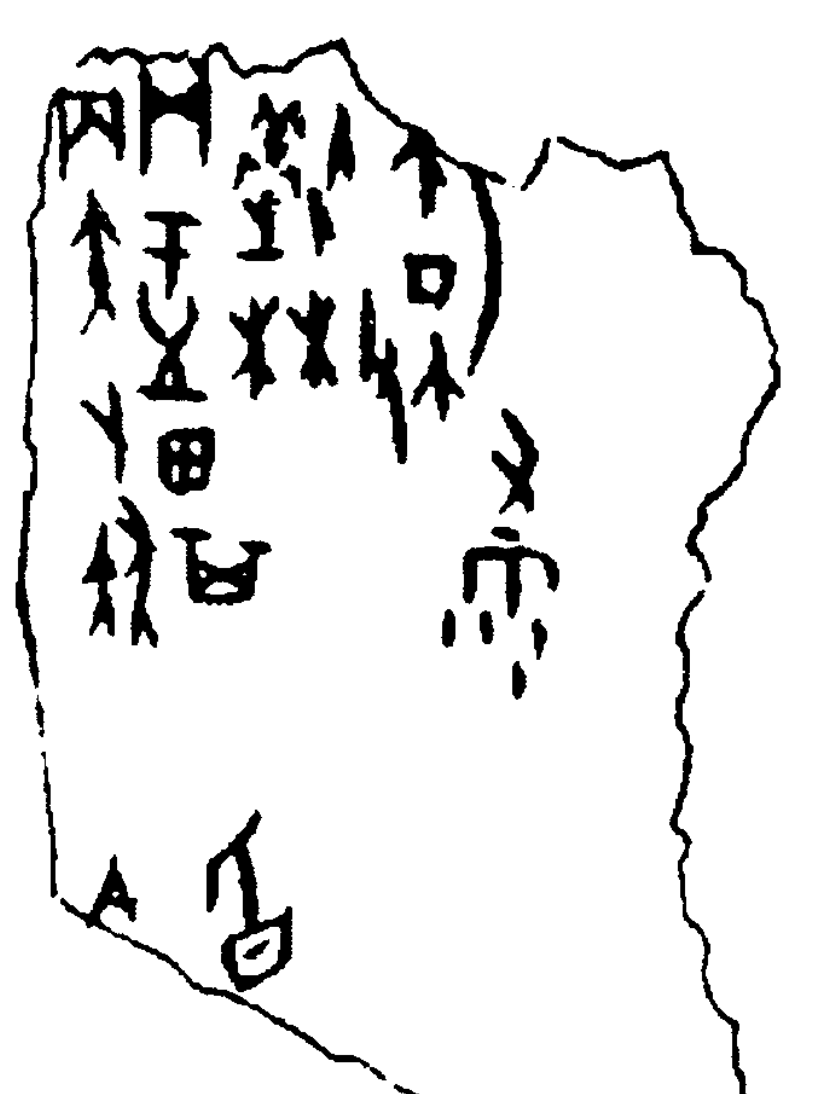

後下 3.8.

貞旬亡田在虢

貞旬亡囚在朝


庫方 1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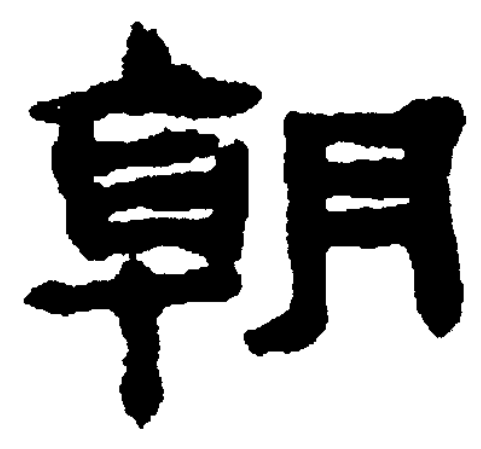
釋本片最下方一段卜辭癸丑卜，行，貞翌甲寅𢀛且乙歲朝，丝用


佚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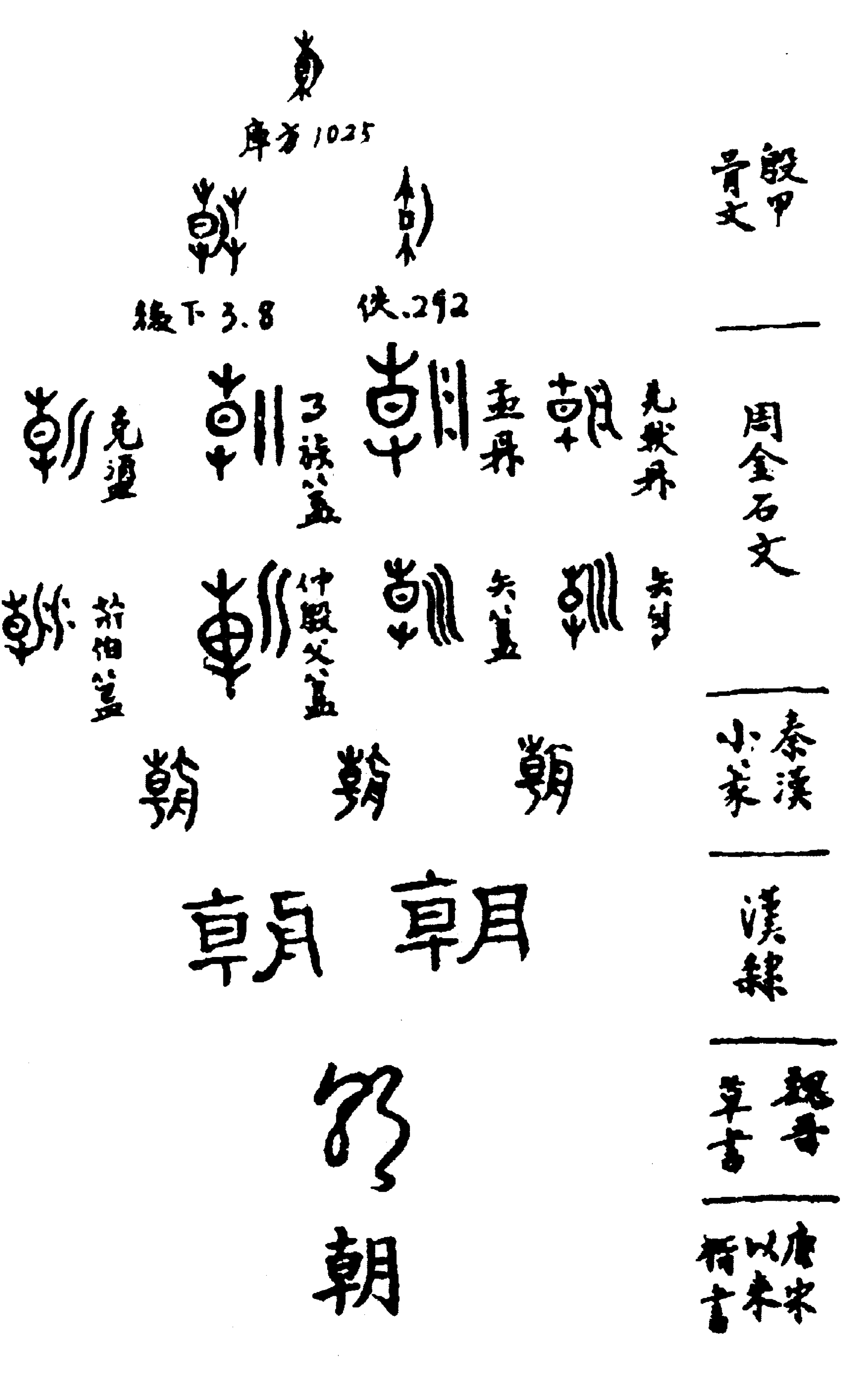
丙寅卜，狄貞：盂田其𢦏椒朝又(有)雨，今囚昏囚

後下三八𦻏字無疑是作地名解。庫方一〇二五指時間乎！地名乎！未敢確定。惟佚二九二則可斷言為朝暮之朝，因上有朝字，下有昏字，是朝昏對舉之例也。

在甲骨文字中所見之朝字，均為从月之朝，如𦻏𠦝𠦝，然則尚未見有其他形體，但古金文字其形體甚多，却未見有以月之朝字，誠怪事也！古金文朝字均以水形，余以為以水之朝非從甲骨文中此三朝(𦻏𠦝𠦝)字直接演變而來，疑甲骨文或有以水之朝，因至今尚未發見，是以令人煞費神思。彥堂師謂：「地理環境影響文字是很自然的」(中國文字的起息)此三以月之朝字，定是先民於平野之上見日出於草莽中，殘月在天之情景下所創造之。至於以水之朝是古人於河邊或舟上見日出於草間而創造之，故加河川之邊旁，盂鼎𠦝其邊旁表水之三點，而後人予以連成三橫畫，如「月」則變成舟之形狀，此一訛變，致令後世小篆，乃至隸書均以舟旁，故許氏謂：「从倝舟聲」。漢隸則寫作𦩥朝等形，但「舟」「朝」雙聲，可以借作聲符，如詩周南：「惄如輖飢」，傳云：「輖，朝也」。朝固可讀作舟音，但其義似嫌隱晦。東漢石門頌朝字如下：



及魏三體石經中之隸體朝字如次：朝朝朝始恢復甲文中以月旁之朝字，日出草中，天尚有月，猶寫此時光景者，有一極為恰當之詩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其主要意義乃指朝之時間，我國古時交通艱難，一般人家亦無時計設備，遠行人必須曉行夜宿，中途則投宿於荒村野店，唯靠金雞報曉，行人始可上路，當晨雞高唱之時，東方既白，然猶霜華滿地，因不可四季有霜，霜係指秋冬天氣，所謂「板橋霜」其義非指季節而言，乃是襯托上句雞鳴月暗之景象也。若果太陽升起，霜則化水，如「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霜既融化，人從板橋行過，豈可見有霜之足跡耶，朝字之本音讀作ㄓㄠ，如「朝夕」「朝暮」「朝氣」「朝會」等，其破音讀為朝ㄔㄠˊ，如「朝拜」「朝廷」「朝鮮」「朝服」「漢朝」「朝代」等是。在帝制時代，每日群臣必上朝，朝見天子。白虎通：「朝聘，朝者見也。因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旦見君，謂之朝」有寫早朝之詩句，如：「朝罷歸來月西下」，斯時曉星初上，殘月猶明，紅日尚在草莽之中。此乃殷甲骨文字中朝字之初義也。後人將朝之時間延為整個早晨，或一日為一朝，引申為「向」，如書禹貢：「江漢朝宗於海」。又引申為「會」，如禮記王制「耆老皆朝于庠」。朝夕之朝加水旁為潮汐之潮。列表如下以見朝字歷代形體之演變：



（原載《中國文字》第七冊，一九六二年三月）

說「明」

田倩君

作任何學問，都應該本諸科學的條理與法則，才不至於雜亂或空疏；但是研究歷史文化這類學問與自然科學稍有不同，它不可能二加二等於四那麼準確，因為古代一些事物，在悠久歷史演變下，已經走了樣，其迂曲令人難以稽考！就文字來說，古體與今體不同，在三四千年當中發生過幾多變化，好在還有跡象可尋。但在字音方面，從古詩歌裏推知古音與今音不同，究竟如何不同？卻無從一一辨明，所以不能下定論。關於字義，更成問題，後人對於古書所加詮釋，是否與古人神合？無法作肯定解釋。今在不同之下要求同，不知之下要求知，這當然是一樁艱鉅工作，既不可向壁虛造，尤不可武斷將事，必須根據既有之史料（地上的與地下的）順理推求，庶幾無大過矣。

今日通行的這個「明」字，凡是稍知文字的人就會認識。至於其最初的造形和命義卻很少人知道，就是研究古文字學者，還在猜測不定。按說這是一個極平常的字，其形體簡單，為日月二字的合體，在造字之初便先創造出☉☽兩個象形文字，唯在字義方面比較複雜，它有許多引申義茲略舉數則如下：

作名詞者：如「平明」天亮時。「晦明」白天，「幽明」明暗相對明朝」朝代名。

作動詞者：如「聲明」表白。「發明」「透明」顯露之意。

作形容詞者，如「聰明」智慧，「月明」光亮，「明鑒」清楚，「明天」「明年」次第也。

詩小雅「祀事孔明」，明作備解。

禮記禮運「故君者，所明也」。明作尊解。

廣韻「昭也」「通也」。又有潔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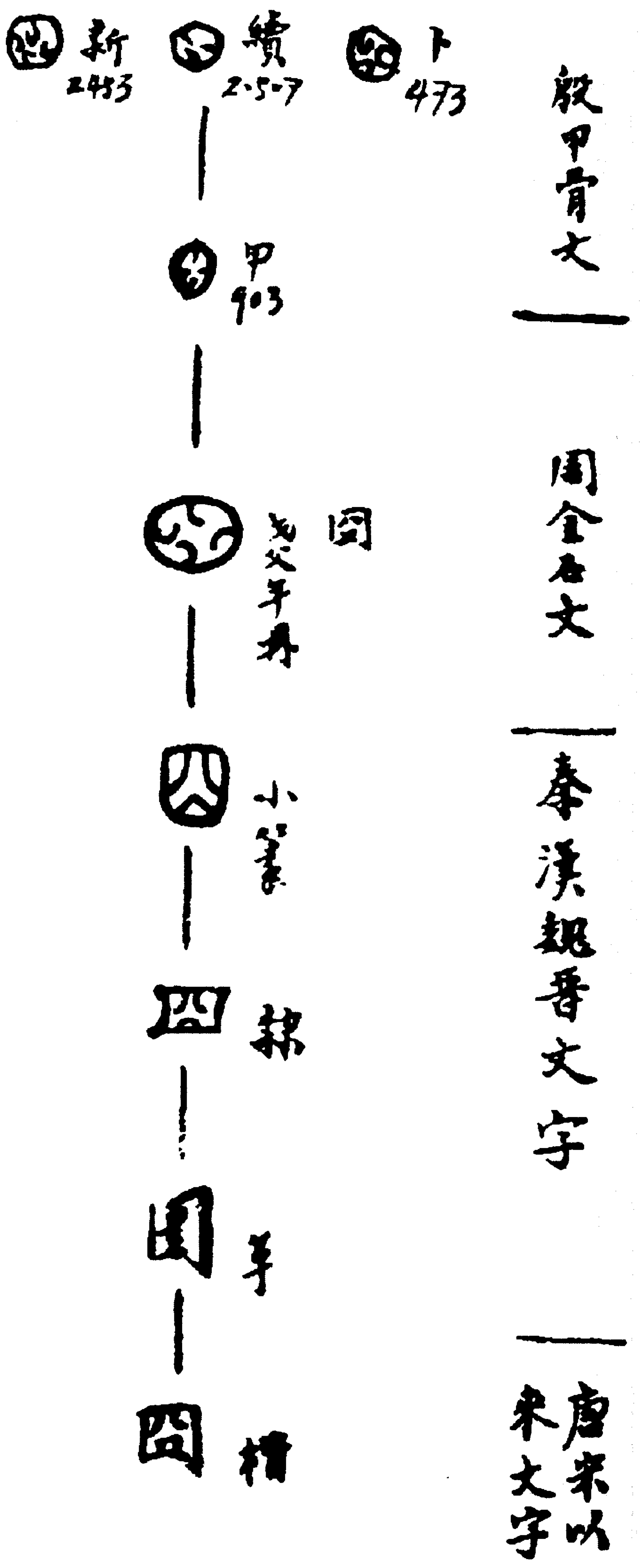
一個字若有一個引申義，必有一個破音讀，但「明」字卻不能根據這個原則了！因為明字除非古今音有輕重之分而外別無破音讀。雖然周禮有讀孟的地方如：「望諸明都也」釋文：明都禹貢作孟豬。又前漢地理志：廣漢郡葭明註：「師古曰：「明音萌」。但孟、萌、明三個字都是雙聲疊韻。

按一字只有一義，「明」字的本義，就是光明如：易繫辭：「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楚辭九歌：「夜皎皎兮既明」。詩大雅皇矣傳曰：「照臨四方曰明，凡明之至，則曰明明，明明猶昭昭也」。

近代科學發達，有電氣發光，可以代替日月之明。但在遠古時期，沒有燈火設備，人們唯靠日月下照才有光明。易繫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以前的人只知道太陽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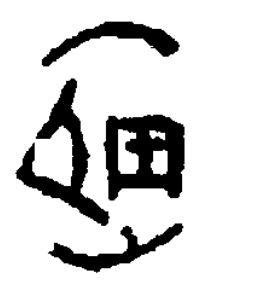
日東升西沒，近代人始了解太陽不能行動，它是個恆星，是個光源，晝夜之分，乃是地球自身轉動而生明暗之故。但是月亮並不發光，它是個借光體，所以它的光度極弱，其朦朧淡遠之清輝，只能給人以詩情畫意，幽思輕愁，而不能激發人的熱烈情緒，壯志悲懷，就是滿江紅裏所謂：「八千里路雲和月」這只是岳武穆對着朦朧月色發出消極的悲歎之音！所以在這銀色世界裏只宜做夢，不能勞作，譬如：古人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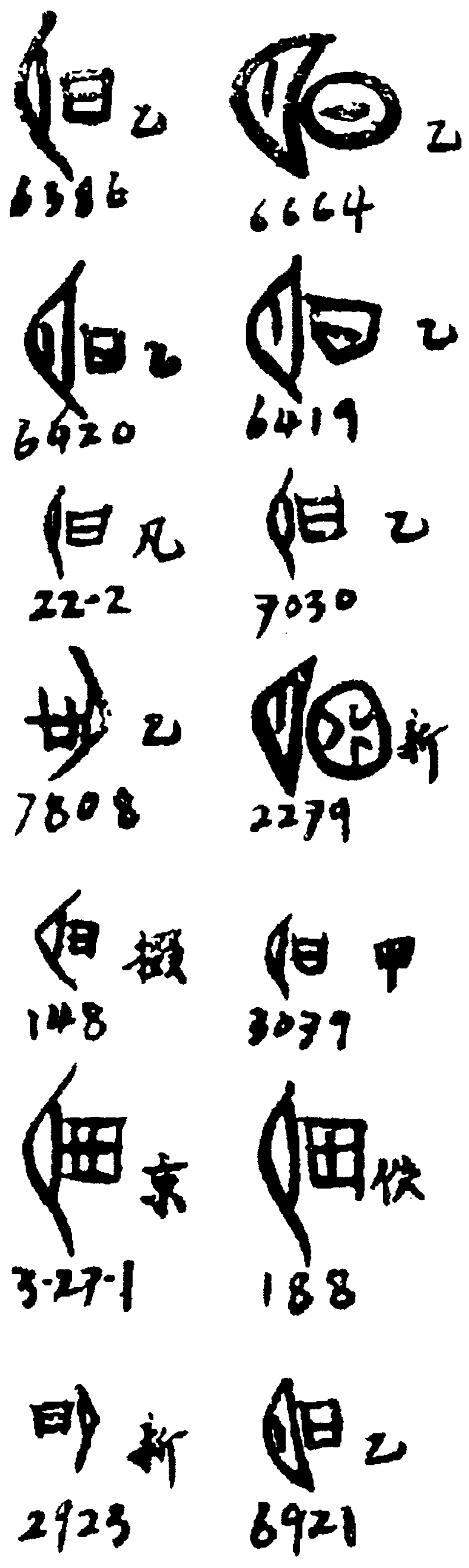
从日从月之明和从月从囧之朙，在古文字裏同時出現，且並行着三千餘年，至今依然並存着，這兩個字究竟那個創造在先？那個在後？無法證明，研究古文字學者，多在从日从囧之間揣度，大多數人都認為「囧」是窗牖，月光從窗中射進，古人便做造月亮和窗子創造出來的這個會意明（囧）字，饒炯說：「囧，象窻牖麗廔闓明之形。……蓋麗廔之窻牖，得月而照，其光愈顯」（部首訂）段氏說：「麗廔讀如離婁，謂交疏玲瓏也，闓明謂開明也」囧是象形字，又指事字，這種窗形，極像鄉僻地方的茅屋或窰洞的窗子，土牆上挖一個洞，或方或圓形，中間有幾塊泥磚或陶片（破陶器）花插着，這是很有意義的措施，既免得直通外面，不安全；又免得外面風雨吹進房中。試看從甲骨文直到楷書中的囧字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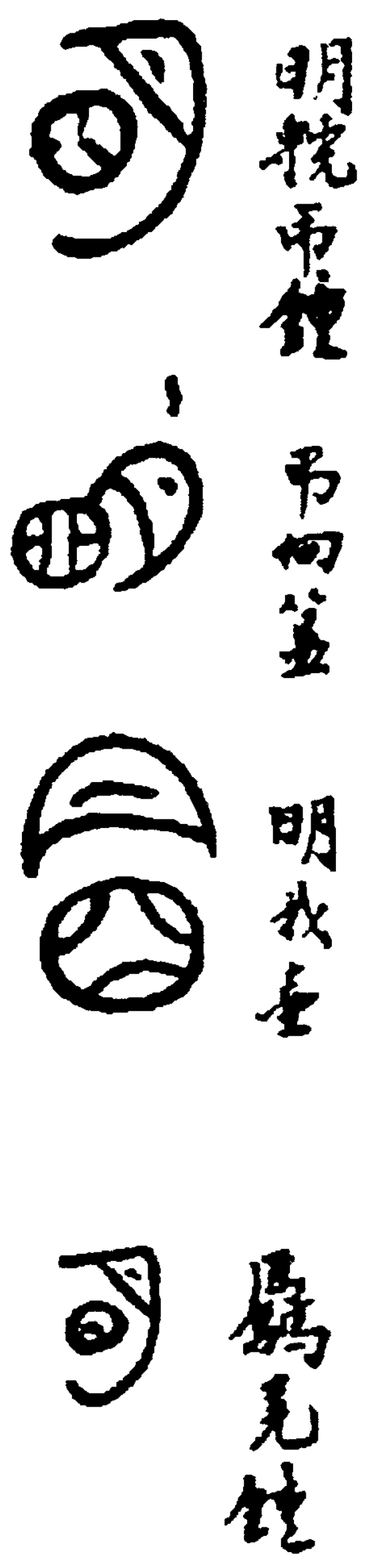
古人既有了建造房屋的知識，壁上挖個窗洞，透進些光亮，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囧含有光明的意思。李善引蒼頡篇謂「囧，大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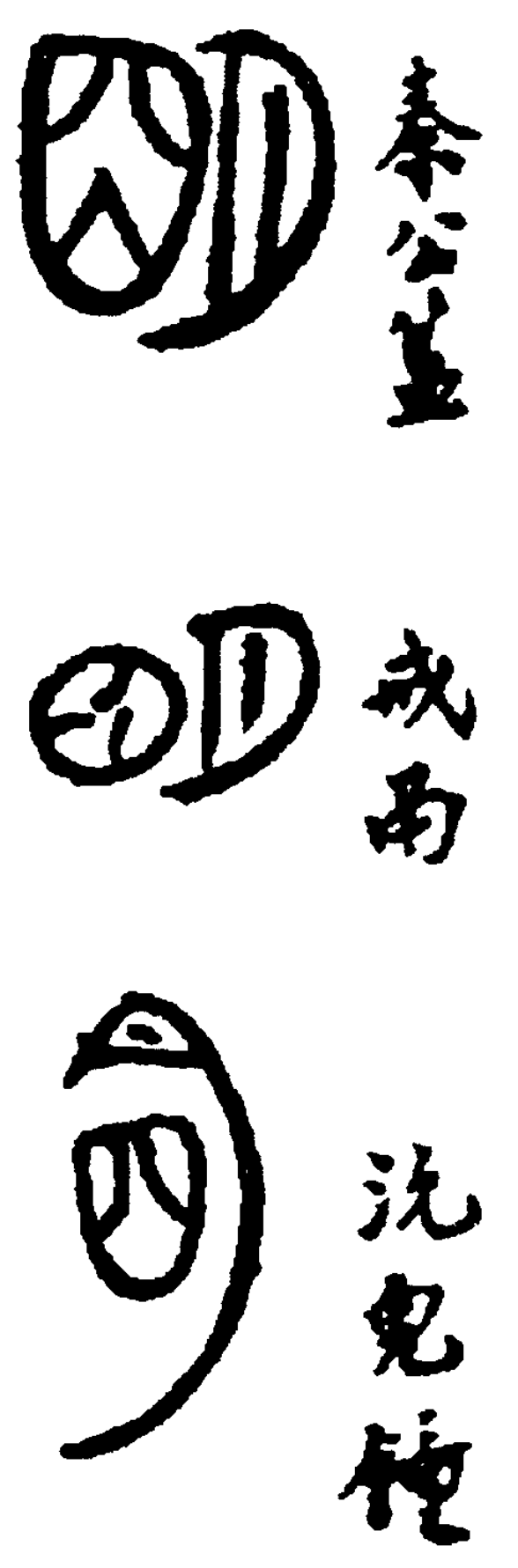
窗中射進月光造成从月从囧的明（囧）字。户中射進月光，造成从月从口的明（口）字。口即是户，鬼谷子捭闔篇：「口者，心之門户」。文字源流謂：「𠙵，光也，从月从户，外有月，會意，曰、古文户字」。饒炯曰：「以口為門户，故凡空中洞達可出入者，皆謂之口，其音緣户作之」（部首訂）還有从月从田的明（田），很少人注意這個明字，我認為這個明，很有研究的價值，从這個字裏可以看到那時人民的社會生活背景。從行獵生活進入了安定的農業生活。在居處的附近有耕種的田畝，當夏秋之夜，皎皎月光，照射在穀物上，微風擺動，露光閃閃，人們望着自己豐茂的農作物，有無限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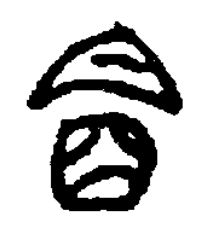
樂，在這種心情下造成的這個月光照在田野上的明（）字。試列舉甲骨文中各種形體的明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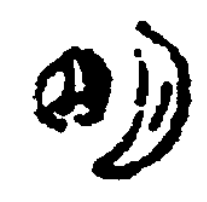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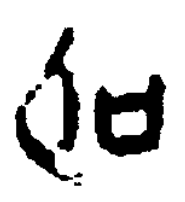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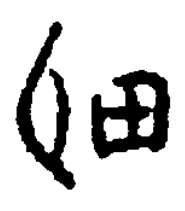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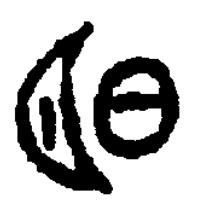

乙6664
乙6419
乙7030
新2279
甲3039
佚188
乙6921
乙6386
乙6920
凡22·2
乙7808
掇148
京3·27·1
新2923

甲骨卜辭中的文字因為對稱的關係，所以有左行或右行，字體亦左右寫，但金石大篆亦甚多左右寫者，並且還有上下寫的，舉例如下：


明犹而鐘
弔向簋
明我壺
驫羌鐘



這些字的形體，不僅是左右寫的慣例而已，並表現出古人造字的精心及其智慧，由於月在窗戶的左、右、中三個部位，則略可推知其時間（朔望），月光從西方照射過來，按王靜庵先生的四分月相，應該是農曆月初的幾天裏，乃是一彎新月，到了初七八以後月亮漸漸從東方出現，及至十五前後，所謂：「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牛斗之間」。尤其是月到中天分外光明這是大篆中的一個當空的明月。

文字的初造，並沒有劃一規定，不過是在某一地方有些智慧的人，為了記載某種事物，造出幾個符號，另一個或幾個地方也有同樣情形，即如大家的意念相同，造出來的字體可能有異，那是因為各人的感受不同的關係，試看甲骨文字，每一個字都有許多不同形象的字體，但都是大同小異而已、世界各國的文字在初造時都是這種情形，雖然現在有的國家用聲符文字，有的國家用意符文字這是後世演變成為兩個分支最初原是祖出一源，這一源是來自人類的心頭！中國文字在古時雖然、形體複雜，但是演變至今日，每一個字除去技術上的不同（真、草、隸、篆）而外，都有了一個定形，自唐宋以來的楷書即是最正確的定形。試把不同形體的明字，放在一起來看，如从月从囧的為窗外有月，从月从口的是戶外有月，从月从田的是田野上有月，从日从月的是天上的日月，還有从月从目的明，和从月从囧相同。釋例謂：「囧似即目字，目之古文𡇒形頗似囧，省之古文𡱝，睦之古文𡙇，特省坴之土也，冒之古文 ，其上不可知，其下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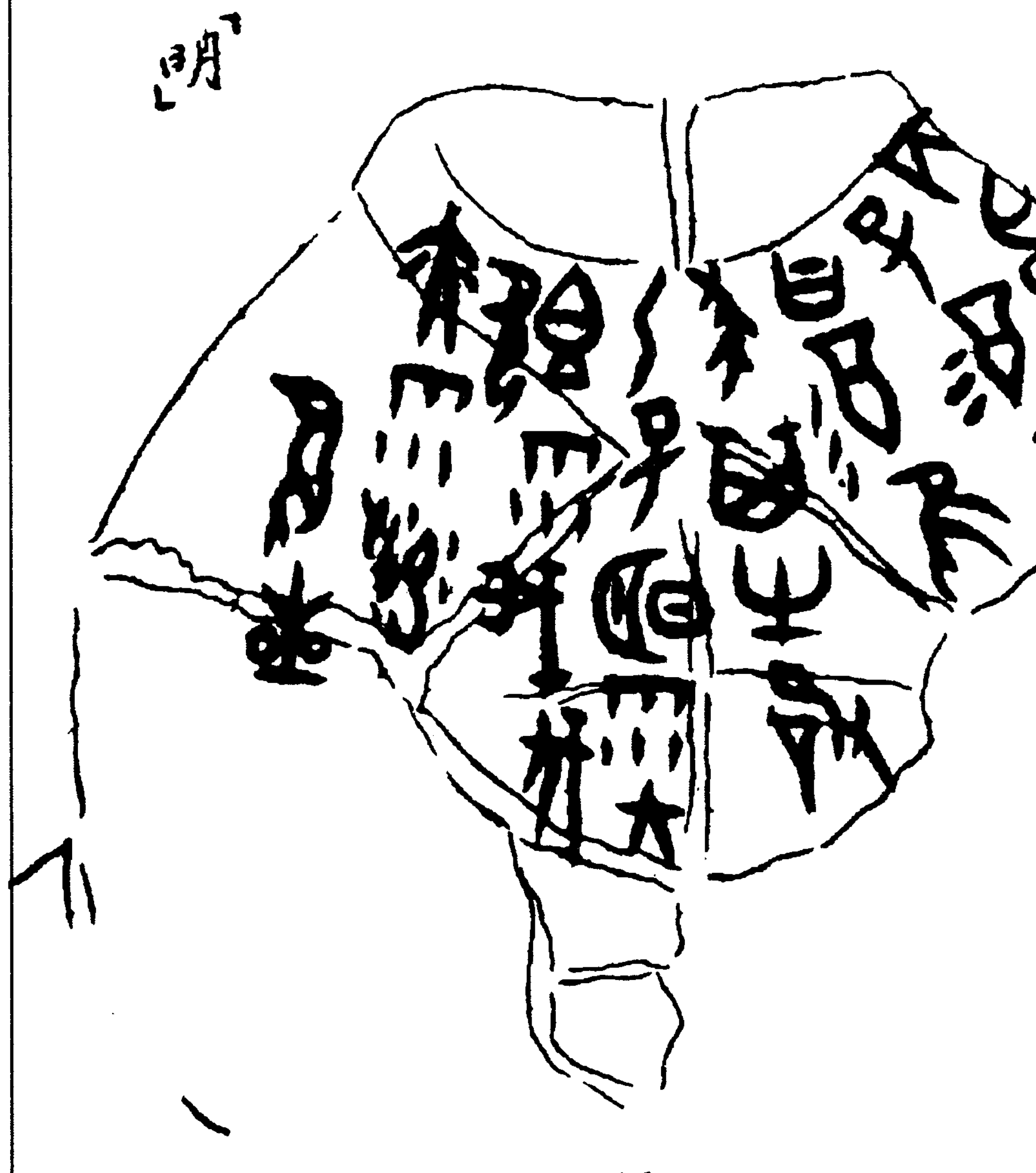
「段氏引漢石經：「朙作明，則朙之囧亦是目也」。

雖然在初造文字就有日月之「明」，在唐宋以來所通行的也是日月之「明」、但是因為从囧的朙字沿用太久太

普徧，從殷甲骨文，周大篆，秦漢小篆，漢魏隸書，多是寫从囧的朙，因此一般學者都誤以為从囧才是最古的明字。如中國字例謂：「殷周文字皆只有窗牖朙，而無日月明。」殷曆譜謂：「窗形譌而為日，文武丁時（第四期）已變為从日月作之明（旧）矣。」今日彥堂師說：「研究明字不可根據我以前的說法，因為那時還未見到更早的明字，其實武丁（第一期）時，即有日月之明。」老人不固執己見，他研究學術求真求是的精神，令人欽敬！

按从日从月之明，尤早於从月从囧之明，因為囧字是窗牖的象形字，人類到了有宮室農田的時候，社會文化已經有了相當進步，但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之世，人民日常生活所賴的光明只有日月在初有人類就有日月在尚無人類也有日月。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謂：「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雖然沒有人知道，我們可以斷定先有日月而後才有人類。原始人類便生活在金光（日）銀色（月）的世界裏，那一段樸野生活要比有史這一段時間不曉會長幾多倍哩！後世的文化，都是先民在漫長的時間裏，艱鉅的生活中所孕育下來的，造字並不是在某一個時間或某一個人一下子製造出來的，而是先民在有意無意中用來記載事物的符號，積留下來的，由古拙開始，漸漸開展演化，而形成後世的文字。

說文：「朙照也，从月从囧，明古文朙从日。」許氏雖然不知古文的來歷，但是他推測對了。試看武丁（第一期）時代的卜辭，如下圖片：



乙、6692、（不全摹）

釋文如下：

丙申卜，㱿（貞）：（來）（乙）巳，耏下乙。

（王）（固）曰：耏。

佳（㞢）希，其㞢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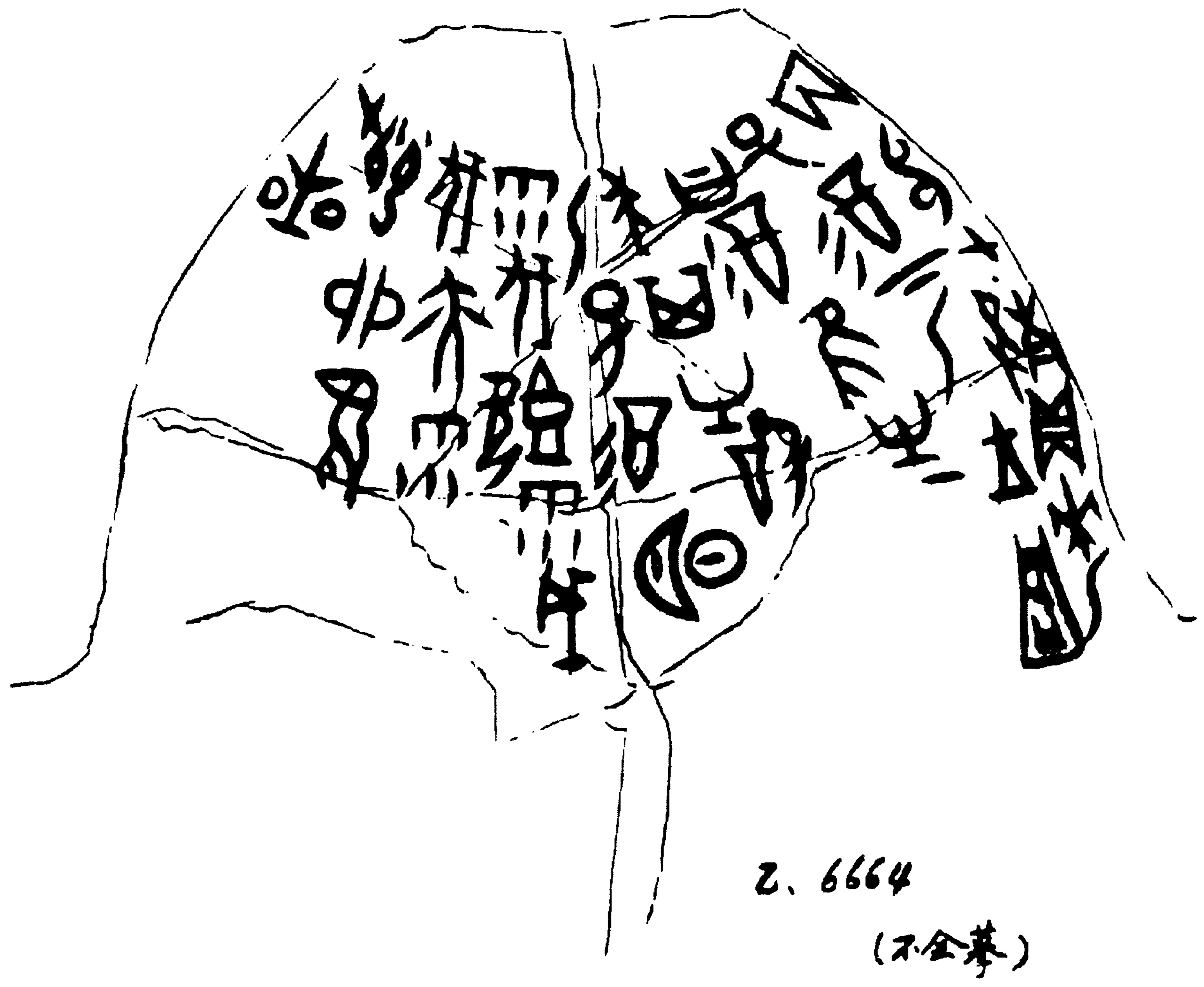
乙巳明雨

伐，既雨。

咸伐，亦雨。

攺鳥星。

下面又一圖片和此片乃同文異版



乙、6664

（不全摹）

釋文如下：

丙申卜，殼貞：

來乙巳，酒下乙，

王固曰：酒，

佳出（有）希，其出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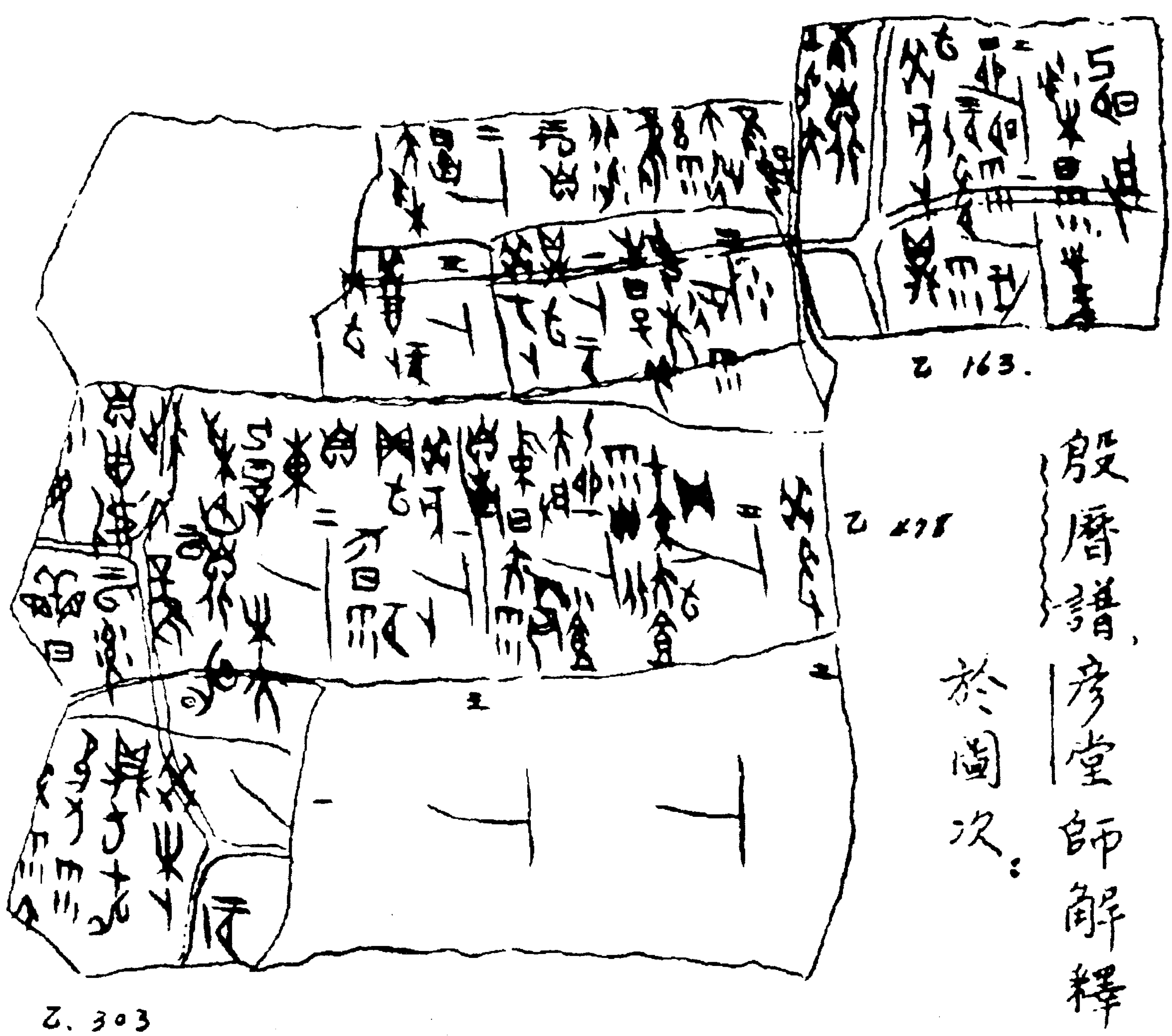
乙巳酒，明雨

伐，既雨。

咸伐，亦雨。

𢼸

卯鳥星。



乙 163.

乙 278

乙 303

再看文武丁（第四期）時的日譜，這是七天內的天象，摹自殷曆譜，彥堂師解釋甚詳全文抄錄於函次：

一、

癸未卜，鼎旬。甲申，弓乃雨。〔己〕丑雨。大（下缺）十二月。

甲申，弓乃雨。

〔己〕丑雨。

二、

癸丑卜，貞旬。甲寅，大食雨，自北。乙卯，小食，大啟。丙辰，中日亦雨，自南。

甲寅，大食、雨、自北。

乙卯，小食，大啟。

丙辰，中日亦雨，自南。

三、

癸亥卜，貞旬。一月。昃，雨，自東。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霰，延大風自西，刜云率雨女蕭日。

九日辛未，大采，格云自北；霰。延大風自西，刜雲，率雨，女蕭日。

四、

癸酉卜，貞旬。二月。大采日，各云自北，霰，風，茲雨不延佳好。

五、

癸巳卜，鼎旬。二月。之日子羌女老，延雨，小。

六、

癸亥卜，鼎旬。三月。乙丑，夕雨。丁卯，明雨戊小采日雨，風。己明啟。壬申，大風，自北。

乙丑，夕雨。

丁卯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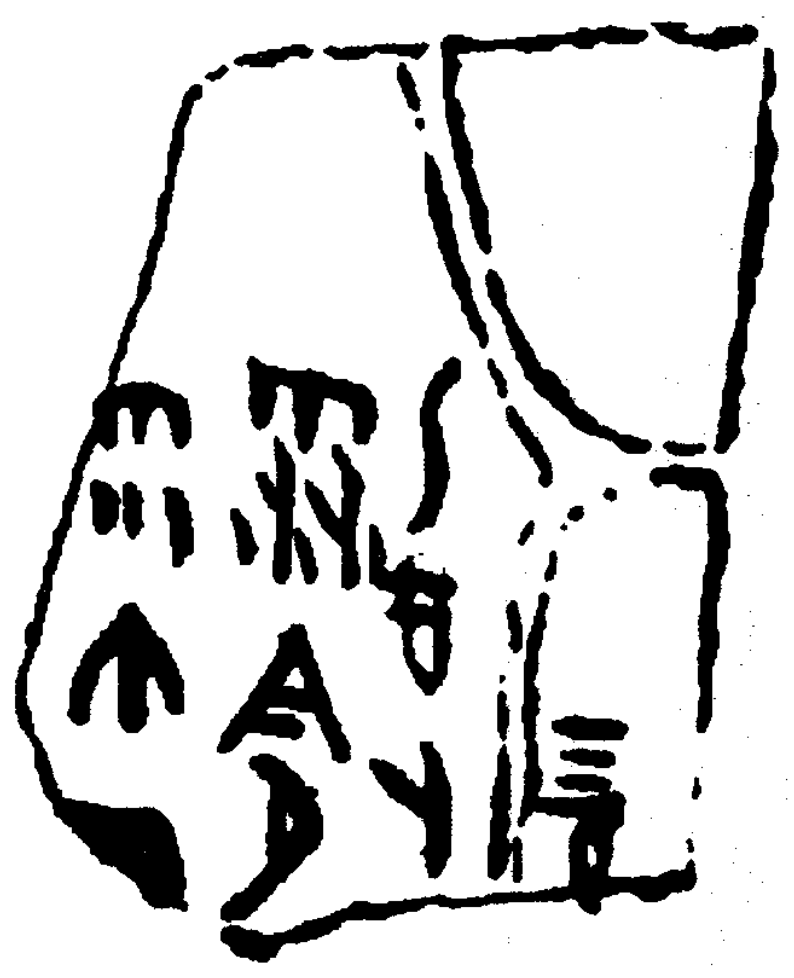
戊，小采日雨，風。

己明，啟。

壬申，大風自北。

七　乙酉卜雪，「今夕雨？」四月。不雨。

右為文武丁日譜，錄龜背甲卜辭兩殘片，皆在背甲之右半。其一乃五片拼合而成，皆「卜句而附記一句內之氣象」者。其一，卜雨雪，不與前片同版。……同坑出土之物。


12.199

文武丁時記錄氣象的記字，亦有不可識與不可解者，如本譜中辭，一之「号」乃，三之「女霝」，五之「子羌女老」，其義略可知必為記氣象或刻。……其可以確知者，則為：

明六　指天明時。

大采，四三　指日出之後約當於朝。

大食，二　指「朝食」時，約當於今之九至十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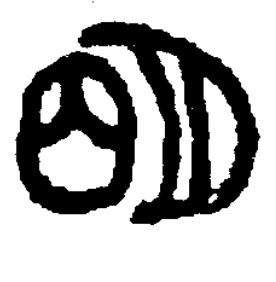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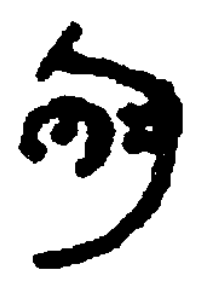
中日，二　指日正午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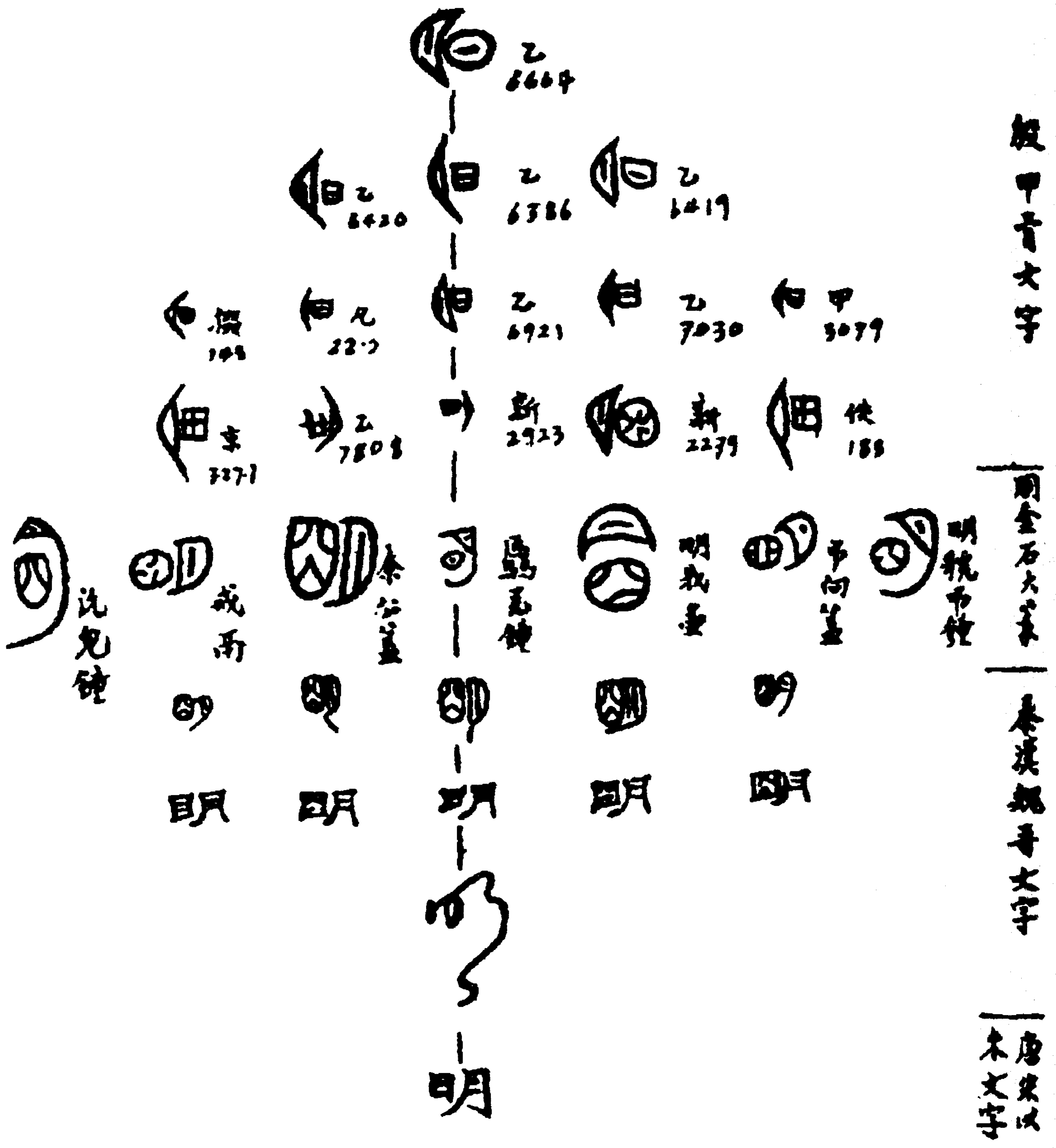
昃，三　指午後二、三時。日西偏，人影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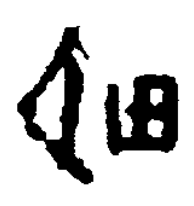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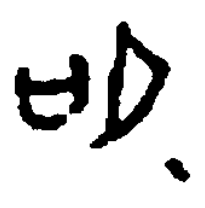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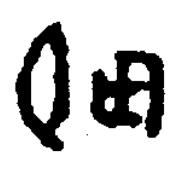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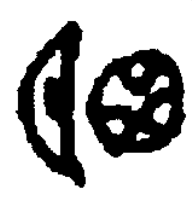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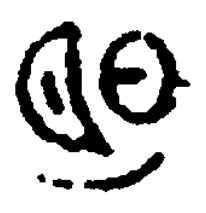
小食，二　對「大食」言。下午之食時，古所謂「餔食」也。

小采，六　對「大采」言，日光已微，近於暮之時。

以上記時名詞，武丁時所常用，文武丁沿襲之也。

繫傳通論：「在天者，莫明乎日月」。「明」从日月並照，會意。經典通用明字。（文字源流）殷代流傳的古體明有。段註說文謂：「朙作明，小篆、隸書、顏魯公書均作朙，漢石經作明，開成石經作明。


殷甲骨文字
周金石大篆
秦漢魏晉文字
唐宋以來文字
乙6664
乙6420
乙6386
乙6419
乙6921
乙7030
甲3079
乙7808
新2923
新2279
京3271
沇兒鐘
秦公簋
明我壺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此表第一格是殷代甲骨文中的「明」字這是許多明字之中擧出十四個為例，除去其中四個不同形體的明，如、、之外，其餘十個都是日月之「明」，其頂端第一個明即武丁（第一期）時代的明字，其餘雖然未按年代排列但可散見於各卜辭之中。第二格是周朝的大篆，此期日月之明不多見，但亦有之，唯小篆中不見日月之明。許氏無說到日月之明即謂為古文，却未指出古到若何年代？其次隸草从日从囧兩種形體並用，但到唐宋以來，楷書則通用日月之「明」，可見日月之明字在三四千年中浮浮沈沈終於大明於世了。

（原載《中國文字》第六冊，一九六二年一月）

釋莫

田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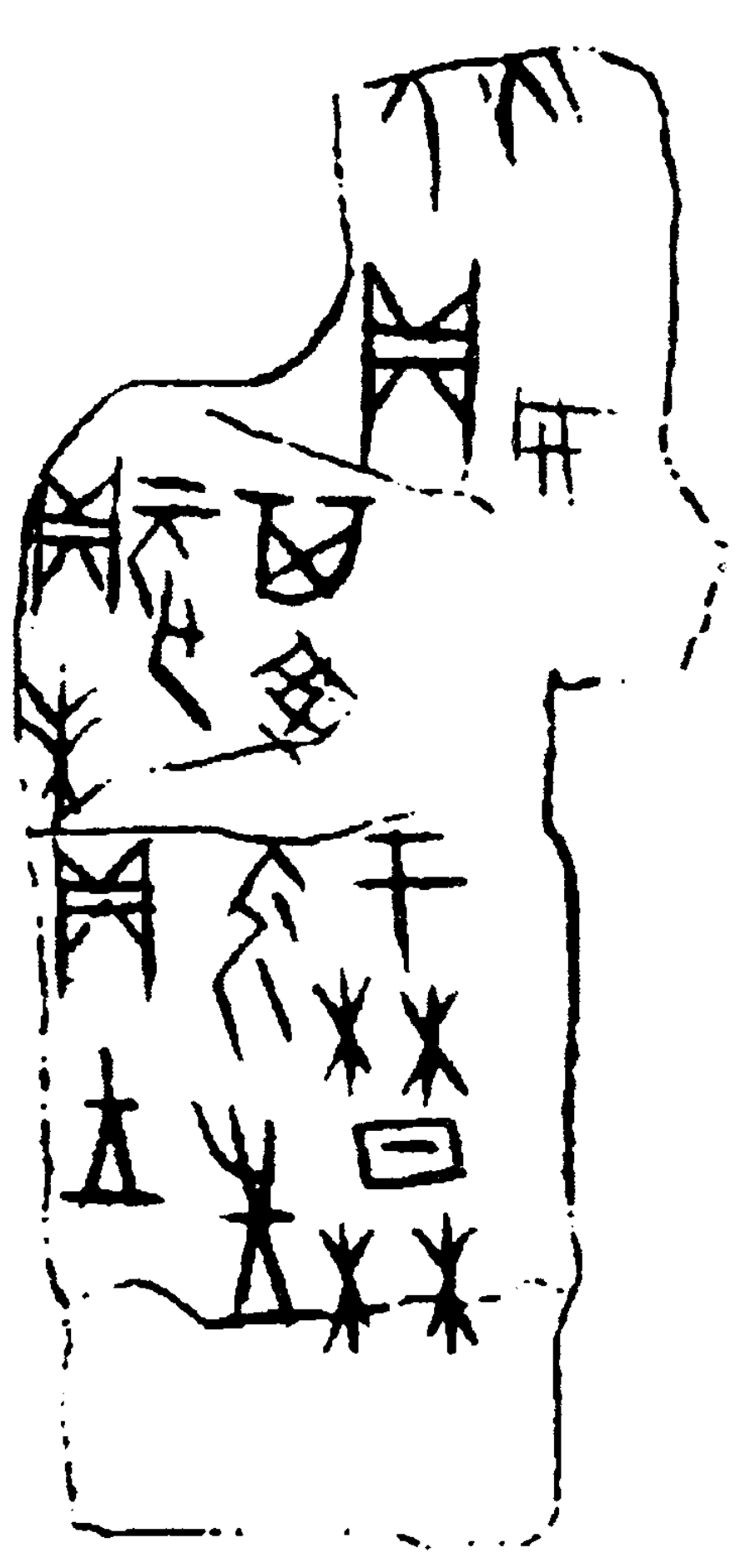
說文艸部云：「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莫故切又慕各切）

段玉裁云：「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茻亦聲」。（段注）

桂馥云「日且冥也者，暮要日將落曰薄暮，且冥，將冥也。廣雅，將，且也」。（義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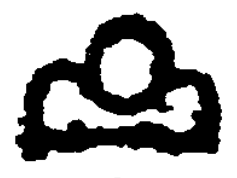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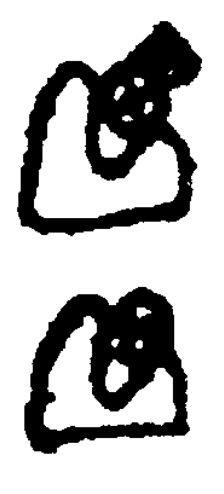
徐灝云：「繫傳曰平野中望日且莫將落，如在茻中也。今俗作暮」。

余前「釋朝」字曾引彥堂師說：「中國造字地域當在黃河流域的大平原上」。先民因見太陽從東方艸中升起，又降落於西方艸茻之中，故後人多注意从艸之莫。但京都S二七八a片中之莫字却是从日从木似日落於樹林之中見圖片



5278a
京都

貞王勿往于莫
貞求元亾其衣

若果造字是在雲貴等省多山地區，定造成从山之莫，由東山升起，没入西山如埃及文朝字和麼些文朝莫二字此可證明文字的創作受環境影響力之大也。

莫為會意字（許說）日和茻二字之合體意謂義近黃昏之時。

又形聲字，日為形，茻為聲，（段氏曰「茻亦聲」）

其音讀，去聲（又音慕）入聲（又音墨）。

讀莫（慕）音者本音也，由本音所生之意為日落，黃昏之時，又有晚季之義。試舉例如下：

說文夕部云：「夕，莫也」。

范仲淹岳陽樓記「薄莫冥冥」，天色昏暗之象。

文選七發「烟雲闇莫」，烟霧迷濛之象。

史記伍子胥傳「吾日莫途遠」，就字面講，是日已落而路尚遙遠（其中含有悲傷之意，此處不詳釋）

屈原賦「恐美人之遲莫」，近衰老之年也。

論語先進「莫春者」，晚春也，季春也。

詩東方未明：「不夙則莫」，早莫之莫。

禮記「文王世子，及莫又至」，朝莫之莫。

尚書大傳：「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莫」，晚也。

宋張栻詩：「律回歲晚冰霜少」，歲晚即歲莫也。

「莫靄蒼茫」雲示濛濛。

「朝朝莫莫」，早早晚晚之義。

以上例中莫字所表現之方式雖不同，然尚不失六書之意，均含有時間之作用。

莫字之引申義生，其破音讀亦因之而起，讀莫（墨）音者破音也，轉韻之下則又別一洞天。舉例數則以見一般：

漢書高帝紀：「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莫，未嘗有之義。

詩周南葛覃：「維葉莫莫」，莫莫，茂密之貌。

莊子逍遙遊：「廣莫之野」，莫，大也

羽獵賦「莫莫紛紛」，風塵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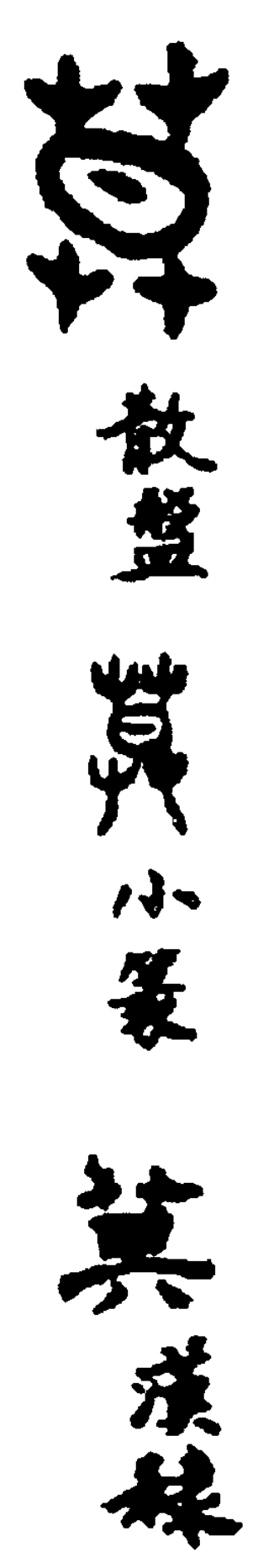
詩大雅皇矣：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莫，安定也

詩小雅楚茨：「君婦莫莫」，莫莫，清靜皃

詩小雅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謀也安也。

勿也。無也。不可也。

莫在音與義兩方面，雖然有諸多變化，但其形體從甲骨文字直至隸書，尚未稍有變化，舉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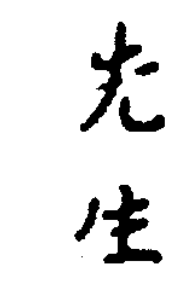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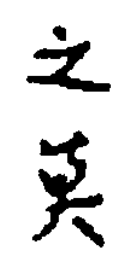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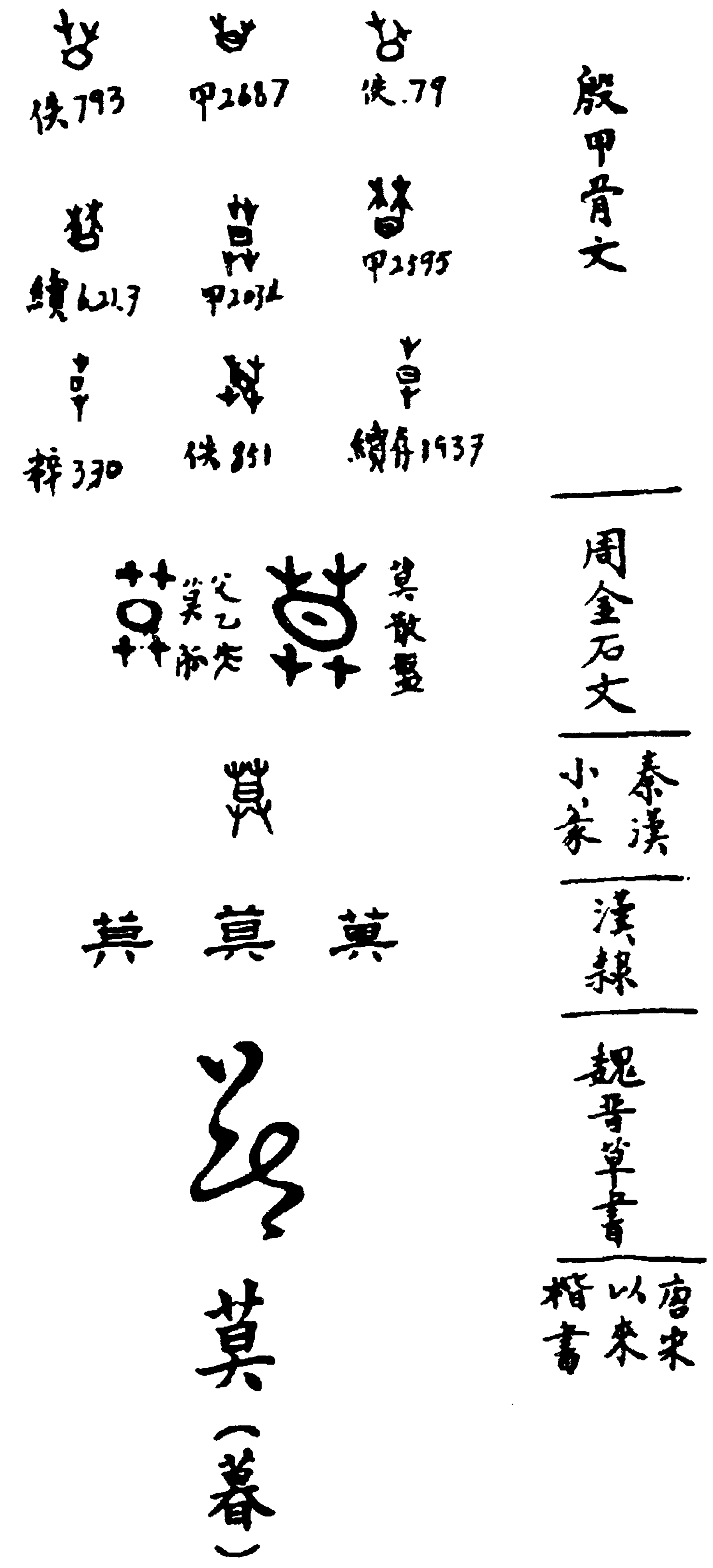
甲二一五四　散盤　小篆　莫 漢隸

此後即見加有偏傍之暮，則謬矣。

文字源流謂「莫」，俗再加日作暮（又贅）

經典中均作莫，但一般通用及今字書均將莫暮分作兩部，原義則用作引申意讀莫（墨）至於日落之莫（慕）字反用後加日字之俗暮，致令人不知所從，故不考源流，則莫能通古今之變。莫加水作漠，如「平林漠漠」，「柳烟漠漠」，加木作模，如「模範」「模型」，加言作謨，如「大禹謨」「皋陶謨」，莫、漠、模、謨為同聲字又別作幙、寞、瘼、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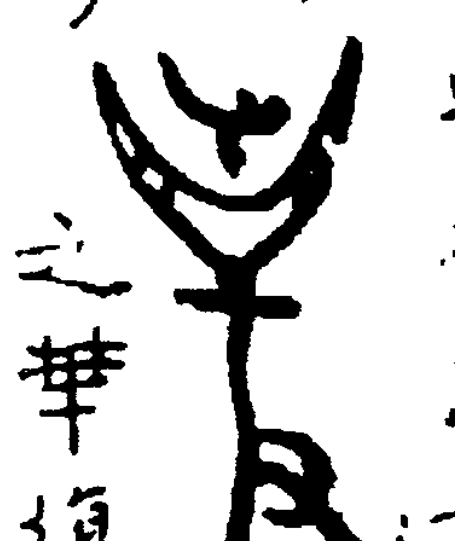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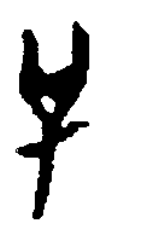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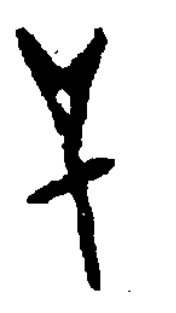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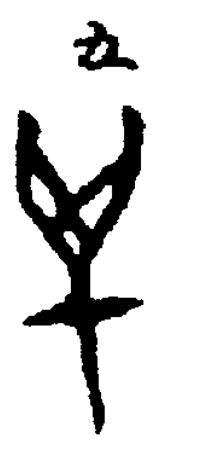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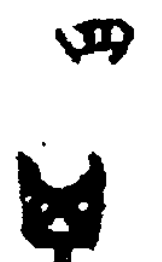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字第三期嚴一萍先生釋列有八片骨版解釋莫字之別體。又庫方一〇二九片中有从鳥之莫全祥恒先生在研究，故本文不予述及，僅就莫字形體之演變，以及音之轉，詞義之引申，和後人加日所造成俗體之暮與莫之分別而已，試列表以儖莫字古今之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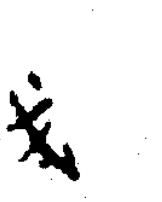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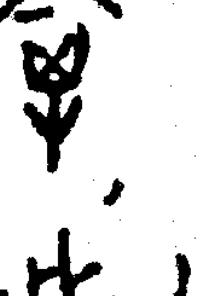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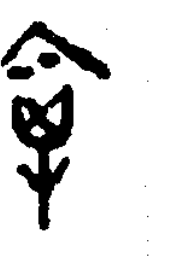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七冊，一九六二年三月）

釋畢

張哲

畢原始作𠦒，是田獵所需之長柄網，網小而柄長，可以掩兔，可以捕鳥，執柄沈入水中可以捕魚。說文：「畢，田罔也，从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臣鉉（徐鉉）等曰由音弗畢吉切）」殷金文中有字作戰鼎釋畢或戰，就字形看，其上象網中掩一鳥，信如說文所謂象畢形之華，復於柄上加手，表示以手持畢柄，從事捕捉。甲骨文中畢字作甲三五八甲六三五珠一三六四乙八八九八更是長柄網的象形，是畢原為器物之名，亦有捕捉之意。詩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田罔曰畢，以絲罟鳥曰羅，此畢之用作動詞者。詩齊風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箋：「畢噣也；弋，繳射也。」畢解為噣，因象星形。詩召南小星傳：「三星五噣，柳星也。」莊子則陽：「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注：「兔網曰畢；繳射曰弋。」此又畢之用作動詞者。卜辭第三期以後，記載田獵之事漸多，因亦多捕捉之意。殷墟田原多鵪鶉，野兔貪食異味者，迄猶持畢携羅追捕之。民諺：「天上飛禽，班鳩鵪鶉，地下走獸，兔肉狗肉」，不為無因。昔殷王田于辛田于壬。甲六七三于白東，于白西甲八一六持畢捕捉乃當然之事，遺傳至今，民間不僅持此長柄網追兔獲掩，希冀擒獲，更有持柄伸網水中且以漁魚者。

孫詒讓契文舉例下四一葉，以𠦒為禽字之省，其文云：「攷說文内部，禽，走獸總名。从内象形今聲。金文大祝禽鼎作，伐許侯敦作，此似皆即之省，並以卜辭諸禽字義皆如後世之擒，稽諸卜辭文義，未敢輕信。茲就殷契粹編一書所收卜辭畢例如下：

粹九二四片：「不雨，弗𠦒，其比犬廿，𠦒又有戠狝兹用，弜比，允𠦒。」

九二五片：「王叀犬比，亡𢦏，其比犬，𠦒……廿……亡𢦏。」

九三五片：「戊辰卜，在淒，大中告麋，王其射，亡𢦏，𠦒。」

九三六片：「己卯卜，王逐兕□弗□，弗𠦒。」

九三七片：「王其兕隻獲。」

九三八片：「畬其隻獲兕，十一月。」

九三九片：「缶隻獲兕二

九四〇片：「己酉（卜貞）王田□，往來亡（巛）災，茲御（隻）兕一。」

九四一片：「……執兕。」

九四七片：「貞乎呼逐豕，隻獲。」

九四八片：「貞我逐豕，㞢有又祐。」

九四九片：「翌日乙，王其□叀房，湄日亡巛，𠦒又大豕。」

九五〇片：「涉滴至房射，又有豕，𠦒。」

九五一片：「其隻獲生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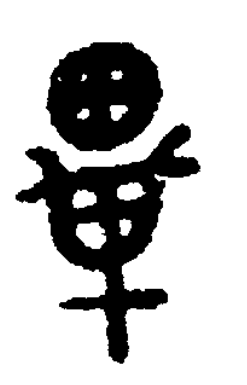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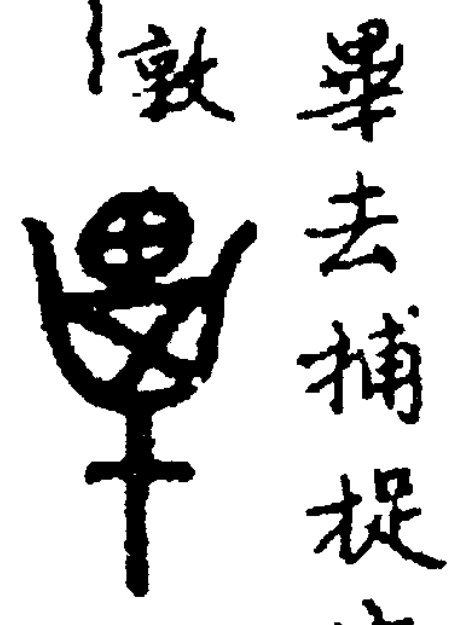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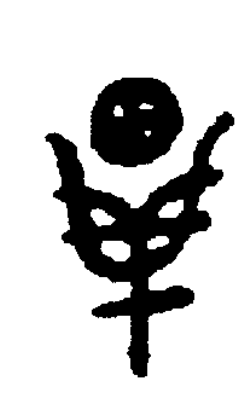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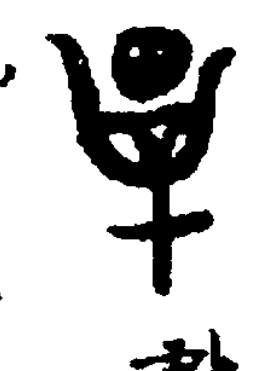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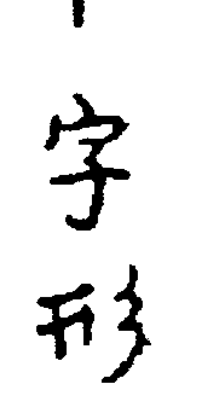
九五二片：「征至，其𠦒鹿，弗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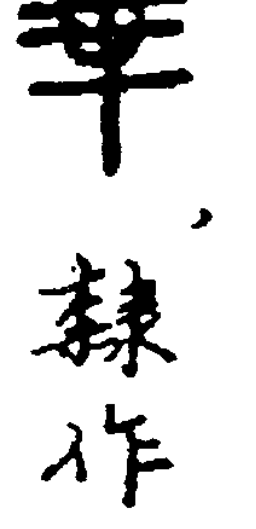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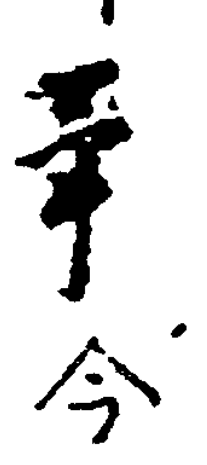
九五三片：「叀鹿𠦒，射叀雈，王其枫，吉大吉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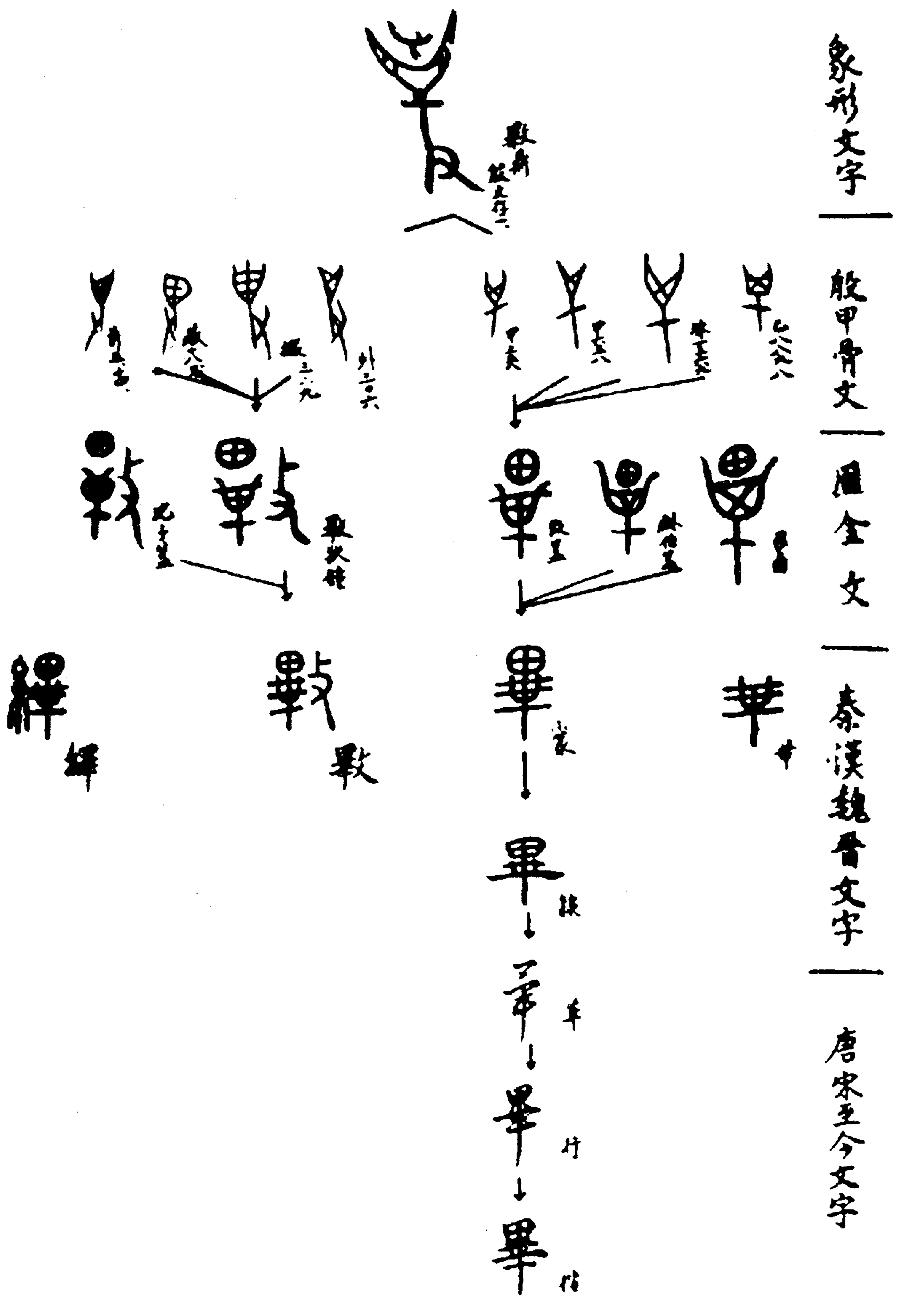
上舉十六版卜辭，皆有關田獵卜記，從文意中審知隻（即獲）執，即禽獲，意甚顯明，𠦒未必盡作禽解，釋作持畢捕捉，較釋禽似合事理。殷人有執兕之勇（粹[illegible]）以畢捕捉，當非難事，今西班牙鬥牛競技，有制服蠻牛節目，亦一人持網，引牛入網，加以制服。鬥牛勇士，以此炫耀勇氣，觀眾為之歡呼。殷王田獵，部屬畢鹿隻兕殆亦不無競技炫耀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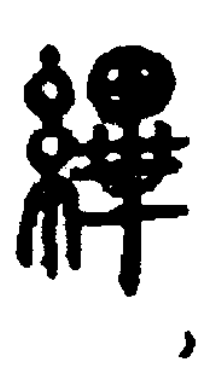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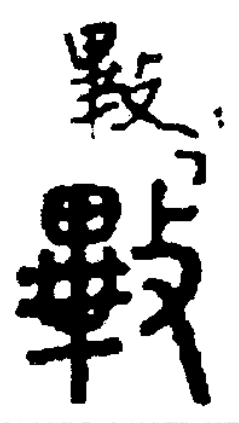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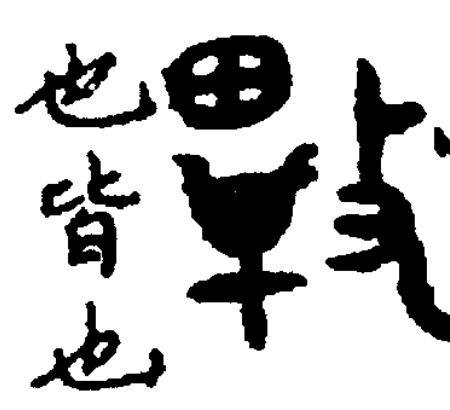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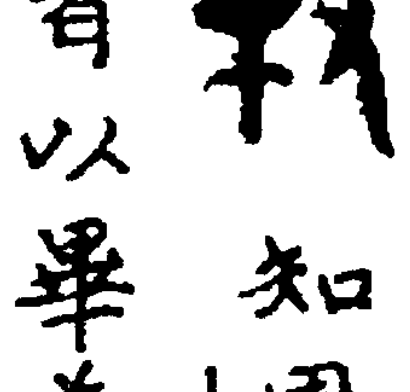
中國語法，早有假名詞為動詞者，論語學而：「子夏曰：賢賢易色」論語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記淮陰侯傳：「漢王……解衣衣

我，推食食我。」說苑貴德「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鼓為樂器之名，而敲擊彈奏，往往亦曰鼓，例如「填然鼓之」（孟子梁惠王篇）「鼓瑟希」（論語先進篇）「一鼓作氣」（春秋左莊十年）他如鼓動、鼓舞、鼓掌，不能盡舉。總之畢為田網，原是名詞，持畢捕捉，即成動詞。「以畢畢之」成為文法，如更簡化，可云「畢之」，就語文法式的觀點言，「以畢畢之」比較「用畢去捕捉它」，雅俗之別，也就顯然了。

周金文中畢字作段敦召尊倗仲鼎獻伯簋皆就畢上加田，意在用畢田獵。羅雪堂云「卜辭諸字正象网形，下有柄，即許君所謂象畢形之華也。但篆文改交錯之網為平直相當，于初形已失，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為會意。漢畫像刻石，凡捕兔之畢，尚與字形同，是田網之制漢時尚然。」羅氏所云，可為畢由象形而演變及會意之一證。

畢字小篆作，隸作畢，草作，今楷書作畢，一字相沿，迄已三千餘年，揭其演變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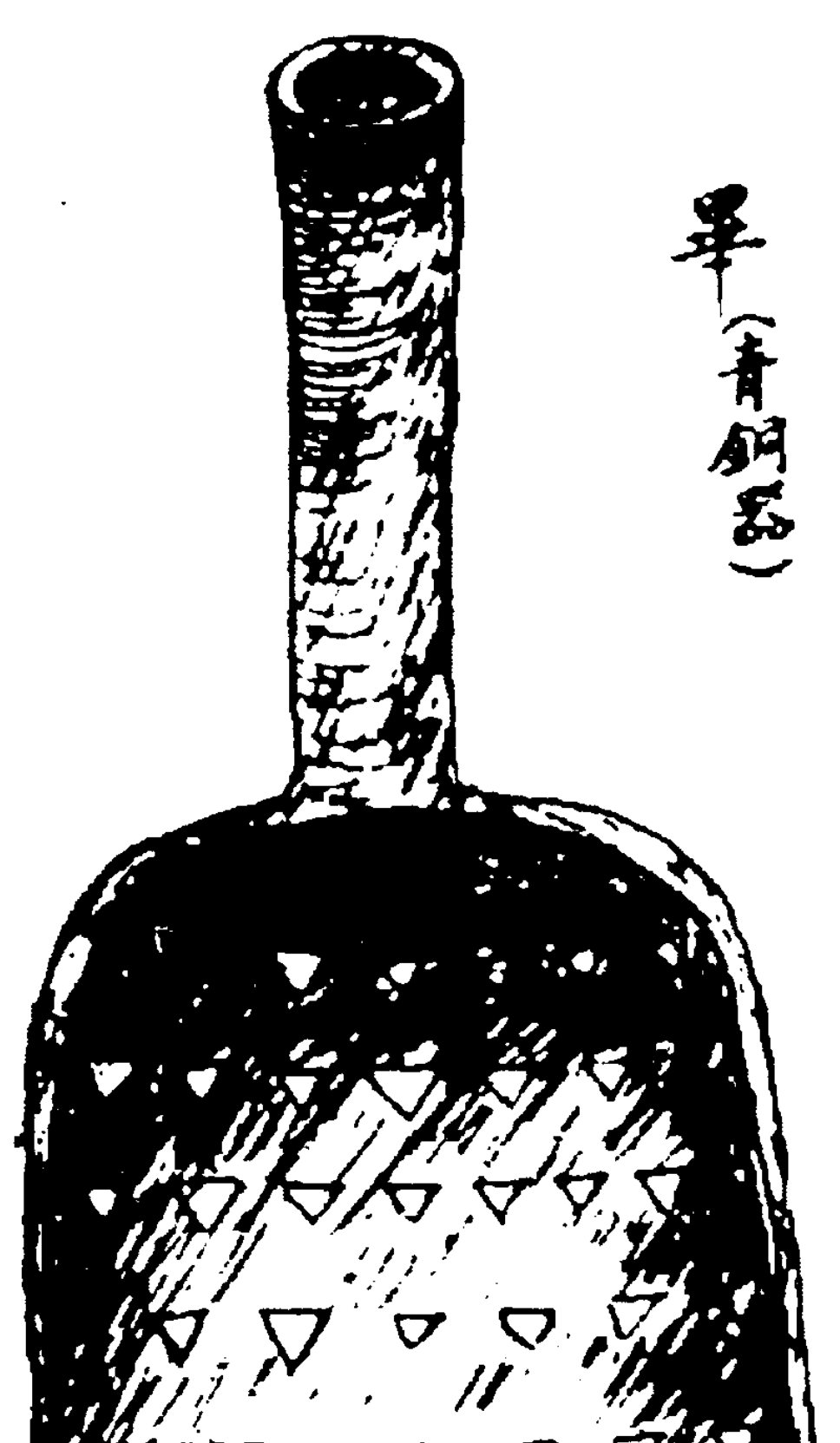


說文繹「，止也，从系畢聲，卑吉切」書大誥「攸受休畢」，畢終也。說文斁「盡也，从攴畢聲」禮郊特牲「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畢皆也。墨子兼愛下「是以股肱畢強。」畢盡也。朱駿聲通訓定聲「斁，盡也，从攴畢聲，經傳皆以畢為之。」斁狄編鐘斁作沈子簋斁作知周秦間尚用斁字，繹斁皆畢聲，意為止也，盡也，終也，皆也。經傳省去偏旁皆以畢為之。說文段注「斁此複舉字之僅存者，盡也，事畢之字，當作此斁，畢行而斁廢矣。」

畢之用途由捕捉而推廣至於盛舉撈載，安陽西北岡出土之石毁，有銘辭作「辛丑小臣𢆶入，畢俎，在書呂用毁。」意謂「辛丑日小臣𢆶入祭，畢俎——持畢取胙以升於俎，在書用毁——言其胙之所自出。」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禮記雜記「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禮記注「畢則以助主人舉物從鑊以升於鼎，由鼎以升於俎。」三禮圖「畢似天畢，以載牲體。」詩小雅大東「有饛簋毁飧，有捄棘匕。」「有捄天畢」箋曰「畢所以助載鼎實。」據此可知畢已推廣為助食器，祭祀大典，用以撈載盛舉鼎內之胙，以升於俎。河南博物館於民國二十五年秋發掘輝縣周墓，在墓穴之間，獲一青銅質漏勺，柄木已腐朽，經考證即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之畢，見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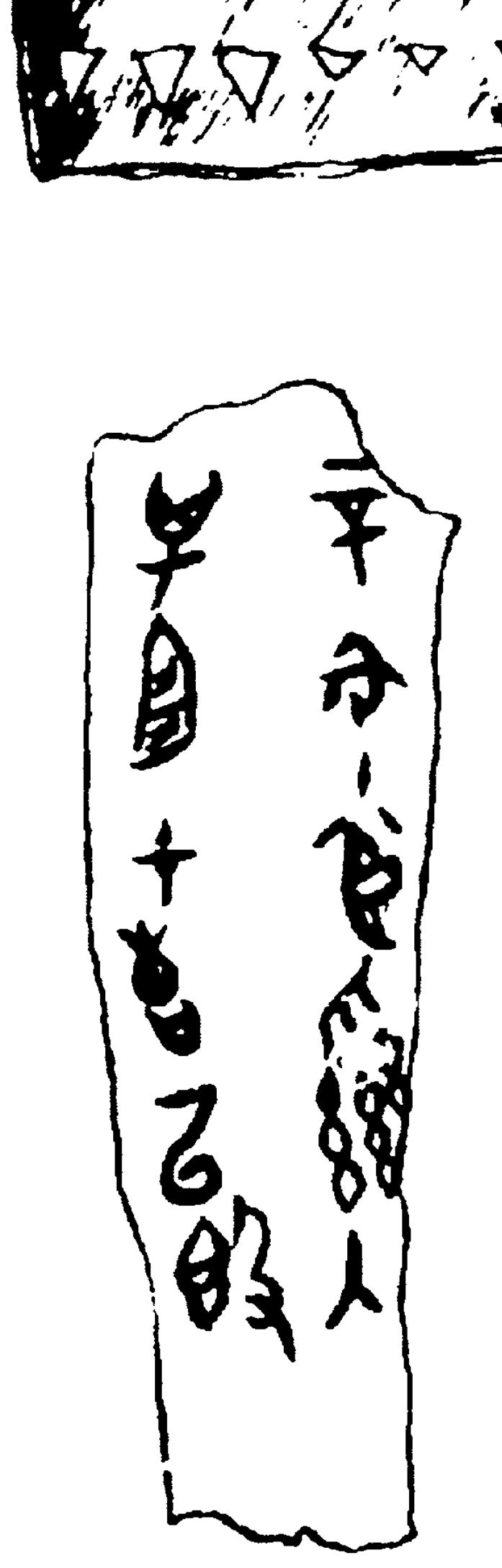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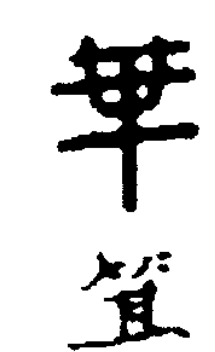
畢（青銅器）



附圖

石毁刻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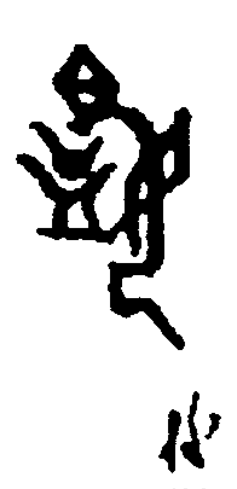
箕屬之類畢者亦曰畢，說文「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象形。」山形之如堂者亦稱畢，爾雅釋丘「山形如堂者曰畢。」簡札亦曰畢，爾雅釋器「簡札謂之畢。」畢為二十八宿之一，畢宿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如勺，晉書天文志「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晚出之書，不無所本。書有畢命，以命畢公高，書序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傳「命為冊書，以命畢公。」畢公高為周文王十五子，武王封之於畢，在陝西長安咸陽二縣之北，畢萬即其後裔，事晉獻公為大夫，封於魏，戰國時為七雄之一。唐書世系表所列畢姓，謂為畢公高之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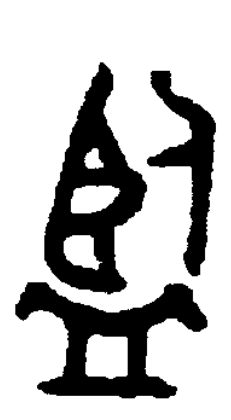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監字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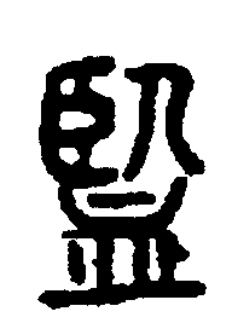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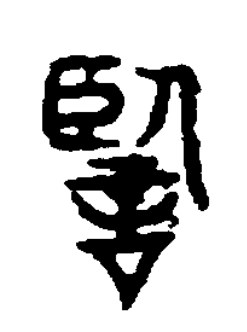
田倩君

中國文化地位之所以高，乃基於中國文字之形體藝術、含義複雜與寄情邃遠實一大原因也。中國文字之特殊形態，有令人不可思議之感，雖一字之形成，即有其自身之完整性，自我之小天地，在其領域之內，可以發揮無窮之功用；在時間與空間上得以完成其對歷史文化所負之任務，是以研究古代文化，必先研究表揚文化之基本工具——古代文字。研究古代文字之方法，首先須了解其原始構造與古今音讀和所含之意義以及其在歷代之演變、正變訛變，始為功。今就「監」一字為例即可見我國文字之全班功能，與其歷史過程。





此二「監」字，上為甲骨文下為金文，均从見从皿，見亦聲，皿中似水，人立皿旁，睜大眼睛自照之形，乃指事兼形聲字也。因見字有察看事物之義，由是生意，引申為監察、監督、監國等等用途；孳乳為鑒、鑑、𥌃、鏡種種字樣，根據以上原則，詳加研考監字之歷代演變如下：

說文：臨也，从臥衉省聲。古文監从言。古銜切。

許氏之說義多迂曲，所謂「臨下」，乃居高臨下，照監四方。其所本詩經大雅皇矣「臨下有赫，監觀四方。」大雅烝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从臥」有安息之義，徐鍇曰：「安居以臨下監之也。」後漢桓帝紀「監寐寤歎」，監有寐義，上義蓋由「从臥」附會而來，「衉省聲」乃指監字下部之皿為血，其義不明。惟六書正譌曰：「歃血為盟之詞，有曰明神監之，故盟與監从血，會意字也。」（釋例）監字下部从皿，从血無須強調，皿乃盆盂之類，其中盛水盛血總之為盛液體物之器具也。盛水，乃取其清明可以監照，盛血則別有意義，此處不便闡釋。古文从臥从言，亦不明其意之所指，至於从臥从皿，从臥从血，从臥从言，和監之本義相去甚遠。試觀古籍中所引用「監」字其意之所存，列舉如下，使作參考：

詩經：

節南山：「何用不監。」

柏舟：「我心匪監。」

賓之出：「筵既立之監。」

烝民：「天監有周。」

皇矣序：「天監代殷。」

大東：「監亦有光。」

大明：「天監在下。」

蕩：「殷監不遠。」

文王：「宜監于殷。」

敬之：「日監在茲。」

皇矣：「監觀四方。」

書經：

太甲下：「尚監在茲。」

咸有一德：「監于萬方。」

說命下：「監于先王成憲。」

微子：「降監殷民。」（以上商書）

泰誓中：「厥鑒惟不遠。」

康誥：「予惟不可不監。」

酒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梓材：「王啓監。」

又：「監罔攸辟。」

又：「若茲監。」

召誥：「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洛誥：「監我士師工。」

無逸：「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君肆其監于茲。」

又：「監于殷喪大否。」

多方：「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冏命：「上帝監民。」

又：「今爾何監。」

又：「監于茲祥刑。」（以上周書）

洪範五行傳曰：「夫控方諸之鏡，處深澤之下，而上引太清，物類相隨，可不慎耶？」

禮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注：「使佐方伯領諸侯，監臨而督察之也。上監去聲，下監平聲。」

禮大學：「儀監于殷。」

漢書：「究終始，彊弱之變，明鑑戒焉。」

漢書谷永傳：「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失。」

漢書班倢伃自傷賦：「陳女圖以鏡監兮。」

左傳閔二年：「君行則有守，守曰監國。」

左傳：「光可以鑑。」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邦國立監。」注：「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

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灋，四曰監。」疏：「謂有赤雲氣在日旁如冠珥，珥即耳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於鑑為銘焉。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史記天官書：「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辰出東方，名曰監德。」

呂氏春秋季冬紀：「乃命四監，收秩薪柴。」注：「四監者，周制，天子邦畿方千里之內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

莊子天運篇：「監臨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監人也。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淵鑑類函）

孔子家語：「明鏡所以察往古，所以知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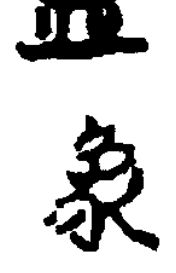
高翔麟字通：「史記封禪書：『蚩尤在東平陸監鄉。』索隱注：『皇覽云：蚩尤家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又春秋傳『闞』，史記田世家作『監』。」

綜觀上述各書引用「監」字，除从臥从言或从血和所謂休、寐、息，或雲氣星名地名等非其本義而外，其餘多是察視、觀覽、監照之義，不違「監」初造之旨。

戴侗曰：「監，盆類，从皿臨省聲。周官『凌人春始治鑑』。莊周曰『同濫而浴』，皆此物也。不當加水與金。借為監臨之監，亦作鑑，又因鏡監而為監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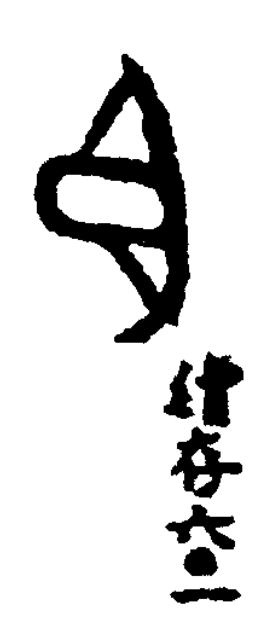
監別作䁬。（徐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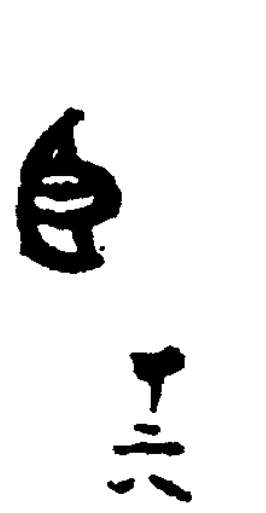
康熙字典謂「䁬，瞻也。通監」。

林義光文源謂：「監即鑑之本字，上世未製銅時，以水為鑑，故酒誥曰：『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象皿中盛水，人臨其上之形，从臣，臣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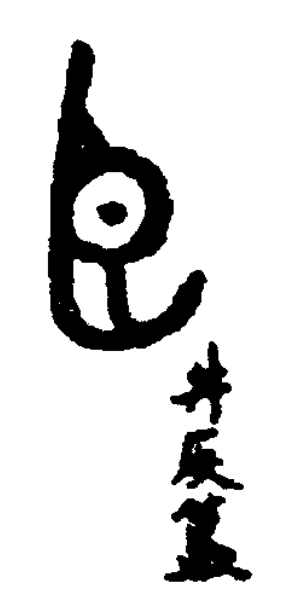
林氏之說極合造字之旨，唯贅以「从臣，臣伏也」，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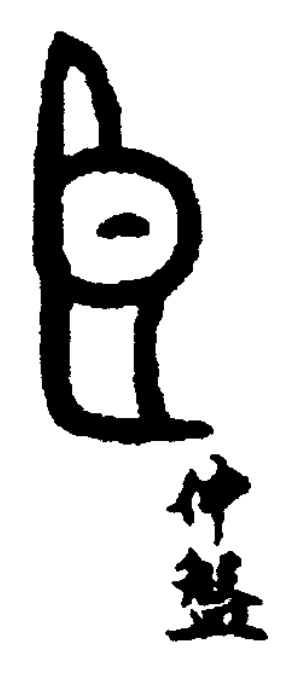
臣者目也。文字源流謂：「臣，目大出皃，象形。」甲骨文臣字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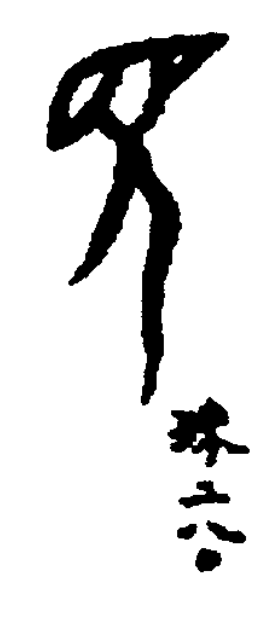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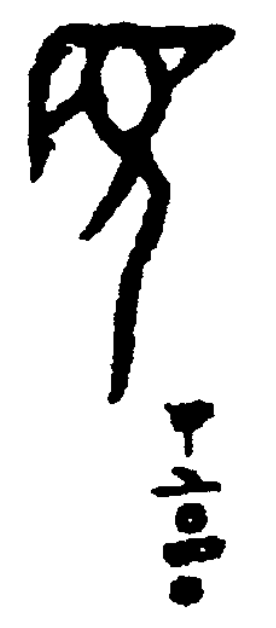
金文臣字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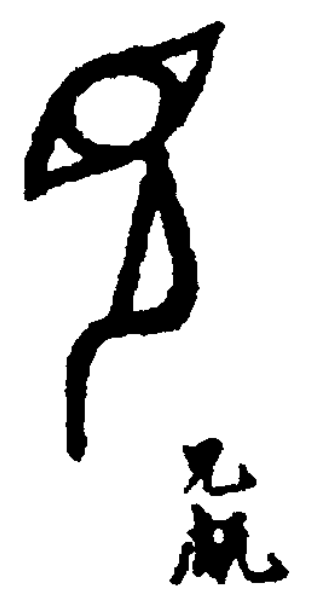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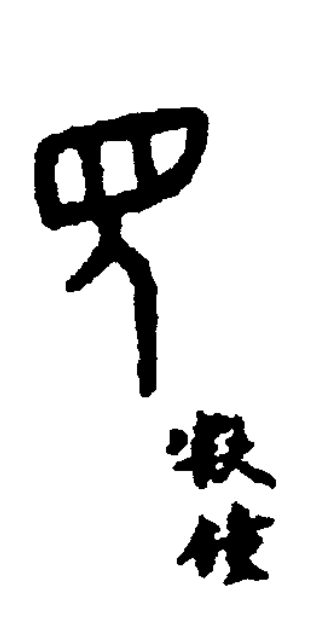
見字為人上有目，目即臣字，甲文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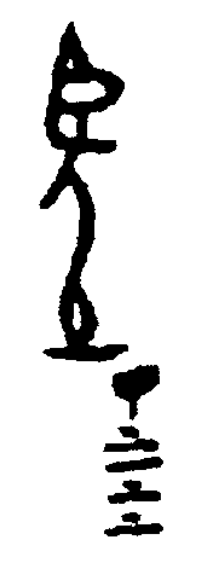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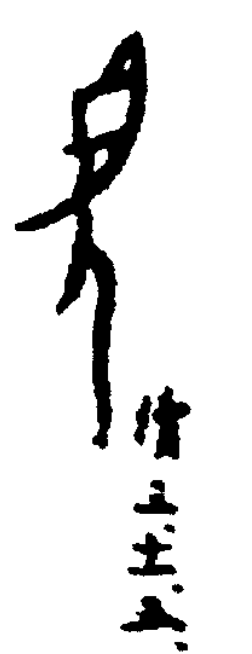
金文見字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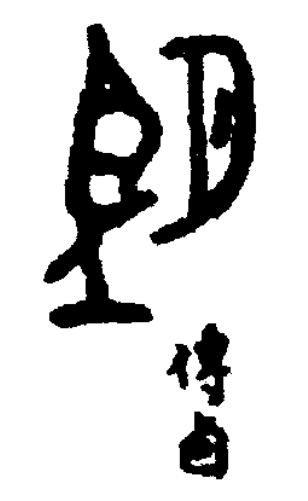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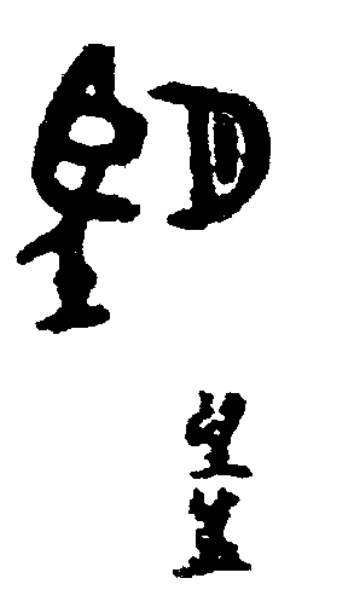
望字猶如一人挺立張目瞻望之形，甲文寫作：





金文望，增加一月字，似一人挺立而望月十五為望日，因此曰日月相望，即取此義，例如傳卣和望簋：





上舉臣、見、望三字之甲金文為例，可以證明臣、目也。因臣為目，凡是从臣之字均為張大眼睛注視之意，所以古文字凡是用眼睛看者，即將臣字特大書之。如同今日影劇中之特寫鏡頭，凡表示此片之重點所在，即將其所表現之部分特別放大，竟有整個銀幕上只映出兩隻眼睛，即知此片中之故事，與目有關，若

果只映出一鼻或一耳者則知此片中之故事，定與鼻或耳有關。以此類推，此等心理與表現之技術，早倡導於數千年前，今日製影劇者竟與造字之倉皇情發一衷，五千年遙遙相應妙哉。吾師高晉生先生謂：

廣雅釋器：「鑑謂之鏡」。監即鑑之古文，古監从人从目从皿，象水象人目視皿水之形。古人用皿盛水以當鏡。（文字形義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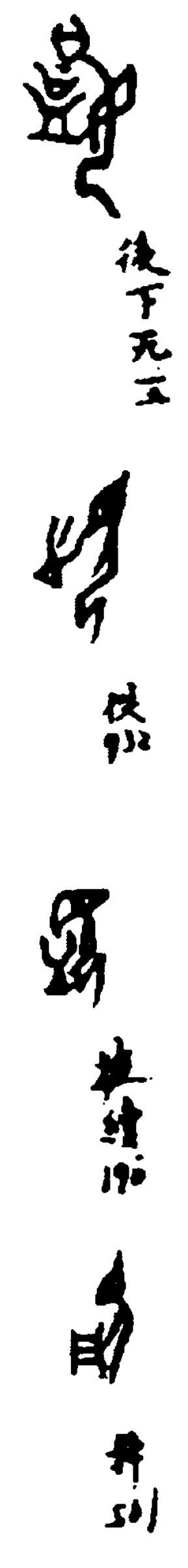
此一解釋，簡明具體，道出原始造字之本義。唐蘭氏殷墟文字記釋監篇謂：

監字本从皿从見，以象意聲化，例推之當是从皿見聲，見在元部，而監在談部，而監得从見聲者，同在見紐，一聲之轉也。……鑑音變入陽部，後人因假竟字為之，因而別為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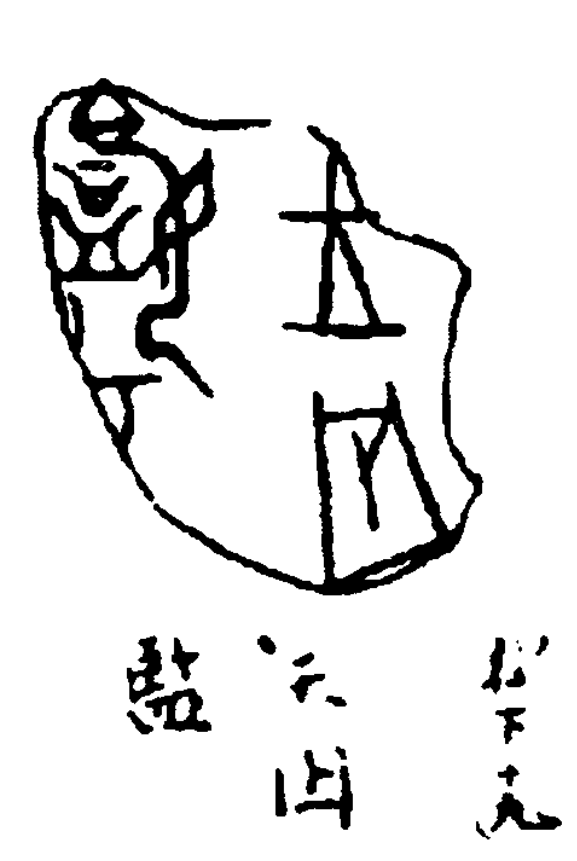
唐氏之意是謂語言可以隨時變異，文字則由漸變而來，是以語言與文字之變異則有時相應，有時卻不能相應，故研究形聲字者，尤須注意。流水韻「監」在十五咸部。邵瑛群經正字對於監鑑二字有所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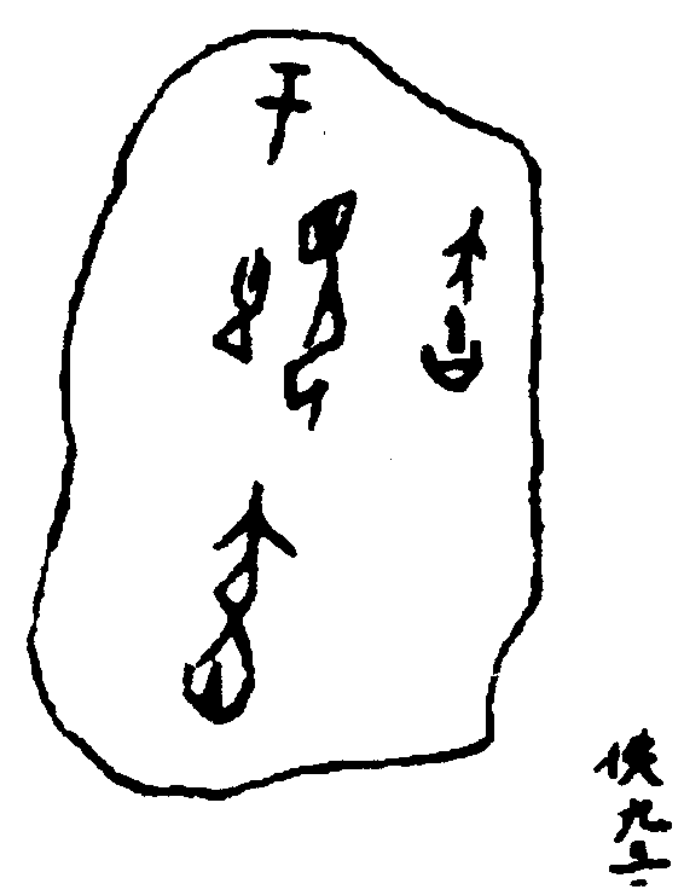
據毛詩傳鄭箋：「鑒為鏡」，自當以鑒為正字，監為異文，而陸氏轉以監為正字，鑒為異文，則陸氏於鑒監二字本不甚了然，故其作音亦不甚清瑩也。不可不據說文而論之」。

今就邵氏之說來研究監、鑒、鑑、鏡之關係，監即鑒之雛型，甲骨文監字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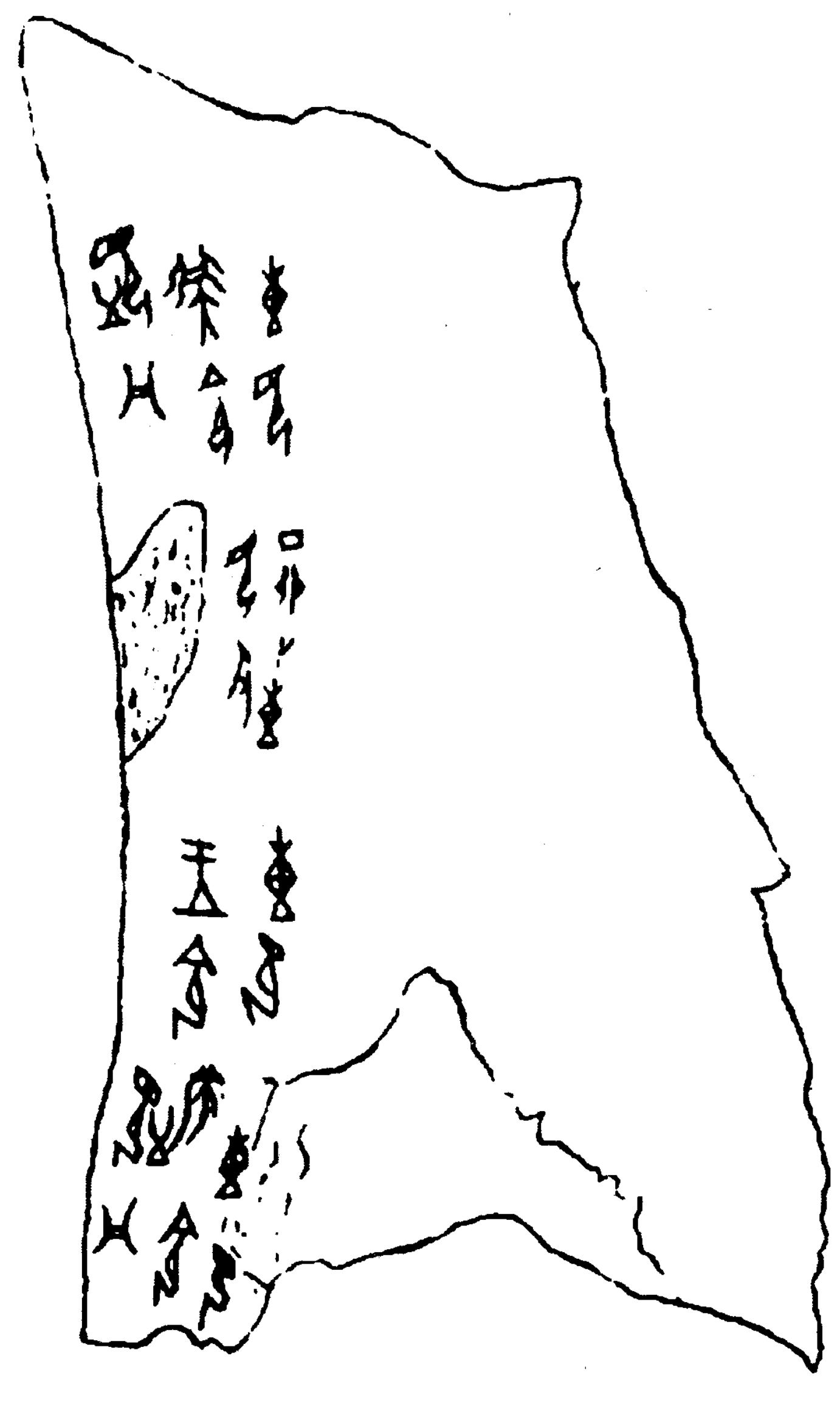


此四字之圖片摹下以便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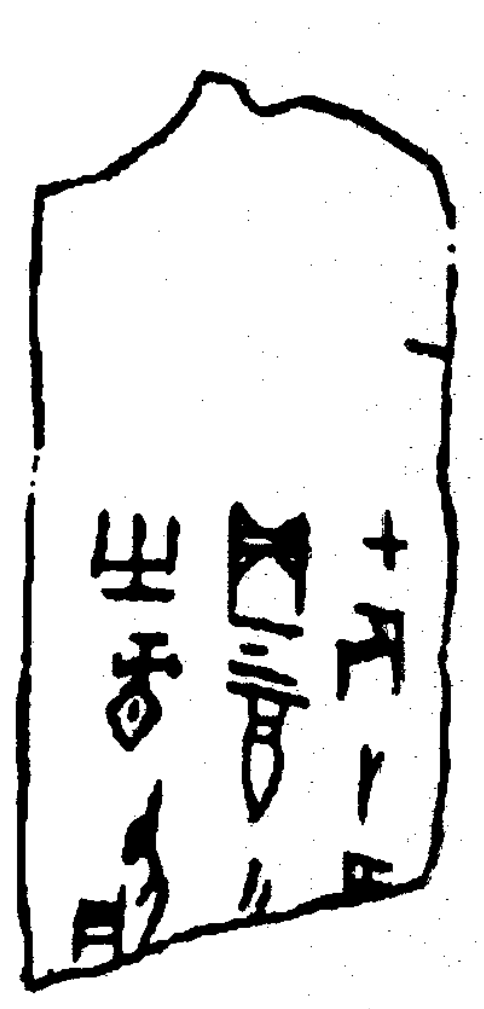




大吉
于監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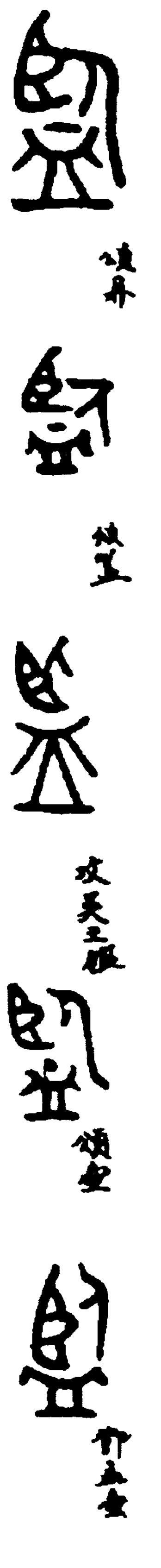


叀見而令監般
叀見王令
丁卯卜叀見尸
叀見而令監般



甲辰卜口貞三酉彡出彔監。

金文監字寫作：



甲骨文和金文「監」字均象人俯視盆水而自照。甲文象形，金文因目和人有時分寫，看來不象从見从皿，而是从臣，从人，从皿。此从臣从人其義與从見並無二樣，惟因根據說文解作「臣伏也」，於是發生極大錯誤，其實文字初造之時，其意義極為簡單。至於加金之偏旁，蓋以時代進步，物質文明日有發達，由陶器進入銅器時代。監字初造始於何時？無確證，恐尚在陶器文化時代，其所从之皿當為瓦製，本有从瓦之⿰監瓦。至青銅器時代，監則改用銅製，是以有从金之鑒，然金鑒始于何時？不可確知。梁上椿先生中國古鏡銘文叢譚一文中談到鑑鏡之演進過程頗亦有趣，援例開始之一段如下：

我國上古文化初期的石器時代日用服飾品中，並無所謂鑑鏡，當時需要映照面貌的時候，只選擇清淨的池水或於盆類的器皿中盛放清水，低頭一照，就完成了反映的工作。到了銅器時代的殷商時期，就進步到盛水全用銅製的器物，偶然在未放水的新製盆式銅器中，向反光的器底一照，居然發現了映照的對象與水上同樣的光澤可鑑，才領悟到銅器中無水也可表現照貌的效能。更進一步想到，如果是只為照面則只有光面的銅片，已可達成任務，於是放棄了盆式靜水的累贅，而始於銅鏡的製作。……根據現在所發現的古鏡來檢討，只有圖紋而無銘文的銅鏡，大約開始出現於殷末周初。

此說謂殷朝始有銅鏡的製作，因無確據難以置信，但知夏商之世已經是青銅器時代，殷墟出土物中即使有銅鏡（此處應略加解釋，此文即待付梓，無暇多作考查，鏡在殷墟出土大批銅器之中並無一見。惟聞孔教授達生說「由殷墓中發現一小銅鏡，其大小約如大茶杯口，器作突起狀，一似鏡非鏡之物，因其被放置於骷髏頭部近旁，故推測其為鏡，嘗於中央研究院展覽過」。）或許銅鏡貴重不

能普及民間一般人民仍以水為鏡，至於鑒與鑑本為一字，只是上下寫和左右寫而已。鏡字之出現，則在秦漢之間，漢鏡銘皆作竟。說文：「鏡，景也，从金竟聲。」段注：「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謂之鏡。此疊韻為訓也。鏡亦曰鑒，雙聲字也。」自鏡字產生後，即成為鏡之專有名詞，所謂著衣鏡、望遠鏡、顯微鏡、眼鏡等等。鏡雖然早已改用玻璃製造，但在文字方面依然沿用从金之鏡字。此即事實與文字不相應之處，如同殷代雖然有銅鏡，其文字仍舊寫作人俯視盆水而自照之形。

銅鏡造自何時？正史無可考。潛確類書曰：「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為鑑，凡十有五。」軒轅內傳曰：「帝會王母，鑄鏡十二，隨月用之，此鏡之始也。」仇池筆記曰：「元豐中東坡至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旁。』其字如累大篆款識，甚精妙。」歷代人對於鏡所詠歌讚美之詩文辭賦，多不勝列，摘錄數句於下：

張佐古鏡詩：「樓上秦時鏡，千秋獨有名，菱花寒不落，冰質夏長青。……」

仲子陵古鏡詩：「萬里秦時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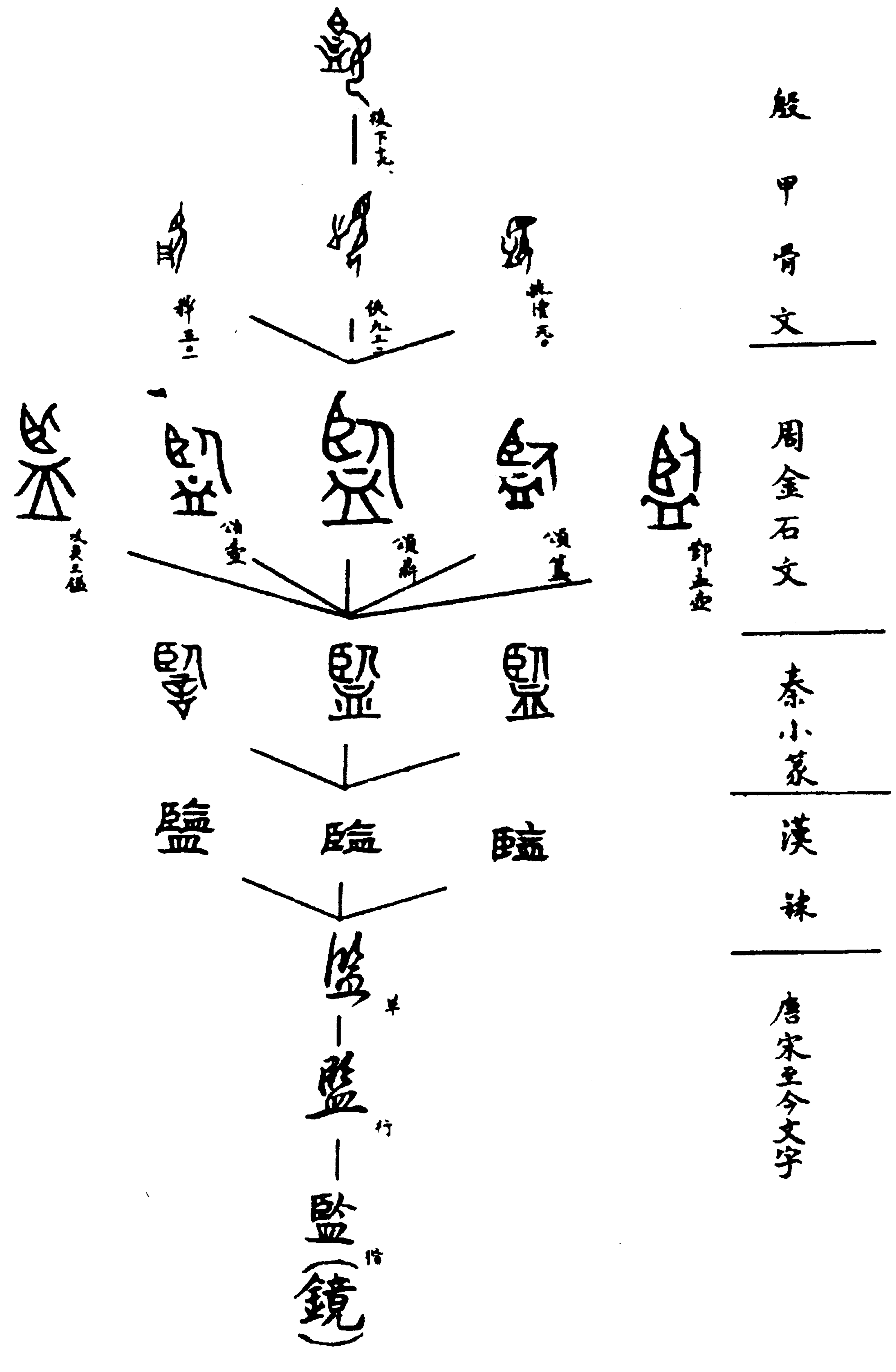
李益古鏡詩：「舊是秦時鏡，今藏古匣中，龍盤和桂月，鳳舞欲生風……」

白居易詠百鍊鏡詩：「……我有一言聞太宗，太宗常以人為鑑，鑒古鑒今不鑒容，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理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

由此可見銅鏡製作雖在遠古，但其興盛時代卻在秦漢之間，其製作花紋之精緻，誠如上述，龍盤鳳舞。

玻璃二字見梁顧野王玉篇：琉璃遠在漢朝即有，此二者是否相同，恐在製作上之分別。至於以玻璃鏡代替銅鏡約在明季傳自西方，已有三四百年之歷史，可見文字之演變是由悠久歲月逐漸演化而來。因此可以推知我國文字不唯有幾千年歷史者，亦或有幾萬年之歷史者。董師彥堂嘗謂：麼些文創始以來已千餘年歷史，至今仍無些許變化」，象我國文字之演變從象形（圖畫）而甲骨（符號）而金石大篆小篆隸書草楷。僅就此正統之演變，已現七種形體，是以我有如此悠久之文字，遂造成我國悠久之歷史文化，崇高之學術，屹立東亞五千年于茲！

監字由甲骨文列下以觀其演變形態：



（原載《中國文字》第九册，一九六二年九月）

釋赤與幽

金祥恆

甲骨祭祀卜辭用牲每每卜其牲，卜其毛色。如：

河奈三牛

河奈叀羊二

河奈叀羊三

河奈五牛　粹三九

蓋卜其用牛與羊也。猶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公羊傳云：「易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是也。如：

求雨，叀黃羊用又大雨。

叀白羊又大雨。　粹七八六

蓋卜其毛色也。猶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又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檀弓：「殷人尚白」。禮家皆以此為釋，謂三代所尚之不同。然以卜辭證之，殊不然也。殷既尚白矣，又何卜之卜以決疑，尚白無疑焉用卜哉？祭祀卜辭，如：

叀勿

叀羊　甲七七五

蓋卜牲用犂或用羊，羊即騂，猶尚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然殷亦用騂也。如：

其戠牛，丝用。

其戠牛，丝用　前一.二一.四

戠牛，羅叔言釋為犆，考說文「埴，黏土也，从土直聲」；禹貢「厥土埴墳」，釋文「埴，鄭作戠」，是古戠與直通。如禮記王制「大夫以犆牛」，周禮小胥釋文「特本作犆」。羅釋戠牛為犆，則非，其訓犆是也。戠牛勿牛均係合文，非一字也。戠蓋即黯，廣雅釋器「黯，黑也」；史記孔子世家「黯然而黑」，淮南子主術篇「使史黯往觀焉」，注作「史墨」。黯从音聲，戠亦从音聲，故通假。如：

求雨，叀黃牛用，又大雨。

叀白羊又大雨。　粹七八六

黃牛。　後下二一.一〇（圖一）

黃牛為合文，與戠牛、勿牛同。非集韻之犢。黃，郭氏釋古玉佩之象，經籍假衡若珩以為之。如：

丙午卜，穷貞：㞢于且乙十白牝。　前七.元.六

乙丑其彡歲于且乙白牡三，王在囚卜。　粹二三五

白牡者，白色之牡牲也。郭氏釋白為拇指之象形。左傳定公十九年「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拇白同屬唇音，古音之魚二部通，則拇白一音之轉，拇又名巨擘，擘白亦一音之轉也，故白引伸為伯仲之伯，為五伯之伯。若郭氏所釋不誤，則羅氏謂音樂之樂，从絲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調弦之器，猶今彈琵琶，阮咸者之有撥矣，則正象以拇指撥弦，彈琴瑟者也。如：

其用堇牛　粹五五一

郭氏考釋堇亦是色，殆叚為緹，赤色也，堇牛即是騂牛矣。

叀幽牛，吉　粹五五〇（圖二）

幽牛　粹五四九（圖三）

貞：王曰止舌

勿曰止舌。

叀幽牛，㞢（又）黃卜。

勿羊（祥），曰止舌，若。　乙七一二二（圖四）

幽牛者，黑牛也。說文「幽，隱也，从山中丝，丝亦聲」（於虯切）。孫詒讓曰：「古文幽字皆不从山，疑從古文火省。」馬氏云：「幽、隱以雙聲為訓，召伯簋幽作幽，甲文作幽，並從火，義為火微也。今杭縣謂火微音正為幽，引申為凡微之偁，爾雅釋詁『幽，微也』。火微則不明，故易困『入于幽谷』，鄭注『不明之辭也』；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注『不明也』。從火丝亦聲。」金器以幽為玄，金文如趞簋「易女赤市幽亢（黃），麻訢用事」；麥鼎「易女赤市幽黃，攸勒」；玉藻「再命赤韍幽衡」，鄭注「幽讀為黝」，正暗黑色也。故幽牛者黝牛也。周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先鄭注云「黝，黑也」。說文「黝，微青黑色」，是也。青黑色，今言灰黑色也。馬氏云：「丝非許書所謂从二幺，即絲之異文。十三篇糸：細絲也，細下曰微也，細絲音同心紐，細者莫如絲，古即以絲為粗細之細。故雨小曰雨絲絲，火微或火小，杭州人曰幽火也。故幽从丝（絲）火，與赤从大火同，為會意。說文从山，蓋火之譌誤也。」如金文弔向簋「赤市幽黃」作幽，與說文同；唯伯賓簋作白幽寶簋作遮連；其上，則从丝工誘變尤甚矣。甲文有从幽林之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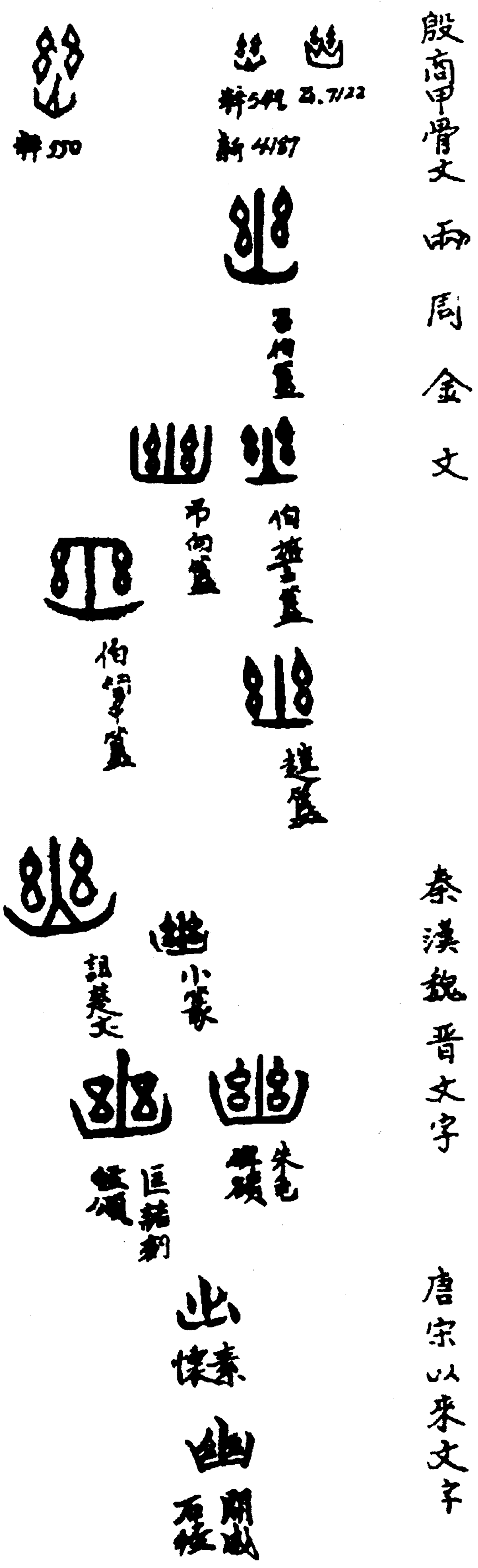
囚用戈方，吉。

隹面行，用戈羌囚大吉。

囚戌

叀𦿆行。　甲五七四（圖五）

𦿆雖為字書所無，蓋从幽林則甚顯明，疑為說文从林矛之楙，許訓木茂盛，則𦿆、幽、矛同為尤韻。卜辭𦿆行與面行為對文，究為何義，不詳。今將幽字形體之演變列表如后：



以上之卜辭皆為卜牲或卜毛色也。牲有牛羊，色有勿戠，有黃白，有羊㸚。禮記所謂「殷尚白」，證諸卜辭，殊不然也。

乙未卜貴貞：舊下乙左馬史其犁，不雨。

乙未卜，貴貞：囚史入馬史其犁，不雨。

乙未卜，貴貞：囚子入馬史王下乙犁。

乙未卜貴貞：旨㱿入赤馮其犁不雨，吉。

乙未卜貴貞：王口口其犁不雨，吉。 卜七三三（後下一八、八，林二、二六、七）（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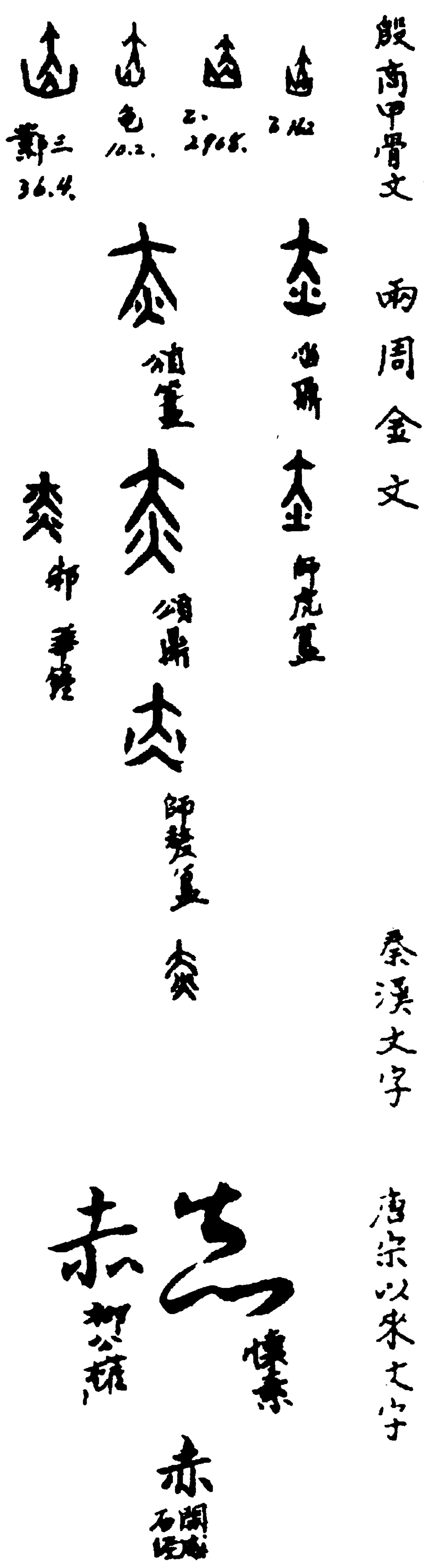
乙未卜，貴貞：在甼囚囚囚赤馬其犁

乙未卜，貴貞：辰入馬史其犁。 卜七三二（菁九一五、菁十、五）（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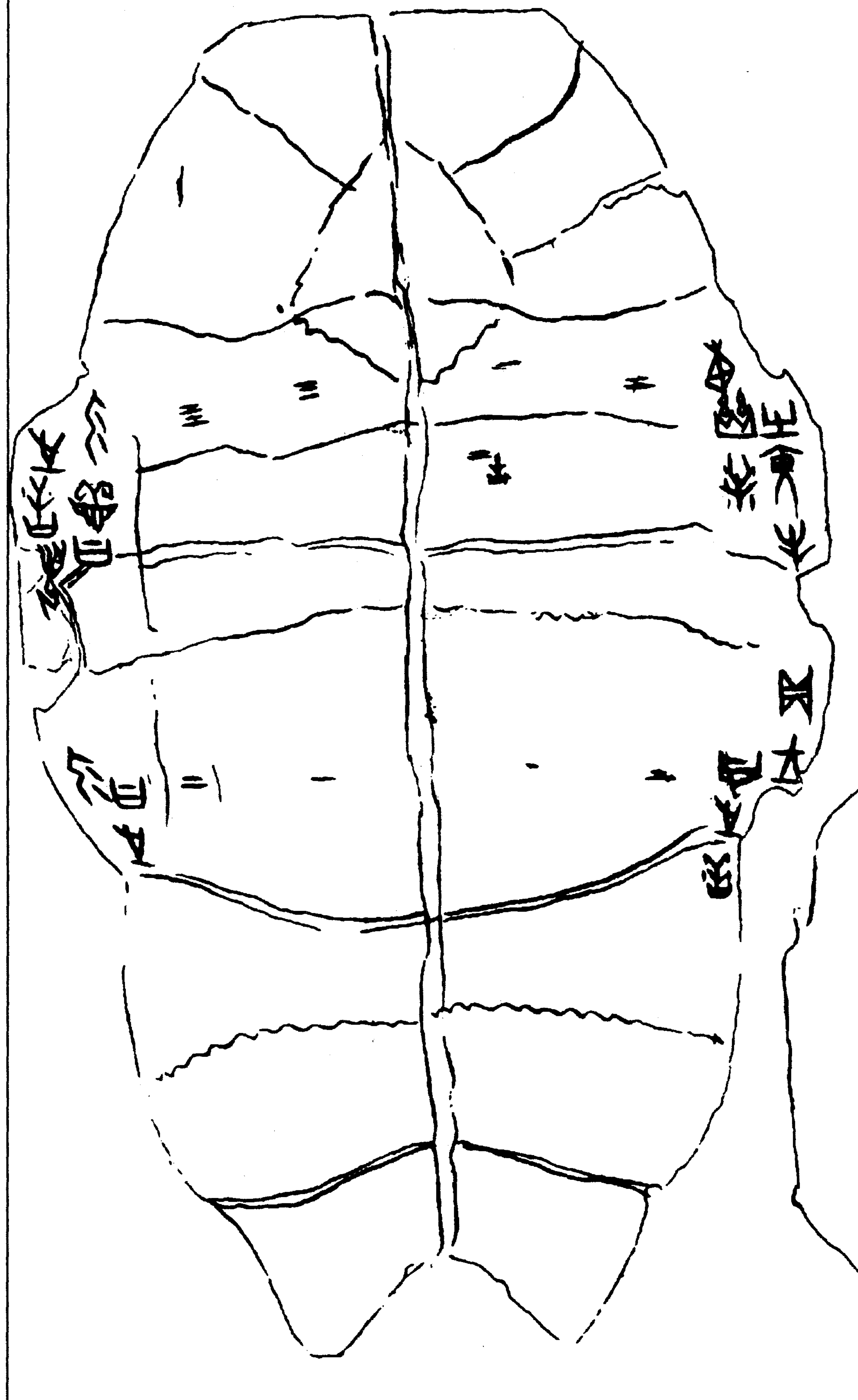
赤馬，赤馮之赤皆從大從火，說文：「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昌石切）𡗗古文从炎土。」南方色也自非赤之本義，赤者火色也，大火之色赤，然火之色黝，故赤从大火與幽同為會意。而馬氏六書疏證謂从火，大聲，為形聲，則非是。赤為朱色之深者。易說卦「乾為大赤」，離為火。困，「困于赤紱」。鄭注「朱深曰赤」。尚書顧命「赤刀」，鄭注：「武王誅紂刀，赤為飾，周正色。」禮記明堂位「周尚赤」。初生之子，其色赤，故曰赤子，如尚書康誥「若保赤子」。其馬色赤曰赤馬，如釋名釋船：「船之輕疾者曰赤馬，體正赤，疾如馬也」。三國志曹瞞傳曰：「時人有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呂布傳「布有良馬曰赤兔」。赤兔雖為馬名，亦必以赤色狀其馬也。卜辭赤馬赤馮亦為赤色之馬也。金文之赤从大火，如㺇盤「易女巨鬯一卣，玄袞衣，赤市幽黃，赤舄攸勒」之赤，市赤舄作𤆍。師虎𣪘「赤市幽黃」之赤作𤆍，頌鼎作㶣。赤舄者如詩幽風狼跋「赤舄几几」，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赤市（韍）者，如詩小雅車攻「赤芾金舄」。雖火有作㞢者，有作㞢者，㞢象火焰之有火星也，㞢乃㞢之譌，而小篆之火乃㞢之譌變。說文古文赤从炎土，李杲曰「郑公華鐘作㷊」，此蓋移土於上耳。馬氏據苗夔謂从土聲，土音透紐，赤定紐，古音通。然郑公華鐘之㷊从夾者，乃夭之譌，而說文从炎土，土火之譌，炎乃大之譌。或謂長江以北，土赤如火，故从炎土，則與說文堇為一字矣。

戊午卜，㱿貞：我獸敂，𢀛（禽）止（此）日獸，允𢀛，隻虎一，鹿四，兕一百六十四，麑一百五十九，闌赤㞢友二赤。 乙二九〇八（圖八）

此乃武丁田獵卜辭之一，而獲禽獸之多，為卜辭中所罕見。考釋詳見大陸雜誌第八卷第十二期董師彥堂之武丁狩敂澂說。𢇍字疑是說文闌。許云：今闌，佀雄鵗而黃」。玉篇作「𪇰闌」，从隹两省聲（良刃切）甲文从㸬蓋象柴門也，古之貧者，以柴薪編為門戶，如後漢書楊震傳「於是柴門絕賓客」。隋書地理志「漢中之人，性嗜口腹，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禮記儒行「蓬戶甕牖」。漢書項籍傳「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左傳襄公十年「篳門閨竇之人」。禮記儒行作「篳門圭窬」。鄭注「篳門荊竹織也」。古以荊竹編織成柴扉，猶今以金鋪玉戶，不足為奇。𨻰疑从隹两省聲之闌，為𪇰闌，與能學人言之八哥相似之鳥。卜辭闌赤㞢友者，赤色之闌一雙也。茲將赤字形體之演變，列表於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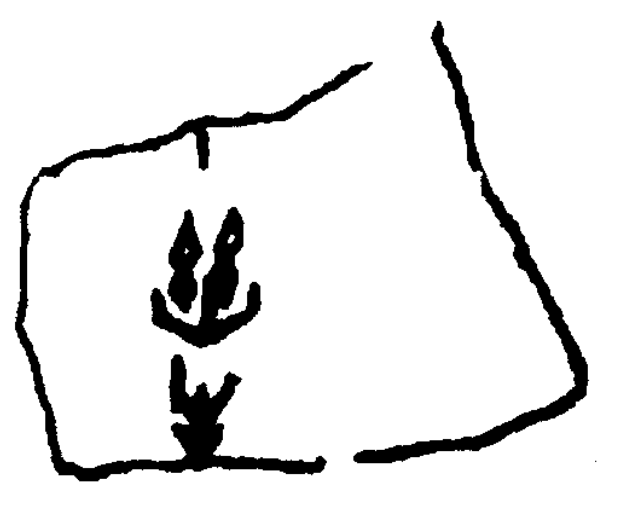

殷商甲骨文
乙162
乙2908
色10.2
續三36.4
兩周金文
㺇盤
師虎簋
頌簋
頌鼎
師嫠簋
郑華鐘
秦漢文字
唐宋以來文字
懷素
柳公權
石闕銘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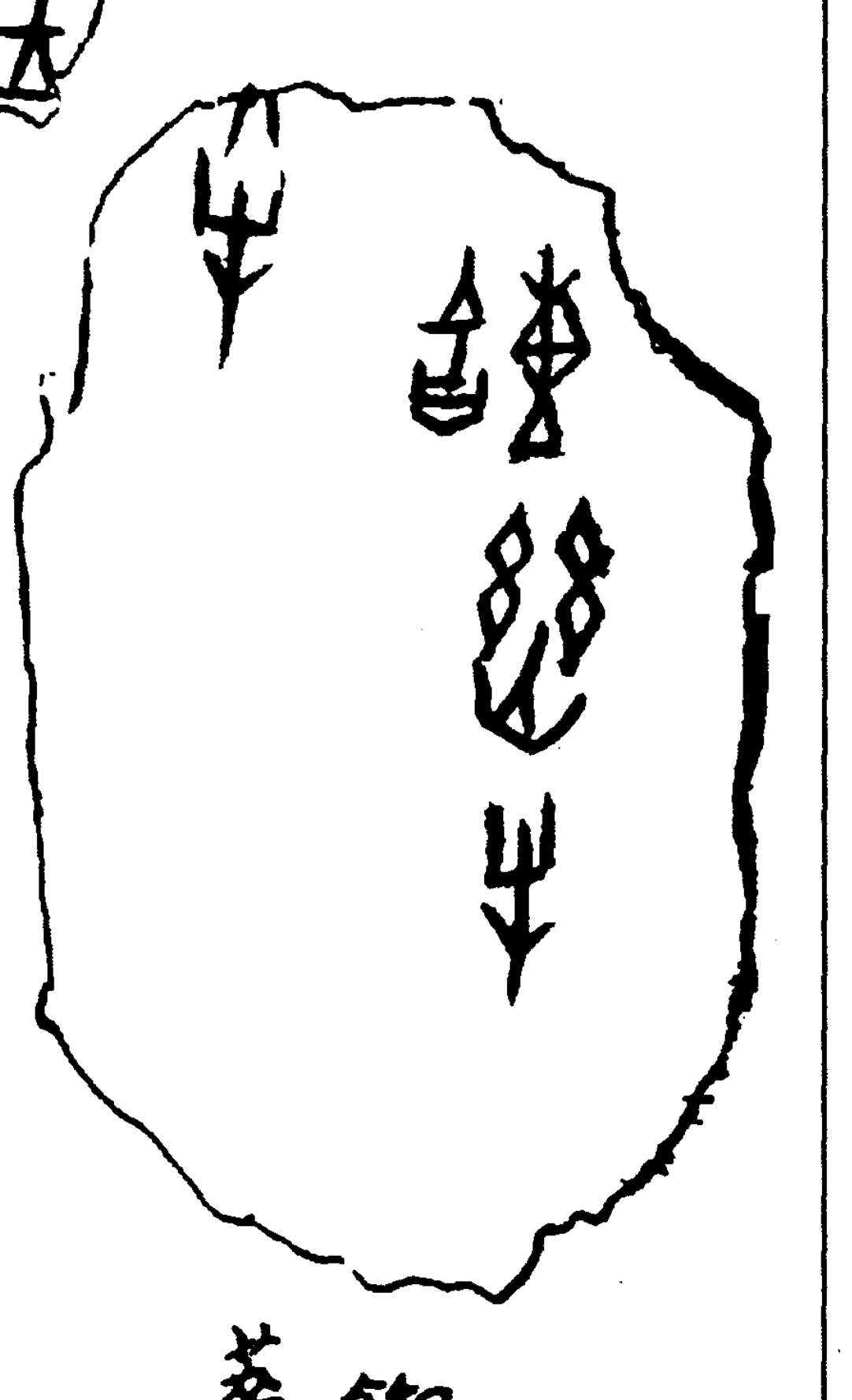
乙 7122.

圖三



華 549.

圖二



華 530

釋又ᄇ出ᄇ

金祥恆

殷虛甲骨卜辭中之成語，常見者除馭嫠、不絀黽、受又〻、受年、又它、又用、止尤、茲用、至吉、弘吉等外，尚有又ᄇ出ᄇ。馭嫠已經董師彥堂考釋為延釐（見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釋延嫠）不絀黽各家考釋意見不一。成語難考，不獨卜辭，蓋古書中之成語亦然。王國維先生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云：「其難解之故有三：譌闕，一也；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而卜辭斷簡殘言隻字單句，尤為難考。卜辭中「又ᄇ」治契學者隸定為「又正」，「出ᄇ」隸定為「之正」，然其意義為何？無人詳究探索。今就卜辭中之「又ᄇ」「出ᄇ」數數見者，得比較而求其意義，雖非敢自信為確解定論，然可供諸研契者之參考也。

甲骨卜辭中「又ᄇ」又作「出ᄇ」，如前四、四〇、一

己酉卜黍年，出ᄇ雨。（圖一）

前五、三九、五：

其五卣，又ᄇ王受又佑。（圖二）

貞，弗其隻（獲）品土方

貞隻（獲）品土口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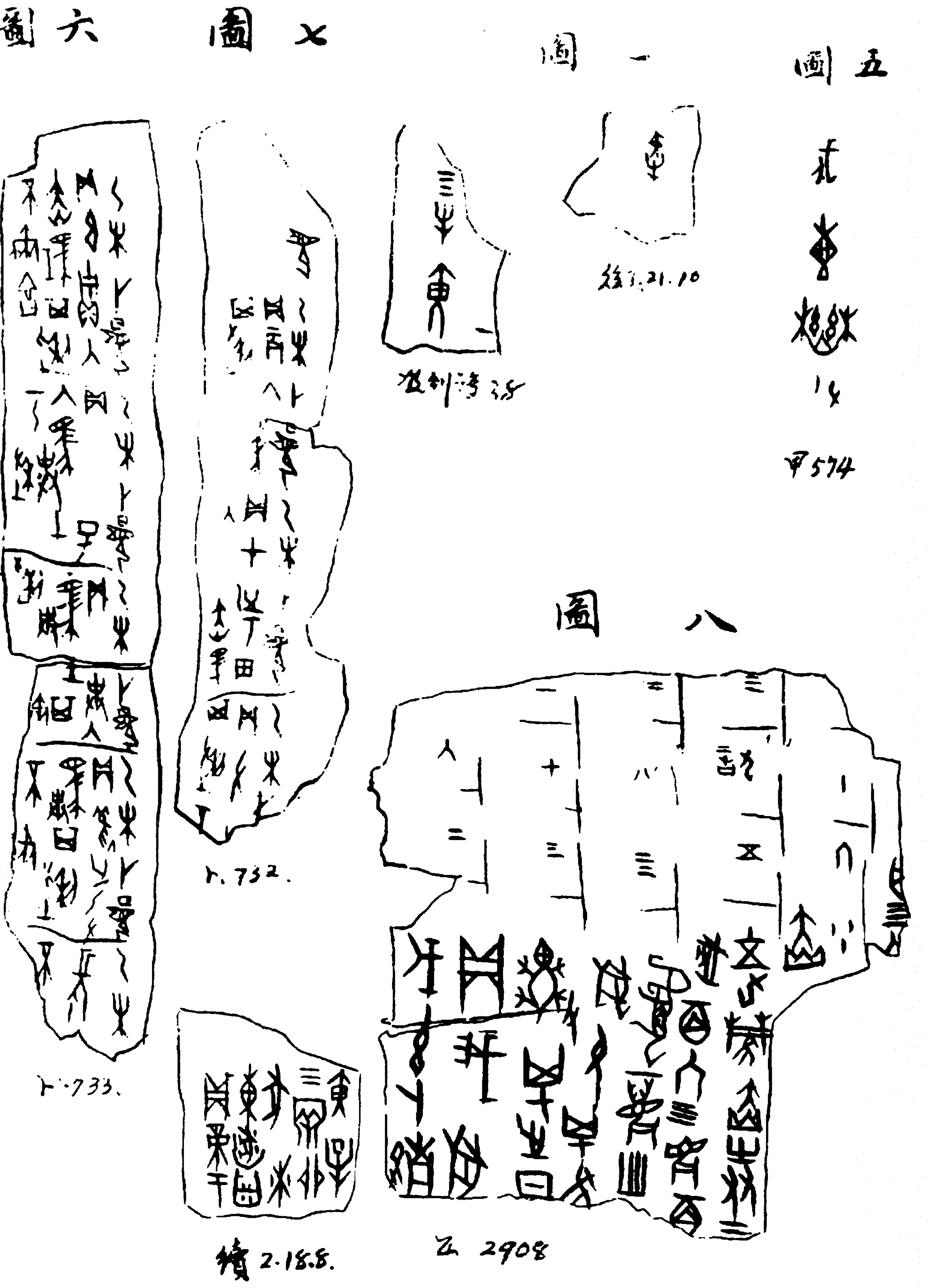
珠一一七、續三、三二：

癸丑卜，㱿貞，勿隹王ᄇ吕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癸丑卜，㱿貞：勿隹王ᄇ吕方，下上若，不我其口口。（圖四）

品與ᄇ正同，ᄇ乃品之省。說文「延，正行也，从辵，正聲。征，延或从彳。」丁福保說文詁林云：「慧琳音義九十六引行也，考爾雅釋言、詩毛傳、鄭箋皆與慧琳音義所引同。徐本作，正，行也，正行非連文。考經典多用延，或體作征，如書序作成王政，馬本政作征，注云：征，正也。孟子征之為言正也。核各說證之，古本當作延，正也，行也，今本奪也字，宜據補，而小徐謂从正道行也，未免穿鑿矣。」丁氏據孟子征之為言正也，正可証正、征通用，其實征延正原為一字，何以言之？說文从彳之征，乃从辵之延之省。金文同征簋之征作[illegible]，盧鼎作征，延簋作[illegible]，與汗簡古文尚書作[illegible]，乃从彳（行之省）从ᄇ。說文謂从辵非ᄇ者，甲文品也，而征者从正，乃ᄇ之省，猶ᄇ為品之省。如太保敦作[illegible]，號仲簋作征，鄦異敦作[illegible]，所以亻者，彳之譌誤，正為延（征）之省

出與又，其義同，為有也。董師彥堂、郭氏等已詳考之矣。（見卜辭通纂釋數字與甲骨學五十年祖甲改制（下））ᄇ隸定為正，已為治契者所公認，研究文字者所不敢非議。然甲骨文常多引申假借，一字多義，因古文少而語音多之故。ᄇ孫詒讓契文舉例下云：「征皆作[illegible]……又或借足為征。如貝（貞）叀立ᄇ吕（舌）方。」孫氏釋延為征之本字，釋ᄇ為假借字，皆非也。羅叔言云：「說文解字正从止一，以止。古文从二作足，又从一足作足，此从口，古金文作ᄇ，此作匡郭者，猶丁之作口，就刀筆之便也。許君云从一足，殆由ᄇ而譌。正月字、征伐字同。又作品，从ᄇ，知品即正者。卜辭曰：貞，我弗獲，正吕口（方）……以其文觀之，皆為正矣。」（殷虛書契考釋）羅氏釋品與ᄇ為正，為征是也。然正所从口或●何義，未加說明。余謂口者即城郭所从之墻圍，甲文郭作[illegible]，衛作[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之省。羅叔言云：「象衆足守衛口內之形」，而品、ᄇ正象人足巡行攻城之形，衛為自衛，征為伐人，其意相承，其義則相反。鄭樵六書略「正象射的形」。黃生曰：「正當訓射的，射者心以步揣其遠近之準而施的焉，故从止一。」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正當訓侯中也，受矢者曰正，拒矢者曰乏。」皆非也。甲文如甲三三四六，



（原載《中國文字》第八冊，一九六二年六月）

然延不見於甲骨文而得之金文，蓋金文常常書寫古文。正、延、征古原為一字，其本義當為征伐之義。孟子盡心章：「征者上伐下也。」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征伐以討其不然。」書胤征：「胤后承命徂征。」傳：「奉辭伐罪。」周禮太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司農注云：「征謂征伐人也。」即其義也。引申為正，正者正也。如論語顏淵：「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祖甲改制，年終閏，改為無節之閏，改一月為正月，月上加「在」（見殷曆譜日譜五）。如戩二九、三。

癸亥卜，即貞：旬亡囚，在正月。（圖五）

又假借為足。說文古文一作疋，从一足，蓋由古文正之譌，疋乃足之譌，猶哭之為夭。而說文：「足，人之足也，在體下，从口止。」之足，正是正字，足以口上，不詞，故馬氏六書疏證云：「人之足也，在體下，从止口，疑非許文。」而說疋為足之本字。說文云：「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高田忠周曰：「足之初文作𤴓，後變作足。」甲骨文𤴓（甲二八〇八），金文商周金文錄遺五五父癸足冊鼎作𤴓，正象足。戴侗曰：「自股脛而下通謂之足也。」如乙一一八七。

貞：疾足，惸。

正象足形，而腿旁ゝ者，指疾之所在也。金文編收足作疋，如免簋：「冊令免曰：令女疋周師嗣𪚹」之足作疋。師兌簋：「王乎內史尹冊令師兌：余既令女疋師」，商周金文錄遺二七八、一一「多正」作多疋，容氏以正為足，謬於說文之足也。但甲文亦借正為足，如甲一六四。

其方曰：疾足。（圖六）

疾足者足病也。卜辭疾首、疾目、疾齒、足疾等參見殷契徵醫前一四八、六：

貞：奈，五牛足。

貞足　（圖七）

蓋貞卜奈祭，用五牛足夠也。前六七七：

丁卯卜，余求于夔，三牛允足。

戊辰，余求允足。　（圖八）

蓋余求于夔用三牛，允足也。

帝宗足王受又：　元嘉造像室二四五

貞，王祝生

貞足。

貞足。　龜一二七　（圖九）

蓋貞卜足夠也。究為何者足夠，因殘缺而不知也。佚一六六、珠六二五：

祝叀今其三宰，呂彡足王受又　（圖十）

亦為用三宰足夠也。乙六九五一：

㞢于且乙宰足。　（圖十一）

㞢祭于且乙，用宰足夠也。虛九六八：

足雨　（圖十二）

虛一三八二：

帝令雨足　（圖十三）

蓋求雨也。祈上帝下足夠之雨也。足之相反詞為不足，如珠四五四：

貞，雨不足辰，亡匄。　（圖十四）

庚辰卜，大貞：雨不足辰不　前二芁三　（圖十五）

辰疑為蓐，國語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此言無足夠之雨而蓐也。郭氏釋干支云：「辰實古之耕器。」淮南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此其證也。

貞，帝令雨，弗〻足年。

帝令雨，足年　前一五〇一　（圖十六）

足年者豐年也。雨足而後年豐，故祈上帝下足夠之雨以耕耘也。詩小雅信南山：「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詩集傳：「霑足皆饒洽之意也。」然上帝下雨不多不足，以耕耘年弗足為凶歲。孟子告子上：「凶歲子弟多暴。」禮記王制：「國無七年之蓄曰不足。」金璋甲骨七集五七。

貞：其于十歲乃㞢（有）足　（圖十七）

有足者亦足年也。足年穀梁傳為有年，桓公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也。」詩經曰有歲，如詩魯頌有駜：「自今以始，歲其有。」亦其有歲也。雨澇憂水大，雨少愁天暵，故以雨足為度。前三二九三

庚午卜貞：禾㞢（有）及雨三月　（圖十八）

孟子梁惠王上：「王知七八月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禮記月令：「時雨不降」，「時雨將降」，及時之雨為時雨。

足興不足相對成文足又書又足㞢足，不足書㞢不足。如拾三．一四：

三牢用，又足，王受又 （圖十九）

典

乙卯其黃牛，足王受又又。（祐） 續存下九〇六 （圖二十）

祝叀今其三牢。昌酌，足王受又。 佚一六六

貞：祭五牛足。 前一四八、六

之語法相同。意義相似。古語中常加有字為語首助詞，如詩大雅文王：「有周不顯」尚書召誥：「有殷受天命」。湯誓：「有夏多罪」。召誥：「有王雖小」。有周、有殷、有夏、有王者周殷夏王也。

貞：叀乙酉酌，又足 甲一三三六 （圖二十一）

又足，王受又（祐） 珠八五七 （圖二十二）

昌其、戠，鼎乃各日。又足 甲四〇四 （圖二十三）

其口、于大丁，又足 掇八九六 （圖二十四）

又足者亦足也。京都帝大所藏甲骨一九三〇

癸酉

叀甲午王受年。

叀祖丁林（舞）用又足。（圖二十五）

考釋云：「これ祖丁の禁に舞を用れか。正あり」釋舞為舞字，舞字は下に二于い以つているのは二足に竹馬をつけての高脚舞踊をかたどつたのであろう」是也。釋林為禁則非。林舞殆為樂名，左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杜注：「桑林殷天子之樂」。莊子養生主：「湯有桑林之舞」。林舞疑即桑林之舞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雨乃大至」。林舞或因成湯禱於桑山之林，故名林舞。呂氏春秋慎大篇：「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注：「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此片貞卜王受年，祭祀且丁用林舞已足夠。因殷商成湯又有大濩之樂，古本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呂氏春秋古樂篇：「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濩大武」。墨子三辯篇云：「湯伐桀，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漢書禮樂志云：「湯作濩……濩者救民也」。春秋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于患害，故樂名大濩」。公羊隱公五年何休注：「殷曰大濩，殷時民大樂其護己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以甲骨卜辭證之如前一三、五：「乙丑卜，貞：王宾大乙，濩，亾尤」不獨先妣也，先祖亦然，故不用大濩之樂，已足夠也。為求雨以舞者，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師而舞雩女巫旱暵」。不獨殷商求雨以舞，周亦然耳。甲九一〇。

叀戍射，又足。

唯戍射，已足夠矣。甲三一〇四。

丁卯卜，曰：苗戈又品，隹，允品 （圖二十六）

此卜辭中苗戈與隹不識，其意義亦不詳，唯㞢品與允品為有足與允足也。

不足書㞢不足。如：

貞：役隹㞢不足。

貞：絲凰不隹。 前六四、一 （圖二十七）

辛未卜：穷貞：王㞢不足

貞：王亾不足 乙七七七三 （圖二十八）

亾不足者㞢（又）足也。

昔年孫詒讓撰契文舉例，征下云：「囚申貞（貞）㞢于父乙牛宰（龜卅五之二）諸字皆著文末，其義難通，未知其為正為征，抑或別為足字，皆無由決定矣」。今以卜辭比較研究，釋為有足，乃可定之矣。

甲骨文正，除作征伐之正，正月之正借為足外，陳氏殷虛卜辭綜述百官：臣正如乙六四一四：

王以臣正 （圖廿九）

此片為殘片，蓋所謂臣正之正是否猶尚書康誥中「越厥小臣外正」之正，與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之有正之正，難以遽斷。但金文中以正為官長者，如商周金文錄遺二七八三：

王屖于多正

三代吉金文存九三一師兌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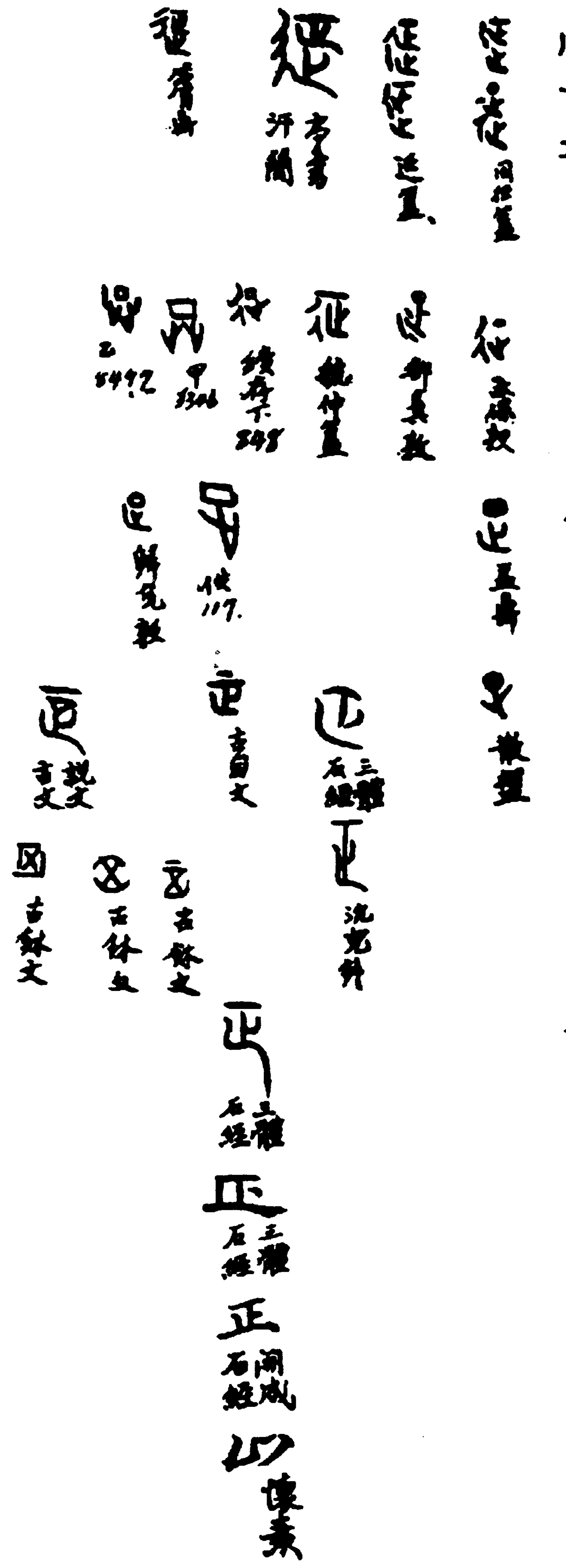
王乎內史尹冊，令師兌，余既令女正師龢父嗣又右走馬

多正者猶尚書酒誥：「百僚庶尹」之庶尹，春秋左氏傳隱公十一年：「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也」杜注「卜正，卜官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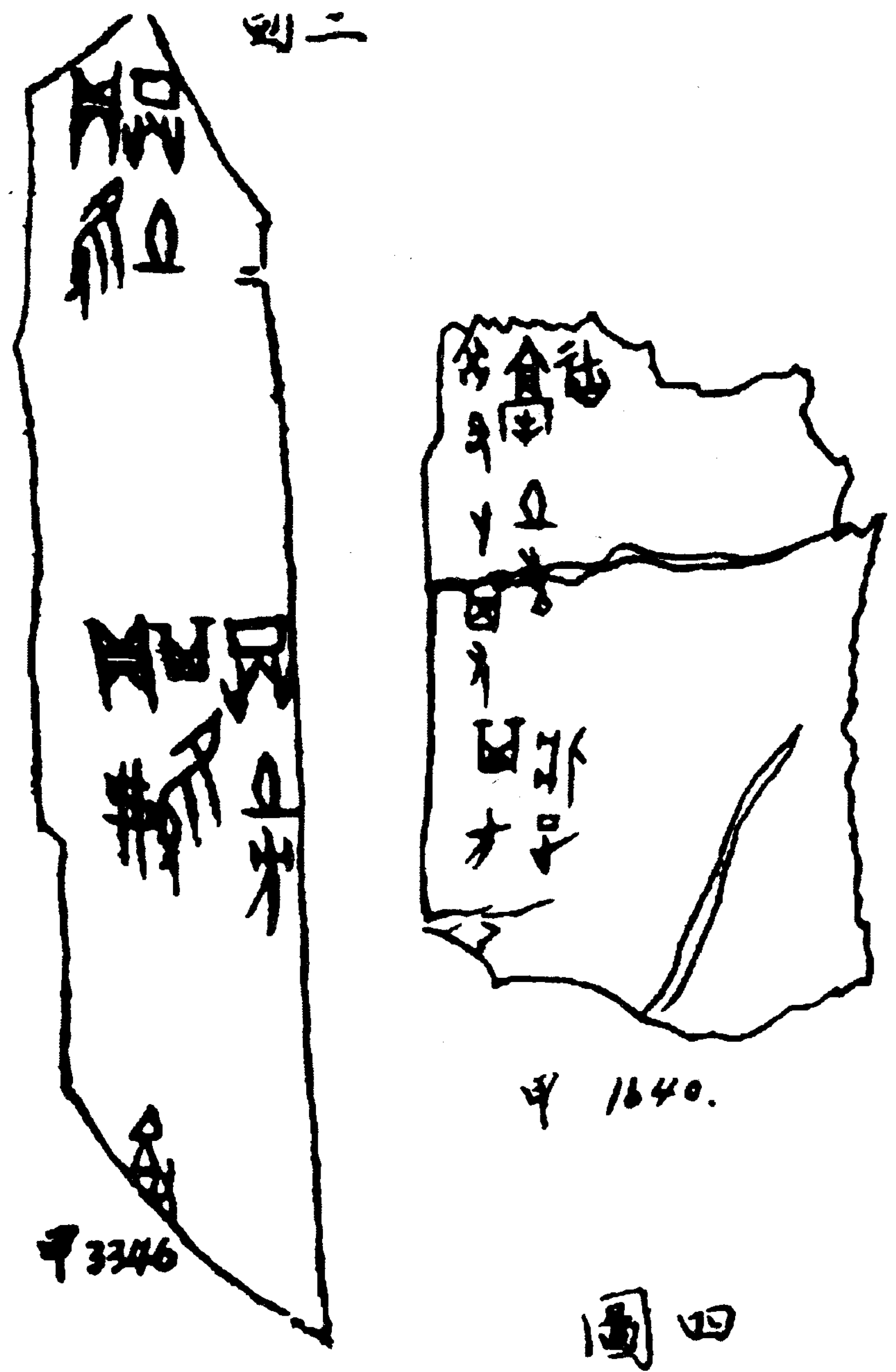
正之音讀，說文之盛切，注入十一部，足，即玉切，入三部，今山東等地讀足若沮，沮子余切。正為照紐，足為精紐，中古音雖不相同，但上古則相通，殆為雙聲，故得假借。茲就正字形體之演變，列表於后：

周古文　商周甲文金文　秦漢文字　唐宋以來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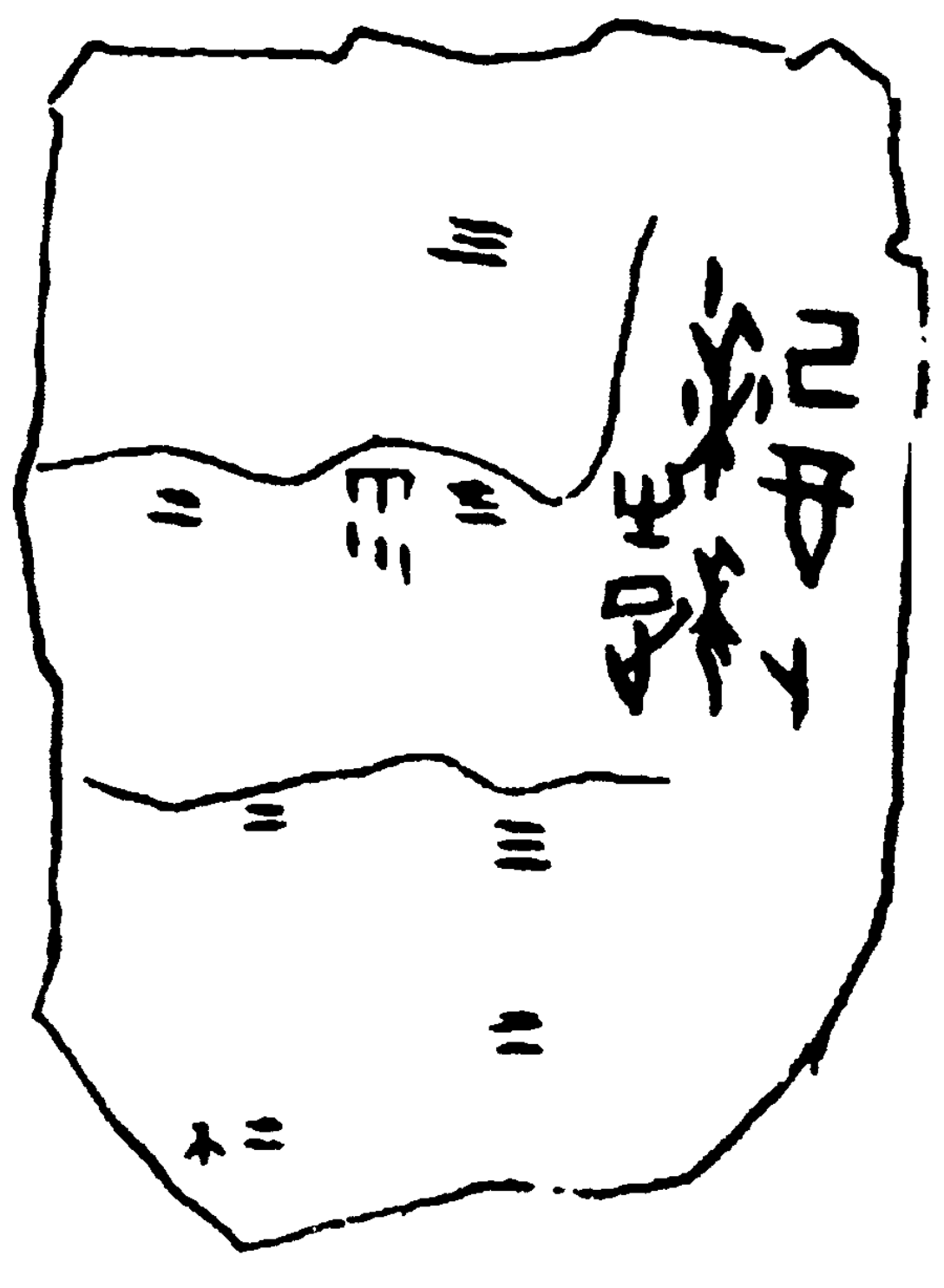


汗簡
甲3346
乙8492
續存下248
佚117
說文
古文
三體石經
石經開成
懷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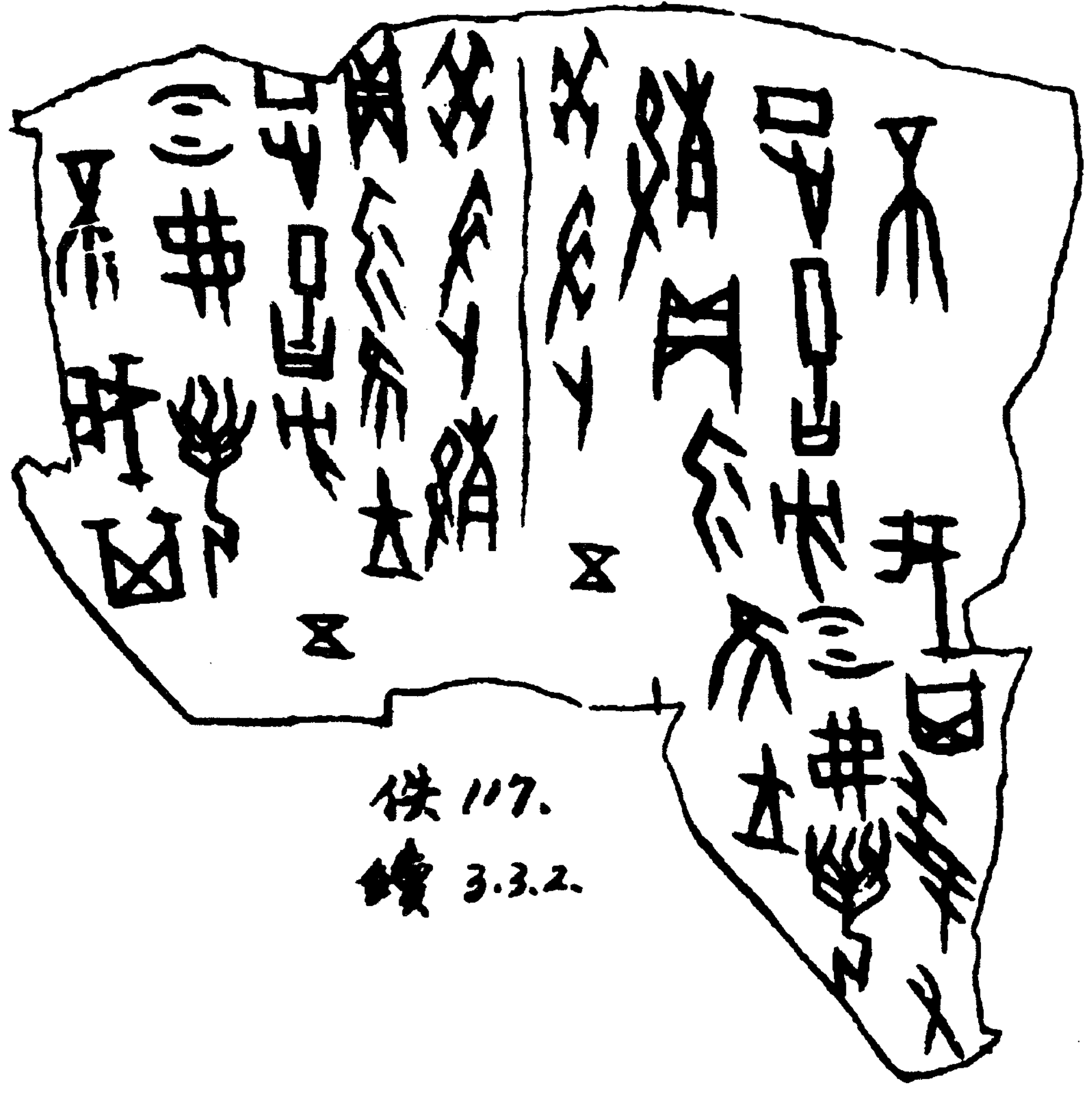
圖二


甲3346
甲1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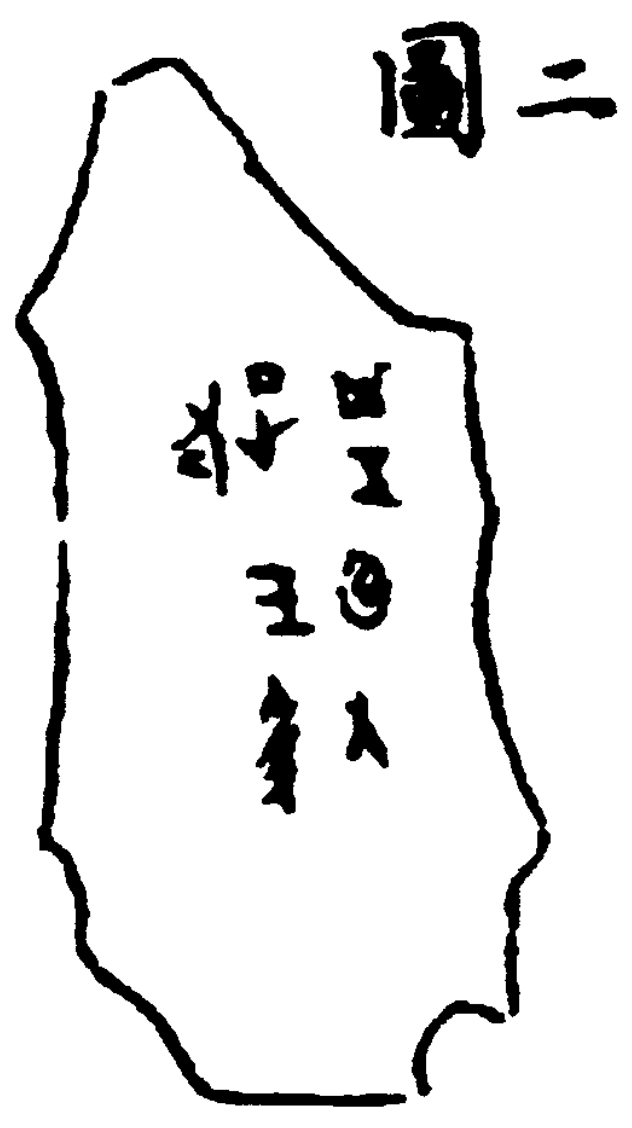
圖一


前4.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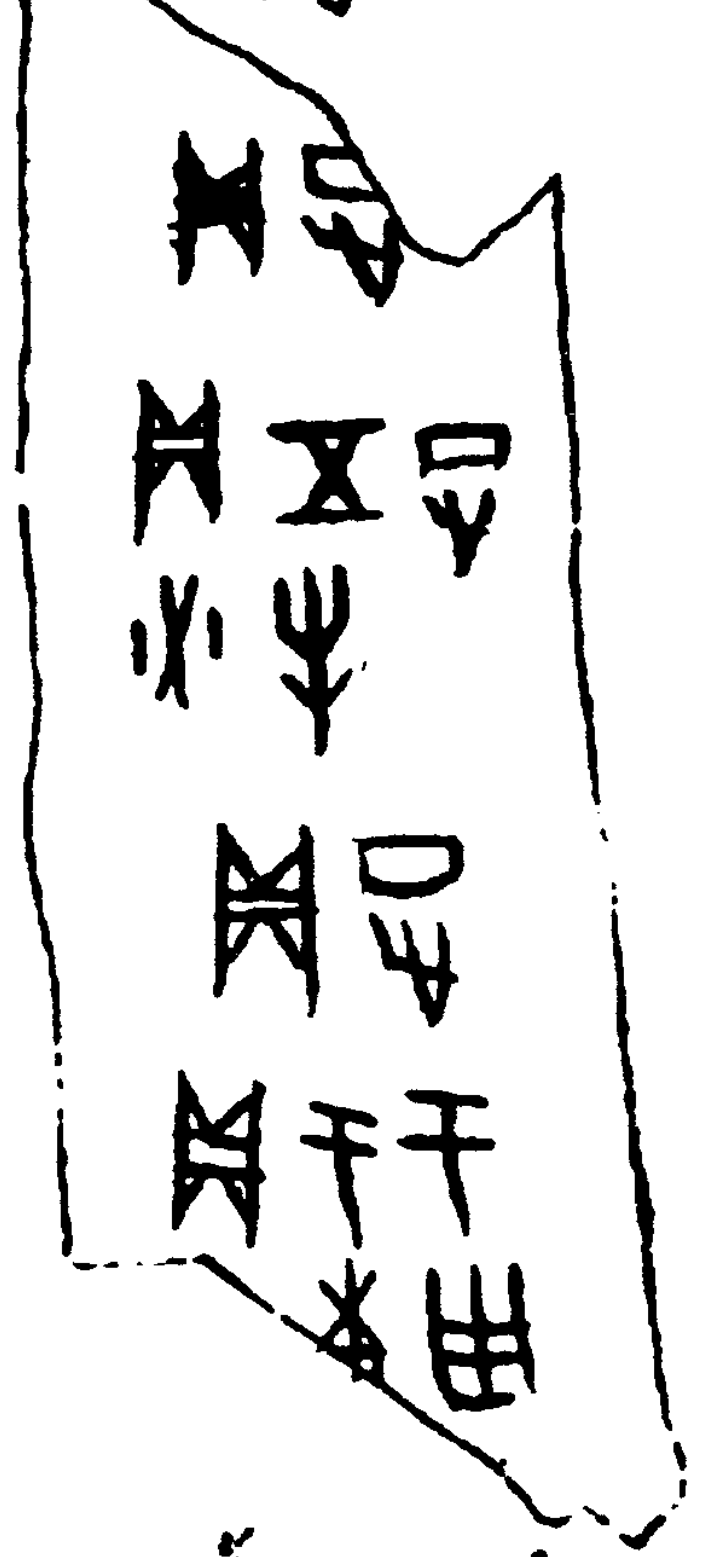
圖四


佚117.
續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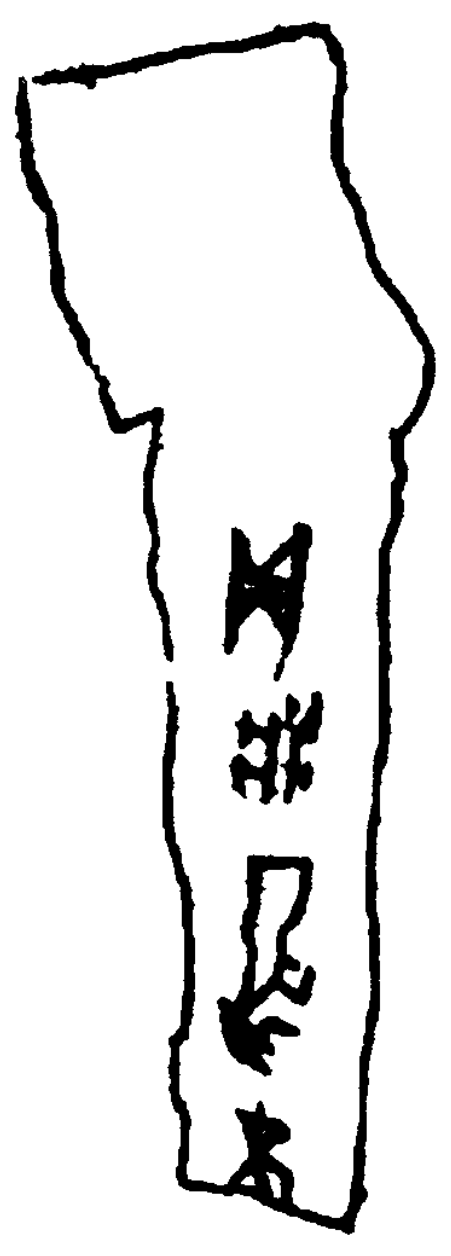
圖二


前5.3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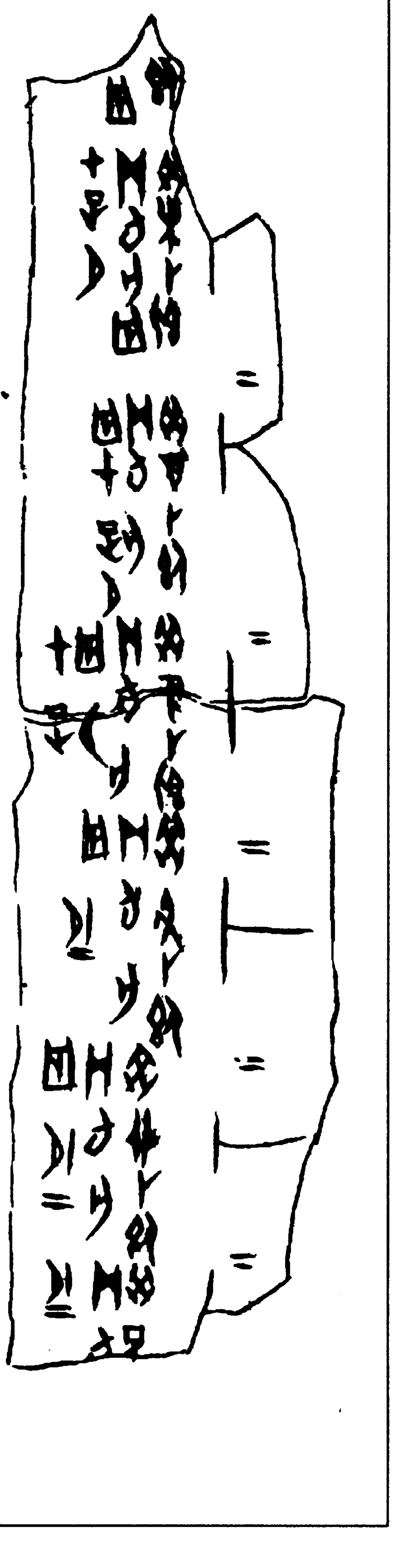
圖七


前1.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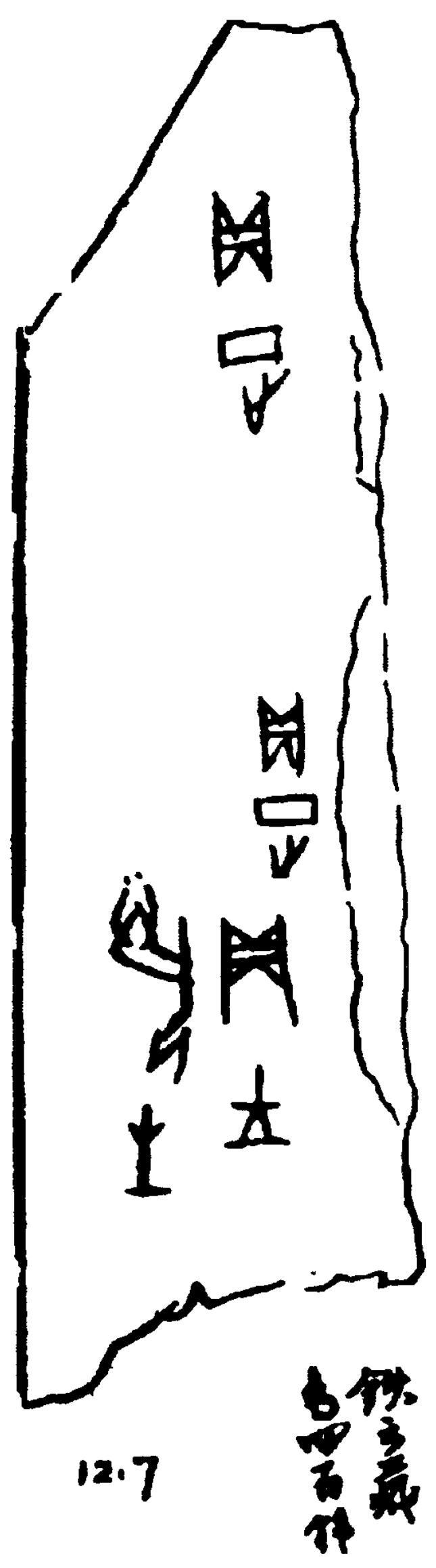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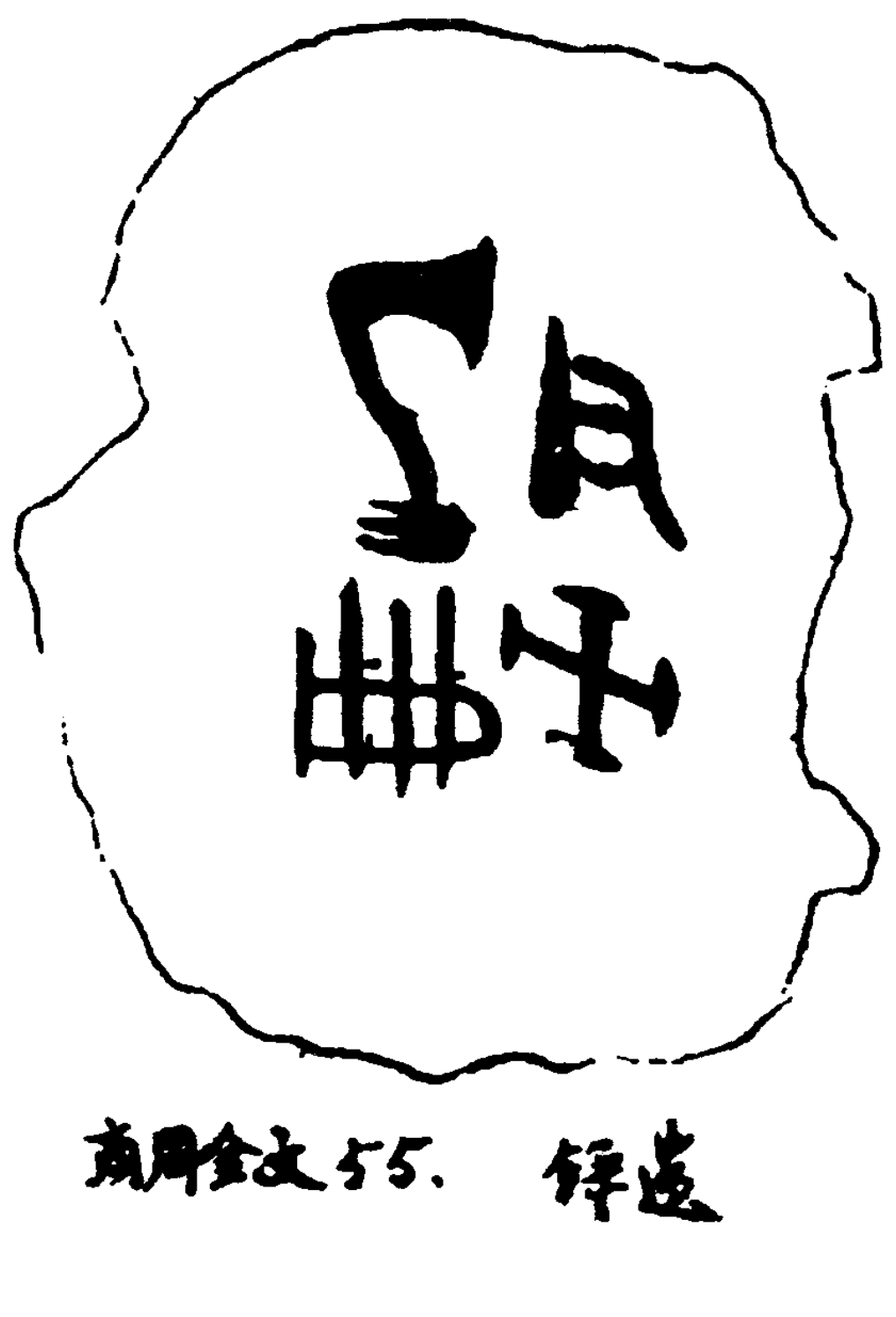

乙1187.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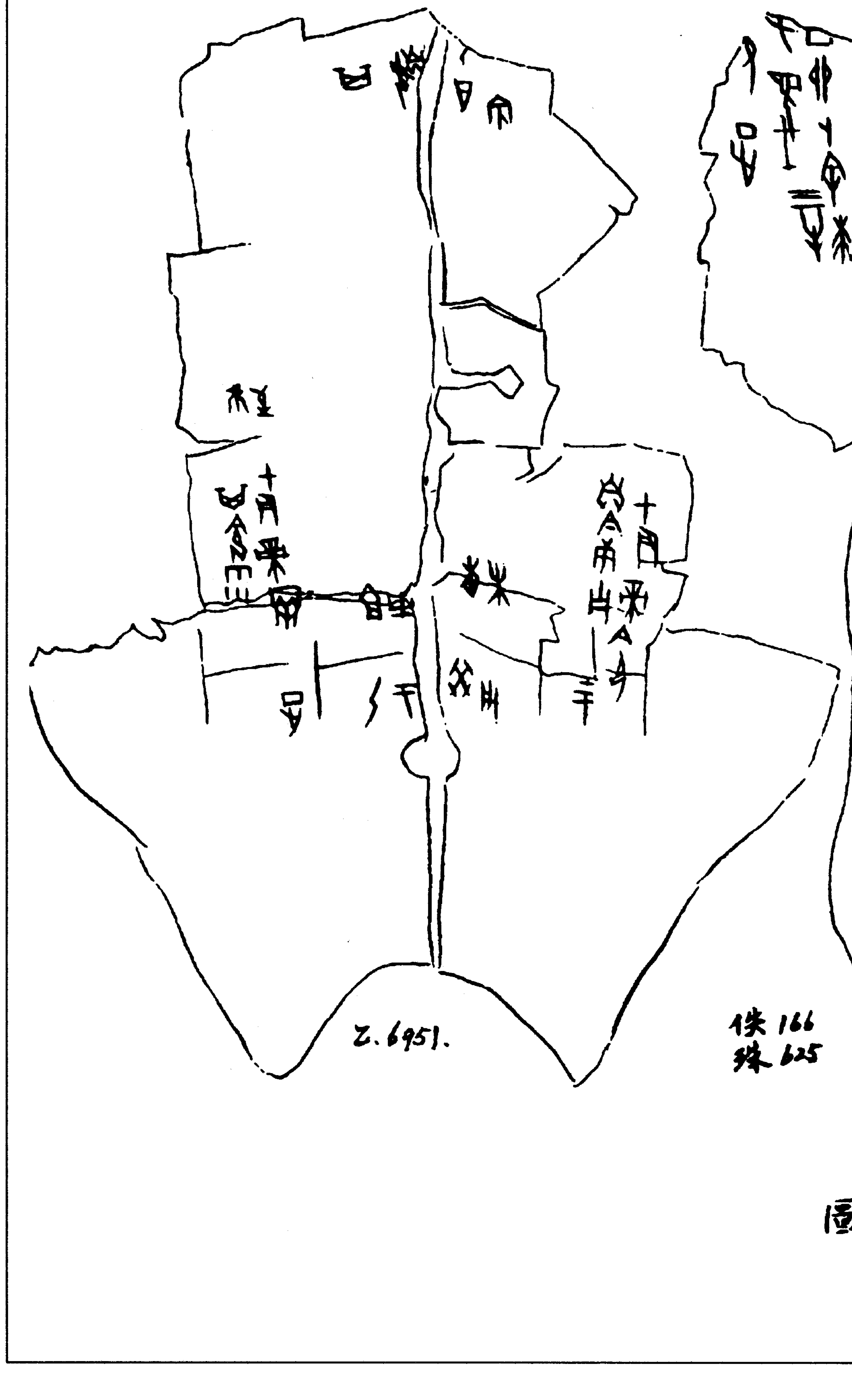

鐵29.3.
鐵29.4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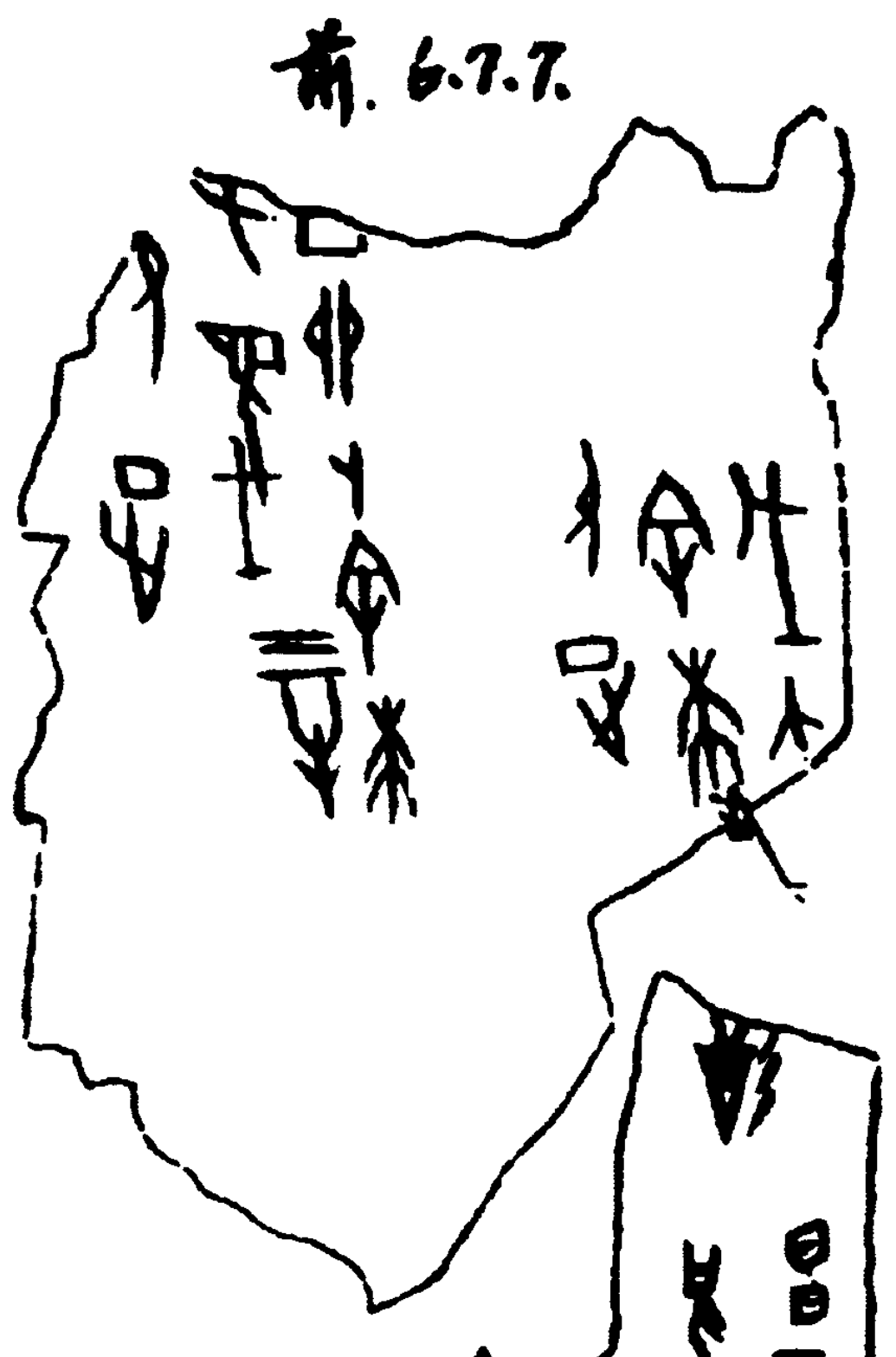

12.7
鐵云藏龜四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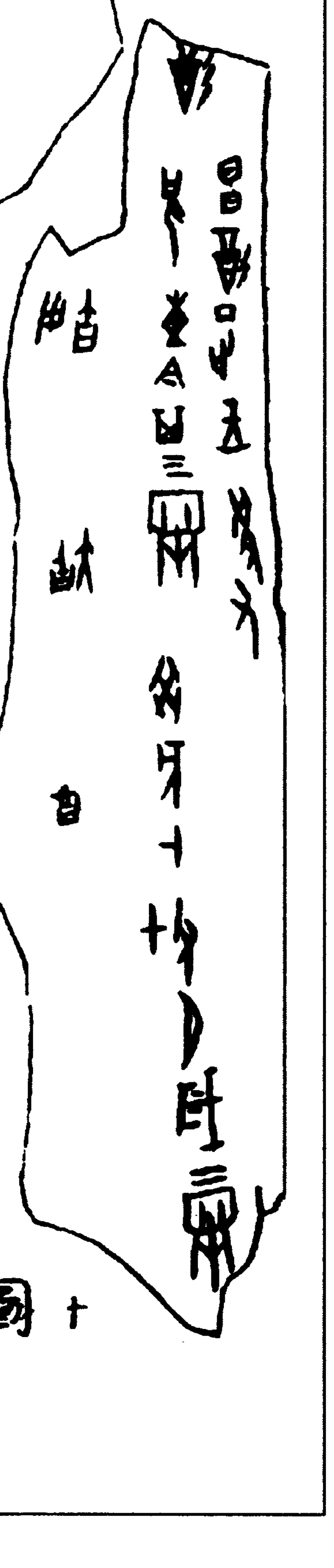

商周金文55、錄遺

圖十一


乙6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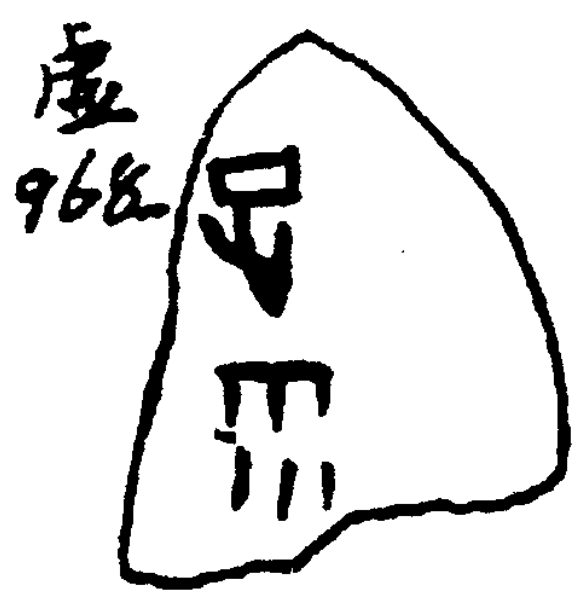
前6.7.7.




佚166
珠625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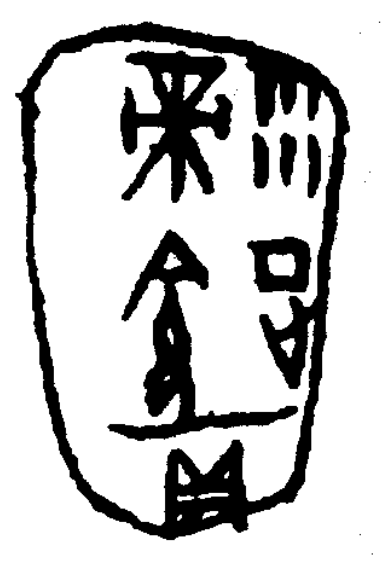
圖十二

虛 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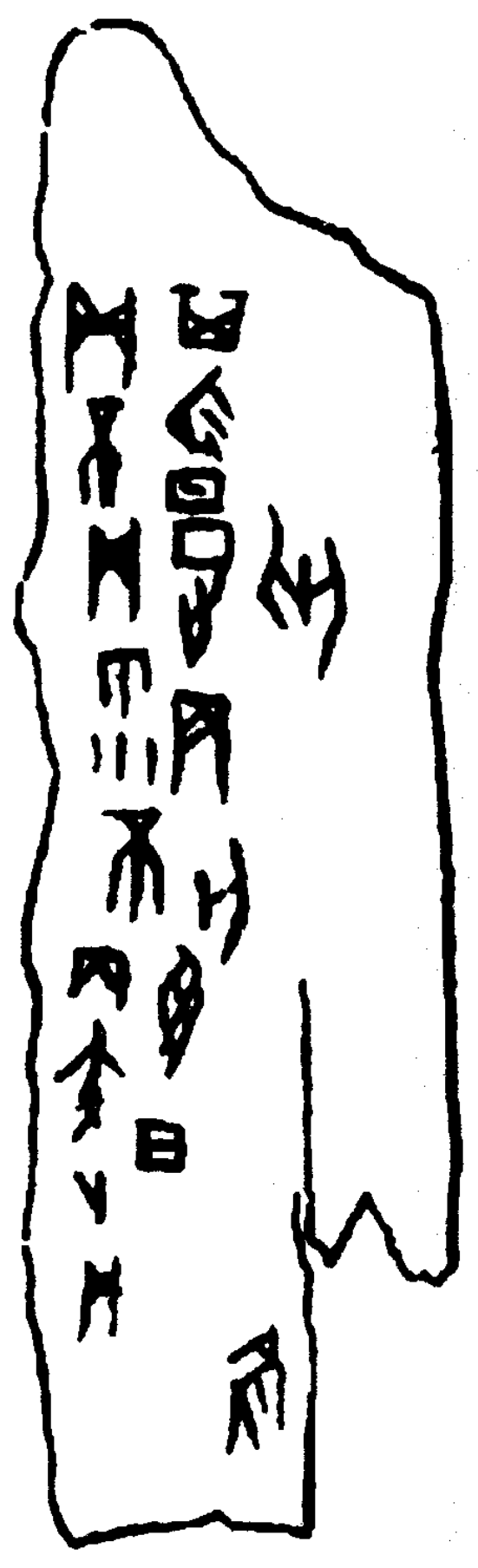


圖十三

虛 1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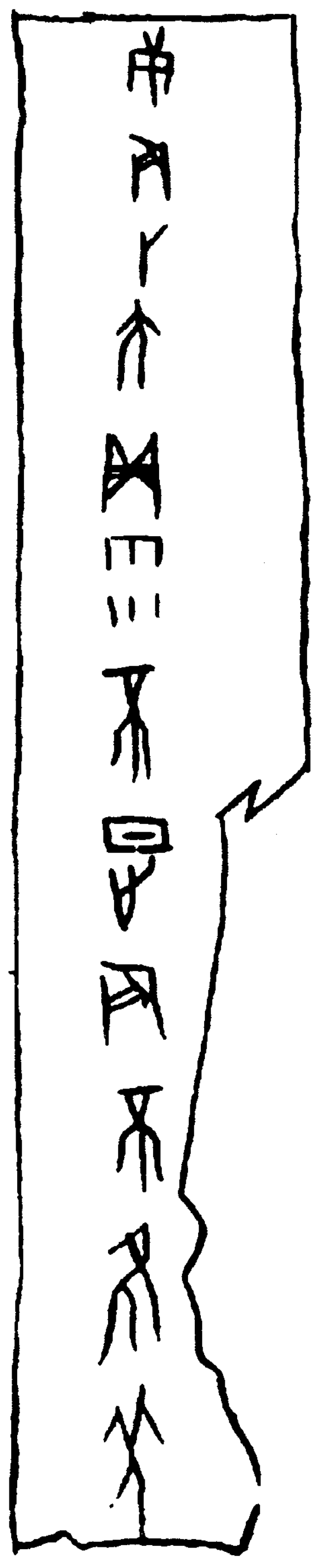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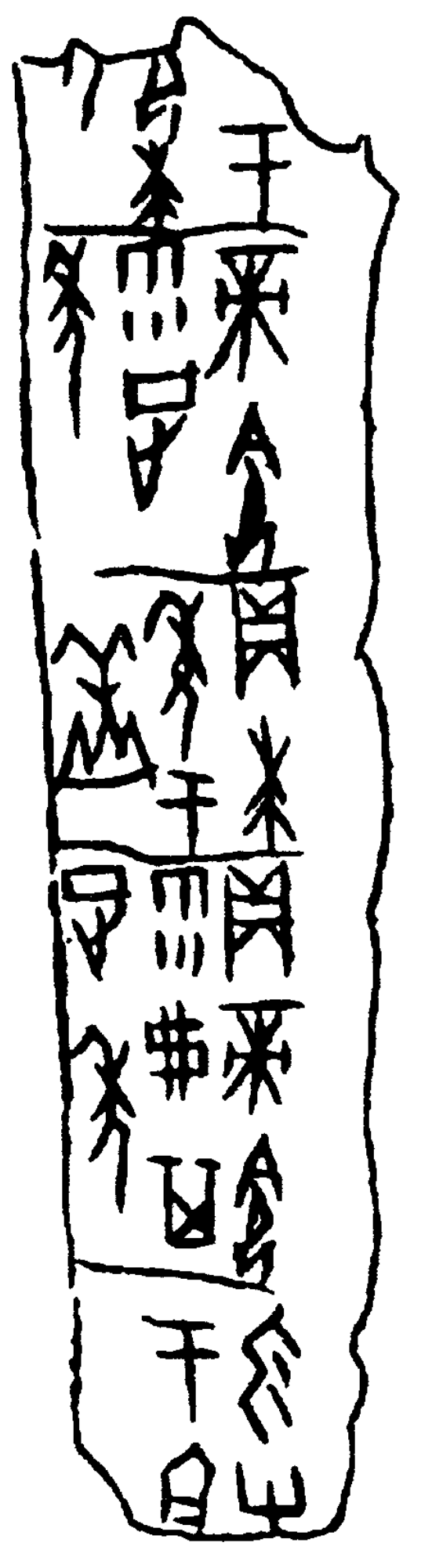
珠959

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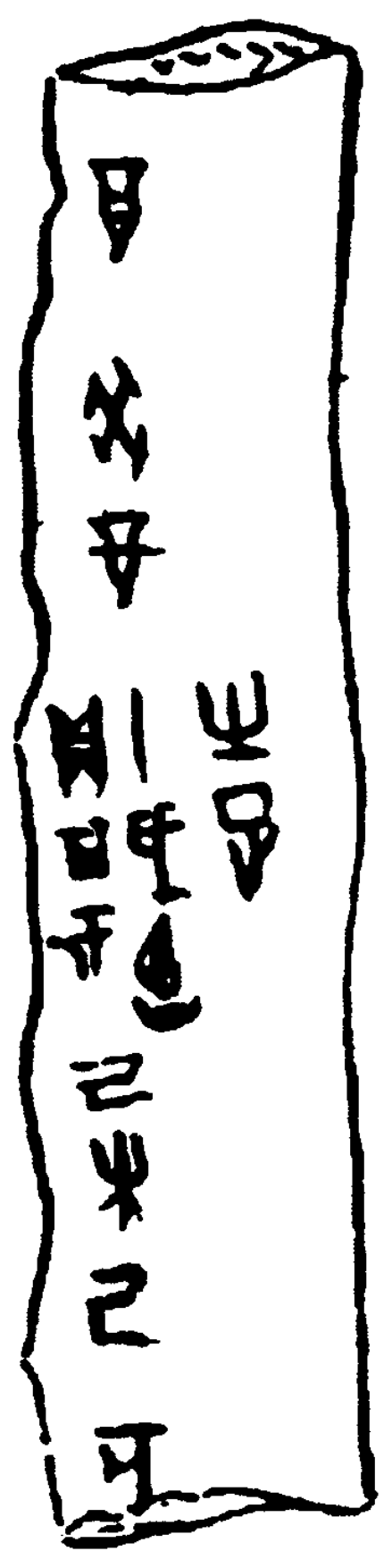
前730.1

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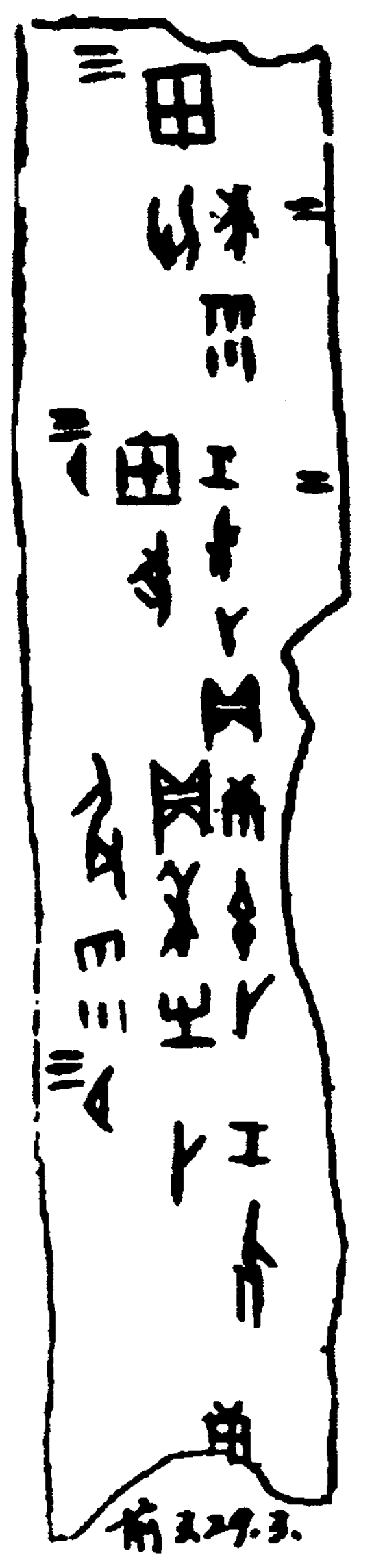
前1.30.1.

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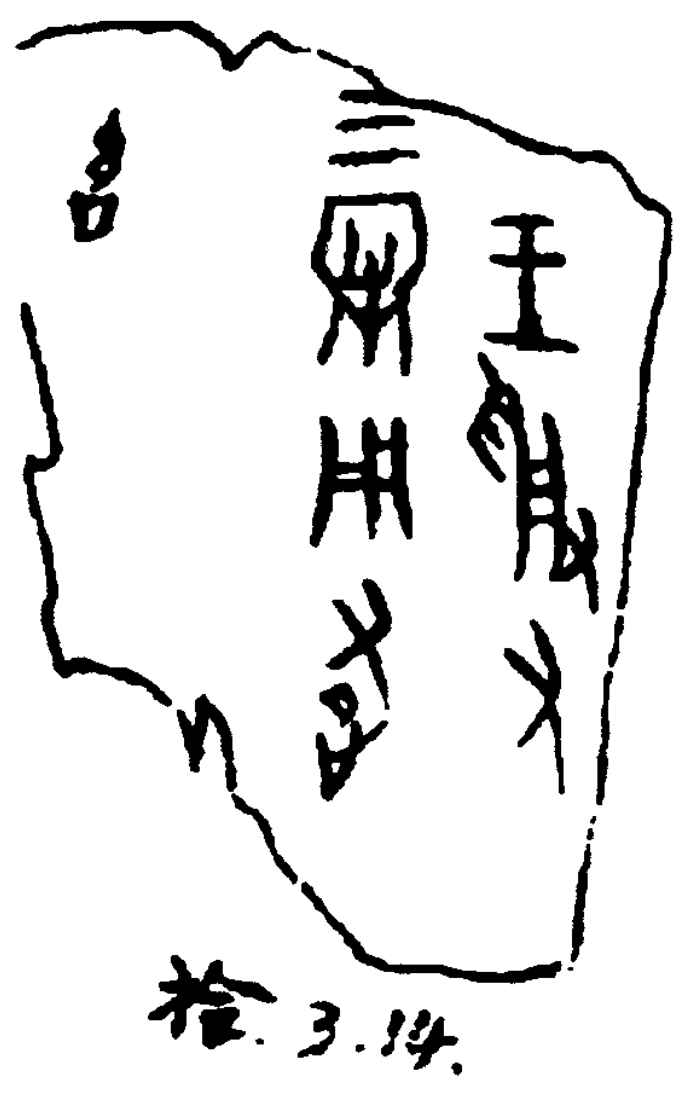
金 570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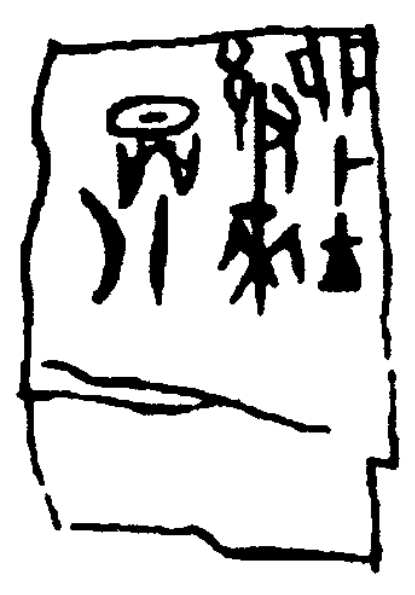


前3.29.3.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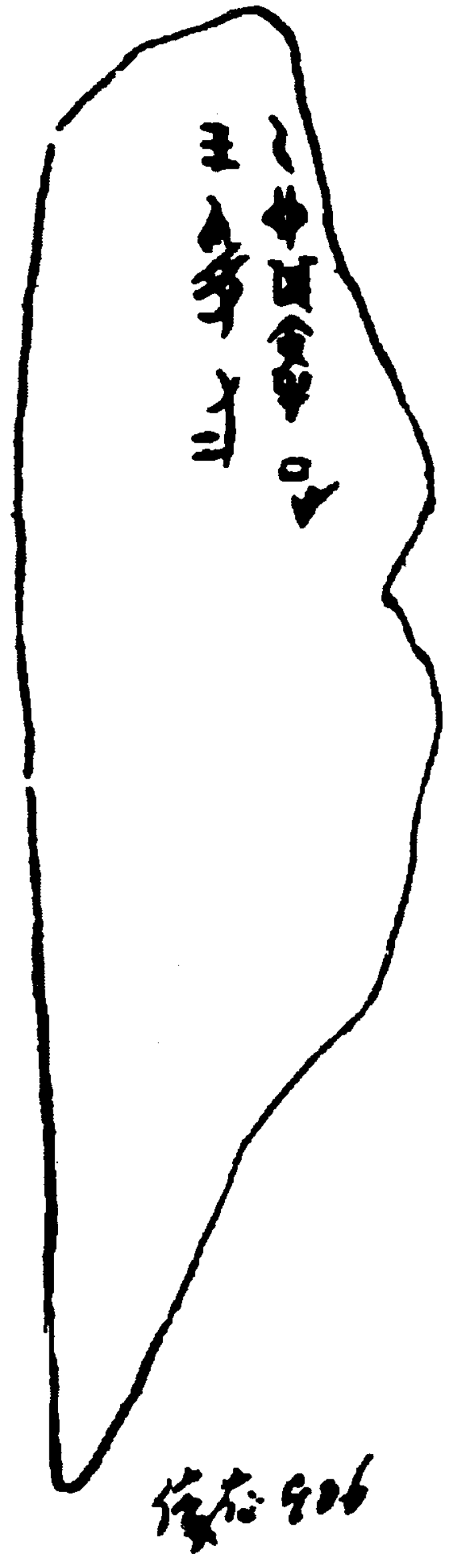


拾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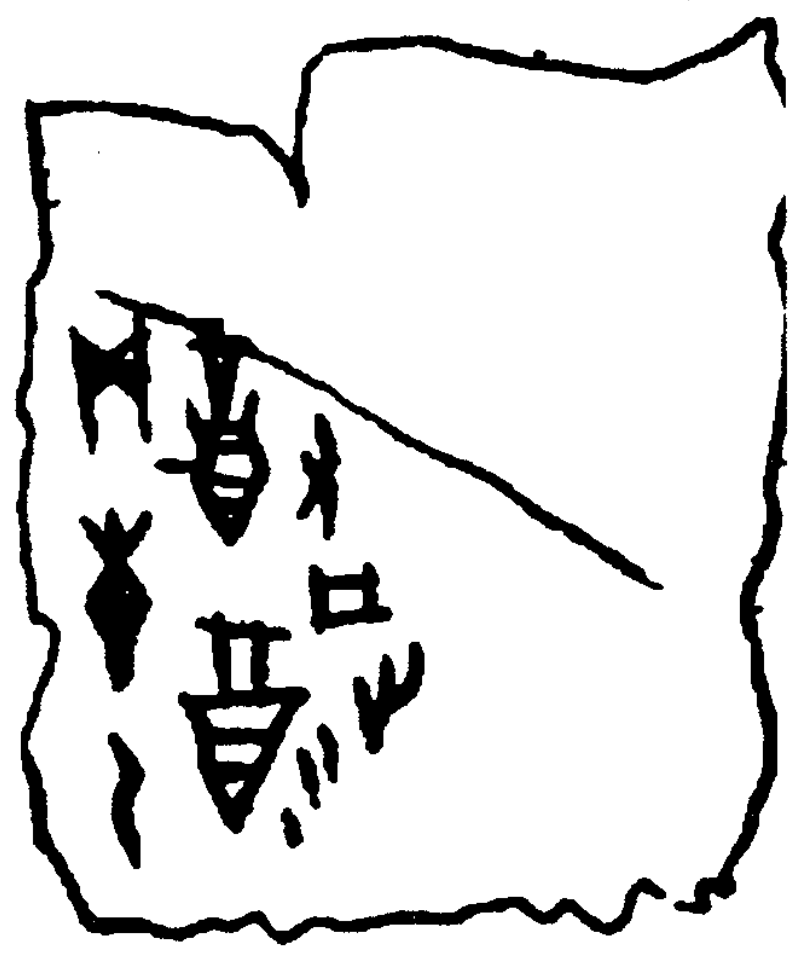
佚 698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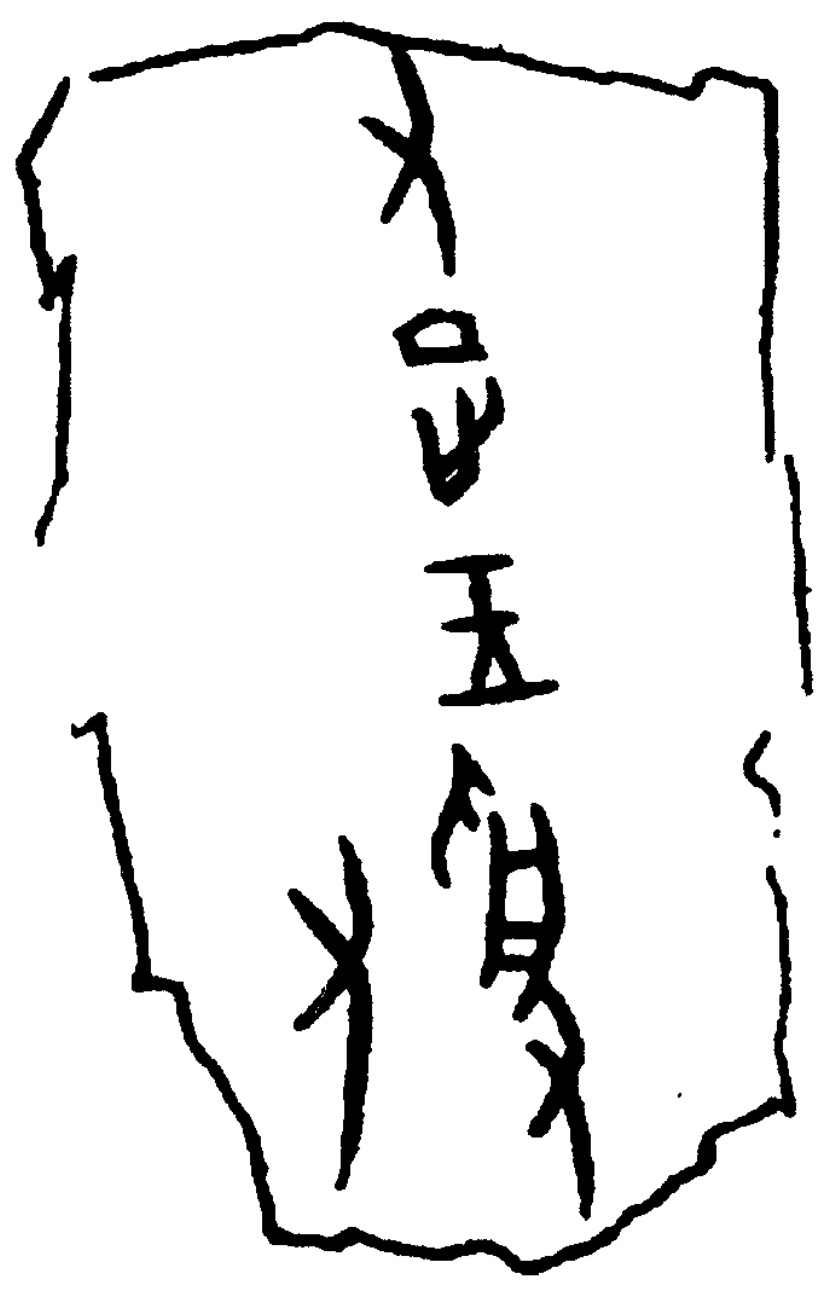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906

圖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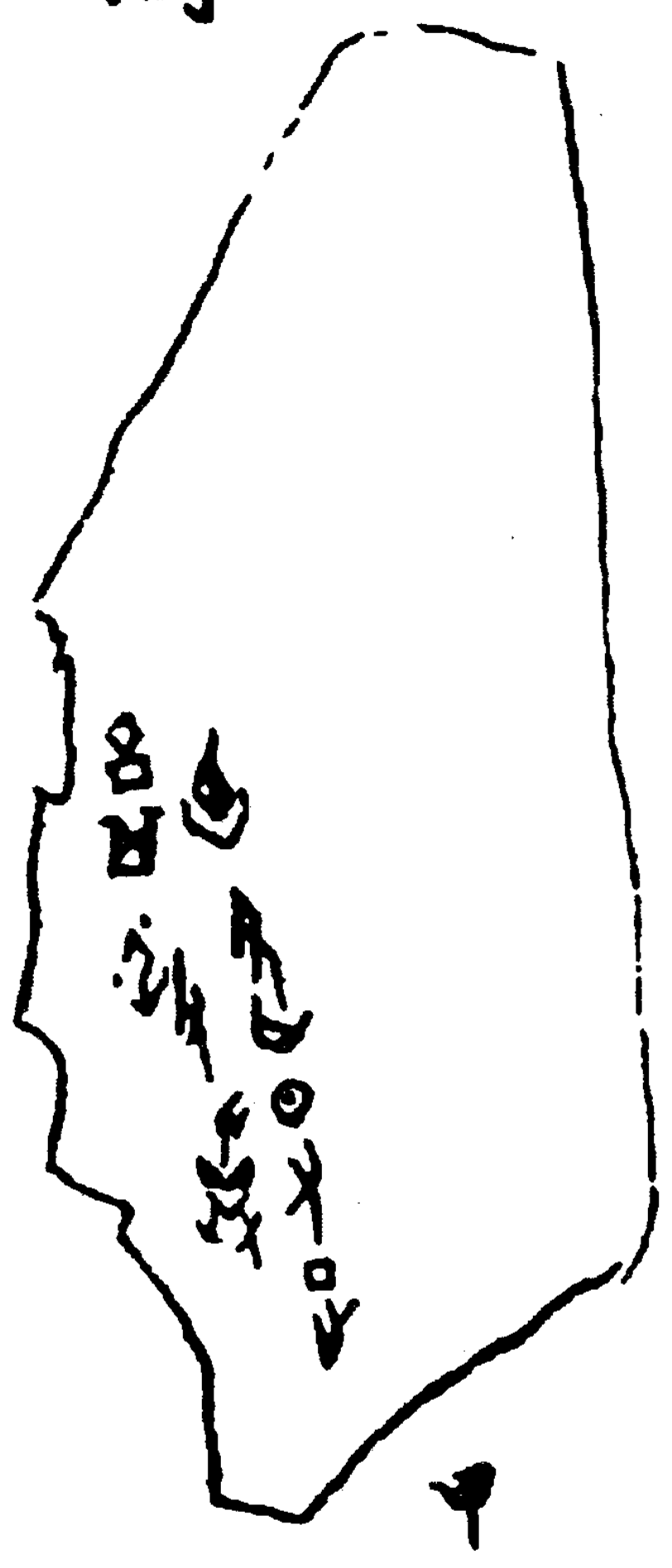
甲 1336

圖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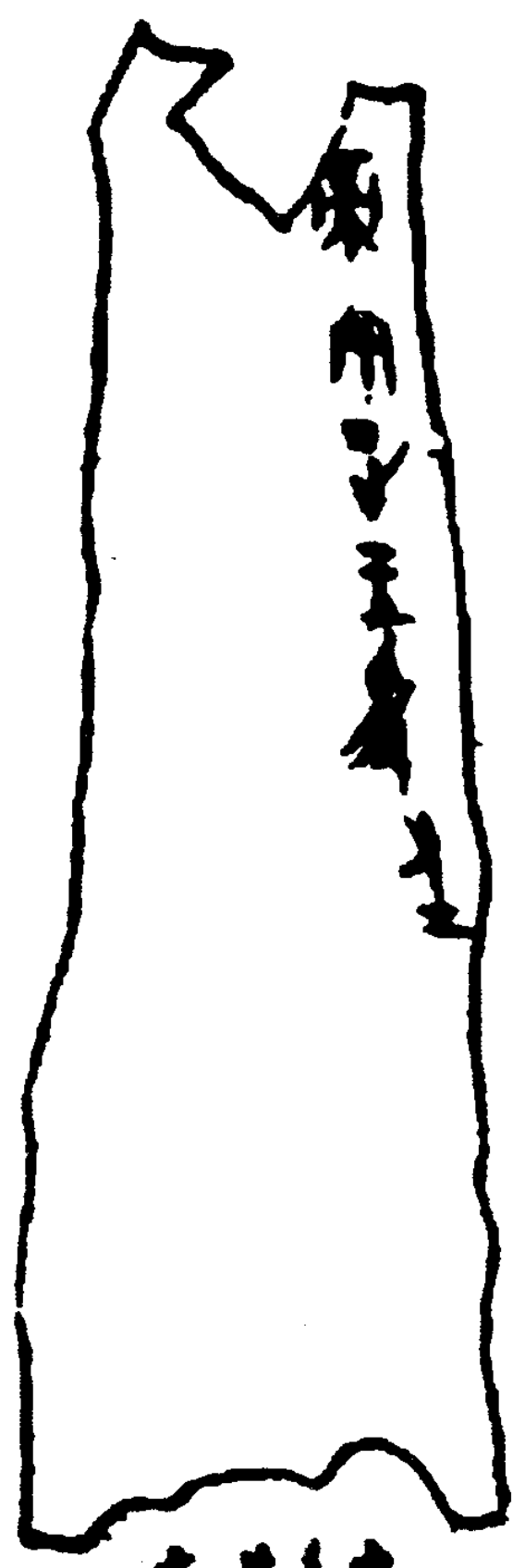
珠857、

圖二十三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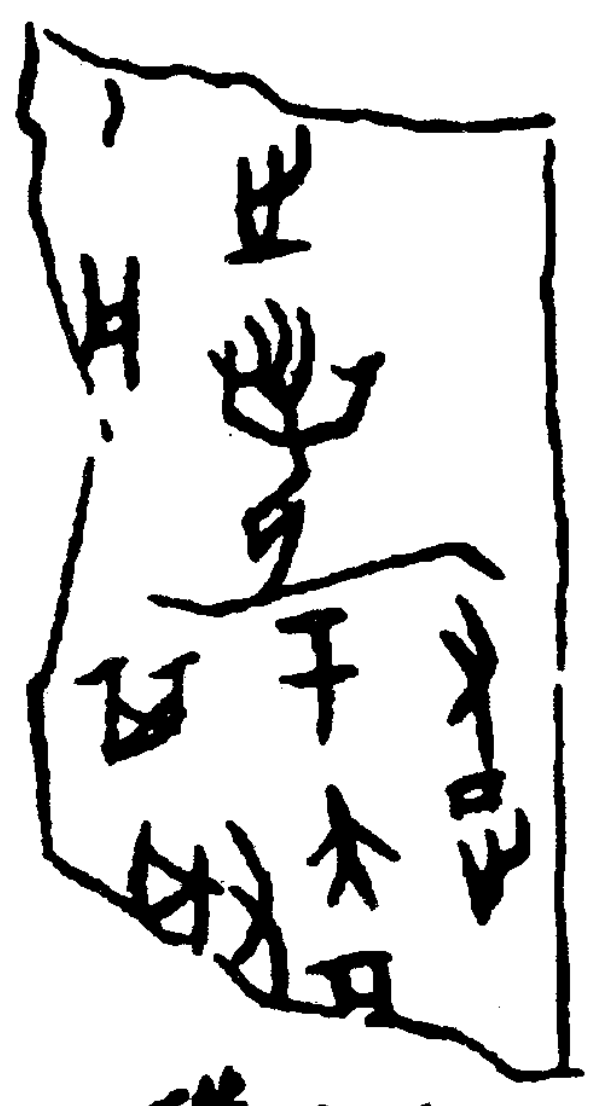
40[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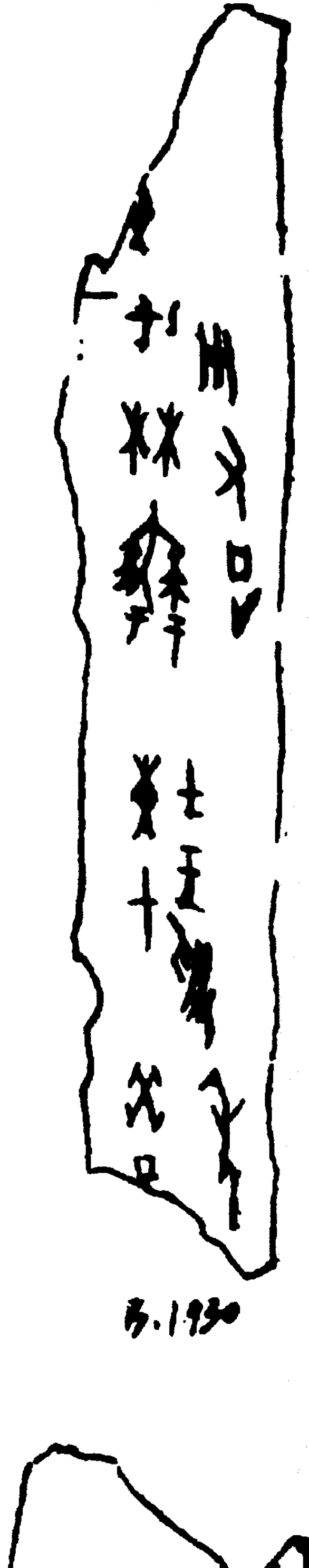
1425

圖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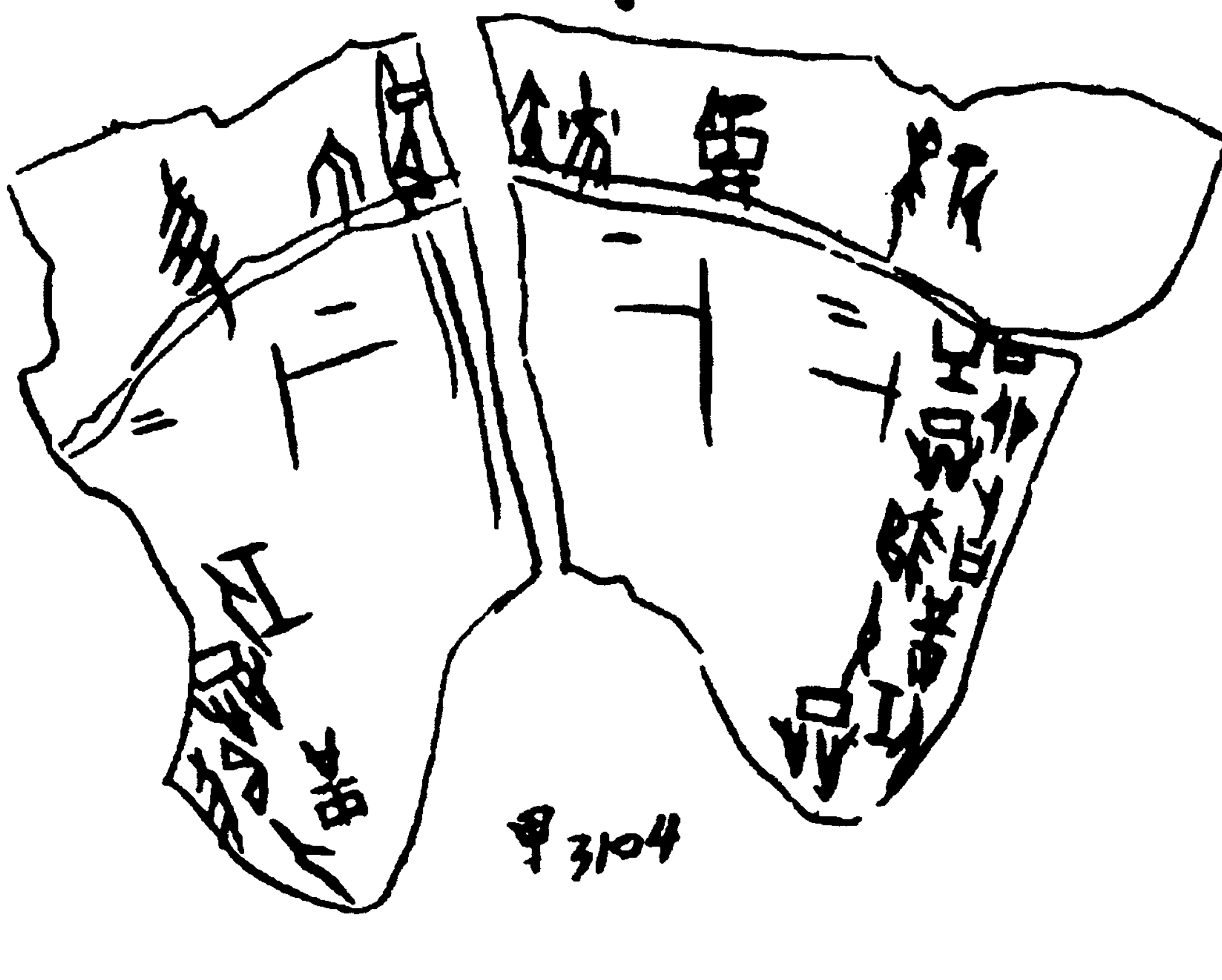
珠 856

圖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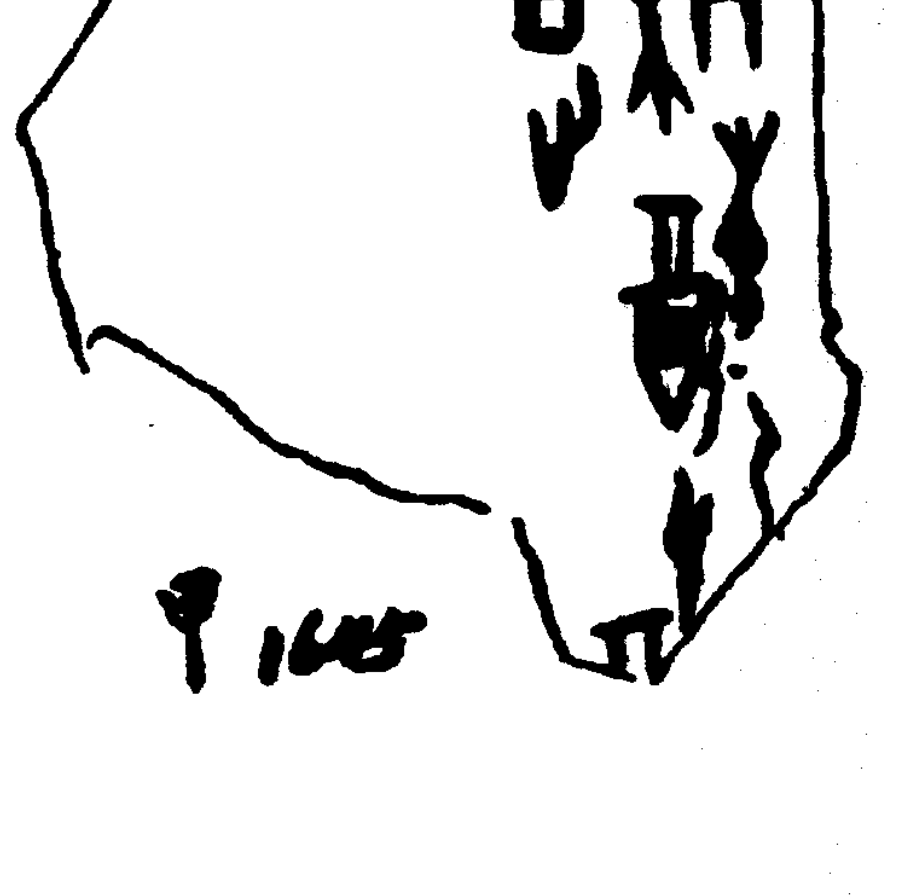


乙.1930

圖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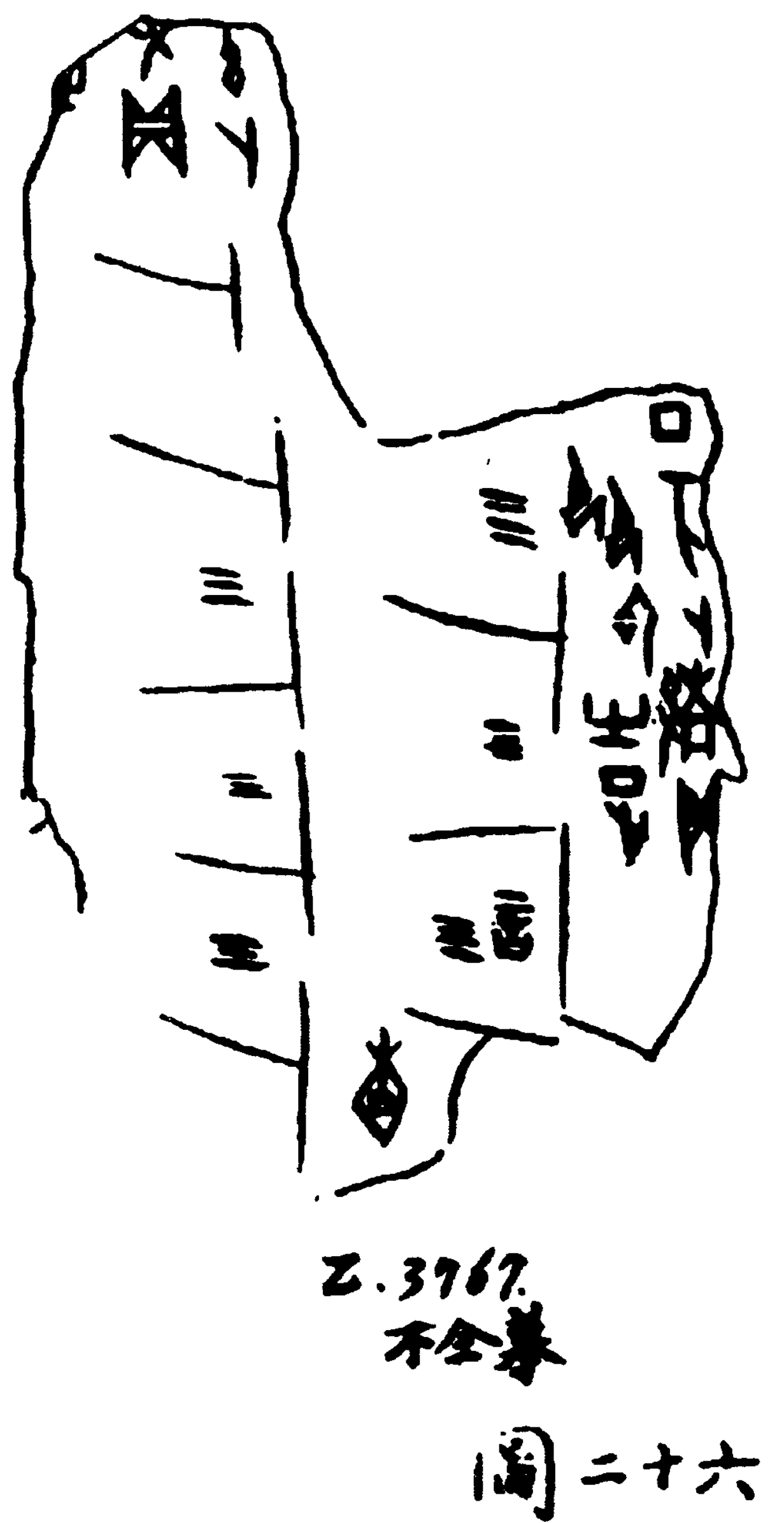


甲3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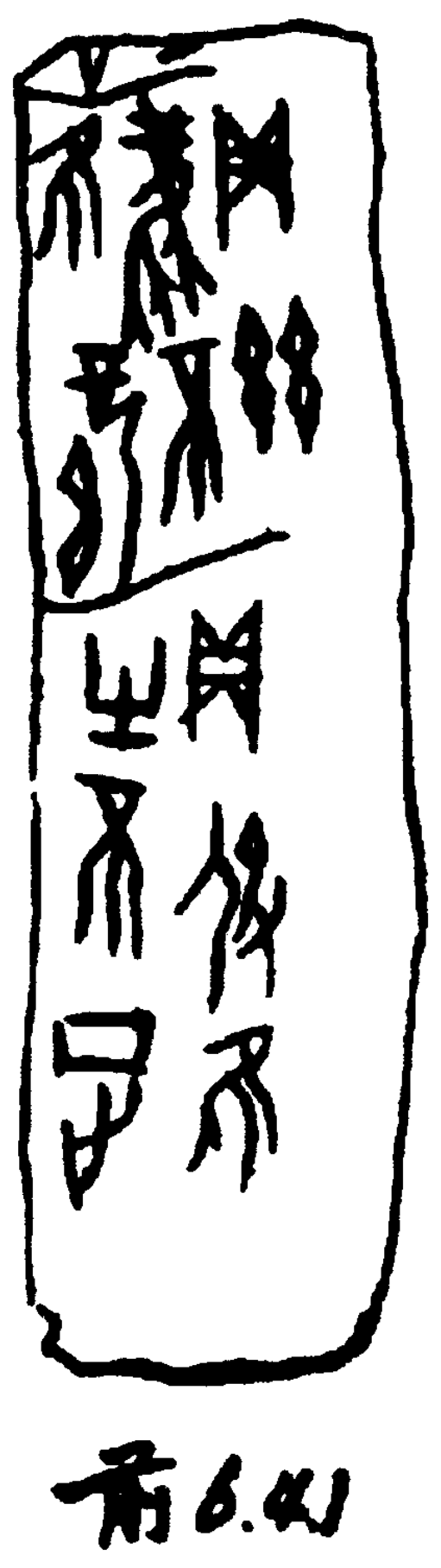
甲 1645

圖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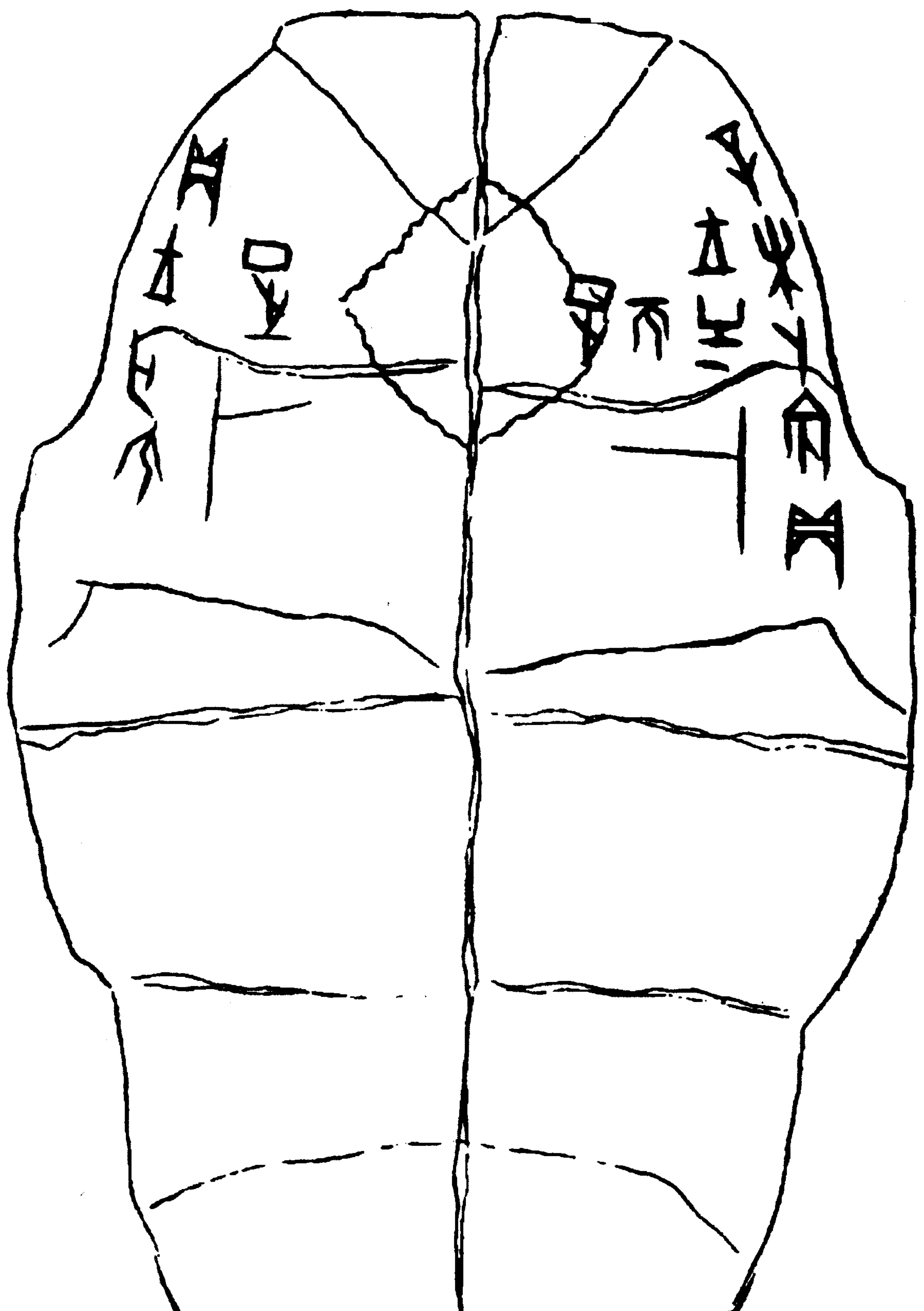
乙.3767.

不全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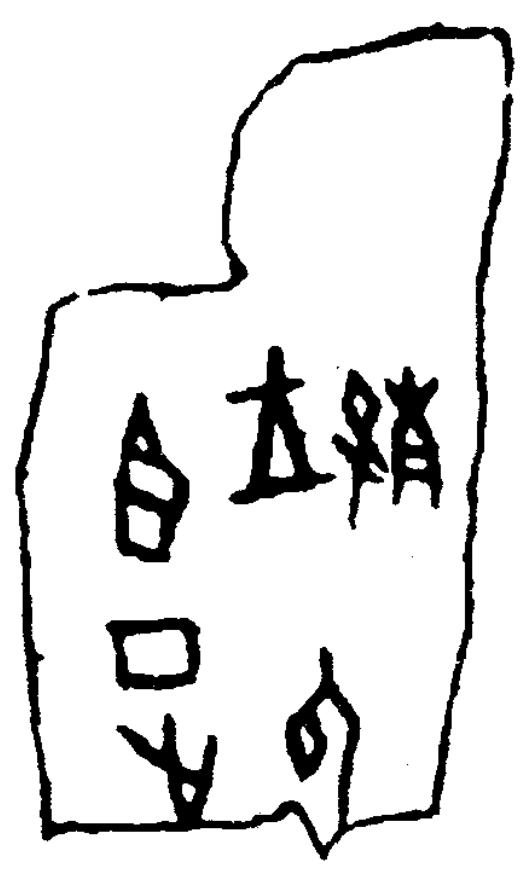
前6.41

圖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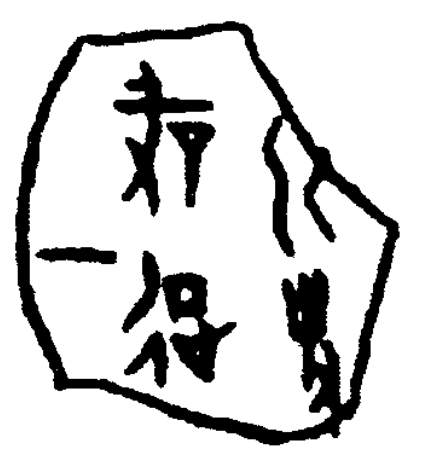


乙 7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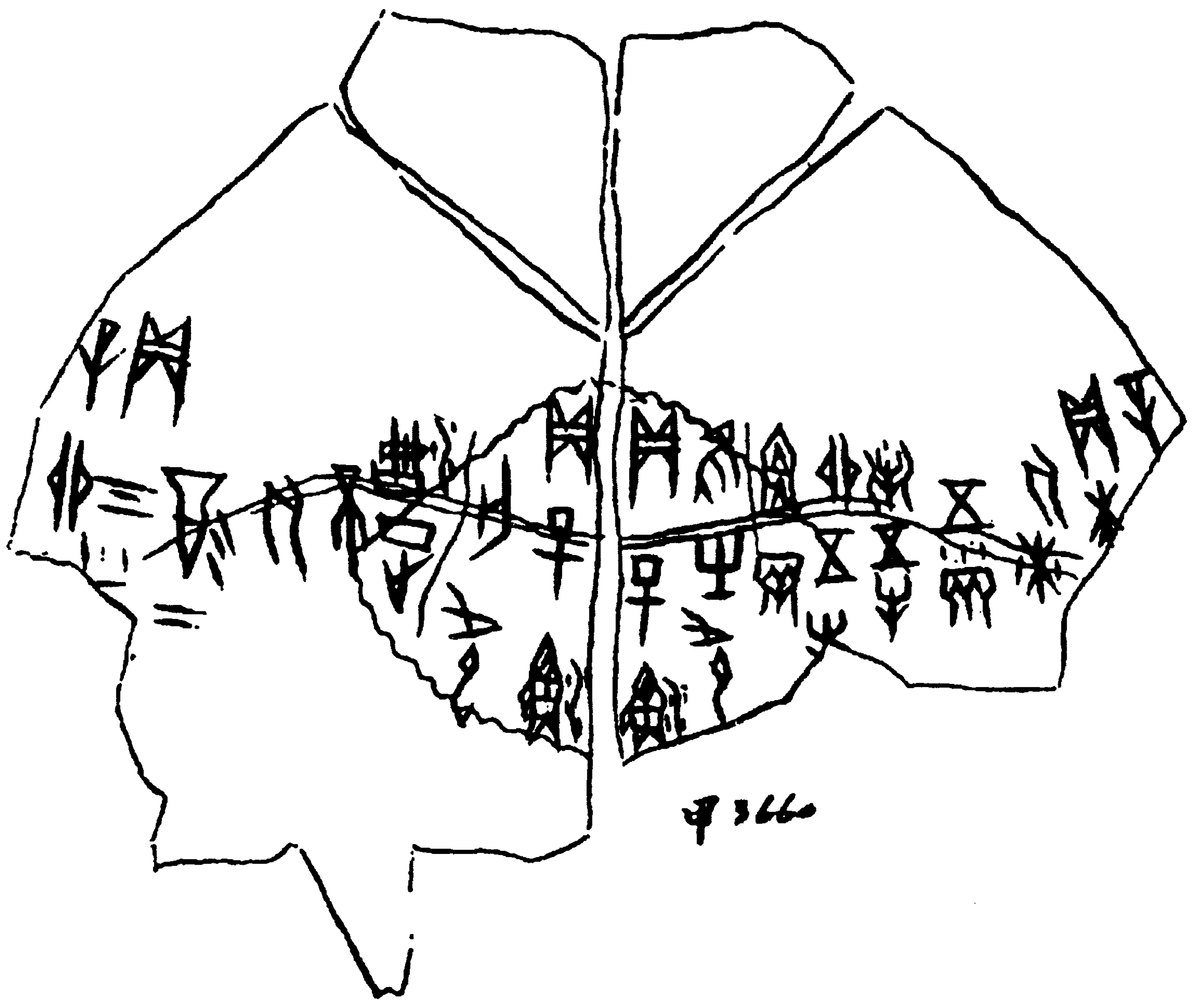
圖二十九



乙、6414、



後下848


甲3660

（原載《中國文字》第七册，一九六二年三月）

釋廏

金祥恒

說文解字：「廏，馬舍也。从广𣪠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為廏，廏有僕夫。[illegible]，古文从九。」馬氏說文解字六書疏證云：「校廏，馬舍也，非本訓。周禮以下校語也。禮記郊特牲庫門注：庫或為廏。蓋以語原同而又同為舌根破裂音也，故得通假，字見急就篇。」依馬氏說，廏非馬舍也之本訓，乃為同音通假字，非是。其本字或作寫，从宀馬。此字雖不見於字書，然殷墟甲骨文尚存其字，如粹編一五五一

畜馬在茲寫。　圖一

郭氏考釋云：「寫字雖半損，然其跡甚明，為廏之初文無可疑。」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五二一

王畜馬在茲寫……毋戊，王受(又)。　圖二

又五二二：

王……其……茲寫　圖三

又四八三一：

卜，王其乚俾稌于寫。　圖四

以上各片之寫，完好無缺，从宀馬，明若觀火，象馬在檻中，猶牛之在牢，即說文古文之[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从九，段注云：「从九聲。」非也。九乃宀之譌，篆文書宀與九字形相近，筆勢稍變，即訛宀為九。馬氏六書疏證云：「[illegible]與勹部之匓，皆廏之譌。亦或从宀皀聲，因譌為[illegible]。」馬氏謂或从宀，是也；而皀聲則非也。[illegible]，說文為叀之古文，或作[illegible]，說文𣪠下云：「皀，古叀字」，乃馬之訛。金文馬如毛公鼎作[illegible]，象馬之有頭、足、尾、鬃也。或省簡，如大簋作[illegible]，與說文[illegible]相似，不過筆勢稍變，形體省簡而已。將身與頭分離作[illegible]，猶虎之作[illegible]。此[illegible]乃馬之訛，而𣪠與从皀之𣪠異。甲文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即說文簋字。甲骨文作[illegible]，如粹編一一九：

求

自三匚至父乙

喪駁，允八千口月

喪駁眾。　圖五

此片字跡漫壞，模糊不清，郭氏釋文

求

自三匚至父乙

在駁允八千口月。

噩駁丁从。

故誤喪為在，誤眾為丁、从。然駁甚明，象手執鞭箠策馬之形。說文：「驅，馬馳也。从馬區聲。敺，古文驅从攴。」段注改馬馳為驅馬也，云：「驅馬常言耳，盡人所知，故不必易字以注之。驅馬自人策馬言之。革部鞭，驅也。」段注是也。而說文𣪠訓「揉屈也。从殳皀。」說文有煣無揉。王筠說文句讀云：「煣，屈申木也。」甍部說「柔韋也」，即以皮韋繫木以駁策馬也，猶今之馬鞭，可以申屈，故从馬，其實即驅字。說文驅古文作敺，與說文毆同。說文：「毆，捶毄物也，从殳區聲。」段注：「捶，以杖擊也。」雖敺从攴，毆从殳，所从不同，然以物或鞭策，或殳杖毆毄，其作用則同。故唐石經周禮夏官射鳥氏「以矢敺烏鳶」，方相氏「以索室敺疫」，秋官庶氏「凡敺蠱則令之比之」，壺涿氏「以炮土之鼓敺之」。孟子離婁「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滕文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等皆作敺。蓋敺與毆為一字，敺為驅之古文，金文師寰簋（三代九、二八）「敺俘士女牛羊」之敺作敺，从攴，蓋其證也。驅敺毆為異形同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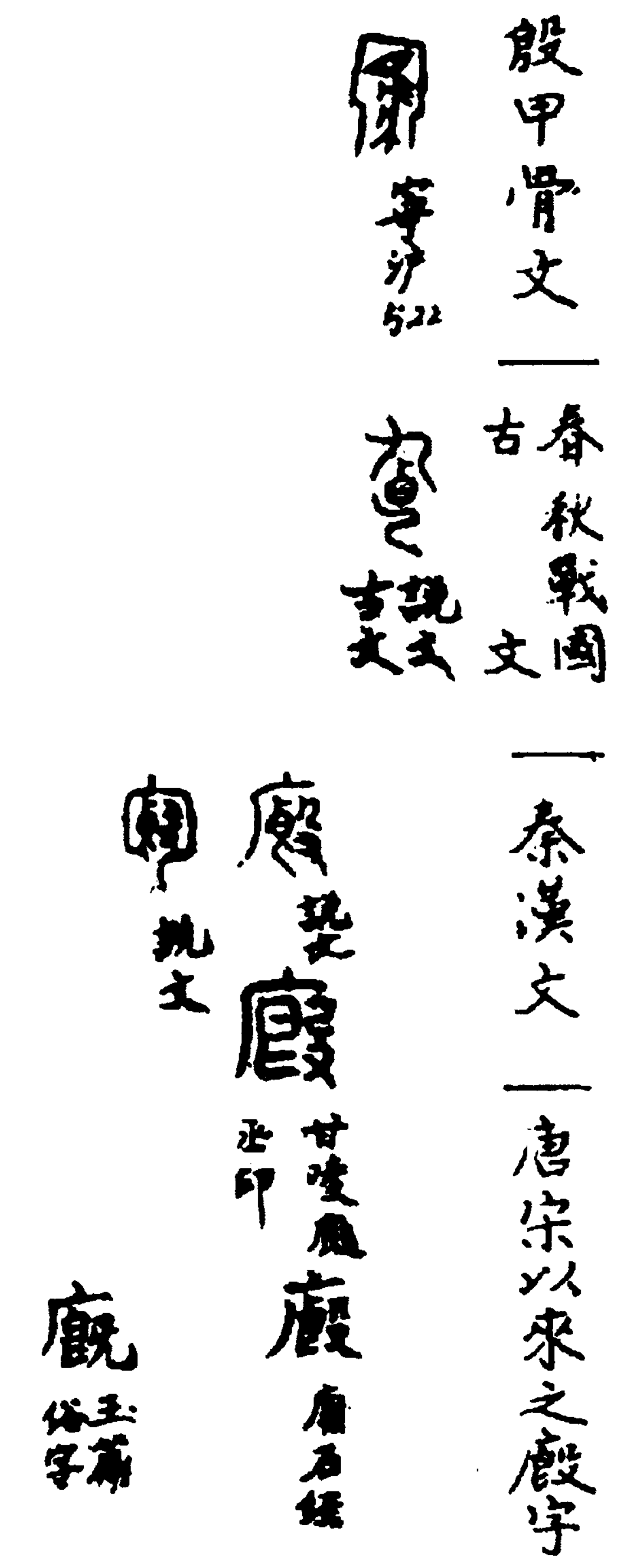
形聲字今多書驅，而鮮知敺，敺已幾成死字不復見矣。敺从攴以敺馬也為會意字，不見於今日之經籍而見於甲骨文以佐證說文之𣪘字。𣪘之所以不見於經籍者有形聲之敺驅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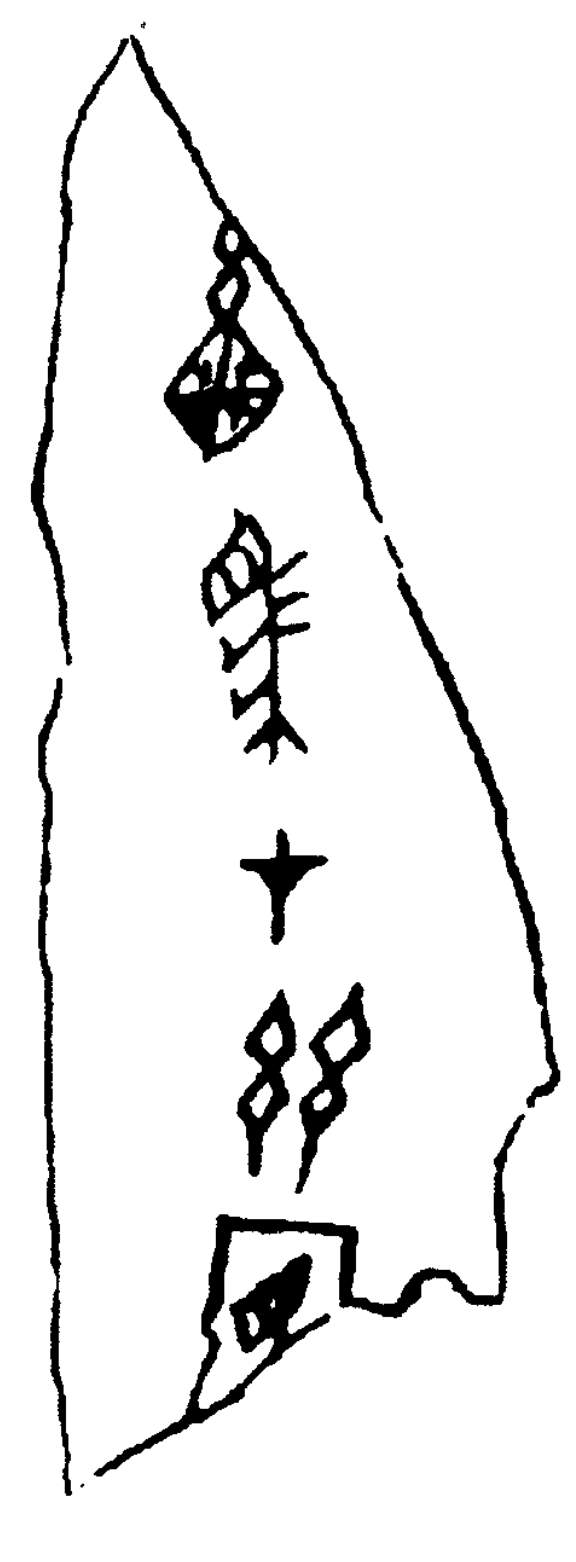
說文：「廏，从广，𣪘聲」其實象敺馬入檻中乃形聲兼會意。甲骨文作寫，或為廏之省，故廏、𣪘為一字，𣪘、敺為一字。

至於驅之音讀，說文豈俱切，廏从𣪘聲，𣪘，說文居又切，均屬舌根音，所不同者一清一濁而已，古或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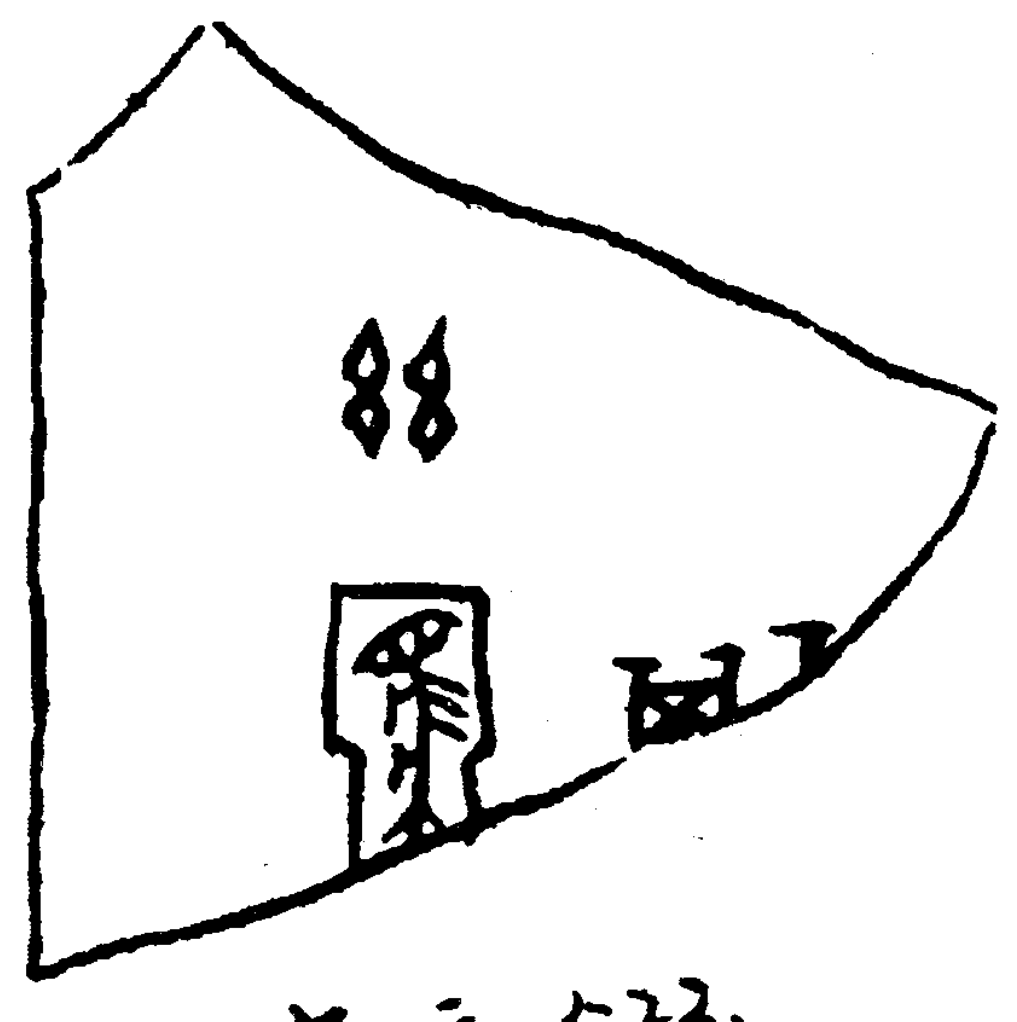
茲將廏字之演變列表於后：

殷甲骨文——春秋戰國古文——秦漢文——唐宋以來之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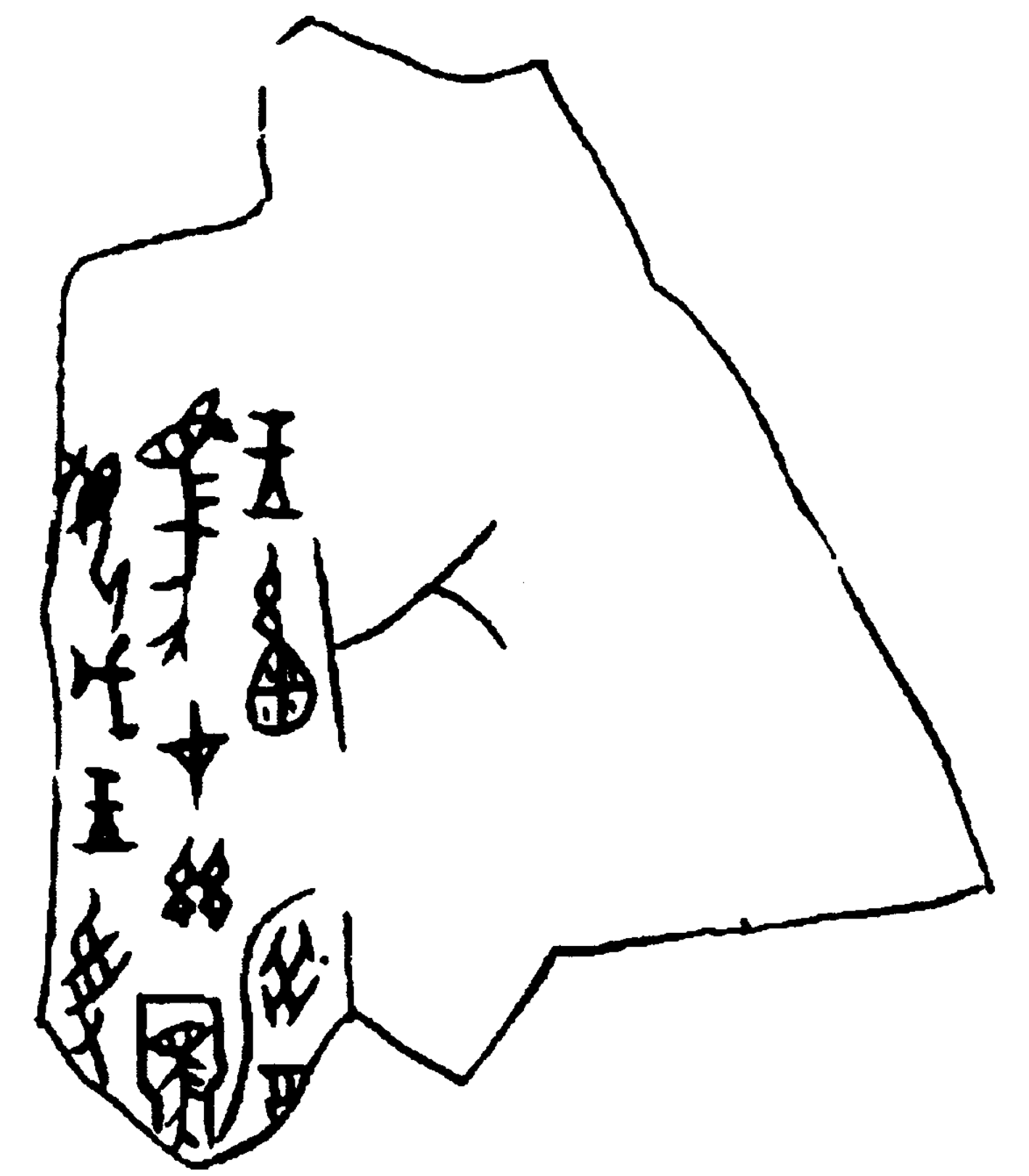



粹1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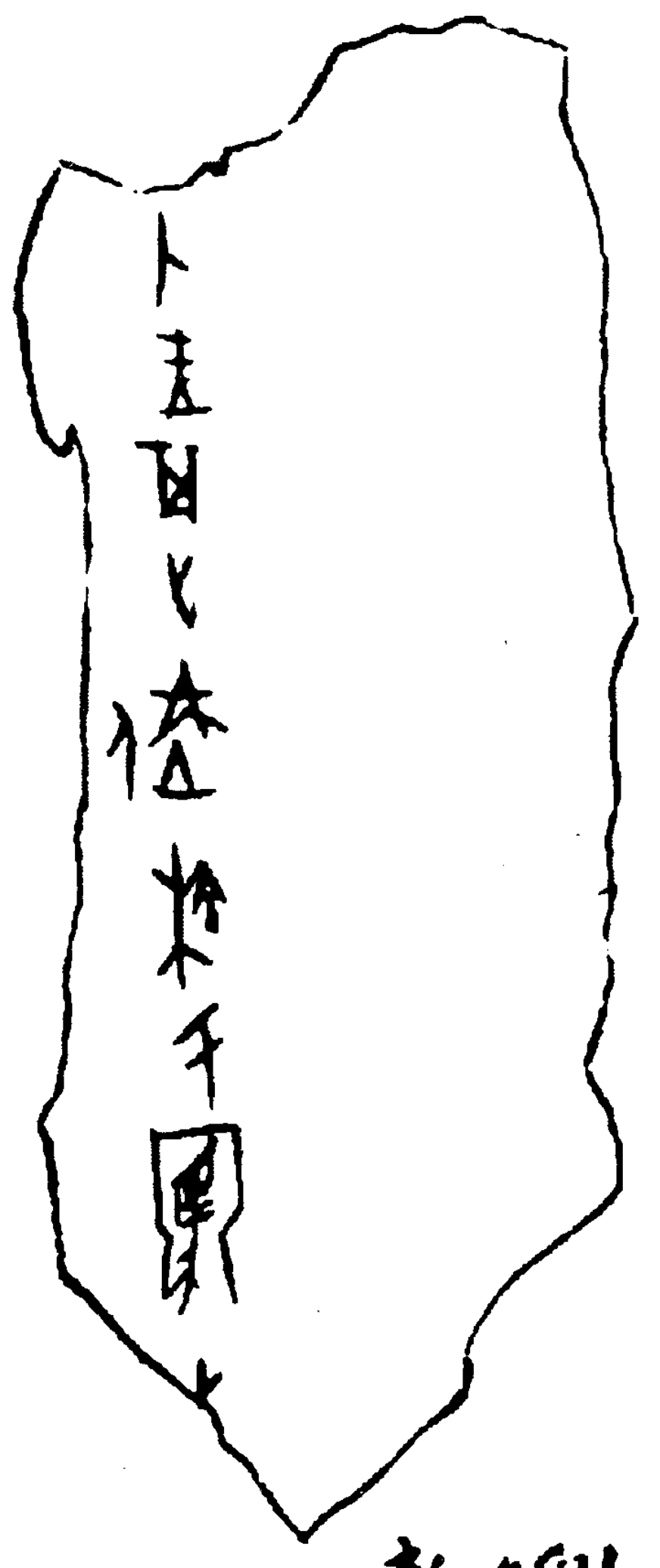
圖一


寧滬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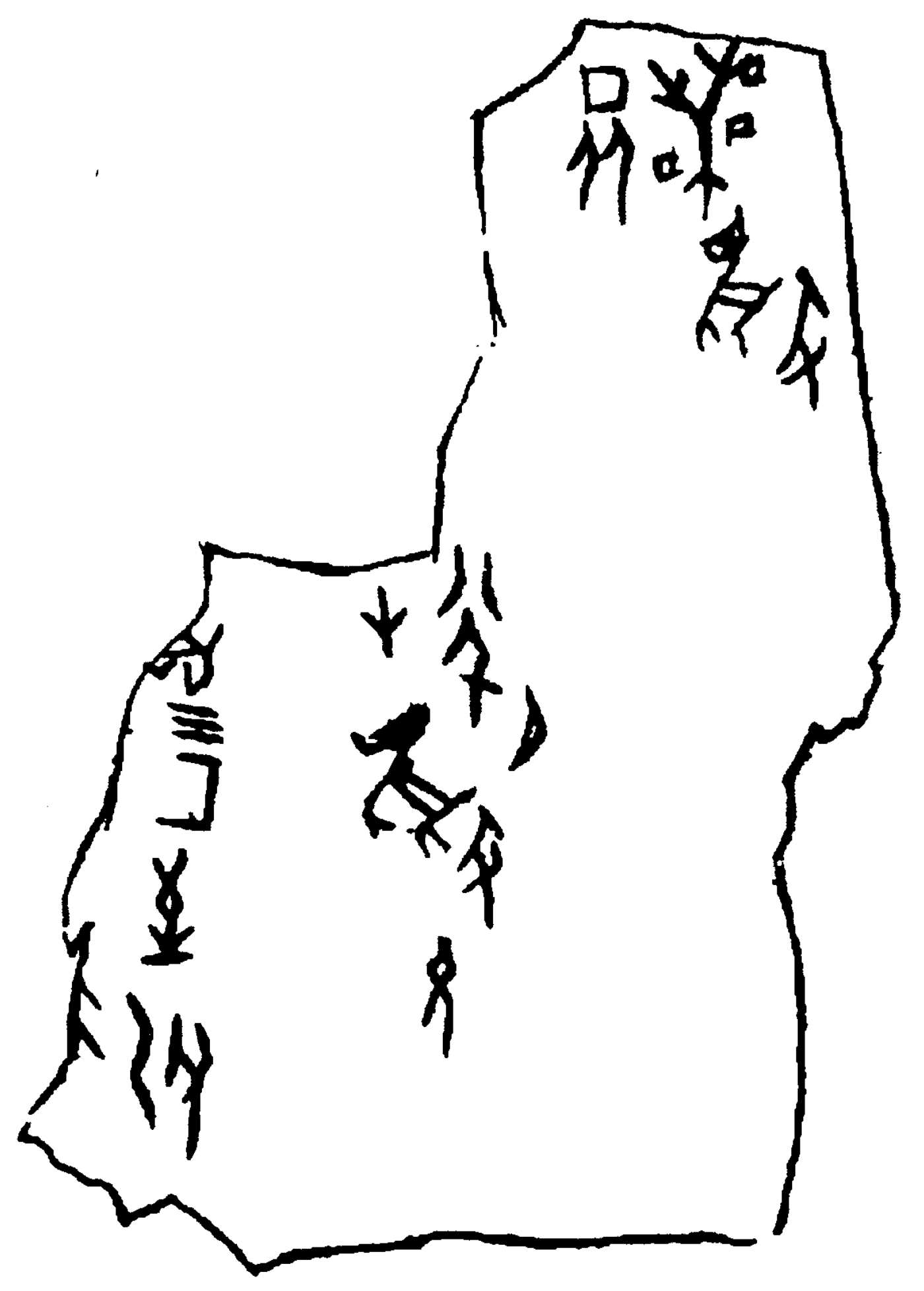
圖三


寧滬521.

圖二


新4531.

圖四


粹119.

圖五

（原載《中國文字》第九冊，一九六二年九月）

釋㠯

金祥恆

龜甲獸骨文字中常見ㄖ與ㄋ二字，學者多釋ㄖ為氏，ㄋ為㠯今據粹編一一七八片「丁酉卜，亞𠦪ㄋ眾涉于𡆥若」（圖一）與後編上一六、一〇「貞：王勿令𠦪ㄖ眾伐舌方」（圖二）始知ㄖ與ㄋ為一字而ㄋ乃ㄖ之嫡。昔釋為二字，非也。其例甚夥，今就「以羌」為例，以作ㄖ如：

貞𢀛ㄖ羌。　乙六八八三

辛丑卜，穷貞，𦗜眾殸ㄖ羌

貞：𦗜眾殸，不其ㄖ羌　乙六三七三

ㄖ未卜，㱿貞：疾，ㄖ羌　乙六四四六

貞，勿冒ㄖ羌。　前六、六四（圖三）

而以作ㄋ者，如：

且乙，叅ㄋ羌　乙八六五〇

叅ㄋ羌　乙八六

癸未（貞）又斗且乙宰，翌日

丁亥貞：用皇衆㠯羌自報甲。

丁亥貞：一用于父丁。　佚八七五

戊午貞：叙，多宁㠯羌，自報甲。　續一四、五

丁卯貞：卣㠯羌，用，其自報甲盤，至于父丁。

丁卯貞：卣㠯羌于父丁。　摭續二

癸酉貞：射卣㠯羌，田，自報甲于甲中。　粹八一

就「以射」為例，以作句如：

貞：妟不其句射　林二、三一〇（圖四）

辛未卜貞：令屖句以𢦏人方我　續三、四五（圖五）

勿令畢㠯三百射。　乙七六六一

貞：勿令宁句射。

貞：令宁句荷戈

以作㠯者如：

口子卜，令从单㠯多射，若。　庫三（圖六）

就「以衆」為例，以作句者，如：

壬寅卜，宾貞：王往句衆黍。　前五、二〇

丁未卜，争貞：勿令畢句衆伐舌（方）　粹一〇八二

貞：勿令畢句衆伐舌方　後上一六、一〇

以作㠯者如：

甲辰貞：畢㠯衆卣伐旨方，受又（祐）。　粹一二二四

己卯貞：令卣㠯衆伐龍，𢦏。　庫一〇〇一（圖七）

田有㠯衆。　新四五七三（圖八）

㠯衆𢀛　新四五六〇（圖九）

就「以某示」為例以作句者，如：

貞：勿于河，句㞢示　乙七二八四

以作㠯者，如：

叀父示㠯

辛巳貞：㠯伊示

扔㠯伊示　雙劍誃一九〇

取劦㠯彳示，迺品方　前六六一七（圖十）

就「以人」為例，以作句者如：

甲申卜，亘貞：臭句人

貞：于河求年。　龜一九六三

辛卯卜，犬不其句人　甲三〇一八

戊申卜，庚分句人　甲三三三二

以作㠯者，如：

叀又劦日壽又彳，王受又（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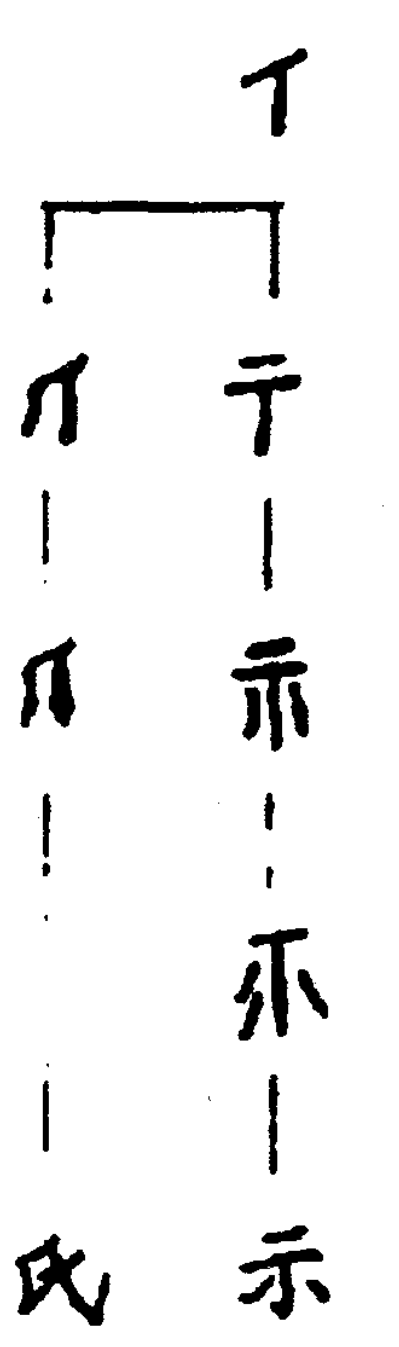
其日御人㠯

其日每。

伐隽，卯攻㠯　粹一一六〇

蓋人㠯乃㠯人之倒文。甲文倒文之例多不勝舉。何以倒置，於語法有關，暫弗詳論。由是可知句殆即㠯無疑矣。

吕，說文：「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小篆之吕，上承殷周金文甲文㠯，而㠯乃句之端。許氏據賈侍中說，象意吕實也，意吕即本草薏苡，俗名薏米仁。林義光文源非之，㠯不象薏苡實。段氏亦疑之，故其注改「吕意」為「己意」，引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以「己意聯下讀為「己意已實」。林義光文源以為「始之本字，象物上端之形」。物上端之形究竟為何，亦不詳言。徐中舒以為耜云：「㠯毛公鼎……㠯始口句耀當為耜之象形字。」甲骨文吕作「㠯」（見史語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耒耜考）。然甲文又作句音，則何以言之？或曰象人操耜形，則為徐氏所釋之「耜」字矣。郭氏以為象人手提攜什物之形，釋句為挈字（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挈）。丁山釋為氏，云：「大體說示是氏三字，在古代是音同字通的，且從卜辭看：



又云：「所以二或一，是上帝的象徵，其所以丨，正象祭天杆，杆旁之八蓋象所掛之彩帛。示之本誼就是設杆祭天的象徵，如清史稿禮志四：清初起自遼瀋，有設杆祭天禮，杆木以松，長三丈，圍徑五寸，若帝親祭，司俎挂淨紙彩杆上，諸王護衛，依

次扶之（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丁氏釋可為丁之分化，其形懸殊，絕不可能；然可究為何物，象何形？夫字已成符號，與原始圖形，相距甚遠，莫可究詰，蓋「不知猶以為知之者愚也」，祇得付之闕如，待後俊彥士矣。

以甲金文之字形而言，既不如許書所謂从反巳，又不象薏苡實，亦不若丁山謂示之分化，然其義許訓成用則是也。如粹一一七八片「丁酉卜，亞畢以眾涉于西，若」。郭氏云：「亞殆為畢之官職。」般有官職曰亞，周人沿襲其制，如周頌閔予小子之什載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尚書牧誓「亞旅師氏」，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蓋亞為官職見於金文，如𩰫毁「諸侯大亞」，尚書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文公十五年左傳「宗司馬華孫辭文公曰：諸承命於亞旅」，成公二年傳「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詳卜辭綜述百官章）亞之官職，殆至春秋而未革。畢殆為武丁之小臣。眾郭氏釋說文古文[illegible]眾，象眾人在日下操作，此言亞畢于西渡黃河，若國語魯語「魯人以莒人先濟」。

貞王勿令畢以眾伐呂方　後上一六.一〇

丁未卜爭貞勿令畢以眾伐呂方　粹一〇八二

呂方之地望，即易既濟文辭「高宗伐鬼方」之鬼方。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云：「我國古時有彊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此卜王勿令令畢以眾征伐呂方也。

己卯貞令𡆥以眾伐龍戈。　庫一〇〇六

龍之地望不詳，或謂春秋左傳成公二年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之龍，杜注「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即今山東泰安縣東南五十里龍鄉城。𡆥為武丁之臣，此卜王命令𡆥伐龍城，有戈禍也。猶易師封象曰：「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左傳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公四年「僖公謂屈完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小盂鼎「告曰：王囗盂以囗囗伐𢦏方」，粹一一六四「己亥卜，貞𡆥以沚或伐𢦏，受又。」貞卜𡆥用沚國之兵征伐𢦏也，猶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亞以王族眾黃，乎王族出囗囗，亞厝東在囗　鐵三五六

乙丑卜[illegible]貞令羽眾鳴以賣尸从畜鳥叶事。七月。　前七.三三.一

[illegible]以王族从畜鳥叶王事。六月　前七.三八.二（圖十一）

王族殆即楚語上「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云：「族，部屬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古王事與古事，楊樹達卜辭瑣記釋為叶王事，云「周禮春官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又云：「大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協事協禮事與甲文句例同，協者，說文同眾之龢也。謂臣[illegible]以王部屬隨從畜鳥同心協力共付王事也。

叀多子族令从叶王事。　林二.二五.一七

己酉卜爭貞：奴眾人乎以賣叶王事五月。　前七.三.二

令多子族以犬眾畜鳥叶王事　卜五三八

叀（多）尸令从畜鳥叶王事　後下三八.一

此乃卜徵召眾人，許令以賣，同心協力，共付王事。以許書訓以為用，於此無不意明。郭氏釋挈，訓提也。孫氏釋佀，訓以也（見契文舉例下三三頁）華石斧釋氏也（見文字系象人第七）于氏釋氐，訓致，皆隔閡難通。以用牲為例，如

貞追弗其㠯牛　後下.四〇.六

貞王㠯勿（黧牛四于囗用　前二.一八.二（圖十二）

貞㠯牛五十。　前四.二五.四（圖十三）

貞：㠯牛五十。　前一.元一（圖十四）

貞：㠯牛。　林二.一六.十（圖十五）

貞：勿用㠯羌？　前六.六.四

庚子卜，王㠯牝吉　前六.四七.一（圖十六）

皆謂或卜用勿（黧）牛或卜用牲數或卜用羌人或卜用牡牝也

郭氏釋挈云：「貞句牛五十」（戩二五.一）「王貞句其十牛」（前五.二六.一）案此則當讀為騂牛之騂。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鄭注「故書騂為挈，杜子春挈讀為騂」。挈之讀為騂，陰陽對轉也。卜辭別有𤘍字，羅氏據說文解垶字之字旁从足為騂之本字是矣。然謂周禮草人騂字，故書作挈，與𤘍形近，殆𤘍字之訛，則未允。為騂出於臆斷。今知卜辭句字已可假為騂，則周禮故書之挈字斷非訛字。今以前二.一八.二「貞王㠯勿牛四于囗」用證之，勿牛者黧牛也，㠯如以郭氏釋，則為騂黧牛。

不詞矣。況卜辭有「㠯羌」，羌無辭可言。郭氏釋𢀛，其非無待言矣。羅氏謂周禮𢀛與羊形近而譌是也。

㠯訓用今以甲橋刻辭為例

匄㠯自　林二四、一　（圖十七）

邑㠯　契三七七反

我㠯　新二一六　（圖十八）

僃㠯　新二一八　（圖十九）

㠯自　新二二一　（圖二十）

以上各片雖為一辭，半介殘缺過甚，以甲橋刻辭之例言之，㠯與取來示入乞自等均為動詞，其義或有小異，然㠯訓用，辭順意明。如林二四一。匄用龜自某地來納貢也。猶乙六六七。「㞢來自㠯龜」，以与納貢來之龜也。庫六二四「貞不其㠯龜」，貞卜不以龜納貢也。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輔大一：「貞僃不其㠯龜」，正是新二一八甲橋刻辭「僃㠯」之注腳，謂僃納龜也。再以前八、八三，武乙文丁卜辭庚辰令𢦔鳴來，𢦔㠯龜二若命」，可知朝廷用龜係向諸侯徵索而來。續存下五七

貞：𢀛囚囚來王囚囚隹來囚囚，允至㠯龜靈八，黽五百十。（圖二十一）

此殘片中間辭有缺損，但㠯龜靈八，黽五百十則甚明。周禮春官龜人掌六龜，曰天龜、曰靈屬，此靈屬殆即黽也。

以祭祀卜辭為例，如續二、一、五：

丁未卜爭貞，勿复先㠯歲𢦔，在涂。（圖二十二）

歲者歲祭也，若墨子明鬼篇引古云：「吉日丁卯，周代祝杜方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壽」，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之歲，殷商祭祀有彤、有𣪊、有壹、有翌，告、帝、鄉、𡗜等等，至為繁複，凡祭祀前必貞卜，故此片為在涂貞卜弗再㠯歲為先也。

以植黍為例，如前五、二〇二

戊寅卜貞：王往㠯眾黍于囧　（圖二十三）

此片貞卜王㠯眾人往囧植黍也。亦有王親自植者，如續一五三、三，粹五九三：「王黍于南」，王勿黍。

以田獵為例，如甲編一一八九、

㠯罞毕又鹿，允毕」（圖二十四）

謂用罞禽鹿，允禽也。田獵禽鹿之法，有以弓矢射者，如粹編一〇一八「王其射鹿」，有以三驅逐者，如粹編九五五「自東西北逐㕣鹿，亡𢦏」，此乃以網罟擒之也。爾雅釋器「麋罟謂之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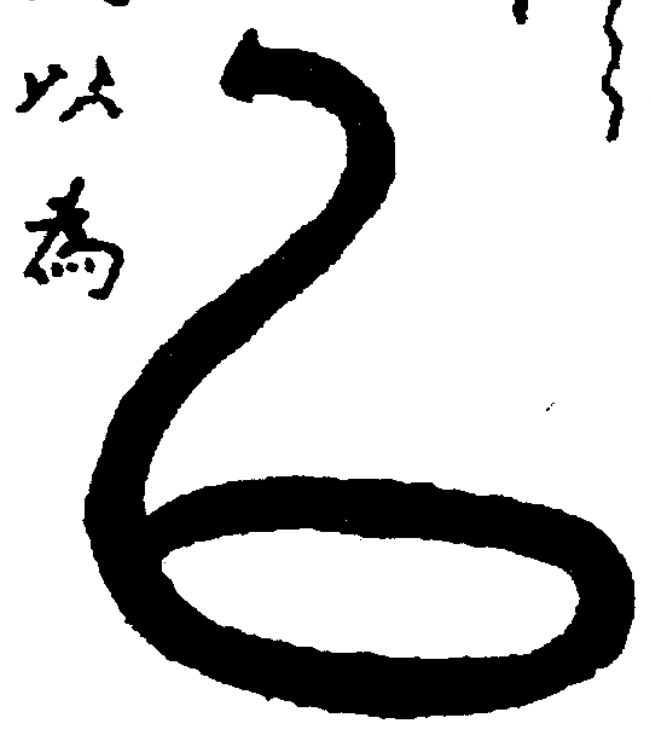
其餘如前七、三一：

戊辰貞翌己巳亞气，㠯眾人𡆧口彔乎保我。（圖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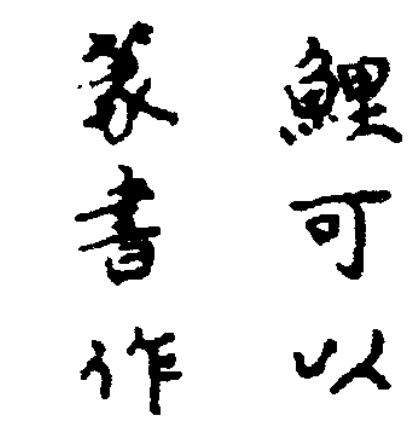
郭氏釋𡆧「疑為撞之初文，說文撞孔擣也」（見釋𢀛）而釋㠯為𢀛，說文「𢀛，懸持也」，則皆非。此片貞問，翌日己巳亞气以眾人及衛圍彔城，令保我也。猶如大鼎：「王乎善夫騣召大㠯氒（厥）友人攼（衛）」，毛公鼎：「小子師氏虎臣雩（与）朕事，㠯乃族干吾（𢽊敔）王身」，不嬰毀：「弗以我車函于艱」，乙七三八五：「壬辰卜，亘貞：弗其㠯圓冎貞行㠯出㠯眾出邑」，粹二二一：「壬寅卜求其伐歸，叀北巫用廿示一牛，二示羊㠯匹戈𢦔」，前五、三九、六：「貞其丩垂侯㠯雩宅，卯二牛」，後下三三、一二：「㠯子𦤎臣于𨕦」等等以㠯釋之，無不可通也。

至於㠯之音讀，說文羊上切，玉篇余上切，廣韻羊己切，而甲骨文字殷商之音讀蓋多不詳。孫海波甲骨文編以後丁三四、八片「乙万云㠯」，乙字誤刻文」。今查原片，疑非誤刻，乃牛胛骨之裂紋似㠯者也，因拓片不明，難以遽斷。如非誤刻，則假借㠯為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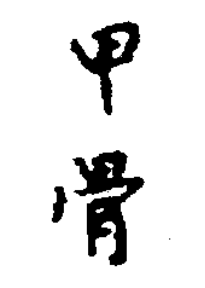
㠯字形體之演變，西北岡出土之小臣𢆶毀：「辛丑小臣𢆶入禽，俎在曹㠯毀」之𠂤，與甲骨文第四期武乙、文武丁時同。高去尋先生疑為殷商晚期之物，胡厚宣以為帝乙帝辛時物，雖無定論，但為殷代晚期之器，則可斷言。周代金文仍沿襲殷商作𠂤。如𠂤鼎「𠂤（𠂤）吏（使）氒小子𩁹㠯限訟于井叔」，沈兒鐘「虘吾㠯匽㠯喜，㠯樂嘉賓」，亦有假台作㠯者，如齊大宰盤「台（以）旂（祈）釁（眉）壽」，陳逆簠「睪（擇）氒吉金，台（以）乍（作）氒之配季姜之祥器」。或假辝為㠯者，如𦅫鎛「是辝（以）可吏（使）」，因台以㠯辝从台之故。秦石鼓汧殹「佳鱮佳鯉，可以橐之」，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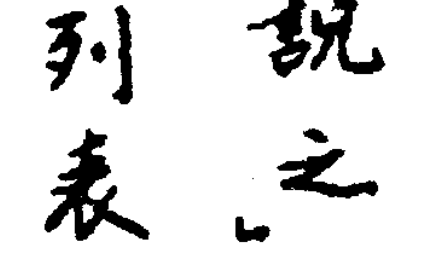
三體石經無逸「以庶邦惟正之供」之古文亦然。惟篆書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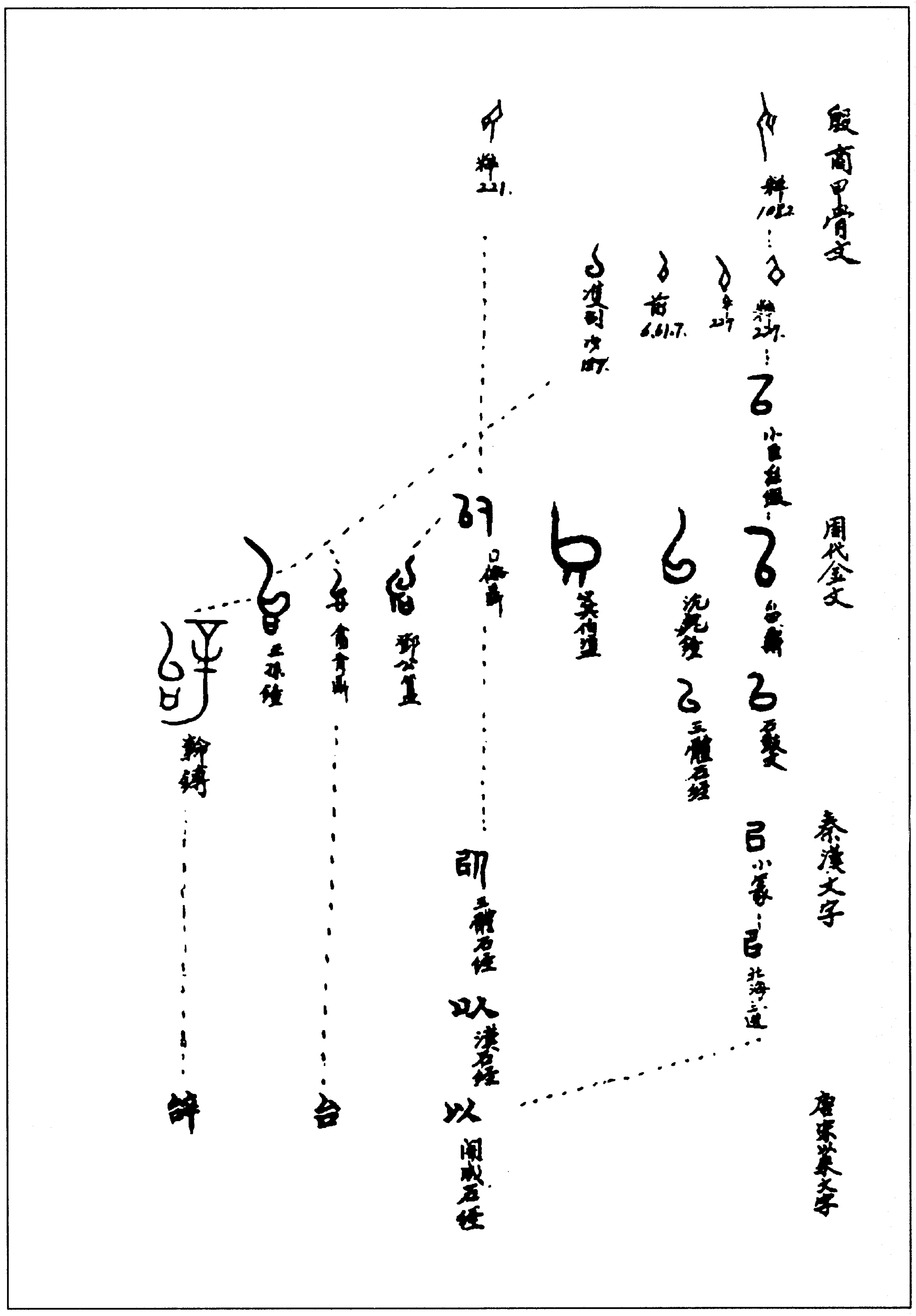
蓋周代金文口似鼎以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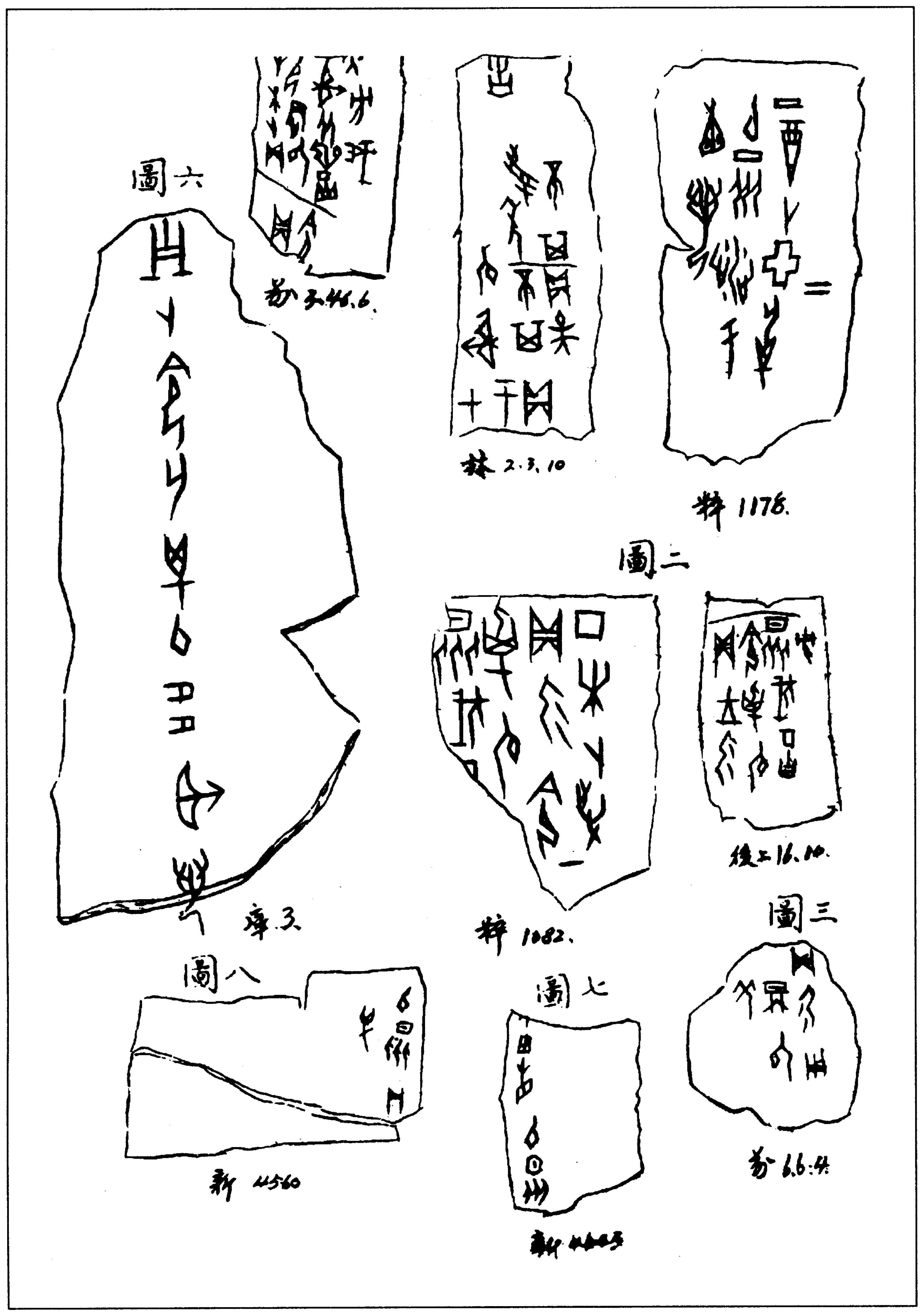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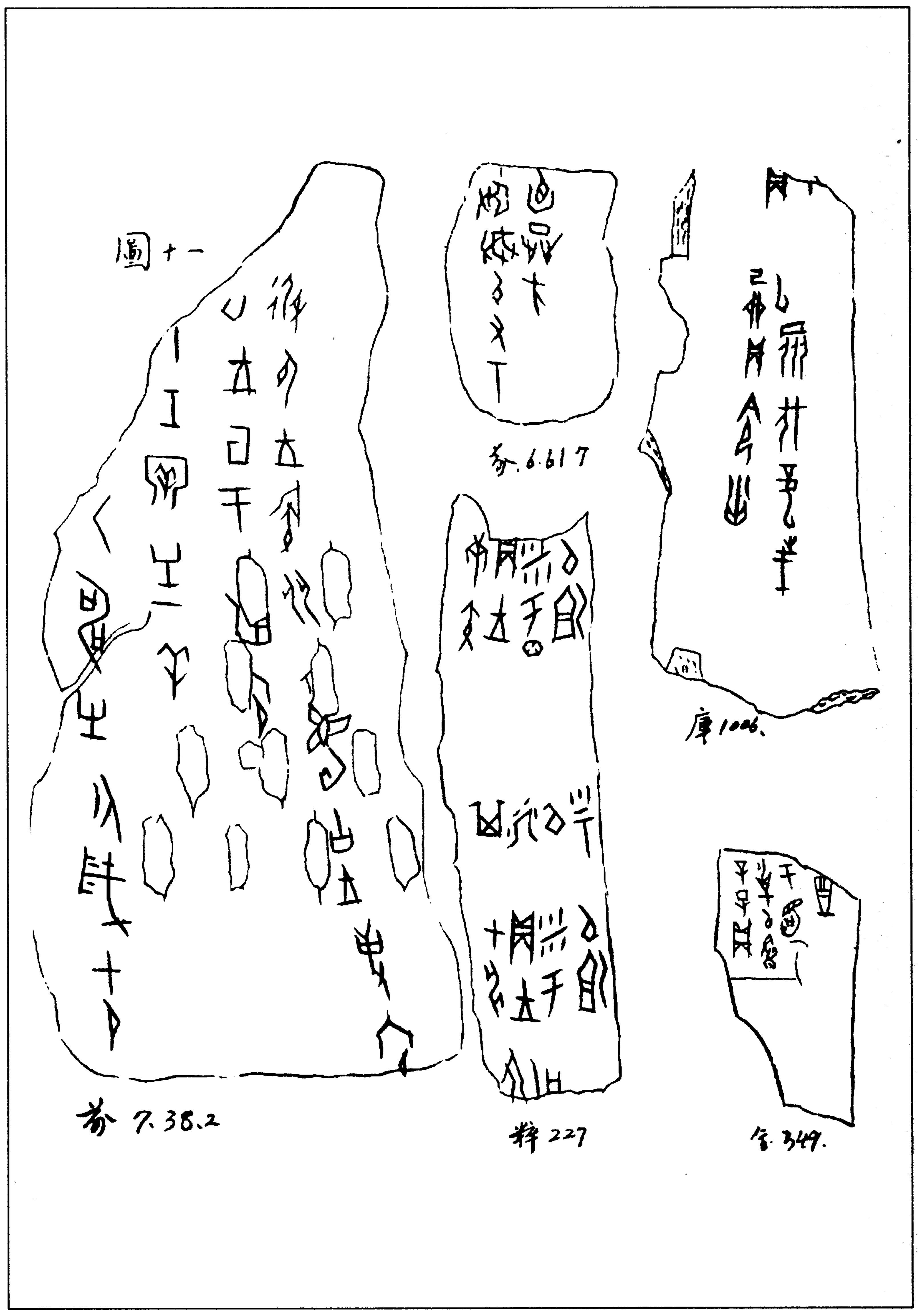
，乃系殷商甲骨𠂤字之分離訛變，後以為似，古原為一字隸書如漢三體石經易說卦「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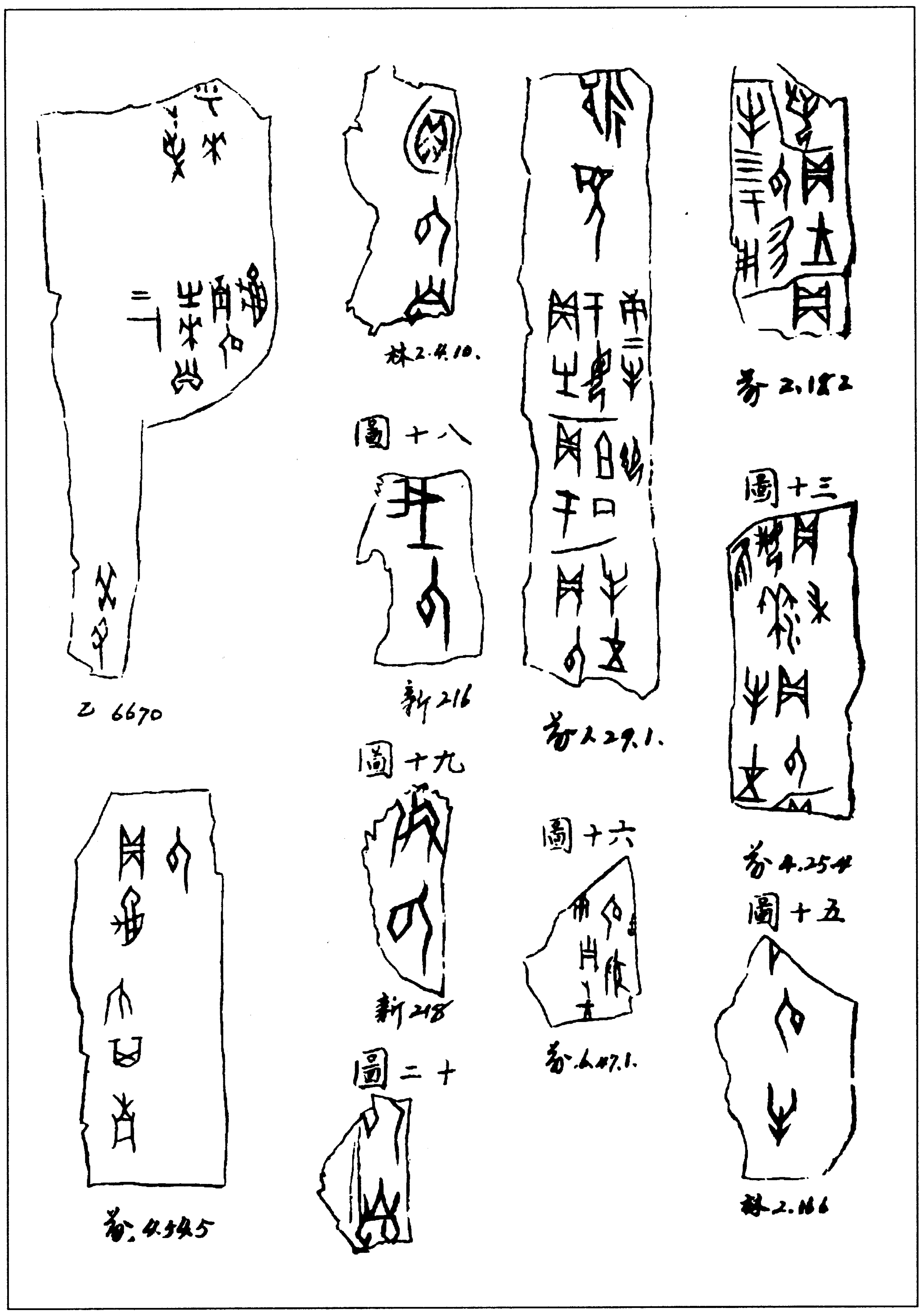


唐開成石經作以，以訛為正以後再不復書㠯矣。茲就其字形之演變，列表於后。


殷商甲骨文
粹1082
粹227
乙227
前6.61.7
後下.10.7
粹221
周代金文
小臣缶鼎
台鼎
石鼓文
沇兒鐘
三體石經
吳尊蓋
口伯彝
鄧公簋
倉貪山
王孫鐘
𨙻鎛
秦漢文字
小篆
北海三道
三體石經
漢石經
開成石經
唐宋以來文字
以
台
𨙻


圖六
前3.44.6
林2.3.10
粹1178
圖二
庫3
粹1082
後上16.10
圖三
圖八
圖七
前6.6.4
新4560
新4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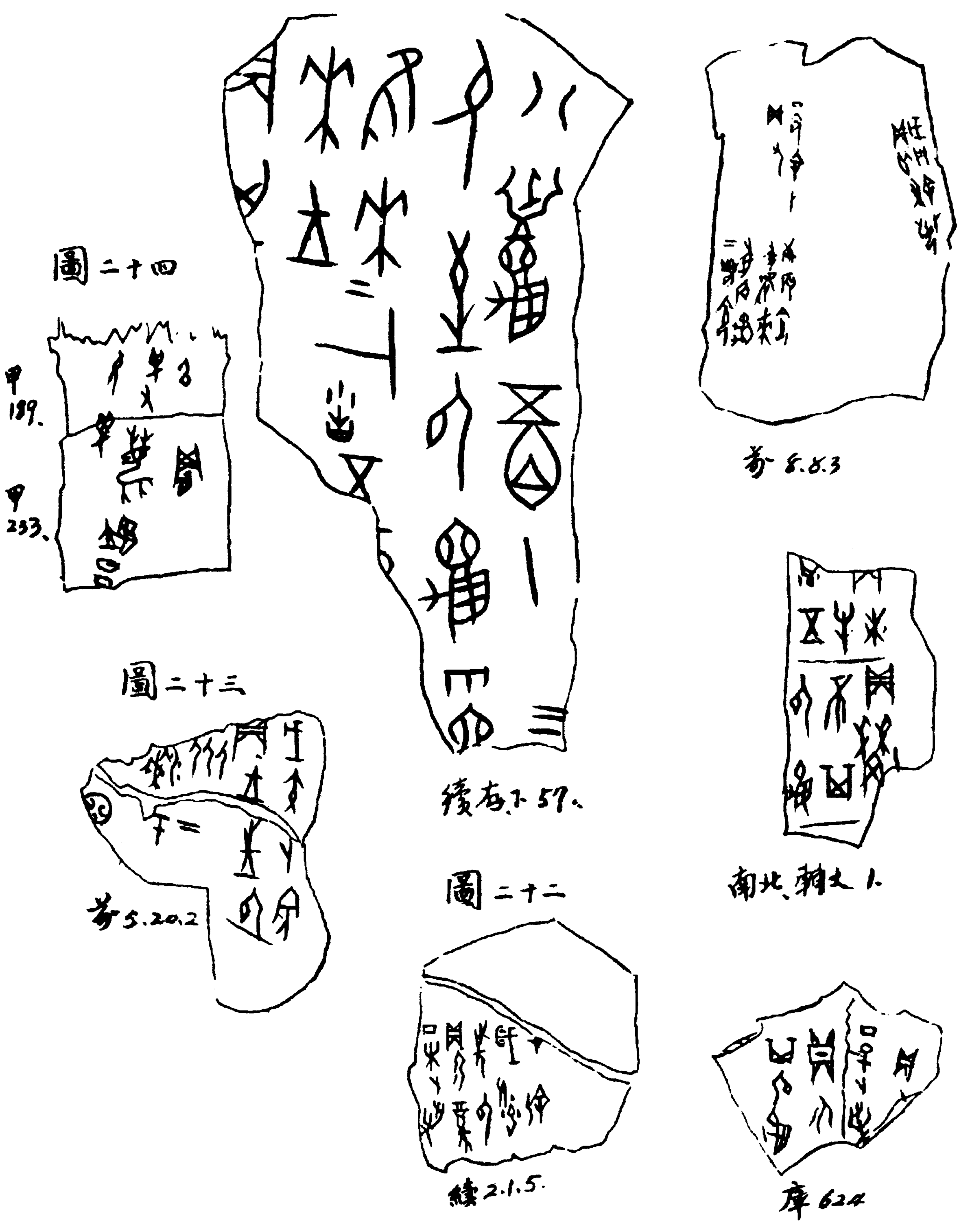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前7.38.2
前6.61.7
粹227
庫1006
金349


乙6670
林2.4.10
圖十八
新216
前2.29.1
前2.18.2
圖十三
前4.25.4
圖十九
新218
圖十六
前4.47.1
圖十五
圖二十
前4.34.5
林2.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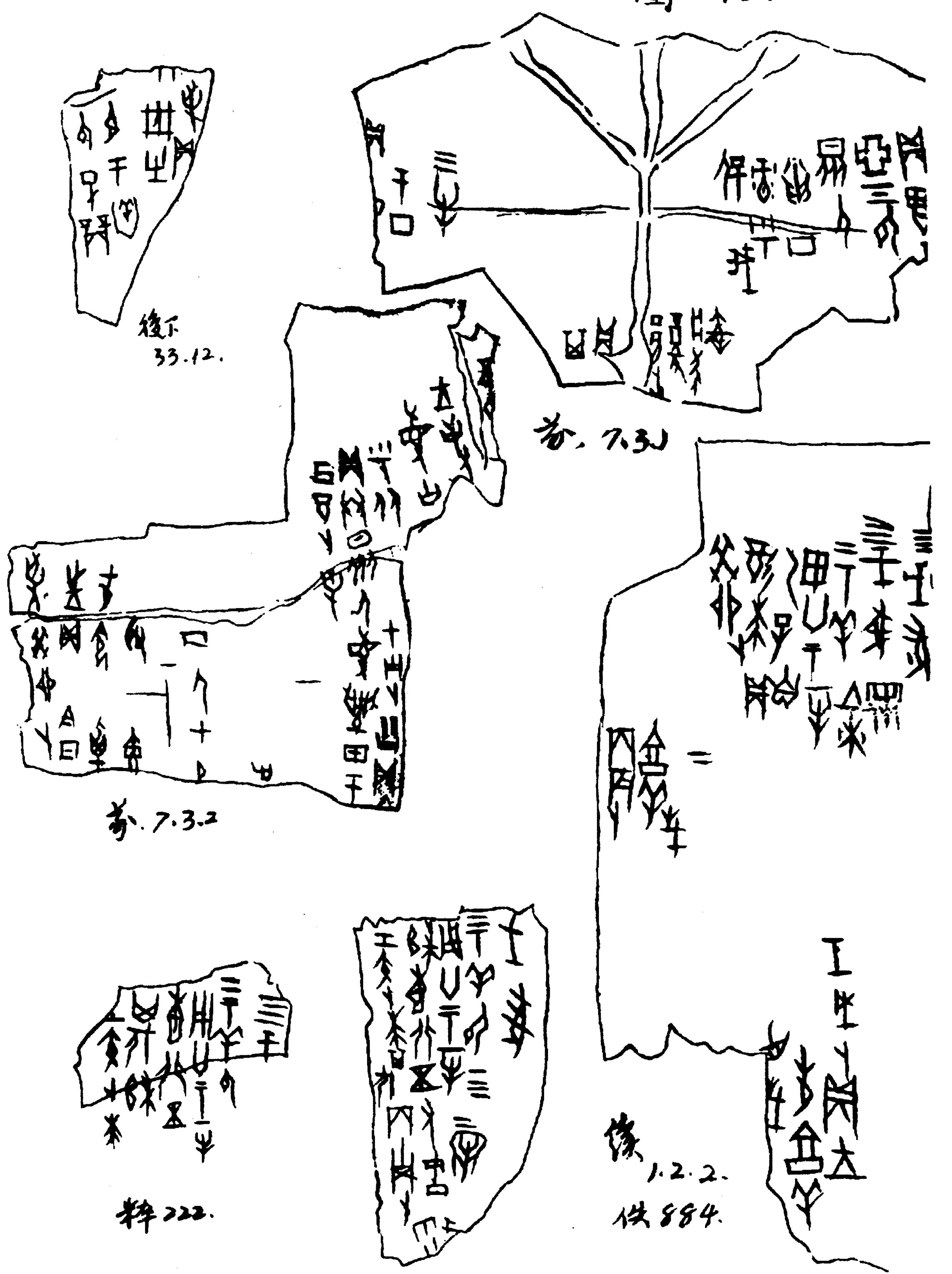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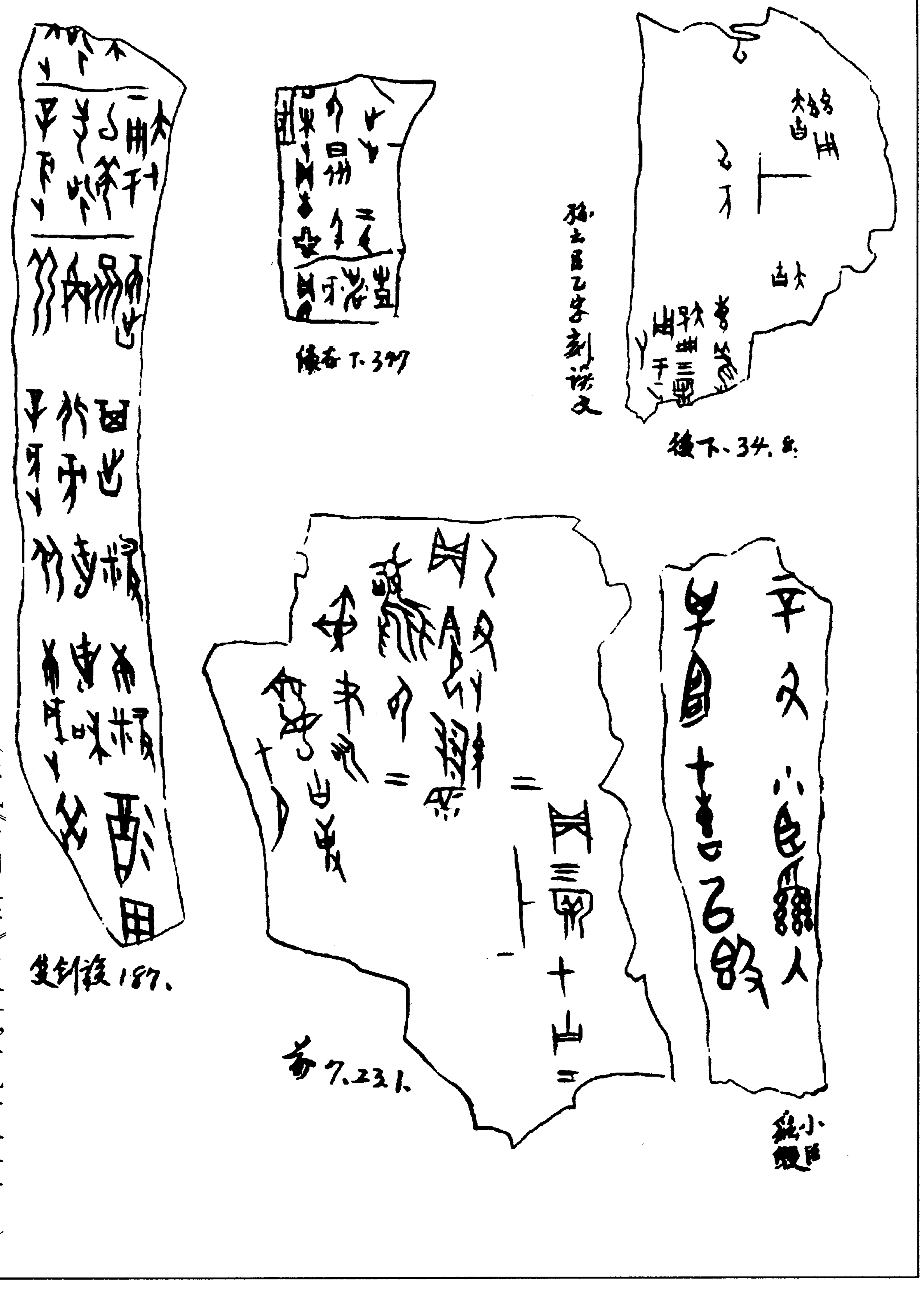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三

圖二十二


甲189
甲233
續存下57
前5.8.3
南北輔文1
前5.20.2
續2.1.5
庫624

圖二十五


後下33.12
前7.3.1
前7.3.2
粹222
粹221
佚884


續存下397
後下34.5
前7.23.1
小屯

（原載《中國文字》第八冊，一九六二年六月）

廣字系

董作賓 嚴一萍

字系一書，為嘉定夏曰瑗所著，艸創於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刊布於民國五年，問世迄今將五十年矣。當有清末造，朝士承漢學之餘緒，斤斤於字體之正，而不顧以所依據，要皆字學舉隅之類，是非之間，直五十步笑百步耳。夏氏以經典承用之字，已不盡合於許書，必執許書以改經典不可行於今也。不通許書未為識字，然必如是而後識字，為道迂而程功難，不能期諸人人也。蓋今字之可從許書者，固宜從之，即今字不能從許書者，亦當知其故，求其可行於今而無戾於古，則宜有一書為以溝通其間，此即字系之所由作也。顧以時代所限，夏氏之說，窮源止於說文，參證僅賴漢隸。今者甲骨金文之研究日新，古文字之源流益明，儻以篆為楷之祖，隸為篆之子，則金文乃篆之父，而甲骨為始祖也。五世共於一堂，縱歷三千年之嬗變，子孫派衍雖多，脈絡貫乎一系。因就夏氏原書，增列甲骨金文兩欄，共分五格，遵其體例，廣其未備，故名之曰廣字系。

例言

唐宋以來，小學家點畫之書，今所存者若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干祿字書、佩觿、復古編、字鑑，類能剖析分豪，辨別正俗。近世字學舉隅、寶藍本諸書而損益之。雖斤斤於點畫間，要亦弟知其當然，未知其所以然也。欲窮其源流，非覃究許書上溯甲骨金文下及漢隸，則不能得其精而通其變也。子孫之於厥祖，血脈既嬗，形貌不盡肖，萃五代於一堂，諦審其神氣，終有一二脗合處。篆者楷之祖也，隸又篆之子也，金文篆之父也，甲骨則始祖矣。茲用表式分列五格，最上為甲骨，次為金文，中為小篆，下為隸，最下為楷。據形系聯，庶俾古今遷貿之大凡一目可憭。

許書以說文解字慣目，後人但偁說文者，簡言之也。文與字別，具詳原敘。依六書之類析之，指事、象形，文也。會意、形聲，字也。皆言乎其體也。轉注、叚借則文與字之用也。本書於指事、象形、會意字，悉數錄入，蓋字之母也。形聲字不錄，所錄者經典通叚及相糾纏之字，必加疏證，凡以明其用也。亦有不關通叚者，則必隸楷與篆文殊異者也。不即甲骨金文已有，或篆祇一字，後別為數字；篆有數字，今併為一字者也。其章坿一處者取便循覽，多不過三至四字以上，格不能容，都為弟十五卷。

漢隸說宗，已更千祺，賴洪、婁諸家著錄，存十一於千百，迨南原顧氏僅成隸辨，依許君部首，別為偏旁一卷，頗盡點畫之變。翟文泉隸篇就碑本鉤摸，字少於南原，而根柢許學，詮釋精審，遠非南原所能隶。本書隸體多采於顧，間亦參用隸篇，但取於篆楷兩關可通郵傳者錄之，其餘異體，概弗羼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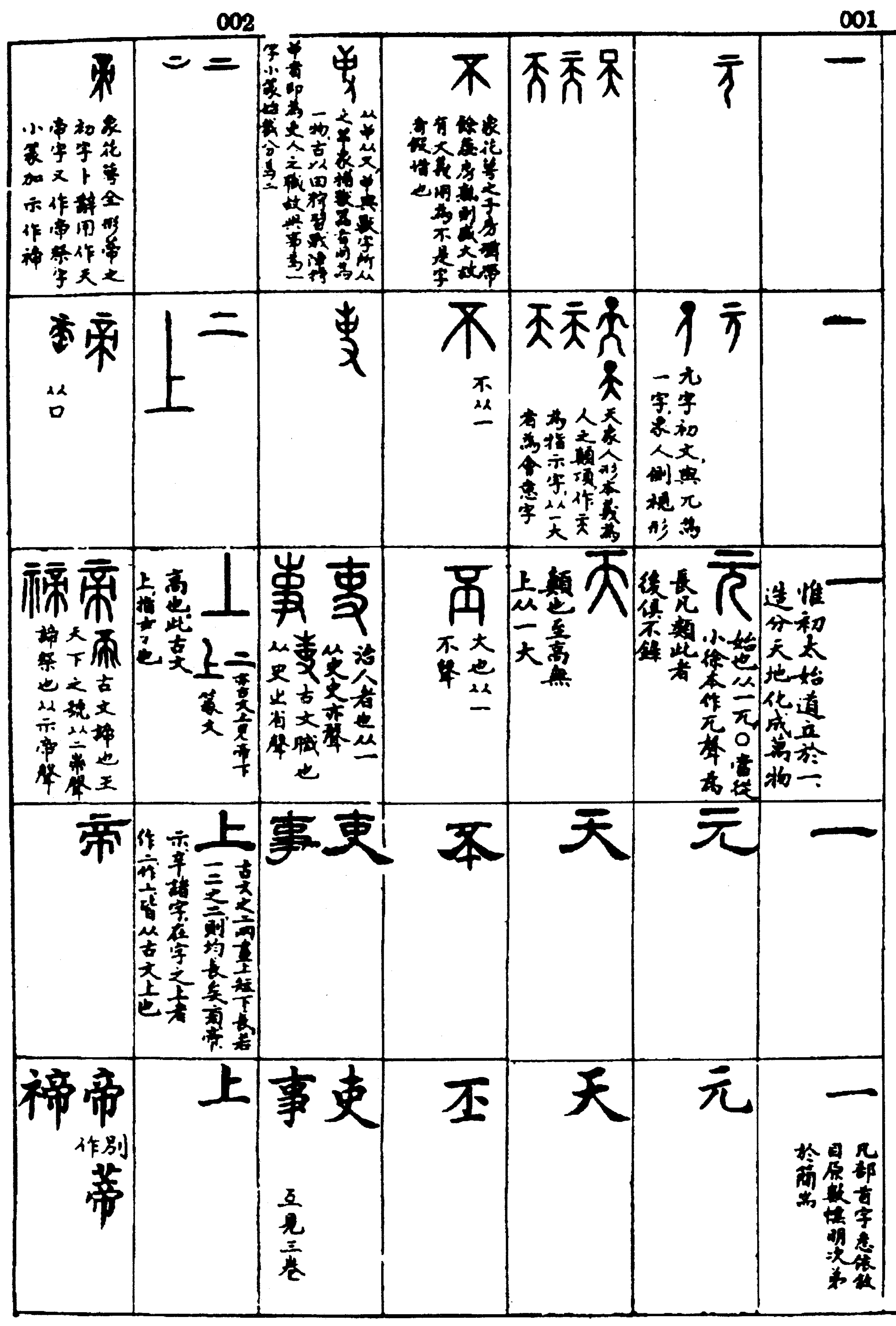
隸曰「省」者，如旁从篆文「省」，而雝之為雍，𣍘之為曹，皆其遞省也。曰「變」者（亦為由篆之隸之通偁）如旁从古文變，而萅之為春，彝之為彜，又其遞變也。曰「凾」者，本兩字而凾為一形也（其上偏旁相凾者，詳附錄隸凾篇）。曰「譌」者，無論變若凾，既恑其形，乖於本字聲義者也。此皆論其體也。曰「借」者，借柴為柴，借類為纇，碑義煒然，經典相通者也。曰「別作某」者，凰偟之於皇，皆孳乳字也。曰「別為二字」者，裳之於常，裘之於求，本俱或體，篆一而隸二之也。此皆論其用也。

其無隸書可證，而楷與篆異，經典相承久，世俗通行不廢者，則曰「今作某」。忠質殊尚，雅鄭異宜，孰難强從乎古，然其本體不可不知。曰「俗作某」者，或出詞賦家語，或采委巷之談，非盡可用，不復列為大字，而尤詳於孰行孰廢者，凡以明古今字之異，當隨所宜而用之也。餘例具如隸變。

偏旁左右有迻置不得者（其上下四旁不可易之字如含吟，召叨等已見各部首下）詁（扣也从言口聲）言（弔生也，从口言聲）唫（口急也从口金聲）釦（金飾器口从金从口口亦聲）𦨈（古文服从舟从人）侜（廱蔽也从人舟聲）諸字部居既殊，聲義迥別無論矣。妃匹之與妲妀（許但云女字也，玉篇以為妲己之己），雖同隸女部，同為己聲，而一經互易，厥恉截然。顧五百四十部中，此類尟見。至如同一卩也，左之則𠂤，右之則邑。篆形縣遠，隸變乃凾。然陪之不得為部，陲之不得為郵，稍知字義者類能別白，無煩臚列。惟鄭地之鄬，許書作隝，或邑或𠂤義各有當。篆與隸楷體既殊異，例所必錄。若乃翄之作翅，朖之作朗，要於六書無關出入，便不特幖，上坿見於部首楷下，它皆準此。

廣字系弟一

董作賓　嚴一萍



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凡部首字悉依敍目原數標明次弟於篇端

元：元字初文，與兀為一字，象人側視形

始也，从一兀。〇當從小徐本作兀聲，為長凡類此者，後俱不錄

天：天象人形，本義為人之顛頂，作天為指示字，从一大者為會意字

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

丕：象花萼之子房，猶帶餘[illegible]房[illegible]則嚴大故有大義，用為不是字者假借也

不从一

大也，从一不聲

吏、事：从屮从又，屮與獸字所从之屮象捕獸器，古時為一物，古以田狩習戰，陳狩者即為史，人之職，故與事為一字，小篆始截分為二

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

古文　職也，从史之省聲

互見三卷

上：二　古文上見帝下

上　篆文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古文之二兩畫上短下長，若一二之二則均長矣，帝旁示辛諸字在字之上者作二，作上皆从古文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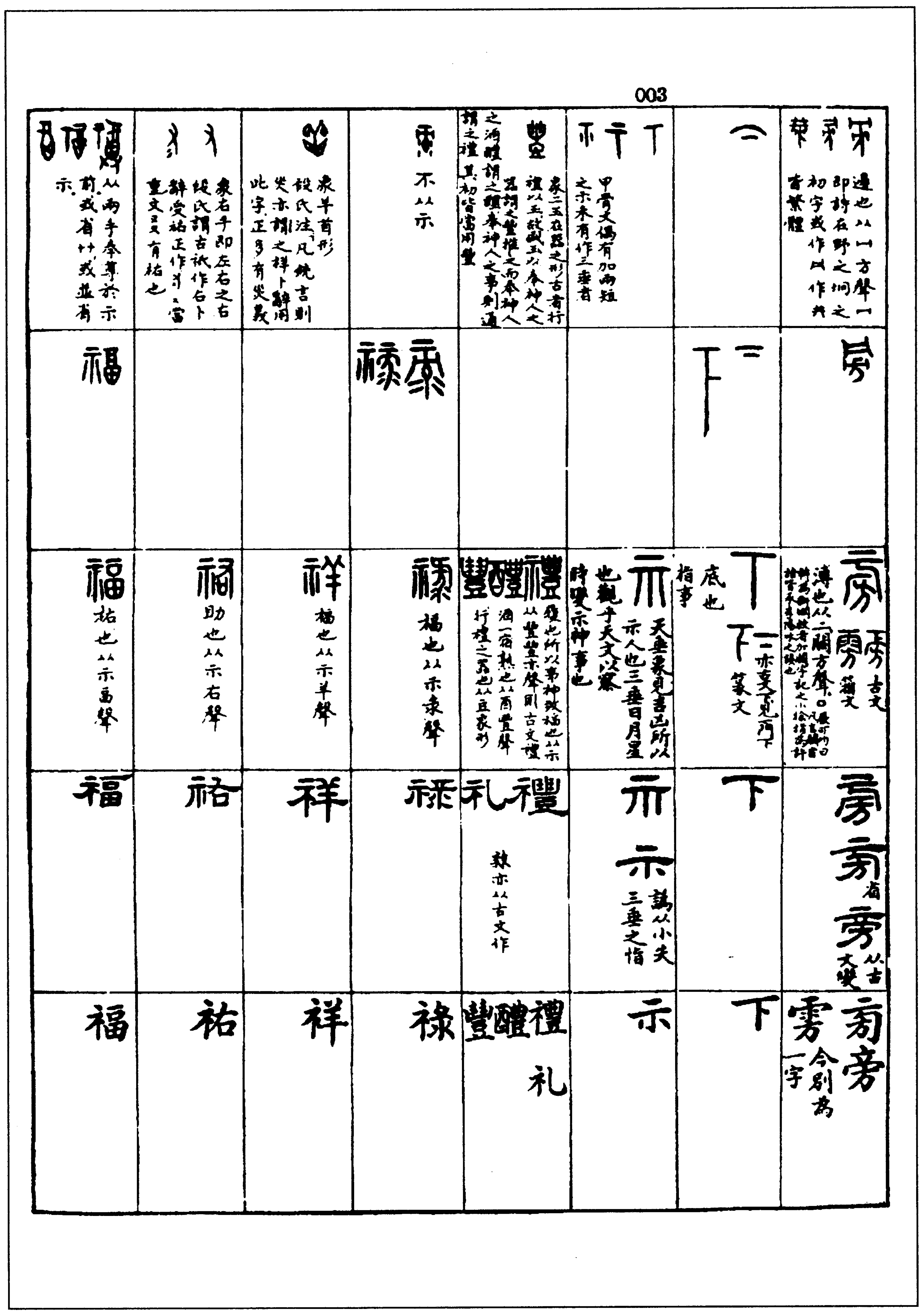
帝：象花萼全形，帝之初字，卜辭用作天帝字，又作帝祭字，小篆加示作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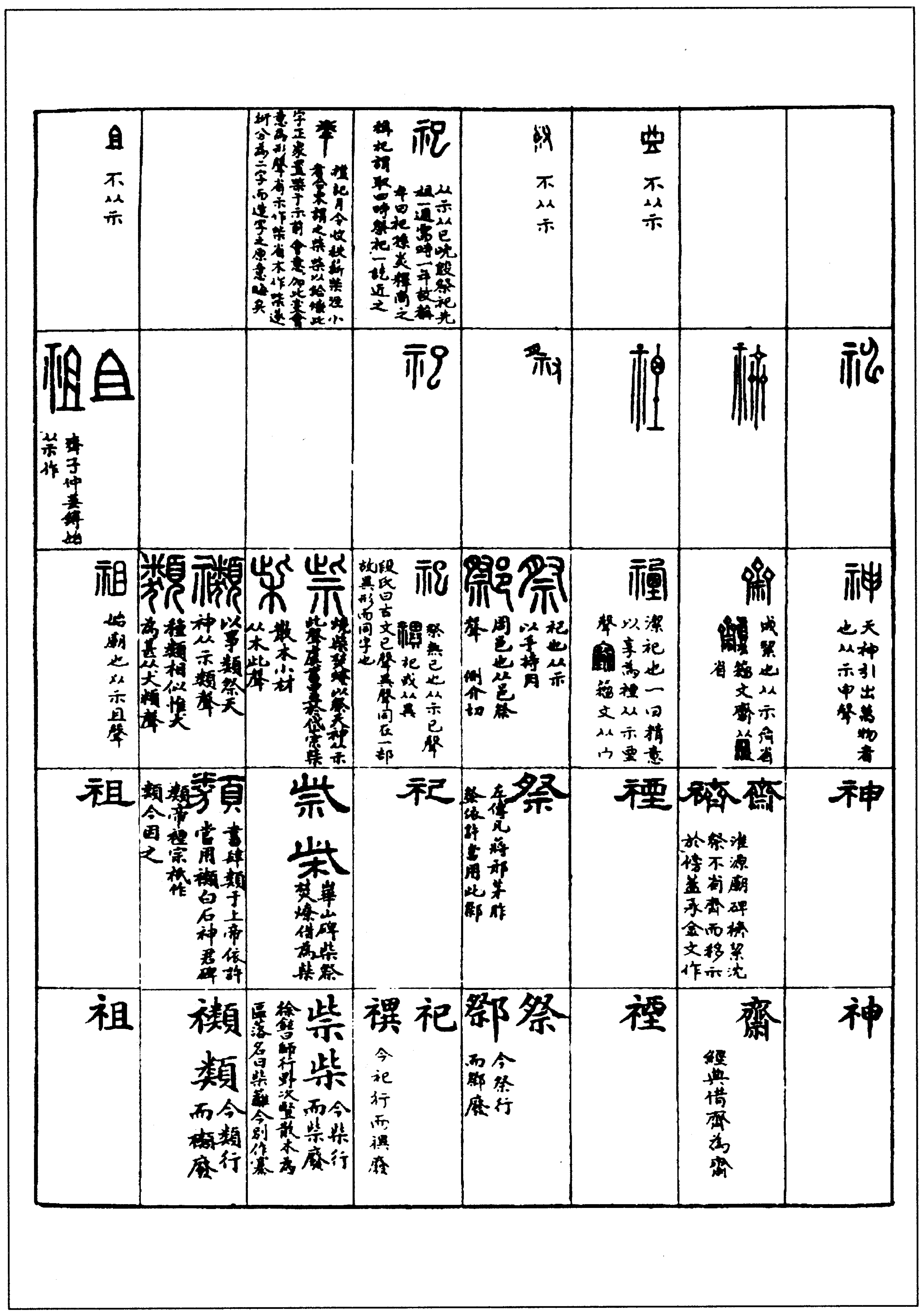
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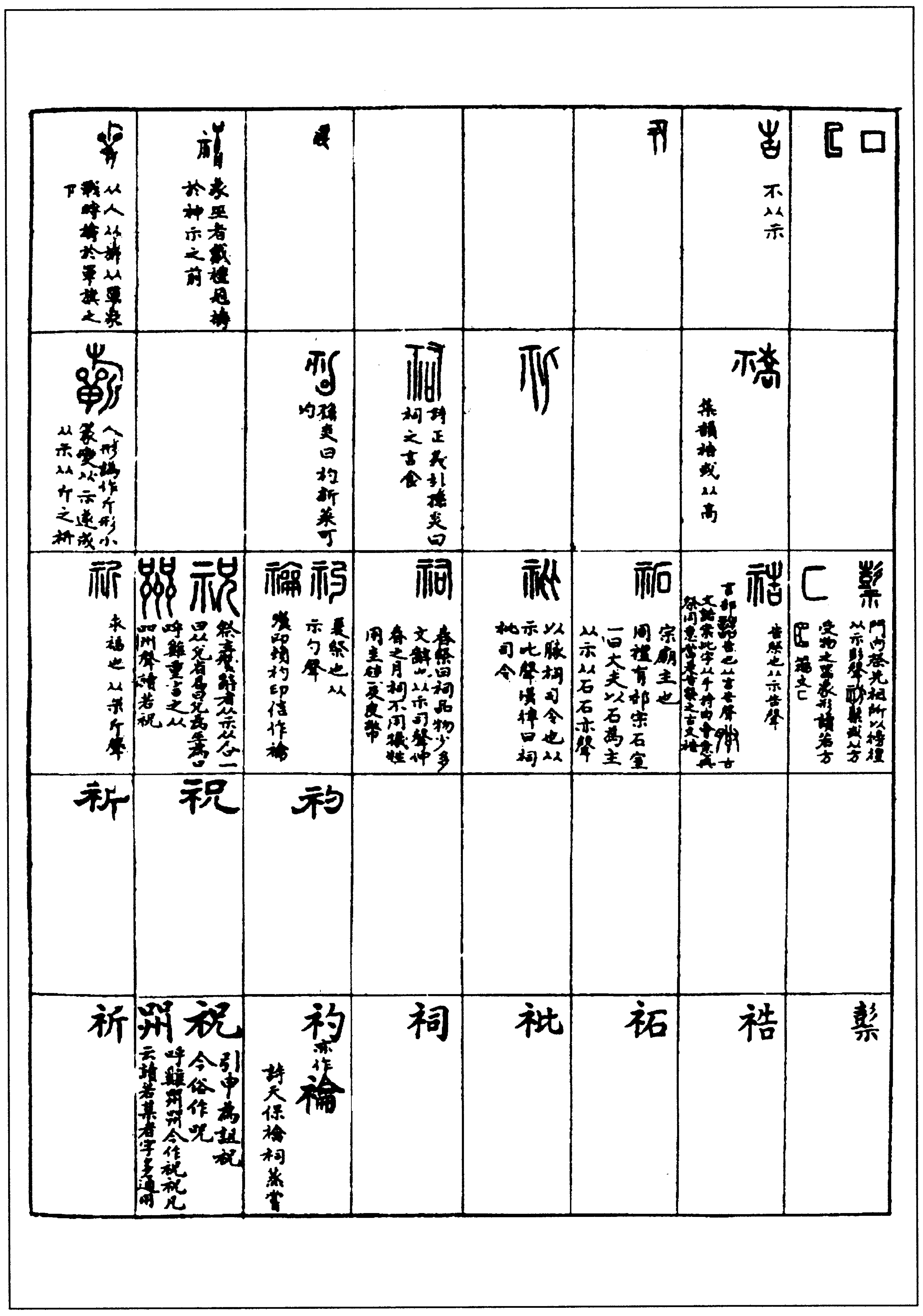
古文　諦也，王天下之號，从二朿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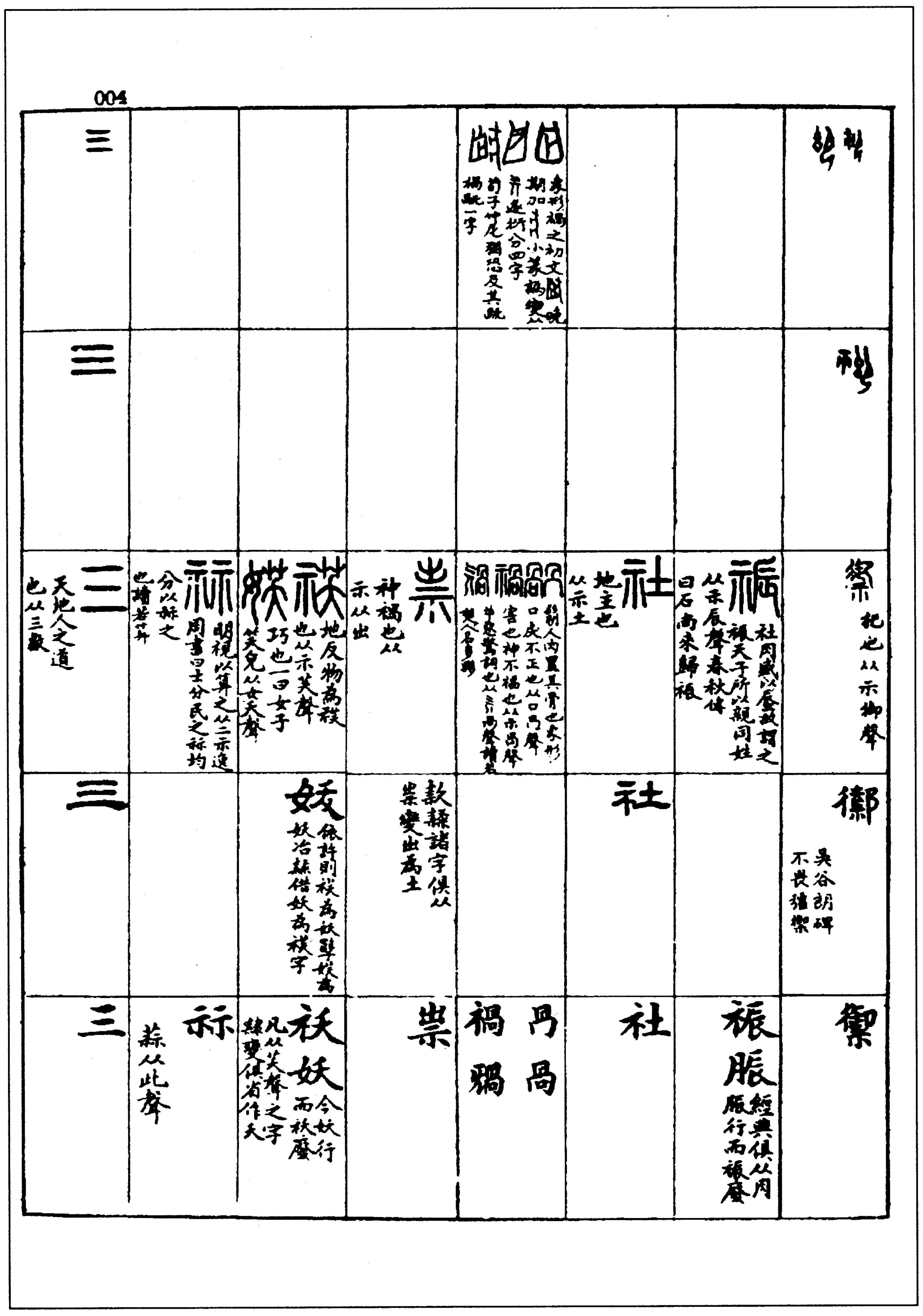
禘祭也，从示帝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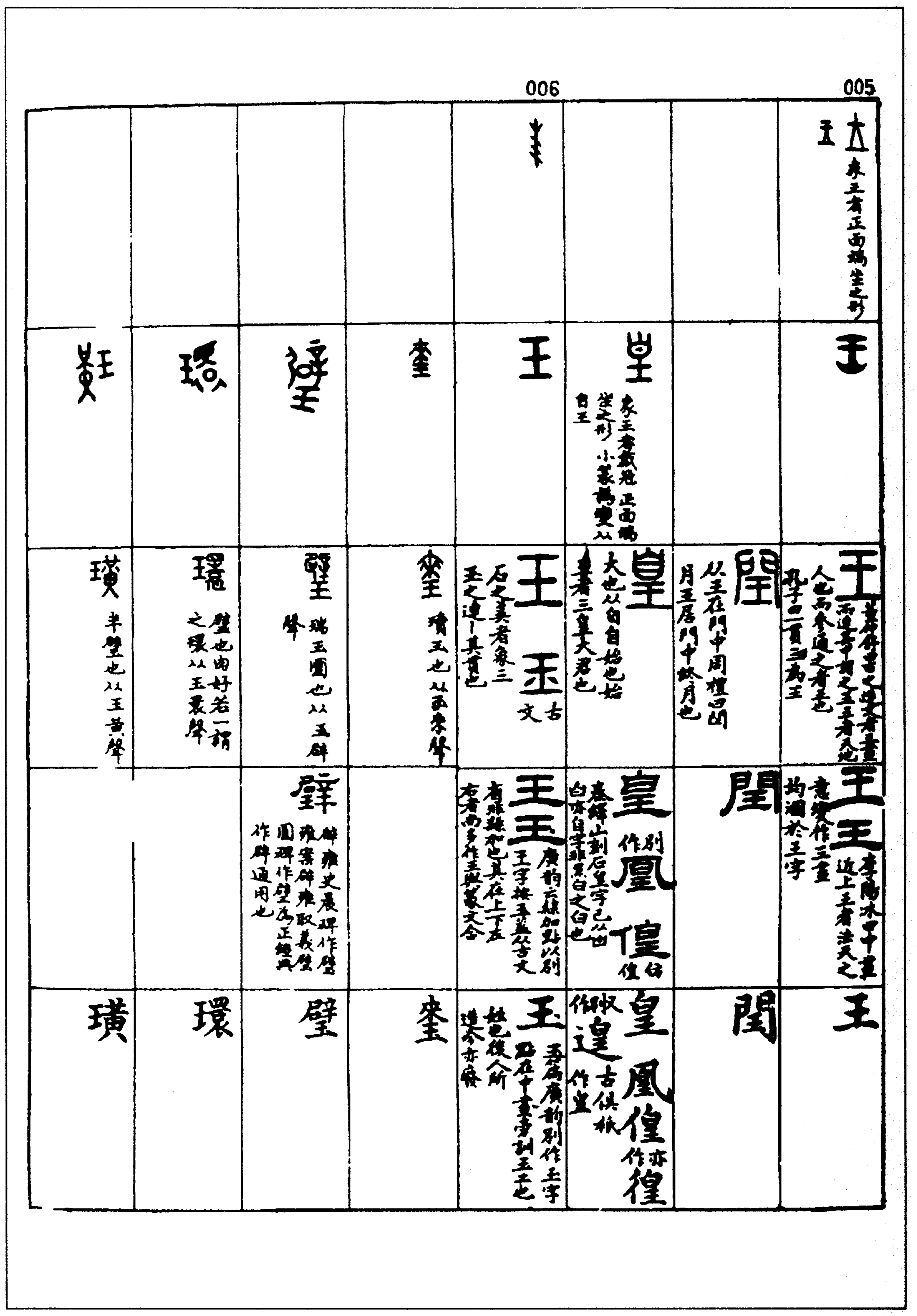
別作 蒂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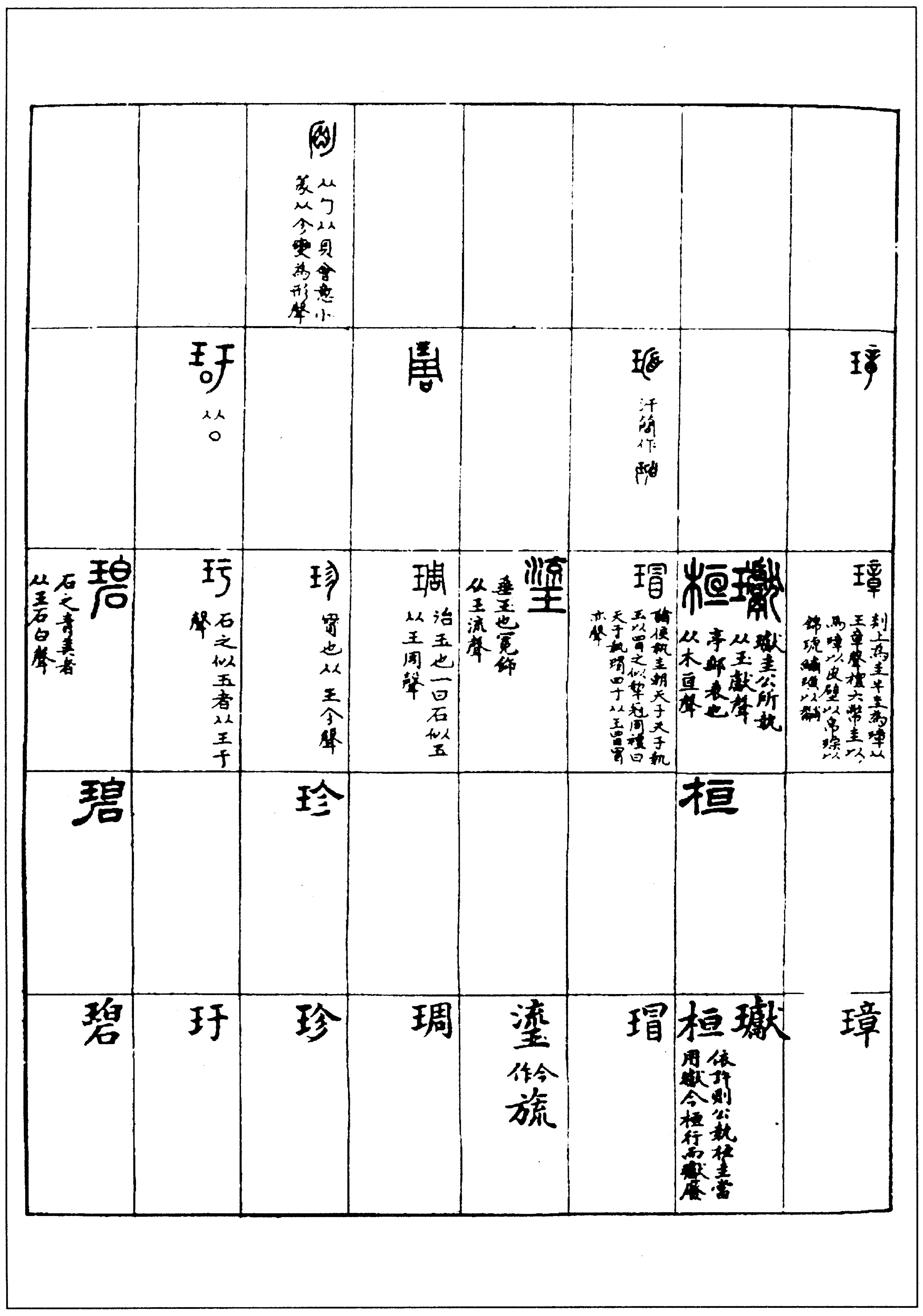



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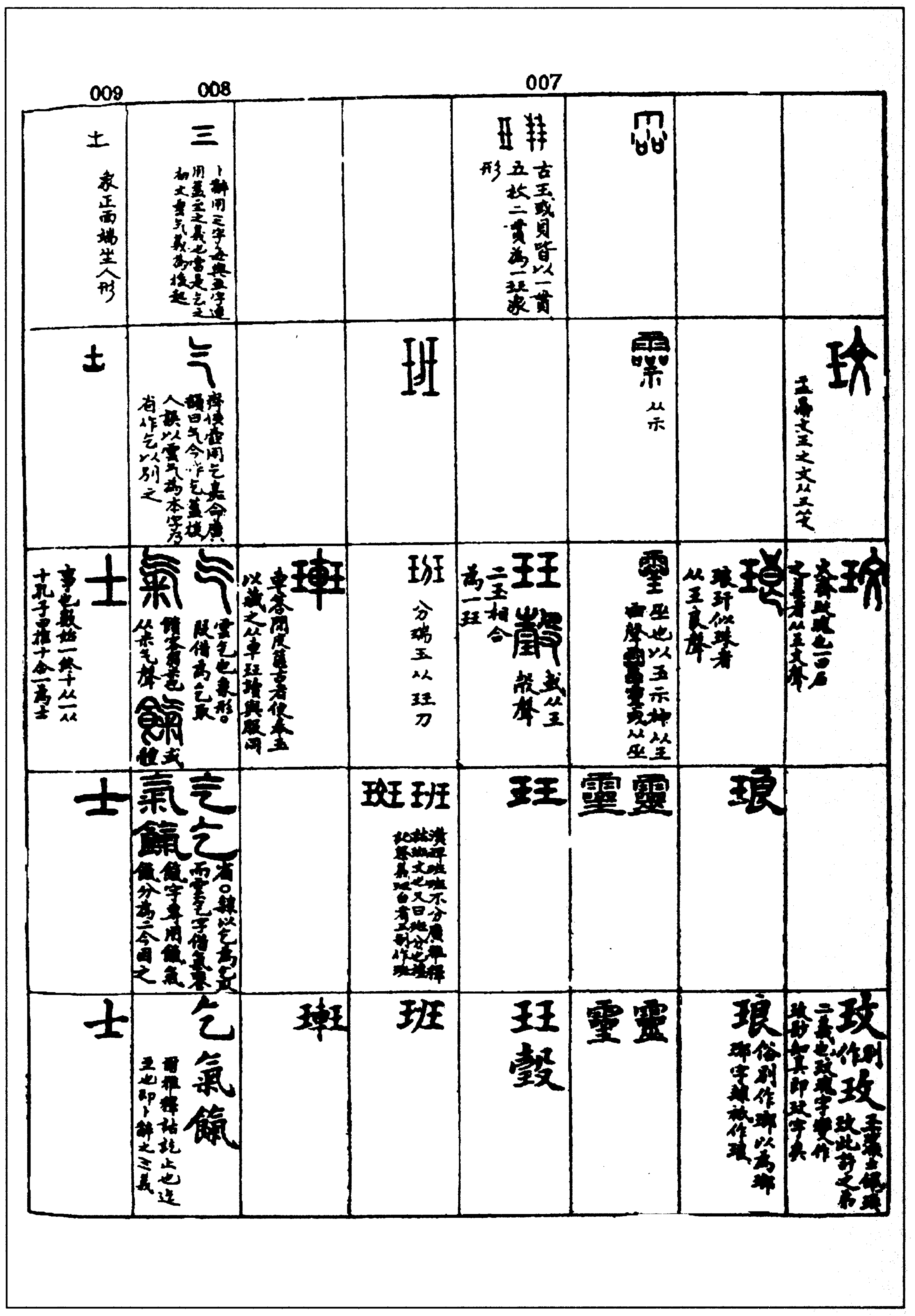


005 006

王 閏 皇 風 偟 玉 奎 壁 環 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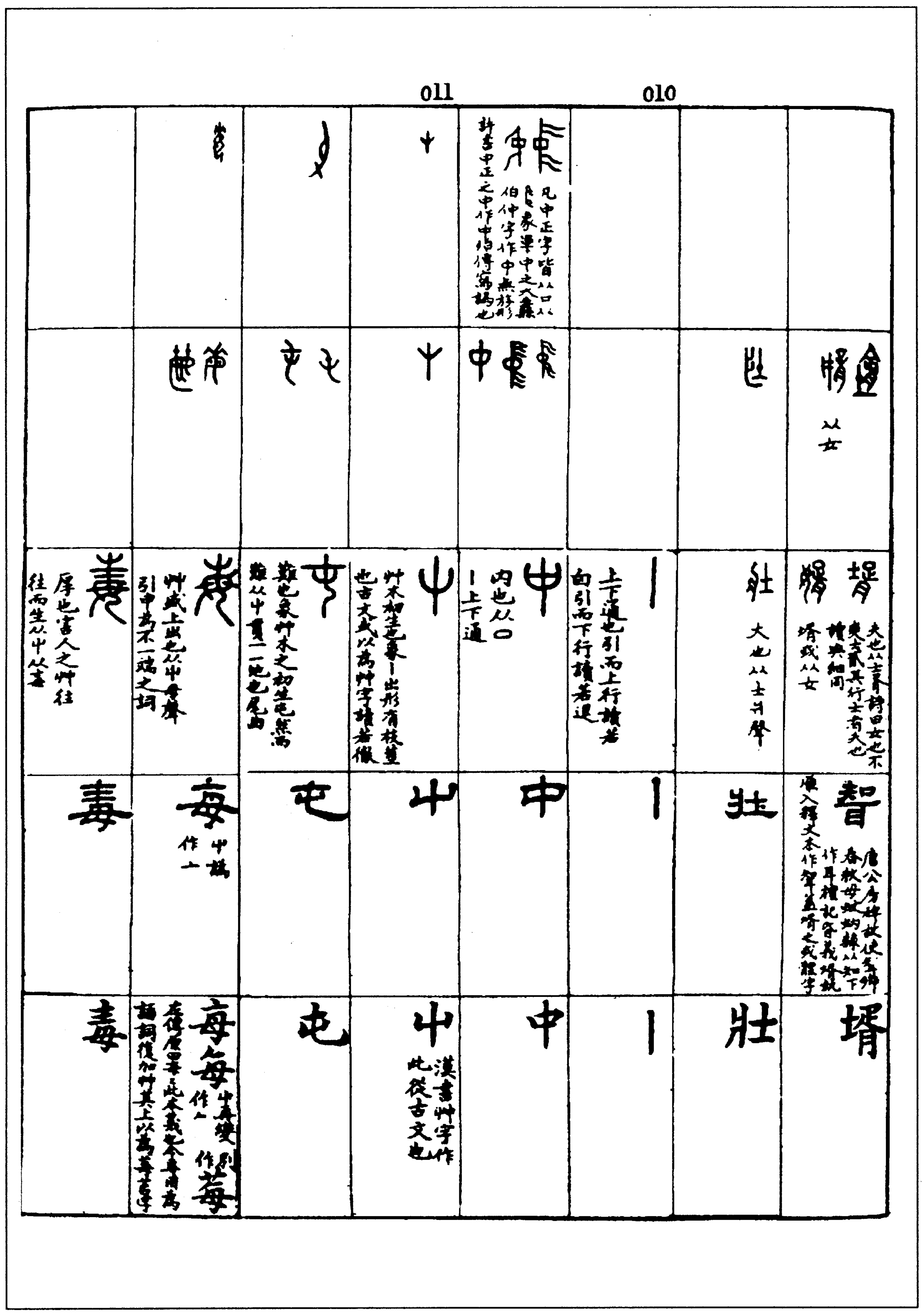


璋 瓛 桓 瑁 塗 旒 琱 珍 玗 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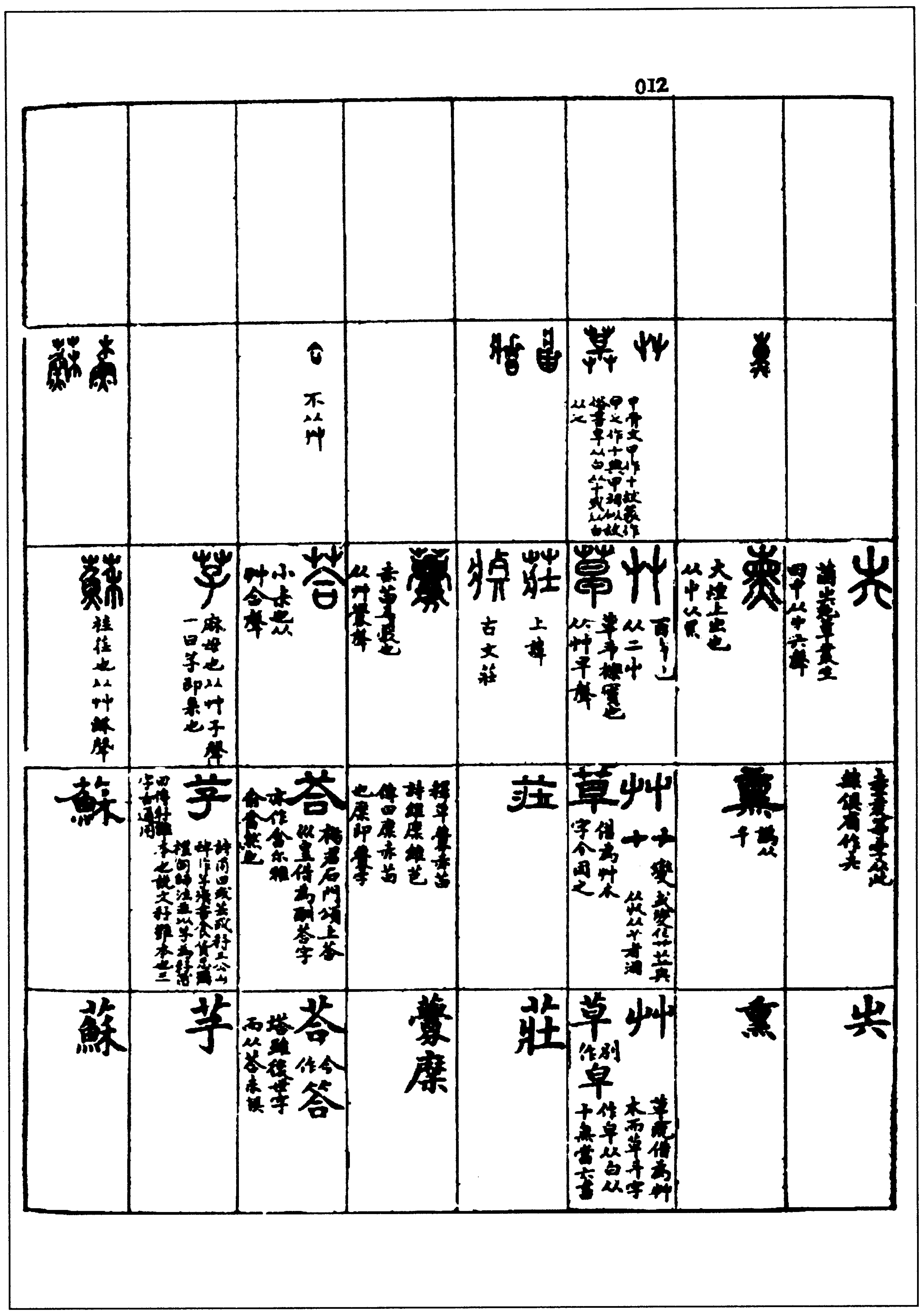
007 008 009

玫 琅 靈 玨 瑴 班 瑚 乞 氣 餼 士



010 011

壻 壯 丨 中 屮 屯 每 毒


012

大陸上出也从中从𡕒

从二屮

草斗櫟實也从艸早聲

上諱

古文莊

赤苗嘉穀也从艸釁聲

小未也从艸合聲

麻母也从艸子聲 一曰芓即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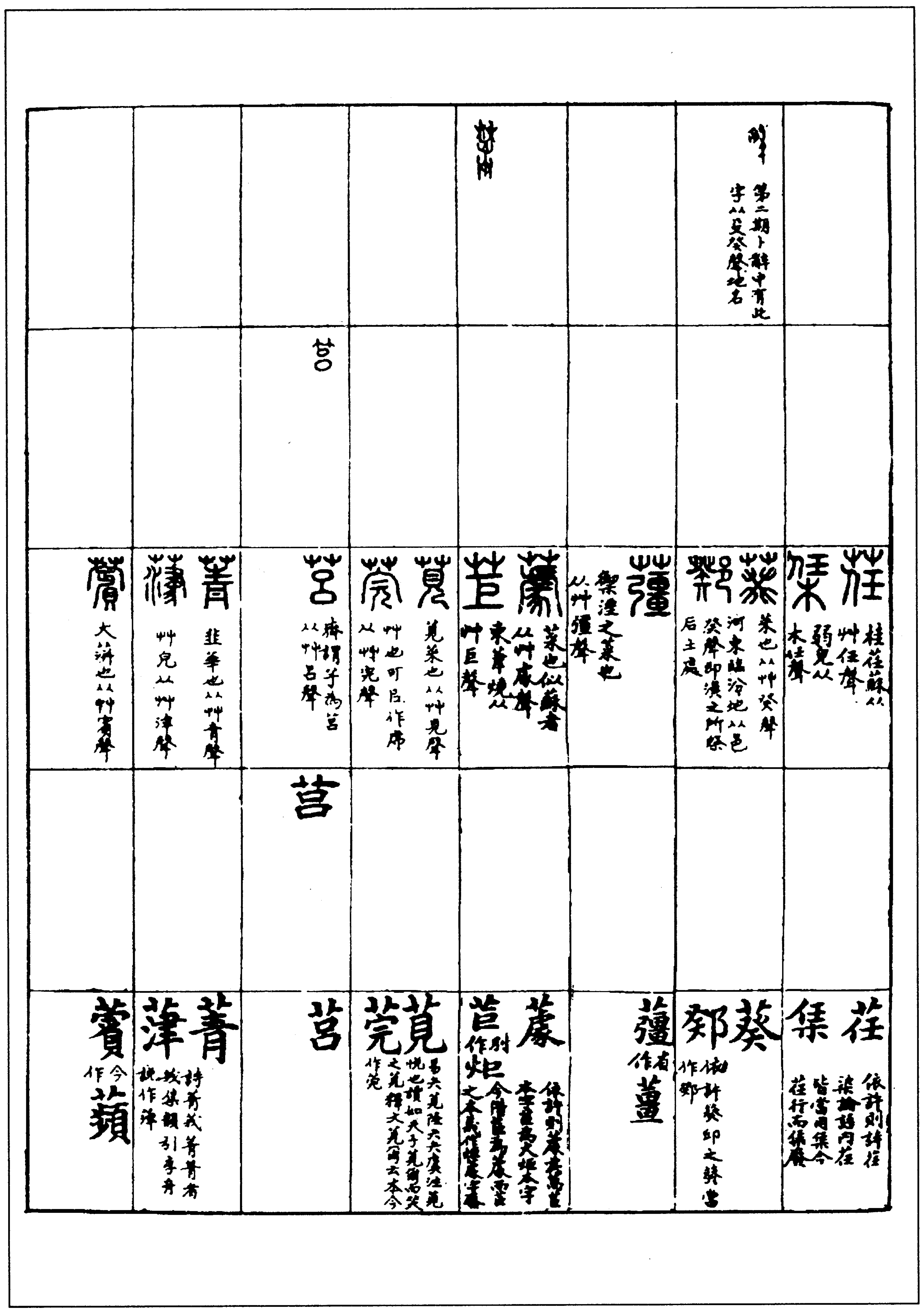
桂荏也从艸穌聲

不从艸

尖 㷀 艸 草 莊 𧄼 麋 荅 答 芓 蘇

別作 皁

今作 答


第二期卜辭中有此字从𠬞从癸聲地名

荏 桂荏蘇从艸任聲

弱皃从木任聲

葵 菜也从艸癸聲

河東臨汾地从邑癸聲

蘦 大苦也从艸霝聲

藘 菜也似蘇者从艸豦聲

苣 束葦燒从艸巨聲

莧 莧菜也从艸見聲

莞 艸也可以作席从艸完聲

莒 齊謂芋爲莒从艸呂聲

菁 韭華也从艸青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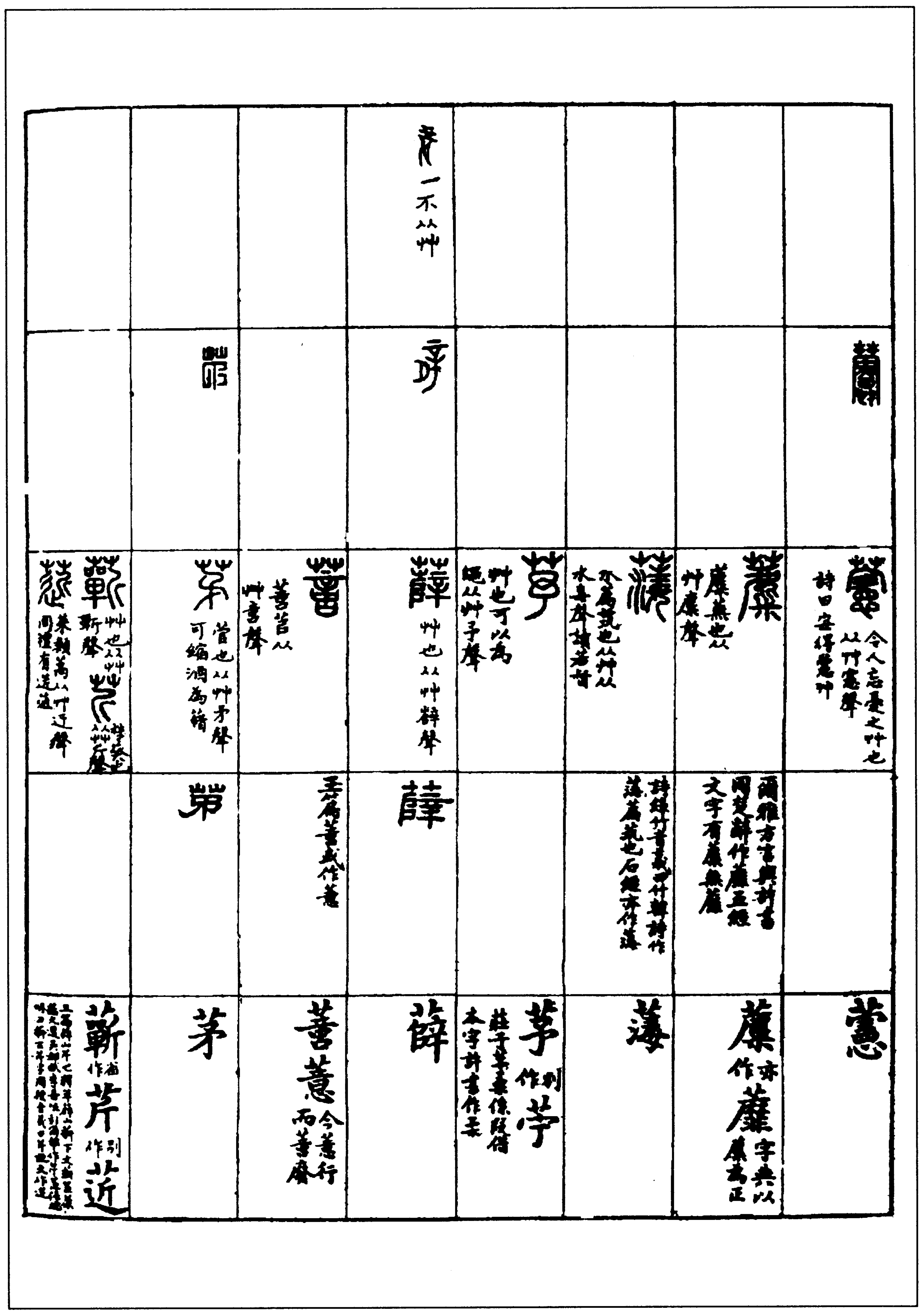
葎 艸也从艸津聲

蕢 大萍也从艸賓聲

荏 集 葵 鄈 蘦 蘆 藘 苣 莧 莞 莒 菁 葎 蕢

別作 炬

今作 蘋


一不从艸

令人忘憂之艸也从艸憲聲 詩曰安得藼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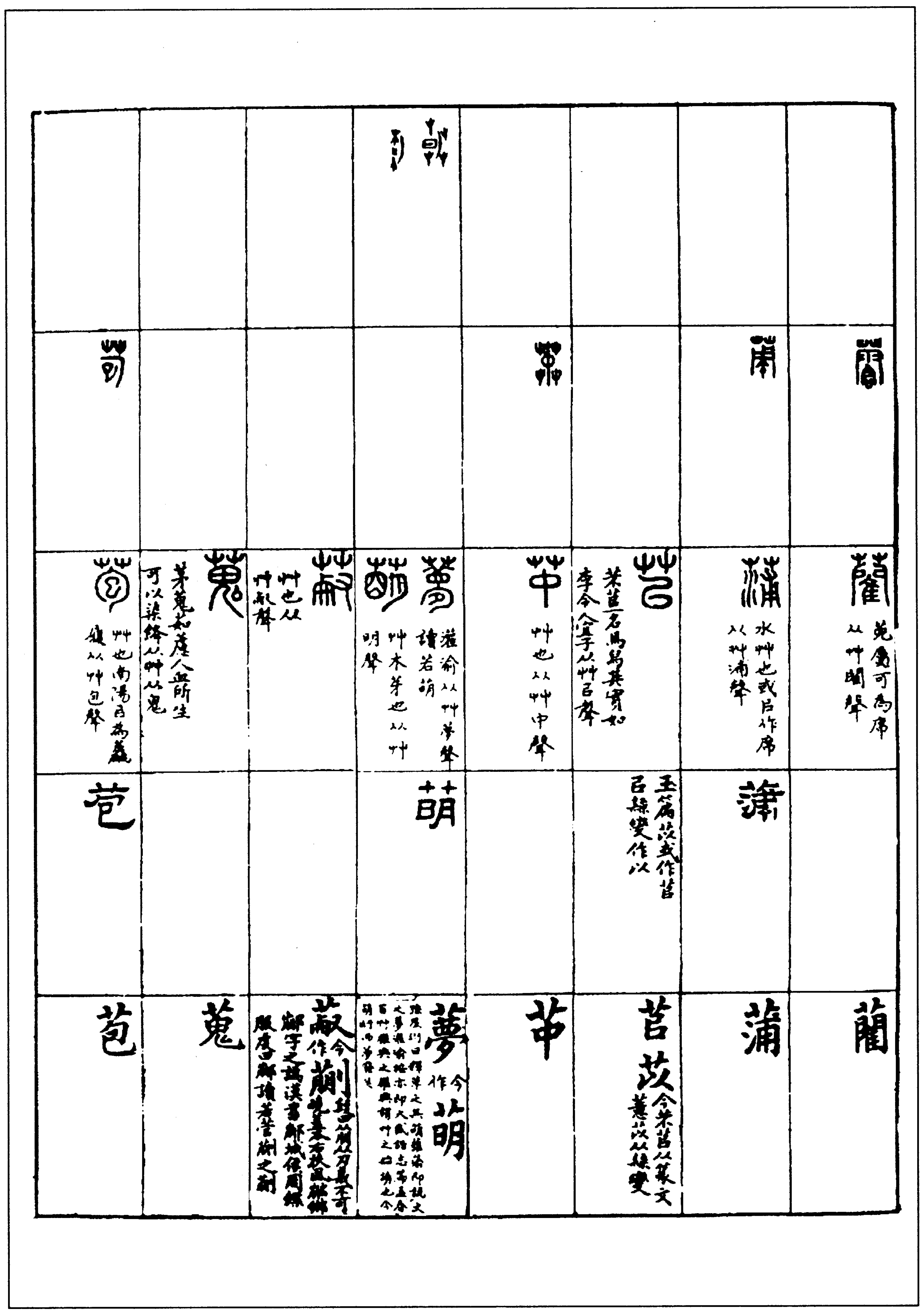
藼 蘪 薄 莩 薛 蓍 茅 蘄 芹 近

亦作 蘼

別作 苧

今作 萱

別作 近


莞屬可爲席从艸閵聲

水艸也或以作席从艸浦聲

苢 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㠯聲

艸也从艸中聲

灌渝从艸夢聲讀若萌

艸木芽也从艸明聲

艸也从艸叔聲

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从艸从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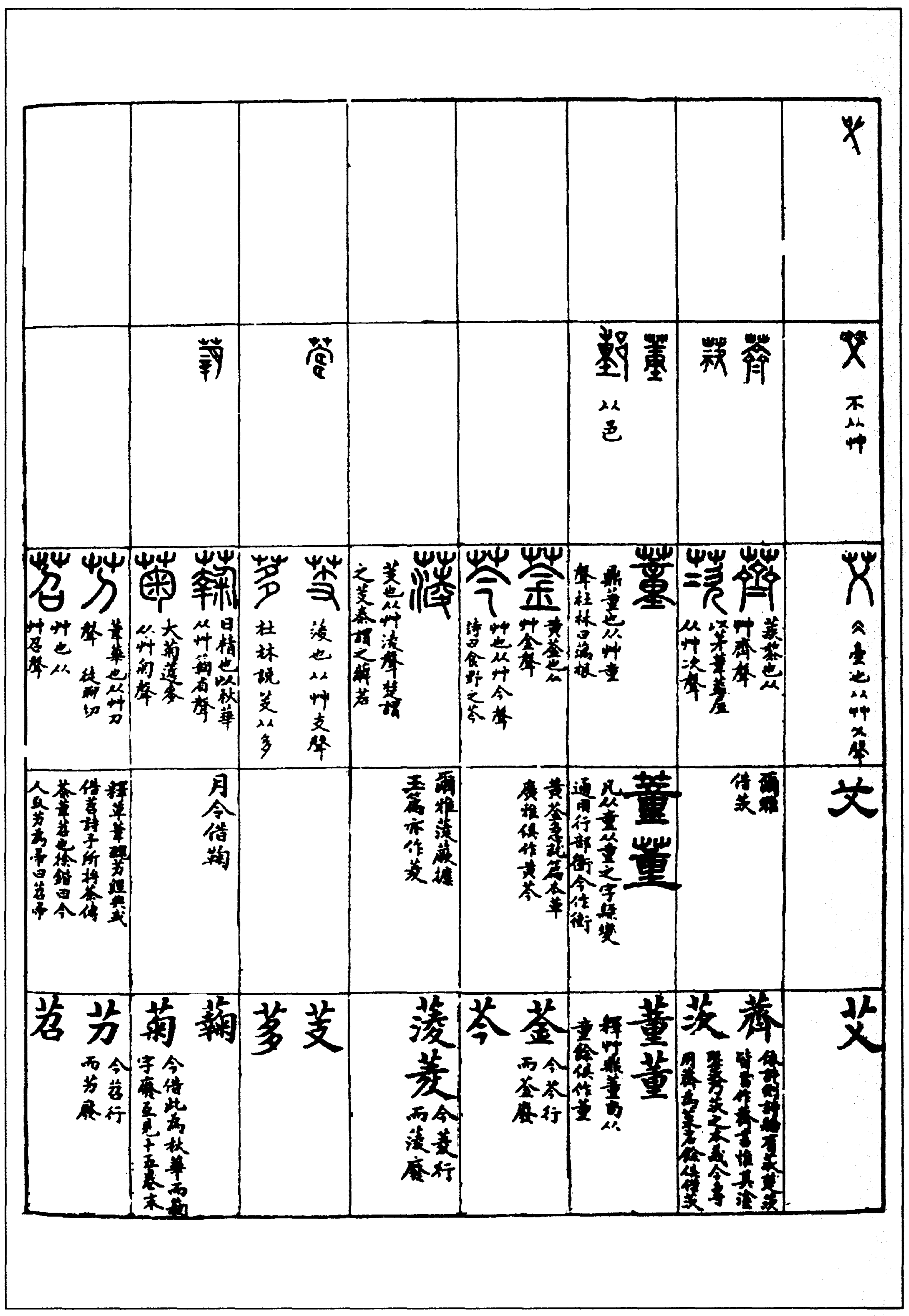
艸也南陽以爲麤履从艸包聲

藺 蒲 苢 苡 芔 萌 夢 𦺇 蒐 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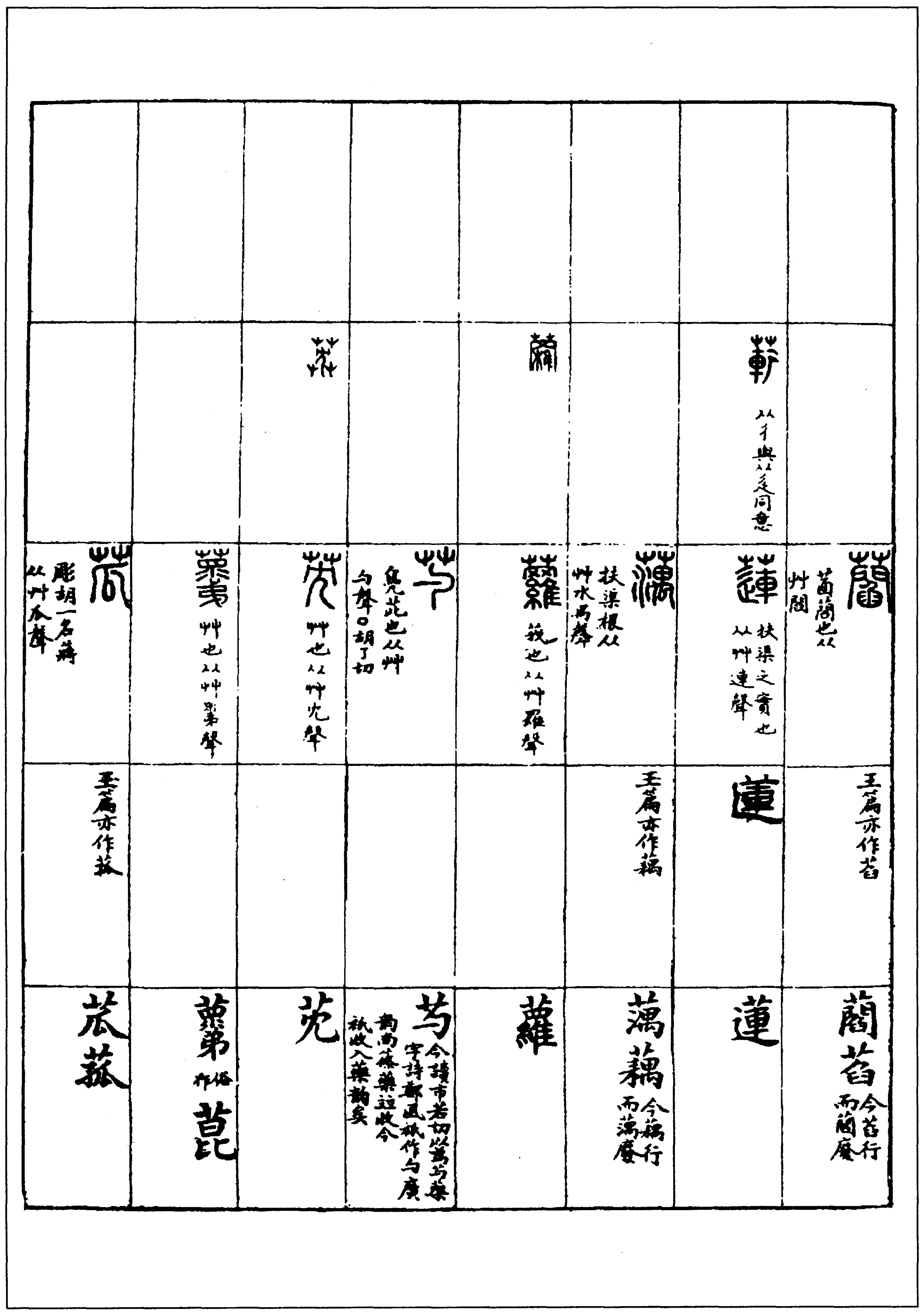
今作 明

今 作 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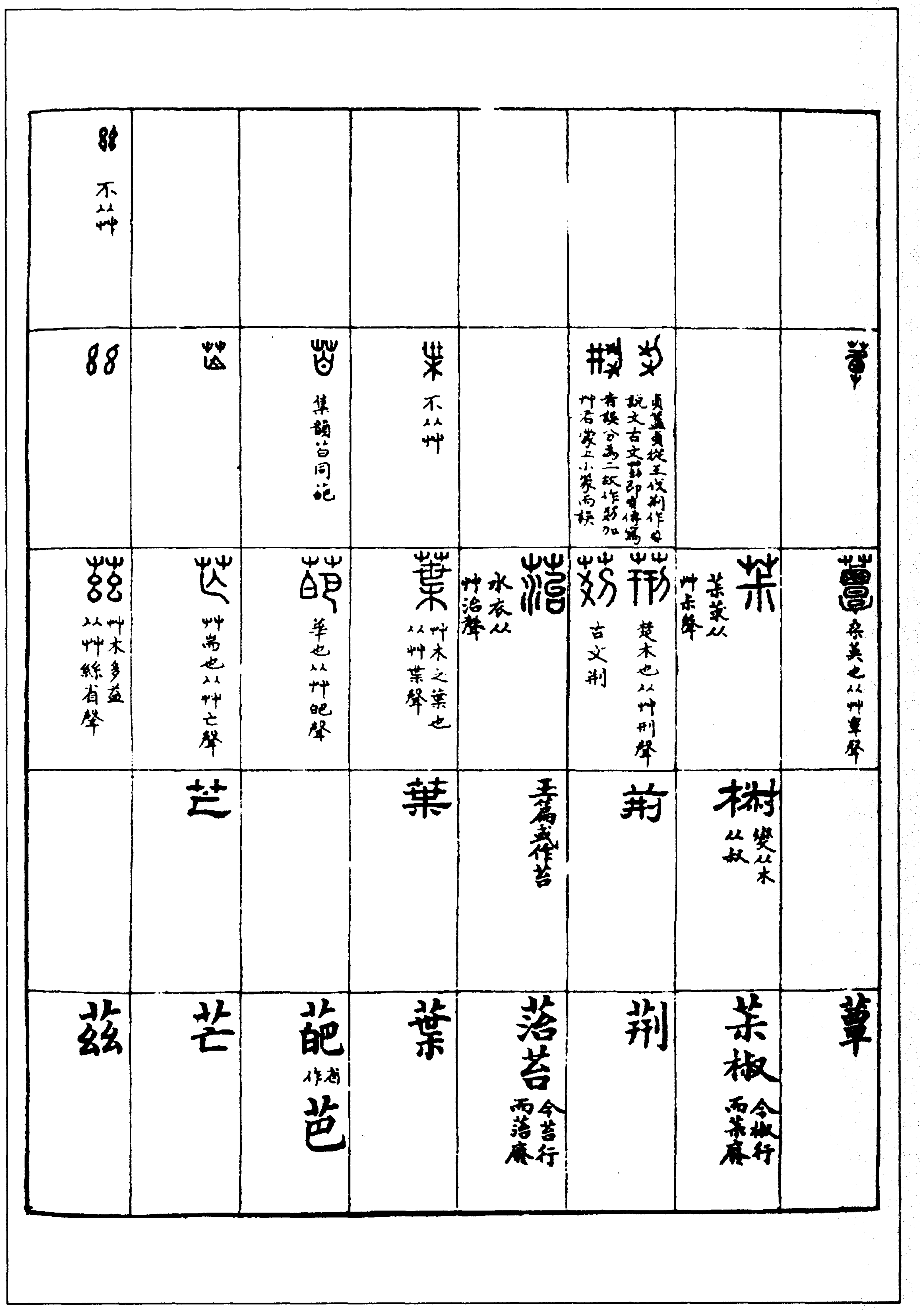
今作 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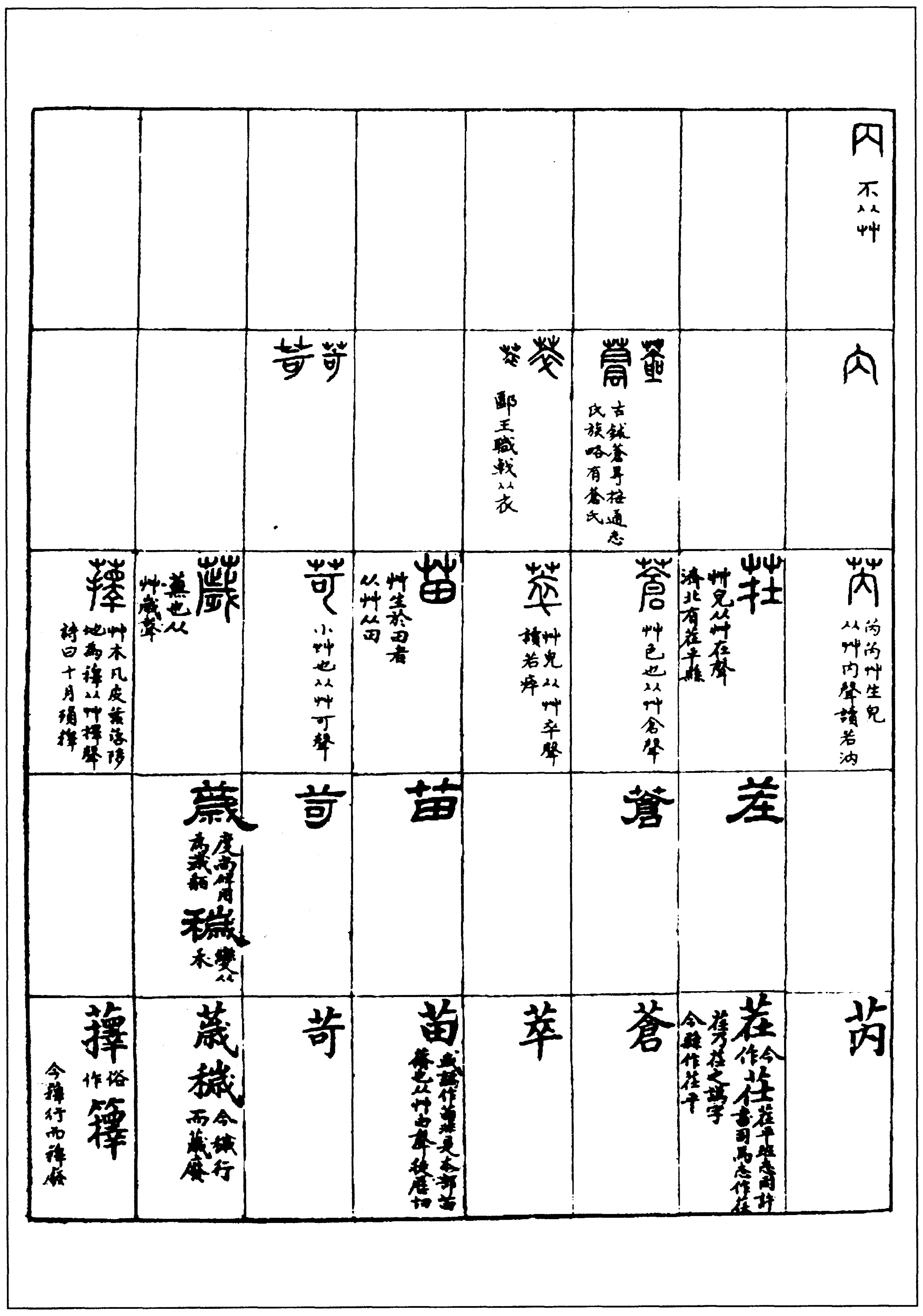
	不从艸	冰臺也从艸乂聲	艾	艾
		蒺棃也从艸齊聲	爾雅作茨	薺 依許則詩牆有茨茨字當作薺書惟其塗塈茨茨之本義今專用爲茅屋字餘仍作茨
		以茅葦蓋屋从艸次聲		茨
	从邑	鼎董也从艸童聲杜林曰藕根	董 董 凡从童从重之字隸變通用行部衝今作衝	董 董 釋艸鼎董尚从童餘俱作董
		黃菳也从艸金聲	黃菳急就篇本草廣雅俱作黃芩	菳 今芩行而菳廢
		艸也从艸今聲詩曰食野之芩		芩
		芰也从艸淩聲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	爾雅蔆蕨攈 玉篇亦作菱	蔆 菱 今菱行而蔆廢
		蔆也从艸支聲		芰
		杜林說芰从多		茤
		日精也以秋華从艸𥳓省聲	月令借鞠	蘜
		大菊蘧麥从艸匊聲		菊 今借此爲秋華而蘜字廢互見十五卷末
		葦華也从艸刀聲 徒聊切	釋草葦醜芀鄭與武借苕詩予所捋荼傳荼萑苕也徐鍇曰今人以芀爲帚曰苕帚	芀 今苕行而芀廢
		艸也从艸召聲		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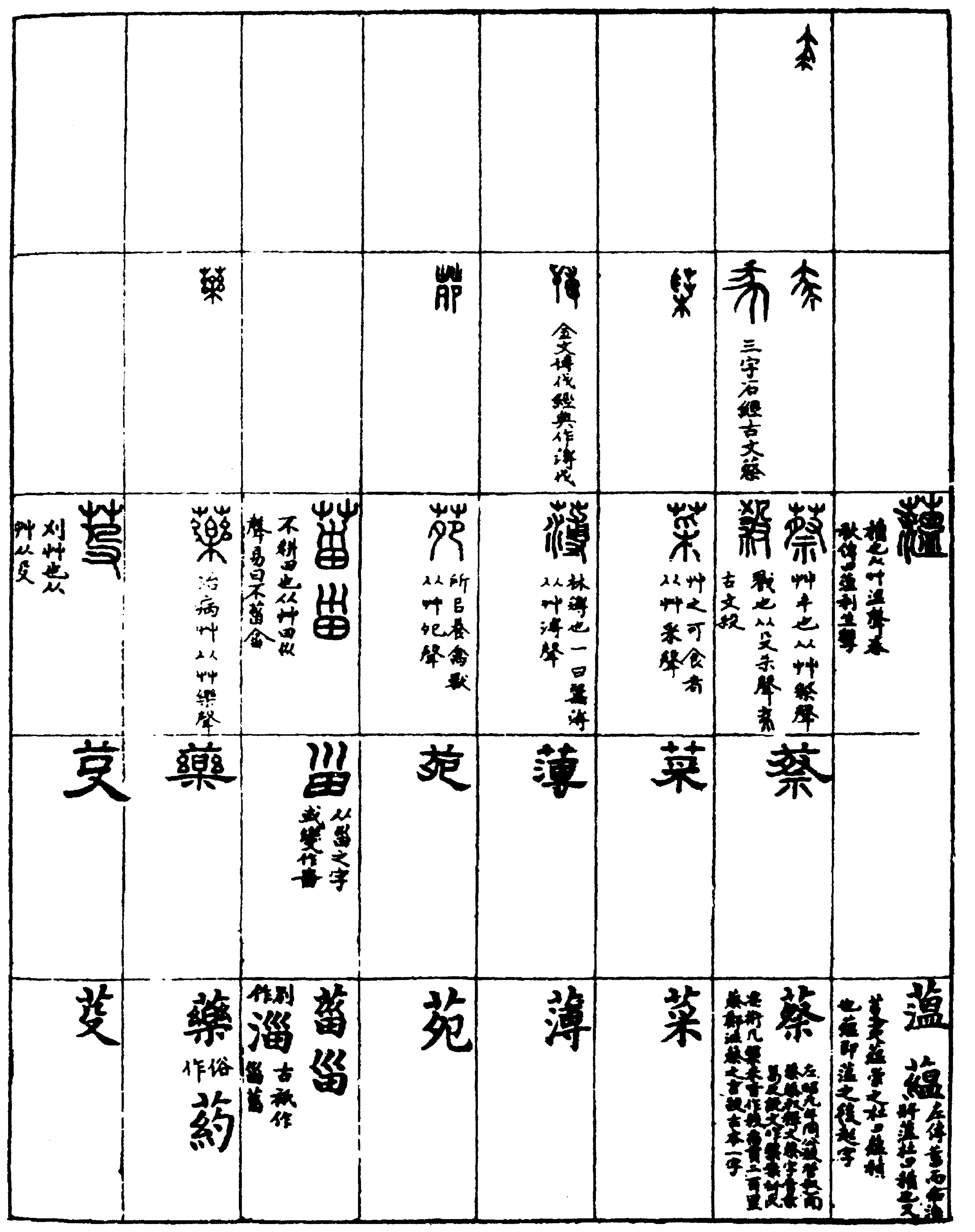
		莞屬也从艸閵	玉篇亦作蔺	藺 蔺 今蔺行而藺廢
	从彳與从辵同意	芙蕖之實也从艸連聲	蓮	蓮
		芙蕖根从艸水禺聲	玉篇亦作藕	蕅 藕 今藕行而蕅廢
		莪也从艸羅聲		蘿
		鳧茈也从艸勺聲 胡了切		芍 今讀市若切以爲芍藥字詩鄭風秋作勺廣韵尚藥藥迎收今秋收入藥韵矣
		艸也从艸光聲		茪
		艸也从艸稊聲		蕛 俗作 苐
		雕胡一名蔣从艸瓜聲	玉篇亦作菰	苽 菰



		桑萸也从艸覃聲		蕈
		茮莍从艸尗聲	椒 變从木从叔	茮 椒 今椒行而茮廢
	貞簋貞從王伐荊作 說文古文荊即由此傳寫者誤分爲二故作荊加艸右蒙上小篆而誤	楚木也从艸刑聲 古文荊	荊	荊
		水衣从艸治聲	玉篇或作苔	菭 苔 今苔行而菭廢
	不从艸	艸木之葉也从艸枼聲	葉	葉
	集韻苩同葩	華也从艸皅聲		葩 俗作 芭
		艸耑也从艸亡聲	芒	芒
不从艸		艸木多益从艸絲省聲		茲



不从艸		芮芮艸生皃从艸內聲讀若汭		芮
		艸皃从艸在聲濟北有茬平縣	茬	茬 今作 茌 茬平縣志同許書司馬志作茌 茌爲茬之譌字 今縣作茌平
	古鉨蒼昇 按通志氏族略有蒼氏	艸色也从艸倉聲	蒼	蒼
	郾王職戟从衣	艸皃从艸卒聲讀若瘁		萃
		艸生於田者从艸从田	苗	苗 或譌作苖非是本部苖蓨也从艸由聲徒歷切
		小艸也从艸可聲	苛	苛
		蕪也从艸歲聲	薉 度尚碑用爲穢 穢 變从禾	薉 穢 今穢行而薉廢
		艸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从艸擇聲詩曰十月隕蘀		蘀 俗作 籜 今籜行而蘀廢



蘊 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蘊利生孽

薀 蘊 左傳芟夷蘊崇之杜曰蘊積也薀即蘊之後起字

三字石經古文蔡

蔡 艸丰也从艸祭聲

殺 戮也从殳杀聲 古文殺

蔡

蔡

菜 艸之可食者从艸采聲

菜

菜

金文薄伐經典作薄伐

薄 林薄也一曰蠶薄从艸溥聲

薄

薄

苑 所以養禽獸从艸夗聲

苑

苑

菑 甾 不耕田也从艸甾聲易曰不菑畬

甾 从甾之字或變作𠙹

菑 甾 淄 別作 古祇作甾菑

藥 治病艸从艸樂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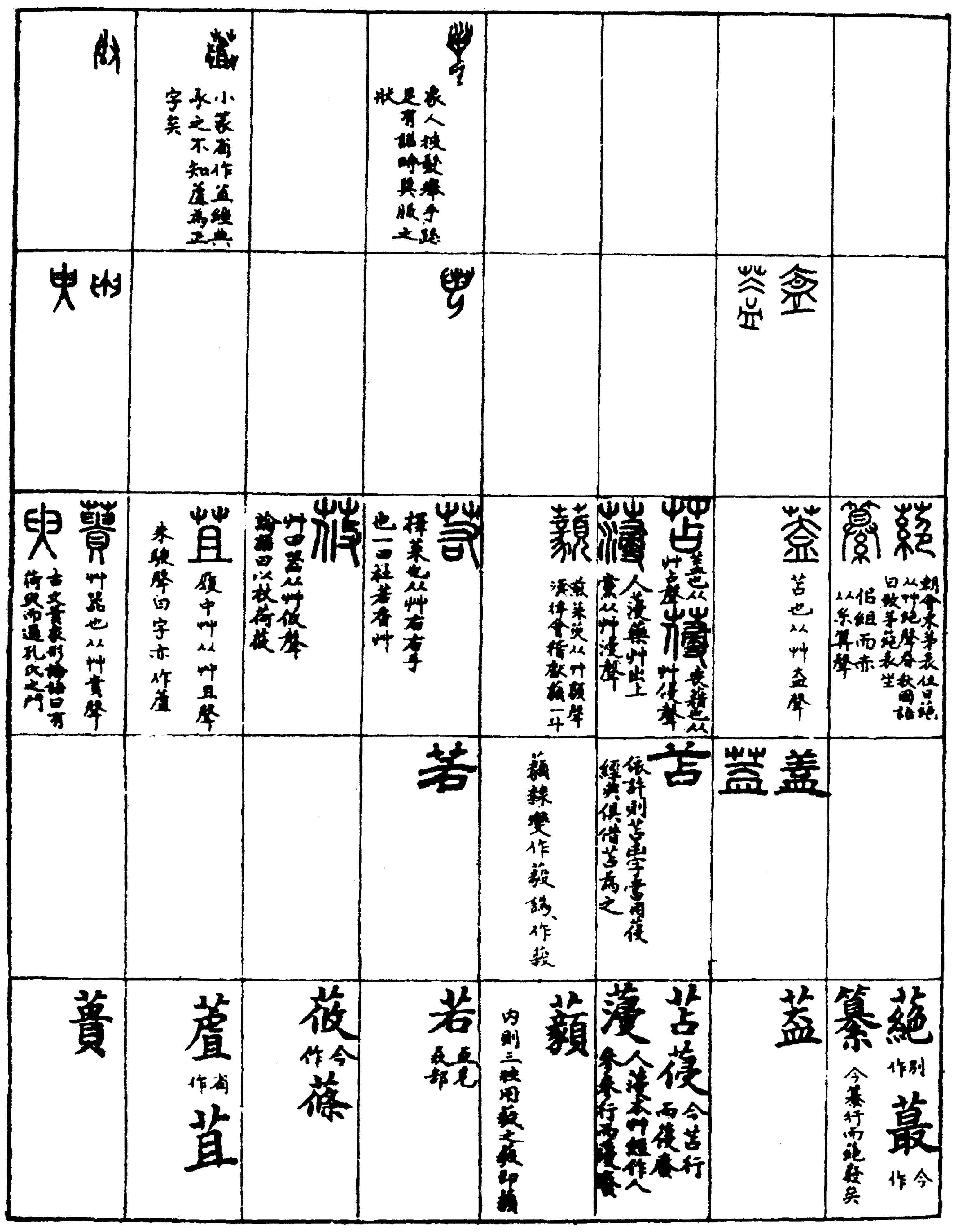
藥

藥 俗作 葯

芟 刈艸也从艸从殳

芟

芟



絕 朝會束茅表位曰蕝从艸絕聲春秋國語曰致茅蕝表坐

蕝 別作 蕞 今作

纂 佀組而赤从糸算聲

纂 今纂行而蕝廢矣

益 苦也从艸益聲

蓋 盍

益

苦 大苦苓也从艸古聲

蓤 大苦也从艸倰聲

苦 依許則苦字當用蓤經典俱借苦為之

苦 蓤 今苦行而蓤廢

人 漢藥艸出上黨从艸浸聲

藑 人 漢藥作經作人参 今參行而藑廢

蘔 藾 蕕 艸 从艸頻聲 漢律會稽獻藾一斗

藾 隸變作藾 訛作蘔

藾 內則三牲用藙之藙即藾

若 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

若

若 互見叒部

莜 艸田器从艸條聲論語曰以杖荷莜

莜 今作 蓧

苴 艸 象人披髮舉手跽足有謳吟異服之狀

苴 履中艸从艸且聲

苴 朱駿聲曰字亦作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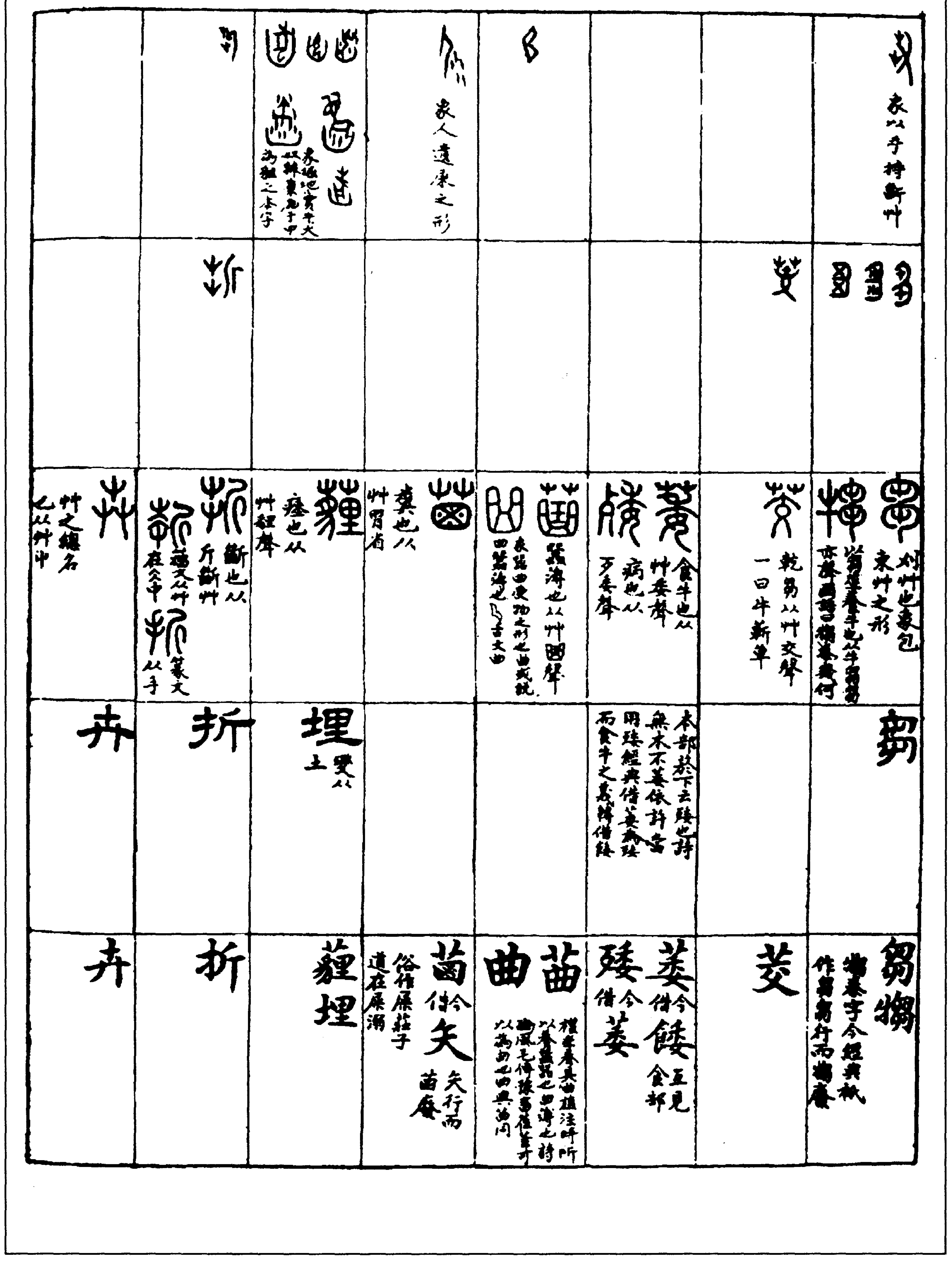
蒩 作尙 苴

苴 小篆尙作苴經典承之不知蒩為正字矣

蕢 艸器也从艸貴聲

臾 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

蕢



芻 象以手持斷艸

芻 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

芻

芻 犓 芻字今經典祇作芻芻行而犓廢

茭 乾芻从艸交聲一曰牛蘄草

茭

萎 食牛也从艸委聲

萎 本部於下云萎也詩無木不萎依許當用萎經典借萎為萎食牛之義轉借萎

萎 今借 餧 互見食部

萎 今借 萎

苗 蠶薄也从艸曲聲

曲 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 古文曲

苗 曲 禮季春具曲植注時所以養蠶器也詩毛傳豳風傳曲薄也以為曲也曲與苗同

苗 糞也从艸胃省

苗 今借 矢 矢行而苗廢 俗作屎莊子道在屎溺

蘓 瘞也从艸貍聲

埋 从土 貍

蘓 埋

折 斷也从斤斷艸

折 籀文从艸在仌中 篆文从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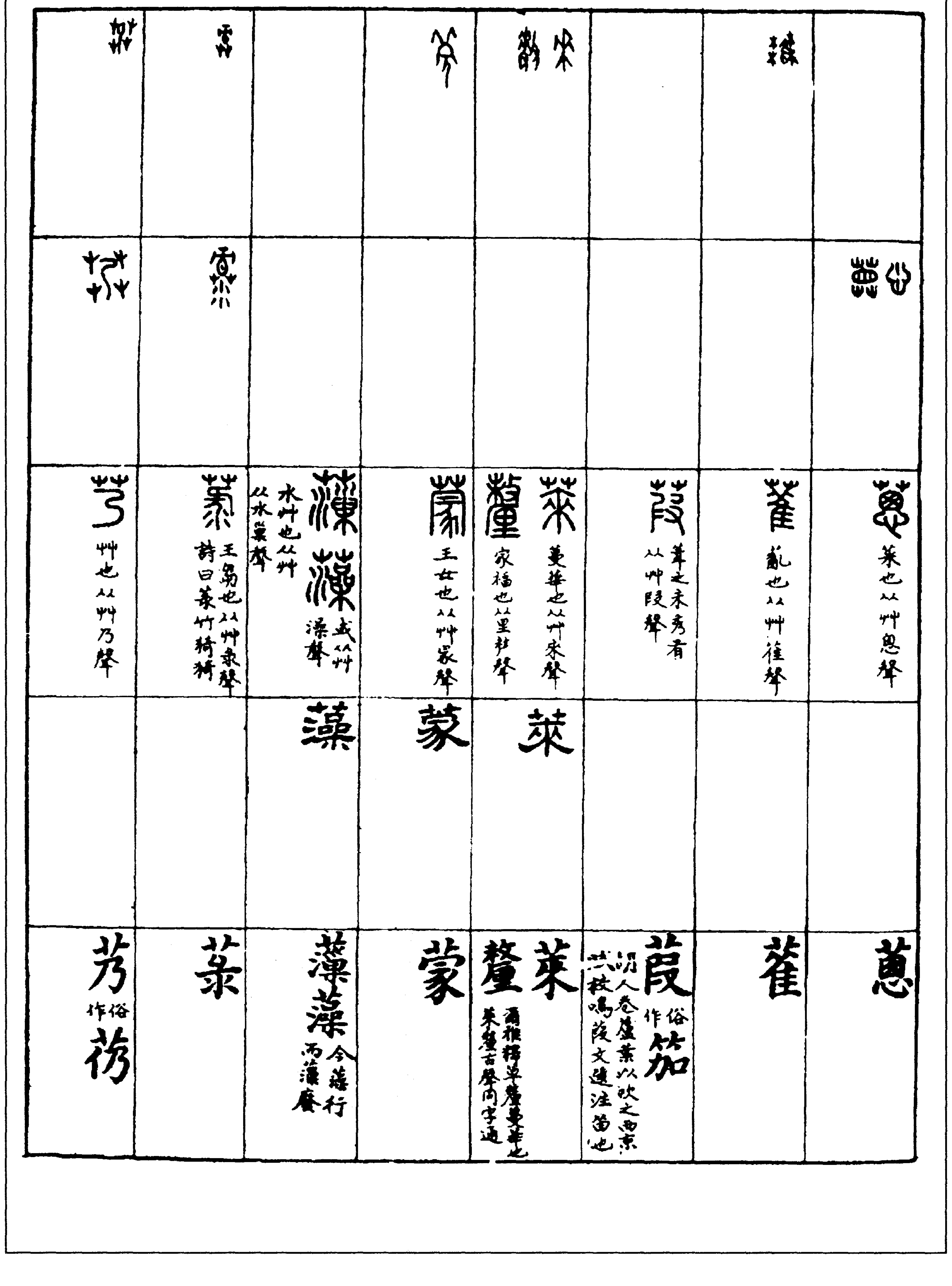
折

折

茻 艸之總名也从艸屮

卉

卉



蒠 菜也从艸息聲

蒠

萑 艸也从艸隹聲

萑

蕸 芙蕖之葉从艸叚聲

蕸 俗作 茄 胡人卷蘆葉以吹之西京賦枝鳴蕸文選注蕸也

萊 蔓華也从艸來聲

萊

萊

𧂇 家福也从里𦫳聲

𧂇 爾雅釋草𧂇蔓華也萊𧂇古聲同字通

蒙 王女也从艸冡聲

蒙

蒙

薻 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

藻 薻或从澡

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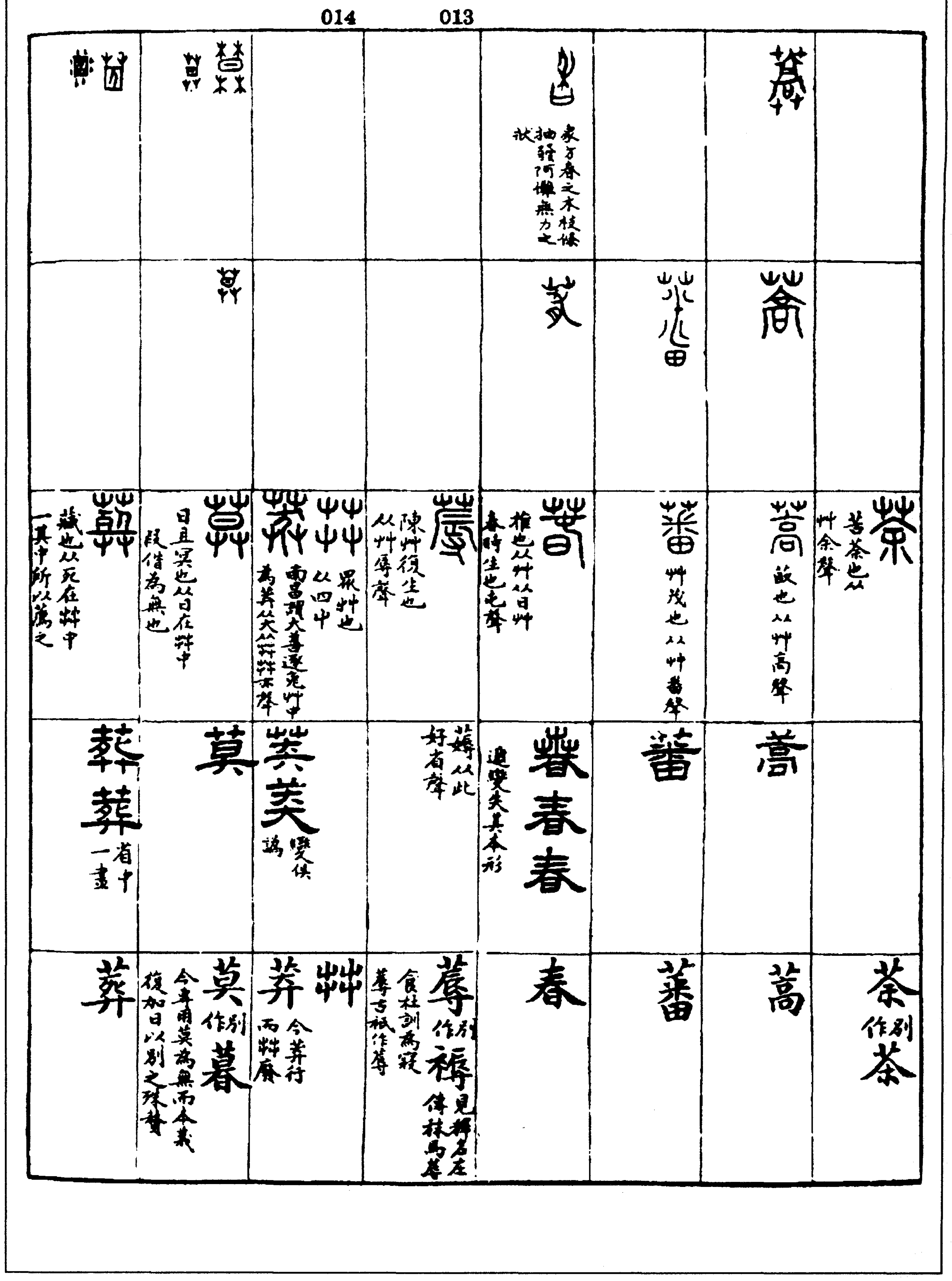
藻 薻 今藻行而薻廢

菉 王芻也从艸彔聲詩曰菉竹猗猗

菉

艿 艸也从艸乃聲

艿 俗作 礽



荼：苦荼也从艸余聲　荼 別作茶

蒿：菣也从艸高聲　蒿

蕃：艸茂也从艸番聲　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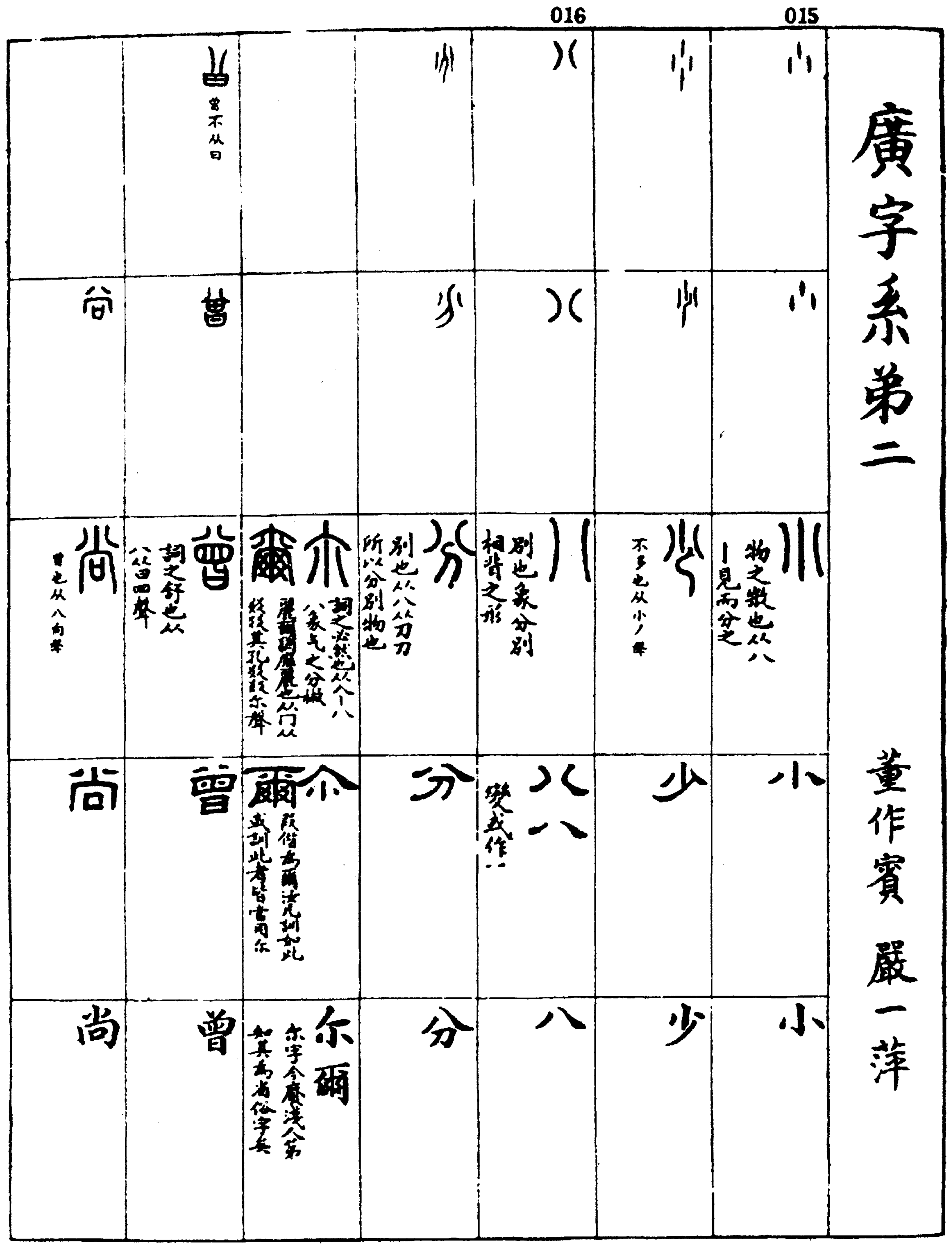
春：象方春之木枝條抽發阿儺無力之狀　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時生也屯聲　隸變失其本形　春

蓐：陳艸復生也从艸辱聲　薅从此好省聲　蓐 別作褥 見釋名左傳杜林爲蓐 食杜訓爲蓐 蓐字祇作蓐

茻：眾艸也从四中　莽：南昌謂犬善逐兔艸中爲莽从犬从茻茻亦聲　莽 訛 變又佚　茻 莽 今莽行而茻廢

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 段借爲無也　莫 別作暮 今專用莫爲無而本義復加日以別之殊贅

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　葬 葬 省中一畫　葬



廣字系第二

董作賓　嚴一萍

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分之　小

少：不多也从小丿聲　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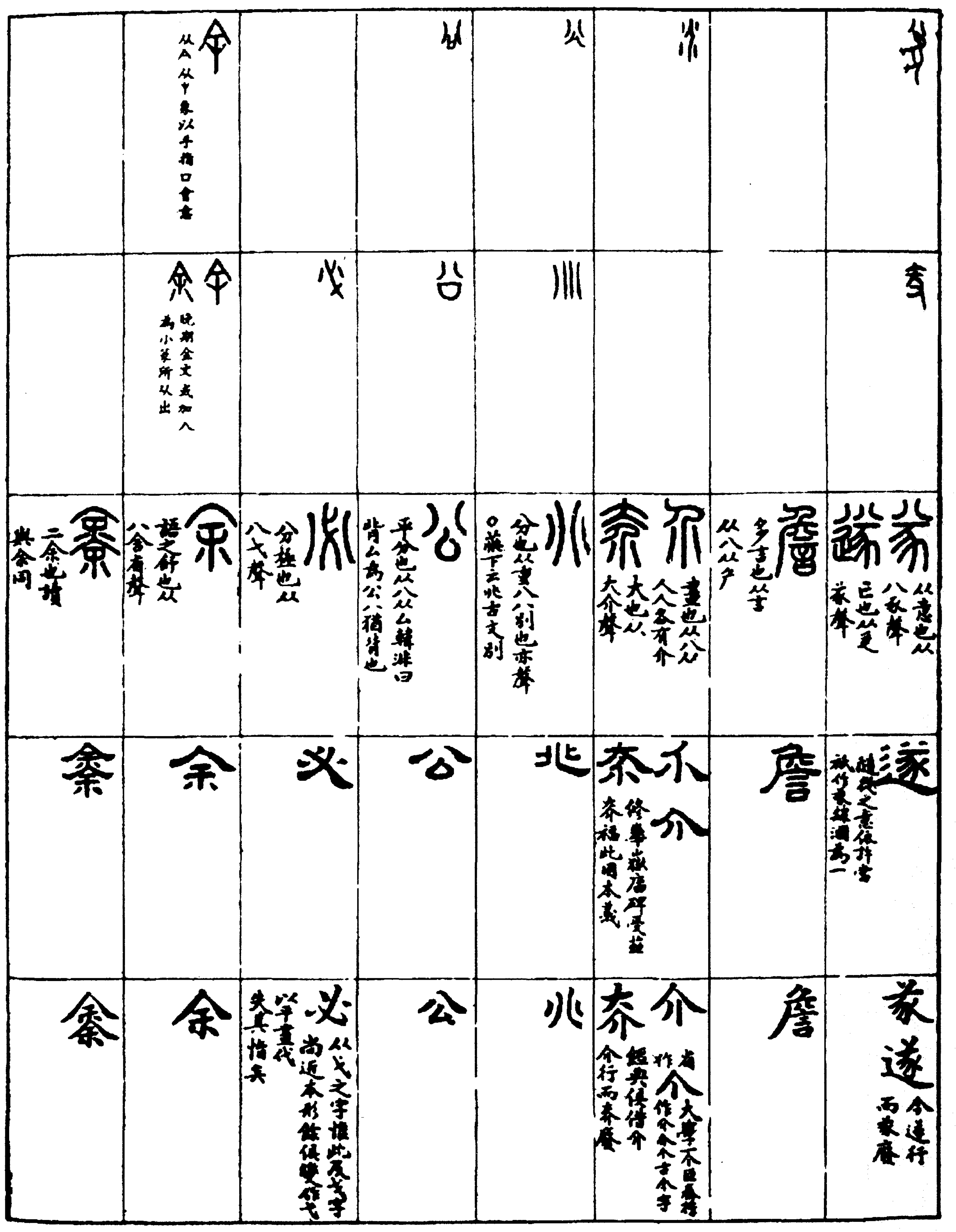
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變或作丷　八

分：別也从八从刀刀所以分別物也　分

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　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㸚尒聲　段借爲爾汝凡訓如此或訓此者皆當用尒　尒 爾 尒字今廢淺人第知其爲爾俗字矣

曾：當不从日　詞之舒也从八从曰㓜聲　曾

尚：曾也从八向聲　尚



㒸：从意也从八豕聲　遂：亡也从辵㒸聲　隨从之意後世當祇作遂兩字遂溷爲一　㒸 遂 今遂行而㒸廢

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厃　詹

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　乔：大也从大介聲　修華山廟碑受茲乔福此用本義　介 省作 个 大學不曰若有一介臣釋文作个本亦作介古今字　乔 經典假借介 介行而乔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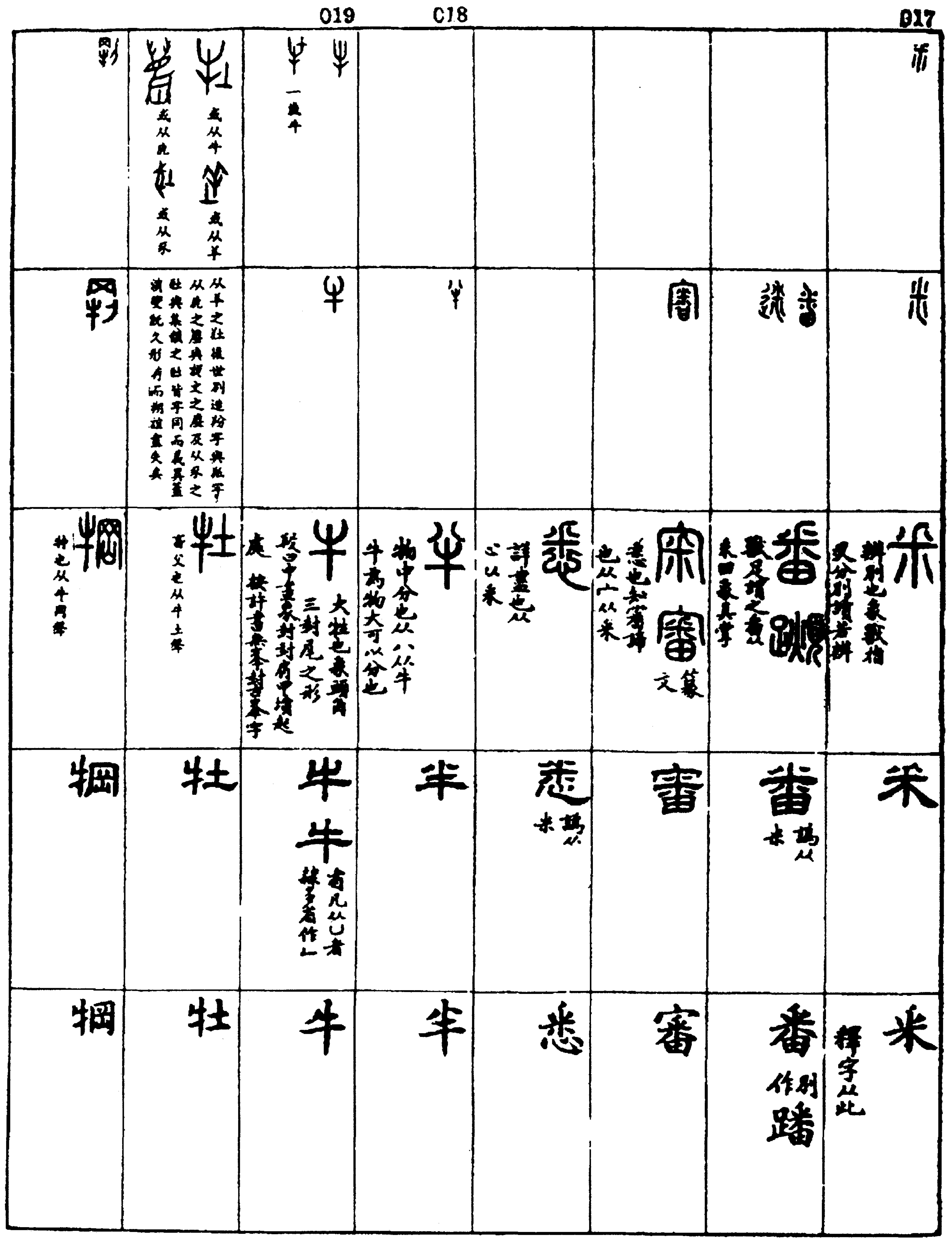
𠔁：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〇孫下云兆古文別

公：平分也从八从厶韓非曰背厶爲公八猶背也　公

必：分極也从八弋聲　必 从弋之字惟此及式字尚近本形餘俱變作弋以弋畫代失其指矣

余：从八从干象从干稍口會意　此期金文或加八爲小篆所从出　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　余

二余也讀與余同



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　釆 釋字从此

番：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　番 訛从朱　番 別作蹯

審：悉也知宷諦也从宀从釆　篆文　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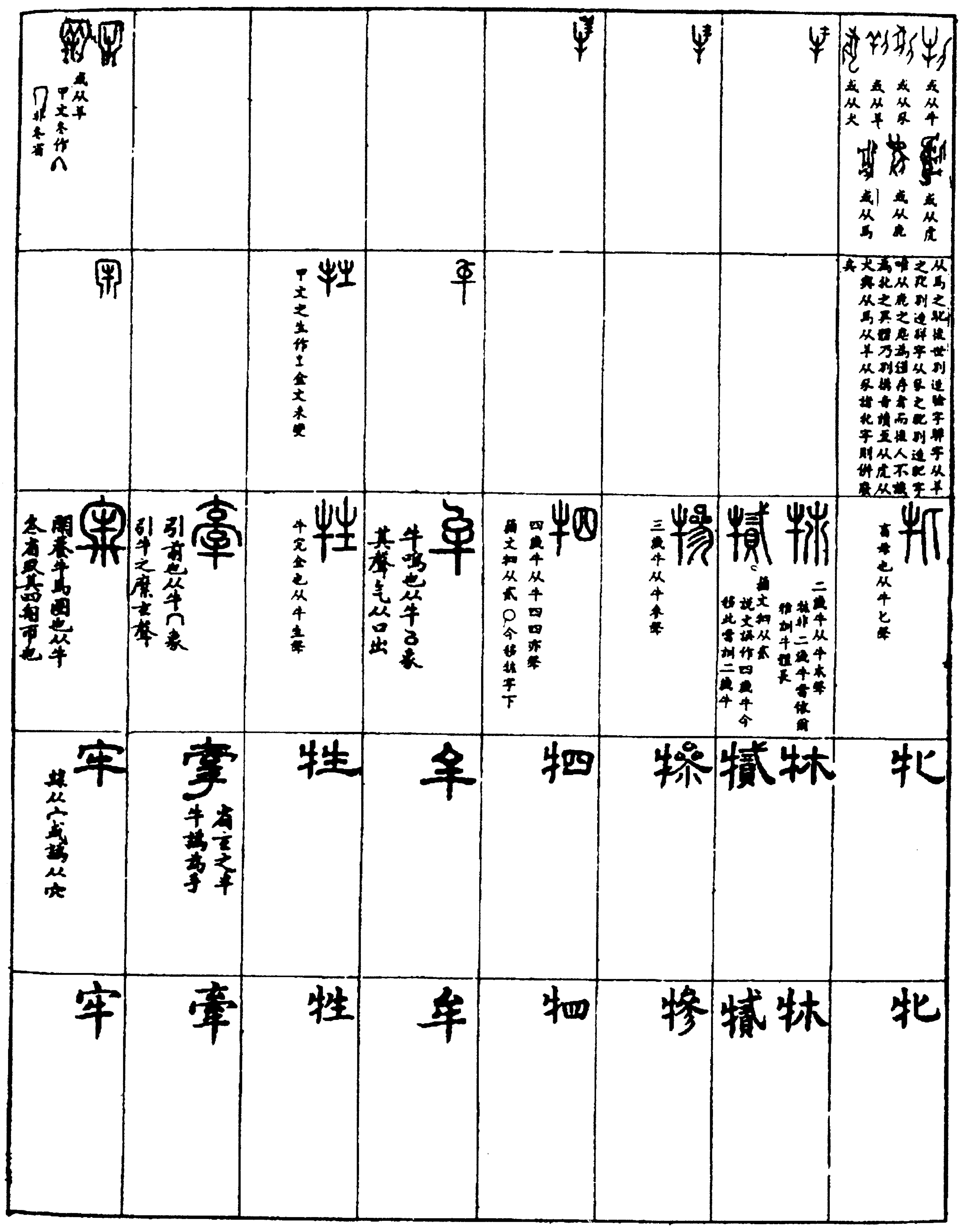
悉：詳盡也从心从釆　悉 訛从朱　悉

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爲物大可以分也　半

牛：一類牛　大牲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　段曰三當作件封者肩甲墳起處　按許書無𢇁字　省凡从丩者隸多省作𠂇　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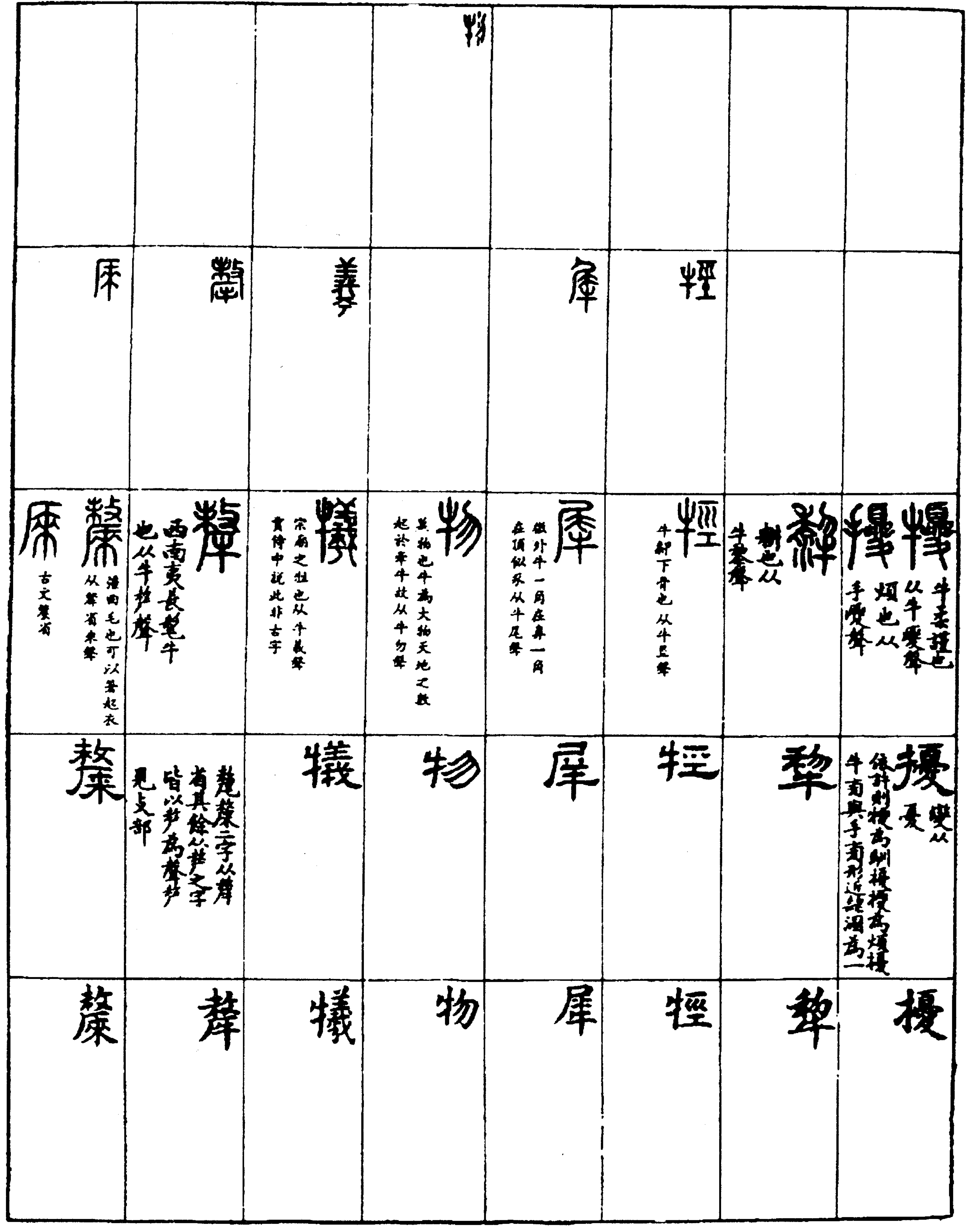
牡：或从牛　或从豕　或从羊　或从鹿　畜父也从牛土聲　牡

犅：特也从牛岡聲　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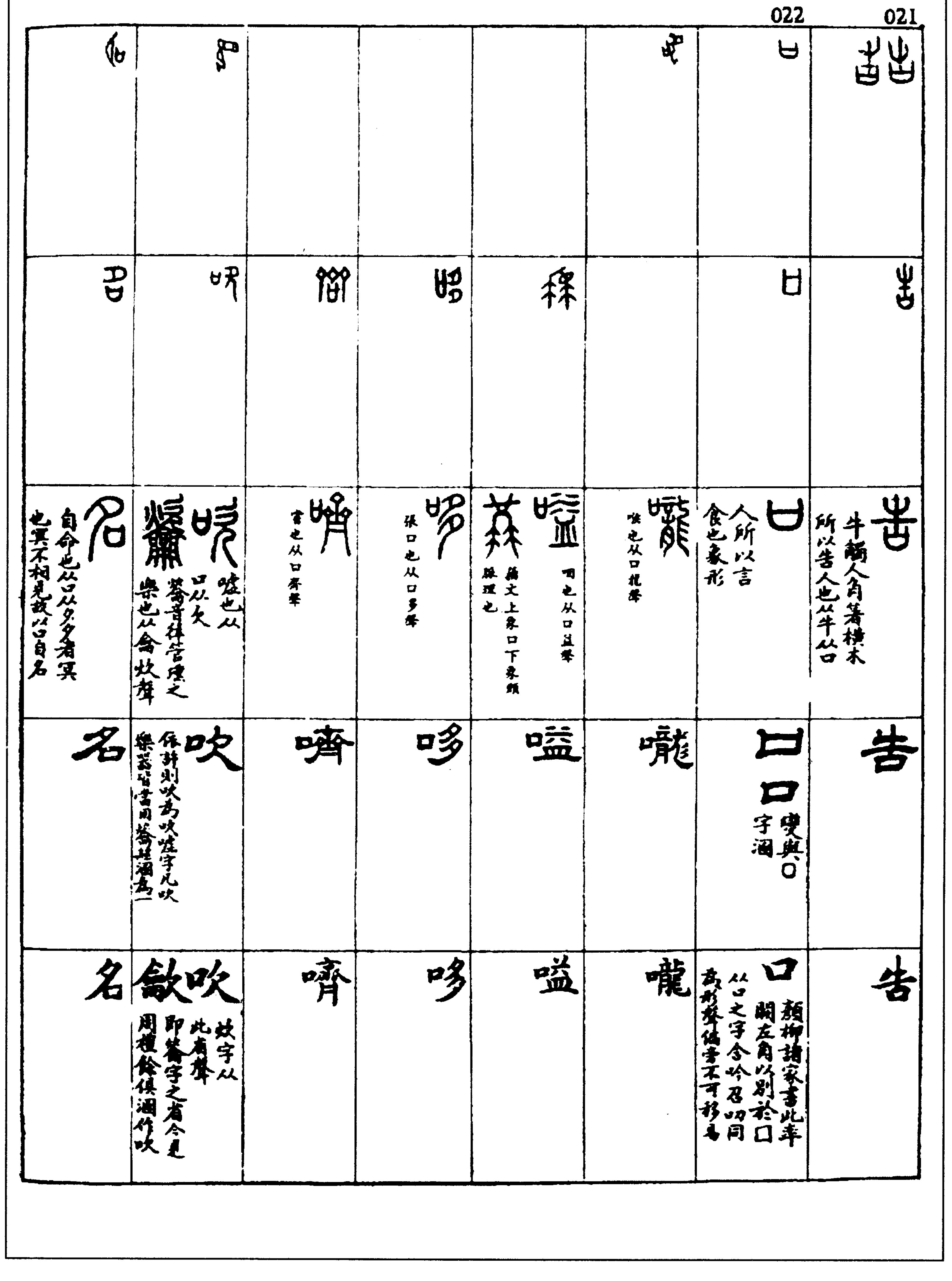
或从牛 或从豕 或从羊 或从犬 或从虎 或从鹿 或从馬							或从羊 甲文冬作∩ ∩非冬省
从馬之牝後世別造騇字从羊之牝別造牂字从豕之牝別造豝字唯从鹿之牝爲麀存者而後人不識爲牝之異體乃別構音讀至从虎从犬與从馬从羊从豕諸牝字則併廢矣						甲文之生作㞢金文未見	
畜母也从牛匕聲	二歲牛从牛市聲 按非二歲牛當依爾雅訓牛體長 籀文[illegible]从貳 說文誤作四歲牛今移此當訓二歲牛	三歲牛从牛參聲	四歲牛从牛四四亦聲 籀文牭从貳◯今移[illegible]字下	牛鳴也从牛𠃋象其聲气从口出	牛完全也从牛生聲	引前也从牛冂象引牛之縻也玄聲	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
牝	𤚩 [illegible]	犙	牭	牟	牲	牽 省玄之半 牛譌爲手	牢 誤从宀或譌从穴
牝	𤚩 [illegible]	犙	牭	牟	牲	牽	牢

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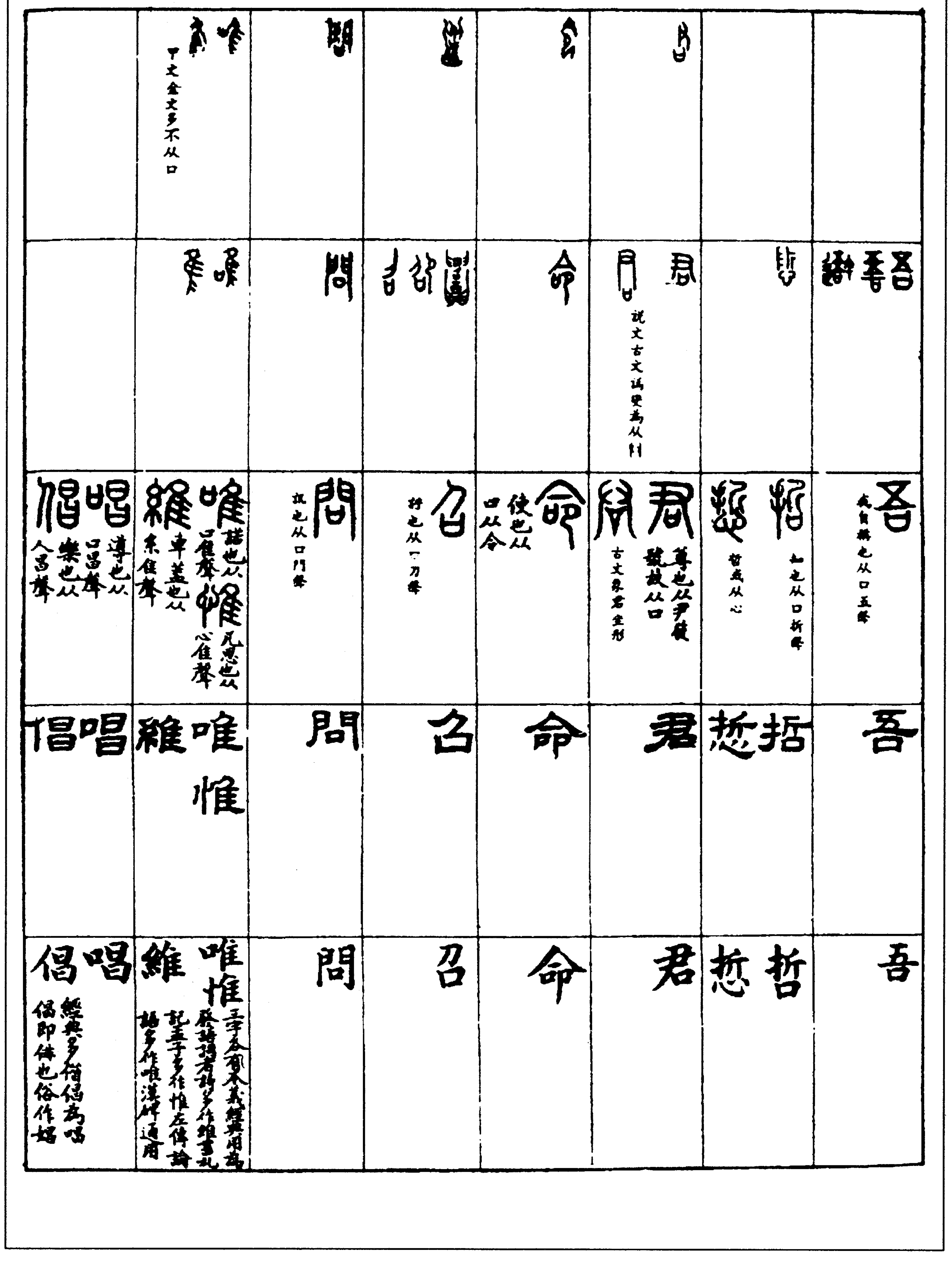


牛柔謹也从牛夒聲 煩也从手夒聲	耕也从牛黎聲	牛厀下骨也从牛巠聲	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从牛尾聲	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	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 賈侍中說此非古字	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𠩺聲	彊曲毛也可以箸起衣从犛省來聲 古文斄省
犪 夒从夒 俗訛則犪爲擾擾爲擾牛旁與手旁形近誤溷爲一	犂	牼	犀	物	犧	氂斄二字从犛省其餘从𠩺之字皆以𠩺爲聲𠩺見攴部	斄
擾	犂	牼	犀	物	犧	犛	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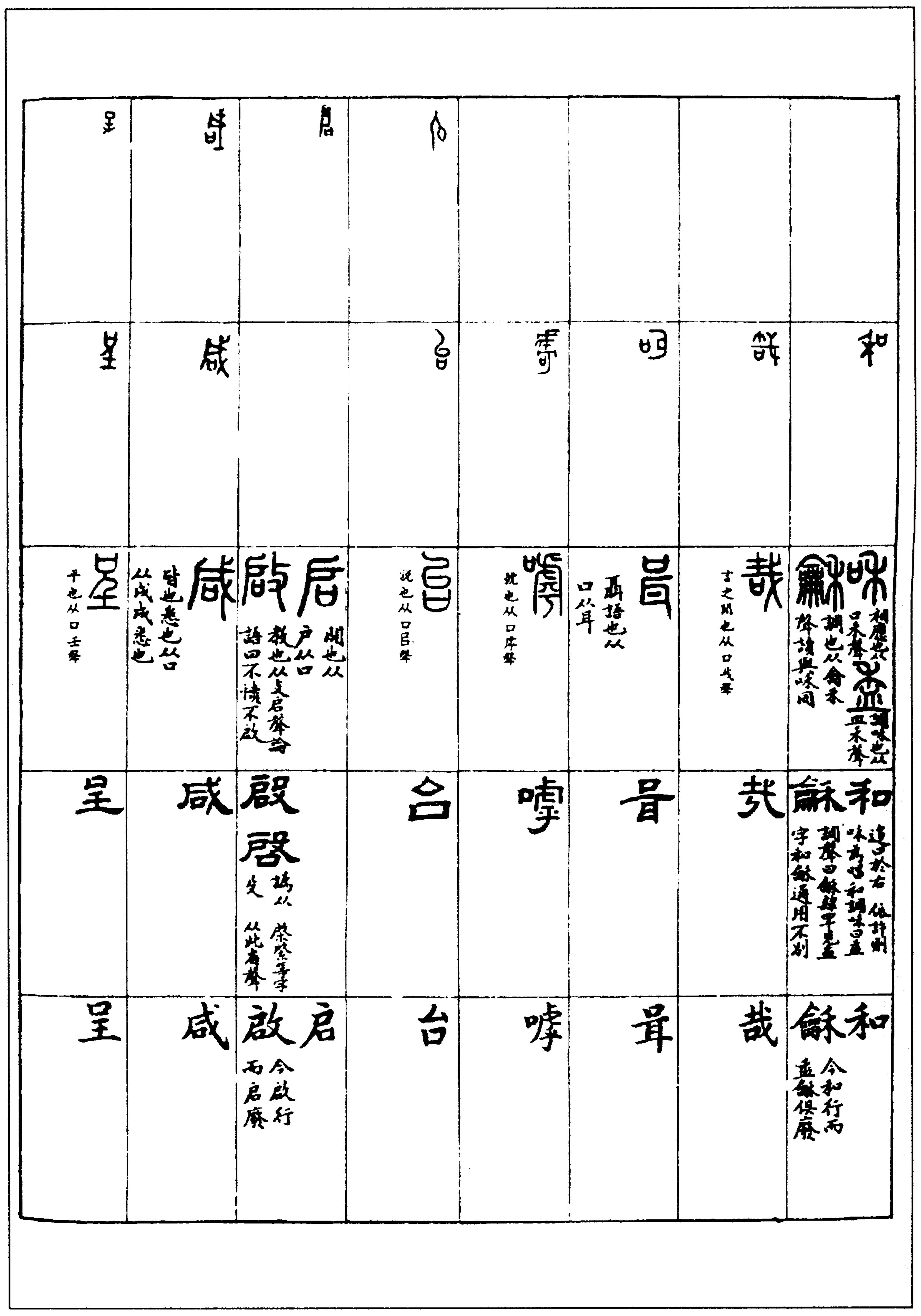
021 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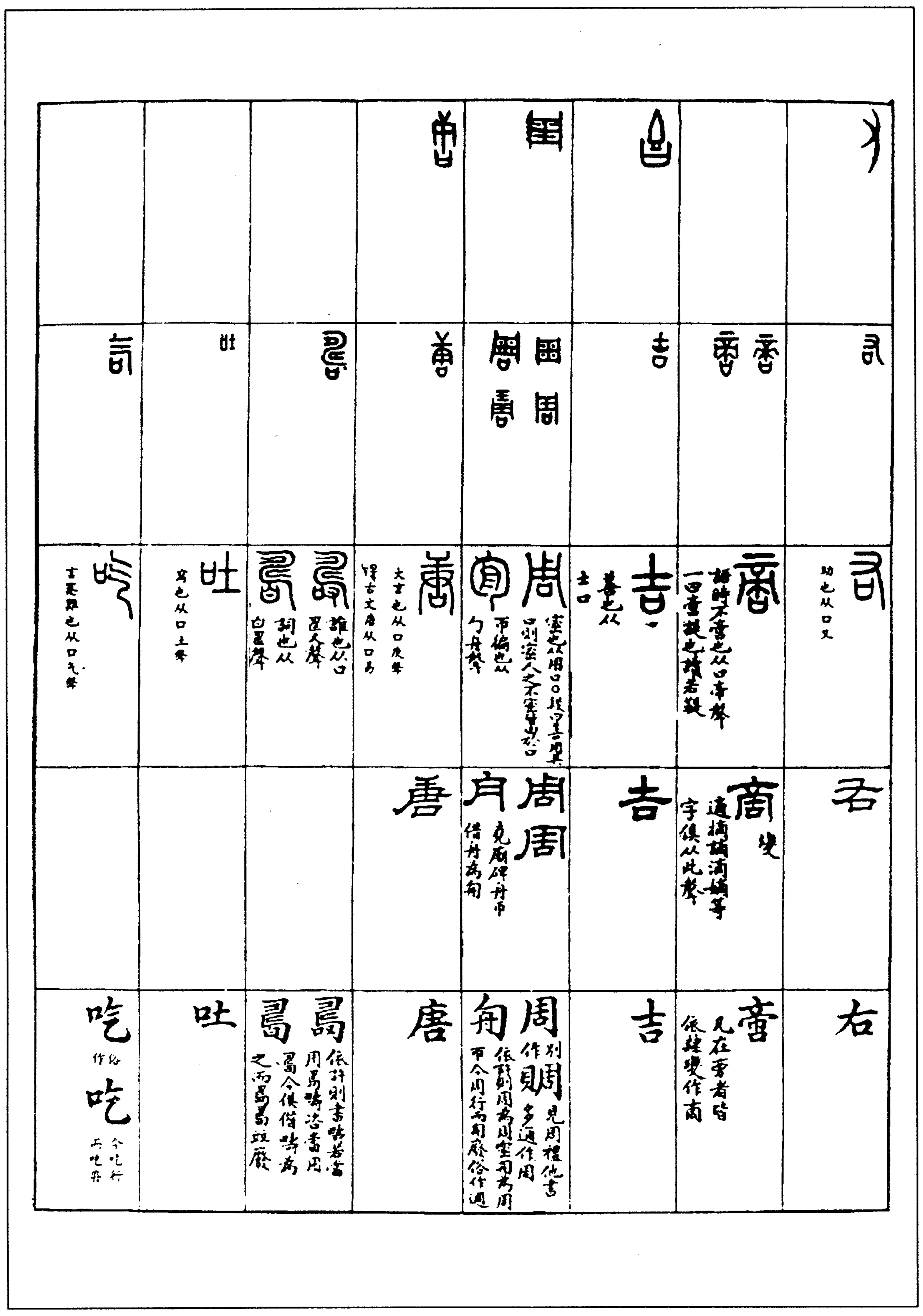
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	人所以言食也象形	喉也从口龍聲	咽也从口益聲 籀文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	張口也从口多聲	嘗也从口齊聲	噓也从口从欠 籥音律管壎之樂也从龠炊聲	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告	口 口 變與◯字溷	嚨	嗌	哆	嚌	吹 係許則吹爲吹噓字凡吹樂器皆當用龡其溷爲一	名
告	口 顏柳諸家書此字闕左角以別於囗从口之字含吟召叨同爲形聲偏旁不可移易	嚨	嗌	哆	嚌	吹 龡 龡字从此省聲即龡字之省今是周禮餘俱溷作吹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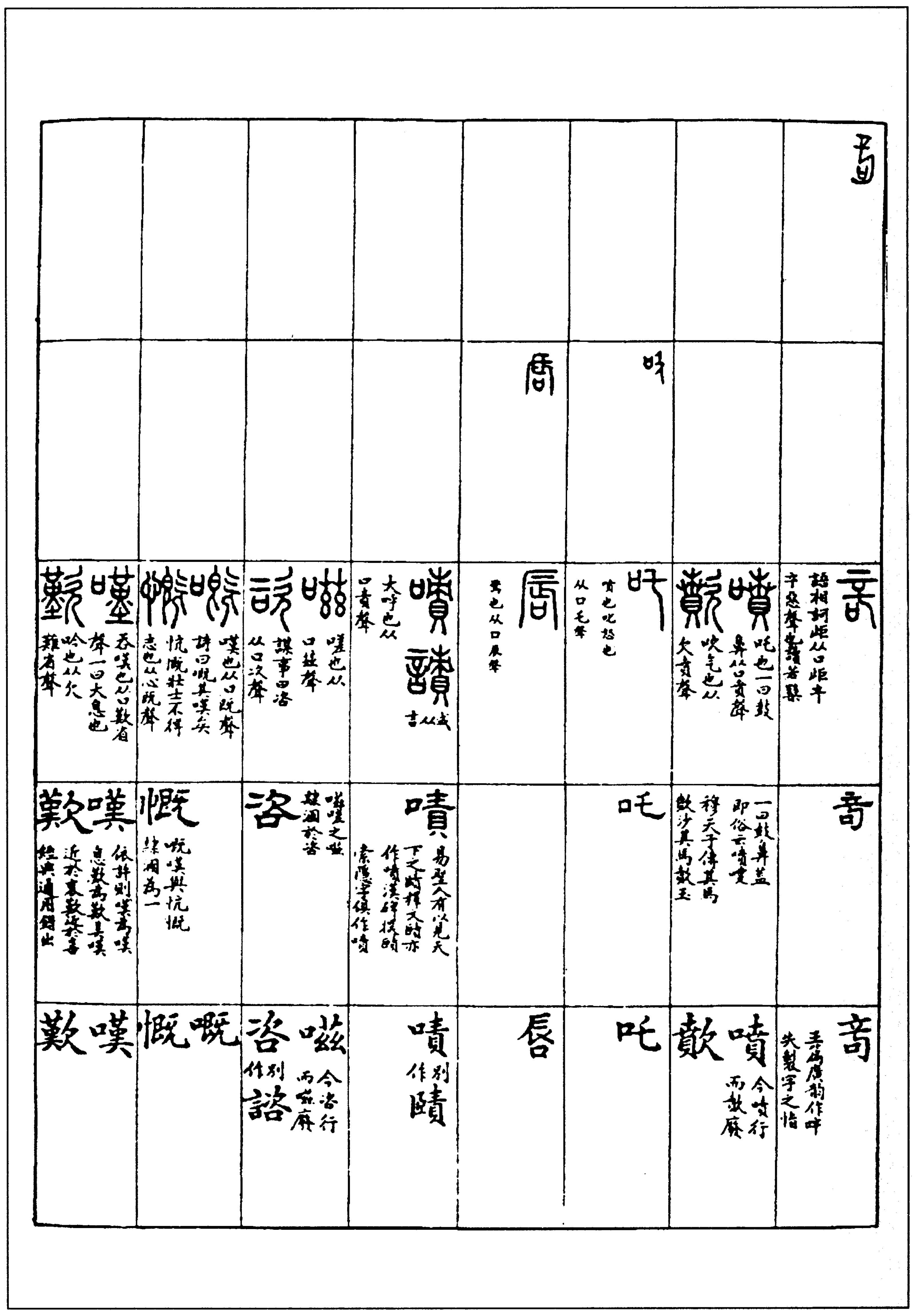
						甲文金文多不从口	
		說文古文訛變爲从爿					
我自稱也从口五聲	知也从口折聲 哲或从心	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 古文象君坐形	使也从口从令	評也从一刀聲	訊也从口門聲	諾也从口隹聲 凡思也从心隹聲 車蓋維也从糸隹聲	導也从口昌聲 樂也从人昌聲
吾	哲 悊	君	命	召	問	唯 惟 維	唱 倡
吾	哲 悊	君	命	召	問	唯 惟 維 三字各有本義經典用爲發語詞者詩多作維書記孟子多作惟左傳論語多作唯漢碑通用	唱 倡 經典多借倡爲唱 倡即俳也俗作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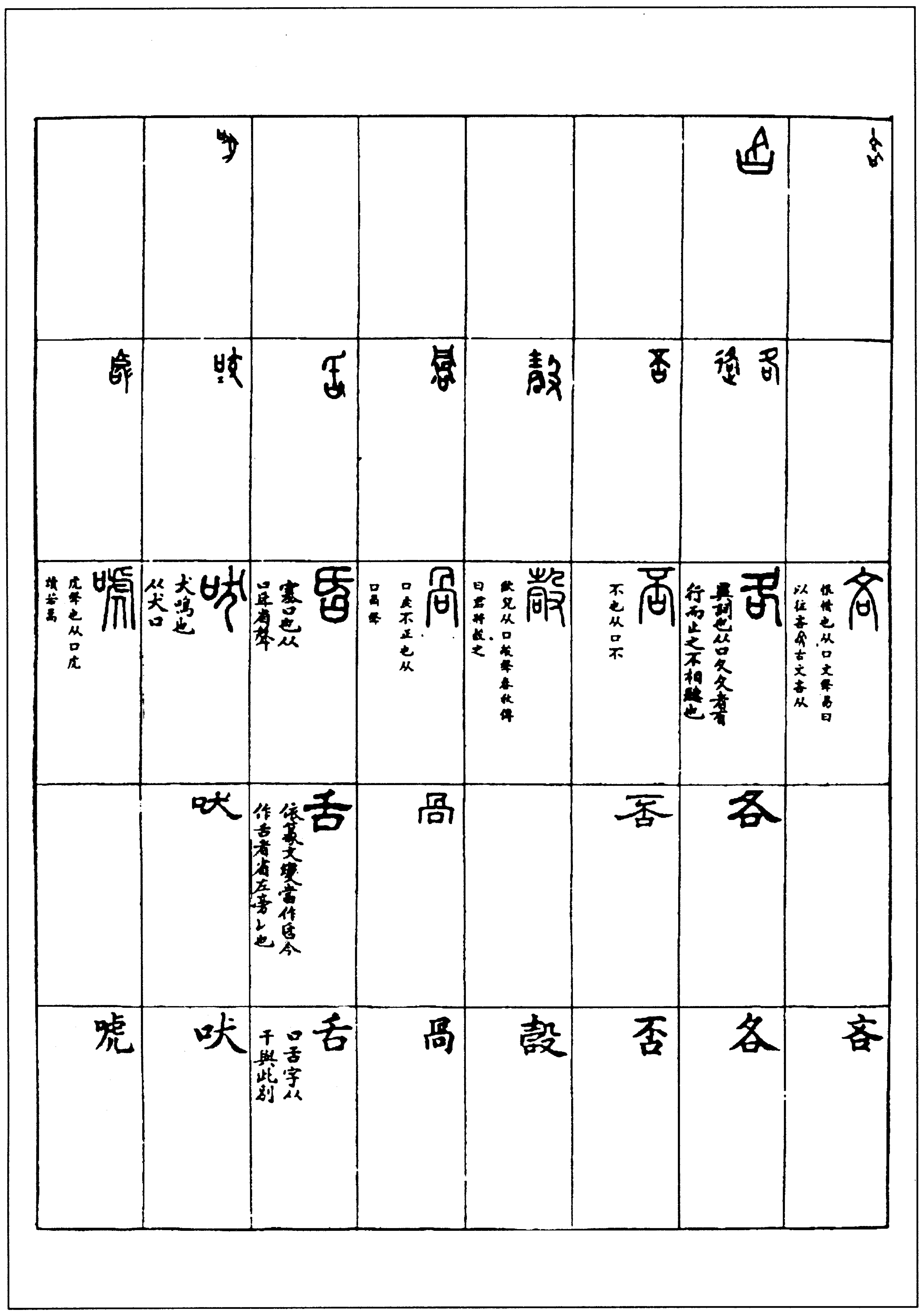
和 相應也从口禾聲 龢 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咊同 盉 調味也从皿禾聲	和 龢 這子於右 依許則咊爲相和調味曰盉調聲曰龢龢字見盉字和龢通用不別	和 龢 今和行而盉龢俱廢
哉 言之間也从口𢦏聲	𢦏	哉
咠 聶語也从口从耳	咠	咠
嘑 號也从口虖聲	嘑	嘑
台 說也从口㠯聲	台	台
启 開也从户从口 啟 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	啟 啓 啓从殳 棨綮等字从此省聲	启 啟 今啟行而启廢
咸 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	咸	咸
呈 平也从口壬聲	呈	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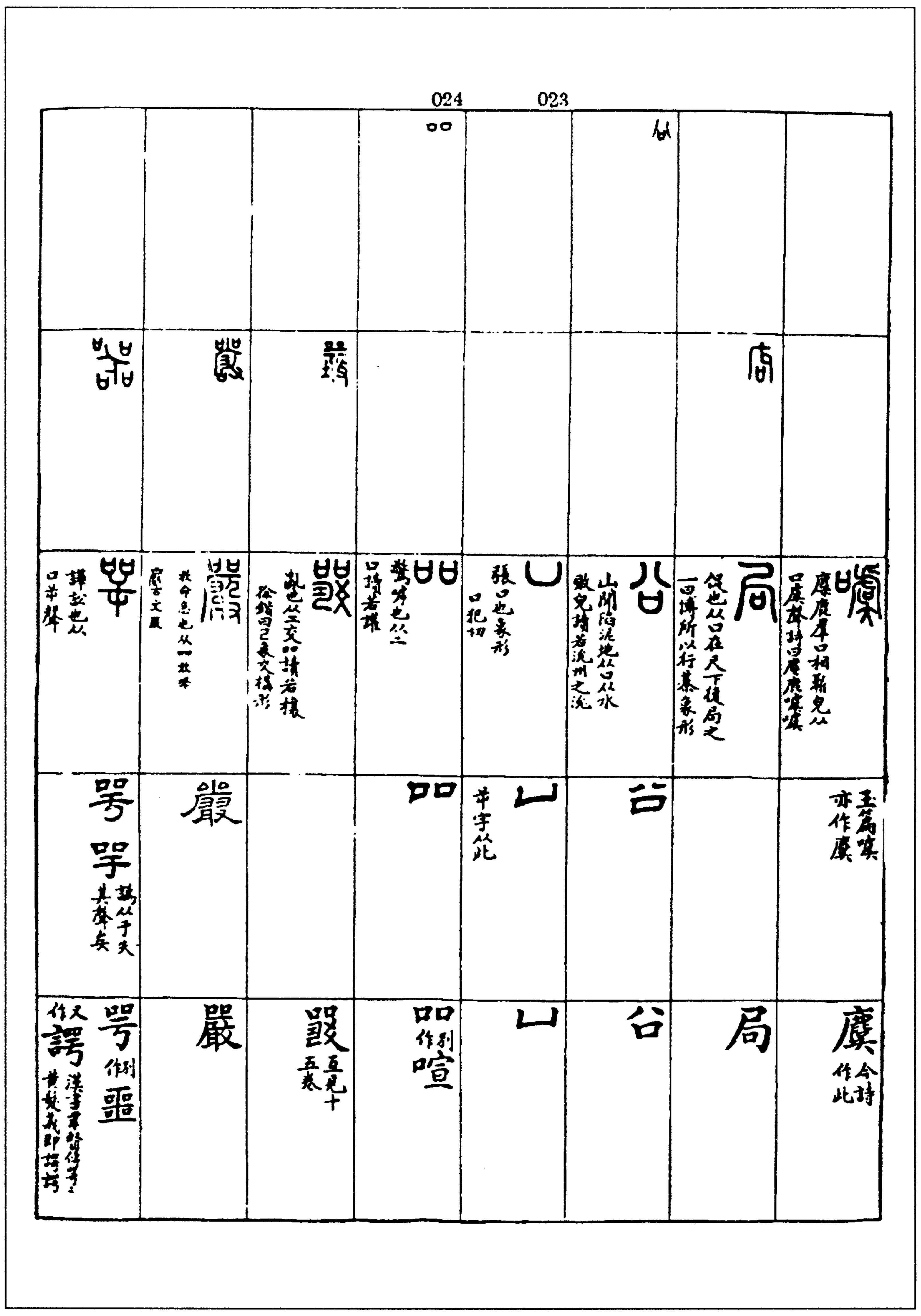
右 助也从口又	右	右
啻 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啻諟也讀若鞮	啇 啻 適摘謫滴嫡等字俱从此聲	啻 凡在啻者皆依隸變作啇
吉 善也从士口	吉	吉
周 密也从用口 𠁣古文周字从古文及 口則密入之不密當出於口 𠣘 帀徧也从勹舟聲	周 周 𠣘 見廟碑舟帀借舟爲𠣘	周 別作賙 見周禮他書多通作周 𠣘 依許則周爲周密𠣘爲周帀今周行而𠣘廢俗作週
唐 大言也从口庚聲 𡖉古文唐从口昜	唐	唐
𠷎 誰也从口𠷎又聲 𣅀 詞也从白𠷎聲		𠷎 𣅀 依許則書疇若當用𠷎疇咨當用𣅀今俱借疇爲之而𠷎𣅀並廢
吐 寫也从口土聲		吐
吃 言蹇難也从口气聲		吃 俗作吃 今吃行而吃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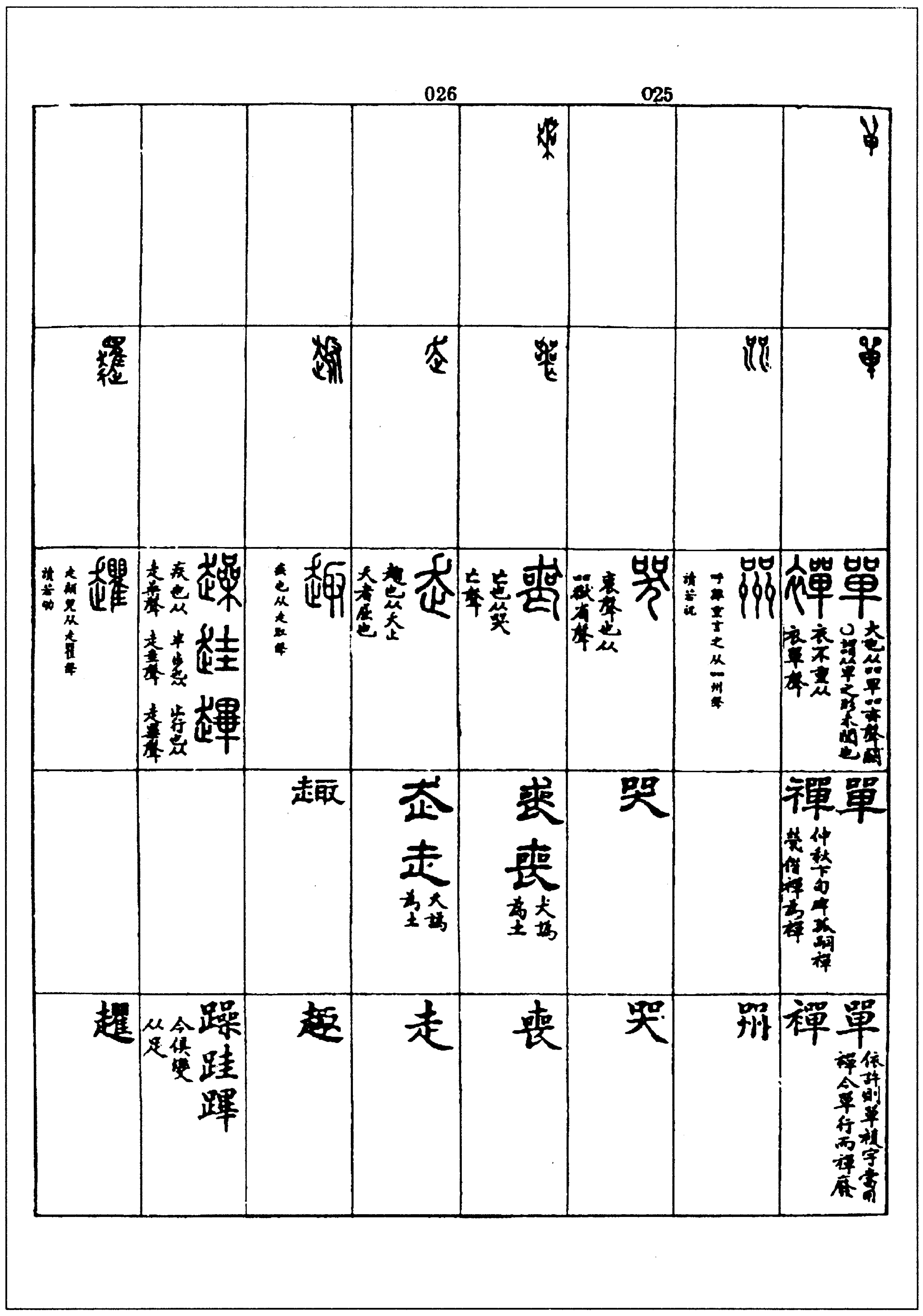
語相訶歫从口歫辛 辛惡聲也讀若櫱	[illegible]	[illegible] 爲廣韵作吽失製字之恉
噴 吒也一曰鼓鼻从口賁聲 歕 吹气也从欠賁聲	一曰鼓鼻蓋即俗云噴嚏 穆天子傳其馬歕沙其馬歕玉	噴 歕 今噴行而歕廢
吒 噴也叱怒也从口乇聲	吒	吒
唇 驚也从口辰聲		唇
嘖 大呼也从口責聲 𧩟 嘖或从言	嘖 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釋文嘖亦作賾漢碑探賾索隱字俱作嘖	嘖 別作賾
嗞 嗟也从口茲聲	嗞嗟之嗞隸溷於咨	嗞 今咨行而嗞廢
咨 謀事曰咨从口次聲	咨	咨 別作諮
嘅 嘆也从口既聲詩曰嘅其嘆矣 慨 忼慨壯士不得志也从心既聲	慨 嘅嘆與忼慨隸溷爲一	嘅 慨
嘆 吞歎也从口歎省聲一曰太息也 歎 吟也从欠難省聲	嘆 歎 依許則嘆爲嘆息歎爲歎美嘆近於哀歎近於喜經典通用錯出	嘆 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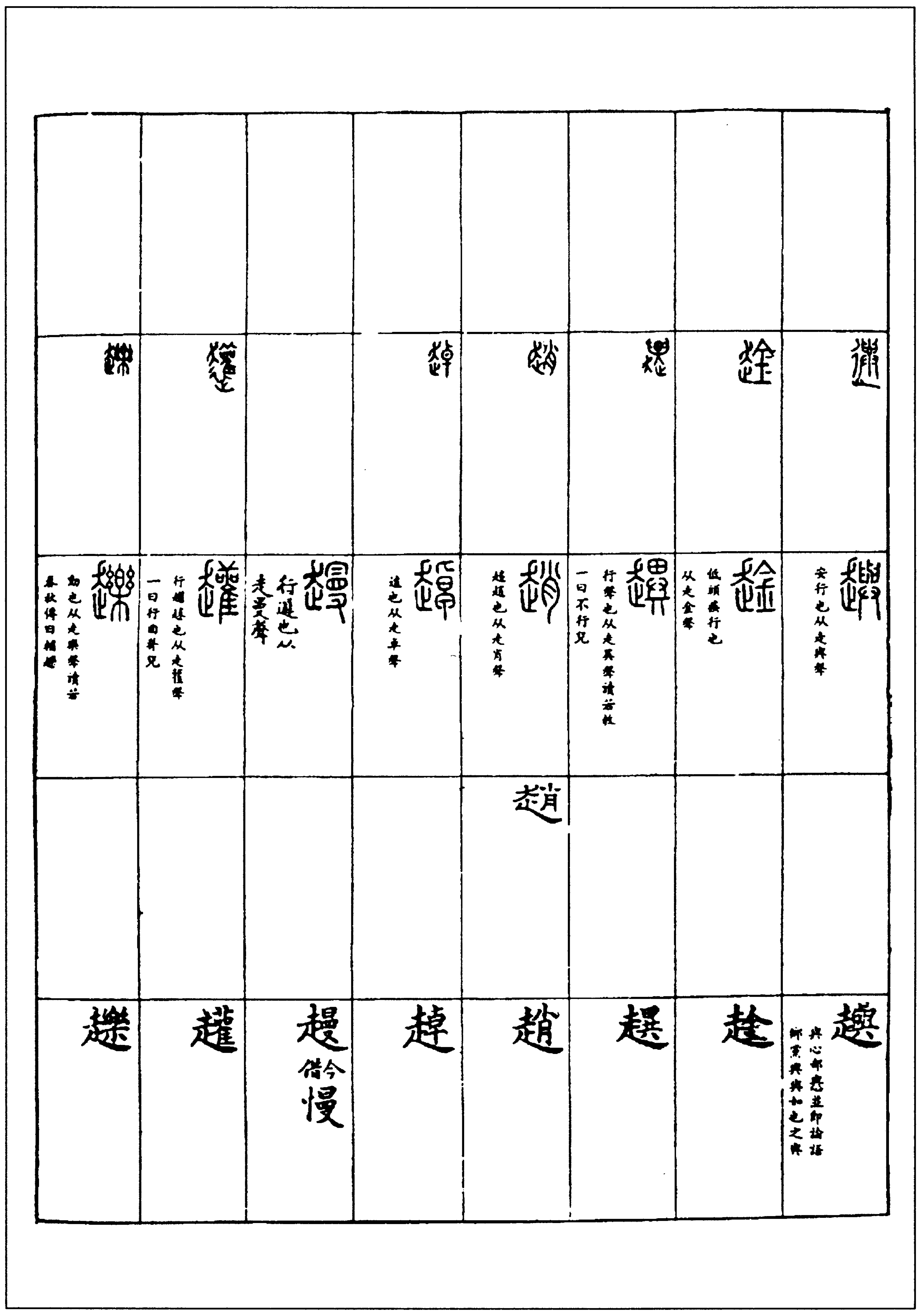
吝 恨惜也从口文聲易曰以往吝 古文吝从彣		吝
各 異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	各	各
否 不也从口不	否	否
𣪊 歍兒从口𣪊聲春秋傳曰君將𣪊之		𣪊
咼 口戾不正也从口冎聲	咼	咼
𠯑 塞口也从口氒省聲	舌 依篆文變當作𠯑今作舌者省左旁也	舌 口舌字从干與此別
吠 犬鳴也从犬口	吠	吠
唬 虎聲也从口虎 讀若暠		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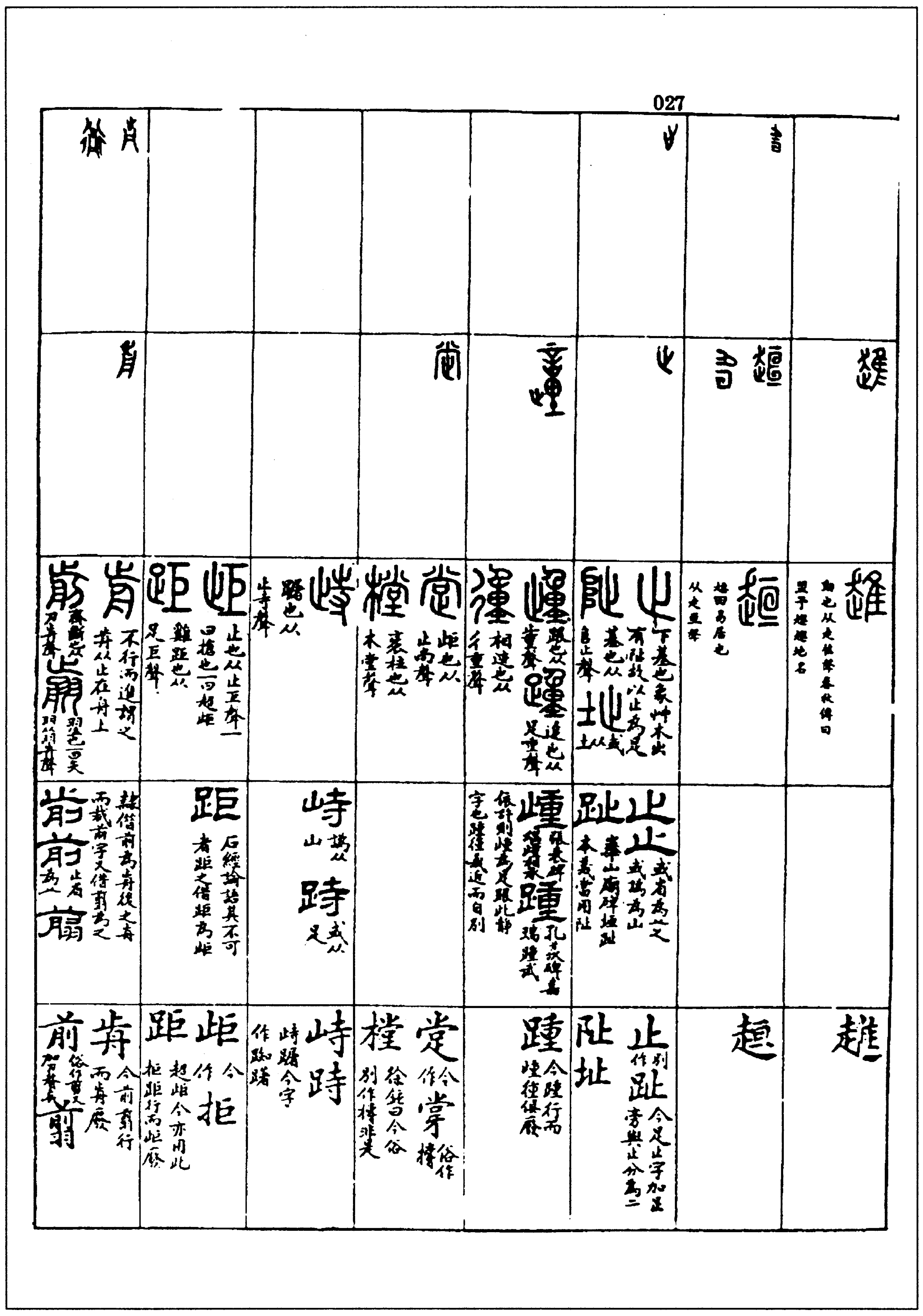
	麋鹿羣口相聚皃从口虞聲詩曰麀鹿噳噳	玉篇噳亦作麌	麌 今詩作此
	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棊象形		局
	山閒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	㕣	㕣
023	張口也象形 口犯切	凵 芊字从此	凵
024	驚嘑也从二口讀若讙	吅	吅 别作喧
	亂也从爻工交吅讀若禳 徐鍇曰二象交構形		𡀔 互見十五卷
	教命急也从吅㕞聲 古文嚴	嚴	嚴
	譁訟也从吅屰聲	咢 咢 譌从于夭其聲矣	咢 俗作噩 又作諤 漢書韋賢傳諤諤黄髮義即諤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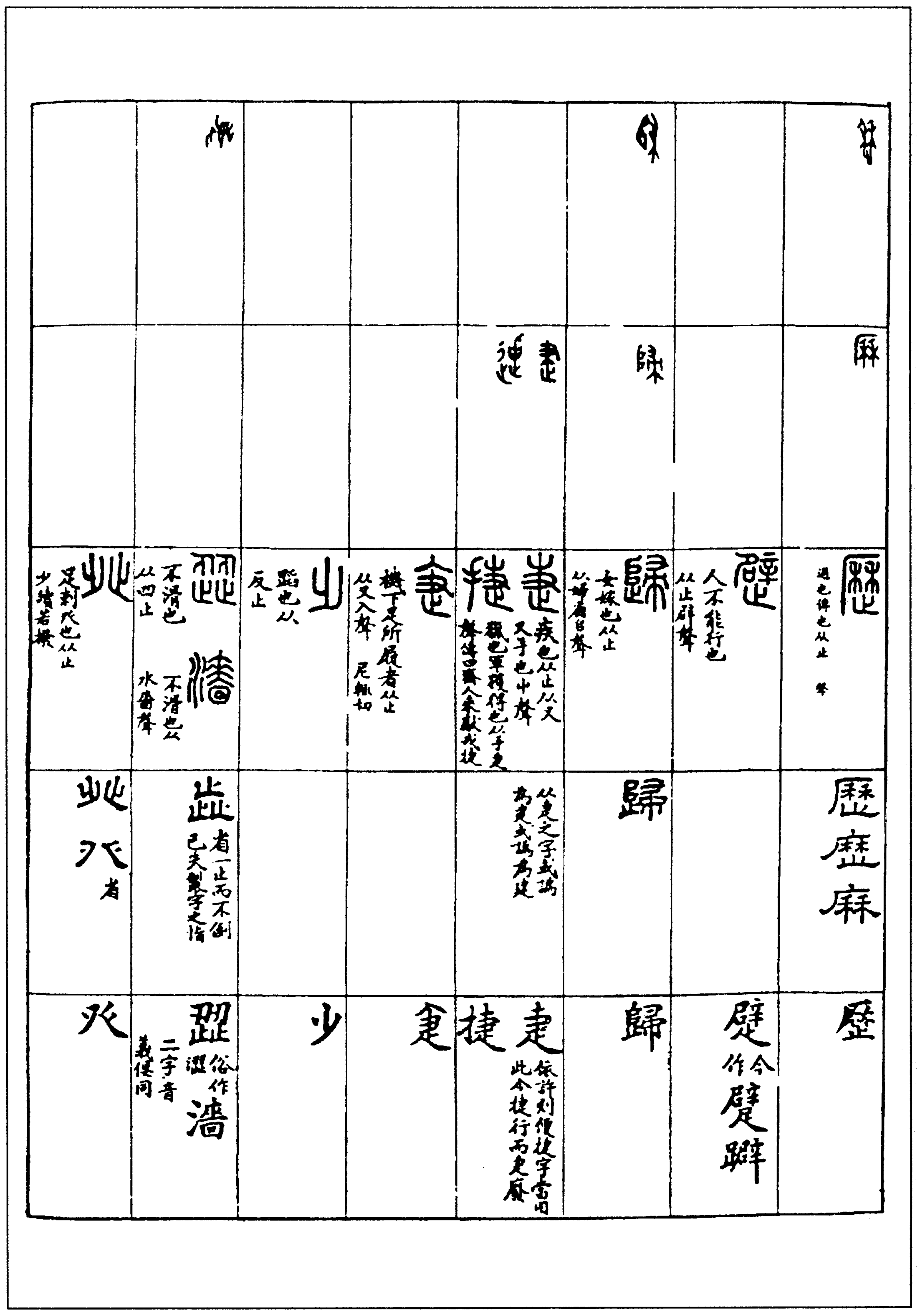
	大也从吅甲吅亦聲闕 甲謂从單之形未聞也	單	單 依許則單複字當用襌今單行而襌廢
	衣不重从衣單聲	襌 仲秋下旬碑孤嗣襌 裝俗襌爲禪	襌
025	呼雞重言之从吅州聲 讀若祝		喌
	哀聲也从吅獄省聲	哭	哭
	亡也从哭亡 亡聲	喪 喪 犬譌爲土	喪
026	趨也从夭止 夭者屈也	𧺆 走 夭譌爲土	走
	疾也从走取聲	趣	趣
	疾也从走喿聲 半步也从走圭聲 止行也从走畢聲		躁 跬 蹕 今俱變从足
	走顧皃从走瞿聲 讀若劬		⿺走瞿



安行也从走與聲		⿺走與 與心部懇並即論語與與如也之與
低頭疾行也从走金聲		趛
行聲也从走異聲讀若敕 一曰不行皃		趩
趨趙也从走肖聲	趙	趙
遠也从走卓聲		趠
行遲也从走曼聲		⿺走曼 今借慢
行趯趢也从走雚聲 一曰行曲脊皃		⿺走雚
動也从走樂聲讀若春秋傳曰輔趯		⿺走樂



	動也从走隹聲 春秋傳曰盟于趡趡地名		趡
	趄田易居也从走亘聲		⿺走亘
027	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 基也从𨸏止聲 址 或从土	止 止 或省爲之 或譌爲山 泰山廟碑址作阯 本義當用阯	止 别作趾 今足止字加足旁與止分爲二 阯 址
	跟也从止重聲 追也从足重聲 相迹也从彳重聲	歱 張表碑 歱 孔耽碑 踵 踵䦅踵武 依許則歱爲足跟此踵字也 踵種義近而自別	踵 今踵行而歱種俱廢
	歫也从止尚聲		𣥺 今作牚 俗作撐
	衺柱也从木堂聲		樘 徐鍇曰今俗别作牚非是
	踞也从止寺聲	峙 譌从山 跱 或从足	峙 跱 峙踞今字作踟躕
	止也从止巨聲 一曰搶也一曰超歫 雞距也从足巨聲	距 石經論語其不可者距之借距爲歫	歫 今作拒 距 超歫今亦用此 拒距行而歫廢
	不行而進謂之歬 歬从止在舟上 齊斷也从刀歬聲 羽生也一曰矢羽从羽前聲	隸借前爲歬後之歬 而截前字又借翦爲之 前 前 止譌爲山 前	歬 今前行而歬廢 前 俗作剪 又加前刀 翦



歷　過也傳也从止 厤聲 — 歷 歷 厤 — 歷

𨒪　人不能行也从止辟聲 — 躄 今作躄 躃

歸　女嫁也从止从婦省𠂤聲 — 歸 — 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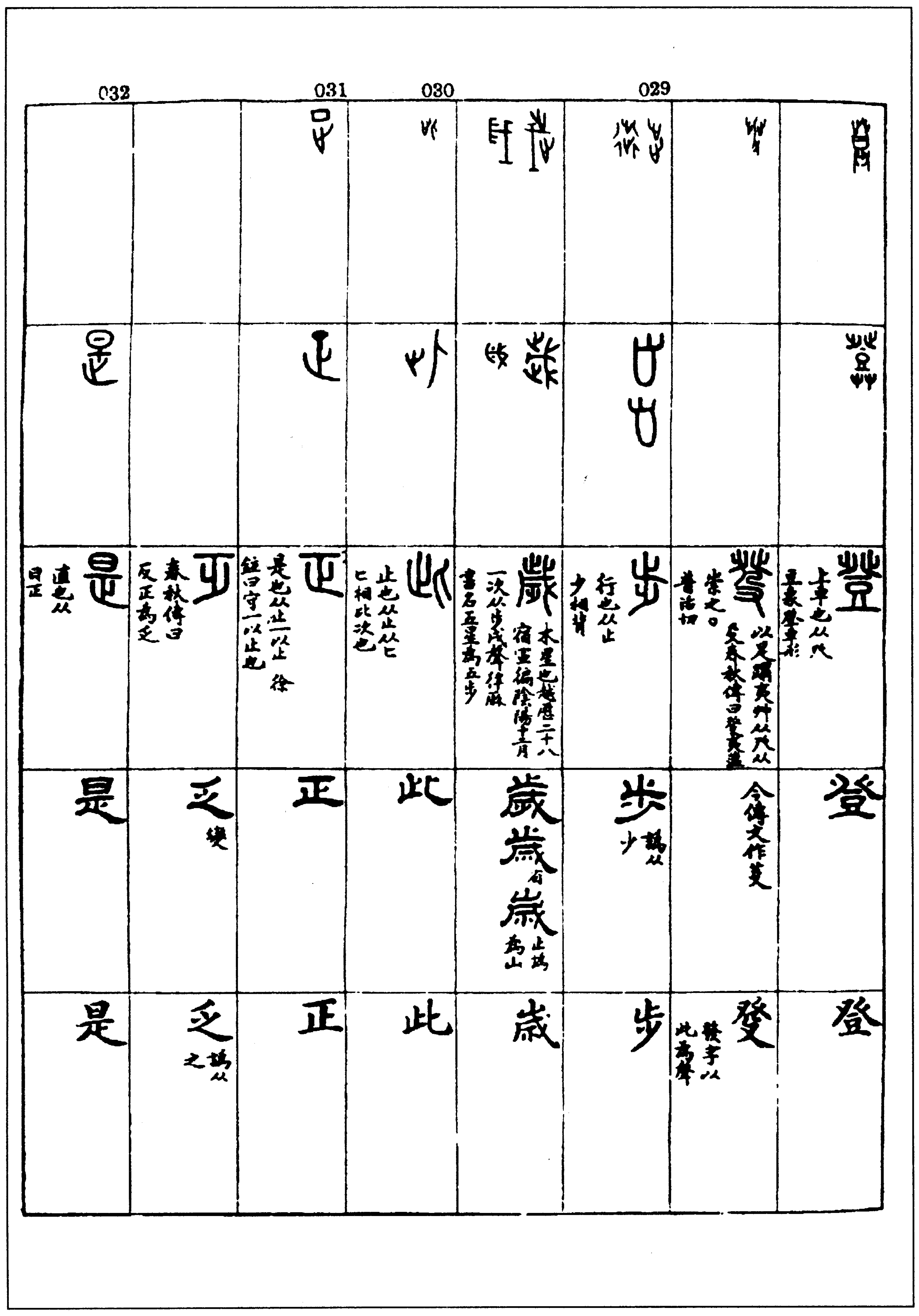
疌　疾也从止从又又手也屮聲 捷　獵也軍獲得也从手疌聲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 — 从疌之字或譌為疌或譌為走 — 疌 捷 依許則便捷字當用此今捷行而疌廢

𡳾　機下足所履者从止从又入聲 尼輒切 — 𡳾

𣥂　蹈也从反止 — 少

歰　不滑也从四止 濇　不滑也从水嗇聲 — 歮 者一止而不倒已失制字之指 — 歰 俗作澀 濇 二字音義俱同

癶　足剌癶也从止少讀若撥 — 癶 癶 者 — 癶



登　上車也从癶豆象登車形 — 登 — 登

癹　以足蹋夷艸从癶从殳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普活切 — 今傳文作芟 — 癹 發字从此為聲

029 步　行也从止少相背 — 步 譌从少 — 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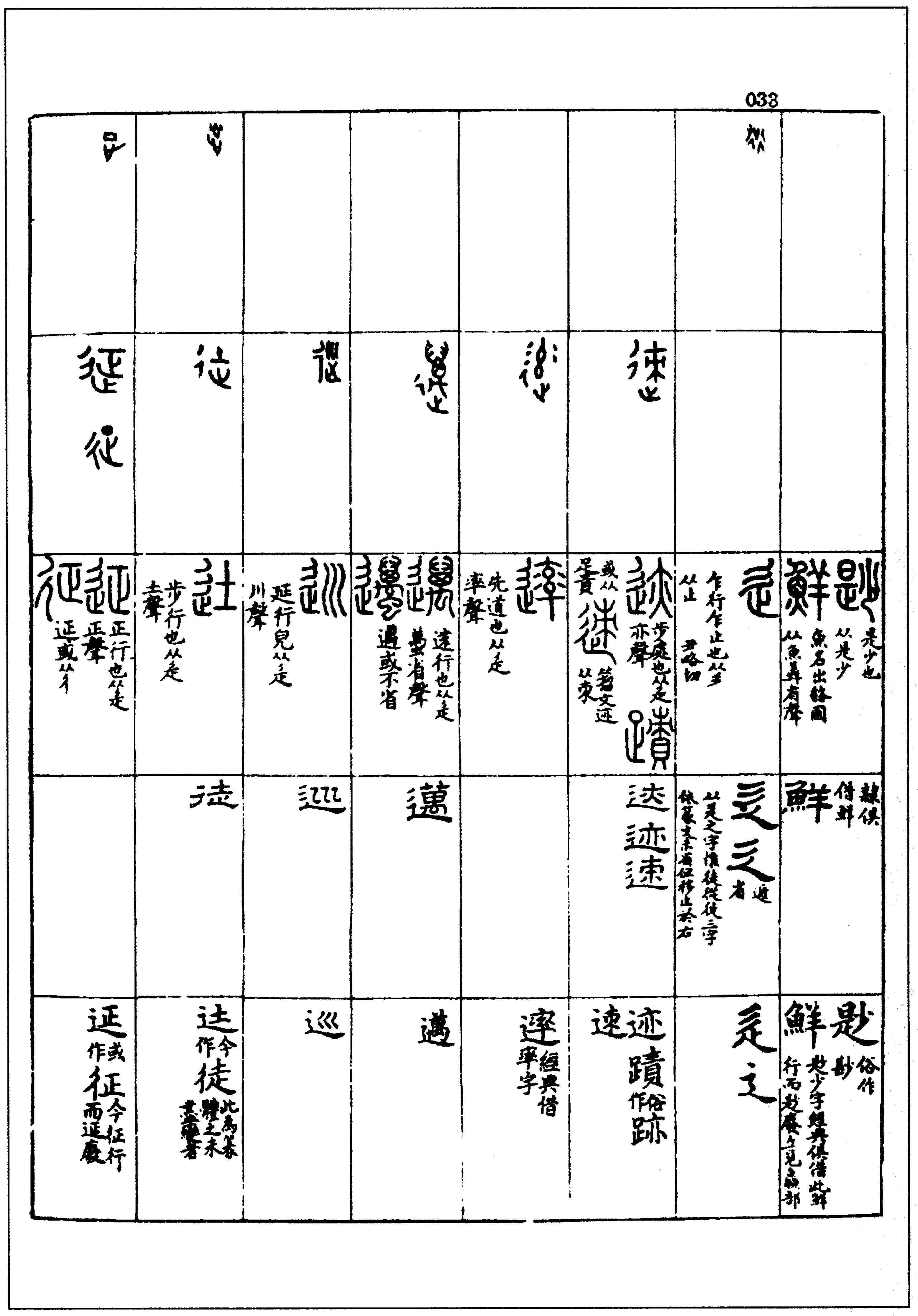
歲　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 — 歲 嵗 石 嵗 止譌為山 — 歲

030 此　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 — 此 — 此

031 正　是也从止一以止 徐鍇曰守一以止也 — 正 — 正

乏　春秋傳曰反正為乏 — 乏 變 — 乏 譌从之

032 是　直也从日正 — 是 — 是



033 尟　是少也从是少 鮮　魚名出貉國从魚羴省聲 — 鮮 叚借 — 尟 俗作尠 鮮 尟少字經典俱借此鮮行而尟廢今見魚部

辵　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 丑略切 — 辵 辶 者 遂 从辵之字隸變從從二字依篆文未省但移止於右 — 辵 辶

迹　步處也从辵亦聲 蹟 或从足責 𨑒 籀文迹从朿 — 迹 跡 速 — 迹 速 蹟 俗作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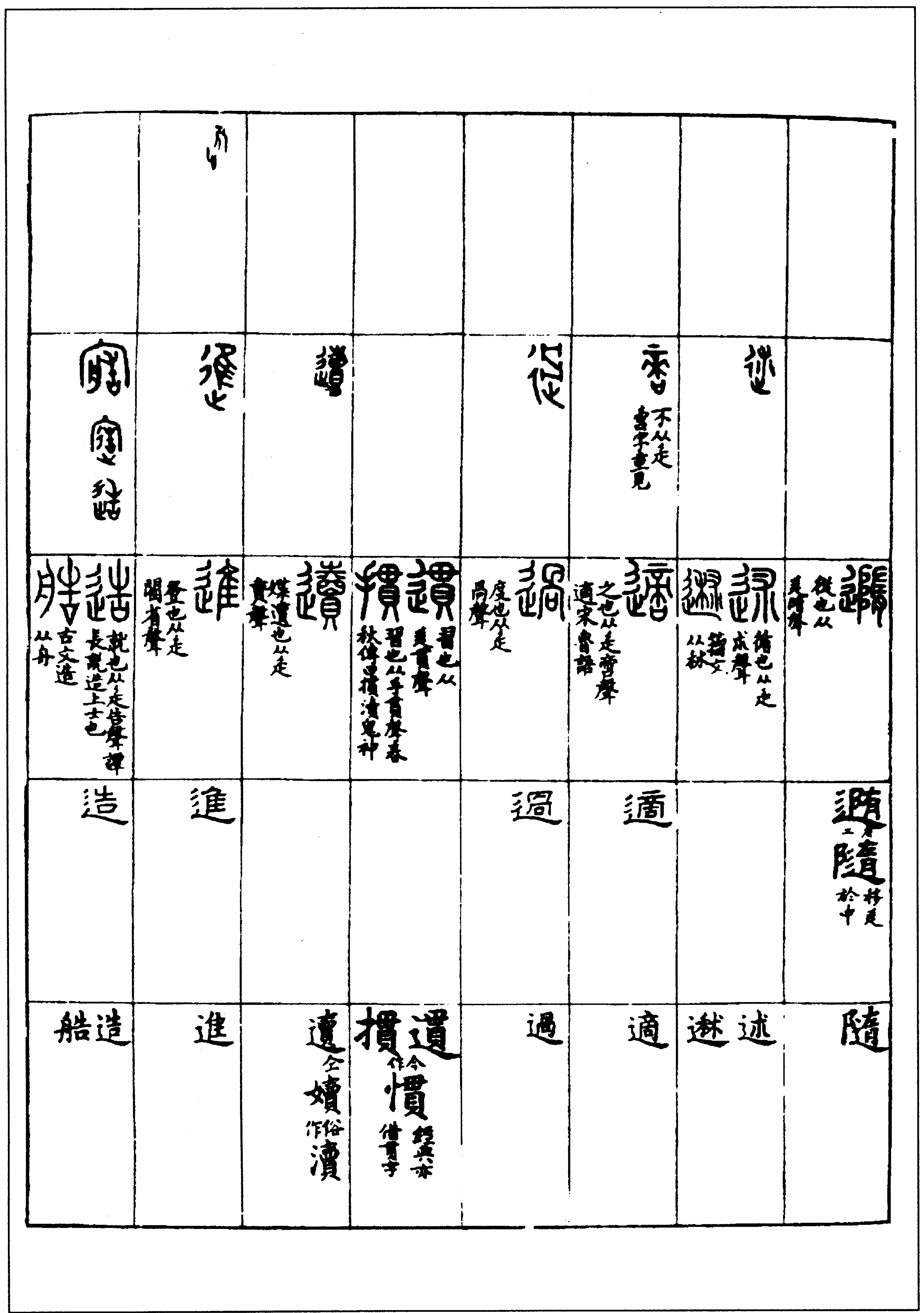
𨔞　先道也从辵率聲 — 𨔞 經典借率字

邁　遠行也从辵蠆省聲 𨘼 邁或不省 — 邁 — 邁

巡　延行皃从辵川聲 — 巡 — 巡

𨑥　步行也从辵土聲 — 𨑥 — 𨑥 今作徒 此為篆體之未隸書者

延　正行也从辵正聲 征 延或从彳 — 延 或作征 今征行而延廢



隨　從也从辵隋省聲 — 隨 遀 移辵於中 — 隨

述　循也从辵朮聲 𨒣 籀文从秫 — 述 𨒣

適　之也从辵啻聲 適宋魯語 — 啻 不从辵 啻字重見 — 適 — 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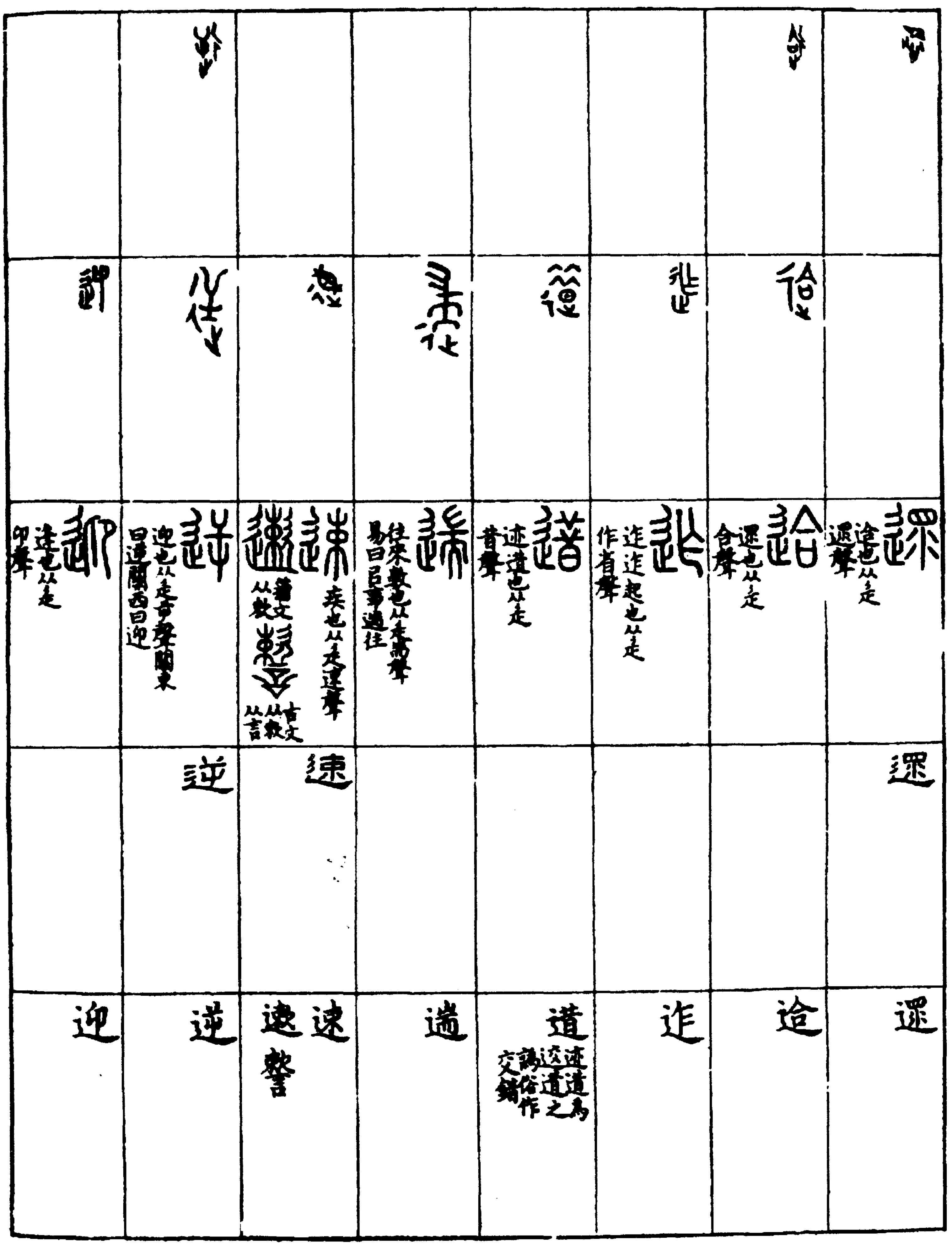
過　度也从辵咼聲 — 過 — 過

遦　習也从辵貫聲 摜　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摜瀆鬼神 — 遦 摜 今作慣 經典亦借貫字

讀　媟讀也从辵賣聲 — 讀 今作嬻 俗作瀆

進　登也从辵閵省聲 — 進 — 進

造　就也从辵告聲譚長說造上士也 艁 古文造从舟 — 造 — 造 艁



遝 迨也从辵眔聲	迨 遝也从辵合聲	迮 迮迮起也从辵作省聲	逪 迹逪也从辵昔聲	遄 往來數也从辵耑聲 易曰已事遄往	速 疾也从辵束聲 遬 籀文从欶 𧫎 古文从欶从言	逆 迎也从辵屰聲 關東曰逆關西曰迎	迎 逢也从辵卬聲
遝					速	逆	
遝	迨	迮	逪 迹逪為逽逪之譌俗作交錯	遄	速 遬 警	逆	迎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七冊，一九六三—一九六五年）

甲骨文金文𠦪字及其相關問題

龍宇純

一、金文𠦪字及其用法
二、甲骨文𠦪字及其用法
三、說甲金文𠦪字兩用法為一事
四、說𠦪是說文奏字初文
五、說甲金文𠦪字用當說文祓字
六、𠦪即奏字在文字中的印證
七、𠦪用當祓字在經傳中的證據
八、解說𠦪字音義及祓字讀音說明
九、說𠦪字在金文中的分化
十、釋奉
十一、釋害
十二、說大田詩"來方禋祀"

一、金文𠦪字及其用法

金文有𠦪字，或作𠦪（盂爵），或作𠦪（獻侯鼎），或作𠦪（杜伯盨）。（還有加艸作𠦪（毛公鼎）、作𠦪（吳尊）、作𠦪（彔伯𢦏殷）的，本是一字，不過在金文裏已經分化成為二字，為行文方便，先討論不加艸的，加艸的留在第九章討論。）雖然已經有了好幾家釋文，都不能令人滿意。

此字的用法之一，見於盂爵、獻侯鼎和叔殷[2]。盂爵銘云：

隹王初𠦪于成周，王令盂寧鄧伯，賓貝，用作父寶尊彝

獻侯鼎銘云：

唯成王大𠦪在宗周，賞獻侯𩵦貝，用作丁侯尊彝。

叔殷銘云：

隹王𠦪于宗周，王姜史叔事大保……叔對大保休，用作寶尊彝。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釋獻侯鼎銘云：

第五字，以彝器文饙字偏旁或作𠦪或作𠦪證之，盂爵作𠦪，此作𠦪，當是賁字

案說文饙或作餴，一从𠦪聲，一从賁声。金文饙字作餴（姚鼎）、作餴（宰家殷）、作饙（慶孫之子簠）。小篆饙當是由餴譌變的。又有人說賁就是𠦪字，从貝者表其音[3]。且不論賁是否从貝為声，從声音上講，方氏釋𠦪為賁，是有根據的。只是賁字在諸銘中用作何義，卻不曾道及。後來郭沫若把獻侯鼎的𠦪字釋作桒，較之方氏自是更謹嚴了，然而於義亦未作說明。盂爵的𠦪字郭氏則釋為𥛱，亦沒有任何說明。不過從他把桒字加上示旁，可以推想一定是以𠦪為祭名的。臣辰盉銘[4]云「隹王大龠于宗周」，句法與「隹王初𠦪于成周」相同，龠即禴字，是一個極好的例證。而明公彝銘云：

……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明公易亢師鬯、金小牛，曰：用𥛱；易令鬯、金小牛，曰：用𥛱。……

無論从字形或文意上看，𥛱字當是祭祀之名。又根據金文餴或作饙，及說文禴字金文止作龠，更可知𥛱即𠦪字，不過加从示旁，又加从四屮而已。那麼盂爵、獻侯鼎及叔殷中𠦪字為祭祀之名，當無問題；問題只在於此究為何種祭祀，仍不得其解耳

× × × ×

此字在金文另一用法，杜伯盨銘[5]云：

杜伯作寶盨，其用享孝于皇申（神）且（祖）考[6]，于好朋友。用𠦪壽，匄永令（命），其萬年永寶用。

又衛鼎銘云：

衛燮作厥文考己中（仲）寶鬻鼎，用𠦪壽，匄永福。

又伯椃簋銘云：

伯椃作厥完室寶殷，用追考（孝）于厥皇考，唯用祈𠦪萬年，孫=子=永寶。

這三個𠦪字不是和匄字對文，便是和祈字連用，顯然其義當為祈求。字形雖與求字相似，但絕非求字。因為第一、金文另有求字，如：

(1) 虔夙夜尃求不替德，用諫四方，柔遠能邇。（番生殷）
(2) 用求丂（考）命彌生。（齊侯鎛）
(3) 東宮迺曰：求乃人，乃弗得，女匡罰大。（曶鼎）
(4) 王命君夫曰：償求乃友。（君夫殷）

文義上，這幾個字自然都是求的意思。從字形上看，他們並字首偏左，或字尾偏右，而𠦪字則中為豎畫，左右對稱，形像絕異。尤其在許許多多从𠦪的拜和餴字裏，也絕對沒有一個从求或求的，當然𠦪與求為二字，而說文求字作求，正與金文求字特徵相同，求為求字，此尤無可疑者。第二、鼄太宰簠銘云：

隹正月初吉，鼄太宰欉子𣄰鑄其匿，曰，余□恭孔惠，其眉壽用餴 萬年無期 子=孫= 永寶用之；

銘文自曰字以下為韻文，「其眉壽用餴」即「其用餴眉壽」，以叶韻而倒文如此。餴字本从𠦪聲，用餴即杜伯盨、衛鼎之用𠦪，餴與惠為韻，當然不能讀餴為求，因此杜伯盨等銘的𠦪字，也決不是求字。

然而，金文𠦪字有義相當於求者，卻是事實。

二、甲骨文𠦪字及其用法

甲骨文也有𠦪字，其字或作𠦪（前六、四三、二）、作𠦪（後上、二十、五）、作𠦪（前一、二七、一）、作𠦪（戩一、七）、作𠦪（戩二、六）

其用法之一，如

(1) 丁亥卜，𠦪貞尹。（前一、四二、二）
(2) 辛丑卜，貞，𠦪于大庚，一牛，一月。（戩三、一四）
(3) □酉卜，𠦪自示壬。（田中氏藏十九之六）
(4) 乙未，貞，其𠦪自田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後上、二八）

然而他亦不能自信其是，所以又加一條注文說：

又疑𠦪或讀為祓，卜辭言𠦪生，猶生民以弗無子，鄭箋：弗之言祓也。惟生民之義當為除患，蓋本說文，卜辭之義則僅為祭名。爾雅釋天：祓，祭也。

郭沫若也有相同的說法，卜辭通纂考釋一之三四，即前引𠦪生條下云：

𠦪生猶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祓）無子」也。

又於前引𠦪年條下云：

「𠦪年」字羅振玉均釋為「求年」。案此年上一字作桒，分明𠦪字也。杜伯盨「用𠦪壽匄永命」，𠦪亦匄也。

關於這一組的桒字，釋文至少有三種。釋求的固然不對，據生民之詩讀桒生為祓生似亦並不協調，因為鄭氏說「祓無子」是「祓除無子之疾」，𠦪生似不能說為「祓除生產」，而桒年、桒禾、桒雨也似不能說為「除年」、「除禾」、「除雨」。倒是據引金文𠦪有求義即釋桒為𠦪之為直截明快。然而此亦止於文義可通，到底桒為何字，其義又何以為求？都還是沒有解決。而且「𠦪𢀛方于岳」的句法顯然是相同的，所謂「求𢀛方于岳」又為何義呢！

三、說甲金文桒字兩用法為一事

以上說甲、金文桒字有兩種不同的用法：一為祭祀之名，一為祈求義，那不過是就前人的解釋粗略分析之如此，二者其實根本只是一事。

這一層，只就金文而言，其關聯似不易見出，而在甲骨文卻顯然易知。因為甲骨文無論說桒生、桒年、桒禾、桒雨或桒𢀛方于某某，與但云桒于某某者必同為祭祀。說桒生、桒年、桒禾、桒雨、桒𢀛方固然是求先人有所賜予，說桒于某祖的又何嘗不是有所求助於先人的意思，只不過後者桒下沒有說明所桒者為何物何事而已——這或者是桒生、桒年等的省稱，或者是籠統的廣泛的祈求。如果用賈子道術篇的話：「安利之謂福」，或者用禮記祭統的話：「福者，備也，備也者，凡順之名也」：可以說凡甲骨文說桒，無論其下有無直接受詞，都是祭祀求福的意思。現在再回頭來看金文。金文說王（邵、大）桒于宗（成）周，與甲骨文桒下不帶直接受詞者應相同。說「用桒壽」或「用

---

(5) 癸卯卜，貞：酌、桒，乙巳，自田廿示，一牛，二示，羊。戩一，九。

(6) 甲辰卜，貞，王賓桒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丁，衣，亡尤。後上卅，五。

第一例曰桒某祖先，有「甲戌，翌上甲，乙亥，翌匚乙……壬午，翌示壬。」燕大藏，卜辭通纂第二七八片的句法相當。第二例亦曰桒某祖考，桒下加于字，有「貞，帝（禘）于王亥。」後上，五九，一。及「乙亥，㞢于祖丁，三牛，一月。」後上，二八，二。等句法相當。第三、第四例下加自字，有「乙亥卜，穷貞，乍大御自田。」後下，六一，六。及「辛巳卜，大貞，㞢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二牛，十三月。」前三，廿二，六。的句法相當。第五例桒前有酌字，有「乙卯，貞，酌，彡于父丁，惠庚。」後上，二一，十三。的句法相當。第六例桒與賓連用，而後有衣字，有「癸丑卜，貞，王賓又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尤。」前二，二五，二。的句法相當。在這些卜辭裏，凡與桒相當的字：翌、帝、㞢、御、彡、又等都是祭名，桒當然也一定是一祭祀之名。

× × × ×

另一個用法，如：

(1) □辰，貞，其桒生于祖丁母妣乙。後上，廿六，六。

(2) 癸丑卜，殼貞，桒年于大甲，十宰，祖乙，十宰。後上，二七，六。

(3) 乙卯，貞，桒禾于示壬，三宰，茲用。新獲卜辭寫本二一。

(4) 乙卯卜，殼貞，桒雨□囚。田氏所藏甲骨斷片

(5) 桒𢀛方于岳。續一，四九，一。

這一類桒字，因為其義顯然可作祈求解，而字形又與金文、小篆桒或求字相近，所以很多知名的學人如孫、羅、王三氏便即釋為求字。那當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王氏後來也覺其不可，在作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時，于卜辭「庚□，殼貞，于王亥，桒年」戩之五條下云：

桒字未詳，余曩釋為求字，然於此可云求年，於他處多不可通。

胡厚宣的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求生與屋子」節云。

𠦪亦祭名，說文饙拜並从𠦪，饙又作餴，是𠦪即賁之本字。𠦪在卜辭金文中皆與求義相通。

公孫鐘、作華克鼎、作華仲義父鼎、作華命簋、作華仲姞鬲，字形與甲金文桒字雖略相似，然絕不相同。第二、桒果然是𠌶字，吳氏拜字以手折𠌶之說，雖與其唯一的證據鄭箋云「拜之言拔」已大異其趣，還算勉強可通，然於饙字從桒一點便將不得其解了。然而他擺脫了說文的窠臼，利用詩鄭箋解釋拜字，卻予後人莫大的啟示。所以金文餘釋之餘的作者釋拜字云：

國風召南甘棠第三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與首章「勿翦勿伐」、次章「勿翦勿敗」為對文，鄭云「拜之言拔也」，蓋謂假拜為拔也。今案拜實拔之初文，用為拜手稽首字者，乃其引申之義也。金文拜字至多見，今略舉數例如次：

拜周公簋 拜白晨鼎 拜師酉簋 拜師嫠簋

凡此均示以手連根拔起草卉之意，解為拔之初字正適。拜手至地有類拔草子然，故引申為拜。引申之義行而本義廢，故造拔字以尸之；拜手字有作𩠐者友簋其本字也

這解釋自然很是愜人心意的了。而且我們還可以補充兩點：第一、金文桒或作𣏟，或作𣏟[13]，於桒之外加二中或四中，正可以說是表示其屬性的。今傳世銘文拜字雖不見有从𣏟的，師酉簋拜字作𢷎[14]，从一中與二中意義不殊。而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所載聘鐘拜字作𢷎，寅簋拜字作𢷎，呂氏考古圖同，正是加二中之形。二者所見雖是摹本，因其與小篆作𢷎相合，當是本來面目。第二、拜作拔字解，除去甘棠詩鄭氏之說而外，似乎還有一大量的拜字亦用此義，只不過大家都不曾注意到而已，那便是拜官的拜。在史記漢書中此類拜字用得最多：如季布傳云「謝上拜為郎中」，欒布傳云「上釋布罪，拜為都尉」，蕭何世家云「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15]等，不勝枚舉。前人的解釋說是授官曰拜，然而拜官既不見其為天子拜揖而授之官，拜字又沒有授的意思，前人之解顯然是望文生訓了。因此我覺得原來大概便是拔的意思。莊子田子方云：「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文王欲舉而授之政。」天地篇云：「吾謂魯君曰，必服（案服作用解。）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又云：「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孔子家語賢君篇云：「秦穆公……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都足為史漢拜字之注腳。

然而郭氏極其九仞，卻只含混的說了一句「拜示以手連根拔起草卉之意」，還不能說

[illegible]桒萬年」本身似乎看不出祭祀的意味，然而與各銘的上文「作寶盨，其用享孝于皇神祖考」、「作朕文考乙仲寶尊鼎」或「作朕皇室寶簋，用追孝于朕皇考」等語聯起來讀，實在仍是祭祀求福的意思。蔡大宰簠的「其眉壽用錄」，儘管沒有上文可聯，其義之亦當相同，仍可以體會得出。

現在我們知道：原來所謂甲、金文桒字的兩種用法，實在只是一回事。用作名詞，其義為求福之祭，用作動詞，其義為祭祀求福。因為他是用來求福的，所以後者的意義便與求字相當。這一層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看下文便可知道。

四、說桒是說文𠦪字初文

從一二兩章的引述，知前人釋甲、金文的桒為說文𠦪字是完全正確的。然而說文說：

𠦪，疾也，从本，卉声。

小篆時代桒訛成𠦪，許君緣誤形以立說，當然得不到其本初意義。吳大澂字說拜字說云：

古拜字从手从𠌶，古華字从艸从𠌶，彝器古文無𠌶字，而華拜二字皆从𠌶，可相證也。石鼓文華字作𦾔，毛公鼎華字作𠌶，知古𠌶字當作桒，亦各有繁簡之不同。吳尊蓋華字作𠌶，亦作𠌶，拜字作𢷎，知桒即𠌶之簡文也。录伯𢦚敦華字作𠌶，拜字作𢷎，知𠌶即𠌶之繁文也。拜字古文或作𢷎，或又作𢷎，皆象以手折𠌶形。詩甘棠勿翦勿拜，箋云拜之言拔也。唐施士丐說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究與翦伐二字義不相類。大澂謂勿拜之拜當訓以手折𠌶。蓋漢以後詁訓家不見古文，不知拜字从𠌶之義，轉以甘棠詩拜字為異解。廣韻引作勿翦勿扒，尤為可異。實則勿翦勿拜為拜字正義，拜手稽首為拜字引申之義也。小篆拜从手从𠦪，許氏𠦪音忽，義不可解，疑古文拜字有从𠌶者，𠌶忽一聲之轉，形亦相似。

案吳氏以桒為𠌶字是不可以的。第一、石鼓文的「亞箬其華」，華字作𦾔[12]，金文華字作華卲

首先，我覺得應該再分析一下所謂𠦪生、𠦪年、𠦪禾、𠦪雨、𠦪𢀛方的實際內涵如何。因為我們說這些𠦪的意義相當於求，有時固然極為恰當，如𠦪生之為求生，𠦪年之為求年，𠦪禾之為求禾，𠦪雨之為求雨，而𠦪年、𠦪禾更與月令的祈年、祈穀相當。然而𠦪𢀛方說是求𢀛方便不得其解了。且不僅此也，實在說來，𠦪年、𠦪禾也當與月令祈年、祈穀有所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因為月令說：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記述天子於固定的日子舉行祈年、祈穀之祭，是求來年的收成，其意義為預祝，是一種例行的公事。而在甲骨文裏，𠦪年、𠦪禾的月日皆不固定，可知其不是例行的公事，也不是預祝的意思，而必然是年歲遭遇了問題，而乞靈於神祖的。卜辭中𠦪年之後有接占「又大雨」的，如殷契粹編十六的「𠦪年𩰫，叀口彡，又大雨」，八〇八的「𠦪年于丂，又大雨」，殷契拾掇二八四的「𠦪年于滴，又大雨」，殷虛文字甲編八八五的「方𤐤𠦪年，又大雨」，不一而足，顯然𠦪年是由於天旱，可以說這些𠦪年即等於𠦪雨。說𠦪雨的自然是為不雨而祭，說𠦪生也當是為不孕或生產時遭遇了困難而祭的。不雨、不孕等在古人看來都是一種祅禍，而所謂𠦪𢀛方，由另一些卜辭[21]，如「𢀛方出，我隹禍」（師友二·九二）、「𢀛方出，隹我㞢乍禍」（續三·十·二）等看來，也當是由於𢀛方為禍之故。現在我們可以完全看清楚：無論𠦪生、𠦪年、𠦪禾、𠦪雨、𠦪𢀛方都是因為有祅禍之故而行𠦪祭的。那麼此種祭祀的精神，便不是單純的求福，其主要之點在於除災。不過因為除災也就是求福，二者意義相反相成，所以往往以求字解之，便亦覺其怡然理順了。而金文𠦪壽的𠦪，似乎已引申為求的意義[22]。

現在，對於草根的𠦪字與其使用意義不相吻合一點，便可以自然的得到了解釋。

× × × × ×

案說文有祓字，其說解云：

祓，除惡祭也。从示，犮聲。

對於祓字的解釋，史記周本紀「周公乃祓齋」的正義說：「祓，謂除不祥求福也。」玉篇說：「祓，除災求福也。」此字的意義與我們分析甲骨文𠦪的意義相合。更從語言去追究：𠦪即茇字，與祓字並从犮声，其讀音必相同或相近；𠦪為草根，由此語言孳乳，拔擢草出到底𠦪是何字。

× × × × ×

今案說文茇字下云：

茇，艸根也。从艸，犮聲。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為撥，故謂之茇。

又說文拔字下云：

拔，擢也。从手，犮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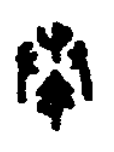
所謂「拔，擢也」者：小爾雅廣物云「拔根曰擢」，又說文揠下云「揠，拔也」，小爾雅廣物云「拔心曰揠」，方言卷三云「今呼拔草心為揠」，孟子公孫丑上篇「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趙注云「揠，挺拔之，欲亟長也」。是拔之本義為拔擢草根。所以尚書金縢篇云「大木斯拔」，詩緜篇云「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篇云「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左氏昭公九年傳云「拔本塞源」，淮南覽冥篇云「掘拔其根，蕪棄其本」，也所以甘棠詩「勿翦勿拜」，而鄭氏云「拜之言拔也」。茇為草根，拔為拔擢草根，已可見二者意義上之關聯，而二字讀音相同（廣韻並蒲撥切），如更以截耳曰刵、去髕曰髕、誅族曰族[16]、除草曰草、去皮曰皮[17]、剝膚曰膚[18]，以及斷頸曰經、扼嗌曰縊、榜辰曰[illegible]、刺目曰目[19]、彌縫曰縫，塗墍曰墍等例之，便可以肯定二者語源上的關係，即是拔之語是由「茇」之語孳乳的。換句話說，拔擢草根之所以言拔，便是因為草根言茇之故。𢷎既是拔的本字，𠦪便是茇的初文了。就字形而言：𠦪字上端的「屮」是普通表草的形象，作𠦪的「屮」也是屮形，可由每字得一印證[20]，字下从朩或木，也正是草根的樣子（木字下端作朩，亦象根形，可以互證。）。

五、說甲金文𠦪字用當說文祓字

由以上的分析，得知：一、甲金文𠦪字用作名詞，其義為求福之祭，用作動詞，其義為祭祀求福。因為是用以求福的，所以後者的意義便往往與求字相當。二、其字則是說文的茇字。然而這兩個結論顯然是不能吻合的。現在進而討論此一問題。

× × × × ×

與小篆譌𠦪為𡕝者相同，自然以釋奏者為是。只是郭氏於奏字原來字形結構無說。說文云：

，進也。从本，从中，會意。中，上進之義。

許君依據已經譌變了的字形為說，當然不足憑信，我們且歸納一下奏字在古書中的用義：

(一) 詩周頌有瞽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声，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全詩言進獻樂於先祖。小雅賓之初筵的「樂既和奏」，楚茨的「樂具入奏」，及說文奏下所云「禮，登歌曰奏」，都屬於此類。

(二) 上引殷契粹編卜辭云：「今日奏舞，㞢从雨。」——言進獻舞於神祖。

(三) 甲骨卜辭七集W20云：「奏父丁牛。」——言進獻牛於其先父

(四) 詩小雅賓之初筵云：「各奏爾能。」——言進獻其能於先祖。

(五) 詩魯頌長發云：何天之龍，敷奏其勇。——言進獻其勇於天。

(六) 詩小雅六月云：「以奏膚公。」——言進獻功於天子。

這些用法雖然不包括所有奏字的用義，但可以看出一點，說文把奏解為進，是不無道理的。日人島邦男殷虛卜辭研究從奏言奏樂出發，謂𠦪象兩手持管樂之形，當然完全是一種臆測。𠦪是何管樂之形？何種管樂竟可以加廾作𠦪？必是島邦男氏無以為解的

今案：尚書皋陶謨篇云：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經典釋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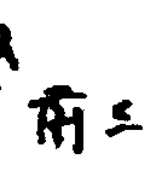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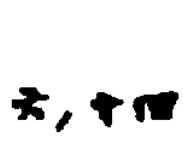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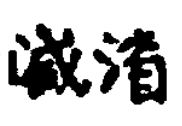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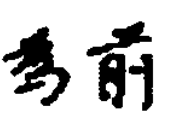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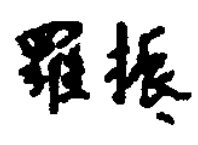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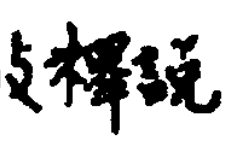
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根食為根生之食，與鮮食為水產之食相平列。馬融本作根者當是本字，作艱者當是根之借字[27]。於此我們可以注意兩點：一、根生的食物古時名之曰根食。二、進食於民古時也叫作奏[28]。這樣便不禁要想到：奏字的制作意義殆即與「奏根食」有關。從以上所引奏的古時用義多是進獻事物於神祖的意義，特別是獻舞獻樂之謂奏，可知奏的原始意義大概與宗教有關。而禮記月令云：

根而謂之拔，上文已詳之。而古人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23]，又說：「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24]，又說：「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25]，可知古人對於除去穢惡災禍的態度，一如除草，必從其根本拔除，永杜後患。於此我們知道，古人除災之祭謂之祓，又必然是由拔這一語言所孳乳的。這即是說：無論除草之拔或除災之祓，本來只要寫一個𠦪字即可，後來加文以示區別，於是有加手的𢷎，有加示的⿰示𠦪，到了小篆時代，𠦪字譌變成𠦪若𡕝，人已不解其初誼，而別制為形声之茇，於是又有从手的拔，和从示的祓。前者說明甲金文祓祭字所以作𠦪，後者亦可以說明𠦪𢷎⿰示𠦪三者的關係。跟此三語情形大致相同的，我們可以舉出穰攘禳三字，以為印證。說文：「穰，黍梨已治者。」已治的黍梨古人用作掃帚，故有攘字義為掃除[26]，又有禳字義為磔禳祀除癘殃。周禮女祝「禬禳之事」注云：「却變異曰禳。禳，攘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注：「茢，黍穰也。」明確的指出穰攘禳三者的關係，正與茇拔祓三者相當。

六、𠦪即茇字在文字中的印證

從𢷎字从𠦪，得知𠦪是茇之初文。然而有人一定會說，那不過是一種解釋而已。現在更舉出奏字來做為印證。

甲骨文奏字形式甚多，或作（殷虛文字甲編1411）或作（前四，卅，六）或作（前六，十四，六）、或作（前四，廿四，三）、或作（前三，二十，四）、或作（後上，二六，十四）前三者依次遞省，後三者又分別為前三者之省作。羅振玉殷虛書契攷釋說：

此象兩手奉木形，當是許書之𠦪字。孟子拱把之桐梓，拱字當如此作。

是此字第一種釋文。殷契粹編七四四卜辭云：

丙辰卜，貞，今日𠦪夾，㞢从雨，雨。

郭氏釋𠦪夾為奏舞，為此字第二種釋文。素由所引六例看來，羅氏釋𠦪，文義並不相協，其中雖有从木者，當為𠦪或朩之省作，金文裏卣拜字作𢷎，與此同例，木非木字。而且說文說𠦪為兩手同械，與羅說亦有甚多距離。反之小篆奏字作𡕝，中間所从正

孟春之月，農乃登麥。孟秋之月，農乃登穀。[29]

鄭注登為進。春秋繁露說四時之祭云：

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

古時禾稼既熟，首先便是獻之神祖[30]，逮至今日，此風猶存。所以我以為奏字的結構即取義於烝嘗，从兩手持根食，以見凡進獻之意。其必从桒不從禾者，大抵宗教上之儀式，即以桒為凡根食之象徵。

這當然也只是一種解釋；然而由研究桒字出發，不想於奏字的結構亦得以圓滿解釋，自然可視為極好的印證了（請參後記）。

七、桒用當祓字在經傳中的證據

第五章，由文字和語言的研究，得到一個結論：甲、金文桒字用當說文的祓字。現在更舉經傳中一事，以為證明。

詩大雅生民篇云：

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毛傳云：

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

鄭箋云：

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

經典釋文云祓音拂，而方言卷三云拂，拔也，可見毛氏弗訓去，即讀弗為拂，為祓之借字[31]，與鄭箋相同。弗聲和犮聲的字古多相通，詩卷阿「茀祿爾康矣」借茀為祓，正與此同例。

以上是毛詩及毛、鄭之說如此；前人解釋甲、金文桒字多徵引到。而劉向列女傳棄母姜嫄記后稷出生之事說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異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馬避[32]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33]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

今將生民之詩有關的數章抄錄於下，作一比較。詩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顯然列女傳的記載即本之此詩。不過因為散文與詩之異體而有繁簡之不同，又因列女傳旨在叙述此一傳說，不是翻譯詩經，故字句之間亦略有出入。然而有一點引人特別注意：詩經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列女傳的兩句是「卜筮禋祀，以求無子」。「以弗無子」是祓除無子之疾，求有子的意思，「以求無子」則義適相反。而且不僅此也，毛詩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在「履帝武敏」之前，列女傳的「卜筮禋祀、以求無子」在「行見巨人跡而履之」之後。就這一點看來，似乎可以否定我們所說二書的關係。然而吳越春秋卷一記姜嫄生后稷之事云：

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帝嚳之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34]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於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

與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相當的是「遂祭祀以求謂無子」，仍是求字相當於毛詩的弗字。然而這一段較之列女傳更接近於詩，其本之於詩，更無可疑。但是弗字既無求義，要解釋此一疑難，只有一途，那便是詩經的原本是作「以桒無子」。因為本作桒，所以如毛詩者便索其讀譯成了弗字。也因為本作桒，三家者便誤認了𠦪字。相傳劉向是傳魯詩的，趙曄是傳韓詩的。大概魯韓誤認如此，劉趙本之，叙事之際，遂不得不把兩句倒於履帝武敏之下，以求文義之調適通順。誤桒為𠦪，本是一件好笑的事，卻給本文一個絕好的證據。

八、傳統𠦪字音義及祓字讀音說明

然而，以上的結論必須有兩點說明。

第一、我們說桒是茇的初文，桒就是說文的𠦪字。然而𠦪字說文云疾，與草根之義無關；大、小徐𠦪音呼骨[35]，廣韻音許勿，與大、小徐茇音北末，廣韻又或音蒲撥音亦不同。如果依據上古音韻表稿[36]上古、中古的擬音，茇字為 *pwât → puât 或 *b'wât → b'uât，𠦪字為 *xwət → xuət 或 *xjwət → xjuət[37]。韻母上古有微、祭之隔；声母一為雙脣音幫或並母，一為舌根音曉母，相差尤其懸遠。此有待於說明者。

案：意義方面，𠦪字訓疾，疑與金文𠦪字有關，詳見第九章。讀音方面，微、祭二部關係極密，所以到段氏作六書音均表時還不能把他們分開。且舉一例言之，說文帥字或體作帨[38]，野有死麕詩帨與吠字叶韻，其古韻當屬祭部，兑声之字亦均在祭部；然而帥字往往與微部率字通用，又說文蟀字或體作[illegible]，都說明祭、微二部音近。更就此字本身言之，[illegible]大宰簠𠦪與惠叶韻，惠是微部字；甘棠詩拜與說叶韻，說則是祭部字，尤其說明茇𠦪傳統讀音之不同是不足為異的。以上是就韻母而言。

至於声母之異，我們卻有理由相信傳統𠦪讀曉母是一錯誤。積極的理由：一、拜從桒語孳乳，拜讀博怪切，與茇讀北末切同屬幫母。或者有人還不相信桒拜語言上的關係，然而金文㝨段拜首字作𢷎[39]，从桒為聲，卻是絕不容置疑的，這至少亦可說明桒的声母本與拜字不遠。二、從桒声的餴說文或體从賁声作饙，或又從奔声作餴。賁字廣韻讀符文、符非、博昆、彼義四音，奔字讀博昆切，饙字讀府文切，俱為雙脣音，桒原亦當是雙脣音。三、弔伯段桒即桒字，與廣雅拔字相同[40]，拔讀蒲撥、蒲八二音，與茇音蒲撥者或同。消極的理由，𠦪讀曉母當是受了許君卉声之說的影響。卉字廣韻音許貴切，上古音韻表稿的擬音為 *xjwəd → xjwəi，古韻屬微部，他和𠦪字讀許勿切的上古音 *xjwət 只在韻尾的 d t 之異，而微韻和物韻在上古原正是陰入相配的。我們實可以說𠦪字傳統讀 *xjwət，乃是受了卉声說的影響，他所以收 t 而不收 d，則是保存了茇字的原為入声。或者說是卉的声母加上茇的韻母，遂成傳統的讀音。玉篇𠦪字呼物切之外又有呼貴切一讀，正與卉字音完全相同，尤可見是怎樣受卉声之說的影響的。另外我們可以更舉一例，廣韻曷韻苦曷切有骹字，注云肩骹。集韻字作骹，故宮藏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及法國巴黎國書館所藏敦煌本王韻"P2011"字並作骹（案俱見末韻苦割反）。依韻母而言，字當以作骹者為是。故廣韻末韻蒲撥切亦有骹字，義同；集韻亦並同廣韻。然而骹字諸書音苦割（曷）者，顯然是受了声符或誤作交的影響。因為另有一個从交声的骹字，本義為脛骨近足細處，其音為口交切。骹既或誤作骹，遂從骹字的声母，保留了骹字的韻母，於是便讀成了苦割（曷）切之音。這與𠦪之讀許物切正是同樣的情形。

第二、我們說祓是衍拔語而來的，按理祓應讀同拔。然而傳統拔字讀蒲撥[41]、蒲八二音，祓字則讀敷勿、方肺二音。依上古音韻表稿的擬音，拔是 *b'wât → b'wât 或 *b'wät → b'wät，祓是 *pjwət → pjwət 或 *pjwəd → pjwəi。声母既有清濁之異，韻母最大的還有祭、微之隔。

案，二字讀雖非完全相同，声母和韻母卻都極接近，即此一點，已不能完全否認二者語源上的關係，然而我們還可以由軷字得知祓本讀與拔同音。說文云：

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軷。既祭犯軷，轢牲而行為範軷。从車，犮聲。

周禮大馭「犯軷」鄭注云：

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而去，喻無險阻也。

儀禮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鄭注云：

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

軷又名祖，詩烝民「仲山甫出祖」鄭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初學記引說文云：「祖，一曰祈請神道。」總上各條，知軷是求請道神賜福免除險阻之難的一種祭祀，這與祓祭為除災求福的性質完全一樣。祓為除災求福之祭，並不限於除何災求何福。所以甲骨文有桒年、桒生、桒雨、桒邑方等等，而甲金文又並有獨言桒者。尤其金文說大桒似乎是普遍的除災求福之義；除道路險阻之難的軷祭，自然只是廣泛的求福之祭的一種。而巧的是軷字亦从犮声，與祓字雖有从車从示的不同，在文字孳乳的條例中由一字增改偏旁而成另一字，正是經見的[42]。軷應該就是祓的孳乳了。前引聘禮「出祖釋軷」鄭注云軷字古文作祓，正是絕好的證明。左傳定公四年「祓社釁鼓」注云：

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

此言師出而先祓社，與烝民詩云「仲山甫出祖」及韓奕詩云「韓侯出祖」，性質是一樣的；是此所云祓即等於軷．生民詩云「取羝以軷」，軷則與祓同（案：詳見第十二章．）．都說明了祓與軷的關係．軷字傳統讀音為蒲撥切，與拔字讀音正同．

至於傳統祓字讀敷勿、方肺二切，我以為那是與拂、廢二字有關的．

古籍中弗声和犮声的字時相通用．詩采芑「朱茀斯皇」，釋文云「茀，本又作紱」；卷阿「茀祿爾康矣」，爾雅釋詁「祓、福也」條郭注引茀作祓；生民「以弗無子」，弗是祓的借字；襄公二十九年左傳「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檀弓云「巫先拂柩」[43]，都是例證．尤其後者更充分顯示了拂祓二字的關係．國語周語「故祓除其心」韋注云「祓猶拂也」，生民詩「以弗無子」鄭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祓殯」、定公四年左傳「祓社」等祓字釋文都音拂，更直接指出二者音義上的相關．拂作除義解，本是拔或祓的假借[44]；不過拂字在古籍中使用較為廣泛（除作拂除義用而外，還有許多別的意思．），所以祓字反而從拂讀了[45]．

發声和犮声的字古籍中也是常時通用的．詩長發「武王載旆」，說文引作「武王載坺」，荀子議兵篇引作「武王載發」，國語周語「王耕一墢」，墢即說文坺字，詩碩人「鱣鮪鱍鱍」[46]，毛詩鱍字作發；七月「一之日滭冹」[47]，毛詩冹作發；檀弓衛公叔文子名拔，或本拔作發，都是例證．廢字和祓字一樣有除去之義，而廢字又顯然也是較為習見的；自然容易把祓讀作廢了．經傳中的祓字，如生民詩箋「弗之為言祓」，左傳僖公六年「受其璧而祓之」，襄公二十五年「祝祓社」，二十九年「祓殯」，昭公十八年「祓禳於四方」，定公四年「祓社」，釋文都云「又音廢」，當然不是一種單純的、偶然的擬音，而正可以看出傳統祓字之所以又有方肺切一讀．

九、說𠦪字在金文中的分化

在四、五兩章，我們說由𠦪孳乳為對，又由對孳乳為襮，那是語言上的分化，非此章所論．此章所論為𠦪字字形上的分化．

由金文餴或作饙及粦或作𩟵，知𠦪與𦯧當為一字，益以我們研究，知加艸者為表示其屬性．𦯧即是𠦪，於是更確然無疑[48]：然而𠦪和𦯧的用法卻全然不同，絕不相混，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𠦪字在金文或用為除災求福的祭祀之名，或廷於壽字上為祈求之義，前已詳作討論．有一個𥜦字為除災求福之祭，是加了艸的，然而亦同時加了示旁，顯示了他的意義，與單獨作𦯧者不同．凡單獨作𦯧者用法與此完全兩樣．現在悉數錄之如下：

毛公鼎：金車、𦯧䋣較、朱䩛𢆶靳……

番生毀：車、電軫、𦯧䋣較、朱鞃……

彔伯𢦚毀：金車、𦯧𢃔較、𦯧𢎗、朱䩛靳、虎冟……

吳尊：金車、𦯧𢎗、朱䩛靳、虎冟、熏裏、𦯧較……

師兌毀：金車、𦯧較、朱䩛……

㝬盨[49]：駒車、𦯧較、朱䩛……

牧毀[50]：金車、𦯧較、畫轉、朱䩛……

宰辟父毀[51]：𦯧朱市、玄衣、黹屯……

一共是十個𦯧字，有的加在䋣較、𢃔較或較字之上，有的加在𢎗字上，有的加在市字上．較是車輢上曲鉤，䋣和𢃔都是車較上的被覆．𢎗是車軾，市是蔽膝．古時車服有飾，而這些字大概與上下文金字、朱字；電字、虎字、熏字、駒字、畫字、玄字等對用或連文，必然是形容車、服之飾的．孫詒讓籀高述林毛公鼎釋文云：

> 𦯧，徐釋為桼，吳釋為幩，賁簋有𦯧䡅[52]二字，薛釋為華軒，阮款識吳尊有𦯧𢎗二字，阮釋為桼桼……．以字形考之，𢃔是桼字，薛徐釋非也．阮釋謂桼通賁．……說文食部餴或作饙，是桼賁声類同，字可互通．說文貝部云：賁，飾也．義本毛詩小雅白駒傳．箋云：賁，赤黃白色也．說苑反質篇孔子曰，賁非正色也．京房易傳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雜也．此借桼為賁，亦當為文飾．阮釋得之，吳釋為幩亦通．詩衛風碩人「朱幩鑣鑣」毛傳云：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此云桼䋣較，吳尊、彔伯戒敦又云桼𢎗，並假桼為賁、幩，亦即飾也．

案孫氏的話當然是對的．前文曾提到徐中舒以為賁即是桼，或者這還是一個證據．詩經朱幩鑣鑣，以金文證之，朱應該便是朱䩛、朱䩛的朱，幩應該便是桼較、桼𢎗的桼．毛傳云鑣鑣盛貌，全句乃言車飾之盛．如果譯成現在的話便是：紅色的、五采的，繽紛燦爛．」幩當然就是賁字的孳乳．不過僅謂桼即是賁字，金文這些𦯧卻一定得是某一音義如說文賁的語言的假借，因為𦯧字本身是不含文采雜色之義的．大概語言中的「賁」，在金文時代尚未制為專字，遂借𦯧字為之，𦯧雖然就是𠦪字，但習慣上不寫無艸的𠦪，而寫加艸的𦯧，起初或者是強為之分，後來便成了習慣，儼然分為二字．這種情形文字裏常見，如巨之與矩、帥之與帨，即其例證．

十、釋𤞣

濰縣陳氏藏一卣，銘文云：

> 盈中𤞣作父文考寶障彝．日辛．

𤞣為作器者之名．簠齋吉金錄釋為狂，徐同柏史頌狂與琴名字相應[53]，攈古錄從其說．奇觚室吉金文述則釋為𧼈，並斥釋狂之說云：

> 𧼈，近人釋狂．然从犬為夭，非犬字；从米為米，非㞷字．夭當走省．

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款識則釋為秋字．保守一點的，如貞松堂集古遺文、綴遺齋彝器考釋、周金文存並無釋文，金文編也只收於附錄之中．案此字从犬从米，米即𣎵字，為𠦪之初文，絕無可疑．諸家釋文以為狂或秋字，實在捕風捉影，略無道理．劉氏認米為米，金文米𠦪二字形固甚近，然前者作米若米，中或為一點，或為一橫畫，與後者作米，左右二畫下垂，絕不可混．不過劉氏說犬即夭，為走省，卻極具眼力．第一、說文走字从夭，形雖與此犬不同，然而那是小篆的譌變．金文走字並从犬[54]．第二、趨字金文或作𧻓、作𧽍，或即省作𤞣[55]．第三、甲骨文有一辭云

> 庚申貞，其令亞犬馬□．[56]

犬馬二字相連，或釋為走馬[57]，似乎更是走省作犬的明證．即使退一步說，走並不能省作犬，然而由奔走二字仍可知「犬」代表奔走的意義．走字金文作𧺆，奔字金文作𡘍[58]．奔走二字義同，可知二从止、一从三止是用以區分代表語言中的兩個不同的音位，表示奔走之意的主要是犬．尤其大鼎走馬字作𧻚，象人奔跑於路中，並不以从止來表示奔走的意思；犬表示奔走之意便更無可疑．復就字形言，犬象人上下其手，也正是奔走的樣子．那麼此字從犬無論其是否走省，只要他不是聲符而是義符，其義與奔走有關，便可斷言．金文孟鼎有𤞣字，从犬；又有二卣及一爵亞形中作𤞣，亦从犬．連同𤞣字，所見从犬者已有三字之多，犬顯然是這些字的「部首」，即是說𤞣字从犬為義符，从米為聲符．現在可以討論他是什麼字了．案禮記少儀云

> 毋拔來[59]，毋報往．

鄭注云：

> 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常有宿漸不可卒也．

拔在此是倉卒疾行之意．後來的文獻中，又用為凡疾速之稱：如史記黥布傳「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云「拔，疾也」；後漢書寇恂傳「郎鄉拔起，難可信向」，注云「拔，卒也」．鄭氏云「報讀為赴疾之赴」，當是因為報字本身無疾義，遂從假借讀之．然而拔字本身亦無疾義，少儀拔作疾解，亦當為他字之假借．鄭氏卻不曾予以說明．大概他亦不詳其究竟，故但云拔亦疾義．由我看來，作疾解的拔即𤞣字的假借．拔本由米語孳乳，𤞣从米聲，與少儀拔字音義正合．

現在對於第八章遺留下來的「說文訓桼為疾」的問題，很容易解釋了．原來古時語言裏有一個作疾趨講的詞，語音與米相同，文字亦正是从米作的．到了後來（如說文的時代），𤞣字不傳了，語音卻還存在（如後漢書之用拔字）．而正好這時米與𠦪已譌作桒與桼，原意沒為不詳，其字下端的「本」形在漢人以為是疾的意義[60]．於是便自然的把語言中「拔」的意義加在桼字頭上了．（案桼本讀與拔同，故語言中「拔」的意義乃得加在桼字之上，後來因受說文卉聲之說的影響，才讀如忽的．詳見第八章．）

十一、釋⿱桼泉

甲骨文有合書之⿱桼泉，為泉水之名．

葉玉森前編集解云：疑桼泉合文．

金祥恆先生續甲骨文編釋作桼泉．

孫海波甲骨文編釋作𠦪泉。

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亦釋𠦪泉，並且說𠦪泉即百泉。其文云：

> 卜辭𠦪泉二字合書作萅，前二、十五、六及後上、十五、十三均有「才𠦪泉」之語。按𠦪賁古今字，……𠦪泉即今百泉，賁百一聲之轉。賁彼義切，百博白切，並幫母字。金文拜字作𢪙，从手𠦪聲，拜百音亦相近。……荀子儒效稱武王誅紂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左定十四年傳：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魏書地形志：林慮郡共縣有柏門山，柏門水南流名太清水。輝縣志載百門泉一名珍珠泉，一名搠刀泉，出蘇門山下，即衛河之源也。中有三大泉，或傳為海眼，以竿試之，不知所底，匯為巨波，廣數頃。又蘇門山在縣西北七里許，一名蘇嶺，一名百門山，山下即百泉。按百門泉即百泉。……百泉在朝歌之西，相去甚近，係山水勝境，故殷王畋遊常駐於此也。

就我所知道的，前人釋文大抵如此。葉氏釋為華泉，蓋从吳大澂釋為華之說，其辯已見上。許悝凡釋文或有所本，今相隔千里，一時無法請教。然甲骨文𠦪字作𠦪作𠦪，來字作來作朿作𠂹，與𠦪字殊異，𠦪字下端必从木从𣎳，而來麥从个，此絕不相混者，上端亦往往不同。孫氏釋𠦪泉當然是對的，只是沒有更進一步的考索，然而于氏釋𠦪泉為百泉卻斷斷乎不可。因為于氏唯一的根據在聲音，而所謂「一語之轉」所憑藉的卻只是賁百並屬幫母。于氏的辦法是某些清人的辦法，在我們現在看來，夠得上稱一語之轉的，證據且不說，韻母與聲母是同等重要的。以百賁二字而言，百字古韻屬魚部，賁字古韻屬文或微部。百字的主要元音為a，韻尾為k，賁字主要元音為ə，韻尾為n或d。ən或əd與ak，請問是如何轉的呢？所以于氏的考釋是絕對不可以從信的。

× × × × × 、

今案萅疑即詩衛風泉水之肥泉。𠦪賁二字關係之密切，前已言之。賁字在廣韻有符文、符非、博昆、彼義四讀，其中符非切一讀與肥字同音。肥字古韻屬微部，與賁或為同部或有「陰陽對轉」的關係。方言三：「蘇，周鄭之間謂之蕡。」蕡字郭音翡翠之翡。此可證賁古音近肥。而說文艸部蘼字或體作𧄍，一从肥聲，一从賁聲，尤賁肥古同音通用之證。水經注淇水云：

> 淇水……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水合，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于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返水揮注，捲復深隍，隍間積石千通，水穴萬變，觀者若思不周賞，情氣圖狀矣。其水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肥泉與朝歌近在咫尺，而附近一帶川迴崿轉，泉響不斷，極山川之勝，故衛女思歸而曰我思肥泉，殷王畋遊亦常至此間了。

然而說萅即是肥泉，似乎並不止於聲音及地理的相合，此泉而名曰𠦪者，或者以此地水道流派歧出，有似𠦪字之形，遂以為名。詩毛傳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云歸異出同曰肥，與毛同。釋名云：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亦與毛傳相同，而更為詳細。水經注引爾雅犍為舍人注"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而云"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雖然是兩種不同的解釋，然而說肥泉之命名與水道之形有關，諸家是相同的。如果我們無視於水的流向，只從靜止的畫面去看，𠦪字的字形確乎與水經注所寫這一帶水道的形式是相似的。

十二、說大田詩"來方禋祀"

詩小雅大田末章云

>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這一章寫豐收以後舉行報祭的情形。其中來方禋祀一句，毛傳沒有解釋。鄭箋以為來即上文曾孫來止之來，故云：

> 曾孫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

不過這有兩個問題。一、來字與上文來字相隔太遠，不像一般上下文重複之例。二、來方禋祀講成來禋祀四方，與原來語法亦顯然不合。所以清代有些學者便不從其說，主張把來字講為語詞。如陳奐云：

> 來方猶上篇云以方，來，古猍字，語詞也。

案來字在詩中確乎有作語詞用的，如谷風的伊予來塈，車舝的德音來括和令德來教。不過這些來字的用法相當於是字，未可以相提並論，而來字用於句首作語詞的竟無他例。陳謂來方猶甫田詩的以方，也實在並非如此。甫田詩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以方的以是用以之意，「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兩句為其受詞。這首詩云：「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61]」來字前面沒有他的受詞，所以來方不等於以方。而下文云：「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正與甫田三句相當，尤可見來方決不等於以方。所以把來字講為語詞，也不是沒有問題的。

× × × × ×

今案：這一章所描寫的是豐收後舉行報祭的情形。古時報祭的意義，除答謝諸神賜福之外，還連帶祈求來年的豐收。所以鄭氏云，又禋祀四方之神而祈報焉。報是報今年之賜，祈是祈來年之賜。從生民之詩末二章可以看得更明白。其詩曰：

>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這首詩也是寫豐收後的報祭的；而最後云以興嗣歲，即又祈來年之意。所以傳云「興來歲，繼往歲」，鄭云「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求新歲之豐年也」。兩詩所寫之事相同，而可以特別注意者，生民詩云取羝以軷，軷即是祓，即是祈年之意，所以下文接著說以興嗣歲[62]。因此我頗疑心這首詩的來字是𠦪字的譌誤。𠦪方禋祀者，猶生民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方即是方社之方。殷契粹編八〇八卜辭云：「𠦪年于方，又大雨。」是在殷代方為𠦪年的對象。雲漢詩云：「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甫田詩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是詩經時代方仍是祈年的對象。這些材料，都是這首詩「來方禋祀」當為「𠦪方禋祀」的絕好說明。

注　釋

1 傳世獻侯鼎有二，一為秀水金氏所藏，一為盛京故宮所藏。此據敬吾心室彝器款識所拓金氏藏本。盛京本字作𢍏，疑本作𠦪，中畫略為鏽所掩。

2 見商周金文錄遺161，共二器，蓋器銘文四見。

3 說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

4 即舊所謂日辰貞。

5 此銘凡六見。

6 考，一作孝。

7 用，一作㠯。

8 兩周金石文韻讀釋肆為韻，謂𠦪字在脂部，與之部合韻。案之脂二部音遠，不得為韻，此以肆𠦪文微通韻。金文韻讀補遺謂肆亦在脂部，亦誤。

9 此句意義，解見後第五章。

10 此是廣雅釋天文，不見於爾雅。然廣雅云：禡、禮、禘、祝、禓、禷、祓、禖、鍜、祼、𥛚、禁、禊、禂、禖、禪、祧、禜、禬、𥜹、望、禨、祥、禫、禱、禜、祿：祭也。顯然祓字的意義仍當同說文，並不是「祓僅為祭名」的證據，廣雅不過是就諸字同為祭祀之名，遂合而言之曰祭。

11 就吳氏而言，孟鼎、獻侯鼎、杜伯盨、衛鼎、白㦸簋的𠦪字即奉字，此云彝器古文無奉字，豈諸器銘吳氏皆未之見歟！

12 石鼓文亞箬其𠦪，王靜安云「亞箬與猗儺音義俱近，亞箬其華猶詩言猗儺其華」；郭云「此石當與華韻」。可見金文𠦪𠦪等字今人釋華為不誤。又案所引王氏說，見郭書所引。王氏遺書兩周金石文韻讀及觀堂別集中有關石鼓文三文並無此語，未詳所出，或在其聯綿字譜中，手頭無此書未驗。

13 此見明公彝𢪙字偏旁。

14 傳世師酉簋凡四器，有蓋者二，無蓋者二。無蓋二拜字作𢪙，郭氏已引之。有蓋者四拜字並作此形。

15 所引諸例並見史記，漢書各本傳或同，或文字小異。

16 史記項羽本紀：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也。

17 國策韓策：皮面抉眼。廣雅釋詁三：皮，離也。

18 廣雅釋詁三：膚，離也。又釋言：膚，剝也。孟子：不膚撓。膚當是剝其皮膚之意。

19 孟子云：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前人謂目為刺目，余疑目或即國策抉眼之意。抉目而云目，與截耳云耳、去髓云髓、去皮云皮、剝膚云膚語言演變相同。

20 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从屮，母聲。金文字或作每（大豐毁），或作每（沓鼎），甲骨文亦或作每（後上、一、四），或作每（前四、二七、二）。

21 卜辭有云𠦪方的，如鐵九十、三云「丙子，貞，𠦪方囗岳」，五一、四云「貞，𠦪方于□」，前一、三、一云「𠦪方于大乙」，亦當以此方為禍而𠦪之。

22 甲骨文又有云匄邑方者，如珠七〇七云：「匄邑方，于岳匄。」後上、十七、三云：「壬申卜，㱿貞，于河匄邑方。」匄邑方義當同𠦪邑方。惟後世匄止作求解，與後世祓止作除解者適得其反。然此亦不足多怪，蓋語義演變多歧，本無定軌。猶之祈字，後世但知其為求義；然周禮大祝類、造、禬、禜、攻、說而謂之六祈，是祈非徒為求義矣。故鄭注云：「祈，嘄也，謂有災變號呼告于神以求福。」左氏昭公十八年傳云：「宋衛陳鄭皆火……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於四鄘。」祈與禳字相對為文，猶具禳除之義。故杜注云「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之以禳火之餘災。」此可見卜辭雖有云匄邑方者，匄之義當如𠦪；不得反據匄字疑𠦪字義本為求，而非如祓之為除災求福之義也。

23 僞書泰誓文。

24 左氏隱公六年傳引周任言。

25 見國策秦策。

26 說文通訓定聲褱字下云：「又段借為禳。爾雅釋言：褱，除也。柬：黍穰為彗，所以掃除也。」又禳字下云：「轉注為掃除，經傳皆以褱以禳為之。」

27 傳云：「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不辭之甚。艱根二字並从艮聲，故或借艱為根。釋名釋言語云：艱，根也。以根解釋艱之語源，雖不必可信，然可見二字音近。

28 上文：暨益奏庶鮮食。傳云：奏謂進于民。

29 又見呂氏春秋。登並作升。禮記鄭注登訓進，呂覽高注升訓進訓獻。

30 甲骨文有登字，即烝嘗之烝，字或作𩰫。

31 太平御覽五二九，王權引詩弗即作祓。王為鄭氏弟子，蓋守鄭氏家法，改弗作祓耳，非必別有所本。

32 詩牛羊腓字之，毛傳訓腓為辟。辟與避同。廣雅釋詁三：腓，避也。此言牛羊避而不踐，是亦以避字釋腓。

33 焉當作薦，所據為四部叢刊本。

34 謂疑當作為，語詞則謂與為通。

35 大徐說文拜下云「从手𠦪，𠦪音忽」，與此音同。小徐繫傳無𠦪音忽三字。

36 董同龢師著，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37 上古音韻表稿所據反切為廣韻，此字則从大、小徐，而未收廣韻之讀，未審何故。

38 參拙著說帥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三十周年紀念專號。

39 康鼎拜首字作䭑，从頁，𠦪聲。𠦪字通常上端作屮，下端作米作木，中為豎畫；然此係獨書時如此，作為文字偏旁則不盡然。如揚毁、靜卣拜字作𢱭，所作與此字偏旁正同。又農卣拜字作𢱭，師酉毁拜字作𢱭，所從𠦪字亦與其獨書時不同。蓋獨體之文每與他字形近易混，故一點一畫皆當謹慎書寫。及其為合體字之部分，因合體字不易與他字殽淆，故往往草率。此在文字中多見之。

40 𣲎伯毁云：乃祖克𠦪先王。郭氏釋𠦪為𢍃，云：「𢍃字由下文拜字所从字知之，以意推之當假為弼。」案下文拜字作𢱭，所从字並不與此字盡同，而前者中二畫向下，後者中二畫向上，正是𠦪與𣎵字之區分。然以為𣎵字，文義絕不可通，而字豎畫上有一斜畫，則𣎵字所絕不見者，於𠦪字則習見，是仍當為𠦪字。廣雅釋詁四「祓，輔也」，與此音義正合。

41 廣韻蒲撥切拔下云迴拔。案迴是迥字之誤，迥拔為唐人語，拔即「拔乎其萃」拔字之義。說詳拙著「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集韻又易迴字為回，幾於其義不可考矣。

42 如梪之與豆、肢之與支，為增偏旁成另一字之例；紫之與柴、梳之與疏，為改偏旁成另一字之例。

43 檀弓下云巫先拂柩。鄭注云：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是檀弓拂柩即左傳祓殯。

44 說文：拂，過擊也。朱駿聲解過擊為隨擊隨過，與拭略同，因謂訓除訓去者為本義。段注則以為與刀部訓擊之刜字同義，則與除去之義無關。案此字說文與諸訓擊之字相次，是其義主言擊（故廣韻但云擊也。），朱說非也。檀弓「巫先拂柩」，拂是祓之借字（參見注43），且凡拂字訓除訓去並祓之借義。

45 通常假借字从本字讀音，然非盡如此。詩周南汝墳「惄如調飢」，釋文云：「調，張留反，朝也，又作輖，音同。」調與輖訓朝，即朝之假借。故說文惄下引詩作朝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惄焉如朝飢。」亦作朝字。然釋文不音朝，而音張留，以借字為讀也。易林兌之噬嗑云：「過時不遇，惄如周飢。」借周為之，詩釋文云又作輖，周輖二字廣韻並音職流切也。朝字習見，而釋文猶不音朝，則祓字从習見之拂若廢讀音，更不足怪了。

46 說文引詩如此。

47 說文引詩如此。

48 容庚金文編正收𡨦寀為一字。

49 見薛氏鐘鼎款識、呂氏考古圖，原稱寅簋，此从郭氏題名。

50 亦見薛氏、呂氏書。𡨦字原譌作𡨦，釋為淶字；今依文例訂正。其餘軷書轉三字作車書車，亦依文例定之。

51 此亦見宋人書所載。肇字呂氏考古圖及王氏嘯堂集古錄如此；薛書作𢼄，小譌。

52 寅簋即上所稱盨簋。韡字孫書原作韡，蓋涉下引吳彝而誤，今據薛氏、呂氏書改。

53 徐以𡔷為瑟字，遂謂狂瑟名字相應。詳見從古堂款識學。

54 走字盂鼎作𧺆，令鼎作𧺆，周公簋作𧺆。

55 𢔶字見趞尊，𢔶字見趞卣，𢔶字見趞妊簋。後者三代吉金文存誤摹作𢔶，金文編从之收入附錄，以為與盂鼎𢔶同字。此據商周金文錄遺。

56 見殷虛文字甲編2810。

57 見殷虛卜辭綜述。

58 盂鼎奔走字作𧺆𧺆。奔字从三止，為奔字之最早形式。三止譌作三屮，遂有說文从賁省聲之說。金文克鼎、周公毁、效卣奔字並已譌从三屮，金文編卷九第十三頁有𧺆，亦譌从三屮。又止字本作𣥂，象足形，而說文云象艸木出有址，亦以小篆止與屮字形近，遂生誤說。

59 釋文云：拔，王本作校。案校字義不可通，而拔作疾解有史記後漢書可證，校當是誤字。

60 說文：𠦪，進趣也。段注：趣者，疾也。

61 「來方禋祀」句鄭箋屬下文「以其騂黑」四句為一節。段氏六書音均表謂此章止、子、畝、喜韻，祀、黑、稷、祀、福韻，即從鄭箋。說文通訓定聲云：止、子、畝、喜、祀韻，黑、稷、福韻。所見良是。知者：此章「來方禋祀」句與生民詩末二章中「以歸肇祀」句地位相當，此其一。此下有「以享以祀」之句，不得「來方禋祀」句亦屬此節，此其二。止、子、畝、喜、祀為韻，黑、稷、福為韻，上入聲分別甚嚴，此其三。是本文句讀所據。

62 毛傳云：軷，道祭也。鄭箋云：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自此而往郊。（鄭以上文「以歸肇祀」肇為郊之神位，故此云往郊。）又鄭箋於「以興嗣歲」下云：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後儒或以后稷為諸侯，不得郊祀，遂謂取蕭祭脂為祭先，取羝為祭軷，燔烈總上兩祭而言。然或又以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主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稱，尤為不類。故又主蕭羝燔烈皆為軷祭，而尚鄭箋犯軷往郊之說。（見陳啟源毛詩稽古篇。）又或以行神不關有蕭脂之祭，亦不關因郊而祭行神，遂謂古者軷祭有二，一為出行之軷，一為冬祭行神。此詩軷為冬祭行神，非出行之祭。（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並牽強傅會，與詩文意俱不相合。緣其誤皆由執着軷為道祭而起（案于省吾詩經新證亦知軷不得為道祭，然其云軷讀為攘，意為取羝以祓其皮，則亦隨意牽附，望文生意而已。），不知此與祓同耳。軷本由祓語孳乳（本文第八章已作討論。），故或亦通用不別。

後　　記

四十八年五月四日，曾將此文的初稿在本所學術講論會中提出來討論過。自己覺得意見未必成熟，不欲汲汲於發表，藏之篋中已經三年半了。今年十月間，向李所長請了一年假，來香港崇基書院執教。臨行槃广師告以所中籌印　胡故院長紀念論文集，並且囑咐也寫一篇。　胡院長不用說是最崇敬的了，當然該寫的；不想抵港後忙於課業，竟無暇動筆。上月中，槃广師又來信催促，把這篇舊稿檢了出來。看看大的錯誤還沒有，細節則多待重新處理，又有些新的意見亦待加入（如第十一、十二兩章完全是新增的。）。於是改削增補，成功現在的樣子。然而就這樣，斷斷續續拖了兩個星期才得完成；而謄寫讎校竟也持續到半個月光景。原與槃广師約以半個月為期的，說不定已經不及印出了。

× × × × ×

在講論會中，周子範師曾提出以下幾點。一、引尚書奏根食解釋奏字的結體，已然覺得牽附，而作根字的還只是馬融的本子。二、彝祓讀音並與發字不同，是亦可疑

・三、最後提出一個"非正式的意見"（案于範師自謂如此），桒似乎可以認為𢍜字。如此拜字固可解釋；甲骨文桒生、桒年等亦可解為匄的借字，其義為求。

關於第一點，當然那祇不過是一種解釋。不過私心以為：此文本在研究甲金文的桒字，不意於奏字之結構亦得以解釋，似乎太巧了，所以仍將此節保留。而最近我又注意到奧隩墺等字。說文云：「奧，宛也，室之西南隅。从宀，𢍜聲。」又：「隩，水隈崖也。从阜，奧聲。」又：「墺，四方土可居也。从土，奧聲。」奧和𢍜的聲音差得太多，許君說从𢍜為聲，當然不可能；然而亦不見其為會意。此三字在古書時相通用（案參說文通訓定聲各本條。），因為三者意義上本有關聯，似不得視為普通的假借。墺字說文有個古文，作𡊾，字的偏旁與說文古文奏作𡙸所从者相同。𡙸所从的𠦪是桒的形譌（案：說文所謂古文是戰國東方文字，非殷周古文，其体多譌變。王靜安先生說。），从𠬞與从廾同意。然而奏字从桒可以柔當之祭進根食來解釋，墺字从桒何解呢？說來似乎更是湊巧，呂氏春秋云：「君因隅奧有竈，不知寒矣。」新序亦云隅隩有竈。因為隅奧有竈，所以尚書堯典敘民隩，傳云：「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馬融注隩為煖。詩小明「日月方奧」，都是這個意義的引申（案後來又由此而產生了燠字。）。另外禮記禮器云：「夫奧者，老婦之祭也。」鄭注以為奧當為爨。奧是否當為爨，是另一個問題，不去談他。然而我們正可從此得到一點消息：奧字原來當是一個會意字，本作[illegible]，从兩手納桒入冂以見意。說文爨字籀文作[illegible]，除去从火之外，正是這樣取義的。後來義受了𢍜的同化（案這是文字演變的通例，如卧的偏旁同化於𦣻，𦔻即榮字本像草華形，而此同化於火；𤇾字本像鬼火之形，而熒同化於炎。）於是便不可為解了。古文墺作𡊾，當然又是由[illegible]譌變的。這樣一來，不僅桒為𢍜的象形又多了一層印證；奏字从桒跟草根發生關聯，也可從確定，因為古文奏所从與古文墺是相同的。

關於第二點，本文都作了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說明，而其中如所舉𩑻髗𩩲字的例子左傳祓之為𢍜，詩經𢍜之為祓，都是初稿所沒有的。

至於于範師所提非正式的意見，我讀郭文拜示以手連根拔起草卉之意時，也曾朝這方面思索過，後來卻放棄了。因為在甲金文中固然沒有見過獨寫的如說文一樣的𢍜字，金文奔字卻大部譌為𢍜了（詳見正文注58）。這也是上面我所說的文字演變形近字同化之一例，可見金文是到有𢍜字的。

其後，屈翼鵬師又以于省吾釋甲骨文𠦪為祓字見告，並且表示他覺得于說可信。

案于氏釋𠦪為祓，是由認[illegible]為拔出發的。從字形上說，于說確乎相當令人滿意。不過從他所舉的例"己卯卜，㱿貞：𠦪月又史"及"癸子卜，于𠦪月又𠬝"看，于氏謂祓月即後世三月上巳祓除之月。這是否可信，便異常難說了。因為這中間牽涉到好幾個問題。然而即使于說果然無誤，卻亦並不妨礙桒為𢍜字初文及用當說文祓字。因為字有異體，並不限定一個語言只能有一個寫法。很可能𠦪即是桒祭的後起字。

兩位師長的熱心是可感的，謹記之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午夜于九龍青年會寓廬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4 本，1963 年）

釋女

田倩君

詩小雅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王國維氏說：「男子之美稱，莫過於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於母。男女及冠笄，有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觀堂集林）母、女二字在古文字裏通用。因為女即未來之母，母即由來之女。淮南子地形訓云：「已嫁曰婦，未嫁曰女。」照各家所說，母女二字雖然可以通用，但在程序上似應有所分別。母可以稱作女，女卻不應稱作母，故在古文字裏母（[illegible]）與女（[illegible]）亦是兩種寫法。女字象席地側坐兩手前交狀，母字是在女字前懷加兩點，倉頡篇云：「其中有兩點象人乳形」，表示有乳，育子的意思。女字的構造請看各家的詮釋：

說文云：「女，婦人也，象形。王育說」

繫傳通論云：「女者如也，如男子之教，於文，女以深隱為德，象其衣裳綢繆，閉固之象。」

段玉裁云：「女象其揜斂自守之狀。」（段注）

徐灝曰：「古鐘鼎文字，象交手斂衽之狀，以別於男子也。」（徐箋）

孔廣居謂：「女象側立頫首斂手曲都形，柔順事人之象也。」六書故謂其婉戀精蘊，謂象兩手相揜端坐形，俱可疑。」（說文疑疑）

饒炯說：「造字者於婦，从女帚會意，謂適人奉箕帚，於女象柔媚婉弱，與臣象屈伏同意，謂之貴貞節，常兩手相揜，斂膝靜坐。」（部首訂）

章太炎云：「婦道柔順，故孳乳為如，從隨也。禮記本命、白虎通皆曰『女如也』，與婦訓服同意。」（文始）

朱駿聲說：「處子曰女，適人曰婦。」（通訓定聲）

林義光云：「女象頭、身、脛及兩臂之形，身夭矯，兩手交，此女之態。」（文源）

王筠說：「說文女下云象形，又云王育說者，蓋許君亦有疑於心也。」許氏對於王育說雖然不同意，但自己亦未有確當解釋，女字在說文中尚在存疑。孔廣居說：「象側立頫首，斂手曲都形俱可疑。」孔氏亦未表示出個人意見。繫辭通論象其衣裳綢繆，閉固之象。段注：「象其揜斂自守之狀。」徐箋：「象交手斂衽之狀」部首訂：「兩手相揜，斂膝靜坐。」這四家的詮釋，大致相同，均謂為揜斂自守之狀。章氏引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女者如也，女子者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白虎通嫁娶篇云：「女者如也。如從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歿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

義也。」這兩種說法都是後起之義，並不是造字的根本。

高笏之先生謂：「古者掠婚，此象人跪地而兩手被縛之形，故為男女之女。（中國字例）

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則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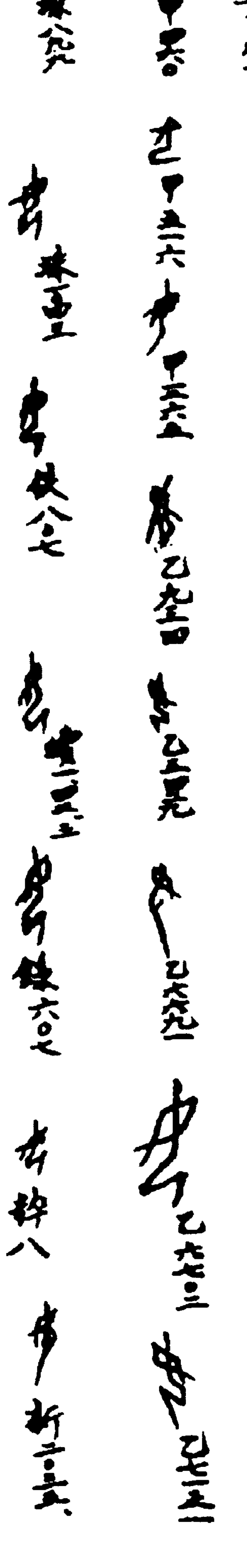
劉師培說：「上古婚禮未備，以女子為一國所共有，故民知母不知父，且當時之民，非惟以女子為一國所共有也，且有掠奪婦女之風。凡戰勝他族，必係纍婦女，以備嬪嬙。故取女必於異部，而婦女亦與奴婢相同。其始也，盛行一妻多夫之制，及男權日昌，使女子終身事一夫，故一妻多夫之制革，而一夫多妻之制仍盛行。伏羲之世，慮劫掠之易於造亂，乃創為儷皮之禮，定夫婦之道。而女媧亦佐伏羲定婚禮，並置女媒，然見儷皮之禮，即買賣婦女之俗也。故視婦女為財產之一，後世婚姻行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親迎六禮。納采納吉皆奠雁，而納徵則用玄纁束帛，所以沿買賣婦女之俗也。而親迎必以昏者，則古代劫掠婦女必乘婦家之不備，且使之不知為誰何？故必以昏時。（中國歷史教科書）

下面分別討論此三家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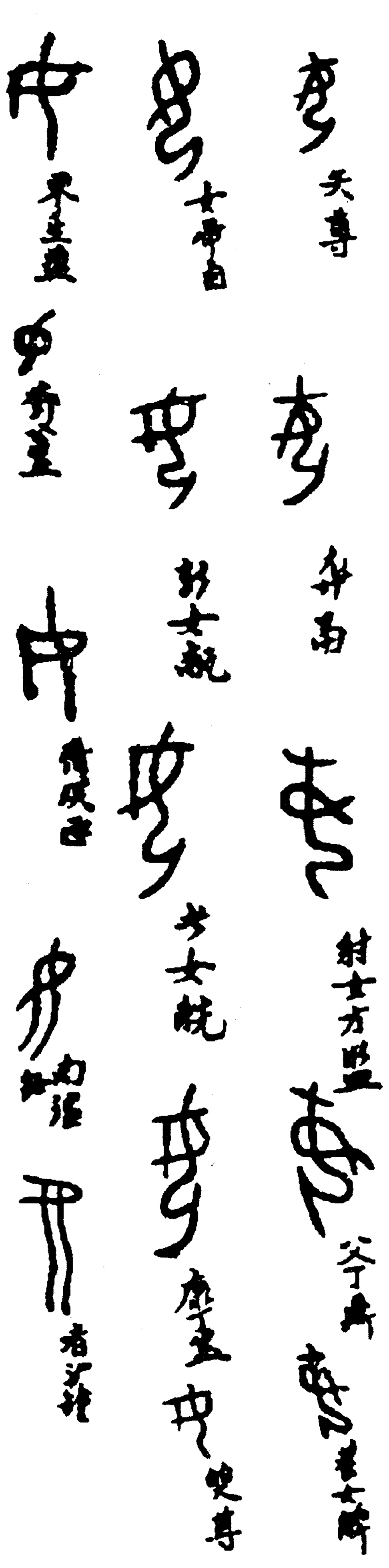
高先生說「女」字是在掠婚時代做照女俘形態所創造的，但沒說明掠婚是在什麼時代。就白虎通與劉師培氏所敘述，掠婚是在伏羲氏以前，難道女字亦創造於伏羲氏之前？不可測知。相傳「伏羲畫八卦」，即如八卦是伏羲所畫，可見那時尚無文字，不過才開始創造極簡單符號。據傳說遠古曾為母系社會，這種說法即如是事實，亦須在夏商之前。母系社會當然女權至高，誰敢掠奪婦女？夏商之時女子地位亦相當高。就有信史可徵的殷商時代，雖然已轉為男系社會，但對於女權亦相當尊重。關於婚嫁之事，見溫丹銘殷卜辭婚嫁考，其中言三室的婚姻制度有迎后之禮，廟見之禮，卺后用樂之禮。取女嫁女必於諸侯之國。雖然尚未確定卜辭中這些事蹟的真實性，但是於卜辭中可以知道殷王曾行一夫多妻制，后妃享有封地，死後可與國王同享祭祀，但從未發現有掠婚的舉動。及至周朝的婚禮益發隆重，看周朝婚嫁是多麼熱鬧，詩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將之。……百兩成之。」雖然古代傳說及今未開化地區有掠婚行為，但創造文字者非聖賢即智慧極高之人，文字的製作乃是文化進步的標徵，顯然人類社會已步上文明。造字者何至於取法乎野蠻行為？掠婚傳說即如真有過這種習俗，也應該是在伏羲之前，且伏羲之世去殷恐有兩千年以上，如此推度荒古之制度，令人感覺渺茫。所以董師彥堂說：

「近取諸身」的象形字中，最難尋求字根的是一個「女」字。在說文中解釋小篆的女字是「婦人也。象形。王育說。」從小篆裏看象形字，和商代又差了一千多年，因而更不容易找出原始的意義。又謂商代去古已遠，造字的原始意義不可考知，女子的地位相當高了，王的婦可以有食邑封地，死後可以與國王同享祭祀，並無女俘或奴役的意味，「如」字用法同於若，「王若曰」也作「王如曰」，也並沒有男俘的意味。（從麼些文看甲骨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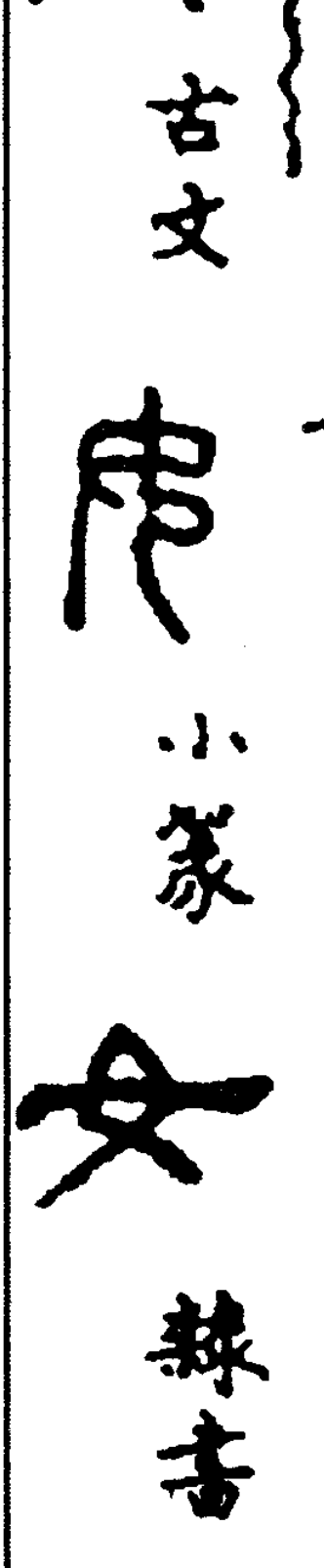
安陽殷墟出土的陶俑是手腕帶有刑具的一男一女，縛手於身前者為女俘，縛手於背後者為男俘，因此有人認為女字即女俘的形狀。余以為不應在此陶俑身上尋求造字之迹，但可以藉此陶俑推知殷代對俘虜所施的刑具以及對男女罪人使用刑具的部位之區別，由於對女子用刑的優待，則可測知殷代女子的社會地位。余深同意林義光氏所言：「女象頭身脛及兩臂之形，身夭矯，兩手交，此女之態。」（文源）身夭矯是一種美麗舒和造作之態，試看甲骨文中姿態婀娜的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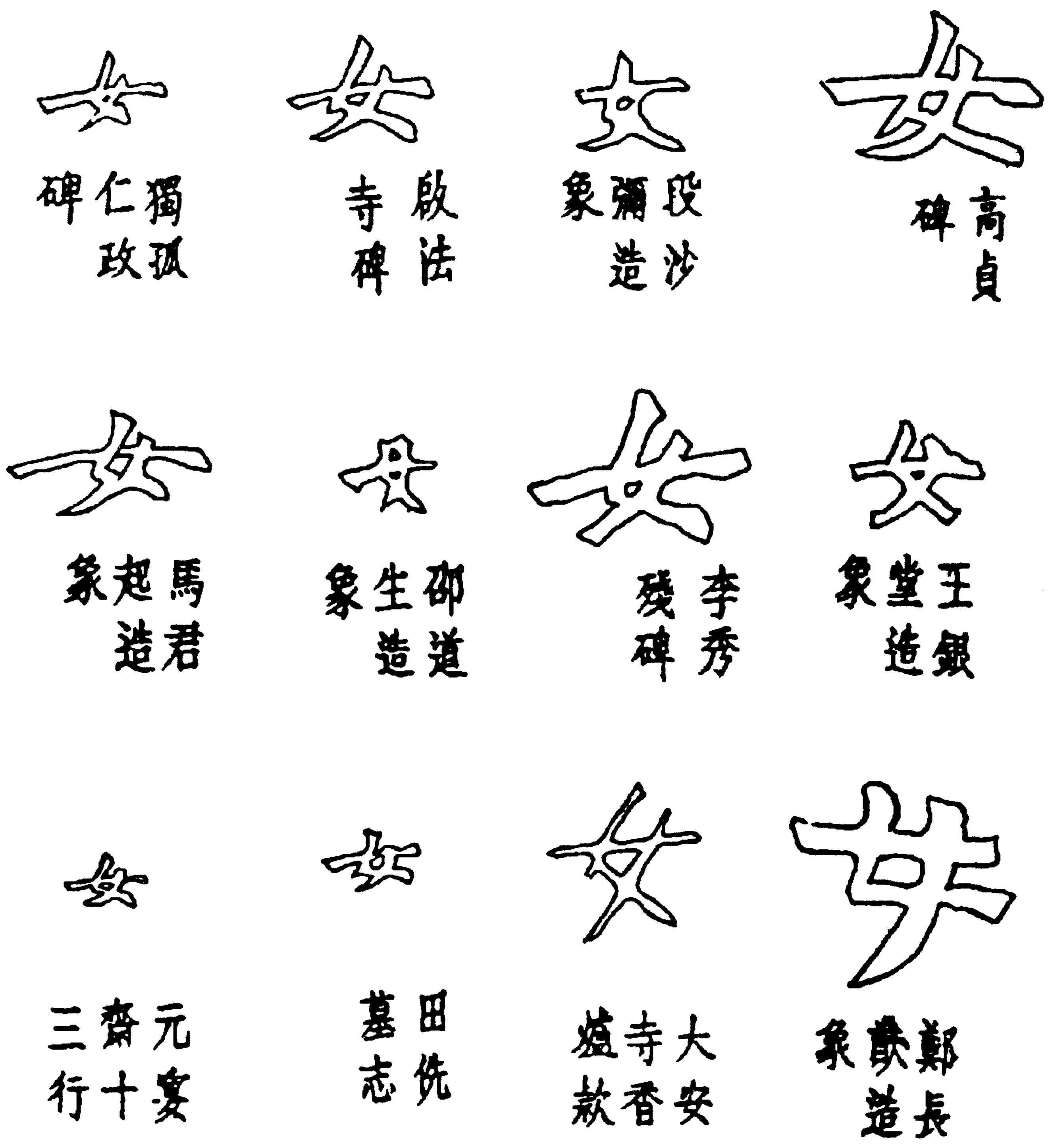
金文中的女字：



魏三體石經中的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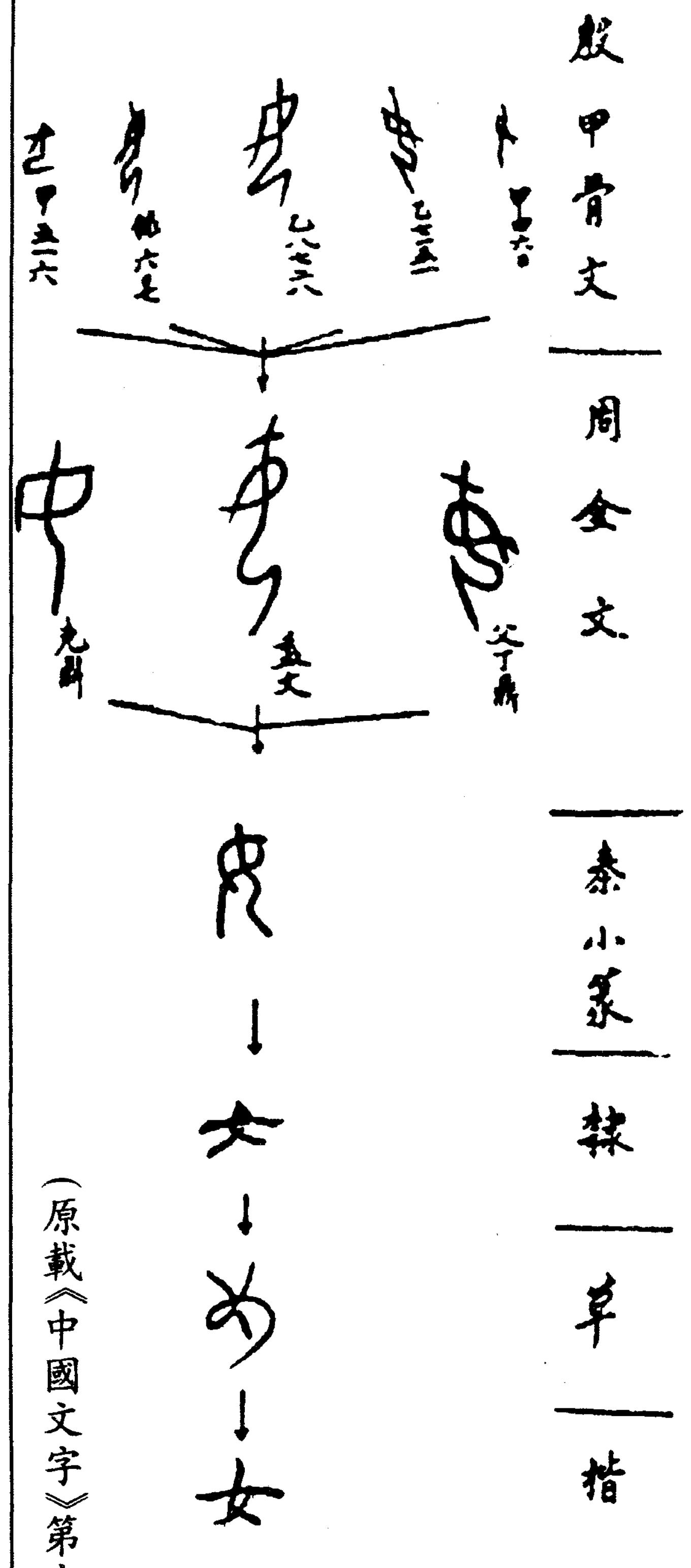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至隋唐的楷法女字：



高貞碑
段沙彌造象
啟法寺碑
獨孤仁政碑
王銀堂造象
李秀殘碑
邴道生造象
馬君起造象
鄭長猷造象
大安寺香盋款
田僙墓志
元宴齋十三行

以上敘述是關於女字的形義方面再看他的音讀。女字的音讀用在名詞作女子之「女」讀作上聲ㄋㄩˇ；用作動詞如把女兒許配他人以「女」女之，則讀去聲」；用作代名詞通汝，讀作上聲ㄖㄨˇ這是通用的幾種讀法。

就歷代女字的形體可以看出甲骨文及金石文中的女字，十分象形。小篆以下漸離本體。女字乃是席地而坐的女子姿態，並非俘虜或卑賤亨人之態，亦非訓服而成，乃是女子自然之形象。女子坐立時自然而然兩手相交，日本女子席地而坐的形態，極象古文字中的女字。日本的席地而居猶保存我國的古風。甲骨文及金石文中的女字極象「身夭嬌，兩手交」，如此始和「女」為象形字的定義相符合。試看歷代女字的演變如次：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二冊，一九六三年六月）

釋佞—𡠦

金祥恆

甲骨文𡠦字商錫永釋為嬖云：「說文解字：嬖，便嬖，愛也。从女辟聲。⿰卩辛即辟字，故知此為嬖。」（殷虛文字類編第十二）陳夢家從之（卜辭綜述宗教章）郭鼎堂隸定為⿰辛卩，云：「舊釋嬖。」（粹編考釋三八〇片）郭氏隸定為⿰辛卩，蓋其字从㔾从䇂之故。然⿰辛卩不見於字書。商氏釋嬖，謂从女辟聲，⿰卩辛即辟字。商氏離析䇂為二，从女从卩，然甲文䇂從未見書作⿰卩辛者，故知商氏之說非也。𡠦从㔾从䇂，清晰明顯，無庸詳辨。从㔾者非說文說解之卩也，象人跽形，即人字。金文人父乙卣作㔾。或書作䇂，象女子跪跽之形。羅叔言釋為妾，曰：「說文解字妾从䇂从女，此从▽乃䇂之省。」䇂，說文解字：「辠也。」从䇂之童解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䇂重省聲。籀文童。」郭氏謂从䇂，䇂辛為剞劂，剞劂為刻鏤之曲刀，云：

蓋古人於異族之俘虜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於死者，每黥其額而奴使之，易睽之六三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釋文引馬云：「剠鑿其額曰天。」此服牛引重之人，當即臧獲，而剠其額，截其鼻，此古代虐待奴隸之真相也。其留存於文字中者，則為从辛之童、妾、僕等字。妾字骨文作𡜊，金文作𡜊（伊𣪘）若𡜊（克鼎）辛字均在頭上。……余謂此即黥刑之會意也。有罪之意無法表示，故借黥刑以表示之。黥刑亦無法表現於簡單之字形中，故施黥之刑具剞劂以表現之。（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辛字下）

葉洪漁釋妾謂：

妾作𡜊𡜊从▽，▽填實之則成▼，▼疑象女首之飾，狀類花不，或古代妾首必加此飾，以別於妻。妾本女之有罪者，與奚類。（殷契枝譚）

今案葉氏考釋是，而郭氏非也。甲文僕作𢃕，葉洪漁云：

羅雪堂釋𢃕為僕，援金文𠈸（史僕壺）𠈸（靜𣪘）𠈸（旅鼎）為証，謂契文僕字从𦥑，即金文之甾，从𠙹即古金文之𠂢，从𠬞即廾，𠆢則象人形而後有尾。許君謂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者是也。森按羅氏釋僕良塙，惟解剖稍誤。予以𠂇為人形，▽為首上之飾，與妾之从▽从卩同。妾為从坐之女，僕為俘虜之男，故首上飾同，為有罪之幖識，系尾之飾，殆亦然也。（說契）

郭鼎堂云：

桒从吕之說有未諦，字實从辛，曰乃有尾人形之頭部也古奴隸字多从辛，妾字从辛，童字从辛，此僕亦从辛者，剞劂之象形文，古人施黥以之童妾僕之从辛者，示黥其額也。此僕服賤役，頭上有辛，而尻下有尾，足徵古人之虐待奴隸。又金文父辛盤有此字作僕，亦繫尾負辛，特手中所奉之器稍泐耳。父辛盤乃人名。卜辭此字亦當是人名，恐與父辛盤之作者為一人也。（卜辭通纂考釋八〇〇片）

郭氏並於釋干支辛字下駁葉說云：「如趞鼎之僕，諆田鼎之僕，旅鼎之僕……統凡上舉諸僕字，均係人頭之上从辛，此與童妾二字既同意，而於辛之上復荷甾缶，此可知辛形絕非頭上所插之妝飾，乃於頭上或額上所固有之附屬物矣」。然觀金文僕从甾非於辛之上復荷甾缶，乃象頭上之飾物，若僕之从菐不過甾中間斷離訛誤而已。頭飾非一，金文婸鐸之甾，亞形中之甾，郭氏疑為邵，象人奉酒尊欲飲而呈喜悅之狀（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其所从甾屮，首上作甾與屮者，蓋男僕頭飾之象。揚鼎蓋之偏旁作僕，蓋叔鼎蓋之偏旁作僕，石鼓文陸之偏旁作僕，葉氏云：「上从屮屮，疑即象古笄形，笄之初文作幵，簪上飾耳。其數為三，幵象厥形，舉二以概三，直插於髻，非樸施如經師說也。吳憲齋謂鼓文从屮即𠦒，故訓𠦒，似仍誤會」（說契）由是觀之，甲文之䇂，从▽平，為首飾，非刑具剞劂。且甲文从ㄗ平之龍（䇂）鳳（䇂）象頭上之冠，蓋其比也。吕象女子之有頭飾也，故伮殆為从人从女，即說文奴之古文。

奴，說文：「奴婢皆古辠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於舂槀，伮古文奴」。奴不獨為古之辠人，亦以俘虜為奴者。呂氏春秋開春：「叔嚮為之奴而朡」。注：「奴俘因為奴」。史記貨殖傳：「齊俗賤奴虜」。古時之奴不獨沒入為辠隸舂槀，且亦有為人牲者。

甲子夕卜，又且乙一羌，歲二牢？

戊寅卜，又匕庚五伮，十牢，不用？　佚存八九七（圖一）

商錫永考釋伮隸定為卬，以為从二卩，因拓片模糊，乃誤女為卩也。

……大乙其世伮……叀歲？

其又妣辛伮，叀歲？　粹三八七　新四四二（圖二）

口亥貞……七……豰　新二四五四（圖三）

叀亞臣，其伮十？　新四一四四（圖四）

口五豰？

王其又毋戊一伮，伐，受又？　新四一四三（圖五）

二伮？

卯叀羊？

叀小宰？

叀牛，王伐，受又？　粹三八〇（圖六）

郭氏考釋云：「此五卜乃一事，即王將侑毋戊，其用一卲乎，二卲乎，羊乎，小宰乎牛乎卜以問之，卲舊釋辟，殆係人牲」。以人牲為祭，猶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祭於社。左傳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漁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據民族學家調查各地山胞蠻夷，迄今尚有馘首祭梟之習俗，現代民族學上所謂獵頭（head hunting）及祭首（head feast）凌純聲先生云：「明鄺露赤雅中稱這種人祭謂之祭梟，亦即民族學上所謂獵頭祭，在中國境內雲南西南的卡瓦族，至民國二十三年，著者至其地調查時，此俗猶存」。（詳見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凌純聲先生之國殤禮魂與馘首祭梟台大文學院文史哲學報第七期何廷瑞先生之泰雅族獵頭習俗之研究）我國典籍中亦有記載，如宋會要刑法二下云：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前發遣筠州趙謐言：湖外風俗用人祭鬼，每以小兒婦女，生剔眼目，截取耳鼻，埋之陷穽，沃以沸湯，糜爛肌膚，無所不至。

明楊慎南詔野史卷下卡瓦條：

多在順寧永昌二郡辣蒜江外，貌醜性惡，獵人以祭。

鄺露赤雅猺人祀典

先獻人頭一枚，名吳將軍首級。

說郛：

食品饅頭，本是蜀饌，世傳多以為諸葛亮征南蠻時，其俗以人首祀神，孔

明欲止其殺，教以肉麪二物，像人頭而為之。流傳作饅字，不知當時音義如何？適以欺瞞之瞞同音。

甲文中不言□，而言人者，如：

以，又羌？

五人，王受又？

十人，王受又？　新四一三五　(圖七)

叀五人(合文)用？　新四一三三　(圖八)

辛亥卜，兄(祝)于二父，一人，王受又？

兄(祝)二人，王受又？

三人，王受又？　南北明六三五　(圖九)

此三卜乃一事，祝于二父，用一人乎？二人乎？三人乎？如新四一三三：「叀五人用」乃用五人也。甲文有□，象以斧鉞斬奚形。奚，女奴也。周禮春官序官「奚四人」注「奚女奴也。」如：

卯小辛，三宰，又□二，耏雝至……　前一、一六、五　(圖十)

丁丑卜，爭貞：王其□？

貞：勿□？

三宰又□二者，除三宰外又鉞二人也。卜辭亦有以人牲沉祭者。如：

丁巳卜，其尞于河，宰，沉一□？

己未卜，其剛羊十沉于西南？　後上二三、四　(圖十一)

沈一□者，沈奴也。甲文中祭河川用牛羊，如：

囗牛，沈五牛冊、囲　甲三七三

己卯卜，㝐貞：取岳……

乙酉卜，㝐貞：事人于河，沈三

宰見不鮮，唯獨無馬，與周禮考工記玉人「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鄭注「祈沈以馬」不同。而此片用人牲也。爾雅釋天「祭地曰瘞貍，祭川曰浮沈。」郭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西門豹治鄴，禁巫為河伯娶婦之故事：「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

此雖為西漢末年以北之事，其習俗自必有其淵源，且鄴為相州，今河南安陽縣，為殷商之故地。殆匪其遺風邪？史記六國表秦靈公八年「以君主妻河」索隱云「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司馬貞說恐非。鐵雲藏龜一二七、二：

丙子卜，㝐貞：□、祥，耏河

戊寅卜，㞢貞：寤正。　(圖十二)

祥，王觀堂釋珏，□陳夢家釋嬖，非也。殆即从人从□之伮。伮字雖不見於許書，然集韻尚有其字，注勠力也一曰勤力。蓋伮為隸役勠力或勤力而事事也。日本影印篆隸萬象名義第八卷人部下有伮，乃都反，奴也。集韻云：與孥同。殆伮之省也。□祥，耏河，以伮珏沈祭於河也。左傳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湛河。」穆天子傳「戊午，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於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羊。」穆天子傳除沈璧外，復沈牛馬豕羊，而此片，以伮為牲也。

卜辭亦有以人牲埋祭者。如：

丙申卜貞：勿羊(祥)□于門？辛丑用，十二月　珠三四　(圖十三)

金祖同考釋云：爾雅釋宮「閍謂之門」注「閍門祭也。」古有祀門之祭見禮記：先門而後夾室。又曰：門夾室皆用雞。此祀門以雞之證。□讀若薶，用女、停也。」總之卜辭之奴，作為人牲而祭之，視同牛羊，可謂暴虐矣。□余疑為男女二人也，□男奴也，□，女奴也。卜辭：

……于□甲，小宰，出□？　乙七〇四〇　(圖十四)

于匕己出□？　乙二七二九　(圖十五)

癸丑卜，于河□？　後下六三　(圖十六)

于王亥□？　鐵二〇六、二　(圖十七)

貞：來庚戌出于示壬，□河？　餘四、二，續一、六、一，佚九九　(圖十八)

葉洪漁殷契枝譚妻妾字下云：「王亥、示壬並為殷之先祖，知王亥、示壬亦有妾也。」

以卜辭辭例而言之，葉說非也。𡚬殆為人牲，以女奴為牲也。

乙巳卜，弜告？

口巳自祖乙又𡚬，又大戊　粹二八（圖十九）

郭氏考釋妾乃女奴，自祖乙又妾，蓋謂以女奴為牲。

庚……羽

戊辰又𡚬匕己一女匕庚一女？　粹七二○（圖二十）

妣己一女，妣庚一女，蓋以女為牲也。猶「兄二父一人王受又，二人王受又」也。故知𡚬為一男一女也。續存下五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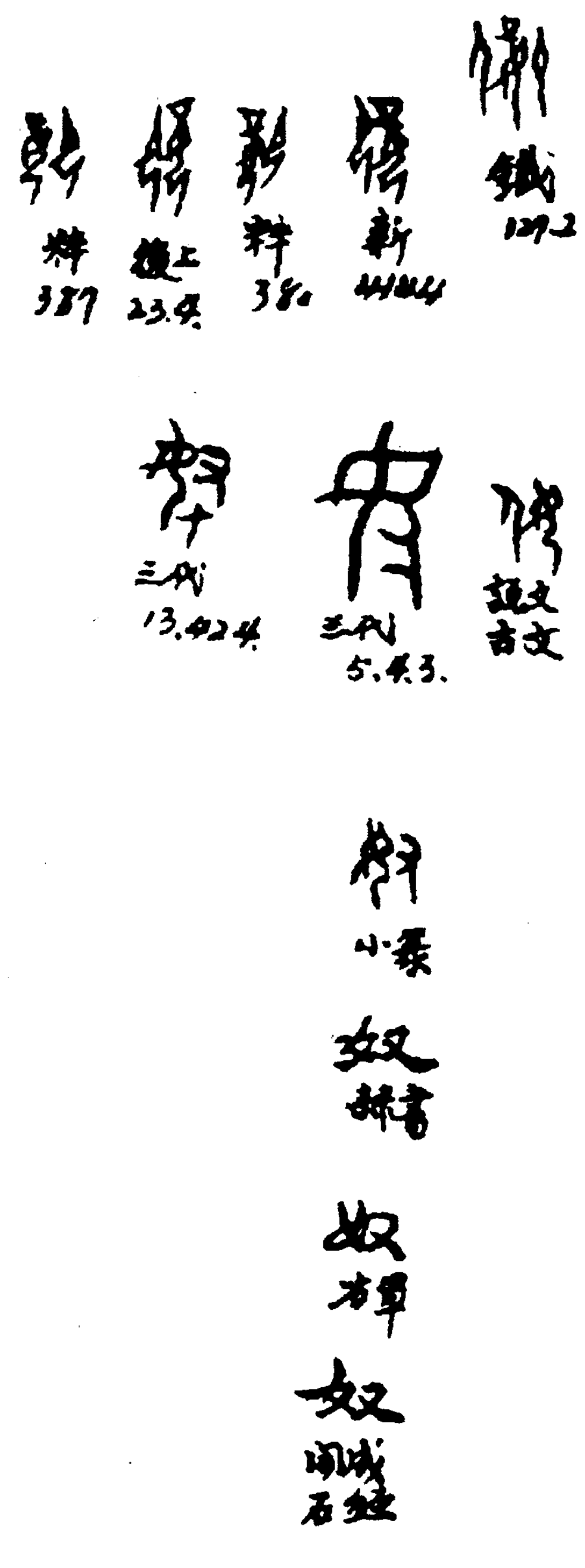
壬口囯囙貞：其口口十宰又二𡚬匕庚用牛一？

十宰又二𡚬之卯，亦二人也，但比係二男子而已。（圖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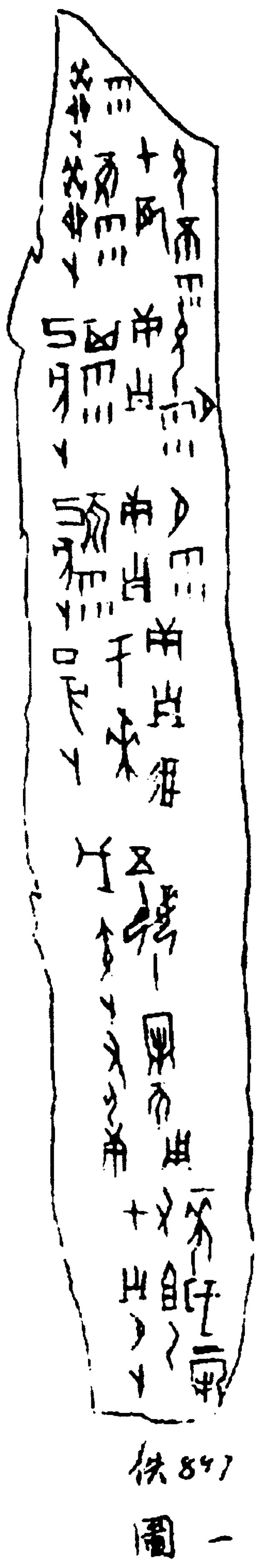
奴，經傳書作孥。孟子梁惠王下：「罪人不孥」，尚書甘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周禮司厲鄭司農引作「予則奴戮汝」漢書王莽傳同。史記夏本紀引作「予則帑僇女」。匡謬正俗一：「字書帑從子，經傳妻帑亦從巾」說文帑金幣所藏也，从巾奴聲」蓋金幣藏於內，為妻所掌管，故假帑為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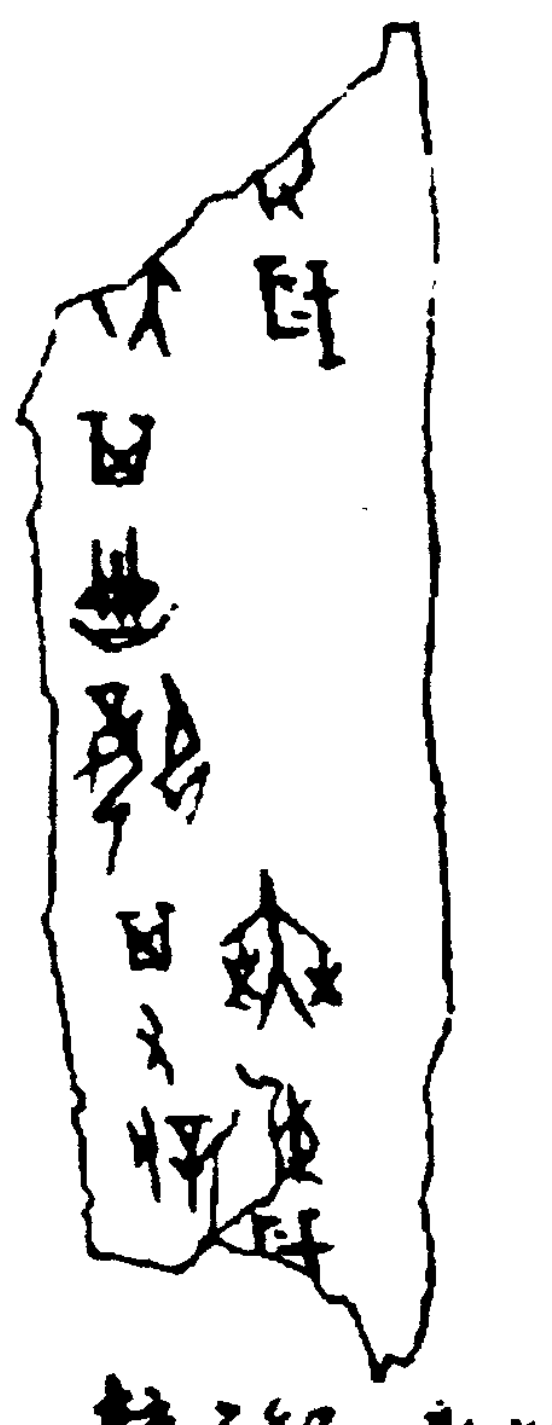
奴字之演變：甲文作𡚬或㚢，說文古文作伮，金文古鉨作伮，為从又女聲，奴甗作肯（三代五、四三）乃殆又之訛，農卣「迺畬厥孥歌小子」作𡥈（三代一三、四二四）十殆象跪坐腿足之離析，小篆作奴，隸書作奴，右軍草書作奴，開成石經楷書作奴。茲將其演變列表於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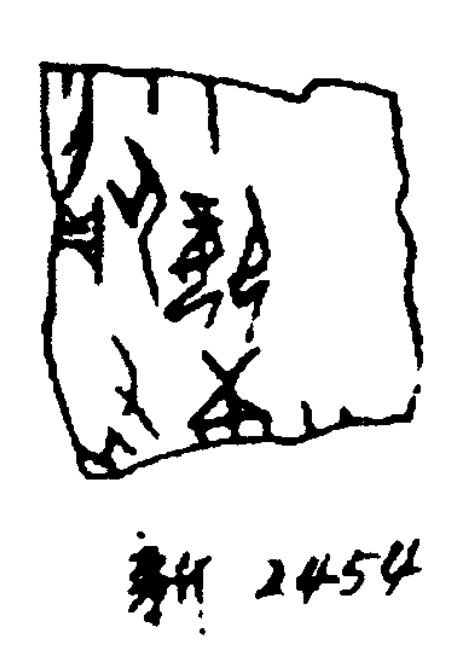
殷商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文　唐宋以來之奴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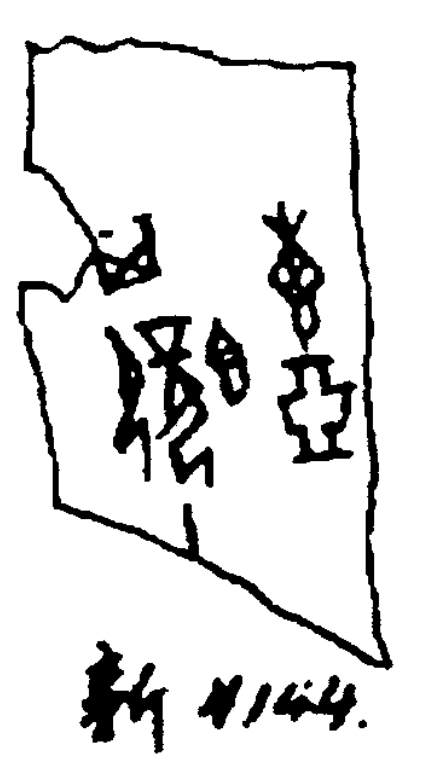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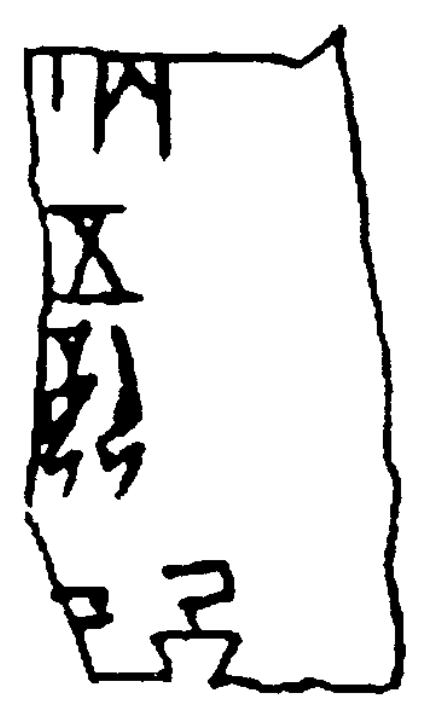
鐵127.2
新4144
粹380
後上23.4
粹387
說文古文
三代5.43.
三代13.42.4
小篆
隸書
右軍
開成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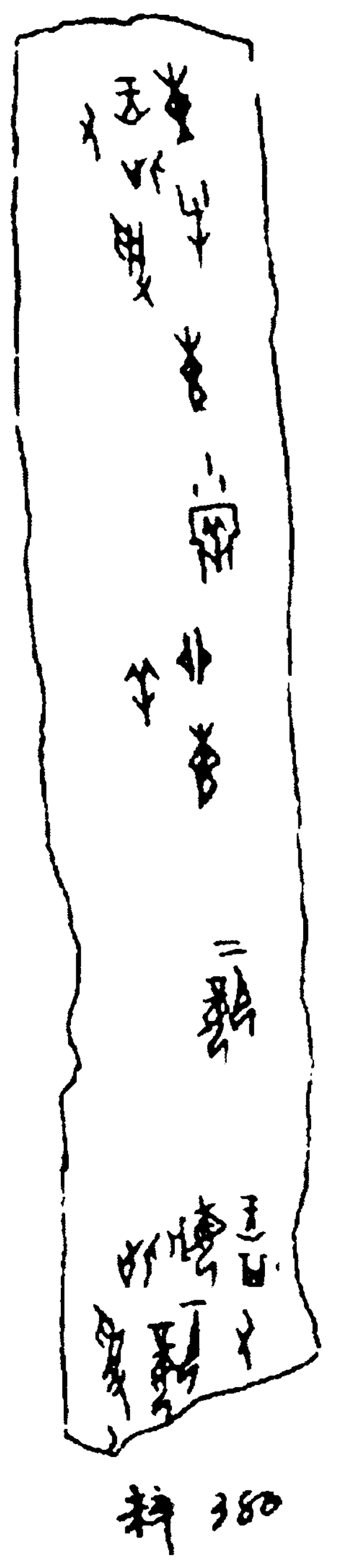

佚847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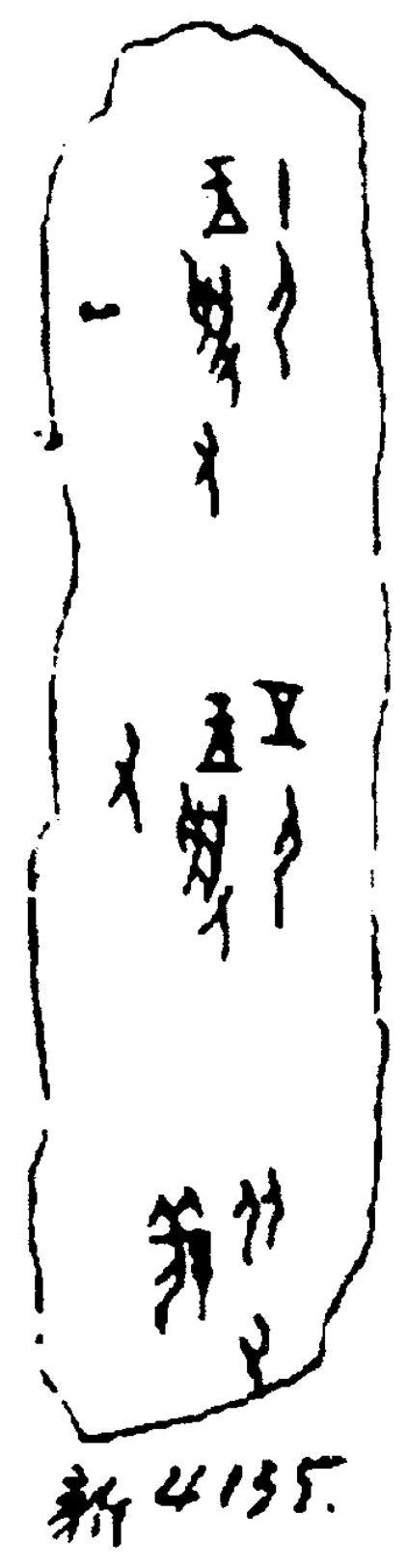

粹387　新4142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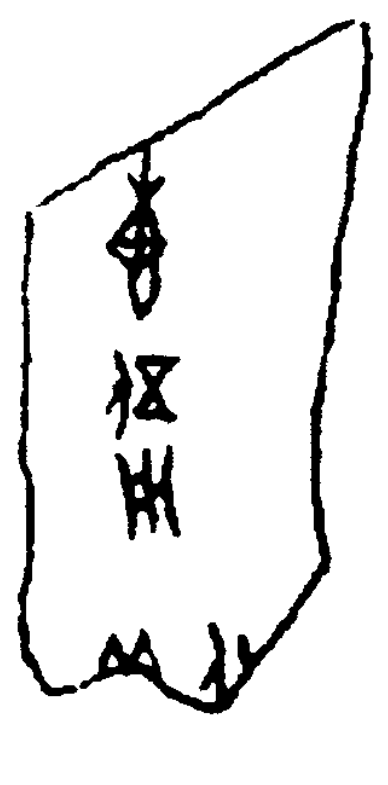

新2454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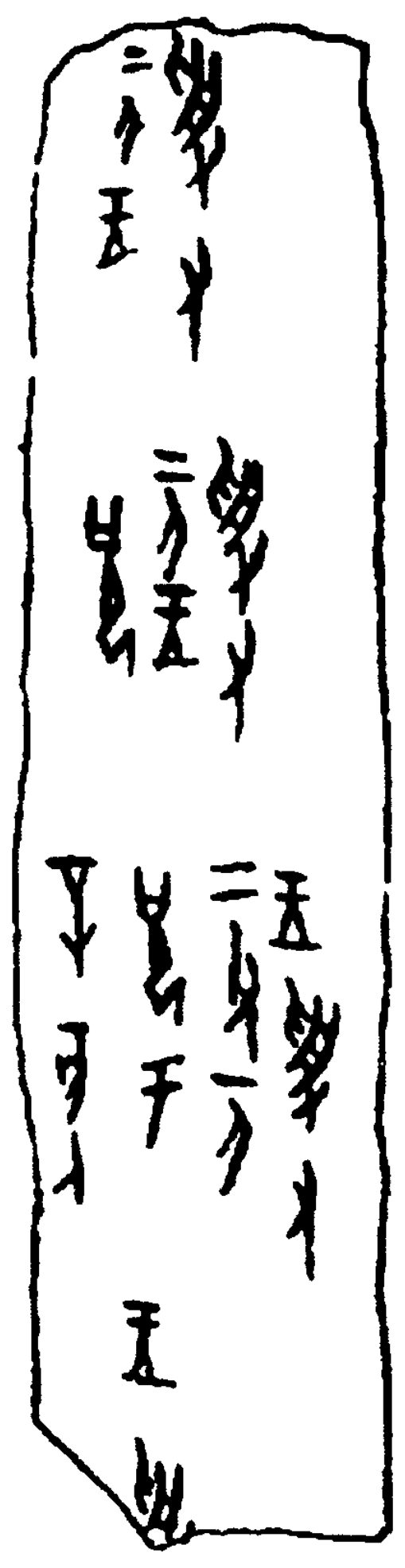

新4144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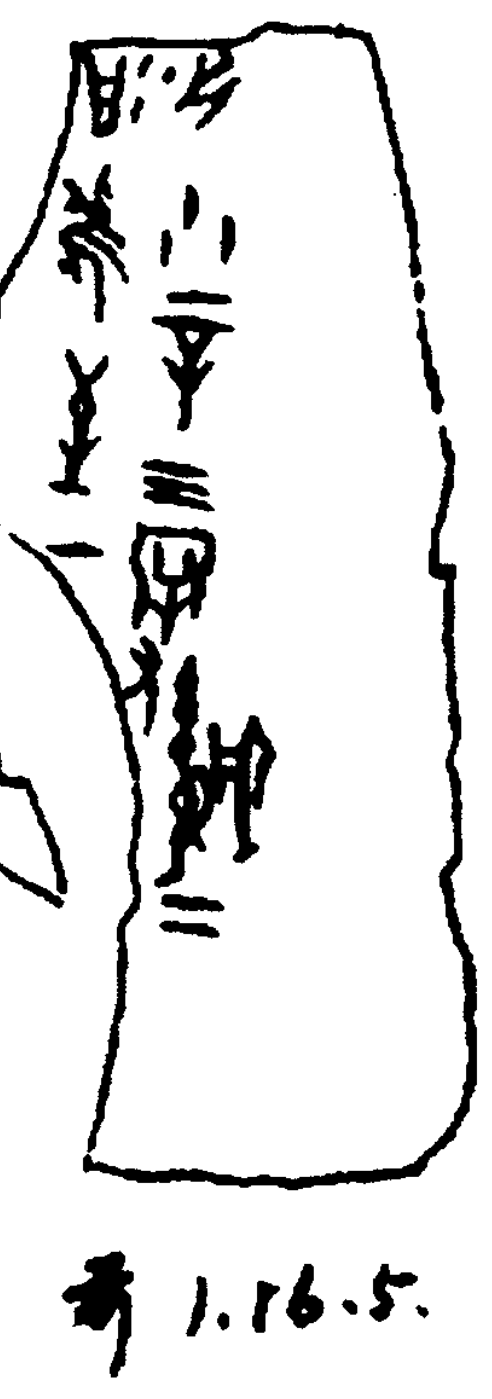

新4143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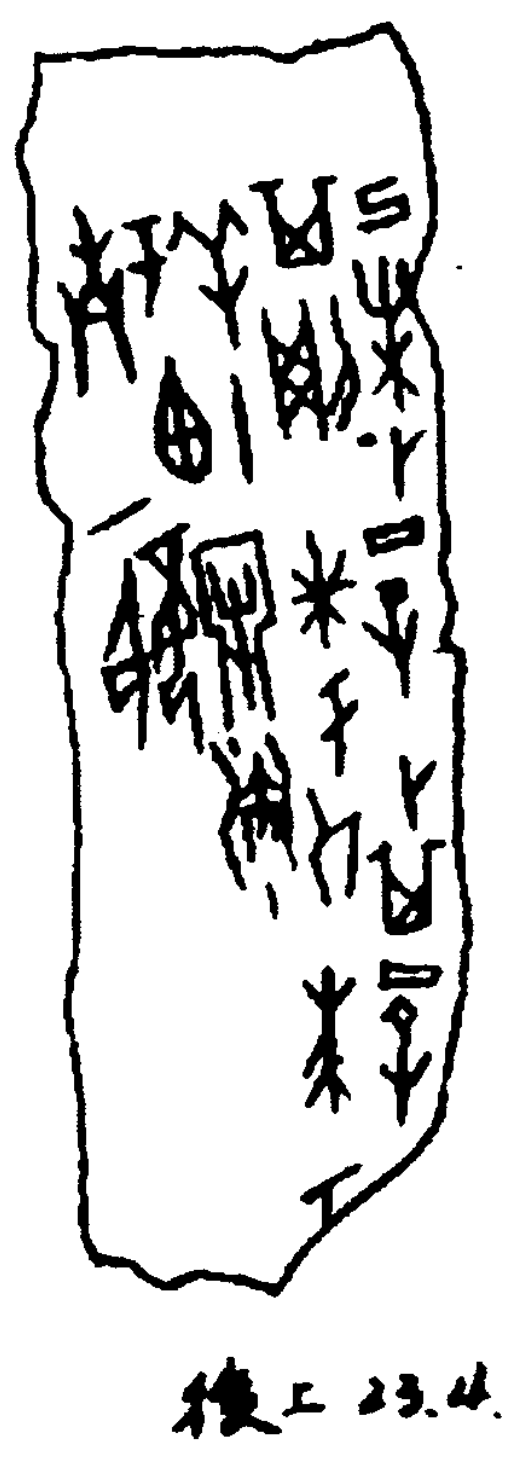

粹380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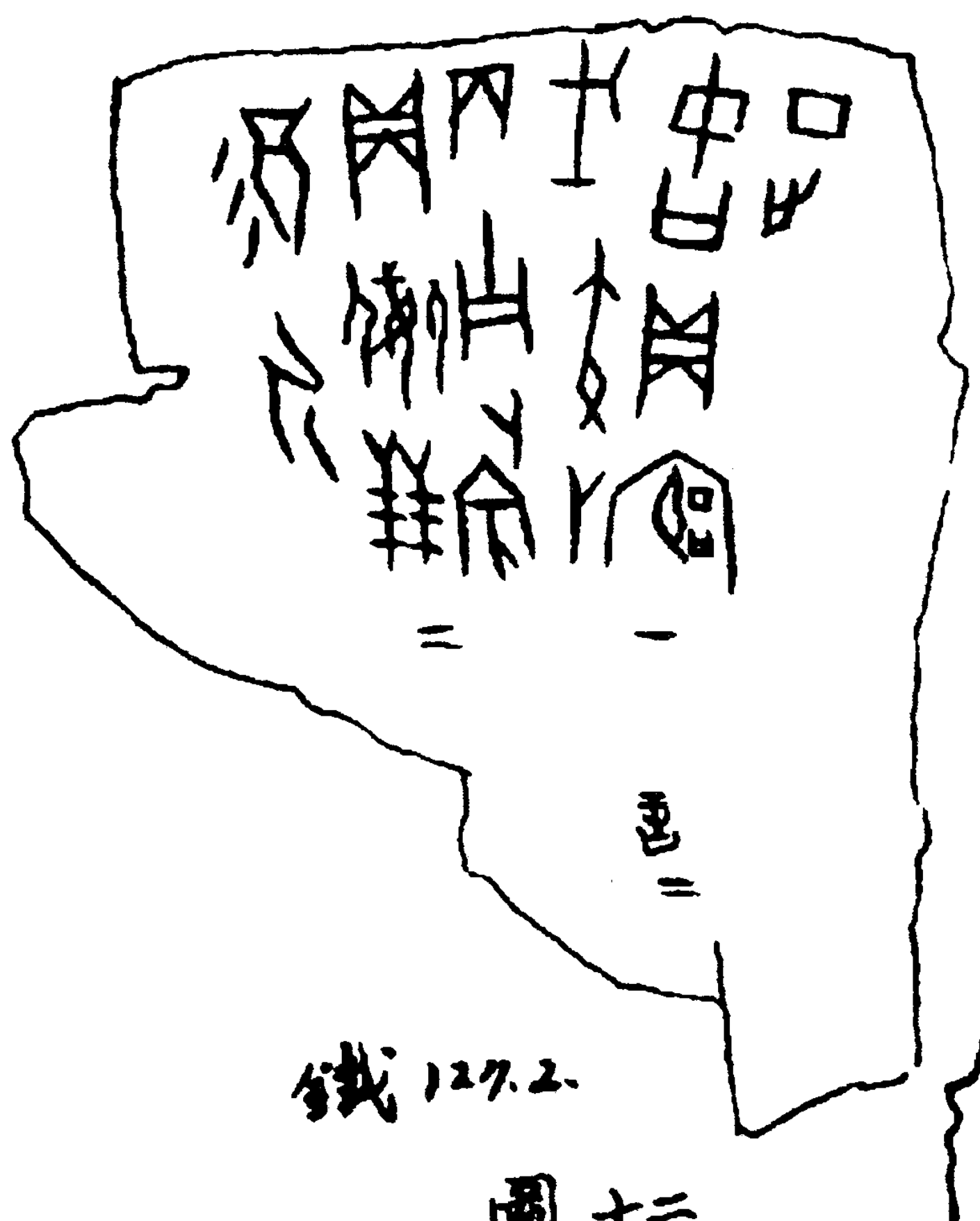

新4135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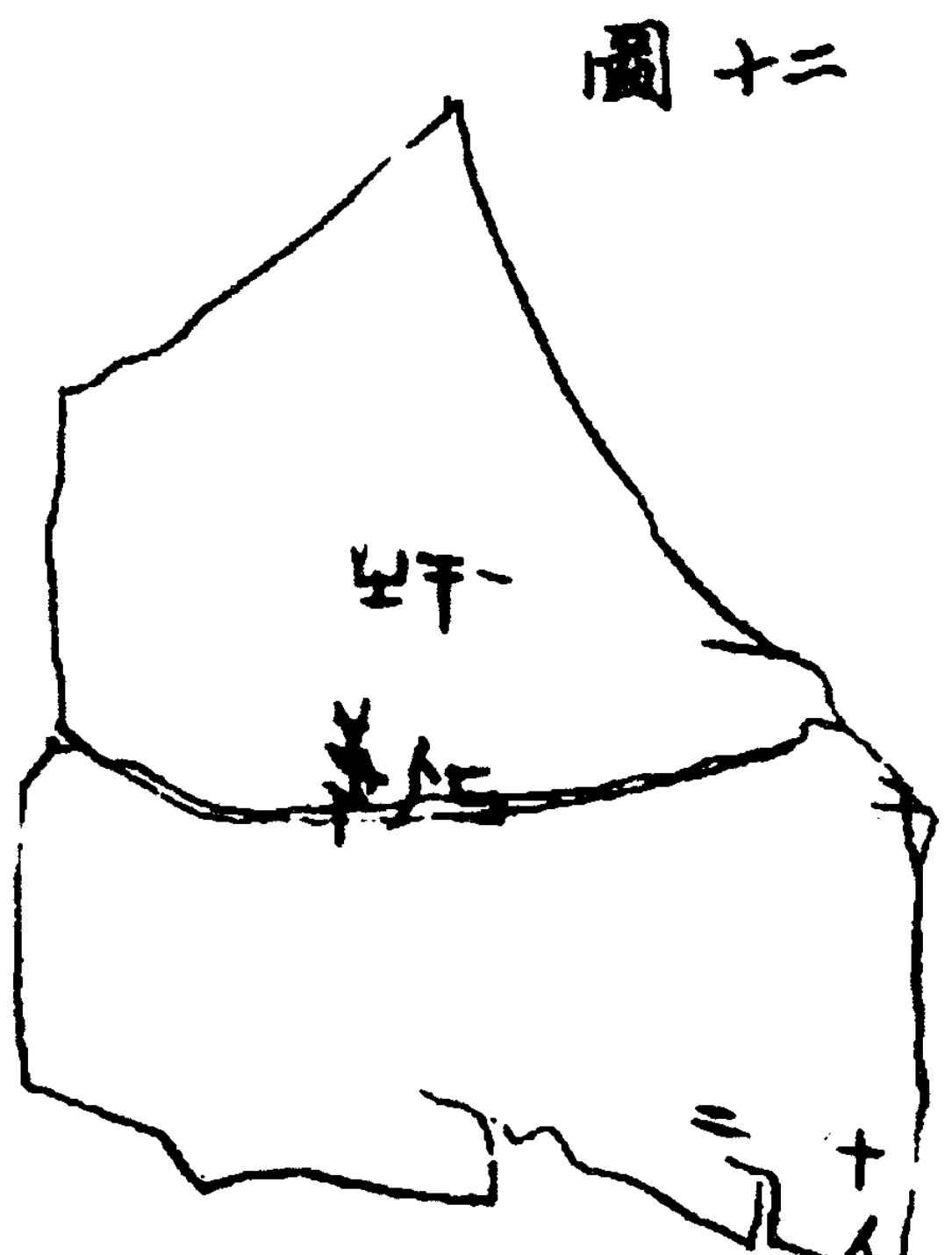

新4133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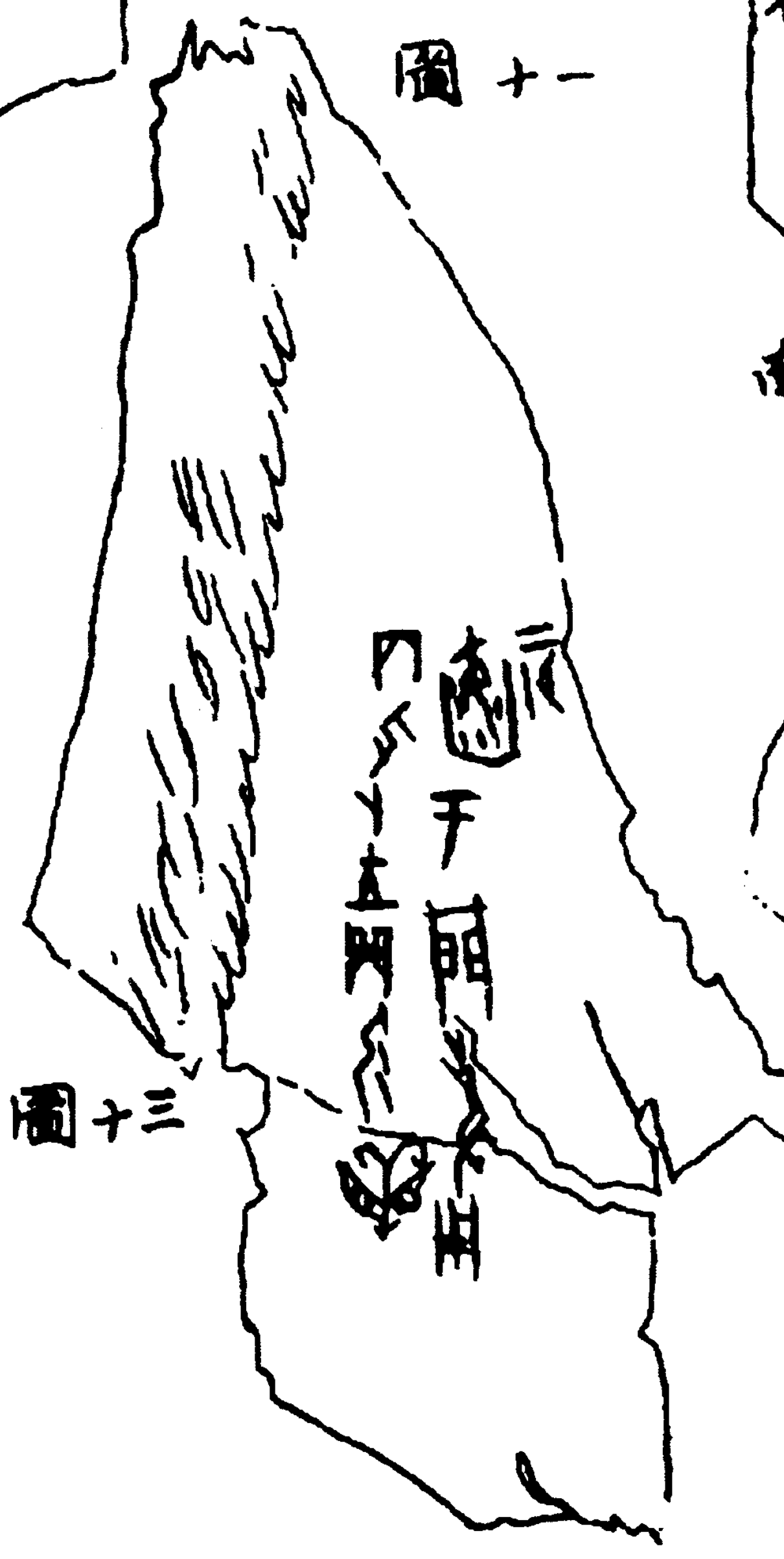

南明635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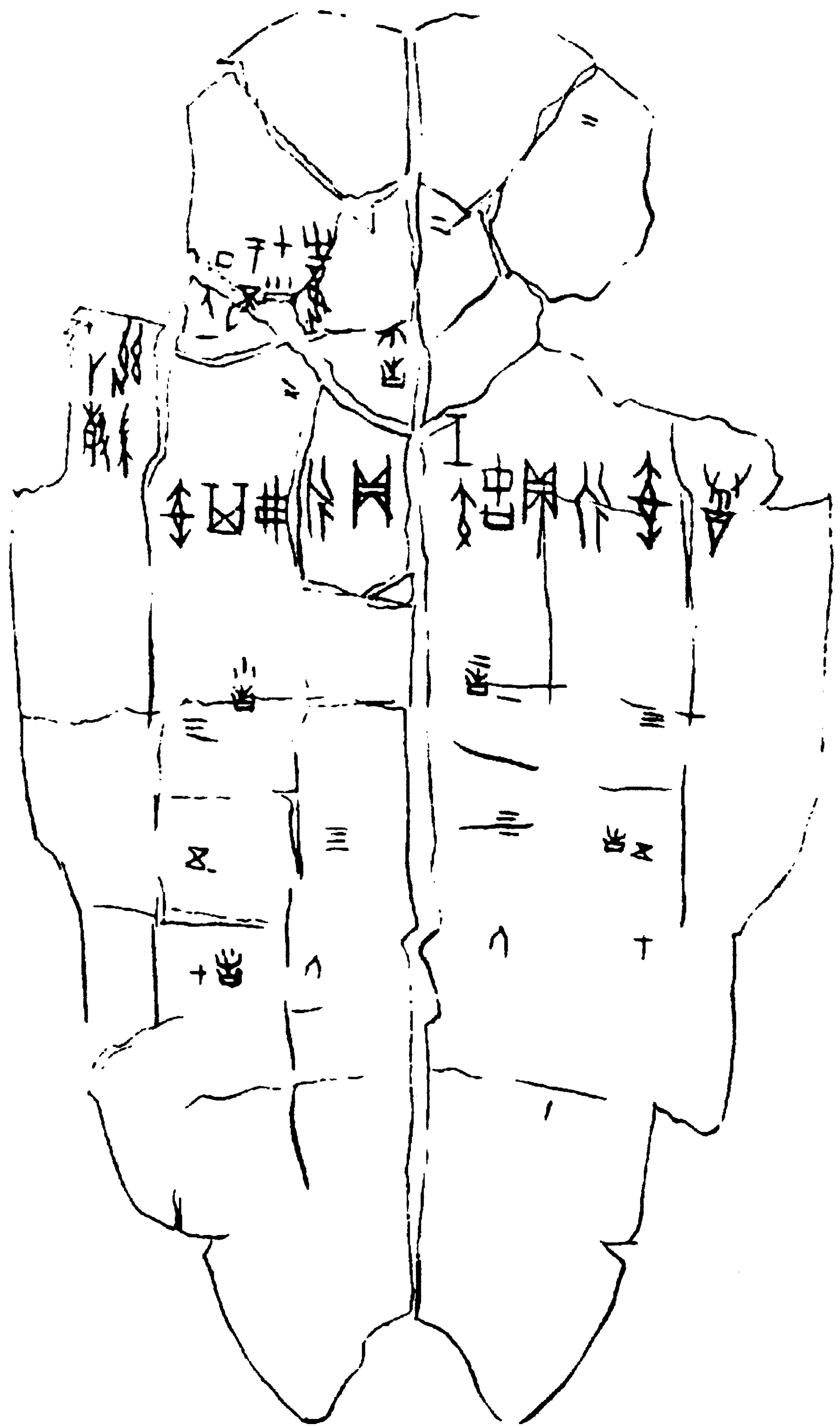

前1.16.5
圖十


後上23.4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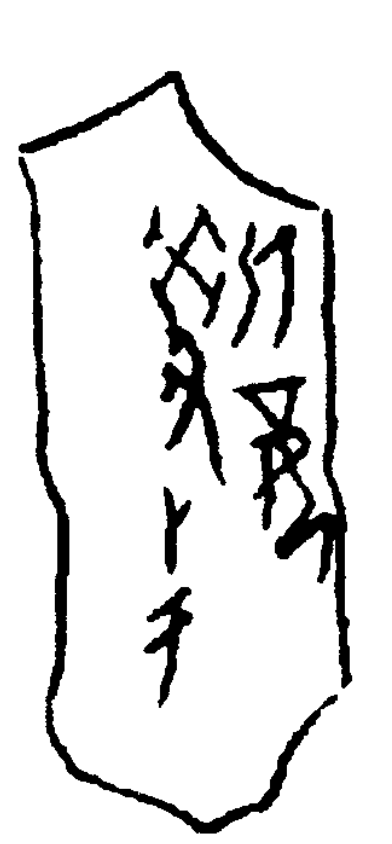

鐵127.2
圖十二


乙2729
圖十三


圖十五
珠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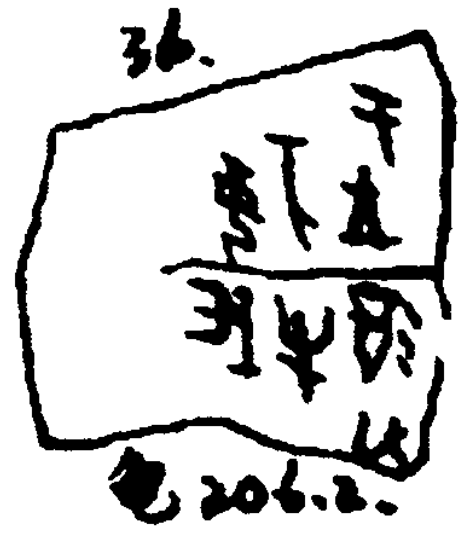
乙.7040　圖十四



後上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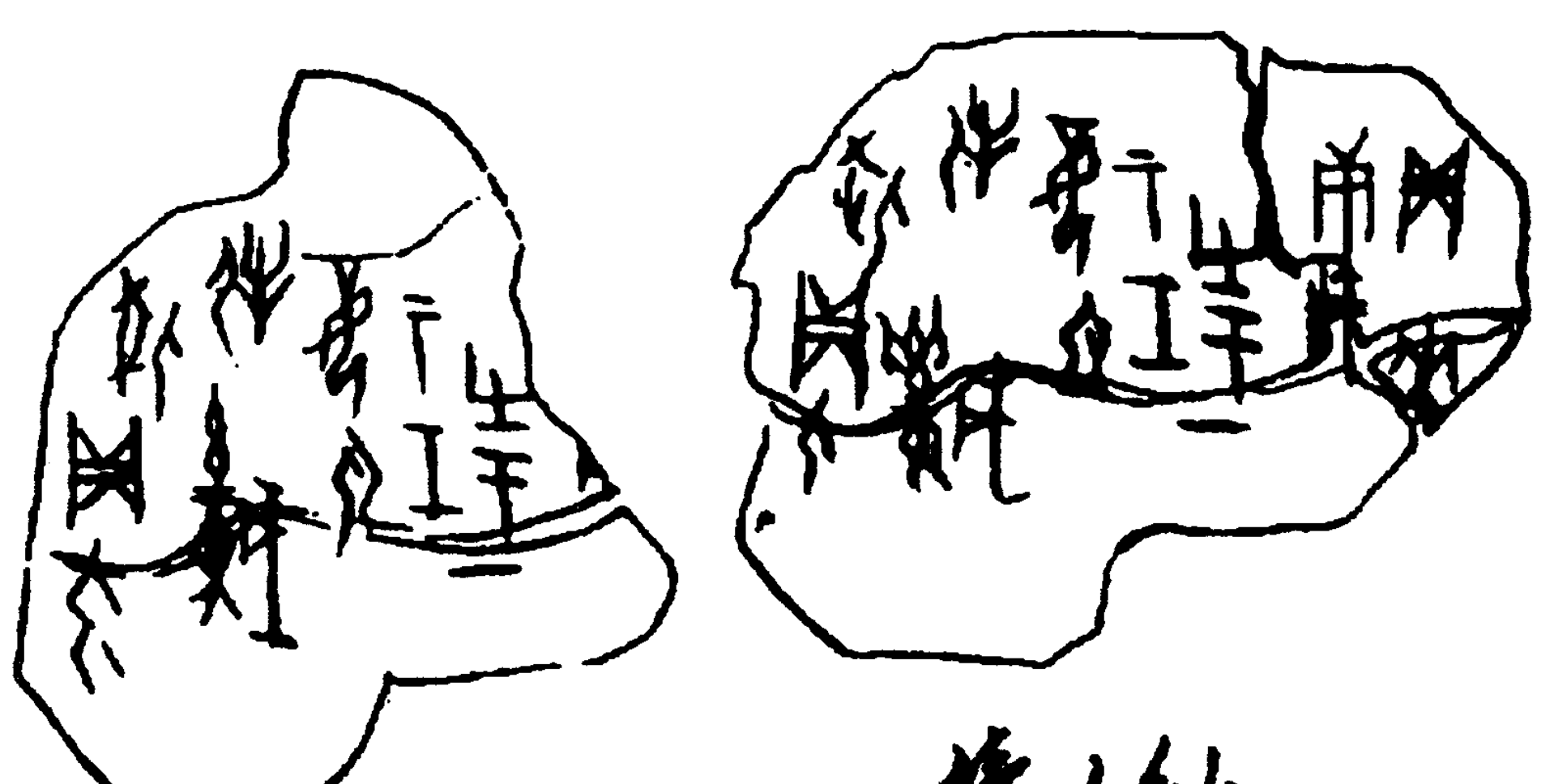
圖十六

南北坊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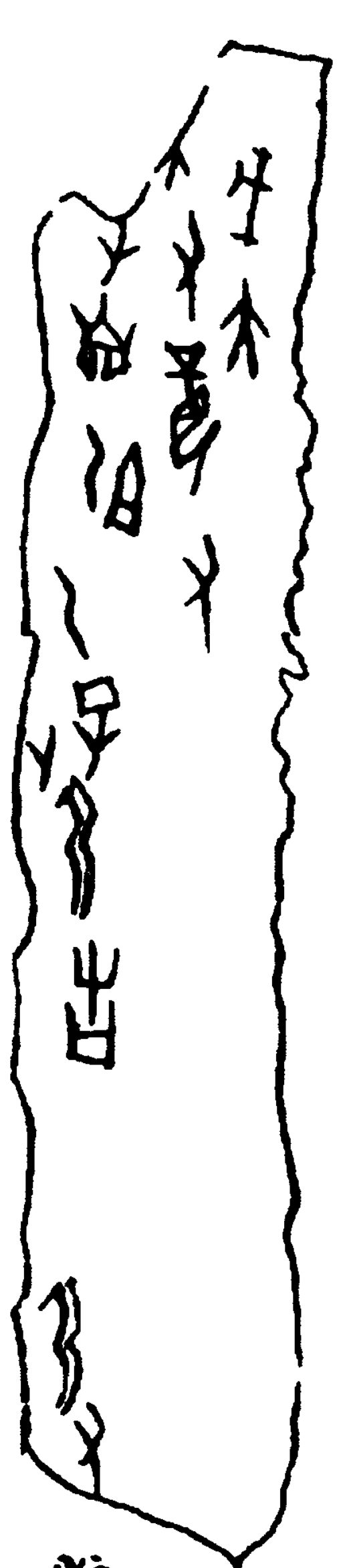
乙206.2.

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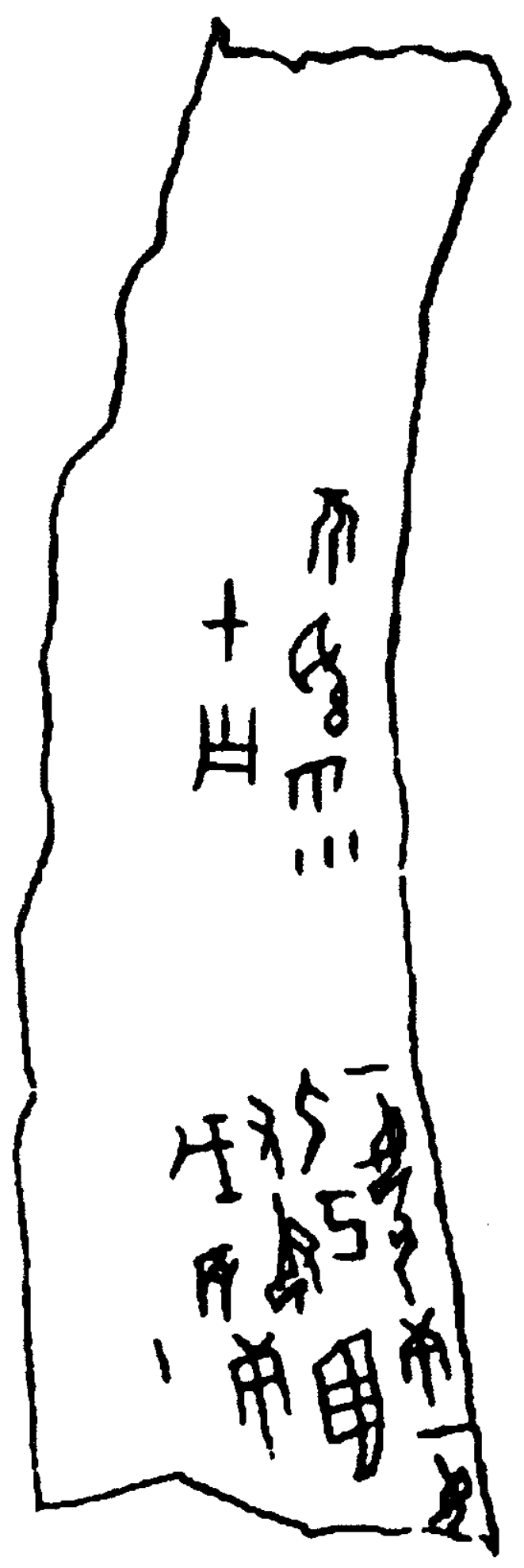
佚99　續1.6.1　餘4.1.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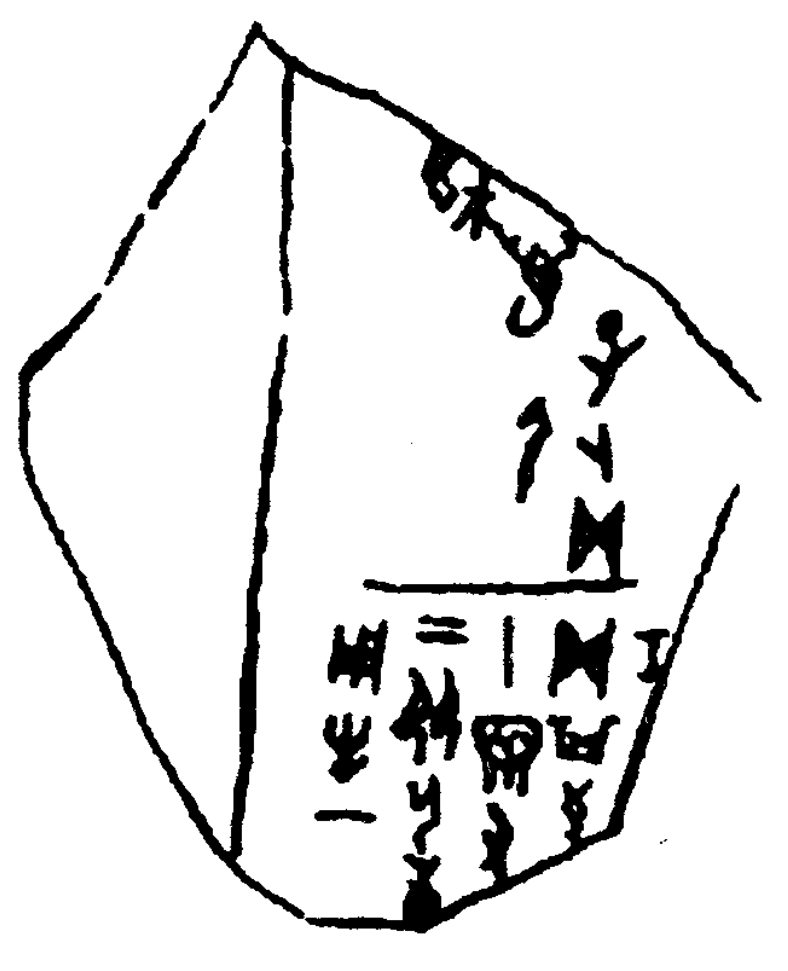
粹218.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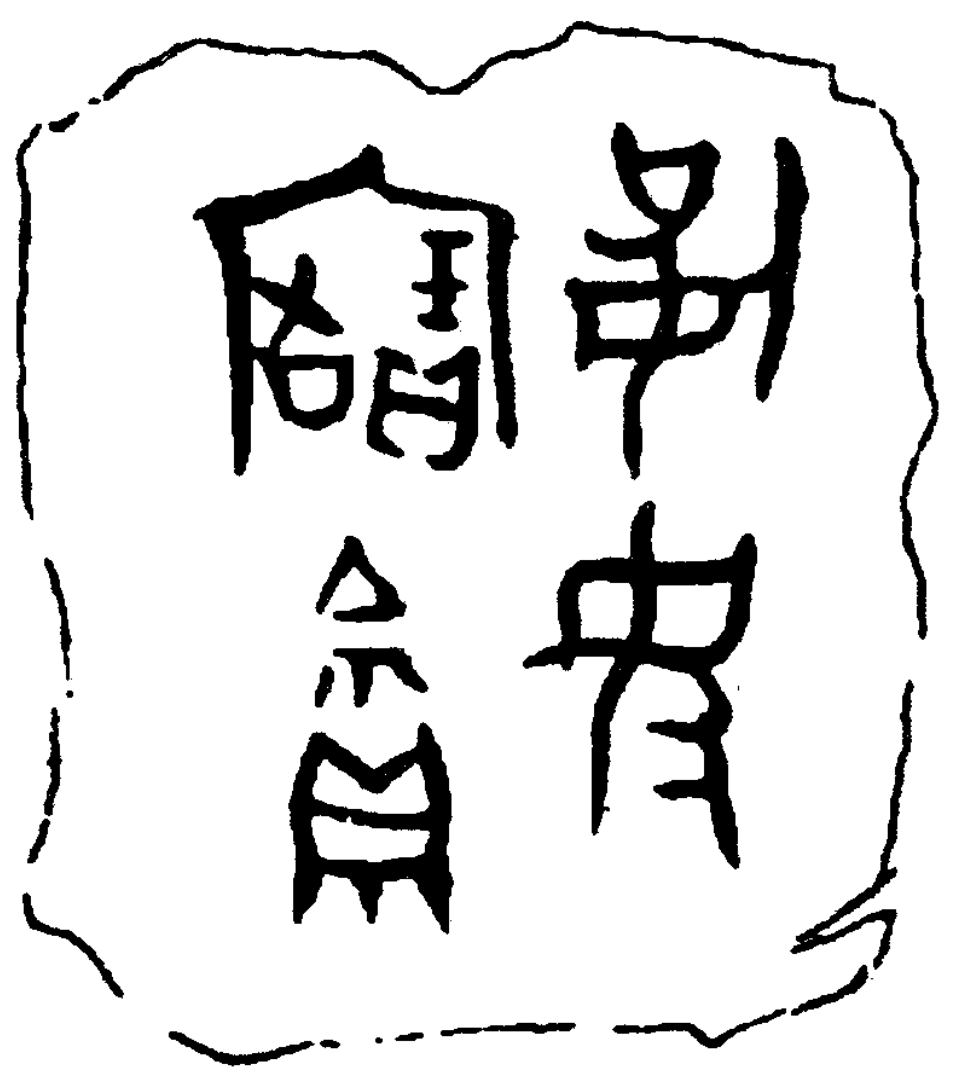
粹720.

圖二十



續存下582.

圖二十一



三代5.4.3.

圖二十二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二冊，一九六三年六月）

釋丵

嚴一萍

卜辭有丵丵字，向未論定，以字形考之，殆即柴與祡之初文。說文示部

> 祡，燒柴燓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祡。

今書作柴。說文木部柴訓「小木散材。」契文✕(木)形加０者正象散材之需要束縛。然則紮束小木散材置于示前而燔燒之，正丵字之所取象，其為柴與祡之初文可無疑也。其後加此聲，省示作柴，省木作祡，遂衍分為二。漢世諸引尚書者率作柴。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舜典篇柴下云：「說文作祡，從此木，云燎天祭也。」馬宗霍引經考以為：「正既是柴字，从此木，則下引說文必是作柴，从此示，若亦作祡與正文無別，何為引之。此乃寫本筆誤。」案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欽柴宗祈」，樊毅修華嶽碑「祡燎湮埋」皆作柴。或正文作柴，亦有可能。唐寫本說文與今本多有不同，不必因與今本不同而謂寫本引說文為筆誤。蓋漢以前柴與祡無所別也。徐灝說文注箋亦曰：「柴為本字本義，後因其屬祭禮而易示旁」其認一字甚是，而不知造字之初，原為从木从示耳。

說文別於大部尞字，亦訓「祡祭天」曰：

> 尞，柴祭天也，从大从昚，昚乃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

尞字，卜辭作米，羅雪堂曰：

> 此字从木在火上，木旁諸點象火燄上騰之狀，許君云：从大从昚者，非也。

从昚之非，俞樾兒笘錄已辨之，曰：

> 許說从昚之義，甚為迂曲，凡祭無不當慎，何獨尞字从昚乎？經傳皆以燎為之，火部燎放火也，从火尞聲，尞既从火，而燎又从火，重複無理，今推尞燎一字，燎乃尞之俗體也。師古注漢書禮樂志郊祀志並曰尞古燎字，是其明證。

契文米之繁體，亦有加火作𤆍者，是燎尞本一字之明證也。說文訓燎為「放火也」，非其朔誼。燎即尞字，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氏注曰：

> 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

舜典釋文引馬融曰：

> 祭時積薪加牲其上而燔之。

卜辭所見，尞祭確為加牲于上，舉例言之，如：

乙卯卜貞：求禾于高，尞九牛？ 甲七八五

尞于河，三小宰，沈三牛？ 後上二五.三

舉行尞祭之時，有置「九牛」「十宰」之多，其積薪甚廣，火勢必大，則說文訓燎為「放火」也，乃引申之義。王筠釋文句讀云：

柴當云尞，燒柴以祭天也。

究其實，柴不當云尞，蓋同是燒柴，其範圍有大小之異，所燔亦有用牲不用牲之殊。禮記月令鄭注曰：

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

馬融謂燎為積薪加牲其上，故卜辭之米，未有與芉之加束者，是尞用大木之薪，柴用小木散材，二者有殊，可以想見也。卜辭曰：

丁亥卜出貞：來春王其柴丁？ 續二.九.八（圖一）

囗毋辛宗柴？ 續二.九.九（圖二）

甲午卜，囗柴囗辛？ 續二.二一（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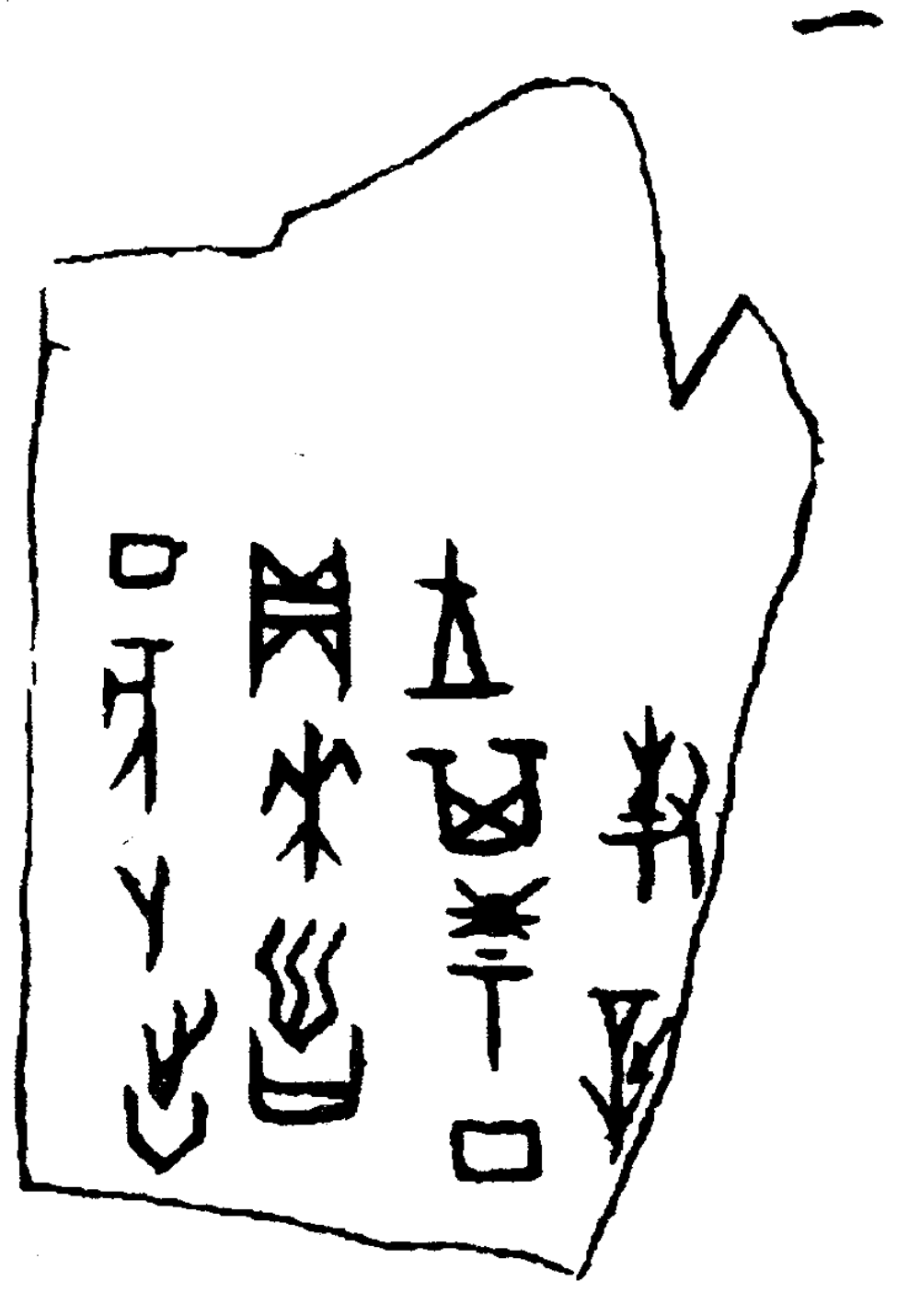
貞：勿柴且乙？十月 錄二八八（圖四）

諸辭皆祭先祖妣，而未見有祭天者。呂氏春秋季冬紀曰：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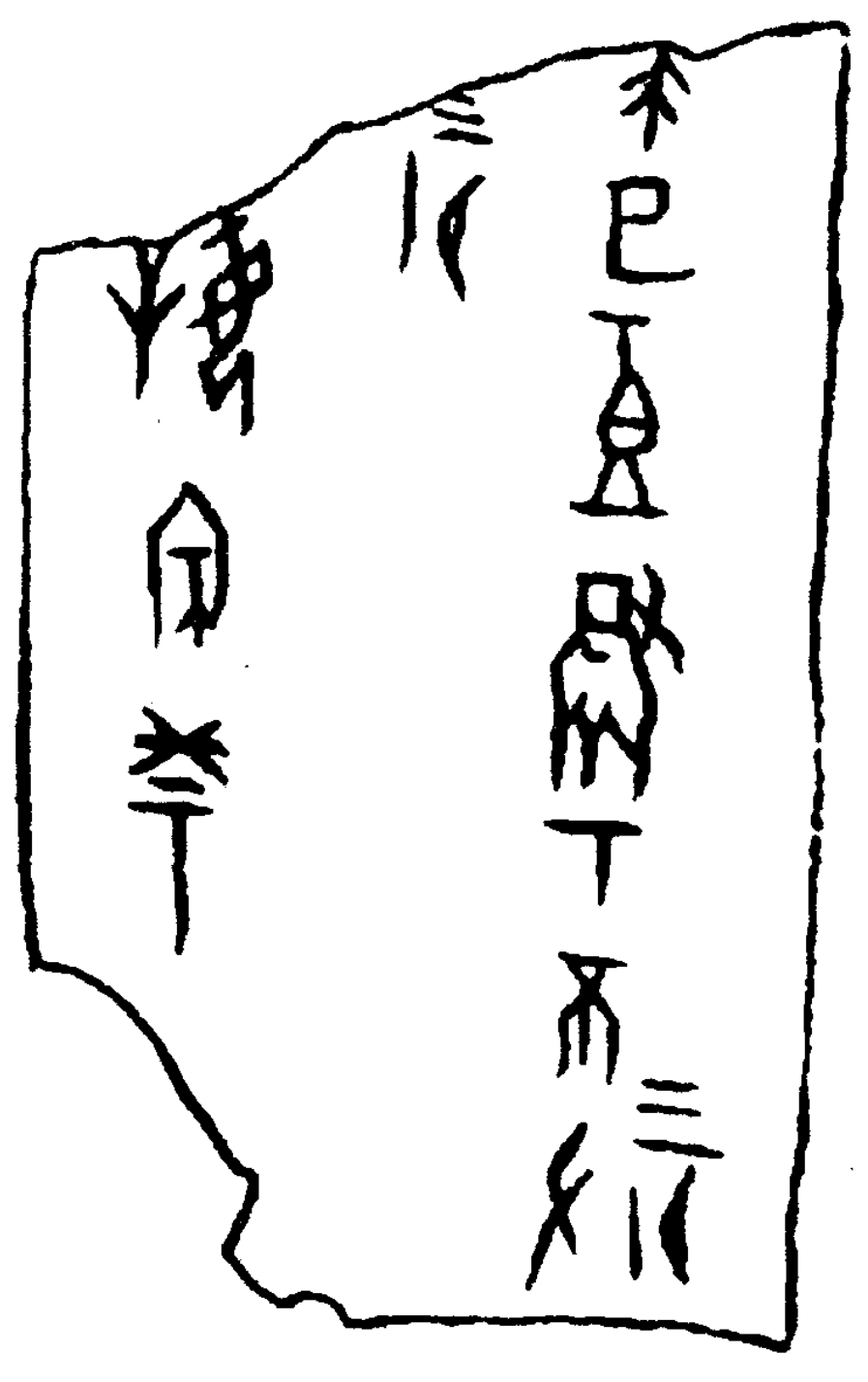
是古人祭祀皆可以燔柴，不專行於祭天，殷禮固如是也。說文木部槱下之重文𥛚，亦訓「柴祭天神」，暇當別論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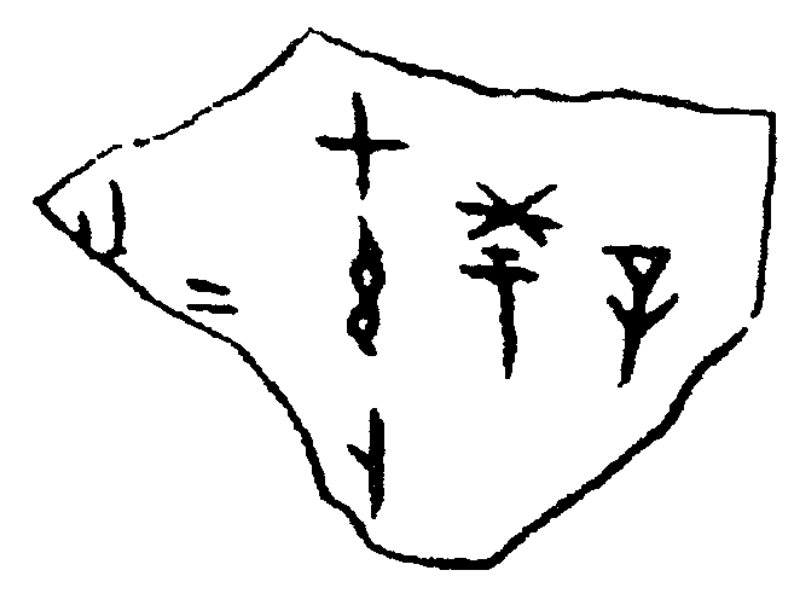
續2.9.8.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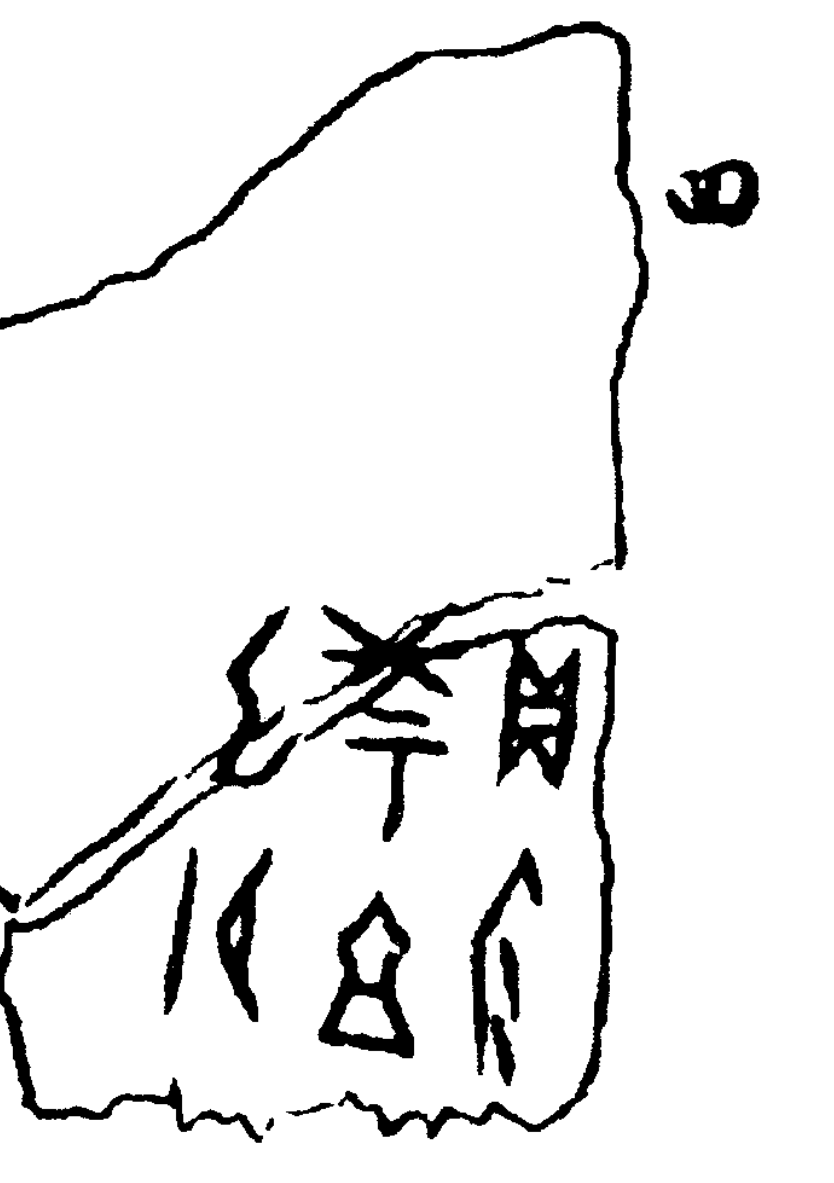
續2.9.9.

三



續2.11.1.

四



錄288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二冊，一九六三年六月）

釋「史」

戴君仁

說文解字三下：「𠂹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說史字的構造，和史字的初義，都有問題。近代有很多人討論過，認為史字所从不是中字，其原始任務也不是「記事」。他們的見解，比說文正確。但說文解語中的「者」字，却是不錯的。用「者」字等于白話「的人」二字，說明某一種人的職務。和祝下「祭主贊詞者」，巫下「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兩個「者」字相同。許叔重認為史卽史官，是一種人；而不是我們現在所謂「明史」「清史」的史，是一種歷史書。

史字从中，許說是中正之意。史官的態度，應當中正不阿曲，這種意義很好，可惜造字時的用意，却不如此。這是道德觀念發達以後，才有史从中正之說。前人中懷疑史字所从不是中正之中的，有江永氏。江氏周禮疑義舉要（秋官）云：

> 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𠂹，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从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

近人章太炎氏的文始，更申江說，文始卷七云：

> 用从卜中，中字作𠁩，乃純象冊形。……其作中者非初文，而為後出之字。……中本冊之類，故春官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卽登中，謂獻民數政要之籍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謂握圖籍也。春秋國語曰：「余左執殤宮，右執鬼中。」韋解以中為錄籍。漢宮亦有治中，猶主簿爾。史字从中，謂記簿書也，自大史內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羅振玉氏殷虛書契考釋卷中云：

> 卜辭凡中正字，皆作𠁧从口从㫃；伯仲字作中，無斿形；史字所从之中作中；三形判然不淆混。

同卷又云：

> 中象簡冊形，史事等字从之，非中正字。

我認為章氏說，「中字純象冊形」及「中本冊之類」，和羅氏所說「中象簡冊形」，話雖簡單而都是很正確的。我們要在下文申說其意。此外吳大澂氏說文古籀補𠂹字下云：「象手執簡形」王國維氏釋史以為中是盛筭之器，古筭筴（與策同為冊之借字）同物，中卽是盛筴之器。他說：

> 筭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逸周書嘗麥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奉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將，其為盛策之器無疑。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又「登中于天府」；鄉士、遂士、方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楚語：「左執

> 鬼中。」蓋均謂此物也。然則史字从又持中，義爲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丨（象筆形）者同意矣。（觀堂集林卷六）

吳王二家的話，大致也不差，而不如章氏「純象冊形」，羅氏「象簡冊形」這兩句話來得確切。吳氏說象簡形，那麽應該只有一直筆，如爲多數簡形，那就是冊形，而不應該說是簡形了。王氏說中是盛筭之器卽盛筴之器，但周時中制，皆作獸形。王氏疑其初當如中形，這是出于想像，並沒有什麽證據。我以爲中卽是冊，象冊形，不過這種冊是有柄的。其物名的語音，當然不會同于陟弓切之中，也可能不同于楚革切之冊，而另有其名。从甲骨文金文看來，中和冊的構造是相同的。冊字在小篆是五直筆，而在古文字中，有四筆的，也有三筆的。甲骨文中如：

冊 前五、十一、六　冊 五、十一、八　冊 七、十八、四　冊 後下三四、八

（以上采自甲骨文編）

冊 甲二三七　冊 佚八七二　冊 續三、五、五　冊 徵二、八九

冊 粹五一九　冊 一三二五　（以上采自續甲骨文編）

這種三筆的寫法，在甲骨文裏不算少。在金文中的，如筠清館金文所載望敦(卽望毁)的冊字，蓋文作冊，器文作冊，都是三筆。望敦雖爲摹本，但甲骨文中旣屢見三筆的冊字，金文裏有此寫法，當然可能。本來冊字的直筆，都是象簡札的，說文所謂象其札一長一短。筆畫的多少，依古文字的習慣，是可以不拘的。所以可寫五筆，也可寫四筆，也可寫三筆。（王筠氏說文句讀亦云「金刻冊字，約有冊冊冊冊冊冊諸體、其編皆兩，其札或三或四或五，以見札之多少不等，非止兩札。」王氏雖未說出器名其言當非虛構。）史字所从的中，當是三直筆的冊。這種冊，大約中間有一簡特長，或有一個長柄，以便執持，和一般的冊，其札或長或短的不同。所以中間一筆特長，兩旁兩筆甚短。甲骨文編附錄裏，有不少中字：

中 藏八二、四　中 九三、二　中 二百、三　中 拾九、十　中 前六、五、五

中 六、三二、三　中 六、五九、五　中 七、十、一　中 甲一、七、六

中 戩四六、三

檢各書甲骨片子原文，來看這些中字，有兩個可能是史字省體借爲事字，而多數不能定是史的省體，抑是獨立的中字。如中是一個獨立的字，無疑爲史字所从。根據三筆的冊字，說牠象冊形，是很說得過去的。如牠是史字的省體，我們依據甲骨文省體的例子看來，這個中一定是一種實物的形象。甲骨文中祝省爲兄，但象人跪拜之形而略去象神的示字。僕省去箕，但象頭上着辛之人。（看續甲骨文編卷三頁六）婦省爲帚，去女字而但存其執業之物，（婦執箕帚之事，故帚是婦人執業之物。）史字省爲中，正如婦字省爲帚，但存其執業之物。史所執的从他的業務看，應該是冊，故中字卽使非冊字，而中之爲物亦必是冊的同類之物。所以我們說中就是冊，亦無不可。如有柄的畚箕，和無柄的畚箕，我們說爲一物，亦無不可。故史字从又持中，章羅二氏說爲象冊形，這是對的，史字的本形旣明，我們可以進而探討他的原始任務。

要探討史的原始任務，必須先明瞭冊之爲用。因爲史字旣是从手持冊，他的原始任務，必定和冊有密切關係。冊之爲物，原來作何用呢？說文冊下云：「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這諸侯進受於王的符命，是較後的符命，原始的符命，應當是天子受於天的符命，如同後世所謂「符瑞」。沈濤說文古本考云「案華嚴經音義上引云，冊，符命也，謂上聖符信敎命，以授帝位。字或从竹，或古爲圓行(當作形)也。據此……謂上聖以下至帝位十一字，當是說文注中語。」這十一字是否許叔重的話，不敢必；但當是一種古說。天子受天之命，諸侯受天子之命。古代三王之世，稱受命，在詩書中，屢見不鮮，無庸舉例。而諸侯受命，必定在大一統之後，表示天子的威權，諸侯乃進而受命於王。所以「諸侯進受於王」，這應是較後起的符命。後代符瑞，都托稱天降，而古代老老實實都是人造的（當然也有認爲是天降的），在天子祭天的時候，有一種人造了「受命」的文字，刻在簡上，當場宣讀，授與王者，這種人便是史。逐漸，祭祖以及一切祭祀，都有史執冊用辭的儀節。我想這才是史的原始任務。友人勞貞一先生(榦)在他的古代思想與宗教的一個方面文中說：

> 古代祭司應當是三種人掌管的，卽是巫祝和史，但依理是統於太史的。巫祝兩字並見於甲骨文，巫象在神幄中奉玉之形，祝象在祭棹前跪拜之形，史象鑽龜之形。（學原一卷十期）

勞先生又在他的大作「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大陸雜誌十四卷三期）一文中暢談史字當是从又持鑽，鑽是象鑽龜而卜之事。於是他說「卜筮之事是史官最重要的職務，而記事爲後起。」我們可以承認卜筮是史官的職務，但恐怕不是最重要的職務。他的原始的主要職務是出現於祭祀的場合中，和巫祝是伙伴，勞先生說得不錯。但祭祀和卜筮是兩個場面，巫象在神幄中奉玉之形，祝象神前跪拜之形，史就不能是象鑽龜之形，而應是象執冊之形。

我們下面要詳申史是司祭的一員，和冊所載符命的性質。

> 國語楚語下：
>
>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我們从這一大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史職的由來。史一司馬氏一（見下引史記自序。）出于重黎氏，重黎氏世敍天地，他們和巫覡祝宗同爲五官，是天地神民類物之官，管神事司祭祀的。在五官之中，重黎司天地，當然更重要。（文中巫史並舉，已可證史司祭祀之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這是根據國語的。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這句話，說明了司馬氏這一族出于重黎。重黎是司天地的。司天地的懂得「天道」。國語周語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韋解瞽爲樂太師，史爲太史。）又晉語四：「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韋解：瞽史知天道者。）史是知天道者，所以他有資格掌符命。在祭典中，他是重要角色。禮記禮運篇：「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又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

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也是以宗祝巫史並舉。而在漢書王莽傳中，還說「置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這裏面史官的職司，還是和宗祝巫卜一樣，是管神事的。所以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報任安書。）可見一直到漢，史官還帶着他的原始任務。

復次，我們要申說史所持之冊上面的符命了。前面已曾提到，最初的符命，當卽後世所謂符瑞。符和瑞在說文裏都訓信，這兩樣東西，都是表示上天降命于下界帝王的，作爲一種憑信，藉以籠絡人心。詩書中雖常稱受命，而這種命辭，都無法可見。論語堯曰篇「咨爾舜」數語是命辭，但是帝王相命，而不是天命。史記趙世家記「趙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頿，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令卽是命）這裏有命辭。而上古之命辭，當不會如此之繁，此辭寫在竹上，就等于符。而用玉的當卽是瑞。尙書顧命裏面所云「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據王國維氏說，這些都是玉（參看王氏觀堂集林陳寶說）。我想這些玉是周室歷代所受的瑞，亦卽是所受的天命。上面刻的不一定是書，也有圖，（也許是圖形文字，而依王氏說大訓可能是書，河圖就是圖。）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詩節南山「卒勞百姓」下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正義云「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卽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文選左思魏都賦「河洛開奧，符命用出。」李善注「河出圖，洛出書也。」河圖洛書本是符命，當爲古代相傳之說。上面當刻有圖形文字，言王者受天命。漢人以爲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或以爲河圖是八卦，洛書是九疇。宋人變爲黑白點子的圖，就不能測知原來是什麼東西了。

現在我們抄幾條漢代的符命，藉以證古。

漢書眭弘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弘字）推春秋之意……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

又王莽傳：「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

符命的文字都很簡單。上古的想亦如此。史記趙世家載公孫支記秦繆公預言晉國的事而云秦讖於是出矣。這種秦讖，當亦原本上古符命。而漢代讖緯之學，亦自此出。

在尙書裏，有一首冊辭，文字相當長，雖非受命之文，而是祝禱之辭，在祭典中宣讀的，金縢篇云：

>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

仍顯示着史的原始任務，執冊預祭。另外洛誥亦記史在祭典中祝冊，惟未載冊辭。

>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作冊卽是內史，（參看王氏釋史）前面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是告先王的。後面作冊逸誥，是告天下人民的。王國維氏洛誥解（觀堂集林卷一）謂「成王既命周公，因命史佚書王與周公問答之語，並命周公時之典禮，以誥天下，故此篇名洛誥，尙書記作書人名者，惟此一篇。」可知此時之史，已兼爲記事（包括記言）之史。史之業務擴大，當遠在周初以前，商書中可信者如盤庚高宗肜日等篇，卽爲史所記，惟虞夏書則恐非當時的作品。又顧命篇裏載成王崩，傳位康王的命辭。顧命云：

>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這裏有命辭，有答辭。是王者父子相傳的冊命，其性質已同于諸侯進受於王。可是這種冊命之禮，仍在祭典中舉行（下文云王三宿、三祭、三咤），而文侯之命就是冊命諸侯的。雖無史和作冊字樣，可推知爲史所作的命辭。

在周代彝器文字裏，史所司的冊命，是命諸侯和羣臣的。然冊命的典禮，仍在祭典中舉行。如趩鼎：

> 隹三月，王才（在）宗周。戊寅，王各（格）于大朝（廟）。密弔（叔）右趩卽立（位）。內史卽命。王若曰：「趩，命女（汝）乍（作）𢻱𠂤冢嗣馬，啻官僕射士𩂣（訊）小大又（右）鄰，取遄五寽。易（錫）女赤巿幽亢，䜌旂，用事。」趩拜䭫首，對親王休，用乍季姜尊彝。其子子孫孫邁（萬）年寶用。

又頌鼎：

>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卲宮。旦，王各大室。卽立。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授）王令（命）書。王乎（呼）史虢生冊令頌。王曰：「頌，令女官𤔲成周。（下略）」

又師虎𣪕：

> 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杜㡴（居），格于大室。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卽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內史吳曰：「冊令虎。」王若曰：「虎，䵼（載）先王既令乃𣪘（祖）考事（仕）。（下略）」

又𠭯彝：

> 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廟。宰朏右乍冊𠭯入門，立中廷，北卿。王乎史戊冊令𠭯𤔲旂眔叔金。（下略）

以上四則器文，錄自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都是記人事的冊命，冊命的典禮，都在廟中舉行。師虎𣪕和頌鼎裏的大室，是廟中太室。（參看王國維氏明堂廟寢通考，觀堂集林卷三。）禮記祭統篇說：「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足證封爵的冊命，仍是在祭典中舉行的。

在春秋時代，據左傳國語所載，史之所掌，就複雜了。但我們不能說

除原始任務外，他們旁的職務，都開始於春秋時代。史職範圍的拓廣，可能周以前卽如此，而我們只是在記述春秋時代的典籍裏，能看到其完備而已。現分敍於下：

一、司祭祀　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國語周語上：有神降於莘……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又閔公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衞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又成公五年：「國主山川，（杜注：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又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又十八年：「火作，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國語魯語上：「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有司曰……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都可證司祭是史的職務。

二、掌卜筮　其例已經勞先生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文中舉出，玆不再引。

三、管星歷　如左傳襄公三十年：「絳縣人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國語周語上：「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俱可證史管星曆。又勞氏文中也談到太史掌天時星歷等等，可參看。

四、司冊命　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又左傳襄公三十年：「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都是司冊命的例。

五、記事　如左傳宣公二年：「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又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又二十九年：「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又二十五年：「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都是司記事的例。

兩書所記的大約有這樣五種，史之職務已非常廣泛了。而據王國維釋史謂大官庶官均稱史，並謂「內史實執政之一人，蓋樞要之任」。那更是朝廷的要員了。我想由史知天道，故其原始職務掌祭祀而包括卜筮星曆，都屬于天道神事。降而兼及人事，乃有冊命封爵和記事的職務，甚至管及政務，如王國維氏所說。雖記事記言，遠在商代已有(如前舉尚書盤庚等。)而依理推測，他的職務，先天後人，應當不會大錯。而同是「知天道」。從字形从又執冊來看，史的參預祭典，宣讀符命，應是他的原始任務。

又史職如是廣泛之故，因史是識字專家，寫字專家，讀字專家，（王國維氏史籀篇疏證敍云：「古者讀書皆史事。」又釋史云：「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爲事」。）極可能亦卽造字專家。（或謂古代造字者當是巫史，此語不差。巫和史本是一類人，可能最早只是一種人，巫之能書者，卽別謂之史。易巽九二：「用史巫紛若，」楚語：「家爲巫史」，均巫史同舉。）所以史字形狀，象人手執簡冊，表示他的生活和書本不離。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廣泛起來，他的職務範圍，便一天天擴張，不但書籍歸他們掌管（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索隱云乃周藏書室之史。）極可能連作教科書用的識字本，也是史所編製的。（說文敍謂黃帝之史倉頡造字。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倉頡其人之有無不可知，太史籀據王國維氏說亦非人名。這些只是傳說，而認爲他們都是史官，却暗示着史和作字有關係。秦時作倉頡三篇，恐怕只有胡毋敬是眞正的作者，而李斯以丞相居名，趙高以權臣居名，如後世官修書之領衔者。說文敍又說：「漢興，尉律：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並課，最者以爲尚書史。」還保留着史和文字的關係。）史是古代教育極不普及狀況下的知識分子，對於文化的流傳，有莫大貢獻。凡是文字的功績，都可以說是史的功績，研究古代文化，是不容不注意的。

五十二年九月寫畢，承吾友金祥恒先生校閱標點，
謹於此申謝。

（原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2期，1963年）

釋羌、苟、敬、美

于　省　吾

我們对于某些古文字，如果追溯其構形的由來，往往可以看出有关古代人类的生活动态和风俗习慣，值得我們很好地加以利用。与此同时，我們如果留意古代史籍和少數民族志中所保存的古代人类生活习慣，也可以尋出自来所未解决的某些古文字的創造本意。

許氏<說文>时常引用古代人类的生活习慣或語言来解釋文字，例如：貝下云：“古者貨貝而宝龟”；弔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毆禽”；耕下云：“古者井田”；臼下云：“古者掘地为臼”；市下云：“上古衣蔽前而已”；它下云：“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无它乎”；咺下云：“朝鮮謂儿泣不止曰咺”；咽下云：“东夷謂息为呬”；尾下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𧝓下云：“蠶繇中女子无絝，以帛为脛空，用絮补核，名曰𧝓衣”。<說文>中这样例子很多，不煩备举。但許氏为时代所限，还不能根据古文字来說明文字的发生发展的原委。在我們已經看到和掌握到大量古文字的今天，不应局限地或孤立地来看問題，需要从事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數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这是研究古文字的一种新的途徑。我写这篇論文，便是走向新辟途徑的初步試探。

一、羌

<国語・晉語>：“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說文>：“姜、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赵宦光<說文長箋>：“水因姓而名，故从女，若水先名姜，从女便无义。”按赵說至确。<史記・六国年表序>：“故禹兴于西羌。”陆賈<新語・术事>：“大禹出于西羌。”<鹽铁論・国病>：“禹出西羌。”<詩・生民>：“厥初生民，时維姜嫄。”<毛傳>：“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潛夫論・志氏姓>：“炎帝苗冑四嶽伯夷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許向，或封于紀，或封于申，……皆姜姓也。”卜辞通称男羌为羌，女羌为姜，如“寮于小乙三姜”（<京津>771），这是說为小乙娶女羌为冥妇；又如“姜力（妨）”（<乙>5405），这是商王娶女羌为妇之証。金文<夨令簋>与<睘卣>均有“王姜”之称謂，这是說王后为姜姓。此外，

华夏民族与羌族相互間的矛盾与斗爭，典籍和卜辞习見，今不备举。綜上所述，古代华夏民族在很長时期內，与羌族既有婚媾血緣的連系，又有战爭上的頻繁接触，比任何其他外族的关系都較为密切，那么，就有必要来追溯一下羌字構形的由来。

《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卜辞早期羌字通作𦍋、丫，又漸孳乳作𦍋、𦍋，孙詒讓釋“羌”，以为“从丫从人即从羊省也”（《举例》上38）。罗振玉釋“羊”（《增考》上4，又中28）。郭沫若先生釋“苟”，以为譌作茍（《通纂考釋》140片，又《粹考》250片）。按孙詒讓釋羌是对的，但以卜辞羌从丫为从羊省，不可据。孙氏《甲骨文編》羌字注：“此象人飾羊首之形，盖羌族人民之标帜也。”說得頗合理，但用“盖”字作疑詞，究不知其飾羊首之由来。卜辞早期羌字作𦍋或丫，系独体象形字，决非合体形声字。如果以羌字上从羊角为从羊之省那就錯了，因为𦍋字只象人戴羊角形，本不从羊，所以就不能認为从羊省。卜辞偏旁有从羊省者，如“羍”字作𡙶，又如“義京”合文作𦍌，但通常“羍”字都从羊不省，其从羊省者为变例。“義京”合文凡十余見，因为笔划繁多，所以義字上半多从羊省，但也有从𦍌（《粹》415）不省者。至于早期卜辞，尤其是第一期的早期的羌字是习見的，都作𦍋或丫，从沒有从羊不省而作𦍋或𦍋者，第五期卜辞羌甲之羌譌变作𦍋（《前》1·41·7），上从羊不省，乖于初形，已开金文之先河。金文羌字习見，《羌尊》作𦍋，《䣄羌鐘》作𦍋，为小篆所本。《說文》以羌为“从人从羊，羊亦声”，是以羌字为会意兼形声，誤以独体为合体。追溯羌字構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戴羊角或牛角、鹿角以为飾，系世界上各原始民族的习見风尙。今就一时所知，引証于下：

（1） 埃文克人（即鄂倫春人）的帽子是用小鹿戴角的头皮制成的（1958年《民族問題譯叢》第四期、48頁）。按鄂倫春人獵鹿时，往往裝成野兽戴角的样子，为了与鹿接近。

（2） 加里福利亞的印第安人的“个人狩獵底方法，是獵人藏在野兽飲水处左近，打死寻水的野兽；或者他蒙上鹿皮，頂着剝制的有角鹿头，悄悄地走到吃草的畜群身边。”（吳覚先譯《經济通史》179頁）

（3） 《太平御覽》789卷“寻傳蛮”条引《南夷志》：“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頂旁为飾。”

（4） “台湾番族也將鹿的头皮連耳及角制为妝飾用的冠。”（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384頁）

（5） “美国的旅行家凱特林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对大草原的印第安人进行了观察，”他写道：‘当曼丹部落的地域上很長一个时期沒有野牛的时候，他們便在村子里开始跳舞。参加跳舞的男子，都披上野牛皮，戴上假面具是一种帶角的头冑。’”（切博克沙罗夫著《民族学基础講义》，第八章，第九节）.

（6） “魔鬼假面具在民間舞蹈中占有重要地位，假面具用木头刻成，上涂厚漆，装有真的公牛角。”（《墨西哥見聞录》插图說明）

（7） 《太平御覽》796“滑国”下引《通典》：“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長咫尺，以金銀飾之。”

（8） 《太平御覽》796“漕国”条引《北史》：“国王戴金牛头冠，坐金烏座。”

（9） 《山海經·海外东經》：“玄股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魚食鷗。”郝《疏》：“今东北边有魚皮島夷，正以魚为衣也，其冠以羊、鹿皮戴其角如羊鹿然。”《逸周書·王会》：“解隃冠”，何秋濤《箋釋》：“隃冠之隃当为羭之通借。羭、羊也。……是从驗知解国即古玄股之国，为今之魚皮島。隃冠即其所冠之羊皮冠戴其角者也。”按赫哲族旧名魚皮韃子，其薩滿神帽以鹿角为飾。薩滿的級别，以鹿角叉数多少为准，由三叉以至十五叉（見凌純声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105頁）。

（10） 《山海經·东山經》：“其神狀皆兽身人面载（戴）觡。”又：“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郭注：“麋鹿屬角为觡，音格。”

（11） 長沙出土木雕图騰遺迹，象人头上戴角形（蔣玄佁著《長沙》第二卷，图版33）。

（12） “春天和深秋，希腊有庆祝酒和釀酒神道尼苏斯的节日。在春天的节日里，他們扮演道尼苏斯的到来，在他周圍圍着一群森林之神。这些森林之神被扮成帶着羊角和羊脚的人的样子。合唱队化粧成半人半羊神上場，唱着贊美道尼苏斯的歌，并且舞蹈着。”（何东輝譯柯瓦辽夫著《古代世界史》119頁）

以上所引十二条互見于古代典籍和近年刊物中。由于原始社会的人們过着狩獵生活，往往披着兽皮，戴着兽角，伪裝兽形，以接近和誘惑野兽而獵取之，上引第一、二条是其証。戴角也逐漸普及为一般人的裝飾，有的氏族在庆祝节日，参加跳舞的人們戴上双角或帶角的假面具以为飾，上引第三、四、五、六条是其証。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經济生活的日見发展，阶級日見分化，有的部落只有貴族妇女或部落酋長才戴着双角冠以示美观和尊荣，上引第七、八条是其証。有的氏族的巫师在祀神作法时，才戴上飾角的神帽，上引第九条是其証。戴角既为表示美观和尊荣，又为祀神的裝飾，因而有的氏族对于所崇拜的鬼神也往往戴以双角，上引第十、十一、十二条是其証。总之，以上所說，各种戴角的风尙，有的在奴隶社会，或更晚的时期，仍然保持着这种遺风。裝飾是人类物質文化的一种，是在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时所产生的。在古典文献和少数民族志中时常看見戴角的风尙，其所戴之角不外乎牛、羊、鹿三种，或代以豪猪牙和木制品。

《詩甫田》：“总角丱兮”，《毛傳》：“总角、聚两髦也”；又《氓》：“总角之宴”，馬瑞辰《傳箋通釋》謂“宴”依《釋文》本或作“丱”者为是。按詩所謂“总角”者，系童女于頂的两旁直結其发，象两角形，犹有戴角的遺风。云南佧瓦族从前紋身的办法，有的在青年前額刺靑色的牛角狀花紋（見《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慣》23頁），这也是戴角风气的殘余。

今就我国古代中原地帶的原始社会来說，华夏部落都聚居在黃河的中下游，周圍有許多少数民族部落，后来因为华夏向外扩張領域，各少数民族有的同化于华夏部落，有的逐漸退到边远地方。由于当时各部落間的利害关系，战爭与联合是变化无常的。因为壤地毘連，接触頻繁，也自然地起着物質和文化的交流作用。这就不难了解上古时代的华夏文字，不是單純地依据本部落的生产和生活习慣而創造出来的，其中某些文字的創造是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尙分不开的。由于当时的羌族有着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取其形象，在亻（人）字上部加以羊角形便構成𦍋字。因为羌人經常被中原部落所俘掠，所以又系索于頸作𦍋形。晚期卜辞和金文中的羌字上部所从的羊角形譌变为从羊，小篆因襲未变，許氏遂根据已經譌变的羌字誤解为“从人从羊，羊亦声”的合体形声字。綜上所述，就足以揭示出羌字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委。

二、羌字又孳乳为茍为敬

《說文》：“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犹慎言也。从羊，羊与義、善、美同意。𦍌古文不省。”徐灝《說文段注箋》疑茍即古敬字。林义光《文源》以为茍实与敬同字。《說文》：“敬、肅也，从攴茍。”段注：“攴犹迫也，迫而茍也。”卜辞有𦍋字，王襄以为古敬字（《类纂》9·41），并引《盂鼎》敬作𦍋为証。按卜辞羌字也作𦍋（《粹》591），上从直角不曲，或以为省刻。旧說以茍为敬之初文是对的，但还不知道羌、茍、敬三字在形、音、义上的孳化关系。卜辞言“𦍋𦍋、卯牛一”（《甲》884），在初文中，茍、敬与羌往往混而无别，后遂漸致歧化。𦍋象人側立而戴角，𦍋象人跪以戴角。古人之跪与坐相似而有别。朱駿声《說文通訓定声》居字注：“凡足底著席而下其臀聳其膝曰蹲踞，若臀著席而伸其两足于前曰箕踞，膝著席而聳其体曰跪，下其臀曰坐。”按今日本女子屈膝而臀著于足以坐，犹存古礼。若臀稍离于足而聳直其体謂之跪。某些少数民族的巫师在作法祀神时，戴角而跪，以示虔恭，𦍋之所以为敬之初文者，也即此意。周初器《大保簋》“克敬亡遣”之敬作𦍋，𦍋即𦍋，只其所戴之角形由折画变为圓画而已。𦍋孳乳从口，也即后世茍字。《班簋》“唯茍德”和《师虎簋》“茍夙夜”之“茍”，均以茍为敬。茍字孳乳从攴，即今敬字。但茍字与《說文》苟訓艸、从艸句声之苟（古厚切）迥然有别。

古籍中往往借亟为茍，《尔雅·釋詁》：“亟、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茍”。《方言》：“自关而西，秦晋之間，凡相敬爱謂之亟”。《玉篇》茍部：“茍、居力切，亦作亟”。《广雅·釋詁》：“亟、敬也”。《墨子·亲士》：“分議者延延，支茍者詻詻”，或讀茍为敬，可見墨書犹存古文。

羌字的初形系独体象形字，它的上部象羊角形，因而帶有羊声（《說文》訓丫为羊角，讀若乖，乃后起字），羌、羊疊韵。凡《說文》所謂某省声者，都就合体形声字偏旁中的声符言之。早期古文字中的独体象形字的某一部分帶有声符是形声字的萌芽，但它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所構成的合体形声字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卜辞中的“來”字上形下声，是独体字。上部从禾省，下部从來声，后世便以从禾來声的“秾”字代替之。又如卜辞“麋”字作𦍋，上从𡿺（眉）声，后世便以从鹿米声的“麋”字代替之。上举二例，系独体字帶有音符的确証，这与羌字上从羊角因而附有羊声都是前人未发之复。

茍与敬并从羌声。《說文》以茍为“从羊省、从包省、从口”，以古文𦍌为不省，又以敬为“从攴茍”，都是誤以形声为会意。以契文驗之，羌字偶有屈膝以跽作𦍋形者，后遂逐漸演化为茍为敬，茍与敬本应从羌声。今以金文証之，《楚季茍盤》茍字作𦍋，右从羌，下以二羨画为飾。《余义編鐘》敬字作𦍋，《弓鎛》敬作𦍋，中部并从羌声，《弓鎛》所从之羌上部已譌变从羊。以上所举三个例子，足以証明茍与敬都以“羌”为音符。以声言之，茍与敬并属見紐。以韵言之，羌属阳部，敬属耕部，古韵阳耕互通；以韵文証之，《易·乾·文言》以“亨”（亨享古同字）与“情”为韵，《書·洪范》以“明”（古讀如氓）与“成”、“寧”为韵；以古文字証之，“鄉”与“卿”本同字；以通假証之，《战国策·魏策》的“彊强”，賈生《过秦論》作“彊景”；以重文証之，《說文》“黥”之或体作“剠”（段注謂古京音如姜），“麠”之或体作“麖”。以上所列例証，說明了阳、耕二部的通諧，然則茍与敬之本从“羌”声是可以肯定的。

三、美

《說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与善同意。”徐鉉云：“羊大則美。”又《說文》：“媄、色好也，从女美声。”許氏以美为甘美，以媄为色好，按媄为美的后起孳乳字，今則美行而媄廢。

卜辞早期美字作𦍋、𦍋、𦍋等形，以后逐漸演变作𦍋、𦍋，也間作𦍋或𦍋，繁簡无定。商代金文《美爵》作𦍋。从卜辞美字的演化規律来看，早期美字象“大”上戴四个羊角形，“大”象人之正立形。美字本系独体象形字，早期美字的上部沒有一个从羊者。后来美字上部由四角形譌变为从羊，但仍有从两角六角而不从羊形者。

卜辞𦍋字象人戴有羊角形的帽子，金文敄字所从之矛作𦍋，即由𦍋所演化，詳拙著《駢枝續編・釋羌》。羌字象人側立戴两角形，美字象人正立戴四角形。我們今日所見到的一般有角的兽类都系两角，但在古籍中对于兽类的記載，确有一角、三角、四角、五角、六角之別。如《尔雅・釋兽》所記的"麐"、"䮀"、"麢"均系一角，《山海經》也习見一角之兽，今不备举。《尔雅・釋兽》犀下郭注："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王应麟《逸周書・王会》"高夷嗛羊"下《补注》："《述異記》'成王时东夷进六角羊'，亦嗛羊之类，《后汉書》'冉駹夷有五角羊'。"至于四角之兽，今仅就《逸周書》、《山海經》所記者举例于下：

（1）《逸周書・王会》："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

（2）《西山經》："有兽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

（3）《西山經》："有兽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按螻、字書也作羻，《玉篇》羊部羻字注："兽似羊四角。"《广韵》下平十九侯："土羻似羊四角。"

（4）《西山經》："其上有兽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其名曰㺐狚。"

（5）《北山經》："有兽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身彘耳，其名曰諸怀。"

（6）《北山經》："有兽焉，其狀如䍺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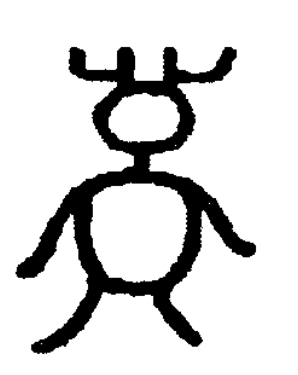
（7）《东山經》："有兽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獆狗，其名曰峳峳。"

（8）《中山經》："有兽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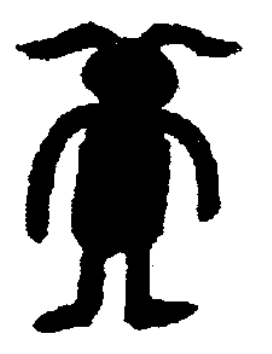
上面所引《逸周書》和《山海經》的四角兽类，不应都以为怪異不經之談。物有其象，而后人效之。据报載，北京动物园的采購人員，在青海买到了野生动物四角羊和五角羊，足征典籍所記的多角羊，并非虛構。

現在世界各少数民族，有的仍然保持着戴两角或四角的风尚。南非联邦德班地方有穿着民族服裝的人力車夫，有戴一双牛角者，有戴一双牛角而在牛角下面两額之側又附有一双羊角者，牛角和羊角的周圍飾物繽紛（見《非洲——夢想与現实》第三冊插图）。这就足以說明戴四角的风尚，不仅見于我国上古时代的某些少数民族，而且現在各原始民族有的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裝飾习惯。因此，可以考案出古文字中美字的起源系取象于当时視为美观的外族戴角形是沒有疑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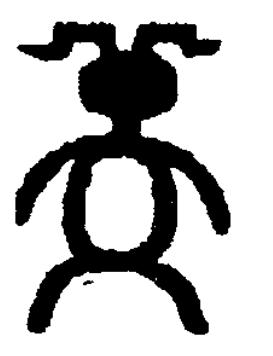
商代金文有下列四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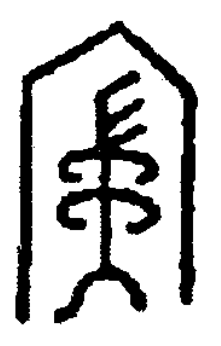
《父己簋》（《三代吉金文存》6・15）



《美鼎》一（《商周金文录遺》27）



《美鼎》二（吉林大学博物室藏器）



《𡨦卣》（《商周金文录遺》271）

上列四个字旧均不識，第一个字象人戴鹿角，角形歧出，第二、三两个字象戴羊角形（牛角上仰，羊角下弯，二者有别）。总之，戴鹿角或羊角都系美字的初文。第四字从宀从𡗜，已不見于后世字書。𡗜象人正立頂側戴四角形，頂上中央还插羽为飾。插羽为飾系原始民族的习見风尚，例如："印第安人的年老人的帽子上裝飾着鷹的羽毛或貂皮，还常常加上一双野牛角"（切博克沙罗夫講义第八章第五节），是其証。

上面所列美与从美的四个字都系保存于商代金文中的早期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在时間上約当于契文的晚期。因为早期契文的美字都象戴四角形，以后才有戴两角形者。而上面所列前三个美字虽系早期象形文字，但由其戴两角来考察，已經趋于簡易。

商代金文中帶有图繪性的早期象形文字，每一銘文最多不过几个字。这种文字在表达形象上很突出，而且很美观，所以商人在陶鑄彝器时喜用之。至于契文用字較多，还需鍥刻，所以应用比較簡化的文字。由此可見商代在应用比較簡化的文字的同时，也沿用着傳統更远的早期象形文字，但也有所簡化。这与汉代隶書已經通行的同时，亦不廢掉篆書的情况有相类似之处。

卜辞人名有子美，又以美为地名，为俘虏，例如：

（1）"其执羙。"（《京津》4141）

（2）"貞⧄羙⧄母⧄亞。"（《續存》上1343）

（3）"广方羙□曹于□□。"（《甲》1269）

（4）"⧄小臣穡从伐，毕广𡗜……。"（《平津・双》212、《續存》下915）

（5）"自貯其乎取羙，邟；王于僎史人于羙，于之，及伐𡉚，王受圣；僎取羙，邟事于之，及伐𡉚，王受圣，熊用。"（《南北・文》100，又《摭續》141）

（6）"庚戌卜，貞羌于羙。"（《乙》5327）

上面所引六条，其言"执美"与"取美"，則美为商人俘掠的对象；其言"广方美□曹于□□"，則美为广方之戴角而被俘以为人牲者；其言"史（使）人于美"与"貞羌于美"，則以美为地名。总之，美为商人西方的少数民族而时常被俘者，美字構形的取象同于羌，系依据少数民族裝飾上的特征而創造出来的。

結　論

綜合前文的各項論証，作者企图利用各原始民族所保存的生产和生活上某些风俗习惯，来追溯文字創造的本义，这一篇論文不过是初步的尝試而已。羌字構形的由来，是古代华夏部落的人們見到羌族人民有着戴角的风尚，因而在亻（人）字的上部加上双角，遂造出羌字。戴角是許多原始民族的习見风俗。起初是在狩獵时伪裝戴角以誘惑野兽而獵取之，其后逐漸演为一般的流行裝飾。但有的氏族在庆祝节日跳舞时才戴上双角冠以为盛裝；有的氏族的酋長或貴族妇女們以戴角为尊荣；有的氏族的巫师在作法祀神时才戴上双角冠以示恭敬；有的氏族对于所崇拜的神祗塑造为形象时也飾以戴角以示尊严（在奴隶制时代仍有这样作风）。总之，以戴角为盛裝，为美观，为恭敬，为尊荣或尊严，已經失掉原来狩獵的用意。《說文》以羌为"从人从羊，羊亦声"，是以羌为会意兼形声字，誤以独体字为合体字。以早期卜辞証之，羌字系象人戴羊角形的独体字，本不从羊省，而晚期卜辞和金文的羌字則多从羊，这是形体的訛变。茍与敬是由羌字所孳乳的，都是以羌为音符。以双声言之，羌与茍、敬都属淺喉音；就叠韵言之，古韵阳耕通諧。《說文》不知茍、敬之从羌得声，誤認为会意字，所以許氏的解釋支离破碎，无当于初形。至于美字，它与羌字有形与义上的联系，而沒有音讀上的关涉。羌字的初文，象人戴一双羊角而側立形；美字的初文，象人戴两双羊角而正立形，其后則簡化为戴一双羊角或鹿角。因此，在商代金文中发現出旧所不識的早期象形文字的几个美字。《說文》訓美为甘，解釋美字为从羊从大，又訓媄为色好。按許氏既把象形的独体字誤解为会意的合体字；又不知美之本形为戴角，取义于美好的裝飾，因而引伸为凡美好之通称，再引伸为甘美之美；反而直接訓美为甘，別以后起从女美声的媄当作美好之美，顚倒乖舛，由来已久。許氏誤解造字本义的例子很多，不独美字为然。本文对于羌、茍、敬、美四个字的考証，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了解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就羌字的本义为戴角以獵兽来說，有关生产活动；就羌与美的戴角以为裝飾来說，有关审美观念；就茍与敬的本义来說，有关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总之，考釋出任何一个古文字的演化源流，都与古代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血肉相連的。

（原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3年第1期）

釋稻米

張哲

稻生水田，史跡邈遠。夏本紀：「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殷虛卜辭「受稻年」，迭出重見。周禮職方氏「其穀宜稻」，禮記曲禮：「稻曰嘉蔬」，論語：「食夫稻」，詩小雅白華：「滮池北流，浸彼稻田」。鄭玄箋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豐鎬之間，水流皆北。周禮有稻人之職，司下地之稼，下地即水澤之地。安特生氏亦云仰韶遺墟中，有發見稻穀跡象，惜資料貧乏，未能肯定。近人丁穎在廣東山區發現野生稻，並經採集為標本，謂為稻生於嶺南，迨中原農耕發達後，黃河流域始有區域性的種植。稻與麥皆非原始生於中原，麥自北來，隨地可種，因而先民造字，逕將麥來兩字畫成一棵麥之形象。稻受適應水田之限制，不能不擇地種植，水濱種稻，收運至丘原裝擭儲存，先民依此事實，畫出米在鑊內形象，造出一箇稻字，立意殊堪玩味。

稻的實物史料，當推殷虛卜辭。卜辭中受稻、受黍的記載，確是現在考證殷代農業狀況的可信資料，爰摘引數段如次：

一、丙午卜，口貞：勿將稻自召

貞：□□召𡆥朋．（乙二五九二）（圖一）

二、癸未卜，爭貞：受稻年？

貞：弗其受稻年二月．（契四九一十後上三一、二）（圖二）

三、戊戌卜，殻貞：我受稻年，（粹八七〇）（圖三）

四、令𠂤侯虎歸，……稻年！（珠四五五）（圖四）

五、甲子卜殻貞：我受稻年？（徵五一六）

六、貞：弗口．

貞：我不其受稻囯？（錄一四六）（圖五）

七、貞：我乎㞢于西．

貞：不其受稻囯？

受黍年⋮其図黍囯，（天五六）（圖六）

八、貞：我不其受黍年？

貞：勿命𠂤侯歸？

貞：我受黍年？

貞：命𠂤侯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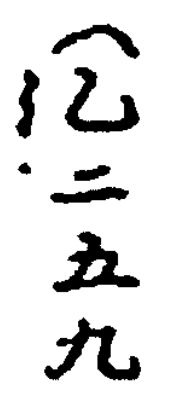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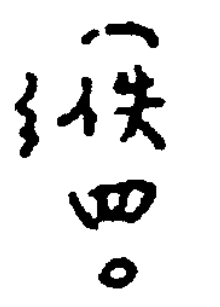
貞：我不其受稻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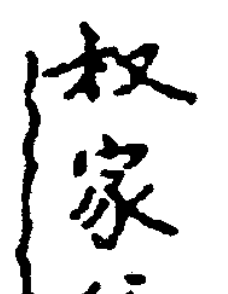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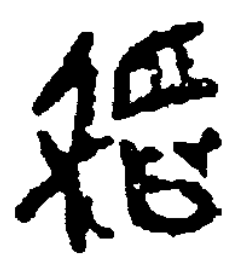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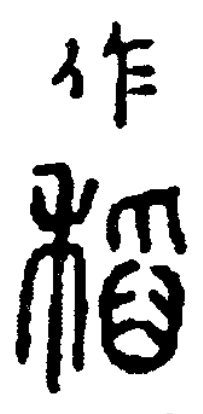
㞢于妣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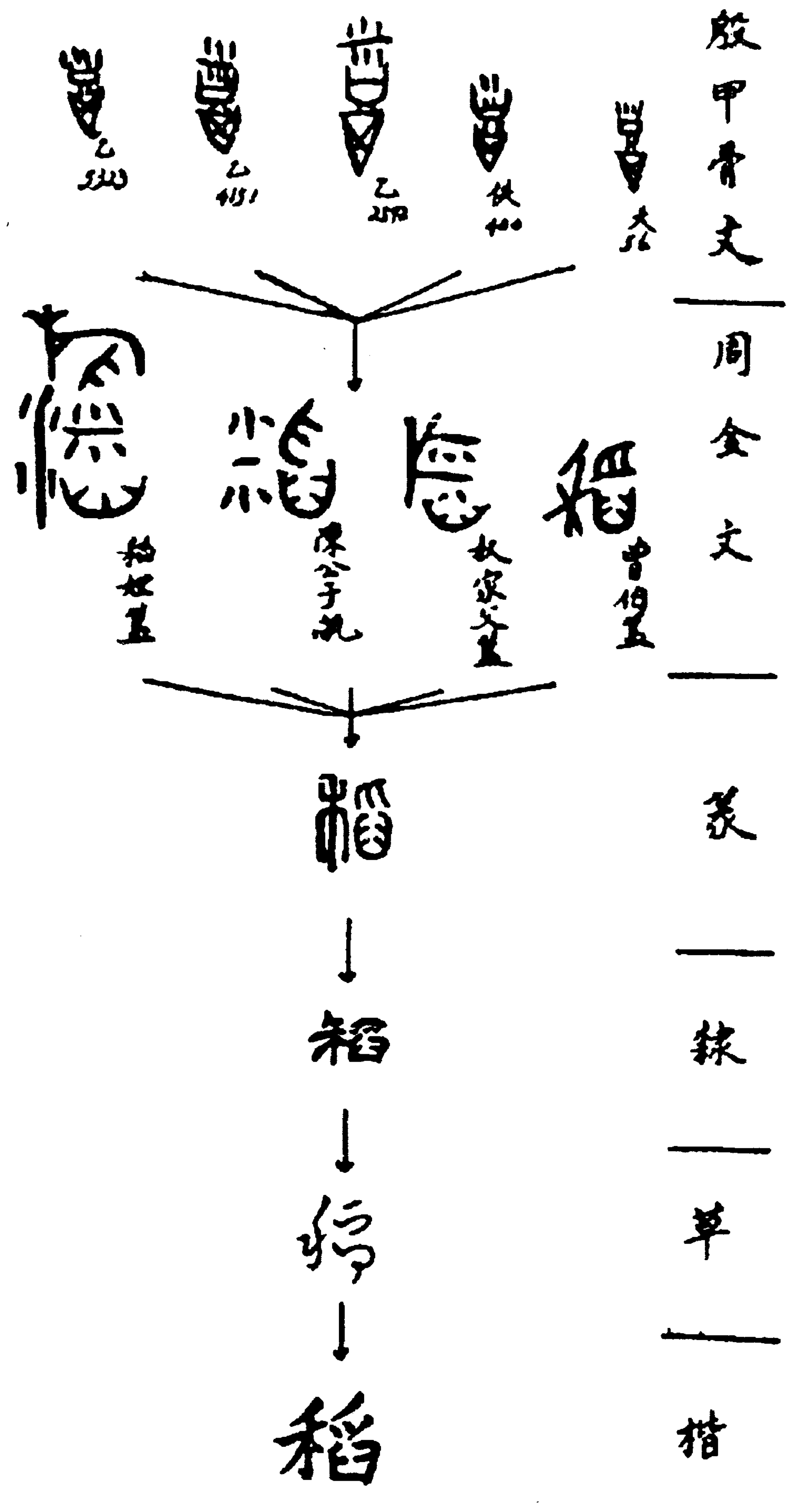
貞：我受稻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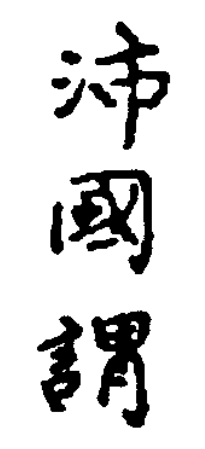
㞢于妣丁？

貞：勿命𠂤侯歸，（佚四〇〇）（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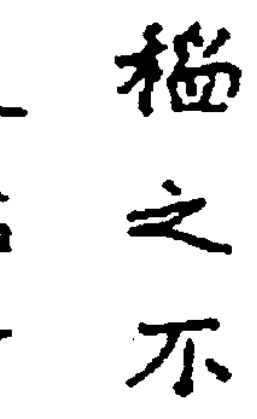
卜辭中稻字作（乙二五九二）作（佚四〇〇）羅雪堂首釋其字為酋，謂「酋者，就也，熟也．」金祖同殷契遺珠釋文釋為粟，且謂「古文粟作粟，从卣．玉篇：『卣，中尊器也．』正韻云九切，音酉，是與酋同聲同義．从米，應即粟字，廣雅：『糶粟穀也．』說文：『穬芒粟也．』周官：『倉人職掌粟米之出入．』注：『九穀六米，別為書．』是粟乃穀米之通稱．卜辭屢見『受粟年』，卜諸穀也．……卜辭于黍于諸穀兩卜之．」唐蘭殷虛文字記釋為蔁，「蔁當是穀名，蔁年與黍年例同．」今釋為稻．

金文中稻字作（叔家父簠）象打稻之形，下承以臼，作（曾伯簠）從禾象手持米禾在臼旁，都是象意字．小篆作，無大變化．隸作 草作 楷書作稻．依其演變，列表於左：



說文：「稻， 稌也．从禾舀聲．」徒皓切．說文：「稌， 稻也．从禾余聲．周禮曰：『牛宜稌．』」徒古切．又說文：「稬，沛國謂稻曰稬．从禾耎聲．」奴亂切．如依許說，不僅稻、稌應視為一物，甚且稻、稌、稬亦為一物．其實不然，稻為總名，稌乃稻之黏者，稬乃稻之尤黏者．稬是糯稻，粵桂蜀謂為小糯，臺灣謂長糯．

稻的分類不一，更有不黏而早熟者曰秈，不黏而晚熟者曰秔．朱駿聲云：「秔，稻屬，从禾亢聲，或从更聲，不黏稻也．按次于稬而黏于穮者曰稉，今北方所謂南米大米也．漢書溝洫志：更為秔稻．魏都賦：水澍稉稌．廣雅釋草：秈，稉也．今吾蘇客米謂之秈，即穮也．主米謂之稉，其性和柔，其黏者謂之糯，即稬也．」

說文：「穮，稻之不黏者．从禾兼聲，讀若風廉之廉．」力兼切．段注：「凡穀皆有黏者不黏者，秫則稷之黏者也，稌則黍之不黏者也．稻有不黏者，則穮是也．今俗通謂不黏者為秈米．」集韻、類篇皆云：「方言江南呼稉為秈，亦作粳作籼．」按說文玉篇皆有穮無秈，蓋秈即穮字音變而字異耳．廣雅曰：「秈，稉也．」渾言不別也．

按穮、秈雖音變而字異，要皆仍指稻之不黏而早熟者，猶之秔稉音同而字異，亦皆仍指稻之不黏而晚熟者．

稻，今為晧韻，情老切，一年生草本植物，屬禾本科，東南各省普遍種植，有稉糯二種：稉，學名作 Oryza Sativa，莖圓而中空，高三、四尺，有葉互生，狹長平行脈，葉柄為鞘狀，莖鞘抽穗著花，花小，無萼及花冠，雄蕊六枚，雌蕊一枚，實為穎果，本作秔．

糯，即糯米（Oryza Sativa, Var. Glutinosa）形態多與粳同，米特富於黏力，製糕釀酒，靡不成宜。

穀之去殼者通稱米，米之見於卜辭者如次：

一、甲申貞：王米于囧㠯祖乙，
其冗臣小示，
庚寅貞：王米于囧㠯祖乙？
粹二三七 （圖八）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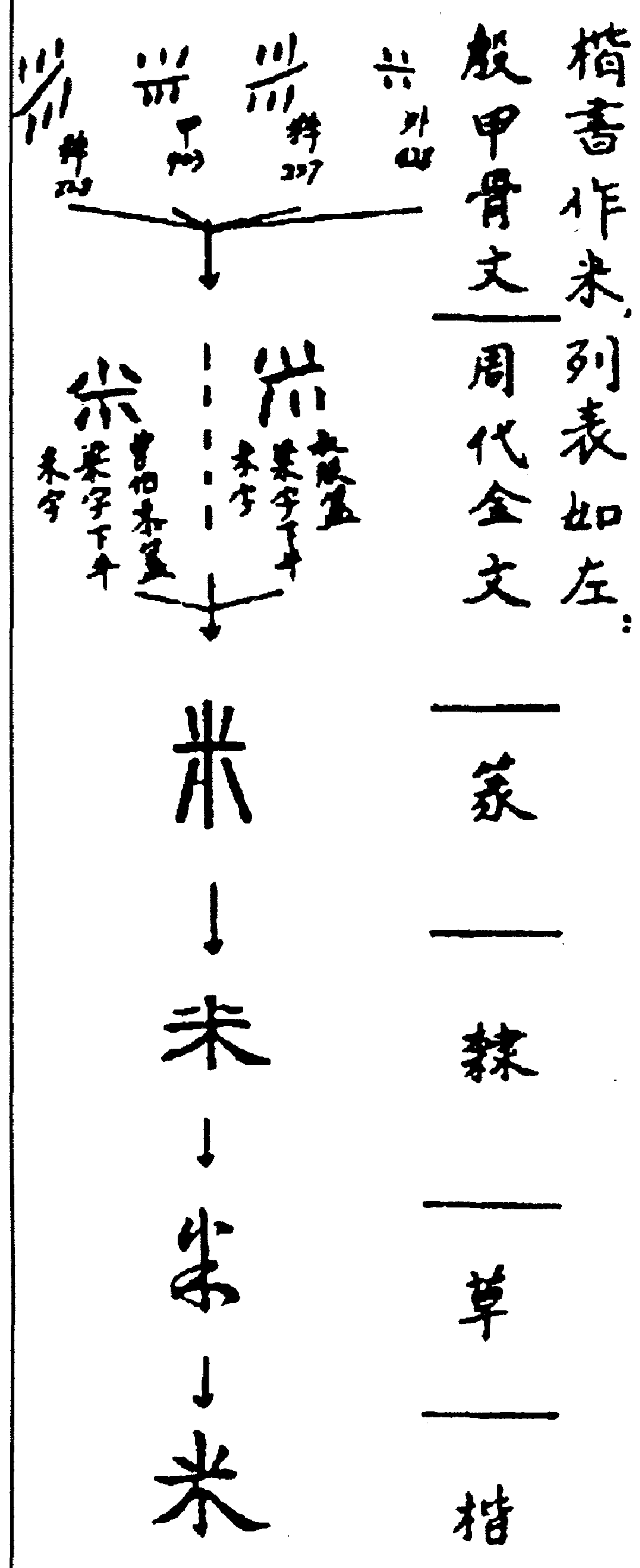
粹編釋文「米蓋讀為麴，周禮大祝『一曰類』，注云『類，祭名也』，小宗伯言類社稷宗廟」則宗廟之祭，亦得用之。㠯蓋讀為祀。（麴从頪聲，頪从米聲，例可通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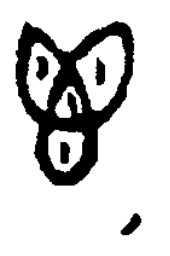
二、1. 己巳貞：王米囧其登于祖乙？
2. 己巳貞：王其登南囧米，叀乙亥？
3. 丁丑貞：其又亻歲于大戊，三宰，丝用。
4. 囗令囗酉囗。
5. 戊子貞：其尞于洹泉，大三宰，俎宰？
6. 戊子貞：其尞于洹泉，三宰，俎宰？

甲九〇三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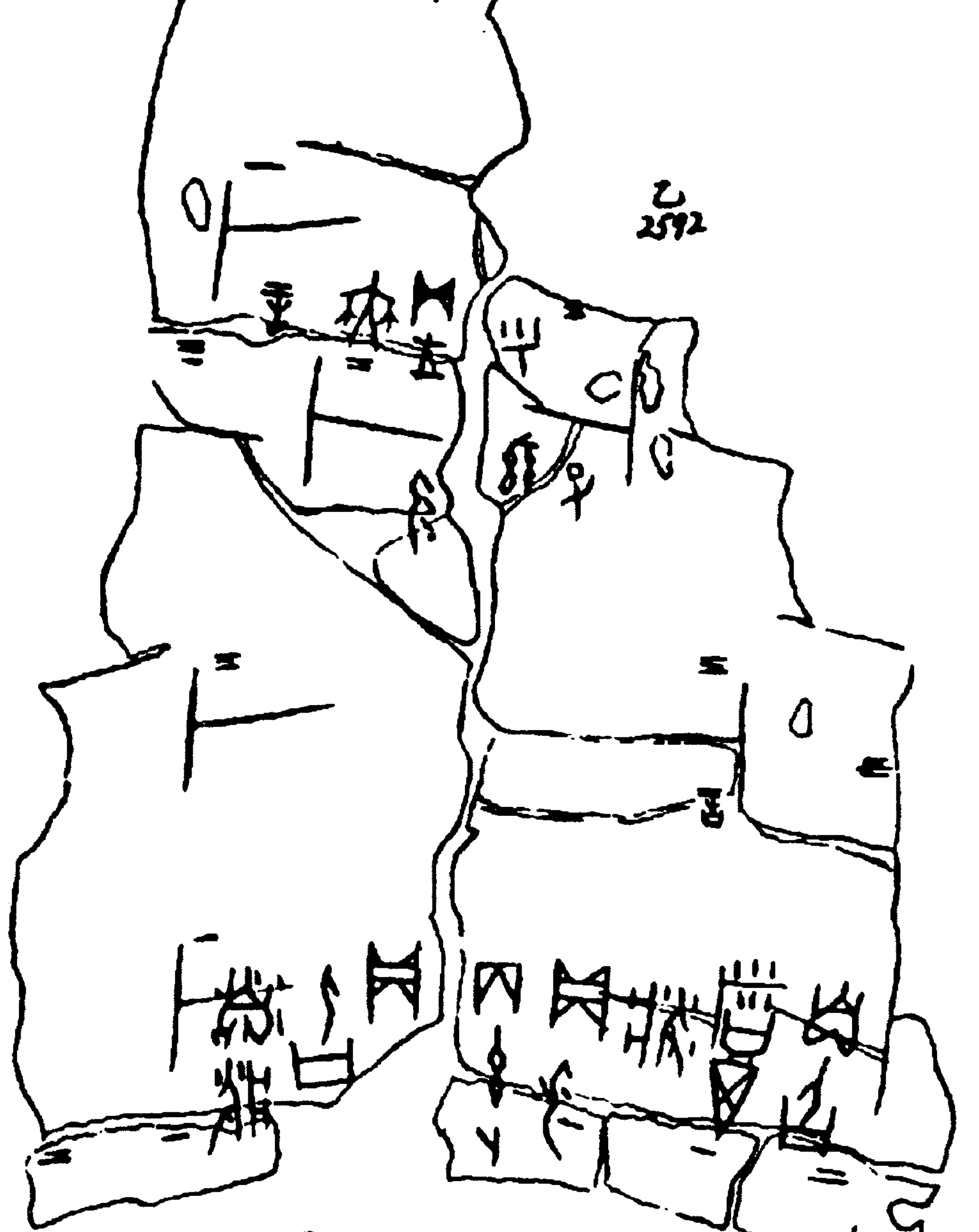
甲編考釋：「1. 米，莘釋（三七）疑其當假為麴，為祭名。騈三（一三葉）則謂當讀為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之弭，亦祭名也。兩說墟研（三八七頁）已非之，非之是也。按米即米穀之米。囧字已見二七八片，當為倉廩一類之物，於此則作動詞用。米囧，意謂新米已入倉廩也。故下文言登于祖乙。登于祖乙，乃為新之祭也。2. 此囧字則為名詞，南囧米，謂南倉中之米也。3. 大戊即史記之大戊，中丁之父也。5. 洹泉，即洹水，鄰於殷都之河流也。大三宰，當是三太宰之意。此片字中塗墨，字畫皆平底，似經刻削過。」

米字甲骨文作米（鐵七二.三），作米（粹二三七）字形象米粒排列之狀。石鼓文麇字从米，曾伯泰簠粱字下半作米，叔朕簠稻字下半亦作米，小篆字形變作米，隸作米，楷書作米，列表如左：



說文米：「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凡米之屬皆从米。」（莫禮切）釋例：「米之形本難象，故字不甚明晰，四點米也，十則聊為界劃耳，凡凌雜之物，皆此形也。鹵則鹽也，𠧪蓋米斜書之，胃中之米變矣，故𠧪從之。」畫直以米為矢字，从米而曲其頭，與鹵中之斜向者同意。石鼓文麇字从米，以一為梗，而六點則米也。博古圖𠧪作，似是全體象形字。注說文者，概以「四點米也，十為界畫」釋米字，不知其字形自小篆已訛變，甲骨文有尞字作米（續四.二二.〇）知十為構木者，非米也。

米，今為薺韻，宓禮切，乃粟實之總稱，稻之實為大米，黍稷粱秫之實為小米。他物之實亦有稱米者，如菰米、薏米、花生米。米姓乃楚國之後，西域康居支庶分為米國，其子孫入中國者，亦以米為氏。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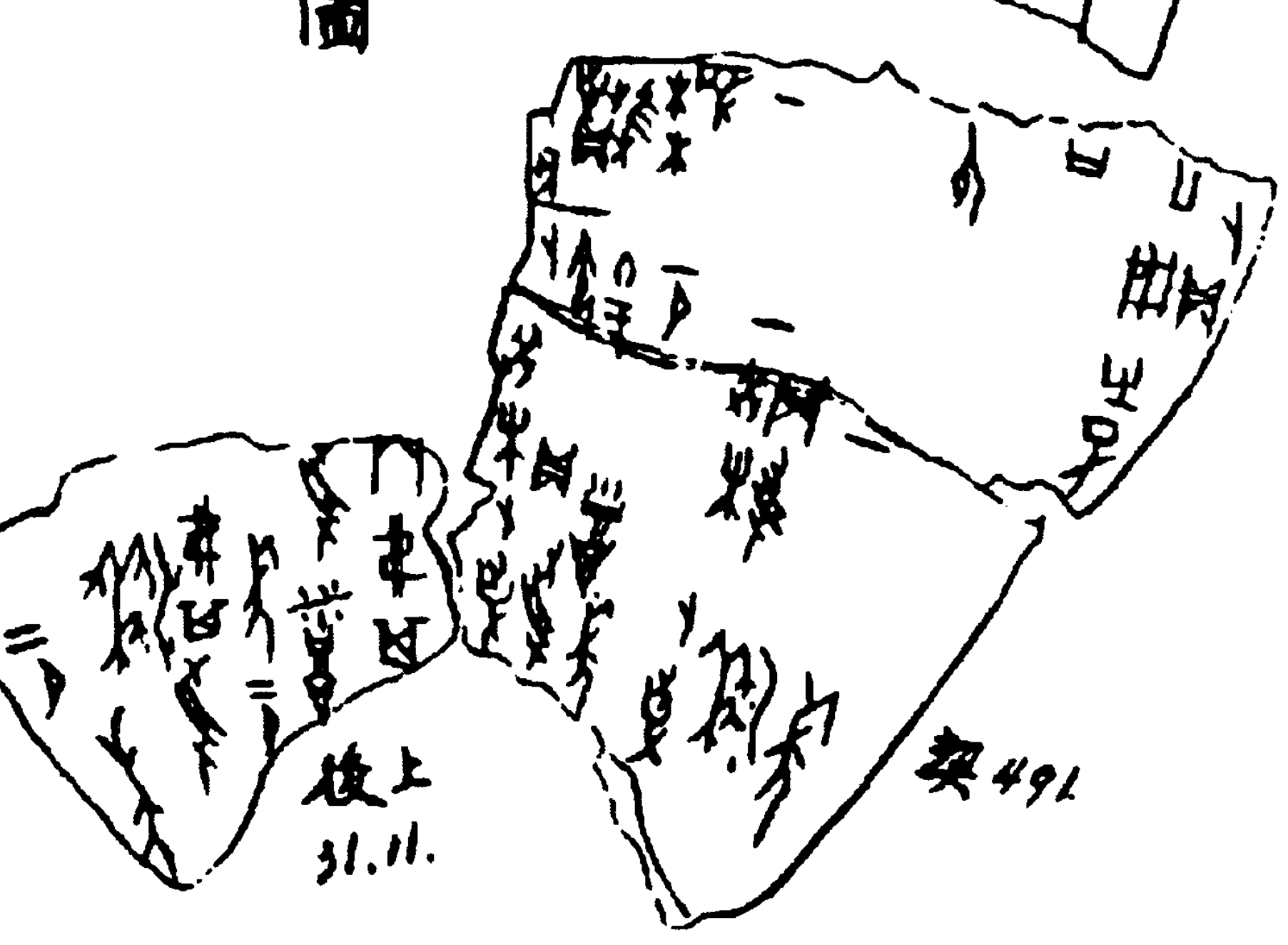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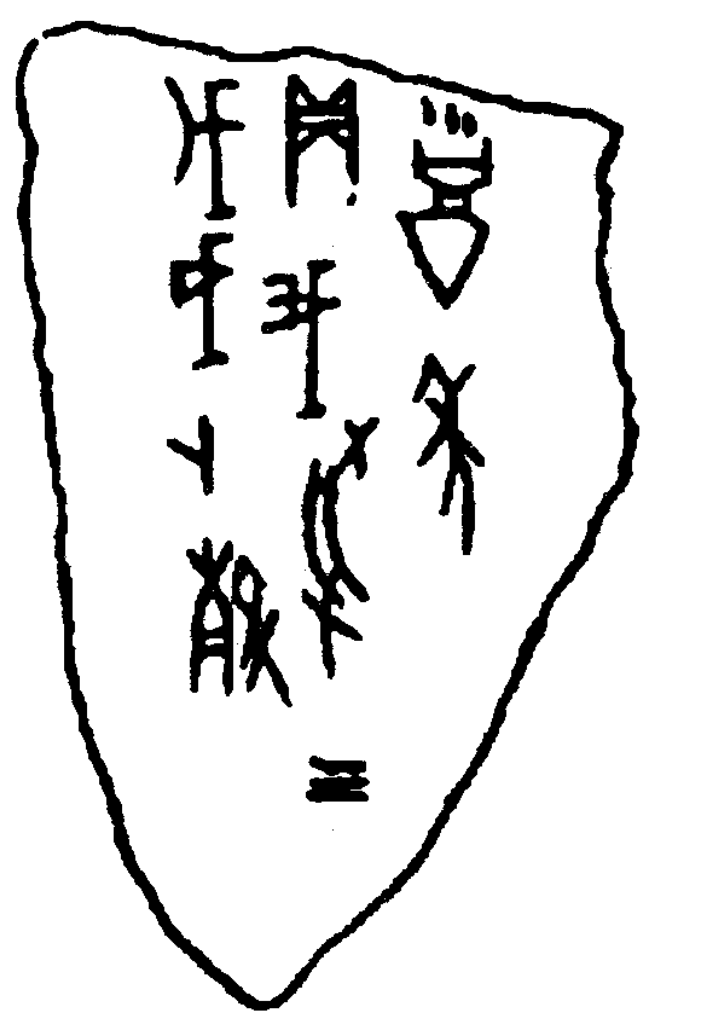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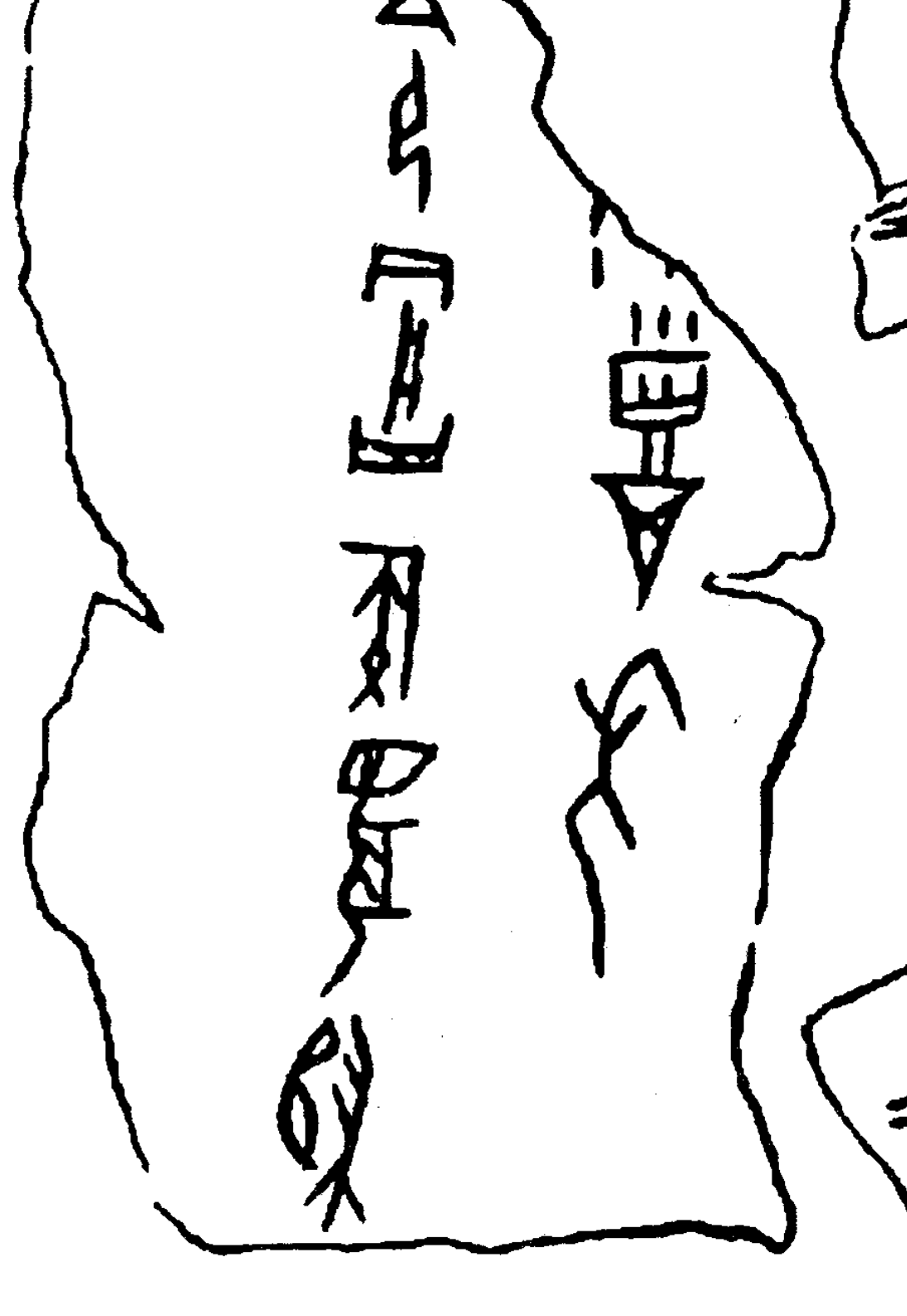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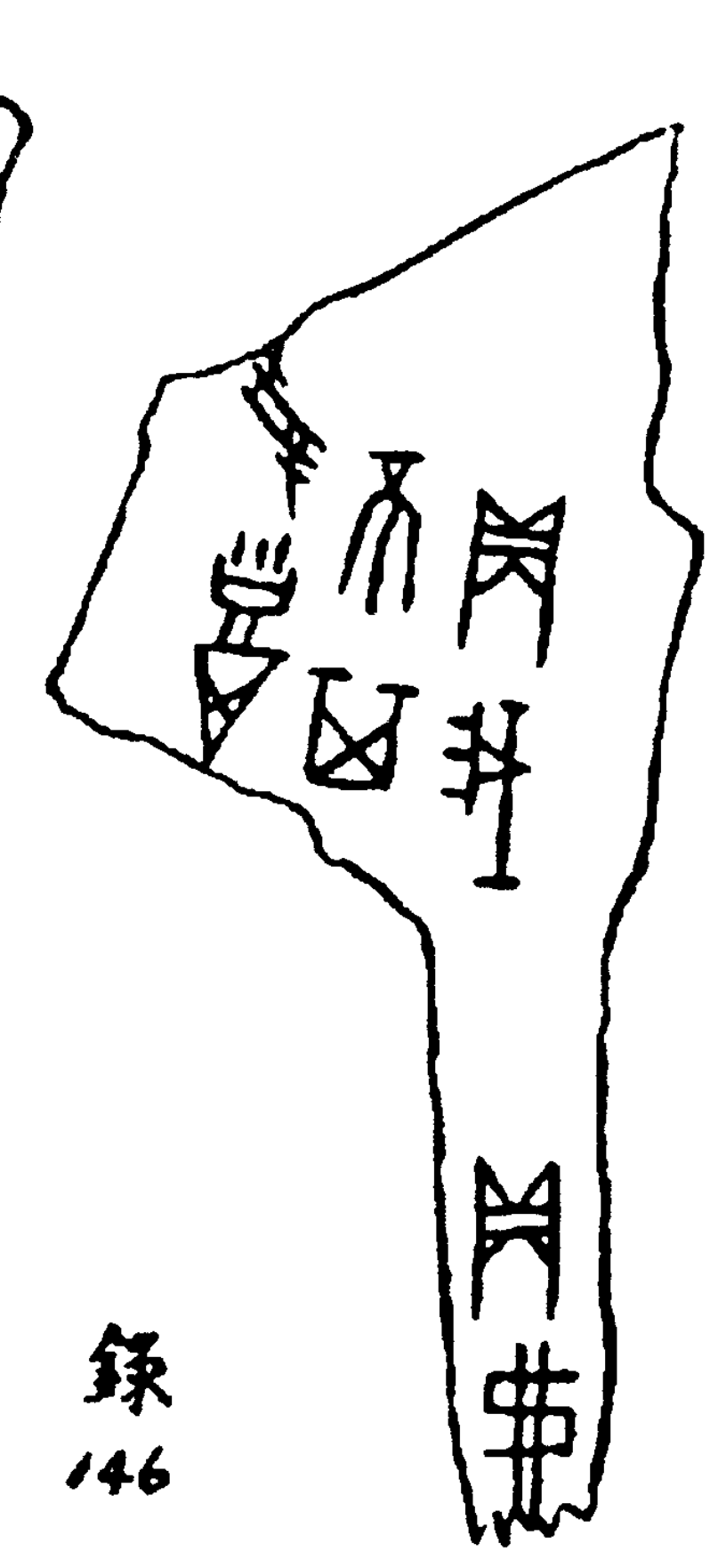
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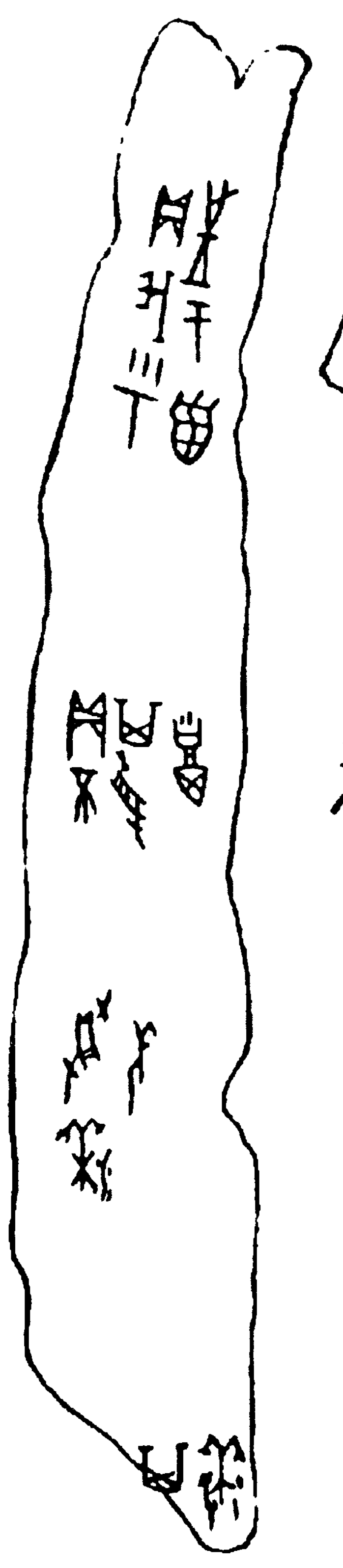
圖三 粹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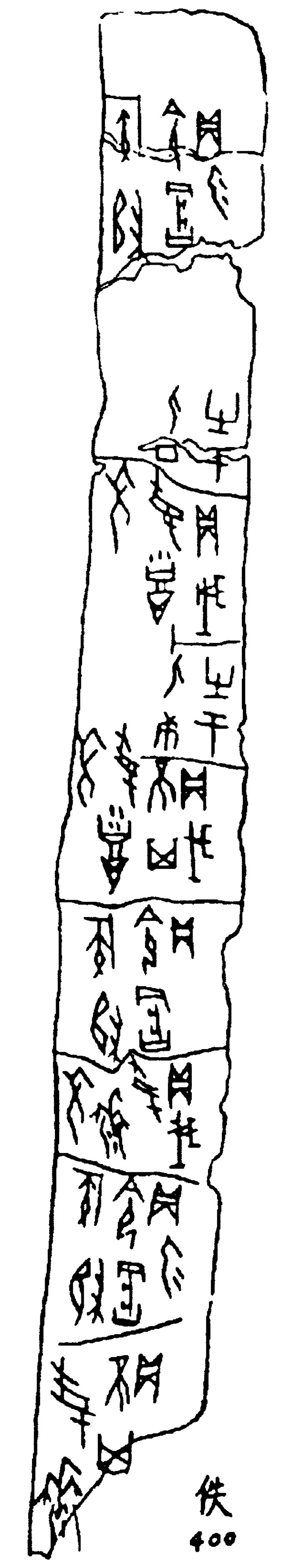
圖四 珠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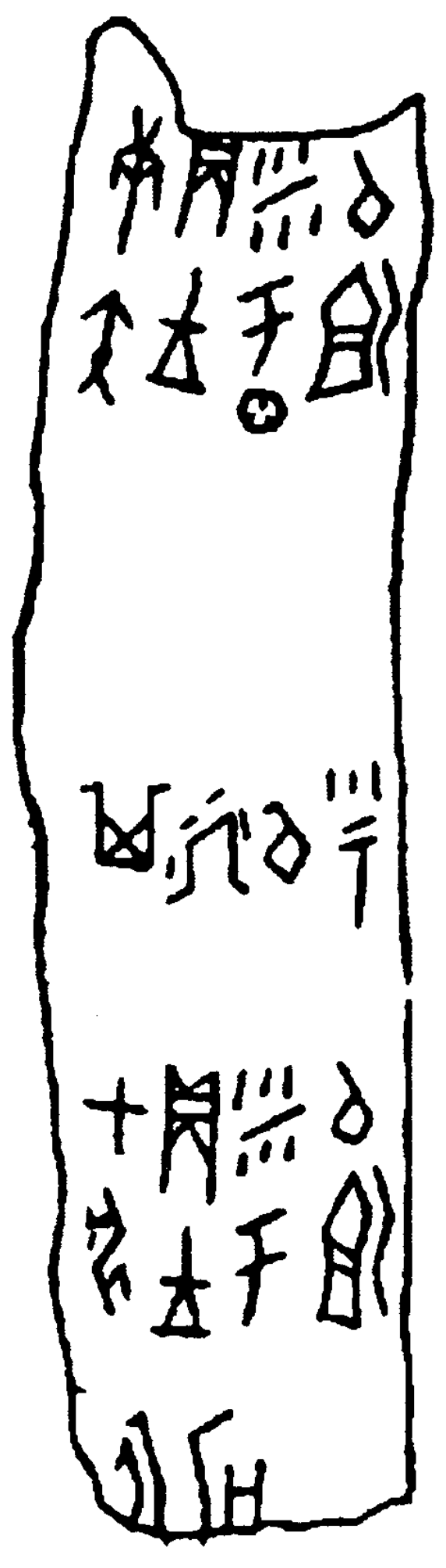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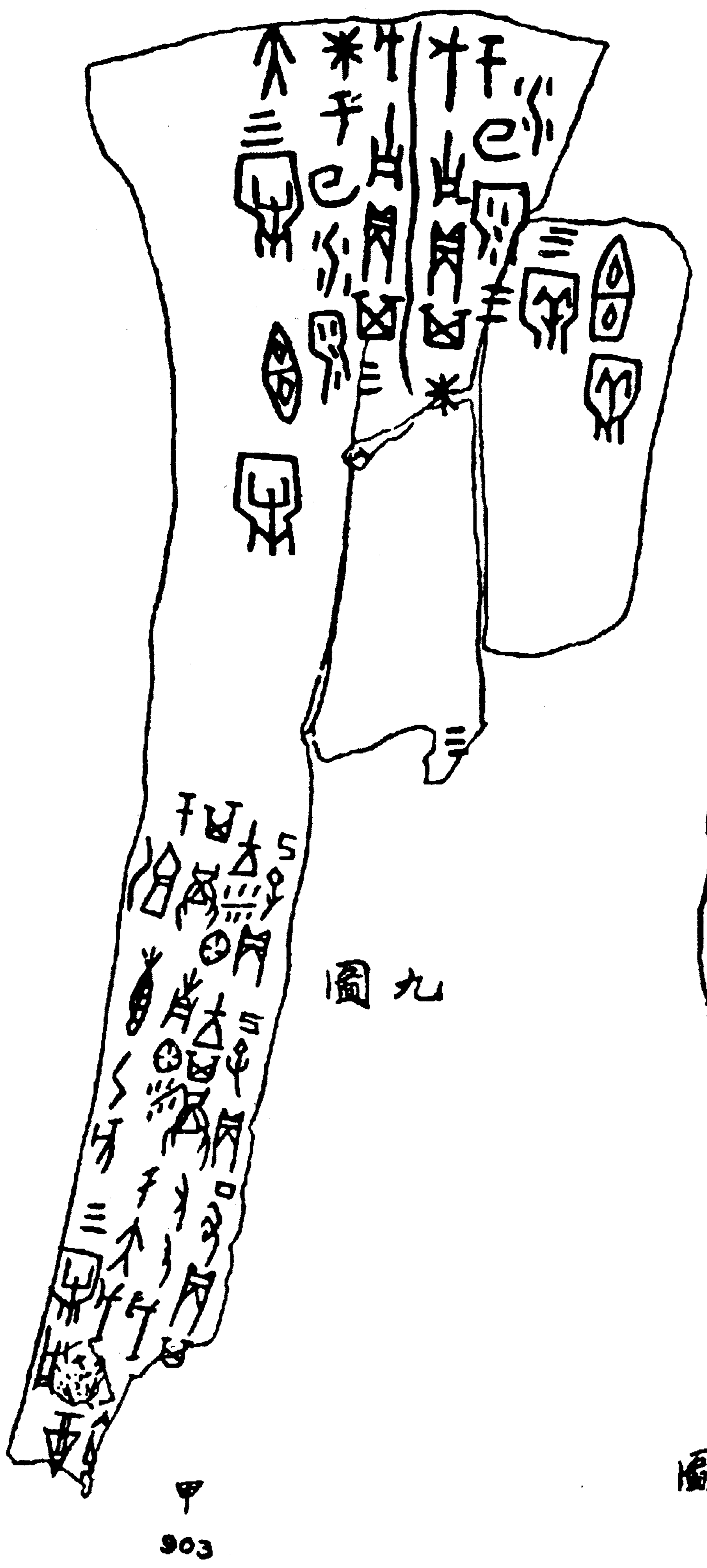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二冊，一九六三年六月）

釋𠭯

金祥恒

甲骨文中常見之𠭯，孫詒讓釋為癸曰：

此字奇古難識，以形考之，實即癸之異文。說文癸部𥎨籀文作𥎨，从癶从矢。此下从又，與厌作厧偏旁矢形同。上从山即癸上變體。金文冊父癸父乙卣並作𣎵可證。蓋本从三个，後傳寫流變迺作癶，相反遂成癶字。籀文實本於此。然與𥎨形聲具遠，此文尚可尋其流變之軌迹也。（契文舉例上）

郭鼎堂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癸字下云：

癸乃𣎵之變形，字於古金文中習見。羅振玉曰：顧命鄭注戣瞿，蓋今三鋒矛，今𣎵字上正系三鋒，下象著地之柄，與鄭說合。𣎵為戣之本字，後人加戈耳。（金文編附錄上）案此說無可移易，知𣎵之即戣，則知㐅㐅亦必即戣之變矣。

郭氏取孫羅二氏而釋之，𣎵是否為㐅之本字，癸之朔誼是否為三鋒之戣，姑且不論。然𣎵與㐅在甲文中形義不一，無容置疑。㐅為天干之名，而無作𣎵者，故㐅與𣎵決非為一字，不得謂㐅㐅為𣎵之變，亦明矣。𣎵之形體，繁簡不一，葉洪漁前編集釋云：

森按卜辭之𠭯，繁文作𠭯𠭯，如云：「庚寅卜，貞，由𠭯人令省，在南啚。十月。」（四、二五、圖一）「乎多𠭯尸𠂤于敎。」（五、八、一、圖二）「貞王勿去𠭯。」（五、四、三、圖三）「卯卜，貞𠭯尸亡囚。」（六、三七、四、圖四）曰𠭯人，曰𠭯尸，曰多𠭯君，曰去𠭯，𠭯似為國名或地名。多常疑即𠭯之異稱。𠭯與金文𣎵是否一字，尚難臆斷。本辭曰大𠭯，亦未詳其誼。金文之𣎵，似亦不能遽認為癸也。（考釋卷二）

葉氏謂𣎵似亦不能遽認為癸，則是𠭯與金文𣎵是否一字尚難臆斷者，葉氏未見甲骨文之𠭯亦書𣎵故也。𠭯之書作𣎵如：

貞：

今日

𣎵尸　續存二、七七二（圖五）

辛亥，畢令𣎵人先涉　京都B二一五四（圖六）

亦書作𠭯或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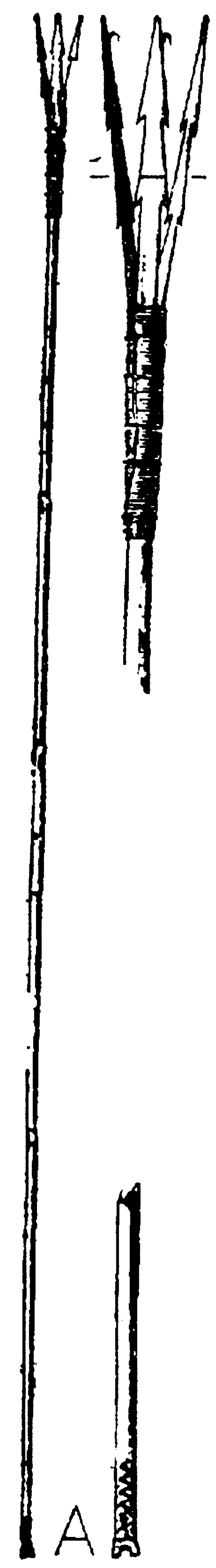
□丑卜，王貞：余乍

于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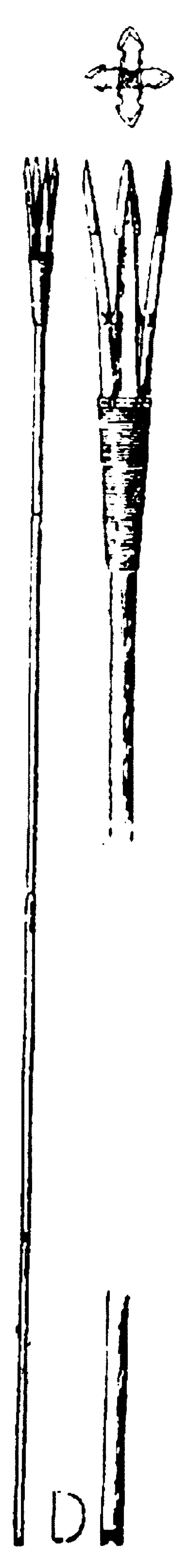
乙亥卜，爭貞：王□出希，不□亡囚？　前四·四一（圖七）

乙丑卜，允貞：令羽眔鳴以□尸从禦協王事？七月。　前六·三七·二（圖八）　前七·三一（圖九）

綜觀上例，□之書體有五，或作□，□或作□□，从↑者鏑也，｜者笴也，夂者或人者栝也。蓋如甲骨文从矢之射作□，□作□，疾作□，侯作□，箙作□，族作□，矢作□，金文作↑□□，箙作□（父文），侯作□（王中媯簠），與□所不同者，一為三鏑，一為一鏑而已。三鏑之矢，不見於史傳，亦不見於地下遺物；地下遺物，今所得見者矢鏑有石、有骨、有貝、有角、有銅、鐵等，而無完整之矢。笴栝易朽，難以保存。即有三鏑之矢，今亦不得見矣！不見於史傳者，或初無別名之故。今見本校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藏有台灣土著民族之弓箭多種，其中有三鏃四鏃之矢，其形狀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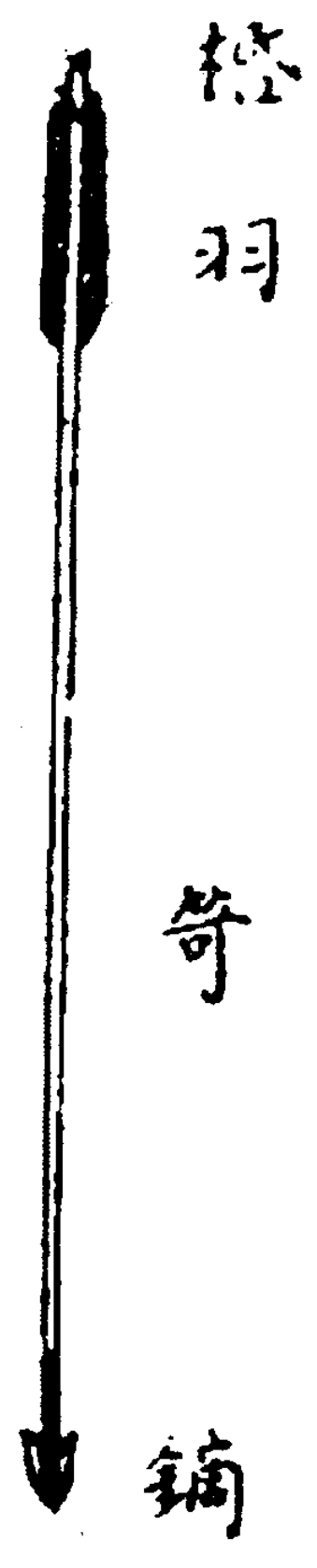


泰雅族三鏃鐵箭



泰雅族四鏃竹箭

標本說明詳中國民族學報第一期喜美君先生台灣土著民族之弓箭形制研究。羅叔言釋為戣，皆誤巾為三鋒，訓木為著地之柄，所謂鐏也，而不知木亦書夂人，象矢之栝，巾象三鏑也。以為尚書顧命「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之戣。鄭注「今三鋒矛」。矛與矢，其形制迴異，矢以射遠，矛以護身，矢賴弓行，矛則不然。故矢有栝，說文「矢，一曰矢栝隱弦處」。釋名「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故書作夂或人，如右圖：



而書作木者，乃夂人之譌。斧鉞戈戚之柄謂之鐏，以甲、金文而言，如戊戌之字作□□，戈作□，金文戈作□，何作□（父乙卣），然無一作夂者，知非其柄亦明矣。故知羅釋戣，非也。

□在甲骨文為國族名，如

气自新□卅（包）　龜甲獸骨文字二·七·七（圖十）

自新□卅。　新三一二（圖十一）

蓋□作□，乃塗改，故其旁重契口口曰。

（气）新□卅包　（圖十二）

這三片係骨面刻辭，為史官契錄向新□徵得牛胛骨卅包六十塊。猶前編七·七·二「气自𠂤卅包，小臣中示，兹」（圖十三）。詳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骨面刻辭董師彥堂骨臼刻辭再考。龜甲獸骨文字一·廿六·四：

貞：牢……新□……出四　（圖十四）

此片為斷簡殘文，不詳其義，然新□之詞，與骨面刻辭同，必然為國族之名。不言新□而獨言□者如：

□戌卜，爭貞：沚乎來，四月。

甲午卜，穷貞：王往出去……

乙未卜，㱿貞：王其去□，告。　前七·六三（圖十五）

前七·二八·三

貞：王其去□告于且辛　新七〇二（圖十六）

蓋武丁欲去□地而告祭且辛也。

貞：于羽庚申出

貞：王勿去□

子漁出从

貞：王勿从沚戠　前五·四四·三（圖十七）

三

貞：王勿去□。　續五·元·四（圖十八）

貞：王去□。

貞：亡其來自西？

貞：王勿去□？　續存二·三八七（圖十九）

貞：王勿去□？　粹一一三四（圖二十）

乙巳卜，爭貞：出于王亥？

丁未卜，爭貞：王往去□于𦎫　後上一二·一〇（圖二十一）

貞：王去□于𦎫

貞：于𦎫　前一·四八·一（圖二十二）

葉氏前編集釋云：「本辭大雩，亦未詳其誼。」蓋誤去為大，故其誼不詳。貞王去雩，于章」香，于日也，章獻也。全辭為貞卜王往雩地而行獻祭也。

去雩
貞：肖勿牛，
王往省，从西，
王往出省
王去雩
王往口省

以上為卜去弗去雩也。

佚三八二（圖二三）

貞：从亾其𡆥？
壬子卜，貞：自今六日出至自雩

續五．一〇．四（圖二四）

此乃貞卜自雩地來也。猶左傳文公十五年「書曰單伯至自齊」。

雩弗其田（禍）？

龜二一五．四（圖二五）

此殘片，卜辭不全，雩之前定有文字，疑貞卜去雩，弗其禍也。

貞：于唐
貞，王去雩于曰

前一．五三．五（圖二六）

乙亥卜，先貞：令羽眔鳴以雩尹从𦔻名事？七月

前七．二三．一（圖九）

雩尹肯，雩地之長也，貞卜命令羽和鳴叫雩尹隨𦔻協王事。龜甲獸骨文字一．二六．一四。

甲午貞：乎雩尹𡆥禽（圖二七）
历骨[illegible]
己口貞，山召王事？
雩尹𦔻
寧滬四九六（圖二八）
辰
乙巳
乙𡆥
己酉貞
王其令山后叶古？

己酉貞：山召王事
雩尹𦔻
辰

寧滬四九六片乃是拾掇四三一骨折斷之一部份。

掇四三一（圖二九）

丙午卜……甲
雩尹出禽？
續存二三三（圖三十）
乙卯卜，貞：雩尹
新二三三八（圖三二）
貞……今日……朿尹
續存二七二一（圖五
乎多雩尹𠂤（師）于教？
王族
前五．八．一（圖三

許多雩尹𠂤（師）于教，多雩尹𠂤（師）之多或謂諸也，如卜辭多臣，多射，多馬亞多馬，多犬，多尹等，全辭為在教許召諸雩長之師也。許召其師，或將有事於戎事也。

口卯卜貞：雩尹亾田？
前六．三七．四（圖三二）

貞卜雩尹無禍也。

辛亥，華令朿人先涉，
京都B二千五四（圖六）

朿人者，朿之民也。全辭為華令朿人先涉黃河也。

庚寅卜，貞：叀雩人令省，在南啚？十月。
前四．三．五（圖一）
叀雩（人）令省在南啚，十二月。
續五．一五．九（圖三三）

省猶視也，察也。後漢書桓馬傳注：「巡守為省，省，視四方也。」荀子王制「省農功」。全辭為貞卜命令雩人巡衛在殷商之南鄙也。

辛酉卜，亘貞：国弗寅雩
貞勿弗寅雩
甲編考釋一八〇。三一七十三一二四十三一二五十三一．三一十四二．〇一六九
（圖三四）

寅，郭鼎堂謂甲文作𡩟若𡩟均象矢，若弓矢形，有作𡬓者，象兩手奉矢，其義為進也。爾雅釋詁下「寅，進也」。詩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云「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寅，進也」。此辭貞卜，進界雩有無禍弗也。

至於雩之音讀，可由其所从之字推測之。後下二二．二：

不𢦏眔？

其𢦏眔？（圖三五）

甲骨卜辭𢦏眔，亦作雉眔、雉眔，如：

雉眔王不受

其雉眔？ 佚九二二（圖三六）

其雉眔？ 寧滬二、五、二（圖三七）

其雉眔吉。

友不雉眔王𠧞曰：弘吉。

其雉眔？

中不雉眔，王𠧞曰：弘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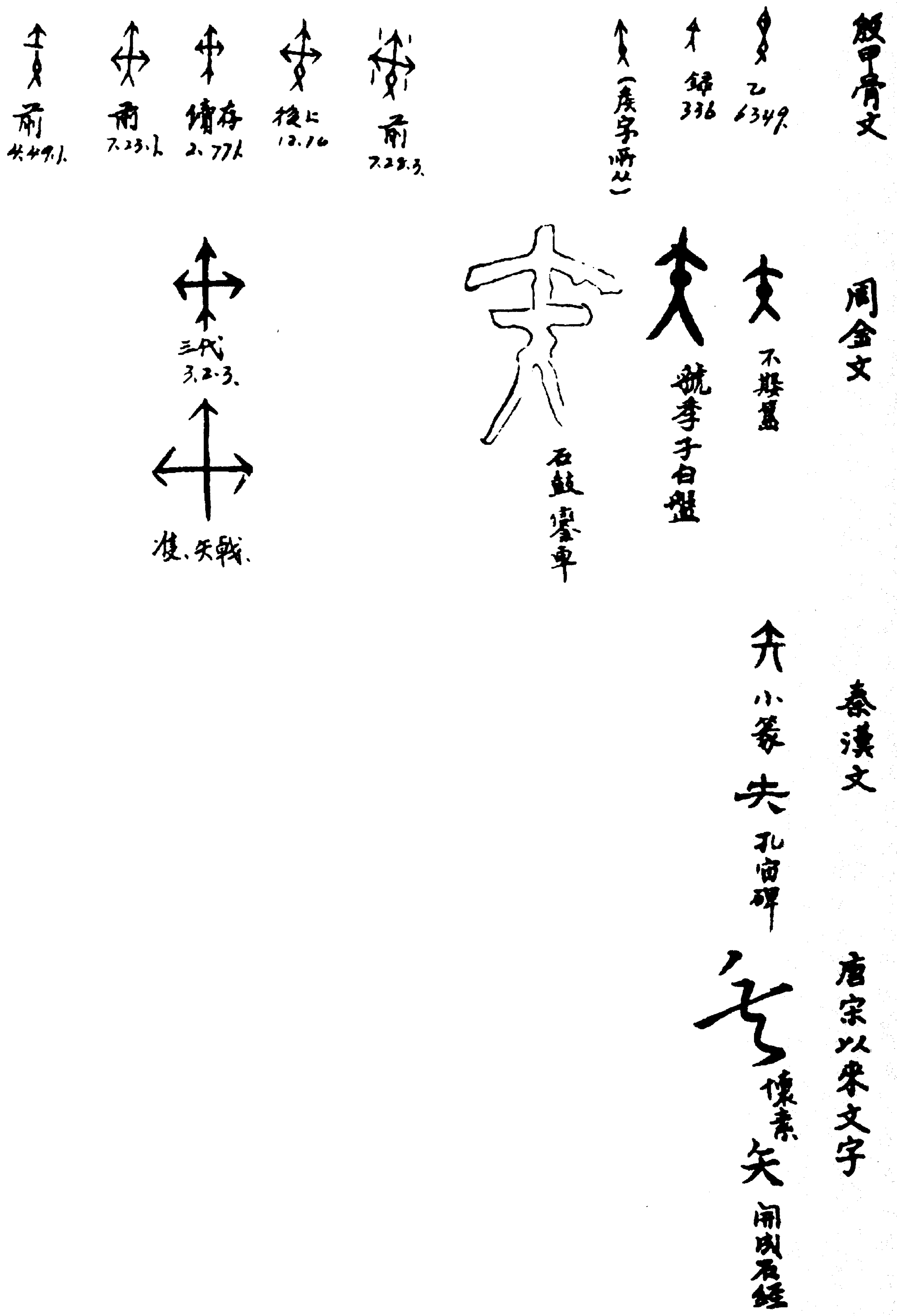
其雉眔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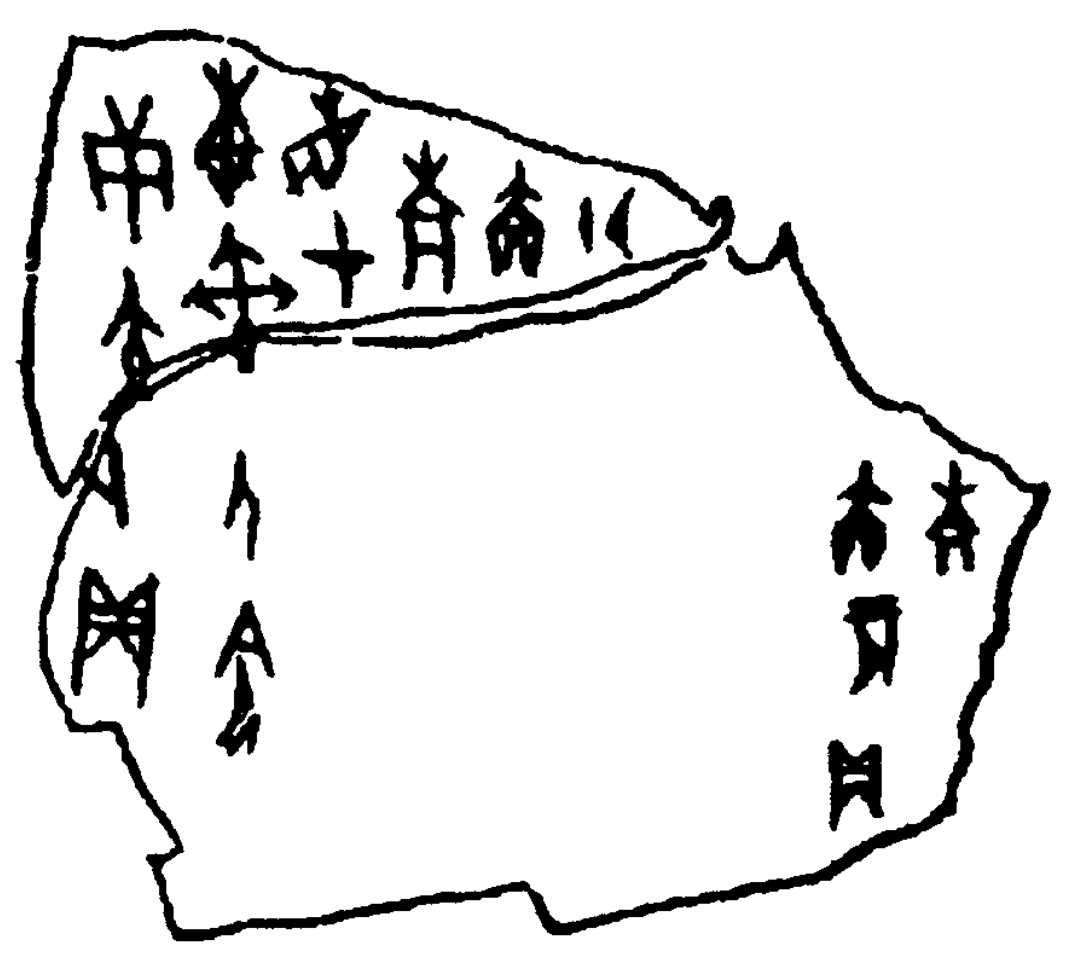
（占不雉眔，王𠧞曰，弘吉） 前五、六一（圖三八）

五族其雉王眔 鄴三、三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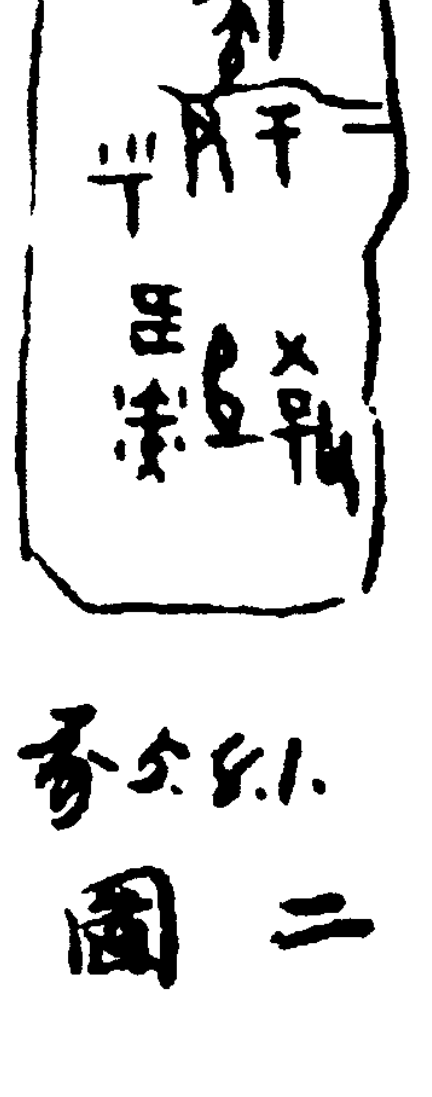
雉字武丁時代作雉，廩辛作𢦏，康丁从矢或增土。康丁所从之𡉈即至字，皆象矢至於地也。其意義為陳軍旅也。方言六「雉，理也」，爾雅釋詁「矢，雉……陳也」。郝懿行疏「旅者，師旅也，人眾須有部別，與陳義近」。猶左傳僖公四年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蓋眾者諸侯之師也。由此可知雉雉𢦏𢦏皆从矢，為矢聲。而𢦏从二𡉈。古文从二或从三同文者，如虫䖵蟲無別，皆為虫也。故其字䇂或䇂，我知為矢而非為戠也。

至於矢字之演變，甲骨文有單鏃之矢作↑與三鏃之矢作↑或↑，金文亦然。如虢季子白盤「王易乘馬，是用左王；易用弓，彤矢其央」之矢作↑，不𡢁𣪘「易女弓一，矢束」之矢作↑，石鼓鑾車「弓孔碩，彤矢□□」之矢作↑，單鏃之矢也。雙劍誃圖錄有戰文作↑（圖三九）三代吉金文存有𥎦（矢）鼎作↑（圖四〇）三鏃之矢也。後世概以矢言之，而↑失傳。小篆作𠂒，說文云：「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从入者，乃鏑形之譌。隸書孔宙碑作矢，真楷開成石經作矢，草書作↑，茲將其演變列表於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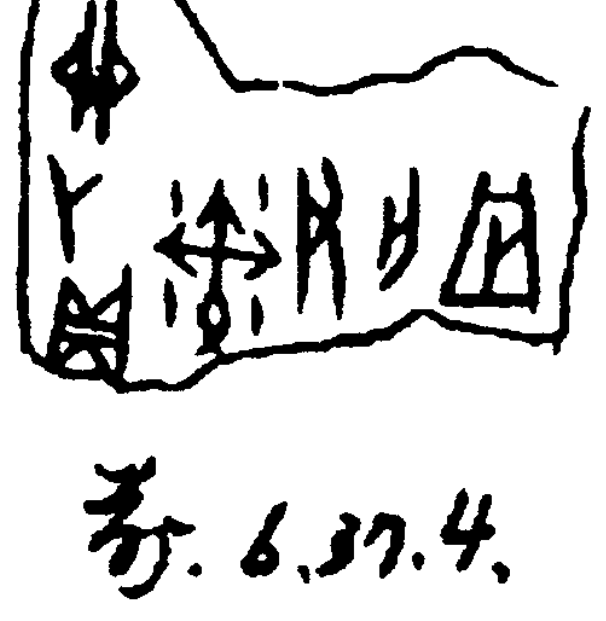

殷甲骨文
乙6349
錄336
（庚字所从）
前7.23.3
後上12.16
續存2.771
前7.23.1
前4.49.1
周金文
不𡢁𣪘
虢季子白盤
石鼓鑾車
三代3.2.3
雙、矢戟
秦漢文
小篆
孔宙碑
唐宋以來文字
懷素
開成石經


前4.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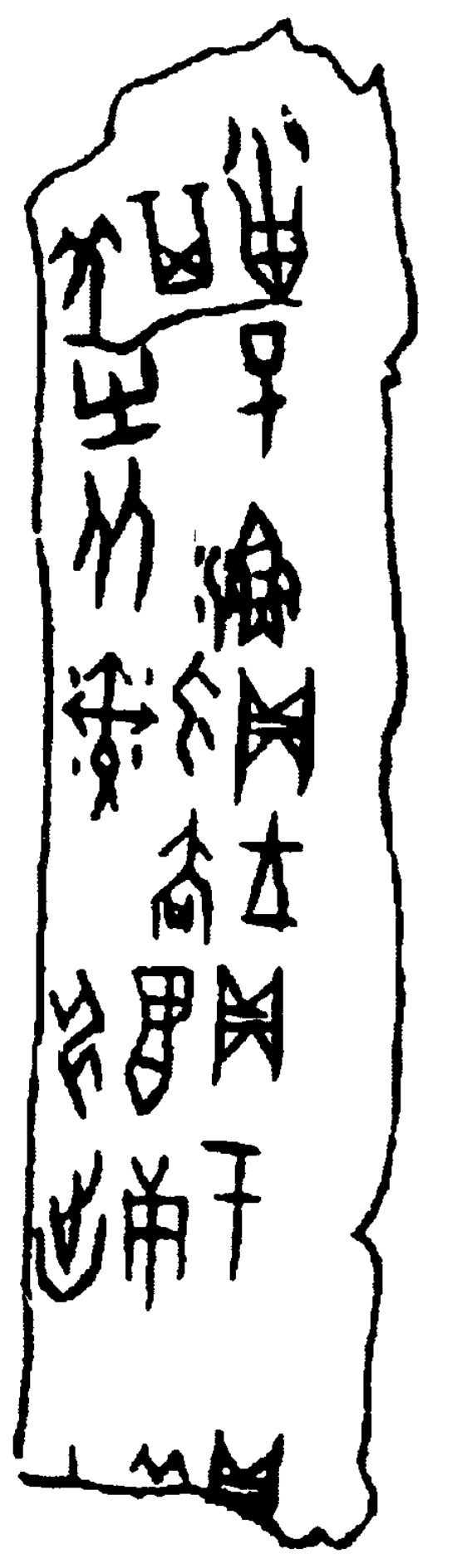
圖一


前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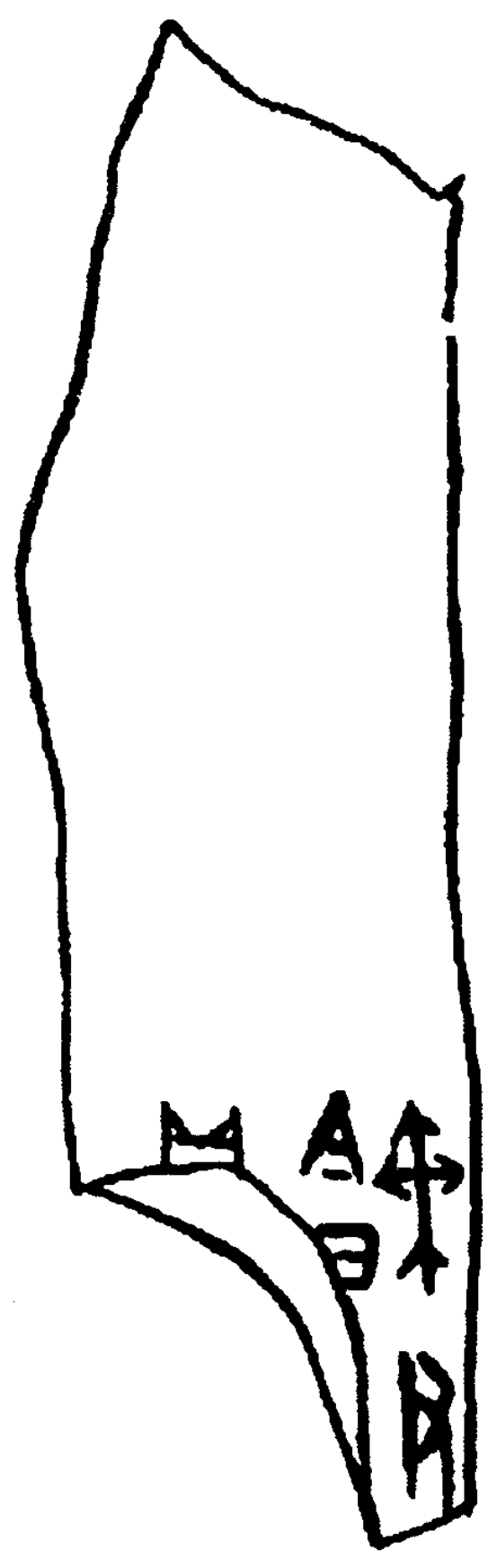
圖二


前6.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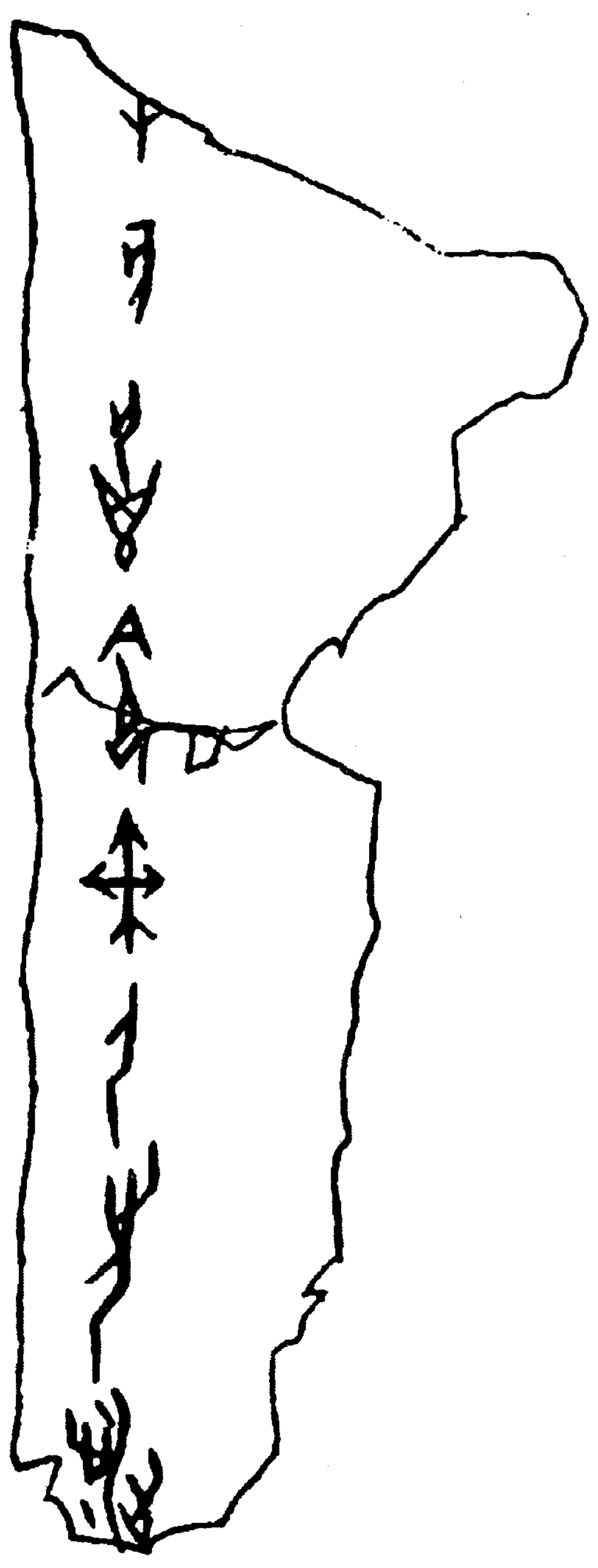
圖三


前5.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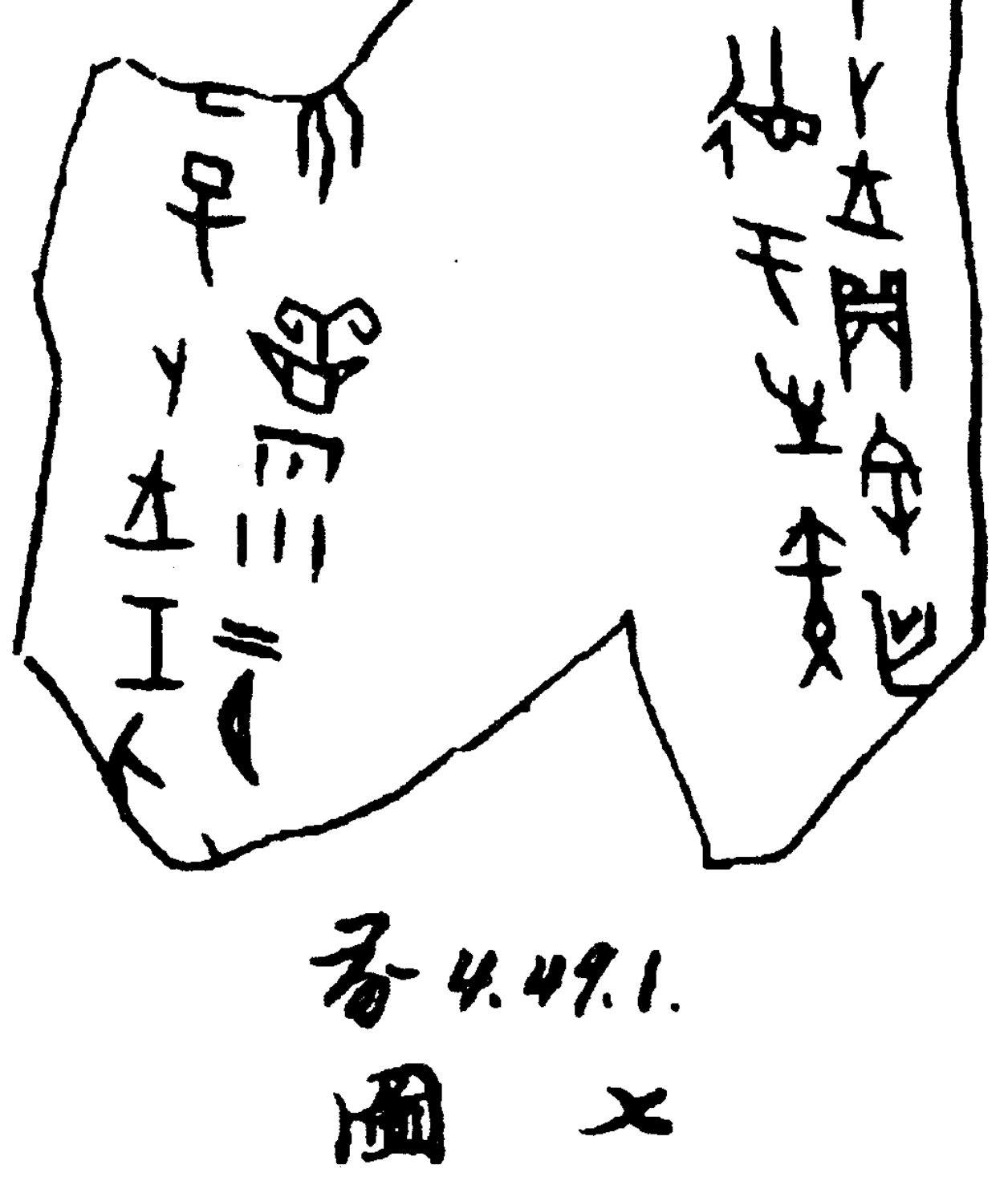
圖四


續存2.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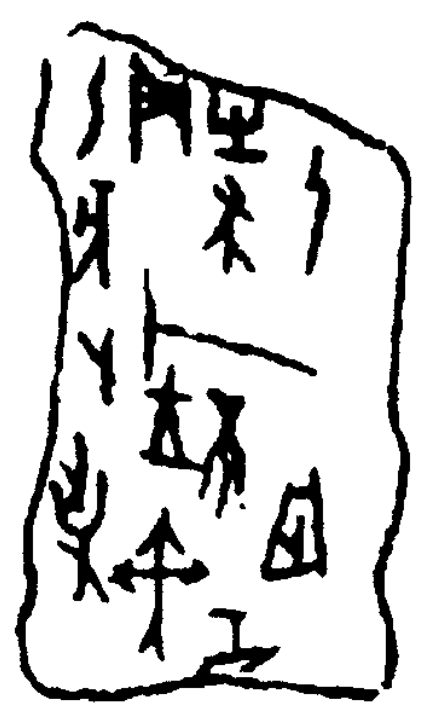
圖五


B.2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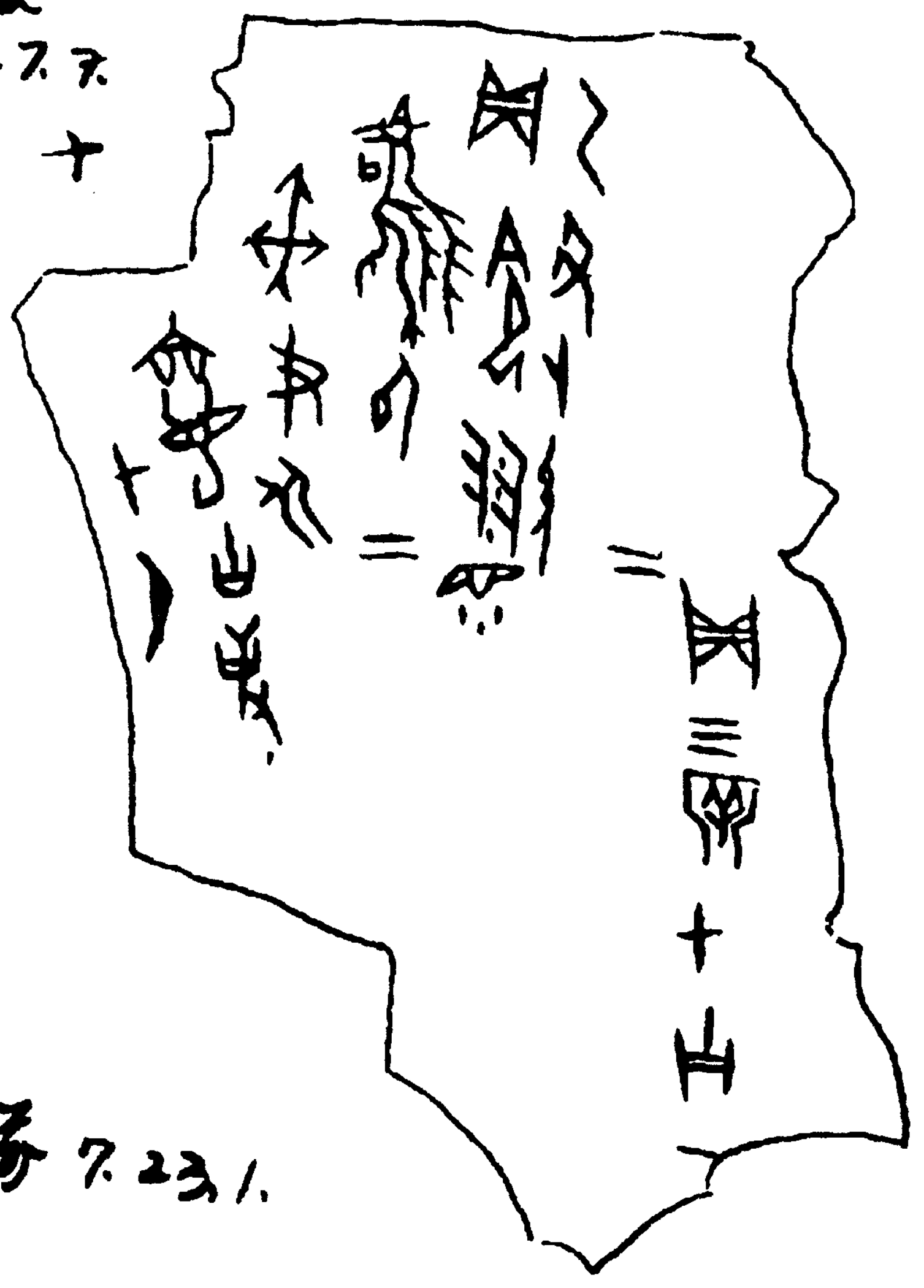
圖六


前4.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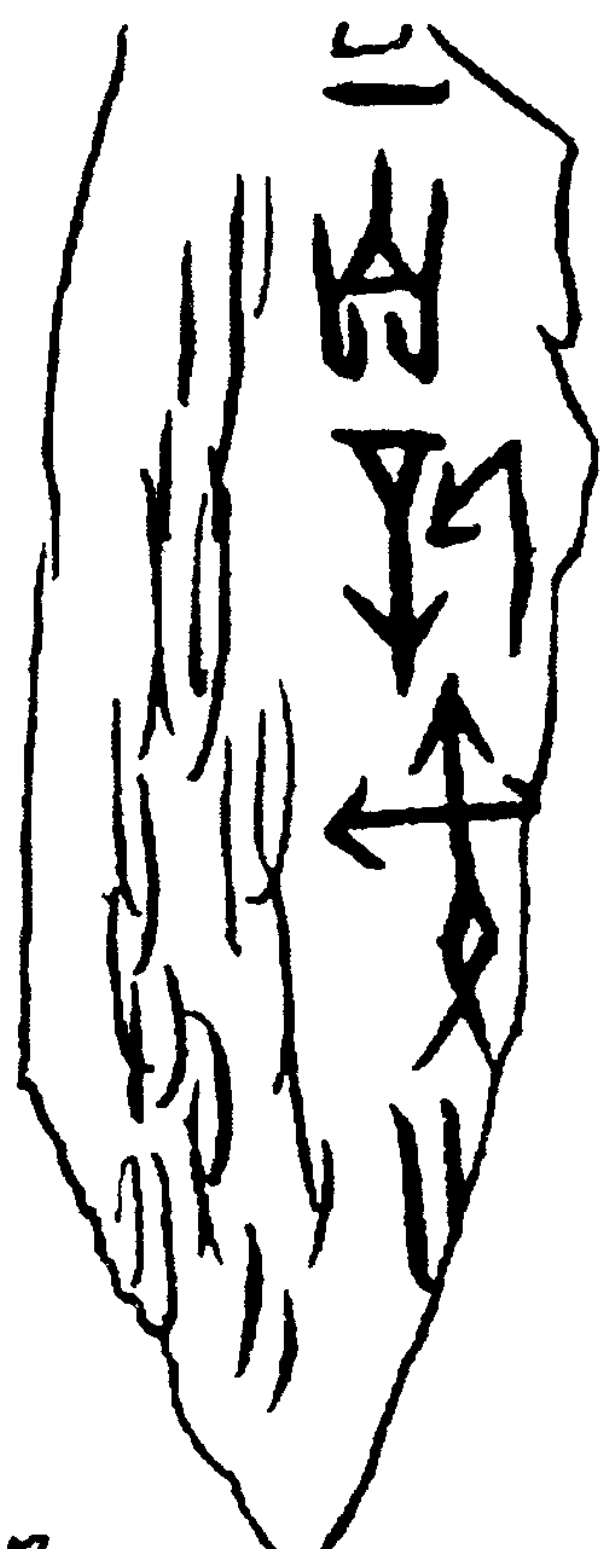
圖七


前 6.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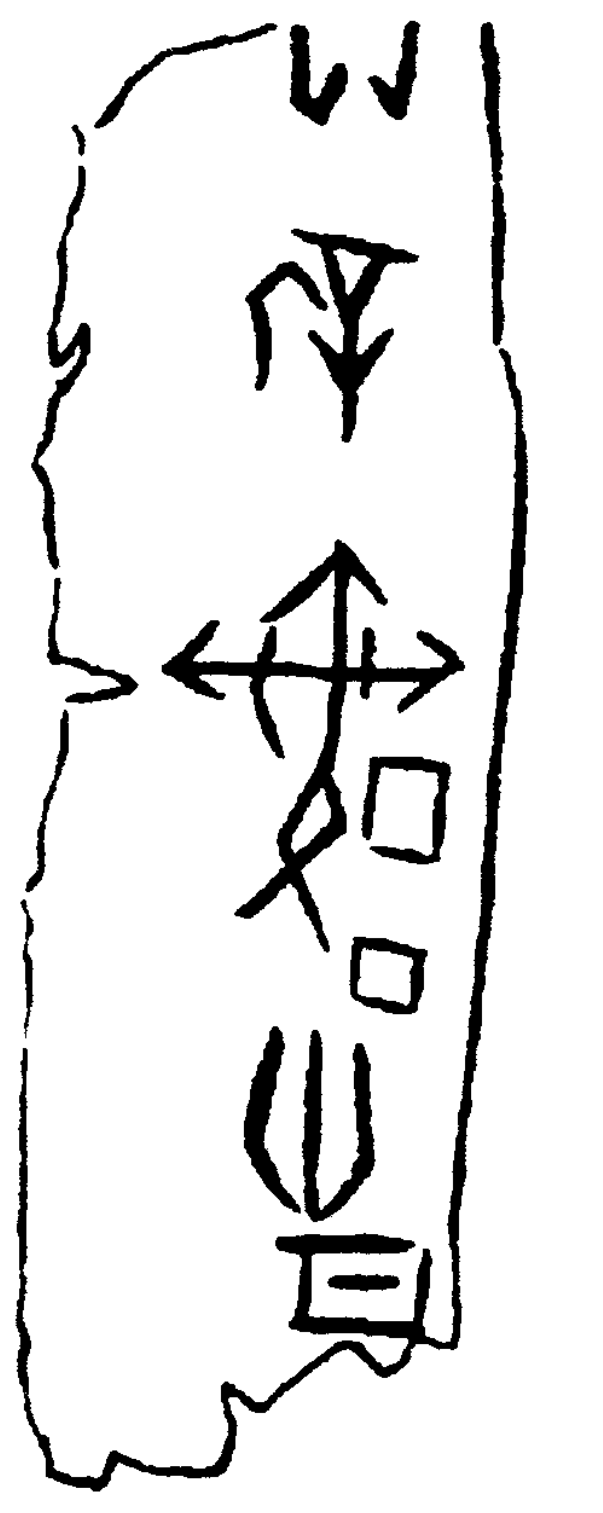
圖八


前 7.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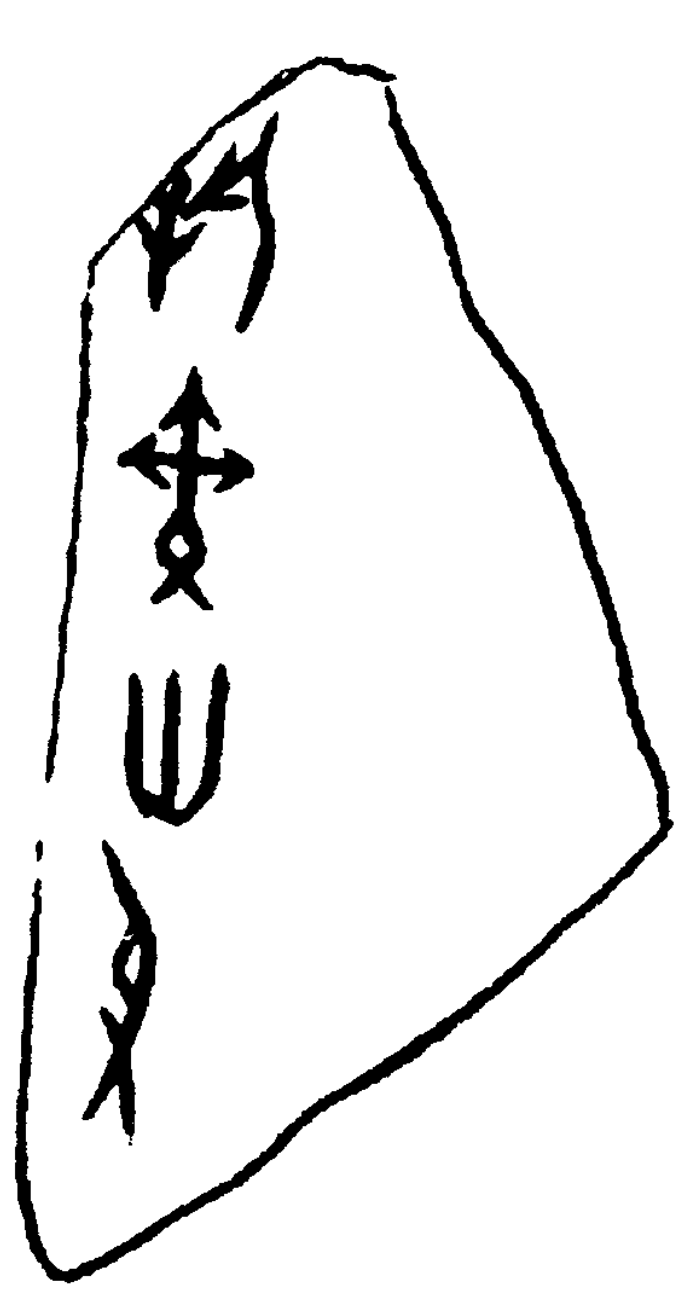
圖九


龜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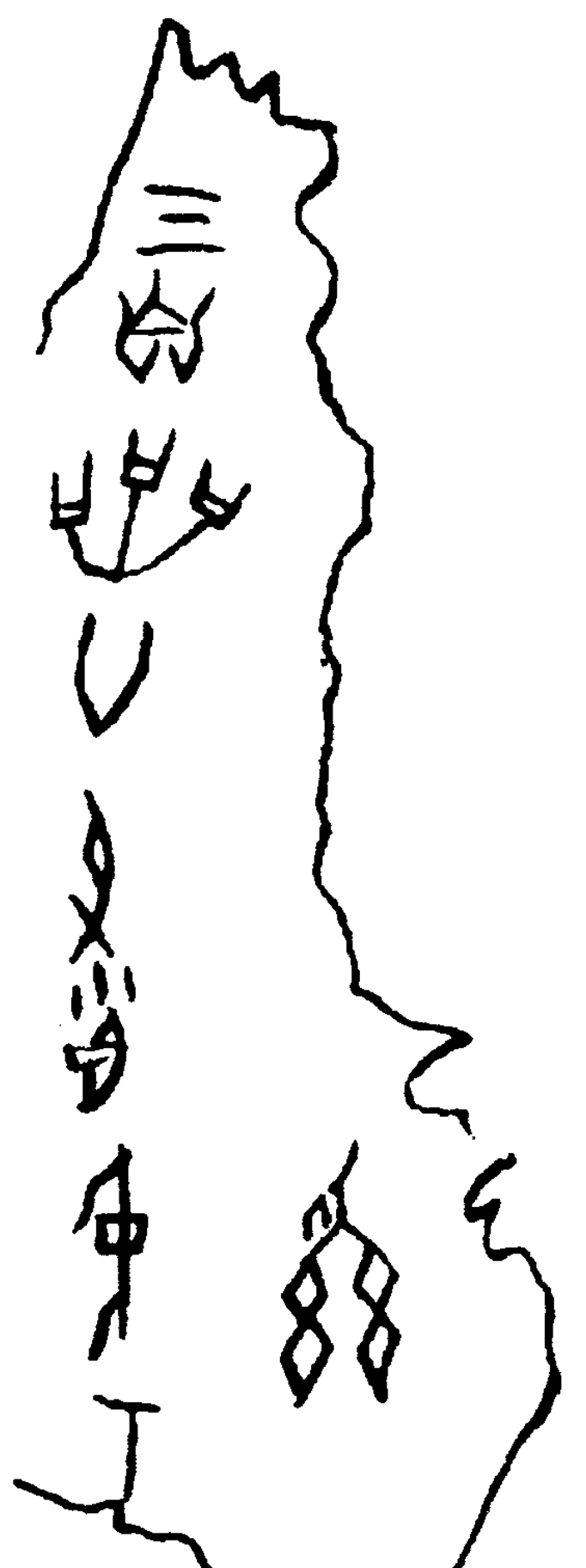
圖十


新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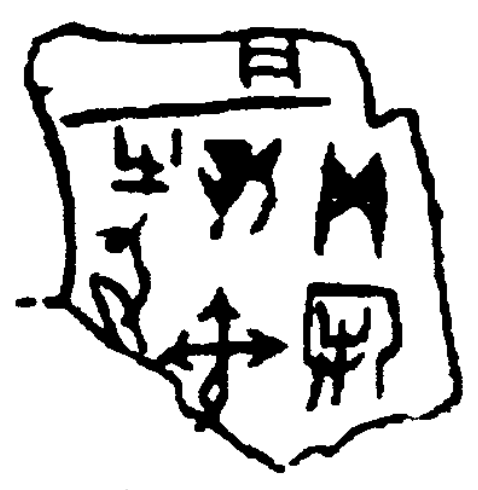
圖十一


明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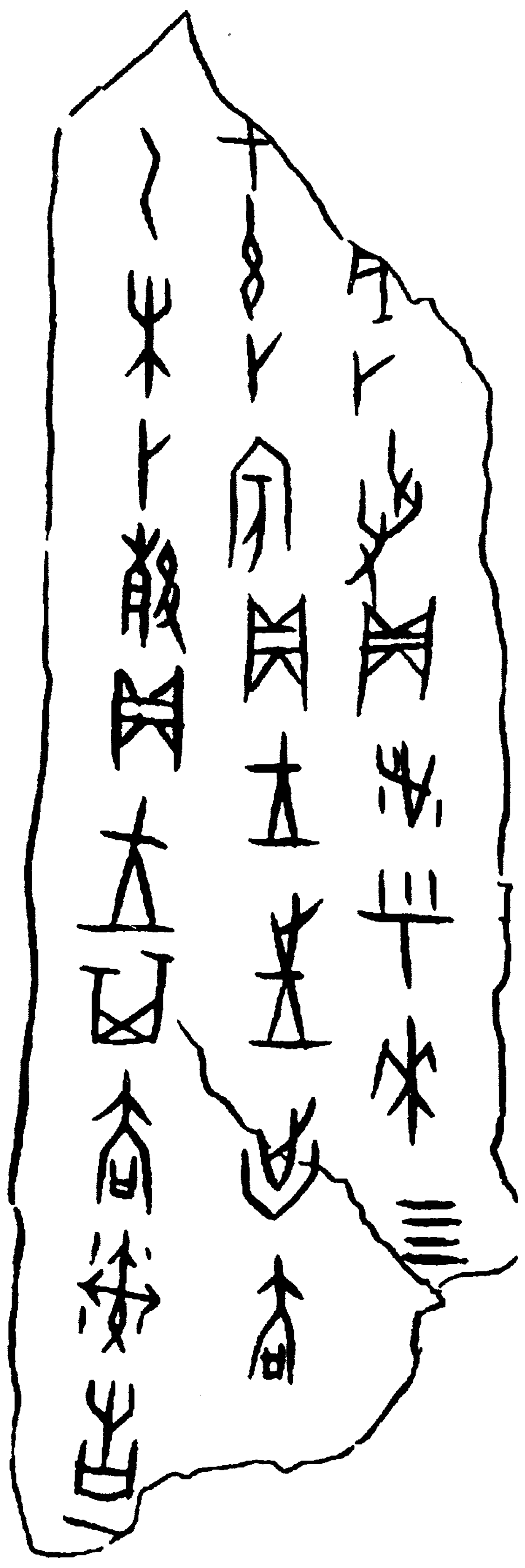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前 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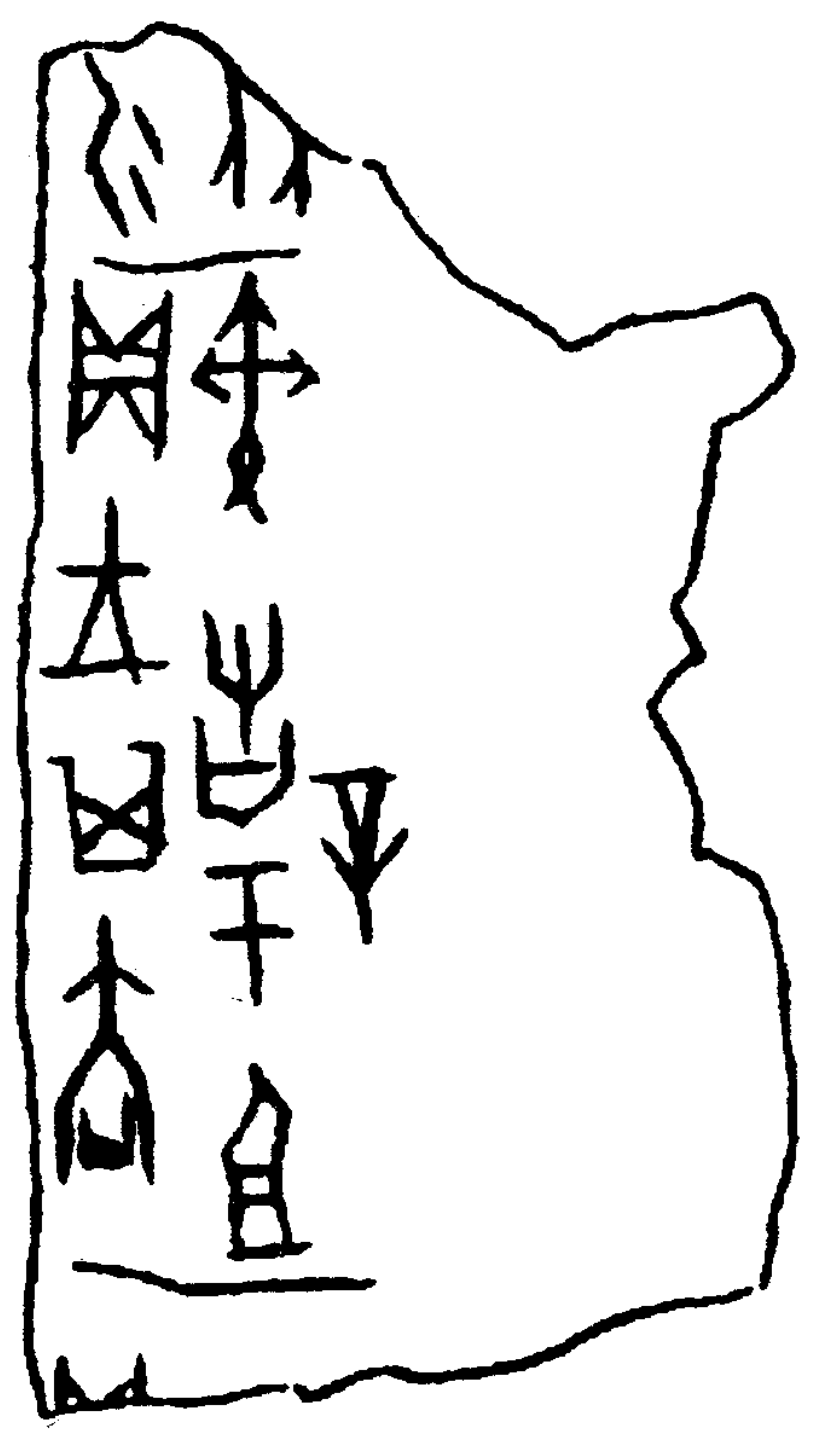
圖十三


龜 1.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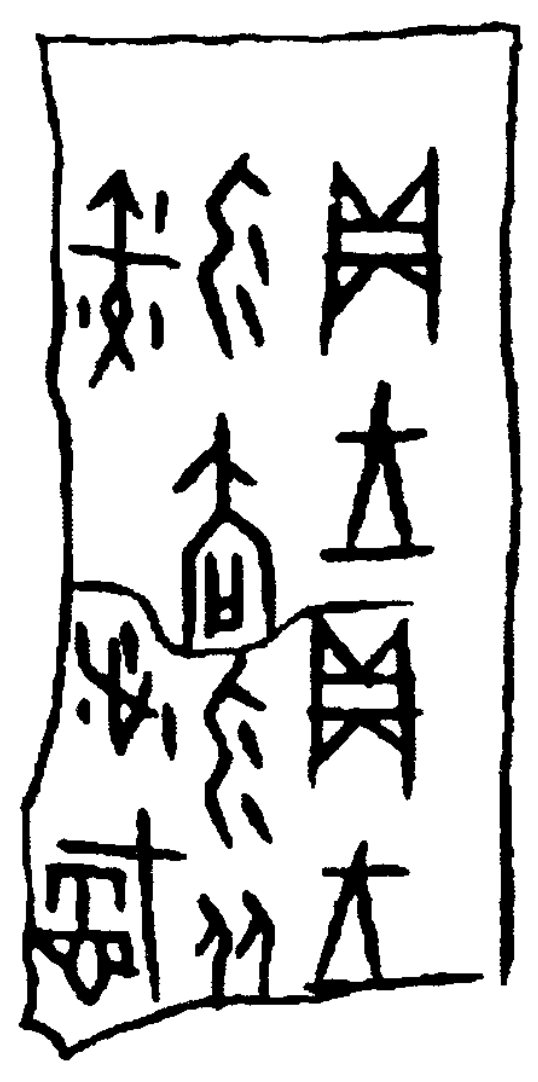
圖十四


前 7.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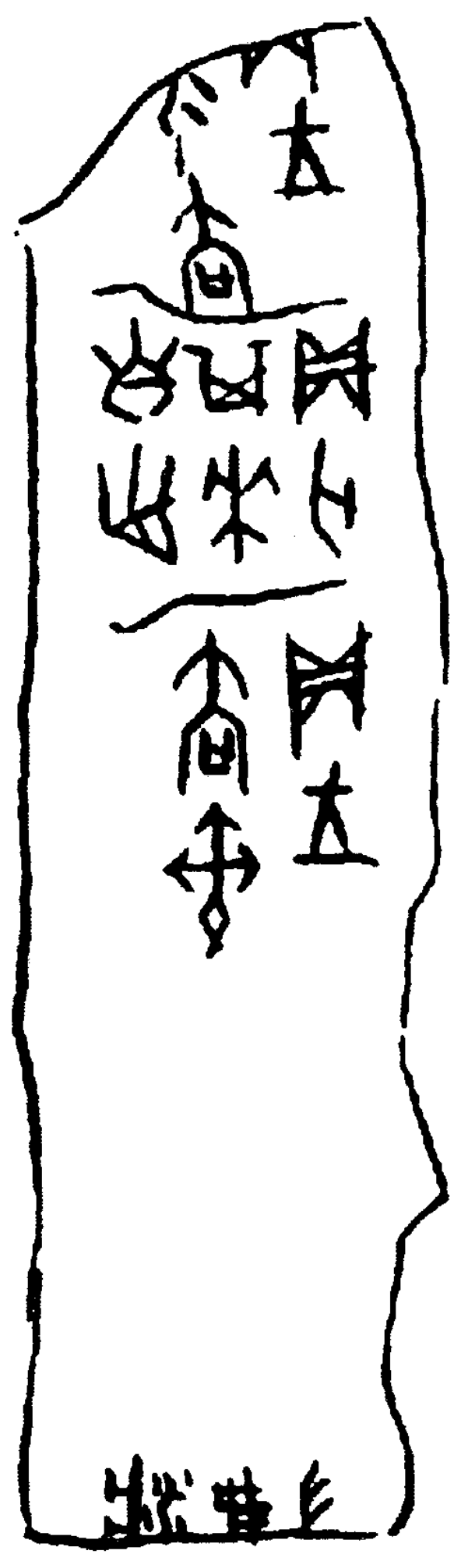
圖十五


新 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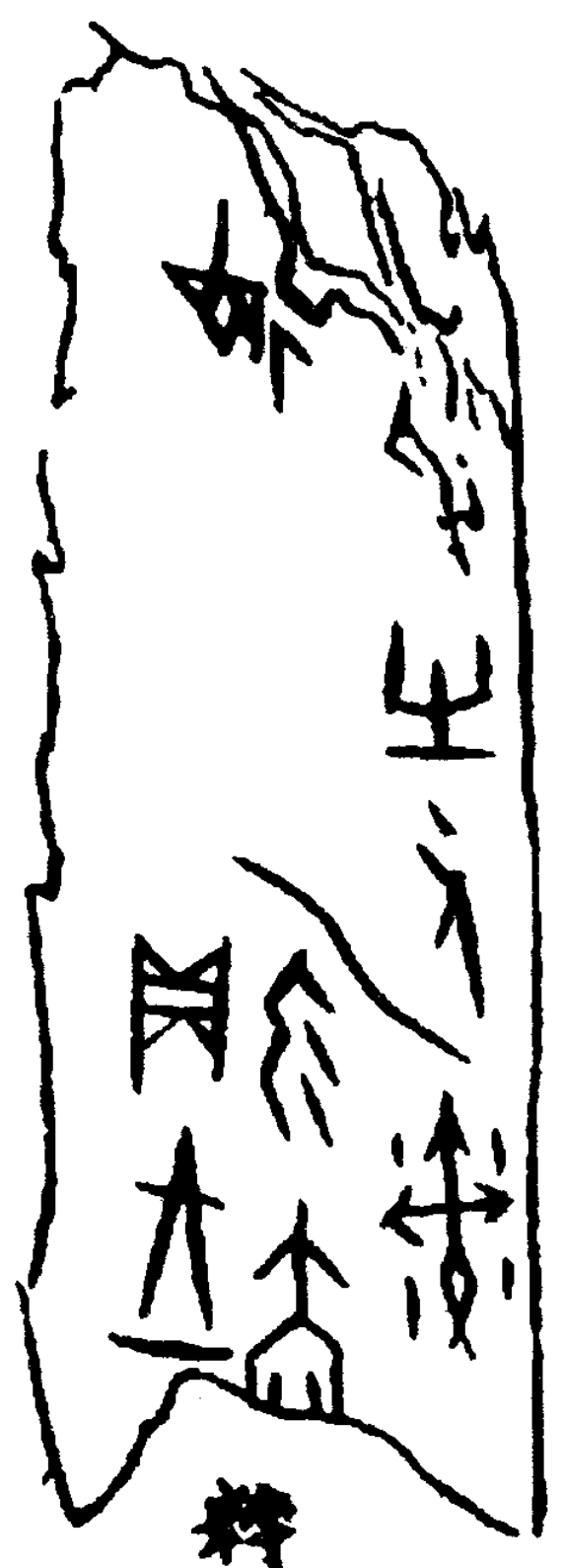
圖十六


續 5.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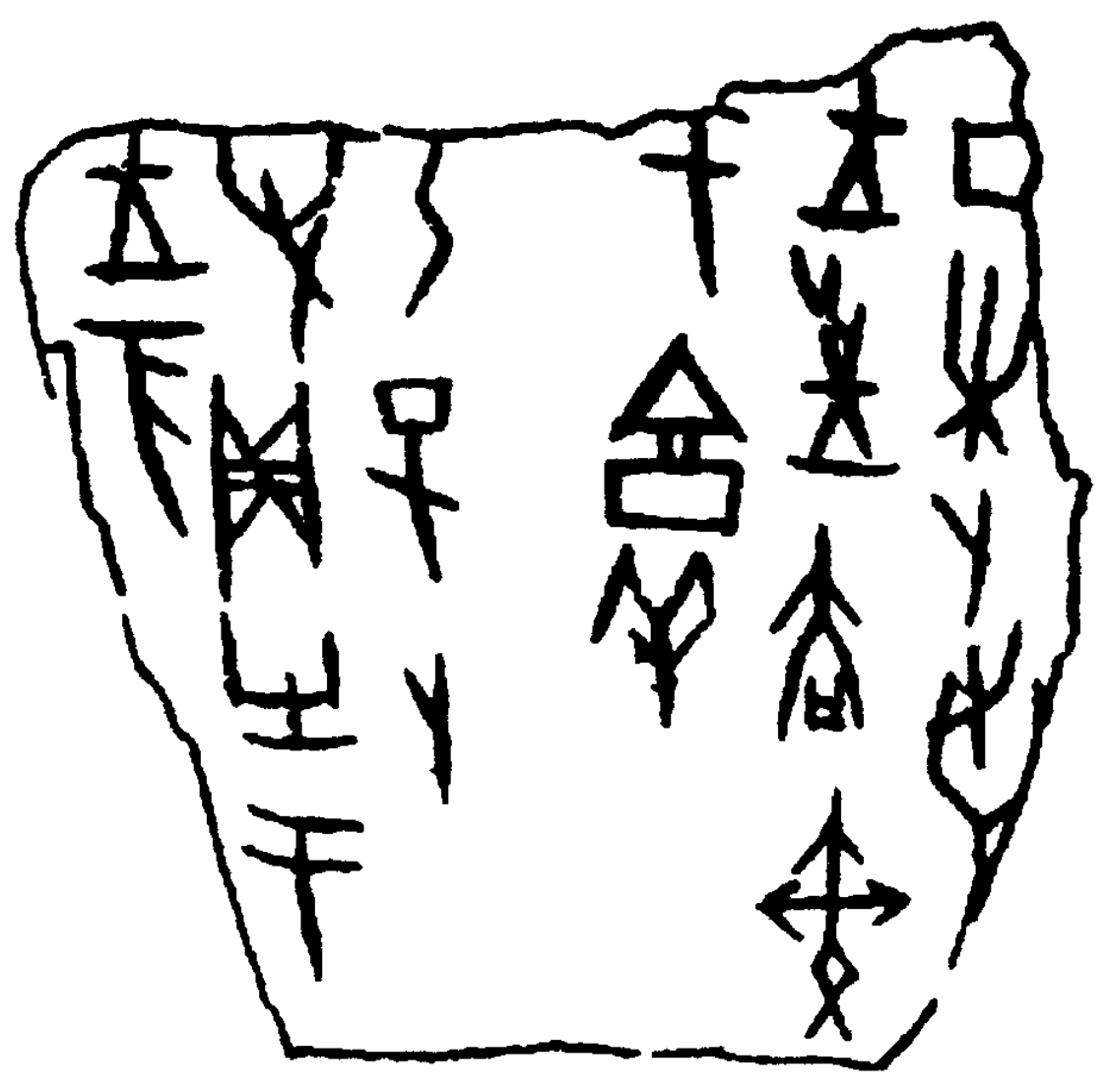
圖十八


續存. 2.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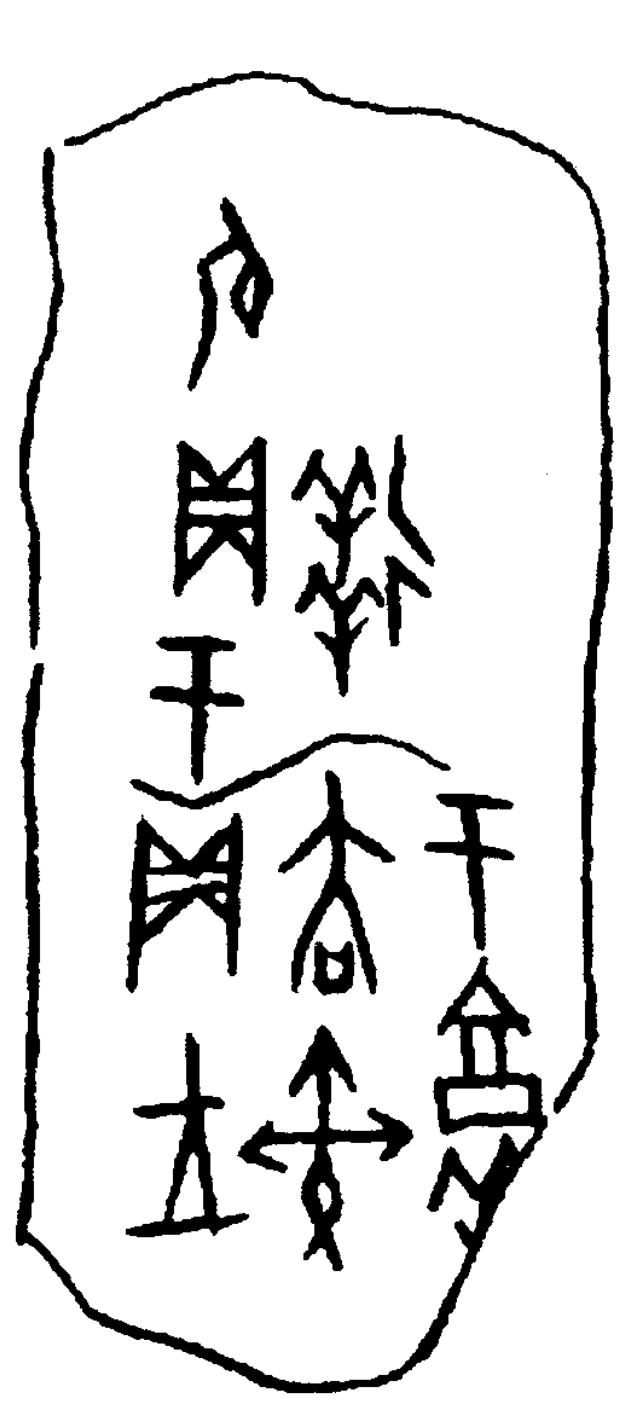
圖十九


粹 1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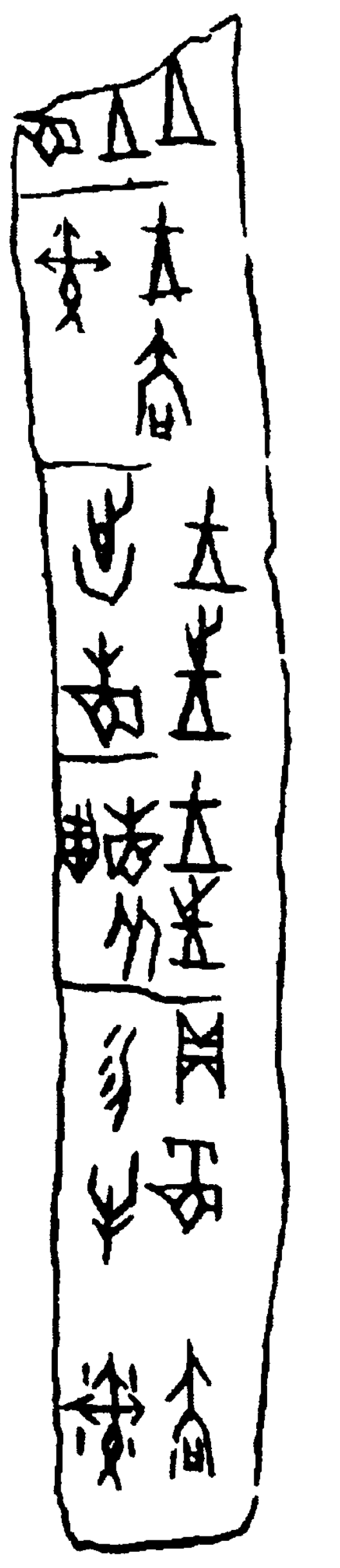
圖二十


後上 1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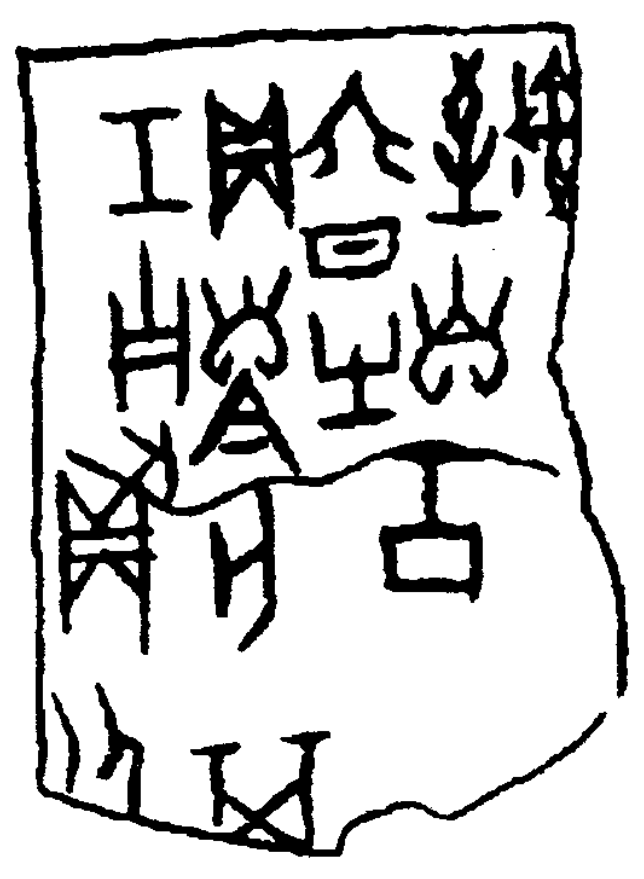
圖二一


前 1.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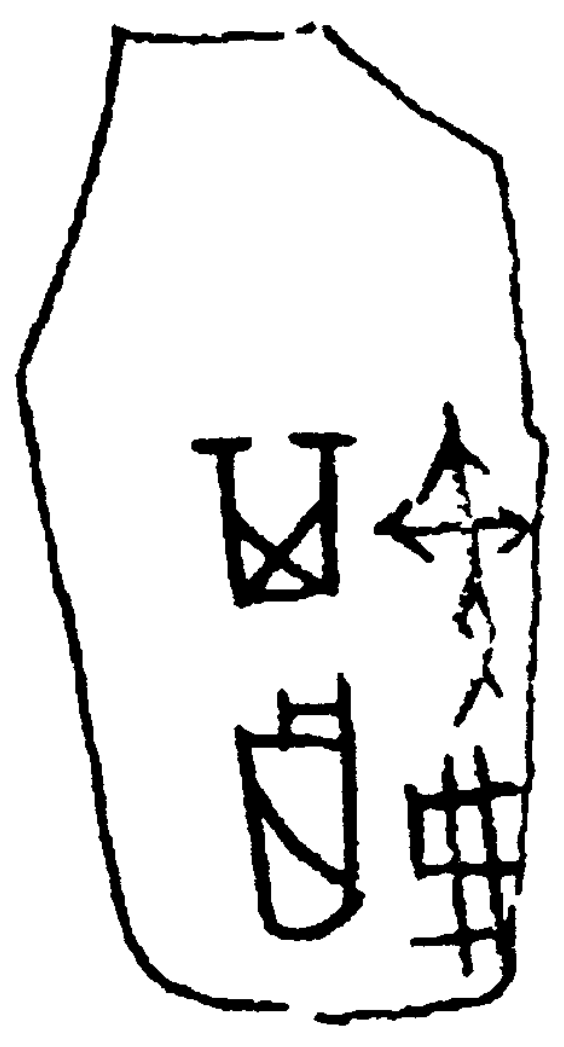
圖二二


佚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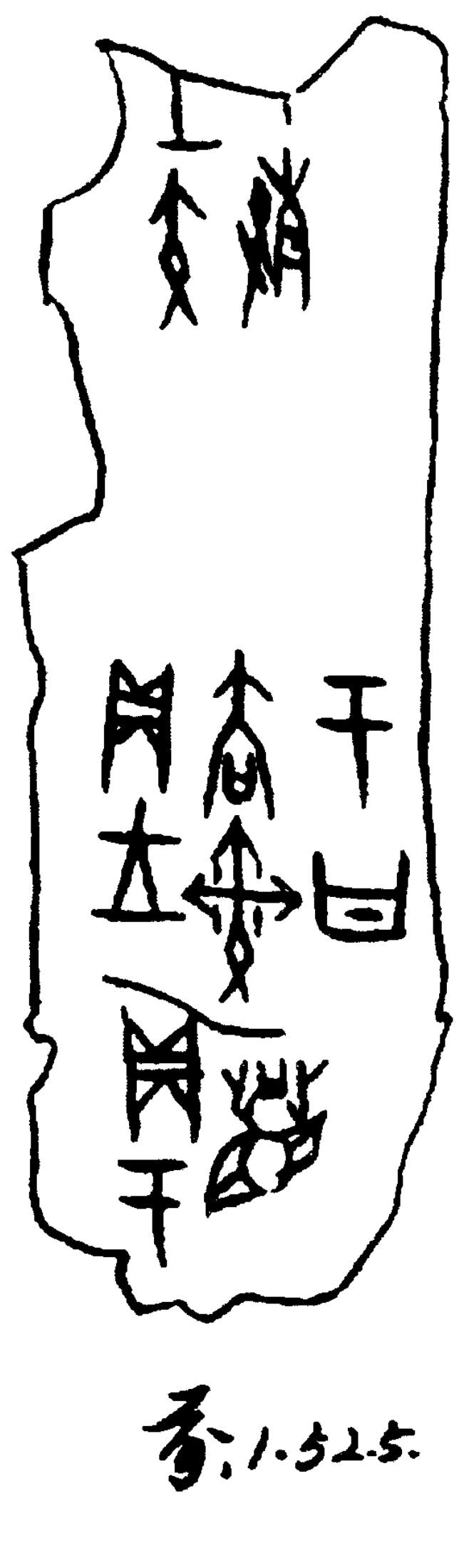
圖二三


續 5.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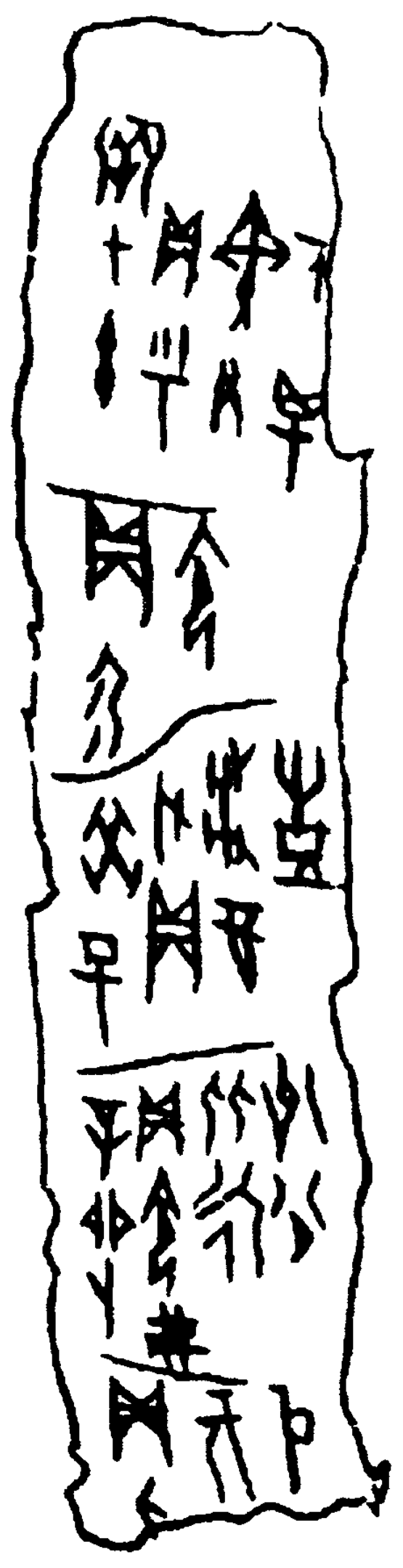
圖二四


乞 2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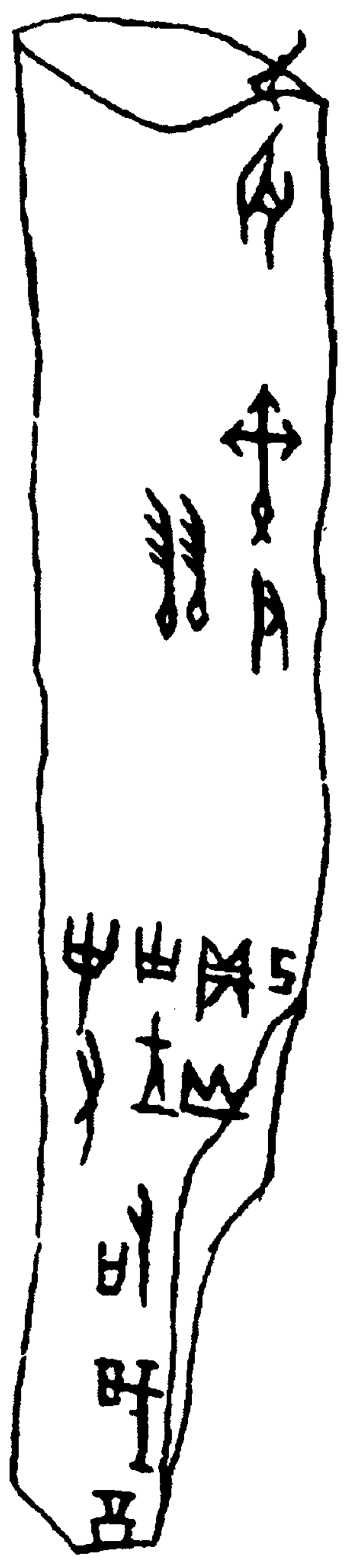
圖二五


前 1.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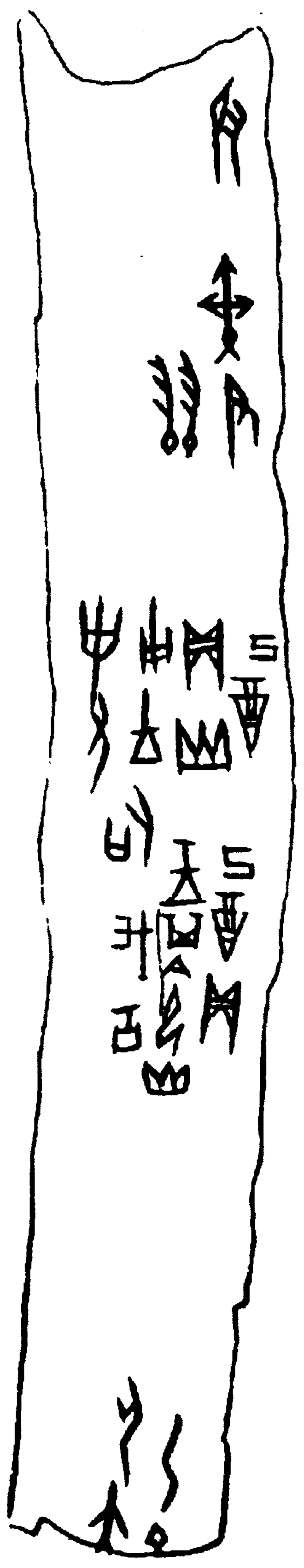
圖二六


龜 1.2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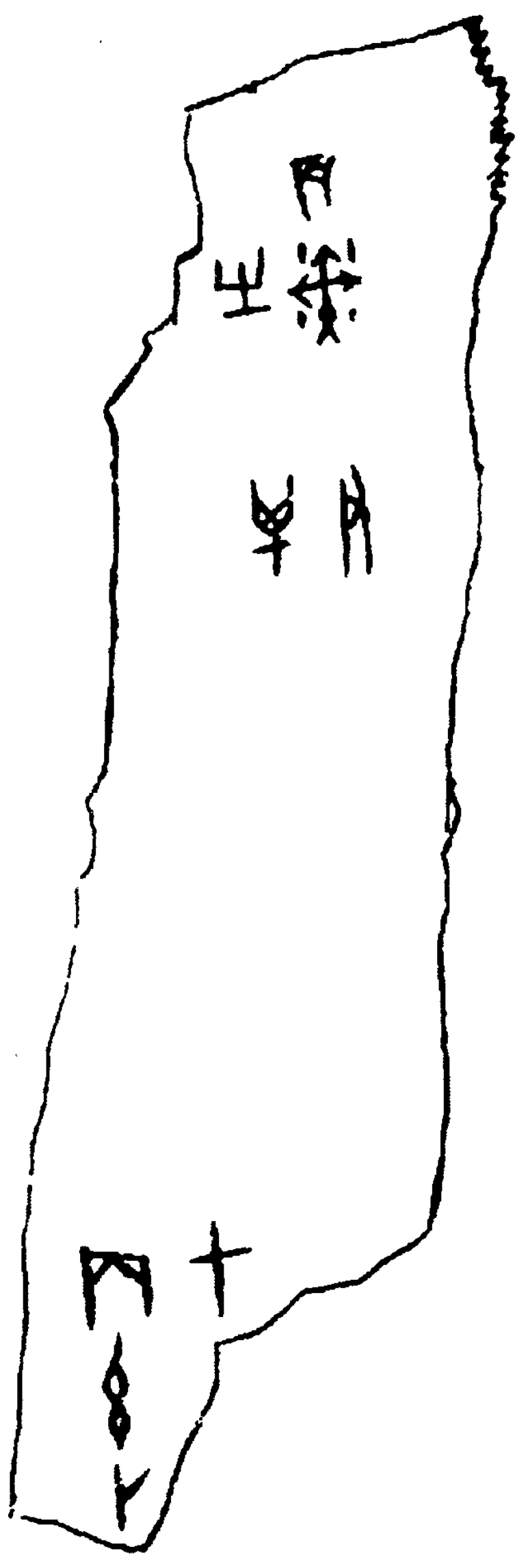
圖二七


寧沪 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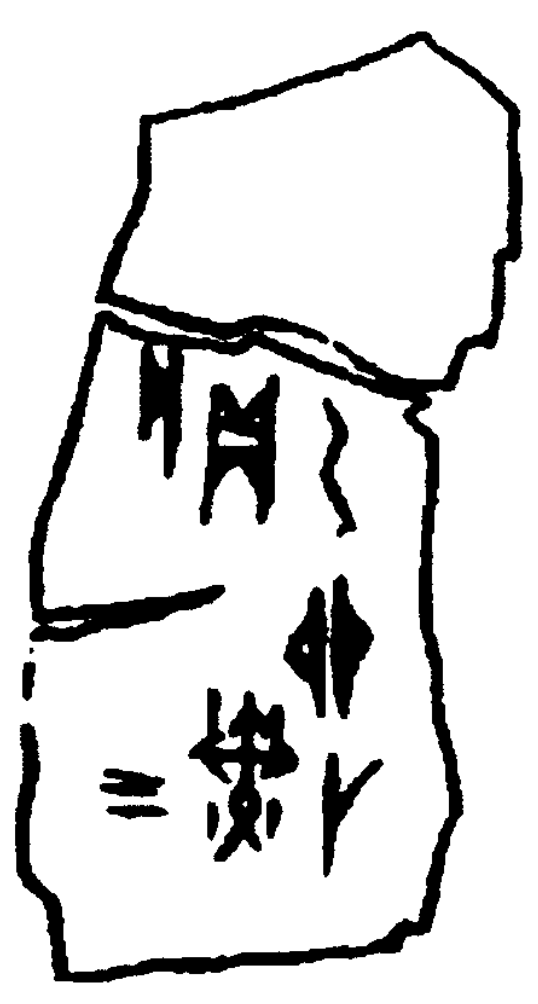
圖二八


掇 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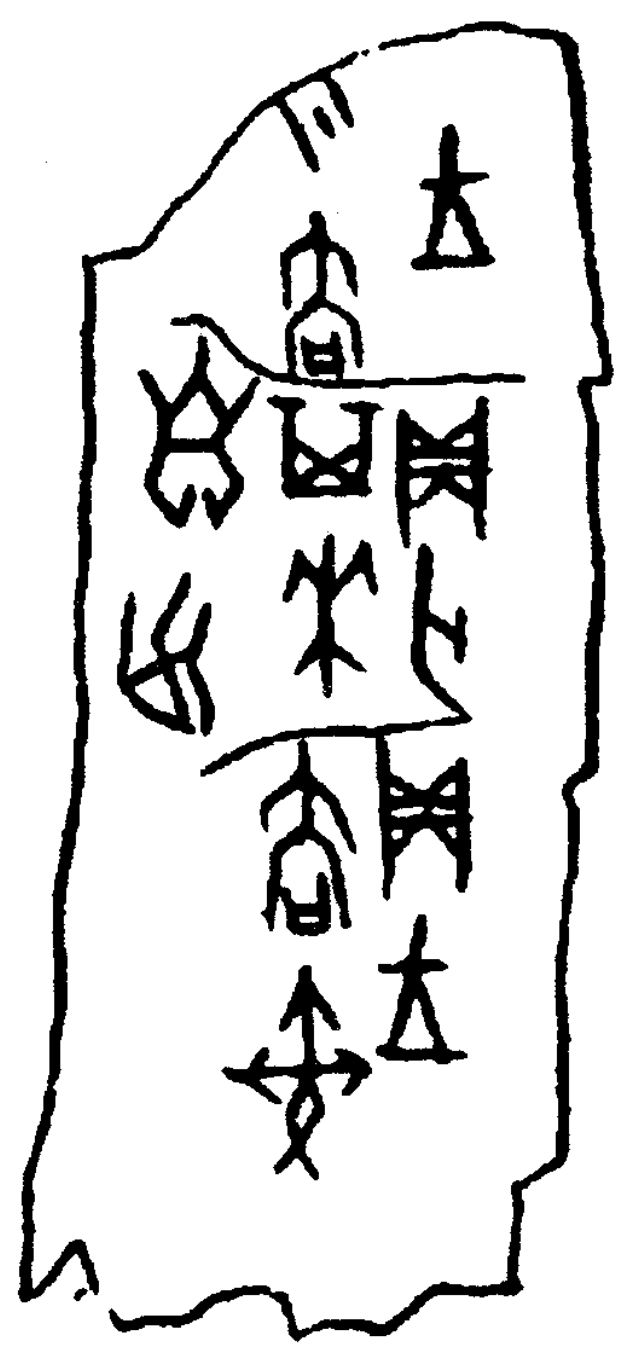
圖二九


續存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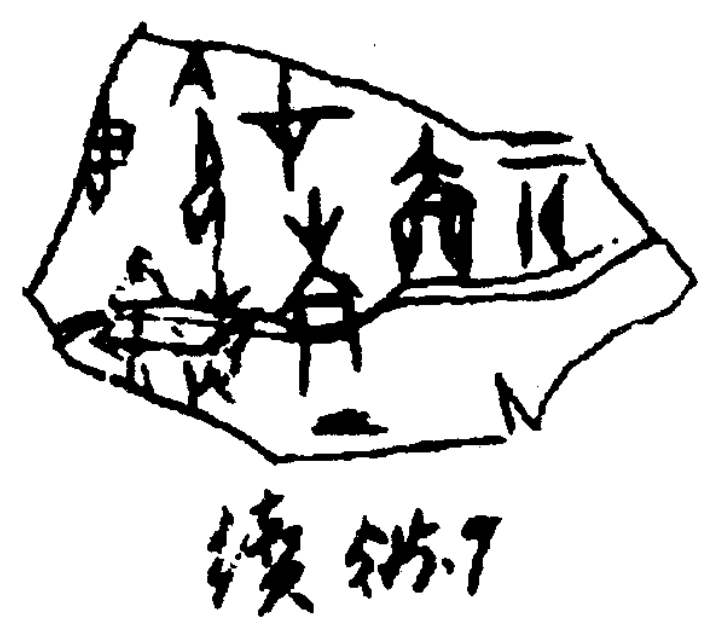
圖三十


新 2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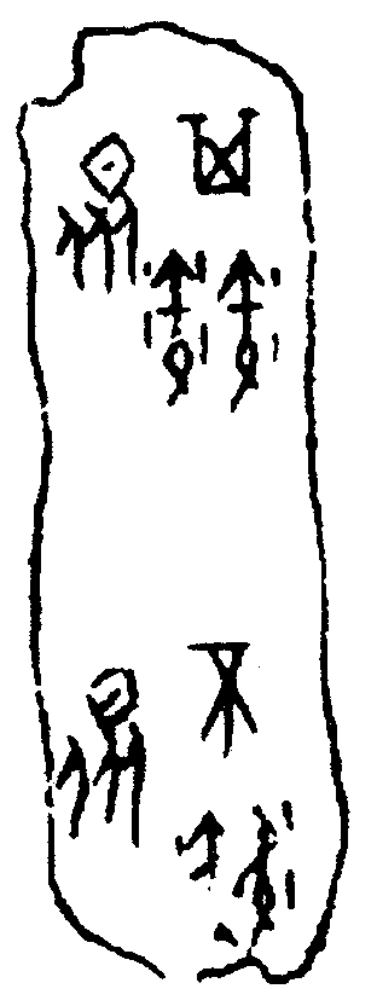
圖三一


前 6.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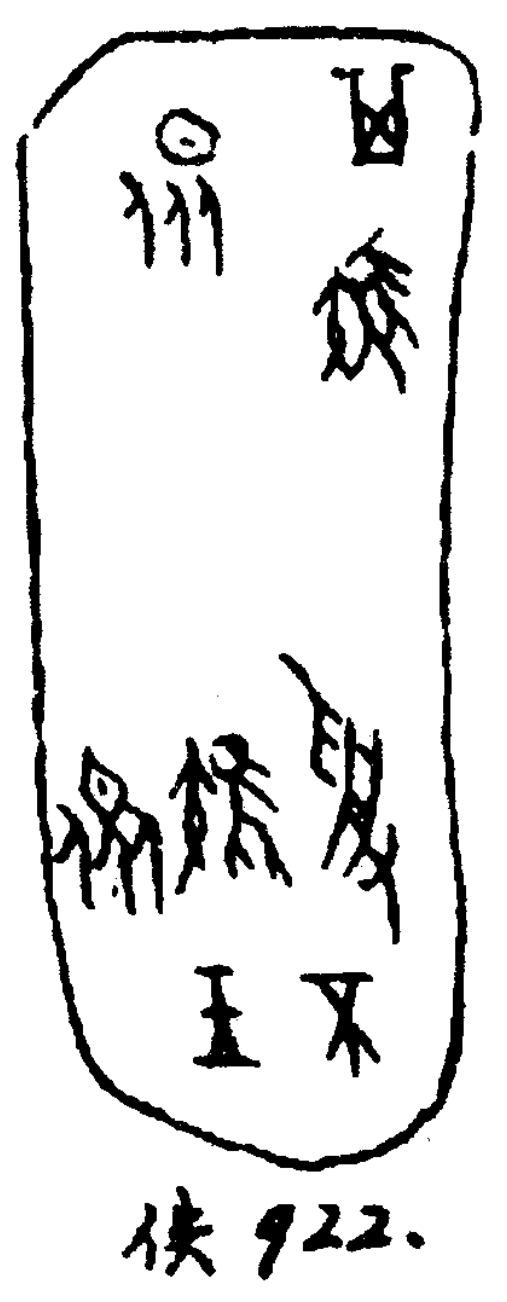
圖三二


續彷.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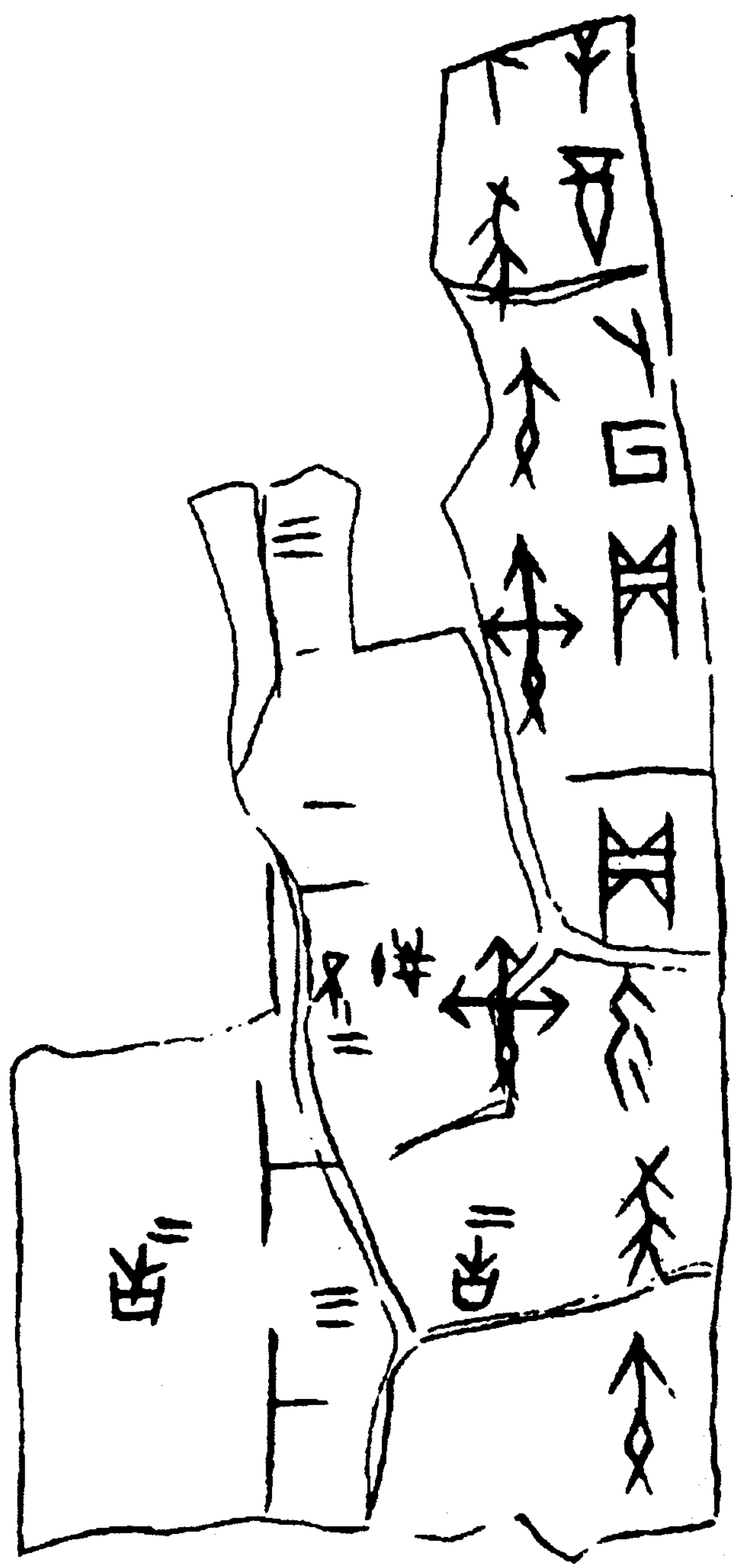
圖三三


後下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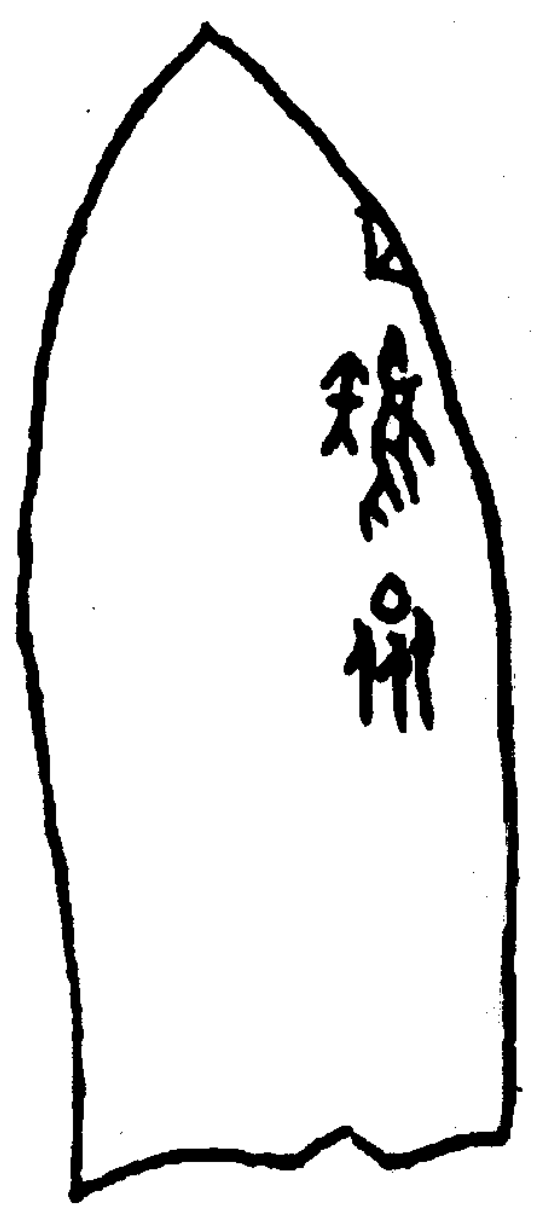
圖三五


佚 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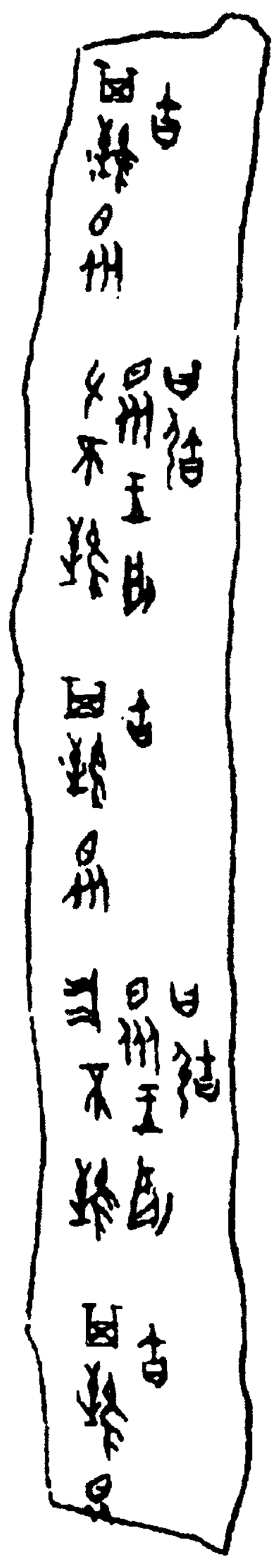
圖三六


甲考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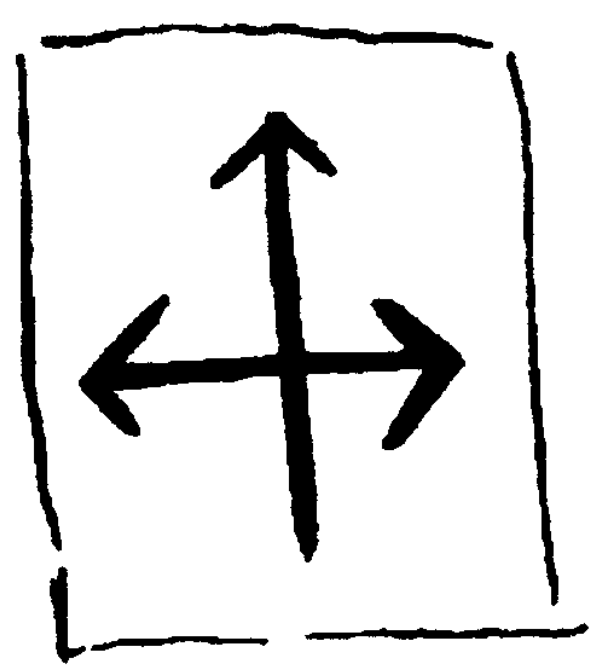
圖三四


寧滬2.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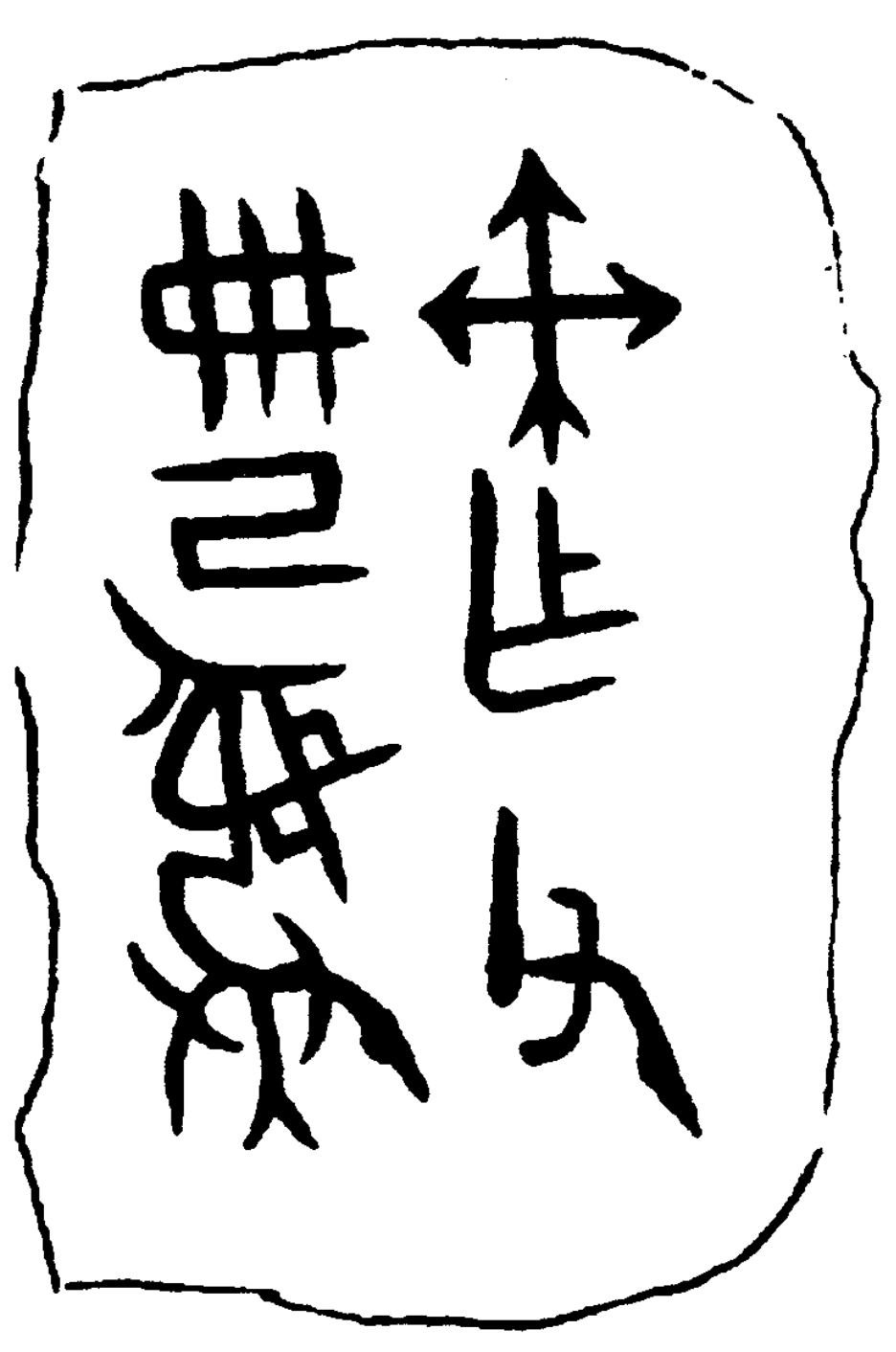
圖三七


前5.6.1.

圖三八


懷劍診圖錄下27

圖三九


三代3.2.3.

矢彝

圖四十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一冊，一九六三年三月）

釋⿳木日木杏

金祥恆

甲骨文⿳木日木字如殷契粹編第三〇〇片：

丙寅卜，行貞：羽丁卯父丁⿳木日木歲，宰，在三月在雇卜。（圖一）

郭鼎堂僅隸定為槀，未加考釋。殷契佚存第八七八片：

己巳卜，行貞：羽庚午歲其祉于兄甲爽匕庚。

貞：于毓匕。

貞：匕庚歲，竝耏。

貞：劦竝耏。

貞：庚歲叀⿳木日木耏，先日。（圖二）

商錫永考釋將⿳木日木隸定為禾日利三字，亦未加考釋。⿳木日木今尚見於其他甲骨卜辭如：

口口口旅貞口口卯，其又⿳木日木歲于父丁，口二月。　錄三二七（圖三）

口辰卜，口貞：羽丁巳父丁⿳木日木歲牛。　後上二五一四（圖四）

乙丑卜，旅貞：羽丁未父丁⿳木日木歲其勿牛

口口卜，旅貞羽丁未父丁⿳木日木歲其牡在十一月　金六六（圖五）

貞口

在𠂤

口申卜，口貞：羽丁酉父丁⿳木日木口王宾　新三二八三（圖六）

蓋⿳木日木从日从二木，異常明顯，無庸置喙。故郭氏隸定為槀，則是。而商氏離析為禾日利則非。然郭氏所隸定者，不見於字書，亦不知為何義。今以甲骨文例推校之，乃為莫字無疑。甲骨卜辭中「莫歲」、「莫耏」之辭，屢見不尠。莫耏如：

馭圈

其又父己，叀莫耏，王受口。

自丁耏……又　新四〇六一（圖七）

馭嫠，

其又父己，叀莫耏，王受又！

庚……冬

叀莫耏。　粹三一七（圖八）

叀……日　新四二一四　續存一九三七（圖九）

貞：叀莫耏？　佚二七九（圖十）

莫歲如：

卜，且丁莫歲，二宰，王受又？　粹二六四（圖十一）

口卯卜，且丁莫歲，二宰？　粹二六五（圖十二）

二宰，王受又？

莫歲，三宰，王受又！

五宰，王受又？

口又莫歲。　珠六二七（圖十三）

莫歲，匕庚，王受又？　粹三九四（圖十四）

莫歲，王受又？　新四三〇〇（圖十五）

貞：于且丁，莫口唐。

既。　甲二八〇（圖十六）

其莫字作⿱艸日或⿱艸日，从艸从日，象日落草莽之中。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此

从艸乃茻之省。如甲編二〇三四：（圖十七）

貞，王其每从田
貞：从吕冒其每。
貞：其莫，亡巛？

蓋莫从茻作莫。

王其。
其冓雨。
其莫，不冓雨！　粹六九五（圖十八）
莫于日中迺生（往），不雨　粹六八二（圖十九）

郭氏考釋云：「莫乃古暮字，在此疑假為暮」，恐非。卜辭「莫于日中迺往」者，「于日中至莫迺往」之倒句也。

莫……不
王其蓺入，不冓雨。
王夕入于止（此），不雨。　粹六九七（圖二十）

莫作㫺，正是茻之簡省

叀今夕
于明日莫。　續六．二七（圖二十一）

莫作㫺，正是㫺之省。然莫亦有从𦾨作𣌭者，如續存一九三八：

其𦾨。　（圖二十二）

蓋象夕陽西下，日落林中，薄暮之時也。粹編一二七三，

癸丑卜易日
己卯卜，亞庚于木ㄑ（莫）至。　（圖二十三）

考釋木ㄑ誤釋為來月。

己丑卜弜木ㄑ从（從）雨。　京都大學所藏甲骨B二三九一（圖二十四）
己酉卜，名方來告于父丁　B二五二〇（圖二十五）
于木ㄑ告。

貝塚茂樹將木ㄑ木ㄑ皆釋為「木夕」。

己丑貞：于木ㄑ彫？　B二三〇八（圖二十六）

貝塚茂樹將木ㄑ釋為「林夕」。郭氏將木ㄑ釋為來月，貝塚茂樹釋為木夕，並非。經嚴一萍先生訂正為莫，詳見中國文字第三冊釋木D，不再贅述。唯有一例可補徵諸信也。新三九七四

癸亥卜冓彫宜伐又大乙
[illegible]子卜又大乙。
甲子，又斗自上甲。
丁巳卜，于木ㄑ彫，宜。
丁巳卜，叀今夕彫，宜
丁巳卜，于木ㄑ彫，宜。
丁巳卜，叀今夕彫，宜。
丁巳卜，叀宜，彫。　（圖二十七）

夕彫與莫彫對文，卜辭夕彫之例，如：

于翊夕彫　粹四三五（圖二十八）
叀翊日彫

叀今夕彫，
于翊夕彫，　粹四三七（圖二十九）
乙酉卜貞：來乙未彫醵于且乙。十二月。
丙申卜貞：告今丙申夕彫，匚（報）于口（祊）十二月。　戩骨文字二．二二．一（圖三十）．
乙卯卜，亘貞：今日王至于𦎫夕彫，子央㞢于父乙。　龜一九六一（圖三十一）

夕彫與莫彫之別，在乎時間之早晚。莫者，桂馥說文義證云：「纂要日將落曰薄暮」。夕者，夜也。詩經小雅雨無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朝夕猶夙夜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一夕一夜也。甲文有卜夕之辭，董師彥堂云：「余疑其用於殷王田游在外時，卜旬之外更益以卜夕，以示戒備警衛之嚴密，故曰今夕亡禍，或王今夕亡禍也。……夕於殷代為夜，今夕即今夜，卜夕即卜夜也。殷亡四百餘年後，陳國猶有此卜夜之習，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左氏傳載陳公子完奔齊之故事云：二十二年（魯莊公西元前六七二）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與顓孫奔齊（畧）。齊侯使敬仲為卿，辭（中畧）。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陳宗比備

殷商故都豈非卜夕之流風餘韻，偶然有所遺存者乎。（殷曆譜夕譜）夕彫與莫彫猶卜辭莫歲與夕歲也。夕歲如：

五牢，茲用。
丙午卜，父丁福，夕歲一牢。
牢，茲用。 戩二三七（圖三十二）

郭氏甲骨文字考釋釋歲將夕歲釋為「月歲」，蓋誤也。

丙申卜貞，王宾夕歲，亡尤。 明義士一四一三（圖三十三）
其又夕歲，叀牛？ 續存一八七一（圖三十四）
癸亥卜，父丁夕歲，二牢。
其三牢，王受又？
兄（祝）叀今丁日彫，足？ 珠六二五（圖三十五）
口巳卜，且丁召，又夕歲，王受又？ 掇續九（圖三十六）

莫歲或作杳歲，如：

口父杳歲既且口 甲三六二九（圖三十七）

考釋將杳釋為木丁，然以卜辭：

牛
癸酉卜，杳，叀羊？
叀丙珊用。
父甲一牢？
二牢？
三牢，茲用。 粹四七二（圖三十八）
杳，牛。 粹七五一（圖三十九）

郭氏考釋將杳隸定為杏。

叀杳！ 甲八五〇（圖四十）
丙子卜，福杳，一牢！
三牢，茲用。
弜泰宗于匕庚？
弜，又戠。 甲五七一（圖四十一）

丁未卜，其又杳于父丁福一牢， 珠六三七（圖四十二）
二牢，茲用。
一牢！
于福茲用，
癸巳卜，福杳，牢，
牢又一牛？
田，福，又牛，
口口卜，先于父乙，福杳！ 珠六三五（圖四十三）
于宗彝禾？
口牛，茲圃。
丙午卜，福杳，一牢 佚五六三（圖四十四）
二牢？
口牢，茲用。
丙……取福……叀口 前四一六三（圖四十五）

叀夫巳，茲用。
癸卯卜，口口，杳……牢 戩四三六 續二二二四（圖四十六）
福杳，三牢？ 戩四四三（圖四十七）
己亥卜，杳，勿，
弜勿， 新四三一二（圖四十八）
于宗，茲用。
口卜……杳 新四三一四（圖四十九）
杳……父……
茲用。 新四三一三（圖五十）

觀之，杳當為从木从日，為莫。蓋替之省，殆與梦或作[illegible]同例。甲三六二九「口父杳歲既且口」之杳歲，與粹二六五「口卯卜，且丁莫歲，二牢」等同。甲五七一「丙子卜，福杳，一牢。」珠六三五「癸巳卜，福杳，牢。」佚五六三「口口卜，先于父乙，福杳」前四、一六三「丙午卜，福杳，一牢。」戩四四、一二「福杳，三牢。」之「福杳」乃莫福之倒文。如寧滬一〇七「𣡕福」（圖五二）珠六三七「丁未卜其又杳于父丁福，一牢」也。釋杳為杏或木丁並非。

莫歲之莫，一作旹或𣋀，一作𦺻。𦺻从二禾者，象日在禾中，猶日在林中，與艸中同意。續存一九三七：

叀𦺻酌。（圖五十二）

莫作𦺻，从日在艸中。甲骨文从二禾與林相通者，如𣚰字：

貞：𣚰焚。

叀今……丑……河〈前一、三三、一（圖五十三）

其𣚰𢍰，

𠂤𣚰𢍰，〈後下二四（圖五十四）

金文亦然。唯莫作𦺻為第二期祖甲卜辭，而作旹者為第三期康辛卜辭，莫酌之莫作㫺或𦺻者為第四期武乙卜辭，其字則一。書法各期不同，由此可知文字在殷商甲骨文演變之跡耳。

莫歲之歲，郭氏甲骨文字研究釋歲云：「口口卜，貞：王室旺（歲），亡尤。（林二、二九一、二）丁酉卜貞：王室父丁旺，五牢，𠬝，亡尤。（戩一七、九）……祭名曰歲者殆因一歲舉行一次而然（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此以日月時歲對言，則祫當歲行，終疑是十二歲。禮家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制殆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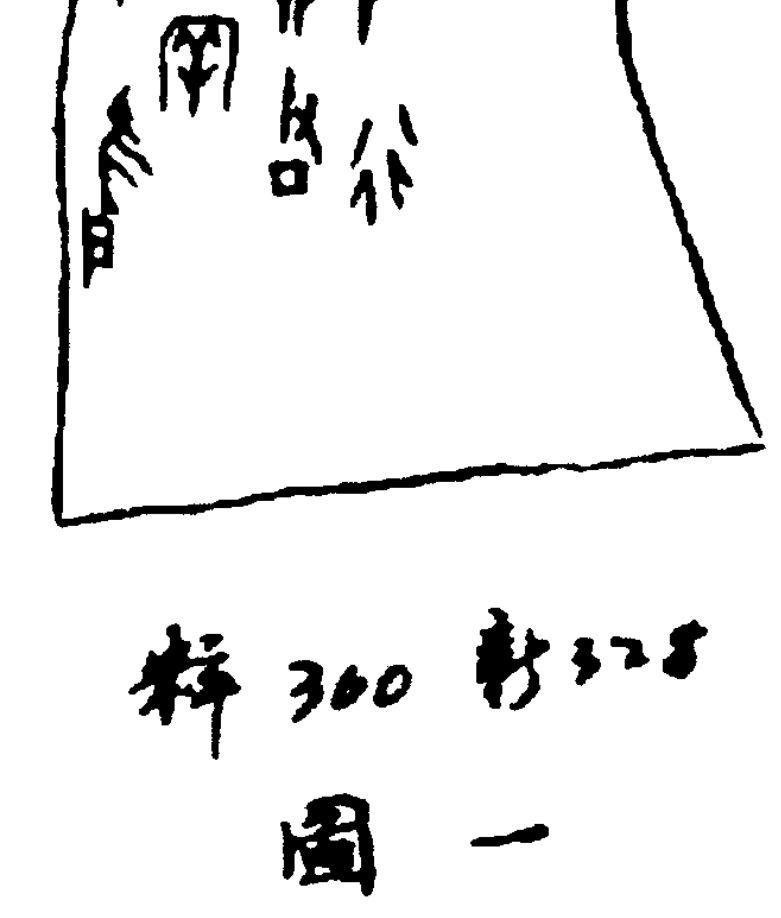
唐立庵天壤閣甲骨文存第二七片：

庚寅卜，貞：羽辛其又祖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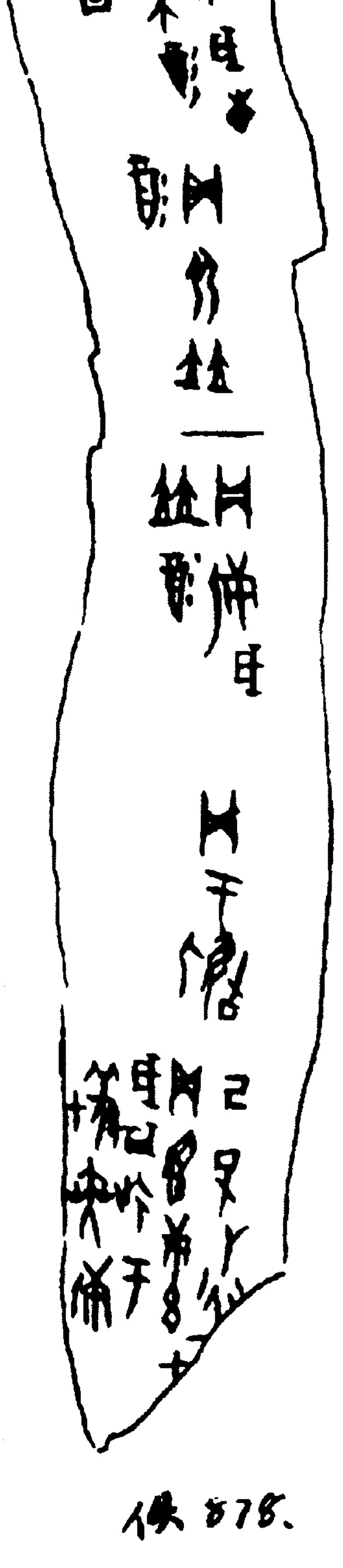
乙未囗貞：王室歲，亡囚。

考釋云：「王室口歲者，旺當讀為劌（下辭以今旺為今歲）劌也，謂劌牲以祭也。墨子明鬼引逸古書曰：『吉日丁卯，用代祀社方，（用代祀本誤作周代祝，孫詒讓改為用代祀，郭沫若又改代為戌，今從之，郭說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歲）歲於祖若考，以延年壽。』（祖本作社者，依孫說正）此謂代人以祭於社若方，歲牲以祭於祖若考也。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烝為薦登新米之祭也，祭即卜辭之𠬝，从肉祭也；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者，歲用騂牛於文王武王各一也。此亦王室之禮，烝即卜辭之王室𦔻祭，即王室𠬝，歲即王室旺。下文又言王室設禮，辭有詳略耳。舊以祭歲連讀者誤，鄭玄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詩烈文正義蓋以烝祭上薦，然其解歲字亦誤。蓋商周舊典，漢儒已多不能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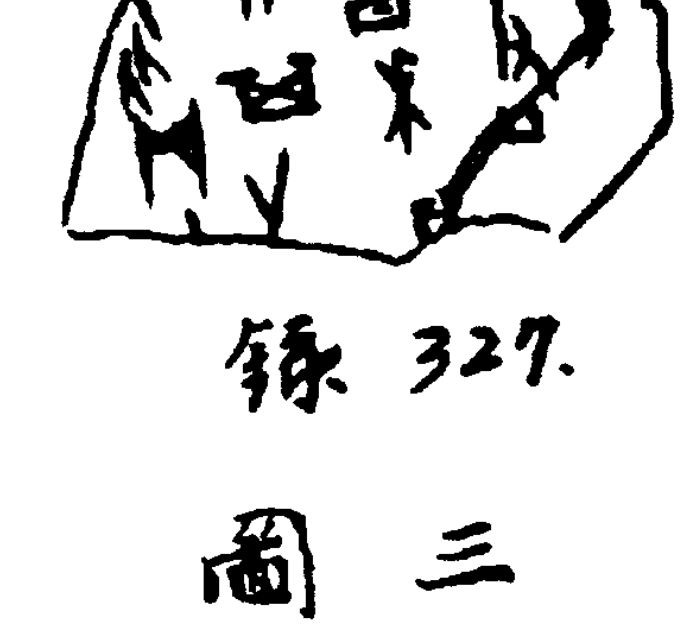
唐氏謂旺當讀為劌，謂劌牲以祭也。以卜辭「乙卯卜，行貞：王室后祖乙，歲宰，亡尤，在九月」（林一、一二、一五）「丙辰卜，大貞：來丁亥寇𡨦出，𣪊，歲羊卅，卯十羊，十月」（前六、一六、二）言之，則可通。以「囗巳卜，行貞：王室歲眔小丁歲，亡尤」（粹二六六）「丙辰，貞：酌歲于大丁，亡囚」（粹一七七）「辛亥卜，喜貞：翌壬子示壬歲十一月」（前一、一、三）則難解矣。故卜辭中之歲，除「癸丑貞：二歲其出（有）禍」（甲二九六二）「貞：其于十歲廼出（有）足」（金五七二）「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在八月，隹王八祀」（粹八九六）「今來歲我不其受年」（乙一七三二十一三九四）為年外，其餘「王室歲」「莫歲」「夕歲」「酌歲」等其為祭名，惟歲祭為何，難言之也。


粹300 新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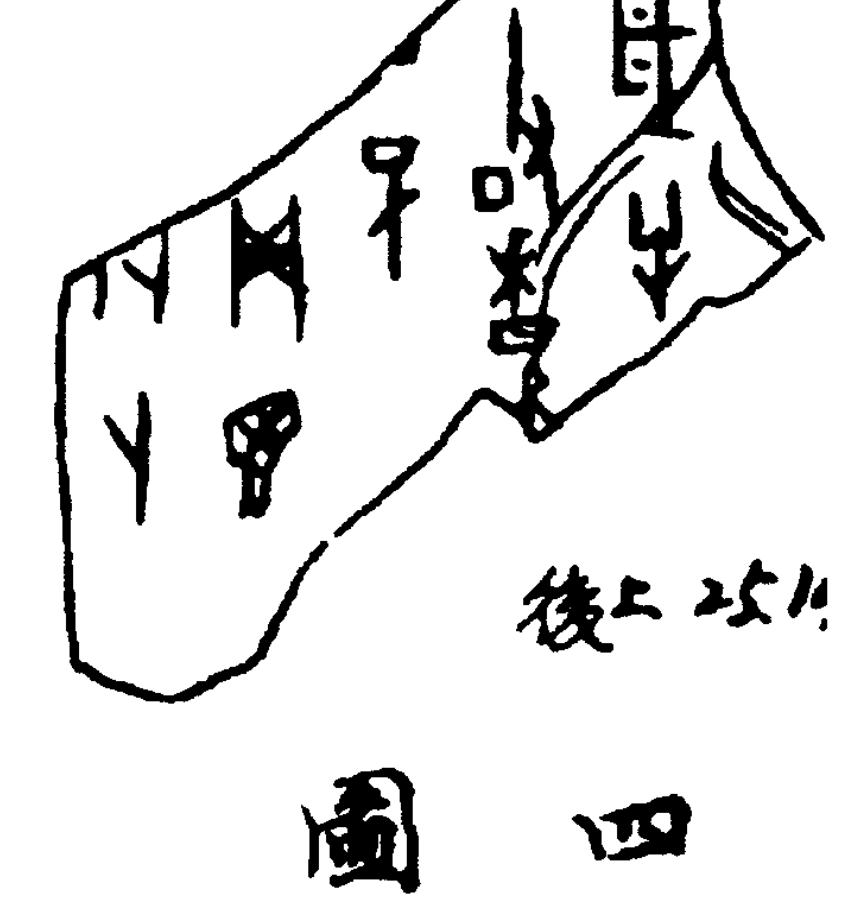
圖一


佚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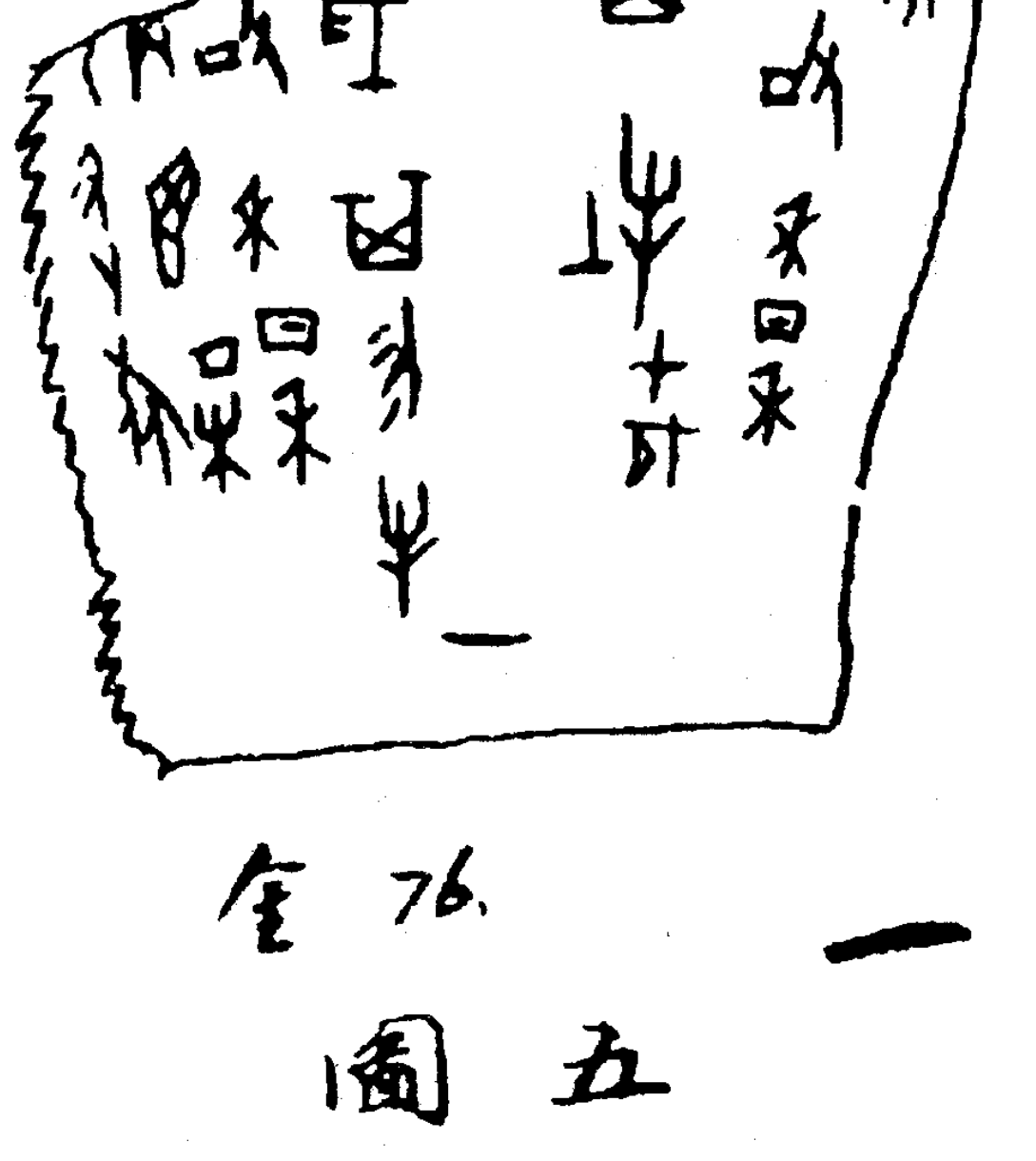
圖二


錄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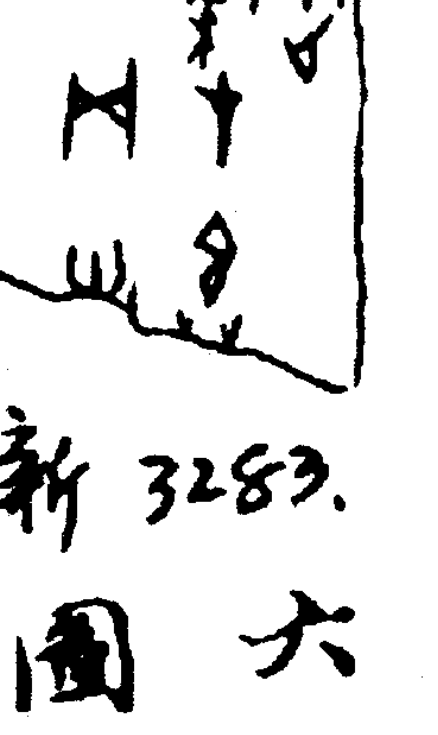
圖三


後上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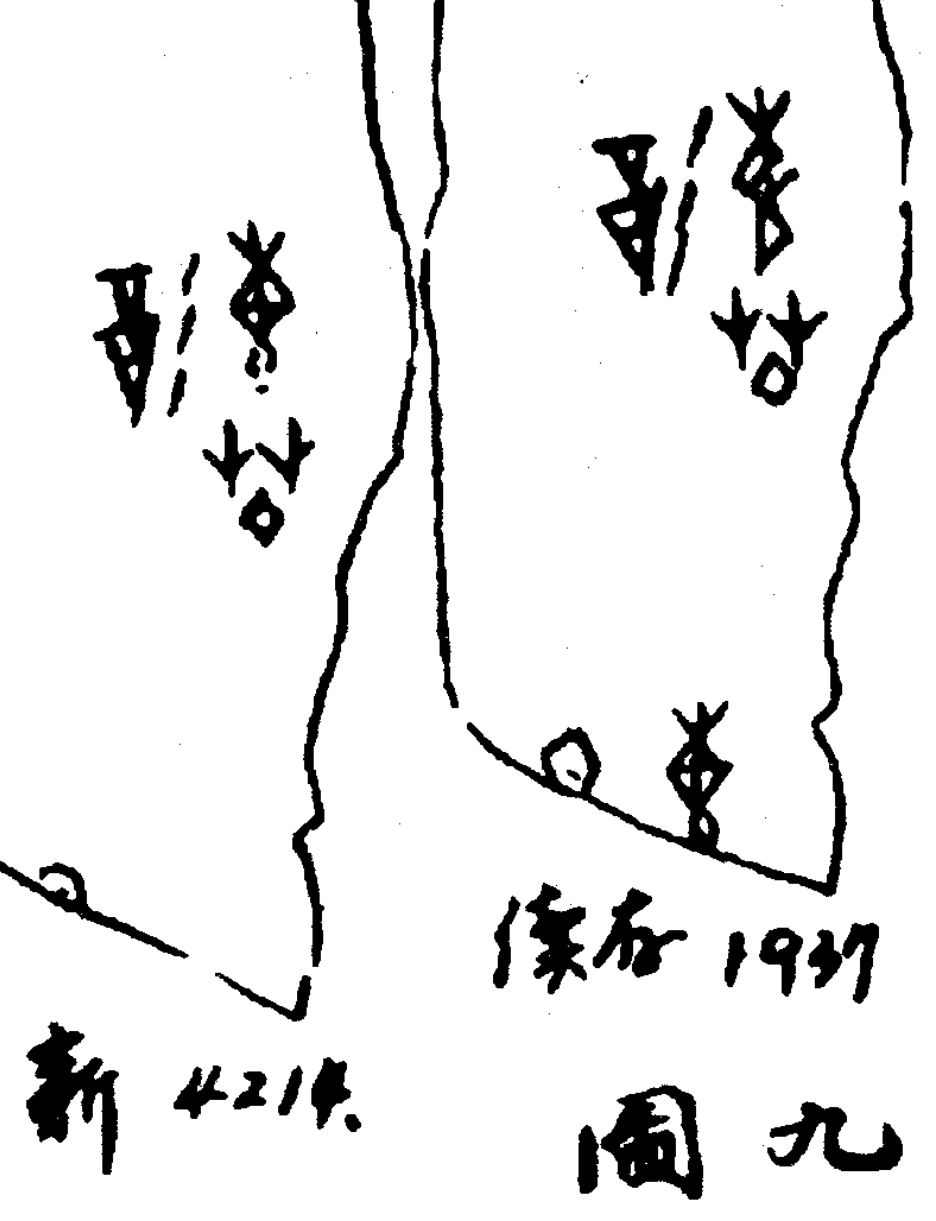
圖四


金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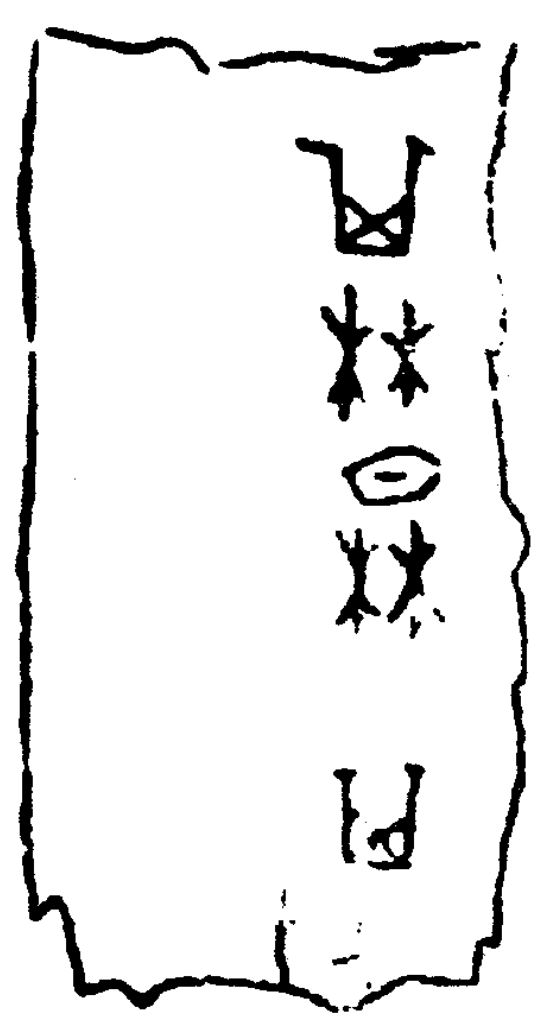
圖五


新3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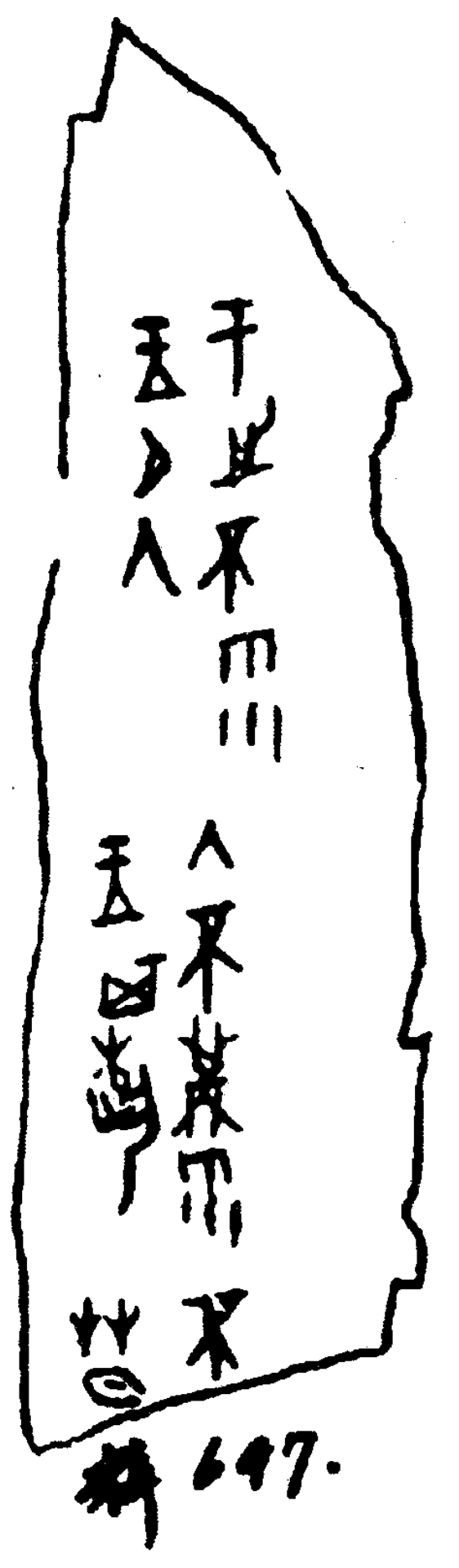
圖六


新4214 佚存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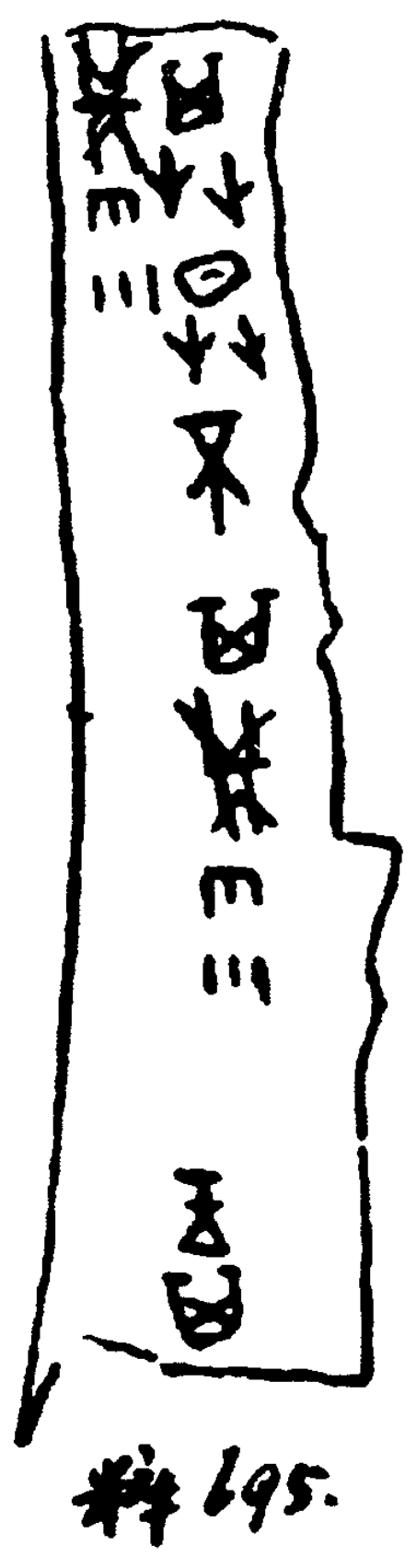
圖九


續存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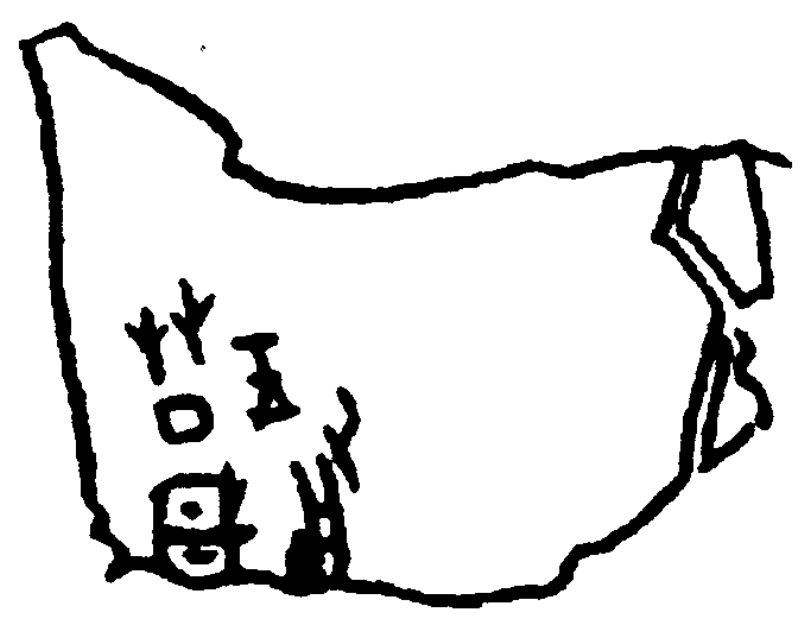
圖二二


粹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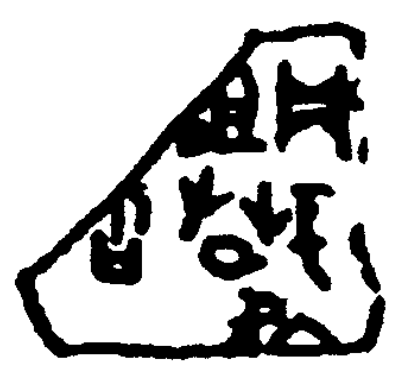
圖二〇


粹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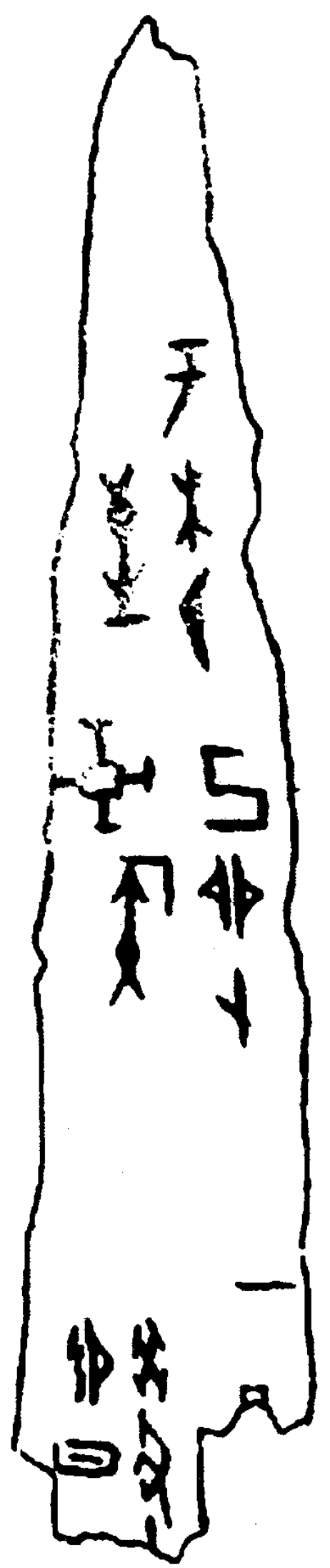
圖一八


新4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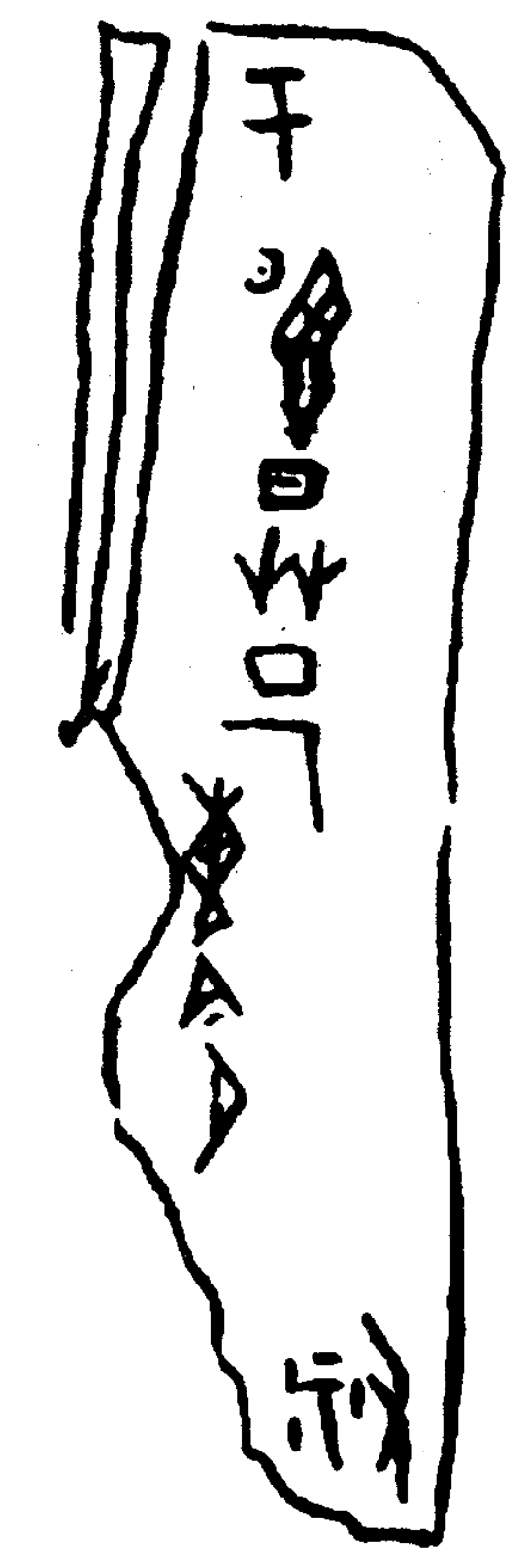
圖一五


甲1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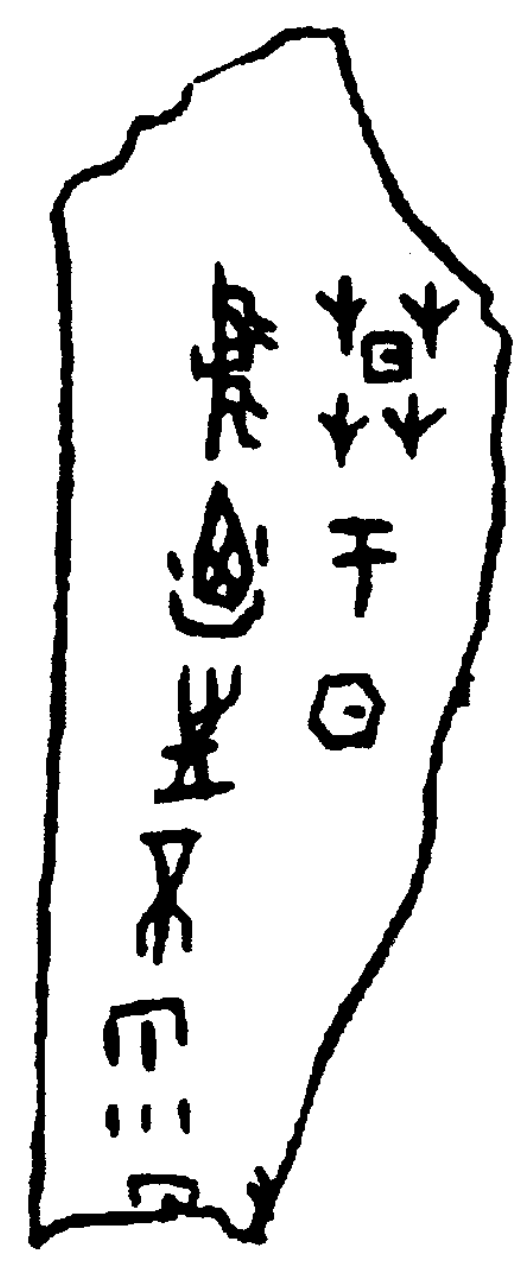
圖一六


粹1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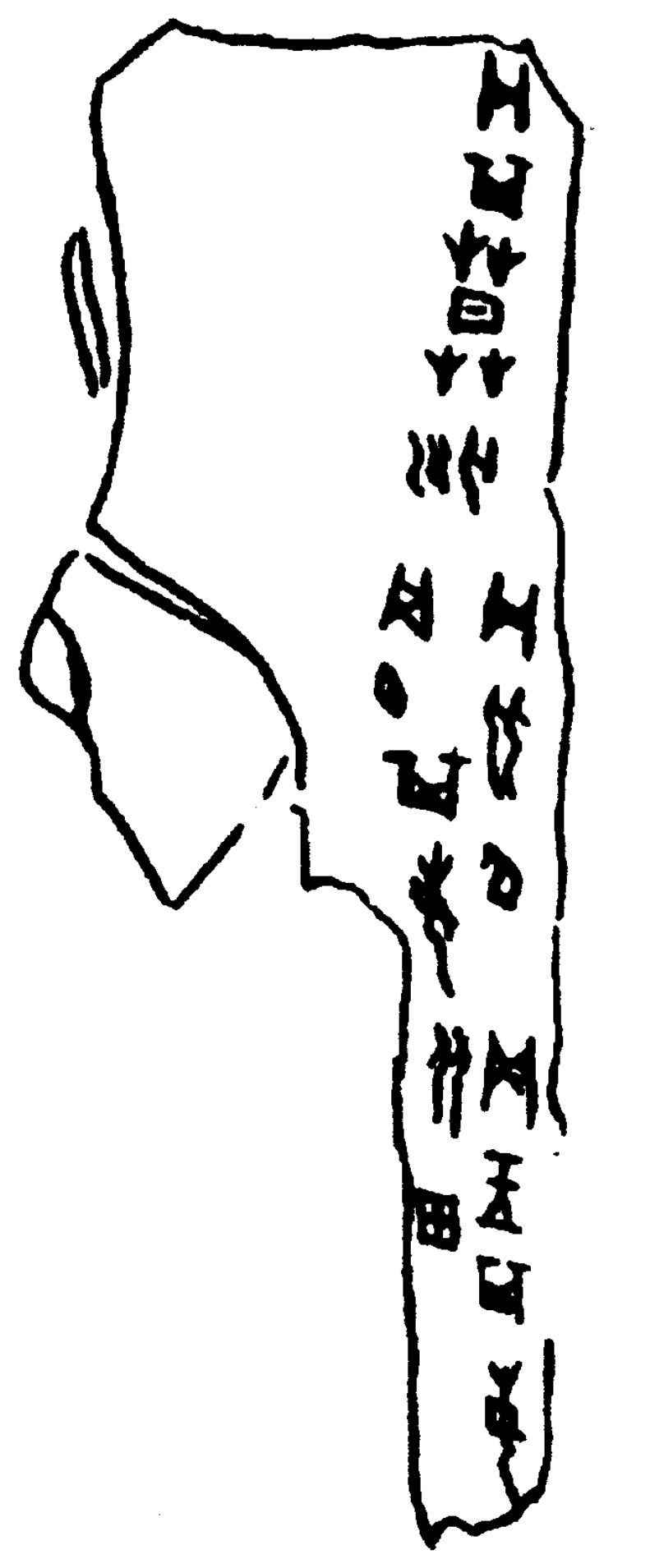
圖二三


續6.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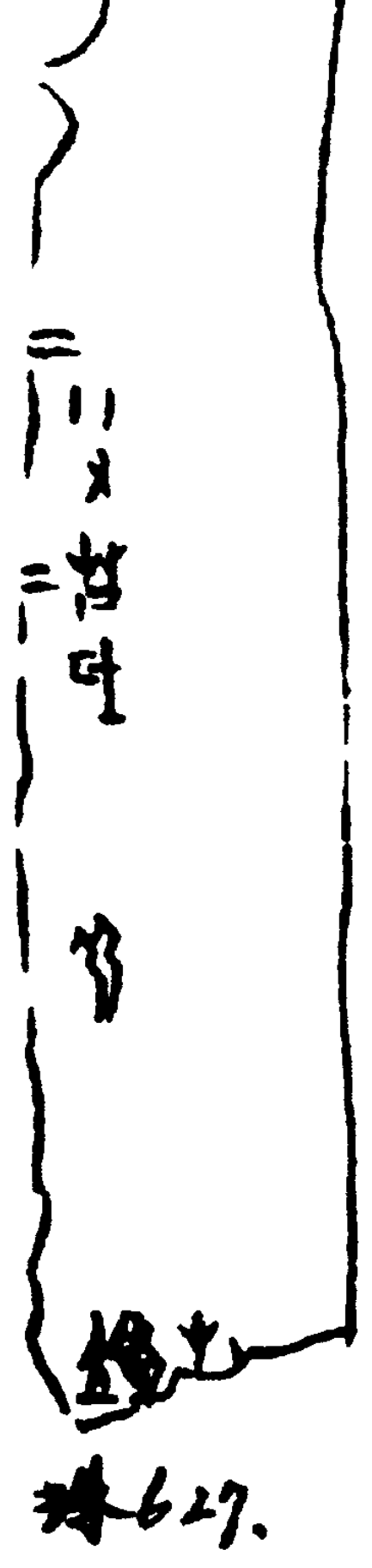
圖二一


粹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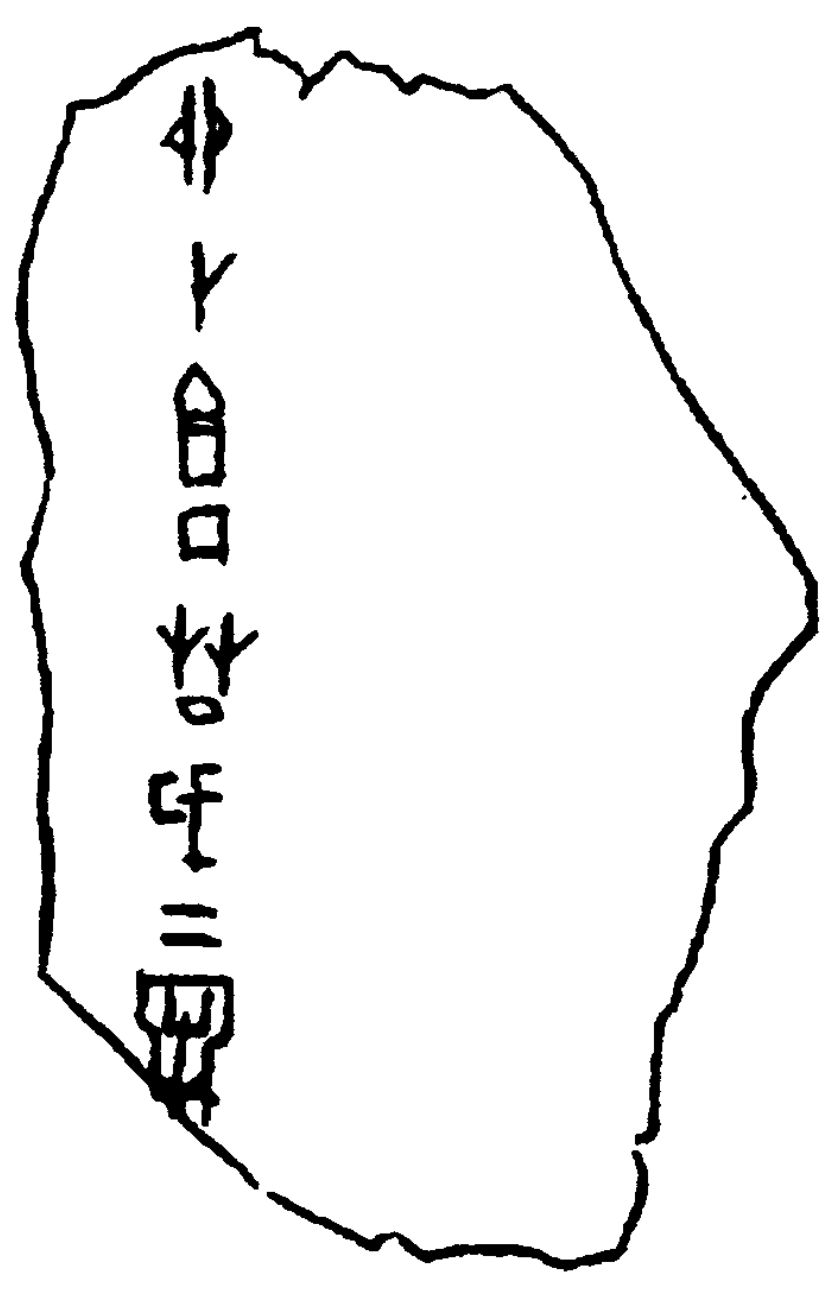
圖一九


甲2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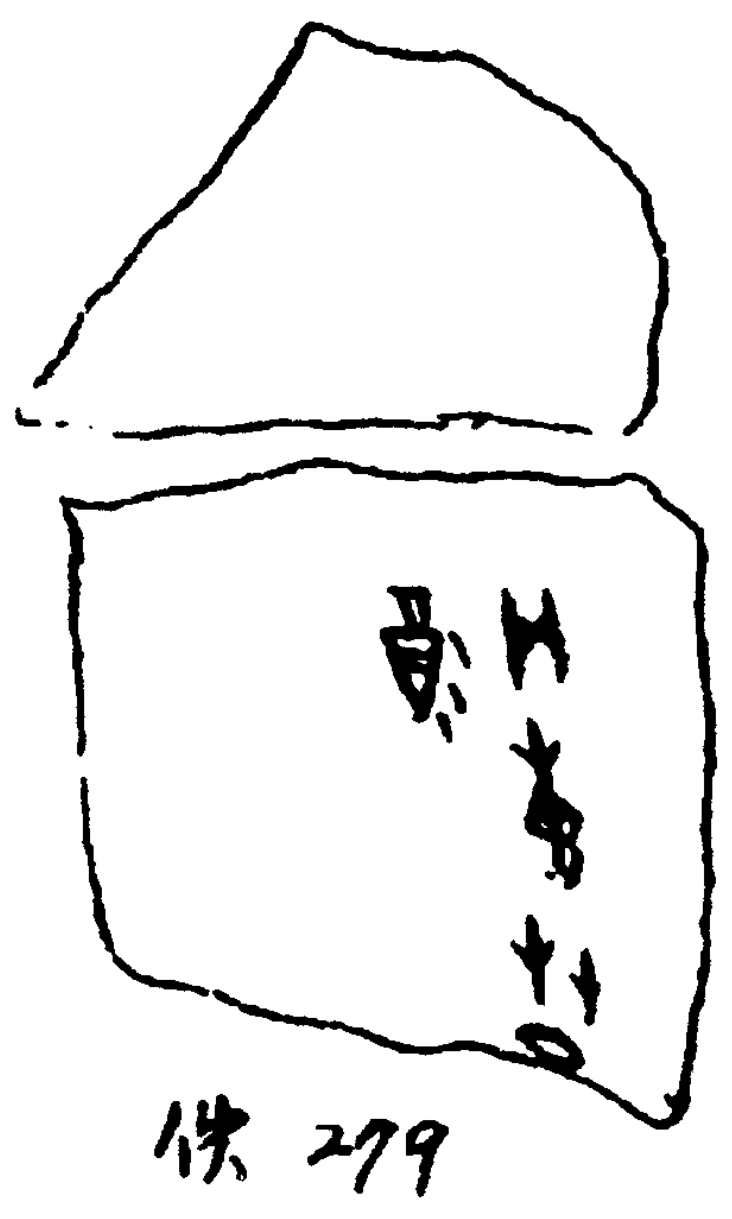
圖一七


珠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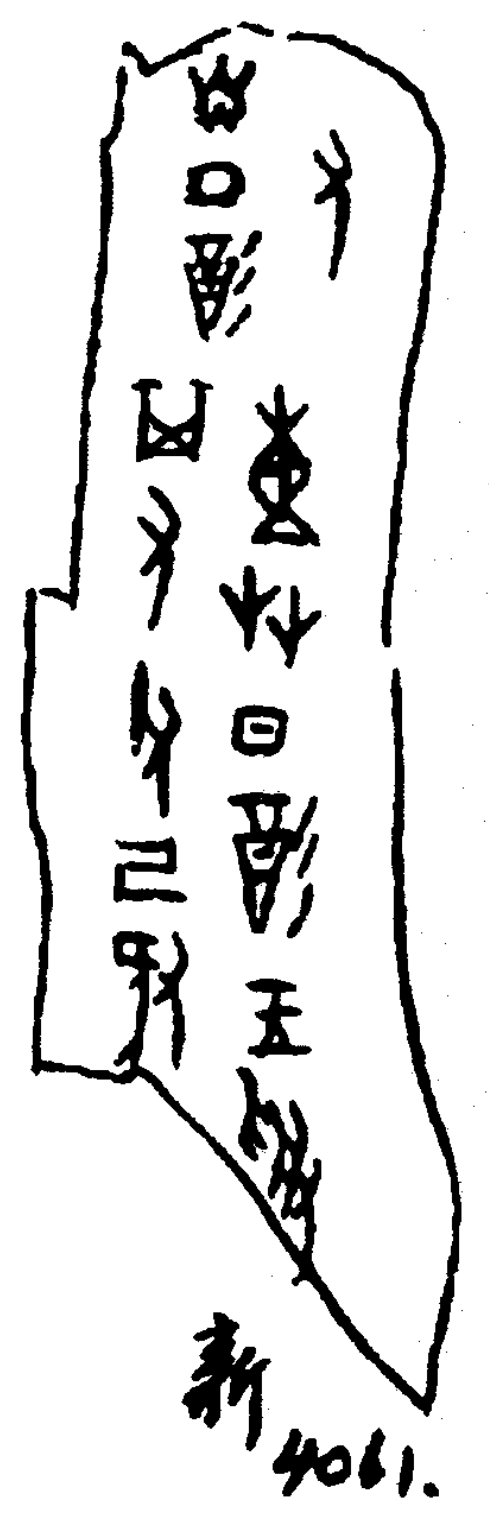
圖一三


粹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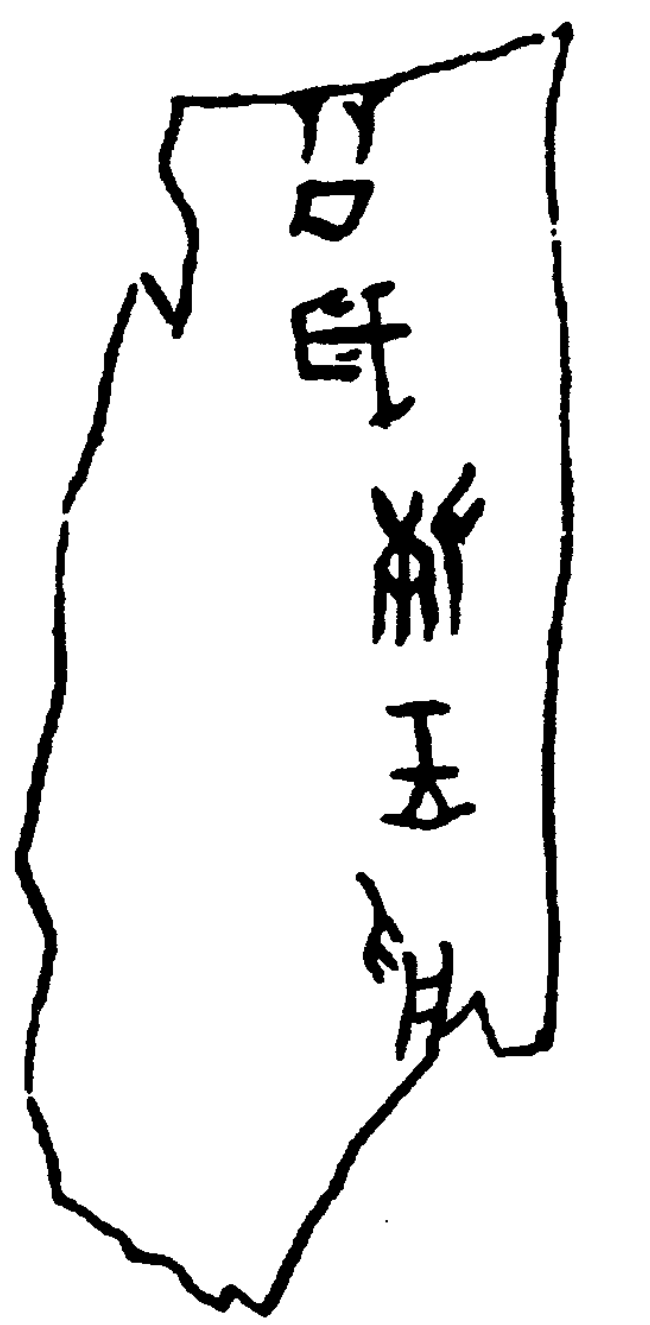
圖一二


佚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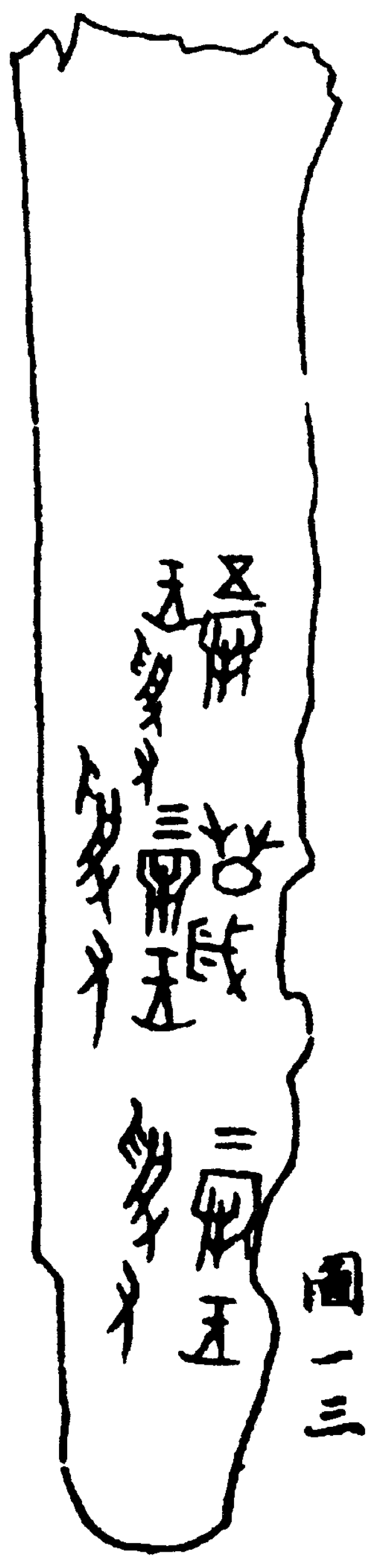
圖一〇


新4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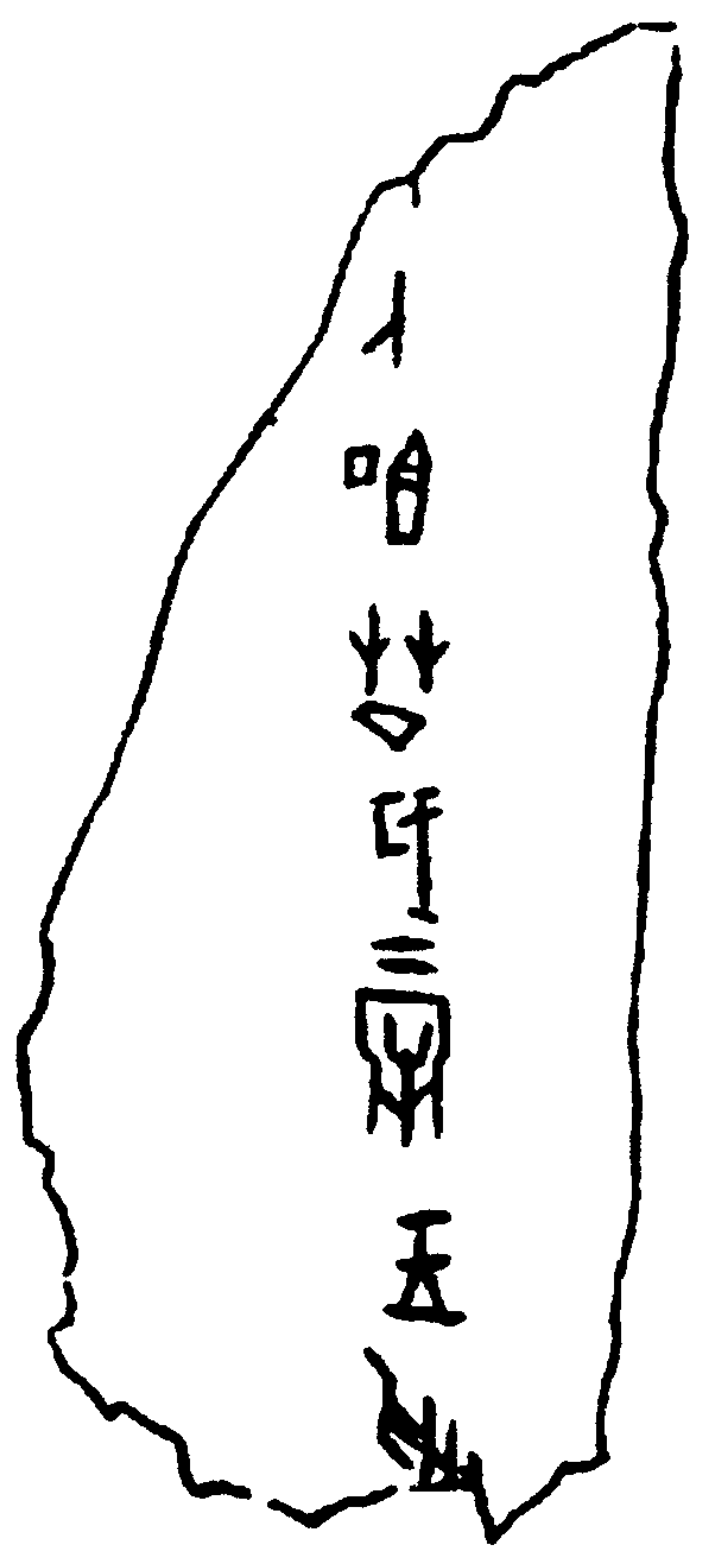
圖七


粹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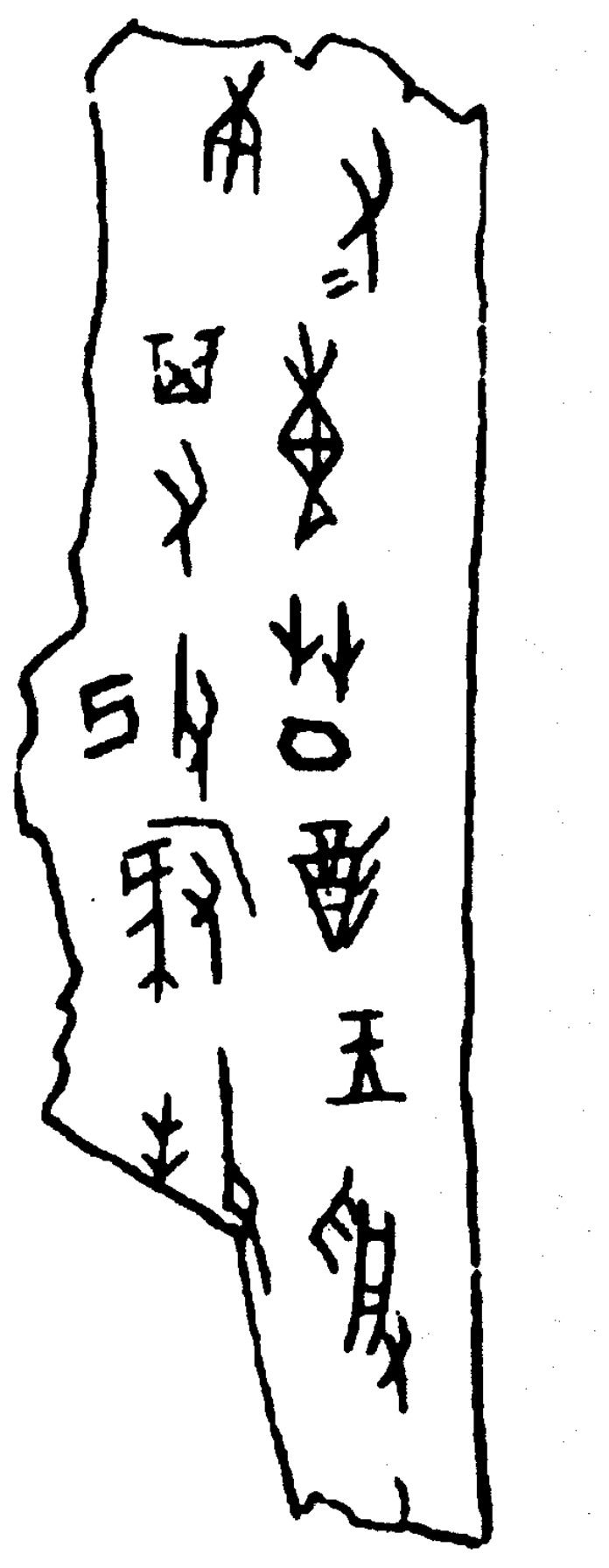
圖一四


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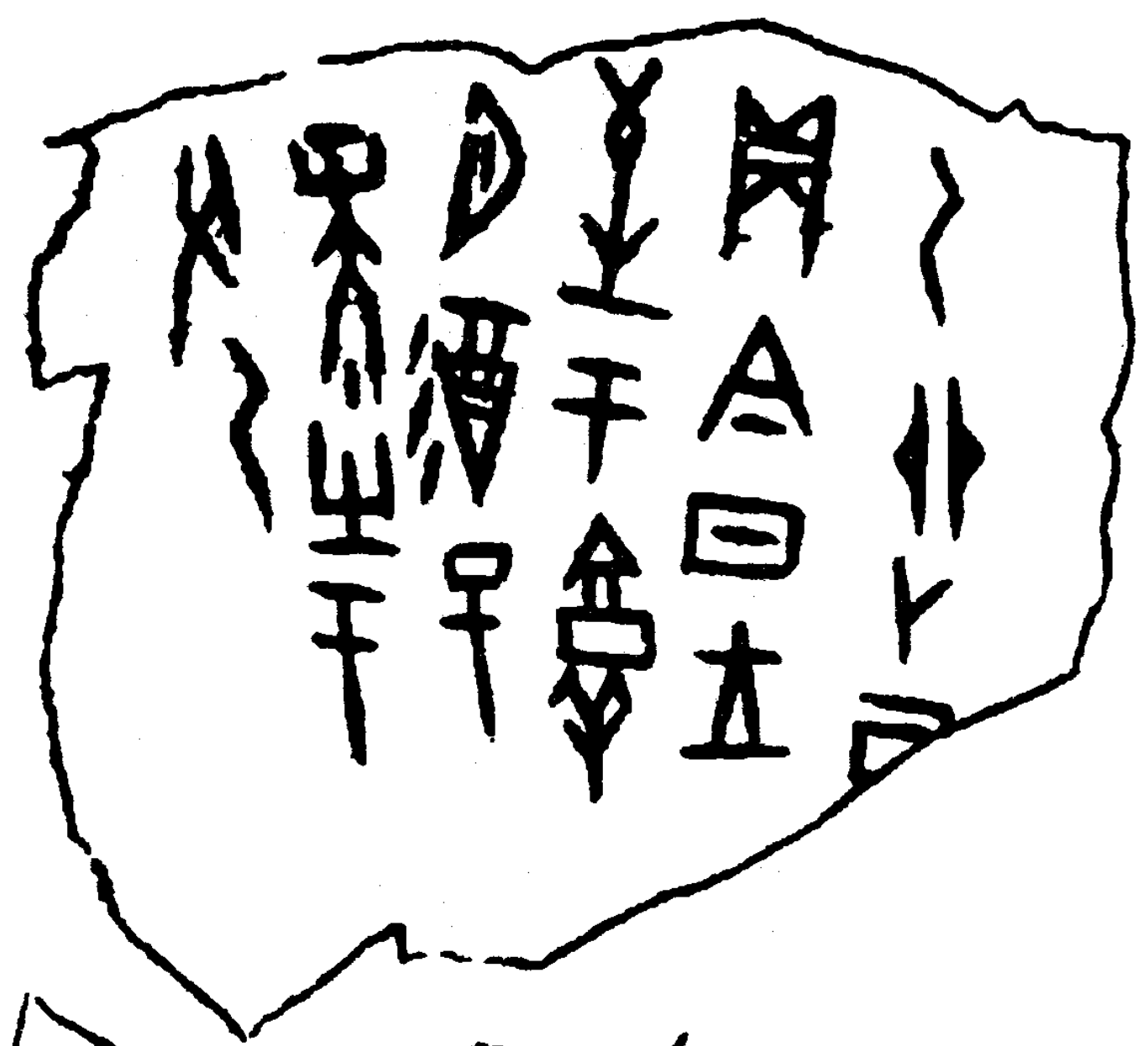
珠6.


粹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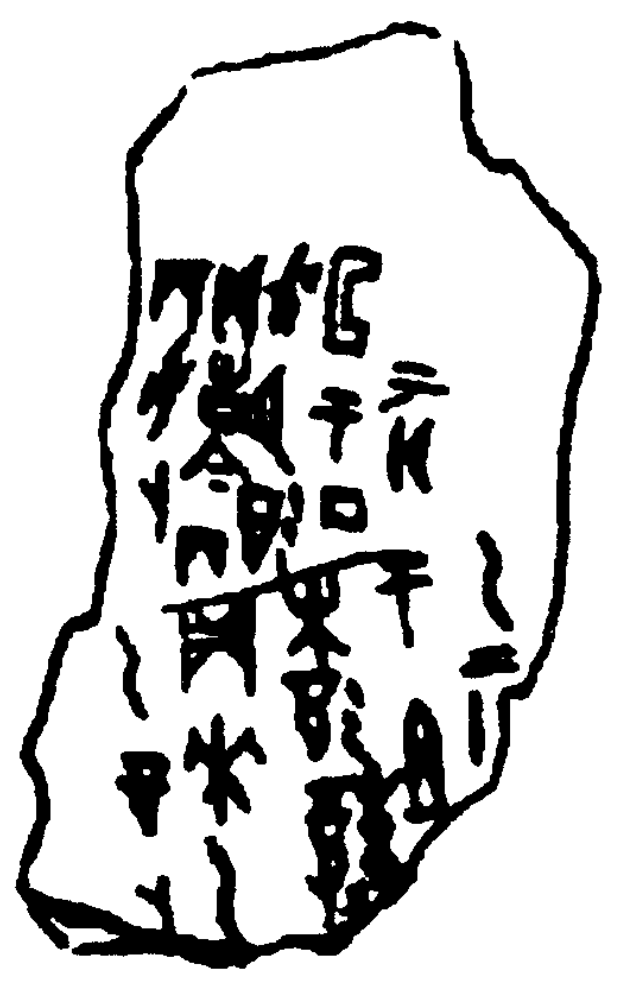
圖一一


粹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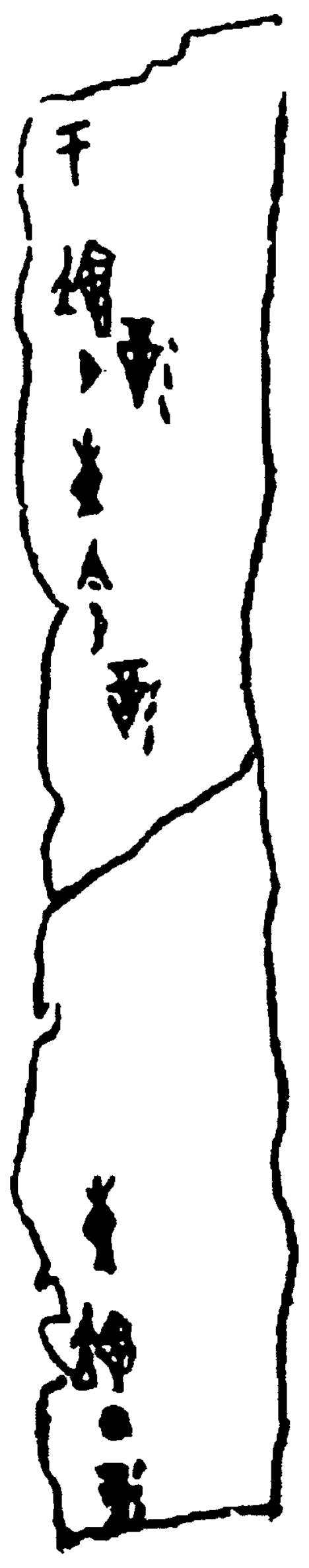
圖八


龜1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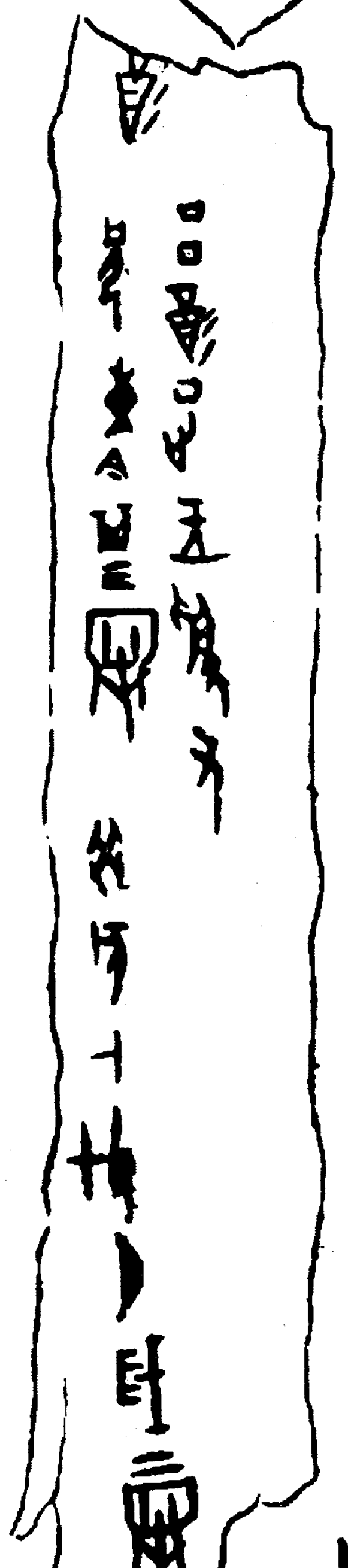
圖三一


龜甲獸骨文字 2.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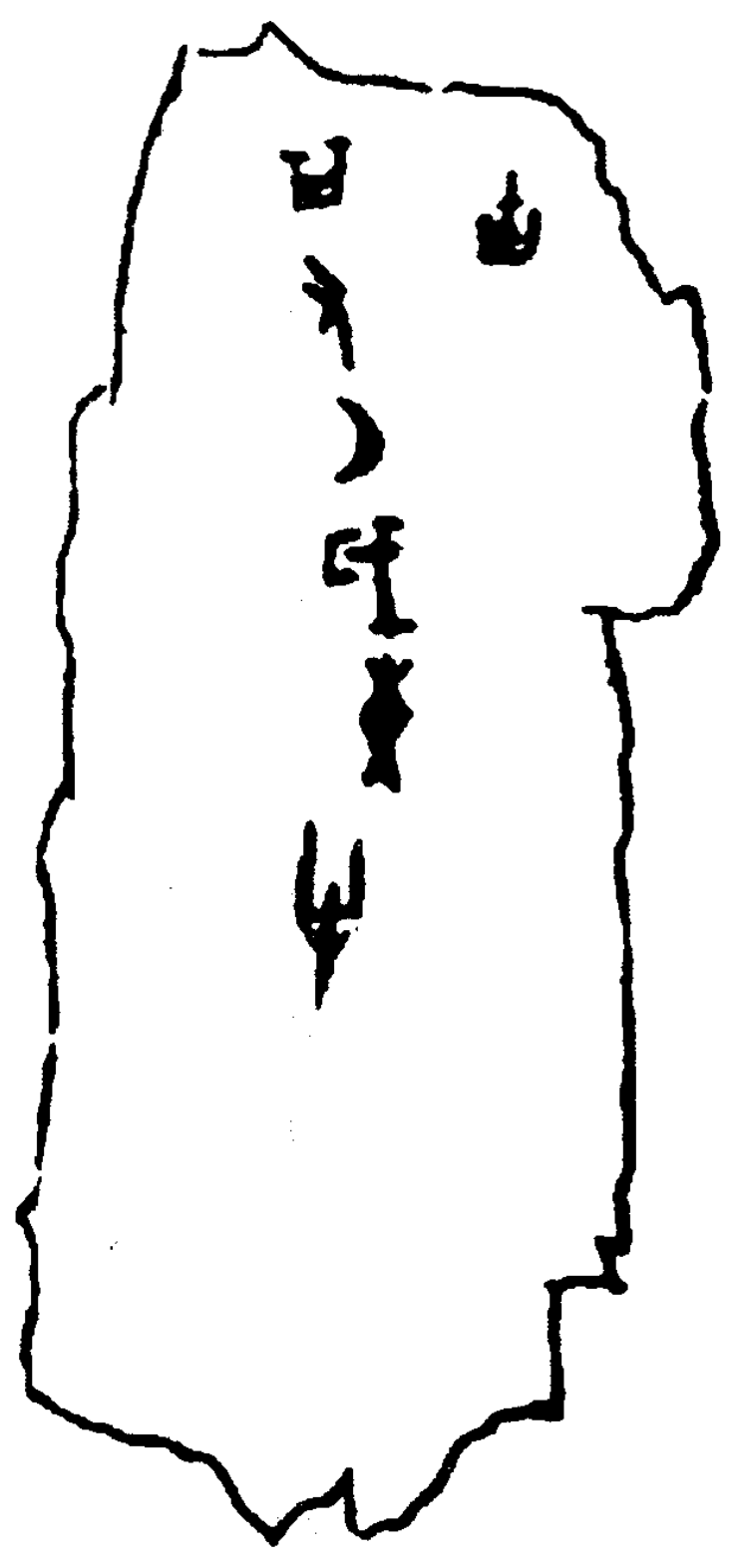
圖三〇


粹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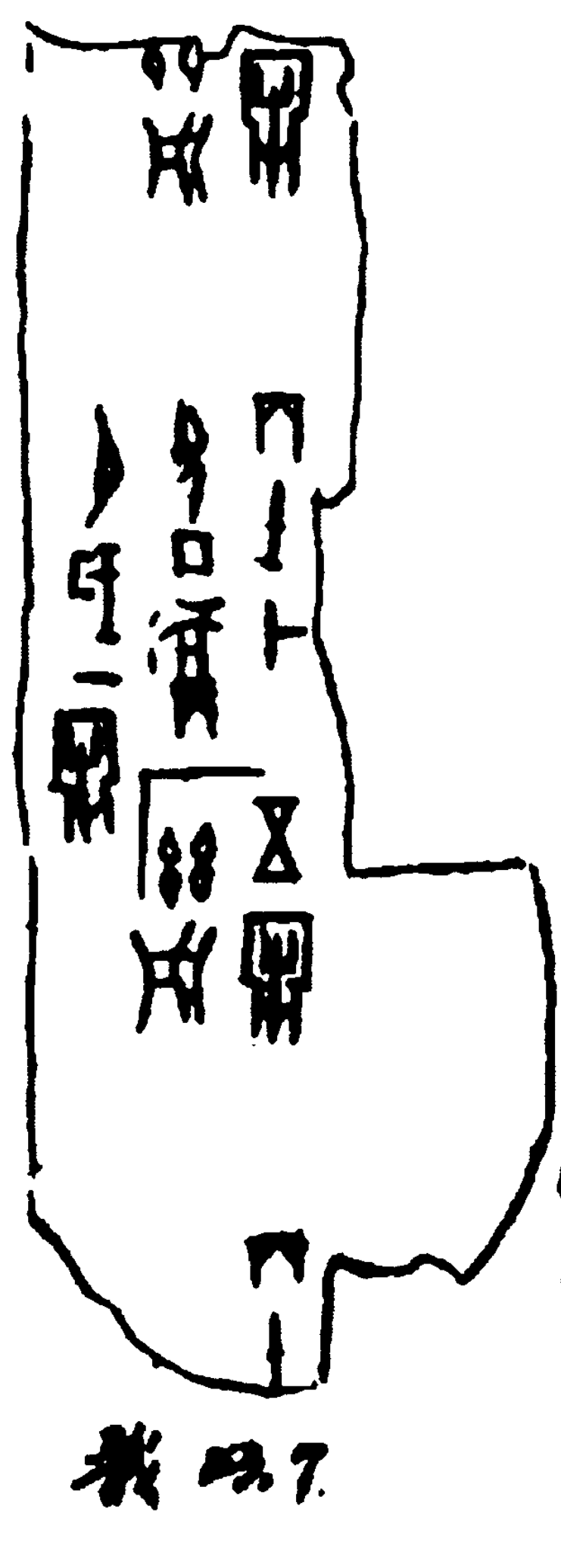
圖二九


珠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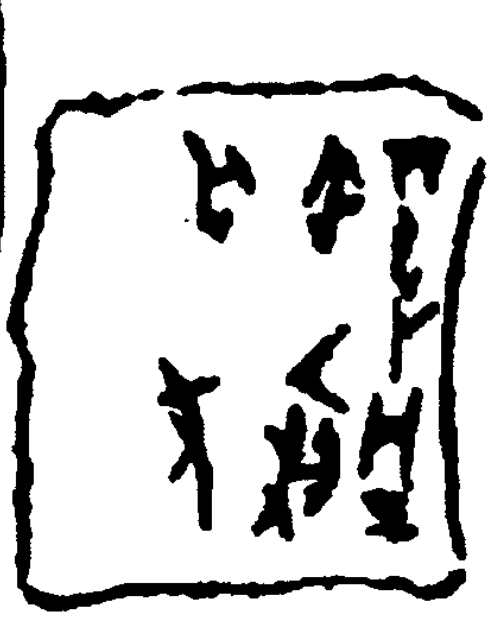
圖三五


續存1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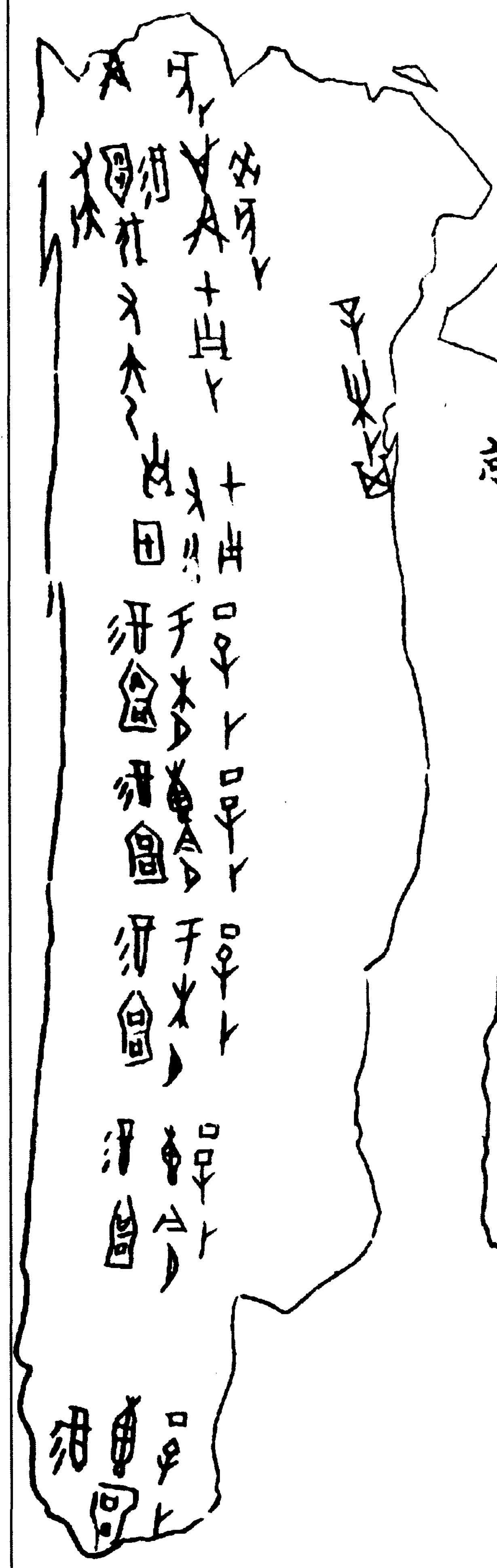
圖三四


戩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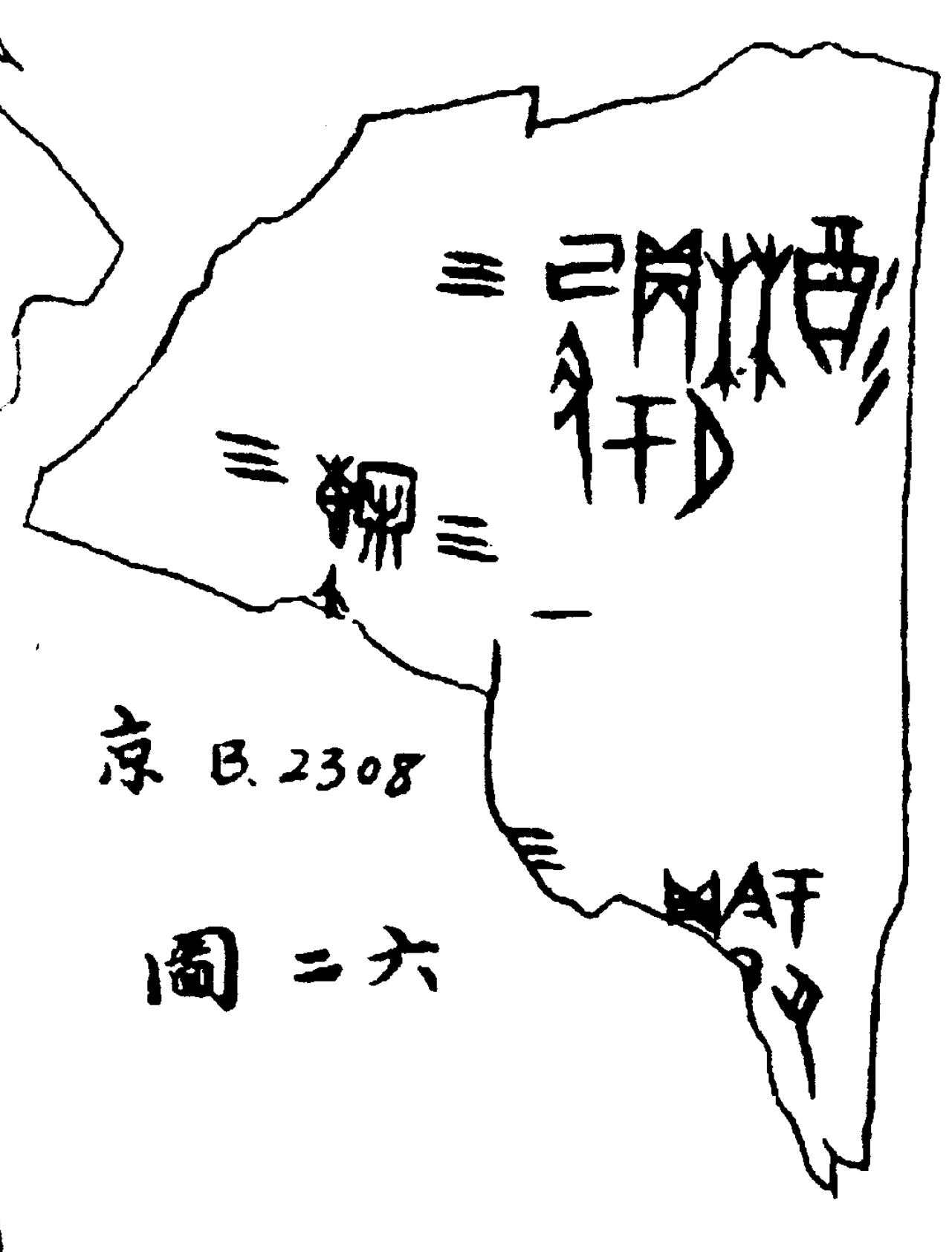
圖三二


明[illegible]1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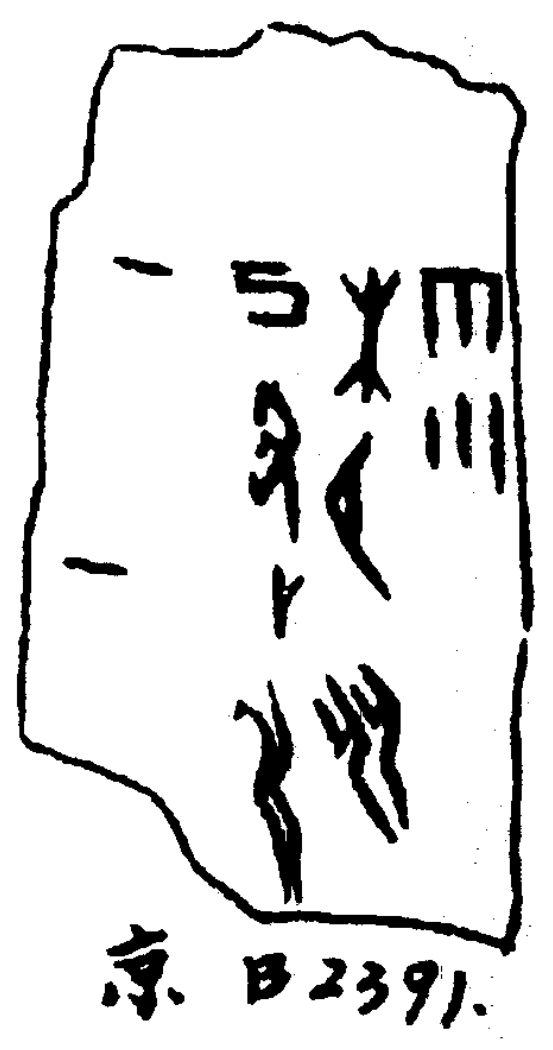
圖三三


新3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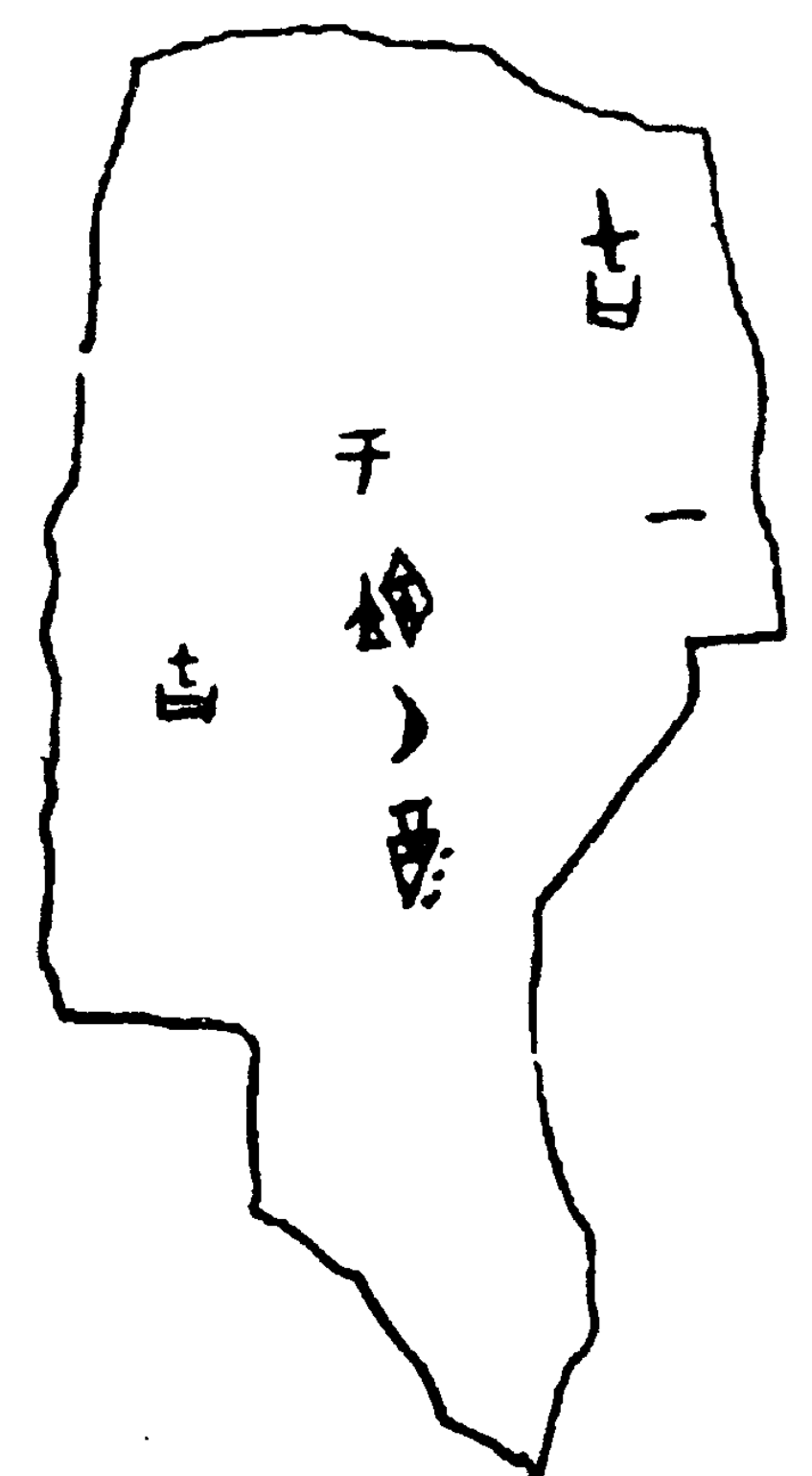
圖二七


京B.2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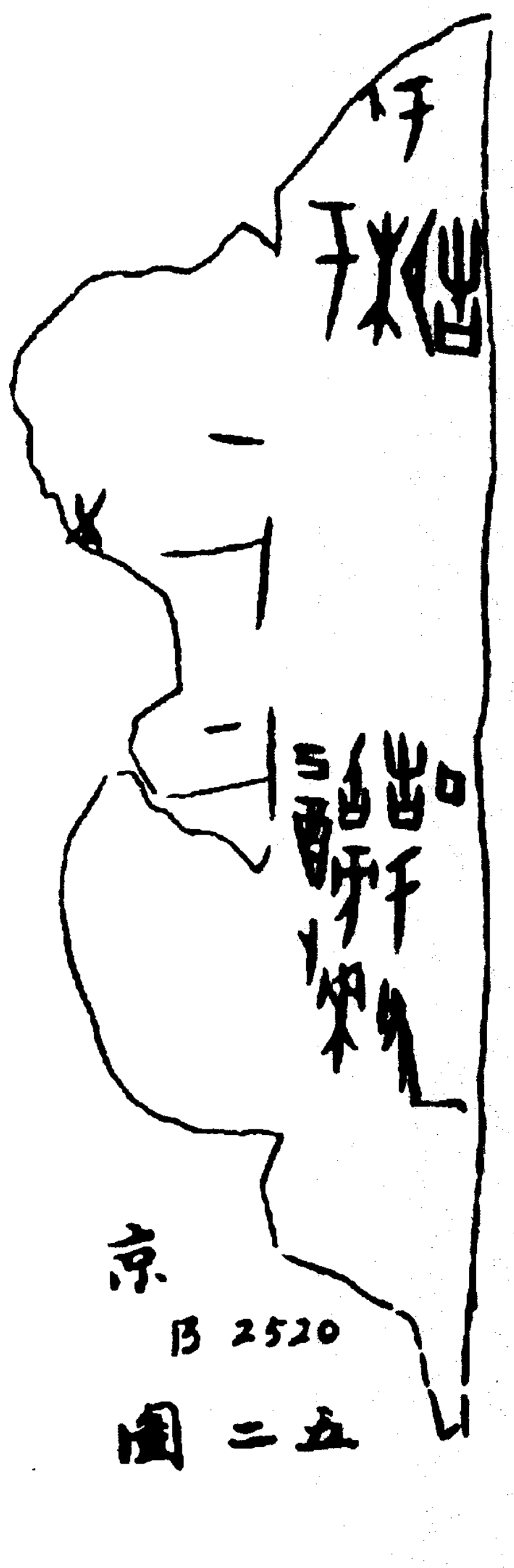
圖二六


京B2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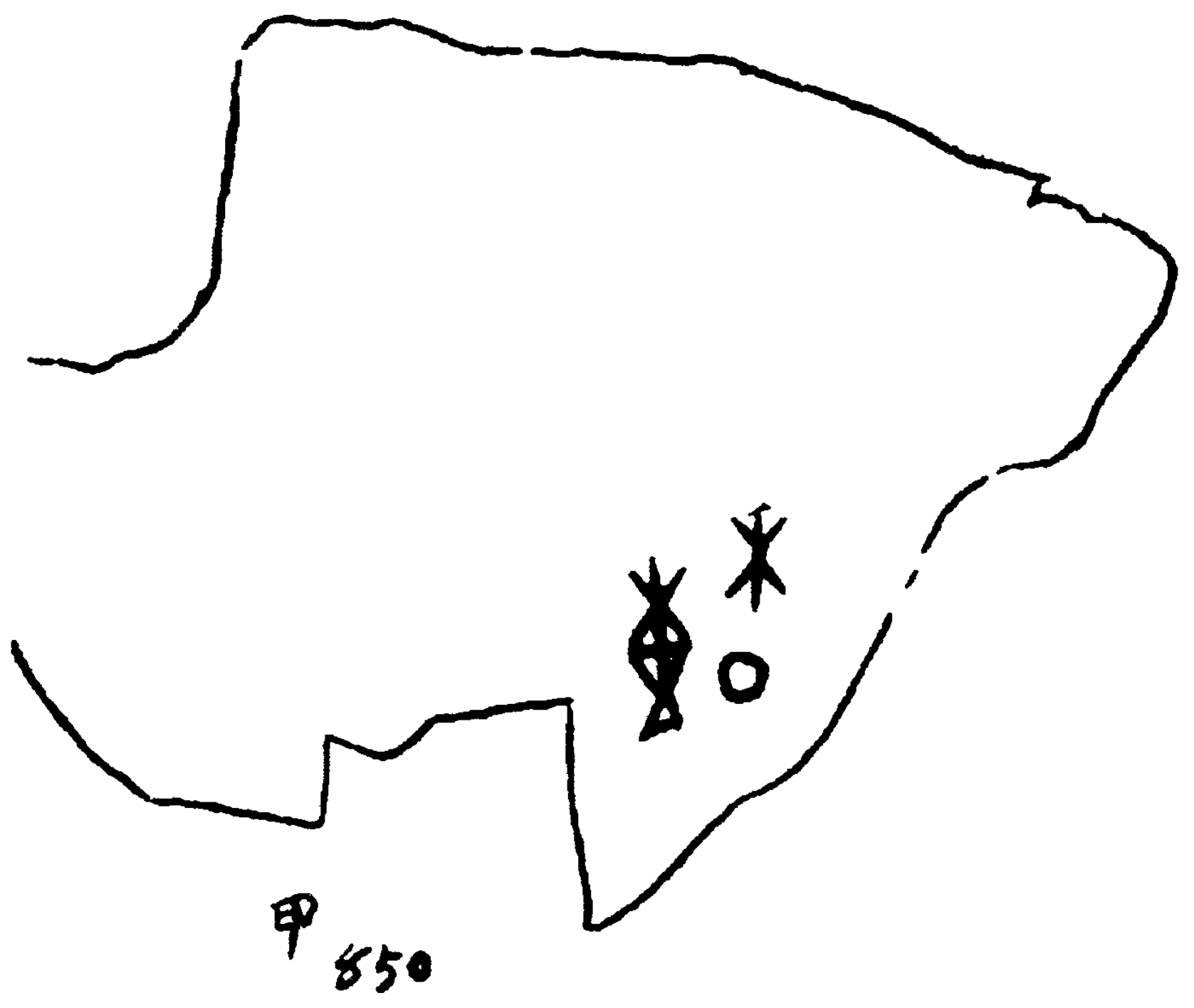
圖二四


粹435.

圖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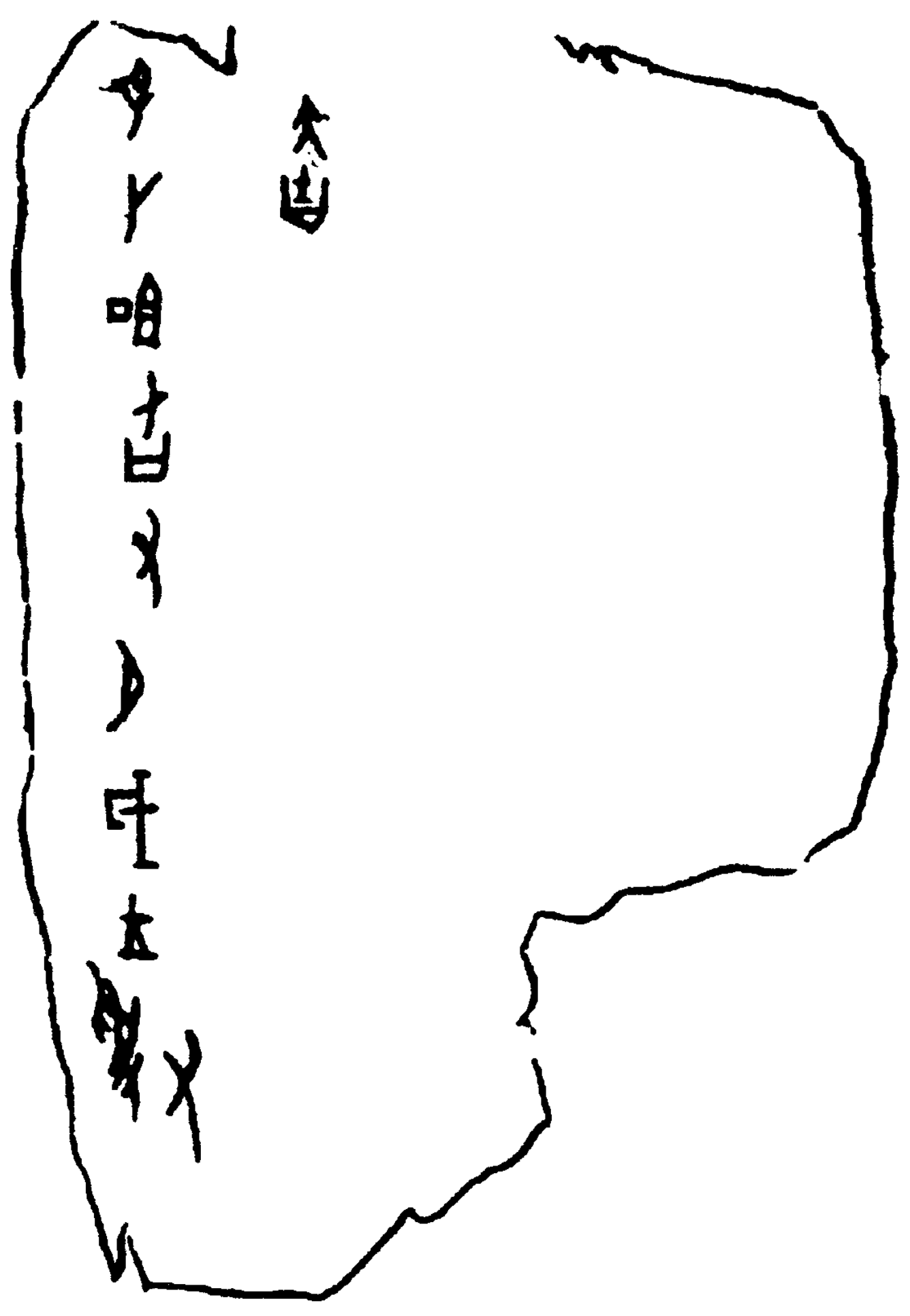

京 B2520

圖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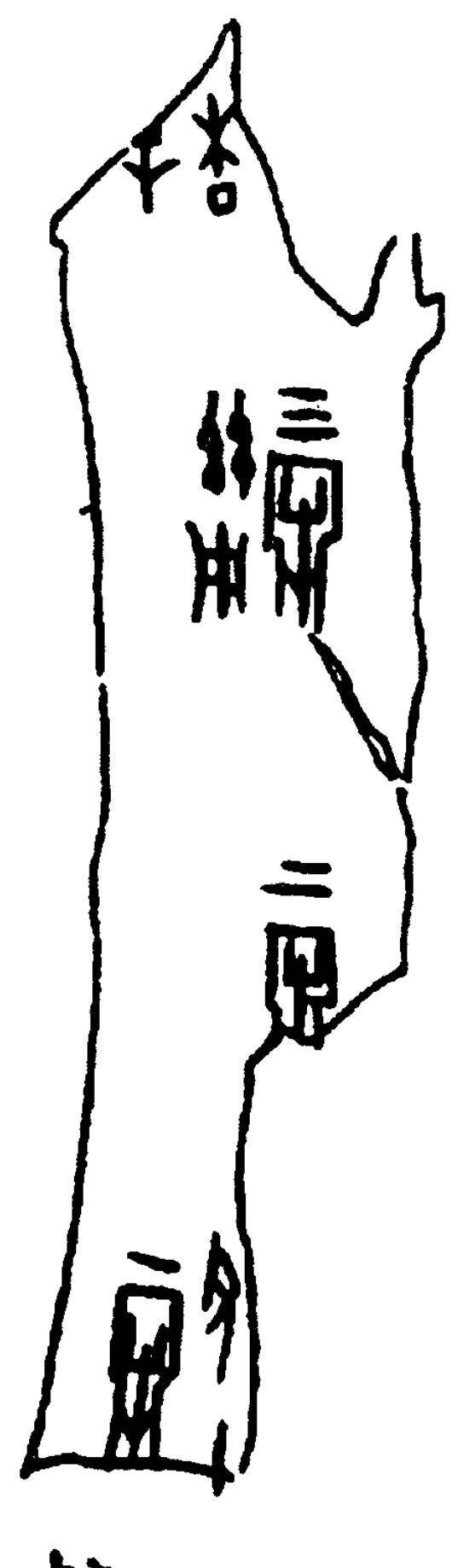
甲 850

圖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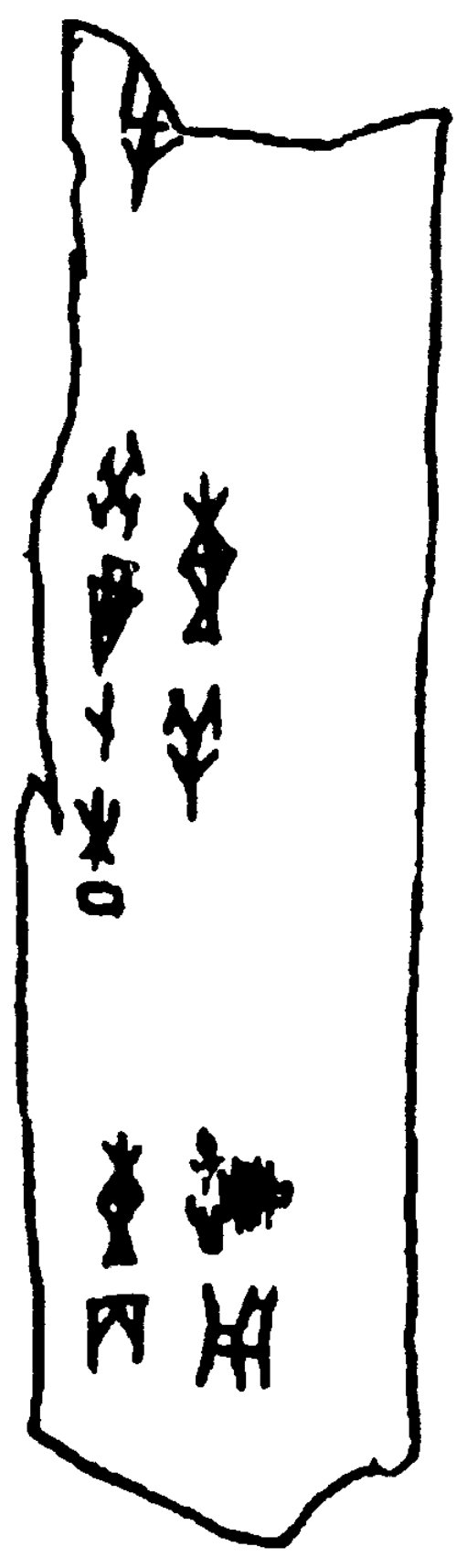
掇續 9.

圖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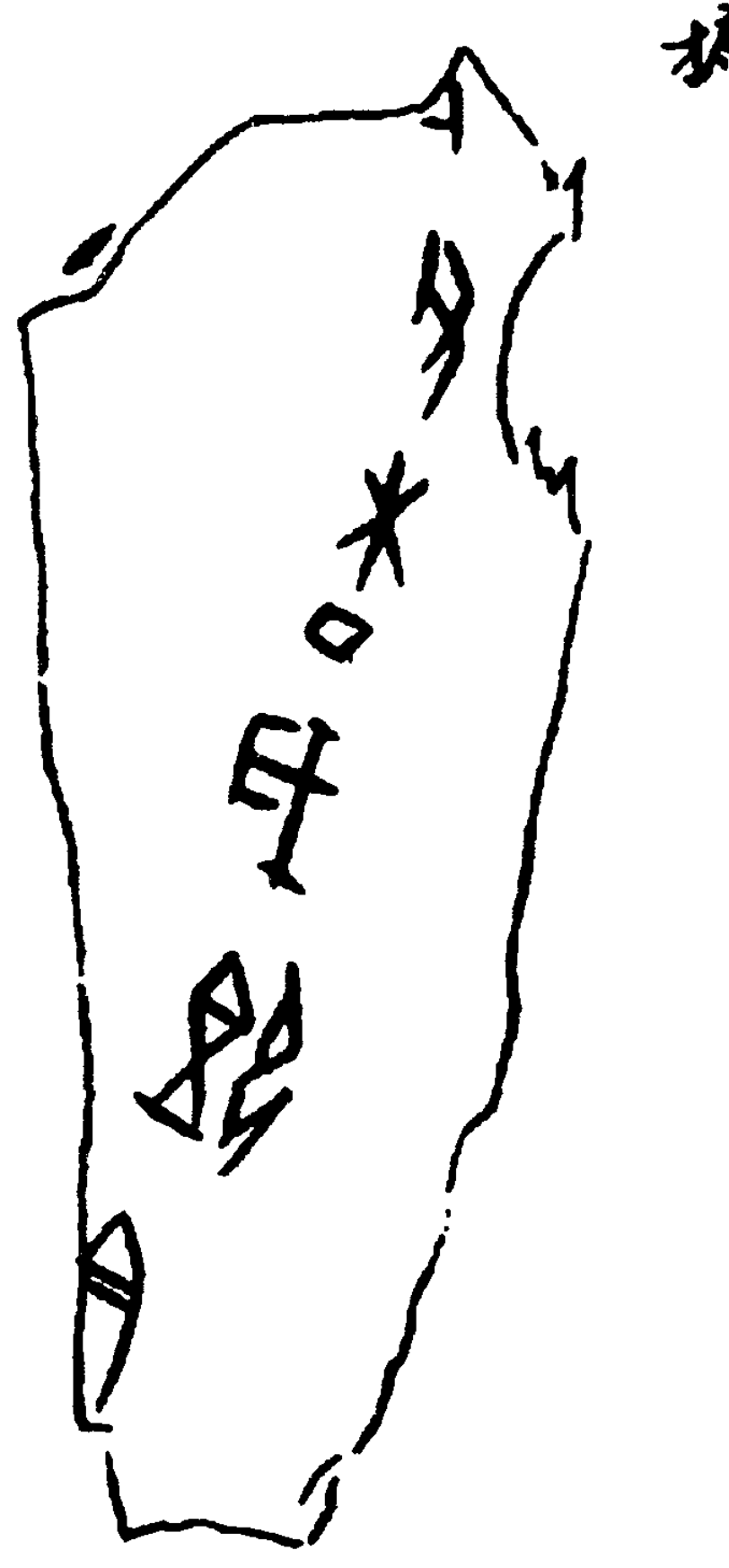
粹 571.

圖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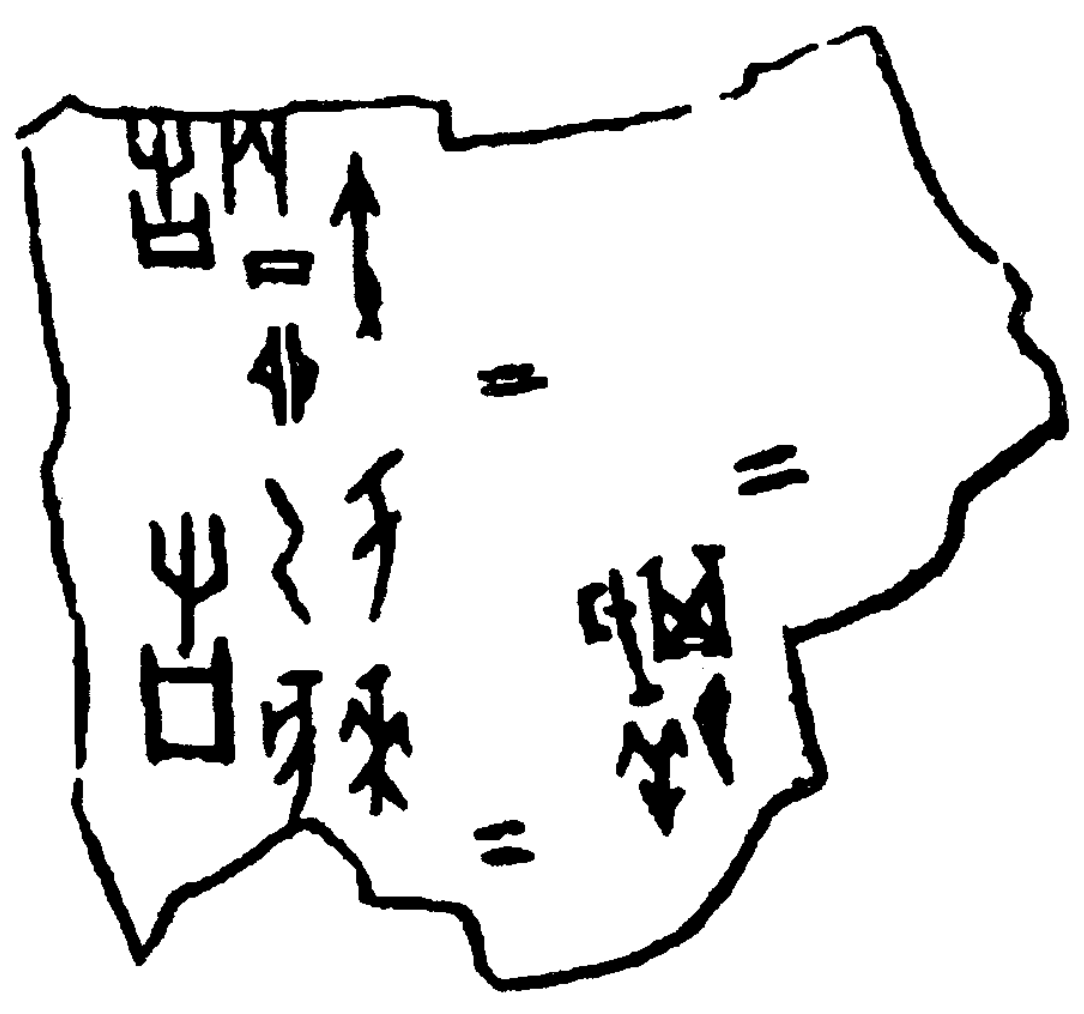
粹 472

圖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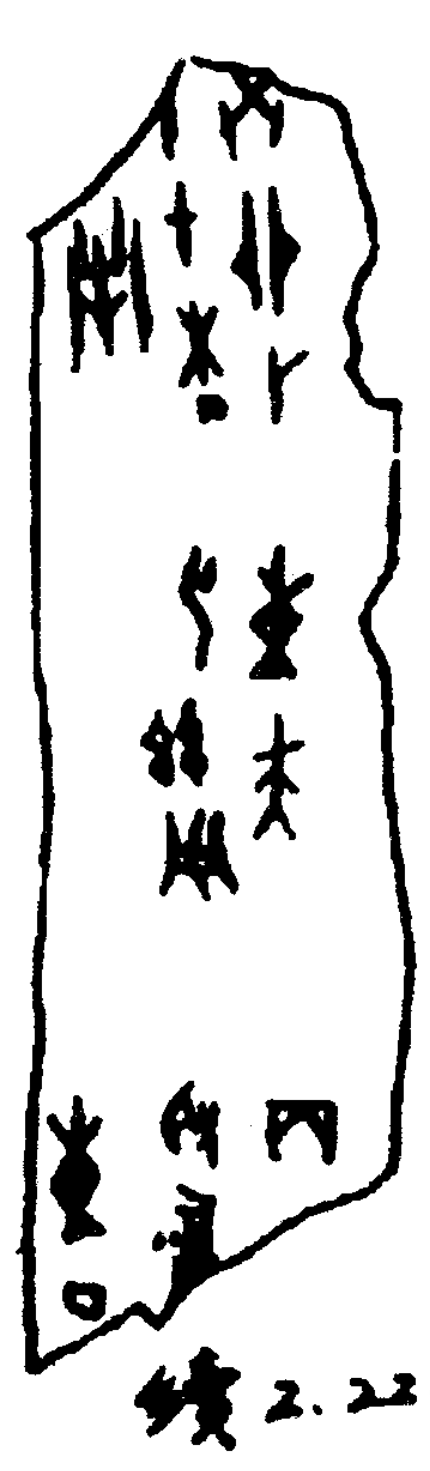


甲 3629

圖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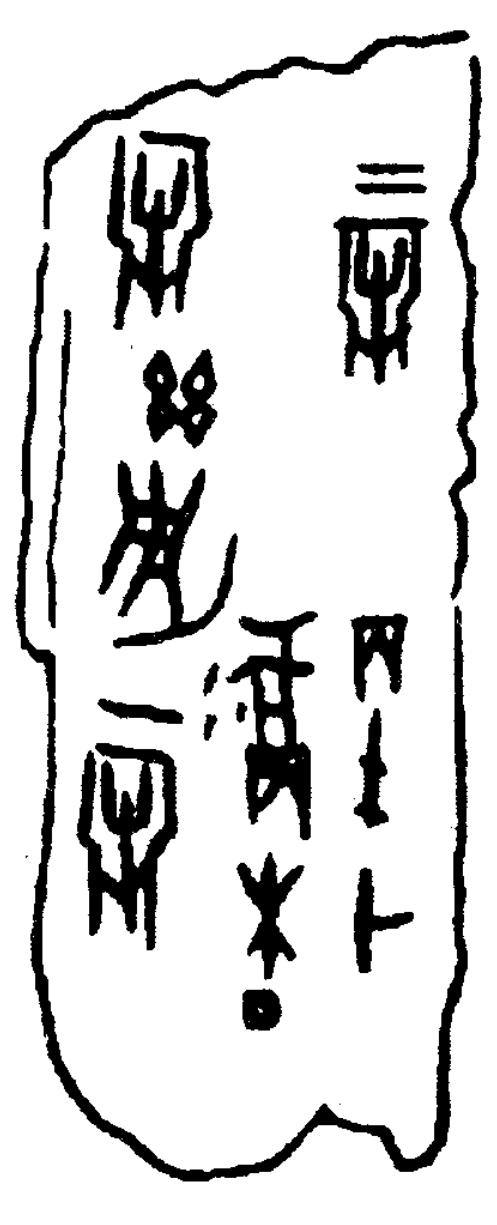


粹 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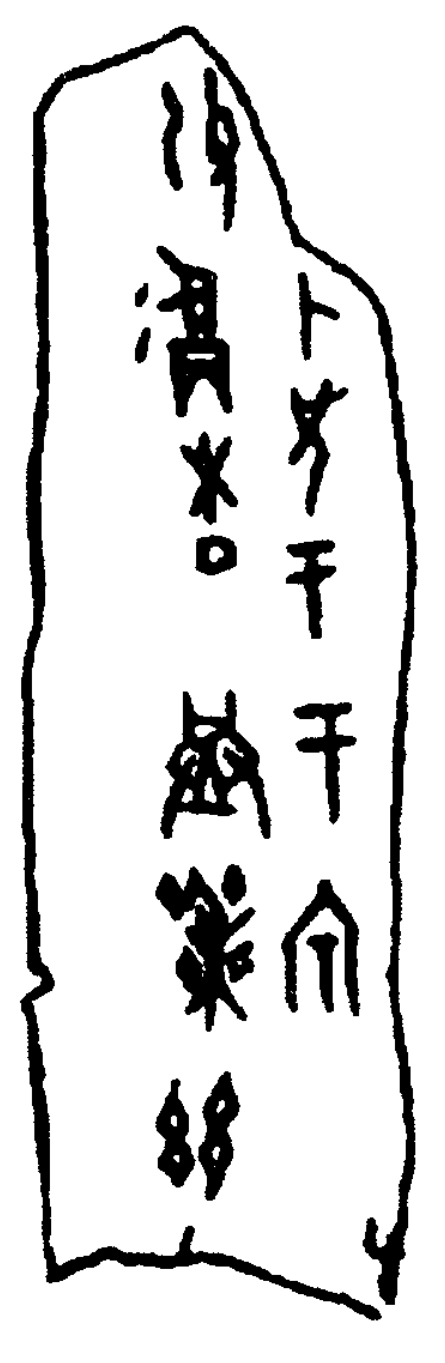
續 2.22.4.
戩 42.6

圖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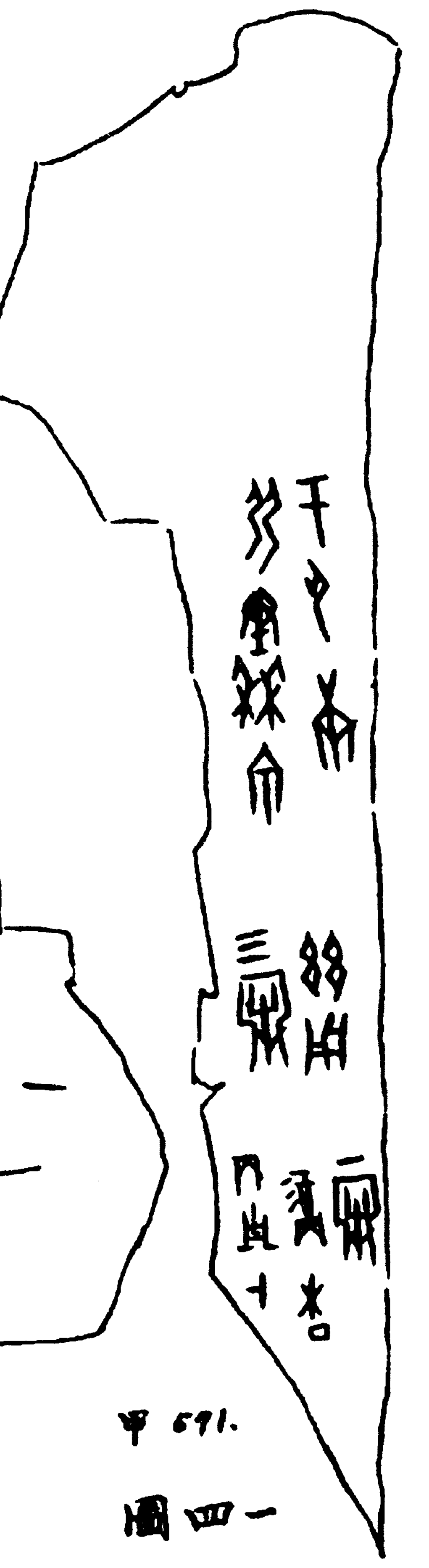
前 4.16.3.

圖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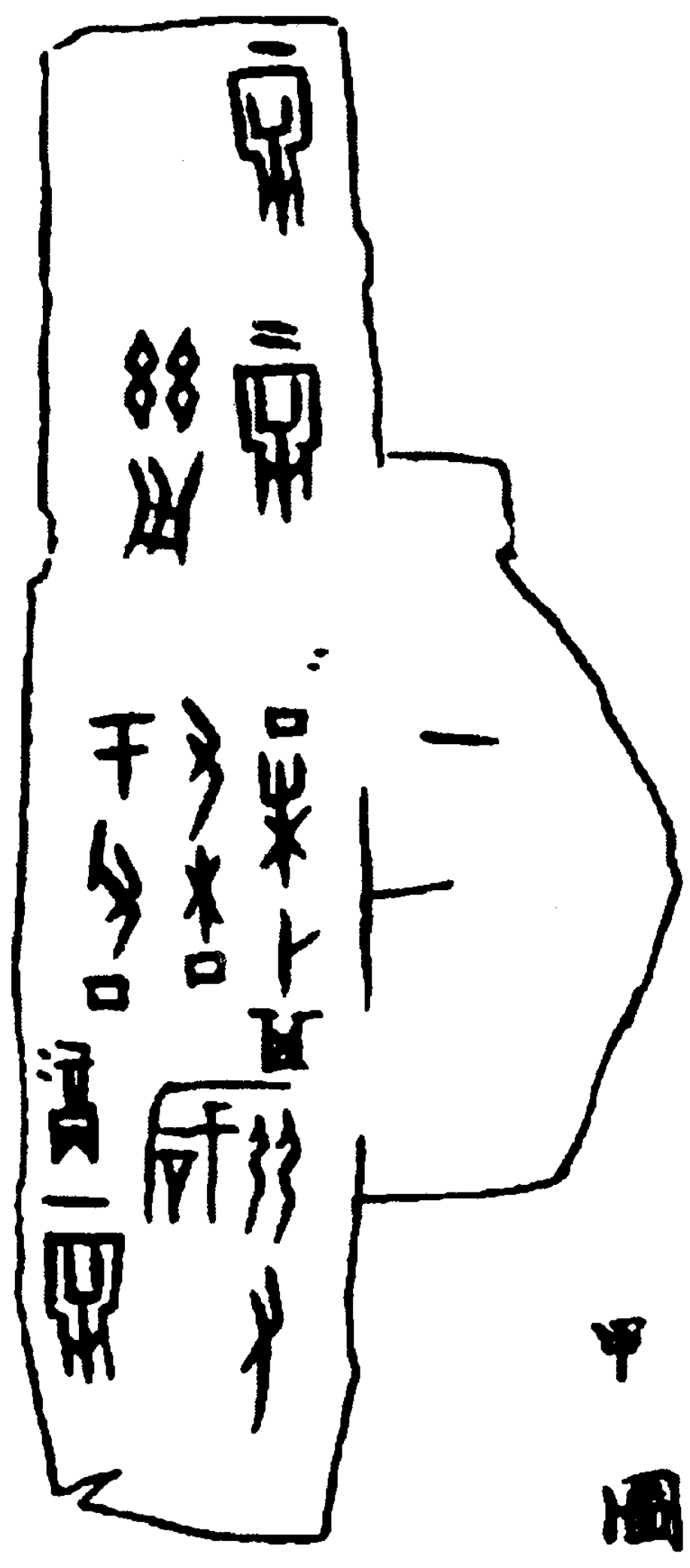
佚 563

圖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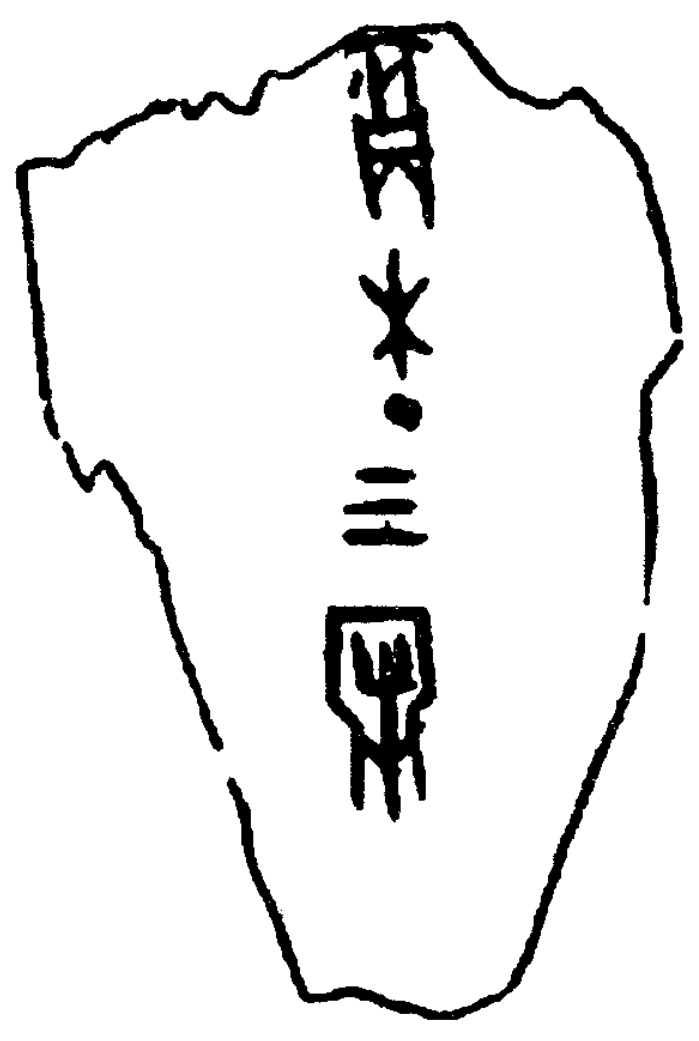
甲 571.

圖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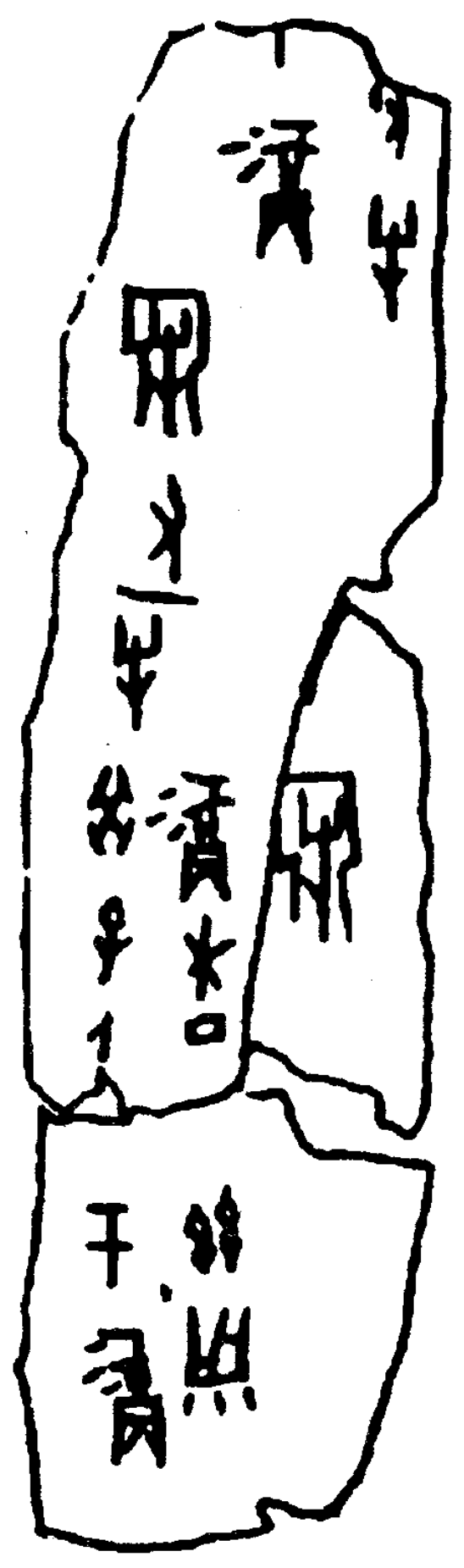
珠 637.

圖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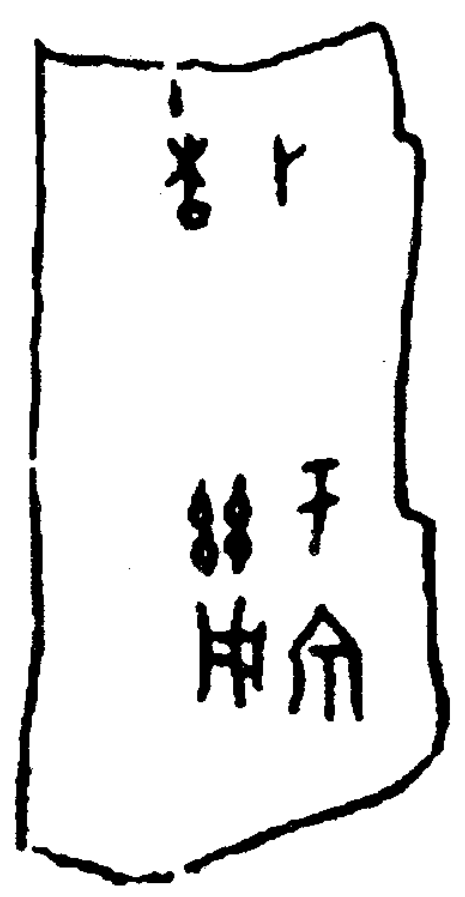
戩 44.12

圖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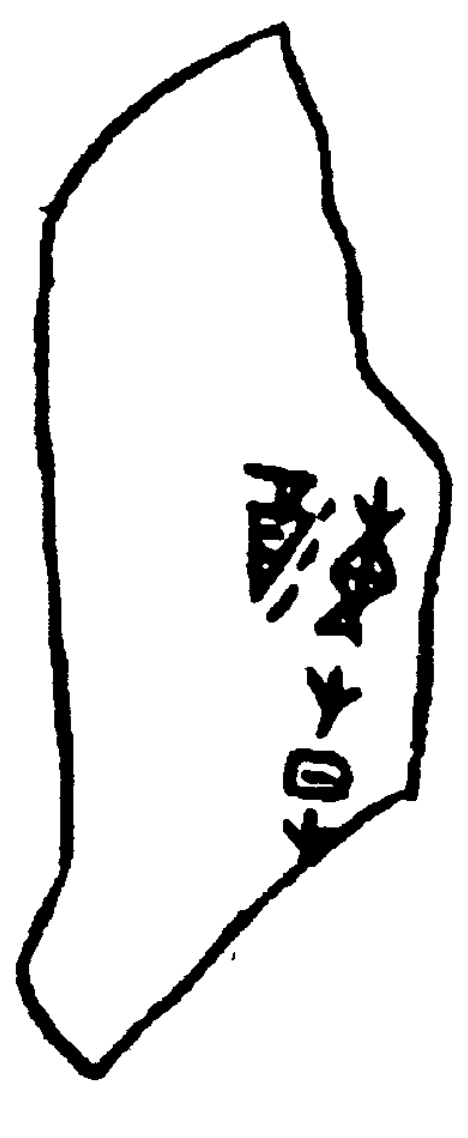
珠 635

圖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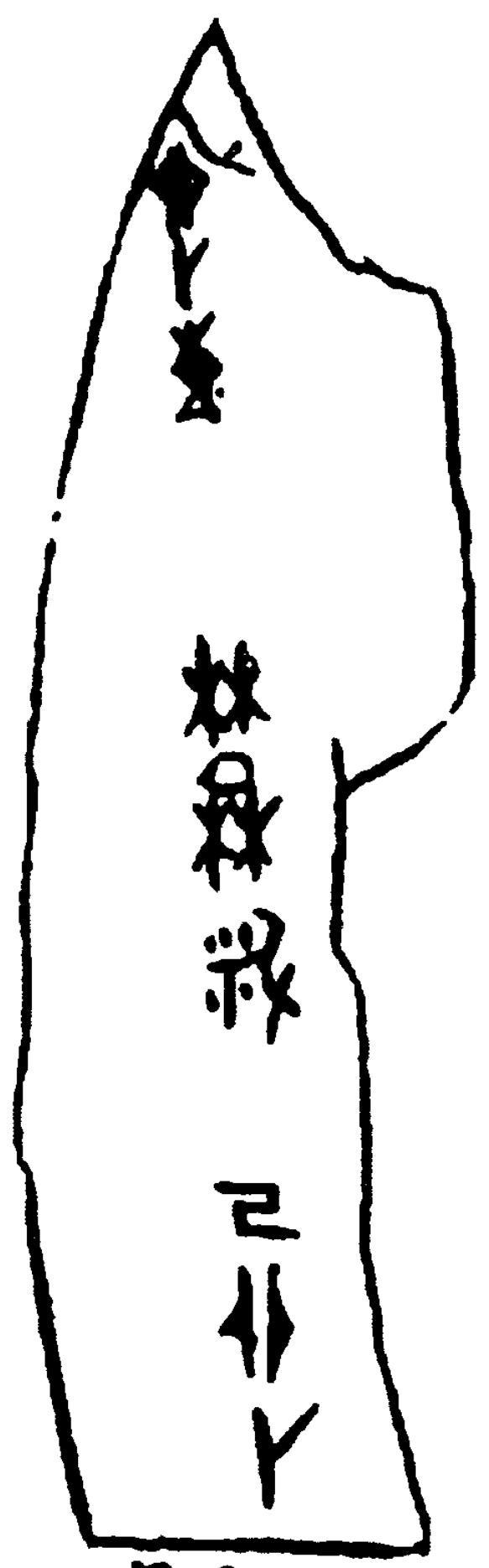
新 4314.

圖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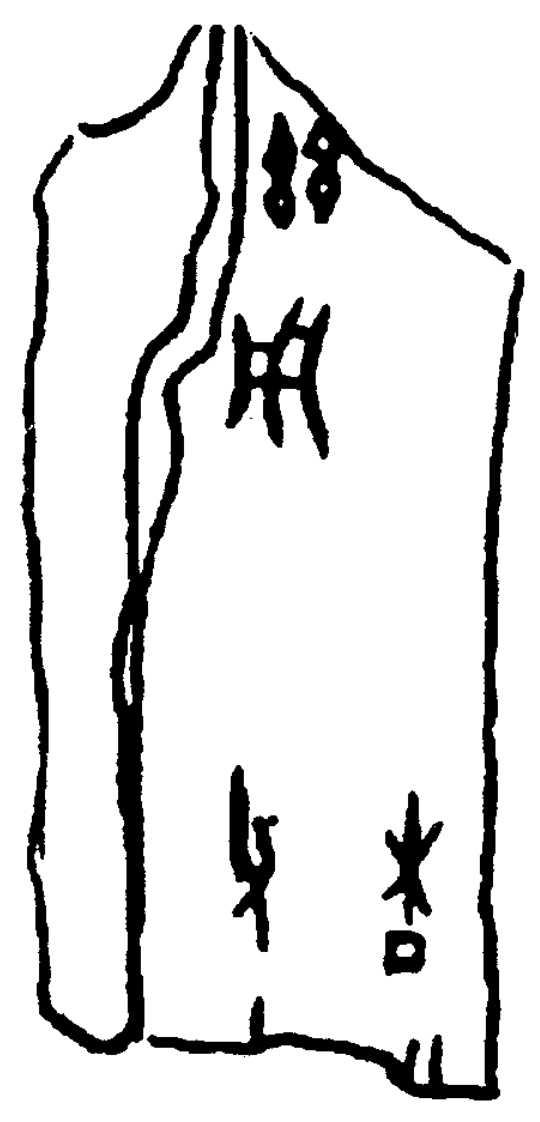
續存 1937

圖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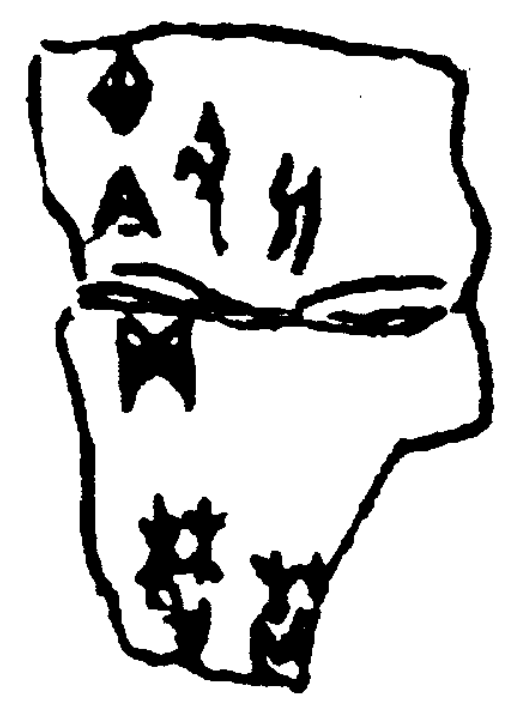
寧滬 107.

圖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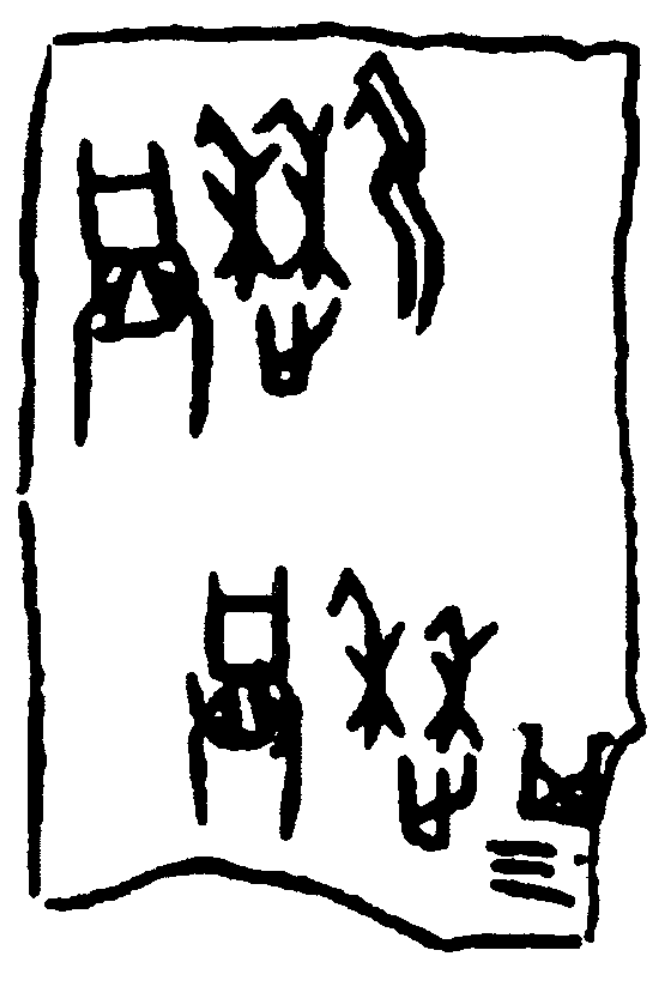
新 4313.

圖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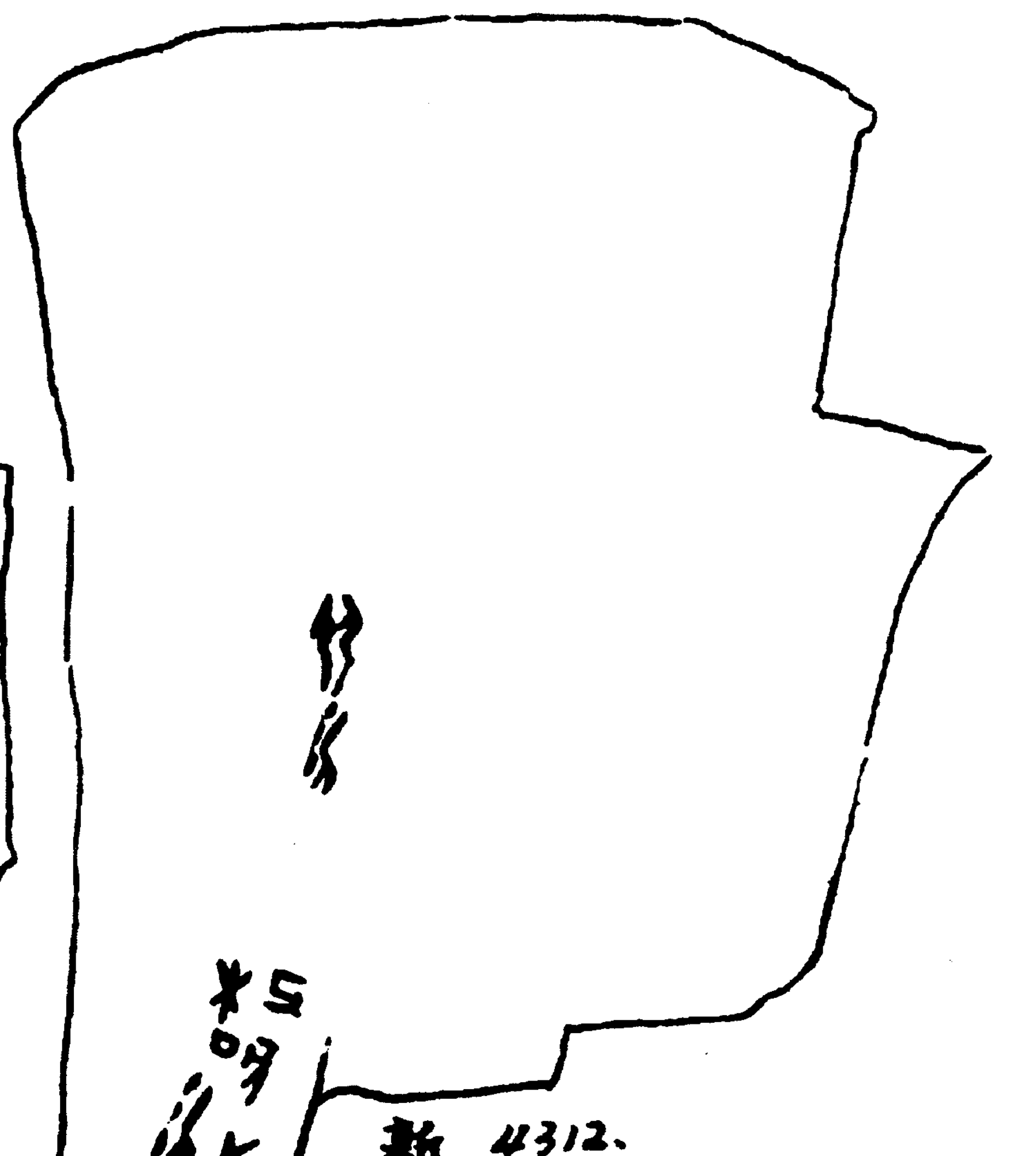
前 1.33.1.

圖五三



後下 11.4.

圖五三



新 4312.

圖四八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一冊，一九六三年三月）

說　異

李孝定

一、說文部首異及其從屬字戴之音訓

說文同部之字，其字義每多相類，從屬字與部首間，其義尤必有關連。異字篆作𢍚，在許書為部首，解云：「分也，从廾從畀，畀、予也。凡異之屬皆從異。」部中從屬字祗一戴字，解云：「分物得增益曰戴，從異，𢦏聲。𢍚、籀文戴。」戴字經傳相承之通詁，皆為增多或加於上，未嘗有分物之義。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戴下云：

> 「釋訓曰『蓁蓁蓴蓴，戴也。』毛傳云『蓁蓁，至盛兒。蓴蓴，盛飾。』是皆謂加多也。引申之凡加於上皆曰戴，如『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砠』是也。

又「𢍚、籀文戴。」下段注云：

> 「弋聲𢦏聲、同在一部，蓋非從戈也。」

王筠說文句讀戴下云：

> 「筠案經典戴字，有增益義，無分物義者，此義由異字得之，異字則由畀字得之也。勿泥。」

林義光文源云：

> 「說文云：『戴、分物得增益曰戴，從異，𢦏聲。』按此義經傳無用者，戴相承訓為頭戴物，當即本義，𢦏異皆聲也。異聲轉為戴，猶弋轉為代，台轉為殆矣。」

凡上所引，皆以明戴無分物義，而許說云云者，蓋由異字得之，異則由畀字得之，王說是也。然古文異字實非從廾從畀，許君以分訓異，乃就篆體為言，實非朔誼也。然則異之朔義果何若乎？曰：當以戴之朔誼求之。林氏文源以頭戴物為戴之本誼，其說是也。說詳下。是則異之本義亦當為頭戴物，戴下當解云：「戴，異也。從異，𢦏聲。」戴亦得以異為聲，林說是也。二字實應互為轉注也

二　契文異字之結構與解例

誤以異之古文所从之「甶」為鬼頭之「甶」，遂以怪異為異之本義耳。丁氏謂異為翼敬翼戴之本字，是已；然謂金文□字所從之□，與異為一字，亦非。異字古文，大抵象一人頭上戴物，高舉兩手扶翼之之形，上从甾，即許書「東楚名缶曰甾」之甾，或省變作田，仍是甾字，（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釋由謂當即由字，其說極是。）非人頭之象形，亦非鬼頭之甶，則與□字所從之□，自非一字。（□即□下所從之□也。）卜辭異字，與弄字作□之結構法相同，弄訓舉，而異之本義為頭戴物，弄讀渠記切，而異讀羊吏切，（據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二者同在第一部。）是二字之音義亦相近也。（弄字所從亦甾字，小徐繫傳作「从廾甾」下云「甾者盲」段氏從之，是也。）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三十八葉七片，及卷六第五十六葉七片，兩異字作□，上從甾，甾下之短橫畫，乃象負戴器，即說文之甄，（金文之甄，乃圓形容器之名，負戴器為環狀物，與甄相類，當即由此得名。）許書云「甄、檳甄，負戴器也」亦即漢書之寠數，漢書東方朔傳「是寠數也」顏注云「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甄狀如環，側視之則作「一」矣。下從□，正象人首戴甾，下承以甄，兩手翼之之形。甾、缶屬，為液體容器，戴之於首，必兩手翼之，今鄉曲之人，取水戴物，猶有用此法者。孟子云「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此為戴之本義，而戴則異之後起同義字也。（戴異古音同部，然則謂戴為異之後起字，亦無不可也。）他辭異字則省此象甄形之短橫畫，其上仍多從甾，或又省變作田，而人形之兩手，則無一不上舉高與首齊者，蓋舍此無以狀頭戴物之意也。字在卜辭多用為「其明日」之昱，辭云「□□囗，爭貞：異帝□？」（前五.三八.六.）「□子卜，貞：異訂不啉椅？」（前五.三八.七.）「□申卜，貞：異□其□雨？」（前六.五六.七.）「壬王異□孟田弗□？」（甲編三九四.）「王異戌其射在□豕？」（甲編三六三六.）「甲子卜，狄貞：王異其田，亡𡆥？」（甲編三九一五.）「貞王田異其疒不□？」（乙編六八一九.）凡此皆用為明日之義，蓋此義古無正字，卜辭多假羽若翌為之，上舉諸例，又假異為之，經典則多用翼，至卜辭之明，从日，羽聲；說文之昱，从日立聲，則為較後起之明（昱）日專字，然猶本字與借字兼行也。惟有一片可資注意者，殷契佚存二七七片辭云「辛丑卜、彭貞：翌日壬，王異其田恩，湄日亡𡆥？」言「王異」與他辭之言「王異」者全同，當為「王異日□（日干名）」之省文，（甲編三六三六言「王異戌」不省可證。）然此辭「王異」之前，固已明言「翌日壬」矣，如下異字亦解為明日，語意未免重複，然則此辭之異，或有別解，（或為指將來某一未定之日，然與上文「翌日壬」相連，亦覺不辭。）蓋嘗苦思而未得其故也。甲編六五七片辭云「宅異酒」屈翼鵬甲編釋文一〇四葉解云：

「此疑以特異之酒為宅，卜其吉否也」

是則異有別異殊異之義，為卜辭用異之一特例。此外諸辭異字，則多辭意不明，無用其本義「戴」及「翼敬」「翼助」之義者，與金文異字習見之用法不同。

三、金文異字之結構與辭例

金文異字習見，其形體與契文之作□者略同。舀鼎作□，辭云：

「…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井叔在異。…」（見攈古金文三之三，第四六至五〇葉。）

異為地名，無義可說。虢叔鐘作□，辭云：

「…皇考嚴在上，異在下，…」（見攈古金文三之二，第三葉。）

又虢叔鐘作□，（見攈古金文三之二，第四葉。）虢叔編鐘作□，（見攈古金文三之二，第六葉。）辭並同上，此翼敬之義也。盂鼎作□，辭云：

「…古故天異臨子，灋保先王，…」（見攈古金文三之三，第三一至三六葉）

乖伯簋作□，辭云：

「…乃祖克未先王，異自它邦，…」

此翼佐之義也。召卣作□，辭云：

「唯十又二月，…賞畢土方五十里，召勿敢謹王休異，用作御宮旅彝」（見貞松八卷，第三一至三二葉。）

此殊異之義也。單異簋作□，辭云：

「單異作父癸寶尊彝。」（見攈古金文二之一，二十葉。）

此為人名，無義可說。其字皆象人首戴物之形，丁氏謂田為。或口所發聲，（見說□）說非。單異簋字上从甾，明係甾字，寧得謂為。或口所發聲乎？其義雖無訓戴者，然皆可自首戴物一義引申得之，蓋以首戴物者，必小心翼翼，敬慎將事，復以兩

甲骨文中異字多見，其字作□（殷虛書契前編五卷三八葉六片）□（仝上七片）□（殷虛文字甲編二九四片）□（仝上一七三〇片）□（仝上二八一三片）□（仝上乙編一四九三）□（仝上六八一九）□（仝上七七〇五）□（殷虛書契續編四卷一二葉七片）□（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三九三七）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三卷異下引其師羅振玉說云：

「說文解字『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古金文皆作□，象人舉兩手自翼蔽形，此異蔽之本字，後世皆借用羽翼字，而異之本誼晦，許書訓異為分，後起之誼矣。」

王國維曰：

「此疑戴字，象頭上戴由之形」（見余永梁殷虛文字續考引。）

余永梁曰：

「按加益乃戴之本誼，詩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是也，籀篆乃為形聲字矣。戴異古當是一字，音同在之部，虢叔鐘『嚴在上，異在下』盂鼎『古天異臨子』異翼一字，本義當與戴近」（見殷虛文字續考）

丁山曰：

「金文□字從□，象兩手端舉，高與首齊形，當即翼敬翼戴之本字，卜辭之□，即其初形」（詳見說□，載本所集刊一本二分二三七至二三八葉。）

葉玉森曰：

「森按予舊釋異，說文『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卜辭乃象一人捧頭如鬼狀，可驚異也。異之本誼當訓怪，左昭六年傳『然據有異焉』賈注『異猶怪也』許君訓分畀，乃引申誼。（說異。）王氏釋戴。謂象頭上戴由形，似不塙，卜辭鬼字作□，田囟象鬼頭，猶□上之□象人頭，古文構造法同，甶殆象鬼頭而竦且上指，異體從甶可證。非由字也。又金文大作且丁鼎銘云『鑄武王成王異鼎』異字與卜辭形合，曰『異鼎』猶言寶鼎，固不可釋戴鼎也」（見殷虛契前編集釋五卷四十二葉下。）

按羅氏釋異，是也。王氏釋戴，就篆文觀點言之固誤，然異戴古本同義，（說詳下。）或竟是一字，是就古文觀點言之，固不誤也。葉氏謂象人捧頭如鬼狀，可驚異也，蓋手扶翼之，故引申之得有「敬也」「佐也」「輔翼也」諸義也。（翼敬、翼佐、輔翼、翼戴、之翼，其字實皆當作異。）單異簋銘「父癸」，猶存殷習，其制器之時代當較早，故字从甾，與早期卜辭之作□者相同，其作□者，則與契文之作□者全同，其作□若□者，則小篆作□之所自昉，其遞嬗之迹，猶的然可見也。

四、經傳中異字相承之訓詁

由上二三兩節，已明異之字形，乃象人首戴甾，其本義當為戴，卜辭用異為昱之借字，金文用異為「敬也」「佐也」「殊異也」，皆戴之引申義，至經傳中異字相承之訓詁，則皆由「分也」一義所引申，去「戴也」一義彌遠，然分亦由戴義所孳乳，（蓋首所戴者，乃身外之物，作則戴之於首，息則分置一旁，故引申得有分義，分之則有彼此之異，此別異怪異諸義之所由生也。）不可謂於其初義無與也。廣雅釋詁一：

「異，分也」

呂覽上農：

「賈不敢為異事」注「異猶他也」

此別異之義也。學記：

「禮者為異」注「異謂別貴賤也」

此分別之義也。周禮鄉士：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辨異、謂殊其文書也」

此殊異之義也。詩正月正義引洪範五行傳：

「非常曰異」

此怪異之義也。國策秦策：

「此無異故」注「異、怪」

孟子：

「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注「異、怪也」

凡此均用引申義，惟爾雅釋草云：

「連、異翹」

則用異之本義，（說詳下釋翼字條下。）此為僅見之例。

五　說文從異得聲諸字之字義及其在經籍中相承之訓詁

由上節可知經籍中異字之訓詁，除爾雅異翹一辭外，餘多用其引申義，而說文中从異得聲諸字，其字義及經籍中此等字之訓詁，往往於異之本義為近，此本字本義既湮、引申義專行之後，其本義反部分保留於从之得聲諸字之中，亦耐人尋味之一問題也。

(甲)說文艸部：「蕖、芓也，從艸，異聲。」桂馥說文義証云：

「玉篇：『蕖、連翹艸。』釋草：『連、異翹。』本草蘇恭注：『子作房，翹出眾艸。』據此則連翹名蕖，以其房也。」

王筠說文句讀云：

「枲麻實有房，且攢聚在杪，翹然上出，兩物（定按指蕖與連翹），相似，故通其名。」

按說文：「芓、麻母也。」是許君以蕖為麻母，而顧野王則直以連翹艸釋蕖，似謂連翹與蕖，乃一物而二名。考爾雅釋草：「連、異翹。」郭注云：

「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

邢昺疏云：

「連、一名異翹，郭云『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者，案今本：（定按謂本草。）『連翹、一名異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軹，一名三廉』不同者，所見本異也。唐本（定按亦指本草。）注云『此物有兩種：大翹，小翹。大翹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生下濕地，著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眾草。其小翹生崗原之上，葉花實皆似大翹而小細耳。』是也。」

郝懿行疏云：

「連、一名異翹，本草謂之『連翹』。唐本注云：『此有兩種：大翹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著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眾草。其小翹花實皆似大翹而小細』按今所見，一如唐注所說，其莖中空，高二三尺，雖名為翹，不能翹出草上也。郭云『一名連苕，一名連草』今本草無之，而云『一名異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軹，一名三廉』連蘭聲近，華草通名耳。」

據邢郝二家所引諸說，連之別名甚多，然均與芓蕖麻母無涉，然則蕖之與連，實乃二物，芓之所以名蕖，連之所以名異翹者，以「兩物相似，故通其名。」王說是也。相似者何？則桂氏所謂：「連翹名蕖，（定按據上所論，當云：『連翹名異』乃合。）以其房也。」蓋二者之子房，均攢聚在杪，如人首之戴物，故云然耳。顧氏玉篇誤以蕖與連翹混為一物，桂氏不察，亦仍其說，非無故也。至連名連翹，亦名異翹者，連其本名，異與翹則其屬性，此異字本義之僅見於經籍者，今得說文蕖字，正可互為發明也。

(乙)广部：「廙，行屋也，从广，異聲。」段注云：

「行屋，所謂幄也。許書巾部無幄篆，周禮：『帷幕幄帟。』注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疏引顏延之纂要：『四合象宮曰幄。』巾部曰：『帳，張也。』木部曰：『楃者，帳柱也。』帳有梁柱可移徙，如今之蒙古包之類，廙字本義如是。魏晉後用為翼字，如魏丁廙、字敬禮，是用為小心翼翼字也。篇韻皆曰：『廙，敬也。』」

桂氏說文義證云：

「行屋也者，字或作帟，廣雅：『帟，帳也。』釋名：『小幕曰帟，張在人上帟帟然也。』周禮幕人：『設重帟，』注云：『重帟，複帟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

王筠說文句讀云：

「巾部無帟字，此蓋是也，行屋者，張之如屋，用之行路也。」

按廙訓帳，釋名所謂張在人上，亦有在上之義，故字从異作廙，當解云：「廙，行屋也，从广从異，異亦聲。」作帟為純形聲字。玉篇：

「廙，行屋下聲，又謹敬也，亦作翼。」

行屋下聲者，殆涉許書廙趩二篆說解而譌；一訓謹敬，則亦由異戴一義所引申。行屋名廙者，以其張在人上帟帟然，（帟帟然與「有孚異然」之異然義同，其字並當作異。）猶人首之戴物也。金文執且丁卣有廙字，辭云：

「辛亥王在廙，降令曰：……」（貞續中二二葉。）

乃地名，無義可說。

(丙)飛部：「𩙣，翄也，从飛，異聲。翼 篆文𩙣從羽。」段注云：

「翼必兩相輔，故引申為輔翼，卷阿傳曰：『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行葦鄭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又凡敬者必如兩翼之整齊，故毛傳曰：『翼，敬也。』鄭箋云：『小心翼翼，恭慎皃。』」

左昭九年傳：

「翼戴天子。」注：「翼，佐也。」

詩卷阿：

「有馮有翼。」箋云：「翼，助也。」

廣雅釋詁四：

「翼，輔也。」

書中候：

「欽翼皇象。」注：「翼，奉也。」

書皐陶謨：

「庶明勵翼。」正義云：「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

爾雅釋詁：

「翼，敬也。」

詩六月：

「有嚴有翼。」傳：「翼，敬也。」

詩文王有聲：

「以燕翼子。」傳：「翼，敬也。」

國語周語：

「翼其上也。」注：「翼，敬也。」

離騷：

「鳳凰翼其承旂兮。」注：「翼，敬也。」

文選遊天台山賦：

「彤雲斐亹以翼櫺。」注：「翼猶承也。」

按翼之本義訓翄，从異非僅以之為聲，亦由之取義，蓋異之本義為首戴物，凡以首戴物者，恆舉兩手扶異之，如鳥翄然，故訓翄之翼从之也。當解云：「𩙣，翄也，从飛从異，異亦聲。」至經傳中訓敬、訓助、訓佐、訓輔、訓奉、訓承、訓恭慎之翼，並異之假借字，金文「嚴在上異在下」（見前引。）猶作異，不作翼，可證。蓋以首戴物者，必敬慎將事小心異異，而以兩手奉承輔佐之，凡此諸義，皆異戴一義所引申也。段氏謂「凡敬者必如兩翼之整齊」，蓋不明翼為異之借字、而戴為異之本義，故有此曲說耳。王筠說文句讀𩙣下云：

「虢叔大林鐘：『嚴在上，異在下。』詩：『有嚴有翼。』翼本借字，則異亦借字，亦可謂有形存聲。」

知翼本借字，較之段說，已進一境；而謂異亦借字，則猶有未達，倘謂「異在下」之異，乃用異之引申義，斯則可矣。

(丁)走部：「⿺走翼，趨進⿺走翼如也，从走，翼聲。」按此引經說字之例，文見論語鄉黨，彼字作翼，孔注云：

「言端好。」

邢疏云：

「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

徐灝段注箋云：

「翼⿺走翼古今字。」

王筠說文句讀⿺走翼下云：

「疑趩字本在此，或改從翼，而以論語附會之，後有校得趩字者，故附部末。」

王氏疑⿺走翼本當作趩，是也，金文有趩無⿺走翼，（見下。）可為王說佐證。論語翼如，許君引作⿺走翼如，从王說則當作趩如，凡此並當訓敬，承上「君召使擯」言之，謂當敬慎將事，未敢玩忽也。此義亦自異戴一義引申得之，从翼者，或後人承經傳通訓之義所改，其字實當作趩。

(戊)走部：「趩，行聲也。一曰：不行皃。从走，異聲。讀若勑。」段注云：

「按趩字舊本在部末，疑⿺走翼趩本一字而二之，如水部之瀷潩也。」

王筠繫傳校錄云：

為戴。釋名釋姿容：

「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小爾雅廣詁：

「戴，覆也。」

孝經援神契：

「日抱戴。」注：「在上曰戴。」

國語周語：

「欣戴武王。」注：「戴，奉也。」

國語晉語：

「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注：「戴，奉也。」

素問診要經終論：

「戴眼反折瘈瘲。」注云：「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按即俗語翻白眼，亦在上之義。

後漢鄧禹傳：

「垂髮戴白。」注云：「戴白，父老也。」

廣雅釋鳥：

「戴鵀、戴鳻、戴勝也。」

爾雅釋鳥：

「鵖鴔、戴鵀。」郭注云：「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為戴勝。」

廣韻侵韻：

「鵀、戴勝鳥也，頭上毛似勝。」

爾雅翼云：

「似山鵲而尾短，青色，毛冠俱有文。」

按所謂戴勝者，謂鵀頭有文，如花勝，（飾物名。）故名。凡此諸義，均由頭上戴物所引申。又周語：

「翼其上也。」

與晉語「民不能戴其上」辭例全同，雖彼訓敬而此訓奉，其實一也。左昭九年傳：「

「趩，大徐在趍下，玉篇趩在後增字中，引說文，蓋說文本無，後人增之，故顧氏不收，孫強輩乃收之也。（又按王氏此說，與其句讀趩字下之說互異，句讀說是也。）大徐移於前，滋其惑矣。趩與趯相似，玉篇亦在後收字中，云『趨進皃』不引說文，且論語『趨進翼如也』如作趩，反不明了，殆亦後世分別字竄入說文者乎！」

按王氏謂「論語『趨進翼如也』如作趩，反不明了。」說有可商，蓋混言之，凡敬皆得曰「翼」，析言之，趨進敬慎曰趩，曰「趨進翼如」則可，曰「有嚴有趩」則不可者，混言析言之別也。王孫鐘云：

「畏嬰趩趩。」（參看一卷，二至五葉。）

石鼓文云：

「其來趩趩。」

鐘銘疑當讀為異，訓敬，非趨進敬慎之義，知者，銘云：

「……用𣁋眉壽，余圅龔㝬屖，畏嬰趩趩，肅悊（哲）聖武，惠于政德，惄于威義，（儀）誨猷（謀）不飤（飼），……」

辭中固無趨進之意也。鼓文則與論語「趨進翼如」之意相合。金石文已有之，知說文之趩，非後人妄增也。當解云：「趩，趨進敬慎皃。論語：『趨進趩如也。』从走，从異，異亦聲。一曰：行聲也。一曰：不行皃。趩，字或从翼。」

(己)北部：「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春秋元命苞：

「昴畢間為天街，散為冀州。」

揚雄冀州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

盧毓冀州論：

「冀州、天下之上國也，東河以上，西河以來，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凡此言天街、大陸、上國、神州，均有高高在上之義，殆亦由異戴之義所引申。

六　由戴之訓詁求其本義

說文以分物得增益訓戴，此義經傳中無用之者，其相承通訓，為增益，為在上翼戴天子而加以共。」翼戴連文可證，而翼實異之假借字，（說見上。）足證異戴二字，實當互為轉注也。

七、結語

綜上所論，異字實象人首戴甾之形，其本義當訓戴，凡金文及經傳中訓敬、訓奉、訓助、訓佐、訓輔、訓承、訓恭慎之翼，並異之假借字，而戴之引申義也。至許書訓異為分，亦由戴義所孳衍，經傳中訓異為怪、為別、為殊、為非常，則分義之餘緒也。以異之朔誼久湮，假借字之翼專行，許君遂以分為異之本義，猶幸許書以異戴同部，吾人尚可由二字之關係，以上溯其初誼；更幸而有金文異字之用為翼敬翼佐諸誼，得證經傳翼字之用為翼敬翼佐諸義者，胥為異字之通假；復由甲骨金文異之形體，以明其初形；更證以說文从異得聲諸字之訓詁，以徵異之訓戴之非誣。故異下當解云：「戴也，象人首戴甾之形，从大収，从甾，甾亦聲。」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1963年）

釋鼎

田倩君

鼎字是鼎這一器物的代表符號，在研究這個符號之先，必須認識它所代表器物的形制用途，製作年代與文化價值。為不使錯雜亂目，擬從殷周至戰國末年，千餘年來關於鼎的形制，紋飾與銘文，其演變過程，略分四個時期敘述如次：

一、形制紋飾與銘文

第一期從殷商至周朝的文武成康昭穆。這段時期中的鼎，其形制，為圓形，三足兩耳，亦有方形，為四足兩耳，橫貫兩耳的木幹叫作扃，用以扛鼎，也叫做鉉。這一時期的鼎，高古凝重，體深腹略鼓，口稍歛，足為直柱圓而高，有的足上粗下細，成三股勢和鬲相像，所不同的是鬲為三股款足（即空足）鼎實足，耳立唇上，無蓋。花紋、大致都是夔龍、夔鳳、饕餮、象紋、雷紋等奇奇怪怪的圖案畫，這種圖形呈現着原始民族的圖騰藝術。銘文，商器多無銘文，即有也只是一二字或三五字而且都是圖畫文字。周朝初期仍如殷商，稍後文字逐漸增多，但文辭依然古奧難識，方鼎多是殷商周初時的器物。

第二期，大約自周恭懿孝夷厲宣幽至春秋中葉。這段時期鼎的形制，體淺質輕脚矮略向內曲如馬蹄狀，耳在唇外（叫做附耳）花紋饕餮和雷紋均不見，變龍、變鳳，變得異常草率，如同中國畫中的寫意，而畫中的抽象派畫看來像似退步，實則是藝術進步過度中常有的現象。不如原始古拙，但顯示出一種開展的局面。銘文這一期的文字增多了，有數十字乃至數百字者。

第三期從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這一期的形制，體較二期為深，花樣亦多，有平蓋，足有高有矮，質薄輕便。紋飾、多全身有飾，如同精細的幾何圖案，以現實性的動物為附飾。銘文，文體多韻文，在前兩期的銘文均施於隱蔽處，此時期的銘文多施於顯著地位，成為器物的裝飾，所以字畫極求美化，此期有美術字體出現，如「鳥篆」這種風氣以南方最盛。

第四期：自戰國末葉以後，一切器物都極簡陋，鼎的形制，體矮、素身、有拱形的蓋，（漢鼎多作如此形狀）紋飾，僅有幾道圈線。銘文、多刻入（前三期均鑄入）祇記載重量和容量或製作工人自勒其名而已。

以上敘述多指鼎的上體，關於足部飾物，此處略為補說，從殷周之際，直到戰國，這期間鼎的足部多有飾物，雖然不是每一鼎都有，但大多數是有的。

鼎的形狀大致描述過了，但在體積和容量上還應該有個交代。爾雅釋器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欵足者謂之鬲。」所謂「絕大」大至若何程度，依然令人模糊，請看鼎錄中敘述漢初在汾陰出土的一個鼎，其文曰：

汾陰寶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蚑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至，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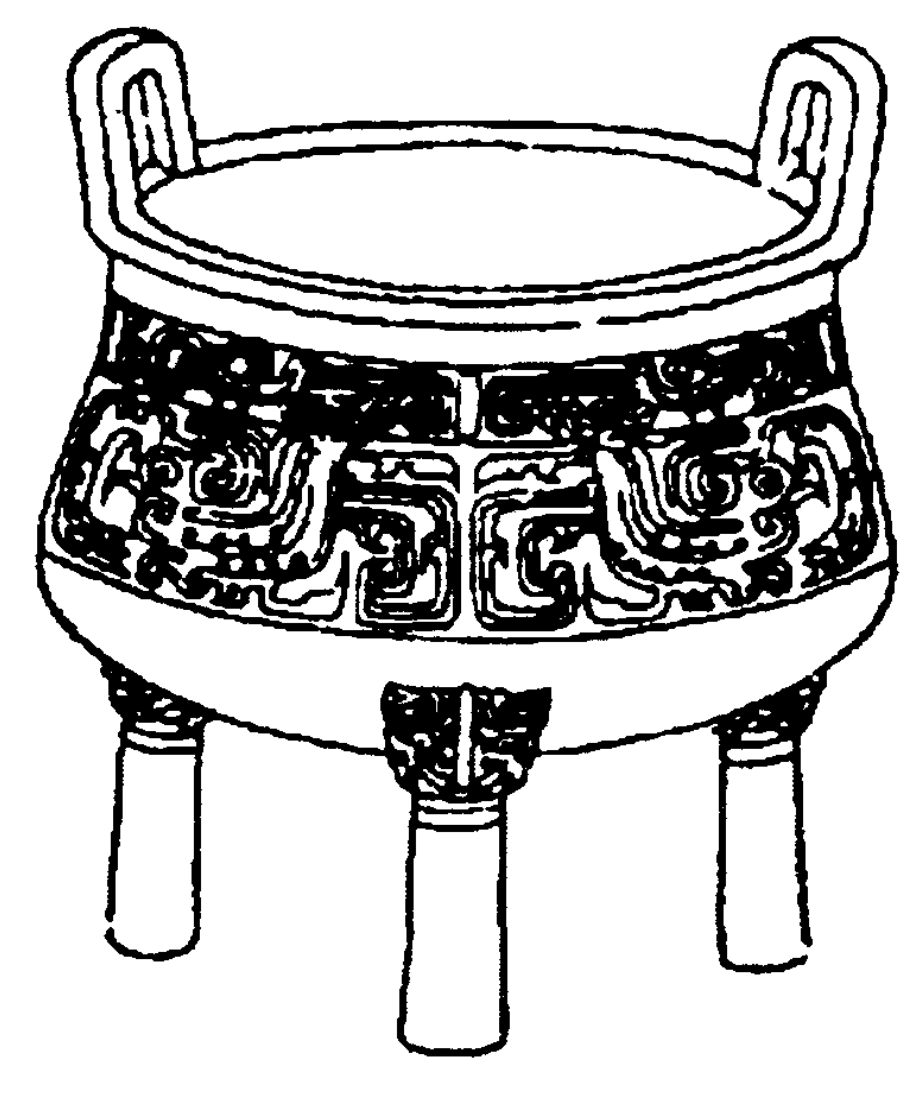
就其文中描述，這等形狀似不象夏商古鼎，無疑是西周鑄造，不過藉此可以對於鼎的體積有個大致概念。鼎的形狀大小，並沒有一定規則，小者可以小到如同淺形茶杯（如焚香爐）博古圖云：

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文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錸色如金，著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是也。有密佈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餮間以雲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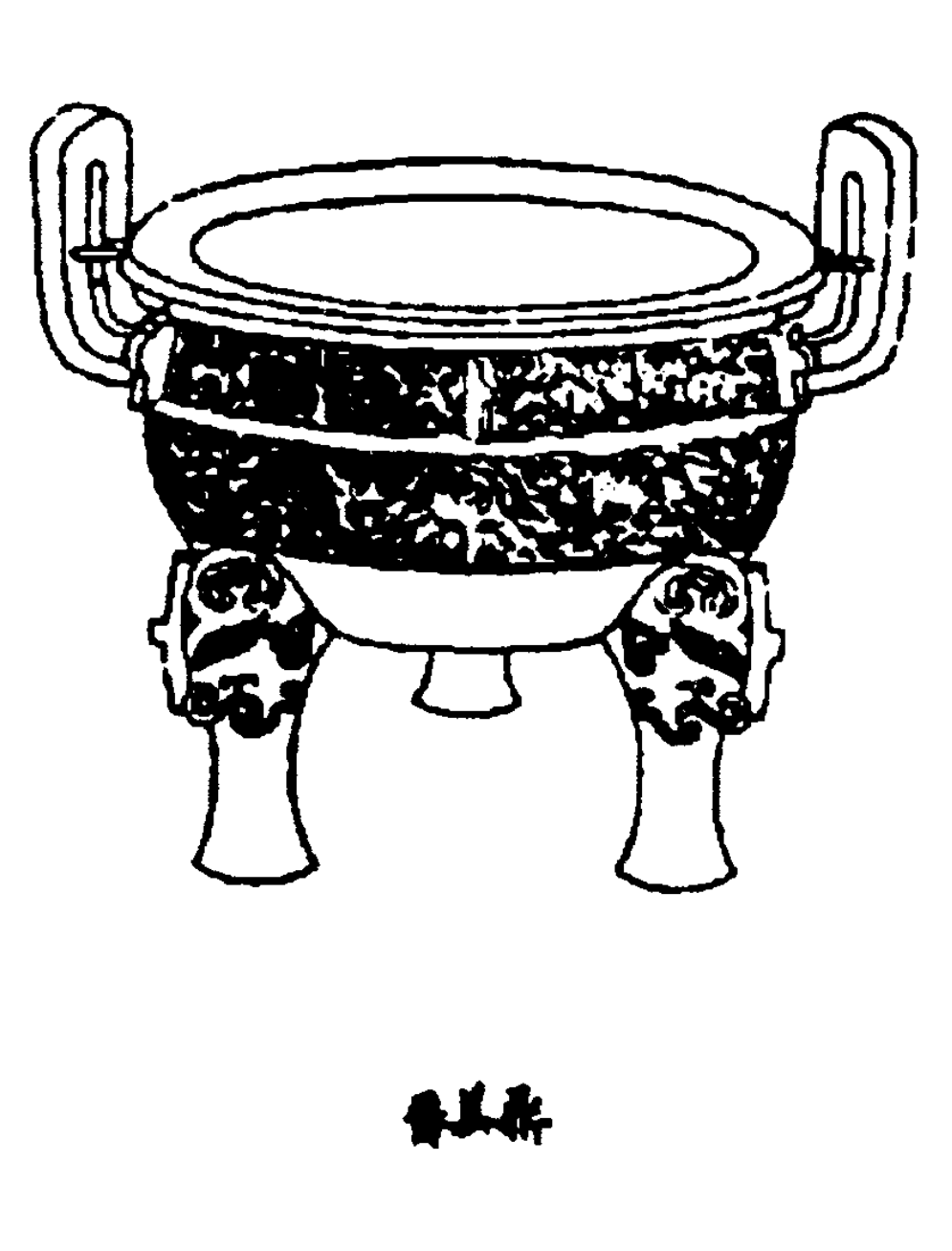
鼎的形態和花紋變化很大，容庚氏的商周彝器通考圖錄收入鼎的圖象，有一百四十七件，其中方鼎有二十六個，其高低大小尤其是足部的形狀變化多端。

自殷周到戰國末年，千餘年中鼎的形制、花紋和銘文，雖然盛盛衰衰，但總起來看其所表現的藝術氣氛和銘文的發展，如同波浪，作起伏勢的向前進展，到了第四期所以衰落不振，因青銅器時代已近尾聲，藝術文化有多方面的發展，所以鼎到此時，便沒有高度的進展了。

以上所列四個時期鼎的形狀插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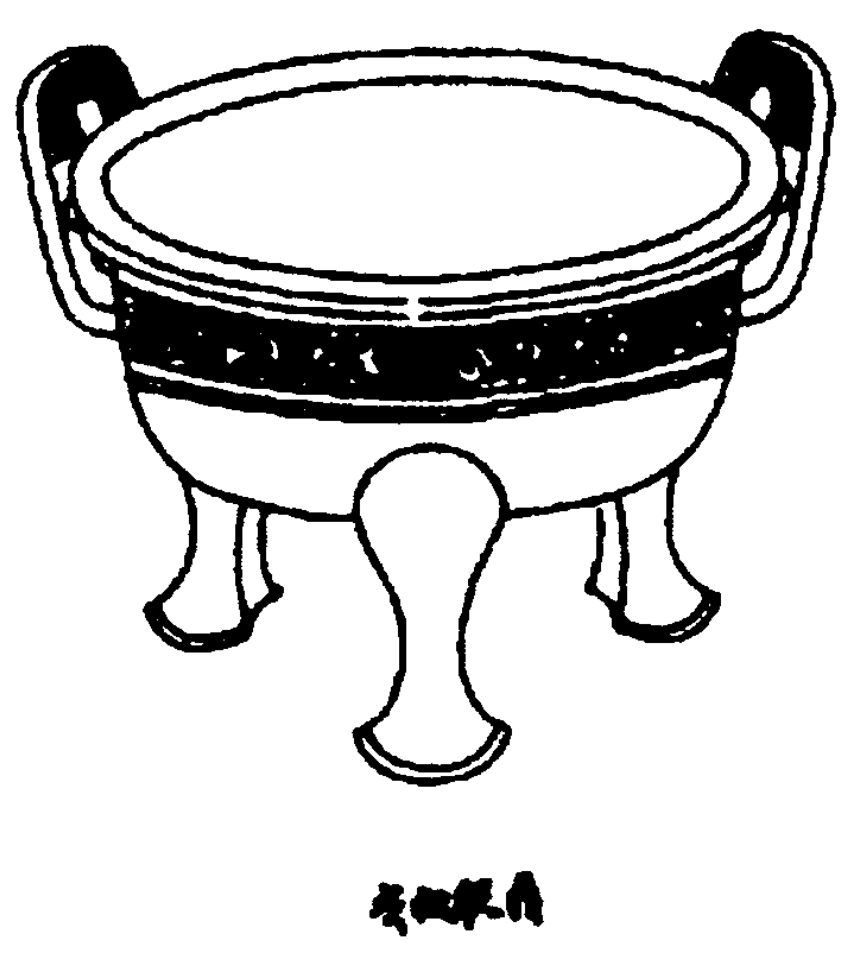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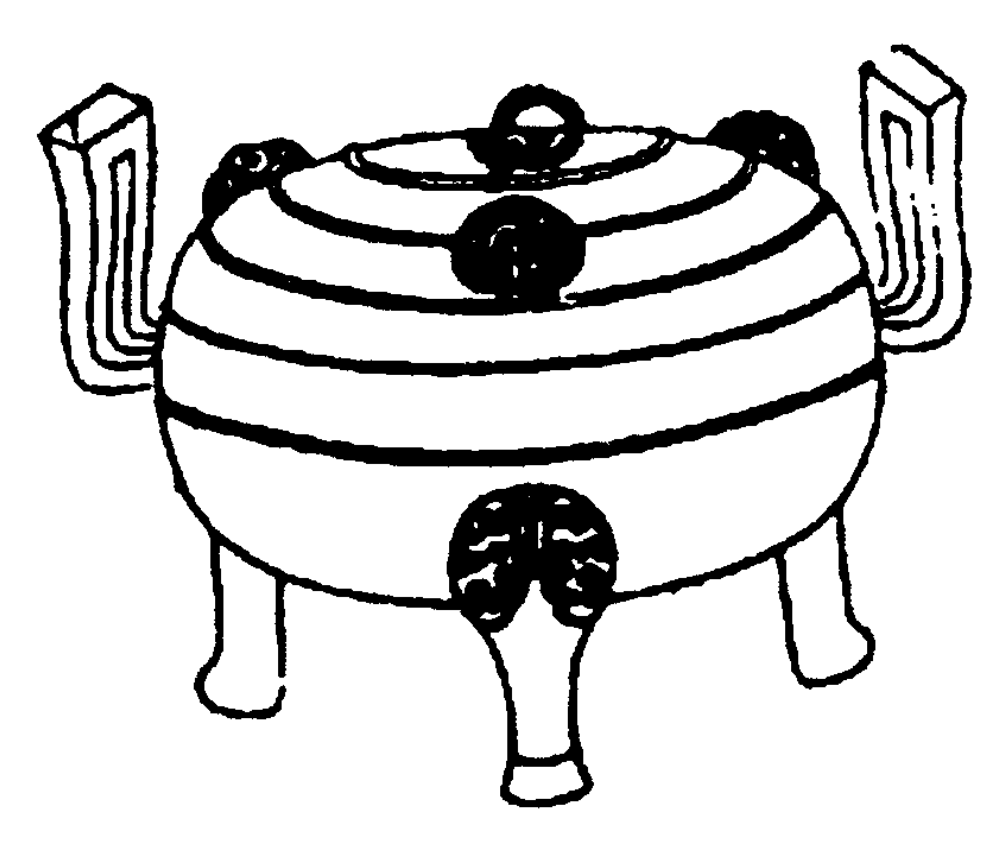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二、製作年代於後世影響

最初的鼎，其質料是用泥土做成的瓦器，郭鼎堂說：「鼎是由陶鬲演變出來的。鬲有三股袋狀似的足，早期的鼎也有三股袋形的足。」李濟之先生說：「透底空足的出現，必在不透底足的以前。」又謂：「後岡出土的彩陶圜底三足部器，足部形態均向圓錐及圓柱形這個方向演變；早期的青銅鼎形器顯然是承襲這個作風而來」（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冊）殷墟出土器物中就有一個陶鼎，其足形近乎圓柱狀實足，口上有一對立耳，雖然這個陶鼎不是原始器物，可以說古代銅器其前身大多數是由陶器進化來的，在陶器以後，還有一段紫銅時期，紫銅，即純銅，純銅製作器物，柔軟不堅實，須加入錫，加錫的銅，方是青銅，用青銅製作器物時期，才叫做青銅器時代。自殷周以來的鼎，都是青銅原料製造的「殷墟發掘區內



[illegible]



[illegible]

密佈着煉銅遺痕，有大批的銅範，未煉過的銅沙，此時冶金術很高（見殷墟發掘報告第四冊）郭寶鈞先生說：「在一坑內銅范出土越百。」墨子耕柱篇云：「昔者夏后開（按開即夏后氏的名字啟）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鑄器時必先作陶範（即模了）然後鎔金以鑄，關於鑄造過程與方法，在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宋應星天工開物阮元散氏敦銘拓本跋書中都有詳細解說，不予贅述。

自從殷墟發掘出大批銅器後，一般人始對於殷代的青銅器不加懷疑了，但對於夏以前不僅懷疑，甚至否認，雖然古籍中有說：「禹穴居之時，以銅為兵」，為不曾看到那時的實物，總不相信。吳澤的古代史有參考價值，其書道：

禹時開始用銅，辛店期文化，相當於傳說中之禹的時代。寺窪期出土陶鬲、陶甕等陶器外，還出土很多銅器比辛店多。沙井期出土銅器，為數更多，可知當時已達金石時代之上期矣。寺窪沙井二期金石器文化其與夏代文化相當無疑。

鼎的年代甚難考定，最早製作見於郊祀志曰

伏羲興鑄神鼎一，一者統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伏羲黃帝夏禹年湮代遠，物均不存，伏羲鼎後人很少提及，黃帝鼎尚有鼎湖存諸人間。史記封禪書曰：

黃帝鑄鼎於荊山下，鼎成乘龍上仙，後人因名其處曰「鼎湖」。

後人言帝王駕崩常稱「鼎湖」，這個傳說雖然近乎神話，但鼎湖之說傳留至今。史記言：「黃帝採首山銅」，按首山在今河南省襄城縣南。李先生說小屯出土之青銅器說

殷商以前仰韶以後黃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種青銅文化，等於歐洲青銅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國傳統歷史的夏及商的前期。

根據此說伏羲黃帝時期所作的鼎，可能也是青銅鑄造的。夏禹所鑄的九鼎為歷朝（夏商周秦漢）所重視，也給歷代造成極多煩擾。左宣三年傳云：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蝄蛃，莫能逢之。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

許氏說文云：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禹鑄鼎荊山。

酈道元水經注曰：

懷德縣故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

說苑云：

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

史記殷本紀曰：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按呴音構，鳴也。

書商書高宗肜日謂：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集解「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

九鼎雖然由夏遷商，但湯祝山川所用的鼎就非九鼎中的一鼎，因為九鼎是方的，湯所用的是三足鼎，當然是圓的了。墨子曰：「夏后氏……鼎成四足而方。」

自然界物體現象，多為圓形，鼎的製作最初即摹仿自然物體的形狀，九鼎固不是最初的鼎，已經演變成方形的。直到殷周方形圓形都有製造。左桓公二年傳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

史記周本紀云：

武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又史記云：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

後漢書郡國志云：

雒陽東城曰鼎門注：「九鼎所從入」。

戰國策云：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

于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從古書中知道自羲軒時期即用銅鑄鼎，尤其是夏禹所鑄九鼎直到戰國時期尚完整存在，各國欲爭九鼎的情勢，讀戰國策如在耳目。九鼎在周顯王時已經沉入泗水，漢書郊祀志云：

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希望居有九鼎，於是使千人至泗水打撈。史記始皇本紀云

始皇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山東嘉祥縣漢武梁祠畫像石刻秦始皇撈鼎圖如下。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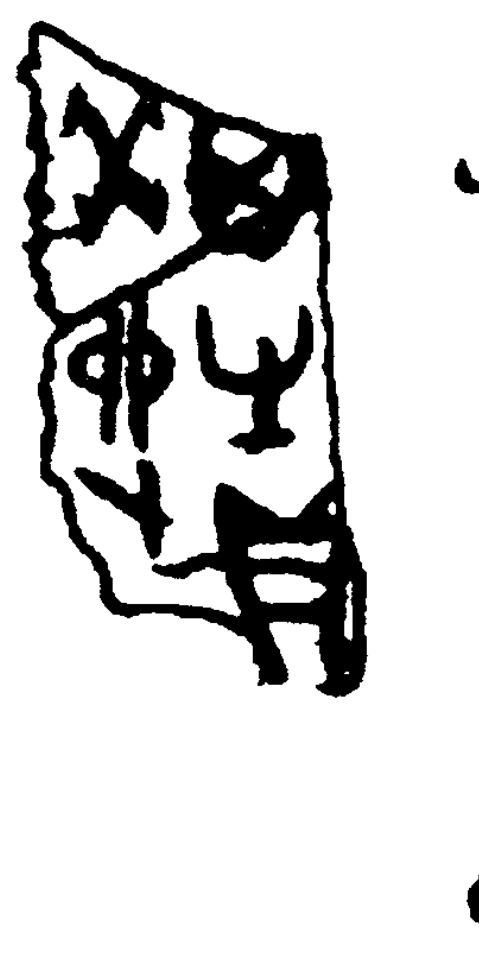
由此看來，秦始皇確實下過一番人力財力，為了撈鼎。直到漢朝仍然有人懷念九鼎

趙人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郊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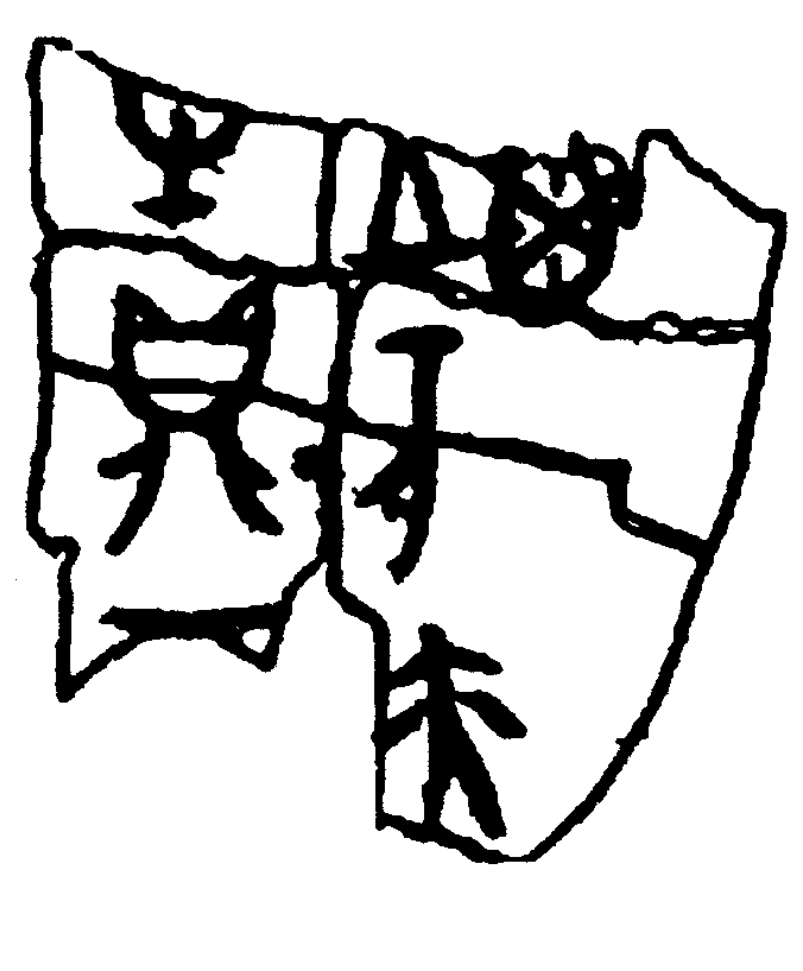
汾陰得寶鼎，藏於甘泉，群臣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曰：「非周鼎。」帝聞曰：「群臣皆謂周鼎，爾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自后稷公劉、太王、文武周公德澤上昭，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布恩施惠，陛下功德愈盛，珍瑞畢見。天作有德，寶鼎自出，此天以與漢，漢非周也。（漢書）

從前人們對於傳說有所懷疑，便求諸古書，但今人對於古書也起了懷疑，幸而地下送出大量寶物——鐘鼎彝器。除器物外最寶貴的是打開上古黑暗的鎖鑰——甲骨文字。由於這些實物的證明，上古文化起碼向前推進了數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甲骨上出現許多不同形體的鼎字並且還有祭鼎的卜辭。嚴一萍先生拼成三版如圖及釋文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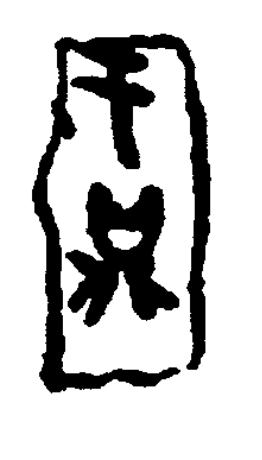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一、癸卯卜□其虫（侑）鼎　　乙四七六一、六一七六合

二、□虫（侑）鼎□王亥亦酉　　乙四四四七、四四五七

三、□（虫侑）于鼎　　乙六一〇五

三版皆文武丁時所卜。考一二兩辭之虫，可作有無之有解，亦可假作侑祭之侑。惟以第三辭言「□于鼎」之語例之，當卜侑祭于鼎。祭鼎而與王亥同貞，其為重器傳國之瓌寶可知。此文武丁時有祭鼎之祀，以證後世所傳殷受九鼎之說，殆為信史已（夏商周文化異同考載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輯）。

古時對於鼎的重視，不但視為傳國重器，古代文化的象徵，而且到達神化境界，請看古人歌頌鼎的詩句，即可想見一斑：

漢班固寶鼎詩曰：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唐趙良鼎賦曰：

夫君所以為天下重者，以其寶位，鼎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神器，則君得

鼎以祚長，鼎應君以時昌。故黃帝徵大匠，稽舊章，異國貢物，遠人來王。鑄銅於雷首之下，合冶於荊山之旁，聲沓沓以海沸，氣曈曈而電光；乾坤於是震動，日月於是昭彰。……

宋歐陽修鼎詩曰：

……至寶欲出風雲秋，湯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剨然岸裂轟雲。騶；……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

三、文化價值

鼎在古時為傳國重器，甚至奉為神物，所以得天下則謂之「定鼎」，王者易姓叫作「鼎革」，鼎是一種器物，後世用途雖多，但起初祇是用來烹飪，相當今日煮食物的鍋子罷了。正義云：「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鼎而為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象物之法。」玉篇云：

鼎所以熟食器也。

說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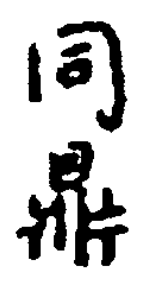
和五味之寶器也。

韓詩外傳云

伊尹負鼎俎調五味而為相。

孔子家語云：

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宋蘇軾漢鼎銘詩序曰：「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後世何以把它推崇得那麼貴重？這得從根本說起。鼎和鬲為一類，因為鬲的款足矮而粗，所以在足的下端常加有足跟，足跟漸漸形成圓柱，如同鼎足（前五、三、五）這個「鬲」的足部和「鼎」相同。有些鼎和鬲在形制上沒有嚴格的劃分，「在三足目中，圜底沒分襠的，顯然為「鼎」形，但三足皆「款」又鬲化了」。（見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冊「鬲和鼎」）既然不是兩種東西，何以叫成兩個名稱？這其間必有一段複雜過程，過程的時空，無法確定；不過鬲的款足是沒有存在價值的，在應用上極有妨礙，食物進入細足中難得取出，於是漸漸進化成為實足。因此給它另取一個名字叫做鼎，以別空足的鬲。當鼎和鬲歧為兩個名稱的經過，正如李濟之先生所說近人欲把方鼎與圓鼎歧為兩個名字的意義相同。「最近有人提議把四足的鼎，另叫一個名稱頗有為金石學家接受的希望，就研究形制一方面說，這確是很方便的一個劃分」。（見考古學報）假若這個劃分實現，數千年後人們將不知如何猜測傳會哩古人把鼎和鬲的劃分可能也是如此來的。至於為何命名為鼎？這確實是古人煞費心思的地方，其意義頗為深遠。「鼎」頂雙聲疊韻，鼎頂可通假。凡是至高的地方都叫做頂。如「頭頂、山頂、房頂」古人造字義存乎聲音，鼎在一切器皿當中，它的用途最高。凡是國家有盛大典禮，便要用鼎，如湯以「鼎祝山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這都可以證明鼎的應用價值，這便是尊稱為鼎的原因之一。再者還含有一種追念的意思，當我先民從「茹毛飲血」進化到製作器物，開始用鬲（鼎）熟食，所以它（鼎）代表着我上古文明的初步，是中華民族從樸野生活邁入文明的一個主要關鍵。這是尊其為鼎的原因之二。

鼎除作為熟食祭器和刑器而外，其最大功用是旌功勒銘，保存了古代文字文化，其銘文，殷周之際文字甚少，雖一二字或三五字，亦可窺知上古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唯毛公鼎例外，文字達五百言，對古代史研究上有極大貢獻。郭鼎堂說是周宣王時鑄造，那時一般器物的銘文都逐漸增多了，但吳大澂主張是成王時作大家多從吳說。董師彥堂所著毛公鼎（考年註譯）一書其後語第四小節云：

我讀了這一篇三千年前的煌煌大文，由一管以窺全豹，使我們體會到西周時代封建制度的美備已經達到了極峯。國王時時警惕着上帝的可畏，天命的靡常；時時感覺到亡國的可怕；時時稱道先王的明德，尊循先王的典型。任命一人，受命一職，必定諄諄曉諭告誡：「要這樣」「不要那樣」。尤其是嚴禁荒寧貪婪擾民之事。這樣一位君王如果是成王的話，那就可見成康盛世，君明臣良，不是偶然的了。

此鼎出土於清道光末年，在陝西岐山縣，今藏國立中央博物院。秦漢以下雖然也有人鑄鼎，但是其形制花紋都不夠古雅了。

抗戰時間，出土於河南安陽之武官村長方形四足兩耳的古鼎，彥堂師說：「傳世古鼎，此為最大」。器內後壁中上部有銘文三字：「司母戊」，金祥恆先生考出「司」字即「后」之反書為「后母戊」，載中國文字第十冊云：

后母戊者，與甲文后母后辛例同。為后母戊而作之鼎也。此器當出土於

后母戊之陵墓考盤庚之後王后名戊者，凡三：一為武丁后，二為祖甲后，三為武乙后；稱母戊者，一在祖甲之世，二在康丁之世，三在文丁之世。今就字形考之，或當在文武丁時。

周代金文為後世文字的根源，是甲骨文字的注腳。甲骨出土，其文字古奧難識，幸而金文中有許多相似的字形，可藉以辨識，可以說金文是殷代文字與秦漢文字的渡梁，它撐持起我國三千多年的學術文化。六經中最古的一部記言史——尚書，其中許多篇文章都是出自金文。郭氏謂：「尚書諸誥命以彝銘例之頗疑錄自鐘鼎盤盂之銘文……故謂尚書為最古之金文著錄」（兩周金文辭大系序說）

四、甲骨文中的鼎字

說文解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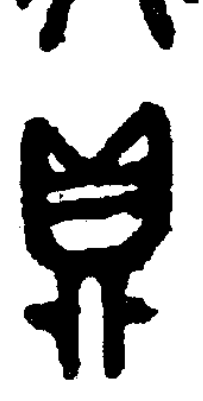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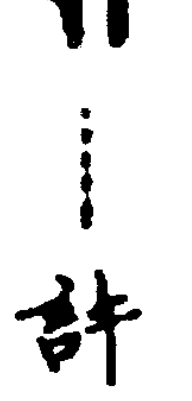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為貞（都挺切）

就許氏說「鼎三足兩耳……鑄鼎荊山之下」這一段前面敘述過了「入山林川澤……巽木於下者為鼎」這一段在卦辭上離下巽，用作易的取象是可以的，在文字的考證上卻無從解釋「象析木以炊」，請先看各家的詮釋。

鼎字下部爿片許氏認為是朩字從中間析為二，成為一反一正爿片是說把樹木闢開作為烹飪的燃料，此說許多人不予同意，段玉裁說：

六書之會意，必使二字相合成文，如「人言」「止戈」是目與木不相合也，故釋下體為象形上為諧聲。

王筠說：

鼎字全體象形目其鼎腹也爿片之上出者為耳，下注者為足，不當以下半別象一事，豈以如此則四足與說解三足不符耶，然方鼎故四足也，金刻有……許君曰「析木以炊」，小篆變之取字形茂美，我即取據小篆說之非也。（釋例）

王氏說鼎字全體象形，由耳腹至足，是一完整器物，不應分解傅會。倩君同意此說，王氏更申說之，鼎的下部「爿片」並不是古文字形，而是小篆為求字體美觀，故書作如此繁複而規整，我們若以此作為研究文字初造的依據，那就錯了！如果據許氏的說法，那麼甲骨文中的鼎足，有作朩丬北𠂈从小者，將作何解釋呢？「籀文以鼎為貞」，亦請先看各家的解說，苗夔說：

以鼎為貞，段云：貞當作貝。石鼓員則作員𠟭也。（繫傳校勘記）

沈濤說：

小徐本作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郭忠恕佩觿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則，……則字當是貞字傳寫之誤（古本考）

饒炯說：

籀文以鼎為貞字，蓋貞从鼎省聲，籀文借鼎為貞，本當同聲假借也。（部首訂）

朱士端說：

京房所說貞在清韵，鼎在迥韵，古音清迥同列耕部（校定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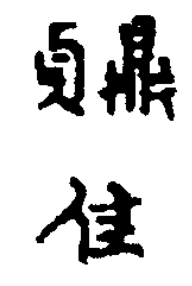
列舉卜辭數則以見貞鼎之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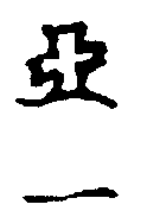
癸卯卜，鼎往𠬝巽七囚　鐵四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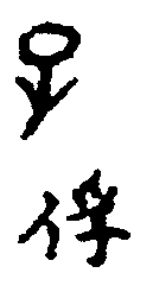
貞，其降：　佚八二〇

其貞用三五犬羊！　佚七八三

卜丙鼎卟　鐵四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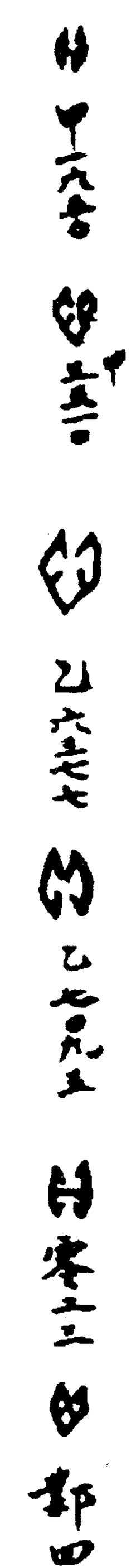
壬申卜（段鼎為貞）隹亞涉于一月

壬申卜貞亞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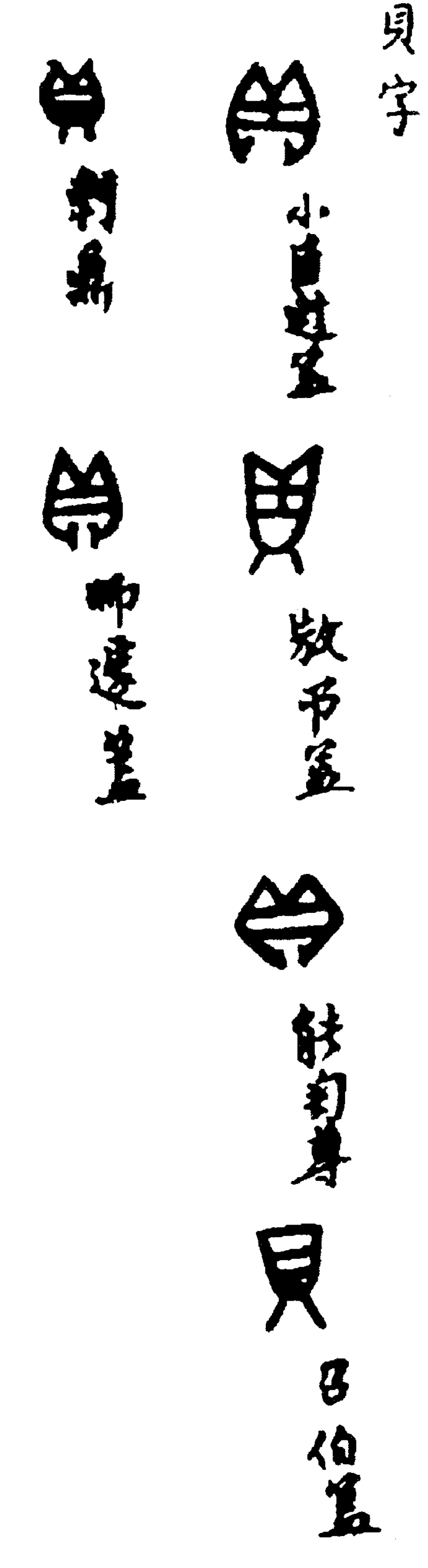
壬申卜貞𠬝俘　前七、三九二

各家註釋不外貝、貞、鼎三者之間的關係，孰是孰非，試將此三字在甲金文中的各種形體一一列出，以觀其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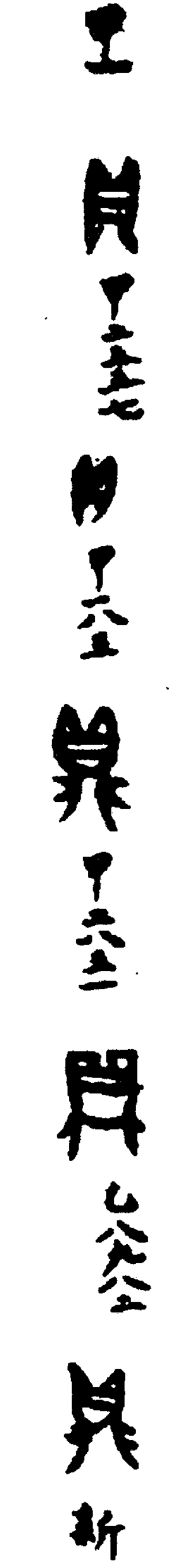
甲骨文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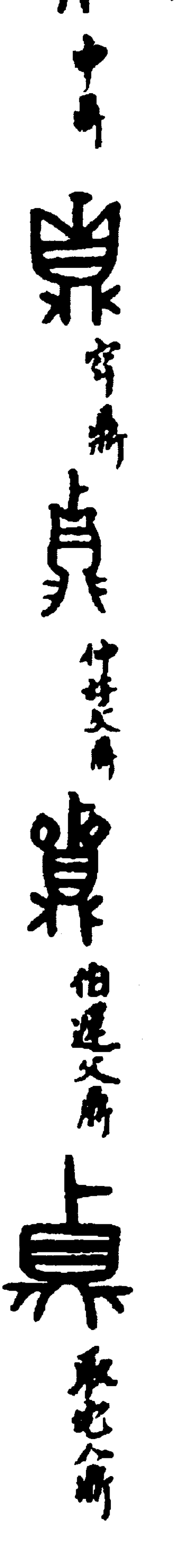
周金文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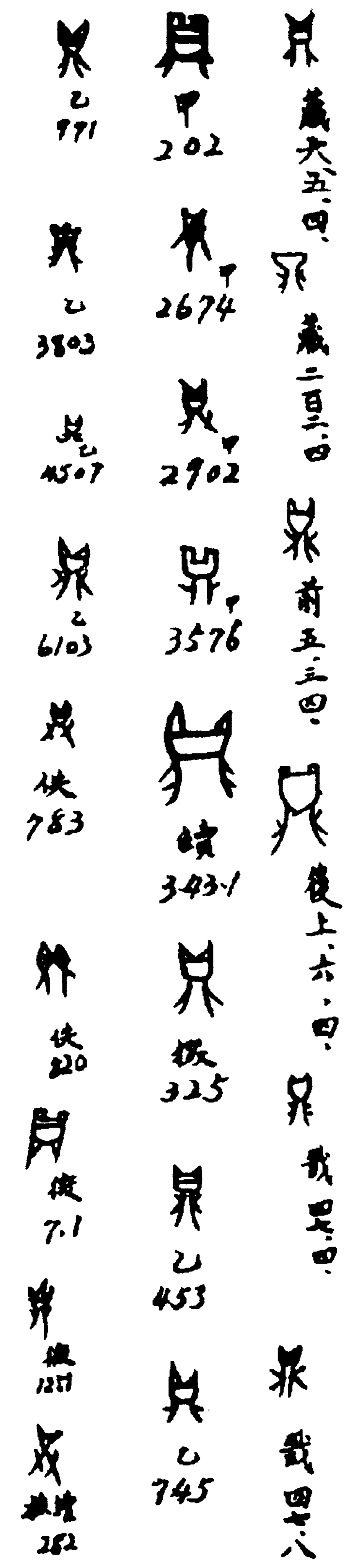
甲骨文貞字：


甲二三三七
甲一八五
甲二八五一
乙八九八二
新四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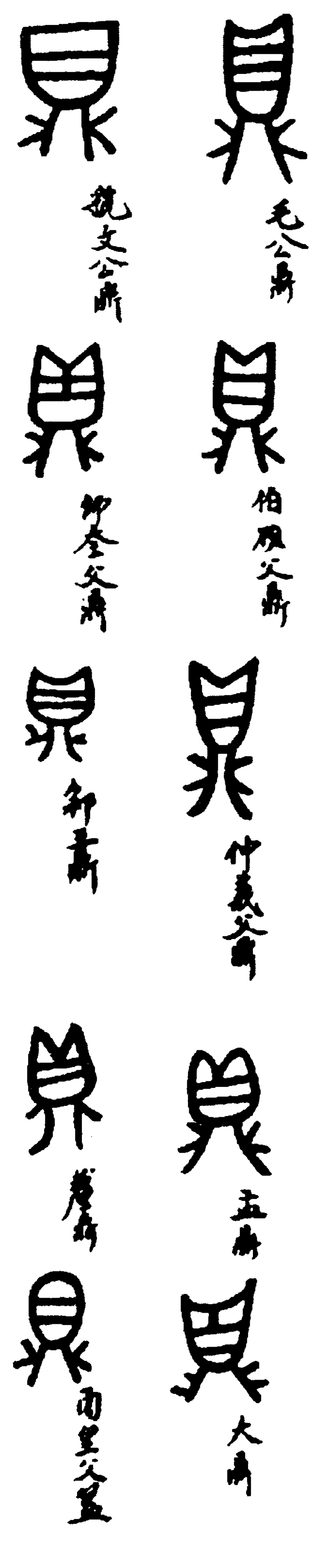
周金文貞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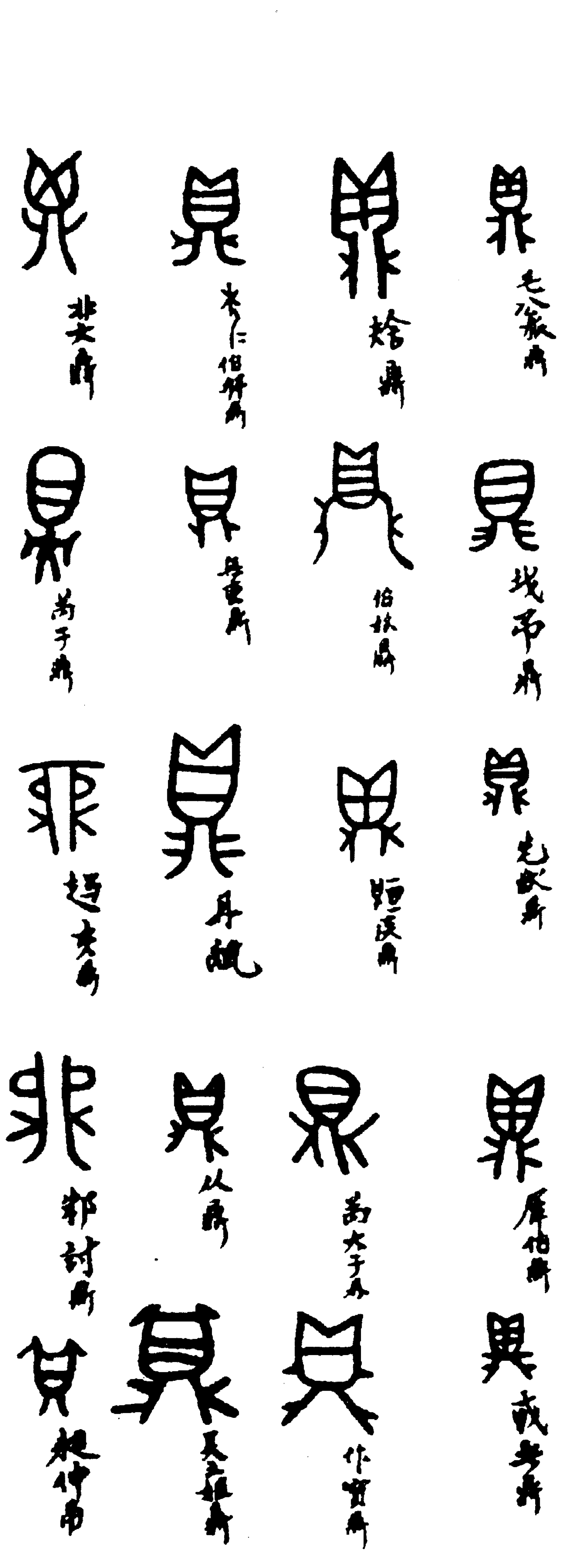

中鼎
穿鼎
仲義父鼎
伯遲父鼎
哀成叔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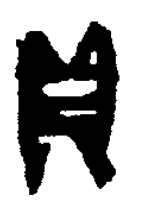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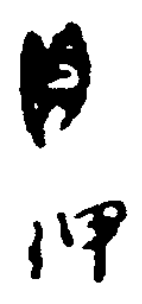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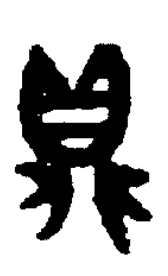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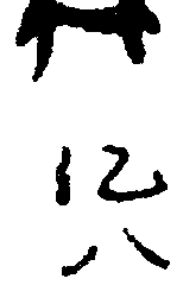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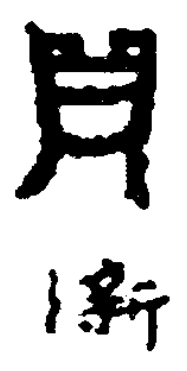
甲骨文鼎字：


藏六五.四
藏二百三.四
前五.三.四
後上.六.四
戩四四.四
戩四十八
甲202
甲2674
甲2902
甲3576
續3431
掇325
乙453
乙745
乙971
乙3803
乙4507
乙6103
佚783
佚220
後7.1
燕1211
鐵282

周金文鼎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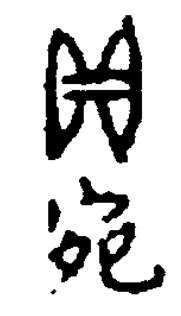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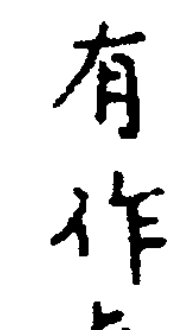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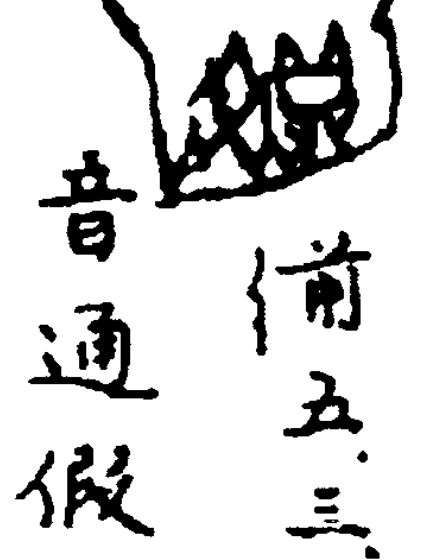

毛公鼎
伯旅父鼎
仲義父鼎
孟鼎
大鼎
虢文公鼎
卯叁父鼎
鄦鼎
蔡鼎
函皇父簋


毛公旅鼎
戉甬鼎
先獸鼎
犀伯鼎
或者鼎
㫃鼎
伯旅鼎
師𩛥鼎
禹大子鼎
作寶鼎
季仁伯鼎
吳彭鼎
丹甗
从鼎
吳王姬鼎
𡧊鼎
萬子鼎
趞曹鼎
鄧討鼎
魏仲鼎

先就貞字看，（甲二三三七）（甲一八五）極象甲文中的貝字（甲二八五一）也象金文中的貝字，但（乙八九八二）（新四七六）這兩個貞字又極象金文中的鼎字。甲文中的貞字除上部有卜字外，下部完全象鼎，所以石鼓員則寫作鼎，鼏。照字形看貝貞鼎有着極密切的關係。就其用途說，貝和鼎推到它們的原始，即能聯上關係。當先民還不會製作器皿時，只採取天然物應用，貝當然是那時的主要用器了。有人說原人是用貝殼熟食，這是可能的。郭寶鈞先生說：

古人用器，然多利用天然物，或仿製天然物，天然物體多圜，鮮能立，而為使用之便，又必欲使之立，鼎附三足，鬲合三缶，壺附圈足，均欲其立也（古器物釋名）

鼎鬲都是熟食器，是不是起初仿照貝殼製作的？沒有證據不能下定語，只可以作此推度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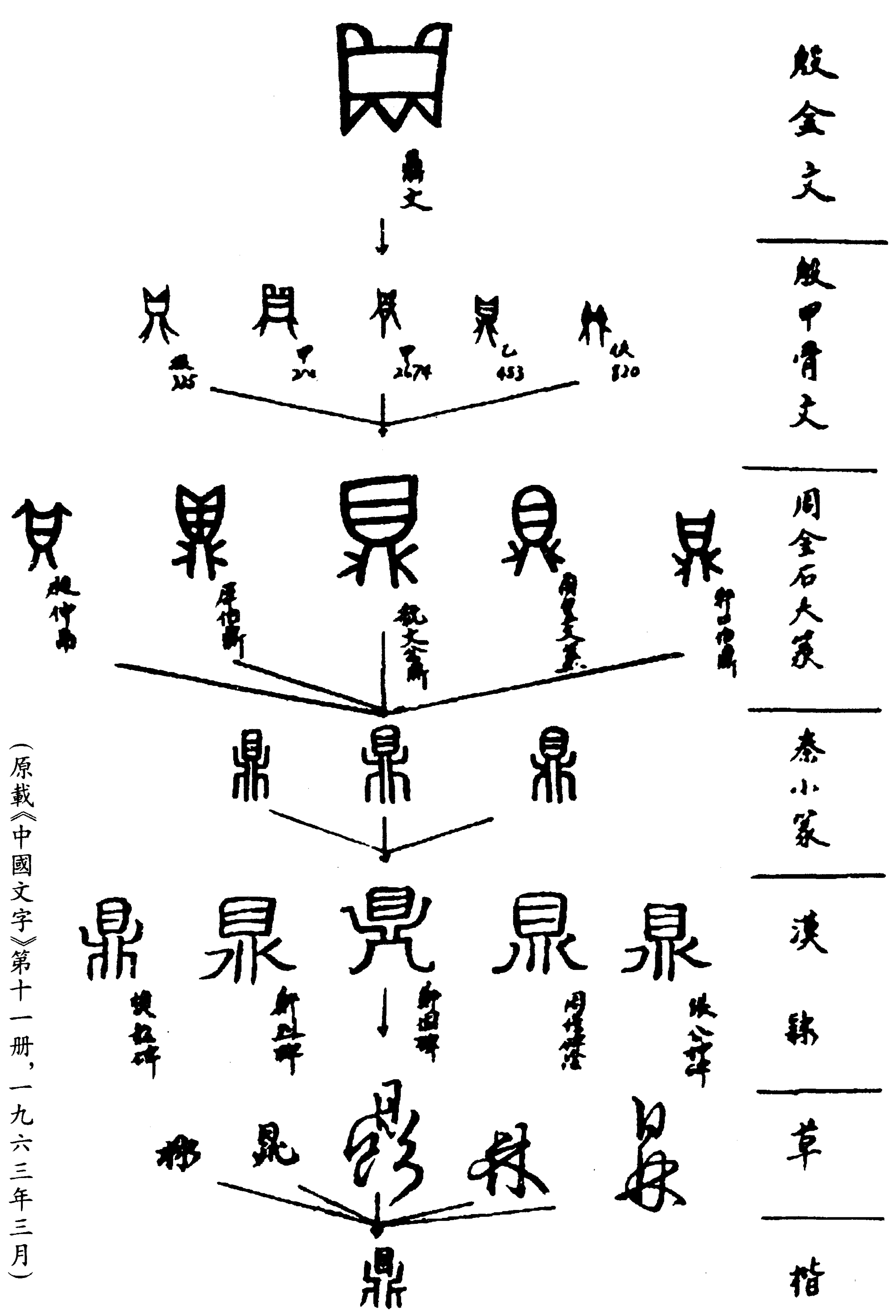
貝與鼎之間所以不能相通，是它們的聲音完全不同，按文字通假主要條件是義存諸聲，因為造字之初，先聲而後義。這是它們不能通假的原因。所以商承祚氏說：「段先生改小徐本古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貞，而貞字作貝是為千慮之一失矣。」戴君仁先生說：「貝與鼎為同形異字」。我們看貞與鼎的關係，在字形上兩者大部分相似，在字音上卻又同聲同韻。「尚書洛誥云：『我二人共貞。』馬融注云：『貞，當也。』漢書匡衡傳云：『無說詩，匡鼎來。』注云：『服虔曰：鼎猶言當也。』漢代貞鼎當三字皆一聲無別。爾雅釋詁：「貞當雙聲（古韻）貞鼎二字形既相似，聲又全同，故自古通用。」（王國維先生史籀篇疏證）楊氏樹達謂：「貞字象鼎形，特簡略耳。說文云：『籀文以鼎為貞。』卜辭確是如此，非本有貞字作此形也。」（耐林廎甲骨文說）「王國維曰：『卜辭貞鼎二字有別，然貞鼎同音，故金文鼎字或从貞作。』（朱芳圃甲骨學）戴君仁先生說：「卜辭中貞字至多，大都作，宛然鼎字，其中亦偶有作者，其上著卜，蓋本借用鼎字，後乃加卜，成為从卜鼎聲。」我贊成戴先生所說，甲骨中初無貞字，借鼎為貞。卜貞為國家第一要務，因為一切大小事故，都要聽卜貞的指使，鼎的價值也因之高貴，時常借用鼎字感覺混淆，于是加卜而成為另一字，便和鼎字分開。鼎字則專為器物的名稱，「貞」即成為占卜專用字，在一片卜辭中便有貞鼎二字同用，如（前五.三.四）「我鼎貞岳」這等例子尚多，貞鼎可以互相通借，完全是因為同音通假的關係。

鼎原有三隻足和四隻足，但是古文字中的鼎字多是兩隻足，徐中舒氏說兩條腿可以代表四條腿，是說這兩條腿遮住了另兩條腿，這個推度用在方鼎上是講得通的，因為許多獸字在象形文字中都是兩條腿可以作證。但是用在三隻足的鼎上，便說不過去了。不過甲骨文字已經脫離原始圖畫式的象形，而進入符號文字的階段。符號可以不象物形，祇代表物的名稱罷了。再者古文字是契刻，契刻比較艱難，因此得簡略且簡略，不必寫四隻足代表方鼎，三隻足代表圓鼎。一件物事有一個專有名詞在英文中是常有的現象，但在中國文字若

過到名同而形異或在用途上有別祇有加形容詞助詞或壯詞以區別之而已。三隻足的鼎字在甲骨文中不多見，唯在甲二六七四版中有這樣一個鼎字（鼎）可見那時方鼎多於圓鼎了。

五 結論

鼎是一個器物，是千百種器物中的一種，因為本身條件優越——體端質厚，得在人的意旨下造成崇高地位。從上古（有史前）到秦漢可以說直至今日尚且受着它的影響。它曾表演過許多高雅的和驚險的鏡頭，歷代多少國家為了爭鼎，大動干戈；多少帝王欲獲寶鼎，勞民傷財！其實它本身是沒有罪過的，都是人們替它製造出來的是非。近世沒有人爭鼎了，它才從容貢獻出至寶——銘文，令人了解數千年前的文化；它保存了古代史實它是古老文字（殷文字）的注釋，它是後世文字的根源，從殷代甲骨文至秦漢以還的文字，這中間的一道天塹，是周金文作了堅實的渡梁，才使古代與後世的文字一脈相成，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至大至高。固然金文不止鼎銘一種，但鼎是其中主要者。鼎的代表符號——鼎字，列在下面藉觀其歷代演變：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一冊，一九六三年三月）

證鼎

嚴一萍

卜辭有鼎字凡三見，皆第三次殷虛發掘所得，著錄於小屯甲編二五八〇、二六七四、二八〇五。陳夢家卜辭綜述第十六章第三節登嘗之禮引二八〇五之辭作「鬲」。屈萬里氏甲編考釋於三片之鼎皆以為「自」字倒刻，惟續甲骨文編以甲二六七四之鼎入鼎字。自來釋解頗歧。案陳氏之說，屈氏譏之為「郢書燕說」，然自字倒刻，亦未近真，金氏釋鼎，確不可易。三版皆三期卜辭，極可能為一骨所析。二六七四為骨之右下側，二五八〇為右側中間部分，二八〇五則為近骨臼部部分。其辭自下而上：

貞：于且囚☒

貞，㱿㞢告我已！

（甲）午卜，彭（貞）酚已鼎口寅于祖上， 二六七四

甲午（卜）口貞又口口其㞢☒。

貞：鼎口方，

☒鼎☒ 二五八〇

貞☒

貞：鼎上甲來若！ 二八〇五

原骨字多漫漶，辭又不完，大意當是用鼎以祭。急就篇「銅鍾鼎鋞銅鉇銚」，顏注「鼎三足兩耳饗器也」。此形宛然。至武乙時作鼎，三足之形益顯，而又「尊鼎」連用，足證之為鼎無疑。卜辭曰：

甲寅貞：來丁巳尊鼎于父丁，宜卅牛；

弜羌由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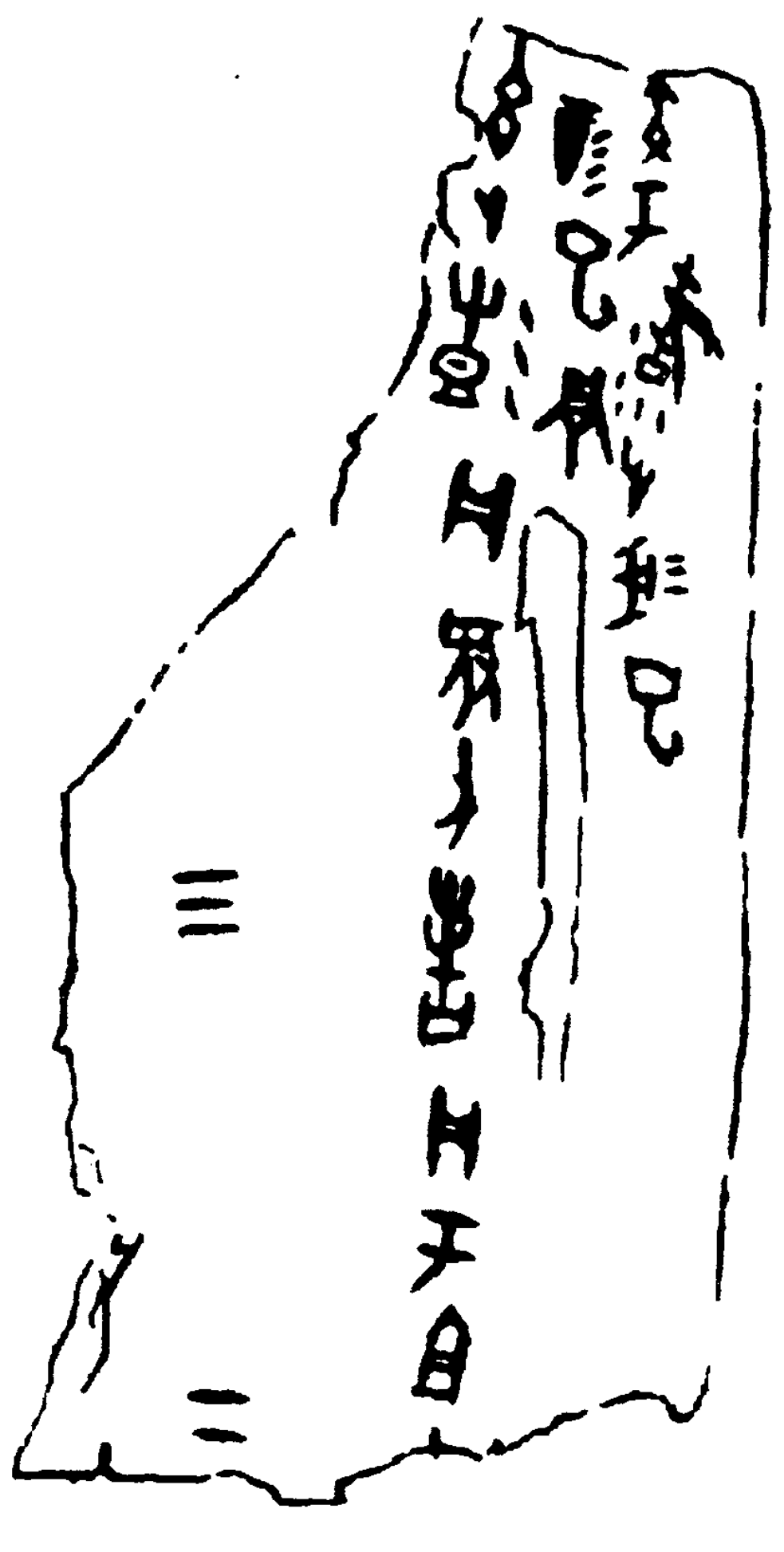
乙卯貞：其尊鼎又羌。 後上二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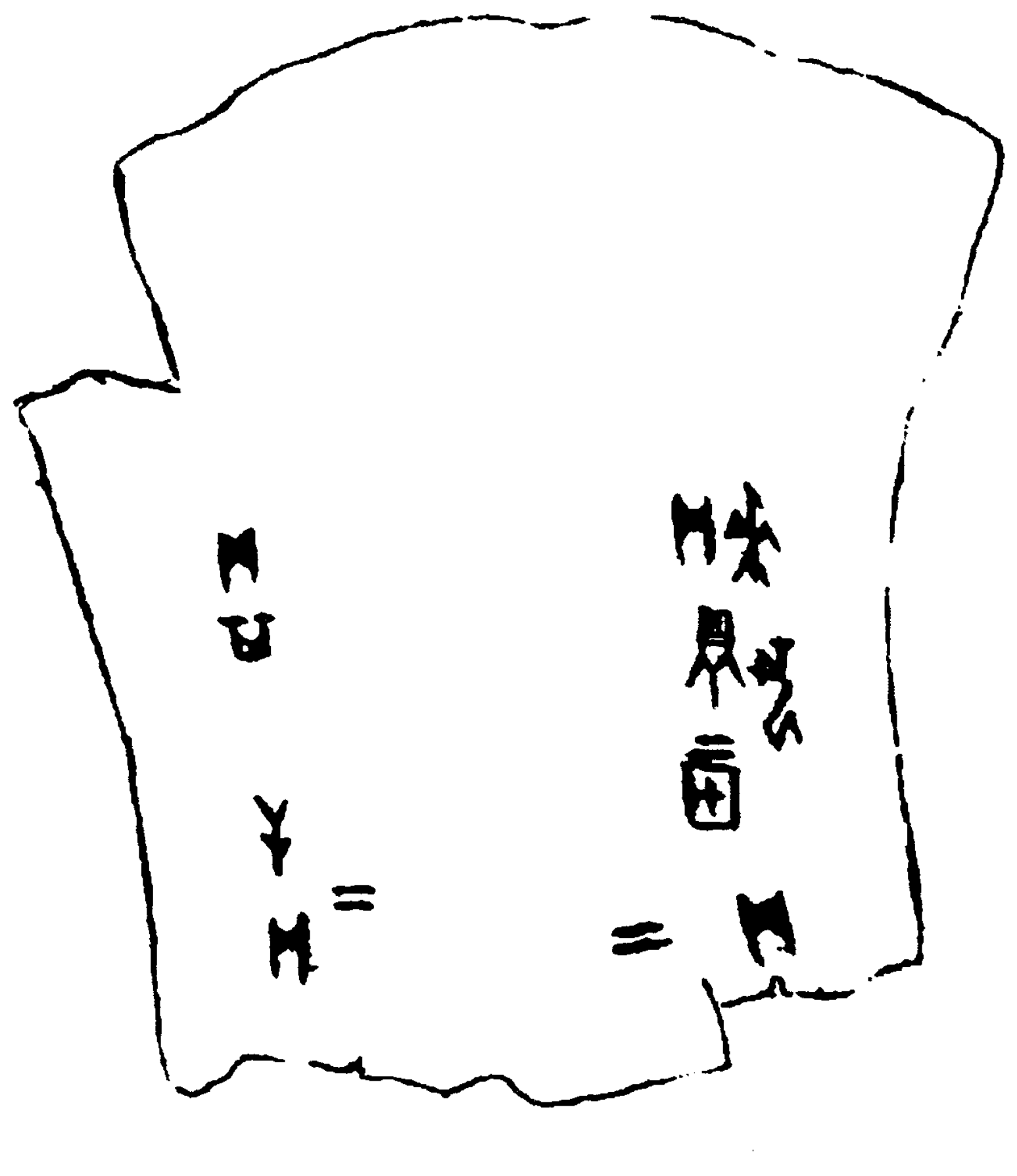
又見於京都B.二二九一版，則為同文異版，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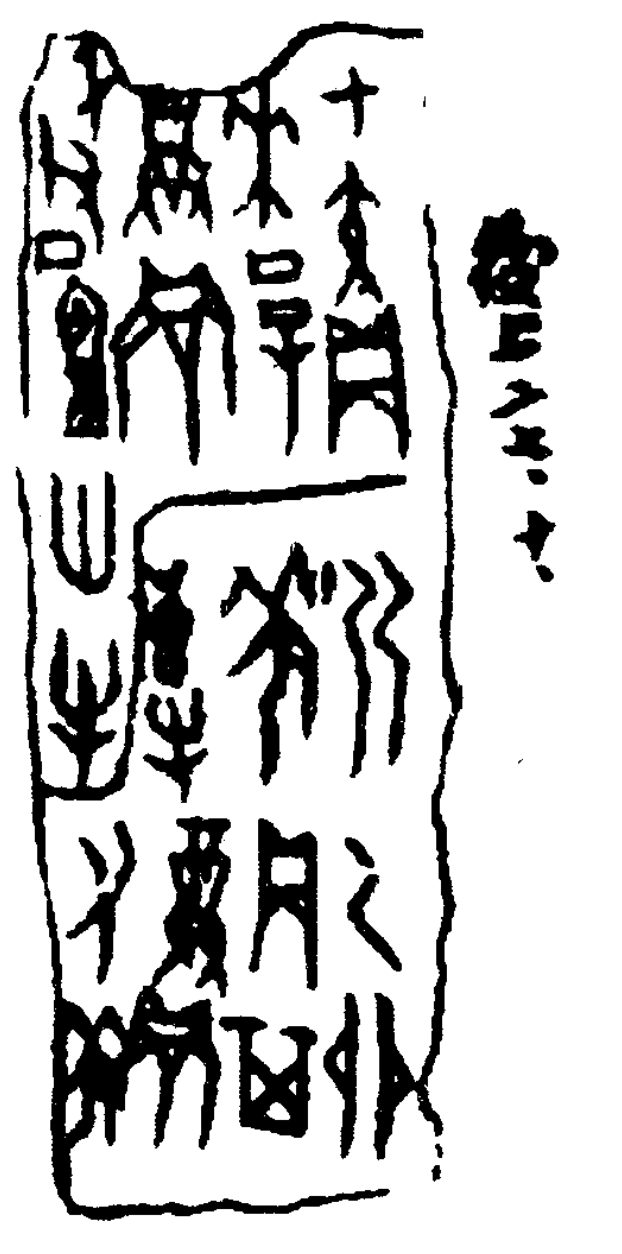
甲寅貞：來丁巳尊鼎于父丁，宜卅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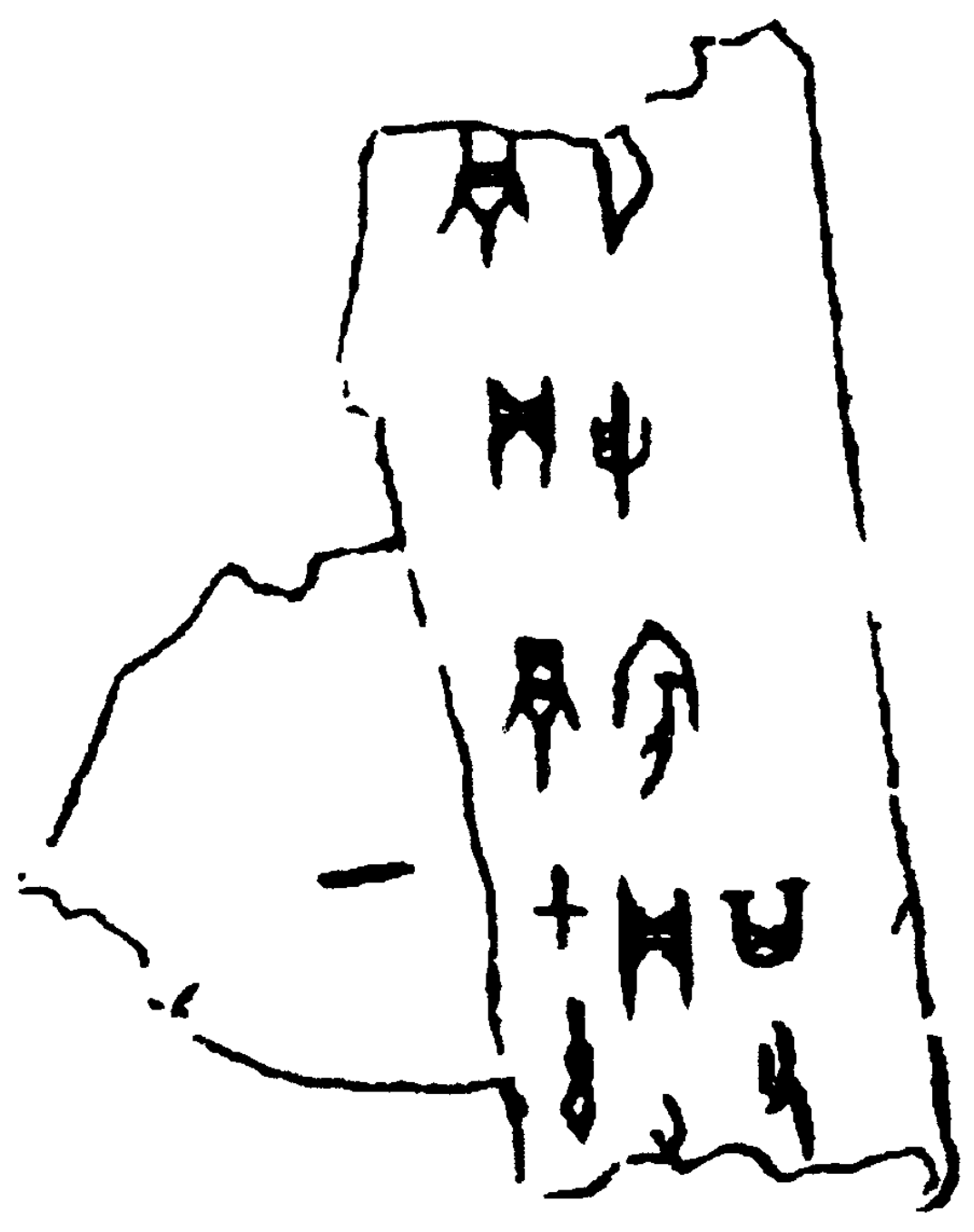
貝塚茂樹氏釋鼎不誤，而以尊為「裸」，則誤認為畐字矣。用尊鼎以祭先祖，蓋尊以灌酒，鼎實美實。漢書彭宣傳「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顏注「美實謂鼎中之實也」。鼎中之實亦有不同。易鼎卦九四爻辭「鼎折足，覆公餗」，正義曰：「餗，糝也」，殆鬻米麥之類。周禮掌客「鼎簋十有二」，注「牲器也」。此即上辭所謂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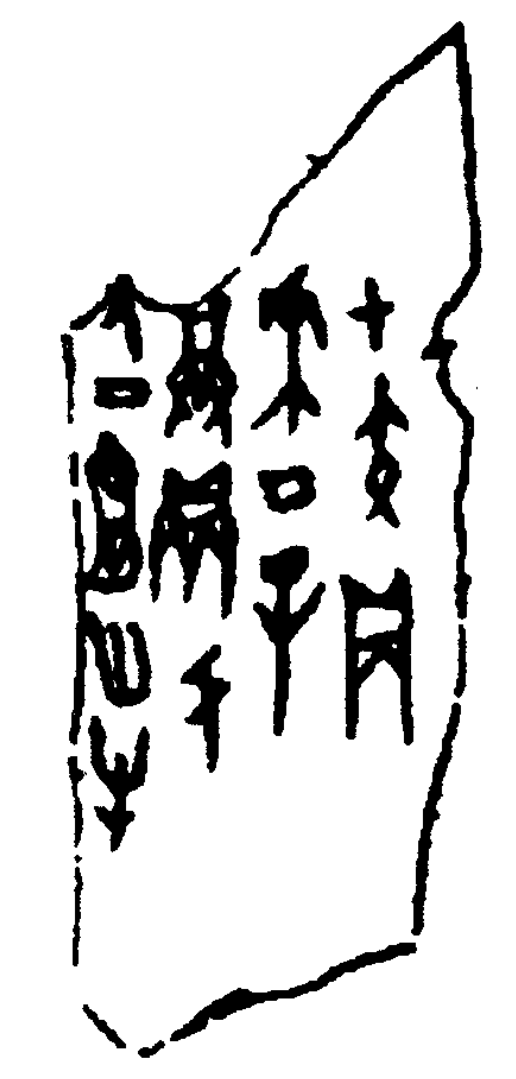
羌由牛矣。陳夢家以「鼎上甲來」一辭，讀作「鬳(獻)上甲來(小麥)」，倘必欲以來為小麥，則可釋作「用鼎祭上甲而賁以來(小麥)」，不然，以鼎為虛字，則「鼎上甲來，若」一辭猶漢書匡衡傳「匡鼎來」之比，應劭注「鼎，方也」。此於辭例雖可通，終不若用鼎祭上甲為有據。緣知冎之為鼎可無疑，而鼎之作冎目前所見僅三期一時之現象耳。


2674


2805




2580


鄴B2291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一冊，一九六三年三月）

釋盥

金祥恆

甲骨文之𥁰(前六、四三、二)𥁰(前六、六一、八)𥁰(拾一三、一四)羅叔言殷虛書契考釋云：「說文解字：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此象仰掌就皿以受沃，是盥也。」而又有如：

貞：叀臣言戈令𥁰？ 前六、九二、(圖一)

貞：𥁰其出庚？ 錄八四一(圖二)

叀𥁰𠂤……中……帚 京都S四二七(圖三)

(貞)勿……𥁰……永十……出 甲編考釋圖八一(圖四)

庚戌卜，申隻，网雉隻五十

庚戌卜，𥁰隻，网雉隹八。

甲戌卜，斿，盥禽，隹六十八。

囗戌卜，斿，盥不其口禽，十一月。

甲寅卜，爭：鳴网隹隻？丙辰鳳，隻五。 甲編考釋圖一七八(圖五)

貞口……𥁰， 佚九四七(圖六)

乙……得……𥁰

辛未卜，爭貞：帚好其从沚戓伐巴方，王自東𥁰伐，𢀛𩁹于帚好立？ 南北坊四、二三〇(圖七)

口：帚好其囚囚戓伐巴方，王自東𥁰伐𢀛𩁹于帚好立？ 乙二九四八(圖八)

𥁰以往不識為何字，皆列諸待問編。今以其字之形義考之，殆與𥁰為一字。說文解字：「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也。」皿者何？槃也。禮記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鄭注「槃，承盥水者」。國語吳語「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韋注「槃，承盥器」。儀禮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既夕「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槃，說文「承槃也。鎜古文从金，盤籀文从皿」。段注「承槃者承水器也……」。槃，禮經謂之洗，如儀禮鄉飲酒禮「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臼水者乃沃盥者之兩手沐於水也。澡手之法或雙手入於槃水中，而盥洗者，如甲文𥁰金文𥂝，或以匜沃水而沖洗者，如甲文𥁰金文𥁰(師𩛥𣪘蓋假借為眉)。甲文有匜，如：

甲戌卜，方貞：𢀛呆攸協王事？ 甲三三三七(圖九)

貞𥁰犬百，九月。 前六、四二八(圖十)

貞：盥及……

乙巳卜，𡆥貞：勿易于垔，　乙二二六六（圖十一）

貞：……于盥　新二四四九　前六、四三、一（圖十二）

王……盥　錄七六八（圖十三）

盥正象一皿一槃也。匜，說文「佀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匜以勺水，槃以承水。故書多以槃匜連言。如吳語「一介嫡男奉槃匜」，儀禮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既夕「兩敦兩杅，槃匜」。匜有鋬無圈足者如匜，有鋬有圈足者如匜，有圈足無鋬者如匜，殆與槃皿之形相近矣。甲文盥正象奉匜注水於槃。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奉匜沃盥者奉匜注水盥洗也。

金文仲子化盤「用擇其吉金，自乍盥盤」（攈古齋集古錄二、二、七四）作盥。王筠說文釋例云：

盥从臼水臨皿，此順遞為意而兼指示者也。然筠清館周仲子化盤曰「自作盥盤」，其篆作盥，乃為完備，上半臼水之臼，乃沃盥之人之兩手也。此奉匜之狀，古匜字作匜。乃不从匜而从水者，其事主乎水也。中央之𣎵即臼字乃澡手之人之兩手也。下有皿以承其水，其事乃備。小篆省下兩手。許君始以臼為澡手者之手矣。

馬叙倫說文六書疏證說解與王筠不同，云：「中子化盤盥字，容庚釋盥，倫謂當是二止之譌，則是浴字。」馬氏說非，王氏說是也。與甲文盥，象雙手奉匜，而金文盥象奉槃之雙手移於槃上，馬氏謂之足也。甲文作盥乃省奉匜之手而以水沖洗之，且省槃也。蓋與金文邵鐘沫作沬，齊侯盂作沬，壽鼎作沬之比。金文之沫不省者如毛叔盤作沬，金文留壺作盥，猶甲文之盥，如：

貞……盥……　前六、四三、一（圖十四）

盥　前六、六二、八（圖十五）

盥　拾一三、四（圖十六）

王固……盥　乙七〇六四（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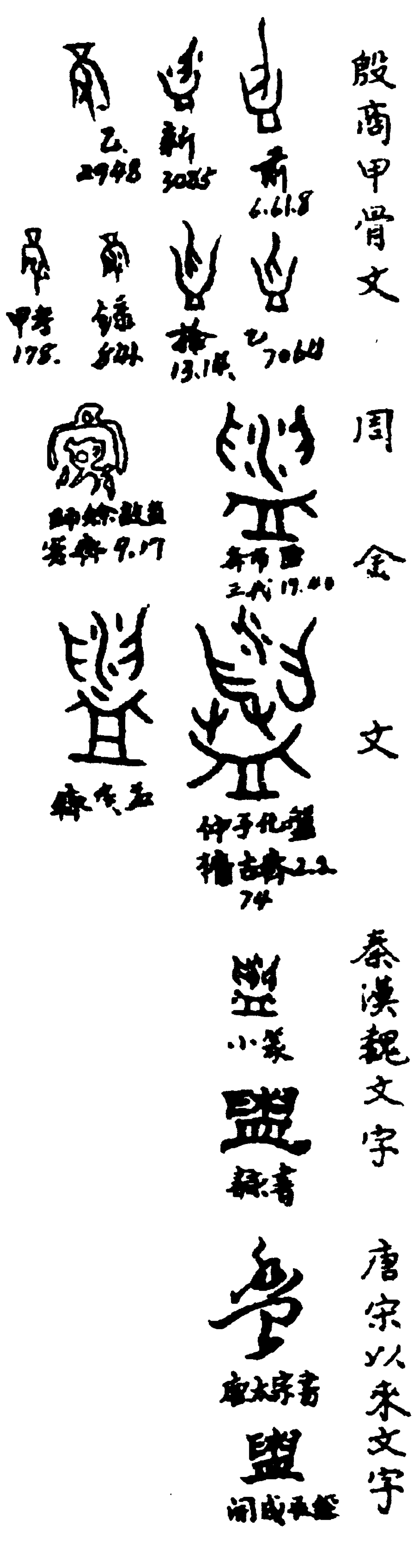
王……盥　新三〇八五（圖十八）

皆斷簡殘片，不詳其義。惟乙編八〇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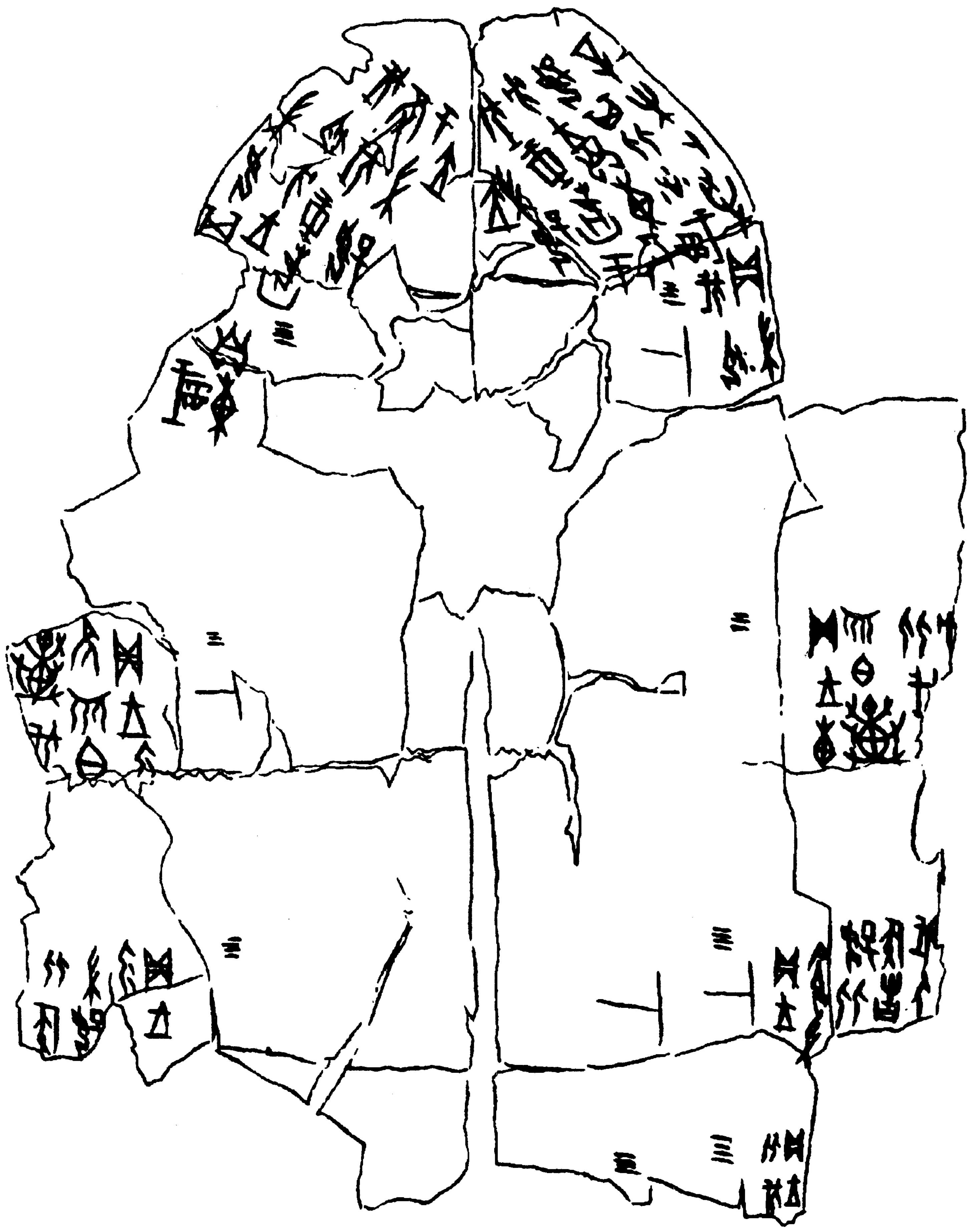
貞：勿口盥出于河。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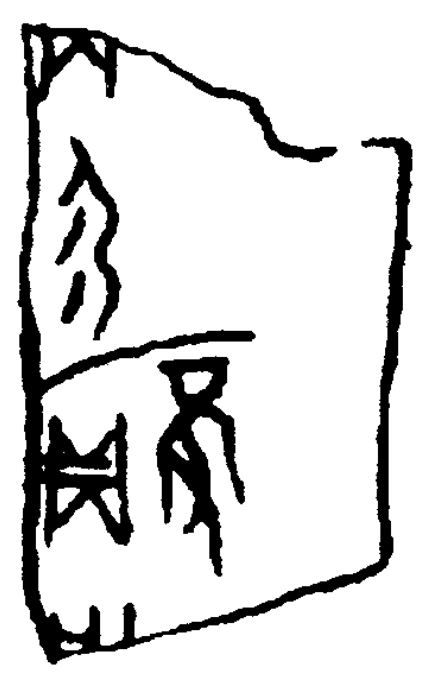
盥殆為人名，為第一期武丁卜辭，與甲骨文錄八四一：「貞：帚其出疾」同為武丁辭，殆為一人。乙編二九四八：「辛未卜，爭貞：帚好其从沚甙伐巴方，王自東罙伐垔，𩂣于帚好立。」亦為武丁卜辭。東盥殆為地名，其地望不詳，或即帚之封邑。甲編考釋圖一七八「庚戌卜帚隻四雉隻八，為廩辛康丁卜辭，唯帚歷三朝耳。甲文正倒之例如庚、王、至等亦屢見不尟，帚似盥之倒文，貴如金文盥（壽鼎）與盥（留壺）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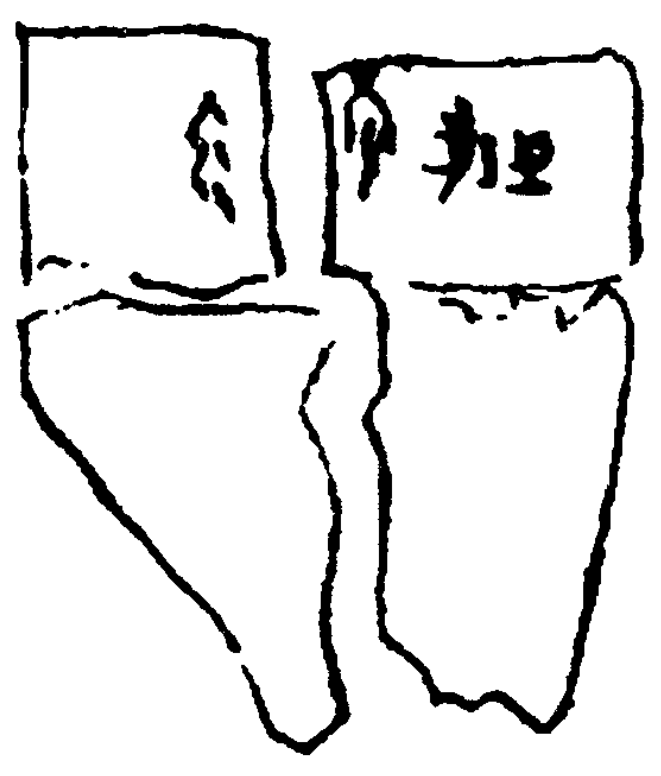
金文盥如夆叔匜「夆叔乍季毋己盥般」作盥，仲子化盤作盥，蔡侯缶作盥與說文小篆作盥同，隸書作盥，草書作盥，開成石經正書作盥。茲將字形之演變列表於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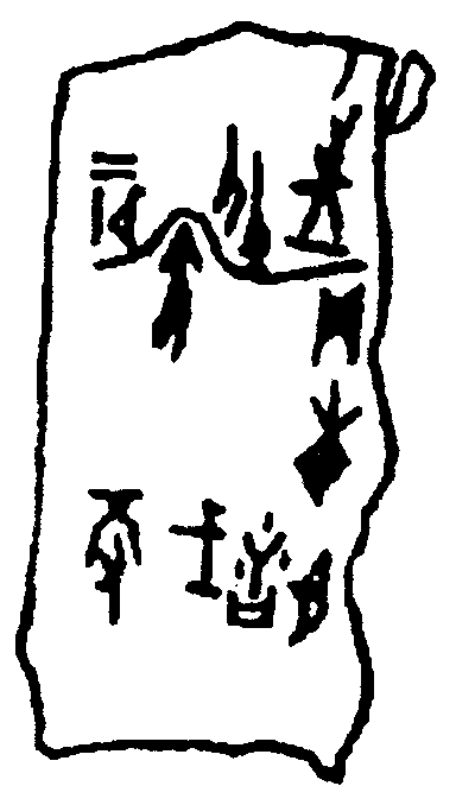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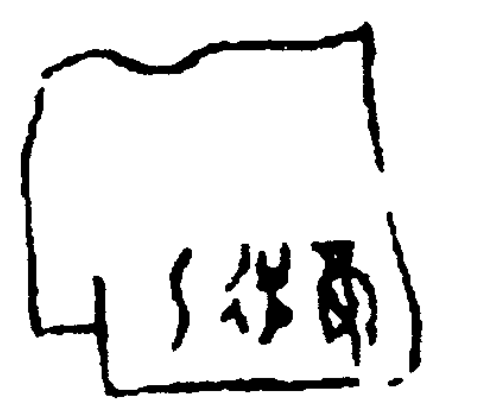
齊子仲姜鎛云齊辟⿰阝革叔之孫適仲之子𢼄讀此文不審⿰阝革叔為何人近熟思之⿰阝革叔蓋鮑叔也知者說文革部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鞄也銘文⿰阝革字乃鞄之或作說文鞄从包聲銘文之⿰阝革乃从陶聲与說文異者陶与包古音無異也說文缶部云匋作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缶案史篇讀与缶同按勹包音同匋字即从勹聲許云从包省殊為迂曲陶从匋聲匋實从勹聲勹包音不殊此陶包音同之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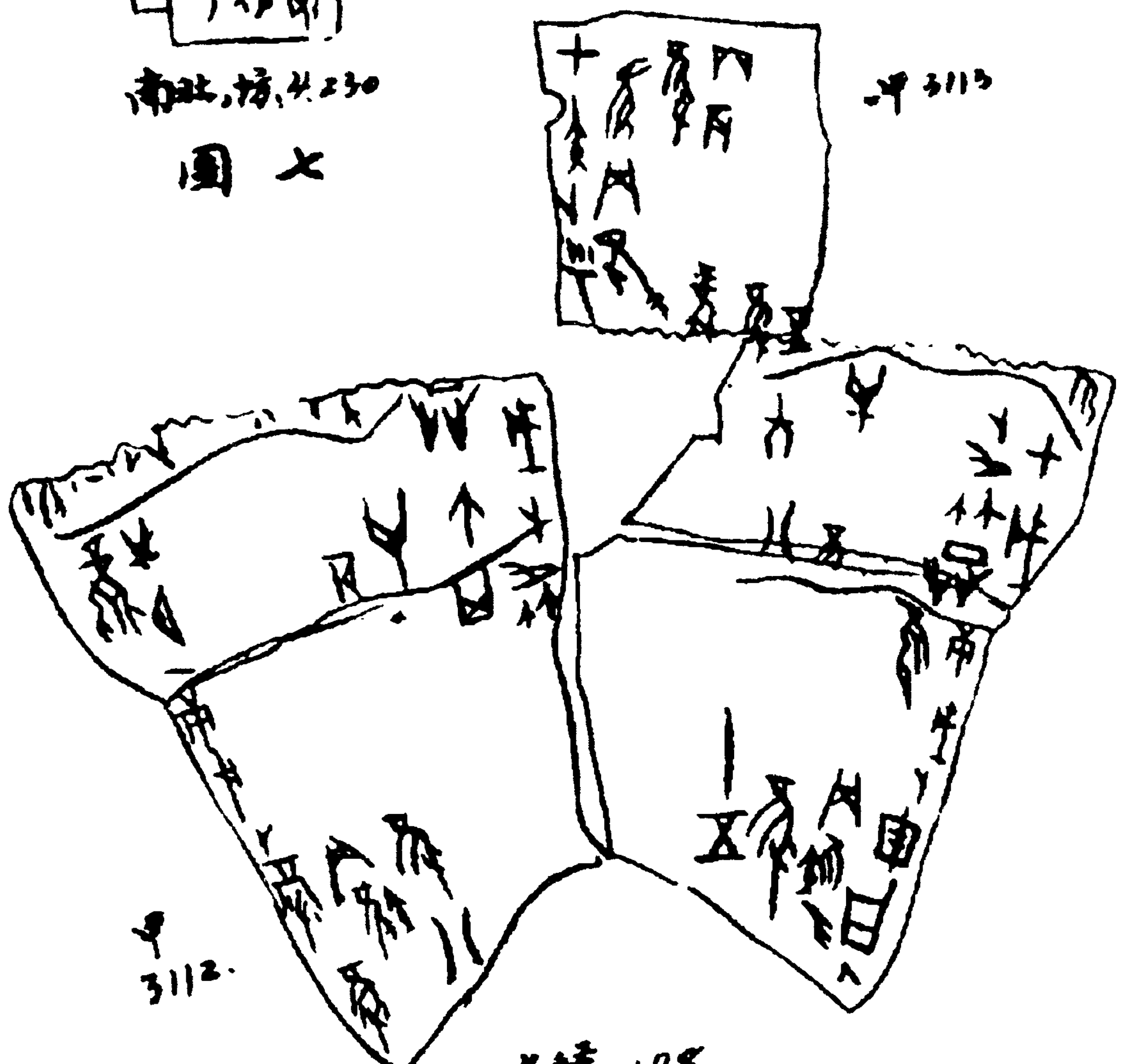

乙 2948 圖八


佚 947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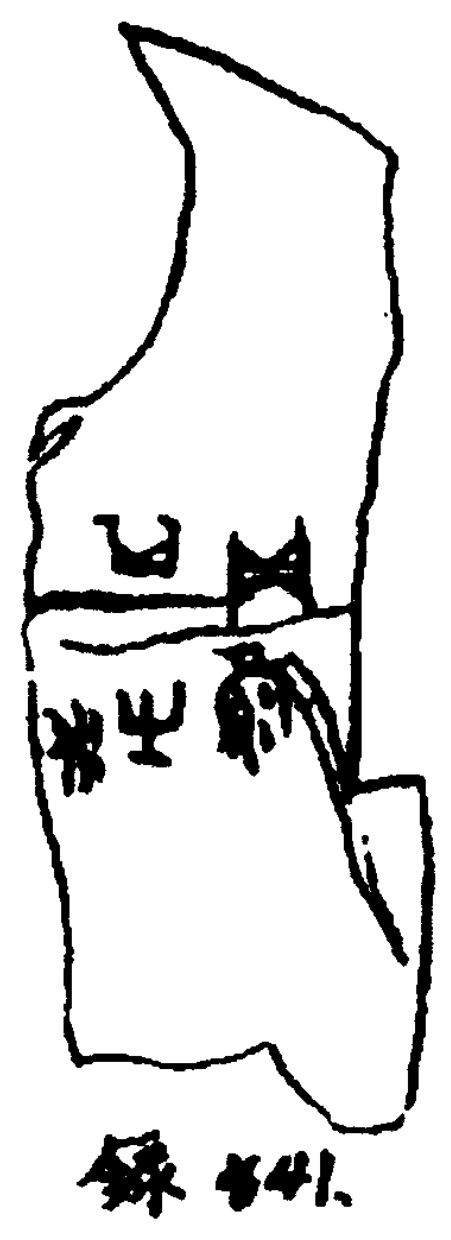

甲考釋 81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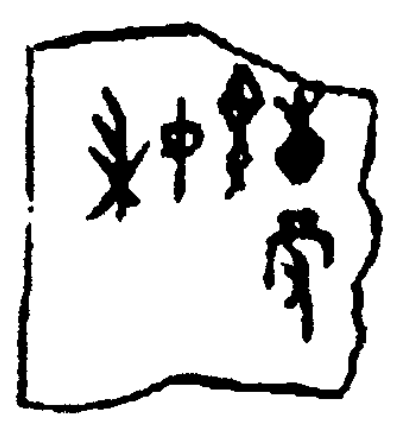

菁 6.9.2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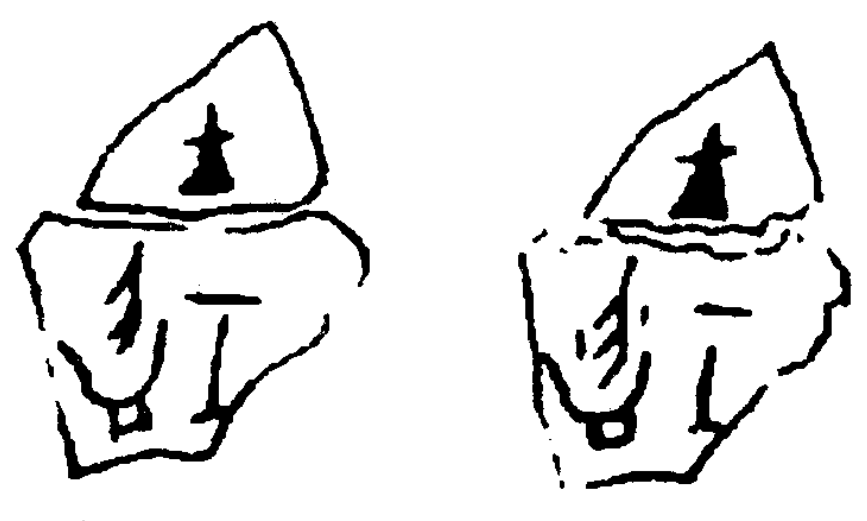

南北，坊，4.230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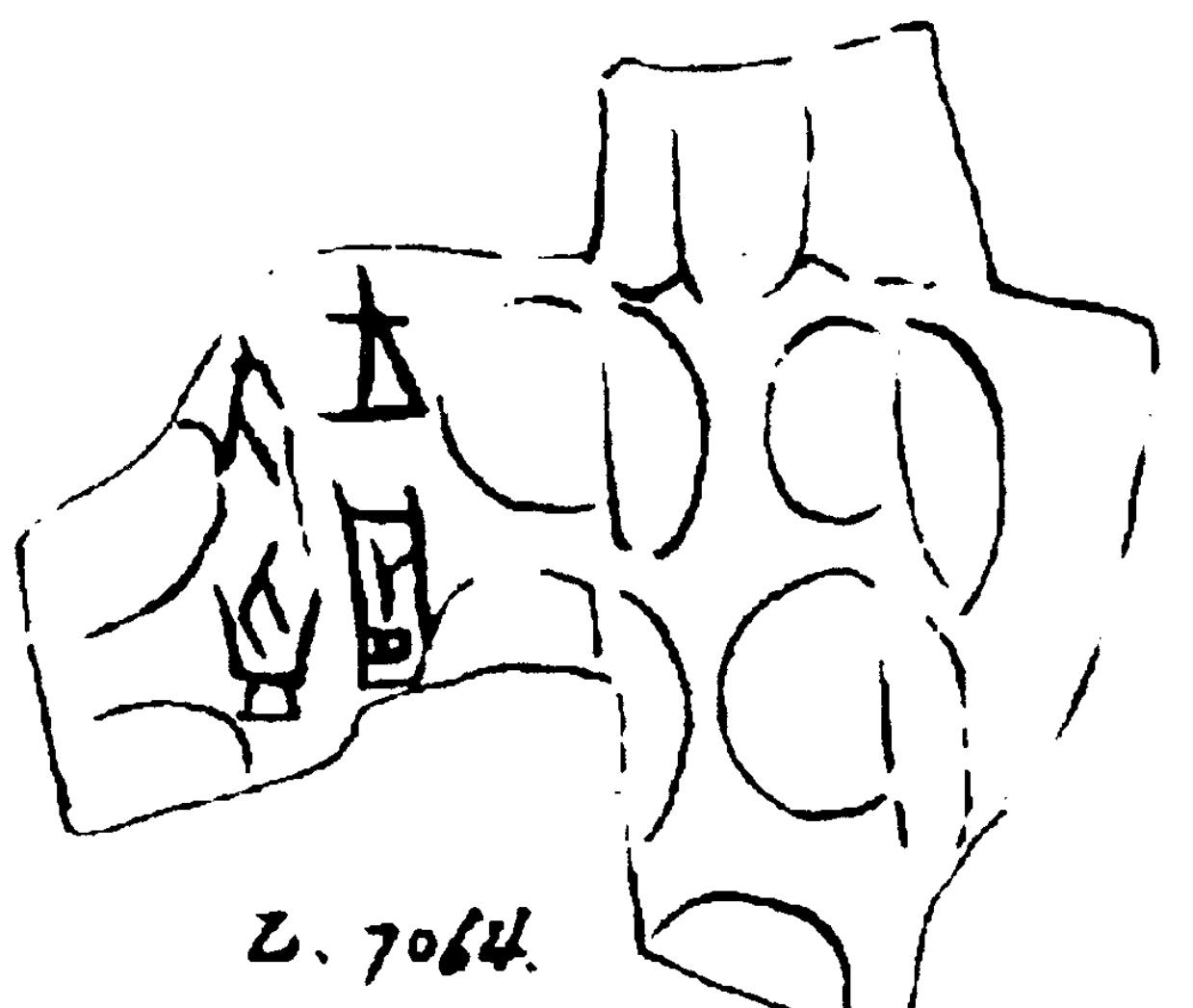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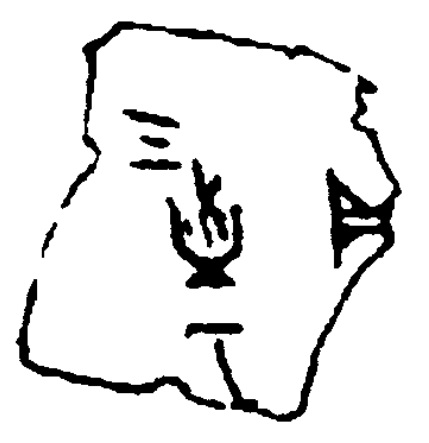
甲考釋 178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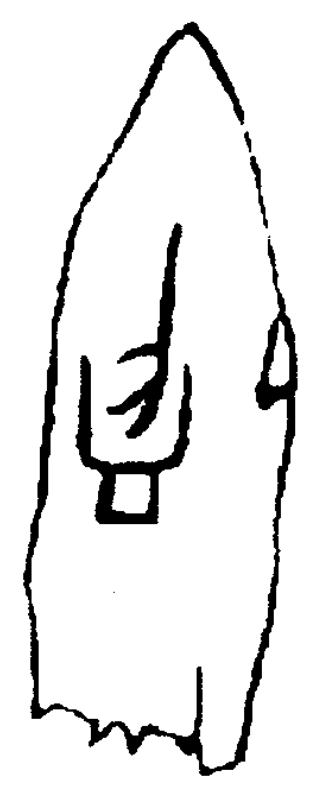

錄 941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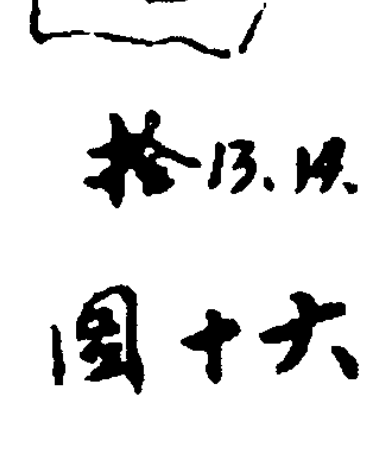

京 5417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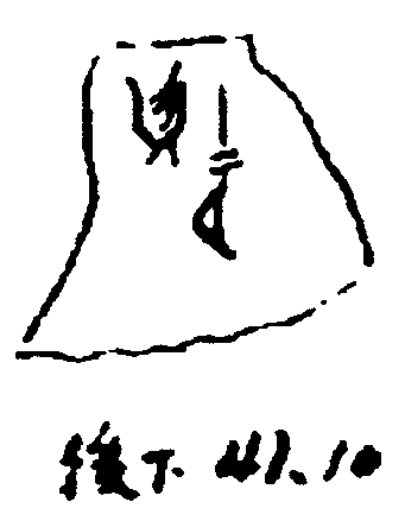

新 3085
新 3085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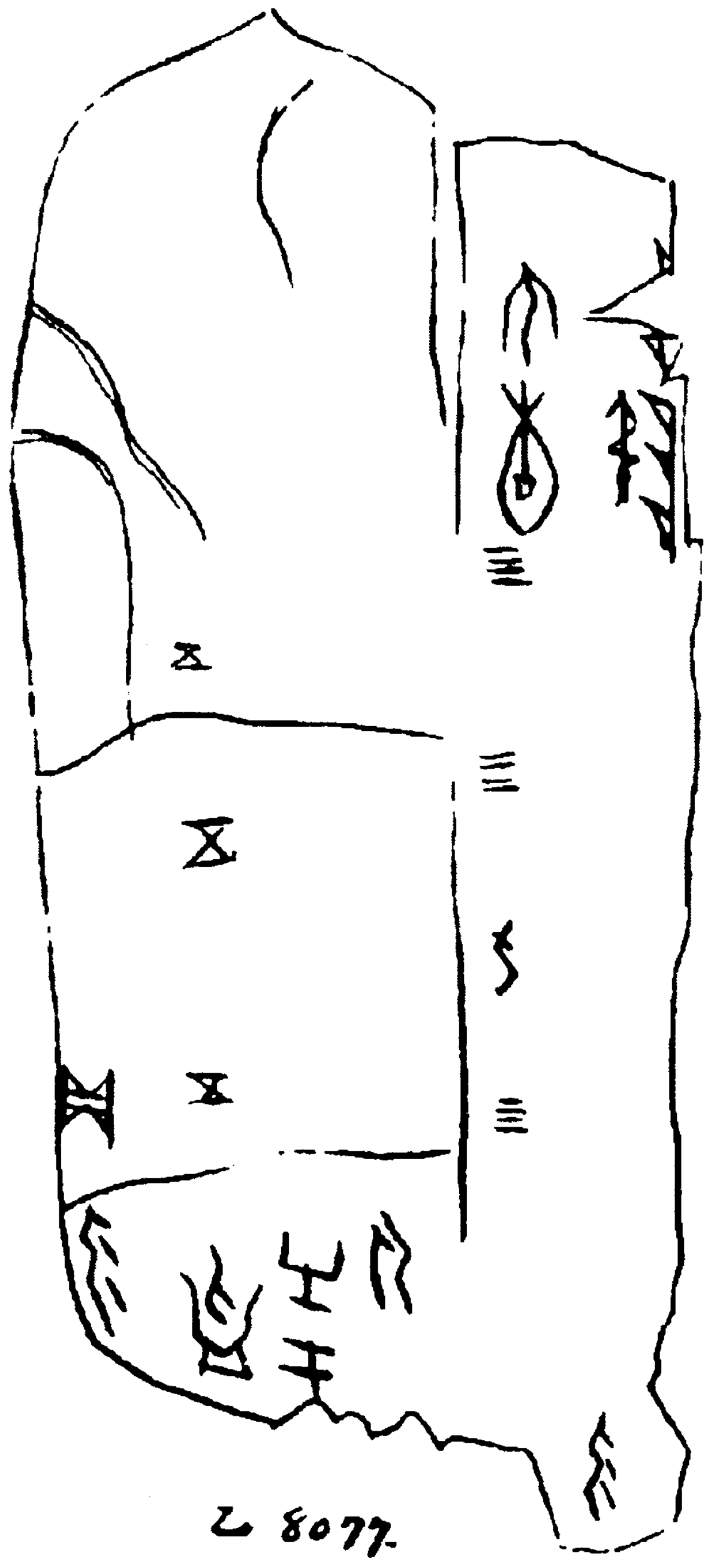

乙 7064
圖十七


菁 6.48.1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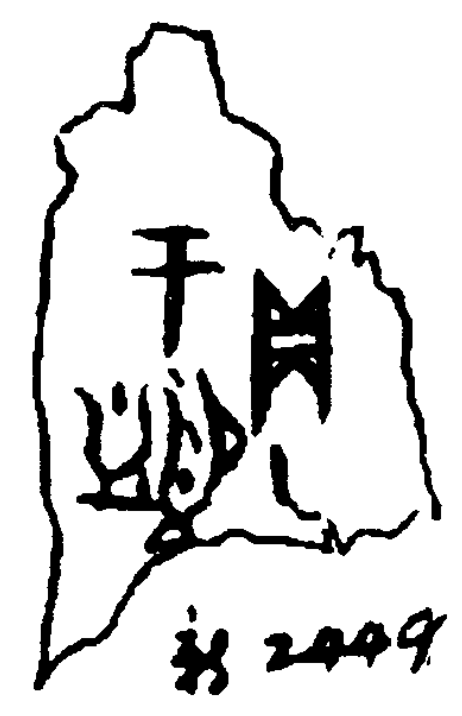

菁 6.61.8
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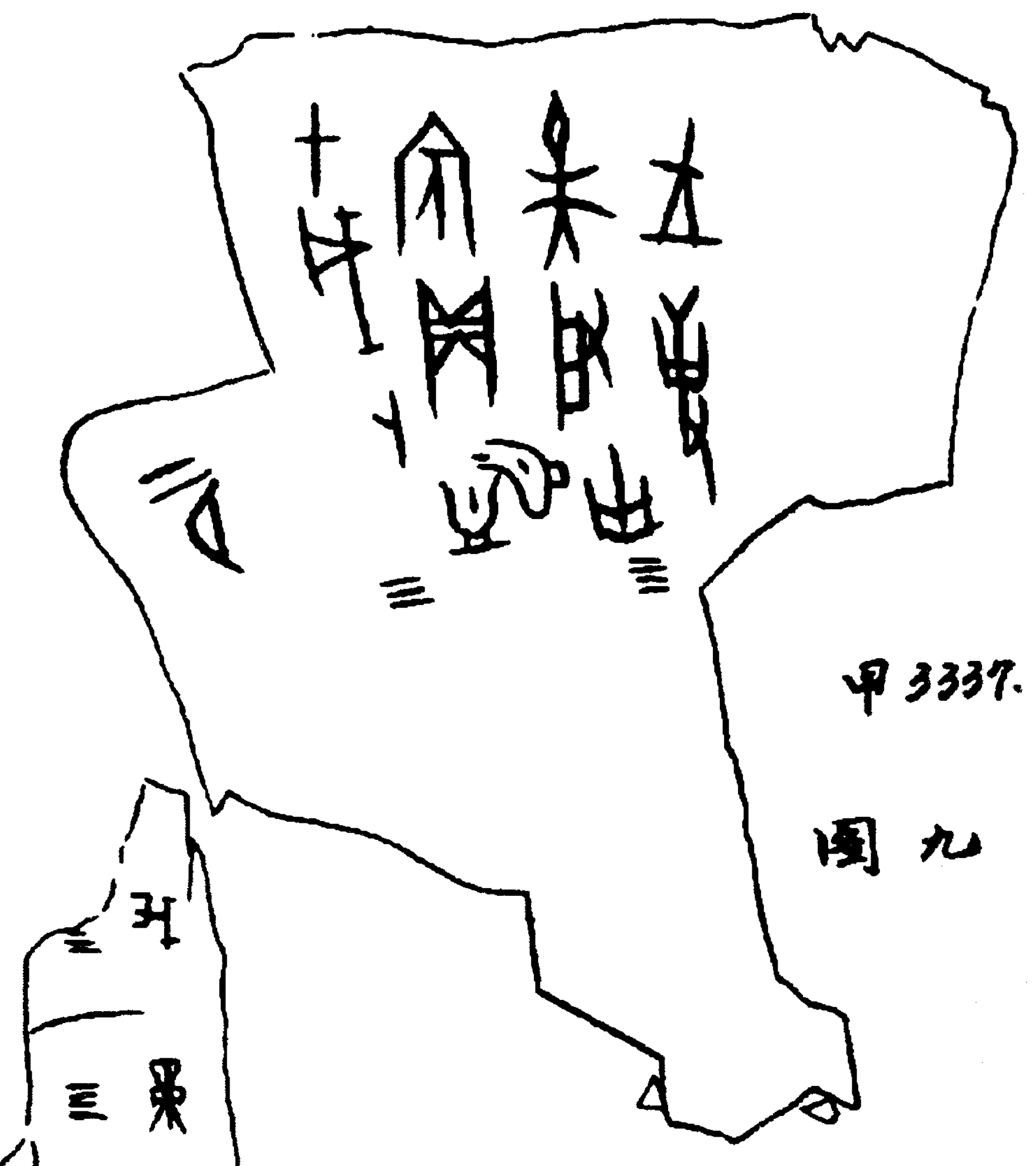

拾 13.14
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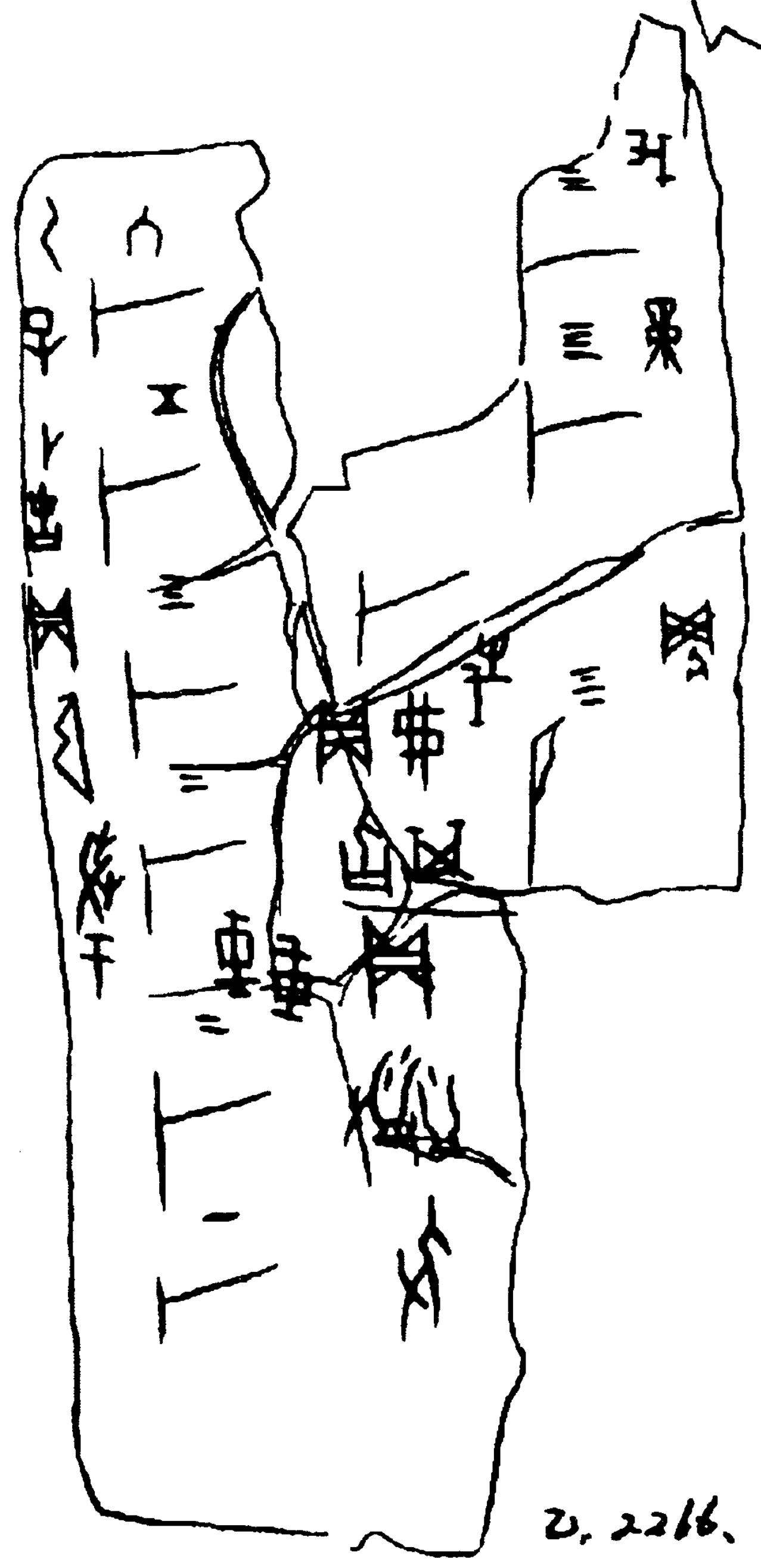

後下 4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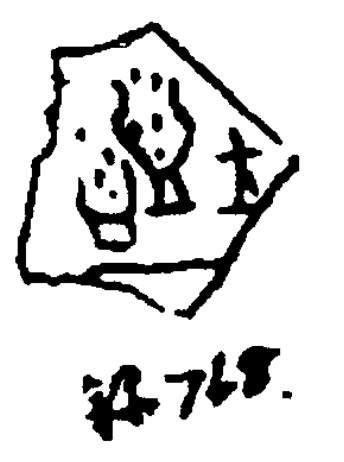

乙 8077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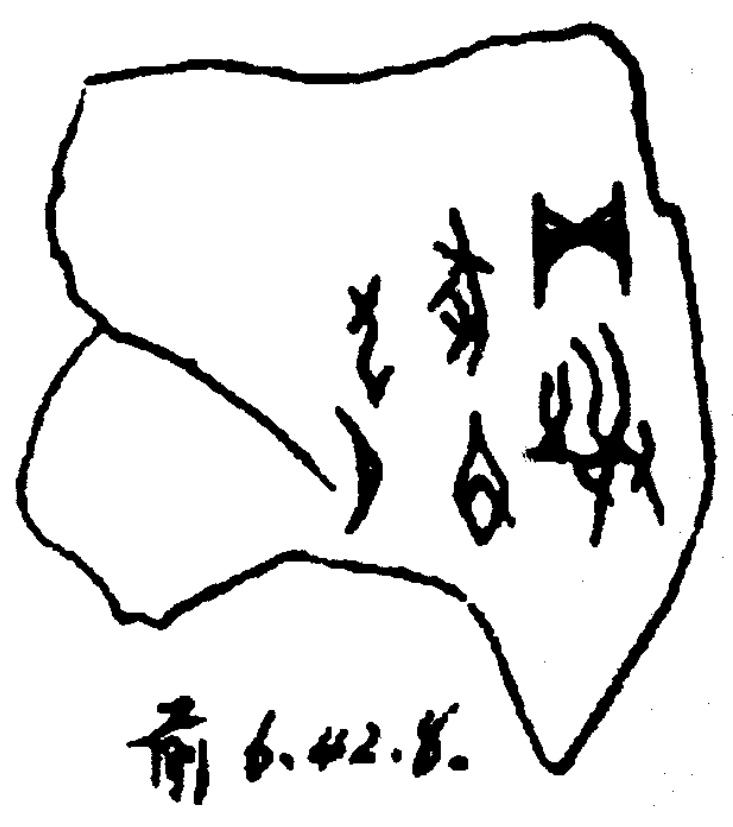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二冊，一九六三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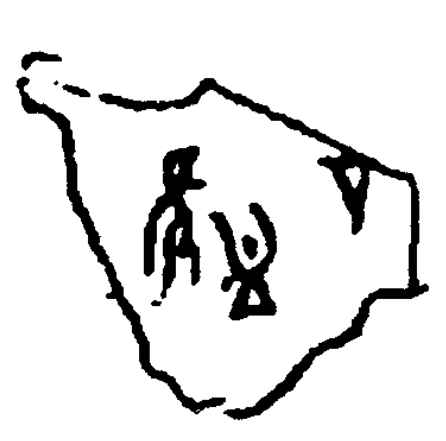

新 2449
前 6.43.1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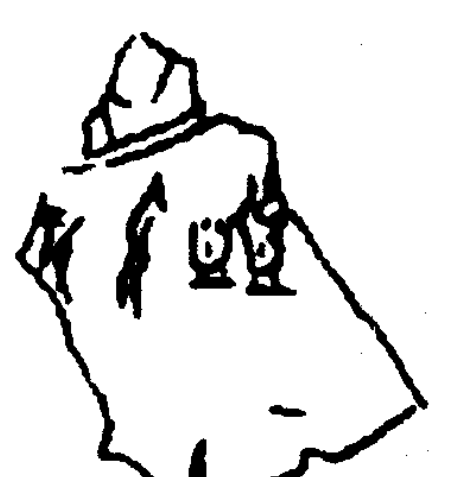

甲 3337
圖九


乙 2216
圖十一


粹 768
圖十三


前 6.42.8
圖十


新 2841


佚 784

釋御

許進雄

從來治契者大都釋⿰8卩⿰ǂ卩⿰丨卩為御,謂其形體有繁簡之差,而意義則無別。殊不知⿰丨卩義與⿰8卩⿰ǂ卩迥異,有使馬之義者應為⿰丨卩。因其形體近似,至金文始混淆,合二義為一形,⿰8卩存而⿰丨卩廢。故後世不知其朔義,誤以「使馬」為⿰8卩之本義。今辨兩字之義,並闡明其蒙混之因。

卜辭⿰8卩之異體有⿰ǂ卩⿲示ǂ卩(乙七〇四一云。⿰8卩帚于龍甲?勿⿰8卩?」兩辭對貞,⿰8卩必是御字,乃古人取意男女不分)。三體,⿲彳8卩⿲彳ǂ卩則為派生字,與本義無關。⿰8卩約行於一至三期,⿰ǂ卩行於四期,⿲示8卩⿲彳8卩則一二見而已。此字孫詒讓首先考釋,疑為紹之省。(契文舉例上十五頁)至羅振玉始定為御字,其後董彥堂先生及孫海波、楊樹達、聞宥諸學人並從之,唯其義則諸家各有申述。羅振玉云:

說文解字:「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古文作馭,从又从馬。」此从彳从⿰8卩,8與午字同形,殆象馬策,人持策於道中是御也。或易人以卩而增止,或又易彳以人,或省人,殆同一字也。作⿰8卩者,亦見盂鼎。或又从又馬,與許書古文同。或又从象。(殷虛書契考釋中七〇頁)

按:羅氏釋御者有⿲彳8卩⿲彳8卩⿲彳8卩⿲彳8卩⿰8卩⿰8卩⿰ǂ卩⿰ǂ卩⿰ǂ卩諸體。孫海波云:

⿲示8卩當為禦,从示从⿰ǂ卩,⿰ǂ卩即御字。卜辭作⿰丨卩⿰8卩⿰ǂ卩諸形,並象人持午御馬狀。此作⿰ǂ卩者,ǂ即8形之省變。說文:「禦,祀也。从示御聲。」金文禦祖己鼎作⿲示8卩形,與此同,可證。(文錄釋文廿三及考古五期五十七頁)

吳其昌云:

御初文作⿰ǂ卩⿰ǂ卩,从卩从午,午為矢橐,象人持矢橐為馬策之形,是馭夫也。(殷虛書契解詁前一、四二解)

郭沫若云:

午字作ǂ若8,御字从之,可知午之初意實馭索之象形。(甲骨文研究下五六頁)

羅孫吳郭四人均依說文御馭為古今文之說,以為兩字之義亦必相同,因以「使馬」附會,8為馬策,⿰8卩象人持策以馭馬狀。粗視先秦典籍御馭之可通借,必謂此釋頗得其意,然稍一深思,即覺不無商榷之餘地。自字形言,⿰8卩之卩與8離析,並無持拿之意,且未見與馬有牽連關係。就字義言,古今字多同音之假借,不限必相同之義。卜辭中,除「御方」及「御史」外,御皆為祓除不祥之祭名,亦無與御馬有關之義,故聞宥等人懷疑「使馬」之說。聞宥云:

羅釋御是也。惟其說則未諦。8實不象馬策,8與卩離析,亦無持意。此午實為聲,卩象人跽而迎迓形,彳道也,迎迓於道是為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迎則客止,故又孳乳加止。諦言之,當曰:从行从卩从止午聲。其作⿰8卩者,省文也。其訓迓者朔誼也,他訓為後起義。又卜辭之㚔截然兩文,金文不嬰敦蓋馭方與御追並出,可見二者絕不相同,至許君乃誤合為一,又誤以御之省體為卸(經傳無卸字,明其非古)而以卩釋卪,去古誼遠矣。

卜辭所出之御多言迎尸之事,積久則為祭之專名。……其非言迎尸者,則大抵用如親迎之迎……。(甲骨文字孳乳研究)

聞氏論「使馬」非御之義至有見地,惟於詮釋此字仍以為較簡之字形皆省文,致將前後因果倒置。文字演化雖多有由繁趨簡者,然其由簡增繁亦非不貲,依斷代之標準,⿰8卩實先出現之字形,其餘數形皆後出而較罕見者。聞氏謂經傳不見卸字,而斷⿰8卩不古於⿲彳8卩,豈知較古之字,多為他字取代而湮沒,故以原始字體率就後來之字義,其不免扞格不待言矣。聞宥、羅振玉等人所據以為說之⿲彳8卩⿲彳8卩⿲彳8卩諸形,其義實與⿰8卩有異,唯形近或以⿰8卩為聲而已。其辭有:

伐,其⿰ǂ卩?每?歸于止,若?伐羌方?

伐,其歸乎媽?王弗每?

其乎伐⿲彳8卩羌方于義祖乙,伐?羌方不盡眾?

于呼帝,乎⿲彳8卩羌方于止,伐,方其大出?

京都二一四二(圖一)

卜,穷貞:多馬羌⿲彳8卩方囗

續五.二五.九(圖二)

貞,由帚好乎⿲彳8卩伐?

前六.六.三(圖三)

囗在⿰木木⿲彳8卩囗

京四三五九(圖四)

壬申卜,貞:乎囗⿲彳8卩,在㝵囗在𡧊囗?

丁未囗貞:囗⿲彳8卩囗?

前二.一八.六(圖五)

貞:不風疾?

後下一三.九(圖六)

丁未卜爭貞,令⿰亼⿱十由口乎⿲彳8卩囗ǂ由囗?

後下一二.一〇 前六.二三.六(圖七)

似皆與方國征伐有關第一辭之文例似禦祭羌方于義祖乙,然御祭無有關征

伐之記載，其文法與他御祭之辭亦不類。御祭乃禳除不祥之祭，既攻伐羌方，何又為羌方祈禱之理，而「告方」「米方」從不言伐某方，又告奉方于神祇者，皆因某方入侵，方才告奉之，本片言「伐」，御當非禦祭可知。卜辭又有：「王乎伐馬羌」（林二、一五、一八）「貞，多馬羌御方」（續五、二五九）陳夢家言羌方為遊牧之民族，居處不定，馬羌疑馬方之羌或馬方及羌方之合名，準此則馬羌御方疑為三國之名。御羌方為御、羌二國之合名。卜辭「卸方」一辭多見，觀其文例，與告方、米方不同，疑非祭名，乃國名。（詳後）御祭從不作𢓊形者，而卸方借卸之聲為名，故或加彳，以明其為國族名，今以卸之四例相較，無一例與卸祭同者，則其非卸可斷言矣。𢓊之有撲伐意，知㞢當是前進之意而非客止，然則卸之本義為何？何以有禁止之意？實非今日材料所可隨意猜測。唯聞氏說以午聲，近似。禁止禳除乃抽象之義，難以圖畫表達，其最好造字法當是形聲。說文「午，牾也」「牾，屰也」「屰，不順也」。午有不順之意，而此祭為祓除不祥之祭，故从卩，象人跪坐以祈禱狀，而以午聲明所禱者乃有關不順之事。如此解釋，雖不盡當，要比「使馬」及「迎送」之義為近似。

卜辭卸之義約有三：

一、祭名：

爾雅釋言云：「禦，圉，禁也。」釋文云：「禦本作御。」卜辭作「御某人于某」，或「御某疾于某」，或「御于某」，或「御某人」皆是。楊樹達謂禳除疾病或他不幸之事（甲文說上十八頁）甚是。殷人第五期起即不用此祭，故後世無以為祭之專名。唯史記封禪云：「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左昭四年傳云：「雹可禦乎？」尚存其遺意。卜辭舉行此祭所被除之災難約可分三類：

㈠疾病的禳除：

于祖辛御疾？ 乙四八七五

王疾，勿御？ 乙四七七四

疾象人體受傷流血，依於版上以寢息之狀，此不指何處為疾。嚴一萍先生說乃全身症狀未顯之初期病象。

御疾止于父乙，[illegible]？ 南輔一七

貞：疾止，御于妣己？ 庫九二

止象人之脚趾形，為趾之本字，被足之有病也。

貞，于甲御帚奴齒？ 乙三六六一

貞：御齒于父乙？ 前一、二五、一

齒即齒之象形，齒象齒間有物，聞一多釋齲，乃食物著於齒間，腐敗而蝕齒致缺朽之病。

貞：御冎于祖乙？ 乙六九〇 一〇九九

貞：御王冎于羌甲？ 乙八四二

周禮春官「君占體」注云「兆象也」。冎象牛肩胛骨上有卜兆刻辭，冎為鋸去骨臼者，疑即體字，借為人體之某部。他辭言：「冎不其肙」「王冎肙」！肙有搖擺不定意，冎為牛之肩胛骨，假借為人體，當亦有關骨頭，疾冎疑是骨頭酸痛麻痺之病。

乙巳御王胃？ 京三〇八二

說文古文胃作𦝤，夕為後來添加之義符，囗正象胃之形，⺀示胃中重層且有食物也。疾胃其猶今之胃痛歟？

勿御隹于母庚，弗其囚風㞢疾？ 甲三、七八

卜辭囚有災害意，囚風，有疾言為風所禍而有病疾，大約如今之感冒。

口巳卜，㞢疾言，御囚？ 後下一〇、三

于省吾証古音言一字，疾言亦疾音，通作瘖。釋名「瘖，唵然無聲也。」

御王目于妣己？ 乙四七二〇

為眼病。

壬午卜，宕貞：御畢于丁？

戊子卜，宕貞：畢酒在疾，不从王古伐？ 甲二一二一

殷人好酒，歷史有名，由酒而生之病，且經一星期猶不能康復作戰，必是酒精中毒，否則不會如此之久。

御帚鼠子于妣己，允㞢肙？ 鐵七一六 續一、三九四

勿御帚好肙于[illegible]？ 乙七一五六

唐蘭釋肙為地螾之象形，說「允㞢肙」應讀為悁，或怨，訓憂。然憂不似為疾病，故嚴一萍先生疑借為睊，通睆及眩，為眩瞑之病。

帚婐不其旋？

貞：御帚婐？ 乙三三三七

貞：㞢身御？　乙七五六八

辛酉卜，其御冥？

辛酉卜冥朿㞢生？　乙五四〇五

朿㞢生，乃患不育而求賜子。㚸郭沫若釋加，謂嘉之省，生男為嘉，生女為不嘉。㞢身與㞢子均有孕之義，婦人生產要受莫大痛苦，且古時醫術不發達，時有難產之危險，故亦得禳除之。

貞：御疾身于父乙？　乙六三四四

丙辰卜，亘貞：御身于南庚？　乙六七三三

御疾身于妣癸？　乙四五四〇

貞：御身于兄丁？　前一、三九、三　六、六四、七

疾身御于妣己眔妣庚？　庫二八三

唐蘭釋身，象婦人有身腹隆然，身身殆身之異體，正指受病處在腹之內部，未知與㞢身義同否。身身身上之小圈，亦疑為病處。

[illegible]御用于[illegible]？　後上六、四

[illegible]或釋夢，則夢魘所驚，猶今民谷之受驚。

貞：㞢疾[illegible]夕小[illegible]，御于囗？　乙七四八八

于祖丁母妣甲御㞢[illegible]？

于妣庚御㞢[illegible]？　續一、三五、一

戊申卜，王御[illegible]父乙，庚戌卣[illegible]，八月。　簠帝一八一

囗戌卜，㞢韓，司御子[illegible]。　簠人九

右四辭均不明何疾。

貞：于羌甲御克[illegible]疾？　乙一三九四

庚戌卜，㞢舊御于妣辛眔父丁，隹上㞢艮[illegible]？　乙五四〇五

疑皆是足病。

甲午卜，王馬卣[illegible]，其御于父甲[illegible]？　錄三二

卣[illegible]不知何義，然說文以卣之字均有傷殘意，故亦必病名之一，未知是否。

(二)災害的禳除：

辛酉卜，御水于土，宰？　鐵四三、九九四、珠八三五

其冊御又大雨？

弜冊亡大雨？　續存一七五八

御又宗夒，又雨？　續存一七五九

是河水氾濫或雨量太多，祈水止雨或消水。

天御彖？　乙四五〇五

殷代祓除疾病絕大多數向上甲以下祖先祈求，本辭祭天則必自然之災難，以日東聲，或即是地震之震。

貞：御年于上甲？五月。　庫一六八四

(癸)未卜，御年(于)大乙？　前一、四二、二

囗御年囗　續一、四六、七　二、七、八

年，象頭負禾形，亦有收成之義，御年與𠦪年均是求年之祭，而御有祓除之義，且不多見，則御年當是年成歉收，有饑饉之事，方積極祈求禳除此種災荒。

(三)出入家居的平安：

執叀御各于畐用，王受又？

于入自畐用，王受又？　雙劍一七一

御父乙，至于商，酒？　契四〇二

囗卜，吳(貞)：石入御？　京一六三三

辛丑卜，冊：御步于鳥戍其大方？　前一、四四、五

丙辰卜，即貞：[illegible]出于夕，御[illegible]？　後下六、一

各假為格，至也。或步或出入而要舉行御祭，當是祈求出入無恙。

于父乙冊宰，御鼓？　鐵四五、三

壬寅卜，御彖于父戊？

壬寅卜，彖亡田？　乙六六九〇

癸酉卜，王御[illegible]告？　鐵八六、一

弜御𠦪？

乙未貞：隹上下[illegible]𠦪？不隹上下[illegible]𠦪？

御于[illegible]，亡戈？　京都一八四二

丙子卜，[illegible]貞：御[illegible]？　前六、二二、四

𠦪御于父丁囗牛，受我又！　南明六二四

乙酉卜，亘貞：乍御𠦪不𠀠？　京都九九四

攺象人持棒打蛇狀，蚩象蛇咬止形，𠬝象以棒擊背狀，冉象人困于井坎之狀，均有災禍意。亡𢦏，亡禍，亦有不祥意，為卜辭之通例，只求平安無恙，無甚深意。

二、官名：

貞：乎𠬝眔𠕋入御史？　前四·二八·三

貞：乎𠂤入御史？　簠人八三

乎入御史？　乙四三二二

癸巳卜，其乎北御史衛？　甲一六三六

辛巳（卜），貞：令眾卸史？　方一·九·二

乙卯卜，𠂤：囗御史？　鐵一八三·四

辛未巛卜，我入商，乎我御史？　珠一一四

囗卜，㱿貞：方月豆取乎御史？　乙七三六

之日允出來嬉，乃𢑚御史囗？　前七·三一·三

禘取岳御史于止，𠬝伐望，王受又隻用？　續上一〇　掇續一四

屈萬里先生云：「御史當即尚書大誥牧誓等篇之御事。舊說以為治事之臣，蓋泛指官吏而言也。北御史者，居於北部之官吏也」是矣。

三、方國名：

己卯卜，王：令卸方？　外三〇

余勿乎卸方？　庫五九五

貞：冓于卸方　前五·二·七

壬午卜，𠂤貞：王令多𠕋牡方于囗　後下四二·九

囗巳卜，王貞：于中商乎卸方？　佚三四八

囗乎𣦵方于商？　後下四一·六

囗卜，宾貞：令多馬羌御方囗？　續五·二五·九

辛亥卜，㱿貞：令冓𠤎以卸方于陟，哉？　甲三五三九

卸方就其文例與告方、米方相似，似亦祈禱戰爭之事，然奉祭與告祭均祀鬼神，何以禦方皆為地名？若御方有抵禦方入侵之意，然第二辭言「冓于卸方」，明卸方為地名，卜辭例凡言某日而遇舉行某祭，除五祀統外，皆不寫該祭祭名，而只作「冓于某祭」，如「丁未貞：勺歲，叀祭冓？」（粹四三三）「叀又各日冓又勺，王受又？」（粹一一六〇）「登于上甲，其遘又勺歲二牛？」（粹四三八）「其又勺歲自上甲，冓翌日？」（南明五二三）故御方釋為地名或國族名為妥。疑「令多𠕋卸方于」者，乃「令多𠕋乎卸方于」之省，其義為令多𠕋呼籲御方屯聚于某地以待征戰。而逸周書世俘篇云：「大公望令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是禦方為國族名於史有明証。

觀以上三義與字形意義相關者，當止禳除一義。此祭不同於別祭，即在卜問病疾一事，告祭米祭雖亦有求病癒之事，皆不過數見，不若御之專拔不祥之事。吳其昌言御為進食以享養先人（解詁），此乃各種祭祀之通例，不足發御之本義明矣！

㞢之形與卸至近，故易為人不察而混淆，諸家是以均無解說。㞢之卜辭極多，唯皆與田獵征伐有關，胡厚宣於集刊八本四分釋茲用茲御之御即此㞢，然所舉二辭以為「有用」義者均不確。他釋「乙巳卜，允貞：亞旁以羌，其御用？」（甲二四八四）說：「御用連稱，又楚辭九章涉江：『腥臊並御。』王逸注『御，用也。』可証。故茲御者，即茲用也。」此御字作卸形，與以後所舉之例均作㞢形不合。而該辭乃卜問亞旁是否以羌作御祭之用牲，而非御用一義，殷文古樸，當無後世複文之例。又於明一一九：「乙丑（卜），王曰：茲卜御。」說是證「茲御」者，亦當為「茲卜御」或「御茲卜」之省，與「茲用」之為「用茲卜」或「茲卜用」之省者同。該片殘缺，是否如其所斷，不敢確定，而該御字作卸與㞢形均有別，故「茲御」與「茲用」義同，絕不可靠，現臚列㞢之卜辭，看有何意義：

戊戌王卜，貞：田十，往來亡𡿧？王乩曰：大吉。在四月，茲㞢，隻狼十又三。

前二·二六·五（圖八）

壬辰王卜，貞：田𢼄，往來亡𡿧？王乩曰：吉。在十月，茲㞢，隻狼六。

乙巳王卜，貞：田𢀛，往來亡𡿧？王乩曰：吉。茲㞢，隻鹿四，麑一。

戊戌王卜，貞：田𢍰，往來亡𡿧？王乩曰：吉。茲㞢，隻鹿四。

前二·三五·二（圖九）

壬戌卜，貞：田柃，往來亡𡿧？王乩曰：吉。茲㞢，隻兕一。

乙丑王卜，貞：田𡆥，往來亡𡿧？王乩曰：吉。

東京二九二七

右三片均卜畋獵之辭，其例甚多，由第三辭知王乩曰吉以下之辭均為事後驗與否之記載，而非乩辭，就文例言，當是茲㞢之結果獲多少野獸。茲㞢乃一種

事情之動作狀詞。胡厚宣云「丝御者，猶言用此卜，即按照所卜之事而施行」也。於此置於王乩曰之後，還勉強可通，然於他辭則不能解矣。

畢丝㞢隻兕一麑七。　徵一〇、三八、（圖十）

此辭言畢㞢而有獵獲，並非乩辭，明㞢後可獲，則㞢必是田獵之事。

口在浠貞：☒不歷☒㞢？　前二、三、七（圖十一）、

壬子卜，在口貞：今夕台☒？

其歷？

癸未卜，在浠貞，今夕台不歷，丝㞢？　徵九、五二、（圖十二）

☒王貞：☒羊，令人☒，丙午至于☒戊，戊日方其正☒朕㞢？　前四、五〇、二　續五、一六、八（圖十三）

口未卜，王：勿令台黍，朕㞢？四月　佚六一五（圖十四）

甲午卜，在留貞：☒从東吏，今日弗每☒？在十月，丝㞢，王正☒佳王十祀。　續三、二九、六、（圖十五）

屈萬里先生於集刊十三本台不踬解云：「乙丑卜，殻貞：丝邑亡踬」一辭與「己卯卜，殻貞：邛方不至于甾」一辭同版，董彥堂先生殷曆譜繫此事于武丁三十年五月，時方戎邛方及土方，懼敵人之侵襲，故有此卜。「貞：方來入邑，今夕弗踬王𠂤？」一辭，為因有敵而卜，其文自明。……今夕台不踬者，乃卜王及其臣眾（包括軍旅）于茲夕是否有警也。而「方其正」「王从東吏正」，亦均軍旅征伐之事，是㞢亦軍旅之事。「朕㞢」之㞢為動詞，軍旅與田獵所共有之事而皆屬動作者，當是駕御車馬一類之事。且㞢於天氣晦暗或下雨之日均不便行事。如

貞：不其㞢？

今丙午不其征雨？

貞：今丙午征雨？

貞，不其吏？

貞：冡侯虎其㞢？　外四五八＋前三、二〇、三（圖十六）

甲子卜王曰貞：矧☒叀丝不用㞢于雨？　前五、五、七、（圖十七）

癸未卜，☒丝夕又大雨？☒丝㞢夕雨。　後下一八、三、（圖十八）

壬戌☒晝☒丝㞢☒？

其遘雨？

戊辰卜、貞：今日王田晝潛日，不遘雨？　林二、二六、三、（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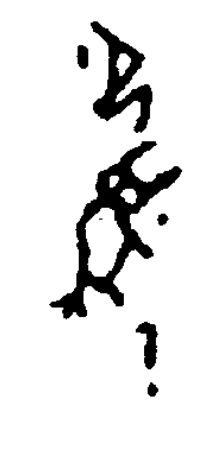
其雨？

戊申卜，貞今日王田盂，不遘雨，丝㞢？　前二、三五、三（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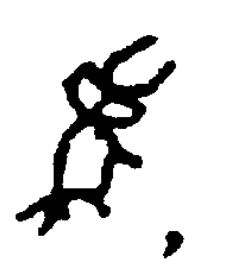
其雨？

戊申卜，貞：王田敔，不遘雨，丝㞢？　前二、四四、一（圖二十一）

㞢，如照胡厚宣釋為「用丝不用」㞢于雨，則不辭矣。殷代無如今之碎石馬路，一有下雨，路即泥濘不堪，不適於駕御，故每有㞢之事，均卜問是否下雨，而天氣昏暗，視綫不明，亦不宜車馬，故「今日弗晦」則「丝㞢」。征伐時，每卜問是否有敵人侵襲及是否準備駕㞢，就地下發掘證明，殷代已有戰車，且頗講究，不用則解馬使休息，用時則駕之，故得卜問敵人是否夜裏來侵，好事先準備，以免事至慌忙，可見㞢有駕御車馬之意思。

貞：其㞢！　乙七四二（圖二十二）

丙申卜，☒于㞢，☒不㞢，　續五、二六、二（圖二十三）

，未知是何種動物，㞢為動詞，疑有駕御之意。第二辭缺殘，不明其意，疑為卜㞢是否可㞢之意。以上各例以御車釋㞢，無有不可通者。故知「使馬」之義該㞢而非鞭，卜辭此兩字意義既判然有別，何以後世反以鞭為使馬，可由金文視其致誤之跡。

盂鼎：在雩御事，叡酒無敢醸，有柴烝祀無敢擾　代四、四二

頌壺，頌毀：監司新造賈用宮御。　代三、三〇　代九、四八

郭沫若於兩周金文辭大系釋云：「御者，大雅崧高『王命傅御』，毛傳云『御，治事之官也』。故貯用宮御乃謂錫用宮中之執事者。」此乃承殷之鞭史，同指官吏而言。

虢叔鐘：不顯皇考，叀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氒辟；旱屯亡敃，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𩾃御于天子，卣天子多易旅休。　代一、五七

齊侯壺：用御天子。　代一二、三五

御事為天子治事之臣，于朝廷作事而名「御于天子」，與國語吳語「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注「御者，今時侍從之人」，均含有侍奉之意。故漸而引中有侍奉之意。

遹毀：王饗酒，遹御亡遣。　代八、五二

申鼎：以御賓客。　代四、五

郭沫若於遹毀考釋云：「本銘御字即曲禮上御食於君之御，鄭注：勸侑曰御。」兩周金文大系）本為侍奉君上之意，以後則賓客亦用御矣。

攻吳王夫差鑑：自作御監。　代八、二四

御監猶用監，亦是治事侍奉之引申

觀以上七例皆卸史一義之派生，然尚有他義為卜辭卸所無者，如：

御正衛簋：懋父賞御正衛馬四自王。

御正為官名，而懋父賞之馬匹，御正當是駕御車馬之官長。

不嬰毀：余命汝御追于䍃，汝以我車宕伐玁狁于高陰，女多折首執訊。　代九、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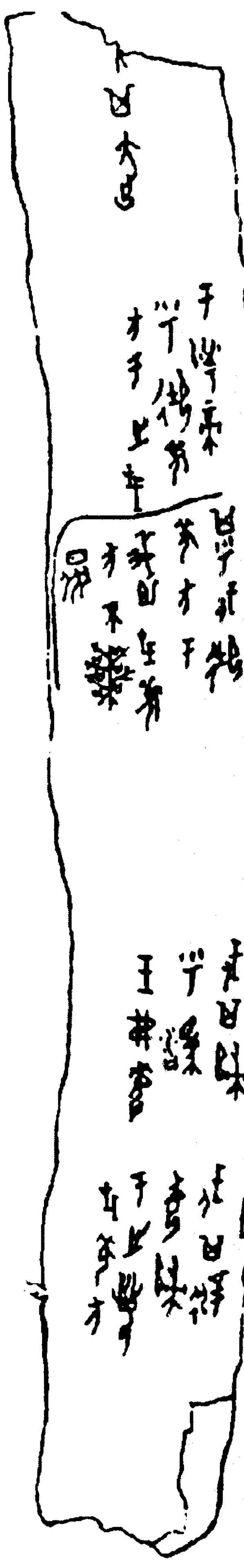
命不嬰以兵車追打玁狁而名曰御，知御有駕馭兵車之意。

邾伯御戎鼎：邾伯御戎作縢姬寶鼎。　代三、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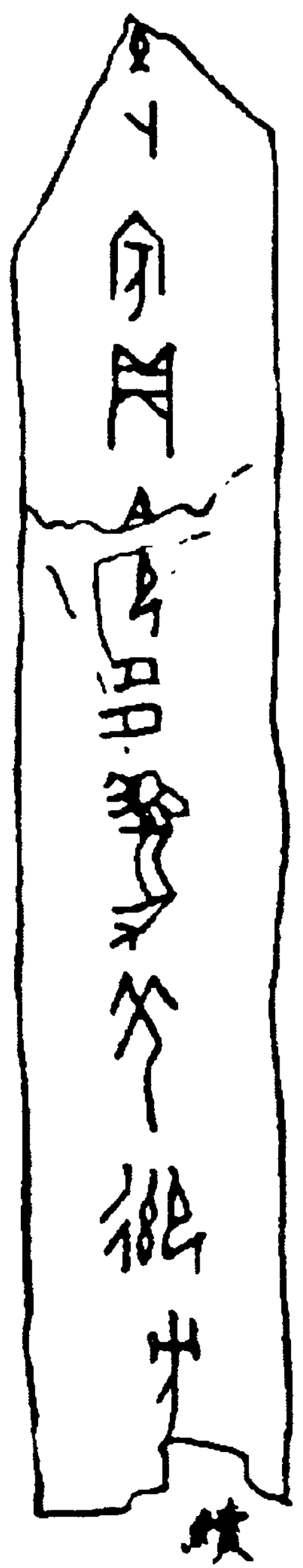
周禮司馬政官戎僕為中大夫，其職掌馭戎車，地位只次於卿，邾伯可能即此官，因以官名自名，則御亦駕車之義。卜辭卸無駕車馬之義，金文何以有與之完全不相關之意義出現，是必與他字混淆。而御祭於第五期已不行，且卸第四期作坮卸，與卸相差至微，書寫易於混淆，金文無卸字，而御有使馬之義，想是金文合二義為一字。而逸周書世俘篇云：「命禦方來」「王遂禦，循追祀文王。」「禽禦八百有三十兩。」一篇之中，禦或為國名，或為祀名，或為車輛，其混淆之跡由此可尋。明此兩字混淆之因，即知卸何以有「使馬」之義矣！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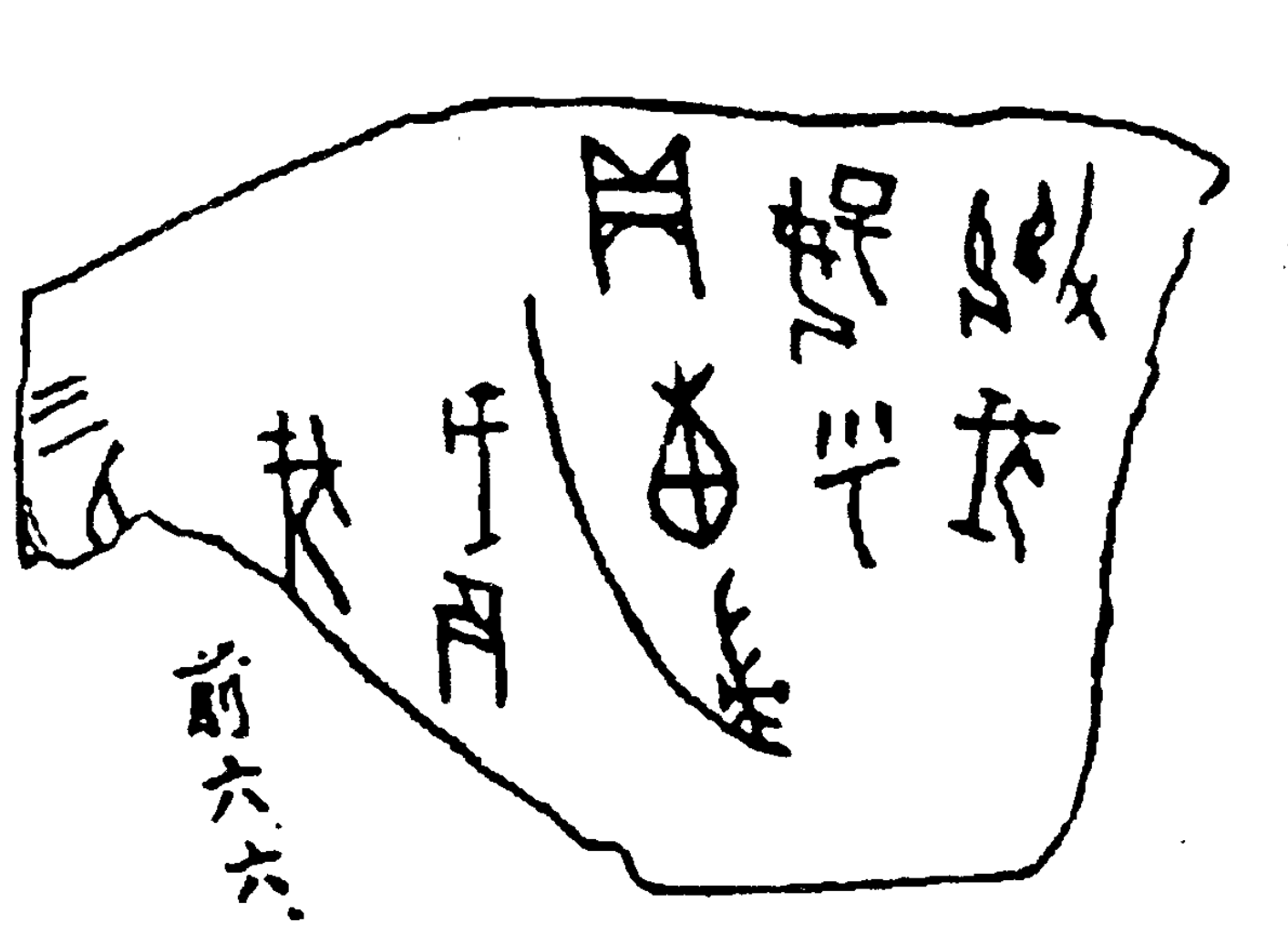
就戰國式銅器之有狩獵兵車圖紋者觀之，駕御者均作立狀，而卜辭卸有駕御之義，卻作跪坐之形，是大背駕御之理。然禮記曲禮上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正證明卜辭卸之作跪坐者實有所由。禮記曲禮成書雖晚，然所言必有根據，諒非向壁虛構。此跪乘之禮亦必有其淵源，或上承殷商，抑更古，亦未可知。否則卸有馬御之義，於形則不可解矣。


京都二二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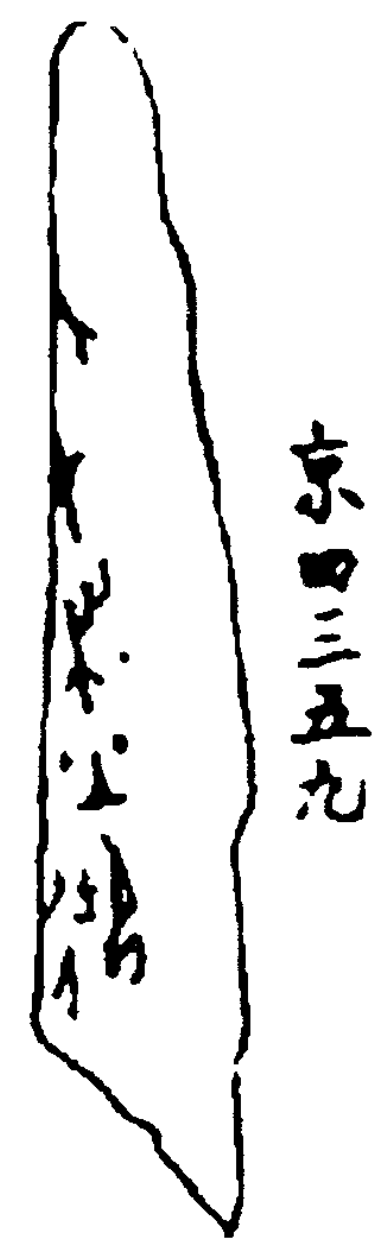
圖一


續五、三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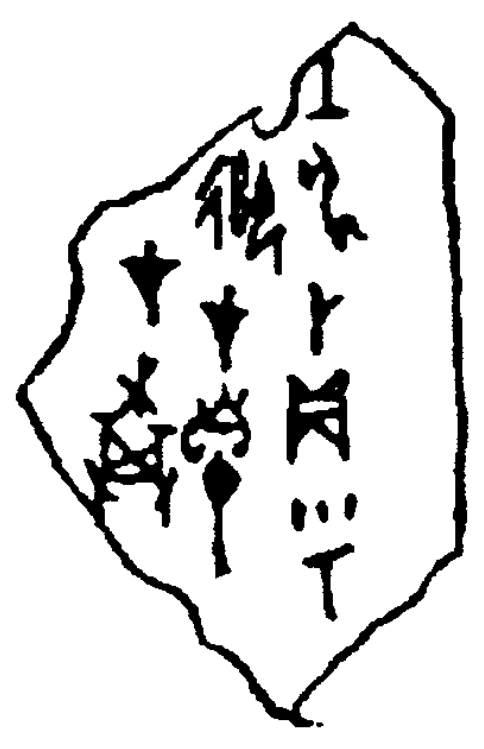
圖二


前六、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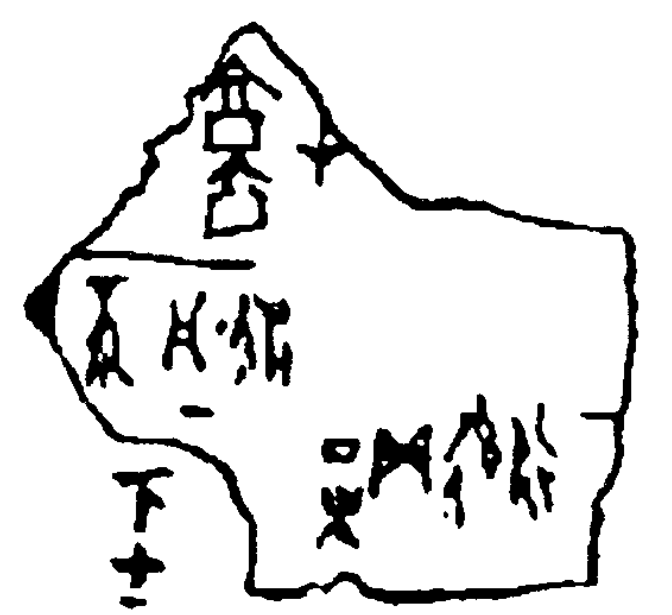
圖三


京四三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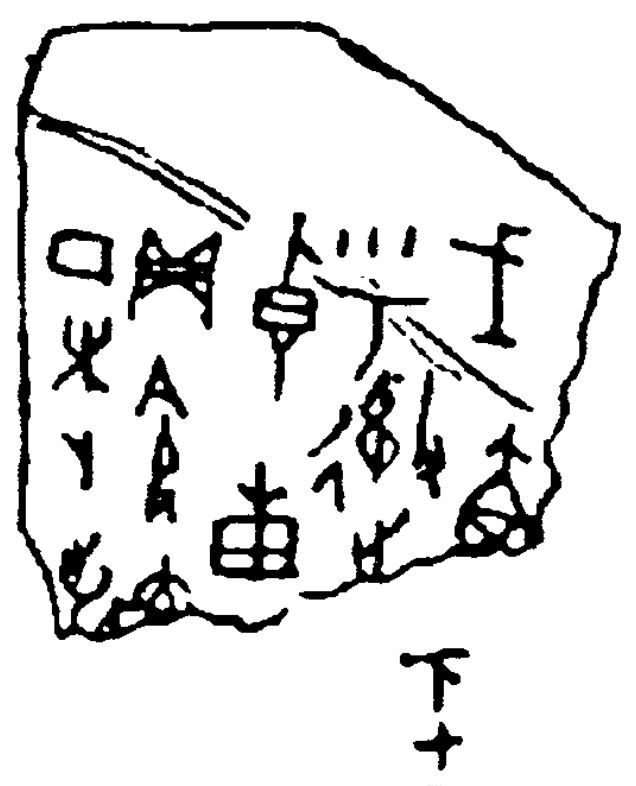
圖四


前二、十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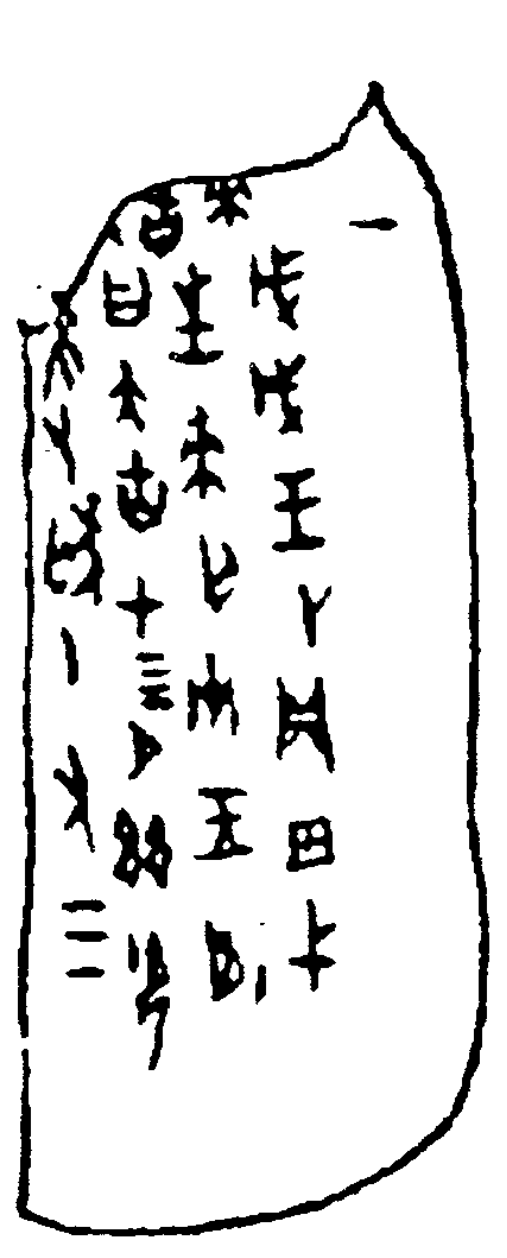
圖五


下十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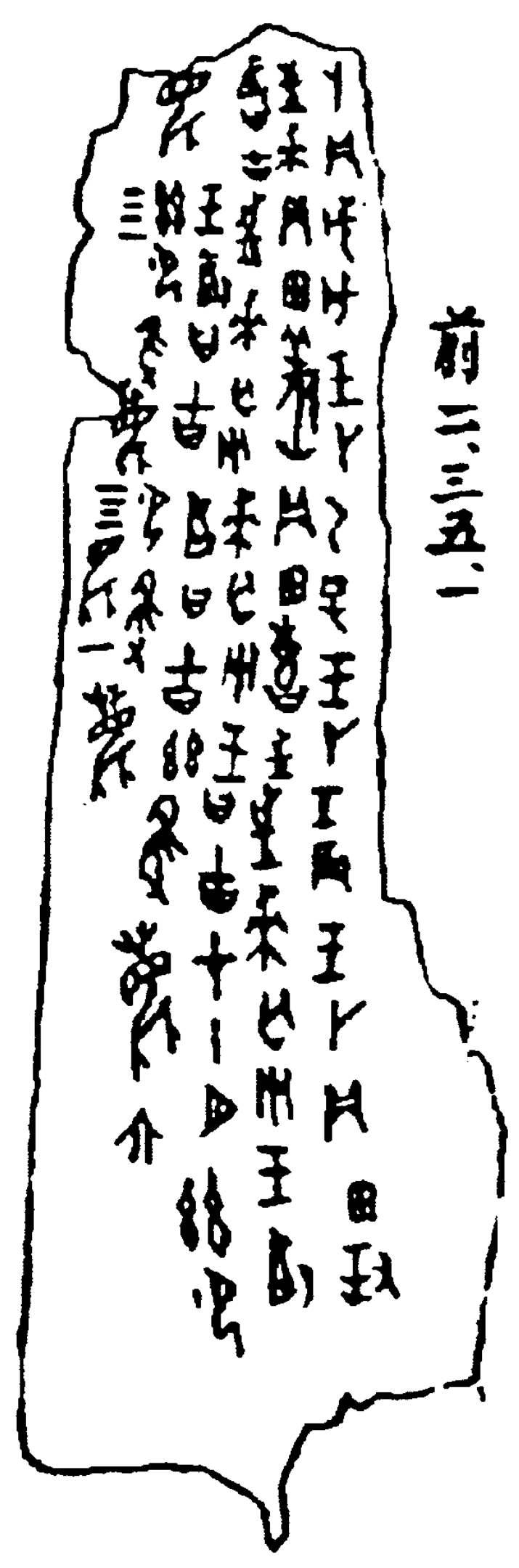
圖六


下十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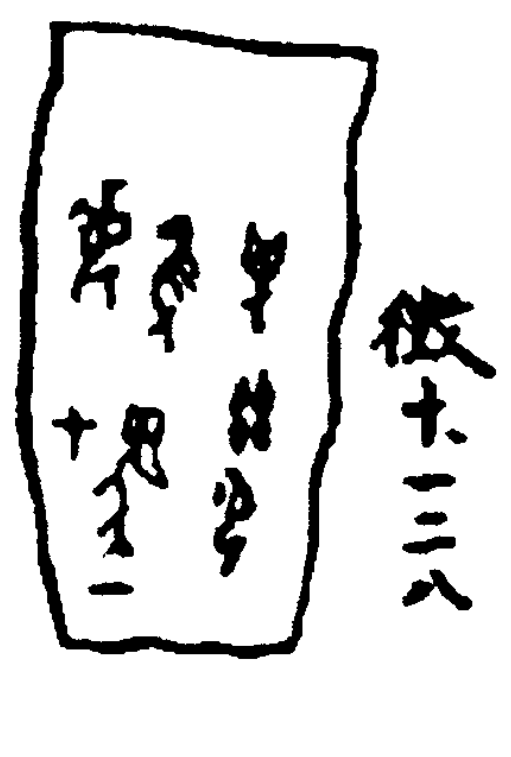
圖七


前二、二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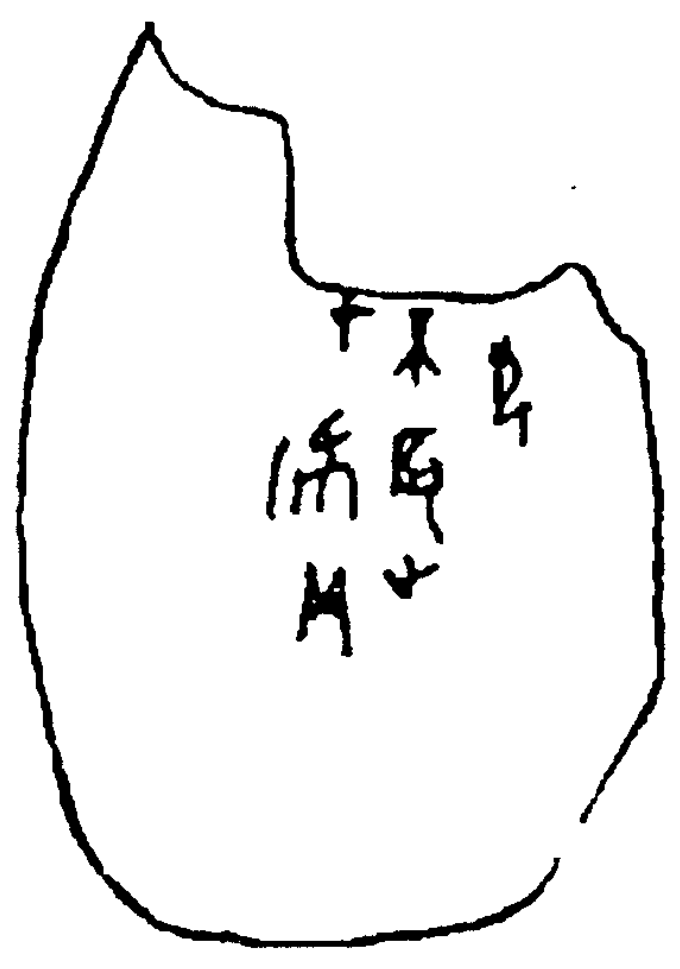
圖八


前二、三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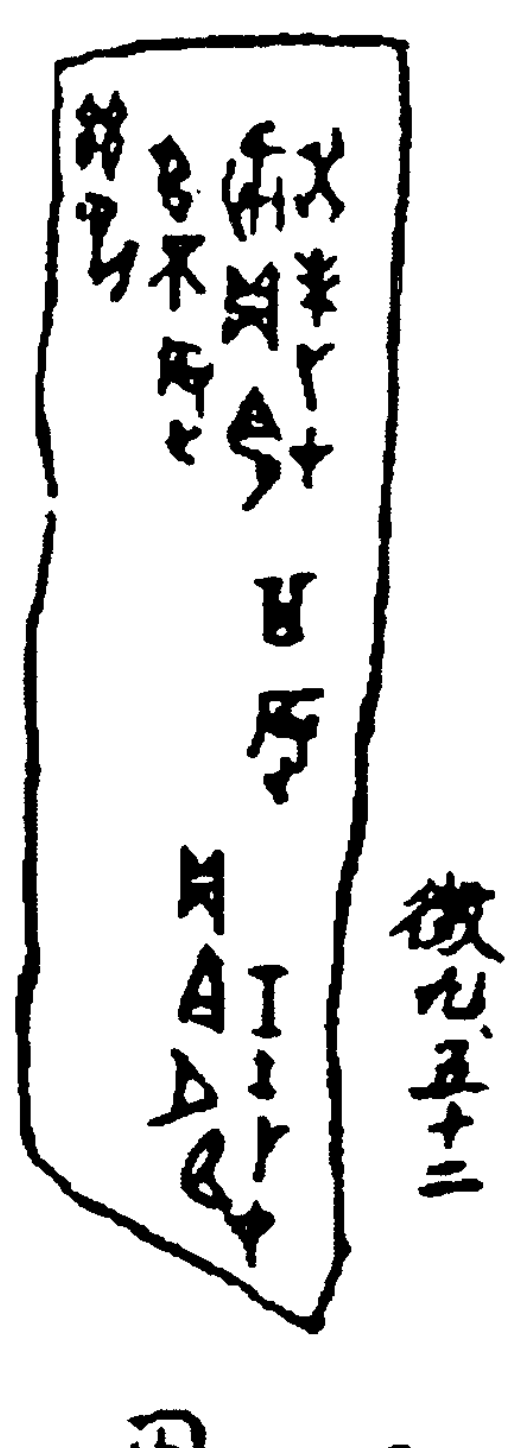
圖九


徵十、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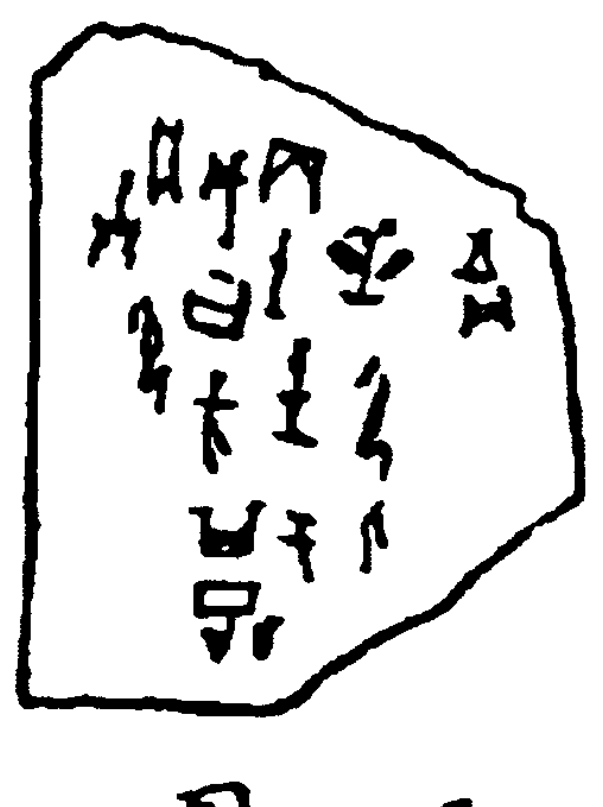
圖十


前二、十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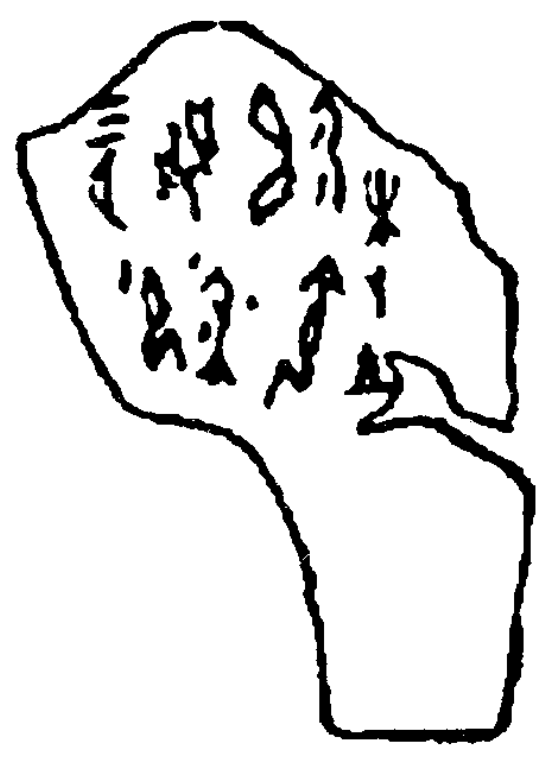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徵九、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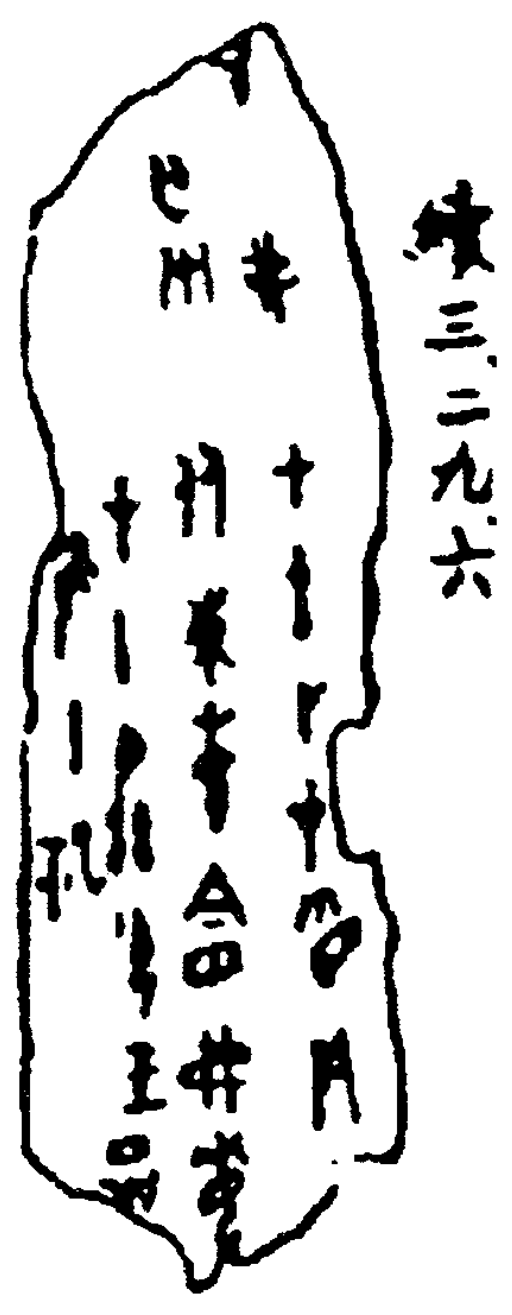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前四、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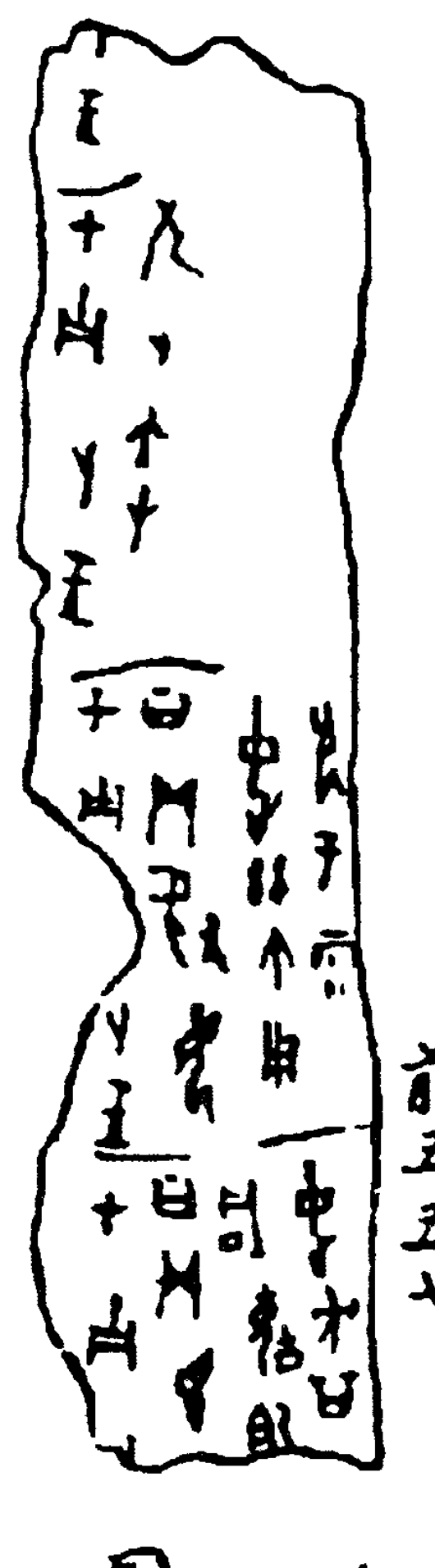
圖十三


佚六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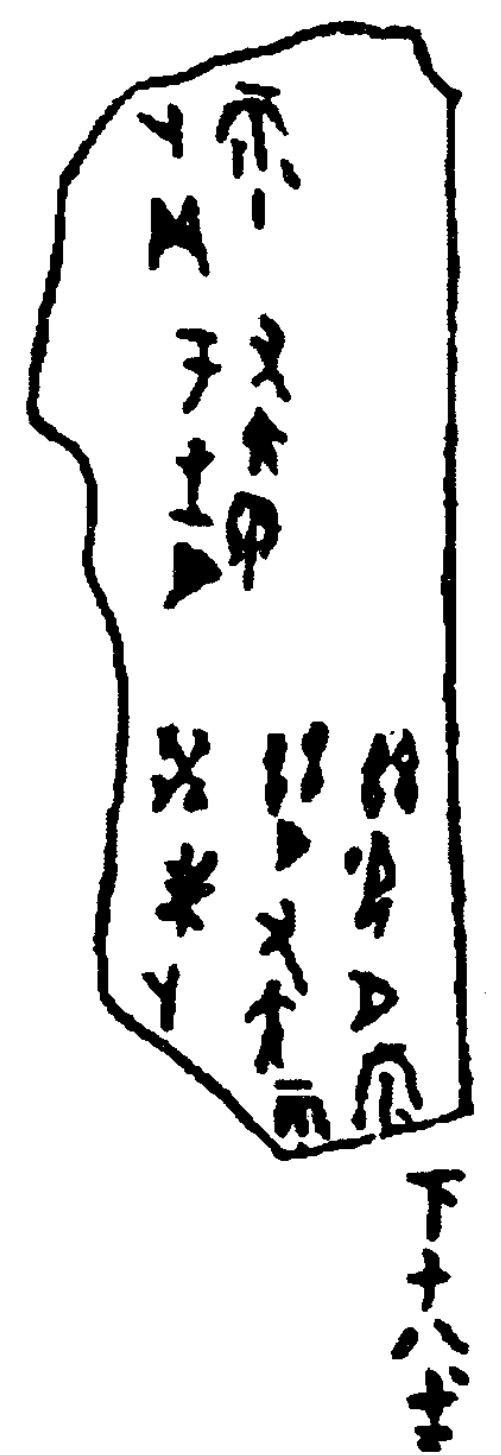
圖十四


續三、二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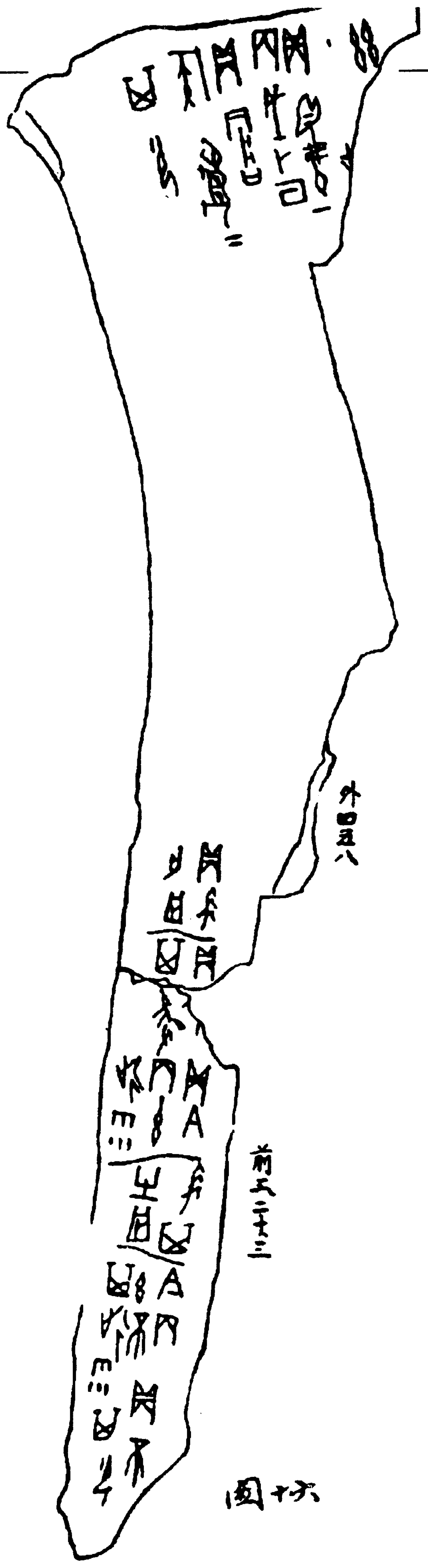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前五、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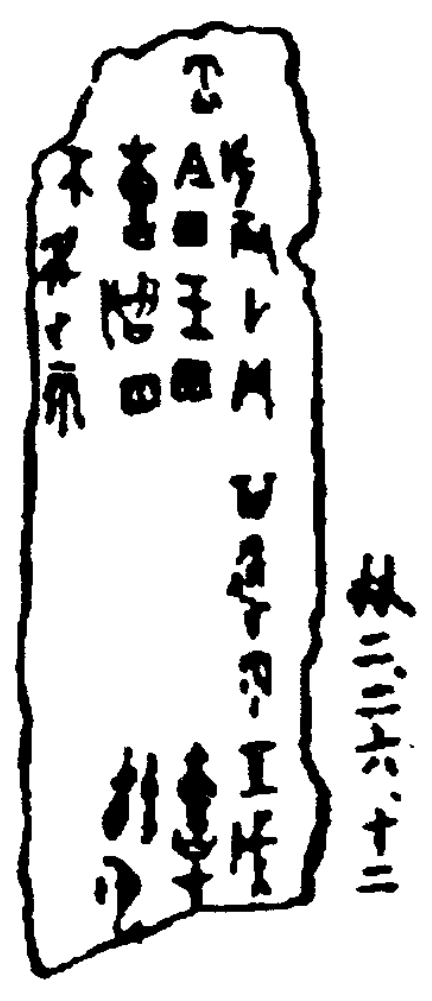
圖十七


下十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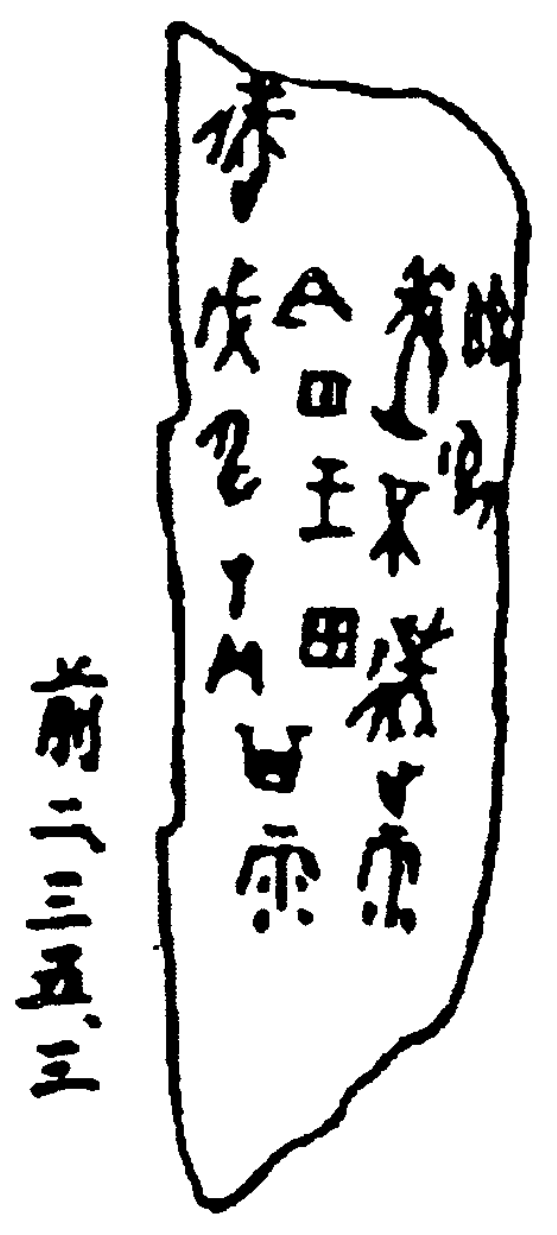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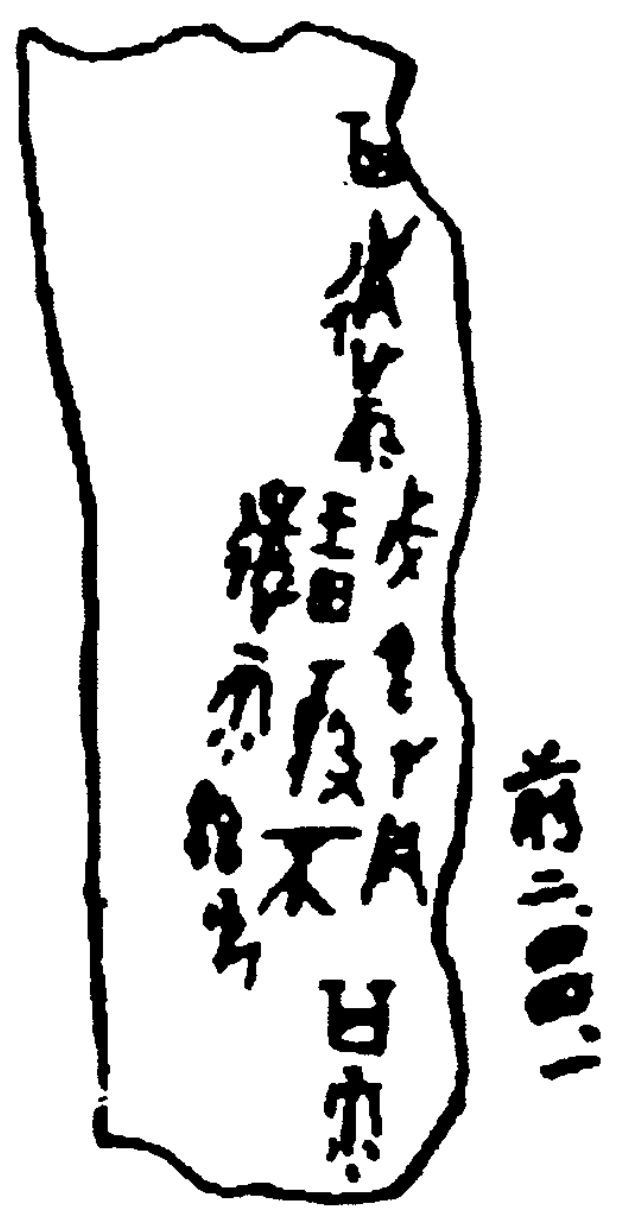
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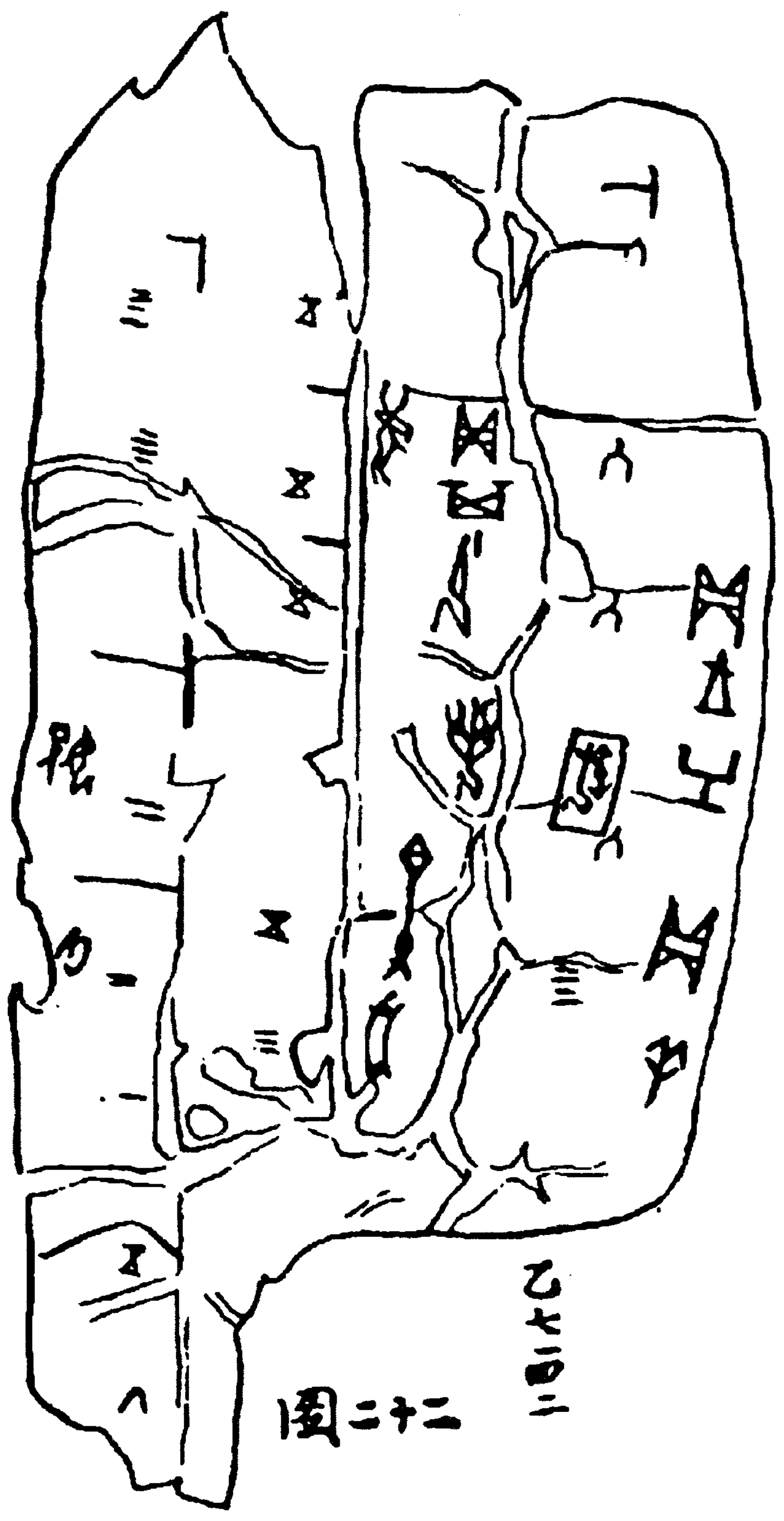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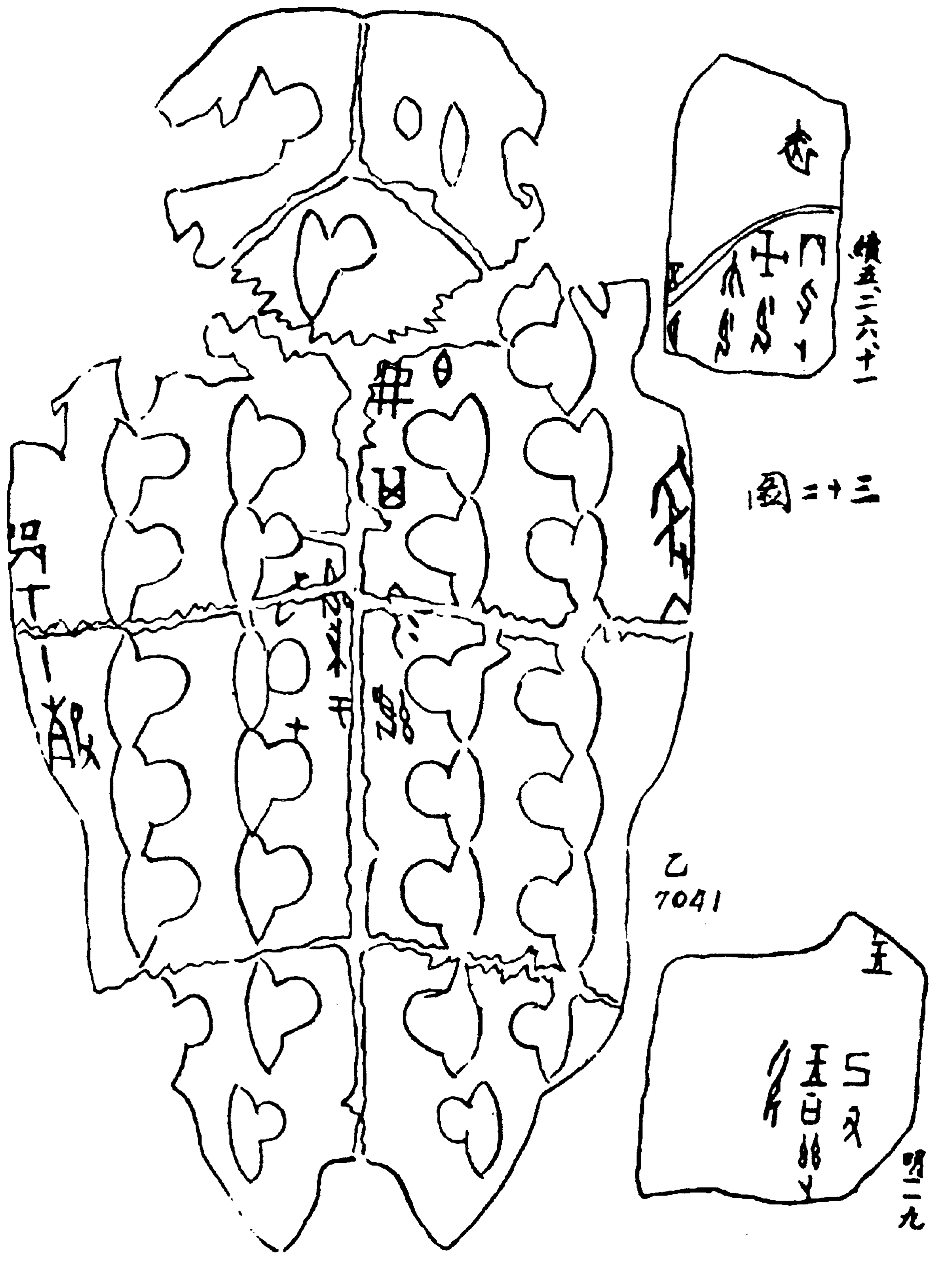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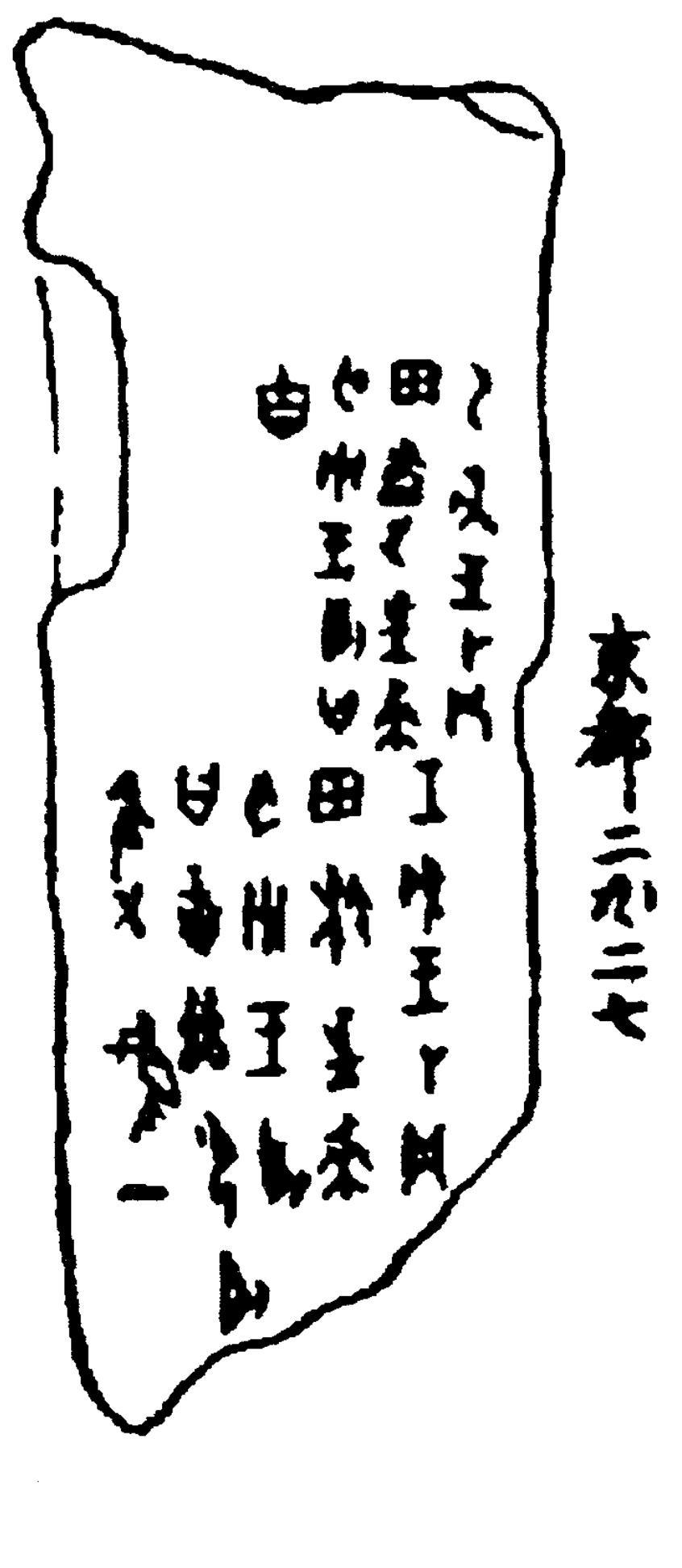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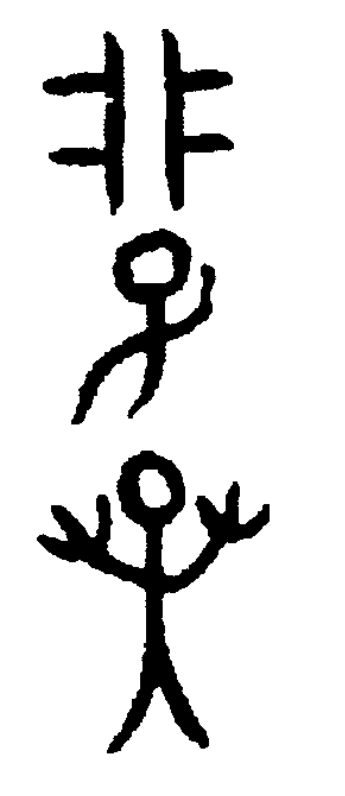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續五二六、十一
乙
7041
明二一九

圖二十三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二冊，一九六三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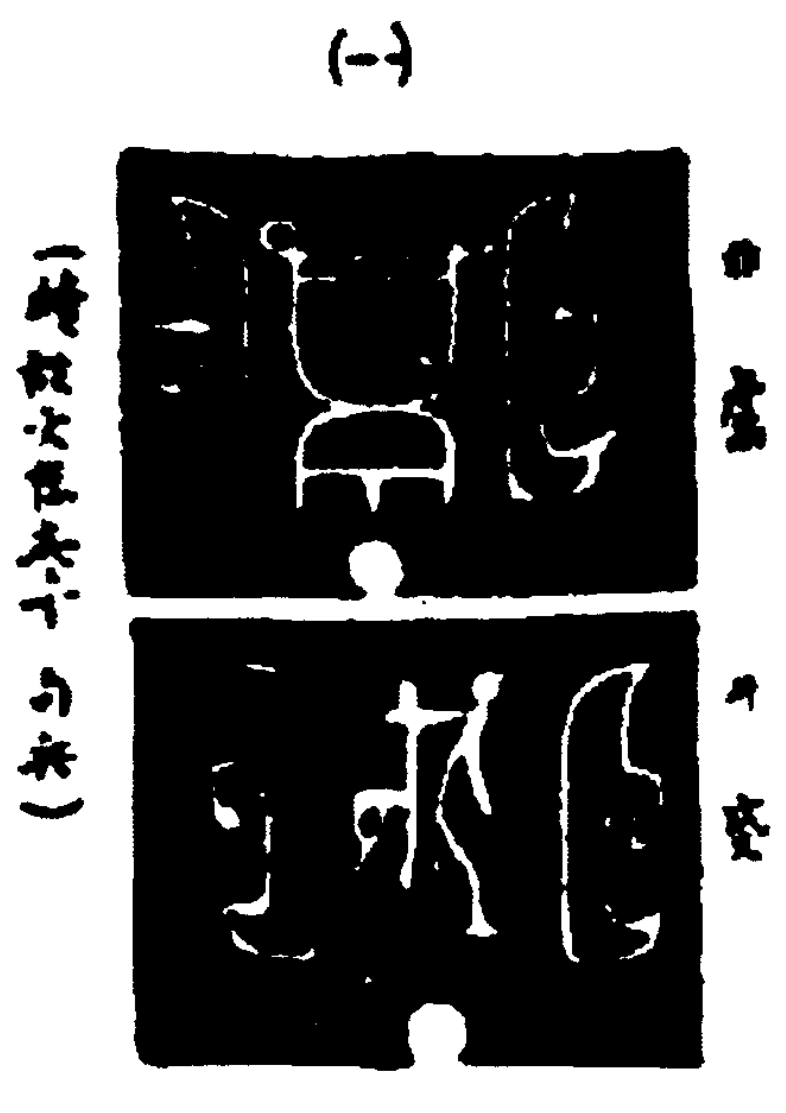
加藤常賢作
劉文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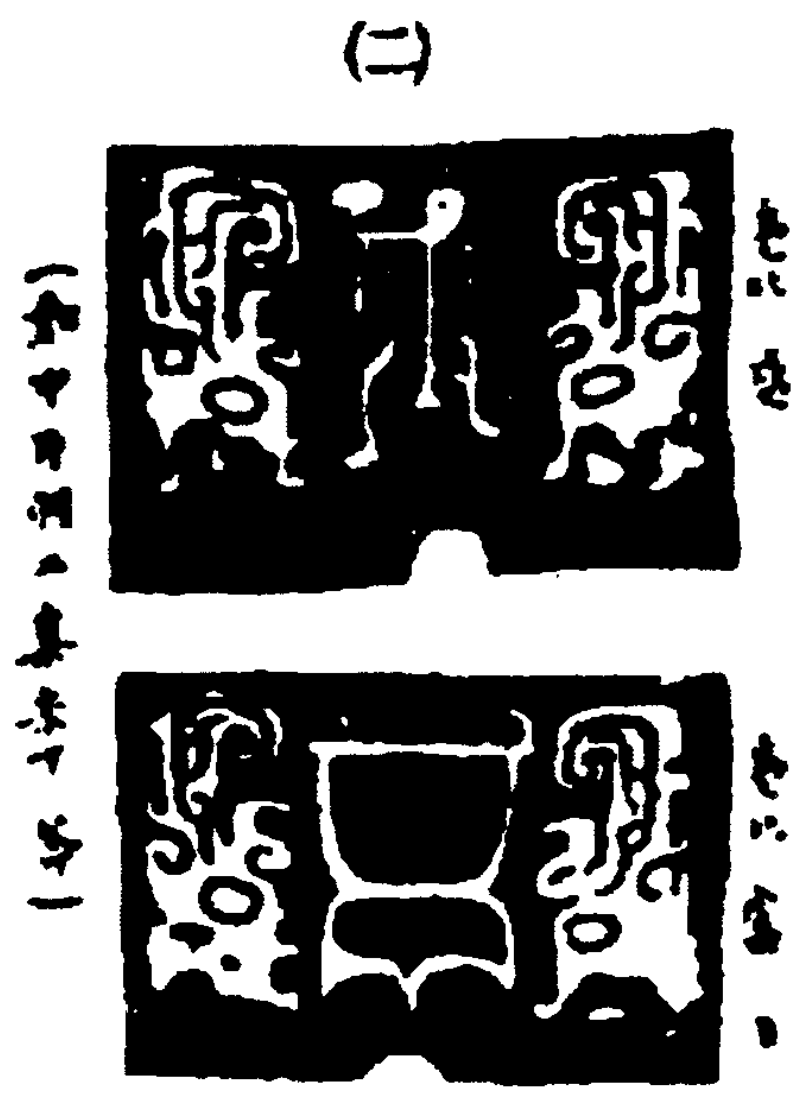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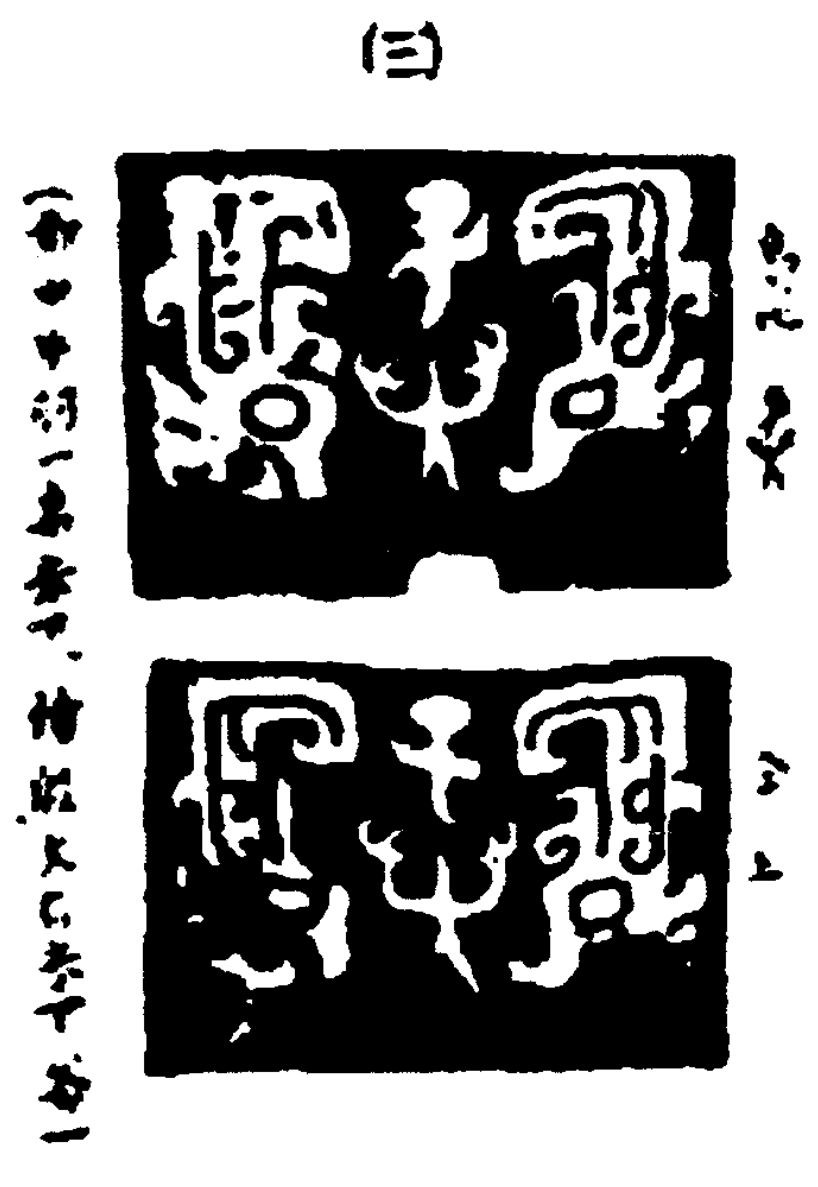
關於標題的圖畫文字，在中國已被多數的學者試解過了。在我國（日本－譯者註）貝塚教授和白川教授也曾着手研究過。貝塚教授評論了向來各學者的說法，最後把這個字比定爲「保」，把它看成了殷的「多子族人」的氏族標識註一。白川教授則終於認定宋以來「析子孫」的解釋該字的說法註二。我呢，向來是贊從丁山氏之說比定爲「冀」字的，把「䶒」當成了有裝飾的鬼頭註三。可是假定爲「冀」字的話，九州開頭的「冀州」之名是那兒來的，我却完全看不通而陷於苦思了。

直到合併起來解讀底下所舉的三類圖畫文字，我對標題的圖畫文字才獲得了一個新觀點，而後進一步對「冀」字也有了某種想法。姑陳述跟標題圖畫文字有關部分的鄙見，仰就正於大方。

一、圖畫文字㈠的解讀


㈠


㈡


㈢

我想，只要解讀㈠跟㈡這兩對圖畫文字，就可以得到頭緒，判讀㈢的同樣一對圖畫文字，連帶即可明白標題中圖畫文字的意義了。右邊，是見於一個兵或斧的「錐頭」的表裏，㈠跟㈡表裏異銘，而㈢是表裏同銘的。表裏異銘的㈠跟㈡，假如這銘是各別的名字，該斧兵便是二人共用的。那麼由表裏同文一點看來，㈢或屬於一人所有，或者援㈠㈡之例，關於這銘的人至少有一個以上，他們大概集體性地共用過它。這圖畫文字，代表什麼呢？右邊我們附了讀法，以下敍述其理由。

首先，㈠包括上下兩幅圖畫，這兩者左右所同具的，只要稍爲涉獵過鐘鼎花紋的人，馬上可以曉得是羽毛的形狀。不過左右畫上羽毛，倒不僅是爲了裝飾，左右分羽的形狀，實際上是個「非」字。因爲「非」字之形作：

非（金文）　非（三體石經）

對此，許愼說明道：

「非，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

這個解說的意思，就如徐灝所謂的：

「謂取飛字之下體而爲此篆耳。鐘鼎文作非，正合从飛下翅之語。」（說文段注箋）

是指飛字下體左右翅膀彼此背向的形狀。所以把這個句兵左右兩側的字讀爲「非」，當不會有錯。林義光討論到金文的「非」，說：

「象張兩翅，周伯琦以爲與飛同字，當從之。」（文源卷四）

早先的戴侗也說：

「飛與非，一字而兩用。」（六書故卷十九）

則「非」與「飛」之同字是顯然可見的。或者也可以說「非」是「飛」字的一部分。

其次是㈠上半中央的圖畫。毋庸贅言地，我們一望可知，它是今天大量出土的所謂「甗」的彝器的形狀。甲骨文也有這個字，依羅振玉所說的：

「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甗也。古金文加犬于旁，已失其形；許若从瓦，益爲晚出。」（殷虛文字類編卷十二）

我們可確定這金文是甗，象形；「鬳」是後起的帶了聲符「虎」的字。那麼篆文的「鬳」「甗」就是一個字了。

這一圖畫文字所表達的內容，對本論文含有重要的意義，現在讓我們稍加研討。我們想，爲什麼「鬳」讀如「牛建切」？參看說文：

「鬳，鬲屬；從鬲，虍聲。」

（甗，甑也……從瓦鬳聲，讀若言。）

本音爲「虎」。徐灝說：

「鬳、虛竝從虍聲，古音皆在魚部，聲轉讀牛建切耳。」（鬳字下說文段注箋）

是魚部的音轉入了元部。這種音所表達的意思，正如下列的說明我們曉得：

「山上大下小曰甗。甗，甑一孔者，甗形孤出似之也。」（釋名釋山）

「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西京賦薛注）

是指一物之上再疊一物的大而突出的形狀而言；一物之上重累高起，就稱爲鬳。說文：

「甗，甑也。」

「甑，甗也。」

前引郭注也說：「甗，甑也。」「甑」形就如「曾」字所示的，是下面煮水部分跟容納蒸米部分重疊起來的「蒸鑪」「蒸籠」，也指突出於一物之上高上加高的形狀而言。「巘」字說文釋爲「載高貌」，還有「巘巘，高也。」（廣雅釋訓）的解釋等，都可以證實前述的說法。

而這種器物又叫「鬵」（才林切）。說文鬲部：

「鬵，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甑，鬵屬也。」

也是「大上下小」。那麽蒸鬲「鬳」是上形大下形小的兩層物，像圖裏面的那種，我們就可這樣稱它了。由以上的說明，「鬳」（牛建切）字，當不再有問題。然而，以「鬳」爲聲符的下列諸字却讀如「蘖」，「鬳」音有轉爲「蘖」音的現象，倒是不能不舉出來的。這些例子是。

齾，缺齒也。（牛轄切又薛）

櫱、蘖，伐木餘也。（魚列切）

讞，議罪也。（魚列切）

巘，載高貌。（魚列切）

䖒，古陶器也。（虛宜切音犧）

民獻（古文尙書）——民儀（今文尙書）

虡，虡。（其呂切音巨）

我們認爲它有助於本論文標題圖畫文字的了解。還有三個字：同帶聲符「虍」，却讀如「義」「巨」的音。這也可以先注意一下。

其次是㈠下半中央的圖畫，仔細辨認，是由「戍」和「又」（手）構成的。這兩體合起來的字，字書中却找不到。戍，說文雖說：

「戍，守邊也。從人持戈。」

然而：

「持乃傳寫之誤，廣韻云從人荷戈也。蓋據說文古本。」（說文句讀）

「按伐者左人右戈，人持戈也；戍者下人上戈，人何戈也。」（說文通訓定聲）

「宗涑案，陳先生聘侯說，持當爲何字之誤也。人部：伐，擊也。從人持戈。則此持字爲何之誤，明矣……象戈在人肩之形。」（說文述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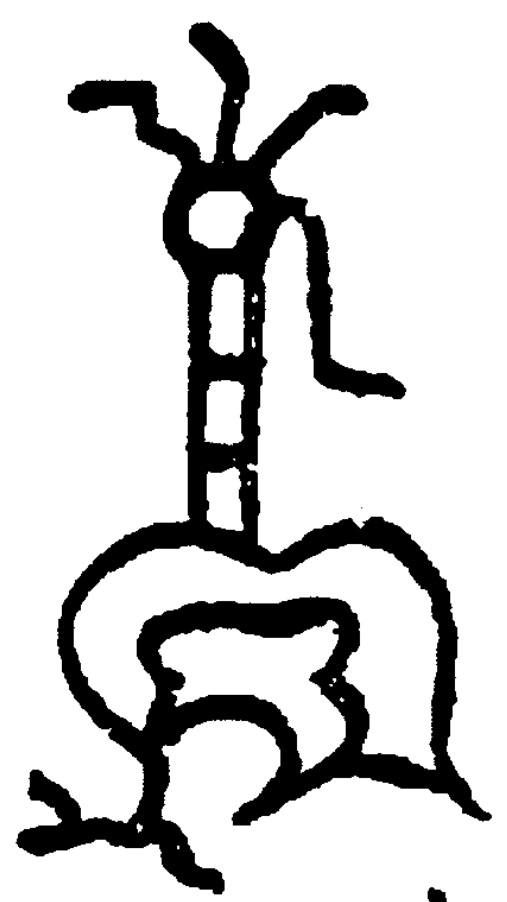
「持」乃「何」（擔當之意）之誤。所以這圖畫文字的「又」（手）形，在說明戍字的場合是用不上的。我們接着看白虎通田獵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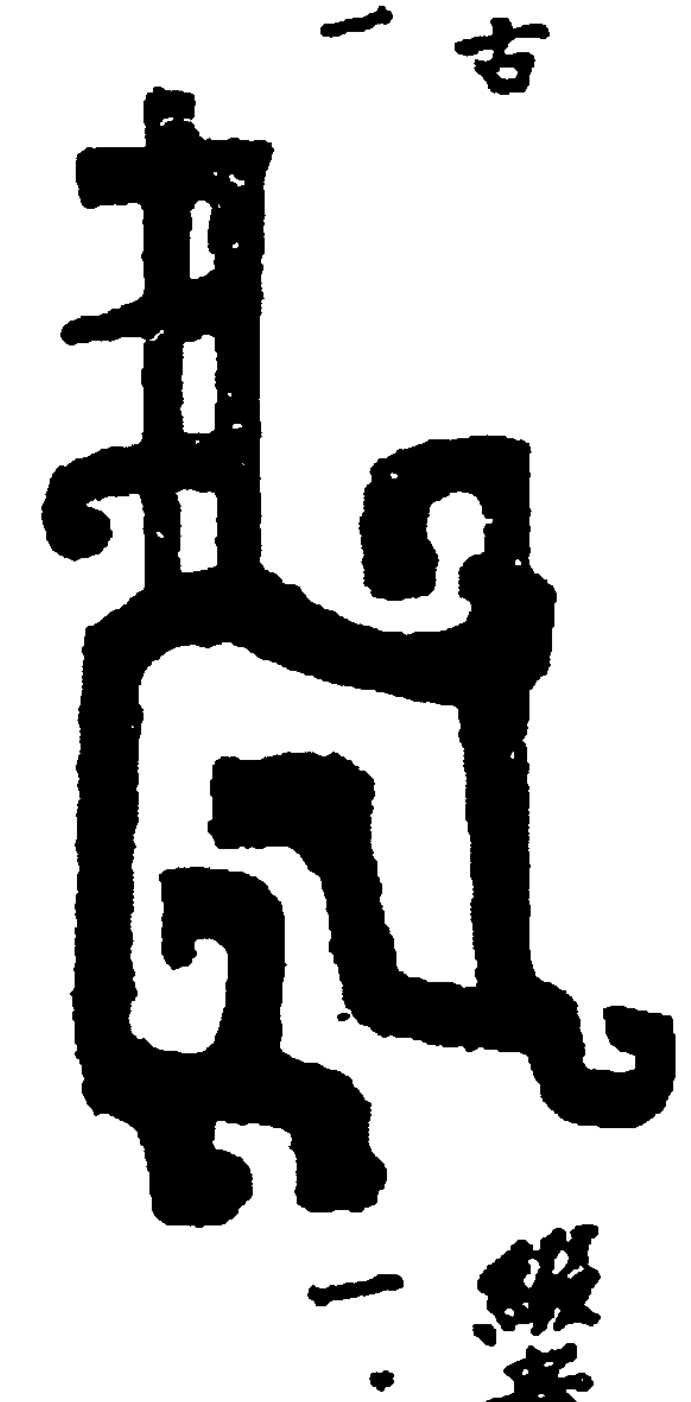
「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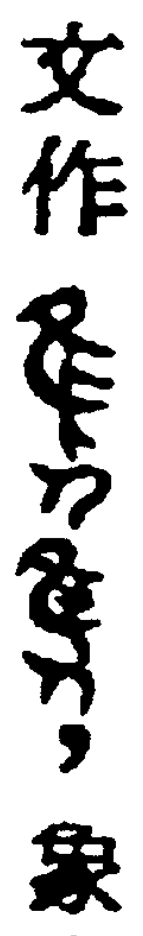
據裏面「守」「取」二字，也許中央這圖畫文字是當「狩」講的。不管怎樣，我們以「戍」字爲主，認它爲古侯部韵的字，當不會錯吧？這圖畫文字的全體，我們以爲該唸成「非取」的音；至於意思，不得而知，且留待以後的研究。

二 圖畫文字㈡的解讀

㈡的兩個圖畫文字裏，中央的圖畫文字跟㈠中央的圖畫文字相同，只是上下顚倒罷了，它們是「叐」「鬳」。㈠跟㈡的差別，在於左右兩側的圖形。㈠的左右兩側是「非」字，而這兩鳥對峙的形狀是什麽，這又是什麽樣的鳥呢？我們倒有可資參考的圖畫。底下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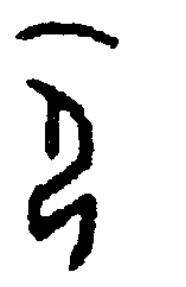


方濬益綴遺齋釋爲「鳧」形。這種鳥金文作，象形字已變了會意，跟篆文一樣了。說文這個字：

「鳧，舒鳧，鶩（慧琳音義七七引作）也。（房無切）」

陸機草木疏說：

「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爾雅疏引）

它讀如「俯」；或叫「鶩」（音木）（註四），或也叫「鷔」。據此來推考，這種鳥外形背負着高羽毛，和「儿」（）是背負物件的佝僂人一樣，所以這個字是合「隹」與「儿」造成的；同時這種鳥行步遲遲，所以稱爲「舒鳧」。爾雅釋鳥：

「舒鳧，鶩。」（郭注：「鴨也。」）

同書釋鳥又說：

「鸍，沈鳧。」（郭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音施。」）

看了這段，又可知牠也叫「鸍」。這種鳥就像陸機所說的，身體小，胸部突出，一幅蘊愿的樣態，這在我們今天看了普通的鴨子也能了解的。

我們注意詩經鳧鷖篇裏，這種鳥被用爲公尸（當作神接受廟祭的尸）的比喻，就像「尸」字字形本身所顯示的，這種場合的尸，外貌當也跟鳧鷖一樣的吧！再看詩經新臺篇有：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戚施．說文从今文齊詩作「𪓰鼀」。新臺「戚施」和「籧篨」同義，在動物而言是「蟾蜍」（即蝦蟆），在人就是形如「癩蝦蟆」的佝僂人了。「𪓰」「鼀」和前述的「鸍」一樣讀如「施」，所以我們可以肯定「鸍」背負羽毛，形狀也像佝僂人。由以上，把這圖璽文字的鳥看成「鳧」「鸍」，我們想是不會錯的。

圖璽文字的鳥一旦比定爲「鳧」，這銘文就成了二鳧對向之形了。它該讀爲什麼字呢？二鳧對比，立刻令人想起的是尙書皋陶謨的句子：

「鳳凰來儀。」

僞孔傳解「儀」爲「儀容」，當然不對，鄭注：

「儀，匹也；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

以「儀」爲「匹」，其說則蓋是。乘，照「二耦爲乘」（周禮校人注）看來，單取「耦之意」也未可知。易繫辭傳：

「太極生兩儀。」

兩儀是陰陽相匹，陰陽對偶。爾雅釋詁：

「妃儀，匹也。」

「妃，對也。」

「妃，媲也。」（郭注：「相偶。」）

那麼這兩鳧對向的形狀，當可讀爲「儀」或「己」（音妃），甚而視音義爲「比」也可以的吧！

因此，整個圖畫文字(二)可讀爲：

儀妥　儀黽。

己妥　己黽。

比妥　比黽。

能這樣解讀的話，它又表達什麼意義呢？我以爲上下兩字是同義連語，請看以下的論證。

三、圖璽文字(一)和(二)是同文

(一)和(二)的差別，僅在我們釋爲「非」和「比」的字，其餘是兩者同文的。這個異文，是否表達着不同的意義，我們看吳夌雲的「非」字解，講得甚有趣味，他說：

「夌雲謂：非，古飛字。鳥翼有兩謂之非，凡物之兩相對者亦謂之非。如：腓，脛腨也；非，艸屨也；扉，門扇也；兩服兩驂，皆相對曰騑。」（吳氏遺著卷二）

把兩者相對的叫「非」。那麼兩鳧相對，該也可兼表「非」音。如果這樣子認定不錯的話，說(一)(二)兩圖畫文字表達同樣的意義，就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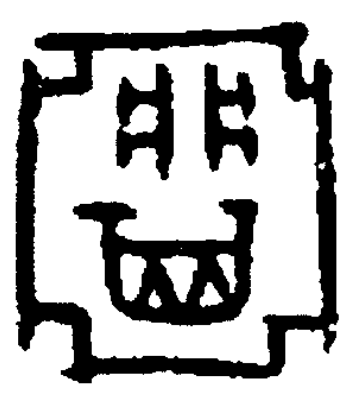
而如果(一)(二)表同樣意義的話，就可同讀爲「非妥」「非黽」了。

四、非和非(四)

將標題的圖畫文字跟(三)的兩個圖畫文字比較一下，它中央下部立舉人的形狀雖有有頭無頭的差異，這並不足以構成問題，我們當可視爲一字。那麼這兩者的不同，就只在兩鳧對向之形和「非」了。而兩鳧對向之形，我們已探討過當讀爲「非」，則(四)也讀「非」，是差不多可以想像得到的；已故的丁山讀此爲棐輔正字，其說確是註五。單這麼講，恐怕無法獲人首肯，所以我願舉出兩個證據來證實它。

實際說起來，稍見過金文圖璽文字的人，大概都會覺察到(四)形的字並非此處標題所獨有。舉一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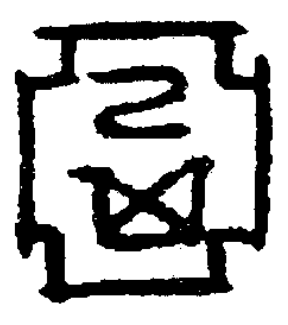
(五)



殷文存卷上

這亞字形中象形字「箕」上的圖畫文字，和(四)形正好分寸不差，有這圖畫文字的器物也絕不在少數。它要怎麼讀，我們以爲該和底下的圖畫文字作一比較：

(六)



續殷文存卷上

「㠱」字，一般本於集韵上聲五旨的：

「古國名，衛宏說與杞同。」

而定此銘的彝器爲杞國器物。不過，依這些器物有亞字看來，我並不無條件認成杞國器物，特別像：

一、「㠱中作朋生飲壺勾，三壽懿德萬年。」　貞補上三七

二、「中子㠱沔乍文父丁尊彝鳧鬲𣪘。」　續殷下六九

三、「晉姬乍㠱齋鬲。」　綴遺二七·七

這些「㠱」是無法解為杞國號的；其他「㠱公」「㠱伯子㚸父」等，我也無法認作杞國號；方濬益綴遺齋否定杞國說而主張「紀」國說（註六），我也不能贊從這個說法。這，如果讀通了內的亞形裏的字，大概就會了解了。說內的「己」是「紀」的本字，當也可以，不過這兒還有個極富趣味的說法，朱士端彊識編卷三有一篇叫己為古文飛字，肥妃等文從古文己字得聲考的長題目的論文，如同開頭所謂的：

「嘗聞之石臞先生曰：肥本作肥，從肉從己；己，古文飛字。士端謹私叔先生之教，而申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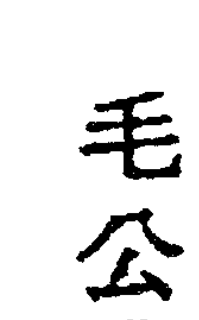
它只在證明王念孫「肥」「妃」偏旁的「己」是飛字古文之說。其中「非」跟「己」有關的一條，我們引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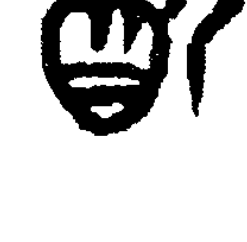
「說文非部：辈，別也，從非己聲。此即許書從古文己聲之遺，上以形同，下以聲同，例或如此。說文辈下存己聲字，吉光片羽，誠可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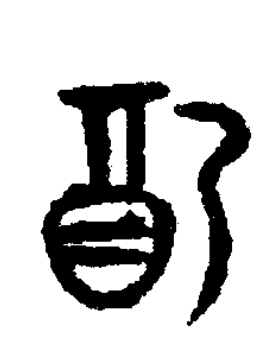
「己」是「飛」字古文，王念孫所言，未見其詳，竊感遺憾。以王氏的學問，不致於發表空疏的臆念，所以就算「己」本身或不是「飛」字，由於古籍中假借同音字是常見之例，這總可以構成「己」字和「飛」亦即「非」字同音的證據的。我們有趣地單從這一點，也可以曉得內的「己」跟「非」同音。而且，彊識編卷三還載着王念孫說文注的佚文，其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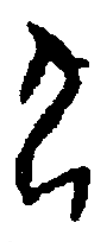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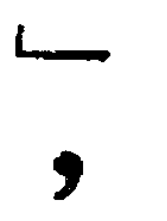
「妃配，王云當有己字，妃配等字從此得聲；己即古飛字也。」

「配」的「己」又與「妃」同，不錯。而「配」字的金文，今天我們幸運地還能看到它，即：


毛公鼎


宗周鐘


拍鼎蓋

從上頭順序看下來，我們當可明白由「」到「己」的轉變吧！那麼，「己」字字形不是飛，它本字是「」，是象屈服了的佝僂人之形，我們應該清楚了。

把這個想法應用到內的「己」，內就是音「非」而象屈服的人形。那麼「己」「箕」兩字讀為「非其」，大概是沒錯的。

所以有了這見解再看㈤的話，讀㈤為「非其」，箕上的「非」讀為「非」，大概也可以吧。不過這證據仍不免於間接，我們打算進一步舉出直接的證據來。

那就是「棐」和「輔」字。說文「棐」：

「棐，輔也。」

多數的說文注家把它解成了柲，即為輔正弓的彎曲而在弓兩側裝上的木頭。朱駿聲卻不同，他解釋道：

「夾車之木也。」（通訓定聲）

認為這是為了使車上載貨不致掉下來而從兩側夾住貨物的木頭。二者都把從兩側夾起來的木頭叫「非」。而重要的是這兩解雖未能獲得「輔」的眞義，以「非」為兩側相夾，「非」字的眞義是得到了。不過「非」形是什麼，並不能由這兒直接證明，若解通了「輔」之為物，從而㈤代表着什麼形狀，大概就能明白了。

而在我們探求「輔」之為物時，說文輔字的解釋既不正確，說文各注家乃亦無明解。

對左氏傳僖公五年的解釋：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左氏會箋說：

「輔，兩旁夾車之木也。」（洪武正韵）

「夫車所以載物，輔所以ㄋ搏車上之載。」

和前舉「棐」字的朱說一樣，指夾住貨物的木頭。但金文「非」的形狀並非木棒，所以這解釋是用不上的；不但如此，它連「輔車（居）相依」的話也解不了。朱駿聲則只說：

「箸車兩傍以防助者，可系可解之木。其制未詳。」（通訓定聲輔字下）

所謂「可系可解」，是本於詩經小雅正月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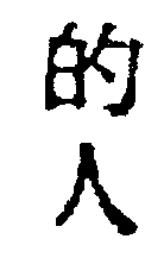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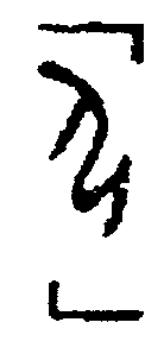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無棄爾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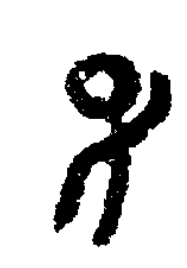
就是能解取下來的東西。「輔」還不單指棒木，陳奐：

「輔，撣輿之版也。大東傳：箱，大車之箱也。方言：箱謂之輫。爾雅：棐，輔也。棐與輫通。……輔即箱矣。大車撣版，兩置諸兩旁，可以任載。今大車既重載矣，而又棄兩方之版，則所載必墮。」（毛詩傳疏）

說「輔」是由兩旁夾住貨物的版子。我們認為這兩版就是此刻所討論的㈣的形狀；從外形上，再從它也音「輫」這點上看來，這樣的比定諒無差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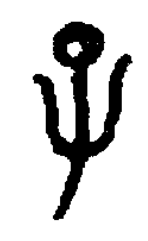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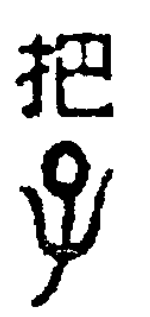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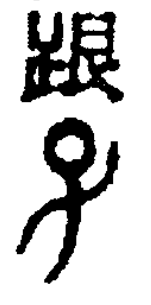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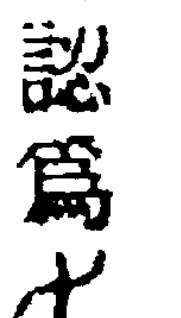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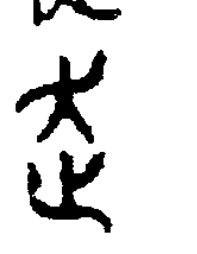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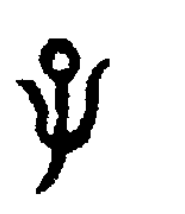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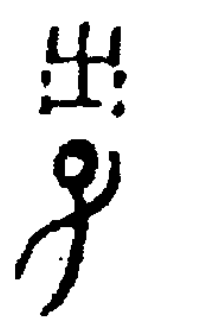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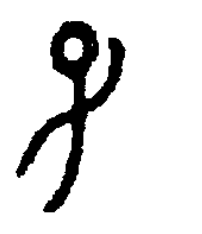
豎起兩側對向的版子，這才能變成箱車而叫它「箱」，叫它「鞴」，也叫它「牝服」。拿「輔」造成箱車而能坐居，這才稱得上「輔居相依」。又因這個「輔」可以解取下來，解取下來時就冷得無法在裏頭坐居了，所以才把這種狀態喻為「唇亡齒寒」。於是我們可以曉得(四)讀如「非」，也讀如「輔」。

根據以上，我們認為(五)跟(六)同音而同義，歸根到底，它是指「」形的人；「」（音非）也好，連言起來「非其」也好，反正都是一樣的。由此，我們當可明瞭「非」跟(四)表同音了。

五  (七)

這個字形，看過金文拓本的人都曉得，並非僅見於這兒的標題，單單記載這個字的彝器是非常多的。貝塚教授舉出疑似安陽出土的器物的例子：

(七)妥　（鼎）
(七)糸　（爵）
(七)眉　（爵）

又舉了「(七)辡」（音辡，方免切，不是商字的異文。）之例，而一概讀為「子」字。但我們看「(七)辡」的例子，除前篇八、一〇、一和「多子族」的「子」形同作「」外，其他無疑都作(七)形。於是我們會想到，不認「子」跟(七)為同字難道不可以嗎？把跟認為或不認為同字，成了以上對本論文標題中圖畫文字的見解可從與否的中心點，這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我是認為兩者有別的，我將站在這見解上邁進研究的步子。本來任何字書裏都找不到字(七)的，但擺動左右兩手之形既可認為（走）字，那麼這裏無疑是「子」字形的小兒在擺動着左右兩手（指從合認出——譯者註）了。小孩的擺手，到底是要表達什麼呢？大概小孩子雖然擺動左右兩手，和大人的情形並不相同，它不在表示跑（即「走」——譯者註）的意思，這由「」之未加「止」也可瞭然。確當地說來，站都站不穩的小孩擺動着左右手，這形狀整個所表達的，我們認為僅止於複寫乳幼兒擺動左右手的樣子而已。至於含乳幼兒之意的獨立字，當推「孺」字。說文：

「孺，乳子也。」

「兒，孺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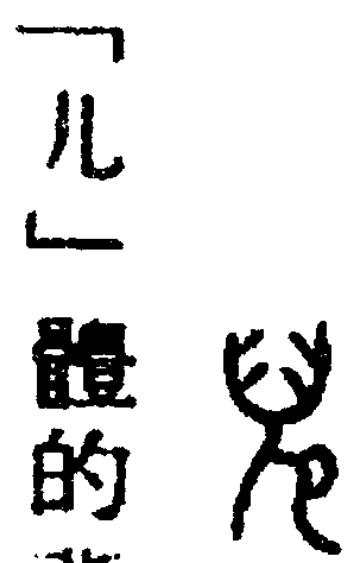
把柔弱的乳子叫成了「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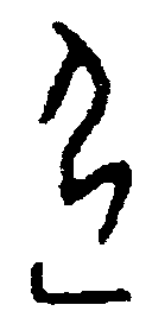
不過字形(七)即令作孺子解，有字(七)的全部彝器，我們却不能認為都用了孺子這原義，因為孺子為其父母製造祭祀彝器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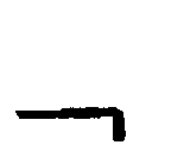
所以我們有考慮跟「孺」同義的「兒」字的必要。說文「兒」：

「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汝移切）。」

雖然這個說明迄今一直被人所認定，未見有懷疑它的，這個說明我總無法從受。現在看金文此形：



「儿」體的背上圈了圓點，這是不能認為孺子之形的。正確地寫下它，就是「」，和這個字的部首「儿」同為蹲踞負任的「仁人」，亦即「負任人」的形狀。於是這個字上半的「臼」，說文的說明我們也無法原封不動地承認它了，我們毋寧以為說文繫傳是正確的：

「 與古文囟相類。」

則「兒」當是从「儿」从「𦥑」的字。由从「兒」諸字的音讀如「睨」看來，這作囟形的大概是「囟」字。那麼「兒」該就是「从儿（負任人）囟聲」的形聲字，就是「倪」（五鷄切）的本字了。說文「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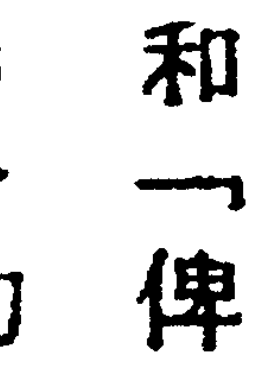
「倪，俾也。」

而說文「俾」：

「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并弭切）」

連言之，兩字就是「俾倪」。這連語和本論文主題的圖畫文字有關，以後我們將述及，暫擱不表。「門侍人」段注：

「或曰如寢門之內豎，是閹寺之屬。」

「倪」和「俾」都是所謂使伶的侍者，概而言之，即所謂「豎」，而我們認為它指身體如「」的負任物件的小人（註七）。

再就「豎」字來看，「豎」乃轉寫之訛，正字作：

豎、豎（均見古璽）。

是個「从臥豆聲」的形聲字。「臥」意為「伏」，豆聲意為「止立」，所以古籍中通指屈伏侍立於主人之側的小童。我們看周禮天官，和宮廷裏用人的豎相關的，有「內小臣」「寺人」「內豎」等。豎，雖然正確地是指童子用人；見於左傳僖公廿四年的「豎頭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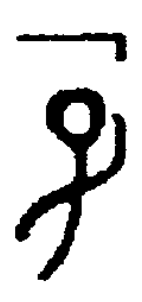
却是守藏的當値者而非童子了。從而可知豎的名稱不僅限於童子，進而可泛指王侯卿大夫身邊所謂用人的小人，或者我們看：

「寺人披。」（左傳僖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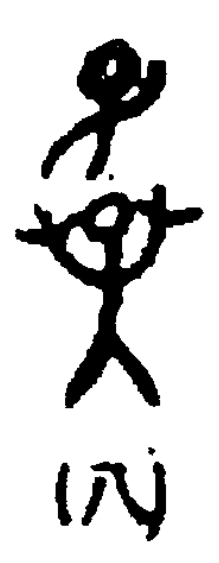
「寺人貂。」（左傳僖二年，同十七年）註八

就可明白它也叫寺人、侍人。

以上的論考不誤的話，我們就能結論道：字㈦有服侍於王侯身邊的短小侍人「豎」的意義，普通也叫他們「邇臣」，取了近臣的意思。而且周初還稱之爲「藝人」註九。我們只要了解「藝」音和「爾」音通轉的現象，就不能不視「屈服的小人」同爲這兩音本來的意思了；這，只要援用前擧「鶂」或又叫「鷊」、「戚施」原該作「鼀䵷」的證據，當就明白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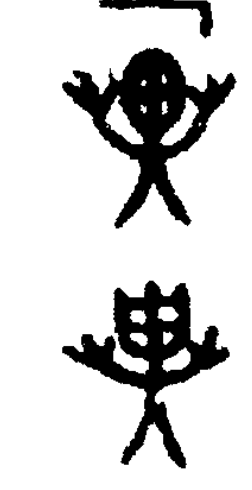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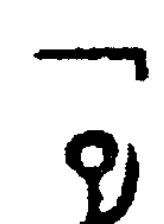
總之我們以爲，字㈦就字形而言，是「孺」的本字，是幼子之意的「兒」的本字。由此引申，成了「豎」一連串的服侍王侯身邊的屈伏小人的意思。含蘊這個意思的字，最初是「兒」；多數金文的「」，我們以爲是「兒」的代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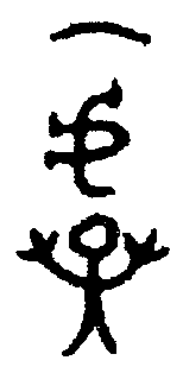
六、



㈧

上一節，我們拿了不僅見於㈧的上半，同時也是獨立存在的㈦作爲討論對象的結果，結論說字形㈦意爲「孺子」，爲「兒」的本字。而在作爲獨立字使用的場合，係借用成一般所謂的「豎」，或者又叫它「藝人」。

因此進一步就字形㈧加以探討，依象形視上半爲「孺子」，下半爲「人站着高擧兩手」的話，整個就不能不解爲「人站着用兩手把孺子高擧在頭上的形狀」了。如果我們參考「」（異），視「異」爲「戴」的本字註十，則㈧也是將孺子戴擧頭上，因而是可看成「戴」或「載」的。這樣依象形所作的解釋，如後文所詳，不能說毫無道理；不過這樣還不能將字形㈧是本於字形㈦造成的意見（詳後）作統一性的說明，所以視之爲兼含前述「」（倪）的音義的字，我想來得妥當些。而爲了深一層了解該字所表何義，我們得考慮「虡」字。

虡（）

這個字古籍中見於底下等地方：

「設業設虡。」（詩有瞽）

「虡業維樅。」（詩靈台）

「設筍虡。」（周禮典庸器）

「梓人爲筍虡。」（周禮考工記）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翻遍各家注解，也甚少有正確說明的。考工記梓人雖就虡的種類各個詳加解釋性的說明，虡是什麼，却沒有提到。到底許愼說文扼要些，說文：

「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其下足。」（北堂書鈔樂部引作飾猛獸之象於其足。）

「鐻，虡或从金豦聲。」

「虡，篆文，𧇊省。（其呂切）」

「虡」是「𧇊」的省形字，所以「𧇊」的分析，可以決定這個字的意義。

據說文，「虍」爲猛獸之形，而「異」也象下足的猛獸；說文始終急於說明「𧇊」柎也就是下足飾有猛獸的事，「鐘鼓之柎」其物本身雖然說對了，文字結構的部分却無正解，因爲它沒考慮到「其呂切」的音在表達着什麼樣的意義。

宋保諧聲補逸卷五註十一，說「𧇊」字的「虍」是意符而兼司聲符，但我認爲「虍」是全作聲符用的。「虍聲」所表的意義，在說文見於「豦」字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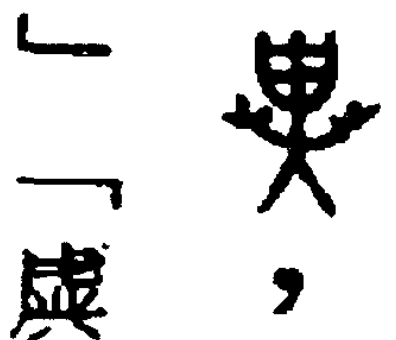
「豦，門相丮不解也；豕虎之門不相捨。讀若蘮蒘草之蘮。司馬相如說：豦，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擧（巨居切）。」

「豦」字的本義，司馬相如「封（巨）豕之屬」的說法是對的；而拿會意解「虎」「豕」相門雖不正確，解爲「相門」倒是有由來的，它是「𧇊」字的「虍」聲所表達的引申義。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一下「鐘鼓的柎（足）」的構造了。這，翻閱古籍各注家的各種說明，雖然概括性地還算可以，但總好像欠正確的居多。我倒認爲文選張衡西京賦的：

「洪鐘萬鈞，猛虡趪趪（劉良曰作力貌），負筍業，而余怒乃奮釁。」

無遺無憾地表現着「虡」背負「筍」（栒）和「業」而使力張踏四足的樣態。無論那個古籍的注釋，也未見過這樣無保留地說明了「虡」有關的一切的，到底文學者的描寫力俊秀多了。「栒」是懸列鐘鼓的橫木；「業」是豎立左右以持受這橫木的柱子；而「虡」是指把作爲「業」的柱子高負背上、四足匐伏張踏着的猛獸而言註十二。那麼「虡」「𧇊」就是表現「業」柱下部猛獸樣態的字了。據考工記梓人，這柱下不僅有猛獸，可以知道還刻了種種動物的形態，只因鐘鼓的柎背負的東西重，所以被刻上猛獸了。我們認爲這猛獸是四足匐伏着的，所以通常當讀如「踞」；把這種形狀唸成「踞」音，並非

只限於這一場合。於是關於「虞」字，剩下的就是「異」這部分了。異，我們認爲王國維說得對：

「此疑戴字，金文及卜辭作，象頭上戴由之形。」（六書疏證引）

「異」就是載戴的意思。於是「虞」「虡」就成了「从異（戴）虍聲」的形聲字，就是「四足匍伏着力，背上高高負戴物件的東西」的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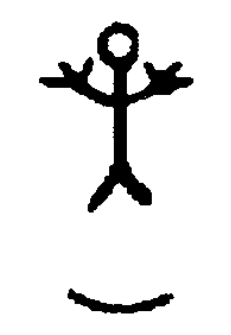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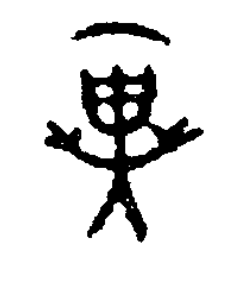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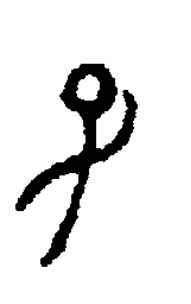
以上，我們判明了「虡」字是「虞」的省形，意爲「蹲踞而背上高高負戴着物件」。此刻我們想提一下的是，說文的「豦」字解中出了這樣的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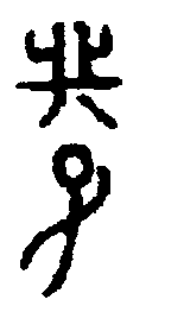
「豦，讀如蘮蒘草之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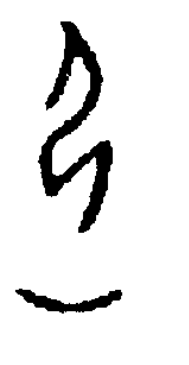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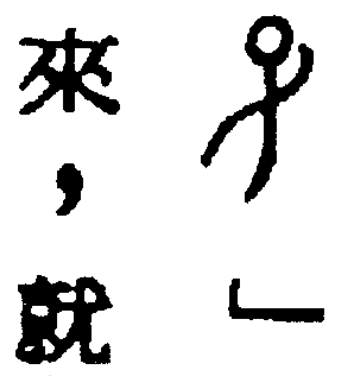
此語見爾雅釋草，而爾雅釋文說：「蘮，居例反。」這是不錯的，因爲說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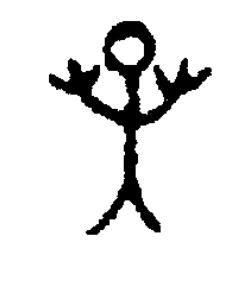
「罽，魚网也，籀文銳（居例切）。」

由這兒可以明白的是「其呂切」的豦音跟「蘮」音是相轉的音。

以上我們判明了「兴」（）是「異」（）的省形，而「異」字意指「載戴於頭上」。「虞」呢？是合「虍」音所表達的「踞」義，而有高高負戴於背上的意思。所以，把這些移到圖畫文字㈧去看它，它下半「立人高舉之形」就在表達「載戴」的意思了。又如前節所述的，它上半的（倪）象「負任」之形；整個㈧的形狀成爲：

从兴聲（倪）。

我們就必須解成「倪人（）高高地負戴於背上」了。而且我前面考證過「」字該讀如「倪」，另外也曉得了「虍」（音豦）唸成「居例切」。這兩者合併起來，就自然可得㈧跟「虞」「虡」只不過是音轉的別字而其義則同的結論了。這些論點在後節討論讀爲「非口」的連語時，大概可以再弄明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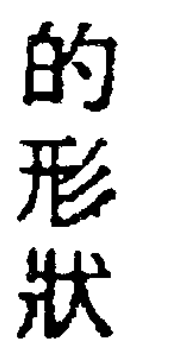
㈧讀如「倪」，而且加上「」的高舉之意，我們要找這種字的話，不能不舉出底下兩個：

「揭，高舉也。」（說文）（去例切又其竭切）

「竭，負舉也。」（說文）（渠列切）

由這兩字，可知「去例切」音「厥」。說文「負舉」的意思是：

「凡手不能舉者，負而舉之……禮運注：竭，負戴也。」（段玉裁注）

「負戴」的解釋就人形而言，正不外乎「」的形狀。作爲字㈧形象性的說明，前面未排斥「負戴」的解釋，就是本於這個地方。荀子有這樣的句子：

「竭蹶而趨之。」（儒效篇、議兵篇）

而：

「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議兵篇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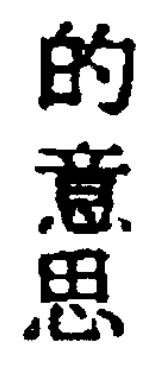
「竭」被連言成「竭蹶」，即令入聲化了，意思是一樣的，同指着屈服而匍匐（註十三）。

再說从「曷」聲的字，說文有這樣的解釋：

「䅬，禾舉出苗也。」

「碣，特立之石也。」

這也有參考價值吧。

由以上，我們當可判明㈧是讀如「倪」的，而「倪」音的㈧是「負舉」也就是人形「」的意思。所以，單一個㈦（倪）也好，再加上「高舉之形」的㈧也好，所表達的都一樣。

最後還有一點附言。我們曾說「倪」有讀如「厥」的，而早先我也說過「虡」有讀如「辥」甚至「魚列切」的現象。我們若留意「辥」「魚列切」的唸法跟「厥」音相近，就可以獲得結論：㈧跟㈠固然是互相變轉的音，本來它們就是一個意思的。其他有關論證，我們留詳另文，題目叫文武文獻考。此外我曾提到下列諸字是「虍」聲「獻」聲變成「義」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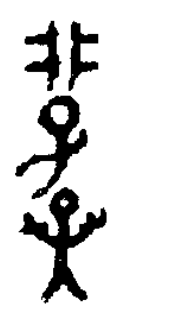
「䖒，古陶器也。」（說文）（虛宜切音義）

「民獻」（古文尚書大誥）——「民儀」（今文尚書）

又因爲「虡」是「魚列切」，「魚列切」的音所以也有變成「義」聲的。如儀禮士冠禮「缺項」鄭注即爲其證：

「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音跬）。」

推此及㈧，說㈧的音也有轉成「跬」（音其）的現象，應該不會錯吧。我們談了這許多，是因它有關次節所述的連語的緣故。

㈦ 非 ㈨

上面我論證了㈨的上部是「棐」「輔」形，中、下部則當併讀爲「虡」「竭」。如今兩形加起來的㈨，乍見之下，似該讀爲一字，然而正如看了本文開頭拓片的字形，我們曉得是該讀爲兩字的。而也正如後文所說，這兩字雖非同字，却是同義的連語。讓我們進一步討論它。

在第六節中，我說從形象上認字形(八)爲「戴」「𢦏」是不能算錯的；通過後來的論證，我們當可明白這道理了，因爲(八)實在指謂着「 」形的人。據這一點推斷，「𢦏」「𢦏」加上「非」「輔」形的二語，結果不是能釋成「負戴」「背戴」嗎？因爲「 」正是「負戴人」的形狀。

其次我還說過，(八)是跟「虞」「虡」同義的字。「虞」「虡」加上「非」「輔」音的二語在指謂着什麼，可參史記司馬相如傳的上林賦：

「㯳蜚虡。」（文選上林賦呂向注曰：㯳，擊也。漢書本傳及文選上林賦作飛遽。）

段玉裁說文虞字注：

「張揖曰：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是長卿謂虞爲神獸。」

徐灝段注箋也說：

「虞刻爲猛獸，因以名猛獸曰飛虞。」

可知「虞」又叫「蜚虡」「飛虞」；而據史記「蜚虡」，又可知連言成「飛虞」的話，也不是當「飛的虞」講的。「蜚」又叫負蠜，指臭蟲（蟑螂）或蛜蝛（草鞋蟲）而言。負蠜顧名思義，是四足平伏着的蟲，所以跟猛獸「虞」的平伏同樣意思；從而我們當可認「蜚虞」爲同義連語了。

再其次我提到，說文虡字下「鬥相丮不解也」的解說，是「虞」所从的「虍聲」的引申義，我還引了張衡西京賦的：

「猛虡趪趪。」（劉良曰：「作力貌」。）

底下我們再考「贔屓」一語：

「巨靈贔屓。」薛綜曰：「作力貌。」（音備，許器切）（西京賦）

「巨鼇贔屓。」呂向注：「用力之貌。」（吳都賦）

不受囿於訓詁家之共釋此語爲「用力貌」，以段玉裁爲首的說文各注家，則謂「贔」是它的本字，朱珔文選集釋也一樣。其實，「贔」是甲骨文 字的譌變，金文只作三矢，三矢象矢飛之形，而所表達的，只不過「飛」「非」之音能了。所以這個字該作「昔」，說文：「大目也」；詩大雅蕩正義：「怒而目作氣之貌也」。可見這個字和「作力貌」是不相配的。「贔屓」一語雖始見於漢賦，它的起源却頗早；它原是疊韵連語，或作「屓贔」（本草綱目卷四十五），所以兩字拆開獨立成單詞也無妨。明白了以上，再合觀先前我提到的「虡」音變「義」音的現象，我們大概就能曉得，這連語不外是「虡」音兼「虡」義的連語罷了。承培元說：

「漢辭賦家有贔屓二字，訓作力貌，因負碑之獸，名曰贔屓。」（說文引經證例卷十）

本草綱目卷四十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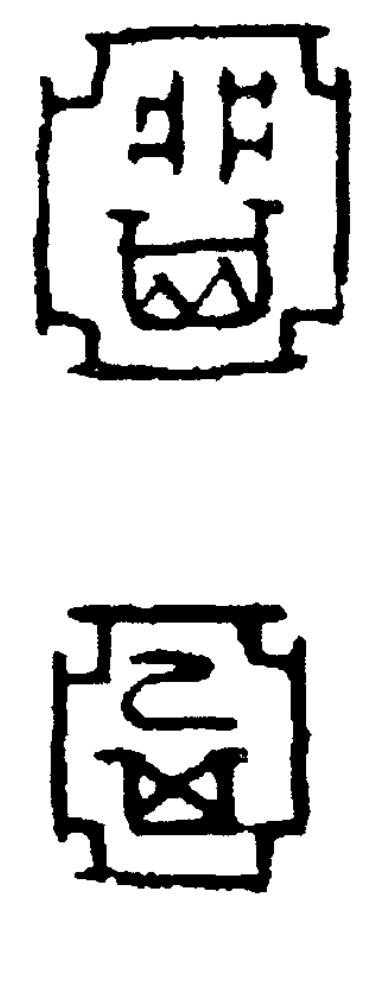
「贔龜：…屓贔。李時珍曰：屓贔者有力貌，今碑趺象之。」

將巨龜匍匐着而碑背上之形叫「贔屓」。楚辭天問篇王注是個證據：

「列仙傳曰　有巨靈之鼇，背負逢萊之山而抃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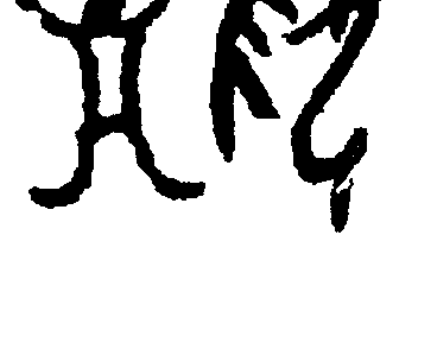
這個龜的外貌就跟鐘鼓的柎足一樣。那麼我們可將「飛虡」和「贔屓」看成聲轉的同義語。

以上，我們說鐘鼓的柎足和碑碣叫「飛虡」「贔屓」，它指謂着屈服而背上高負物件的意思。這一點就人而言，自前學金文：



的圖畫文字所表達的意義開始，纍見於古代文獻「弗忌」「仳倠」（雉同）一連串的名稱之中。由於這方面的證據極多，我們留詳另文弗忌考；這兒，我們擬叙述「倠」一連串的名稱見於載有本論文標題圖畫文字的彝器的情形。

首先看這圖畫文字：



筠清　五·四。

攈古　一之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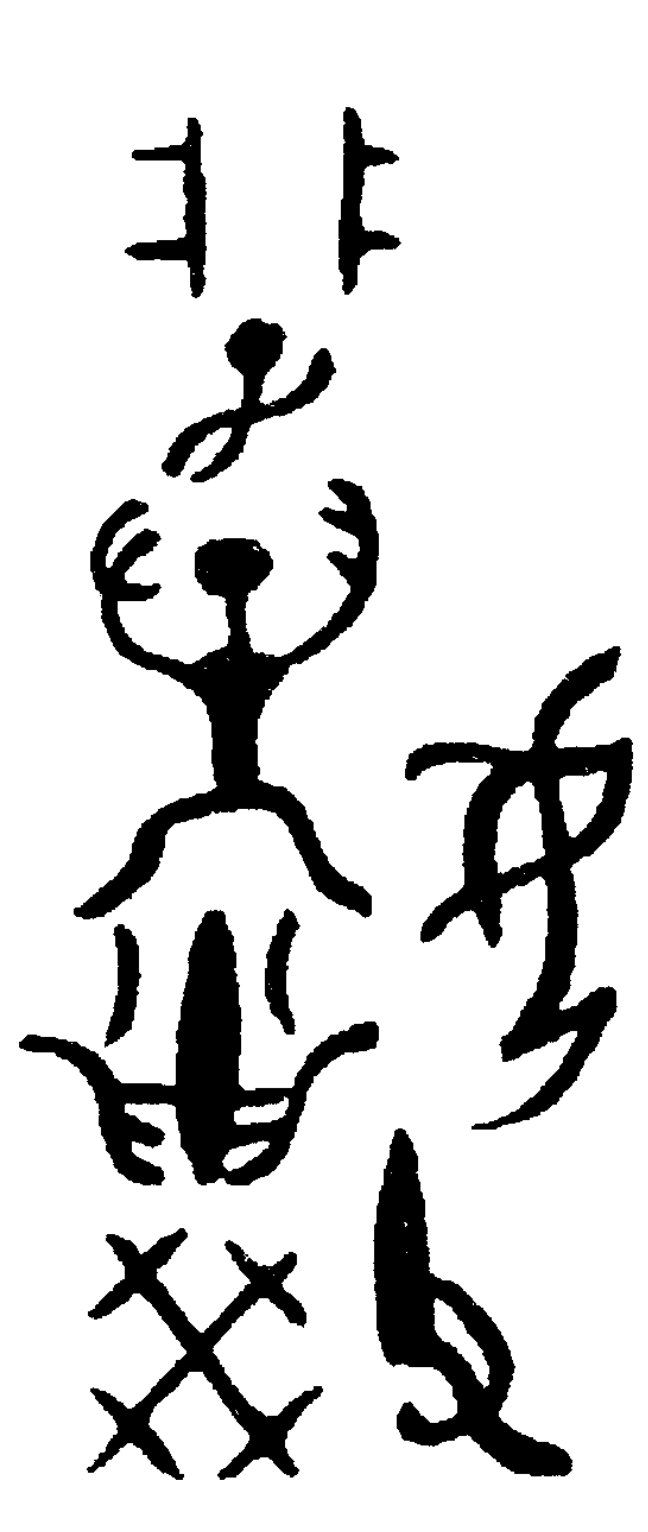
綴遺　二八·二三。二四。

我讀它爲「輔竭、雉。」「輔竭」暫且不論，「唯」跟「女」的合體是當看成「雉」的。「雉」有一解：

「雉，醜也。」（說文）

這兒指曲背的婦人（說文亞字解），和男子的「倠」是相對的；連言之，就叫「仳倠」「妣雉」了。淮南子修務篇高注也說：「嫫母，仳倠，古之醜女也。」那麼這個彝的製作者就是「輔竭」，就是名叫「妣雉」的負任的女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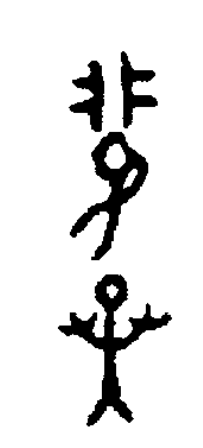
其次：



貞補中、六。

這圖畫文字中，「輔竭」跟前面一樣；下半的圖形則又見甲骨文，我們原該作一更富綜合性的敘述的，不過單就這圖畫文字而言，我認爲就是禮記內則的以「木燧（錐）」鑽（錐）火的形象。這兒大概也唸「木錐」的「錐」音，「隹」音加上「女」所合成的字，和前器的「婎」同表一義。

其次還有這種銘文的寶器：

「雒作文父丁  。」

中「心」旁「隹」的是「㥞」字，它雖可以解釋成「咎」，但我們若無妨看作「惟」字的話，它既無「女」旁，根據前例，說是「隹」字也通吧！

進一步我們討論圖畫文字(九)中人物的有關問題。上節我曾說(八)可以讀成「倪」，那麼加上「非」「輔」音的連語就成了：

「俾倪、嫛婗。」

「俾倪」有下列幾種解釋：

「俾倪，傾側不正也。」（字林）

「俾倪，城上小垣也。」（埤蒼）

「俾倪，不正視也。」（睥睨）（史記信陵君傳正義）

都是從負任物件的人形所得的引申義；換句話說，「俾倪」本指負任的豎者也就是小人。

說文「嫛婗」：

「嫛，婗也。」

「婗，嫛婗也，一日婦人惡貌也。」

兩字是疊韻連語，意義相同，正如說文的或說，是婦人惡貌，負任人之意。

再依上節，我讀字形(八)爲「竭」；順此讀法，(九)便要讀爲「非竭」「輔竭」了。如果要找跟這兩字音近的字，專有名詞的「傅兌」似乎倒頗恰當。

依經學上的傳說，傅兌是高宗武丁夢見他，令衆人搜尋他，終於得之於傅穴而任之爲宰相的。但春秋元命包却說：

「傅說，主祝章巫官也；章，請號之聲也。傅說蓋女巫也，主王后之內祭以祈子孫，廣求胤嗣。」（攈玉函山房輯佚書）

解「傅」爲「巫」，是王后內祭的主祭者。

根據開頭以來的研究，「傅說」之名是指佝僂的小人；這個意見合上元命包的說法，「傅兌」就是佝僂小人的女巫了。很有趣的是所謂巫這種神聖的人會是佝僂小人，而還有趣的是這種人會是女性；製造圖畫文字(九)的彝器的，所謂「小臣」固不少，又有女性在內。「小臣」之例像：

「小子口。」　續殷上四九

「女嬬小臣兒。」　續殷上八五

「小子爵。」　續殷上二五

「小子省。」　續殷上八六

「小子旰。」　續殷上四八

「小臣缶渪。」　三代三·五三

「小子酫（註十四）。」　貞八·三八

女性製作彝器的明顯之例像：

「凰女作……。」　攈二之一·三五

「庚姬作……。」　積五·二六

「商婦作……。」　筠五·二〇

「婦闕豕……。」　攈二之一·七〇

傅兌是依經學系統所傳說的男子，還是如元命包所說的女巫，我們找不出斷定它的材料。或者，這是圖畫文字(九)那種地位的人中，有幾個後來被換字相傳，讀爲「傅兌」，而其中一人或兩人留存至今，也未可知。我們所以這樣推斷，是因像底下的解釋，前舉圖畫文字(一)(二)中「非㦣」的「㦣」，就被換成了「賢」：

「獻，猶賢也。」（論語八佾篇鄭注）

「獻，賢也。」（尙書皐陶謨孔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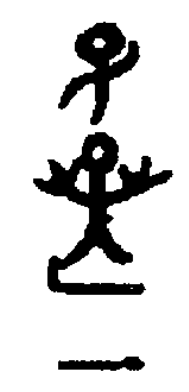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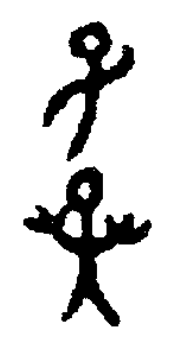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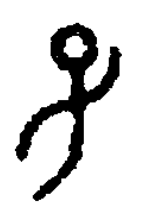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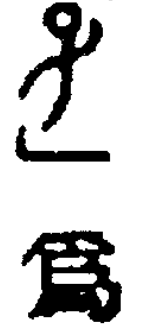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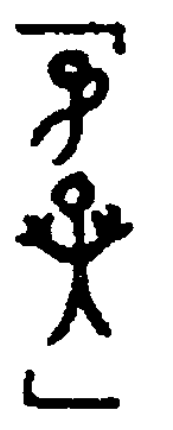
再如「獻」的聲轉字「儀」被這樣解成了「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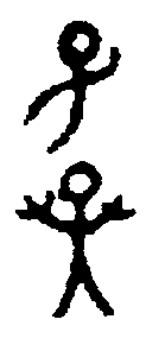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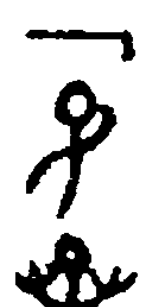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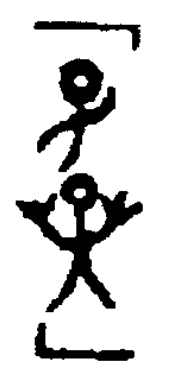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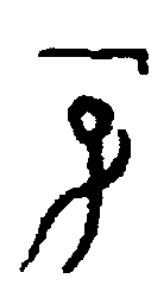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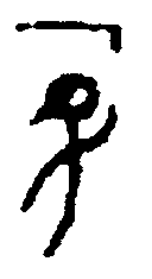
「儀，賢也。」（廣雅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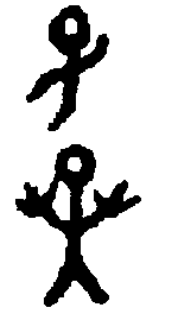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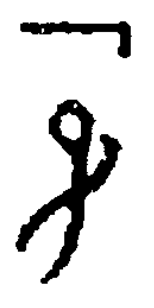
由這些例子推測（前人作這種解釋是別有理由的，詳另文文武文獻考），我們可以認爲：所謂殷賢人的「巫賢」，其實就是「非㦣」。後世把這個（指「非㦣」——譯者註）叫

「文獻」，殷代有過很多。這，從孔子所說的「文獻不足」（論語八佾篇）固可窺見一斑；另一方面，我們也是懷疑到這跟「非虒」換字成「巫賢」，以致歷史上僅僅留下這麼一個人的情形類同的緣故。

八、 結語

以上，由圖畫文字「非虒」，我推斷了圖畫文字㈢該讀爲「非」二字，從而又推斷了「非」也須讀爲兩字。並且我們考定了「非」就是「棐」「輔」；進一步就文字的形狀，說「」雖象「孺子」，金文使用的慣例却指謂着「倪」（實即兒）尙書立政篇則作「攜僕」和「藝人」。從而我們更考定了：以「」爲聲符的「」字，跟「虒」一樣，都指背上高駝的屈服的意思；以人來說，那就是「竭」——「負擧之人」的意思了。接着我們考出連語的「非虒」「輔竭」，形象上是「負戴」，語文上則作「飛虒」、作「[illegible]眉」、作「弗其」「仳倠」、作「俾倪」、又作「傅兌」。

因此我們可以結論道：這些兩詞的連語，實際上就是一個詞的連語；其字雖異，其義則一。這一來，「非」跟「」便是同義的，因此雖有只作後者的彝器，指謂的對象却都相同。另外，縱有只寫半邊的「輔」形，我們也認得出是「輔」，知道意思是一樣的，還不到構成問題的程度。至於「」，我們看成「」外加了高擧的意符，所以要談字音的話，它是顯示與「」（倪）同音的。這些在本文已詳述過了。

總之，我們認爲「非」義同「」（倪），是兪曲園孫詒讓所提到的見於尙書立政篇的「攜僕」和「藝人」，也就是豎臣。他們，殷代和周初在王身邊是不用談了，同時也侍側着王的重臣——就尙書立政篇而言，即大都、小白之類（小白，今本作「小伯」——譯者註。）這些豎臣不但有男有女，其數目恐怕也不少。大概等豎臣不叫「攜僕」或「藝人」的時候，這個圖畫文字從而也就消失了。

註一　東方學報京都第九冊。

註二　同氏著殷的基礎社會。

註三　中國古代的宗教和思想（哈佛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第三輯）。田（又作由）看成鬼頭（即子字籀文的中央部分）的假借字當無訂正的必要，不過「北」並非只爲了裝飾，我們不能不認成另外一字。

註四　此音見爾雅釋鳥釋文。早期金文的「木」字銘不少，又尙書立政篇有「左右攜僕」的話。這兒我們認爲鶩跟那些銘文有關係，所以特別標明了字音。

註五　甲骨學文字篇第八。

註六　綴遺齋款識卷十四，十六頁。

註七　釋「倪」爲負任人的另一根據，是說文「婗」字的：

「婗，嫛婗也，一曰婦人惡貌。」

本文的「俾倪」，音轉爲「嫛婗」；前者指男子的負任人，後者是婦人的，所以說文道：「一曰婦人惡貌。」我以前曾經論過，經典中某些「惡」字的本字是「亞」（金文常見），「亞」象地下穴居之形，但我擧過證據，說古籍中「惡」或「亞」有照說文「局背之貌」使用的；說文義證也引了：

「本書（說文）嫛下云：嫛，婦人惡姿也。集韵：媞婗，無（嫵‖姱）媚。」

所以從前的論考大概還可從信。說文又有如下的解釋：

「觬，角觬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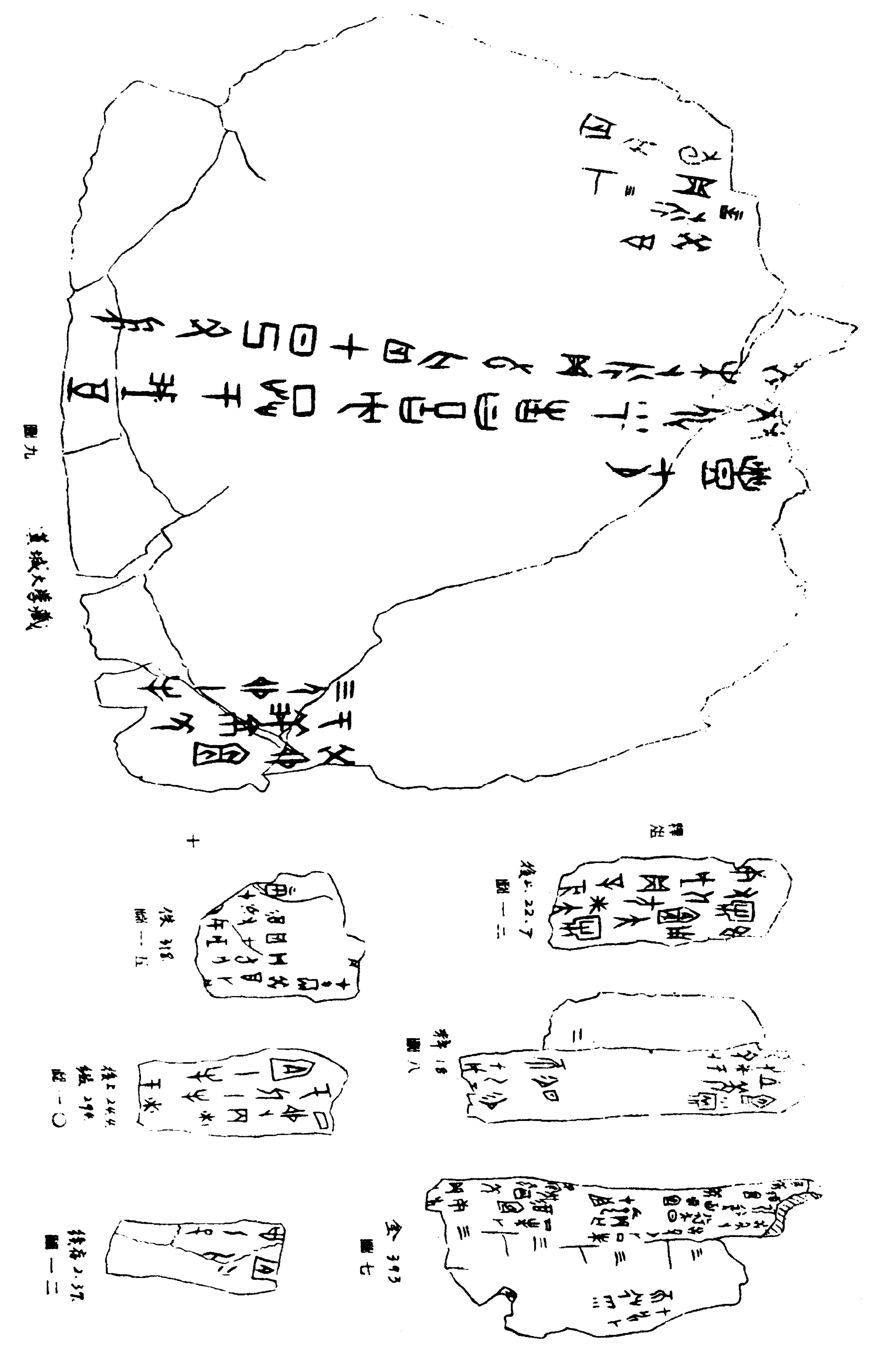
「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

「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愚案：這是把轅和衡相連合而揷入該處的小木。」

它們都唸「兒」音而有曲或小的意思，我們可以看出來了吧。

註八　廣雅釋詁二：疛、罷、矨，短也（罷，今本作「犤」——譯者註）。王念孫疏證：

「方言注云：疛，言俯覗之也。說文：疛，俛病也。方言注云：犤，言犤猎也。廣韵：犤猎，短也。說文：竨，短人立竨竨貌。周官典同：披聲散（披，今本作「陂」，下注同——譯者註）；鄭興注云：披讀爲人短罷之罷。司弓矢：痺矢；鄭興注云：痺讀爲人罷短之罷。」



所以寺人披是短小的人。又：

「炤者，玉篇：炤，犬短尾也，字亦作刀，俗作刁。晉書張天錫傳韓博嘲刁彝云短尾者爲刁，是也。」

那麼寺人貂也是短小的人了。

註九　兪樾羣經平議卷六：

「藝人，藝當讀爲暬，與藝祖之藝同，說詳堯典。藝人者，暬御之人也。此藝人猶上之左右攜僕；下云表臣百司，猶上之百司庶府，但有內外之別耳。公卿都邑亦有暬御之人。」

又孫詒讓籀膏述林卷七，就晉姜鼎和大克鼎的埶字，說：

「埶當讀爲暬……暬邇同義……俗作藝，書立政藝人……藝人亦謂邇臣……又通作勢，逸周書皇門篇……勢臣……勢臣亦謂邇臣。僞孔傳釋藝人表臣爲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孔晁釋勢臣爲顯仕，皆失其義。」

孫氏以大克鼎和晉姜鼎的金文爲「埶」，在古籍中找這個字的話，這樣固然可通，但正確地寫來，它是「坴」跟「犬」的合體，所以我們認作「猊」字，跟它的意思倒相配些。再看「藝」字，尚書金滕篇周公自言「多才多藝」的「藝」，實際上也可認作「倪」也就是「　」；「才」呢？我們續參後面的字(八)，也可說指「負載」而言。「多」不用講是「重複」的意思了，「多載多竭」不過是同義連語而已。這四個字，後世解成了「多能多賢」。

註十　請看下引王國維的說法。

註十一　虡，从虍，異象其下足，虍亦聲。篆作虡，聲同。

註十二　知道了這個事實，該就知道說文「豦」字下「鬥相丮不解也」的解釋，不過是「虍」字所表的聲符的引申義而已。另外朱駿聲的話或可備參：

「戲假借爲豦，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請與君之士戲。晉語鬪牛談有力，請與之戲；注：角力也。又戲不過所復，左傳作夷吾能鬥不過，亦同。按鬥相丮不解爲豦，是戲猶言劇鬥也。」（通訓定聲戲字下）

註十三　我們雖只討論竭的「渠列切」的音，溪紐「去例切」還有個「啓」字。「啓」有下列諸解：

「啓，跪也。」（爾雅釋言）

「啓，跽也。」（廣雅釋詁）

「不遑啓處。」（詩四牡）　毛傳：「啓，跪；處，居也。」

「不遑啓居。」（詩采薇）　鄭箋：「啓，跪也。」

朱駿聲看作「員」的假借字。這，只要通觀我們整篇論文，應該會發現是很有趣味的。

註十四　「醉」字迄今雖未楷書化，我們却懷疑是「酒」跟「夅」的合體，就是說文「醅」字的：

「醅，醉飽也。从酉音聲，讀若臭。」（原文「酉」引作「酒」，「音」漏植——譯者註。）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三冊，一九六四年九月）

說尞

許進雄

於卜辭作氺米米米𤈦𤈦等形，其他異劃或多或少之異構至爲繁多，但其所象俱同。羅振玉於殷虛文字考釋中十五葉，首釋其字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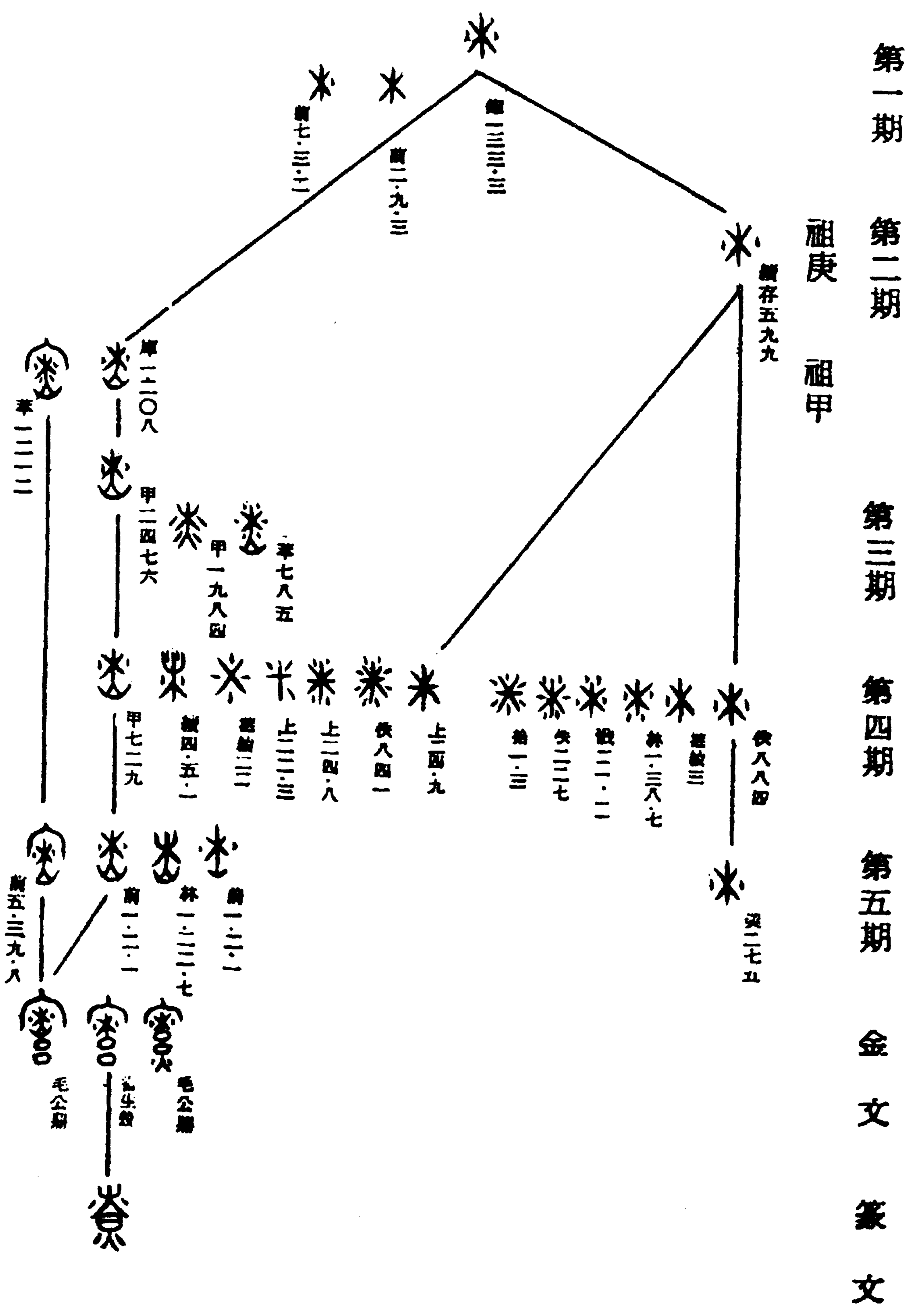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尞，柴祭天也。从昚，昚，古文愼字，祭天所以愼也。」今此字實从木在火上，木旁諸點象火燄上騰之狀。卜辭又有大史寮、卿事寮，寮一作𡨄，毛公鼎大史寮、卿事寮，寮字作𡨄。均从木从火，許君云从昚非也。漢韓勅碑陰「遼」作遼，史晨後碑作遼，並从木。衡方、魯峻兩碑寮字亦然，是隸書尙存古文遺意矣。

尞字原象架木焚火，火燄騰灼之狀，其後字形逐漸衍化，已失原來从朮从火之形，而成从火从昚。許君不能比勘古今文字之異同，無法會通其意，而昚又恰爲古文愼字，故而附會以「祭天所以愼也」來詮釋其形之意，此乃限以材料所不可或免的錯誤。故早在兪樾已懷疑其說，云：「凡祭無不當愼，何獨尞字从昚乎。」（兒笘錄）精意與古冥合，至爲卓識。今得以參驗甲骨金文，乃恍然大悟其所以有从昚之說者，乃文字訛變太甚之故，如無甲骨金文，誰能想像其初形爲从木从火點。

古籍記載，尞字大都作燎，是習俗不明本義，相承而誤增火旁的，其實兩字只是古今正俗之別。說文的燎：「放火也。」乃燎之一引申義而已。兪樾於兒笘錄已辨之云：

燎，放火也。从火，尞聲。尞既从火，而燎又从火，重複無理。今按：尞燎一字，燎乃尞之俗體也。師古注漢書禮樂志，郊祀志並曰：「尞，古燎字。」是其明證。

從文字孳生的史例看，這種派生是很平常的，如蜀或作蠋，爰或作援之類都是。此字在卜辭的異體，大約是因朝代分期而漸形差異的。羅振玉以爲𤈦爲正體，或省作氺，或更省作米（殷虛文字考釋中十五頁）。吳其昌以爲𣏟爲最正確（殷虛書契解詁前一·二二·一詁），是皆不知斷代分期之事，不能用以考究字形衍變之情形。依董彥堂先生的斷代標準，氺出現在第一及第二期之祖庚，米米米等爲第四期的專用字，𤈦則屬新派的二、三、五期。不過字體的變化，如非有意的是漸漸的依循變訛，今看其演變的路子，此字似是新舊派有意的區分。但朝代與貞人更遞的不一致，故不能嚴格劃分某時期只用某種字體，必多少有例外的情形，所以只說其大約。現將各期所行的字形列表於左，即知其化行之跡。



又或以𣝔爲新派之尞字，董彥堂殷曆譜上卷一第四葉云：

舊派以氺爲祭名，原象焚木之形，文武丁時亦作米或氺，卜祀多用之，新派自祖甲改作𣝔（𣝔），从又持木焚於示前，尞祭之義乃益顯。

此字各家釋𣝔極是，尞之作氺米米者，其小點乃象燔柴時上騰之火炎，而𣝔字卜辭至多見，並無一從火點者。又𣝔多與他祭伴行，但尞大都是單獨祭祀的，而且第二、五期也有尞字，故𣝔絕非尞字異體可明。

商承祚於佚存之釋文，均將𢼄隸作尞，殆亦以爲尞之異體。按𢼄之屮或釋屮或釋火把，今設其爲火把，但尞祭堆柴置牲，其不能持可知。而且𢼄也非祭名，故可持之𢼄絕非尞字。則卜辭之尞只朩一系可明。

除尞燎字外，焚燒薪柴以祀天的祭典，古籍的記載尙有祡槱禋等。而柴煙又爲祡禋之或體。

說文：「祡，燒柴尞祭天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祭天曰祡。」

書堯典：「柴，望秩于山川。」馬融注：「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說文：「槱，柴祭天神也。」

風俗通祀典：「槱者，積薪燔柴也。」

書堯典：「禋于六宗。」鄭康成注：「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也。」

王國維洛誥解：「皆實牲於柴上而燎之，使煙徹於上，禋之言煙也。」

卜辭無此等字，或以此爲柴之省。陳邦福殷契說存第四葉上云：

鐵雲藏龜拾遺第八葉云：「炇[illegible]有雨。」邦福案：[illegible]當釋此，柴之媘。說文示部云：「柴，燒柴寮祭天也。」古文作𥙬，从隋省。段注：「柴與祡同此聲，故燒柴祭曰柴。釋天：『祭天曰燔柴。』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孝經說曰：『封于泰山，考績柴寮。』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是卜辭炇柴之禮足與古經籍相參證也。

拾八二「炇此有雨。」炇已是燔火求雨之祭，殷文質樸，恐無此等複文。粹三八〇：「叀牛，王此，受又。 王其又母戊一剢，此受（又）。」甲一四九六：「叀此又又。」此數此字或疑祭名。但寮爲用牲之祭儀時，其下必跟一牲名。而粹三八〇此爲又（侑）祭之祭儀，却不著牲名，則此絕非用牲之祭可知。且此於此每當語詞用似無不可，故此非寮若槱祭可明。

又有以取爲槱之假借者。郭沫若於殷契萃編九葉下二十八片考釋云：

辭言「癸酉卜，其取茁，雨？」取殆棷省。說文：「棷，木薪也。」音義俱與槱近。

陳夢家於卜辭綜述三五五頁云：

卜辭或用取爲祭名，取是槱的假借。

卜辭取象以手取耳之形，雖亦有用之求雨，但所祭的對象與寮迥異，又無寮祭往祭或至某地祭之特性，故絕非祭天之槱。尤其是寮祭卜辭特多，且五期都有，根本不容假借別字來書寫。

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祀之所以異名而同實，似是所祀天神等級的高低而異其名的，但從其他記載看，不但不止祭天神，三字的用法也是不分的。如：

書堯典：「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書洛誥：「禋于文王武王。」

周禮大司寇：「若禋祀上帝。」

書逸武成：「燎于周廟。」

史記封禪書：「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後漢書光武帝紀：「柴望岱宗，登封太山。」

書堯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六宗或云天地四時，或云天神，所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神。都與大宗伯及燎所祭的相當，甚至還祭人鬼的文王武王。五時指五方帝、屬地祇，如此說，禋非專祀昊天，三祀所享祭的對象都兼有天地人三類，並無多大的差別，故又有以爲其分別在於薦玉幣與否。大宗伯之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疏云：

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三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禋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

所云三祀異名在於作文之意甚是，則所謂大祀小祀，應以所祀的高卑而定。而乙六七三八：「寮于王亥，其朋？」南輔二〇：「寮于濁，三宰，貍三宰，一朋？」京四〇〇一：「王其稱朋于祖乙，寮三宰？」三祀皆用玉，並不限大祀。又洛誥云：「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宗，祼。」舉行禋祀並不用玉，可見肆師所說也不可靠。所以三祀在舉行的實質上當是無別的，若有，則燎指其燔燒之狀，柴爲所焚之薪，禋則指上騰之煙。想是當止有一寮字，後爲放火的引申義燎所取代，而別製一柴字。禋則甚罕見，乃是行文之意，並無多所分別。

卜辭的寮是求雨求年最多的一祭。其記載有：

高妣寮，叀羊，又大雨？　戩壽一七四（續四一六三）

乙巳卜，寮五豕一羊于[illegible]，雨？　京都二二九九

辛亥貞：乍囗寮，受禾？　京都二三五九

寮云，不雨？　京都三〇八〇

弜寮于閱，亡雨？

其寮于雪，又大雨？
弜寮，亡雨？
叀閔寮，酒，又雨？　金一八九
寮岳，史又雨？　南明四四
戊子卜：寮，羽己丑，不雨？
戊子卜：寮，羽己丑，其雨？
己丑卜：寮，羽庚寅，不雨？
己丑卜：寮，羽庚寅，其雨？
羽辛卯，其雨？
庚寅卜：寮，羽辛卯，不雨？　續四、五、一（佚五二二）
戊申卜：寮于䵼，雨？　南明四二三
寮于岳，亡从在雨？　上二二、三
庚午，寮于岳，又从在雨？　上二三、四
辛未卜：寮凬，不用，亦雨？　佚二二七

方祭，叀庚酒，又大雨？
叀辛酒，又大雨？　佚二四七
其又寮亳土，又雨？　佚九二八
丙申卜：寮于[illegible]，羊，雨？　萃一〇
甲辰卜：乙巳，其寮于岳，大牢，小雨？　萃二六
辛丑貞：尋寮于岳，雨？　萃三〇
叀己寮豖于岳，雨？
于辛寮，雨？　萃三五
至來辛亡大雨？
[illegible]寮其方，又大雨？　萃七八五
己酉貞：辛亥，其寮于岳，雨？
己酉貞：辛亥，其寮于岳一宰，卯一牛，雨？　拾掇四一一
寮于蚰，㞢雨？　乙五二七二
☒殻貞：寮于岳，小宰？　貞：我受黍年？　續一、四九二

丁酉卜，扶：寮山，羊，𠬝豚，雨？　乙九一〇三
也有與他祭同時貞問求雨的：
癸酉卜貞：取岳，廼寮？　珠三
辛酉卜，𡧊貞：寮于䵼，百牛？二月。
（丙）寅卜，（𡧊）貞：取于岳？
步☒王☒㞢雨？　上二五、三十京都
取岳，雨？
寮岳，雨？　南明四二一
丁亥卜，弜孚岳？
丁亥卜，孚岳，寮牢？
丁亥雨？　京都二三七〇
又于滴，在又厂寮，又雨？
既川寮，又雨？
王其乎戍舞盂，又雨？

叀亥舞盂田，又雨？　寧一、一一五
丁酉卜，王其𤔲岳寮，叀犬十，叀豚十，又大雨？　萃二七
戊申卜，殻貞：方帝，寮于土兕☒？
寮于蚰，㞢雨？　乙五二七二
丙子卜，寮兕，雨？
丙子卜，[illegible]兕，雨？
丙子卜，[illegible]目，雨？
丙子卜，弜[illegible]，雨？　寧一、一一〇
不過寮祭不單純只是求雨，似乎還有其他用意。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卜辭也有記列四方行寮祭的情形：
庚子卜貞：往寮岳？　鐵一七四、四
在茲寮岳，御史，雨？　摭續一九
己亥卜，𡧊貞：王至于今水，寮于河，三小宰，沈三牛？　上二五、三十京都一
壬戌卜，爭貞：既出析，寮于土，宰？　續一、一、五

其尞于宮田亡囚？　戩一一、九（續三、一六、四）

又于滴，在又厂尞，又雨。

旣川尞，又雨？　寧一、一一五

己亥卜，田𢀛，尞土犬，兕犬，河犬，岳（犬）？　萃二三

戊子貞：其尞于洹泉，大三牢，𡨥牢？　甲九〇三

在門，尞𠂇，酒河？　甲一一五二

囚出尞囚至今于八？　乙三五二三

囚出于卜，尞？　上二四七

貞：尞告于菂，步于丁酉？　上二四三

後漢書張純傳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天子出門是一件不平常的，因此要鄭重其事，事前要卜，到了一個地方又要祭祀一番以祈安寧，即使是田獵也要寓以敎化之道，這就是封禪的眞義、雖然殷代的尞祭沒有後世封禪的嚴肅，但後來的封禪却非由尞祭演變不可。禮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

箋云：「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記號也。』」

疏云：「正義曰：『大山謂方嶽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謂封禪也。太平乃封禪，封禪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至。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嶽，亦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爲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嶽則否，其巡守則每嶽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案：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云孝經說日至刻石記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爲墠，謂除地爲墠在於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

未太平而乃巡守者，卜辭亦有記載：

貞：尞于王亥，告其比望乘？　珠三四〇

丁巳卜，𡧊貞：尞于王亥十南，卯十牛三南，告其比望乘正下危？　南師一九

方出，比北佘，弗戋？北佘囚

囚貞：又來告（方出），比北佘，其尞告（于祖）乙父丁？　萃三六六

其有征伐之事，非太平可知。據疏所云則封禪只是祭天墠地而已。然史記封禪書云：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是以爲河川亦可封禪，但在卜辭尞祭的對象却包括人鬼，如上甲大乙等。蓋自封建的君主政治與父權的家庭制度出現後，萬物本乎天，本乎祖的尊天敬祖的宗敎觀念因以建立，天上最尊嚴的是上帝，地上最尊嚴的君王。他們認爲天上的上帝主宰着風雨年成種種自然現象，上帝有他的帝廷，並有使臣，人不能直接與上帝交通，必須借助使者以轉達他們的祈求，而他們也認爲祖先死後可以配天，以傳達子孫的意思，形成一種上帝祖先混合的宗敎。故殷人的先公先祖都染有神祇的色彩，可以接受祈雨祈年的請求，自然也可以接受封禪考績的報告。故尞祭也徧祀及人鬼，第五期的帝乙帝辛雖極力革新，把鬼神的觀念分得相當淸楚，但傳統的精神依然存在，故周人繼承殷朝大統，也承受了一些殷人的上帝祖先混合宗敎，至成王時才改制用周禮。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箋云：

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迄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周禮也。

所以洛誥逸武成仍尞祭文王武王周廟。而改制以後，則只剩下天神地祇可以享祭了。由此可見殷周遞更之跡了。

卜辭尞祭的對象雖有七八十個之多，而岳、東、西、河、王亥、土，六祀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屈翼鵬先生證明岳爲太岳山，河爲黃河，岳爲東、河海爲西，故祭東西兩方亦特別多。土或釋爲相土，或釋爲社。卜辭有亳土即亳社。尞祭即有巡守封禪之義，則其適四方而祭土，必當指社無疑。古籍把社寫作土的有公羊傳僖公卅一年：「諸侯祭土。」何休注：「土謂社也。」詩大雅緜：「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例多不俱引。就有些祭祀的字，後來也常加意符示爲偏旁。尞祭主要在求雨，而所祭以山川爲主，乃我國之一貫思想。認爲山川有主宰風雨的力量。封禪雖說是報諸侯之考績，而無非在祈求人民的生活安寧，而人民的生活安寧首賴山川的風調雨順，故封禪也要因

名山大川以致祭。

公羊傳卅一年傳云：

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者何？望者望也，然則何爲望？祭大川河海，曷爲祭大川河海？山川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望之。……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乎千里。

國語魯語云：

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

韋注云：

山川之守，山爲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禮記祭法：

山川山谷丘陵，能出云爲風雨見怪者，皆曰神。

山川有一定的座落，不象日月星辰等天神之無所不在，祭祀時要徧秩山川，而又不能每個山川都去，故只能在未到之處，望之而升煙燔牲一一祭之而已，所以卜辭尞祭才有只祭東西南北等方向的。因此古籍記祀山川之燎祭大都是用望的。

後漢書光武帝紀：「柴望岱宗，登封太山。」

書堯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堯典：「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禮記王制：「柴而望秩山川。」

則知卜辭祀岳河，有時也是望之而已，並不一定去黃河邊，登太岳山。也有在王都城門致祭的，不一定要因高山才能升聞於天。

己巳卜，王：于正辟門尞？
己巳卜，王：尞于東？　前四、十五、七
⧅貞：卿史于尞北宗，不（遘）大雨？　前四、二一、七

一在正辟門而尞于東，一在宗廟舉行，王俱不巡守。又巡守封禪唯天子爲能，但卜辭的卿史帚子等均可行之，但亦得秉王之命才可。

貞：勿乎帚孜往尞？　藏四五、一
⧅卜，爭貞：翌辛巳乎畢酒尞于方　藏一一四、三
⧅貞：卿史于尞北宗，不（遘）大雨？　前四、二一、七

畢先御尞⧅
⧅御尞于河⧅羌⧅？　前一、三五、三
己丑卜，爭貞：亦乎雀尞于云，犬？
貞：勿乎雀尞于云，犬？　乙五三一七

書洛誥：「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是尞祭不止求雨巡守所行，亦可祈求安居長壽，則尞祭而云弗保，受我又等當是此一類的祈求了，不過祈求安寧無災爲卜辭各祭的通誼，並非舉行尞祭的精意。

甲⧅卜貞：王宊祖甲尞，亡尤？　契二七五
辛亥⧅王宊尞，亡（囚）？　南誠一二四
岳尞，叀舊𠕋用三宰，王受祐？　寧一、三一四
尞于西，弗保？　金六一八
貞：于京尞？
貞：㞢疾，羌其⧅？　前六、一、五
貞：尞于兄？

帝受我又？　元嘉五七
其尞于宮田，亡（尤）？　戩一一、九
癸未卜，旬希，其尞于土，宰？　京都二二五九

在殷代是相當隆重的祭典，殺牲曾達百牛百豕百犬者（京都四〇六五），它本身也是種用牲之法，其特色就是在用火一事，不但要使火光盡量上達於天，更要將供奉的牲置於柴上燔燒，使香味可以隨煙上聞於神祇，後代文獻亦莫不以此爲尞祭之精意。如：

禮記祭儀「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之疏云：

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燔膟膋兼蕪蕭蒿，是雜以蕭氣，

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

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注：

燎者，取俎上匕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

呂覽季冬：「及百祀之薪燎」注：

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

因其舉行時必燔燒牲物，故尞被燔燒，燒炙之義所取代，本義反少爲人道及。

綜上所述，卜辭寮祭的舉行可歸納下面幾點：

一、卜辭中新舊派的禮制有很大的差別，新派通常是不祭上甲以上的先祖的，更遑論天神地祇了。寮祭雖然新舊派的爲法有區別，但所祀的對象均兼及人神，這是寮祭最不平常的一點。

二、寮祭在殷代尙未定制，除求雨巡守外，還可祈求無疾長壽。自成王改用周禮以後，才成祭天地之專祭。

三、寮祭在當時已具有後來巡守封禪的雛形，主持祭祀者不限於王，但得受命才能行。

四、未太平時仍可巡守告災難，可以在王都舉行，不必如後世要一一至各方嶽。

五、所祀以山川社神爲最多，乃本於我國一貫山川能興雲致雨的思想。

六、是求雨最多的祭，用牲有時達百牛以上，或也有貢玉。

七、自被燒炙所取代後，別製柴以代之，或作槱𥛚者，乃行文之便，實質並無差別。封爲祭天，禪爲祭地，後代解釋寮或柴爲祭天之祭，只是封禪一義而已。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三冊，一九六四年九月）

說棄

田倩君

在傳說中之堯舜禹時代，還是母系氏族社會，到「禹子啓」的時代，男子就起來革命，推翻了以女系直系繼承的舊制度，建立了以男系直系繼承的新制度。（吳澤古代史）

這傳說似應加以研究，那時既然是「母系氏族社會」，其社會領袖像堯、舜、禹等，就應該都是女子，但事實上堯傳位給舜，舜傳禹，禹傳給他的兒子啓，這些執政者都是男子。却謂：「在啓的時代，男子就起來革命。」可有何命可革？謂：「推翻了以女系直系繼承的舊制度。」那裏見出女子繼承的踪跡？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乃至堯舜禹，就沒有女子繼承。自夏后啓到末代皇帝桀，共十七王，沒有一代是母女相傳，姊妹相傳，或異姓女子相傳，也就是說沒有一個是女帝王，這顯然是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制度。至於那些時代裏是「男女平等」，抑是「重男輕女」？却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以推知決不會是「重女輕男」。對於古代的認識，只有從殷墟卜辭得到正確史料。在這些史料裏又發現在意義上有不能貫通一致的地方，於是有人根據那些不一致的史料，使主張「男女平等」說，或主張「重男輕女」說；前者是根據甲骨卜辭在稱謂上的地位平等，例如：

于男稱「子某」，于女則稱「婦某」；于男稱「父某」，于女則稱「母某」；于男稱「祖某」，于女則稱「妣某」；于男稱「高祖某」，于女則稱「高妣某」；兩者地位均等。在祭祀方面，凡祀先帝，則先后亦同時享祭。在社會事業方面，女子也負起征伐的職責。如：令婦好伐「巴方」「土方」「夷方」等。就以上例子來看，殷代男女確實是平等的。

後者，是根據關於生育的卜辭，其中呈現着重男輕女的觀念。舉例如下：

『⧅不放，佳（唯）女。』（珠五．一六）

『貞：帚好娩，不其放，三旬㞢一日，甲寅冥，允不放，佳女。』『貞：帚⧅娩放，王固日，其佳⧅冥不放，佳女。』『⧅申冥，吉放，其佳甲寅娩，不吉豋，佳女。』

（胡厚宣著「甲骨學商史論叢」第一冊「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

胡氏說：「殷人蓋以生女爲不放，生男爲放。」（放即𡥃）卜辭中凡是貞問關于生育事項只貞婦某有子，不貞婦某有女。」又謂：「就此可見殷代社會是重男輕女的。」殷代社會既然是「男女平等」，何以又是「重男輕女」？這不是極大矛盾。但是這些問題很複雜也很微妙，不應看成如此呆滯。所謂「男女平等」，這是指女子在社會上或家庭中之地位而言，可以說是一種制度，或者說是一種約定俗成。至於「重男輕女」這是一種觀念，是我國傳統的宗祧觀念。從遠古傳到如今。現在女權已經高到相當程度，社會上任何機會男女都是均衡的。有些人家的門庭確實是因女兒而生輝，可是有些正統思想的人依然望子心切，認爲女兒撑不住門框，早晚是人家的人，綿延後代香烟，必須要男兒祧起。如今許多人家雖然不再事遵行愼終追遠的古禮，可說祖前早經香熄燭冷，但是大多數作父母的仍舊迷戀着後代香烟，所以「重男輕女」的觀念牢不可破。韓非子謂：「產男則賀，產女則殺之。」這雖然是秦漢間人說的話，却呈現出前代棄嬰的陋習。再者詩小雅斯干云：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鄭箋云：

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盡日衣也，玩弄以璋者，欲其比德焉。

這是說生了男孩子，使之臥在牀上，着以裳衣，玩弄的是珪璋，表示尊貴的意思。鄭箋云：

女子生而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

生了女子便之睡在地上，褁以裼褓，玩弄以紡塼，生下來便使她熟習將來必要學習紡織的塼，處處表示以卑賤。

就斯干來看周代是極其「重男輕女」，但是在婦女地位上來說，並不是與男子懸殊。像文王與后妃又何嘗有不平等來着。周代直接殷商，殷墟卜辭中謂生女爲不嘉。周代的文化雖然比商代發達，但文化不是突然發生的，所謂「春阜還從舊處生」。商朝早就伏下這些因子，至於商以前是如何的？雖然無從知曉，可是自殷周以來直至今日「重男輕女」的觀念，也可以說是一種矛盾觀念。存在一般人的心裏，延續了三四千年，至今依然存在着。

我國從遠古至今世，棄嬰這股濁流在暗處漫延，可說是源遠流長。所謂「棄嬰」便是拋棄初生的嬰兒，詳明的說，嬰，女子也。男孩、男兒和女嬰，見倉頡篇輯補斠證云：

男曰孩。說文：男，丈夫也。孩，古止作亥。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盛陰，從二，二者，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褢子咳咳之形。

男曰兒。（禮部韻略十四清，急就篇補注一）男孩曰兒。琳音三十。說文：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用力於田也。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兒，又讀爲婗。說文：婗，嫛，婗也。

女曰嬰。琳音四十六。禮部韻略十四清。急就篇補注一。女孩曰嬰。琳音三十。

說文：男曰婗，女曰嫛，渾言之則嫛婗可通稱。

古籍中載有最早棄嬰兒的陋習，是發生在黃河流域的陝西省武功縣境，古邰國，直到今日這種悲慘事件依然遺留在黃河流域一帶省分。古時棄嬰與近世棄嬰其原因是否相同，不能確知。我們只就近世說起，這是複雜的社會問題。一方面關係生活，子女多了難以教養，這是事實；另一方面則關係着社會風俗和傳統的禮教觀念。被棄的嬰兒，一種是有父母的，所棄必定是女嬰；一種是無父的私生子，被棄孩子有男亦有女。這裏先說有父母的女嬰，其所以被棄者，這在一部分人「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今日社會中，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在大陸尤其是北方，不說大戶人家，即是一般家庭甚至於小戶人家，都不讓女子外出做事，只在家裏讀讀書，或學習針黹，教養到十八、廿歲，便要準備女兒出嫁的事，不分貧富之家，嫁女不作興接受男家聘金之類的財物，愈是攀的門盡高，這分妝奩愈是可觀，甚至用去半個家當，如果有三五個女兒，作父兄的則苦盡心思爲女兒籌措嫁奩，所以說「女孩家是賠錢貨」，這種社會風氣是形成我棄嬰或殺嬰陋習的最大力量。再者就是無父的私生子，無法撫養，只有偷着棄掉，可憐的小生命就這樣犧牲了。

以上敘述是說近世的棄嬰原因。可是四千年前已經發生了這種不幸事件，即是周代的始祖后稷（棄），便是一個棄兒。

棄是帝嚳的兒子，母名姜嫄。這樣有父有母的一個男兒，何以被棄？對此一問題，先儒見解各有不同，但追述遠古史蹟，誰也沒有絕對正確資料，只有根據古籍或傳說。關于棄的來歷，史記周本紀謂：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之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有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而不踐，徙置之林中，適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詩大雅生民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翼覆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孔疏云：

姜原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原隨帝之後，踐履帝迹。……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

這段話和前一段周本紀所記載，恰正相反。這是說姜原無子隨夫高辛帝祀於郊禖，祛疾求子，得子長養成人，爲舜后稷之官。不管這是神話或傳說，却還順乎情理。然則，何以又棄置隘巷，棄置林中，棄置寒冰？但周本紀則謂踐巨人跡生子以爲不祥，一棄，再棄，三棄，不得已而收養之。求子得子，反而棄之，極其矛盾。或謂棄非高辛氏的兒子，后稷無父感天而生。但古之聖人，多是感天而生。如：

宋書符瑞志云：

太昊庖犧氏之母，居華胥之渚（陝西藍田縣有華胥氏陵），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而生太昊。

帝王世紀云：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有蟜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

今本竹書紀年引宋志云：

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邱。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像。

今本竹書紀年引宋志云：

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

按今本竹書紀年本僞書，不足憑信。王觀堂謂：「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然襲他書亦有轉載之功用。但是這種神話故事，任載於何書，均不足作爲眞實資料。不過在無史可徵之下，略備一說而已。

宋書符瑞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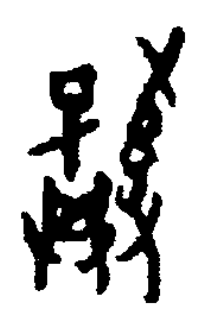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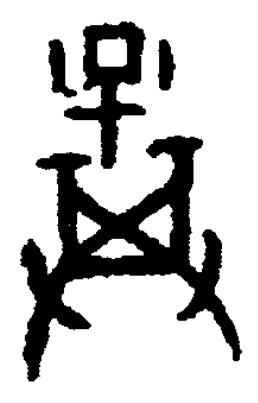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

宋書符瑞志云：

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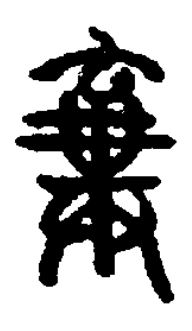
按古帝王之生地，各書所載均有不同，數千年來地名更改不計其數。城邑之遷移也極其頻繁，行政之劃分不知幾易，只可藉這些地名知道約略方向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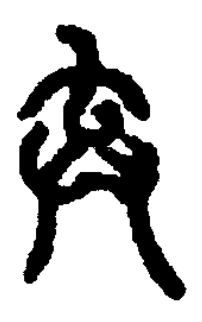
又如女節感流星而生少昊。女樞感虹光而生顓頊。感天而生的例子舉不勝舉，這些煙幕當然都是後世聖人予以製造的。究竟遠古社會的風俗是如何的，沒有確實證據，誰也沒法作決定性的解答。但是姜嫄棄子可以透露出一綫上古的婚姻制度，並不是烏合的。感天生子也許認爲不光明，不便撫養，所以忍心棄掉。至於郭鼎堂所謂的群婚制，或半群婚制，那應該往前推上許多世紀。似乎從黃帝以來，就沒有那等野蠻風俗了。所謂「母系社會」或者也是隨着時代的演變，由母性爲中心的社會制度，轉變爲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制度。從甲骨文字裏看棄字的構造，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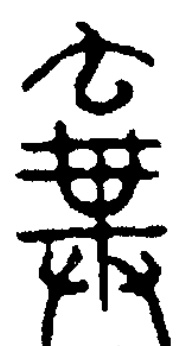
 後下、七、十三  下、二一、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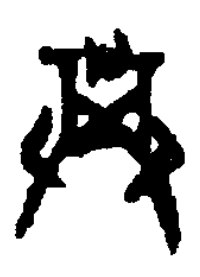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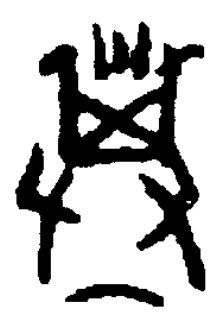
彥堂師說：「前一個棄字是將將下生來的孩子，被他父或別人用棍子打死，以兩手捧着簸箕除出去。後一個棄字，是被打死的孩子身上還帶着衣胞裏的血漿，放在盛垃圾的簸箕裏，兩手捧着送出去的樣子。」（口授）

以上兩個棄字象形兼會意，是當時造字者淸楚的描繪出殷代社會棄嬰的風俗。說文云：

 捐也。从廾推華棄之，从𠫓，𠫓逆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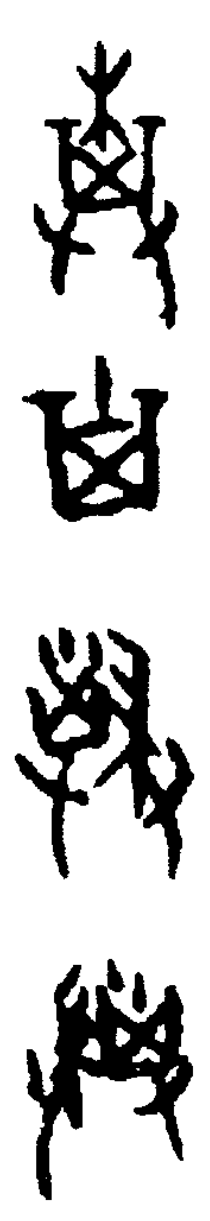
 古文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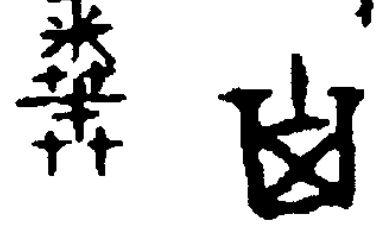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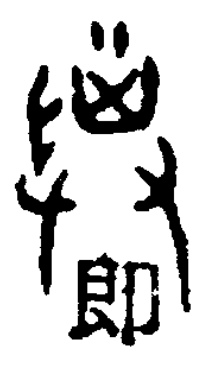
 籀文棄。

小篆棄字和甲文後下二一、十四棄字其構造意義相同。唯小篆棄中的「子」，其頭部向下；甲文棄中的「子」，其頭部向上，子字以下兩手托華是一樣的。（摭續二二五）（摭續一六一），此二箕字較華更爲明確。

棄字：甲骨文編裏沒有收，續編裏只收有兩個，即後下「七、十三和下、二一、十四」。在殘缺的原片上（見附圖），也讀不出它的意義。然則何以會知道它是遺棄的「棄」呢？這是一步步推證出來的。因爲棄字的中間是個華字。說文謂：「華箕屬，以推棄之器也。」官溥說：（北潘切）再看糞字，箕中盛有木屑垃圾等穢物。如下例：

殷虛書契考釋云：

糞 

說文解字棄除也。从廾推華棄采也。官溥說：似米非米者，矢字。今卜辭之即糞字。从木象糞薉形，即官溥所謂似米非米者。从甘即許書所从之華，廾以推棄之，帚糞薉於甘中而推棄之，糞之誼瞭然矣。其省廾从土从甘者，从⺌且旁加帚者殆亦糞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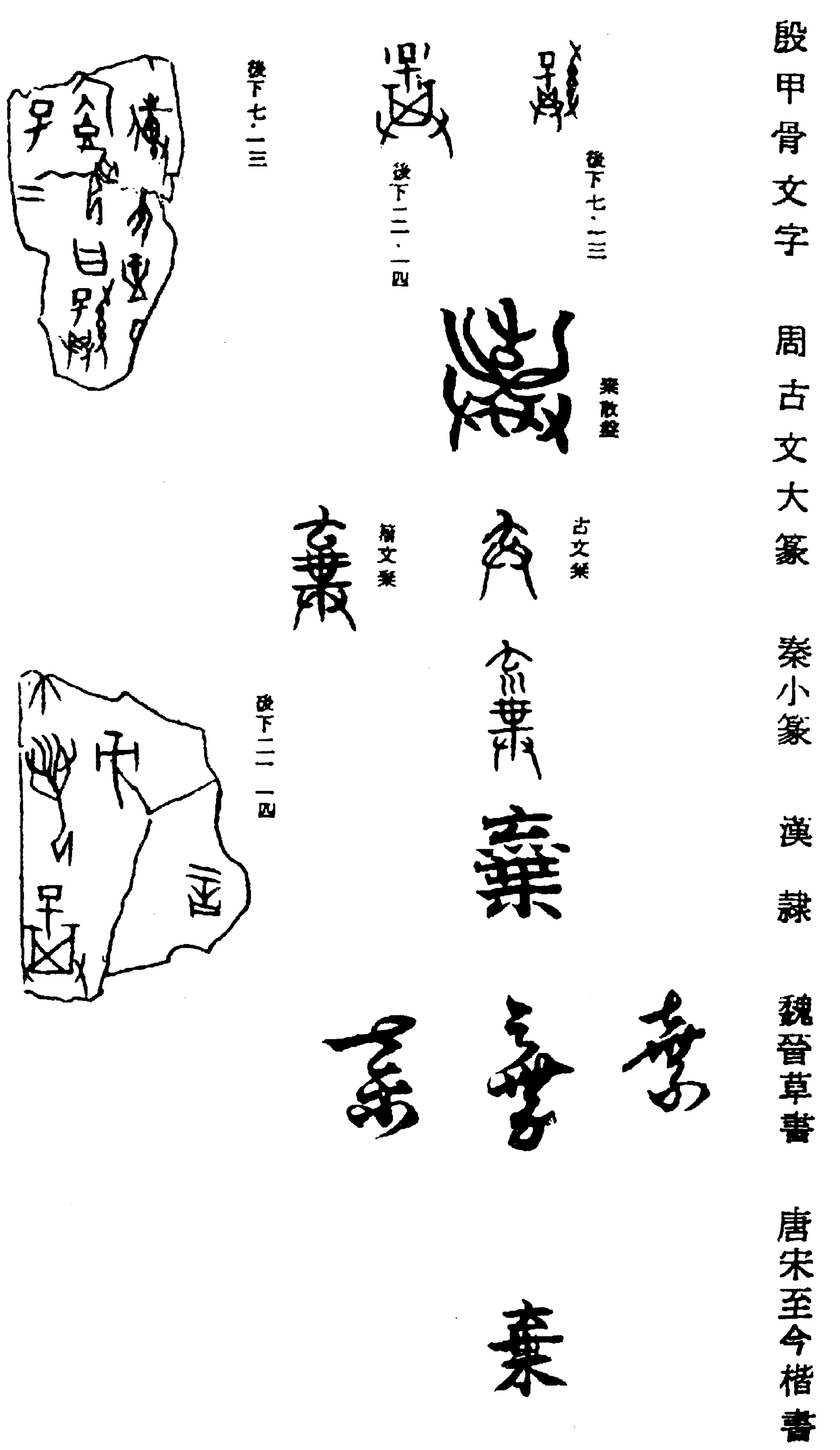
棄字即是以小孩代替了垃圾。小孩、垃圾在簸箕裏都是掃除棄掉的東西。議證謂：「棄，從充，㐬逆子也。逆當作屰。本書𠫓，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議證引錢大昭說：「孝經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如渻曰：「㚒，如夗、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按「孝」是稟諸天性，但是需要表現在行爲上始能顯出。初生之子怎能知道他將來孝與不孝呢？這種說法過於遷強，若謂其頭向下爲逆生。朱駿聲氏說：「子生首先出，惟倒爲順，故育字流字皆從之會意。」兒笘錄謂：「𠫓象子初生之形，非逆子也。古人因事製字往往有之。棄爲后稷名，蓋高辛氏爲后稷特製此字以名之也。古小學家所說六書之外自有此例。棄字首見於舜典即爲后稷名，亦無更在其前者，則以爲高辛所製。」

後世亦有此種例子，句讀注謂：「借逆爲屰者，以見篆有別隸則通逆也。以糞下从廾推華棄釆倒之，此當云從廾推華棄𠫓，而不然者，逆子可棄，而非可以華棄之，故分別說之，此亦借其意也。勿泥。」

棄字在經文中引用，就群經正字謂：

今經典𠫭酌籀文而省變作棄，此亦田隸州輔碑，遭順帝棄天下，大略如此作，俗因遂變作棄，經典亦有從古文者。禮記喪大記，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作弃。又書舜典帝曰「棄」。史記周本紀作弃。西伯戡黎，故天棄我。殷本紀作弃。唐石經竝作弃。

「棄」字在甲文中，僅尋得形體不同的兩個字。金文中只取得散盤中一個字（散盤棄字與籀文同）。古文一個字。自小篆以下此字始可多見。按其歷代演變順序，排列如下表：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三冊，一九六四年九月）

讀絜識小錄

李孝定

一、說辱蓐與農

契文有嶭字，甲編、一九七八或作𦵷，卜通、別一、新、十四、又有𦸗字，前、五、四、七、或作𦵹，後、上、七、十一、作𣐳，乙編、五三二九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於上出第一文从自作者無釋，於餘數文並釋作農，其說曰：

「說文解字：『農，耕田也，从晨，囟聲，籀文从林作䢉。』此从林从辰，或加又，象執事於田間，不从囟，諆田鼎作𨑞，予所藏史農觶作𨑞，並从田，散盤作𨑞，亦从彳，與卜辭同，从田，與諆田鼎史農觶同，知許書从囟者乃从田之譌矣。」見增考中七十一葉上。

孫海波甲骨文編，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金祥恆續甲骨文編，並从羅說，收作農，郭沫若於𦸗亦釋作農，於絜文𦵹字，前、二、十三、五、則謂當讀爲辱，其說曰：

「故辱字在古實辰之別構，惟字有兩讀，其爲耕作之器者則爲辰，後變而爲耨，字變音亦與之俱變；其爲耕作之事則爲辱，辱者蓐與農之初字也。蓐乃象形字，與卜辭農之作𦵹者全同，由音而言，則辰蓐與農，乃侯東侌昜對轉，故辱蓐農古爲一字，許釋蓐爲『陳艸復生』者，非其朔矣。」見甲研釋干支二五葉下至二六葉上。

又曰：

「𦵷實農字，與蓐字形全同，蓐農幽冬對轉也。」見卜通三册別一第九葉上。

嶭字諸家無釋，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曰：

「疑卽周頌良耜：『以薅荼蓼』之薅，說文云：『披披字从段氏說。田艸也。』薅所从之女字，疑阝之譌變，說文所謂『从蓐、好省聲』者，恐不然也。」見甲編二四九葉一九七八片釋文。

今按屈氏釋嶭爲薅，是也，在契文與𦵷當爲一字，及後始孳乳爲二：一作薅，說文云：「薅，披田艸也，从蓐，好省聲。䒆，籀文薅省，茠，薅或从休。詩曰：『既茠荼蓼。』」一作蓐，說文云：「蓐，陳艸復生也，从艸，辱聲，一曰：族也，𦵯，籀文蓐从茻。」蓐訓陳艸復生，薅訓披田艸，義亦相因，艸復生，故須披去之也；就字形言，小篆之別，在於有女無女，古文蓋當有作𦵷者，古文偏旁，从人从女無別，人形偏旁，又往往與手形脫離而另置一側，如𢓊之作𢓊，𢦏之作𢦏是。又往往省去人形而但存手形，於是遂有蓐薅之別矣。辰爲農器，郭沫若說，見甲研下册釋干支二四至二六葉。以手執農器而除艸，薅之義也；至契文从阝，卽𠂤字，許訓小阜，乃象壠形，薅字全形乃象以手執辰，披去壠上艸，此程瑤田通藝錄所稱：「耨壠艸，隤其土於甽以附根，則甽浸高，壠浸下，屢隤屢附，壠與甽平，故曰壠盡而根深也。」之事也。薅艸之事，主於辱卽蓐字。艸，壠形之𠂤，可从省略，故篆變作蓐，或增之女形，實當云保留女形偏旁。則作薅，其始一也，後漸衍爲二字，其始義本相因者，旣衍爲二字，遂亦各據一義，且各爲音讀矣。許謂「好省聲」者，乃就薅字晚出之音讀而爲之說，此字从女固非聲也，凡所謂省聲者，必有不省之字，始得云「以某省」或「某省聲」，然而實無「𡤱」字也，屈氏疑之是也。至諸家於𦸗、𦵷二字，並釋作農，則有未諦。𦸗卽蓐字，其始與薅當爲一字，已如上述；𦵷則農字初文也，說文：「農，耕也，定按段王兩家據元應書引耕下補「人」字。从晨，囟聲。䢉，籀文農从林。𦦯，古文農。辳，亦古文農。」契文从林，或从森，同。从辰，與許書古文一體合，正當釋農；且𦵷、𦵷二字，於卜辭辭例亦迥異，作𦵷者辭云：

「己酉卜，貞，告于妣辛，叀惟農？」前、五、四七、五。

「癸亥卜，貞，乙歲，叀今農酒？」前、五、四七、六。

「乙酉卜，卽貞，告于母辛，叀農？十月。」前、五、四八、一。

「壬申卜，卽貞，兄壬歲，叀農？」後、上、七、十一。

「丙☐貞，□□且辛，戊叀農？」後、下、三九、十七。

「☐農☐气，賓于岳？十月。」佚、八五五。

「丙午卜，卽貞，翌丁未，丁農歲，其又伐？」佚、九二四。

「庚申☐，其☐歲，叀農酒？」續、二、二、一。

「甲寅卜，王叀農示帝？五月。　丁未薅乎？」乙編、二八二。

農在諸辭爲酒、歲、帝諸種祭典之對象，佚、八五五辭雖殘泐，其義仍約略可見，乞當讀爲訖，蓋言祭農神訖，往賓于岳也，岳在卜辭，往往爲祈年求禾之對象，說見屈萬里岳義稽古，載清華學報新二卷第一期，其說至確。上言農而下言岳，事正相應，乙編二八二言「農示」，當即農神，帝農示與後世祀社相類。其作𦔮者辭云：

「☐田薅☐登？」前、五、四八、二。

「辛未貞，今日薅田？」甲編、一九七八。薅字从自作𦔮。

「丁未薅乎？」乙編二八二。

「乙丑，王𡆥薅芀？」乙編八五〇二。

前、五、四八、二、辭最後一字上半殘泐，葉玉森前編集釋疑爲登字，是也，登，年穀熟也，與上文言薅田之農功相應；甲編一九七八片，薅田連文，義尤顯豁，字从自作薅，與它辭作蓐者辭例全同，正足以證二者之爲一字。乙編、二八二辭，上言帝農示，下言薅乎，事類相應，而辭例不同，明農、薅之非一字，蓋上言帝農示而下言農事，「薅乎」當即評來薅田之意也；乙編、八五〇二辭，薅下一字不識，然字从艸，當爲艸類，與薅連文，其義亦顯；凡此數例，均可證薅爲動詞，如釋爲農，均不可通，釋薅則文从字順；農字則反是，其非一字甚明也。

二、說　牝　牡

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又「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易曰：『畜牝牛吉。』」許君之意，牝牡實該他畜言之，蓋通偁也，故牝下引易，以明其義，如牝但言牛母，則牝牛爲不辭矣。又許書：「特、朴特，牛父也。」此據大徐本說解，小徐本作「特，特牛也。」則牛父偁特不偁牡也。契文則畜父畜母，分別爲文，各从其類，而各以匕若丄爲偏旁則相同，羅振玉於契文牡羖豭麚諸文悉釋牡，牝牝豝牝豝麀諸文悉釋牝，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廿七葉。明義士非之曰：「牝牝豝牝豝麀雖皆从匕，而種類各異，不必爲一字，今牝豝豝牝諸字，不見於字書，然牝麀尙異其音讀。」見殷契卜辭釋文六葉。楊樹達據爾雅釋獸之文，以麌、豝、牂、羒、騇諸文，分釋契文之麀、牝、牝、牡、駝。見甲文說卷上二至三葉釋麀牡牝牝駝。按之許書之例，羅氏之說，殆無可議；然就契文立說，則楊氏之言是也。蓋通言則同，析言則別，許書之牝牡，通言之也；契文之牡、牡、牡、麀、牝、牝、牝、牝、麀、麀，則析言之也。卜辭諸文，降及漢代，殆已無傳，故許書不錄；至爾雅之麌、豝、騭、騇、羒、牂諸文，蓋爲後起，爾疋一書，爲後人輯錄經生解經之作，其成不自一人一代。說文亦彙錄諸文，唯無騇字，其義亦與爾雅略同。羊部：「羒，牂羊也。」段注改「牡羊也。」「牂，牡羊也。」段注改「牝羊也。」豕部：「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豝。』」馬部：「騭，牡馬也。」鹿部：「麌，牡鹿。」楊氏以此諸文，分當契文諸字，其意極是，唯謂麀即麌、牝即豝、牝即牂、牡即羒、駝即騇，則仍未安，蓋釋古文字，當於形音義三者求之，今麀、牝、牡、牝、駝，之與麌、豝、羒、牂、騇，其義固相同。其形殊不相涉，而契文諸字之音，復渺不可求，固不當僅執其義類相同一點，遽認爲一字，而置形音於不顧也。契文諸字，其用有別，誠如楊氏之言，謹師其意，除牝、牡二文，分收爲牝牡外，自餘諸文，當分收於羊豕犬馬虎鹿諸部之末，以爲說文所無字。

三、說　犂

契文彡前、四、三五、二、若彡後、上、四、十五、字，舊釋勿若物，王國維曰：

> 「卜辭云：『丁酉卜，卽貞，后祖乙，古十牛，四月。』又云：『貞，后祖乙，古物，四月。』戩、三、又云：『貞，賓十勿牛。』前、四、五四、前云：『古十牛。』後云：『古物。』則物亦牛名，其云：『十勿牛。』亦卽物牛之省。說文：『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案許君說甚迂曲，古者謂雜帛爲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維羣，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之牛三十也。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見觀堂集林六卷十三葉釋物。

徐中舒从之，其說曰：

> 「古象耒形之字，下端皆作歧出形，可以利、勿、定按徐氏所偁之勿，卽指契文金文之彡。方三字證之，利、甲骨金文作𥝢前、二、十八、𥝢前、二、三、𥝢前、五、三二、𥝢菁、九、𥝢師遽簋𥝢利鼎𥝢宗周鐘，利所从之彡彡諸形，卽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刺田起土之形，銅器將力旁移於禾旁，故小篆利或从刀，但古文利及从利之黎、梨、犂諸字，仍是从彡可證，从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从力得聲，剌地藝禾，故得利義，利所从之彡，或讀爲勿，勿利古韻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勿之本義當爲土色，經傳多借物爲之，定按下引經傳諸物字之文从略。『物地』『物土』，卽相土色相地色，各家注皆訓物爲相，惟鄭司農注周禮載師艸人卄人，訓物爲『色』爲『形色』爲不誤，物訓色自非一色，引申之又得爲雜，說文：『㫃，旗也，……雜帛爲之，幅赤白半。』定按㫃爲勿之重文，今各本勿下說解與此異，徐氏不知所據何本？周禮司常：『雜帛爲物。』㫃爲雜帛，則勿爲雜土，物爲雜毛牛；物訓雜毛牛，與犂訓『犂、雜文。』論語何注『牛不純色。』淮南說山高注等義，又正相應，可證从勿从利，義本相通。甲骨文物或作勿，皆謂雜毛牛，無作否定辭用者，銅器則全作否定詞了。」定按徐氏此所言勿，仍指彡字，契文勿作彡，乃否定詞，金文彡與勿混，作否定詞用，說見下。徐文見耒耜考，載集刊第二本一分十五至十七葉。

諸家多採此說，胡小石先生始辨之，其說曰：

> 「彡或作彡，余緣文義釋爲『勿翦勿伐』之勿，在卜辭與彡異字，彡爲犅之省，其誼爲雜色牛。」見甲骨文例下卷二十七葉言勿例。

董彥堂先生釋彡爲棃之初文，其說曰：

> 「彡與彡同爲棃之初文，卜辭利卽从彡，舊釋勿物，非。彡乃勿字，與弗不亡毋，皆作否定辭用。」見殷契佚存考釋三二葉上。

郭沫若隸定犅爲物，彡爲勿，謂並假爲犂。見殷契萃編考釋四二葉下。又曰：

> 「卜辭勿作彡，勿字作彡，判然有別，勿乃笏之初文，象笏形而上有題錄，勿乃犂之初文，象以犂啓土之狀，勿多假爲犂牛之犂，犂之本字作犅若彡，舊均誤釋爲物。」見同上六六葉上。

今按郭說是也，說文：「𤛓，耕也，从牛，棃聲。」契文彡實𤛓之初字，當如郭說隸定作勿，許書無此字，當於𤛓下別出重文作彡，云：「古文𤛓，象耒形。」勿犂之與耒、古韻同屬來母，古音同在十五部，據段氏六書音韻表。當是一物之異名，或方言殊異，遂別製一字，勿爲象形，耒則爲會意耳。此意徐中舒氏已先發之，其說云：

> 「管子乘馬篇云：『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此犂卽耒之借字，犂耒古同來母。與後來所偁之犂不同。郝懿行證俗文云：『古者人耕，二犂爲一耦。』故知此二犂卽二耒。」見耒耜考四二葉。按徐氏之意，謂假犂爲耒，愚意則以爲二者古蓋一物而異名，犂爲名詞，其用則爲耕，故許訓「耕也。」

彡字象岐頭田器刺地啓土之形，𤛓則後起之形聲字。犂非牛耕之會意字，說見下。徐氏耒耜考一文，舉證甚富，徵引美備，所惜於彡之一字，仍囿於舊說，遂有「利所从之彡，或讀爲勿，勿利古韻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之誤說，按越語云：「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一物失利相叶之說，當本之朱駿聲通訓定聲，按原文以「生萬物，容禽獸」對舉，以文法言，物字以不入韻爲宜，如二句上下倒置，則以物字入韻，於文氣較適。蓋徐氏以彡爲勿，故必多方尋求利勿二字聲韻相近之理，以實其說，實則金甲文利之所从者，乃古犂勿字，彡卽勿卽犂。許書利之古文作𥝢，各本古文作𥝢，段注本从彡作𥝢，桂氏義證云：「彡當爲彡。」段桂說是。可證，然則勿自爲勿，勿自爲勿，越語一物失利相叶與否，可無庸深辨也。釋名云：

> 「犂，利也，利發土絕艸根也。」

利字古作𥝢若𥝢，卽象以勿發土絕艸根之形，此亦可爲利字从勿之又一明證。徐氏又引物爲雜毛牛，犂亦訓「雜文」「牛不純色」，以證利之从勿，實則此特故訓偶同，不足以證彡勿之爲一字也。契文勿字作彡彡彡彡諸形，其从兩或三斜畫，均不與中長畫相連；此與勿字作彡彡彡彡，其數斜畫中，必有一畫與中長畫相屬者，判然有別。契文勿字之義，均作否定詞用，無一與牛字連用作雜文牛解者；而彡字之義則反是。凡語辭皆假借字，勿之本義，當以許書之說解爲正，蓋象旗柄有三游之形，至勿與从勿之物，有雜色或雜色牛之義者，則由「雜帛，幅半異」許書勿下說解。之本義所引申，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物乃勿若㫃之假字。鄭注云：「通帛謂大赤，从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以帛素飾其側者，卽今語鑲邊之意，而許云：「幅半異。」段氏解之云：「則直謂正幅半赤

牛白。」釋名則云：「以雜色綴其邊爲翅尾。」語各不同，然要之勿之爲物，必非一色，其本義爲雜色旗，引申爲凡雜色之偁；物字从牛从勿，勿亦相，其本義爲雜色牛。（雜色牛之義，即由勿爲雜帛旗之義所引申，王國維氏謂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是蓋倒因爲果矣。）引申之「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王氏此說則確不可易。）至故訓物爲相、爲色、爲形色者，蓋物接於目而成象。象者、視之所生也，故得訓相，至形色之訓，則由雜色牛之義所引申也。至犂亦訓雜文或牛不純色者，蓋犂之本義爲刺地啓土，而土色各殊，和以艸根，龐然雜陳，故亦有雜色之義，物字从牛从勿，遂爲牛不純色之專字，卜辭用此皆與牛字連文，是用其引申義，爲形容詞，無用爲動詞之耕者，犂之訓耕，（犂爲田器，爲名詞，訓耕則爲動詞，段氏謂犂耕皆謂田器，說非，王紹蘭段注訂補已駁之。）義屬後起，蓋當自有牛耕之後始。徐中舒氏云：

> 「牛耕或用他種家畜耕，在世界農業史上都屬後起，……古謂服牛，亦僅指駕車而言，……周禮地官備載牛之用途，而獨無耕稼之事，……可見周時尚無牛耕之事，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云：『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唐賈公彥周禮里宰疏也說：『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偶可知者」，（鄭玄注里宰語。）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牛耕始終趙過，似覺太晚，……牛耕的開始，今唯於古代遺物中求之，如前犂館形圖，其上『黃人』（或釋元，）二字，確是先秦以前物，此種大農具，決非人力所能勝任，故由此物即可推知先秦以前已有牛耕，但亦不得在戰國初期以前。」（詳見耒耜考五五至五八葉。）

徐文雖不能確言牛耕創於何人？始於何時？然就其所舉諸證觀之，牛耕之始當不甚早，則可確言；果誠如世本及山海經諸書所載，（世本云：「胲作服牛。」王國維氏先公先王考謂即殷之先公王亥。）則契文諸彡若㸗字，不應無一具有田器或牛耕之義者，此點可爲徐說一有力佐證，惜徐氏釋彡若㸗爲勿若物字，故慮不及此耳。卜辭物牛勿牛當以論語何注：「犂，雜文。」淮南說山高注：「牛不純色。」爲其本義，各家所以誤釋爲勿或物者，實以形相近義相同而混耳。金文無犂及物字，而有勿及勿字，惟勿及勿二文，其義均爲語詞弗不之勿，如盂鼎云：「……王曰：『盂若敬乃正，彡廢朕命。』」召伯虎毁云：「彡敢對。」師嫠毁云：「敬夙夕彡灋廢朕命。」彡字均當釋爲否定詞之勿，

毛公鼎、師虎毁勿字作彡，與契文同，蓋亦由形近義同而致混用矣。

四、說前

契文前作衜（前、一、四十、二、）亦作徤（前、六、二一、八、）作歬（佚、六九八、）其作歬者，與小篆作歬同，前人釋此者多沿許訓爲言，羅振玉曰：

> 「說文解字：『歬，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此从歬从行，或省彳，誼益顯矣。」（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六十七葉下。）

陳邦懷亦承許說而稍異：

> 「从止者，人足也；从舟者，謂人足歬進，如舟之歬進也。足與舟皆行而不已，歬誼昭然。考金文歬字已不从行，許君因之，許君曰：『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竊恐未諦，衜歬从舟，蓋與履䫌（古文履）从舟同意，履䫌从舟，謂履行若舟之行，許君說舟象履形，殆不然也。」（見殷契拾遺一葉。）

契文从止从凡，凡乃般之古文，亦即今之盤字，小篆从舟，乃凡之形譌，字非从舟也，周禮春官司尊彝云：

>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

鄭司農云：

> 「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

是則匜惟字形譌變，槃固有名舟者矣。歬字从止在盤中，乃洗足之會意字也。衜若徤乃从行（或从彳，）歬聲，其但作歬者，乃假洗足字爲歬進字，非前進字本作此形也，下逮小篆，歬字反爲借義所專，乃別出从水歬聲之湔字，以爲洗足之專字，說文：

> 「湔，水出蜀郡緜虒玉壘山，南入江，从水，前聲。一曰：『手瀚之。』」

鈕樹玉說文校錄「手瀚之」下云：

> 「集韻引『之』作『也』，當不誤，韻會六書故引亦作「也」，而『瀚』作『澣』，俗，水經注江水條下引呂忱云：『湔水一曰半浣水也。』蓋手譌爲半，遂誤以爲水名，玉篇：『子田切，水名，又浣也，又子賤切，水湔也。』廣韻收去平二聲。」

段注改「手瀚之」作「湔，半瀚也。」下注云：

> 「各本作手瀚之，今依水經引字林『手』作『半』依集韻玉篇『之』作『也』，此別一義，半瀚者，瀚衣不全濯之，僅濯其垢處曰湔，今俗語猶如此，此相沿古語，如云湔裙是也，廣韻：『湔，洗也，一曰：水名。』此用說文而互易其先後耳。字林蓋全襲說文語，而酈書於『湔水出緜虒玉壘山』下引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此妄增水字，謂半浣爲湔水別名，亦其涉獵者博，不無抵牾，濯者瀚也，湔者半瀚也，說文屬辭之法。」

王紹蘭段注訂云：

> 「按半即手之譌，玉篇云：『又浣也。』其非半可知，集韻引『之』作『也』，是也，六書故韻會引亦作『也』，並不作『半』，各本一曰下無『湔』字。」

按王氏所訂是也，今據契文歬字字形及諸書湔下說解證之，許書湔下說解當云：「一曰洒（或作瀚）足也。」轉寫到誤，遂爲「一曰手瀚之。」（足誤爲手，也譌爲之，瀚字復到書手下，至或作半，分明手字之誤，王說是也。）廣韻湔下解云：「洗也，一曰水名。」猶不誤可證，自湔下說解沿譌日久，其所存瀚足之古義亦晦，乃不得不別出「洗」字，以爲洒足專字，說文：

> 「洗，洒足也，以水，先聲。」

此又湔義之後起字也。今許書湔下解云：「一曰：手瀚也。」復另出洗字以爲洒足專字，似湔下一曰之解爲不誤，此種情形，可有兩種解釋：其一，許君已昧歬爲洒足本字，湔爲歬之後起字之義，而湔有瀚洒之義，猶相承未失，於是乃於湔下出：「一曰瀚手也」之訓，而於水部別出洗字以爲洒足專字。其一，許君猶未失湔爲洒足之義，乃於湔下別出一解云：「一曰瀚足也。」然經轉寫到誤爲「手瀚之。」古義遂晦，後人乃不得不於水部增一「洗」字，以爲洒足專字耳。要之，歬當訓洒足，从止在槃中會意，其用爲前進之意者，假借字也，（東、南、西、北、前、後諸方位字，古無本字，皆假借字也。）前進之本字舊作衜，或衜，或䢭，（䢭字未見於古文，衜之古文行、彳、辵、止諸文偏旁相通之例，此字當有。）爲後起形聲專字，契文可證也。金文作歬（兮仲鐘。）歬（追簋。）歬（善鼎。）弟一文猶與契文相近，二三兩文所从，已漸與舟字相類矣。（受字契文从舟，許云「舟省聲。」並从凡之譌，句讀辨證。）

五、說干

契文有单字，（佚、五八七、）亦作单（續、五、一九、一、）舊無釋，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三卷一葉下收作干，無說，郭沫若金文餘釋二一〇至二一四葉釋干鹵云：

> 「古干亦有無羽飾者，貞松堂集古遺文有二『執戈盾形』文作𢦏，所執固是盾形，然實古干字，小臣宅毁『畫毌戈九。』小盂鼎『金毌一戜戈口。』中一奇字，舊未所識，今得二尊文，（定按指貞松二文。）始豁然縣解，蓋即干之初文也。古干戈字每相將，盾字稍後起，金文無盾字，亦無从盾之字，典籍中之較古者，亦所罕見，宅毁與盂鼎乃成康時物，二尊或尤古，形雖爲盾，而字則當讀干也。」

按郭說是也，此與宅毁及小盂鼎二干字略同，但上有二出，蓋其飾也。徐灝說文段注箋云：

> 「按阮氏鐘鼎款識康彝銘有丫字，乃古象形文，疑干即古竿字，亦即古杆字，木之正出爲干，亦作榦，旁爲支，亦作枝，干支同物，故干之用爲杆，與支拒同義，引申爲干犯之偁，相犯必相近，故凡事之相涉曰相干，而干求之義生焉，若干戈之干訓爲盾者，乃戰之假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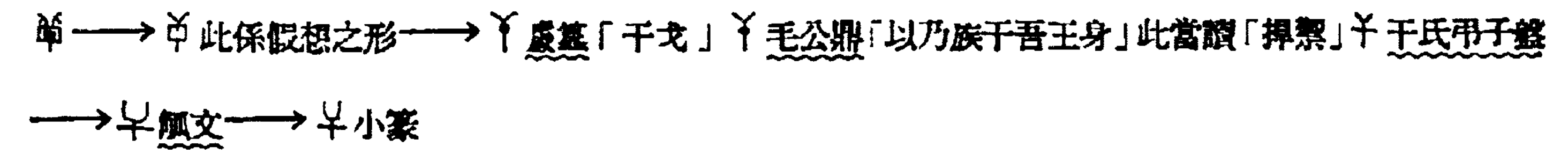
桂馥說文義證干下云：

> 「犯也者，戴侗曰：『蜀本說文曰：「干，盾也。」案戰者執干自蔽以前犯敵，故因之爲干冒、干犯，書曰：「干先王之誅。」傳曰：「干國之紀。」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曰：「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孟子曰：「以食牛干秦穆公。」後人不曉此義，加女爲「奸」，傳曰：「子父不奸之謂禮。」曰：「事不奸矣。」曰：「奸先王之禮。」曰：「奸絕我好。」陸氏皆音干。』馥案書：『舞干羽于兩階。』詩：『干戈戚揚。』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論語：『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安國曰：『干，楯也。』易乾鑿度：『泰表戴干。』鄭注：『干，楯也。』皆與蜀本合。」

王筠說文句讀干下云：

> 「戴侗引蜀本說文云：『干，盾也。』案云：『一曰盾也。』以爲別義乃可，若

以爲正義，則从反入，从一，何以得盾義，而羊屰二字，亦不得在此部矣。」定按桂氏引詩書方言論語之文，以證蜀本說文訓干爲盾，其說是也；契文上出諸形，即爲盾之象形字，上从丷，其飾也，金文作丫，亦由單所衍變，其遞嬗之迹，當如下表所示：



契文作空廓形之□者，金文率多作■，其後又多變作一，此文字遞嬗之通例也。徐氏段注箋之說，適得其反，蓋干之本義爲盾，及後爲引申義之犯所專，乃不得不別造从戈旱聲之戰以當本字耳，非叚干爲戰也。王氏句讀所說，乃據篆體爲言，非朔誼也，據古文之初形朔義解之，干屰二字實風馬牛不相及，固不得同部也。要之，干當以訓盾爲本義，訓犯則其引申義，當爲解云：「干，盾也，象形。一曰：犯也。」契文別有串字藏、二五、、或作串藏、一、三、作中後、下、五、二、作申甲、二、三、十六、諸家釋毌，是也，字即單之異體，乃象上無丷形飾物之盾；又單字古作單，疑亦與此同源，皆爲盾之象形字，弟以所象之器，形制稍殊；或因方言殊異，遂致衍爲數字，然其音猶復相近，據段氏六書音韻表三字古音同在十四部。義亦相因也。單有大義，魯語：「堯能單均刑法。」鄭語：「夏禹能單平水土。」史記春申君傳：「王之威亦單矣」匈奴傳集解：「單于者廣大之貌。」是也。單又有厚義，詩天保：「俾爾單厚。」昊天有成命：「單厥心。」傳並云：「單，厚也。」此大也厚也，皆爲盾之屬性，蓋盾皆欲其大且厚也。毌之訓穿，亦由盾義所引申，蓋盾雖以自蔽，然固常爲戈矛弓矢所穿矣。

六、後　　記

年來編纂甲骨文字集釋一書，積時既久，漸亦成帙。頃者陳槃庵先生爲本所集刊索稿，猝無以應，無已，於舊稿中摘取若干條，萃爲一篇，聊用塞責，謬悠之說，誠不足以當識者一笑，惟不賢識小，孔氏所許，不揣固陋，因以名篇云。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本,《故院長朱家驊先生紀念論文集》, 1964年9月）

論「尹」、「君」與「君子」

王恆餘

一、前言

「尹」、「君」二字，在現在的一般書籍中，其涵義是有區別的。「尹」可訓「治」，一作官名。「君」爲「君長」，一爲「國之首長」。自表面上觀察，「君」的地位，較「尹」爲高，而代表職務亦是不相侔的。實際上，於其原始意義，「君」實由「尹」出。在時間上說，「尹」亦比「君」爲早。所以「尹」、「君」與「君子」，是有聯鎖性關係的。

二、殷代甲骨文中的「尹」與「君」

「尹」字在甲骨文裏，出現次數很多，孫海波甲骨文編收錄三十六。金祥恆先生續甲骨文編收錄五十三。合計八十有九。其中以作「伊尹」「黃（或釋作寅）尹」者爲多。「伊尹」「黃尹」皆爲人名，在卜辭中常爲被祀之人。因「伊尹」爲商開國重臣，故被尊祀。如尚書君奭篇：「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論語顏淵篇：「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孟子萬章上：「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告子下：「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盡心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由先秦書籍中所引述的伊尹，再上證甲骨文內所列的「伊尹」，知伊尹之於商，猶周公之於周，在其開國歷史上佔有極重要地位。其次，即作「多尹」，共八見，其辭曰：

(1) 甲午、貞：其命多尹□王寢。（續編六、一七、一）
(2) 至于多尹。（佚存七十六）
(3) 元毀叀多尹饗。（甲編七五二）
(4) 弜不饗、叀多尹饗。（甲編七五二）
(5) 貞：王其㞢，曰：「多尹，若。」（乙編八六七）
(6) 貞：勿曰：「多尹」。（乙編八六七）
(7) 敉多尹往𡿺。（後上二二、五）
(8) ⧄命多尹。（後下二九、十一）

上列八條卜辭中，所出現的「多尹」，由于卜事不同，或因辭殘缺，不能全部明瞭所卜意義，但就(3)(4)及(5)(6)兩組的卜辭看，與「饗」、「㞢」皆有關係。「饗」有二解，一爲饗飲生人，一爲饗祭。「㞢」爲祭名。(1)(8)兩條的「命多尹」，顯係爲時臣。(7)條之「敉多尹」、爲敉國或敉地之多尹。(2)條「至于多尹」，因辭不全，不便臆測。總之，「多尹」在殷代成爲官名，絕無問題。

「君」字在甲骨文裏，出現次數較「尹」爲少。據孫海波甲骨文編，及金祥恆續甲骨文編所錄，僅三見。其辭曰：

(1) 丁酉卜，疑貞：多君曰：『來叔氏𢦏』，王曰：『余其𠬝』，勿往，十月。（後下、十三、二）
(2) 辛巳卜，疑貞：多君弗言，余其㞢于□庚，𠂤祝，九月。（甲骨續存一五〇七）
(3) 辛未王卜，（下殘）曰：『余告（下殘）』，多君曰：『般（下殘）（般下有『卜』字，蓋非一辭）有祟。』（後下、二七、十三）

據(2)(3)兩條卜辭觀察，「多君」所司，似與祭祀有關。而(1)項由于𢦏字不識，故其卜意，不易明瞭。但就此三條卜辭之記載「多君」言之，「多君」屬於殷王之臣，似無疑義。再由(1)(2)兩條卜辭貞人疑看，爲第二期屬祖甲時人，約爲紀元前一二八〇至一二四一年。而(3)辭「王卜」之例，亦不會早到第一期。據此，可以看出「多君」一詞在甲骨文內之出現，要比「多尹」爲晚。

「尹」在殷代極普遍，有「伊尹」、「黃尹」、「多尹」。「君」在殷代僅作「多君」，在次數上，沒有「尹」字多，在時間上，亦較爲晚。所以就現在所見到的甲骨文資料，關于「尹」、「君」二字作分析，可以認爲「君」係由「尹」出。在字源上說，「君」亦從「尹」而成。

三、周代金文中的「尹」與「君」

「尹」在金文中，僅容庚金文編已收二十有八，其中未收錄者仍甚多。其銘辭作「尹」（尹作寶尊、尹卣蓋、尹毀、彥鼎、史獸作父庚鼎），「尹氏」（克鐘、師𤔲毀、頌壺、頌毀、尹氏簠），「尹叔」（尹叔鼎、𠫑侯壺、蔡姞毀），「師尹」（克鐘），「保尹」（令彝），「皇尹」（史獸作父庚鼎），「尹伯」（尹伯祖辛甗），「尹考」（尹考鼎），「公尹」（矢作丁公毀），「青尹」（吳尊蓋），「作冊尹」（休盤），「內史尹」（師兌毀），「諸尹」（令彝），「幽尹」（寓卣蓋）等各詞，所含意義，有下列三種：

(1)人名：如「尹作寶尊」。凡在金文中稱某作某器，皆爲人名，此例甚多。

(2)官名：如青尹、諸尹、皇尹、師尹、保尹、幽尹、內史尹、作冊尹、尹氏等均是。其中「保」、「師」、「內史」、「作冊」亦爲官名，與「尹」連詞者，因其所司職務相近之故。

(3)國名：如尹伯祖辛甗之「尹伯」。方輿紀要一云：「尹、畿內國，或曰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南，東遷初，自岐西遷于此。」此尹伯蓋即此畿內國尹邑之長，則此尹國，乃由尹官之采邑而得名。故尹、亦包括爲地名。

「君」在金文中較「尹」字爲多，容庚金文編即三十二見，未收錄者仍甚多。其銘辭作「天君」（天君鼎、癸亥毀），「里君」（令彝、史頌鼎），「宗君」（召伯虎毀），「皇君」（師嫠毀），「家君」（毛伯彝），「諸妣君」（讎鼎），「事君」（郘鐘，）「御于君」（牧師父毀，）「番君」（番君鼎，）「黿君」（黿君鐘，）「邛君」（邛君婦壺，）「墉夜君」（墉夜君鼎，）「樊君」（樊君簠），「交君子𣪘」（交君子壺、簠、鼎三器），「智君子」（智君子鑑），「君子」（晉姜鼎），等各詞。所含意義有下列四種：

(1)尊稱：如天君、皇君、家君、宗君、諸妣君等是。

(2)國君：如番君、黿君、邛君、墉夜君、樊君、交君、智君等是。意即某國國君。

(3)方里之長：如里君是。亦可稱爲官名。

(4)有位（包含有德之意）：如君子是。即國君的兒子。

上列金文銘辭所稱之「君」，因爲器物時代不同，所表意義亦有區別。較早器物的天君鼎、癸亥毀、令彝（周初時器），對于「君」則云「天君」，意謂大君。「里君」即爲管理土地之長。仍不失殷代君爲官名之意。但有點跡象顯示，在金文中的「君」已比「尹」爲多，洽與甲骨文相反。其職權亦漸成爲方國之長，可以看出周代的土地分治，比殷代發達，殷則集中權力於王室，周則封建土地於諸侯。這兩代（殷、周）的治權，是有根本上區別的。所以「君」的地位就脫穎而出，已非「尹」望塵所能及！以致後世「君」顯，而「尹」漸晦。

四、字源學上的「尹」與「君」

字源，即係造字時同出一源，所指示事物相同。因上古造字，分表音、表意兩種。一以聲音爲標的，一以形象示意爲標的。「尹」、「君」二字，屬於表意。如「尹」之成字，爲從又握丨，意即以手持筆，又爲手，丨則示物之形象，兩者合而爲一，表示「尹」的工作，就是從事於文事，亦即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君」則從尹從口，除了具備尹的條件以外，還要用嘴巴輔助工作，顯然看出與「尹」是相關連的。自君之成字從尹從口分析，無疑的，要比「尹」字爲晚，否則，即不致於曰「從尹從口」。

再由聲韻上說，一爲準韻，一爲文韻，一發ʒ，一發K，知其聲母韻母皆相接近。且「尹」、「君」二字在古代如上述成字之形，所發之聲，皆有重要關連，所表意義亦甚接近，故可認定該二字爲同出一源。則「尹」、「君」所代表的職務，亦可測知一二，蓋「尹」爲近臣，掌理文事，故有左尹右尹之官。「君」爲外臣，掌理方土，乃有行使管理土地人民之權。一主內，一主外，二者并行不悖，及至方國諸侯日多，王室漸微，君遂日張，而高於尹，則同爲王朝之重臣，其地位即有所區別。及至西周中葉以後，演及于王侯天子亦自稱君，斯時君之地位，已非尹所可比擬。

五、「尹」「君」與「君子」

自甲骨文、金文所記載的資料證明，初期「尹」比「君」早，殷代已有「多尹」、「多君」之名，但「多尹」之出現，在「多君」前。周初令彝仍有「眔諸尹，眔里君」之分，顯而易見是時（成王時）「尹」之排列亦在「君」前。中葉以後，由于諸侯勢力擴張，君隨之而爲各國首長稱謂，變成一種權力象徵，君遂被一般社會公認尊稱。「君」、「王」、「公」皆屬貴族，故君之兒子的「君子」，王之兒子的「王子」，公之兒子的「公子」都爲尊稱。加以古代又係世襲制度，受教育者又屬富貴之家，官學對象亦以貴族爲主，富貴貧賤受教育不能齊等，於是形成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故成貴族統治時期。乃促成「君子」被一般社會所尊重。

另外需要申述的，即君子的「子」字問題。「子」，在甲骨文地支字內作肖、或𡿺、及兇（見殷虛文字甲編二三五六、二九〇八、二九〇七各片），於「多子」辭作另，及孚（見殷虛文字甲編二七三四、三〇六八），於「巳」字亦作另（見殷虛文字甲編一七九、二三一五），知殷時「子」、「巳」二字已相假借。廣雅釋言：「子、巳、似也」可爲互證。甲骨文內「多子」一辭，其辭云：

叀多生饗（甲編三八〇）
叀多子（甲編三八〇）
甲寅卜，彭□多子貞其饗（甲編二七三四）
叀多子其隻（甲編三〇六八）
丁丑卜，賓貞：父乙允求多子（乙編三三九四）
貞：父乙弗求多子（乙編三三九四）
壬午卜，貞：多子隻鹿（乙編三四四一）
丙子卜，貞：多子其征學疫，不冓大雨（遺珠三〇四）

以上所錄之「多子」，皆爲殷王所生之子，亦如周王所生之子曰「王子」然。不過沒有像周代加「王」字在前，予以表示尊稱之具體化。因殷代之「多」字下有作「多尹」、「多君」、「多臣」、「多射」、「多父」、「多妣」、「多兄」等，故知「多」字含有形容詞之意，不若「王」居「子」前之尊稱。所以可肯定的說，「子」在殷代，還看不出有尊稱，卑稱意思。蓋「子」人人得而生之，生于富貴之家即貴之，生于貧賤之家即賤之，於是「王」之子，「君」之子，「公」之子，即爲尊稱、「小民」之子即爲卑稱，由于時代變遷，以及社會上漸漸約定俗成，自西周末葉以後，便形成爲尊稱的代名詞了。傅孟真先生對于「子」的變遷有一段精闢的論證，曾在「論所謂五等爵」一文內云：

> 就子一稱之演變觀之，頗有可供人發噱者。子本卑稱，而王子冠以地名，則尊，微子、箕子是也。不冠地名，則稱王子，如王子比干。此之爲子，非可盡人得而子之，稱於王室之內者，轉之於外，頗有不恭之嫌。
>
> 子一名、在周初如何用，頗不了然，周書歷舉有土之君，子號不見。春秋之初，諸侯之卿，王室之卿均稱子，已見于典籍矣。前格如齊之高國，晉之諸卿，魯之三桓。後一格如劉子。至孔子時，士亦稱子，孔子即其例也。戰國之世，一切術士均稱子，子之稱濫極矣。漢世崇經術，子之稱轉貴，漢武詔書「子大夫」是也。其後歷南北朝、隋、唐，子爲嚴稱。至宋則方巾之士，自號號人皆曰子，而流俗固不以子爲尊號。今如古其言語，呼人以子，強者必怒以言，弱者必怒於色矣。（史語所集刊二本、葉一二七）

至于「君」與「子」連爲一辭，以易經、尚書、詩經爲早，但此三書內所錄之「君子」，又有時代先後區分，如易經的卦爻辭，及詩經的大小雅，和尚書的酒誥、無逸，都此較早的，這些「君子」都是指有位之人，沒有例外。

在實物方面，以現在所見到的金文著錄，有交君子㞢鼎、壺、盤、智君子鑑，晉姜鼎五器，嚴格說來，交、智各器所稱之「君子」，均與上一字之「交」、「智」連讀，不得構成「君子」專詞。晉姜鼎內的「君子」，才是真正的「君」與「子」構成一詞，據作者考證，晉姜鼎爲幽、平之間器物（七八〇B、C、——七四六B、C、），在金文中以現在所見，恐以此爲較早材料。（殷甲骨文，西周初期的金文，均未見錄，）是時的「君子」仍係指有位。以後就慢慢演變爲有德的代表，但仍有指有位的，論語內就有不少此類證據。春秋後葉以後，有德含義超過有位，此時可稱爲引申義勢力大盛時期。（關于君子的流變，作者將另寫一文）

六、結　語

「尹」、「君」二字，在字源上說，是屬於一源。所產生的意義，十分相近。就殷代甲骨文及周代金文之實物材料分析，二者關係，極爲密切。初爲官名，及至疆土日廣，人口日衆，王室政事漸趨繁多，兩者職責即已劃分，尹司册簿政事，君則司土，劃分之時代約爲一二八〇B.C.——一二四一B.C.

在時代上說，尹官較君爲早。殷虛出土甲骨文一期卜辭中，以現在所得見的材料掀示，有「尹」字無「君」字。加以「君」之成字，从尹从口。故可證知「尹」實早於「君」。

周初之令彝，內有「眔諸尹，眔里君」之辭，自其排列次序觀察，是時「尹」之職位，仍排在「里君」前面。

自差序分析，初有尹官，逐漸人民衆多，疆土日廣，政事亦隨之繁瑣，遂由尹官分化而有君官，幷爲王朝重臣。迄周代封建諸侯之後，君方變爲各國首長之國君，國君的兒子，稱爲「君子」。由于世襲制度，邦君之子皆有采邑，故初時「君子」均爲有位之人，以後再由有位引申爲有德代表。此蓋因「君子」屬於貴族，又係受過教育之人士，復有采邑。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爲平民表率，故引申爲有德之通稱。於是公卿大夫亦得稱「君子」。

從教育上分析，中國社會在春秋前期以前，受教育者則爲富貴之家，掌理政事，亦爲此類有知識之人士，故稱爲貴族統治時期。及至春秋後期，孔子提倡「有教無類」，一般平民才有受教育機會，於是知識份子增多，平民亦可過問政事。至戰國間，各國首相屬於平民出身者，已屢見不鮮。是時社會上教育，及學術思想極爲發達，成爲中國文化鼎盛時期，而「君子」爲有德之通稱，亦以該時爲最盛，孟子內即有很多證據。但仍有指有位者，論語內即有很多是項資料。此時之君子亦可稱作有位、有德幷容時期。漢以後所稱君子者，則多屬有德。

總之，「君子」之初義，係指國君兒子意思。而國君之「君」由殷之「多君」；周之「里君」而來，初爲官名。此君官，又由「尹」分化而來。故「尹」實爲「君」與「君子」之根源。

（原載《大陸雜志》第二十九卷第十、十一期，一九六四年）

釋酓

金　祥　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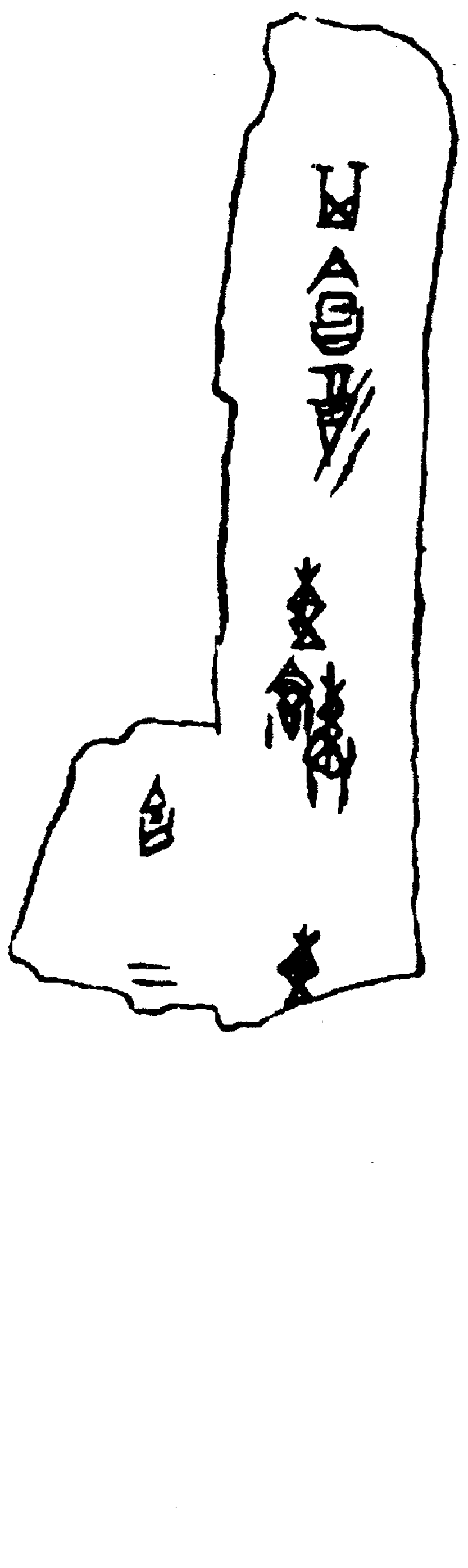
殷契粹編第四六六片：

叀口

叀𩰫？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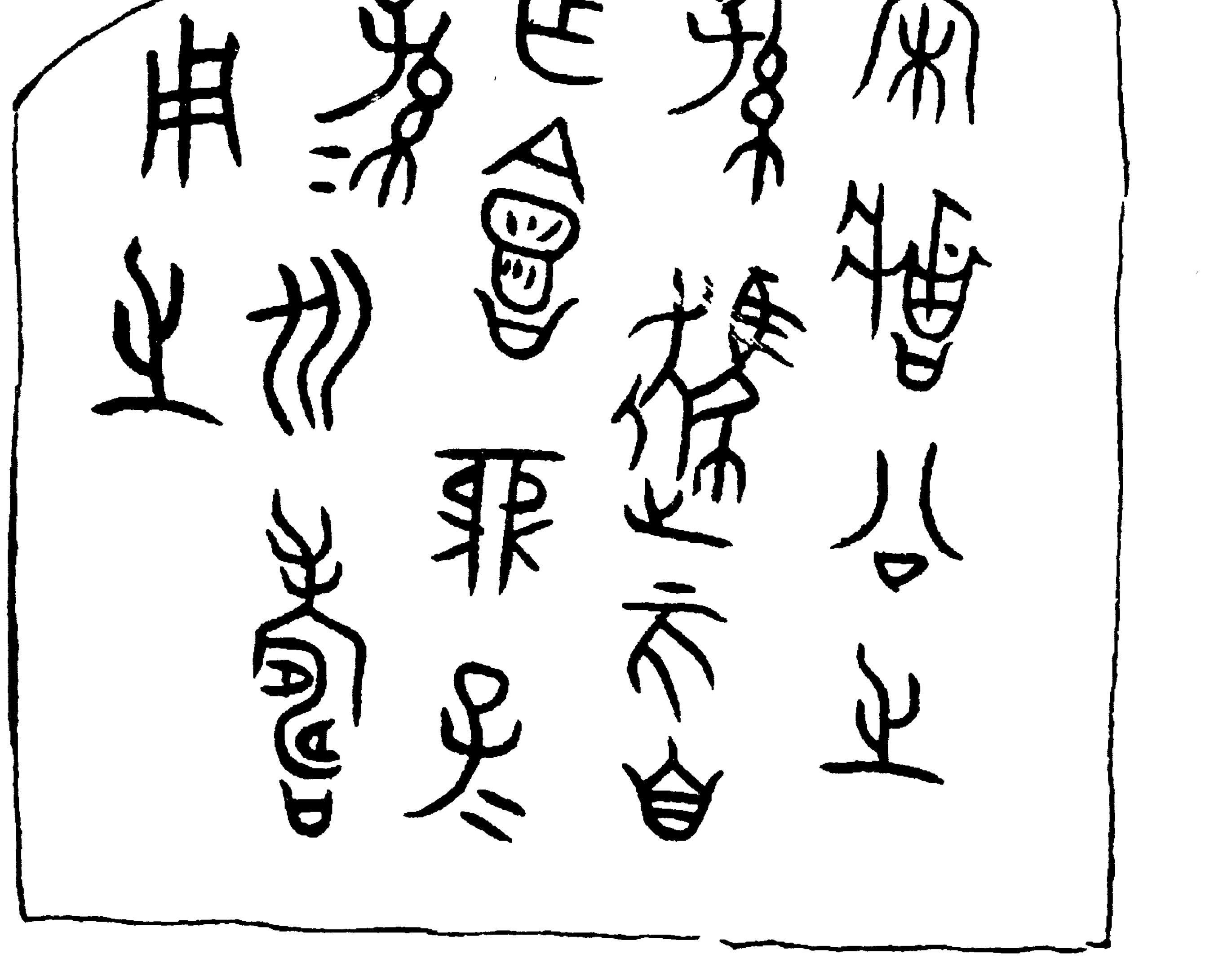
其酓酒？

粹四六六



郭鼎堂考釋酓釋爲會，未加詮釋。余疑郭氏釋爲會，因金文走馬亥鼎（三代·三·四四·三）

三代三·四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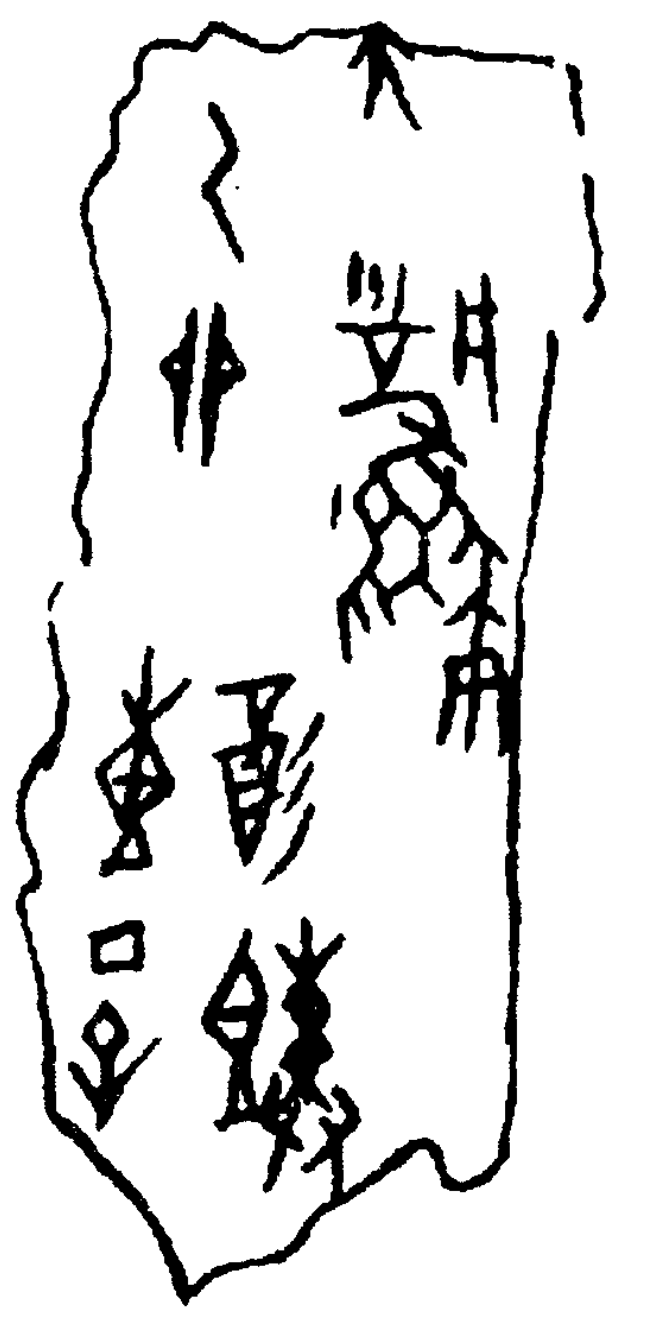


「自作曾鼎」之曾作酓，與此字形相近之故。酓容庚金文編釋爲曾。今以甲骨例比之，酓乃𩰫之省，非曾也。甲骨文𩰫酒，亦作酒𩰫，倒文耳。如

叀丁巳酒𩰫？

乙卯大風？　新四二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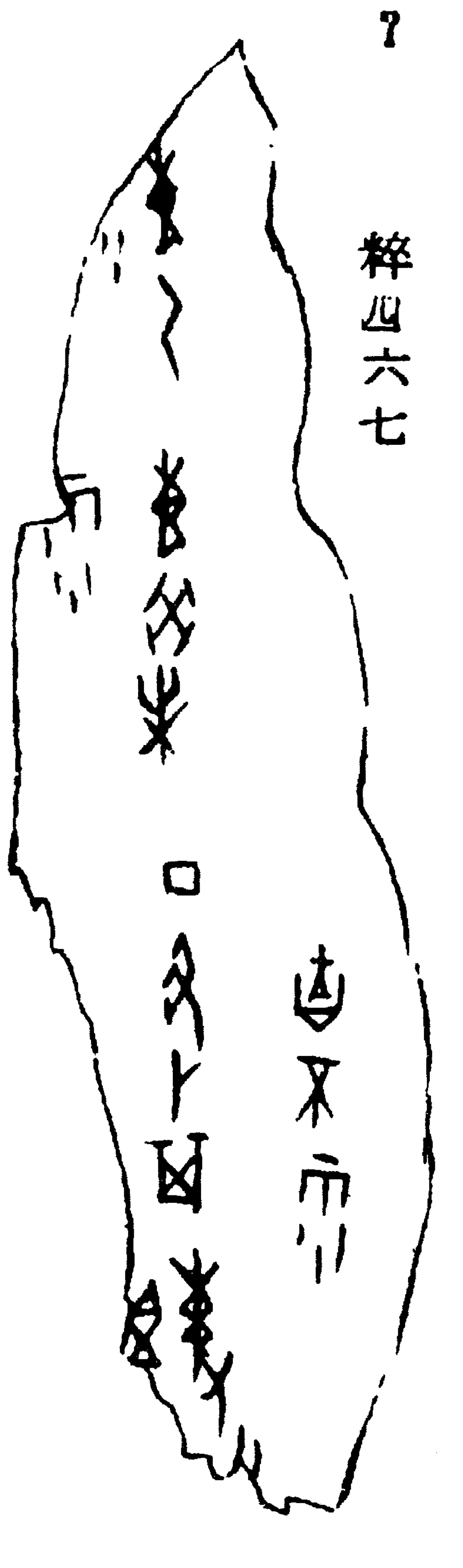
新四二〇九



丁丑卜，其𩰫口？吉。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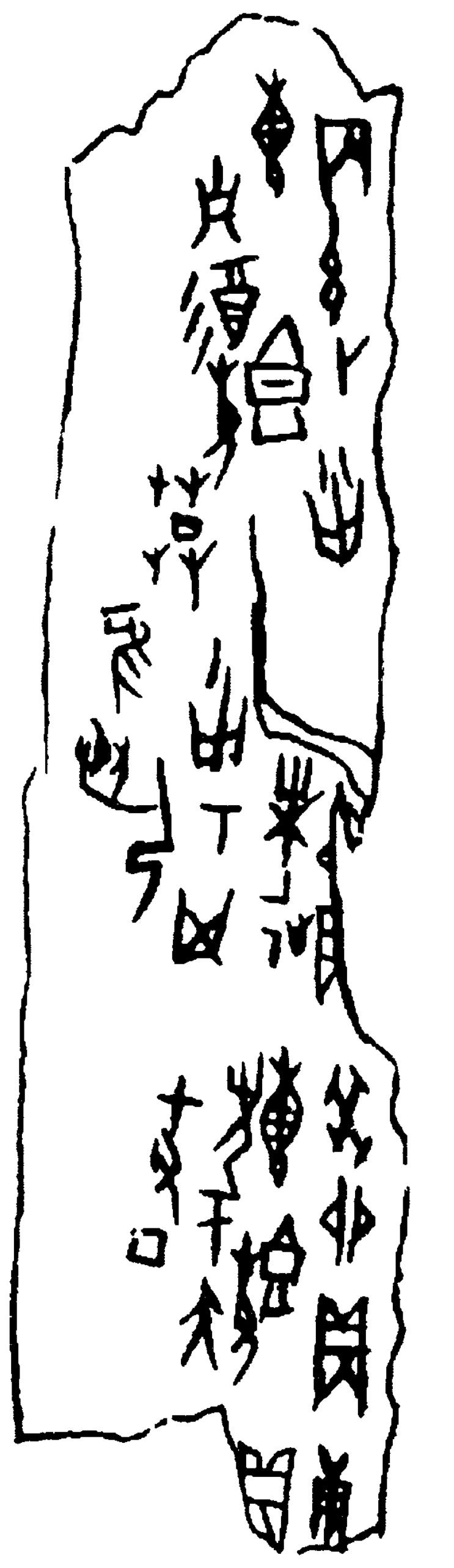
叀癸未雨？

叀乙雨？　粹四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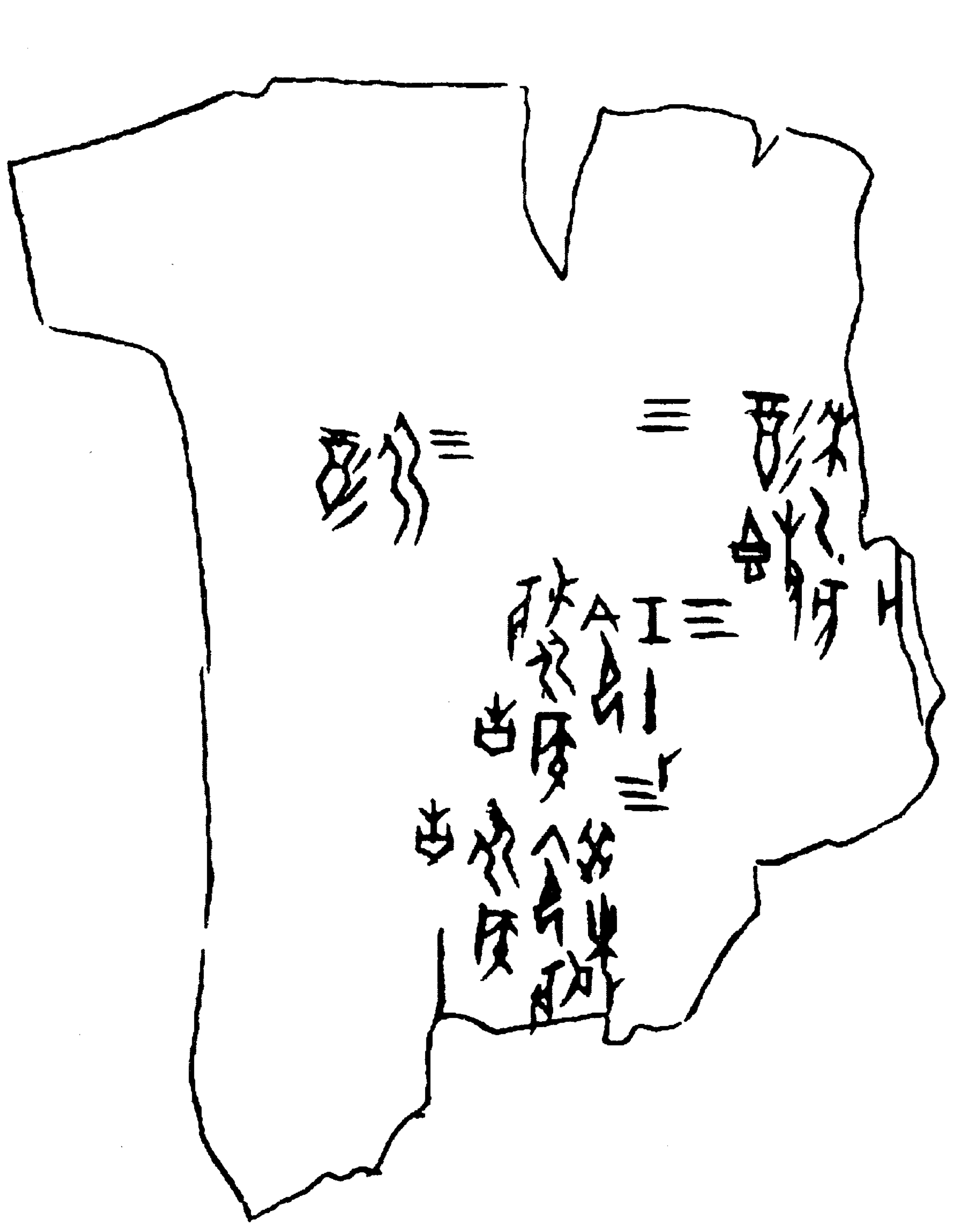
庚口貞：
癸卯貞：叀𩰫，先于大甲父丁？
癸卯貞：口未征・甶示，其佳殉？
丙午卜，甶叀子酒𩰫莫？　粹三七〇

粹三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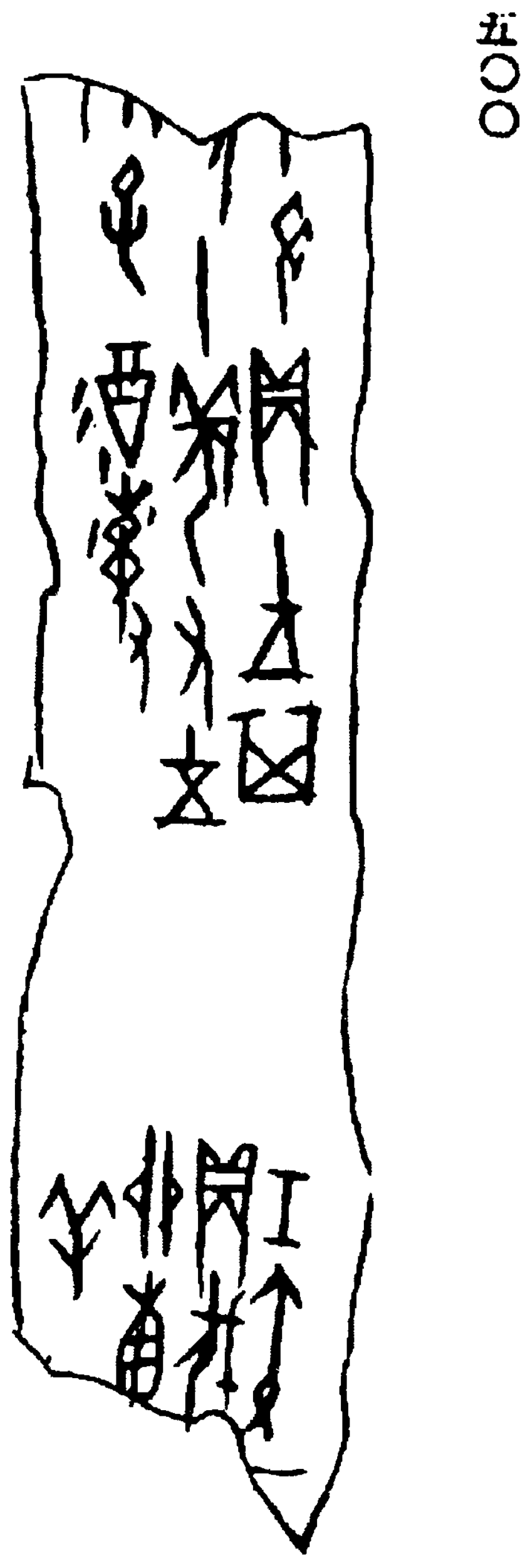
癸未卜，令般从侯？吉。
壬午卜，令般从侯？吉。
冂口卜，來乙亥酒𩰫？
弜酒？　珠六三二、佚三三

珠六三二・佚三三



壬寅貞：伐卯叀羊？
辛丑貞：王其伐十，羌又五十，口巳酒𩰫？　粹五〇〇

粹五〇〇



乃𩰫之省，郭氏釋束，于思伯釋索。于氏雙劍誃契駢枝三編釋索云：

、、即索字，其从乂或从 或數點與否一也。說文：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𣎳糸，按許說非是。索本象繩索形。其上端或上下端歧出者，象束端之餘，金文𥾯諆角𥾯从索作 ，象左右手持索形，契文左右手在下，與在側一也。……索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注，索，求神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出于祊謂索祭也。……又按契文有 等字，右均从索，以文例察之，有與索祭用法近者，存以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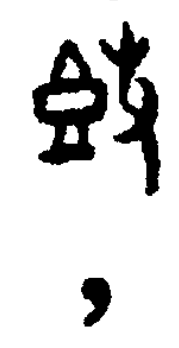
郭氏釋束，非是。于氏釋索，以字形求之耳。不知 乃于氏所謂「」等字之省，而 亦然，省右旁 耳。金文走馬亥鼎之 ，亦爲𩰫之省，猶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頁牧父丁毁「牧弇乍父丁 毁」之 。續殷文存卷上四十八頁訇辛毁：「敃錄款乍訇辛 毁」之 。均𩰫之省變。𩰫毁、𩰫鼎者，𩰫祭所用之毁鼎也。金文中明言其用途之毁鼎彝者，屢見不尠，如「中𠂤父乍旅毁」（三代七・一三・三），「 侯乍𩰫毁」（三代七・一三　六），「魯侯乍姜亯彝」（三代六・三七・三），「佳八月初吉，庚申𢦏叔朕自乍饙鼎」（三代四・七・三）等，旅、𩰫、亯、饙皆祭名也。故卜辭之「 酒」與金文「 鼎」之 、 ，乃𩰫之省。何謂𩰫祭？董師彥堂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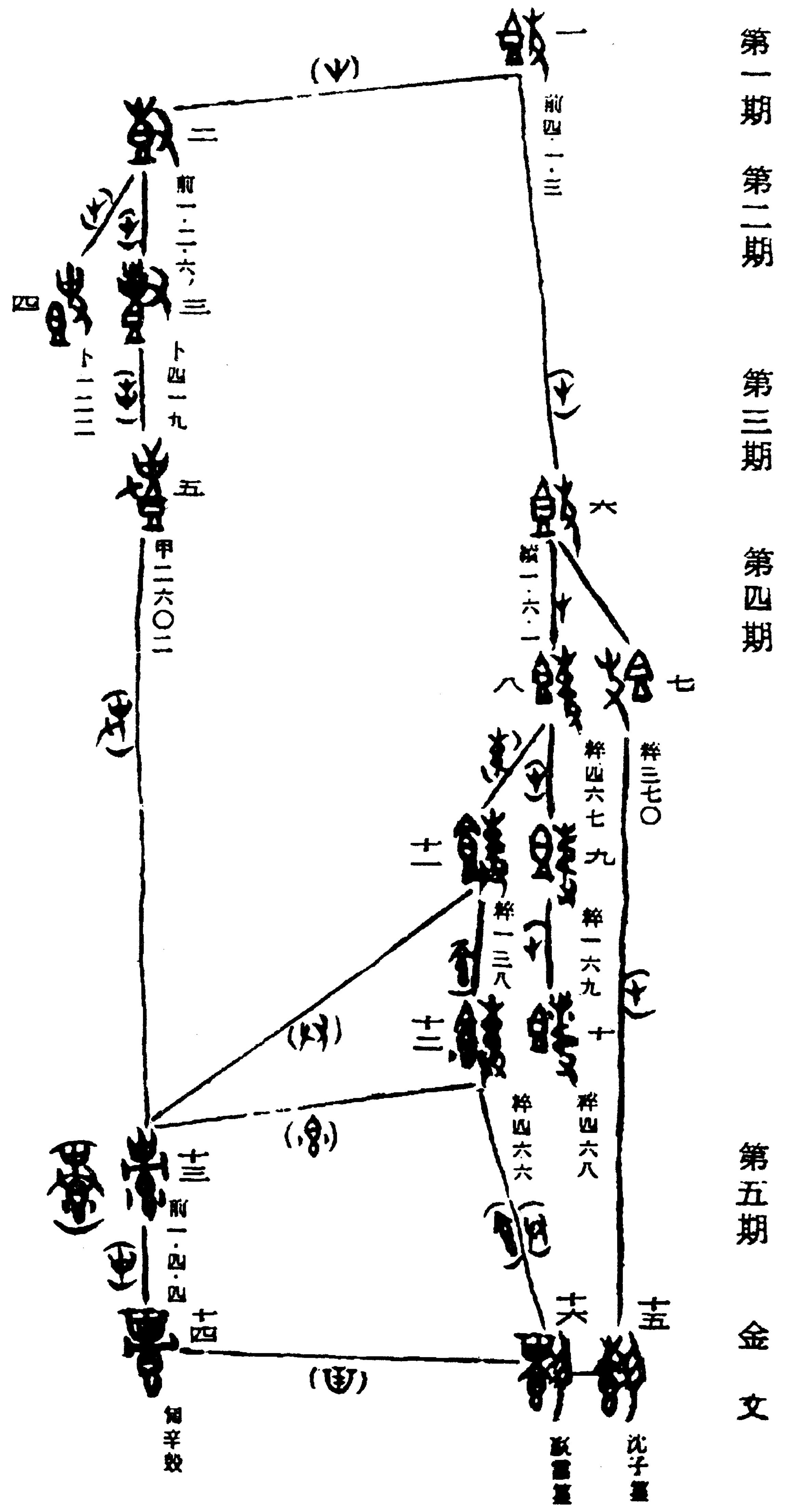
亯祭之用食物以祭者，一由其字形，其字必以皀，皀在卜辭中作 ，下爲盛食之器，爲豆形，即毁，若簋也，上之亼，象所盛之黍稷。其作 者，即食字。亼爲器蓋，舉其器之全形也。一由其祭器，上表訇辛毁，此器自名爲毁，又稱亯毁，蓋亯祭所用之器也。又表中所列之沈子簋其銘文有「作茲簋，用𩰫饗己公」語㲉需簋，亦稱「𩰫毁」是亯祭用毁與簋之明證也。舊釋爲敦，敦與簋皆爲盛黍稷之器，皆有蓋，食時則去之。儀禮今官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却于其西。」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贊啓會，

卻于敦南，對敦于北」。敦殷簋形制相類，均爲盛黍之器，而壹祭用之，此壹爲黍稷食物以享祖妣之祭之確證也。

故卜辭「叀飤」者卜問僅以薦食物黍稷祭之，「其飤酒」者，除薦食物外，並祭之以酒也。

飤之字形，變易繁多。董師彥堂云：

第一期作，从食从又，爲以手獻食物于神示之義，从屮，與戈之作𢦏者同，以才爲聲也。二期五期字皆見祀譜，三期字略同二期。惟四期異體爲多，蓋新舊兩派皆有此祭，而四期則承接一期也。玆爲節省篇幅計，輯錄各期　字之異體，並參列金文，爲演化表如次。每字注其所見，不復備舉原文，如后：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金文
一
前四・一・三
二
前一・二・六・三
三
卜四一九
四
卜一二二
五
甲二六〇二
六
前一・六・一
七
粹三七〇
八
粹四六七
九
粹一六九
十
粹四六八
十一
粹一三八
十二
粹四六六
十三
前一・四・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沈子簋
敔簋
何辛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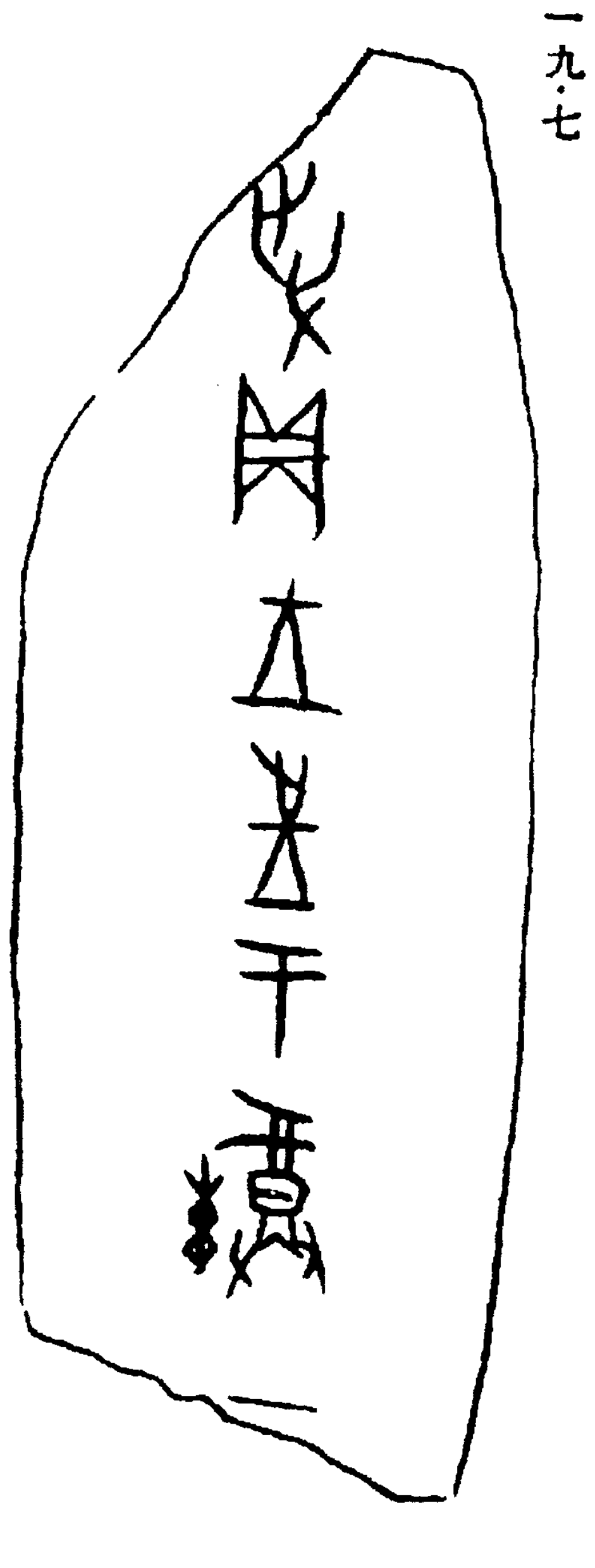
董師彥堂已詳述飤字在甲骨、金文中演變之跡。今余所見第一期卜辭如：

争貞：王往于飤？　前二・一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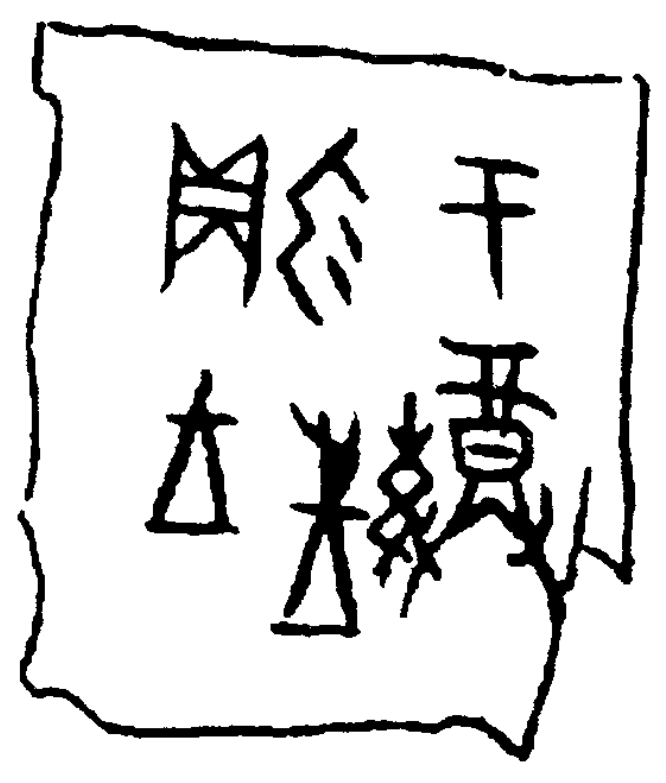
貞：王勿往于飤？　前二・二〇・一

飤　前二・二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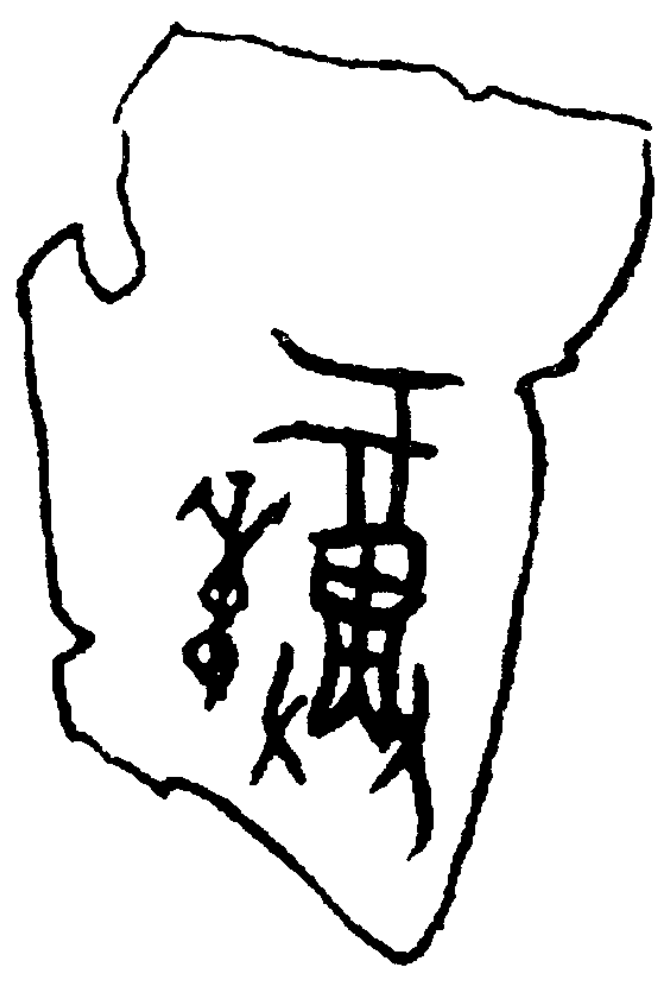
前二・一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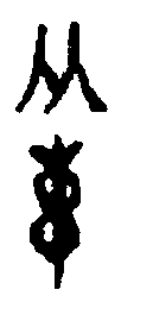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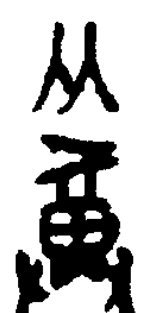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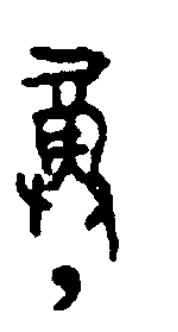


前二・二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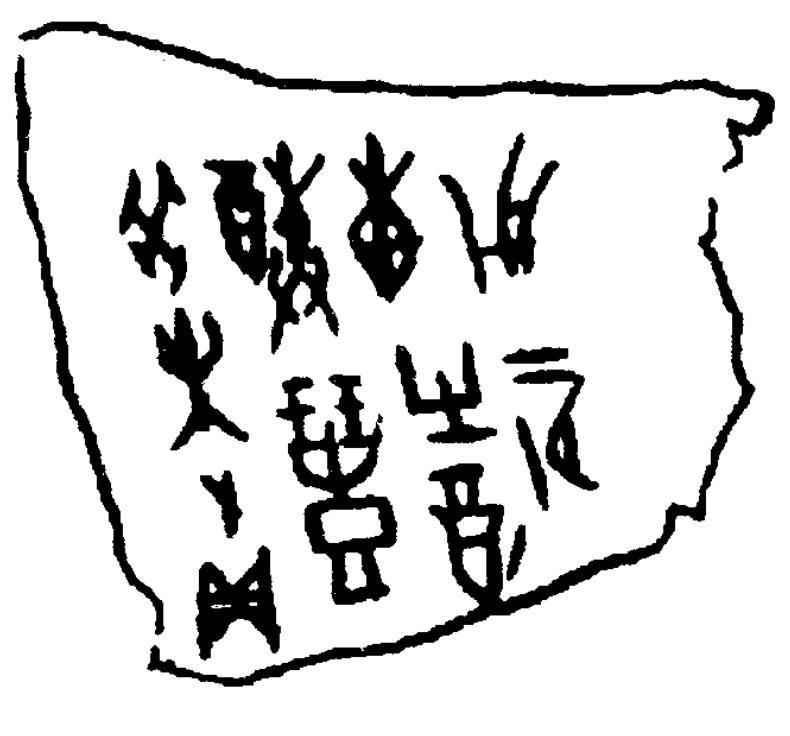
前二・二〇・二



葉洪漁前編考釋未加考釋，孫海波甲骨文編入待問編，今以其字形从 从易食爲，殆亦飤也。殷虛書契後編下第八頁第二片第二期前期祖庚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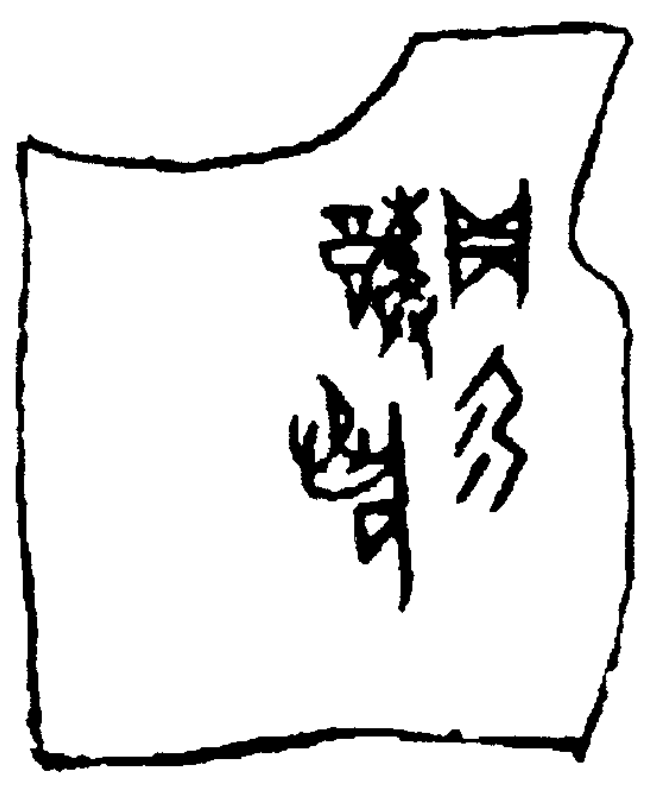
癸未卜，貞：飤豐，叀㞢（有）酒，用？十二月。

後下八・二



貞：勿飤夙？　前六・一六・二

前六・一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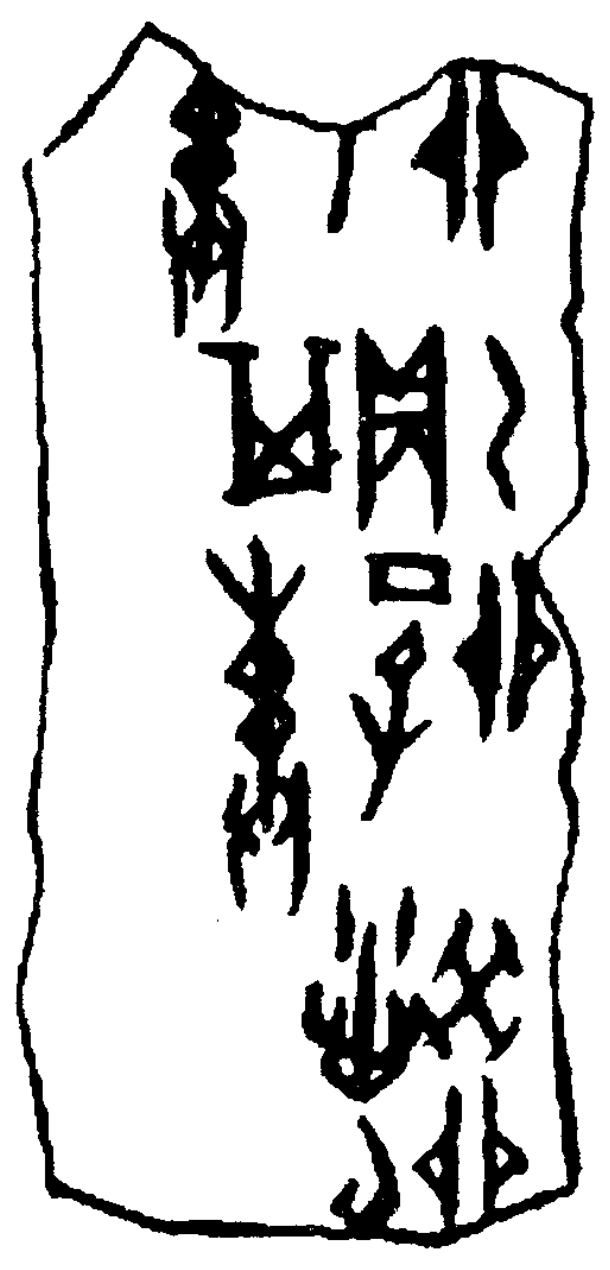
易食爲酉，又一書體也。第四期武乙文丁卜辭，如：

癸卯甶目

乙卯貞：丁巳其飤？

□卯，□巳飤？　甲七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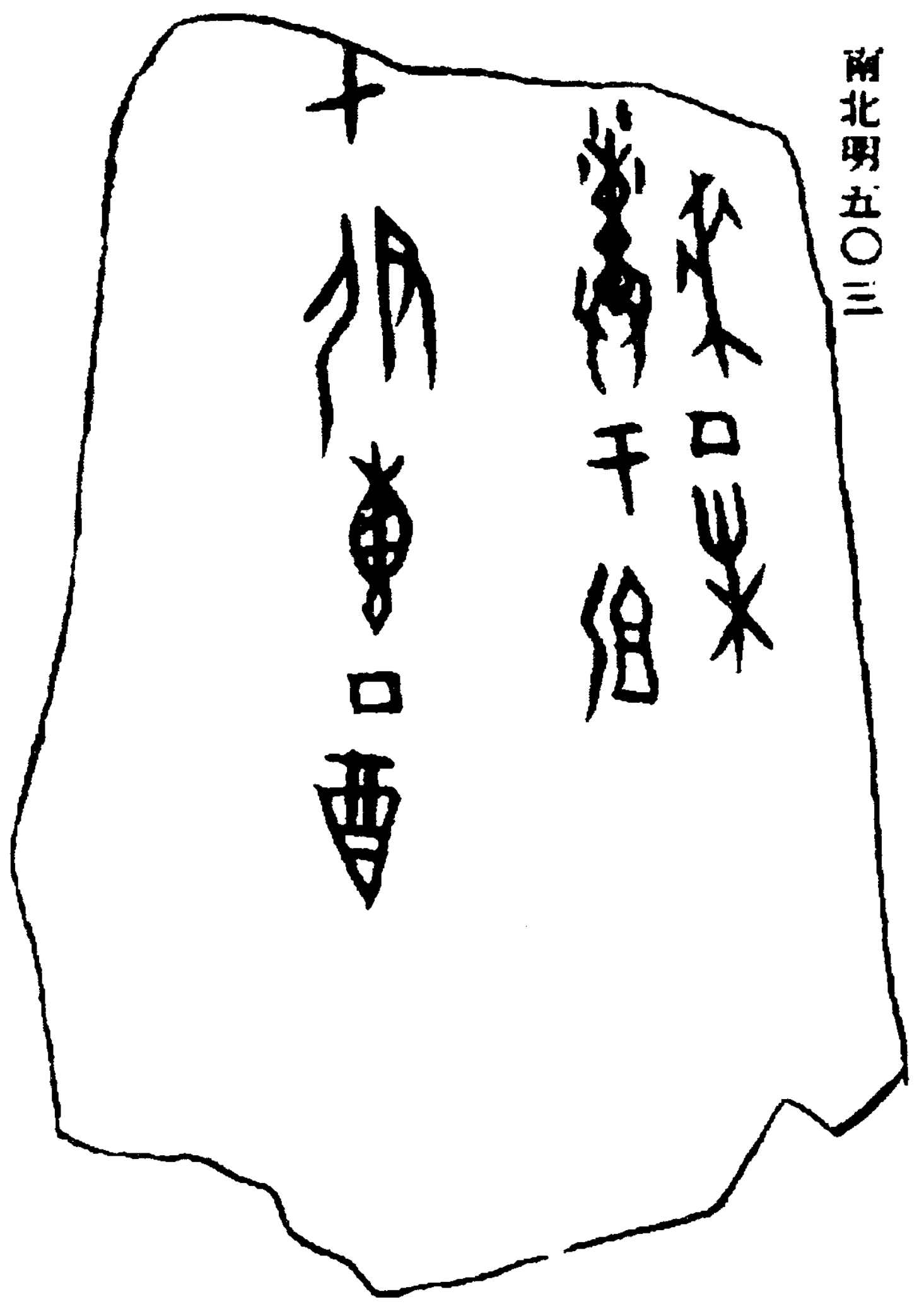
甲七七〇



來丁未飷于且乙？

于伊，叀丁酉？　南北明五〇三

南北明五〇三



之飷省作，猶之省作。以補董師所述之闕。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四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釋異

金祥恆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第二二四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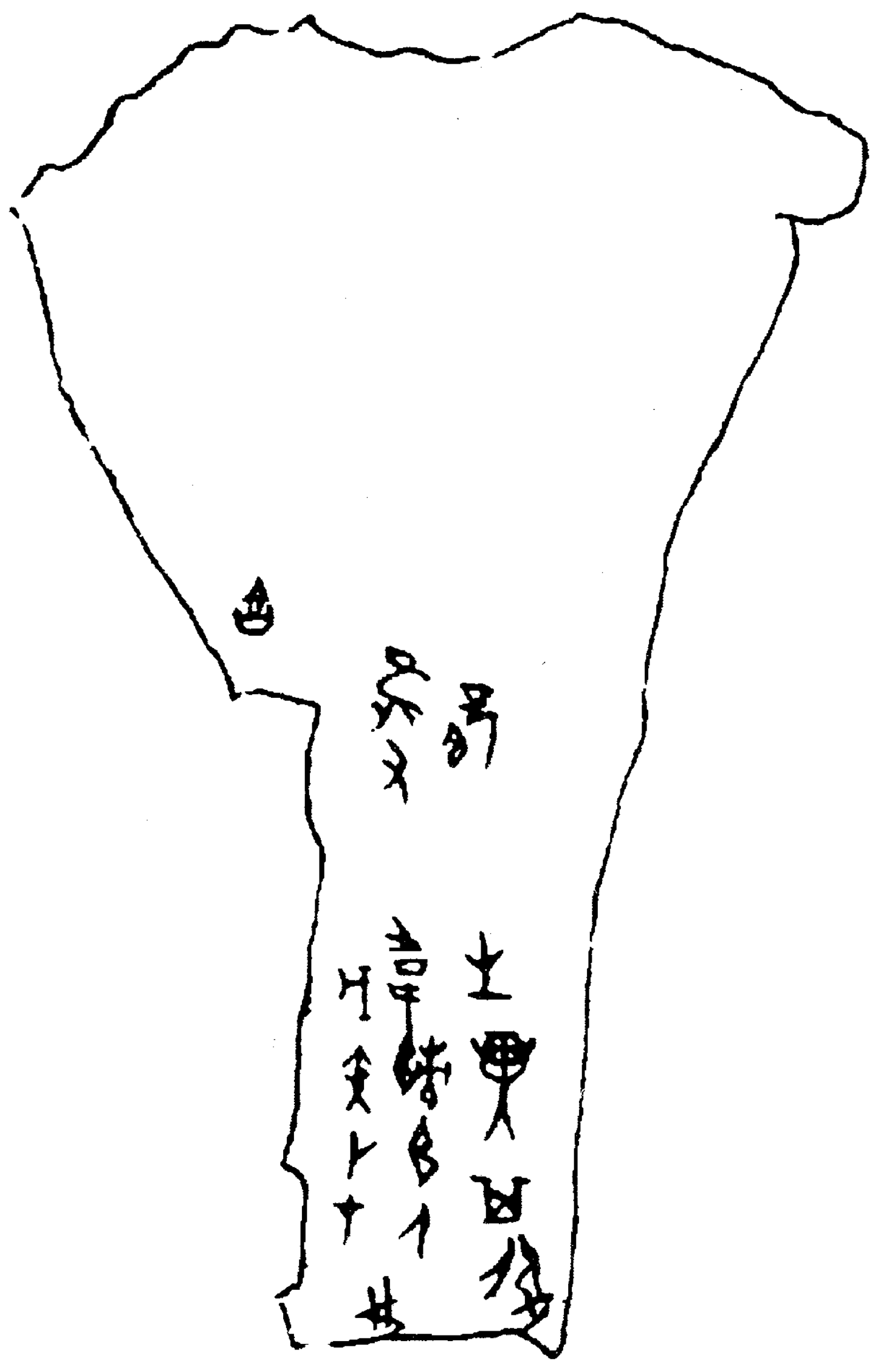
弗

戊寅卜，在𦎫餗。自人生異，其

隹又？

吉。

京B二二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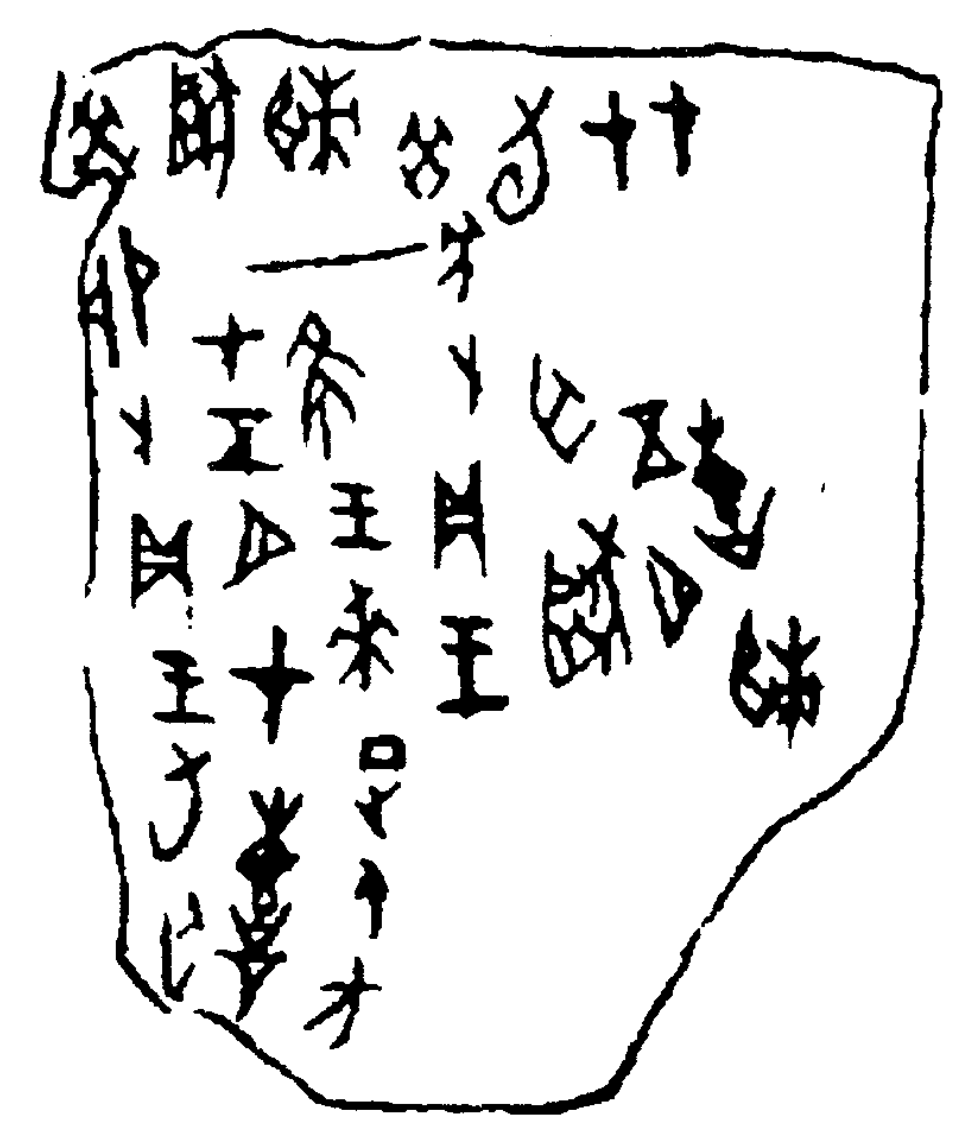
貝塚茂樹甲骨文字考釋釋文爲：「戊寅卜，在𦎫，歸自人異其。」釋爲歸，非是。歸甲骨文作、、、顯然與此有別。羅雪堂增訂殷虛文字考釋中「餗从自朿聲，師所止也。後世假朿字爲之，此其初字矣。兮田盤毋敢不即，謂不敢不至師朿。其字正與此同（亦見魯文旁尊及師寰父鼎）前人釋師非也。博古圖南宮仲鼎：王在寒，又誤釋師」是也。南宮仲鼎王在寒，猶甲骨文：

癸卯卜貞：土旬亡畎？在五月，在䨻餗，隹王來正（征）人方。

癸亥卜貞：土旬亡畎？在五月，在䨻餗　續三・一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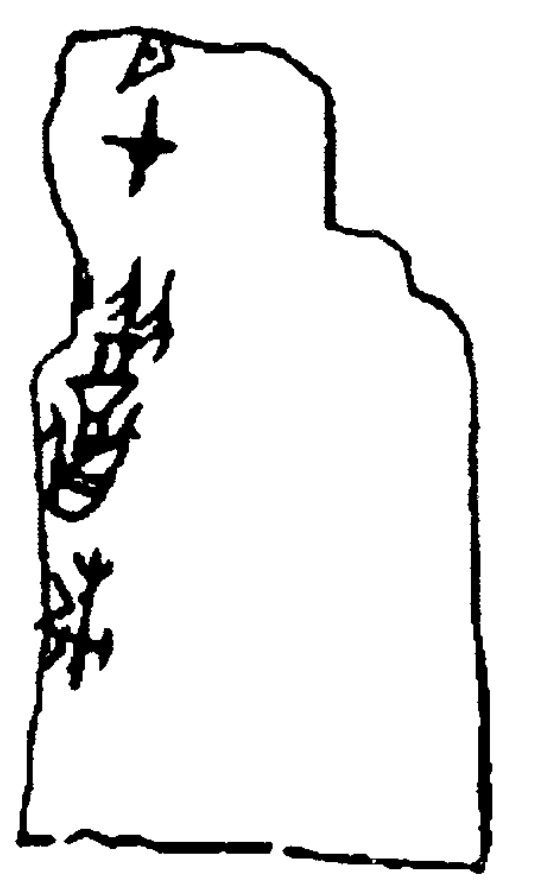
□月在䨻餗　續三・二二・五

續三・一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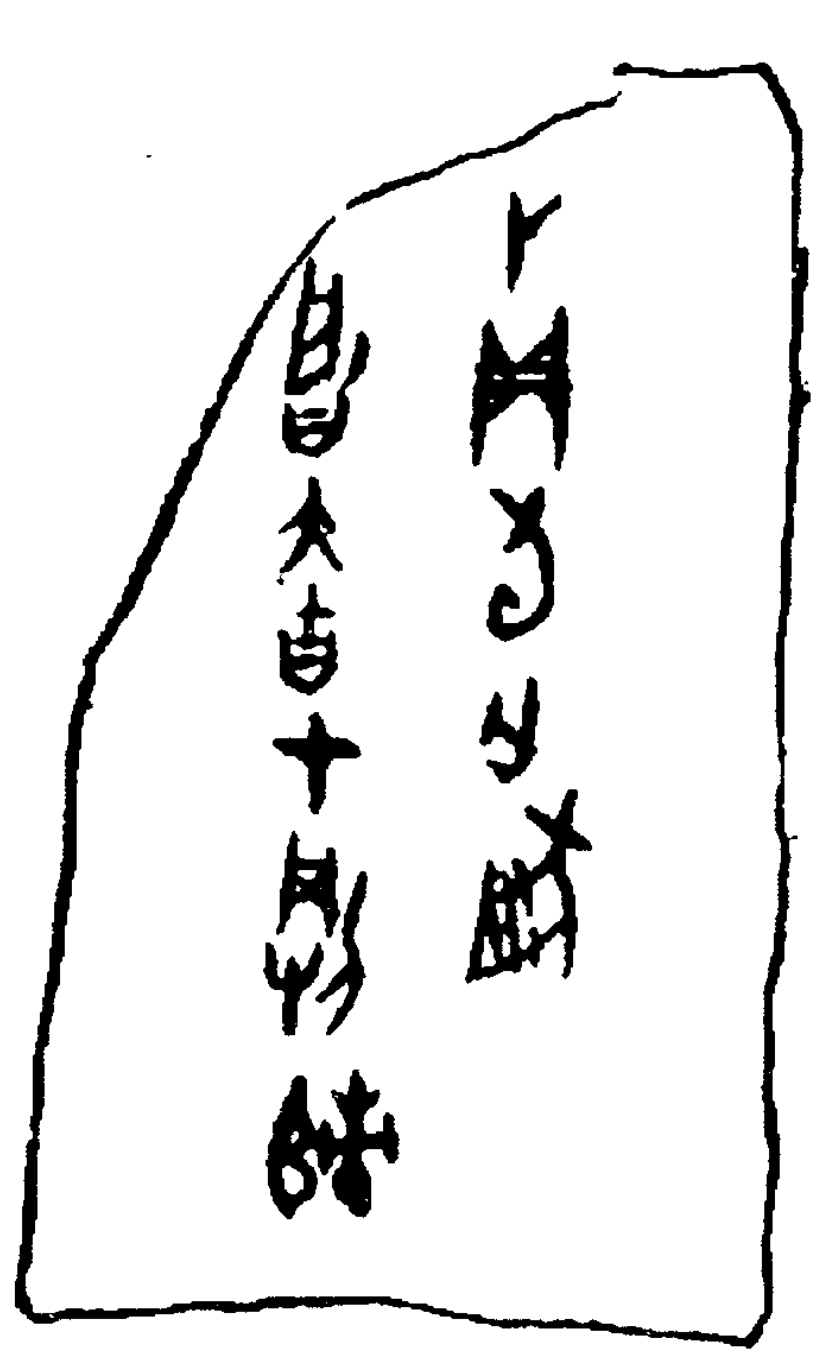
□□卜貞：旬亡畎？

續三・二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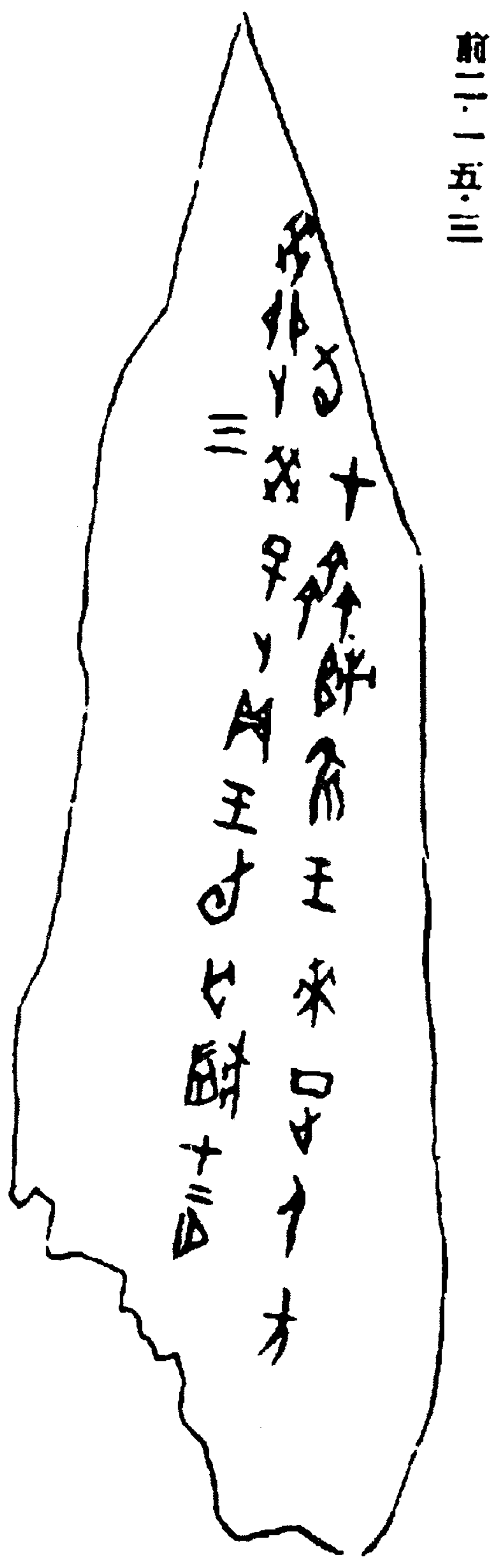
□固曰，大吉。在劉餗。　續三・二九・一

續三・二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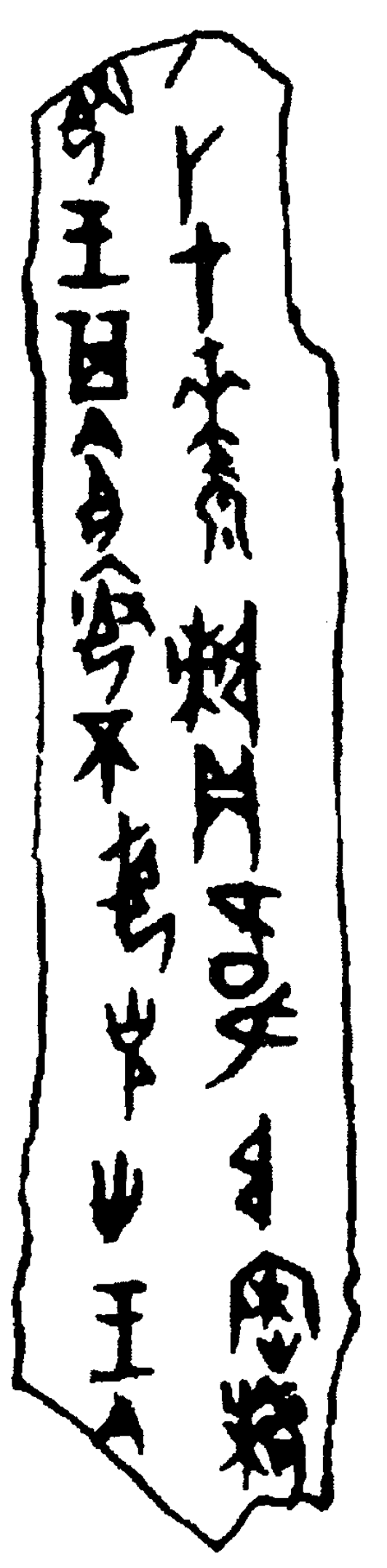


癸巳卜貞：王旬亡畎？在二月，在齊餗，隹王來正人方。　前二・一五・三

前二・一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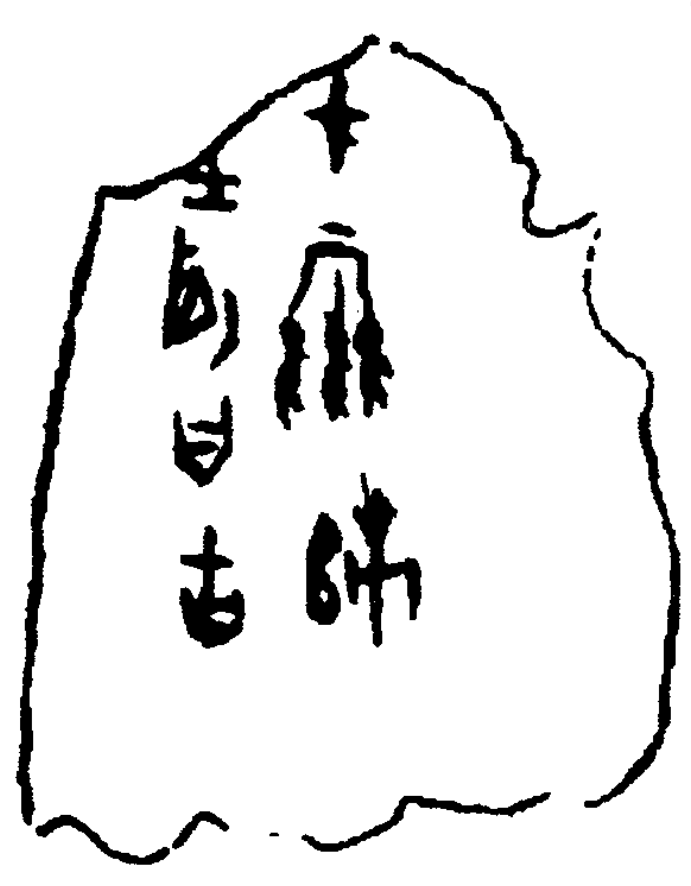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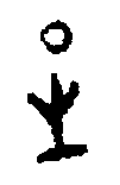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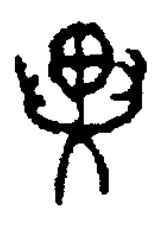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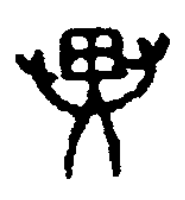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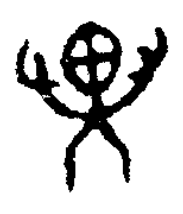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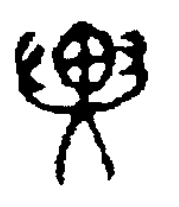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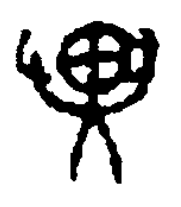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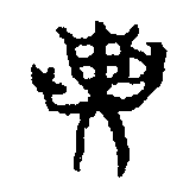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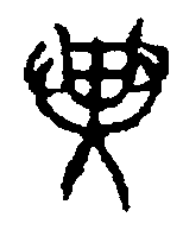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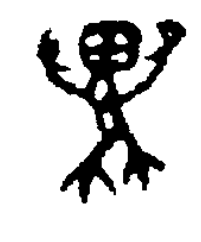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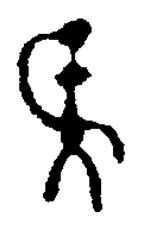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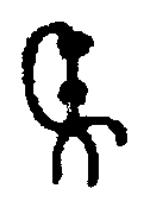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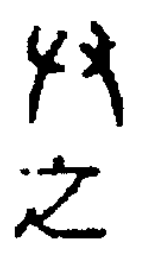
□□卜，在麥泉餗貞：𦎫自寮枚　續三・二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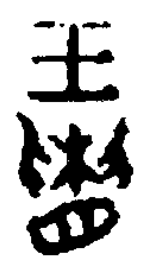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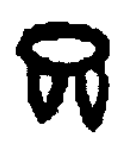

續三二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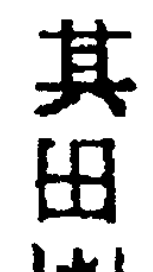
在霍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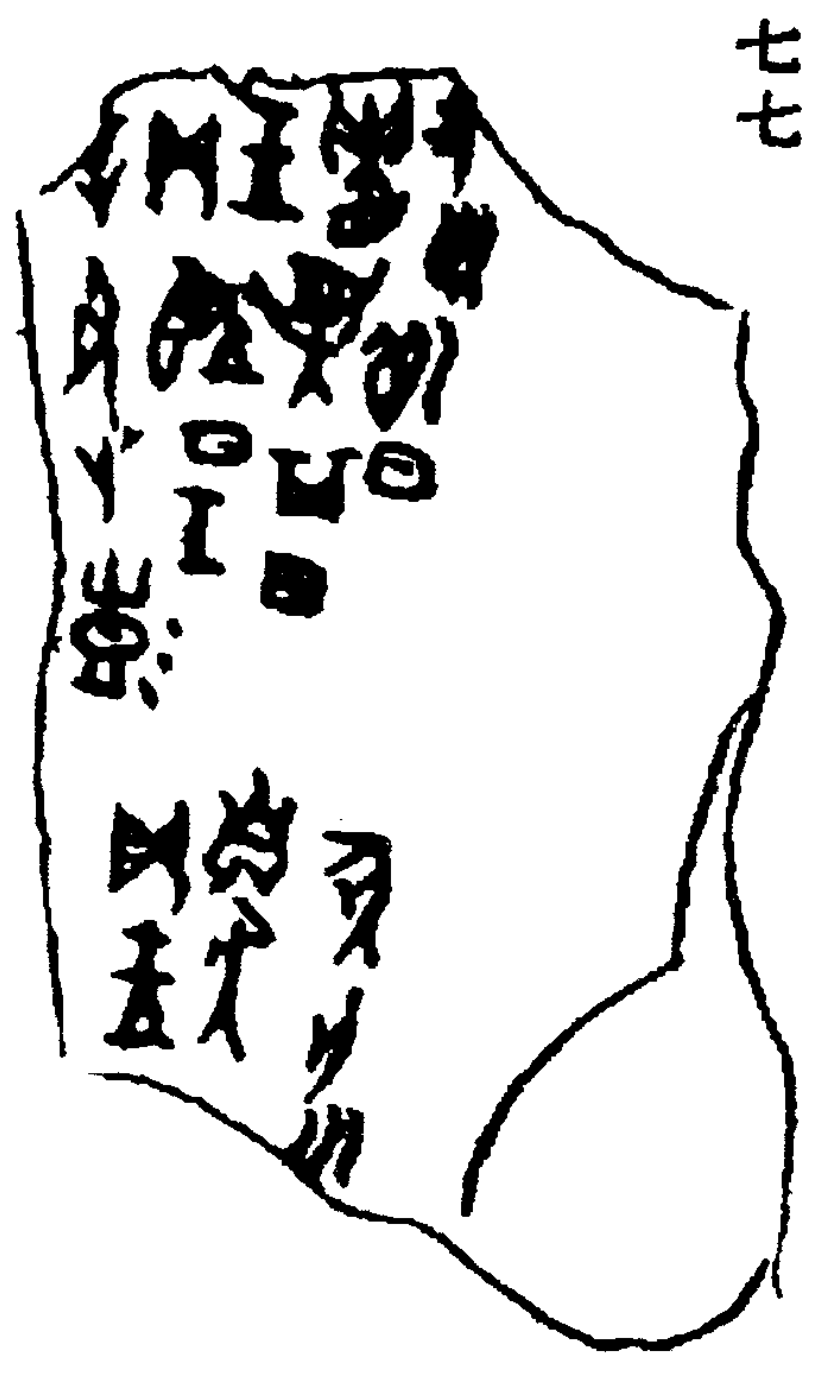
王固曰：吉。　前二・一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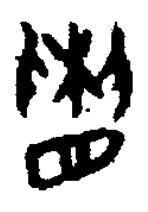

前二・一五・七

在喜師、㓝師、齊師、麥泉師、霍師，喜、㓝、齊、麥泉、霍、均爲地名。殷王田獵卜辭有王田㓝、王田喜、王徏霍等可證，故師爲師旅舍宿曰次。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曰信，過信爲次。」本片卜辭之師，當屬上文，爲「在章師」，章爲地名，其地望不詳，或謂殷之故地。如呂覽愼勢篇：「湯其無郼，武其岐豐也。」章注：「郼，殷舊封國名。」自，羅雪堂云：「即古文師字。金文與此同。」（殷虛文字考釋）殷契粹編第五九七片「丁酉貞：王作（作）三自（師），ナ（左）中又（右）？」可證。，余樑生（詳中國文字第五六册）此不贅述。爲異；商錫永殷虛文字編卷三，異下引羅雪堂說云：「說文解字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古金文皆作，象人擧兩手自翼蔽形，此翼蔽之本字，後世皆借用翼字，而異之本誼晦。許書訓異爲分，後起之誼矣。」而馬氏以爲非。六書疏證云：「王筠曰：『畀从出而此篆上平如出，非。徐灝曰：擧物以與人，是分異之也。然恐非字之本義。』王國維曰：此疑戴字金文及卜辭作，象頭上戴由之形。倫按分鼎作，留鼎作，甲文作皆象戴物於首，金文又有作彝卣之即異字也，依甲文明从東楚名缶之由。是金文及此篆之作由者皆由之形變也。如金文形，从之異文，擧由於首爲會意，爲戴之最初文。」

異之意義，或訓爲分，或訓爲翼敝，或訓爲怪。（詳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李陸琦先生說異）而貝塚茂樹甲骨文字考釋云：「異爲人名與第三期貞人彭、狄之卜辭同時出現。」貝塚茂樹之說，根據饒宗頤先生貞卜人物通考九〇二頁。饒先生云：「辛丑卜，彭貞翌日壬，王異其田，涓（彌）日。亡巛（佚存二七七）按朁从古文老子拔字之臬，益目旁隸定可作𥄗……朁當是人名如『癸亥卜，壴貞：異其左于宊。』（鄴初下四〇六）異觀于狄之卜辭云：『異其渉眔同（屯甲三九一六），正卜王與朁異二人共往田，以他辭小王畀』（庫方一二五九）例之，蓋在文法上省去聯續詞之『與』『眔』者。」今檢驗殷契佚存原片二七七，其卜辭爲：

辛丑卜，彭貞：翌日壬，王異其田，涓日亡巛？


佚二七七

因卜辭』文大小不一，影響行款不整，而使之誤讀爲「王朁異其田」。其實殷王出獵卜辭，王其田某地之卜辭如卜辭通纂七一五片「戊寅卜貞：今日王其田瀘，不遘大雨」等不勝枚擧。爲地名，而非人名。異亦非人名，卜辭常見「王異」爲王怪異也（詳後）。故貝塚茂樹釋爲人名未確也。當以「自（師）人生異」爲句，異猶異心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心焉。」昭公三十一年：「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異心者，他心也，即變亂之心。「自人生異」猶左傳莊公廿八年：「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之「戎之生心」，即師人生變，起而作亂也。故常見卜辭師出在外，貞卜今夕師之有無災禍，安寧與否。如：

丁巳卜，貞：今夕自亡肰？寧。

戊午卜，貞：今夕自亡肰？寧。

己未卜，貞：今夕自亡肰？寧。

庚申卜，貞：今夕自亡肰？寧。　金五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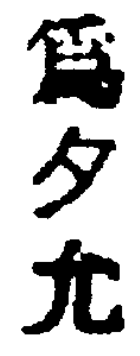
或受外來之侵擾，而受震驚。如：

甲寅卜，在㓝貞：今夕自不屒？　寧滬下一四八

庚午貞：今夕自亡屒？

辛未貞：今夕自亡屒？

甲戌貞：今夕自亡屒？　南北上九九

師亡屒，師不屒，猶尚書舜典「震驚朕師」（詳見屈翼鵬先生自不屒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或因兵變而不寧，本片即其例也。不識，疑爲夕尤。「其夕尤」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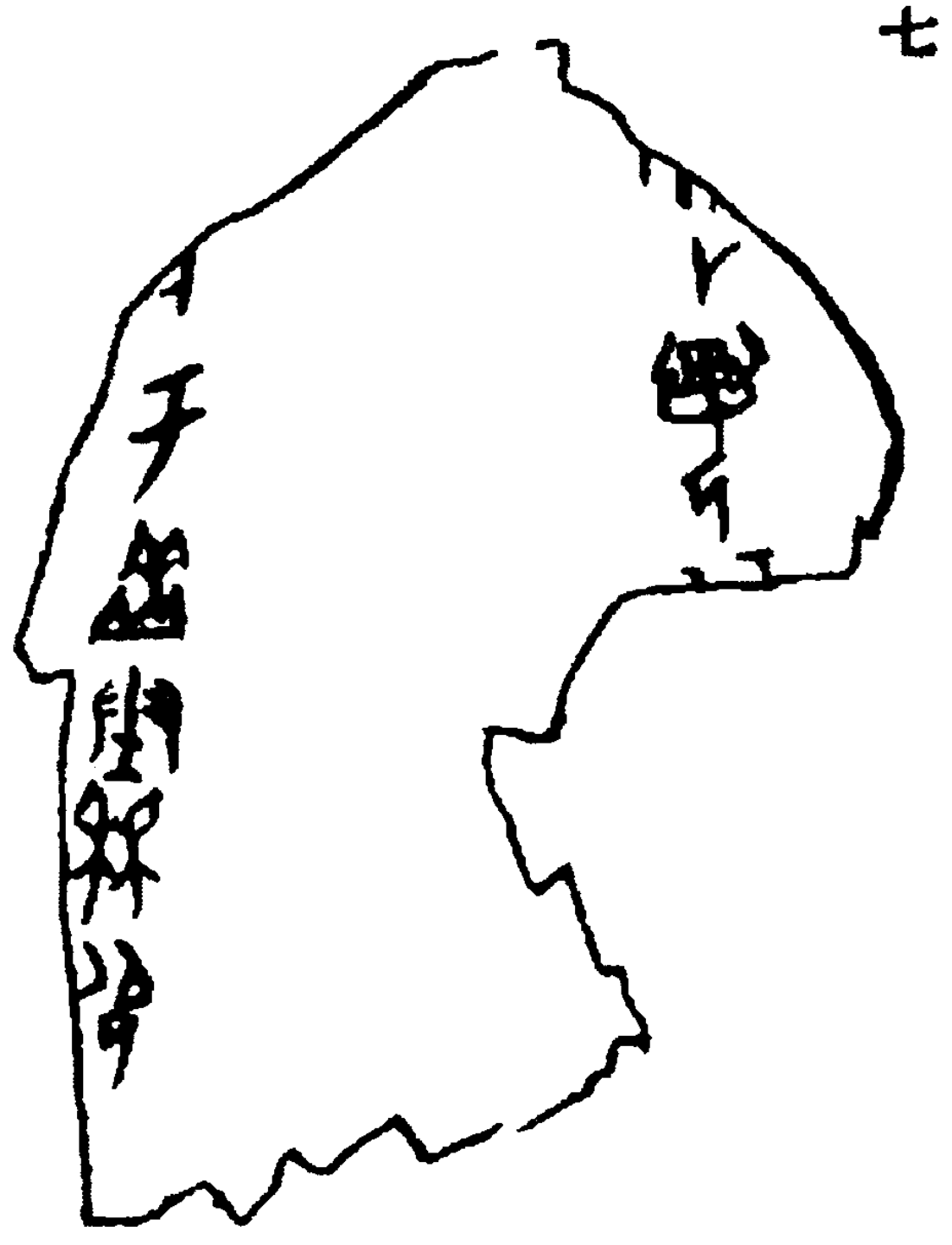
驗辭，下或有闕文，今爲殘簡，未敢斷言也。

至於異之字形，在甲骨文中書法不一，有象側面跽之形者，如京津新獲甲骨集第三九三七片：

囗卜，異其

囗于岳奏囗

新三九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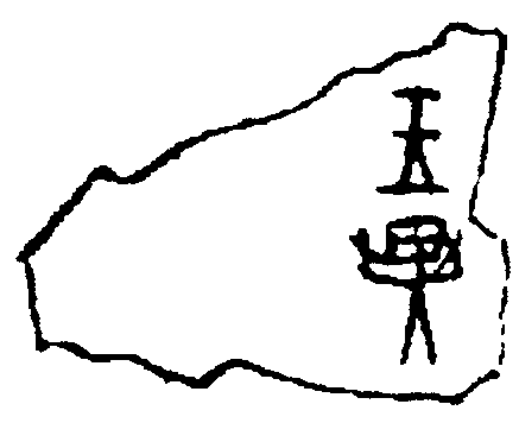


象正面直立之形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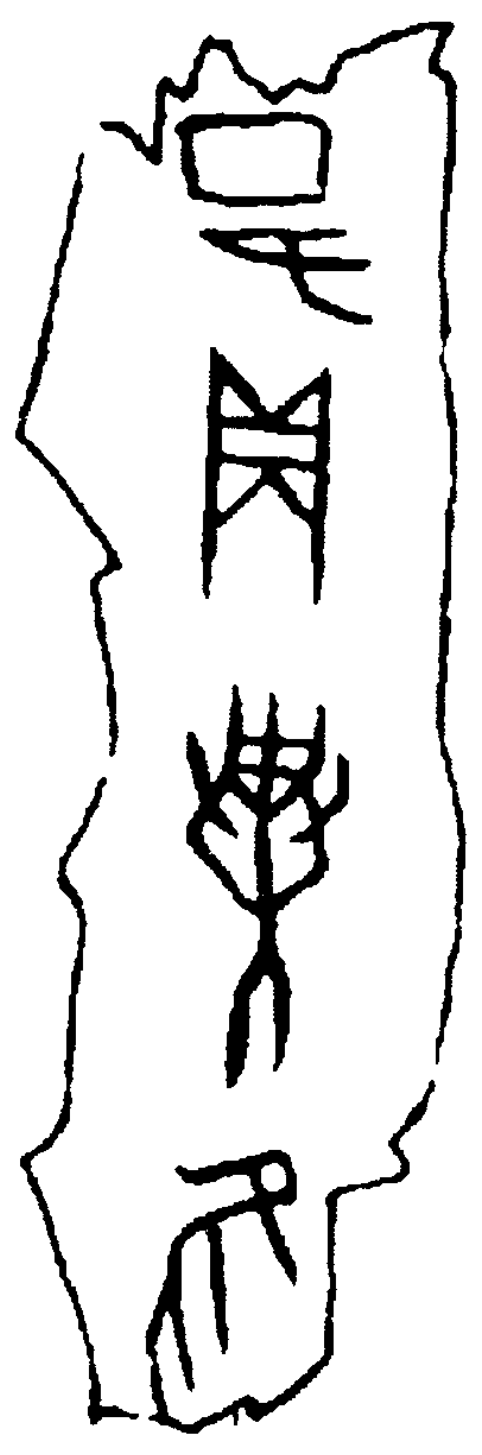
王異？　佚存四〇八

𠦪貞：異，隹。　前編五・三八・六

佚四〇八



前五・三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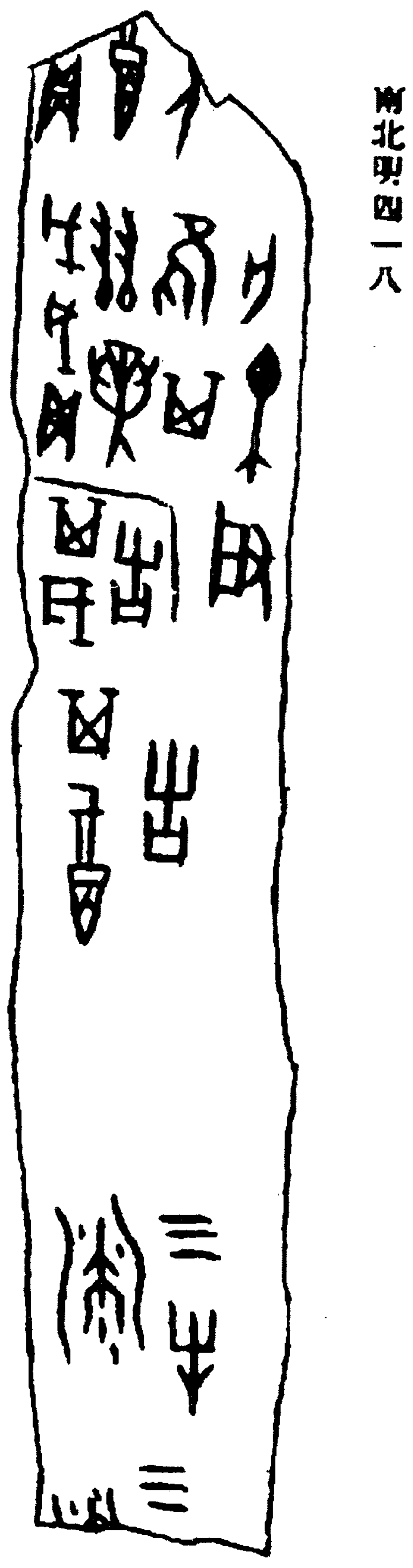
沉三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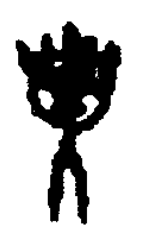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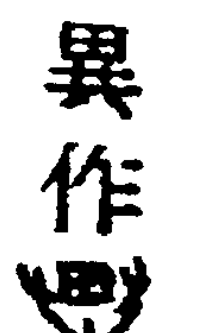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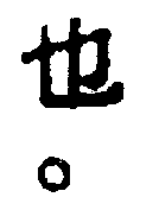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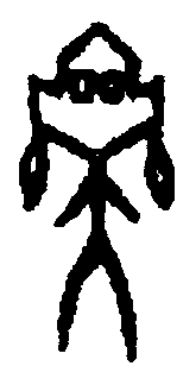
其福告？

其歲告？

戊戌貞：冓異，隹其亡矢，啓？　南北明四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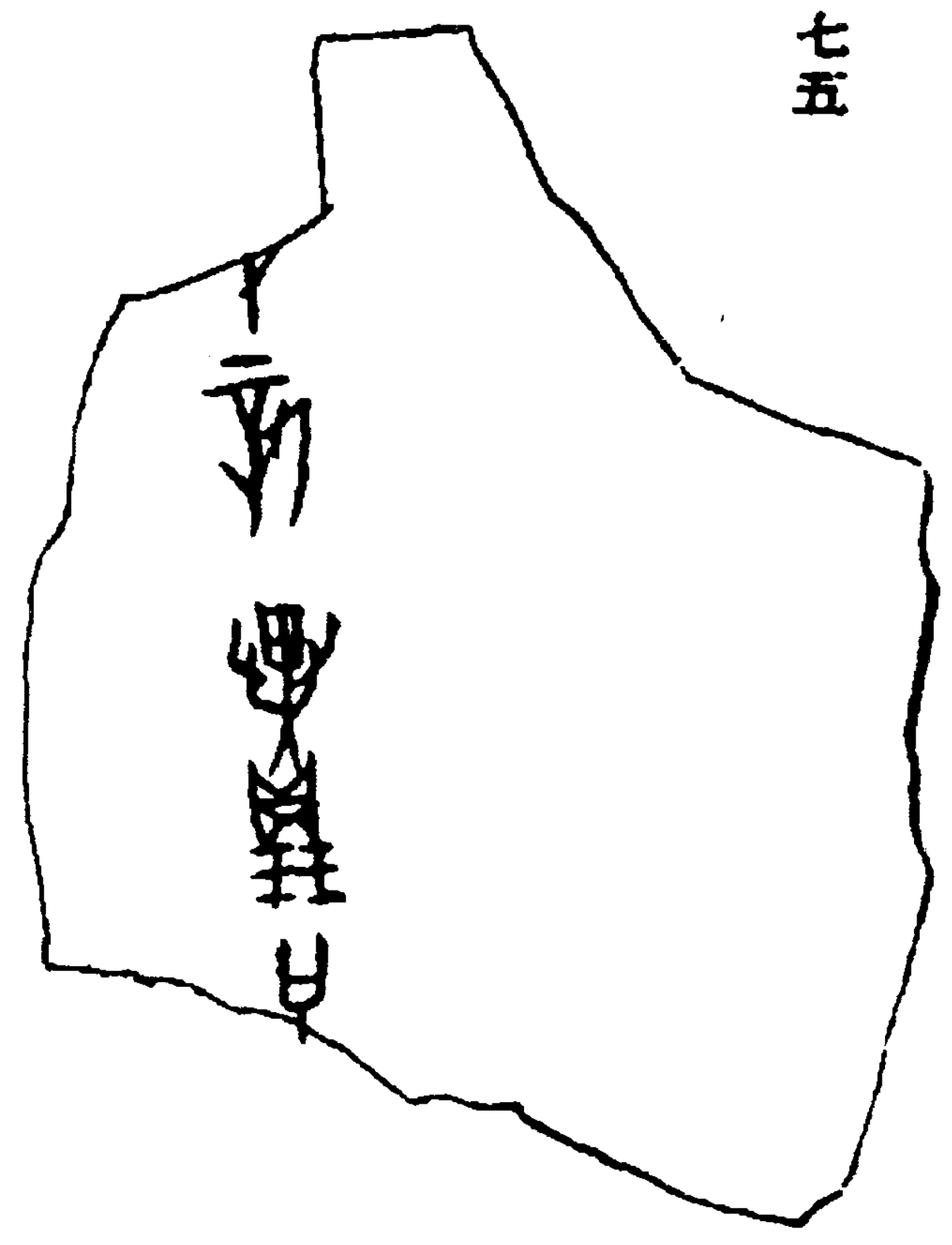
南北明四一八



孫海波甲骨文編收錄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三十八葉第七片異作，其間多一横，疑拓片模糊不清所致，猶小屯甲編第一七三〇，異作，其間中斷，乃原甲有銹，拓片不清，非原契中斷也。或田，王觀堂釋爲象戴甶形，甶即許書「東楚名缶曰甾」之甾。葉洪漁釋爲象鬼頭，余以爲葉說是也。猶甲骨文之類作（珠一一八二、前七三七・一）說文云：「今逐疫有頬頭」，象頭戴假面具狀，故有怪異之義。如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然據有異焉。」賈氏注：「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引申爲敬，猶論語雍也章「敬鬼神而遠之」也。甲骨文異訓怪異者，如摭續二七五：

囗新異鼎囗

摭續二七五



新異者，新奇也。小屯甲編六五七：

癸卯卜，多宁又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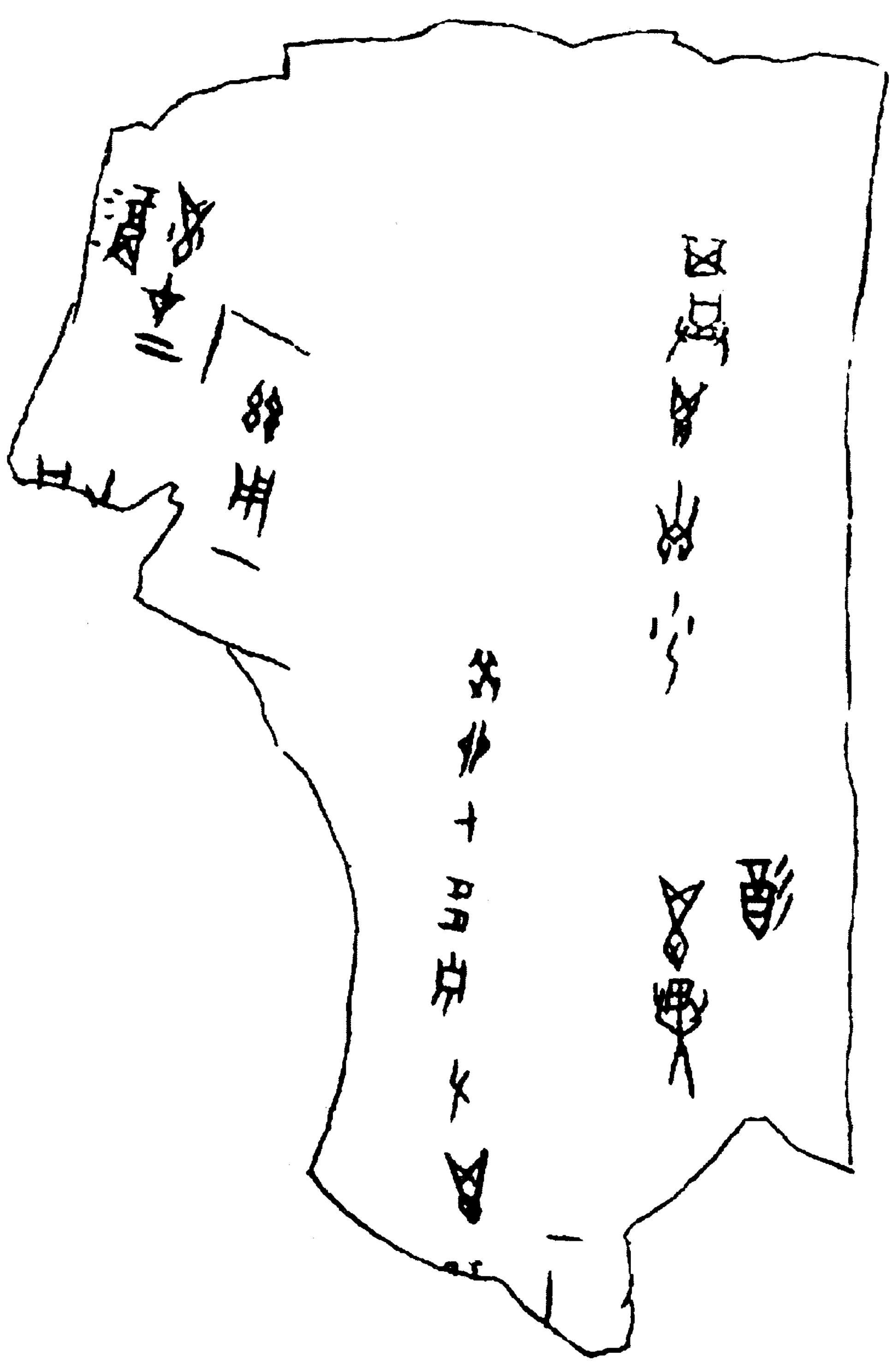
其登鬯自小乙？

鬯異酒？

福鬯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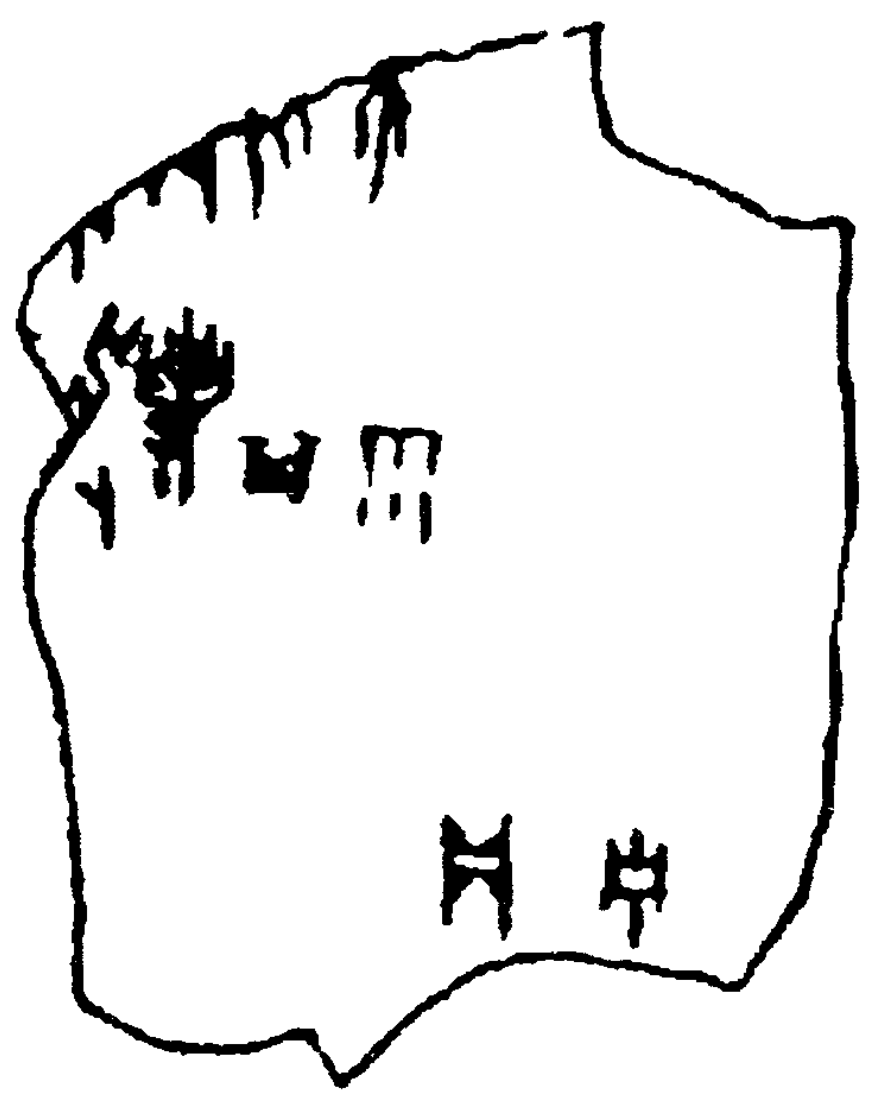
丝用。

甲六五七



屈翼鵬先生考釋云：「此疑以特異之酒爲祭，卜其吉否也。」異訓特異是也。與新異同義。異怪引申爲疑怪也。如孟子梁惠王章「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爲愛也」，卜辭如前編六 五六・七：

前六・五六・七



庚申卜，貞：異，隹其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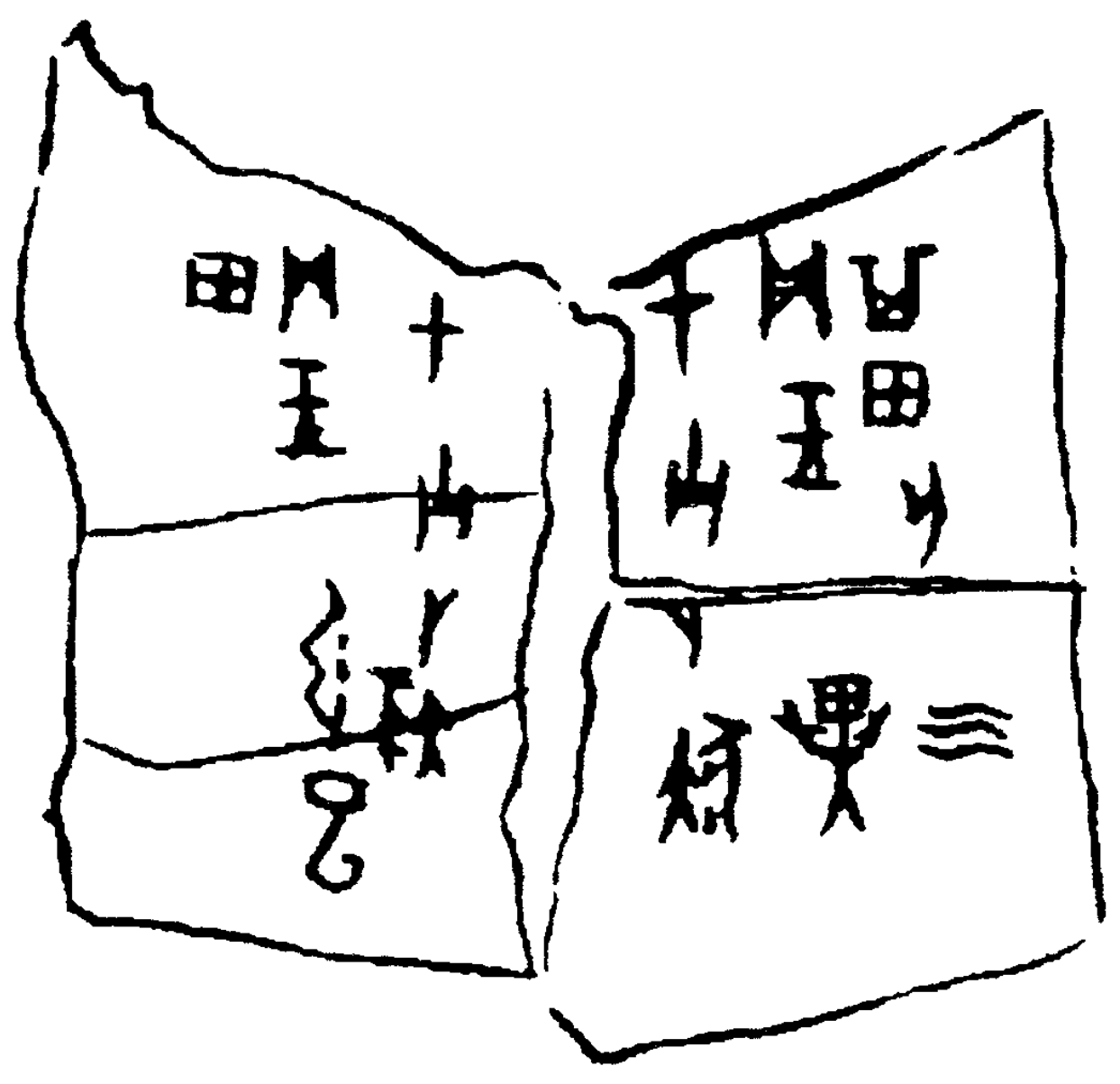
異乃如王異，猶

甲子卜，狄貞：王異其田亡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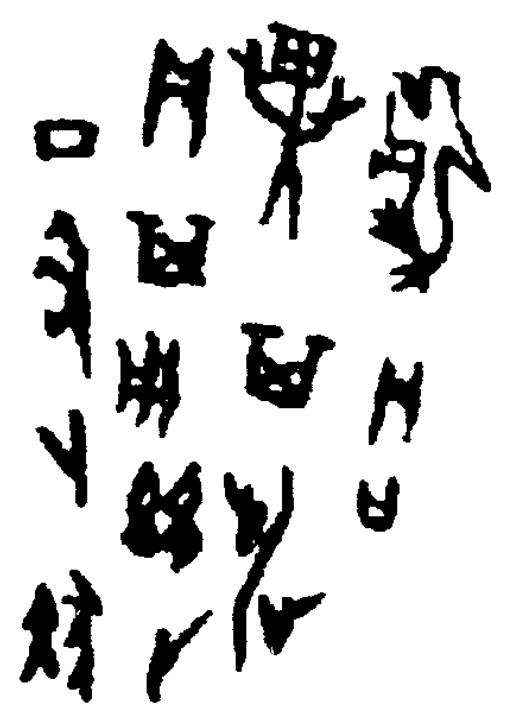
甲子卜，狄貞：王勿巳田？ 甲編三九一五

丁丑卜，狄貞：其用兹卜，異其涉眔同？ 甲編三九一六

甲三九一五不全摹



甲三九一六不全摹



王異戊其射？在

弗 甲編三六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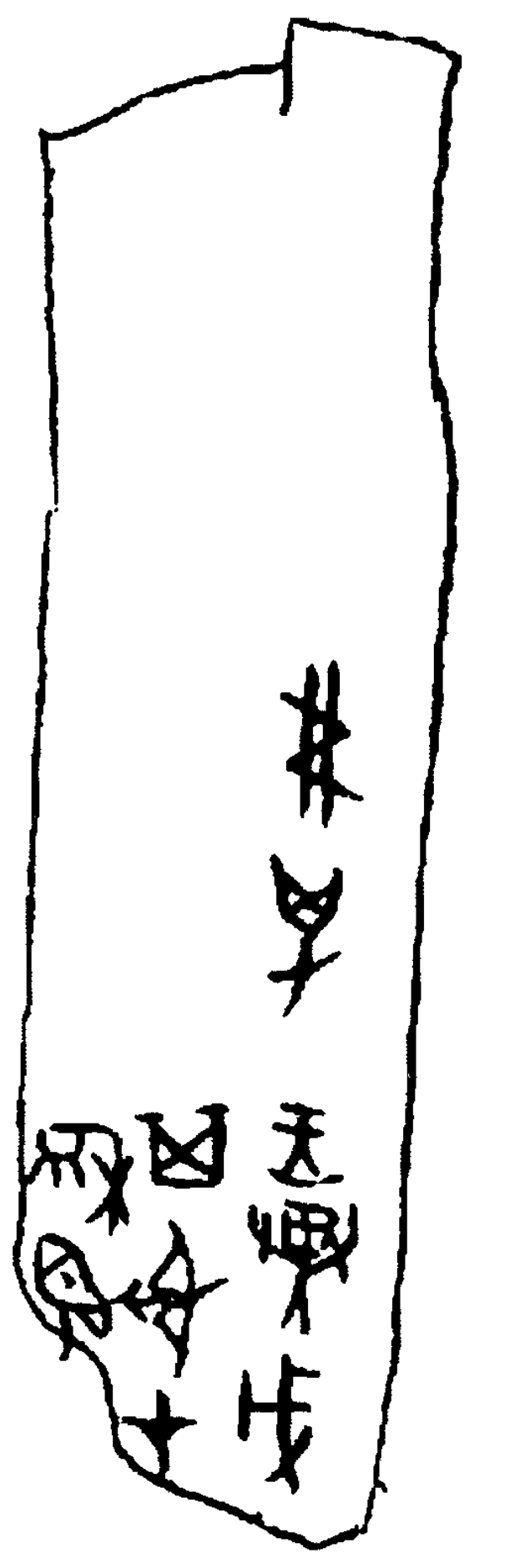
壬子貞：其射，異？ 外一〇四

丁丑貞：王異？ 文錄六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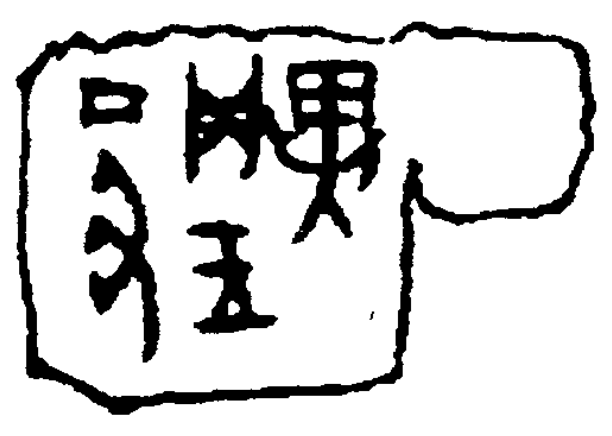
壬王異囗盂田弗囗？

弜省。其每？ 甲編三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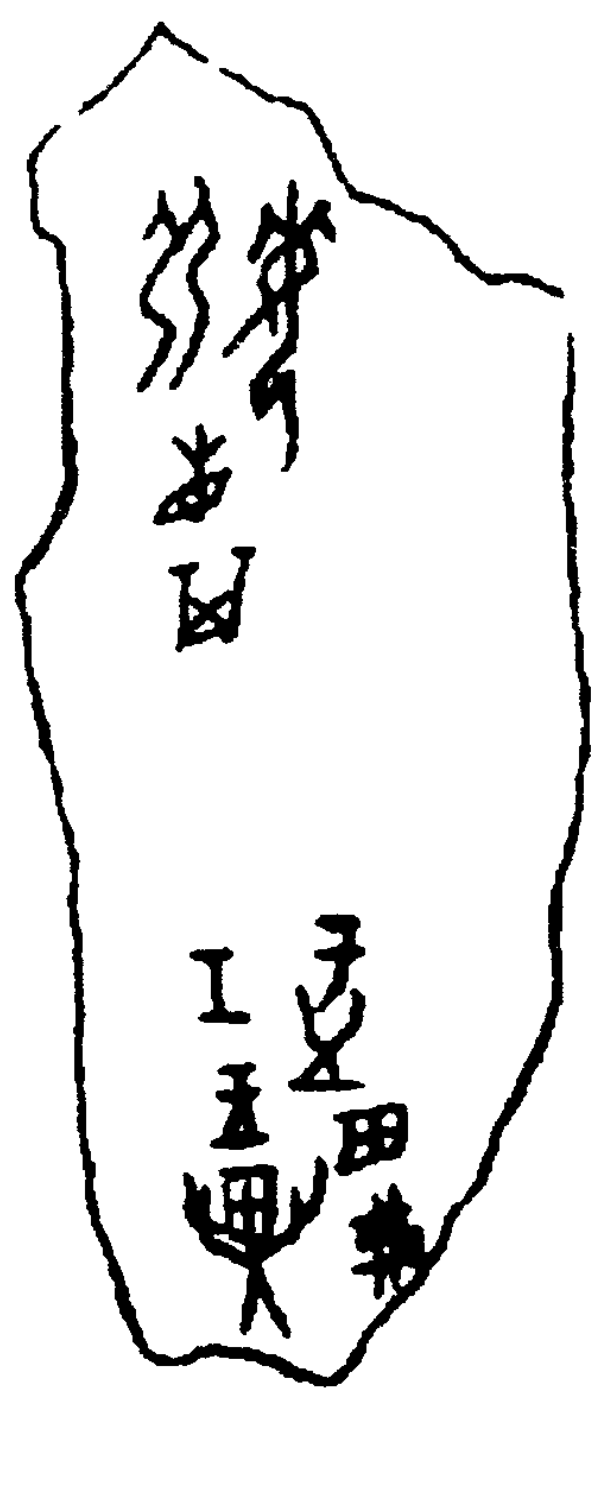
甲三六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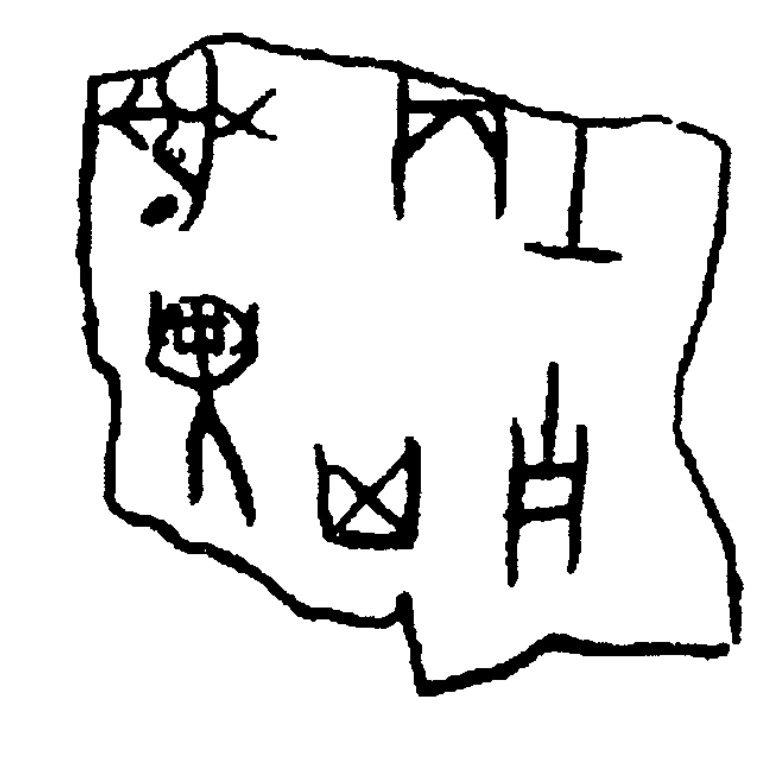
錄六〇五



甲三九四



外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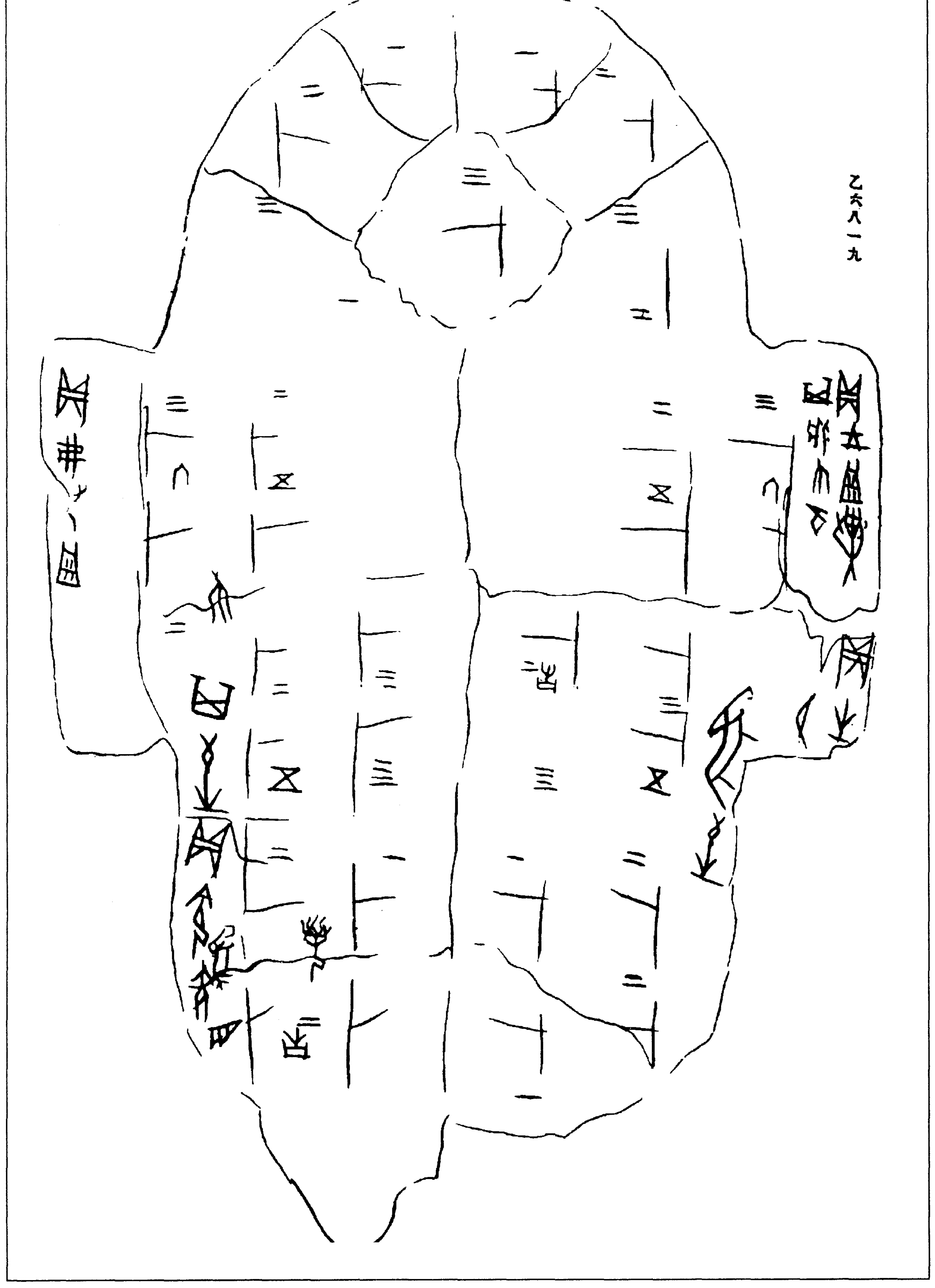


王異者，王疑怪也。小屯乙編第六八一九片：

貞：王（豊）異，其疾不悖？

貞：弗異（豊）？

乙六八一九



王體異者，土體變也。雖土體變，然其疾不悖，悖，憂也。如詩小雅正月：「憂心悖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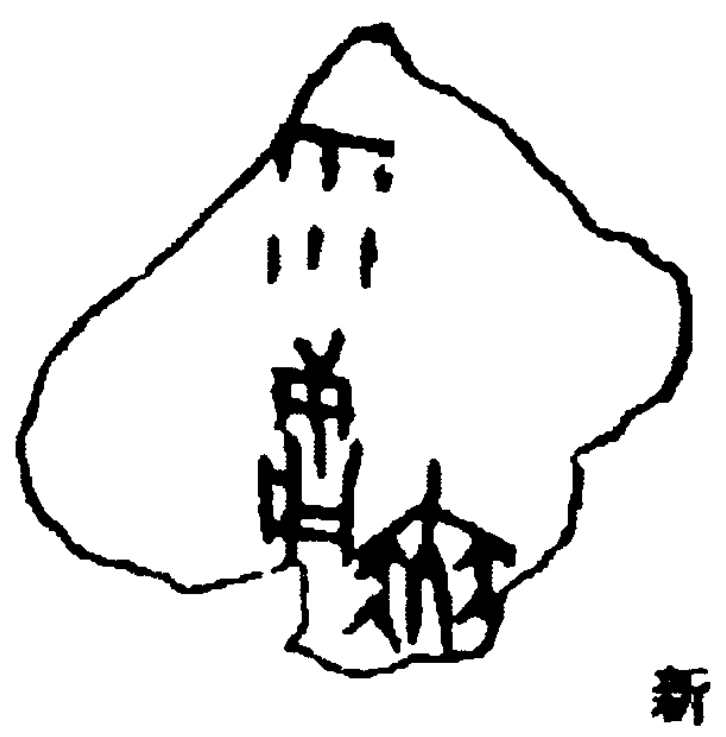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異在卜辭中有二義：一爲變異，一爲怪異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四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釋庸

金祥恆

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第四五二片：



新四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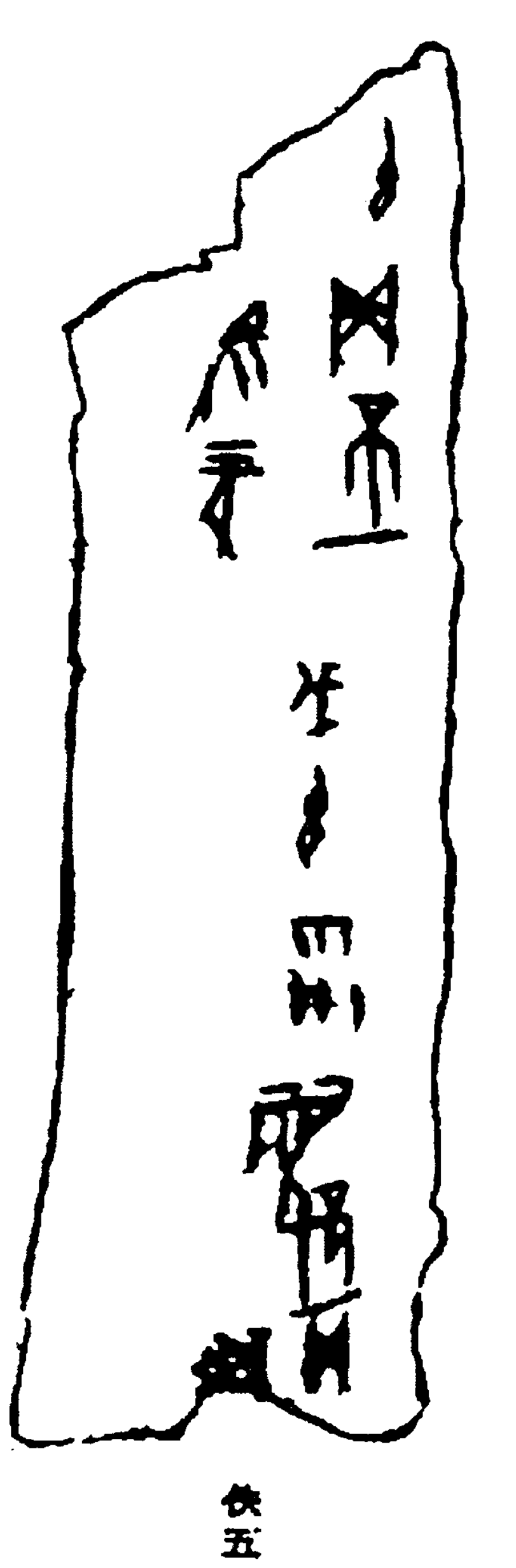
舞

雨庸

雖屬殘簡斷片，文義難明，然其中有从庚从用之庸，爲甲骨文所罕見者。

庸，說文解字：「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馬氏六書疏證云：「庸，从用，[illegible]聲。[illegible]爲春之初文，春聲東類，故庸聲亦東類也。」又云：「[illegible]，更事也，以下非許文。[illegible][illegible]形近，[illegible]譌爲[illegible]，篆誤。而本書又無[illegible]字，故許仍其誤而作庚聲。小徐本作从用庚。蓋捝聲字。或校者以其聲不近而删之，乃竄入庚事也。」今以此甲文證之，庸从用从庚，或庚聲。馬氏以爲「从用[illegible]聲」，蓋爲肊測，不可徵信。又云：「[illegible][illegible]形近，[illegible]譌爲[illegible]，篆誤。」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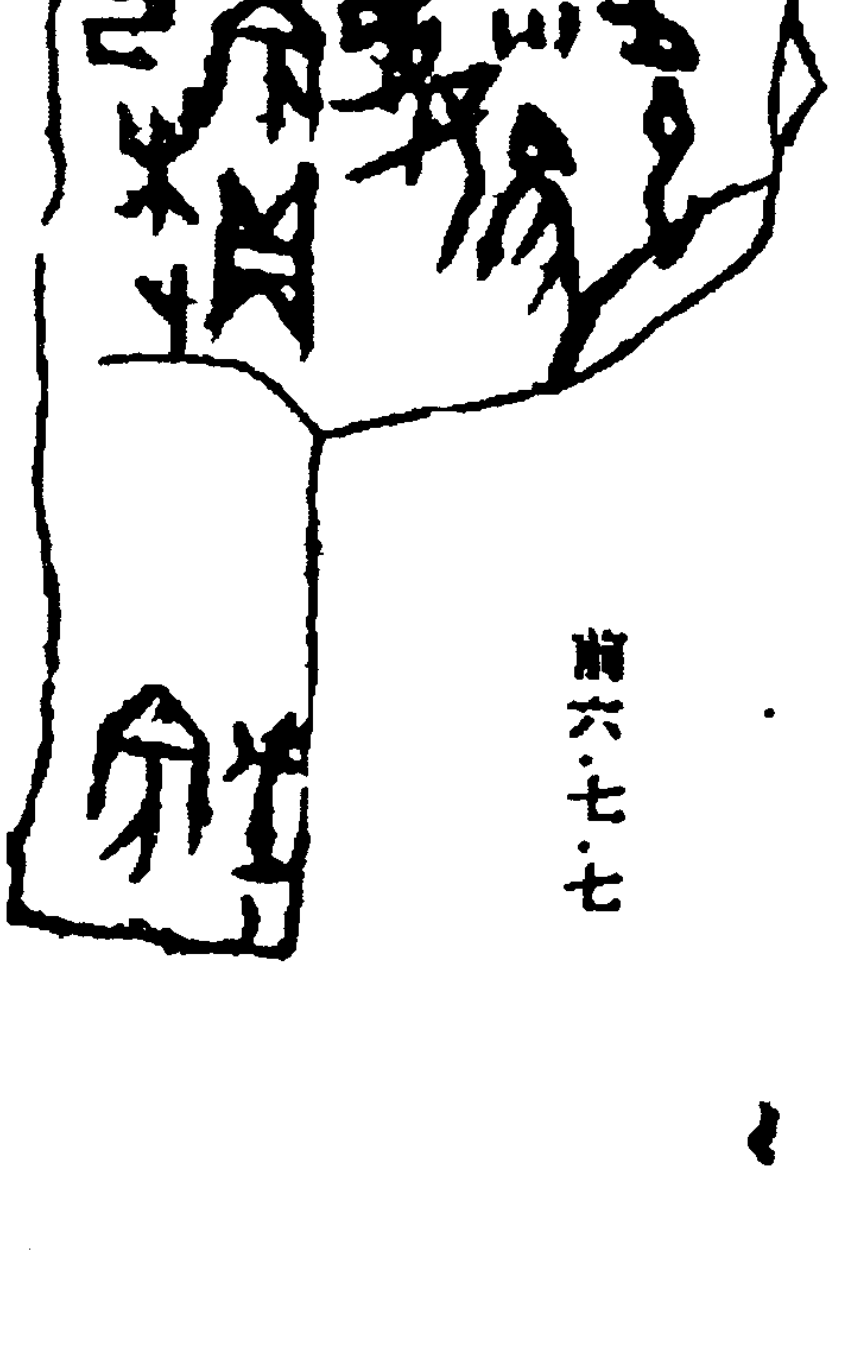
雨庸，以甲骨文例言之，庸爲地名。猶殷契佚存三二七片：



佚五二七

戊午雨庸。

前編六卷七頁第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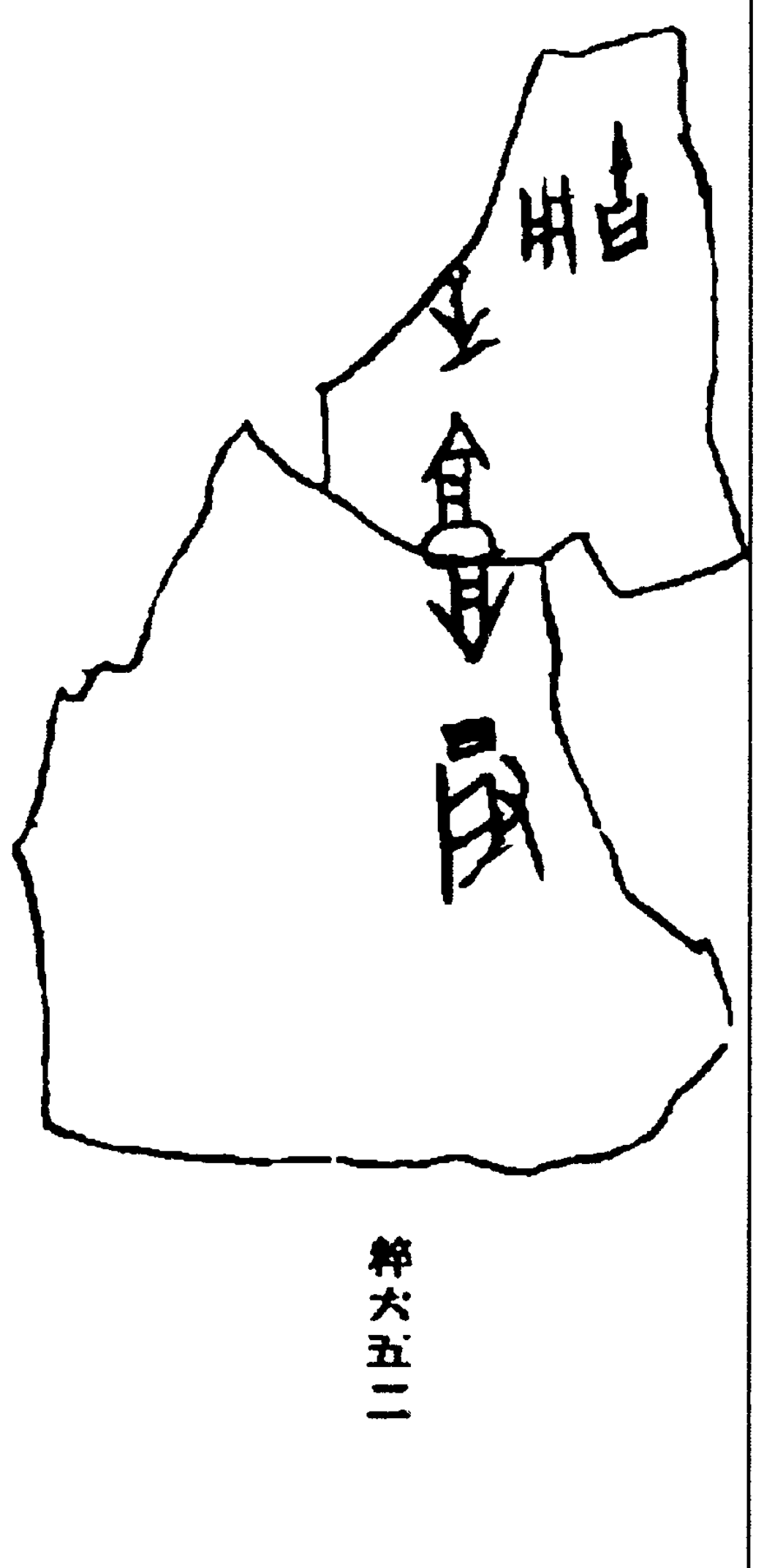


前六·七·七

己未卜，方貞：庸雨？隹壱。

其地望不詳。經典多借作墉。如易同人九四：「乘其墉。」鄭本作庸。詩崧高：「以作爾庸。」傳：「庸，城也。」尙書大傳：「天子賁庸。」鄭注：「牆謂之庸。」說文解字土部墉：「城垣也，从土庸聲，（余封切）。[illegible]古文墉。」古文墉作[illegible]與篆文郭無異。許氏訓郭云：「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音𩫏，（古博切）。」然甲骨文如殷契粹編六五二片：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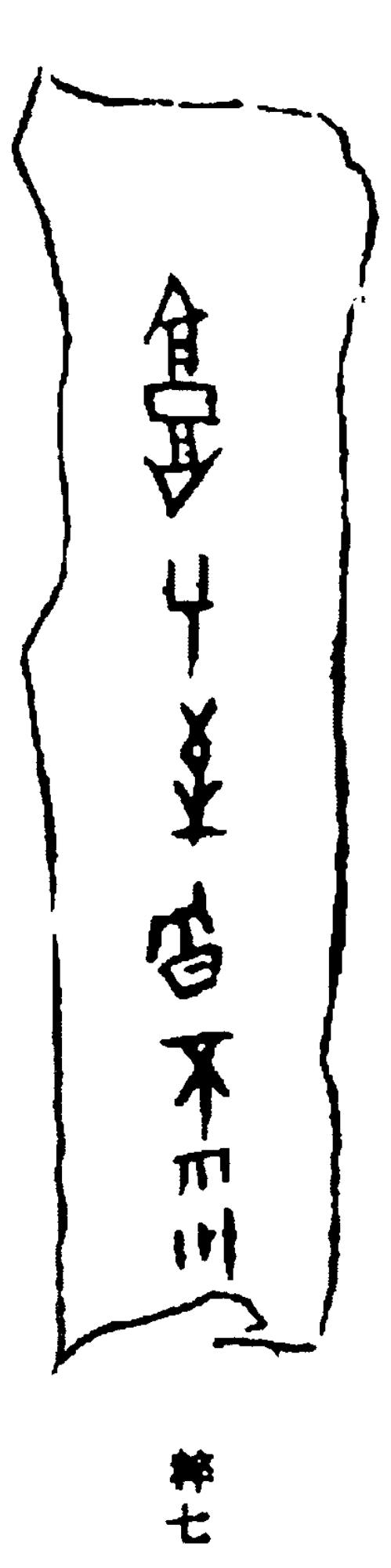


粹六五二

用

至𩫖昏

殷契粹編七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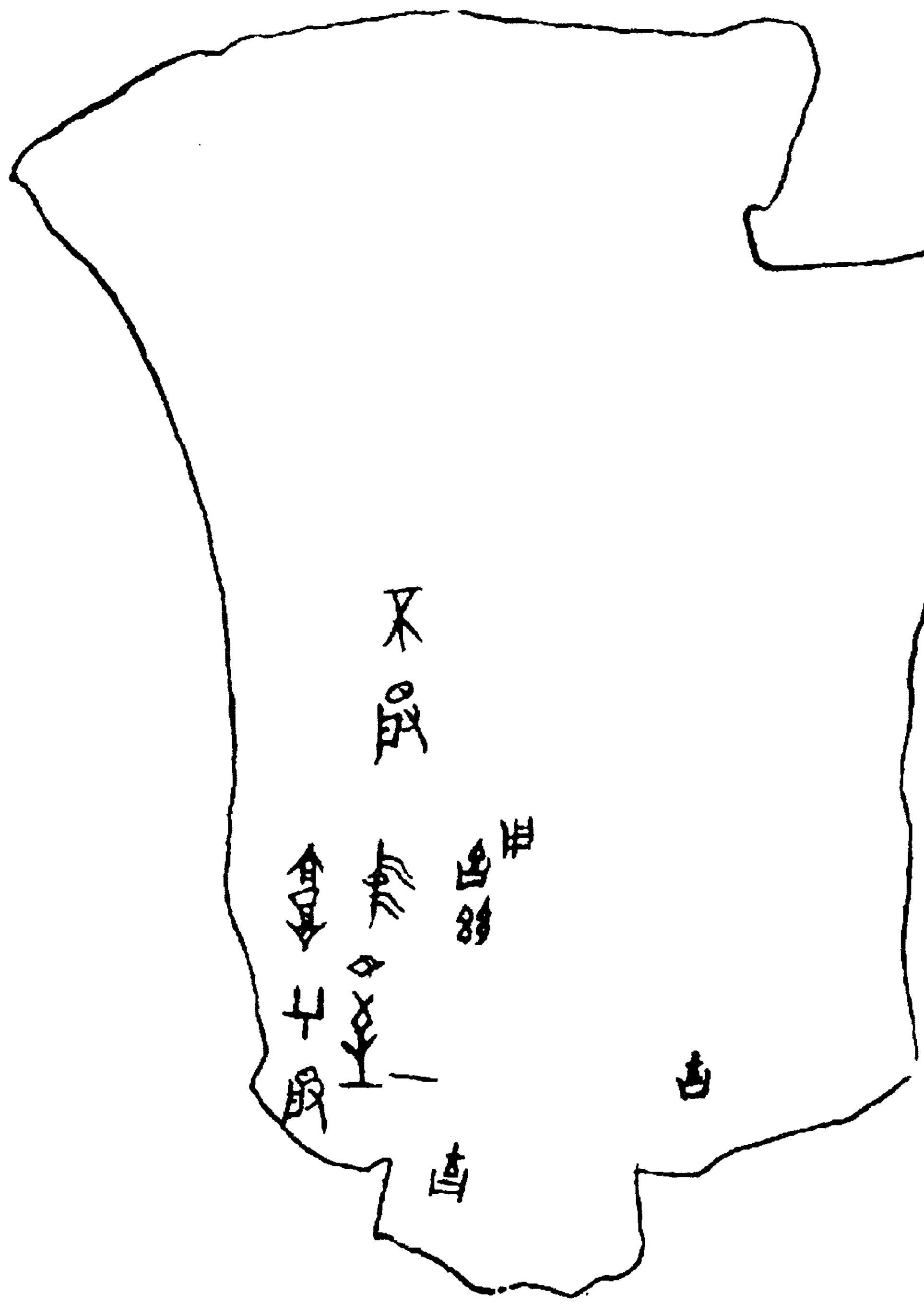
粹七一五

𩫖兮（曦）至昏不雨

郭氏考釋云：「𩫖，說文以爲墉之古文，又以爲郭之古文，金文毛公鼎以爲昏庸字，召伯虎殷以爲附庸字。（土田僕𩫖），則以墉字說爲得其實。庸字在此似示時限，疑假爲形若融，用爲明晨或晨刻之意，故古者以昏庸連文也。第七一五片有『𩫖兮（曦）至昏不雨』之辭，其明證。」郭氏以爲𩫖，𩫖兮（曦）爲明晨或晨刻之意，今證以小屯甲編五四七：

中日至𩫖兮（曦）昏？

不昏？



甲五四七

寧滬六九片：

中囬囯昃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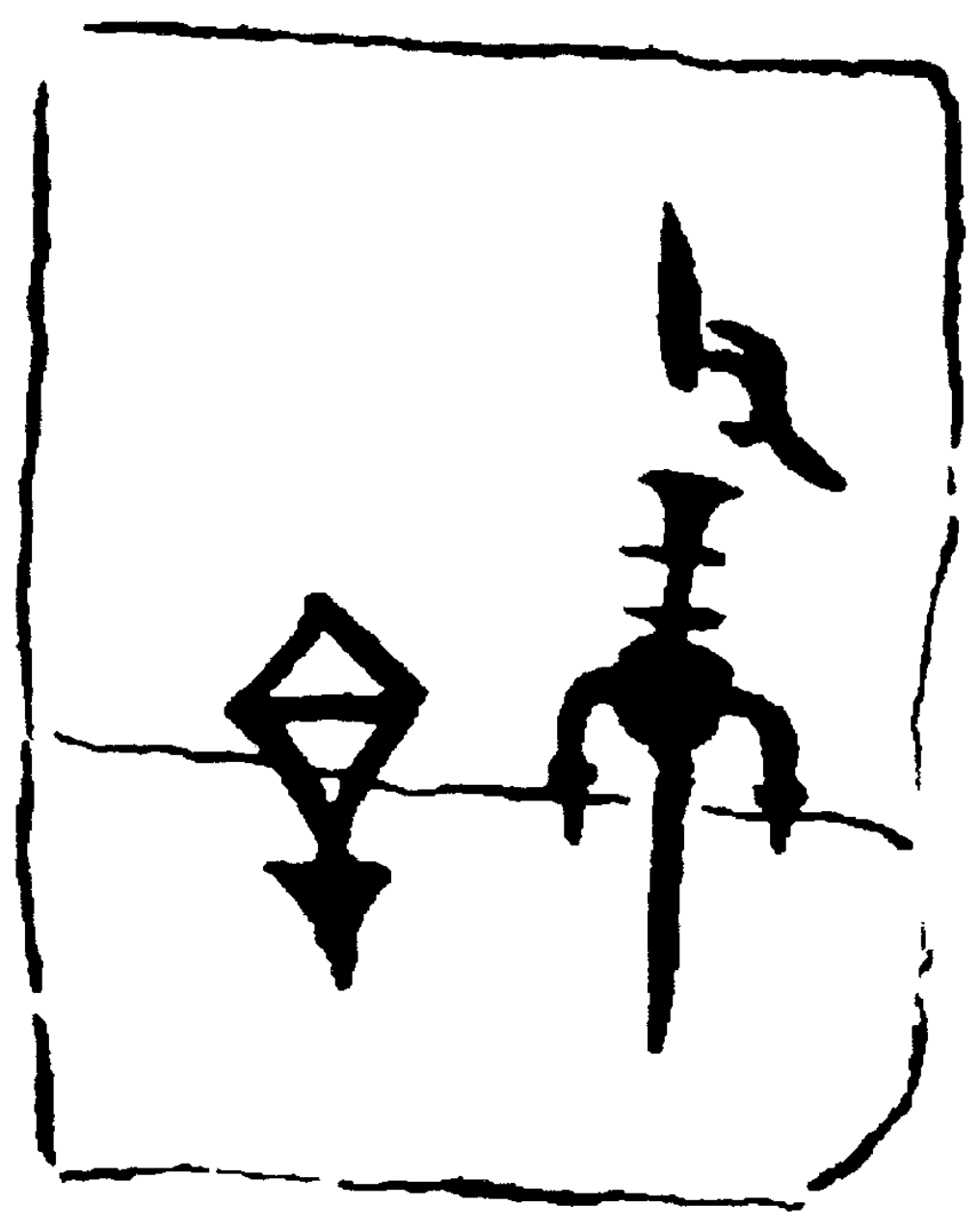
昃至𩫖不雨？

𩫖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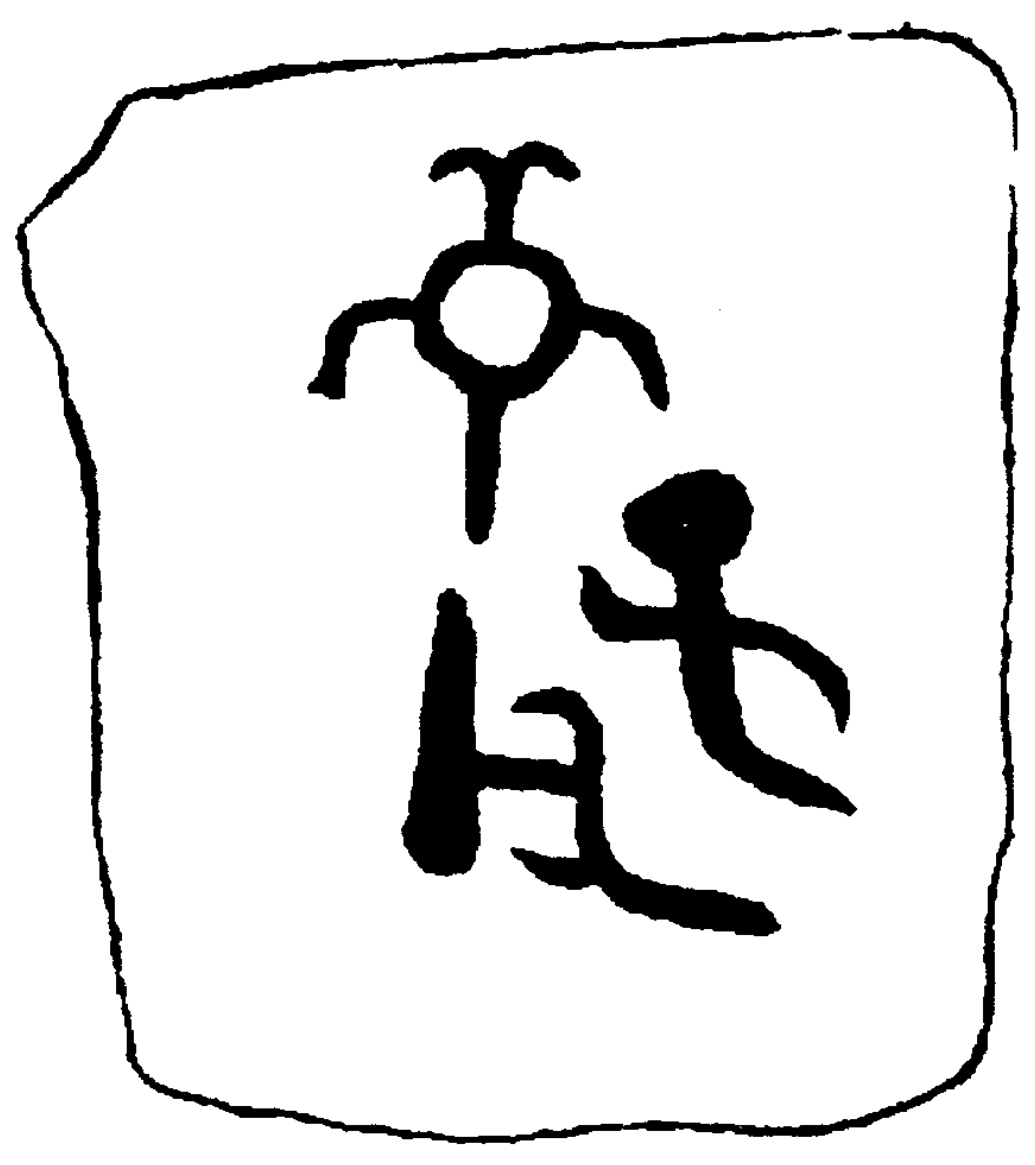
𩫖或𩫖兮在中日（即日中）之後，在昏（黃昏）之前，其順序爲中日，昃，𩫖或𩫖兮，昏。故𩫖或𩫖兮不爲明晨或明刻亦明矣。𩫖或𩫖兮之時刻在昃之後昏之前。陳氏卜辭綜述云：「郭兮既在昃昏之間，應相當於初昏與夕。……說文餔，日加申時食也。在下午四時郭兮開始之時。」（二三二頁）是也。淮南子天訓篇：「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抑或𩫖兮之倒文，悲支韵，兮齊韻，古通。𩫖兮，猶後世里諺「日頭上墻，兒子找娘」，言太陽將從墻上落下也。高誘注云：「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恐未必然也。日落西方乃常語，日落西南，僅冬季而已。

章氏炳麟曰：「古文墉直作𩫖，是爲墻垣通名，一讀入東，則變爲墉。」馬氏六書疏證：「𩫖爲城之有樓者之名，從囘从口，從高省，音即得於高。高𩫖音同見紐，則爲會意，然鞹爲去毛之皮，而米之最外者爲穀，穀爲今之所謂殼之本字，則𩫖、鞹、殼之語原同。」𩫖一讀爲郭（古博切）一讀墉（余封切），乃語音之分化，而文字之孳乳，則後起字爲墉，玉篇𩫖部，集韵三鍾韵，韵會二冬下附有古文𩫖，今以說文解字垣、堵、城下附有籀文𩫷、𩫨、𩫏及篆文𩫐，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𩫐例之，當有从𩫖庸聲之字。故經典得借庸爲墉。

庸，从庚从用。庚，小篆作□，象兩手舉干之形，然甲骨文作□、□、□。金文陶齋續錄父辛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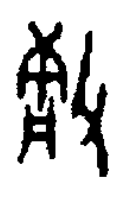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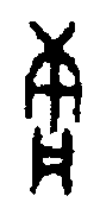


盖□爲庚，原釋誤。三代吉金文存十四卷廿七頁父子庚觚之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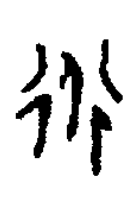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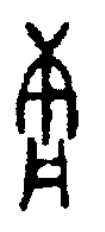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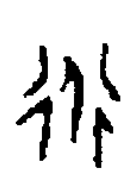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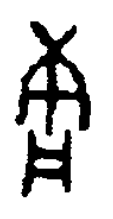
郭氏釋干支云：「觀其形制當是有耳可搖之樂器，以聲類求之當即是鉦。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从金正聲。」又：「鐃，小鉦也，从金堯聲，軍法卒長執鐃。」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鐃止擊鼓。」鄭注云：「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合許鄭二家之說以求之，可知鉦鐃爲一物，特器有大小而已。二家雖未言有耳，然既言無舌，有柄中通，執以鳴之，則有耳自是意中之事，故鉦之形制適與此合。其或名鐃者，殆取其搖而鳴之也。形制既合而鉦从正聲，在耕部與陽部之庚聲極相近，鉦、鐃例當後起，則知庚盖鉦之初字矣。」由是言之，小篆庚與金甲文不類，而庸从用，義主使用。故說文云：「庸，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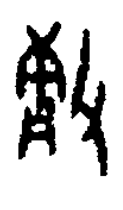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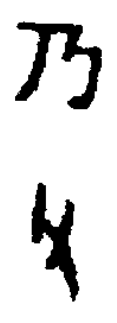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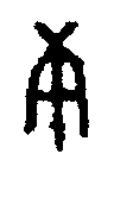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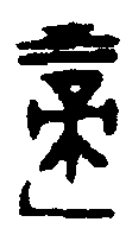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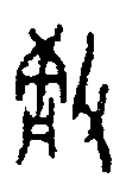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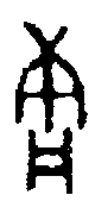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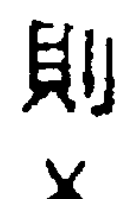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三冊，一九六四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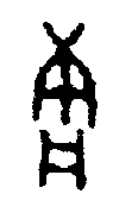
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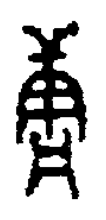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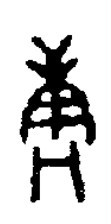
嚴一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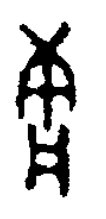
曩撰釋一文（刊中國文字第七期），嘗引小屯甲編六四一版，而為之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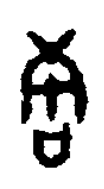
叀父（一）奏王
叀且丁奏
☐至弗每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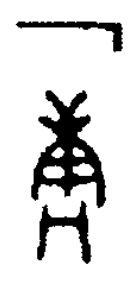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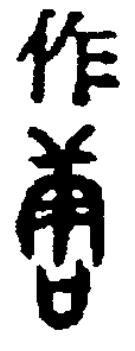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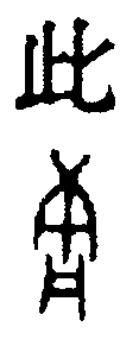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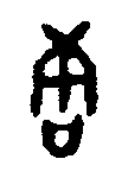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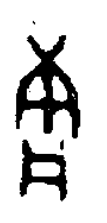
析為二字，當時疑鬬父某之干支。嗣復反覆推敲，終覺未有所闕。蓋此乃三字之借體合文也。三字合文，卜辭多有之，如「康且丁」「武且乙」「文武丁」之類，然皆獨體相合。若借體者，在甲骨文實前所未有。惟金文周公毀之上下帝作「」者，可相比證。既知為父庚三字，於本版卜辭之時代，適甚密合。蓋此版為三期廩辛康丁時所貞，父庚即祖庚，而且丁即武丁也。然則為何字，其義維何？

案此字，羅振玉殷書契考釋中已見輯錄，次於般字之後。僅曰：

　从舟从庚。父乙甗作，己酉方彝作，與此同。

郭氏作殷契粹編考釋，諸字，皆从羅氏「从庚从舟」之說隸作「庸」，嘗未有考釋。孫海波作甲骨文編亦从羅氏釋，附於般字後，續甲骨文編繼之。至郭氏撰兩周金文大系大豐毀之考釋，始有新義曰：

　康字从庚从凡，卜辭有之，己酉方彝亦有之，當是从凡庚聲之字。凡古文盤，蓋即湯之古文，與唐為一字。唐卜辭作，下从口，形亦盤皿之象，非口舌字。

郭氏釋唐，實承孫詒讓說。孫氏之前則有宋薛氏鐘鼎款識於父乙甗已釋唐，己酉方彝則隸作康。孫氏於大豐毀釋之曰：「舊釋為庸，依文从庚从口似當為唐。前唐子祖乙爵唐字作，與此正同，但作唐義未詳耳。」今案此字釋唐至碻。古讀唐如岡，唐康皆从庚聲，與昜聲同部相近。故唐之古文作啺，昜聲。（見六書疏證引宋保說）惟此與，在卜辭中，形有小異，雖屬一字而義實不同，故諸家考釋皆以「未可知」說之。如殷契粹編五一八版考釋曰：「唯庸字義未可知。」又如小屯甲編考釋於第一二三版曰：「从庚从凡，未識為何字。而每與豊字連文，或是祭祀之名。」又第二五四六版曰：「康，其義未詳。」甚矣，釋契之難也。今余鉤稽卜辭，考之故書，知此字者，殆即詩陳風防有鵲巢：「中唐有甓」之唐。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曰：

　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據逸周書作雒解，堤唐山廧，孔晁注：唐，中庭道也。文選注引如淳曰：唐，庭也。是唐為廟中路，又為中庭道名。與堂塗名陳者異。傳既以中為中庭，又以唐為堂塗，是誤合唐陳為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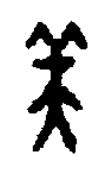
陳奐詩毛氏傳疏則曰：

　傳云：中，中庭也者，中庭庭中，此猶中林林中之例。說文廷朝中也。廷皆不屋，字皆當作廷，今通作庭。傳：唐，庭塗，各本作堂，字之誤也。塗古作涂。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何人斯：胡逝我陳。傳：陳，堂塗也。何人斯傳既本雅訓，此不應唐陳同名，與雅訓乖戾。且中為中庭，則唐為庭塗必矣。蓋堂階之涂，謂之堂涂，詩謂之陳，中庭之涂謂之庭涂，詩謂之唐。陳之言敶也，唐之言大也。堂涂在東西，庭涂則在中也。釋宮中庭謂之走，言庭之中，皆有道可走者也。詩中唐，爾雅廟中路，其義一也。

案陳說是也。以廟中路釋唐，此一義也，而卜辭有之。甲六四一版之唐，即為廟中路之明證也。辭曰：

　☐至弗每不雨
　叀且丁唐奏
　叀父庚唐奏王道

說文：「登謌曰奏」。王道乃王作先導之意。是此版卜辭之意，乃貞於且丁若父丁之廟中路上登謌樂舞，由王作先導，而羣臣隨之，以祀且丁父丁。且因中庭上無屋宇，故先卜雨不雨。如此詮釋，嚮所不能解者，乃渙然通順矣。又文選甘泉賦：「平原唐其壇曼」李善注引鄧展曰：「唐，道也。」是原野之道，亦名唐，此又一義也。凡此二義，卜辭多有合者，如：

　叀㫃唐用
　弜㫃唐用
　叀小乙乍美唐用　粹二八二
　弜用
　（于）唐奏又足
　亥叀奏又足　南北明六八三
　叀☐唐☐

弜𣓇
其奏唐門巛 芺 又足　南北明六八四
叀庚唐用　珠五三二
□寅卜出貞今日唐衣　十二月　甲一三一
□□自□唐至□新□　鐵一〇〇・二
□□卜出圓羽乙□方唐衣　前五・一一・一
□方唐　六月　前五・三八・二
□戌卜□貞唐□不雨　後上四・二
唐壴其眔𥄎□隮　弜隮　粹五三九
其𡿧冂唐壴于既卯　寧滬一・七三
貞叀唐用　大吉
貞勿唐　屯甲三九一八

以上諸辭，皆可以「廟中路」若「道路」之義釋之。然卜辭之唐亦有不合此義者，如：

□于其巛唐不□　京津四三五二
于翌日壬迺巛唐不遘大風　粹八三五

郭氏於粹八三五考釋之旁小注云：「攲，疑即小篆攲字。說文云：傾也。」案傾義於此甚適合，蓋此處之唐即隄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唐又爲防字，亦作塘，作陼。」廣雅釋室：「陼，隄也。」周語：「陂唐汙庳。」注：「隄也。」齊策：「左濟右天唐。」注：「防也。」卜辭之「攲唐」猶言「傾隄」，今語所謂「隄防傾圮」也。此第二義。其三，則爲蓄水之名。晏子問下篇：「治唐園。」淮南主術：「發城決唐。」注：「所以蓄水。」楚辭遠逝「委兩館于咸唐。」注：「咸池也。」蓋即俗書加土之塘字亦即池也。此蓄水之義，亦見於三期卜辭，曰：

□叀彳公乍豊唐于□又足王受□　甲二五四六、二五八三、二六七〇合
丙辰卜叀酋唐用王受又　粹四九四

案豊乃醴之初文，說文：「醴，酒一宿孰也。」釋名釋飲食云：「醴齊，醴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也。」周禮酒正鄭注曰：「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許劉言醴成之速，鄭氏言醴成之濁。各舉一端，義不相悖。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醴以蘖與黍相體，不以麴也。」山海經中山經：「其初蘖釀。」郭注亦云：「以蘖作醴。」蘖者，說文牙米也。繫傳臣鍇曰：「麥蘖麥牙也。」此一說；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引韓詩則曰：「甜而多泲，少麴多米，曰醴。」漢書楚元王傳顏注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此又一說。然無論原料如何不同，其爲「濁而甜」之酒，則諸家無異辭。段玉裁曰：「按汁滓相將，蓋如今江東人家之白酒，滓即糟也。滓多故酌醴者用柶，醴甘故曰恬酒。」據此可知醴者乃釀酒初孰之「酒釀酒」。再經發酵，酒味漸多，其汁吾鄉稱之爲「生泊酒」。再以此蒸溜所得即爲眞酒矣。六書故曰：「醴爲酒之先，飲之不甚醉。」是也。

殷人好酒，釀此甜而飲之不甚醉之醴酒，當爲人人可飲，是其需要必多，然則如何釀造？齊民要術所述釀酒之具皆以「甕」，吾鄉農家自釀多以「缸」。缸如陶器之盆形器，口徑大者約一公尺半，縱深亦如之。今殷墟發掘所見陶器，未有如此鉅大足可以供釀造之用者，然則如何釀酒，乃爲一極饒興趣之問題。今者賴此卜辭，而知殷人之釀酒乃作池塘爲之。故史記殷本紀述紂之好飲「以酒爲池」，太公六韜則以：「紂爲酒池，廻船糟丘。」形容其罪惡。又文選十西征賦注引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爲阜，以酒爲池，脯肉爲山林。」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古之亂君，夏桀殷紂，積糟爲丘，以酒爲池，飲者常三千人。」（並六韜逸文）皆兼夏桀言之，殊不知殷人作池釀酒，乃祖宗家法，以此罪紂，不亦寃哉！

卜辭之唐與豊字連用者，僅此一例，而其義之重要如此。其與豊字類及者，尚有一辭，曰：

其豊　又足
弜唐
□豊迺歸　南北明六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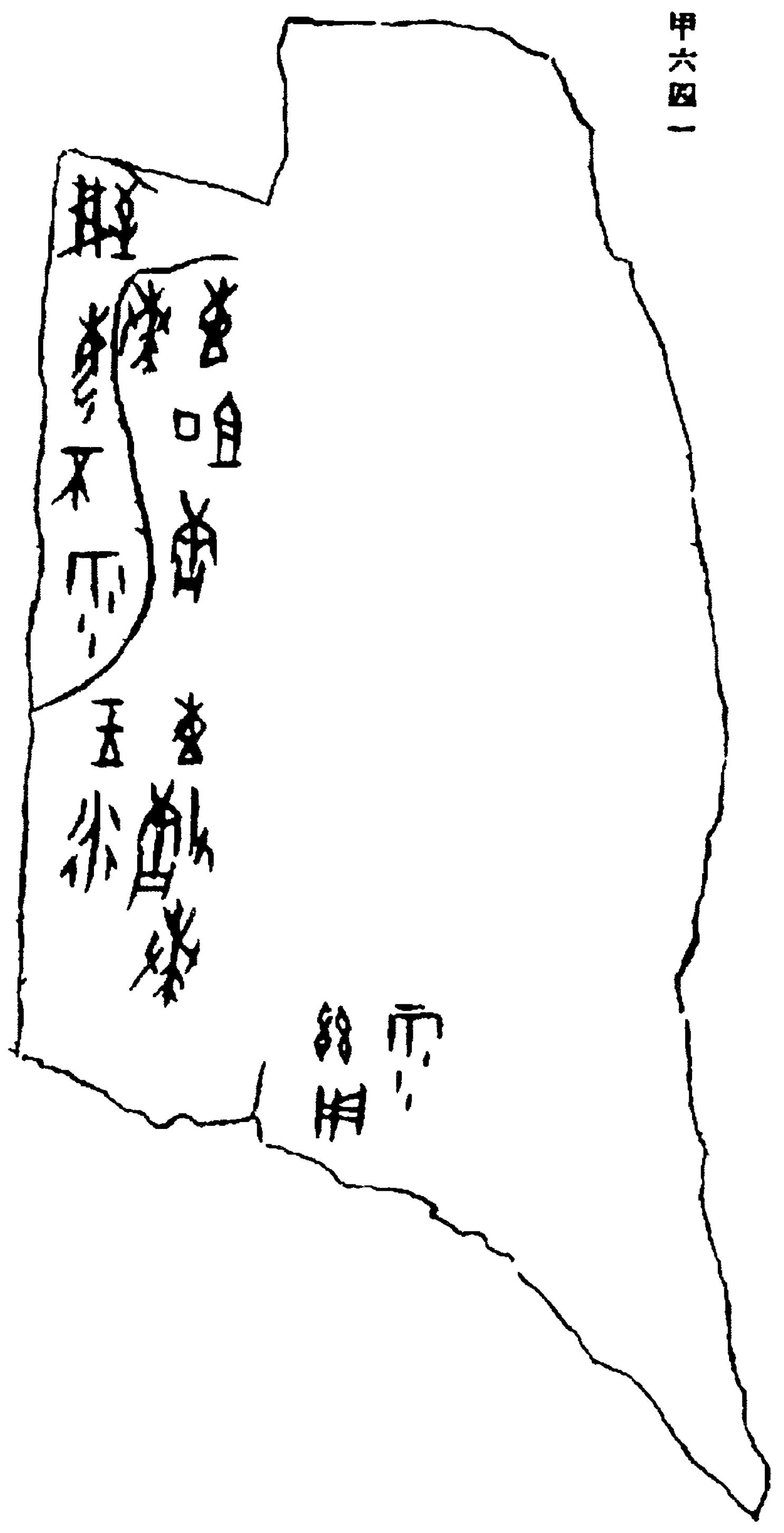
此亦有關醴酒之事，與「乍豊唐」相類甚明。然終有不能明其所縕者，則粹編八三五版之「醫唐」及其與己酉方彝之關係。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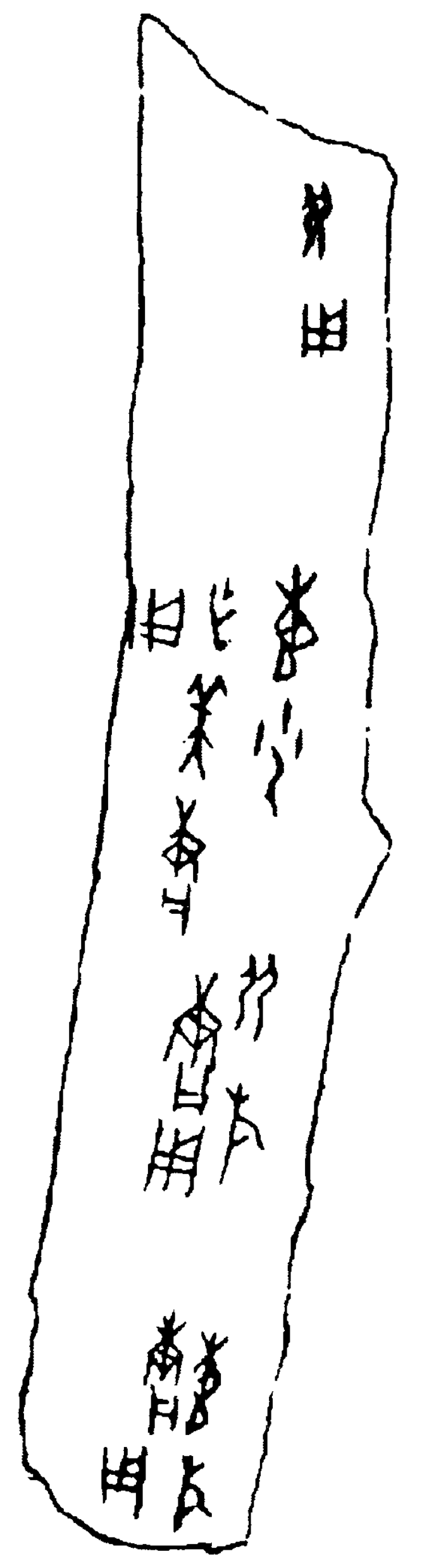
醫庸在𠂆又月其衩　其雨　粹五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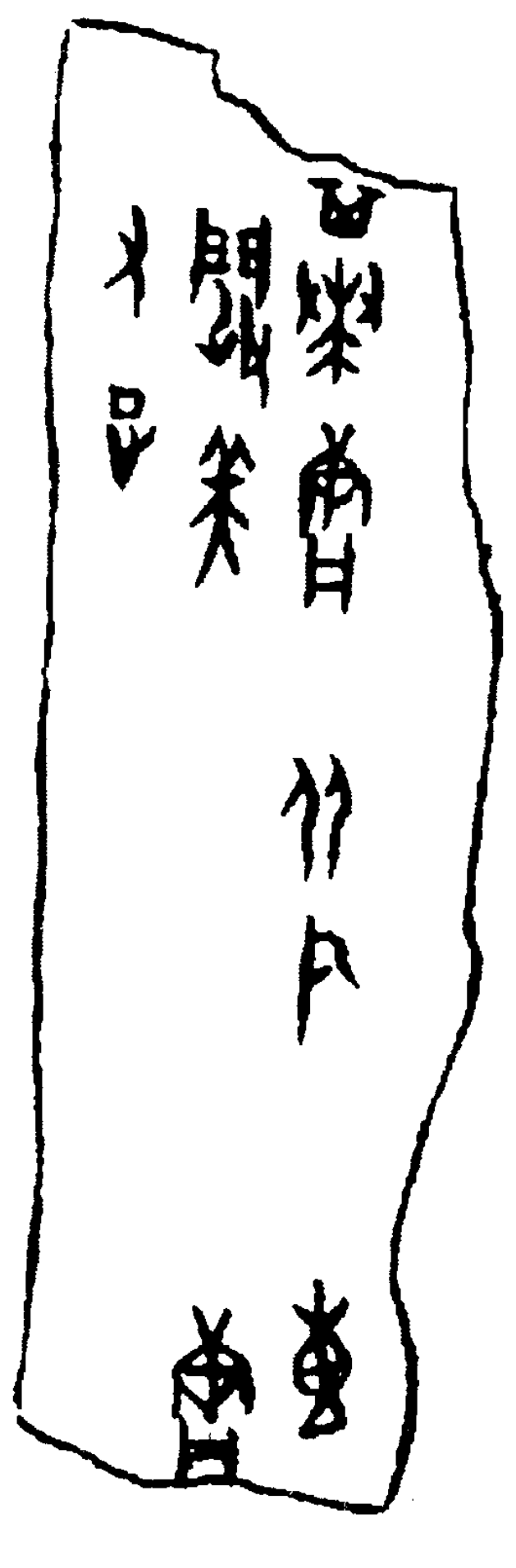
萃編考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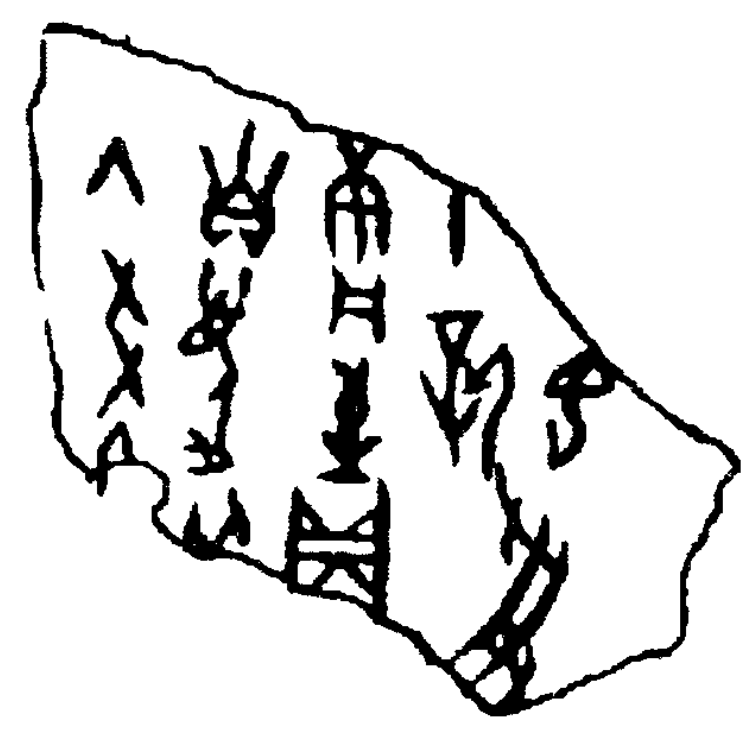
醫乃盟之省，後世省作名，「名庸」二字亦同見己酉方彝，彼銘云：「己酉戌攲隮圂于盟東庸𦎫九律，𦎫商貝朋，方□用宜丁宗彝，在九月，隹王十祀𢼄日，五隹來東。」（辭二）與此疑同時事，惟庸字義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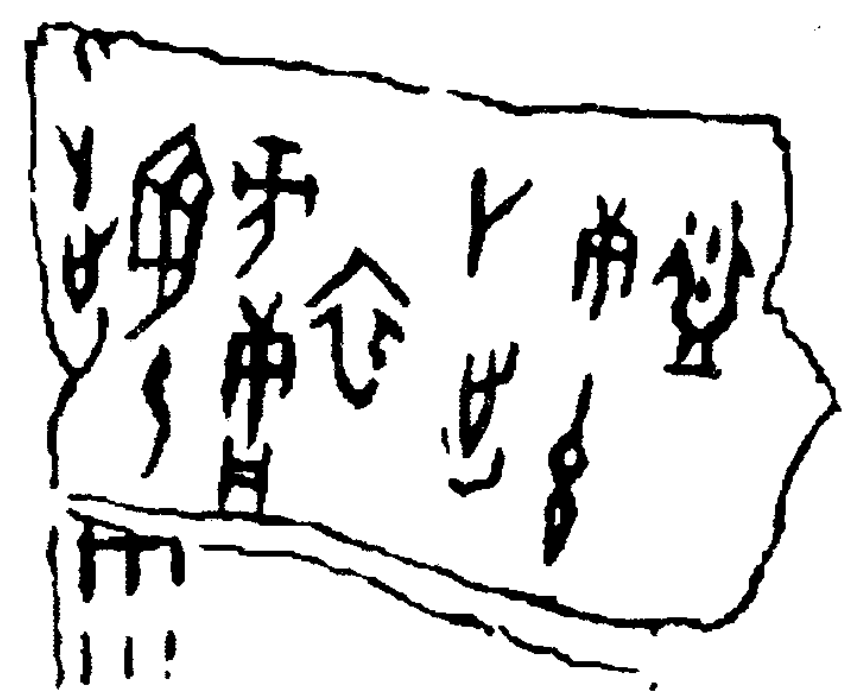
本版卜辭，文既不足，字亦未能盡識。與己酉方彝之關係如何，殊難說。又下之ᗡ，郭釋月，未可碻信，頗疑口ᗜ字之譌。醬字从酉，疑屬酒名。則「醬唐」連詞，猶「豊唐」之比。果如此，則殷之「酒池」，決非一處。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此者以殷本紀之酒池爲專名，不無傅會。然衛縣有殷商酒池遺蹟，容亦可能。且所釀之酒，名非一種，周禮酒正所擧，有辨三酒之物，曰：事酒昔酒清酒，則供飲用之別。又辨五齊之名，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則爲酒色之殊。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以地名酒，儻亦殷商已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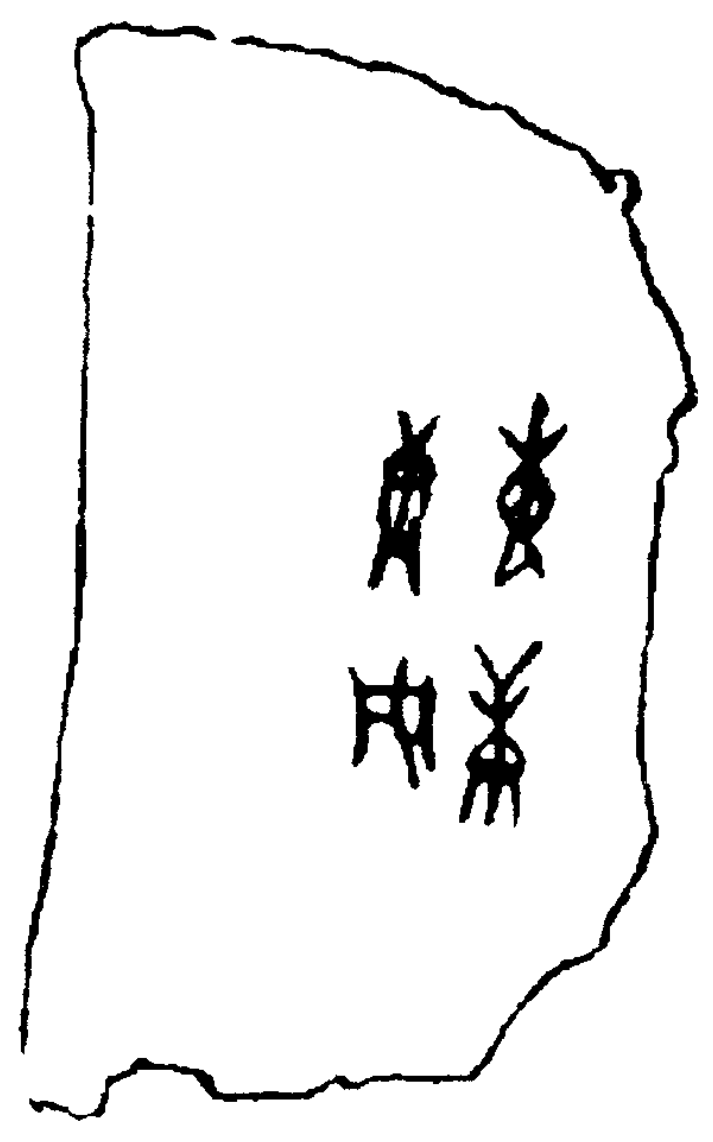

甲六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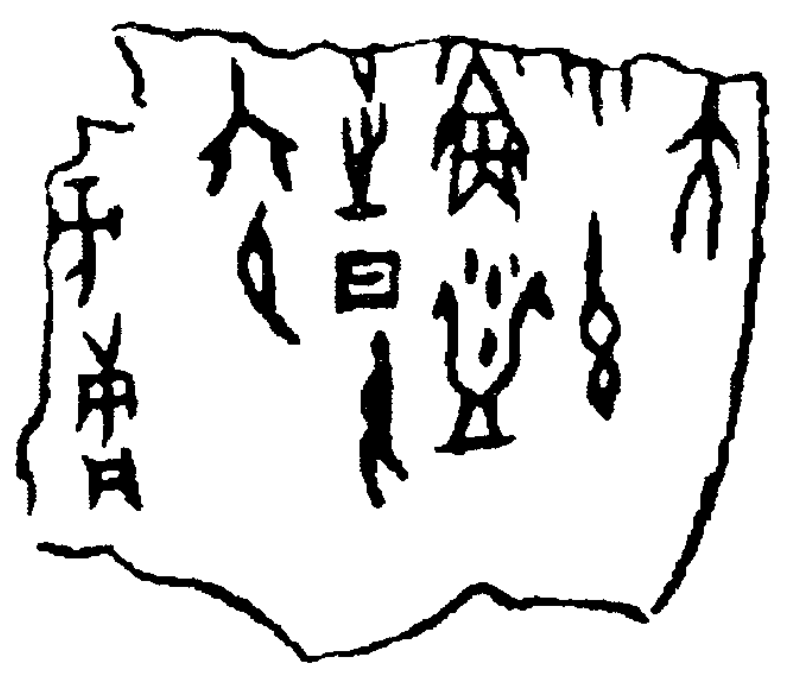

粹一二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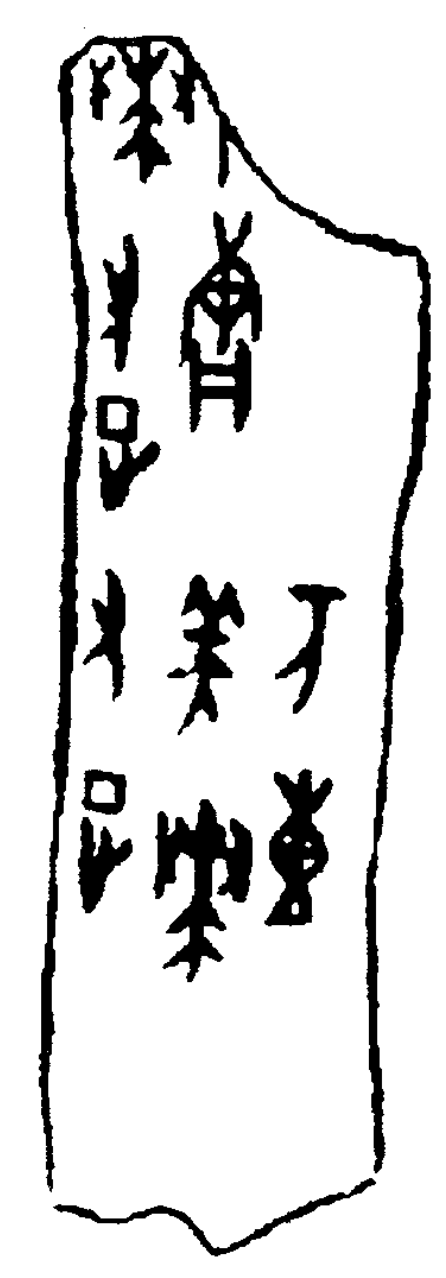

南北明六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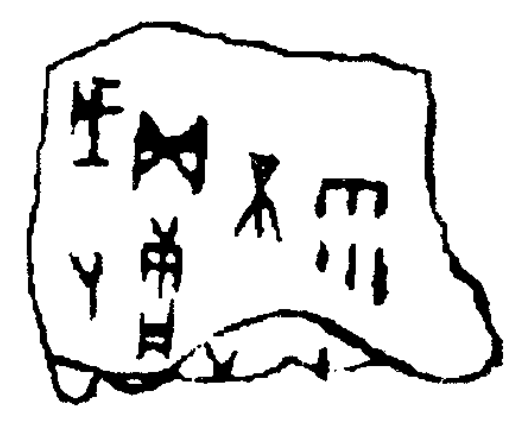

鐵一〇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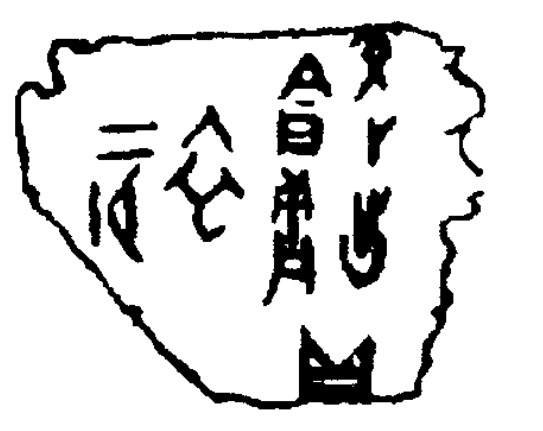

前五・一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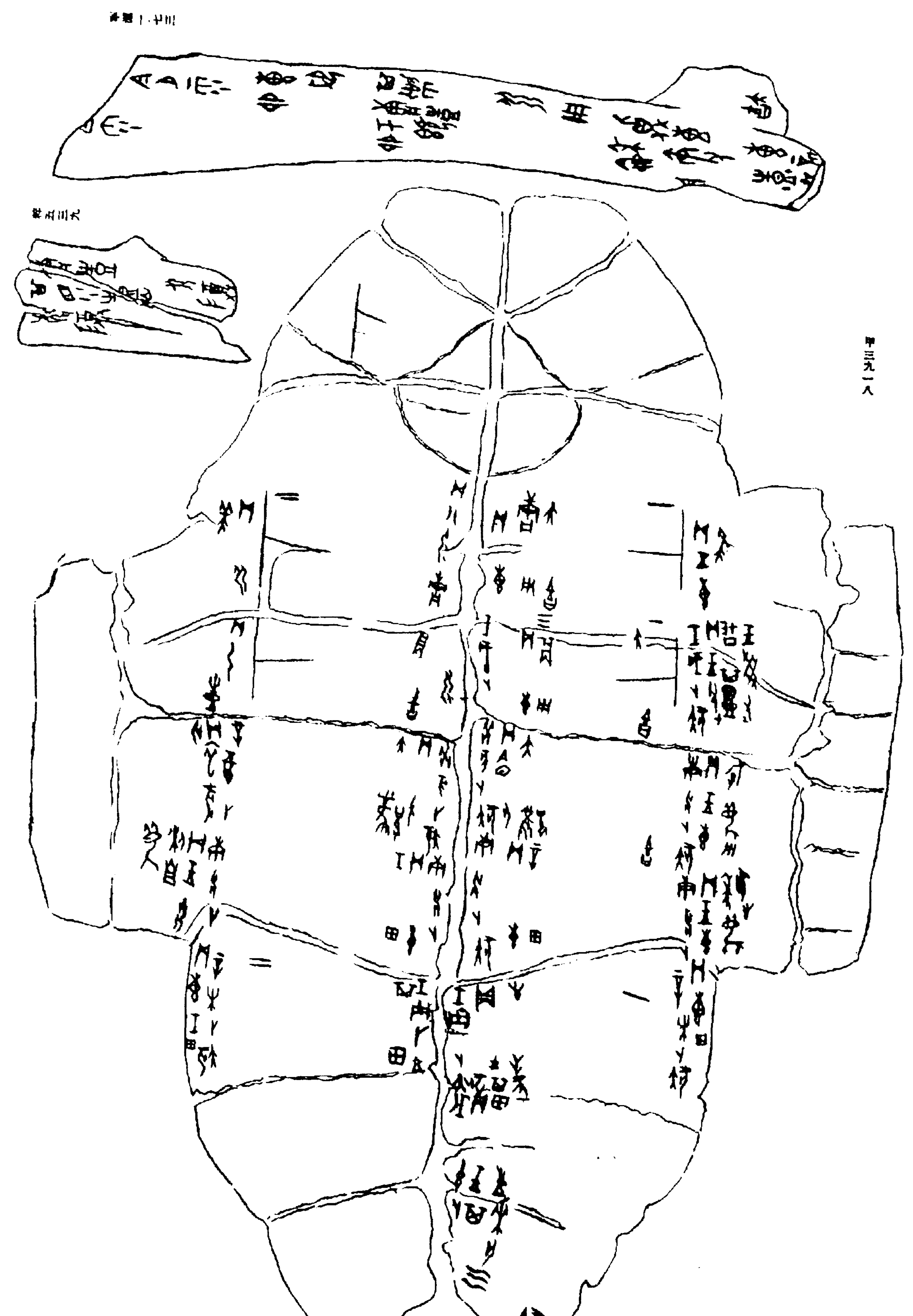

珠五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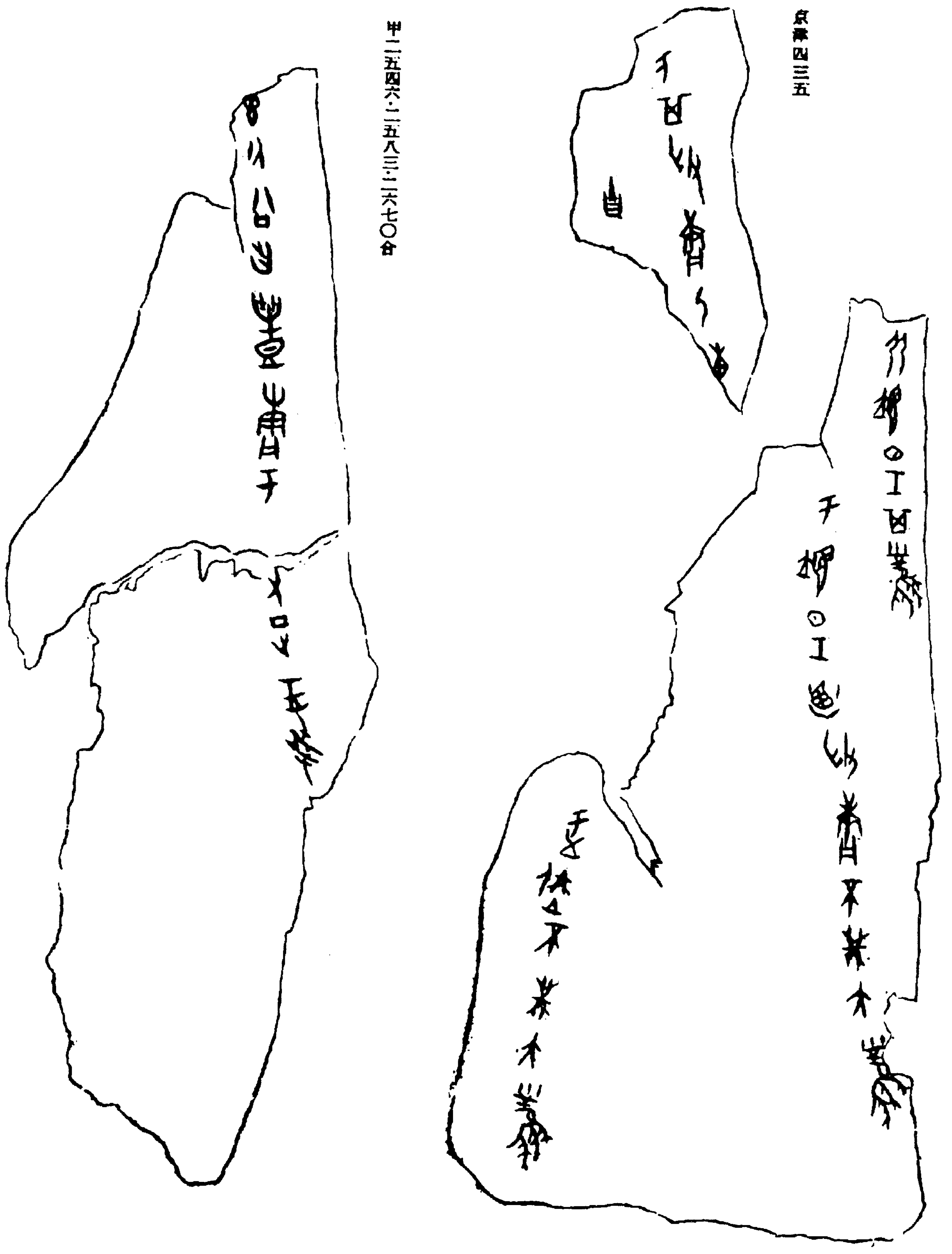

前五・三八・二


南北明六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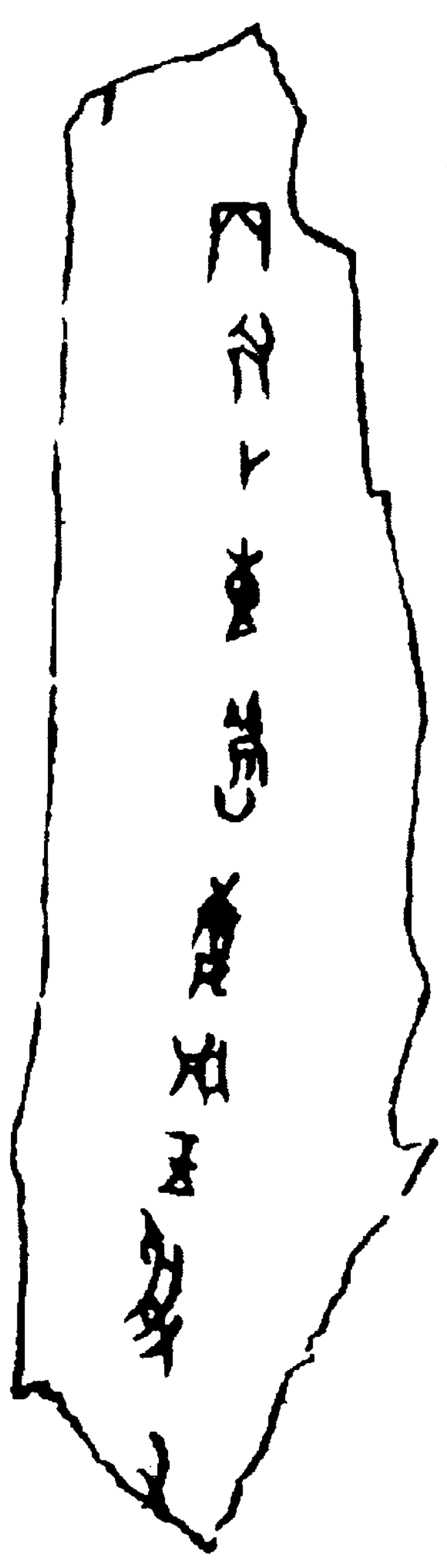

後上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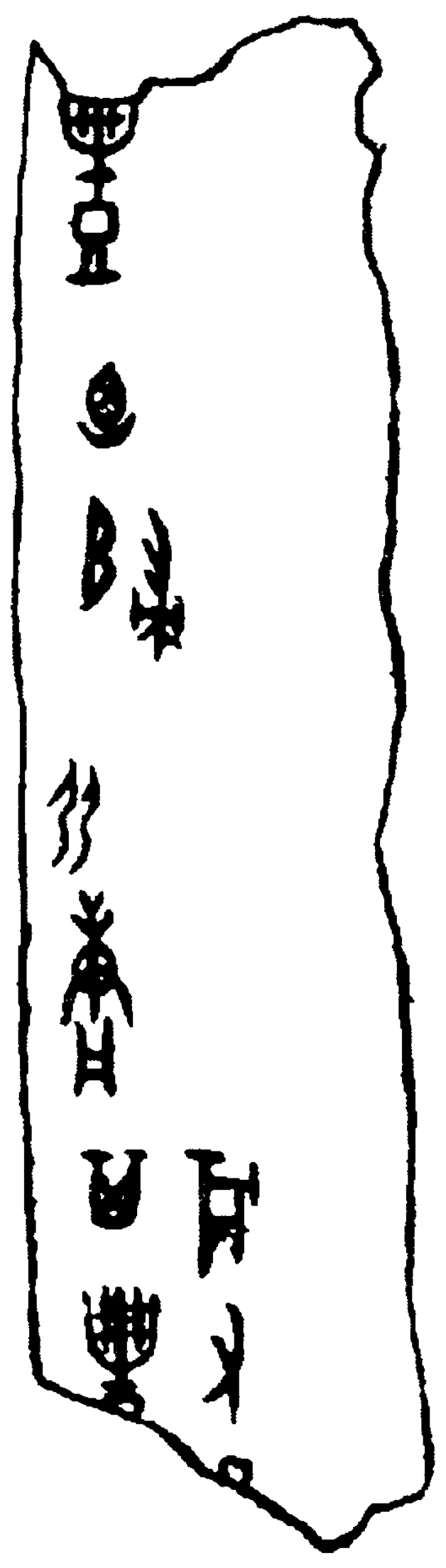

甲三九一八


京津四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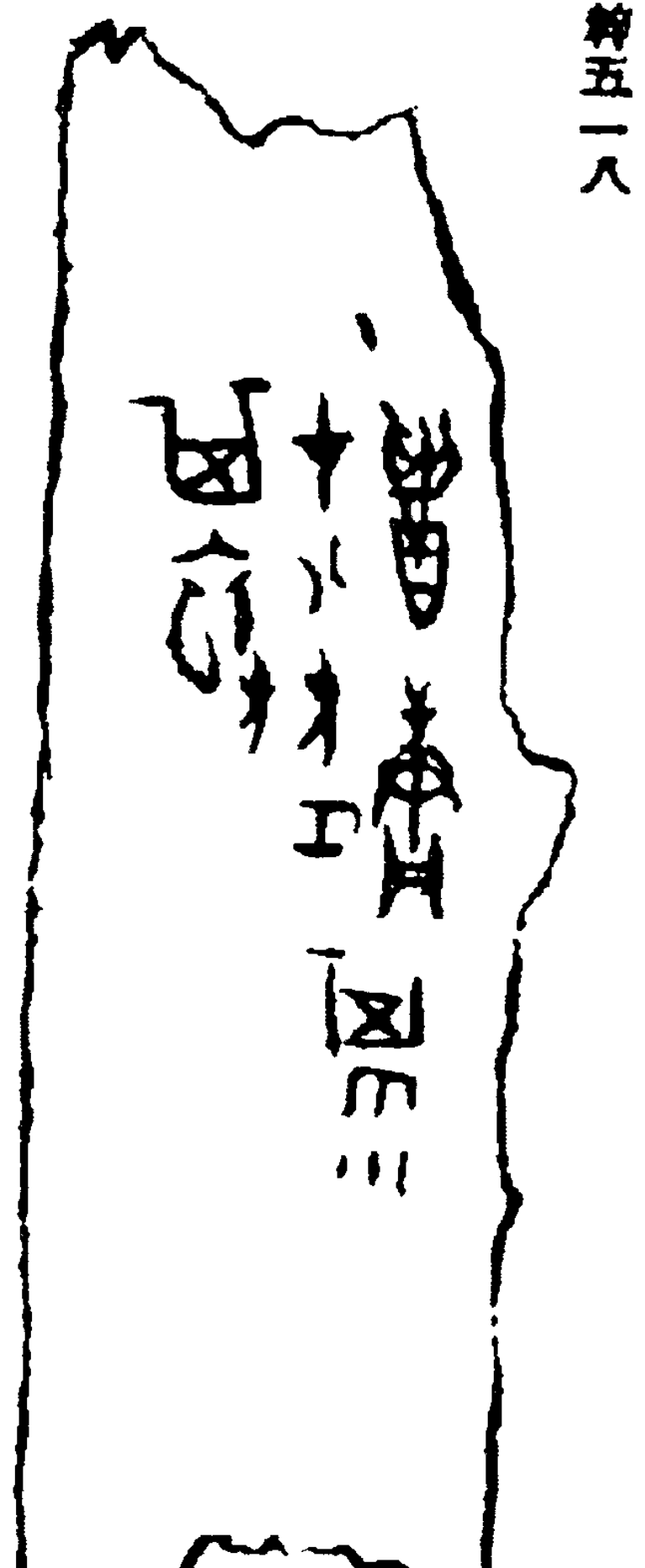
甲二五四六・二五八三・二六七〇合



粹四九四



南北明六九九



粹五一八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三冊，一九六四年九月）

釋

嚴一萍

小屯乙編四二九三版，有辭曰：

己卯卜告貞：往芻自，弗其幸？

己卯卜告貞：幸，往芻自。王固曰：其隹丙戌幸，㞢。其隹辛。

此版卜兆刻劃，乃武丁早年之物。其中字，甲骨文僅此一見。案即說文：「從到毛在尸後」之尾字，為正毛，為到毛，猶為到子也。尾與微，古字通。論語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尾生高。高誘注魯人。又莊子盜跖漢書東方朔傳尾生，注並以為微生高。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釋名：「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說文：「尾，微也。」知兩字之音訓相同也。史記堯本紀「鳥獸字微」集解引說文曰：「尾，交接也。」今說文無此句。沈濤曰：「孔化曰孳，交接曰尾。雖係僞孔傳之文，必古來相傳舊訓。」（古本考）交接者，鳥獸雌雄相交之謂。今以此版卜辭證之，則尾字之訓交接，乃遠承殷商以來。試尋繹之。先說幸字。說文：「所以驚人也。」饒炯曰：「驚當作警，詞例與禮記文王世子云，所以警衆也相同。」（說文解字部首訂）其說甚是。承培元曰：「殳部祋下曰：『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此與幸同聲，祋爲驚牛馬之物，幸所以驚人。』周禮司市職曰：『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胥職曰：『執鞭以巡于前。』蓋執鞭度以驚盜賊謂之幸也。」（說文引經證例）今卜辭言「幸」者，人名，猶胥職之執鞭以巡守也。芻，周禮地官充人注：「養牛馬曰芻。」「往芻」猶今言「放牧」。地名。「㞢尾」，當指牛馬牝牡交接以相蕃殖。在甲骨文中僅此一見，與形頗近。舊釋家。然字於此版卜辭，絕非家義所能安。疑即冢字。楚辭遠遊：「野宋漠其無人。」莊子大宗師「其谷冢」，陸氏釋文云「本亦作寂，崔本作冢。」又郭象注齊物論云：「槁木取其冢莫無情耳。」釋文：「冢音寂。」漢和平時張公神碑：「疆界冢靜。」延熹時成皋令任伯嗣碑「官朝冢靜。」玉篇冢，同宋寂　案方言十：「冢，安靜也。江湘九嶷之郊謂之冢。」說文：「宋，無人聲也。」後世不別，皆以宋寂爲之。今以中文證之，則安靜之義，於此版卜辭最爲適合。蓋自丙戌以後，爲牛馬春情發動之期，故有交尾之事。此時之牲畜必見騷亂之象。卜兆所示，須至五日後辛未，春情始了，復歸安靜。由此言之，後世之家殆之省無疑，其由來古矣。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四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釋雝

田倩君

雝，自契文歷三千餘年，迄今楷，即爲一令人感覺迷惑之字；是以與其雙聲疊韻且構造相似之字頗多。如：

雝、廱、灉、𩞁、鷛、饔、壅、𥂕、𣠽、鷛、譍、邕、嗈、滽、雍、壅、廱、

噰、擁、饔、雝。

上列廿二字，不唯聲韻同，其意義亦均可互通；然其本字及本義祇此一「雝」而已。說文解作「雝䳲」。

詩小雅棠棣云：「脊令在原」脊令，雝渠也。顏注：「鶺鴒、雝渠，小青雀也。」

通訓定聲云：「雝䳲，此鳥喜飛鳴，其音邕邕而和，故字亦作噰作嗈。」

雝，作爲鳥名，乃假借字也。

詩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鴈」。

詩召南何彼襛矣云：「曷不肅雝」。

詩周頌有瞽云：「肅雝和鳴」。

詩小雅蓼蕭云：「和鳴雝雝」。

爾雅釋詁云：「雝雝噰噰」。音聲和也。

詩周頌清廟云：「肅雝顯相」。

以上諸例雝字均作鳴聲和協。非本義也。

詩小雅無將大車云：「維塵雝兮」。本作壅，是古者雍壅並作雝（通正）。

揚雄賦云：「雍神休」。雍通擁。國策載：「擁天下之國」。與壅通，塞水也。

荀子云：「不雍不塞」。蔽也。

詩周頌振鷺云：「于彼西雝」。雝，澤也。

山海經北山經載：「縣雍之山」。名汲甕也。

詩大雅思齊云：「雝雝在宮」。宮，辟雝之宮也。

辟雝，天子所設之學，亦作雝、雍。

東京賦云：「盛三雍之上」。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

白虎通云：「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側雍水　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

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叓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太學，天子曰辟雝，則辟雝是養老之宮矣；故宮爲辟雝宮也。（見王制）

禮記載：「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雝，諸侯曰頖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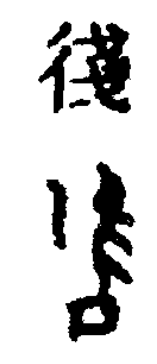
周有五大學，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中則辟雍也。辟雍與辟雝、壁雝竝同。辟者，明也；雝者，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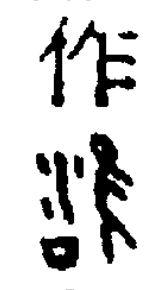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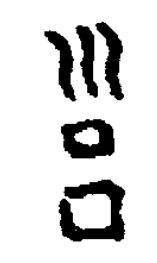
漢碑有作廱、雍、雝。玉篇謂廱同雝，此並隸體後又變爲雍耳。（辨字正俗）

段氏曰：「雝，經典多用爲雝和；辟雝，隸作雍。」

由上列諸例則知所有雝之雙聲疊韻字唯較少數如饔、甕、壅含有專用之意，餘則均可通用。故經典中交互用之，若不明其義，實令人目迷。是以凡从雝者，則出雝孳乳而生最多見者爲此一「雍」字，然此雍出自漢隸，其餘非俗寫即假借字也。就今俗「雝」上溯漢隸「 」小篆「 」大篆「 」（籀林）甲骨文「 」（前二・七・八）雖歷數千年之演變，唯形體略異，但其構造實同。

引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如次：

戊申（卜貞王）徃（往來）亡巛王（固曰）吉

羅振玉氏曰从巛（即水字）从口从隹古辟雝字，如此辟雍有環流，故从巛或从乚乃巛省也。囗象圍土形，外爲環流，中斯爲圍土矣。或从田與囗誼同（雝伯敦簠亦均从囗）古辟雍有囿鳥之所止，故从隹。說文訓爲雍渠，非初誼矣。伯雝父鼎作與此同。他金文或增囗作吕，後又譌吕爲邑，初形益不復可見矣（增訂書契考釋中十一葉）。陳邦懷氏曰說文解字邕下曰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从巛邑讀若雝出籀文，竊疑𡿧从宮省巛象宮外有水，从宮省聲，故讀若雝，乃辟𡿧之本字。羅參事謂雝爲古辟雝字，又謂許訓雍渠非初誼，胥失之矣（小箋八葉）。

森桉予舊釋卜辭之 （同卷第二十八葉之七） （卷四第二十九葉之四） （卷六第五十四葉五） （後下第二十一葉之十一）爲雝，卜辭宮作 竝象列屋參差或銜接形 其別構非玄字。王襄氏釋 爲鳦，謂取玄鳥之誼（類纂第十三第五十四葉）似未塙。（殷契鉤沈）復桉本辭之 ，增水省吕作囗，當爲一字。卜辭別有吕字，商承祚氏釋呂（類編第七第十四葉），予桉吕即宮字，所从之偏旁，聲與宮近，故宮雝竝由吕得聲，非呂字。且疑許書之躳亦从吕，非从呂。鈚文公亦作八吕竝同。

據殷墟書契解詁謂，殷先公先王有名 者，其 字反正顛倒形體甚衆。然均从「囗」从「己」，凡祭祀 ，無不以「己」日，故知 即「囗己」二字之合文。此說甚有參考價值。「囗」其形似辟雝之丘，其音同宮。亦 （宮）之單文。囗其雝之初文乎！

卜辭通纂考釋云：「 」爲宮字。 字屢見，宮字从此作 （見第七五五片），雝亦从此作 （前二・二八・七），若 （前四・二九・四），蓋从宮省聲。字象連室之形，聲當與宮雝相近，蓋即古房字

吳其昌氏謂：「邑字古文作 者，所从之「囗」亦即宮字。卜辭作 作 者，所从之吕或 之單文，亦即邕字。籀文作 者，所从之吕之單文，亦即古辟雍字，甲文作 者之原始初文也。說文解字巛部：『 ，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 籀文邕。』按𡿧、邕、雝實一字也。古辟雍有囿鳥之所生，故从隹。雝字或从囗，或从田，此『囗己』字亦並从囗或田。更可明證此囗即 所構成之主體；此田，即 所構成之主體矣。大戴禮記盛德篇述辟雍之制，以爲上圓（指屋）下方（指基）外水，其眞象，爲築土成方水周其外：有鳥來止，則增隹爲「雒」鳥固不必常集，集亦何能久，故惟此方隆堅築之土基囗狀，實爲構成辟雝最原始之雛形，亦爲構成辟雝最重要之本體矣。故此囗字者，謂之雝字之省文可，謂之雝字之初文可，則謂之雝字之本字，殆亦無不可也。」

（解詁）

辟雝之形狀，就「雝」字之構造概可想見一斑；然則不若後漢李尤辟雝賦更令人讀之神往。其賦曰：

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羣曜彌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矩圜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

……

辟雝之創建，據最早之說爲尚書大傳虞夏傳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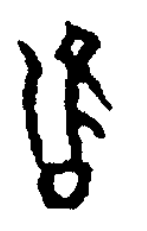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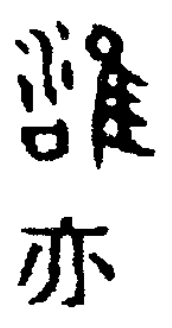
禮記王制載：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右學大學也，左學小學也，在國中呂之東。」疏：「文王之時猶從殷禮。」

史記封禪書載：「豐鄗有天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正義曰：「周文武豐鄗皆置辟雍，故秦立祠。」三輔黃圖云：「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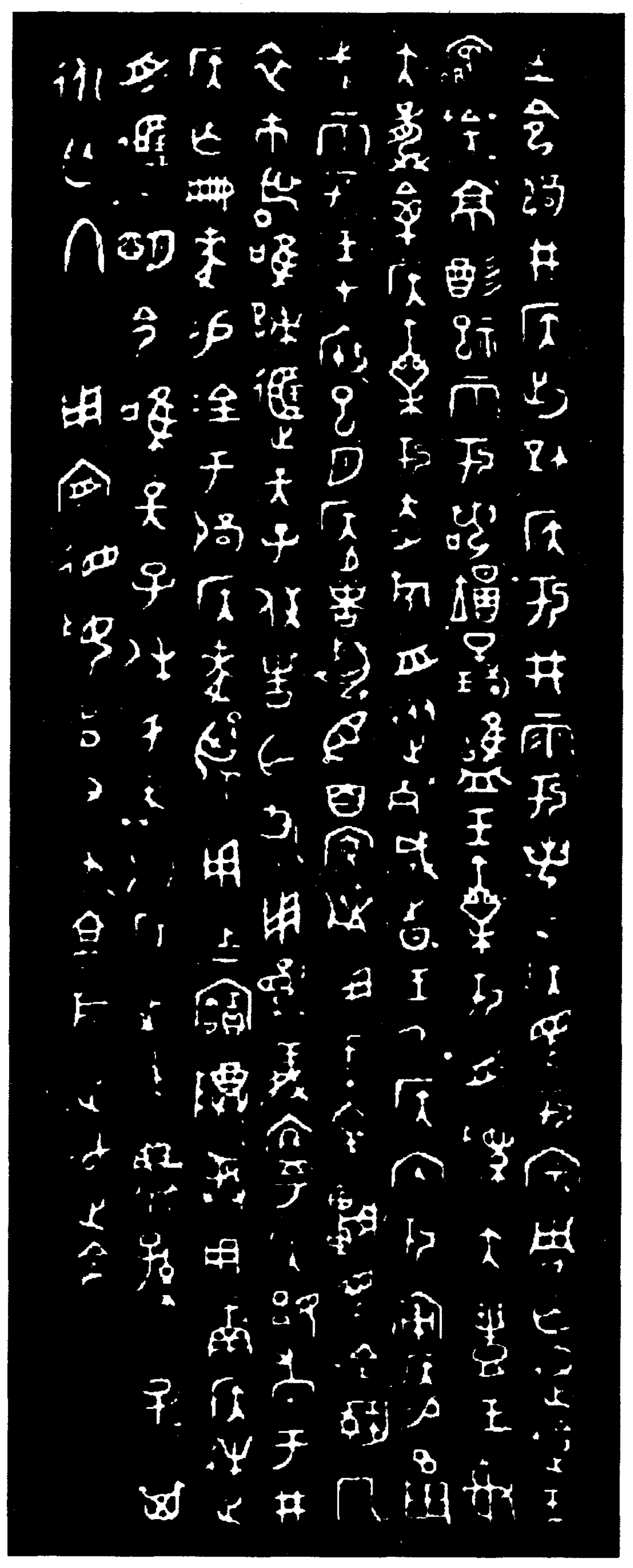
古書均謂辟雍建自殷代，然於卜辭之中雖見「雝」字甚多，却未見「辟雍」一語，甲骨學商史編載：「郭鼎堂謂，雝當即左傳二十四年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之雍。杜注：「雍國在山陽縣西」。後漢郡國志：「河南郡山陽邑有雍城」。地在今河南沁陽縣東北，蓋殷時舊稱，周人沿用之也。簠室殷契徵文載：

辛未卜貞王　徝　于　雝　往來亡巛　四三·一
戊辰卜　⧄　雝　往來　⧄　四四·二
乙酉卜貞王　徝　于　雝　往來亡巛　四五·一
丁丑卜貞王　徝　于　雝　往來亡巛　四五·二
戊子卜貞王　徝　于　雝　往來亡巛　四五·四
己卯卜貞　王　徝　雝　往來　亡巛　四五·五

雝或从鳥隹鳥之偏旁殷契中固不分也

古雝字雝父敦作亦从口作口邑之省

上例雝字均作地名。金文雍伯原鼎、蔽鼎、雍伯鼎、雍母乙鼎，其銘文中之雍字均爲人名。然周康二時之麥尊（邢侯尊）有：「在壁雝」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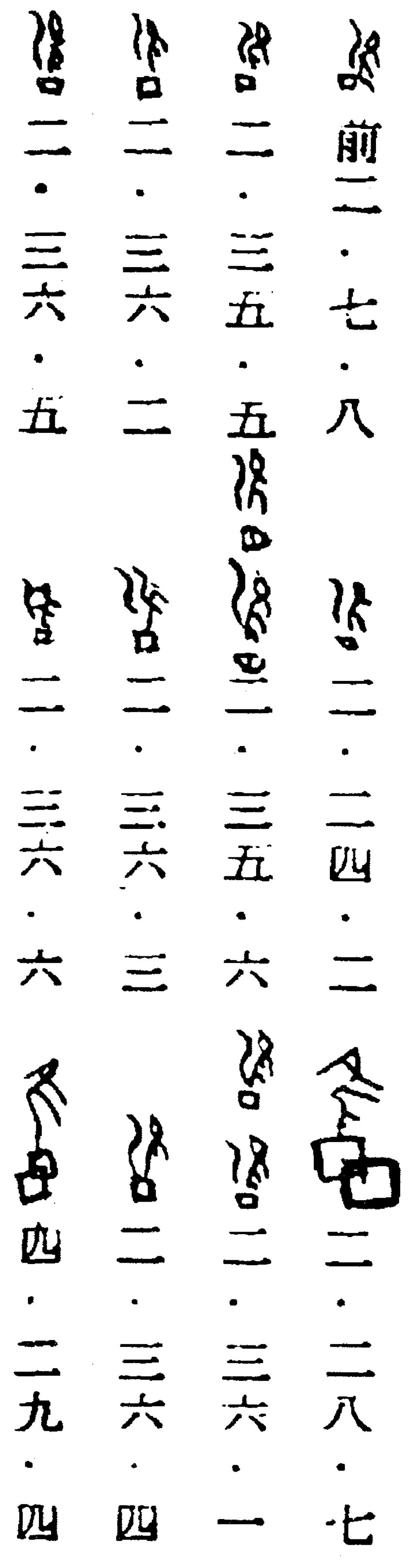
詩大雅靈臺云：「於論鼓鐘，於樂辟雝。」傳云：「辟璧通；雝，澤也。辟雝，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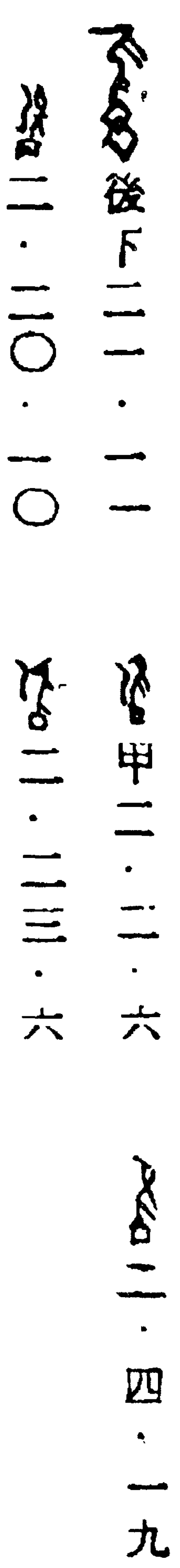
詩大雅文王有聲云：「鎬京辟雝，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傳曰：「靈臺辟雝，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雝，武王之學也。」

靈臺篇則言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文王有聲則言武王徙居鎬京，行辟雝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無不歸服，辟雝之禮，謂養老以敎孝悌也。

上列各經典對於辟雍之引述描繪以及金文之實徵，是知辟雝自周初已全備，然其創建蓋始自殷世明矣。下列各時代之字例，以明雝字演變之過程如次：

殷甲骨文字





後下二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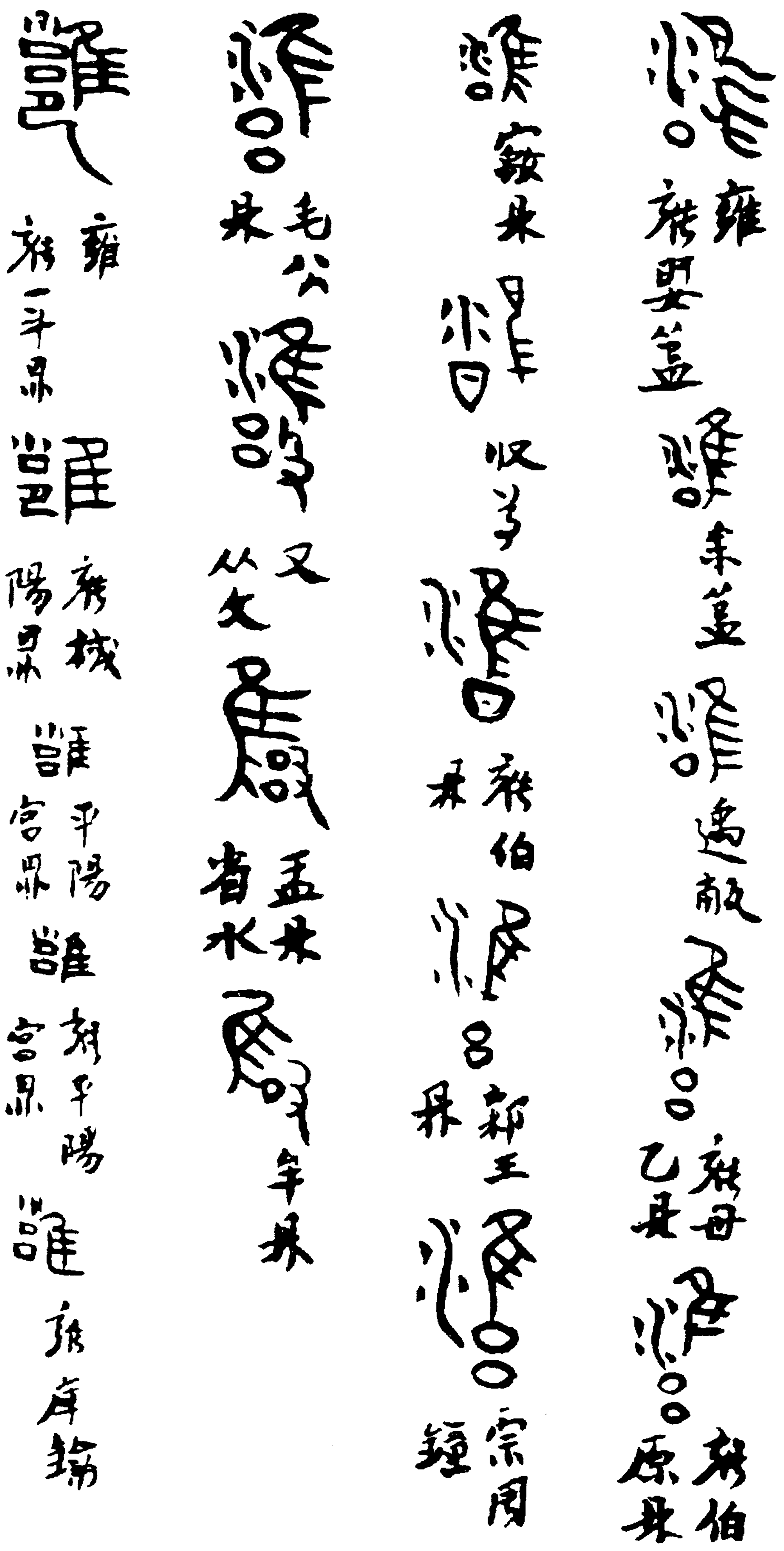
甲二·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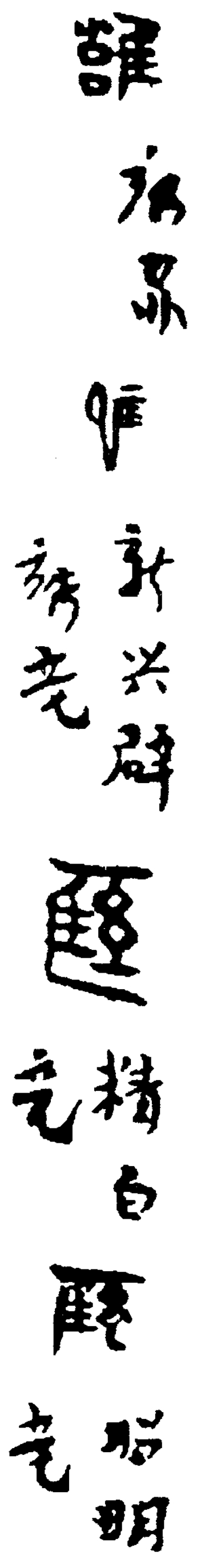
二·四·一九

二·二〇·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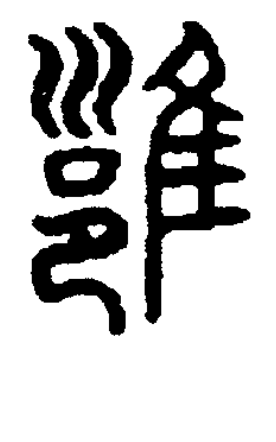
二·二三·六

周金石大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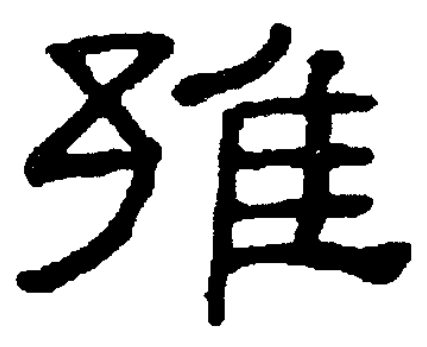

雍
叔嬰簋
素簋
遹敢
叔母 乙鼎
叔伯 原鼎
寂鼎
收子
叔伯 盉
郭王 呂鼎
宗周 鐘
毛公 鼎
又 从女
孟鼎 省水
年鼎
雍
叔一平鼎
叔梳 陽鼎
平陽 宮鼎
叔平陽 宮鼎
斥鎗


叔鼎
雍
新興辟 雍鏡
精白 鏡
昭明 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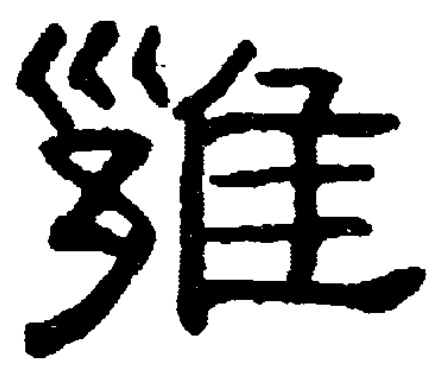
秦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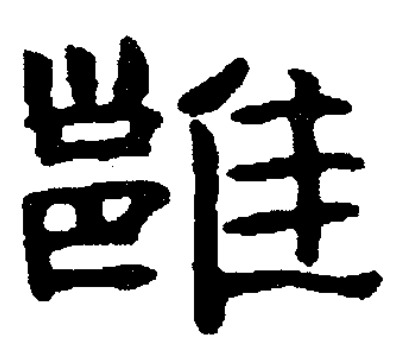
漢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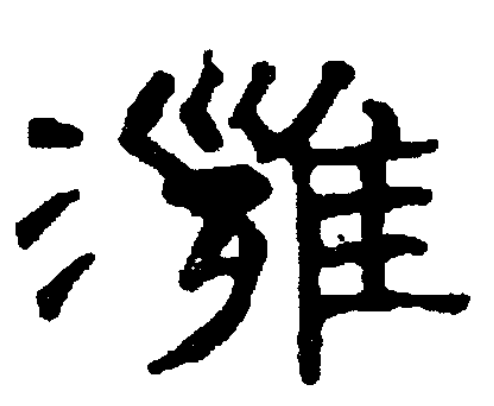
雍邱像



杞產碑



雍勸碑



沈子琚碑

今楷書

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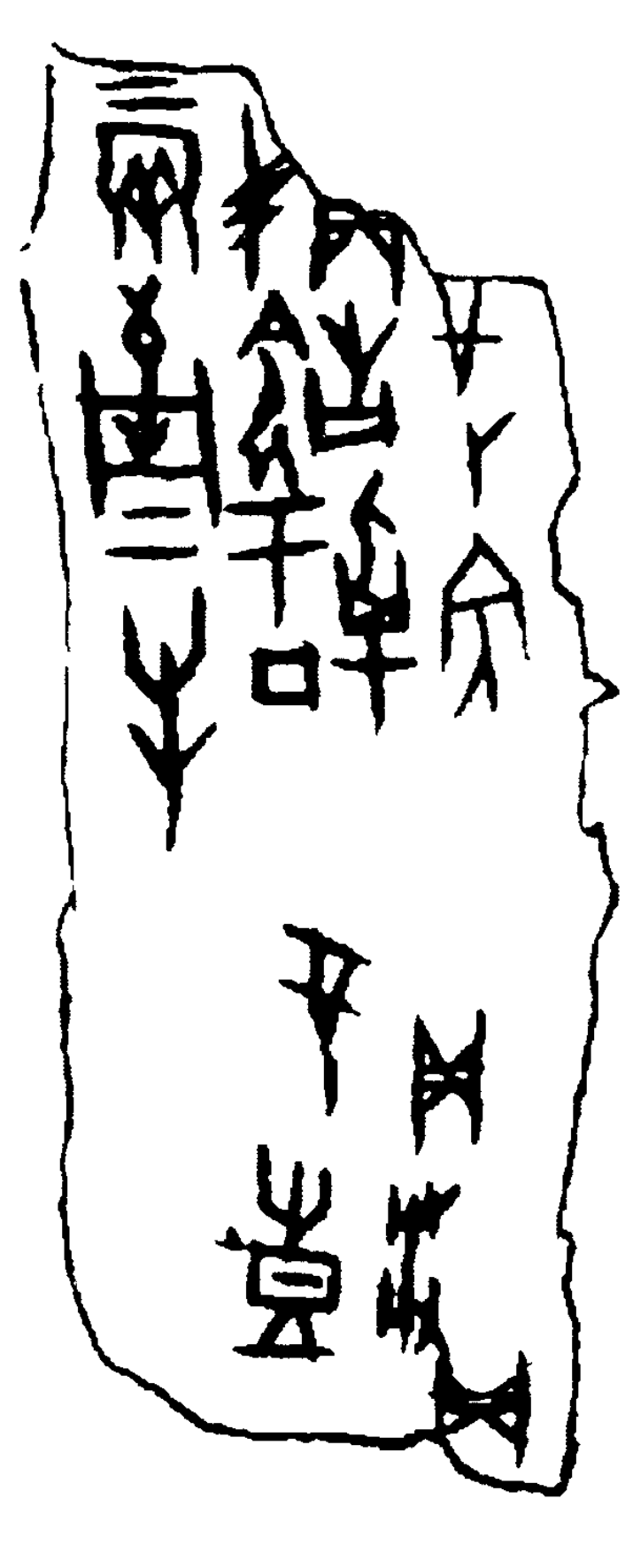
開成石經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四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釋孖

金祥恆

殷契粹編第五三三片：



粹五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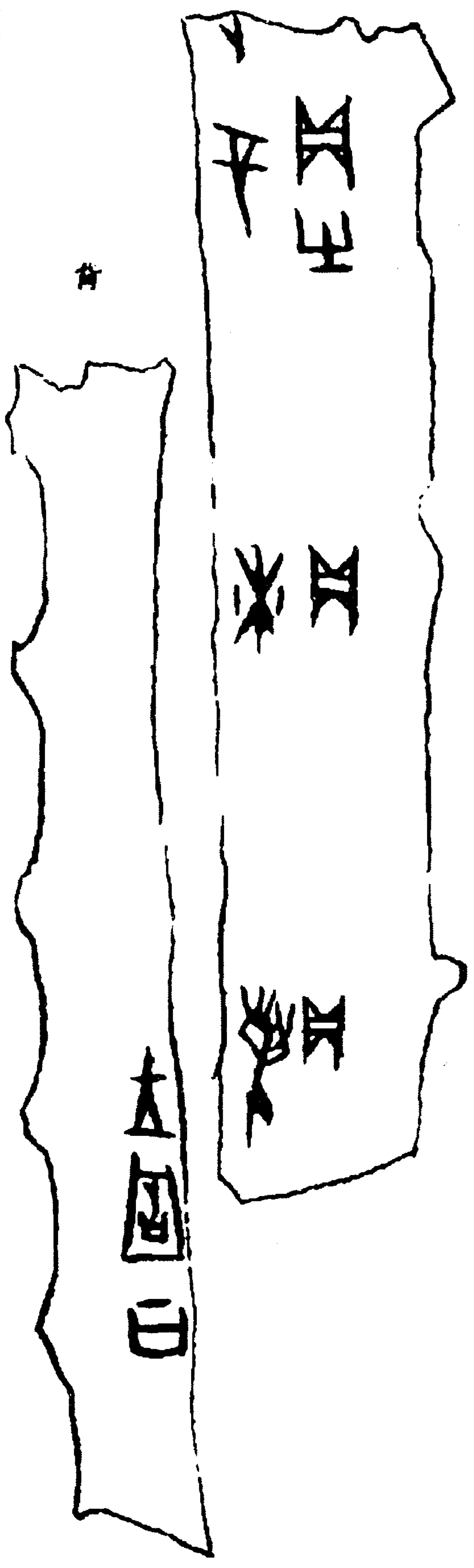
郭氏考釋：

囗酉卜貞：告孚受（？）令于丁，二牢，（諨）一牛。

貞：殺于壴。

貞

釋孖爲于。殷契佚存第三三六片：



佚三三六

背

商氏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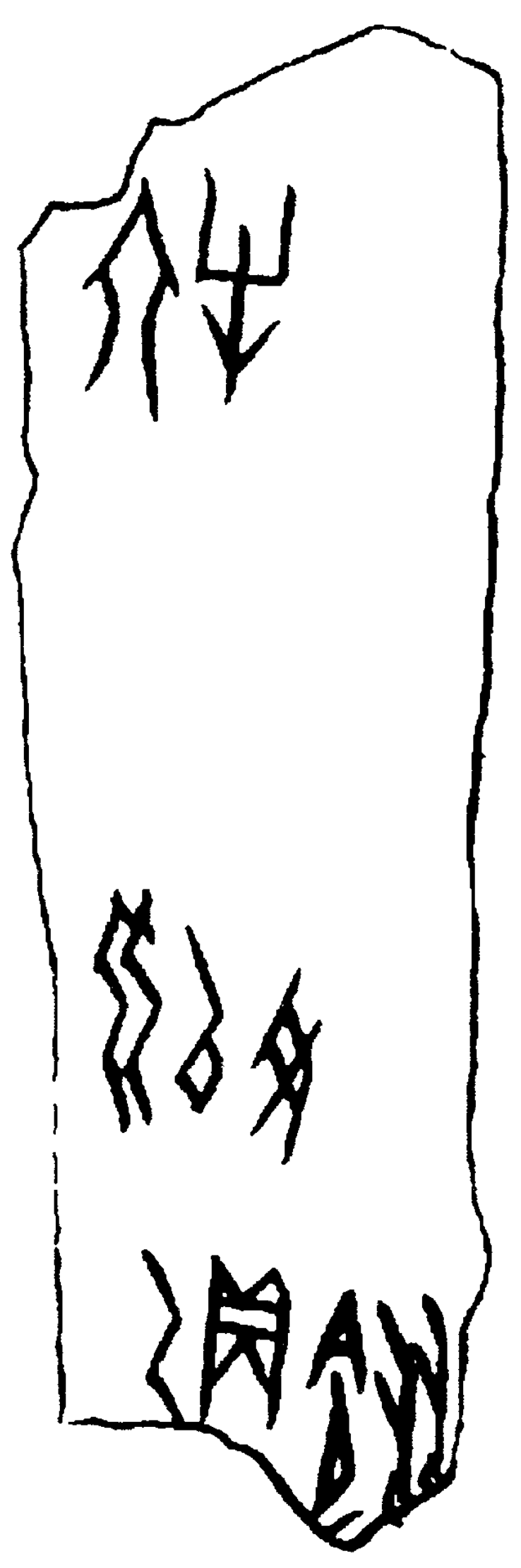
貞：若？

貞：賁？

貞：㞢⿰酉彡？

釋歹爲⿰酉彡。戩壽堂殷墟文字第二十四頁第十一片：

戩二四·一一



王氏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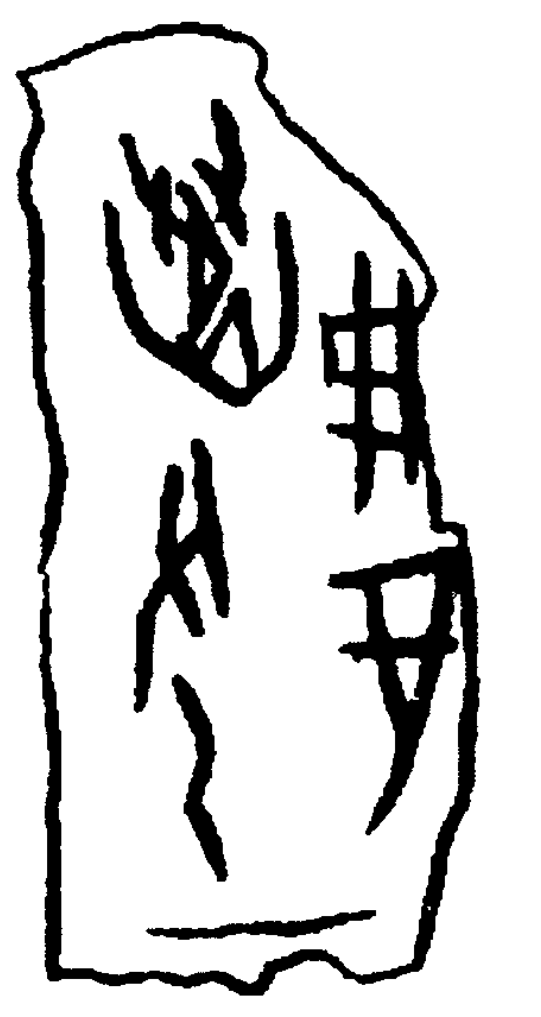
六牛，

巛以口

乙貞令。

歹無釋，僅以口爲之。鐵雲藏龜第一百七十一頁第四片：

鐵一七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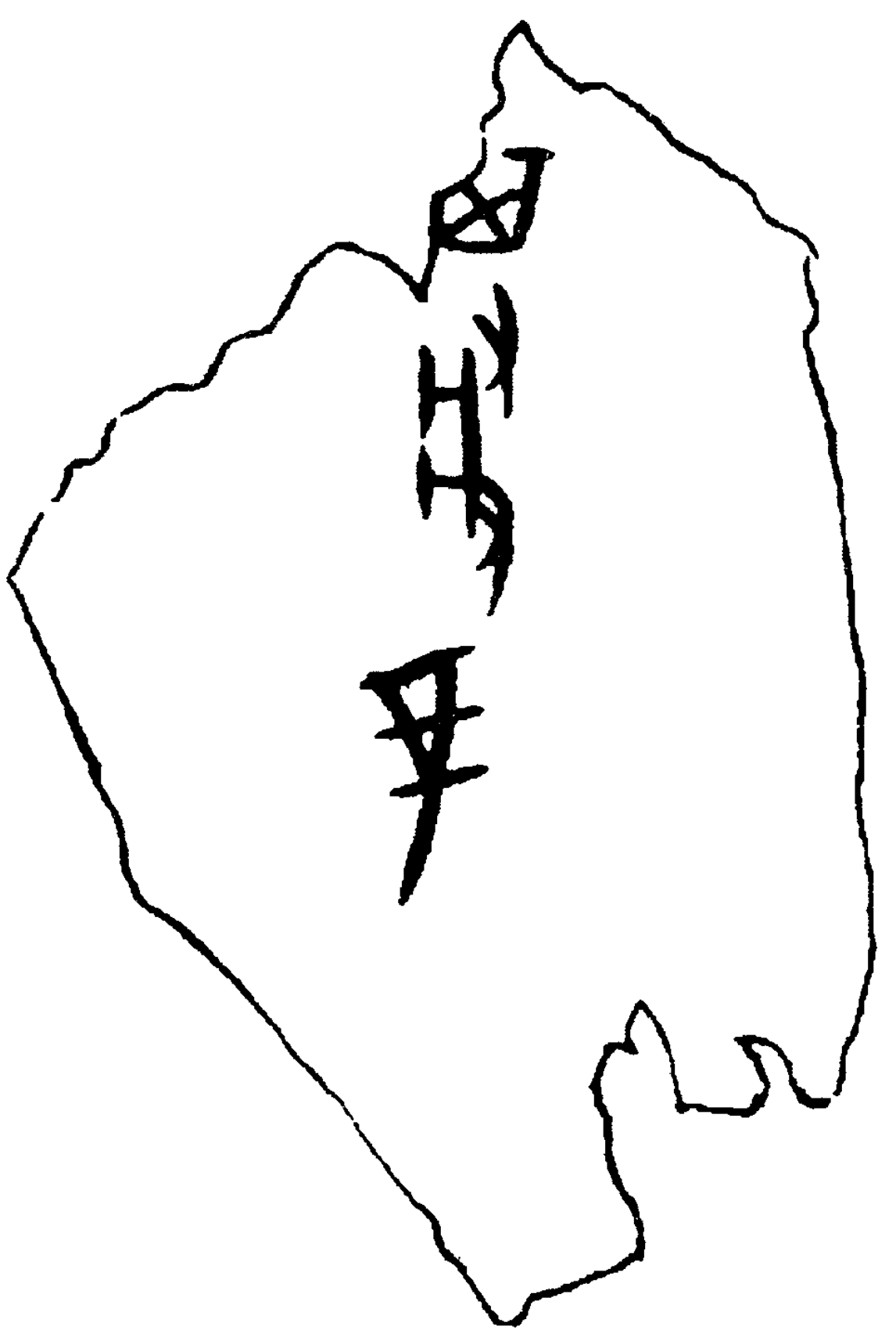


鮑鼎釋文「弗酉，炎父乙。」

郭氏釋歹爲于，顯係有誤，甲骨文無一于字若是者；鮑鼎釋酉，以其字形類似天干之酉；商錫永釋⿰酉彡（酒），是也。然未加說明，今彙輯其卜辭。如：

其⿰爿殳歹？　四百種五·五

四百種五·五



貞：「从伐戉」？

辛卯卜，貞：「令㝬从永止？八月」

癸巳卜，貞：「⿰爿殳歹，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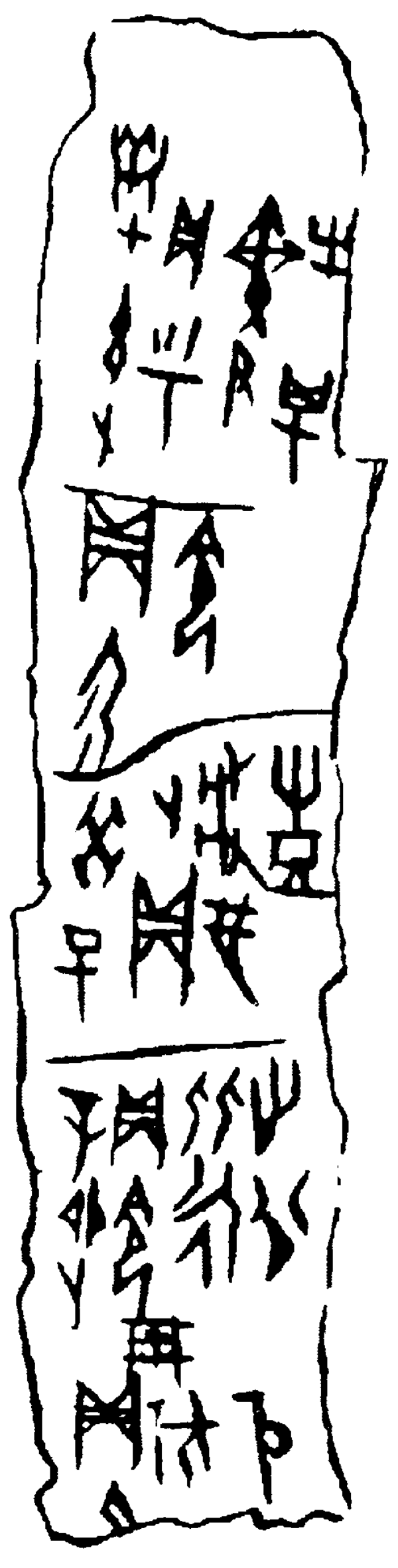
貞：「勿令」？

甲午卜，貞：「乎矢尹㞢𡆥」？

辛

龜甲獸骨文字一·二六·一八

獸一·二六·一八



⿰爿殳歹者，⿰爿殳即詩小雅楚茨「或肆或將」「爾殽既將」，周頌我將「我將我享」之將。故引伸而爲進奉之義（詳嚴一萍先生釋⿰爿殳⿱⿰爿殳廾ㄐ，中國文字第八期。）酒爲祭名，左傳襄公廿二年「見于嘗酎」　卜辭酒祭如：

貞：「王其又酒于又宗夔，又大雨」？　甲一二五九

丙申卜，㱿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固曰：「酒，隹希，其㞢𡆥」。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攺，卯鳥星。　乙六六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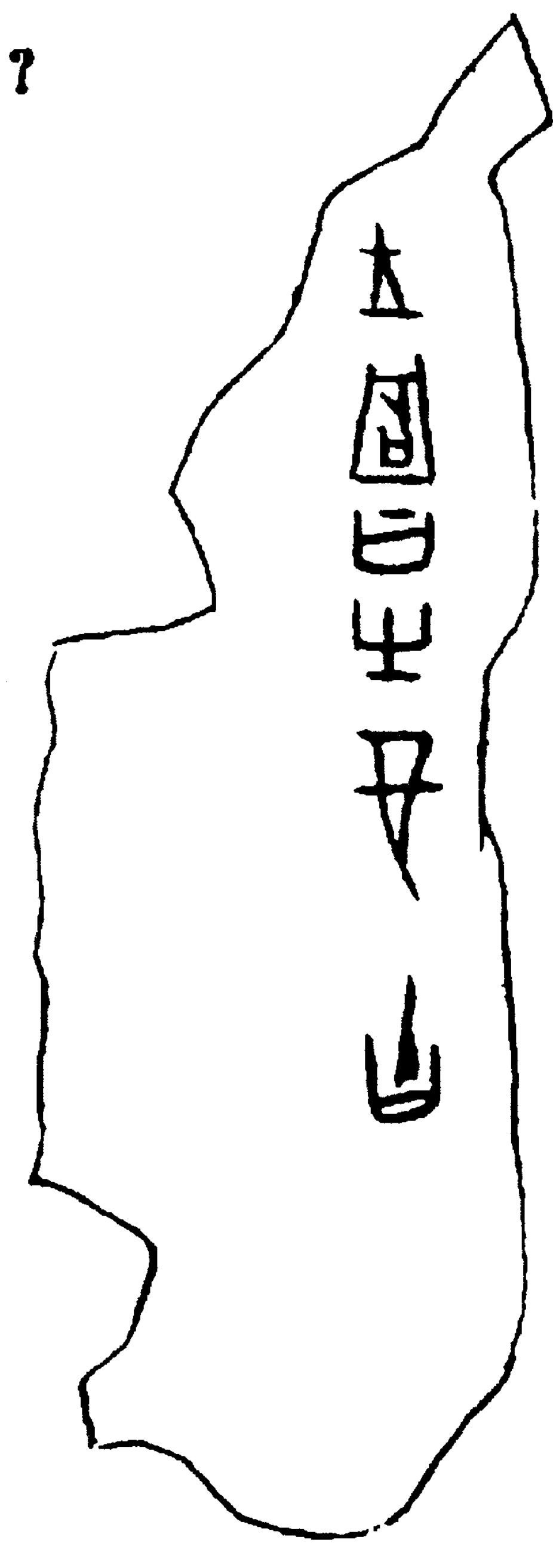
丙午卜，貞：「三且丁眔且丁酒，王受又」？　佚三一五

丁巳卜，行貞：「小丁歲眔大丁歲，酒」？　錄三三六

屢見不尠。故⿰爿殳酒者，薦酒祭之也。卜辭又有：

王固曰：「㞢（又）歹，吉」　南北師友二·一四二

南北師友二·一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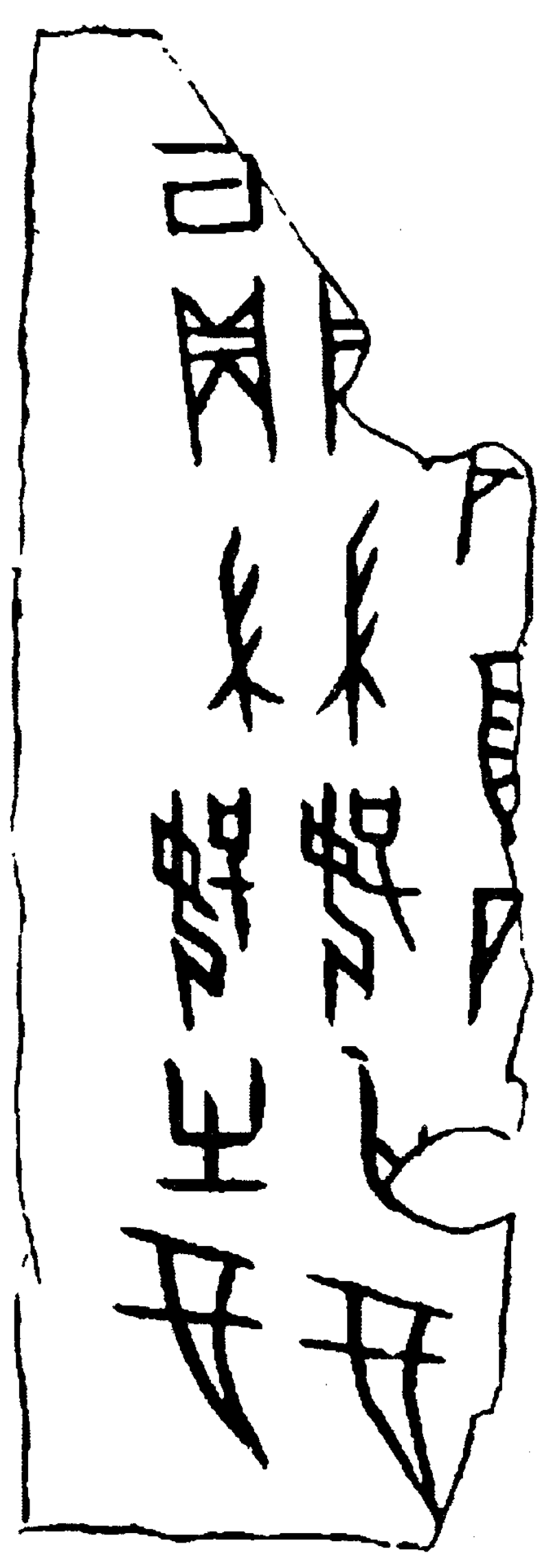


貞：翌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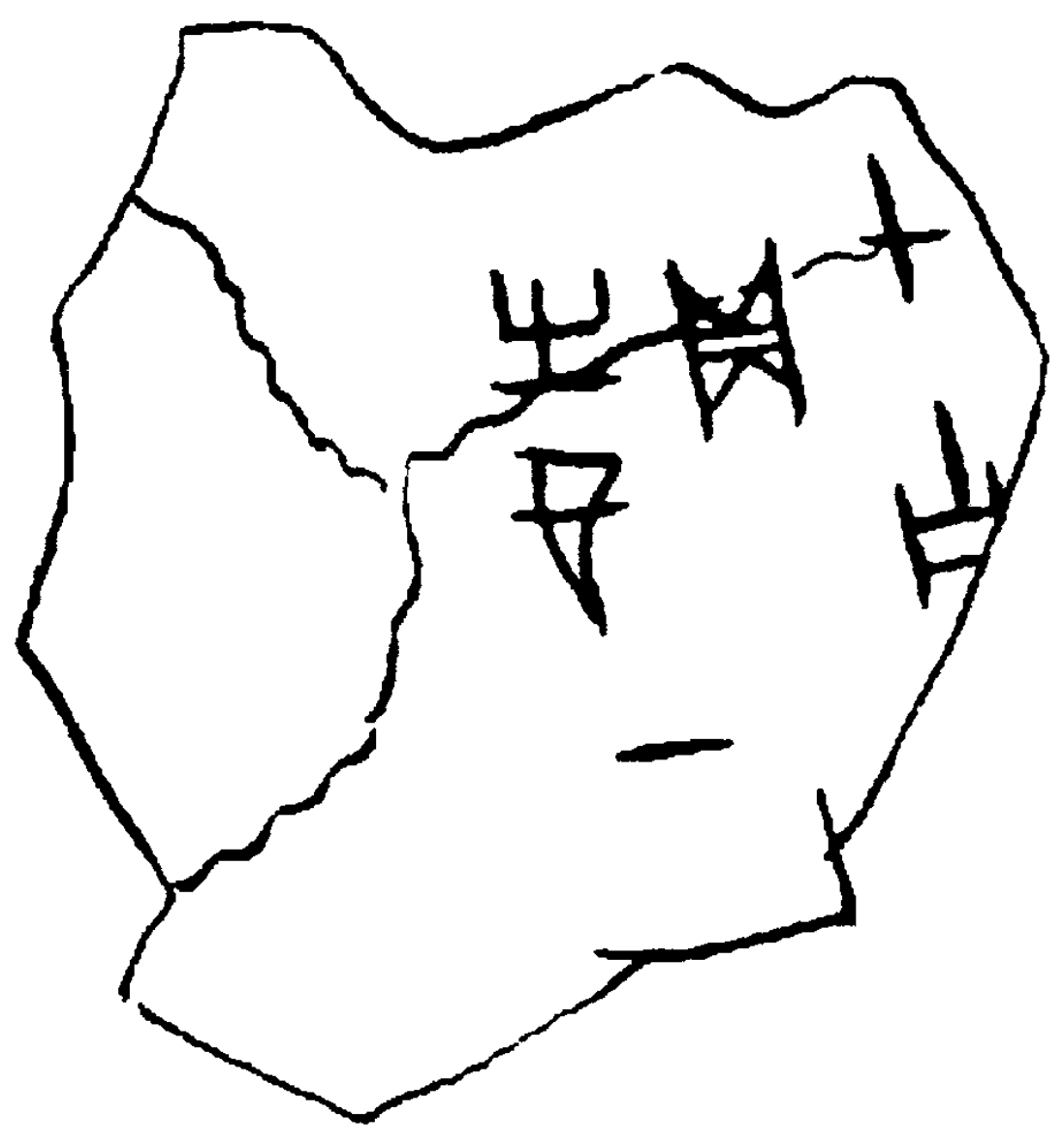
貞：「帚好亡歹」？

亘貞：「帚好㞢歹」？　續四·三〇·五

續四·三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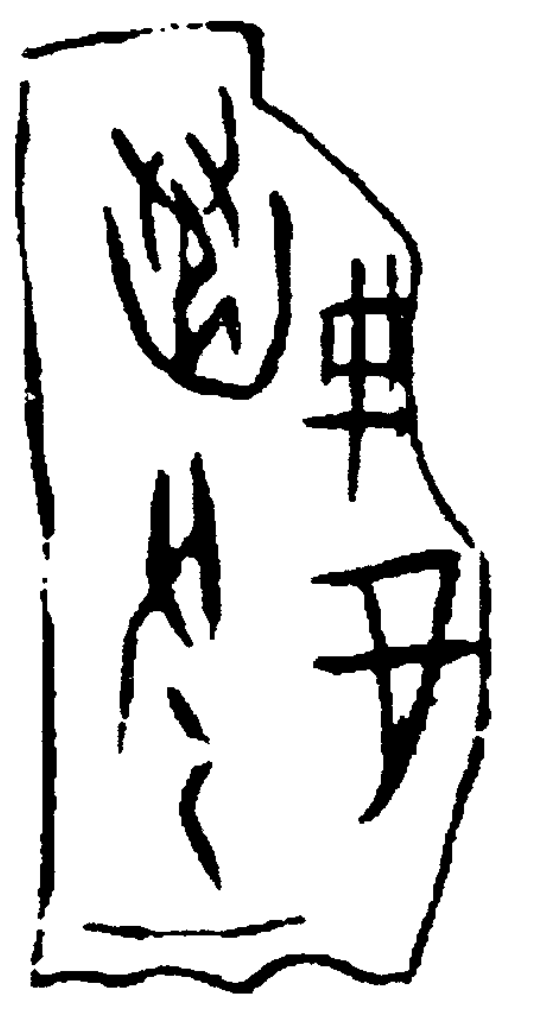
甲子貞：「㞢歹」？　南北誠四四



南北誠四四

「㞢歹」「亡歹」，亡酒者，猶鐵雲藏龜第一七一頁第三片：

酉父乙，弗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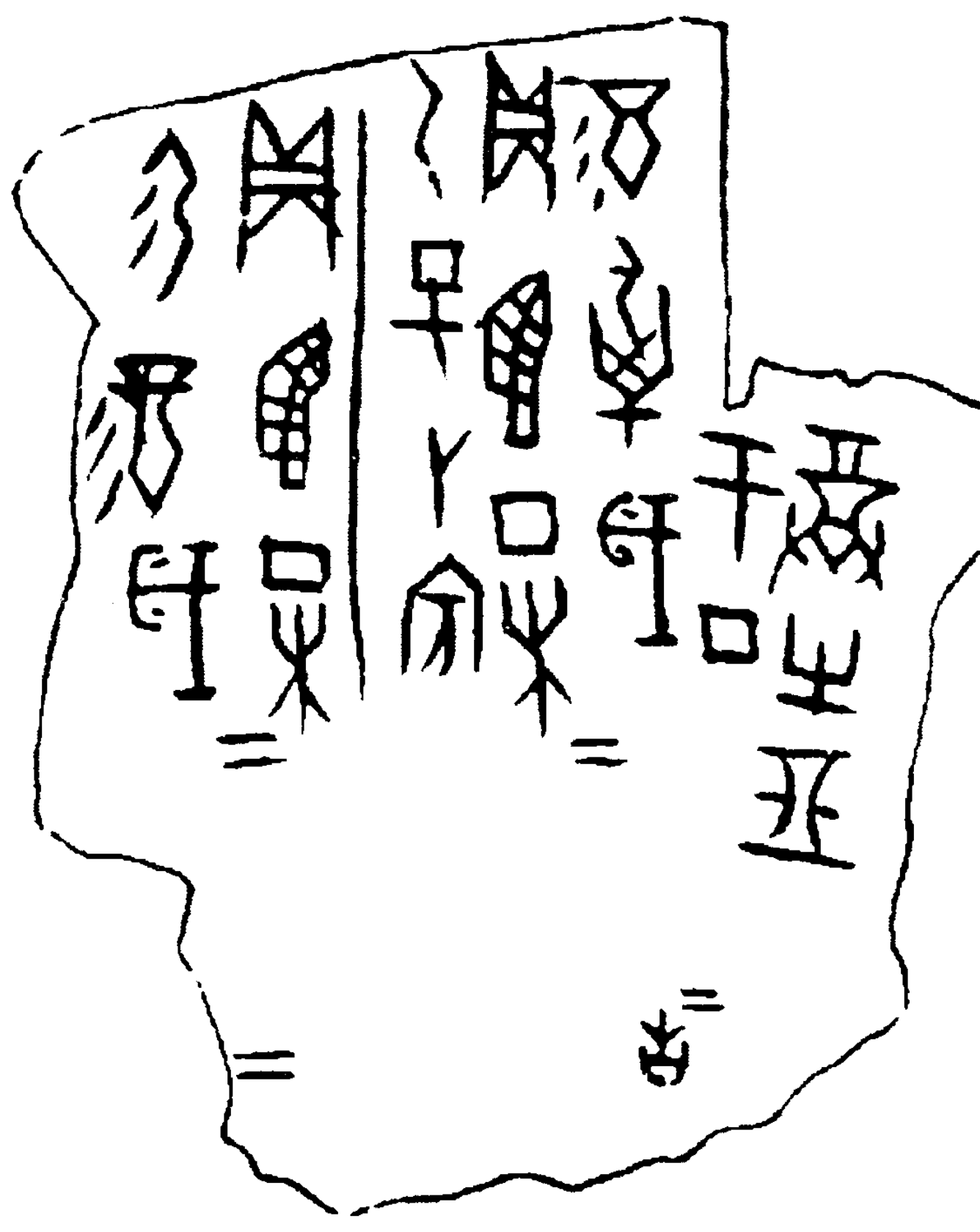


鐵一七一・三

前編卷五第四頁第七片：

乙巳卜，㝔貞：「羽丁未酒，卓歲于口，尊㞢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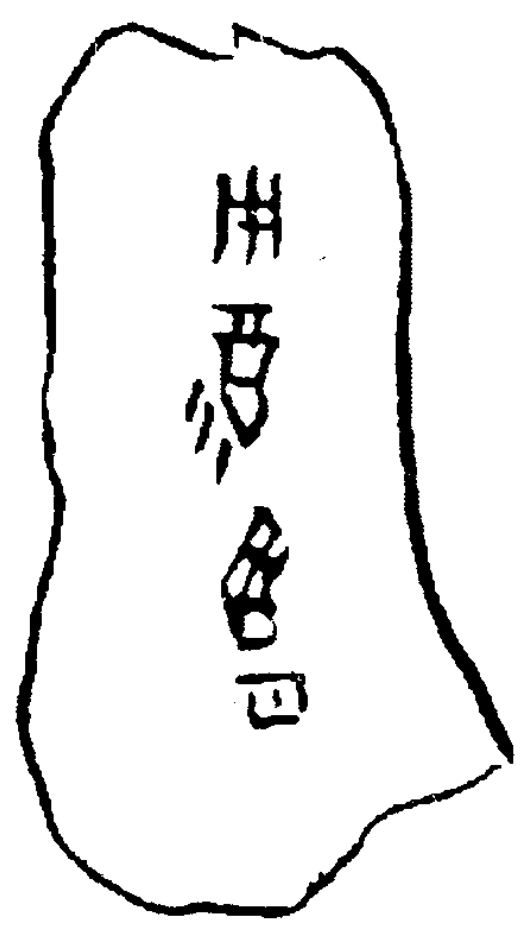
貞：「翌丁未勿酒歲」？



前九・四・七

之弗歹，勿酒也。勿酒，弗酒，亡酒者，不用酒祭也

卜辭前編卷四・三四・二片「用酒翌日」。



前四・三四・二

翌祭用酒之卜辭如佚存三一五片「□□卜貞：其翌日酒，王受又。」等不勝枚舉。

戩壽堂殷契卜辭二十四葉十一片「弜，旨酒。」旨王引之經傳釋詞訓用也。旨酒者用酒也。殷虛書契後編二十一頁十三片：

癸卯貞：弜旨高且王亥歹，叀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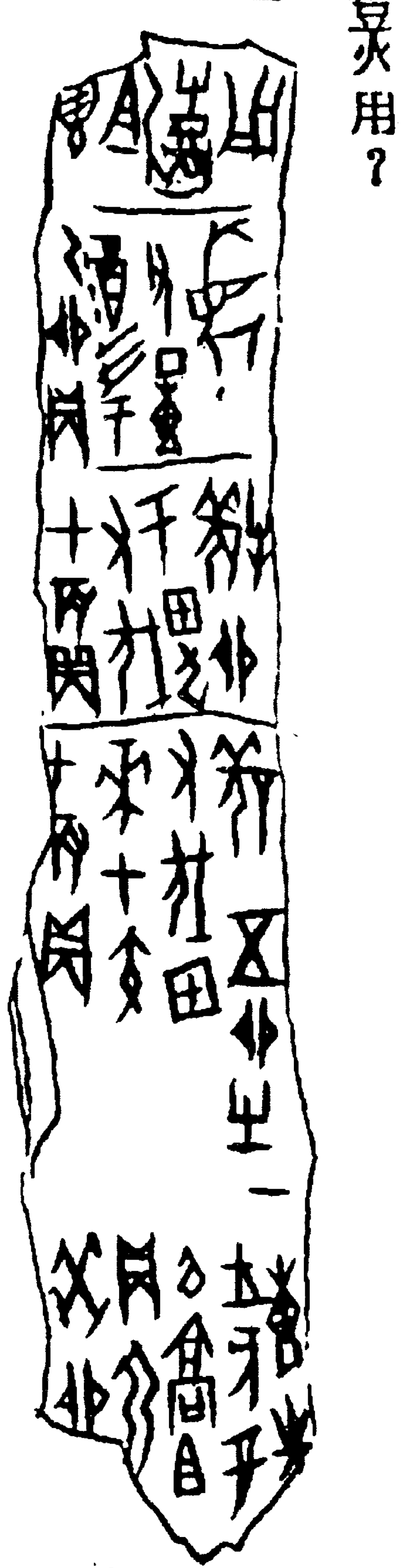
甲辰貞：來甲寅又伐報甲羌五，卯牛一

甲辰貞：又伐于報甲，九羌卯牛？

乙卯貞：酒劦父丁，叀鹿？

叀且乙，壴火用？

後上二一・一三



後上21.13

原片字蹟偶有漫漶不清，其卜辭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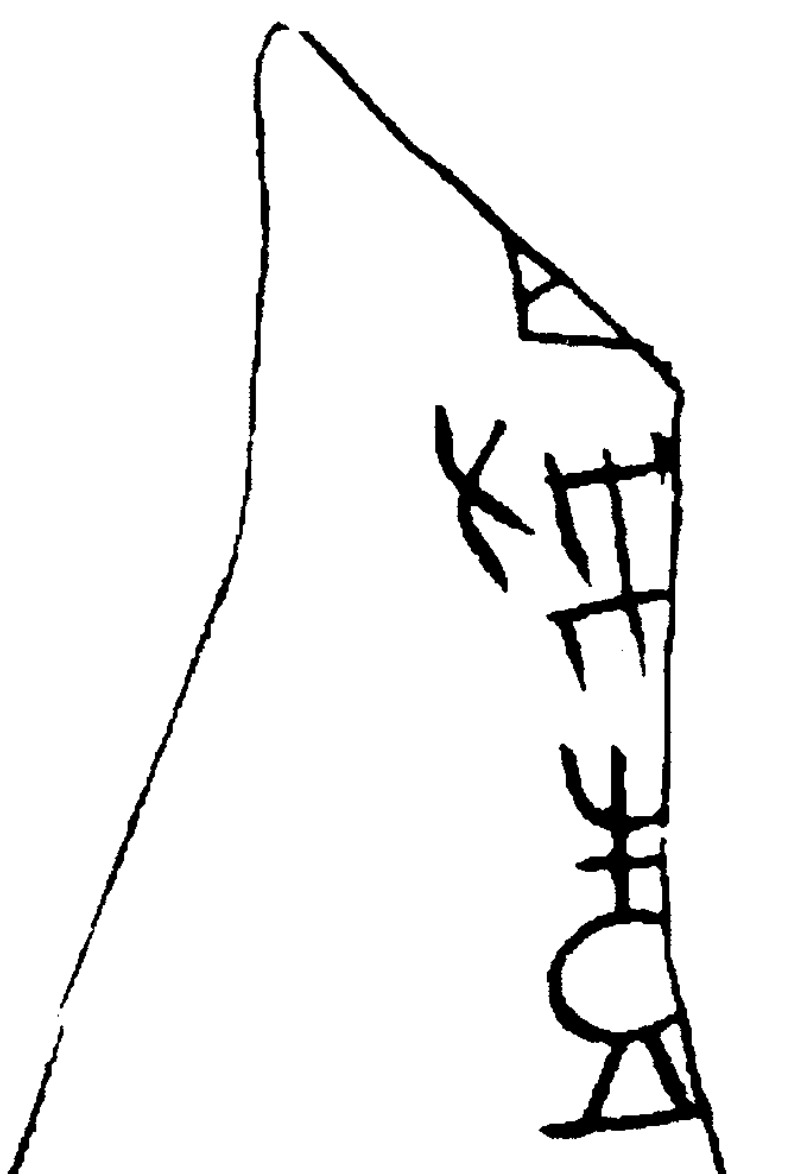
癸卯貞：弜旨高且王亥歹，叀先？

高祖王亥在卜辭中，如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三九二六：「其告于高且王隹亥三牛」（後編上第二一頁十三片：「高且王亥」。或省作「高且亥」。（鐵雲藏龜二〇六、拾掇四〇七片。）亦常見之。「高且王亥」插於弜旨酒之間，乃用酒祭高祖王亥也。叀先即維先。卜辭後編上第五頁十一片：「戊寅卜，即貞：叀𢦏歲，先酒」是其證也　明

義士殷虛卜辭一四九片：

其㡀壴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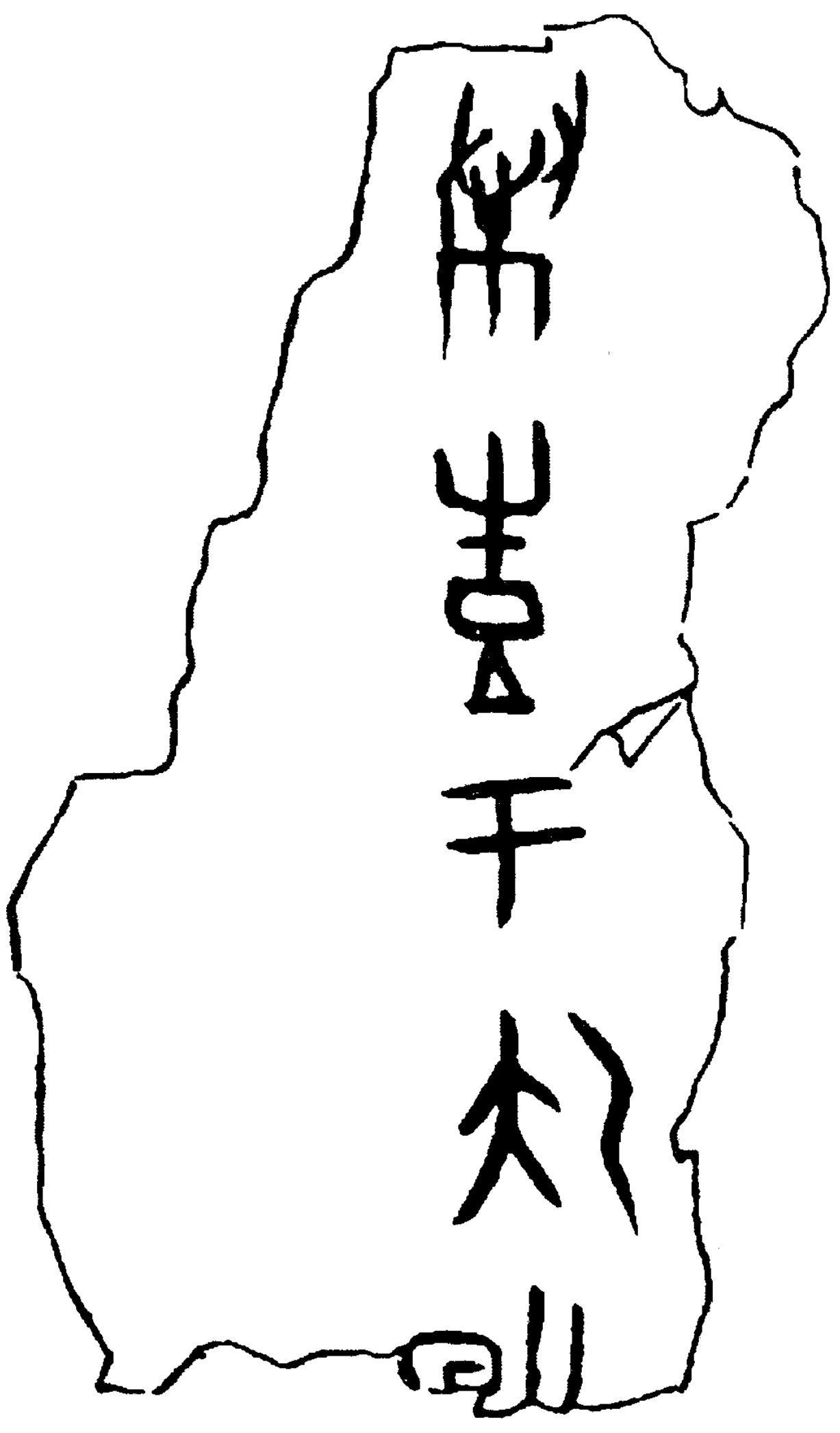
明義士一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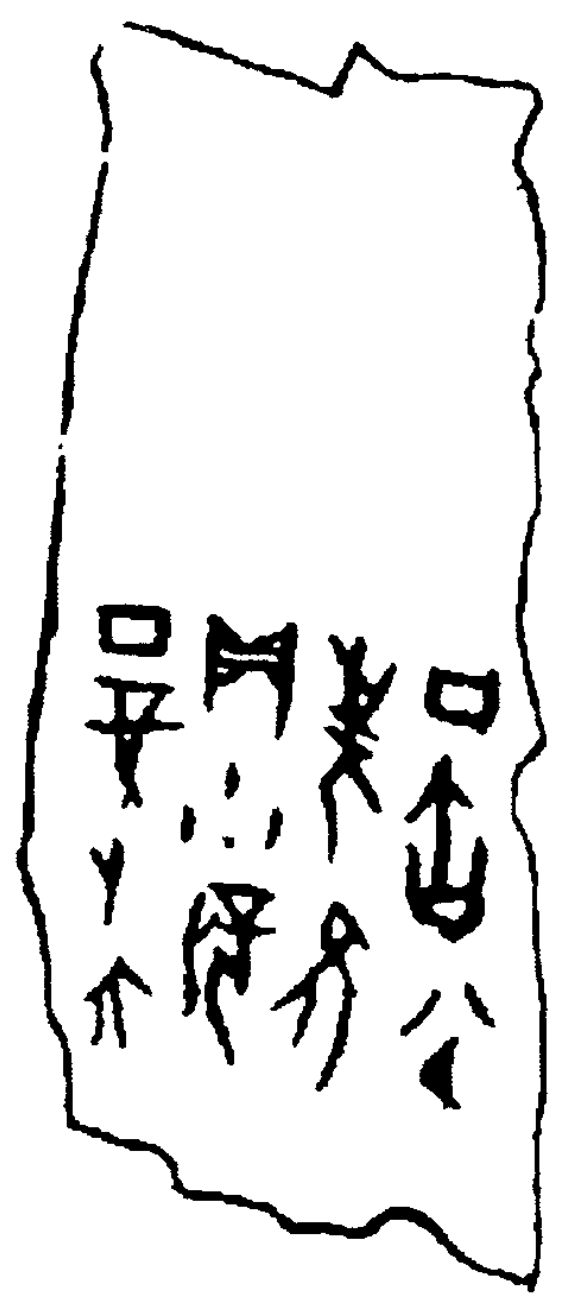
原片倒摹影印，今正之。㡀　殘文，當為㡀　殘文。如日本京都大學所獲甲骨文字第二二九六片：

㡀壴于大乙？口

京B二二六九



貝塚茂樹甲骨文字考釋「帚爲祭名，其意義不明，壴爲鼓之簡體。」壴，唐氏殷虛文字記考釋甚詳，此不贅述。而帚爲祭名，是也。其帚壴酉（酒）者，樂用鼓，以酒祭也。酉作ㄗ者，若林泰輔龜骨獸文字上冊第二十六頁第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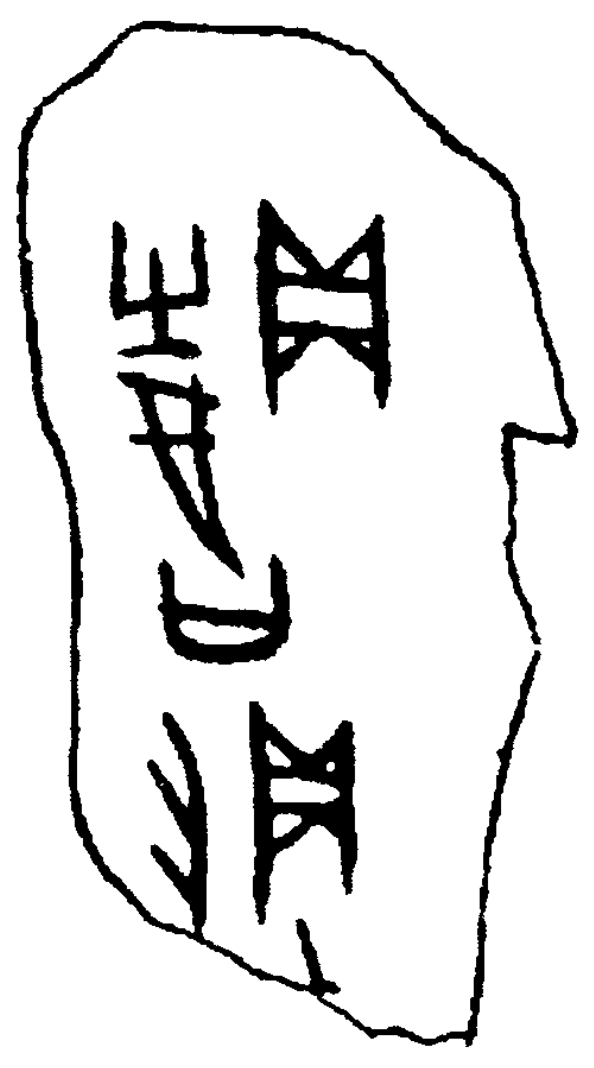

獸一·二六·七

丁酉卜，亼貞：小ㄗ先，隹口告？八月。

其酉正作ㄗ，與㞢ㄗ亡ㄗ之ㄗ同

酉，說文：「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馬氏六書疏證云：

「按酉是器名，金文酉卣作酉，酉父辛爵作酉，師遽尊作酉，師酉敦作酉酉，甲文作酉酉酉酉酉皆象器形，而非即酒字也。古借以爲酒字，蓋古以此爲盛酒之器，即詩秬鬯一卣之卣本字，其底作圓銳形者，疑古之盛器，因解角或見瓠及蠡與蚌而發明。故塞浦拉斯文中瓶字作ㄩ，亦銳底，甲文中ㄗ字明象角形而爲之者。其或爲圓底如甲文之酉，孟鼎之酉，蓋非一時所作。」馬氏之說是也。馬氏不知甲骨文有ㄗ，正象角形，以爲盛酒之器。角器底銳，不易放置，故其下墊以物，如殷墟書契前編卷六第四〇頁第四片：


前六·四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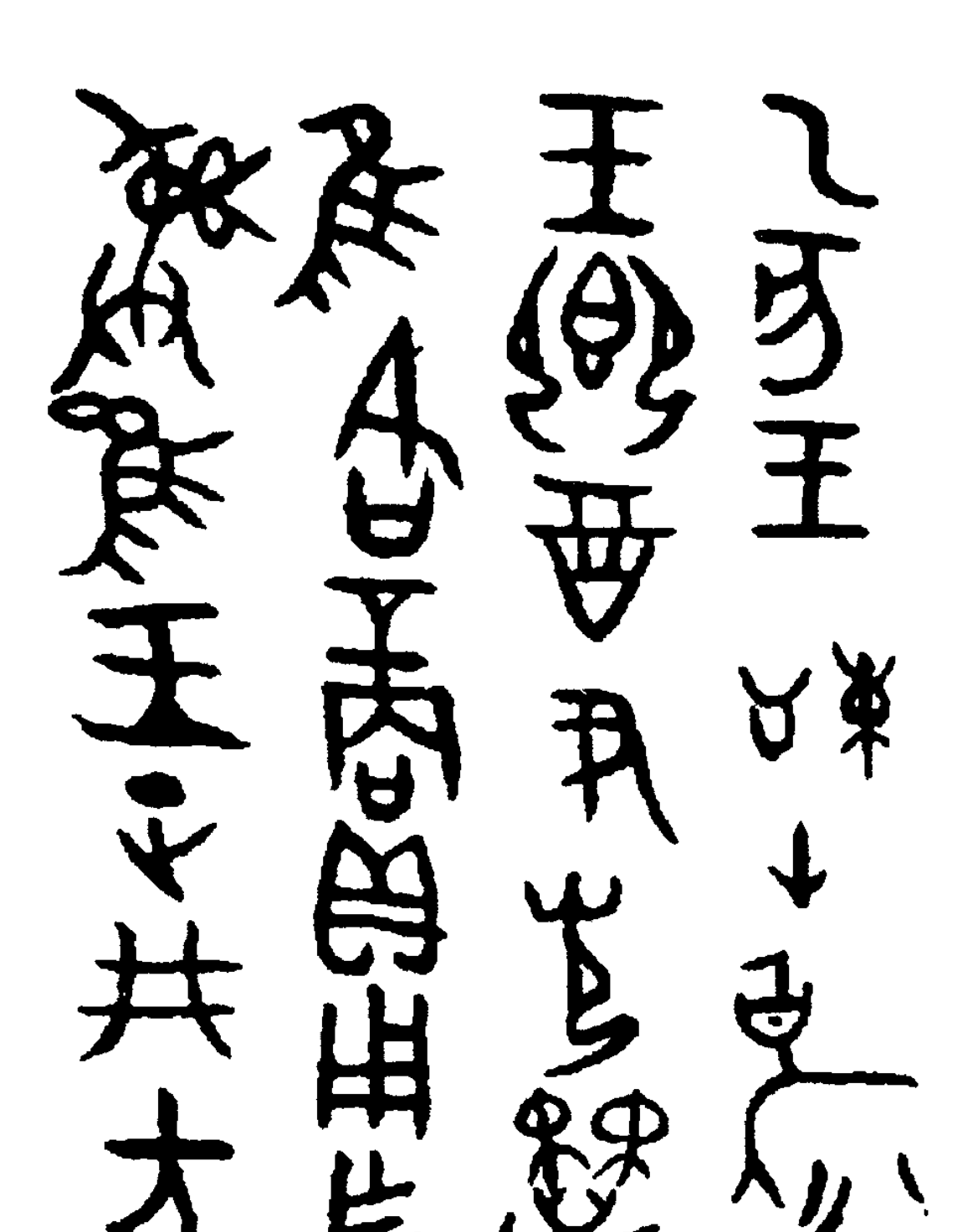
貞：口帚

貞：㞢　？

「貞：㞢ㄗ口」與前舉佚存第三三六片「貞：㞢ㄗ」同例；ㄗ乃ㄗ口之省，其下从口，非口也，乃墊物之象。猶金文配，作配，其酉下之⊠也。至於酉假爲酒，不獨甲骨卜辭，金文亦然。如吳大澂恆軒所藏吉金錄：

乙亥王餗在𠂤餗，
王鄉酉尹光邐，
隹各，商貝，用乍父丁
彝，隹王正井方。

邐方鼎
恆軒四



「王鄉酉」者，王饗酒也。假酉爲酒之證。章炳麟文始：「案酉自爲酒之初文，形象酒尊。或變易爲酒，就也。或變易爲酋，繹酒也。或變易爲酎，三重醇酒也。或變易爲醪汁滓酒也。故有酉（淺喉喻紐）酒（齒音精紐）酎（今舌上澂紐古舌頭端定）醪（舌音來紐）五音」。蓋其孳乳而浸多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四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讀契識小錄之二

李孝定

一、說㐁

契文図後下三、六五字，或作図，甲編一一六七羅振玉釋席：

「說文解字：『席，从巾，庶省，古文作𢊁，从石省。』案从石省之說難通，古但象形作図耳。卜辭作図，與図同象席形。」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四十七葉上。

諸家多从之，唐蘭始辨其非，其說曰：

「字象簟形，卽㐁字，羅釋席，誤。」見古文字學導論下編五十八葉上。

按唐說是也，說文：

「㐁，舌皃，从谷省，象形。𠌶，古文㐁，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一曰：讀若誓，弼字从此。」

惠棟讀說文記云：

「案導本古文禫，鄭注士喪禮云：『禫或爲導。』知導服卽禫服也。許氏所據，儀禮古文。」

案許君讀此爲導，據士喪禮鄭注，則導禫古音相近，此字復象席形，當卽許書竹部簟之古文，說文云：

「簟，竹席，从竹，覃聲。」

覃聲與禫之音讀相同，亦卽與㐁下說解所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者，爲同一音讀，而㐁下一解曰：「竹上皮。」其義亦與簟義相近，許書古文作𠌶，與契文作図者相近，故知図必爲㐁字無疑也。又契文宿字作𠈱，而小篆作𡨦，除增偏旁宀外，其所从之㐁，正與契文之図相當，更可爲図㐁一字之證。廣雅釋器云：「㐁，席也。」蓋古義之僅存者矣。

二、說　　訊

契文有𠱫字，續三、三一、五、又簠徵、地望、二六、重出。舊釋訊，王襄曰：

「𠱫疑訊字。」見簠室殷契類纂存疑四葉上。

葉玉森曰：

「𠱫當釋訊，象罪人臨訊，去其索置於側而鞫之也。」見研契枝譚二葉。

唐蘭曰：

「𠱫，吆字，簠室殷契類纂列存疑，注云：『疑訊字。』按敔𣪘云：『𠱫卌。』薛氏款識十四。宋人釋爲傒。虢季子白盤云：『執𠱫五十。』徐同柏釋𢇛，云：『古文䋾，从口糸，䖄省聲。』從古堂十、三五張石匏釋縈，云：『傒字不見說文，當是縈字。說文奚从𦃃省聲，𦃃，籒文系字。淮南子本經訓：「傒人之子女。」注：「傒與囚縈之縈同。」』攈古錄三二、四〇陳壽卿釋訊，云：『訊，古文作𢦏，又作䛈，言古有作𠂎者，詩：「執訊獲醜。」箋云：「訊言。」此从𠦝，从口，與古言同，𠦝卽丮，或謂女、非，从糸者，寓縶維之義，詩出車、采芑，兩言執訊，此銘亦述伐玁狁事，文義當同，是訊字也。』攈古錄三二、四七孫詒讓釋絇，謂：『右从糸，左从句，形甚明晳，下增夂者，……經典通用絇爲屨絇字，故又从行遲之夂。……執絇者，絇拘聲類同，書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目歸于周。」此云「執絇」，與書「執拘」義正同。』古籒拾遺卷上二六。劉心源釋緯，謂：『𠱫𠱫卽韋，𢆉卽幸，說文韋作𡕦，从𡕦从口，卽此。伯晨鼎韠字从𡕦，韓字从𡕦，並可證也。此將口施於旁，故難識耳。緯者束也。』奇觚室八十八。按此字諸說紛紜，惟陳說信者頗多，吳大澂、王國維、容庚等均采用之，以執訊與詩合故也。然陳氏釋字，支離殊甚，以字形言，𠱫固決非訊字，而牽强傅合，是其失也。吳大澂易其說，謂：『古訊字从糸从口，執敵而訊之也。』古籒補其說字形較優，而𠱫與訊之關係，則仍茫昧如故。余按卜辭作𠱫，左象口，右象有人反縛其手也。金文作𠱫兮甲盤𠱫揚𣪘𠱫不𡢁𣪘等形並相近，惟並示其人之足形，或譌爲女。而幺或變爲糸耳。作𠱫虢季子白盤者已有變譌，作𠱫師寰𣪘者省變更甚矣。然其右側，正當作𠱫或𠱫形。𠱫象人反縛兩手，卽

伩之古文也。蓋文字過近於圖畫而用逆筆者，後人悉淘汰之，𠱫省爲𠱫，𠱫省則爲𠱫矣。說文：『伩，很也，从人，弦省聲。』則古義既湮後之說也。以索縛繫，其讀自應近係，固不須从弦省聲也。𠱫字說文所無，以字形觀之，一人被反縛兩手，而別有一口，自含訊囚之義，蓋訊鞫之本字也。以象意字聲化之例推之，當是从口，伩聲，伩讀如弦或係，而得轉訊者，正如戶之轉爲所矣。然則吆本訊鞫之專字，其音當讀如係，轉音如訊。後世吆字既湮，經傳多借訊字爲之。陳簠齋以詩執訊謂卽金文之執嘍，本爲極佳之發現，然如謂吆卽訊字，在文字學上，不能謂非過失也。」見殷虛文字記四十五至四十六葉。

按陳壽卿釋金文之𠱫爲訊，極塙。葉玉森卽據以釋契文之𠱫爲訊，亦不可易。惟陳氏說字，支離牽傅。唐氏謂金文諸形，卽契文之𠱫，亦是；惟隸定𠱫字作吆，𠱫作嘍，謂爲訊鞫之專字，及後此字既湮，經傳乃假訊字爲之。其意蓋謂吆嘍與訊，原非一字，訊鞫訊問，字當各殊，至經傳訊鞫字通作訊，乃假訊問字爲之，其說亦非。蓋𠱫之作訊，乃字形之譌變，非本爲二字也。契文又有𠱫字，藏七二、四一作𠱫藏一六三、二作𠱫藏一七九、三作𠱫前五、三十、二作𠱫前五、三十、三諸家並皆釋如，按實𠱫之省文也，𠱫象一人面縛，臨之以口之形，訊鞫之誼如繪，𠱫字特省去糸形，訊鞫之義仍顯，所从非女字也。女字兩手在前，與鄉同向，此則兩手面縛，其別甚顯。蓋兩手反剪在後，非生理之自然現象，故雖省幺，而拘縶之誼，猶視而可識也。从𠦝者一誤爲𠃨，卽丮字，訊字古當有从糸作𠱫者，省糸則爲𠱫矣。再誤爲丮，丮之譌丮，則隸變之譌，其誤當在篆隸並行之際。遂誤以爲从丮聲矣。从口从言，例得相通，然則𠱫若𠱫卽訊之古文，訊則其譌變之異體也。訊之本誼爲訊鞫，爲問辠，詩皇矣：「執訊連連。」出車：「執訊獲醜。」周禮小司寇：「用情訊之。」漢書張湯傳：「訊鞫論報。」皆用訊之本誼，引申以爲凡問之偁，許君所訓是也。卜辭之訊，或用其本誼，或用其引申誼，其字則作𠱫，作𠱫，辭云：

「乙丑，王訊㞢㇏在𡧊？」續三、三一、五。此辭訊作𠱫，餘均作𠱫，不从糸。

此謂王在𡧊，親訊俘虜也。

「貞勿訊？」續六、一六、六。

此或用其引申誼亦未可知，以辭意過簡，無由確指，然爲動詞可知也。

「□巳卜，爭貞，王訊□？」珠八一一。

「㞢循㞢訊㞢？」乙編，三五四九。

此辭雖僅餘殘文，然循有以軍威撫循之義，訊字與之同辭，當亦有執訊之義也。

「戊申卜，貞，王其訊㞢？」藏七二、四。

「訊循㞢㞢？」藏一六三、二。

「王訊㠯，乃曰：『吉。』丮㞢？」前五、三十、三。

其作𠱫者則當釋如，其辭云：

「□子□，□貞，今如娩？」娩字作冥，讀爲娩。藏十三、一。

「㞢如㞢娩㞢？」乙編、九二、本辭漫漶不明。

此二辭或與諸婦免乳之事有關，首辭蓋言今日如臨盆也。

「壬申卜，如午用？」粹三九八。

如字所見數辭，其意雖未能盡明，然其辭例則無一與作𠱫諸條相類，足證𠱫、𠱫之決非一字，諸家並釋爲如，誤，今正。金文訊作𠱫，虢季子白盤：「執訊五十。」𠱫，兮甲盤𠱫，不𡢁𣪘𠱫，𤼈𣪘𠱫，揚𣪘𠱫，師寰𣪘前數文均與契文作𠱫者相同，下从𠦝，乃足形，卽篆文之夂，師寰𣪘一文，則譌變已甚矣。

三、說　　死

契文死字作𣦸，前五、四一、三一作𣦸，後下、四、十六羅振玉釋死，云：

「此从𣦼，象人跽形，生人拜於朽骨之旁，死之誼昭然矣。」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五十三葉下。

各家从之，均無間言。字又有異體作𡆳，藏四十、四極多見；又作因，續存二二一八。亦數見。又作𣦹，甲編一一六五、又三八三七凡二見。其作𡆳者，丁山釋死，云：

「死本作𡆳，象人在棺槨之中。」見釋𣦼，載集刊一本二分。

董彥堂先生、殷虛文字乙編序十七頁。胡厚宣、商史論叢初集第四册釋𣦼。從之。此外諸家說者紛紜，商承祚釋囚，見殷虛文字類編卷六第六葉下。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一卷一二一葉下。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別一第二葉下。從之。孫詒讓釋㓨，見契文舉例下卷十葉下。唐蘭從之，見古文字學導論下卷六十八葉上。謂从人之字，古每誤爲从刀。屈萬里釋困。見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八葉。其作因者，羅振玉釋因，無說，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七十四葉上。諸家皆从之。魯實先

則於𡆳因二形皆釋因，謂卽詩皇矣：「因心則友」之因，其義爲親、爲至；另一義則爲方名。見殷契新詮之一第十七至二十三葉。胡小石先生謂卜辭死𣦸通屍，亦通祭主爲尸之尸。見說文古文考。楊樹達謂𣦸爲屍之本字，爲名詞。見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二二葉釋𣦼。按說文：

「𣦼，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𣦸，古文死如此。」

此契文作上出四形，𣦸、𣦹二形，从歺相同，一从卩，一从人，古文偏旁人卩無別，羅振玉釋𣦸爲死，屈萬里謂𣦹亦死字，見殷虛文字甲編考釋一六九葉。其說均是。其作𡆳者，商釋囚，孫釋㓨，屈釋困；作因者，羅釋因；均誤。當从丁說釋死，作因者，卽𡆳之異構，古文偏旁从人从大每亦無別也。此字就字形言，當分爲二系：𣦸𣦹爲一系，象人拜於朽骨之旁；𡆳因爲一系，象人在棺槨之中；其形雖有別，然以辭例考之，固是一字。至何以一字而衍爲二系，其間蓋亦有故，今請舉其辭例之尤要者，略申論之。卜辭作𣦸者僅二見，其形與篆文同，其辭云：

「己酉卜，王不㞢，隹死？九月。」前五、四一、三。

又一云：

「己酉卜，王不㞢，不隹死？」後下四、十六。

此二辭爲對貞，均於「王不」下有闕文，就字體及原片在龜甲上所應居之位置覘之，當爲一甲之折裂爲二者。其作𣦹者，似亦僅二見，辭云：

「㞢六日壬㞢，夕𣦹，㞢𦎫㞢？」甲編一一六五。

「卜𣦹？」甲編三八三七。

作𡆳者無慮數十百見，大抵均爲「某人名其𡆳。」「某不𡆳。」以其辭例過簡，釋死、釋囚、釋因訓至、釋困、釋㓨，似均可通讀，凡此均不贅引，今僅舉就其辭意可以確證必爲死字者數條如下：其一云：

「□丑□卜，貞，王夢有𡆳大虎，隹□？」拾、十、七。

乃紀夢之辭，隹下闕文當爲「禍」、「祟」、「𡧊」之同義字，謂王夢有一大死虎，其爲禍祟乎？𡆳字在此爲狀詞，舍釋死外，均不可通。

「貞有疒，疾羌其𡆳？」前六、一、五。

上言有疾，下言其死，文義相因，如云其困、其囚、其㓨，其因，均與有疾之辭不相應也。

「⊠毋⊠子疒，不死？」後一六八、一。

「貞王𩅦疒，隹有㞢，其死？」甲編三〇八〇。

「□丑卜，⊠有疒，死？」甲編三三六七。

「乙丑□卜，□貞，𩁹疒，貞今般死？」佚五二五。

「⊠疒⊠死？」錄五五八。

凡此均以疒字與𣧠字連言，可以證其必爲死字。

「馬死？」續五、六、三與簠徵、人名、五五、重出，又簠徵、文字、十三辭同。

「𢀛殘文，疑龍字。馬不死？」簠徵、雜事、九七、與續、五、六、三、重出。

此貞馬之死不死，豈囚、刑之施，亦及牛馬乎？或謂馬乃官名或人名，然它辭有云：

「丙午卜，爭貞，七白馬，一𣧠，隹丁取？二月。」甲編、三五一二。

它辭馬字，倘可解爲官名或人名，此則必爲牛馬字無疑也。又云：

「癸丑卜，㱿貞，旬亡禍？王占曰：『有祟。』五日丁巳，阱死。」藏二四、七二。

「貞，旬亡禍？旬火，讀爲禍。帚妊子死。」前六、四九、三。

「癸未卜，㱿貞，旬亡禍？王占曰：『徃，𢓊茲有祟。』六日戊子，子𢻱死。」菁一、一。

此數辭上言有禍或有有祟，下言某死，乃紀驗之繇辭，其文義相應，如釋爲囚或刑，則囚刑之施，所以當其辠，不得與有禍或有祟相應。如釋爲因訓爲至，則子某之來，何以遂爲祟禍乎？又云：

「庚辰卜，王，朕攸羌，不𧻚死⊠？」前四、三八、七。

王下省一貞字，卜辭常例。攸有殺義，于省吾說，見殷契駢枝四六葉。上言殺而下言死，其義亦相屬也。又云：

「丙子卜，賓貞，令𡆥𢆶我于有自，冎告不𣧠？」續五、四、三與簠徵、人名五五重出。

𣧠疑葬字之異構，𣧠卽葬字。从死，从爿，象人臥床上，卽許訓「一其中所以薦之」之「一」，爿亦聲也。我，人名。有自，地名。葬、死並見，亦可證也。又云：

「□甲申卜，貞，𩓾冎骨□同有疾，旬又二日，□乙未，𩓾允冎□同□有□疾，百日又七旬又□六□日，□庚寅，𩓾亦有疾，□之夕皿，丙申𣧠。」藏五、三、所闕之字，除末段「之」字，係據它辭辭例逕爲補足外，餘據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六葉下所補逐錄。「冎同有疾」，唐釋「貞同有疾」，郭作「攸同」。

此片歷述𩓾罹疾之經過，先後凡百九十五日，爲一頗爲完整之病歷紀錄，其結果，𩓾仍不免於死亡之命運，此辭之𣧠，舍釋死外，固無一能與辭意相當者，更足以證其必當釋死也。作囦者辭云：

「癸未卜，貞，𢦏不囦。」前五、三八、三。

「□子卜，子貞，□𦒺啓囦。」後下、四三、三。此辭漫漶。

「辛酉，壬午，王貞，㠯不囦。」佚五七七。

「壬子卜，⊠其大⊠㐭⊠囦。」續存二二一八。

字象人臥棺中，除第四辭闕文較多，辭意不明外，餘辭辭例均與𣧠字同，釋爲死，於辭意亦甚順適，且古文偏旁从人、从大每無別，故知爲𣧠之異構也。囦字羅釋因，非是，囦與小篆之因，形體雖同，實非一字，說文云：

「因，就也，从□大。」

自來解許書者，均囿於許說，就字形从□大以求其所以訓就之故，其說往往支離牽傅，殊不足以饜人意，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引江永說曰：

「因象茵褥之形，中象縫線文理。」

朱氏復申其說曰：

「按卽茵之古文，江說是也。席篆古文作𡨄，蓋从因厂象形，廣雅釋器：『西，席也。』正因字之誤文。」

按二氏之說是也，因西𡨄異名同實，字形亦極相近，以方言殊異，遂衍而茵簟席三字耳。至訓就之因，古無正字，乃假因茵席字爲之，然則因本非「从□大」則契文之囦之不當釋因，昭然甚明也。此四形既本爲一字，何以分爲二系，蓋亦有說。卜辭𣦵字所見二辭，上均言「王不⊠」，其下殘泐，當爲「不豫」之同意語，言王有疾，貞其死不死也。而其它作「𣧠」諸辭，凡數十百見，絕無一辭與王之本身有關，因疑𣦵爲王死之專字，象人拜於朽骨之旁，所以示崇異，王以外諸人之死，其字則祇象人臥棺槨中之形，所以別尊卑也。禮記曲禮云：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此雖後世彌文之制，然殷時用形體不同之二死字以別尊卑，宜不足異也。𣦵㱙行而𣧠囦廢者，以𣧠囦二形與後起之囚因形近易混，遂廢不用耳。作㱙形二辭，一僻「夕㱙」，似亦爲生死字。他辭「卜㱙」連文，胡先生謂假爲祭主之尸，是也。楊氏謂𣦵爲屍之本字，說有可商，字在卜辭仍爲自動詞，非名詞也。屍體字古無正字，漢人及先秦文獻中多假死字爲之，楊氏所舉諸證是也，然祇是假借，非本字也。蓋𣦵象生人拜於朽骨之旁，死生之辨昭然，字中偏旁「𣦵」，卽所以代表屍體，然𣦵字固非屍字也。屍字如古有本字，當象臥人之形，而古文宿字作𠈇，疒字作𤕪，皆象臥人之形，如屍字亦象臥人之形，是死生無別也，故古文卽假生死之死字爲之，所以濟造字之窮也。許書葬下說解，以死爲屍，乃漢人通習。尸字象人坐形，故許書引申訓陳，至合尸死二字爲屍，乃後起之屍體專字矣。金文死字作㱙，盂鼎㱙，毛公鼎㱙，𦉢鼎㱙，齊鎛與契文之㱙及小篆全同。

四、說　　敡

契文有𢼸字，商二商承祚曰

「𢼸字陳墨逐邦福先生謂：『从攴，易省聲，當釋作揚，周禮春官卜師云：「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鄭注云：「揚，熾也。致其墨，孰灼之，明其兆也。」卜辭「𢀛𠂤揚龜」者，𠂤謂師旅，揚龜正周官揚火作龜之略也。』福氏藏龜考略稿本七葉。案𢼸字左當爲易之省。廣雅釋詁曰：『敡，置也。』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此敡龜，取龜之意也。」見福氏所藏甲骨考釋二葉。

按說文：

「敡，侮也，从攴，从易，易亦聲。」

契文𠂆爲易字偏旁，商說於字形較近。惟是單辭孤證，未可確知其義。許訓侮，以釋卜辭「𢀛𠂤敡龜」，不可解，當爲別一義，商引廣雅訓置，於卜辭辭意雖較順適，然終不甚洽，疑敡當假爲鬄。按鬄與今字剔通。許書無剔，大徐新附字有之，鈕樹玉新附考云：

「髟部鬄注云：『从髟、从刀，剔聲。』按旣云『从刀』，則當云『易聲』，其作剔者，定按「者」上疑奪「聲」字。誤也。通作鬄者，據儀禮士喪禮：『四鬄去蹄。』鄭注：『鬄，解也。今文鬄爲剔。』」

據鄭氏此注，則漢時有剔字，訓解，許書偶佚耳。鬄訓披，義別。卜辭云「敡龜」，當假爲剔，解龜也。解龜以供占卜，卽龜策列傳所謂：「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之意也。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
《紀念董作賓、董同龢先生論文集》上冊，1965年12月）

釋⿱内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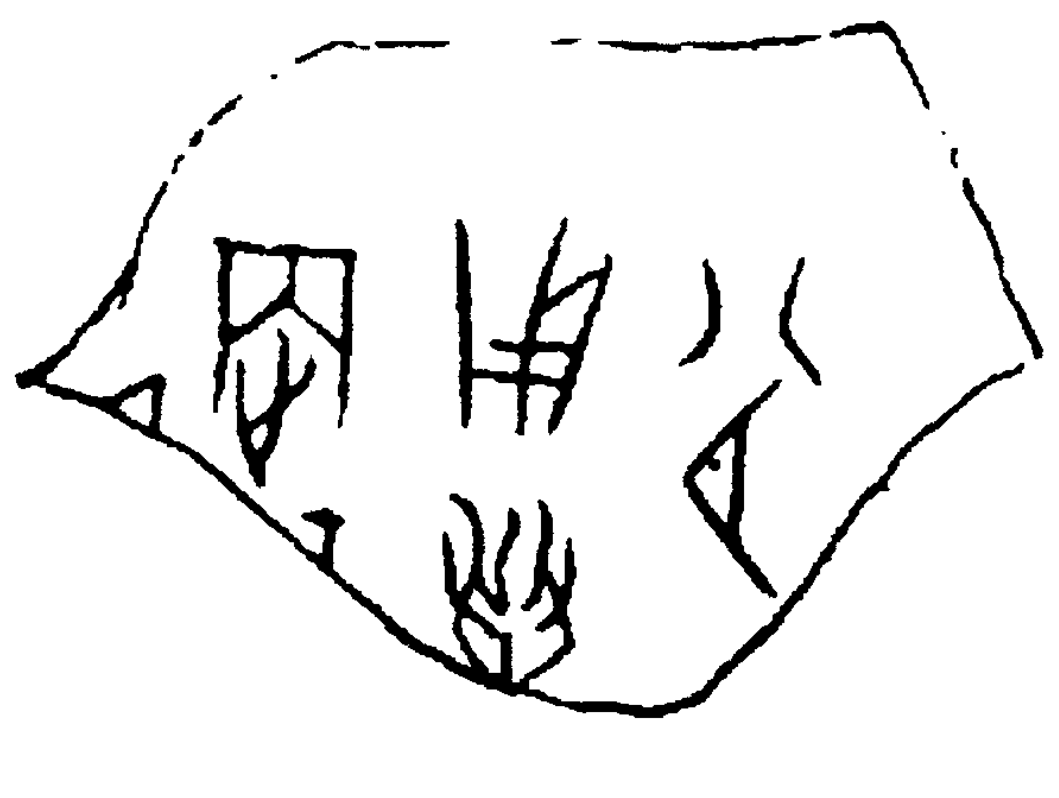
金祥恆

殷虛書契前編四・六・四片：

⿱内止口

用若

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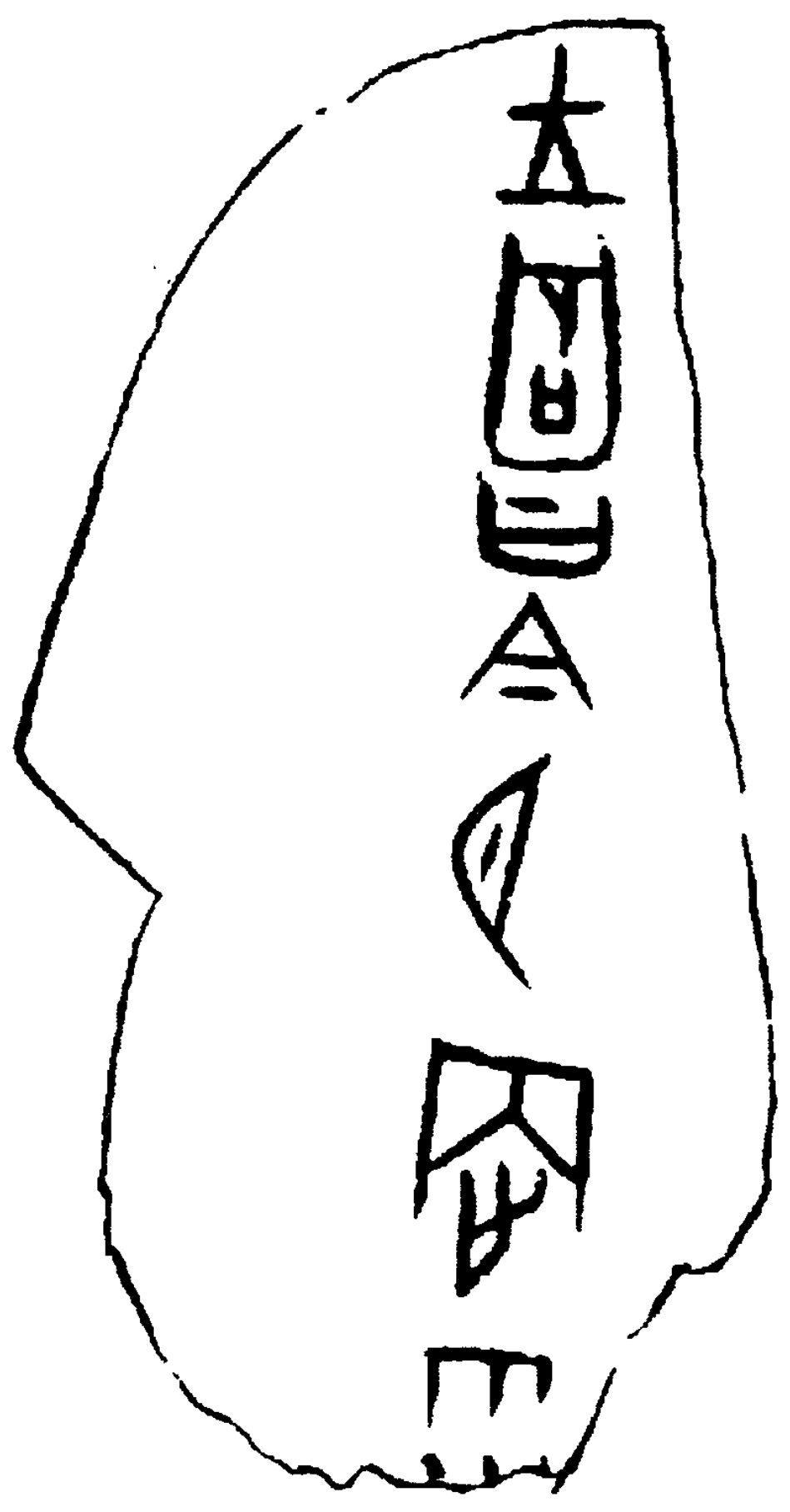


前 4.6.4

葉洪漁考釋云：「⿱内止，孫詒讓氏曰：『以形求之，似从內从止，疑遙之省文。金文盂鼎遙作⿰彳⿱内止，此于喬上聲省矛、口，于辵形省彳。』（契文舉例）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処，止也，从夂，夂得几而止也。从止在几前，與許正合。或增宀，象几在宀內，或从冂與几同。』（增訂）森按⿱内止之異體，作⿵冂止⿱內止⿱内止等形。卜辭出作⿱止凵，止爲足形，凵爲坎形，止出凵，故曰出。⿵冂止與⿱止凵相反，殆內（納）字。止止入冂，故曰內，變作⿱内止，以內復增冂形，乃愈繁縟，不若⿵冂止象之顯明也。」于省吾疑之，殷契駢枝三編釋⿱内止云：「按孫謂从內从止是也。契文丙作內，內作冂，二字有別。⿱内止字从內从止，乃迺之初文，亦作衲作退。說文：『復，卻也，从彳，从日，从夂。』重文作衲，古文作退。按衲⿱内止並从內聲。玉篇彳部復之重文作衲，辵部退之重文作迺，古文四聲韻去聲，十八隊開元文字退作衲。又引義雲章退作迺，均其證也。」于氏說是也。

殷契佚存五四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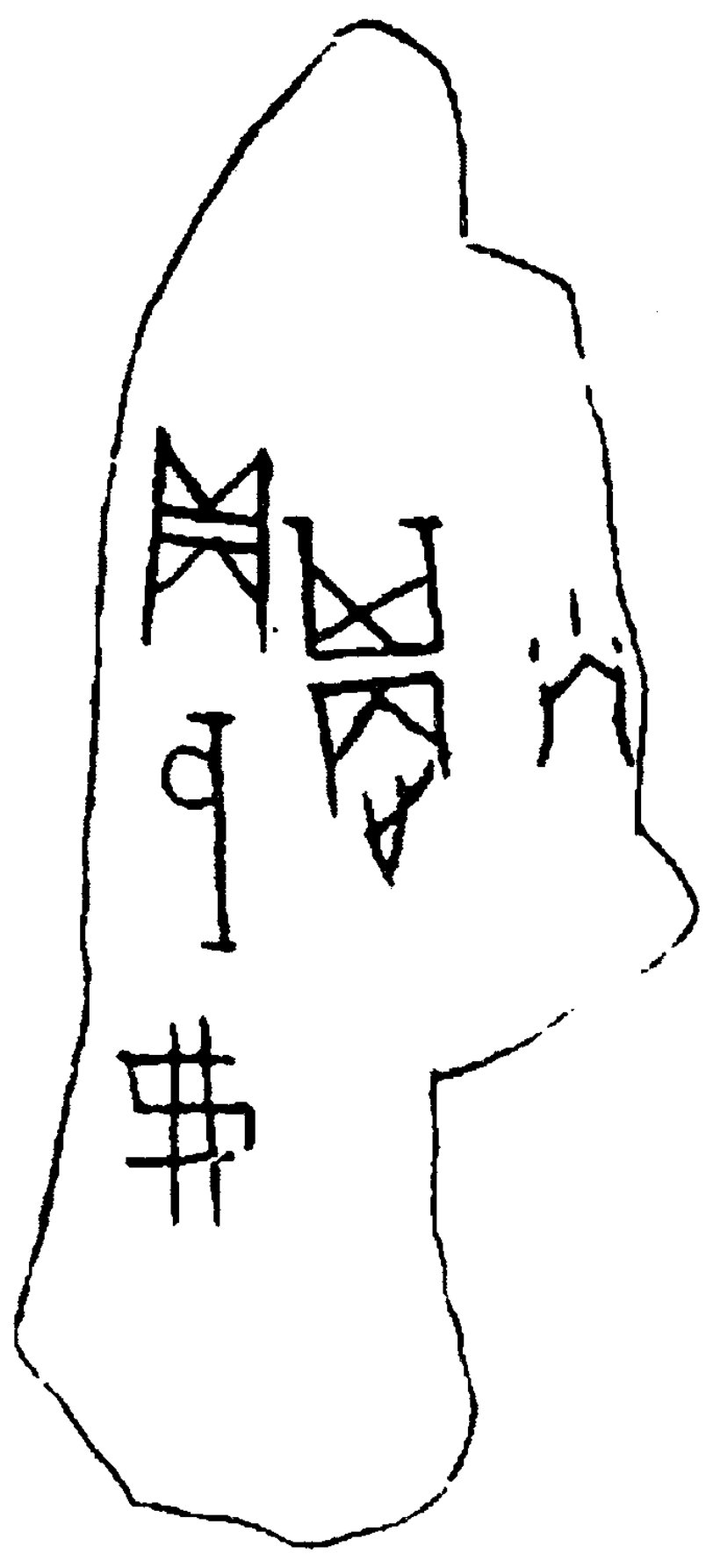
王固曰：今夕⿱内止雨。



佚 546、

⿱内止雨者，雨罷或雨止也。鐵雲藏龜一三二頁第三片：

貞：𠂤弗其⿱内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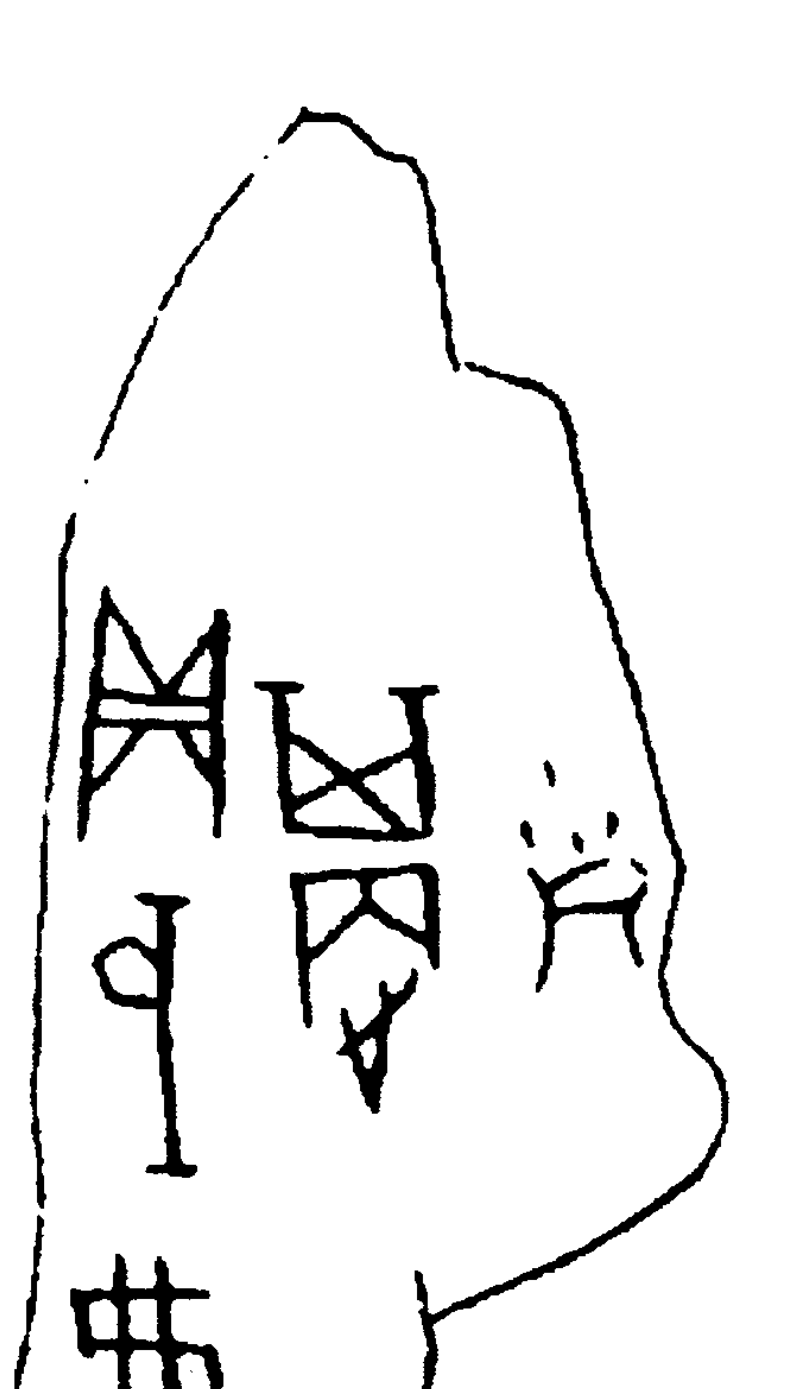
鐵雲 132.3、

張秉權先生丙編上輯第一二〇圖版考證云：「⿱内止从丙从止，楷書寫爲⿱丙止，與⿵冂止字的或體作⿱内止从內从止者不同。⿱丙止字在此有獲或捕殺之義，疑卽迒之或體。⿰⻊亢字通爲阬（俗作坑），史記項羽本紀：『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阬有陷殺之義。卜辭言『弗⿱丙止兕，隻豕二。』者，是說沒有捉到。（用陷阱捕兕，僅捕獲了二頭豕）。這是記事之辭。它辭有曰：

貞：戊弗其⿱丙止麋　　鐵一三二・二

貞：勿⿱丙止豕　　契二三四

兩字的意義亦與此相同。」茲檢鐵雲藏龜一三二・二片摹錄如后：



鐵 1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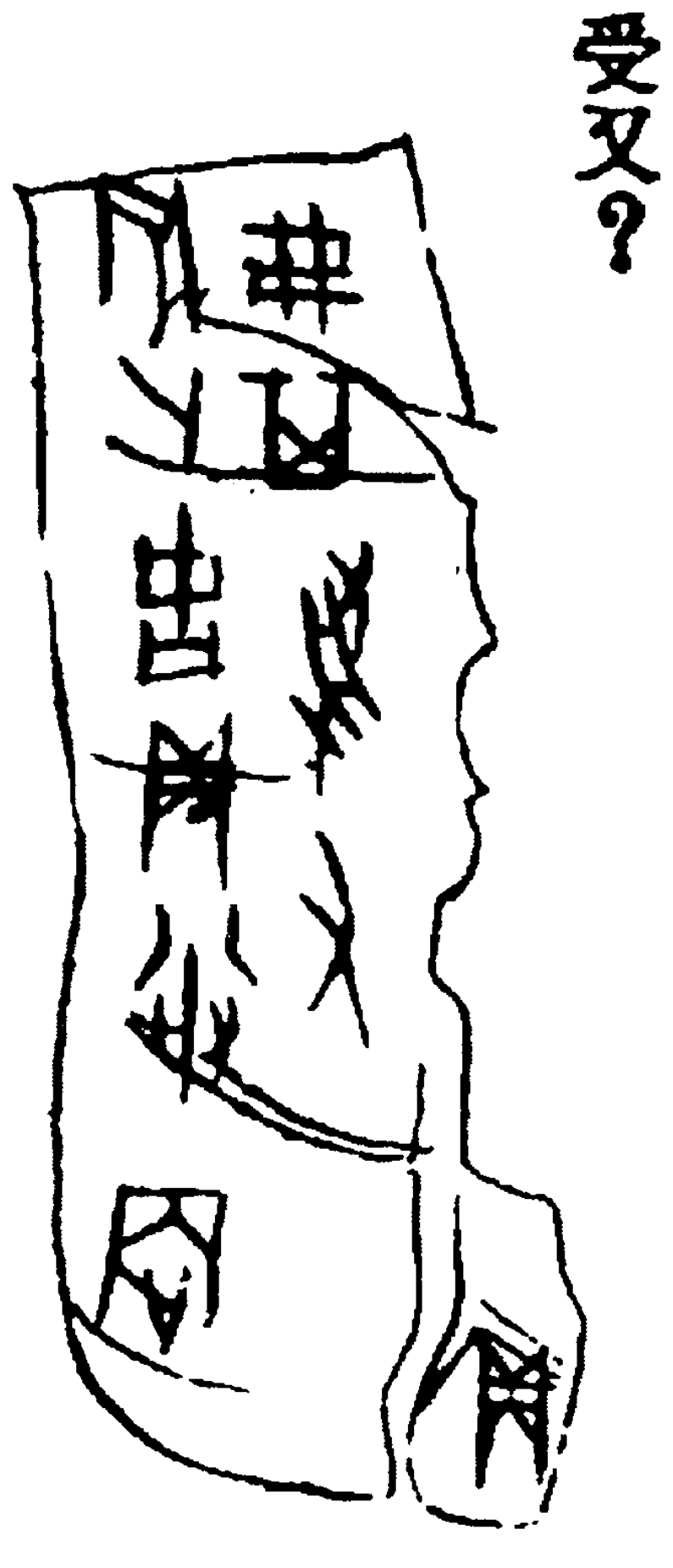
張先生將此片之⿱冂止字隸定爲麋，恐非。因此字原拓片漫漶模糊，難以辨認，而⿱内止从冂从止，清晰異常，非⿱丙止可斷言。其卜辭

貞：𠂤弗其⿱内止？口

𠂤爲人名，弗其⿱内止，謂弗退也。小屯乙編二〇三一片：

口辰卜，𡧊貞：甶⿱内止

弗其受又？



乙 2031

本片雖殘缺，其辭尙可通讀，辰上缺一天干，未知是甲、丙、戊、庚或壬，⿱内止下弗上是否有缺字，在未拼揀完整前似難亟斷。張先生卜辭甶⿵冂止化說（慶祝趙元任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補一化字，云：「又如在乙編二〇三一版中，甶⿵冂止化的⿵冂止字，卽作⿱内止形」。此乃張先生推測之辭，完整卜辭之「甶⿵冂止化」，其⿵冂止字無一作⿱内止者，本片若不補一化字，則讀若「口辰卜，𡧊貞：甶⿱内止（退），弗其受又（佑）？」甶爲人名，誠如張先生所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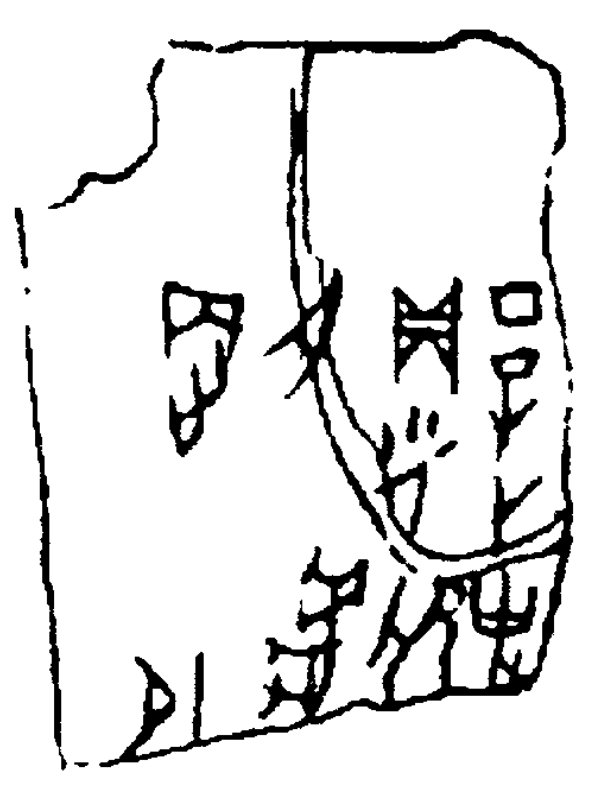
貞：甾亡疾？　乙編八二六〇

□甾亡疾？　庫六五

戊戌卜，宂貞：甾不死？　前一．四六．三

甾空，猶上例 弗空也。殷虛書契後編上六．八：

丁巳卜，史貞：乎□□虎空，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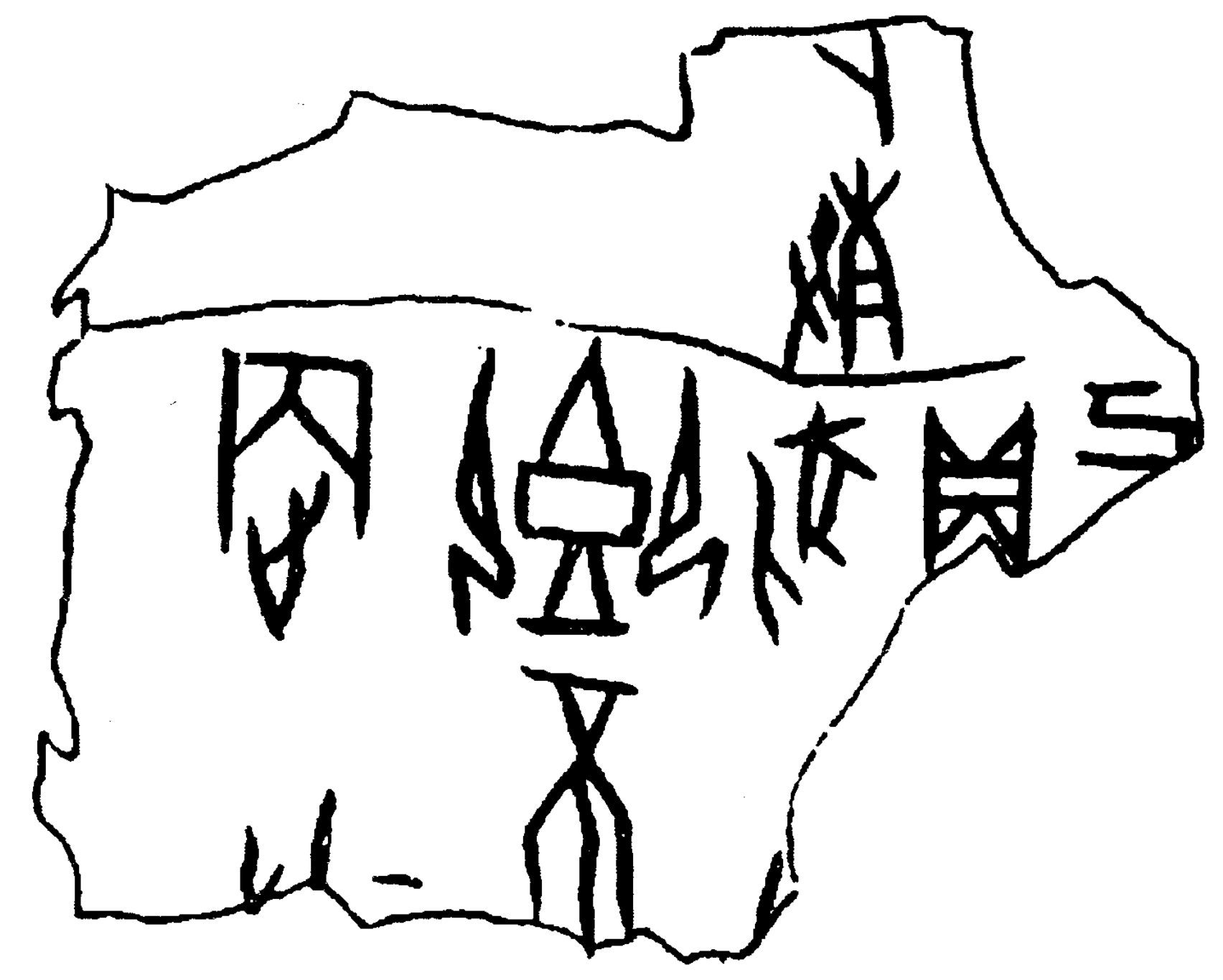
綴二 5.8

其中乎下二字跡漫漶，究屬何字難言之也。依照文例，乎下之文，當爲人名，「□□虎空」似亦可通。其他如殷虛書契前編四．二一．五：

己

貞

卿不



前 4.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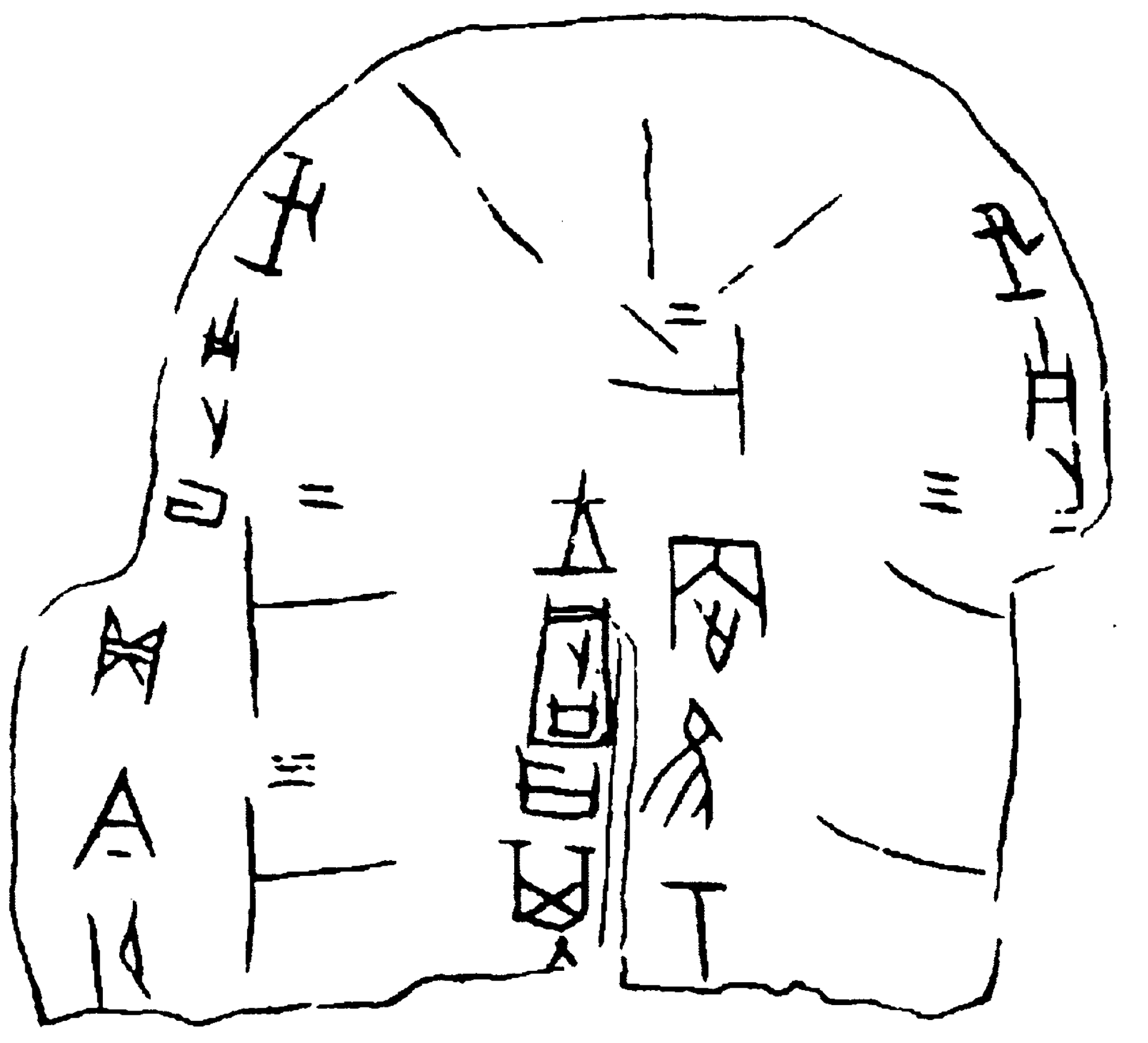
小屯乙編六五四九片：

戊子卜

戊子卜，亘貞：今十月。

，隹王

王固曰，其隹



乙 6549

因殘損過甚，其辭難讀。然其爲退字，可無議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七冊，一九六五年九月）

釋禮

田倩君

一、禮的意義

禮是歷史文化的根源，是國家與民族的基本精神，亦是個人道德行爲的規範。它的生成，是在天地之先，它使着宇宙中萬事萬物息息相續，秩然有序。所以荀子說：「禮之理誠深矣、大矣、高矣。」孔子謂：

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記）

子產說：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

高仲華先生在他著的禮學新探裏嘗如此說：

禮，所踐履的，是不可變易的道理。這道理體於自然，瀰於六合，散則萬殊，合則一貫。

並引章潢所說：

禮者理也；在天日天理，在地日地理，在人日脈理，在人倫日人理，在木日條理。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至纖至悉，秩然不淆。聖人制爲五禮，豈能於自然之

理加減毫末哉。（禮學新探）

禮記載：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說文解字示部云：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盧啓切），礼古文禮。

禮履兩字音同：易坤卦履霜，鄭讀履爲禮。其義亦同，因爲禮字不是一個虛位，而是要人去實踐，就是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方叫作禮。所以禮亦解作理，解作體。儀禮鄭序云：

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荀子大略篇載：

禮者，人之所履也。

白虎通情性篇謂：

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

又禮樂篇云：

禮之爲言履也，可履踐而行。

又中論法象篇云：

夫禮也者，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

玉篇云：

言而可履，禮也。

說文粹載：

礼，古文从示从乙會意，乙者元鳥也。明堂月令：元鳥豐之日祠於禖，開生之候鳥，於行禮之初，汗簡引尚書有礼字。

說文繫傳云：

礼徐鍇以爲乙始也，禮之始也，又乙者所以記識也。禮曰：若在其丄，若在其丅（當作其左右，繫傳校勘記）。祭如神在；明則禮樂，幽則鬼神，乙以記識之，乙又表著也。

繫傳通論云：

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於文示豐爲禮，明示之也，示日月星也，又古祇字也，豐者禮器也。禮之秘也難覩，故陳籩豆，設簠簋，爲之揖讓升降趨翔以示之，禮者，履也；道明示人，則履行之，禮者示也，故兩君相見陳禮樂以相示也，明則易見也。

段注說文解字云：

禮，履也。見禮記祭義周易序卦傳：履，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此假借之法。履，履也；禮，履也。履同而義不同，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字从示从豐者，行禮之器。

書舜典載：

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禮記禮運云：

禮者，儐鬼神，考制度也。

白虎通禮樂篇云：

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

後漢書荀爽傳云：

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

說文通訓定聲云：

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故从示豊者，行禮之器，豆之屬也。

左傳公十一年傳云：

禮，國之幹也。

又廿七年傳云：

禮樂德之則也。

成公十三年傳云：

禮，身之幹也。

襄公廿一年傳云：

禮，政之輿也。

禮記禮運云：

禮也者，義之實也。

又禮器云：

禮也者，物之致也。

國語晉語云：

禮，國之紀也。

韓非子解老篇云：

禮者，義之文也。

仲尼燕居云：

禮也者，理也。

禮記樂記云：

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理雙聲。

又禮器云：

禮也者，猶體也。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九經字樣云：

禮，从示从豊。

商義云：

豊形从丰丰，從無此體。

粹言疏證云：

論語泰伯：立於禮。此卽禮履之義。

羣經正字載：

古文禮作礼，今經典作禮。九經字樣云：隸省古文礼。漢碑及唐徐浩等碑，往往用之。經典無用之者，惟詩楚茨鄭箋、祭禮畢。釋文：禮或作祀。盧氏考證云，注疏本作祭禮。今考各本，如官本毛本永懷堂本相臺岳氏本，禮俱作祀。蓋皆禮，古文作礼，礼祀形近之譌也。

二、禮的生成及與於人世之始

禮生於天地之先，與前說略有拂逆，禮既然須要人去履踐，在沒有天地之前，和既有天地之後，而尙未生有人類的時候，卽有禮誰去履踐呢？這個道理章演說的明白，在天曰天理，在地日地理，在物爲物理。比如天地的運轉，四時的措行，雲生雨施，物物生息蕃衍，都是本着天道的行化，自然的道理。禮記正義序載：

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之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天地俱興。左昭廿六年傳：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遂皇始出，握機矩。注：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敎。旣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

杜佑通典載：

伏犧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可爲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禮爲田祭，可爲吉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爲軍禮；九牧倡敎，可爲賓禮；易稱古葬於中野，可爲凶禮；……伏犧以來五禮始張，堯舜之時五禮咸備，直云典朕三禮……武王旣歿，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

這是說禮的生成，其時間杳冥難知，至於聖人依據天理治理人事，亦是年湮代遠，邈不可知。禮與道並，也可以說禮與道爲一體，無從尋其歷史跡象。

三、禮的起因與作用

禮的緣起，可以用荀子禮論篇中的一段說明：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王安石禮論曰：

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

「禮」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很難具體的說出它的狀態，只能說它是自然的一種法則；任何事物離開它便無所憑藉，也可以說萬種事物離開它便不成體統了。譬如天若沒有禮多少億萬星球亂衝亂撞，早都互相撞壞了；地若無禮，山川河海也早已顚覆淪沒了。人體內若沒有禮，四體百骸不知成個什麽樣子，也許早就沒有人類了。草木之中若沒有禮，也就沒有什麽喬木、灌木、百卉五穀了。宇宙中只是一團混沌罷了。天地萬物所以井井條條，不相淆亂，這都是禮的功能！聖人見於天地間有如此奧秘如此神異而人眼不

可見的偉大力量，原是一個「禮」。於是便把這個「禮」引用之於人世制定出一種規律，教人人履行。這規律是誠敬的，是莊嚴而肅穆的。它比法律的價值高超；法律是強制的，禮是人人樂爲的。人與人之間有了禮，才分別出尊卑長幼，人的行爲才有所遵循。試觀荀子禮論篇謂：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注：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

又謂：

行也者，行禮之謂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

又云：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無禮不寧。

周禮大宰載：

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春官大宗伯掌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小宰云：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論語曰：

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荀況禮賦云：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藏，城郭以固，三軍以彊。……

這說明了聖人制禮的用心，以及國家文化形成的根源。

四、豊禮是古今字

說文豊部云：

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盧啓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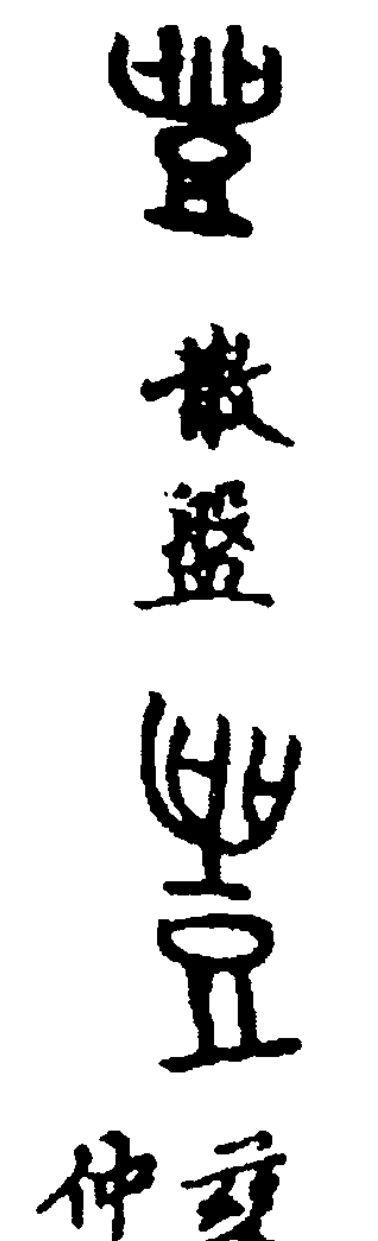
豊禮兩字的關係，徐箋載：「俎豆之屬，通謂之禮器，𠁩象器中有物。周伯琦曰豐卽古禮字，後人以其疑於豐，故加示旁別之。」又謂：「豐本古禮字，相承增示旁，非由會意而造。」字通載：「六書正譌，以爲豊卽古禮字，後人以其疑于豐字，禮重於祭，故加示以別之。」可以證明豊禮爲一字，只是古今的書法不同而已。古本考載：「九經字樣云：豊音禮，从册从豆；郭忠恕佩觿云：說文豊从𠁩不从册，云从册者，出林罕字源，是唐本說文豊字有从册者乃林氏之謬說也。以豊字例之自以从凵丰丰聲爲正。」所以開成石經不爲人所重視者卽是這個原因。各經傳記小學載：

豐，說文：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

按卽古禮字豆上从凵承二丰實則小變曲字之形也。蓋古者陳豆有上下左右前後之別，以有曲爲禮。故有綷不綷之異，孔子少時嬉戲，好陳俎豆，固以善於此爲難也。陳豆既以曲爲貴，故禮字本卽合曲豆爲文，其陳之又有次弟，故又从弟至人之尊卑長幼自有次弟，亦不待行爵而後別矣。許氏泛以行禮之器爲訓亦混。（莊有可撰）

莊氏對於曲字云之迂曲，試觀豊字在金文和甲文中的構造與意義，卽可知道 曲 爲何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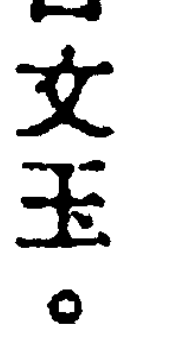
金文和甲骨文中的豊字形體略有不同，因爲周代的文字盡求形體美化，常是於原來的字形有所增減。下列金文散盤豊和仲冂父鬲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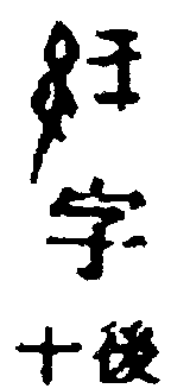
穿乳為醴古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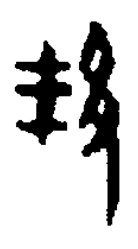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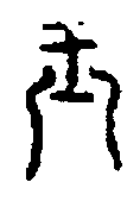
仲口父作醴鬲

甲骨文中的豊，上部是一器物，其中放着兩串玉（玨），下部是豆，如果不加豆，只書作𠁩令人難以認出是祭祀用的什物，但金文上部器物中放的不像玨，也許是別的東西，若像半璧的形狀，因爲用玉比較合造字的初義，玉在古時價值最高，是尊貴的象徵。玉具五德，見說文玉部云：

王，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其貫也。（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也魚欲切） 古文玉。

殷虛文字載：

卜辭亦作丰｜或露其兩端也。知丰卽玉者，卜辭地名有𤩽字从丰又字（後編下第十二葉）

从王亦从丰作（卷一第二十六） 又豐字从玨亦从丯其證矣。至古金文皆作王，無作者。

凡屬大的祭祀或莊嚴的信物，總是用玉。試看周官精義春官大宗伯載：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又謂：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此東南西北的順序與卜辭全同。

又謂：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音咨玉齍粢乘之器玉禮神之玉）。

殷虛書契考釋載：

卜辭玉字作王亦作丰象三玉連貫之，作丰者殆亦二玉連貫之形，卜辭殆从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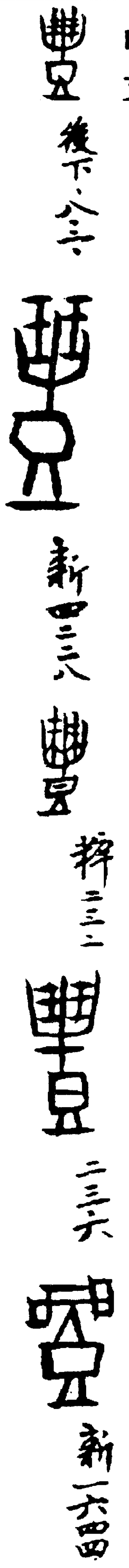
古者行禮以玉帛故从玨。

王氏說玨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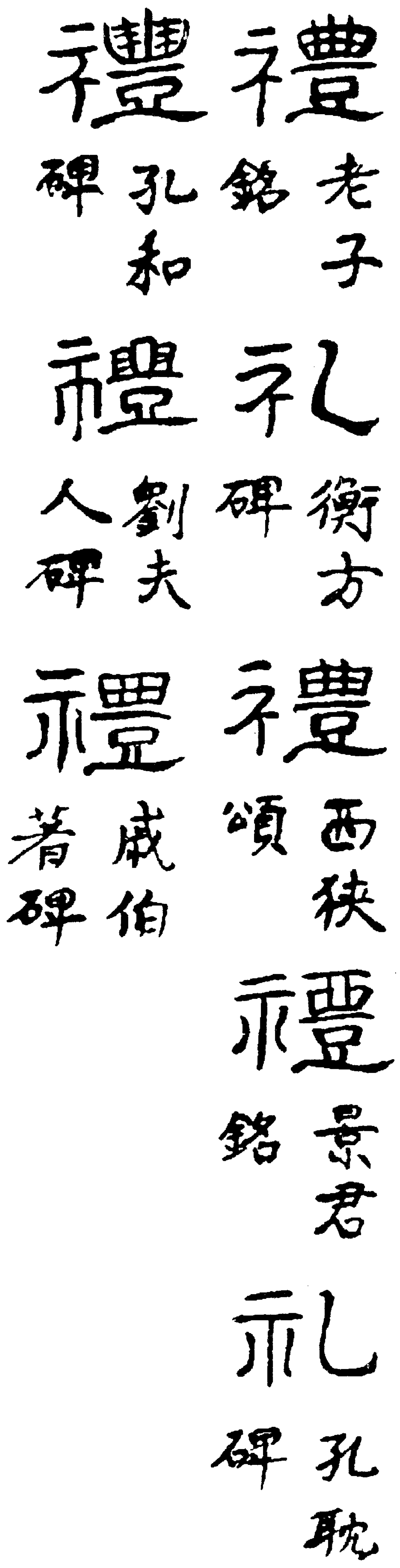
商時玉之用與貝同也。貝玉之大者，車渠之大，以爲宗器，圭璧之屬，以爲瑞信；皆不以爲貨幣。其用爲貨幣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玨，於貝則謂之朋，然二者於古實爲一字。（詳見觀堂集林）

試看甲骨文中的豐和隸書中的禮字如下：

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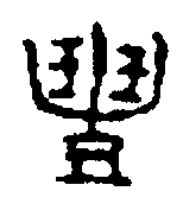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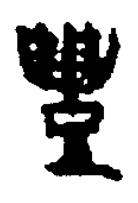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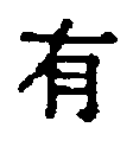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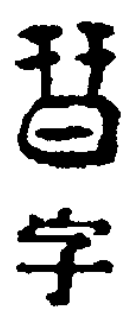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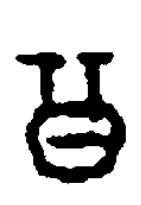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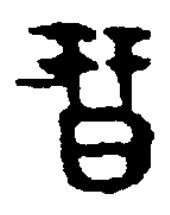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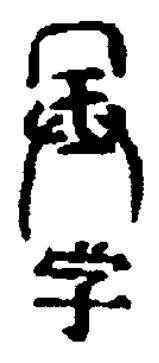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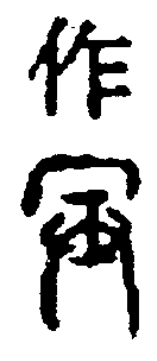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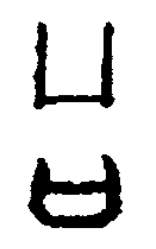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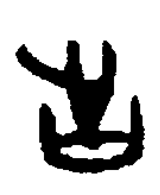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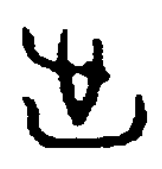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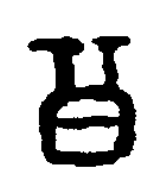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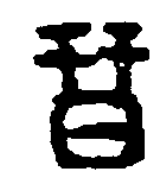
隸書：



由甲骨文字與隸書即可看出豊禮是古今字了。

五、卜辭中的豊

王國維氏釋禮云：

殷虛卜辭有字，其文曰癸未卜貞醶豐（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八葉） 古丯玨同字，卜辭玨字作丰羊丮三體，則即豐矣。又有字（書契前編卷六第三十九葉）及字（後編卷下第二十九葉）又一字卜辭字（後編卷下第四葉）或作（鐵雲藏龜第一百四十三葉）其證也，此二字即小篆豐字所从之曲，古凵一字，卜辭出或作或作，知曲可作矣。豐又其繁文，此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丯字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實則豐从玨在凵中，从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王以奉神人之器，謂之曲，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當皆用曲若豐二字，（卜辭之醶豐醶字从酒，則豐當假爲酒醴字。）其分化爲醴禮二字蓋稍後矣。（觀堂集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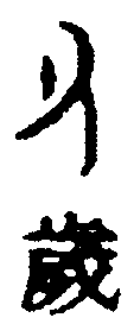
醴、禮二字都是從豊孳乳而來，禮，前文已有詳釋。下舉殷契粹編第一二三二片云：

「新豊」「舊豊」相對爲文，豊當讀爲醴。熹與豊爲例語，則熹又當讀爲饎。小雅天保「吉蠲爲饎，是用孝享。」㘝乃宜字。「㘝熹」與「新豊」「舊豊」等同例，蓋是饎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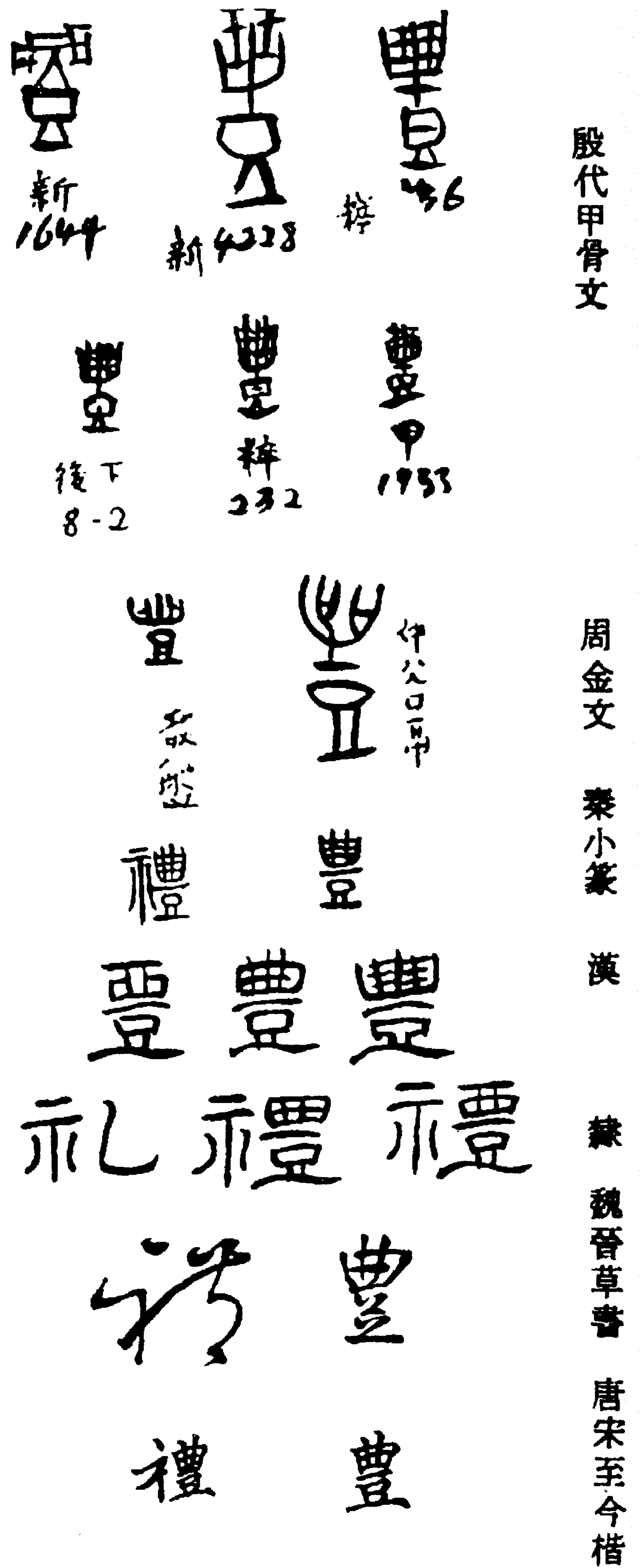
又第二三六片云：

貞月于祖乙，其乍（作）豊（醴）。

又第五四〇片云：

癸……歲……貞亐十又五，卯五宰。貞其乍豊于伊迉。貞勿乎。九月。

甲骨文和大篆中還沒有如今通用从示旁的禮，直至小篆才有此禮字。在甲文和金文中禮豊原是一字，後人因豊與豐兩字易混，所以加示旁以便區別。按歷代其形體演變列表以明：


殷代甲骨文
粹436
新4228
新1644
甲1933
粹232
後下8-2
周金文
仲⿰父口鼎
敔盤
秦小篆
漢
隸
魏晉草書
唐宋至今楷書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七冊，一九六五年九月）

釋⿰示又⿰朩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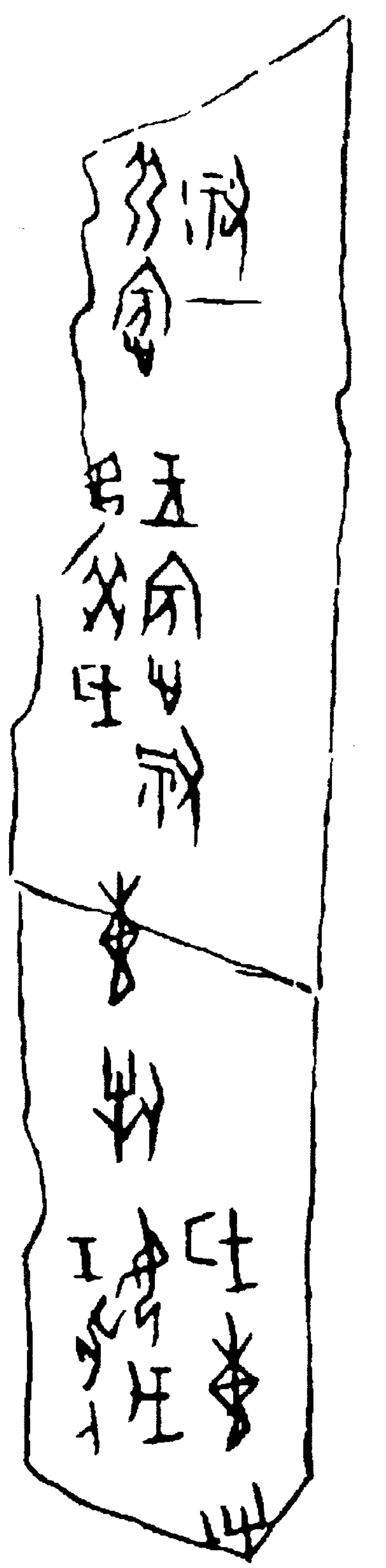
金　祥　恆

卜辭有⿰木又，如殷契粹編第三八一片：

壬申卜，口母戊歲，叀牡？

叀牝？

母癸歲？王宾⿰示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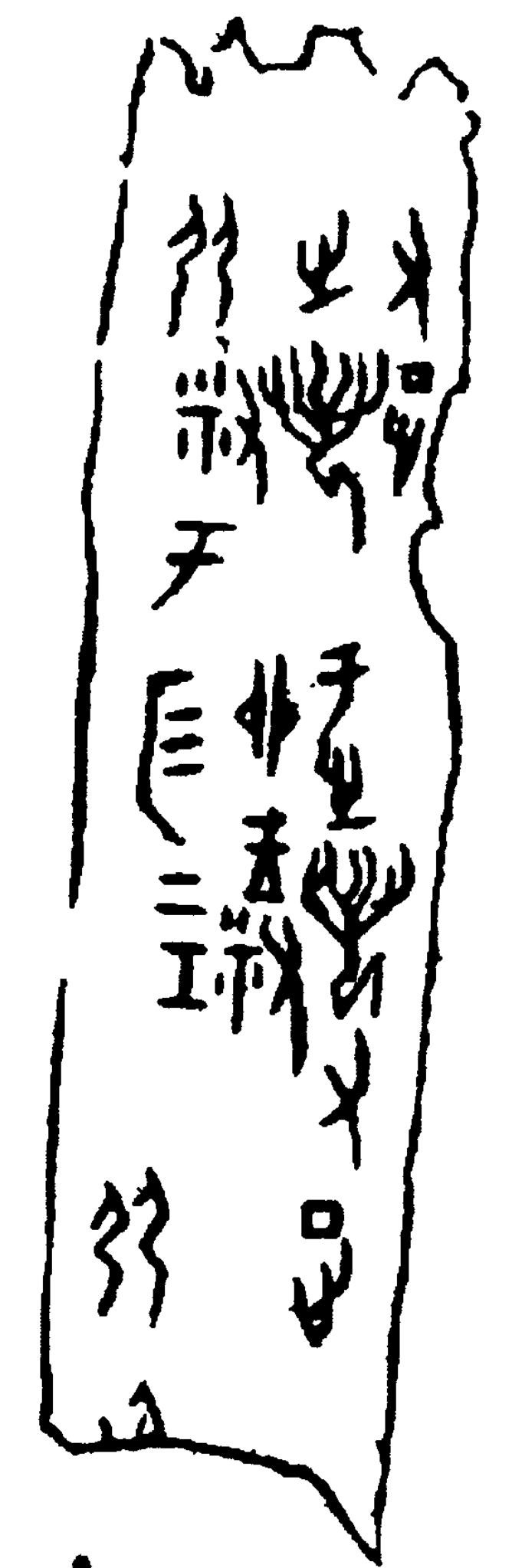
粹381

第五四二片：

弜口

三匚二示，卯王⿰木又于止，若，又足？

弜⿰米又于止，若，又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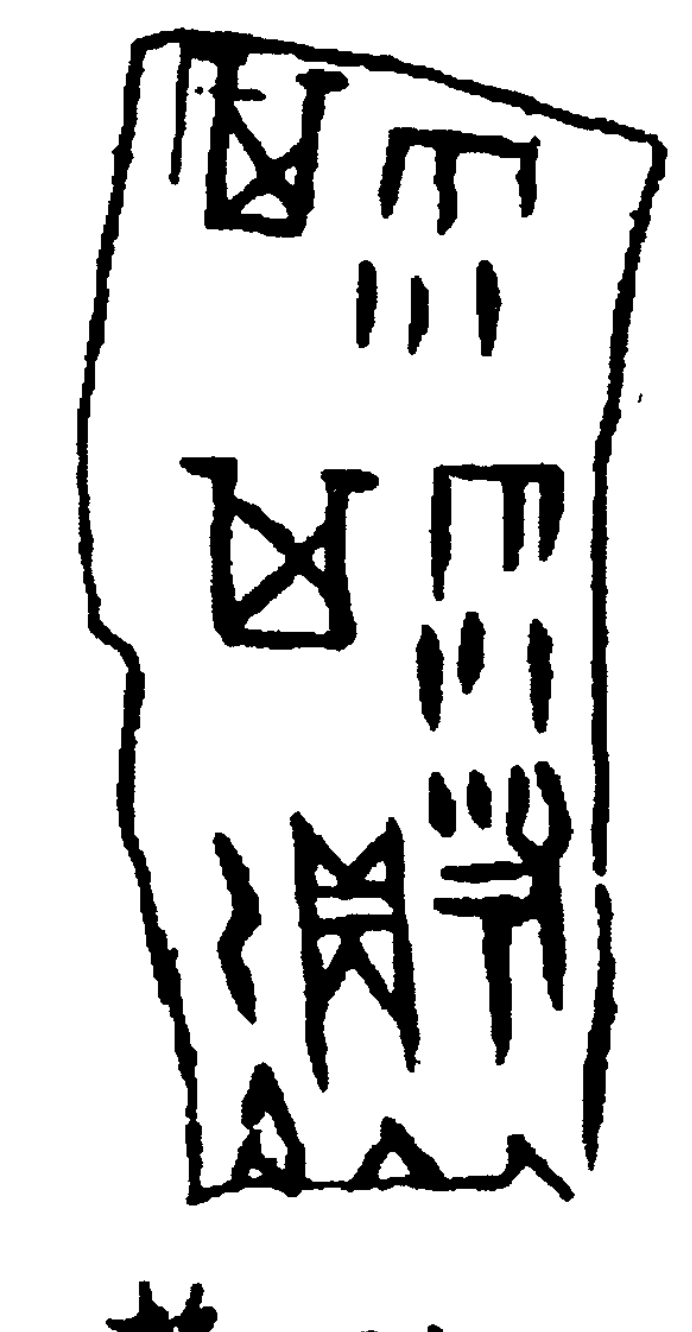
粹542

第七三一片：

乙丑貞：口⿰示又？

其雨？

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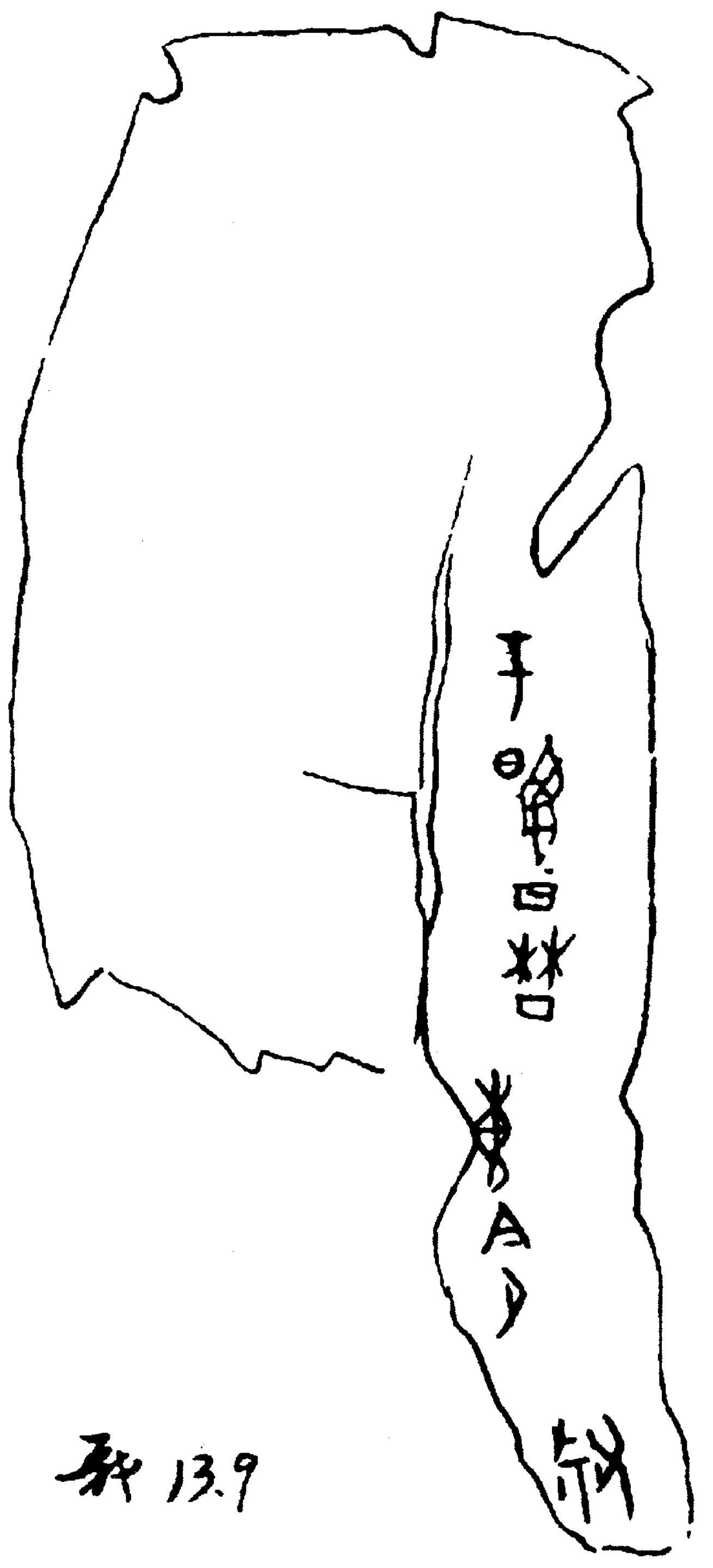
粹731

郭氏隸定爲祭，無說明。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第十三頁第九片：

于翌日莫？

叀今夕？

⿰示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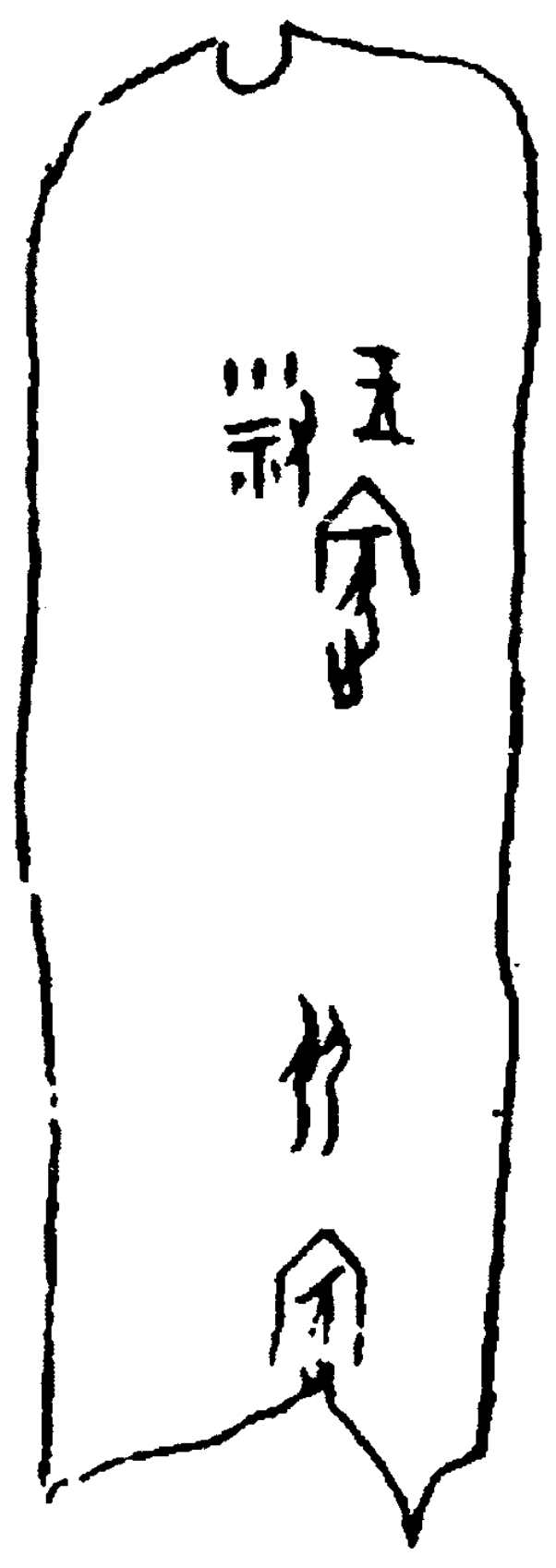


戩13.9

王國維釋爲⿰示叉，亦無考釋。小屯甲編第四二六片：

王宓𢼸？

弜宓囗？



甲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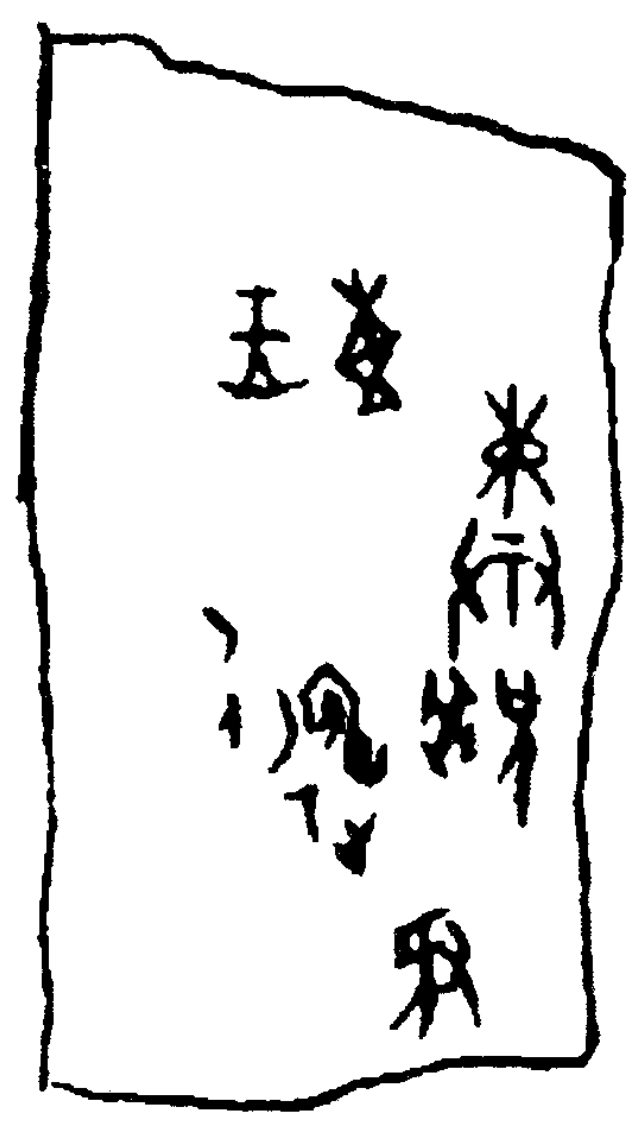
屈翼鵬先生考釋云：「𢼸，王國維釋祋，商承祚釋示，王襄釋祏，郭釋祭，似均未諦，以諸辭按之，乃祭名也。」

其字向未論定，以字形考之，殆卽尞也。說文解字：「尞，柴祭天也。从昚，昚，古文愼字，祭天所以愼也。」其俗體作燎。說文：「燎，放火也。」（詳見㕣槭兒笞錄）甲骨文尞作米、米、米、米、𤇾諸形。羅振玉云：「此字實从木在火上，木旁諸點象火餤上騰之狀。」甲骨文柴作𣎵，嚴一萍先生釋𣎵云：「契文𣎳（木）形加○者，正象散材之需要束縛，然則𣎵束小木散材，置于示前而燔燒之，正𣎵字之所取象，其爲柴與柴之初文，可無疑也。其後加此聲，省示作柴，省木作柴，遂衍分爲二。」（中國文字第十二冊）甲骨文𣪠作𢼸、𢼸，羅振玉曰：「从手持木於示前，古者卜用燋火，其木以荆，此字似有卜問之誼。許書有𣪠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𣪠，从又持祟。』祟非可持之物，出殆木之譌，𣪠卽許書之𣪠。然此字卜辭中皆爲祭名，豈卜祭謂之𣪠與。」（殷虛文字考釋中一八頁）尞、柴、𣪠三字，形體雖顯然不同，然甲骨文柴與𣪠則形較近，𣎵與𢼸，一从手持木於示前，一从束木置於示前。

殷虛書契後編上第七頁第十二片：

王徝（𢓊）叀𢼸兄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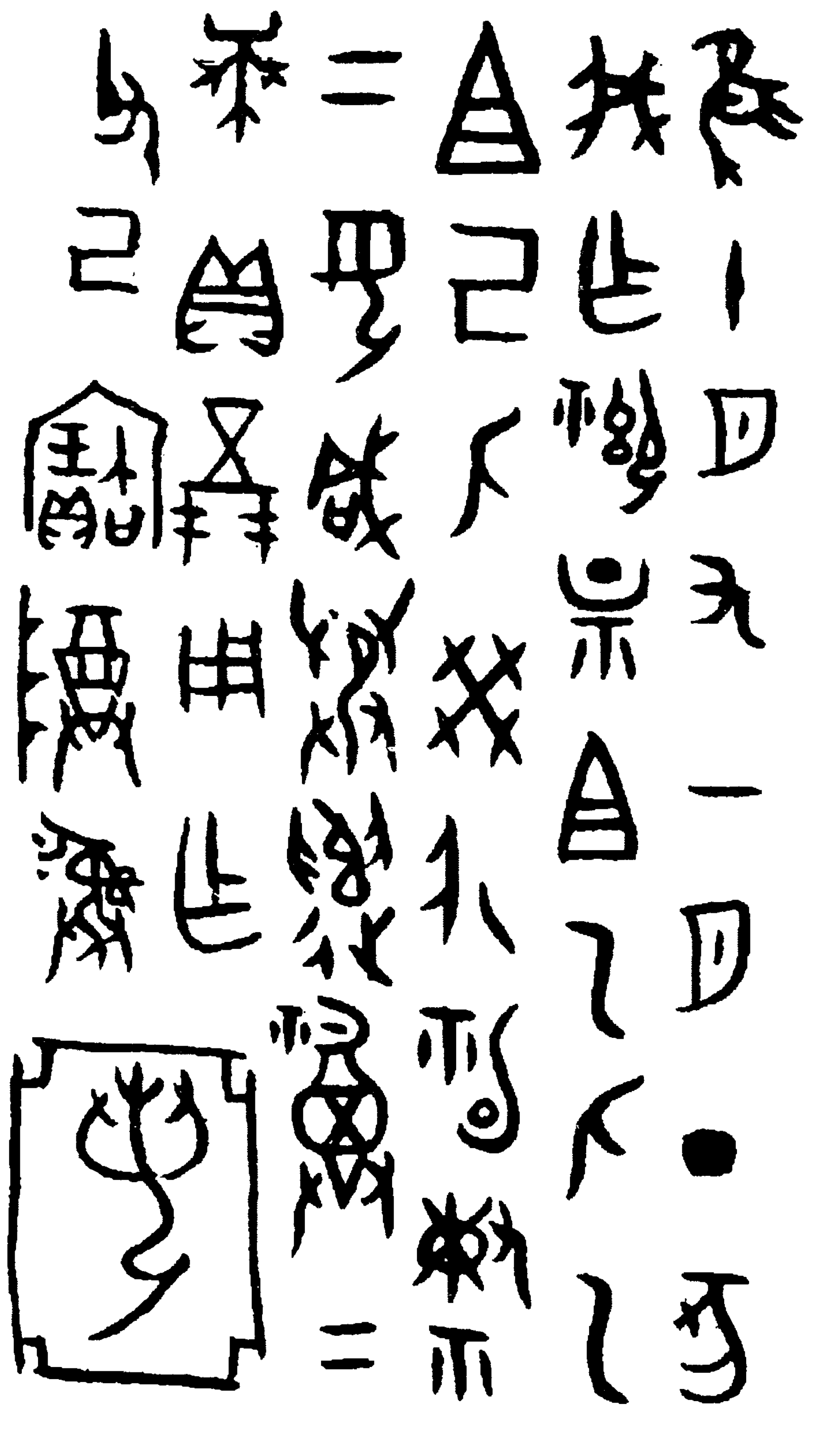
𣪠



後上7.12.

其𢼸，象雙手持束薪供奉於示前。金文禦父己鼎「𢼸二冊」其形正與此同，不過省一手而已，「𢼸兄癸」與「𢼸二冊」文例亦相同，殆爲一字無疑。殷虛書契前編第八卷第六頁第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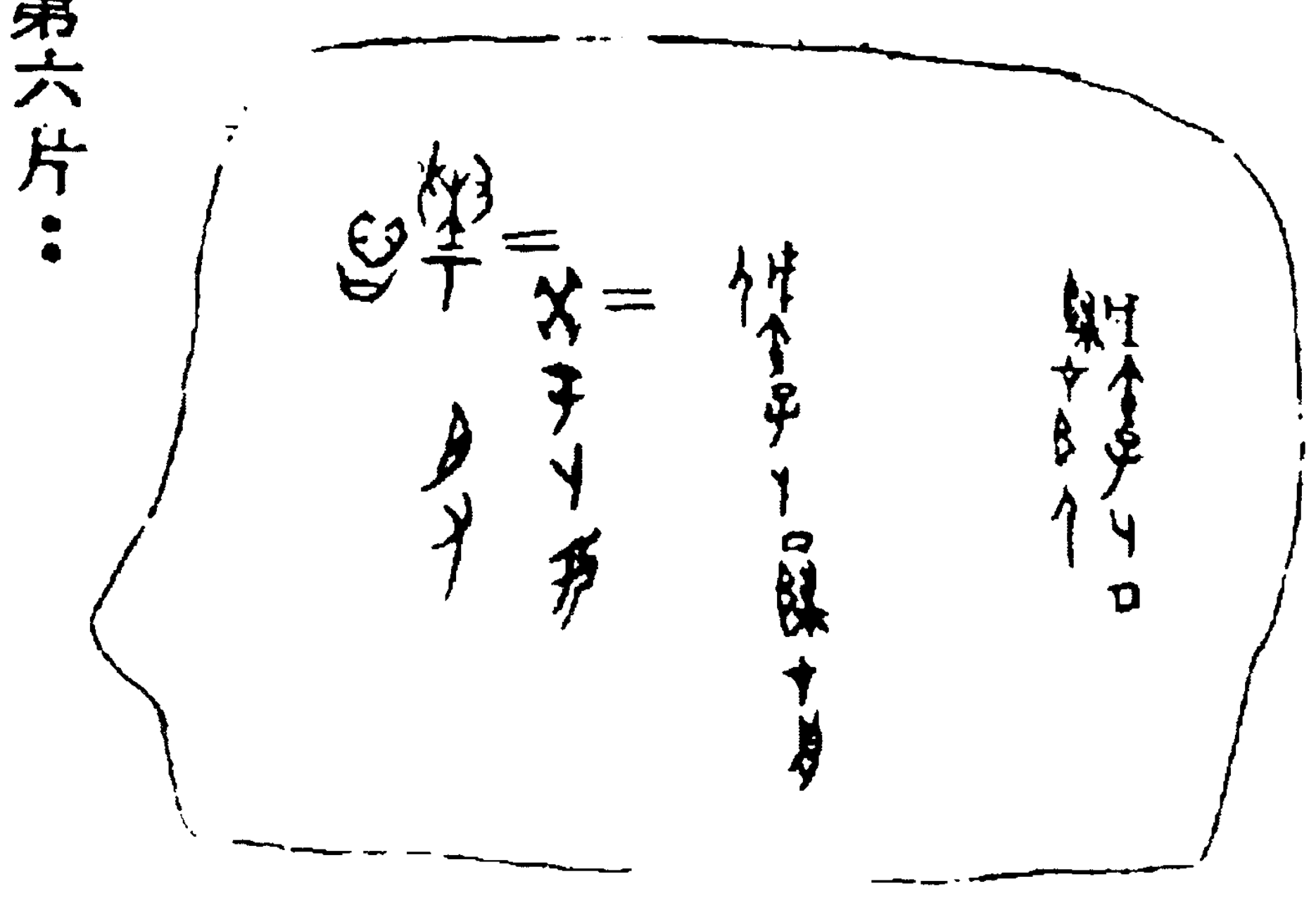
癸巳卜，亐（于）𢼸一，夕又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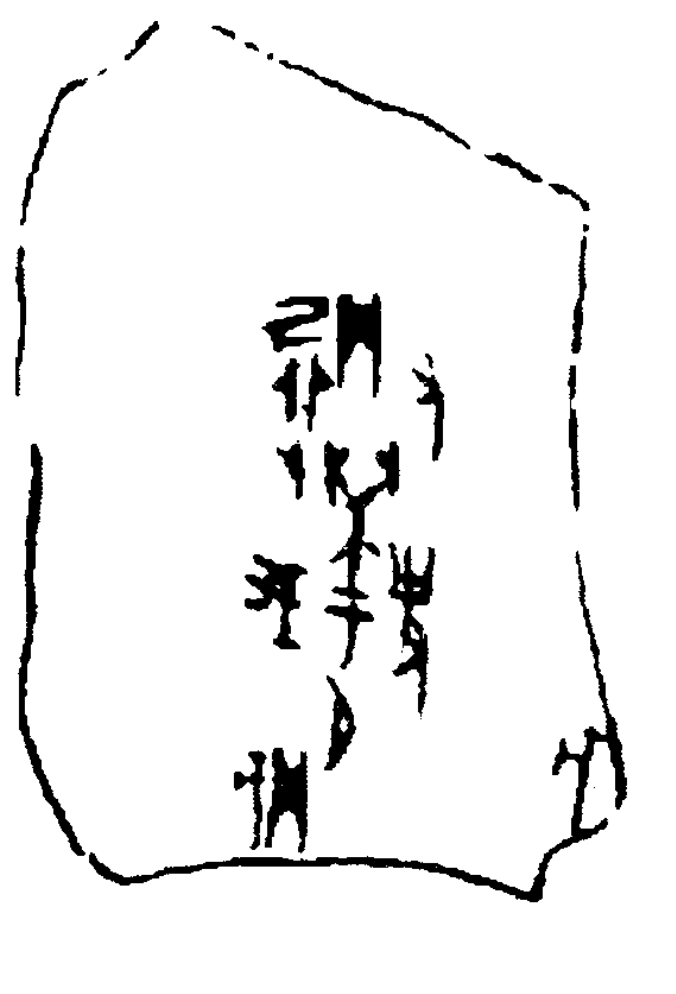
貞松堂金文補遺 上.13.
禦父己鼎

第八卷第五頁第六片：

己卯卜，我貞：𣎵，夕又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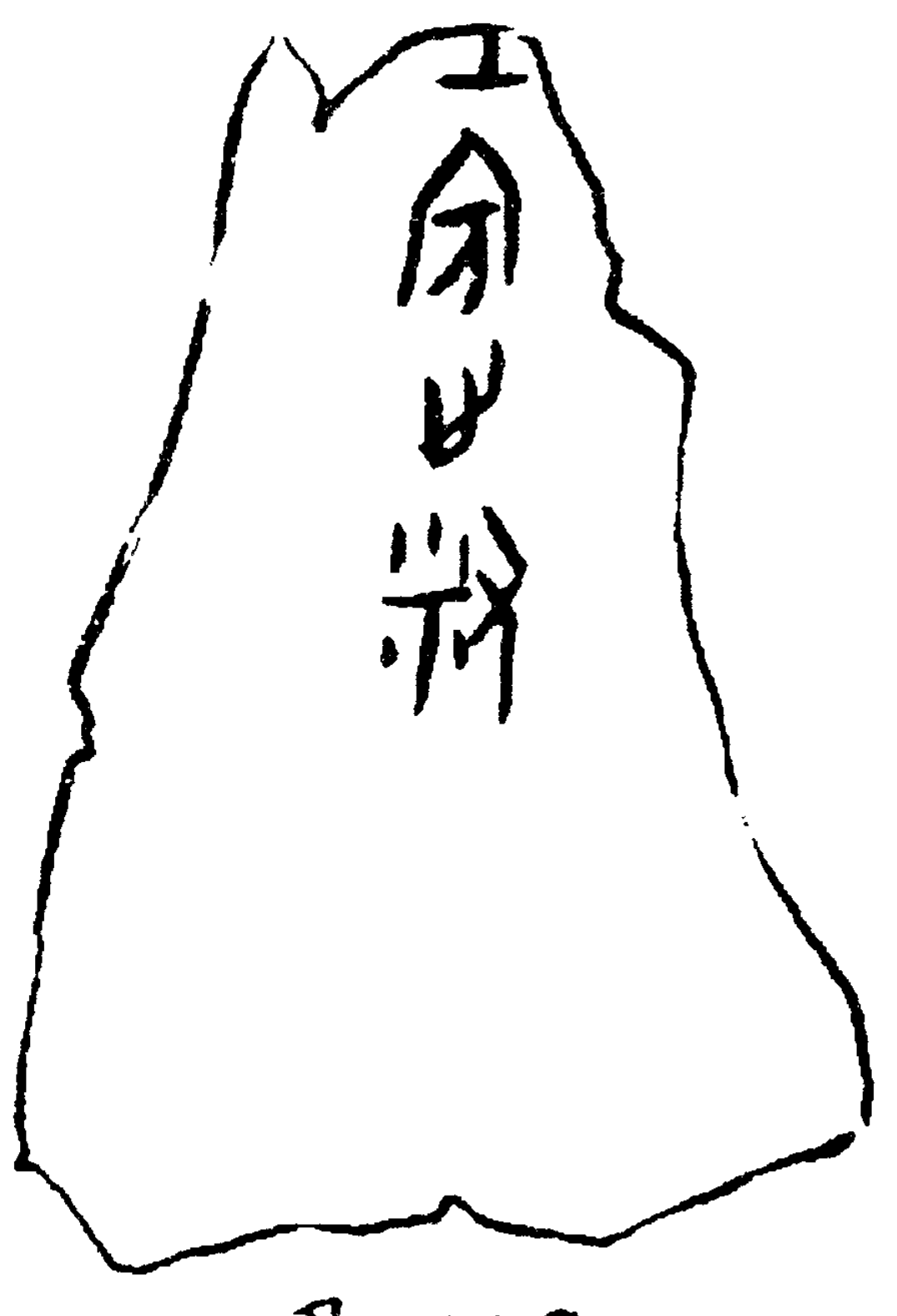
前8.6.3



前8.5.6.

其□，象雙手持薪供奉於示前，此字雖無束薪之「○」，亦爲柴尞之字。小屯甲編第五〇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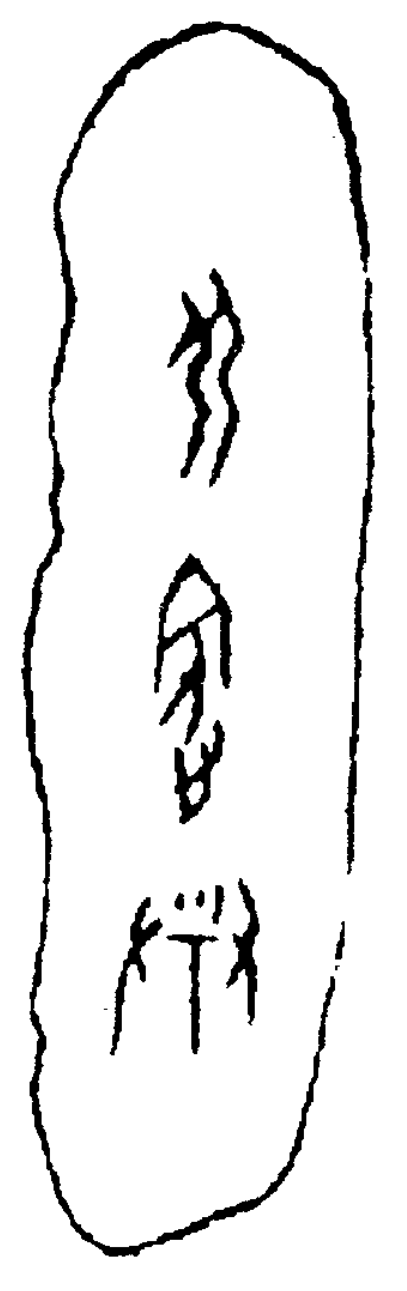
王宔□？



甲 509.

其□或作□，如殷虛書契後編下第十六頁第八片：

弜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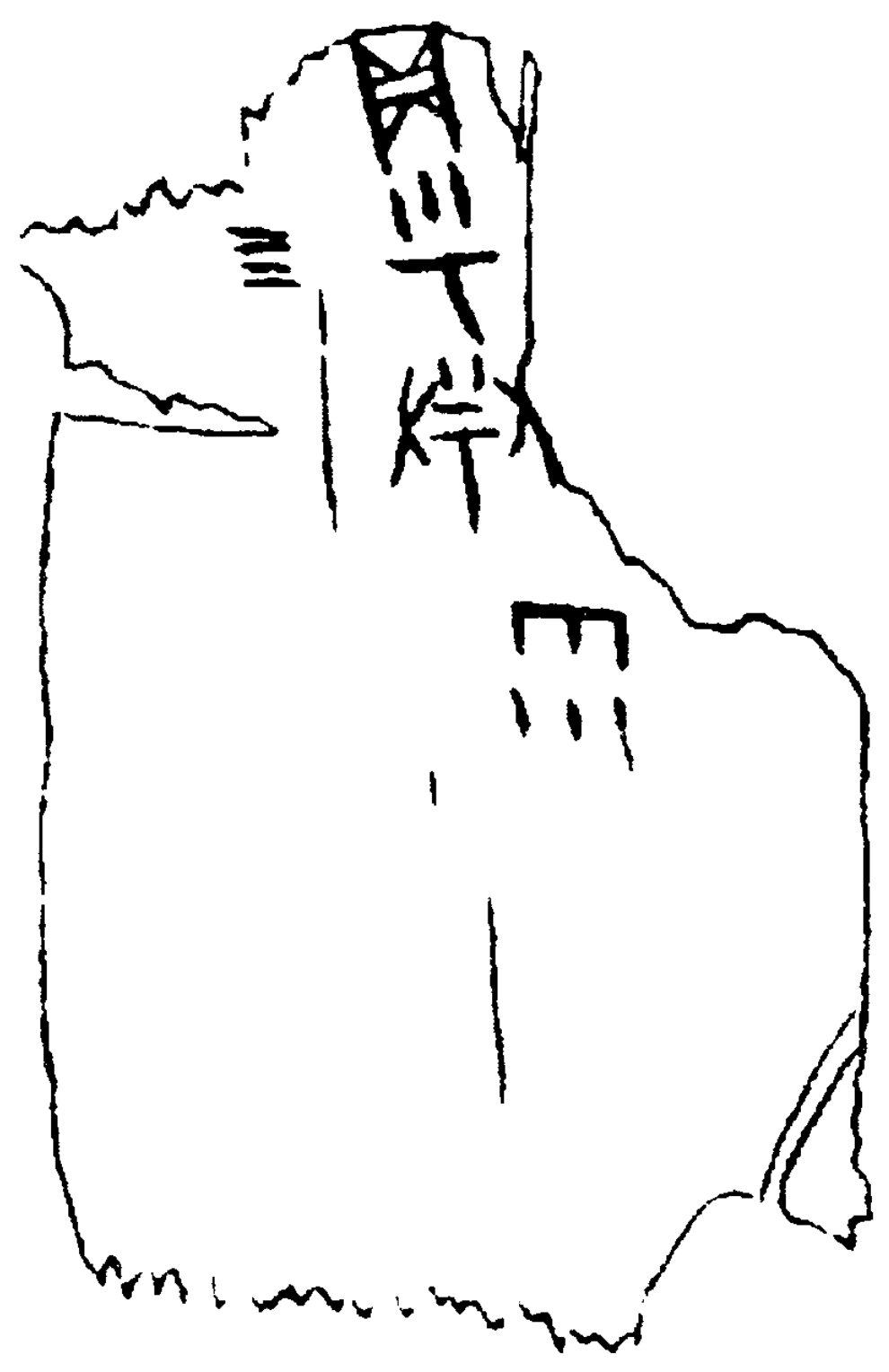


後下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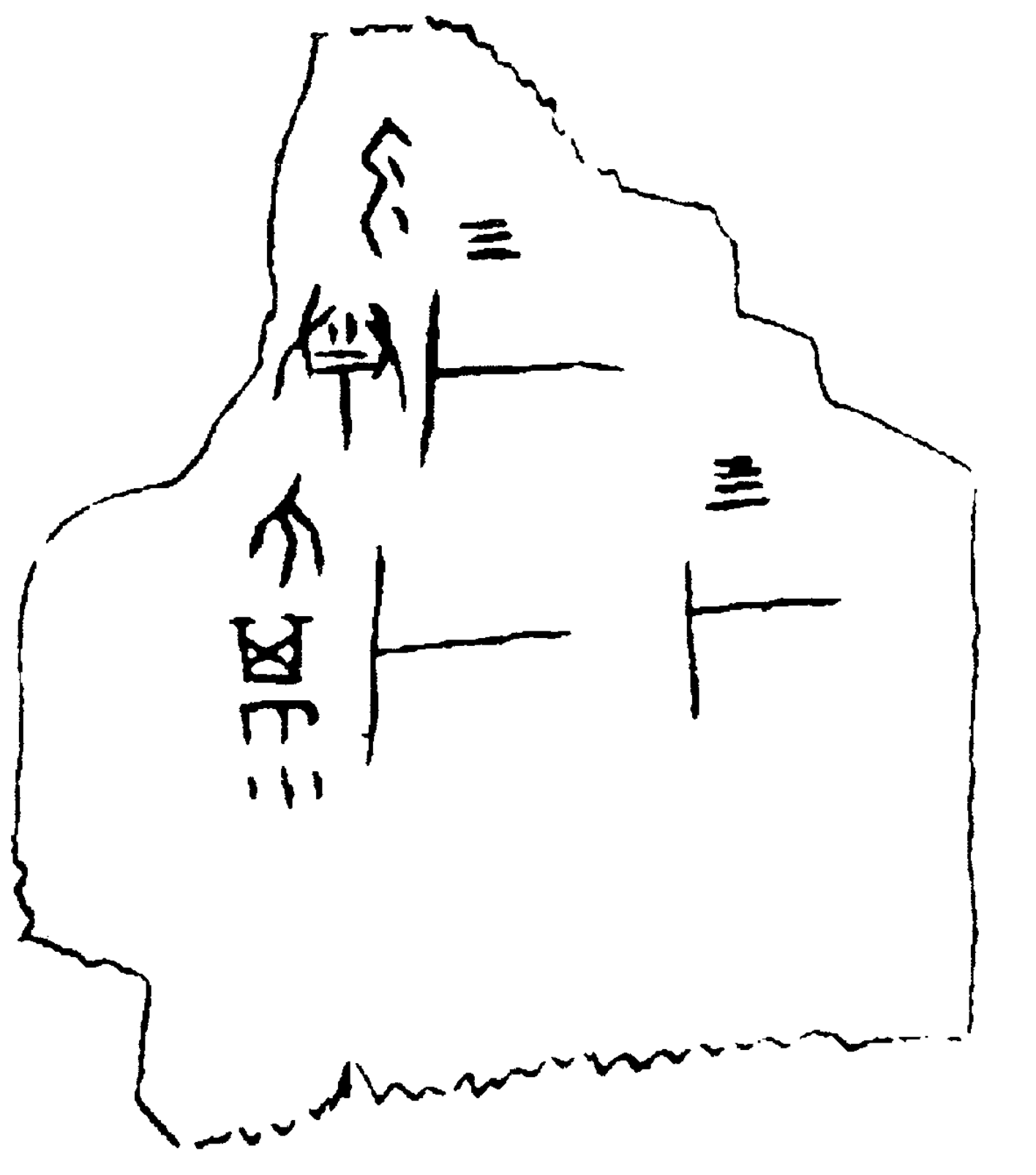
小屯乙編第二〇〇一片十二〇一九片：

貞：乎□，雨？

勿□，不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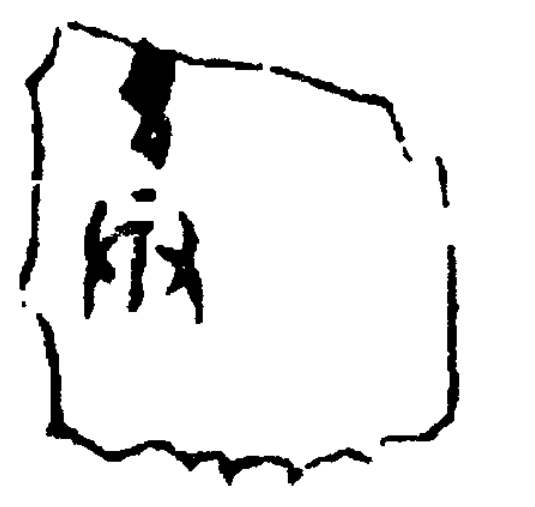
乙、2019



乙、2001.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第四三六二片：

叀□？



新 4362.

其字皆从手或雙手持木燎於示前，示旁之點，象火燒木，木爲火掩，不見木，僅見其火，故作□或□形。燎爲「放火也」，叙爲「手持木於示前」，柴爲「束薪 於示前」，均係古代表示燔燎以祭神，祭天或祭祖先也。段注說文尞云：「示部柴下曰：燒柴尞祭天也，是柴尞二篆爲轉注也。燒柴而祭謂之柴，亦謂之尞，亦謂之槱。木部曰：槱，柴祭天神。周禮槱、燎字當作槱、尞，凡柴作柴燎者皆誤字。」由是言之，甲骨文□□之尞，□之叙，□、□之柴及□、□之尞皆一字之繁衍。董師彥堂云：「舊派以□爲祭名，原象焚木之形，文武丁時亦作□或□，卜祀多用之。新派自祖甲改作叙（□），从又持木焚於示前，尞祭之義乃益顯。」（詳殷曆譜上編第一卷四頁）甲骨文「王宔□」，乃王宔尞，卜辭恆語。「貞：乎□，雨？勿□，不其雨？」（乙編二〇〇一十二〇一九）尞祭卜問雨、勿雨也。卜辭中亦常見之，（詳許進雄說尞。中國文字第十三冊），不再贅述。殷契粹編第二三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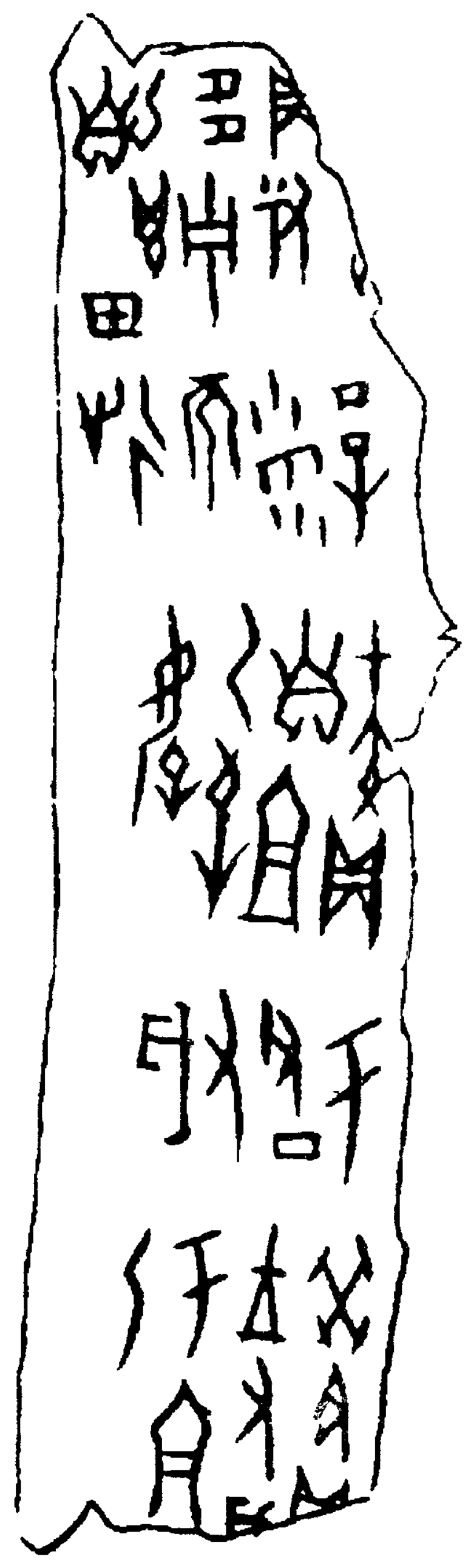
癸丑貞：王又歲于且乙？

于父丁又歲？

甲寅貞：自且乙至毓？

丁巳小雨。不征？

貞：□多子𠂤邑，自報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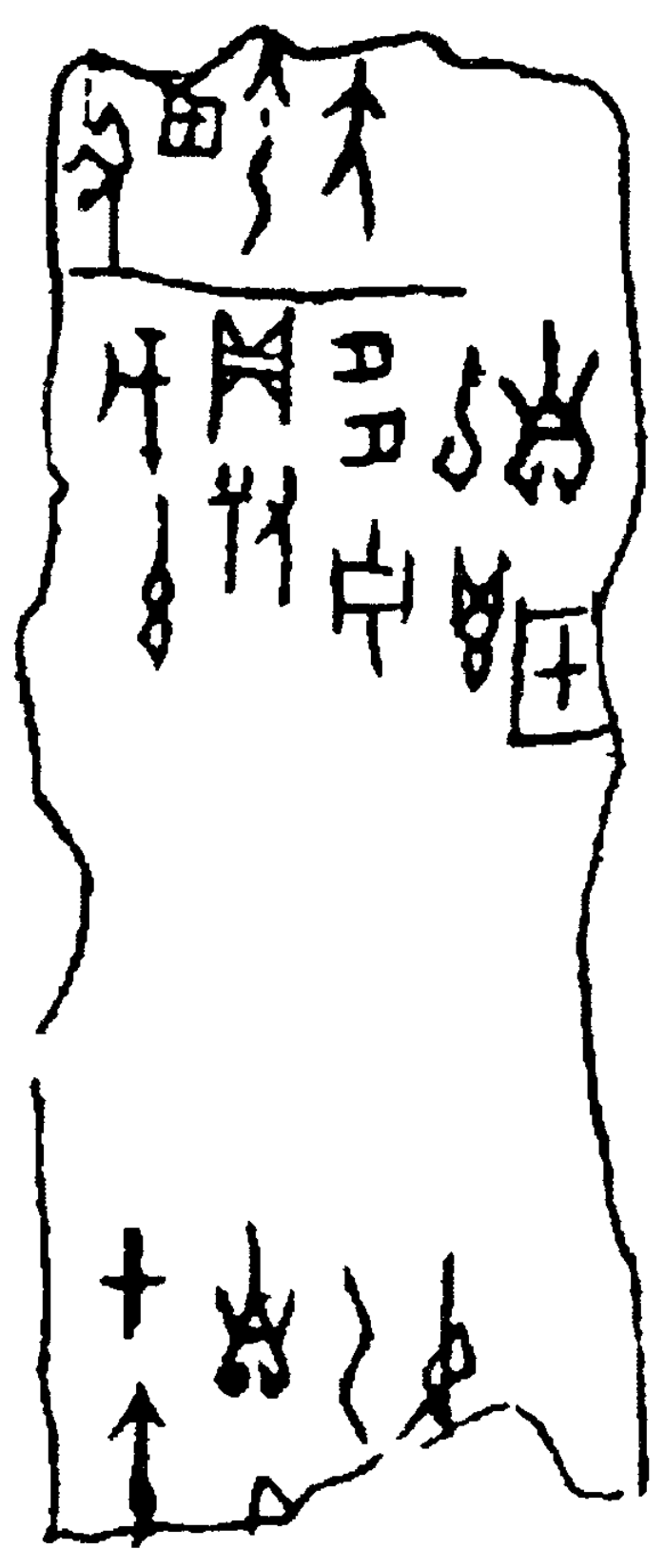
粹 237.

殷契佚存第一四〇片：

甲寅……自……乙……毋

戊午貞：[illegible] 多子曰皀，自報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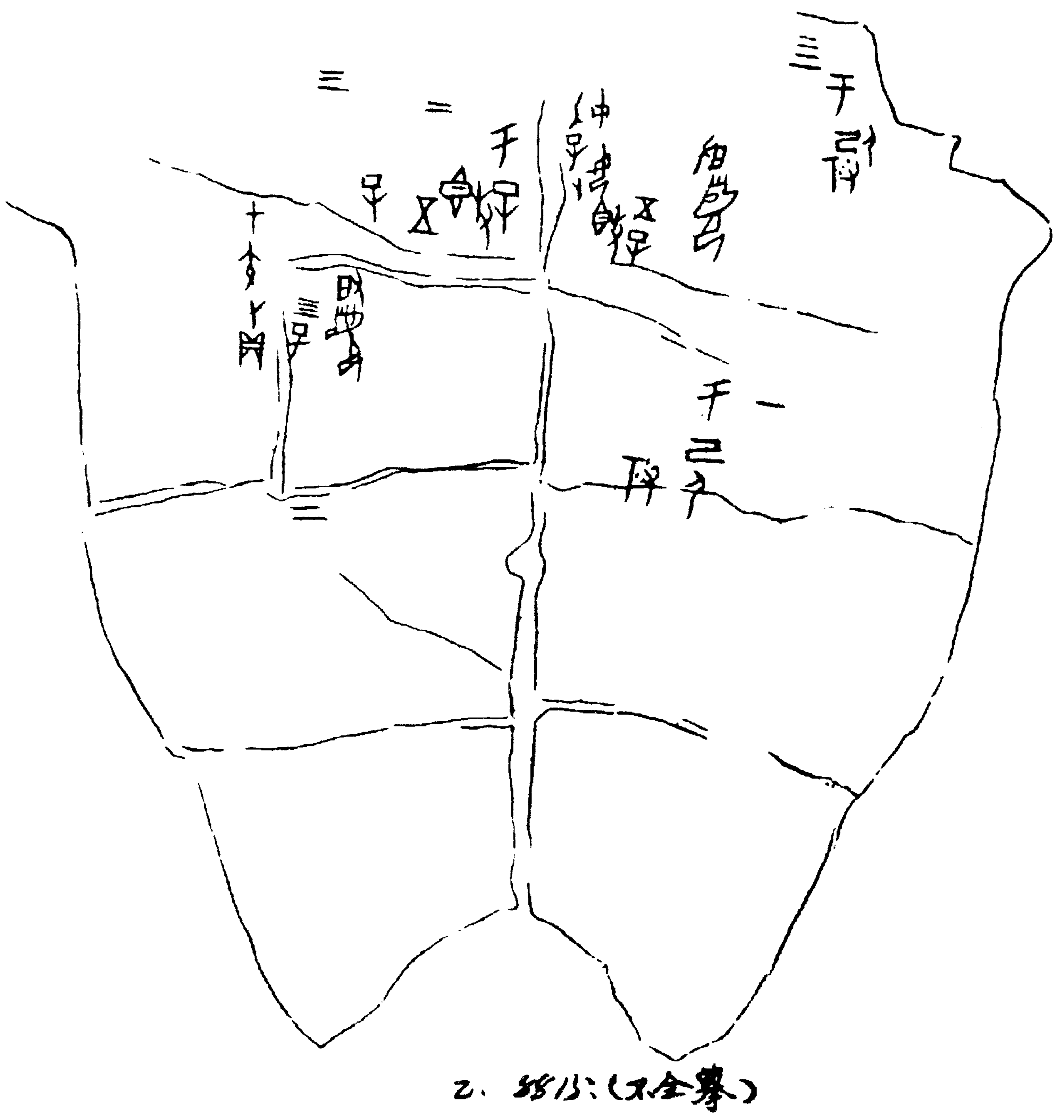
口丑，報甲、大乙、大……



佚140

小屯乙編八八一五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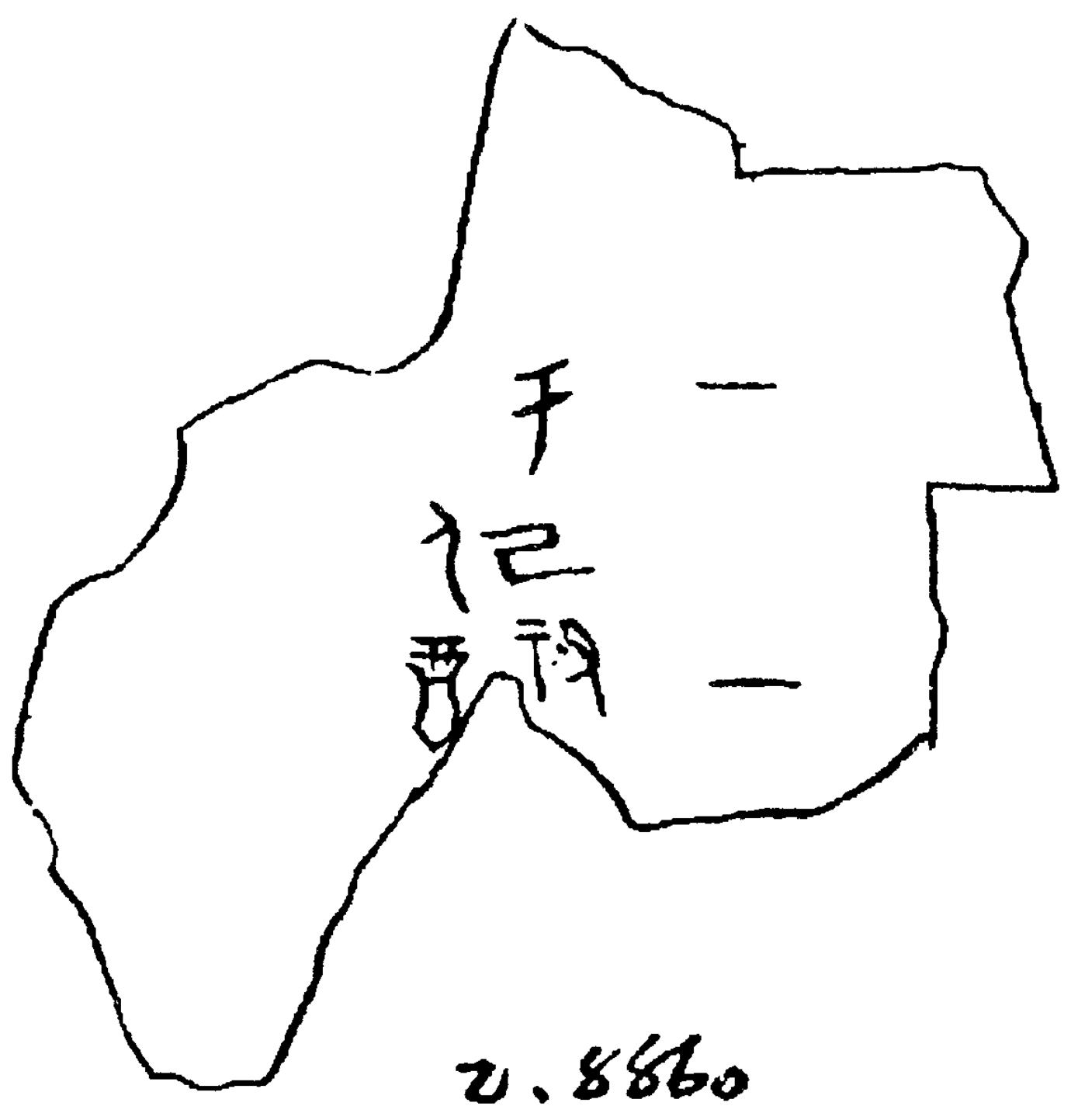
于匕巳[illegible]



乙 8815（不全摹）

第八八六〇片：

于匕巳[illegible]？酉（酒）



乙 8860

其尞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 [illegible]，體無定形，乃第三期文武丁卜辭之特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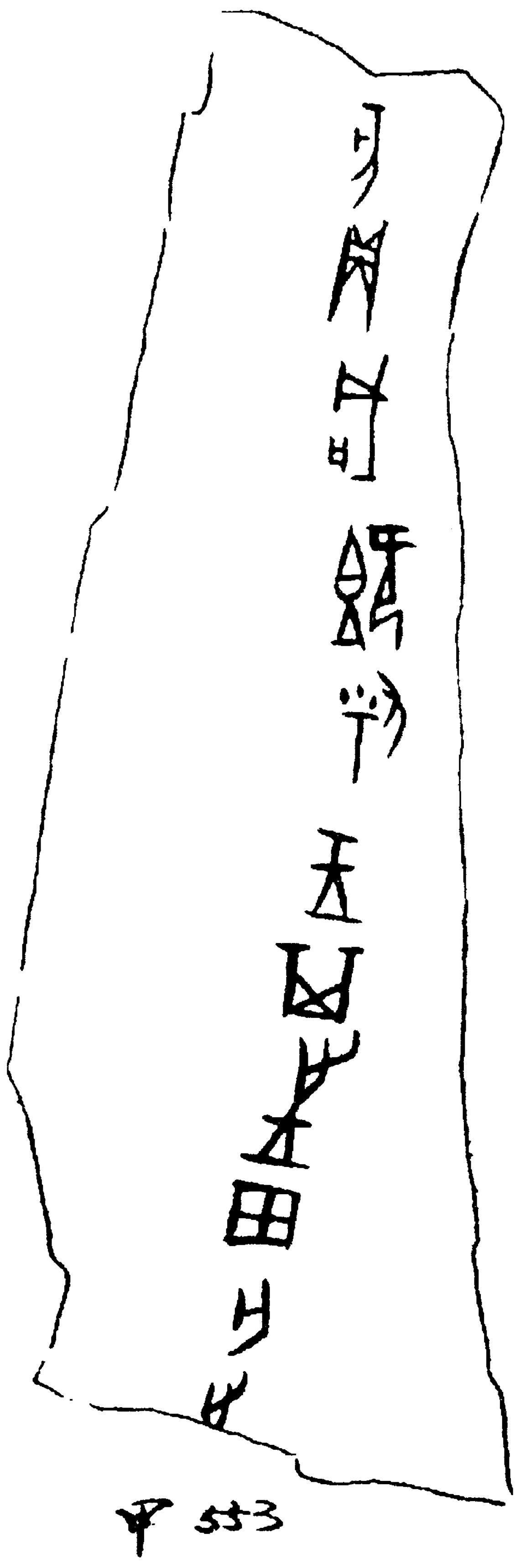
小屯甲編第五五三片：

口亥貞：咸既[illegible]，王其𡉚田，亡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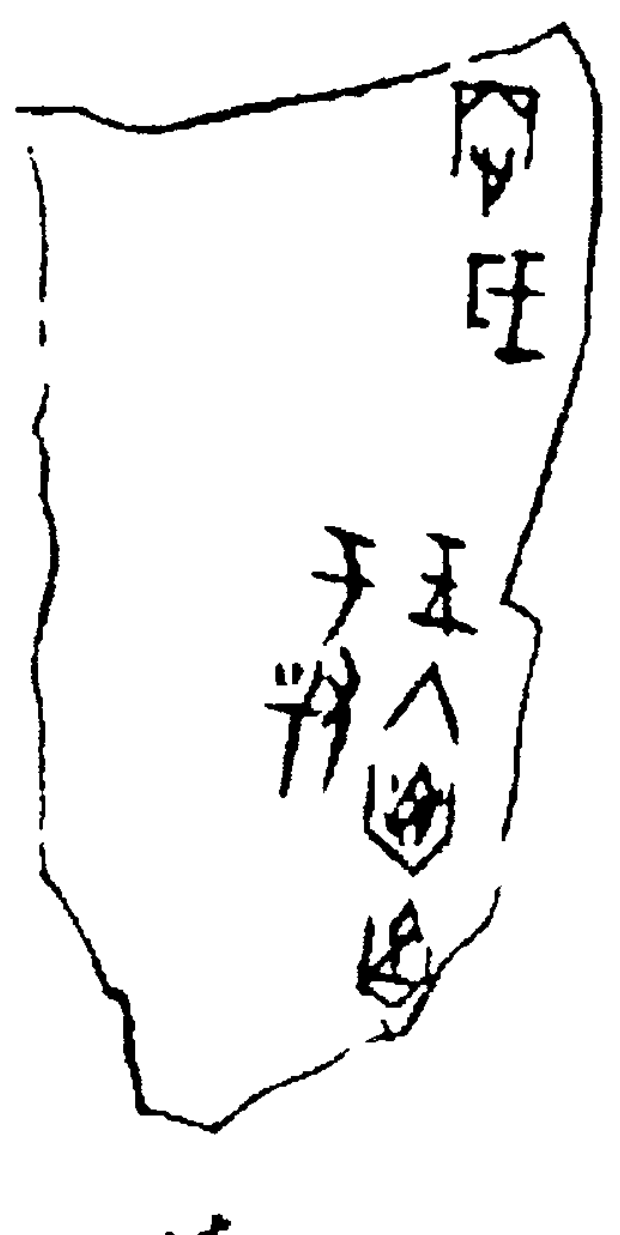
「咸既尞，王往田，亡它？」乃尞祭咸畢後，王乃田獵，亡災害耶？殷虛書契續編第二卷第二頁第四片：

王入，廼各（格）口，于[illegible]？

亞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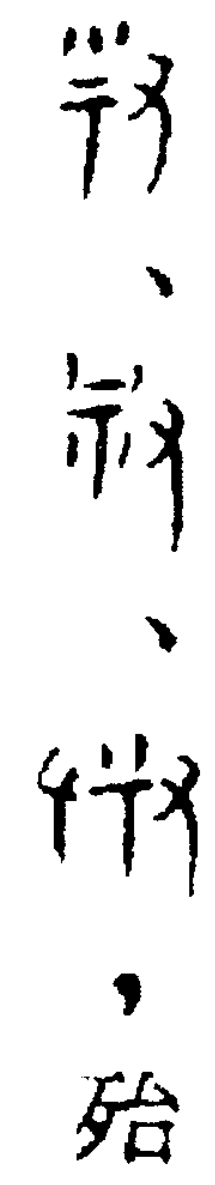


甲 553



後2.2.4.

「王入，廼格　……于尞」于尞之「于」，而也，乃語詞。

綜上所述，甲骨文之，殆爲尞字，象以手持木燔尞于神前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七册，一九六五年九月）

說“王”

林　沄

商周金文中的王字作玊、玉等形，而甲骨文中的王字最早本作太，根本不是什么“三画而連其中”，可見《說文》的說法是錯誤的。于是对王字的造字本义，又提出了种种新的解释，有的說王字从火，有的說象王冠之形，有的說象人端拱而坐，又有的說系牡器之象形。在众說紛紜中，吳其昌曾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見解，他說：“斧形之鋒刃向下者工形，逐漸演化而为工，为壬，为王。”① 按工字甲骨文作古，壬字甲骨文作工，都和斧形无涉。独有王字，确实是象斧鉞之鋒刃向下者。今为之进一步論证如下。

王字在甲骨文中最常見的形体有太、五、丢、王、王等几种，而以作太者最早，武丁时甲骨文均作此形。太形，乃寸即戌字上半部竪置之形。戌字在廩辛康丁时代的甲骨文中多作戌或戉形，而王字在廩辛康丁时代正好也多作丢形，可見王字确与戌字有关。有时戌也写作戉（如綴合238，摭續174，京津4862等），本象斧鉞形，由此可知太乃象斧鉞类武器不納柲之形。甲骨文中王字間有作土者（如甲3358），商代金文中王字間有作王者（小臣系卣，三代13・35），尤可为王字本象不納柲斧鉞形之证。其横画，乃象“闌”之形。至于太字又加横画变为玉或去，这和金文戉字又作戊等形是同一演变規律，只是横竪之别而已。西周金文王字之所以有王、王两类写法，底画或曲或直，正是早期王字对斧鉞鋒刃部的两种不同表現法的簡化。《說文》王字古文作王、小篆作王即源于此。

更进一步說，即王字的讀音也和斧鉞之古名有关。《詩・大雅・公刘》：“弓矢斯张，干戈戚揚”，毛传云：“揚、鉞也”，是鉞有称揚者。《国語・晋語》：“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韦注：“越、揚也”，可为越、揚字通之证，揚王叠韵，又同为喻母字，然則王字之得声，当由于鉞之本名揚，揚之音轉而为王。可見王字之本象斧鉞形，可以无疑。

但是，王字又为什么象斧鉞之形呢？

斧鉞这种东西，在古代本是一种兵器，也是用于“大辟之刑”的一种主要刑具。不过在特殊意义上来說，它又曾长期作为軍事統率权的象征物。西周时代的虢季子白盘銘云：“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用征蠻方。”《左传》昭公十五年：“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撫征东夏。”《史記・殷本紀》：“賜（周文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为西伯。”都是弓矢和斧鉞并賜而使专征伐的。如果分析起来，弓矢是用于作战的，而斧鉞則主要是用于治軍的。因为斧鉞不仅是武器，而且是砍头的刑具。試看《尙书》中几篇作战前的誓辞，如《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又如《湯誓》、《牧誓》中也都是以死刑来保证軍事首領的統率权的。当然，这些誓辞未必就是当时的实录，但从民族志的材料来看，死刑最早的对象之一，就是临陣脫逃，不听軍令者，《尙书》的記載，也不无历史真实的“內核”。所以斧鉞成为象征軍事統率权的权杖是很自然的事情。《牧誓》說：“（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說文》引《司馬法》云：“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都明白的反映了“鉞”是指揮軍队的权杖，看来不是沒有根据的。汉代的《淮南子・兵略訓》說，君主授命于将軍时，要“亲操鉞，持头授将軍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軍制之。复持斧，持头授将軍其柄曰：从此下至淵者，将軍制之。”这种仪式，显然是有其历史淵源的。

用象征軍事統率权的斧鉞来构成王字，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就我們今天公认的历史知識而言，商周时代的王，并不只是作战时的主帅而已，而是掌握全国最高行政权力的“余一人”了。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作的一个重要指示，他說：“‘巴賽来亚’——希腊作家用来表示荷馬时代王权（因为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軍事統帅）这个字，在酋长(βουλή)会議和人民大会（ἀγορά）存在的条件下，只不过是軍事民主制的变形而已。”②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更进一步詳細論述了在国家产生以前的軍事民主制，指出了有議事会及人民大会与之并行的非世襲的軍事首长，乃是后来世襲的国王权力的前身。恩格斯在該书中指出，类似的情况在古罗馬，古阿茲忒克人和古日耳曼人中也存在。但是，古代东方以至于古代中国，是否有过軍事民主制这样的制度，軍事民主主义是否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經阶段，則一直存在着爭論③。現在我們知道了王字本象斧鉞形，而斧鉞本为軍事統率权的象征物，这有利于說明中国古代世襲而握有最高行政权力的王，也是以軍事首长为其前身的。因此我认为：就这一点来說，中国的王权发展是經历了和希腊、罗馬相类似的过程的。而王字在造字之初本象斧鉞形的历史原因就在于此。

商周时代的“王”固然已是世襲的統治者，权力并不限于軍事統率了，不过他們和靠以“起家”的斧鉞却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如古籍中記載：“武王（成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詩・商頌・长发》。“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記・殷本紀》。“（周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髦以麾”《尙书・牧誓》。这是王亲秉斧鉞督战的情景。又如“（周武）王秉黃鉞正国伯，……王秉黃鉞正邦君”《逸周书・世俘解》，这是王亲秉斧鉞听政的情景。“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国命諸侯，王位設黼依”（郑注：黼謂之斧，其綉黑白采，以絳帛为质，依，其制如屏风然。）《周礼・司几筵》。“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礼記・覲礼》。“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礼記・明堂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逸周书・明堂解》。“狄設黼扆綴衣”《尙书・顾命》。这是王以画綉斧鉞图形的屏风作为自己的重要陈設。

周秦以下天子的大駕卤簿里，总缺不了黃鉞、仪鍠，虽然其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然而推溯其本源，倒是资格最老的一种呢。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不但可以知道王字之本形是象不納柲之斧鉞，而且从以斧鉞作为王权的象征物这一現象中，又可为我国王权的发生发展史找到一点綫索。我們有理由推測，在斧鉞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之前，它本是軍事民主制时期軍事酋长的权杖。这样，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墓葬中出土的“玉斧”之类的器物，倒是頗值得我們考古工作者重視的，因为，我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我們目前还是不够清楚的，而这种历史，一部分也許正隐藏在这些“玉斧”的背后呢。

注　释

① 見《武大文哲季刊》3卷2期235頁。

② 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0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③ 参看日知：《史詩吉尔伽美什和阿加与軍事民主制問題》，《历史研究》1961年5期。

（原載《考古》1965年第6期）

釋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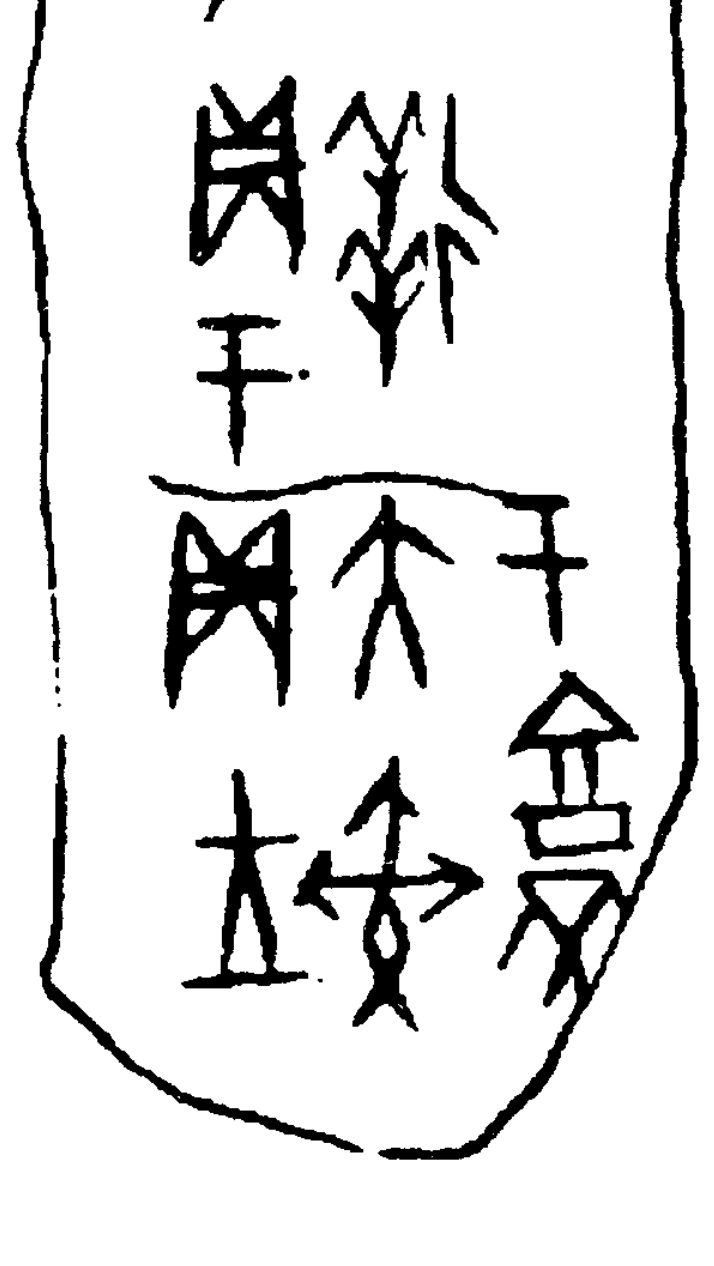
金　祥　恆

殷虛書契前編第一卷第四十八頁第一片：

貞：「王去矢，于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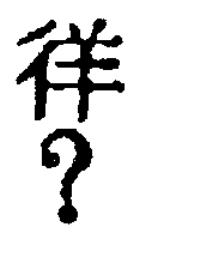
貞：「于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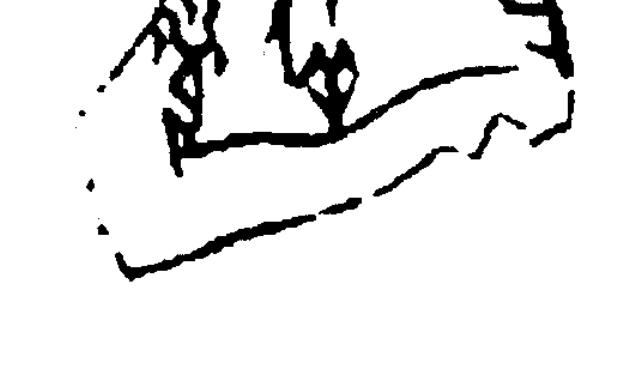
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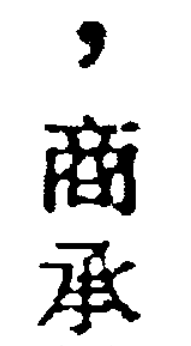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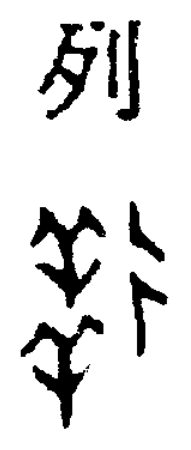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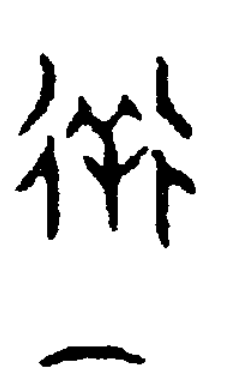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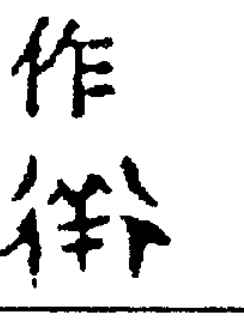
前一・四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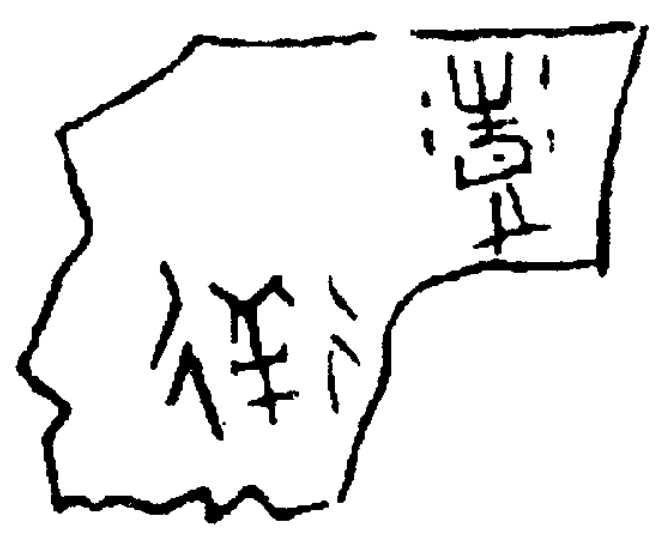
又第二片：

令于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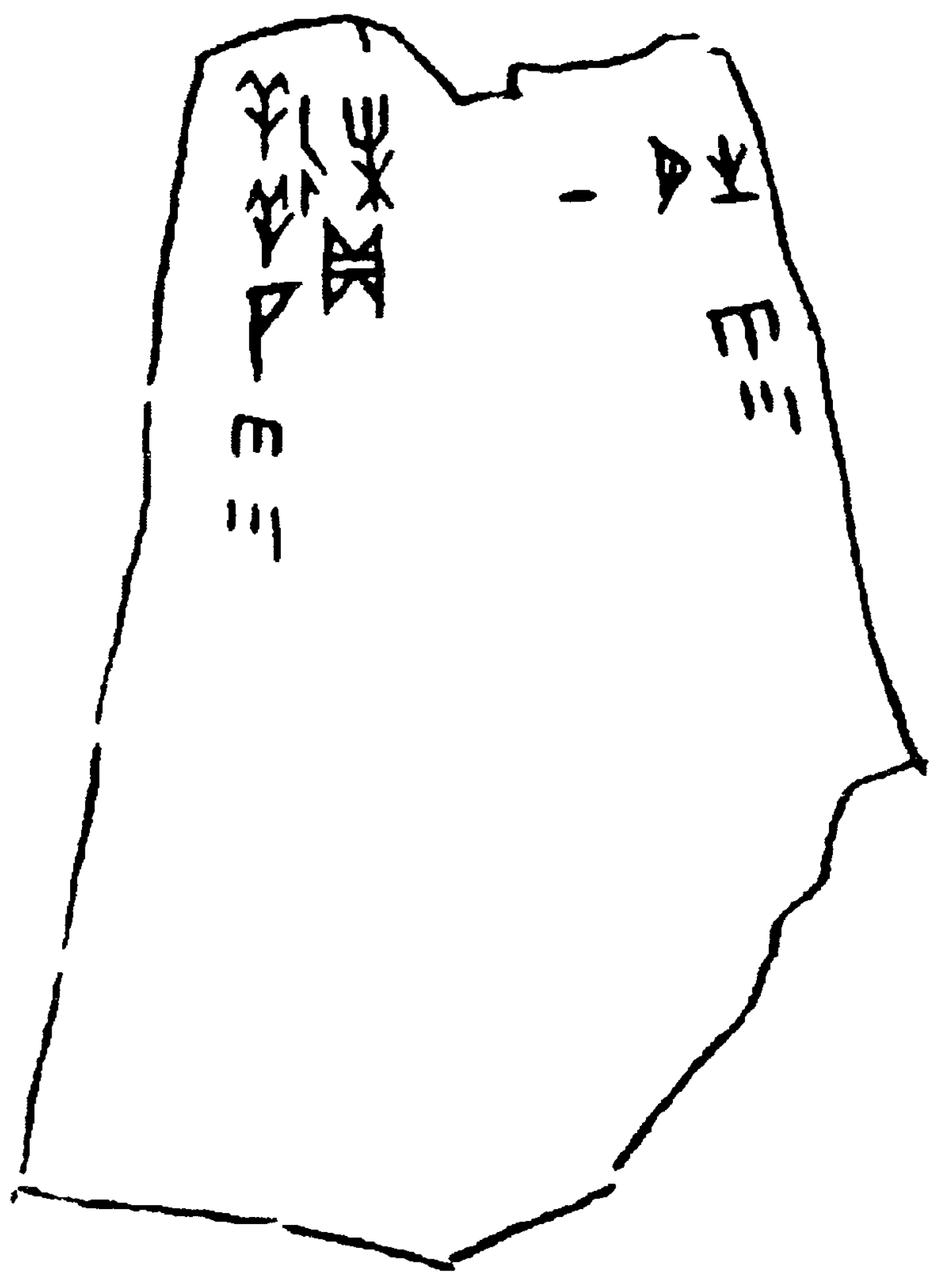
前一・四八・二

葉洪漁考釋云：「，商承祚氏列與（卷六第二十三葉之五）于類編牧字下，謂从行者與从止之意同。又或从二羊。森按⿴行羊律一字可信，惟謂卽牧字恐非。」其義葉氏無釋。郭氏殷契粹編第一三二三片，解釋爲黴徉字。考釋云：「此殘片存月豐⿴行羊三字，⿴行羊卽黴徉之徉。」粹編一三二三片之徉，原拓模糊，不甚淸晰，其字是否作尚不敢斷言，是否與徉同義，更是可疑。惟以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所藏第四三九片：


粹一三二三

乙未貞：口徉石（磬）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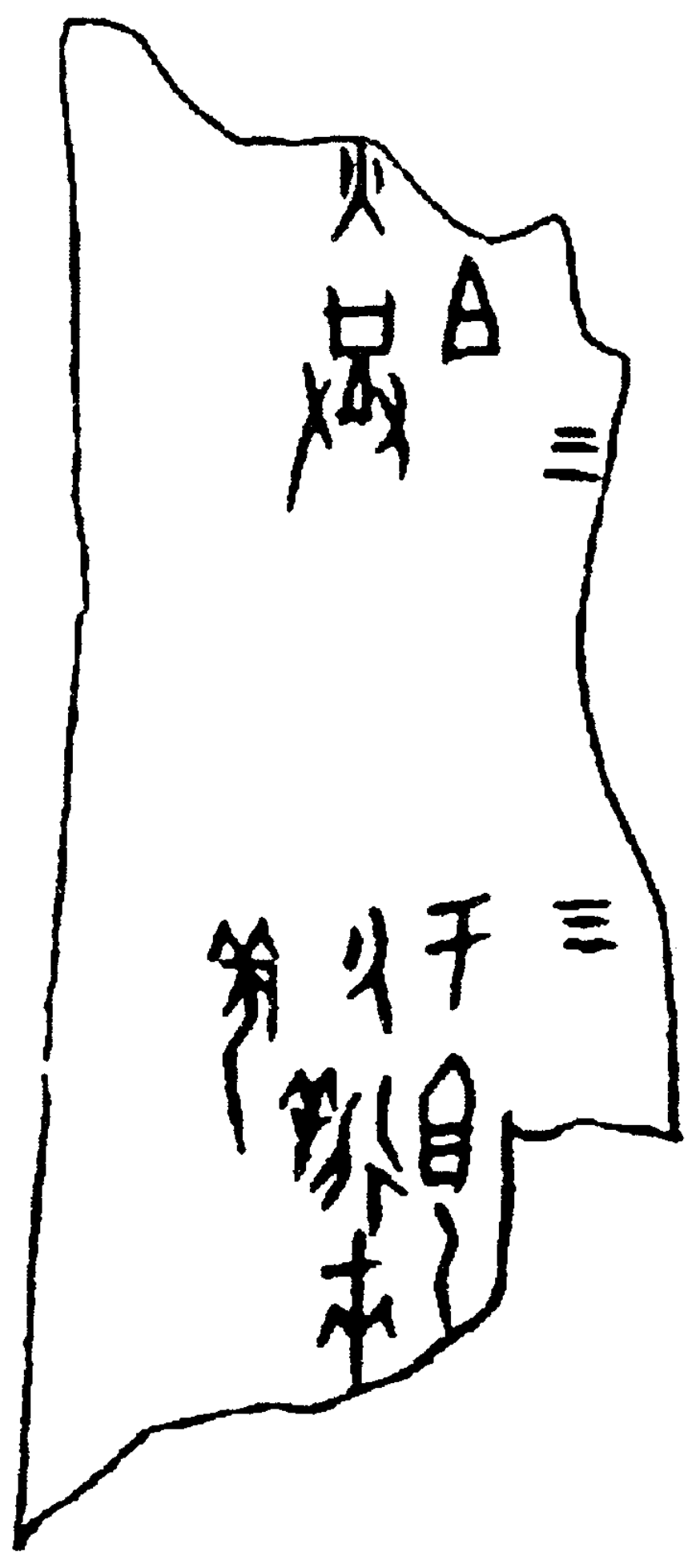
生月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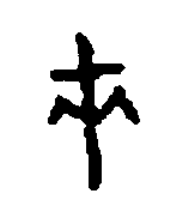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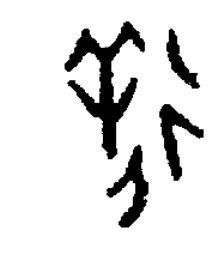

南北明藏四三九

第五六一片：

于且乙。勺，徉來羌？

且，勺，登


南北明五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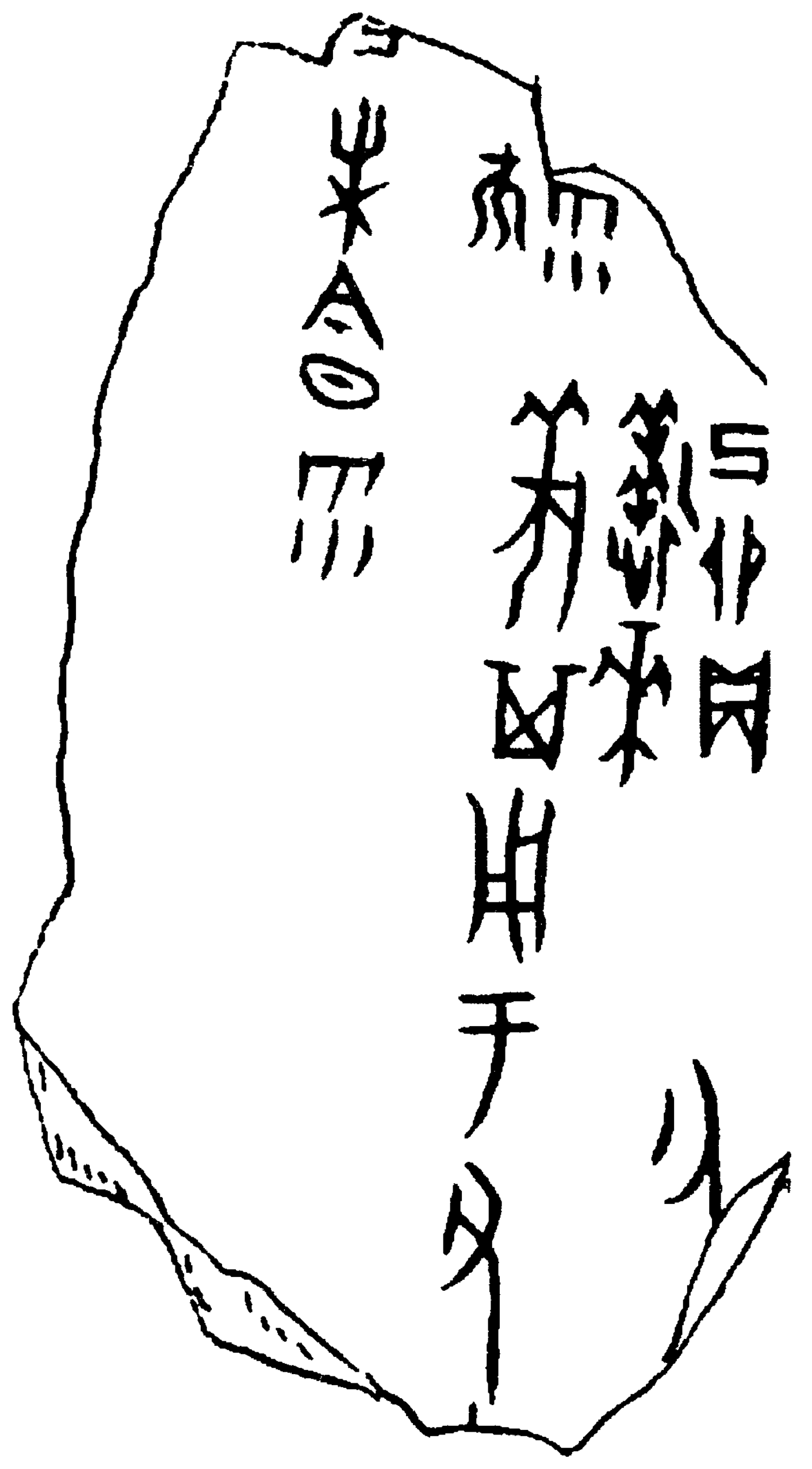
其來作，徉作，恐胡氏摹錄有所缺誤。因金璋所藏甲骨卜辭第一一八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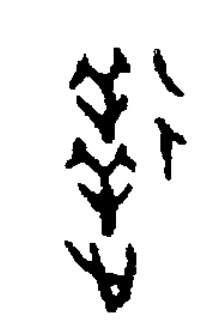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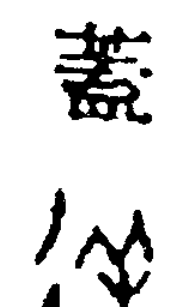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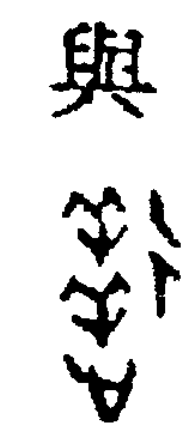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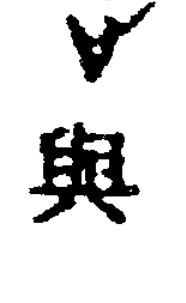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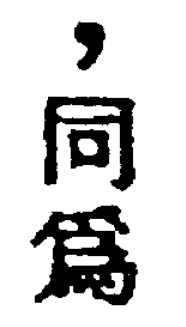
卜（外）丙勺？

己卯貞：「徉來羌，其用于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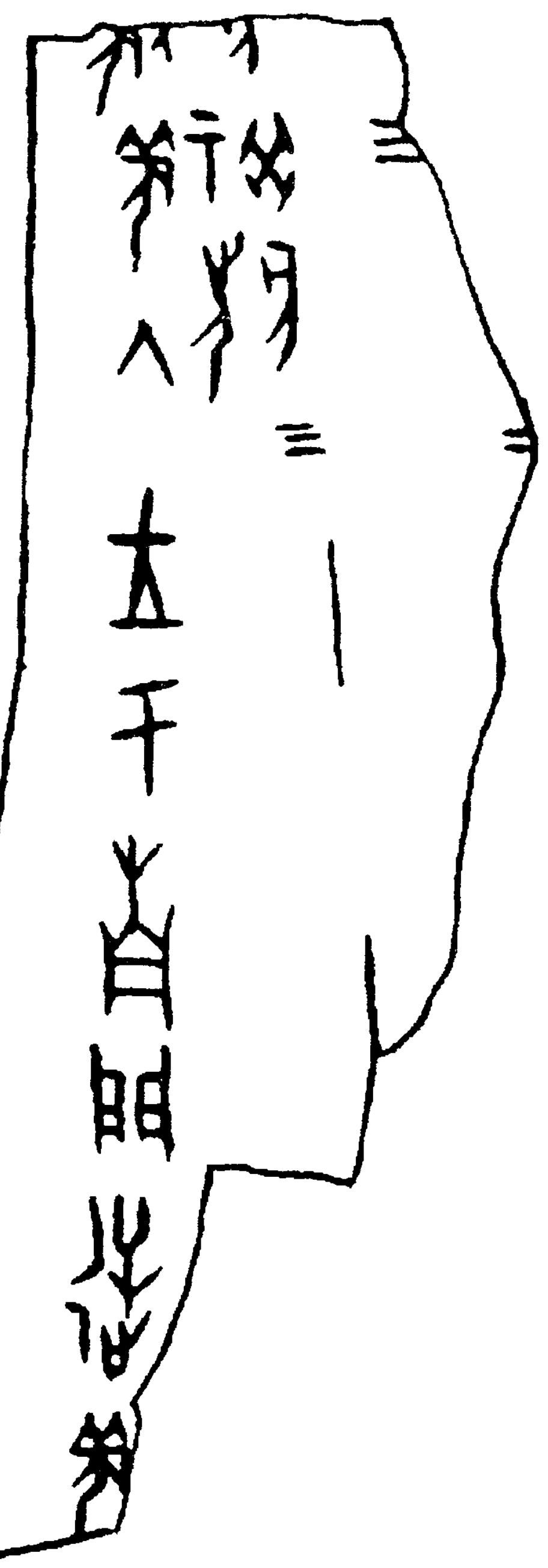
己未今日雨？

不雨？


金璋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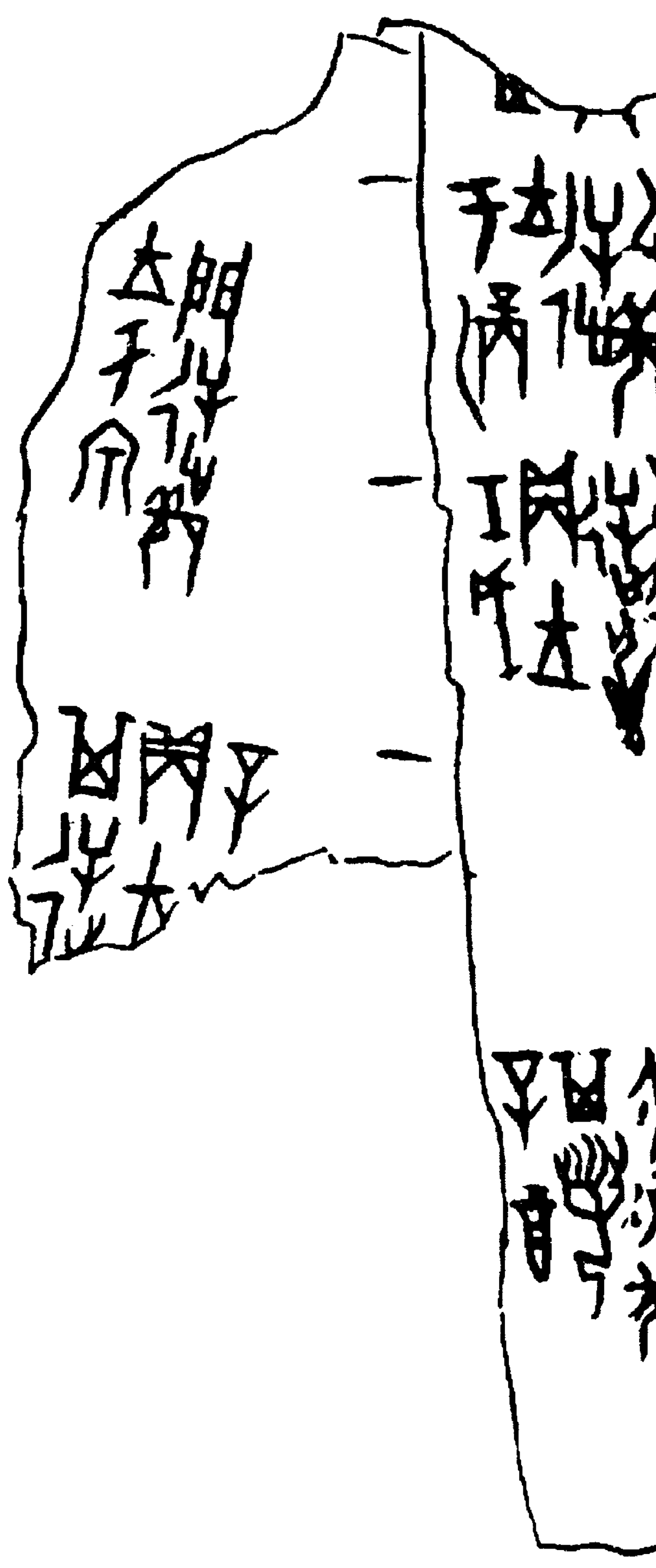
其徉作。蓋與所以或彳或辵，在甲骨文中意多同。如遘之與徣，逆之與𢓜，逌之與佮，迺之與徆等屢見不鮮。許氏說文解字，如遏、延、造、邌之與徧、征、往、後等，亦不乏其例。故與，同爲一字無疑。而「于且乙勺，徉來羌」與「己卯貞：徉來羌，其用于父口。」其語法、文例相似。其「徉來羌」，猶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所藏七三〇片：

王于南門逆羌？


南北明七三〇

小屯甲編八九六：

王于宗門逆羌？



甲八九六

嚴一萍先生釋屰（見中國文字第四期）云：逆羌之逆，猶周禮大祝「隋釁逆牲」之逆，亦卽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之迎，其說是也。隋釁迎尸之前必先行逆牲之禮。「王于宗門逆羌」，知王在祖廟。「王于南門逆羌」，南門亦指宗廟之門（見陳氏卜辭綜述廟號下四七八頁），與「王于宗門逆羌」同意。逆羌以爲牲，祭祀其祖先也。故本片卜辭「己卯貞，徉來羌，其用于父□。」「于且乙勺，徉來羌。」知徉爲逆，其義甚明。「來羌」之來，猶小屯乙編六六七「出來自南以龜」之來，謂貢也，獻也。「來羌」猶獻來之羌人爲牲也。明義士所藏甲骨四三九片：「□未貞，□徉石（磬），雨？」逆磬之禮，雖不見於禮經，然磬新成，王出迎之。如鐘新成，釁於宗廟，先必迎之也。說文無徉字，始見於玉篇。「徉，自得。」廣韻「徉，徜徉，戲蕩也。」是否爲其朔義，難言之也。以卜辭言之，其字从彳或从辵，羊聲，與逆迎同意。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五冊，一九六五年三月）

釋夔

田倩君

尚書舜典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益稷篇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這兩段文字中散發出律呂和諧的樂音，呈現着鳥飛獸舞翩然上下的儀態。幽妙的音容令人陶醉，令人神往，把人的精神給送進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的人民，生活是質樸的，社會是安寧的，上下一體，自在康樂，萬生各得其所。所謂「民胞物與」，因爲古聖王不僅與民偕樂，且與萬生同樂。

音樂有感通妙用。孔子說韶樂（舜樂）「盡美盡善」。禽獸雖然不能與人通言語，但是可以和人通感情。牠們受到和美樂音的感召，於是乎百獸相率起舞，鳳鳥翩然來儀。「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之」（見荀子哀公篇）。看那「百獸率舞」、「鳳凰來儀」的景象，眞是敎人有劃開時空與古人相率逍遙於古樸而純眞境界的感覺；古雅悠揚的樂音，若似響在耳際！此刻不免令人聯想到那位大司樂—夔，他是帝舜的臣子，他是一個傑出的人，是超智慧的人，而且是一個精明的藝術家。所以帝舜選他充任這個樂正要職。可是令人詫異的，他是一隻足。風俗通樂正后夔一足云：「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固然有殘疾的人也會成爲專家或藝人。可是書中並未說他有疾，而是說他是妖物。呂氏春秋察傳篇云：

「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雖然孔子曾經如此解釋，但是後人仍舊認爲夔是一足。如許氏說文解字夊部云：

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渠追切）。

段注云：

說文鬼部曰：「魖，耗鬼也。神魖，謂鬼之神者也。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

韋注：或云夔一足，越人謂山之繅，或作猱，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廣韻曰：「山魈出汀州，獨足鬼也。神魖謂山繅之尤靈異者。」若大荒東經云：「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名曰夔；黃帝得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此獸也，非鬼也……」孟康曰：「夔，神魖如龍有角人面……古假歸作夔。」樂律云：「昔歸典協律卽夔典樂也。」

韓非子外儲篇、呂氏春秋察傳篇、風俗通等都載有樂正后夔一足。

博物志云：

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

莊子秋水篇云：

夔謂蚿日：「吾以一足跉踔而行。」

文選東京賦云：

殘夔魖，薛綜注：「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

抱𣎴子云：

夔，山精或如鼓，色赤一足。

敎人感覺迷惑的是各書所謂的神魖、木怪這個夔和舜帝之樂正夔是一回事，還各是各呢？可是只要說到夔，便是一足，若像一足卽是夔的特徵。

筆者以爲後人所以把夔附會成如此神奇，如此荒謬，其原因是以藝術是一種幽妙的學問，像詩歌繪畫……是那麼優美感人，它能以美化人的生活，澄淨人的氣質，高潔人的品格；然而，一切藝術作品，都不是憑空而造，詩歌繪畫，可以說是藝術中的藝術，尙且還有供人描摹的圖譜—人爲的事事物物與自然界的事事物物，都是詩與畫的範本，是詩與畫的縮影；可是誰能夠繪製出音樂的圖象？誰能夠捉摸着音樂的實體？向何處尋覓它的形踪？它原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但是它却無所不在，它存在于人類的心裏，萬物的心裏。總之它存在于宇宙的大心裏。任何一個角落，都可引發出它的妙音，這就是音樂感通萬類的道理。夔是第一個掌管音樂職務的人，所以人們認爲他就是這神異的象徵，因此說它是神、是鬼、是山妖水怪。這都不是惡意誣謗，相反的而是無以美其名而名之者。這些附會之辭暫不討論，還是從歷史記載中尋覓夔的身份吧。

根據史記五帝本紀自黃帝至舜這一段時期之帝系以簡表列出，藉知古帝王世系的關係如次：

一、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

元妃嫘祖╱玄囂—蟜極——高辛（帝嚳）
　　　　╲昌意—高陽（帝顓頊）

二、帝顓頊—窮蟬

三、帝嚳

娶陳鋒氏女爲妻，生放勳（堯）。

娶娵訾氏女生摯。

正義：帝王紀云帝嚳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也。

四、帝堯—丹朱

五、帝舜—商均

窮蟬—敬康—句望—橋牛—瞽叟—舜

舜臣：

1. 禹、司空（治水）
2. 益、虞（掌山林）
3. 棄、后稷（稼穡）
4. 契、司徒（敎）
5. 皋陶、士（刑法）
6. 垂、共工（工）
7. 伯夷、秩宗（三理）
8. 夔、典樂兼納言

五帝名號按次序排列如下：

黃帝爲有熊

帝顓頊爲高陽

帝嚳爲高辛

帝堯爲陶唐

帝舜爲有虞

下面再看各書及卜辭中五帝名次。帝王世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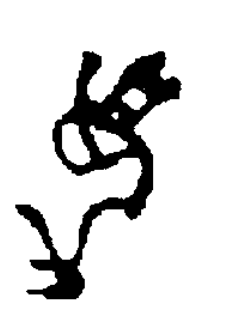
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岌」（俊之誤）按王靜安氏等之考證俊卽舜，舜卽夒。夒卽夔。夔、夒都是猴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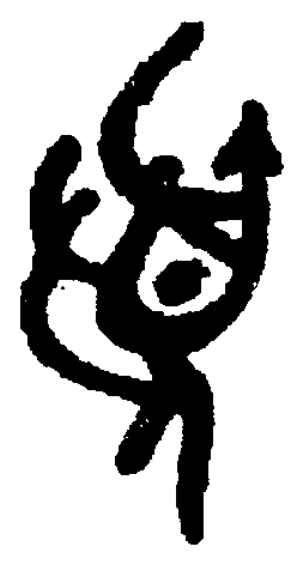
山海經大荒東經郝懿行疏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左傳注云：「帝俊生帝鴻（帝鴻

黃帝也）。大戴禮帝繫篇、路史後記均引山海經云：「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也）。」如此看來帝俊應該是少典。譙周說：「少典有熊國君。」史記五帝本紀索引云：「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大荒東經云：「帝俊生中容。」郝疏據左傳：「文十八年云，高陽氏才子八人，內有中容。」那麼帝俊又當爲顓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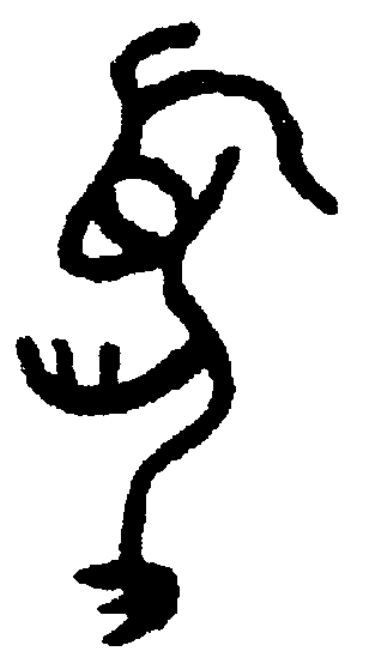
以上諸說甚爲錯綜。謂俊即是舜，又帝嚳自言名俊。帝俊生中容，俊又是顓頊。俊生帝鴻，帝鴻即是黃帝，帝俊應該是少典。這樣看起來，少典、顓頊、帝嚳、俊等，數來數去只是舜一個人，這堆爛帳無從清理。郝懿行批評山海經說：「諸文重複雜沓，踳駁不倫，蓋作者非一人，成書非一家故也。」其實何止山海經犯這種錯誤，許多學說或假託的書傳等也都犯同樣錯誤。所以讀經史當選正經正史，要意會經史本文中的微言大義，精心研考成書的時代和著書人的背景。史記五帝本紀索隱謂：

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皆非正經，故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故多不傳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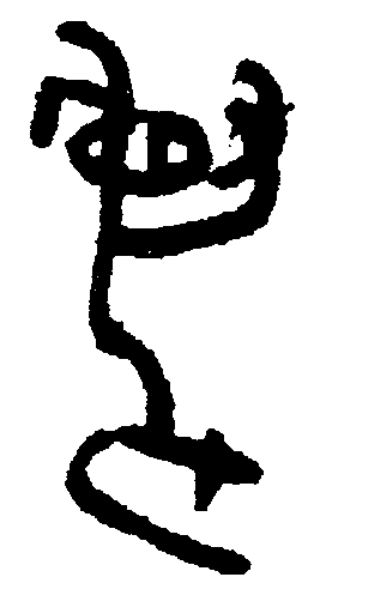
在甲骨學裏令人感覺迷惘的，卜辭中有這類的字 （一二八二錄）引起大家的興趣於是都在研究，各有見解，各立一說。審此字在卜辭中的意義，應當是殷代高祖的名字。王靜安氏初釋爲「夋」，謂爲帝舜，後改釋爲「夒」說是帝嚳。商承祚則依據王氏的初釋，也釋作「狻」加犬旁。王襄釋爲「禼」，即契。金祖同釋作「憂」，地名。陳夢家釋作「夏」。饒宗頤釋作「柔」。吳大澂曾釋作身體的「身」。孫詒讓與唐蘭均釋作「夒」。郭鼎堂與魯實先教授都同意王氏所釋夒。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夠說的明明白白，但是各家見解都有其一部分理由；有的謂其形似夒（猴），有的謂其音與嚳相近；有的謂其意與契同。李孝定先生亦贊同王氏所釋夒，因爲夒在金文裏都和卜辭中的意義相同。𢝊即憂與夒同韻，試舉金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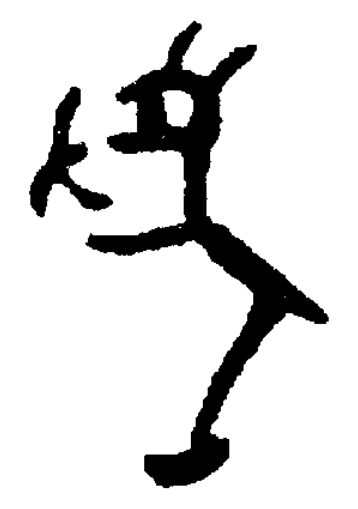
毛公鼎我弗作先王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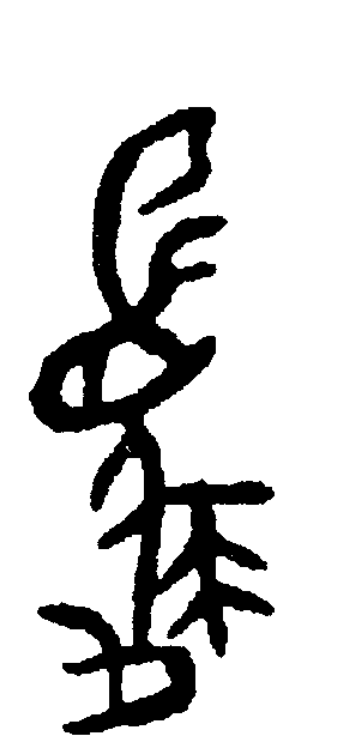
𢝊象以手掩面形孳乳爲憂無𢝊作父丁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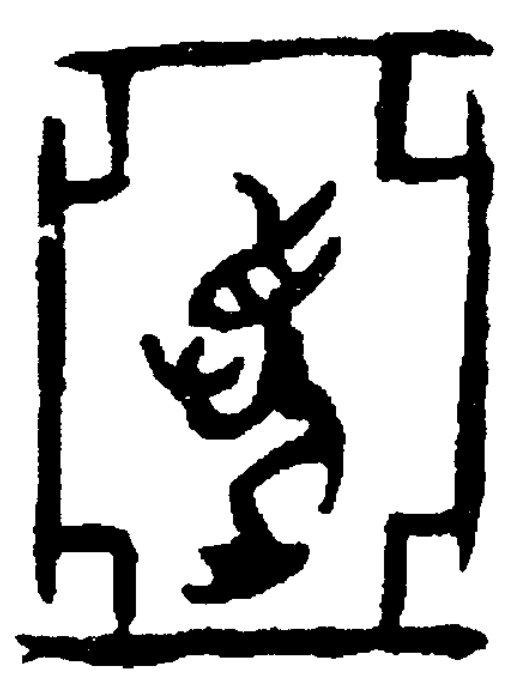
作且辛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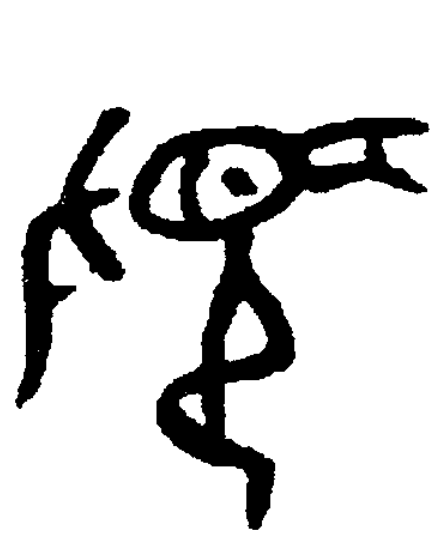
亞鼎



餘尊



鼎文



伯𢝊觶

卜辭通纂考釋裏有四板卜辭，每板中均有夒字，如下例：

第三五一片前六・一八・二：

貞尞于夒。

第三五二片後下・一四・五：

□□又（右）于夒，兹用。

第三五三片前六・一八・四：

尞于夒宰，十月。

第三五四片前七・廿・二：

尞于夒六牛。

殷契粹編考釋第一片：

「高祖夒」或稱「夒高祖」（佚六四五）王國維釋爲帝嚳，近人亦有疑之者。本書第三片有「夒眔上甲」之文，表明夒確是殷之始祖，王說無可易。

第三片：

「………夒眔上甲其即。」

言「夒眔上甲」猶它辭言「貞⿴囗甲穌眔唐。」（前二・四・五）足證夒實殷之先，爲其鼻祖。夒即猱字，與嚳音同部。王國維說夒爲帝嚳，此其佳證矣。「即」，說文云：「就食也。」「其即」殆猶言其至、其格，謂夒眔上甲其來就亯祀也。

第一六二片：

「王其又（侑）于高祖乙，叀栅用。」（右行）

高祖乙，王國維謂即大乙。卜辭稱高祖者僅高祖夒、高祖王亥及此高祖乙三人。

以上各板卜辭中的夒字都是代表殷之始祖，這個始祖究竟始於何時？何人？各家之說不同，也就是沒有人能夠隸定一個確切說法。下面再看各家字書的解釋。說文夊部云：

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夊其手足（奴刀切）。徐鉉曰：巳止皆象形也。

惠棟說：

夒，即猱字，李登聲類音（人周反）見匡謬正俗（惠記）。

徐鍇說：

止手也，夊足也，今作猱，同擾（繫傳）。

苗夔說：

止手當有巳字（繫傳校勘記）。

說文段注云：

母猴與沐猴、獮猴一語之轉，母非父母字，詩小雅作猱。毛曰：猱猨屬，樂記作獿，隸之變。鄭曰獿、獮侯也。

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曰：

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說文無猱字（徐箋）。

陳立說：

說文犬部猴下曰：「夒也。」夊部夒下曰：「獸也，一名母猴。」爪部爲下曰：「母猴也。」犬部玃下曰：「大母猴也。」然則猴也、夒也、爲也、玃也，一物也。皆可目爲母猴。（見說文母猴說）

樂記注：

獿，獮猴也。夓即夒之別體。沐獮皆母之轉音。母非猴名，母其呼猴者之語詞也；長言之曰母猴，短言之則曰猴。

王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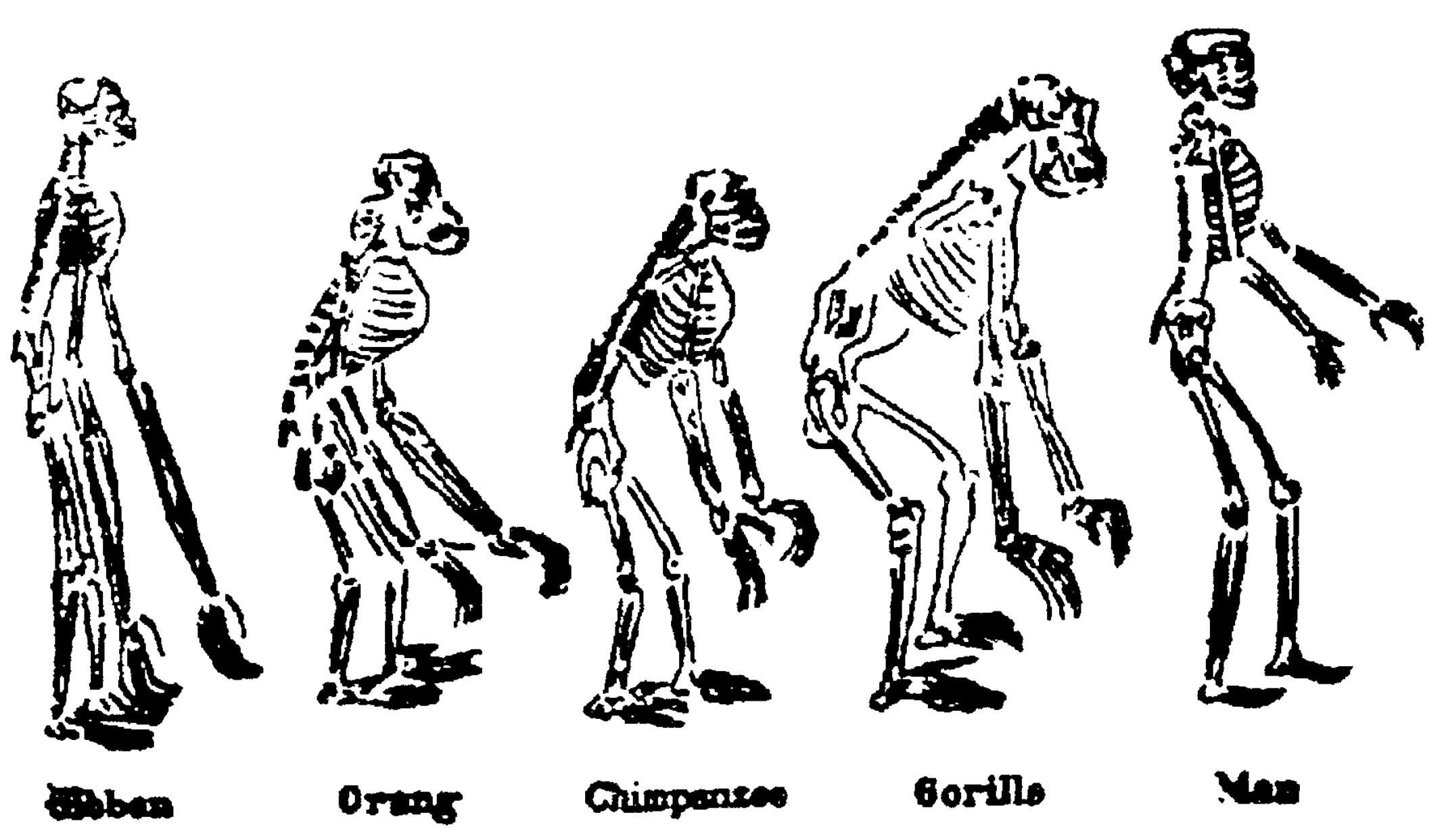
夔較夒多兩角，而各自象形，故夔下總以巳止夊爲手足，此以其一足也，第以夊當之，而其餘概之，以象形，夊既象足，故不得重言足也（句讀）。

夔與夒雖然其音讀不相合，但是其所代表的事物是相同的。夒爲猴，夔亦是猴；如王氏所說，夔較夒多兩角各自象形。比如「綿羊」牝的無角（即有亦甚小），牡的有角一對，卷曲如螺旋。假若繪這兩種羊的形象，必須繪成有角和無角兩個形狀，雖然形狀有異，却都是綿羊。

既瞭解夔與夒在形和義上是相同的，只有音讀的問題這裏暫不討論，只就夔與夒兩字的字義來說，它們只是代表一種事物—猴。殷高祖的名字，和該字的本身構造，應該有個分界。夔，並不是指殷代某一個祖先是猴子，而是把代表猴的這個字作爲名字比較合理。如今人喚作龍、鳳、虎、豹等是一樣的，這些會飛會跑的動物，和取這類名字的人沒有一點聯繫，只是藉這些物類名稱作爲自己的代表符號能了。所以這些名和實不能混爲一談，從前給子女命名是件愼重的事，家長要在祖宗神前，按照譜系所排定的輩份取名，這是傳統的古禮，或者說是歷代相沿的習俗。殷高祖夔（夒）的名字，也許不是隨便取的，其所以取猴作爲名字者定有其深意，這又涉及到原始文化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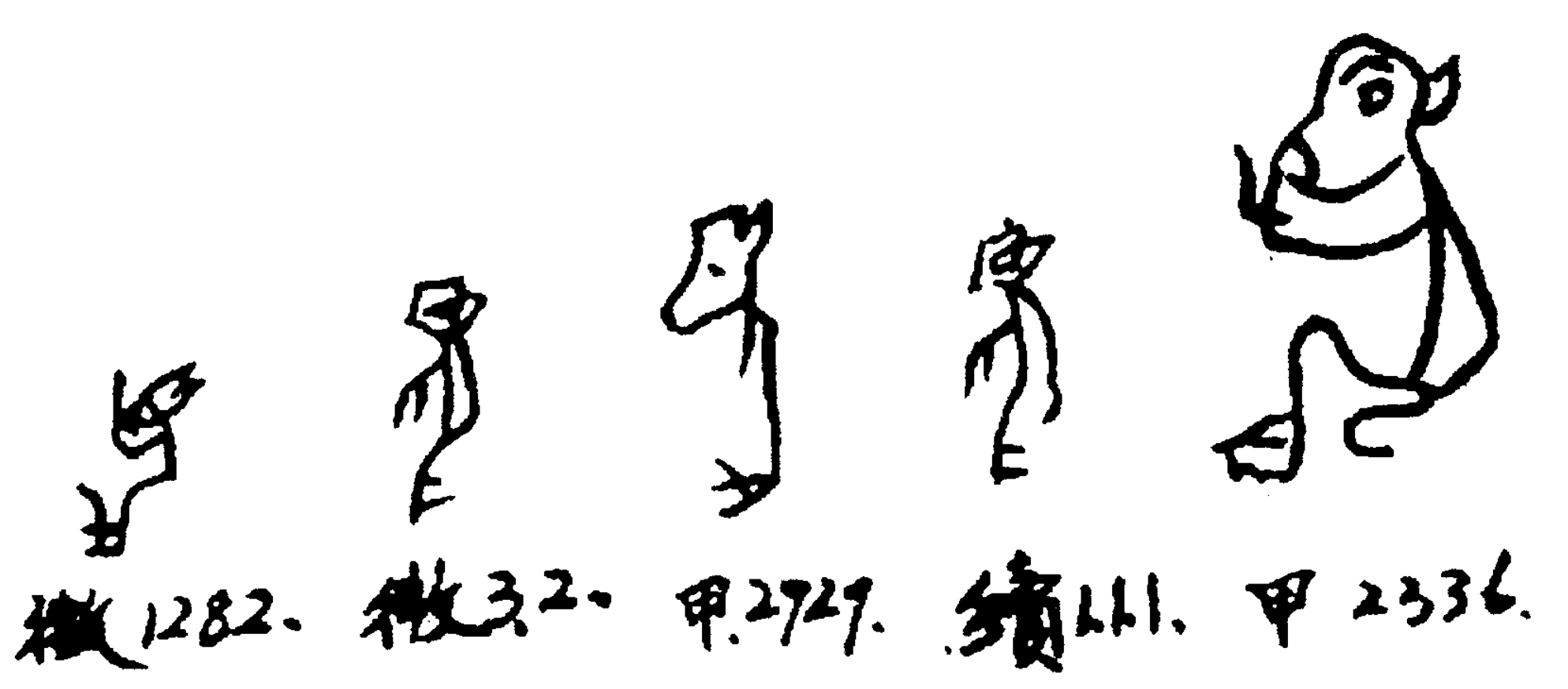
人類學家說，人是從猴子（或謂似人猿）演化來的，總之人的祖先是由猴屬演化來的。請看下列猿人演變成爲原人之過程表：

猿人體形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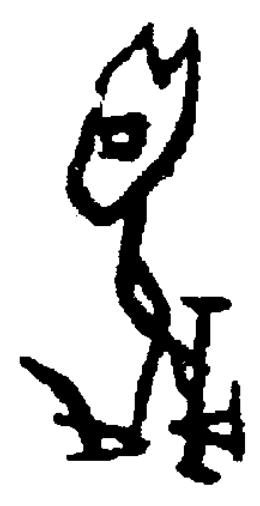


猿人體骨的演變

甲骨文字中的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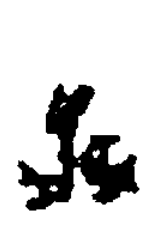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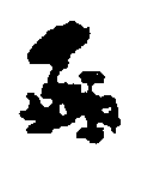
上表是立體形的圖畫。下列是平面形的符號；雖然在表現的筆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形體大致是相象的。可見古人造字其想象力之强了！否則他們定有所本，所以和近代所發現的實物暗相契合。兩表相對照眞是有數千年如一瞬之感了。

夒，是猴的代表名稱，也是殷高祖的名字，亦是人類始祖的代表名稱。同時還有一個字其形狀也有多種書法。高鴻縉先生有研考「殷之始祖」一文，我會摹寫其中一部份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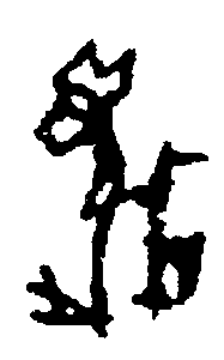
卜辭中所見殷先公之名

甲、武丁時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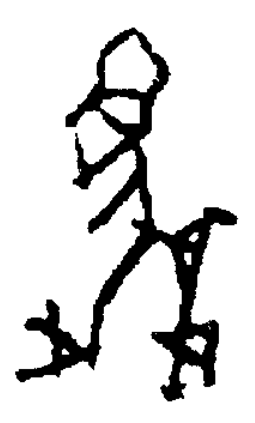
(一)貞雨。 前六・十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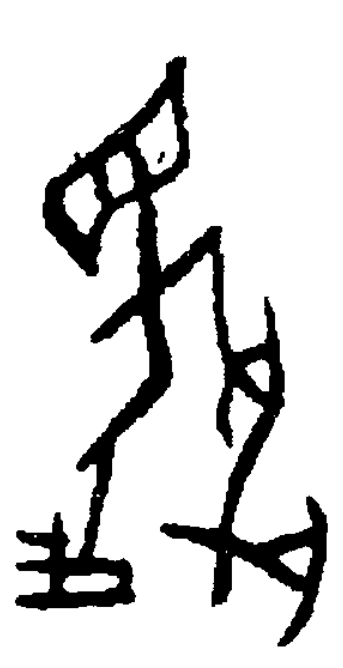
(二)貞出……賁…卯。 後下十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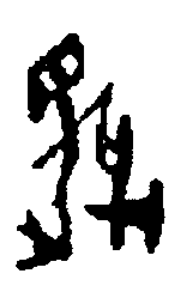
(三)乙未卜，賓貞：于田告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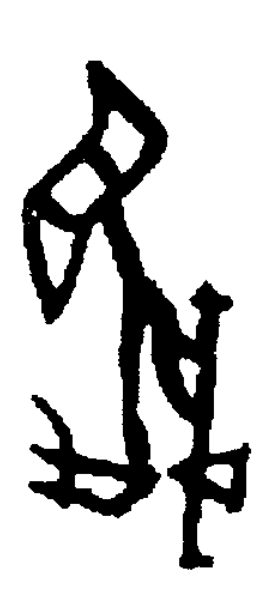
乙未卜，貞于告秋。 元嘉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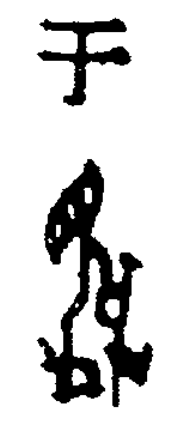
乙、文武丁時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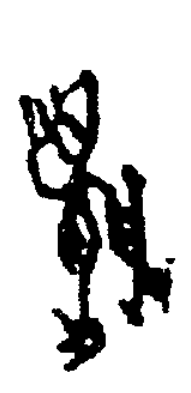
(一)貞口五牛。 元嘉五三

(二)口口卜，其求禾于賁二牛。 後上廿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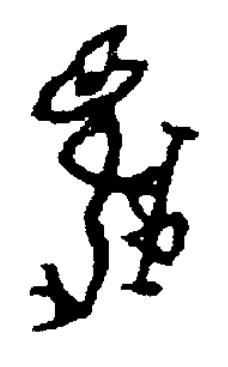
（同版）賁一牛。 後上廿四・九

(三)癸未，貞：求禾于。 佚三七六

(四)口其求雨于賁九牢。 粹十五

(五)其求年叀口酒有大雨。 粹十六

按郭鼎堂曰：「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今說甲者尙未能定爲何人。縉以聲類求之，此應卽殷之始祖契也。」



在甲骨文字集釋裏是以「戣」作爲部首的，戣和夒形體相同，只是戣手中執一兵器。屈翼鵬先生說：「羅釋伐，葉釋鉏，唐釋顚，于釋𪓐，似皆未的，茲以从郭某隸定作戣。」李孝定先生說：「唐于諸家所說均爲近之，所不可知者其音讀耳。」唐蘭氏說：「郭謂倒持斧鉞，其意較優：像人曳戌之狀，戌亦戈，戉屬之兵器也。」郭鼎堂說：「戣字像一人倒執斧之形：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于省吾謂：「粹編十五：『其孶雨于𪓐。』後編上二四九：『其孶禾于𪓐。』𪓐當爲殷先公名或神名，未知所指。」于、郭兩家之說，筆者十分贊同。戣審其形體似由夒孳乳而來，或者說是由夒演化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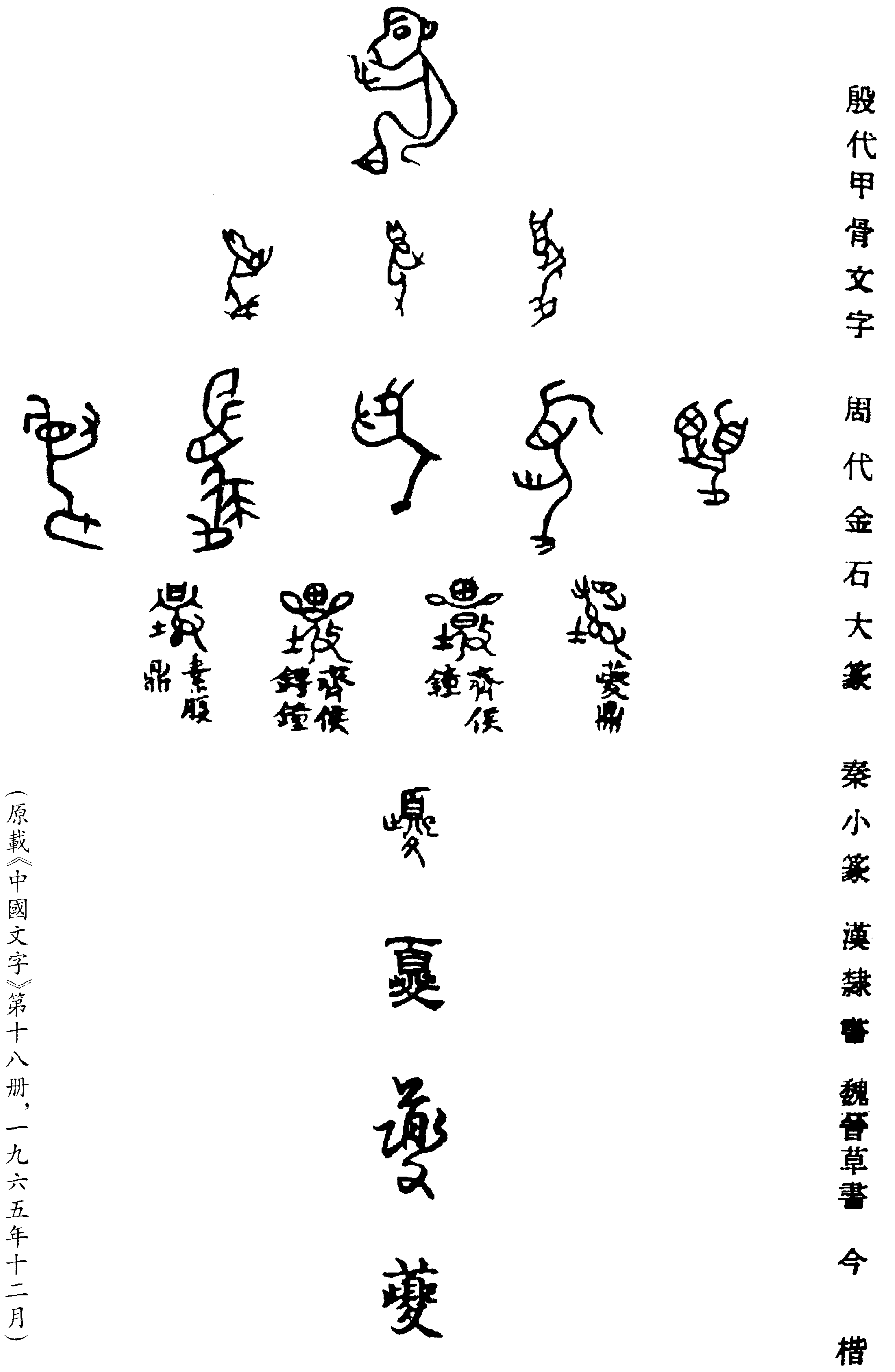
由猴形演變爲人形，卽是由於似人猿演變爲原人。這原人已經會製作兵器，戣是持斧鉞征服自然或抵禦敵人的樣子。殷人何以奉祀這個原人？這其間有深意存焉。殷人喜歡廣泛的祭祀，不僅祭祀天帝祖宗，把日月風雲山水都視爲神靈。所以祭祀列祖列宗，祭祀原始祖先，祭祀初創文化的鼻祖。（夒爲殷之鼻祖見粹編）這鼻祖不僅是殷人的祖先，而是人類的祖先。所以殷人奉之爲神、爲天帝，因爲殷商是個崇尚鬼神的國家。卜辭通纂考釋裏有這樣一段話：

神話中之最高人物迄於夒，夒卽帝嚳，亦卽帝舜，亦卽帝俊，帝俊在山海經中卽天帝。卜辭之夒亦當如是……且均視爲人王。

根據這段話的含義來揣想，夒並非殷代某一個祖宗的名字，它是殷人想像中的遠古文化開創者，如同文獻中所謂的盤古氏一樣。盤古氏卽是人們想像中開天闢地的始祖，比如凡繪盤古的狀貌，便是腰間圍着樹葉，頭上有兩隻角，手中持着斧鉞。這定是夔字初造時的塑象，也就是想像中的盤古，原始社會的圖騰，或許是以猴形爲最高級的標幟，也是最高領導者的圖騰，是智者的象徵。

帝舜的樂官—夔，大概也是因爲他智慧絕高，所以取名爲夔。鄭樵說：「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見通志樂略）所以舜說：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此引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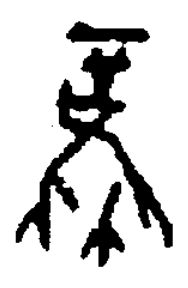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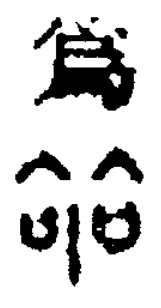
夔與夒在說文裏均在夊部。在甲骨文和金文裏沒有分部，只是其形體有的書作有角和無角。欲列一夔和夒兩字的演變過程表，頗不容易。譬如：夔、夒、憂、柔、猱、擾等等的字，在甲金文中沒有畫定一個界限，只好混着排列一表，以便對照參考。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八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甲骨文中之鳳、颺、飃說

謝信一

鳳字甲骨文作（藏一〇六・二），假借爲風字。羅振玉曰：「王國維曰：『卜辭屢云「其遘大鳳」，卽其遘大風。周禮大宗伯風師作飌師，从雚，而卜辭作鳳，二字甚相似。』予案此說是也。考卜辭諸鳳字，誼均爲風，古金文不見風字，周禮之飌乃卜辭中鳳字之傳譌，蓋譌平爲，譌凡爲風耳。據此知古皆假鳳爲風矣。」（見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三十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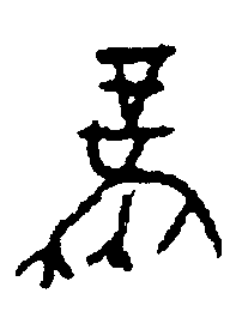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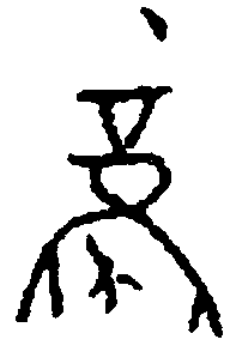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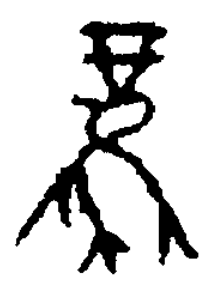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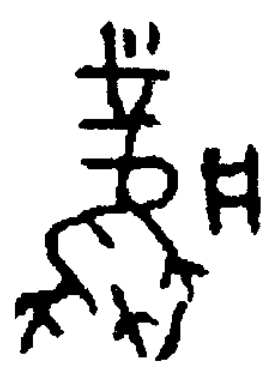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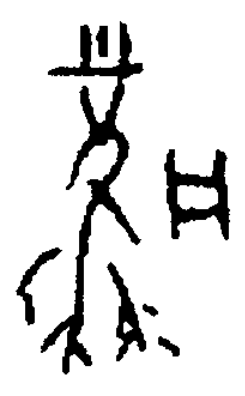
鳳字假借爲風字，純爲音近假借，並非字義引申。風在廣韻上平聲東第一，方戎切，韻鏡列於東韻幫母三等。鳳在廣韻去聲送第一，馮貢切，韻鏡列於送韻並母三等。在廣韻時代，風鳳疊韻，而且聲母同爲唇音。以古音言之，風、鳳應同在段玉裁十七部諧聲表中第九部，江有誥廿一部諧聲表中冬部，王念孫古韻譜中東部。故依清人古韻之法，風鳳同部，鳳自可音借爲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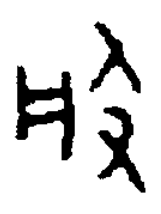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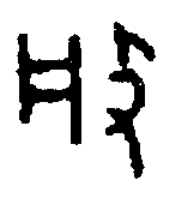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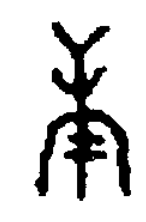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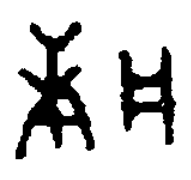
高本漢中日漢字形聲論（Grammata Serica, 1940）亦以風鳳同置於上古音廿六部之十四部。高氏一九五四年發表中國中古上古音撮要（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MFEA No. 26, 1954），對於舊說，修正不多。此文亦以風鳳同置於上古音卅五部表中之十四部。風、鳳之上古音讀，依高氏理論，唯聲母稍微有差別：

鳳　* bʻi̯əm / bʻi̯ung / feng
風　* pi̯əm / pi̯ung / f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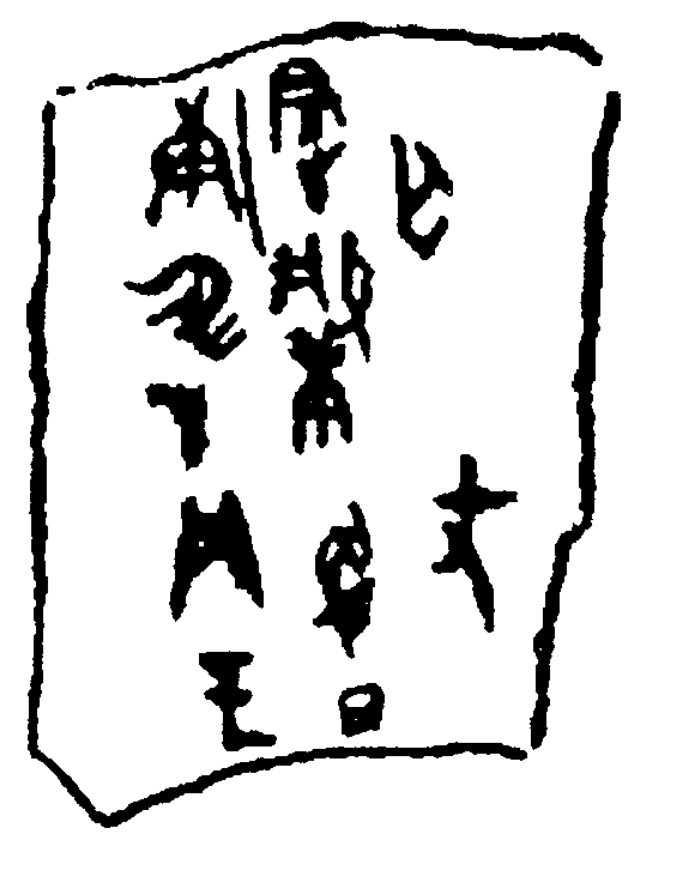
（※表上古音，次爲中古音，末爲國語。）

可見鳳之借爲風，無涉於義，純爲音借，亦卽所謂許氏說文解字序「本無其字」之假借。或以爲鳳之翼大，其飛生風，故借鳳爲風，以風、鳳爲以義相借，未必然也。

風約略而言，第一期卜辭的鳳字大多不加偏旁，僅作（藏一〇六・二）、（藏四一・四）、（前四・四三・一）。自第二期以後，始大量出現加日爲偏旁之（後上十四・八）、（前二・三十・六）。

此偏旁日，卽小篆凡之初文。甲骨文般字作（藏五・四），从日从入又；般庚作，其合文作。如前一・一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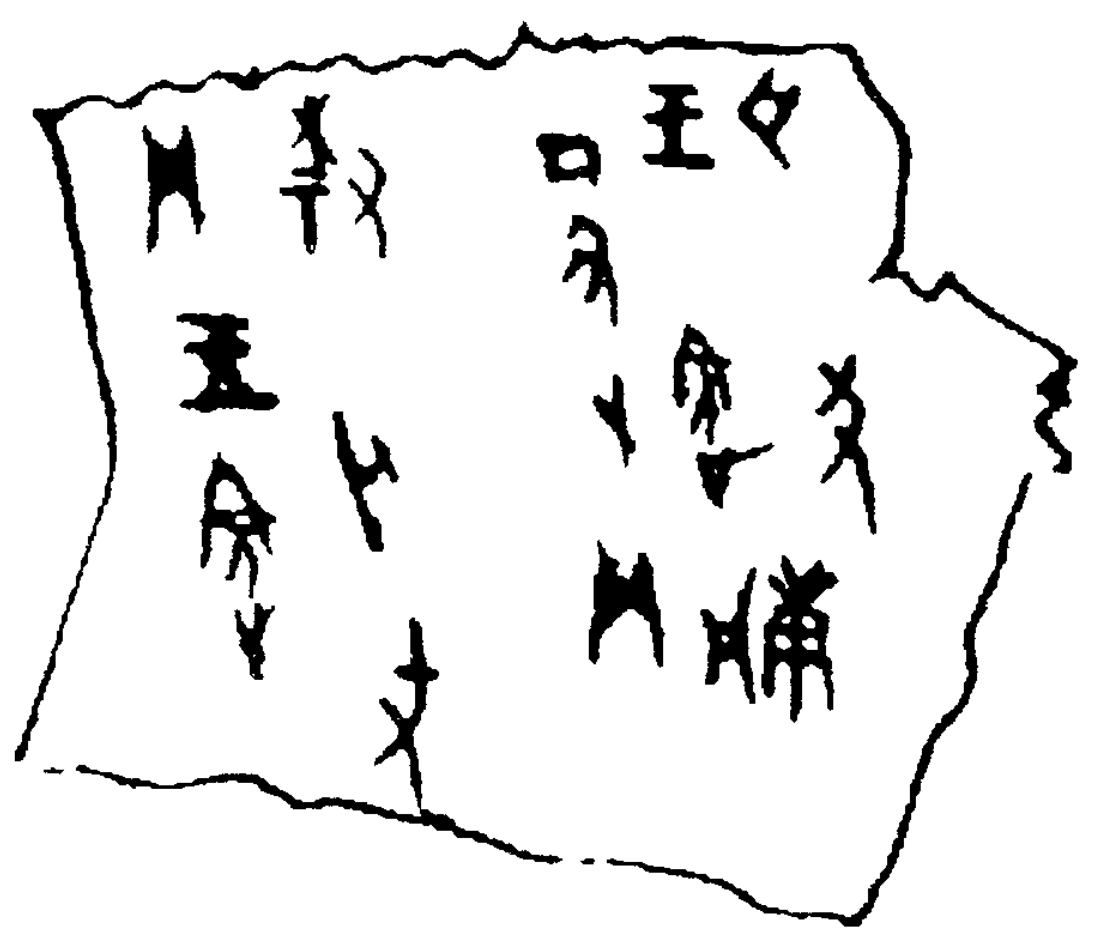
庚申卜貞：王宾般庚，翌日亡尤？



前1.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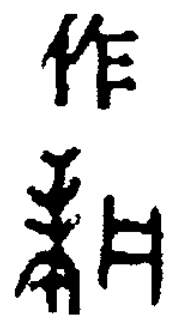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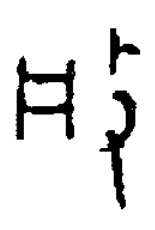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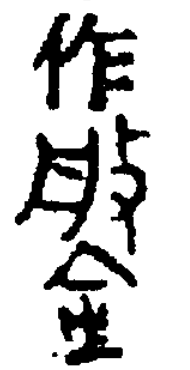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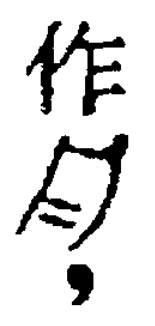
前一・一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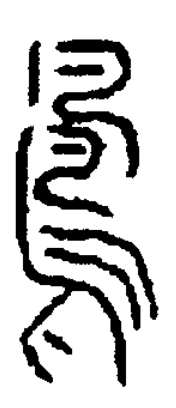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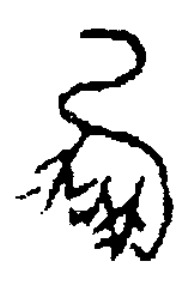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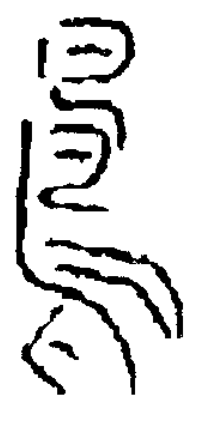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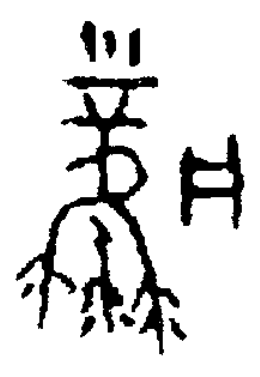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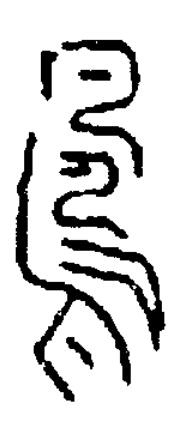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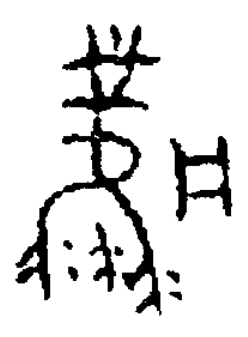
丁丑卜貞：王宾般庚，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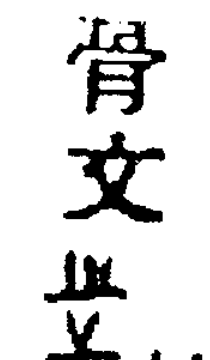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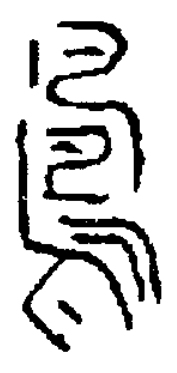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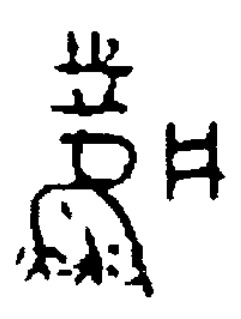
前1.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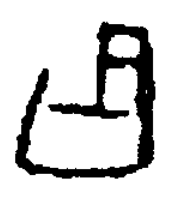
卽其例。

郭氏曰：「此般庚作，H乃凡字，槃之初文也，象形。前片作，即後來之般字，字當作般，譌變而為从舟从殳。而杯槃字乃盉之以木作槃，或盉之以皿作盤，金文伯侯文盤字作，則从金，均繁文也。」（見郭氏卜辭通纂攷釋廿九葉）李孝定先生曰：「契文从凡从攴，郭氏說般、般、凡、槃、盤、鎜諸文衍變之跡是也。凡與舟異物，而二者文古僅毫釐之別，凡作H，舟作，後世从凡从舟之字每多相混，更進而凡亦或作舟矣。（見甲骨文字集釋第八·二七七一葉）

說文：「从鳥凡聲，古文鳳，象形。」許君之意，以為小篆乃从凡得聲。以契文比於小篆，知此H應為聲符，而於六書為形聲。前已述及契文鳳多假借為風，故此聲符H所欲標示之音應為風字之音而非鳳字之音。換言之，即殷人欲以凡字之音標示風字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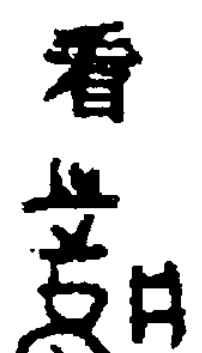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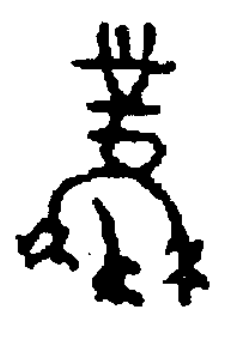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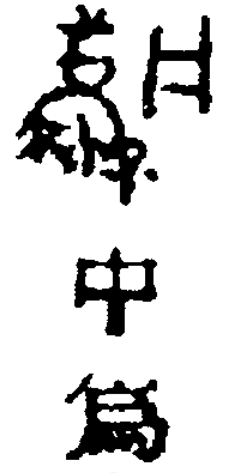
然而風在廣韻上平聲東第一，方戎切，韻鏡列於東韻幫母三等，而凡在廣韻下平聲凡二十九，符芝切，韻鏡列於凡韻並母三等。是此風、凡兩字既非雙聲，又非疊韻。高本漢中古音風作 pi̯ung 而凡作 b'i̯wɒm，主要元音以下差異很顯明，不可視為聲音相近。

然則此風凡兩字之上古音又如何？段氏置風於第九部，置凡於第八部，八、九兩部界限清楚，理難通假；江氏置風於冬部，而凡於侵部；冬部侵部，亦鮮有通假之例；王氏置風於東第一，而凡於侵第三；東部侵部，亦難通假。因而難免令人疑慮，許君所謂「从鳥凡聲」究有無失實之處。如小篆鳳果不从凡得聲，則甲骨文字所从之H（凡）亦不得比照小篆所从之凡，視為聲符，而亦不為形聲字。

高本漢中日漢字形聲論第二八五頁：「H可能是帆之圖象，而H為帆之初文。H亦用為風 ※pi̯ŭm（如殷契前編一·四三·六），因為帆 ※b'i̯wăm 與風 ※pi̯ŭm 是同根字（Cognate words），亦即同一字根之異體（Variations of the same stem）。」前一·四三·六，文曰：「王固日 H」，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一·一二一葉釋此文，亦未言H究為何字。高氏以為風，不知何據。

所謂同根字就是一堆在意義上密切關連的字，由同一字根衍生而來。這一堆字往往聲音很相近，但由於語音演變的結果，也有毫不相似的。高氏喜歡舉的例子是：

時 ※di̯əg 與期 ※gi̯əg；壽 ※d'i̯ôg，考 ※k'ôg，與老 ※lôg。

高氏認為H（帆）以同根之故，借為風，即認為H之借為風，不是純粹音借，而是相當於時之借為期，考之借為老，主要是由於意義上以類相通。由高氏這個觀點來看字，即須認為加上H，為的是要使人由帆的圖形聯想到風這種東西，而不是要明白告訴人，風的字音應讀與帆的字音相近似。換言之，H在中為意符，而非聲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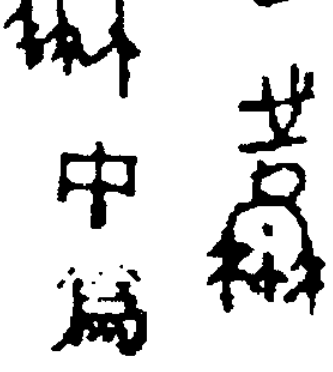
但是高氏所列舉的同根字，有些是很有問題的。所以高氏在中國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3）一文中，曾明白聲明，彼所謂語族云云，所謂同根字云云，只是一種初步推測，確定之結果尚須待漢語族之比較研究而後能得。（見 BMFEA No. 5 P. 59）故凡（帆）以同根之故借為風，說雖新穎，然仍難免臆斷之嫌。假若我們可以擺脫玄想，比較凡與風之上古音，看看凡的字音是否與風甚近，而足以證明純粹由於音近，借為風字，豈非更能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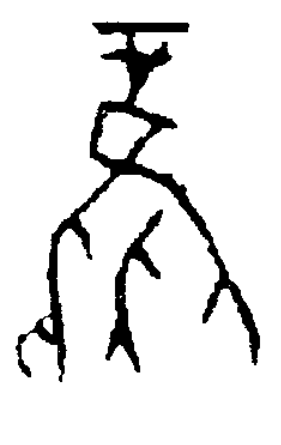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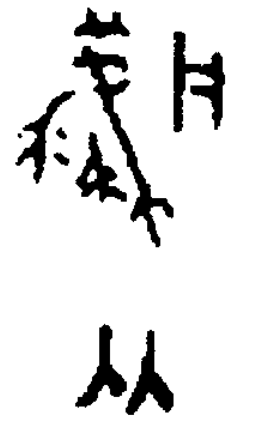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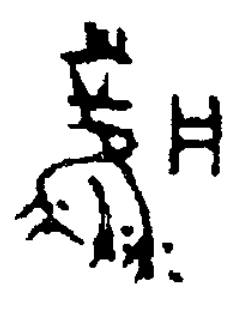
依照高本漢中國中古上古音摘要，凡音在廿二部，而風音在十四部：

凡 ※b'i̯wăm / b'i̯wɒm / fan
風 pi̯ŭm / pi̯ung / feng

高氏的 ă，代表法語 a 與 âge 的短音，譯為國際音標為 ɐ̆, a 與 u 兩元音差別很明顯，因而理論上凡 ※b'i̯wăm 不宜音借為風 ※pi̯ŭm。但是實際的情形又如何呢？廣韻東第一，芃，房戎切，又音蓬（薄紅切）。這個芃字，高氏所訂的上古音是：

芃 房戎切 ※b'i̯ŭm / b'i̯ung / feng
芃 薄紅切 b'ŭm / b'ung / p'eng

芃从凡得聲是無可懷疑的。芃與風上古音之差別，僅是脣音的清濁：芃 b'i̯ŭm，風 pi̯ŭm。上古的音調不得而知，不過在廣韻時代，芃風同在平聲東韻。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芃與風在上古時代聲音甚近。凡既然可以做為芃之聲符，換言之，凡既然可以用來標示芃的聲音，那麼應當也能用來標示與芃相近的風的聲音。前已述及 在甲骨文中其義為風，又肯定H為小篆凡之初文，自然我們的結論是：H在中為形聲偏旁，而非表義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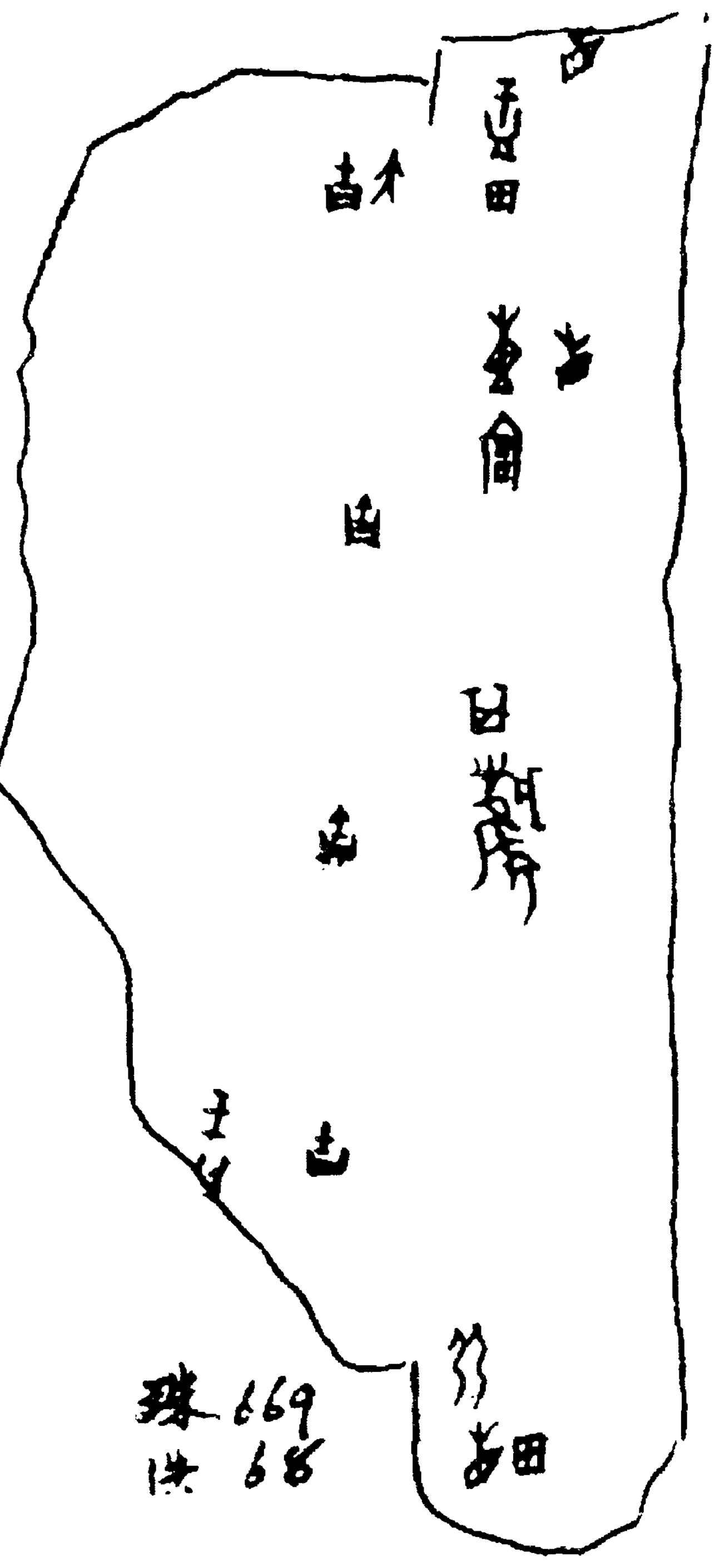
前面我們已經肯定甲骨文借為風是音借，此處又認定从H得聲。如此一來豈非等於認定兼有兩聲符。一個字，它的意義為風，它的讀音為風 pi̯ŭm，用了一個讀作鳳 b'i̯ŭm 的符號來標音，尚嫌不夠，又在旁邊加了一個讀作凡 b'i̯wăm 的符號來標音。這豈不是令人迷惑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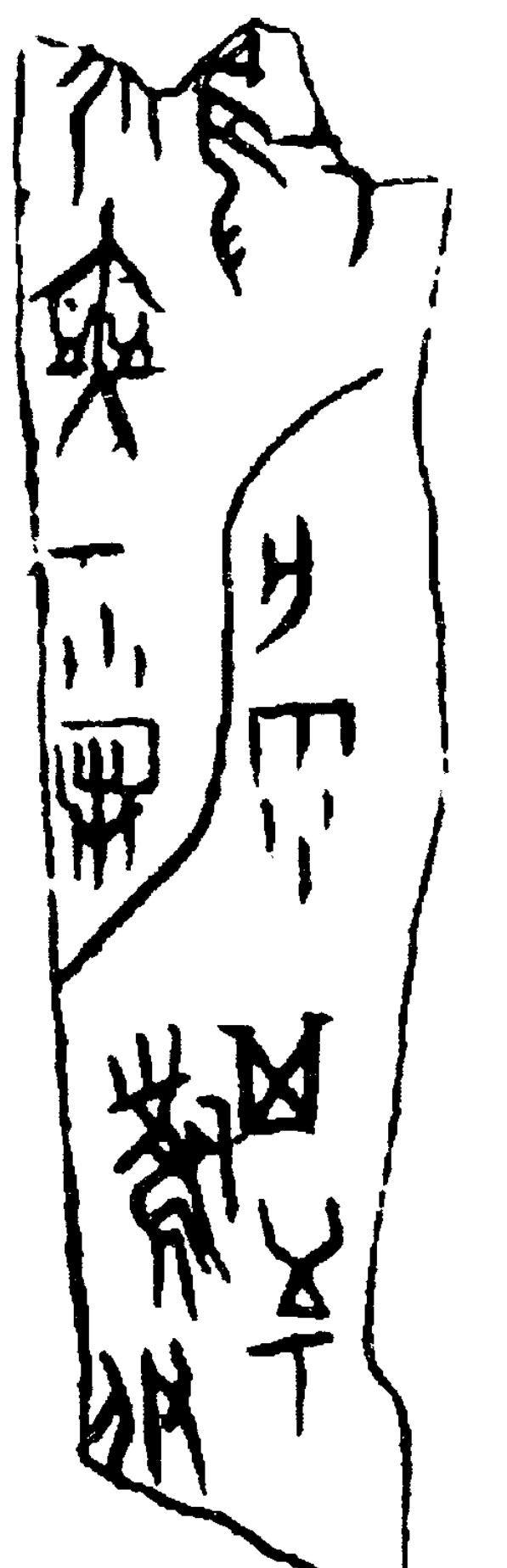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鳳的聲音，甚近於風時，鳳的圖象被借用來標示風的聲音，因風無所取象；但由於語音演變的結果，大約在殷墟卜辭第二期以後，鳳字的音與鳳字的音有了更大的差異，而這時凡字的音恰巧較鳳更接近於風，比鳳字更能代替風的聲音，因而爲了明白起見第二期以後的卜辭，便在原來就代表風的鳳字旁邊加上一個偏旁凡，作爲聲符，所以無形中，中的失去了標音的功效而轉變成一個意符。這種解釋是毫不牽强的。可惜的是，高氏的上古音並不支持這種說法，凡 b'i̯ăm 並不比鳳 b'i̯ŭm 更接近風 pi̯ŭm。固然高氏的上古音是假想中的周秦故音，不足以處理殷墟時代較它爲早的契文語音。但如捨棄了周秦古音，欲求甲骨文語音，便更爲困難了。這是在處理甲骨文的聲韻問題時，高本漢上古音理論應被看重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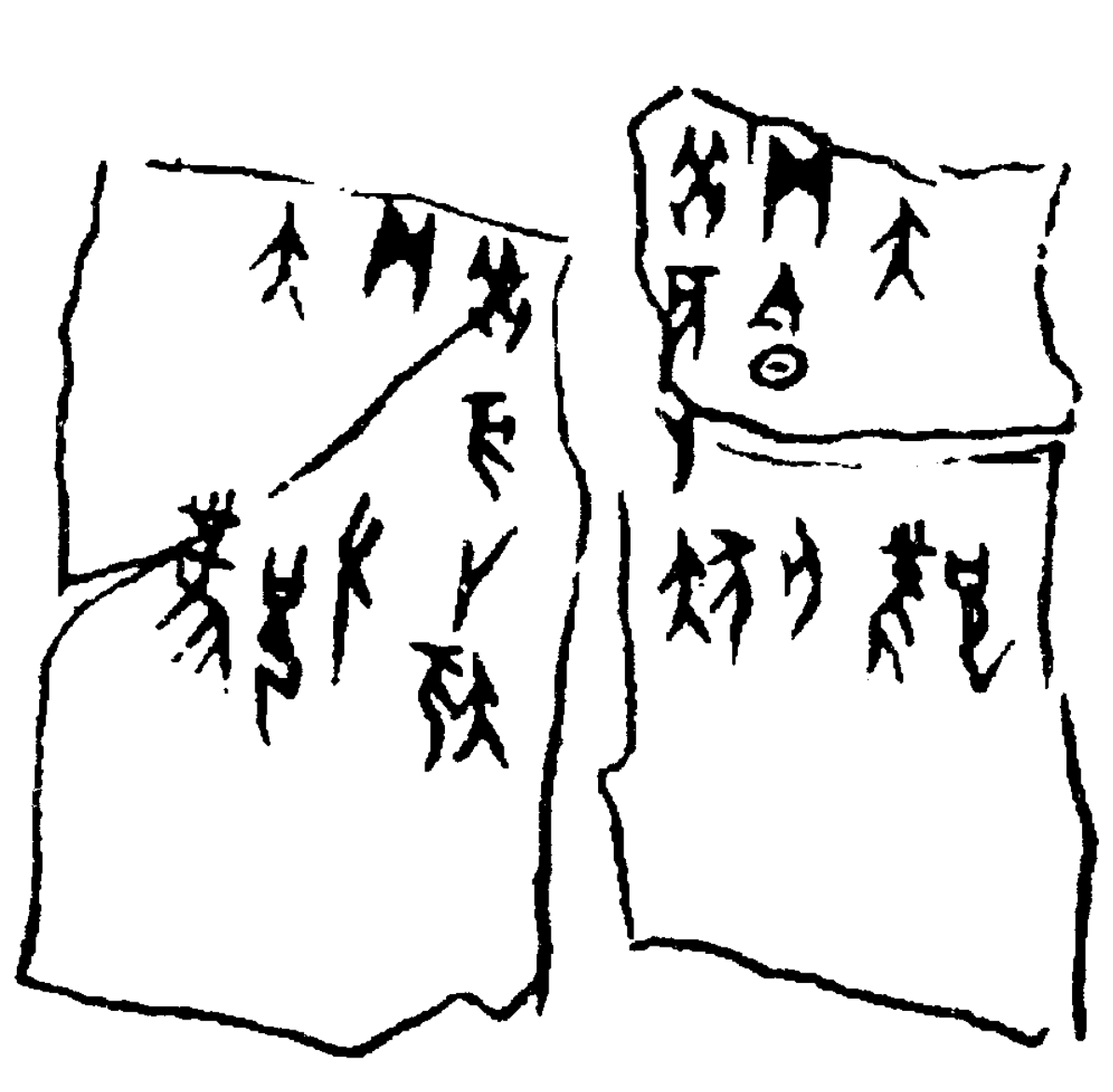
如果上述的解釋不能令人滿足，難道我們要認定用爲風不是純音借，而是像時用爲期，考用爲老的同義假借嗎？不幸的是，這也行不通。如果要用一個同義類的字來表示抽象的風，（帆）豈不是更容易寫，更合需要的字嗎？爲什麼要偏愛呢？

看來我們暫時還無法說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但不管怎樣，中的是聲符，而爲形聲字是沒錯的。一個字只能有一個字音（一字兩讀應視爲兩字），既然認定中的是聲符，那麼剩下的，當然不能爲聲符，只好視爲意符了。

字體構造與相彷彿的，尚有第三期廩辛、康丁時代的（珠六六九、佚六八）（粹八二八）以及同期的（甲三九一八）：


珠669
佚68


粹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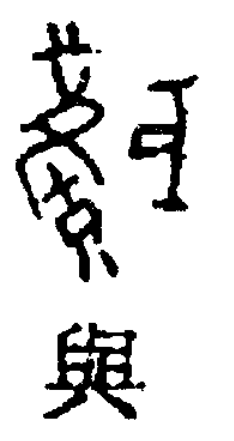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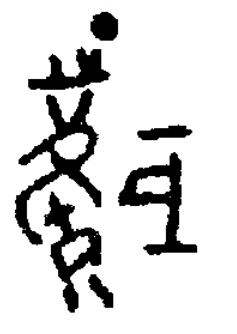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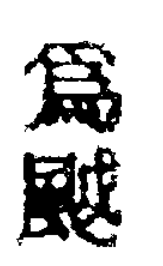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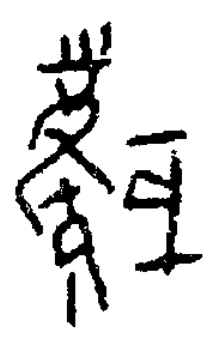

甲3918（不全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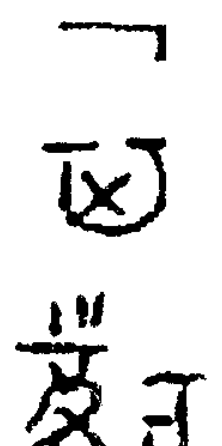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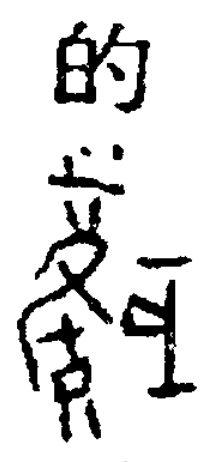
初看、與字形無別，而驗以甲骨辭例，亦未發其意義與有何差別。故諸家拓錄多以類字與同附於鳳字下。金祥恆先生於釋鳳（載於中國文字三期）一文中首先注意到類字應與類字明白分開。此兩類字所从的偏旁、，看來確有些相像，易令人誤以爲爲之省體。但新四七四六一片有一字，所从之絕不同於，亦不可能爲之缺體；而與、又自相似，因而斷定、、自爲一類，而不同於。戊字契文作，與此正相似，又成字契文作，从（戊），从口（丁）；與亦相似。諸家皆以爲契文戊字乃象兵器之形。郭氏曰：「戊象斧鉞之形。蓋卽戚之古文。許書：『戚，戉也，从戉尗聲。』段注云：『大雅曰：「干戈戚揚。」傳云：「戚斧也，揚鉞也。」依毛傳，戚小於戉，揚乃得戉名。左傳：「戚鉞秬鬯文公受之。」戚戉亦分二物，許則渾言之耳。』案戚小於戉之說是也，古音戊戚同在幽部，故知戊卽是戚。十二支之戌則戉也，金文骨文作，較之戊形，實有大小之別。」（見甲研下冊釋干支九葉）郭氏之意，以爲戊卽是斧，卽是戚；戌卽是鉞，卽是戉；戊與戌形狀相同，唯戊之形體大於戌、戉。首先提出戌與戉同爲一物的說法的是羅振玉。羅氏云：「卜辭中戌字象戉形，與戉殆是一字，古金文戌字亦多作，仍未失戉形，說文解字作，云从戊含一，於是與戉乃離爲二矣（見增考中四葉）。郭氏承其說，以爲：「古十二辰第十一位之『戌字象戉形，與戉殆是一字。』羅氏之說確無可易。」商承祚亦云：「戌戉古爲一字。」（見佚考三葉）、、、所从的、、，不論爲戊、爲戌、或爲戉，均是象兵器之形。但、、在甲骨文中的意義與兵無涉，而與風有關，例如粹八二八：「無雨，其寧」，因而斷定此象兵器之形的符號，不可能爲表義的符號，而是表聲的符號。此等、、既爲形聲字，則應从戊、从戌或从戉得聲。然而上古音戊、戌、戉與風差異甚大，斷不能以戊、戌、戉之標示風之音。單憑甲骨文辭例實難判別這一類字與風字意義上有何差異，不過縱然它們的意義與風有部份相同之處，但既認定它們與風的聲音毫不相似，便得認爲它們與風並不是同一個字。換言之，它們代表與風不相同的意念。如果我們能在小篆裡找到它們的痕跡，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指出小篆中那些字是由它們演變而來的，那麼我們豈非有充分證據說明它們在甲骨文中究爲何字嗎？

廣韻入聲月第十：䬂，小風，許月切；集韻入聲月第十：䬂，許月切，䬂䬂，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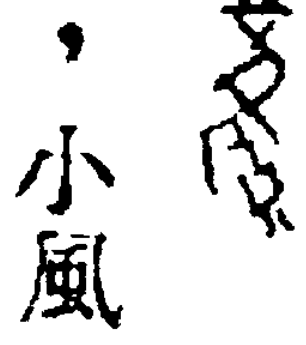
也；一曰小風謂之⿵風戉。廣雅釋詁四：⿵風戉，風也。韻鏡⿵風戉、戉同在月韻，⿵風戉列於曉母三等，而戉列於喻母三等；至其古音，諸家古韻分部，皆以戉、⿵風戉同屬一部。高本漢音標：

戉　※gi̯wăt / ji̯wɒt / yüe
⿵風戉　xi̯wăt / xi̯wɒt / yü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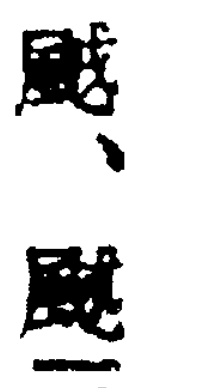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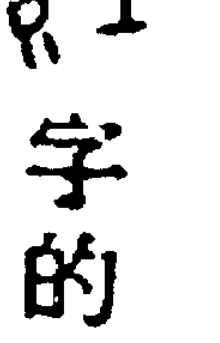
戉、⿵風戉兩字只有聲母不同，而聲母又同爲喉音，所以兩字字音甚近，⿵風戉从戉得聲是毫無疑問的。將甲骨文 、與小篆戉、⿵風戉互相比較以後，我們的結論是：从得聲，爲⿵風戉之初文。⿵風戉之義，集韻以爲風，又以爲小風，廣韻以爲小風。以爲風渾言之，以爲小風，分別言之也。故在契文應釋爲小風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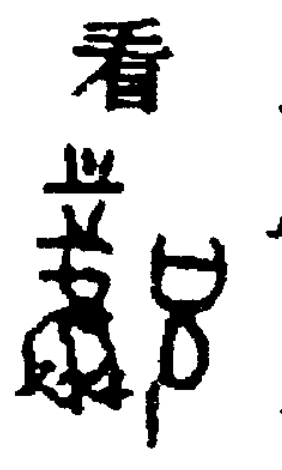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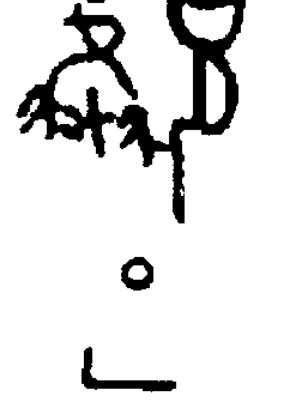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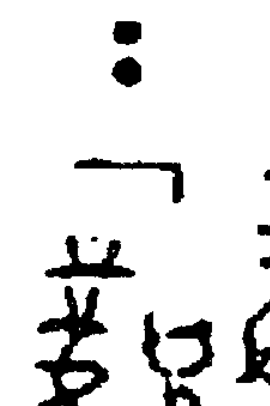
依此看法，珠六六九「」的文義是：「會不會有小風？」有無小風也得事先占卜嗎？這是令現代人費解的。但甲骨文的確應作小風解。何以見得？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甲骨文的戊、戌、戉實際上是大同小異的兵器的圖形，所以甲骨文一個从戉得聲的字，變到了小篆，可能訛誤爲三個字，一個从戊，一個从戌，一個从戉。現在如果我們能在小篆裡找到一個从風从戊的字，或者一個从風从戌的字，而它的意義又是「小風」，那不就是證明⿵風戌在甲骨文中，其義爲「小風」嗎？廣韻入聲術第六：⿵風戌，許聿切，小風皃。集韻入聲質第五：⿵風戌，休必切，風也。廣雅釋詁四：⿵風戌，風也。故⿵風戌亦可作小風解。十二干支之戌，廣韻入於入聲術第六，集韻亦入於入聲術第六。廣韻質、術兩韻之分別在開合，集韻亦然。如依廣韻，以⿵風戌爲合口，則按高本漢理論，⿵風戌、戌之上古音應爲：

⿵風戌　※xi̯wat / xi̯wĕt / sü
戌　si̯wat / si̯wĕt / sü

⿵風戌、戌音近，⿵風戌从戌得聲，無可懷疑。顯然這個⿵風戌就是⿵風戉的變體；倒過來說，⿵風戉就是⿵風戌的變體。⿵風戌與⿵風戉既然同表達「小風」的意念，由同一個甲骨文字形演變而來，爲何讀音不同，宛然是兩個個別的字呢？我們的解釋是：把所从的聲符認作戌，便讀作⿵風戌，認作戉，便讀若⿵風戉。⿵風戌不見於說文，但說文：⿵風朮，小風也，从風朮聲。玉篇：⿵風朮，小風皃。集韻入聲質第五：⿵風朮，小風，雪律切。則與戌同音。這個⿵風朮字，與⿵風戌其實是同一個字，只是因爲用了不同的聲符，沿用日久，讀音與⿵風戌有了小差異。差異的產生乃由於形聲偏旁往往不能完完全全地標示出一個字的語音，只是標出相近的語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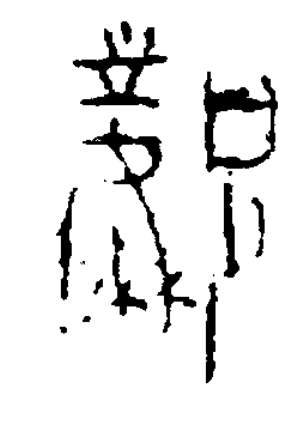
假設⿵風戌與⿵風朮是同時被造的兩個形聲字，開始用的時候語音與字形的關係是密切的，即戌、朮明白地標示語音。但當這兩個字變成罕用字以後，由於語音變化大，人們不容易由戌、朮來判別⿵風戌、⿵風朮的語音，於是須賴經師來解釋。由於師傳不同，解釋也不同，所以⿵風戌、⿵風朮便分化成兩個讀音，變成兩個字了。

由是可知契文，即是小篆⿵風戉、⿵風戌、⿵風朮三字的初文。至於字的字音，則讀同⿵風戉、⿵風戌、或⿵風朮，皆無不可。

我們再來看字。甲三九一八：「癸亥卜，狄貞：今日亡大。」屈翼鵬先生甲編考釋：「，隸定之當作⿰雚凡。」按：當是⿵風皇或⿵風黃字。書無逸：「無皇曰」之皇，漢石經作兄。詩桑柔「倉皇填兮」，釋文云：「皇，本亦作況。」是知皇兄同聲。字書有⿵風黃字，音橫。玉篇云：「暴風也。」韓愈城南聯句：「龍駕聞敲⿵風黃。」朱子考異云：「⿵風黃，或作⿵風皇。」是⿵風黃⿵風皇同字。甲骨文習見卜風之辭，而觀與⿰雚凡（飌）皆从雚作，則⿰雚凡爲⿵風黃，若⿵風皇字，蓋無疑。屈先生引經證皇兄同聲，蓋本諸吳大澂兄況字說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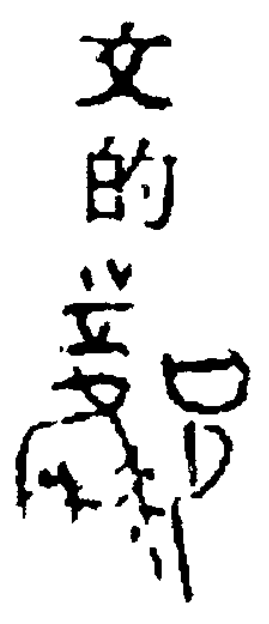
⿵風黃，廣韻戶盲切，集韻胡盲切，並音橫，俱入庚韻。兄，廣韻許榮切，集韻呼榮切，同入庚韻。高本漢上古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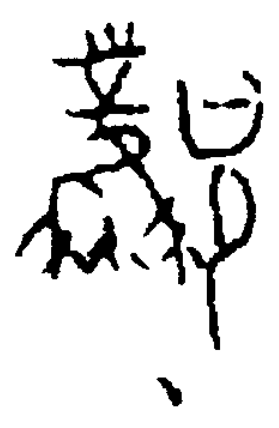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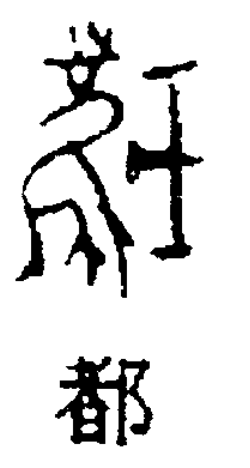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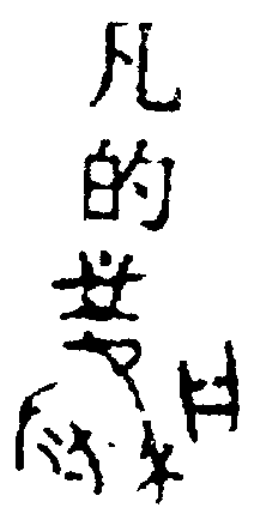
皇　※g'wâng / ɣwâng / huang
⿵風皇（⿵風黃）　g'wăng / ɣwɒng / heng
兄　xi̯wăng / xi̯wɒng / hiung

也認爲兄、皇、⿵風皇，聲音相近。所以屈翼鵬先生「，隸定之當作⿰雚凡，當是⿵風皇或⿵風黃字。」的說法是對的。

集韻下平聲耕十三：⿵風厷，乎萌切，大風也；⿵風宏，呼宏切，大風也，或从厷。大風義同暴風。高氏的中國中古上古音摘要中，⿵風宏、⿵風厷同在廿一部，而⿵風黃在十六部；但是此三字字音之差別甚小，可以通假：

⿵風宏（呼宏切）　※xmwɛng / xwɛng / hung
⿵風厷（乎萌切）　g'wɛng / xwɛng / hung
⿵風黃　g'wăng / ɣwɒng / heng

自然我們有理由認爲⿵風厷、⿵風宏與⿵風皇、⿵風黃是由一個字演變而來的。所以甲骨文的即是小篆⿵風黃、⿵風皇、⿵風厷、⿵風宏的初形，其意義爲暴風也，大風也。

末了，我們還要問：、都能在小篆裡找到痕跡，那麼从鳳从凡的

是否也有痕跡可尋呢？廣韻東韻有一個颿字，蒲蒙切，風皃。高氏擷要，風颿同在十四部：

風 ＊pi̯ə̆m / pi̯uŋ / fəng

颿 ＊b'i̯ə̆m / b'i̯uŋ / p'əng

兩字字音相差甚小，所以可能颿的字形是繼承□而來的，而由於颿專用爲「風皃」以後，失去原來「風」的讀音，得一新讀音，成一新字眼，而讀作颿，不同於風。換句話說，颿所保存的只是□字的字形，而未保存風字的字音。然而這只是猜測而已，實際上我們不能奢望在小篆中找到所有甲骨文字的痕跡。

但無論如何，本文的結論是：甲骨文□、□、□都是形聲字，而後繁衍爲風、颿、颱、颭、颶、颾、颰、飃。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七册，一九六五年九月）

釋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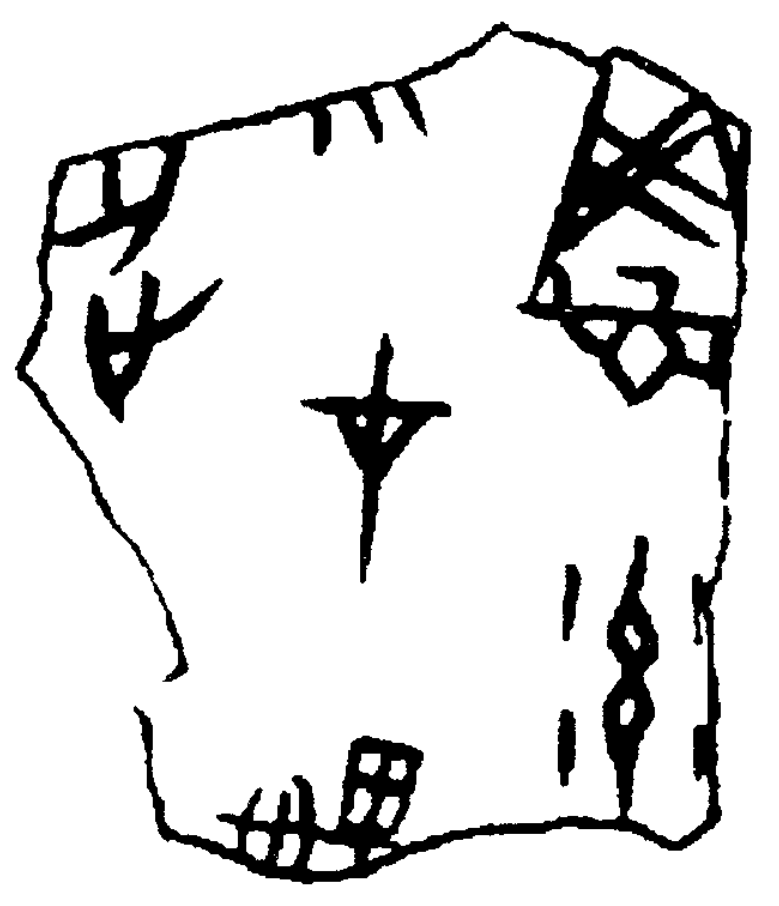
金祥恆

甲骨文有□字，如鐵雲藏龜一六〇頁第三片：

□率

在車

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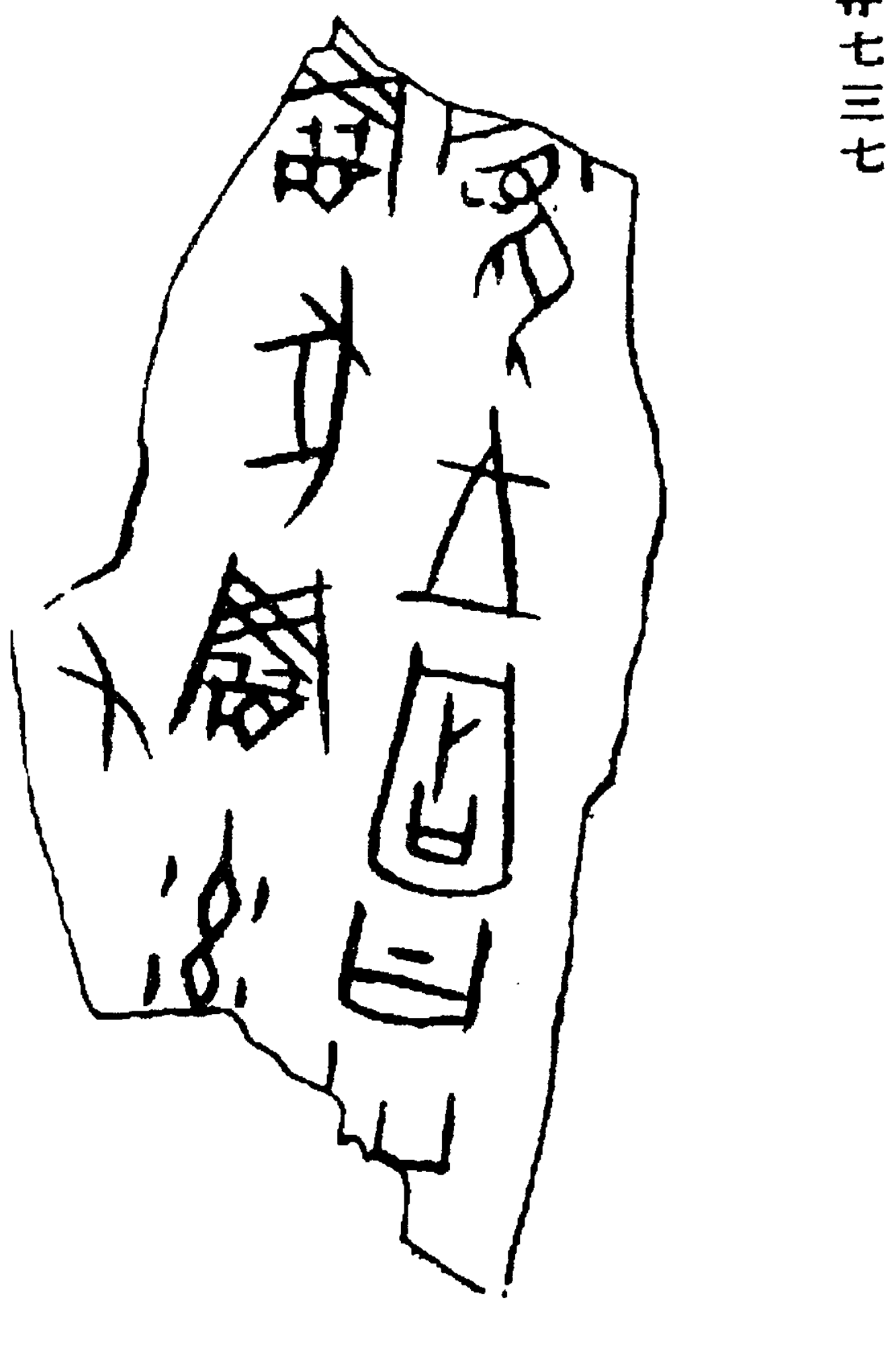
鐵一六〇·三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說文解字率，捕鳥畢，象絲网，上下其具竿柄也。段君曰：象絲网，謂□。案盂鼎率作□，師寰敨達从□，均與卜辭同。但象絲网形。卜辭或从□，象絲网之緒餘。」羅氏說是也。維卜辭□，形與率類，其義與率異，非率也。此片卜辭殘損過甚，其義不詳，然「□率」似是一詞，別見於殷契續存，如

七三七片：

罷，王固曰㞢

□豕□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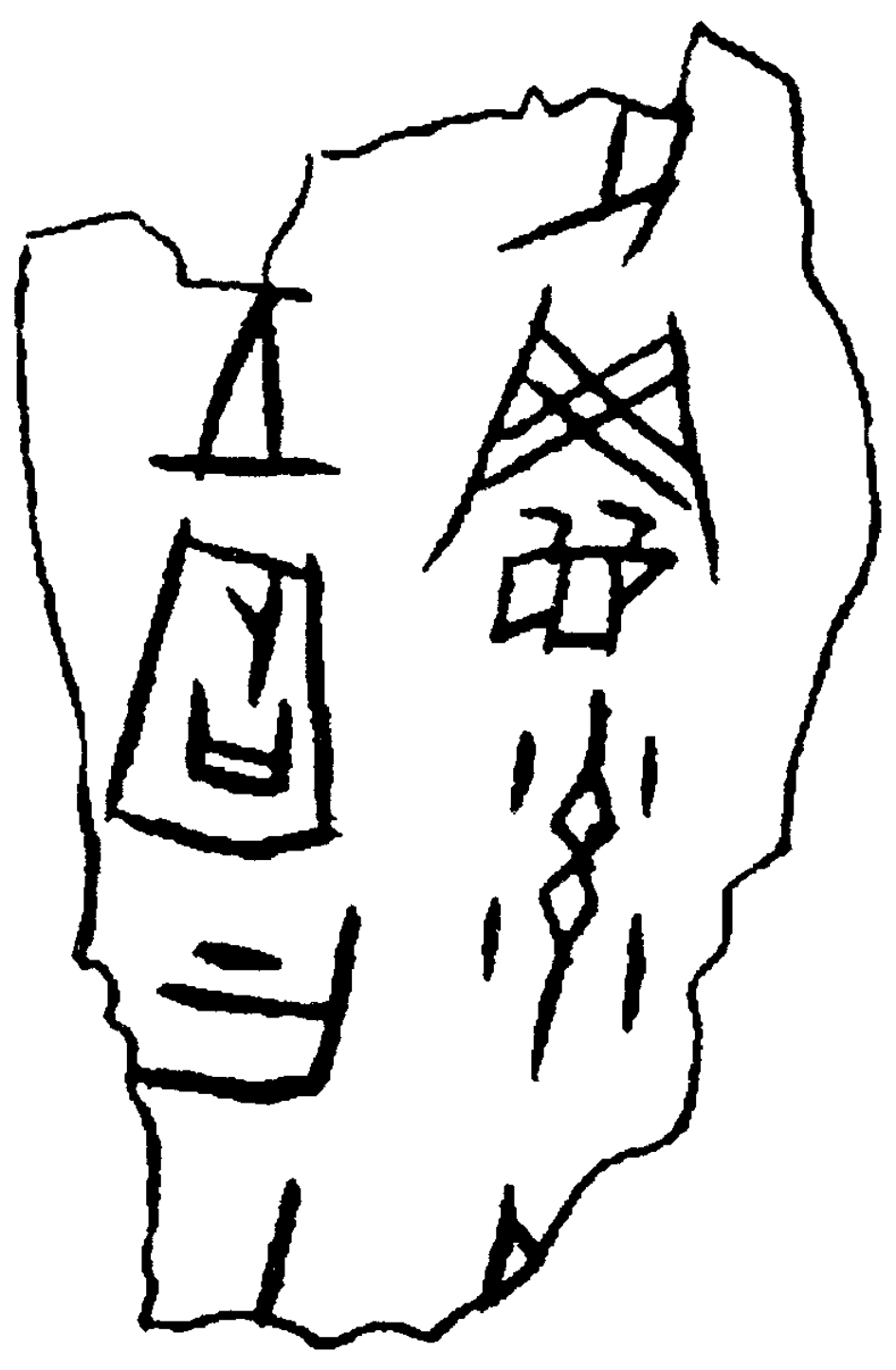


續存七三七

又七三八片：

囗豕□率

王固曰㞢



續存七三八

王國維以卜辭□从鹿首在网下，爾雅釋器繴罟謂之罕，釋□爲罕。言字之結構則是。以罕釋卜辭「□豕」，通順無礙，若釋「□率」，則格格難通矣。如□从网从畢，畢省聲，則□與維同爲支韻，則卜辭「□豕□率」之□釋爲虛字，猶「維豕維率」也。率者猶說文畢也。詩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孔疏云「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兎，彼雖以兎爲文，其實亦可以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今率本爲捕鳥畢，然亦可以掩豕也。故「□豕□率」，其義爲「維豕維畢」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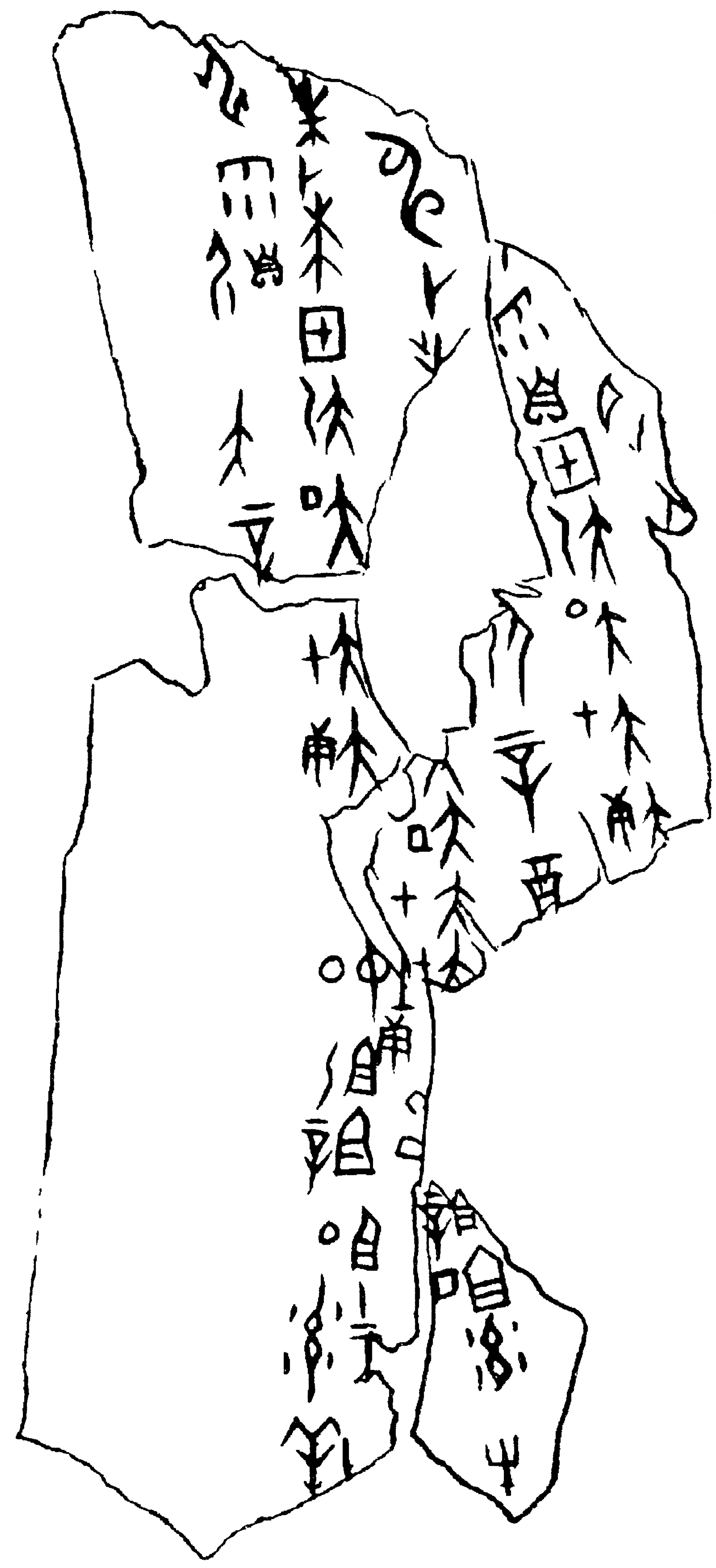
殷契佚存九八六片：

囗未卜求自報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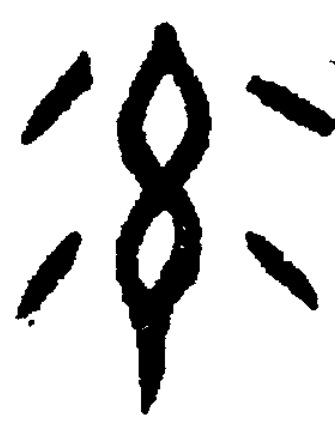
十示率羊

□申卜□□从辛酉□□□□報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中丁、且乙、且辛、且丁、率牛。

卜雨自報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



佚九八六

于省吾釋率云：「以上所擧諸率字作 或 ，或言率牛率羊，或但言率，率者膟之省。說文膟，血祭肉也。从肉帥聲，或从率作膟。按帥率古聲同字通。禮記郊特牲：蕭合黍稷。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又取膟膋燔燎。注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祭義取膟膋乃退。注膟膋血與腸間脂也。詩信南山取其血膋，箋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生民取蕭祭脂，箋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案說文段注及徐箋均謂膟膋爲一物，是也。然則契文言率謂血脂之祭，其言率牛率羊者，率作動字用，謂取牛或羊之血脂以祭也。」于氏謂卜辭言率牛率羊者，取牛或羊之血脂以祭，非也。其率義猶大盂鼎之「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之。率，皆也悉也。如小屯乙編七五〇九及六七一九片（丙編四十一圖）：

丙子卜，㱿貞：今來羌率用？（圖一）

來羌率用？

「率用」者，悉用或皆用也。又乙編七四九片：

甲寅卜，永貞：衛吕 率用？（圖二）

貞：衛吕 勿率用？

亦其例也。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十一頁第五片：

貞： 率吕罞𦨶？（圖三）

 爲人名，「率吕」者悉吕或皆吕也。殷契粹編第七二四片：

己未卜……率取𢆶用　（圖四）

「率取」者，悉取或皆取之意。小屯乙編第一五一二片：

貞：翌乙未，率攺　（圖五）

甲骨文錄第五一五片：

貞：率攺羌，若？（圖六）

「率攺」者，悉攺皆攺也。殷契續存卷下第四八九片：

貞：我率吉，隹 ？（圖七）

此殘片，然「率吉」或爲一詞，謂悉吉或皆吉也。日本京大所藏甲骨文字B一八三九片

鼓亯率宗。（圖八）

貝塚茂樹考釋誤釋 爲彔，並云：「鼓，此片爲國名，彔字乃西周彔伯之彔，此亦國名。」令人費解。其義爲何，因斷簡殘辭，莫可究詁。今疑「鼓亯率宗」謂以鼓樂亯祀率祖也。殷契摭續第四一片：

李氏考釋釋文爲

丁未闕貞丂甲闕

闕貞其 闕多兄

今據胡厚宣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上冊第八五片摹片（圖十）補其缺漏：爲

丁未貞：羌甲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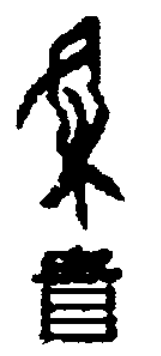
貞其率方，至于多兄？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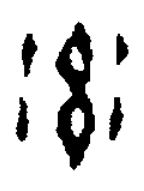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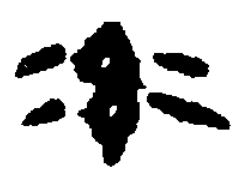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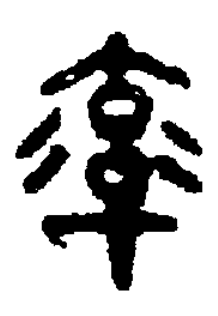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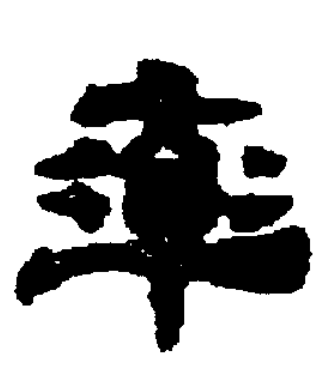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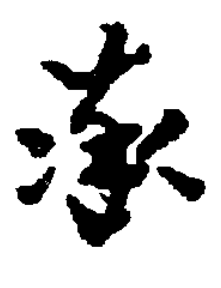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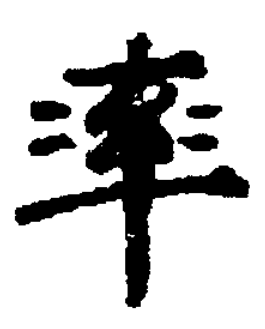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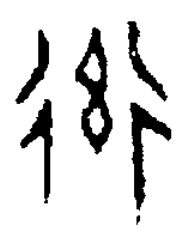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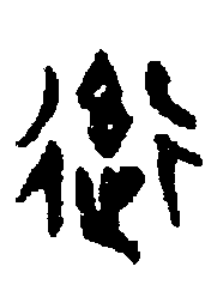
「貞：其率方，至于多兄」之「率方」者，悉方或皆方也。皆以方迎諸兄之意。小屯甲編第三〇八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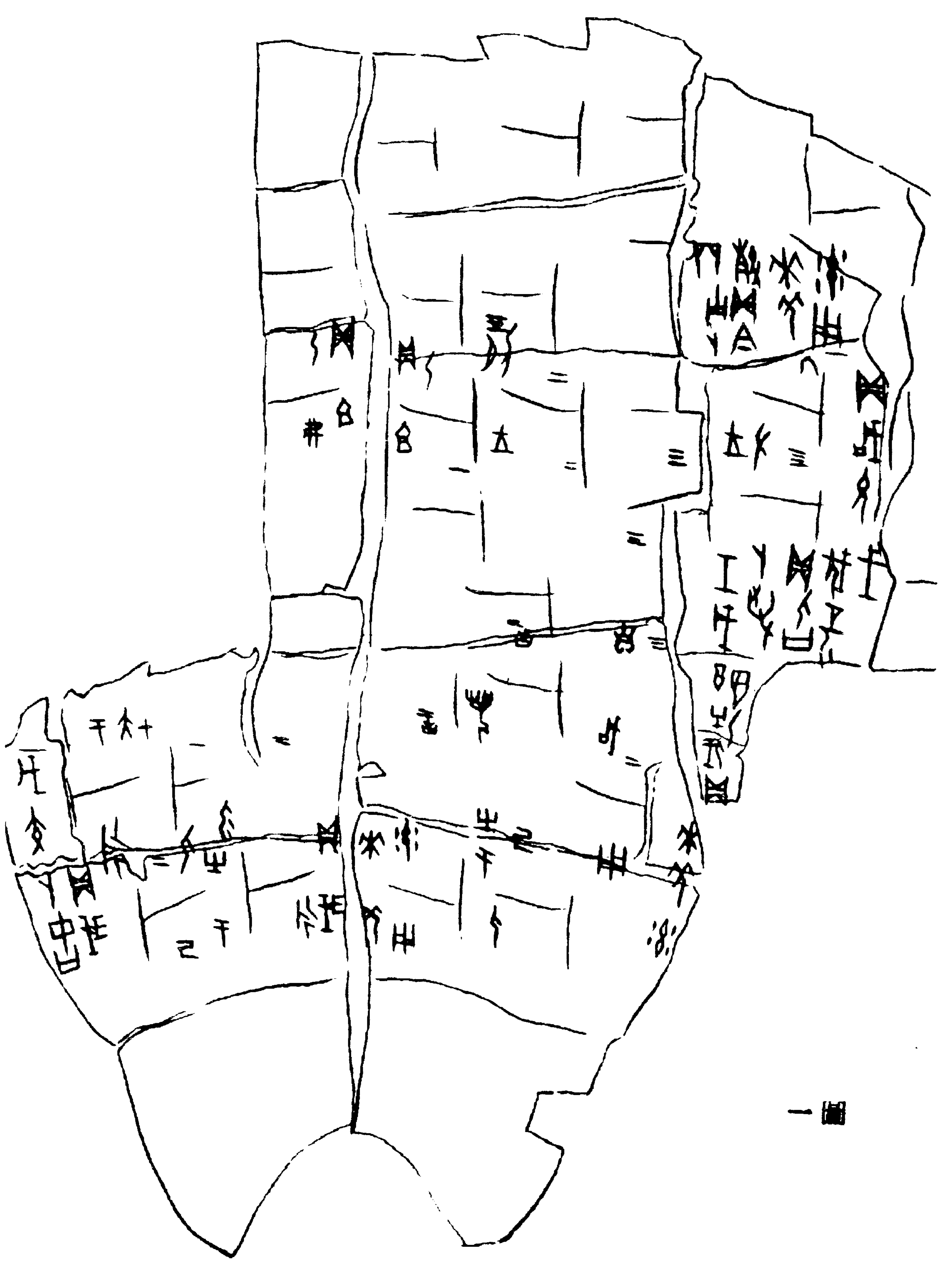
衛率伐　（圖十一）

此雖殘片，全辭不詳，其「率伐」猶皆伐也。小屯乙編三三一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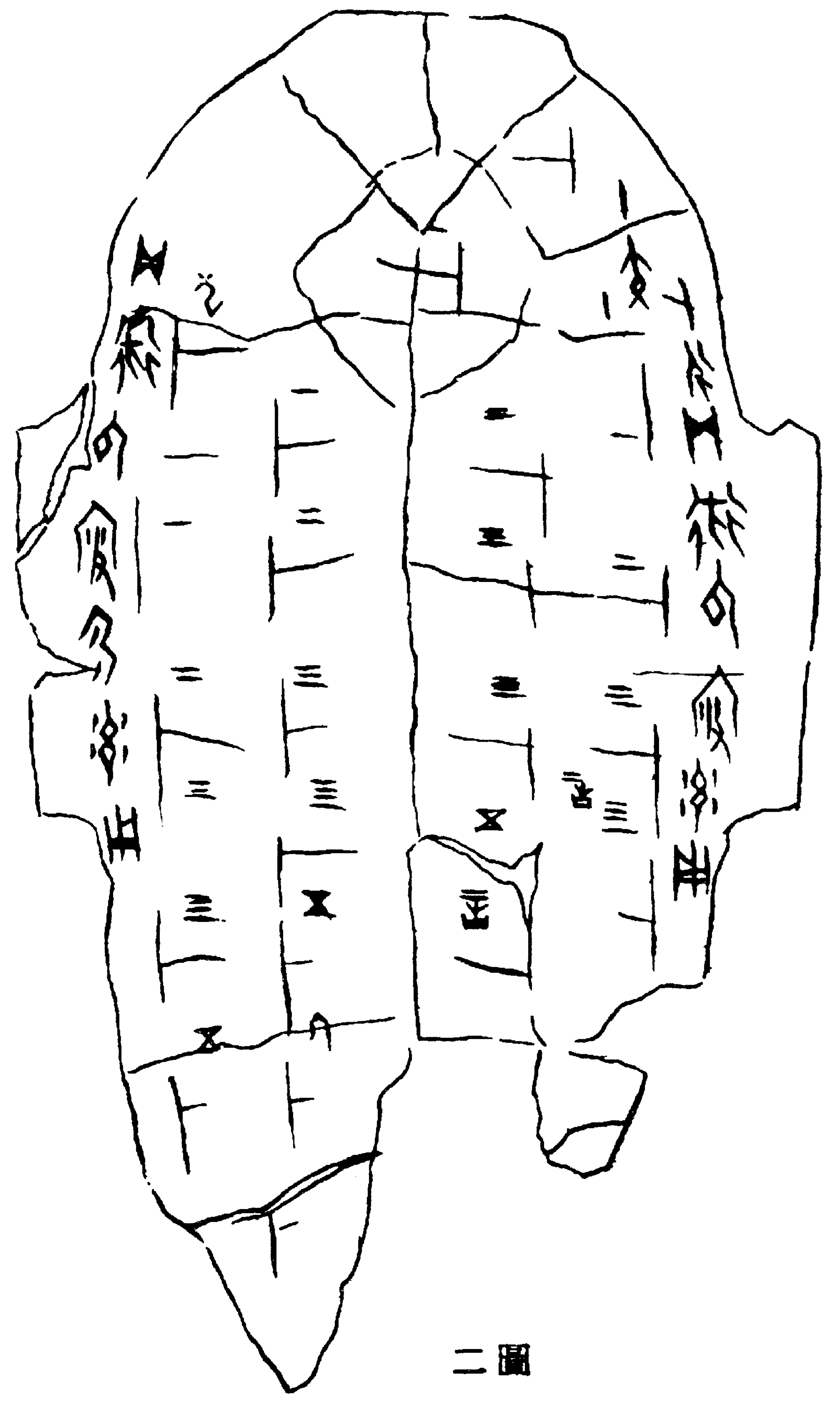
囗丑卜，方貞：翌乙卯，黍登于且乙，囗國曰㞢希，不其雨，六日囗午，月㞢（又）食，乙未酒多𢀛，率采嘗。（圖十二）

「曾」其義不詳。率據上文所舉之例而釋之，亦悉皆之意也。歷來釋契者皆從于氏之說，今彙輯其字例，排比鈎稽，以正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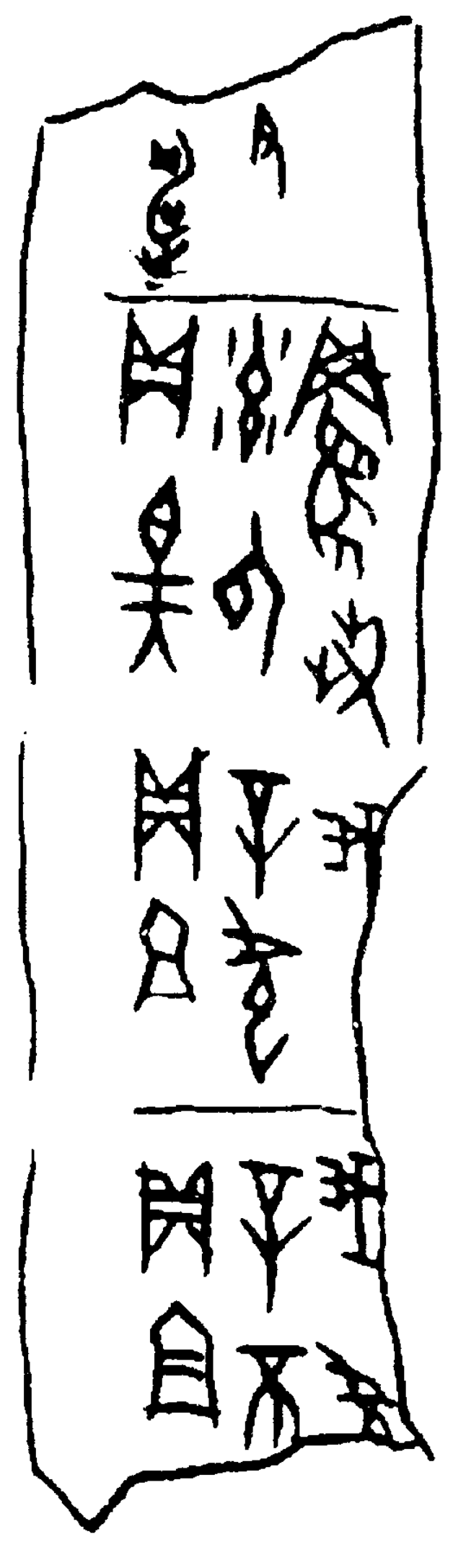
至於率字歷來之演變，甲骨文作或 。金文大盂鼎「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之率，與甲骨文同，作。會稽石刻小篆作。秋勳碑隸書作。智水千字文艸書作。唐開成石經尚書大禹謨「率百官」之率作。蓋假爲說文之逹。說文訓「先道也」，段注云：「衞，導也循也。今之率字，率行而衞廢矣。率者，捕鳥畢也。將帥字古祇作將衞，帥行而衞又廢矣。衞與辵部逹音義同。」毛公鼎「周雁（膺）天命，衞褱不廷方。」其衞作，正爲導引之意。其字从行與辵，蓋古相通。三體石經作與一省止之衞，一省亍之逹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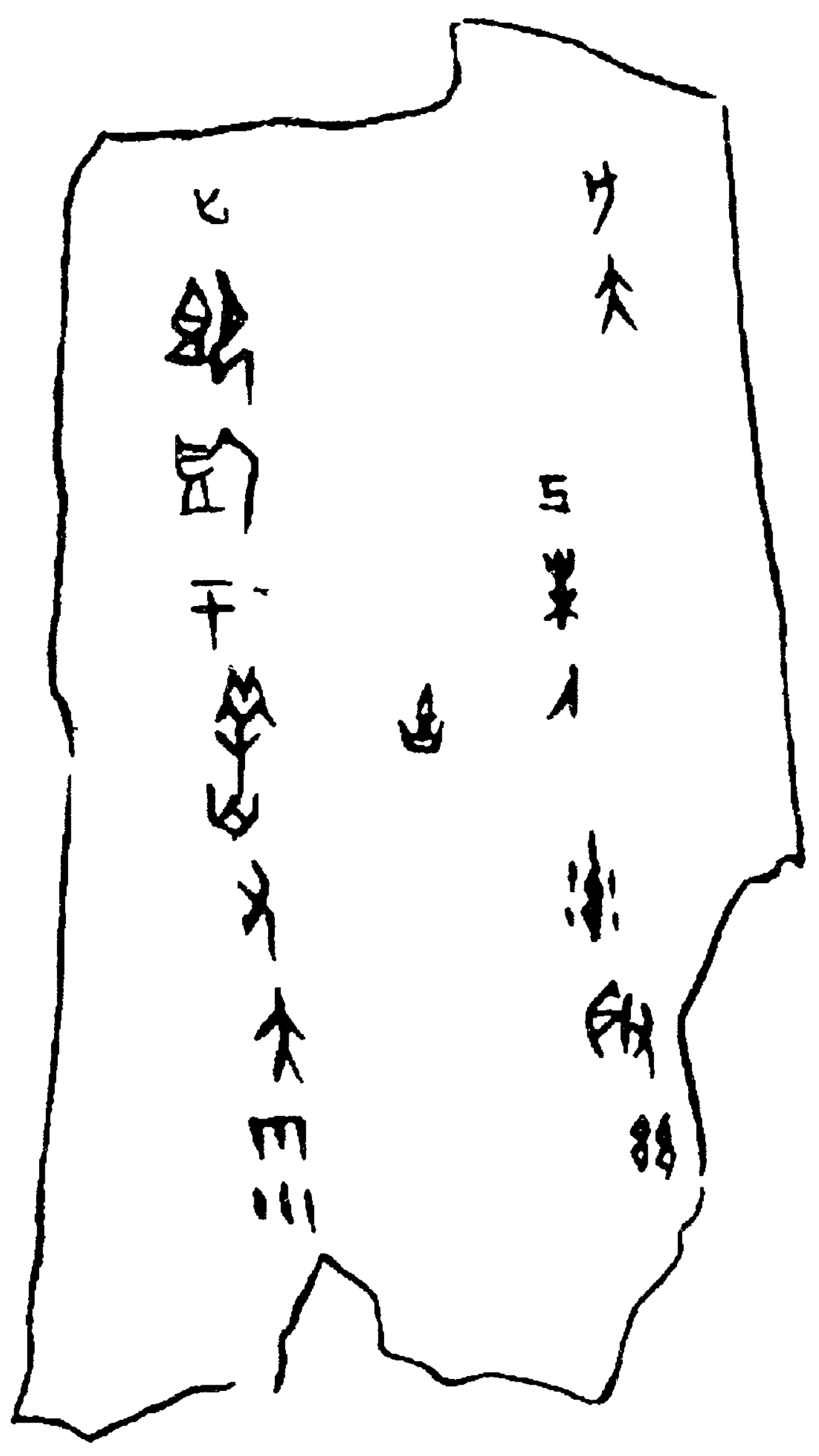
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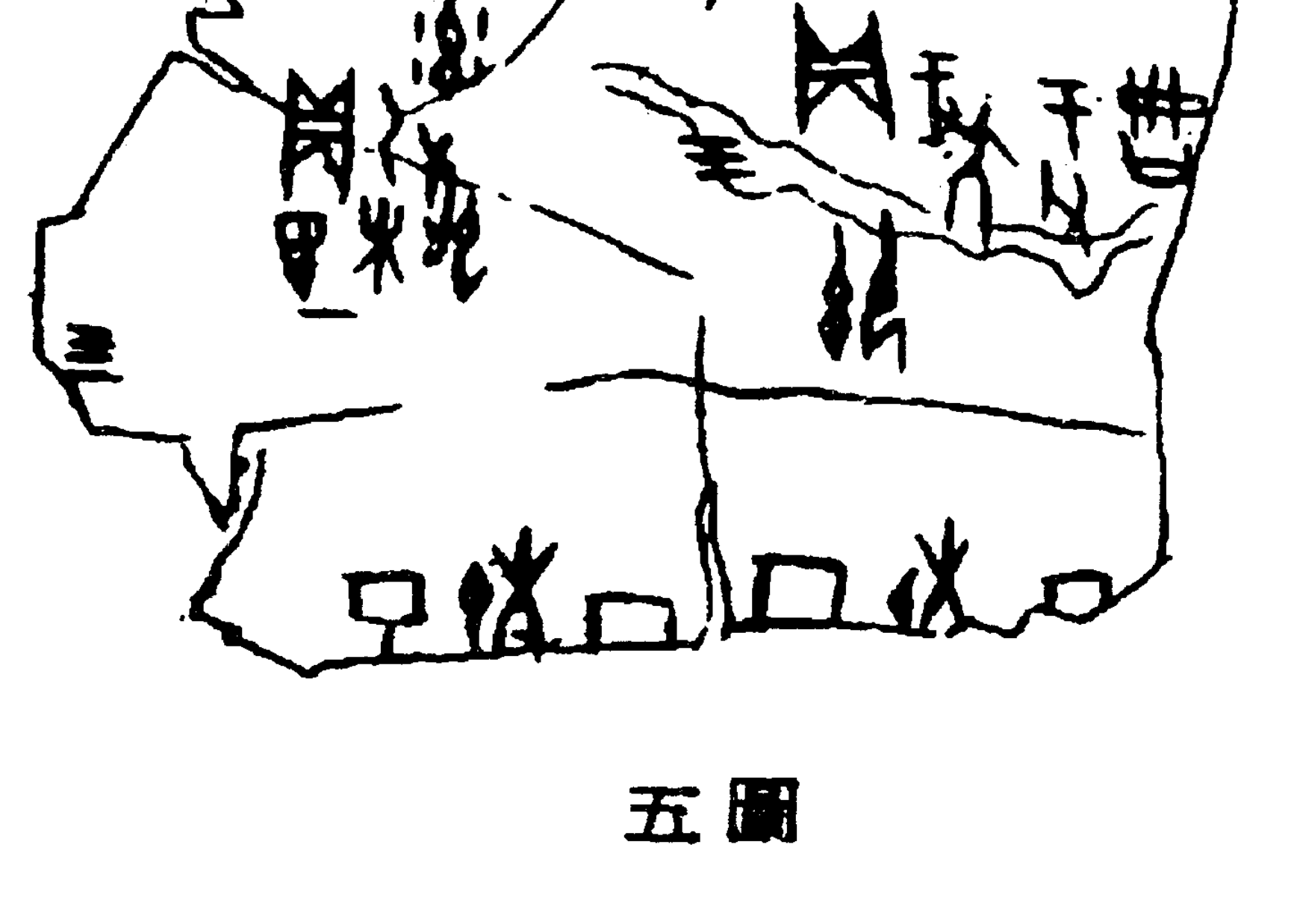
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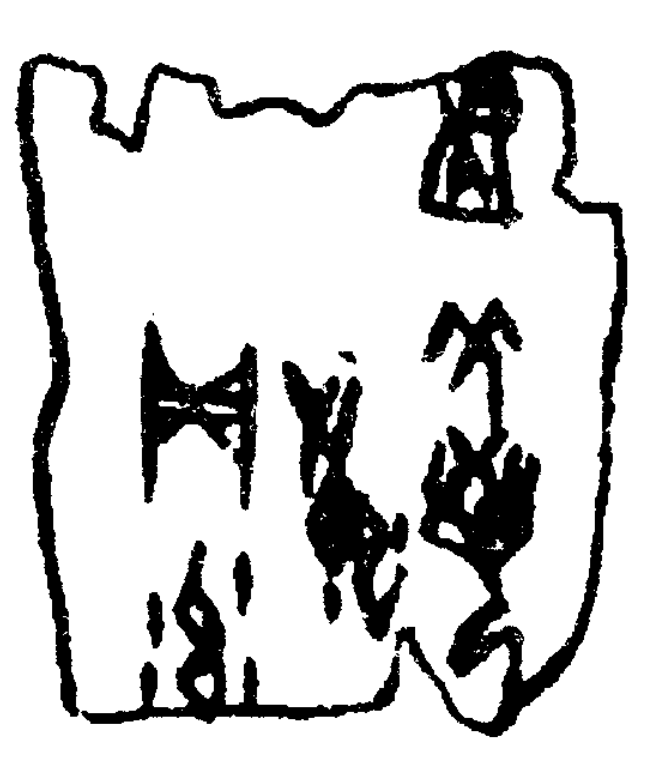
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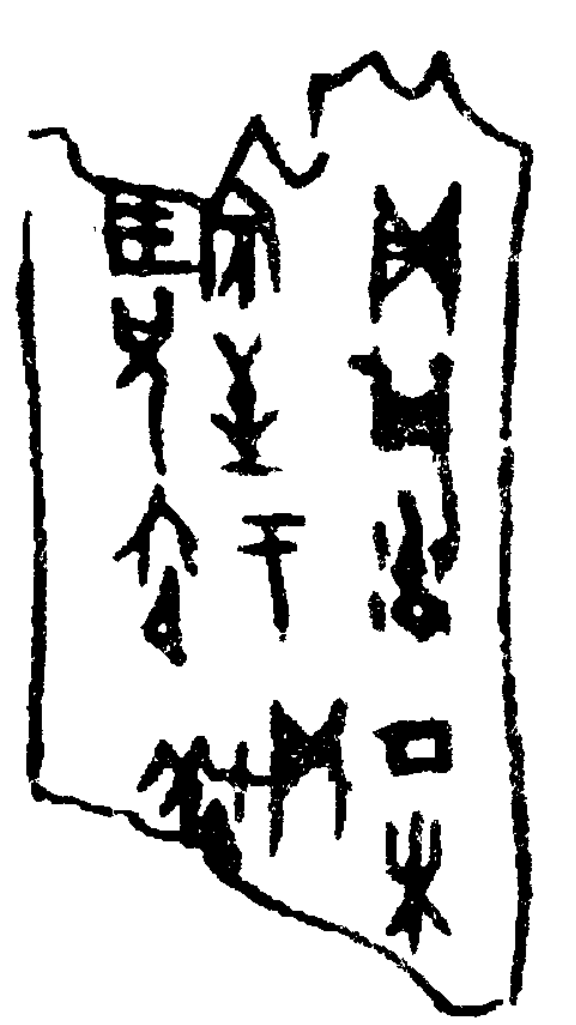
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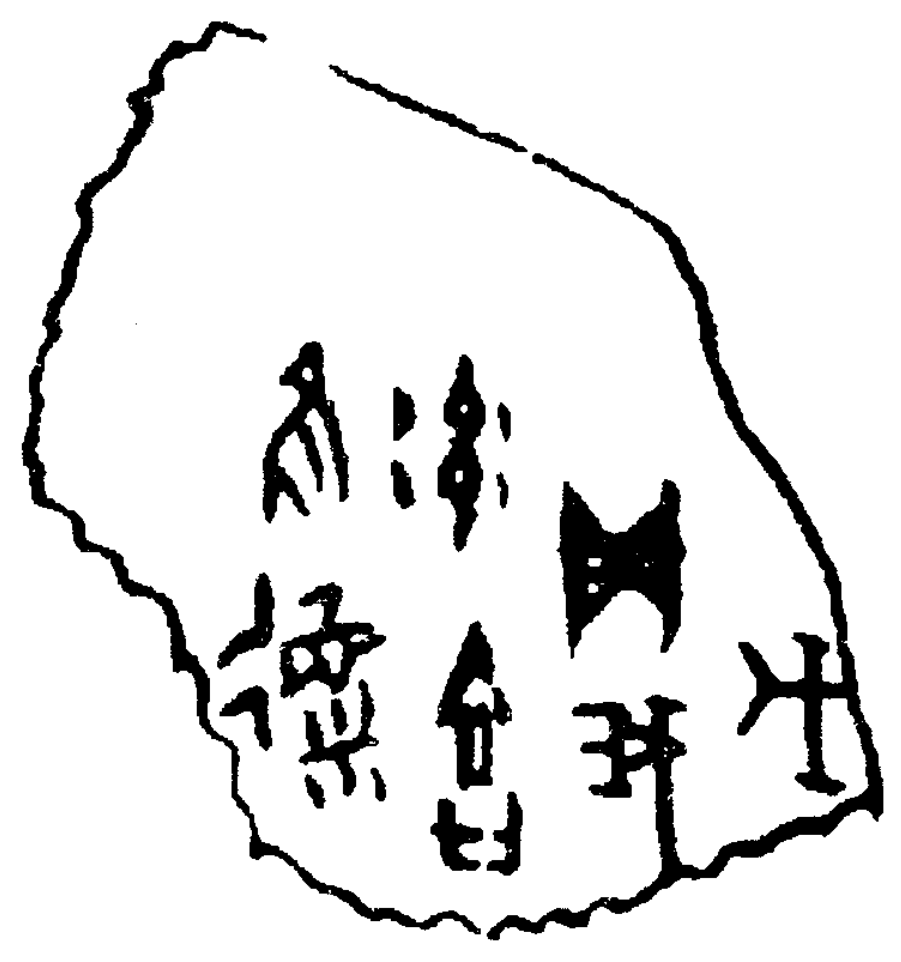
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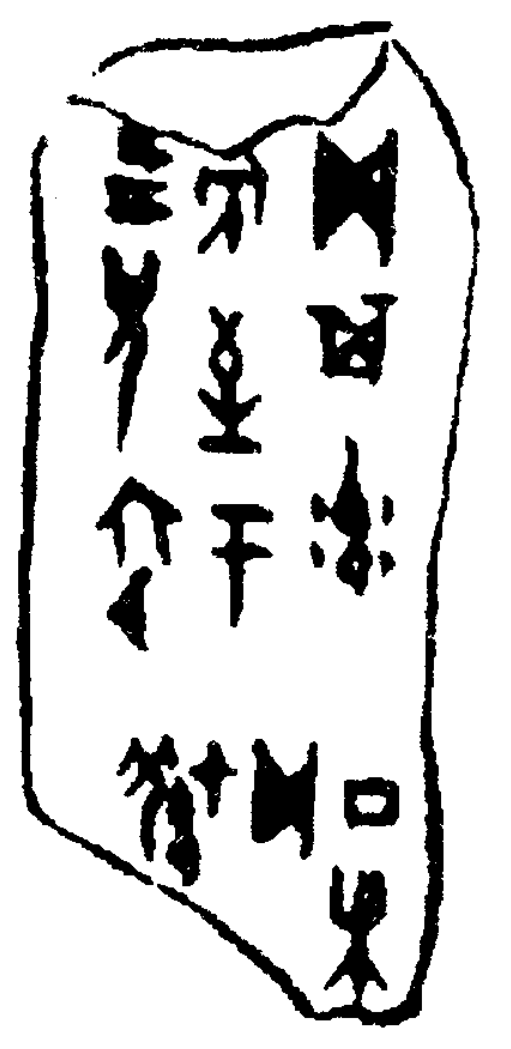
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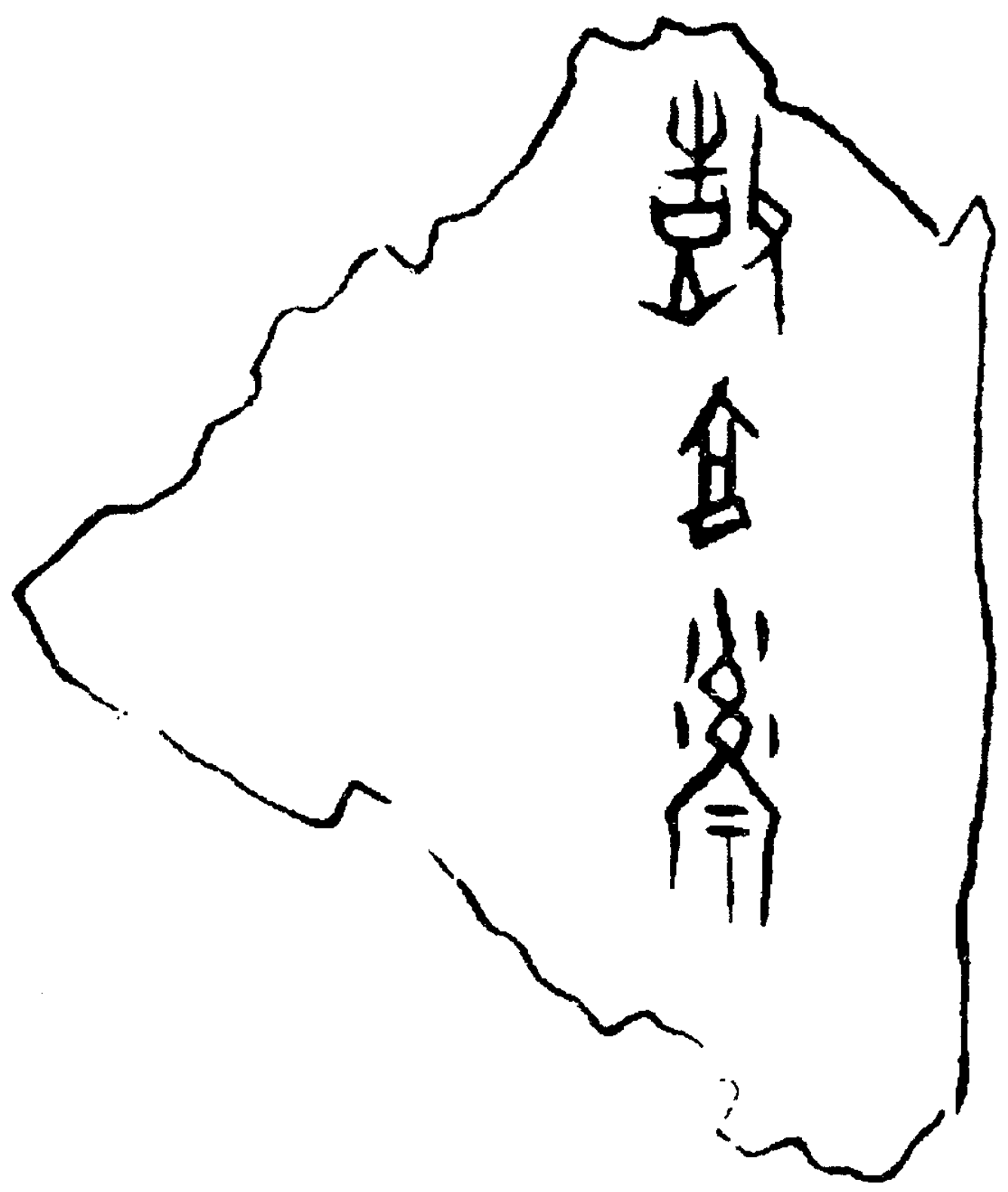
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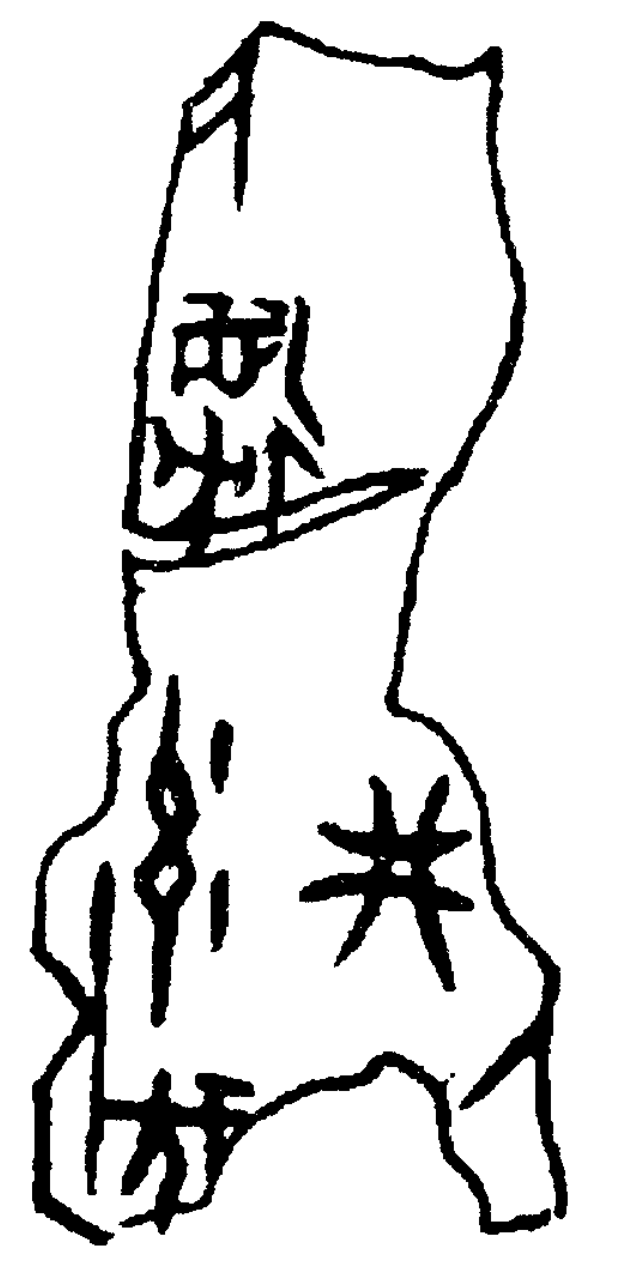
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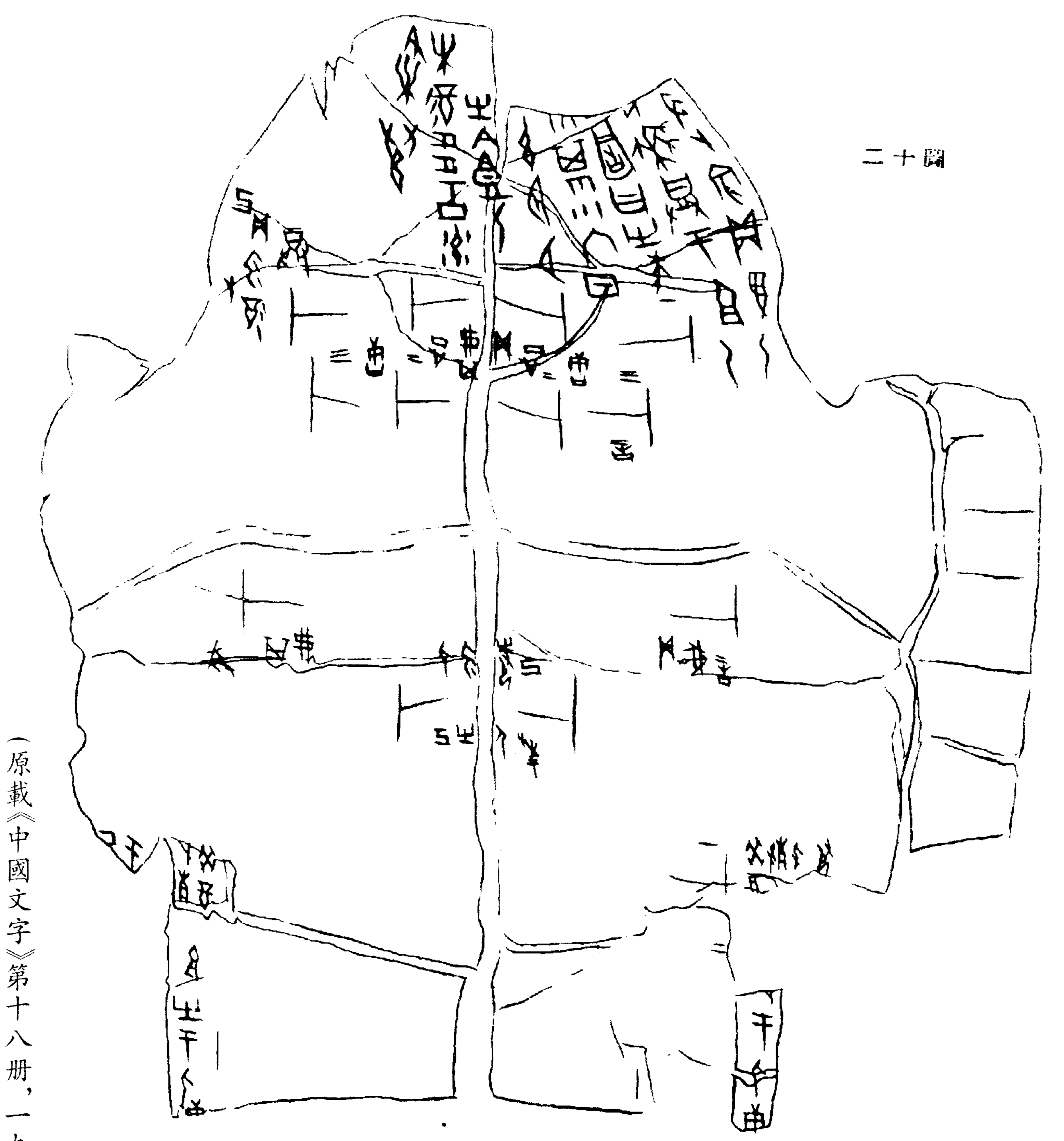
十圖



八圖



一十圖



二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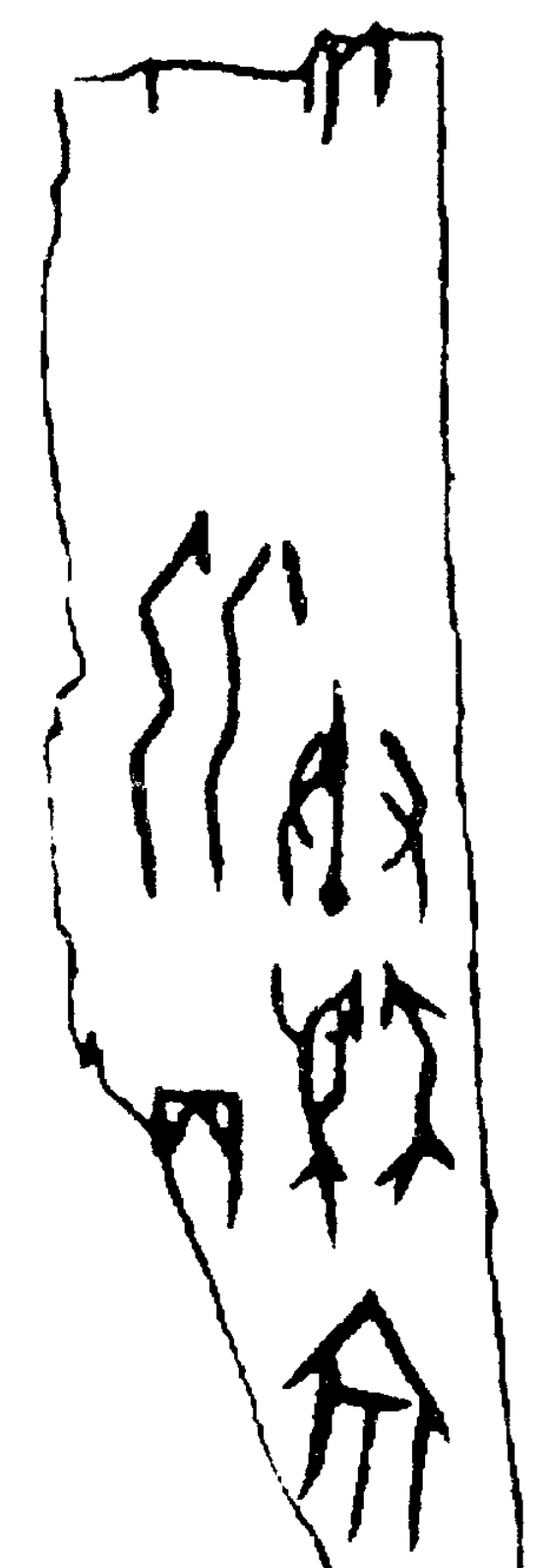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八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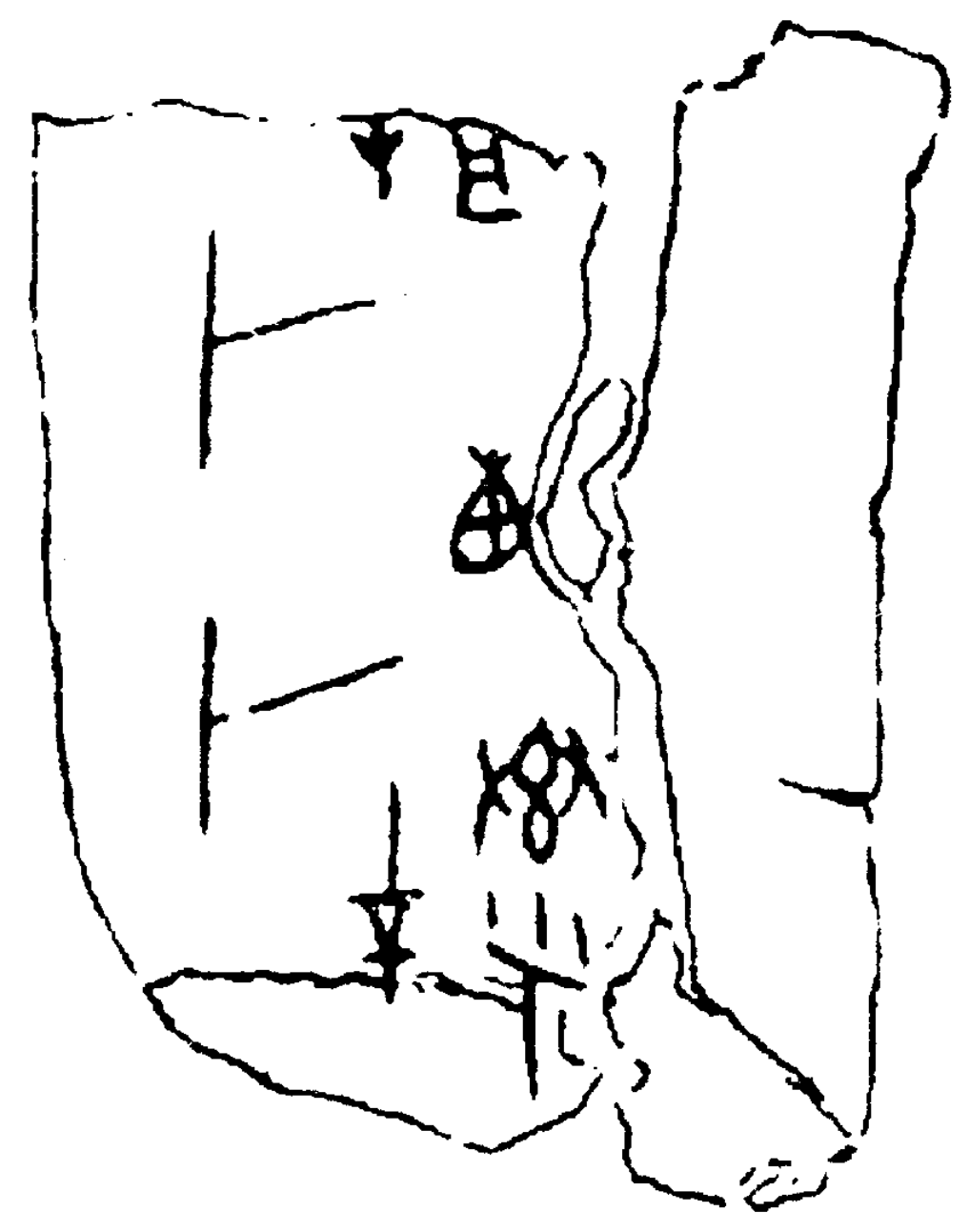
嚴一萍

廣字系第一艸部蕢字之甲骨文，余列字，以見其朔，此前人所未識者。今申論之。案此字初見於續甲骨文編著錄者凡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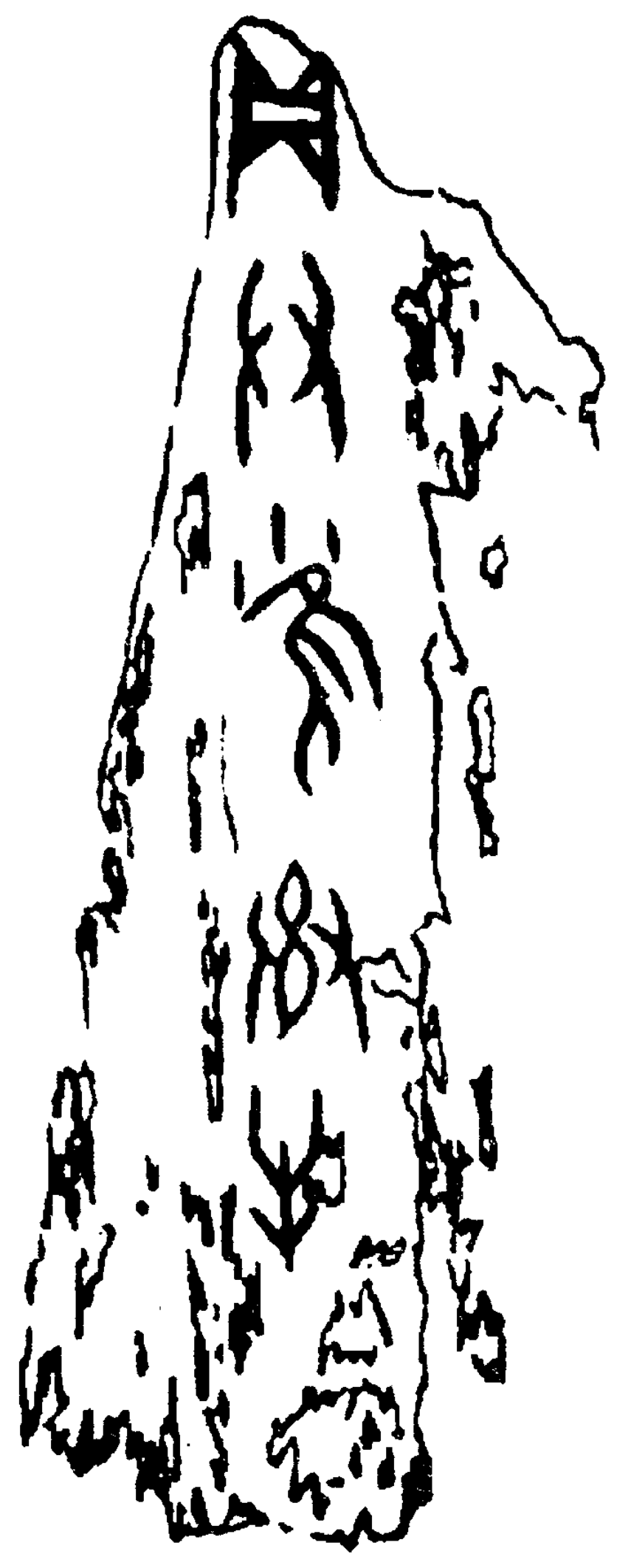
一、宗　續六·二三·五（佚九五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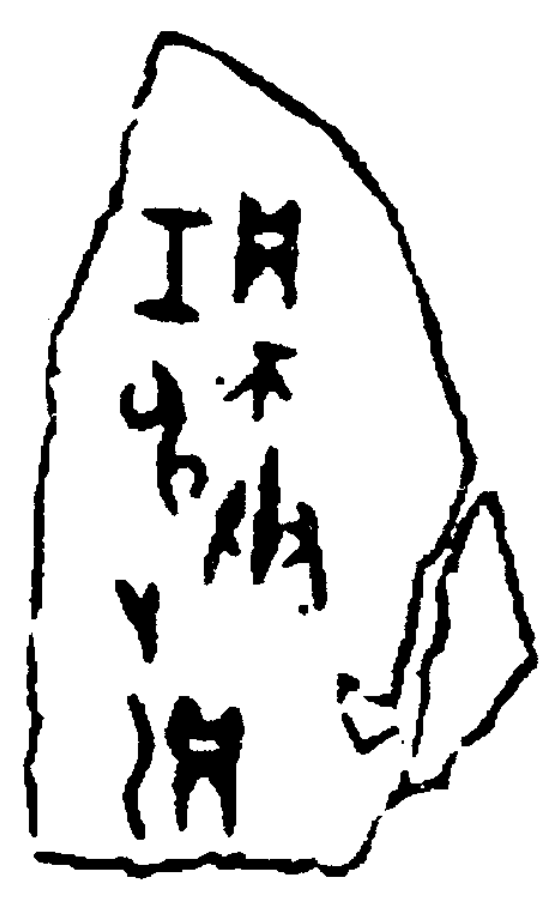
二、叀乎　乙八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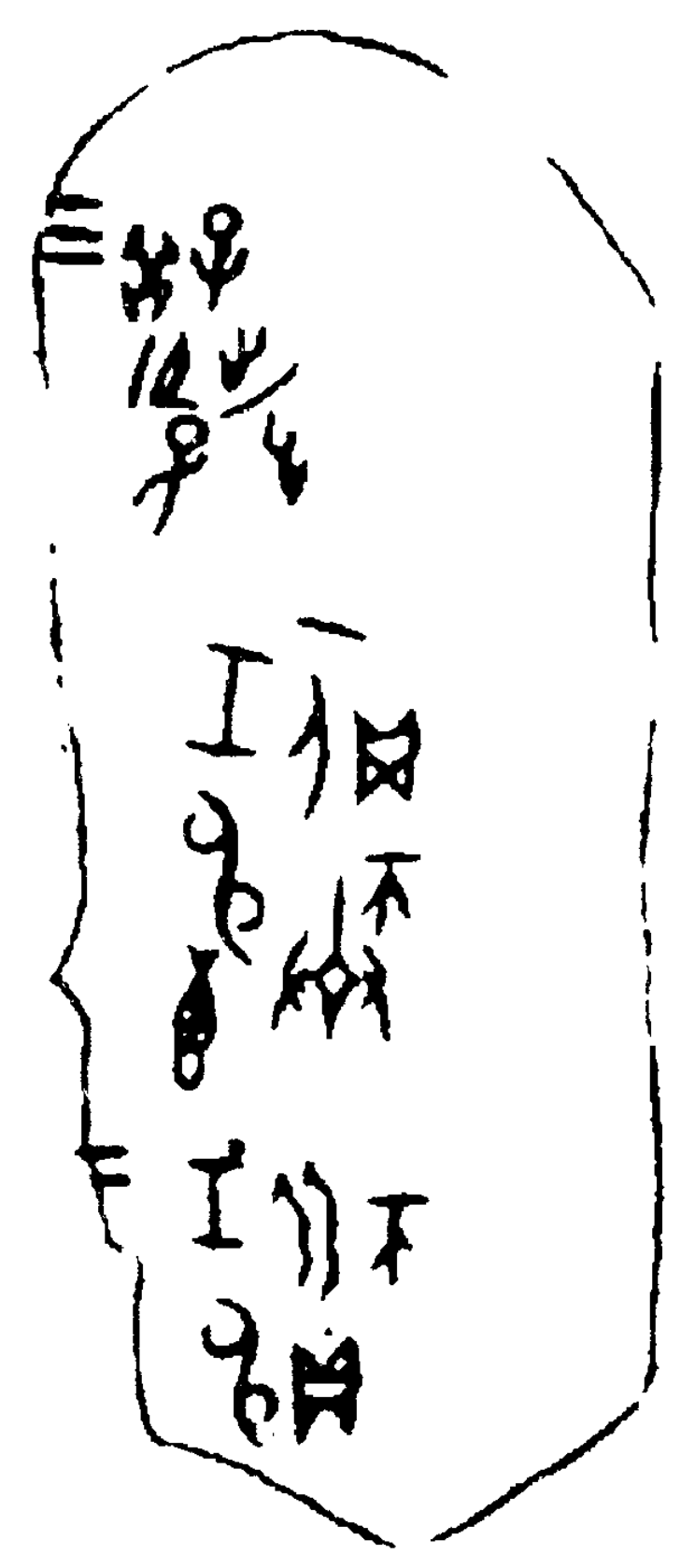
三、貞共雀牛　京津二一一三四



四、壬申卜貞不　京津三〇四六



此外，前編亦著錄一版（六·十三·一），字形小變作，全句形式亦異。今以京津三〇四六證之，知即一事，乃文武帝時代之卜辭也。葉洪漁集釋不解文例，故釋文作：



一

左行　貞不敕（敕）一人」

殘文　癸巳　巳涉　壬申　壬申　弜

蓋泥於卜辭常例，不敢右讀，故誤釋如此。全版共分三辭，當讀作：

壬申弜貞不　二
壬申叀一人貞不
癸巳御子涉　三

此　字中間之　，與干支之午相同，或亦填實作　。古鉥吳貴之貴作　，其上半猶承甲骨之遺，故　即說文蕢之古文臾。

說文曰：「蕢，艸器也。从艸貴聲。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貴字曰：「物不賤也，从貝𦥑聲。臾古文蕢。」（鍇本無此四字）「臾古文蕢」自來異說紛歧，學者多疑之，蓋皆不知臾之初形爲　。說文訓蕢爲艸器，字雖後起，頗存朔誼。論語憲問皇疏曰：「織艸爲器，可以貯物。」據此知蕢乃貯物之艸器，又可以肩荷者。字亦作簣从竹。廣雅釋器：「簣，籠也。」論語子罕：「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簣，土籠也。」鄭注：「盛土籠也。」焦循曰：「簣與蕢通，艸器蓋卽盛土之籠，於臾之象，可知其狀矣。」然以盛土之籠釋甲骨之　，其狀不甚相近。說文疑疑曰：「原象形之始本作　，人象臾所藉以儋何者，若今筐筥之提梁也。」此乃懸測之詞，與甲骨之形，相去更遠。余以爲契文所象者乃一長囊，貯物兩端，可以置諸肩頭，前後下垂，負荷行遠者。今西北之人，出門遠行，猶攜此物，行者荷之騎者懸擱羸馬之背。甲骨文作　或　形，誠寫實也。旁加兩手以奉之，有持贈之義。因所貯之物爲財貨，故加貝字以增意，如古鉥之　。馬夷初謂「貴字蓋有　　　三形，實轉注字。物不賤也，非本訓。以貴賤爲小貝推之，疑貴是大貝。」按物不賤非貴之本訓甚是，以貴爲大貝則非。　爲　所訛變，　則小篆。器以艸類編織，後人復加艸作蕢。揆諸文字演變之序，　爲初文，貴爲後起，蕢則更晚無疑。其朔誼當是貯物之艸器，可以奉之以饋人，故賸送从　，而饋遺从貴，皆有贈與之義也。

說文女部於妻字古文曰：「　古文妻，从　女，　，古文貴字。」汗簡引作　。朱駿聲通訓定聲據補於貴字之下，而云「未詳其誼」。說文釋例則曰：「　　之所以爲貴字者，皆不可以六書求其故。」而疑爲傳訛，或係今本說文之誤。今按　　確爲貴所訛變。馬氏六書疏證曰：「詛楚文數字作　，其婁字偏傍上臾與貴字所從之臾同。　與此篆所从之　之下部相同，然則婁蓋从女　聲，　卽貴之異文。蓋本作　，譌爲　，又誤爲　耳。」繇知楊樹達據此貴之訛體　，以證甲骨之　卽爲貴字，誠不足論矣。

案續甲骨文編所錄續六·二三·五之　，又見收於卷七橐字下並　下之　合爲一字，與他版所見者均讀爲橐。此一問題容於另文考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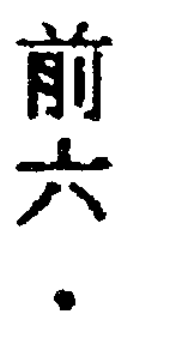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八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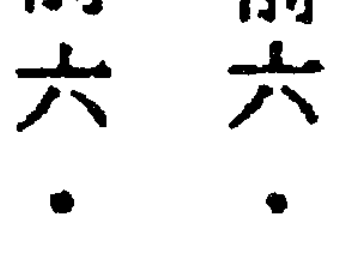
再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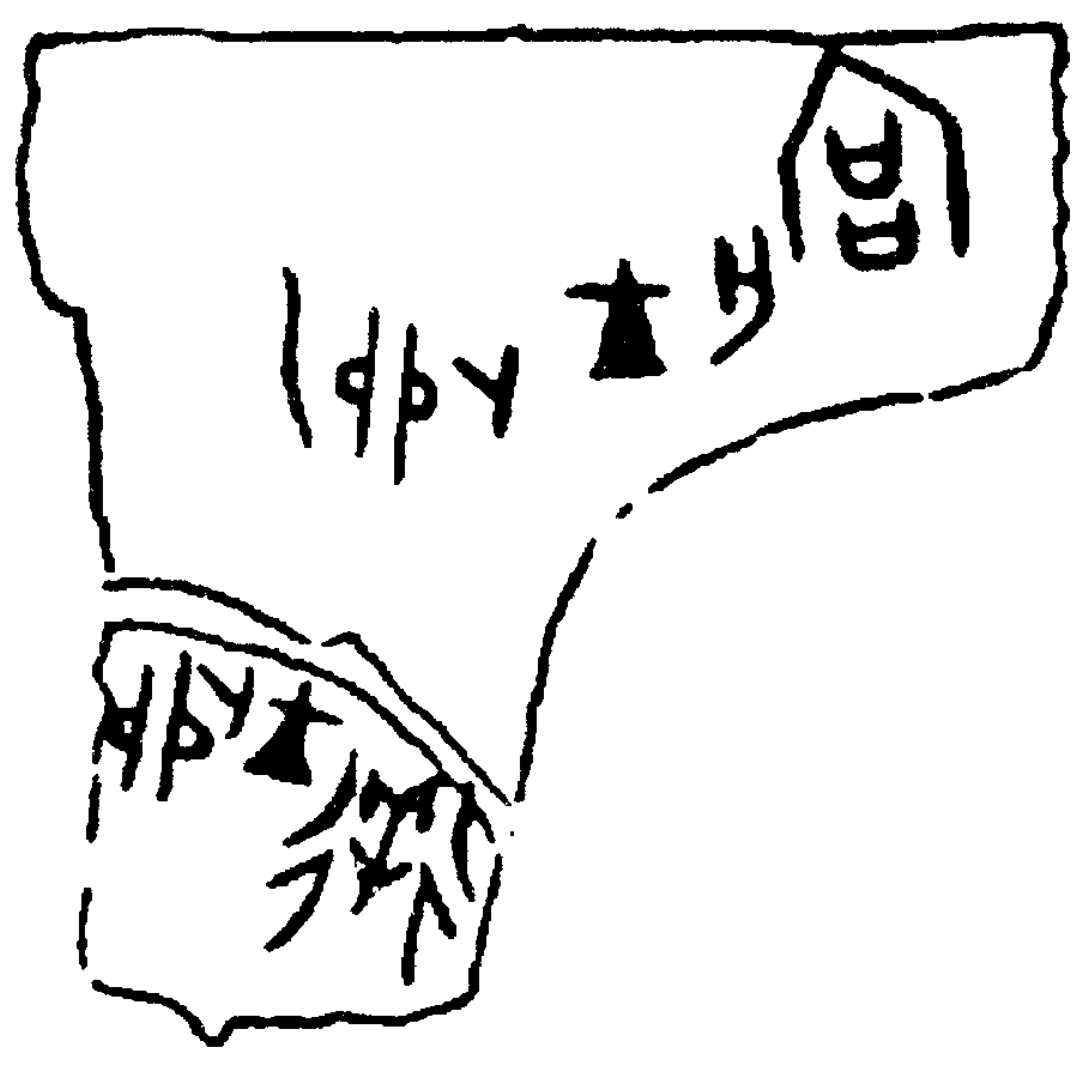
嚴一萍

一九六四年六月日本出版的甲骨學第十號，直至去年底纔讀到。池田末利氏的殷虛書契後編釋文㈥，曾於後下二·十三片釋文中，討論到我的「釋　」一文，眞有空谷跫音之感。使我十分高興。雖然，池田氏同意我的　　　　諸形一字的說法，但不同意我釋作「道」字。他贊成羅振玉的釋「行」（戶郎切）。因此，他把我所引證的漢封泥「衜人令印」，認爲「也許是周禮的大行人小行人也未可知」。這是非常錯誤的解釋，對於我國古代的官制，似未嘗措意。須知「行人」自「行人」，「令」自「令」，兩者絕然不同。不知池田氏何以有此疏忽。我們研究甲骨，儘可大膽猜想，但，如果不把它放在中國經典的基礎上，結果必然是很危險的。「道人令」解釋作「行人令」即是一例。由此問題引起，我不能不再作一次補充的釋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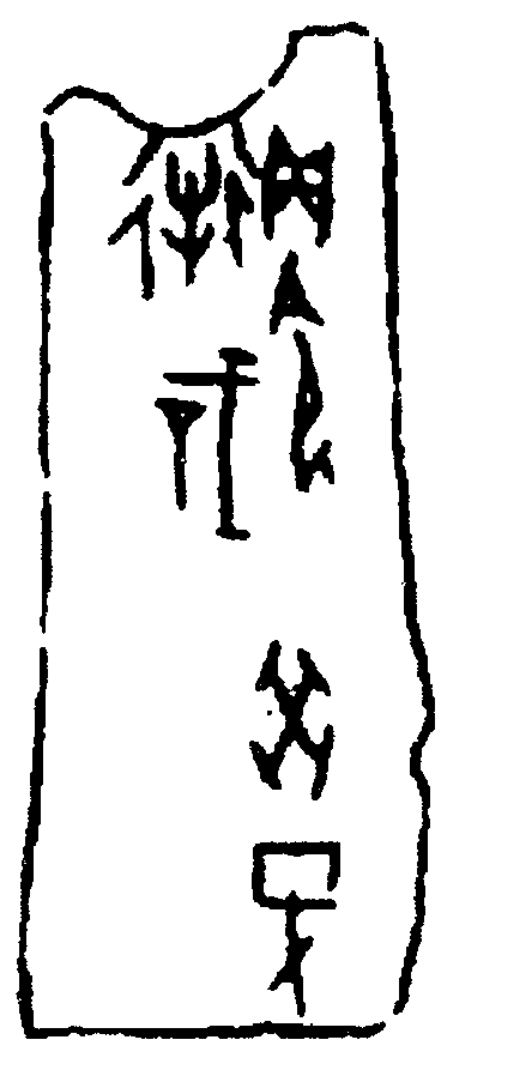
先說字形。如果一定以　字卽　字，不加分別，那末，像


前六·二三·五


前六·二三·七



前六·二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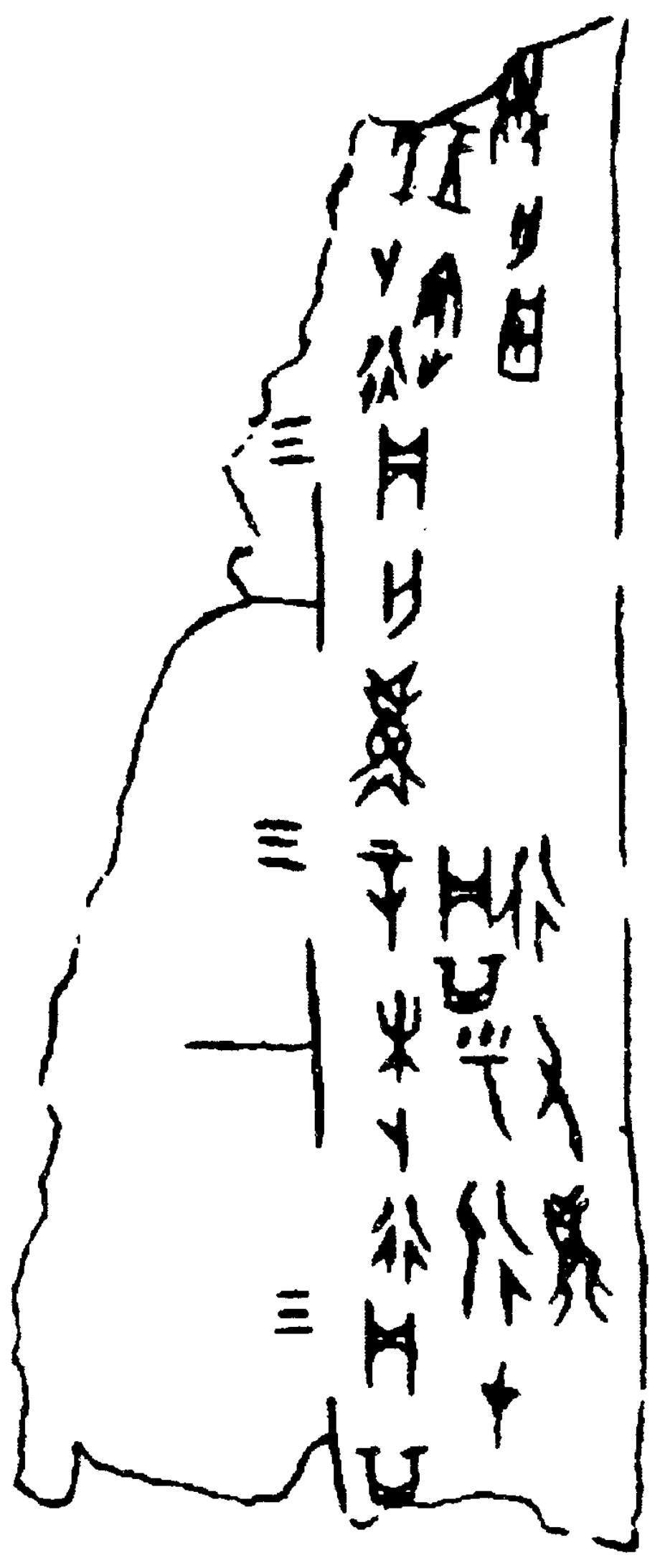


前六·二三·七

諸字，是不是也可釋爲「行」字？行上可以行人，當然也可以走羊、走牛。然而這兩個字在卜辭中的用法與「行」並不相同。說文有「衜」字，是否也認爲行字呢？眞不幸，它不但與行字不同，且大徐讀作「古絢切」，與行之讀戶郎切，相去更遠。再看卜辭本身：

辛未卜行貞其乎衍行又冓　　京津三三二五

貞亡冓



京津三三二五

一句中有兩個衍字，一個簡寫的衍字，如果釋衍爲行，那就是三個行字。「其乎行行行」應當如何解釋？說它與行字相同，又何以要在中間加上一個「人」字作區別。甲骨文字在二百七十三年間的演變，有繁省差異很多，而仍爲一字的。也有僅是些微之差而絕然屬於兩字。如果「不看到全體」，從多方面去研究，是不容易決定的。上面這一條卜辭，幾年前曾經就文法上分析，與友人黃六平兄（現在南洋大學執敎）討論過，他的覆信說：

尊著「釋衍」，文末論「衍王」之用於田，「王衍」之與祭祀有關，以「衍」在結構中之位置，定其詞類，從而求其訓詁一節，可謂不刊之論。佩仰無既！所示京津三三二五：辛未卜行貞，其乎衍行又冓？貞，亡冓。玆有一疑問，弟不知「衍行」之行字，是否可釋爲出巡，或行獵？如無特殊之意義，似可作如下分析：「其乎衍行又冓？」應讀爲「其乎衍，行又冓？」疑此「行」指行獵（或巡行）。「行」字亦名物化，即「此行有冓否」之意。「其」爲修飾動詞之副詞，王氏釋詞曰：「其，猶當也。」則「乎」非定爲動詞不可。「乎衍」之衍，乃動詞「乎」之賓語。賓語非名詞，即爲活用於名詞之其它詞類。弟疑「衍」可釋爲「衍者」（卜辭尚無被飾代詞「者」之用法，先民文字簡單，此「衍」即「衍者」之意），故此「衍」字在結構中已名物化。「乎衍」即「乎衍者」也。下文「行又冓」，亦與上文合，即貞問呼衍者導王出行，此行有所遇或有所獲否。如京津三三二五可定爲田獵卜辭，則弟所釋，或不至大誤。弟於卜辭乃一素人，妄作解人，尙乞指正，是幸。

這樣的解釋，很合情理，所以這衍字仍當釋道。而「衍人令」，更是不折不扣的「道人縣令」。

再就字義講，道王之事，可以印證經典。周禮膳夫：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鄭注：

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

孫詒讓正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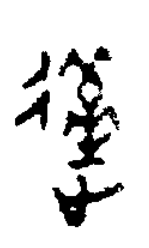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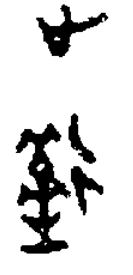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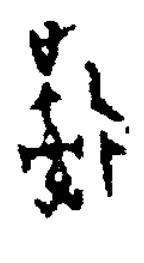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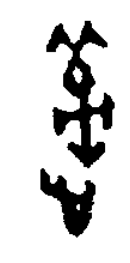
膳夫共王食，故掌爲王嘗羞，道王使食之。

王食有膳夫作道，卜辭所見田獵之有道者，當然也可確信。所以卜辭有「叀小臣道」（甲一二六七）「叀小父道」（南北明六三二）的辭句。自證明白如此，似乎不應再有懷疑。質之池田末利先生，以爲如何？

最近承蒙梅原末治先生遠道賜寄池田末利氏著的「殷虛書契後編釋文稿」一厚册。他在序文的後半，完全談到我的「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雖然他仍舊支持貝塚先生王族多子族的說法，但是認爲「關於嚴氏的新例，似有詳細討論的必要。」這是我發表「斷代新例」，六年來第一次聽到國外甲骨學者的反應。我竭誠歡迎日本的甲骨學者，對文武丁時代的斷代問題，更深一層去探討。在瞭解中國古代經典的基礎上，對甲骨資料作全體的觀察。然後一定可以歧途知返，同歸一致。因此我在這裡要加以聲明的，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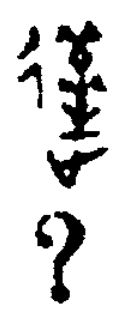
修改殷曆譜文武丁置閏的問題，是先有這一版二月置閏的腹甲資料，再仔細研究出來。假使當時沒有梅原末治先生的幫忙，請伊藤道治先生查明這「二月」，我是不會發現文武丁的曆法之沿襲新派作年中置閏的。池田氏說我的「文武丁七年說，則顯然似有苦心牽合的痕跡」，這祇是一種想像。須知根據實際資料研究出來的結果，決不可能作有意的牽合。先師董彥堂夫子，生前有一次曾經非常感慨地對我說過：「你的斷代新例寫得很好，可惜人家不懂！」這是甲骨研究的悲哀。殷商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源頭，甲骨所包含的史實，與傳世的紙上材料，有其一脈相承的淵源，決不會背道而馳。但願日本的甲骨學者，能從「看到甲骨全體」的立場，在中國經典的基礎上，作純粹客觀的探討，使文武丁斷代的問題，得到一個澄清，這是我所馨香禱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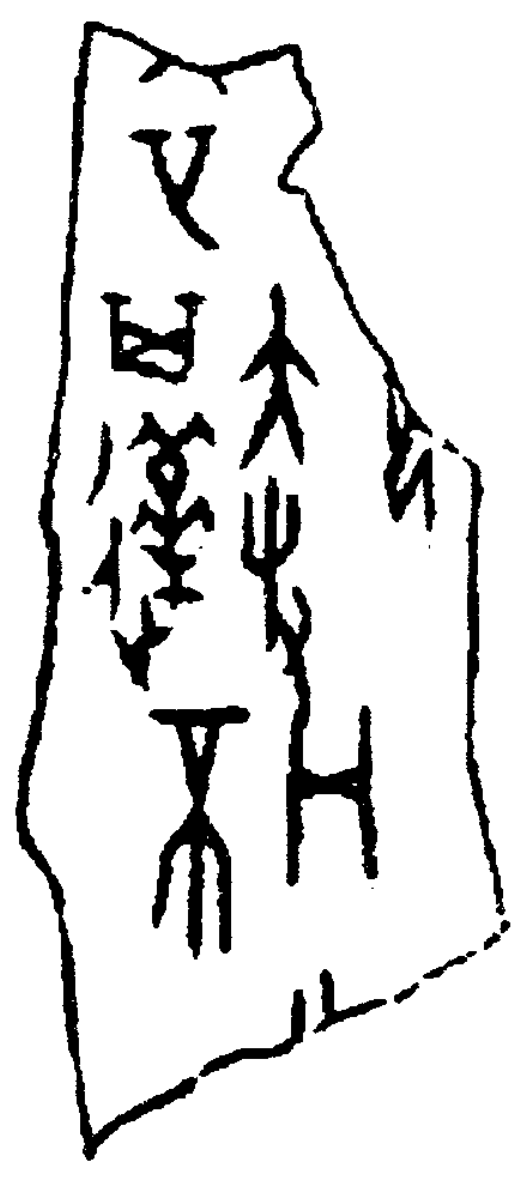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五冊，一九六五年三月）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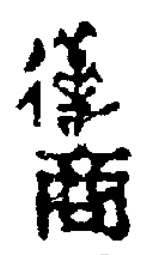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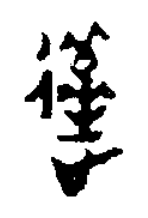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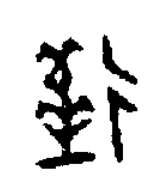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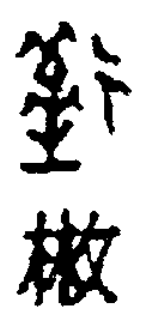
殷契佚存第九四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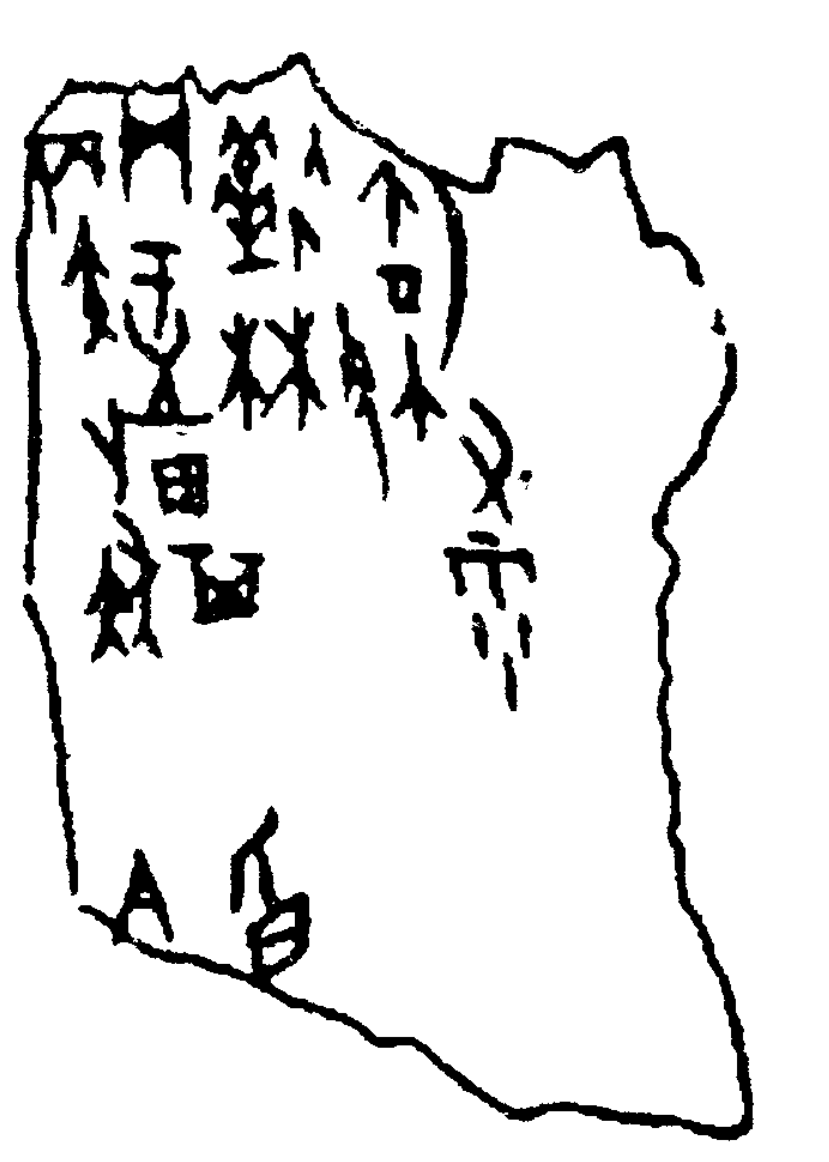
大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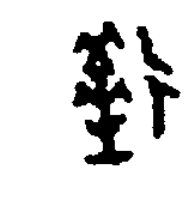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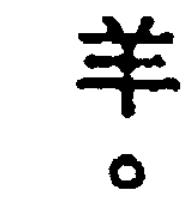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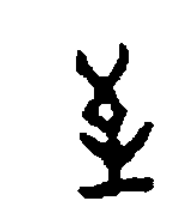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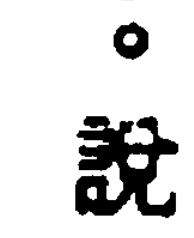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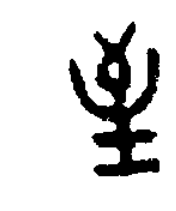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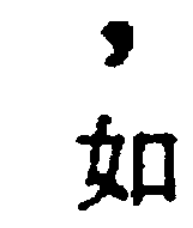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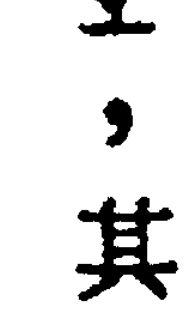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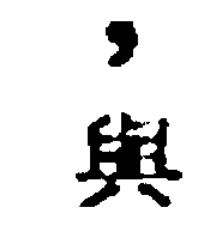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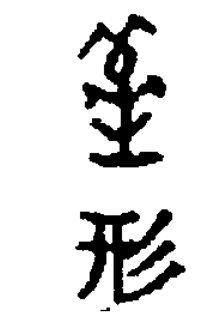
佚九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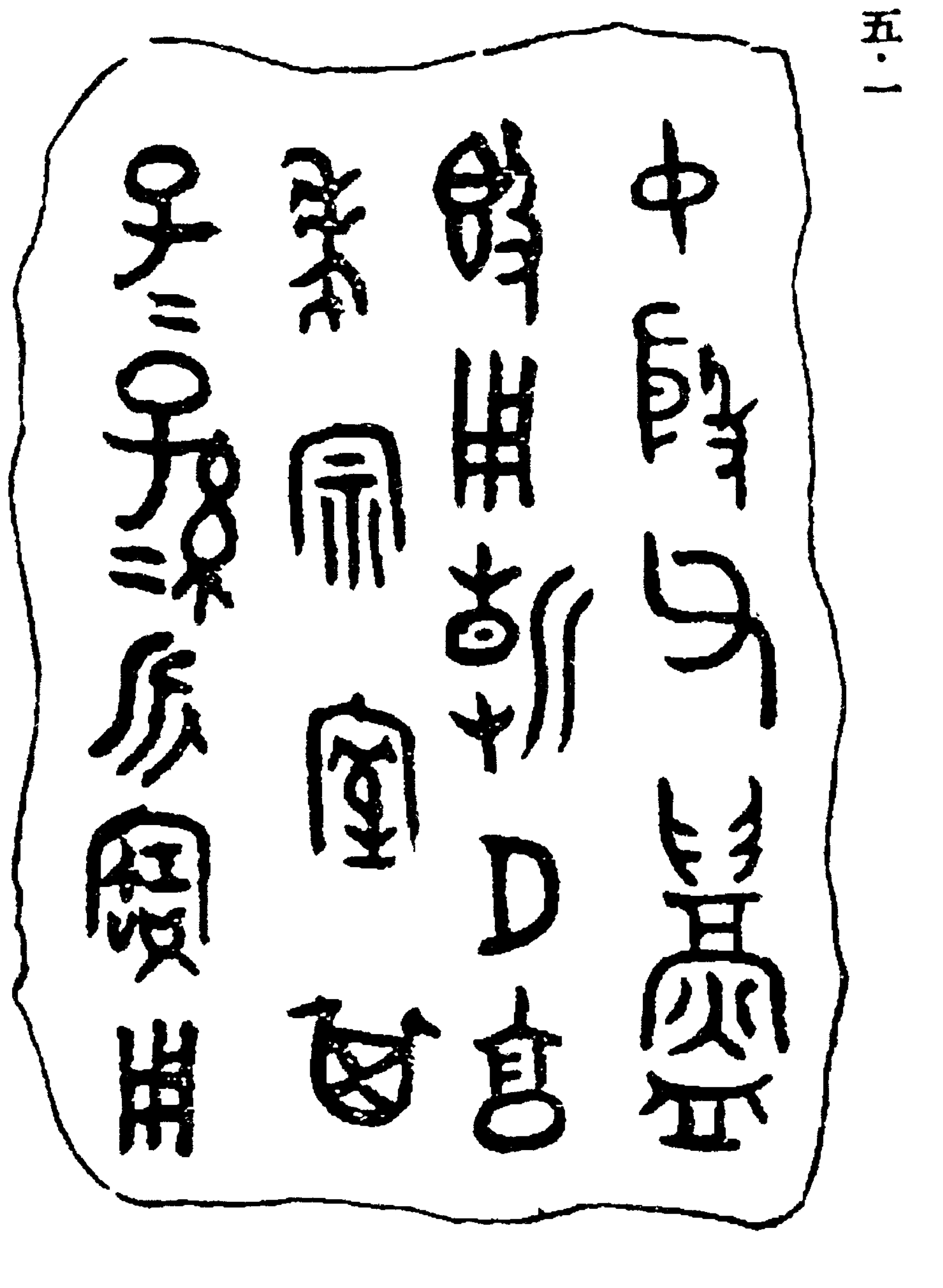
商承祚隸定爲逕，無釋。又省止作，如殷契佚存二九二片：

丙寅卜，狄貞：盂田，其椒，朝又（有）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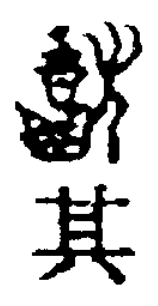
佚二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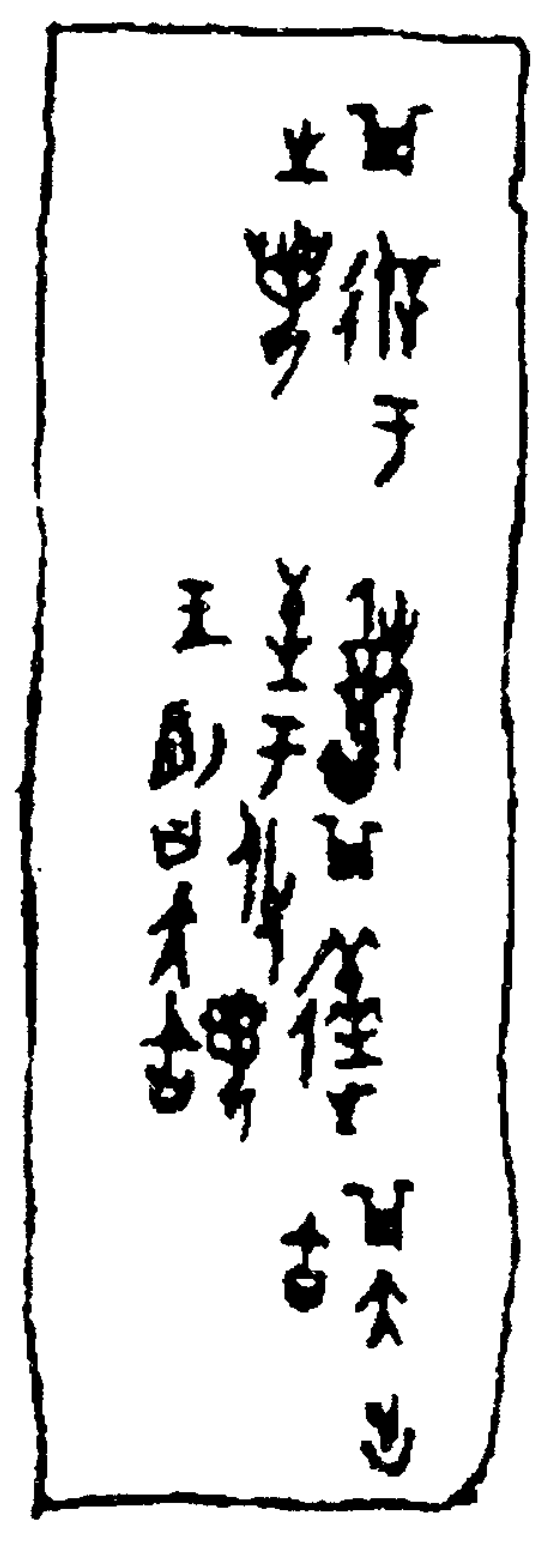
商氏考釋爲徉云：「當卽彷徉之徉。」蓋誤釋爲羊。乃字。說文至古文作，其形與甲骨文似，金文至亦作，如朱公牼鐘：「以嘉諸士，至于萬年」（三代一·四九）之至。而从至之室，若中殷父毀：「中殷父鑄毀，用朝夕亯孝宗室。」（三代八·五·一）之室作，其至作，與甲骨文之形近矣。故商承祚隸定爲逕，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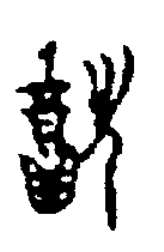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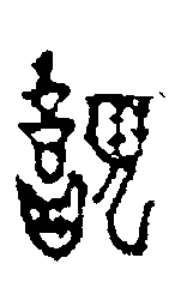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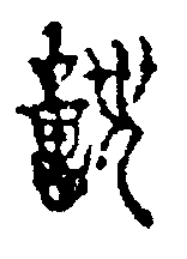
三代八·五·一

許慎說文解字無逕而有遷，訓「遷，近也。从辵臸聲。」臸訓「到也，从二至。」篆隸萬象名義：「遷，如質反。近，傳，至。」而廣韻上平六脂有：「逕，訓走貌。」雖不知其所本，抑或說文遷之省，亦未可知。而訓「走貌」，顯然與說文：「走，趨也。」段注云：「釋名曰：徐行曰步，疾行曰趨曰走。」綜合以上諸書而觀之，逕，从辵至，至亦聲。其義當有疾行而至之意。故佚存九四〇：「大史其逕」者，「大史其疾來也。」二九二片：「丙寅卜，狄貞：盂田，其逕椒，朝又雨」者，「丙寅日卜，貞人狄問，往盂田獵，疾至椒，晨有雨？」殷虛書契前編第五卷三〇頁第一片：

其逕，至于攸，若，王固曰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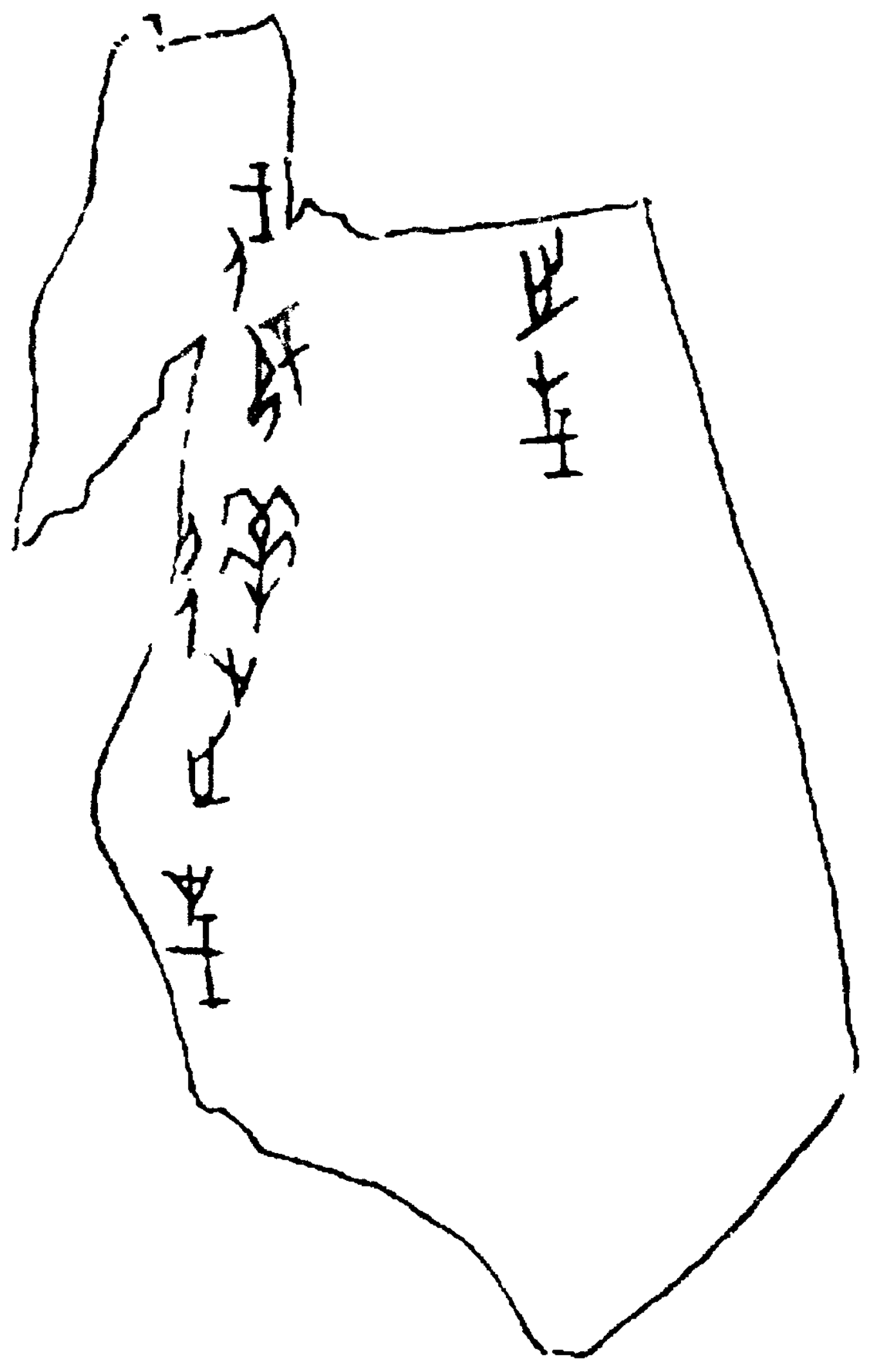


前五·三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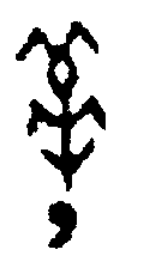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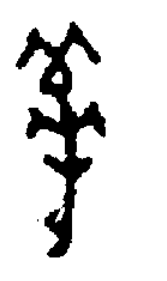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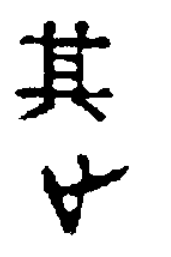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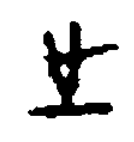
葉玉森考釋云：「，華學涑氏釋饋，王襄氏謂金文之若皆與此相似。許說吳人謂祭曰饋（類纂），余永梁氏疑古醜字，卜辭醜爲人名（殷虛文字考）。

森按細玩本辭，尚不能遽定爲人名。」葉氏不識逕之義，故不能遽定醜爲人名，今知爲疾至之意，則醜爲人名無疑矣。言醜疾來，至於攸，諾，王固王大吉也。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B二一四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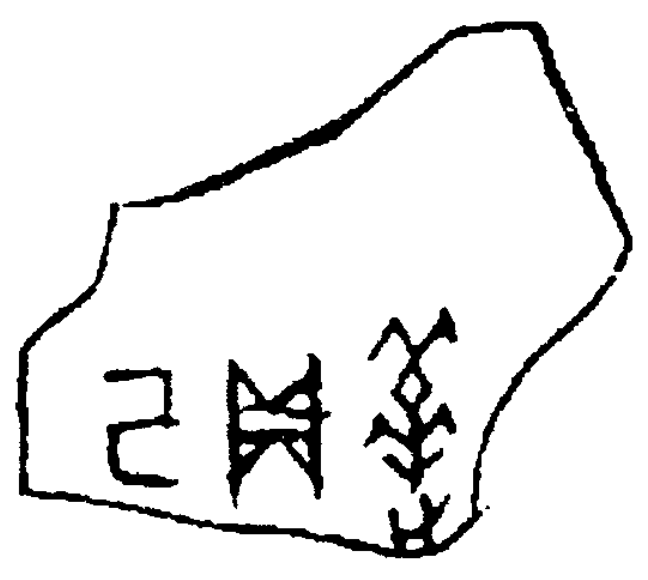
伐辟逕止，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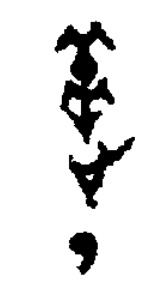
京B二一四九

貝塚茂樹考釋釋文：「伐屖，步𢦏☒」，因拓片漫漶不清，將逕離析成其與下一字合而爲步，忘其偏旁彳。「伐辟，逕止，𢦏？」者「伐辟，疾至此，有𢦏耶？」（止釋此意，詳中國文字第六冊釋生）。甲骨續存下第五〇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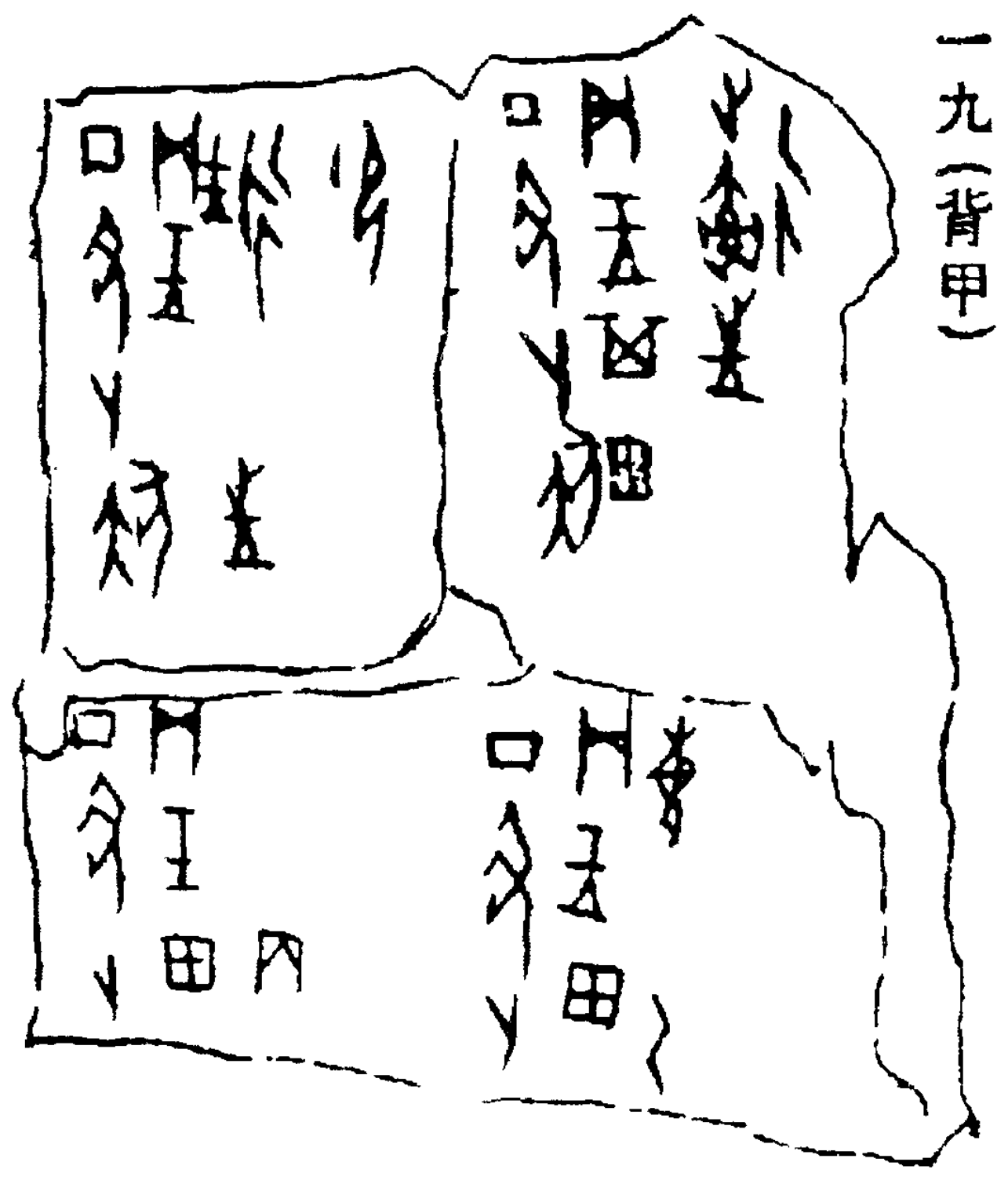
己
貞
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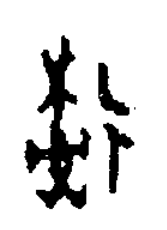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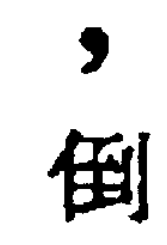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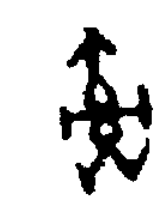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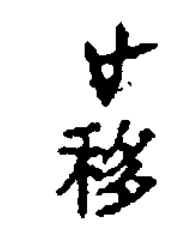
續存二·五〇九

本片雖爲殘片，破損過甚，其殘文，亦必爲逕無疑。其爲地名者，如小屯甲編第三九一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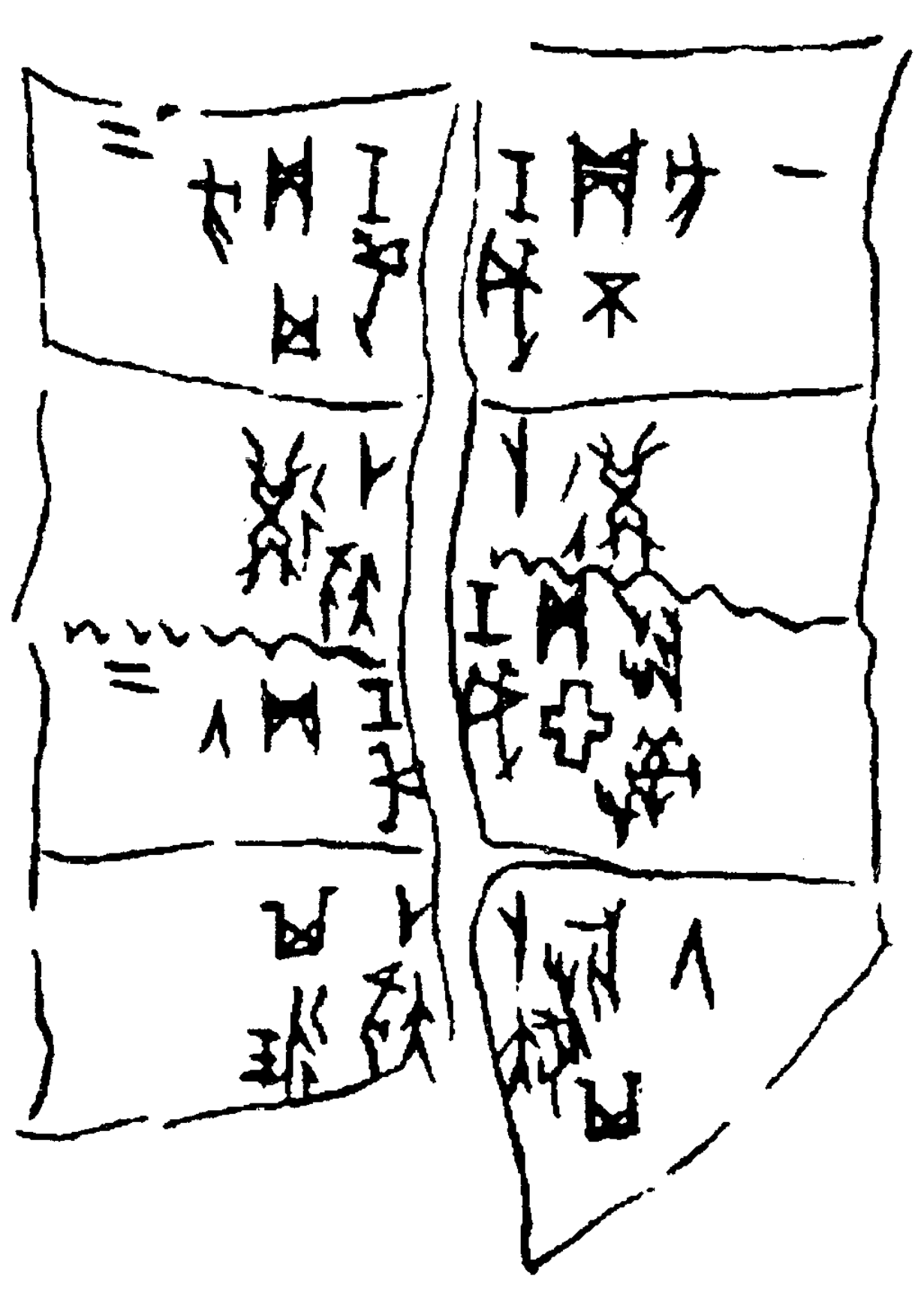
丁丑卜，犾貞：王其田逕，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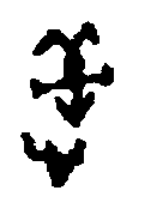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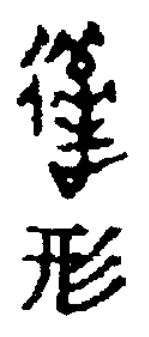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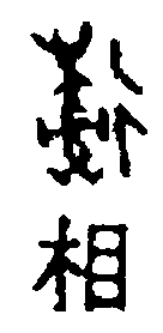
甲三九一九（背甲）

屈翼鵬先生甲編考釋：「，當是地名，而不可識。」屈先生釋逕爲地名，是也。其字乃逕字，倒爲，而移至其上而已。小屯甲編第三九一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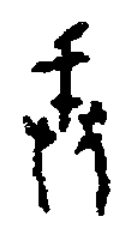
壬戌卜，犾貞：亞旌其陟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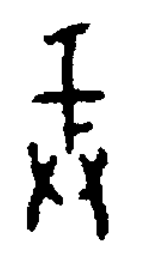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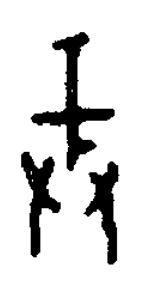
甲三九一三（腹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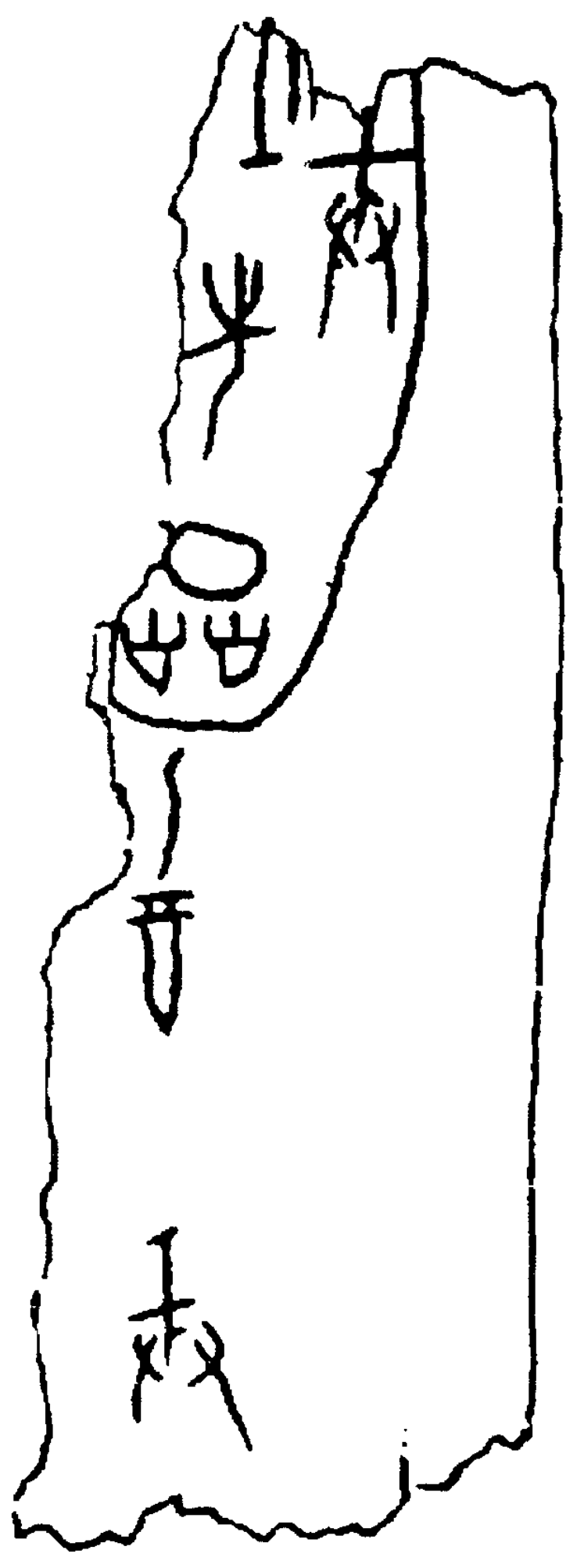
其，乃省彳，與形同。而與甲編三九一九片之相似，僅倒正省與不省之差耳。殷虛甲骨文字，倒正繁省之例，屢見不尠，蓋文字至殷商，殊多尚未定形故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六冊，一九六五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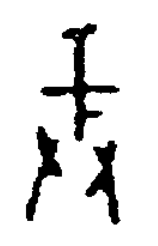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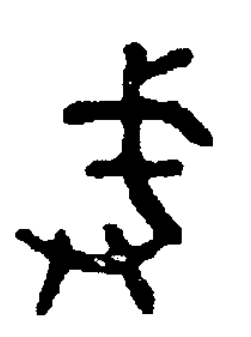
殷契拾掇二編一二九版有辭曰：

☒先圂☒
乙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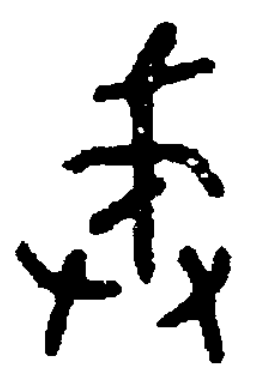


拾掇二·一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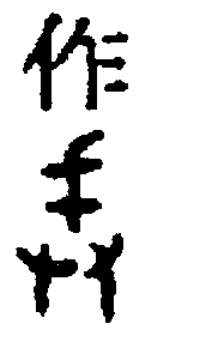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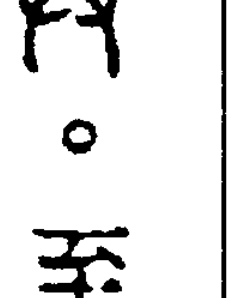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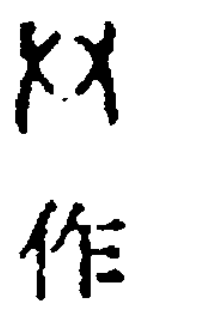
字初見，前此未有著錄。案卽說文「从廾持戈」之戒字。金文有戒字，見於金文編著錄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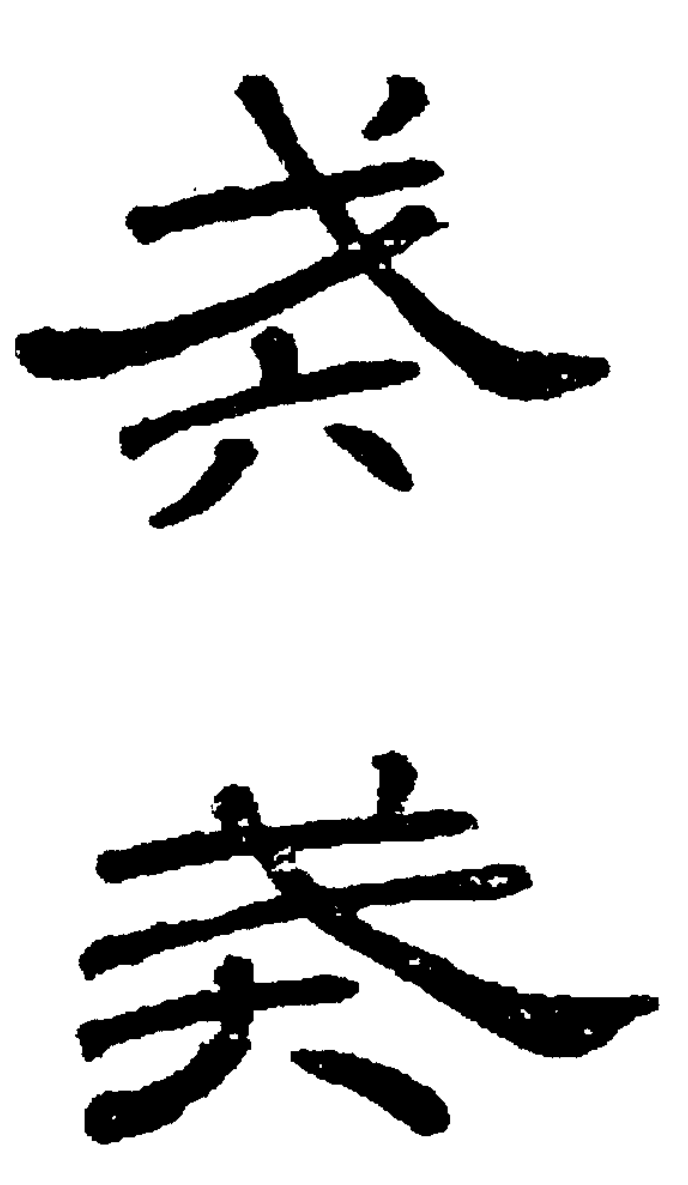


戒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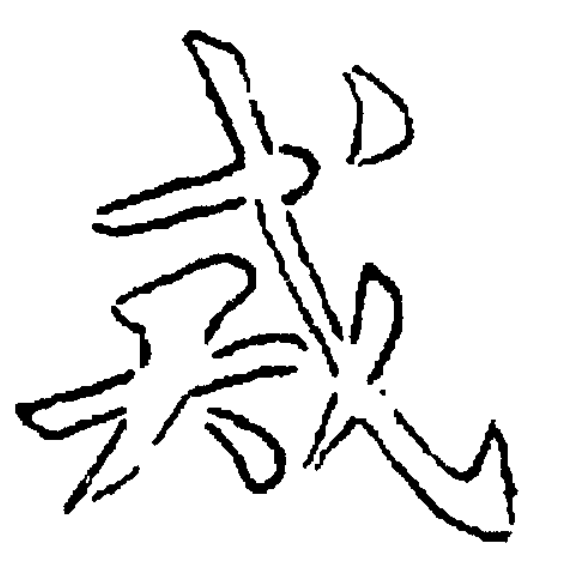


戒弔尊

古鉥作，皆上承甲骨，其形如一。小篆微變作。至東漢順帝永建六年（西元一三一）之袁良碑變廾爲六。桓帝永興元年之孔龢碑又譌作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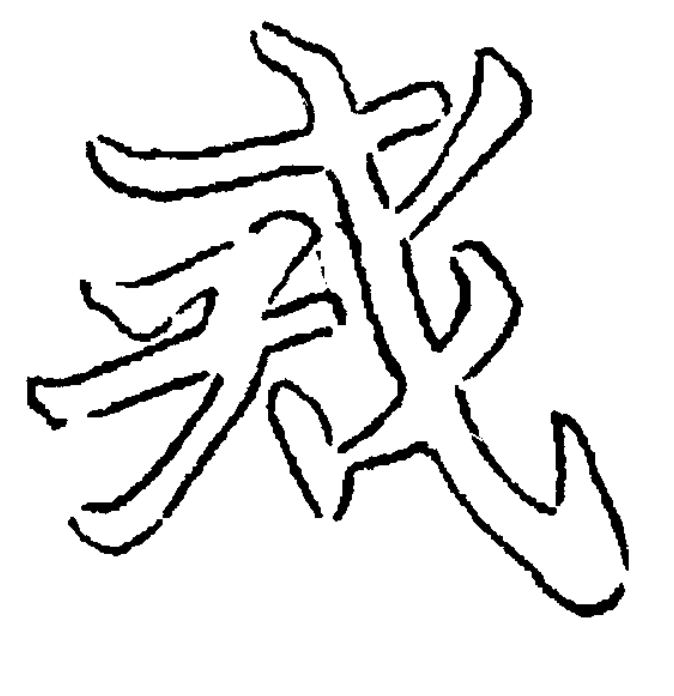


下及隋仁壽二年（西元六〇二）之啓法寺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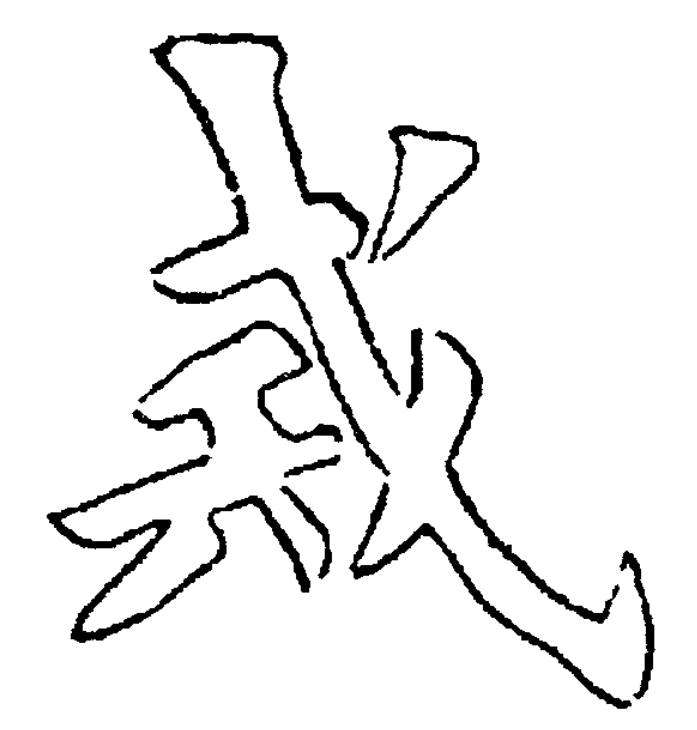
啓法寺碑

唐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之等慈寺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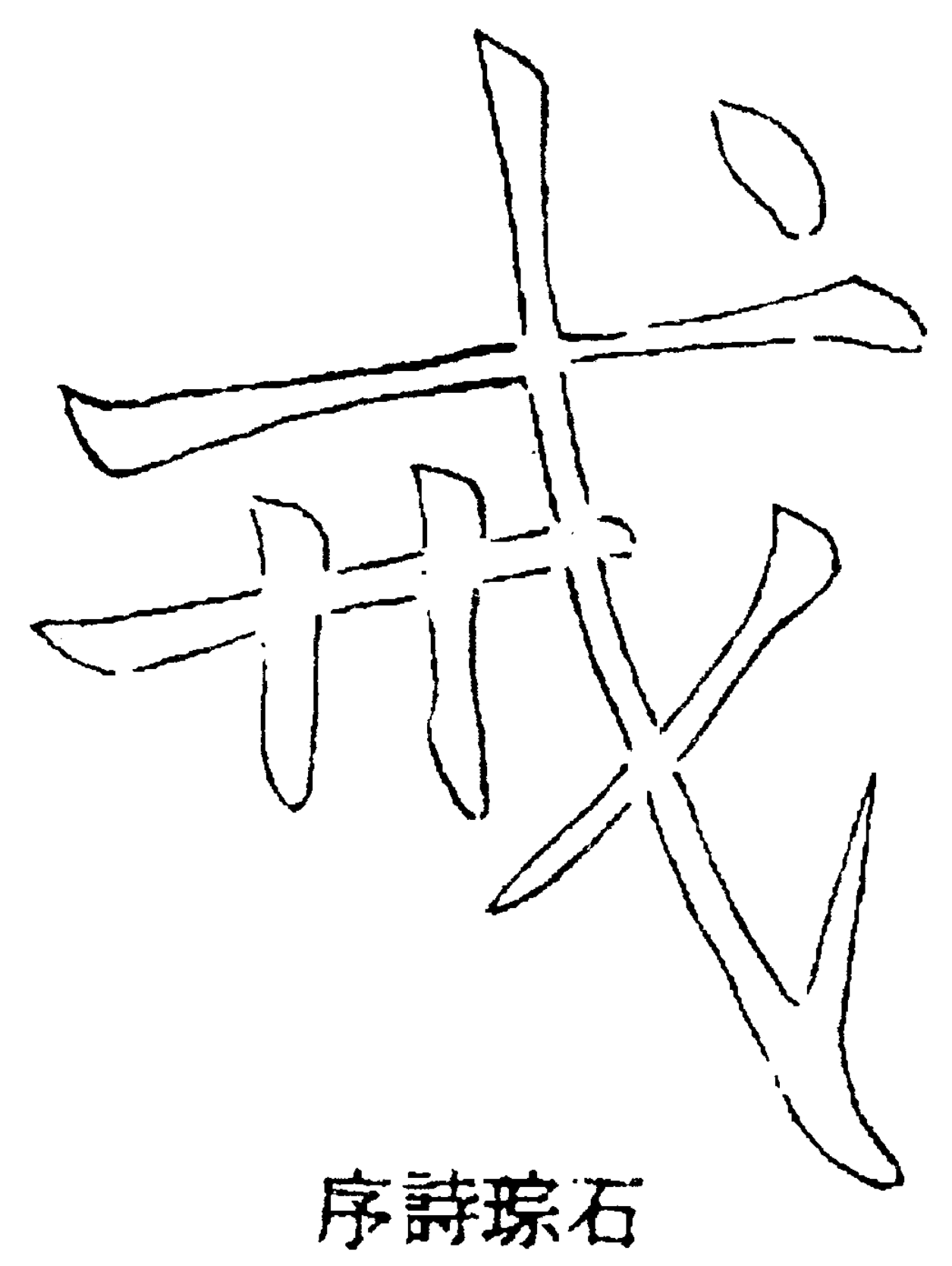
等慈寺碑

貞觀六年（西元六三二）之醴泉銘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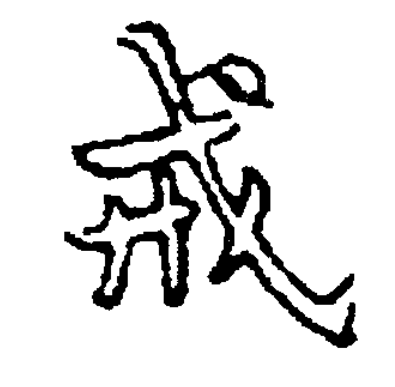


醴泉銘碑

至武后久視元年（西元七〇〇），薛曜書石淙詩序始作今楷之戒。繼之者開元三年（西元七一五），李邕書少林寺戒壇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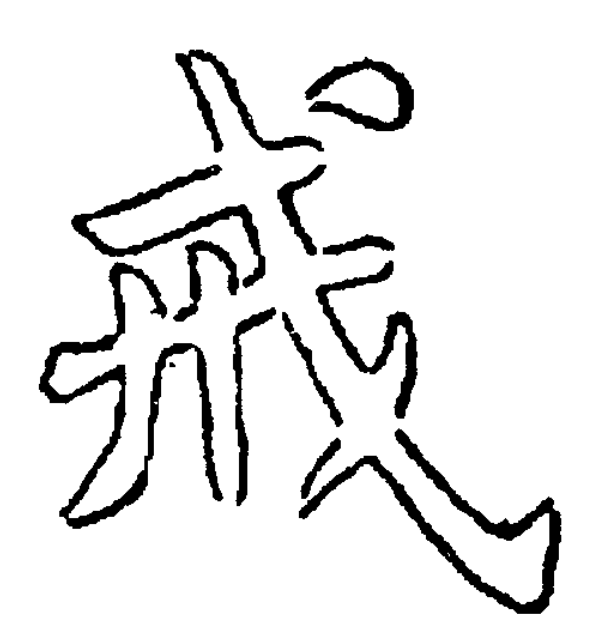


石淙詩序



少林寺戒壇銘

天寶二年元丹邱書玉眞公主受道記作：



玉眞公主受道記

迄於今未有所變，知今楷之戒，自西元七〇〇年間始也。

戒，說文訓「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小徐本及韻會十卦引竝以持字屬下句，段注改爲「警也，从廾戈，持戈以戒不虞。」然以說文體例言，上文之弄曰「从廾持玉」，下文之兵曰「从廾持斤」，與「从廾持戈」同例。故校議議段注匡謬皆以大徐爲是是也。

案易萃卦：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注「備不虞」。以戒訓備，又見方言十三「戒，備也。」孟子辭曰聞戒，注：「有戒備不虞之心也。」左哀元年傳「惎澆能戒之」。注：「備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周易「以此齋戒」，韓康伯曰：「防患曰戒」。詩采薇：「豈不日戒」，箋曰：「警勑軍事也」。凡此本訓，正合本版卜辭「戒」字之義。蓋此段卜辭上半雖殘，如非征伐，即係田獵，所可斷言。則雖强敵或猛獸在圍，謀慮所及，尤須戒備不虞，防患未然。此殷王之所以鄭重卜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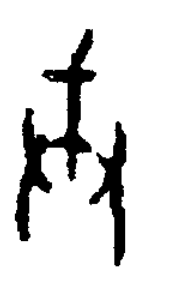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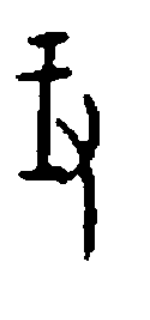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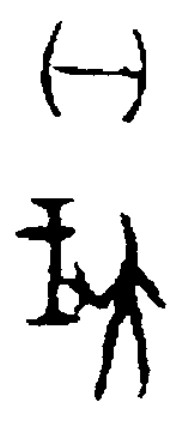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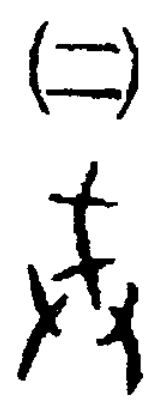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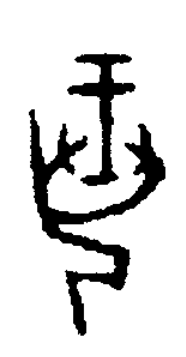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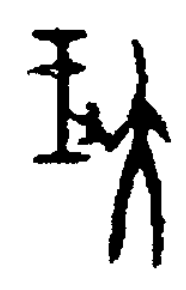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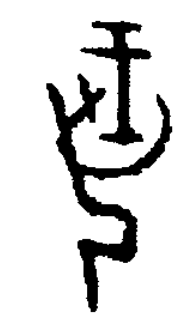
本文校畢承祥恆兄見示續甲骨文編已有輯錄惟收[illegible]字下經檢視卜辭通纂六三版則郭氏已先我釋戒謂卽祴之省據此援二本版之戒並非初見而他書亦頗有著錄當再綜輯詳考請俟續釋

一萍附識六月廿三日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六冊，一九六五年六月）

續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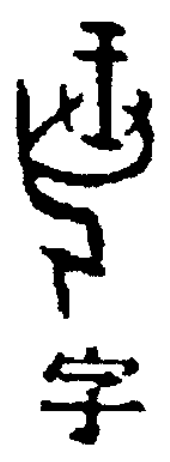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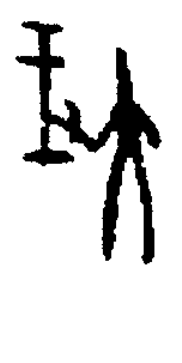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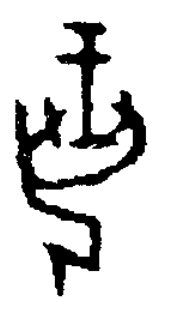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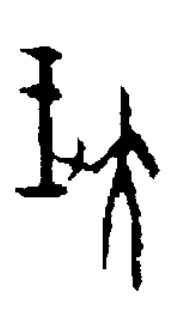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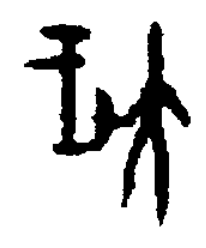
嚴一萍

契文字釋戒，當以卜辭通纂爲嚆矢。繼之者殷契萃編又以爲戒之省。後此，僅金氏續甲骨文編收錄於𢦒字，凡有三體。㈠㈡㈢。余之釋戒一文刊中國文字十六期，匆促草成於本年六月初，俗務羈身，無暇詳檢，故僅就撥二之第一二九片釋之。今年秋，李孝定之甲骨文字集釋出版，則已見採錄郭氏之說釋戒。並以二體从金氏說入𢦒字。其分戒、𢦒爲二字之故，於戒字條下有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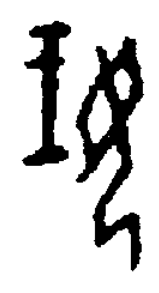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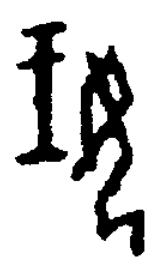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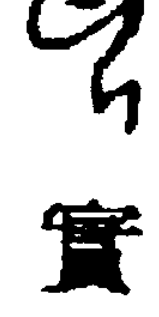
金氏收作𢦒，固無不可，然許書已分收爲二字，且卜辭𢦒戒二形，亦未見有顯著相同之辭例可以證爲一字，仍从許例分收爲二較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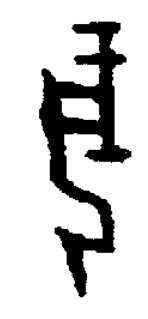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之七九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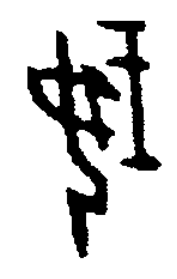
於𢦒下又曰：

商承祚於字釋爲𢦒，而於其下注一伐字，無說，蓋謂當讀爲伐也。字則逕釋爲伐。……按說文「𢦒，擊踝也。从丮从戈，讀若踝。」契文與篆文全同，雖其義不可知，然據字形已可定爲𢦒字。字雖不从丮，然从大而一手特繪其指，是與丮字無異。商氏釋伐，按伐乃象从戈擊人，刃加于頸。則象一人以手持戈，其義迥別。是仍以釋𢦒爲是也。至𢦒之與戒，一从丮一从𠬞，其始當同，後始分別爲二。

仝前八八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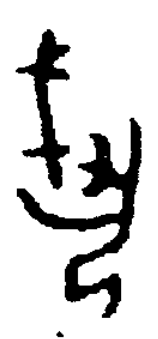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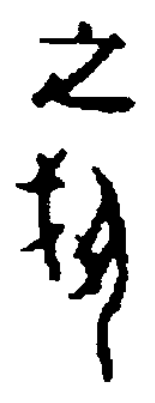
又別出前六・二六・七片从女从戈之於女部。（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之三七〇七頁）今按與實爲一字，小屯乙編二五六七十三四五二合片曰：

一、貞弗其㠯㞢取

貞㠯㞢取

（圖一）

一从丮一从女，見於同版一事之對貞，其爲一字可斷言。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𢦒下有曰：「字亦作妭，作敂。廣雅釋詁三妭，投也。又敂擊也，又作[illegible]。」昔人雖不見甲骨，然知其爲一字，固已論及矣。𢦒，說文訓「擊踝也」。屈萬里小屯甲編考釋於三二七七片爲之考釋曰：

象雙手捧戈之狀，與丁未角之梢妃殷之爲一字。先師丁先生佛言釋𢦒，蓋以其字與說文之𢦒字同也。按說文𢦒字云擊踝也，以此義說甲文金文均未安。

甲編考釋四一七頁

就說文擊踝之訓，以說卜辭諸𢦒字，誠覺未安，然說文之訓擊踝，或因傳寫致誤，故頗有疑之者。馬夷初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曰：

龔世休曰：擊踝也，當作擊也。按擊踝也者，讀者以𢦒讀若踝，旁注踝字於𢦒下，與釆下曰，辨別也同例。傳寫誤入正文，校者以踝擊不可通，又乙於擊下耳。

卷六第五四頁

此說可信。證之妭𢦒本一字，而妭訓投，則𢦒之本訓「擊也」，可謂信而有徵也。今以擊義說卜辭，無不可通矣。如：

二、貞賁方𢦒

貞賁方不其𢦒　前五・一二・五（圖二）

三、囗囗（卜）囗貞余勿乎𦎫先𢦒⧄酉旣　續五・一〇・六（徵一一・四・八同）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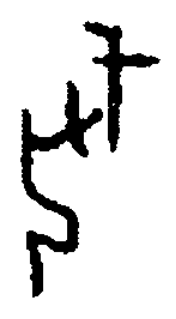
四、囗亥卜王貞乙酉𢦒　後下二六・十七（圖四）

五、貞猶其𢦒　佚七七九（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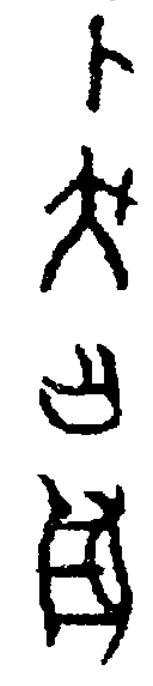
六、辛酉⧄方其𢦒囗　外三三〇（六清一〇九同）（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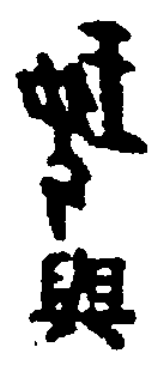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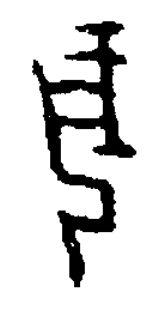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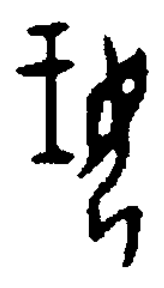
七、其𢦒戈一壑𠃊　粹一〇〇〇（圖七）

八、（王）固曰其𢦒　乙三九二九（圖八）

九、　乙七一三八（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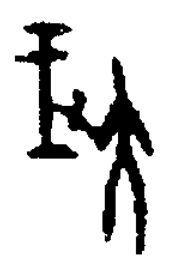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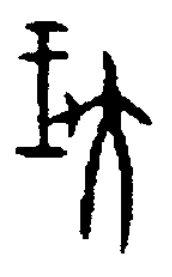
按本片可與八〇八・一六六九・二五六九合。張秉權丙編釋文作「王固其隹，其句（事）隹其往𢦒。」恐尚有缺文，不然殊難索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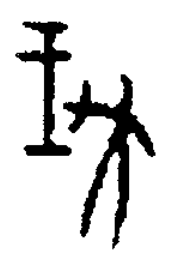
十、丁卯卜　新獲三〇八（甲二一〇十二八合）（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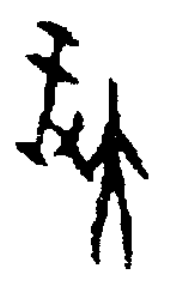
以上諸辭之𢦒，訓以擊義，皆怡然通順。若前引乙二五六七合三四五二片兩辭之與亦可作人名解，而他辭作者固皆人名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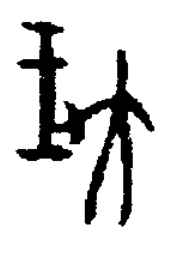
十一、女妭弗壱王　乙三三四五（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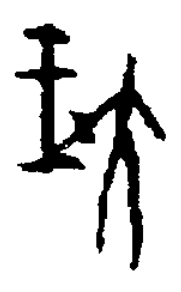
十二、⧄妭⧄用王　前六・二六・七（圖十二）

至於字，檢索所及，唯作「子」一人名耳。如：

十三、貞钔于癸晋　乙一五一二

十四、⧄子⧄　乙一七〇九

十五、囗囗卜爭（貞）子于女中　㞢艮女　乙二二四九

十六、貞其死　乙二三七三

十七、壬戌貞乎子　出于犬　佚一四（餘四・二・續五・二・五同）

字之非戒非戠，至爲顯然。商錫永釋伐，亦無確證。馬夷初以爲戍字（見六書疏證戒字下），庶幾近之。戒字於卜辭，有多義。董理之，一曰諭也。

十八、⊠戒取宁　乙六五七（圖十三）

書大禹謨「戒之用休」注「諭也」。本條卜辭雖殘，然以諭訓戒，較之以戒爲方國者，於義爲安。

一曰誡也。說文：誡，敕也。小爾雅釋言：敕，謹也。

十九、于𦎫戒音　屯乙七六六（圖十四）

𦎫有戰伐之義，戰伐而戒音響，猶偷襲之師，啣枚疾走，不使敵人警覺也。

一曰警也，備也。

二十、乙巳卜不戒先　屯甲二八七四（圖十五）

說文：戒，警也。方言：戒，備也。本版卜辭，屈萬里甲編考釋從孫詒讓說釋矣，而曰「於此，未詳何義。」

一曰祴樂也。

二十一、庚寅卜亢貞叀埶戒福于匕辛　珠三六三・卜六三同（圖十六）

通纂釋之曰：

戒者，祴之省。說文祴宗廟奏祴樂。

又殷契粹編：

二十二、丁酉卜其乎㠯多方小子小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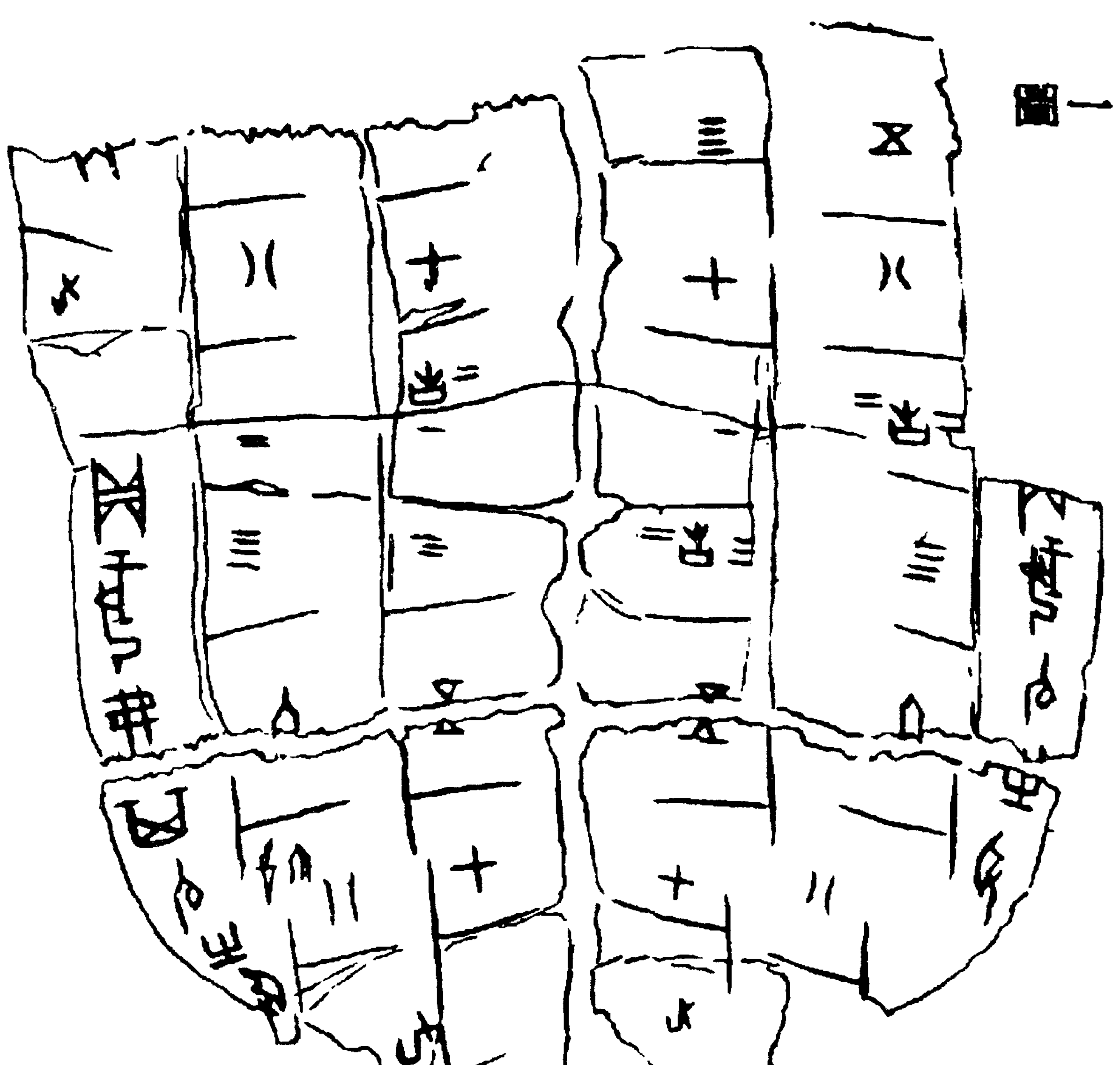
其敎戒　粹一一六二（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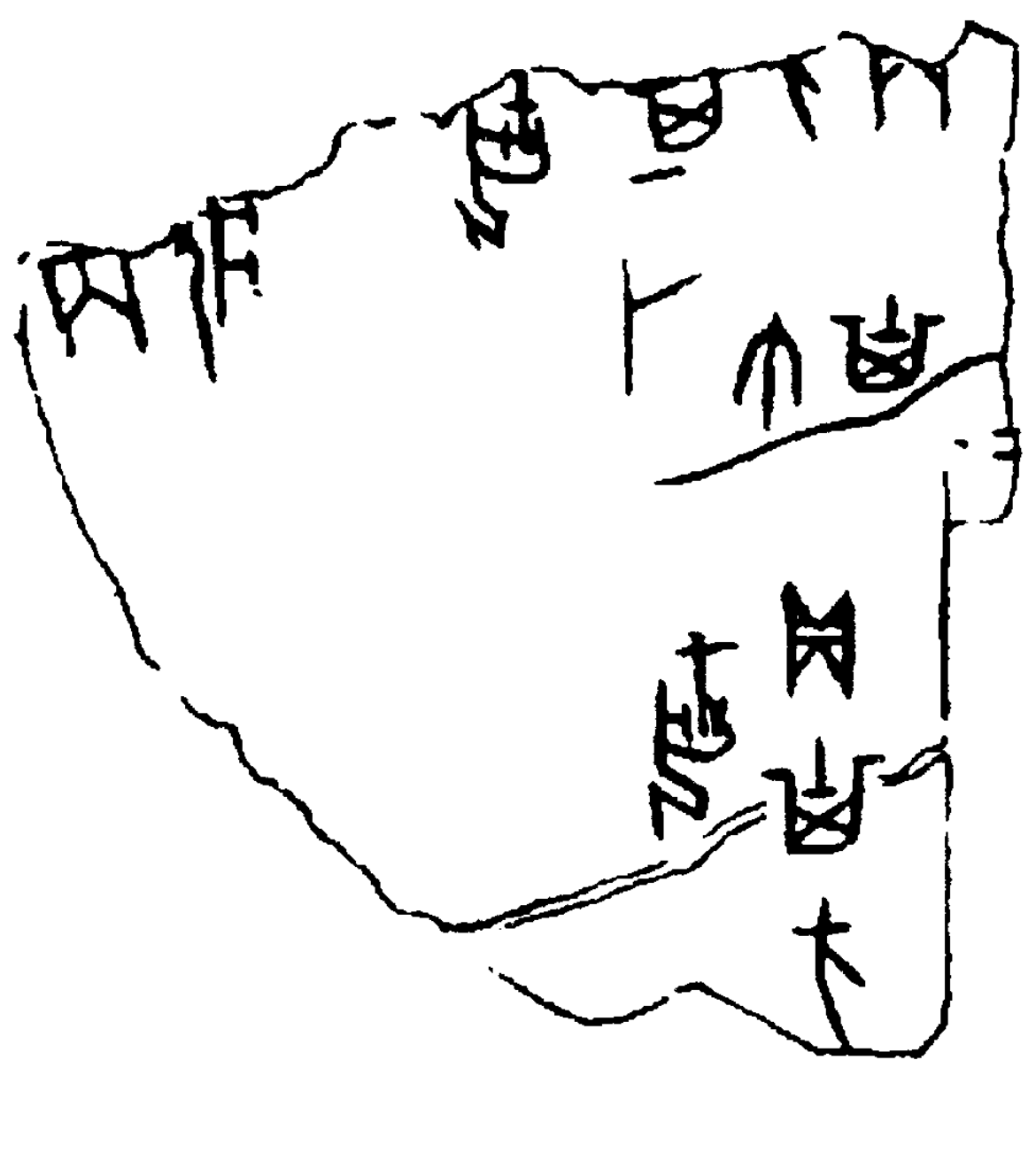
此戒字作，考釋以爲「戒之省」是也。別有乙五〇四七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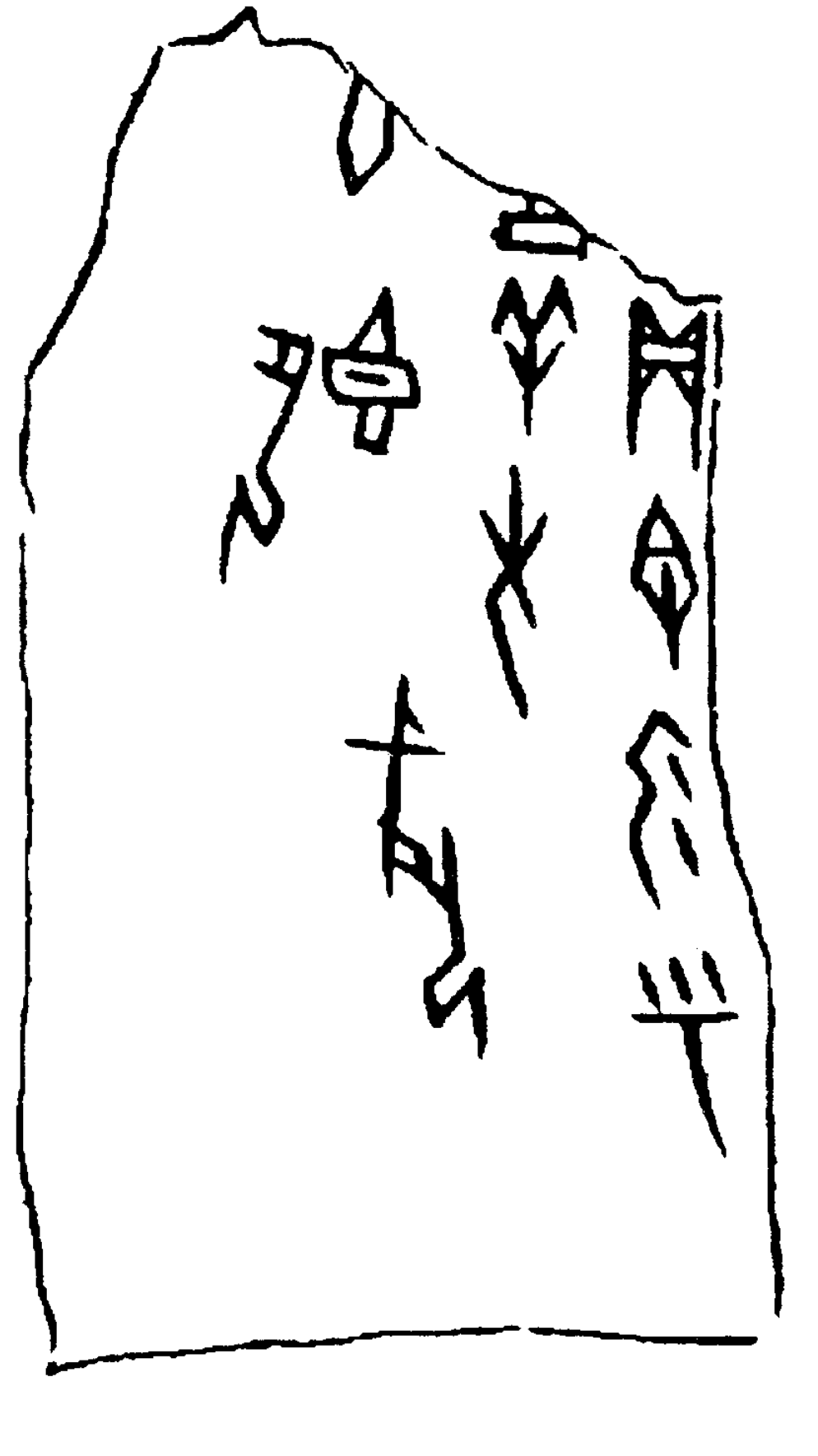
二十三、□亥卜內　二月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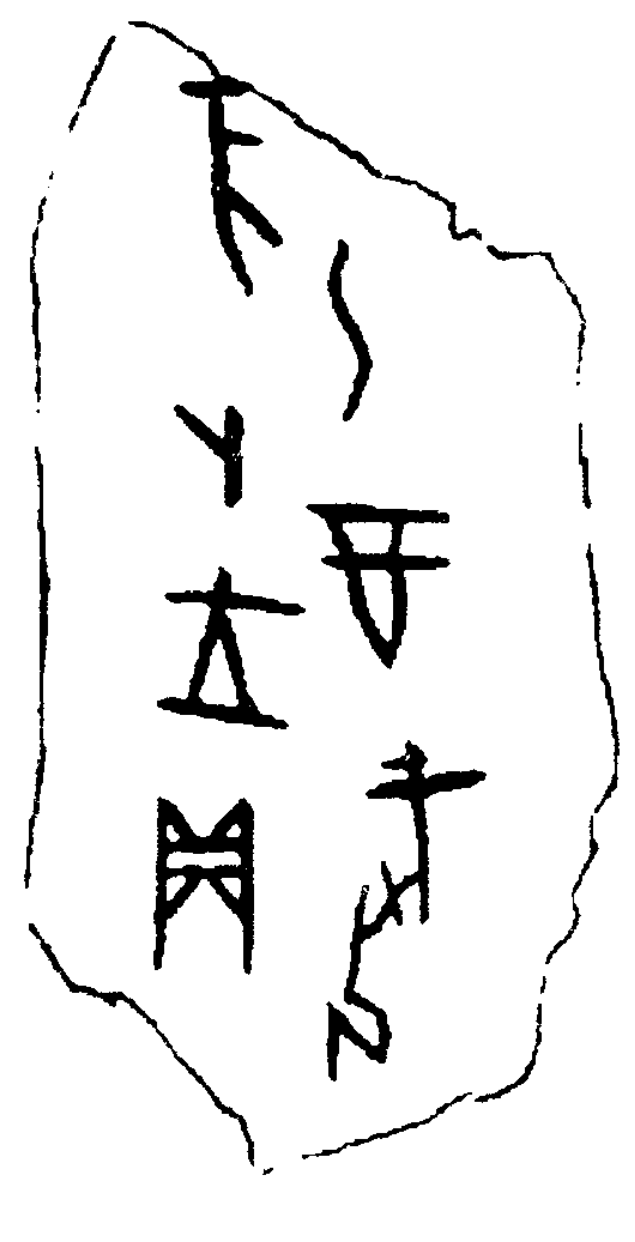
亦省作，惟辭不完，未詳所指。前條「其敎戒」一辭，粹編續上句「㠯多方小子小臣」連讀。陳夢家以爲戒字本意有二：一爲持戈而戒；一爲持戈而舞。敎戒之義，如依後者，則卽敎習祭宗廟之祴樂，亦卽周禮鎛師所掌之裓夏。依前者則爲敎其習武或習警戒（見射與郊）。今案敎戒之戒，當以後者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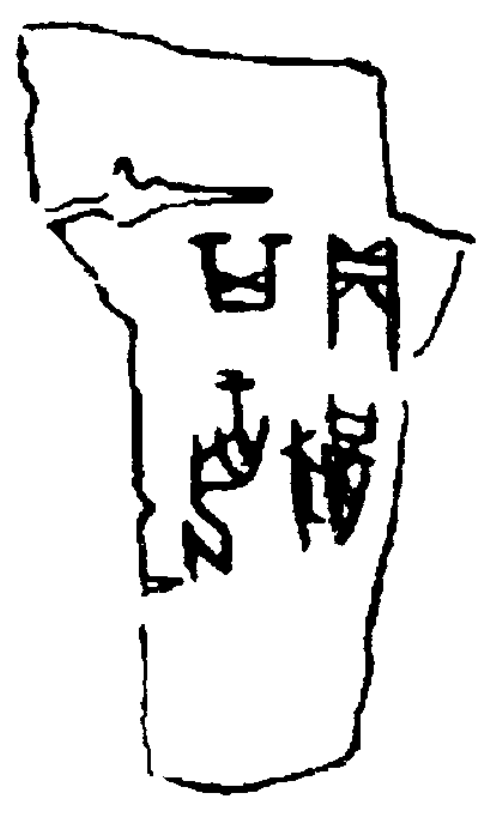
綜此以觀，知卜辭之　爲戒之本字，祴、芰、誡皆後起。故經典多相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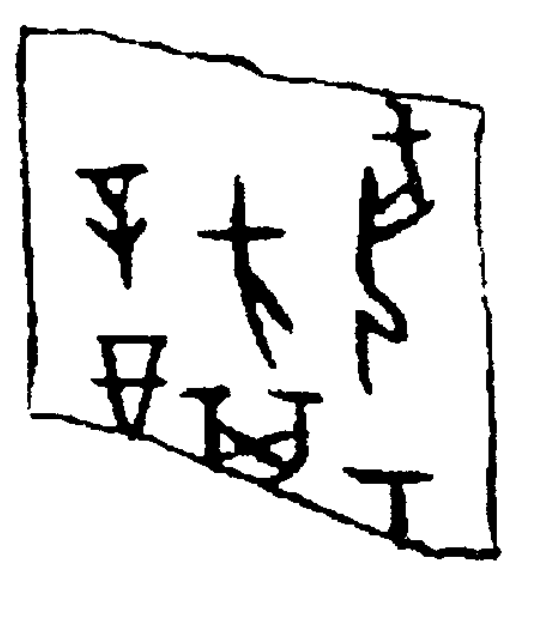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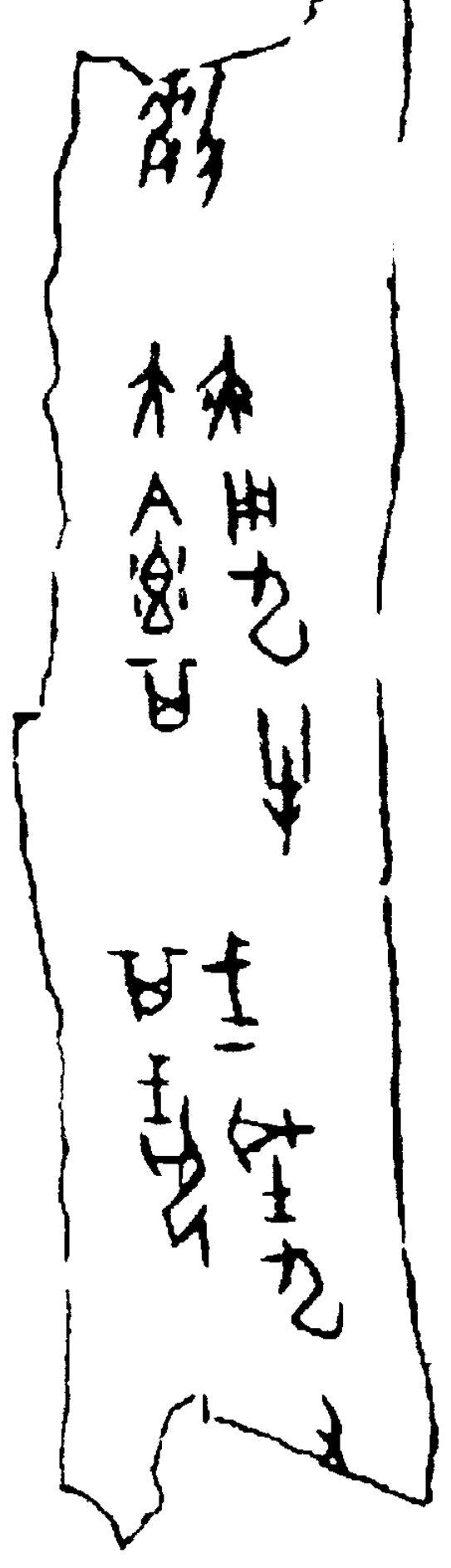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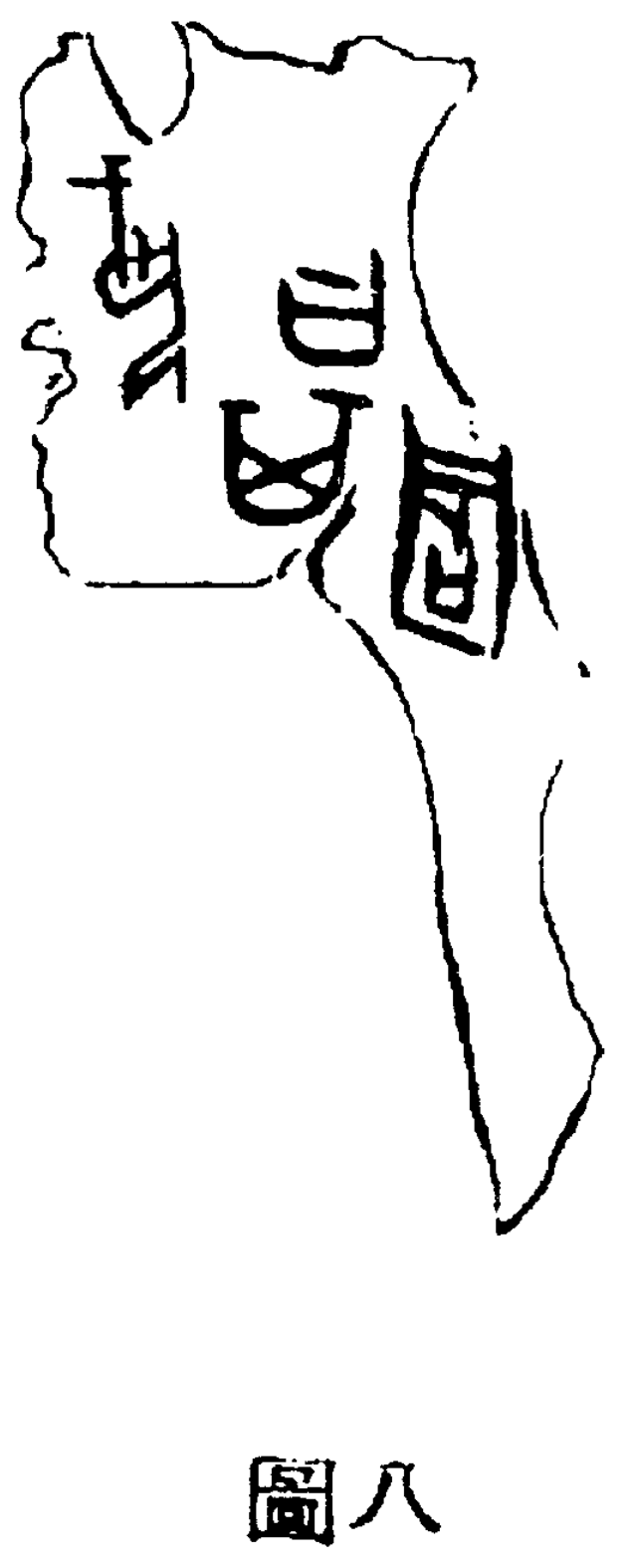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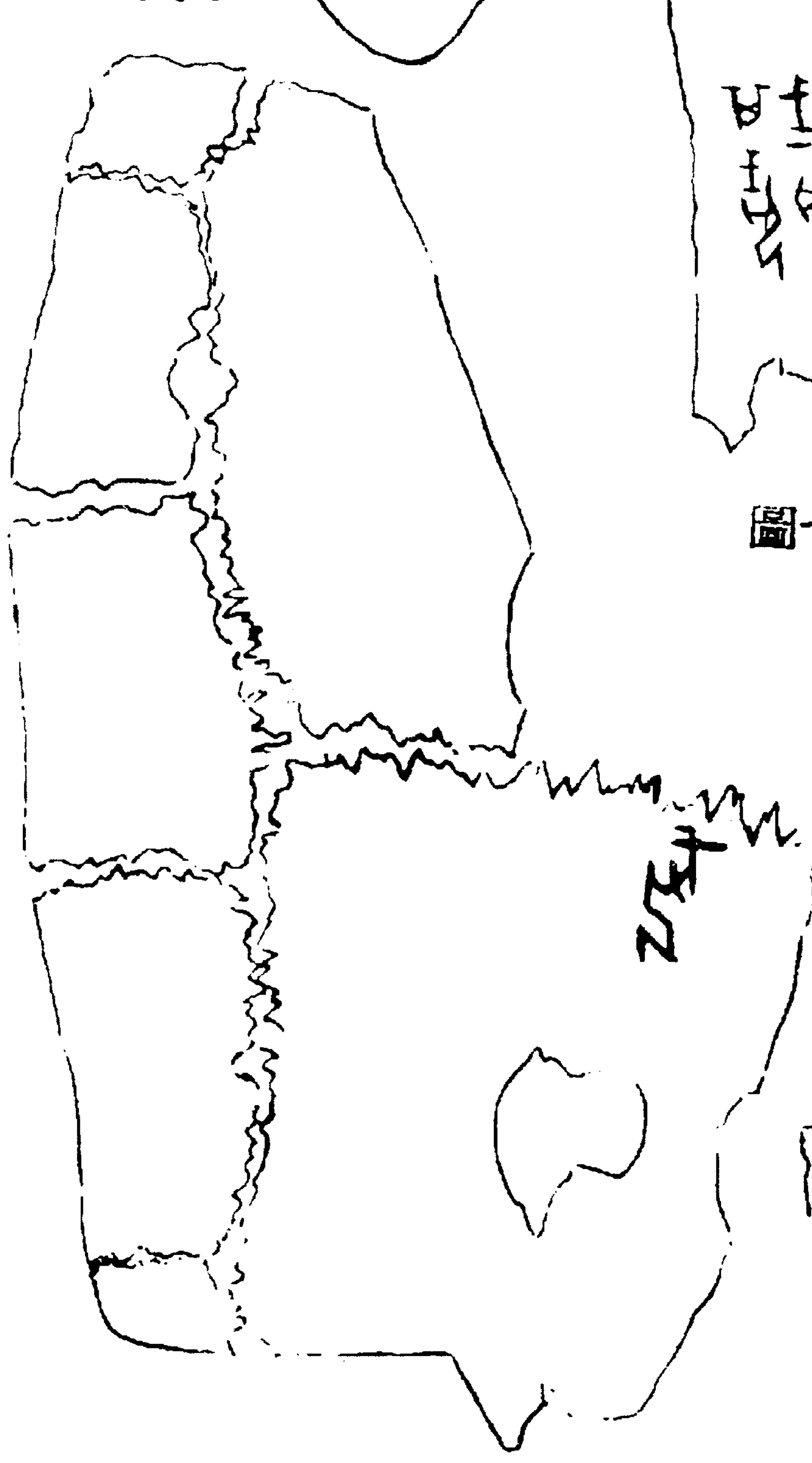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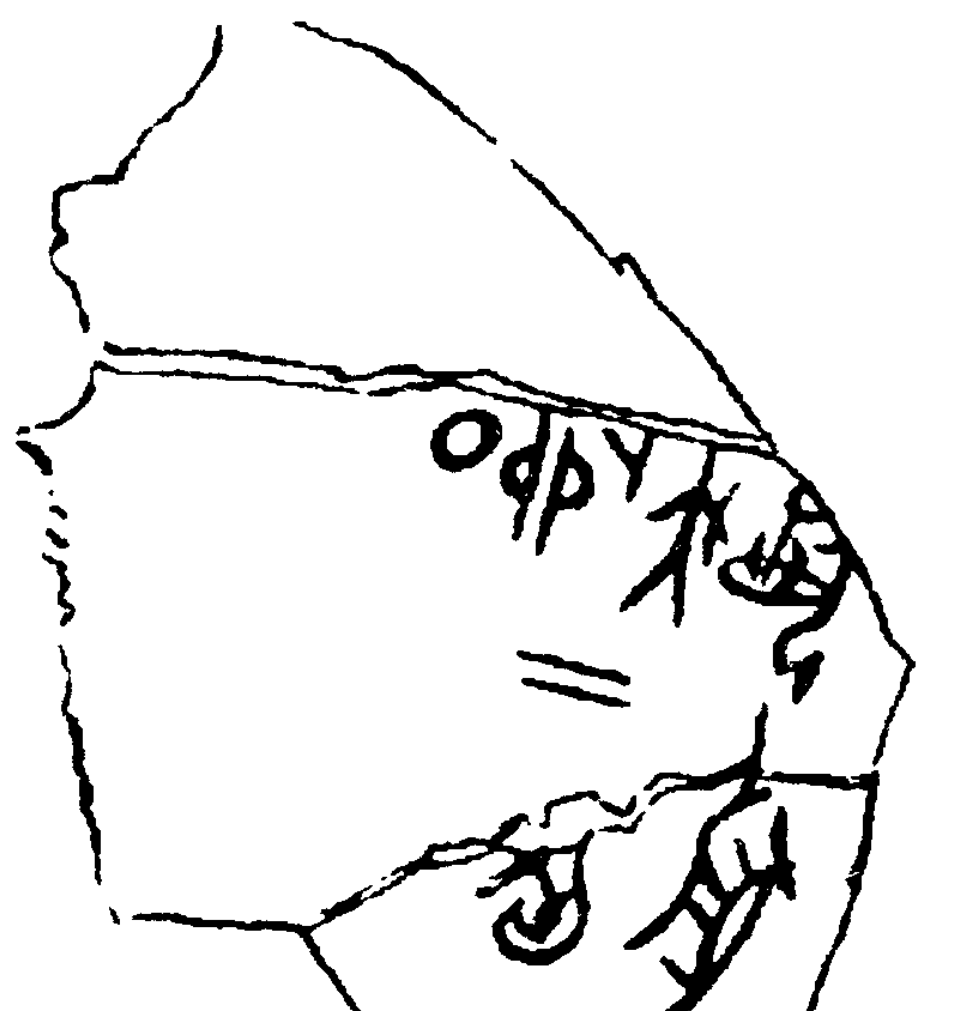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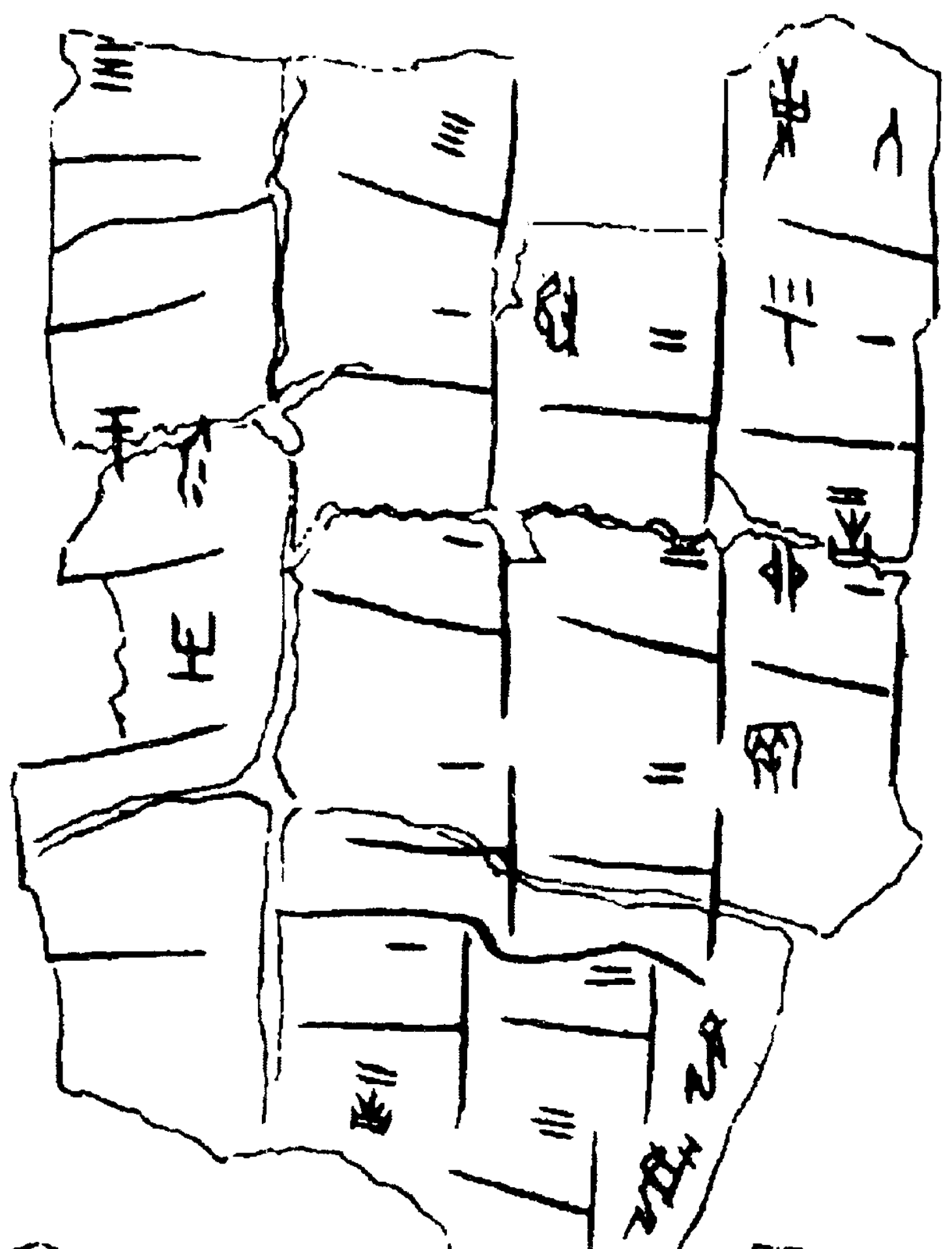

圖六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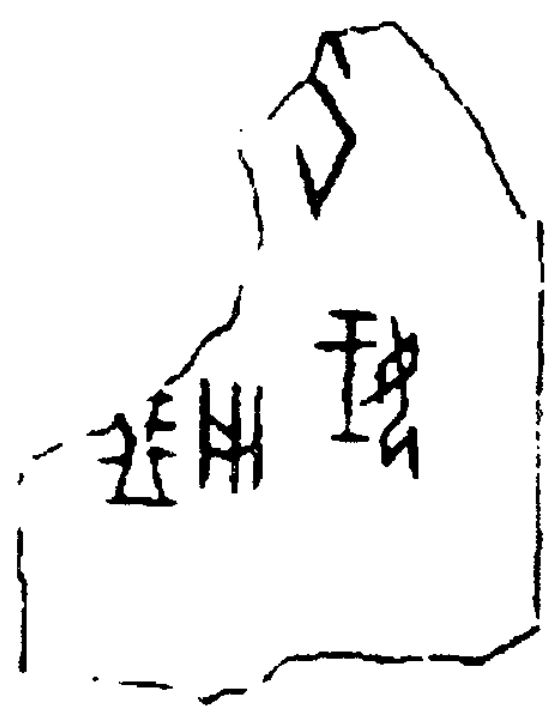

圖八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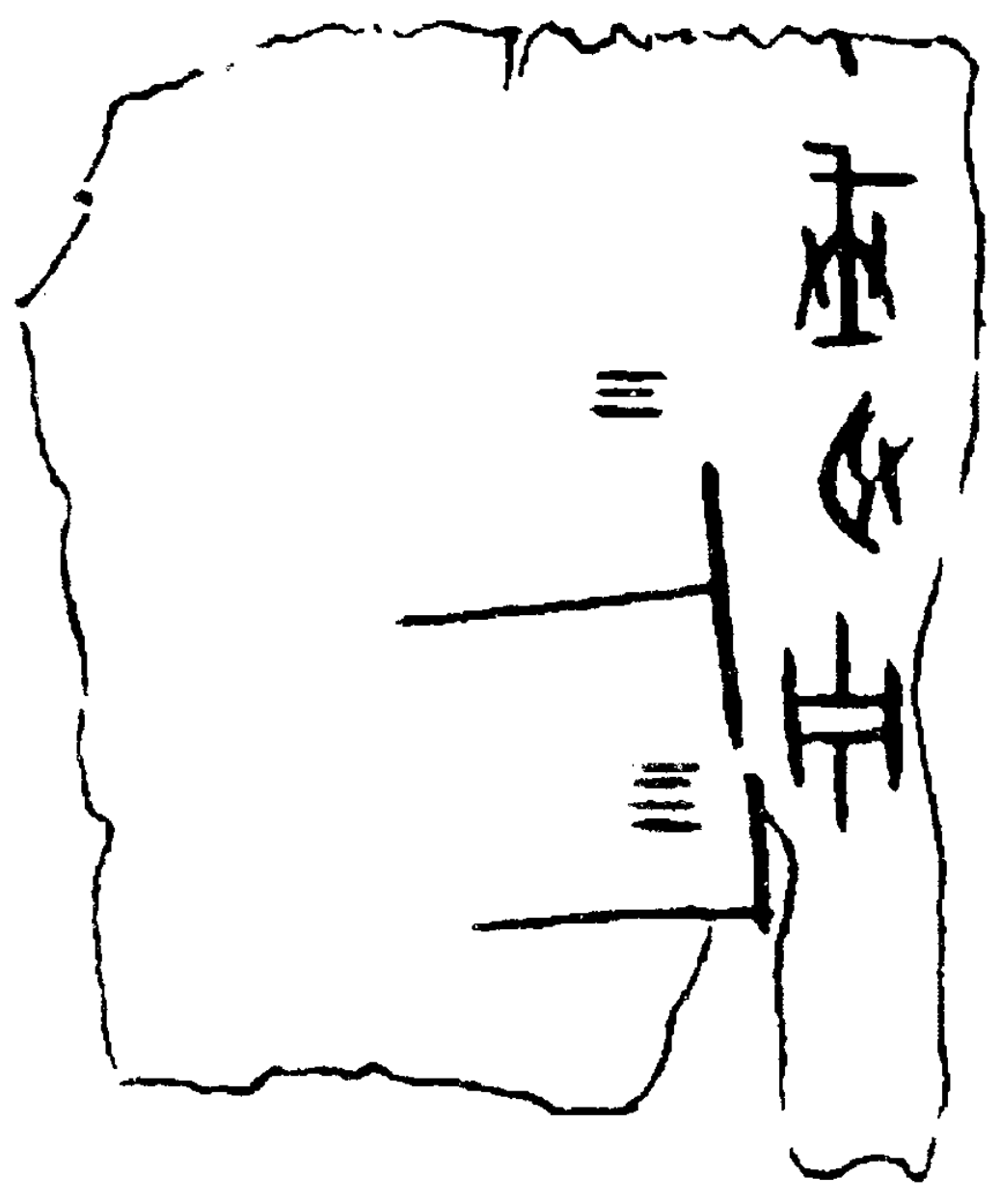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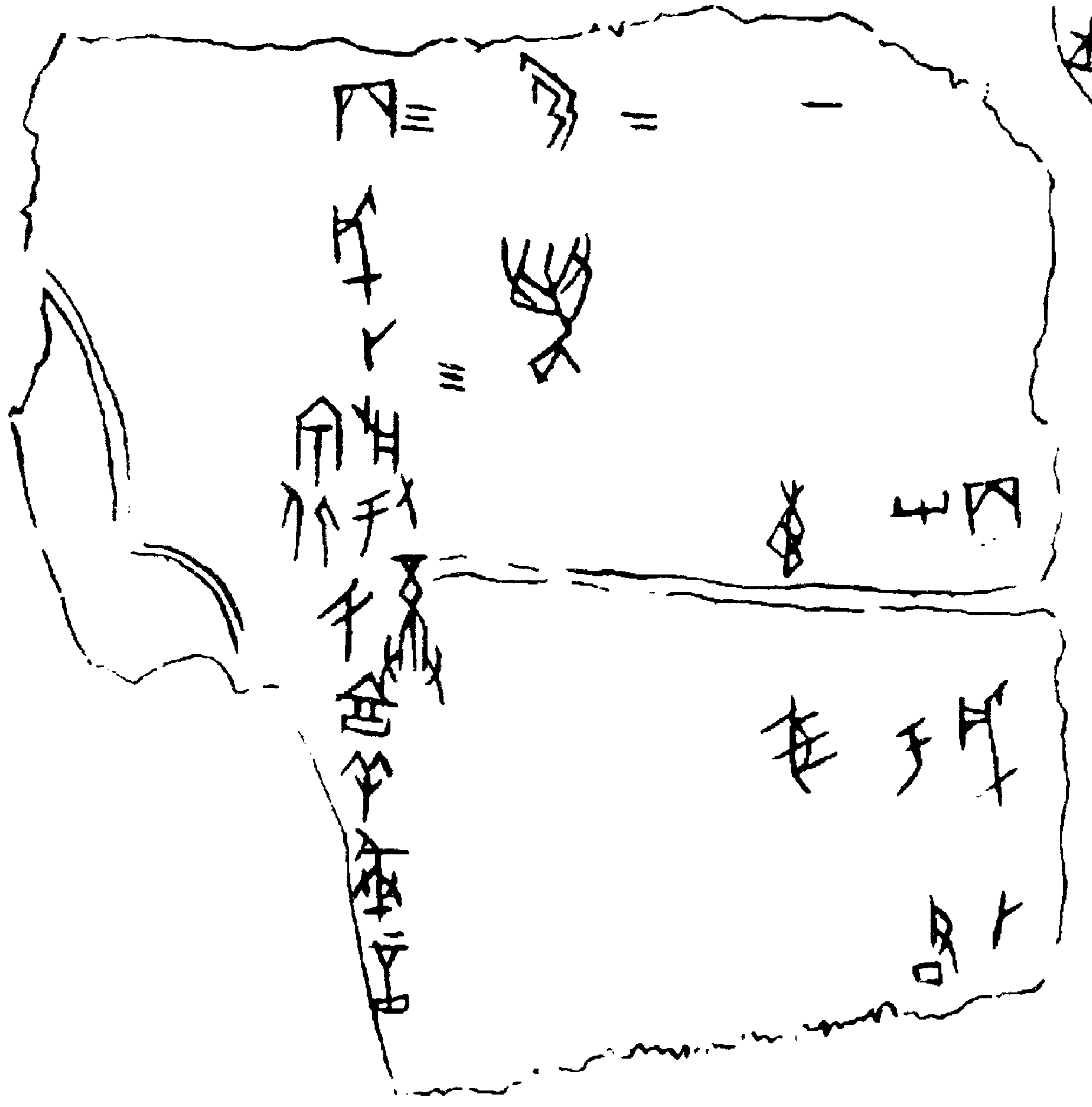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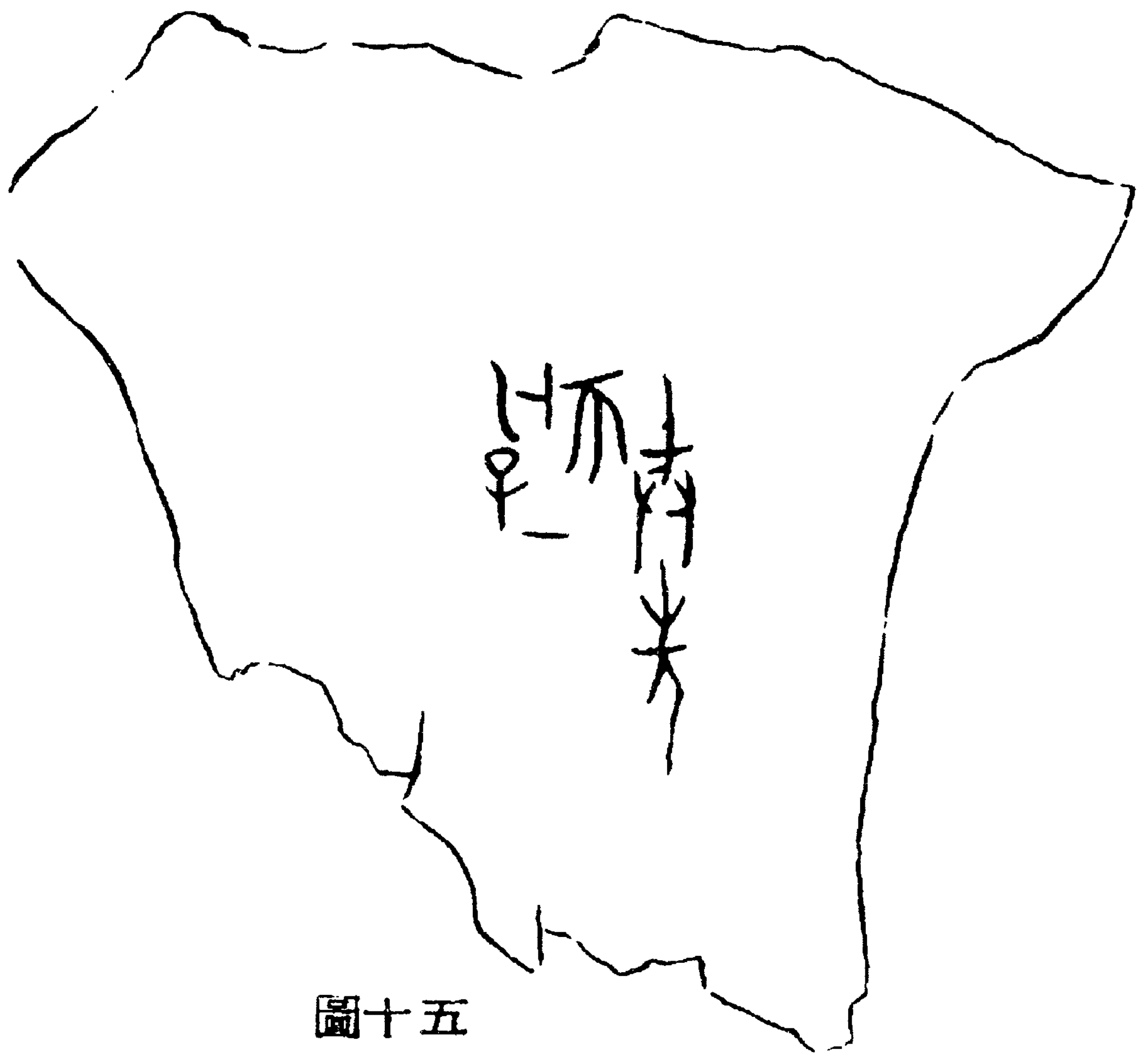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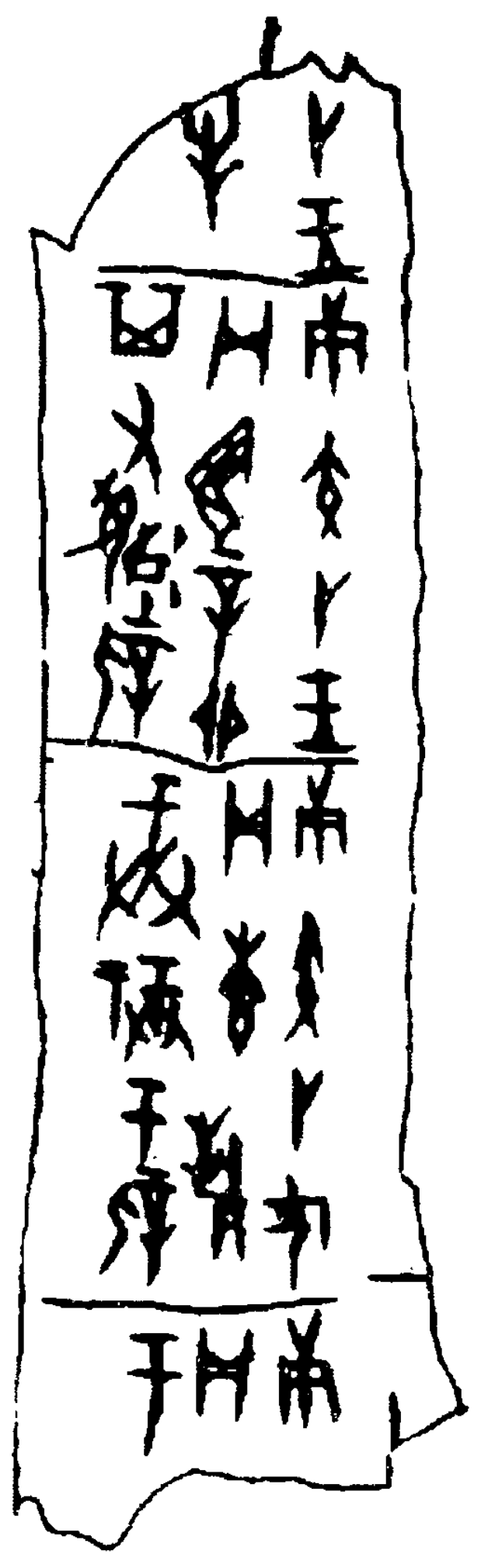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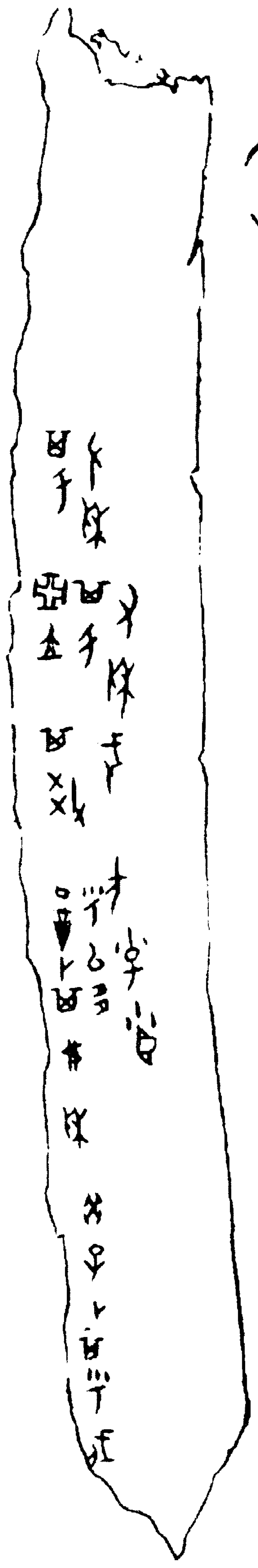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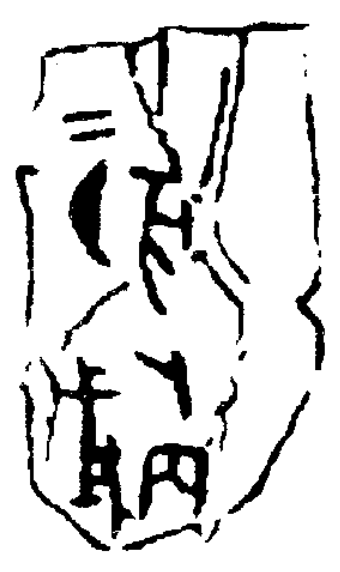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圖十六



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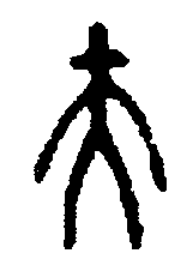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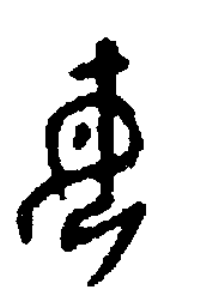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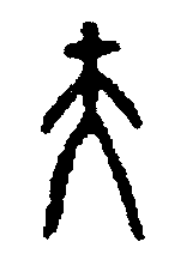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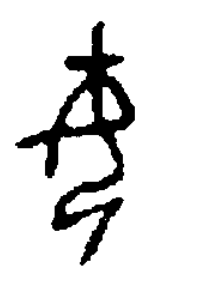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七冊，一九六五年九月）

說笄

董作賓

古者男女成年，皆有笄，男子冠而用笄，女子十五許嫁而笄。於文字則夫為首上著笄之男，而母為首上著笄之女。

 前編卷二，第二十葉　 後編上，第六葉

 前編卷四，第二十五葉　 前編卷一，第三十一葉

其笄，看似一支，實則兩端皆露於外，為左右各一笄也。若止有一笄，則不能於左右皆露其剡首矣。

象笄　春秋穀梁傳范注云：「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今所得為象笄殘餘之尖末部分，長僅3.5釐米，顏色則黃嫩晶瑩，極為可愛。惜上部殘缺，不能考見其刻鏤之形制矣。（編號14.0025）

據前圖，可見笄為演變之跡，由古製而趨於簡。說文笄下云：「从竹幵聲。」幵下云：「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所从之干，諸家釋為羊。余以為此蓋笄之古

笄之形。[illegible]於髮者，[illegible]刻鏤而已，以[illegible]用於裝飾也。幵既為象形字，則笄當為[illegible]形聲字矣。

文象形字也，所從之幵，正象笄之簡形。然笄何以並列其二，此亦自有說。

羅雪堂說笄有云：「以予所見之實物考之，當為左右各貫一笄，笄各有剡首，以繫紘之兩端，而末銳處插入髮與冠之中，而非以一笄貫通左右。使用一笄者，若為剡首而銳末，則剡首之一端可繫紘，銳末之一端不可繫也。若兩端皆有剡首，則可繫紘矣，而不能通貫冠與髮，知古者必左右各一笄也。」說極精確。吾人知笄之為用，同時須有二具，則並列兩干而為幵，固其宜矣。

□　前編卷一第四葉。

⬭　前編卷一第三十五葉。

▭　前編卷二第八葉。

⬡　前編卷八第十四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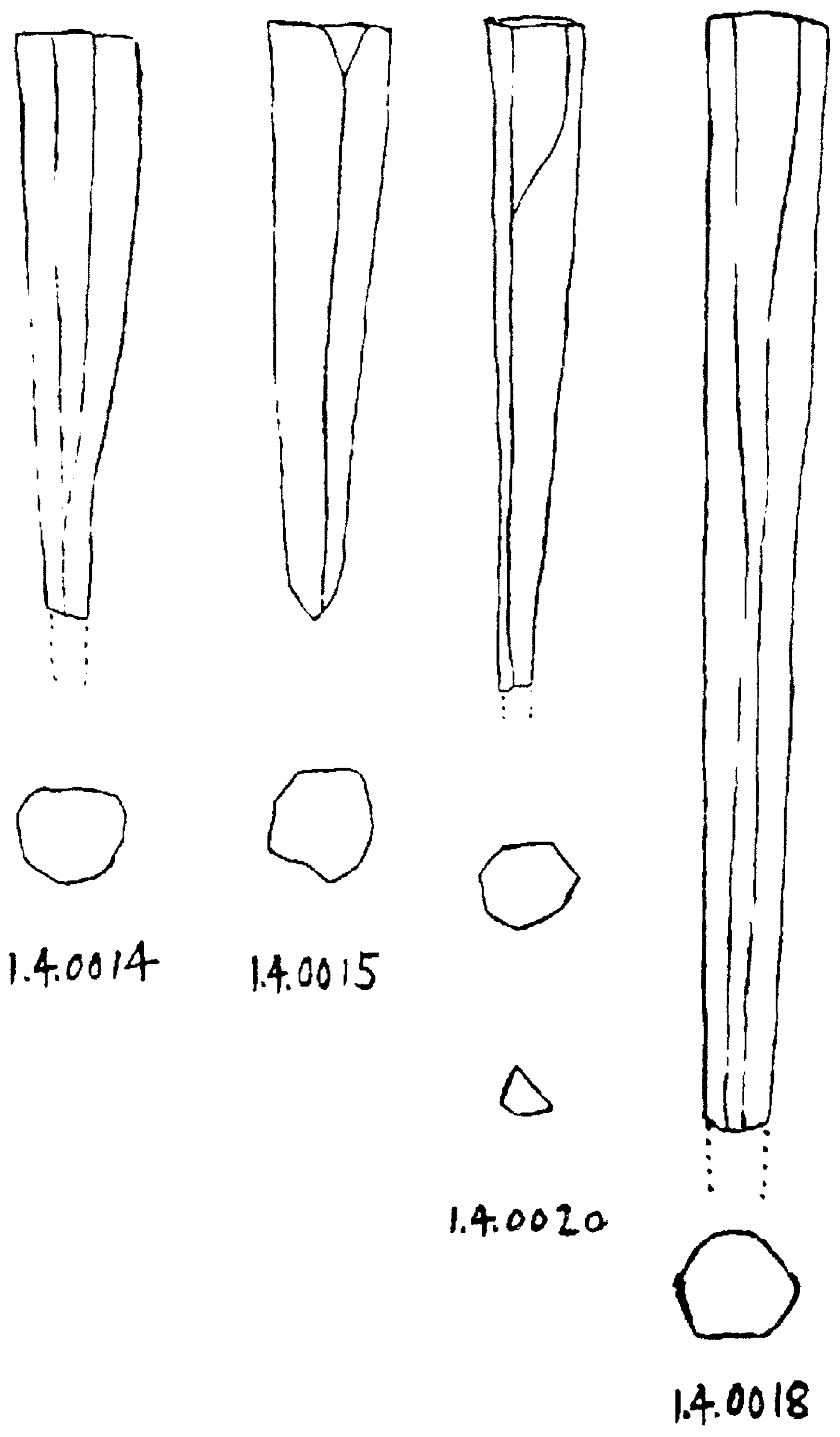
○　後編上第七葉。

諸形，皆是。蓋釘之為物，只求其體上銳下，俾用而足，方圓平直，非所計及，故其形亦至不一。此比照實物與文字而可以推知者也。

骨笄　說文：“笄，簪也。”徐鍇繫傳曰：“女子十五而笄，許嫁而笄也，其端刻雞形。”徐傳不知何所本，後世婦女頭飾有作鳳凰之形者，蓋其來遠矣。近日殷墟出土之骨笄，其端正有刻雞形者，尤足為徐說佐證。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所藏古殷墟出土之骨笄二，一長五寸七分，一長六寸三分，載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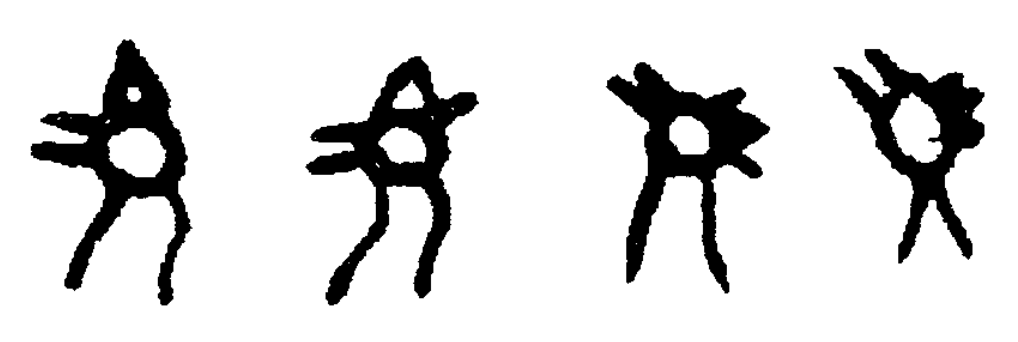
一端有圓蓋，而中部又粗細略同，惟末處稍尖銳耳。圖錄所收之八品中，有三件為骨釘也。更圖今所藏之骨釘如下：

釘為日常之用之物品，在銅器未甚普及以前，以骨製釘，實為必要之事。釘之古文為丁，甲骨文中之丁字，即象其頂端之形，蓋取其既用之後之形象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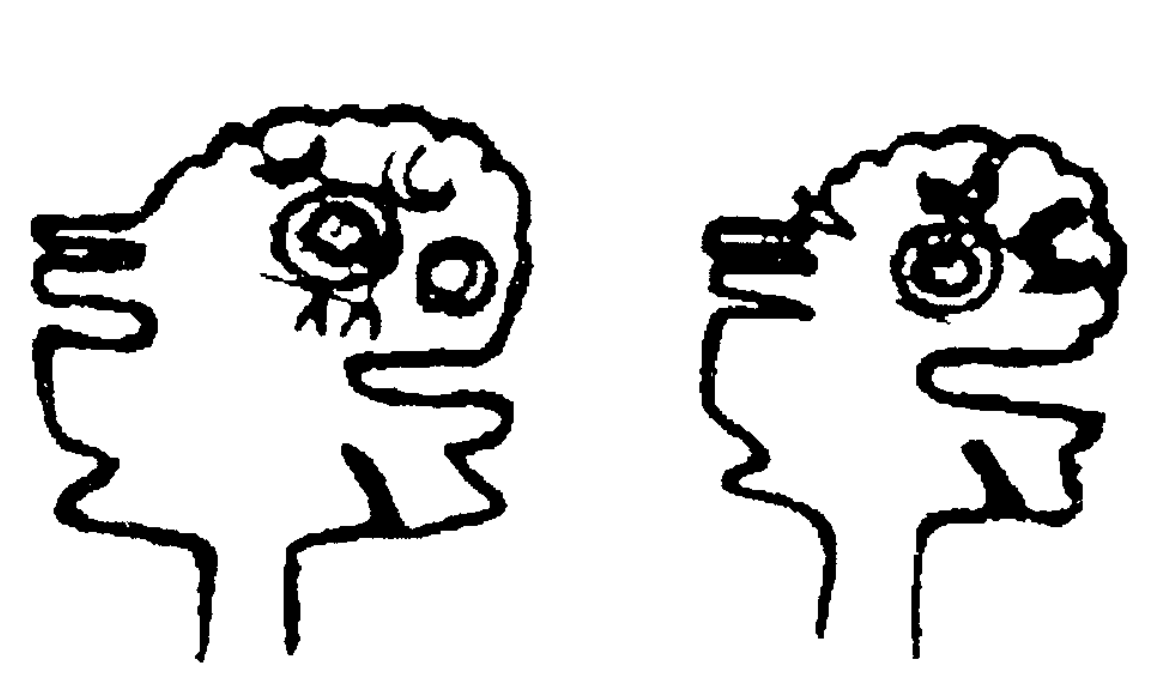


以根笄首所刻之物，可知其為雞形也。

象形字之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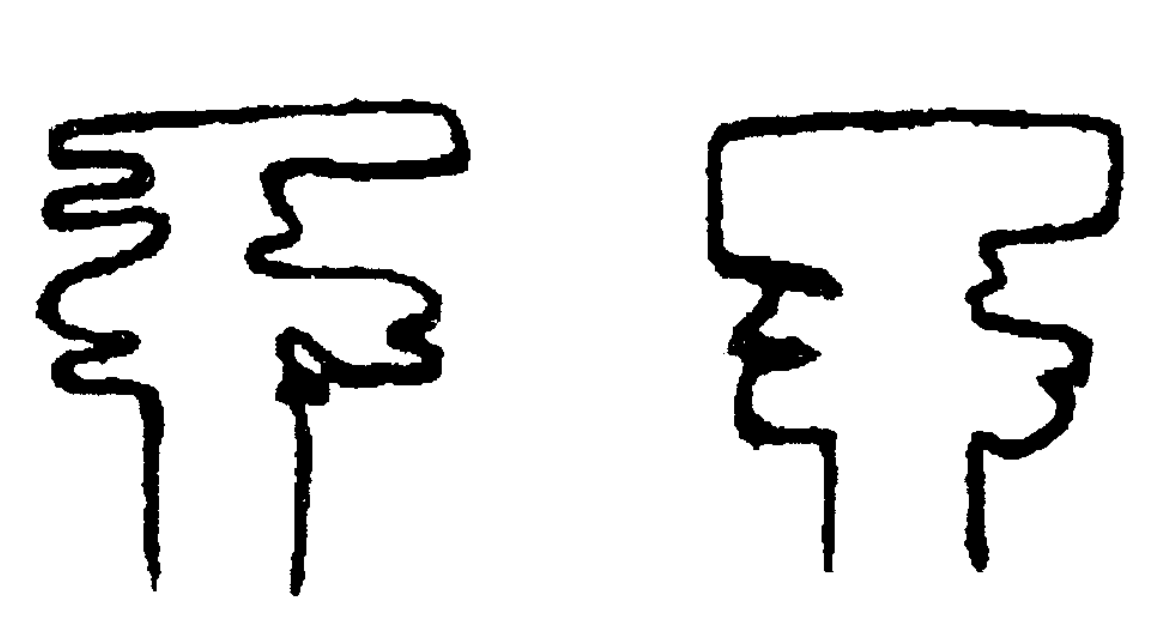


骨笄上之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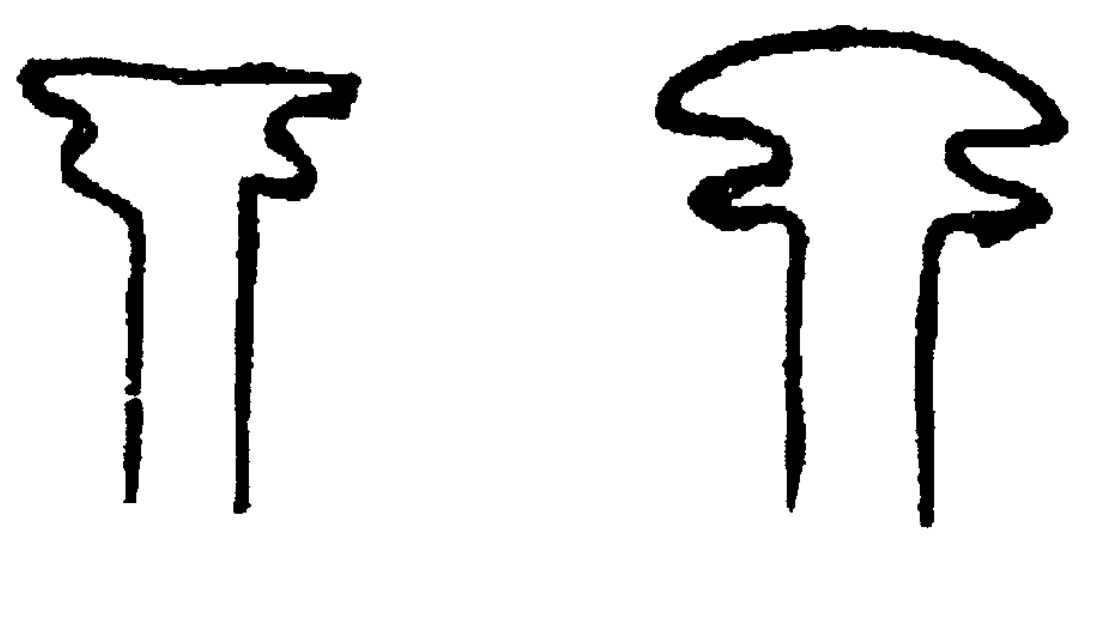
考古圖編第二輯圖版二

笄上雞頭之變象



殷墟出土器物圖錄第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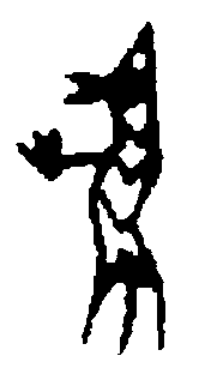
笄首之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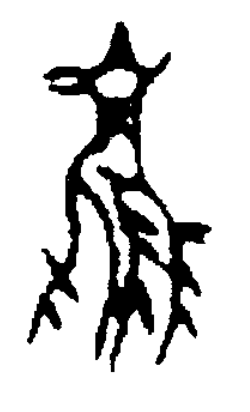
圖錄第十一及十三圖

新出土之骨笄（長一六三厘，首寬二〇厘，身六厘，錐長，後出厘，未原拓摹）

考古圖編第二輯俊雄說謂是家禽之獸頭，實為一雞形，頭有目，有冠，有喙，有長曲頸，雞之形狀頗完具。甲骨文中，雞之象形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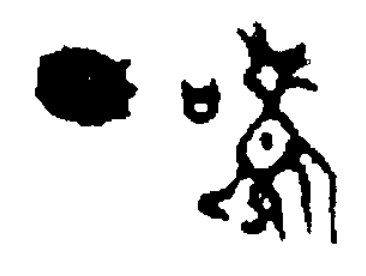


前編卷四，第四十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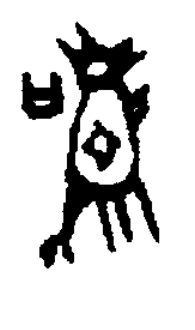


前編卷七，第二十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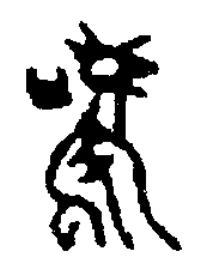
皆象雞冠長喙，修尾之形。而鳴字亦從雞從口，作



後編下第六葉。



前編卷五，第四十六葉。



前編卷五，第四十六葉。

考古圖編第二輯骨笄與新藏骨笄比較圖

（原載《中國文字》第18冊，1965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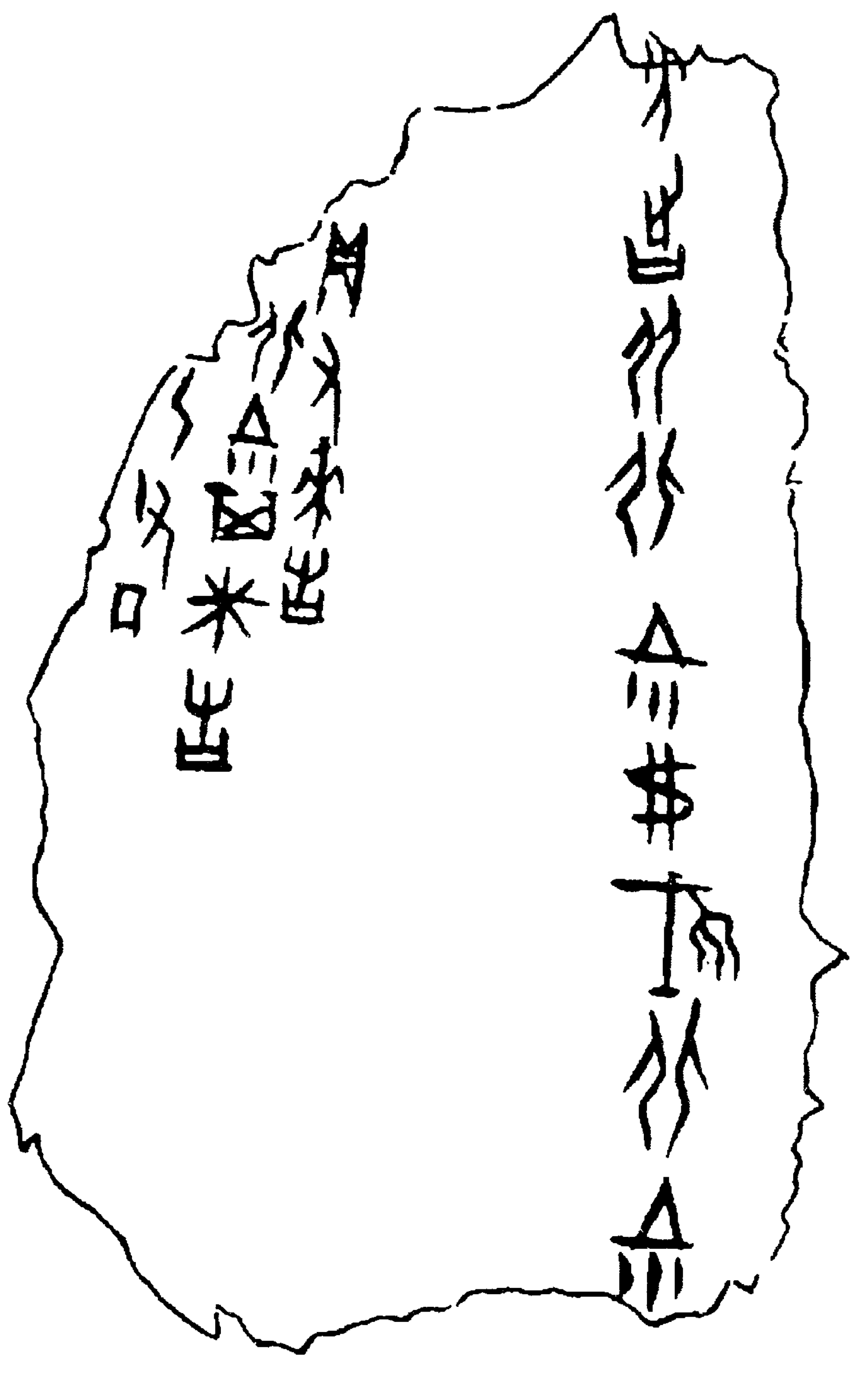
釋尗

金祥恆

殷契粹編第三六六片有尗，郭氏考釋隸定爲尗，且云：「尗當是沙之異體。」甲骨文未發現沙字，金文寰盤、無叀鼎、休盤雖有沙字，其形作 ，从水少，與說文合。說解「水散石也」。今甲骨文尗，从土从小，丄乃甲骨文土字，其形作◊或作丄，◊，蓋象土塊之形，一，地也。春秋僖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晉公子重耳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疏云：「塊，墣也。」土或於◊旁加小點作 者，孫海波甲骨文編云：「象揚塵之形。」而尗之小點移於一下，猶甲骨文之鳳 或作 ，將冠狀之小點，移至身旁。雖屬訛誤，有違於理，然在文字演變中，若此訛誤，屢見不尠，故郭氏釋爲沙恐非。其原片卜辭：

方出从（從）北土，弗戋？北土……

口口貞：又來告，因四从（從）北土，其賁，告于且乙、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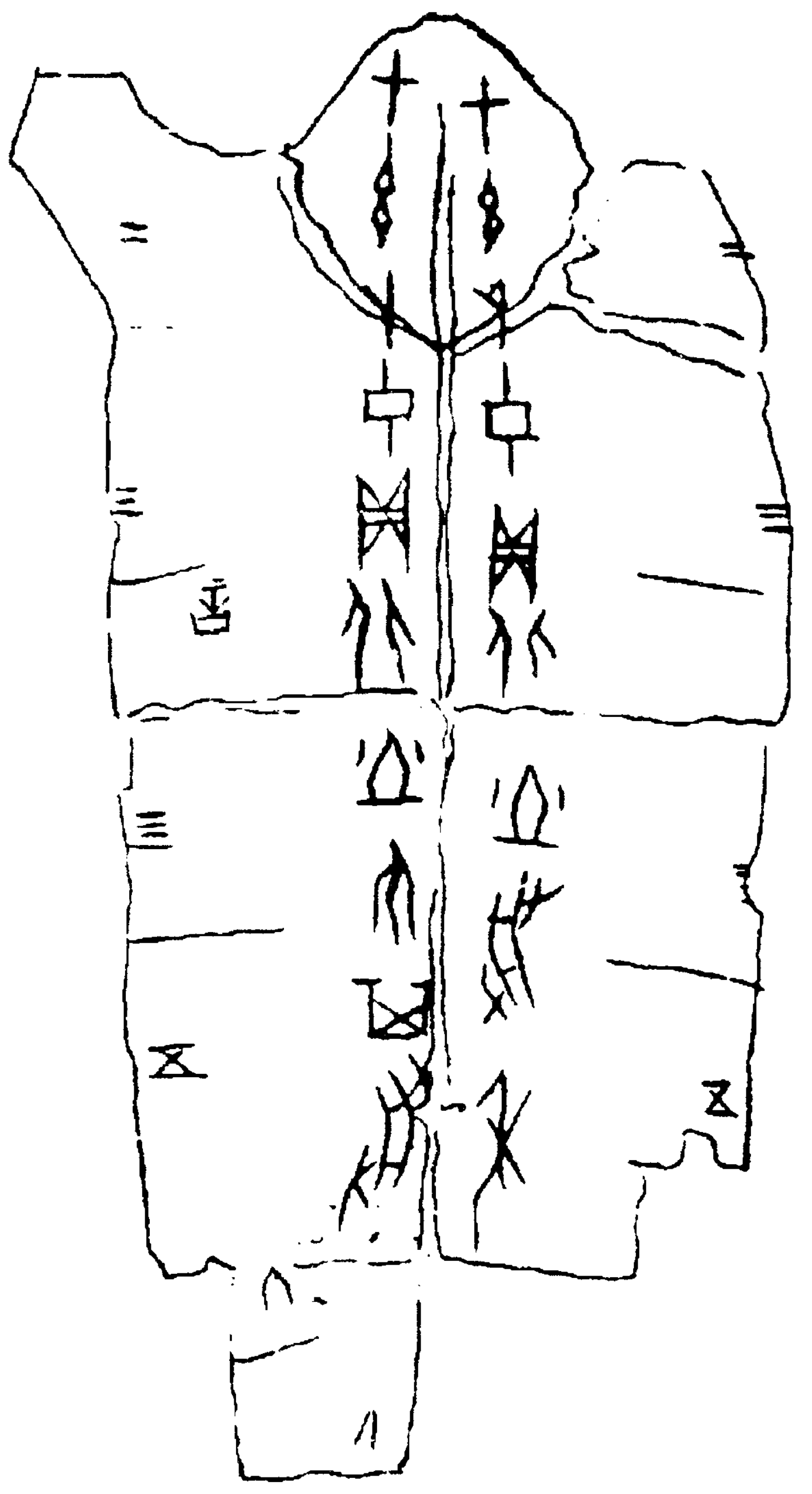


粹 366

郭氏考釋尗釋爲沙，因而「北土」誤釋爲「北沙」。云：「北尗殆卽流沙也。」現既釋爲土，「北尗」卽「北土」，「北土」爲甲骨文恆語。如小屯乙編三九二五片：

甲午卜，宁貞：北土受年？

甲午卜，宁貞：北土不其受年？



乙、3925

殷契粹九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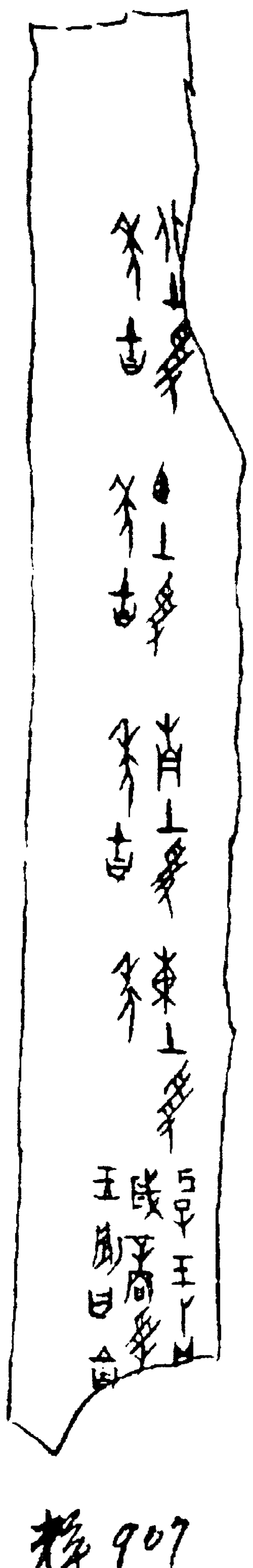
己巳王卜貞：（今）歲商受年？王固曰吉。

東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



粹 907

郭氏考釋云：「以上五片，均有卜于四望受年之事，其曰東土南土之土，蓋假爲社，其曰西方北方之方，蓋假爲祊。均是動詞，詩甫田所謂『以社以方』也。」陳氏殷虛卜辭綜述第九章政治區域第二節四土四方云：「四土與四方的意義本來是有差別的，四土指東西南北四個方面的土地，四方指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又云：「與四方或四方相對待的大邑或商，可以設想爲處於四方或四土之中的商之都邑。大邑或商實指一個範圍的土地，卽都是所在的土地，故與之相對的四方或四土亦實指一個範圍更爲廣大的土地區域。」郭氏釋恐非，陳氏謂四土卽四方，是也。尙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大誥：「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洛誥：「大相東土」。詩大雅崧高：「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其語猶見於古籍，由來久矣。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七册，一九六五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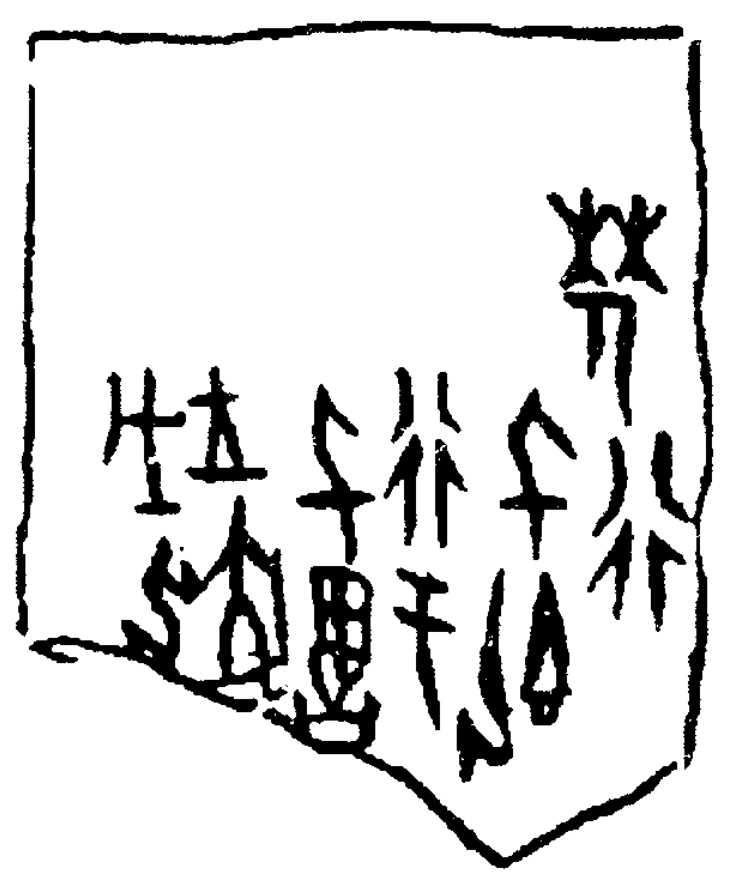
釋艿

嚴一萍

葉葓漁殷虛書契前編考釋出版於民國二十一年，其於前編四・一・七版考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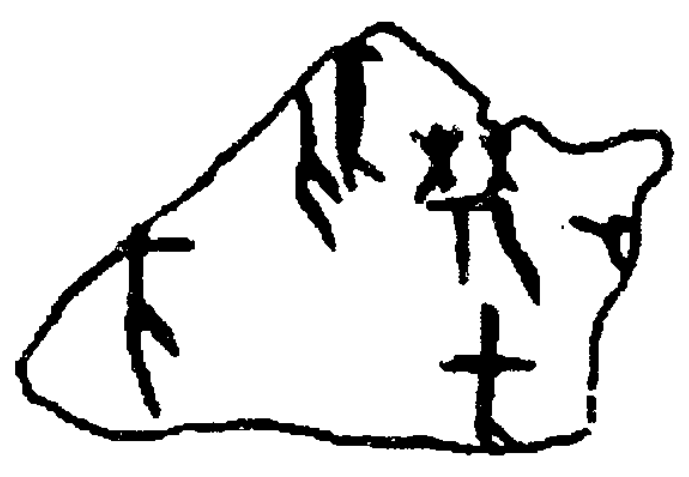
（右行）戊申⧄」王㞷⧄」千⿱田凵⧄」行于⧄」千⧄」

（殘文）艿行



前四・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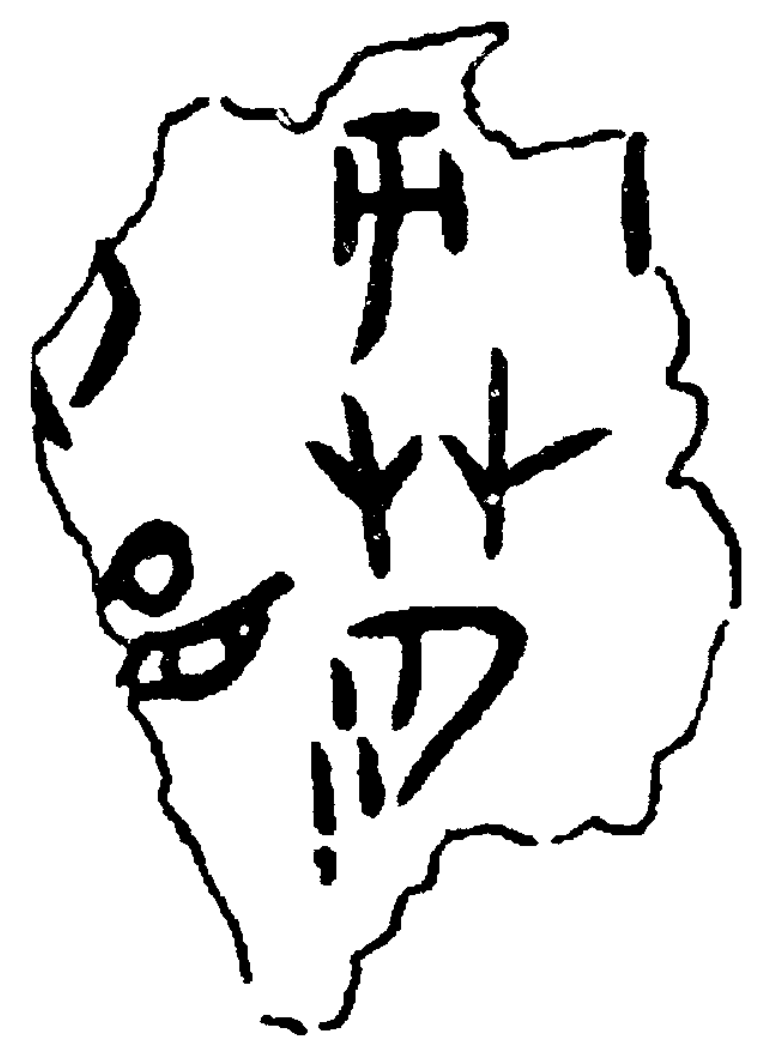
森按卷六第五十三葉亦有「⿰林乃方」殘文，梵國名，疑⿱棘大之初文。路史國名紀謂⿱棘大侯國，爲商世侯伯。禮王制：「西方曰棘。」棘卽⿱棘大省。古殆从林不从棘。又卷二第十六葉之林方，林疑梵省。（殷契鉤沈）同卷第三十七葉五版之⿰林林，卷六第五十三葉四版之⿰林林，疑竝爲梵之異體。



前六・五三・三

葉氏所引前編卷二第十六葉五版之林方，並非⿰林乃省。同卷第三十七葉五版並無⿰林林字，所引有誤。卷六第五十三葉四版之⿰林乃，五版亦有此字，謂爲⿰林乃之異體，尚難論定。民國二十四年孫海波古文聲系出版，其蒸部收有殷虛書契續編三・三・六版之艿（恐是三・二八・六版之誤）。註云：「說文云草也，从茻乃聲。卜辭以爲地名。」

胡厚宣作小屯甲編釋文，於二三六四版之艿，从葉葓漁釋作「⿱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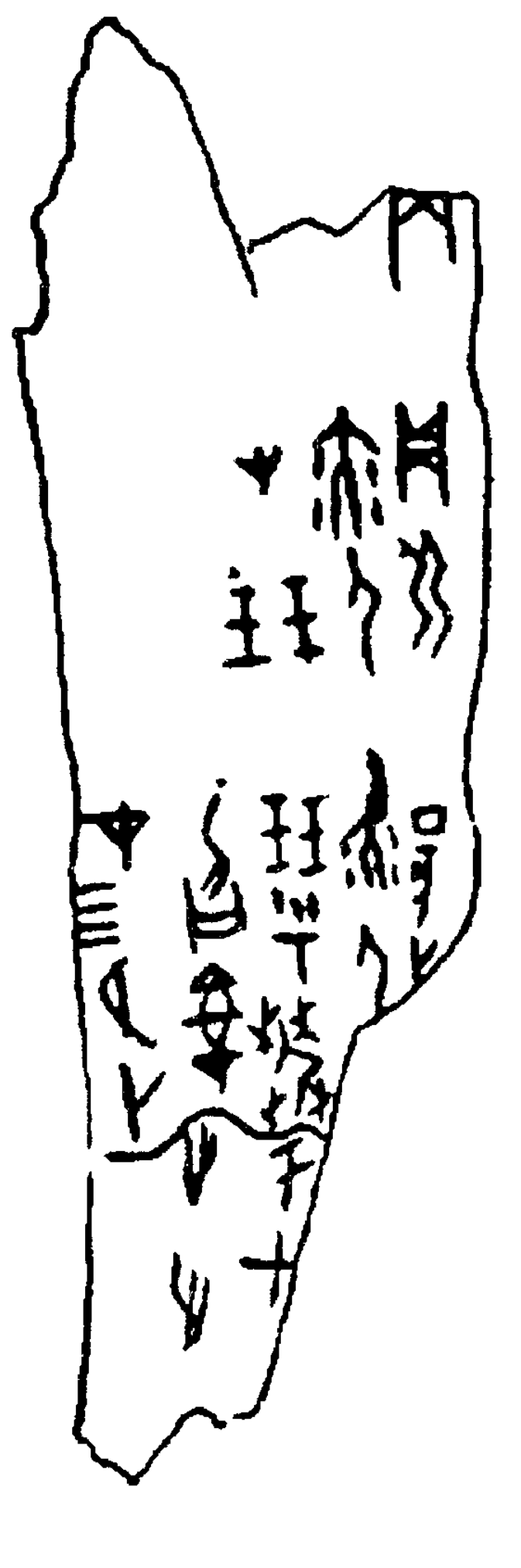


屯甲二三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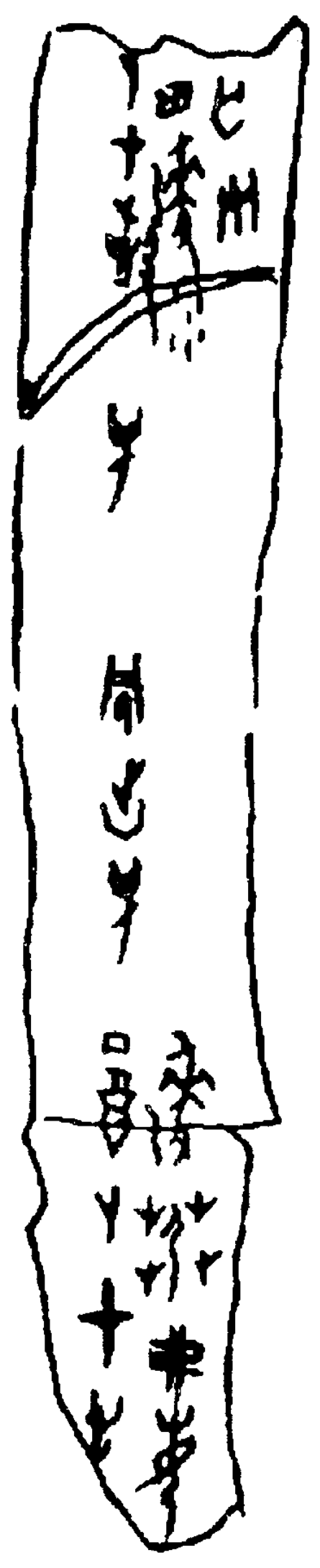
屈氏甲編考釋則於本版卜辭曰：

⿰丹乃字又見二三七八十二三八三片，未識爲何字。以二三八〇十二三八五十二三八七十三・二・〇一八九片證之，似是地名。艿字亦未能識。鉤沈疑爲⿱棘大之初文，恐未諦。左旁一字，殘存半體，亦莫能辨爲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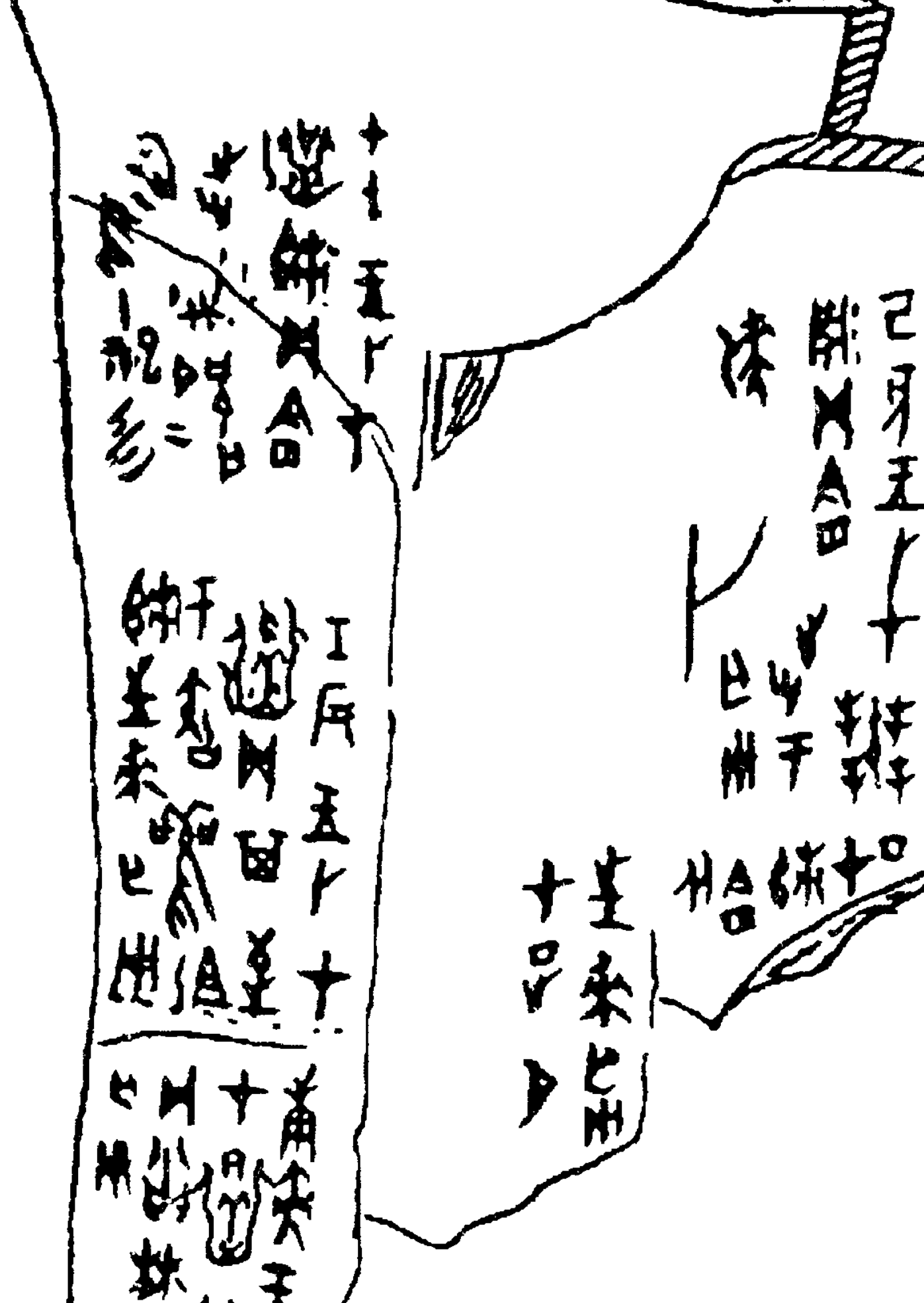
日本貝塚茂樹先生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考釋中，對於B二八九四版之⿰林林字，比較續三・二八・六及庫一六七二之「在⿰林林卜」，認係「族名」。



京都B二八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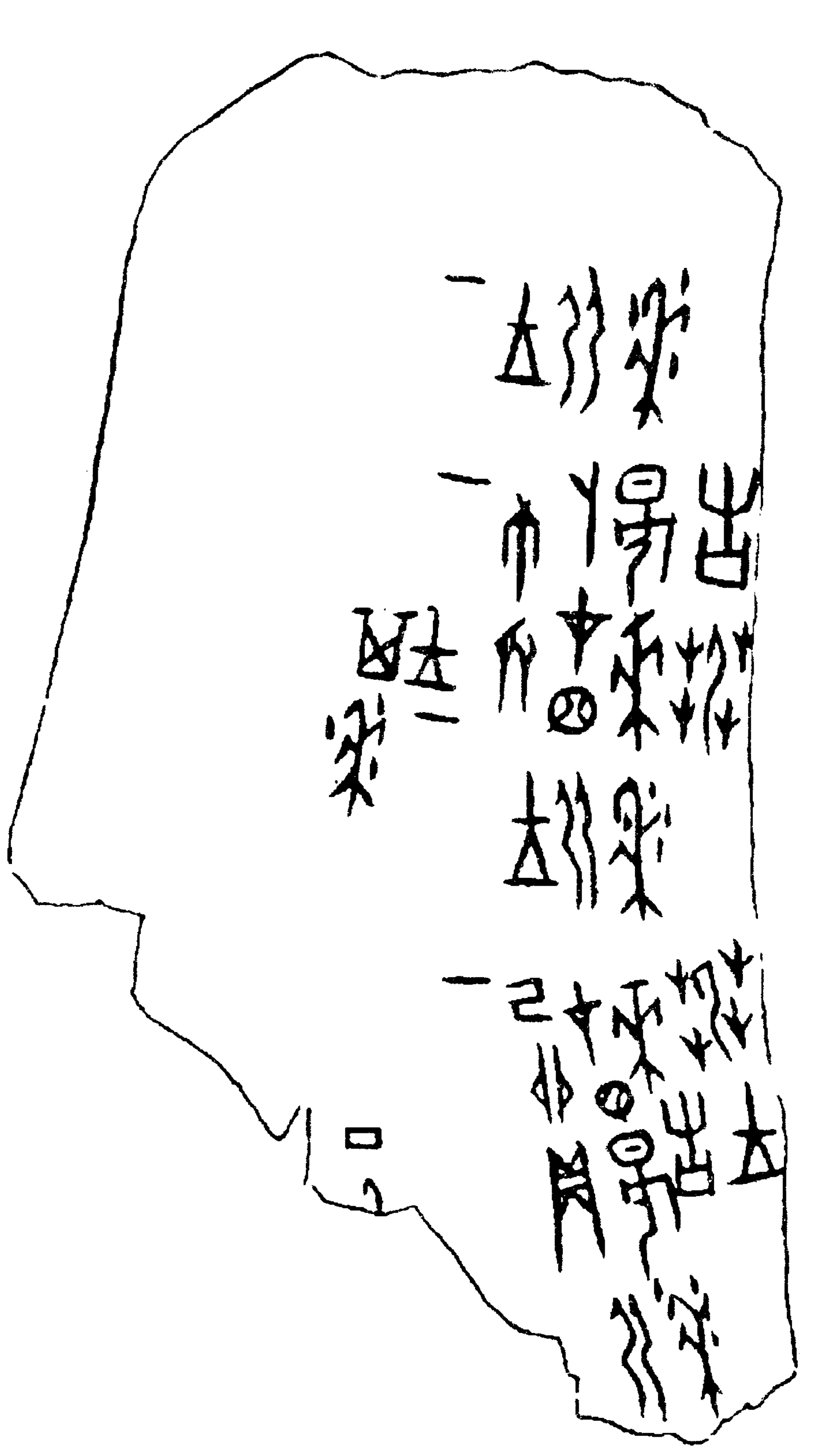
續三・二八・六



庫一六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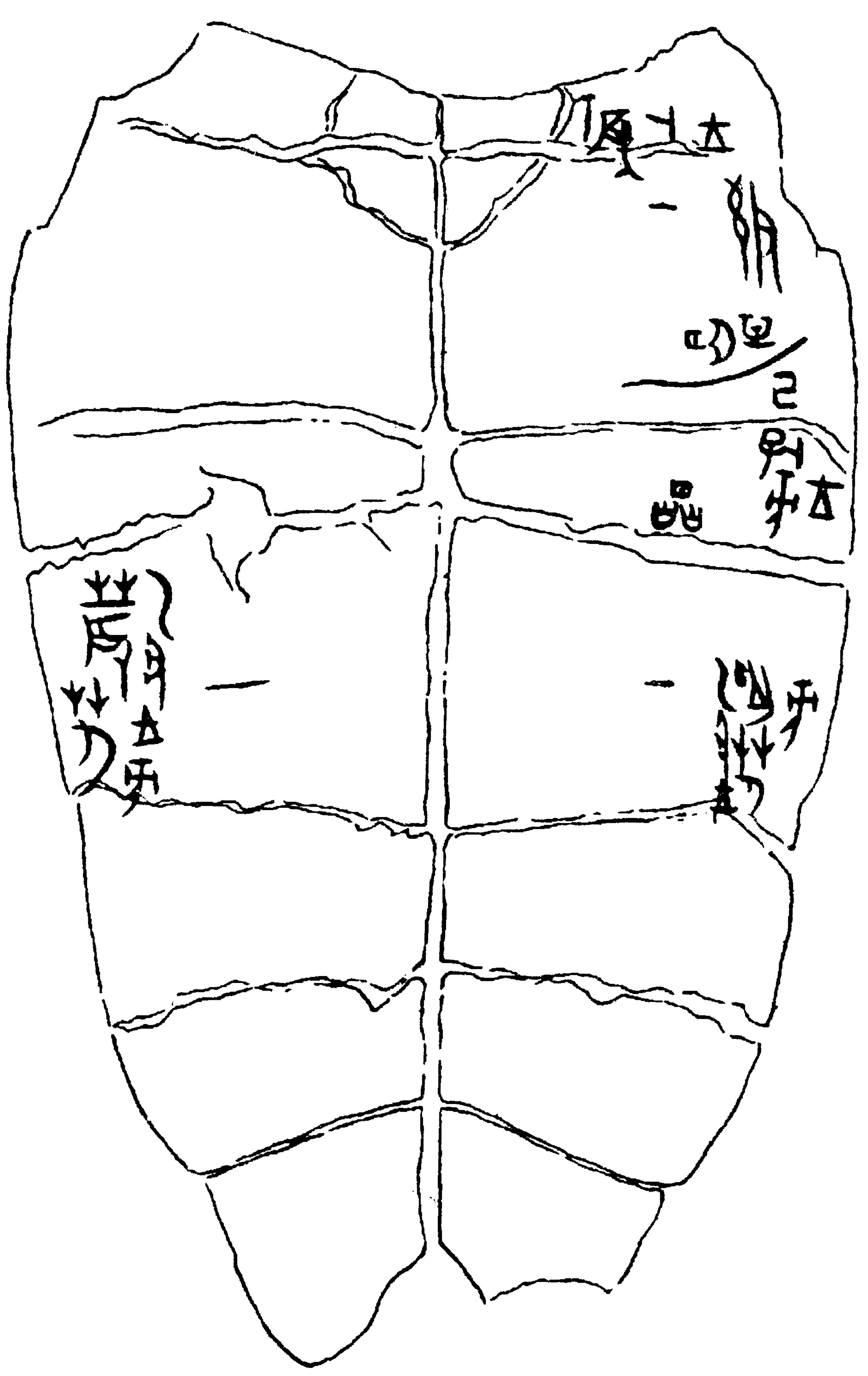
綜諸家所論，似皆未諦。案字當釋艿，孫氏隷定不誤。然非地名若國族之名。說文：「艿，艸也。」玉篇引作：「舊草不除，新艸復生。」廣韻曰：「陳根草不除，新艸又生相因仍，所謂燒火艿。」此實有關農耕之字，證諸卜辭，其義至顯。撫續一〇六版曰：

己卯貞：在囧晏來告艿，王弜黍。
王弜黍
王其黍
庚辰卜，在囧晏來告艿，王弜黍。



摭續一〇六

此卜王擬在囧地植黍，而晏之報告云該地舊草不除，新艸叉生，故王不能植黍。此即艿之一證也。乙編八五〇二版曰：



乙八五〇二

乙丑王 艿方
乙丑王方農艿
己巳卜王方圍
壬辰卜王呼紳出

此是文武丁時代卜辭，可注意者農艿二字之連用。農，說文訓：「耕也。」漢書食貨志：「闢土殖穀曰農。」「農艿」於此，猶言耕種舊草不除，新艸復生之地。此爲王貞方國農耕之事。艿或卽所謂「燒火艿」。列子黃帝篇曰：「趙襄子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此版己巳卜一辭有「圍」字，則與田獵亦不無關係。此艿之又一證也。有此二證，知乃艿字無疑。字不識，而「艿方」乃「方艿」之倒文，倘據此而認「艿」爲方國則誤矣。又據本版卜辭之「」「」連用，可證屯甲二三七八屯乙三九四版之「」，屯甲二三六四之「」，皆爲之省。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五冊，一九六五年三月）

釋卿鄉饗

田　倩　君

卿、鄉、饗這三個字的形、音、義在說文裏各有詳明的詮釋，下面一一引述。說文卯部云：

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周禮之六卿也）从卯皀聲。

說文𨛜部云：

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从𨛜皀聲。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

說文食部云：

饗，鄉人飲酒也；从鄉从食，鄉亦聲。

卿，周官小宰謂：

六職（卽六卿之職）一曰治職（天官），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敎職（地官），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春官），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夏官），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秋官），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冬官），以富邦

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鄉，段玉裁注：

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偁。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爲若干邑。封猶域也。鄉者，今之向字，漢字多作鄉，今作向，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釋名曰鄉向也，民所向也。以同音爲訓也。別治謂分治也。百官公卿表曰，縣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封圻卽邦畿，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六鄉地在遠郊以內，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許書凡言郡縣鄉亭皆漢制，漢表云，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許全書所舉某縣、某鄉、某亭皆在此書之中。

饗，段氏注：

豳風：「朋酒斯饗。」傳曰：「饗，鄉人飲酒也。」…孔沖遠曰：「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

以上是就說文段注及周官略加引釋。再看卿、鄉、饗在古籍中的用途如次：

白虎通載：

卿，章也。章善明理也。

書堯典載：

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義證）

夏書甘誓載：

乃召六卿。鄭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

根據古籍，卿的制度，在三代之時，天子、諸侯皆置有卿，分上中下三級。秦漢時置有九卿，北魏於正卿之下又置少卿，歷朝因之，淸末始廢。

商書微子載：

卿士師師非。集傳：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

周書蔡仲之命載：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

牧誓云：

是以爲大夫卿士。

洪範云：

謀及卿士，卿士從，卿士逆。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集傳：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

詩商頌長發載：

允也天子，降于卿士。集傳：卿士，卽伊尹也。

詩大雅蕩載：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集傳：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大雅常武云：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集傳云：卿士卽皇父之官。

小雅十月之交云：

皇父卿士。集傳云：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上例中的「卿」字，除白虎通和堯典裏的兩個作章作明講，其餘都是作爲官名。

鄉，古時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淸人口不滿五萬之區域爲鄉。今日地方之通稱，城鎭之外皆稱鄉。

小雅庭燎謂：

夜如何其？夜鄉晨。注：鄉，晨近曉也。

禮記載：

請席何鄉？爾雅釋：兩階間謂之鄉。按與嚮同。

禮記載：

刮楹達鄉。注：謂夾戶窗也。按卽窗牖名。

論語顏淵載：

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鄉爲去聲。按昔、曩之義。

周禮載：

王有六鄉，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按卽所謂鄉大夫也。

據周禮古之鄉學，三年業成，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以升於君，將升之時，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謂之鄉飲酒禮。

說文解字序謂：

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段注：此謂不信壁中書爲古文，非毁之，謂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憑空造此不可知之書，指爲古文也。按鄉讀作向，今凡稱杜撰者皆用此語。

鄉字的解釋甚多，不擬一一列舉了。還有和鄉字混用的嚮字，說文解字詁林後編，六八七二頁載：

說文無嚮字，易隨象辭，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陸釋文曰：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案盤庚不可嚮邇，隱公六年，莊公十四年左傳引，皆作鄉。向，正字；鄉，假借字；嚮，俗字。

饗，詩商頌烈祖云：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注：饗，爲祭神。

周書多士云：

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詩周頌我將云：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注：言既降而在之右以饗我祭。

魯頌閟宮：

以享騂犧，是饗之宜。注：僖公致敬郊廟。

詩小雅楚茨云：

神保是饗。注：卽楚辭謂靈保，巫降神之稱也

詩小雅彤弓云：

鐘鼓既設，一朝饗食之。注：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

郊特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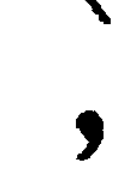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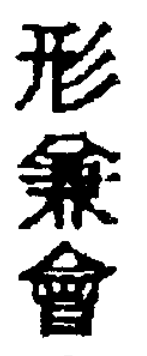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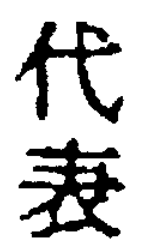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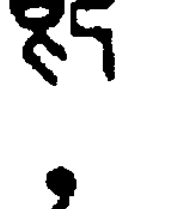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

周官精義天官膳夫通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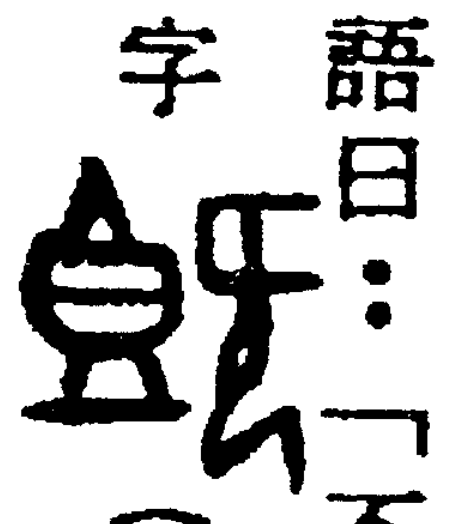
饗，乃君臣相接之隆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其禮極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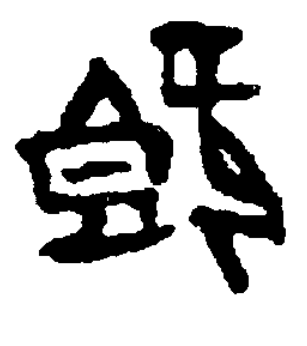
饗大飲賓客也。如大饗其王事歟？與享通，享受也（見禮記）。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見後漢書）。

前面所舉諸書，可以淸楚的看出卿、鄉、饗三個字在說文裏是各有各的形體、音讀和訓詁。但是，在古書裏却是混用着。卿可以作鄉，鄉可以作饗，饗又可以作卿。尤其是鄉字，既可以作卿，又可以作饗，亦可以作嚮（向）。這三個字何以會如此混淆呢？我們來推想這其中的道理：在初造文字時，並不是已經有一個制度完備的國家，政府命一部分人專司造字的工作。先造一個卿字，作爲兩君相見或君燕功臣的專用字。再造一個作爲行政區域用的鄉字，再造：根據近代考古學和古文字出土的過程及情況始知文字的初造，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造字，都是那些淳樸的先民，其生活漸趨複雜地步時，人與人之間的往來，許多事物祇憑記憶不夠應付了，不得不制造出一些符號來代替記憶。他們沒有六書和字源學作依據，但憑直覺刻畫出和事物類似的形狀來以表達之。這是造象形和指事字的初步；至於會意、形聲等字，是跟着漸漸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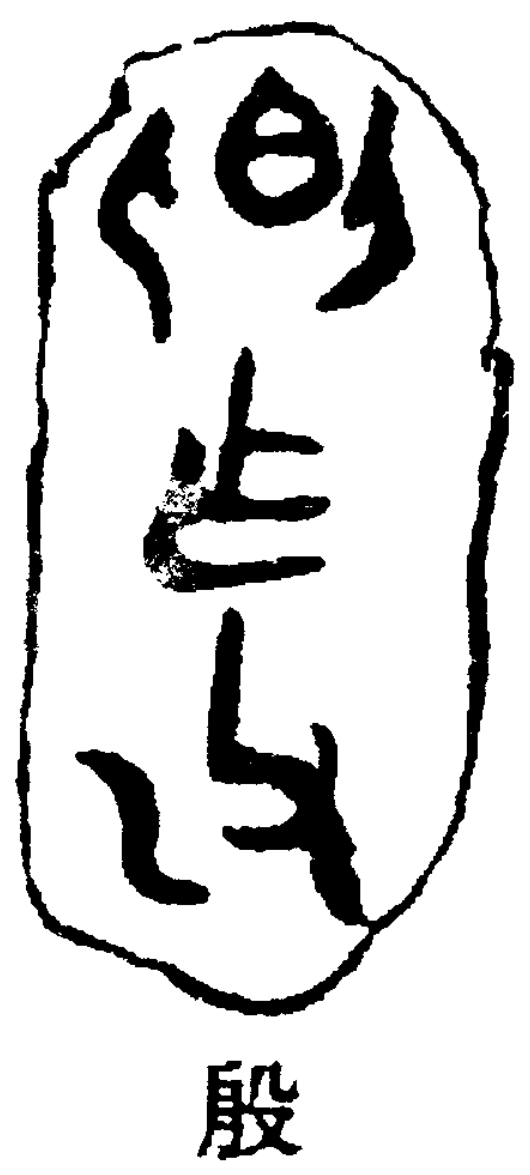
一件事情的發生到完成，在程序上是由簡趨繁，象卿字，不管是篆文或楷書，都比鄉和饗簡單的多。卿字中間的「皀」字，說文謂：「，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讀若香。」這是一個象形兼會意字，「」象穀在裹，「匕」扱之。扱，舉的意思。總之，代表穀物，也就是代表食物。譬如表示一個人就在食器根前用飯的樣子，就是卽字。說文云：「，食也，从皀卩聲。」

鄭風毛傳曰：「卽就也。」至今古義猶存。再看一個背過口或身的既字，說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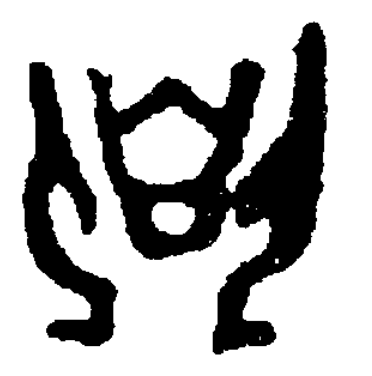
小食也，从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既者，終也。」是說吃罷飯，將嚌」

或身子轉向外，如甲骨文既字（乙二三二八）（乙四七〇一）。（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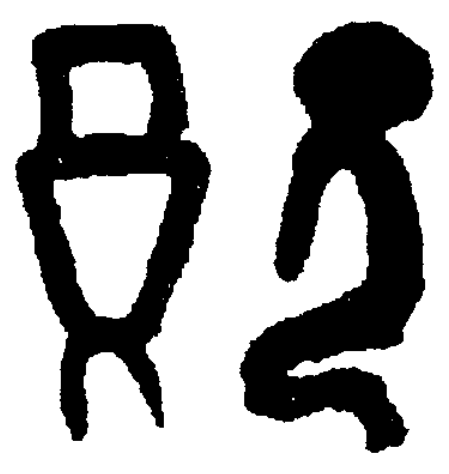
逄看到這類形體意思顯明可喜的字，則對古人那等苦心和慧心油然生敬。）由卽和既兩個字卽可證明「卿」字是兩個人或更多的人在圍着食器用飯。最初只有這一個卿字，並沒有鄉和饗。卿字的歷史最悠久，在殷代的古文中就有這個字了。如殷金文存和續殷金文存中的卿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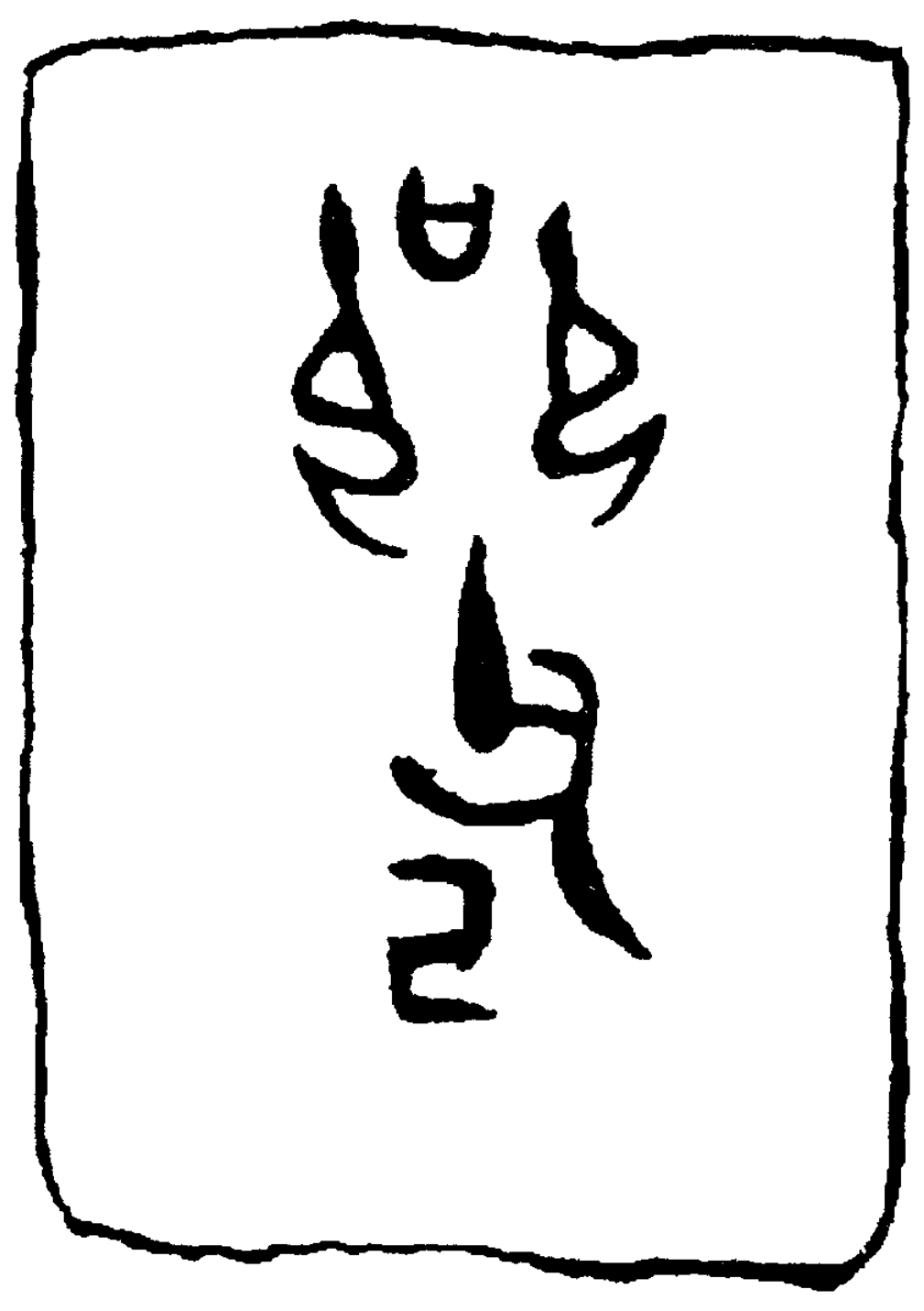
殷文存爵



續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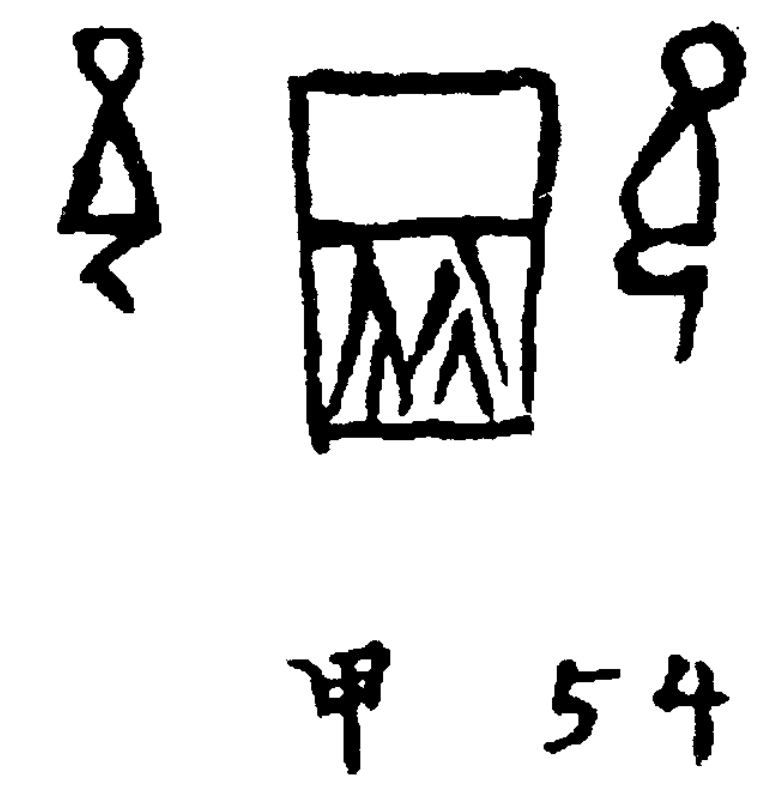


殷金文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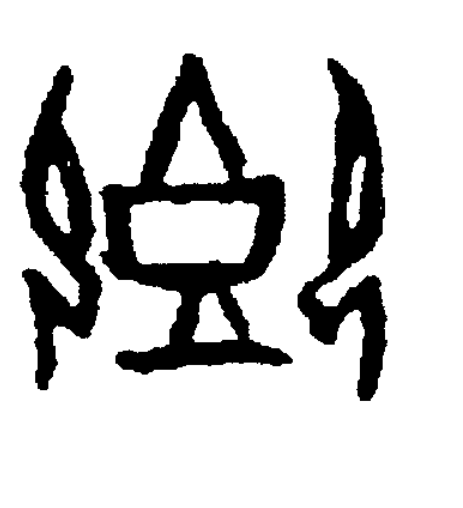


續上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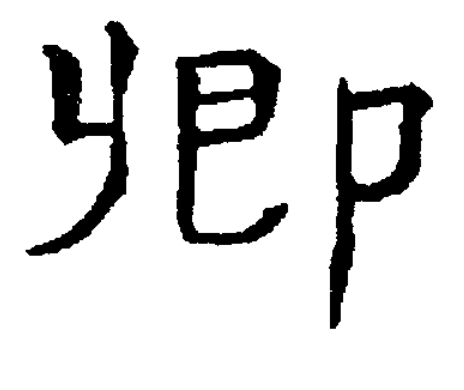
金祥恆先生陶文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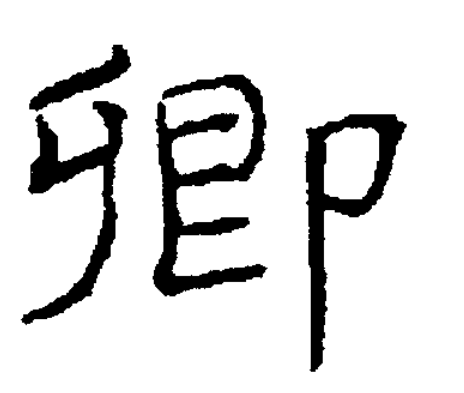
甲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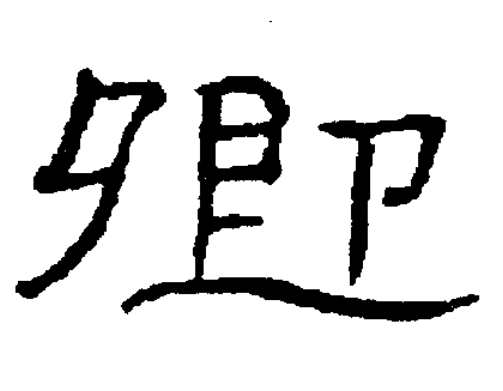
徵 8.99



楚相碑陰



史晨奏銘



衡方碑

卿字起初原是很簡單的意思，只是與飲食有關罷了，引伸爲官名如公卿、卿士，引伸爲官名也是很久了。在殷代已經有此名稱，這裏把殷契賸義陳直說：

卜辭有卿事元臣，蓋殷官名。羅氏考卿事爲冢宰，恐非。予案說苑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者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元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卿士即九卿之總名，夏有六卿，殷有九卿，殷有右相、司空、保衡均見史記。奚必以卿士當冢宰乎！卜辭之元臣疑即殷之元士。

再引伸爲兩君相見之禮，君燕功臣之禮。由卿字孳乳出鄉字、饗字，但卜辭中是沒有鄉和饗兩字。試看殷契粹編中的幾項卜辭如次：

弜卿（饗）于之，若。大乙事，王卿（饗）于　。　一四二片

祖乙史，其卿（饗），卿。　二四二片

于多子卿（饗），叀王卿（饗），受又（祐）。（右行）　四八六片

弜卿（饗），亩黨隮勺。　五四一片

戈其敃休（？）于西方，東卿（向）于東方，西卿（向）。（右行）　一二五二片

敃由字形觀之，乃敷席之意，唯字讀未能明。「西方東嚮」、「東方西嚮」之辭，頗與禮經相彷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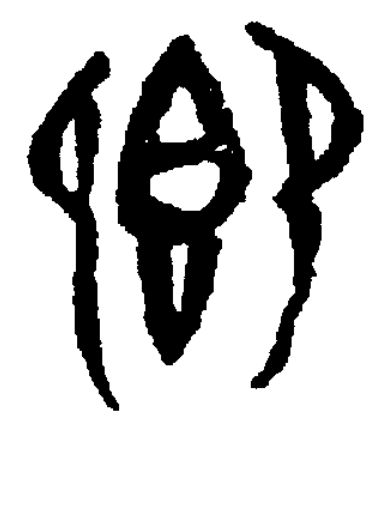
周書顧命載：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西夾南嚮，敷重筍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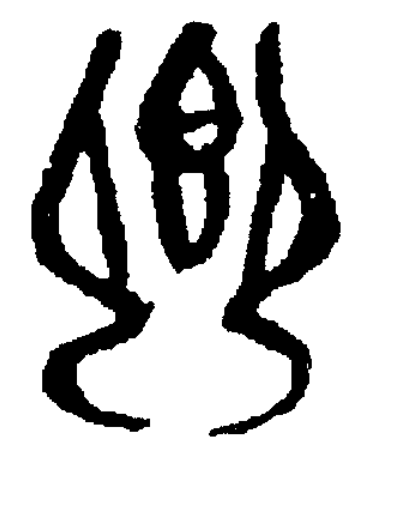
禮記郊特牲載：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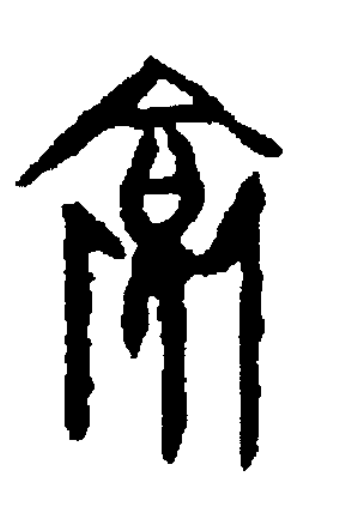
此兩則例子可以看出殷周之禮相同之處。從卜辭中來看，凡是需用鄉、饗兩字的地方都是用卿字代替，可見那時是沒有鄉、饗兩字。孫海波氏的甲骨文編和金祥恆先生的續甲骨文編兩書共收百六十多個卿字，却沒有一個鄉和饗，不但殷代的甲骨文中沒有鄉和饗，周金文中也沒有鄉和饗（金文編裏收有四十多個卿字）。試看毛公鼎、宰甾敦、郘公釗鐘、趞曹鼎、多父盤等，見原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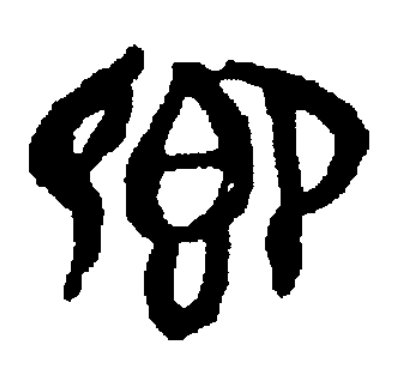
毛公鼎，卿事寮，大夫史寮，禮記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以鄉爲卿。儀禮冠禮同，古固爲一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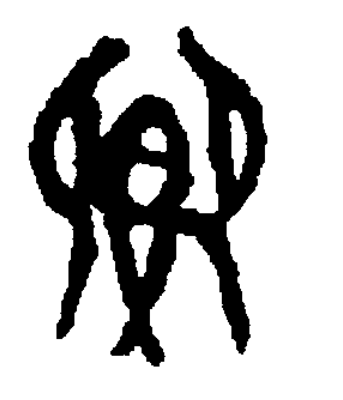
卿象兩人相向就食之形，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爲一字。羅振玉說：宰甾敦王饗酒。



郘公釗鐘，樂我嘉賓及我正卿。



趞曹鼎北鄉。爾雅釋宮，兩階間謂之鄉。注：人居南鄉，當階間。



多父盤曰：卿事師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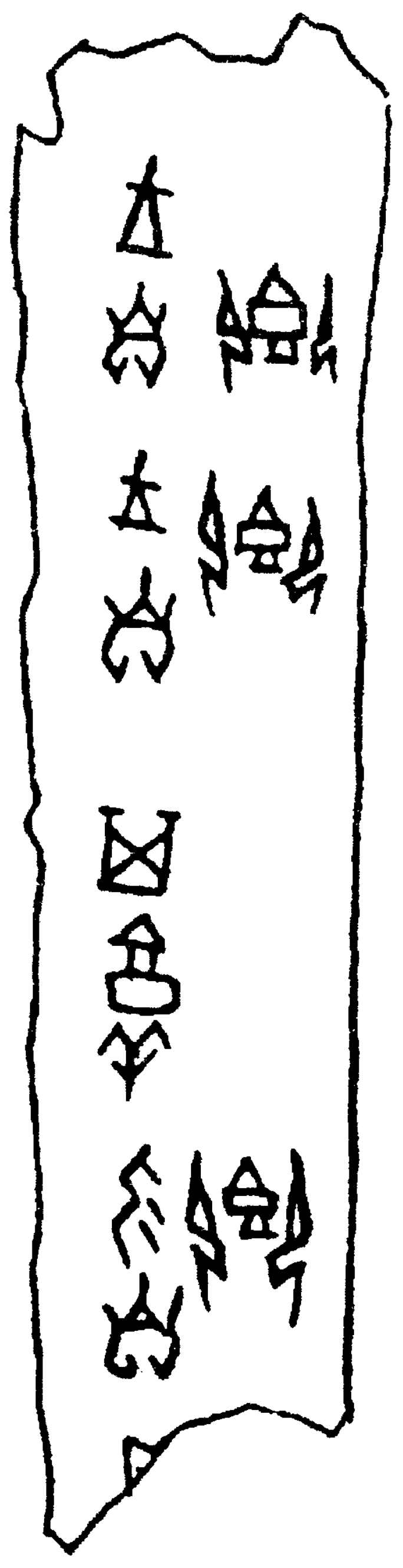
鄉字祇是卿字略加改變形體，有了鄉又開拓出一個廣大境界，於是引伸爲鄉黨、鄉射、鄉飲酒等等用途。又由鄉字再孳乳出饗字，作爲饗飲、饗食、饗燕、饗祭之用。這是一個形聲字，从鄉从食，其實鄉字中間已經有一個食器，又加食字，造成這樣一個複雜的字。爲了應付後世複雜事物上的使用是需要的。凡是用饗的地方，總是吉慶事，後人以爲饗是作祭祀，關於祭祀另有其字，即亯字。孝經曰：「祭則鬼亯之。」說文謂：「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熟物形，亯即享。」爾雅釋言：「亯祀也；享神道也；饗人道也。」饗、亯二字，段氏說文饗字注摘要如次：

說解中用饗字祇有三。雝下曰：天子饗飲辟雝也。泮下曰：諸侯饗射泮宮也。侯下曰：春饗所射侯也。此三饗爲本義歟？抑非本義歟？曰：饗有假借之用，有引伸之用。假借之用如禮記祭亯字皆作饗是也。許亯下曰獻也，引孝經祭則鬼亯之：祭祀必作亯，不作饗，可知也。引伸之用如毛詩三禮大飲賓之饗燕字，鬼神來食之，歆饗字皆是也。飲賓祭祀皆不於太學，則辟雝、泮宮之饗，非飲賓神格可知也。然則此三饗，其爲鄉飲酒之本義可知矣。辟雝饗飲者，天子行鄉飲酒之禮也；泮宮饗射者，諸侯行鄉飲酒之禮也。⋯古者鄉飲、鄉射必聯類而行，是以天子諸侯饗與射亦常聯類而行。古者飲尚齒，射尚賢，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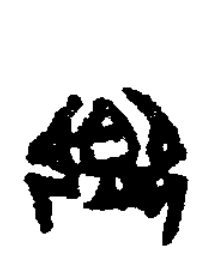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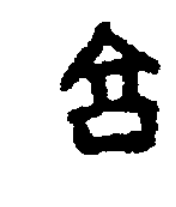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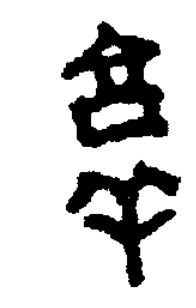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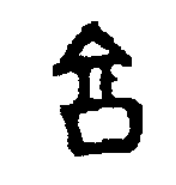
禮，…古大射、賓射、燕射，不外鄉射之禮。…其儀雖多不同，而其爲尊長養一也。許說解中三言饗皆同，饗篆下本義近之。

簠室殷契徵文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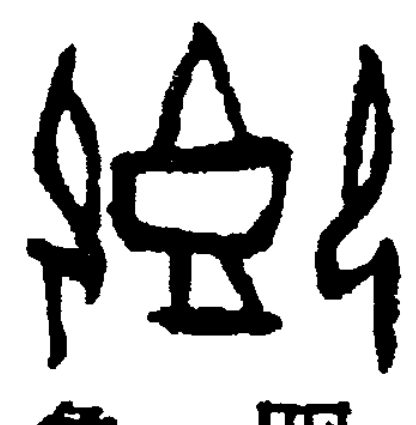
九十八之一　王自（行）鄉（饗）　（左行）
九十八之二　王自（行）鄉（饗）　（左行）
九十八之三　其𩫖亯
九十八之四　勿自（行）鄉（饗）　（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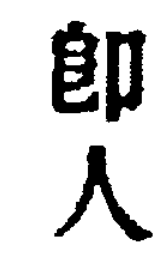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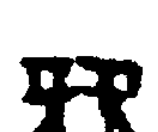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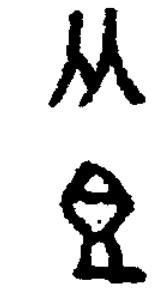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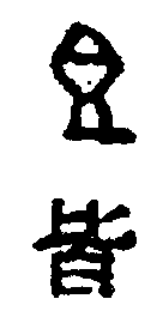


簠室殷契徵文典禮九八

古饗不从食，下文曰：其𩫖，𩫖卽亯之譌。殷契亯作从故易譌。說文解字饗，鄉人飲酒也。亯，獻也。段注按周禮凡祭亯，用亯字；凡饗燕，用饗字。聘禮內臣亯君字作亯，士虞禮少牢饋食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凡祭亯饗燕字，皆作饗。左傳則皆作亯，毛詩獻于神曰亯神，其所亯曰饗。考殷契有饗亯二字以文誼求之，凡饗人者用饗，饗于人者用亯。王自饗與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之禮同，知殷禮存于周者多矣。

殷虛文字類編羅振玉考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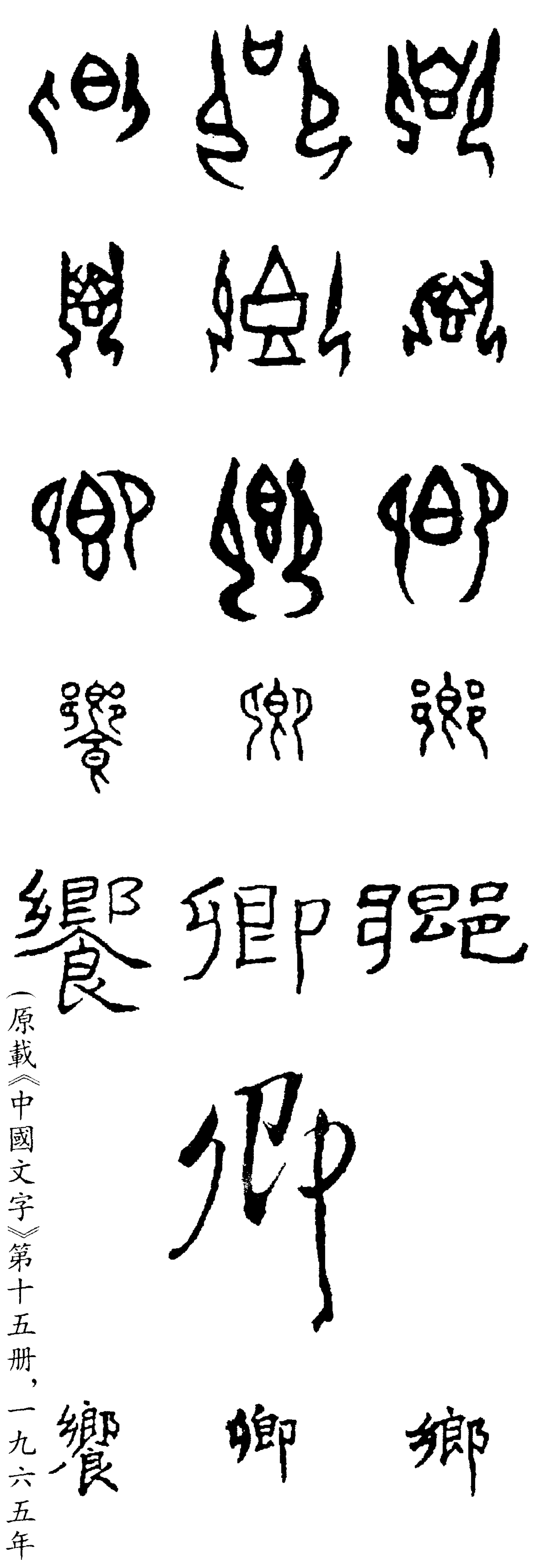


四廿一。此字从（卽人相嚮，詳唐風樓金石跋尾。）从或从从皆象饗食時，賓主相嚮之狀，卽饗字也。古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爲一字。後世析而爲二，許君遂以鄉人𨛜部，卿入卯部（許君訓卯爲事之制亦誤，未知其爲向背字也。），饗入食部，而初形初誼不可見矣。

就前例看，會有人懷疑，古經史與古文字正相矛盾，經史不但是敍述殷周時的歷史而且敍述到五帝三王的政事。可是古籍中隨處都可以看到卿、鄉、饗三字的混用。這些字是那裏來的呢？說到這裏，應該說一說于此有關的另一件事。古經史多是周末和秦漢間人著的。這些書的著成，距離事實，在時間上是很遠的。那麼這些書豈不都是僞壁虛造？所以近代對此一問題倍加爭論，固然讀書貴實證，也應該貴虛會。以近代考古學家及治金石文和甲骨文的學者，卽可證實古人治經史的取材及態度了。考古學家根據地質年代，根據出土的石器、陶器以及原人頭骨等寫成煌煌巨著。金石與甲骨學家根據歷代出土的鐘鼎彝器銘文，及甲骨文字纂成連篇累牘的大書。這些書，都是學者嘔盡心血，絞盡腦汁，把承受先民所創造的寶貴史料，彙成後來居上的新史書。這些新史書，便是千百年後探討遠古歷史文化的舊史料。假使後人對於這些史料發生懷疑，理由當然是很多的，因爲這些書的完成，距離事實在時間上相去幾千年，甚至許多萬年，那不是比我們懷疑今日的古書，其理由更充足嗎？當然我們用不着顧慮這些，一株千年古柏，既然根深蒂固，卽如遭受到飆風吹折它的枝幹，是不會連根倒下去的。

今日著書，是根據新出土的古代史料，古人著書定然也是根據那時他們得自古代的史料。不過他們沒有把所引用或依據的史料注明其來源；這是一個時代著書習慣的不同，古人著書是欠缺這等科學條理的；今日不也有很多人是如此的？先師董先生在世時他最不讚成這樣盜古人的東西據爲己有，故意不注明出處。古人一定是把得自上古的典册混在自己書裏（我們相信古人缺乏科學條理），後人讀來若像作者親眼經歷的一樣，所以後人對古籍信疑參半，以爲他們是「向壁虛造」。至於「虛造」也須有個藍本，像寫小說的，手邊或心頭還少不了一個藍本哩。何況放置四海皆準，傳諸千秋猶新的史籍，可說是天經地義，明並日月照耀千古的大文章，豈可容某一人虛造呢？

蓋以造字在先，成書在後。字不夠用了所以孳乳出許多專用字，在某些字還未嚴格畫分時，著書者便將彷彿的字混用在書裏，如卿、鄉、饗三個字就是如此的。因爲要瞭解此三字在古書裏混用的原因，及各個字所表現的意義，則必須探討「卿」字的淵源及其演變過程。列表如次：


殷金文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小篆
漢　隸
魏晉草書
唐宋至今楷書
鄉
卿
饗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五冊，一九六五年三月）

釋隥

金祥恆

殷契摭佚續編第六五片：

庚口口口貞：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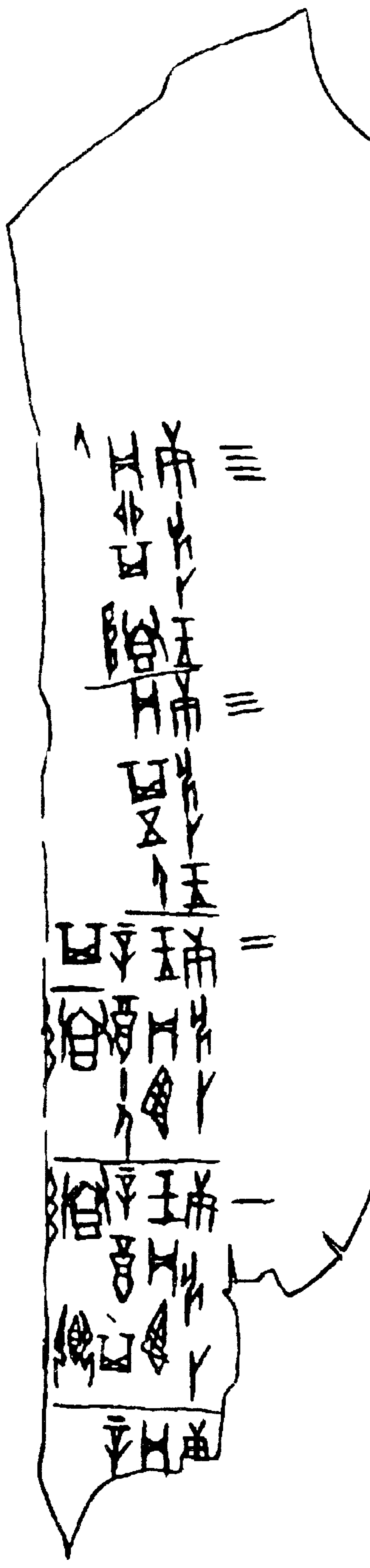
庚申卜，王貞：翌辛酉其隥鄉？

庚申卜，王貞：翌辛酉十人其隥？

庚申卜，王貞：其五人？

庚申卜，王貞：其隥六？

摭續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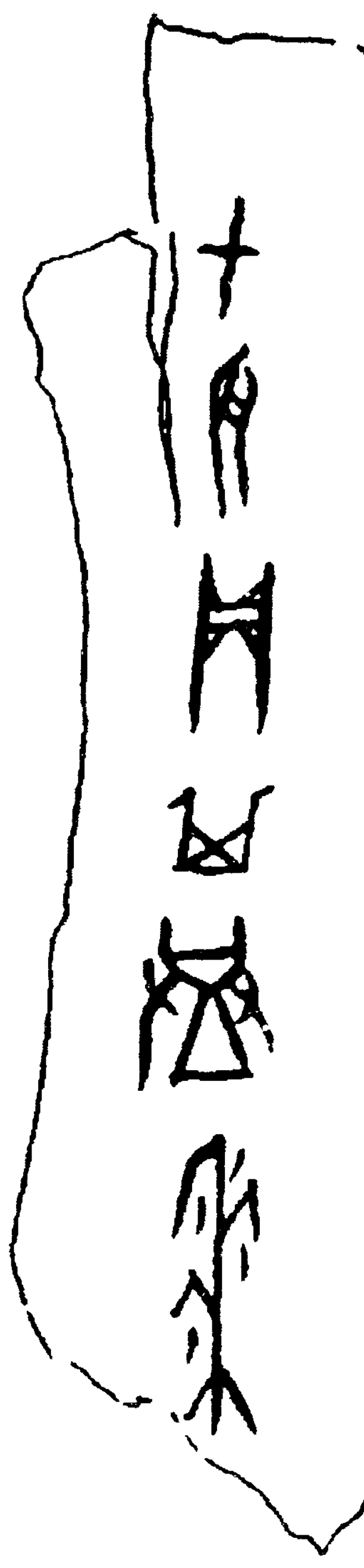


其隥，李氏考釋云：「隥字所从之阝，當與隮隕所从之阝同。其性質爲附益部份，又陟字古文作儥（玉篇），是阝亻可通，故隕當爲具，或俱字，隕卿謂俱饗也。」

李氏所云「隥所从之阝，爲其附益部份」則是，而釋爲具或隕則可議。𢍜，𠬞从豆，說文之登，非从𠬞貝省之具也。說文之具，是否从貝省，固然可疑，如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戴氏侗曰，具張中醫文作具，膳饗之饌具也。从鼎省。从廾，凡饗食之禮，奠定則實諸鼎，乃告具，故凡饌具皆曰具，引申之，凡備具皆曰具。貝之本作鼎，此非貝省，且貝於義亦迂，从鼎有明徵。」然此字不从鼎，乃从豆，非具可知矣。甲骨文之登，作登或登，如小屯甲編三五三片：

甲辰貞：其登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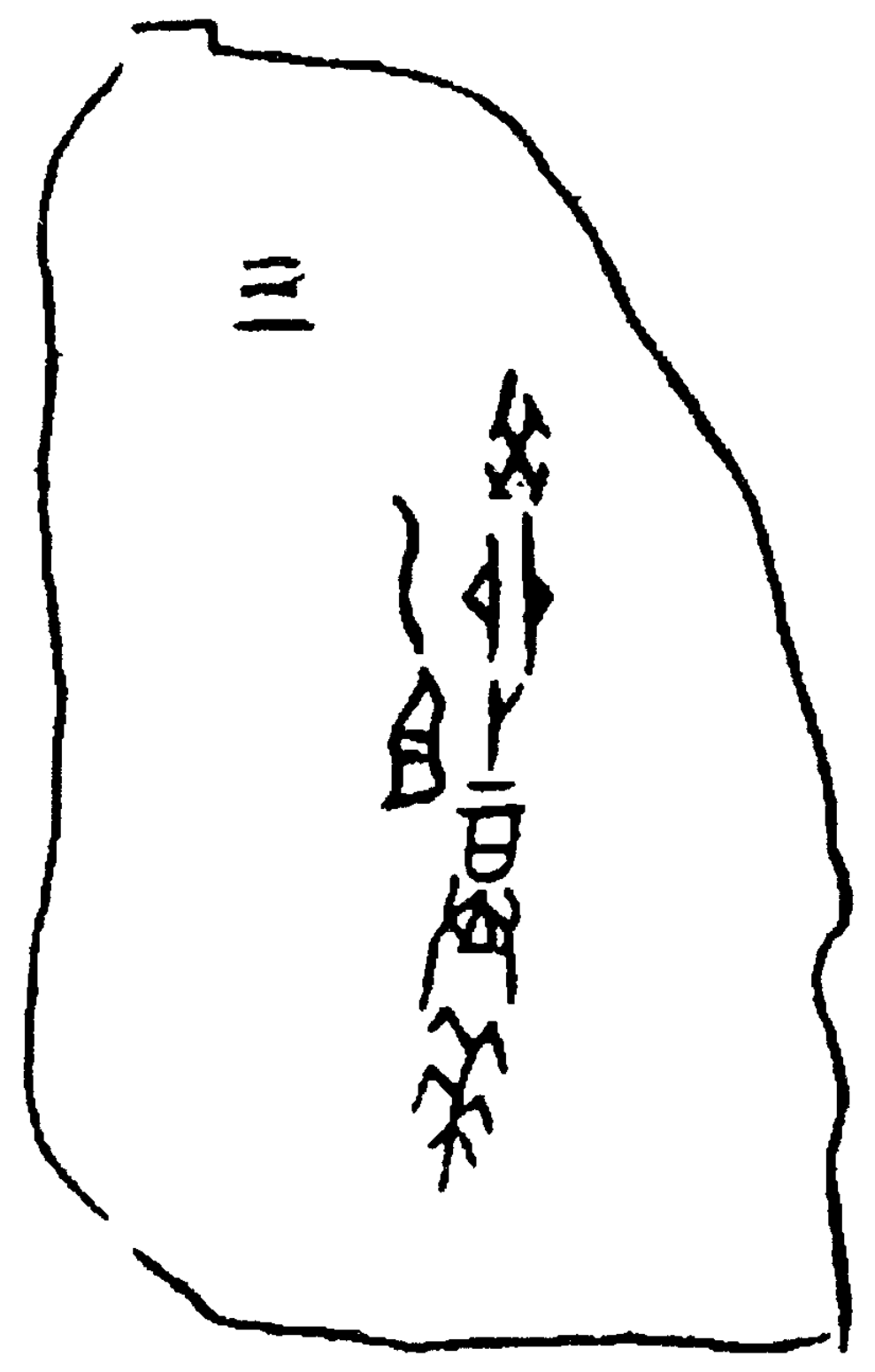
甲三五三



屈翼鵬先生考釋云：「登爲薦獻之義」。殷契粹編第九〇八片：

癸卯卜，登黍且乙？

粹九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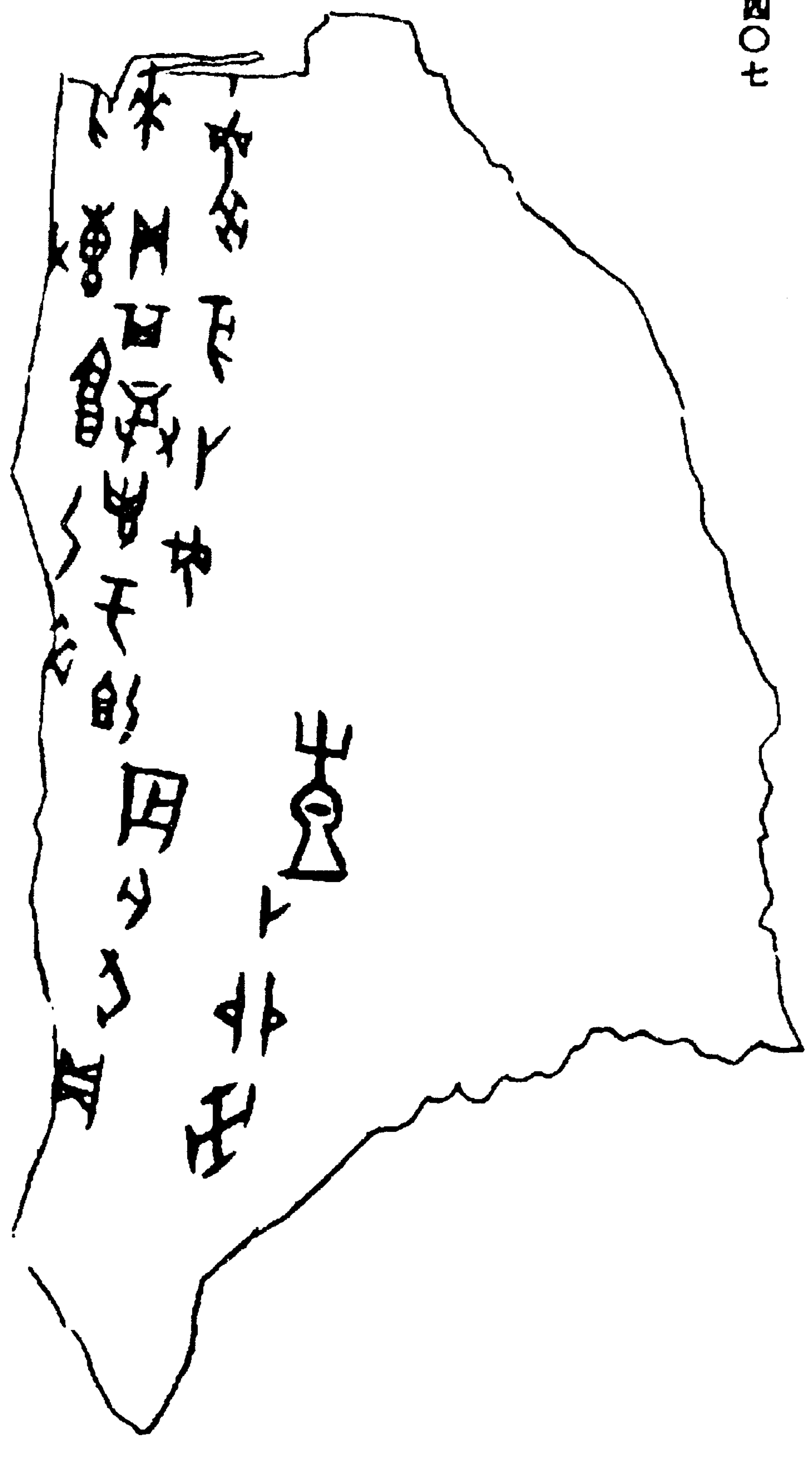


郭氏考釋云：「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此禮實沿殷習」。

甲編第二四〇七片：

癸亥卜，何貞：其登鬯于且乙，叀翌乙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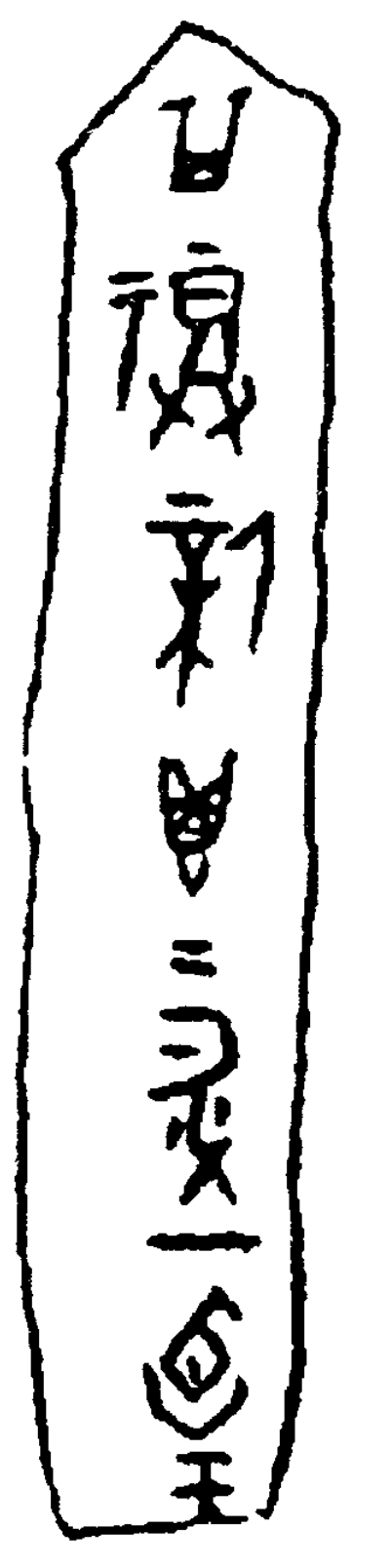
甲二四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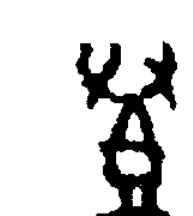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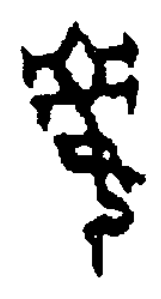
或从示作䄙，如殷虛書契續編第一卷四十頁第五片（戩二五、一〇）：

其登新鬯二升一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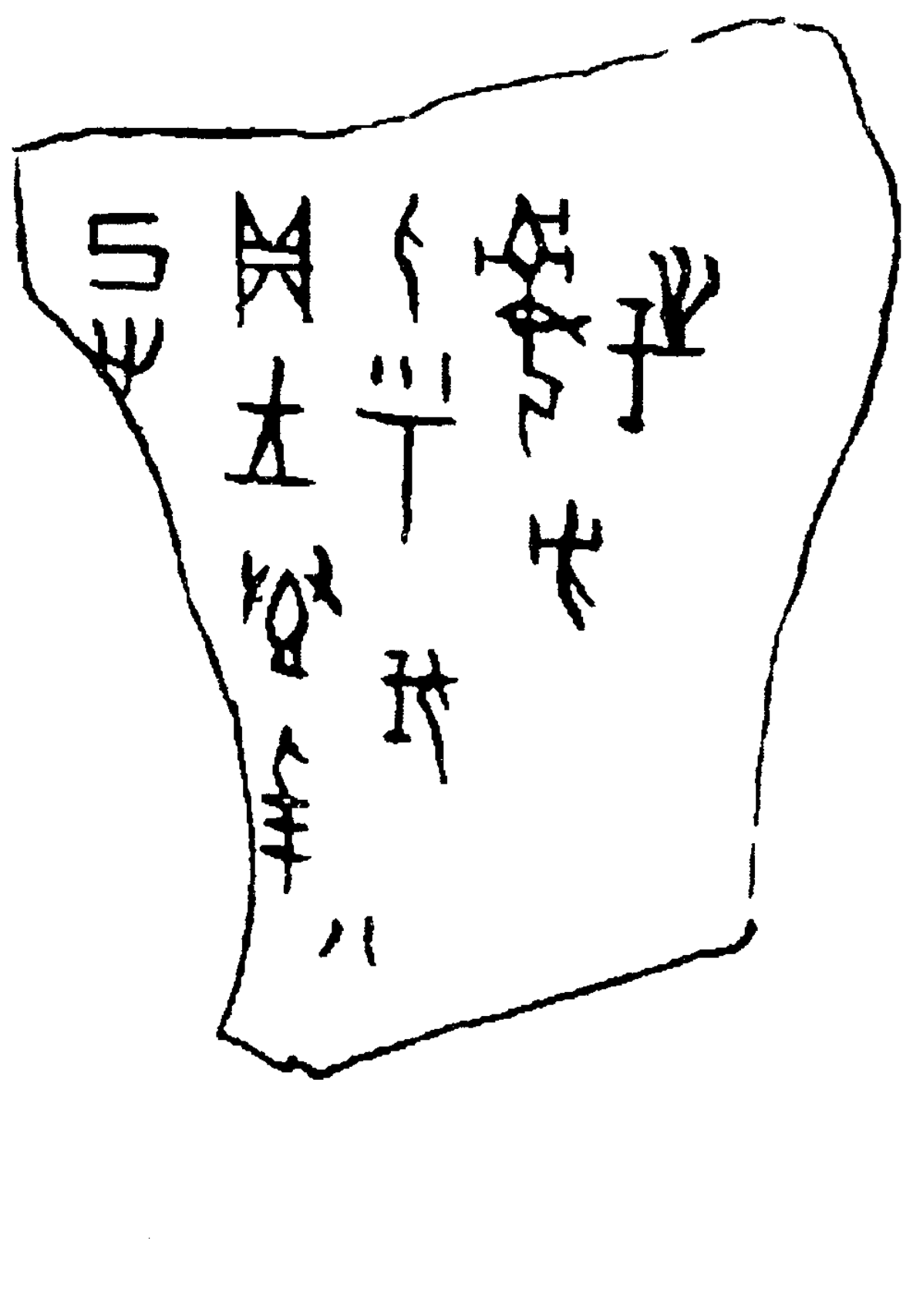
續一·四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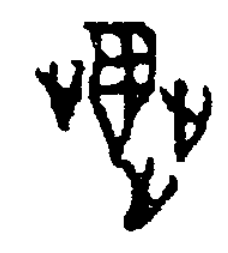
或作 ，如殷契續存二・三〇〇：

己未□□貞：王登三千人，乎伐  方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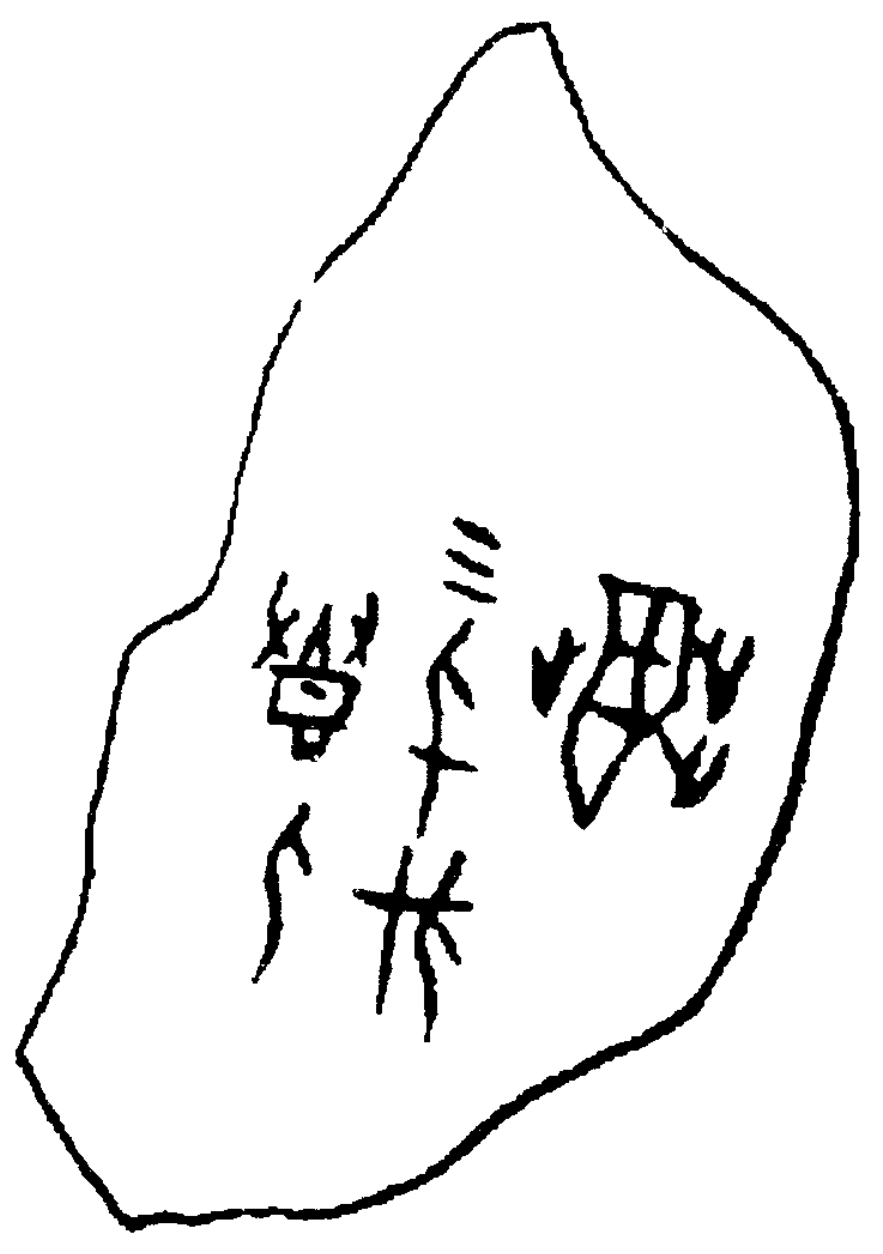
續存二・三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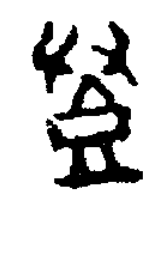


續存二・三一五：

登人三千伐 ？

續存二・三一五



孫詒讓殷契舉例上典禮云：「登人四千，此登民數之禮也。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與彼禮合。」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卷上釋登云：「王襄曰登人疑卽周禮大司馬比軍衆之事，將有征，故先聚衆。樹達按王氏明登字之意，是矣。而未能言其本字當爲何字，余以聲類求之，登蓋當讀爲徵。說文八篇上𡈼部云，徵召也。登徵古音同在登部，又同是端母，聲亦相同，故得相通假也。如余說而是，則殷時兵制殆由於臨時之召募矣。」董師彥堂，殷曆譜下九卷卅九葉「殷代征伐必隨時登人，亦作収人，殆卽徵兵之義。」甲骨文登人登射之登，均作 ，如：

登射三百？

勿登射三百？ 乙七五一

□丙卜，㱿貞：「登人」？ 珠一一八五

貞：「登人三千」？ 珠一一八六

戊辰卜，穷貞：「登人乎往伐舌方」？ 佚一九 續三・四・四

貞：「勿登人乎伐舌方，弗其受出又」？ 佚五一

辛未卜，㱿□：「王登千…乎伐…亡戋」？ 佚三二四

貞：「登人三千乎伐舌方受出又」？

貞：「勿乎伐舌方」 續一・一〇・三

㱿貞：「登人伐下召受出又」？ 續一・三七・一

貞：「勿登人五千」？ 續二・三〇・一〇

癸巳卜，㱿貞：「登人」？ 續三・三・一

登人乎伐

貞：「舌方弗𦎫」？ 續三・三・三

貞：「登人三千」？ 續三・二七・四

貞：「三千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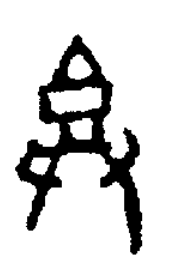
貞：「勿乎伐舌方」？

貞：「勿登人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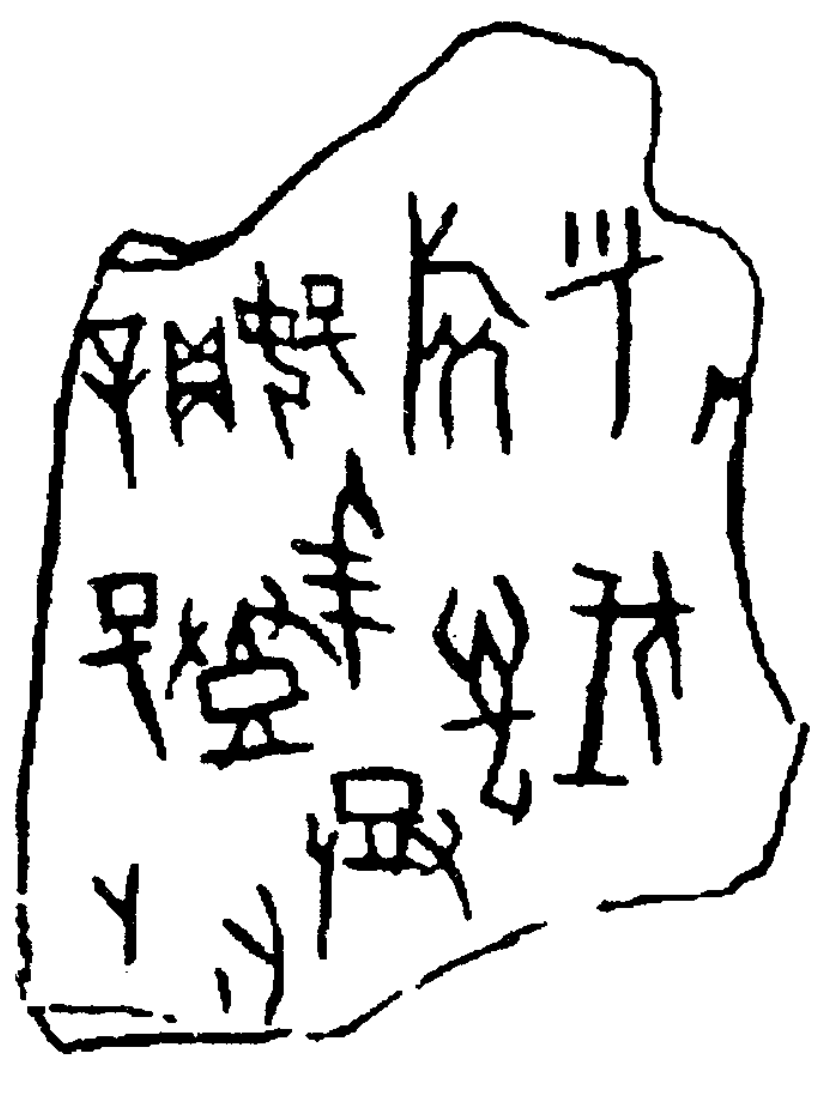
貞：「登从」？

貞：「于唐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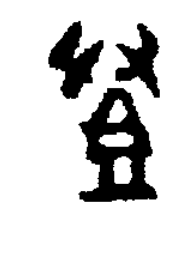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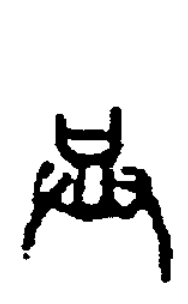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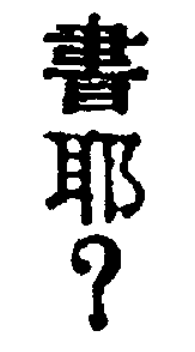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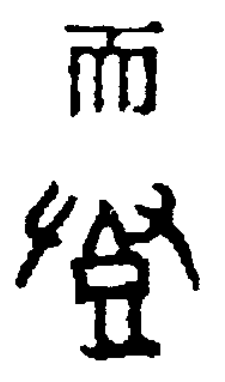
貞：「匄目祊于上甲」 庫一六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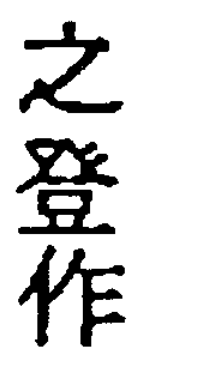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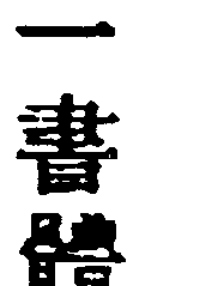
與上所舉登鬯登黍之登作  異，唯庫方二氏所藏甲骨第三一〇片：

辛巳卜，貞：「登帚好三千登旅萬乎伐羌」？



庫三一〇

一作 ，一作  爲例外，抑或同版異書耶？ 之登，其義如禮記月令「農乃登麥」之登，薦獻之意。而  之登，誠如楊樹達云「讀爲徵」，說文所謂徵召之意。

本片撫續六五「庚申卜王貞翌辛酉其登鄉」之登作 ，又一書體。其从 ，如登鬯之登从示。登鄉之登，乃登人也。故其下貞卜登十人、五人、或六。而李氏考釋「庚申卜王貞翌辛酉十人其登」，謂「十人其限者，卽俱饗之省。」恐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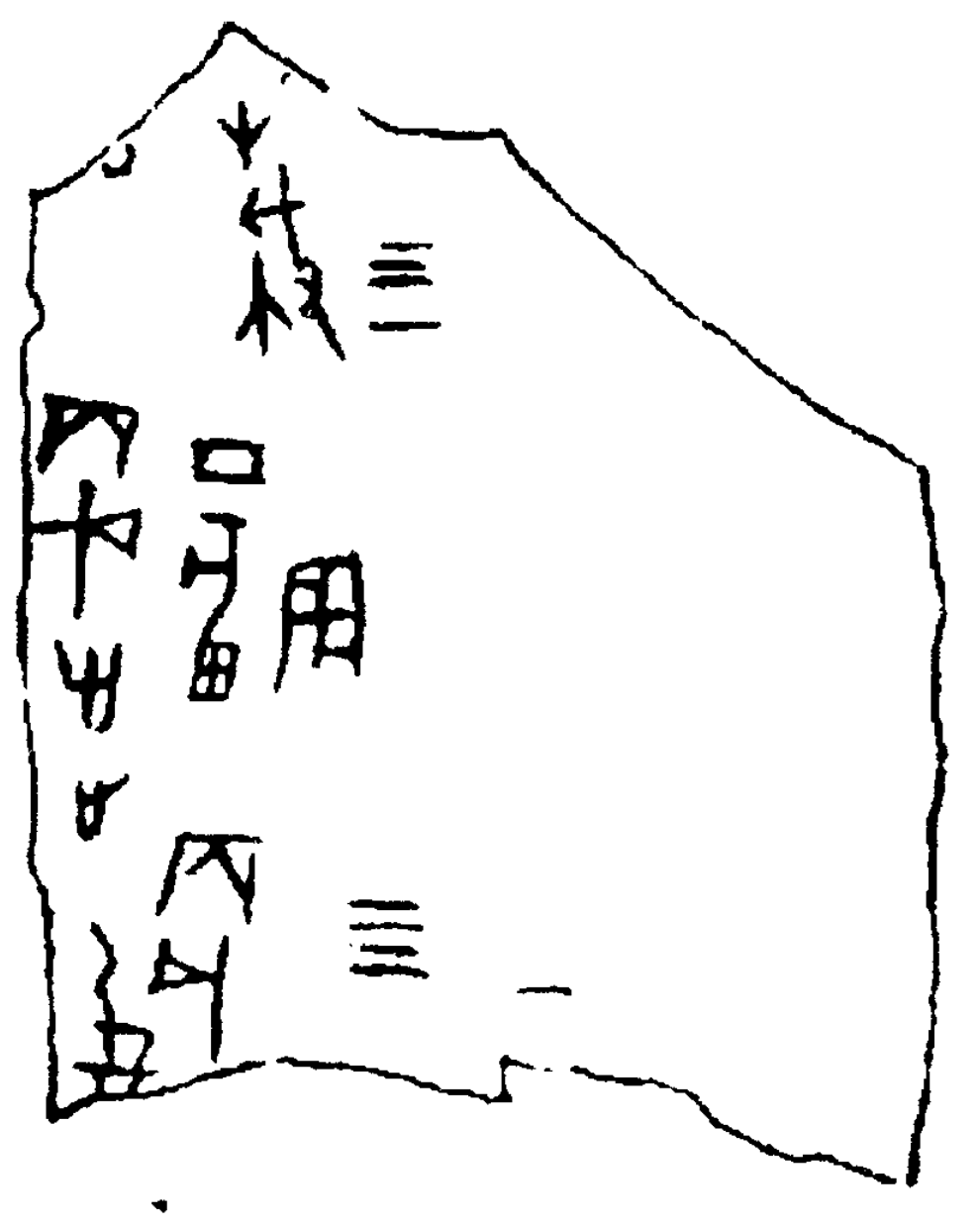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五冊，一九六五年三月）

釋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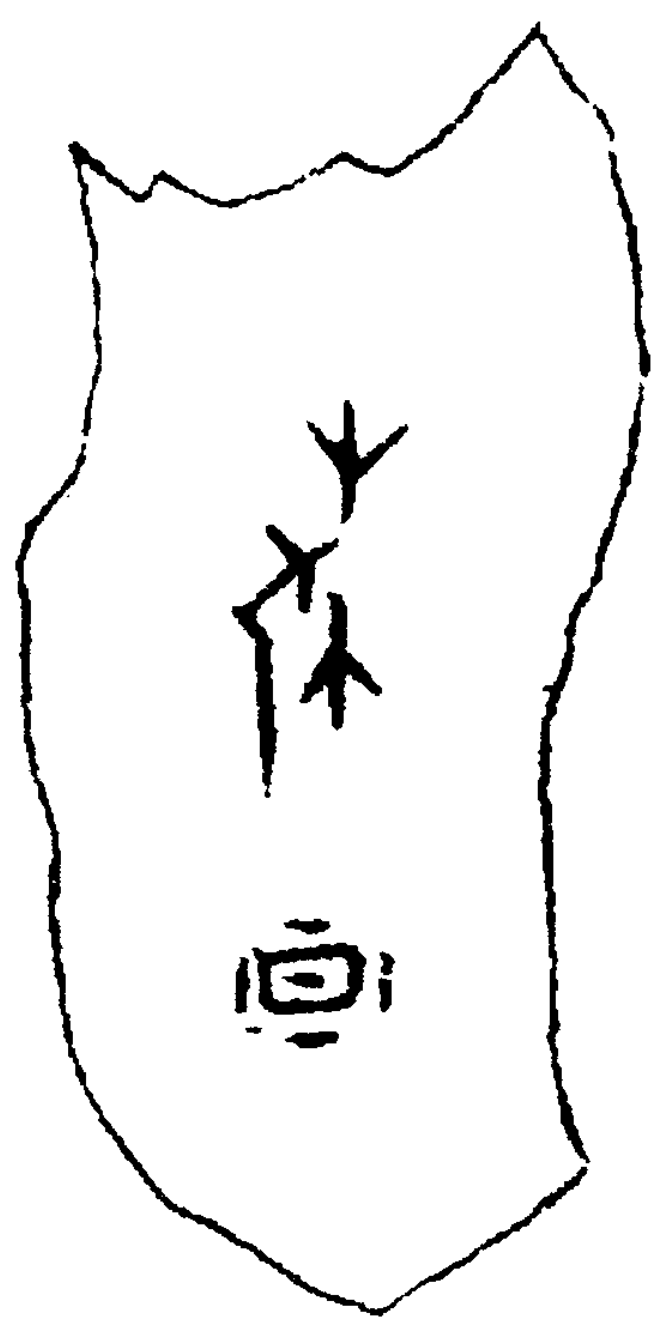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S三〇四三片：

乙酉囚，丙戌
丙戌步，丁亥田，攴？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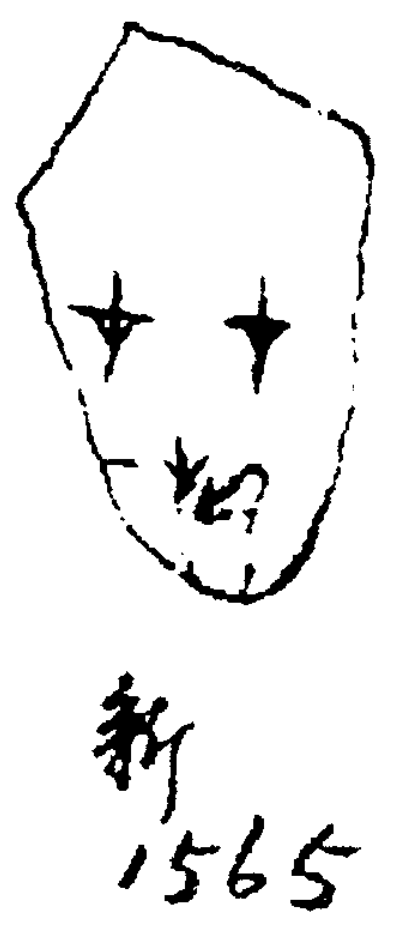
貝塚茂樹考釋隸定爲伐，云：「以斧砍木形，伐之異體。」甲骨文伐皆从人戈，作，以戈擊人也。說文：「伐，擊也。」引申爲敗。說文：「一曰敗也。」穀梁隱公五年傳：「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如以貝塚茂樹考釋「以斧砍木形」當釋爲析。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不當釋爲「伐之異體」。然則字，从手持斤以斷草也。說文：「，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如殷虛書契前編四・八・六：

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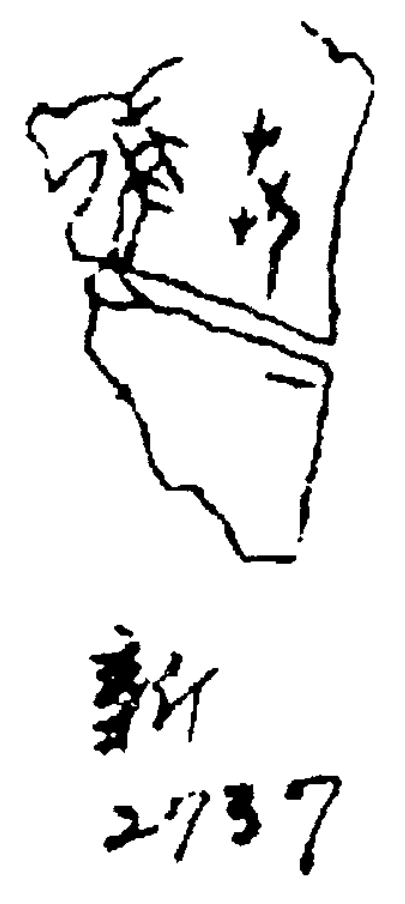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第一五六五片：

在折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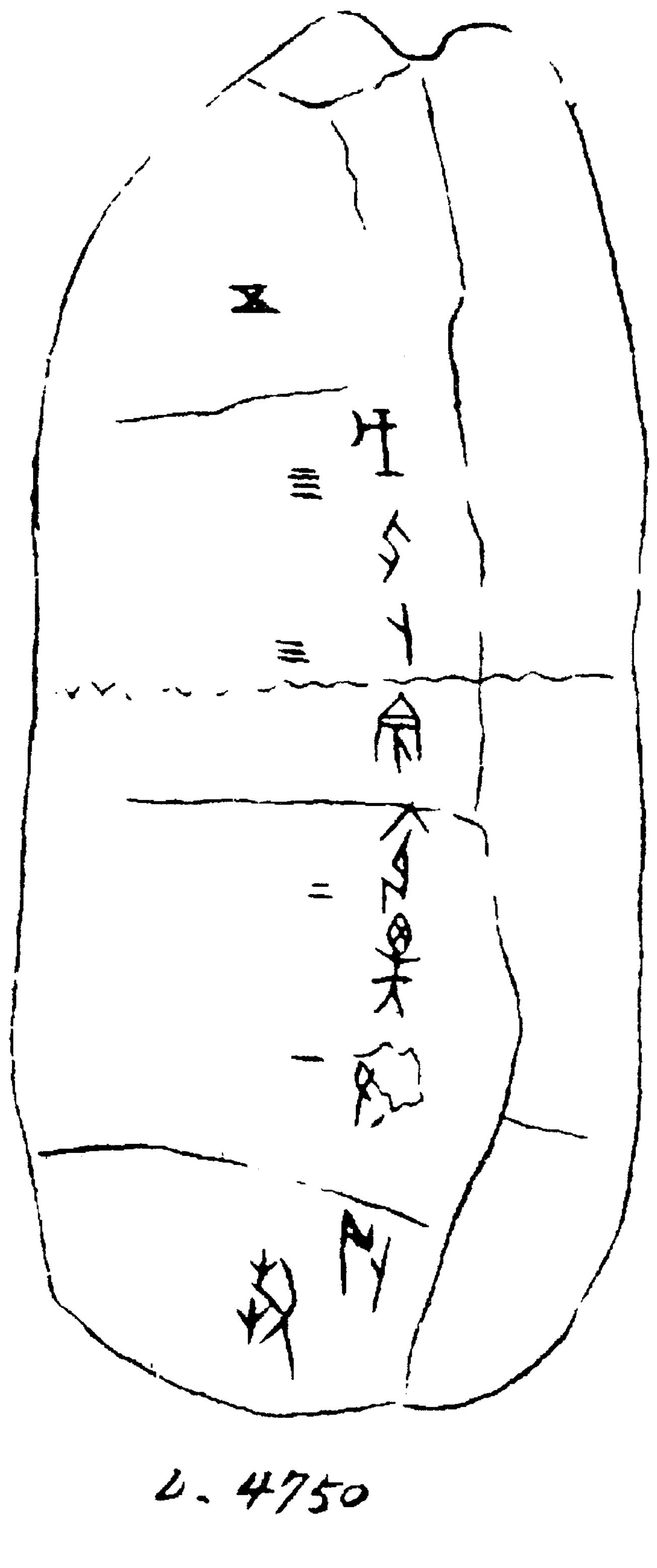
第二七三七片：

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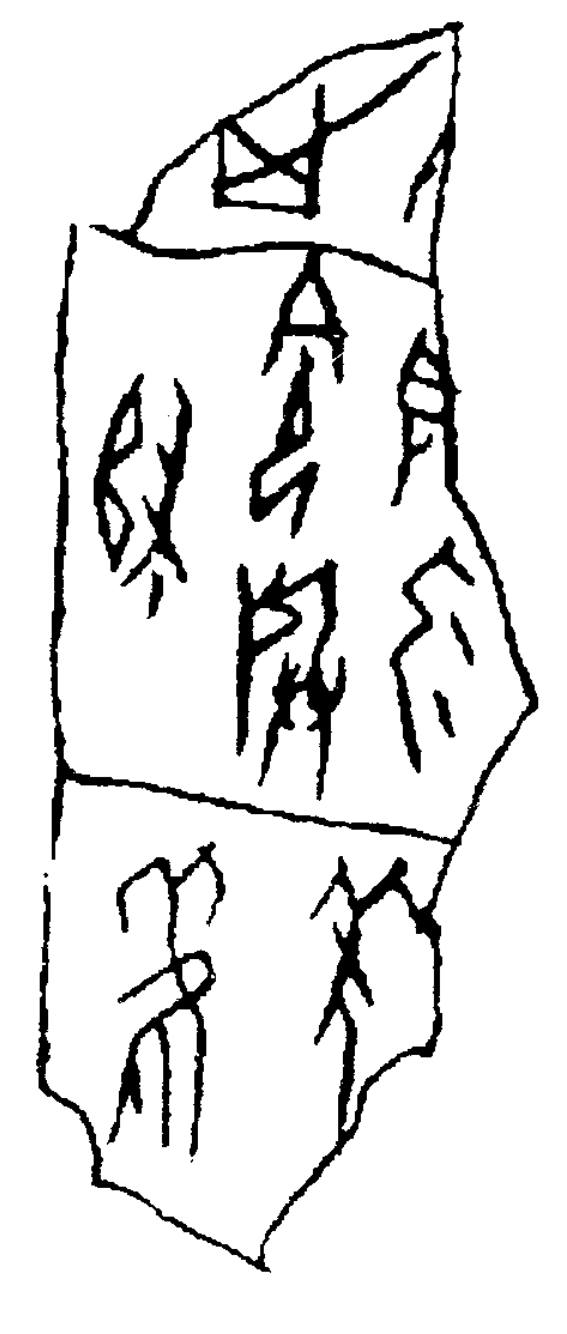
其與說文合，象以斧斤斷草形。甲骨文折爲地名，其地望不詳。其字或作，，如小屯乙編四七五〇片：

戊申卜，方：令矢口折芻？



殷虛書契前編四・四三・五：

年、萑、
貞：勿令斷？
其



李陸琦先生甲骨文字集釋，隸定爲𣂔云：「按从斤从㕚，㕚或省，从卜，說文所無，唐說未足據。」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云：「，按此字說文沒有，金文折或作，疑此亦折字。」唐氏說殆是也。毛公鼎：「小大猷，母（毋）折緘告余！」之折作，从斤艸，而草譌誤爲，似兩「卜」字，其實非卜，甲骨文亦然，非从卜也。或象艸木之枝，以斧斤斷之狀，故殆爲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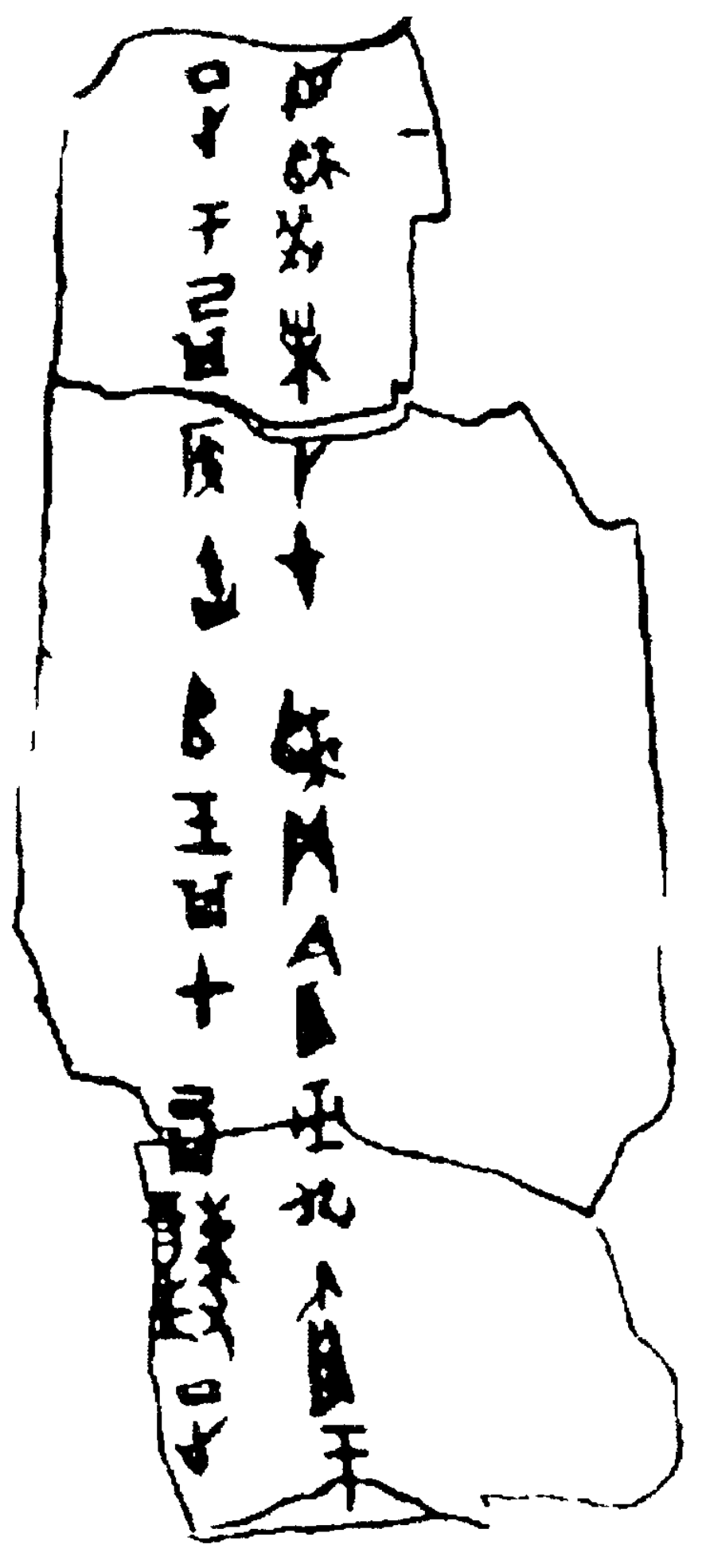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七冊，一九六五年九月）

釋⿰⿰皀丮門⿰豊丮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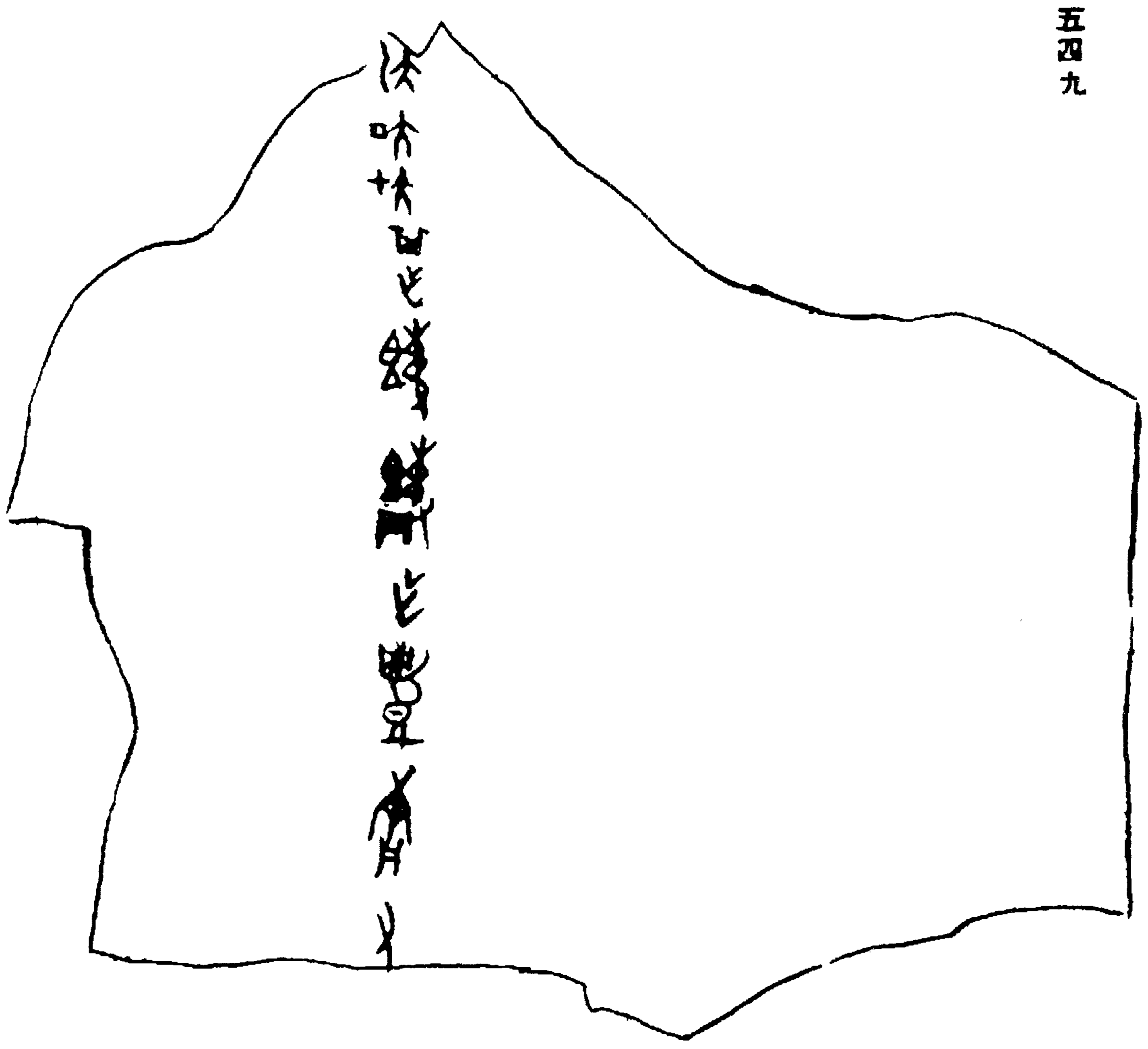
甲骨文有⿰⿰皀丮門與⿰豊丮，皆从⿰食丮。一見小屯殷虛文字甲編考釋附圖第一〇一片：

癸未卜，在𩃭貞：今𡆥𠀠九畓，王干𡰥侯告𠂤，王其在𡰥⿰豊丮正？


甲編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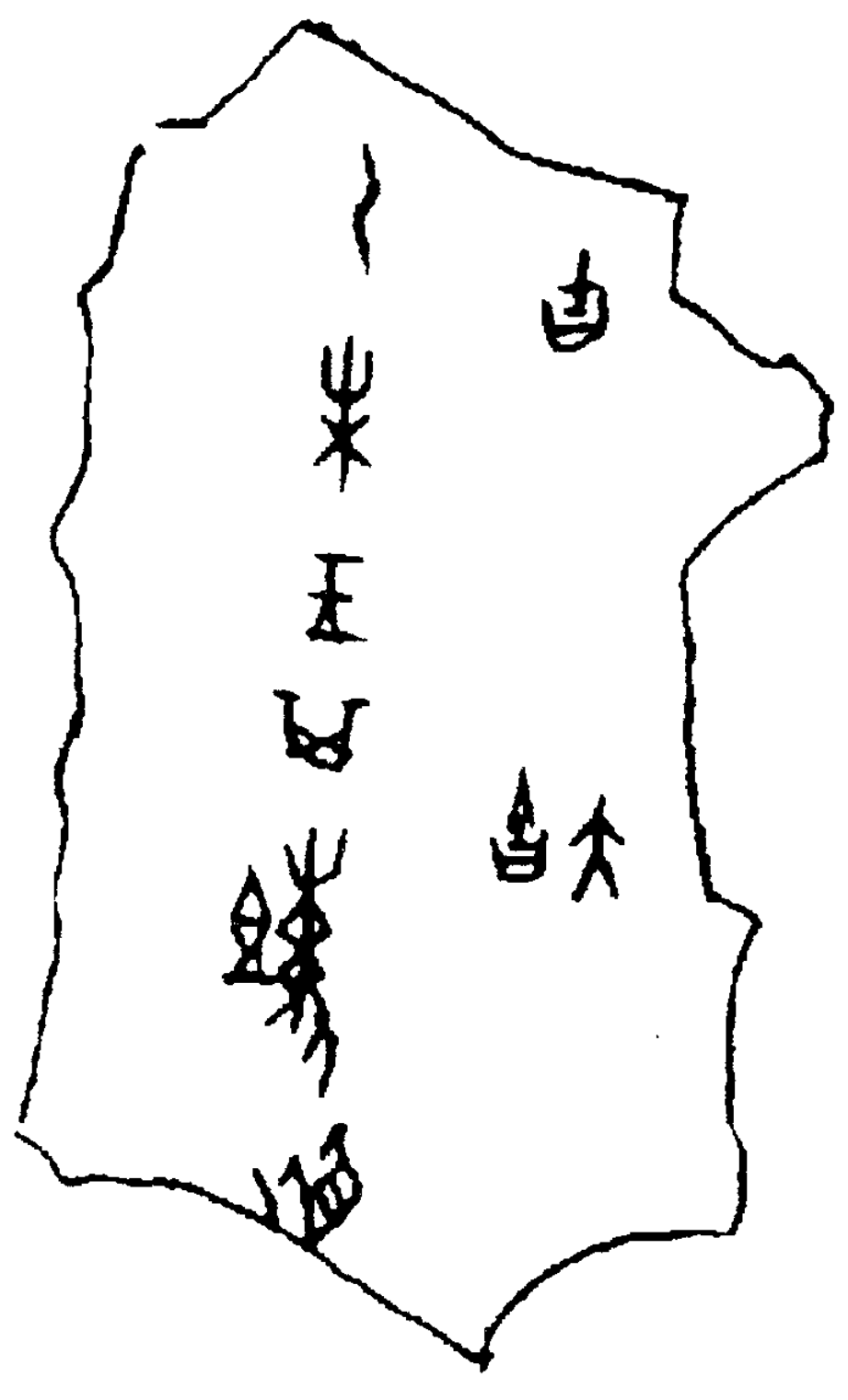
其⿰豊丮，屈翼鵬先生考釋云：「音義未詳」。另一字見於胡厚宣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舊藏甲骨文字第五四九片：

大乙、大丁、大甲，其乍⿰食丮⿰⿰皀丮門，乍豐唐，又（足）？


南北明五四九

其⿰⿰皀丮門，蓋从⿰皀丮从門，門亦聲。⿰皀丮即說文⿰食丮。董師彥堂云：『壴祭五期皆有之。其字形變易最爲繁夥，今所隸定者爲五期之一體作⿳屮口示者是也。由今之考定其字以才爲聲，即說文之⿰食丮。「⿰食丮，設飪也。」宋本作「設食也」。蓋以食品祭祀先祖先妣也。…第四期異體爲最多。』觀其演化表，第四期所舉之例如殷契粹編四六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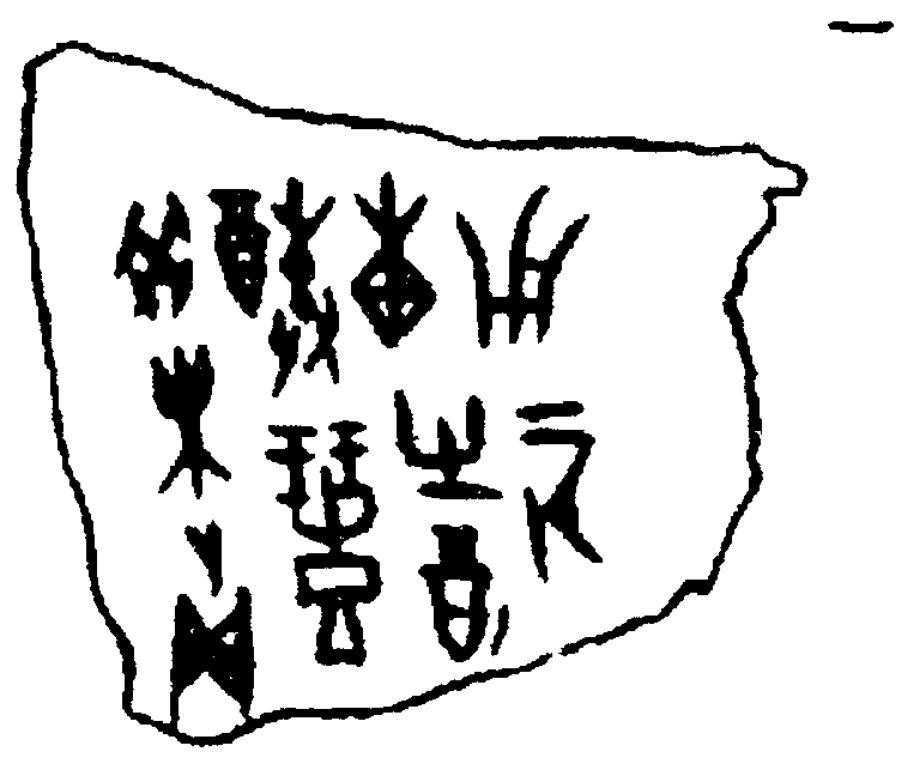
乙未王其⿰食丮，湄（日亡𢦔）？


粹四六九

其字作⿰皀丮，與此片同。且「其乍⿰食丮𨳇，乍豐唐」，蓋「⿰食丮𨳇」與「豐唐」對文。「豐唐」者，豐道也。嶽一莽先生釋⿰⿱丙月丮與⿱丙月，云：「今余鉤稽卜辭，考之故書，知此⿱丙月字者，殆即詩陳風防有鵲巢『中唐有甓』之唐。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曰：『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陳奐詩毛氏傳疏曰：『釋宮中庭謂之走，言庭之中，皆有道可走者也。詩中唐，爾雅廟中路，其義一也。』」（見中國文字第十三期）唐，道也。其說是也。豐，王國維釋禮云：「說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聲。』又豐部『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虛卜辭有豐字，其文曰『癸未卜貞醇豐（後下八）』。古⿰丰丰珏同字，卜辭珏字作丰羊⿰丰丰三體，則豐即豐……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丰丰字即珏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實則豐从珏在凵中，从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曲，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當皆用曲若豐二字。（卜辭之「醇豐」，醇字从酒則豐當段爲酒醴字。）其分化爲醴禮二字，蓋稍後矣。」（觀堂集林卷六）蓋豐乃禮之本字。祭祀或以酒奉神，故曰醴。「豐唐」者，宗廟醴祭之道也。⿰食丮𨳇（門）者，以⿰食丮義推之，乃以黍稷祭祀，以門區分之也。與後世迎神賽會，舉行之大典所建立牌闕紙門然。卜辭「其乍⿰食丮𨳇，乍豐唐」，謂祫祭其先祖大乙、大丁、大甲，舉行⿰食丮祭與豐（醴）祭而建門築道也。⿰食丮豐合祭之例，如殷虛書契後編下八．二片：

癸未卜，貞：飤豊，叀㞢（又）酉（酒）用？　十二月

後下八·二



此乃卜問飤豊之祭，不用黍稷，惟用醴酒也。故鬥，从飤从門，門亦聲，其義乃飤門也。小屯殷虛文字甲編之䭫，从䭫从㞷（生），其結構與鬥相同。从飤从生（往），生亦聲。（䭫與𩛥同爲一字，詳中國文字第十四期釋◎）。卜辭：

癸未卜，在𩠑貞：今囚廿九旾，王于貟侯告𠂤（師），王其在貟䭫正。

「王其在貟䭫正□」者，言自貟侯告𠂤往正也。其㞷（生）从飤者，乃飤祭後而往也。於字爲形聲。王筠說文釋例（卷六）云：「字有不須偏旁而義已足者，則其偏旁爲後人遞加也。其加偏旁而義遂異者，是爲分別文。其種有二：一則正義爲借義所奪，因加偏旁以別之者也。一則本字義多，既加偏旁，則祇分其一義也。其加偏旁而義乃不異者，是謂累增字。」甲骨之鬥與㞷乃王筠所謂「加偏旁，分其一義」之形聲字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八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釋喪

韓耀隆

甲文所見𠷎（前陸五三）、𠷎（前弎四一）、𠷎（前弎四二）、𠷎（甲八九三），其形體甚繁，或从二口；或从三口；或从四口；乃至从五口者，蓋同爲一字也。羅振玉釋爲「噩」，商承祚、孫海波從之。「噩」字不見於說文，羅氏以爲卽說文中之「㖾」字。

說文：「㖾，譁訟也。从吅屰，屰亦聲。」然「噩」古實作「咢」。玉篇：「驚咢也。」卽愕之本字。周禮春官占夢：「六夢二曰噩夢。」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驚愕而夢。』」釋文：「噩、愕同。」是皆噩、愕義同之證也。若以此義解甲文中之「𠷎眾」，「不𠷎眾」；「𠷎𠂤（師）」，「不𠷎𠂤」雖尚可通，然若以之解「𠷎明」，「不𠷎明」則不可通矣！是訓「噩」者失之。

于省吾釋爲喪之初文（雙劍 殷契駢枝三編），是也。其本形何象雖不可明，然解爲喪失之義，殆無可疑也。說文：「喪，亡也。从哭亡，亡亦聲。」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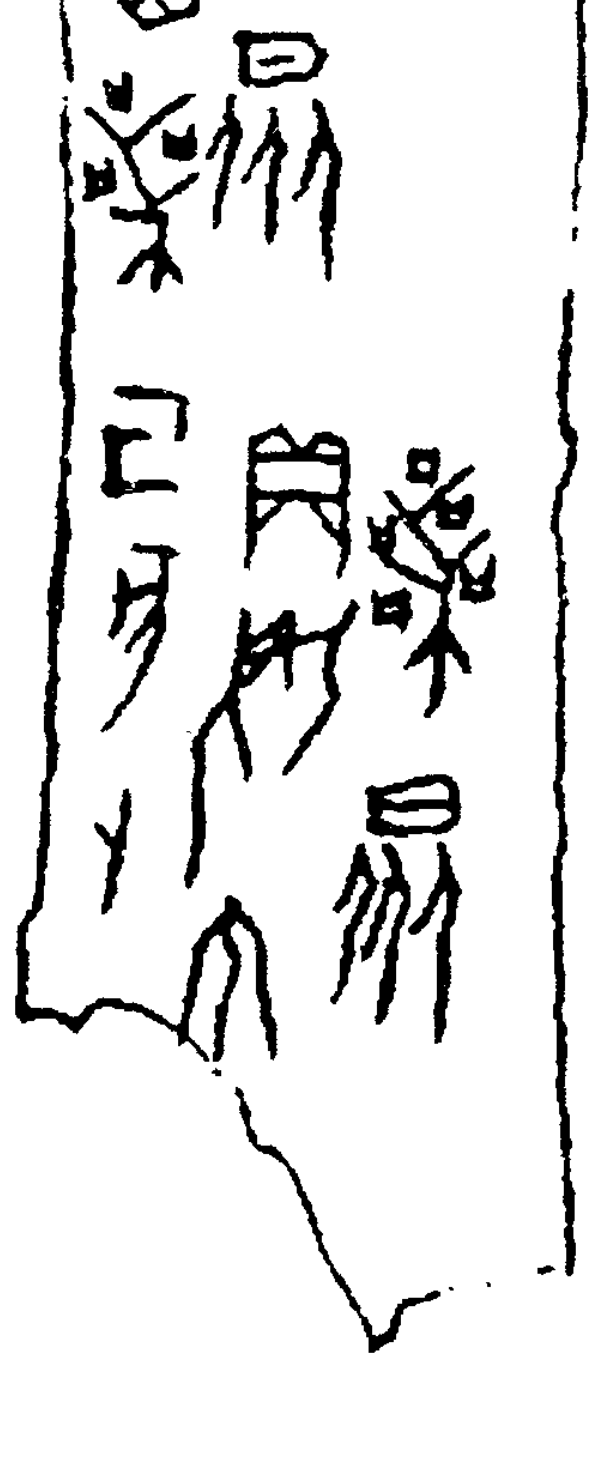
金文𡯁毁（小校經閣八·五八）：「隹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各大廟。」之「昧爽」作昧𠷎，與曩侯豺乍寶障敦（小校七·九六）：「子二孫二萬年永寶，勿喪。」之「勿喪」作勿𠷎。其「喪」正與甲文「喪」同形，而曩侯豺之「喪」已譌爲从「亡」矣。

許君訓喪爲亡，段注：「亡部曰：『亡，逃亡也。』亡，非死之謂。」詩大雅皇矣：「受祿無喪。」論語八佾：「二三子何患於喪乎？」皆喪失義。卜辭中如：

己亥卜，貞：冎不喪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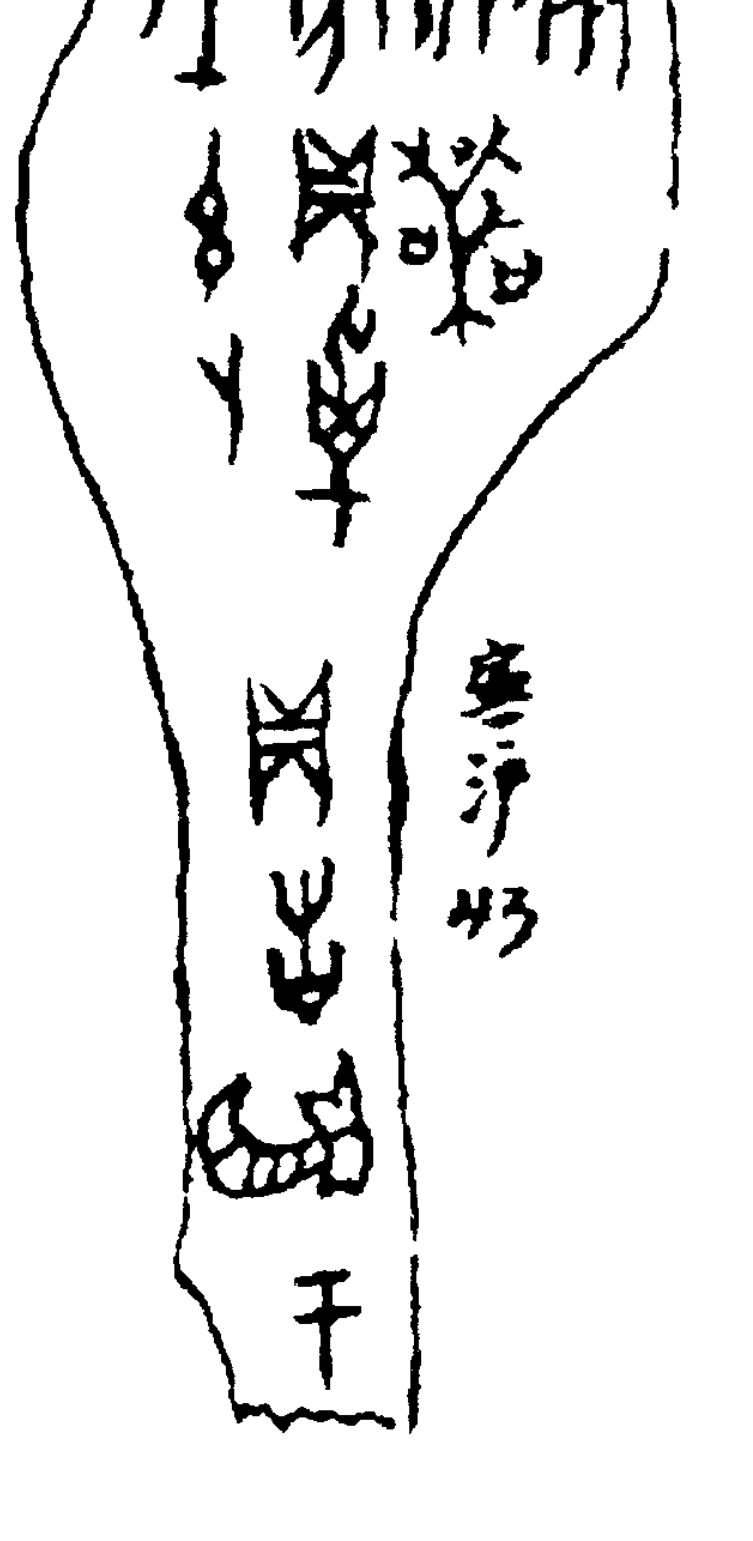
其喪衆？　續存一〇二三

續存一〇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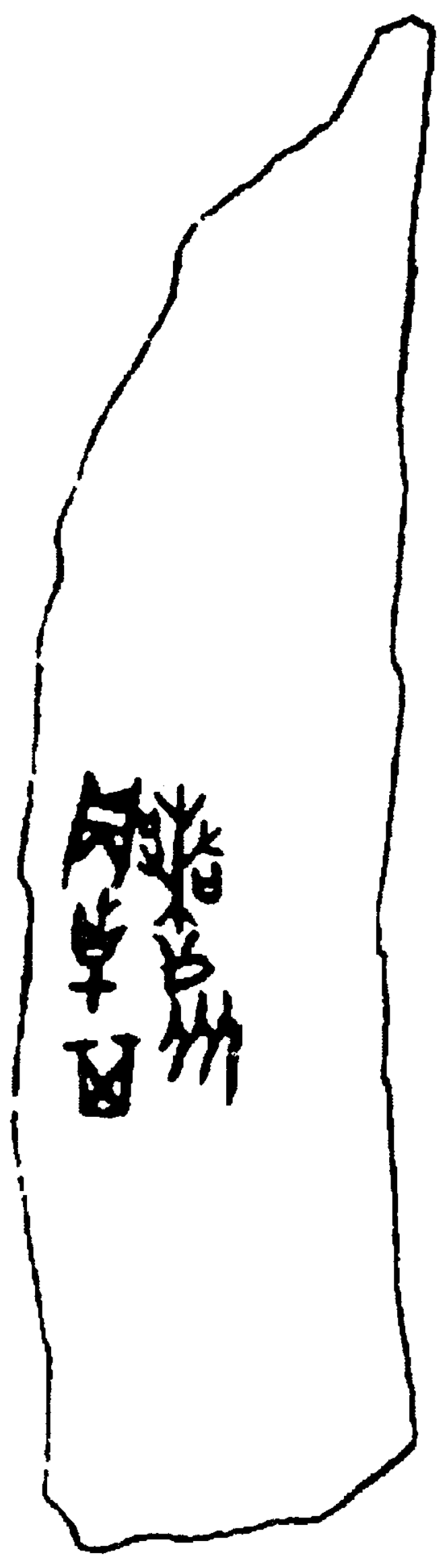
戊午卜，𡧊貞：畢不喪衆？　寧滬四三

寧滬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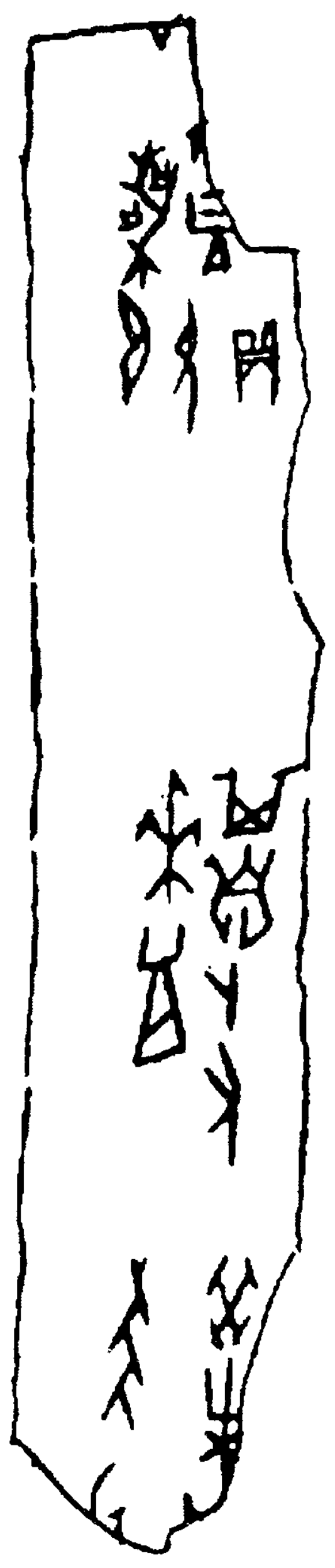
貞：畢其喪衆？　佚五四九

佚五四九



貞：囚允喪𠂤（師）？　粹一二五三

粹一二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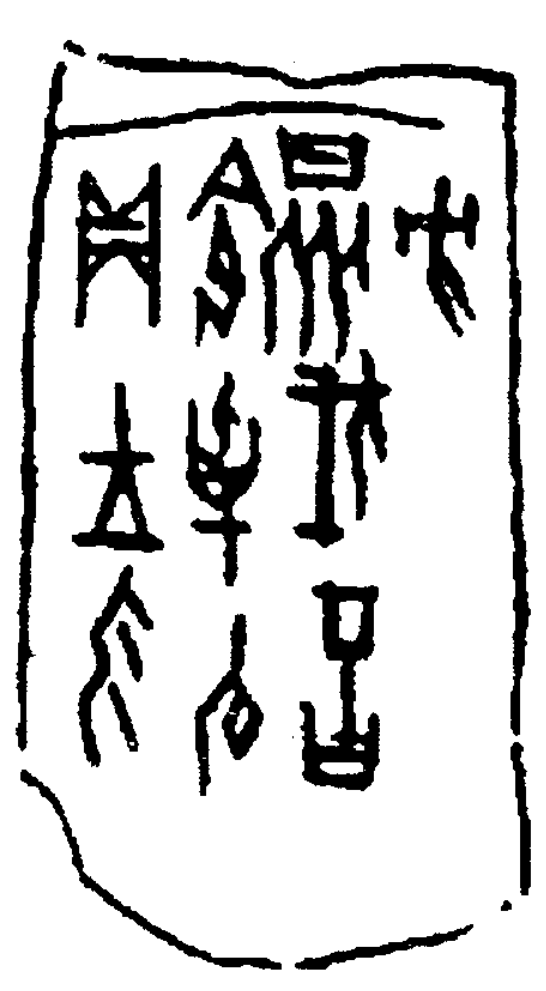


喪師，猶左傳成公二年「石成子曰：『子喪師徒，何以復命』」之「喪師徒」，宣公十一年傳晉楚邲之戰「喪師無日矣」之「喪師」。

卜辭中卜喪衆、不喪衆之詞甚多，證之以後上第十六·一〇片：

貞·王勿令畢以衆伐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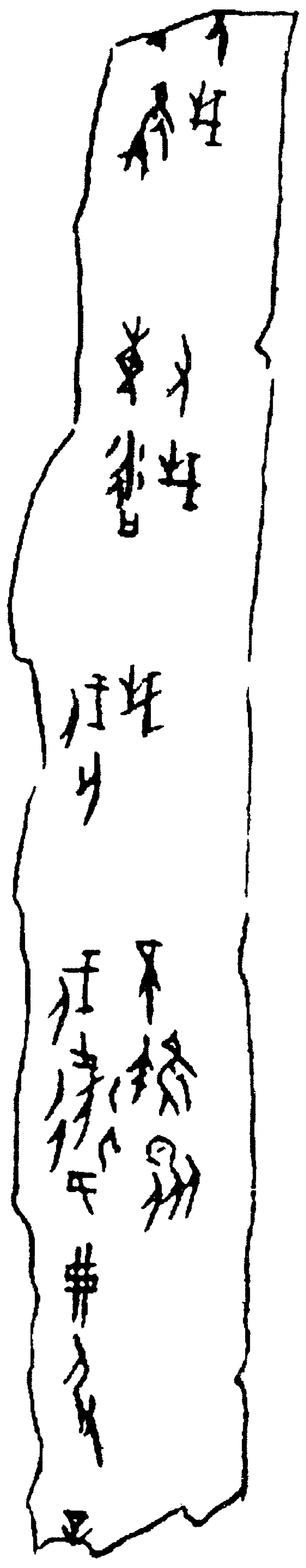
後上一六·一〇



及粹編第一一五三片：

伐衛不雉衆？

粹一一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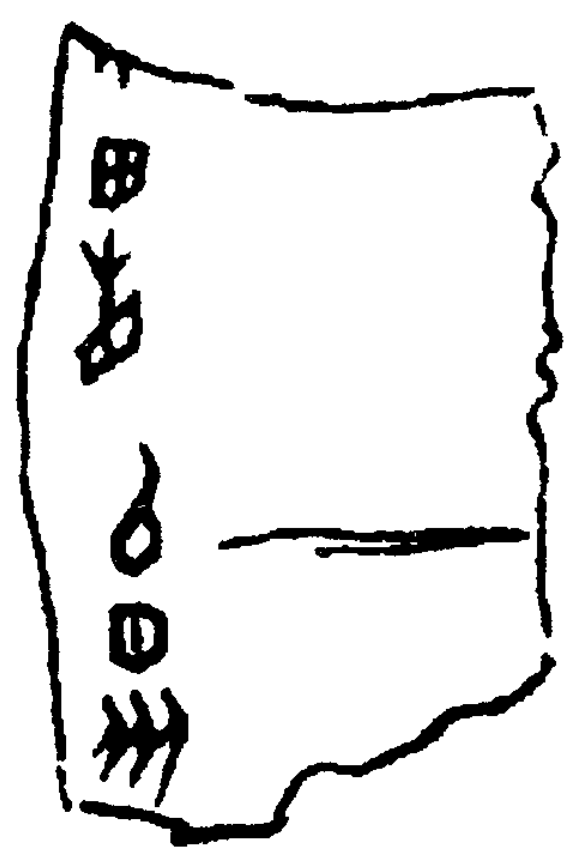


可知喪衆喪師者，謂征伐失衆亡師也。

衆，說文：「多也」。國語周語：「三人爲衆。」郭氏謂「苦役之形」，「衆，多數的人在太陽底下工作。」甲文中有「㠯衆」之例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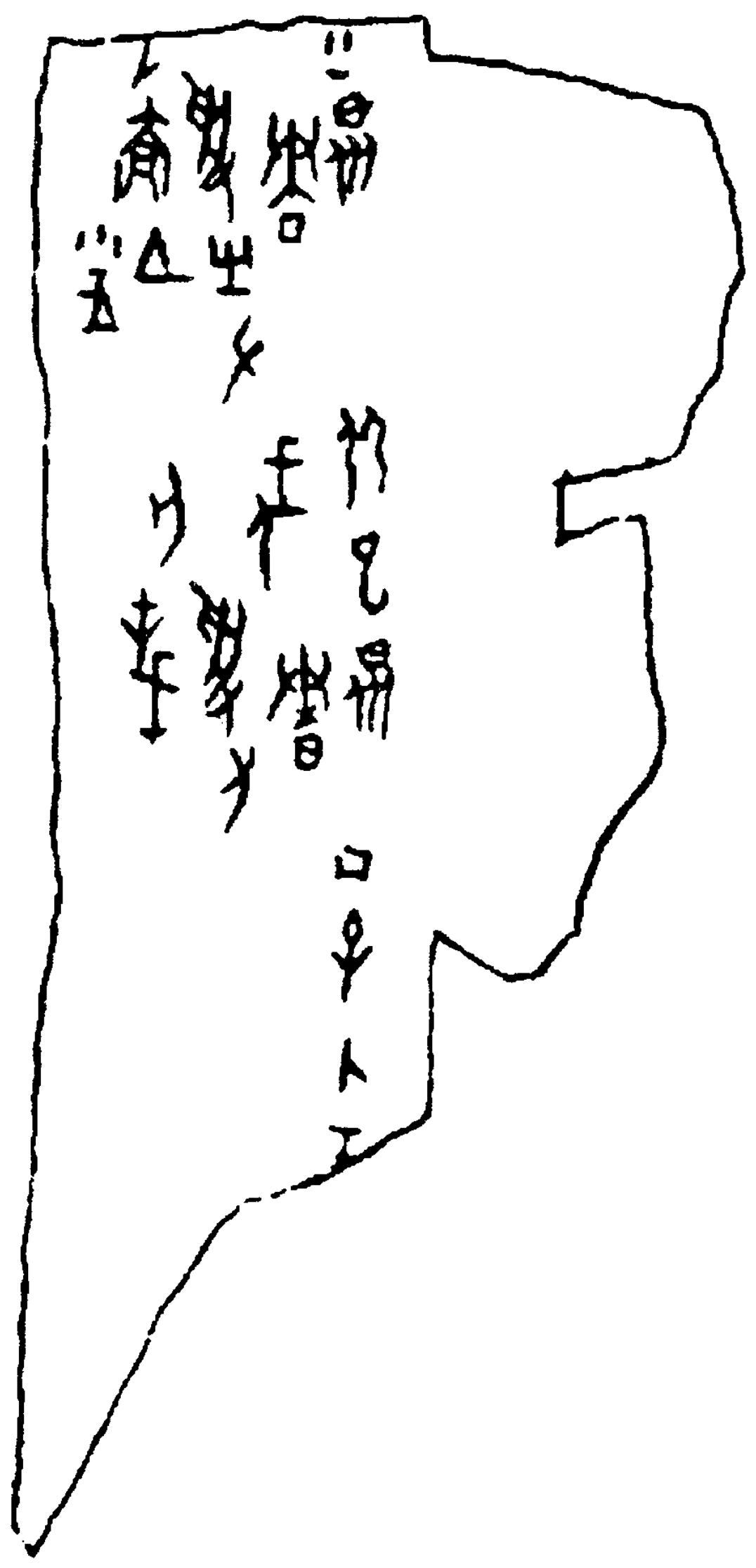
田，省，㠯衆。　新四五七三

新四五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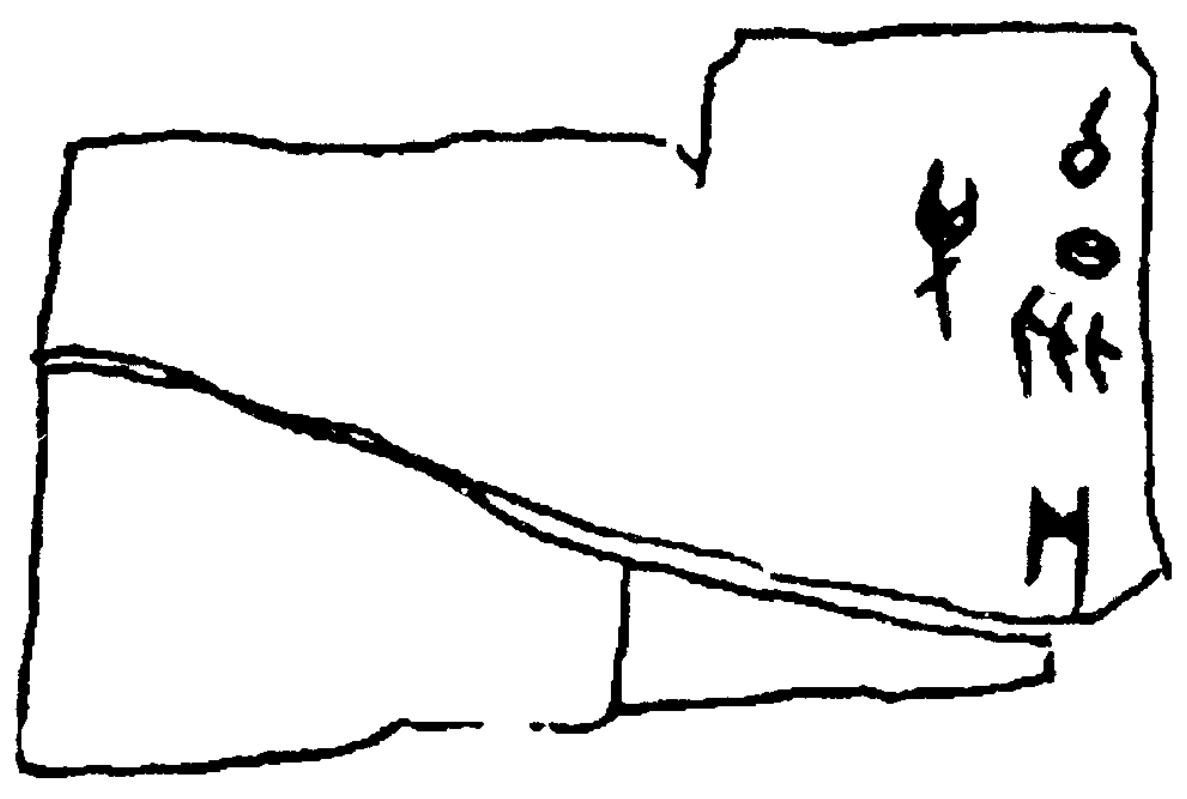
弜㠯衆伐𢀛，受又，亡𢦏？　新四二六五

新四二六五



㠯衆𠬪（禽）。　新四五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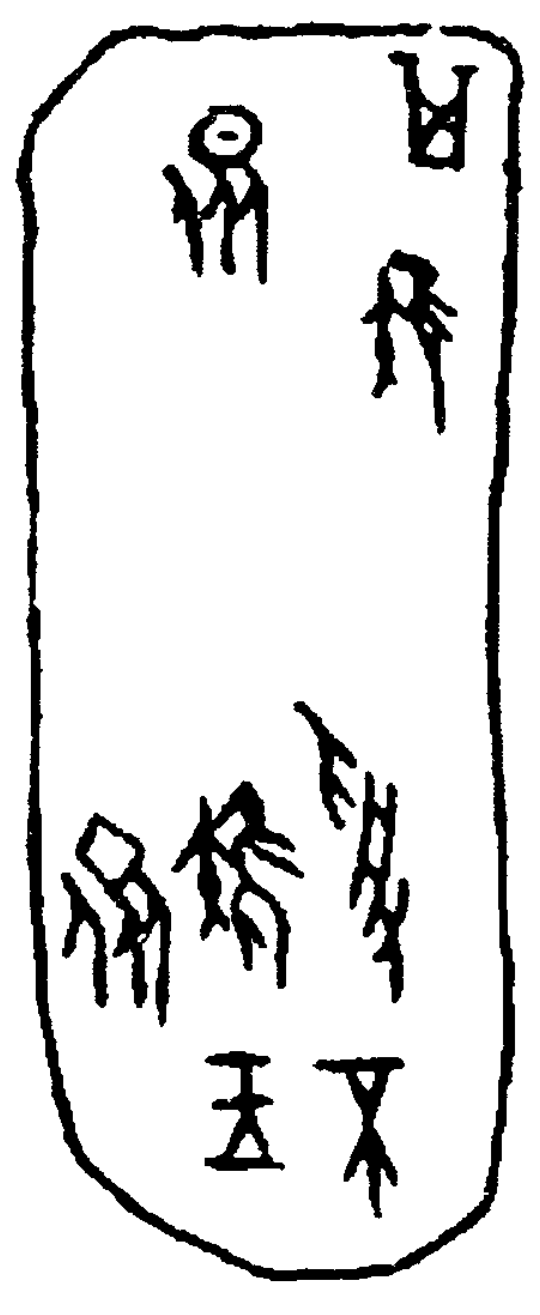
新四五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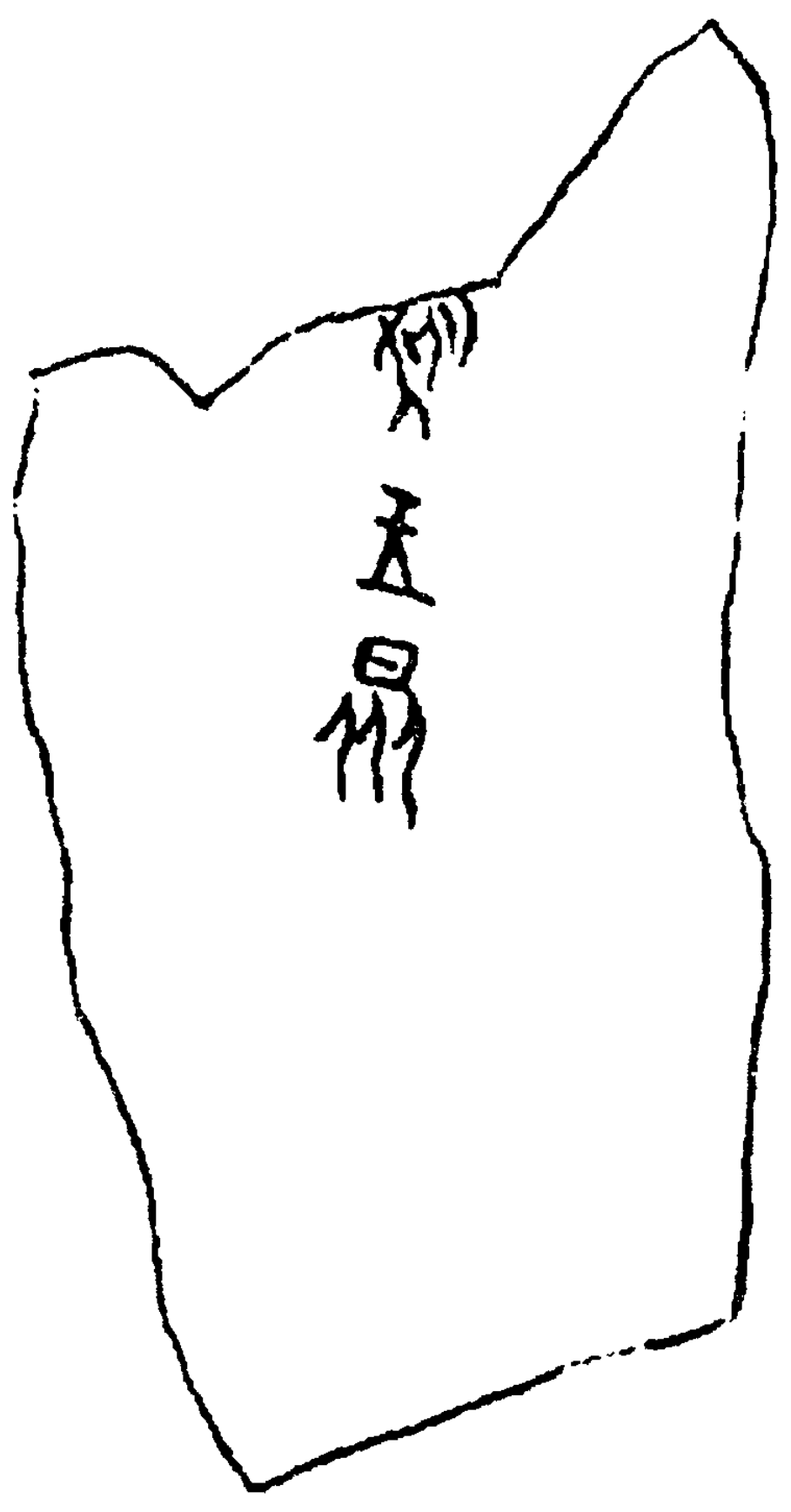
經傳釋詞曰：「以，用也。」㠯衆者，用衆人也。然卜辭中之衆，或引申爲指士卒而言。蓋卜辭中，又見「王衆」者，如：

受，不鴅王衆？　佚九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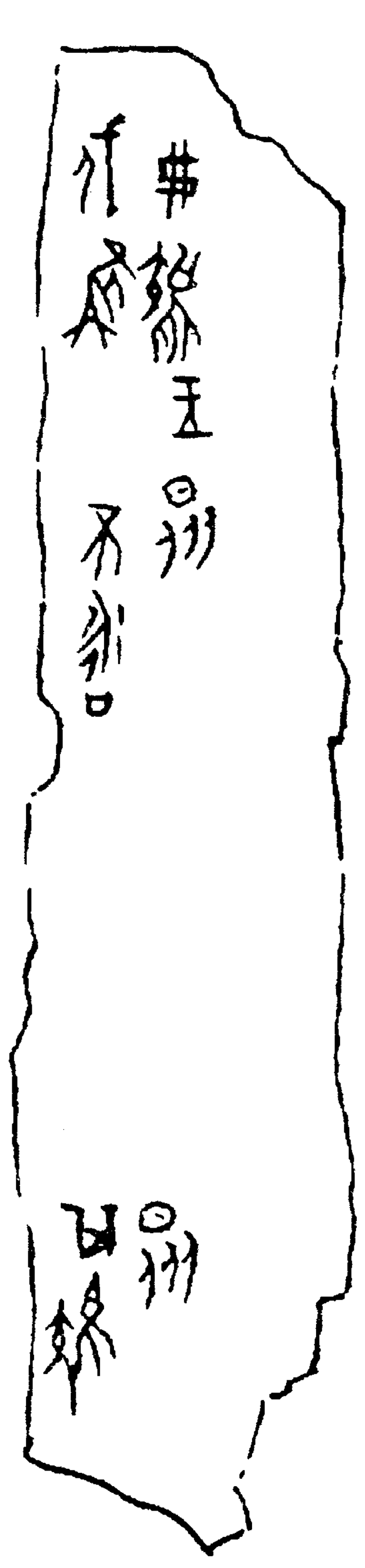
佚九二二



口王衆。　　南北輔八一


南北輔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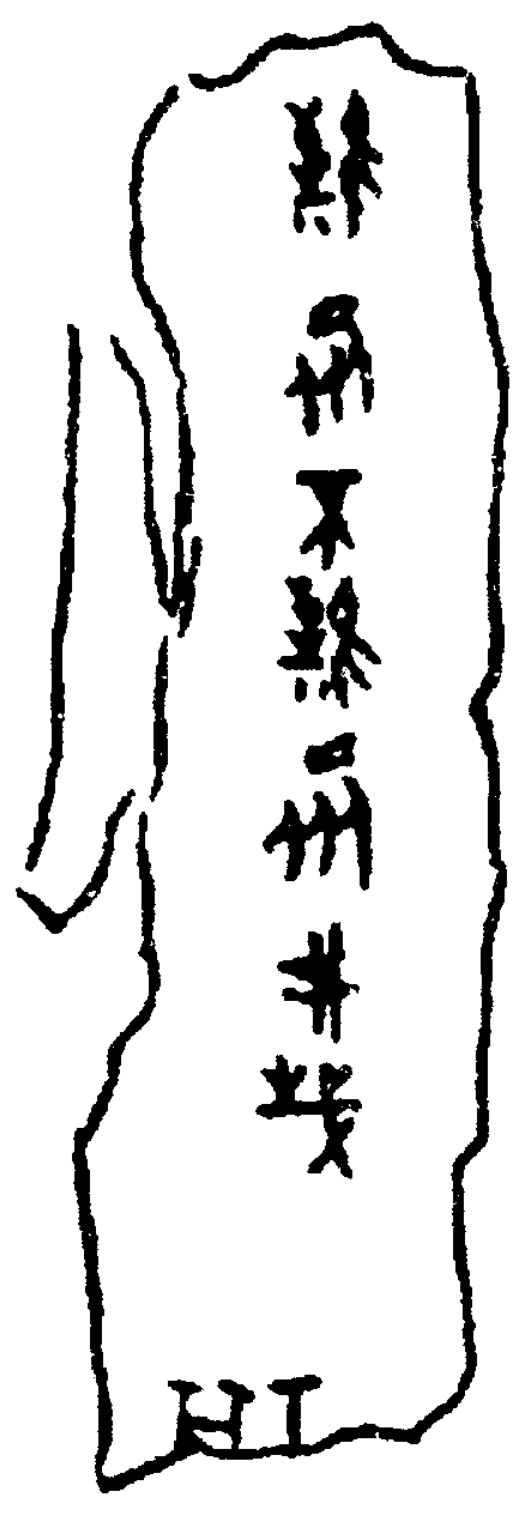
伐𨾴，弗鴙王衆？　京B二一二九


京B二一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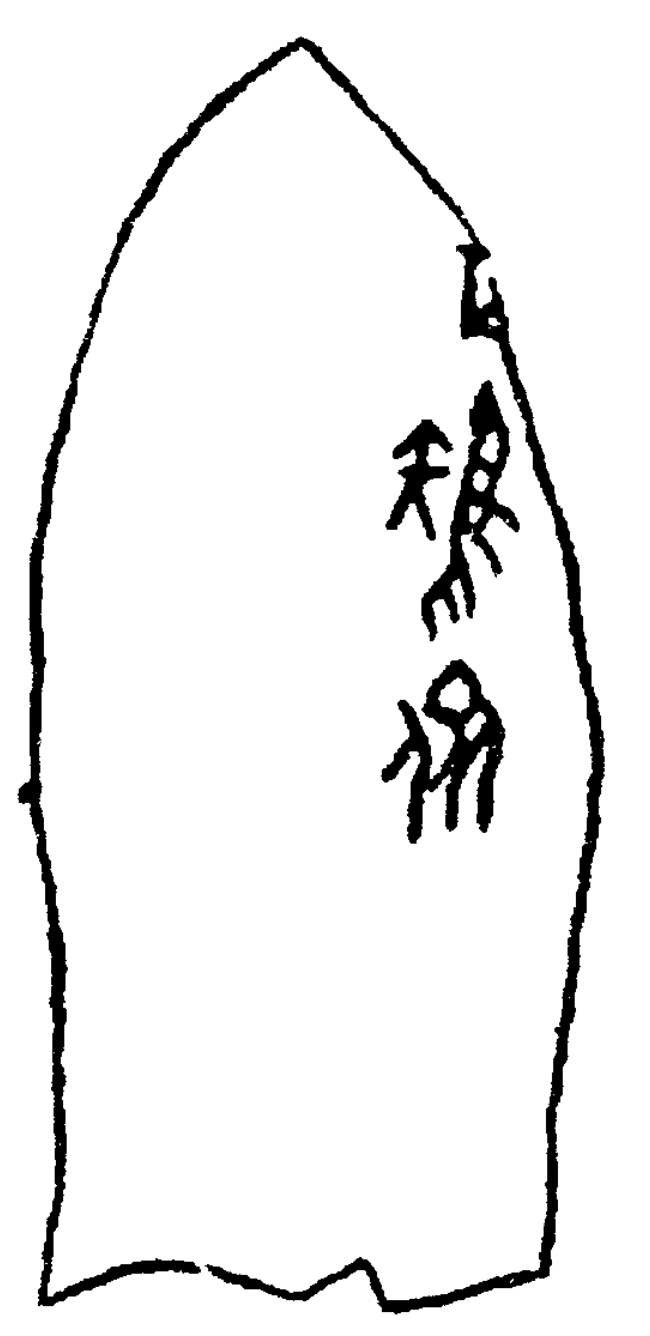
王衆，猶言王師也。師，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衆意也。」爾雅釋詁：「衆也。」釋名注：「人衆爲師。」故王衆者，王之師也。是喪衆、喪師之義殆同。

喪衆，甲文或作雉衆（雉，作𨾊、鴙、琟同）。除前所見之粹編第一一五三片及佚存第九二二片外，尚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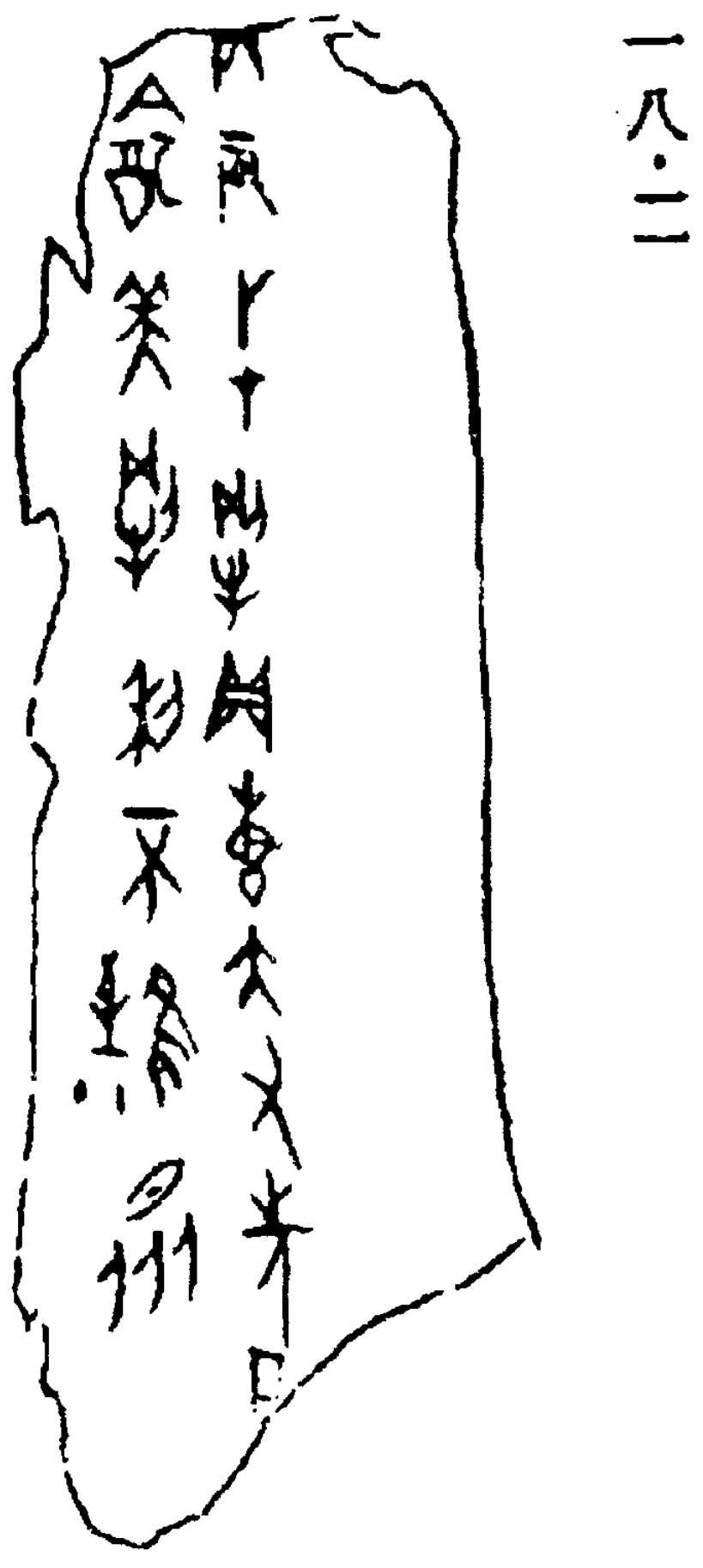
琟衆？不琟衆？弗𢦔？　林一・二二・一六


林一・二二・一六

其鴙衆？　寧滬五一一


寧滬五一一

丙辰卜，在㓝貞：叀大又先冈，僉美㓝利，不琟衆？　前二・一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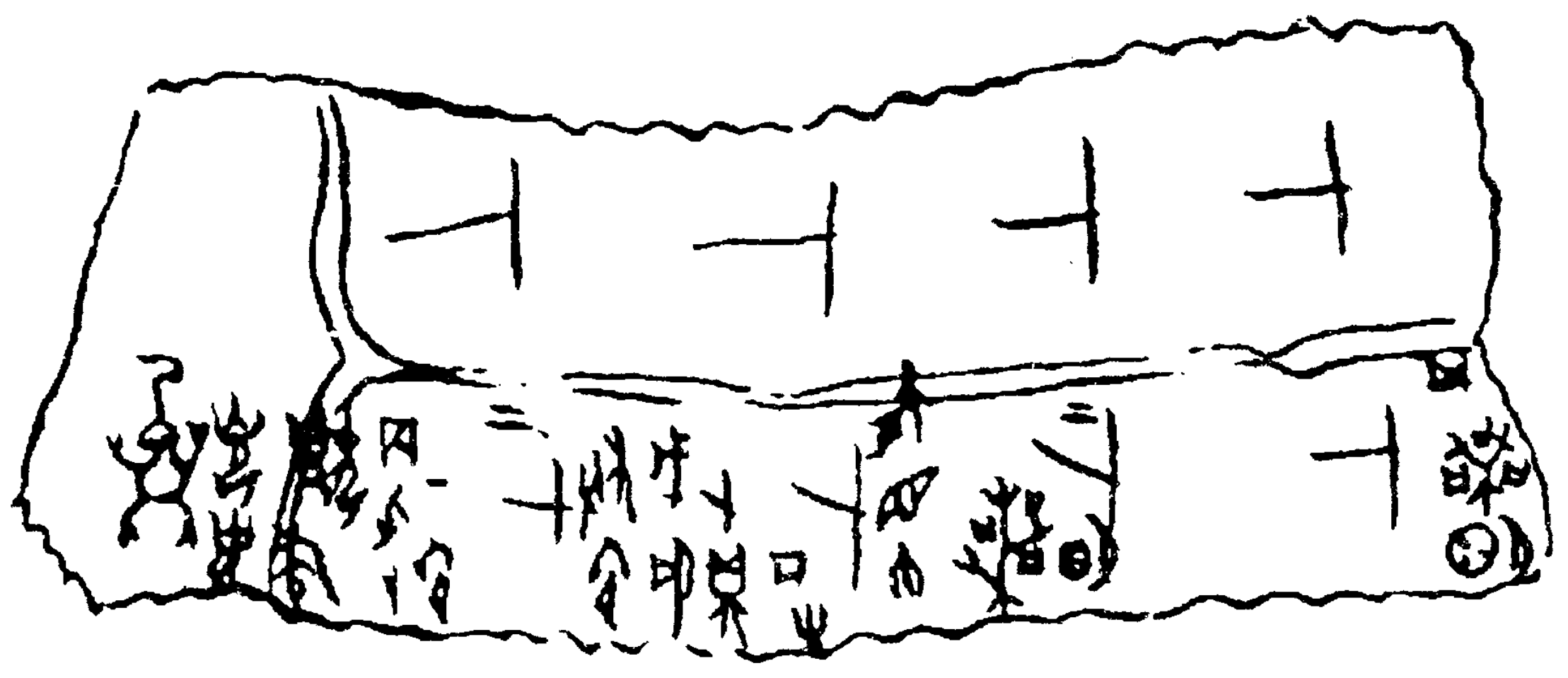

前二・一八・二

雉，漢書揚雄傳師古注引服虔曰：「雉，夷也。」左傳昭公十七年，正義引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王夷師熸。」杜注：「夷，傷也。」國語晉語：「夷請無筋無骨。」韋注：「夷，傷也。」又：「將止不面夷死」韋注：「夷，傷也。」荀子君子：「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楊倞注：「夷，滅也。」史記淮陰侯列傳：「夷滅宗族。」可知雉衆者，亦即喪衆也。

卜辭中又見喪明，不喪明之例者：

疾目不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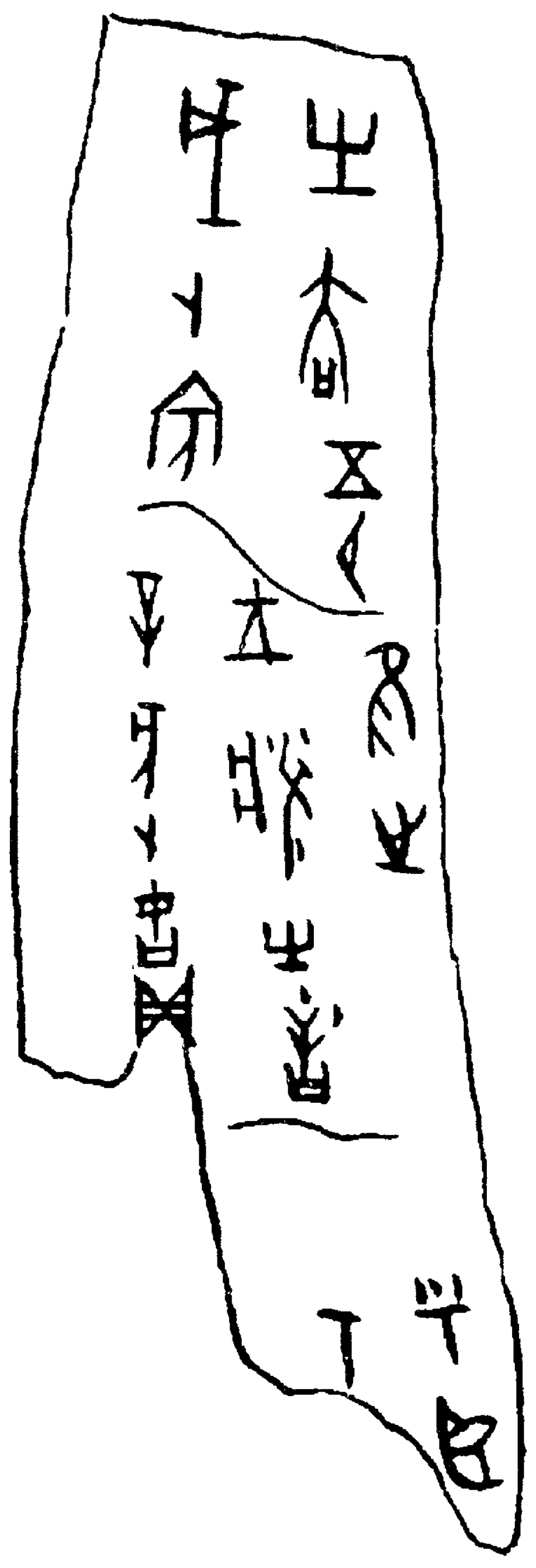
其喪明？　乙六四


乙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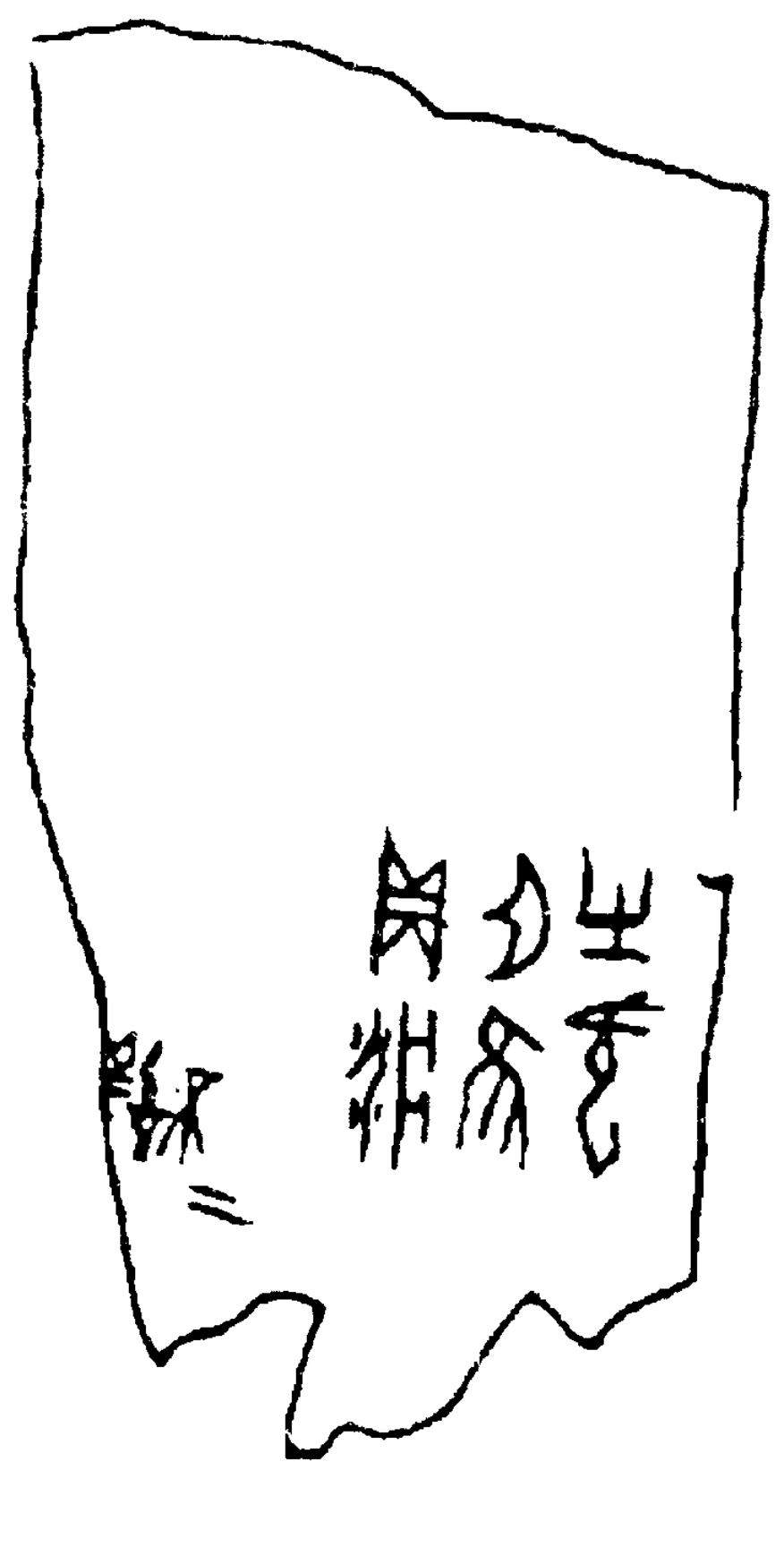
喪明、不喪明謂卜問有目疾，其失明或不失明也。蓋卜辭中多見卜疾病之辭，如：

辛亥卜，𡆥貞：王疾，㞢𧊒隹止？　寧滬下一一七

寧滬下一一七



貞：疾耳，隹㞢（有）它？　珠二七一



珠二七一

第二例蓋因有耳疾，而卜是否有它。由此益信喪明、不喪明確爲卜目疾者。易坤卦彖辭：「東北喪朋。」馬注：「喪，失也。」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詩擊鼓：「爰喪其馬。」是證喪皆作「失」義也。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四八云：「『弜疾，庚申喪黽。』黽，讀爲生命之命。」楊樹達云：「按胡君於上節引他辭云：『大（隆按：大爲疾之誤）目不喪明』、『其喪明』。按黽，古音與明同。二字同唐部，喪黽即喪明也。黽與命今音雖近，古音相遠，黽不得讀爲命也。」

按：楊氏所云似不甚當。黽，古韻屬耕部；命，亦屬耕部；而明則屬陽部矣（韻部均據江有誥二十一部表，下同）。黽雖可轉韻讀爲明，然不若因同部而讀爲命更直接，似無「黽不得讀爲命」之理。故茲姑從胡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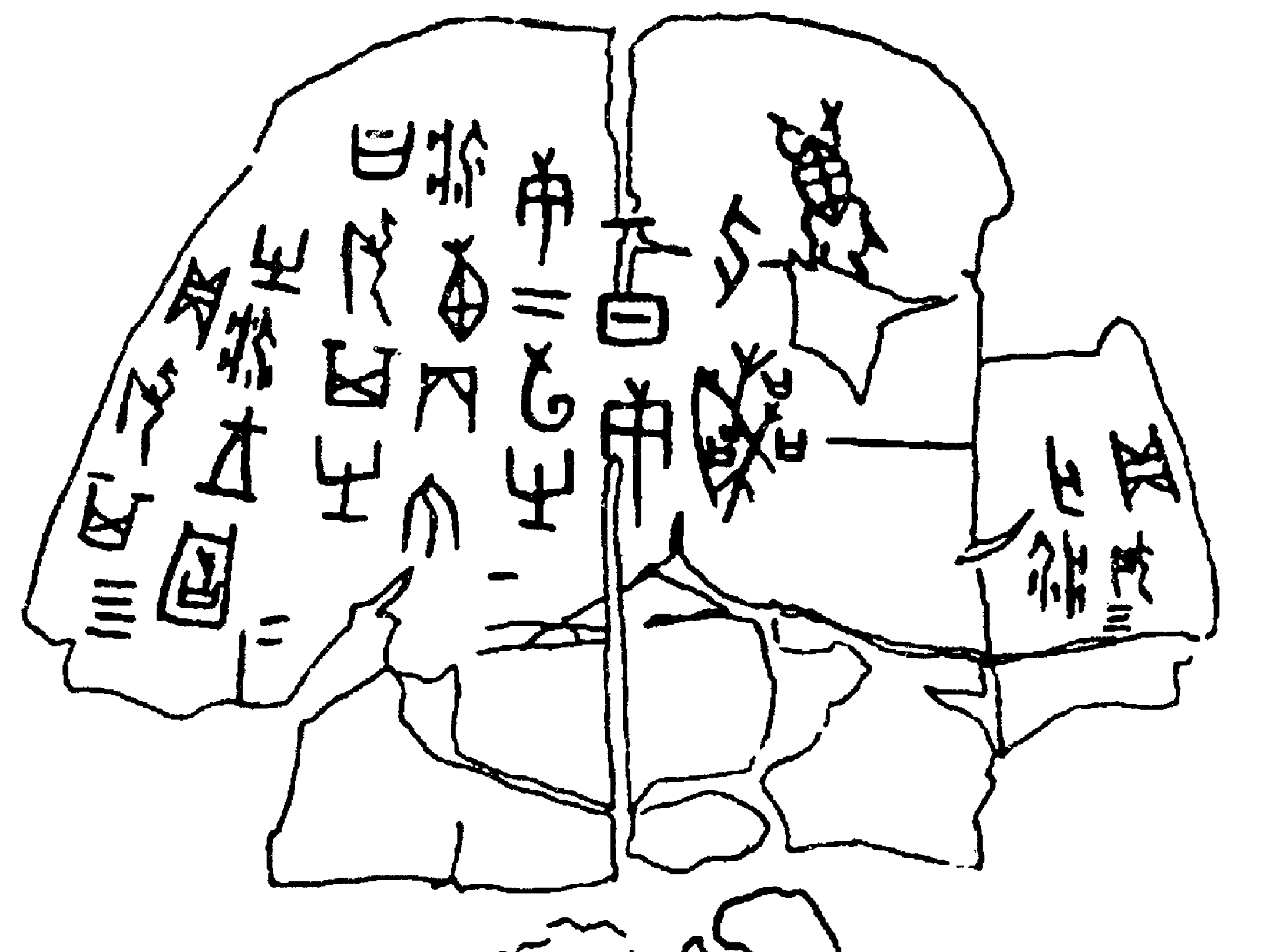
王固曰：茲鬼彪，戊貞，五旬㞢（又）一日，庚申腹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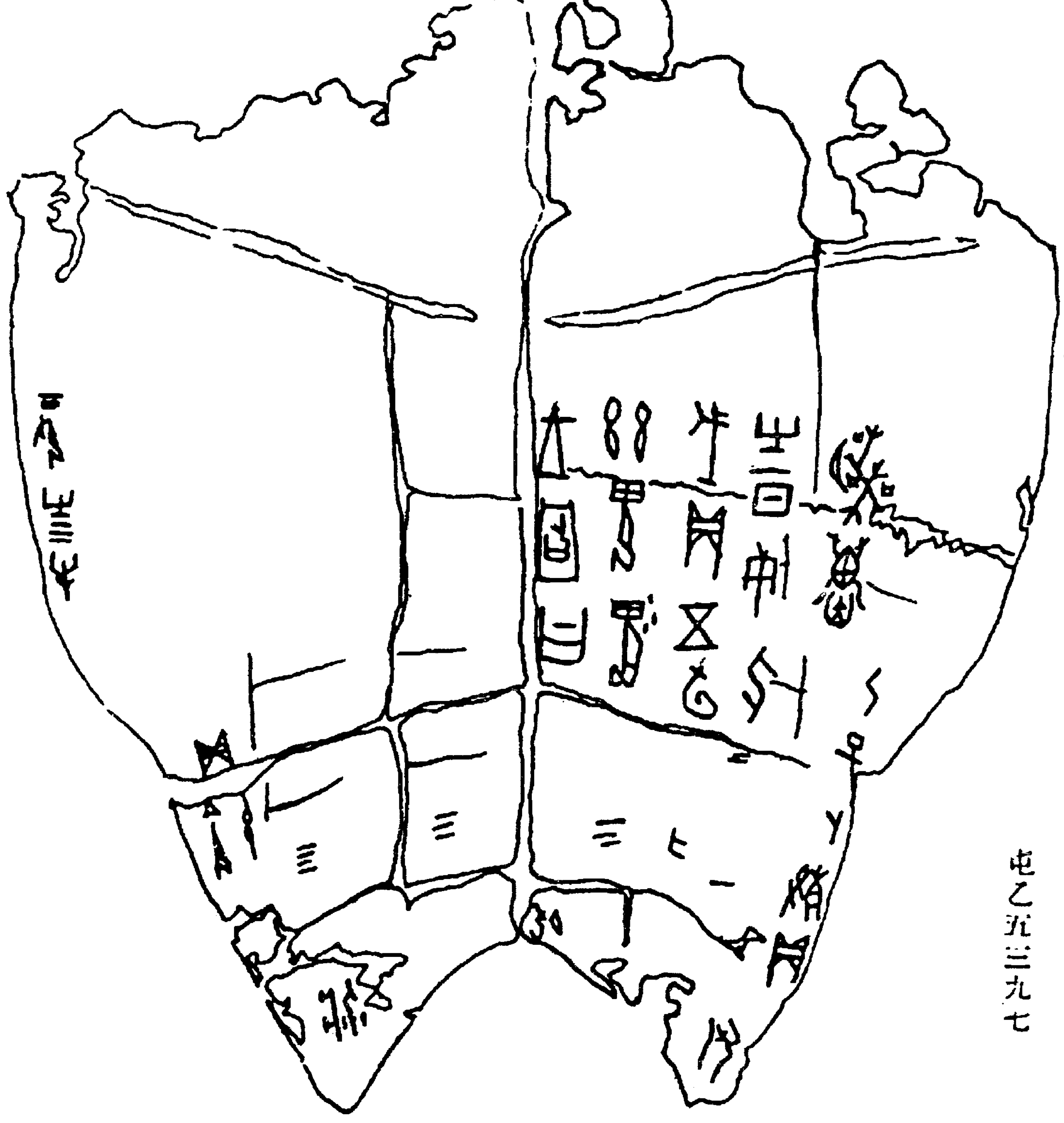
屯乙五三九七

貞：弜其㞢（有）疾？王固曰：弜其有疾。叀丙不庚，二旬㞢（又）一日，庚申腹黽（命）。

貞：弜亡疾？　屯乙四一三〇

屯乙四一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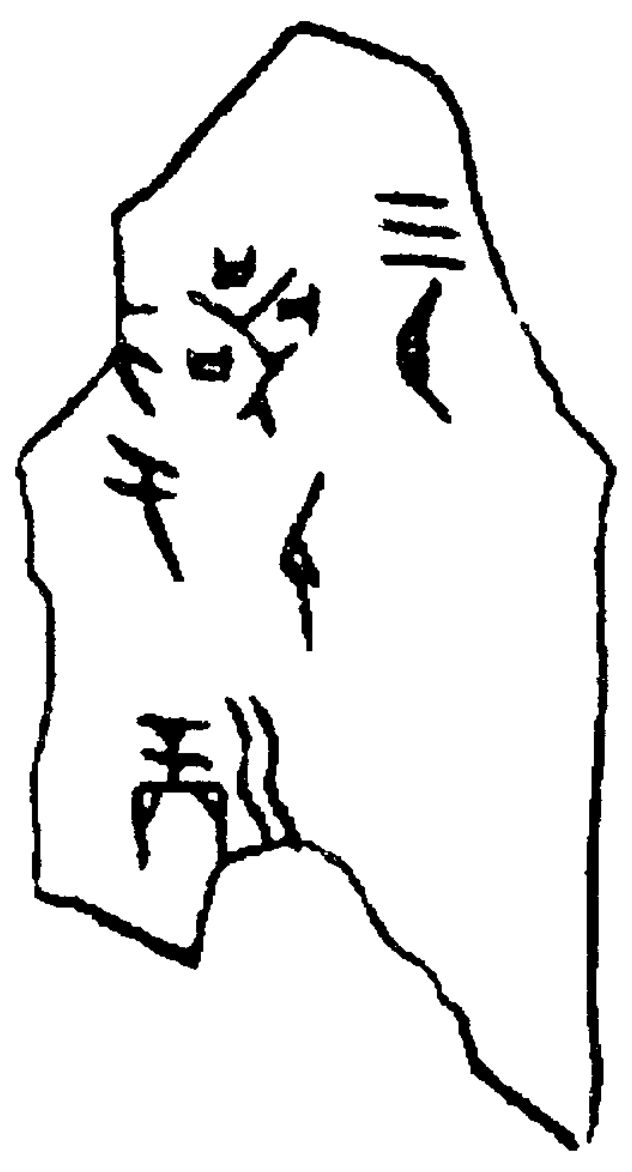




屯乙五三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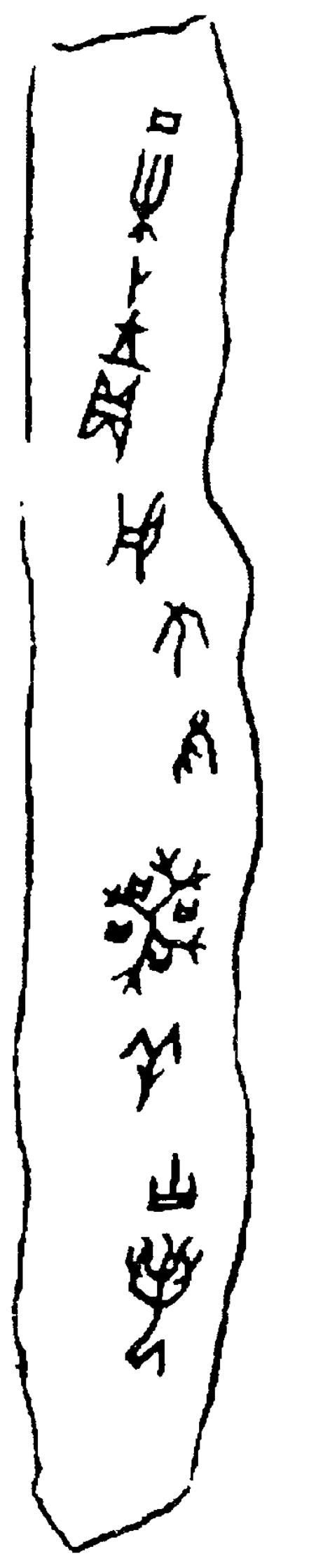
喪黽（命），謂死亡也（詳見嚴一萍先生殷契徵醫葉三六）。此外，類此例者，尙有喪羊、喪人等：

前六·二·五



☐于滴喪人？三月。　前六·二·五

前八·二一·四



丁未卜，王貞：般不隹喪羊？古若。　前八·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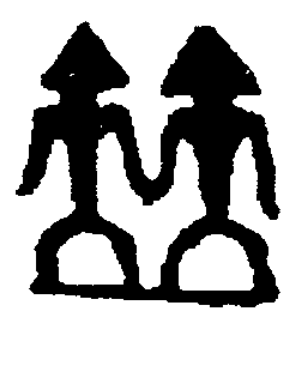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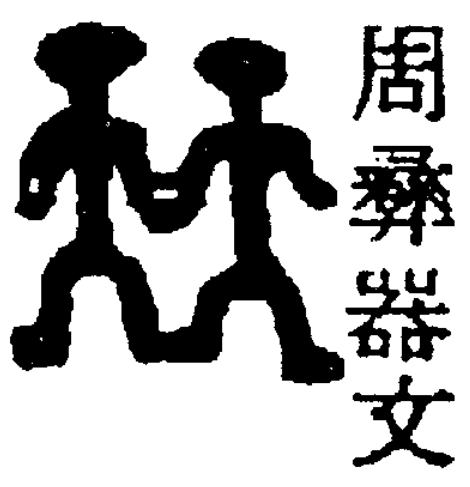
「喪羊」之例亦見易大莊：「喪羊于易，无悔。」故甲文中，喪除爲地名外，皆作喪失義。

喪、爽二字古同屬於陽部，故可通叚。尤殷有「昧喪」二字，而書牧誓作 昧爽」。其文曰：「時甲子昧爽。」傳：「早旦。」盤庚：「故有爽德自上。」蔡傳：「失也。」是喪、爽二字音同義通之證。國語周語：「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注：「爽，當爲喪字之誤也。」疑爽、喪二字音近義通，非誤 「 」之 从日 聲；而屯乙五三九七與屯乙四一三〇皆从月 聲，从日从月，一也，音殆與爽同。 不从亡聲。其後恐不知其音讀，乃增聲符以明之，若网之於罔也。故甲文中之喪皆不从亡聲，而金文中則幾皆从亡聲矣。是故喪之本形雖隱，而以其音義索之，蓋猶可得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六冊，一九六五年六月）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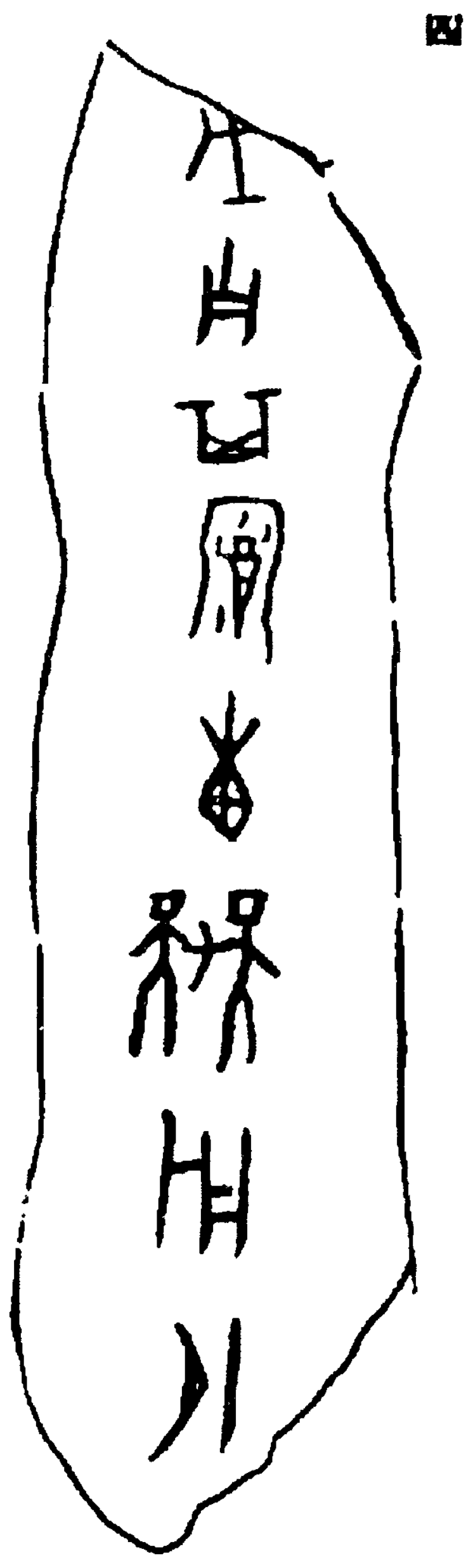
金祥恆

殷虛書契後編下第十九頁第四片有 字，孫海波甲骨文編入於附錄，不知其爲何字。就其字形而言，从 ，皆象人正面端立之狀，後者多繪一手耳。今檢商周彝器文字，其竝，有作者（見三代吉金文存十五卷第一頁第五並爵），有作者（見三代吉金文存十五卷二十七頁第四己爵 並从兩 竝立攜手之形，後者亦繪手而作 ，則與甲骨文同。維甲骨文作空首形而已。空首與塡實，其形異，其義同。猶丁之作口與■。說文解字「竝，併也，从二立。」而立又云「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徐鍇曰：「大，人也，一地也。」立象人正面立於地上之形。而竝亦象正面比肩並立之狀，甲骨文或作 。如殷契摭續第八五片，竝酒之竝作 ，从二大，或作 如殷契佚存八七八，竝酒之竝作 从二立。與說文解字同。說文解字比之古文作 ，段玉裁注云：「按蓋从二大也，二大者二人也。」則 與甲骨金文之 同矣。比，許氏訓「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而从訓「相聽也，从二人。」段注「按从者今之從字，從行而从廢矣。」而從許氏訓「隨行也，从从辵。」从象人一前一後，前後隨行，維繪側面之形，比亦如此。故許訓从相聽也，比，密也。而比之古文作 疑爲並之古文，恐後人誤入耳。

卜辭中之並，一作 ，或作 ，其義一爲人名。如甲編六〇九一王令竝」，一爲併也，俱也。如殷契拾掇四一六「丙午卜中丁歲竝酒」?（詳嚴一萍先生釋竝中國文字第四冊），而殷虛書契後編下第十九頁第四片：

戊子其羃，叀竝用？十月。

後下一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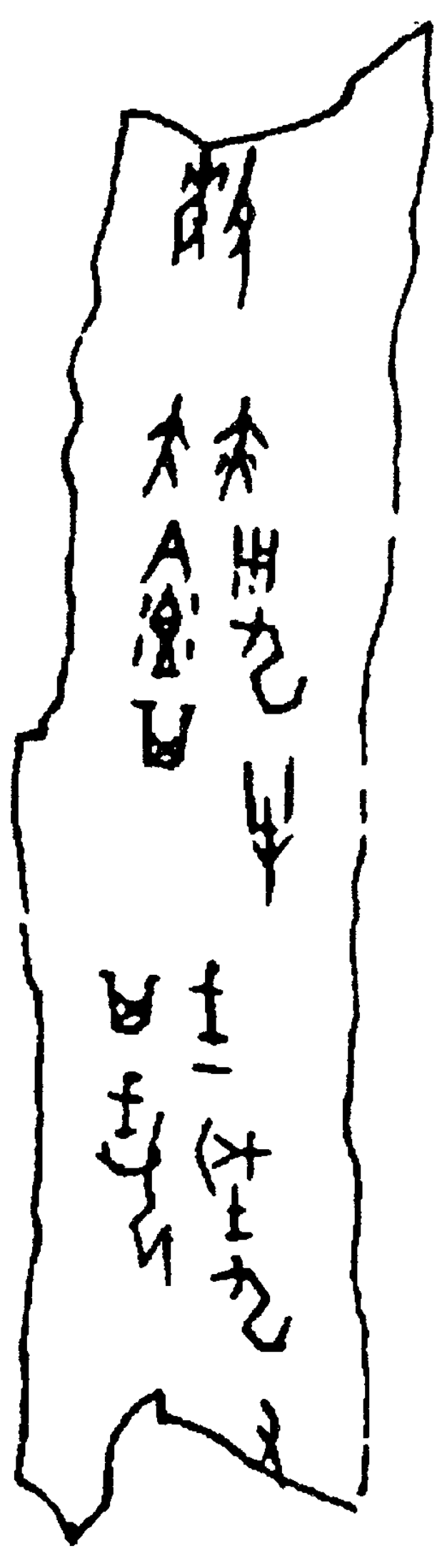
日人池田末利殷虛書契後編釋文云：「 象二人繫手之形，魯實先釋爲競（新詮一、一八—一九頁）在本片不知釋爲何字，恐爲以人身爲犧牲之義。」按此斷簡殘片，卜辭不全，然尚可通讀，其意爲戊子日以酉（羃）祭，維竝用也。猶殷契粹編一〇〇〇片：

又

其𢦏戈一，望九？

大食，其亦用九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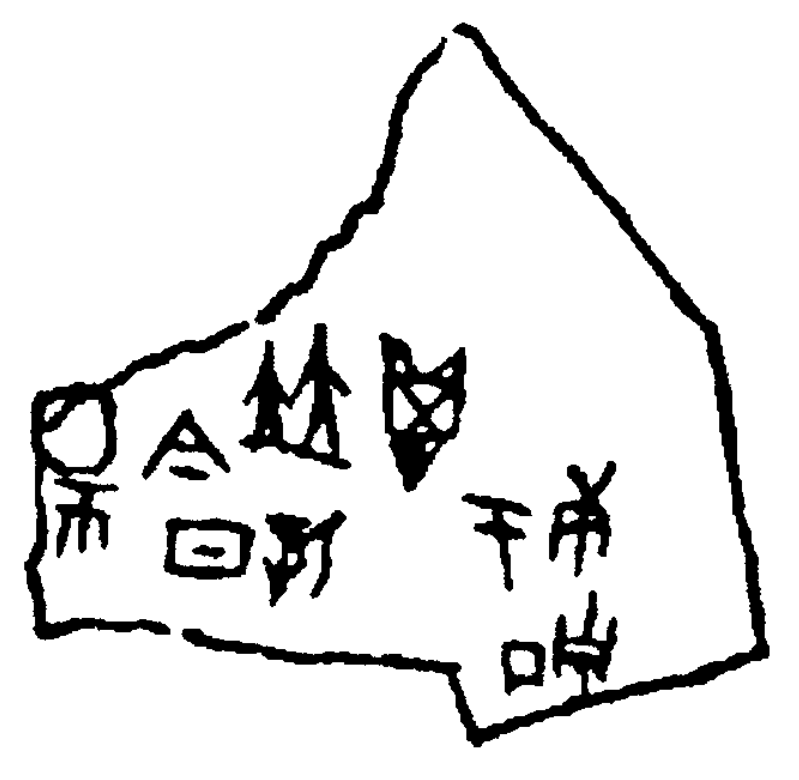
粹一〇〇〇



「大食，其亦用九牛」，亦用與竝用，其意相似。酉（羃）从酉，或从酒，酉或酒，新鬯也。新酒初成，或自尊溢出，酉旁之點是也，上以巾羃之。故周禮羃人掌共巾羃，祭祀以䟽布巾羃八尊。殷虛書契後編下第九頁第七片：

庚子于丁

今日竝新鬯



後下九・七

雖其辭殘缺，然「今日並新鬯」之竝，與「叀竝用」之竝用同義。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五冊，一九六五年三月）

甲骨文⿱八魚字試釋

陳邦懷

甲骨文「⿱八魚」字，就所見到的材料來說，出現過幾十次。這個字還沒有人考釋過，現在我來試釋一下。先舉幾條用「⿱八魚」字的卜辭：

一、癸丑卜貞，勿自⿱八魚羊，隹（維）牛。①

二、□□□（卜），出□（貞），⿱八魚尞，之日允⿱八魚。②

三、貞，弗其⿱八魚兎𢀛方。③

四、王𡆥曰，……⿱八魚酒……④

以上四辭「⿱八魚」字之後帶的都是名詞，有羊、牛、尞、兎、酒，結合上下文義來看，可以肯定「⿱八魚」是個動詞。

現在再來分析「⿱八魚」字的構造，上面是個「八」字，下面是個「魚」字。這個字同「𠔁」字的構造方法是一樣的，《説文解字》卷三上龹部：「𠔁，……从龹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頒。」「𠔁」字从八得聲，讀若頒；「⿱八魚」字也从八得聲，也應當讀若頒。《詩經・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傳曰：「頒，大首貌。」《説文解字》卷九上頁部：「頒，大頭也；从頁，分聲。」頒字當大頭講，是指人而言。《詩經》「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的頒是個假借字，它的本字當是⿱八魚字。卜辭里的⿱八魚字，是頒首魚的本字，所以⿱八魚字从魚。「有頒其首」的頒音墳。不過頒字又音班，卜辭里的⿱八魚字都讀班。⿱八魚字當班賜講。以此義來解讀卜辭，是無往而不通的。

上列第三辭「弗其⿱八魚兎𢀛方」，「⿱八魚」帶着兩個賓語，「兎」是近賓語，「𢀛方」是遠賓語。在卜辭里提到受⿱八魚的國名的辭例極其少見，我們只發現這一辭里的「𢀛方」和第十四辭里的「妥」兩例。

在卜辭里，「⿱八魚」字還可以和「益」字連用而形成一個並列複合詞。「益」也是班賜的意思，如德鼎：「王益德貝廿朋」，「王益」就是王班賜。「⿱八魚益」同《尚書・費誓》：「我商⑤賚汝」的「商賚」以及《詩經・小雅・采菽》：「何錫予⑥之」的「錫予」構詞方式一樣，同是並列複合詞。「⿱八魚益」的意義同「⿱八魚」一樣，用法同「⿱八魚」也一樣。請看下面的例子：

五、己巳卜，□貞，⿱八魚益尞，之日□□。⑦

六、□亥卜，□貞，⿱八魚益尞，之□（日）允⿱八魚。⑧

七、壬寅卜，出貞，今日⿱八魚益⿱髟日。⑨

八、己巳卜，大貞，翌辛未，⿱八魚益⿱髟日。⑩

第六辭同第二辭，不但句法結構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可知「⿱八魚益」同「⿱八魚」的意義和用法是一樣的。

以上所舉的都是「⿱八魚」和「⿱八魚益」帶賓語的例子。在卜辭里，也有不帶賓語的，例如：

九、庚□，⿱八魚益，之日允⿱八魚。六月。⑪

一〇、□□卜，出貞，今日魚。貞，之日其魚益？⑫

一一、庚午□（卜），魚益。□（貞），之日允□（魚）。⑬

一二、不其益。不魚。⑭

還有言班賜而同人事有關的，例如：

一三、庚辰貞，宁叀魚，𣎵不在茲。⑮

一四、貞，吕其魚妥？貞，吕不魚妥。⑯

一五、貞，不其魚爻□。⑰

還有言班賜而同祭事有關的，例如：

一六、保于母辛家宕酒，之日不魚。六月。⑱

一七、□□卜，出□（貞），今日魚。□武庚，允魚。⑲

「魚」字不當動詞用，而當人名用的，只見到一例：

一八、癸丑卜，穷貞，墉，魚降，比陟。⑳

這裏的「墉」是乘墉守衛城郭的意思，《說文解字》卷十三下土部：「墉，城垣也。」《周易·同人》：「乘其墉」，王注：「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

這一條卜辭里的「魚」和「比」都是守衛城郭的人。「魚降」是説魚由城上邊下來，「比陟」是説比由城下邊上去，兩個人輪番守衛城郭，所以有陟有降。

一九六五年二月寫於天津市文史研究馆

---

① 見《殷虚書契前編》五、三九、七。

② 見《鐵雲藏龜》二二三、二。

③ 簠室所藏墨拓本。

④ 見《殷虚文字·乙編》中輯，五八九。

⑤ 金文用「商」為「賞」，這裏也用為賞。

⑥ 「予」音「與」。

⑦ 見《龜甲獸骨文字》二、二六、一一。

⑧ 見《殷契佚存》七五九。

⑨ 見《殷虚書契續編》三、三五、一〇。

⑩ 見《殷契遺珠》三九三。

⑪ 見《殷虚書契前編》四、五、七。

⑫ 見《殷契佚存》八二六。

⑬ 見《殷虚書契前編》五、三八、二。

⑭ 見《殷契佚存》七四八。

⑮ 見《殷虚書契前編》四、三三、六。

⑯ 見《殷虚文字·乙編》上輯，三三八九。

⑰ 見《殷虚書契前編》六、五〇、四。

⑱ 見《殷虚書契前編》一、三〇、七。

⑲ 見《鐵雲藏龜》六七、四。

⑳ 見《殷虚書契前編》五、三〇、六。

（原載《中國語文》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巳已文字與㠱器畫紋考釋

張與仁

一、敘言
二、巳已為一字
三、巳已與吕以厶台（矣）同字
四、厶與台矣
五、巳（吕厶）與㠱器畫紋
六、釋己
七、殷商陶器花紋與巳已文字
八、己龍與己姓

一、敘言

巳已二字，源遠流長，不惟在原始文字上有重大關聯，而且在古代歷史上有重要地位。巳（即姒詳後）己二姓為重要氏姓，古籍中已有記載。它顯示圖騰時代的形跡，畫出圖騰觀念的形像。更重要的，是由文字探研的途徑，摸索前進，竟然與商周彝器畫飾花紋貫通起來，好像尋得桃花源一樣，另有天地。我相信這個發現很有義意，它溝通了文字與彝器畫紋脈絡關係，對於畫紋的認識，可能開一新境界。對於文字的起源上，有新的啓示，即最早的文字起源可能是圖騰標誌圖畫演化而來。本文即是這個研究的報告，事屬創見，難期周密，尚祈專家學人指正之。

二、巳已為一字

今日巳已分家，巳字封口不挑鉤，已字挑鉤不封口。此種分法，係後人便於應用而生，誠如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所云：「今俗以為有鉤為終已之已，無鉤為辰巳之巳」。孔廣居說文疑疑云：「已，宜開口而挑，辰巳之巳，宜不開口而挑，人己之己，宜開口而不挑」。孔為清嘉慶時人，桂為乾隆時人，孔桂二說尚不一致，足證巳已分家而為今形者，似乾嘉以後事也。

原來巳已一字一形，甲骨文字作巳（藏二六三、四）作子（七、三八、二）毛公鼎「巳日及卿事寮」作巳，孟鼎「女妹辰巳」作巳，篆文作巳。（此形甚古，非出於籀文，文殷文甲子巳作子，為子變形）隸作巳，楷作巳，以迄分為巳已二字。徐灝曰：「巳已無兩字」。又曰：「別無終已之已」，即已以巳為形，本身無獨立形體而附隸於巳，換言之即巳有巳已二音也。故詩「江有汜（厶）」亦讀江有汜（一音）。子思讀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詩斯干「巳續祖妣」箋云「似讀為巳，巳續祖妣者謂已成其宮廟也」。顧炎武曰：「吳才老韻補古巳午之巳亦讀如已矣之已」。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斯皆為巳讀為巳亦讀為已之証。又玉篇辰巳之巳音徐里切，又也旨切，是亦巳有巳已二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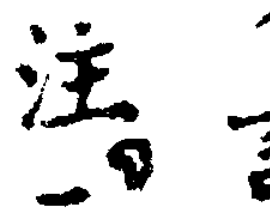
殷文金文巳蛇形也，許氏說文云「巳為蛇，象形」。蓋巳本義為蛇。有巳已二音，猶山海經之「[illegible]遺」「楚辭」蛇有二音相似，从巳音孳乳之字汜、祀等字，第二音已假為已止之已。已之用廣以彰，巳之用少而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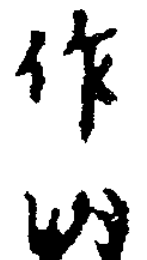
三、巳已與㠯以厶台（矣）同字

王筠說文句讀云：「巳即部中㠯字，漢書作㠯，史記作以」。又曰：「以巳皆㠯之變體文。故史記用以巳字者，漢書即用㠯字也」。周氏正僞云「巳已互用，已即㠯之隸變」。易損卦「巳事遄往」釋文巳本作以。詩文王毛傳「帝乙巳上也」，釋文巳本作以。論語先進「毋吾以也」釋文鄭本作已。微子「其斯而已」，漢殘碑作以。禮記雜記「而哀已殺」，釋文已作以。檀弓鄭注「以與已本同」。孔疏云：「已以兩字，本昔是同，故得通用」。

按以，金文作㠯，毛公鼎「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艱」，以作㠯，大鼎「大以厥友守……以厥友致」，以作㠯。陳侯因資敦「台龔台嘗」，王孫鐘「用亯台孝」「用匽以喜」。楚王鈍鼎「台共歲棠」，則以台作以，是㠯、厶、台皆有「厶」「一」二音，與巳之有巳已二音相同。故皆可假為「以」之用。原來巳、㠯、厶（台）皆蛇象形字，有厶一二音同為一物一字，故可通用也。（詳見後第五節）

㠯有厶一二音，其「一」音假為以用之以，漢書作㠯。从㠯（厶）音孳乳之字，如耜、枱、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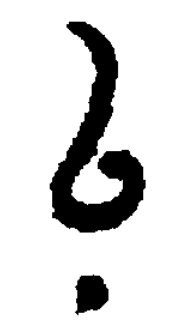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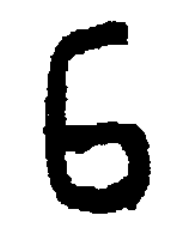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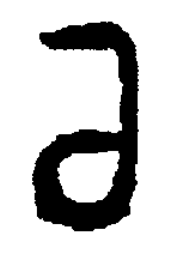
耜，易繫傳「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為从㠯得聲，說文詁林云：「說文無耜字，木部，枱，耒端也，从木台聲，弋之切，或从金作鈶，即耜字，音意皆合」。王筠說文句讀云：「耜、梩、枱、鈶同」。徐鉉曰「枱今俗耜，詳里切」。枱後有耜，篆文作，注：「二徐篆作枱」。此亦㠯巳厶（台）相同相通之一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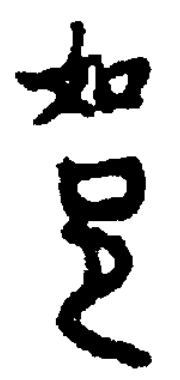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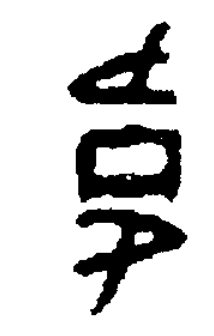
殷文𠂤，亦蛇也象形，故追从𠂤从止，與遂字从豕从止，足在豕後為逐與足在㠯後為追，同為會意字也。遣字殷文 （後下三、十）乃以兩手持蛇遣去之象。歸字从㠯从帚作 （前四、六、八）帚者鞭也（牧字从牛从作 ）鞭蛇使歸也。𠂤之為蛇，詳見後（六節）。𠂤假為師字，金文作𠂤，上部突出變師，㠯之形與義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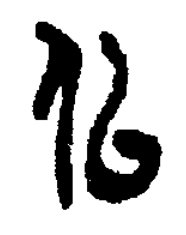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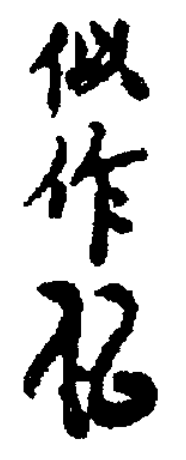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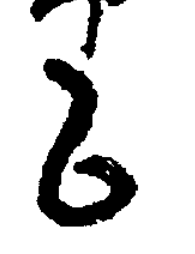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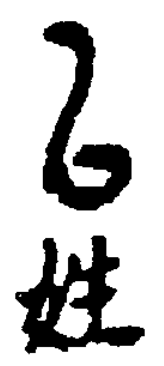
㠯有厶一二音，厶（台）亦有厶一二音，第二音假為以，漢書作㠯，史記作以，前已言

之。以卽以，卽以，後定型於以。孔廣居曰「後人恐二義相混，加人以為以用之以」。此種演變概在漢世，如樊安碑「吕到中興」仍作吕，孔宙碑「躬忠恕以」，吕加人，孔龢碑「臣愚以為」變吕為口，夏承碑作以，嗣後以之形不變，以迄於今。

四、厶與台矣

厶卽金文，殷墟文字（卷一廿六頁）（卷一廿四頁）蛇也象形，與巳、吕同音同意，有厶一（巳已）二音。

台為厶之變形，从厶从口，般文口方形，地方也，如（邑）人在口下，示人聚居之地，故曰邑。韋作為人駐囯守之所，故曰衛。此台卽厶人居住地，卽郃之本字。台加卩，卩表示地方，乃後人所加，實多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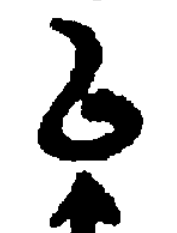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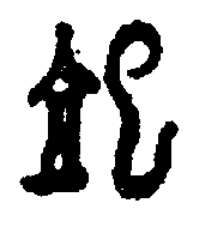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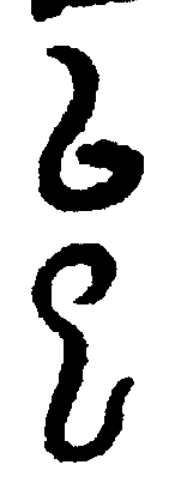
厶人，卽，卽佁，古來姓氏，从女為始，說文似作，所以姒姓卽姓。（巳吕台同）姓者，以巳蛇為圖騰姓也。此蛇非普通蛇，乃具有龍性之蛇。蓋龍為夏民族之總圖騰。（黃種人皆有崇拜龍之傳統，可能皆以龍為總圖騰）蛇為龍之代表，事實上在大陸祭祀龍王神時，不論在河濱或龍王廟，皆以蛇為代表，黃河氾濫時必祭金龍四大王，金龍四大王皆為蛇，故姒圖騰乃龍蛇之姓，我民族之主要氏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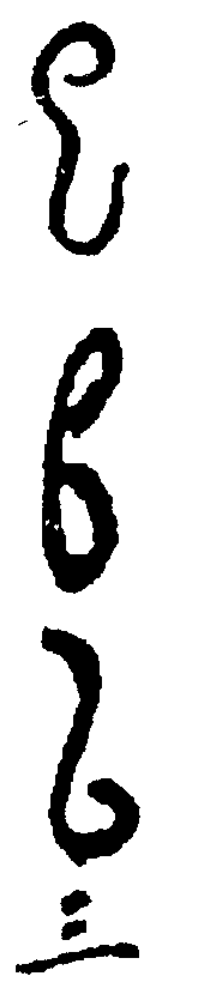
姒同巳吕厶（台）一樣，有厶「一」二音，通讀作似，亦讀作以，如春秋傳定姒，公羊作定弋。詩鄘風「美孟弋兮」，箋云：「弋卽姒」。字通曰弋卽姒也。可見似有巳已二音也。姓氏不易以方言不同而分歧，故姒有姒弋二音可為古有一字二音之証。

詩公劉「有邰家室」。邰卽台。說文云「說也，从口吕聲」。吕有厶一二音。說卽悅，卽怡悅意，乃第二聲「一」之假借字，本義為吕，（厶）蛇也。吳大澂說台卽吕。始字从台，始卽姒，厶在口上，乃厶姓人居地之誼。台古音厶一，卽姒（巳已姓人舊居地。春秋傳昭元年云「還允格台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台卽始怡，卽姒弋，卽姒圖騰，姒氏族也。允格之允，从厶从人，卽厶人，亦姒圖騰，姒氏族也。是台駘允格之遷太原（非今之太原，太原卽大滷，春秋昭元年，經晉荀吳敗狄於大滷，而左傳作大原。公羊穀梁釋之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滷，滷，鹽澤也。錢穆周初地理考，謂在晉南，汾洮在晉西南，是其地也），卽姒姓族之遷於晉南也。禹得國，都安邑，可見其時，姒氏族以晉南為根據地。姬周屢言「纘禹之緒」。（詩文王及閟宮）「禹甸」（韓奕及信南山）明示姒族原在陝西，則其由邰遷汾洮，甚為明確，我夏族自西徂東，此其證也。

台之有厶音可由始、治等字之由台得聲以為証明，台卽厶，假為私，訓我，如尚書「非台小子敢行亂」，「夏罪其如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以台正于四方」。義本乎此。

台之第二音「一」用作以者（如前引陳侯因資敦），後世已少見，而以厶所孳生之另一字「矣」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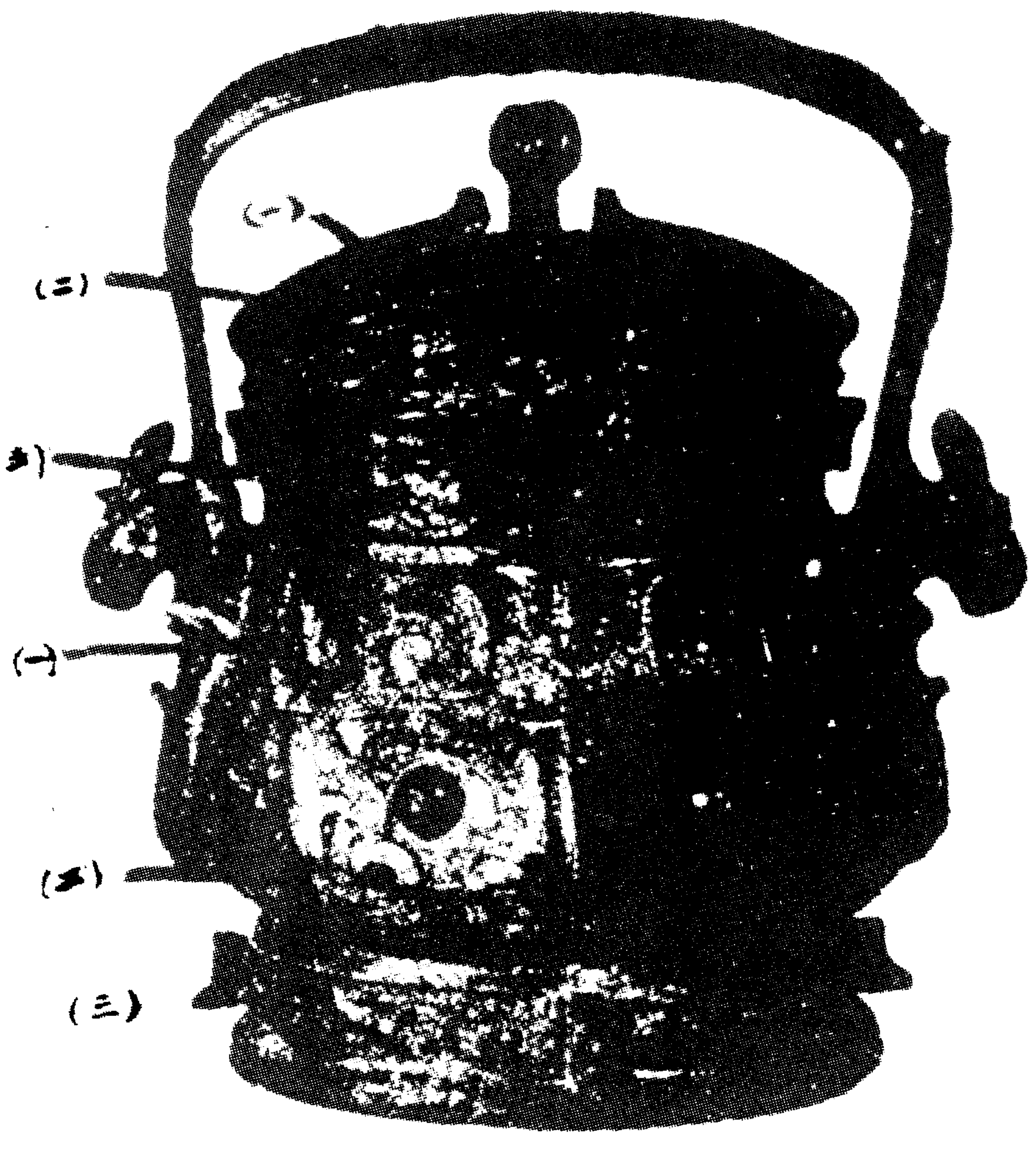
矣，篆體作矣，加立為竢，作，足証相同。論語「可謂好學也已矣」「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語已辭，音一。亦有讀厶第一音者，如左昭十年「言不昭矣（厶）」矣讀俟。他如「在河之涘」，「在水之涘」，與「江有汜」之汜音意相同，亦可証巳相同也。

由以上考証，可知巳、吕、厶（台）音意相同，皆為蛇之象形字。蛇卽巳已之合音，巳已切音蛇。然則何以巳蛇有吕厶數種形式乎？此蓋古人龍蛇觀念特賦，在圖畫上所表現之蛇有種々不同之形態，畫簡化為文字，演用保存者有以上三種形態，這種形態在商周彝器畫紋上，充分的表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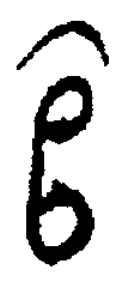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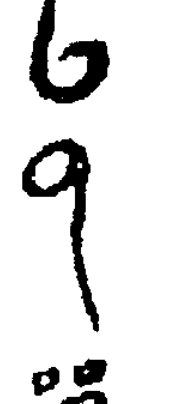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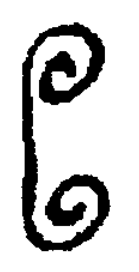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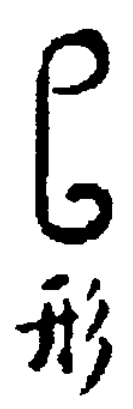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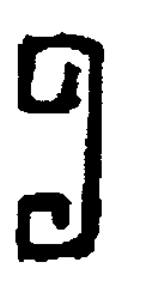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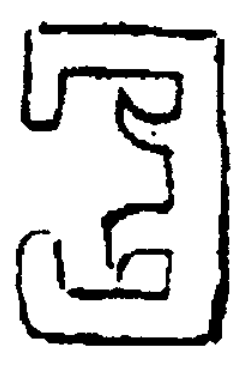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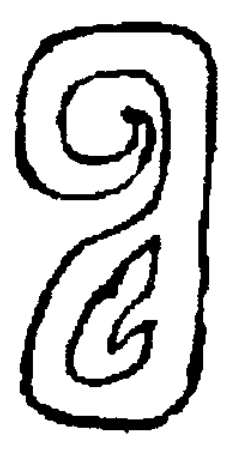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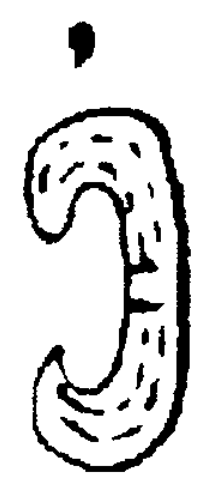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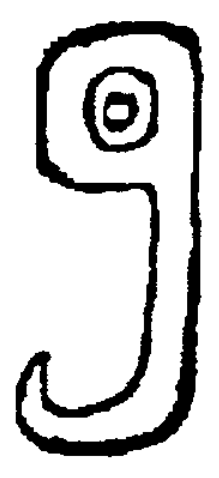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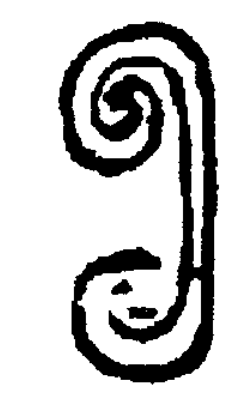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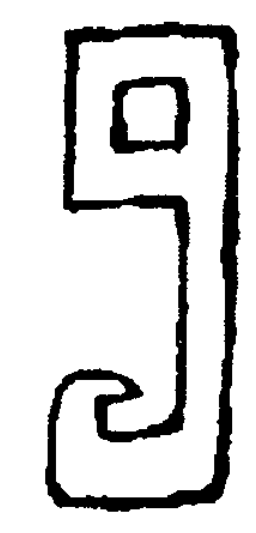
五、巳（吕厶）與彝器畫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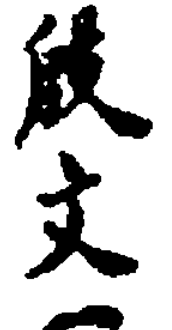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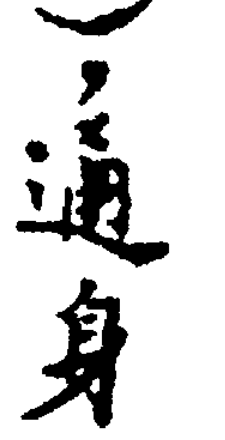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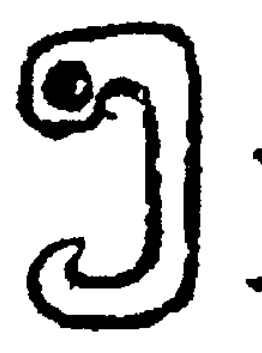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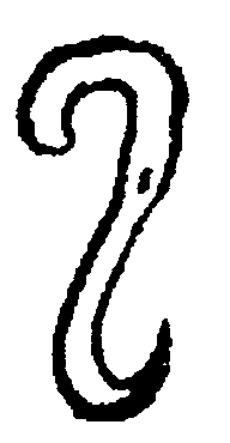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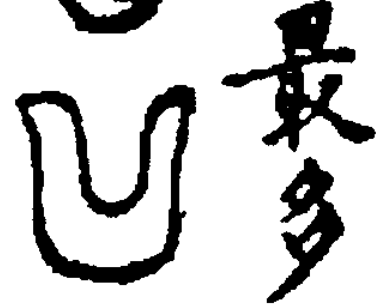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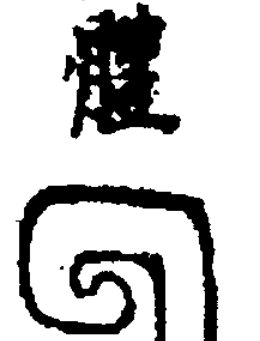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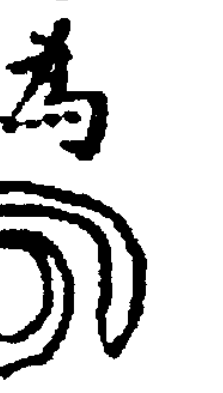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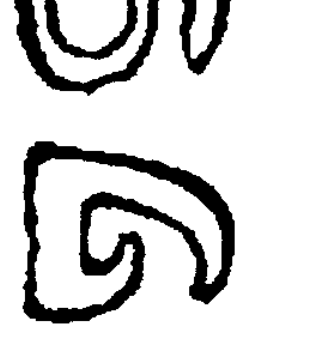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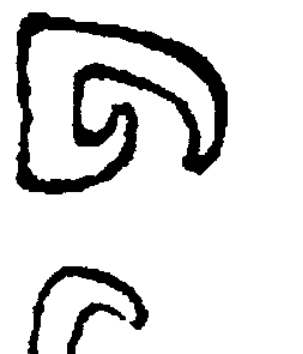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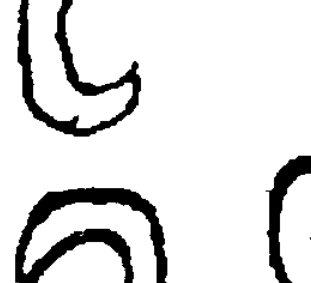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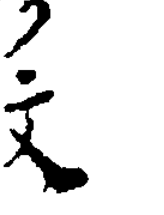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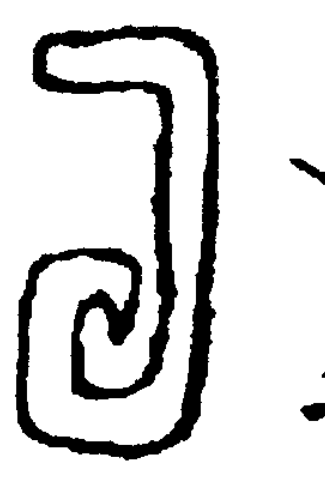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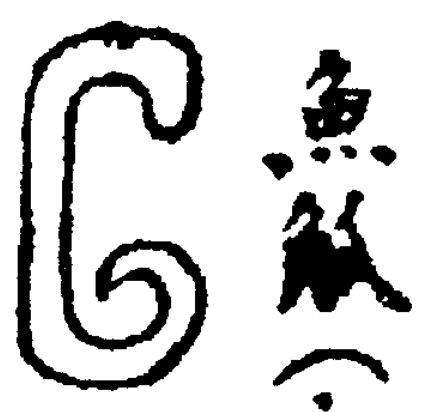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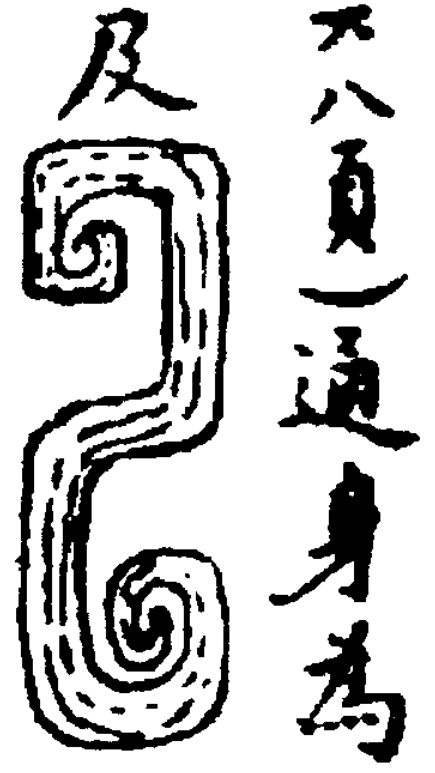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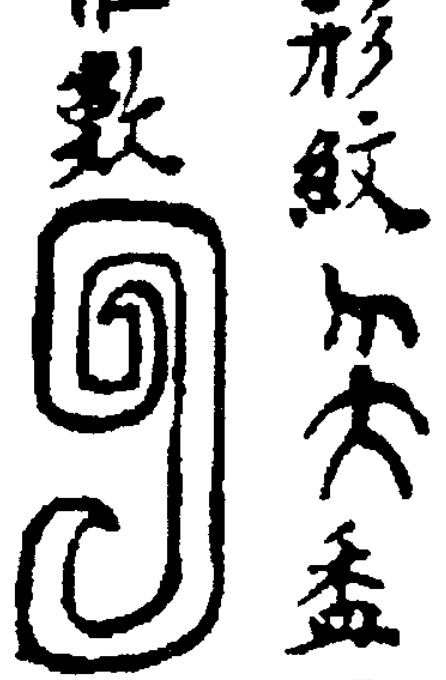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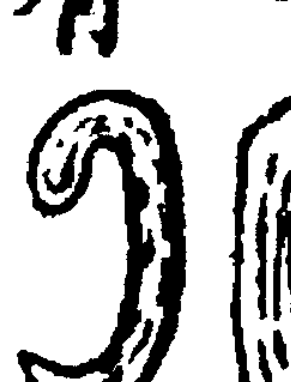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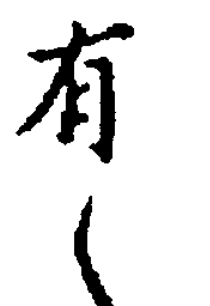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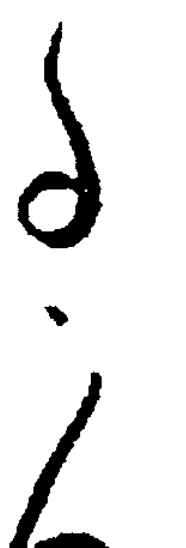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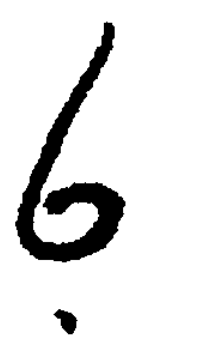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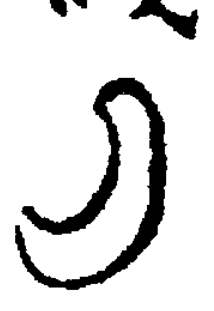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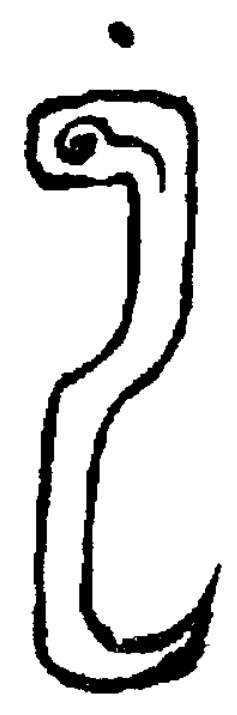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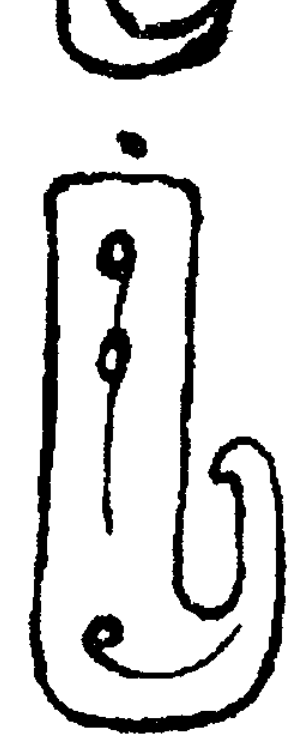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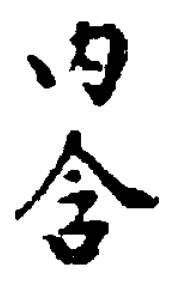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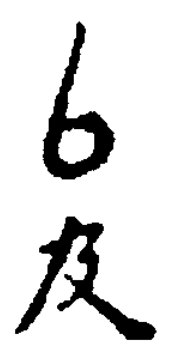
商周彝器之花紋，充滿了形々色々各式各樣之龍蛇花紋。如附圖一之（一）（賓父辛卣中央研究院藏甲一〇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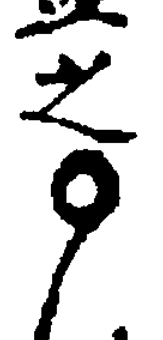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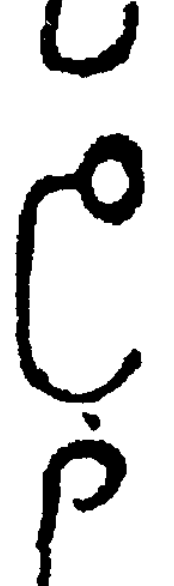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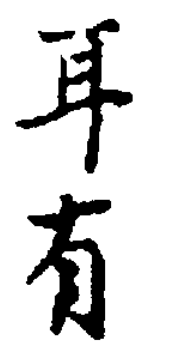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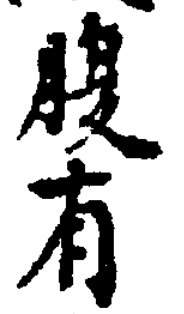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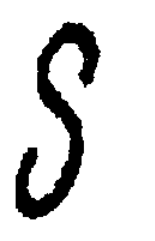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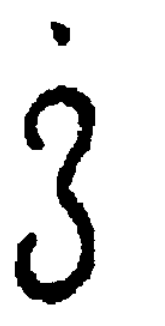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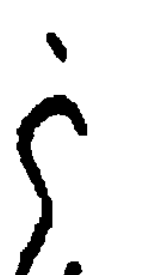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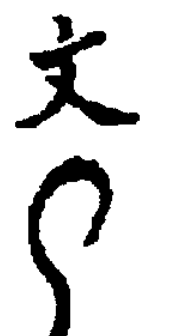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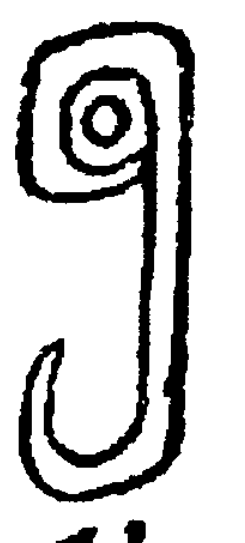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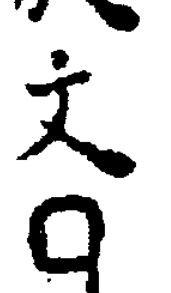
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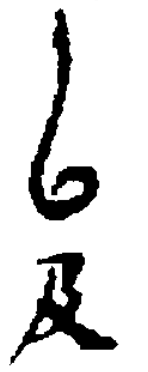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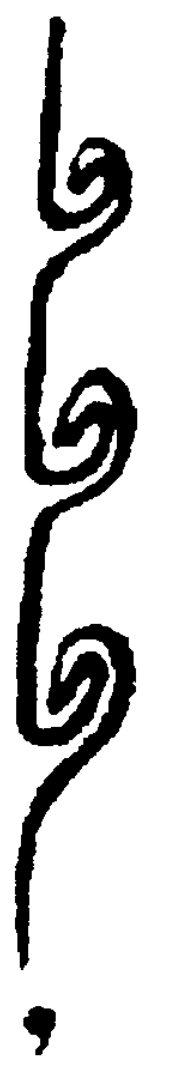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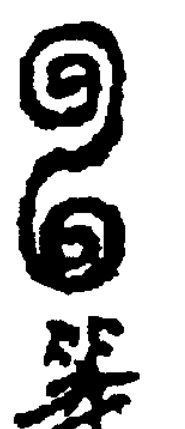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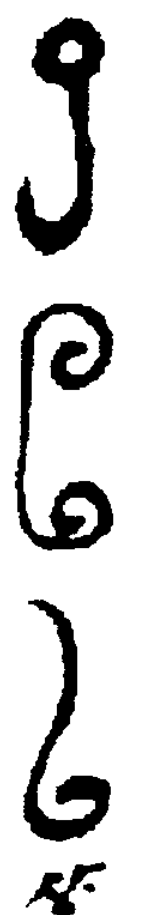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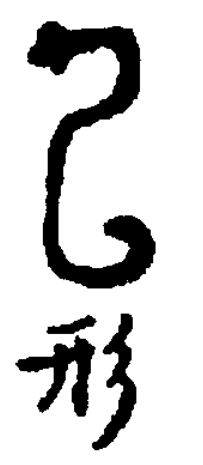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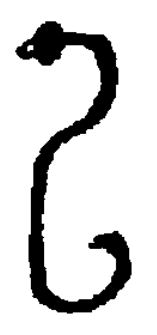
附圖二

呂形紋，附圖一，很鮮明顯著的為呂（）形紋，此形彝器中最多，如獻侯鼎（中央博物院藏），與窅父辛卣之(一)同，惟在双綫之中有複綫作單綫厶紋，單綫紋如父乙獻．此形紋舊以為雲紋或回紋者誤矣．觀乎同形父乙鼎之單綫形紋，兩端不內曲，或作形，無「雲」無「回」之可言．有謂為饕餮紋及蟬紋者，亦皮象之談，未能真識．康鼎作或形，與數字四酷肖，四之來源或在此乎？．婦鼎作複寬双綫，形，父辛尊（上二器中研院藏）作形，上端有鑲嵌眼珠，可謂龍蛇紋，而非雲紋回紋之証．父丙角父丁魚觚父辛觚（中央博物院藏），通身作紋，及形紋，（載中華文物集成66.66 69頁）皆注曰：「饕餮紋」．按饕餮，惡獸也．左傳「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此紋與饕餮無關係處．又神異經載「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強者奪老弱，畏群而擊單，名曰饕餮」．此種傳說，今日証明，并非實在．謂之饕餮紋殊無義意．當以呂形紋為是．

（二）厶形紋，附圖一之(二)與殷文一般無二，其為厶（台矣）毫無疑問．彝器中此形最多，幾乎每器皆有，如吳令方尊（中物集成四四頁），通身作形，兩側為立體及蛇頭浮雕．[illegible]方觚（中物集成六七頁）．父丁魚觚（六八頁）通身為形紋大盉（五九頁）通身為及紋．父辛尊全身惟數形紋．獸尊為鳥首，獸身器，身有紋，耳上有、、紋．足形盉（上三器中院藏），作寬双綫、形紋，內含及（巳）形紋．雖大小繁簡不同，可皆歸之於厶之一式．蟠虺紋鑑有小厶紋甚多（故宮博物院藏），記曰：「腹飾蟠虺紋二道」．虺，毒蛇也．為厶紋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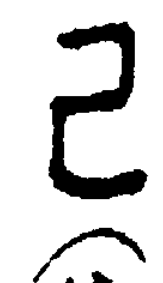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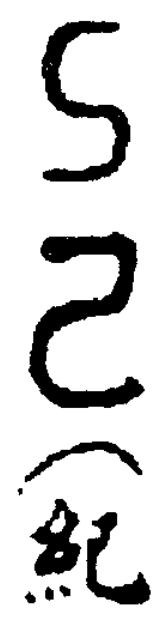
（三）巳形紋，足形盉之形，服尊兩耳有紋腹有、、、紋，可知篆文來源甚古，非本於籀文也．父辛尊（中院藏）有形紋，上端有鑲嵌作眼珠狀，與殷文形同．上有眼珠，可為蛇之鐵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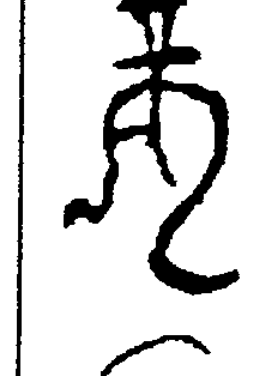
若問蛇形紋何以有許多形式？．蓋古人所經圖騰時期，不知幾千萬年，所傳遞下之巳蛇形狀，自不相同．各氏族居地不一，所畫形式自不一致．大致不出以上三種形式，其演化形成文字者，亦為巳、呂、厶三形．其由花紋演用成為圖案畫者，則為及其連環式，等型．

若問等花紋何以不是純粹的圖案畫，而為巳呂厶圖騰性花紋？．則除前述理由外，尚有一鐵証，即附圖一之(三)形紋之一端赫然有蛇頭在．既有蛇頭，此紋之為蛇，非普通圖案，確鑿不移．

與巳蛇相似之字及花紋為巳龍，申述於後．

六、釋巳

巳殷文作（藏二九．三）金文作（紀候𣪘）象龍之形．桂馥曰：龍字從巳，龍蛇同類．（義証）所見甚是．

殷文龍作（拾．五五）頭上為辛下為口，辛變為立，口為月，合為龍

申：殷文申為申（藏大、三、四）為申（三、四、一）金文為申（丙申角）為申（楚子簋）籀文為申（石鼓）為申（孟申鼎）篆為申楷為申。說文「申，神也」。申即神之本字，猶录畐羊為祿福祥之本字也。初民以所崇拜之獸為神，如印度之牛，巴基斯坦之羊，希拉之獅，蒙古人奚厥人之倉狼，皆以為神也。我國至今尚有以龍王廟為神聖地也。

之左傍音。許氏說文以為「从肉……童聲省」非也。龍右乙，即龍體己也。金文作龍（邵鐘）作龍（頌敦龔）作龍（周頌壺銘龍共字）乙、己、己即龍體，己上加角，下加腳，即成今之龍形。若逆溯上去，則為龍、龍、龍、乙、己、乙各形。

乙龍見於他字者，有申、電、虹、濤……等字。

黃章俞父盤申作申，楚公鐘作申，直是龍形與彝器花紋不別矣。

電：古人不明閃電之理，以為神龍捉妖閃爍之象。殷墟文字作電（卷三十九頁）龍周圍有水珠，以示雲中雨點之象。或曰閃電非龍而為電之閃爍，是不明古人萬物有生之觀念也。

虹：篆文為虹，龍蛇形，以虫象龍蛇也。嚴章福說文校議云「虹似蛇，故字从虫」工為申為龍，象龍蛇形也。許氏說文云「虹，籀文虹从申」。申即申，申即龍神，甚是。惟云「申電也」，則迂曲不明。電亦申也，即龍神也。虹之从申与電之从申，皆以神龍。段注「電者陰陽激燿也，虹似之」，是不明申電之誼。閃電火花四射，其象与虹之環帶不同，形不同且失申龍神客性，非其誼也。

濤：殷墟文字作濤。申即申，與電蛇之申同。（卷二第二十六頁）蒼頡篇「大波為濤」濤象龍在水中致起波濤之象。從濤得聲之字甚多，如壽、檮、譸、檮、隯、禱。篆體壽皆作壽、壽、壽，皆由濤省得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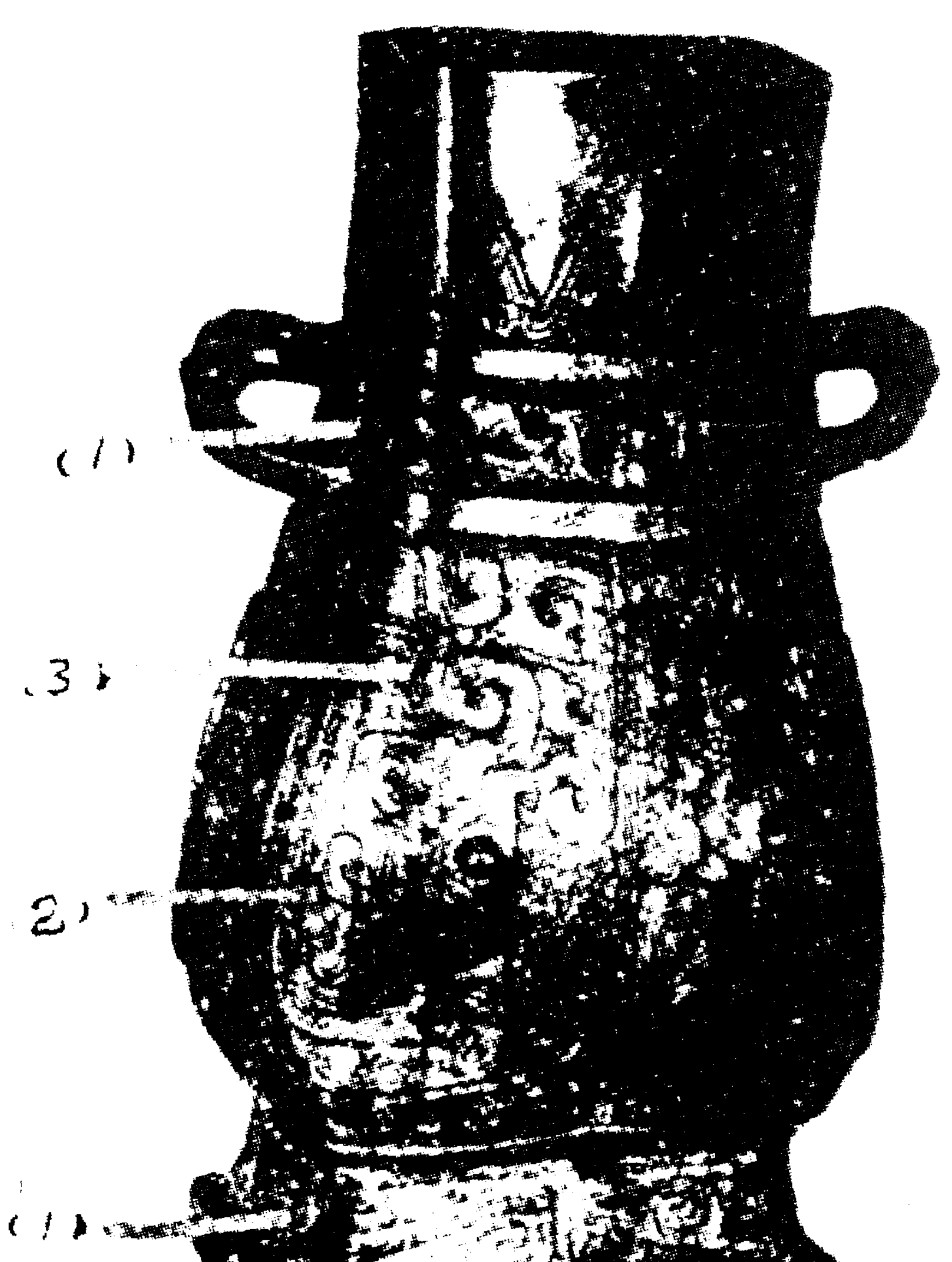
壽：金文作壽（頌鼎）壽（邵鐘）申即申，即龍，老龍為壽，會意也。以壽為聲母滋乳之字如嚋、醻、翿、燾、籌、儔、[illegible]、翿、疇、[illegible]、[illegible]等字。說文疇（𠃬）「象耕屈之形」有望文生意之歎。蓋商周居北方平原地帶，不會有「耕屈」現象。段注引杜注春秋高注國策韋注漢書疇類也。王逸注楚辭張晏注漢書疇，等也。不從耕治之田。又以耕田講解「耕屈」，且「不必正直」，是知耕不必屈也。實則𠃬為申龍，老龍為壽，疇从田壽聲，與翿之从羽从壽，騎之从馬从壽聲……同也。

以上就文字範圍言之，知龍體為乙即己即龍也。

以下就彝器畫飾花紋中，以証己龍之圖像。

在商周彝器畫飾花紋中，十之八九為龍蛇性之雕飾圖畫及花紋。其關於龍性者如附圖三龍鳳紋壺（中央博物院藏，甲種銅器第一•文號）

附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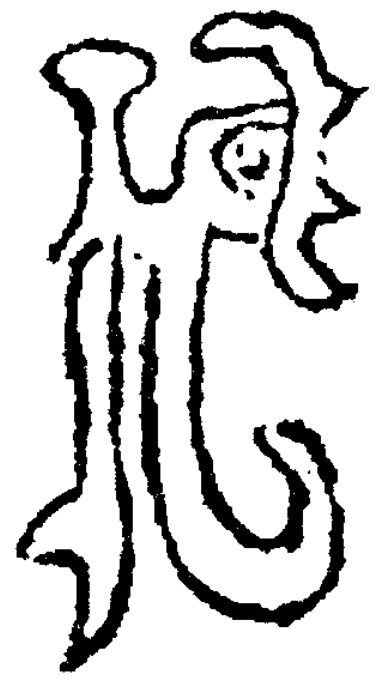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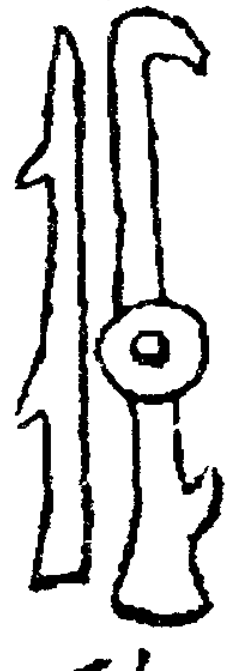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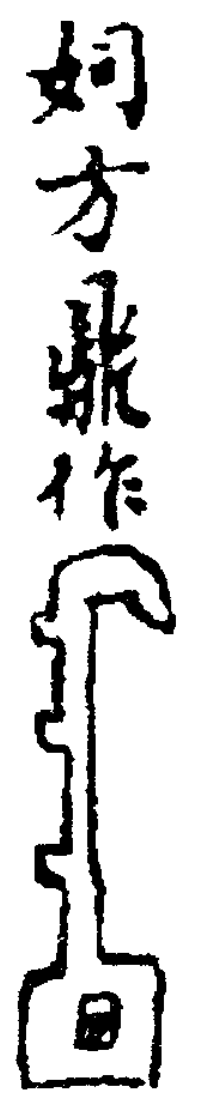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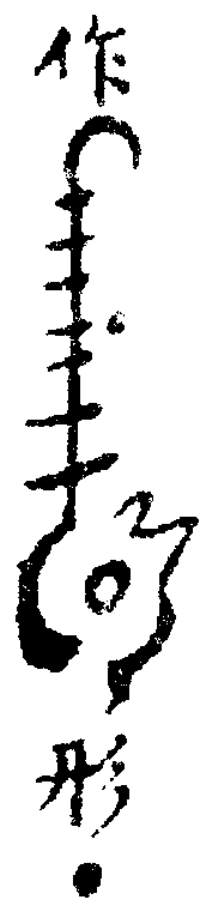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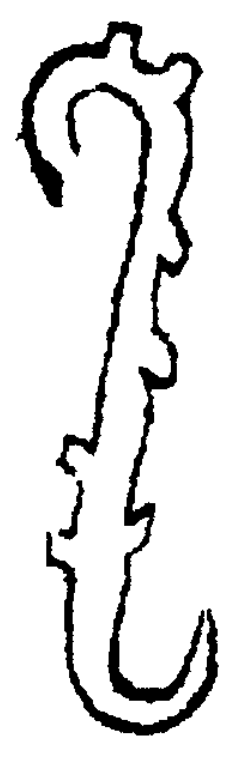
附圖四

此器龍畫有繁有簡，一望而知為龍己之象。（一）如附圖三之一，另放大作附圖四，以見商周時之龍形，其特點為侈口，頭上有三歧物似耳似角，腿粗而短。申兩側之刀，即足本乎此。許多簡形龍由此而來。如龍紋壺周乎卣（中研院藏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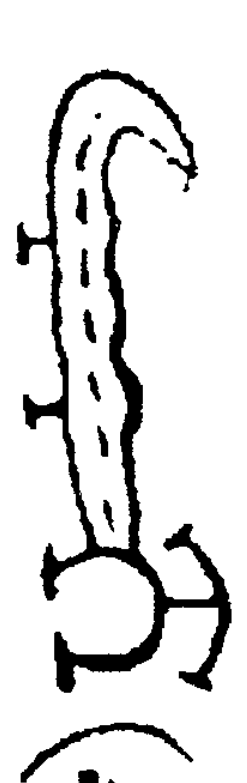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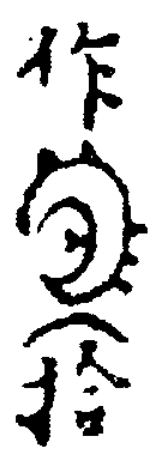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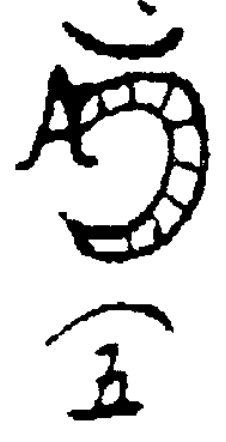
周間器）既簋（古物陳列所藏）鳥紋方鬲（舊稱蝠夔方鬲，中研院藏商周間器）而以龍紋盉為最清晰．其形狀與附圖四一般無二．

（二）附圖三之(2)為龍之較簡者，其頭嘴與附圖三之(1)一般無二，惟尾部分歧稍異耳．此形充滿龍鳳紋壺．與此形相似者．如父辛鼎及大方鼎（中央博物院藏中物集成九及一三頁）原記「鎕兩尾龍紋」．兩器龍相同．與附圖三之(2)同形，惟身有鱗，頭似蛇．大体已似己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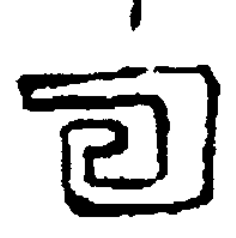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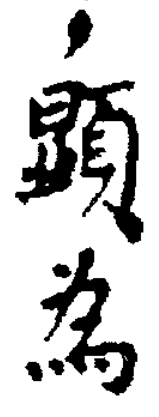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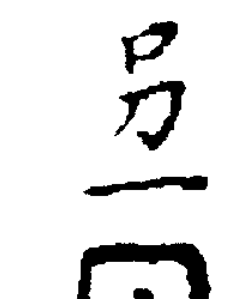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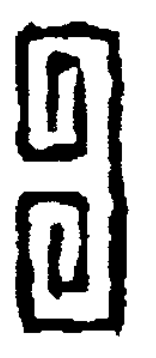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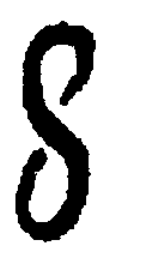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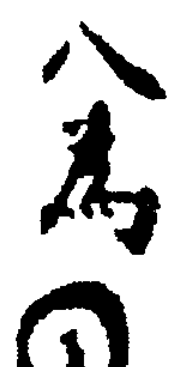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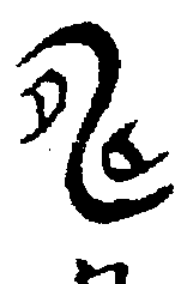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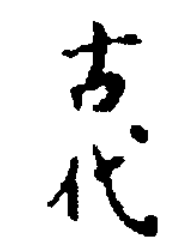
（三）簡化畫紋龍居於畫與紋之間者，如數方段作  口，頭上三歧出．揚尾（分歧）祖足同一般龍形．服方尊（故宮博物院藏器）龍形與上器相似，兩耳作龍尾上豎狀．文方鼎（古物陳列所藏商周間器）作  形．諸姛方鼎作  形．季尊作  形．

（四）附圖三之(3)為己形畫紋，與殷文己酷似．即最簡化之龍形．此形花紋極多，亦多雜於呂厶紋之中．如諸姛方尊、父己鼎、鳳耳鼎（皆中研院藏）乳丁簋、筅卣、父丁盉通身作己形紋．最清楚的是子蘇編鐘．服尊  為己形紋之一式．芮公鐘上有許多小 S 紋．下有兩大己形紋，為龍己之鐵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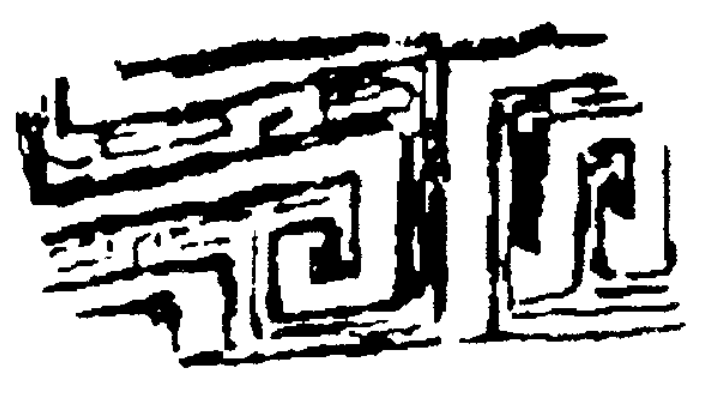
（五）陳侯午敦，兩耳為夔龍形，通身為帶形龍紋．頌壺（北平陳列所藏）通身帶形龍紋，記曰，「腹鎕蛟龍紋」．曾伯陭壺通身帶形龍紋，與頌壺同．蟠螭紋（故宮博物院藏）方獻及[illegible]氏季鼎（中央博物院藏）皆有此種連接己形紋．蟠者無角龍也．龍之一種．蟠虺紋鎛「以交龍為組，連接與帶形龍相似．

以上龍紋形式有多種．故演化為文字亦有多形．殷文龍作 （戴六二、三、與附圖四相似）作 （拾一、五、）（五、三八、三）等形．

七、殷商陶器花紋與巳己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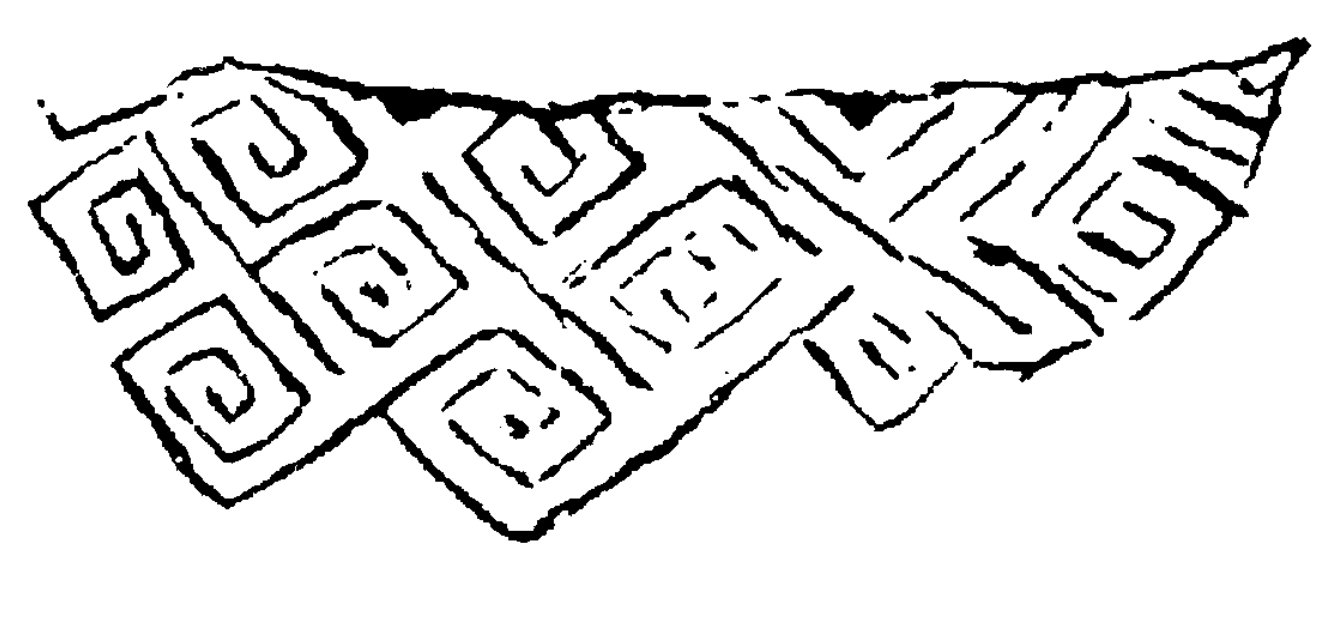
巳己文字之考釋，不但在彝器上可以貫通起來，而且在陶器上也可以貫通起來．（如附圖五、六、七、八）由殷墟出土之白陶（附圖五）作  形，頭為  字形者．附圖六為另一  及  形，附圖七為  己紋，附圖八為  己形紋，也係  中形紋．此種甲龍形花紋．英人芬神父（Daniel J. Finn）父在香港有發現．稱為双ƒ紋陶器．而麥兆良神父在廣東之五華龍川發現甚多双F陶器．著有 Archaeology of South China 1958 一書報告之．西方人不懂中國文字，更不知  乃古代（殷）中龍形之字與花紋，而以西方文字双ƒ紋名之，滑稽可笑．然我中國人亦從不知其為中國古中形文字與花紋，亦跟着叫双F．則不惟可笑．亦复可悲矣．

附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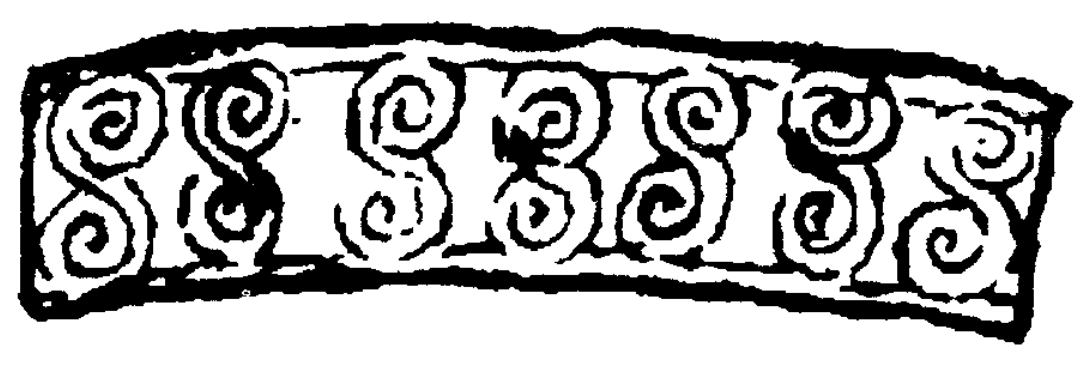
殷虛白陶

附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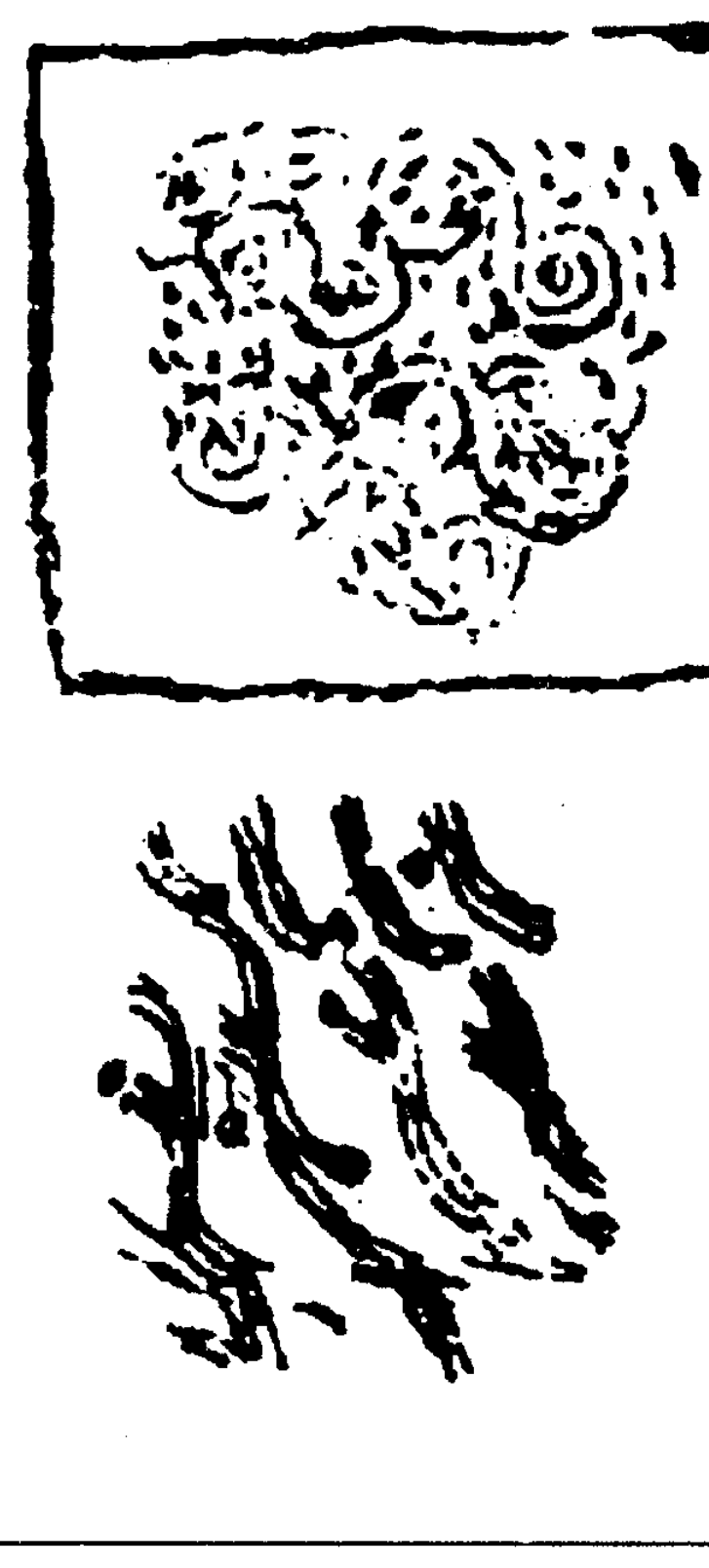
殷虛小屯陶片

附圖七



小屯陶片

附圖八



八、己龍與己姓

看了巳己在文字及古彝器陶器之複雜關係，必然驚異的問：何以巳己觀念如此之盛？．

原來我夏族有崇拜龍圖騰的傳統，不惟我夏族，而是所有黃種人．都有崇拜龍的跡象．圖騰社會是人類都要經歷的階段，我們自不例外，而

圖騰姓乃圖騰崇拜的重要部分，己姓應該是龍圖騰的主要族姓，也應該在極遠古時期都已存在。國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而已，惟青陽夷鼓為己姓」。又祝融「生子六人，其長一曰昆吾」（史記）昆吾為己姓，此所謂子，不必是兒子，蓋其屬部，所以不同姓。青陽夷鼓與其他姬、酉、祈、衣、滕、箴、任、句、僖、姞、嬛、等十一姓，為黃帝基本屬族。國語所說：「己姓昆吾、蘇、顧、溫、董」，即是祝融集團之屬族。己姓既為龍圖騰之主姓，在黃帝之前，必有此姓。因為按照圖騰分支法則其他各姓，應由己姓分出。黃帝曾統一建國，但以其附近二十五族為基礎。昆吾為己姓長支，於夏代為侯伯，以帝邱（今河北省濮陽縣）為都城（昆吾之墟）霸據一方。左傳哀十七年「衛侯登昆吾之墟……公入於戎州己氏」。這己氏為昆吾遺民。直到西漢，在這一帶還有己氏縣。昆吾為湯所征伐，昆吾族南走荊楚者多，東漢時設有邔縣（今湖北宜章縣）。邔，己姓居地也。昆吾族保有己姓．蘇、顧、溫、董則否，可見大宗之制，不自周始。漢後，己巳（姒）及其他古姓（一嬴、子、姬）皆以分宗（小宗）立氏，另建他姓，而古姓泯矣。今日世人幾不知己巳二姓之存在。然追本窮源，己巳在民族史之重要關係，不可不知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九冊，一九六六年三月）

說婚

田倩君

匡衡說：「妃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漢時匡稚圭善說詩，這段文字是他贊頌詩關雎藉以推崇文王與后妃之聖德；不但文辭雅正，而且描述着婚姻制度的根源；但是我國的婚姻之禮，不應該說是始於周初，在周朝以前歷代帝王都是有家有室（載在史册）。漢陸賈說：

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新語道基篇）

宋鄭樵說：

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夏氏親迎於庭，殷迎於堂。（通志二十略禮略篇）

史記五帝本紀載：

黃帝居於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帝嚳娶於陳鋒氏女，娶於娵訾氏女。堯妻之二女（堯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給舜作妻子）。

孟子萬章上云：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

史記夏本紀載：

禹曰：「予辛壬娶塗山氏。」

殷代帝王的妻妾時見於卜辭。如高宗武丁的配偶有名叫作帚婕、帚妹、帚龐、帚杞、帚嫀、帚周、帚楚。帚即婦。婕、妹、龐、杞、嫀、周、楚，皆其姓。如此看來殷代帝王是多妻的，也顯示着殷代是多妻制度。據甲骨學商史論叢謂：殷代之婚姻制度，在上甲以後太戊以前，爲一夫一妻制，自中丁之後以迄帝辛爲一夫多妻。

殷代有典有册，看其文字的優美，器物形制的藝術，則知其文化水準相當之高。以此推測，殷之前豈能沒有典册，沒有文化？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文化，首先表現在禮上，如果沒有禮，則謂之野蠻；所謂禮始於冠，本於昏，昏禮萬世之始。先聖不會任意着筆，那麼匡衡的話豈不是錯亂歷史！這必須瞭解他們的立場，稚圭說詩，是以文士之筆贊頌文王與后妃罷了，畢竟不是史家之筆，所以不能作爲依據。以上舉例都是根據古

籍的敘述，然古籍也是後人描述前代的事蹟，即如有所根據，也難免令人懷疑，要想釋疑只有向文化根本來源的文字中去尋覓。

婚字，在古籍裏很少用着，只用黃昏的「昏」字，但這個昏字又有問題，因爲另外還有一個形體彷彿从日民聲的昬字。究竟那一個正確？只有看它們的歷史根原了。今日所通用的昏字从日氏省，一般人認爲這是個或體字，从日民聲者才是正體。丁福保氏說：

考漢碑昬爲正字，昏爲別體……舊唐書高宗紀，昬字改昏，在顯慶二年十二月，據此知昬字因廟諱故改從昬之別體昏。唐顯慶前之魏碑，凡昬字皆從民。顯慶後之唐碑因避諱皆作昏。竄改說文亦在中唐以後。（說文解字詁林日部）

古本考證：

唐石經遇民字皆作氏，而偏旁从民者，盡易爲氏。如岷作岻、泯作汦、緡作緍、痻作疧、碈作砥、敃作敁、暋作㫝、鬙作䰐之類，不一而足；則昏之爲避諱省筆無疑。

筆者平時讀經，遇有昏、昬等字則隨筆記下，如詩經谷風載：

宴爾新昬，如兄如弟。」宴爾新昬，不我屑以。」宴爾新昬，以我御窮。」

東門之楊：

昬以爲期，明星煌煌。」昬以爲期，明星晢晢。」

我行其野：

昬姻之故，言就而居。」昬姻之故，言就而宿。」

正月：

洽比其鄰，昬姻孔云。

車舝：

覯爾新昬，以慰我心。

角弓：

兄弟昬姻，無胥遠矣。

詩經中的昏字，均从日民聲。

儀禮士昏禮載：

昬禮下達，納采用鴈。」期初昬陳三鼎于寢門外。」記士昬禮，几行事必用昬昕

。」昬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吾子命某以茲初昬。」某得爲外昬姻請觀。」某以得爲外昬姻之數。」某得以爲昬姻之故。」

儀禮中的昏字亦均从日民聲。周禮中僅有幾個昏字如昬擾。」昬冠。」也都是从日民聲

禮記曲禮載：

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月令：

昬參中。」昬弧中。」昬七星中。」昬翼中。」昬元中。」昬火中。」

禮運：

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不使以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昬。」

郊特牲：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大傳：

昏姻可以通乎。」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哀公問：

昬姻疏數之交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大昏萬世之嗣也。」

孔子閒居：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

昏義：

昬禮者，將會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昬禮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昬禮也。昬禮者，禮之本也。」禮、始於冠，本於昬。」

尚書大禹謨載：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仲虺之誥：

有夏昬德。」覆昬暴。」

盤庚上：

至於婚友。

牧誓：

昬棄厥肆祀弗答，昬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洪範：

乂用昬不明。

左傳隱公七年傳：

鄭伯許之乃成昬。

桓公三年傳：

會于嬴，成昬于齊也。

莊公二十九年傳：

水昏正而栽。

閔公元年傳：

覆昬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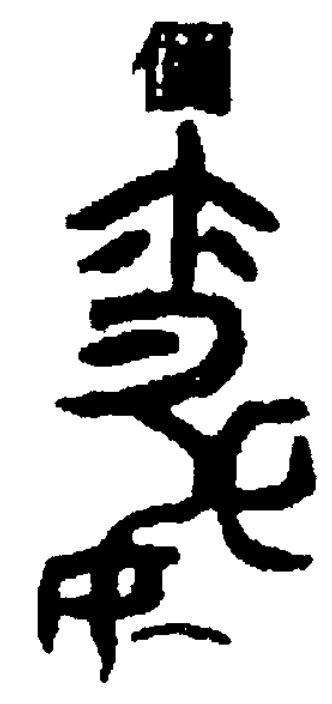
禮記中昏字使用最亂，曲禮篇，昏定而晨省，昏从日氏省。月令篇，昏字均从日民聲。

禮運和昬義兩篇中的昏字亦均从日民聲。但郊特牲、內則、大傳以及孔子閒居各篇中的昏字均从日氏省。哀公問一篇兼用昏、昬兩字。左傳中亦是昏、昬兩字兼用。尙書中則更不一致了，是昏、昬和婚三字兼用。盤庚上篇中有一从女的婚字，以上舉例，均摘錄於各經書，但並非一字不遺，不過舉其大端而已。古籍以及各家解說，總是以从日民聲的昬字爲多。漢隸均用从日民聲的昬字。但是許書重的說文解字却是从日氏省的昏字，有人付會是徐氏所改，無徵不足信。校議謂：許以昏爲正體，而民聲之昬即於說解中及之，故偏旁从昏者凡九見，從昬者凡四見。昏、昬兩字究竟是音義全同，還是有所分別？王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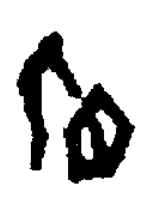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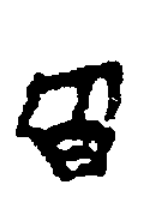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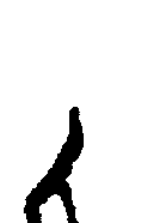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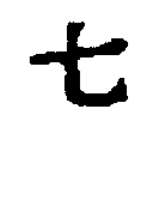
盤庚不昬作勞。傳：昬，彊也。疏，謂孫叔然讀如本字，鄭康成讀昬作敃，釋文昬或作敃音敏，爾雅昬敃皆訓彊，故兩存。案說文敃彊也，敃冒也，引書敃不畏死。（釋例）

據此例昬與昏其意義大有不同，徐灝說的更爲明顯，昏、昬原爲兩字、兩義，見徐箋如下：

箋曰昏从日氏省出於說文，非唐人避諱所改。詩、玉篇、廣韻同古籍並從昬，疑昬當自爲一字，其音武巾切，緡痻等字从之本與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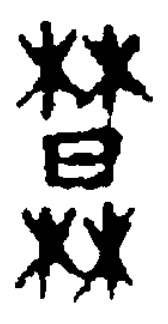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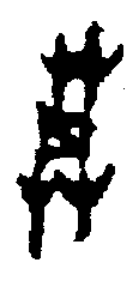
丁氏等說从日民聲的昬字是正體，因爲唐代避廟諱才改爲从日氏省，究竟如何改的？令人不解！古本考謂昏之爲避諱省筆無疑，可見唐以前則無此昏字，但經書中却有不少使用此昏字的地方，同時兩存昏、昬。展開經史稍加留意則見昏、昬兩個鬼影幢幢，此現彼隱，此隱彼現。向來讀書人不主張更易故籍中任何一字，比如明代萬曆以後，故籍多被刪改，變亂舊章，使故書失其眞象，到了淸代館閣諸大儒對照宋元舊版，補闕訂譌，使其恢復原狀；如今有些坊間本其中文字有與古本不相符者，不足爲範（本文所引用經書爲景印十三經注疏藝文版）。據說昏、昬兩字的混淆是從漢隸開始錯亂的。六經是先秦的書，所謂孔子刪訂六經，至遲也是戰國時代的產物，難道昏、昬兩字從那時便開始混用了？（這是須待研究的大問題）可是在金文中沒有看見昏、昬任何一個，祇在毛公鼎中有如此一個（婚）字，其注謂與昏爲一字。但古籀中却有不少从女的婚字

這眞是鐵證，甲骨文字出現了从日氏省的昏字，如次：

 鄴三三・三  粹七一五  粹七一七  新四四五〇

這個昏字正如許氏說文解字云：

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

昏原是一個會意字，和莫（暮）字意義相同。莫是太陽西沈將接近地平綫的時刻，人眼望去，若像太陽落在叢林雜草之中，所以莫字的甲骨文从林从日者如京五二一・七八从草从日者如甲二〇三四（見中國文字七期拙作釋莫）。昏是太陽已經降落地平綫下，看不到了，此刻叫做昏時。爾雅釋詁云：

昏代也。註：代明也。疏：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昏來則明往，故云代明。

釋名云：

昏，損也。陽精損減也。

周禮秋官司寤氏注：

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

淮南子天文訓載：

日至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

殷契粹編中的兩片卜辭以及郭某引段玉裁氏釋昏一段文字如次：

第七一五片：

「𣪕兮至昏，不雨。」

𣪕殆假爲彤，明日也。兮假爲曦。昏字，說文云：「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段玉裁云：「一曰民聲四字蓋淺人所增，非許本書，宜刪。凡全書內昏聲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譌也」。又云「昏聲之字，𩑋亦作敃，𢡟亦作岷，䋝亦作忞，昏古音同文，與眞臻韵有斂侈之別。字从氐省爲會意，絕非从民聲爲形聲也。蓋隸書淆亂，乃有从民作昬者，俗皆遵用。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凡汦昏之類皆从氏，以昏類泯，其亦傎矣。」今得此，知殷人昏字實不从民，足證段氏之卓識，而解決千載下之疑案矣。

第七一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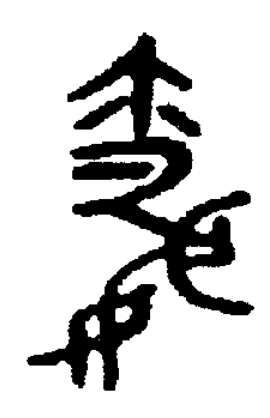
昏至……兮，其雨。　𣪕兮至昏，不雨。　𣪕兮（至昏）其雨。」（右行）

甲骨文編唐蘭序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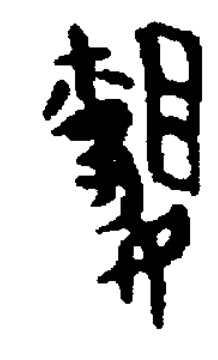
文字隨世變化漸失本眞，故殷世文字周時已有譌誤，周之文字早晚亦自有殊，秦篆及六國文字又復互有長短，蓋自前尋後，嬗變之迹易求，而由後證前，則書然失其本然。

昏字若依唐氏的話「自前尋後」就不致發生許多紛擾，走那麼多的寃枉路了；可是在甲骨文未出土前，那是無可如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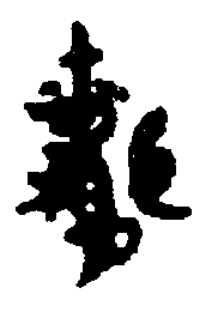
本文開始原爲研究婚姻的「婚」字，中間由於昏、昬兩字的糾纏費時，從此再繼續研究从女的婚字，這個婚字在古籀裏有許多不同形體的書法，試觀下列各條婚字的書法及其在金文中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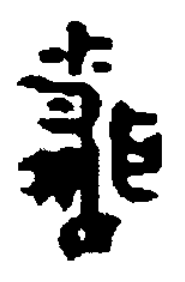
婚與昏爲一字。說文𦖞，籀文婚即此之譌變。又車部轙字解說慶古昏字經典亦多以昏爲婚毛公鼎無唯正昏又云余非庸又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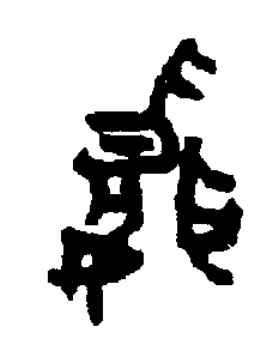
殳季良父壺用亯孝于
兄弟婚媾諸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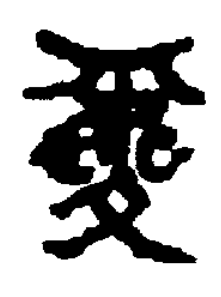
克盨朋友
婚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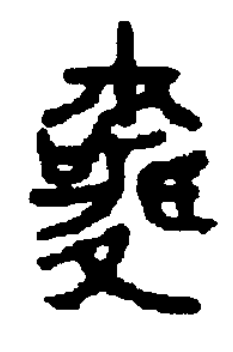
𣄨伯敦𩁹百諸婚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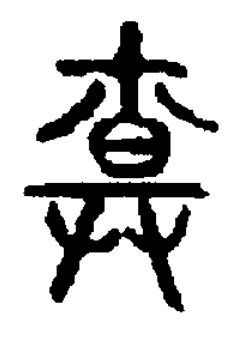
孳乳爲聞彔伯敦
金甬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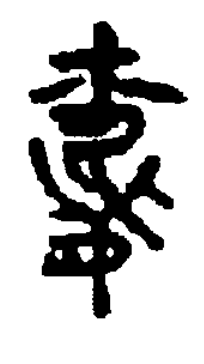
籀文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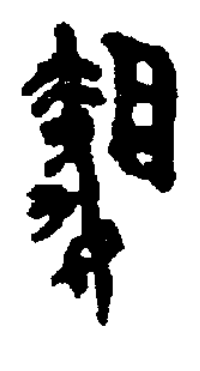
窖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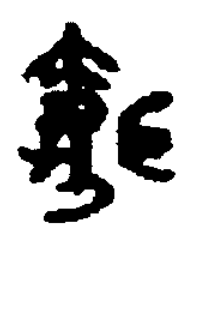
師毀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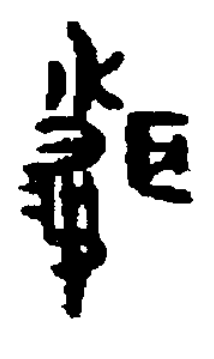
古婚字多父盤
兄弟諸子婚媾



殳季良父壺用享孝
于兄弟婚媾諸老



克盨



歸夆敦

在甲骨文裏只有昏字，却不見从女的婚字，這也許是古人著經所以不多采用婚而采用昏字的原因？這個昏字意義深長，含有雙關作用。說文女部云：

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聲。

昏與婚同音，昏作爲黃昏，指時間，作爲婚娶，兼婚姻之禮，寓意於昏時娶親。卜辭裏無婚字，祇有昏。但昏字在卜辭裏僅用於昏時，並無婚娶的意思。殷代的婚禮如何？從昏字中看不出迹象。據說契孳契枝譚云：

禮曲禮，天子有妻有妾，蓋無后妃之稱。自天子以至庶人嫡則曰妻，庶則曰妾而已。卜辭云：

「貞弗乍（作）王妻。」　後編卷下第三十八葉。　殆卜而不吉不宜作王妻也。

「于王亥妾。」　藏龜第二百零六葉

「庚戌之于示壬妾。」　藏龜之餘第五葉

王亥、示壬，並爲殷之先祖。知王亥示壬亦有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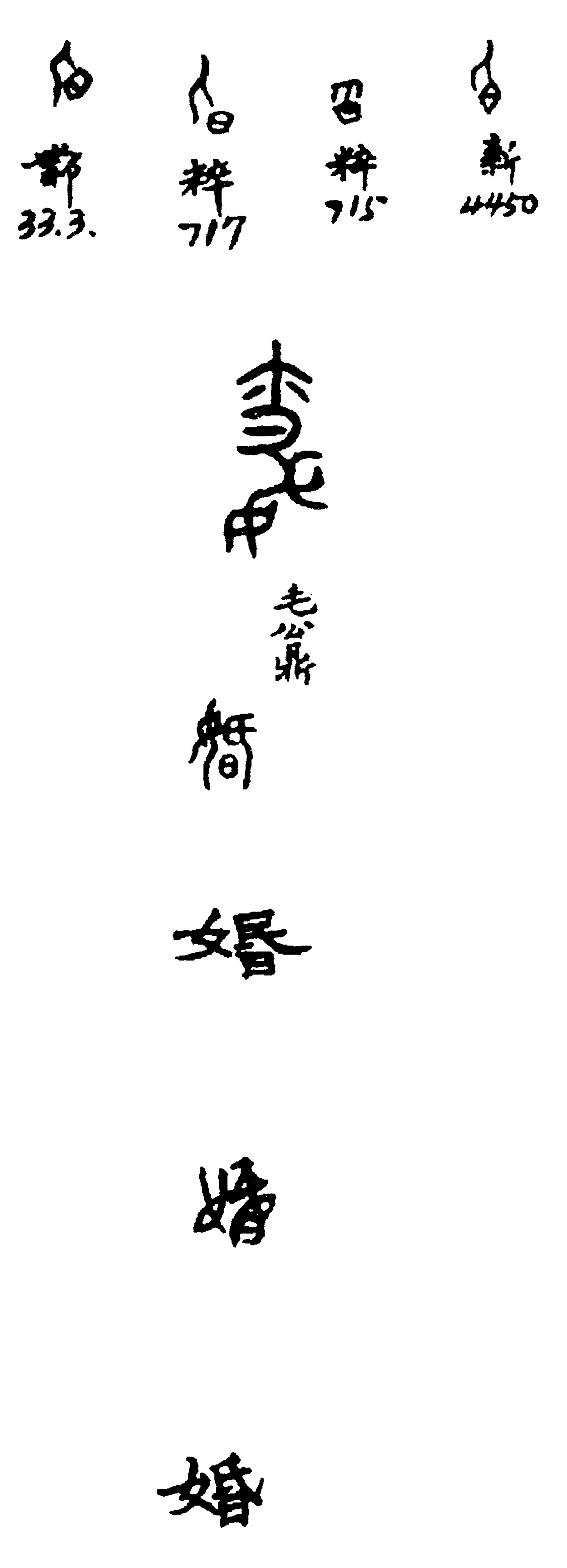
諸王既有妻有妾，這妻和妾總不會是搶來的，更不會是自己跑來的，當然是用禮聘迎接來的。可惜那時的婚禮儀節除由古籍中得知外，在實證上並無具體說明的材料。於零星

材料中則有卜辭「取奠女子」奠即鄭，取即娶。殷人對於子嗣十分重視，求子必須國王親自祭祀生育之神，既然重視子嗣，焉得不重視生育子女的母親之來源？何況古人對於婚禮十分重視呢！如「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娶親先行六禮，見前昏義。再引詩召南鵲巢一篇，以見周代婚娶之盛狀。如次：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這詩全篇共三章，都是興體，每章前兩句是興的意思。「之子于歸」就是說這個女子將要出嫁，有百兩（輛也）車來迎接。「百兩將之」將之即是用百輛車送了去。「百兩成之」即是成其婚禮。這是諸侯之子嫁於諸侯，當然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有的盛狀。但是藉此可以窺知周代婚禮的一斑了。據甲骨學商史論叢說，殷人婚姻等制度皆與周代相近似，而爲周制之前身或淵源。周之制度乃由殷商漸漸演化而來的。如今雖然還沒有找到具體證據，却不能認爲那時的婚姻是苟合的，不過在甲骨文字裏還未發現到豐富材料罷了。甲骨文字出土相當多，確實瞭解的字，只是其中一小部份，還有很多字尙待研究。下面擬列一婚字歷代演變表，却不太容易，从女的婚字自大篆至於今楷都有其字，但甲骨文中沒有从女的婚字，甲骨文字欄內只得用从日氏省的昏字了。

殷甲骨文字　周金文字　秦小篆　漢隸　魏晉草書　唐宋至今楷書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九册，一九六六年三月）

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

丁驌

一、總論

1.字數統計

契文中所見獸名及其有關之字，粗略計之（表一）約有一百六十餘文，其中家畜五種：馬牛羊犬豕已佔八十九文，鹿類五種亦有二十文。其餘野物十六種有二十六文，傳說動物一種凡十一文。家禽水族鳥類及蟲豸之屬，未計入獸類者有六十三文，合共動物契文有二百二十五字之多。此類文字，應分爲本從兩類。凡言獸本身如種類名稱、性別、色澤、年歲、大小長幼者，均稱本字。其由本字孳生或出之通假、或借爲音符，字義與獸本身了無關係者，統稱從字。人類對某獸之認識深淺，可由本字之多寡知之。本字多之獸，必是日常經見之物，於其形性知之較詳，故能詳爲分析，造專字以便言傳。例如牛字，契文中有牛、犅、犆三種別，有牡牝二性別，有牜、犻、牨等字示其大小長幼，本字共有十文，故知殷人畜牛，已頗具規模。於牛之知識，亦甚豐富。又如豕字，示種別者有二文，示大小者一文，示性別者却有五文，本字共八文，亦殊不惡。二者比較，牛之本字多於豕之本字，故知殷人之視牛重於豕，或殷人畜牛較畜豕爲早也。

契文五家畜，牛豕犬羊馬本字，共有三十四文。獸類二十三種之五種耳，而字數却佔獸類文字百分之五十八强。可見本字之多寡與人類與某獸類接觸之多寡，認識之深淺，有直接之關係也。五畜中唯羊之本字最少，但亦有四文。

野獸之中，大都只有本字一文，更無從字。堪與家畜比擬者，厥惟鹿類。通稱爲鹿，則以一獸而有八本字，僅次於牛，等於豕字之頻率也。細分之，契文鹿類實有四種，則每種平均有本字二文，亦勝於其他野獸矣。

從字之多寡，雖未必與人類對獸之認識程度有關，但與本字之多寡有關。本字多，從而孳生之字亦多。表一最末一行示各家畜及鹿之本從字合計，豕之本從字共有二十四文之多，鹿之本從字竟有二十文。五家畜及鹿類本從字共有一〇二文，約爲獸類字百分之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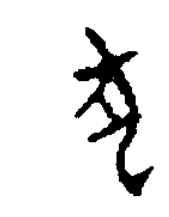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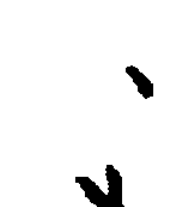
以上家畜及鹿之字數之多，大都出於應用。如豢養家畜爲肉食皮毛之資，爲祭祀之犧牲，爲駕御田獵之用。鹿字彙之多殆由於當日鹿類常見，經常獵獲，王之御苑或亦有畜養亦未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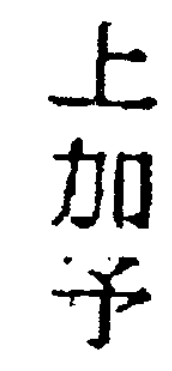
野獸中除鹿之外，僅有龍虎二字，字彙較豐。虎字本文有二，從字有八；龍字本字

一文，從字有十。然各從字多假爲他義或借爲聲符。如虎字假爲豹、獅。加田文作貓，以虍部爲聲而孳生盧、虔等字。如龍字幾全部皆假爲他義，竟無一字作獸名用也。此二類本從字合計亦較他野獸爲多。但此類字之孳生，並非由於日常使用龍虎而來，而由人類於龍虎之心理反應而來。蓋龍爲神物，虎象勇猛，使用二字，出之敬畏之心。故造字之由有二：一由實際接觸之經驗而來；一由假象之意義而來。

2 文字之象形程度

文字源出圖畫，雖未必字字皆然，獸類名稱則定必如是。契文諸獸名稱，均是象形，惟有程度深淺之別。（註一）古人造字必先從獸之形狀，繪爲輪廓之畫。文之漸能把握獸之特徵，逐漸簡化，由圖畫而成象形，進而爲象徵之文。象形造字，必有實物，本無其獸何來其字？故如傳說之物，多是假象於現有之實物而爲之。吾人今日研究契文，每欲從而隸定之。如本是圖畫，斷難隸寫爲字；如本是假象，隸寫之後更難比諸實物矣。

家畜爲人類早期接觸最多之獸類，由於畜養，知之甚詳。字彙既多，字形亦簡，故原爲牛圖之牛，化簡而爲牛首之狀，以至於僅示二角及一二線條，成爲象徵性之牛字。羊字亦然。此二畜必爲商人早期已有之畜也。契文犬豕二字已極簡單，二文幾不可分。雖各有頭、足、身、尾，亦不過以線條代表之耳。（、）。五畜之中，唯馬字近於圖畫。早期武丁時代之馬有頭有口有眼有牙，身上之鬃，足下之蹄，背之彎折，尾之飄散，一一皆見之。當時尚有馬方，或即馬之所自來，及至乙辛之世，馬字便成抽象形之簡體矣。故知商人有馬較有其他四畜爲晚。然自武丁至乙辛百餘年間，文字轉變之迹顯然可觀。（註二）

除家畜而外，契文其他獸字，大致仍在象形階段。如虎字之有斑紋，鹿字之角，象字之鼻，雖係比較進步之象形文字，然較之五畜之牛羊犬豕，則又不及其簡。凡此野獸，接觸之機會較少，種類亦各有不同，故分別均須有專字以爲區別。故不能不在簡形之獸字形（）上加予種種變化及記認，以爲專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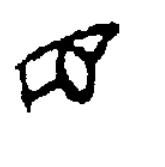
3. 由家畜等字推測商殷社會

言社會進化者，恆以漁獵、畜牧、農業爲三順序演進之階段，其說大致可信，細節則尚有可商酌者。漁獵之人，居無恆所，雖有家畜，使獸之中，只得犬耳。或供驅策，或助獵狩。所獲有限，不足以供應多人，自難有邑集發生。蓋社會進展端賴羣力，人多勢衆，又必須有充足之食糧供應。供應之法有二，其一爲畜牧，以畜類生產爲生活來源，其二爲種植，以植物生產爲生活來源。二者並行不誖，幷無先後。如謂畜牧之人進化而爲業農之人，是誤解社會發展者也。例如早期居於我國蒙古之民族，斷無發展爲農業民族之可能，其地乾旱高寒，農業難有發展。其原居我國南部之民族，無論其文化如何落伍，仍是業農，亦斷無成爲畜牧民族之可能。故漁獵、畜牧、農業等社會方式，未必是進化之階段，一一必經者也。

今日畜牧之人如蒙，如羌，如柯爾吉玆均有農業生產食糧。放牧雖似游徙，冬居却有定所。亦有定期之邑集，部落之組織。史上突厥民族畜牧之人也。往往征服業農之人，爲之耕作，生產食糧。畜牧之人或賤視農奴，但畜牧農業共生不相排斥者也。

商人來自東北，其遠祖或與獵鹿之人甚有關。及其入主中原，環境更異，遂轉變爲畜牛之民族。當時華北平原尚在造建，地爲海岸草原，間有沼澤木林（Woodland），並無森林，氣候亦較今日爲暖。如斯環境，猶今日澳洲東北然，畜牛之區也。高溫畜牛之區，不宜於羊，故知商人當以牧牛爲主。故契文牛字最爲簡化，字彙亦極豐富，蓋商人之於牛，已有悠久之知識也。先公王亥以牛易羊，當是羊之生區當在內蒙山陝高地。商人與高地民族接觸輸入羊羣故兼而有之。當時想必已有邑集，有易即其一也。覆居之人，畜養豕類。既有豕畜，必有農事，故知商人在先公時代雖是畜牛之民族，其所用畜類五畜已有其四，即犬牛羊豕。亦有農產，由交易而來者也。

契文時代之殷人已是農業社會。畜類雖多，乃王室祭祀所需。契文字中雖不見耕具之名（犂字指牛色，[illegible]字疑指犬犂，未有定論），但因卜辭無卜問農具之必要，故字雖有未必便在契文中也。觀乎契文有五穀之名、酒器、食器名稱之多，祭禮之複繁，當是農業盛世也。大致言之先公時代尚八畜牧，武丁時代農業鼎盛，由畜牧轉變爲農業之時代或即在大乙代夏始。先公時代氣候最暖，以後逐漸變冷，雨量亦有變遷，畜牧農業之改變，環境亦有因焉。

上言商人遠祖或與獵鹿之人有關，乃是揣測之辭。表一中鹿字統計，與一般野獸異。其本字有八（詳見後文）有二字示性別。鹿爲殷世習見之獵取對象。當時之沼澤木林（Woodland）皆鹿麋之鄉，殷人或因之而於鹿類認識較之他獸爲詳。且殷世之鹿皆南方鹿類，無一爲北方種，故未能因殷世之多鹿，言其先世獵鹿也。其所以令人揣想遠祖獵鹿云云者，乃由目字而來。殷器物紋飾常有形之文，作上下相反之對稱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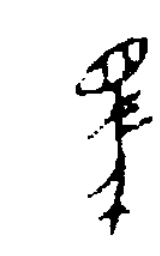
邊乃下邊在鏡中反影之反影）。契文因契刻筆順關係，一端作直線，一端成尖角形。此目形出自鹿目，鹿字之示頭部，皆如斯寫。契文鹿頭，只得一目，舍目之外便是角矣。他獸亦或示目，但目之外仍有口牙之形，與鹿之文不同。用鹿目爲金器飾紋，想必淵源久遠，并非由於當世多鹿而爲之例也。契文中有人名曰⿰眉戈者（即蔑）實从鹿字之首，示眉與目。其人非僅爲臣而已，想必是馴鹿時代人神身份之祭祀對象也。（按字从戈，眉人聲，从戈之字與葬禮有關，容待異文論之。）

此目紋在金器爲饕餮，說文貪獸也。山海經曰「其氏擾鹿禽獸」，故饕餮所治者擾鹿也，可知此目形出之鹿目，不爲無稽。惟世上奉鹿神者，尚屬罕見，故錄之如上，以待考也。

4.契文文字之特例

我國文字源出契文無可疑義。契文與金文關係密切，亦毋須贅言者。後世文字之學出之許氏。許君分析文字之結構，參考自古以來字體，分門別類，各歸部章，使研究我國文字者有一定之規例可從，誠學世最早之文字科學巨著也。惟許君未見契文，故許說未能包容契文文字之規例。契文又係一特種用途之文字，或與當世流行之文字，稍有不同。（如與卜辭無關之字便不可得而見）卜辭行文尚簡，字之書法亦常有省變。自武丁至乙辛百餘年間，文字本身亦有改變，故往往見契文之字，明知其意，而苦於無法由說文之例說之。吾人今日研究契文，就字論字，嚴守許例，可免妄加揣測之弊，但亦不免因之而受束縛者也。余讀卜辭，見其中文字之簡、省、訛、變，似有規例而又似無章法，但找其異於許例者述之如下：

契文中牝、麀、⿰鹿土、⿰羊匕、⿰羊土、⿰豕匕、⿰豕土等字，均示獸之性別，多不見於許書。羅振玉以牡爲畜父牝爲畜母，从羊从鹿，均示畜之性別，讀音則仍爲牡牝二字而已（見例564）故牡，公牛也：⿰鹿土公鹿也，字雖異寫，讀音則一。由許書例視之，便覺不合。故楊樹達卜辭瑣記謂羅氏有「掩天下耳目」之非也。楊氏之意殆以爲各文均是單字，各有所从，各有音讀。楊氏以說文之法則，度契文文字之構造，故有此責。應知麀、牝、⿰豕匕之所以分爲三字，出於許君之分類法。分別以此三文从鹿从牛从豕。既分屬三部，乃三字也，應有三音。實則如吾人詳讀許書當知許氏既以部首爲分類之基本綱目，不能不分列此三文爲三部，其中或有音聲之變，乃許氏就當世之音讀錄之，當世音讀如有不同乃由契至漢之間之變遷，並非契文原來三字有不同之音讀也。（實則許書分別之獸類牝牡字中仍多異文同聲之字在也）今舉一例以說明余所見之文字變遷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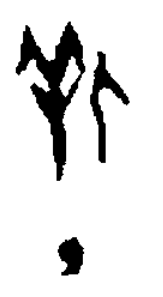
例如易經「利牝馬之貞」曰「牝馬」是用牝（母牛專字），借爲汎指雌義。故牝馬乃雌馬明矣。在契文雌馬當作「⿰馬匕」（）。其讀音可能有四式：(一)讀如二字即「牝馬」二音。(二)讀如一字，即逕讀「牝」。(三)讀如合文即以牝馬二字之音切爲讀。(四)造一新音。其中(一)項乃吾人讀合文之例，如讀⿻千三爲三千，凵爲二十，⿱文一爲五十。(二)式即羅氏之說，逕讀如牝。(三)式乃由方言出，今北方人讀甭合文爲「蚌」之類也。(四)另一可能厥惟造音，因⿰馬匕字二偏旁皆是義符。此字从馬，音應在匕上來。然此匕偏旁在原字牝中雖兼爲聲義之符，在「⿰馬匕」字中可能只作義符，如果然是如此，勢必另造音讀也。（設⿰馬匕牝讀音如一，在應用上有所未便。蓋字寫來有別，讀音相同，語言之間便生混淆，是以通用之字，或略變其音，或故爲抑揚，以示二字之別。由此聲音之略異「所謂通」至於同韻，皆原爲一音，經歷民使用，滲以方音之異，而變爲不甚相同之二音，此造音之方式也。非許君所造，乃自然之變也。）

上述第(一)式，今人讀廿爲念，是造音也。第(二)式同音讀，使用不便，亦當造音。(三)合文併音之例，中國文字極少用之。故羅氏原認爲一字之各契文，降至漢世，當已因造音而異讀，因許分部而異寫，遂各成單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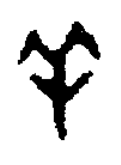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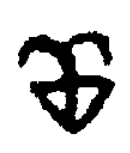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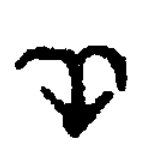
造音之外又可造字，如⿰馬丄雄馳原讀應是牡音（特，又音職，契文⿰牛丄）說文⿰馬丄之馬部，字則以陟字代丄偏旁，字寫如騭，却仍讀職。而別以特音讀⿰爿丄字。此造一新字，仍用舊音；却造一新音，加之原字，⿰馬丄牡二文便渙然二字矣！凡此皆示契文原爲異字同音，後世之變更不一也。羅說實爲契文文字之特例，故似與許例不合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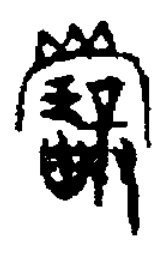
許書亦有痕跡可證羅說之不虛，惟吾人忽略之耳。如將現有各獸畜牡牝之專字比較（表二），便知仍多同音異寫之字。如牡鹿曰麚，曰麌，音嘉，獼韻；牡豕曰豭，音讀與牡鹿同。牝鹿曰麀，音幽，此契文字獨存於許書者。但又有牝麕曰麜，音吝，與牝牛之牯，牝羊之羖，均音古。（羖或是牝羊，如是，此是造音，特牡牝之音互調，以分別二畜）牝牛又曰⿰牛舍，牝馬亦曰騇，此與牡羊羝音近）。他如上舉之特犆騭，牝牛之與牸之聲轉。由是可見，原只一字公用，紛岐數形从馬从牛从羊不等。說文均成專字，而數千年來，其同音異字之跡仍在也。所奇者音似出之鹿牡、鹿牝，而不由牛之牡牝二字出。羅以牡牝二字爲本，故難見其他畜之牡牝之字之同聲也。

至於契文原來之字，今日不見字書之故，并不費解。其原字或爲他字所代或則已失

用而廢也。由於後來造音造字，故即使原有⿰馬匕，亦已爲騭字所代，原有⿰羊匕字已成羖字，⿰豕土字亦變爲豭。大都去原來丄匕之音義兼有之符，而另以一毫不相關之字代之以爲聲符。明乎此種變遷，吾人隸定契文之，當可作牂或羭也。其字之得存者，如楊氏所舉之麀與其他各畜之牝，了無相涉，其獨存者殆因經文有之，賴詩而存。爾雅各獸名，正賴爾雅方存於今日，否則早不能見矣。

契文類此之字，尚有數例。如阱字，正文音符義符皆从井字。契文在此井符之外，有从隹、从鹿、从麋等文，今日字書只得一阱字，更無他文。契文諸字形雖互異，音義皆同，讀爲井，義爲阱，此異文同音之例也。又如网字，契文网下有鳥獸虎鹿等偏旁，而字皆不見之說文，所見亦未必皆是專字，或別有音讀假爲他義。契文各字則意義相同，皆讀如网，故网下有虎，未必便是網禽得虎。「⿱罒虎」二字只是「网虎」，并非「網鹿又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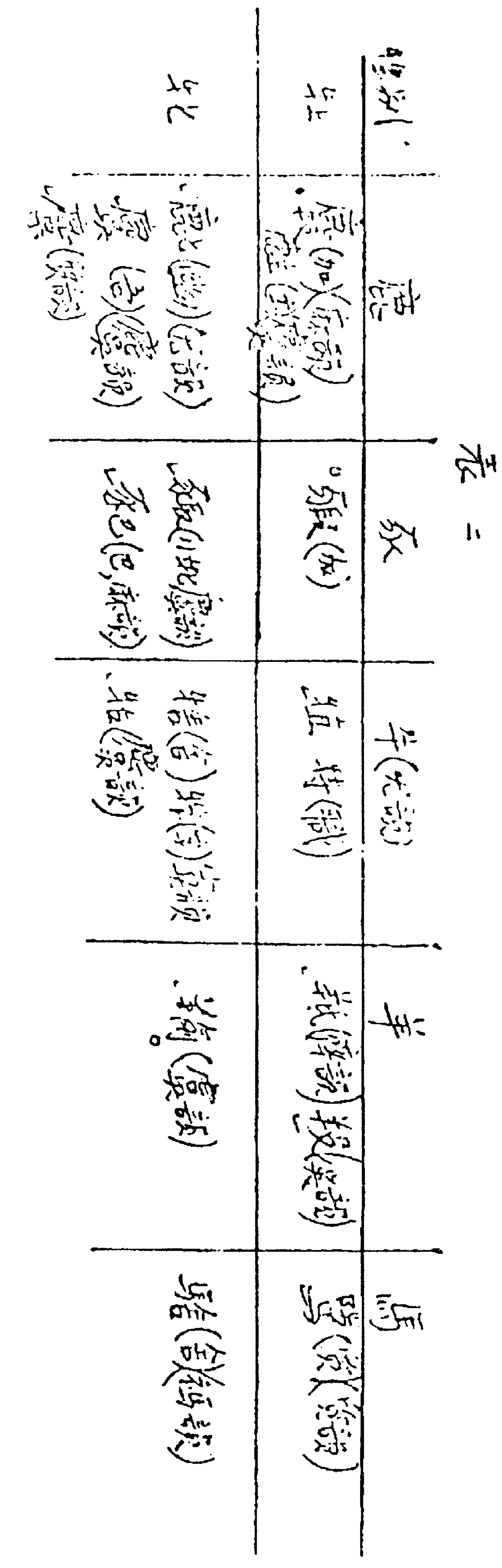
契文獸類字，又常假借作他意用，其假借程度亦有深淺之別。借形又借音者較之僅借音者不同。例如字契文用之指羊，從無例外。其用爲吉羊之羊者，字作、諸形，不一而足。要在示角形之二筆爲曲端，非羊字之突折也。此字酷似山羊或野羊之角形，殷人造此一字，明爲狀另一種羊之形，但仍緣羊字之音，却變其義，讀之爲祥，從不用爲獸名。此祥字借羊之音，借羊之形，但無羊之義。又如龍字，在卜辭爲人名，字當讀龍。其義本爲喉。借龍字爲音，而無龍義，所加之口乃是義符。字義與龍形亦無關係。前者借用之部份較多，假借之程度深，後者借音而已，尚有新加之口符，作喉字解，乃是新字非假借字也。卜辭用爲人名方是假借。如字之各部份皆爲義符，合爲一文，音則新生，應視爲會意字，非假借字也。故⿱罒虎與罹二字讀音如有不同，當視爲二字。疑皆會意，爲網獸之意也。

（註一）象形字之程度，亦可用以衡量事物之先後。殷人初製銅器，皆亟其象形之能事。如爵字、如鬲字，皆字如其形。殆當時金器之新型也。同時之鼎字却已成簡體，且假爲貞字用，故知殷有銅鼎，遠在有爵鬲也。又契文有一奇文，尚未有碻釋者，即字也。此象形字，狀鎛鏞之形。銅器鏞多是一柄。華盛頓博物院所藏之周鏞上具四環。鎛亦有三環，故余認此字爲鎛。其中之王田 等乃一般金器上之銘文。此字乃新穎金器初創之時之象形字也。余以爲此爲文丁賜季歷之賚器。卜辭有此字之辭，尾多云「叶王事」云云，乃令大臣以此賜周侯，令其叶王事爲牧正也。此乃「鎛周」非「寇周」「璞周」，意在獎賞也。

（註二）契辭田獵早期武丁時代偶見「獲豕」之記錄，晚期乙辛卜辭則未見有此記載。可知野豕偶或一見，以其形無異於家豕，故貞寫爲「豕」字耳。由此反證契文中所謂「封豕」之豕，當非吾人所謂之豕，必是另一稀見之獸也。商人畜馬，用以駕車，未聞騎行，契文亦無騎字。早期馬字，象形。後期貞辭中之馬字，便只是寫意而已。（例 602）不但馬字簡化，字彙亦有增加。馬殆由馬方而來，馬方之名亦只見於武丁卜辭。殷人以馬殉葬，但必亦是後期方有，如此，則殷代大墓，當係乙辛時代之墓葬。

表一　契文動物本從字之統計

今名	本字				從字（括號內者爲重文）		字數總計
	種類 色澤	性別	大小長幼	共計	字	共計	
牛	牛,[illegible]（[illegible]）	牡,[illegible],牝,[illegible]	[illegible]	10	[illegible],牢,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解	7	17
羊	羊,祥	[illegible] [illegible]		4	羌,宰,[illegible],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羞,	12	16
馬	馬,[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7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0	17
犬	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5	吠,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0	15
豕	豕,[illegible]	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8	[illegible],[illegible],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6	24
鹿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8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2	20
	以上家畜及鹿總計			42		67	109
野獸	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熊）象,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6	（從略）	26	42
傳說動物	龍			1	（從略）	10	11
獸類總計：				59		103	162
家禽及飛禽：雞,雉,鳳,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2	（從略）	24	36
水族：魚,[illegible],[illegible],黽,[illegible],[illegible],貝				7	（從略）	8	15
虫豸 [illegible],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它（[illegible]）				6	（從略）	6	12
以上鳥,虫,水族共計				25		38	63
動物總計				84		141	225


表二
性別
牡
牝
鹿
豕
牛
羊
馬

二、鹿與麞

1. 動物學上之鹿與麞（圖一）

今日動物學上之鹿凡十有九屬，謂之鹿科（Cervidae），其中小半不在中國。七屬見於美洲，二三屬見於中東，北極寒帶之馴鹿亦非殷人所能有。其餘各屬如梅花鹿（Axis），豬鹿（Hyelaphus），紅鹿（Rusa），沼鹿（Rucervus），日本鹿（Sika）等或可在中國出現。各屬近似眞鹿（Cervas），故有以上列者作爲一屬中之亞屬者。此外有吠鹿（Muntiacus muntjak），毛鹿（Elaphodus），及麋（Elaphurus davidiani）皆見於我國。以上之鹿皆有角。毛鹿我國有二，在滇康者曰（E. Cephalophus），在閩浙者爲上述之變種。吻鹿亦有二種，在川、粵、臺灣爲（M. reevesi），在浙江者爲（M. crinifrons）。麋原產東北，現似已絕跡。其中毛鹿之角極短，藏於茸毛之中，乍視之似無角也。無角之鹿只有一屬謂之水鹿（Hydropotes），乃中國特有。種名 H. inermis 者在長江流域下游及海外島嶼。紅鹿之一種（R. unicolor）亦見於我國滇暹之交。

鹿類除馴鹿外，均係雄者有角，雌者無角。毛鹿及水鹿前犬齒特長露於口外。

契文鹿字象形，狀角者有二三型，無角類只得一類。另一無角似鹿之字乃麞科一（Moschinae）。麞似鹿，無角，有臍香。犬齒亦露如毛鹿水鹿之狀，唯長可達口外三四英寸也。

鹿額前骨有突出之部，是謂骨基，即角之所自出。角生之長，此部充滿血管，輸血至此，角因得而生長。生長期中血管隨角上延，外生茸毛以爲防護。角長成之後，角基之生又生一層硬骨，環繞骨根。此角根之骨向內生長，壓縮角根之血管，終於使輸血之功能停止。茸毛即漸脫落，乾枯之血管亦隨之而蛻脫。角亦由此成老角，終至謝解。麀雖不生角，但骨基仍在。水鹿骨基向兩眼間延長，因而在目上成隆起有茸毛之眉形。毛鹿骨基向面下延直達鼻端。吠鹿雖亦有如斯之骨基，但有二歧之角，直向上指者也。

骨之主幹謂之棟，由基部上數，第一枝謂之額枝，第二枝謂之 bez，第三枝爲皇枝，依次皆有專名，最上之分歧謂之冠。眞鹿每角有五枝以上，契文所示者多爲三枝。且眞鹿分佈多在西亞歐洲，想非殷世所有。麋角由基部出幹，甚短分爲二額枝。前枝向上或略向前再分二歧。後歧向身後延，或分或不分歧。日本鹿額枝向上不分歧，但向後之枝則長，有三歧。梅花鹿身具斑紋爲其特徵，其角之額枝與幹幾成直交，角亦多歧。安南鹿，暹語謂之「大民」（Tha min）音如麟字，但未知暹語作何解也。其角枝彎曲如月，角之額枝頂向後指，後枝之頂卻向前指。以此形而論，極似引辭例中鹿之三之第一文（前三、三二、四）。豬鹿間或亦見零落斑點。其角額枝甚短，不歧。後枝長亦不歧。狀如羚羊而有長短不等之角者。紅鹿角亦三歧，但歧與幹均成銳角相交。此鹿爲上列古類中之最大者。吠鹿小而角亦簡，向後向上指分二歧。水鹿最小無角。就以上所述鹿之情狀，參閱圖一及契文引辭各文之形，便知殷人所見之鹿，當不出日本鹿、紅鹿、安南鹿、吠鹿、水鹿五種。皆今日分佈於中國南部及南方海外之鹿類也。幷無一北方之鹿與契文字之形相當。

2 契文所見之鹿字

契文所見之字形，見篇後所引辭例。本從字共二十餘文，其中顯然分爲有角無角二大類。其有角者又有三五種。其一作雙角，有三四歧；其一作獨角向上二分；其一額前枝向前。亦有角向後者長，向前者短之字，亦有身具斑點者。其無角者則有卝形物，皆示目形。

㈠第一類之鹿角分歧，多爲三出，與幹合爲四歧。示二角（引例一—一四）。契文

示獸類之字，恆多側視，故四足得二，二目見一。獨此鹿二角並示，殆有以別於下列之㈡㈢兩類之示獨角者也。按如文所示其角歧皆作銳角，不成直角，數只四出。惟此在文字寫法上，或并無成例，雖示四出亦不過形其大要，未必實數也。大都身上無紋點，引例中只有一字有點紋者（引例六）。有時有顯著分歧之尾，有時則只示短尾。足或二叉，或無叉。凡此未必皆是寫實。疑殷人所見之鹿，當不出紅鹿與日本鹿二種。紅鹿種類多，然見於西南各省及中南半島者，只是單色紅鹿一種（*Rusa unicolor*），其角巨大而尾短。引例之有點紋者，當是日本鹿（*Sika*）引例一〇—一一，二文（前六、四六、二・拾六、八・乙三二一二）其角略有不同，或又是一種。殷人未必有高度分類之知識，揆之情理，凡角形如樹枝者，皆以此文代表。前賢釋此字為鹿，當失之不遠。況紅鹿日本鹿、梅花鹿等，原可視為一屬，故通稱為鹿，亦未可厚非。此鹿當在日本鹿、紅鹿二者之中擇之，或兩者皆有也。

㈡引例鹿之二（一五—二一麃），前人均釋廌。此鹿無尾，或有短尾。角小向上指額枝不歧而短，後枝長而有二歧，恆作口張之狀，却少鹿目之形。前人泥於獨角之說，便附之解廌。契文此形乃極其標準之吠鹿之形狀也。（註二）

㈢引例鹿之三（二二—二五）有巨角。額枝向前頂向後彎如月者，安南鹿無疑。此鹿有二種：一為安南耳氏鹿（*R. eldi*），一為暹羅之大民鹿（*R. Schomburgkii*）。

上述㈡㈢兩類與眞鹿六屬之區別較大，而殷人果以二字形分別之，可見雖遠在二千數百年前，殷人觀察鹿類外形之能力，亦殊不惡。我國鹿類之字雖多，却未能有一字足以描述此二類鹿者。余由契文角形附會為隸之生字，呼此二類為「麃」便於行文而已。

㈣引例麋字下（二九—二九），為吾人習見之契文鹿類字，頭上有ㅠ形者。此彎形物或二或三。其作三數者，並非偶爾契寫之誤，因不止見於一文。就所見者統計，約什之四均有三彎。謂之為角，則獨角之外又添一三角之獸矣。契文眉字，目上作二，三彎者，正如此狀。且有作四彎者（後下三二、一八），彎與目且不相接。因悟此彎折之物，乃殷人用以狀眉毛，非畫角也。金文眉字亦同作斯形。

詩小雅：「居河之麋」，傳：「水草之交謂之麋」，爾雅釋水：「水草之交為湄」，此湄即麋。此獸習性居水草，因眉而命名，其形如鹿，故稱之為麋。意謂即水鹿也（*Hydropotes inermis*）。水鹿見於長江流域下游各省，習居水濱。亦善鳴。麋無角，而目上有骨基突起，復有茸毛，厥狀似眉，故从此而得名，謂之為麋。前述毛鹿尚有小角，然常不能見，亦有骨基突起如眉。故殷人之麋可能汎指水鹿、毛鹿二種也。

按麋前人多認為有角之獸，殆誤鹿為麋，不僅其字从鹿，一端而已。且因誤麈為麋之故也。麈為 *Elaphurus davidianus*。此屬僅存一種，乃由北京宮庭接種豢養於英國，經動物學家鑑定而識之為麈者也。此動物原誤稱麋。本出東北尋古塔，名麈，及至北京養於南苑。冬至日乾隆親巡，見麋角不解而麈角皆解，因改時憲書中「麋角解」之麋字為麈。故嚴章福說文校議議謂「今日之所謂麈，即說文之麋，今之所謂麋，即說文之麈，稱名互異，相沿已久。」乾隆與嚴氏均能由羣鹿之中認出 *Elaphurus* 之不同屬，而又因之獸出自東北，本名是麈，故能發見所謂麋乃是麈。又經動物學家鑑定，因確立麈即 *Elaphurus*，皆不易之見也。惜仍沿舊誤以麋而有角之鹿。竹葉亭記謂「麈即今之四不像，名靴鹿」。古今圖書集成有麋與鹿三圖，獨麋無角。細讀說文各家註釋，又皆以麋為大麕，麋或麕乃麞屬亦是無角者也。故乾隆所見之麋冬不解角，實是鹿，鹿角夏解者也。

余疑此麋指水鹿或毛鹿。按毛鹿似麞。麞又說是麃，有大猥毛，故急就篇顏注：「麋，大者曰麞。」又謂：「麋似鹿而大，目上有眉。」沓合毛鹿之狀。不只漢世誤麋為有角，今日動物辭典中，以麋為掌角鹿（*Alces*），誠荒謬之極。掌角鹿之角巨，如掌，扇形，又非中國所有。其角側視之或可認為獨角。頸下有囊，勉強牽扯，或可與麟相比。惟二者懸殊之甚，不甚驟謂其為一也。至謂之為麋眞風馬牛矣。

㈤麑屬（引例三〇—三一）。此契文無角無眉之獸形文也。文示目，故寘之鹿下。又前賢因知麀無角，遂以此為麀。或以為是幼鹿。非也。觀乎契文上述三鹿之分，麋鹿之別具見造字者之匠心。凡有牡牝之別，恆以羨符為之，以字旁加丄匕等文為識別之方。契文既有麀字，斷無別創新字以示牝鹿者。（如吾人審慎思索，便了解殷契一字一文之妙。如此麀字从皀，并不从鹿，見引例似鹿之屬一節第二文。只是指鹿形獸之牝者。）且如謂麀為鹿母，可知此無角無眉無耳之獸不是鹿矣。

此字示鹿形之目，乃似鹿之獸。猶凡示ㄗ形者均有口牙之利意義相同。此字少見。契文多在字下加聲義符號以作他字用，如麐、慶、麋、麇等。又因其形簡而又簡，往往同他獸形狀相類（參引例一二四—一二九獨角獸），有時便難確指為何。余據鹿下加禾之字為麇，認此形為麞屬獸，即今之 *Moschus* 也。究係何種則不知矣。又契文雨下加類似麞形者為靈（引例三三），故似麞形而足不分歧者應是貍字。雨字下之三小點狀雨

點者，又常爲貍字借去應用，作形（引例三五—三六），尤見殷人造字之苦心，不然此字（引例四八—四九）便釋爲鼠食米之形矣。

3.我國典籍中之鹿屬字

我國典籍中由說文爾雅起，二十八文重六文之鹿屬字，經各家展轉注釋，雖不免混淆，然條理亦甚可明白。契文之鹿、麋、麐，皆可一一分別列出。二者大致符合無異。惟契文只得數字，說文則有二十八文，可見人類知識增進加以旁采方音，益以通假，自殷及漢已一增七八倍矣。一物二三名亦屬常事。今將各字表列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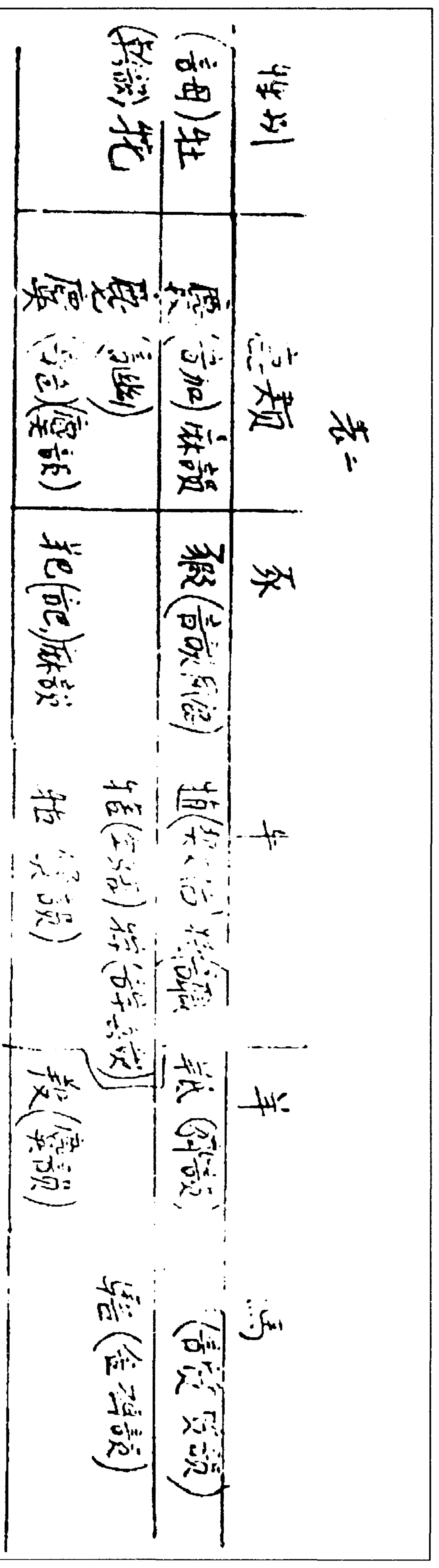
㈠鹿　有角夏至解　牡：麚（麚）　牝：麀、麀，　子：麛（麛）

釋獸以麔爲牝。有謂麑爲子，但後覽却是獅。

㈡麋　冬至解角，其角大（此應是麈）。急就篇顏注：「似鹿而大，目上有眉，因以爲名。爾雅書謂：麋角不解則兵不藏。」

牝：麎　大者曰麔，又謂牝爲麔，又謂是牡。

麔：大麋也。注：麋當作麇。



表二

性別	鹿類	豕	牛	羊	馬
（[illegible]）牡	麚（[illegible]）[illegible]	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牝	[illegible] 麀（[illegible]）（[illegible]）	豝（[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質職通。佳麻馬禡通。齊眞近可通。今字雌雄有聲音相通者，造音之跡宛然在焉。

（註一）目形紋所示者爲饕餮，貪獸也。呂氏春秋言饕餮等因其民畏鹿屬獸，語出山海經同。可見目形出自鹿目，不爲無稽。

（註二）鹿形具一角之麈字，孫原釋爲廌。唐蘭謂乃廌字。故原釋爲廌之字已不是廌字。解廌之名雖見說文，究爲何獸，則不知也。古代民族率多有奇獸傳說，均難考訂。其中獨角獸之說，尤爲普遍。歐洲王室徽記，以獨角獸象徵王權，猶我國以解廌象徵法治之意，誠巧合也。廌讀如豸，與阿拉伯傳說之獨角獸 Cazagonan 音近。似解廌故事乃出於西方傳入中國者也。契文象形應出實物。若實無此獸，何來其字？故余不能信契文中竟有廌字也。

㈢麢　麋屬似鹿而大一角（此誤見圖一及前釋）又名駝鹿，尾爲拂子。

㈣麇　音著，詩吉日傳云（麇又音戊謂爲麢牝或牡）因而作麢、麌、麐等字，後一字說文所無，聲轉也。楚語爲麀，即麃字，此因方音而異文也。大麃爲麐，此即麟字也。爾雅謂麐牛尾一角。諸家釋麟，對牛尾一角均無異辭。「齊人謂麢爲麞」一語見考工記是麢即麞。麞、麛、麃動物學上同科。而麃即麐異文同音，麐乃大麢，麐或作麐，又說文云麇，麞也。麃麞聲轉耳。故凡此各文，皆是麞科之獸，麟亦與焉。麢子曰麆，更無說。牝曰麌，疑即說文之麐，蜀都賦之麐，牡曰麌，說文所無。

說文其他从鹿之字之爲獸名者，尚有麢、麙，二者皆羚羊。前獸細角，後者又作羬，出甘肅月氏，今天山羊也。角彎屈向前，契文祥字之源也。

4.麒麟（駱）

麒麟本是二獸，說文麒，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麋字前人皆云應作麇。說文麟，大牝鹿也，又謂當作牡。玉篇謂是大麚，是牡鹿也。麟字即駱字異文。不知何時麒變爲麟，猶麇麐對換然。遂以麟爲「牛尾一角」之獸矣。因而郭璞注曰麒下「麋身牛尾一角」之辭，應屬麐字條下。又謂麒似麟而無角。家語「麐而角者，麟也。」故余將麟屬之麋類，如上節。

姑無論麒或麟有所謂一角。肉角之說乃荒誕之說。玩味各註釋便知原所謂肉角，乃角端有肉。此生理學上所不可能有者也。生角之組織，不能生肉。鹿角之生已如前節所述，斷無在角端生肉之理。附會爲仁獸，遂令後世釋者大作文章，科學幼苗，亦因之扼殺矣！余以爲所謂肉角，乃骨基之肉。麞屬之麂，便有突起之骨基形如角也。骨基初出之時上覆茸毛，軟柔似肉，或誤會以爲即角端之肉矣。

今麒麟並舉，董氏釋麟各字見（引例一二四—一二八及圖三），皆是目形，無角之麞也。有謂麒爲牝麟，又有謂麟爲麒子。猶言鳳凰牡牝之別。故余並置麒麟於麞科之中也。東人有附會契文（引例五二—五三）之字爲長頸鹿者，或以此爲麒麟，因便說麒麟

爲長頸鹿，更無無憾。（參閱下節從鹿之字㈢）

又鹿牝爲麐出釋獸，說文無此字，但有麐，疑二者一也。說文麐：麒之牝者。如此則應無角。郭璞在麒下注「似麟無角」四字，實不易之注也。如謂麋牝爲麐，則麋實非鹿屬而應列於麐屬或麒麟之屬矣。此亦可反證「古人誤麐爲麋」之說是也。

5. 古生物研究

楊鍾健德日進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羣報告出版迄今凡三十年矣。多爲人所引用。引用者似多據其中譯節要，未知有中譯之獸名與西文部份之拉丁命名不相符合。一再徵引，人云亦云，爲我國治學之大病。楊氏爲古生物專家，而非長於中文之考據者，其譯名有誤，西文則不誤也。故引用此報告，應讀原文，不應取之譯文也。

楊氏報告中之鹿類有三：

㈠ *Pseudaxis hortulorum* Sw.　（鹿）

㈡ *Hydropotes inermis* Sw.　（獐）

㈢ *Elaphurus menziesianus* Sow.　（梅氏四不像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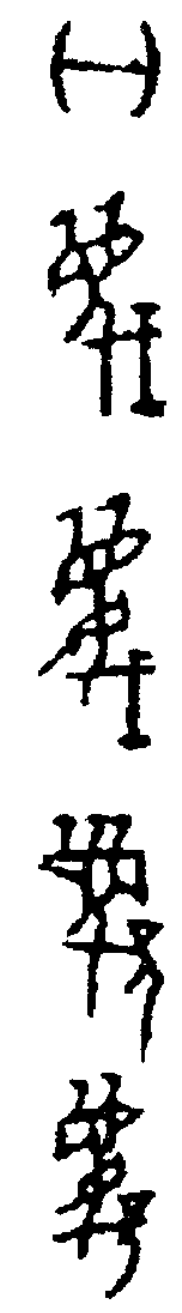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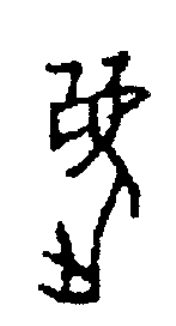
楊氏之第一類鹿，引用者有時用楊氏中文之梅花鹿。據拉丁原名梅花鹿乃 *Axis*，此「假梅花鹿」也。楊氏在西文中已指出此鹿近似 *sika*，卽本文引例鹿之一之日本鹿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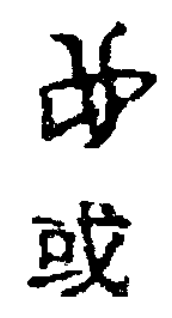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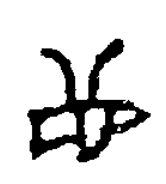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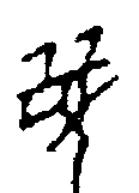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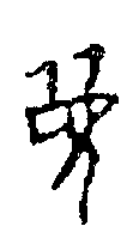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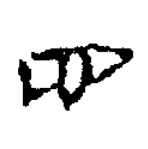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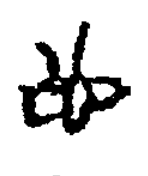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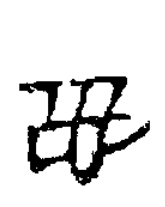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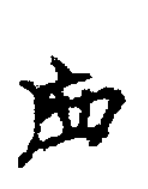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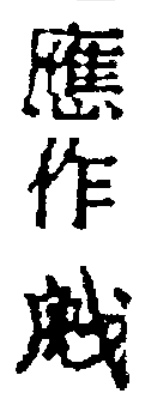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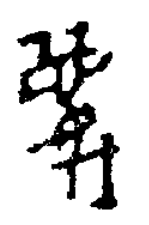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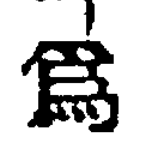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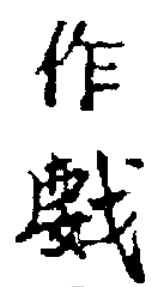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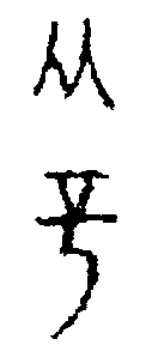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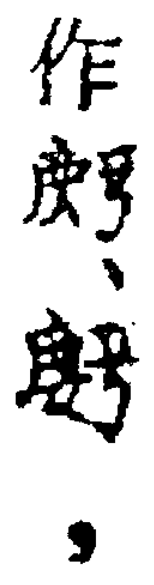
楊氏第㈢類之四不像鹿，據報告插圖乃是有角之鹿。四不像無角。楊氏未察誤用此名，殆又是以四不像爲麋也。按此類鹿拉丁原名赫然麋也。楊氏原文中亦曾言及此梅氏麋與大衛麋（北京宮庭種）之異同。如讀原文，斷不會仍寫「四不像鹿」也。按楊氏在此拉丁名下兼註二舊名，其一爲沼鹿（*Rucervus menziesianus*），二名皆 *Sowerby* 氏所訂，*Sowerby* 先認爲沼鹿，後改爲麋，楊氏從之。余此文中第三種鹿謂之安南沼鹿或暹羅大民鹿，卽楊氏之梅氏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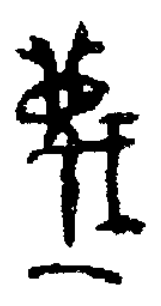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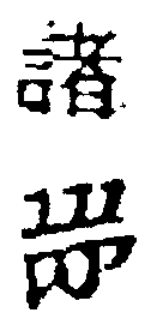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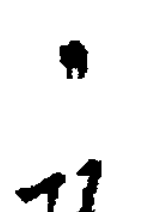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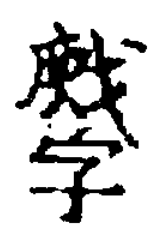
楊氏第二類之獐，中譯完全誤謬。觀其原拉丁命名，應是水鹿。不但同屬而且同種，乃吾人隸定之麋也。楊氏且謂化石有淚凹，故非麟鹿。觀此知楊氏欲分鹿科麟科，意謂此化石仍是鹿科不是麟科（卽麞科），不幸却將麞字用以名鹿，鹿字用以名麟。引用之人不察究竟，一再言獐，豈非大謬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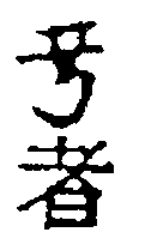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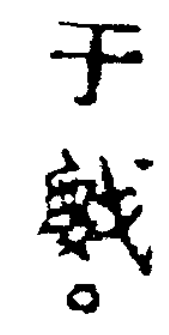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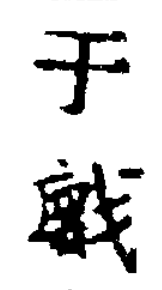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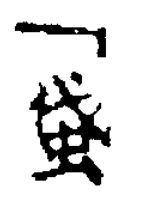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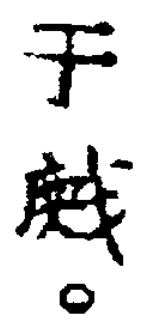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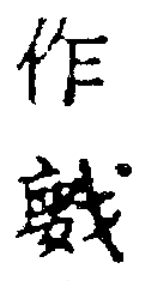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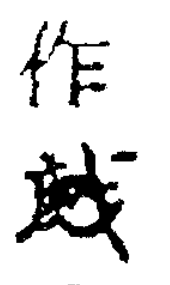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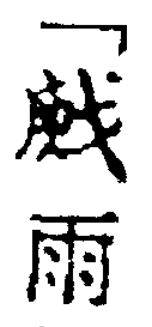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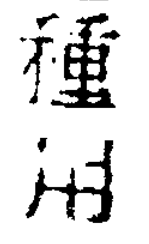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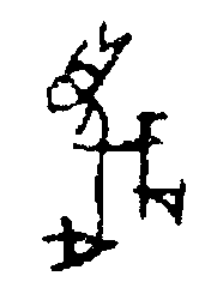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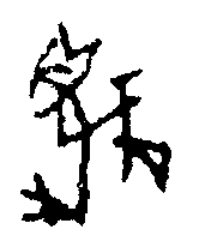
由上述楊氏鑑定化石而名之三種鹿，與吾人由契文所定之三類完全相同。又由陳夢家所引之化石統計，家畜與上述之三類鹿，均爲出土骨數之多名。麋且特多，與吾人由文字本從字數多寡之分析，結論相同，可知上述各契文字之認定無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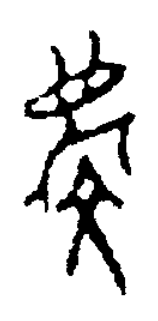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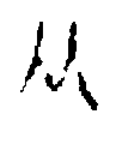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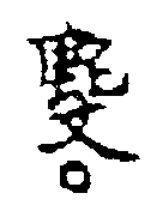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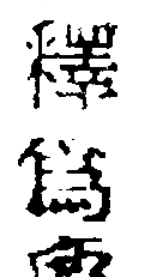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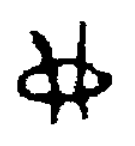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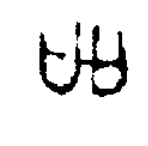
6. 從鹿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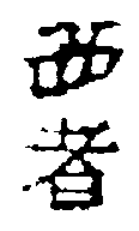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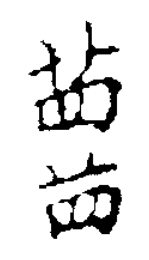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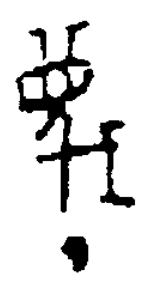
㈠  附 （藏一〇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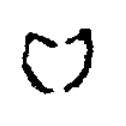
此四字（引例三八—四三）近似前釋爲麋之鹿類字，頭上之眉或二折或三折，此字亦然。知其仍由眉取聲，非从  或  也（註三）。前賢隸定作蔑，誤。說文蔑，从苜从戍，此字不是从苜。契文另有人名子  當讀子眉，故知此字从戈  聲也。研究从  从  各契文及金文之隸定情形（表二）知字之作  者，隸定應作 ，歸之鹿部，如麋字便是其例。其他作眉字寫之字，均取眉聲，而分別歸之所从之部首。如湄在水部，郿在邑部，媚在女部之例也。此字如不在人部，當在戈部，隸定應作 。其字作  者，如認  爲女，當寫作 。其从  者應分別作 ，均說文所無者也。

此字酷似金文 （蔑）字，雖只字首筆劃彎折略異，但衡諸  爲眉， 爲苗之例，不能認爲爲蔑也。余之所以斤斤者，蓋因由蔑字出發之通假，便與由  字出發之通假不同矣。

字在卜辭用爲人名，从戈與从  者，似仍爲一人。作人作女者亦是一字。前一、五二、三辭云：「伐于黃尹，亦㞢于 。」後上九、五：「貞㞢于岳貞㞢于 。」續一、四七、五云：「 于黃尹亦㞢于 。」前後二辭重出，一字作 ，一則作 ，因知是一人也。陳夢家說爲殷舊臣。比於伊尹。此字亦用爲雨之形容詞如「 雨」。此種用法與  字無分別，至於契文何以作二形則待異文釋之。（契文另有  字則用爲人名，不是  字也。）藏一〇〇·二之字形似人，實爲麟字乃地名也。（引例四三·附錄三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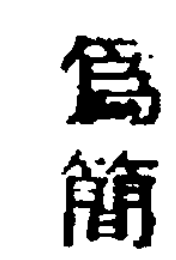
㈡ 。　此字（引例四四）釋麒，釋麐均未碻。字形似不从 。釋麒誤。李孝定認金文借用此字爲麐，故釋作 。說文所無。或云从麐省，或釋爲 。按字出前四、四七、三，同辭有駁駮等名，疑此亦馬名，或是駁字，意卽紋身之馬也。按  頭既非鹿非髮，非龍，却近麥字。契文間或有馬字漫漶作  形者，但作此狀者尚未見及，姑定爲駁。卜辭中別有麐字，見後上一一、二，中之心形例作。（註四）

（註三）一般从  者可隸爲 。此从羊頭不是鹿首。甲八八三戚作 ，頭上眉等相背，殆偶訛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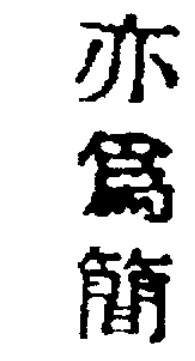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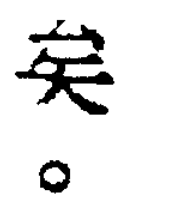
（註四）契文从心之字少見，余記有  言一字，惜失記出處，未能引以爲說。（似在乙編中）

二、牛羊豕犬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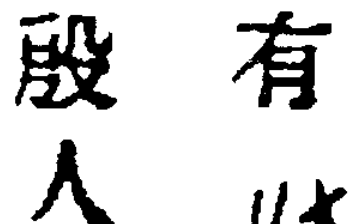
1各畜之正文（圖二）

牛字（）爲簡化意象字。示二角二耳，正面頭形，不及牛身。牛及从牛之字，在獸類字中，最爲豐富。其原因乃在牛爲先公時主要牲畜，及至後世，又多用爲祀祭。契文對牛的長幼皮色均有專字，牛祭乃是大禮，故所有文字中幾全部以祭爲中心，如牢、⿰牜垂、⿰牜戠、⿰牜隻、⿰牜冏等字，大都根據祭祀性質，隆重之程度，而異用某種牛。及牛之某特殊部份也（如⿰牜甫）。字中只有犁字，似可認爲農業之徵。然卽此一字，卜辭亦不過用以指牛之色澤，而非耕犁之意。契文又有⿱勿犬、⿰勿馬等字，亦難說是犁耕，因以犬馬拖載之攜，正作此形，今日北美之 *Eskimo*，昔之印第安人均有之，亦以犬拽也。

契文中从牛之字，如示牛之年齡者，今文中無之。今文从牛之字契文亦多不見，可知牛之用法今古有別。然牡牝物三字从牛，而通用以稱諸獸。殷人祭牛亦爲禮之隆重者，故知殷人之畜類以牛爲主畜也。殷牛大致只是一種。亦有水牛，但契文却未見有分別也。楊鍾健報告中之牛有扭曲之角，訂爲 *Bos exiguus Mats.*，但疑其或非家畜，殆殷牛有異於今牛之處也。水牛名聖水牛 *Bubalus mephistopheles Hopw* ，與今非利濱東南亞者近。在第蓬蒂紀已有。

羊字（）亦爲簡化字，示面形及其二角而已。契文从羊之字不多，蓋羊產於殷畿之外，於祭祀之用次於牛也。所用有關祭祀之字，只得一羋字而已。殷羊楊氏定名 *Ovis Shangi* 乃新種；亦絕種也。楊氏古生物羣中有山羊，角幾與眼垂直，未有定名。畜羊之人以山羊爲羊羣之首，殷人必有山羊無疑。惟在文字上似無分別，有則定是吾人讀爲羌字之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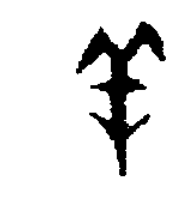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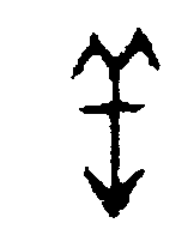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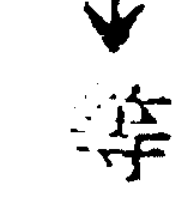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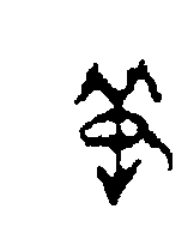
豕犬二畜均爲農耕社會所有。犬亦用於獵，故犬之爲家畜，必早於他獸。二字在契文中亦只狀輪廓。圖二所示豕犬各字，不甚有分別。大致腹下垂者爲豕，直予者爲犬，尾上卷者，皆認是犬，其下垂者爲豕。犬字有時亦示口形，豕則無之。字加矢者爲彘，（圖二豕一〇—一二）豕下有橫者、有直著各爲豕豭等字。雖然有時亦難以上例衡之。獵獸用犬，而逐字从豕之，可知犬豕之難辨，古人亦所不免者也。據楊氏報告，當日之犬與今日犬種相同。當時之豬則爲變種，不似今日北方所有者而與今非利濱之 *Vittatus* 接近，或因畜養之故成爲此種之新變種。化石中尚有另一豬骨，楊氏未能定名，但知殷世可能有兩種豬，此在契文似爲豕彘之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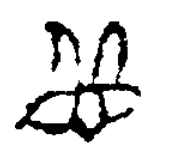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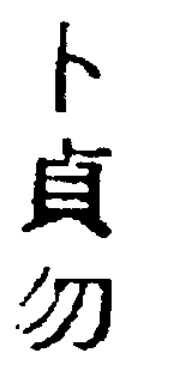
圖三19鄴三五．一之文頭有二物口部有牙，當是狼字，契文又別有字。二辭殘缺未能比較孰是獸名孰非也。其頭又似驢。驢在周秦之世始入中國，殷人卽或先此見之，未必知之爲驢，因狀其形如此（註五）。有口牙有頭角之獸例非豕類，此字不是豕字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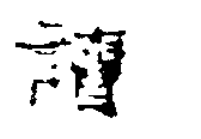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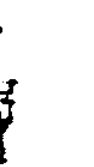
契文之馬分類亦多，（引例六〇—七二）各字亦多說文所無。殷人馬用爲駕車之獸，與今人用馬之方式無別。馬字皆狀其頭，具目，背有毛形爲其特徵。亦有紋斑者，（圖二馬）。粹一二〇辭云：「卜貞其又三匚母，馬。」郭氏釋馬爲尨字。又四三〇辭云：「丙寅卜又伐于司，絅卅羌卯卅馬。」郭釋馬爲豕。此二馬字不甚標準，然頭部較豕字多一筆，背有毛，釋馬較妥。卜辭馬祭之辭少見，或卽因字之不明誤馬爲豕歟？殷人武丁時代馬只言馬，方國有馬方卽馬之自來處。降至殷末始有多種之馬名，字亦增多，可見殷人畜馬最遲。（引例六〇—七二）殷人馬殉，化石中馬骨亦少。楊氏所見者，則與今日之馬種無異。

2从字

从牛羊馬豕犬之字較易識別，讀者亦可參閱李孝定集釋所列者。今就其中一二較有興趣之字說之如下：

㈠祥。　契文羊字作等形。其異於此者如乃是獵取之義，象以繩套頸，殆今日所謂 *Rodeo* 式也，此尚與本字相同，只多繩套而已。但爲說文所無。此種獵取方式，雖盛行於畜牧社會，業農之人，未必便有，因之字亦見廢也。另一羊字，角成曲線，頭部之狀如三角形，或則加目，甚至變爲臣，實皆用爲祥字（引例九六—一一三）。此結論前人早已言之。所不同者認借羊字爲祥也（引例七三—八三）。

金祖同分析用「祥」字之辭爲三類：一曰勿祥，二曰不祥，三曰其祥。勿祥包括弗祥。卜辭用此辭者最多，約佔百分之八十有奇。稱不祥者，如貞帚妌皁雨等事約有百分之十五，其祥之用甚少。亦有弜祥，乃允辭耳。金氏謂各辭用法不同。想卜辭既多爲祭祀之辭，所見各辭十九皆見於祭事辭中，未必便專用於祭祀也。「不祥」亦并非專爲征伐，如「帚妌不祥」。勿祥亦非限於祭事，如「壬戌弗其凡，勿祥」（乙二五七五）又有數字亦應釋祥，如乙九〇九六之「甲宰卜扶」，後下二八．五之「卜貞勿今于一，皆是祥字。（前字在李集釋存疑篇，後字在眉字條下，見後說。）（註六）

祥之讀祥與之讀羌理同。皆從羊字得聲，亦得義也。祥字原狀羊形，乃野

羊之類，近似地中海之 mouflon 羊。今日中國新疆之羱或羬 Ovis ammon 或 mus. mon 亦復類似。山海經注月氏之羊，曰羬羊，說文之䍼也，讀音訛爲「針」字，本音咸。疑即此類巨彎角之野羊也。當殷之世而在甘肅境內（見西山經）故可能出自羌方。

卜辭祥字見於武丁至祖甲之卜辭。貞人如㱿、宆、爭、亘、扶、自皆此時人也。不見有晚期貞人名。其無貞卜人名之辭，有卜王辭亦是祖甲時。其餘如祭父乙、父辛，就字形、字彙，等等無一非早期之辭，故此祥字，後期不同。其故則不知也。

(二) □、□、□、□、□。

此數字李氏集釋分別作眻、眉、萑、雚四字。萑爲雚之省。

①集釋眻字條下只列佚二七六辭爲例（引例七三）。此辭之「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延□伐眻日隹啟。」說者以「眻日」爲一詞，謂之通暘，乃中午也。按小采爲夕，更不能繼以中午。此辭只言壬戌問雨？允在小采之際大雨。因此「延伐」「祥」隹啟，表示殷人對大雨望晴之處置，果轉晴也。眻日二字連用，亦見於綴七八之長辭，及乙三二、乙四七八，後者得祥日二字不能斷其何意。乙三二辭曰：「祥。日大啟，昃亦雨自北。」譯爲今語便是「好。天晴。不過下午仍下了點雨。」亦難便說是「祥日」爲日間中午專名也。綴七八之辭大意爲「貞旬」旬內可能日日下雨，至於九日辛未大采（即早上）「各云自北」，又有「大風拂雲砍雨」。晦（想係雲暗天陰，雨斷止之意。）祥。日……日字之下缺文，想必便是隹啟之類字眼也。此祥日之祥寫法與上引二辭不同。上二辭作□从羊从目，此辭則作□从羊从二目。从二目之字見於前四．五〇．二，云「王貞祥，令人……」，明一九一六「弗祥」，前四．一七．一「勿祥」，均是祥字，不是「眻日」之意。各辭之字比較，綴七八者少一短橫，作□。差異甚微。如謂□是□，而□非□，則余不敢贊同者也。其他辭之祥字作□形者，比比皆是。故吾人應視□爲□之繁。□□爲一字異寫，眻之作別釋實無必要，亦不必以之通「暘」，方可解釋上舉諸辭也。

②□字爲祥，無誤。但□字亦爲祥，則未有前說也（引例八五—八六）。李集釋置此字於眉字條下。按眉字目上之毛應向一方彎折如□，其中分背向彎折者不是眉形。前六．五〇．六之字，余所有之拓本不清，但據葉氏釋文及李氏書抄錄作□當不致誤。此形均是祥字，見附錄卜辭例中，何以不識。想必葉氏誤將前六．五〇．六之辭讀錯也。葉氏讀此辭由右而左，橫讀，猶倒讀英文也，甚爲奇怪。此辭仍是上下讀，辭云「□丑內貞祥庚氏王鮪」（註七），卜日想必是己丑也。後下二八．五之□，辭爲「勿眉」不甚可解，反之「勿祥」則司空見慣者也。由此類推，契文中□，□形之字尚有，多不識其碻釋，殆因認其爲眉形，而未知其乃羊形也。

金文器物上之饕餮有二基本形態即从□从目是也。饕餮殆是羊形。嘗見目上之彎形，有角上之紋□，知是角而非眉也。又此二角亦作□進而簡易成□形。沚戠之戠字所出在此，乃是□，宜乎聚訟至今，未得碻釋也。前人咸認𦣻爲首，遂有馘首之釋。今知𦣻乃祥字或饕餮之符號，此人名又當別釋矣（註八）。或即羬字亦未可知（見附錄）。

③□、□二字从羊从隹。其作□形者，直是祥字之訛。故李氏集釋（引例九一—九九．李二〇一、一二九七、一三〇三頁）中列之萑雚二字，原是祥隹二字之合文。（萑从艸隹聲。雈从隹从□乃鳥名，或即甲二九〇四之「羊鳥」。二字本是一字。前人多視卜辭語氣作訓，或釋爲觀，或假爲飌，亦有直是地名者。如以祥隹，隹祥之意讀李氏所舉各辭皆可通讀，只一意便足，毋須通假。甚至地名亦無之矣！（此說隹祥稍涉玄想，但因見前賢各釋多勉強可通者，因生疑而有是釋也。）

（註六）□　乙九〇九六　甲申卜扶：祥

□　後下一二．一六　王羖羊　（此以繩索擒羊之狀，周官魰人爲魚官，此字隸應作羖或敉也。敉古養字，豈非王養羊乎！當時只用作擒羊之狀，亦所謂游田之一類而已。

□　後下二八．五　卜貞勿祥。今（令？）

（註七）見另文釋魚。鰲乃鮪。鱣科（Sciaenidae）之 Sciaena schlegeli 也。又稱石首魚，俗名黃魚。黃字乃鰉字之訛。此魚與美洲之 Menticirrhus 同屬鱣魚一類。英名謂之皇魚（king-fish）何其巧合耶！周官天官漁人於春獻鮪于王，辭爲「春獻王鮪」，與卜辭「庚氏王鮪」如出一轍。（辭中王字下橫漫患，故形如大字，勿誤爲大也。）

（註八）日人林太輔釋此字爲馘，字从首，或亦从耳。此□字明是从目，非一字也。且或契文作□，此只作□不能驟謂爲即□字也。謂之爲羬或尚勉強可通。又沚字所从之□在□字中作□與作□同意（□），此亦甚

饒興味，待考者也。辭例如爭貞叀白出丘罠罘（字殘）（前六・三五・五）多沚（前六・三六・一）。玆乎，乎吹罠（前六・三五・六）。

〔註五〕呂氏春秋愛士篇：「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

詩魯頌：「有驒有駱」

史記匈奴傳：「騊駼驒騱」說文釋驒騱爲野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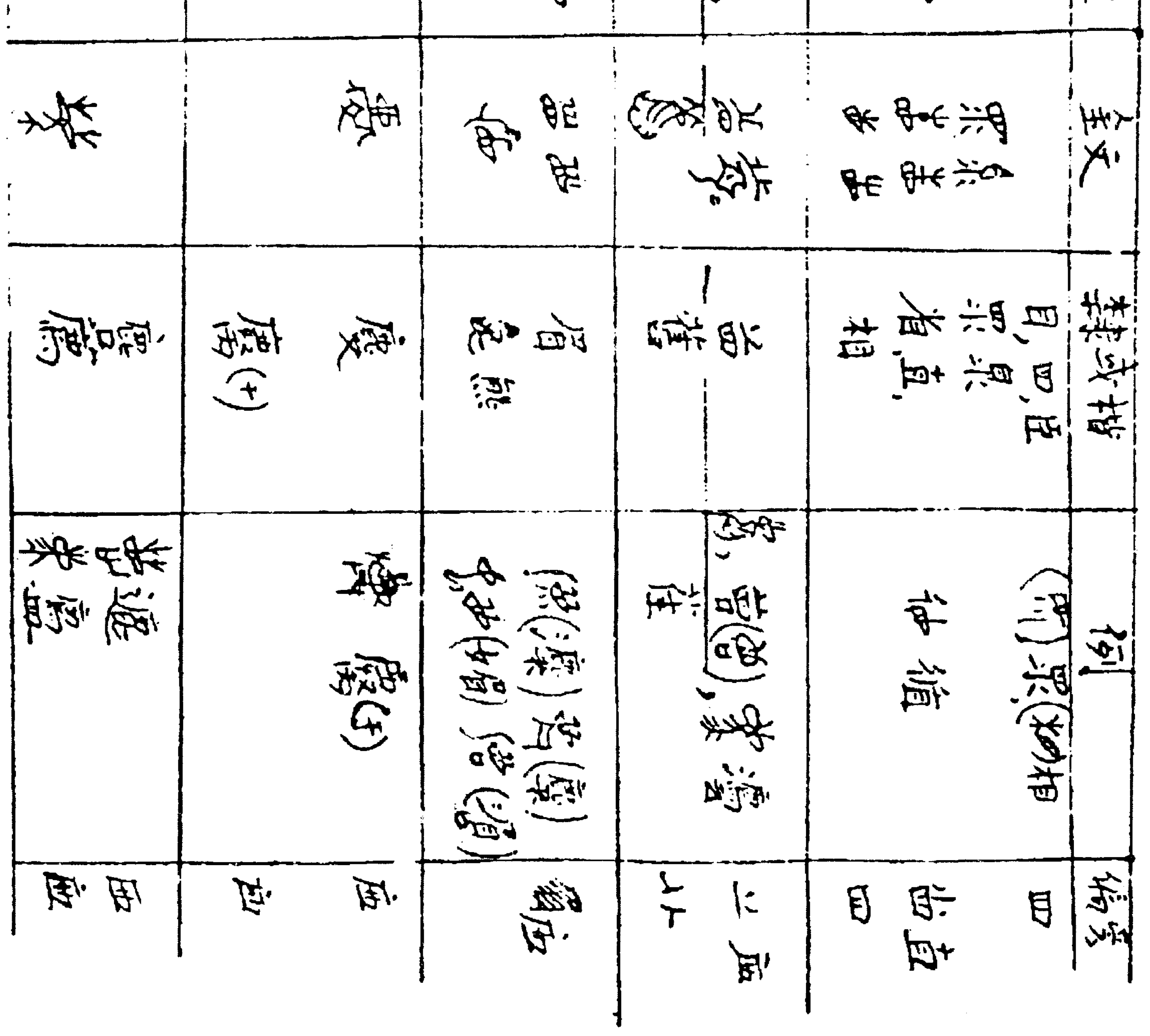
漢書司馬相如傳：「蛩蛩驒騱」註：「駏驉類也」。

史記匈奴傳：「橐駝駃騠銜尾入塞」。

馬、驢有白色者，故騾之有白色不足怪也。中國有驢不知起於何時，上舉諸條中趙簡子既已有騾，是驢必在周初已入中國矣。可疑者史記匈奴傳所舉之驒騱，讀如英語之Donkey，驢也。而相如傳註之「駏驉」，卽駏驢，又卽駏蛩。爾雅「邛邛岠虛」孔叢子蛩爲駏驢二獸所善，之另一獸名。張揖注釋，更失其眞。

如驒騱爲驢，漢世尙引以爲奇畜，趙簡子又安得有騾？且史記、上林賦中均稱駃騠，不云騾也。是驢騾二字後起於漢。反證呂氏春秋之成書年代矣。

表二　隸定之例



（三）薶，契文瘞牛爲薶。羅振玉云：「象掘地及泉實牛於中」，與字字字或且同義。按契文凵凵諸形，並可釋阱（井）（參後釋阱字節），亦有沉陷之義。其中小點未必便是水跡，或只示獸陷穽中跳躍揚塵之狀。安得便眞是薶字？且凵中不只陷獸，亦有在其中之文，「共儒」視之如獲至寶，謂爲殉葬矣。其不可通之甚也。

此凵形象下陷之地可，又用爲皿之象形。乙二八〇三「貞令旱三百射。」者定非埋羊，似爲烹羊於皿中也。字與乙八九三五「甲子卜叀羊囗」同意而省。故之類實於皿中，有或無水點，大都是烹字之意，亦有只烹獸首者，如字，故未必皆是埋也。且釋甬，又釋皿，故羊在皿上亦可能成盖字矣。

，出象足在戶外或應指在戶內，凵實象門檻（坎），是斷非埋足也。諸从人女母之字，最多只是失足跌傷之類，釋之爲埋，便成奴隸矣。故乙八八六〇「丁丑卜子啓亡禍」？只是貞問子啓跌傷禍福而已。又或釋爲子啓誤落獸阱，當更爲嚴重。釋葬釋埋跡近牽附。遺珠三四「丙申卜王貞勿祥于門，辛丑用」此顯爲出門不利也。反證余說，此不可能是「埋」字也。

由上所述从凵之字，當個別釋訓：野獸形文下有凵者當釋阱。家畜之有凵形者，殺牲爲祭，或可謂是埋祭。人而下有凵者，應作失足論。既釋舀，則凡从从等均釋舀爲佳。

（四）羌（山羊），此字通釋羌。余竊疑之，或未必盡指羌人也。字亦作、、、等形。偶有繩套牛之狀。殷人用羌爲犧，俘羌用爲犧有百數十人者。卜辭及羌字時之動詞，有追獲、執、孚、臣、出、用、卯、伐、曹、波、卯、刞、俎、殛、戕、𥃩等，無一不从惡意出。如羌果是人，殷人之遇羌可謂殘酷之至矣。詳見李氏集釋。

京津（即新）二二四五辭，胡厚宣釋爲「羌叶朕事」。大誤。此辭下殘，似應讀「壬戌卜王，姜門叶朕事三月」。一否則以殷人視羌如豕犬，而能叶王事，誠大革命矣！胡氏之釋是偶爾疏處，抑憑臆而爭，則不可知矣。惟曲解字爲羌，則不可不於此說之。此字殘。就形視之可爲姜、晦等字之漫患者，但以余度之，殆仍是祥字。叶朕事之人名在缺文之處，非此字也。粹一九〇之辭，郭氏釋羌「百羌卯十牢」後人沿引，似更未有所疑也。余細讀拓本，似覺原辭中釋文有誤，應作「內卜羽甲寅酒卒卯十犬、十羌、

百牝，卯十牢」郭之「大甲」拓本爲「[illegible]丨」乃「犬[illegible]」二字，「[illegible]」二羌字不同，前是「羌」後是「牝」，百字疑是白，然無關重要，白牝、百牝皆可。余所據者爲拓本，故存疑於此。

三、虎類動物

1 獅虎豹貓之屬（引例一〇〇—一一〇・圖三）

野獸中獅、虎、豹、貓原爲一屬，即 *Felis* 是。今分爲二，一爲豹屬（*Panthera*）包括獅（*P. leo*）、虎（*P. tigris*）及豹（*P. pardus*），一爲貓屬（*Felis*）。獅頭有長毛，身無斑紋。虎豹無頸毛，但有斑紋。虎紋恆成線條型式，豹紋則盡爲圈格。豹種甚多，吾人所謂之金錢豹乃是 *P. onca*，其生於雪地者爲 *P. uncia*。中國多豹少虎，甚少野貓之類。印度孟加拉有野貓名 *Felis bengalensis* 者，其身特有豹型斑點，惟體小耳。楊氏化石定名在三十年前，上列貓豹二屬當時并稱貓屬。化石之虎豹亦與今日者無別。

契文中認爲虎字者皆身有紋理，且多狀張口利齒，背有彎折。非獅可知。其紋理多爲線條，當是眞正之虎字。其紋理爲圈格狀者，應認爲豹（圖三・一—二）。虎睛上有白茸毛，乍視之成圓而大之眼，此契文虎字，目特著之故也。然契文虎字遠多於豹字。想當時氣候略溫於今日，虎又宜於沼澤草原之區之故也。

契文虎字以頭部爲其標識，各以虍之字所从之 [illegible] 形是也。此頗西文字母之A字，一見便知。簡寫之即以虎頭代表。亦見有似角狀物者，如拾六・一三之 [illegible]，如非偶然，則此角虎乃虒也。契文另有虎頭加冠形之字如 [illegible]，身部無甚紋理（李孝定頁三四七作龍），竊疑或是獅之象形。（又見乙八五一九）。又虎頭有大有小，乙二九〇八其大者也（例一三三），前四・四四・六所見者大而頂圓。雖虎面型頭型較雜虎爲小，然契文未必便照此分別也。

殷世有虎，契文虎字作獸名用（京津一四五五隻虎），亦有人名、地名從之而出。又捕虎用網。李氏集釋中四七〇七—八兩頁待考字中，固有網虎之字在。字作 [illegible]，曾簋（乙二〇〇〇）簡化爲 [illegible]（見乙二二六六・二八五〇・二八六九・四九九六・五〇二七・五二一五三），又乙二八五七作 [illegible] 形者，亦見佚九三五，殆以虎首置皿中，以之爲祭也。不知是否爲𧇊字也。從虍之字，與獸無關，其中之 [illegible]（引例一三八）疑是貓字，就是牝虎，其餘則多爲專名。人或地之稱呼也。

殷人或未必便有獅虎豹之別，故雖各狀其形，字則似仍爲一字。今日文字中之獅、豹、貓等字，或是後起之字，此與从网从阱等字之源如出一轍者也。惟余屢見有俟虎之名（引例一一一—一一四）於契辭中者，皆作有圈之虎，如續存六六七，前四・四五・一、四・四四・六、六・二五・七、七・三一・四，藏一〇〇・四，皆如是。殷人如無豹字，則有用圈虎示人名之意，紋虎示獸名之有別也。

屯乙三一六「丙子卜吋網隻，七月。癸亥卜虎其網執，九月。」此二辭對貞，隻二字音近義同。吋虎二字似爲一字異寫，否則便是二人。按 [illegible] 李釋𧇖（新二四四五頁二四九二），如吋爲𧇖之漫漶者，則此二貞辭𧇖、虎相對，𧇖亦人名也。如按契辭重文之義視之，此吋殆即唬字，加口與否契字常有，無關重要者也（註九）。又乙綴二一一「貞我馬㞢虎不隹囚。貞我馬㞢虎隹囚。」二虎字義不甚明白，豈以馬祭虎耶？虎人耶獸耶？

上述疑爲獅之字（例一〇二）身上固有虎紋，亦有但作點線者。其字李氏集釋置於𧇊字條下（見藏六二・三）（圖三・七），字象虎而有冠形物於首。按此冠形在鳳字中象頭部之翎，故余疑此虎形獸首有毛冠者，非獅莫屬也。殷世獲獅之事，未見卜辭，有此字時多作人名用，且前後多字均大部出之一事多卜之辭，殷綴七七辭云：「丁酉卜自冂丁酉至於乍……丁酉卜自自丁酉至於辛丑獅不其山，允不。回未獅不其山，允不。丁巳卜自自丁至于辛酉獅不其山，允不。丁巳卜自自丁至於辛酉獅不山，十一月。」此中之山字不識，故難揣其意。山字从月从口，饒宗頤釋爲从夕从丮，隸定應爲夙，而饒氏强作爲夙，通之爲夙，非也。契文別有夙字，其字李氏作夙。按凡不能爲丮，況曰形又可能爲井爲口之變者也。卜辭別有人名曰子山，吉字有時亦寫成山，又有山字亦作山（續存下二五一・二八六）又稱多山（乙八八九二），如釋此字爲吉可通。如釋爲叶（安恰協和之意）似亦可通。（註十）但未知山是否即山字也。楊鍾健由化石研究知殷世有虎豹。他有爪牙之利者如貛貍等。所見又有貘，最爲重要。此獸（*Tapirus indicus*）今日在南美、南洋，不見於我國。在第三紀之末第四紀初化石中亦有貘，故我國原有此物。又南來之獸如牛、水牛、豬、鹿、象等等，可見當時氣候與今世不同顯明之甚。學者往往遲疑，乃心理上之慣性作祟也。

（註九）按此吋字如以从口从戈，當是戉字。如謂从口从句，當成呴字。余以二辭相比，故以爲仍是虎字，未必便正確無誤也。

（註十）乙四二「丁卯卜自于辛酉狮不，十月。卜（叶）帝獅十月。」又乙一〇二「囗又其。」爲吉爲叶似皆可通。續存下二五一「乙卯卜由吳令从組受。」二八六「癸丑卜爭貞，今春商級舟。」（舟似應爲受字之缺殘者）。

2 貔（引例一一九—一二三）

貔，豹屬，說文有之。爾雅白狐也。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方言謂狸，又別名貔。字讀如枇，異寫爲豼。集韻：狸子也。古人用貔皮爲征衣，當非狐皮，貔皮厚也。黃帝與炎帝戰「教熊羆貔貅貙虎」頭皆猛獸，當非狐可知。狸爲犬屬，不與虎豹同。惟今日美洲山貓，雖亦是狸，凶惡則不亞於虎豹。惟狸有狼尾，貔尾不同。狸穴居晝伏，殷人田獵多在日間爲之，所獲當非狸也。古人或混狸子之豼爲貔，蓋音同也。

契文字頭上一彎，具獸之身而虎尾。今以獸形之身作豸偏旁是爲此，字上部之中相當於囟，猶之爲凶也。知字是貔。卜辭用爲獸名，獵獲之數不過二三（引例一二五—一二六）。唐蘭釋兕謂引例辭中，位居犬後雉前，當非巨獸。此揣想古人之意未必盡合。蓋辭中隻犬多於獲貔，二者皆獸，故依多寡而敘述之，次方及禽鳥也。今日吾人習言「鳥獸」鳥居獸前，未必獸便小，亦未必便非虎豹也。且犬可隻十，兕只獲三，亦可茲疑者也。唐氏謂逸字从㲋，金文偏旁作形絕相類。故以契文此字爲兕，然契文逸字偏旁之兕如李書所舉者均作形。殆饕形獸也。許氏以逸从兕，「兕浚訑善逃」乃據非契文字而言。饕亦善逃，其速度不亞於兕，未可以逸爲兕止也。李氏釋爲兕（集釋三〇八三）亦非此形。又李書引例兕字條下，多有他獸在。如前六・四九・六，中六二二，皆所謂之獨角獸形。後上一四・一〇之則類先公夔形，乙九一八之則足分二歧，頭尖，亦與逸字之形不類。契文之逸果是从兕，則此字非兕字可知。如此字爲兕，則契文逸字幷不从兕。惟逸字雖不从兕，此字亦未必便是兕也。

契文藏四五・三辭云：「其鹿十兀弗囗」，仍是逐字，（兀應釋元，惟按釋辭意似兕字之訛）不是逸字。故契文是否有逸字，尚待研究者也。

此字又常作陽中之別名。前人因隸爲兕甲（十），復又改爲夆甲。陽甲名又有作虎甲、象甲。虎、象二字均正確無誤，故同一人名而有數異稱。字皆加於一獸形文，如、如、如、如各不相同，而均指一人。陽象音轉，猶可爲說，虎兕似又從一系統出，不能與陽字爲音轉之說。今說此字是貔，亦難覘其又可爲象爲鹿爲陽之故也。殷王各加大中小文武等字習見，未足爲奇。惟於名甲於音聲中之三王曰戔、曰河亶、曰羌、曰沃、曰開、曰陽、虎、象、貔等，未知何故。將獸名人，或有謚法隱貞之意。如武丁可謂威儀敵德，武乙則是令志多窮，此獸名之王殆意同悼、荒、戾、醜等字矣。

卜辭用一字兼指人物，則恆加符號，既無音，亦少長。通常加口。故仍讀如虎象，加口示借用，指人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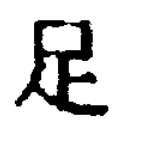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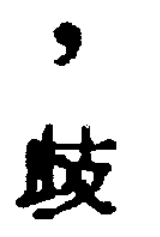
四、獨角獸之屬（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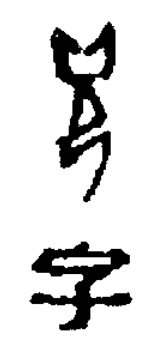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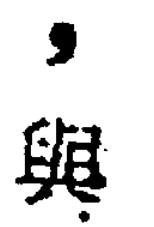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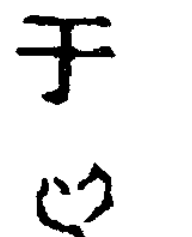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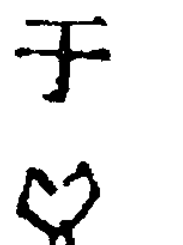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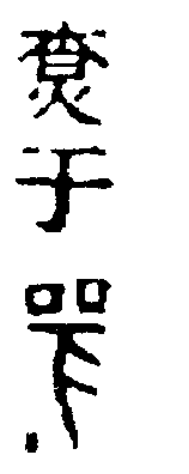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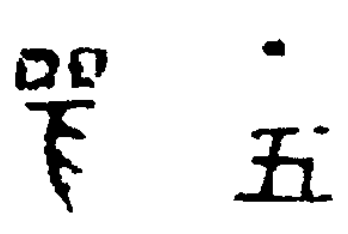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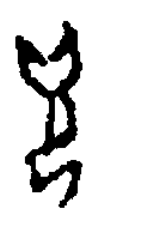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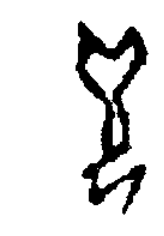
陳夢家引楊鍾健殷墟化石之統計（楊氏報告無統計，陳當係有另一文引來，余未得見原文。楊氏報告中無狐，陳氏所引多一狐字。）示化石骨骼出土少於十件之獸類有犀、貘、象、熊、田鼠、鯨魚、山羊、羚羊、狐、貓、豹、猴等。契文中此等字亦少見。如貓、猴、豹均偶爾見之。山羊、羚羊則未嘗有專字。田鼠與鯨更未聞。象字亦少作動物名用，其餘犀貘熊等字亦待考者也。契文或有此等字，但吾人未能認出亦屬可能。故此不識之「獨角獸」，或即是上列各獸範圍之物也。

引例一二四—一三四所示及圖四所列，皆所謂奇獸，中有六七頭之多。前人釋爲豕犀者也。今試爲之一說於下：

1 家

動物學上之家，據我國說獸者，均認其形似青牛，有巨角，重且千斤，可以爲飲器。其形作引例一二四—一二八圖四之六—三〇者，疑爲犀牛者有之。按犀牛角豆而在鼻端，且向前指。凡以各獸形文，無一可指爲犀牛，況犀雖有獨角者，通常仍是二角也。古人用犀革，爲甲言壽可百年，用兕甲壽可二百年（考工記函人）可知犀是犀，兕是兕，不是一物。此所謂家卽兕，當非犀牛明矣。角重雖未必千觔，其巨大則可知。用爲飲器，角必中空，是牛角也。故古之所謂兕或家，應是巨角牛之一種。考今日牛只有七種，其中亦只 Bos taurus 有巨角。據楊氏化石鑑定者殷牛爲 Bos Exiguus Mats，乃近乎美洲 Bison 之形，惟前額眼眶均是眞牛形，故楊氏只寫爲牛。前人引用，不悉其中區別，以爲牛則牛也。視爲家畜之牛，不知是乃絕種之牛，非今日之黃牛可比。楊氏已疑其不是家畜矣。殷世家當尚多，骨骼雖只見少數，其在周尚存，定非稀少過甚之物也。此牛既非家畜，殷人所用之牛乃聖水牛也。先王所服之牛亦然，此亦可知何以殷人以沉牛爲大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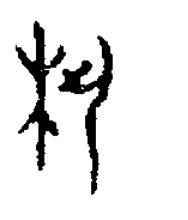
然則此冢究應當契文何字？契文中凡在引例六六一七〇之形均應視爲冢，粹九四一之獸兩角分張者形近水牛，其餘類皆示一角，蹄足（），歧尾。，皆冢也。

契文尚有字，爲人名，釋爲兕。似有可商。又引例七一之字幷見於李氏冢字條下。此乙一九一三之字，與新三七二四之字形近，後者多尾。然辭云「不若于冢象六示」（乙三四〇〇甲橋）「貞不求冢」，似均爲人名或神名，與其他各字用法不同，故應剔除別爲一字。周書兕即是冢，契文或用兕爲人名，用冢爲獸名也。其最堪深思者爲前一・五一・二之文曰「賓于，貞勿賓于，賓于」此二形似均爲一字。惟，有釋爲馬字者，或余所見之拓本不甚明晰也。（或疑是敬字，非。）如此字果是馬字，又未必便是冢字之作人名者，或即禹字耶？

2「天豕」貊

引例一三〇一一三四與圖三，一一五等契文，自成一類，乃郭、饒二氏釋爲天豕之字也。此獸形有大耳、突嘴（*Snout*）、蹄足、歧尾。饒引貞人出綴合一六九之辭：「癸酉卜出貞，旬出希。之日鬲沚，夕有（豕）在休，八月。」謂當夜見天豕星。其地在休，時爲八月也。（休饒作析）。饒氏釋此字爲豕，引申其義謂爲天豕，因謂封豕之現主有水潦之憂。此說大過牽強。按封豕即奎星，即今仙女座雙魚座。古今星座已移，不知究是何星，余未深考。殷人星象知識，未必精審，當以其中最明之星爲記認，則或是 *Alpharatz* 也。今日此星在北半球安陽一帶，八月初中夜，八月底七時半，即現于東方，辭云八月又夕有豕，本是可能。然此星年年必見，見時亦必在八九月，出於東方。又何故獨特之爲災祥之徵？故知饒氏之說未得其實。饒从郭釋其字爲豕，如字非豕字，則說亦不存矣！余覺卜辭自有豕字，更別有彖字、豭、豍各字，分別甚明，何以在此又創一豕字，情理不安者也。此獸形似豕，惜向後之後，未審是角抑是耳，而「足作雙鈎爲異」亦郭氏所指出之不同之點。其足粗如牛，而又有蹄，想此奇獸，殷人少見。不識其爲何物，且傍晚時分忽然出現，不是田獵所獲，乃是忽然衝上，因而生怪異災祥之感。故雖卜旬日亡田，偏偏遇此惡獸，故允辭注曰「旬出希」。足作雙鈎，因是畫影圖形，原非文字，欲求隸定，當不可能者也。

余初疑此獸爲野豬之類，翻查動物圖籍，竟找不出類似之物。惟西北利亞之 *Saiga*，及南美之 *Tapir*，形狀近似。前者非我國所有。後者則出蓬蒂紀起，過去地層中，曾有化石，殷墟骨中亦有所謂貘者，方悟此獸乃貊也。今日之不在國境，乃因氣候不同也。

按貊音陌一作貘，作貉，白豹也（*Tapirus indicus*）。列子天瑞釋文引尸子云越人謂中國之豹爲貘，是方言也。今之貊分佈在南美亦在東南亞。其狀如豕，足前後趾數不同，皮厚，頸粗鼻與上臂相結合，口尖下彎如象。南洋之貘尾短且無。南美者有尾。貘貉貊在我國史上用以指三韓之貉東北方之穢貊，當是後起，周詩七閩九貉（職官）均是東，東南及南方之人。漢書西南夷傳謂哀牢夷出貊獸，故獸原出南土，以稱外夷，殆賤稱之也。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殆南方之獸也無疑。此獸見於休（饒氏作析，字爲，應是机字，暫寫爲休。）地望無考，然不致在汶之北則可確言者也。

余雖疑此獸是貊，未能言其成此字之由。引例中尚有一類似之字，惟身上多一似人形似A形之紋。按李氏歸此二字於豚字條下，豚字一般寫法此A形在豕字側爲偏旁。獸不具角，尾亦無歧。此字A形乃在獸中，有角形而歧尾，知非豚也。原辭云「癸未卜王曰貞于行其（二字疑是一合文，地名），右豚左射及（及字疑非是）」此既係射獸，焉能是豚？（小豕也）。此獸A形之位置，似人在腹中，正山海經所謂「是食人」之狀，當仍是猛獸，可能即是貊字之源，此雖與上述之各文形同，小異但大同耳。

饒引出貞辭之「沚鬲」二字，釋爲合文。余見原拓二字之間隔，與全辭他字與字之間之距離無別，應讀爲二字。沚爲人名。之夕賜沚以鬲之謂也。附說於此。卜辭在此二字後有在休二字，點出沚鬲不是地名，已有防人誤讀之意。

圖三上尚有若干字，由董作賓釋爲麟者。各字皆獸名，卜辭皆云逐，云獲，數目多者十一，少者一、三、五、六、不等，且與鹿同見一辭。大部皆是前說之冢無疑。其中如圖三之一五、一六、二六，甚至七至各文，皆不似有角。圖一七、一八，二形示口張之狀，更非角類。二五乙文不是獸名，乃是見字。董釋「麟蹄」，實是二字不相連者。（前四・四六・六）引例一二八，二三之文形似一驢，皆未能確指爲何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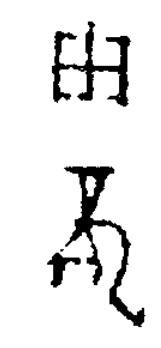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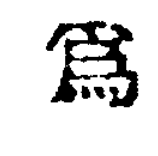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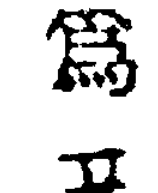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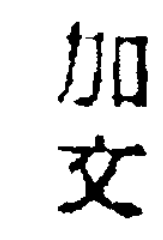
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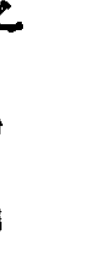
五、龍鳳（圖四・八—一四）

龍鳳，祥物也。契文从龍之字十，从鳳之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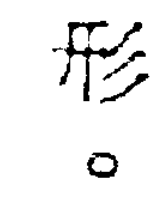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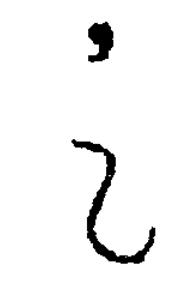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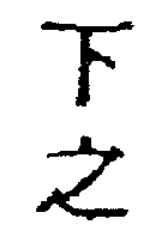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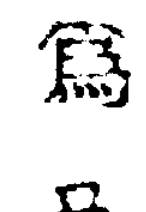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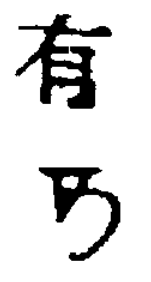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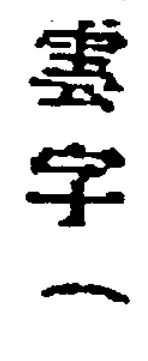
1. 龍

李氏集釋中所列龍字共有六形。其第一型（藏六二・三）與他文迥異。疑是虎（獅）字，已見前虎豹節。其餘五文，又可分爲二類。（引例一三五—一五五）第一字爲象形字，（一三五—七）近乎龍形，其字彎身如角，頭上下均有二歧，如上者爲角，其下者當爲口也。然此形未必字字如斯。他文或有背刺，或具觸角，又似有多足，如謂此象龍，則與今日吾人所謂之龍實大不相同者也。此字如釋爲虫，謂之爲蜈蚣百足之類，較釋之爲龍，更爲神似。說文：「龍，鱗虫之長。」殆眞龍从虫出也。此爲第一類。

殷人迷信諸靈物，虫與它皆爲祟之物，巫所用者，皆具不祥之意。它字狀蛇，龍字出之虫形，非無由也。其第二類字形（引例一四八—一六二・四文）又異於第一類，四文諸字一體，由簡化爲訛爲，加文成。字形如鳳而無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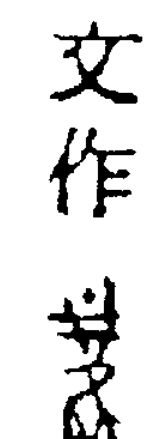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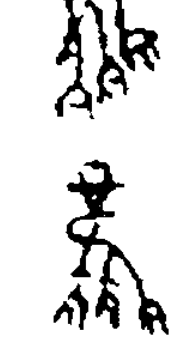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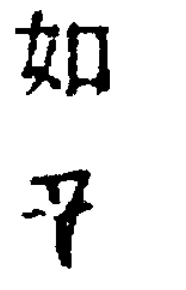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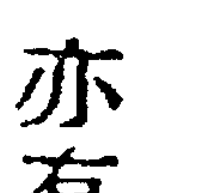
契文龍字之用法，似未見作動物意者。第一類象形之龍字，所見卜辭，含有不祥之意。如前四・五四・三，庚辰貞龍其……其中龍字或可爲動物之稱，意則謂其作祟也。又後下六・一四，其邑龍茲用之龍意義便不甚明。龍可爲人名，可爲獸名均爲所用者。又可爲其邑於龍，作地名用。又可爲吉祥與否之貞。第二類龍字則表二辭例所列者，幾全部爲有關疾病痊可與否之貞，所謂龍，乃吉祥之意。其中只有一二辭或可認爲是作專名用。如藏一〇五・三，貞吳弗其𢦏羌龍（殆假爲戎字）。前四・五三・四，貞龍其出（可爲人名）。前七・二一・四，貞乎酒史（事）龍商三邑（當是人名，其字漫漶可疑）。前四・五四・一，貞乎（當係人名，惟非簡單之龍字，似應作且龍。引例一五四）。

卜辭之中既未見龍字用法之如吾人今日之傳說之龍，疑今日龍之觀念，殷人或尚未有。殷人之龍，意義與今日不同。今日之龍乃傳說動物，與世界各處類似龍、蛟之傳說，如出諸一轍。契文所謂之龍字，或本爲他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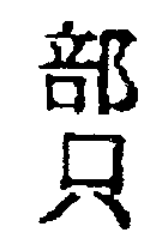
竊以爲契文龍字，出於風字。此字象颶風原形。爲旋風之本體，爲揚起之塵柱，在海面即爲水柱。風來有方，循一定之路綫，所過屋宇盡毀。或於水或於火，初民見此風形，視爲神物，想像爲龍，其下之乃噴水噴火之口也。此字可簡爲，使知本形只有，口則可有可無者也。此簡字之形一方近似雲字（，雲字多正寫，此側寫，出後上二二・三，辭偁六雲，疑是六龍。）一方則直由鳳字而來，去鳳之冠羽，即是龍字。（豈龍即古皇字歟？）（註十一）

龍本傳說動物。世界各國多有類似之故事，但所謂之怪獸，源出巨蛇。其具體之形狀，亦因人之經驗而異。人類想像，終難出現實。故所謂龍者，乃就各實物、取材，憑想像而構成之怪物也。中東歐西、埃及之龍，源出蛇，而加鷹翼。或如虫莽而具鱗甲，甚而有以墨魚爲之，變其多足爲人首，故具六、七、九首不等。（註十一）且各首皆張口噴火焉。又龍爪有五指有六指，前後或異指數。亦其作女性而具雙乳。亦有身如鱷魚而有羚羊之角。可見吾人之龍亦復如是取材，雖國境之內，各地之龍亦並不一致。我國因龍爲帝室之徽吉祥之徵，形較爲統一，能飛而無翼，身上有鱗，口有虎牙，頭冠如獅，或具獨角，殆合併習知之猛獸毒蛇而爲之狀者。衡諸契文龍字之形，殆無近似此狀者，故知吾人今日之龍乃後起之觀念，非復殷人之龍矣。

2 鳳

鳳亦爲傳說之祥鳥。然實有其物，非只想像而已。鳳字契文作等形，其頭部乃狀鳥首之毛羽。此鳥類今日雖不復見於我國境內，但在殷世，既所見之鹿多是南方之鹿，又無北方之鹿，故南方之鳳，當不難見也。按鳥冠具羽毛之鳥，可能見於我國者有三：一爲 ophophoras impejanus，頂毛長短不一，各自分立，上寬下狹，出於喜馬拉雅；二爲 Lophora diardi，頂端之毛成束狀如形，產於安南，亦見於日本；三爲孔雀（Pavo Cristatus），頂毛密集，亦有形之輪廓。契文所見之形顯爲後二者。惟安南日本最近中國，鳳鳥來自東方，殆由日本海外隨東南季風而入中國者也。契文鳳字明是鳥名，卜辭則無用爲鳥名者，均假用爲風字，殆此鳥隨風而至，遂以爲風之借字也。爲示有別，又在鳳字之旁加以凡字爲音符，後竟變而以凡字爲風字矣。雖然颶爲眞正之風意，凡則只用爲疾病之風也。其後又演變至以凡字加諸隹字之上，而成某種風之意，故余以爲去鳳字之羽冠，成爲龍字以指龍卷風也。凡、龍二字俱出鳳字，用於疾病，「其凡」「其龍」意義相同，殆因同出一源也。

3. 結語

上述龍鳳二字，契文中均示風。鳳字本出鳳鳥之形，借用爲風。去鳳之羽則龍字也。鳳爲雄，凰爲鳳雌，其鳥亦無鳳之冠羽。故龍本凰字也。鳳字早期頭部只作形無

冠，後期始有廾形，而羽毛亦更繁飾，又加凡字音符。其後凡字轉變爲兄字，故石經之皇作兄寫，因有颫成爲䫻颿更訛爲颸、䬅、颿等隸定之形。凡此橫玉篇亦云「桼風也」。故知龍鳳源出凰鳳，其意爲風爲桼風。然既有龍爲凰，卜辭中當無凰字，故中三九一八之鳳字當從李隸爲颿亦一種風也。此字或即春秋鄭邑之所源。（又颿後作飌）。

與風相關之字爲雲，其字作亐亐二ㄜ丁等形，與獸類無關。卜辭中有三、四、六、各等云。釋者謂數目殆指不同之色彩，「各」則雜色雲也。此說終嫌牽強，然又無更佳之解釋。後上二二・三之ㄌ字，與一般雲字作正寫者不同，疑此「六雲」乃是「六龍」。龍字作ㄙ與此字略異。雲、龍又本相關，「六雲」或在意義上即「六龍」，亦未可知。又各字从口从夂，乃文字學之分析也。此所从之夂，却又似龍字。各云或應寫爲䨼雲，䨼雲或是「䨼雲」，字說文無之。契文又有䨻、䨾二字，如寫爲䨻（簡䨼），則此䨼字實似一字三異寫，皆雨零之狀。䨼雲，即帶雨之雲也。此一字三寫，亦猶前述慶字之作𢝊，作慶也。此或出諸文字學常例之外，但在契刻文字，或可因尚簡而爲之。

又虹霓二字，均曾以釋契之𠔃（引例一五五）。此明是二龍相接之狀。我國統稱虹。又有龍飲之說。卜辭正有「虹飲于河」之允辭，故余以爲此字仍應定爲虹字。引例一五五之虹乃兼示虹霓。又附之蛇首之文乃殘虹也。陳釋此字爲虘，去虹遠矣。

（註十二）我國之龍無羽。西方傳說中之蛟方有翼。黃帝伐蚩尤有應龍者（大荒東經）龍形而有翼，則龍本無羽可知。蚩尤二字妙，乃契文寫出之豈尤二字也。外東經之句芒，豈屯乙三一六之㠯字耶？按李釋䶬。余以爲是虓，句芒鳥身人面與龍虎皆不類。又余疑共工水神乃是虹字。讀契往往有意想不到之巧妙；例如契㞢字倒寫，便是龍字，往皇一音之轉，豈凰之得音之故歟？故錄以博識者一粲。

六、與狩獵有關之字

獵用方法及工具之見於契文者，一曰射，用弓矢，習見，不必贅言。二曰網（李氏集釋二五五三—二五七八頁）。三曰陷。他法或亦有之，字或未見，見或未識，無由知之耳。動物字中有示中箭之狀者如圖三之7，雖列爲豕，實似中箭虎。圖三5 6，一示箭在腹下，一示箭殘身中。凡此初未必便是另一字。當時或以此一矢字，着之獸名字下，示其射獲之意而已。乃復合二字，爲象，以狀傳「數語始足」之意耳。其後文字進步，此類象意字或自成新字，或即因失用而致廢。故說文或亦有之，或付缺如也。（按箭着豕身爲彘，他帶箭之文與獸名無關。如𢊁。引例四七）

用網捕鳥獸虫魚，爲人類生活必具之方法。網之型式甚多，用法亦不同。契文中所見者有二型：一作𠦒，一作网。望文生意𠦒字乃竿端置網，以手持之，或上盛或下覆以擒捕小動物也。契文有隻、𡘦、𤜵等字。作視之捕鳥、捕人、捕豕者有專字矣。實則不然。契文𠦒字，雖象畢形（畢乃小網也），却非用爲畢字，而實用爲汎指之擒捕之意也。

按𠦒本字如是畢，說文有「推糞之器」之釋。（引例一八〇—一八四）此殆漢世用法。今人用畢，小者如撈取油煎之食物之鐵絲網，較大者如捕捉魚蝦蝴蝶之網，大者如挑取物件以貫之容器中之勺形網，皆畢也。殷人用法，似應從說文段注「田獵之网」也。周人用畢如禮郊特牲「畢所以助人載者」。又畢與韠同，所以蔽前。當非殷人原用法。契文𠦒字用爲擒捕之意。此字與狩字同見。卜辭允辭中曰𠦒時，往往亦有所獲獸之名目數目，故李氏認爲作禽字解，實最恰當者也。（畢字从田之說非是，𠦒字亦有作𠦒形者，勉強可認爲田之訛，或訛爲田也）。此𠦒字亦有从又作𢼄爲人名，从出之字亦常有加一又符者，如𡘦又作𢼄。文字本可由繁而簡，契文字簡更是可能。惟金文器物銘文之𠦒多無又符，故信此字由簡而繁，从又者後起之變也。

由𠦒而出之字有三。其一爲隻又寫爲隻。其二爲𨾴或倒書爲𨾴。後者或又變爲𤜵字。其三爲𡘦，亦有作𢼄者，从隹之字乃是離字，从豕之字說文所無，想必意同離。原有鳥獸之別耳。从人之字爲禽，从人从又之字當是擒字。三字之中从人之𡘦乃是人名。文錄六三七「丁酉卜出貞𡘦隻𢀛方」，𡘦隻二文同見。𡘦爲名，隻乃動詞也。由他辭云「𡘦往追羌」「叀𡘦乎取」「爵子𡘦」。皆知此字專用爲人名。𡘦爲武丁時代大將之一。征伐土方𢀛方各役，均曾參與。丁山謂𡘦氏故地在今魚台，古之庇也。

从隹之字，象𠦒鳥之狀。卜辭用字作擒意，字雖从隹，意却與捕鳥無關。李釋从陳夢家釋離。離本鳥名，卜辭用於方國之事。離雖可訓遭遇，亦可訓絕。卜辭「其隻土方」「其隻𢀛方」，謂爲遇土方遇𢀛方，當不如「絕土」「絕𢀛」爲佳也。國策秦策「離秦而攻楚」注「絕也」是引申之意，其原字仍是擒拿之意也。

从豕之字或豕居𠦒上，或豕居𠦒下。按豕在上在下，本無意義之別，惟一正一倒。

卜辭有因筆誤而倒寫文字者，但如云「某來」而將某之名倒契，顯非偶然失誤之作爲，殆諧音「倒」爲「到」也。此倒寫豕字之字，殆取諧「倒」音討吉利者也。字从豕从隹仍是同一意義。前七、一二・一辭「爭貞日雀羽乙酉至于東戌離亘戈」乃訓遇爲上。

从隹从毕从又之字，當隸爲擒。用於卜辭之意義則與離字並無區別。

，豕在毕下，似又變爲字，或直是一字異寫也。契文中从之字甚多（引例二〇四—二一九）。其種類亦如从毕之字。下有鹿、有虎、有麇、有他獸類，又有示人雙手持网之狀，或下有他文如如如者。雖似別爲一字，疑實簡字之類。李氏說罠字時云：「古文質直，此類字但圖其狀以爲會意，其後以方語各殊，遂各就其音讀製爲形聲字。此同義異形異音之字所以滋多也。」李氏之說深合我意。惟李氏未以此說从毕之字，且持相反之論「由毕所孳生之字，丁山氏悉釋爲禽之初文，亦非。蓋字象以罕捕鳥獸，其意雖同，然所以偏旁各異，自非一字。丁氏引牝牡二字契文或从豕或从牛或从羊，而其意皆主於牝牡，當是同字，其說亦誤。」及至釋阱字時李氏無論其字之偏旁爲何，皆曰「阱」。三釋之轉變有如是之兩端者，此實不足怪者。余初爲此文之時，未見李書，亦經過此等階段。蓋一字由形起釋，會意則从网之字，皆有[illegible]之意。此最早之象形文也。由形生義，音讀則不因偏旁而變。猶之他她牠皆讀他之例，音讀从省他來。故[illegible][illegible]罠皆讀网也。其後文字演變，正如李說以方語各殊，各就音讀，變各體爲獨立之形聲字矣。說文有者存，無者廢，故時存時無也。

網字（引例二〇四—二一九）用爲擒獸之器，亦用爲地名。其作畀（）者，从二手，似爲投網或圍網，亦用爲擒捕之意。

其网下有獸形文之字計有十類。如乃罠乃网下有不知名之獸。羅，似指网擒雉之狀；冢則以网禽豕。諸如此類，細案其文辭，皆爲捕網之辭。如乙三一六之、二字，乙五五之，乙一四三四之，皆確知爲動詞，用於網獲野獸者也。

其不作網獸用者如罠，形直是兎置，用爲地名。亦然，雖似地名，亦可釋爲動詞用。（辭稱「往」「莫」）。凡此等字原爲象形會意之網字，其後始歧出，其从獸者，多仍用爲網獸之義。其不从獸字者，則別有他義。表上（表　）各从虍之字狀如省文，似以代表麋，以代表虎。各字却自有他義，而與獵取獸類無關。

陷之法用穴阱（引例二二一—二三六）。阱或只是空凹，或爲水阱，或加以僞裝，上覆活動之蓋。凡此等契文，類皆象形會意，并不歧爲多字。李氏概以阱釋之，殆隸定之雖可，奈說文無其字也。

字多从井作形，亦作形或簡作凵形。如陷麋之穴也。則有上蓋之井也。如則簡便，獸足之小點象泥土或水。字不盡从麋，亦有作、者。又通。字可寫爲、或直作。乙四八五文曰「弗亘」，乙二五七二曰「貞亘」「貞弗其」，乙七八一四曰「魚」，三執字蓋執法不同。口、凵之執乃阱執，寇（？）之執，便不然矣。故知字从井或凵或凵皆是阱聲。中有獸者殆象陷獸也（註十二）。其作形者（引例二二〇），譌作，此殆僞裝之陷阱，其中之物或是以雀爲餌，或是豸字，乃另一陷獸之方式也。惜原辭讀至此字便不明白其碻意爲何。

契文中有在獸下加形者，此所謂鹿角也。鹿角爲長架如形（見大清會典）字示其一端耳（引例一四・一七五—一七九）。三餘贅筆云：「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故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名曰鹿角。」此說因果倒置。鹿角乃用以阻礙鹿之行動便於逐獲也。其形卽贅筆所示之狀。軍中用之以爲防禦而已。所謂羣居環其角者，乃交配之狀也。契文此字應爲獵取之意，動詞也。契文不必定从鹿也。亦有从隹、从鳥者，而所獲之獸却是麑，故知其偏旁部份，只是會意而已。正字直作并無偏旁（引例一七五）。

卜辭田獵之辭常言射，左射及，右射及等。按射矦乃懸獸皮爲射的。與田射不同。田獵射獸之法，並非一般想像馳馬而射也。射法以鹿麑小獸爲引，野獸逐食馴獸而入圍場，圍場草地也。射者掘地爲壕，上置网，以隔絕人獸，從网中外射。壕在場左、右。野獸入場多射射之，故有左射右射，及與不及之別也。此射法余見之波斯古畫，當日未留筆記，已無法可註出處。今讀卜辭，方悟殷王田獵並非騎馳荒野之間，任意射獸，所謂左射右射，亦非在道之左右也。所謂罠未必便是網獸，而是人在網中之射法也。故可「步于网」（明九九二），网下网上有鳥獸者，乃誘致野獸之引也。今人不射獵，字亦無用，便佚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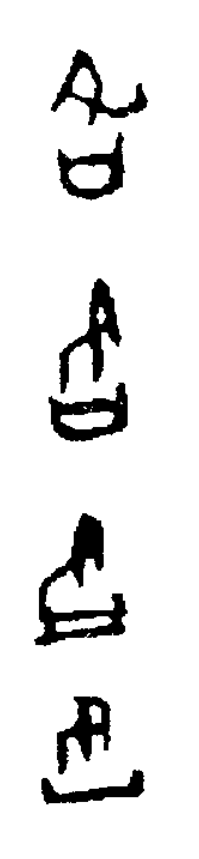
殷世田獵辭武丁時代多記所獲之獸數，有貞人名可稽考者，獲鹿多在百餘少亦有四十，麑數多至百五十六頭，犷亦有百六十四，此外有所謂狸十一，虎一，家一。（豩有

獲至十一頭者）。亦偶有獲豕之記錄。

祖甲時代王本人似不甚喜田獵，其卜辭多言往來亡巛，言田，不言狩。卜王辭中亦偶有記錄數目者，鹿得五頭，犬只十數，多獲鳥類。辭中用网字較多。乙辛卜辭多無貞人名可據，前編二・二七以下之辭多是小字，句法文字皆是後期之物，其中所獲者豎八冡一，犬四十一，或十又三，數目遠不及武丁時之多。

西方田狩之風起至中世紀以後，初盛行狩鹿，近百年來均以逐狐爲主。西方數百年之變化，亦猶武丁至於乙辛之變化。人類文化演變，東西如出一轍，蓋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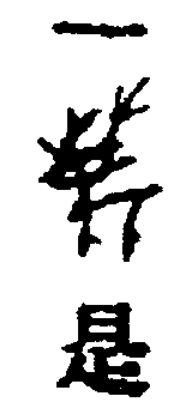
殷人焚田狩獸云方似并不普遍，記此之辭亦極少（例二三一）。周秋官云「穴氏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今焚獲之獸如家、豕、貍者，僅後者堪稱蟄獸，故殷人之焚未必如周官之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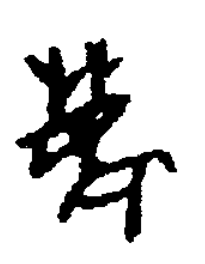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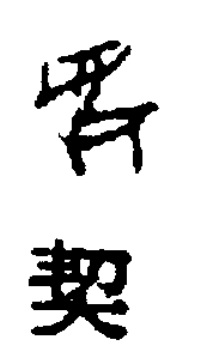
（註十二）契文各字作  等形，𠙵亦作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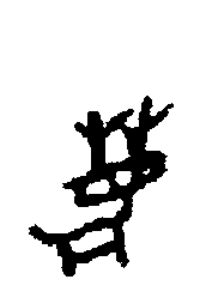
引用卜辭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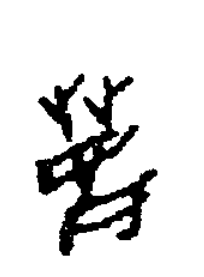
下列各卜辭選自隸自存之「分類辭例」。所取者什之一二，藉以示某字在卜辭中之用法，或可從而知其訓釋耳。所選之例或略或詳，端視有無需要。凡引例以隸定之字居首，繼以契文，出處，原辭釋文，必要時附按語於辭後括號中，辭之次序按文中敍述之先後排列，最上之號碼爲便利查檢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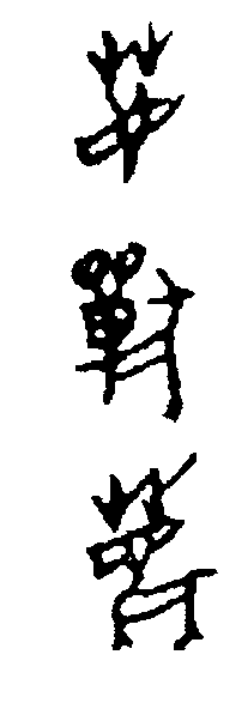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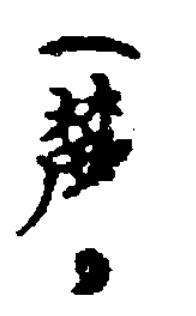
鹿（*Rusa unicolor, Cervus sika, Pseudaxis hortulor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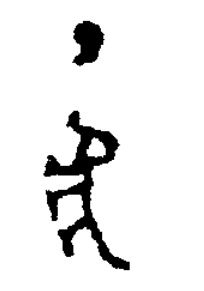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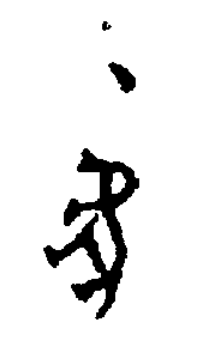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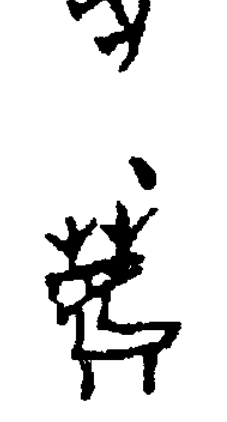
此日本鹿之類，契文恆示二角，示目，頸細，高臀，有小尾。鹿角分歧三四出，身亦有簡形作一筆者，如粹九五二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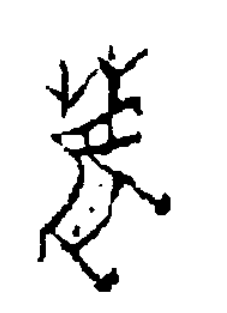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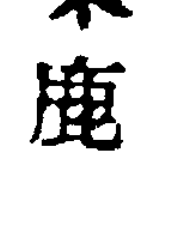
1  前四・四七・七 豎……，鹿六……，（ 契文豎。此二字羅釋麑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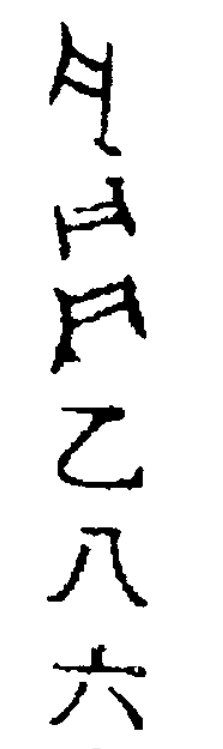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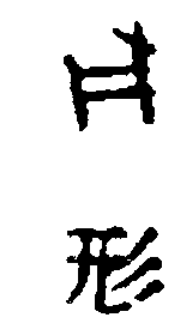
2  粹九五一 其隻生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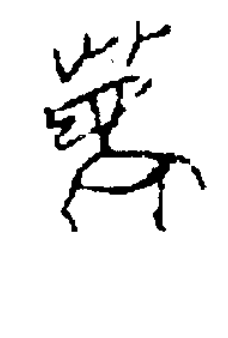
3  前三・三二・二 逐鹿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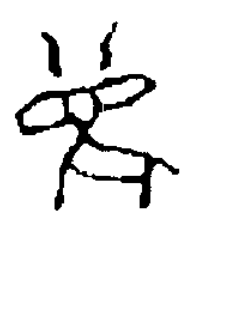
4 粹九五四  （，地名。狩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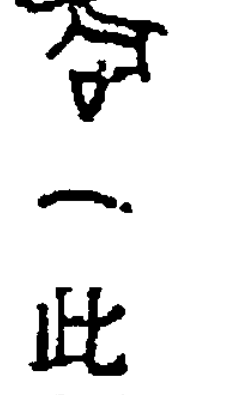
5 藏一九三・一 辛巳卜𠂤貞叀往，、、 不其……（三獸最後者是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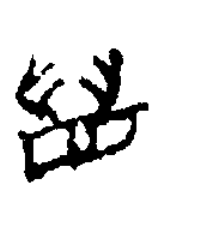
6  前四・四八・四 庚辰卜王  鹿　（此鹿身有斑點。日本鹿、梅花鹿均有斑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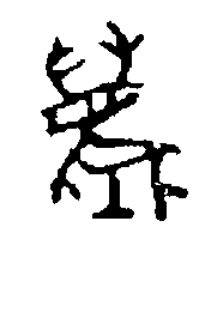
7  乙八六七三 （此辭爲田狩之貞，其中鹿獸等字或倒寫或橫寫，缺足斷頭，去角，不一而足。中有辭云：「田，內貞：尖网鹿」鹿字只作  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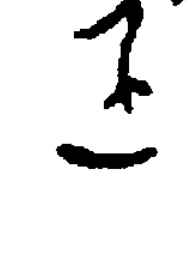
8  佚三八三 （未見原辭。此鹿張口出聲之狀，乃吠鹿也。頭上有耳甚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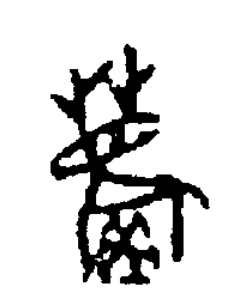
9  福五 （未見原辭。頭上似有板狀歧，非眞鹿也。或是馴鹿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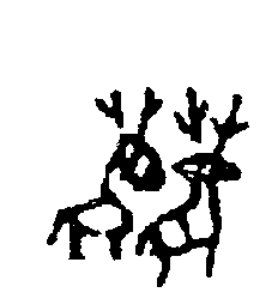
10 前六・四六・二 （此逐字，隸定應寫作𨔶。）拾六・八 王乎獸酒鄉，毕又逐。

11  乙三三一二 王㞢石在户東北乍邑于之　（此是地名）

12  前七・一七・四 永貞：彡丁酉祖于麀。囯固日其㞢　（麀字从丄，應作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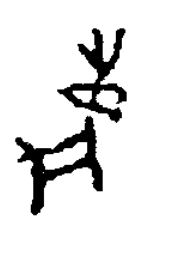
〃 前四・四八・七 叀馬……，吉麑冡（）（此前人釋麑之合文也。字鹿首人身均非獸名可知。幼鹿从母，不从父。如認爲牝牡並行，則應隸寫爲儷，不應寫爲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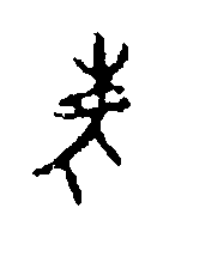
14  京四・五・三 （未見原辭。此象鹿角，絆鹿之具也。參見狩獵字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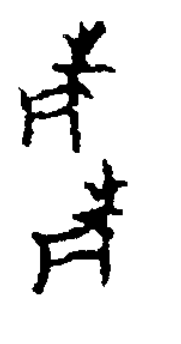
14a  乙綴三八八 （辭殘）

麈 𪊋（*Muntia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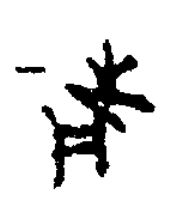
此鹿實是吠鹿之類。契文示一角，又示目及口張之狀。其頸細，高臀之形與鹿同。惟多無尾，有者上指而短，前人均誤作麃。麃傳奇之獸，爲能獲之以百數十計也。我國並無專字指此鹿者，惟契文有此分別。就其角之狀隸定爲「麈」，故用以便敍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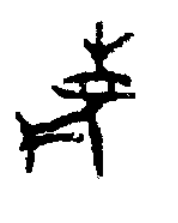
15  前三・三二・七 卜网……　……王不其隻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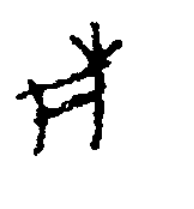
16  後上三〇・一三 射麈，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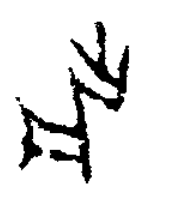
17  前七・七三・二 王隻麈，允隻五。隻，允隻麟五。王隻　（亦見綴合

（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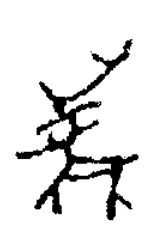
18  京津一四七〇　王其逐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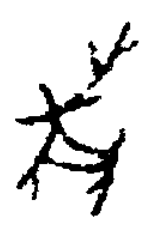
19  續存下三四六　允狩。虎…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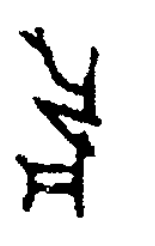
20  前四・四七・六　隻麐十一，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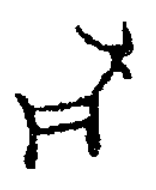
21  後下一九・一四　子汰逐麈隻

麋（楊鍾健氏化石之 *Elaphurus menziesianus Rucervus eldi, R. schomburgki*）
此鹿之角，前者短無歧，後者長而分，向後延。不似麈，但與麈近。下第22字最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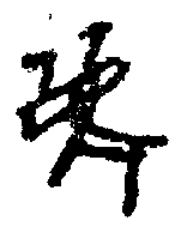
22  前三・三二・四　貞其射麇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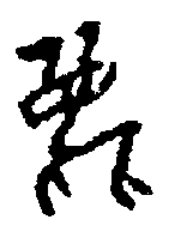
23  前四・八・一　㞢貞賓于……，㱿貞今日我其狩……狩隻毕麋五十又六。（辭中尚有單字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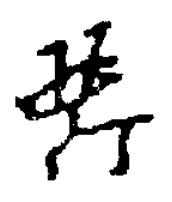
24  前四・四八・一　麋，多羌。

25  後下三一・一六　麋

麇（即水鹿）（*Hydropotes inermis*）

26  後上一五・七　王田于斂（ [illegible]往…，丝㕕，隻麇六，鹿…，（豐釋地名爲殸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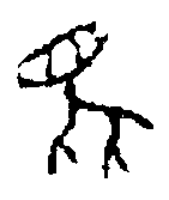
27  粹九八〇　其逐杏麇自西東北亡𢦏。叀袼田亡𢦏，叀它田亡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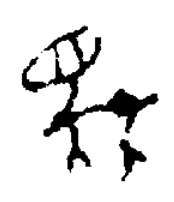
28  前四・四八・三　麇夕亡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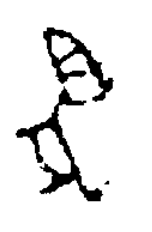
29 粹九五九　（此全部爲逐麇之辭，與佚五八、五九、四一四綴。郭釋。得兩月之貞辭。逐从豕止，亦有省止作豕者，非誤契，乃特有之省寫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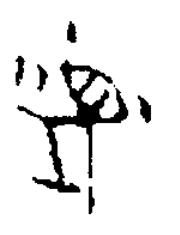
麝屬（附貍）（*Moschus, with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契文麝屬之字近似鹿。示目，無角，有頸。獨角獸中文想多是麝屬之獸類，誤目爲角者。麝屬之字少見。隻鹿之辭中，亦有同時獲麝者。如乙二九〇八隻麝百五十九，殷綴一九四隻麝廿之類皆是。麝字契文暫以 字屬之。字之頭目形特長，如 者便誤認爲角矣。又有短者如 釋貍，因在前六・四九・三辭中此字契在雨字下三直之中，成一合文隸定爲𩃬。雨下着獸字，成另一字者，只得一𩃬字可通，故此形當認作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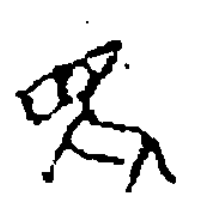
前人又因 一字之故，認 爲幼鹿，故展轉認 形爲麑。實則此字與合文中之字旁不同，一恆作人形，應是見字。一則獸形，應是麝字。玆舉辭例如下，可見或麝或貍實難驟分。李氏則將前人釋爲鼠之字改定爲貍。（見集釋十四卷四五五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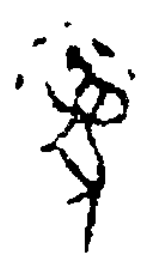
30 麝  前二・二四・一　貞王往于 冂丝㕕隻麝（ 字釋㕕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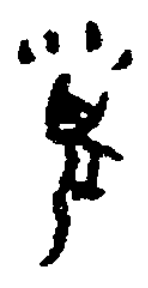
31 麝  前二・三五・一　乙巳王卜貞田叀往來亡𡿧，王固曰吉丝卸（㕕？）隻鹿四麝一。
壬辰王卜貞田 往來亡𡿧，王固曰吉在十月隻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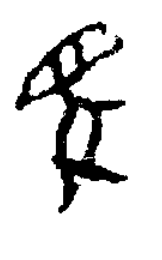
32 貍  前六・四八・六　甲申卜爭貞貍其㞢囚。貞貍亡囚　（此早期卜辭，字是人名。）（獸形足無歧）

33 貍  前六・四九・三　㞢作囚　隹雨貍　（合文作 ，隸定爲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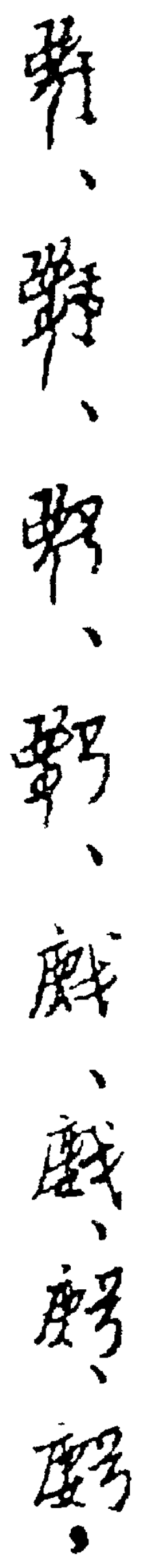
34  前四・三二・七　 冬（ ），不…　（此獸卷尾，與麝貍皆不同。）

35 貍（从李） 前六・五〇・二　丑卜王貍有疾

36  前一・三三・七　甲申卜卸帚貍妣己二牡。（此牡字乃牝牡合文）
妣己卸帚貍一牛一羊
妣己帚貍一牛卸　（按上辭字潦草又欠整齊，似爲武乙時代之作品。此妣己當是祖甲之配。然上辭前一辭乃卜王辭，正祖甲時代之辭，字體亦同此辭，而云貍有疒，故斷妣己乃指祖乙之配。如此則此貍或鼠字與前六・四八・六爭貞之貍不是一字。爭辭中之字應爲麝屬中之一種，但又不同後期辭中所謂之「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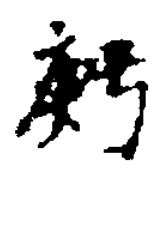
37  前四・四七・六　隻麝十一，麈…　（此又與麝異，皆有疑。字象方口巨角，惟未嘗不祇是狀目而已。惟此辭大字，故形迹特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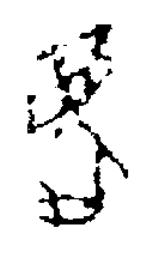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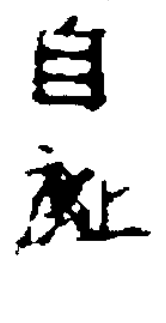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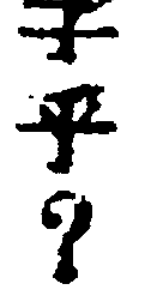
從鹿類滋生或似鹿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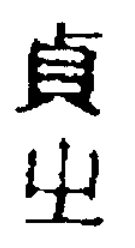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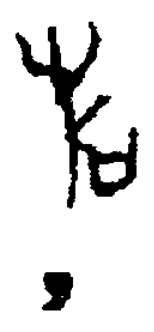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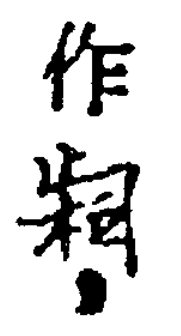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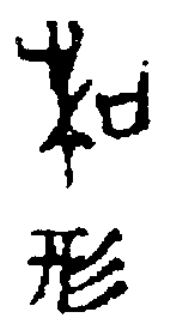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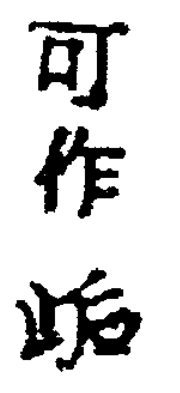
38  ，前人之庚、或 。
申八・八・三　其㞢 ，眔伊尹。

40　續一・四七・五　己亥卜㱿貞㞢伐于黃尹亦𡆥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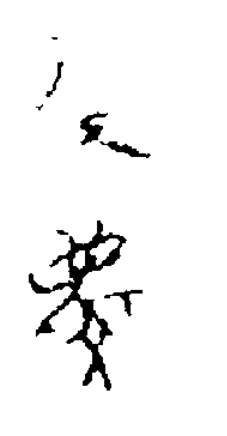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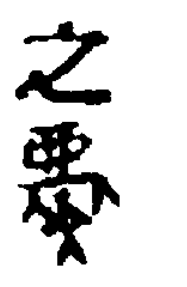
41　前一・四四・七　貞勿冊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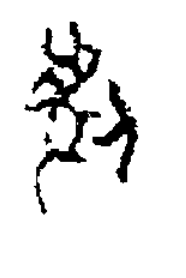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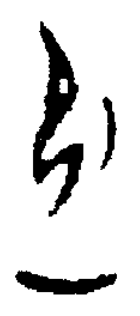
42　佚三二七　戊午雨（此似不作人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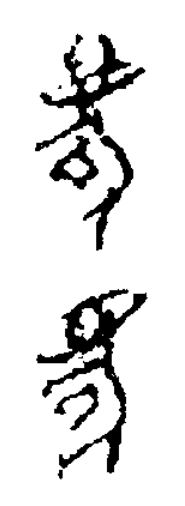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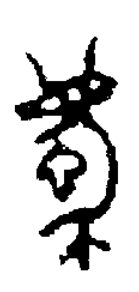
43 　藏一〇〇・二　入乂冂自（此豈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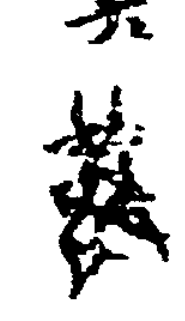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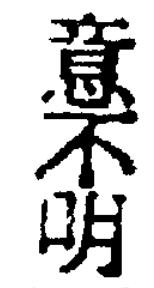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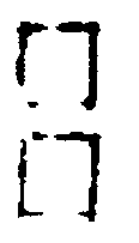
43a　後上九・五　貞㞢于　貞㞢于 （，于作，李氏已明其非。疑正字如此訛爲形，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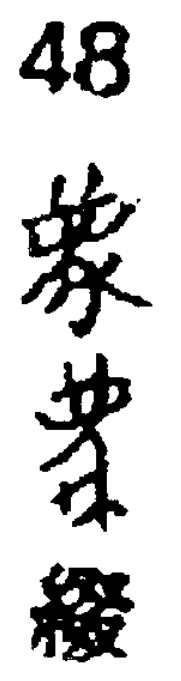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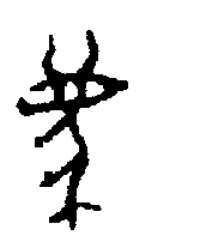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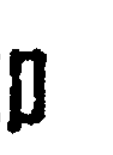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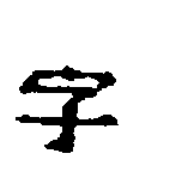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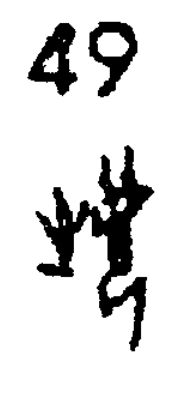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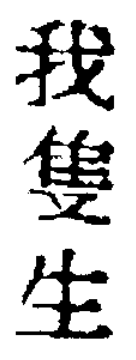
44 　前四・四七・三　冂戊卜貞王…麌，駁駛…（字李釋爲慶，與秦公鐘之字同。辭意不明，讀此似爲獸名與馬名並舉也。似仍爲馬名，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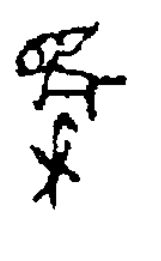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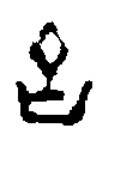
45 麃 　乙一九四三　…麃不其𢀛（）（此辭末字釋𢀛或舀，麃可爲獸名，亦可爲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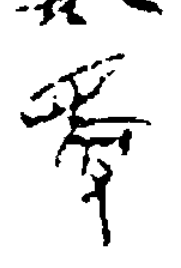
46 遷 　後上一一・二　丙申卜行貞王其田亡巛在慶。乙未卜行貞王其田亡巛在二月在慶卜（按字頭或有二直，或無。心形倒。與慶孫之子簋字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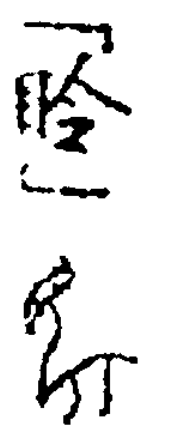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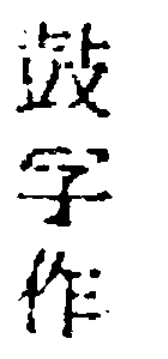
47 麇 　前六・四六・五　戊申冂千羽慶東西…，自西从…于出土（辭意不明）乙酉貞王其令大𢀛其陵於高且冂冂以（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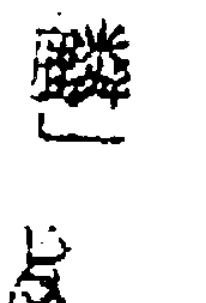
48 　綴合三二七（明續三〇七六）　冂比大魯公，叶王事。（即字。說文𠨍字，即𠨍駕也。此殆言並駕。大魯公等字不識。辭契文「大魚」二字並寫，下有𠙵形，故以爲作大魯。公字頗似公字，然未敢便言是公也。其下之獸形文不識，殆人名，叶王事者也。大魯公亦可認爲四字「大魚白公」也。陳夢家綜述釋爲「魰白公𦤎」，引自明續四七二，不可通讀。𦤎字誤，應从目，非眉或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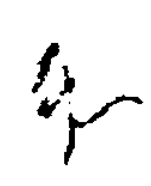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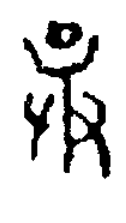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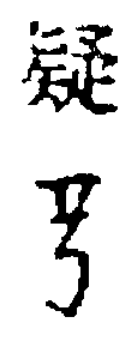
49 　藏一九七・四　辛未卜㱿貞我隻生（字奇。是獸名，却又象跪人形。按理應隸作鄭方是。）

50 麋 　前七・二八・四　𡧊貞：麋告曰方今春舟受㞢戈。（此人名。前四・四八・八之麋字漫患，可能是龜字，辭云：「甲申令氏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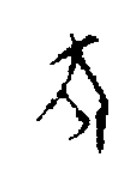
51 豰 　後下三五・八　壬寅卜貞今日豰至（此從李釋。人名）

52 「昑」 　藏三八・三　癸酉卜㞢昑卽豉尸來。二旬癸卯遘。辛冂允卜祝上甲。（此字長頸，似爲羚羊之頭。頭上略尖，故或以爲獨角。辭中鼓字作，缺下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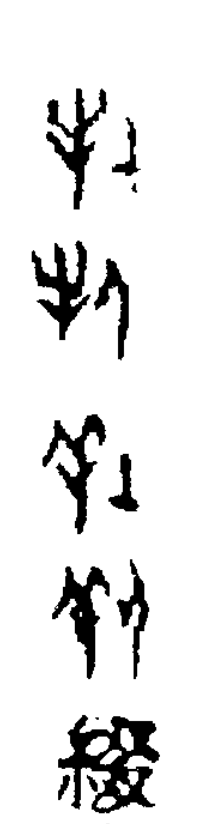
53 「麟」 　拾一三・二　（此文編所收之麟字，獸似有短角，形如中角共得三焉。原辭未得見。日人稱爲麟誤以長頸鹿，Giraffe 首近麒麟也。中國古生物家不察，亦謂長頸鹿爲麒麟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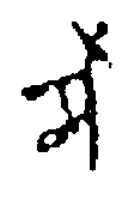
54 　前六・四六・八　受眔（此似非獸名。疑字之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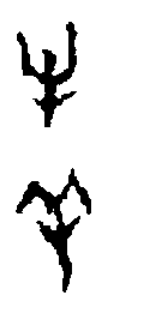
家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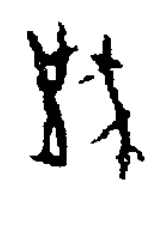
55 豕 　粹九四七　貞乎逐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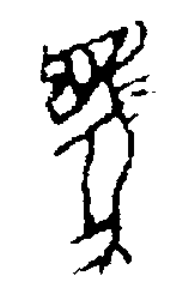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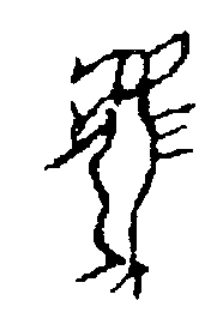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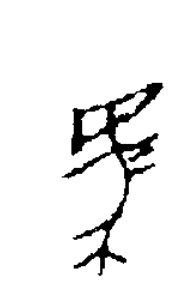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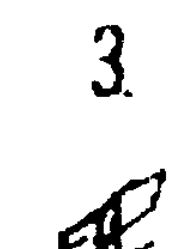
56　粹二三　己亥卜日㞢貞：土豕、兕豕、河豕、岳豕。（各豕字郭釋爲犬。四神示次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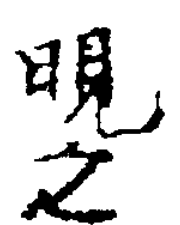
56a 　綴合　辛未貞其求生于妣庚妣丙牝、牝、豝。辛巳貞其求生于妣庚妣丙牡、牂、白豕。（下略。此牲別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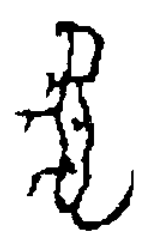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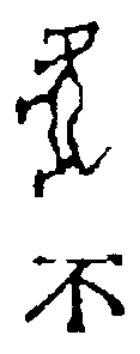
57 　錄七四八　貞乎取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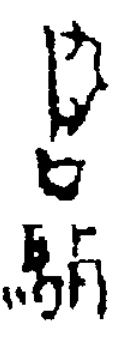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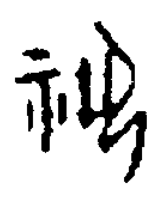
58 牛、羊 　藏一七五・四　卜王貞求大甲，四羊一牛求 。

59 　續上一四・八　王往田湄日不遘風（戈字殘，但非風字。辭中另有風字，則應屬上辭「癸未卜翌日乙其大風，有戈，茲攸不風。」狂字从犬从止王，乃逛字。）

馬 　1. 　2. 　3. （前四・四七・五）4。

契文馬字早期爲獸名，亦爲方國之名，象形甚眞。後期小字卜辭中馬字抽象形，均作獸名用，且有多馬種之區別字，均出於貞人之卜辭。馬之盛行當在殷末。

60　殷綴二一一　貞我馬㞢隹囚　貞我馬㞢不隹囚。（虎，疑人名。）

61　文錄三一二　甲午卜王馬駜其于父甲亞（馬尃殉其禦于父甲亞。亞陵寢也。）

62 綴合二三七

㈠乙未卜賓貞辰入騎其剢卣。

㈡乙未卜貞在濘田，央允赤馬其剢。

㈢乙未卜賓貞左　其剢不卣。

㈣乙未卜賓貞自宁貝入赤馮其剢不卣吉。

㈤乙未卜賓貞今子入騎上下乙剢。

㈥乙未卜賓貞[illegible][illegible]（作二字直書）入騎上其剢卣

㈦乙未卜賓貞舊下乙左騎其剢不卣。

（嘯按「剢」一字可爲「豖」。騎上實是一字，馬作二字直書亦即合文之騎。騎上在第四辭省爲馮。）（綴合編似誤將冎字寫爲卣字，上从綴抄）

63 明四五〇

卜晛叉[illegible]　其剢冎

64 藏一〇・二

癸丑卜晛貞左赤馬其剢不冎

65 粹九四三

叀多馬乎射，毕。叀馬亡乎射，毕。于乙叀射。

66 乙一六八六

貞馬不因　[illegible]令丁司。　（辭意不明）

67 後下五・一五

庚戌卜王曰貞其…左馬。庚戌卜王曰貞其馭右馬。庚戌卜王曰貞其…用。

68 粹一五五四

往伐貞勿令多馬羌。貞令多馬羌

（辭大略相同，今併歸一例。）

69 前四・四七・五　綴二三八

叀並（廿）[illegible]亡巛　叀[illegible]眔[illegible]亡巛　叀[illegible]眔小[illegible]

亡巛　叀古[illegible]眔[illegible]亡巛　叀[illegible]眔[illegible]子亡巛

叀[illegible]眔[illegible]子亡巛

戊午卜在潢貞，王其[illegible]大家（[illegible]馬？）

叀[illegible]眔[illegible]亡巛毕　（前二・五・七）

（[illegible]綴合編所寫者如此。原文在前編者爲[illegible]字，疑非豕即犬，或是犭字，故字或是[illegible]，非[illegible]。）說文駢駕二馬也。[illegible]，駕也。此言並駕。籀文駕从牛加聲。[illegible]乃騏字。詩我馬維騏。）

70 佚九七〇

叀[illegible]眔大[illegible]亡巛　（此[illegible]字可疑，見72a。）

71 前四・四七・三

囗戌卜王夒馭禡（[illegible]）

72 前四・四七・四

于禡徬

72a

（馬字尚有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甲五九八、二〇三三，佚四四七，珠一一二一，又有[illegible]佚九七〇，[illegible]福二九，[illegible]甲二・二六・七。）

祥（字契文多形，前人多已有說，茲舉其特殊者如下。）

73 [illegible]　佚二七六

祥日隹攺　（乙三二亦日祥日大攺）（此祥日祭父母嬰日也）

74 [illegible]　乙二〇四五

貞勿祥，告于且丁。

75 [illegible]　前八・八・一

丙午卜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妣己食，勿祥[illegible]食　（[illegible]：母丙？）

76 [illegible]　遺三四

丙申卜王貞勿祥[illegible]于門，辛丑用，十二月。

77 弜祥　甲九一八

多兄弜祥（[illegible]），乙九〇七四戊子卜弜祥（[illegible]）辛卯，十月。

78 勿祥　乙七九七五

貞勿祥禍于且乙告囧（[illegible]），乙七五三貞羽乙丑勿祥[illegible]，㞢伐于唐。

79 多祥　前六・七・三

多[illegible]

80 弗祥　明一九一六

弗[illegible]

81 其祥　後下三〇・七

其[illegible]

82 [illegible]　前六・五・六

甲戌㱿貞勿祥。[illegible]帚好祉[illegible]（[illegible]）

83 貞祥　前四・四三・四

貞祥（[illegible]），丁酉囗示

從羊之字

84a 羌[illegible]　續存一七八六

庚寅貞酌升伐[illegible]上甲六示三羌三牛，六示二羌二牛，小示一羌一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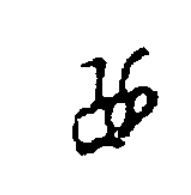
84b 羌[illegible]　藏一七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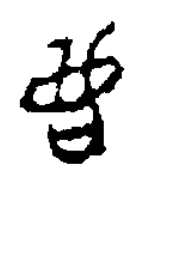
甲子卜㱿貞勿微羌一百。十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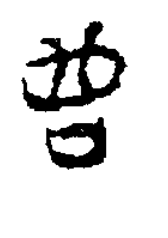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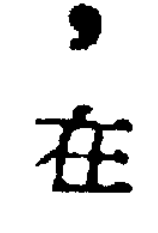
（余對羌字釋爲羌人之羌，謂殺俘以祭始終懷疑。卜辭羌方之羌多作[illegible]。此外有[illegible][illegible]、等等形，疑卜辭所祭者乃山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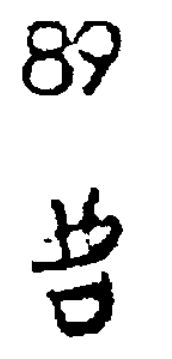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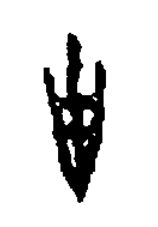
85 祥[illegible]　前六・五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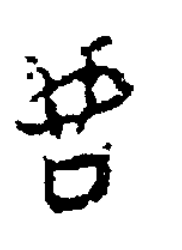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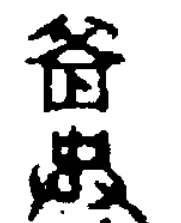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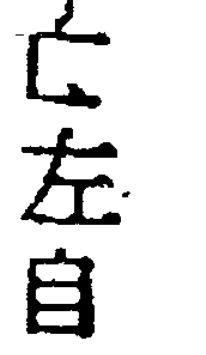
丑內貞祥，庚氏王鮪。

86 祥  後下二八・五　卜貞勿祥　今（令）

87 祥？ 前二・八・五　己亥卜在長貞：王囗亞其从敵白伐盂方。不祥𢦏在十月又囗。鵄昆弗𢦏。（此最後四字，余之拓本不見，從葉玉森釋加入。）

88 祥？ 前四・八・一　甲午王卜貞：步，从疾喜祐。不曽𢦏，在。王乩曰吉。甲午王卜貞其于西宗叙王，王乩曰弘吉。

89  錄六〇二　貞令卽上甲（田）九畓至囗囗叙示，余其（由）丁？受祐不萅𢦏。

90  前四・三七・五　丁丑王卜貞今卽上甲（田）九畓叙槃（？）疾亡尤二壁。余囗从亡左自下上又不萅𢦏中邑商囗，壱在…

萑、藿（隹羊？）

出處見李孝定集釋四卷頁一二九七ー一三〇三。括號內爲李氏按語中例釋。

91（假觀）　癸卯卜貞王旬亡禍。在六月乙巳，工典，其隹祥。（前四・四三・四）

92（祭名）　乙未卜爭貞，來辛亥酒。隹祥匚于祖辛。（乙二七二八）

93（假觀）　壬寅卜旅貞，王其往。隹祥。于𢪐，亡𡿧。（佚六八〇）

94（不明）　黍祥隹（前四・三九・四）

95（不明）　季祥隹（前四・四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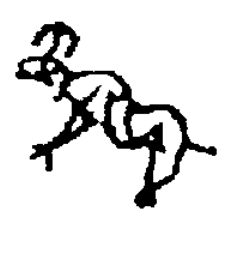
96（地名）　田祥隹（乙六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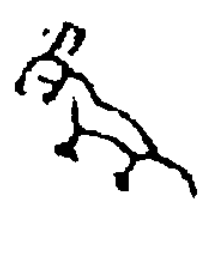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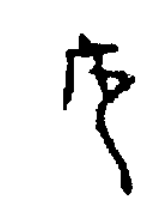
97（祭名）　丁未卜覞貞狄𠕋，隹祥，新宅。今秋王其　。（宅疑宗字）（後下三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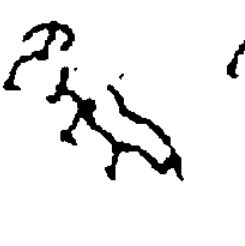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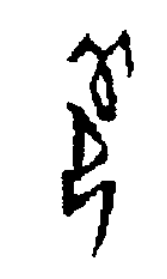
98（假觀）　巳亥卜貞王往，隹祥，稽。延往。（申三四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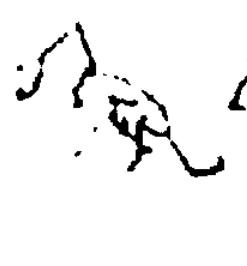
99（風）　己巳卜其講？隹祥。（後下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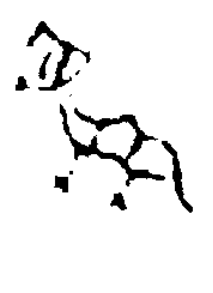
獅虎豹之屬（字在辭中以乂代）

100 獅  京津一四九七，乙三六四、四二七・一　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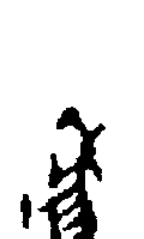
101 獅  乙八五一九　辛卯卜貞自今辛卯至乙乙未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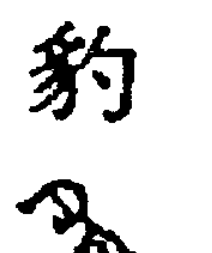
102 獅  藏六二・三　丙子卜囗乂令河自上甲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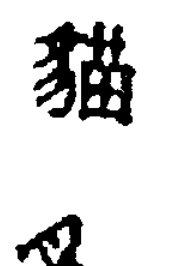
103 虎  乙二九〇八　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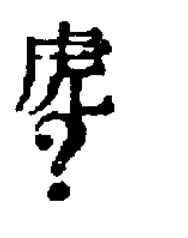
104 虎  乙一四五五　卯卜隻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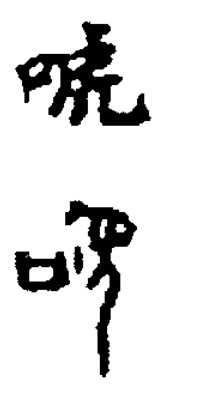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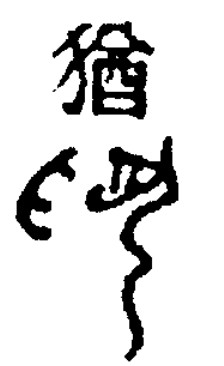
105 〃 乙一四五九　㱿貞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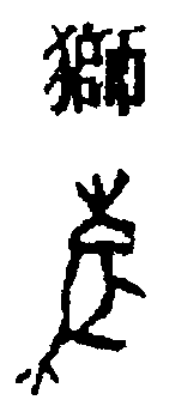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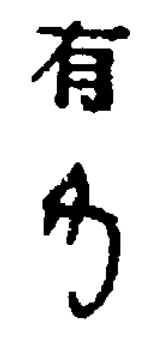
106  京津一四五五　卯卜隻乂（此字乃虎字而帶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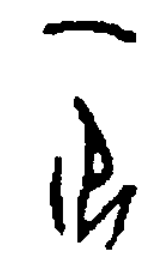
107 豹  乙一四九八　允豹

108 貓  綴合三八八　甶乂田亡𢦏，乂田亡𢦏，以眔，弜以，去，其冓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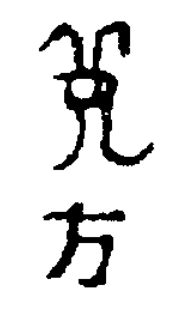
109 虎？ 京津一四六五　己卯卜王逐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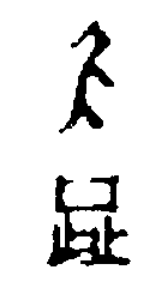
110 唬  乙二四四五　己丑乂受（唬非龍，猶之爲虎也。）

110a 獅  乙七一四二　貞其舀獅（此斷非龍非虎。同版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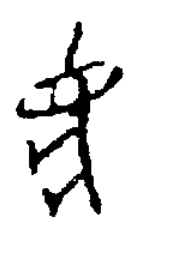
111 倉侯虎　六六七　貞戠弗…。丙戌卜亘貞倉侯豹其舀（）。（按藏一〇〇・四，前六・二五・七、七・三一・四，均作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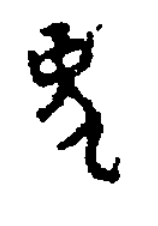
112 前四・四五・一　侯豹允來𠕋有史壴五月　豹歸見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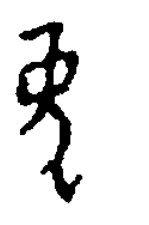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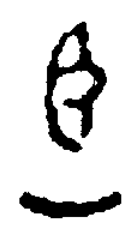
113 前四・四四・六　貞令囗从倉侯虎伐方受有又（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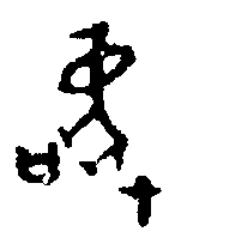
114 甲三五一〇　今倉侯显壴　貞勿令倉侯。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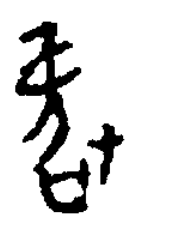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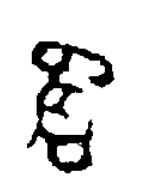
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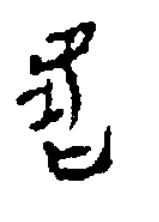
115  前二・三三・二　王卜貞田梌往…王固曰吉，茲卬，百四十八，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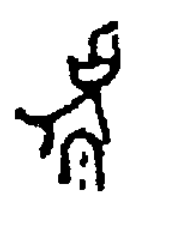
116  前二・三〇・一　丁亥卜王貞王曰叀往來亡災，𢽊隹百ㄇ八貔二，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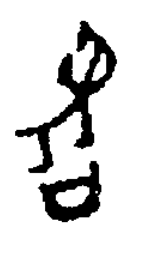
117  後上一四・一〇　卜貞王田目（）往…卬隻犯十，貔三，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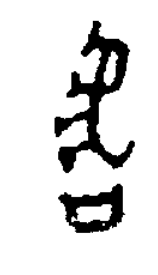
118  後上八・一　（喚甲）（此及下二辭皆爲人名喚甲）

119  粹二七四　（喚甲）（作方是眞正象甲之象）

120  粹二七三　（喙甲）（乙三八二五有此文無口）

121  後上九・四　庚申卜貞王㝉熊亡尤　（此字李作象謂是地名，疑誤，此仍是人名，或卽仍是所謂象甲。如頭上一彎仍作眉論，此是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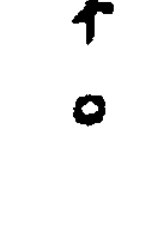
122  錄三六八　甲辰卜囗貞王囗虎甲囗羊亡𢦏

123  新獲三五二　（虎甲之虎）

獨角獸之屬

家

124 前二・三一・五　子王卜貞田牢往來亡災王固曰弘吉，茲卬，隻家一，鹿八。

125 京津四〇三〇　乙丑卜其又歲于后祖乙。弜禣。

壬子卜叀今日獲。弜又　（此獸形與京津一四
六七、一四六九同）

126　摭續　辛巳卜在（）　今日王逐（　从犬从止），
夕亡，戊寅王，易日，允畢（王豐不悉其義
，疑王以豐爲餌，或僞裝爲豐。）

127　綴合二二八　甲寅卜王其隻。　己未卜隹隻麑二。弗隻。　一月
（此註月尾）
辛酉卜王隻，不隻，隹，王隻，弗…，壬戌卜王隻
癸亥王隻，亡囚（此起新旬）
庚午卜王隻，允隻，在大門門二月。
辛未卜隻一豕一
甲戌卜王隻　允隻麑五。丙子卜王隻允隻。庚辰卜
王…，庚辰卜王…隻，
辛巳…辛巳卜隻，允麑（）五。　辛巳卜王隻麑允五

。壬午…，
壬午卜王…，王隻，允隻一。逐　甲申卜王隻…
丙戌卜王隻。　庚寅　庚寅卜王不其隻。
（全辭歷時四旬。其中　獸頭作目形，上端尖，尾岐。
不似豐形，前人多釋爲家。）

128　其他　（粹九四一）　（粹九三七）　（董引二・二・〇
一八七）　（董二・二・〇四六九）　（京津一四六九）
（京津一四六六）　（前四・四七・一）　（前七・三
四・一）　（前四・四六・六）　（京津四四八七）
（京津四四九〇）　（最後京津二字皆獸名）

129　乙一九一三　亡告　（此疑卽　字。人名）

「天豕」、貊、貉、貘

130　乙一四九六

131　文錄七二四　禹沚，夕出　在析　八月

132　綴合一六九　旬有祟之日禹沚夕出豕在析八月（）

133　前四・四六・五

134　前三・三一・一　癸未卜王日貞又豚于行其左射及　（从饒釋文）

龍

(一)

135　後下六・一四　其邑，龍茲用。

136　前四・五四・三　庚辰貞龍其祟門門其立門

137　前五・五八・三　甲申貞亡囚　癸未卜　龍。癸未卜門龍，壬子…
戊申貞　又𡐞。丙午卜戊戌壬子…　癸未卜㦰不死（
囚）。

(二)　（龐）　（眴、瞑）

138　藏一〇五・三　貞吳弗其戈羌龍　（按此龍字殆假爲戎字）

139　前四・五三・四　貞龍其出

140　後上九・五　殻門

141　後上九・三　卜，又王于庚告。乙止卜王于　告　丁卯卜王于龐

142　乙九六〇　貞有疾目不其　。貞有疾目　。丙寅卜𡆥貞乎
（豕）凡果。宁。

143　乙七六八　戊子卜殻貞王卤

144　藏一一一・一　（辭殘）

145　戩七・一六　卯帚狸子于妣己允

145a　乙綴一三五　貞龍亡不若不執　其執，貞　亡不若執不羌。（辭
多重不盡錄。龍凡尹對擧，人名。如龍卽是凡父合文或
凡尹合文然。又　亦作　似殻。）

(三)

146　前七・二一・四　貞乎酒事龍　三邑　（龍字漫患作　形）

147　前七・二一・三　來。來帚　王固曰出希六，凡，，出，

(四)

148　前六・四三・三　桑

149 前六・四三・四 貞子桑不死。貞今茲害（ ）雨。

150 藏一〇九・三 貞不其龍

151 藏一六三・四 申率 月 （辭殘）

152 乙九六四 今日疫门 不隹囚

153 乙二三四〇 貞疒身

153a 綴一七四 丙寅卜爭乎 ，先疾專希左不

153b 綴二三七 其克龍王疒。 庚克龍王疒。

154 (五) 前四・五四・一 貞乎

155 (六) 虹、 （乙八五〇三有半截之虹作 ，蛇首也。）

犾

156 粹九二四 其比犬廿率。又犾茲用

157 前二・一七・五 卜在涞涤于 亡，夕隻犾十又一。

158 前二・二七・一 王卜 叀辛往來亡巛 曰吉 壬子王卜貞田衣（ ），往來亡巛

159 王固，曰弘吉，茲卸隻犾四十一、豰八，豕一。

160 前二・二七・五 戊戌王卜貞田 往來亡巛，王固曰大吉在四月茲卸。隻犾十又三。

161 後下一五・一二 用犾于丁

162 後下四一・一三 戌，王其射門犾湄门亡𢦏 率 貞乎射門犾率。

163 後下五・一〇 叀犯乎从疾犯（ ）。

卜辭獲犾之記載頗多。犾字从犬亡聲。亡讀如無，故謂犾爲狐也。又契文別有狼字（見下引例165），故犾非狼可知。字爲說文所無。化石亦無狐。陳夢家所引楊之統計狐骨亦少。余覺此字从犬，形不與狐同，究是狐否，存疑爲上。

其他野獸

164 猴 拾六・九 獲猴

165 狼 前六・四八・四 狼允 （鄴三五・一 似亦爲狼字）

166 貍 （虎）前六・四九・五 丙申卜貞日 虎 其门

167 乙八六六五 于西隻又 竟门又

168 貛？ 粹九三九 缶隻又二 （又見乙六二九八）

169 170 後下一四・一六 （羊虎合文，下殘。此 形作 亦卽 形也。） （參續五七九，簠六八）

171 後下一六・三 （單文）

172 後下一八・六 己巳貞馭（？）爲囧𠂤

173 乙七一三七 貞售𦐂于 貞售𦐂于 （此辭似可證 卽簡化爲 ）

174 爲 （爲方）

狩獵字之一：

175 佚三八九 癸未卜方貞羽戊子王往逐。 。

176 乙一四七八 ，又往逐，亡巛。 （ 字亦作此形）

177 乙五一六一

178 〃 乙四五四八 王其往逐 于 不其…王其往逐… （ 爲地名）

179 乙一二〇一 貞受（ ）。丁卯卜𣪊貞 有子。貞子 又 。

179a 新一九一六 于 。 辛未貞王其 于 。（參閱李一二七五應字）

狩獵字之二：率、𡴚

180 率 藏五・一 辛亥卜王貞门弜狩，率。 辛亥卜王貞门𡿧弜狩弗…。

181 前四・四・二 丙戌卜王阱率。允率三百又四十八…。

182 藏四二・一 戊寅门 其率鹿

183 藏七・一 王其求羌方率

184 前二・二三・一 貞兄疾羽其 。丁丑卜貞 逐辟兄疾 、 、豕。羽日戊寅王其求 ，王弗若，狩隻，率鹿五十又六。

185 藏二四一・三 戊辰卜韋貞爵子𡴚 （罕卽 疾卽疾字。 疑是率字之漫患者。）

186 法 Guimet 123 甲寅卜貞今左子眾，邑子眾，自殷受𡴚 十一月。

187 粹二四九 貞令𡴚尹東土 告于祖乙，于丁，八月 （按尹字契

文本爲，此字乃方字，意爲令𠬝坐鎮一方也。）

188　後下四・三　貞𠬝立事于侯

189　甲一一四七　叀𠬝𡧊于夒

190　後下九・四　辛丑卜𠬝氏羌。王于門（迎？）

191　乙八一七二　甲午卜隻貞亞受禾　甲午卜隻貞　（背有殻字）

192　天二五　丙子卜隻貞羽丁丑雨　貞不其雨

193　金一八四　弗隻（）　（字狀鳥形）

194　骰殘二二〇　丙申卜㞢貞乎見　弜弗其隻　（疑𠛱。不識。前人亦有釋剪者，可能爲祭器之類，字亦作。）

195　後下三七・六　貞弗其隻土方

196　前六・四五・七　出不隹囚

197　隻𠬝　錄七四四　戊辰卜爭貞𠬝隻。

198　錄七三七　丁酉卜出貞𠬝隻𨛜方

199　前五・一四・三　貞王夢不隹囚

200　粹一二四〇　辛亥子卜貞安子曰

201　前六・四八・一　隹

202　藏一五二・一　子卜貞今月見王勿歸。九月

203　其他如　等變體，均非𠬝字，不引。

狩獵字之三：网及从字

204　网畢　甲二九五七　辛丑卜王翌壬寅我网□隻，允隻。

205　乙二九〇四　王曰子畢不其隻　□子畢其隻，百。

206　明九九二　□辰卜今日步于网

207　罞　前四・五〇・一　（扔？）罞祥　（此與後下一七・八辭同惟作，一字異寫也。）

208　前六・三五・五　爭貞白出。罞（前六・三六・一作。）　未必是罞字。

209　前六・三五・六　茲乎：乎罞

210　乙三一六　丙子卜　隻十七，□月。癸亥卜虎其　，九月。

（字疑虎，或與前六・四五・四之貞勿隻同。）

211　乙五五　丁亥卜今日令　不　十四。（此隻十四之隻字蓋潦草，疑亦是𡗕字）

212　前五・一四・一　貞王往

213　前五・一四・二　貞

214　前五・一三・六　乎取

215　乙一四三四　辛卯卜殻貞，隹，風……。

216　甲三一一二　甲寅乎鳴，隻。

217　甲三一一三

218　粹一五六三　田　王？　鳳（雞？）　（辭殘，意不明。）

219　此外從网之字尚有　等，均非獵獸之字，不具引。

狩獵字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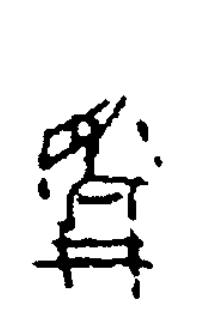
220　乙二九〇八　戊午卜殻貞，我狩𠬝。之日獸。允𠬝□虎一，鹿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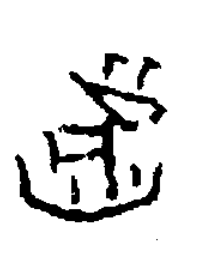
221　後下三〇・一　・犷百六十四，（）百五十九。　赤㞢㸚二赤：（此爲獸名。赤疑是指馬，見藏十・一云「赤馬」。末句意不明。㸚二可能是祐字（）亦或是㸚上，因上橫略短。字象欄廄，象餌阱，甚難肯定其所狀之物爲何。又按此形似日本神道廟門所謂「鳥居」也者，日語讀「雀集」，故錄於此。）（此文奇。狀鹿或獸首張口之狀。意或是以此爲餌以陷野獸也。其左右二竿亦不同上文之作矢形，下橫只得一劃，略彎，而甚長。此純係會意而兼象形之畫，甚難確指爲何意，更難隸定爲字矣！）

狩獵字之五：阱

222　藏二四七・二　癸丑卜殻貞旬亡囚王固曰㞢希五丁巳阱死　（此辭一般均以阱爲人名。按辭意讀之，稍嫌含糊。由癸丑五（日）至丁巳正合。契文巳又卽子字，故又可讀爲五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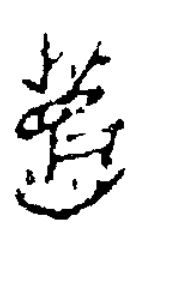
子阱死。「阱死」或作「麋死」。誤。）

223  前二·一二·一 在乂貞其辛。（葉玉森謂小點象食物或餌。羅氏謂象水，余覺可能象沙土飛揚之狀。）（此獸形文應是麢麗，或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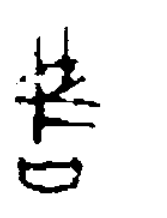
224  前四·四·二 壬申卜㱿貞由毕麋，丙子允毕二百又九。甲子卜貞王疒齒隹囗易日 （此獸形文應是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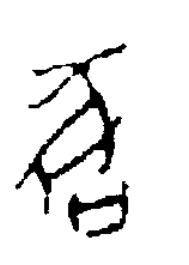
他辭阱字用麋爲其中之獸形者，有前六·四一·一一三，乙一四二六、一四二七，後下二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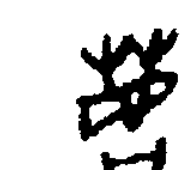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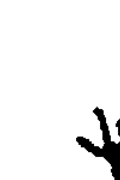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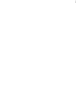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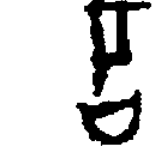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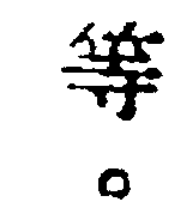
225 後下四一·一二 丙辰卜王，阱允毕二百又四十八。麋廿七……。

226  前六·四一·四 貞令阱 （字从鹿）

227 前六·四三·五 丙申囗貞阱，南麋。 卜方阱在。

228  藏一一〇·三 戊申貞今日阱麋三囗 囗 （最末一字似爲「囗」字，果然則「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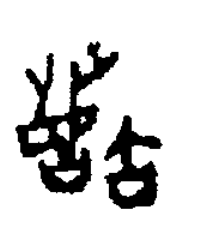
229  甲七七七 囗貞由 鹿（？）朋（？）其阱叀…… （字漫患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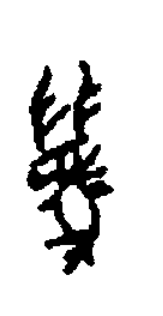
230 其他契文从口形者未必是从井，字義亦似與阱陷無關，如、、（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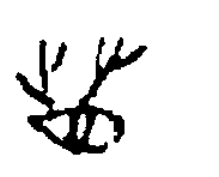
狩獵字之六：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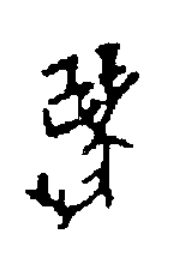
231 殷綴一九四 羽癸卯其焚，毕。癸卯允焚。隻冢十一，豕十五，貍廿。貞于甲辰焚。勿：于甲辰焚。：焚 （按殷人用焚田禽獸，只此一條，其法或不甚優。所獲之獸數目亦少。其中冢爲獨角獸之類。此契文釋貍之字亦然，疑前者應釋野豕，後者應視爲麢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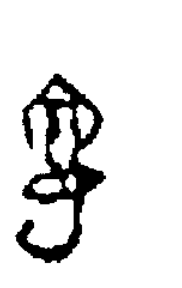
其他（前人存疑待考待問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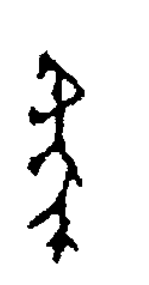
232  新四四八〇 （單文，疑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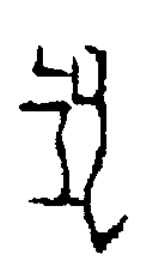
233  乙一六五四 白乂 （此獸鹿首馬身，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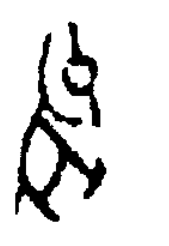
234  後下三一·六 （單文，麢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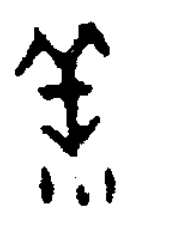
235  鄴四〇四，京津一九一九 （京津辭：允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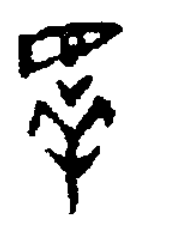
236  續五·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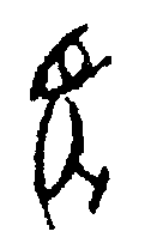
237  摭續三二六 （此與二三五類似乃虍頭應爲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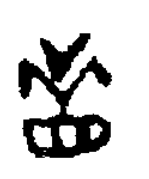
238  乙六六九六 壬辰卜爭貞其乂隻叀羽甲貞立尸方貞立尸壬辰卜爭貞其乂弗其隻，卜方貞隹羽甲申立大吉辛囗方貞勿立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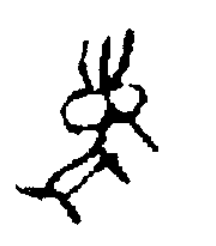
239  乙六二九 貞勿賁 乂畐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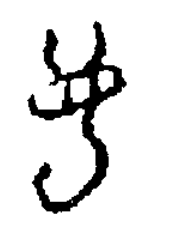
240  甲八二七 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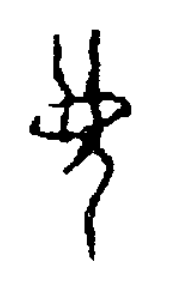
241  甲七八八

242  京津二九七五 壬午賁鳥（？） （參閱239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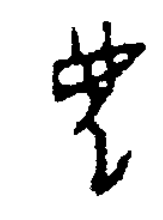
243  甲三六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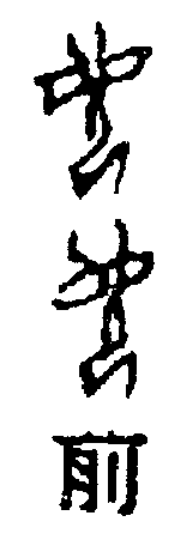
244  後下三一·一六 （單文，同片有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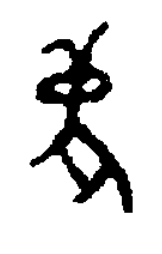
245  前七·三八·二 王族从囗乂叶王事六囗 乍王亘于西六月，壬罕㞢岳。 𠱧㞢升歲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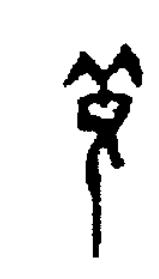
246  後上一三·四 貞王步于 丙辰王步于乂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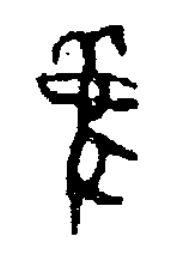
247 後下二六·一三 壴（卸）貞 （疑字句倒轉乃是貞卸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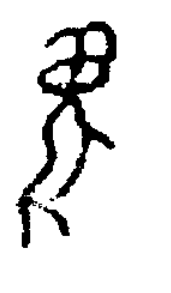
248  甲二五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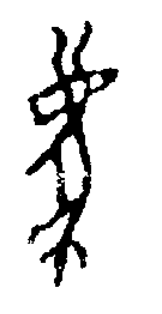
249  前二·二一·四 貞羽庚戌步于乂 （前、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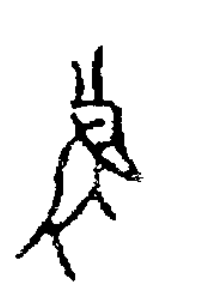
250  乙一九八四 乙卯㞢于 羊㞢囗于咸戊 于妣己三旬甲申來亥勿祥 （甲申二字似原契無，乃後加上之注，故字小在旁。）（亦見續一·五一·四，徵人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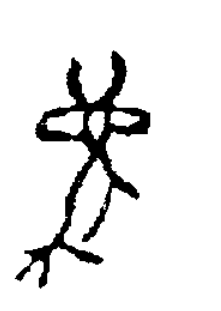
251  乙七一三七 貞售芻于 貞售芻于 （此明是之省寫）（引例173重）

252  乙八〇八 售芻于乂 （按此辭之售與上辭同，皆一囗，李集釋之雍字省文，此當是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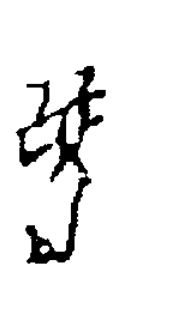
253  乙六七〇五 貞勿于乂 今日不其雨 貞方于 貞今日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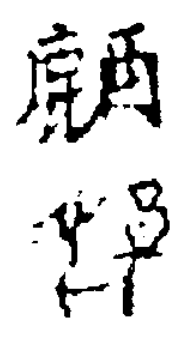
254  乙四六二九 貞方勿于乂（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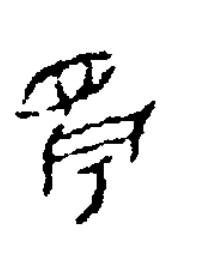
255  新二七三七 芻，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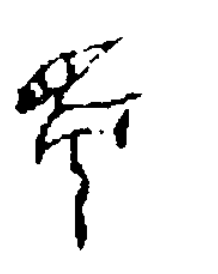
256  乙七一四二 貞王㞢 貞 貞其 若 壱舟 好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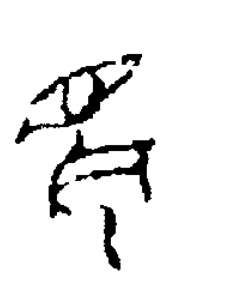
（反面）貞隹巽司壱帚好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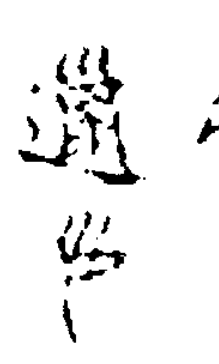
257  藏一〇〇・二　入文口自　（與引例43重）（，引例263，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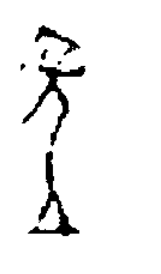
258  甲二四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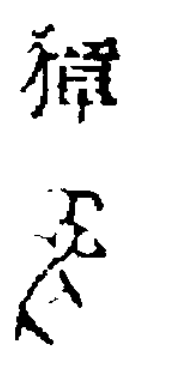
259  續二・二五・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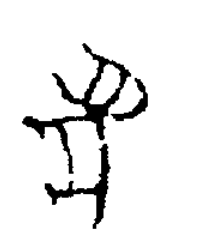
260  甲三五一〇

261  零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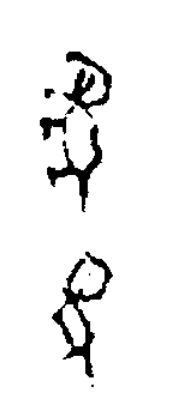
262  摭續二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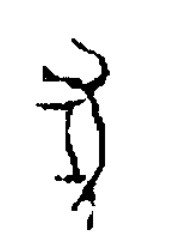
263  摭續一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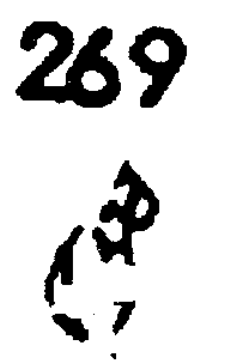
264  乙六七二八　貞如其出囚　貞印其亡囚　廿殻戈至　丙申卜殻貞我其遂鬠隻乎从　（字頭上之∧乃龜板裂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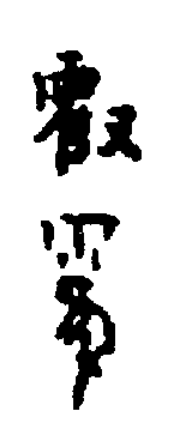
265  甲二〇四〇

266 甲二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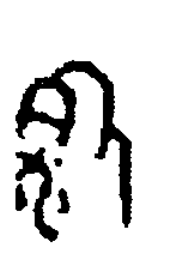
267  續一・三九・四，乙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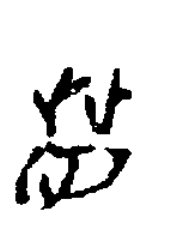
268  乙五六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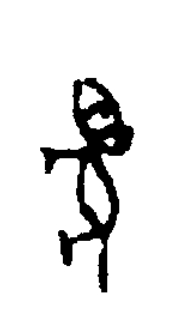
269  佚一七六

270  乙七七四六　貞勿戌叡　壱册

271 乙七一四二　貞須（）一妣壬叡壱舟　貞其來告　貞受田　其　貞受田其來

272  菁一・一　（龍霎雨？九龍？）

273  甲二二八　狩

274  前四・四六・四　乂我　丁　大宋

由以上各辭知251即254即253 250即252即250 246即255亦即249，由251辭知即是。即是250之，因250同252也。又253之即是，此即251之簡形也。又由249與246知从目之即即252之字亦从目。且與255 254皆同。故由245至256均是一字。前人隸爲「秋」者也。當再硏究之。

附錄(一)

1. 字應分數部硏究。契文凡从戈之字偏旁之戈皆作或。戈字雖有作形者，作偏旁用時十八字中無一有此形。況此字二部份不連，則與部份相接，不能謂是之譌。字偏旁毫無疑問。無論如何解釋均不可能是字，可知此字釋爲聝有問題。部份下从目，不从耳。因此不是。契文聝應作。亦不能謂爲臣，更不是盾。釋爲聝、惑、馘、臧均不可能。

2. 契文頁爲。从頁之字又作形，隸定爲百。假定此隸定無誤，形即是形，日即是所謂百。釋爲戓不如直寫爲戓或戫豈不較妥？惟於義音均無所知也。如此說是眞推演而下，戠字即是字。後者足下之或有或無。前者之名又是沚戠，二者均人名，豈巧合耶！

3. 形見金器者爲饕餮紋。正作形亦作形或作形，皆契文祥字。羊形來。後下一四・一六有一[illegible]字，其字見金祖同續編之待考。其字實爲二形合文，即一般虎字之作狀者也，故知即。因此字當隸定爲我。

附錄(二)

說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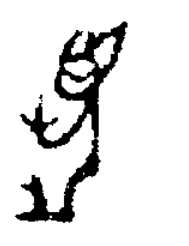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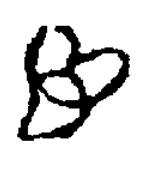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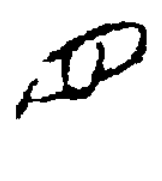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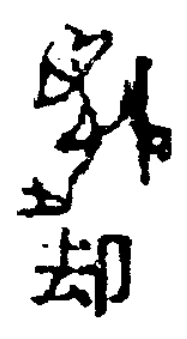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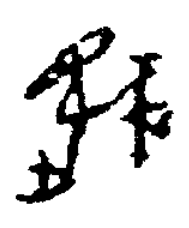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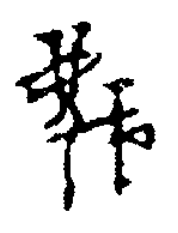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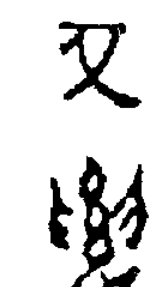
契卜用之龜，據秉志硏究，訂名爲安陽田龜（*Testudo anyangensis*）。近似希臘之種。當日稱 *T. graeca*，今希臘種應是 *T. marginata*。前者只見於北非及小亞細亞也。按田龜分佈遍全球，惟東亞未聞有此屬。其在熱帶島嶼，孤立海外如加拉丕奇斯、毛里斯、西錫爾等島者，爲著名之大龜，長可四呎，重且六百磅。小型之田龜則在陸上或居乾旱之地，或在水田之域。

今日華南所有之龜均爲水龜，緬、暹、粵、桂之大頭龜也。（*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日本之海龜均與田龜異屬。大頭龜與田龜主要區別在腹甲第三對，不與背甲直接相連，其間尚有若干腹邊甲。契卜之龜板，余未嘗得見。惟據朱芳圃及黃作賓二氏著作所附之圖，知秉氏之鑑定無誤，如此則此安陽田龜當已絕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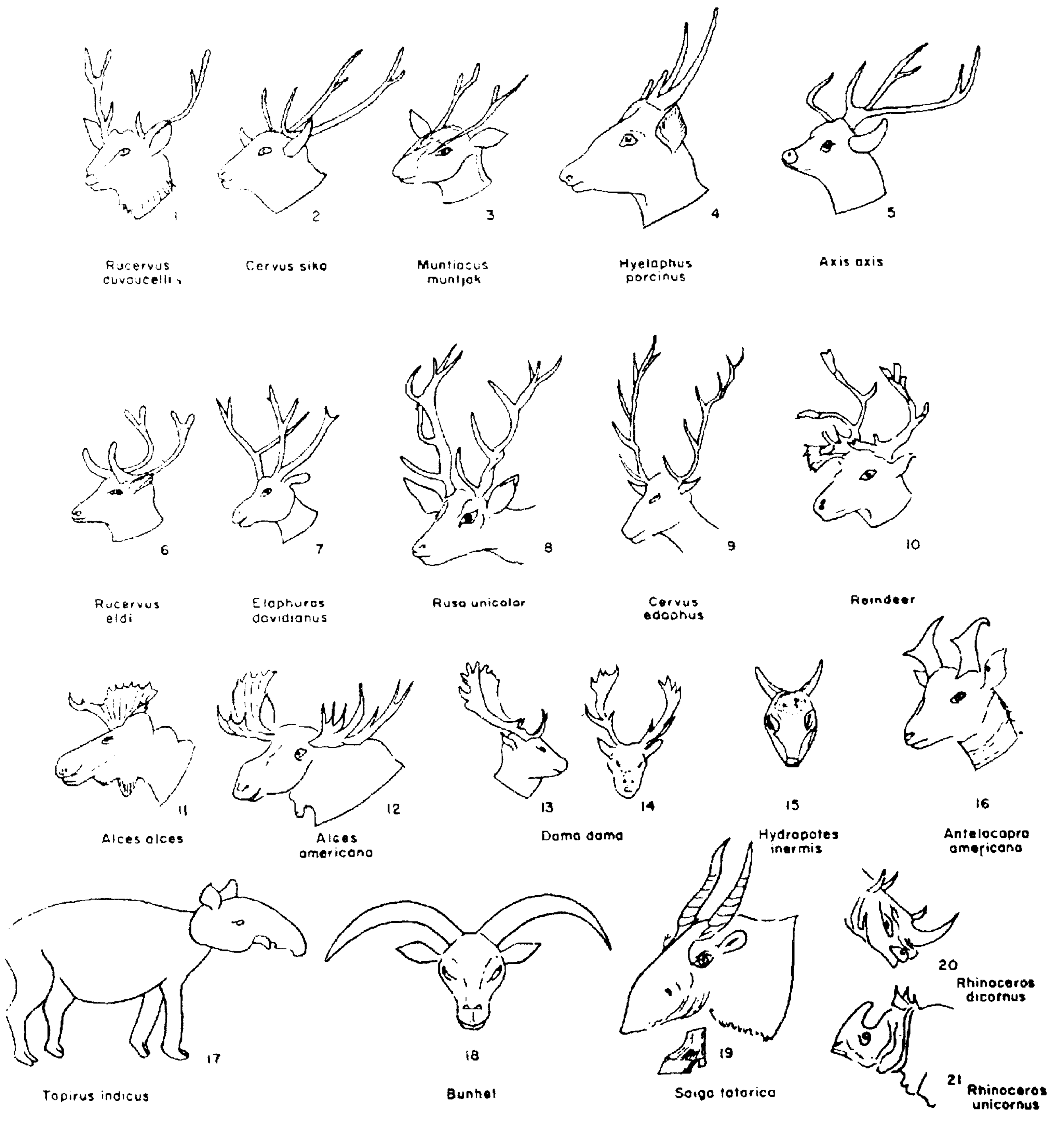
龜之具甲爲動物學之特殊化之徵。其心臟後另（*Ventricular Septum*）間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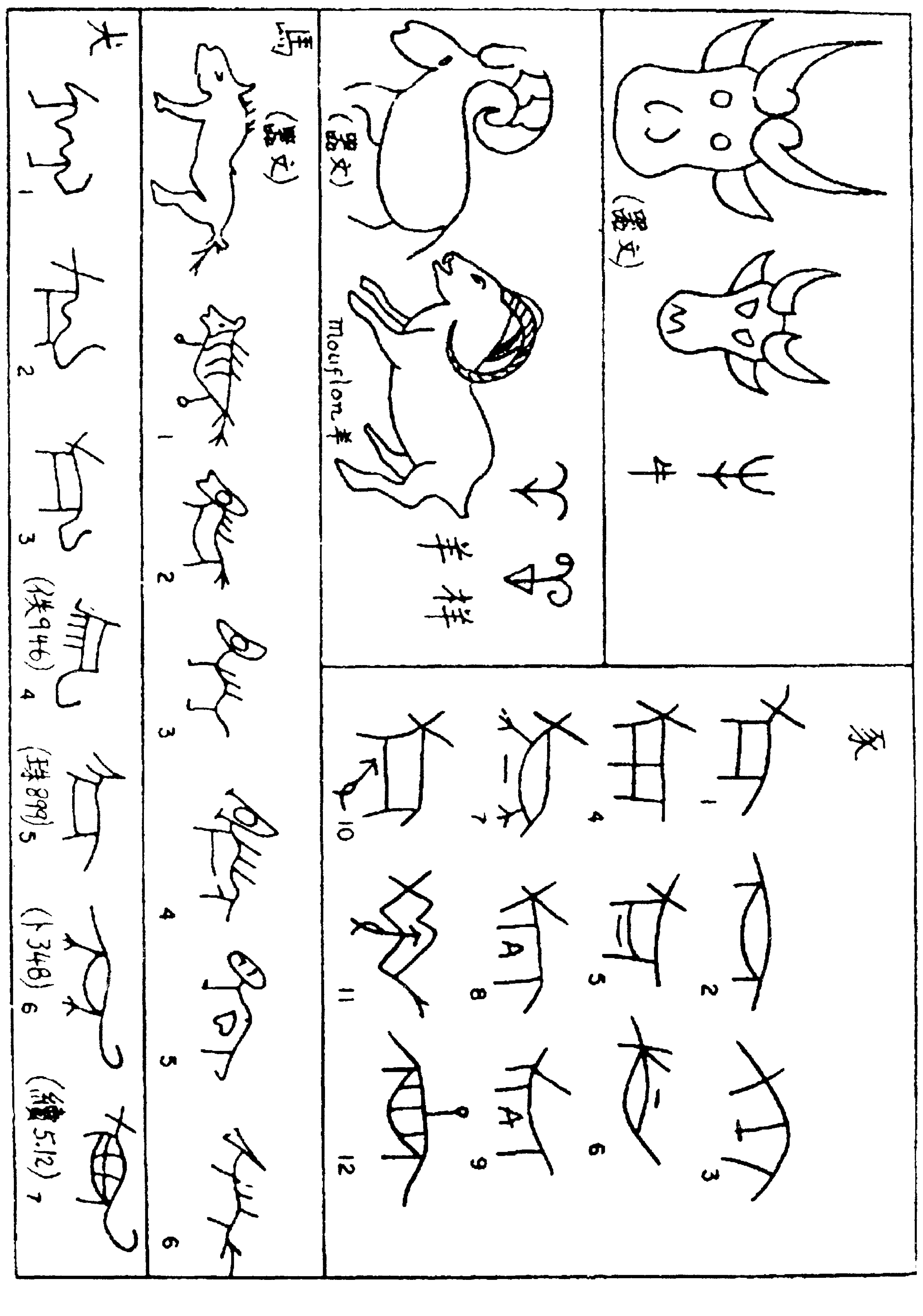
有孔。如是人類有此，便患心臟病矣，而龜類則非有此孔不可。又龜肋生於甲上，故不能用爲呼吸之助，故必須伸縮頭足以代呼吸，一伸一縮之間，空氣便出入肺部，亦是特異之構造也。此在研究甲骨者或所未聞，故特錄之。

附錄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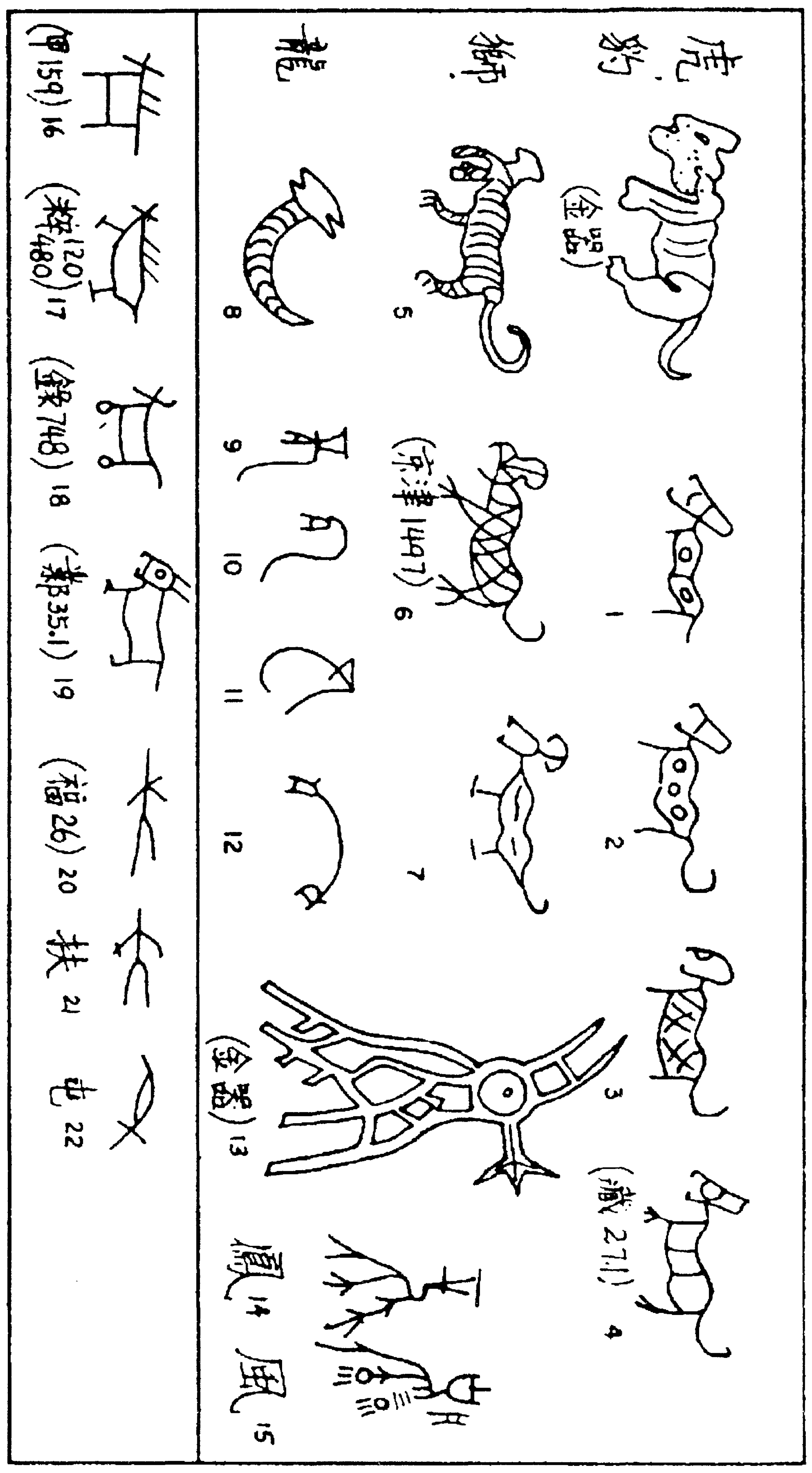
甲二三三六乙片各文均似圖畫，不解何意。疑非卜辭。如按字讀由左而右，當是：「豕？焚虎獲猴七」知其過於牽附也。類似圖畫之獸形，如甲二四二二之虎，二三六七之鳥（蒼鷺 Heron 或連雀 Wax-wing）香單文，或疑係契者一時之興，余以爲不然。因契卜之龜乃王室檔案，豈容隨意畫鬼其上，故必有其用意在，惟吾人不能明察耳。前七・三一・一之大頭鬼形，狀如今西藏跳神之面具，李集釋置之魁字下。似隸定爲禺較合。竊又疑此與字同，一側視一正面。後者謂是夓字。此作形與作形同，但却非字，而二者又與字同，中不無疑問者也。又字亦从此出，殆是嚳字也。

前七・三七・一之大頭人形，狀如西藏跳神所載之面具，隸定作魁，似不如作禺之切合也。圖中余寫作昊亦或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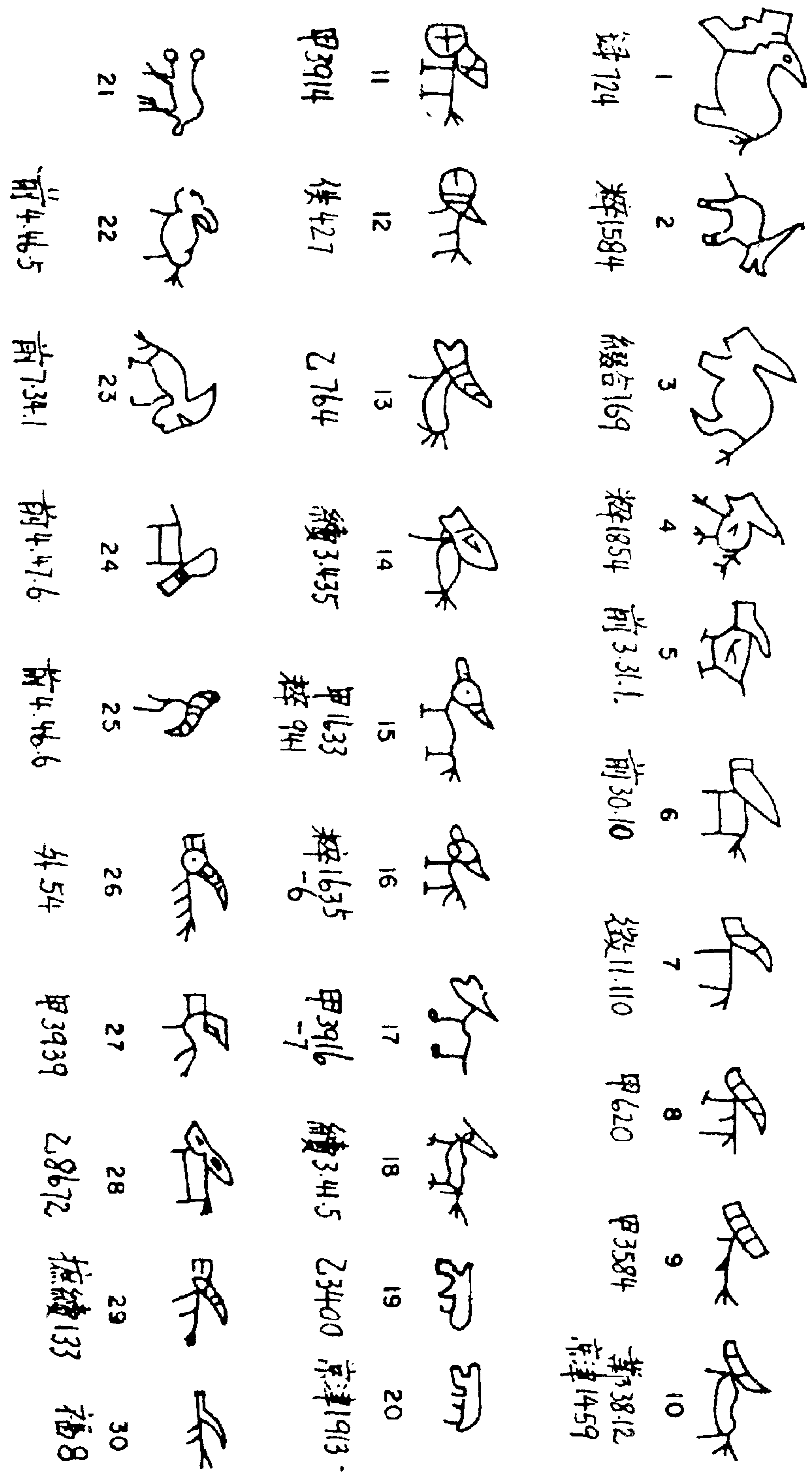

1 Rucervus duvaucelli
2 Cervus sika
3 Muntiacus muntjak
4 Hyelaphus porcinus
5 Axis axis
6 Rucervus eldi
7 Elaphurus davidianus
8 Rusa unicolor
9 Cervus edaphus
10 Reindeer
11 Alces alces
12 Alces americana
13
14 Dama dama
15 Hydropotes inermis
16 Antelocapra americana
17 Tapirus indicus
18 Bunhel
19 Saiga tatarica
20 Rhinoceros dicornus
21 Rhinoceros unicornus


(金文)
牛
羊
祥
Mouflon羊
馬
(金文)
(金文)
犬
豕
(拾9.46)
(珠899)
(卜348)
(續5.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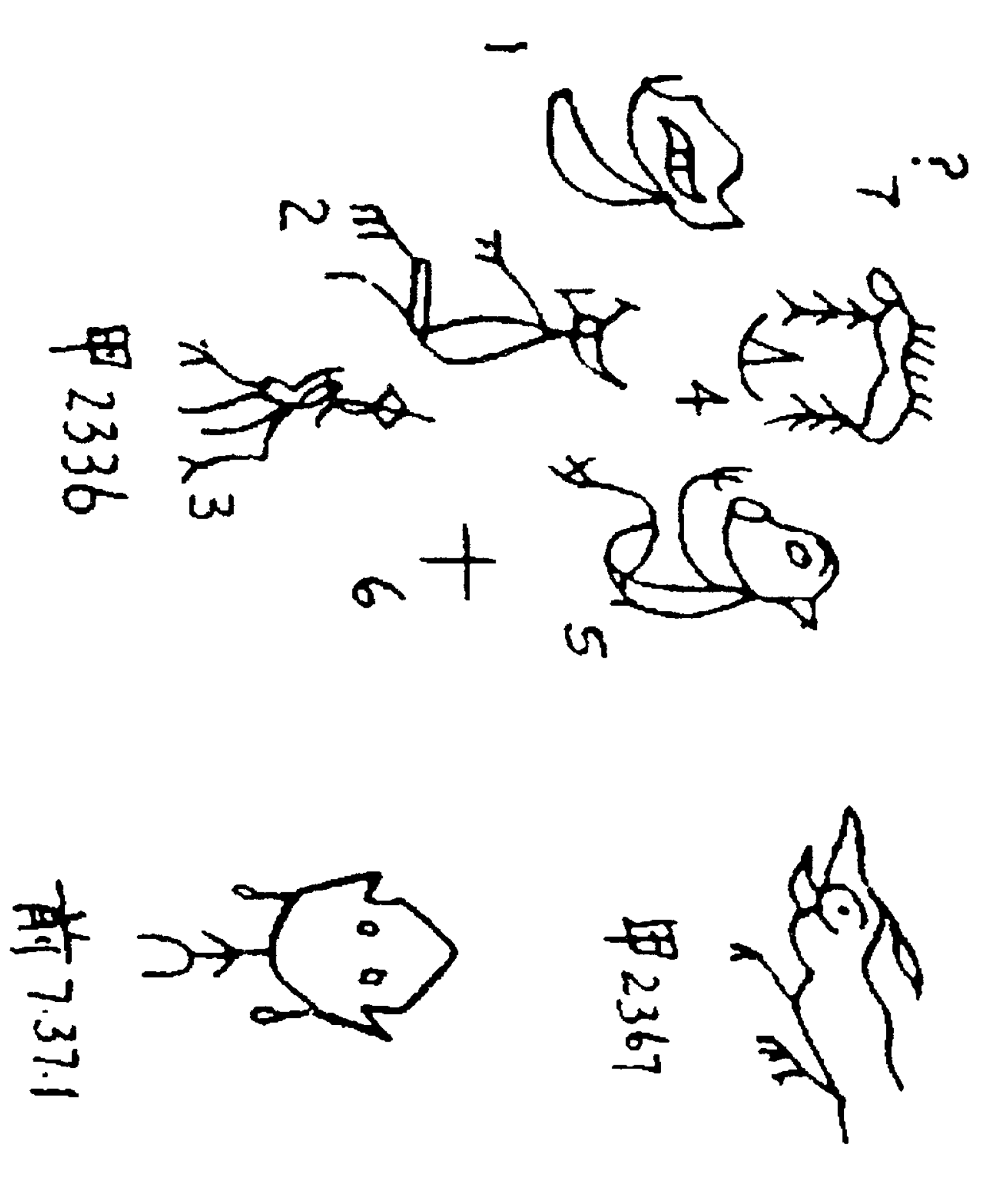
圖二


虎
豹
猴
龍
(金器)
(京津1497)
(金器)
(藏27.1)
鳳 14
風 15
(甲159) 16
(粹120 480) 17
(錄748) 18
(前35.1) 19
(前26) 20
扶 21
也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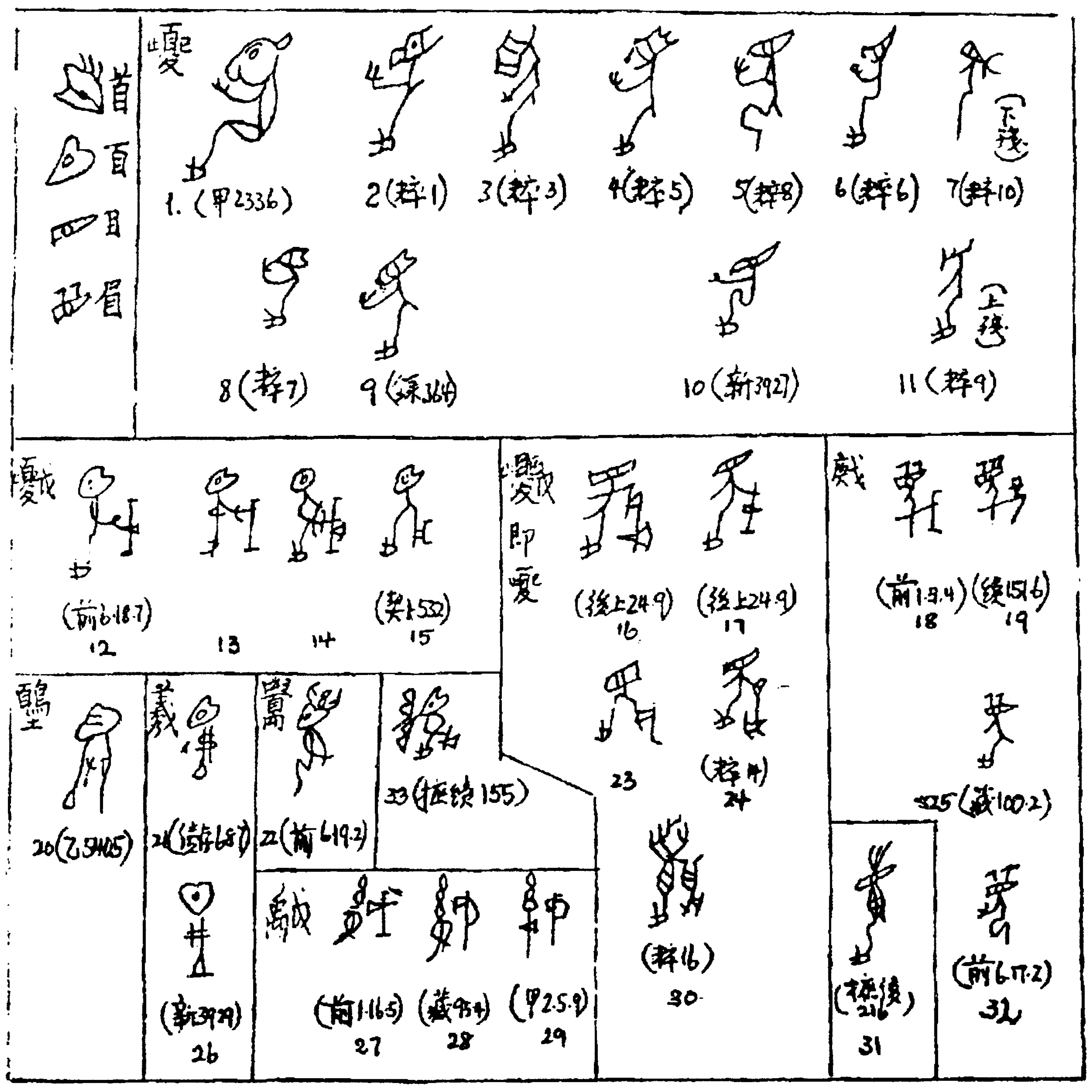
圖三


錄724
粹1584
續存169
粹1854
前3.31.1
前30.10
後11.110
甲620
甲3584
甲3812 京津1459
甲3914
佚427
乙764
續3435
甲1633 粹941
粹1635
甲3916
續3415
乙3400
京津1913
前4.46.5
前7.34.1
前4.47.6
前4.46.6
粹454
甲3939
乙8672
拾續133
拾8

圖四


甲2336
甲2367
前7.37.1

圖五


首
百
目
眉
夒
1.(甲2336)
2(粹1)
3(粹3)
4(粹5)
5(粹8)
6(粹6)
7(粹10)
8(粹7)
9(錄568)
10(新3927)
11(粹9)
(前6.18.7) 12
13
14
(契1.520) 15
即
(後上24.9) 16
(後上24.9) 17
(前1.9.4) 18
(後1.5.6) 19
20(乙5405)
21(遺珠667)
22(前6.19.2)
23
(粹14) 24
25(藏100.2)
(新3974) 26
(前1.16.5) 27
(藏93.4) 28
(甲25.9) 29
(粹16) 30
31
(前6.17.2) 32

圖六　夒字及其類似之字
夒，母猴也，贪獸也。

Names of animals and related words in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Chinese Shang dynasty

William S. Ting

The frequency or the number of words in active usage, describing a particular animal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bout the animal. Hence there are by far a greater number and variety of basic words describing the major five domesticated animals than wild animals in th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s. Among the domestics, the cattle leads both in number and in variety of animal descriptions, covering the aspects of sex, age, color and kinds of this animal. The statistics in table 1 show that apart from the domestic animals, vocabulary concerning deers also ranked high in its richness.

The leading position played by words relating to cattle confirms the legend that Wang-hai, one of the pre-dynasty kings, was a cattle herder. The name Wang-hai was addressed as the great grand-father by the later Shang kings in bone inscriptions. Offerings to his worship often include numerous heads of cattle. The warmer climate and grassy, occasionally swampy, nature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emerging from the Neolithic sea, evidently favored the herding of cattle. The higher ground surrounding this plain to the north and west were the grazing areas for sheep. Wang-hai had at that time led a pastoral people, trading his cattle for sheep from the highlanders. One of these is known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as the Chiangs. The word itself means 'sheep-herder' (Example 84a, b). Agriculture must also have already developed,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food requirements of a pastoral people. The word for swine in inscription is as simply written as the word for dog, which undoubtedly is the first domesticated animal of human society. As a pastoral ruling class, the Shangs may have had other subjects cultivating the land for them. This perhaps constituted the basis of stratification of the Shang society in the later ages.

The character for cattle and sheep are written in a highly conventionalized manner. These words must have been simplified from the earlier pictographic presentation. Both show only the head of these animals with only the horns to identify them from each other (Example 58). C. C. Young made some paleontological studies thirty years ago of bones excavated from the Anyand site, where the inscriptions were recovered. The Shang cattle, identified to be an extinct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genus Bubalus, is related to living forms now in the Philippines. In fact, Young has found many extinct animals from the Anyang collection. It is not strange to exp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species within a period of 3000 years, since the shortest speci-generic differentiation has been known to occur in times much shorter than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is southern water buffalo and the presence of rice suggest paddy environment which no longer exists in the Anyang area.

Young also found the remains of another wild cattle, Bos exiguus, now extinct. The species is registered in the inscriptions by a character hitherto thought of variously as a legendary animal, a bison, or even a rhinoceros. The character showed one massive horn (Example 128). The modern word described an animal possessing a hide, good for armor-making, and hollow horns suitable to be used as drinking vessels. These descriptions fit more closely the modern Bos taurus than any other of the existing species. Young also discovered an extinct sheep Ovis shangi and a Capra. Both of these are represented by inscription characters. I have equated the latter with the character Tsiang , which means 'lucky omen' (Example 73-83). The animal has curved horns resembling a ram. The inscribed words took up a great variety of decorative shapes. None, however was used directly as the name of an animal.

Young'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he swine were not the same species as is found in North China now. The extinct species or rather a variety, is related more to the Sus vittatus of the Philippines. He identified also one more extinct swine, Sus cf. scrofa. Both of these swine can be matched with the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for swine in the inscriptions.

Horse was introduced at a later date. The earlier inscriptions showed the picture of a horse beautifully drawn (Example 60a, heading 1). These belonged to the Wu-ting period at about 1339 B. C. The word is used as names both of the animal and a horse-tribe presumably where the horses came from. On inscriptions of a later date, between 1209 B. C. and 1112 B. C., the vocabulary for describing horses increased to 17 different words. The name was then written in a very conventionalized way and much simplified (Example 60a, heading 3, 4). The change took place only within a matter of 150 years. It is not uncommon to note such changes in other words in bone inscriptions. At that time the bronze making was developing and new forms were made from inherited design on pottery or from brand new creations. A number of names for bronzes began in the usual hieroglyphic form, changing with time into the conventional words. The word for the tripod vessel, ting, was already a conventional symbol and was even borrowed to mean 'to ask' on the earliest inscriptions, whereas the words kuei, tsui, etc., are pictographic at the beginning. The word for bell appeared first with a photographic likeness, showing the outline and the conventional inscriptions, common to many other bronzes. An attempt to translate this type of new words into a modern version is hopelessly misleading by the standard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

Peculiar is the position of words for the deer family. The Shangs evidently knew a great deal about this group of animals than an average Chinese today, for these characters were written in a very characteristic way. I have been able to match them with pictures of modern animals and identified the genera and species. Furthermore, from fossils, Young had already given the fossil equivalent of these species. Yet two of the five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identified. Admittedly a knowledge of zoological taxonomy is involved but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s even more stretched because deers are beyond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a modern Chinese. I, for one, have not seen even a single wild deer in China, although I made many geological trips t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re are 20 words with eight basic word, for deer and there are five species among the inscriptions. These are identified mainly from the way their antlers were drawn. They are:

1. the lu or Cervus sika, Rusa and fossil Psuedoaxis (Example 1-14) showing always two 3- to 4-branched antlers.
2. the barking-deer or Muntiacus (Example 15-21), showing only one antler pointing upwards and an opened mouth; the Chinese word for it is Yeo ( ).
3. The Elaphuras ( ), shown by its peculiar antler (Example 22-25), quite distinct from 2, is now extinct. It has unfortunately been mistaken for Mi-lu ( ) in previous studies by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as well as modern western specialists.
4. The Mi ( ) or the Hydropotes inermis (Example 26-29)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of thick hairy pedicels over the eyes, simulating eyebrows. The word Mi with radical water, means a site where "water and grasses meet." The word Mi derived its sound from the word Mei ( ) meaning eyebrow, and they are written with exactly similar sound symbols in the bone inscriptions.

   The presence of the above forms in fossil records of the Anyang site proved without doubt the above identities are correct. All these either extinct, or still existing, are southern forms. No reindeer nor Alces are found in fossil or inscriptions. What more tells the change of climate than these written characters?
5. A fifth species belongs to the Moschus (Example 30-31) These have no antlers nor hairy pedicels and are there fore long unidentified. Young made the mistake of naming his fossil Hydropotes with the Chinese word Chang ( ), which anatomically speaking is Moschus. Quotations referring to Young always mentioned Chang but none had identified it to a particular character in the inscriptions.

The Shang people practiced deer-hunting some 3000 years earlier than the Europeans (Examples 14, 177, 222-229).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horses, the hunting became fox-hunting 150 years later. The history of hunting almost parallels that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methods used recognized from words are nevertheless not different than the modern. The words 'chase,' 'trap,' 'net,' 'bag,' and 'shoot,' with arrows of course, were the common types of hunt. Harnessed methods were also used. Example 14 showed a barrier type for deer obstruction. A practice much like the Persian type of shooting behind a net covered trench account for certain sentences of the inscriptions.

I can see from the way the words for deer and sheep are written that the decorative eye on many bronzes known as representing that of an unknown animal, Tao-tieh, was derived from picturing eyes of sheep and deer. The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Shangs towards the deer seemed to go back even further than their domestication of cattle. I believe that their ancestors were a people much like the modern Tungus of Sibiricus who herded deer. According to Shan-hai-chin "to Tao-tieh belonged the kingdom of the northern deers."

Among the wild animals, the character for tiger is very characteristic. The shape showed an animal with sharp teeth and claws and its body covered with stripes (Example 100-110) There were however pictures of lions and panthers among these characters designated as tigers. The one with circles instead of stripes is definitely a panther. Strangely enough this particular word was used only as a persons name and never as an animal, as are the words suggesting lion and wild cat. The word lion showed the mane above its head. The failure of recognition lies mainly in the fact it is being identified erroneously as a dragon. One must realize that a legendary creature seldom occurs in writing unless the people had a very definite idea of what the creature is supposed to look like. The stylish Chinese dragon does not look like a tiger nor a lion at all and I am sure the Shang's never had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dragon which comes into sharp focus only after the Han dynasty.

Another animal of some significance is shown in the examples 115-123. The word is a conventionalized character and must have long been recognized and used. The animal is there fore a fairly common one. I have found that it is a kind of panthera known to the Chinese as Pee. No knowledge as to its exact species can be derived. Some authorities have ventured educated guesses. The animal was referred to variously as rabbit, elephant, or even as musk-ox. The character was used for naming an animal. It is used also as the name of one of the Shang kings. When used as a person the word has an added square symbol, meaning 'mouth,' either below or slightly to the side of it. The added symbols give neither sound nor meaning to the original word. It is used only to show that the word referred to was a name of a human being. The reason why this particular king should be variously addressed as 'the elephas,' 'the wild bull,' or even 'rabbit,' so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system of king-naming is unknown. Perhaps it is a posthumous name conferred with a disparaging meaning. The same word is widely used in the later texts as representing bravery and probably resulted from the wearing of panthera skin as military uniforms.

The word I identified as Meh ( ) (Examples 130-134) showed an extremely rare animal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e animal is Tapirus indicus. Its fossil record begins in the Pontian and ends in the Shang. Because of their rarity, I do not think the Shangs would be able to have a name for it. The sight of such an animal is recorded as an 'ill omen' in one of the inscriptions which reads literally as follows: "Divined on Kuei-yeo, Chu inquired:.....There are ill omens this ten day period. This day give Che, Ke. Animal seen at night. At yeo, the eighth moon" (Kuei-yeo is a date designated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one of the ten celestial stems and one of the 12 earthly branches. Chu is the diviner. The question asked is omitted here, because it must have occurred in another similar paragraph. That paragraph is usually the first question asked, in the negative. The omission was meant to save inscribing. The rest of the paragraph was a record of what actually took place. Che's one of the famous warriors of Wu-ting's time. Ke is a new bronze. This gift from the king was a distinct honor to Che. Yeo is the locality. Eighth moon means the month of the year.).

Most intriguing is the word 'dragon' found in the inscriptions. One of the versions, as I mentioned before, was in the shape of a lion. The other five versions are, however, very different (Example 135-154) The first of these (135-137) is obviously the closest thing to a so-called dragon. It looks rather like a worm or a snake on a small scale.

This could b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dragon, being an obnoxious creature and an ill-looking thing. It reads as sha ( ) sounds close to the word shê (snake) or as a worm, chung ( ) which sounds similar to lung, the dragon. Its actual meaning in the sentences given is ambiguous. The last version, example 154, was the name of a person which had one added radical. The remaining four versions show no fangs, claws, scales, nor wings that a dragon usually carried. It is obvious that whatever concept a dragon may be to the later Chinese, the Shangs had none.

The word in the more complicated version (Example 138-145) resembles a tornado with a cyclonic column like a mushroom head and dragging a dust tail. In its simplest form (Example 148-153), it assumes one half of example 155, which is a character for rainbow. The Chinese do have the belief that rainbows are formed by two dragons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river. The word in the bone inscription also says, "Really, there is the rainbow, drinking from the river." In another inscription the rainbow is shown with a snake head. The Chinese also referred to cyclones which carry 'babies' away in a whirl, as dragons rising from the sea into the sky. I believe that these are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dragon as shown by the Shang word. The Shangs probably thought of a dragon as some kind of a sea monster resembling a snake which caused all the tornadoes and damage to life and proper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form of windstorm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word used for wind (feng).

The word wind in the inscriptions was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eacock, or feng (fig. 1 shows the drawing on bronze and the word in inscriptions). It has the funnel-shaped head, as does the dragon. It also has the spreading feathers of the bird. Originally the bird was identified with the Phoenix in Egyptology but somehow mistaken for bird of the same type now living in the Oceania bearing, unfortunately, by coincidence, the same Chinese name. I identified the bird from the shape of its head to the Lophura diardi now found in Indochina and Japan. Since the Chinese legend consistently mentioned that the bird came from the east, I believe that it must be from Japan and came in with the eastern monsoon to the mainland.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with a warmer climate due to a northward extension of the present climatic belts, the monsoon and associated tropical storms were quite capable of reaching North China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Since the word was created long before that, the conditions were even more likely. It is by this type of association, the word for bird, feng, came to be borrowed for use also as a word for wind. In the inscriptions, only the latter sense prevailed As if not satisfied with merely borrowing, a so-called sound symbol is sometimes added. I have doubts about the symbol being called the sound symbol. It is a separate word alone. It carries multiple meanings and sounds. It reads as 'fan'; meaning 'pan,' as in 'Pan-American,' and can be borrowed to mean recovery after an illness. It is also read as 'tung' in the bone inscriptions referring to aches and pains of the body. It is also read as 'feng,' exactly like the word wind is read, and used to mean a kind of illness due to exposure to humid environs, such as arthritis or a stroke which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sudden exposure to winds. One will presently see that adding such an already complicated word as a sound symbol is valueless. The word for bird read 'feng' to begin with; by adding the symbol, it still read 'feng' and never read any other way. Hence, I would rather call this added portion a symbol of clarification just to show that the word is not used to mean a bird, but to mean wi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ragon and the peacock exists even now. Both are lucky omens. The dragon assumes the male and the peacock the female role and are referred to in marriage ceremonies The dragon was used to designate the emperor and the peacock the queen. In the Shang dynasty the case was otherwise. The peacock is borrowed to mean winds the dragon is used to designate only a particular kind of wind. The added symbol to the peacock may mean recovery, so was the word for dragon in its borrowed sense.

In the bird world, a peacock is a male bird. The female bird is named Huang. Hence, Feng-Huang was originally used to designate a married couple. The modern Chinese word for

Huang is written in a way with only the head and the body of the feng, and without the feathers. The sound symbol, Huang, is shown in place of the feathers. The modern Chinese word for wind is constructed in much the same manner as Huang is constructed, except that the sound symbol is another word read as 'tsung.' In the bone inscriptions the word for dragon is the word for peacock minus the feathers. The word structure is obviously identical to the operation of writing Huang and Feng in modern Chinese.

Discussions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inscribed on bones and attempts to match them with modern equivalents cannot be understood unless we refer to the basic rules of word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corporated throughout the ages. However, the rules and principles which now apply were derived from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mad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by Hsu Shen. For instance, words carrying a radicle and a sound symbol was, as a rul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le. Words carrying signs such as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afore: e.g. the square and the fan symbol to indicate a borrowed word are also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radicle. In some cases this arbitrary rule causes unnecessary multiplication of number of words and duplication of words carrying the same meaning as well as the same sound. Table 2 of the text shows in a very limited way the translation of an inscribed radicle to a modern version. In examples 222-230, the symbol or is used to indicate a cave-in. The word with a cattle added to this sign means "to bury." The meaning is no different if the cattle is replaced by a deer, or any other animal. Hsu's classification would separate these words into the animal radicle thereby demanding separate writing and sound, whereas in bone inscription they are one and the same word. Words used in hunting, such as traps, nets, and sex symbols for animals, came under this ty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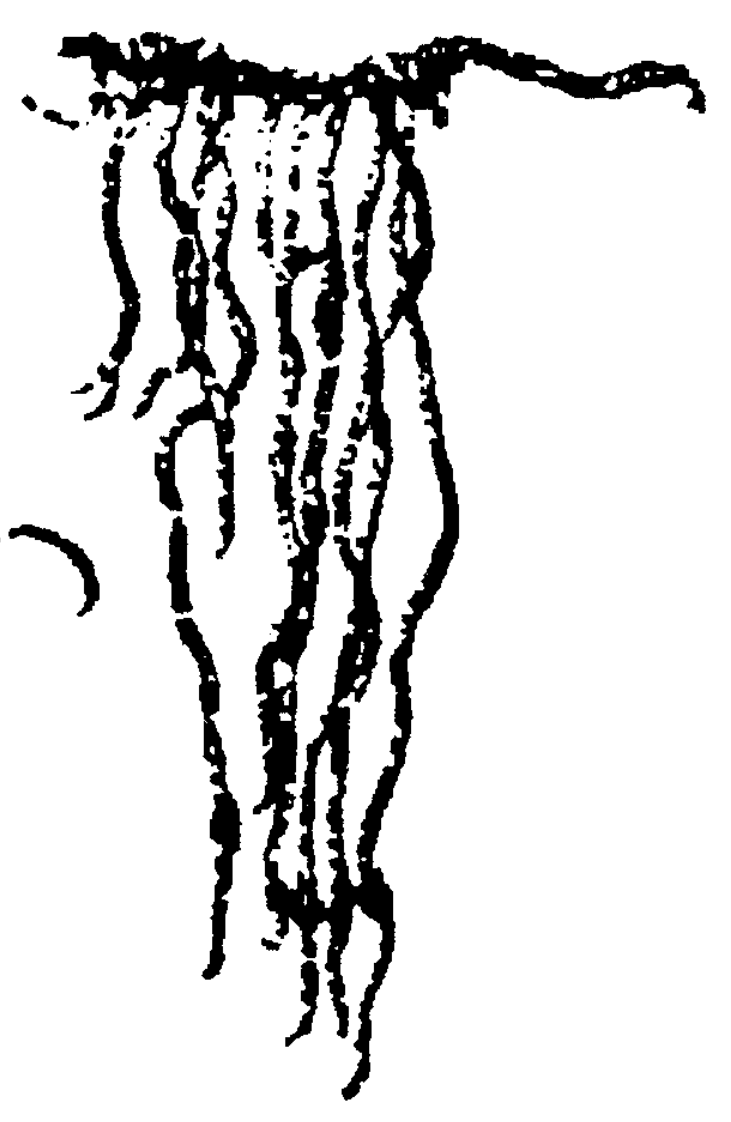
This is obviously an unexpected result to many language specialists who had followed Hsu all the way. It appears to me that new words were constantly being added to the vocabulary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re were certain rules of word structur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deduced from Hsu's classifications. I have discovered that 1) in borrowing a word a sign may be added to it just to show that it is being used in a different sense. The sign can thus be neglected if we try to write the word in modern script, without altering the meaning and sound, 2) a symbol may carry both the origina sound and meaning even though a radicle is added to it. The added radicle acts also as a sign, perhaps in a general way, pointing to the object the word is intended for, 3) adding a symbol meaning 'mouth,' personifies the word, 4) certain parts of a word can be abbreviated among a series of bone inscriptions; there appears no fixed rule for abbreviation but the essential, meaningful, part is usually left intact, and 5) sex symbols are used to avoid creating different words for two sexes. Hence independent words intended only for sexual differentiation are later inventions.

（原載《中國文字》第21冊,1966年9月）

說祘

戴君仁

余頃作洪範五紀說，大意謂五紀言歷數，歷數起于結繩（註一）。結繩之制，我國不傳，而域外尚多有之。秘魯之結繩，橫繩爲綱，而駢垂細者於其下，用以記數，如下圖所示：



（註二）

因思說文祘字，當本結繩而造，爲象形字，非會意字。爰采許書，旁稽諸家說，草爲說祘。

說文解字示部云：「祘，明視以筭之，从二示。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祘，均分以祘之也。讀若筭。」又竹部云：「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又云：「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按祘筭算三字本一語，實即一字；祘爲初

文，筭算均後起之篆也。謂祘卽筭之古文者，前人已多見及，而未見認筭算亦爲一字者。夫筭算二字經典通用，其詁訓僅名動之異，本是一語，形體小變，當爲同字無疑。蓋筭之解云，長六寸，計歷數者，言其物。祘之解云，明視以筭之；算之解云，數也；則均言其物之用。名動之別，可視爲一義。探本而論，字之初形應作祘，乃象所以計歷數之具也。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曰：「祘疑卽古筭字，蓋象筭籌縱橫排列之形，戴氏侗引蜀本說文作祘，（見六書詁二十三卷竹部筭字）卽祘之異體。緣古文上字，或从一，或从二，遂書作祘，而與二示相似耳。」徐說是也。古字从一从二，往往無定，不獨古文上字爲然。如卜辭之朩或作示，丅或作丅，朩或作示。說文示之古文作𥘅，示之古文作𥘅，（此二字疑均不从上）而示字在卜辭中，作丅者固習見，而作T者尤多。則戴侗六書故引蜀本說文，筭之古文作祘，當確然可信其爲本有，而今傳世者奪之。其字本象結繩之形，試取祘聯其上畫作祘，則較然與上列之圖不異。古之結繩，爲繩與繩相結，非在一繩上作結，詳見余洪範五紀說。繩結於繩，極可能與祕魯結繩之法相同也。其訓當爲筭下之說解，「長六寸，計歷數者。」而訓爲明視以筭，則誤以爲从示之故，字義中兼說字形也。蓋結繩之用，初以記歷，繼則兼史。歷數一名，見於洪範（註三），與歲月日星辰而五，其爲表歲時之名無疑。論語天之歷數在爾躬，漢書律歷志引其文，可知義與洪範無別，而何晏謂「列次」，鄭玄謂「有圖錄之名」（註四），則以時歷無當於受命，故改爲之訓；不知歷數初與符命有關也。詳余河圖洛書的本質及其原來的功用文中（註五）。夫歷法依數而起，漢律歷志所謂「推歷生律，莫不用焉」。又云：「職在太史，羲和掌之。」是二事同官，關繫至密，故歷數相結成詞。古之表數，初當用繩，與祕魯者同；繼則用竹，筭下所云，長六寸者，指竹而言。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此竹製之物，卽是筭籌。徐灝謂祘象筭籌縱橫排列之狀，乃據竹而言，實則原爲結繩駢比並列之狀。其易繩而竹之故，當由于廟堂之中，几筵之上，可以布籌，而不能引繩。且結繩之數恆固定，可計而不便筭；運籌則可以變化成馬，便于推筭。葉德輝說文讀若考云：「余謂祘卽筭之本字者，蓋卽籌筭也。竹部，籌，壺矢也。禮記投壺，一馬從二馬，此卽籌馬也。示之上爲二馬，下之川則三馬，共爲五數；二示則十數。十部首云，數之具也。數以十爲止。漢新莽布文，九爲𝍨，八爲𝍧，七爲𝍦，六爲丅。蓋上以一爲五，下以𝍣爲四，𝍢爲三，𝍡爲二，𝍠爲一。祘爲古字，筭爲今字，故算數之算亦與筭通。」案古泉匯刊集卷三，載新莽布，其文「中布六百」，六字作丅；「壯布七百」，七字作𝍦；「弟布八百」，八字作𝍧；「次布九百」，九字作𝍨。葉氏謂出于籌馬，實則其初當原於結繩。蓋初民數之觀念，起于手指，自五以上，必兩手相益，如小兒之所爲。以繩代數，乃橫綱以代一手五指，垂紀𝍠𝍡𝍢𝍣於其下，而成六七八九。其後以竹易繩，而爲籌馬，其用益便。莽布之文，謂象籌固可，若直謂之象繩，當更得其本意。祘本是物，原爲名詞，而可以用爲動詞，故有筭數之訓。猶籌本壺矢，可用爲數計之義；張良借前箸爲漢王籌之，乃數下之八不可，非指籌度之謂也（註六）。

夫歷爲農業所資，而數又爲歷紀所依；製歷授時，爲古代王者所急。說文序謂「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明至農業時代乃始重歷數也。漢書律歷志引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注：「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竊謂顏氏釋算甚當，而解命未允。算與命爲二事，皆古王者所先。算卽數，亦卽歷數；命乃天命，謂符瑞也。王者必承受天命，乃得御宇內；必協用歷數，乃得安百姓。覊務莫急于是二者，故在所先也。余爲五紀說及此篇，溯源結繩，以明先算之意；爲禹錫玄圭解，及河圖洛書之文，歸本符瑞，以明先命之意。二者爲遠古政治上之大事，倘亦爲硏究古史者所不廢歟！

註一：載孔孟學報第十二期。

註二：采自 David Diringer: The Alphabet P. 27, Fig. 7

註三：尙書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註四：見論語堯曰篇疏。

註五：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五期。

註六：見史記留侯世家。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一冊，一九六六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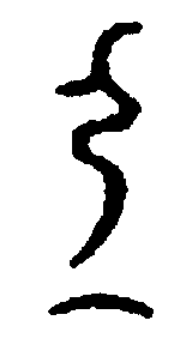
釋夷

田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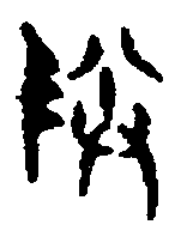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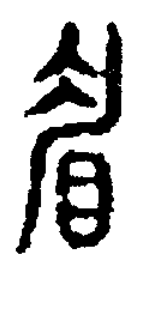
本文引據古今書籍甚多，凡引用全文者，則低三格書之；若僅取其大義或斷章取句者，則直書之或標以引號。作者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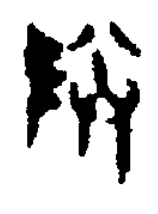
讀書先要識字，這是一句老實話，古人讀書其初步先以識字爲本。周禮載：「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卽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造字方法。果眞把所有文字都研究淸楚，然而字海浩瀚，確實相當困難，窮終生精力還不能有多大成就；若不是專研文字學者，沒有人願意下這番功夫。但是讀古書若不瞭解文字的形、音、義，在書城裏會遭受困窘的，它會造成你靈府的障碍物，障住你的視線，使你不得看淸楚廬山眞面目；阻碍你的思路，使你的心與古人的心不能相會通。譬如讀故籍時常會遇到這個「夷」字，它不但古今異形，其義亦甚紛歧，此處不討論它所係指的其他任務，僅就其所代表的民族名稱一事來說，已足夠複雜的了。照一般常識講，我國古代四方民族的稱謂如：「東夷、西戎（又有西羌）、南蠻、北狄（又有北貊）」。但是南、西、北三族名稱很少混用，雖然有六蠻、八蠻之說者，那只是種類上的分別，並非指方位而言；只有「夷」字事故特多。除東夷而外且有西夷如：「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又：「東面而征西夷怨。」（均見孟子）所謂南夷、西南夷均見史册。令人迷惑的便是「四夷」之稱的由來，這個名稱於經史都會時常遇到，如尚書大禹謨載：「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禮職方氏載：「四夷八蠻。」穀梁傳序云：「四夷交侵。」疏：「四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總號。」淮南子原道篇云：「四夷納職。」注：「四夷海外也。」孟子梁惠王上云：「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禮記大學篇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莊子天下篇云：「昔者禹之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後漢書東夷列傳注疏引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郯子，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周官精義春官載：「鞮（音提）鞻（音屨）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注：「鞮鞻，四夷樂人所屨之革屨也，掌其樂故以名官。」白虎通義云：「王者必備四夷之樂。」尚書旅獒載：「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注：「職方氏言四夷八蠻。」旅獒又云：「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大戴禮用兵篇云：「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尚書畢命篇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爾雅載：「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論語子罕載：「子欲居九夷。」朱注：「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馬融注：「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皇侃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東夷列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這九種名稱與前者不同，這就是卜辭中的方國名稱。如畎夷，卽犬方、于夷，卽盂方、方夷，卽方。李注竹書紀年曰：「少康卽位，方夷來賓。」（見積微居甲文）。以上所說九夷，只是夷中的許多種類罷了。至於四夷一辭那就不同了，因爲四方民族各有專稱，所以沒有什麼四蠻、四狄、四戎之說，只有夷字嘗冠於四方民族之上，這是什麼原因？章太炎先生說：「古不把四夷之族稱人，這只是一種鄙視的觀念，無論異種人的生活習慣是如何不同，或如何野蠻，總之他們畢竟還是人。夷，从大；大，人也。四方異種人，常是冠以夷字，也就是這個道理。所謂从虫、豸、犬、羊之種，乃種族之名，此名當起自圖騰，定是那些種族的族徽。」

以上說明了東夷與四夷的名稱，至於東夷是在東方那些地方？四夷是如何形成的？請先看卜辭與銘文中所指的夷方，再研究古籍中所示的方向。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十五葉：

> 癸巳卜，貞：王旬亡畎，在二月，在齊餗，隹王來正（征）（人）方。

從這則卜辭裏知道夷方是在濟水流域。三代九卷十一葉：

> 小臣謎毁云：「𠭯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唯十又一月遣自𦤏自，述東，伐海。」

 隸定爲洴，亦卽弁之繁文。眉當爲湄之初文，蓋其地瀕於海，故曰「海眉」。夫以「東夷」及海眉之名審之……必爲魯之封邑無疑。

如此看來東夷是在今山東之東部濱海地方。濟水也是在山東境內，這兩則信史，是殷周史料。再看古籍中描述殷周以前東夷與四夷的始末，根據傅孟眞先生遺著夷夏東西說如下：中國上古史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爲地盤，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沒有南北之限。歷史憑借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兩個不同的系統，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在夷的名號下包括若干族類，其中是否爲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現在已不可詳考，但各夷姓却是有一個相同之處，卽是皆在東方。夷，可說是東方主了。

帝俊（卽舜）及其宗族獨佔東北方重要位置，帝俊旣見於殷虛文字，稱曰高祖，史

料明示商起於東北，商人雖不是夷族，但曾撫有夷方的人民與土地，並用其文化，而且利用夷人伐夏，夏爲之滅亡。後來商被周人呼爲夷者，就是這個原因。

夏后氏一代有三次大的戰爭，第一次是益（伯益東夷之人）啓（夏后啓）之爭；第二次是后羿（東夷之人）少康（夏帝）之爭；最後是湯（商湯）桀（夏桀）之爭，可說都是夷夏之爭，戰爭的結果，是東方的夷人勝利，也就是商人勝利了。商西向拓土，嬴姓東夷之人、在商人旗幟之下入於西戎，散布四方，建立起許多國家，嬴姓之國今可考者有商末之奄，淮夷之徐，西方的秦、趙、梁，中原的葛、東南的江、黃等國。據史記載伯翳（卽伯益）爲秦趙之祖，嬴姓之所宗，所以四夷之稱是有根源的，並非如太炎先生所說加給四方民族一個夷字，因爲夷是人，示意四方民族也是人類，並非他們族名所代表的禽獸之類。這只是一種善意的推度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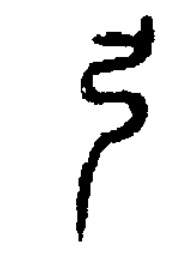
東夷其所以征服西夏，馳騁四方者，因爲他們在文化上有相當貢獻，其最顯著的是一張弓，從遠古一直傳到近世。在漁獵時代，人民生活全靠着獵取食物的有力工具，弓矢較斧戉更爲精良，可以用來獵取遠方食物，或射擊敵人。也許因爲它的效用大，所以爲人所重視，從射獵上、戰鬥上，演進到禮儀上。請看楊樹達氏卜辭瑣記射牢云：

戩壽堂殷虛文字九葉二版云：「其射二牢，叀伊。」王靜安考釋無說。余謂此因祭伊尹而射牲也。周禮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又司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天子禘交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據甲文有射牢之文，知周之射牲亦因於殷禮也。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續漢書禮儀志云：「立秋之日，自郊禮畢，斬牲於郊東門，以荐陵廟。共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斬牲之儀，名曰貙劉。」又祭祀志云：「立秋之日，天子入囿，射牲祭宗廟，名曰貙劉。」據此三文，知漢世尚行此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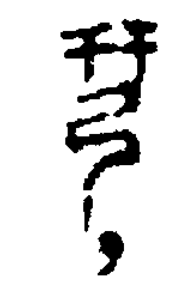
儀禮、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大射、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

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弓矢的創製與善射人都是出自東夷。請看說文弓部云：

，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射疾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同部羿字：

，帝嚳躲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幵聲。論語曰：𢏚善躲。（五計切）

「𢏚善射」見論語、憲問篇，一般版本多是用此「羿」字。羿不但善射，而且會製作弓矢。呂覽云：「夷羿作弓。」所以稱夷羿者，羿爲東夷之人，又稱其爲后羿者，因其曾代夏爲帝於有窮，羿爲夏之敵國國君，帝王世紀云：「夷羿自鉏遷於窮桑，而後人號爲帝羿或曰羿帝。」說文羽部云：

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

后羿左傳記載較詳，魯哀公元年傳云：「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如何？」對曰：「昔者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卽窮桑）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關于「羿善射」的事蹟見於離騷者云：「羿淫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天問篇云：「羿焉彈日？烏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封豨是射……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羿的行爲雖不好，但是在山海經裏，他却非常神異，如海內經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說文稱羿爲帝嚳，山海經稱羿爲帝俊（卽帝舜）。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上古的人名令人迷惑，誰也理不清楚，因爲年湮代遠，人壽無長，不象山河長存。尤其是傳說更容易訛誤，所以從古代史裏無法理清楚。卜辭片段記載，更無從理起，幾個古帝王的名字總是混淆着。在拙作釋夒（中國文字第十八期）也曾敘述過，這裏不擬贅言。我們知道東夷有一個會作弓而且善射的夷羿就夠了。通典邊防略載：「北夷索離國王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滯水，因至夫餘而王之……夫餘本屬玄菟（爲九夷之一），東明亦是東夷中一善射者。」又載：「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之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此又一善射之東夷族。

東夷民族的特長卽是善射，而且會製作弓矢，顯示他們有思想、有技術，制作出輕便而能及遠的利器。夷是正面立的人字，身上負着弓，這是個象形而兼會意字。說文：

夷，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以脂切）

李旦丘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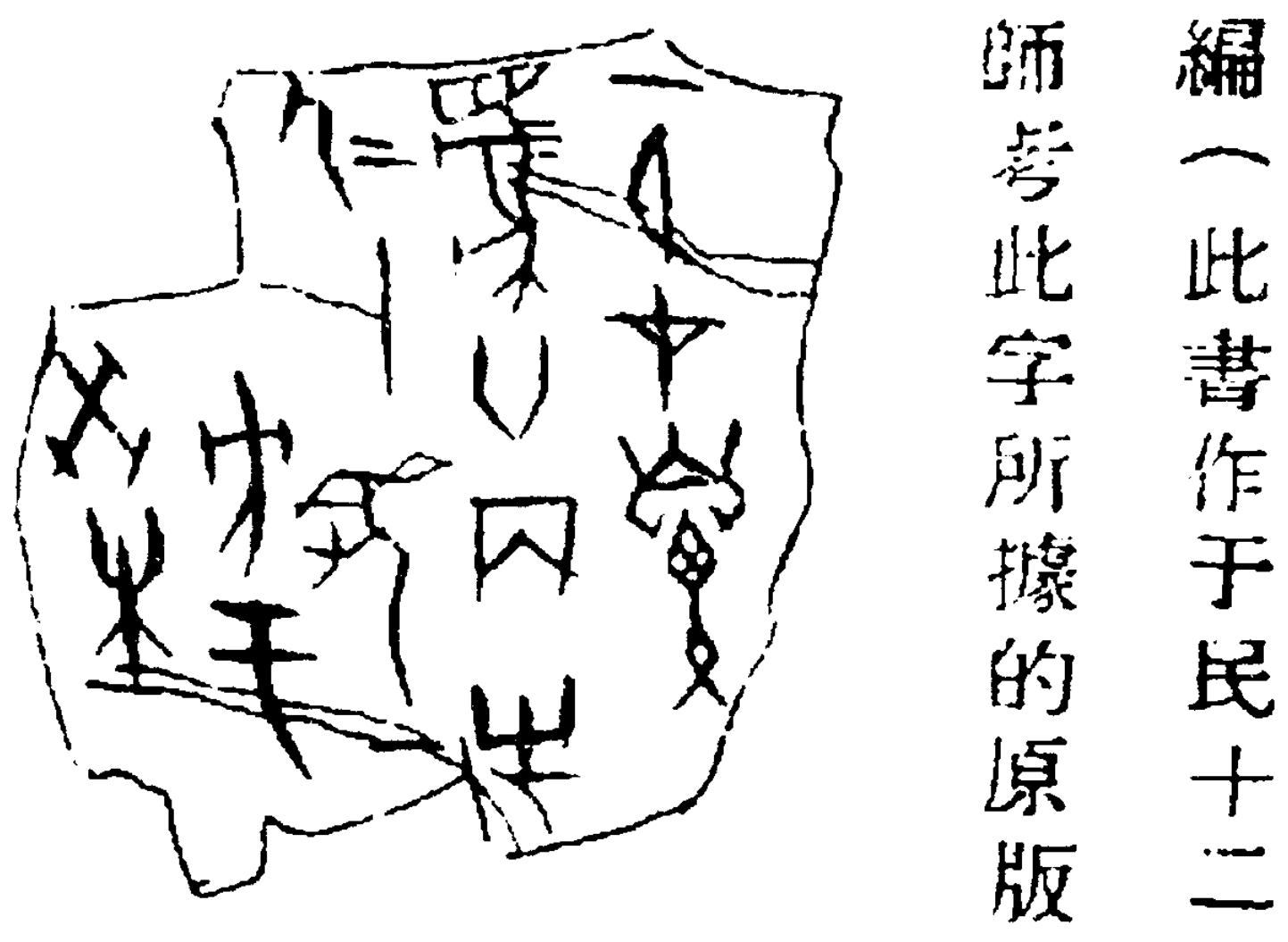
大象人的正面，而𠂉（人）則象人的側面。故从大與从人同意，因而从大之字亦可从人（金文研究）。

與夷字有關的幾個字，人、仁、𡰥、儿、夷、夊，尤其在古文字裏（隸書以上）混淆不清，有令人學者莫知所從之苦。太炎先生將此六字所論甚詳。請看章氏叢書檢論謂：

古之言人仁夷同旨，案說文古文仁字作𡰥而古夷字亦爲𡰥（漢書樊噲傳與司馬𡰥戰碭東。注：「𡰥與夷同，孝經仲尼居。釋文：𡰥古夷字。」）此段仁爲夷也。海內西經百神之所，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仁羿者夷羿。傳云：夷羿收之是也。說文言夷俗仁，仁者壽，故夷與仁聲訓本通，脂眞之轉，字得互借，表記中庸皆云仁者人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韓勑碑有四方士仁，皆借仁爲人矣。乃知人與仁夷古祇一字，蓋種類之辨，夷字從大而爲人。自禹別九土，始以夏爲中國之稱，製字從頁臼夊以肖其形，自禹而上，夷夏並號曰人耳。夷俗仁故就稱其種爲人，以就人聲而命德曰仁，仁卽人字，自名家言之，人則爲實，仁則爲德……古彝器人有作夊者，重人則爲夊以小畫二代重文，則爲仁明其非兩字矣。自夷夏既分，不容通言，爲人始就人之轉音，而製夷字，說文儿字下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夫古文與小篆一字耳，何故別訓爲仁人，則知古史官之製儿字，蓋專以稱東夷以別夏人，夷俗仁故訓曰仁人（此義治小學者多不瞭，非深察古今變故不知。）白虎通義謂夷者蹲夷無禮義，故儿字下體詰屈（說文儿字下引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以象蹲夷，且海內西經仁羿，說文繫傳儿字下注引作人羿是儿夷一字異讀之明徵。通其源流正變言之，則人儿夷夊仁𡰥六字于古特一字一言，及文教日進而音義分爲四五。

以上是章先生根據古書來析論與夷字難以分別的幾個人字，謂人儿夷夊仁𡰥此六字于古特爲一字一言。本來「人」字的初文爲大，「大」卽象形人。「儿」爲古文奇字人，下體詰屈，章先生謂：「古史官之製儿字專以稱東夷人，以別夏人。」「夷」卽本文所釋。「夊」章先生說：「古彝器人有作夊者，重人則爲夊以小畫二代重文，則爲仁，明其非兩字矣。」「仁」卽人，亦卽夊（重人）會意字。「𡰥」，說文：「古文仁字作𡰥，而古夷字亦爲𡰥。」釋文：「𡰥，古夷字。」

仁，在甲骨文的字海裏起過一次小波動，因爲卜辭有如此一「仁」字，商承祚氏收入殷虛書契類編（此書作于民十二年）作爲仁字，後來許多字書，均沿商氏之說列爲仁字。董彥堂老師考此字所據的原版，前編二・十九葉之一如圖：



第三行上一字仁其人形，背後「二」字仍是卜兆次數之數字，因爲正在卜兆上，與下方的「二」同，非仁字右旁之「二」也。所謂之「仁」字，在甲骨文中只此一見，蓋由於誤認。容庚氏金文編殷周金文凡一千五百三十四器，得字逾萬，獨不見「仁」字。續金文編凡八百三十五器，得字七千餘，僅一「仁」字，乃爲漢器。俟後古鉨文字中始漸多起來（見平廬文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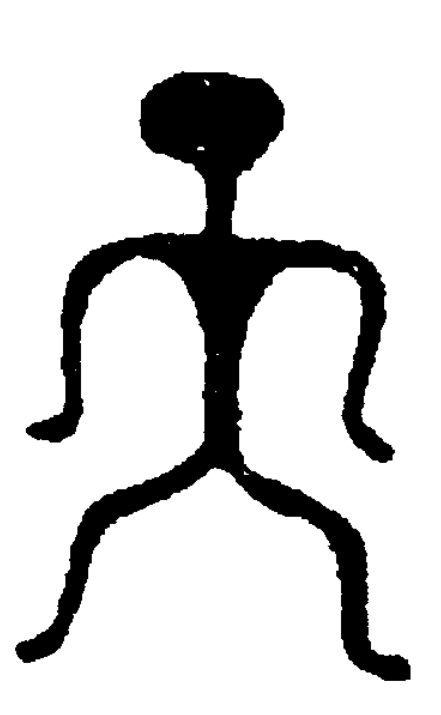
董師說：

仁之一字，關係吾國政治哲學，人生哲學者至鉅，爲倫理道德之本源，儒家思想之中心，而考之甲骨金文，皆不可見，此不足證殷周之必無仁字也。近世古文字學日益發達，研究先秦古史上一切問題，必須探本溯源，求之於西周之鐘鼎文字，或晚殷之甲骨文字，此自然之趨勢也。但泥之者，每繫甲骨金文以爲「默證」，意若甲骨金文有此字，卽殷周有此事物；無之，卽無其事物。有之舉以爲「證」，是也，無之亦舉之以爲「默證」，非也。明乎此，乃可一談古文字。（古文字中之仁，見平廬文存。）

從章氏叢書裏知道人、仁、夷、夊、𡰥、儿此六字的互相關係，但是還有一個尸字沒有說上，下面再看李旦丘氏的金文研究，李氏說：

仁字古文（指六國文字）作𡰥，可證于金文。人、尸、夷三字形近，人作𠃋（盂鼎），夷作𠃋（毛公鼎），尸作𠃉（兮甲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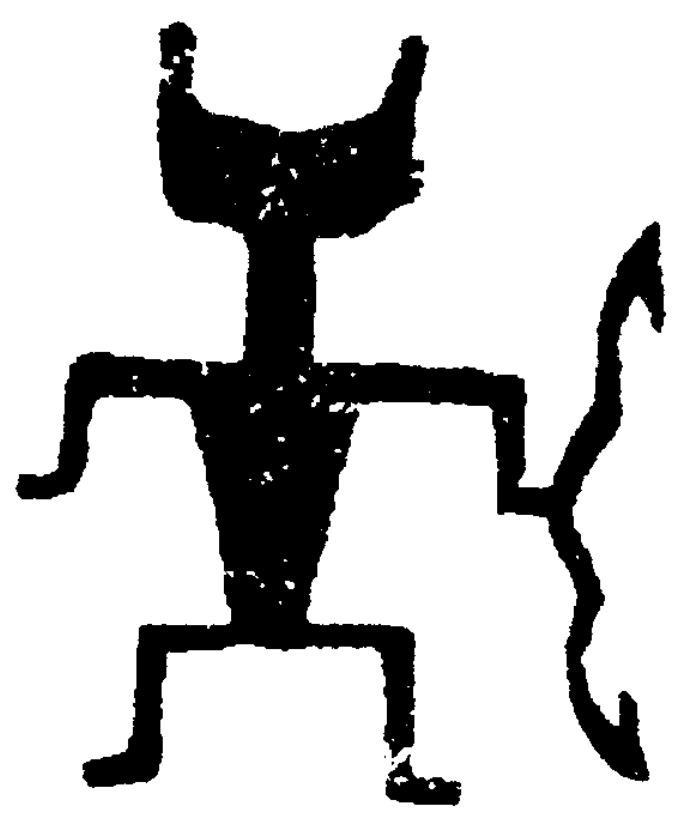
「人」字在先殷金文裏原是一個完全象形的人，如圖：



人形乜從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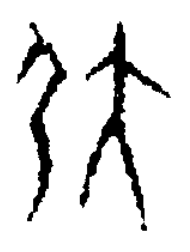
遺文卷七頁六

請看下面右手握弓的夷，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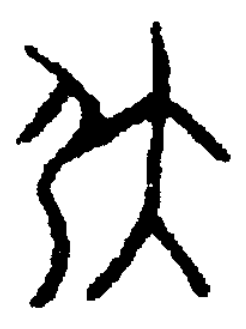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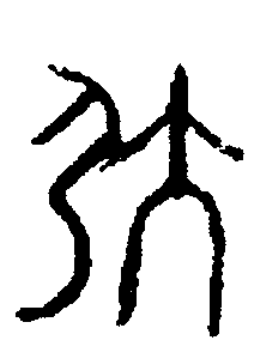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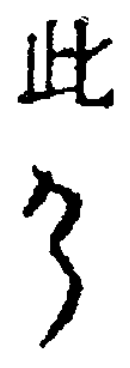
西清古鑑卷十三著錄
人執弓形彝
遺文卷四頁二十三

此夷到了甲骨文裏則簡化了，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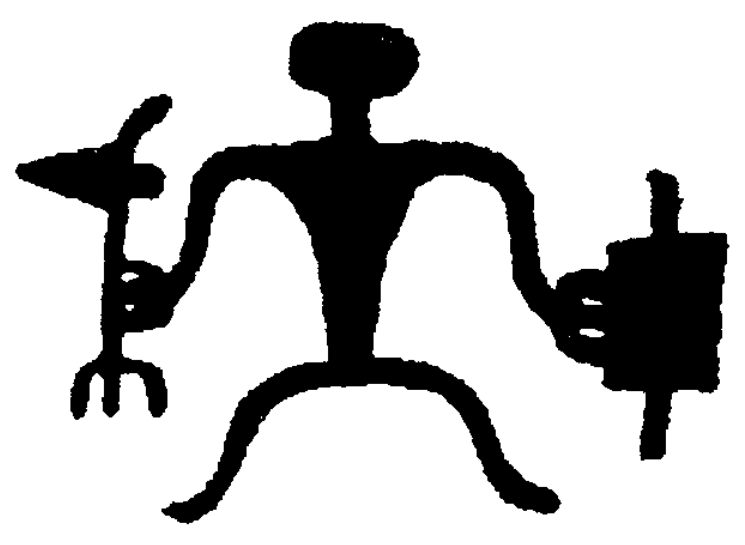
 新寫一五〇

李孝定先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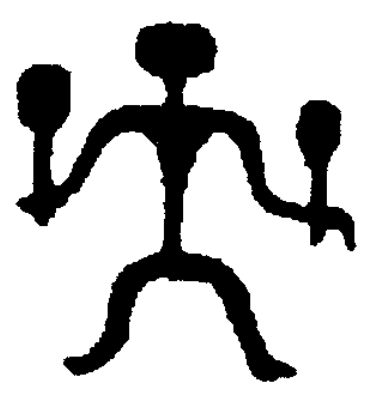
> 東夷之人，俗尚武勇，行必以弓自隨，故製字象之（甲骨文字集釋）

甲編、三六一亦有此字。摭續、三一一形狀稍異，如：。甲文中所有从弓的字，其弓形均與此同，只是此夷較殷金文人執弓形的夷字簡化而已，因爲契刻困難，爲求應用上的便利，所以甲骨文字多是簡化了。這是自然的趨勢，例如：伯晨鼎銘中有句：⿰弓彡（彤弓）⿰矢彡（彤矢）。李旦丘氏說：「鼎銘中所錫之彤弓彤矢，竟被合寫成了『⿰弓彡⿰矢彡』。」此足證我們這位古代的銘刻家實是一個大大的懶人，厭惡麻煩而歡喜簡略（金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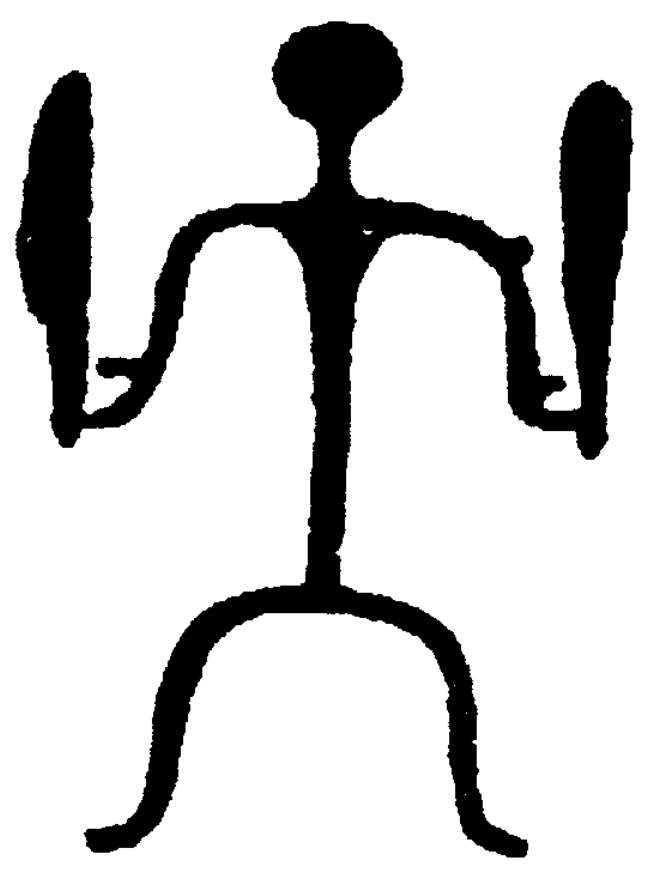
在殷金文中執兵器的人形字樣相當之多，舉數文以作比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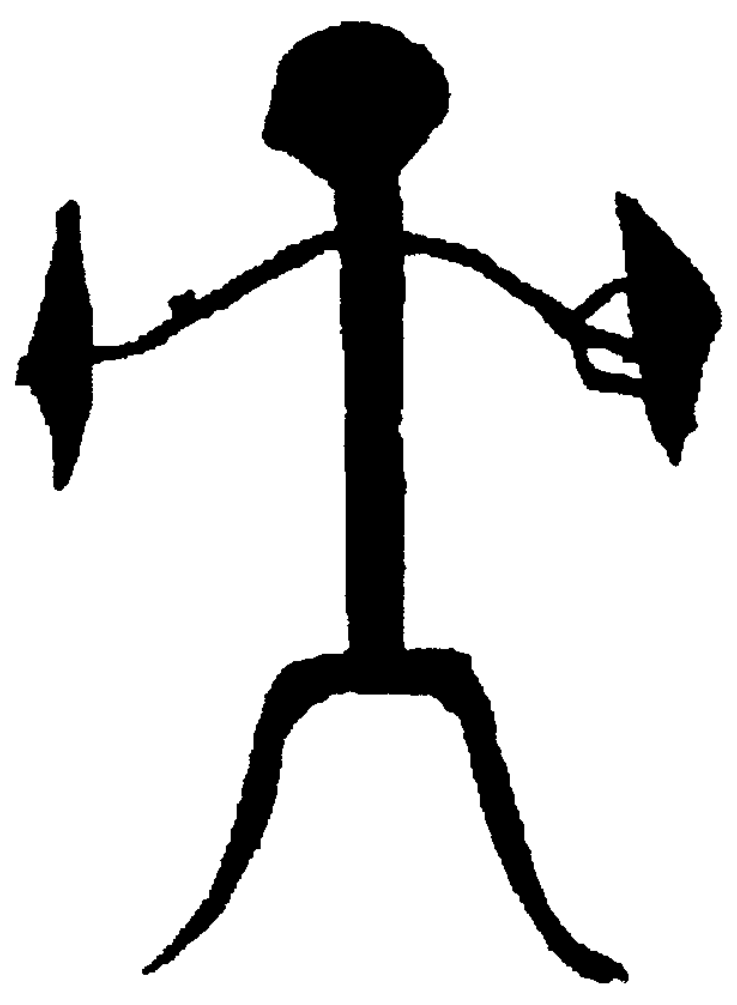
人執戈盾形且丁尊
遺文卷七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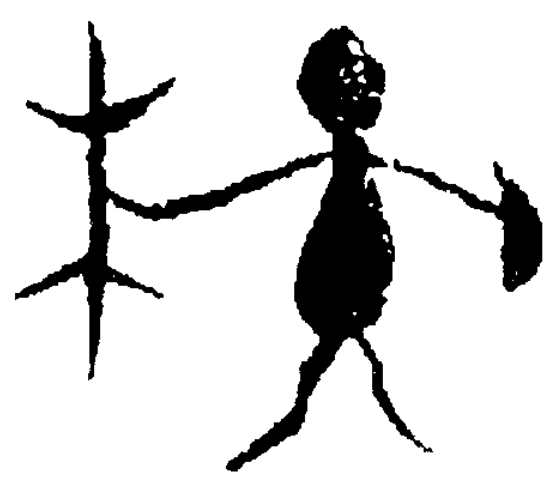
父辛觚
遺文卷九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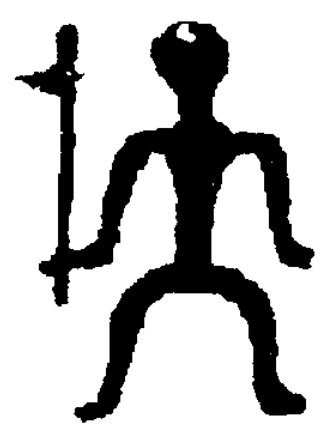
父癸尊
遺文續編卷中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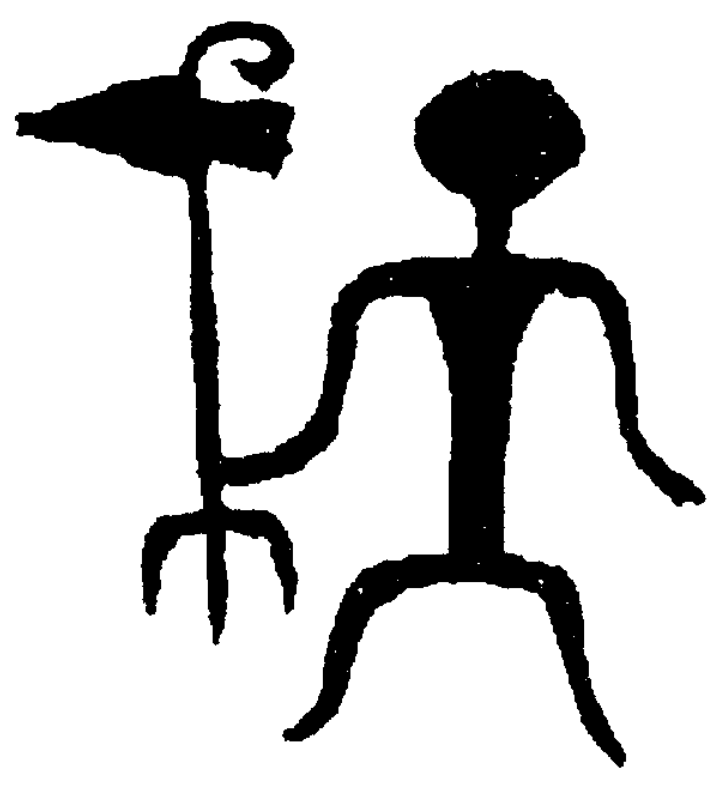
執刀父癸尊
薛氏鐘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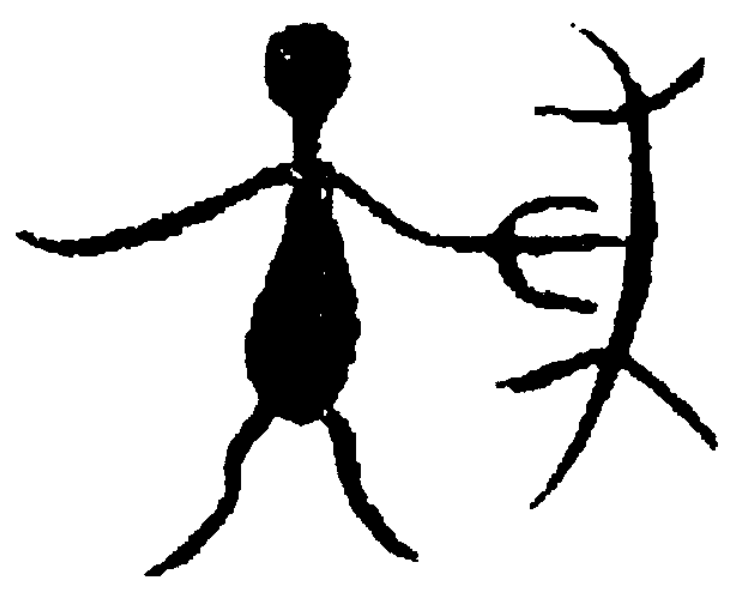
子父癸卣
薛氏鐘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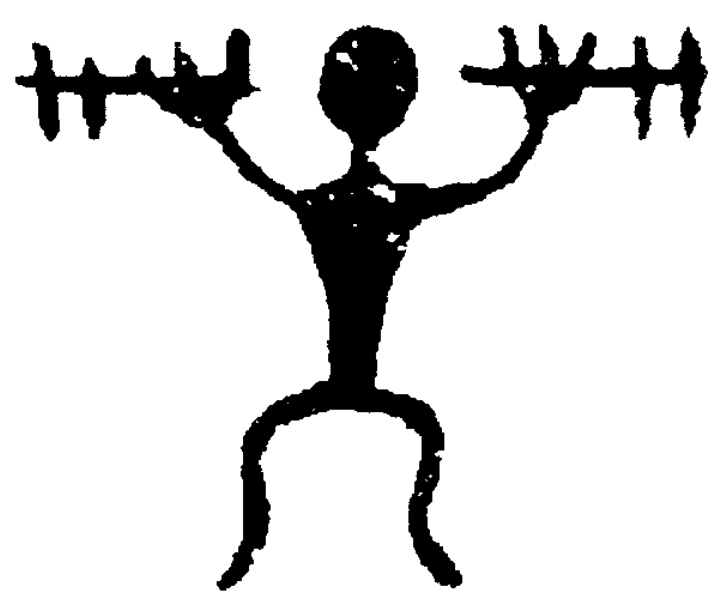
子持戈形鼎、殷文存
遺文卷二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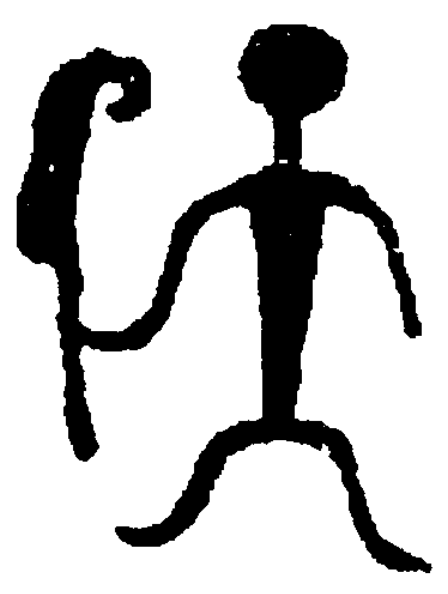
父辛甗
續殷文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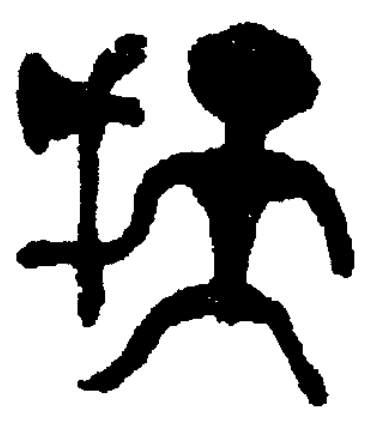
子係父癸卣
薛氏鐘鼎



父癸敢
綴遺齋彝器攷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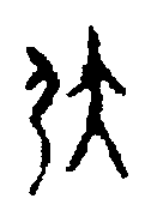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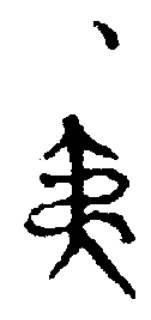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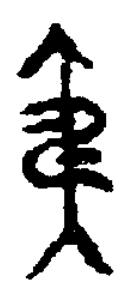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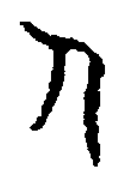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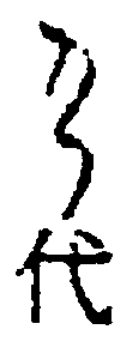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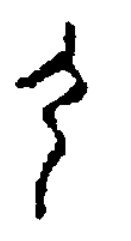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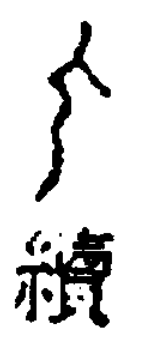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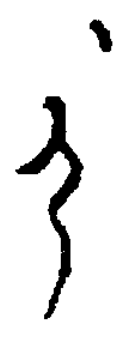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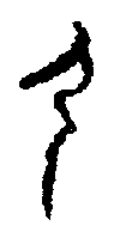
父辛尊
續殷文存



父庚爵
殷文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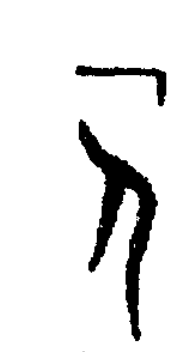
山海經、海外南經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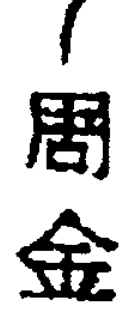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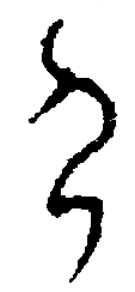
> 羿與鑿齒戰於壽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虛東　羿持弓矢，鑿持盾。

這戰場上的兩個人所持兵器，使我聯想到那個戴着頭盔，執着弓的東夷之人后羿，必定是人執弓形彝（見前）。那個夷，那是殷金文中的象形夷，、這兩個是甲文中近似形的夷，是周金文中的夷，固然甲骨文中多用（人）代夷，周金文中大多是以代夷，雖然形體有所改變，却沒有變更其意義，只是化簡而已。人字是從大字來，夷去掉弓即是大。甲文的簡體夷字如下：甲二七七、續一三三七、粹四一二、 一一八七，此數夷字下部略呈彎曲狀如弓形，以示和人字區別，含有弓的意象。當我們在處理一些繁雜事務時，爲求工作上的條理化，自己暗自規定一些記號，這暗號也許很合理，也許很可笑。但是自己一望即知它們所代表的意義，別人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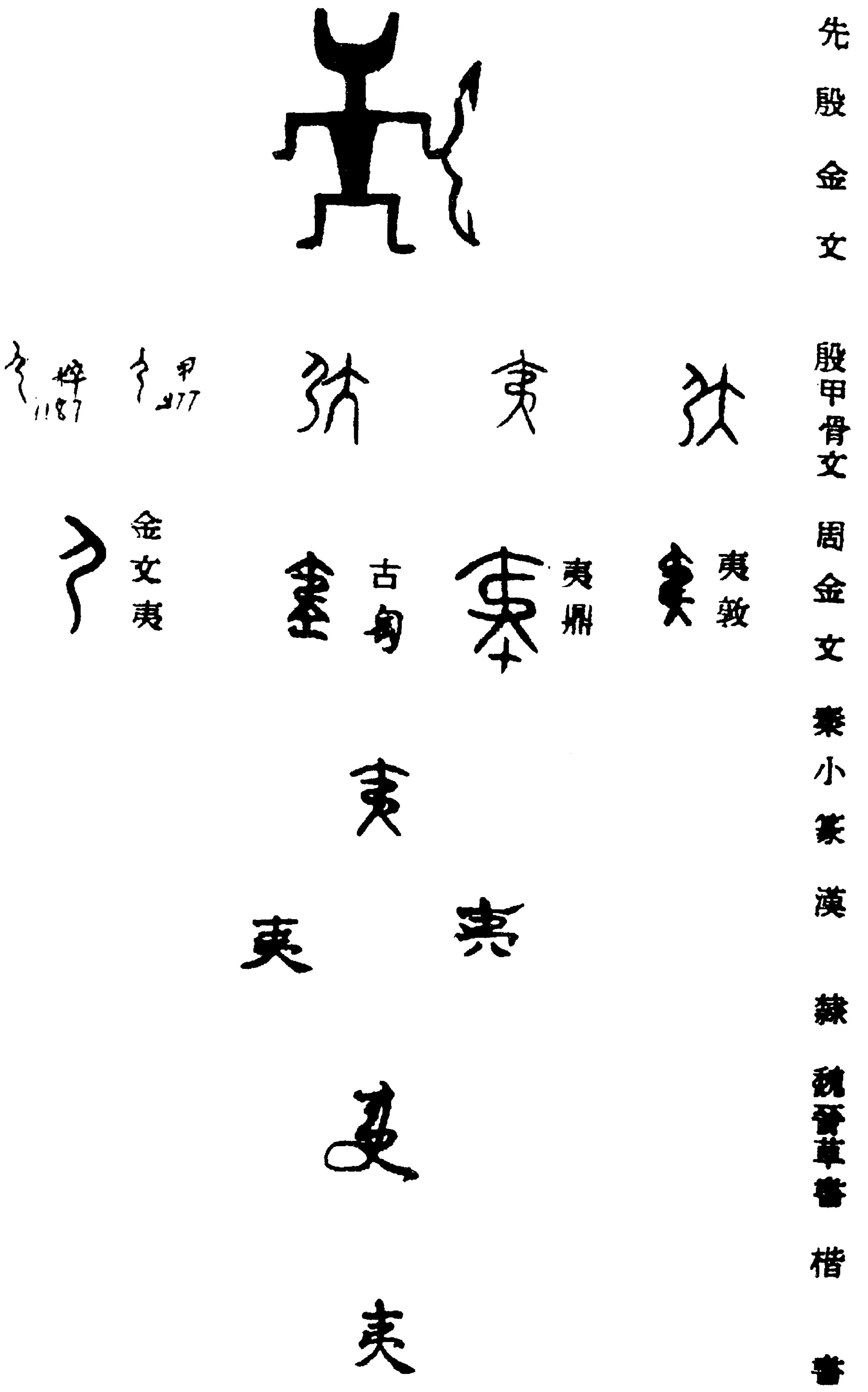
看不會瞭解，若稍加思索，則會發出會心的一笑。可以說誰都會有過這等經驗。先民造字時，決沒有打算用垂永久，留給後人作爲研究古代文化的依據，只不過是用來記錄事務上的一種應用符號罷了。

一個「人」字，只能代表人，若使其代表兩個或兩個以上性質相近而意義不同的事物，當然要取其特徵以示區別，不管是古人或今人，心理一同，若不是專爲某一事物，而是一般性的事物，這椿事物必定是代表一般性的。象「人執弓形」頭戴盔，當然是身着甲，手中拿的彎曲物，一定是弓，不會是一條繩子或一條蟲。

尸，也是人。如果使其代表死尸，就應該寫成挺臥着，沒有一個死尸會蹺着足坐着的。但是這個尸不盡代表死尸，可能代表活尸，活尸在古時候恐怕比死尸更爲重要，在神權時代祭祀時，皆以尸爲所祀的神，那時沒有繪畫或雕塑的神象，而是用男童或女童作爲尸。如詩經、采蘋篇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這是指主祭的人，還有「尸臣」，主事的臣；「尸盟」，是主盟者；「尸祝」，是主讀祝者。尸因爲可以代表活的也代表死的，所以這個字寫起來可坐、可臥，也可以立。總之尸也是人，和本文中的夷，只是任務不同的「人」罷了。夷是持弓或負弓的人。殷乙、辛征人方的經過在董師的殷曆譜上佔了相當篇幅，征人方的卜辭有「……佳王來正（征）人方。」（見前）傅孟眞先生說「人方」似不如釋作「夷方」。人方的「」原是由夷簡化來的，我同意傅先生的話，還是釋作夷方好些。

東夷人憑着他們輕便而可及遠的武器—弓矢，征服四方，所以有「四夷」之稱。夷字從先殷金文、甲骨文、周金文，以及今日的楷書，都離不開弓，凡是離開弓的夷字，那是簡化了的（如甲文周金文）。所以說文謂夷，从大从弓，東夷之人也。

夷字之演變，試觀下列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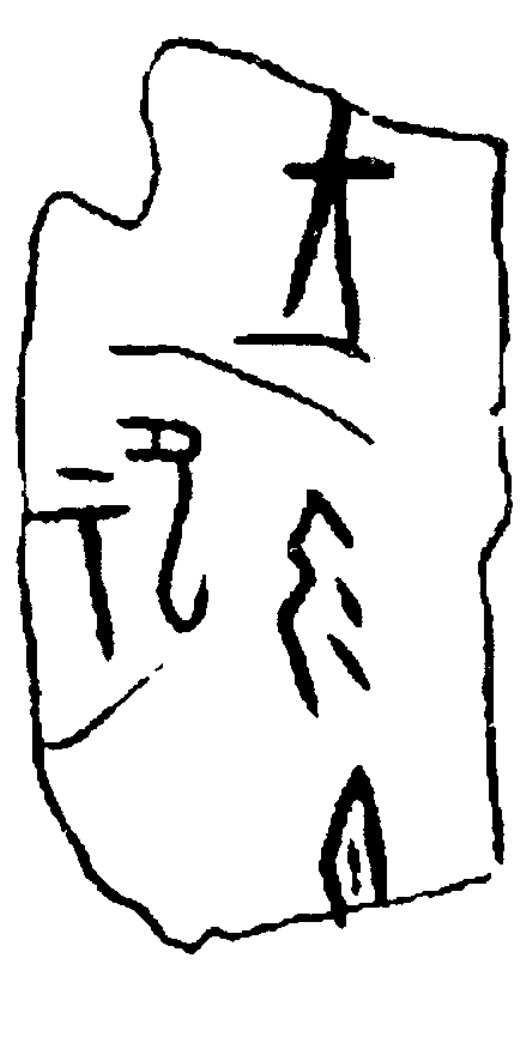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冊，一九六六年六月）

釋祀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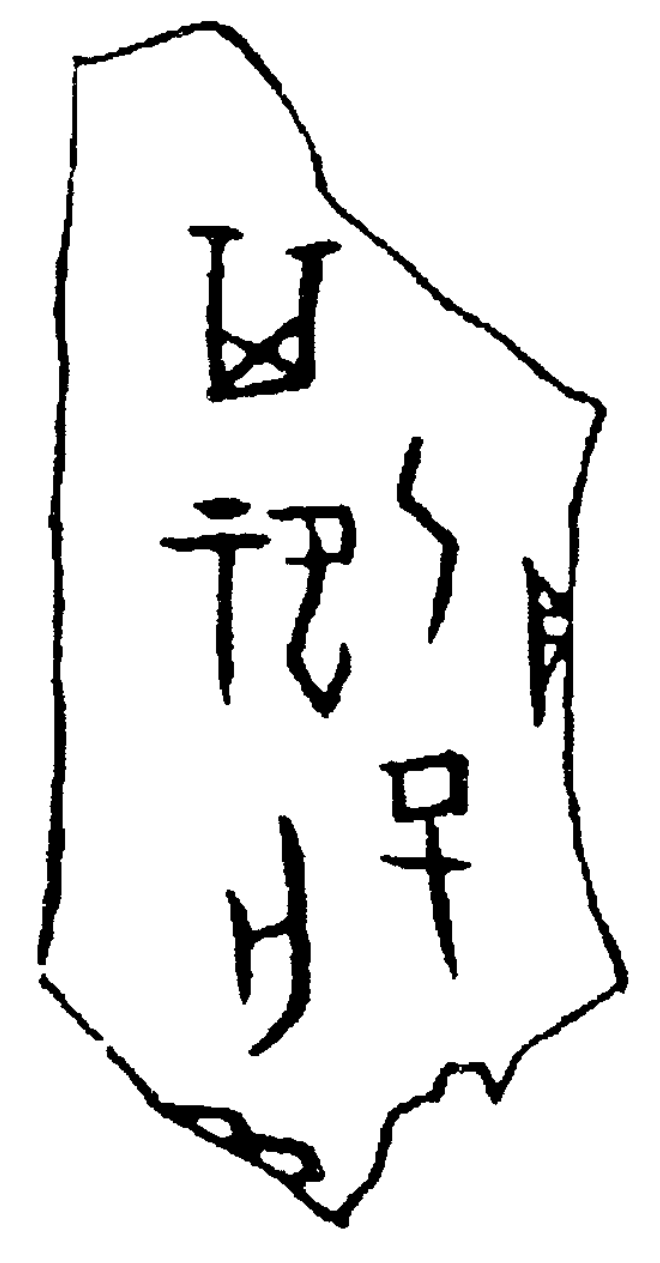
甲骨文有祀字，如殷契佚存八六九片：

勿夕祀？



商承祚無考釋。殷虛書契續編卷五，第二十頁第三片：

貞：☐乙巳☐，其祀，亡它？



祀，葉玉森釋爲⿰示𠂤云：「从示从𠂤，乃古⿰示𠂤字，或𠂤祭之專名也。」（見鉤沈十一頁

）。孫海波以爲不可信，故其甲骨文編入附錄（見六三八頁），待考。葉氏釋爲禴，因其所从之似甲文葡，其實非葡。甲骨文葡作，或諸形，與不類。今以卜辭文例言之，如小屯甲編六一二片：

丙寅貞：王其？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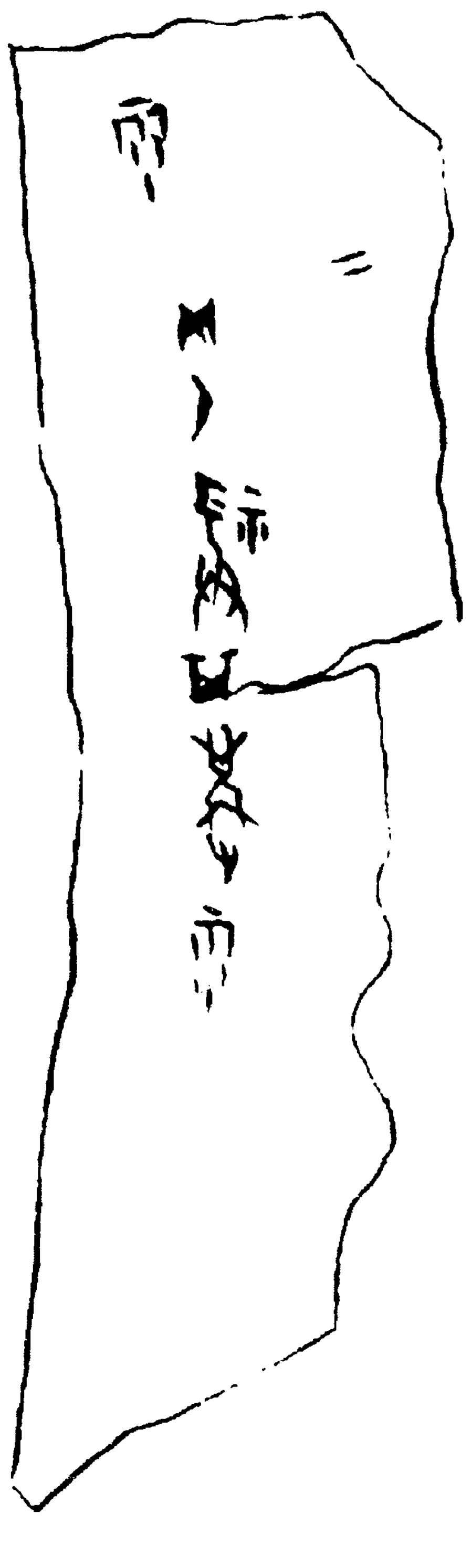
屈萬里先生考釋爲祼，从吳其昌說。孫海波从羅振玉說釋爲福。甲編八八四片：

庚子貞：夕，酉羌，卯牛一？　（圖二）

「夕」「其」與「其」「夕」例同。而其所从之「」「」，形雖異，殆爲一字之繁簡而已。

甲骨文之福或釋爲祼之，所从之，其形繁多，繁者如、、、，簡者如、、，或省，作、、、、、、（詳見續甲骨文編福字）其形體變化，不一而足。佚存八六九片之夕，殆由之簡省而來。如小屯甲編二三九一與二四〇九片（見甲編考釋圖九九）：

貞：夕，其盡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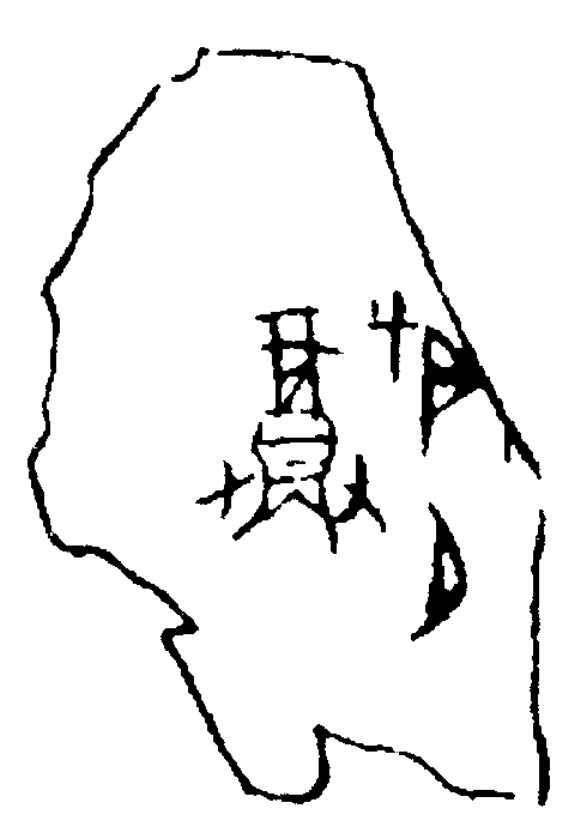


屈萬里先生考釋云：『字之異體甚多，常見者有等形。羅振玉以爲卽後世之福字，葉玉森隸定作，謂卽槱之古文。郭某釋祼，尋繹卜辭，以釋祼之說爲長。此處爲名詞，蓋祼酒之器，吳其昌所謂「古禮器中有流之尊壺」者，是也。』（見考釋二六八）

吳氏以爲禮器中有流之尊壺，其說甚是，余疑或爲無柱之斝爵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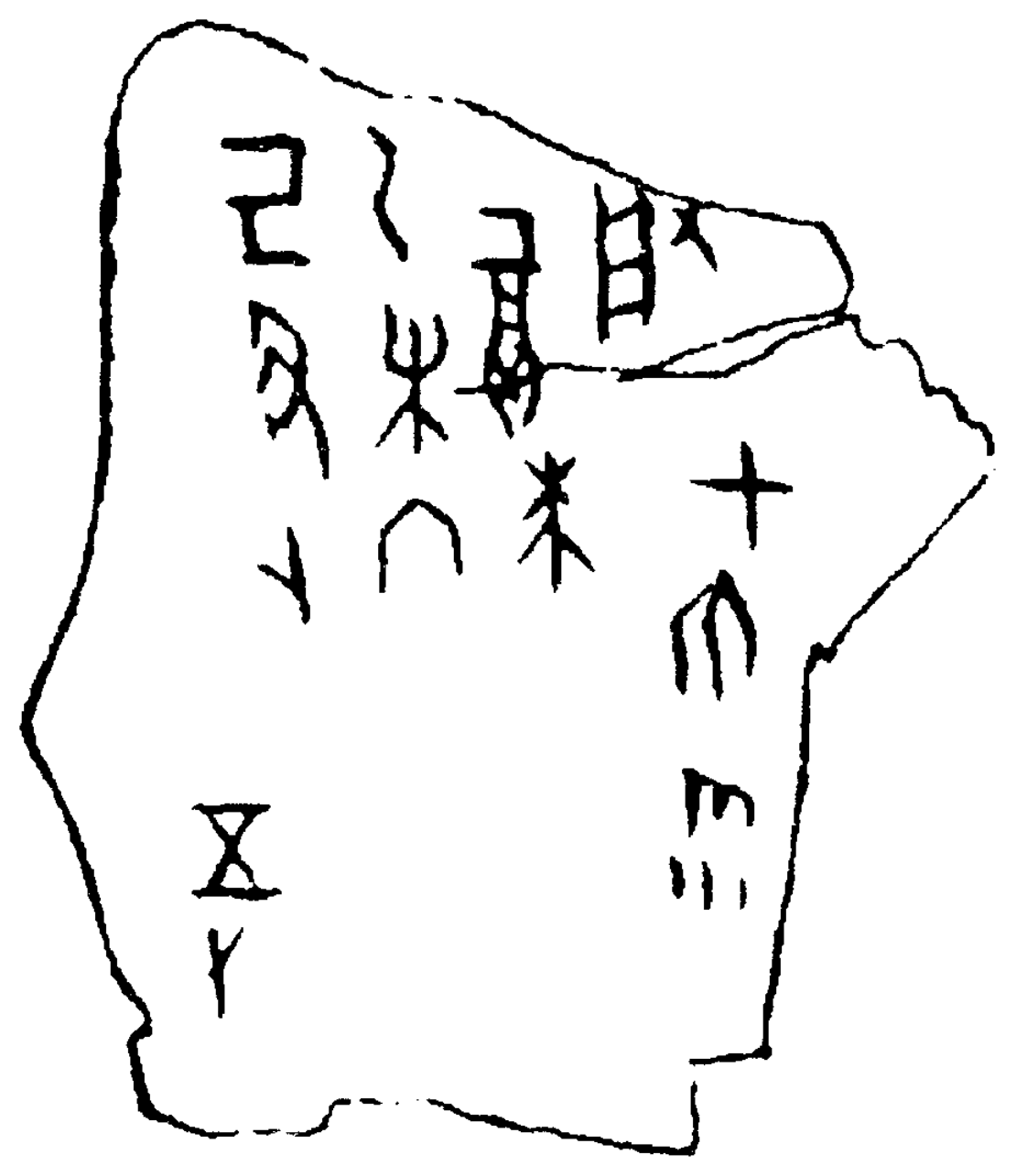
如簠室殷契徵文第十二文字之六四片：

貞：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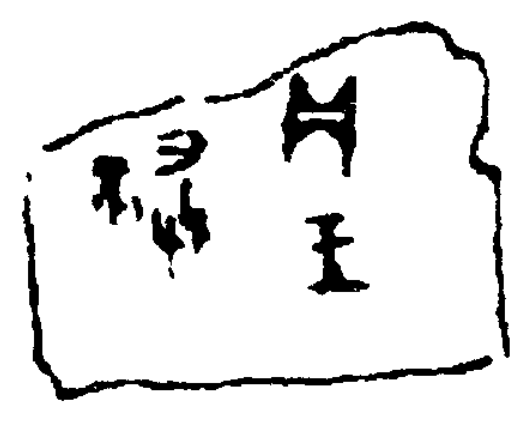
其，腹下有欵足二，猶甲骨文（斝），（爵），金文魯侯爵作（三代吉金文存一六·四六·六，圖三），總之所从之或，必爲盛酒之器無疑。如小屯甲編二六八片：

己丑卜，乙未六，舉启？



，屈萬里先生釋爲祼。「六祼」無釋，尋繹其義，殆爲尊壺爵斝之屬。因之省簡或作，或作。如簠室殷契徵文帝系第一七五片：

貞：王（宂）。



「王宂」，卜辭成語，如明義士殷虛卜辭第七八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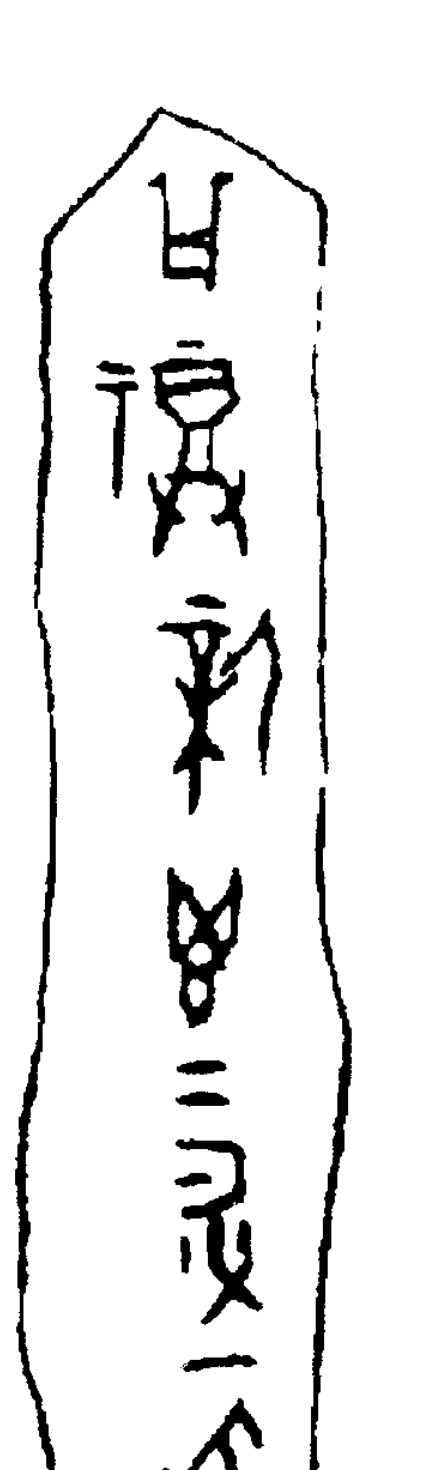
□□卜，行□，□宂。　（圖四）

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四頁第八片：

貞：王宂，亡尤？　（圖五）

簠室殷契徵文帝系第一七五片之，所从，殆卽戩壽堂殷契文字第二五頁第十片：

其祼新鬯二一，王□□？



粹525
續1.40.5

□，王國維考釋疑古勺字，云：「□象勺形，一其實也。曶敦云：隹四月初吉丁夘王蔑曶曆，錫牛三，曶既拜稽首，□于厥文祖考。彼□字與此□字正同，彼爲夏祭，當假借爲礿祭之礿，此云鬯二□一卣，二則當爲挹鬯之勺，卣所以盛鬯勺所以挹之故，二者相將。」于省吾釋爲必，云：「□即必，當爲柲之初文。□字作□□□等形。金文必字休盤作□，寰盤作□，無叀鼎作□，其遞衍之迹，爲由□而□而□而□。……□字本義疑爲柲之初文，廣雅釋器，柲柄也。柲無以爲象，須假器物以明之，从□象某種量器，米點散落。下象斜柄，从丿所以示其柄之所在，蓋指事字也。」葉玉森釋爲升，云：「友敢升作□，漢臨菑鼎作□，與篆文異，前編卷四第二十葉之□與鼎文同，異體作□□，丷疑象盛米散落形。（鉤沈六）」葉氏據後世金文升之字形與甲文相似而釋之，于省吾亦然。唯釋爲柲，以爲指事而已。王國維釋爲勺，說文勺「枓」也，所以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段注：勺枓爲轉注字，異字同義。斗與升，傳世量器如楚鍾「十斗九升十一」（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四卷第四頁，圖六），作□與□，所異者升多一，猶勺之一。余疑升斗古同，僅容量有大小而已。加一爲以區別之。說文小篆之升斗亦然，斗作□，「十升也，象形，有柄。」升作□，「十合也，从斗，象形。合龠爲合，龠容千二百黍。」三家之說大同小異而已。王國維據曶敦「□于厥文祖考」而釋爲勺，假借爲礿祭字。然毓且丁卣（貞松堂遺文續編中二十二頁）：

辛亥王在廙，降令曰：歸禘于我多高□山，錫嫠，用作毓且丁障。（圖七）

其「禘于我多高□山」，與「□于厥文祖考」，文例相同。□即禘，金文亦然。甲骨文□或□，以「其禘新鬯二□一卣，王受右」言，□爲盛酒之器，與卣相同無疑。說文「斝，玉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係同物而異名。故釋爲斝爵之屬，則卜辭「二□一卣」，辭暢意順，一無扞格。卜辭二□，除上例外，尚有殷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第四二四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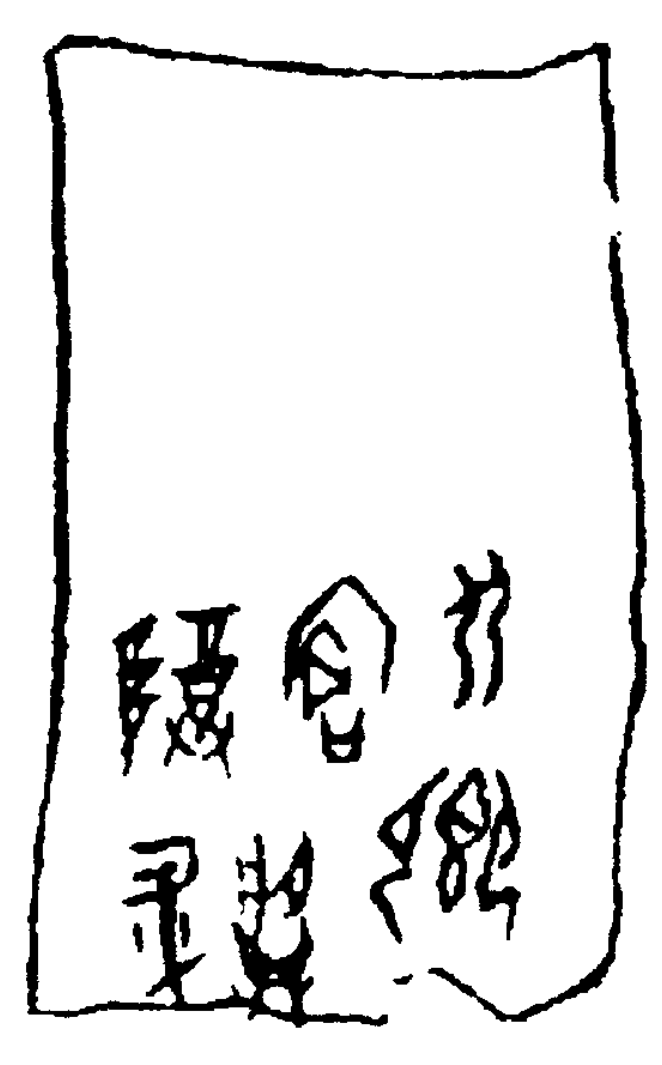
其禘囗二□〼　（圖八）

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二十頁第六片：

癸卯卜，貞：王宾，二□□。（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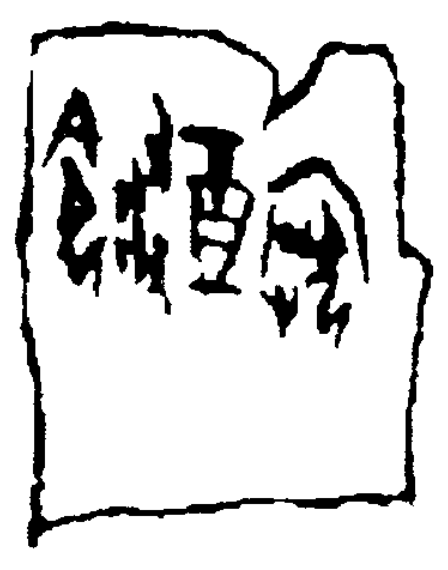
陳夢家卜辭綜述廟號下云：「登新鬯一卣於二升（廟），二升並非量名，與王賓二升之升皆爲廟名。」陳氏从于省吾說。于氏據殷契粹編第五四一片：

弜鄉□，鬳障□



釋□「从宀耳聲，耳古聽字，聽从壬聲，乃後世所加之聲符，與廷庭之从壬聲聲符同。聽與廷庭爲雙聲疊韻字：爲宗廟之廣庭，即太室中央，在重屋之下也。」又云『「弜鄉□，鬳障必」，廷與必爲對文，必即宓，言弗鄉于廷，而鬳障于宓也。廷謂太室中央，宓謂室內也。』今案□釋爲必，已辨正如前。卜辭「弗鄉□，鬳，障□」，並非對文。鬳，王國維釋爲『詩小雅「或肆或將」；周頌「我將我享」之將，匕肉於鼎，有進奉之義。』□，金文甲文釋與尊同，然亦古奠字。如儀禮士喪禮「冪奠用功布」。鄭玄注「奠，古文尊」。甲骨文「□□」之□，乃奠字。「□□」者「奠斝」也。詩大雅行葦「洗爵奠斝」。儀禮「奠爵」（特牲禮）「奠觶」（士虞禮、特牲禮）「奠豆」（既夕禮）等，皆其證也。金文「作某寶障彝」或寶障爵等，亦其例也。卜辭有殘片，殷契佚存第一六三片：

令囗□（鬳）囗奠囗宓囗



其下有缺文，疑爲□字。總之□，由甲骨文字演變言之，非升斗之字，乃斝爵之屬。□，羅振玉釋爲福，說文「福，从示畐聲」。案畐說文「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段注「方言愊偪，滿也。凡以器盛而滿謂之愊，注言誦出也。腹滿曰偪，注言勑

偪也」。畐，原爲盛器，故王筠說文釋例畐下補古文□，則畐原爲盛鬯酒之屬，天干之「酉」。故凡甲□、□、□、□之字，釋爲福，形義較爲近似，蓋求福之祭也。小屯甲編三九一五片（圖十）：

癸卯卜，貞：叀□（福）

癸卯卜，貞：叀歲。

歲與福爲對文，歲爲祭名，猶尙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福亦爲祭名無疑。卜辭福歲合祭之例，如：

口大乙□，歲　粹編一五三（圖十一）

□、歲，王□□　甲編五五〇（圖十二）

癸亥卜，其又夕歲于父甲，□，王受右　粹編三三七（圖十三）

卜辭有夕歲，也有夕福。如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第一〇七片（圖十四）：

己卯卜，☒

□□

口卯卜，叀☒

□□即是福也。（詳見中國文字第十一冊釋□□）。甲骨文福作□者乃第四期文武丁卜辭。如：

叀□，鄉。　拾掇四三四（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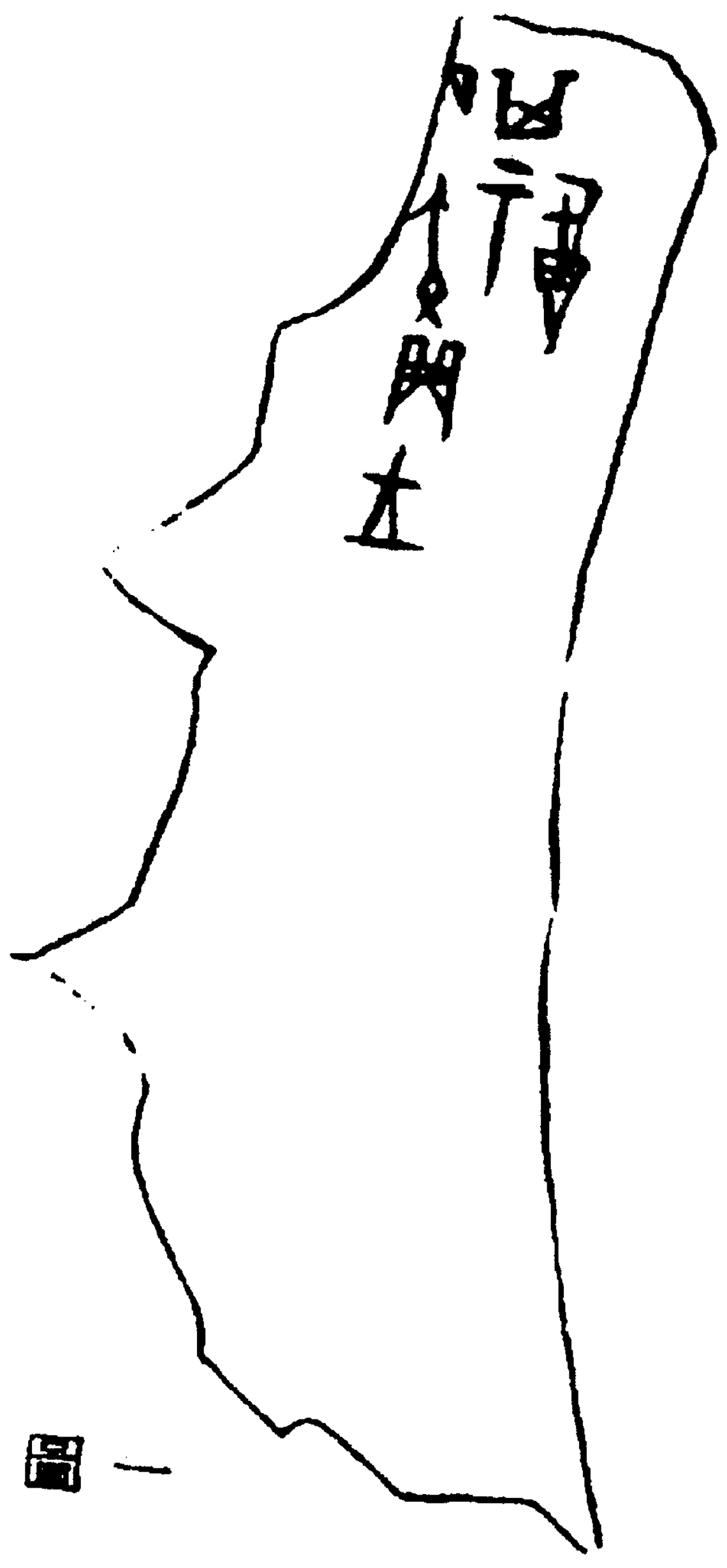
甲寅卜，叀翌日，□□。　摭續二〇一（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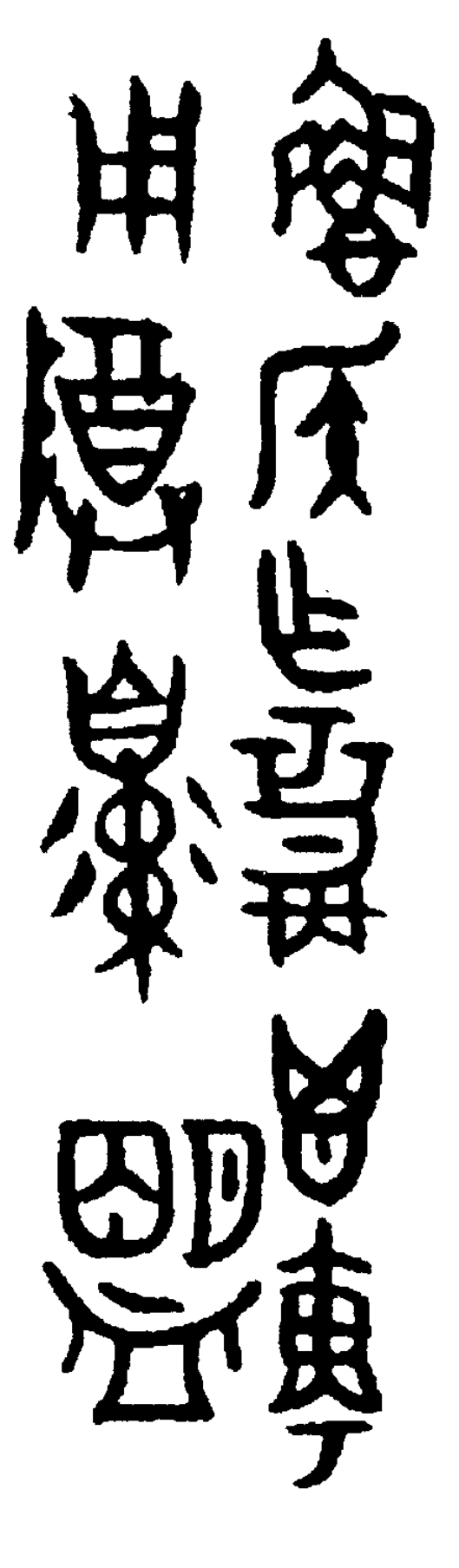
第五期帝乙帝辛卜辭作□或□，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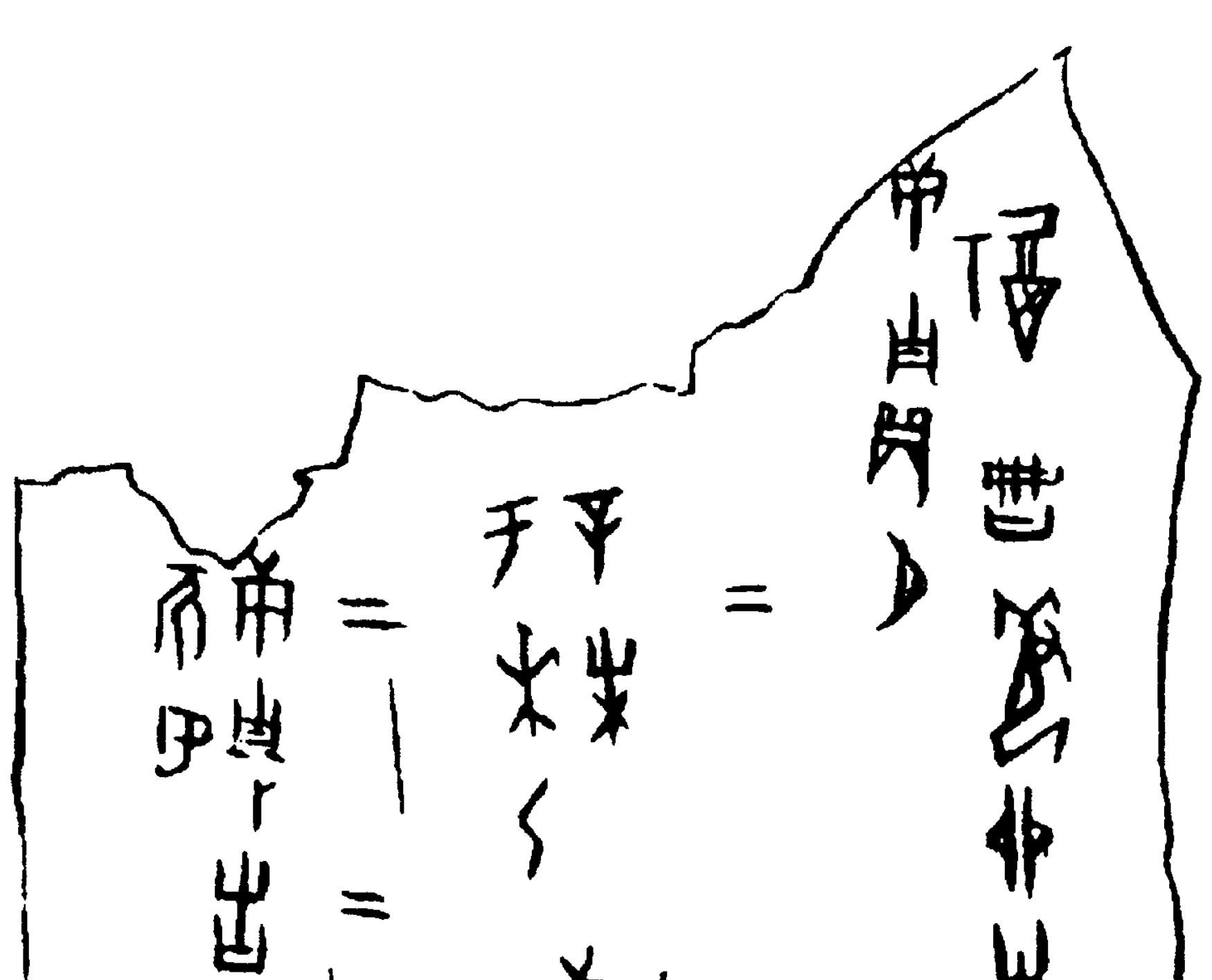
戊戌王蒿田☒文武丁□，☒王來正人方。　甲編二九四〇（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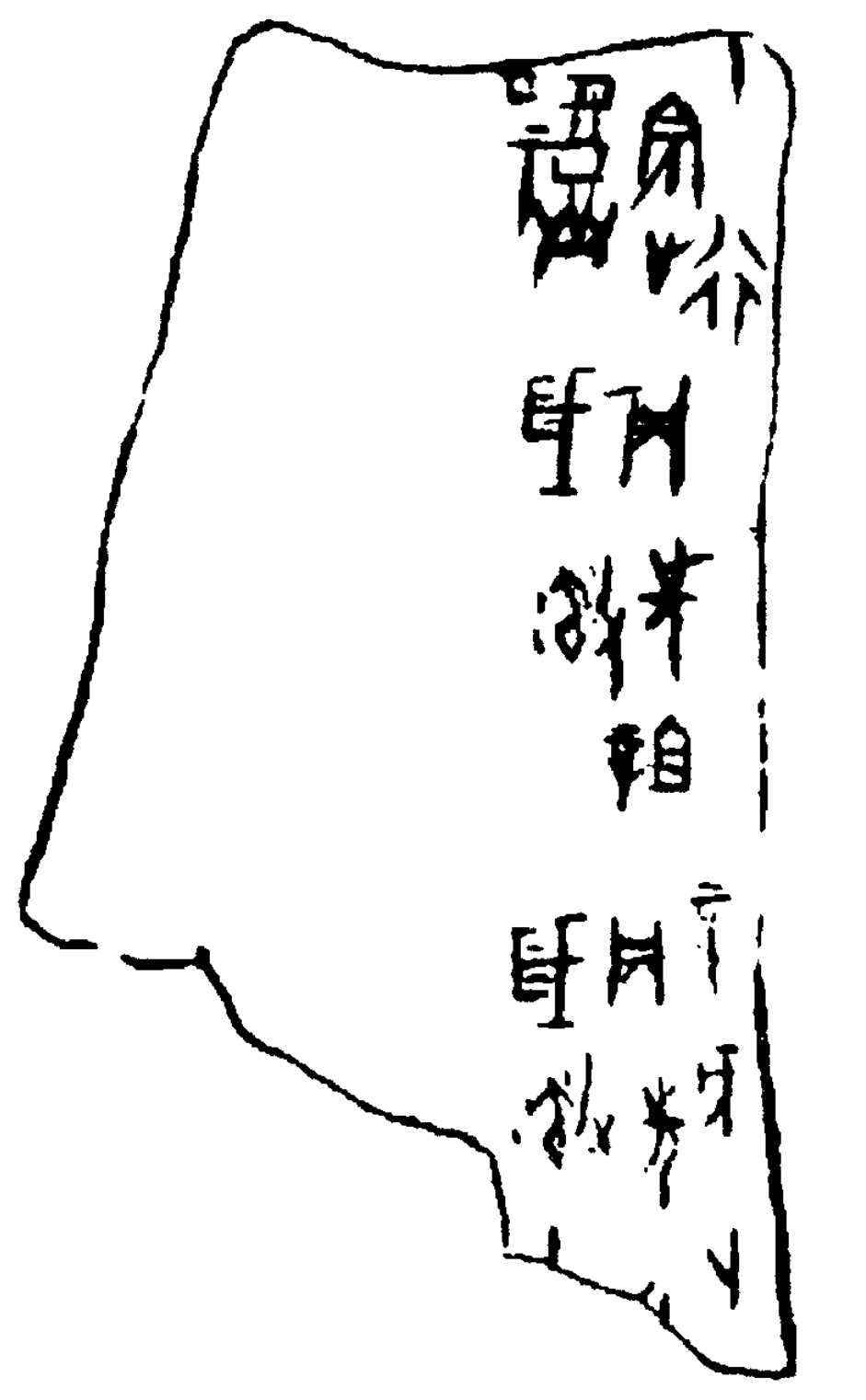
丙午卜，貞：文武丁□，丁其牢。　前編一・一八・一（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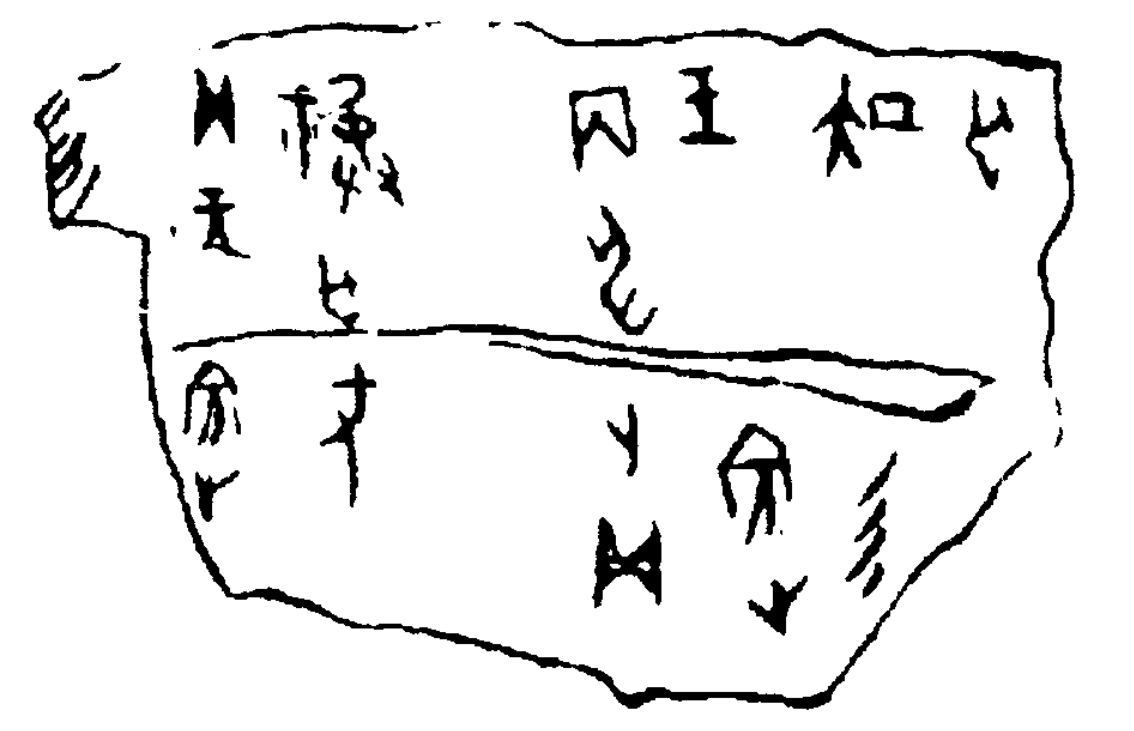
屈萬里先生甲編考釋云：「□當是□同，謂爲宗廟藏主之所，可信；然是否禰廟，則尙難確定。」□當是□同，其說甚是。惟以陳氏說爲宗廟藏主之所，或謂禰廟，由其字之演進言，非宗廟或禰廟，乃爲求福之祭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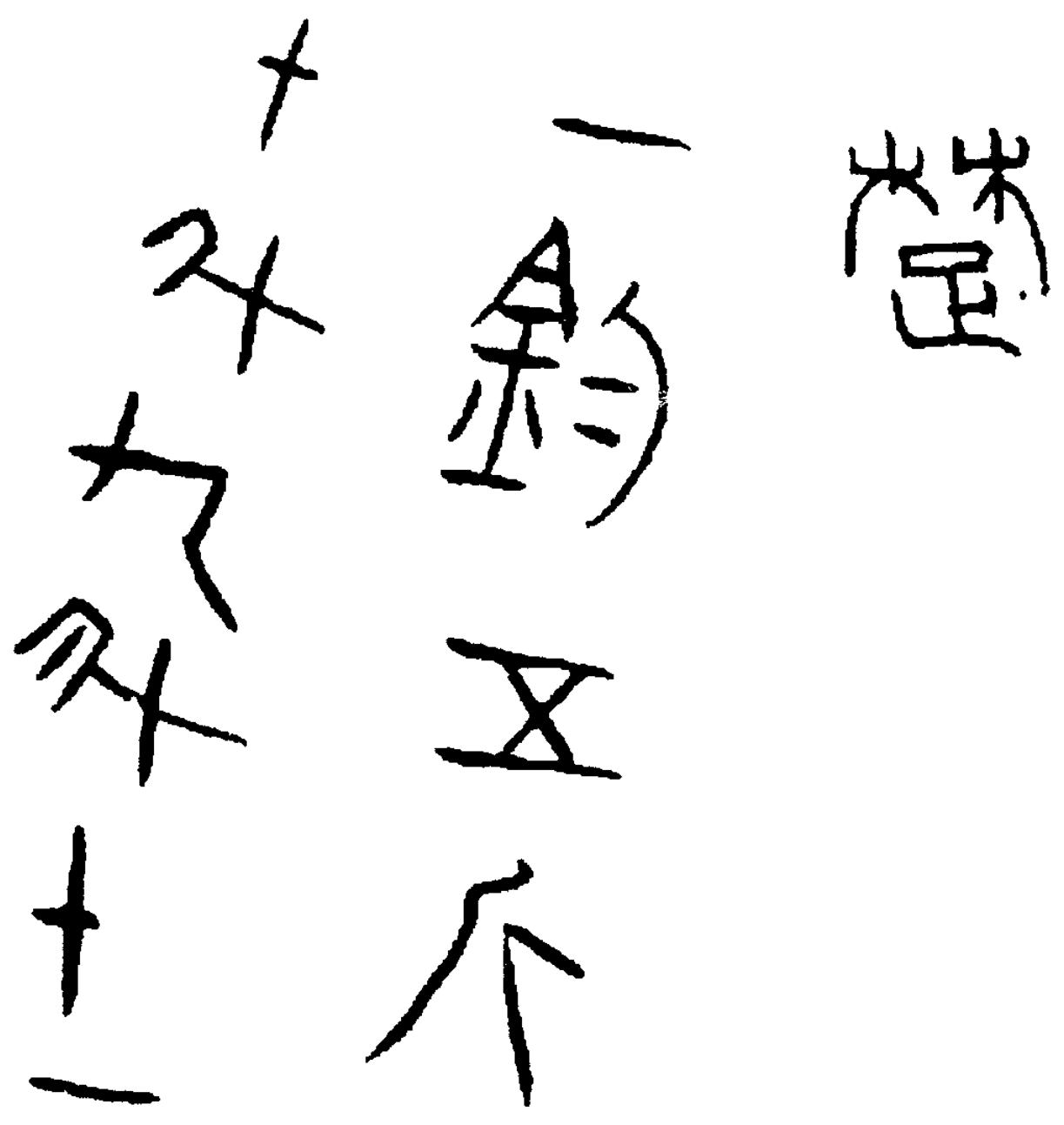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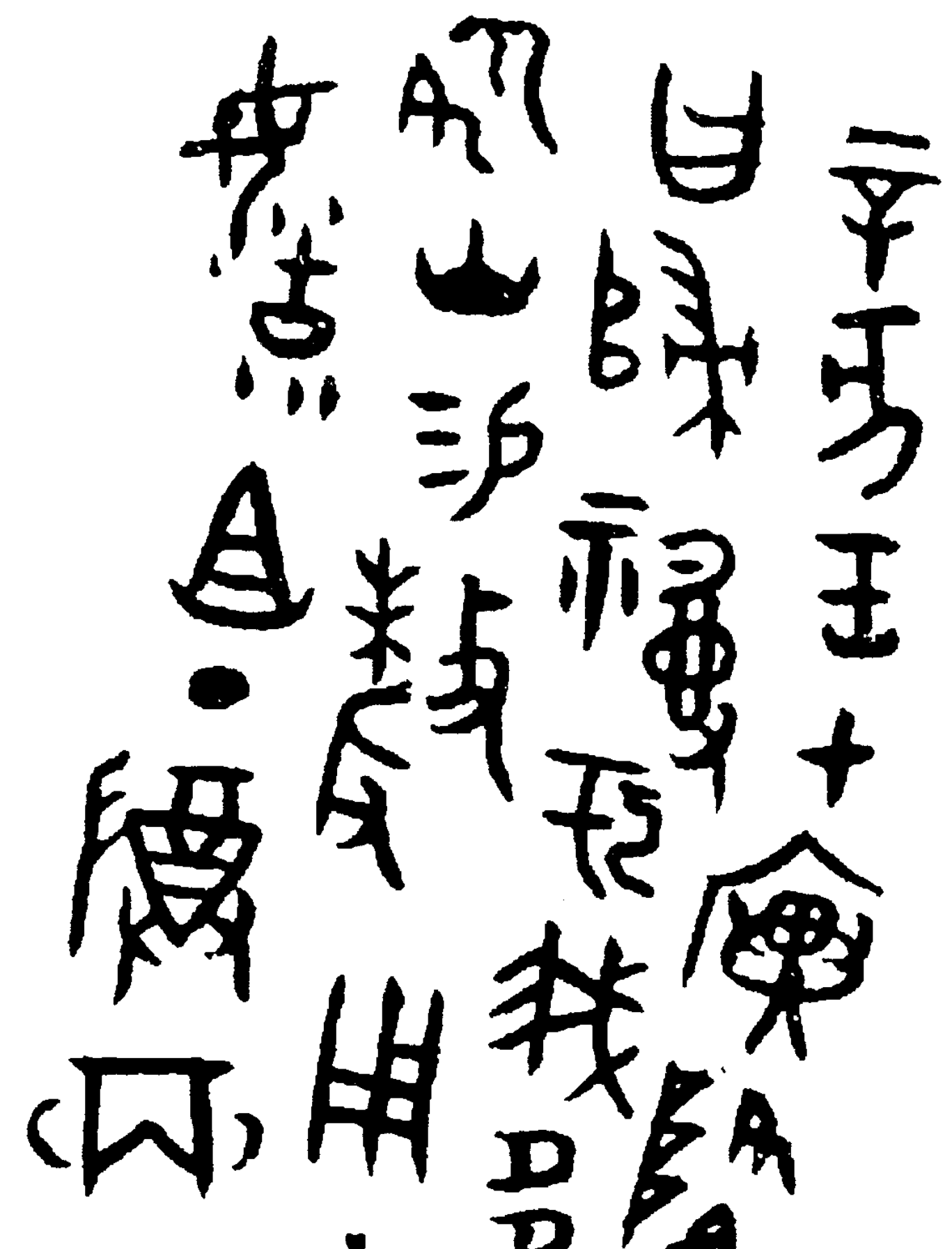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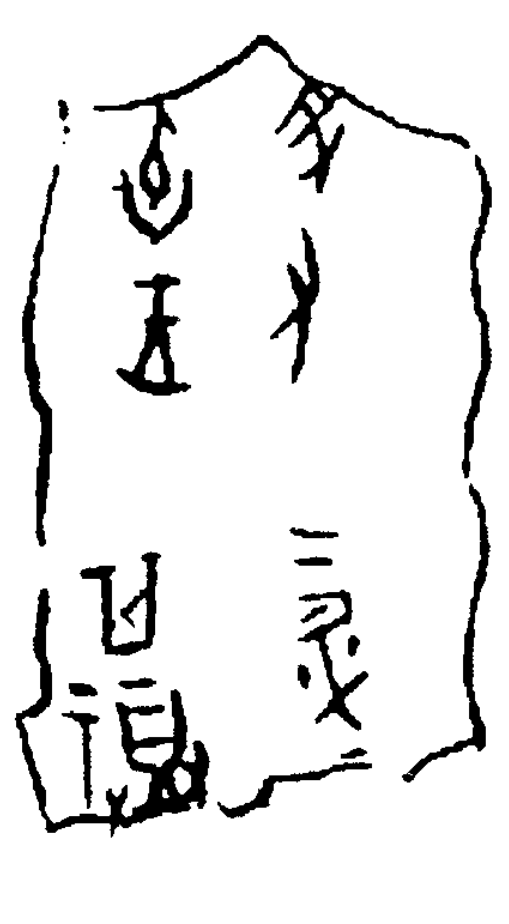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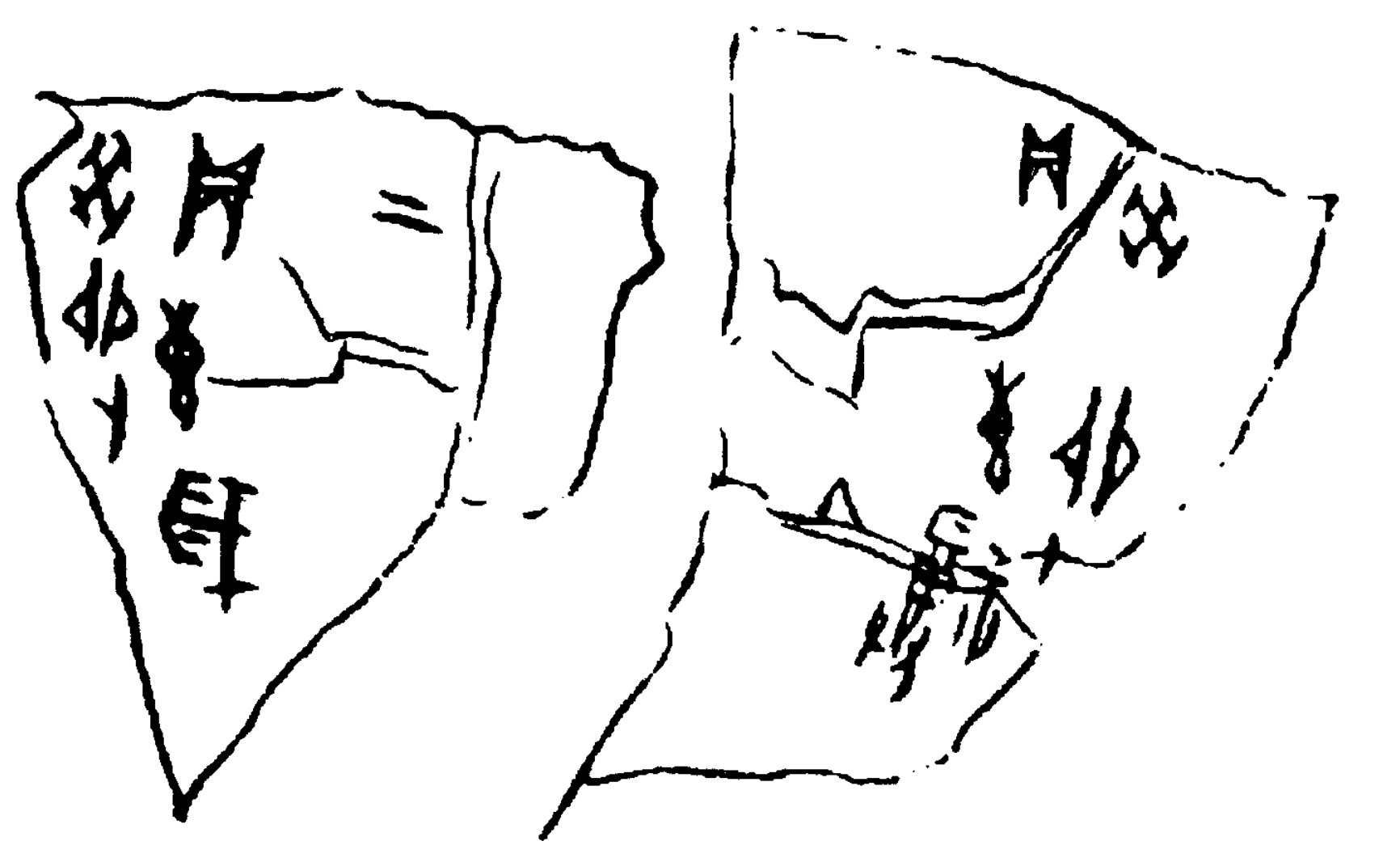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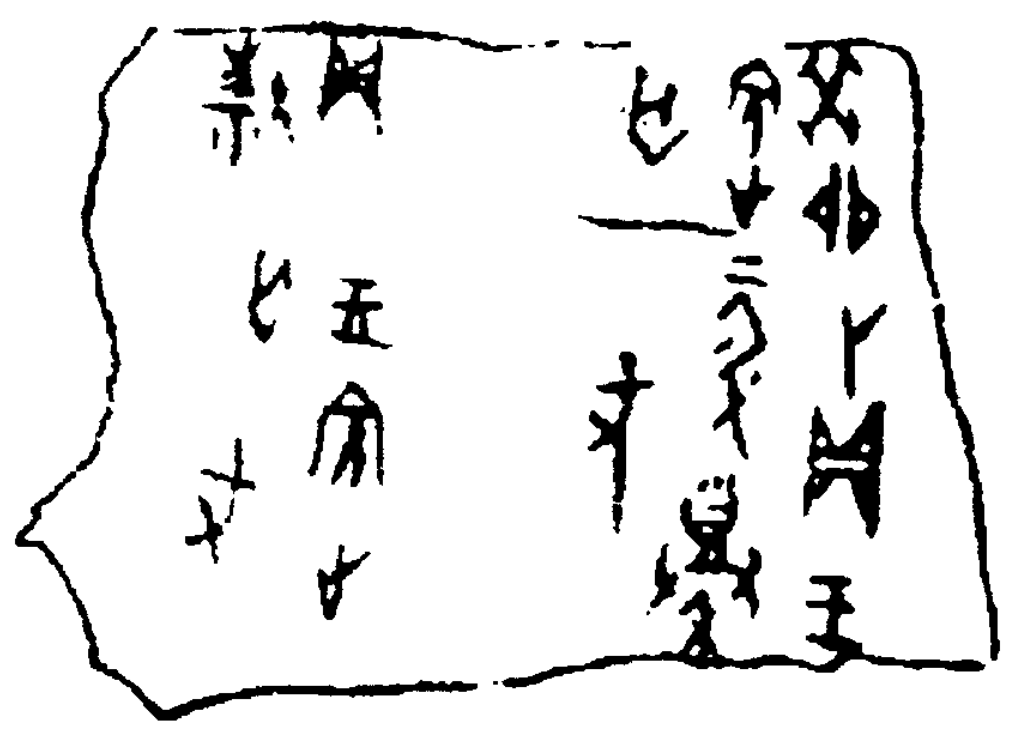

圖五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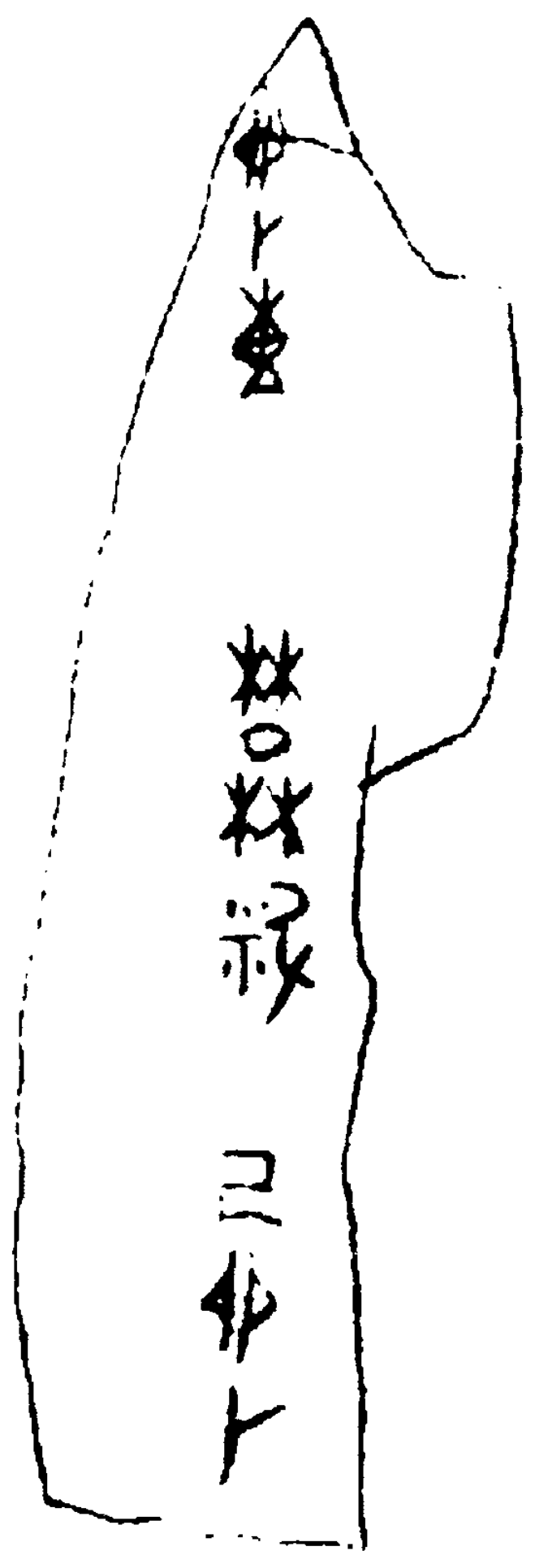

圖七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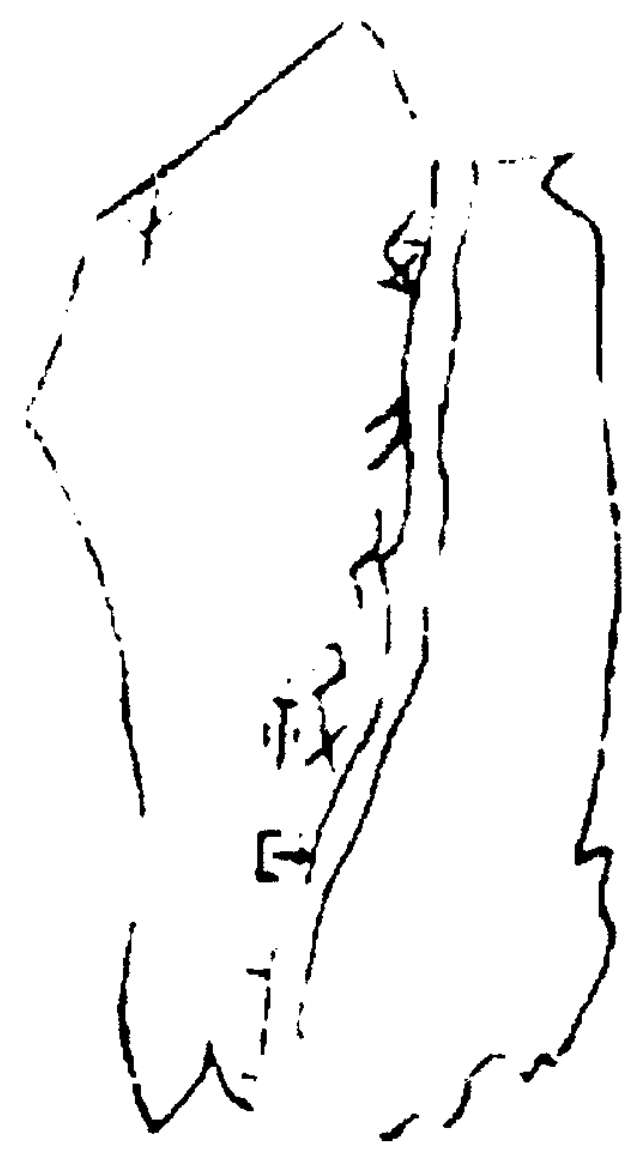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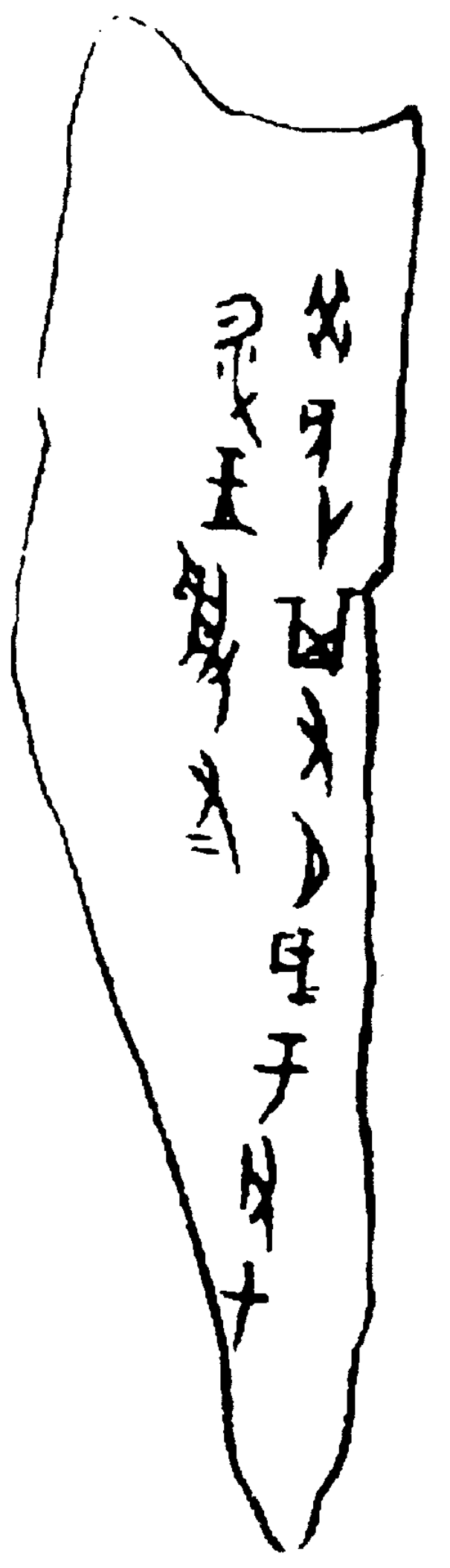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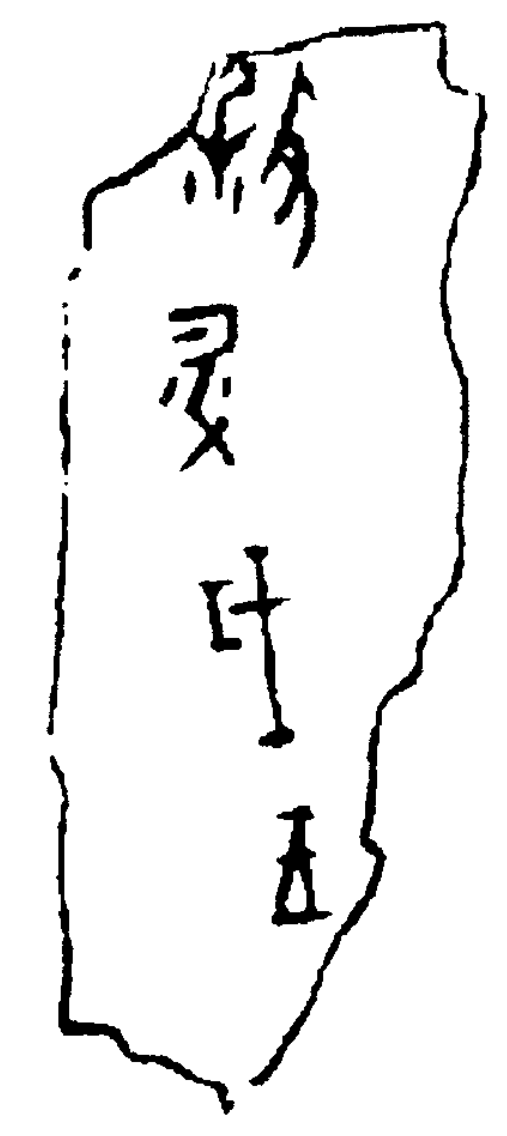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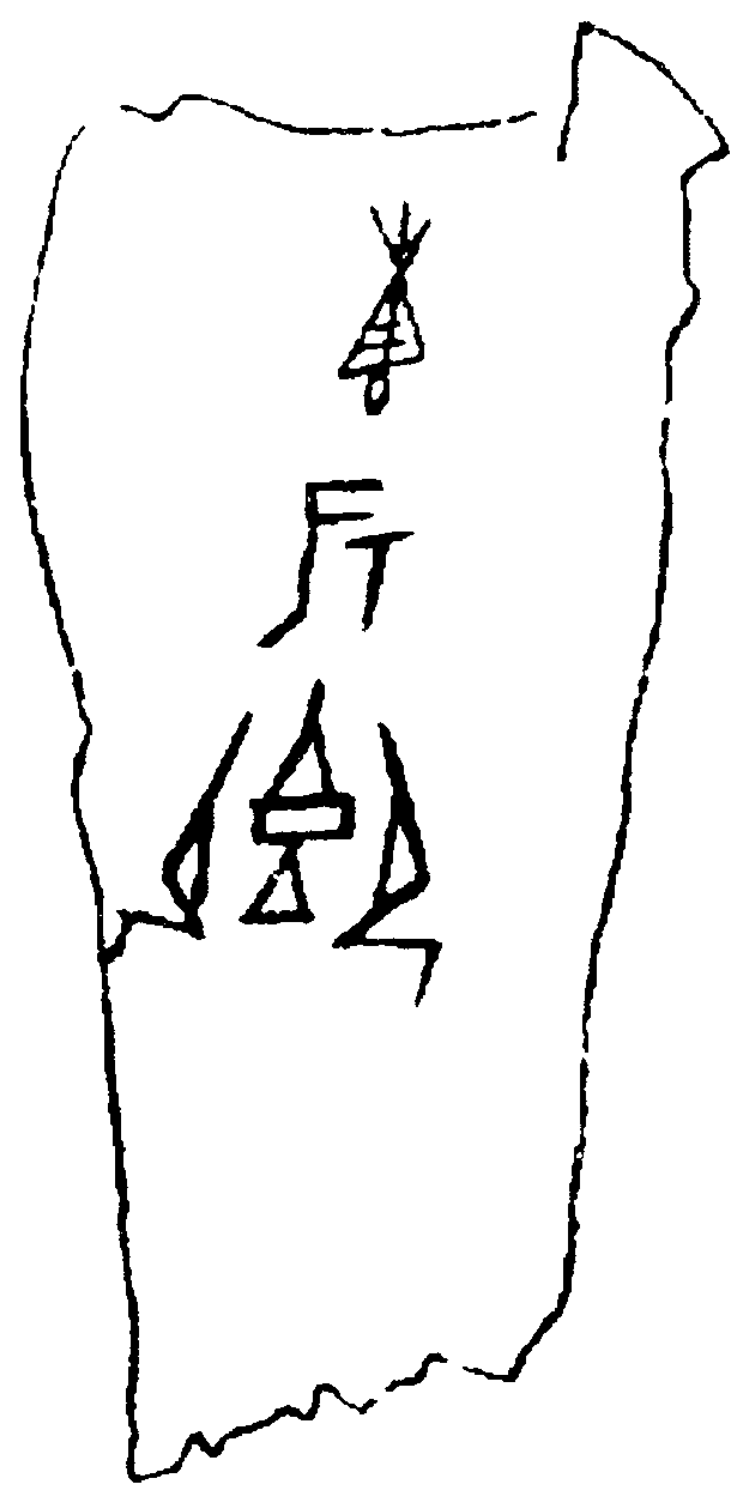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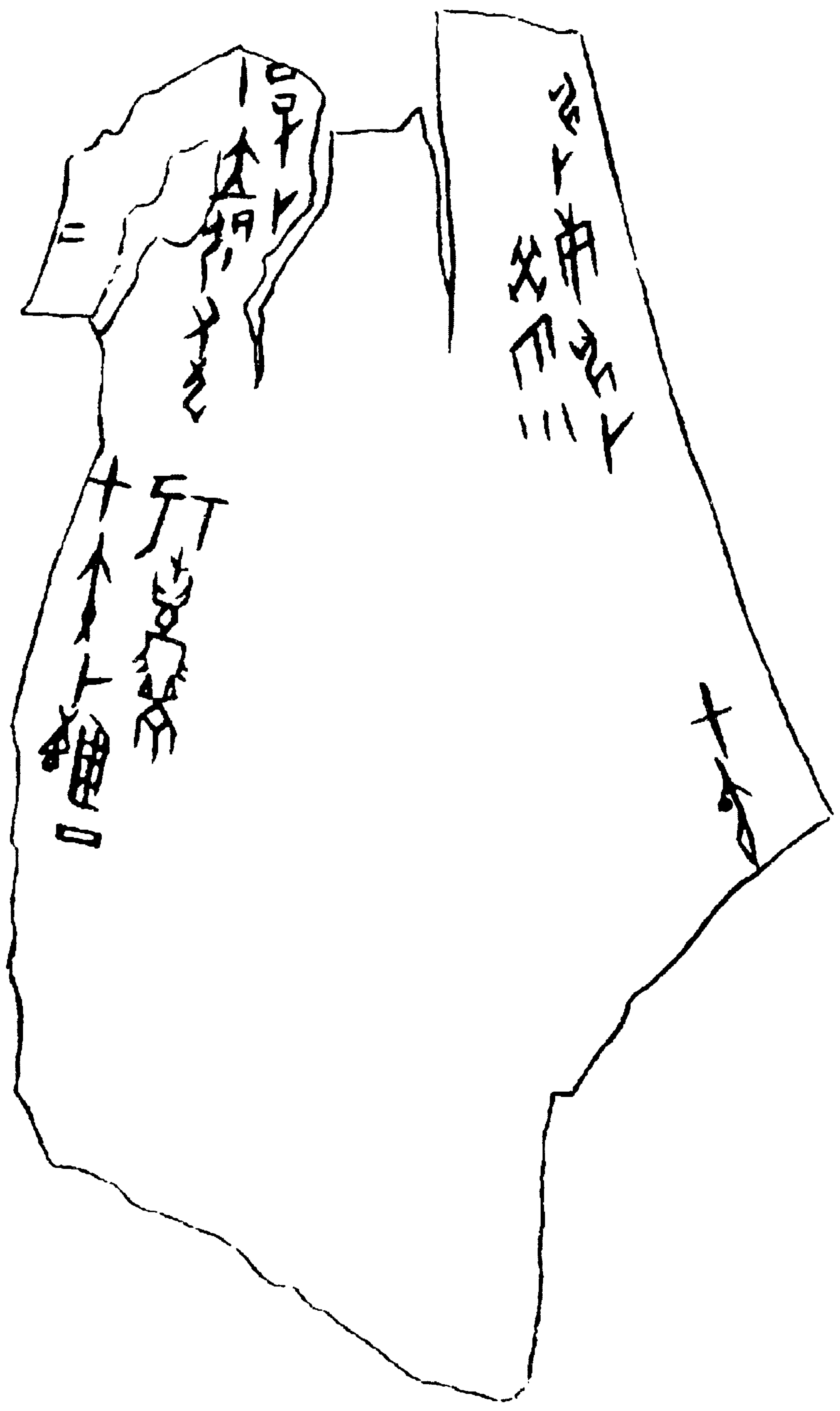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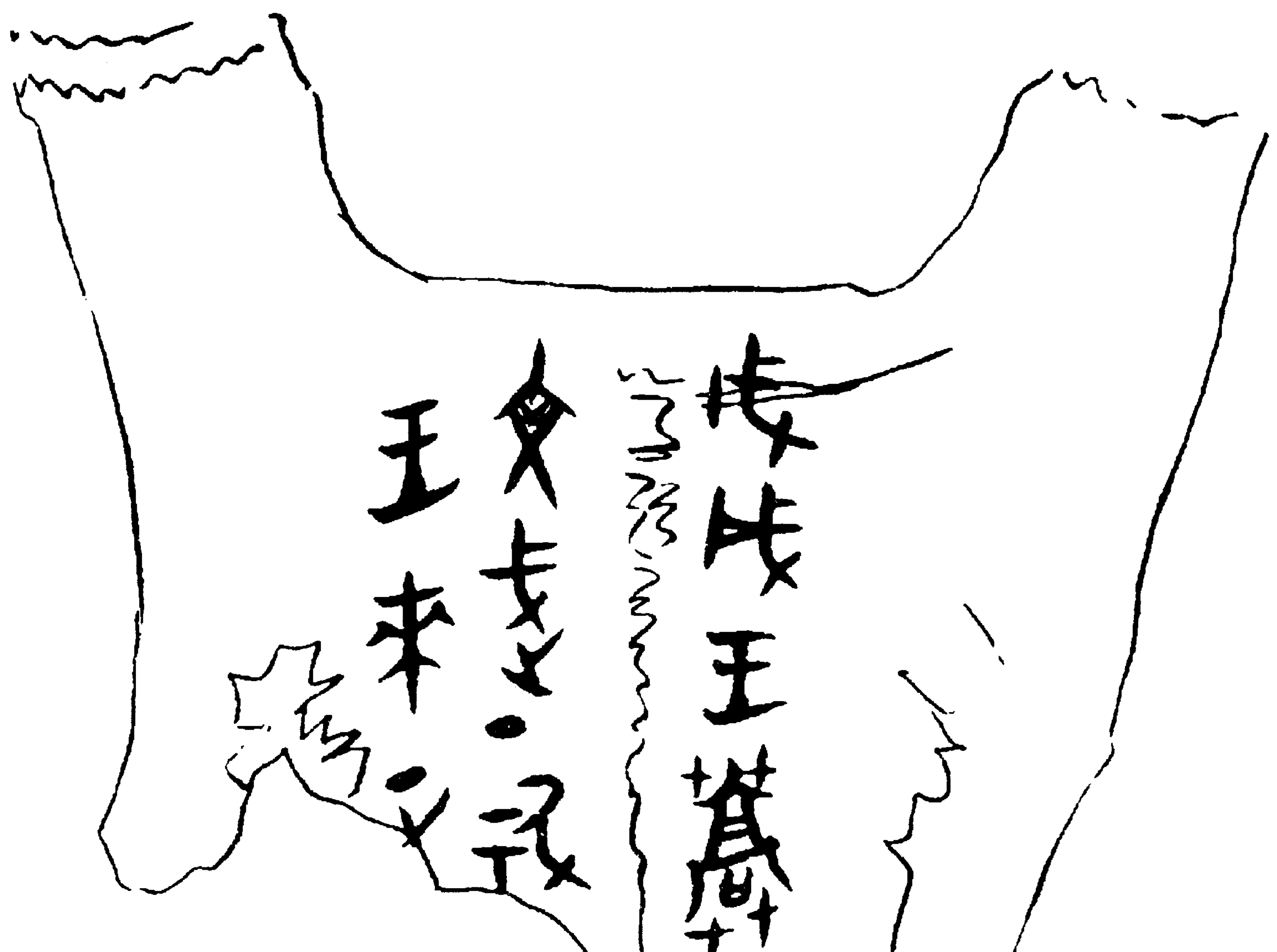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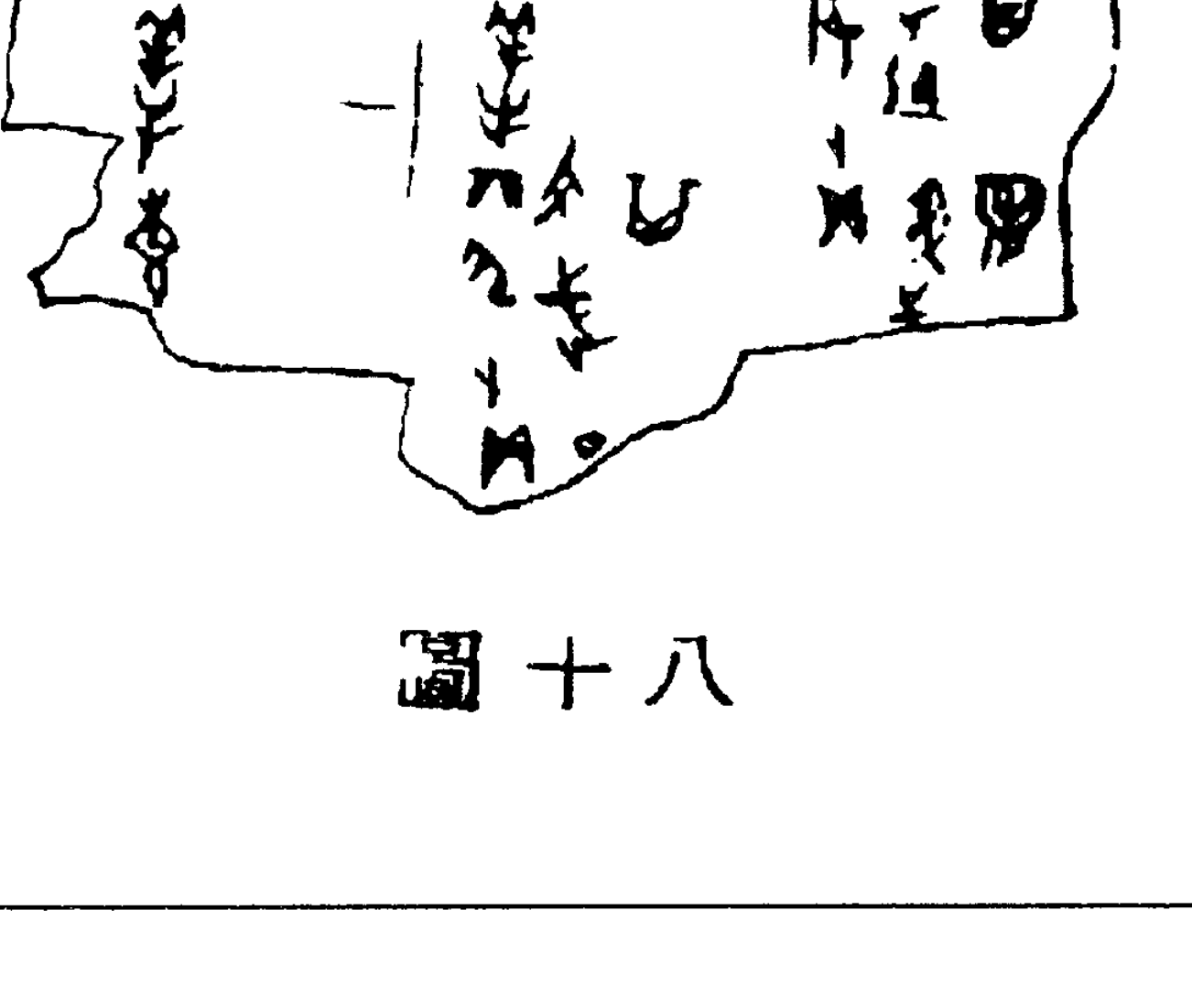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八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二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釋伐

馬薇廎

卜辭常見「伐廿」、「伐三十人」或「伐卅羌」。其中伐字羅振玉釋爲樂舞祭，曰：「右言伐者二十二，殆以樂舞祭者也。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注『一擊一刺爲一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以伐旌武功，伐當是武舞。伐三十人，伐十人，猶左氏言萬（干舞也）者二人矣。」董彥堂亦贊同其說，曰：「伐亦爲舞名，詩皇矣『是伐是肆』箋云：『一擊一刺曰伐』，山海經海外西經亦云：『夫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伐』，則伐爲舞名可知。」吳其昌則以伐爲用人之祭，卜辭所云伐廿卽謂殺廿人也。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不可不辨。查㈠卜辭中有「甲辰貞侑伐于甲九羌卯牛」、「丁巳卜方貞御巳伐于父乙」、「己亥㱿貞侑伐于寅父亦侑于𢦏」及「癸巳貞侑乂伐于伊其×大乙彡」等片，其中「伐于」二字形式同「侑于」、「御于」諸語，是祭之名，非殺之意可知；㈡如伐爲殺意，則下必有受詞，而伐下有時無之。有時爲人或爲羌，絕無牲畜者。如果伐作殺解，必有伐若干牛，或伐若干牢，如卯若干牛，或歲若干牢者，何以無之？其非殺之意可知。

吳其昌謂伐爲殺人以祭，但其擧之例皆爲用而非伐。試觀其例：左傳十九年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昭十一年經「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

子于岡山」。杜注「用之殺以祭山」。昭十年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杜注「以人祭亳社」。例中無一伐字，其何可作爲「伐爲殺人」之證乎。其謂伐廿卽殺廿人之解釋，毫無根據。故羅董二氏伐爲樂舞之說較爲合理。

伐舞究爲何種之舞，羅董二氏均無說明，無人能知之。依愚之臆度，戈謂擊兵，矛謂刺兵，一擊一刺爲一伐。伐有四伐至九伐等名稱，大概是用戈矛之類的兵器，演擊刺之術也。可謂武器之舞，非干舞也。是否如此當待考證。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二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釋牢宰

孔德成

甲骨文有牢字，其義爲祭用之牲：

甲午卜，貞：且甲曰其牢。（通六十四。例多不枚舉。）

金文亦有牢字，貉子卣：

王牢于㡊。

又有宰字，其義與牢同：

案：宰王襄誤釋爲牢。

从牛則爲牛牲，从羊則爲羊牲，當無他義。然古籍隸定之後，牢行，而宰廢矣。

文獻材料中，亦嘗言牢，國語周語上：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

左傳哀七年傳：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

此單言牢者也。

又有言太牢、小宰、少宰者（宰，文獻亦寫作牢。胡厚宣釋牢謂卜辭間有作「太宰」者，僅藏一七六・三及佚三〇八二例，乃「字之誤也」。見史語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按胡說是也）：

乙亥貞：又彳歲于且乙，太牢一牛？（甲八〇六。）

庚寅卜，彭貞：其小宰？（甲二六七八。例多不枚舉。）

文獻亦言大牢、少牢，國語楚語下：

天子舉以太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應作牢，下放此），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

禮記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左傳桓六年傳：

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

禮記玉藻：

日少牢，朔月太牢。（例多不枚舉。）

皆其例也。

漢以來儒者，何休、韋昭、鄭玄、杜預等，皆以牛羊豕爲牢，或太牢；以羊豕爲少牢。比解是否合乎殷商之所謂牢、宰，或太牢、少牢者之實？按之甲骨、文獻，或不然也。甲骨文中，固無一牛、一羊、一豕之文，但有羊、豕並舉之例，粹四四：

甲辰卜，丙袞于河，一羊，一豕，卯一牛。

粹四七：

丙子卜，㱿貞：乎言酌河，袞三豕，三羊，卯五牛。

又乙四六〇三：

己丑卜，御于庚，卅少牢。己丑余至，豼、羊。

若以何休等之解少牢爲一羊一豕，則一羊、一豕或三豕、三羊、豼、羊，應言少牢、三少牢，不應言一羊、一豕、三豕、三羊、豼、羊矣。少牢如此，太牢可知，且再徵之周初之文獻中，若書召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若牛、羊、豕爲太牢，則應言太牢，不應言牛一、羊一、豕一也。是殷及周初所言之牢、太牢或少牢，不似何等之說也明矣。

近更有以二牛爲一牢者，其說謂本之契文，以韋昭國語晉語注「牲一爲特，二爲牢」爲其依據。然舉契文之例，亦知其說之不能成立，後上二三：

辛卯貞：其求禾于河，袞二宰，沈牛二。

摭續二：

辛未貞：求禾于河，袞三宰，沈三牛。（例多不枚舉。）

則二牛並不等於一牢，不必俱辯。韋昭「二爲牢」之說，二恐爲三之誤，以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饋九牢。」注云：「牛、羊、豕爲一牢。」其說與漢儒皆同，故知二爲三之誤也。

大戴禮天圓篇：

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羊曰少牢。

禮記少儀：

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

此說若照以上所解，則或可近乎殷周之實之一部分。以契文曰牢曰宰，固爲牛、羊之牲。然又曰大牢，曰小（少）宰，其名不同，其實應異。是否對言，則牢又曰太，宰又曰小（少），而有繁簡之稱？或另有不同之故？文獻無徵，不敢定矣。

然漢儒者之釋太牢爲牛、羊、豕，少牢爲羊、豕，亦非創註。儀禮聘禮篇「飪一牢」下云：「牛羊豕……」；「腥二牢」下云：「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餼二牢」下云：「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是以牛羊豕爲一牢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封羊，司士擊豕」，下文又

有「羊」「豕」「羊右胖……」「豕右胖……」；而下文云「佐食上利少牢心舌」，「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等，其牢皆指羊豕，是以羊、豕爲一牢（𡧍）也。則牛羊豕爲太牢，羊豕爲少牢（𡧍），其制先秦亦有。

抑又有進者，契文中牢與牛迥然不同，庫一八九八：

其牢又一牛。（例多不枚舉。）

既稱曰牢，又稱曰牛，則其別顯然。其別安在？按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詩：「執豕於牢」。以字形論之，許說是也。上引甲、金、文獻之文，皆指牲言。養牲之所曰牢，養於其中之牲亦可曰牢。詩閟宮：「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則必有特別之處境以飼養之，其繫養之所卽牢也。周禮天官宰夫：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

禮記祭義：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納而眡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此牢禮之法，卽後世所謂之滌。公羊宣公三年傳：

帝牲在于滌三月。

禮記郊特牲：

帝牛必在滌三月。

滌，何休曰：「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鄭玄曰：「牢中所搜除處也」。是滌卽牢也。牛何必養之於牢？蓋恐其傷也。春秋宣公三年經：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

又成七年經：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又見定公十五年，左、公哀元年，成七年，穀哀元年經。是牛傷則弗用，故必在牢（滌）三月，養而後以祭。用在牢之牛，故曰牢也。

言牛者，卽不必特別在牢（滌）飼養，卽取而用之。郊特牲云：

稷牛惟具。

曲禮云：

大夫以索牛。

此則牢、牛、𡧍、羊之別也。

（原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5期，1966年）

釋𢼊

金祥恆

說文解字養之古文一作𢼊，小徐本作𢼊。𢼊从羊从攴，小徐从攴，攴乃古籀文攴，如說文徹之古文作𢕛，敗之籀文作贁，敎作𤕝等皆是。然作攴，篆文也。養說文訓「供養也，从食羊聲。」古文作𢼊，王筠曰：

養之古文𢼊，玉篇在攴部。案此字從攴，殊不可解，不知附之奚下。胡塗了事。（說文釋例卷六·二十頁）

古文傳久，或有譌誤，故許君於古文或體，往往不言所從，闕疑之法也。

王氏疑說文古文𢼊有所譌誤，非是。𢼊从羊从攴，甲骨金文皆有之。甲骨文如：

乙亥卜，𡧊貞：𢼊〔〕〔〕用，自〔〕于〔〕　乙一一三一（圖一）

〔〕𢼊，王受又？　粹一五八九（圖二）

貞：乎王𢼊羊？　乙二六二六（圖三）

丙申卜，貞：𢼊，其㞢巛（災）？

貞：𢼊，亡（巛）？　六月　佚一三〇（圖四）

辛巳〔〕，王貞：〔〕𢼊〔〕燕〔〕　後下一二·五（圖五）

大〼王〼辛〼𢼊　後下一二·一六（圖六）

分〼𢼊　前五·四五·七（圖七）

貞：𢼊　前五·四五·八（圖八）

貞：于南𢼊　乙三九三五（圖九）

戊午卜，犬令𢼊白追林先？

戊午卜，犬令𢼊从，畢（禽）？　乙四〇九（圖一〇）

戊戌貞：又𢼊于日伊侯叶啚？

中𢼊于義伊侯叶啚？　（圖一一）

金文如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四·第四一頁第三器父乙

𢼊父乙　（圖一二）

卷一一·第四一頁第四器父丁罍

亞𢼊高父乙　（圖一三）

𢼊，容氏金文編釋爲養云「說文古文作𢼊」。甲骨文𢼊或𢼊，羅氏殷虛書契文字考釋云：

說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或从羊，牧人以養牲爲職，不限以牛羊也。諸文或从手執鞭，或更增止，以象行牧。（殷中七〇頁）

羅說是也。容氏以金文字形與說文古文合，且爲隻字單詞，文義無從稽考，故以說文古文養釋之。而羖，甲骨卜辭除斷爛過甚，僅存一二字外，其餘較爲完整者如小屯乙編第二六二六片：

貞：乎土羖羊？

殷契佚存一三〇片：

丙申卜，貞：羖，其㞢𡿧？

貞：羖，亡（𡿧）？　六月

其「羖羊」與「羖」，果然可釋爲「養羊」與「養」，猶如今語。但古多言「牧」而不言「養」。如孟子公孫丑章「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告子章「牛羊又從而牧之」，詩小雅無羊「爾羊來思……爾牧來思」。由是言之，羖爲牧羊之牧，牧之別書，非養之古文。王筠疑「古文傳久，或有譌誤」者，誤牧之古文爲養之古文也。

卜辭小屯乙編第四〇九片：

戊午卜，𣏟令羖白追林先？

戊午卜，𣏟令羖亻（从），毕（禽）？

「羖白追林先」之羖白，以卜辭文例言，羖爲地名。如卜辭宋白、易白、盂方白、而白等。牧之地望，或即商郊之外。周書武王「戰于牧野作牧誓」，正義云「戰于商郊牧地之野」。左傳隱公五年「鄭人侵衞牧」。杜注「牧，衞邑」。案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殷契合撥二第一三二片：

戊戌貞：ㄨ（左）羖于𠂤伊侯甴啚？．

中羖于譏伊侯甴啚？

左羖，中羖，疑爲官名，禮記曲禮下：「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周王季伐余無之戎，克之，殷帝武乙封爲殷牧師。古本竹書紀年云：

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

周官宗伯曰：「八命作牧」。鄭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此言牧師者，師長也。孔叢子居衞篇：「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賈疏云：「案曲禮云牧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爲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兼言伯。」故後世牧伯聯言。卜辭牧分左、中者，猶師之分左行中行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卜辭雖無九州之辭，然有州字。如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輔仁大學所藏甲骨第二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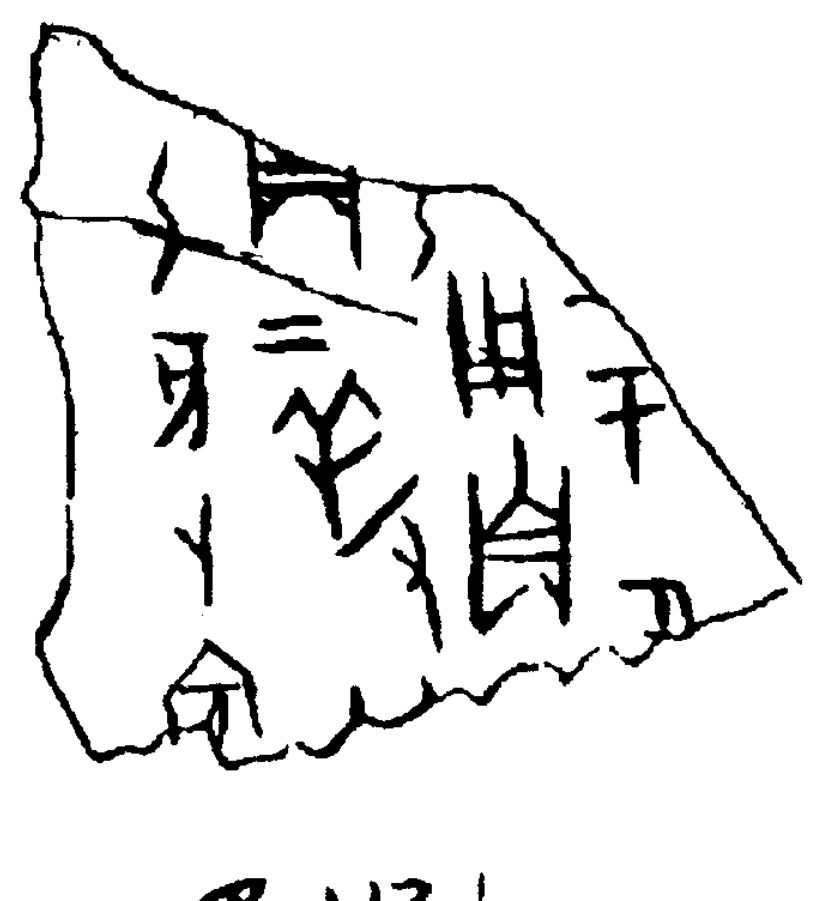
貞：州臣㝵？

貞：州臣不（其）㝵？　（圖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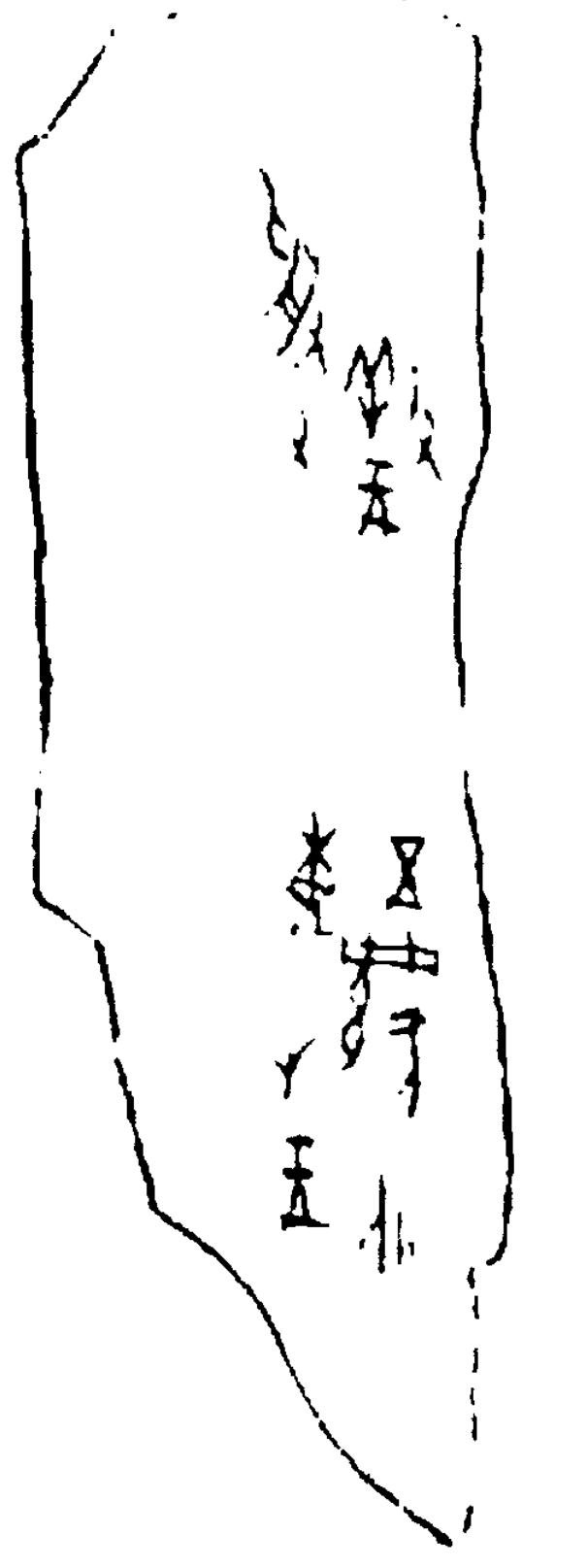
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十三頁第四片：

今丙☒𠂤☒州☒隹☒　（圖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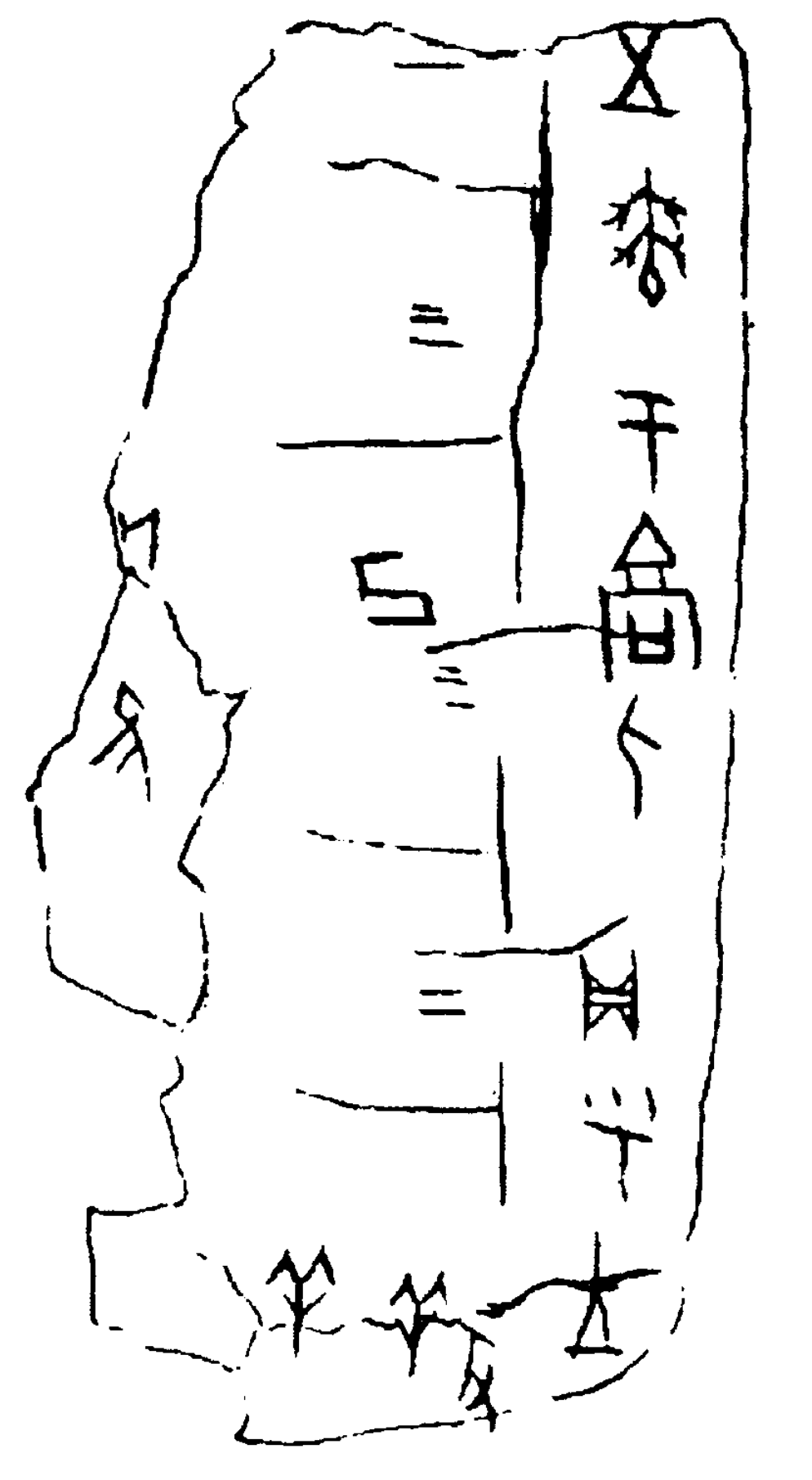
其州與說文古文州合。說文云：「州，水中可凥者曰州，水周繞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凥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州古文州。」說文古文與甲骨文州，正象水繞高土而流逝。高土者謂可居之州，兩旁)(爲河岸。篆文省之。作重州狀。說文謂从重川，川乃州之譌。此卜辭之州臣，不知作何解。是否爲後世之州牧字，有待新史料之發現與證明。


甲1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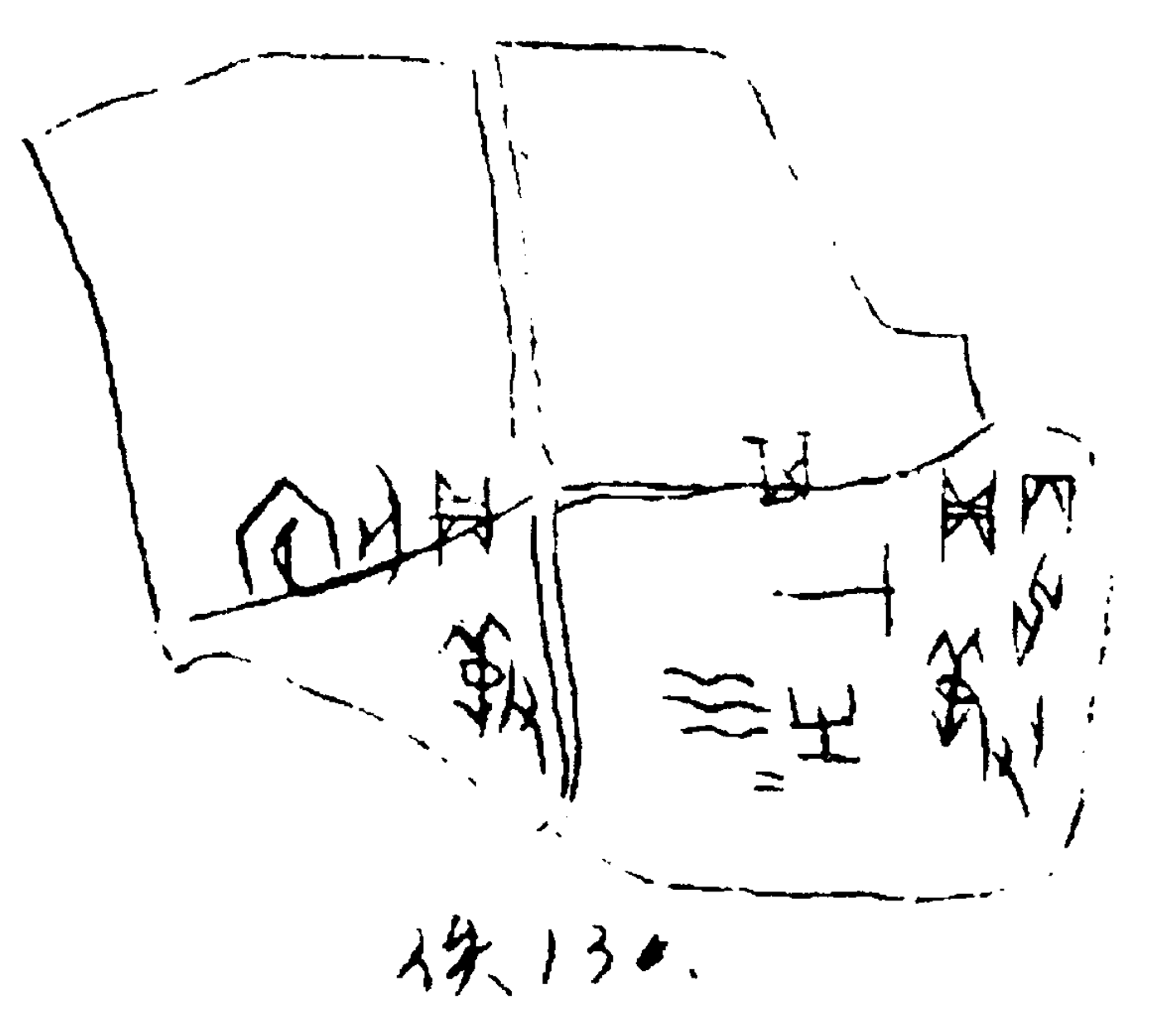
圖一


粹1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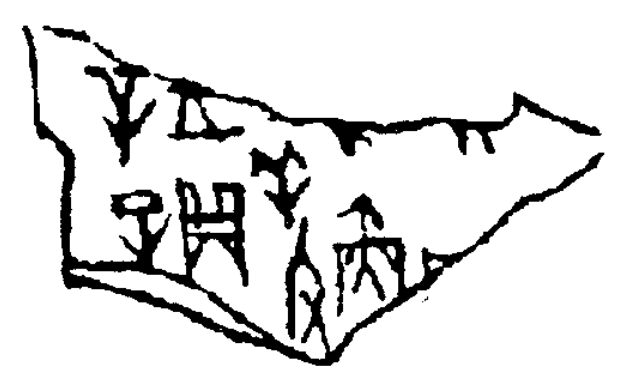
圖二


乙.2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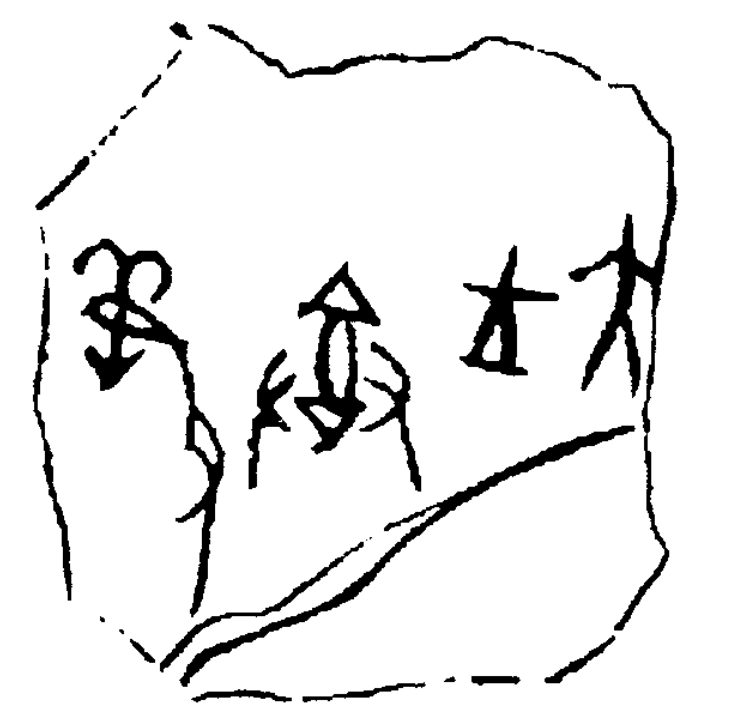
圖三


佚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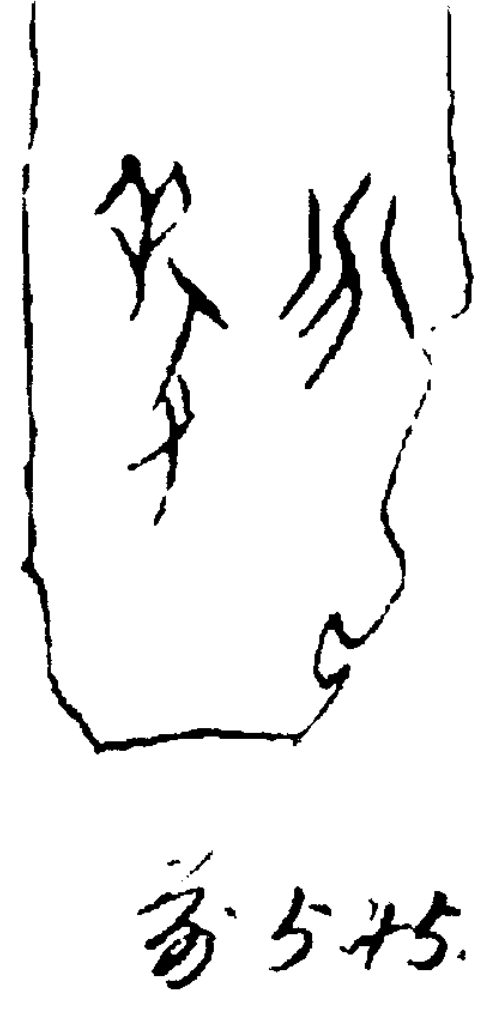
圖四


後下.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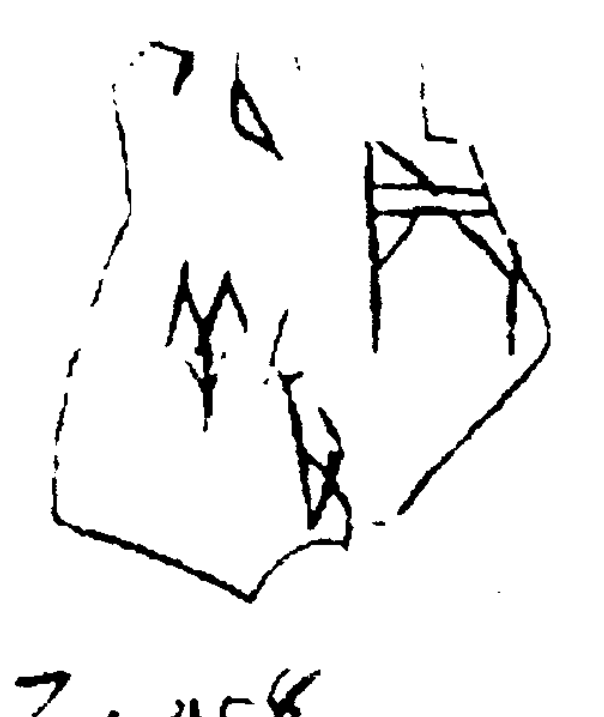
圖五


後下.1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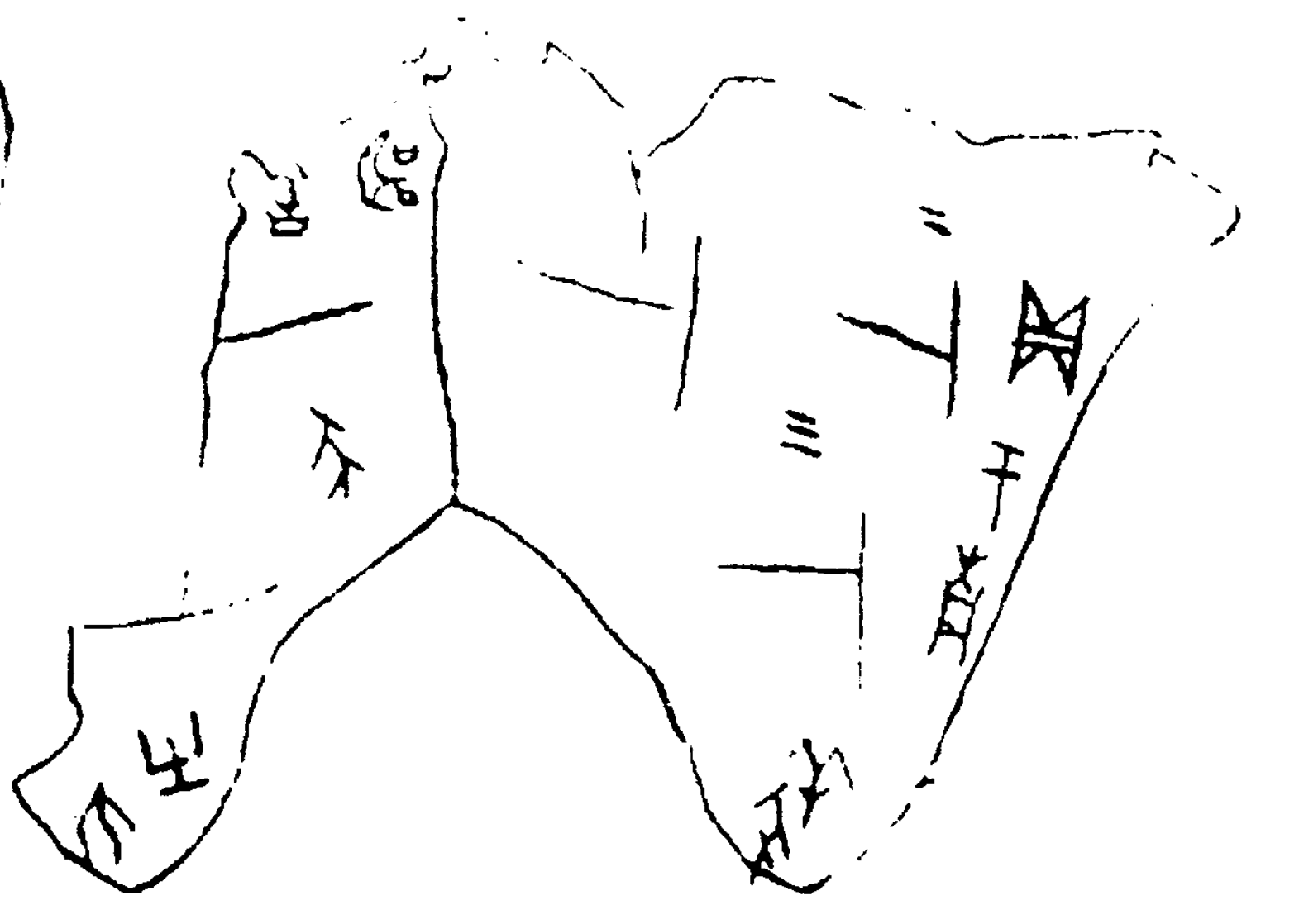
圖六


前5.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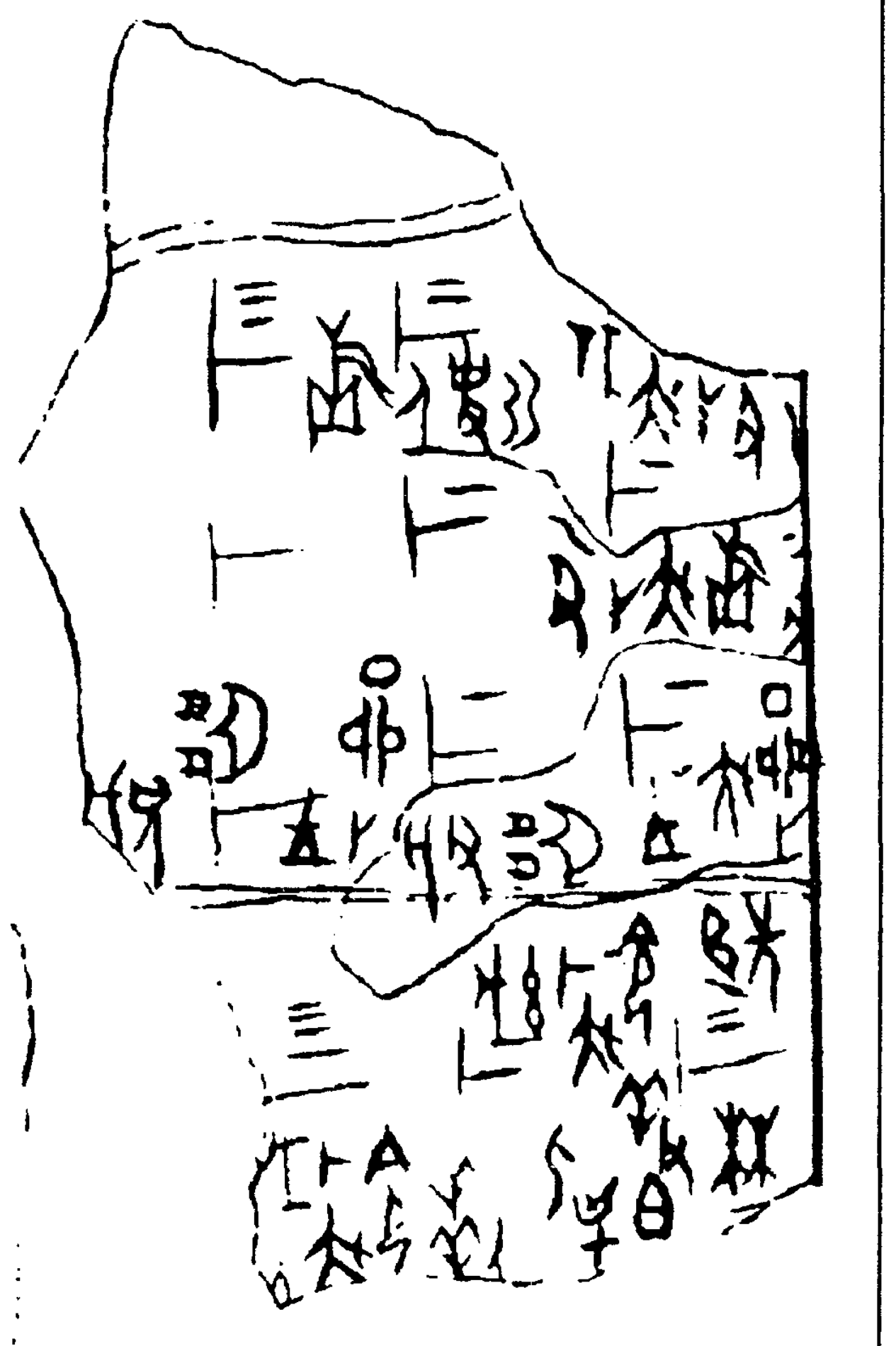
圖七


前5.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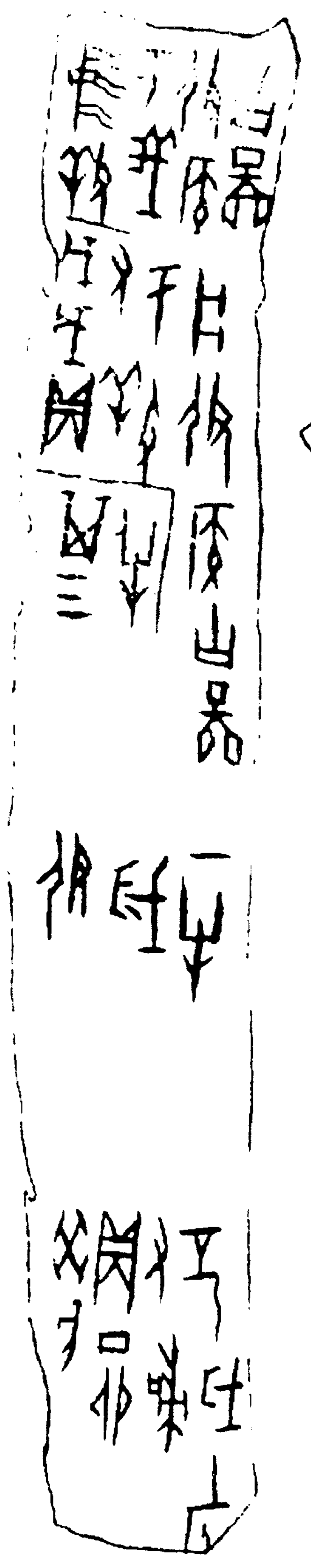
圖八


乙.3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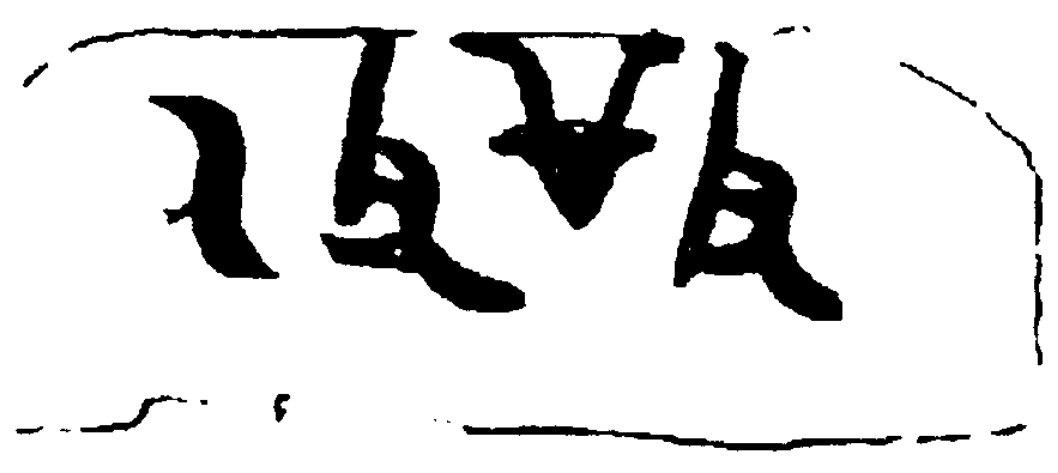
圖九


乙4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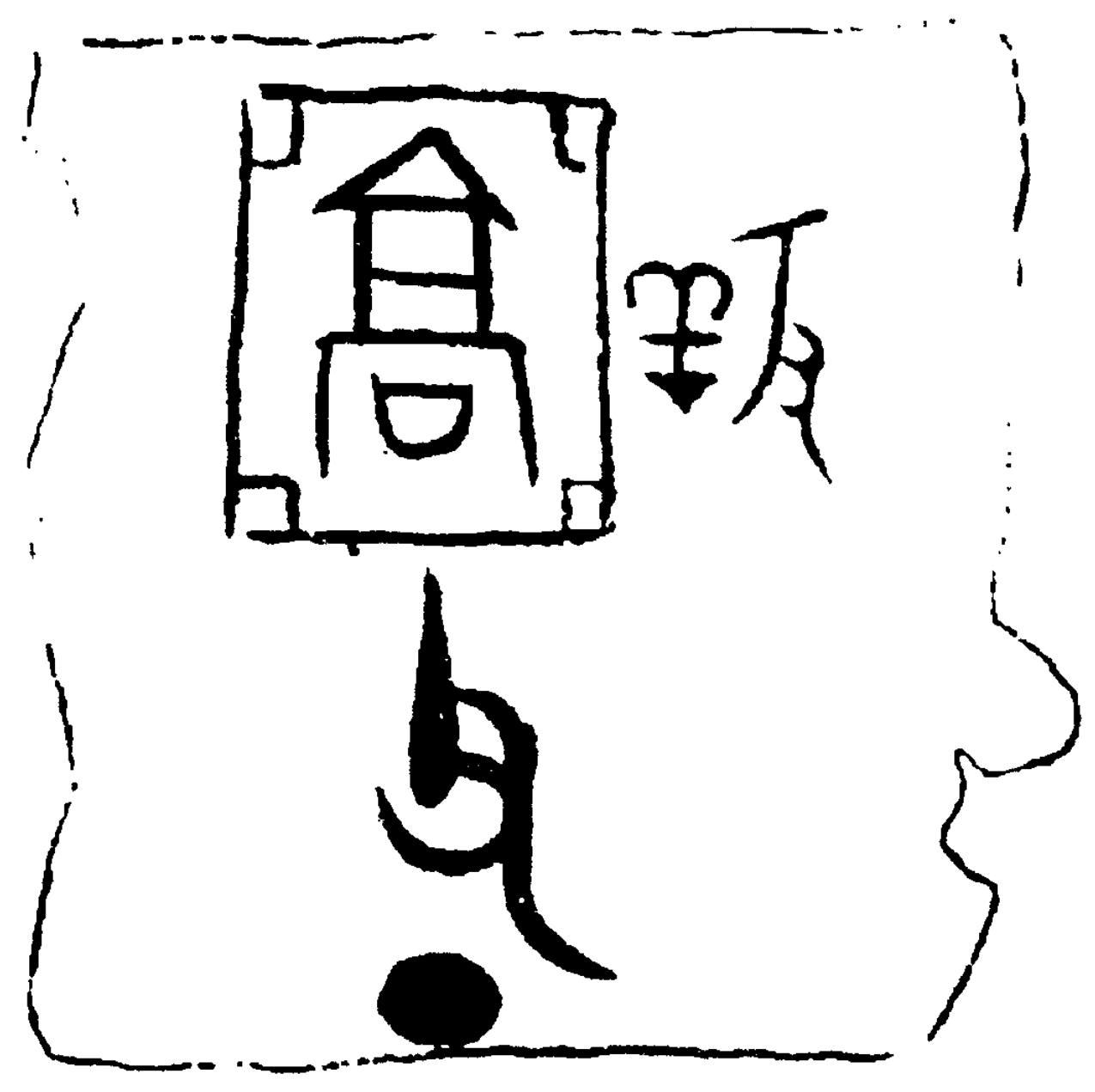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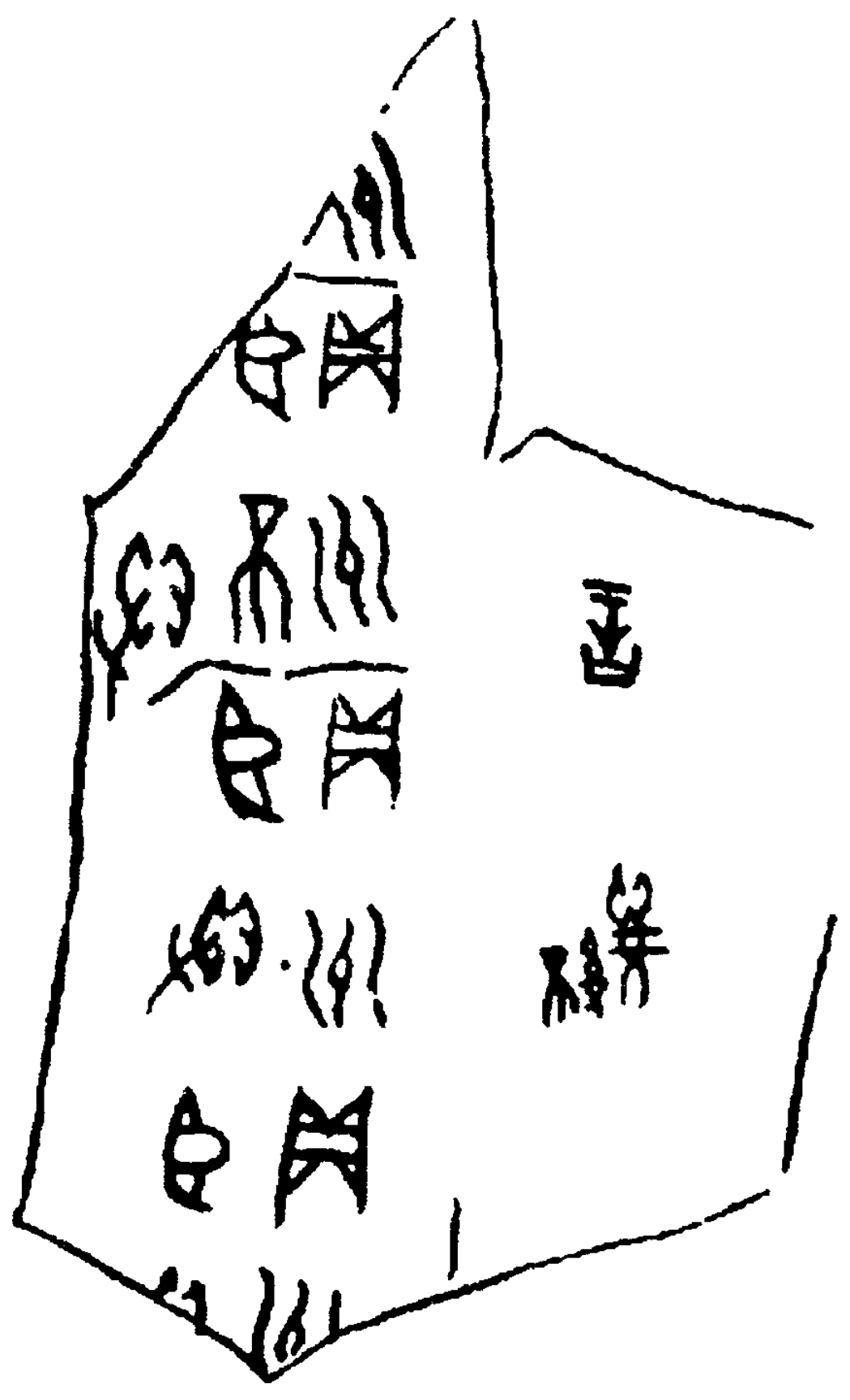

掇2.132.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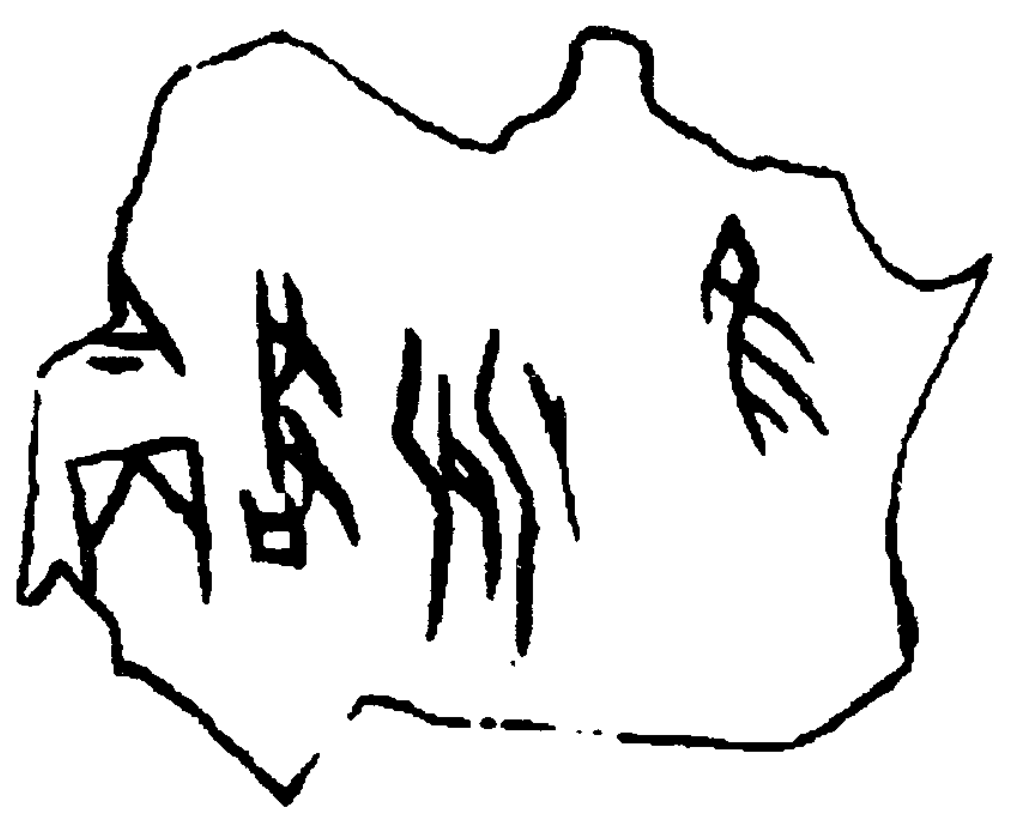

三代 14.41.3.

圖十二


三代 11.41.4


南北補24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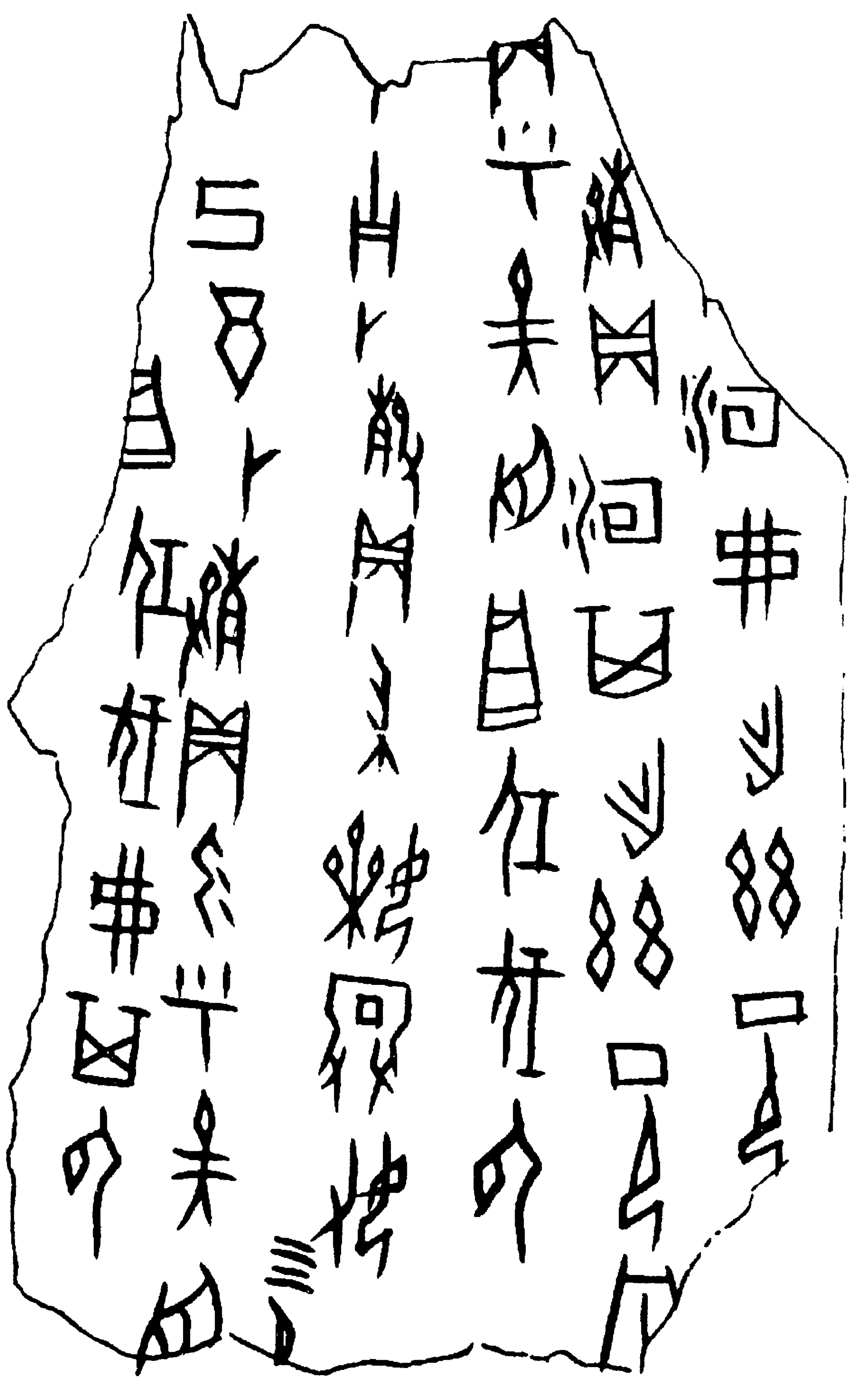

前4.13.4.

圖十五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一冊，一九六六年九月）

釋

殷虛書契續編卷四，二十八頁第二片：


續四・二八・二

金祥恆

□□□㱿貞：洹其乍兹邑，卜？

洹弗乍兹邑□？

□□□□貞：乎夫取自任伐，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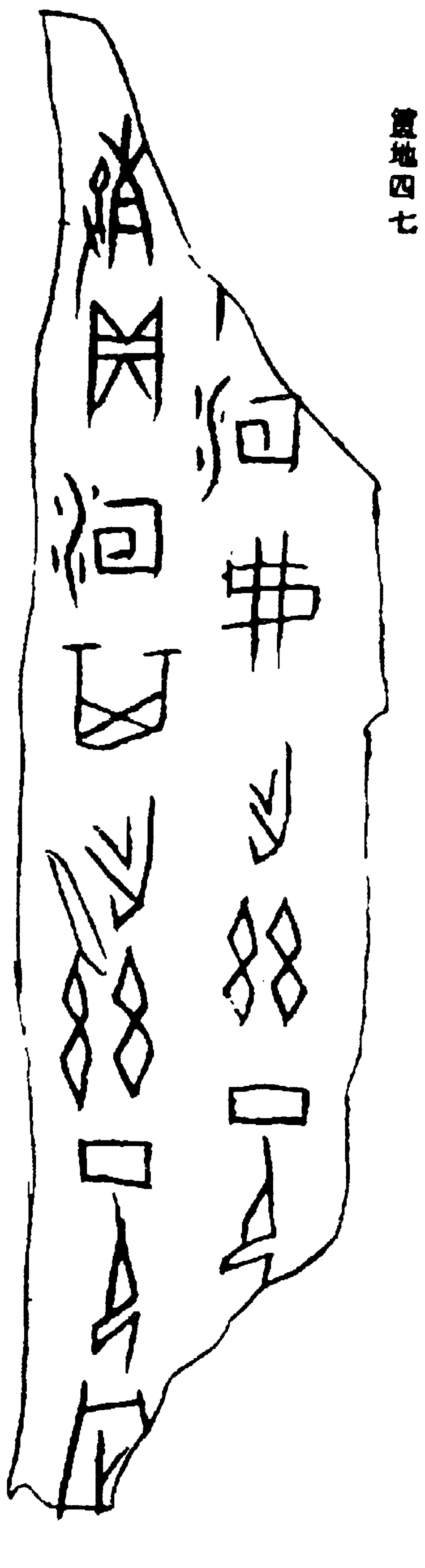
己酉卜，㱿貞：勿乎夫取自任伐，弗其吕？

甲子卜，㱿貞：帚數，娩。放？四月。

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藏取其一部份，作：

（闕）洹弗辰兹（茲）邑（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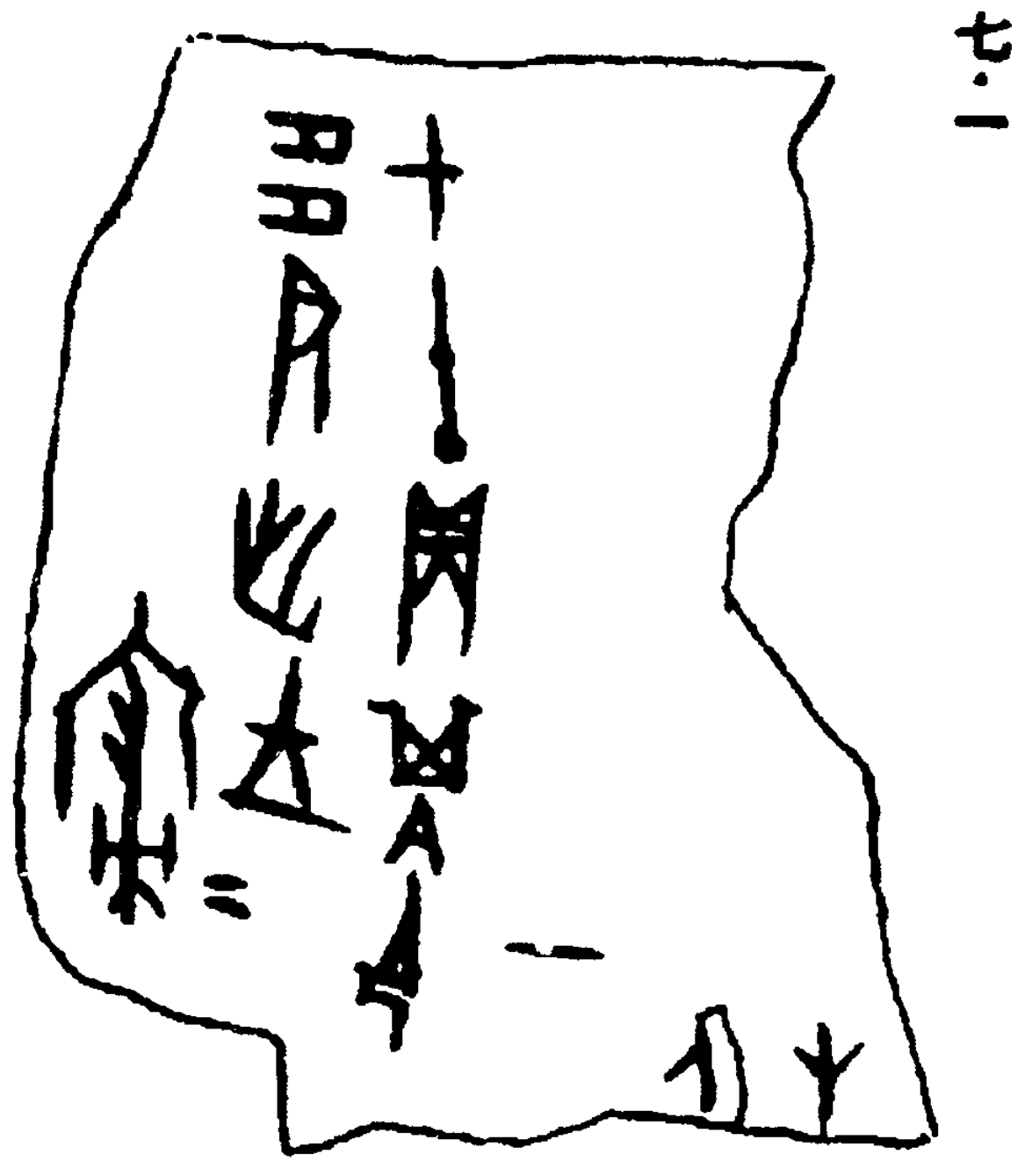
（闕） 貞洹其辰兹（茲）邑卟（闕）


簠地四七

其 ，考釋云：「古文乍字倒文」，非是。楊樹達卜辭求義云：「囗㱿貞洹其乍茲邑囚，乍讀爲作，爲也」，是也。葉玉森說契云：「 ，孫籀膏釋 爲作，卽古文作。諸家疑之。」首釋 爲乍者，孫詒讓也。其或作 ，葉玉森云：「孫釋至塙。有增丰丰者，予認爲繁文。如前編卷四第十葉，『余其 邑』卽卜作邑也。又第十五葉『貞 王賓于（缺）』，卽卜作王賓也。 侯敢之 ，从 ，疑卽由丰譌變。」葉氏之說是也。然無確證，茲舉殷虛書契續編卷六，第十七頁第一片：

甲午貞：其令多尹 王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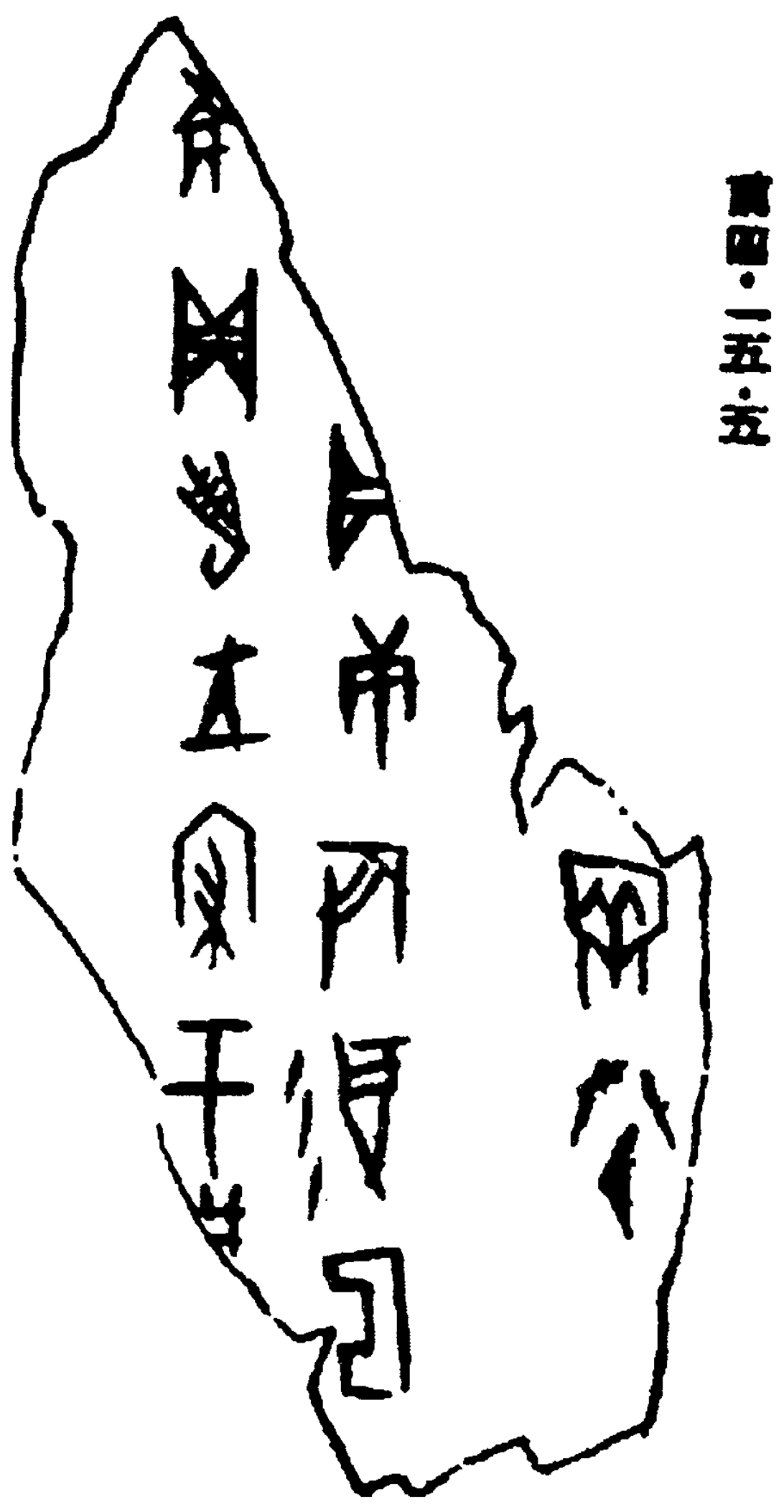
續六・二七・一



與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十五頁第五片：

㱿貞： 王賓于囗？

前四・一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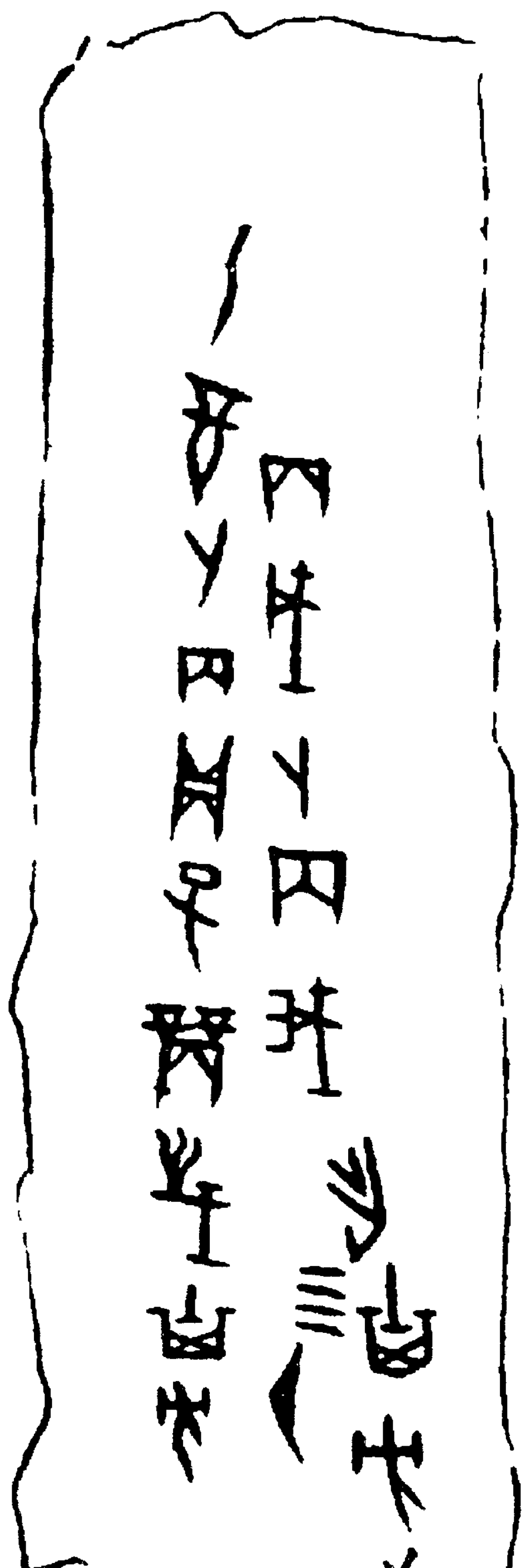


「乍（作）王賓」之作，一作 ，一作 ，蓋其證也。郭氏卜辭通纂第五二六片（殷契續存上六二八）：

乙酉卜，內貞：子商𢦏土其方？　四月。

丙戌卜，內：我 土其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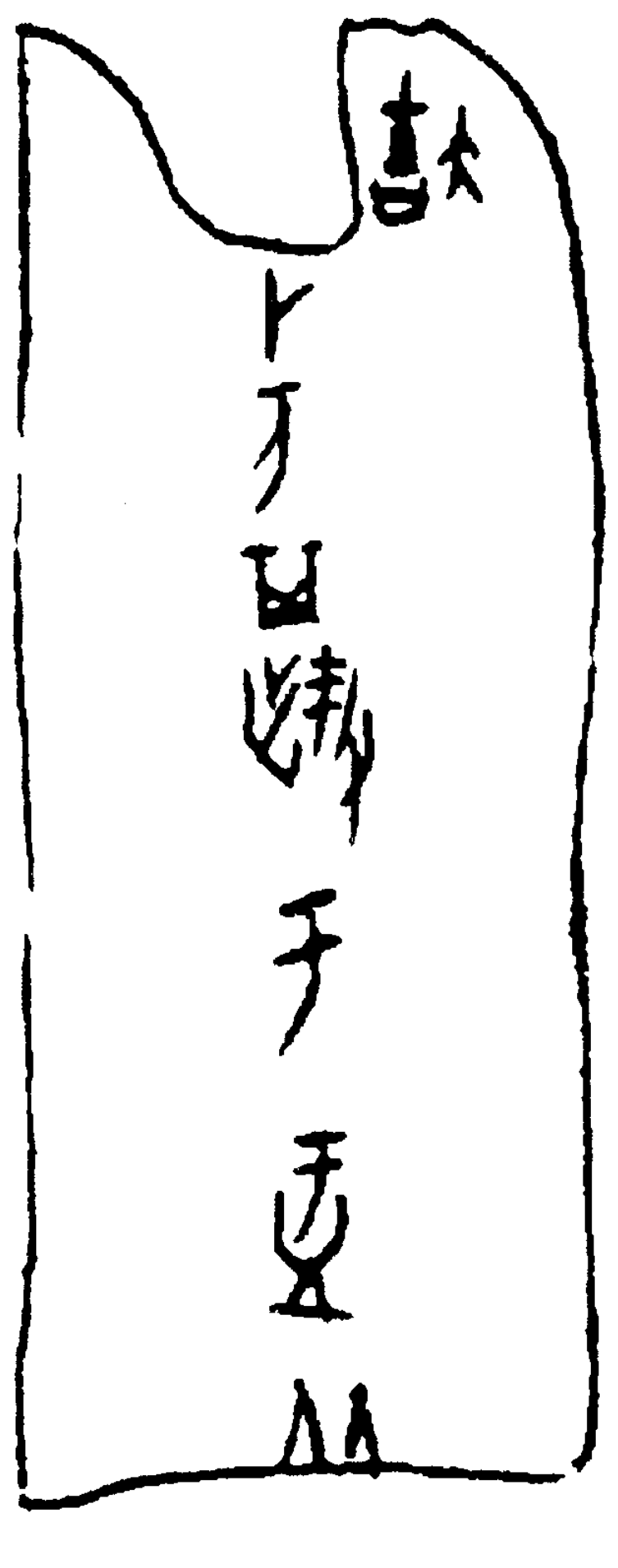
續存六二八



郭氏考釋云：「 字，余疑封之異，言乙日破之，丙日封之也。封之者，謂繕完城郭。」郭氏之說非也， 蓋作之繁文。別作 者，如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第三八三片

卜：亥，其 于盂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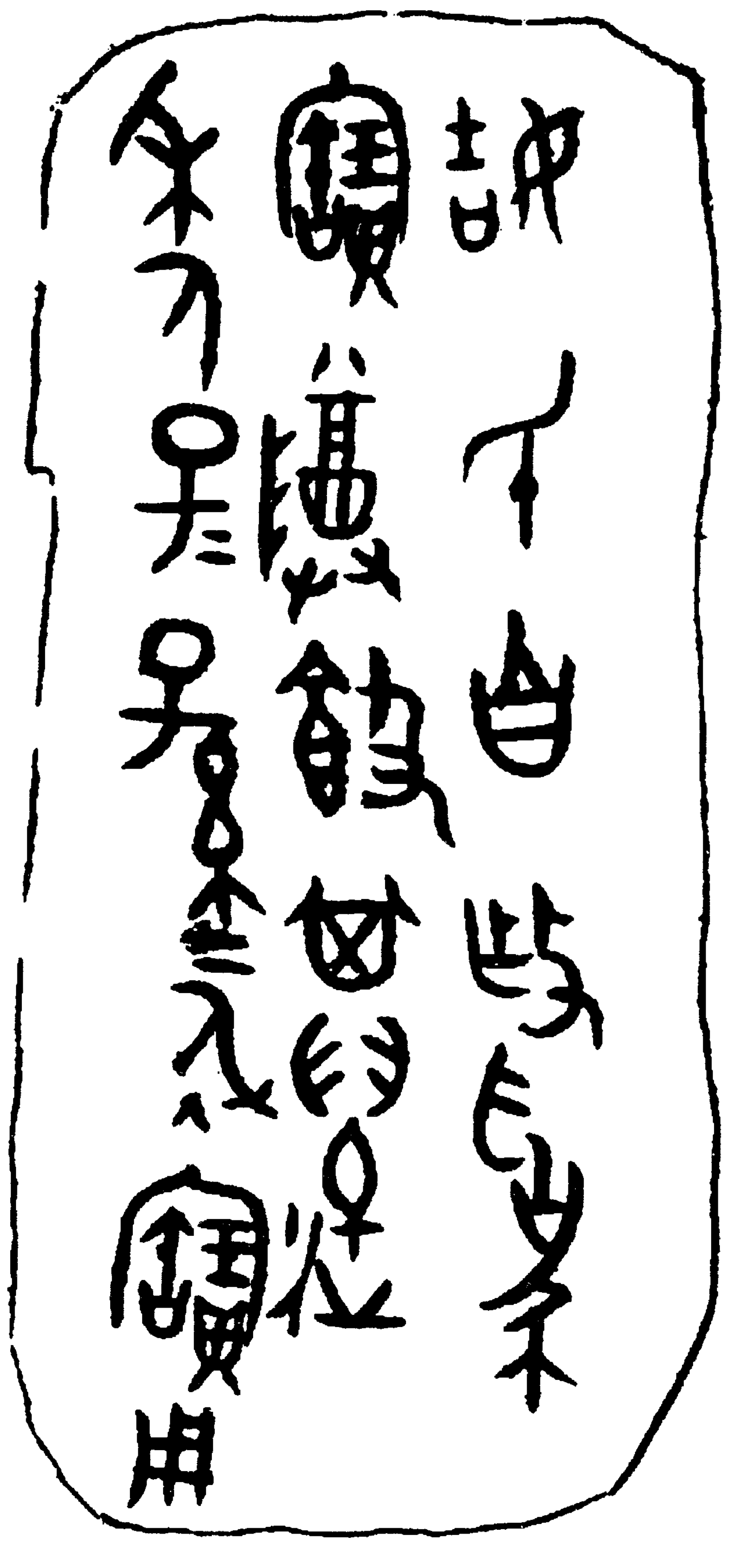
寧滬三八三



其 ，从 从 ，乃攸字。金文姞氏簋：（三代吉金文存卷七・四八葉第三）

姞氏自攸（作）爲寶𨺓毀，其年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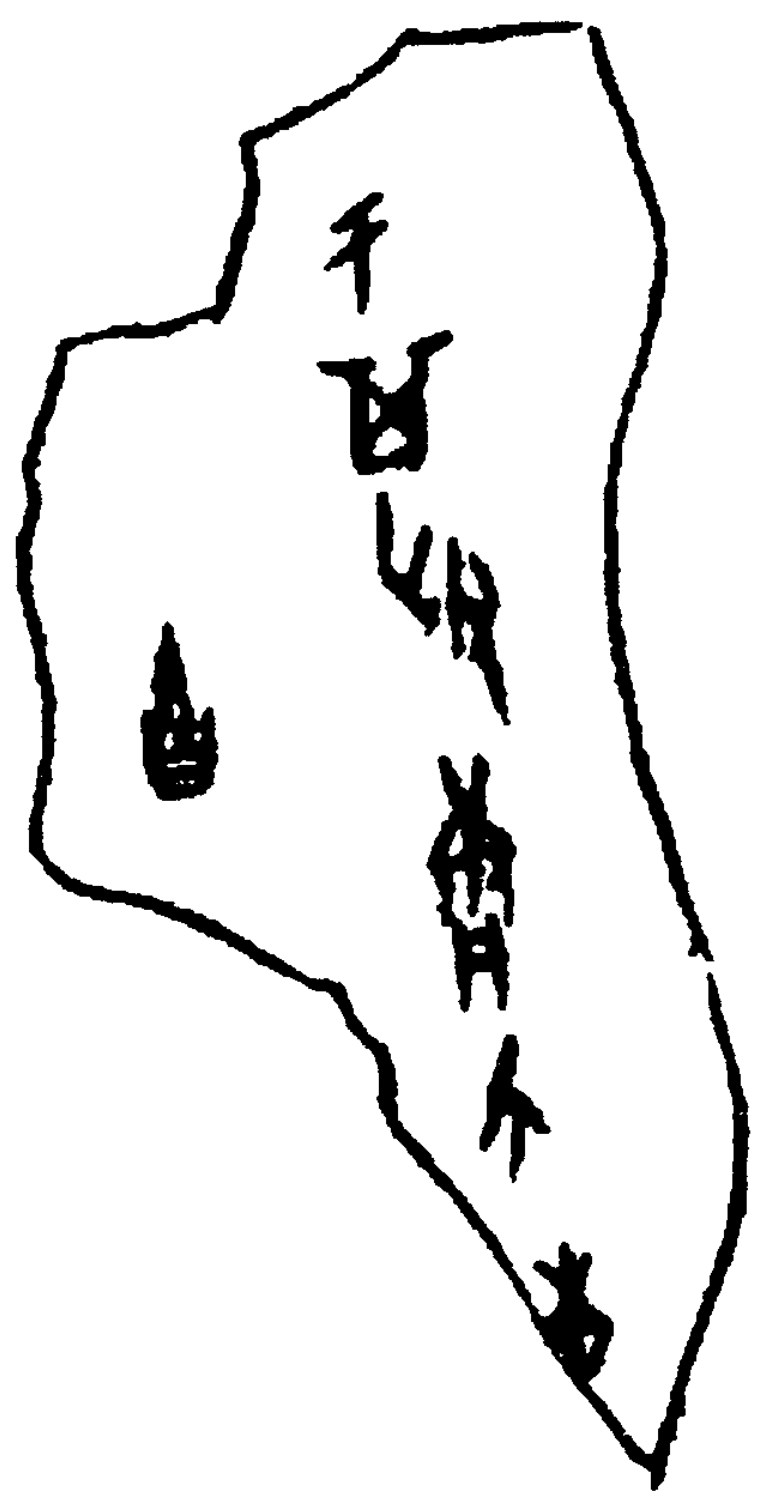
三代七・四八・三



其 （作）从攴，與甲文同。金文作寶鼎作寶彝等之作多書 。而姞氏簋从攴，與甲文作多書 ，而此偶書从攴从 ，其理同。或作 ，如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第

三五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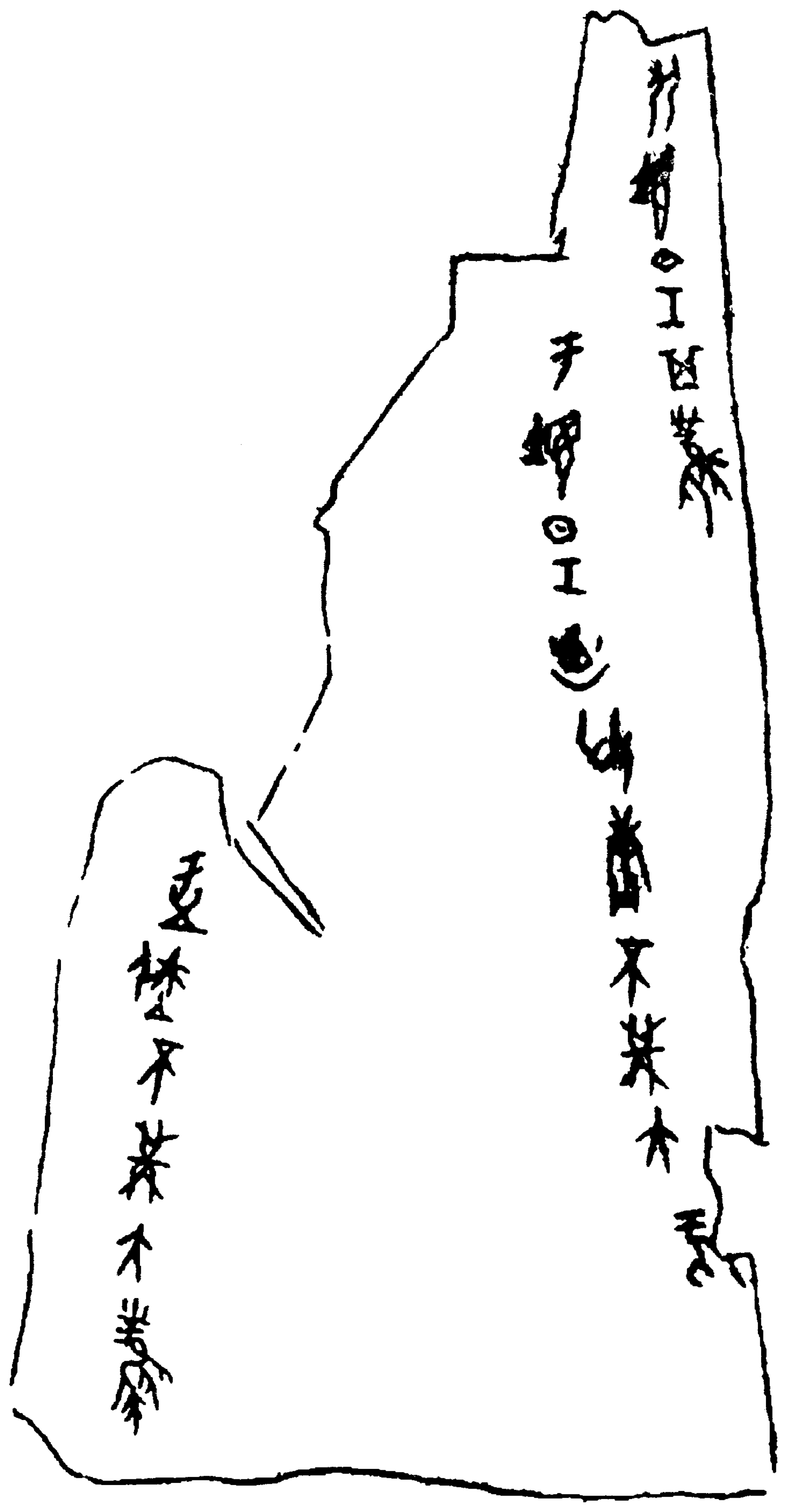
☑于其[illegible]唐，不叀



京津三五

殷契粹編八三五片

于翊日壬廼[illegible]唐，不冓大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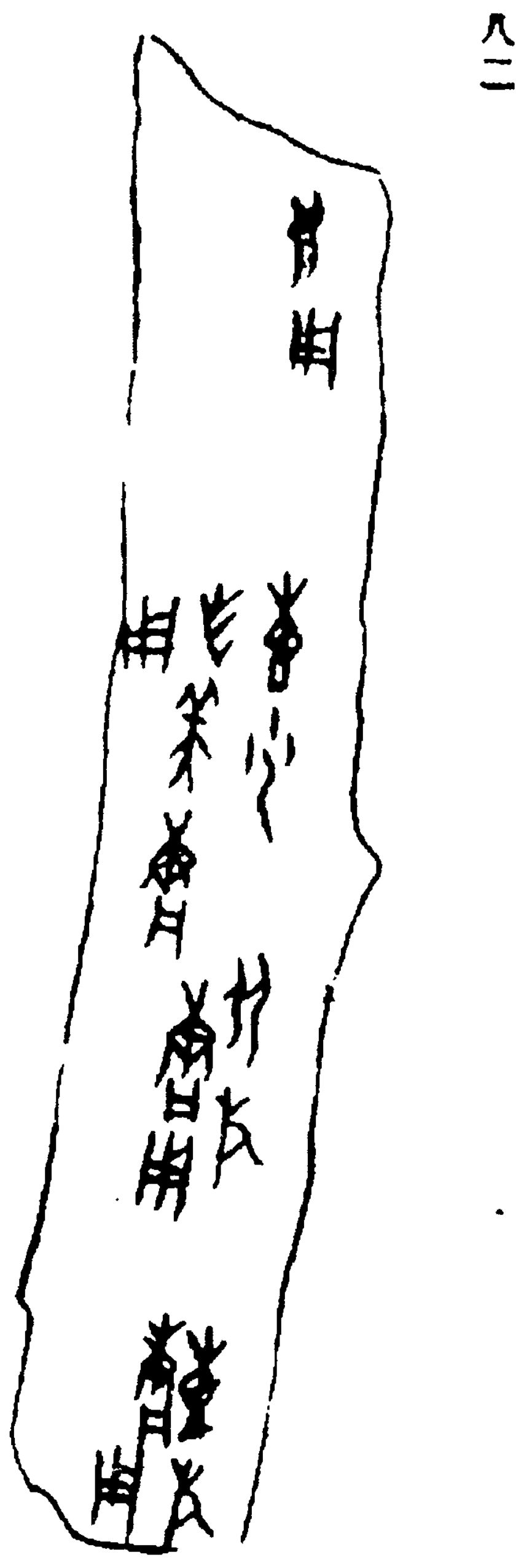
粹八三五

其[illegible]，郭氏考釋云：「[illegible]，疑即小篆[illegible]字。說文云傾也。」郭氏說非。[illegible]蓋[illegible]之省。乃攸（一作）也。殷契粹編二八二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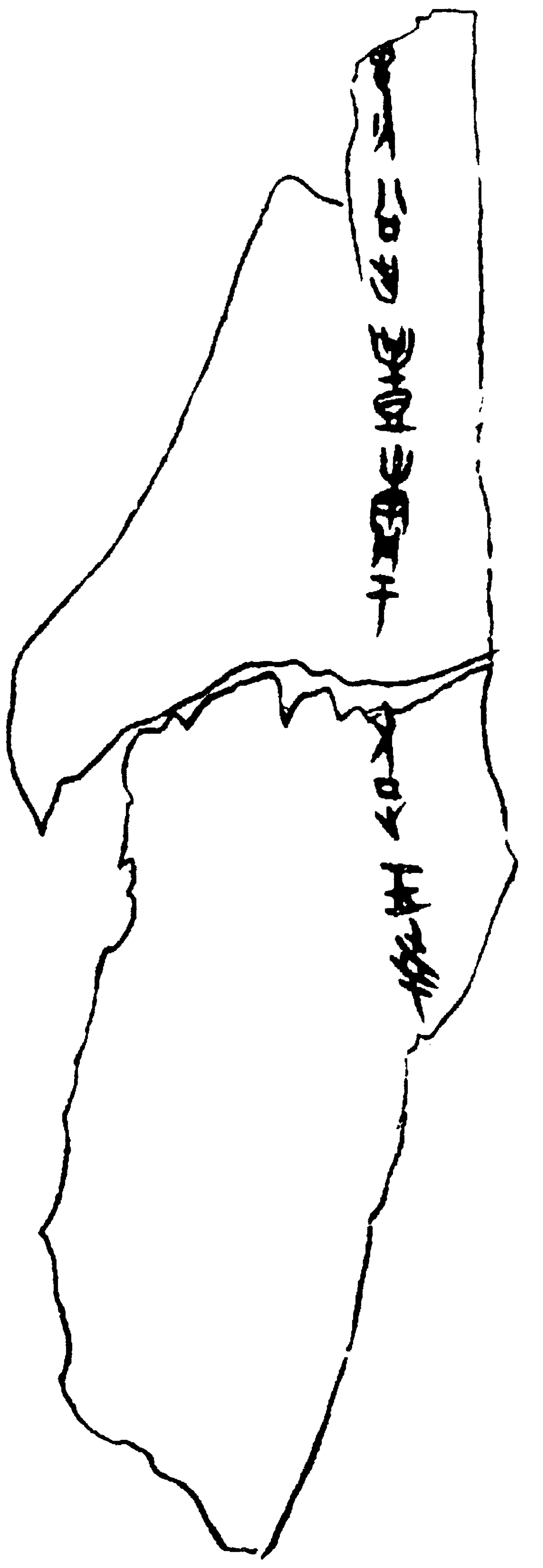
叀小乙[illegible]美唐，用。

小屯甲編二五四六＋二五八三＋二六七〇

叀丩公[illegible]豊唐于囗，又足，王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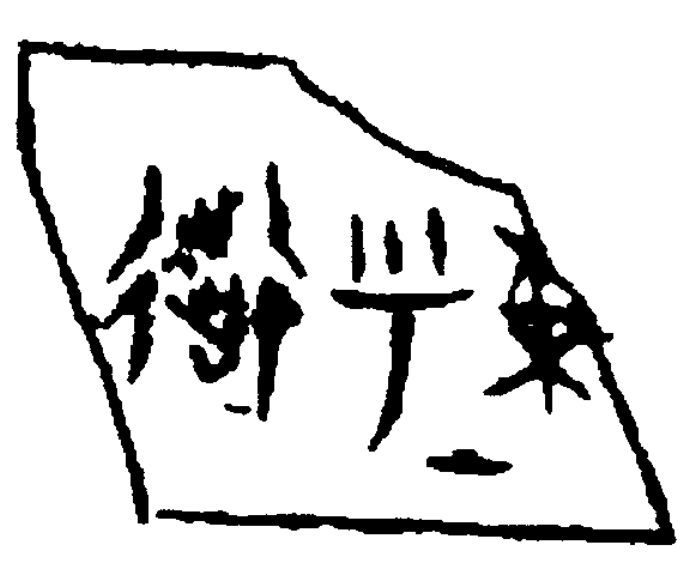
粹二八二



甲二五四六＋二五八三＋二六七〇

「[illegible]美唐」「[illegible]豊唐」與「[illegible]唐」，僅於唐上加一形容詞美豊而已。故推知[illegible]爲乍，乃[illegible]之省。或从行作[illegible]。如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二十六頁第二片

東乎[illegible]。



前六・二三・二

魯實先先生卜辭姓氏通釋之二「[illegible]乃從行[illegible]聲，[illegible]則從玉乍聲，[illegible]之與乍聲義相同，復從行爲[illegible]者是猶史之[illegible]，出之作[illegible]；步之作[illegible]；牛之作[illegible]；[illegible]之作[illegible]，[illegible]之作[illegible]，鹿之作[illegible]，亦卜辭繁文之一例。」唯此字一見，且爲殘片，無從比較，姑且存疑。

金文作多作[illegible][illegible]，小篆作爲[illegible]。許氏說文云：「止亡詞也。从亡一。一，有所礙也。」字乃會意。然甲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非如許說「从亡一」。其字之構造如何，於六書爲何，朔義難言。故賦闕如。後加[illegible]或[illegible]作[illegible]或[illegible]，魯氏隸定作[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爲玉。余疑丰丯爲說文丰，同形異字。丰許訓「艸蔡，象艸生之散亂也。」戴侗曰「丰即契也，象所刻之齒。」馬氏六書疏證云：「倫按丰爲象形文，其實物乃以木刻成齒形。」案耒「从木推丰」，木爲義類，丰以木爲故从木，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丰爲耕田芟夷之具，其形狀如刻齒，音讀若介。故卜辭乍或从丰，或从𠂇，以示耕作之誼。諺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蓋其義也。

乍於卜辭，其義有三：一乍，爾雅言「作，爲也。」如卜辭：

壬寅卜，㱿貞：不雨，隹茲商㞢乍囚？　乙五二六五
庚戌卜，內貞：王入于商，亡乍囚？　乙八三四六
辛巳卜，徐貞：亡作𠙵？　庫方七〇三　（圖一）
壬子卜，㱿貞，𢀛方出，隹我㞢乍囚？　續三、一〇二、徵九、一〇（圖二）
壬子卜，㱿貞：𢀛方出，不隹我㞢乍囚？
乙亥卜，㱿貞：雀㞢乍囚？
乙亥卜，㱿貞：雀亡乍囚？　乙五三四九
丙寅，其隹帚乍囚？　契六一一

庚申卜，㱿貞：我㞢乍囚？
庚申卜，㱿貞：我亡乍囚？　乙六二六三
貞：王入于商，其㞢乍囚？　丙編一六五
隹我㞢乍囚？
不隹我㞢乍囚？　前一、二七、四
己巳卜，爭貞：我㞢乍囚？　乙六八九五　（圖三）
乍王囚？　乙四八六一
弗乍王囚？　乙四五二六　（圖四）
貞：千弗其乍[illegible]方囚？　甲三一一五
乙酉卜，徐貞：我亡乍𠙵？　續六、一三、八　（圖五）
丙戌子卜，貞：我亡乍𠙵？　乙六〇九二　（圖六）
辛未卜貞：其乍囚？十三月。　後下七、二　（圖七）

囚，禍也，災也。乍囚，猶尚書盤庚「作福作災」之「作災」也。乙編六〇九二片之「乍囚」書作「乍𠙵」，蓋𠙵乃缺刻也。庫方七〇三，續六、一三、八同例。或言「乍它」如

乙酉貞：隹大庚乍它？
大庚不乍它？　後下二三、五、卜四八六　（圖八）

它，許氏說文「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無它猶今親朋相遇而問「無恙」也。卜辭「乍（作）它」，猶作祟也。說文「祟，神禍也。」段注「釋元應衆經音義曰謂鬼神作災禍也。」或言「作敂」。如

庚戌卜，貞：羽不乍敂？　粹一二四五、新一一八一　（圖九）
口辰卜，貞：子雝不乍敂，不囚（死）？　前四、二九、四　（圖十）

敂，唐氏天壤閣殷虛文字考釋「讀爲囏，即艱也。」艱猶難也，與「乍囚」「乍它」誼近。或言「作辥」，如

叀王又作辥？　粹四八七　（圖十一）
貞：帝其乍我辥？　乙五三四二　（圖十二）
丙口口，爭口：令作辥？　後下一〇、五　（圖十三）
大貞：乍辥，小后辥亡梌？
大貞：乍喪，小后辥口口？　前七、二八、一　（圖十四）

辥，丁山云「辛部辪，辠也，从辛𡴲聲。卜辭或作辥字，或作辥（粹四八七），與毛公鼎「襄辥厥辟」之作辥者形尤近。如王國維釋辥，說是嬖字也。然辭云「叀王又作辥」（粹四八七）與「貞令作辥」（後下一〇、五）（案卜辭當爲「丙口口爭口令作辥」（誤讀）同其辭類。使辥果爲嬖字，則辥宜有入音，不寧惟是，卜辭又有辥字。辭云「已大貞作辥小辥」（前七、二八、一）。「作辥」與「作辥」「作辥」辭類又同。然則辥之與辥、辥之與辥，在甲骨文雖有从月、从𡴲、从口之異，而同从辛聲，可能仍是一字。孟子離婁公孫丑屢引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禮記緇衣亦引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逭。」卜辭所謂「作辥」「隹辥」「勿辥」「㞢（有）辥」亦無往而不作災釁解。」卜辭「乍辥」，誠如丁山所謂「作孽」也。前編卷七，二十八頁第一片「乍辥」與「乍喪」對文，卜辭喪如「喪衆」，謂喪衆也，與害誼近。故「乍喪」與「乍辥」，均有禍害之意。猶「乍囚」「乍敂」「作它」也。

卜辭或言「乍邑」者，如

甲寅卜，㱿貞：我乍邑，若？　戩三二、九
甲寅卜，爭貞：或乍邑？

丙辰卜，爭貞：我柞邑？　戩四〇、一一
壬寅卜，㱿貞：我柞邑？
癸卯卜，㱿貞：我柞邑？
乙巳卜，㱿貞：我柞邑？　鄴羽二四二、一
貞：我柞邑？　續五、二二、六　徵一一、一四　（圖十五）
甲寅卜，爭：我柞口？
丙辰卜，爭貞：我柞邑？　續五、一七、一　（圖十六）
口爭貞王柞邑，帝？　續六、一三、一二　徵一一、七五（圖十七）
癸丑卜，柞邑？　乙三〇六〇
貞王勿乍邑？　乙四五三一
己卯卜，爭：王乍邑，帝若？　乙五七〇
口戌卜，㱿貞：我柞邑，帝口？　續存八〇四
貞：王柞邑，帝若？　鐵二二〇、三
王柞邑，帝若？　後下一六、一七

丁未卜，㱿貞：我柞邑？　契卜一七九
庚午卜，內貞：王乍邑，帝若？
庚午卜，內貞：王勿乍邑𢀛（在）丝（茲），帝若？　乙六七五〇（圖十八）
㱿貞：洹其乍丝邑，囚？
口口：洹弗其乍丝邑？　續四、二八、二
貞：余其柞邑？　林二、二〇、五
乙巳卜，㱿貞：我柞邑？
癸卯卜，㱿貞：我柞邑？
壬寅卜，㱿貞：我柞邑？　新一六〇四
壬子卜，爭貞：我其柞邑，帝弗叉若？
癸丑卜，爭貞：勿柞邑，帝若？　丙一四七　（圖十九）
乍邑，猶詩大雅文王有聲「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之「作邑」，乃殷周間恆語。
貞：柞大邑于唐土？　金六一一　（圖二十）
卜，內貞：王石才（在）麓北東乍邑于止？

乍邑于麓？　乙三二一二

「乍邑于唐土」者，猶尚書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卜辭或言「乍𩫏」。
辛卯卜，㱿貞：𡫵方乍𩫏，其⿰彳希（希）？　乙九〇六　（圖二十一）
辛卯卜，㱿貞：𡫵方乍𩫏，不⿰彳希（希），弗口？乙七六〇　（圖二十二）
辛卯卜，㱿貞：𡫵方𠱠乍𩫏不⿰彳希（希）弗||？乙五七六五（圖二十三）

𩫏，說文「𩫏，度也，民所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即城也。若詩小雅十月之交：「作都于向。」或書𩫏爲介者，如
丁卯卜，乍介（𩫏）于泚？
卜，勿乍介于泚？　乙五〇六一　（圖二十四）
辛未卜，作介（𩫏）？　乙八八九六

介，形與六似，實象屋形。王國維曰：「古者先有宮室而後有城郭，必先有宮室之垣墉而後有城郭之垣墉，則凡从𩫏之字，非取象於城郭而取象於宮室也必矣。又⿱亼吕 ⿱亼吕字上下所从之介及介，實象屋形。更分析之，則亼𠆢象屋而下二直，||象其垣墉。故高、京、亭諸字兼取象於亼及||，而𩫏、𩫖、𩫨諸字，但取象於屋下之二||，以||不足以象洹墉，故必以介介象之，義各有所當也。」故「乍介」疑亦「乍𩫏」之意。卜辭或言「乍寢」。如
甲午貞：其令多尹乍王寢？　續六、一七、一
㝵貞：柞王寢于囚？　前四、一五、五．（圖二十五）
乙未卜，㝵貞：王去乍寢？　珠一〇七　（圖二十六）

寢，即說文寑。許氏訓「寑，臥也。从宀侵聲，㝯籀文寑省。」金文亦作寑。陳氏卜辭綜述云「有王寢、新寢、東寢、西寢、大寢等的分別，西北岡出土銅盂有寑小室的銘文，則小室當是附屬於寢的。卜辭凡說寢的都與祭祀無關，當是王居住之所。」（廟號ㄑ四七九，ㄑㄧ，其說殆是也。

卜辭或言「乍鄉宗」「乍亞宗」「乍宗」。如
己丑卜，告于父丁，乍鄉宗？　後上五、五　（圖二十七）
其乍亞宗？　後下二七、一　（圖二十八）
口丑卜㝵口：奔乍園？　寧滬一一四　（圖二十九）
甲申卜，弜奔乍宗？　新一六〇九　（圖三十）

宗，謂宗廟也。亞宗、鄉宗爲宗廟別名，言其次者曰亞宗，言其饗者曰饗宗。卜辭或言「乍三𠂤（師）」，如

丁酉貞：王乍三𠂤（師），左中右？　粹五九七　（圖三十一）

𠂤（師）、猶左傳僖公廿七年曾「作三軍」，詩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謂建三師也。卜辭或言「乍中」，如

其乍中？　南北明二二三　（圖三十二）

中，唐蘭云「余謂中者，最初爲民族社會之徽幟，周禮司常所謂「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顯爲皇古圖騰制度之子遺。此其徽幟，古時用以集衆，周禮大司馬教大閱，建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亦古之遺制也。」卜辭「立中」屢見不尠，「立中」猶周禮大司馬「建旗」也。「乍中」殆即「立中」也。卜辭或言「乍僕」，如

王其乍僕于旅囗邑，王其受又？　後下四・八　（圖三十三）

卜，王其乍僕稌于廐？　新四八三一　（圖三十四）

弜乎兄？

其執？

弜執，乎歸，克卿王史？

其乍僕于呂杏？　卜新一八　甲四二七（圖三十五）

僕，郭氏卜辭通纂別錄一，云「余釋爲城塞之塞。从土偁聲，偁塞之彔對轉。」若從郭氏說，則「乍僕」者「作塞」也。或言「乍𡍮」，如

不乍𡍮？　粹四〇一（圖三十六）

庚午卜，穷貞：宋方其執（執），乍𡍮？　錄六三一（圖三十七）

𡍮，于氏駢枝釋爲戥，盾也。「乍𡍮」者「作戥」也。以敵虜爲戥也。粹編四〇一片「不乍戥」之乍，原片字跡漫漶，[illegible]之左下角似有一口，魯實先先生釋爲咋。（詳卜辭姓氏通釋之一）郭氏考釋作「乍」，以例言之，殆無口也。其爲口形，恐系骨紋造成。

或言「乍豊」「乍豊唐」，如

貞：日于且乙，其乍豊？　粹二三六

其乍豊，又足，受又？

弜乍豊？　京大一八八一

其豊？

弜乍豊？　京大一八八二

貞：羌甲十又五卯五宰？

貞：其乍豊于伊[illegible]？　粹五四〇

叀[illegible]公乍豊于囗，又足。王受囗？　甲編考釋一一六

叀小乙乍美唐？用。　粹二八二

于翊日壬迺𢼸（攸）唐，不冓大風？　粹八三五

于其𢼸（攸）唐？　京津四三五

大乙、大丁、大甲，其乍𩰫，乍豊唐，又囗？　南北明五四九

豊，郭氏粹編二三二片考釋云「新豊舊豊對文，豊當讀爲醴。禀與豊爲同例語，則禀又當讀爲饎，小雅天保「吉蠲爲饎」，是用孝亯」。「乍豊」謂釀醴酒也。周禮有酒正，職掌其事。「乍𩰫」，「乍豊唐」謂建𩰫與醴道也。（詳中國文字第十八冊釋[illegible]）「乍唐」唐作道也。或言「乍王妻」，如

貞弗乍王妻？　後下三八・一（圖六十）

「乍王妻」謂卜問爲王妻也。猶左傳僖公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或言「乍圂」，如

貞：乎，乍圂于專？

勿乍圂于專？　乙八一一　（圖三十八）

圂，从口豕聲。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釋第六，圂云「按說文圂廁也，从口象豕在口中也。」羅氏訓爲豕圈。然其字不从豕，从[illegible]。其義不明。

二、乍，祚也。左傳隱公八年「胙之土，以命之氏」。杜注「胙，報也。」尚書顧命「秉璋以酢。」傳「報祭曰酢。」爾雅釋詁「酢，報也。」祚與胙，古通用，如「胙之土而命之氏」，胙亦作祚。詩大雅既醉「永錫祚允」，經典釋文「胙作祚」。故卜辭乍爲祚也。如

己亥卜，穷貞：乍，大𠦪自報甲？　後下六、一二　（圖三十九）

甲子卜，穷貞：乍，出于匕甲，足？　乙七三一〇

庚申卜，爭貞：乍大丁囗？　粹一七二　（圖四十）

郭氏考釋云：「乍，祚也。」

丙申卜，疒（疾），其入口（祊）

丙申卜，乍土口（祊）　乙四六六

乍土口（祊）者，祚祭於社祊也。詩小雅楚茨「祝祭于祊」。左傳「胙之土」，土卜辭爲社。（詳王國維觀堂集林）

辛卯卜貞

貞：拃，告疾于且辛，足？　摭續三〇〇新一六五一南北上一〇（圖四十一）

庚戌卜，拃咊庚祼？

弜乍祼？　續存下七五五雙劍誃一八七（圖四十二）

口今𡆥，㞢九畓拃，余酒，朕𠦪口，口䇂人方，上下于杊示，受余又，口大邑商，亡壱，在畎。　甲三六五九（圖六十二）

甲午王卜貞，拃，余酒？朕𠦪酒，余步，从侯喜正人方，气𢽾示，受又又，不苗𢦏？亡𡆥，告于大邑商，口在畎，王固曰吉，在九月，遘上甲，飤，隹十祀。　殺五八（圖六十一）

祚祭，用酒，故卜辭言「乍，余酒？朕𠦪酒。」

己巳卜，爭貞：乍，王受口？　續存三九

貞：弗乍，王若？　後下三八一

丙戌卜，我乍責方？拃？　前五、一三、一

卜辭乍，祚也。其字或拃。或言「乍㝑」，如

㝑貞：拃𢽈？　庫方三七二（圖四十三）

㝑貞：勿拃𢽈？　庫方七〇八（圖四十四）

同一龜版之尾骨。

庚申卜，㱿貞：乍㝑？　乙七二三七（圖四十五）

庚申卜，㱿貞：勿乍㝑？　乙一八七三（圖四十六）

口河

乍㝑？　粹六二

戊口卜，㱿貞：我勿乍㝑？　林二七、八

賓，卜辭恆語有「王賓」，乃尚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之「王賓」，禮記禮運「山川所以儐鬼神也」。鄭注「儐禮鬼神而祭山川」。洛誥借賓爲儐。儐，說文「導也」。卜辭「王賓」謂王親導迎鬼神而祭之也。如

癸未卜，㱿貞：翌甲申，王賓報甲日，王固曰，吉，賓？允賓。

貞：翌甲申，王勿賓報甲日？　乙三二九七（圖四十七）

卜辭「乍賓」者，祚祭而賓迎神鬼也。或言「巳㝑乍」，如

我其巳（祀）㝑乍，帝降若？

我勿巳（祀）㝑乍，帝降不若？　前七、三八、一、卜三六七（圖四十八）

卜，㱿貞：我其巳（祀）㝑乍，帝降若？

㱿貞：我勿巳（祀）㝑乍，帝降不若？　粹一一一三（圖四十九）

郭氏考釋云「巳㝑者，蓋謂能免其官職」，又云「余舊解爲儐祀之事，不確，今正。」郭氏舊說見卜辭通纂考釋三六七片云「巳，祀省，乍讀爲則。」大豐殷「不（丕）顯王乍（則）相，不（丕）希王乍（則）唐」，亦用乍爲則。書多方「惟聖罔念作（則）狂，惟狂克念作（則）聖」，與此爲同例語。意言「我如儐祀鬼神，則帝降若，我如勿儐祀鬼神，則帝降不若」。郭氏釋「巳，祀省。」是也，「乍讀爲則」非也，賓謂儐祀鬼神也。卜辭「巳㝑」如

辛卯㱿貞，我巳㝑，若？　粹一一一四（圖五十）

辛卯㱿貞，巳㝑，若？　粹一一一五（圖五十一）

辛卯卜㱿貞，我勿巳㝑，不若？　佚一一九續四、三四、五（圖五十二）

或言「㝑巳」，如

甲戌卜，爭貞：我勿將，自丝邑，㱿㝑巳乍，若？　粹一一一七（圖五十三）

甲戌卜，㱿貞：我勿將，口丝邑，㱿口巳乍，口？　前四、四、三（圖五十四）

「㝑巳」乃「巳㝑」之倒文，卜辭巳如

弜巳告，乎生，又𢦏？　甲一九五一

貞：賁巳，豕？

巳賁？　戩二、一〇　續二、五、三

其卸☒

弜巳卸？　續六、二四、二　佚九〇八

弜巳？

其𠦪于報甲，其兄（祝）？

弜兄（祝）？　粹三三〇

卜辭已皆作祀諴，無一作止也。故「巳㝉」郭釋「髭兇其官職」非也。或僅言乍（祚）者，如

固曰，其乍？　明二九一　（圖五十五）

貞：今春王勿𤘪，从望乘伐下危，下上弗囗？　庫方一六八四（圖五十六）

己未卜，亘貞：今春王𤘪，从望乘伐下危，下上若，受我〼

貞：今春王勿𤘪，从望乘伐下危，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庫方一五九二十一五五四（圖五十七）

原爲牛左肩胛骨，一折爲二，今據其卜辭拼斂之，復其原，原物藏大英博物館。其辭與粹編一一一三片

殸貞：我勿巳㝉乍，帝降不若？

貞：王勿从望乘伐下危，不受又。

其事有關，一言「巳㝉乍」，一僅言「𤘪」。蓋「乍」「𤘪」，不如郭氏訓「則」，當釋「祚」也明矣。

三、乍於卜辭，有治理述作記事之意。如

庚申卜，殸貞：我㞢乍册？

庚申卜，殸貞：我亡乍册？　丙一〇四

辛巳卜，貞：王其賓小臣告，叀乍册，商囗囗，王弗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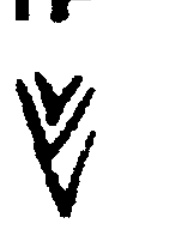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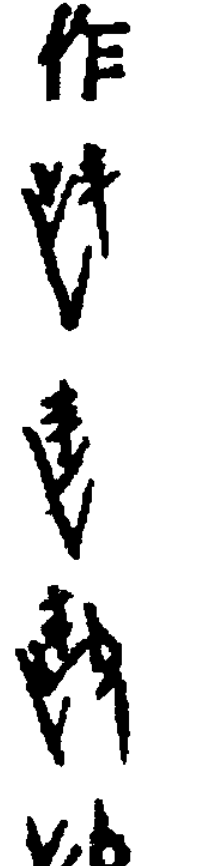
前四、二七、三　（圖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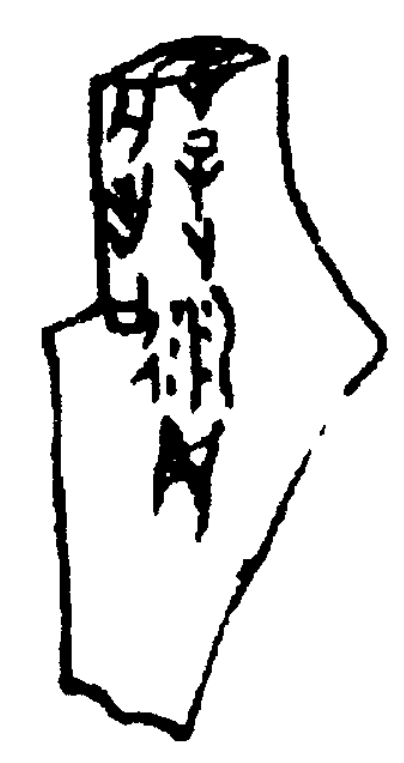
「乍册」，卽「作册」。尚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顧命「命作册度」，史記周本紀「作册畢公」。漢書律歷志引眞古文畢命「王命作册豐刑」。金文休盤「王乎乍册尹册易休玄衣黹屯」。免毁「王受乍册尹者卑册令免」等，皆爲官名，其職殆掌王之册命，乃左右史之屬。（詳王國維釋史及書作册詩尹說。及郭氏金文叢考周官質疑作册。）唯卜辭之「乍册」非官名，乃記述王命於簡册，卜辭武丁時征伐吕方土方之前，每有「沚戠爯册」之文，乃「沚戠稱述王之册命」而伐之。前編卷四，二七頁第三片卜辭云：「王其賓（葉玉森考釋隸作寧）小臣告叀乍册，商囗囗」者，王敬迎小臣告，唯册令商賜其物也。其格式殆與金文銘辭無異。或言「乍田」，如

令尹大乍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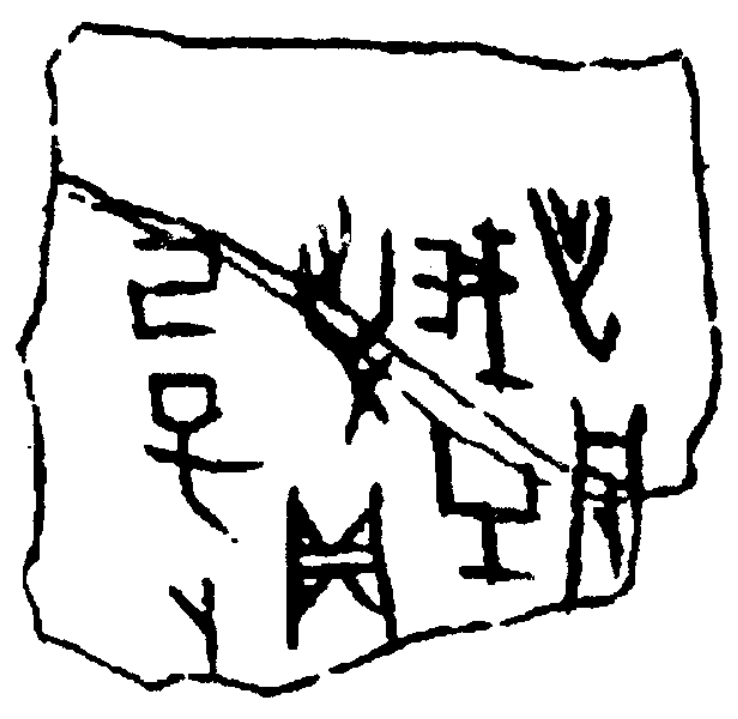
勿令尹大乍田？　乙二〇四四十一一五五　（圖五十九）

「乍田」，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注「作田，治田種稻也。」卜辭「王大令衆人曰，劦田，其受年。」（續二、二八、前七、三〇、二、粹八六六），猶尚書多方「力畋爾田」也。盤庚曰「王若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卜辭「令尹大乍田」，乃王命尹治田力穡之意。由是觀之殷人重視農耕生產，可想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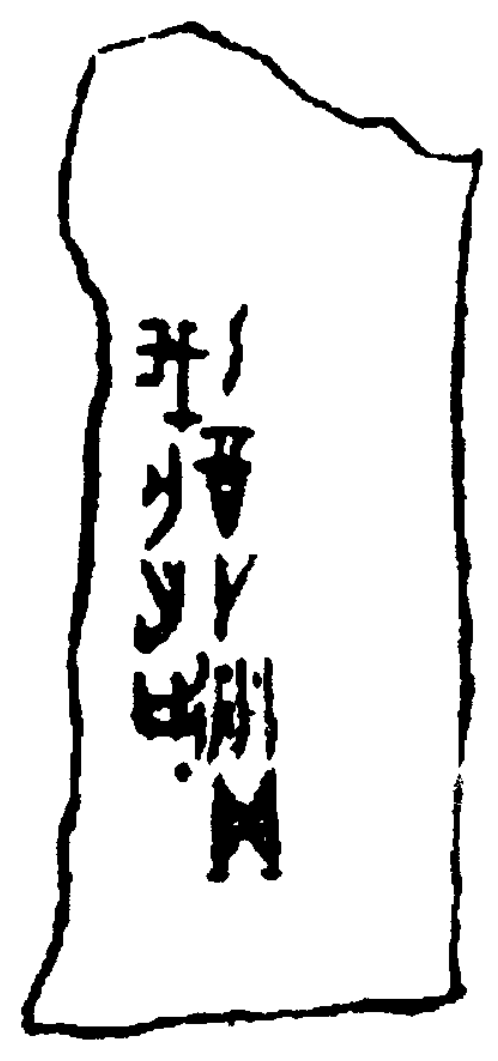
總之卜辭乍有三誼，爲也、祚也、治也。其形作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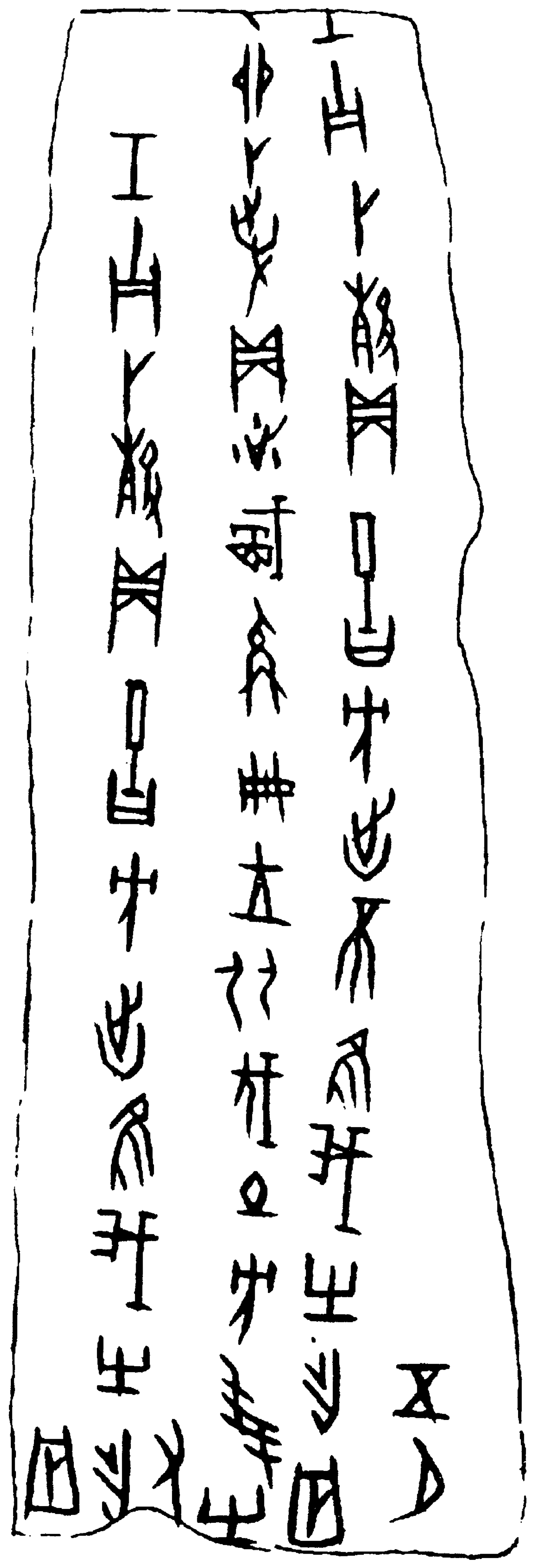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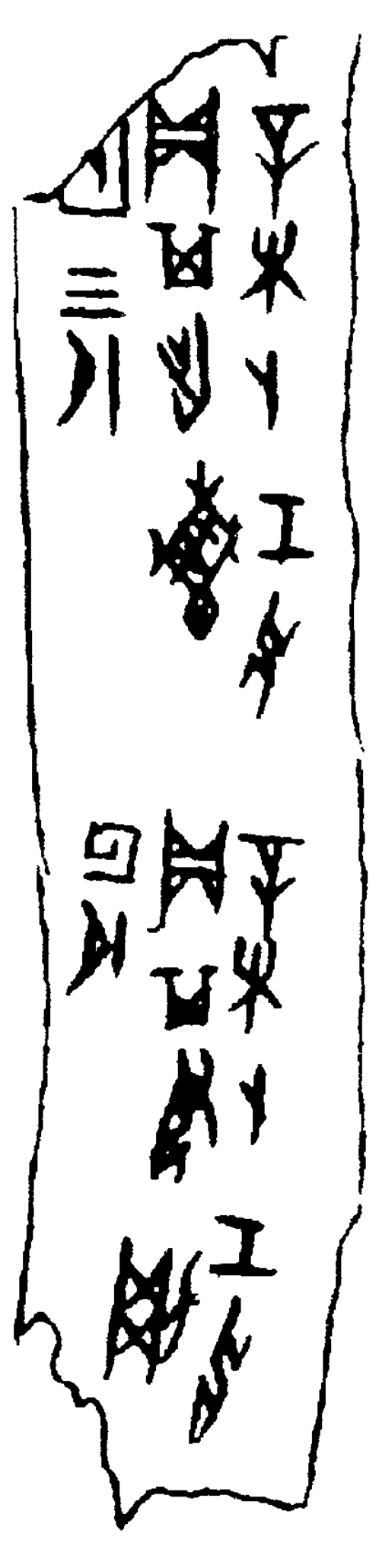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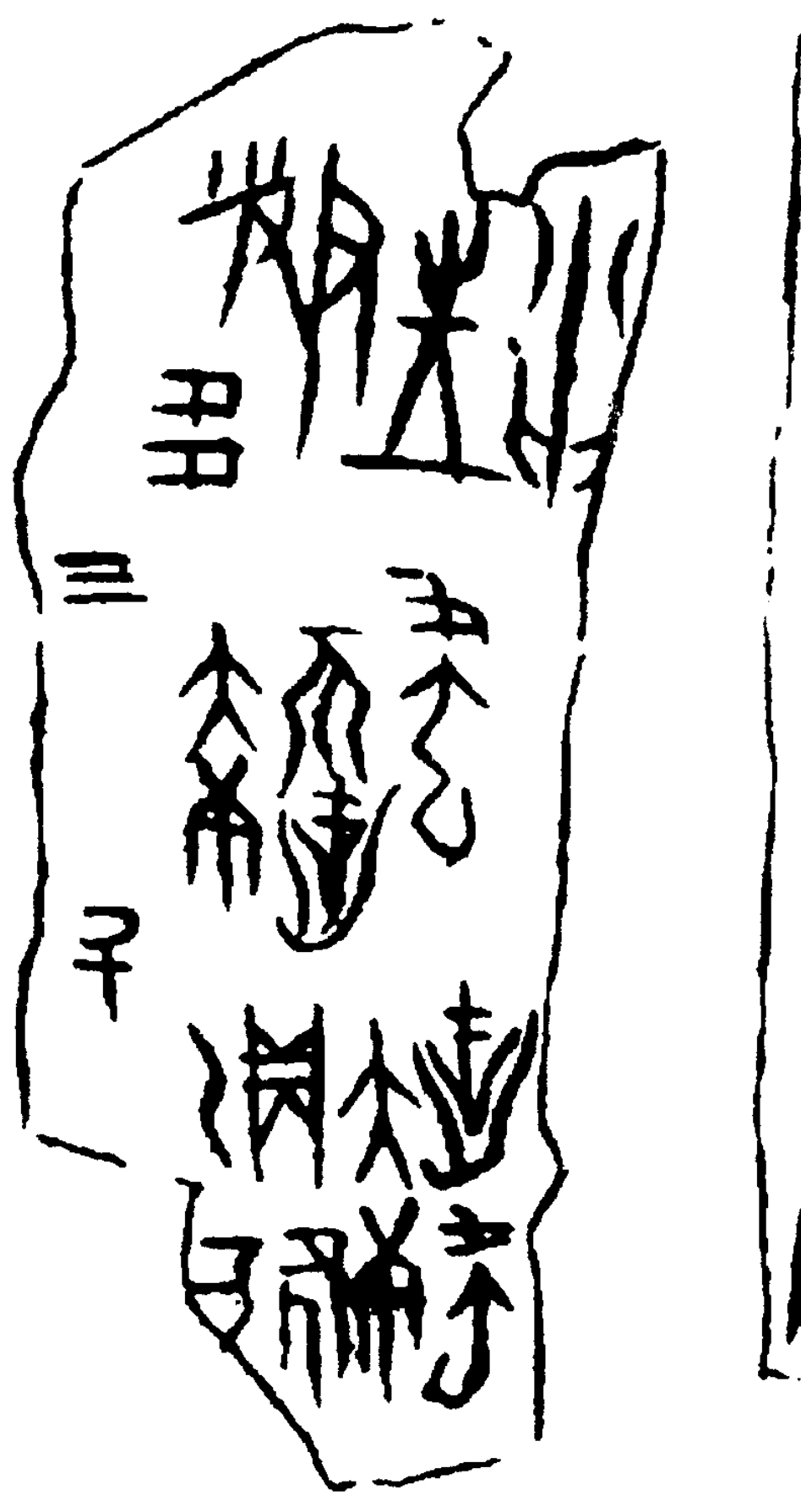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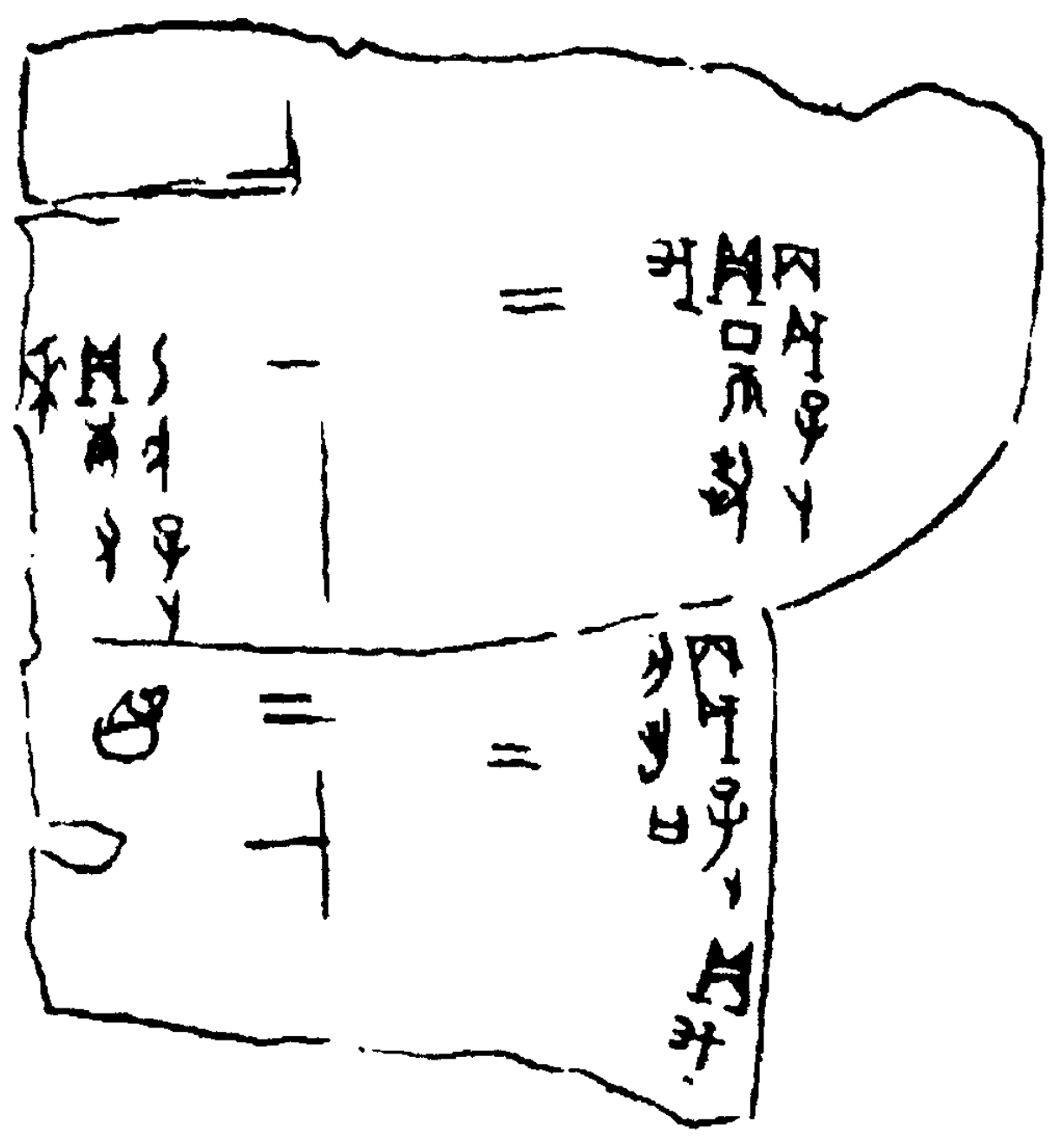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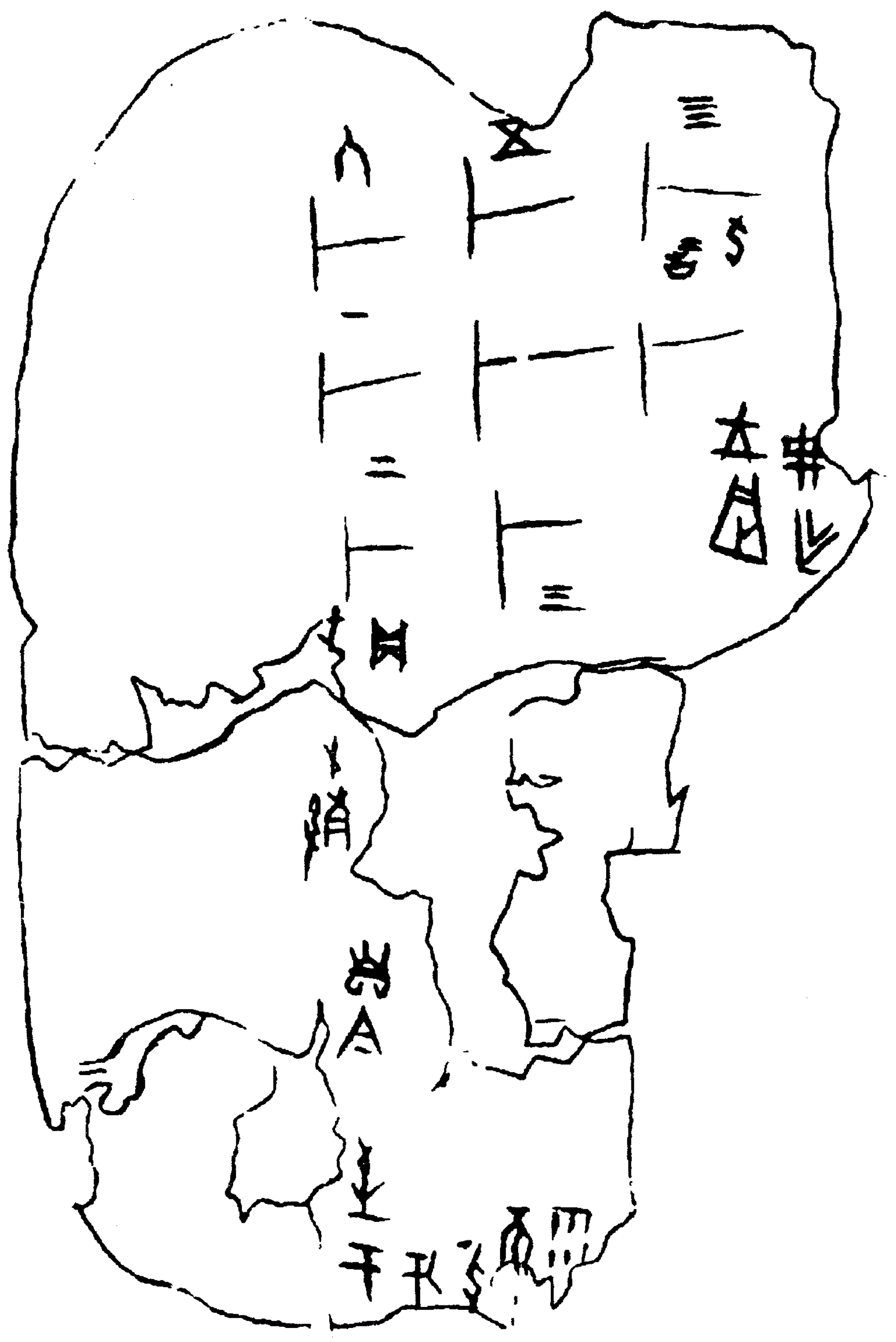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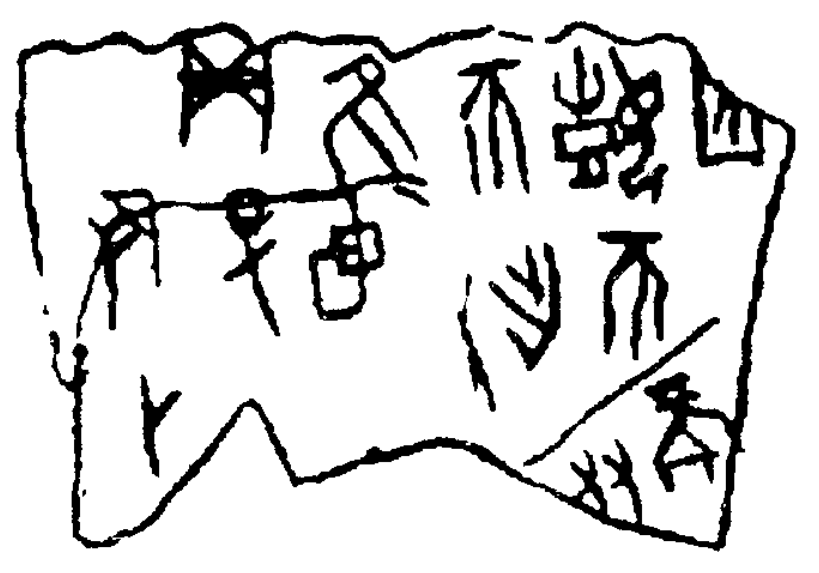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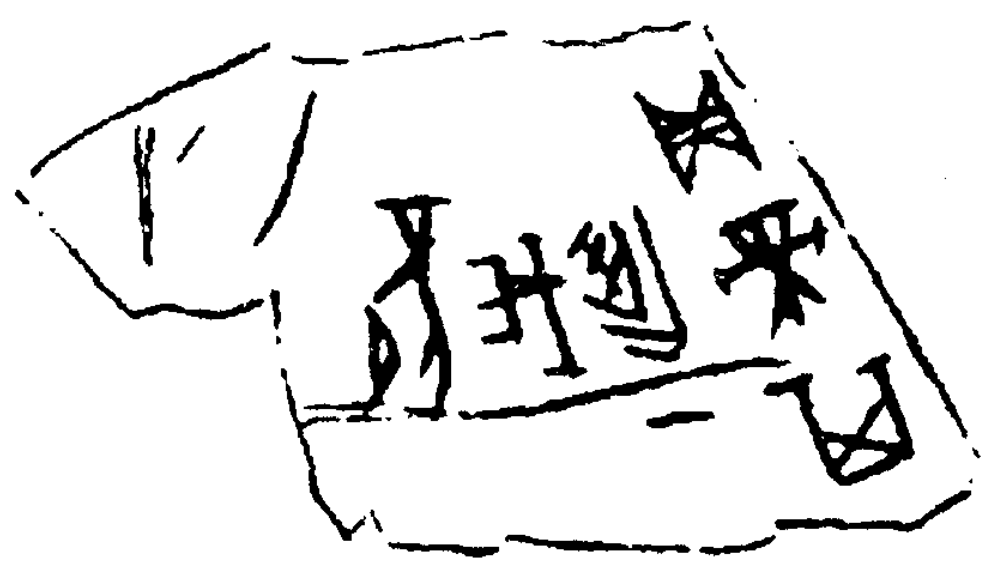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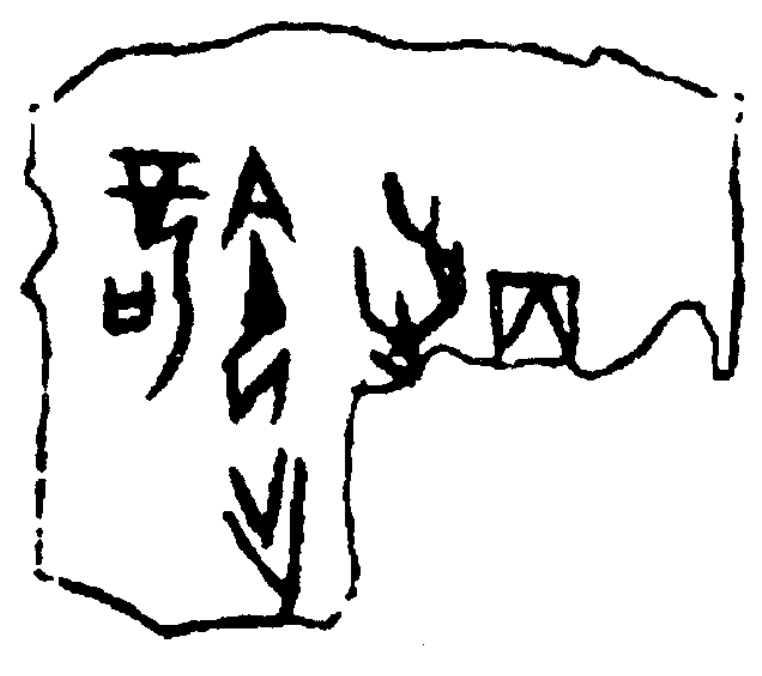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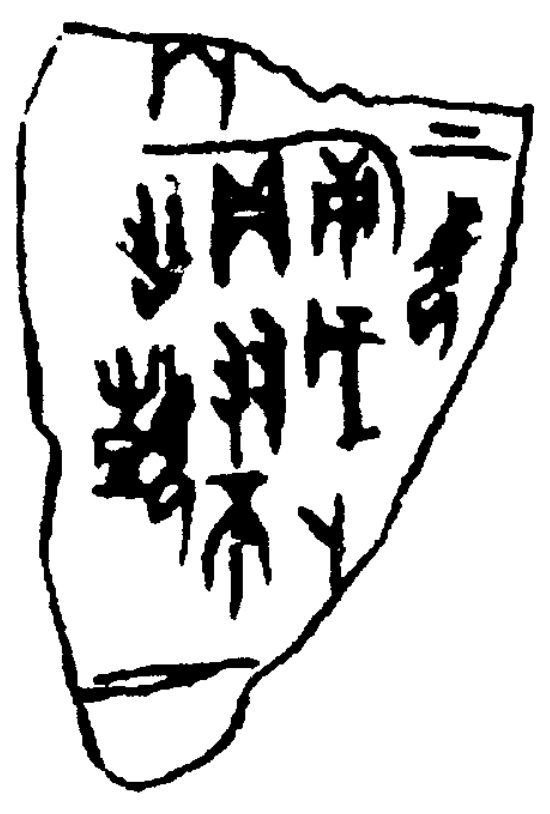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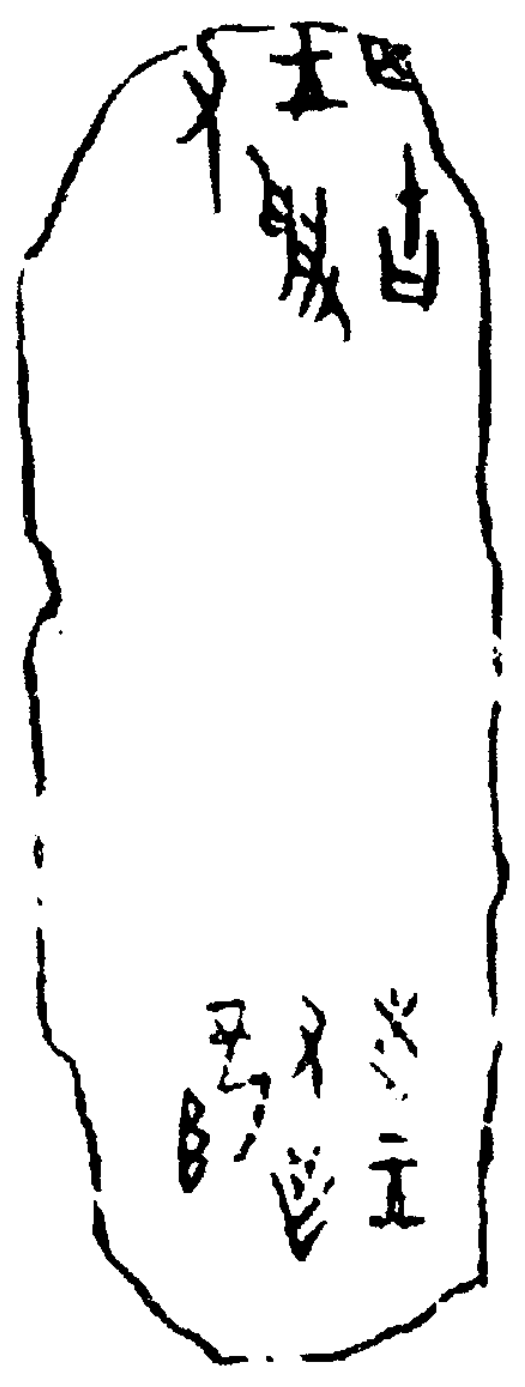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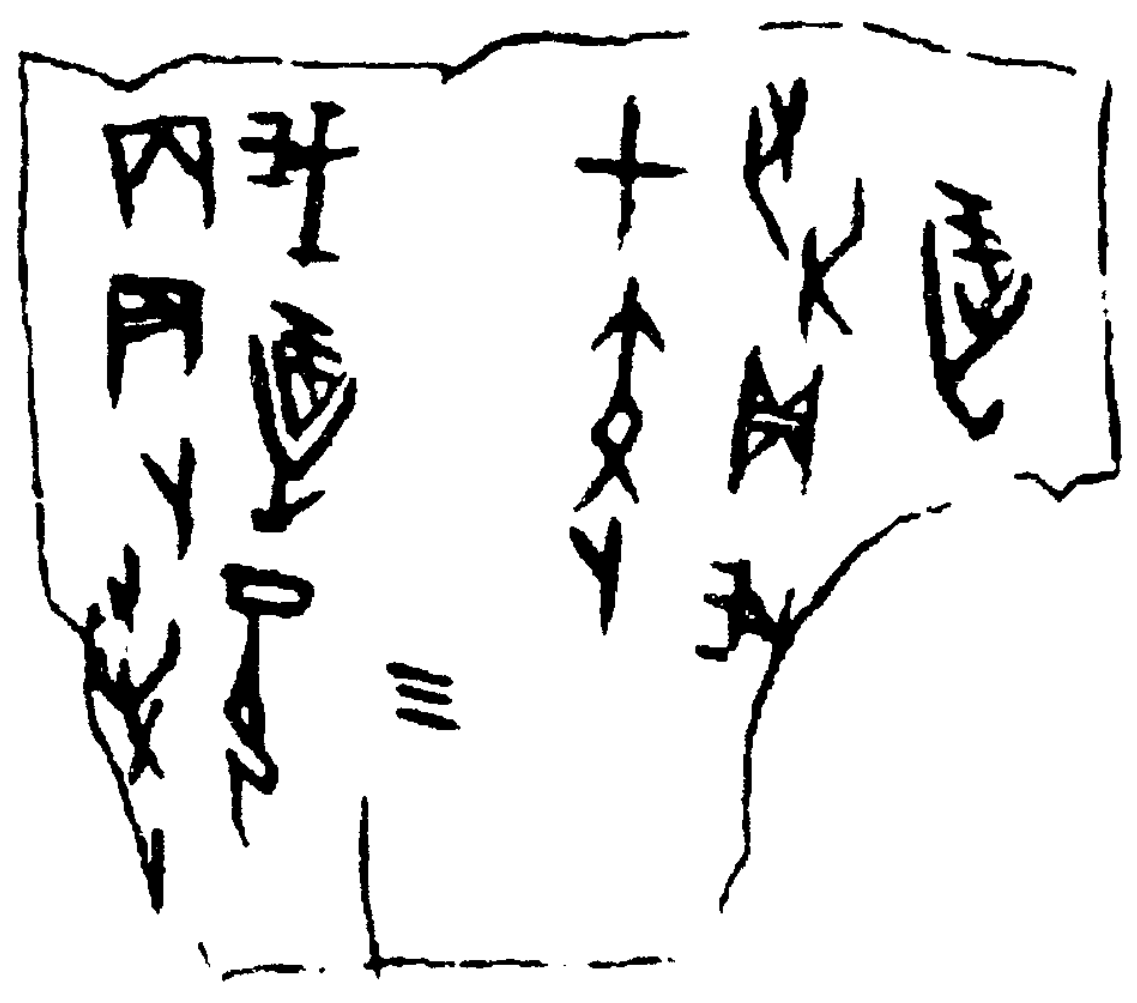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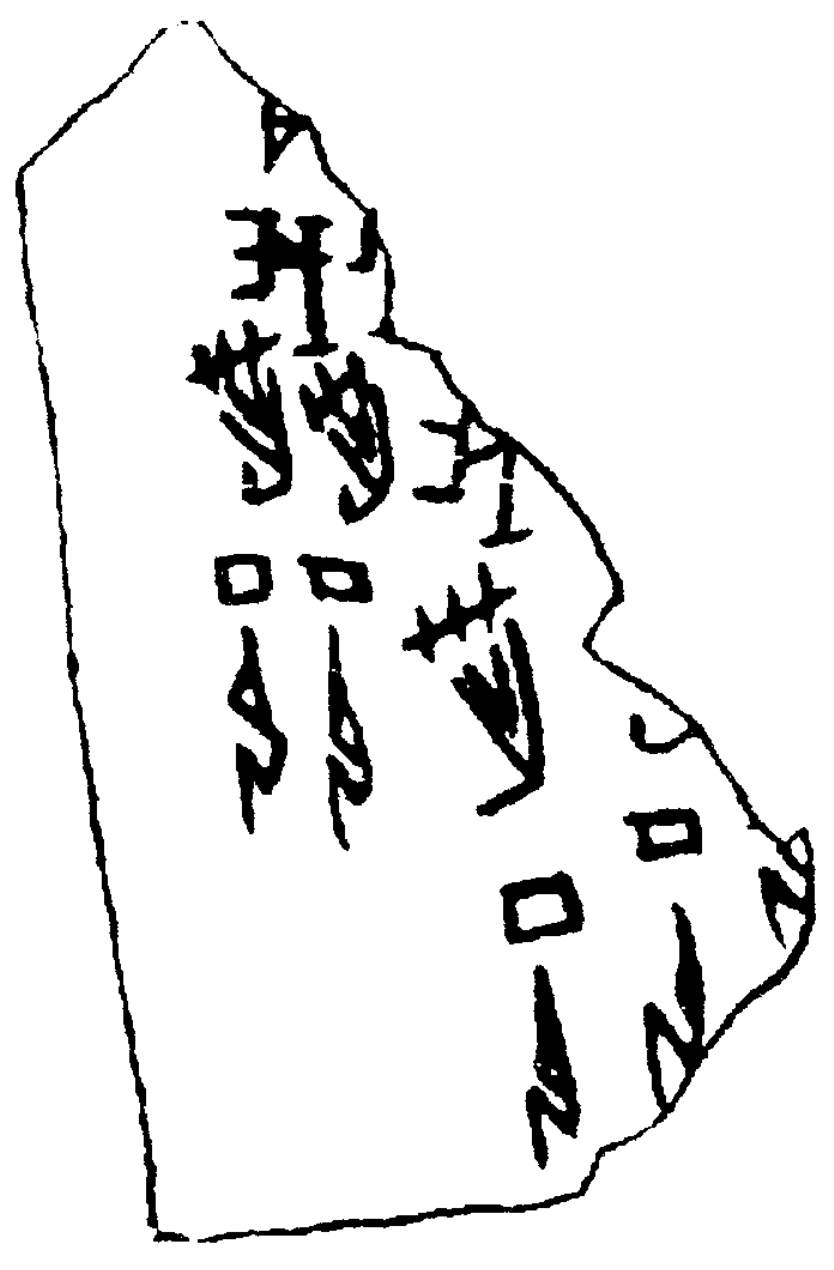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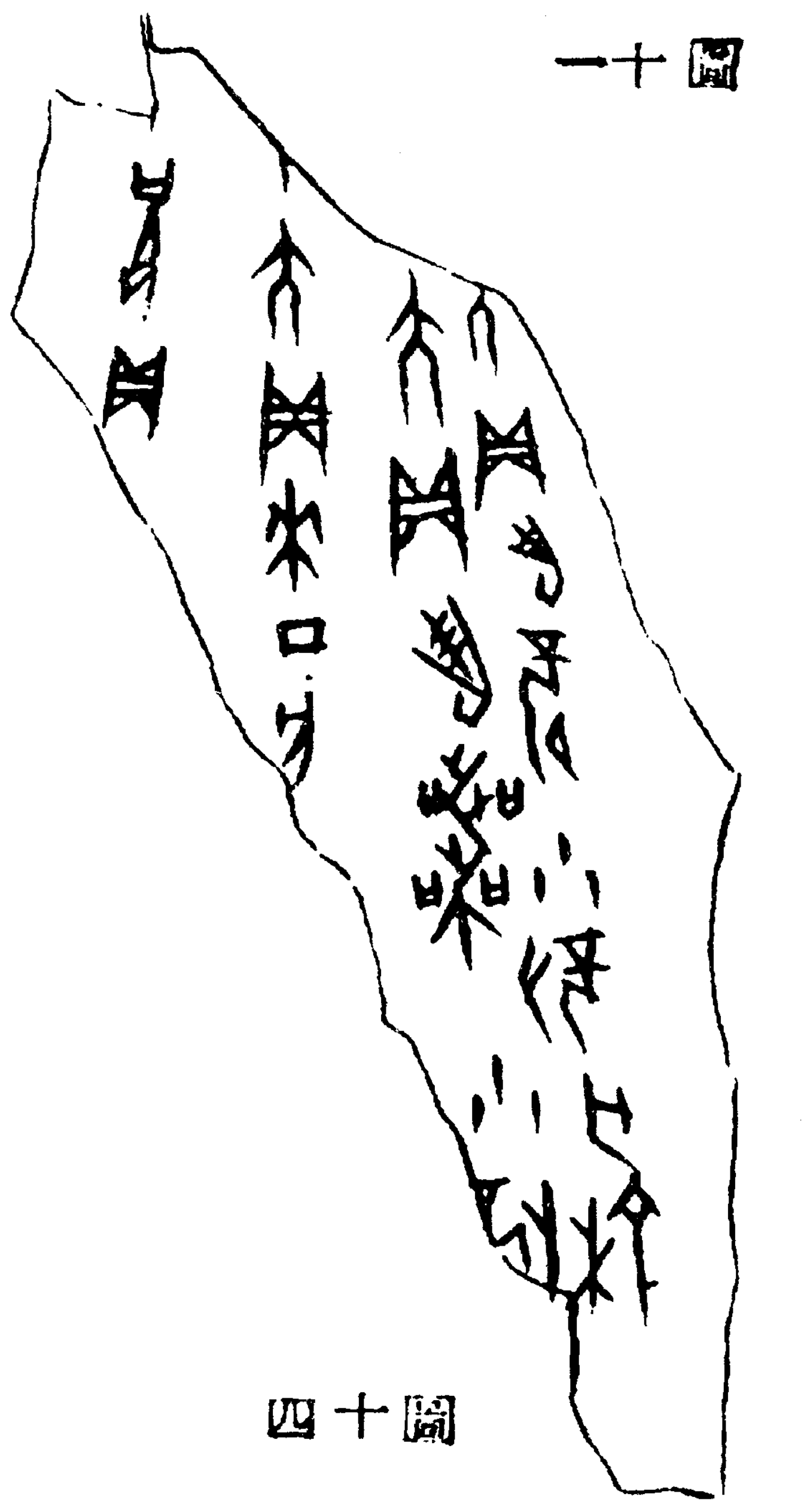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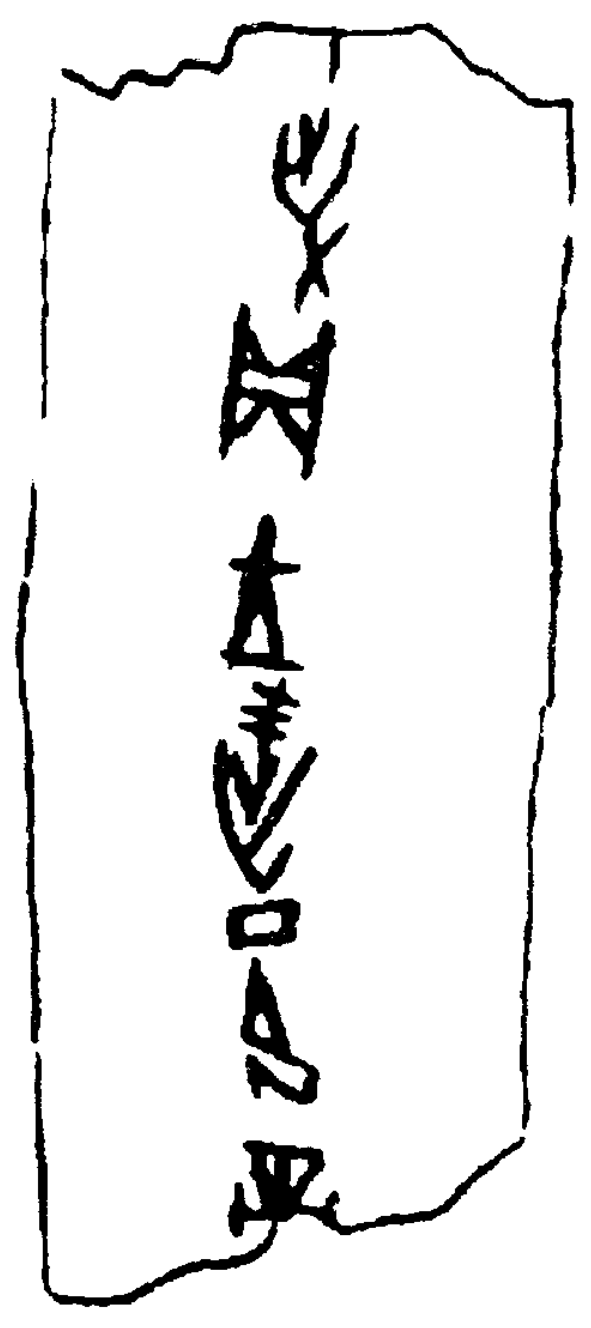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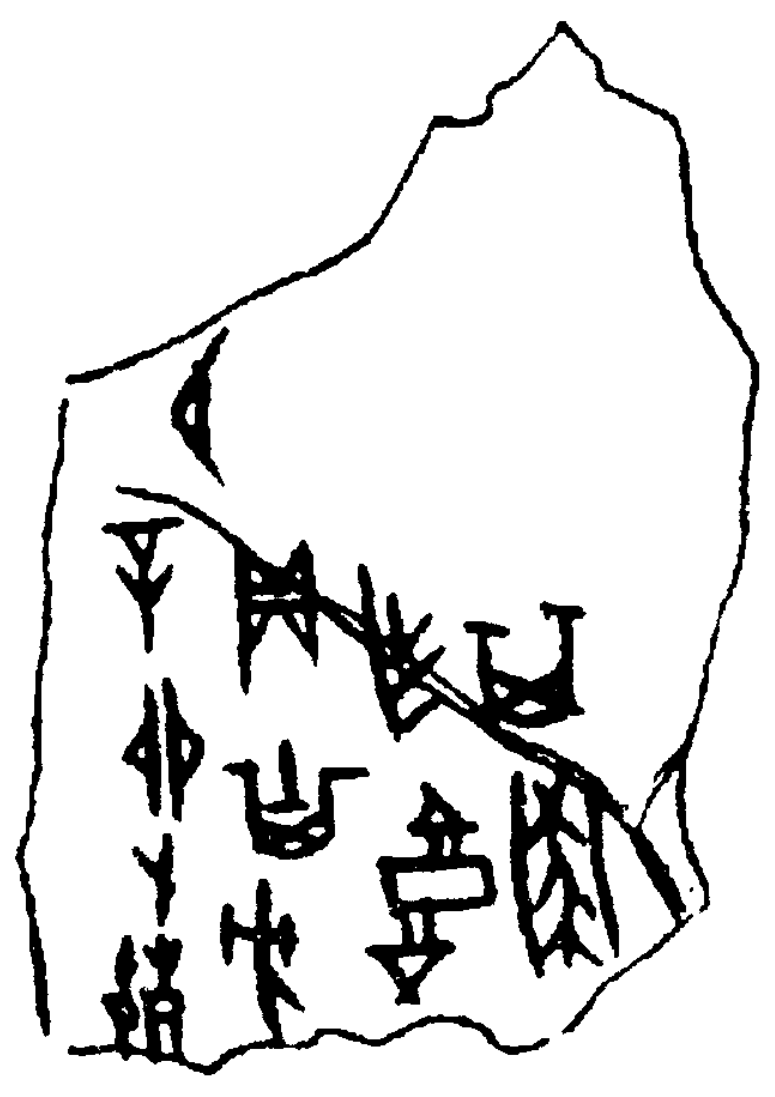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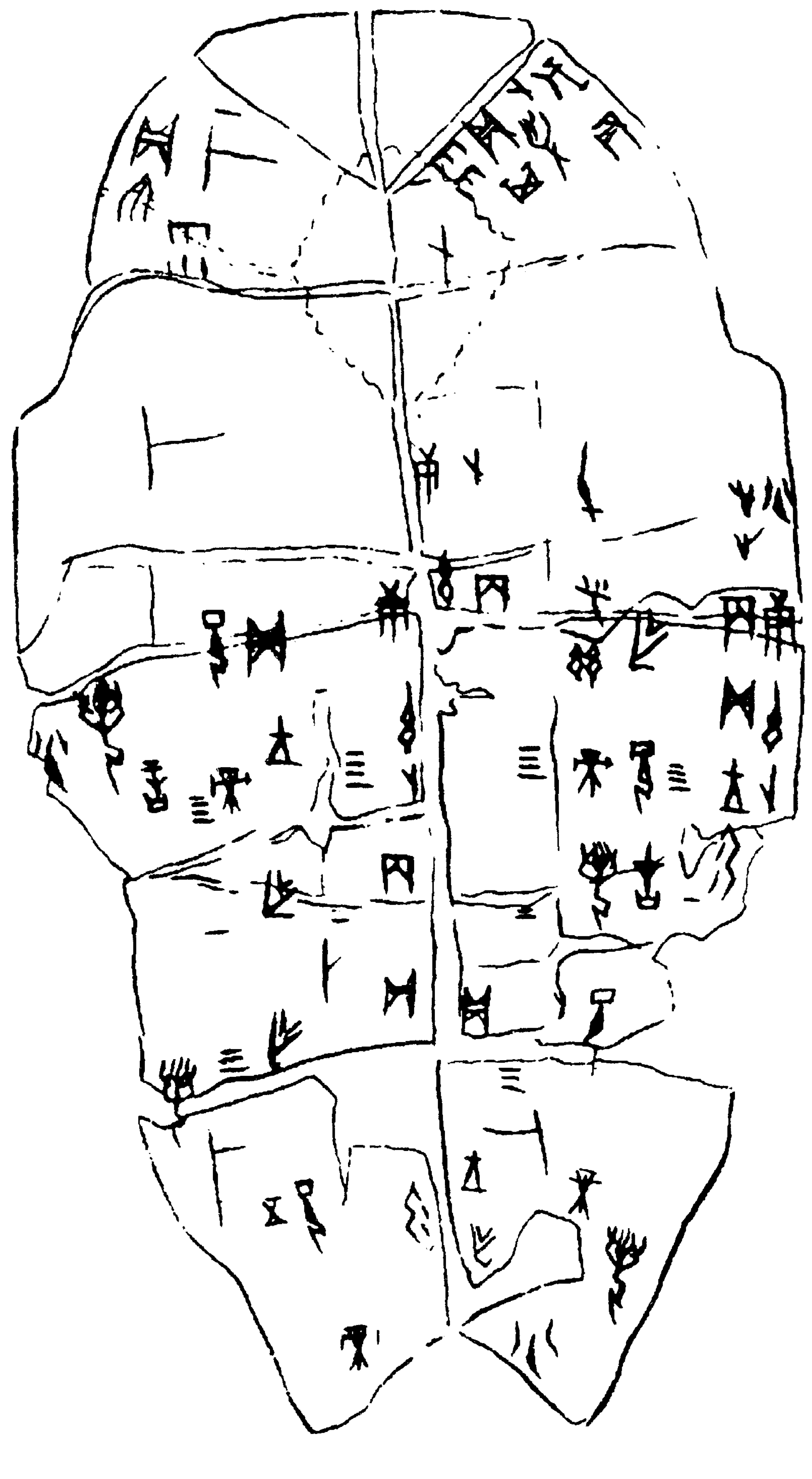

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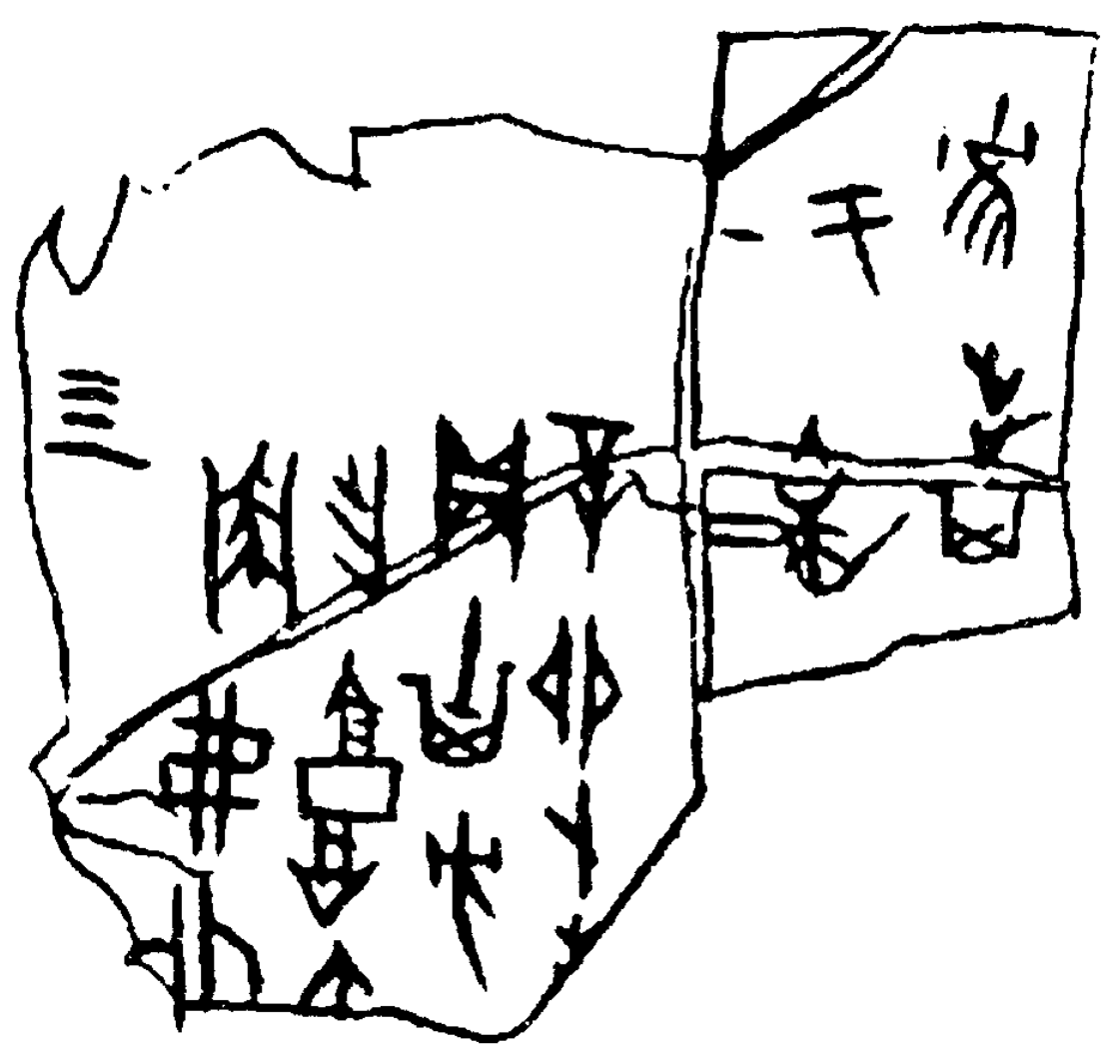

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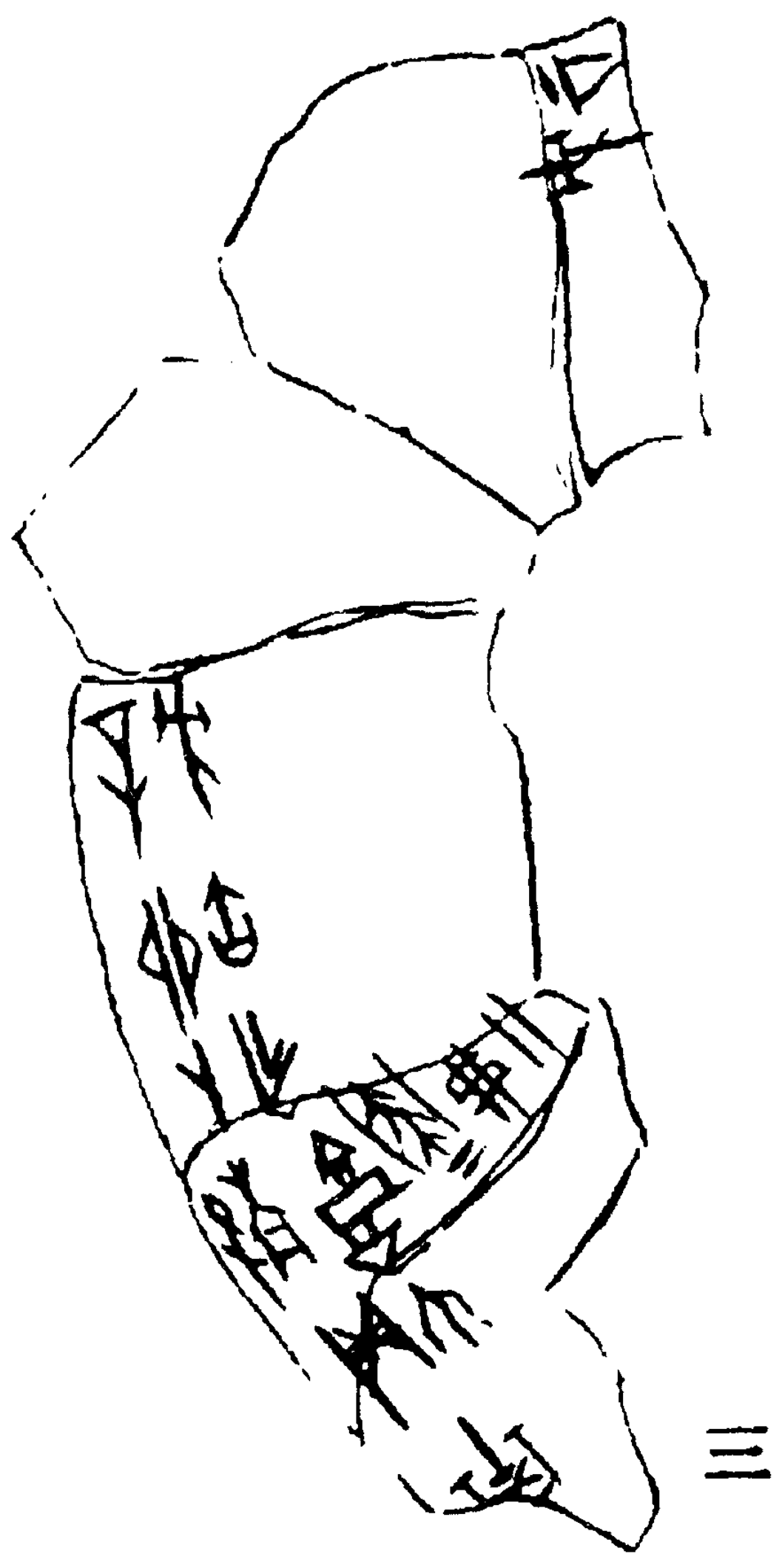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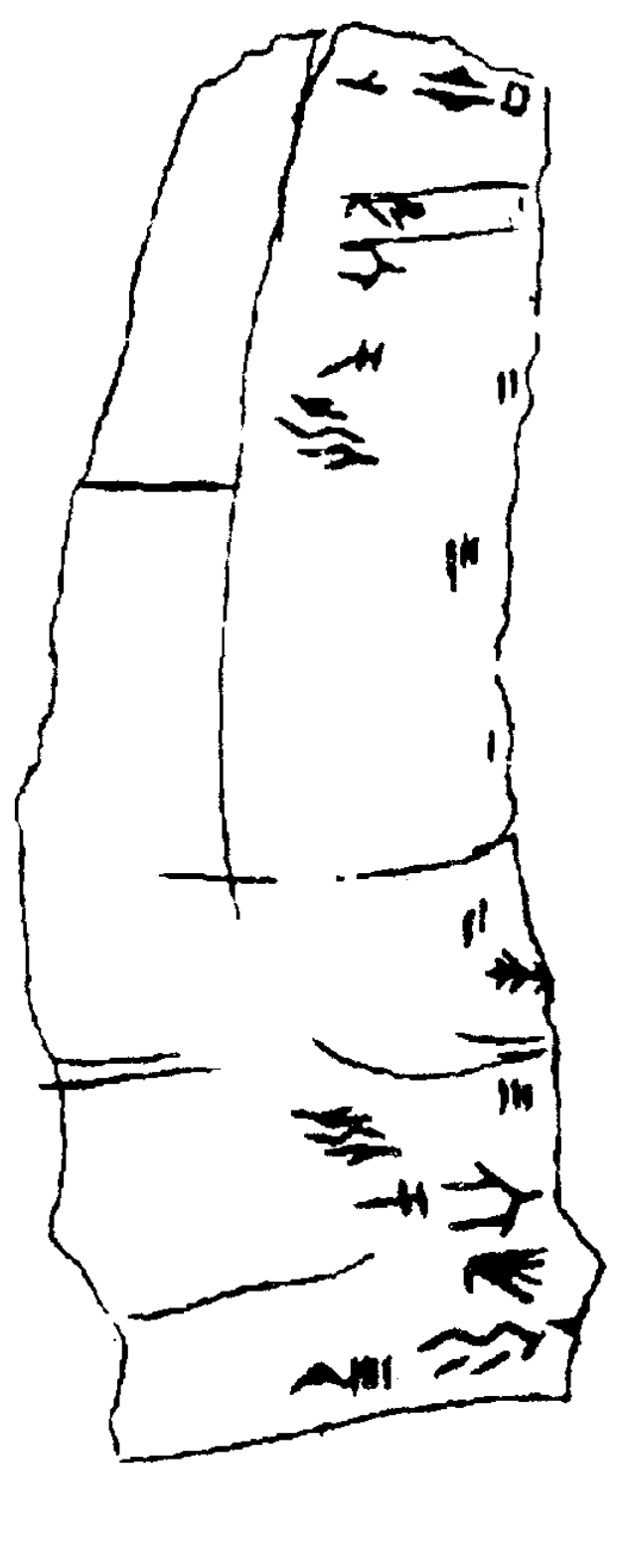

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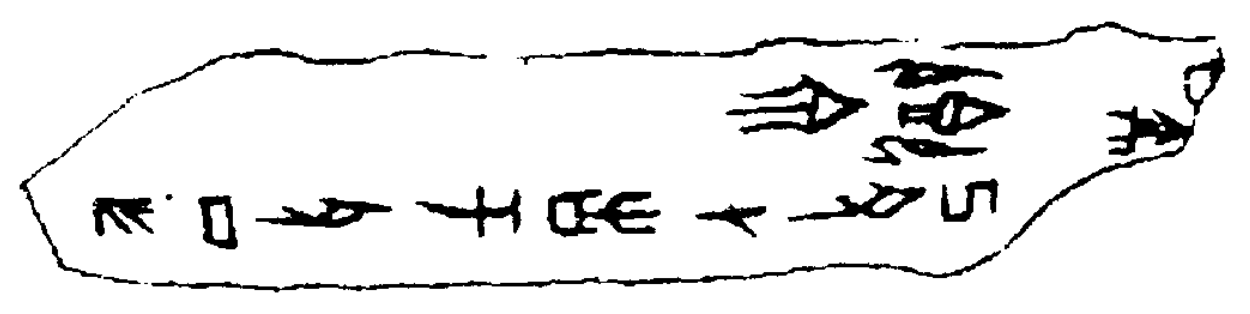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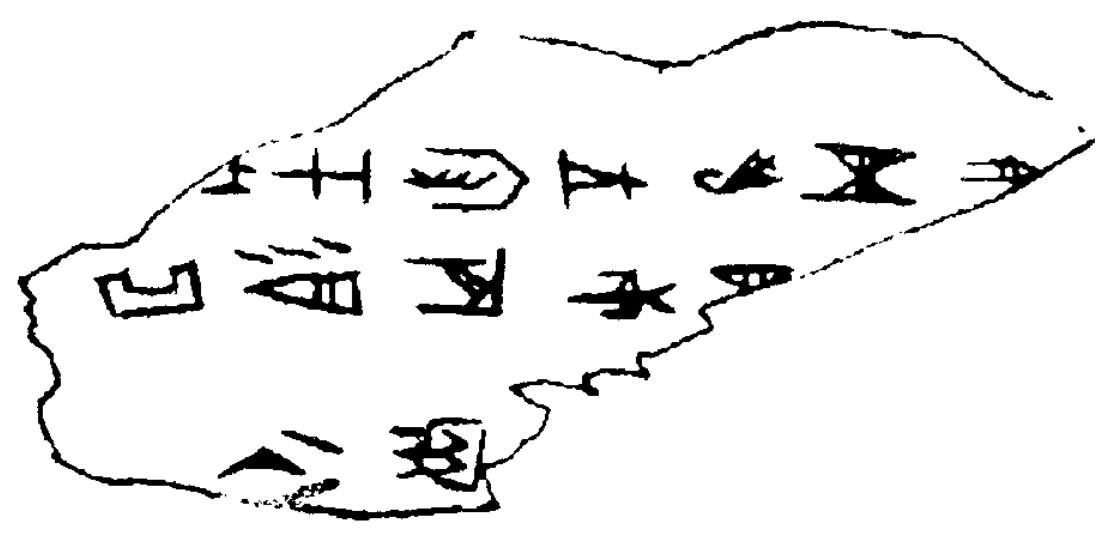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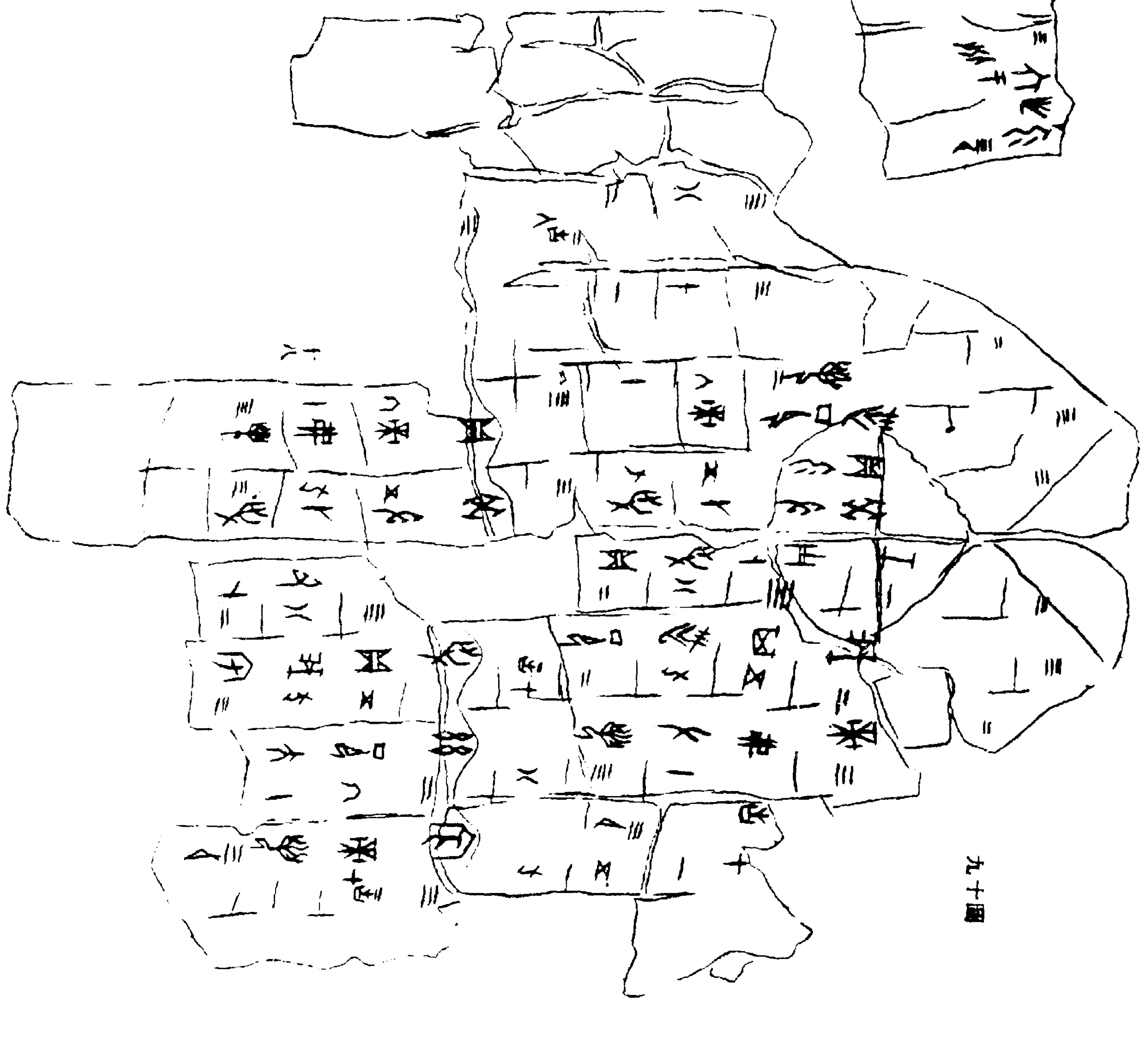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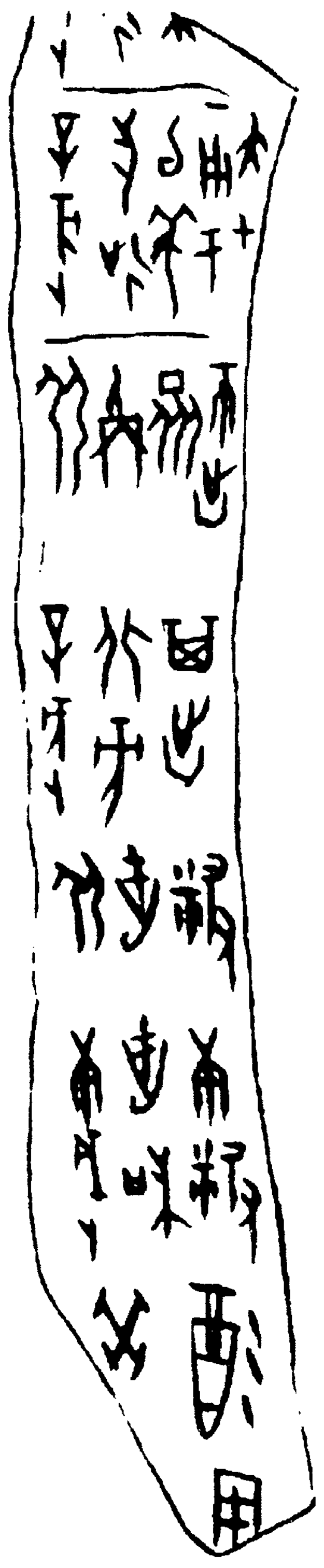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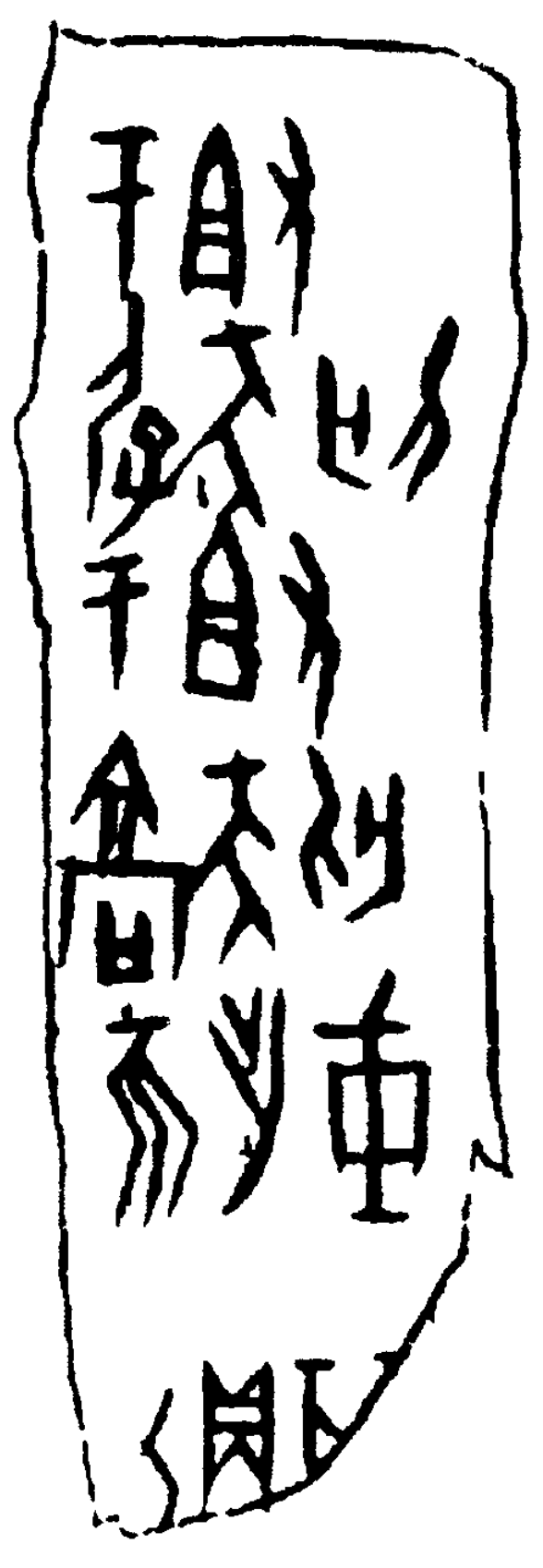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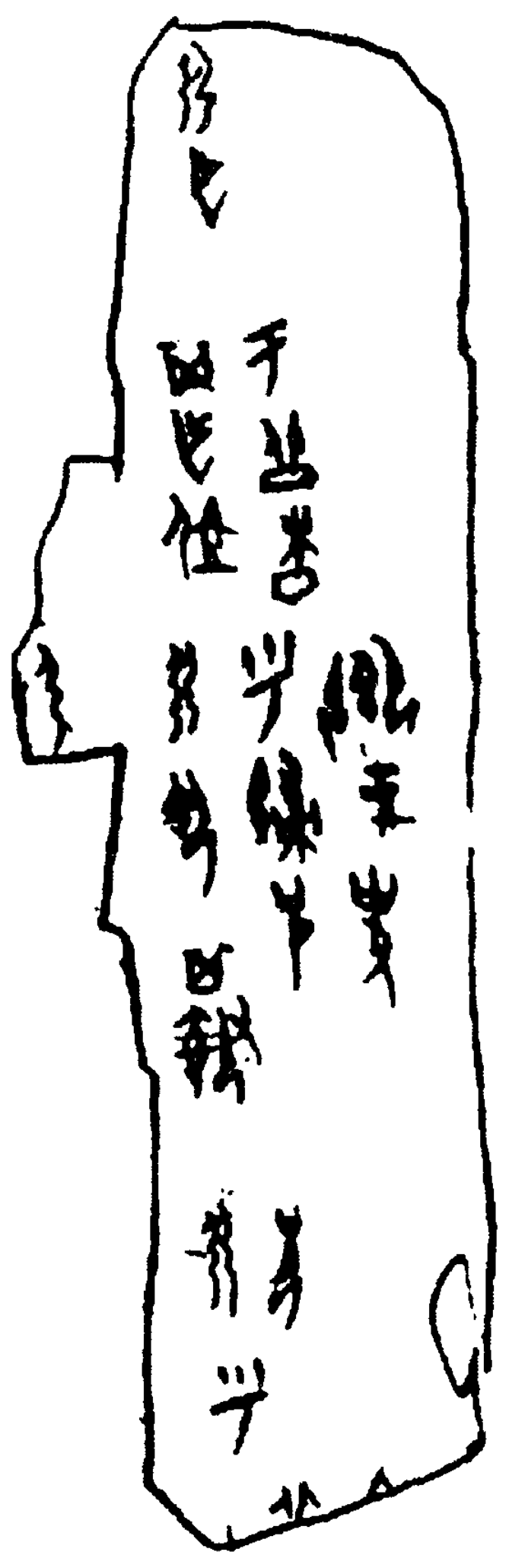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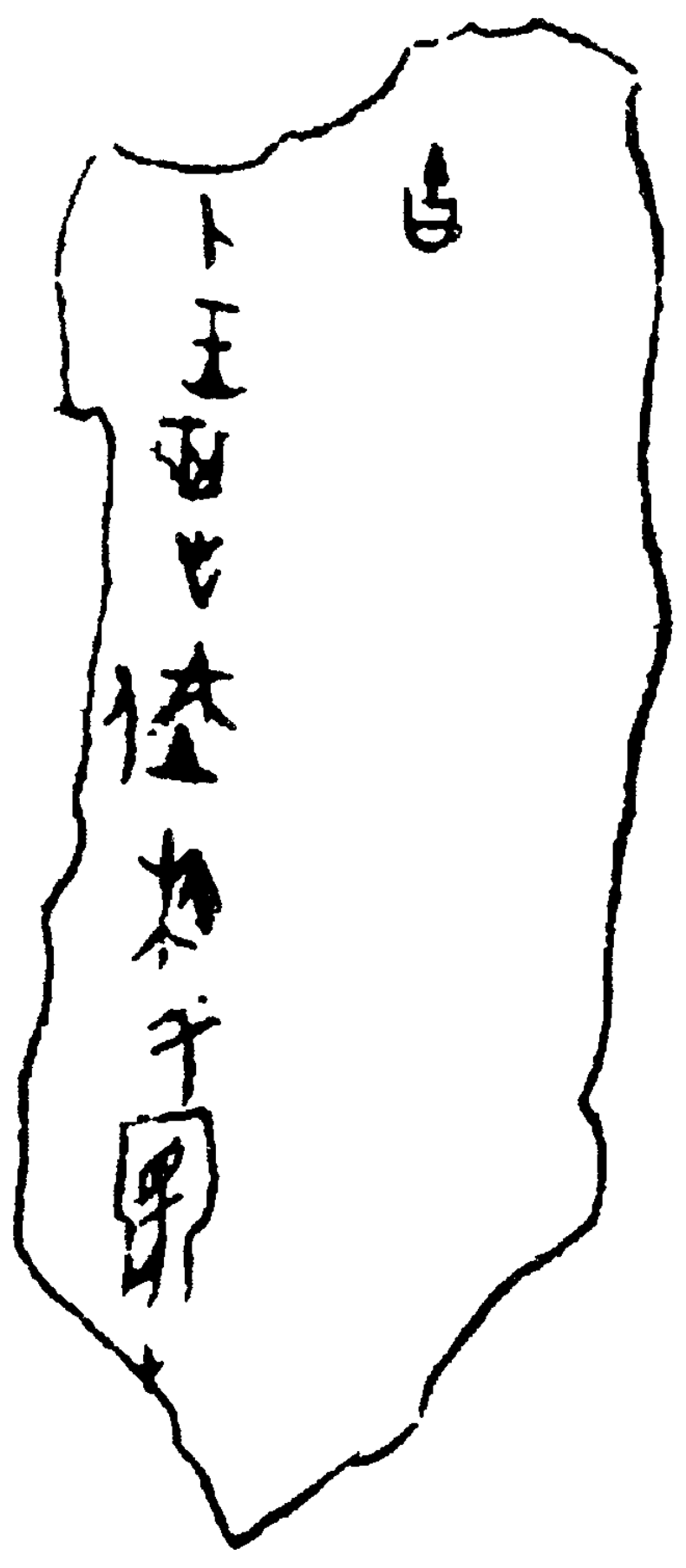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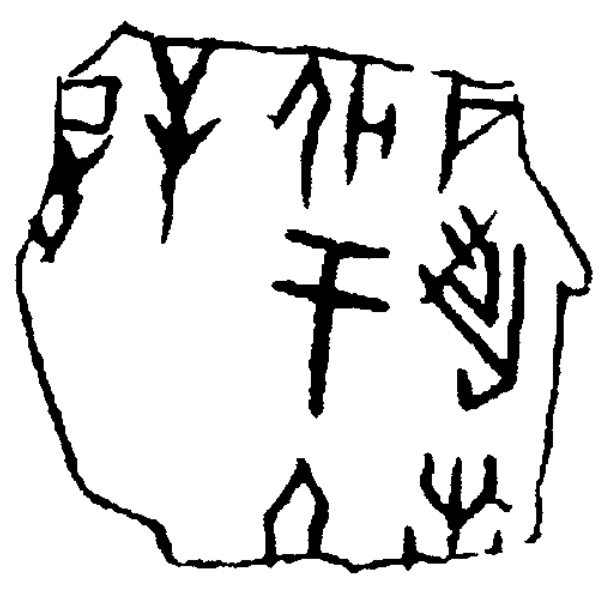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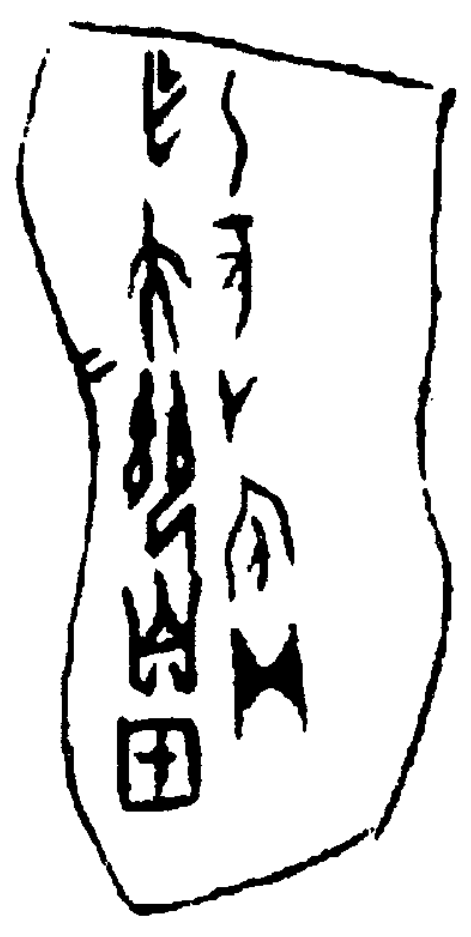

圖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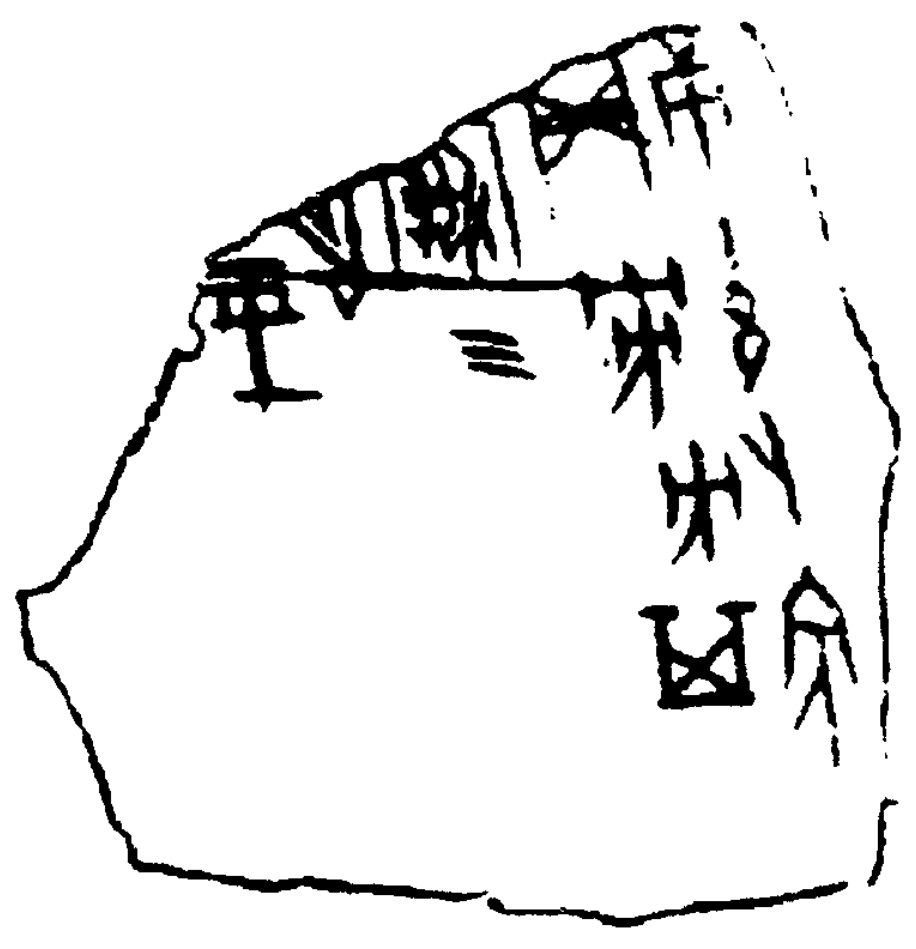

圖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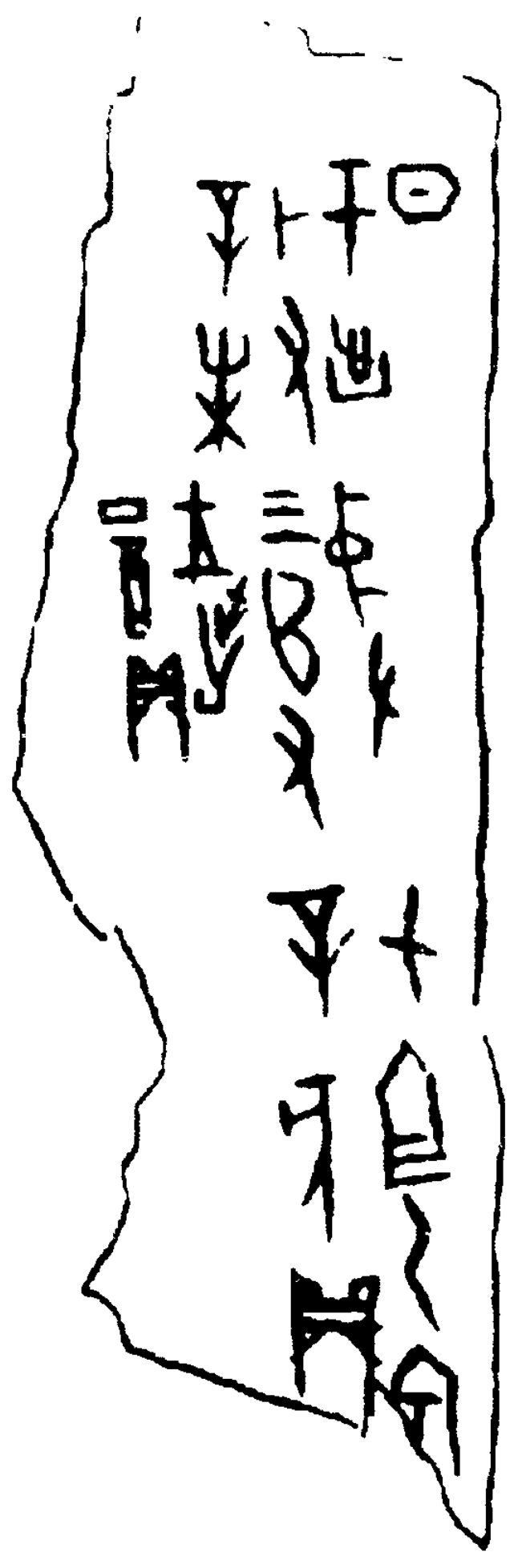

圖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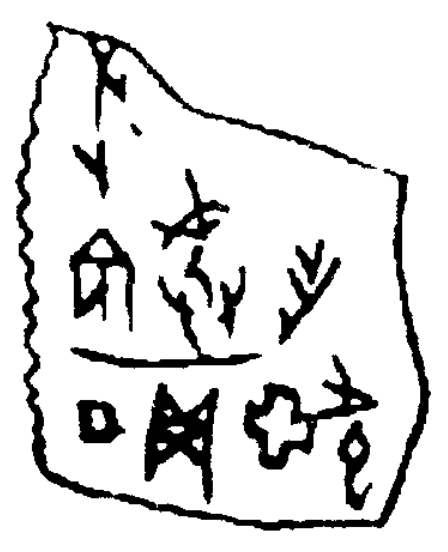

圖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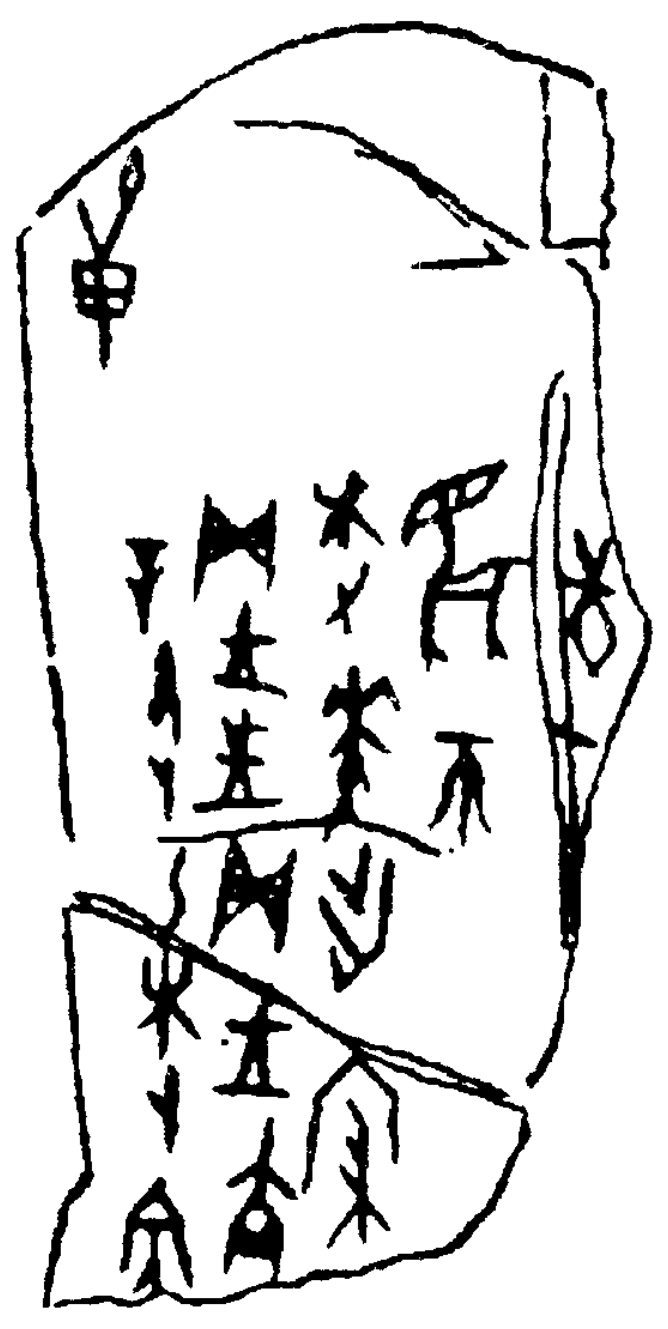

圖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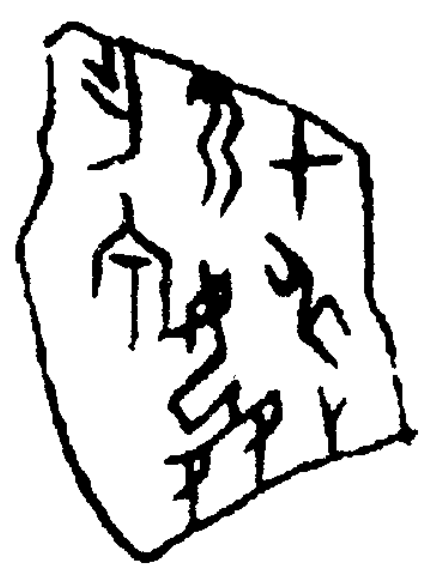

圖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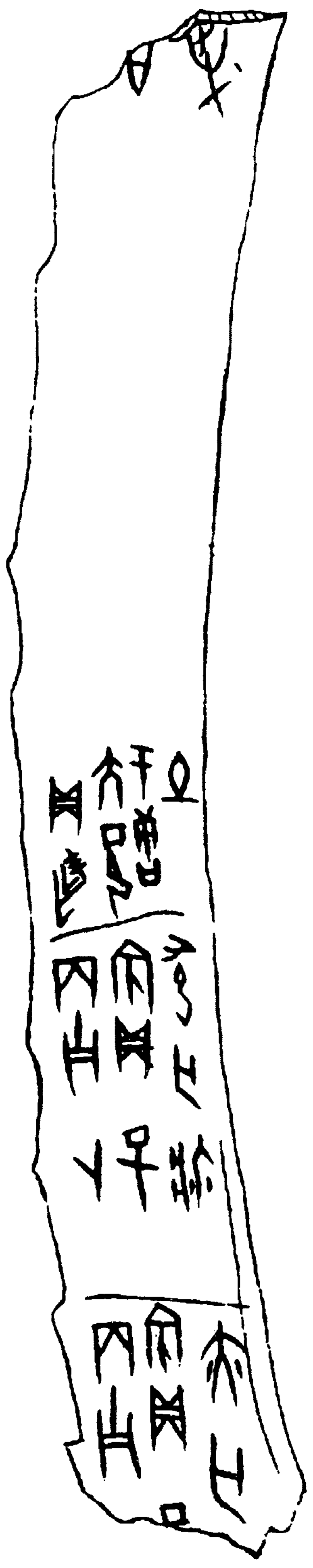

圖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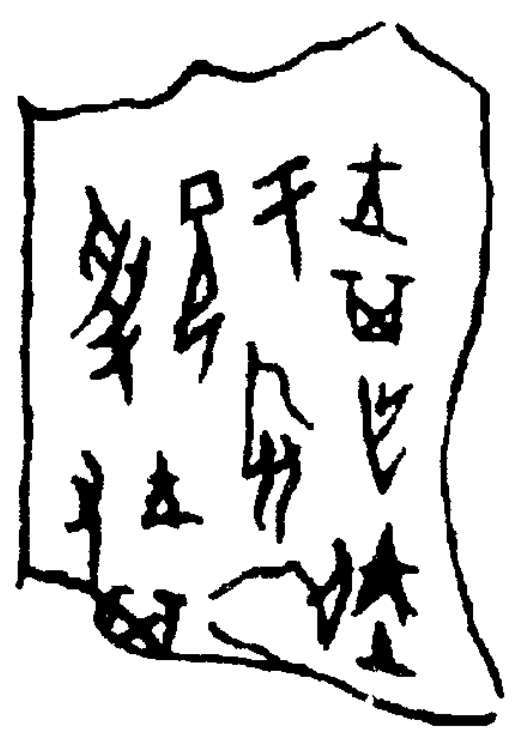

圖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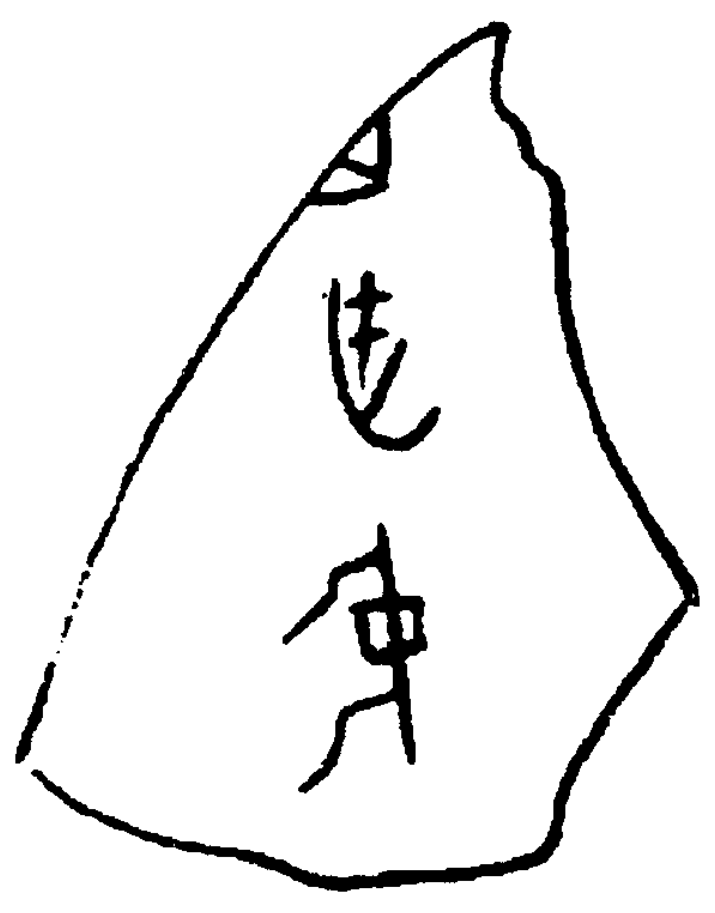

圖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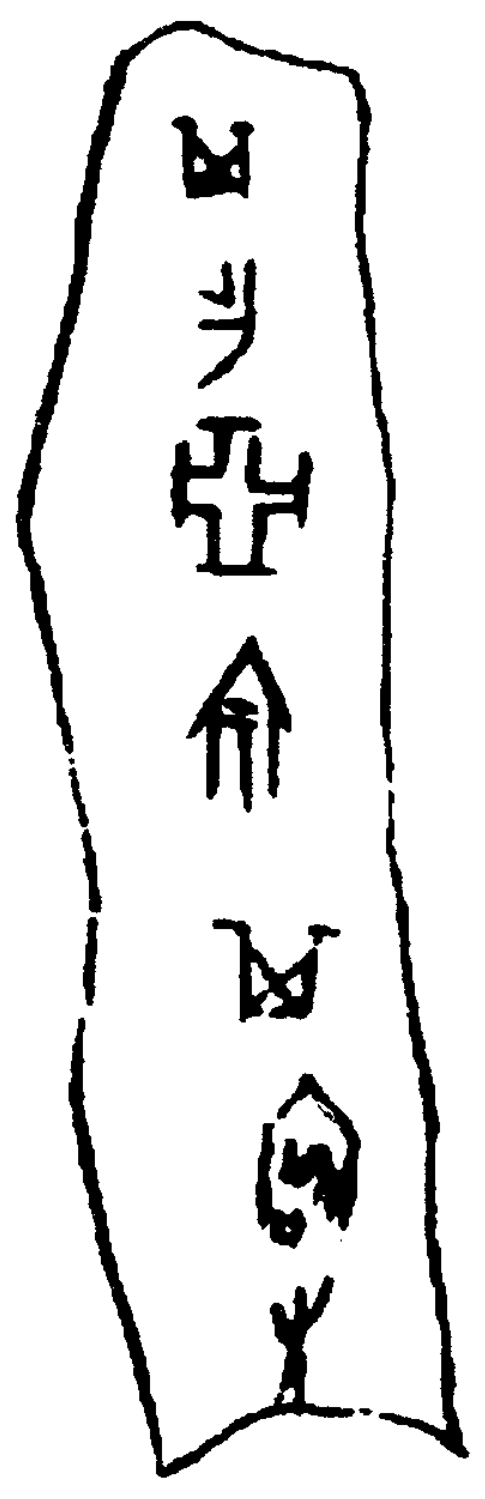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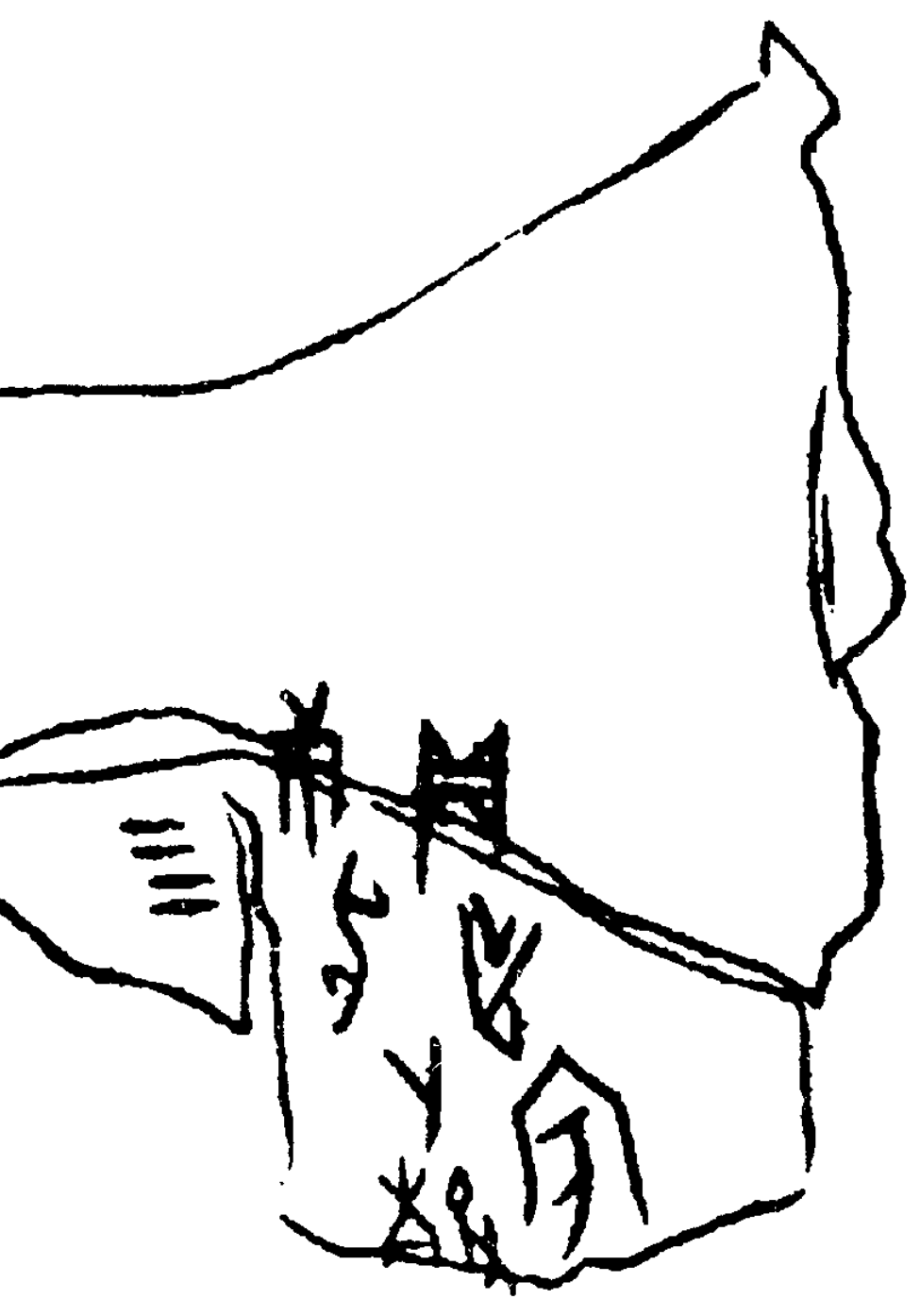

圖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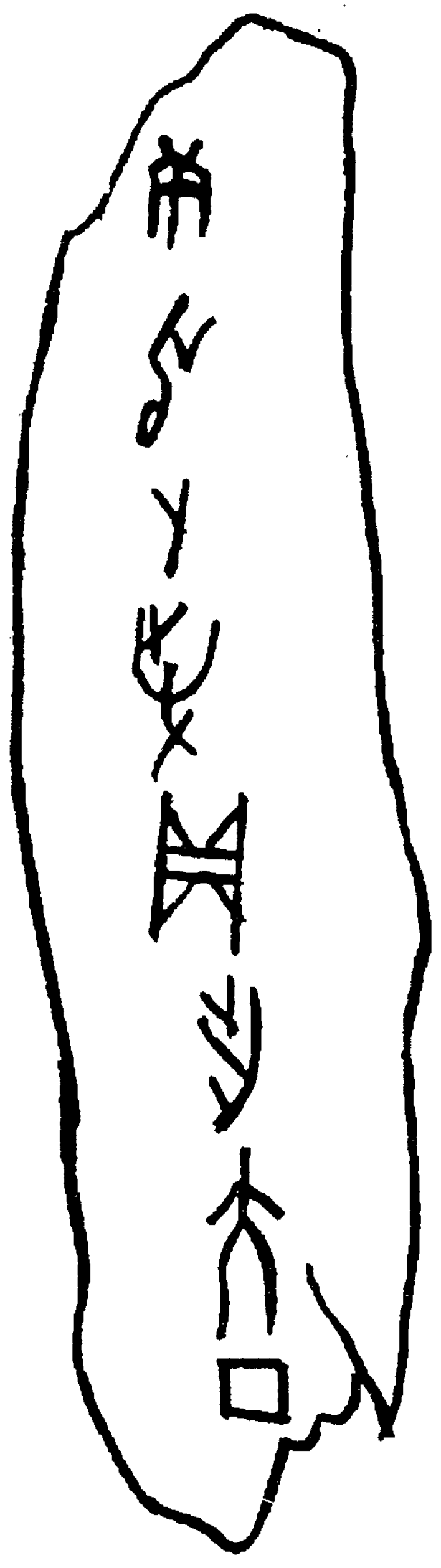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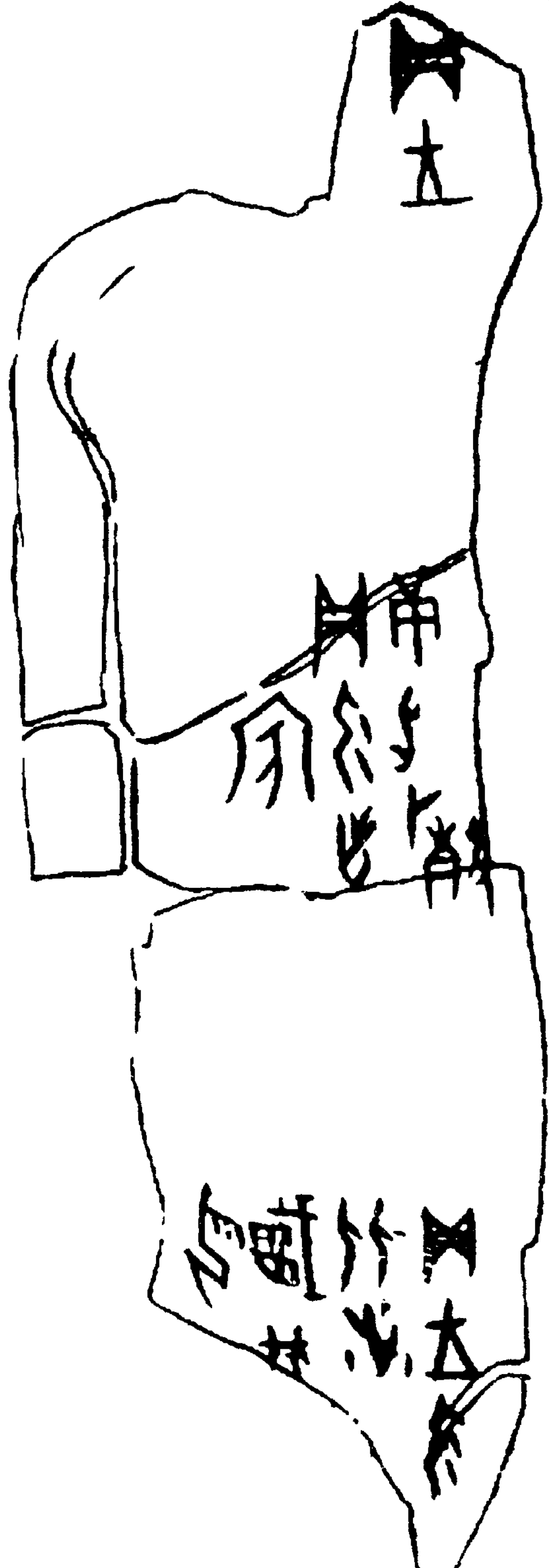

圖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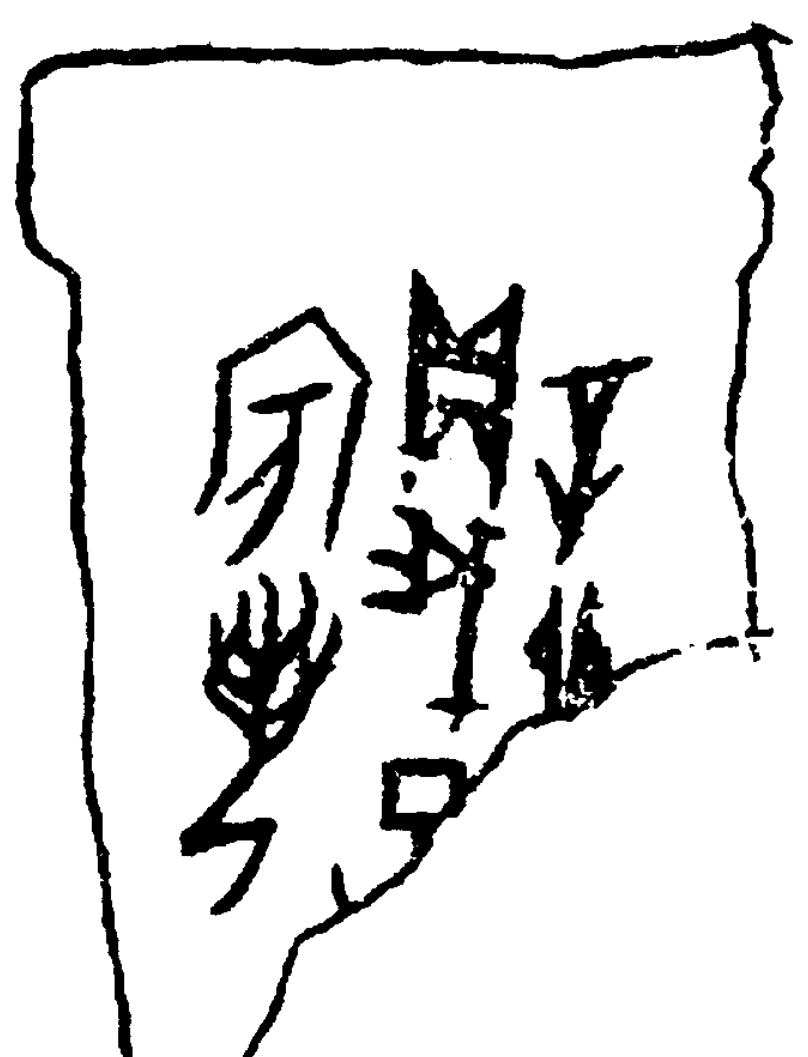

圖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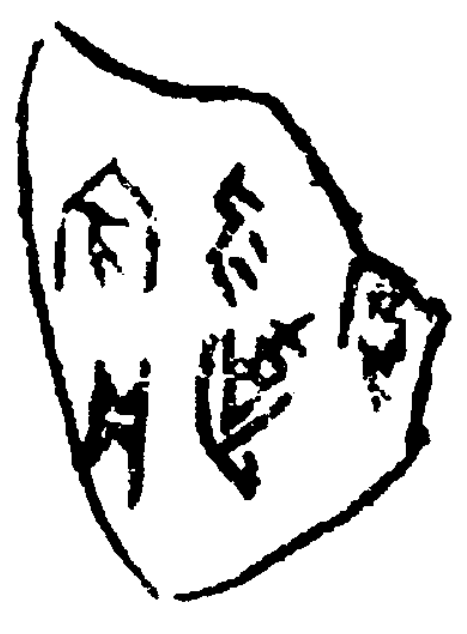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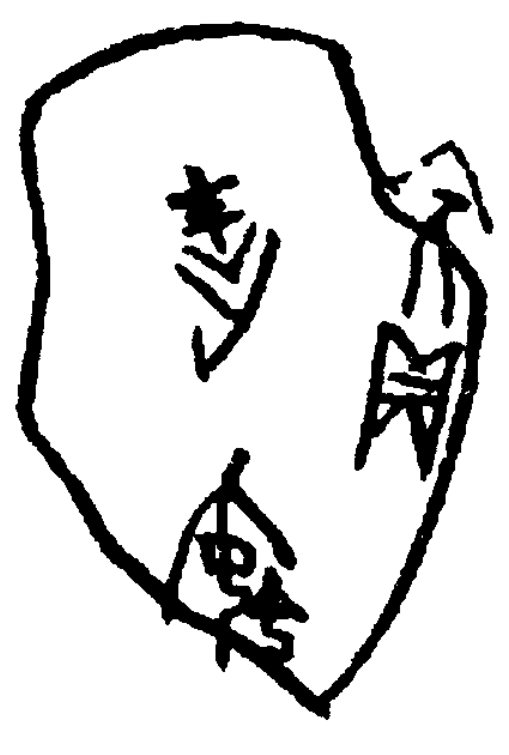

圖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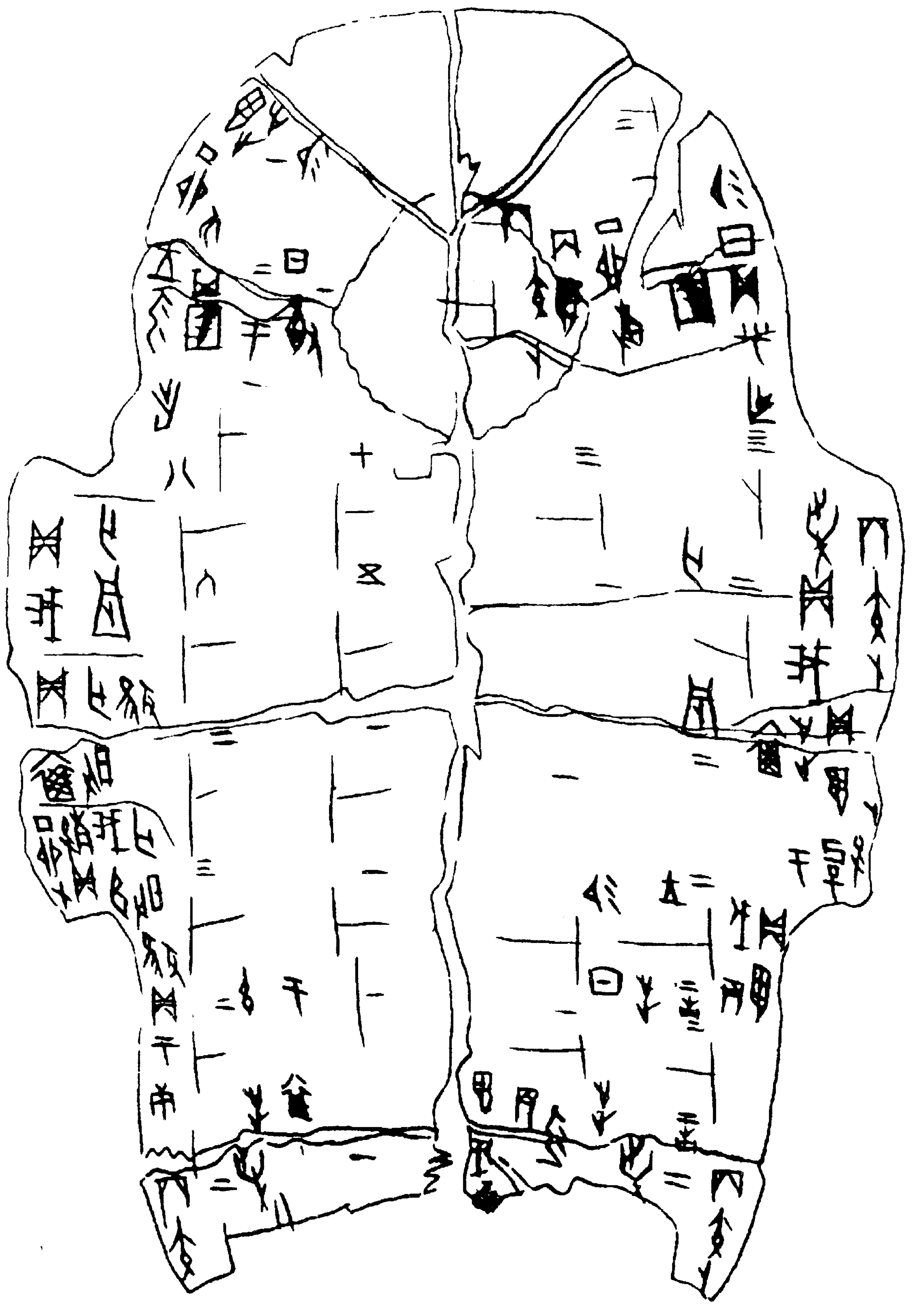

圖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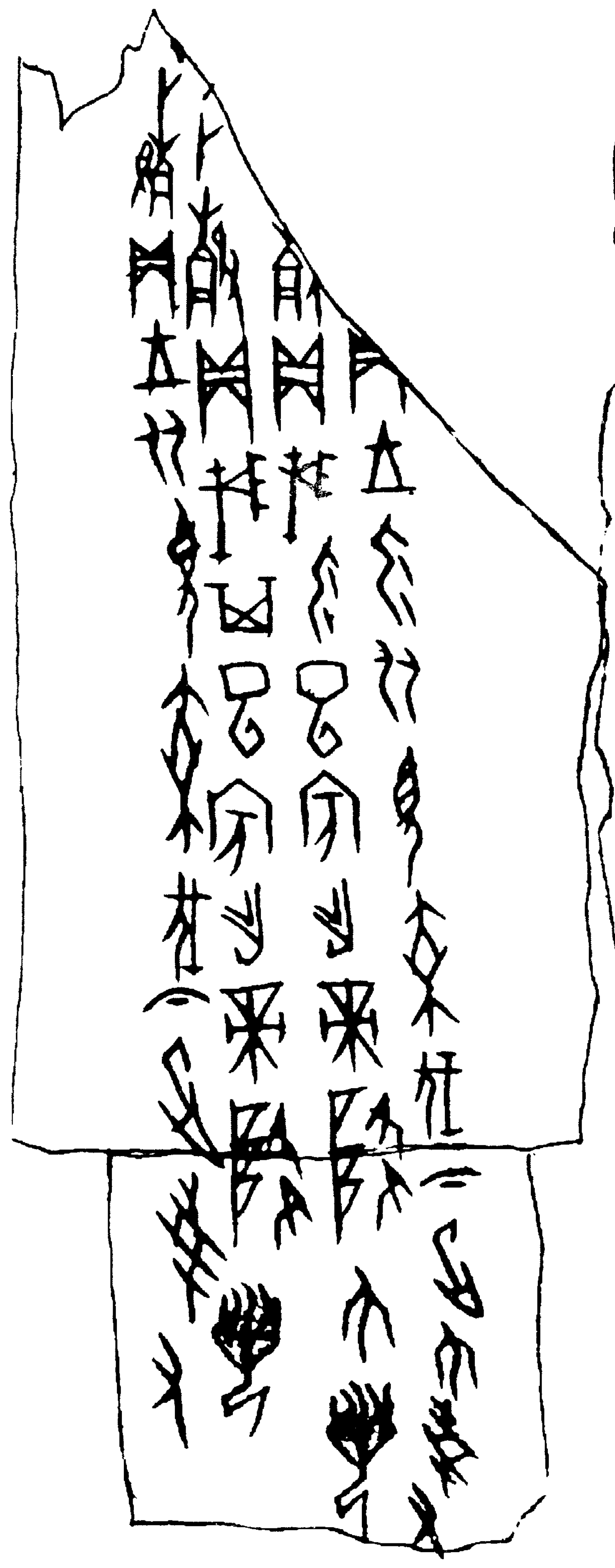

圖四十六


圖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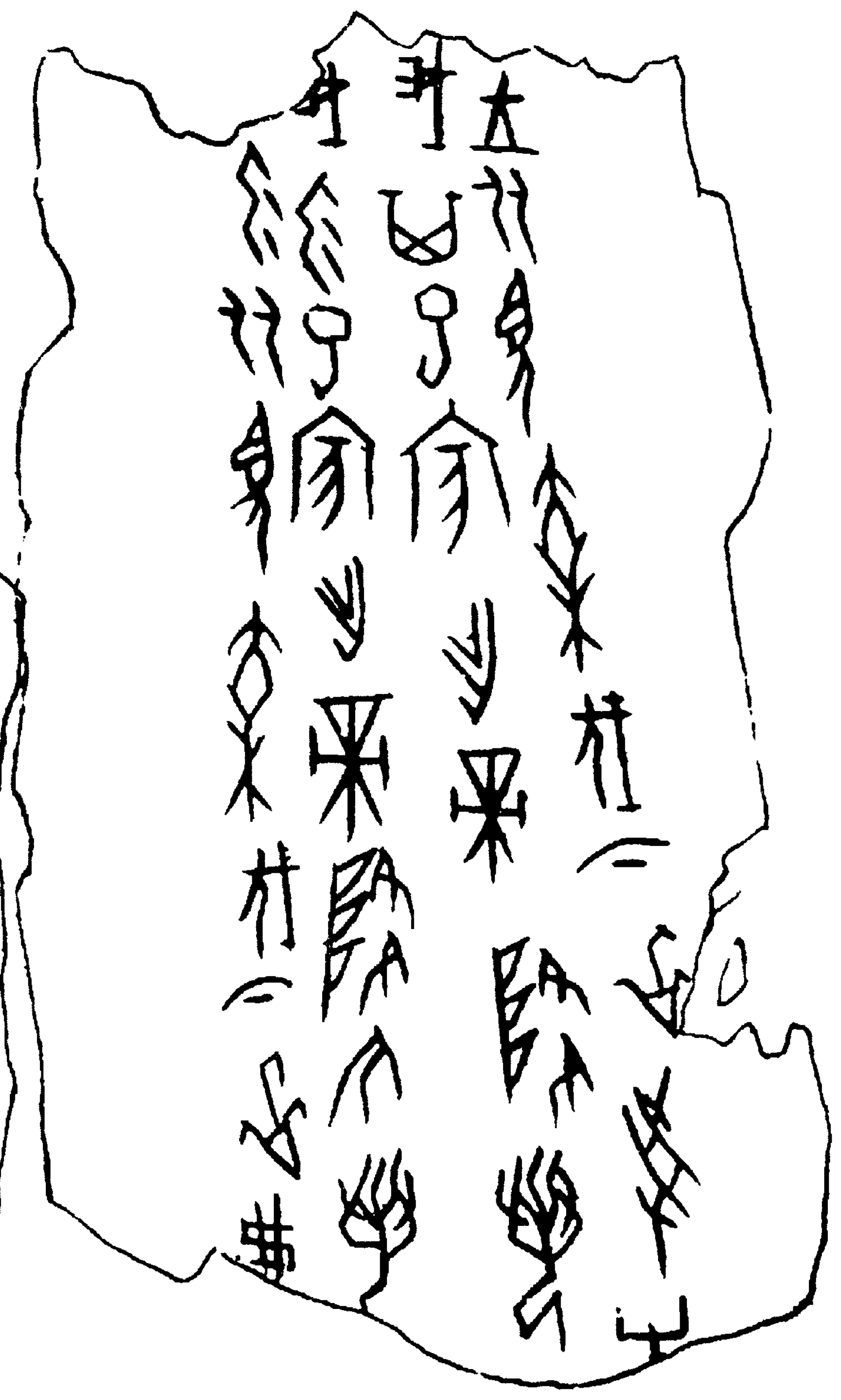

圖四十四


圖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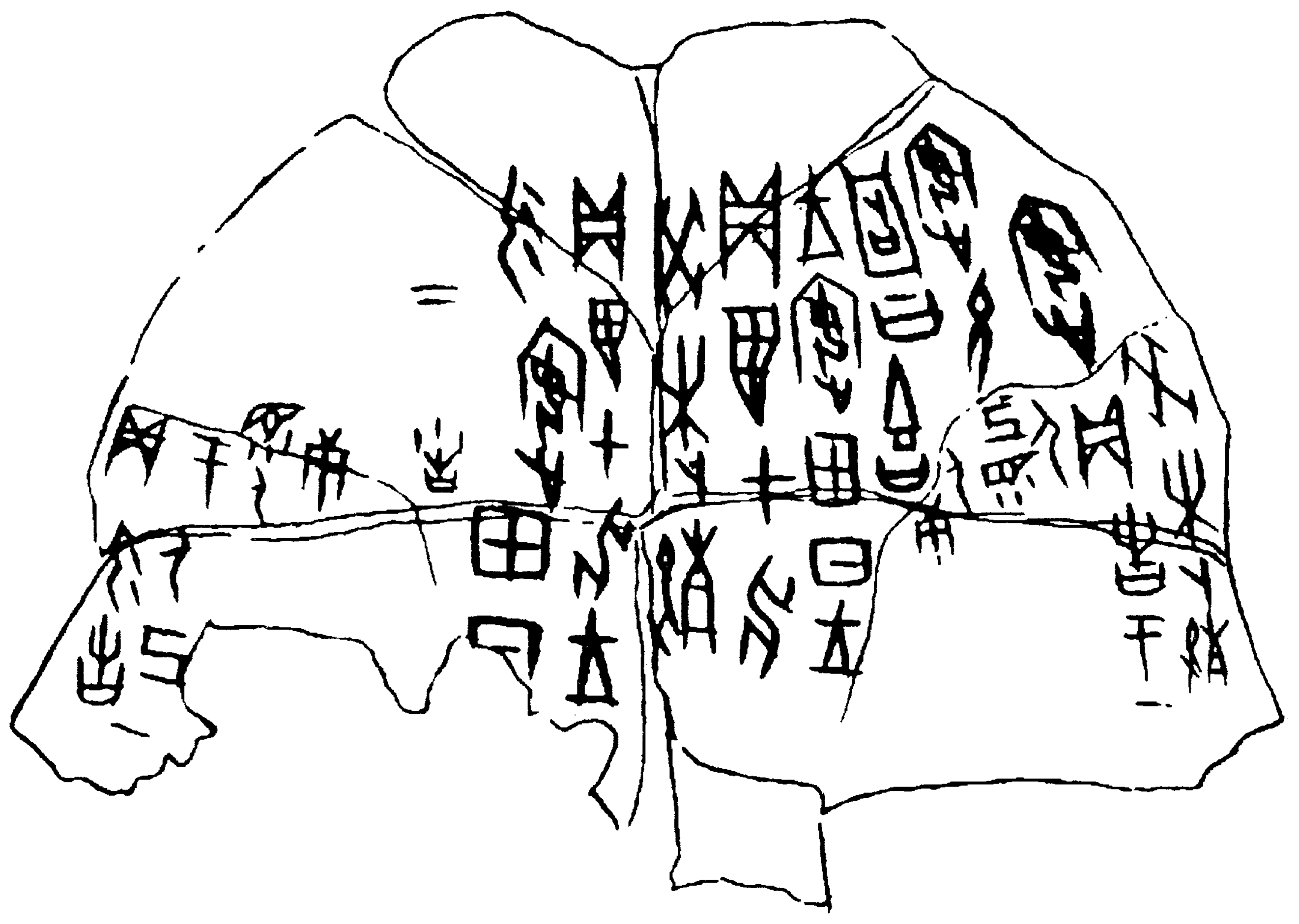

圖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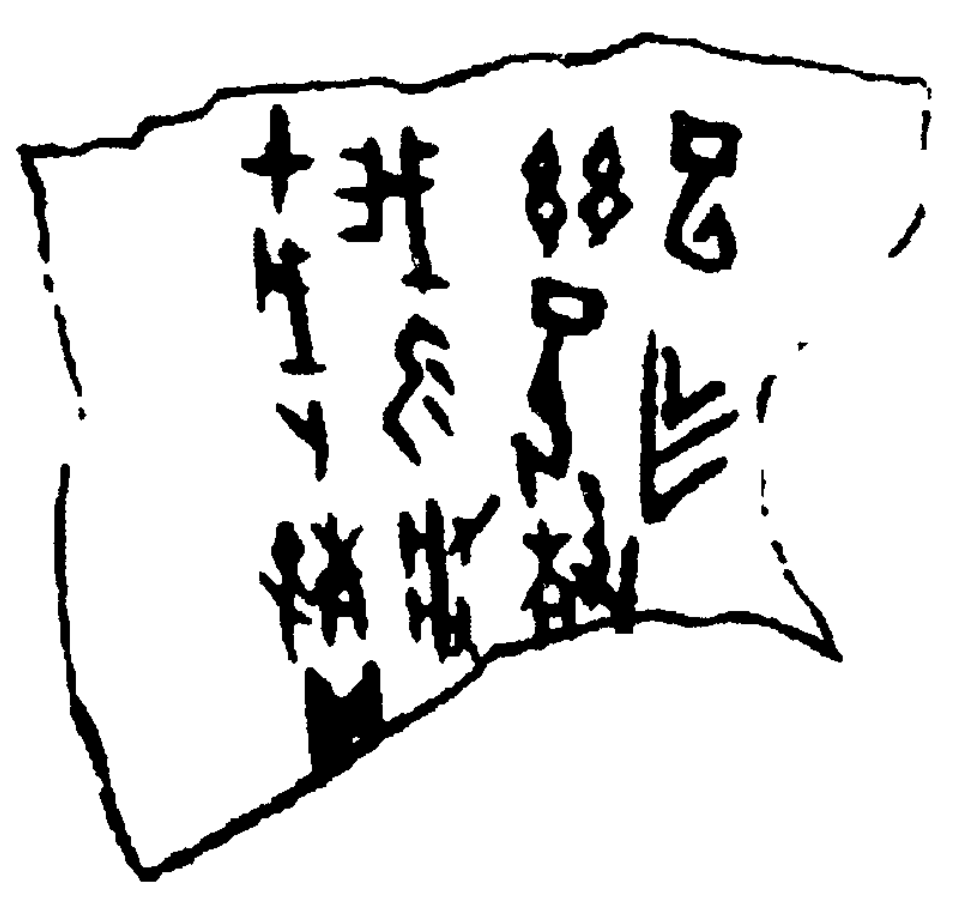
圖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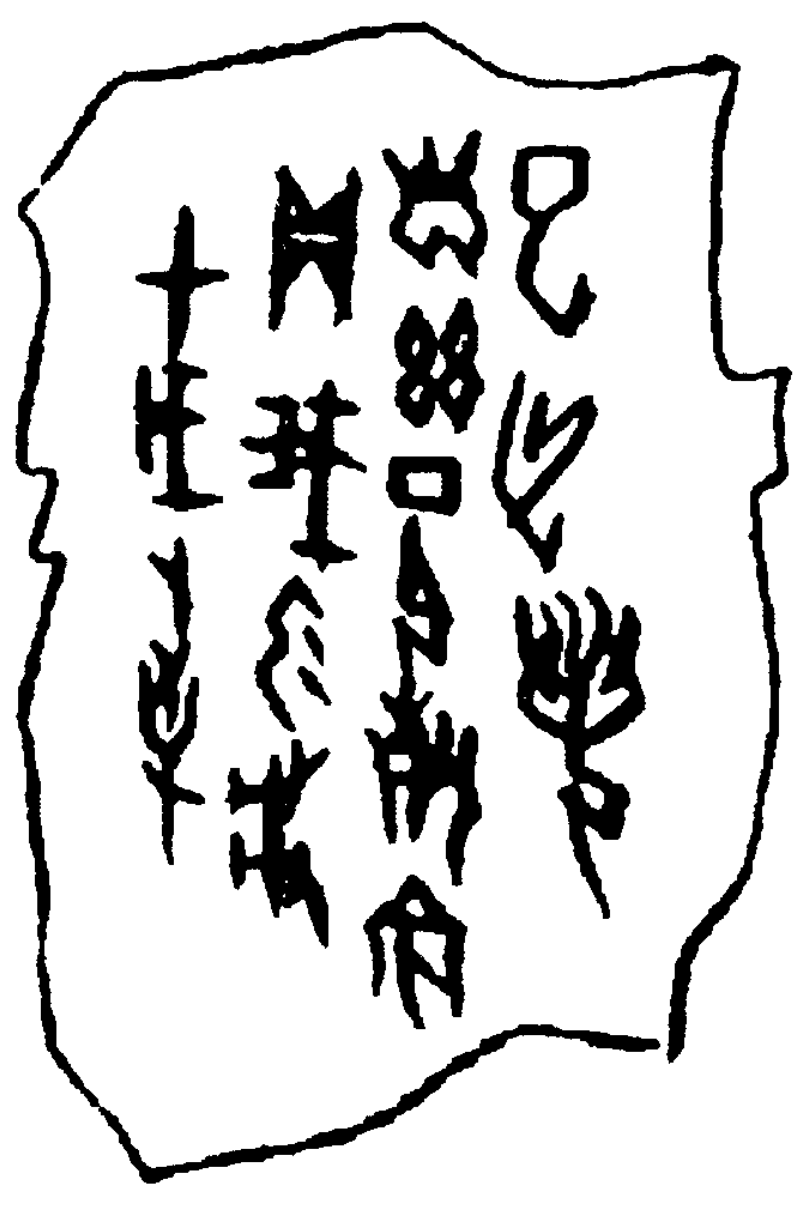
圖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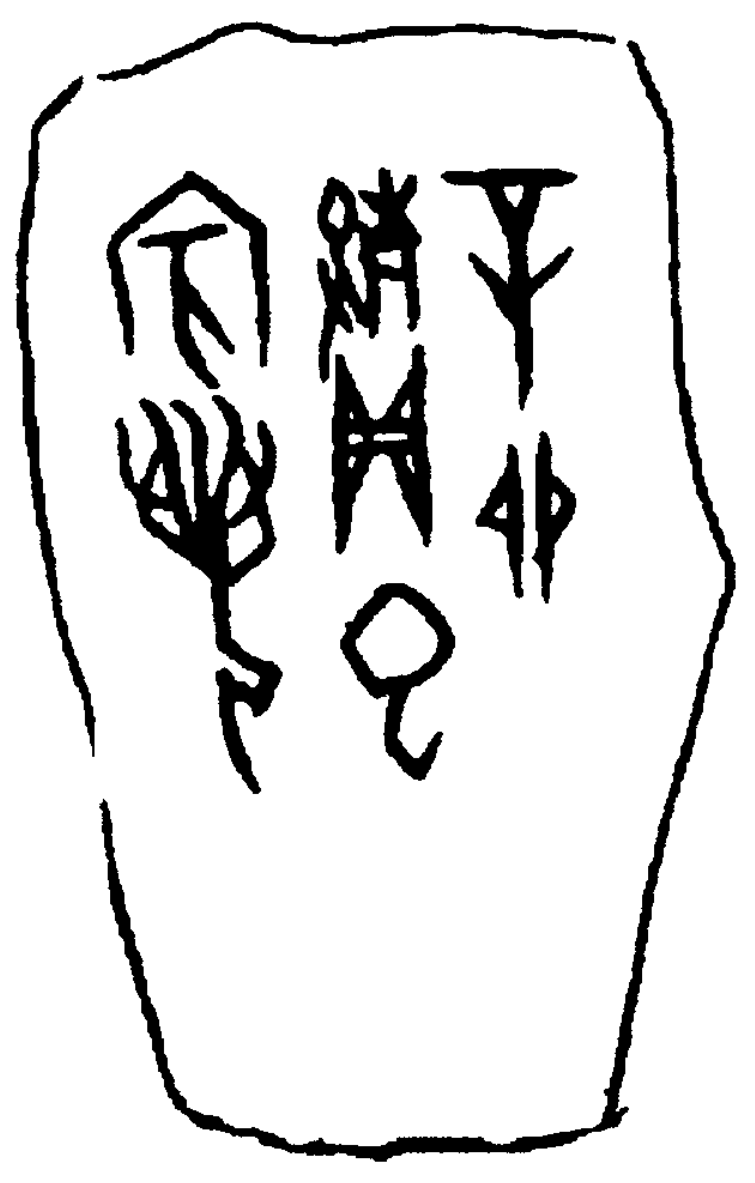
圖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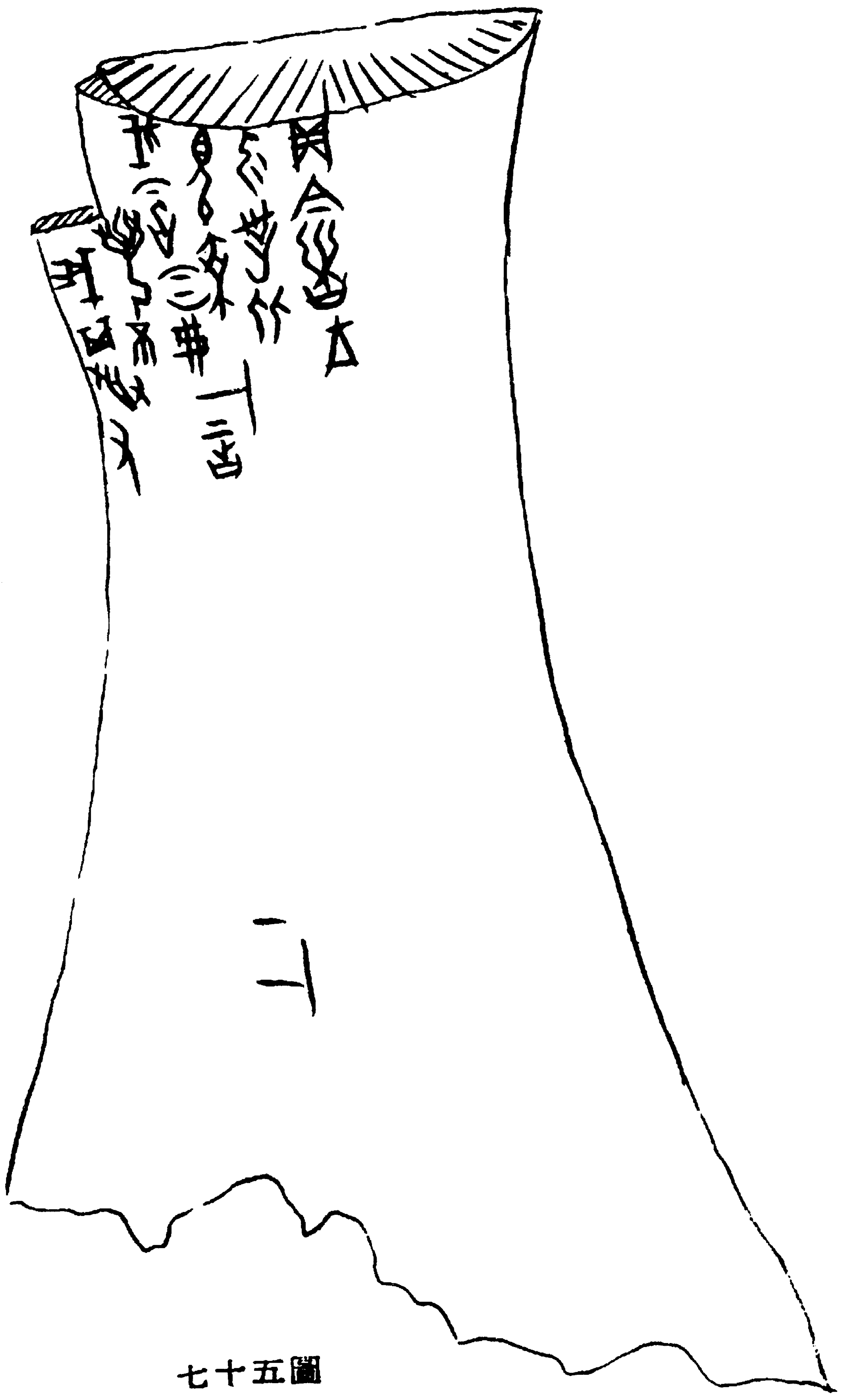
圖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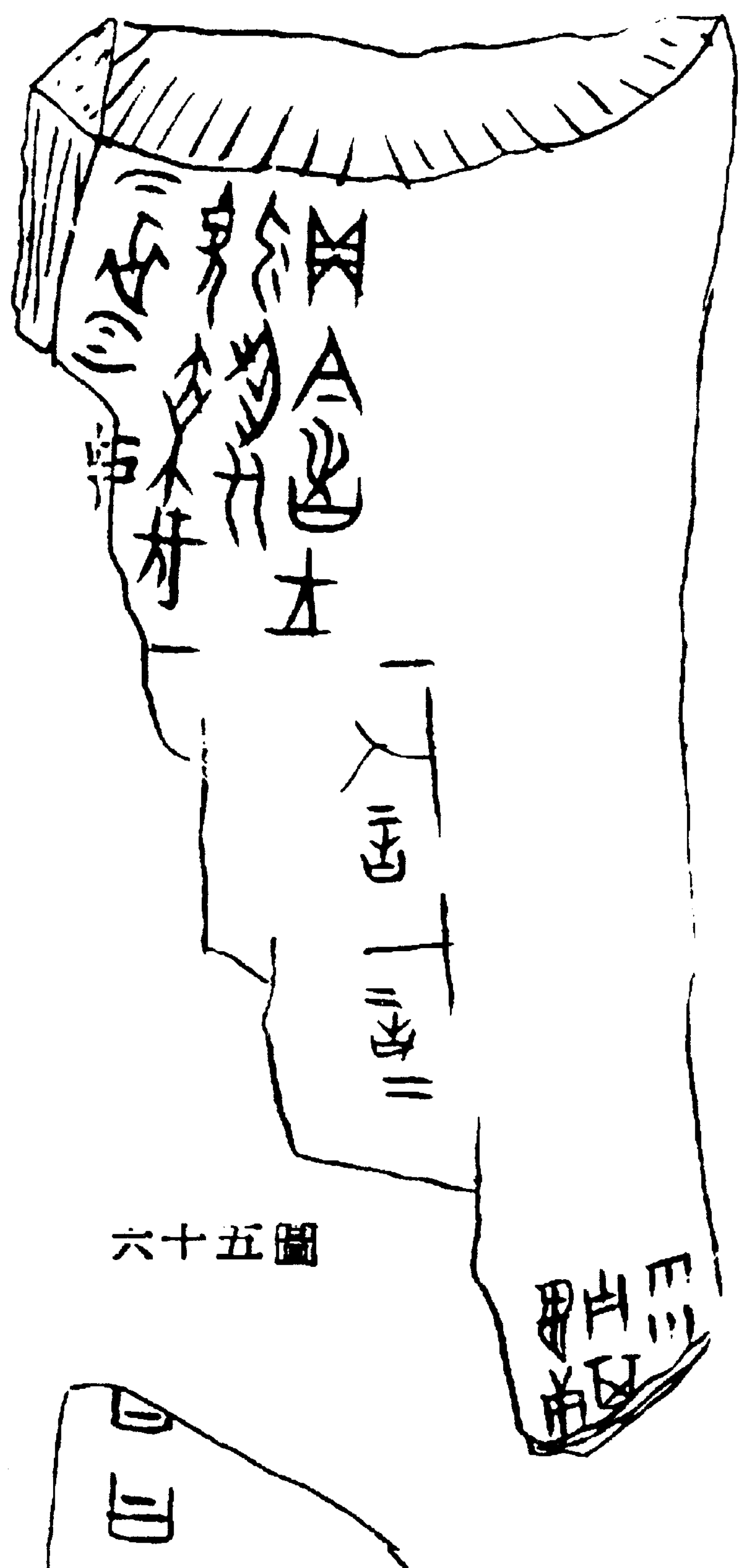
圖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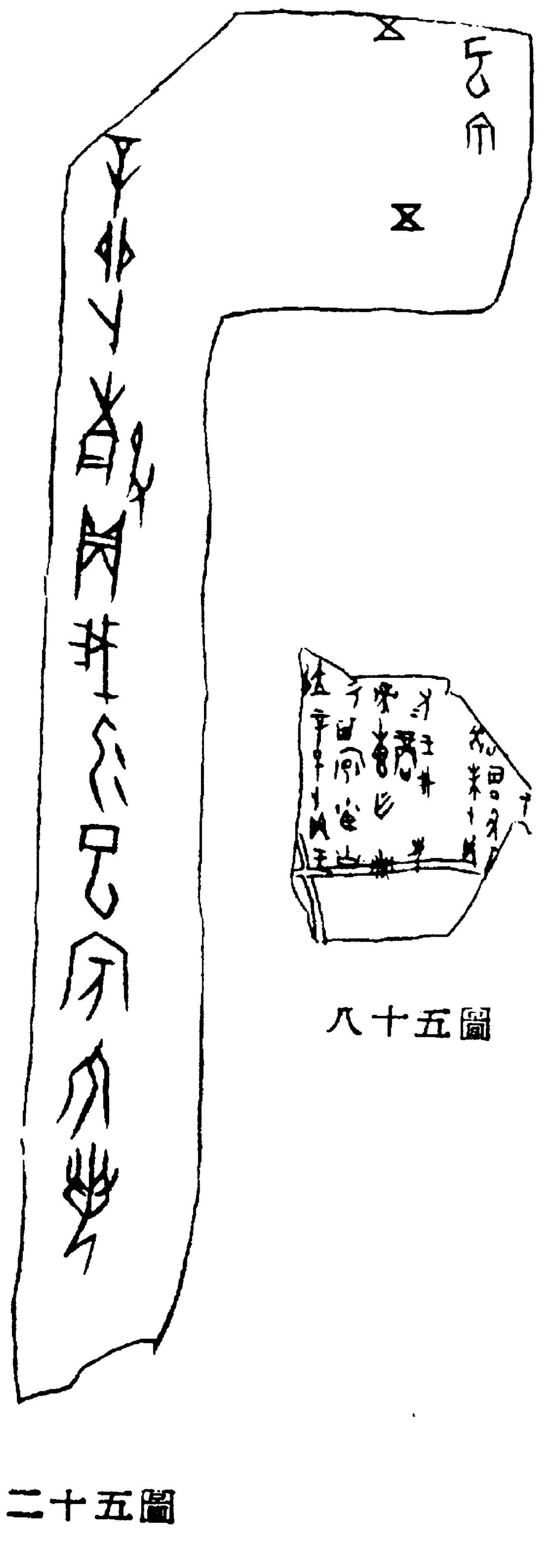
圖五十一



圖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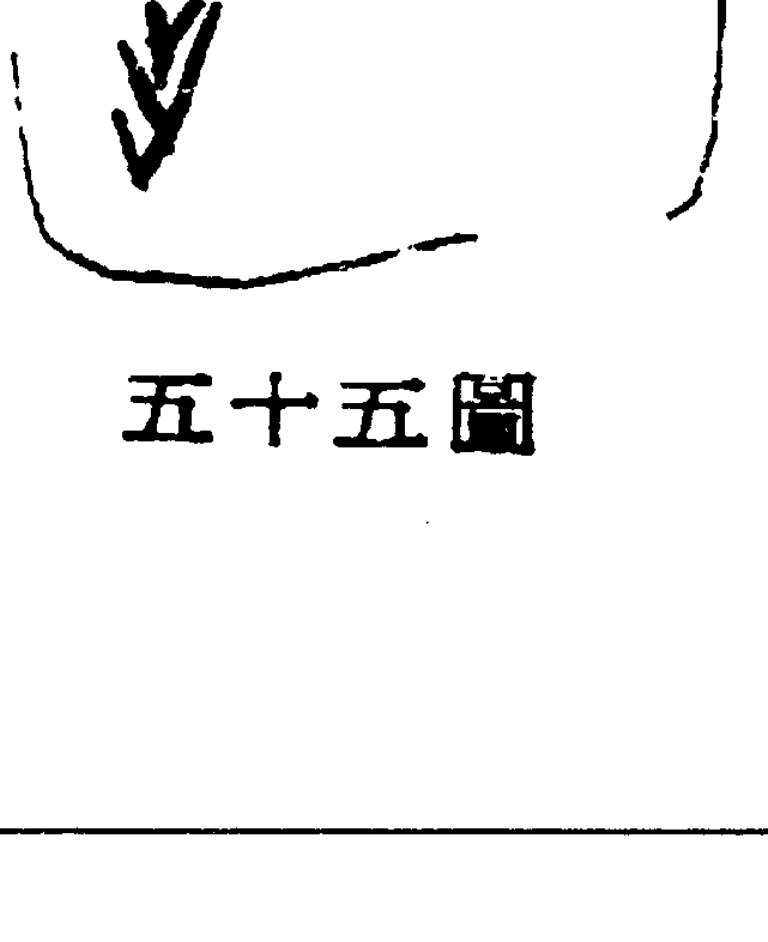


圖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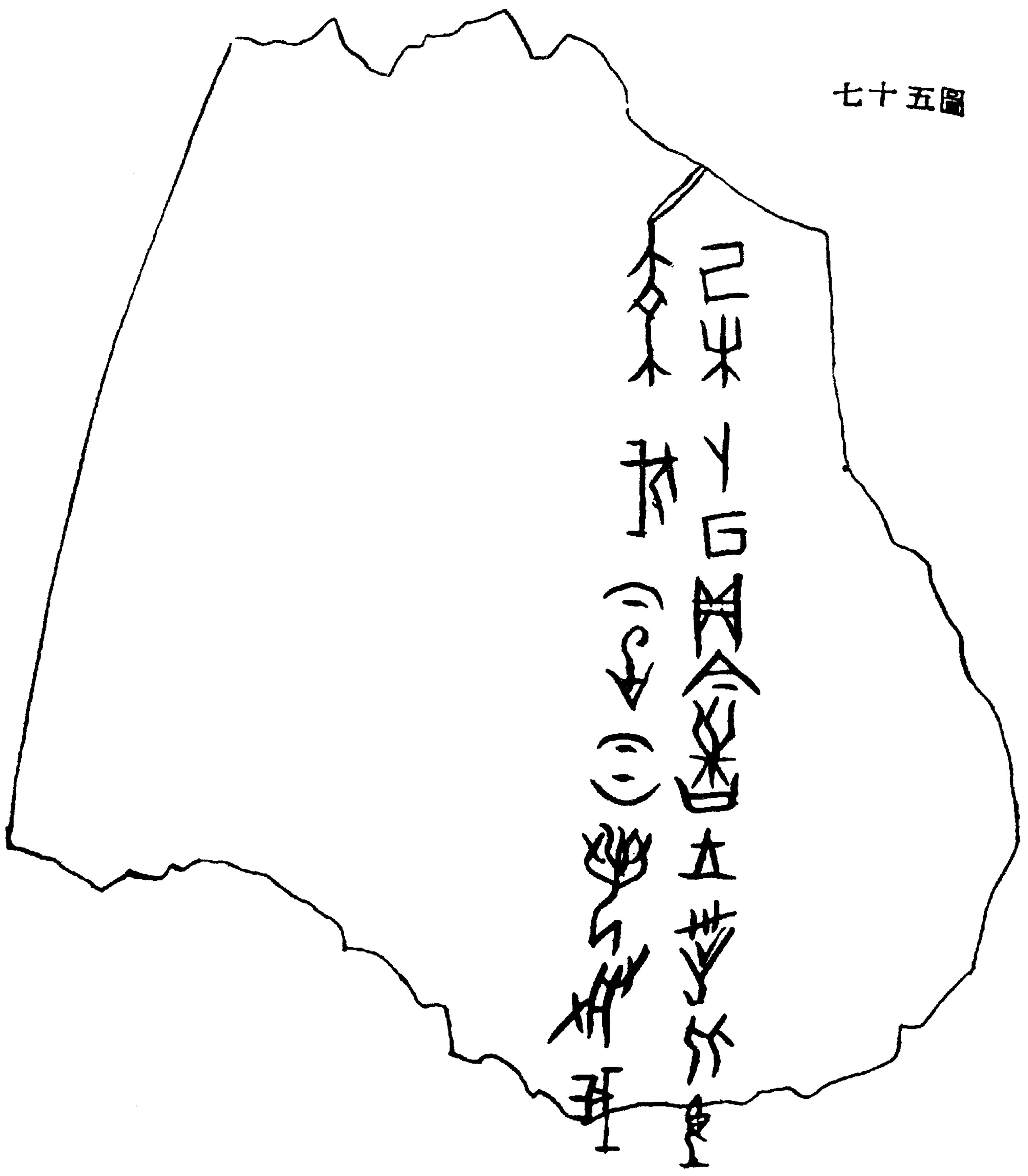


圖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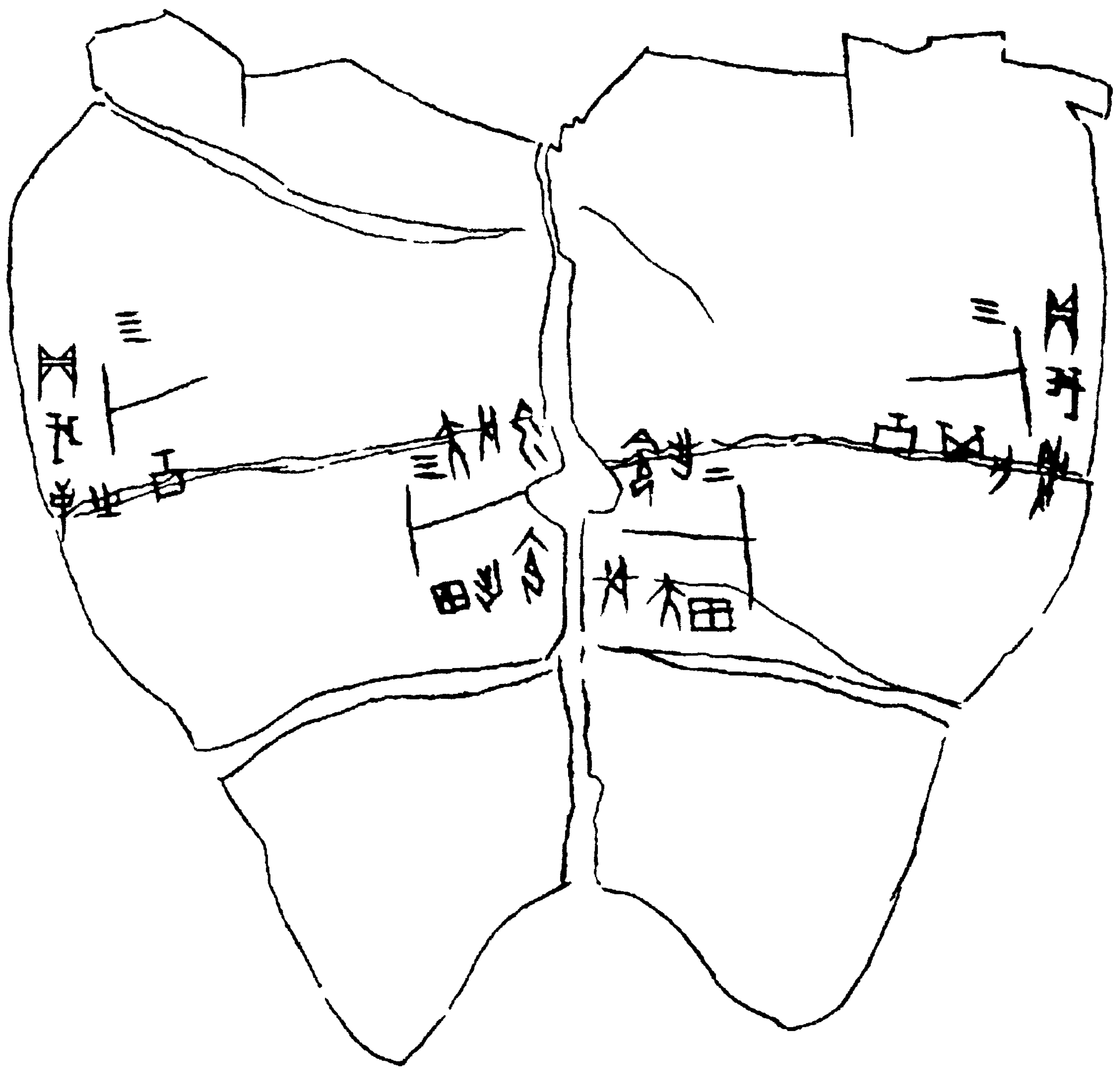
圖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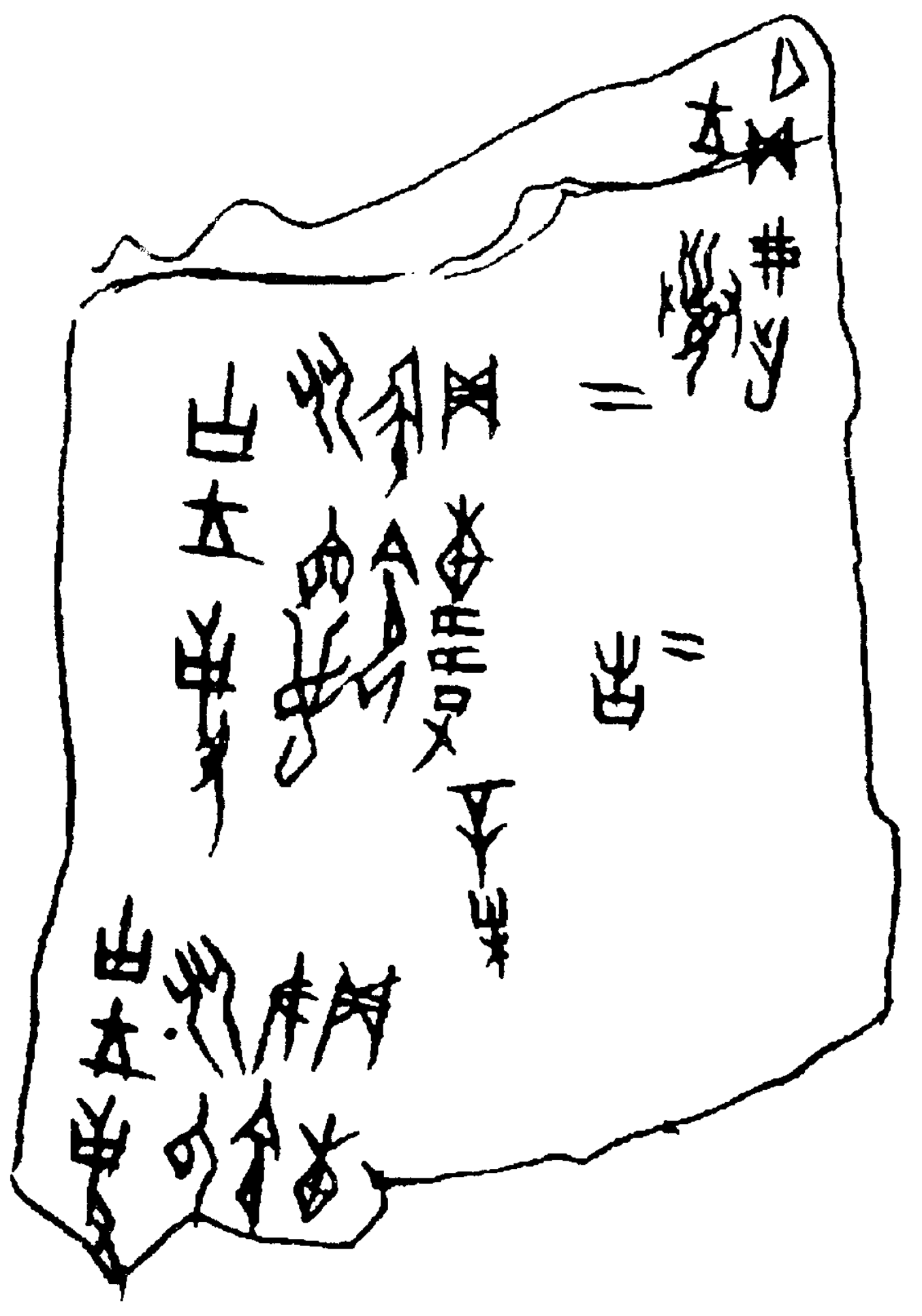
圖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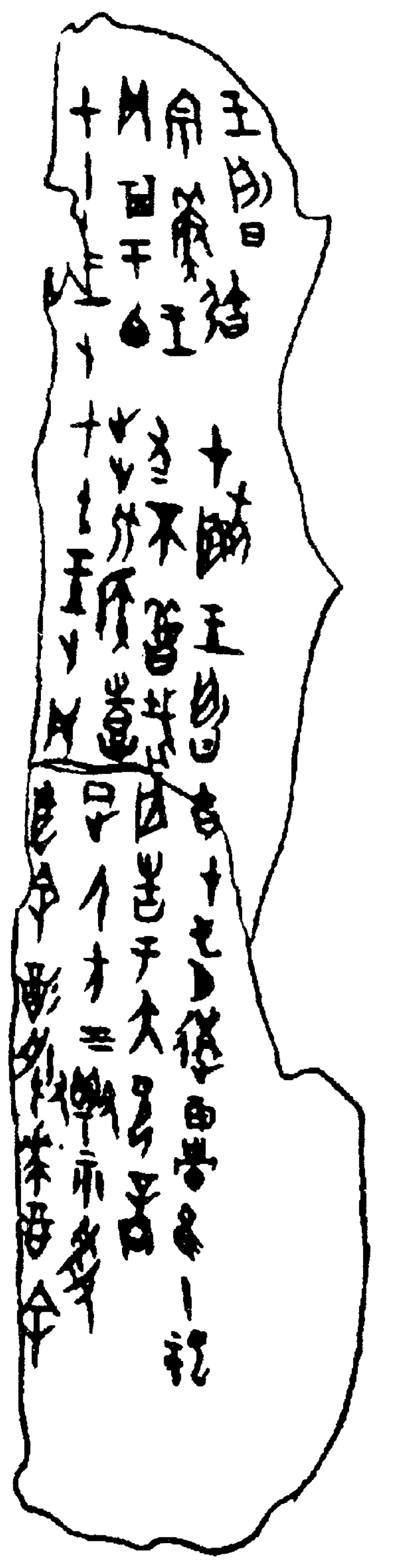
圖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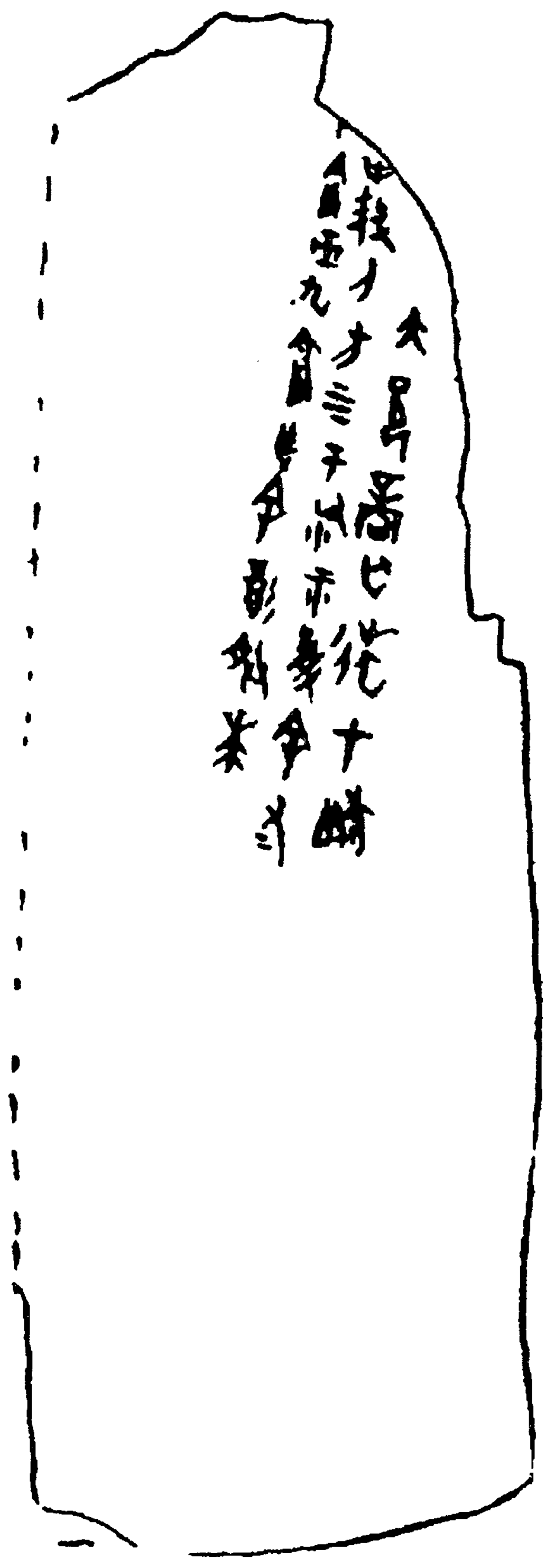
圖五十九



圖六十



圖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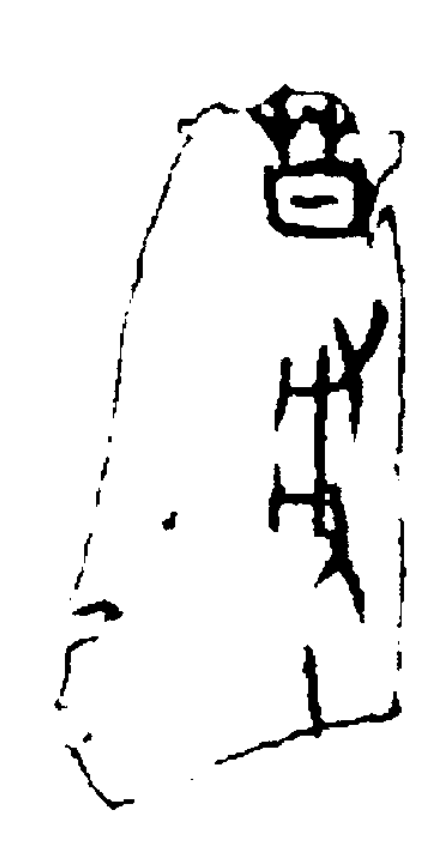


圖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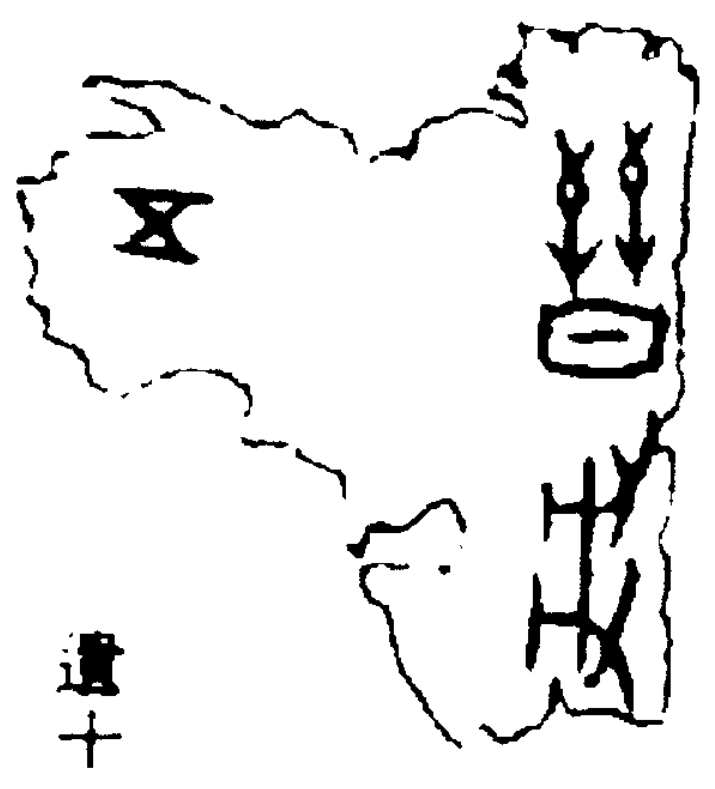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九册，一九六六年三月）

釋晉

嚴一萍



佚六〇〇



遺十三・一

卜辭有晉字，凡兩見。一爲鐵雲藏龜拾遺十三・一，一爲殷契佚存六〇〇。皆爲殘辭「晉將」兩字。以上下文之不足，其義殊晦。李孝定君甲骨文字集釋爲之考釋曰：

孫海波文編卷七第二葉下收此作晉無說。

葉玉森曰「晉爲晉之古文卜辭僅見。」見拾考二十六葉上。

按說文「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易曰『明出地上晉』。」契文从二矢至，亦从矢从一，葉氏釋此爲晉可从。（商承祚亦从葉說見佚考七八葉上）辭云「晉將」，（二辭同文）不詳其義。金文作晉（格伯作晉姬簋）（晉邦盦）晉（屬羌鐘）與此同。　集釋卷七頁二一七九

今按故書所見，晉字之義亦頗有可考。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曰：「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段玉裁云：「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與此故書同，二字古同音也。」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廋」段玉裁云：「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案晉箭一聲之轉，晉从二矢，箭必後起。矢竹當爲晉之朔誼，故禮古文周禮故書皆以晉爲箭。周易晉六五「失得」，孟馬鄭荀虞王肅並作「矢得」，作矢是，義亦與晉卦合。此晉之古義也。然與卜辭「晉將」之義似未洽。考卜辭將字毋慮數十見，求詞例之相如者有：

貞：我將自茲邑若	
貞：我勿（將）自茲邑	戩三・十三（續四・三四・一同）
貞：勿將[illegible]	乙二五九四
其將額冂	
弜將額自	粹一一九四
癸亥卜㝐貞勿將戈人出足畯	珠四五六
囗其將[illegible]	四百種五五
貞其出將若	外一八五
貞勿將	天三〇
貞勿將　十月	前六・三一・六
貞勿將	摭一〇六
庚午卜亢貞其將囗	甲二五九三
冂卯卜其將	甲五九七
勿將	掇三〇六（續存一三七〇合）
貞其將囗[illegible]于冂[illegible]囗	甲一五三七
乙酉卜貞羽丁亥將帚妊	京都〇〇五三
貞于南方將河六示　十月	續一・三八・三一
囗土將[illegible]囗	珠二八四

以上摹本請參閱拙著釋[illegible]　刊中國文字第八期。

諸將字上以其勿弜等疑問否定之詞爲多，代詞我及方向名方國名各僅一例。案將有請義，見詩將仲子毛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詰朝將見」成公二年「詰朝請見」文公十二年「明日請相見也」義皆相同，以卜辭晉將之將訓請，則此晉字或爲形容之詞。周禮田僕「王提馬而走，諸侯晉。」鄭注「猶抑也。」朱駿聲曰：「肅愼以進也。」尚書大傳：「見梓晉然實而俯。」注：「肅貌。」以肅貌形容請，則亦詞洽而義當。然辭殘不足以爲定論，姑試釋之，以待他日綴合之證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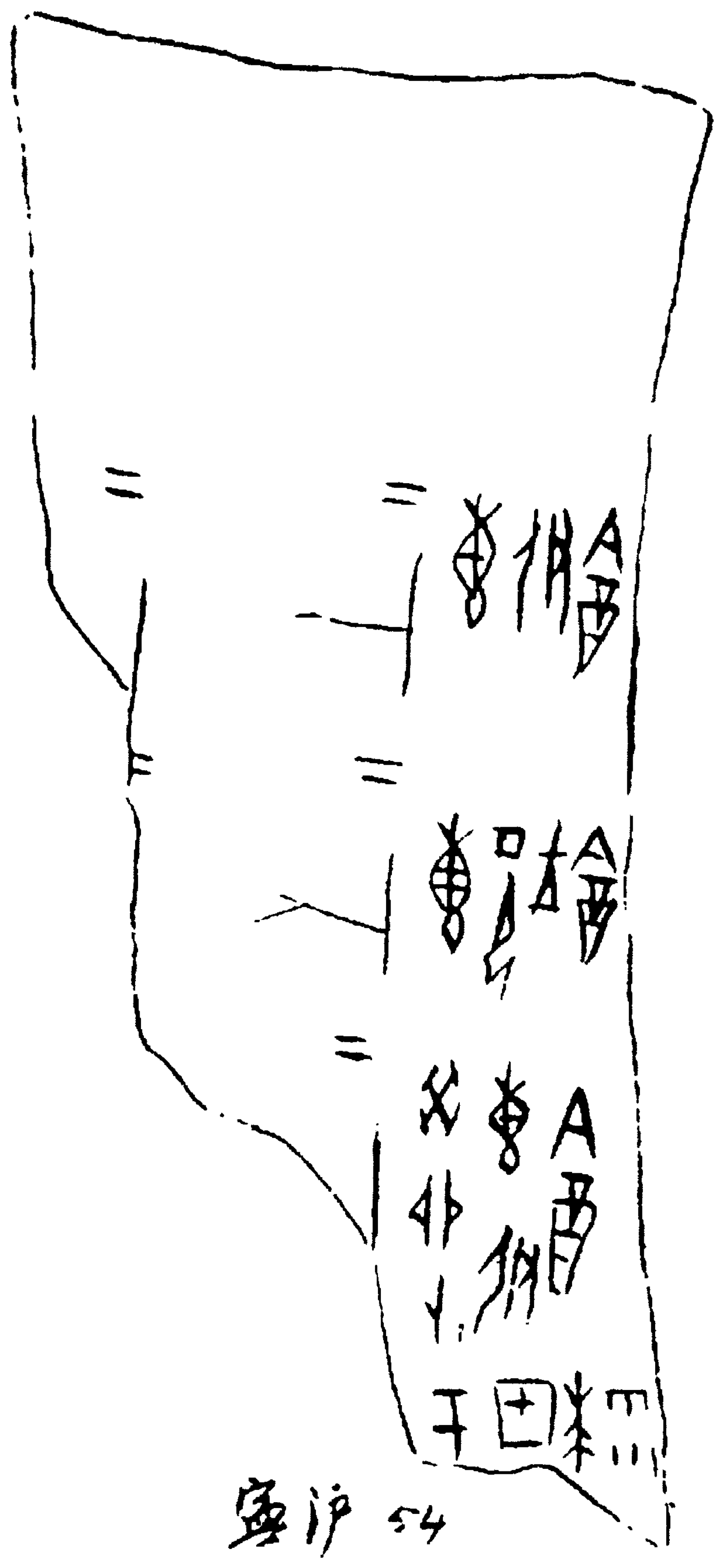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冊，一九六六年六月）

釋酓

金祥恆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第五十四片：

于報甲求甫？
癸卯卜，叀伊酓？　二
叀邑王酓？　二
叀伊酓？



[illegible]酓今从酉，金文白乍酓壺（圖一）之酓亦如是。當卽小徐本說文酉部之酓。徐鍇云：「酒味苦也，从酉今聲。臣鍇曰㱃字从此。明嗛反。」然大徐說文無之。段若膺據小學書而補之云：「廣韵、玉篇、集韻、小徐本皆同。汲古閣所據宋本奪此篆此解，而毛扆補之於部末。」然郭忠恕汗簡酉部亦收錄酓作酓，注出說文。且說文歙、䤴、鶲等字皆从酓聲，則說文必有酓字無疑。酓，汗簡釋爲㱃，尚書禹貢「其篚㱃絲」，太史公作夏本紀引作「其篚酓絲」。（北宋本黃善夫本史記作酓。殿版本、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作酓，从合乃今之訛。）司馬貞索隱注云「爾雅㱃，山桑，是蠶食㱃之絲也」。蓋借酓爲㱃也。

徐鍇謂酓从酉今聲，蓋以篆文字形釋之，非其朔誼。今乃㱃之省譌。其省譌演變之跡，證之甲骨金文，約略可得而言。甲骨卜辭殷虛書契精華第四片：

王固曰：㞢希，八日庚戌㞢各云自東，面母昃亦㞢出虹，自北㱃于河。（圖二）

之㱃作㱃，葉玉森說契云：

㱃㱃㱃，說文㱃，歠也，从欠酓聲，古文作㱃㱃。按書契精華載㱃㱃二字，从㱃㱃並象戴胄之人俯首向下形。从酉卽酒。从心，乃別構，小點象酒滴形。當並爲許書㱃字。篆文从今卽欠欠之譌，从欠卽人之譌。」

葉氏之說至確。

其餘如小屯甲編二〇二與二〇五片之：

㱃夕囗若用？（圖三）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下第二六片：

㱃　（圖四）

雖爲殘文，然㱃仍分明可知。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師友卷一第九四片：

㱃　（圖五）

亦係殘文，其形與殷契佚存第六四八片：

囗午卜，囗囗㱃　（圖六）

相同且省繪其舌。小屯乙編第三二八五片：

貞：王㱃㞢它？
囗：囗囗㱃亡它？　（圖七）

又第二四八二片：

囗㱃囗　（圖八）

不从酉而从凵，像圜底甕器。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坊間四第二三六片：

㱃　（圖九）

不从酉而从皿。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下第五二片：

辛亥卜，㱿貞：乎㱃由畫，不由？　六月　（圖十）

其㱃，亦从皿。繪一人，以手捧皿，作跪㱃狀。小校經閣卷五第六頁乙㱃尊，其字作㱃（圖十一），僅多繪其足而已。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十八頁第二片：

丙辰卜，在㭬貞：叀大又先囗㱃美㭬利，不雉眾？　（圖十二）

其㱃作㱃，㱃已省譌爲今，與沇兒鐘（兩周金文大系一六七）之作㱃，魯大司徒元乍㱃盂（商周金文錄遺五一二・圖十三）之作㱃，眞𠨘壺「乍朙生㱃壺」（三代吉金文存十二卷十三頁第六器・圖十四）之作㱃，逐漸演變成从酓从欠之㱃。辛白鼎「辛白受厥永酓鼎」（小校經閣卷二，八六頁第二器・圖十五）之作酓，从酉从人。東周左師壺（三代吉金文存十二卷十二頁第六器・圖十六）之作酓，雖㱃省作人，然亦㱃字。㱃省譌爲今，如：

貞：酓？　乙八七一〇（圖十七）

貞：酓？　乙八七二三（圖十八）

不酓？　南北師友一〇三（圖十九）

人方白，其酓于☐　粹一三一六（圖二十）

于宙門，殸言酓，王弗每？　庫一〇〇二（圖二十一）

諸酓字，亦卽㱃。玉篇一作酓，酒也，於林切。說文㱃之古文作汵，从今水。如小屯甲編考釋五四圖：

☐汵西河，尞？十月　（圖二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甲骨一七五片：

貞：☐汵☐河☐　（圖二十三）

後編上二五頁第四片：

己亥卜，宾貞：王至于汵，尞于河，三小宰，沈三牛？　（圖二十四）

汵，一爲動詞，一爲地名。所以从今从水者，乃㱃從人俛首張口歙酒之形，而省其酉也。玉篇涂，古文飲字，烏錦切。譌今爲仝，又多加一水，猶桼加氷成漆。大有畫蛇添足之感。

至於酓之本義，由字形之演變推知爲歙㱃也。如甲骨文「于宙門，殸言酓」；「人方白，其酓于☐」；「貞：王歙出（有）它」？「乎歙酓畫」等，皆鄉飲之意。而小徐本說文訓酓爲「酒味苦也」，篆隸萬象名義同。四部叢刊元刻玉篇引作「酒苦也」，脫味字。「酒味苦也」，乃酓之引申義，非其朔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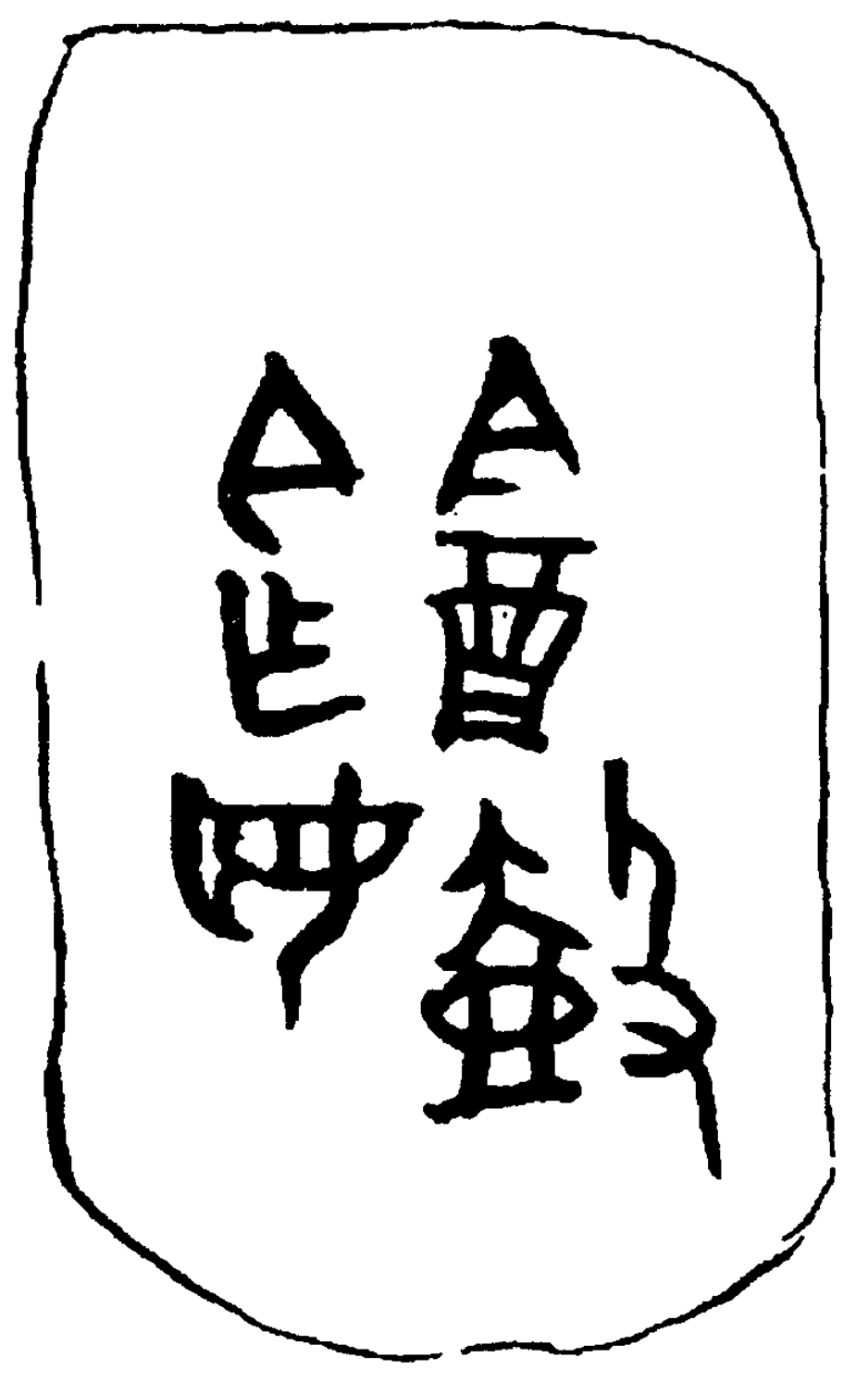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歙之古文一作飮，从今食。疑食乃酉之譌。如楚王酓章鐘之酓作酓（兩周金文大系第一八〇圖），其酉若豆狀，其實乃酉之譌。若不譌，則今乃人之譌。說文食部飤「糧也，从人食」。殷虛書契後編下第七頁十三片：

傳目血冂飤至曰棄子。　（圖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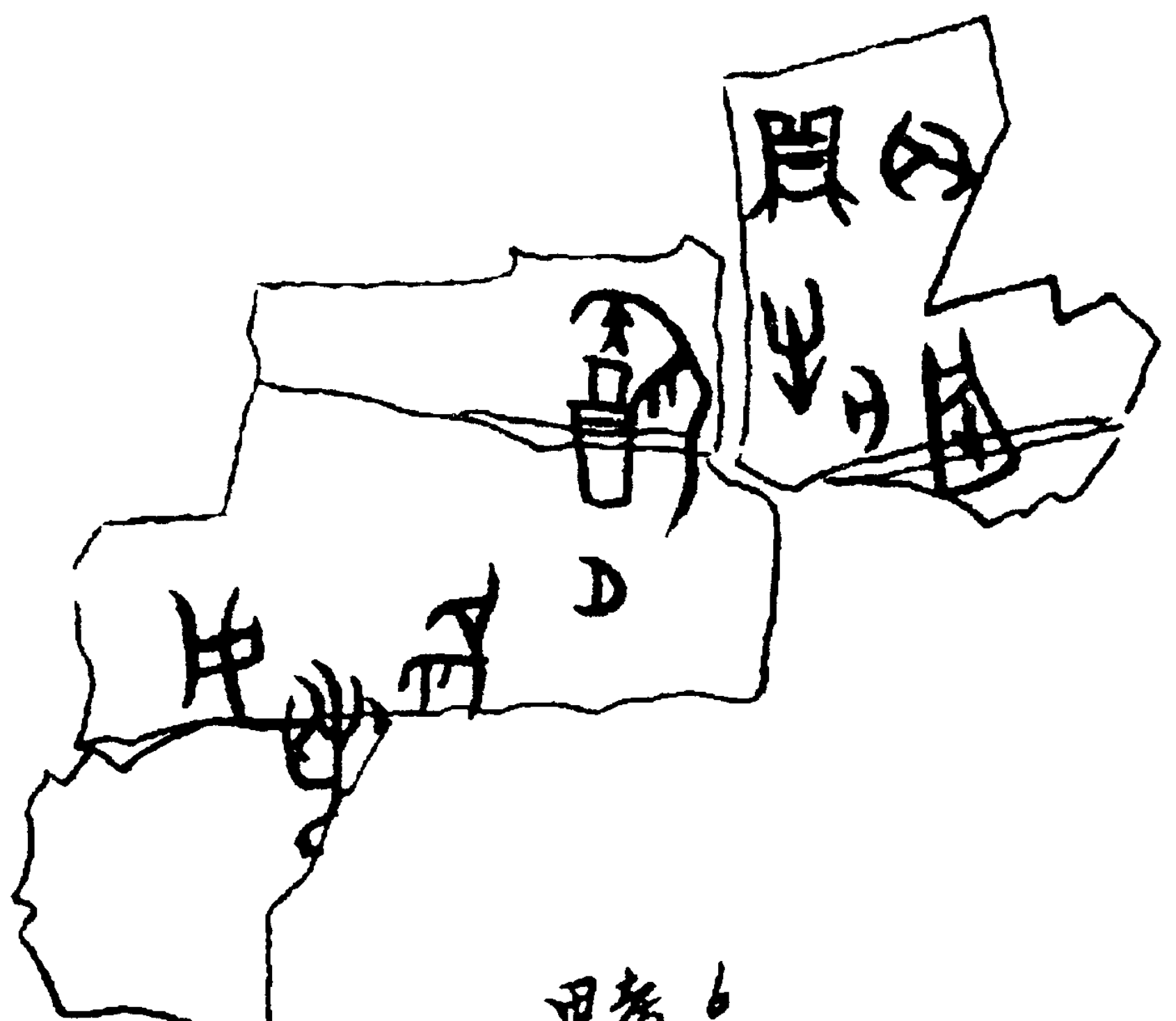
飤，像人俛首食於簋豆。簋豆盛黍粟桼米乾脯之器，非如陶甕可以盛酒漿，而可以㱃歙也。金文鄭戒句父鼎：

鄭戒句父自乍飤鬲　（圖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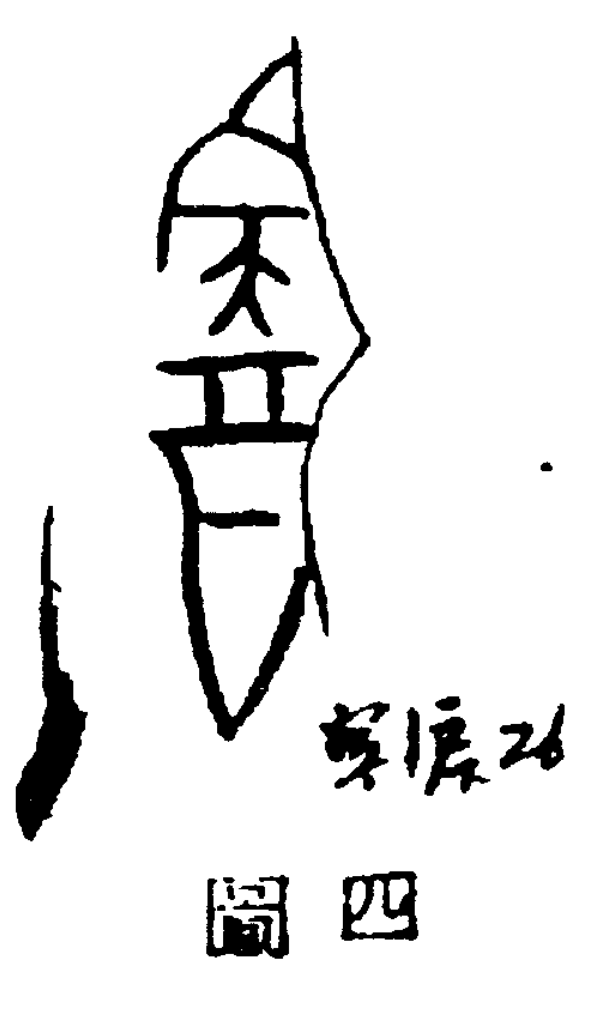
飤，从人食。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云，一切經音義飲糧也，从人仰食也，謂以食供設與人也，故字从食从人意也。其實卽食，像俛食之狀，說文食从皀亼聲，亼疑是人之譌。


三代 1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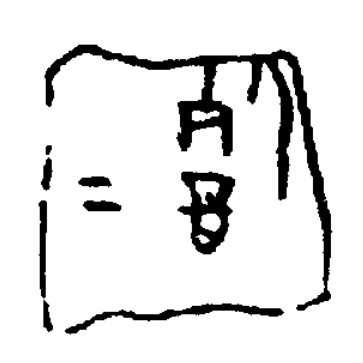
圖一


甲考 6 202+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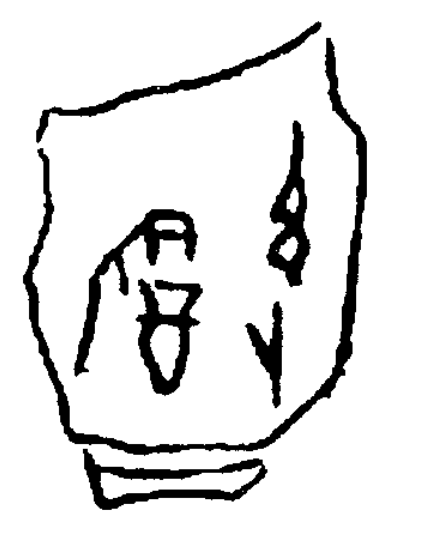
圖三


寧滬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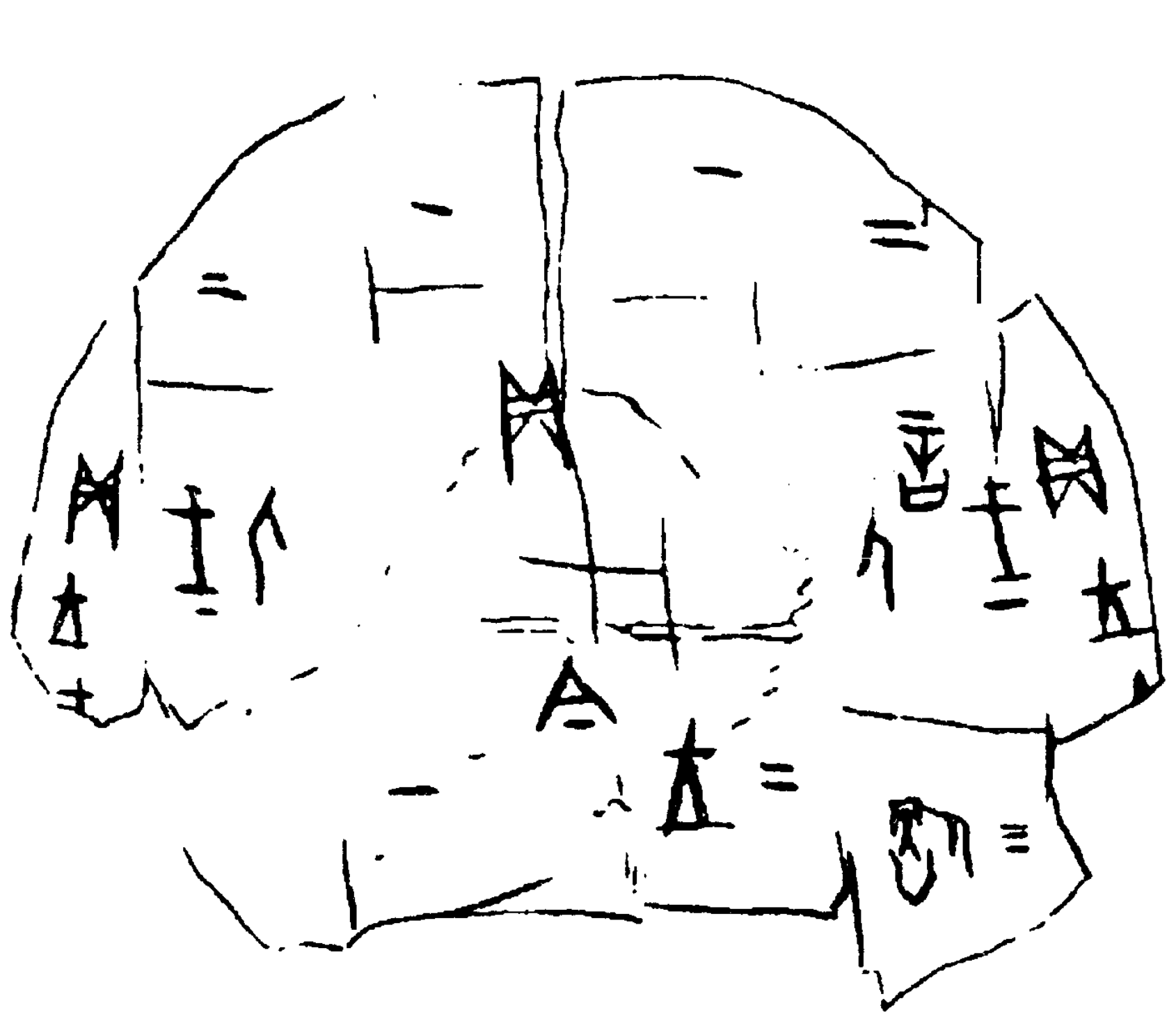
圖四


南北師友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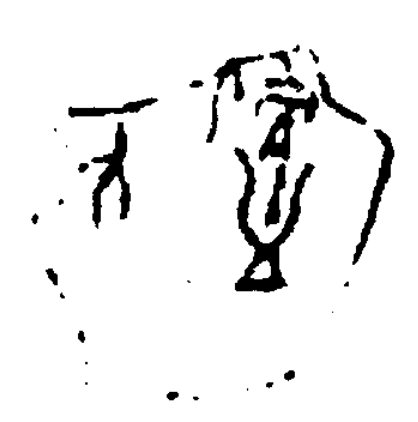
圖五


佚 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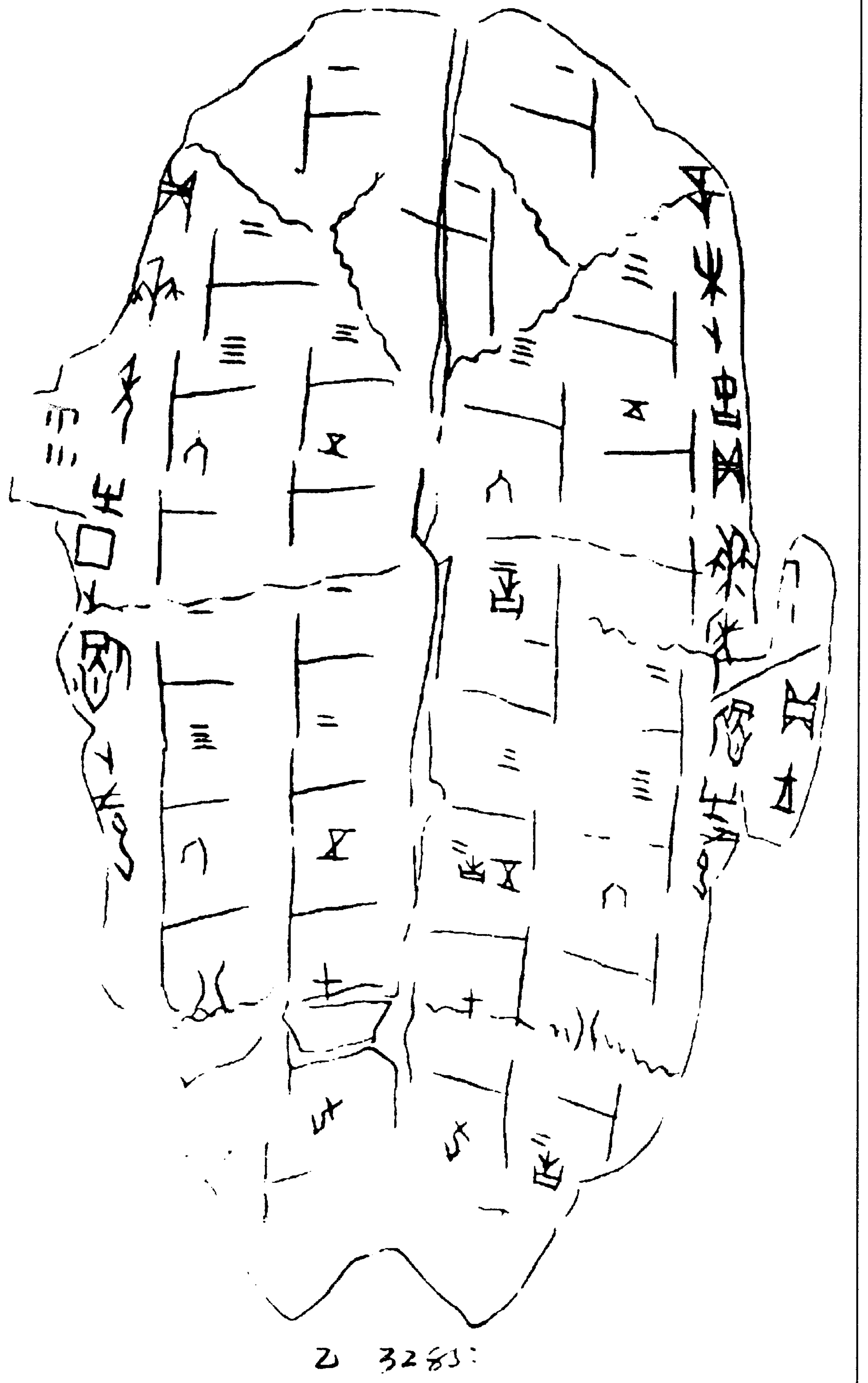
圖六


乙 2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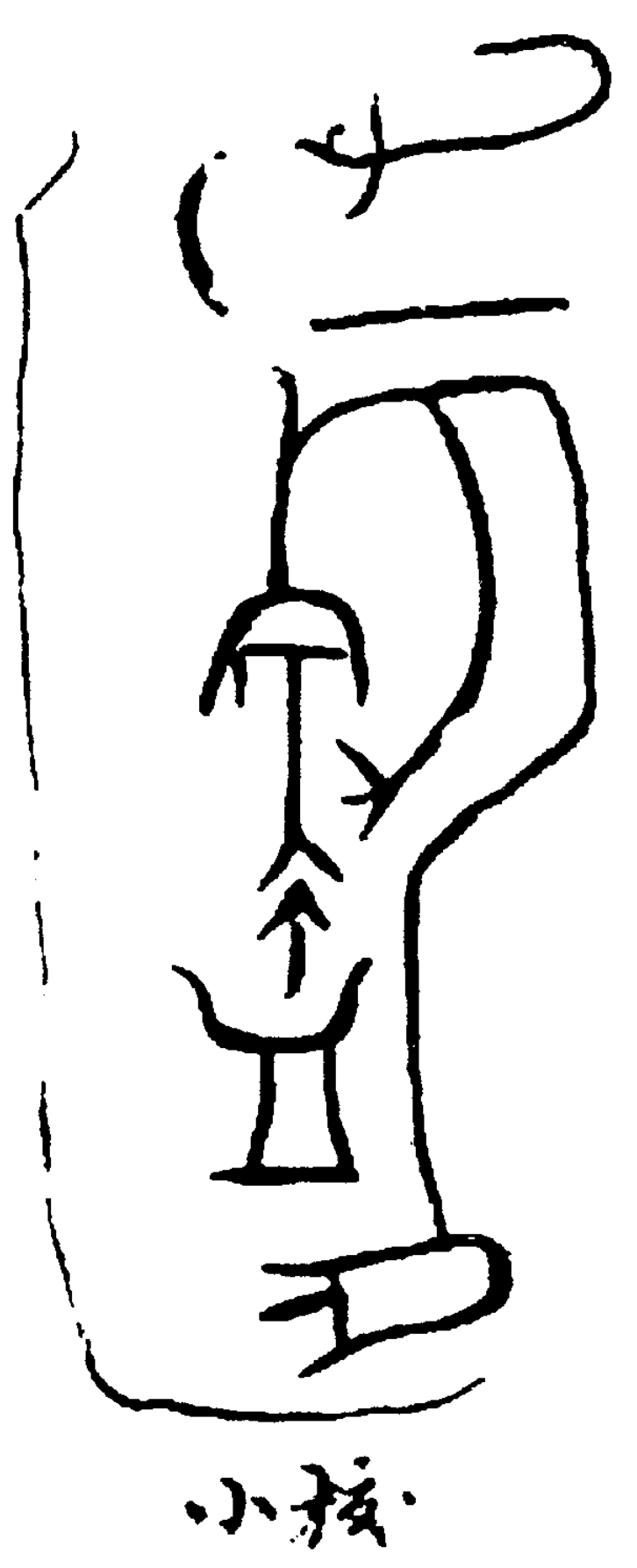
圖八


南北坊 4.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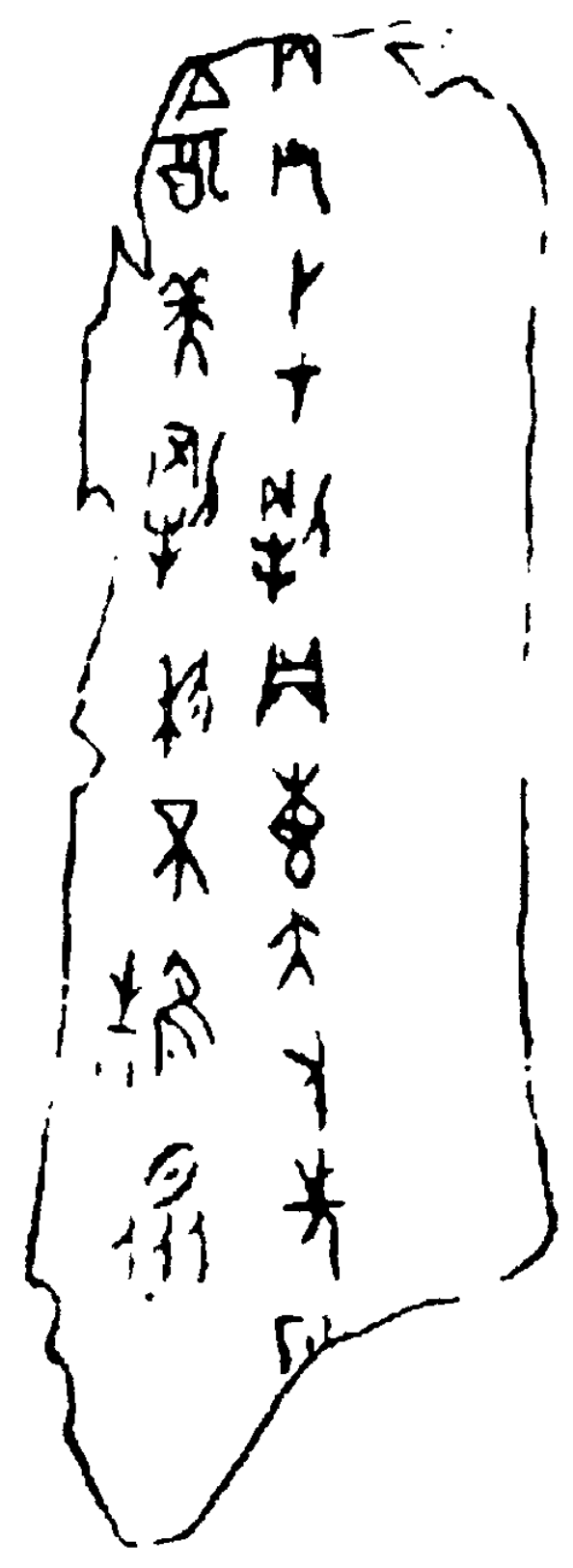
圖九


乙 3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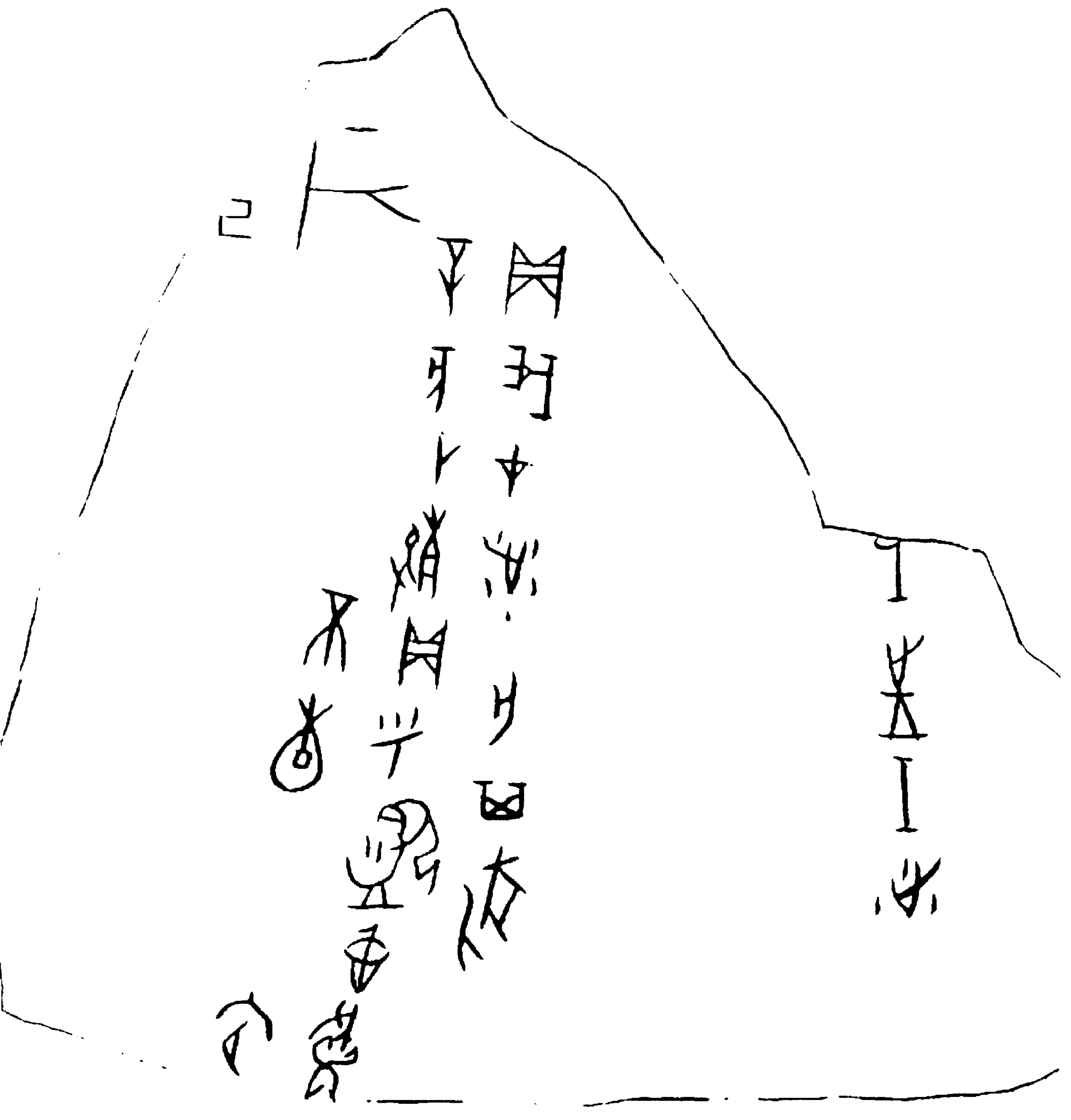
圖七


小校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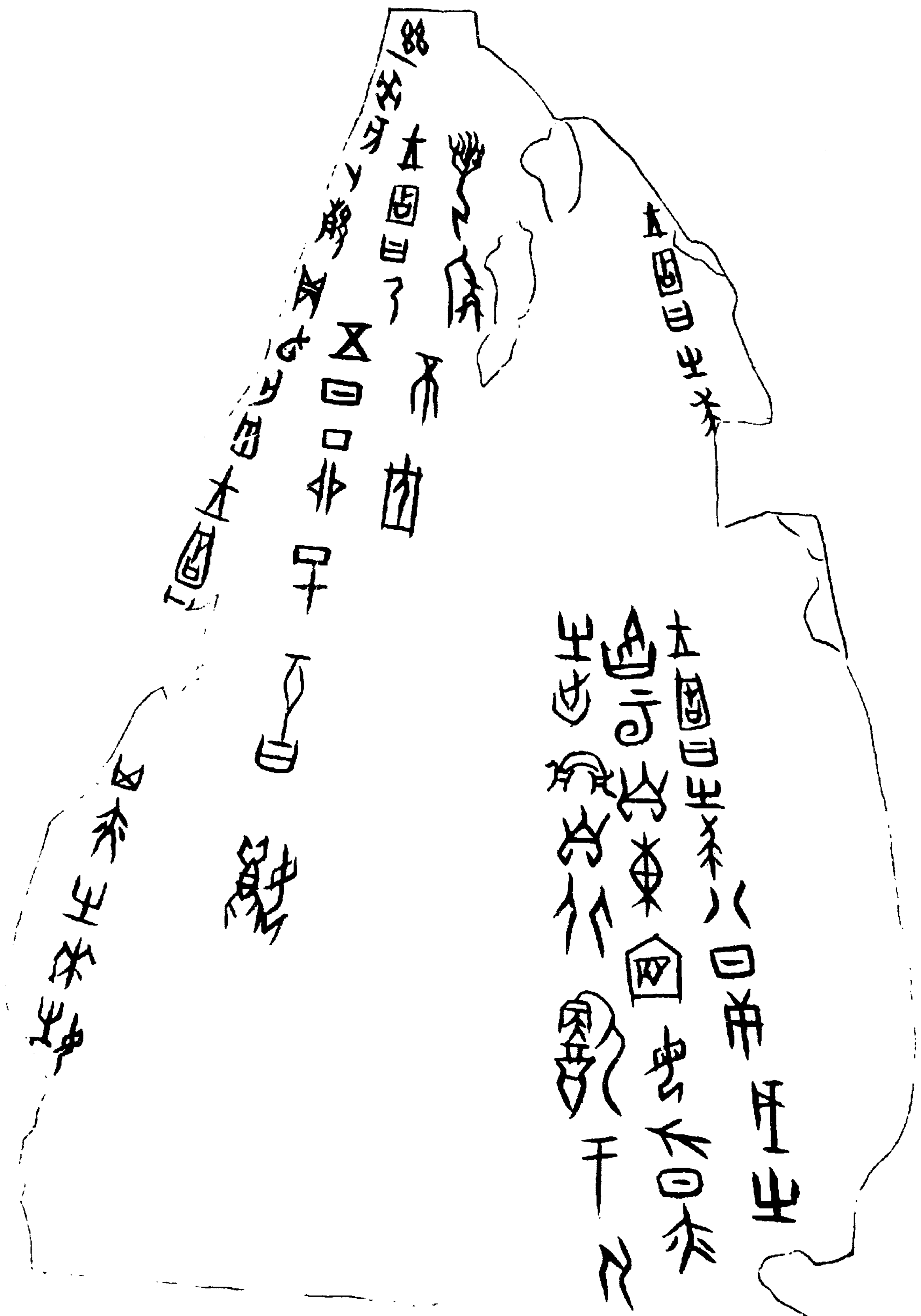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前 2.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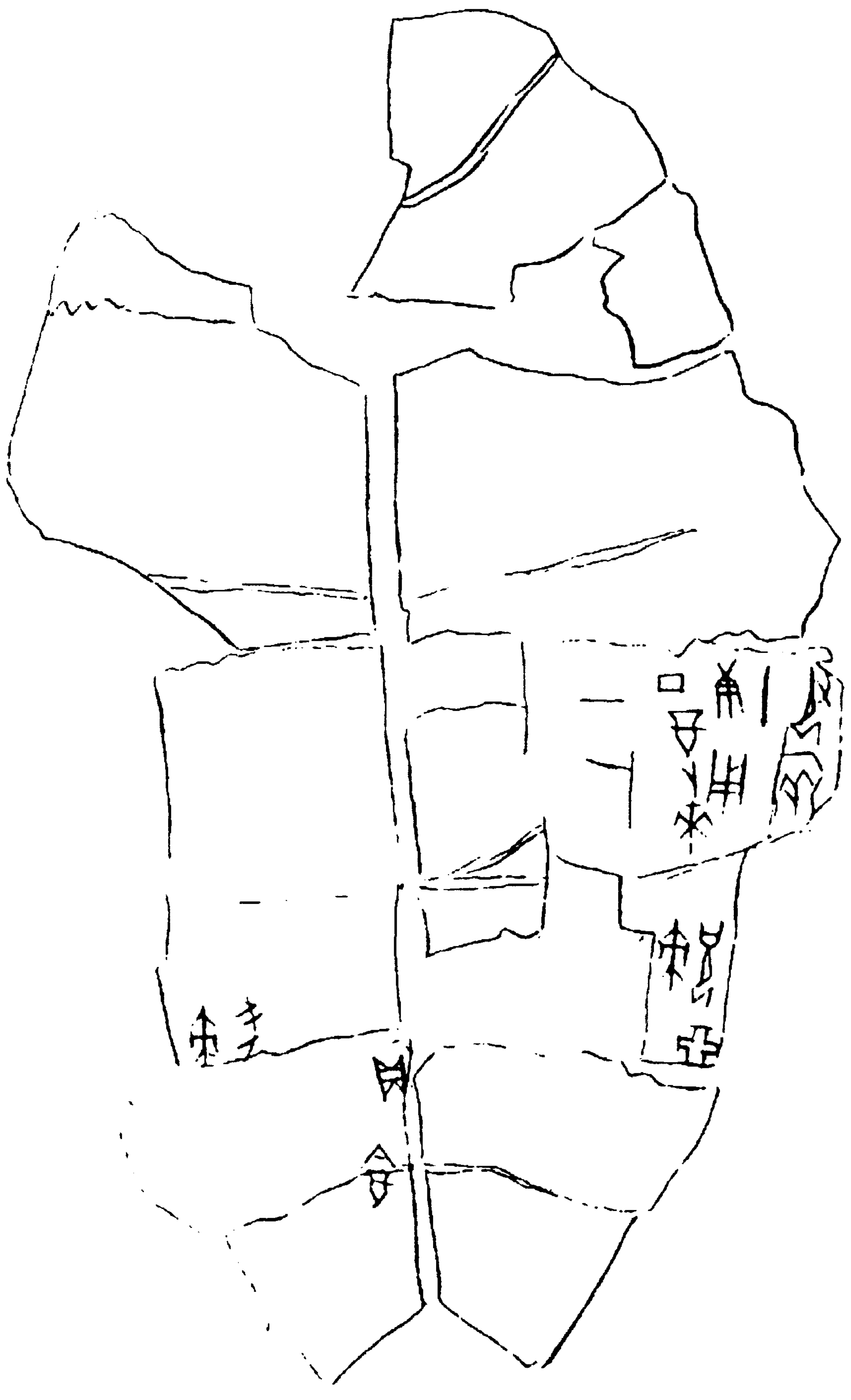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寧滬.下.11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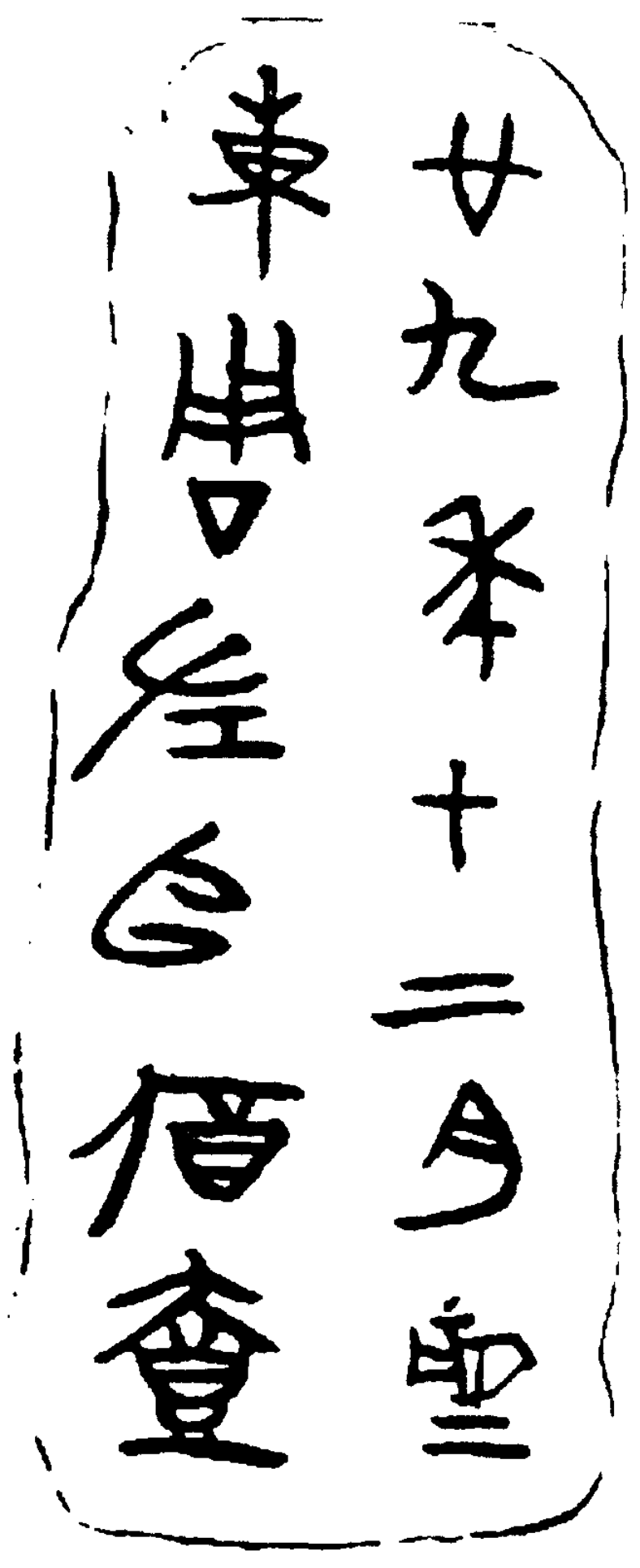
圖十


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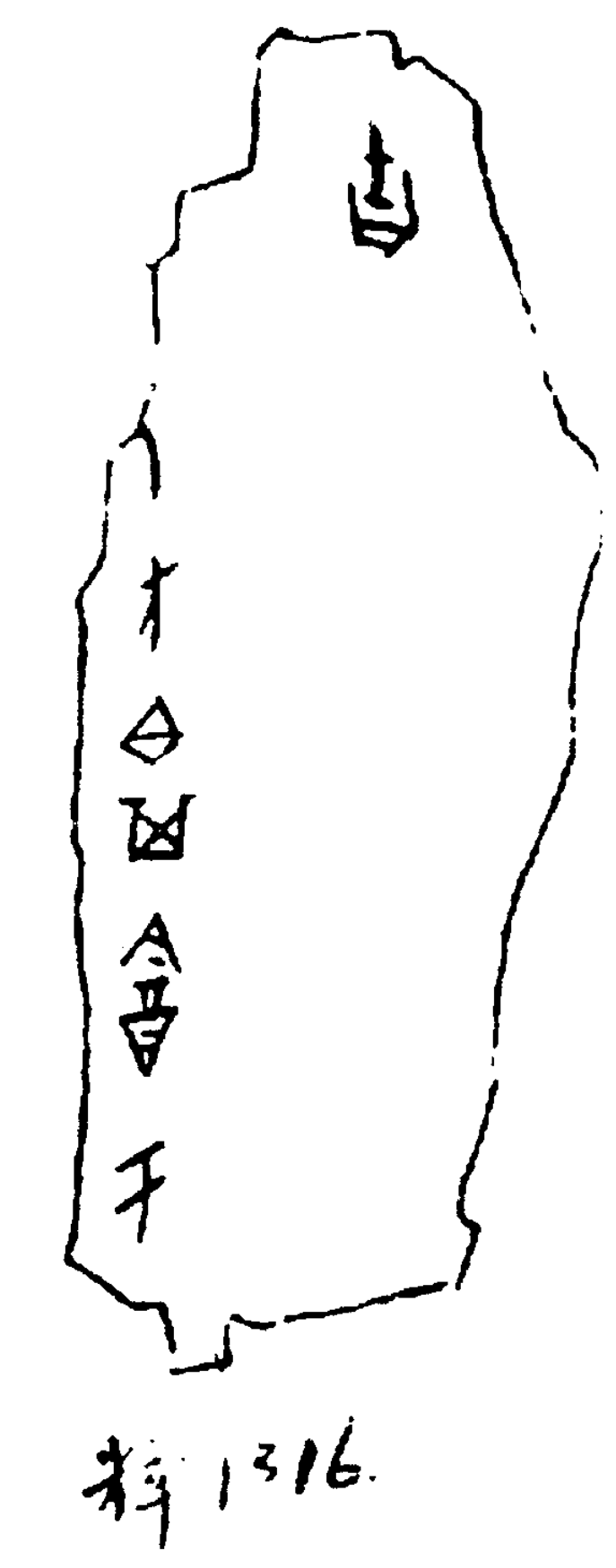
圖二


乙、8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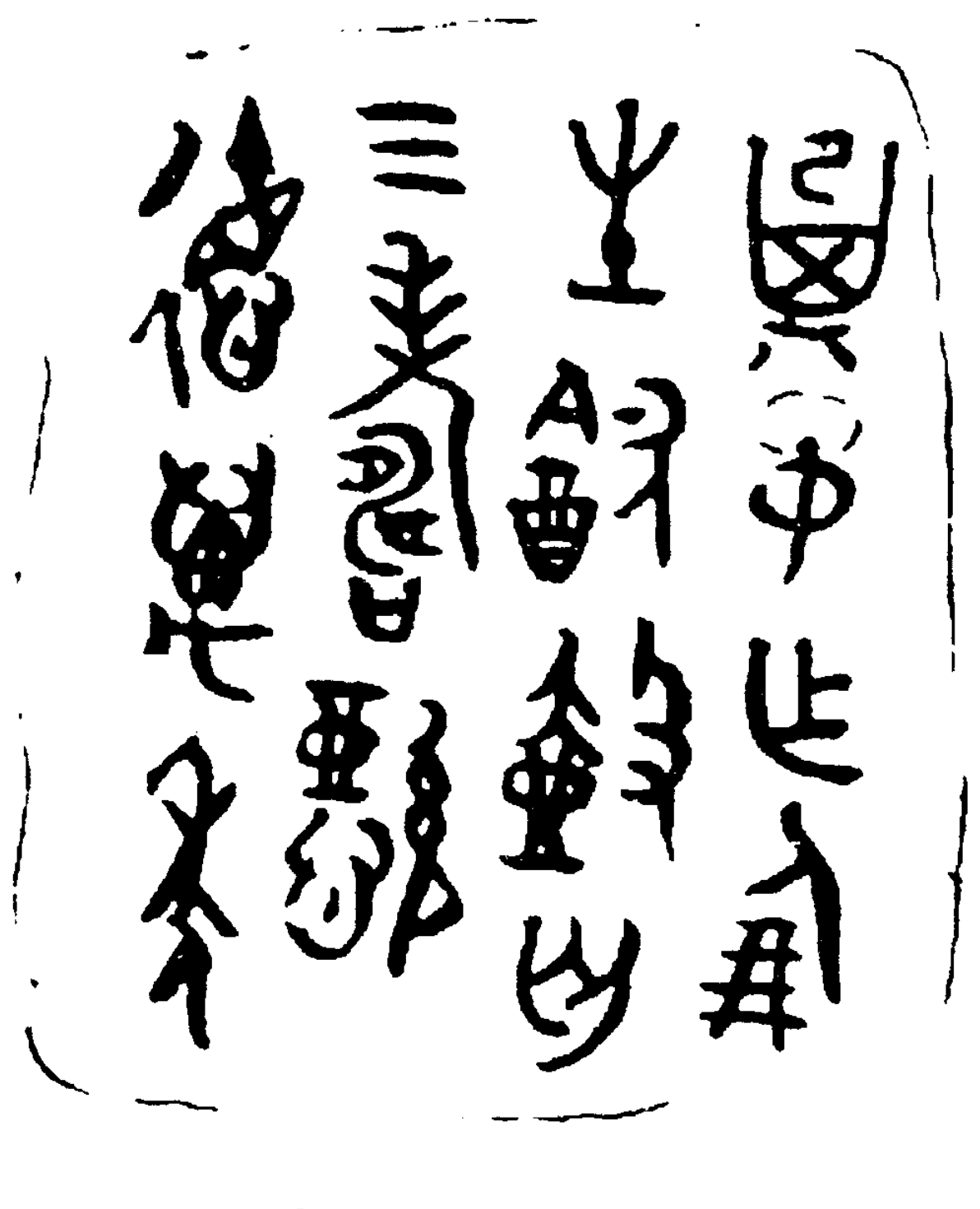
圖十七


三代12.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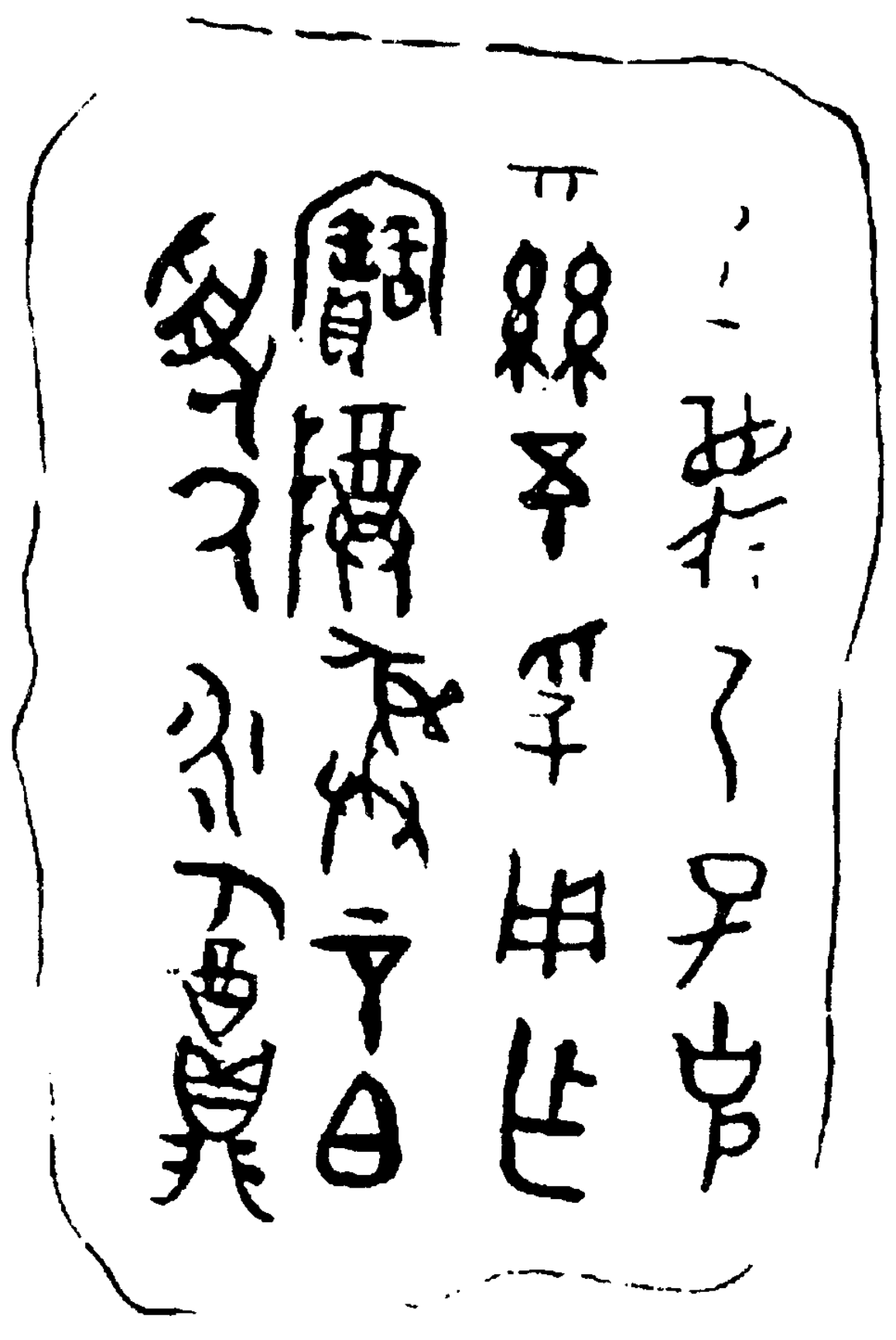
圖十六


粹1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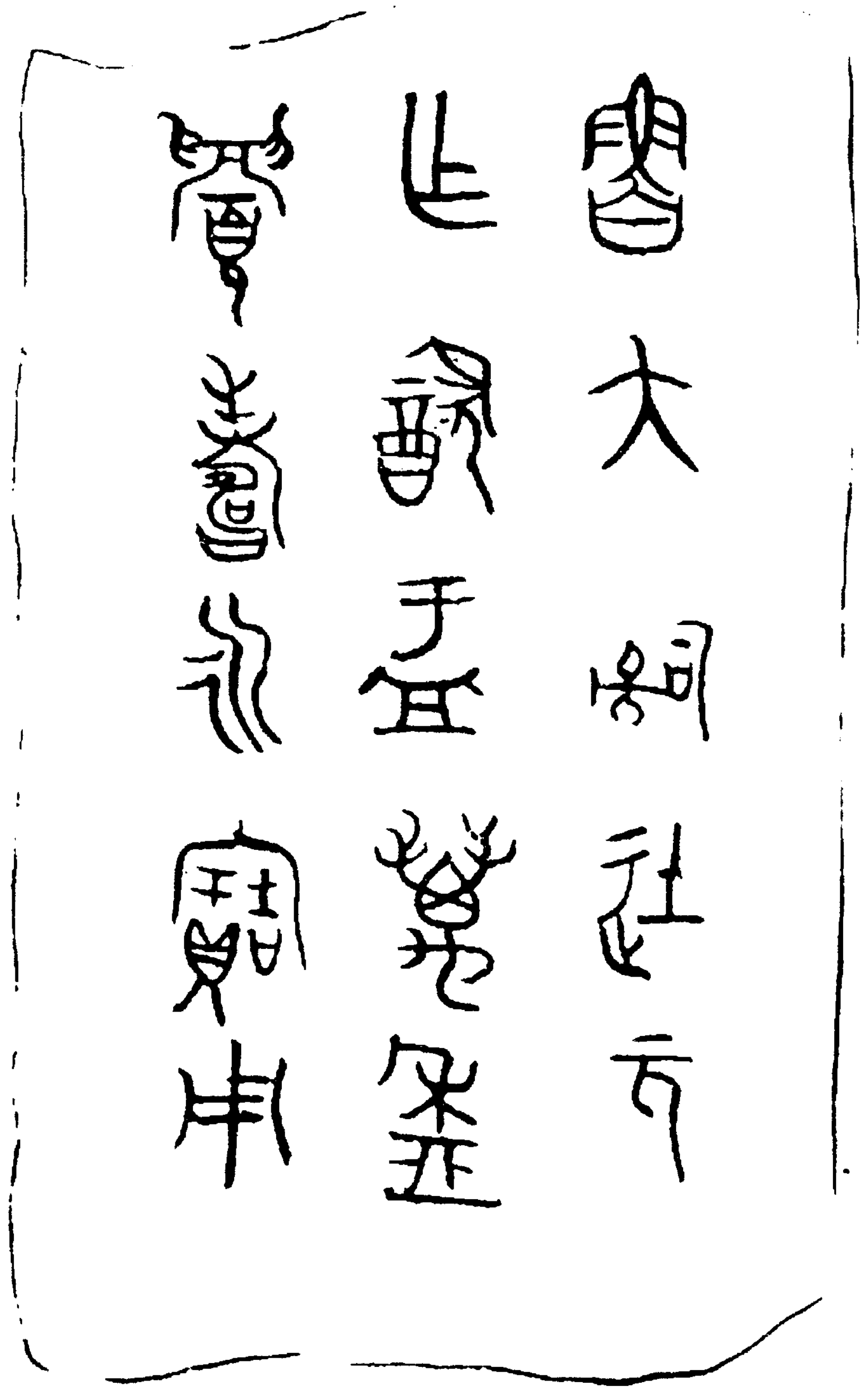
圖二十


三代12.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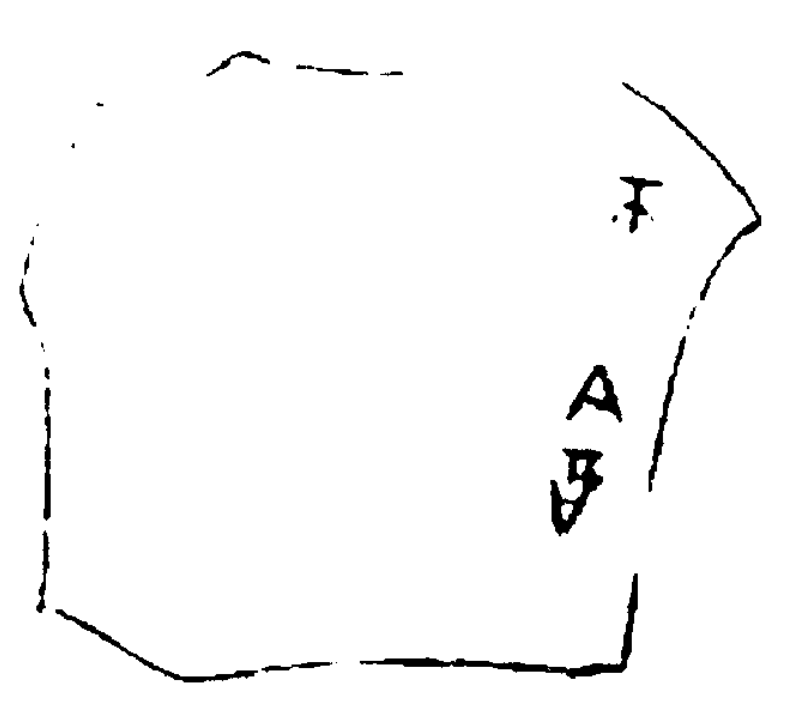
圖十四


小校2.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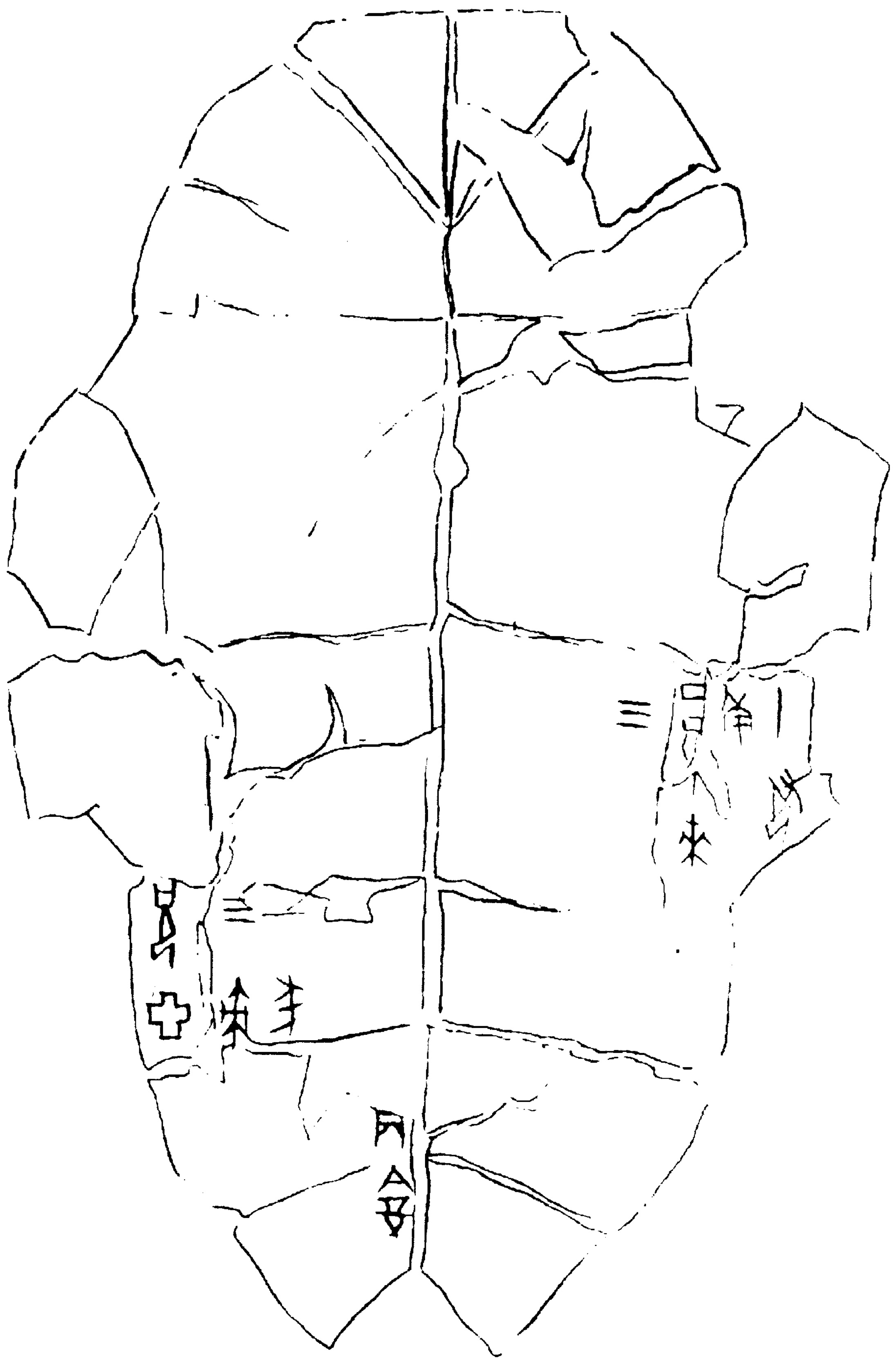
圖十五


燕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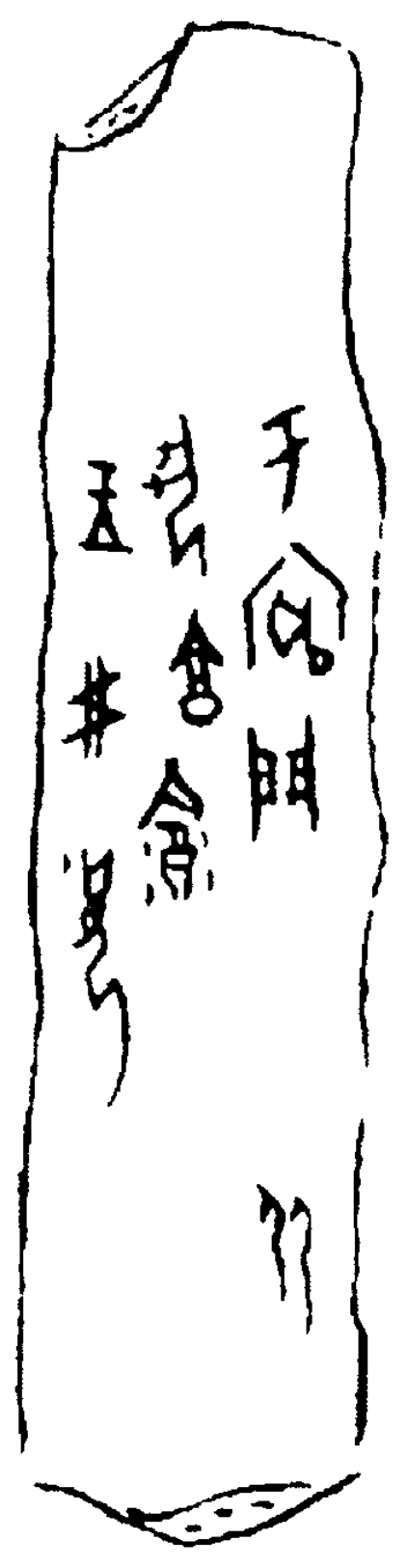
圖十三


鄴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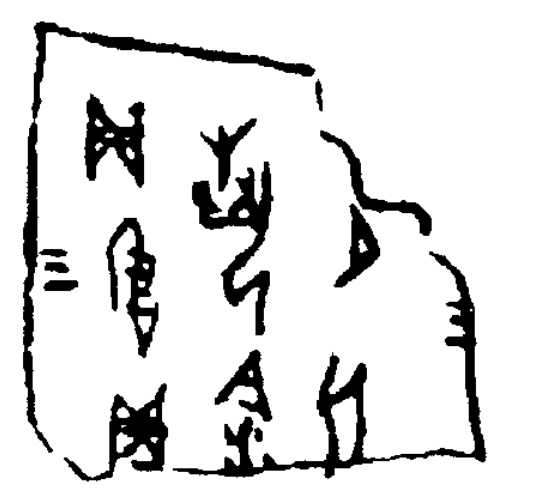
圖十九


乙、8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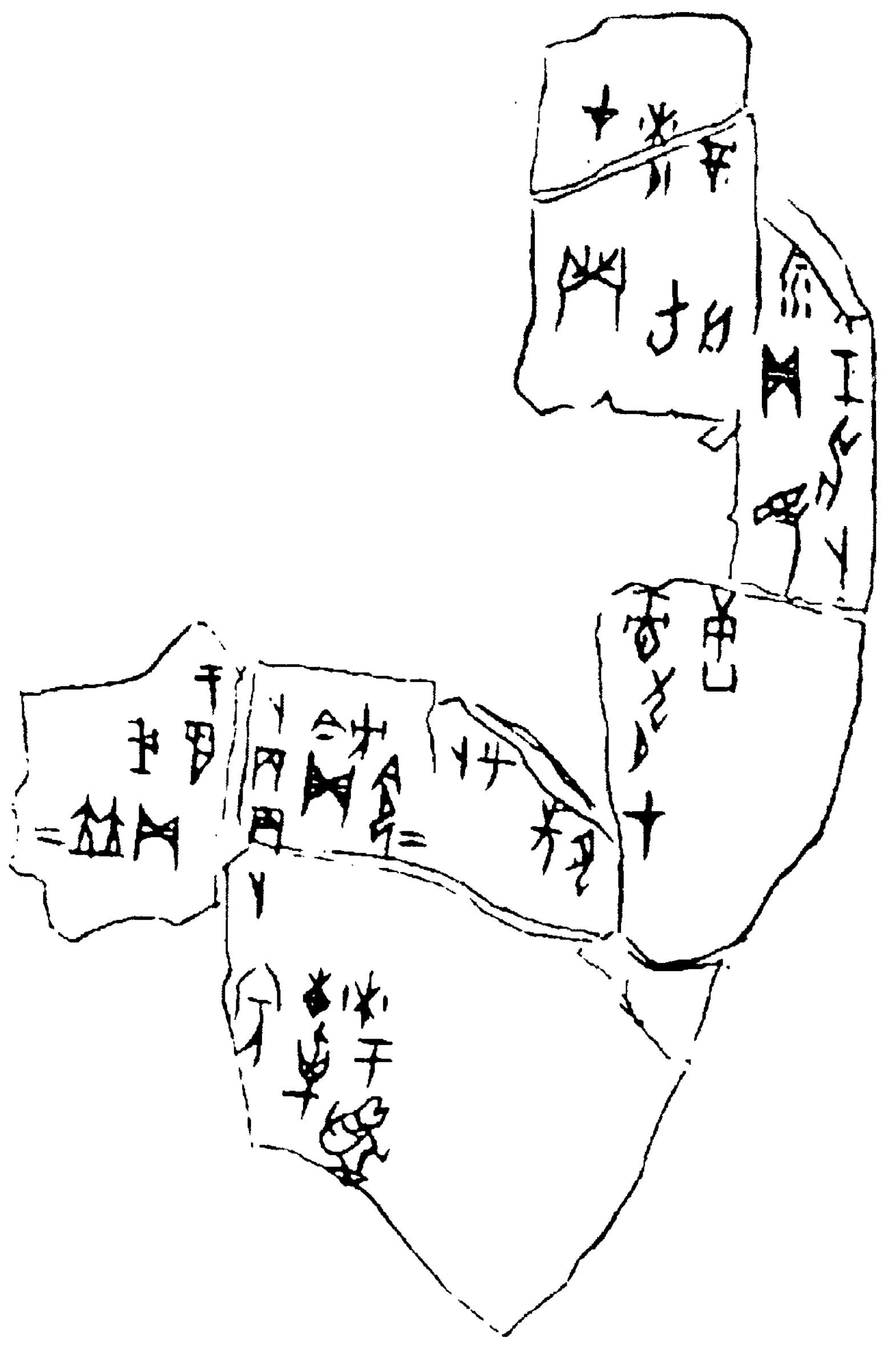
圖十八


庫1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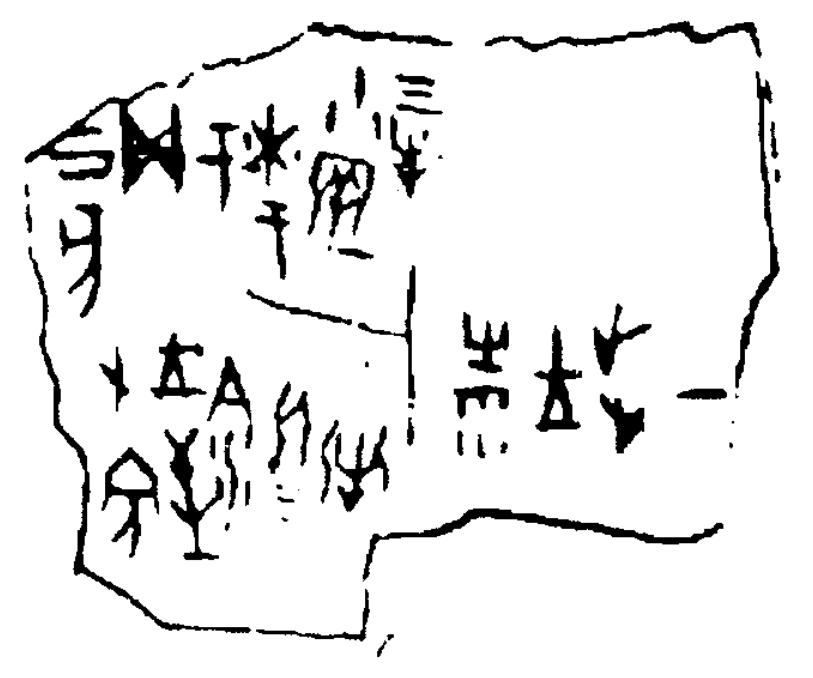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中央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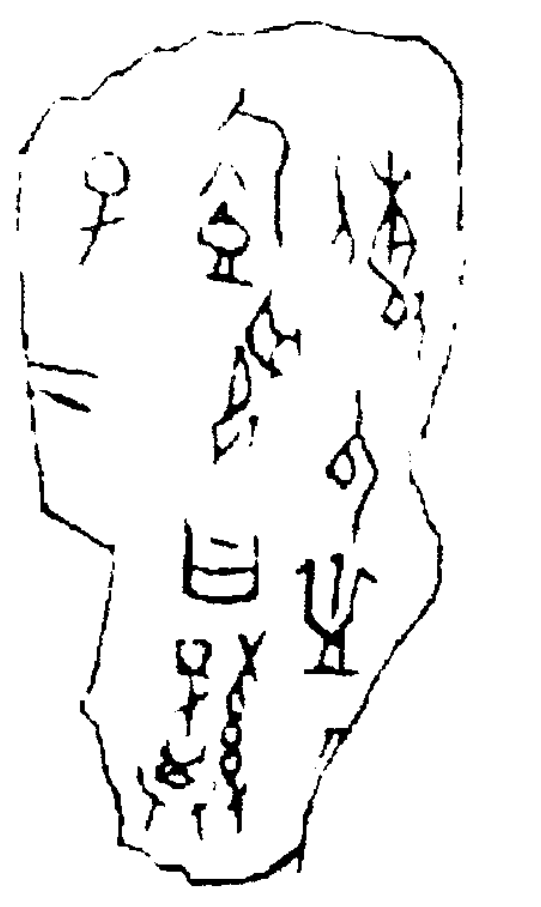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三


甲1110+1117+1132+1147+1152、
考釋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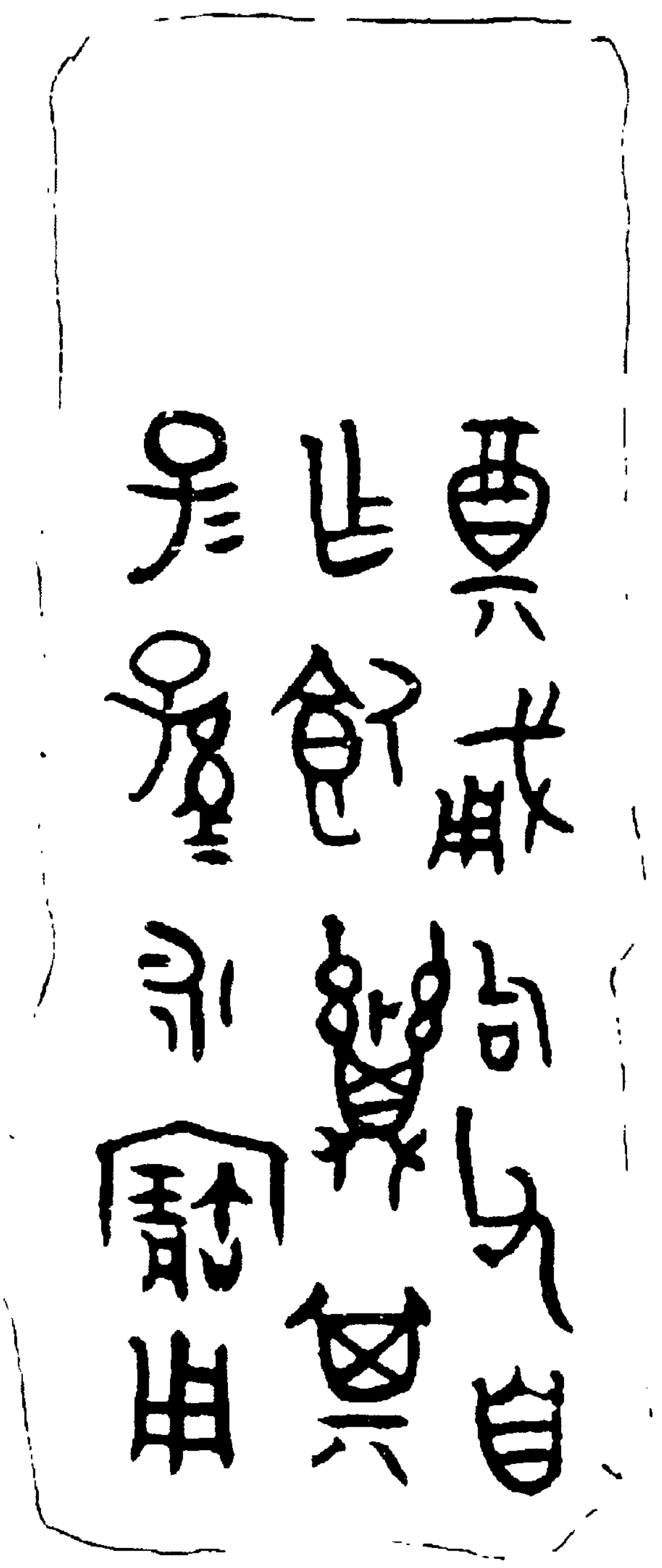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後上25.4.

圖二十四


後下7.15

圖二十五


丙200.3.

圖二十六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一冊、一九六六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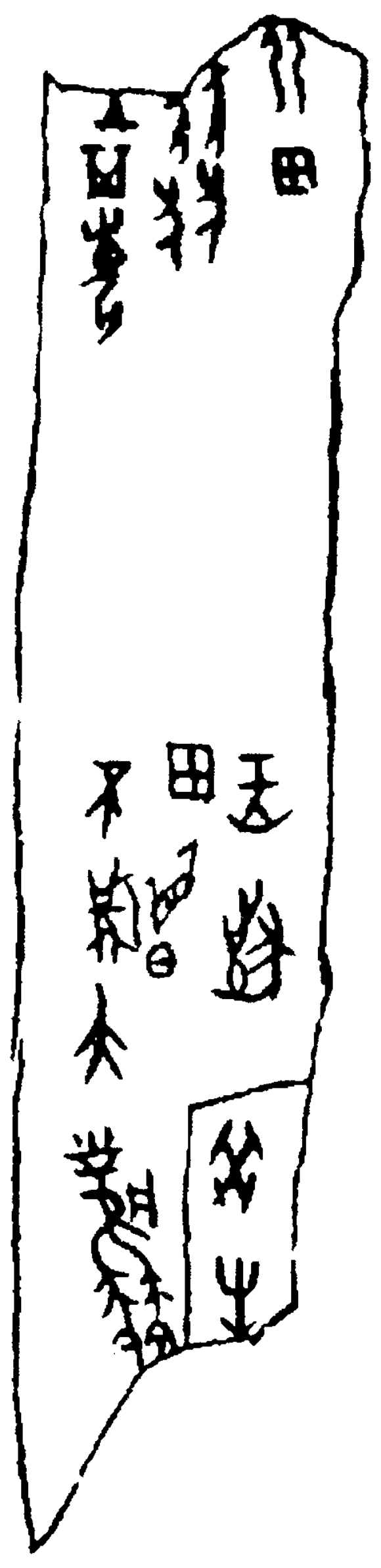
釋狌

金祥恆

殷虛文字甲編第六一五片：

癸未
王狌田，湄日不冓（遘）大風？
弜田[illegible]，王其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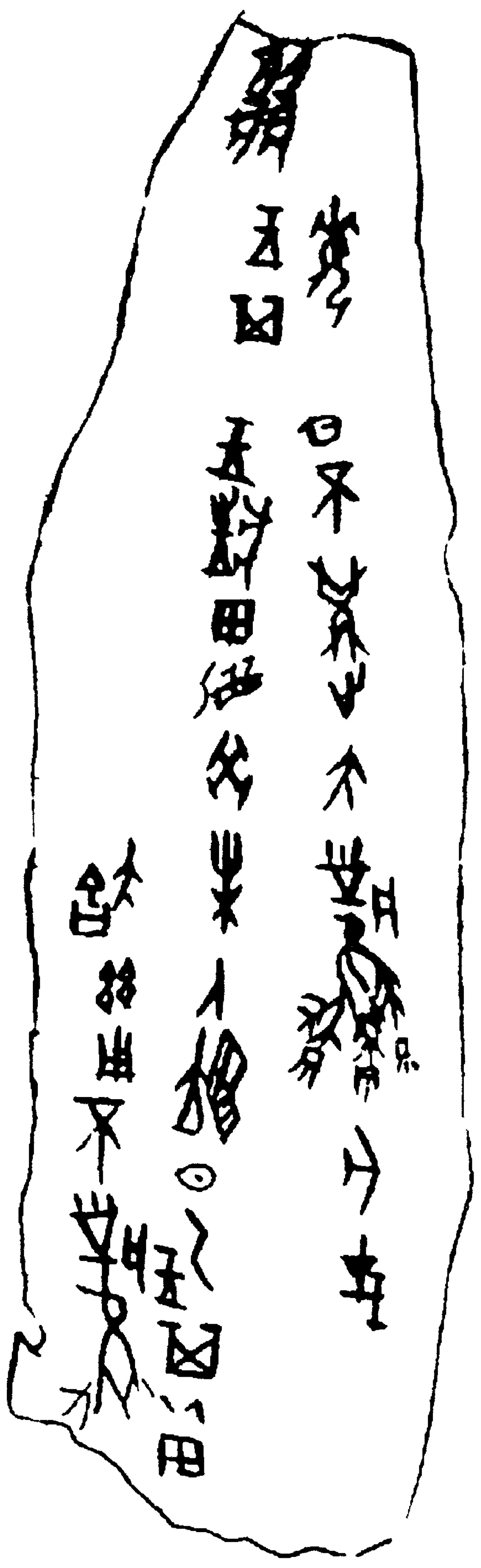
甲六一五



屈萬里先生甲編考云：「狌，葉玉森釋狌（鈎沈）是也，纂釋隸定作狌，謂當假爲往。按尚書微子，『我其發出狂』。狂，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往。是狂往互通之證。」殷虛書契後編上第十四頁第八片：

癸未卜，翌日乙，王其田，不風？
王狌田，湄日不冓（遘）大風，亡戋？
王其每？

後上一四·八



狌，葉玉森曰：「『說文狌，狾犬也，从犬㞷聲。』此字从犬从㞷，乃狌字，地名。」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釋云：「按辭云：『王狌田，湄日不遘□大風。』狌似當讀爲往，非地名。」孫海波甲骨文編云：「狌，契文以爲往字。」屈、李、孫、葉四氏之說，皆是也。葉氏言字从犬㞷聲；屈氏言狂往互通；李氏言狌讀爲往，非地名；孫氏言契文以爲往字。㞷卽說文往，云「之也」。卜辭「王㞷田」，如：

壬午卜，王㞷田，亡戋？　寧三九四
戊申卜，王㞷田柎？　前二、二七、四

乙酉卜，在尌貞：王𡉉田，亡𢦏？　前二、八、二

往本作𡉉，無一𡉉作狌者，此獨从犬，乃第三期卜辭。且犬，乃田獵所需。武丁卜辭有多犬之官，本爲飼養獵犬者，供王田獵之所需。故狌加犬以別於卜辭恆語「𡉉來亡𢦏」之𡉉。非許氏說文所謂狾犬之狌，假借狌爲𡉉也。猶卜辭墾之往作墾（見中國文字第十八冊釋闢、墾。）加醺以別於𡉉來之𡉉，例同理合，玆補述之，以彌余釋墾之缺漏。

（原載《中國文字》第十九冊，一九六六年三月）

釋以

田倩君

以，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字；人開口便會說着它，執筆就會寫着它，人人對於它都不感覺陌生；而且它的歷史相當悠久，在秦代石刻中即有用此「以」字形體。但在古辭裏却常用此「吕」，如漢書中全部都是用「目」。還有些古書裏在需用「以」處而以「台」或「已」代之的。這些地方頗令人感到迷惑。目、台、已和以之間的關係應該分別清楚，才不至於在古書中爲它們所困擾。

在解釋「吕」字以前必須先說明白「已」，它是三個相似形體字中的一個，即已、己、巳，這三個字在今楷來說，各有各的聲音，各有各的意義，在形體上雖說相似，但也小有差別。就康熙字典和一般的字典裏，都有相當明晰的解說。如半封口者：

已（一一）休止，或作過去的意思。如：「已往」、「已經」等。

不封口者：

己（ㄐㄧˇ）爲天干名。如：「戊己」、自稱如「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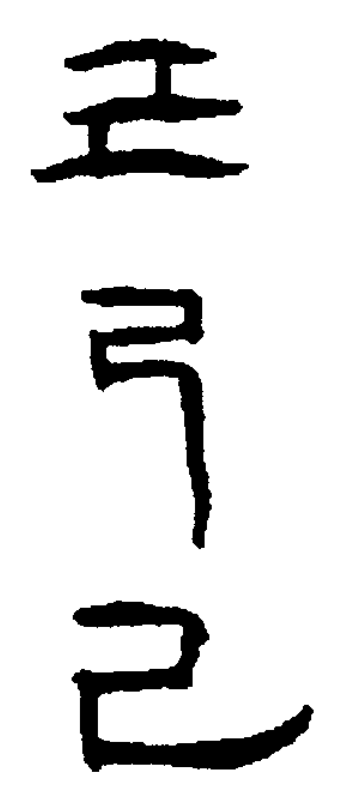
全封口者：

巳（ㄙˋ）地支名。如：「辰巳」。有一的音。

但在說文裏只有天干中的「己」和地支中的「巳」字而已。說文己字下云：

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服（居擬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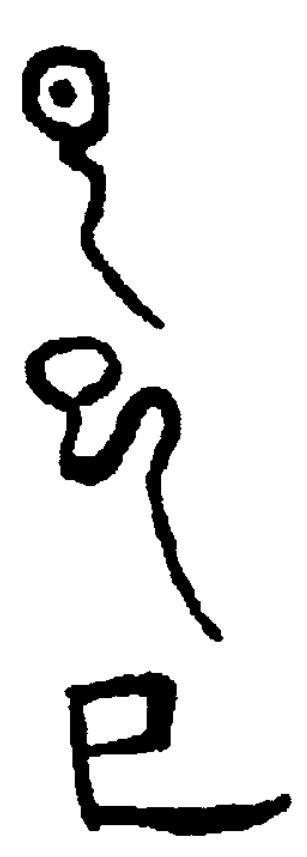
魏三體石經：



說文巳字下云：

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詳里切）。

魏三體石經：



羣經正字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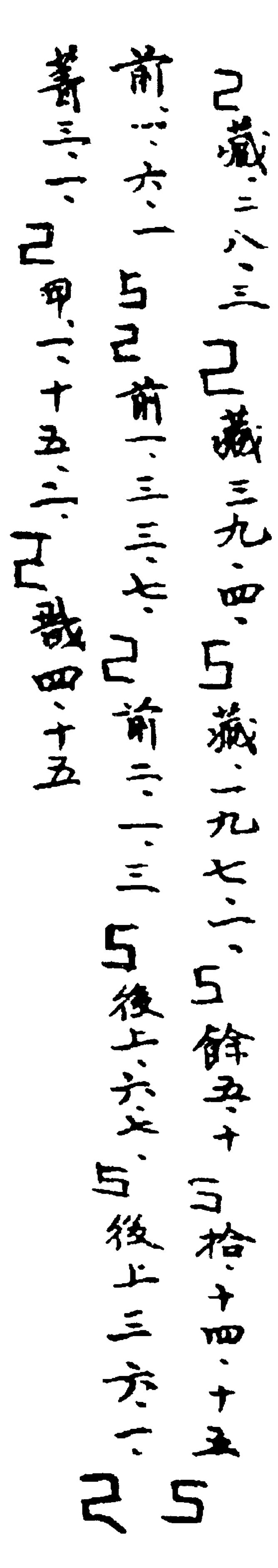
戊己之己與辰巳之巳，今經典多混作無別；而俗又以有鉤挑者爲戊己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

段玉裁氏說：

己，象萬物辟藏詘形，此與巳止字絕不同，宋以前分別，自明以來書籍大亂，於是兩字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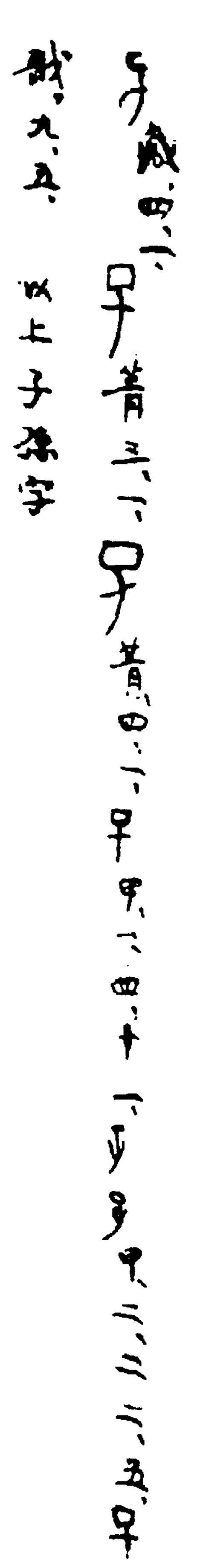
試看甲骨文字中的己與巳的分別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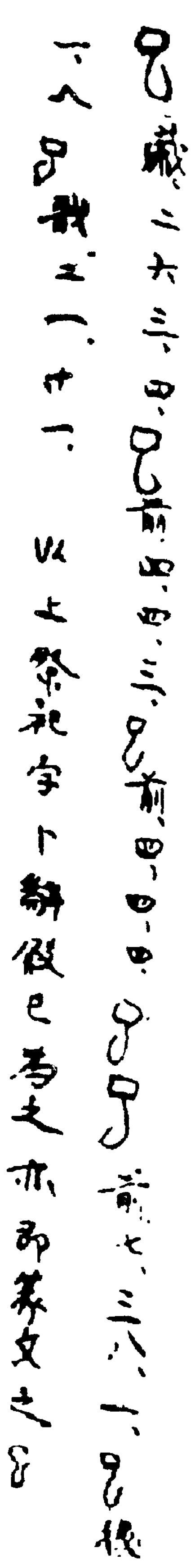
郭釋己字：



郭鼎堂曰「己者隹之繳也此由弟字作𢏚 雉字作 𩁹 叔字作 𡬶若 𡬶 可以知之骨文叔字羅釋云『字从𠂇象弓形𠂇象矢形己象隹射之繳其本誼全爲隹射之隹或即隹之本字而借爲伯叔』余案羅說是也此與『己』可爲互證字蓋从己己亦聲也己巳同在之部之部音與幽部暗最相近故假借爲叔己後轉宵部爲繳故叔又讀爲弔古書不淑與不弔兩通撥其初字則卤同爲弔或弔之隹也」（見甲研下冊釋干支九葉下）

其他諸家對於己字的解說大致相同故從略。下面再看羅氏與容庚氏釋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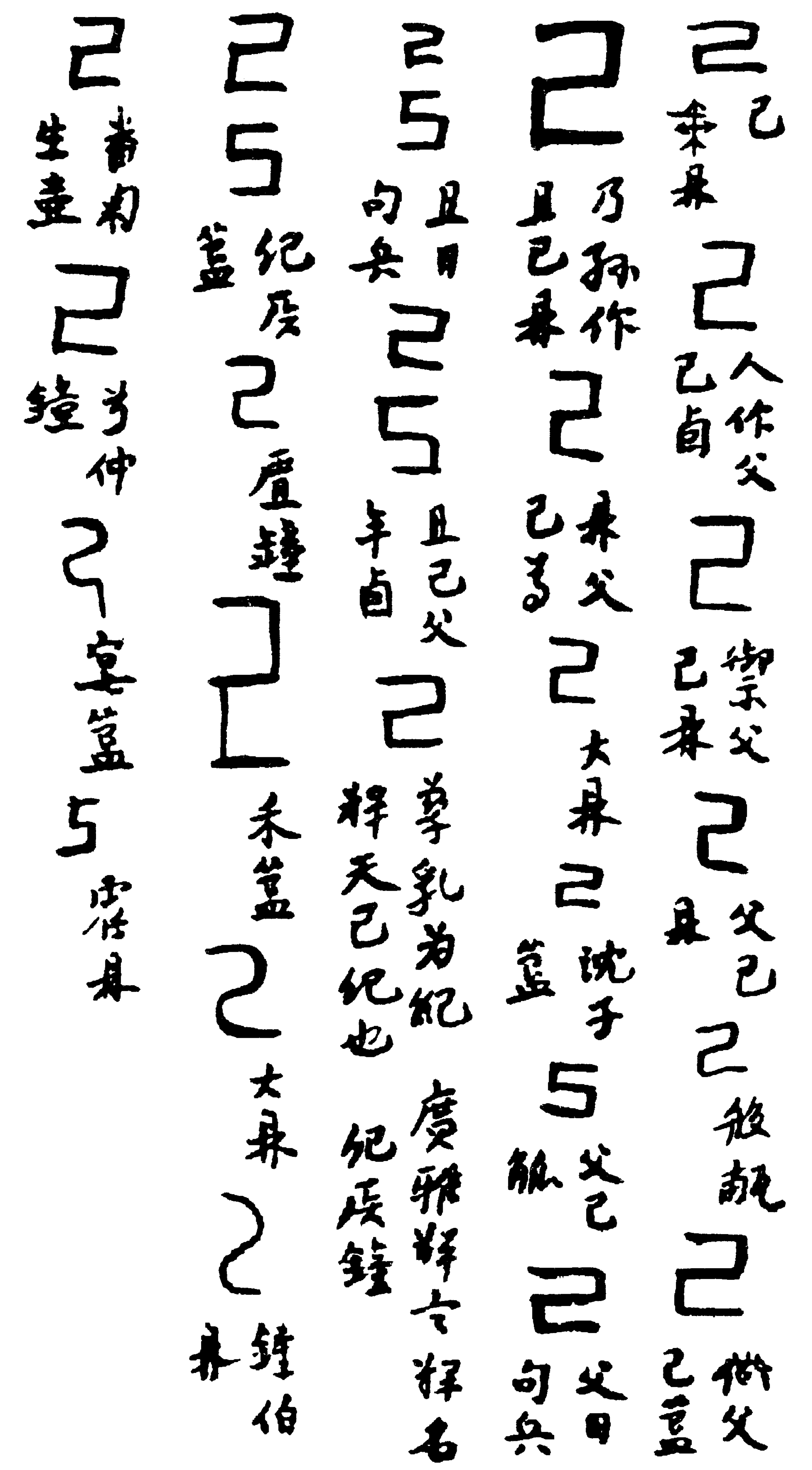

藏二六三·四、前四·四·三、前四·四·四、前七·三八·一、後下一八、戩又一·廿一。
以上祭祀字卜辭假巳爲之，亦即篆文之

羅振玉曰「卜辭中凡十二枝之巳皆作子與古金文同宋以來說（古器中）乙子癸子諸文者異說甚多殆無一當今得干支諸表乃決是疑然觀卜辭中非無字又汜祀改諸字並从而所書甲子則皆作惟母巳作僅一見此疑終不能明也」（增考中四葉上）

容庚曰「殷虛卜辭中有干支表如己巳辛巳巳皆作子遂得確定爲巳字後人叚辰子之子爲丑之巳然之巳爲辰子之子金文子丑作辰巳作子巳然作秩然不亂足正二千年來混淆之失而子孫之子乃辰子之子而非丑之凡子之字皆改隸此部廣雅釋言「子巳似也」二字同訓亦可爲相混之一證（見金文編十四卷二七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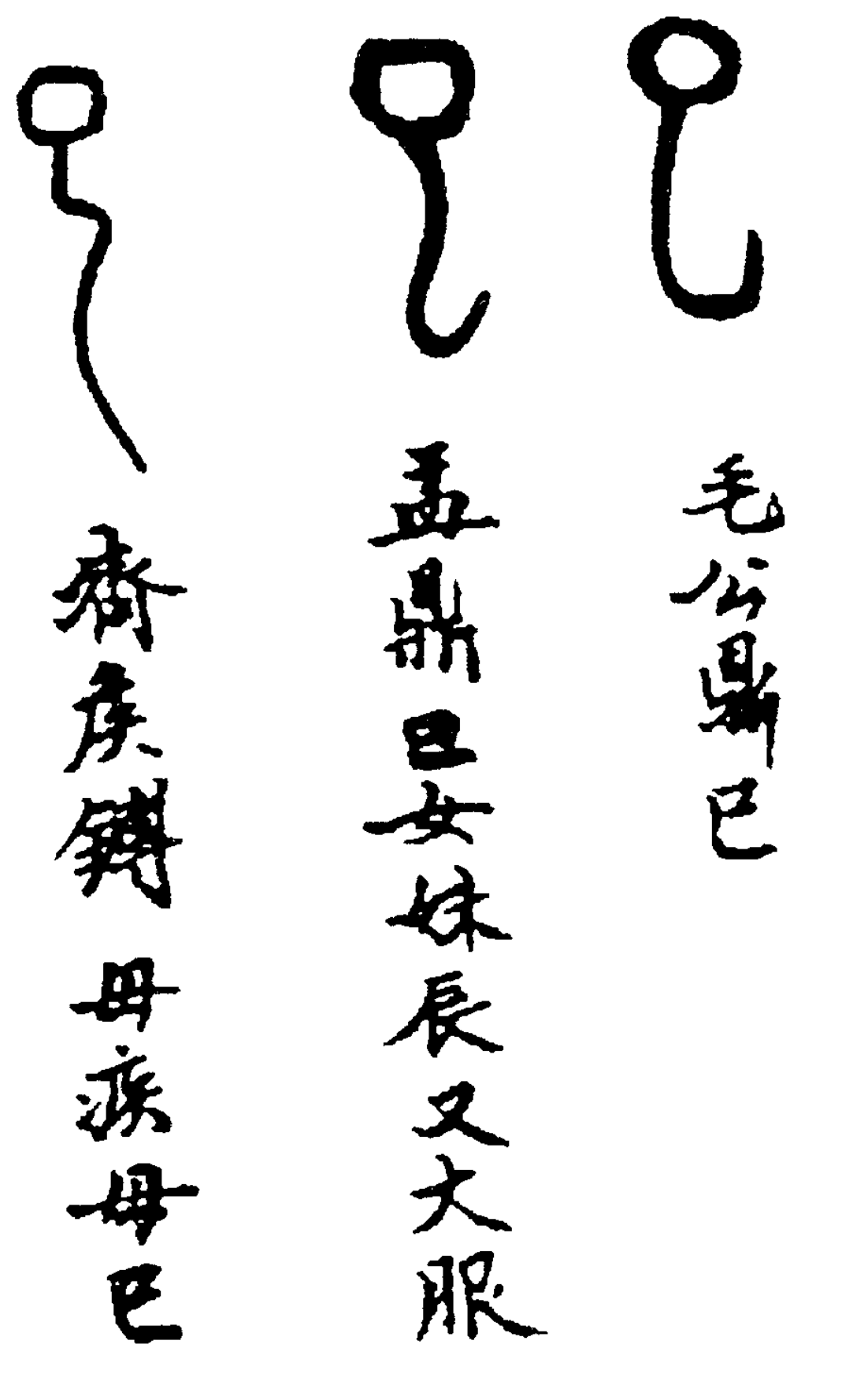
己巳二字已經追究至文字的根源，由郭、羅、和容氏諸大家的詮釋，我們瞭解己、巳在甲骨文中爲、，二者形體和意義完全不同。金文中的己和甲骨文中的己形體極像似，

略舉周金文幾種筆法稍異的己字形體如下：


己 余鼎
人作父己卣
御父己鼎
父己鼎
般甗
衛父己簋
乃孫作且己鼎
鼎父己爵
大鼎
沈子簋
父己甗
父日句兵
且日句兵
且己父年卣
孳乳爲紀
祥天己紀也
廣雅祥亡祥名
紀侯鐘
紀侯簋
層鐘
禾簋
大鼎
鐘伯鼎
者沪生壺
号仲鐘
宴簋
虘鼎

巳在甲文中原是個「子」字，如有兩隻手，下部在襁褓中，或省成象胎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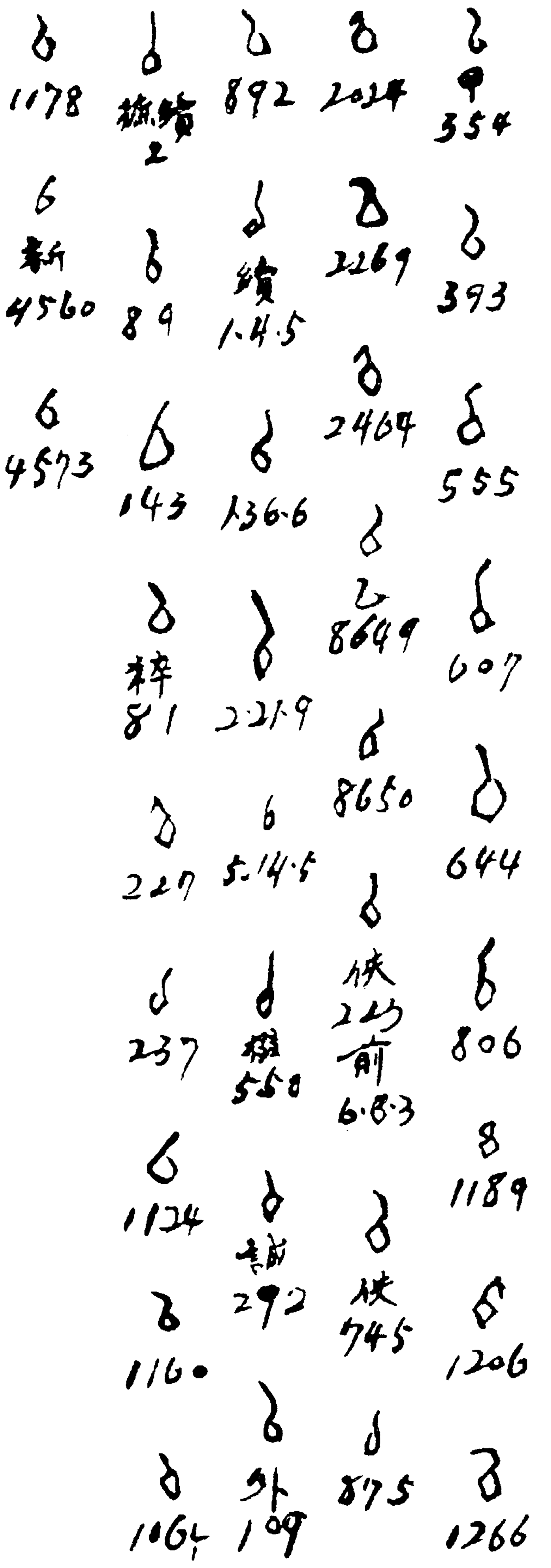
但到了周金文字，却把胎兒下部略成彎曲狀者申長多加彎曲，無手，古文還在頭部加一點，象眼睛，變成象一條曲蟠前進的蛇。說文也說是蛇，舉數字與前面甲文比照：


毛公鼎巳
盂鼎巳女妹辰又大服
齊侯鎛 毋疾毋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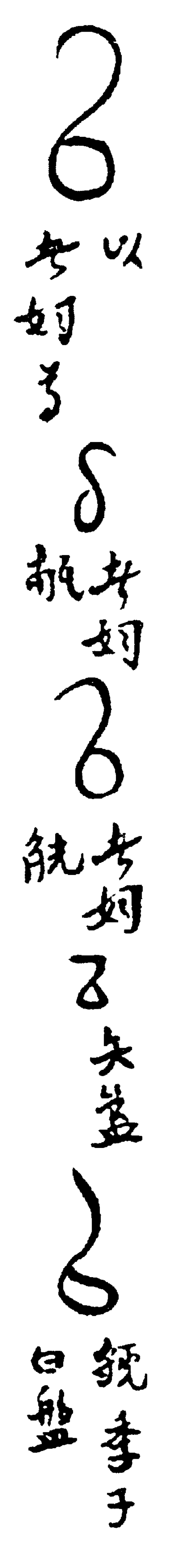
目，原是由小篆變成隸書目，兩形全同，只是圓筆方筆之別，並非把巳字倒過來。後人誤以爲巳目爲一字。這種錯誤有兩種原因，一、是巳與目形似。二、是音近。而是假借用之，巳非正字。所謂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罷了。據清徐鼒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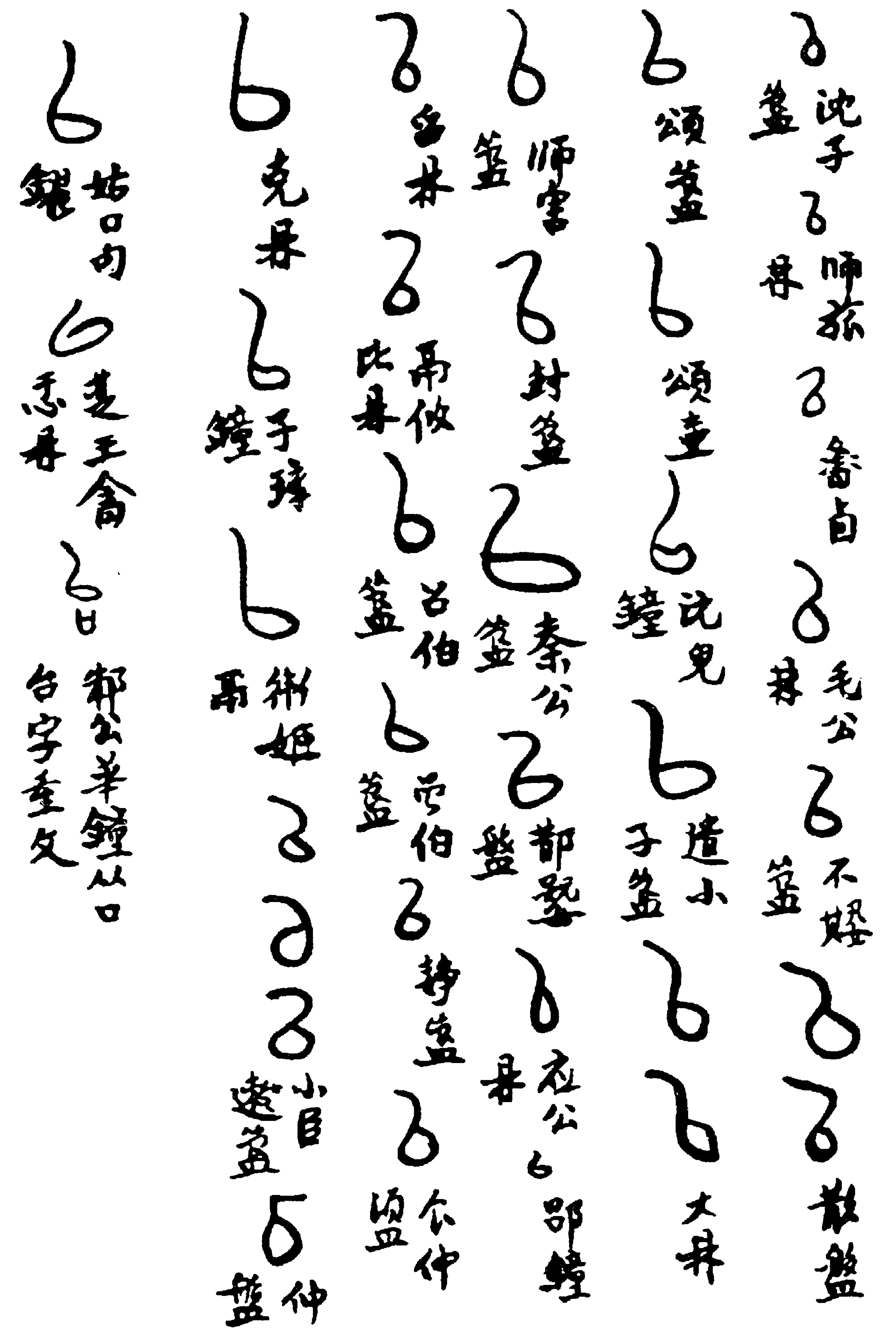
永壽（東漢桓帝年號）建熹（東漢靈帝年號）之間尚未有叚巳爲目者，其他經籍「以」作「巳」者，皆東漢以後傳寫之本訛舛已難可憑信，今就班固漢書，許愼說文及永康（亦桓帝年號）以前漢碑文考之猶可知巳午之巳，即終已之巳與目以字義不相通，叚借用之則可耳。

在解釋台作爲以的原因之先，須要把殷周甲金文的形體述說並列舉出來，以便敘述从「厶」之意義。試看甲骨文中的「以」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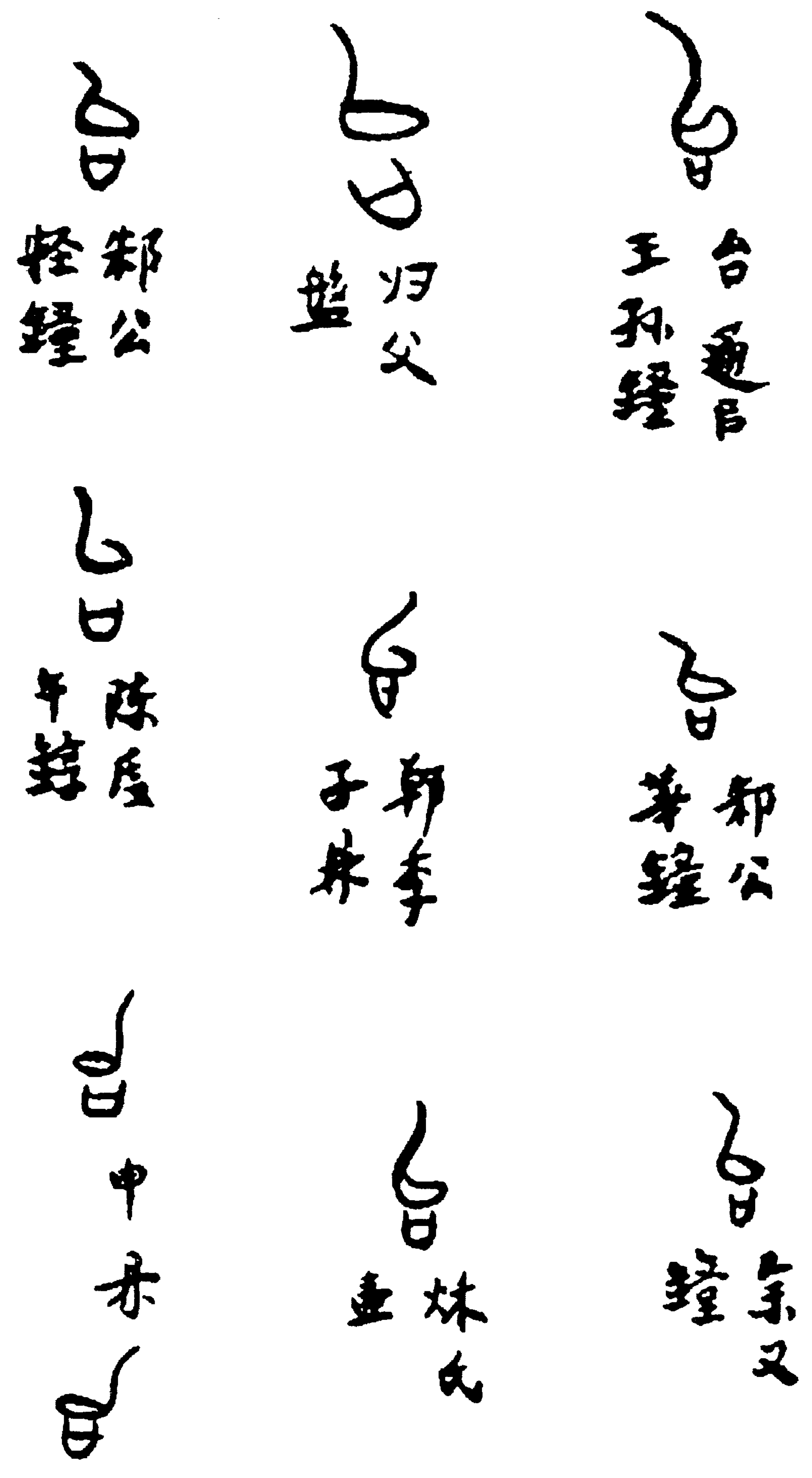

甲354
393
555
607
644
806
1189
1206
1266
2024
2269
2464
8649
8650
佚225 前6.8.3
佚745
875
892
續1.4.5
136.6
2219
5.14.5
558
292
外109
2
89
143
粹81
227
237
1124
1160
1164
1178
新4560
4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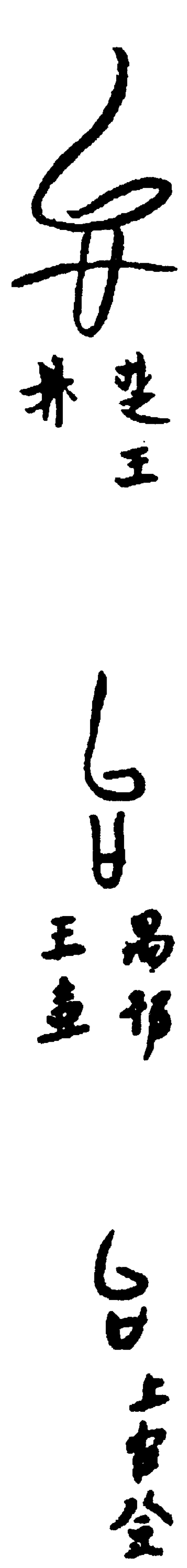
周金文「以」字，舉例如下：


以
者妇
甗 者妇
觥 者妇
矢簋
鈛季子白盤


沚子簋
師旂鼎
畬白
毛公鼎
不嬰簋
散盤
頌簋
頌壺
沇兒鐘
遣小子簋
大鼎
師寰簋
封簋
秦公簋
鄀製盤
𪓐公鼎
邵鐘
曶鼎
帚攸比鼎
呂伯簋
𠭯伯簋
靜𣪘
公仲盤
克鼎
子璋鐘
㣇姬鬲
小臣𨔶簋
仲盤
姑口句鑃
楚王酓忎鼎
邾公華鐘从口
台字季父

從此兩例没甲文和周金文中，可以看出原始的「以」字是如此簡單，象一個圓形物生出一點萌芽罷了。後世所以現出複雜或別致的形象，那都是在演變過程中後人加上去的。周文和殷文相同，到了晚周，在㠯字下面加一口字，則變成今楷的「台」字了。讀作怡音，例如：


台通彔王孫鐘
歸父盤
邾公牼鐘
邾公華鐘
邾季子鼎
陳侯午錞
余義鐘
妹氏壺
中赤



台在古書中作「我」講，尚書湯誓有云：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非，天命殛之。

集傳云：

台，我；稱舉也。

我們讀這一段文字的意義，「台」不一定要作我講，作「爲」以乎還妥當些。意思是，不是爲王的我敢自興師動衆，不是也講得過去？再看仲虺之誥云：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集傳云：

慚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

這個「台」也可以作「此」解。不過不如作「我」解通順。

湯誥云：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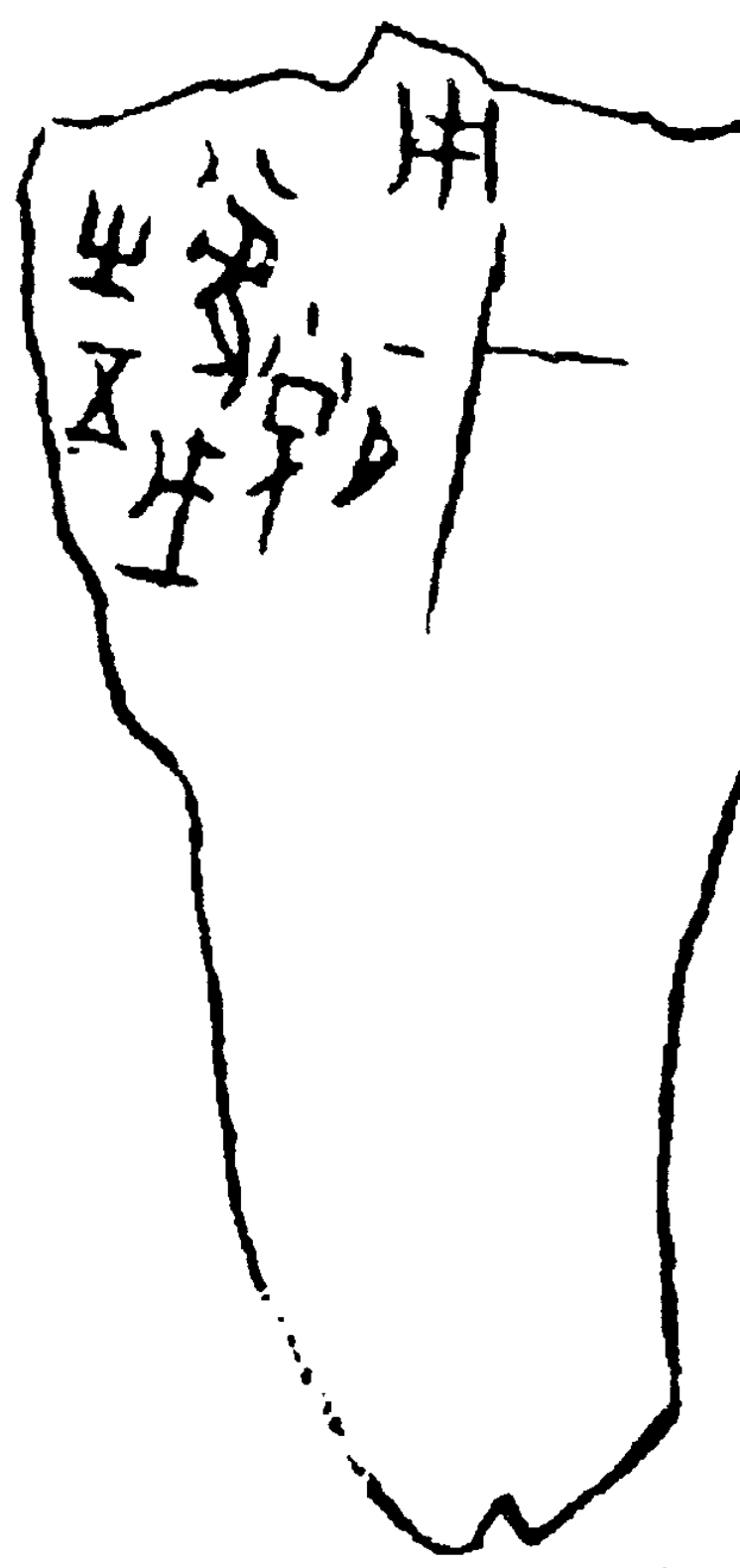
集傳云：

肆，故也。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

這個「台」字須承接前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所以做國王的應秉承天命，除暴安良。這個「台」解作「爲」或「作」，也可以講得通。太甲（中）曰：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這個予小子的「予」字也可以解作「因」，如「因小子不明于德」。不過在尚書全書中關于相似的句子，如「朕小子」、「予小子」、「予一人」、「我一人」，尤其「予一人」用的地方最多，唯商書中用「台小子」較多，如此對照，予小子　予一人、朕小子、台小子，都是同類句子；也就是予、朕、台都應該作「我」講。卜辭通纂考釋別二第一四片：



別二5.14

☐出五茅戊冂小子，用。　一月

辭殘，意不明。然小子之傳習見於周文者，今得此足見殷人亦有之矣。看此片中「小子」不冠台、予、朕、我等字。然係殘辭故不再推測比較了，因這是個較複雜的問題。

□字加口變成台，我們知道是晚周時代所發生的變化，至於何以加口？何時所加？研究這個問題須下一番心思和時間，需要把所有凡具有台字的銘文找齊，按時間先後排列，再看最先銘文中台的眞實含義，然後再推求所以加口的動機。同時還有一個于此有關而問題更多的字，即「□」「□」，對此字的解釋各自不同，然至今沒有隸定爲何字。試看各家釋義如左：

孫詒讓氏釋「佀，讀爲㠯。」（見舉例下三三葉）

王襄說：「古氏字。」（見類纂正編十二・五五葉）

華石斧氏釋「氏」。（見文字系）

丁山氏說過去或釋「似」或釋「氏」或釋「氐」，皆不碻，字象人曲肱，尤爲妙肖也，通觀卜辭□不訓引也當訓取。

于省吾氏說：華石斧釋氏是也。依字形言之□即氏字，卜辭氐字作□□从□从□一也。與金文氏字作□正同，氐較氏下多一橫畫，是氐本从氏，氏氐聲通。卜辭氏字作動詞用者，應讀爲氐，訓致，與經傳金文義訓相符。卜辭亦有以从爲氏族者（見雙劍誃殷契駢枝）。

葉玉森氏說：讀㠯，訓用，形既相近，義亦可通。（見殷虛書契前編集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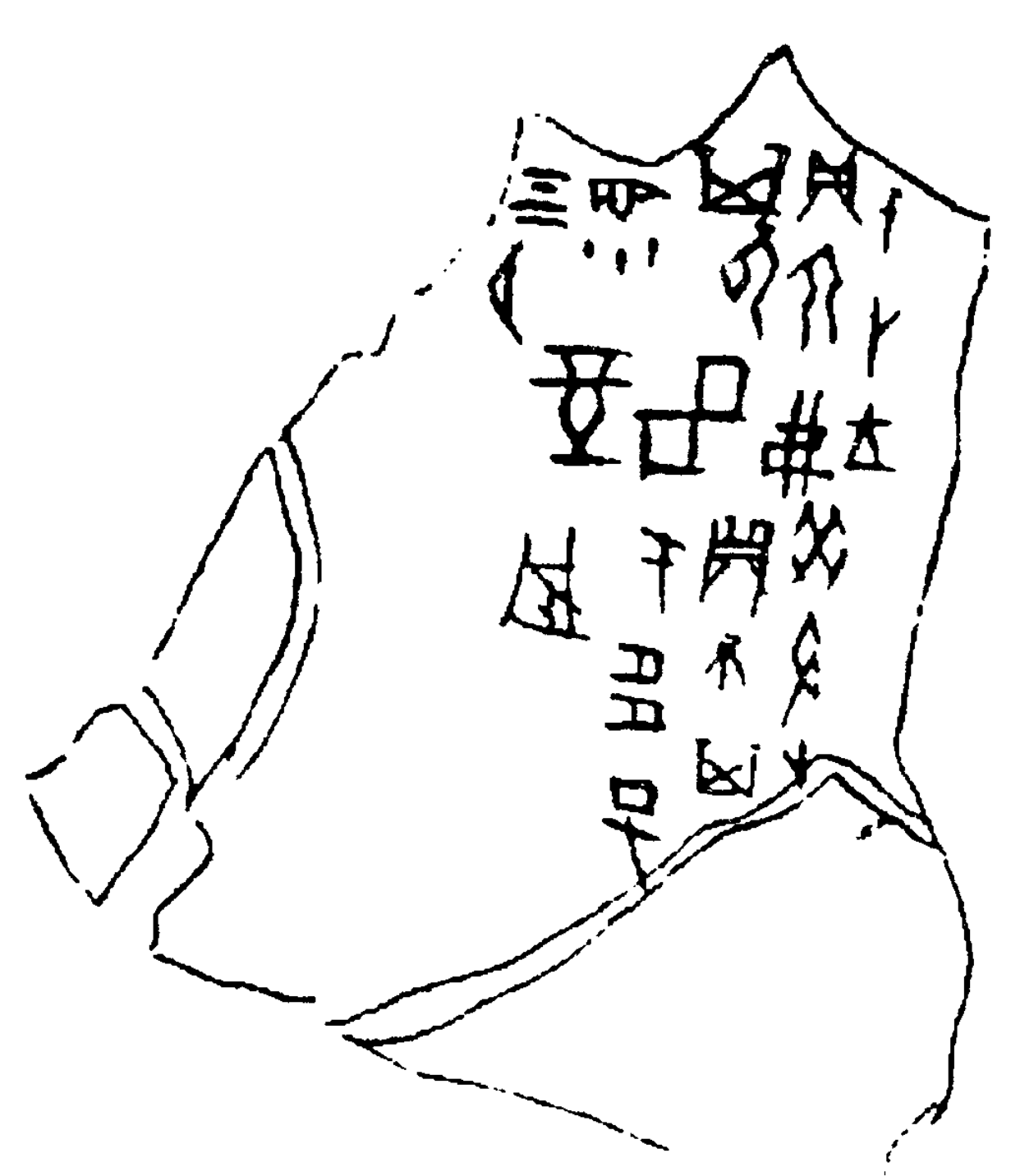
郭鼎堂說：卜辭有□字或作□。余謂此乃挈之初字。說文云挈懸持也。此正象懸持形。（甲骨文字研究釋挈）

郭文舉例甚多，從略。

商承祚氏說：□乃氐羌之氐，小篆作□乃其從出，卜辭有合稱氐羌或單稱氐或羌者。

吳其昌氏云：□者殷代祖丁、南庚、羊甲時名臣，又謂爲地名。（殷虛書契解詁）

諸家所釋都有例可證，此處從略。唯有李旦丘氏別有見解，在鐵雲藏龜零拾考釋中解釋引證相當之多。其中第二片如圖：



甲

癸丑卜（缺）
貞不其
于多子
囚

乙

（缺）亥卜王
貞□弗
其□□
罘奠

四月

李氏說：

瑞安孫氏云：「此當爲似字，說文人部佀象也。从人㠯聲，此从□即㠯字，从□即人之省，古佀㠯聲同字通，此文疑當讀爲㠯。小爾雅廣詁云㠯用也。」（見契文舉例下）

按諸家考釋，孫釋最爲近是，惜尚未能得其眞，蓋□即「以」字而非似字。考金文中之公字作□（毛公鼎）□（彔敦）□（楚公鐘）。而甲文之公字亦作□□（前卷二第三葉）□（菁十第一片），均从八从口。韓非子云：「背厶爲公。」又云自營爲厶（今本韓非營作環），故如環形之口即厶字，亦即□字之所从。如鐵雲藏龜第一葉第一片之□。鐵雲藏龜拾遺第十二葉第三片之□。殷墟書契前編卷一第十三葉第四片之□，皆分明从口。不過爲便於契刻計，將口形斜豎耳，□即人字，从人从厶，決爲以字無疑。

李氏將有關此□字之卜辭習舉四十餘例，此處略列數例以證之。如次：

貞追弗其□牛（後下第四十葉第七片）

（缺）卜ㄣ牛（甲卷二第十六葉第六片）

貞夨率ㄣ置芻（前卷一第十一葉第五片）

（缺）卜爭貞（缺）ㄣ多卯（藏第一百一十八葉第二片）

允ㄣ三百（缺）ㄣ人（缺）（藏第一百八十八葉第三片）

貞乎帚井ㄣ朿（福第六片乙）

帚姘ㄣ朿往（前卷七第十二葉第三片）

侯虎往余不𣏟其合ㄣ乃（汝）事歸（前卷七第三十六葉第一片）

不𣏟其合ㄣ乃事歸（菁第七葉第一片）

丙寅卜貞（缺）丁亥子美（缺）見ㄎ歲于（缺）示于丁于母庚于（缺）（前卷一第二十九葉第二片）

子美見ㄣ歲于丁（前卷七第二十八葉第二片）

貞夨弗其ㄣ王臣（藏第一葉第一片）

允㚔ㄣ㞢（侑）元臣（前卷四第三十二葉第五片）

甲申（缺）貞令（缺）ㄣ麋（缺）于（缺）（前卷四第四十八葉第四片）

ㄋ見ㄣ覽于上甲（甲卷一第二十五葉第十一片）

令（缺）ㄣ邑衆（甲卷一第二十五葉第十一片）

貞犭ㄣ弗其ㄣ台（此字从厶从口疑是台字）（前卷一第四十六葉第一片）

貞犭ㄣㄣ省白㠯（前卷一第四十六葉第三片）

甲申卜爭貞尹ㄣㄗ子（前卷七第四十三葉第一片）

貞尹弗其ㄣㄗ子（前卷七第四十三葉第一片）

貞（缺）且（缺）ㄣ（缺）眔鬲（前卷五第三葉第五片）

甲戌卜貞殼圂ㄣ（拾第十二葉第三片）

貞殼圂ㄣ（前卷四第十六葉第八片）

李氏又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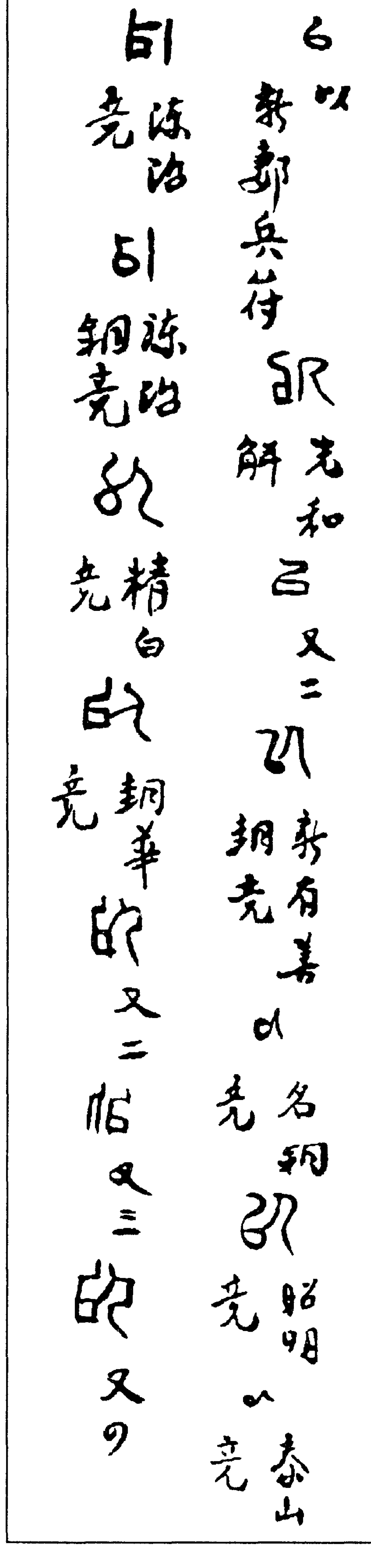
ㄅ為ㄣ之省，亻ㄅ為ㄣ之訛，乃後起字。古代實無似字，凡孔子以前之經文，其有作似字者，皆以之訛誤也。古代經籍中用以字最早者，當推論語鄉黨中有云：「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韋昭曰：古文「台」為嗣，詩經中改嗣為似，李謂皆从「ㄣ」字演化而來。ㄣ為以之最古形，又省作ㄅ，ㄅ實為ㄣ之省，即小篆㠯及今隸吕字之所從出。許氏謂吕从反巳非是，其後金文時代又多假「台」為「以」，台本予之別構，予契文作ㄖ从二厶，今將上口改寫作今隸，下口保存初形，即成台字。李氏師沈尹默氏曾對李說「ㄣ為以字」，李說ㄅ為ㄣ之省文，究竟是ㄅ為ㄣ所省？還是ㄅ加人而成為ㄣ？這都是問題。倩君擬將「以」字從複雜的演變、省變、譌變、和轉變中整理出兩個系統來。就甲文的「以」至楷書中的巳如左：

ㄅ甲文、ㄅ金文、㠯小篆、吕隸書、巳今楷假借巳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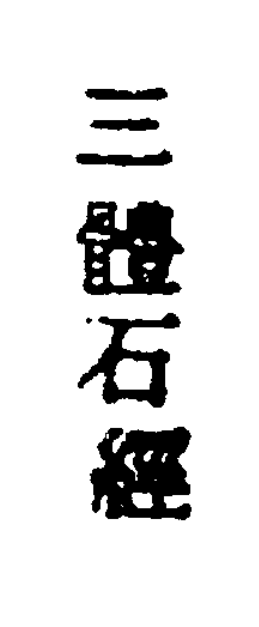
從甲文至隸書可說很顯明的是一脈相傳。再看加人的「以」字如下：

ㄣ甲文。金文無。小篆無。漢隸相當多。見金文續編：


ㄅ以
新郪兵符
光和
又二
新有善
名銅
昭明
泰山
陳治
銅竟
精白
銅華
又二
又三
又四

以上是从人的以字。漢碑中還有些別體的，如：漢孔宙碑作㕥，司隸劉夫人碑作㕥，孔龢碑作以，夏承碑作以，圉令趙君碑作以，亦即今楷通用的以。从人的ㄣ到了周秦篆書都不見踪影了，它究竟蟄伏何處？不得知，可是到了漢隸忽然出現如此多从人的以字。誠然是古文有亡於篆，而間存於隸者可謂信而有徵。

从人的以甲文ㄣ以下篆書時代只有拿「ㄅ」和「㠯」來補充了，所以魏三體石經就是如此怪象：



三體石經

以從秦石刻漢隸直到今楷並沒有多大改變，今日通用以字也就是把方筆稍抹去一點稜角能了。但是，不加人的以從殷甲文直到漢以後便絕緒了，却假借巳來充之，由於轉變成別的一個字，所以也就不通用了。至於ㄖ（予）變成台，我們也不必再加以討論這類旁系文字了。

前面引說了許多有關以字在形體上的變化，至於字義還不曾討論。以，是個最能適應環境的字，因為它的用處很多；可以做名詞、動詞、助詞、連接詞等等，這許多用處

、都是借義。試觀以字在殷契粹編卜辭中的許多用法，舉例如下：

第二二七片：

2「甲申貞，王米于门，㠯祖乙。

3其宂 㠯小示。

4庚寅貞，王米于囧㠯祖乙。」

考釋：

類从頪聲，頪从米聲，例可通假。（2辭「米于」下疑奪一囧字。）

米蓋讀爲頪，周禮大祝「一曰頪」，注云頪，祭名也。

小宗伯言「頪社稷宗廟」，則宗廟之祭亦得用之。㠯，蓋讀爲祀。

第二三七片：

「门门貞，收多宁㠯𡴀自田。」

第一一二四片：

「甲戌貞，卓㠯衆𡴀伐召方，受又。」

第一一六〇片：

「其……叀又（有）劦日𡚁，又𠂇 王受又二（有祐）。

其日遊尸（夷）㠯（巳）。其日毋（毋）𡧊㠯（巳）。

……戊隻……執㠯（巳）。」

考釋：

「遊尸」殆即猶與，猶豫。「毋𡧊」即毋擾。三㠯字均著于辭末，當是虛詞，即典籍中所常見之巳若矣。字雖未盡識，而語饒有風致。

第一一六四片：

「己丑卜貞，亩以沚或（國）伐𢦏，受又。」

第一一七八片：

「丁酉卜亞卓以衆涉于𠀠，若。」

考釋：

亞殆卓之官職，殷有官職曰亞，周人沿襲其制。周頌載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書牧誓「亞、旅，師氏」，又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說文以爲古文𠙵字，在此乃地名。

殷契佚存

二一三：

甲子□，㠯𡆥□，田门。（左行）

考釋：

𡆥與前編卷六第八頁三版之𡆥爲一字。

七四五：

□若㠯𠨘，□□乎从。（左行）

考釋：

𠨘不知與秦爲一字否。

八七五：

丙、「丁亥貞，用𡏡，乘，㠯羌，自𠀠。（右行）

八九二：

甲、弜㠯 （下行）

誠齋殷虛文字

二九二：

乙、其以亥不每。

殷虛文字外編

一〇九：

庚寅貞，王令㠯受。

造字之初，一字只有一義，此一義，即其本意也。現在只研究它的本意吧。「以」字的初文是「㠯」，這樣的以極象一個一切生物的胚胎，關於動物的胚胎手邊沒有材料，只就容易看到的植物來說。各種果實或穀種埋在地下，不數日即發出嫩芽，其形狀正如「㠯」，其下部所以寫作不方不圓的樣子，是契刻的關係。古今文字學家，也曾想到象穀實，如：

清徐承慶說：㠯，今字作以，意「㠯」即薏苡。（段註匡謬）

清孔廣居說：㠯，薏苡實也。（見疑疑）

清徐灝說：「按戴侗曰『賈侍中言意㠯即今薏苡是也』。」（見徐箋）

清王筠說：論衡曰：「夏吞薏苜而生，則始爲苡氏，作薏苡氏，當作以氏。」（

見句讀一

各家之說義頗狹隘，倩君頗同意林氏之說。如次：

今人林義光說：㠯古作ბ不像薏苡，即始之本字，象物上端之形，始從台得聲，台從㠯得聲，故始與㠯同音，古今相承訓爲初。（見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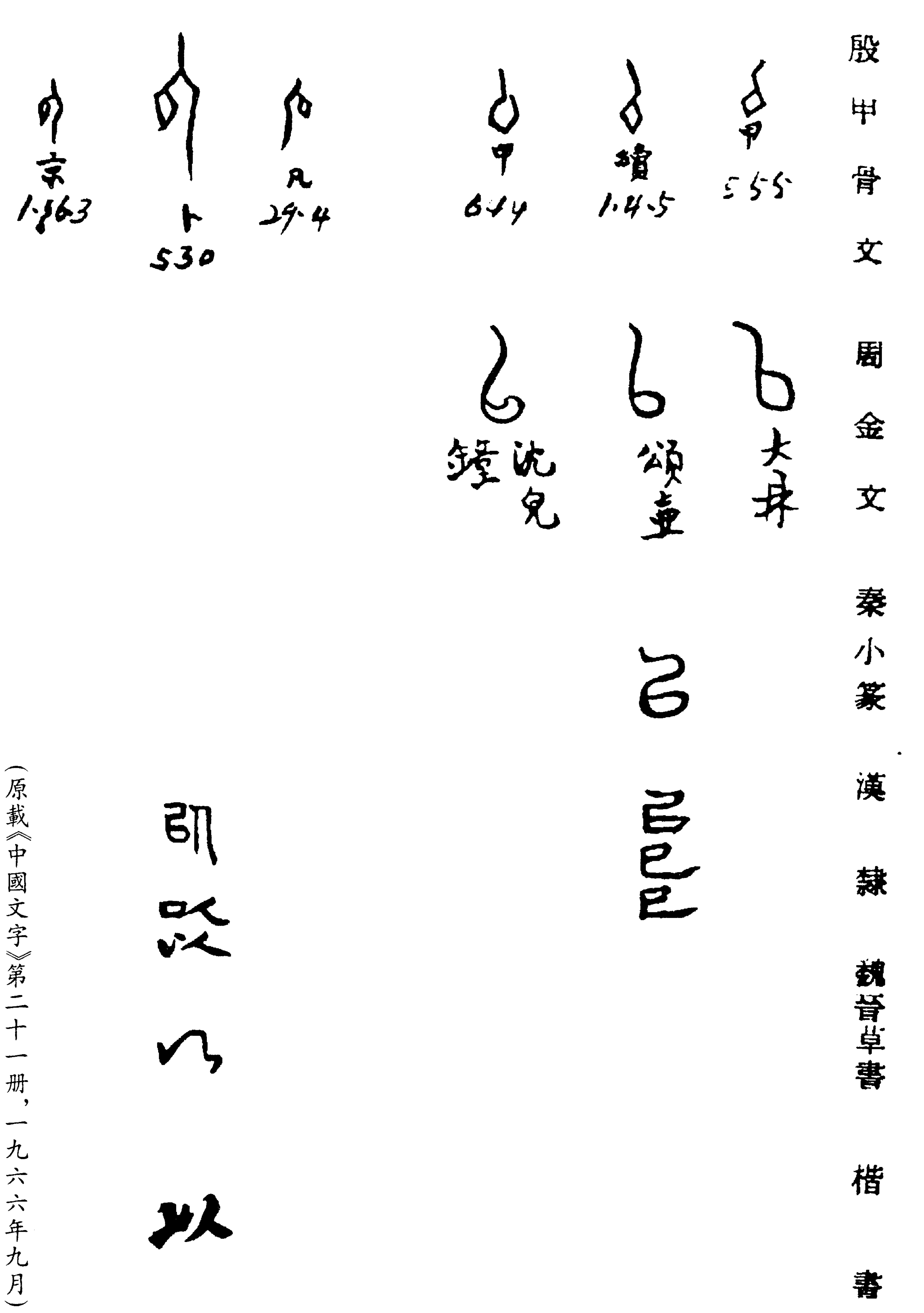
爾雅釋詁首章即是釋始。如下：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疏：

初哉至始，皆初始之異名也。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首者，頭也，首之始也。基者，說文云：牆始築也。肇者，說文作肁，始開也。祖者，宗廟之始也。元者，善之長也，長即始義。胎者，人成形之始也。俶者，動作之始也。落者，木葉隕墜之始也。權輿者，天地之始也。此皆造字本意也。

此一章中都是解釋一切事物的開始，一切生物的初出胚胎，如「哉」爲草木之初。「胎」爲人成形之始。「ბ」即生物作胎生長開始的形狀，所以胎从ბ，始从ბ。就爾雅釋詁中幾個含有生長之意的字樣，都是从ბ，如胎从ბ从口从月，始从ბ从口从女，其例甚明，此始字甲文無，乃爲从司之始。凡从ბ字者，都是ბ的後起字。下面兩表前者缺楷書，後者缺篆書。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一册，一九六六年九月）

說高、臺

田倩君

㈠ 緒言

在寫高字之前先說「臺」。箸者幼時將可略識文字即愛讀古典小說，當時入神着迷；在似懂非懂之下，奇思幻想甚多。歷史小說，多是描述已往帝王之公私生活。歷代帝王，尤其那些好大喜功的皇上，都喜歡興動土木，建造樓閣亭臺。樓閣亭臺時常看到，不足爲奇，唯有「臺」實令人迷惘！那時我以爲「臺」是一種神秘建築物，它是和天國相接近，和神仙相往來的地方。這些幻想，後來却由許多詩文爲我證實了，「臺」確實是和神仙相往來的地方。唐會要云：「淸華宮，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爲集靈臺，以祀神。」楚辭云：「登太乙兮玉臺。」注：「太乙天帝所在，以玉爲臺。」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遊雲夢之臺，夢神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唐李商隱的「霜月」七絕云：「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臺水接天；靑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淮南子云：「紂爲璇室瑤臺，神仙所居。」試看凡是說到臺，總要與神仙月宮之類有關。如今月球上的泥土都要挖回來了，還有人在做着「廣寒」「瑤臺」夢呢！所謂「會向瑤臺月下逢」。唐明皇是遊過月宮，登過天臺的人，「霓裳羽衣

曲」即是玄宗從天臺學來的。天臺是個好地方，有「鈞天廣樂，九奏萬舞」。這消息是那些遊過天臺的人（如穆天子、秦穆公和趙簡子等）囘來說的。神仙洞天，其妙境，不像美國測量員三號太空船月球傳眞那等平凡，我不喜歡那等平凡！總之天上有臺，人間也有臺；天上的臺不知起於何年、何月？人間的臺，其歷史也相當悠久了！伏羲氏有八卦臺。黃帝有明臺。倉頡有造字臺。夏后啓有鈞臺、有璿臺。夏桀有瓊宮瑤臺。殷紂王有南單之臺。周穆王有中天之臺。楚昭王有漸臺。吳王夫差有姑蘇臺。漢武帝有柏梁臺。魏武帝有銅雀臺。但是我所嚮往的却是「鳳臺」又名「鳳女臺」。此臺乃秦穆公爲其女弄玉所建。弄玉好音樂，上天遣來一位音樂使者—蕭史（誰也不知此人來歷），其吹簫如同鳳鳴。可致百鳥來朝！穆公以其女弄玉妻之；於是蕭史與弄玉夫婦居住此臺，數年後（有謂數十年後），於一個涼秋月夜，碧海青天，雙雙乘鳳仙遊！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啊！在幼稚的心靈裏，沒有任何懷疑，認爲那是眞實故事。此後讀書每遇有臺觀字樣，即隨筆記下，如今集有厚厚兩册。固然難免有所重複，但是使我感覺興趣的，類書中沒有的臺，我的小册子上會有，可是我從未加以整理。唯希望有機會把每一個臺的形狀、建築時間、與地點以及它們的歷史故事，都一一找淸楚，再命名。我所知道的還有許多沒收進去呢！

那些古雅壯麗的臺，其中包藏着多少神聖莊嚴的事跡，以及神秘香艷的故事。臺，在時間上，放過驚人的異彩！在空間上，點綴了錦繡大地！我擬進一步探討這個建築物的代表字—臺。在古文字裏其形體的構造，與此建築物的關係，却出乎意料，翻遍甲骨文編與金文編，沒有臺字，我惘然了！從此殘稿束之高擱。好幾年了，後來見字書裏每逢高字則謂與臺有關係，高是取臺的形狀所造之字。於是取出殘稿再寫下去，看看究竟高是臺抑臺是高，還是高臺爲一囘事，試分別探討如次。

(二)　高字的構造與演變

高字是一個形容詞，也是一個及物動詞；它只能形容一個事物的高低，或指示一個事物的意境。淸王筠謂：

高字借形以指事，高者事也。天之高，山之高，高者多矣。何術以指之？則借臺觀高之形以指之。（釋例）

所謂指事字就必須有事物可指，但是它本身却不能代表一個具體事物。漢許愼說：

高，崇也。象臺觀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說文）

淸徐灝說：

高，臺觀之名。乃爲崇高之義，而取於臺觀造字。（徐箋）

淸孔廣居謂：

高象樓臺層疊形，∧象上屋，冂象下屋，口象上下層之戶牖也。俗訛从冂非，亭京从高省者仿此。（疑疑）

李敬齋先生之文字源流云：

亼，取𩫖（墉之初文）之上部爲之，會意。俗增口聲作高。訛作𩫏，作高，此字卜辭已訛，益見中國文字之古。

又謂：

臺、積土、可登以觀四方者，从高土，會意，訛作臺、作臺、作臺。變作堂，省作堂，再省作尙。

李先生是說臺的構造，及高字形體演變以至訛變成爲後日的臺堂等字。

大漢和辭典載：

臺，一曰臺古字；二曰字彙謂：臺，古臺字。臺，訛字。正字通謂：籀文堂，从高省，作臺，臺即臺之訛，非古文臺。（援引用備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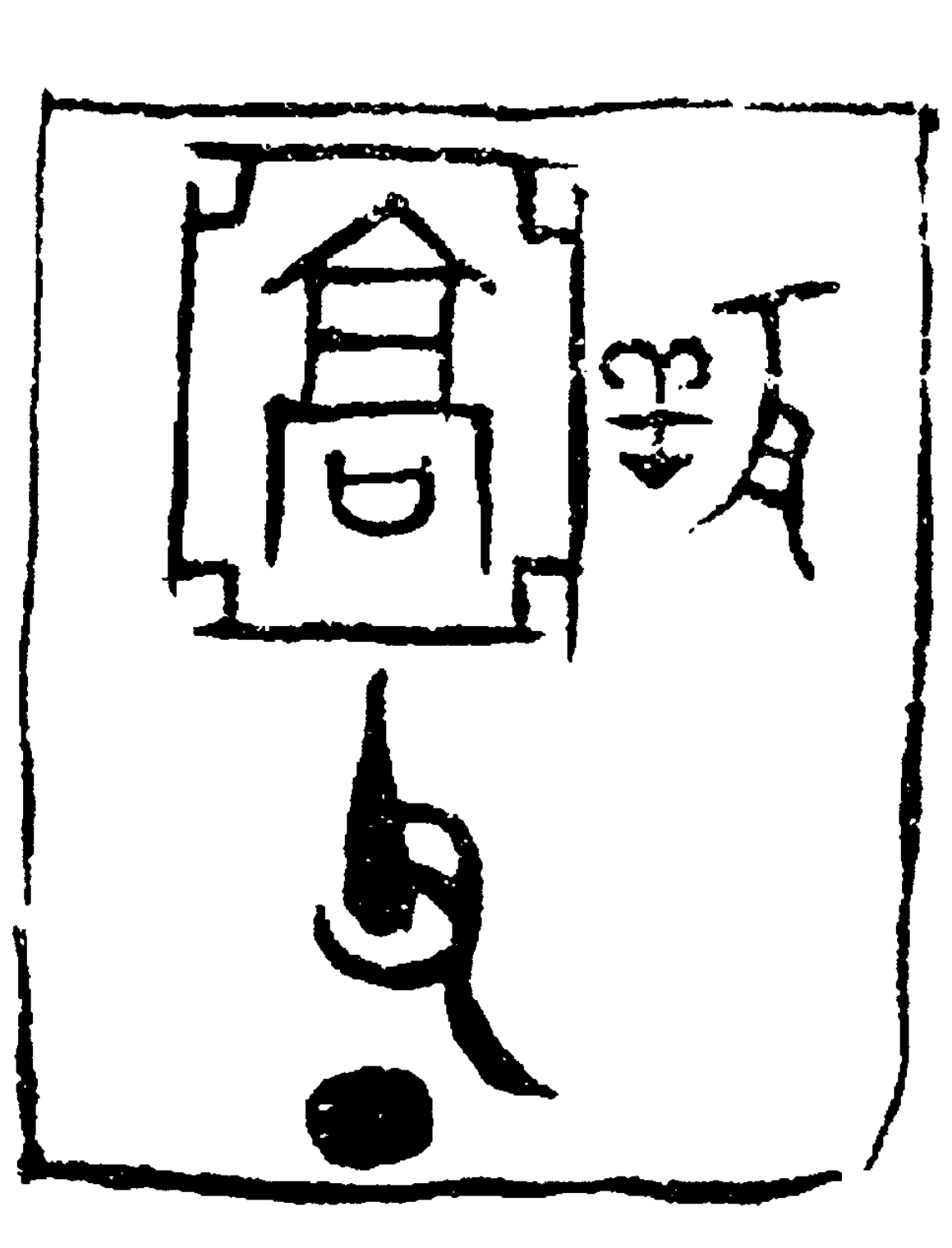
楊希枚先生說：

就高字造形，其爲高層建築之形字。（大陸雜誌三四卷・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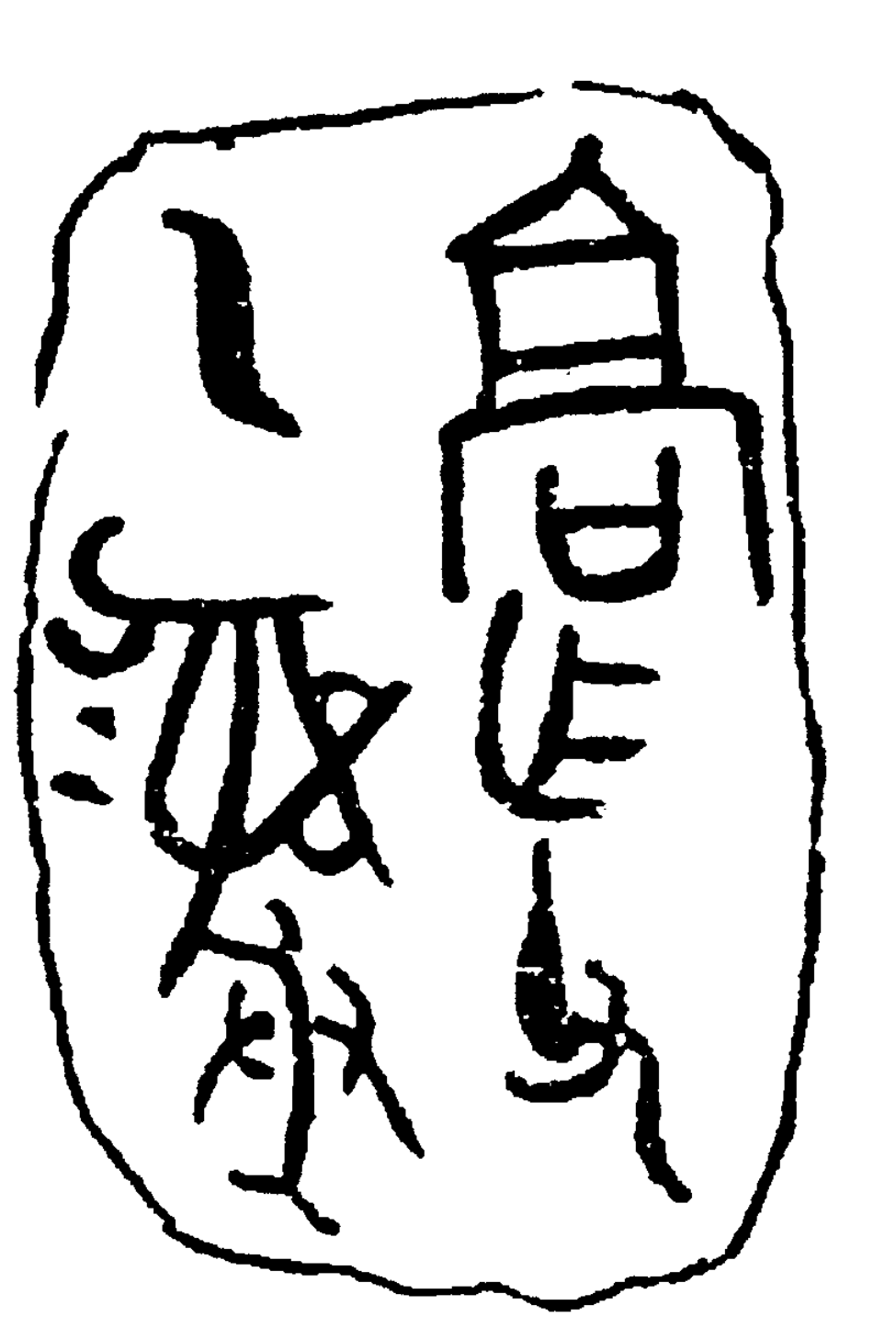
董師彥堂先生在甲骨學六十年中說：

卜辭中的亳、亭、高等字，就是地上建築的素描。

各家對於高字的詮釋，可說是一致的；先有臺而後依臺的形狀而造高字。這是一個較爲妥當的說法。但高字在運用上所表現的各種意義，只是高字的引申義，它的本義即是臺。它所顯現的形狀，則是一個正方形或圓丘形・而高大穩固的臺。試舉先殷金文與殷甲骨文的高字和古書及古器物上高字的形體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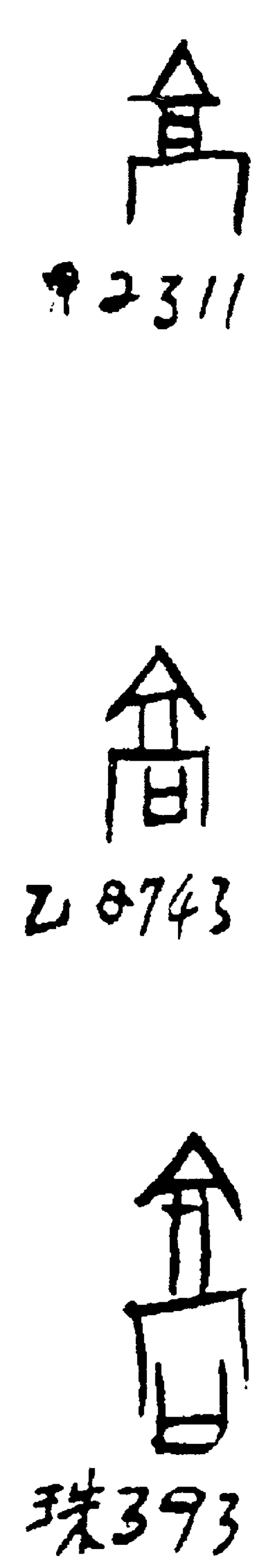


殷文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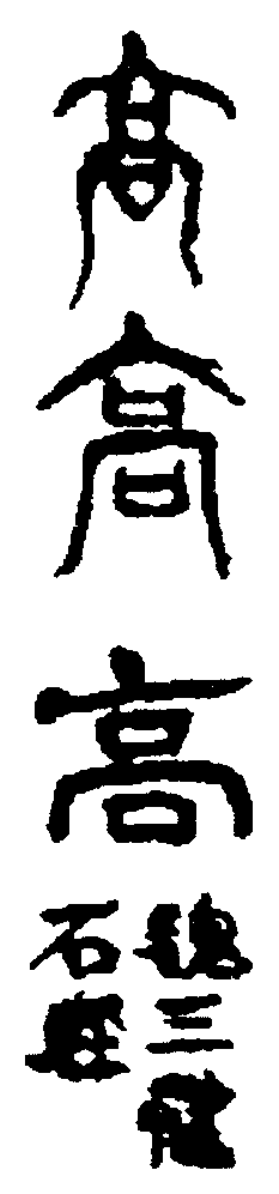


三代吉金文存

以上金文



以上甲骨文



以上三體石經

部首訂云：

古孝經作高。六書統作高。漢定陶鼎鐙作高。清白鑑高。則形又近隸。（今人饒炯著）

㈢ 臺的歷史與臺字

著者曾跟故高笏之先生學金石文，請教臺字，先生即書此一臺字見示，在金文講義裏也曾講過，至於此字出處我却記不清楚了。其遺著「中國字例」未列此臺字。而且金文編與甲骨文編，均無任何形體的臺字，只有說文中才有。說文云：

臺觀，四方而高者。从至从之从高省，與室屋同意。

令人感覺困惑的是古籍中時常讀到臺字，古建築之臺，其多不勝列擧，均載在簡策，何以古文字（甲金文字）裏沒有臺字？試觀古籍中的臺，管子云：

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

三國志載：

黃帝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

山海經海內北經云：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在昆侖東北，所謂「衆帝之臺」。

古本竹書紀年載：

夏桀作瓊宮瑤臺。

同書：

周武王親禽帝受辛于「南單之臺」。

楚辭云：

望瑤臺之偃蹇兮。

李商隱詩云：

更在瑤臺十二層。

莊子云：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唐岑參題倉頡造字臺詩云：

野寺荒臺晚，寒天古木悲；空階有鳥跡，猶是造字時。

禮統謂：

夏爲清臺，商爲神臺，周爲靈臺。

閻若璩引括地志釋靈臺云：

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然則巋然獨存者，豈直魯靈光殿而已哉。（見皇清經解）

五經異義公羊說：

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

文始云：

臺，即築土四方而高者也。「高」當象重臺字。（今人章炳麟著）

高笏之先生金文講義云：

「爲積土四方之臺形，其上起屋乃有高形，再加至爲聲符作臺，是爲形聲字，名詞。

爾雅釋名謂：

臺，持也。築土堅而高能自勝持也。

老子曰：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高先生說積土四方爲臺之底層。爾雅謂「築土」，老子謂「累土」，然而臺字下端却是至，並沒有土；高字下面也沒有土，各家所謂的土，只可說是在各家下意識中，實際上都沒有土的跡象。古人造字是要名實相符的，李敬齋先生所謂的積土之臺，雖契文與金文中均無此字，却符合了累土、築土的意義，也充實起那些所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了。所以說文謂：

垚，土高也，从三土。

這正是累土的形狀。莊有可氏說：

水日退而土日出，前此未有也。蓋堯本字，或作　。（見各經傳記小學）

說文云：

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㚁古文堯。

莊氏又謂：

兀高而上平也，使人得土而居，始於堯之舉舜敷治也；故其時因爲之號，不忘其功也。古文从二土二人，二土不一土也，氾濫去土日敷也。人在土下，堯憂民昏墊之意也。

這正符合了堂和壇。字彙補謂：

壇，古文臺字。

我們的文字歷史相當古老，有些字在甲骨文字裏就發生了訛變，有的字在甲骨文裏是有的，而大小篆却無。經過一段隱伏時期，到隸書又出現了，這樣的例子有的是。

(四) 卜辭中高字的含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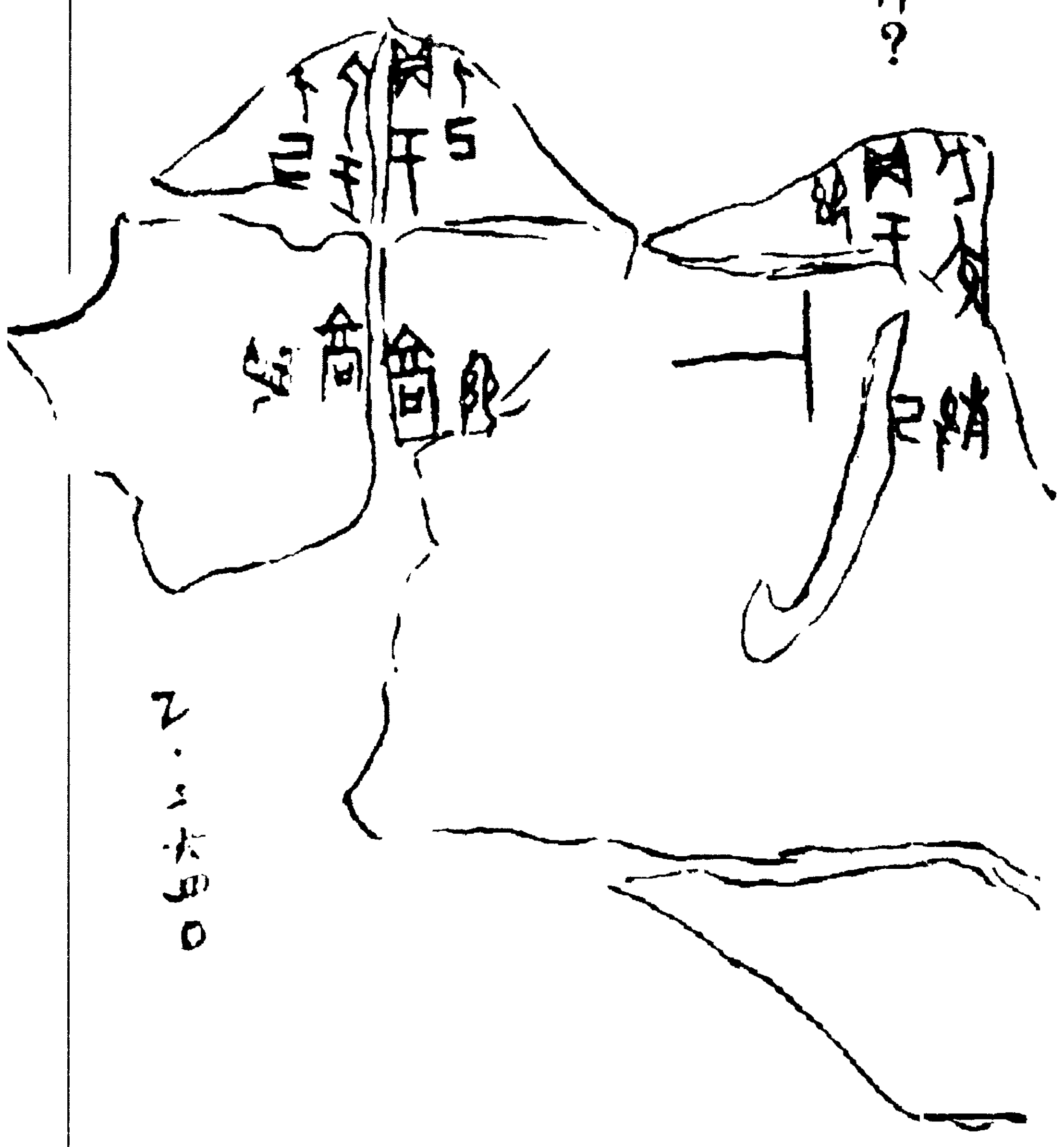
臺，是雄偉而威嚴的古老建築物，偏偏自秦篆上溯就沒有一個代表它的文字，在納悶之下，發現高字與臺字之間有着不可分的關係。試從卜辭中看看高字的含義，然後再研究高與臺的關係。含有高字的卜辭甚多，有的連綴成爲大龜版，或大骨版，或僅存一二字且漫漶難辨者均未采取，此處略列數片以見其眞象而已。

乙二六四〇：

戊寅口𣪘貞：于己御？

貞：于高妣己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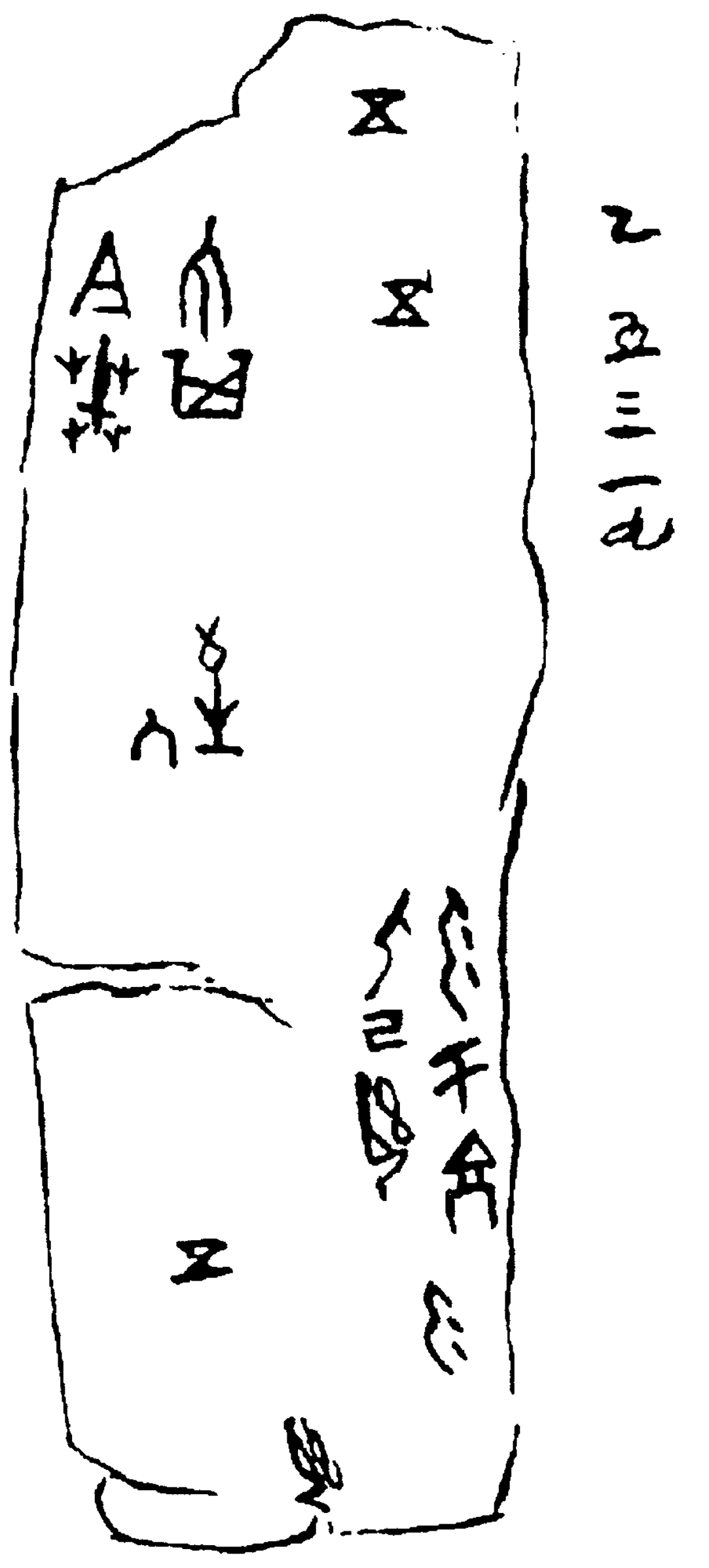
弜于高妣己御？



乙五三一九：

勿于高妣己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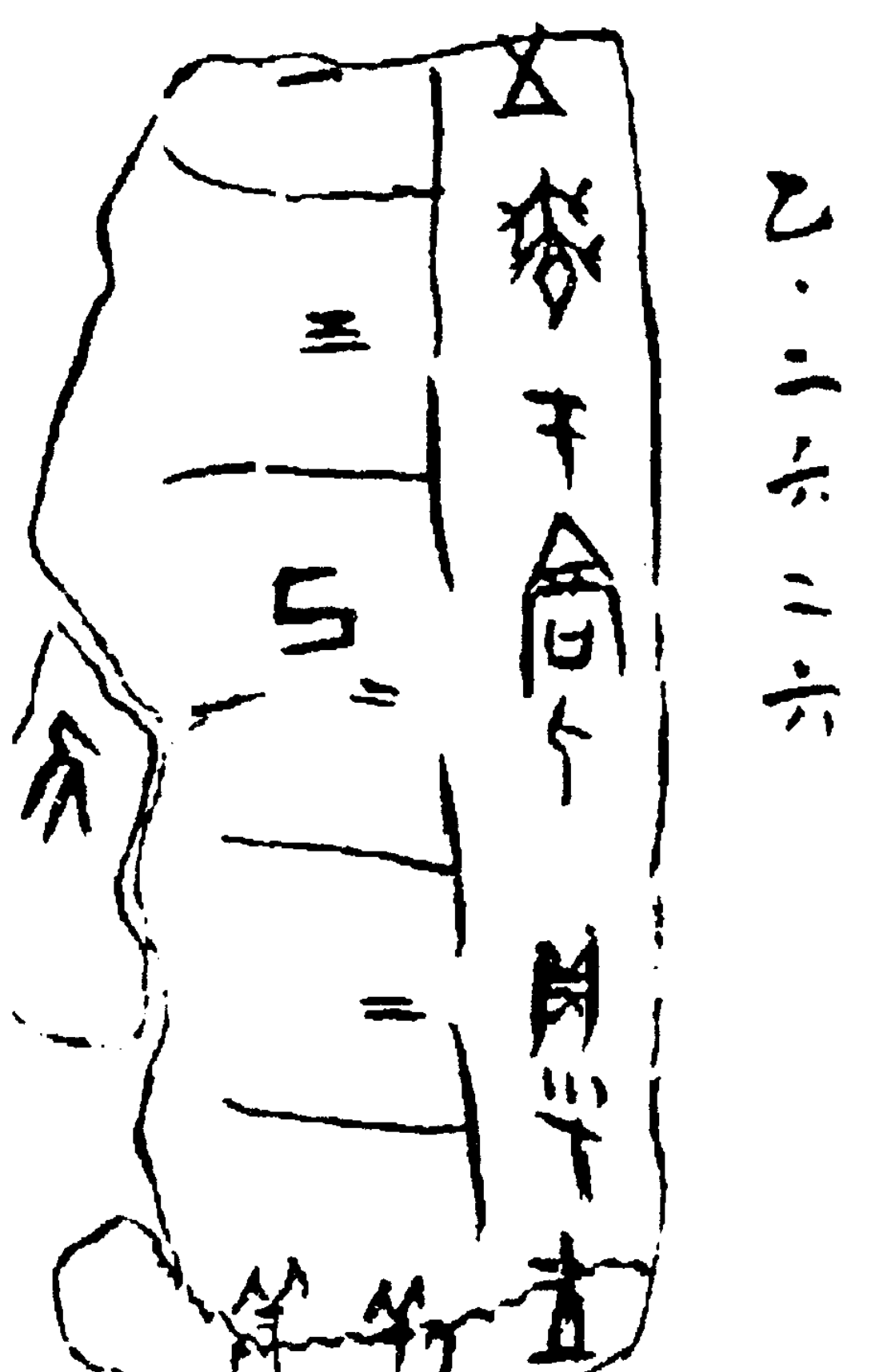
今芚不其至？



乙二六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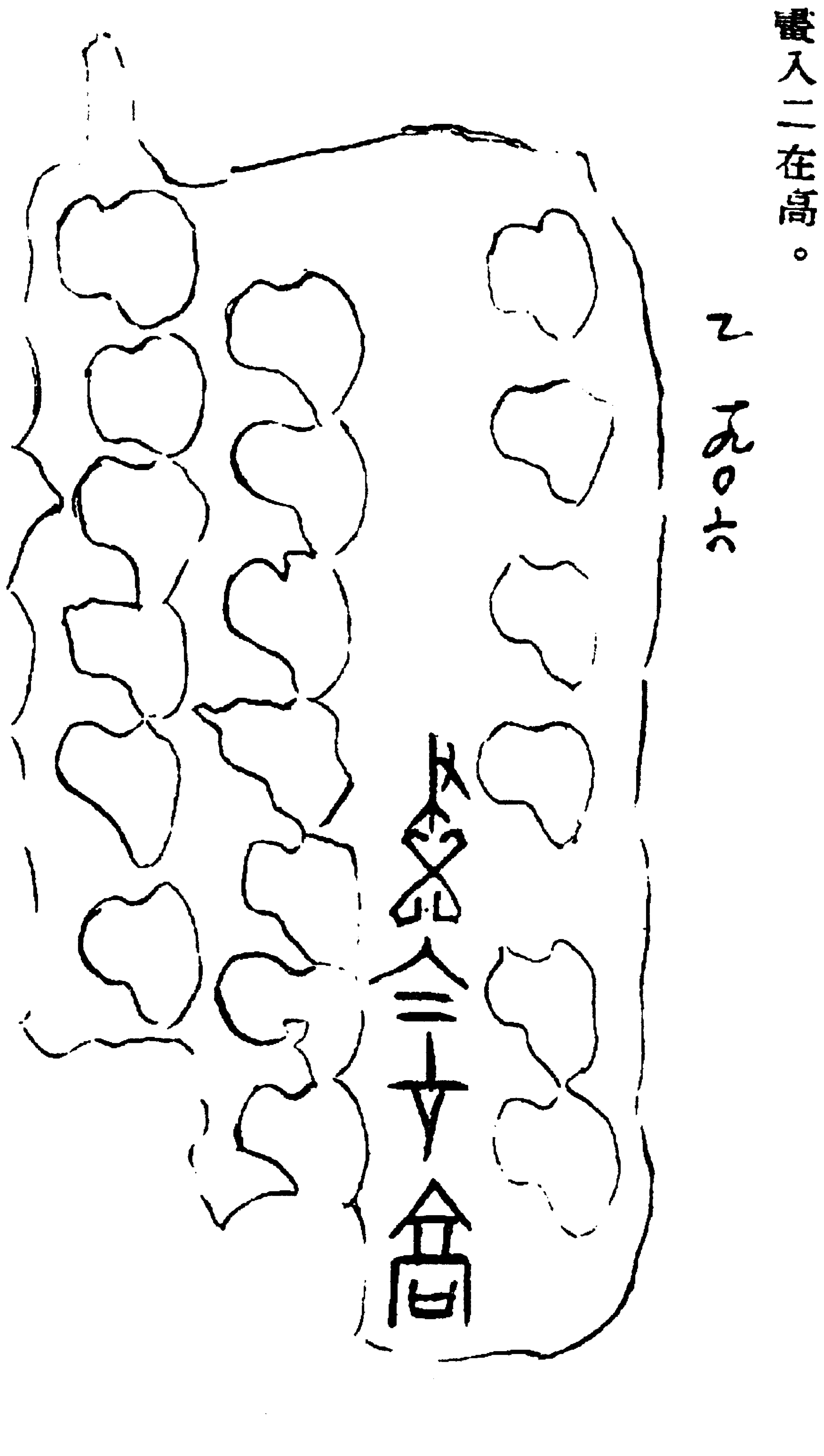
五𠦪于高妣己？

貞：乎王敎羊？



乙一九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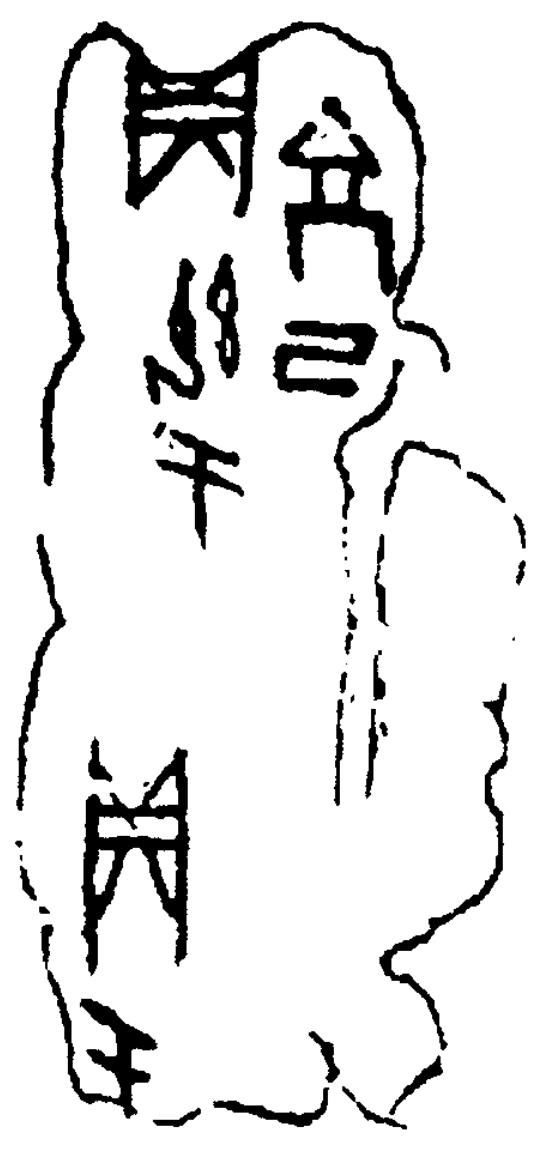
畫入二在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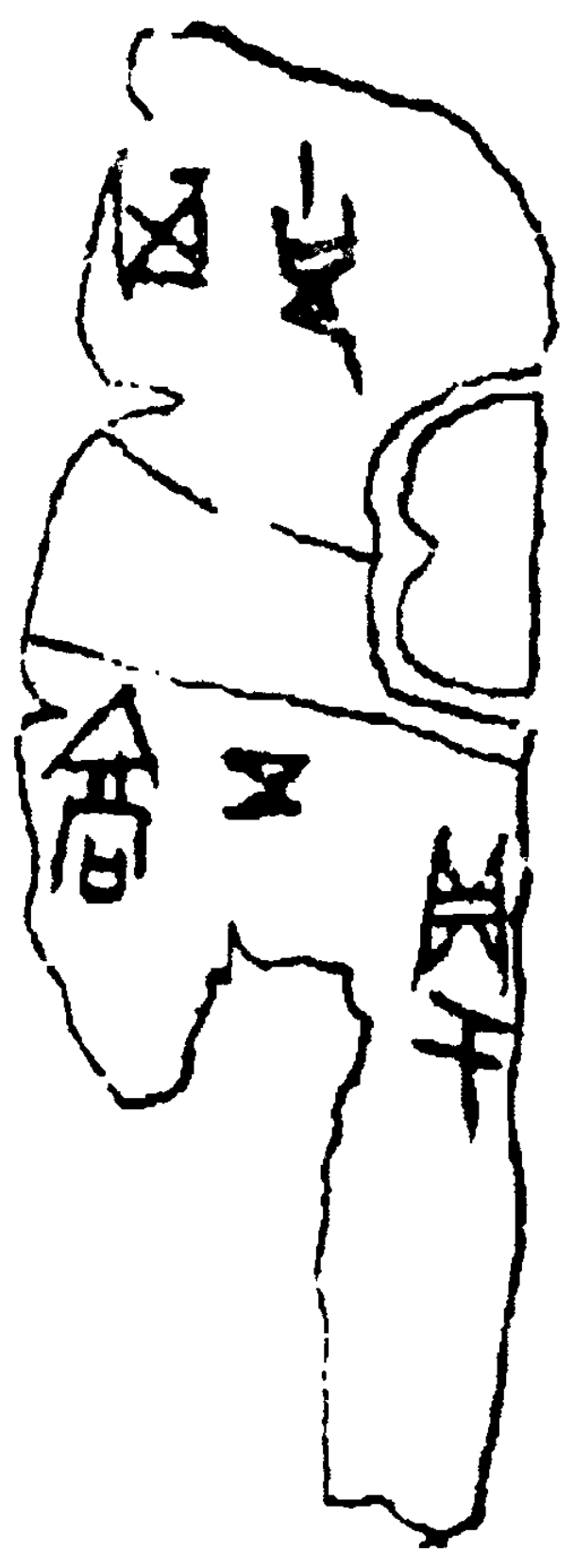


乙五九四二：

貞：御于高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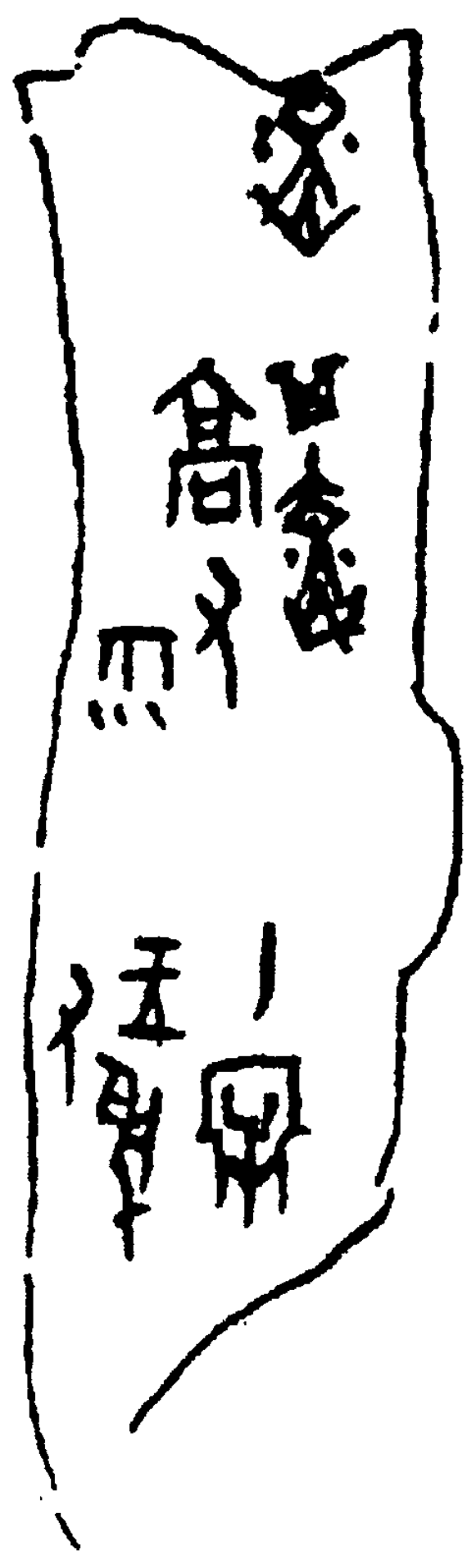
乙一四九五：
貞：于高冂？
囗㞢囗其囗？


乙五九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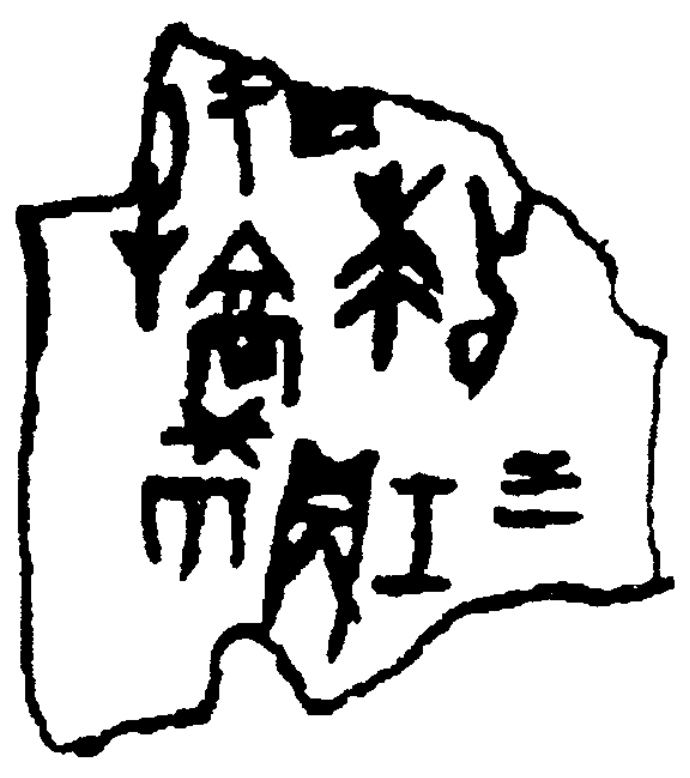

乙・一四九五

粹六五七：
烝？
其烝高又雨？

十牢王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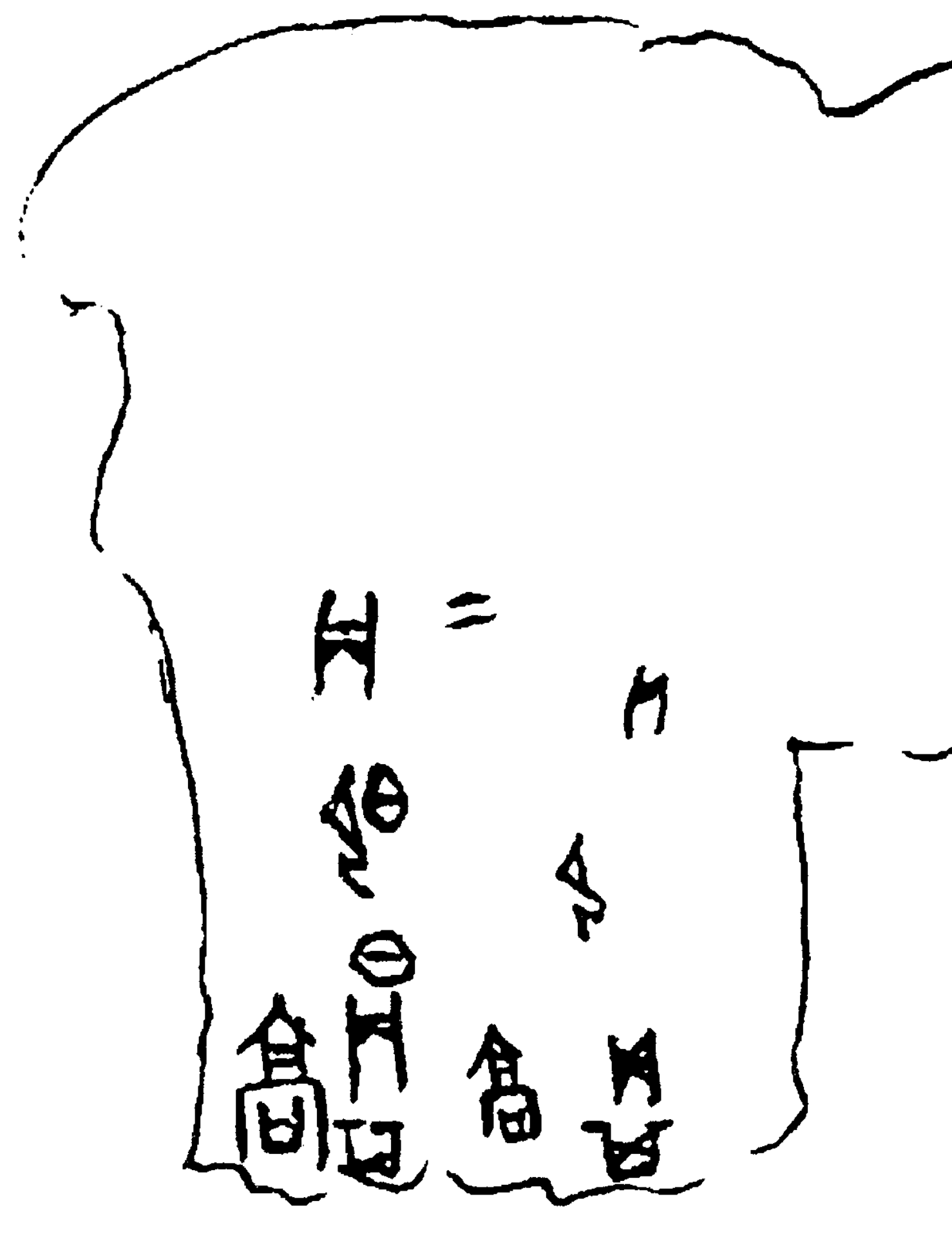

粹六五七

甲五五一：
囗甲其求于高賁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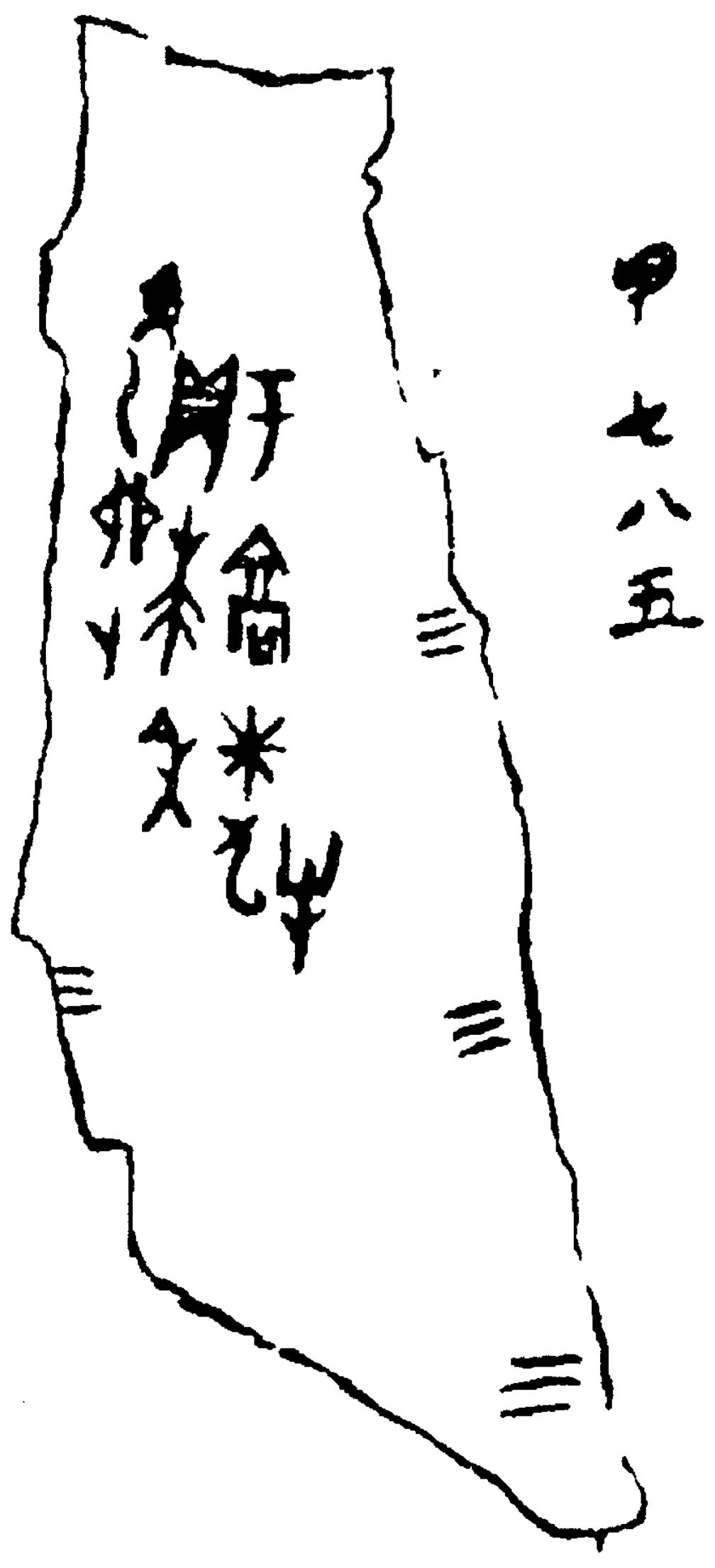

甲五五一

甲二八〇六：
貞：其囗高囗？
貞：即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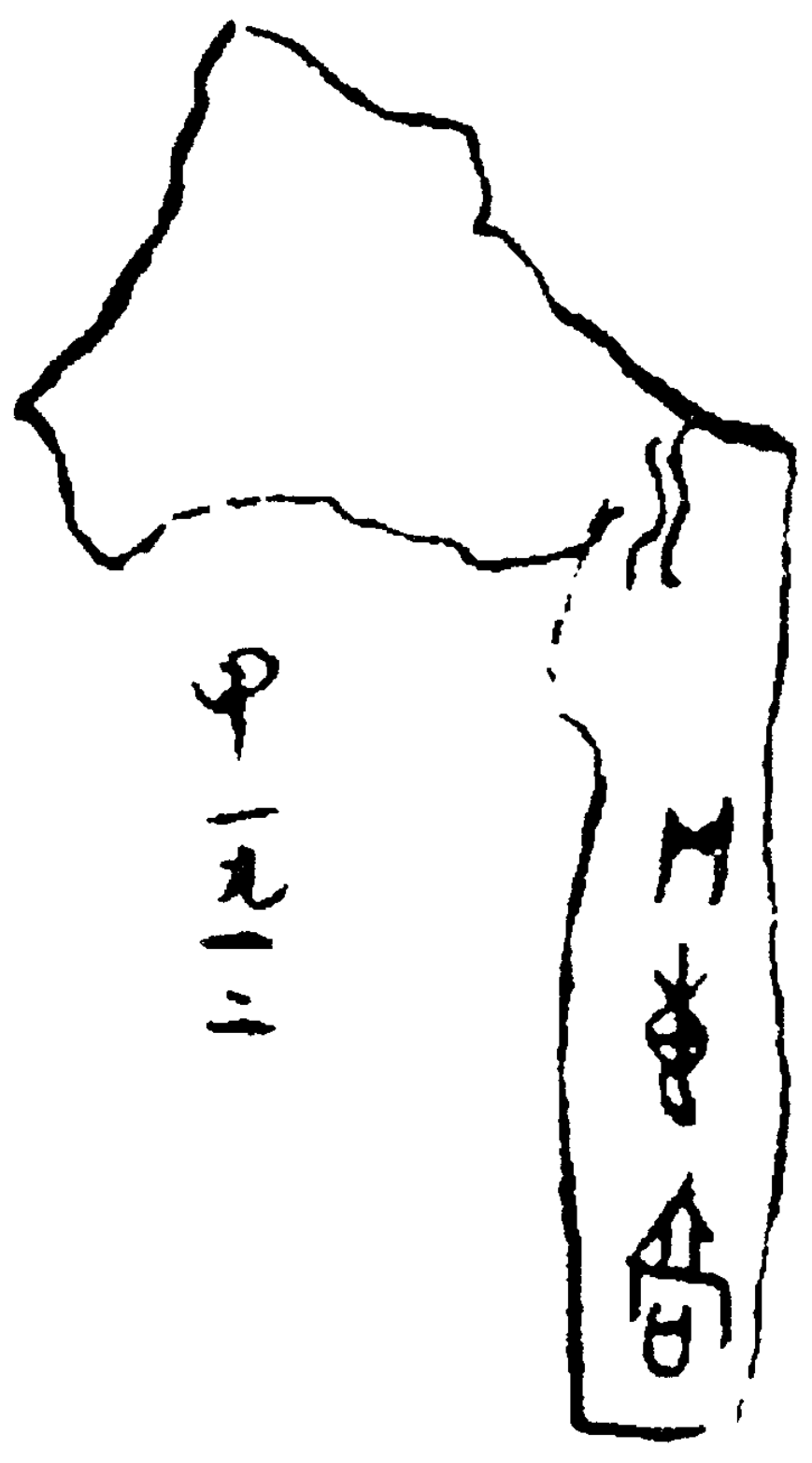
貞：其囗高囗？
貞：即日？


甲二八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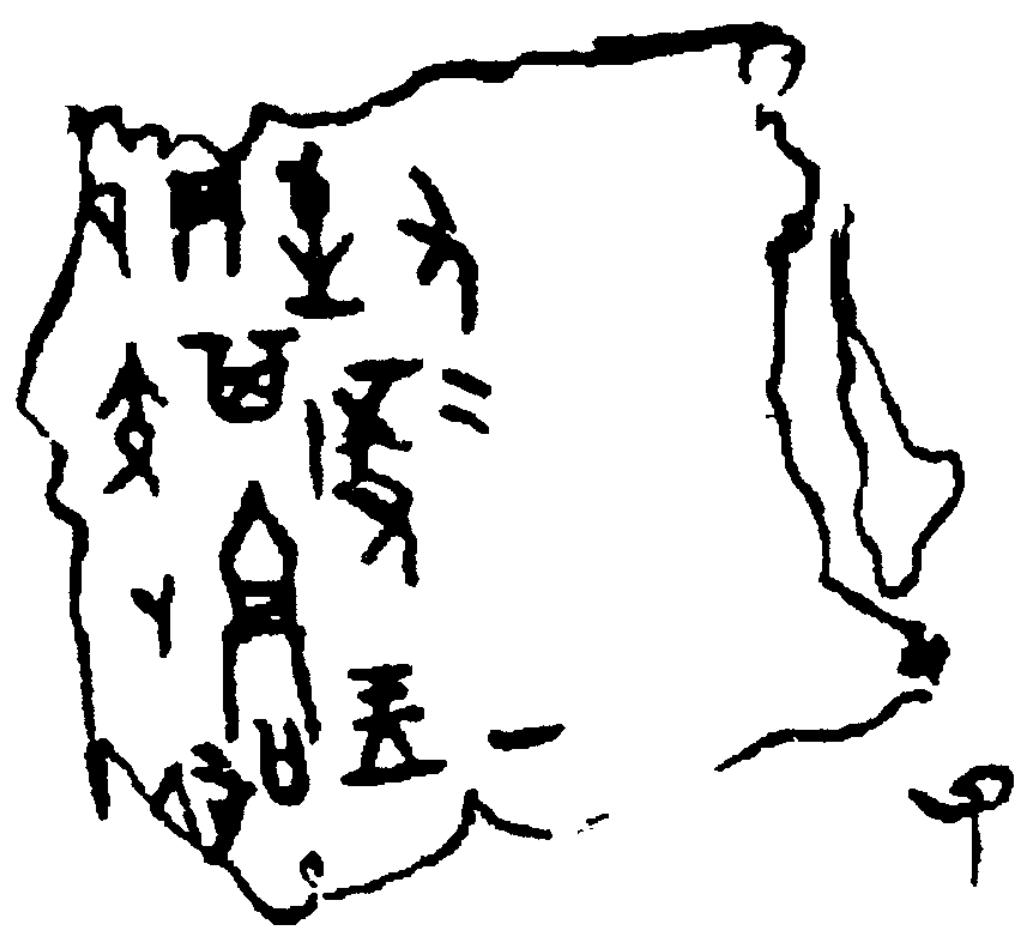
甲七八五：
乙卯卜貞：求禾于高賁九牛。


甲七八五

甲一九一二：
貞：叀高囗？


甲一九一二

甲一六一一：
丙寅卜，犾貞：其高至[illegible]壬受又？



甲一六二

甲〇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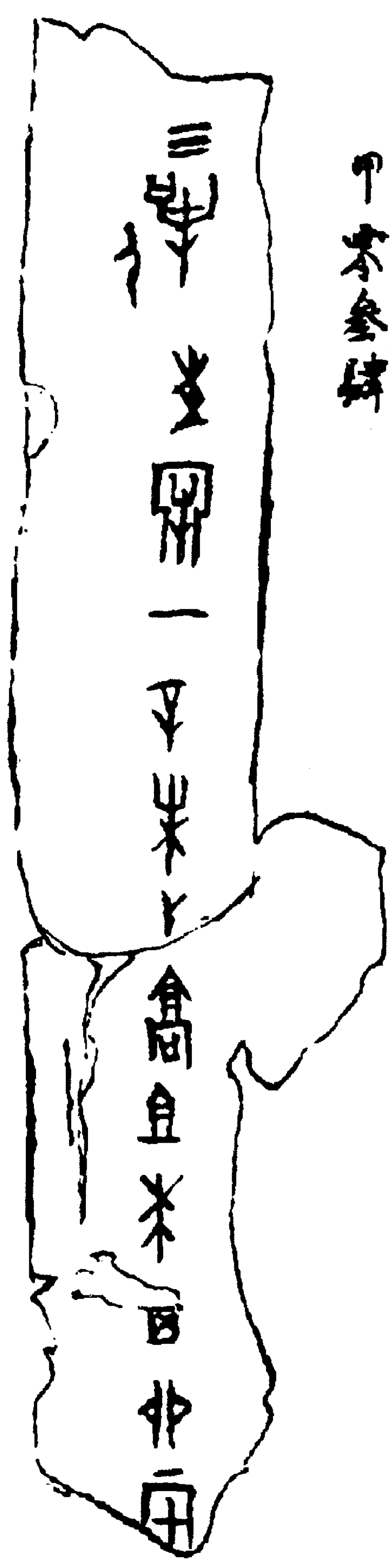
辛未卜，高且求，其卯上甲囗？

叀牢？

囗三牛？

圖版　七〇一+八三〇+八三五

甲零參肆



以上圖片各綴有釋文，下列攷釋有的和上圖同，有的是采取各書攷釋中高字的意義。殷墟文字甲編屈翼鵬先生攷釋：

五八五：

求高，王受又？

高蓋聖地之名；義已見本編五五一片。求高者，祈求高之庇佑也。

七八五：

乙卯卜，貞：求禾于高，㚔九牛？

高見五五一片。

五五一：

囗申其求于高，㚔牛？

高，地名。其地有河宗（參七一七片），蓋殷人心目中靈聖之地也。胡厚宣謂：「高讀爲嵩，卽中嶽嵩山。」（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

按：謂高讀爲嵩，非是。高究爲何地，待考。

屈氏又謂：

甲編七一七，「癸亥卜河」其卽宗于高，與甲編七七九版有「于岳宗酒」之語，本辭則言「河卽宗」，知殷代河岳皆有宗廟也。河宗蓋猶後世之河神廟矣。……高當是地名，河之宗殆不止一處，此卜問河神其就于在高之宗廟否也。諸家以河爲殷之先祖，因謂河宗乃先祖河之宗廟，蓋不然矣。

甲骨文字集釋引楊樹達先生謂：

甲編五五一片：

囗申其求于高，㚔牛。

七八五片：

乙卯卜貞：求禾于高，㚔九牛。

粹編六五七片：

其攸高又雨。

諸辭之高，卽祀年小甲名高之高。（見甲文說）

屈先生不同意胡氏之「高爲中嶽嵩山」之說，不同意楊氏「小甲名高之高」，亦不同意「先祖河之宗廟」。他說高爲地名，殷人心目中靈聖之地。此靈聖之地，尙不知爲何地。李孝定先生同意疑疑說高象樓臺層疊形，亦同意屈氏說高爲地名。

(五)　高與臺有不可分的關係

以上各家對於高字解釋雖已詳盡，倩君以爲還有商量之處；臺的存在是不容否認的，其歷史之古老亦不容否認；然而它究竟起始于何時？這是難以測知的。就最早的歷史人物伏羲氏來說，乾鑿度云：「庖羲氏治于宛墟國，宋陳留縣。」該處有八卦臺。伏羲之下歷代帝王諸侯等，築臺之多，指不勝屈。要之臺是文化進步到了相當程度的產物。當穴居野處之時，不會築臺，巢居時代也不會有臺。卽如「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刊。」這時也不可能築九層之臺，千仭之臺。我們斷自殷周來說，也應該有臺的代表文字！可是甲金文中都沒有臺字，由各家考證，「高」卽「臺」的形字，「高取於臺觀造字」就是說高卽是臺的象形字。李先生說：「後世臺字的形體是由𩫏訛變而來。」余以爲高含有指事、形容等意義，因而造臺字以別於高。臺字可用作臺觀的專用字，總之高爲臺的象形字，臺爲高的後起字。高在卜辭裏除用作稱謂高祖或高妣等，卽是屈氏所謂的「地名」，但尙不能定爲「何地」。倩君以爲「高，地名」，此地決非邦國、城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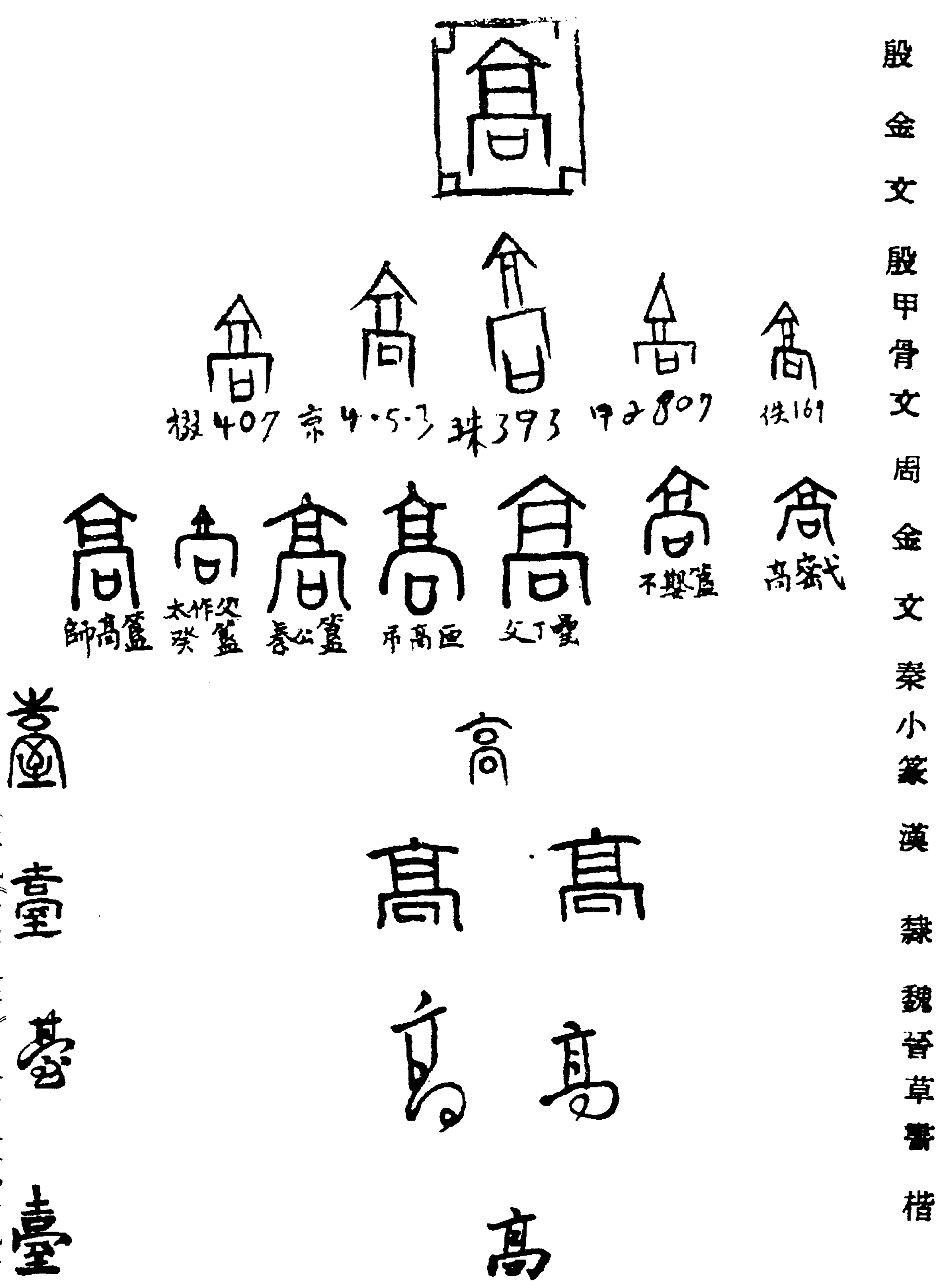
村落之地，乃是祭神之地，所謂「靈聖之地」，彷彿神壇之類的地方。如下論語先進曾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朱注：「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就「封土曰壇」，「築土而高曰壇」和「築土堅而高曰臺」「累土曰臺」「積土曰臺」。如此看來兩者若似無異，也許形制不同，但意義大致相似。至於後世在臺上加蓋層樓點綴美飾，以祭神之臺，用以藏嬌，那又另當別論了。

㈥ 結論

壇與臺雖然有類似的作用，而且是同音字，因爲沒有較爲明確的證據，所以不能說它們是一個東西。臺，即是祭神之地，所謂「殷人心目中靈聖之地」。這種聖地，古時在一個部落、或村莊、或邦國就會有一所或幾所。周禮云：「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壇墠。百物之神曰鬽（鬽即魅）。」至於「卜河」，「祭于河之宗廟」這是很可能的。古人視河極爲神聖，如韓非子內儲說載：「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尤其居住在黃河兩岸的人家最爲瞭解河的威嚴，殷人就是黃河邊上的人，遷來遷去就是爲了避水災。當黃河泛濫時，人們打醮設壇，有的是臨時所設的神壇，有的是長久供奉龍王或大王廟宇；龍王沒有人看見過，大王是時常出現的，它的色身是一條七八寸長的蛇形，人們把它放在沙盤上，供到神龕裏，搭臺唱戲放餤口，雖然像夢幻似的虛玄，可是從古到今人們都在信奉者。若謂人類是從水族進化來的，那麼龍王不就是我們的祖先嗎？

臺，在起初只是「高地」而已，是人工建築的祀神之所，後來由於建築工程的進步，臺也漸漸向高上築，並且加蓋層樓，原來的平臺，變成了樓臺。疑疑所謂的「亼」象上屋，「冂」象下屋，這說的是兩層樓，也就是「高」所表示的兩層的臺形。其實臺不止兩層，也許只有一層，可以說其高低沒有一定的尺度。如前所敘述的「九層之臺」、「百尺樓臺」、「中天之臺」，其高千仞。「瑤臺十二層」周之靈臺高二丈，這都是指高臺而言；象古時天子的囿臺，以觀鳥獸魚鼈。吳孫權嘗飲酒觀魚於釣臺。千仞之臺固然爲高；在臺上可以觀水中的魚鼈，其矮可以想見。古時的臺是祀神祭天的所在。卜辭中有「賁于高」、「求禾于亯」等等。高既是臺的前身，也就是到高（臺）那裏去祈福禱雨。亦即殷人心目中的「靈聖之地」。也正是著者幼時所幻想的神秘建築物。和天國相接近，和神仙相往來的地方。

本文雖然是爲「高、臺」兩字，下表只能列出一個完全的高字。臺，只可從秦篆一欄起至偕書。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五册，一九六七年九月）

說家

田倩君

一、緒論

家，人人對於它都不陌生，而且都有親切感；無論是古今中外幾乎全是一樣的。試讀中西詩文，其內容大半是懷念家國有感而作。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對於「家」的觀念比任何事情都顯得濃厚；像孔子在陳「尚有歸歟之歎」。聖人的胸襟雖然可以包括宇宙，總覽萬物，但亦難免思念家鄉。詩人本來多情善感，一旦置身異地，其懷念家國的情意，多藉詩文以排遣。如建安七子中的王仲宣寄居荊州，其所作登樓賦有句云：「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他是今山東鄒縣人）。「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其字裏行間充溢着抑鬱愴涼，柔腸百折，至今讀來猶令人落下一樣鄉思淚！這是文人思家情緒；再看宋范仲淹的漁家傲後闋云：「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英雄也爲之氣短而落下思家淚！唐張謂的五律云：「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韓愈的自詠云：「雲橫秦山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思念家鄉的詩文太多了，隨便想起幾個例子，至於外國的詩文不擬縈舉，因爲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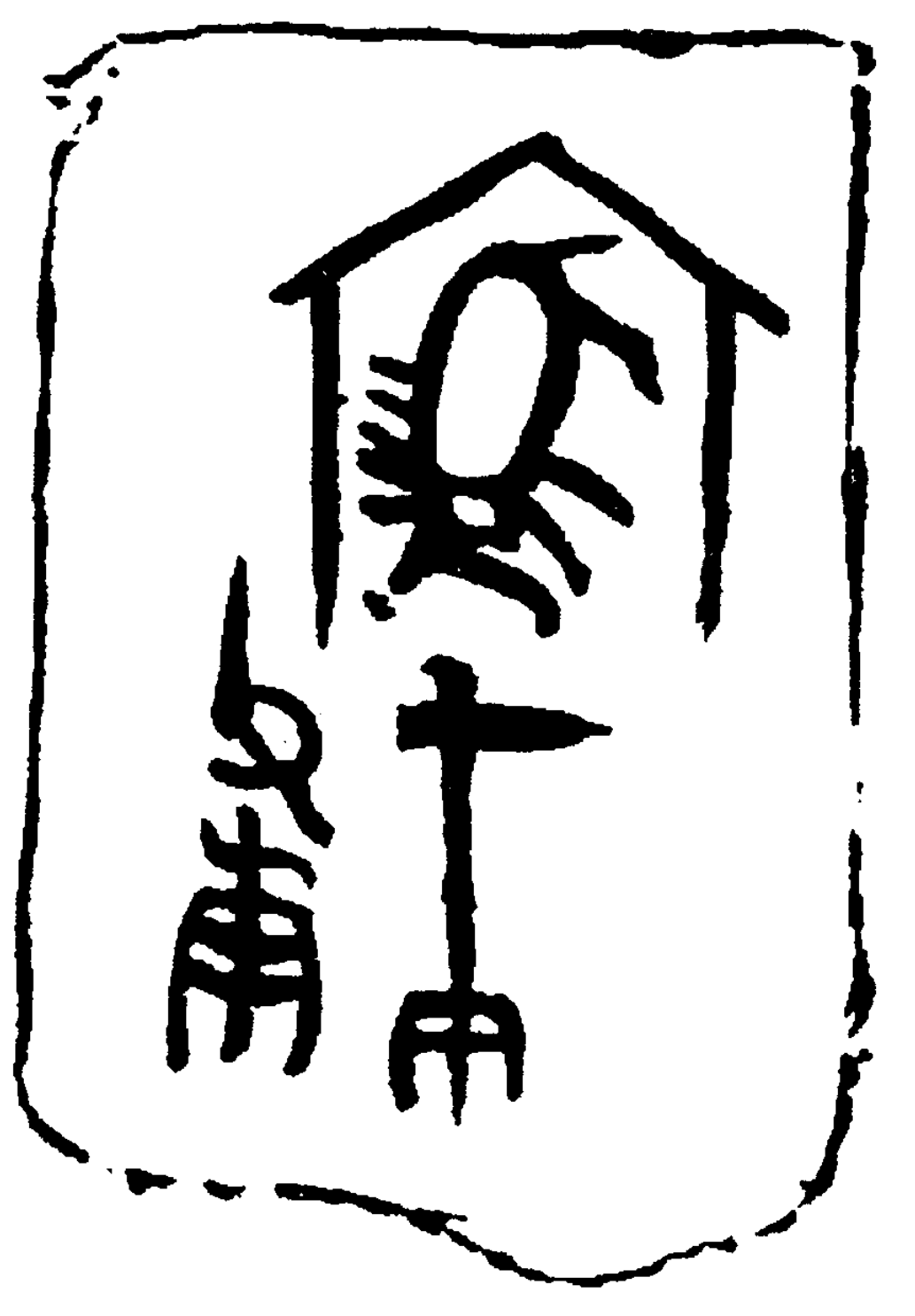
在這裏也不類。

家對於人心的牽引力，比任何力量都來得大！俗話「人在外，心在家」若像有一根不可見的絲線繫在遊客的心上，任離家多麼久的時間或多麼遠的地万，終會由那根不可見的線牽繫回家。家，是如此的偉大，甜蜜而有魅力！

這樣一個使人眷戀的家，是如何產生的？人類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組織家庭呢？這問題誰也說不清楚。初民沒有「家」的組織，上古社會無所謂家族，人類如同禽獸一樣，男女無別，也無名稱。據一般古代史家說，家的組織應該起源於農業社會，因爲農業社會可以建造房屋，人們有了定居才眞正開始家庭生活，固然這是相當合理的說法，但筆者以爲家的組織應該是建築在婚姻制度的成立，也可以說家的組織和婚姻制度是同時發生的。不能說是有了房屋，生活安定，就算是家的組織建立了。家和國的組成是要具備某些條件，才可以叫做家或國。若是只有一大塊空曠土地，不能算做國；只有一大羣散漫的人，也不能算做國；只有武力亦不能算做國。所謂「國」者，必須有土地、人民和主權，這是在一個國的建立上最起碼的條件。家也是如此，只有房屋不能算做家，只有一個人或一羣人居住在一所房屋裏，也不能算做家；或只有不相關的男人或女人或孩子住在一起，亦不能算做家。家的組織，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有親族關係，主要的是夫婦，連帶着就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才算做一個健全的家。一個家庭再簡單也不能少了一對夫婦，只要有一對夫婦就可以成爲一個家。周禮小司徒上地謂：「家，七人。」注：「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時代，就因爲那時還未建立起婚姻制度，沒有固定的配偶，所謂無夫婦則無父子，也就無法組織固定的家庭。依照家的組織起源於農業社會一說來看，農業社會起源於何時？據一般考古學家於近東各國考查的結果謂：農業起源於新石器時代，去今約七千餘年。據我國古代史上說，我們的農業起源於神農氏或后稷時代，神農也好，后稷也好，究竟去今幾許年月？沒有一個正確數字。筆者以爲家庭的組織應該起源於婚姻制度的建立；婚姻制度建立於何年何月？又是一個未知數。地下史料尚未發現確切證據。依紙上史料「太昊（伏羲氏）制嫁娶，以禮迎聘，於是男女有別，夫婦有定。」（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太昊的年代亦難確定，從黃帝到現在，四千六百餘年（據曆法家的推算）。由黃帝上溯至炎帝（神農氏），由炎帝上溯至太昊，這個當中尚有許多帝號，總之太昊爲百王之先。從太昊到如今至少說也有七八千年，甚至萬年以上。這樣算起來中國農業起源（神農）的年代和近東各國農業起源，在時間上差不多相等，至於「家」的起源也應該始於此時。可是近代考古學家發現一個奇蹟—山頂洞文化。卽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西南周口店的洞穴裏發現人類化石頭骨七件，這七具人類化石乃是一個家族，其中有一個六十餘歲的老頭，一個四十餘歲的太太和一個二十餘歲的妾（事實是否是妻妾之關係？），其餘四具爲子女輩，他們的生活已不太簡單，已有日用器物如骨製的縫級針，宗教用的指揮杖（上面雕着花紋），還有許多飾物，如石珠、骨墜等，而且有染色的顏料—赭石。就這些事物來看，雖然去今兩萬年至十萬年之間的舊石器時代，然而這家人家已經是一個很正常的家庭，和後世任何一個文明時代的家庭是一樣的；可見那時婚姻制度已經建立，並不是所謂的男女雜居，由此可以證明我國歷史的古老以及婚姻制度與家庭組織的悠久了，有人在懷疑殷商以前的歷史，謂伏羲、神農都是傳奇人物，由山頂洞文化說明了兩萬年以前已經有了和伏羲時代相類似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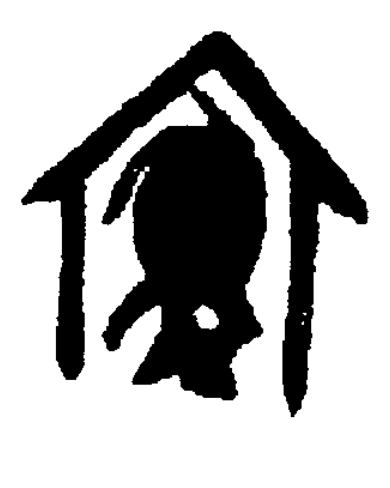
二、先殷金文與甲骨文中的家字

家的建立，從古書中的記載和民間傳說以及出土物的證明，我國「家」的組織相當悠久，根據「上洞文化」到如今，至少兩萬年，可是記載歷史的工具—文字，是何時創造的？沒有人知道，上洞文化中沒有文字，伏羲也沒造字（據說他只畫八卦）。今日所能看到的最古文字，只有少數的殷金文，其次便是甲骨文，試看先殷金文中的「家」字，象形，一間房屋裏豢養着一隻毛尨尨的大猪。



家戈父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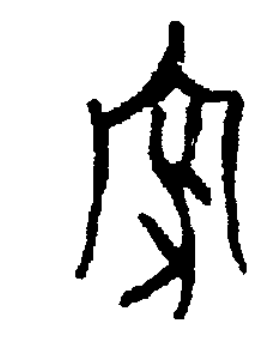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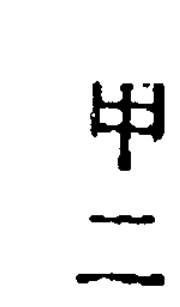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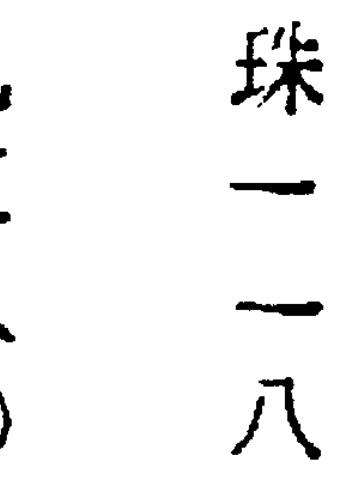
殷文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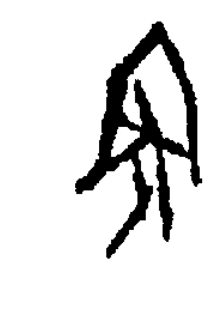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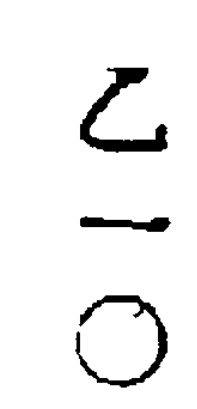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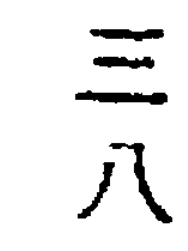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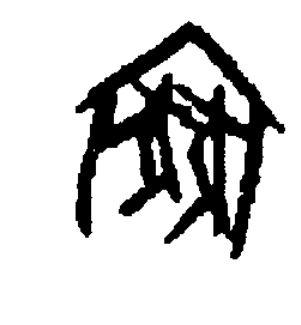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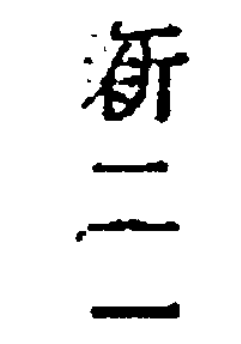
家戈爵

續殷文存

這兩個象形字前者釋作「家戈父庚」後者釋作「家戈」（原文中，家下還有一個戈。）其中「家」字的意義不知作何講。下面再看甲骨文中的「家」字：

甲二三〇七　甲二七七九　珠一一八二

寗八九　乙一〇四七　乙三八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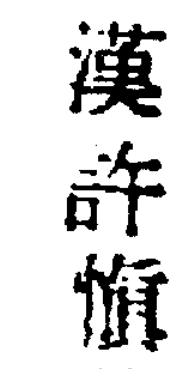
乙四二九三　新二一五二

殷金文早於甲骨文，早多少年月不可知。董彥堂老師說，殷金文是「殷代的古文」，甲骨文是「殷代的今文」。先殷金文全是象形的，甲骨文已經近於符號化了。但是，它們的形體並沒有多大變化，依然是一間房屋裏有一隻猪或兩隻猪。

三、歷代字學家對於「家」字的詮釋

倩君初學文字學，對於字形稍有瞭解卽懷疑這個「家」字。家中原是老老少少一家人，怎麼會以猪代之呢？也嘗執難求教，師（教六書的老師）依段注解釋，之後讀過不少字書，但是至今仍未能使我釋疑。試摘錄幾家的解說如下：

說文謂：

家，居也，从宀豭省聲，古牙切  古文家（漢許愼著）。

段注謂：

豢豕之生子最多，故人居聚處，借用其字，久而忘其本義，使引伸之意得冒據之（清段玉裁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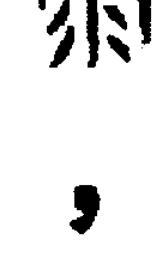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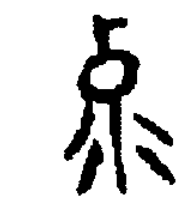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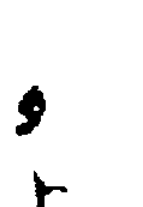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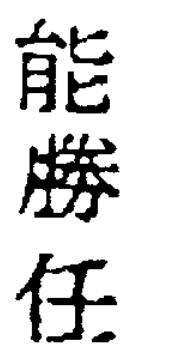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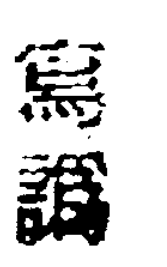
段注匡謬謂：

豕部豢下云：「以穀圈養豕也。圈乃豕所居，若以家爲豕居，引申叚借以爲人之居，此與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何異？且人畜齊等，造字者必不若是之悖亂，叚重解字必不若是之紕繆也（清徐承慶著）。

徐箋謂：

家从豕者，人家皆畜豕也。曲禮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清徐灝著）。

繫傳校勘記謂：

家，豭省聲。省聲字必兼意，此無義可通。疑古家字篆本作 ，从宀从，古克字，象刻木形。宀者能勝任此居也。故易曰：「克家」。後人傳寫譌作豕，求意不得，遂以爲豭省聲（清苗夔著）。

校錄云：

家，按當是从象省聲，古文則不省，蠡从象聲，廣韻亦收戈部，正與家合（清王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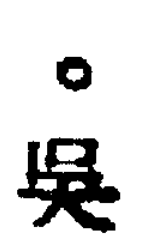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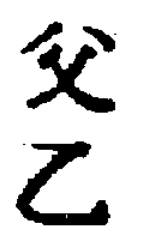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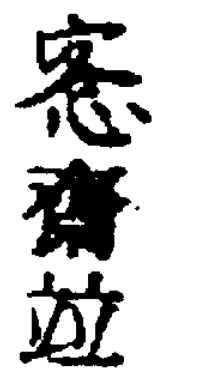
五翼謂：

煦按象，許氏讀若瑕，此古文家字，乃从象得聲，小篆作家，从古文省也（清王煦著）。

義證謂：

家，引釋文、玉篇，家，人所居通曰家（清桂馥著）。

說契學契枝譚：

說文：家，居也。从宀豭省聲。古文作。吳客齋謂从宀从豕。凡祭、士以羊豕。古者庶人無廟。祭於寢。陳豕於屋下而祭也。森按，豕，爲初民常畜。許君訓猪曰叢居。豭曰叢聚。家字从豕，當寓聚族而居之意。金文父辛彝之。父乙觚之。愙齋竝釋子家二字合文。予援子蝠子龜例。釋爲子豕。蓋以豕宜生殖。金文殆取子孫蕃殖之義。與蝠喻多福龜喻多壽例同。當非子家合文。又契文家字亦从亥。羅雪堂謂亥亦豕形。予疑亥卽象形。古豕字之變體叚作支名耳（葉玉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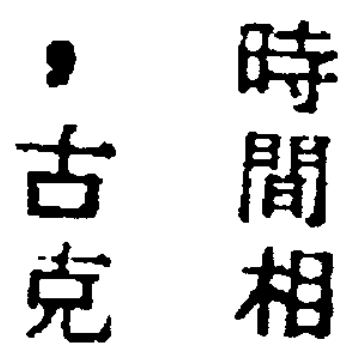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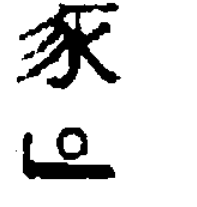
以上各家（包括自漢朝直到近代）對於「家」字的詮釋，揣想者多，我們來逐條研讀：

許氏說：「家，居也。」按究竟是人居，還是其他動物居？若謂動物居，何以用作人的家？果是人居，可是這家裏並沒有人！只是個形聲字而已。「省聲」似乎太繞彎子了，有人批評。

段氏說：「是借豕蕃殖旺盛，希望人也如此旺盛，是豕的引申義。」按古人造字，一字只有一音、一義。

徐承慶氏謂「以穀圈養豕，圈乃豕居，若以家爲豕居，引申叚借以爲人之居，人畜齊等，造字者必不如是之悖亂。」倩君亦然其說。

徐灝氏引曲禮，以豕之多寡來斷定庶人的貧富。按這等說法可以說是有其時間或地方性。卽如　有其現象，與造字的時間相去不知幾百千年！

苗夔氏說：「家中是一字，古克字，引易傳曰『克家』後人傳寫譌作豕。」

按雖然說八卦是伏羲氏所畫，但易傳無論是文王或孔子所作，都是和造字時間相去甚遠

，不足爲據。

王筠氏謂「家應从豕省，豭从豕聲，在廣韻戈部，正與家合。」按這只能指後來的家字，先殷金文裏那個家是否如此讀音？那時沒有這些韻書，就是古音研究出來的字音還沒有十分把握。

王煦氏說豕許氏讀作豭，是古文家字，小篆作家，从古文省。」按古文不是原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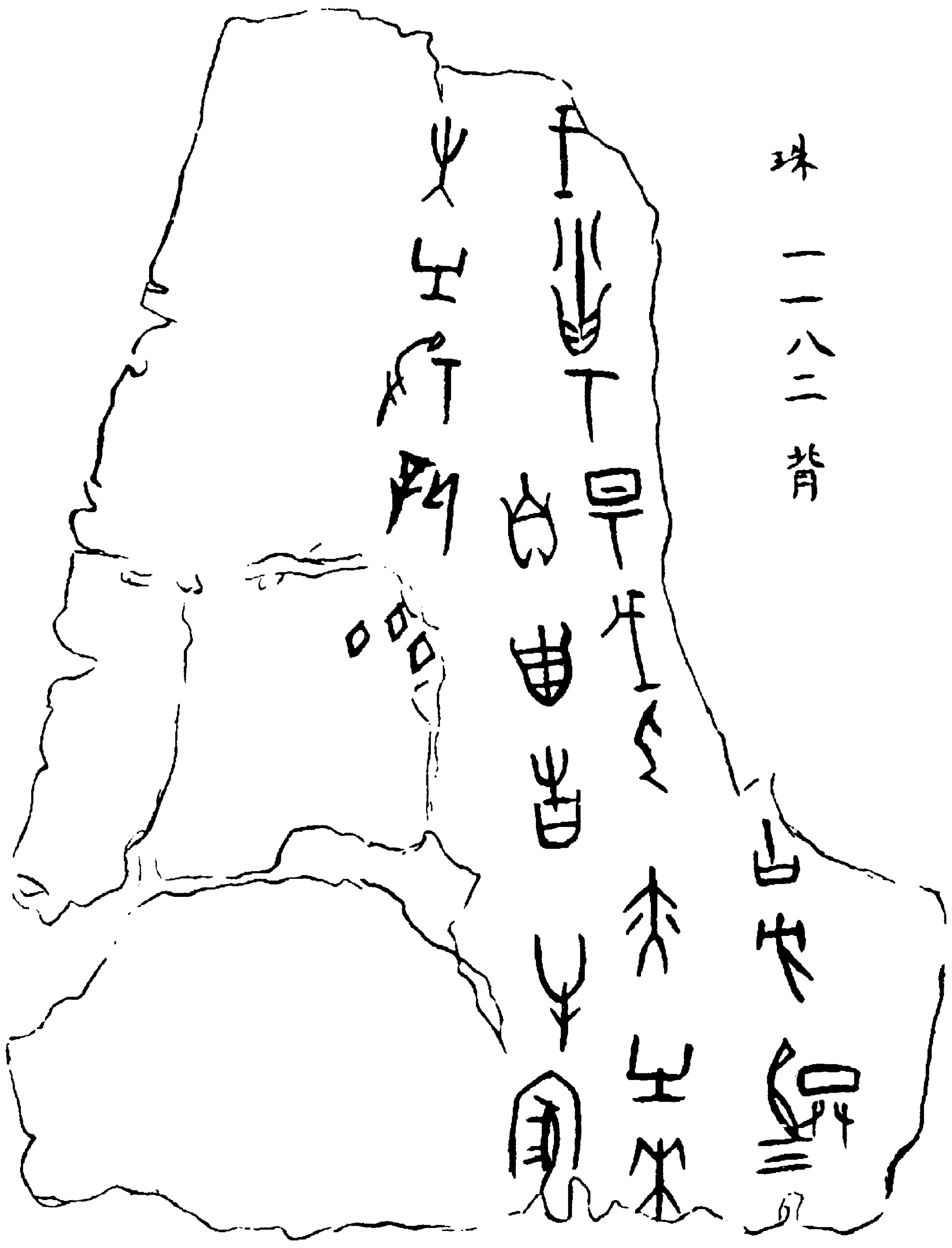
桂馥氏引釋文、玉篇，家，人所居通曰家。」按人所居，則宀下應爲人居其內；爲何以豕代之？豕之家，也許爲士庶之人以少牢祭祀於家廟，後誤祭祀之所爲家庭之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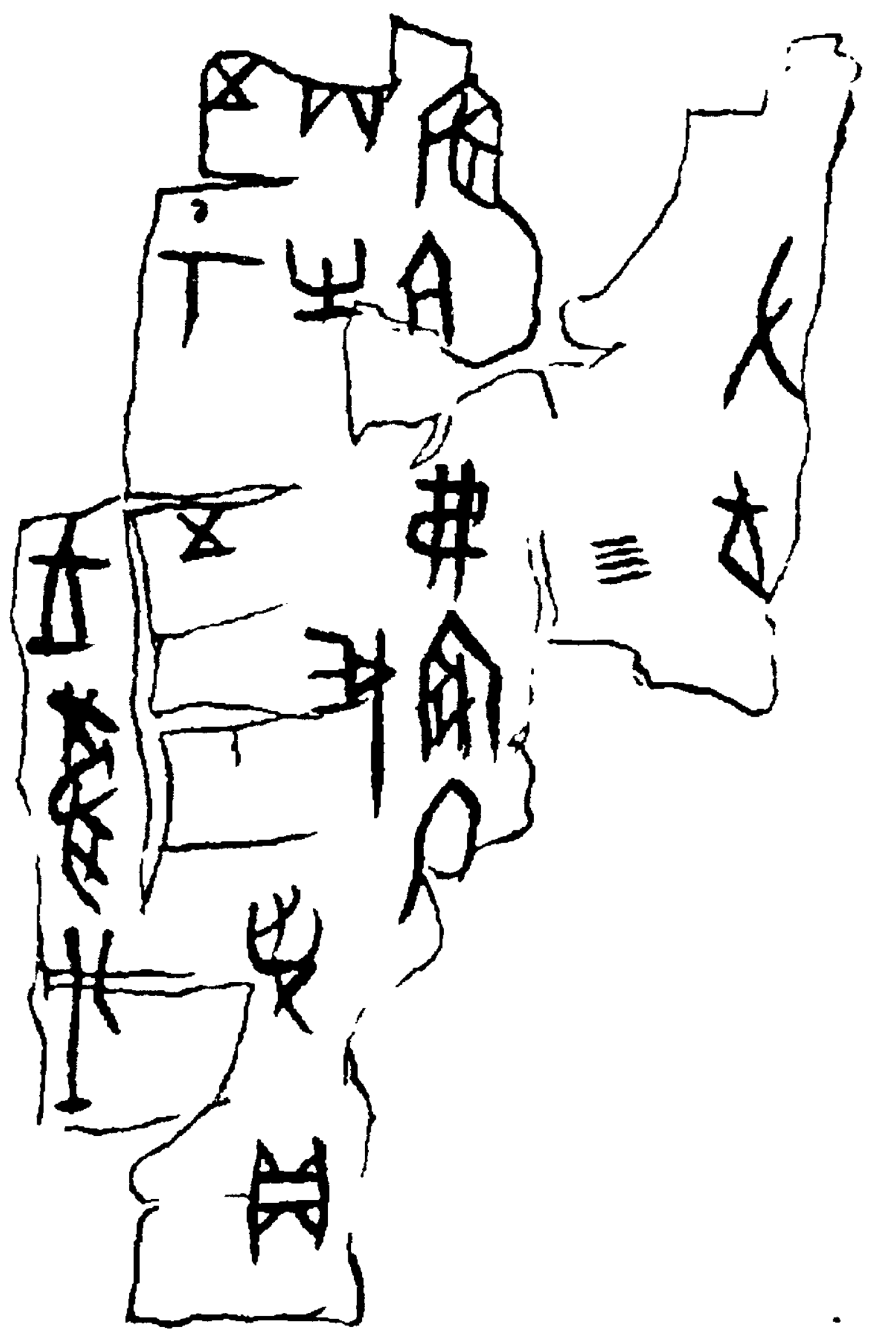
四、家字在卜辭中的意義

殷契遺珠第一一八二片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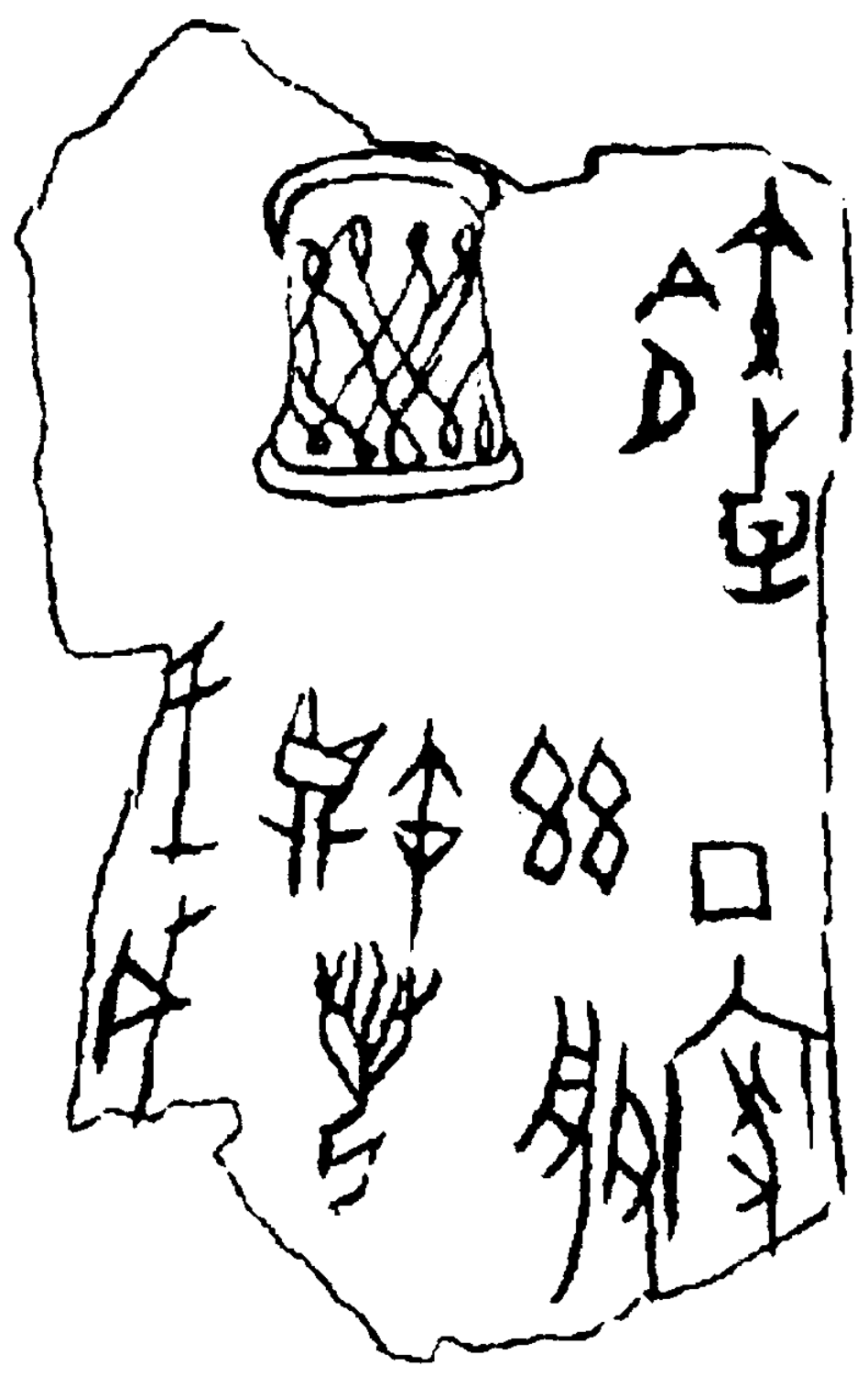
口吾　「三匕圉」，口戋，㞢示易，戊申亦㞢來媗自西，告牛家。

卜辭「告牛家」，不知是什麼意義。




乙 1047

乙編一〇四七版中有兩個家字，但與家庭家也沒有關係。再看下面的甲編二三〇七版中有兩項卜辭，有詳細的考釋。


甲 2307

殷虛文字甲編考釋第二三〇七片：

1. 戊戌口，口鼎：　匸口余若茲朕丁家？

丁，當是兄丁之丁，說見六片。　鐵拾一三七有「其㞢匸于上甲家」之語。　本辭丁家，卽上甲家之比。綜述（四七一頁）：「謂卜辭『某某家』當指先王廟中正室以內。」其說蓋可信也。

2. 口寅卜：　㞢口今夕口？

以上兩辭外，另列一圖案形之花紋，頗精緻。蓋遊戲之作，非關卜事也。

此考釋中所引鐵拾，下面把鐵雲藏龜拾遺一段有關家字的釋詞摹寫下來，以供參考。

貞其之匸于田家其（下缺右行）

上甲之甲作田罕見他辭多作田茲殆移田上之一于左角耶日上甲家疑指上甲之廟猶他辭言太甲室（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一葉『甲戌王卜太甲室』）室亦指廟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三十葉亦載『于母辛家』一辭

卜辭綜述廟號下有藏主之所與祭祀之所如：

1. 藏主之所　宗、升、家、室、亞、宎、且、家。

2祭祀之所　宗、東室、中室、南室、血室、大室、[illegible]室、南宣、公宮、皿宮、宕。

1 2兩類性質相同，藏卡與祭祀並以宗、室爲名，也就是「宗之室」與「宗之廟」。

甲骨叕存釋文二十四：

丁⊘凡母辛歲于[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　十月。

殷契佚存攷釋九五三：

口口卜[illegible]貞，口家。（左行）

鐵雲藏龜零拾八十九片：

乙　家[illegible]己若。

上列圖片以及各家卜辭釋詞中的「家」字，並沒有家庭的意思，但與祭祀倒有些關係。如綜述藏主之所有「家」，這個「家」字，當時也許是以少牢祭祀的一種方式或所在，是可以說得過去的。若謂當時造家字故意以豕居代表人居，似不太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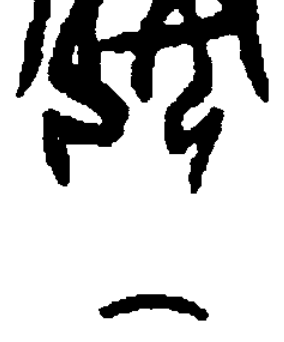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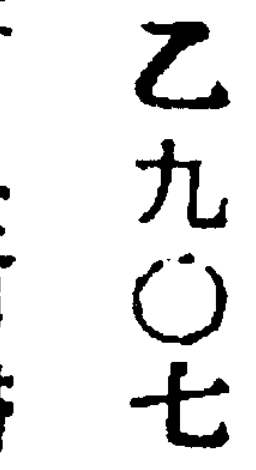
五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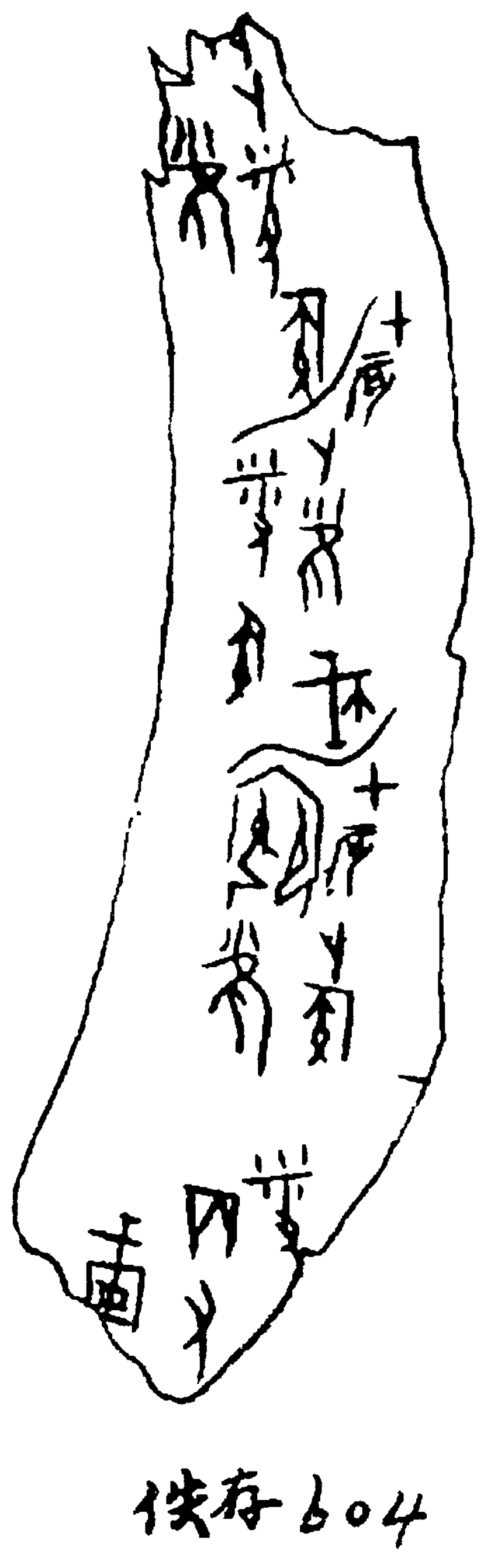
家和國是同樣重要的，沒有家就沒有國；況且當人們還沒有國以前就已經有家。所以後世聖人說：「先齊其家，後治其國。」家的重要，可以說是文化的墊基石。家的建立就是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的第一里程；家的建立也就是婚姻制度的建立；家的建立也就是國的建立之雛型。可是國字的構造，是相當完善的。原始的國字沒有外圍的方框，只寫作「或」，或字看來簡單，其實含意深遠，如其中的「口」代表土地，「一」代表人民，「戈」代表武器，所謂「執干戈以衛社稷」，這意義是多麼深遠！按「家」庭的家字定然不是豕居之家，那麼不是它，該是誰呢？董師說：「卜辭中沒有看到的字，不能斷定殷代就沒有這個字。」因爲卜辭不能代表殷代全部典章文物，正如今日的所謂「金錢卦」「六爻」等籤語，不能代表今日學術文化是一樣的。只能說是代表家庭的家字被人傳譌了，所以近世字學家認爲家字內應該有人才對。如字通謂：

家，六書故作[illegible]，人所合也，从乑古族字，乑譌爲豕與說文異（清高翔麟著）。

說文校議議云：

家字本訓爲豕圈，借以言人，積習久而本義廢；本義果屬豕圈，當从口，不當从宀，豕圈重闌不重屋則爲圂字。口部，圂，廁也。象在口中而非家字，家字本無別義，所从之豕，非犬豕之豕，乃古文亥字，亥爲豕，與豕同集韻，亥古作豕。亥下云：一人男，一人女也，乙，象褱子咳咳之形。禮云：男有室，女有家，亥爲一男、一女而生子，非家而何（嚴章福著）。

據粹編考釋謂亥爲豕之說始於漢，古人並無此事。至於亥作豕講始於何時（？）此處不予多加討論，總之早就有人在懷疑，家字中不應該是豕，應該是人。倩君在不得其解之下，時常翻閱有關「家」字的書，在殷契佚存六〇四版與乙編九〇七二版中發現一個字即（佚六〇四）（乙九〇七二）我對此一字頗感興趣，我認爲它就是眞正的家了。恰和周禮小司徒注：「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其意義相符合。再看佚存的卜辭如次：



佚存604

殷契佚存攷釋

六〇四甲　[illegible]侯⊘丙又口車⊘　（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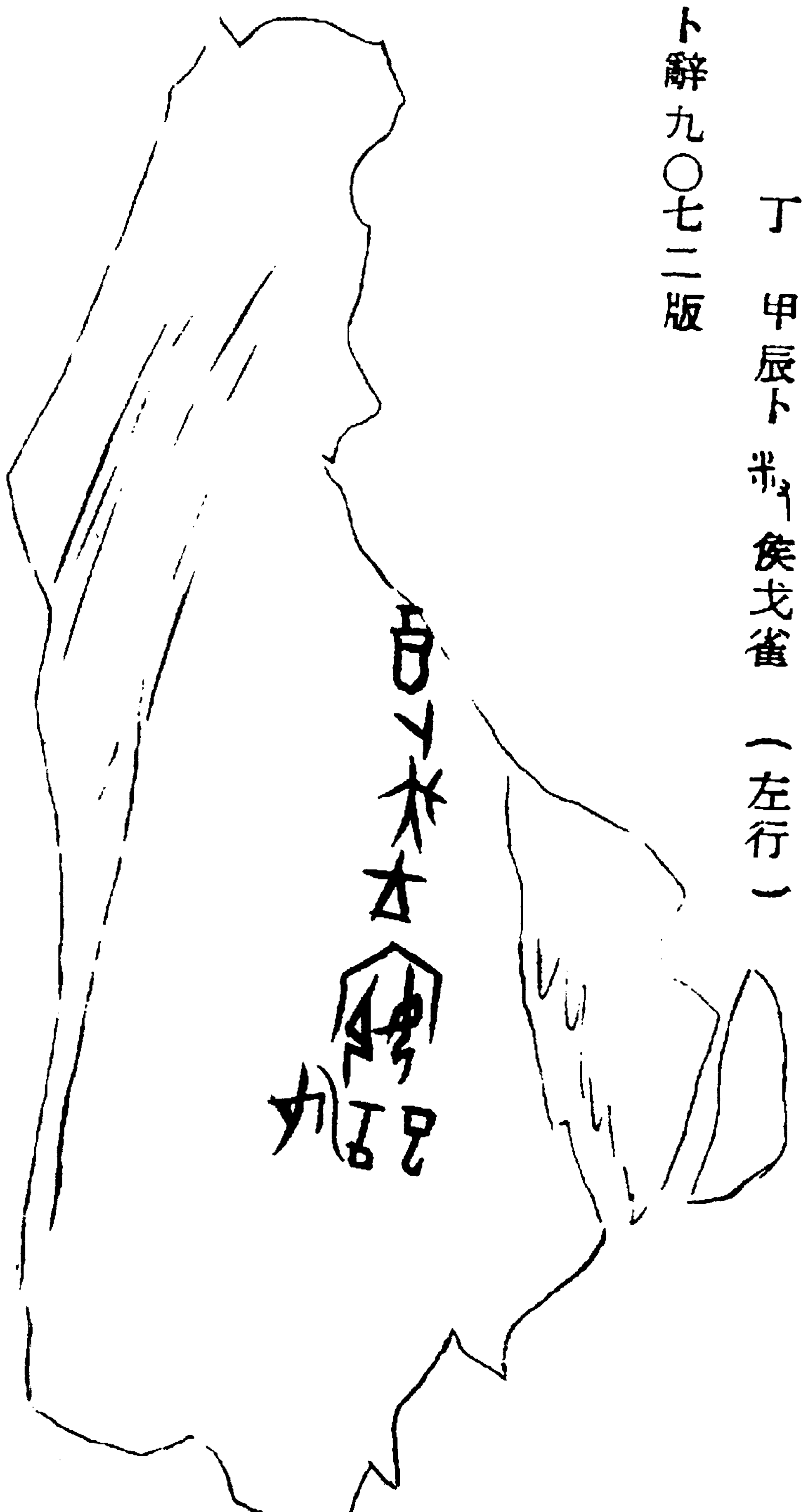
[illegible]疑殺字國名

乙　甲辰卜侯宛雀　（左行）

丙　甲辰卜雀戈[illegible]侯　（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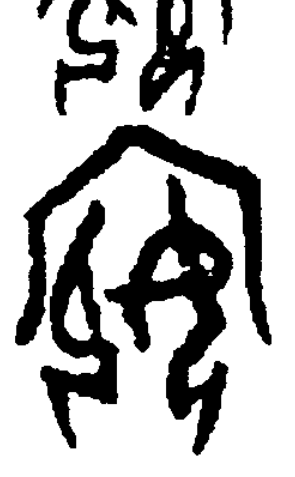
丁　甲辰卜[illegible]侯戈雀　（左行）

乙編卜辭九〇七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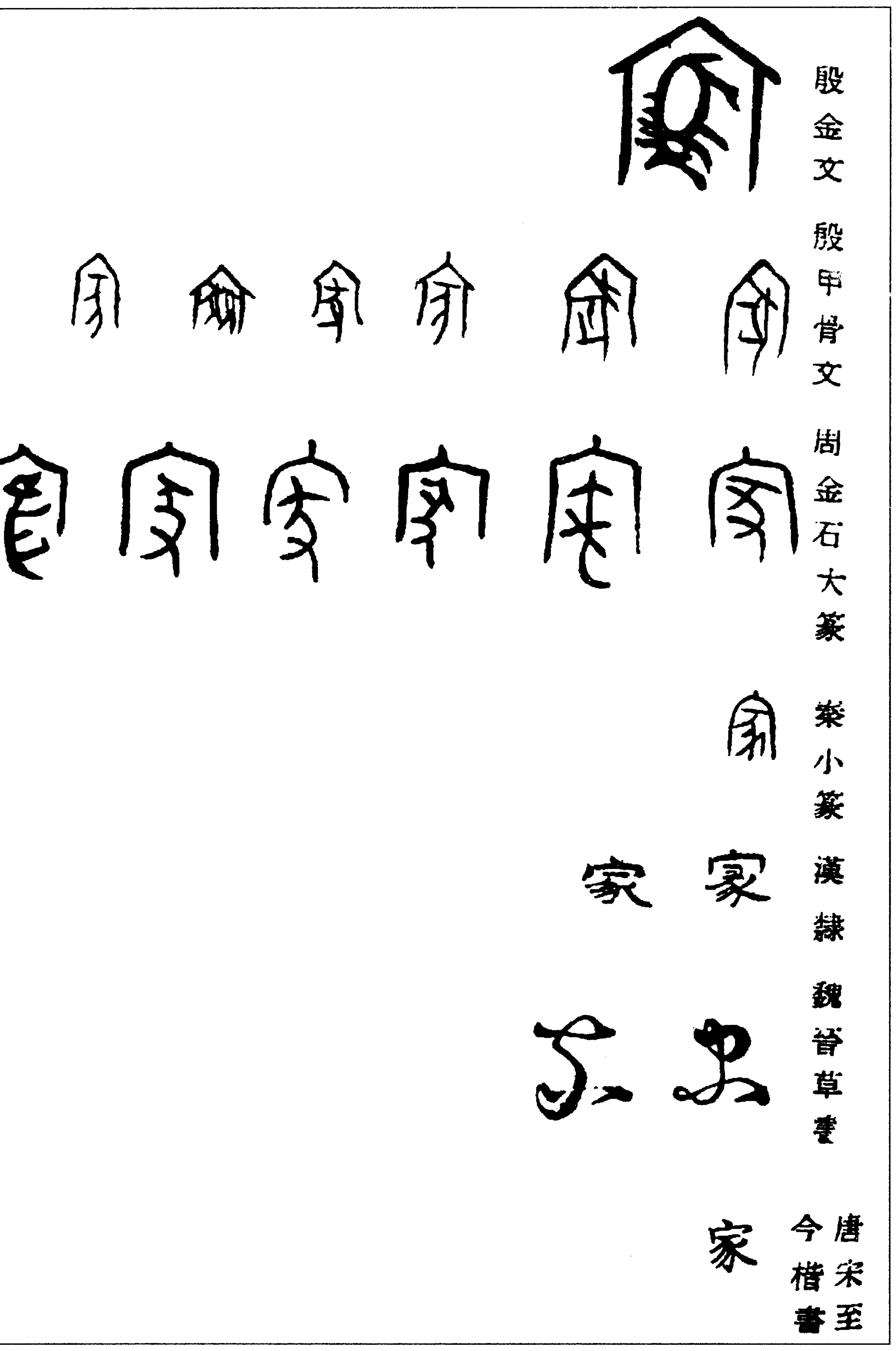


乙. 9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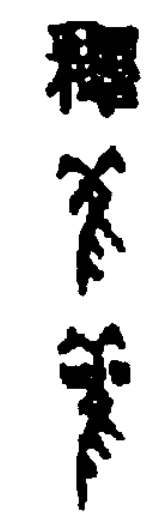
口酉卜，犬王宛，巳（祀）且丁，何。

這兩版卜辭不瞭解其全義，所以其中的字也不知作何解。好像是地名。也曾請教過高雅，但都沒說出是什麼意思。就自己的直覺，其字形體會意。正如嚴章福氏說：一人男，一人女……非家而何？此字一男一女席地而坐，男左女右，男右女左，甲骨文字是不拘左右的。姑將我的看法列在這裏就教先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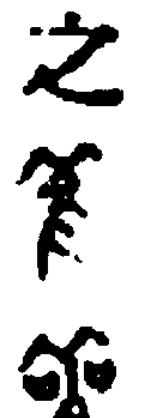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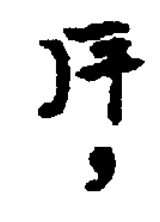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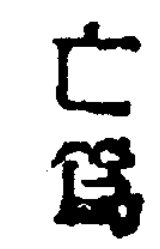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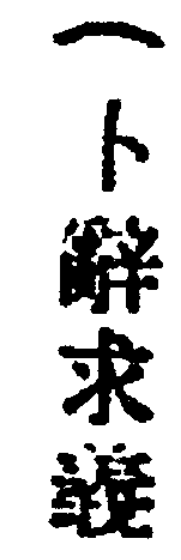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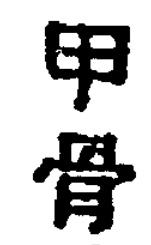
安頓了數千年的「家」，我不敢存有改造它的意思，但求在古文字裏有進一步的瞭解而已。最後還是把原來的家字從先殷金文循序排列下來；然後再由今楷看上去，直到三千年，四千，五千……年以前的家字都是屋裏一隻猪，以猪居代人居竟是如此之久了，誠可謂「一失柔成千古恨」，面對此字令人哭笑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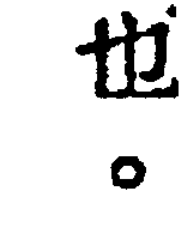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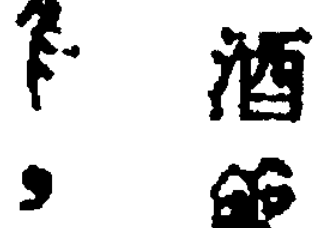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三冊，一九六七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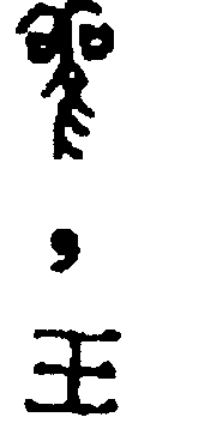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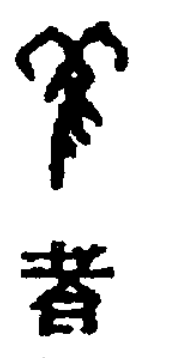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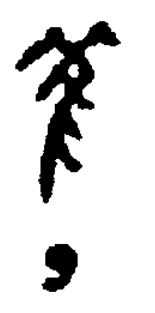
甲骨文之，孫詒讓釋爲萑云：「說文萑，鴟屬，從丫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是也。」（契文舉例四五葉）郭沫若从之，卜辭萑假爲禍，均似不吉之意。（卜通通纂九五葉）羅振玉釋爲雚云「說文解字雚、小爵也。从萑吅聲。卜辭或省吅，借爲觀字。此字之形與許書訓鴟屬之萑字相似，然由其文辭觀之則否矣」。（殷虛書契考釋中三十三葉）楊樹達從之。「按加萑雚三文音並相近，余疑萑雚一字，雚於萑加注聲符吅。如厂加干爲厈，网加亡爲罔之比。萑觀音近，故假萑爲觀也。」（卜辭求義十九頁）孫海波甲骨文編釋爲萑，爲雚。今以甲骨卜辭考之，羅氏釋爲雚是，孫海波釋非也。卜辭「酒雚」之詞，其雚作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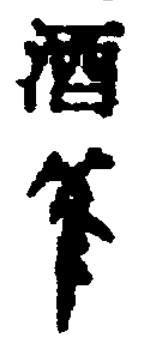
癸亥卜，酒？　粹四三四（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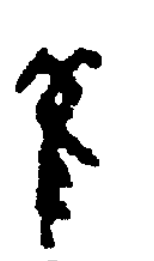
乙酉酒，其冓囗　粹四五二（圖二）

⧄福大乙，酒，王每？　甲一八五〇

其雚作者如：

酒，至卯父庚⧄　續一・三三・四（圖三）

乙未卜，爭貞：來辛亥酒，匚于且辛？　乙二七二八（圖一）

酒，至卯小辛，三牢又戠二？　前一・一六・五（圖五）

蓋其證也。後世經典如儀禮特牲饋食禮：

「庶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

之藉用萑，阮元校勘記云「萑唐石經初刻作雚」。新近出土之武威漢簡甲本亦然。萑作雚，究其原，萑雚爲一字。借萑雈爲萑，說文「萑，薍也，从艸雈聲」。萑爲後起之分別字。故經典「萑（與說文艸多皃从艸隹聲別。後世隸楷形同。）、雚、萑」三字混書。如：

儀禮公食大夫禮「加萑席尋」，鄭注云「今文萑爲莞」。蓋莞與萑與同切胡官。

借萑爲莞也。

夏小正七月秀雚葦。

詩豳風七月「八月萑葦」。毛傳「薍爲萑」。衛風碩人，正義所引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

穆天子傳「天子射獸，休于深藿」，注「藿，葦之聚」。周禮巾車「駹車藿蔽」。阮元校勘記「唐石經原刻藿，後磨改萑。釋文藿，葉鈔本作萑」。

劉子新論辯施第三十七「執萑求火，而人不悋」。日本寶曆本萑作藿。藿即萑葦也。藿，工奐切，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入十四部與萑同。故以音讀言之，亦知其爲一字。至於一書☐，一書☐。或多吅，或者省之。許愼釋吅之爲吅，（說文吅，驚嘑也，从二口，讀若讙。況袁切。）並爲聲符。其實乃其目也。鴟梟，其睛異於他禽，醒則瞋目怒視，其狀甚惡，瞑則其目不注，毛角特顯，故不書之。夜鳴，其聲雚雚然。人聞之，必厭惡也。許氏所謂「所鳴其民有旤」，迄今民間尚有此習俗耳。

卜辭萑雚之義，羅氏謂「卜辭借爲觀字」。董師彥堂從之。殷曆譜祀譜「工典其雚」謂「獻其祀典而觀之也」。（下編卷二祀譜一、第二頁）胡小石釋爲風云：「周禮大宗師風師作飌師，飌本止作雚，傳者恐人不識，故于其旁注風，復寫者誤將注文與本字合書，遂成飌字。今以卜辭證之，古本有以雚爲風之例也。」（說文古文考）郭沫若「疑即假爲禍……似均不吉之意」。陳夢家釋爲萑，爲穫之初文。諸家之說，均有可議。陳氏之釋爲穫之初文云：

卜辭之萑即穫之初文，古音和與獲護相同，所以萑讀若和猶存穫的古讀。卜辭毋穫、其穫、不其穫，三穫都是動詞，與詩七月「八月其穫」同。卜辭萑、隻有別，萑是說文的穫，是刈穀；隻是說文的獲，是田獵所得。（農業及其它，第五三五頁）

卜辭穫的對象有二，一是收穫之所在，如耤（王之藉田），帶井田，京等；一是收穫之穀物，如年黍（動詞在後）禾芻（動詞在前），芻有兩種說法：一作芻秣解，說文芻，刈草也；一作稷莖之稭解，廣雅釋草，稷穰謂之稭。若采前說則穫芻是刈草，若采後說則穫芻是於割穗之後割取其莖幹。（第五三六頁）

陳氏之所以釋爲穫之初文，根據卜辭穫之對象：一爲王耤田，其所舉之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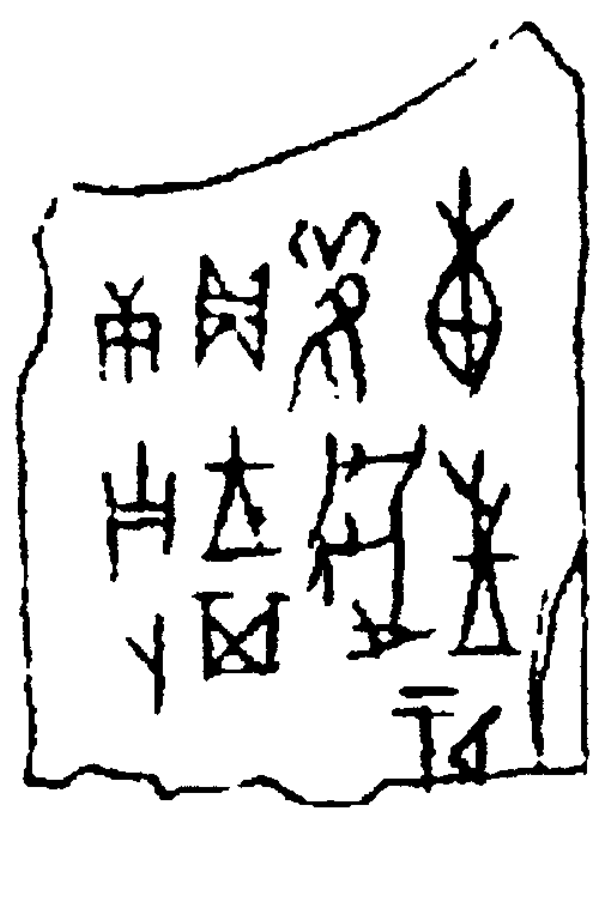
王其穫耤，叀往，十二月

王往穫耤，征往？　甲三四二〇十下二八·一六

穫耤　前六·一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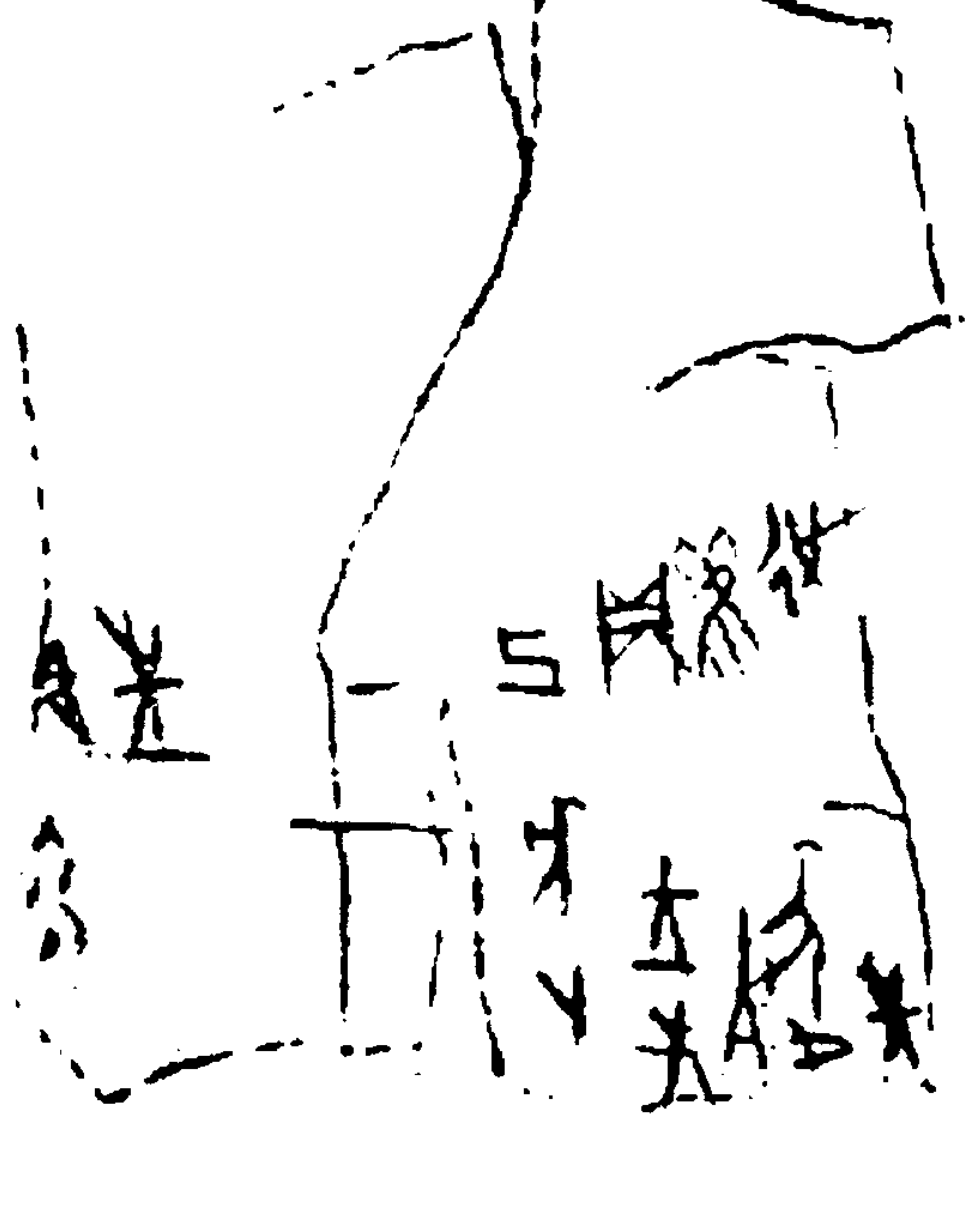
茲檢其原片，摹錄於后：

庚子卜，貞：王其☐耤，叀往？十二月　後下二八·一六



後下 28.16

己亥卜，貞：王往☐耤，征往？　甲三四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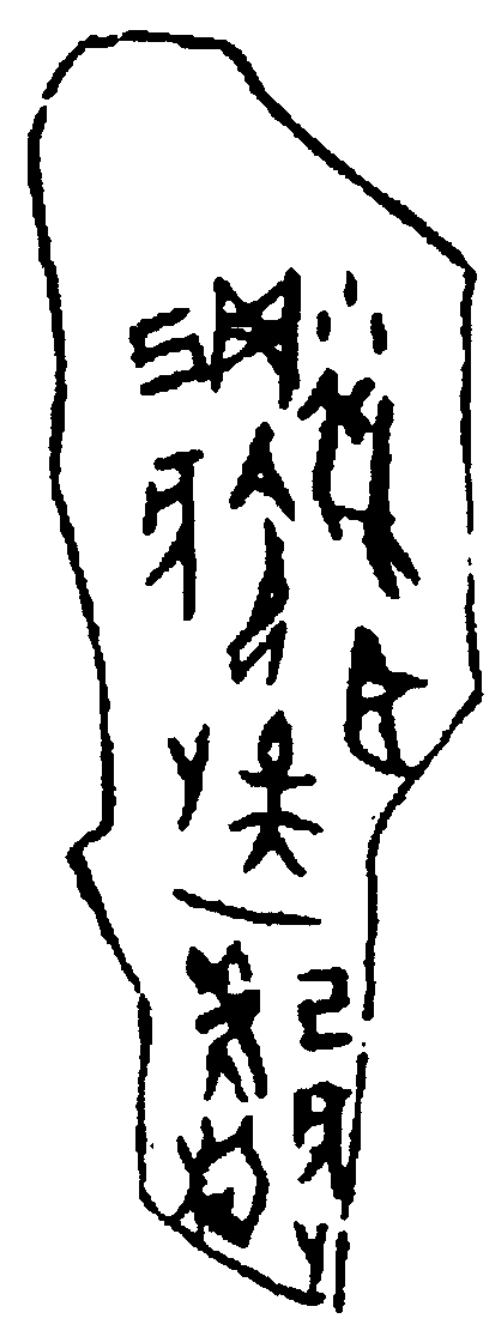


甲 3420

案兩片卜辭僅可互證，不能相挩。陳氏誤之。

己亥卜，貞：☐耤☒

己亥卜，貞：令☐小耤臣☒　前六·一七·六



前 6.17.6

此乃殘片，卜辭「己亥卜」下有缺文，「☐耤」與上例同。陳氏釋「☐耤」爲「穫耤」，無解釋。若以其釋☐爲穫推之，則謂「刈穀」也。「刈穀耤」，則不詞。故陳氏釋☐爲穫，可議。「☐」如釋爲雚，即後世禘灌之「灌」。如論語八佾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禮記郊特牲：

灌用鬯臭。

蓋灌爲祭祀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而卜辭☐，徐中舒釋耤（詳見集刊二本一分十二頁）象人持耒耜操作之狀。「雚耤」之耤，古者天子藉田千畝之藉。如禮記祭義：

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

月令：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釋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王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周禮甸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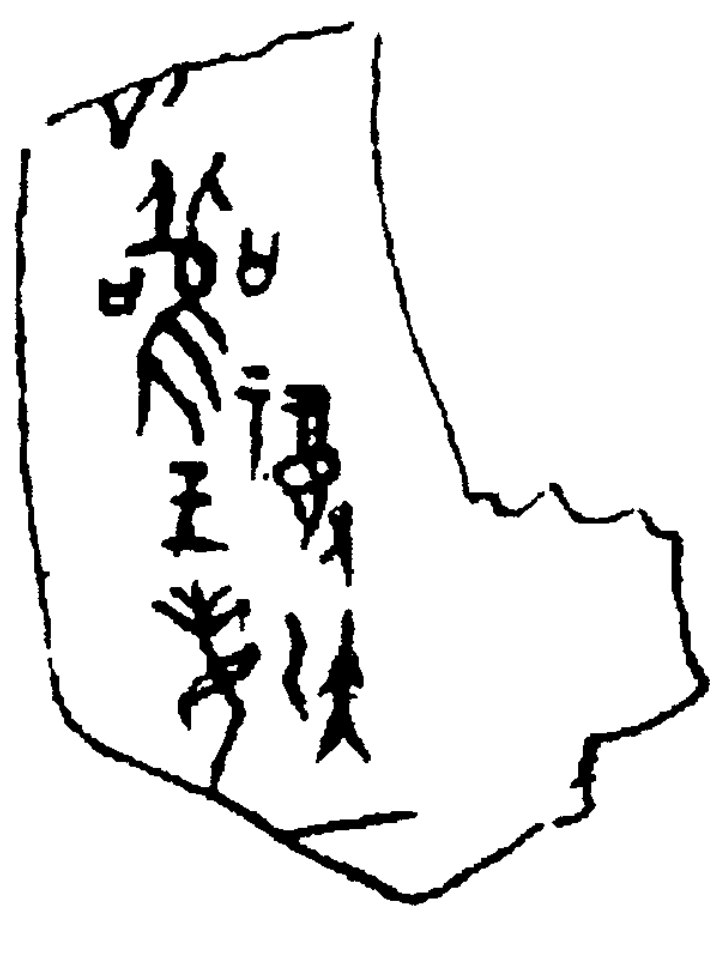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

由此可知，天子藉田，必行酒禮，然語焉不詳。國語周語虢文公諫周宣王不可廢籍田之禮云：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

天子藉田之禮，其隆重由此可見矣。藉田、墢土之前，必行酒灌之禮。「王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所謂「王祼鬯饗醴」，即卜辭之「雚」也。說文「祼，灌祭也」。段注「詩毛傳曰，祼，灌鬯也，周禮注曰，祼之言灌，灌以鬱鬯」。卜辭如：

福大乙，酒雚，王每？　　甲一八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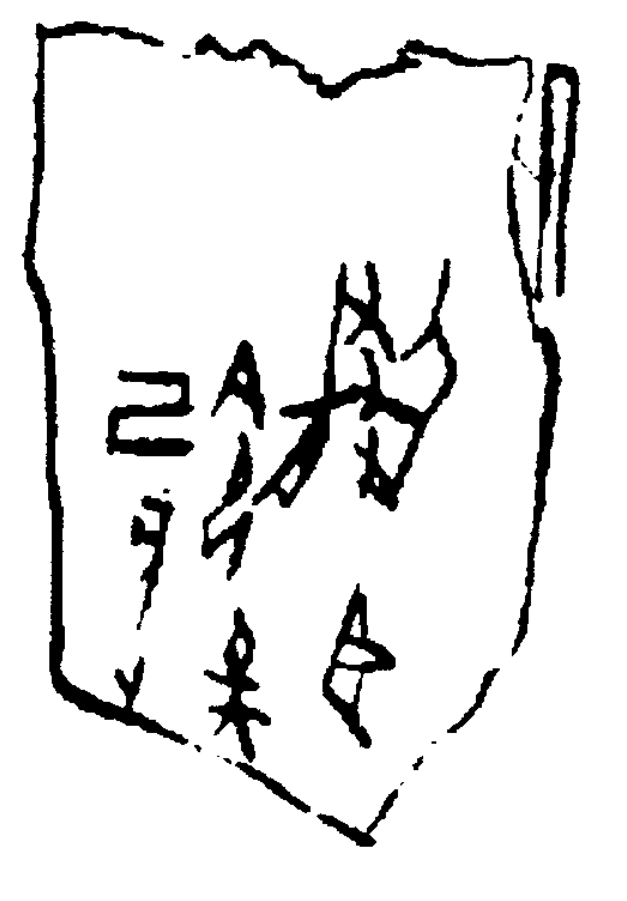


甲 1850

「福大乙，酒雚」，亦其證。故卜辭之「雚耤」，以禮考之，乃藉田時所行之禮，禮用灌祭。陳氏臆說，不可信也。且卜辭：

己亥卜，貞：令夫小耤臣　　前六·一七·六

己亥卜，□：令夫□耤臣　　前六·一七·五



前 6.17.5

小耤臣夫，豈非后稷之屬歟！至於帝藉千畝之說，可信與否，自然周禮、禮記、國語所記必有所承，孔子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然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今以周禮證之，殷亦有籍田之禮，不若世後所言之甚，之隆重而已。

陳氏或據「帚井田」、「京」等推之，釋萑或雚爲稷，其所舉之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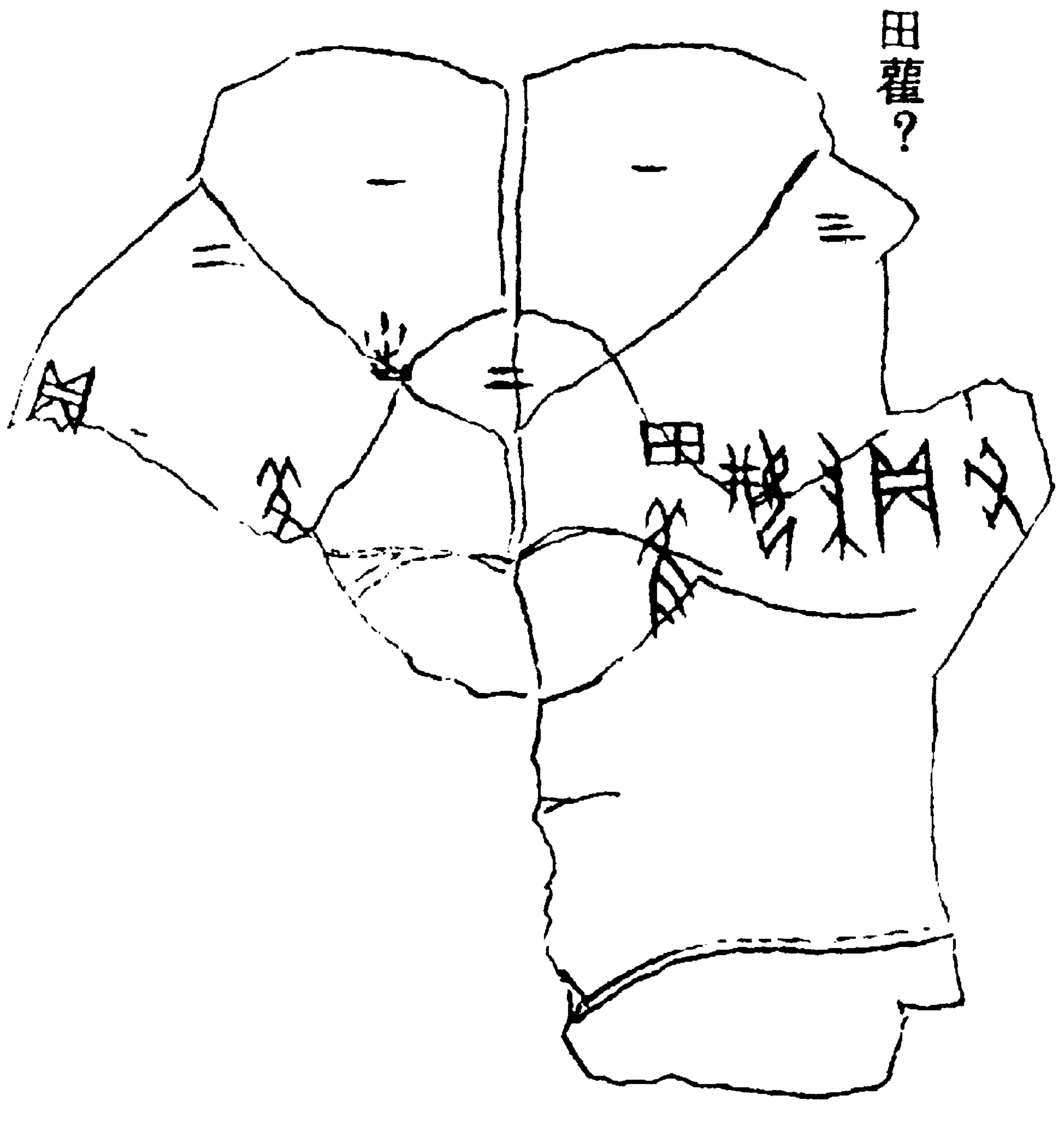
帚枚田，稷。　　甲三〇〇一

帚井田不其稷。　　殷虛書契四編

于京稷。　　鐵二六二·三

殷虛書契四編之書，不見於陳氏卜辭綜述附錄甲骨論著書目。不知爲何書，至於小屯甲編三〇〇一片：

□丑貞：帚枚田雚？



甲 3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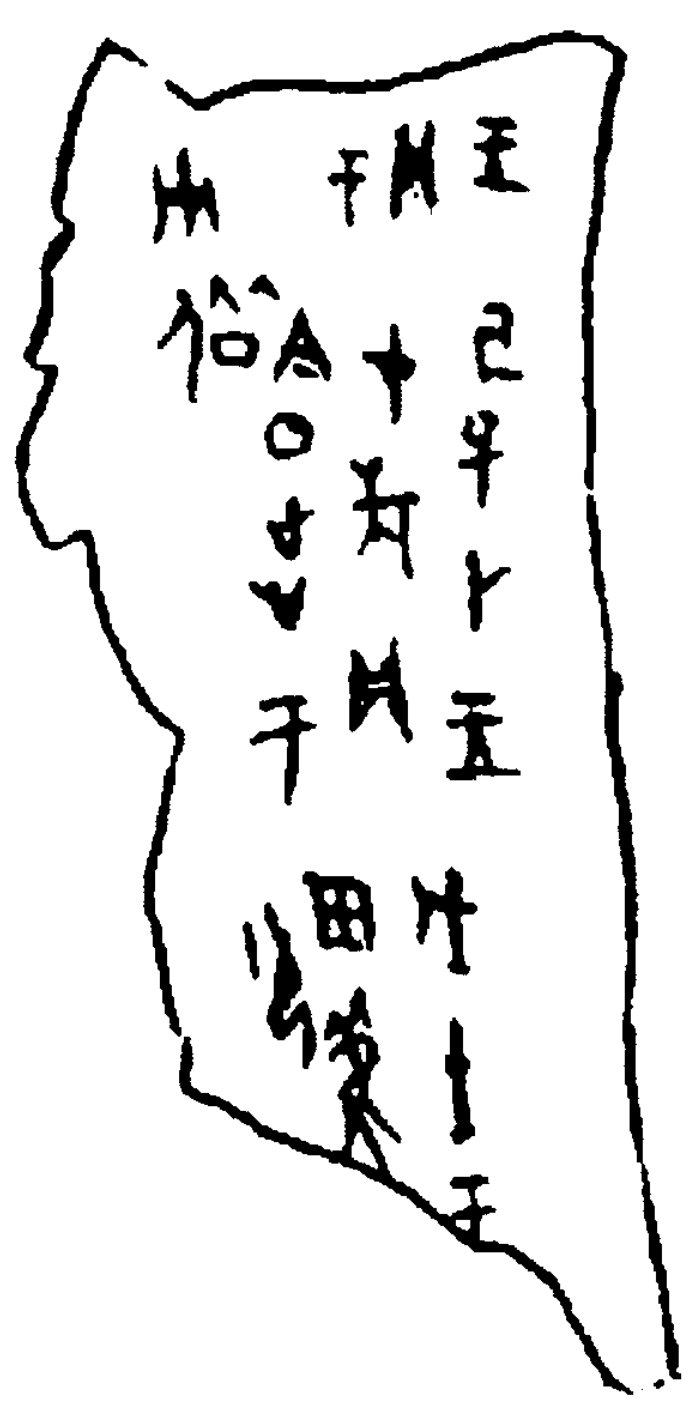
屈萬里先生甲編考釋云：

帚椒當即二〇七一及二九一二之帚井，田，狩獵也。萑，地名。

陳氏釋「帚井田」之田爲田地，其非可知也。前編卷二第二十六頁第一片：

戊午王囗囗囗田〓〼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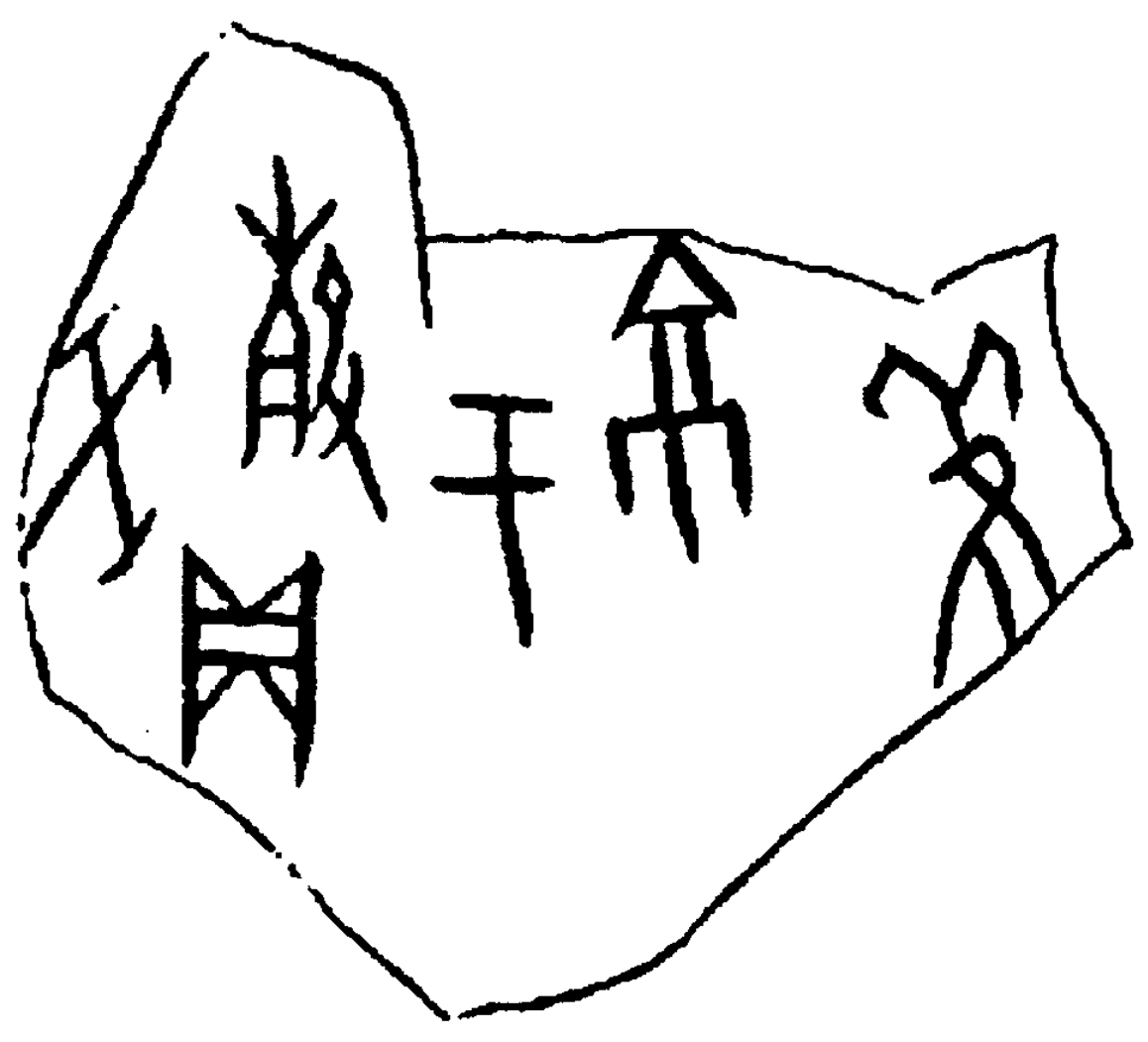
己巳卜王在囗貞，今囗步于〼



前 2.26.1

「田〓」之田，亦田獵之證，因卜辭下辭言「步」。鐵雲藏龜第二六二頁第三片：

囗癸囗殸貞：〼于〼京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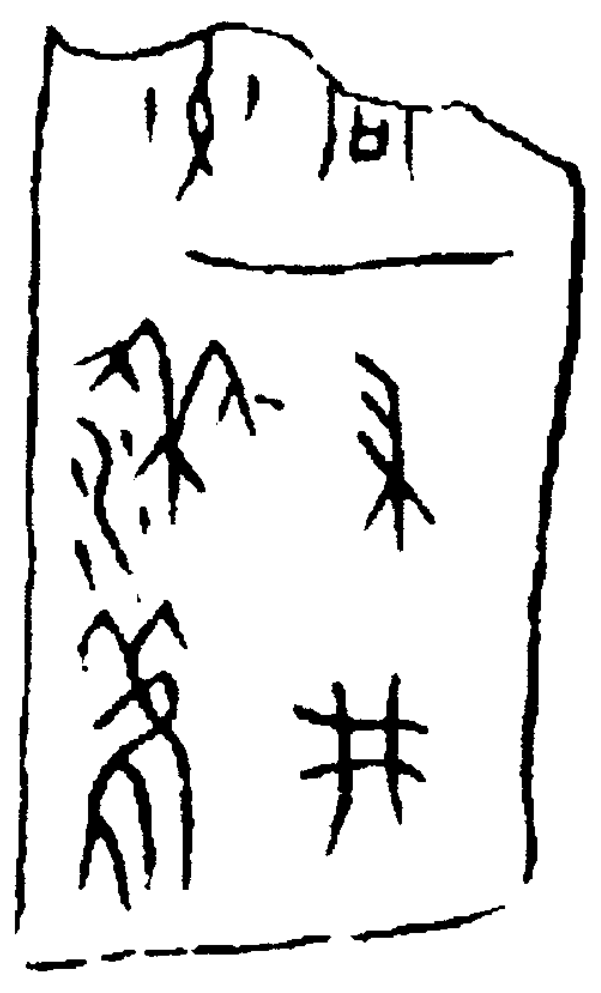


龜 262.3

此乃斷簡殘文，不知其義，何由穫義？故亦不可信。

郭沫若釋萑假借爲旤，所據之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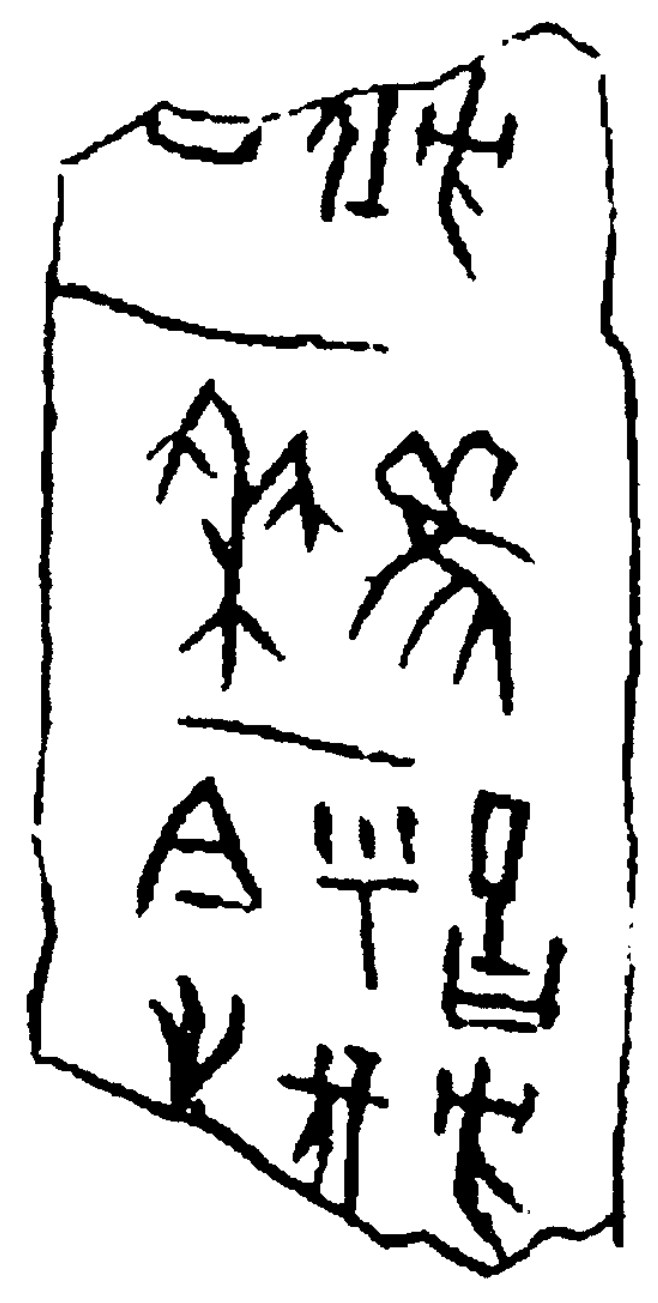
帚井黍〓？　後下六・九　卜四四七



後下 6. 9.

卜 447

黍〓？　前四・三九・四



前 4. 39. 4.

郭氏云「萑，在此疑即假爲禍。它辭有單言，『黍萑』與征伐之事同契於一片者」。郭氏之釋爲「旤」義，乃由說文萑「所鳴，其民有旤」推知，其不敢自信，故言疑。固不可信也。陳夢家據後編下四〇・一五片

帚井黍，其穫｜帚井黍，不其穫。　下四〇・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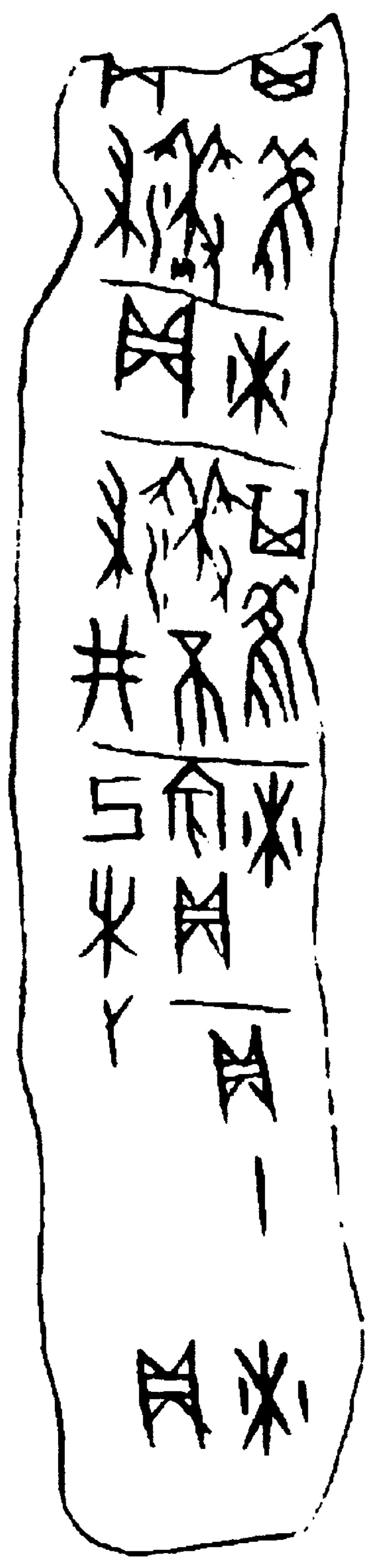
謂「卜辭毋穫、其穫、不其穫之都是動詞，與詩七月『八月其穫』同」。今檢其原片，舉錄於后：

己未卜，穷貞，賁？

帚井黍，不其〓？

貞：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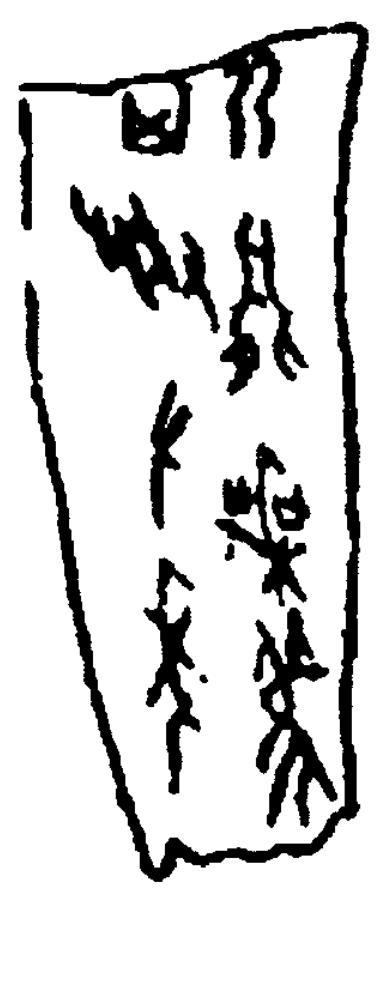
貞：帚（井）黍，其〓？



後下 40. 15.

黍〓」與「帚井黍，其〓」之黍，其義如陳氏所謂「收穫之穀物」也。然以甲編一三六九片

弜耤〓〓，其受又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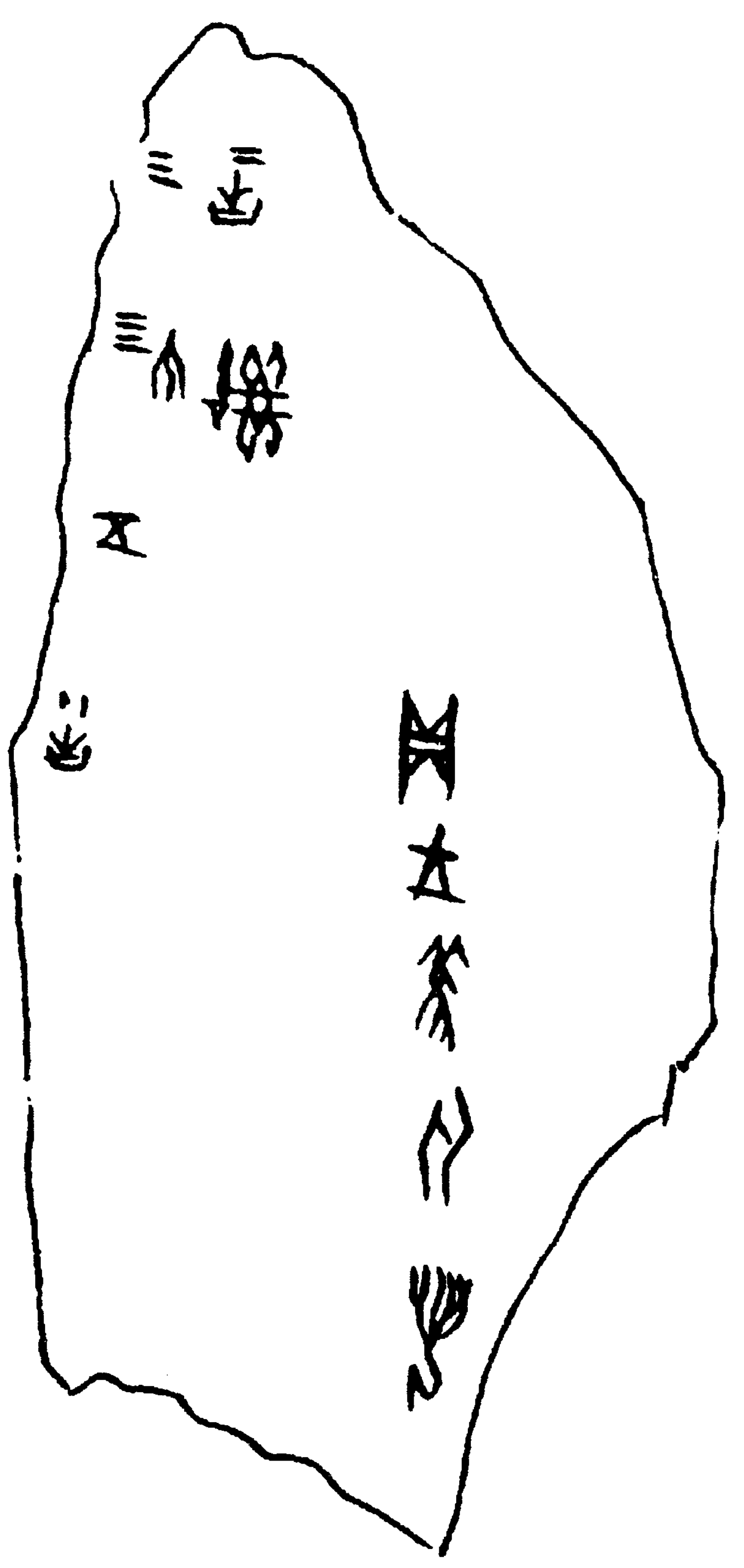
甲 1369

言之，「〓」乃耤〓而行灌祭也。此片卜辭之意，乃貞卜「弜（弗）耤〓，而行灌之禮，其能大有年耶？」若如陳氏釋〓爲穫，則爲「弗耤〓，穫，其受又年」。其

不詞矣。卜辭又有「雈河」之辭如

貞，王 河，若？

甲骨文錄三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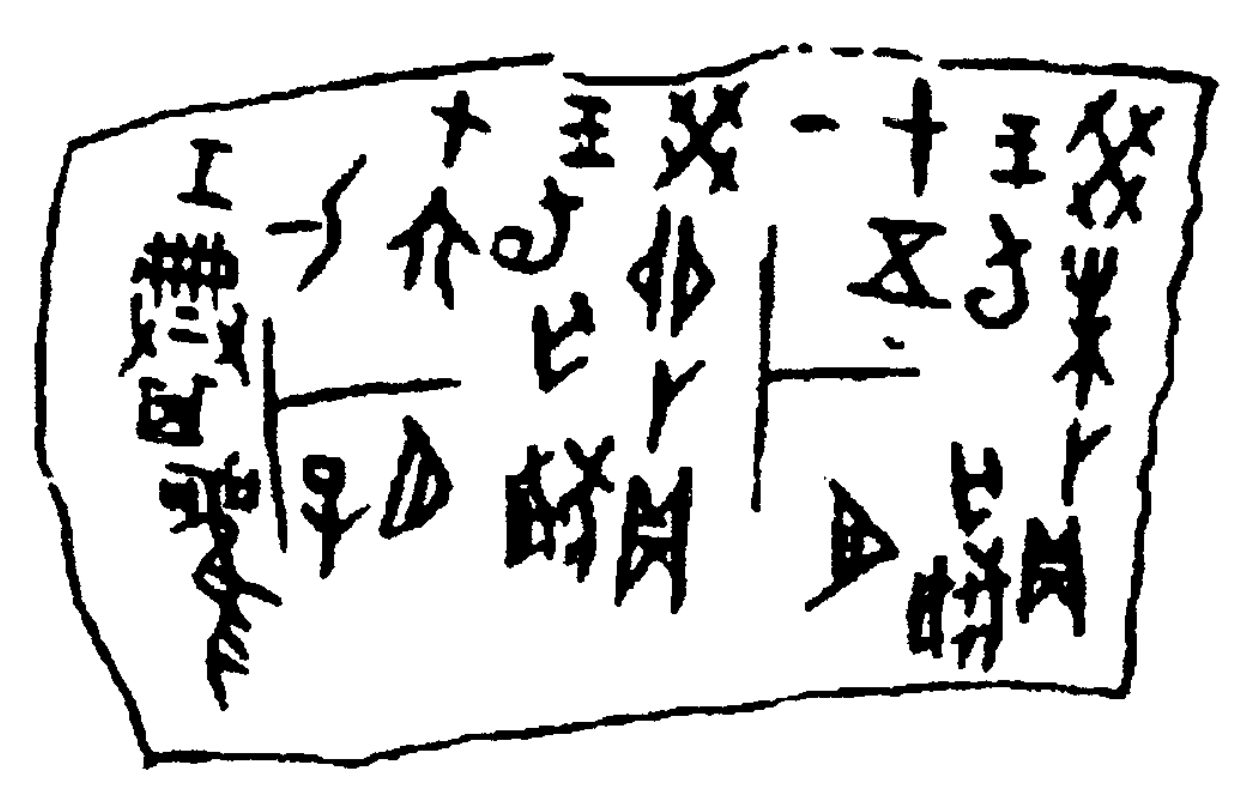


錄366

若如陳氏之釋「貞，王穫河，若」，則何以言之？其不詞可知。以灌釋之，「貞：王灌河，若？」灌爲祭名，猶「賣河」「敳河」「帝（禘）河」「祀河」之比。

雚，羅振玉考釋假爲觀字，董師彥堂、楊樹達從之。羅振玉僅於殷虛書契考釋雚字下言之，不舉例，故不知其所指。董師彥堂亦無詳釋，僅於殷曆譜祀譜考五種祭祀「貢典」祭，舉殷虛書契前編四卷四三頁第四片：

乙巳工典其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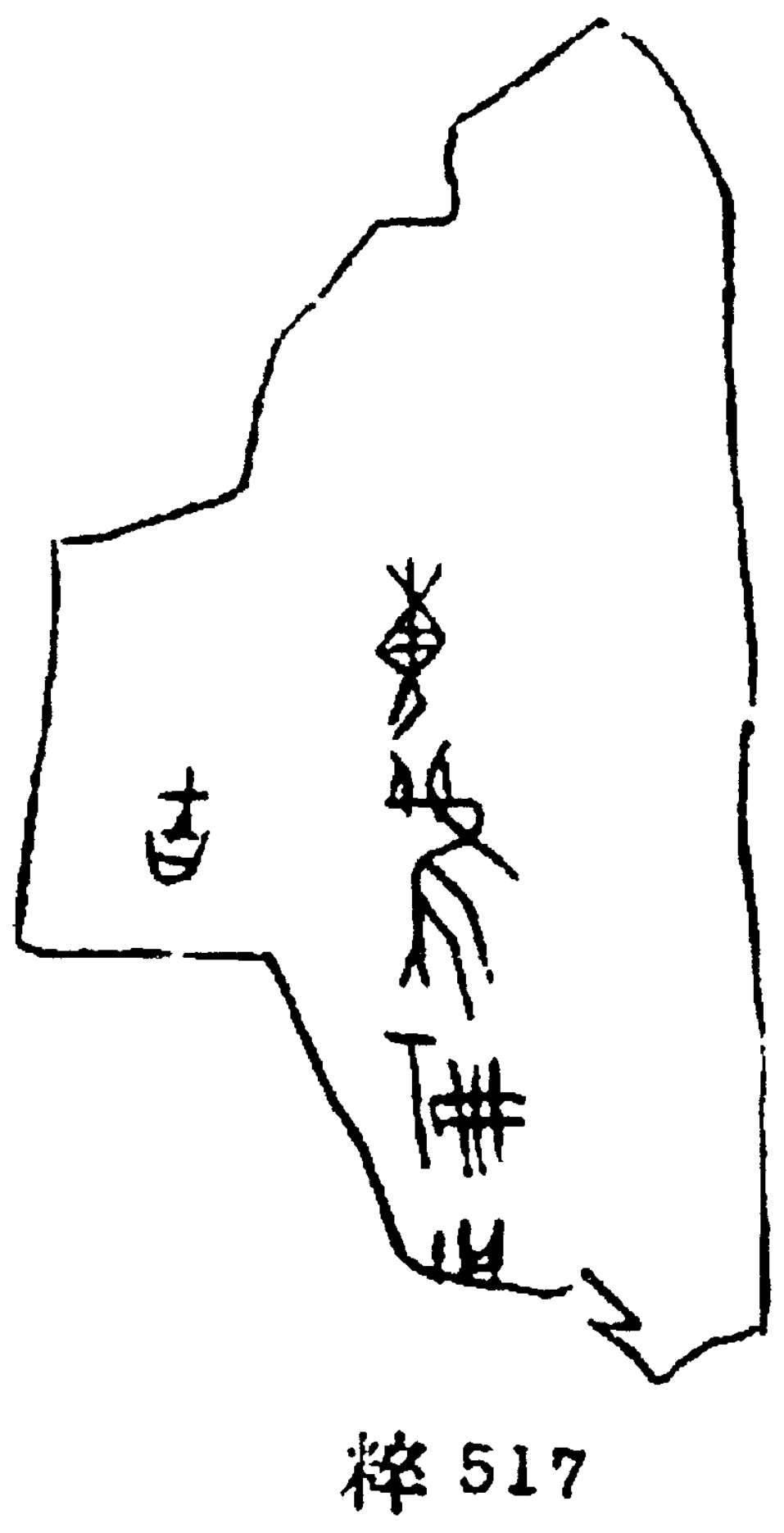
前 4. 43. 4

云「獻其祀典而觀之也」。「其雚」不作「其觀」解。「雚」作「灌」言。殷契粹編五一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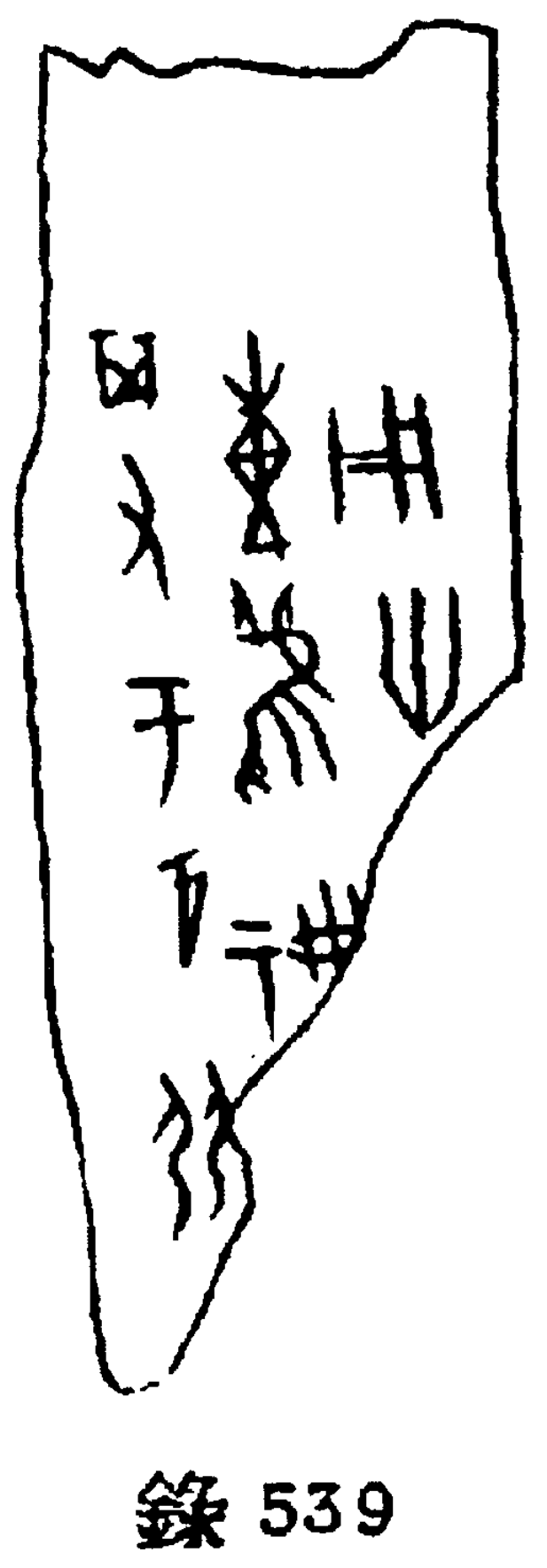
叀 祼，用？

甲骨文錄五三九片：

其又于口弜 祼，用卌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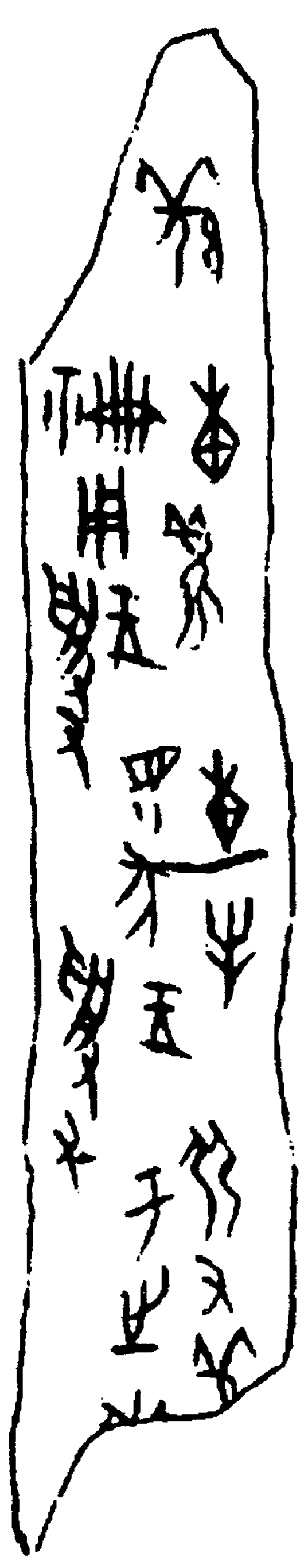
粹 517



錄 539

小屯甲編第五三六片：

叀 祼，用，王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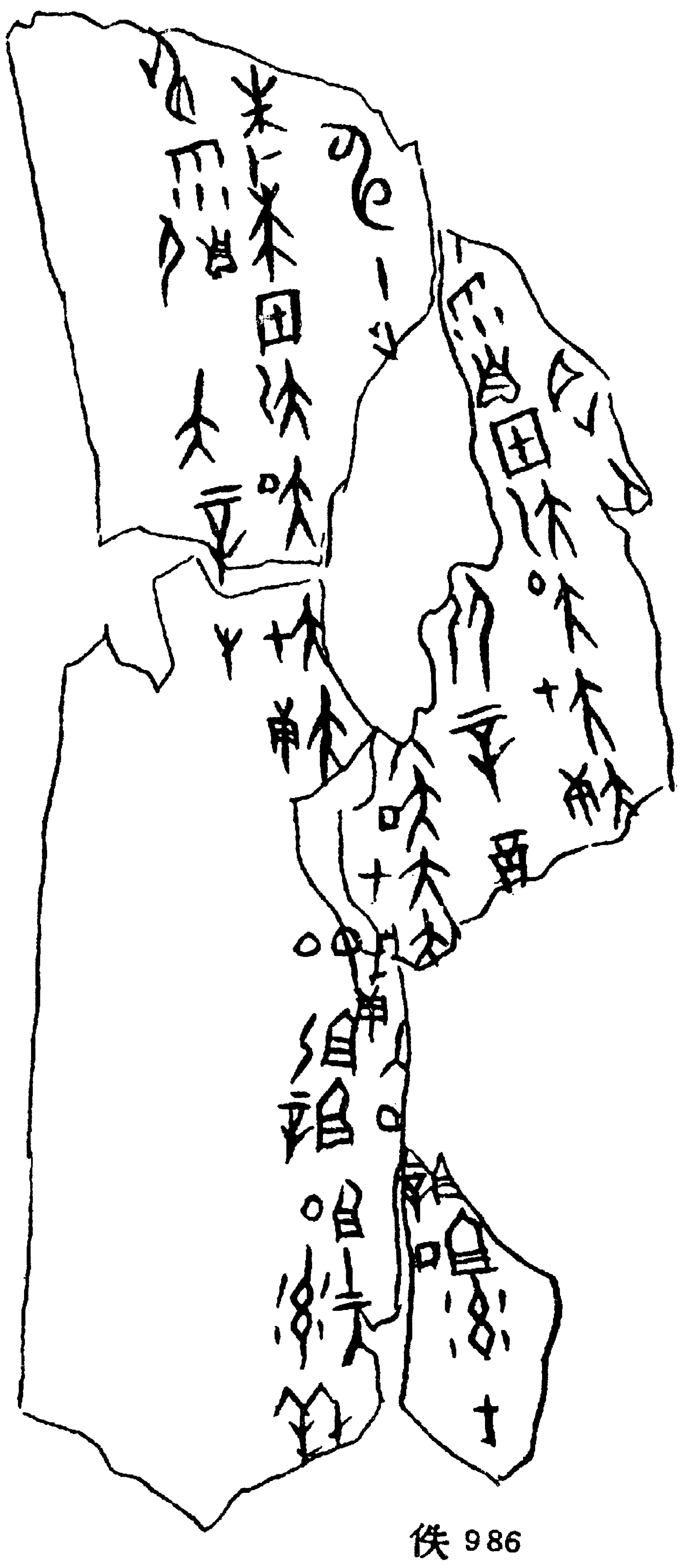
甲 536

「 冊」與「工典其雚」之雚同義，「工典」之典，董師彥堂謂「大冊，亦可稱之曰祀典，其中所載，爲一種祀系下之祭名，先祖名（或先妣名），及當祭之日名，類似譜諜，而與譜諜之專列先祖妣世系者有異。五種祭祀舉行之前一旬，必有工典之禮，卽陳列此某一種祭祀之祀典，依其次序逐日致祭者也」。董師之言至確，若無典冊，其祭祀先祖妣考或亂，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爲宗伯，文公三年之喪畢，遷主祫食於太廟，欲躋僖公，以亂昭穆。宗有司諫曰：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

由此可知，宗伯掌祭先祖，工史掌書先祖世次。「工史書世」，韋昭注「工，瞽師官；史，大史也；世次，先後也」。「工史」二字，是否如韋注，抑或爲卜辭掌「工典」之「工史」，無確證，實難言之。惟「大史書世」，決無可疑。故甲骨文有世系之刊載，如殷契佚存第九八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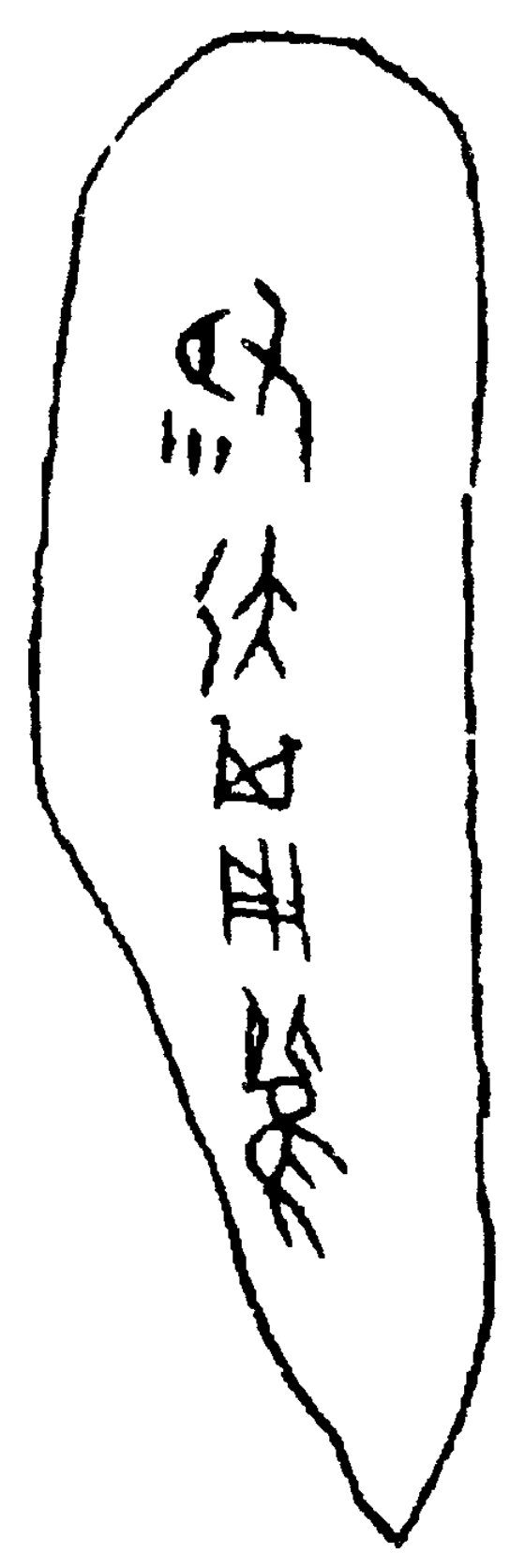
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



佚 986

「工典其翟」，乃如董師彥堂所言「五種祭祀舉行之前一旬，必有工典之禮」，行禮時舉行灌祭。鄴中片羽第三冊下第四六頁第十片：

祭大乙，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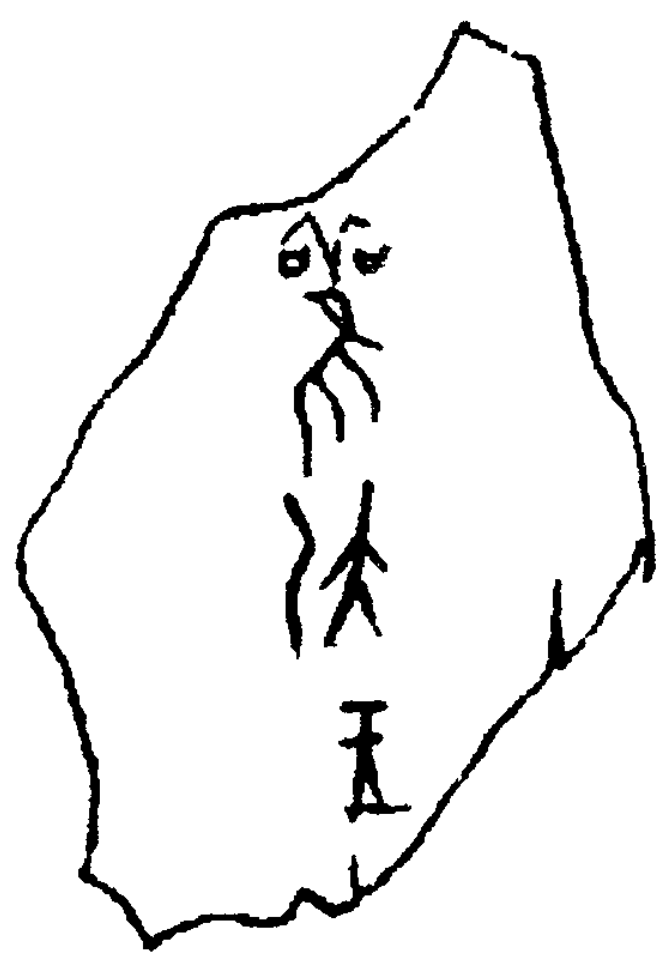


鄴 3.下 46.10

蓋其證也。

殷契粹編一四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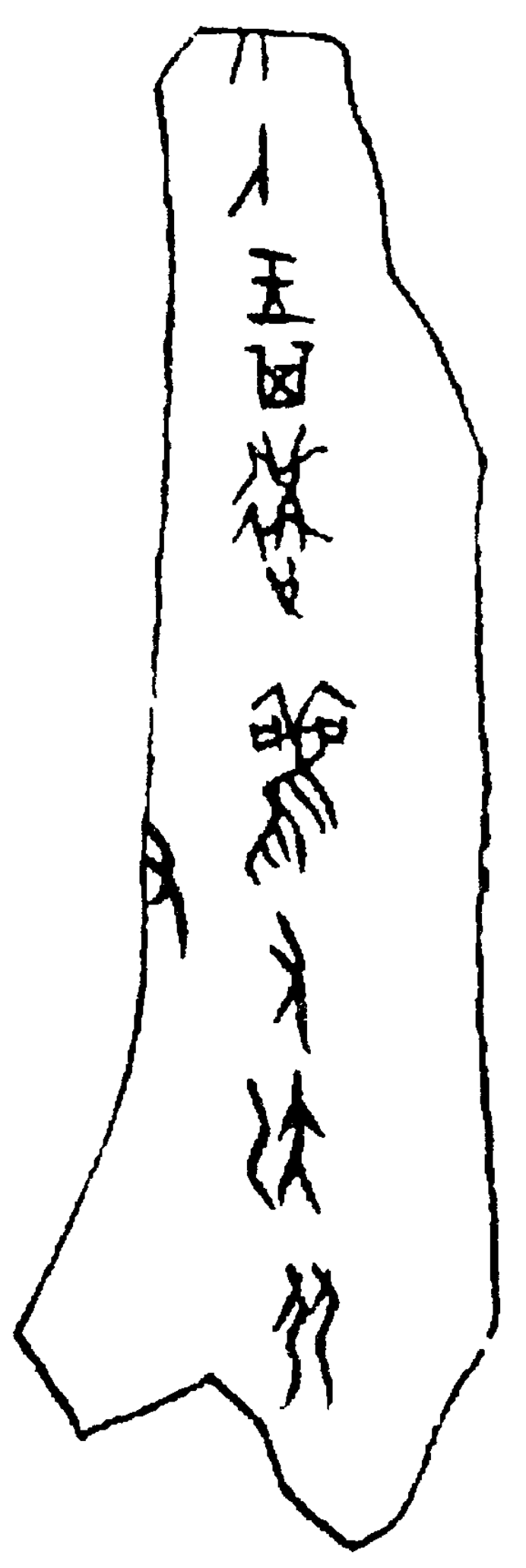
翟大乙，王囗



粹 147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藏甲第五四三片：

囗卜，王其遘翟又大乙，弜囗



南北明 543

亦其義。「册翟」之册與「工典」之典，其義略異。「册翟」之册，猶國語晉語，晉之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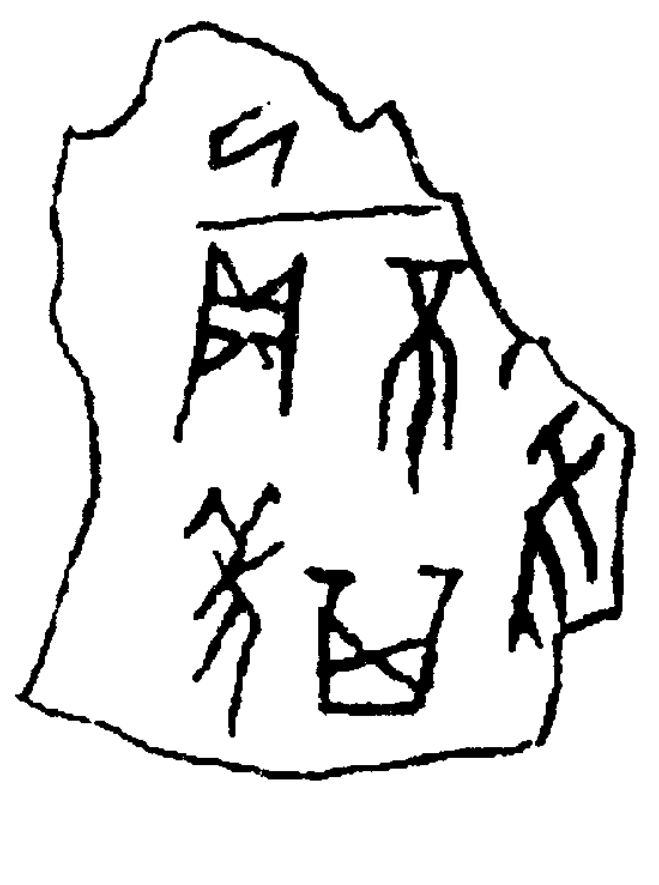
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乘傳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

「策於上帝」，韋注「以簡策之文告天也」。卜辭之册，亦此意也。惟告於其先祖而已。尚書洛誥：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作册」與魯語「工史」同屬宗伯。此祭歲祈年，王入太廟祼。卜辭如殷契遺珠一一七五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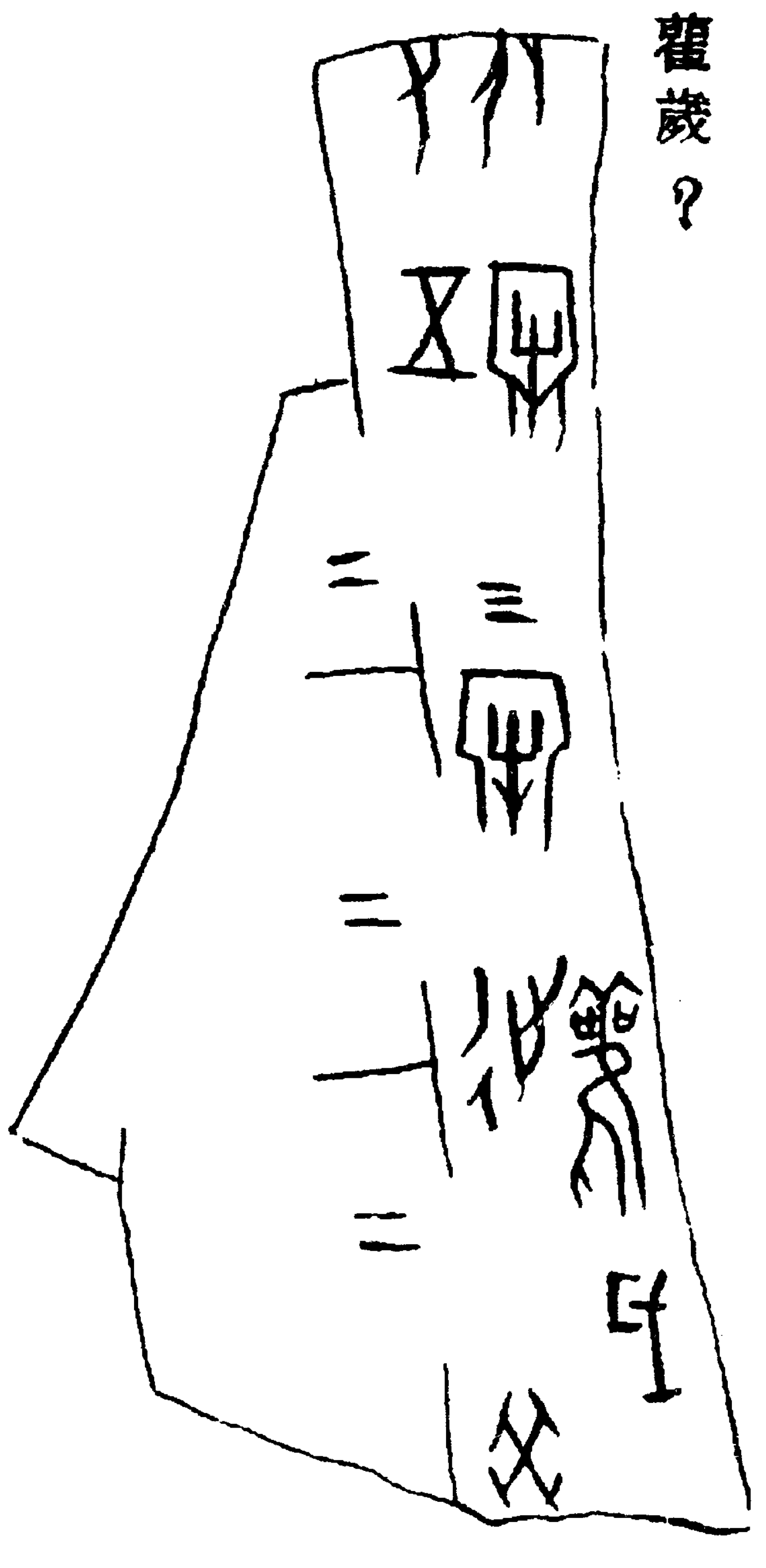
貞：年不其雈？



珠 1175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卷一第二八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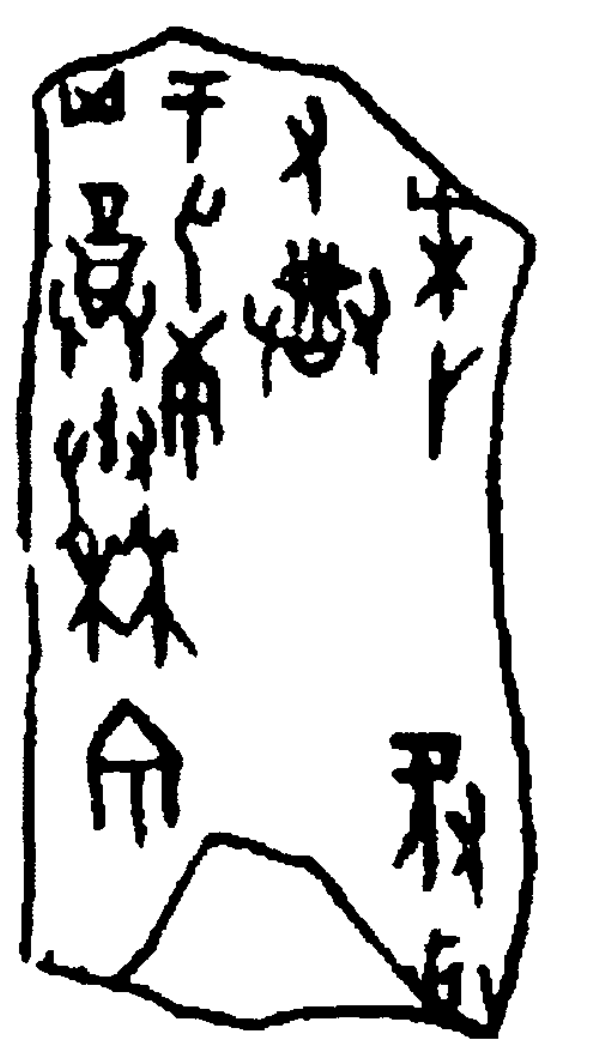
征翟歲？



寧滬 1.286

「年不其雈」與「雈歲」豈非其意乎！陳氏謂「年不其穫」，焉能解釋之耶？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坊間第五卷五八片：

未卜，又[illegible]（冊）于匕庚，其奠桒宗。


南北坊 5.58

桒宗爲且辛之配妣庚之廟，奠爲祭名（詳見中國文字第二十三冊釋[illegible]）與「灌」之比。卜辭灌祭尚有：

乙未卜，爭貞：來辛亥酒雈，𠂤于且辛·七月　乙二七二八十四五〇九（圖一）
乙酉酒雚，其冓☐　粹四五二（圖二）
酒雈，至卯父庚☐　續一·三三·四（圖三）
癸亥卜，酒雚　粹四三四（圖四）
酒雈，至卯小辛，三牢又𢦏二？　前一·一六·五（圖五）
口子卜，㱿貞：王往雈，坤？　續五·一九·七（圖六）
口未卜，㞢☐，叀王祝（祝）雈酒，衛☐？　前四·一八·六（圖七）
王其雚？
弜雚，秉？　後下六·六（圖八）
乙丑卜，☐㝎灌？　後下六·五（圖九）
乙巳既雚☐　佚五八三（圖十）

其中「乙丑卜，☐㝎雚」，㝎即尚書堯典書「寅賓出日」之賓，導也。卜辭「王㝎賓」「王㝎㪿」等恆語，謂導迎其神也。此賓上缺一「王」，若以卜辭文例補之，爲「王㝎雚」與「王㝎賓」之賓，同爲祭名。

殷契佚存第五八三片「乙巳既雚」下缺。其「既雚」，豈非論語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之「既灌」乎！

灌祭之禮若何？何晏集解云：

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禮記明堂位：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

祭統：「君執圭瓚祼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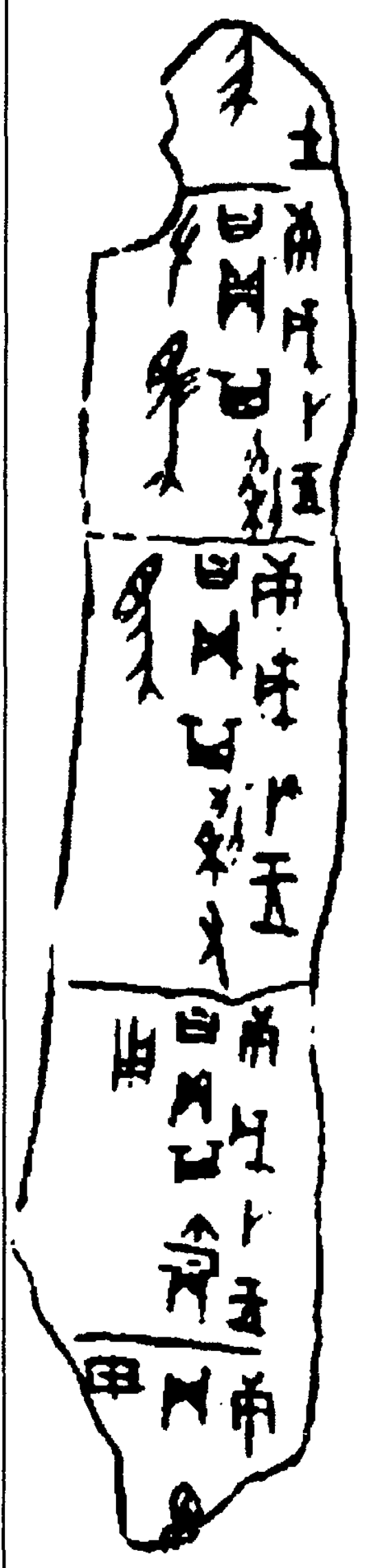
尚書洛誥：「王入太室祼。」孔疏云：「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何注與孔疏異，何注「酌鬱鬯灌於太祖」，孔疏「灌於地」。卜辭「雚大乙」、「雚河」，豈非其比歟！惟灌祭以酒則同。卜辭亦然。「酒雚」是也。例如上所舉，不再贅述。

灌祭盛酒之器，三代不同，禮記明堂位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彝），殷以斝，周以黃目。

殷商以斝，故卜辭有

庚戌卜，王曰貞：其斝用？　後下五·一五


後下 5.15

等占卜。周以玉瓚大圭，尚書文侯之命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傳云「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正義云「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正義解圭瓚爲二物，誤，圭瓚之瓚，非槃，即斗勺也。形似槃。昭公十七年左傳鄭碑竈對子產曰：

宋衛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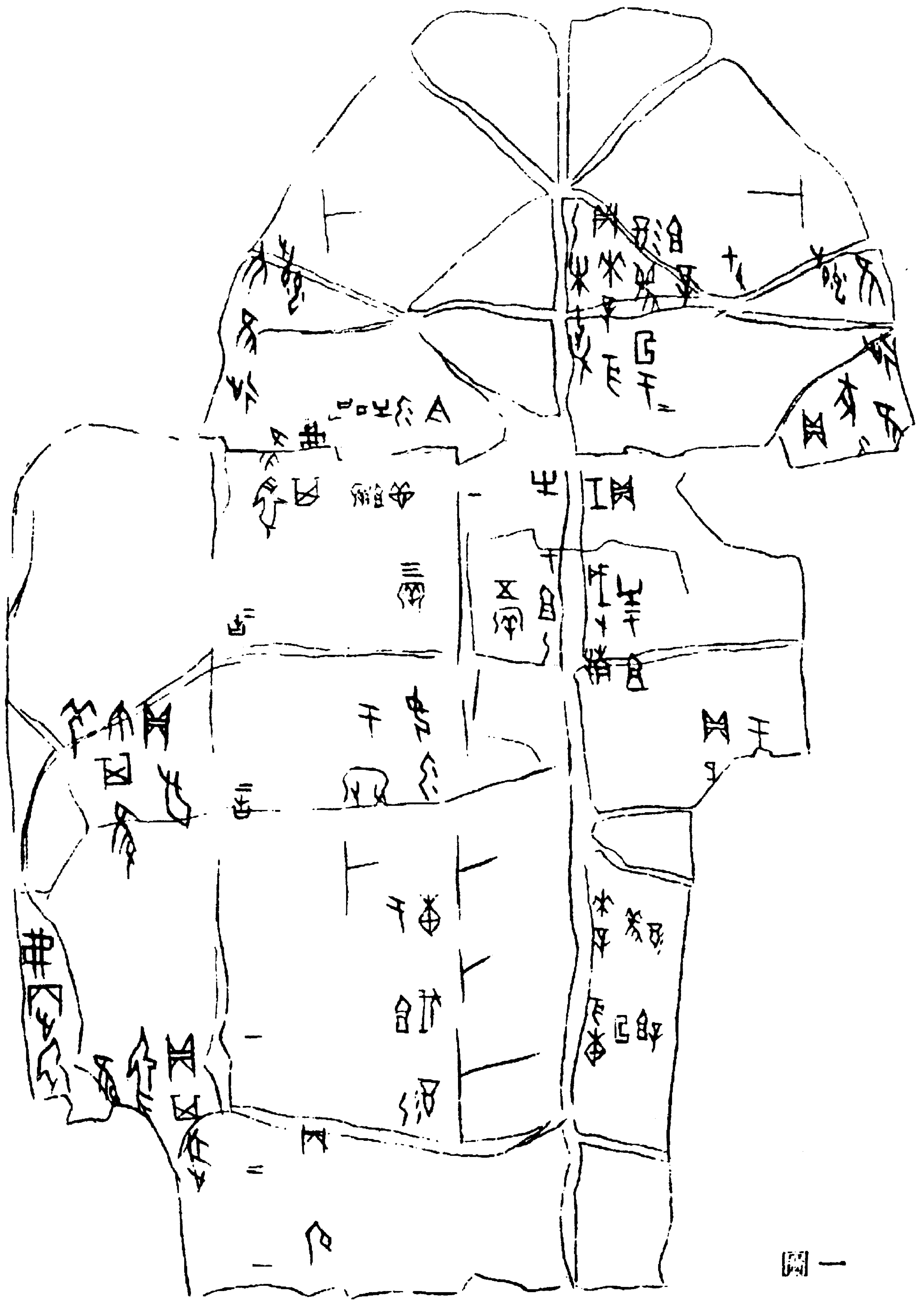
杜注「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孔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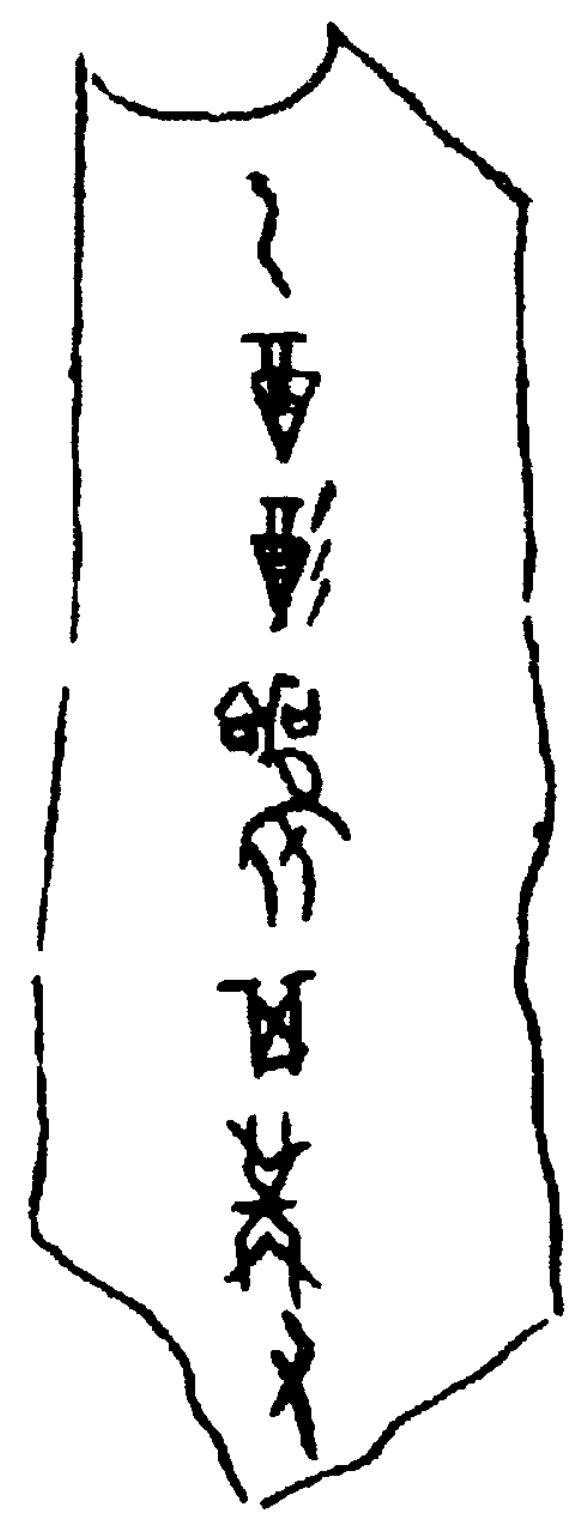
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國語謂之鬯瓚，鄭玄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玄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鄭玄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瓚爲勺，共祭祀之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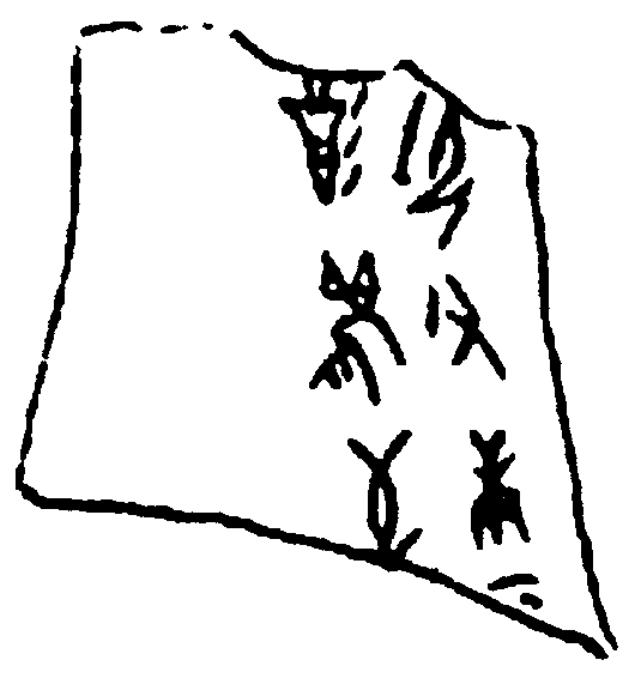
孔疏詳言之。然殷商灌酒，以卜辭考之，必無圭瓚，以斝爵盛之。斝爵之形，或以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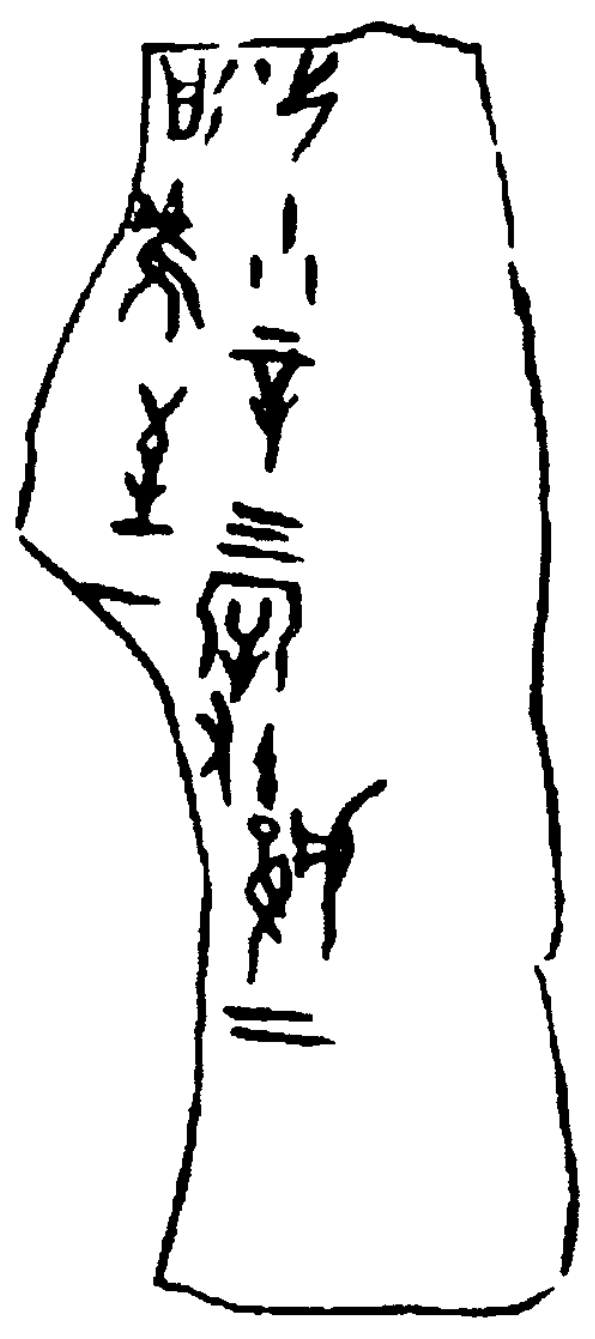
[illegible]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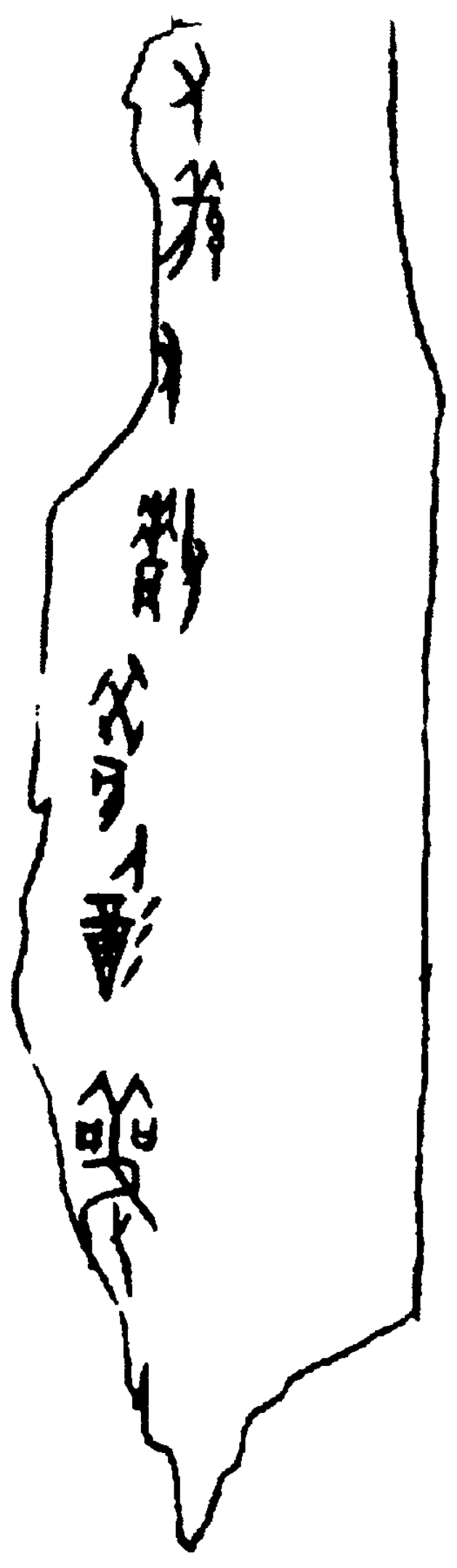
綜言之，卜辭之[illegible]或[illegible]，當釋雚，即說文之雈。鴟鴞，借雚爲禘灌之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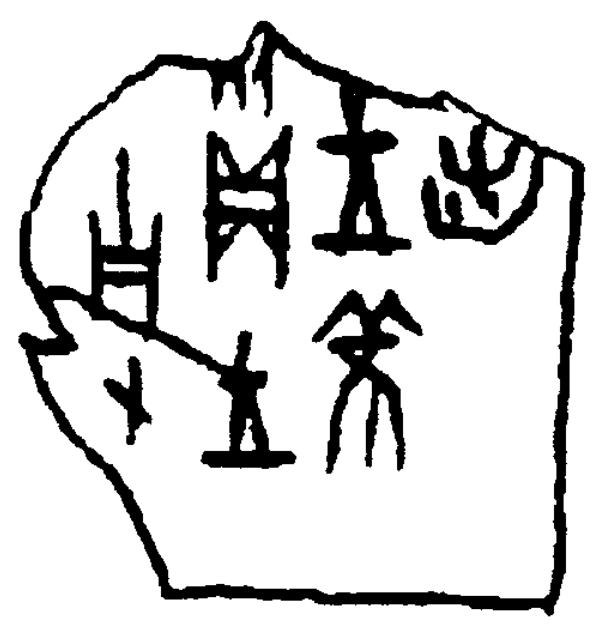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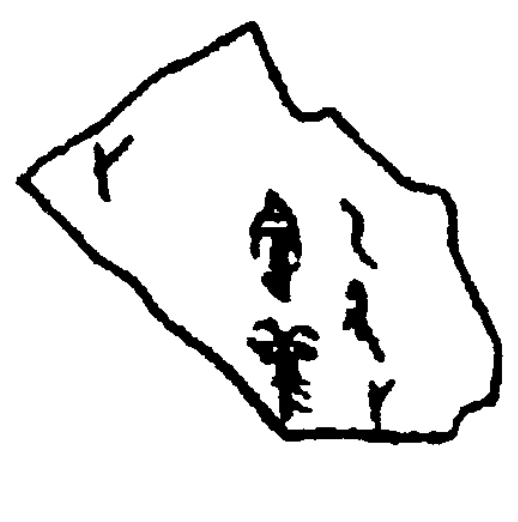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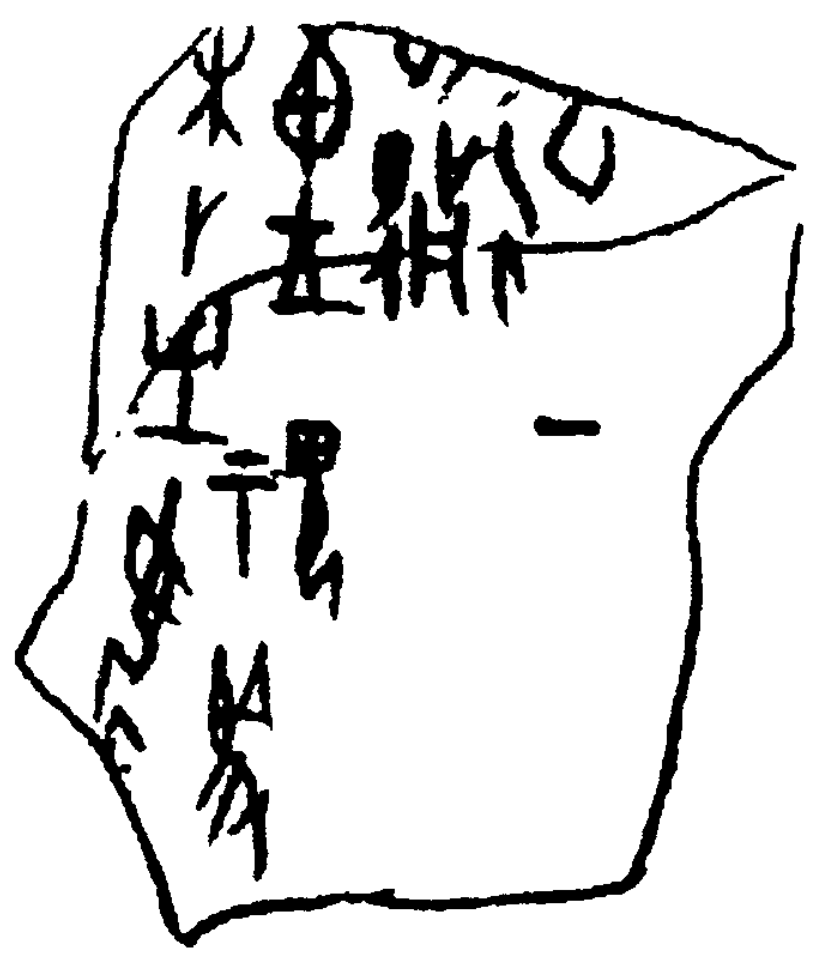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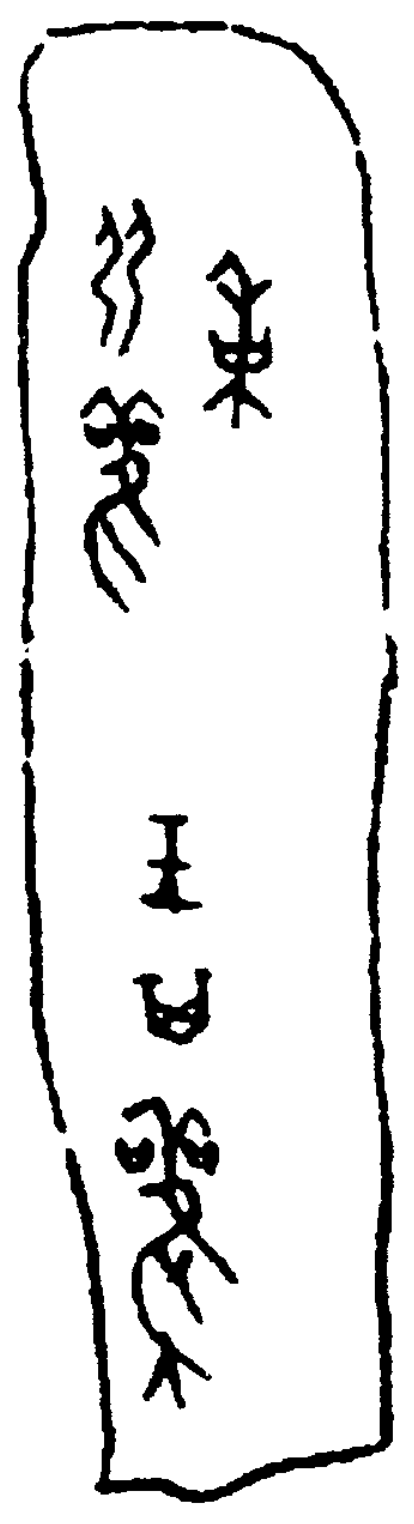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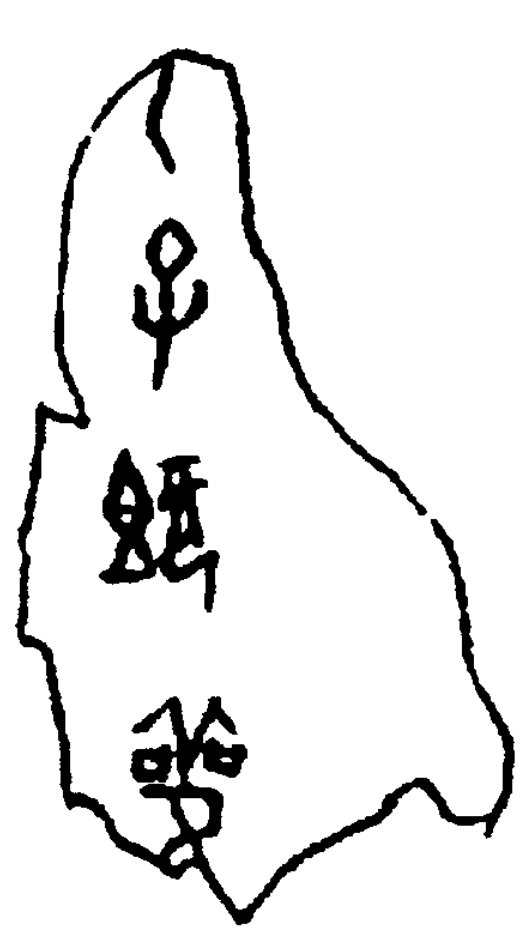

圖四


圖六


圖九


圖七


圖八


圖十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四冊、一九六七年六月）

率與亂

陳鐵凡

率與亂二字，就篆隸而言，形體固異；即音、義方面亦截然有別：

率，篆作率，隸作率。說文：「象絲罔，上下其竿也。」

亂，篆作亂，隸作亂。說文：「从乙；乙治之也。从𤔔」

此其形異也。

案中華大字典（歐陽溥存編）所載，率字釋義二十八：

1.說文：捕鳥畢也。2.循也。3.遵也。4.奉順也。5.行也。6.用也。7自也。8.領也。9.勸也。10.使也。11.歛也。12.述也。13.修也。14.從也。15.將也。16.猶導也。17.[illegible]也。18.效也。19.大略也。20.皆也。21.募也。22.表的也。23.速也。24.坦易也。25.率然，猶竦然。26.十邑爲率。27.或作卒，猝也。28.姓也。

亂字釋義九：

1.說文：治也。2.不治也。3.事未定之時。4.橫流而濟也。5.不安也。6.迷離也。7樂之末章。8.奢亂，病名。9.兵寇也。

據此，可見二字訓義，實無一相同，甚且無一相近；此其義異也。

率，玉篇：「山律切。又、力出切。」

集韻：「所類切。又、朔律切。」

廣韻：「所類切。又、所律切。」

亂，玉篇：「力貫切。」

集韻：「盧玩切。」

廣韻：「郎段切。」

除玉篇一音「力出切」外，其餘切音皆同：均爲審母、止攝、去聲、至韻。

三音併同，均爲來母、山攝、去聲、換韻。

率亂兩字聲母、韻攝、韻部俱不同。此其音異也。詎經傳之中，此二字常混用；首發其覆者王引之。其言曰：

「率，詞也。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雒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經義述聞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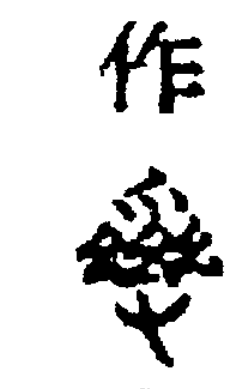
然則此二字其何以通用乎？王氏曰：

「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古元術二部相通。」

章太炎申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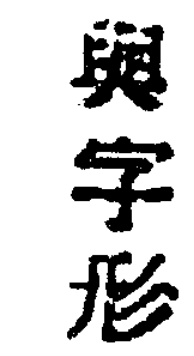
「率作舌音，則近轉歌，孳乳爲羅。對轉寒，又孳乳爲䜌、𤔔，皆兼治亂義。尙書厥亂爲民，亦作厥率化民，非形誤實聲轉也。」（文始一）

其後，章氏撰尙書拾遺及王伯申新定助詞辨（制言第三卷），則又訓亂爲終，爲大要，而斥王說之非：

「王氏以亂爲語詞，此甚無據。古文亂作，其作率者由形似致僞，非聲通也。」

此與前說恰相反，蓋亦自見其近次旁轉之不免扞格也。而形似致譌一語，尤見卓識。惜其以證成「訓終」之新說，於此未及深考；或以孤證不足以定論歟？今謹由字形之演化，探究率亂二字致譌之由，亦所以廣王章二氏之說也。

今先略述率字形體之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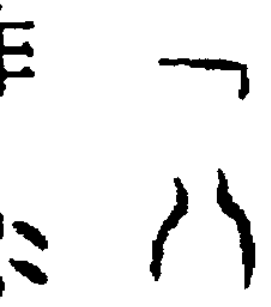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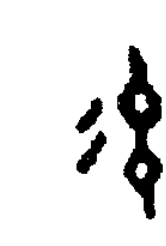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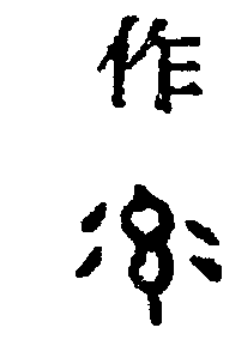
—說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說解與字形實不相類，後儒多疑之。朱駿聲引周伯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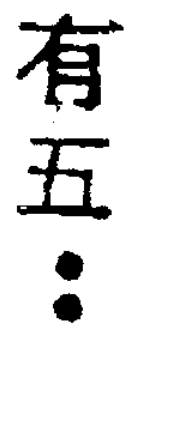
「率，索也。中象索，兩旁象枲餘，上下象糾具。存參。」

周氏釋形，大略近是。元明學者解說文字，好爲影響之談，淸儒多以爲病；故朱氏引周說，亦僅「存參」而已。今案周氏之說，實淵源于戴侗。徐灝曾引其說，以箋段氏注曰：

「戴侗曰：率，大索也。上下兩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率，旁象麻枲之餘。」

徐氏全採戴說，較之朱氏已進一步。實則戴氏之說，又本諸爾雅。釋水有繂字，郭璞訓「索」，孫炎以爲「大索」。繂即率之孳乳，郭孫訓索，其本義也。

宋育仁逕以爲索率一字。略謂索篆作，「八」即「八」之變，上下爲「个十」之譌。—此則較之徐氏又進一步。甲骨文率作，盂鼎作，皆似索形，并上下糾具而無之，郭孫訓率爲索，殆必有所本。

卜辭中，率字有等形，其用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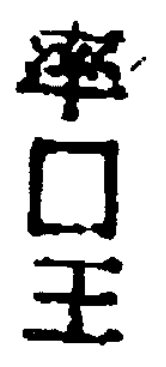
1.地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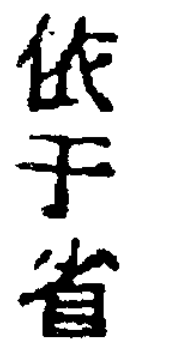
「戊辰卜貞：今日王田率大遘大雨。」（前二、四二、六）

「辛巳卜，在臺貞：王田率衣，亡巛。」（前二、四二、六）

「己亥卜，田率𡆥賁土犬。」（粹二三）

田即畋，其下所繫皆地名，此諸家通解也。陳夢家謂「率當在今沁陽附近」。（殷虛卜辭綜述第二六〇頁）

「貞率口王若」（乙七七九七）

若依于省吾訓屯（殷契駢枝）則本辭當釋屯駐矣。

2.祭名，如：

「羽（翌）甲口自上甲率」（前二、四三、二）

率爲祭名，其詳不可考。于省吾謂即𦢊（膟）之省，近是；惟以爲血脂之祭，則援周禮爲說，恐亦未必然也。

「貞率蔑」（林二、五、一〇）

陳夢家謂蔑爲先公舊臣，常與伊尹、黃尹同祭（綜述三六六）。是也。

3.用牲法；動詞，如：

「口未卜：求雨自……率羘」（甲二二八二・佚九八六）

屈翼鵬氏云：「率，當作用字解。義見廣韻。」（甲編考釋頁二八七）竊以本辭率爲用牲之法，一如「叀羊、叀牛、叀犬」之比，不必爲「用」誼。且他辭「率用」二字連文，是率固不宜訓「用」矣。于省吾謂爲「取牛或羘之血脂以祭也」。仍緣血脂之祭以爲說。金祥恆氏非之（釋率，中國文字第十八期），是也。然以「皆悉」爲訓，似亦未諦。盂鼎「率肆于酒」，肆爲動詞；率狀肆，自爲副詞無疑。本辭「率」字冠于名詞「羘」字上，似宜作動詞用；與盂鼎文例不類。

4.副詞：

「『己』丑卜穷貞……六日『甲』午夕月出食。乙未酒，多工率条遣。」（乙三三一七・丙、伍肆圖）

多工，官名，即百工。綜述（頁五一九）有說。条，由他辭「其条」（乙三一一六）「不条」（乙五五・八〇〇〇）連文例之，當爲動詞。率狀条，自爲副詞；惟其義不能確知。逸周書祭公篇：「俾百僚乃心率寘言也。」與此語法相似。盂鼎「率肆于酒」，亦與此同例，諸家訓率爲悉。金氏「釋率」亦以「皆也、悉也」解所舉諸例。以讀本辭，頗暢。惟此訓釋，在秦漢以前典籍中，似不多覯耳。

「貞羽（翌）乙未率攺ㄋ？」（乙一五一二）

本辭率爲副詞甚明。書舜典「百獸率舞」盤庚「率籲衆慼出矢言」。與此語法相似。

5.語詞，如：

「丙子卜，㱿貞：今來羌率用？……

丙子卜，㱿貞：今來羌勿用？」（丙肆壹圖・即甲六七一九十七五〇九）

此兩辭對貞，率用與勿用相對，率爲語詞甚明。

「『甲』寅卜，永貞：衜（衛）勹 寇（从葉釋）率用？」

「貞衜勹寇勿率用？」

經傳釋詞：「率，語助也。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君奭曰率惟茲有陳……以上諸率字皆語助也。」

由上諸用例觀之，卜辭率字不特無繩索之誼，亦無如許訓「捕魚器」之迹；蓋其本義亡佚久矣。

衜—見毛公鼎。此由𢆯字孳乳，仌衍爲𢓊。

𧗿—見率公鼎。此亦由𢆯字孳乳，仌衍爲𢓊。

𧗿—見詛楚文。此由上二形孳乳，𢆯衍𢆯。（魏石經隸書作衛，與此略同。）

衛、衛、衛—見敦煌本、日本古鈔本尚書。此三字由上衜、𧗿、衛諸形隸定譌變。仆、八仆與古文行字形近，此所从行，即由是而譌。集韻以衛爲衛之古文，非是。

𢖻—見敦煌本、日本古鈔本尚書。集韻：「率，古作𢖻。」按此亦隸定譌變之字，非古文也。廣韻：「率，俗作𢖻。」是也。

衛—說文：「將衛也。从行，率聲。」按此實由衛孳乳。蓋率衍爲衛，再衍爲衛；非別爲一字。許氏誤歧爲二，而以率之引申義「將𨔞」繫之于下。段注曰：「衛，導也，循也。今之率字。率行而𨔞廢矣。」以衛爲古而率爲今，適本末倒置。將衛今作將帥，帥字許訓佩巾，通段作將帥。清儒遵信許書，乃以衛爲將帥之本字，殊不知衛實由率孳乳之後起字也。經傳諸帥字，古文俱作率，而無作衛者。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爲率」。覲禮「伯父帥初事」，注：「古文帥作率」。儀禮聘禮「帥大夫以入」，注：「古文帥作率」。左昭公二十八年傳「魏子中軍帥」，釋文：「本又作率，同。」蓋先秦率領、率先、將帥皆作率，而譌衍爲衛，殆在秦漢之世。

𨔞—說文：「先道也。从辵，率聲。」師寰敨作𢕟，上官鼎作𢕟，魏石經古文作𧗿，併與此略同。玉篇：「𨔞，古文帥。」今案𨔞由衛孳乳，亦率之譌變也。古文从行之字，多孳乳从辵。說文行部諸字重文，多从辵；辵部諸字重文，多从行，皆其證也。

漢末率字，殆有率衛𨔞三體，經傳又通段帥字。許氏著說文，乃分別部居而各繫以異訓。顧氏著玉篇，又緣附爲帥之古文。輾轉譌傳，莫知其極。實則帥爲率之通段，率爲𨔞之本字。錢坫曰：「率循、率遵、率從、率由等字，皆應用此（𨔞）。」是亦據許書爲說，經傳率循等字，皆用率，而無作𨔞者。𨔞實率之譌變也。自魏晉至隋唐，隸定古文有衛、衛、衛、𢖻諸異構，實皆由率孳乳譌變。天寶改字，衛包知其爲一字之衍，乃俱以率字易之。

𦆠—說文：「素屬。从素，率聲。」段注曰：「素，當作索。从素之字，古亦从糸；故𦆠字或作𦆠，或作繂。」是也。𦆠亦率之孳乳，玉篇：「帛也，索也。或作𦆠繂。」音義與率併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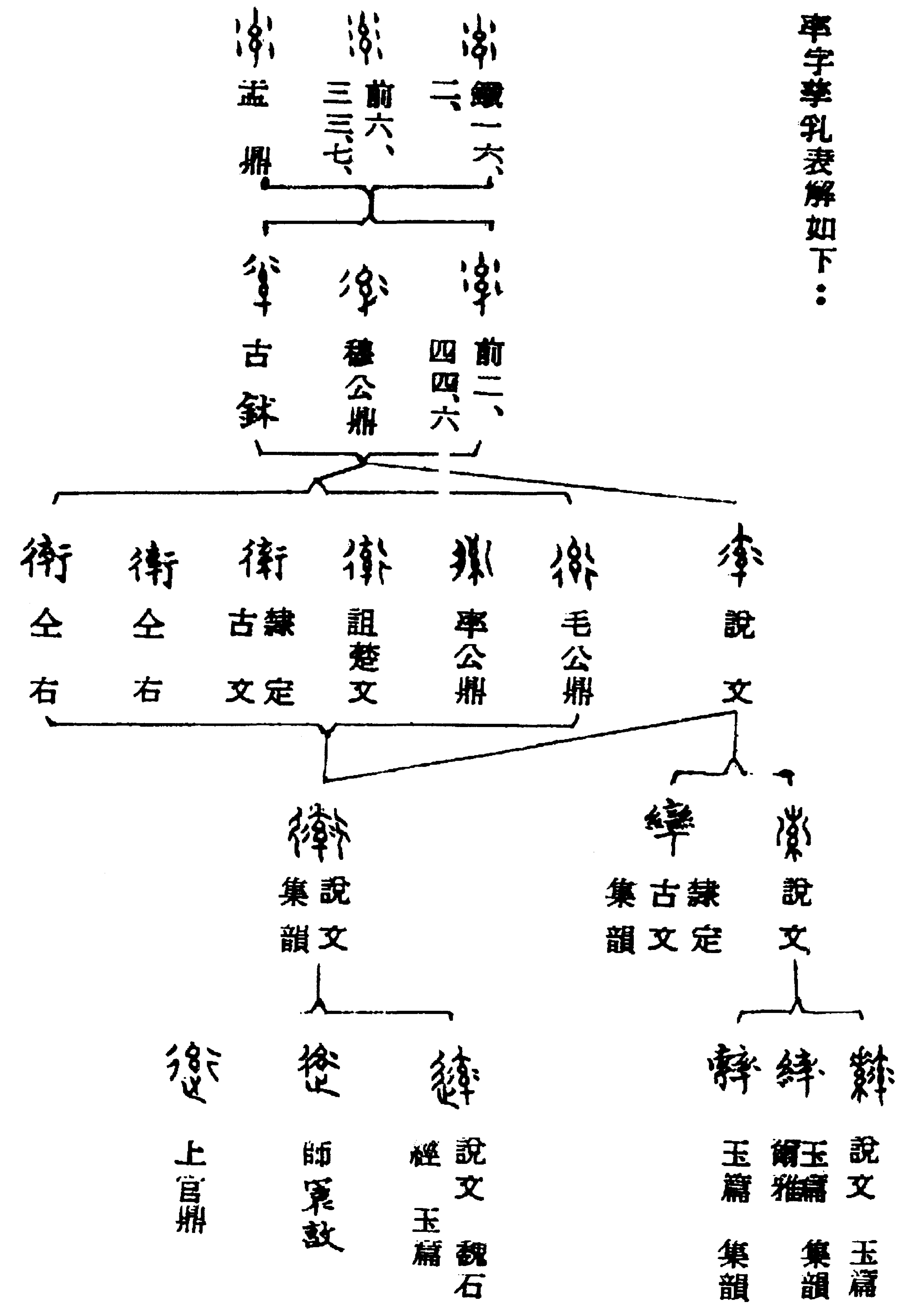
𦆠—玉篇：「舉船索也。或作繂𦆠。」集韻：「索也。或从糸。」𦆠𦆠字，舉船索殆引申義也。

繂—玉篇：「井索。」繂𦆠𦆠本一字之異構，井索殆其引申義。或六朝時此三字之用有別，顧氏因分繫三部，而訓釋稍異。

綜上所述，可見率之本義爲索，索或即率。譌變爲衛衛𨔞𢖻，或通段用帥。嗣以率爲引申義（率循、率導、率先等）所分，乃加義符而別造𦆠𦆠、繂三字，以還本義率索之原。復以人事𥠖華，此三字又各異訓。

說文率部之率，行部之衛，辵部之𨔞，素部之𦆠實爲一字孳乳，王菉友所謂異部同文也。

率字孳乳表解如下：



再述亂字之演化。

䜌—說文：「亂也。一曰治也。从言絲。𤔔，古文䜌。」

徐灝曰：「錢（坫）云：『字與辤連屬，𤔔即辭亂之亂。治絲而棼之所謂亂也。』灝按錢說是也。𤔔即古文𤔔之變體。」今按錢徐二氏之說甚諦。言絲無以會「亂」義，故當以𤔔爲正，䜌殆𤔔之譌變。然則何以致譌？前人以無說者，今試一論之。

甲骨文有𤔔字，異構有𤔔𤔔𤔔𤔔諸體，皆象以手治絲形，絲作二股或三股不拘。孫詒讓釋「䜌」，（契文舉例）羅振玉從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王國維初亦從孫說，（史籀篇疏證）後又謂「說文䜌古文作𤔔形與此近。」（甲骨學文字編）今按王氏後說是也。

繫有維繫、聯繫、懸繫、繫屬、繫縲諸義，繫字構形，从一系（或糸）已足見義；初不必从二糸之絲，三糸之𢇍也。是以甲骨文凡有繫義諸字，如：

奚作

孫作

羌作

金文如：

縣作

係作

凡此諸字，俱从一系（一股）作，而無从絲（二股）若𢇍（三股）者。蓋無論維繫繫縲，从一股之系，取意已足；而無庸作二三股，亦不必从手（又）若受作也。然則𤔔之非繫，固彰彰明甚。

𤔔字从又、从絲，當以錢徐之說治絲爲本義，其後孳乳爲𤔔，許書系此字爲䜌之古文。古文从一手之「又」，與从二手之「受」同爲一字，固數數見也。

說文系字下出籀文𤔔，與此形略同，孫詒即據以釋此爲繫。今考系部所屬孫、緜、諸字，皆从系；而無一从籀文作者。

𤔔𤔔當即䜌之本字。蓋由𤔔譌省爲𤔔，再譌而爲𤔔。即：

𤔔 譌省→𤔔 再譌→𤔔

後儒以𤔔爲䜌之古文，乃系𤔔於系字之下，而不知𤔔爲䜌之本字，䜌爲𤔔之譌變。（說詳下）

𤔔（即䜌𤔔）之本義爲治絲，引申爲治。治絲而棼則亂，于是又引申爲亂義。亂實𤔔（䜌）之孳乳，後世治與不治皆用亂，亂行而𤔔（䜌）廢。集韻亂下出𤔔字；此許書䜌之古文，丁度等尚知其爲治亂之本字也。

𤔔之譌變爲䜌，要在其中體之形似。致譌之時，疑在漢代隸古定之後。

說文言部詩、諜、訊、信、誥、訟諸字，所出重文偏旁，言字俱作，汗簡文亦多如此作。䜌之中體，若以此代之，則當爲䜌，其與𤔔形頗近似。如其上「」之上筆稍損，即成爲，則與形同。漢人習見此體，乃即隸定爲䜌。

說文行部衛字重文作衛，亦疑爲玄言形近譌變，不將爲變化也。

卜辭中，𤔔之用有三：

1 人名，如：

「乞自嵒廿屯小臣中示𤔔」（前七、七、二）

此骨面刻辭，𤔔爲史官之簽名。（參胡厚宣「史官簽名例」）丁山讀「小臣𤔔占」，以爲刻辭之「𤔔氏」即「小臣𤔔」之省文。（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則無以見其必然也。

「貞：令囗䜌米囗衆？」（鐵七二．三）

「壬午卜囗貞：令囗䜌？」（下五．三六．六）

2 方名，如：

「戈䜌？」（林二．二一．一〇）

「叀尸乎以王弗每。其乎䜌先叀？」（粹四九五）

「……多子囗乎䜌」（乙二五九二）

陳夢家謂「䜌方疑即蠻方……亦爲一種姓之族。」（綜述頁二九九）可備一說。陳氏又謂敦煌本未改字尚書，亂字作䜌。然余所經眼英法所藏之敦煌本尚書影本，與及日本諸古鈔尚書，俱未見及此體，陳氏所據，不知何卷。

3 祭名，如：

「乙亥卜，𡧊貞：羽乙亥酒䜌昜日？乙亥酒？允昜日。」（前七．四．一）

「乙未酒䜌品上甲……大庚米三囗且……」（粹一一二）

「辛亥貞：生月乙亥酒䜌？」

酒䜌者，殆以酒行䜌祭也。于省吾謂「䜌……以品物累屬以交接於神明也。」（殷契駢枝三編）貝塚茂樹疑即周禮大宗伯槱燎。（中國古代史學之發展）饒宗頤氏謂以系繫玉帛，（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皆據繫義以爲說。而所引諸文，則無以證成䜌之必爲繫也。且繫字在經傳中無祭名一義；而載籍殷周祭典，無一與繫音相近者。今從王國維釋䜌，按諸殷周祭典，以聲類求之，疑即周代之儺祭也。儺，日紐；䜌，泥紐。準之章氏娘日歸泥之說，則儺䜌二字音同也。卜辭中「酒䜌」及下「奏䜌」所祀對象爲羣鬼（先公先王）與衆神（四方之神）；而非某一祖先，或某一神祇也。儺爲攘祭之名（任大椿弁服釋例說），旨在驅逐疫鬼，所祀亦爲羣鬼衆神，此其義亦相近也。

「丁巳卜，𡧊貞：奏䜌于東？

貞：勿奏䜌于東？」乙六七〇八

奏，粹編隸定爲𢍰（七四七片），屈翼鵬氏曰：「說文『𢍰讀曰奏』卜辭𢍰字多用爲樂舞之義，與說文合。」（甲編考釋頁三六）本辭奏䜌，殆是以樂舞行䜌祭也。周禮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此化裝舞蹈以行儺祭，與奏䜌之以樂舞，殆亦近是。

卜辭䜌字諸用例，無一用本義治絲者，其亡佚蓋久。

魏石經亂字作𤔔，敦煌本、日本古鈔本尚書，有𤔔𤔔𤔔𤔔𤔔諸形，集韻有𤔔𤔔二形，皆由𤔔字譌變，而𤔔則由𤔔𤔔孳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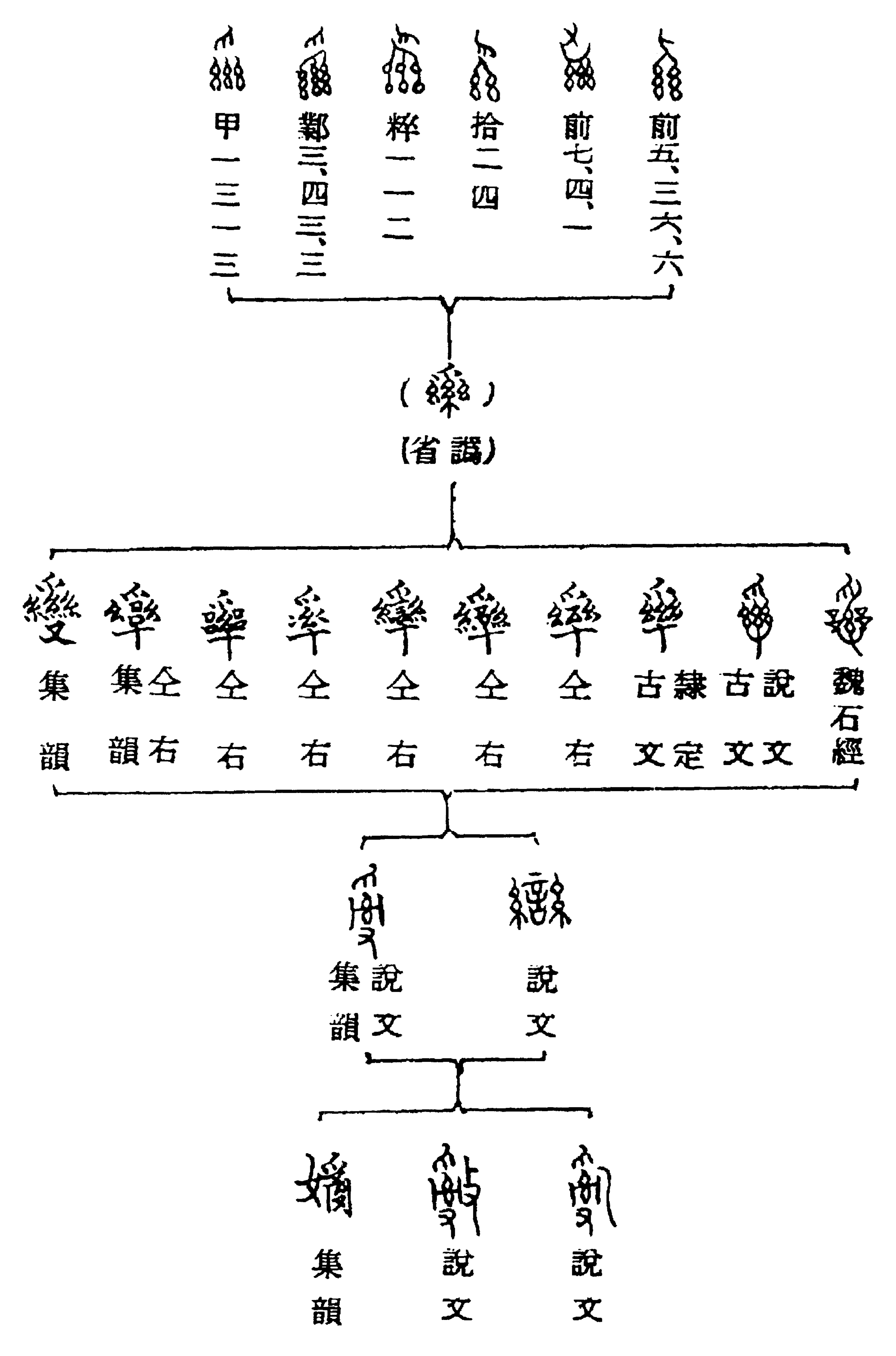
𤔔—說文：「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𤔔古文𤔔。」（說文通訓定聲）徐灝曰：「幺子相亂難通。朱駿聲曰：『此字實即亂之古文。』戴侗曰：『𤔔𤔔同。』灝按䜌之古文作𤔔，象手治亂絲，其兩旁𠃌，省爲垂，則成爲𤔔。中加一橫者，系聯之也。」（段注箋）今按朱徐二氏之說皆是也。䜌之本義爲治絲，當以古文𤔔爲正。𤔔疑由隸定古文譌變。蓋由𤔔隸定爲𤔔，譌省爲𤔔（即𤔔），兩旁延伸爲二垂，則成𤔔，非如徐說遷由兩旁𠃌形之省變也。

亂—說文：「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𤔔。」馬夷初曰：「治也者，𤔔字義。此从乙𤔔聲。（似當作从乙从𤔔𤔔亦聲）謂水不遵道而亂流也……乙即水字。」（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是也。甲骨文从水之字，多省作𠃋或乀，與乙無別。爾雅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殆爲馬氏所本。書禹貢：「亂于河」之亂，正用其本訓。

𢿢—說文：「煩也。从攴从𤔔𤔔亦聲。」朱駿聲曰：「經傳皆以亂爲之。」（通訓定聲）段玉裁曰：「𢿢與𠬪部𤔔乙部亂言部䜌音義皆同。」是也。𢿢實由𤔔字孳乳。

䜌字本義爲以手治絲，引伸爲治。治絲而棼則亂，乃反訓爲亂。引申爲亂流，爲煩亂。䜌字譌省爲𤔔，再譌而爲𤔔，爲䜌，爲𤔔。後又增加意符，別造从乚之亂，从攴之𢿢，以爲「正絕流」「煩亂」之字。許氏著說文，乃分屬各部，而兼以異訓。實則言部之䜌，𠬪部之𤔔，攴部之𢿢，俱爲一字之衍化，亦王菉友所謂異部同文也。

茲將䜌之演化，表解于次：



綜上所述，可見率亂二字，意義各別；而字形之演化，則頗有近似者。若：

率—率 䜌

亂—率 䜌

兩者之別，僅在幾微；形近而譌，有必然矣。而王伯申以通用例目之，是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試究二字致譌之由，疑當在兩漢隸定古文之時。別體異構，既充斥于簡編；亥豕魯魚，亦數見而不鮮。降及隋唐，流傳猶廣。洎乎天寶改尚書，開寶改釋文，于是隸古之字，除殘存一二于字書、韻書外，餘乃亡佚殆盡。苟非近百年來，古代文物之相繼發現，吾人亦無由據以論定矣。王氏生于二百年前，因有限之資料而斷論常與古合，此乾嘉諸老之所以為卓歟。

中國文字籌編紀念董彥堂先生逝世四周年專刊，一萍兄飛函索稿。幾侍　平廬，多荷獎飾；追維昔游，何敢以固陋辭邪！爰草此短章，以供補白。臨簡咨嗟，能不腹痛！

丁未冬日于吉隆坡傍黛谷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六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釋皀

金祥恆

甲骨文皀字，孫詒讓契文舉例釋為豊云：

字下塙从豆省，惟上形難識，推尋形義，疑當為豊之省。說文豊部：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此下从凵，即豆下附之半形。上从𠙴即曲之省。……月禮，疑與周禮鄉大夫禮賓之禮同，以酒禮賓謂之禮。

葉玉森釋為垔云：

予疑即垔，乃禋之古文。禋之言煙，虞書「禋于六宗」，大傳作「煙于六宗」，八正象煙氣上升形。月垔乃殷代祭禮之一。

羅振玉釋為匝云：

皀，皀，羅師疑匝。（商氏類編待問卷六，頁十）

郭沫若釋為蝕云：

殆以字類器物之形，……今就其辭之較完整者繹釋如次：一「日㞢[illegible]，三日乙酉月皀，丙戌允㞢來入齒」……二「七日己巳月皀（缺）㞢妣辛大品，竝火（缺）希，其來㞢嬉，不吉」……三「甲辰大[illegible]風之夕皀乙巳[illegible]五人五月在[illegible]」……由上三例，余以為皀字之義已可確知，事為災害，屬於月而見于夕，則非蝕而何耶。且釋為蝕字，於字形亦有說。骨文凡从皀之字，如既作既，即作即，鄉作鄉，皆象人就食形，皀即所食之物，象豆中盛物豐滿無缺也。食字亦有作食形者，乃加蓋於食物之象，金骨文从食从皀之字，每多不別。如敢字，古本从皀，然骨文有作[illegible]者，从食，金文多至不可勝舉，鄉字亦然，如大鼎「王[illegible]饗醴」效卣「納饗于王」，皆从食，知食為食物之象形，食而缺其上為皀，則當為蝕矣！

唐蘭釋為良云：

余按皀即良字，古文字之例恆缺底畫，如[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故皀每作[illegible]由[illegible]小變即為[illegible]矣。……良字之義，前人無能解者。說文「良，善也。从畗省，亡聲。」徒以形變作[illegible]，有類從亡，良亡之聲適又相近耳。推之古文，則畗亡兩從，一無是處也。按良古本作皀，或作[illegible][illegible]，即豆形，豆所以盛食物，而作八者，殆以象食物之香氣也。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顏氏家訓引通俗文皀音方力反今說文音皮

及切。按皀卽食字，說文從皀得聲之字，有⿰火皀鵖二字，鵖彼及切，⿰火皀都歷切。無讀若香者。然則說文皀字之解，疑誤合豈皀爲一字。馨香之義，與讀若香之音，皆當屬之豈字也。豈象熟食之香氣，其音當讀若香。而今作良音者，香良音近而轉，猶鄉之與饗也。皀之香者食之良。引申之爲良，良食之稱。更引申之爲良善之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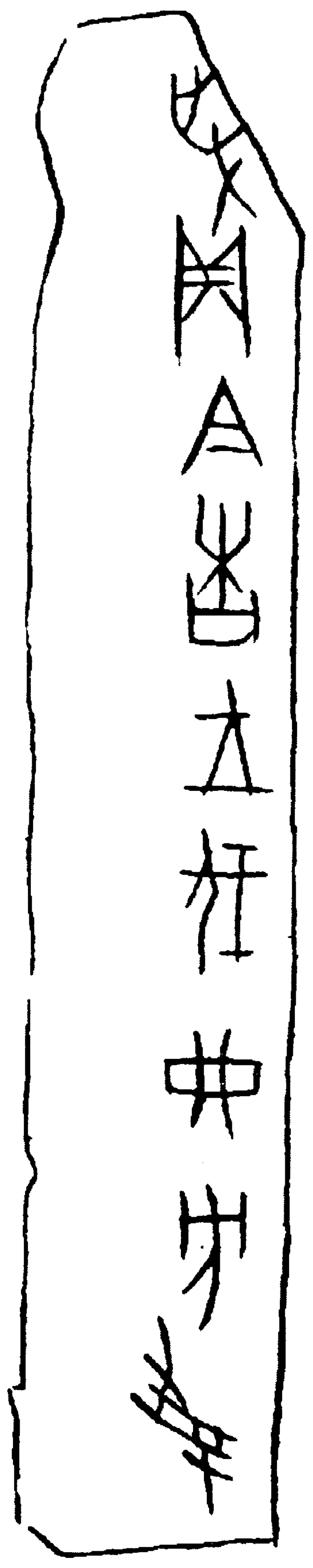
于省吾釋爲鐙云：

綜覈豈字諸形，似㲉之从豈，似豆之作豆，而其不同之徵則上端有頸有口，似壺之作壺，而其不同之徵，則上端無蓋，當卽小篆豋字。說文「鐙，酒器也。从金豋象器形，豋或省金」。……豋字由豈而豈而豈而豈而豋。卜辭豋字用法有三，續五・二十・五「帚豋示十口」。豋爲婦名。二、藏六七・二「豋羊」，甲二・十二・四「豋𣪘」，續一・三九・三「豋牡三」，佚八八九「豋三牛」。豋均應讀爲⿰豋斤，俗作斵，亦作斲。呂氏春秋貴公「太匠不斲，大庖不豆」。俞越謂豆者剅之假字。廣雅釋器詁「剅，裂也」。案集韻十九侯，「剅𠞩同」。是剅者𠞩之譌，而不𠞩與不剅並言，則歧化爲二字矣。說文「斲，斫也。从斤豋聲」。楚辭九歌「⿰豋斤冰兮積雪」，注「⿰豋斤，斫也」。然則用牲而言，豋當與言卯相若矣。三、前七・十四・四「夕豋」，續四・六・一「丁酉雨，之夕豋，丁酉允雨少」，藏一八五・一「㞢希，三日乙酉夕豋，丙戌允㞢來入齒，豋字當讀爲𥈆。說文「𥈆，目蔽垢也。从見豋聲。讀若兜」。引申爲天氣陰蔽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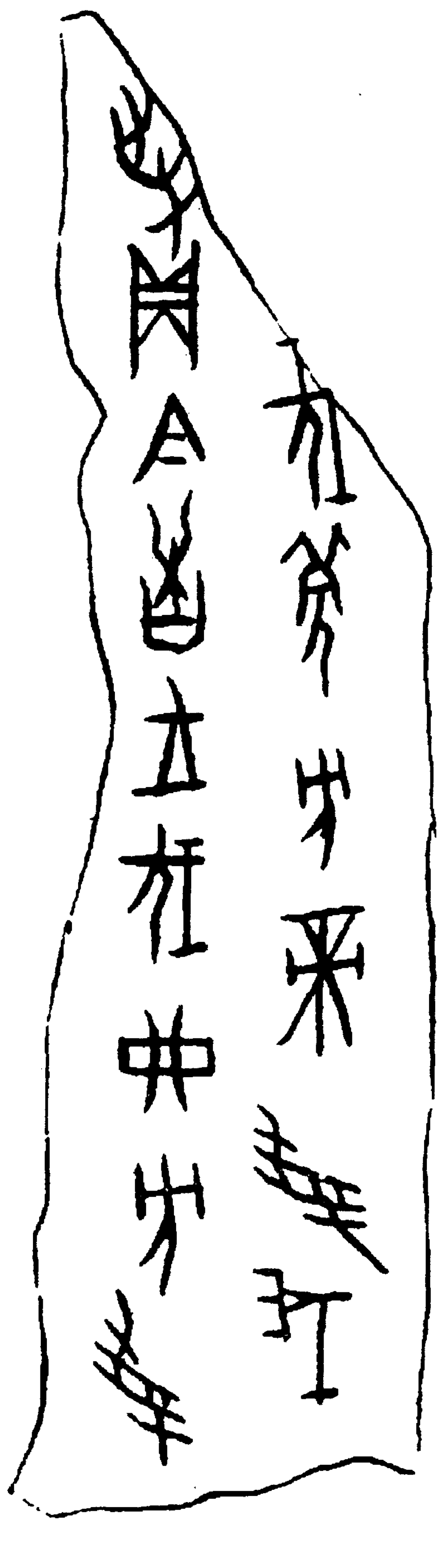
學者對於豈字之辨形析義，說解至詳，見知見仁，亦各不同。玆璩甲骨卜辭辭例，有關其字形與字義可商榷之處，分述於后：

有關於字形者，甲骨文之豈與𢀛，字形相似，並非一字。如簠室殷契徵文征伐第九，第三十九片：

爭貞：今春王伐𢀛方，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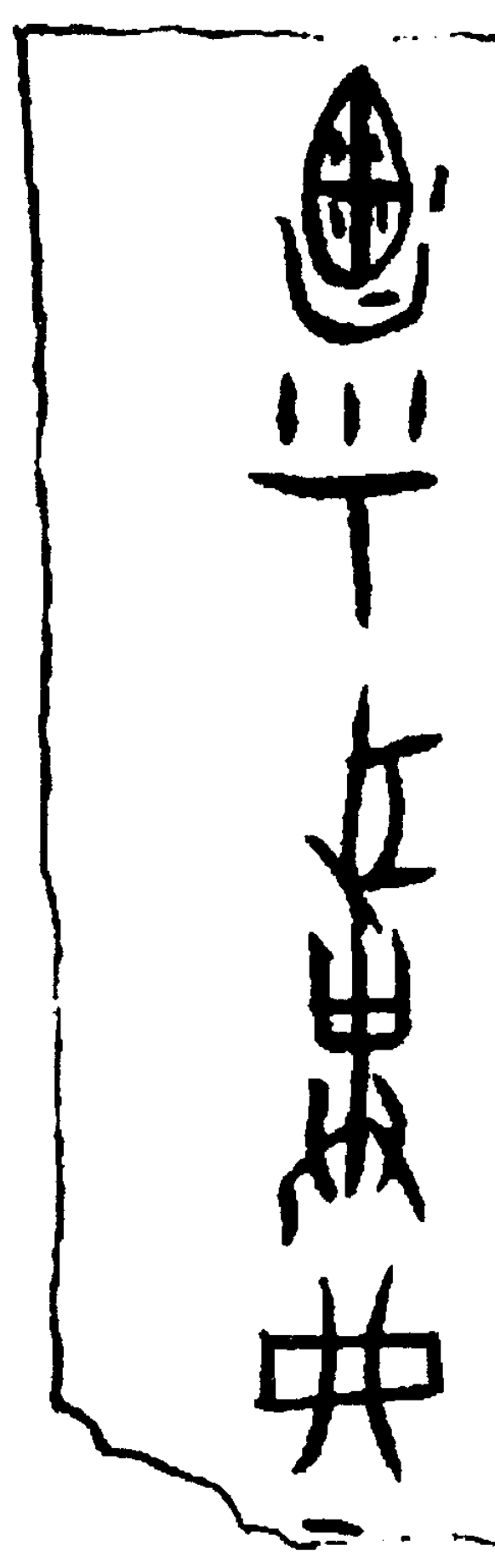


案本片卽殷虛書契續卷三第十二頁第四片之剪錄。



殷虛書契續編卷六，第七頁第一片：

硒乎夆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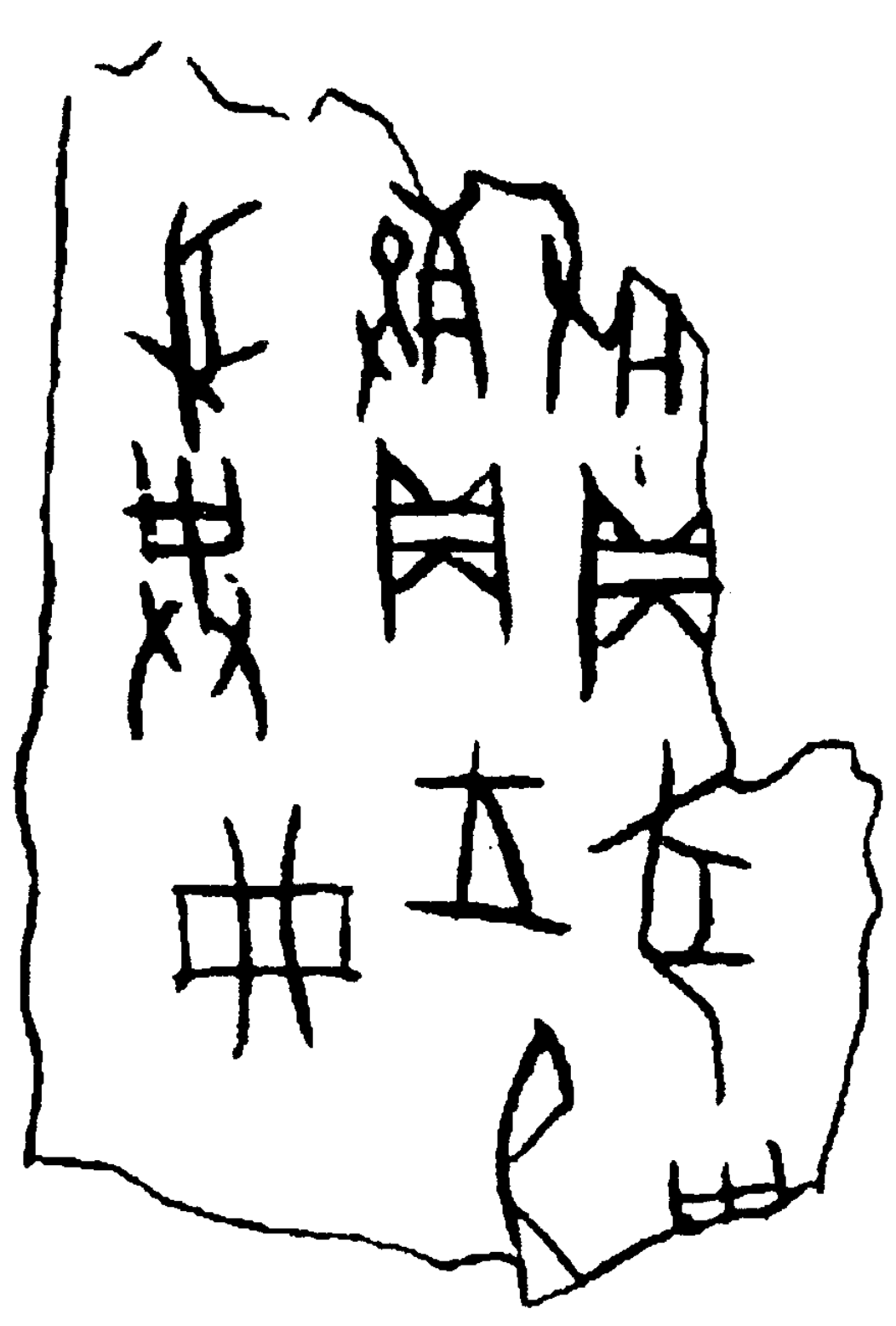
殷虛書契後編下第三四頁第八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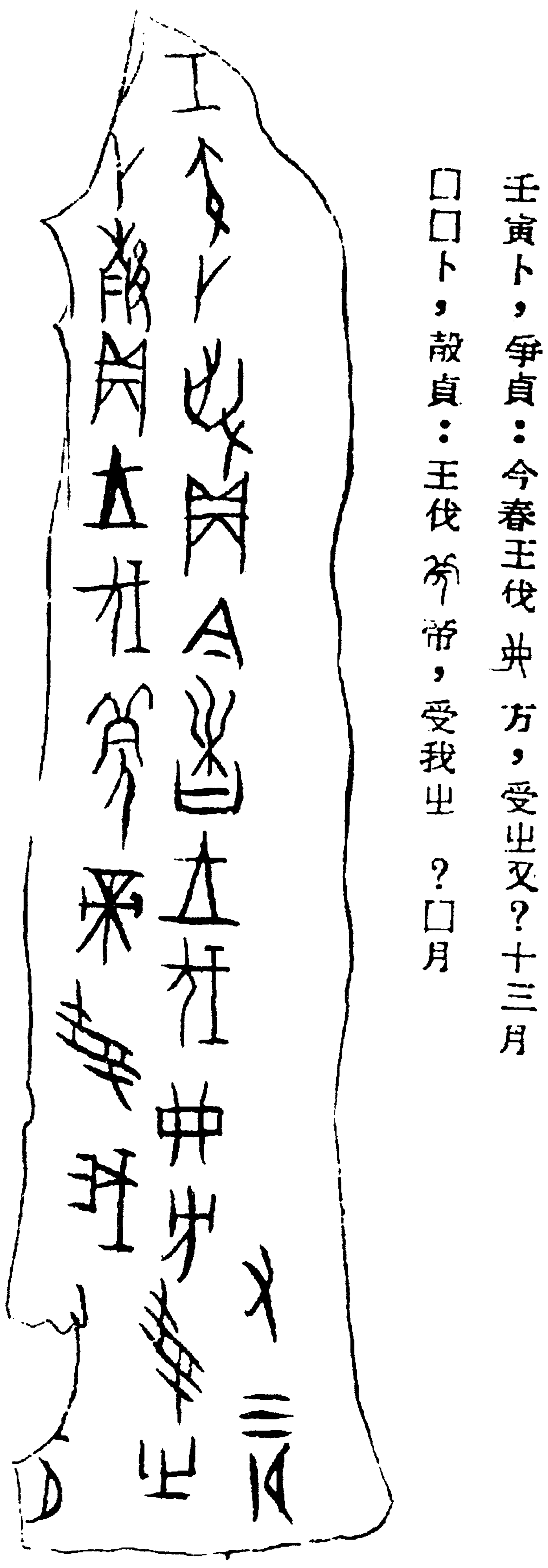
口夆𢀛

甲骨綴存第六二七片：

壬寅卜，爭貞：今春王伐𢀛方，受㞢又？十三月

□□卜，㱿貞：王伐𢀛帝，受我㞢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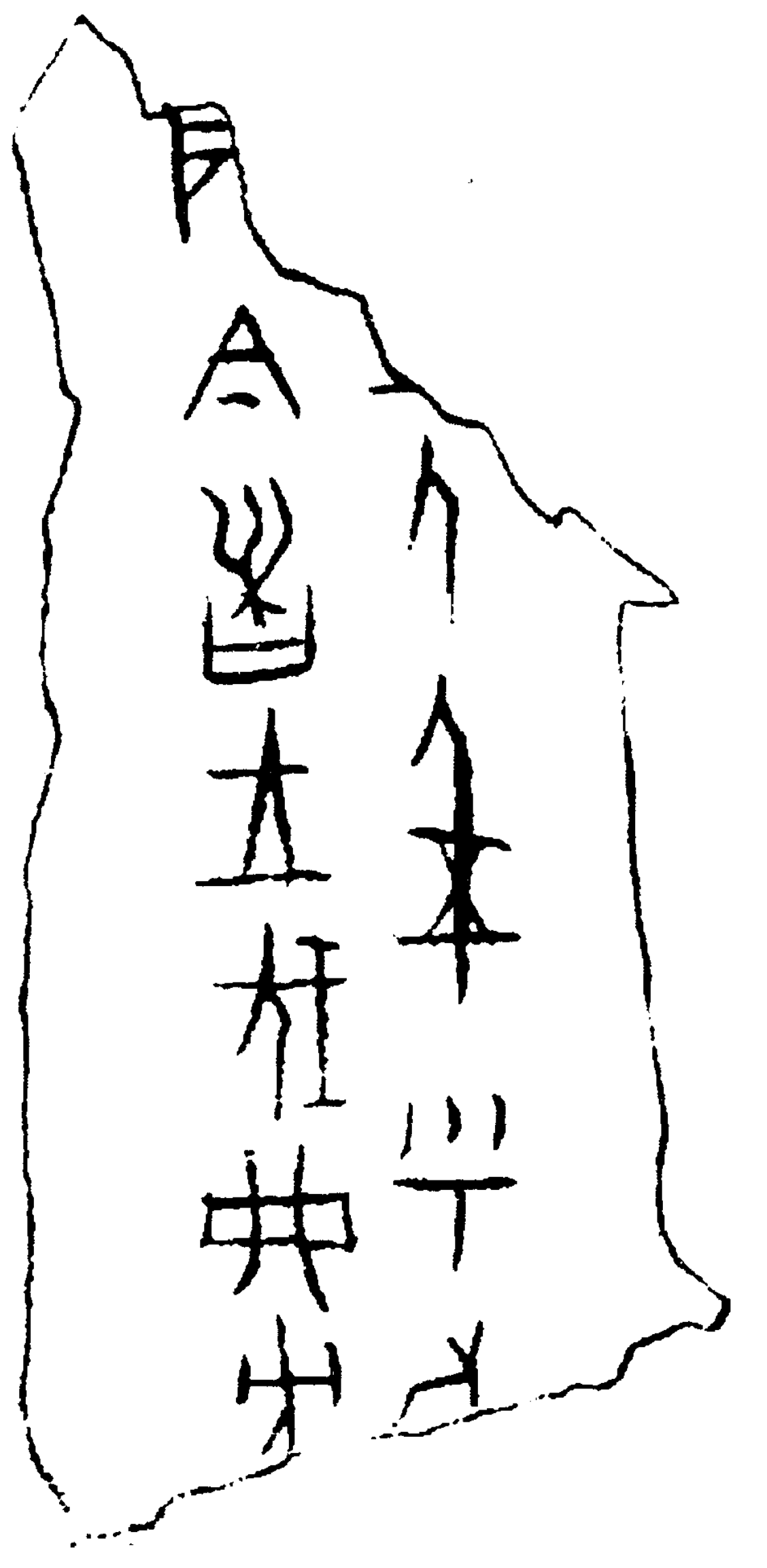


案本片與續編卷三第十二頁第四片爲異版同文。

殷虛書契前編卷七，第十五頁第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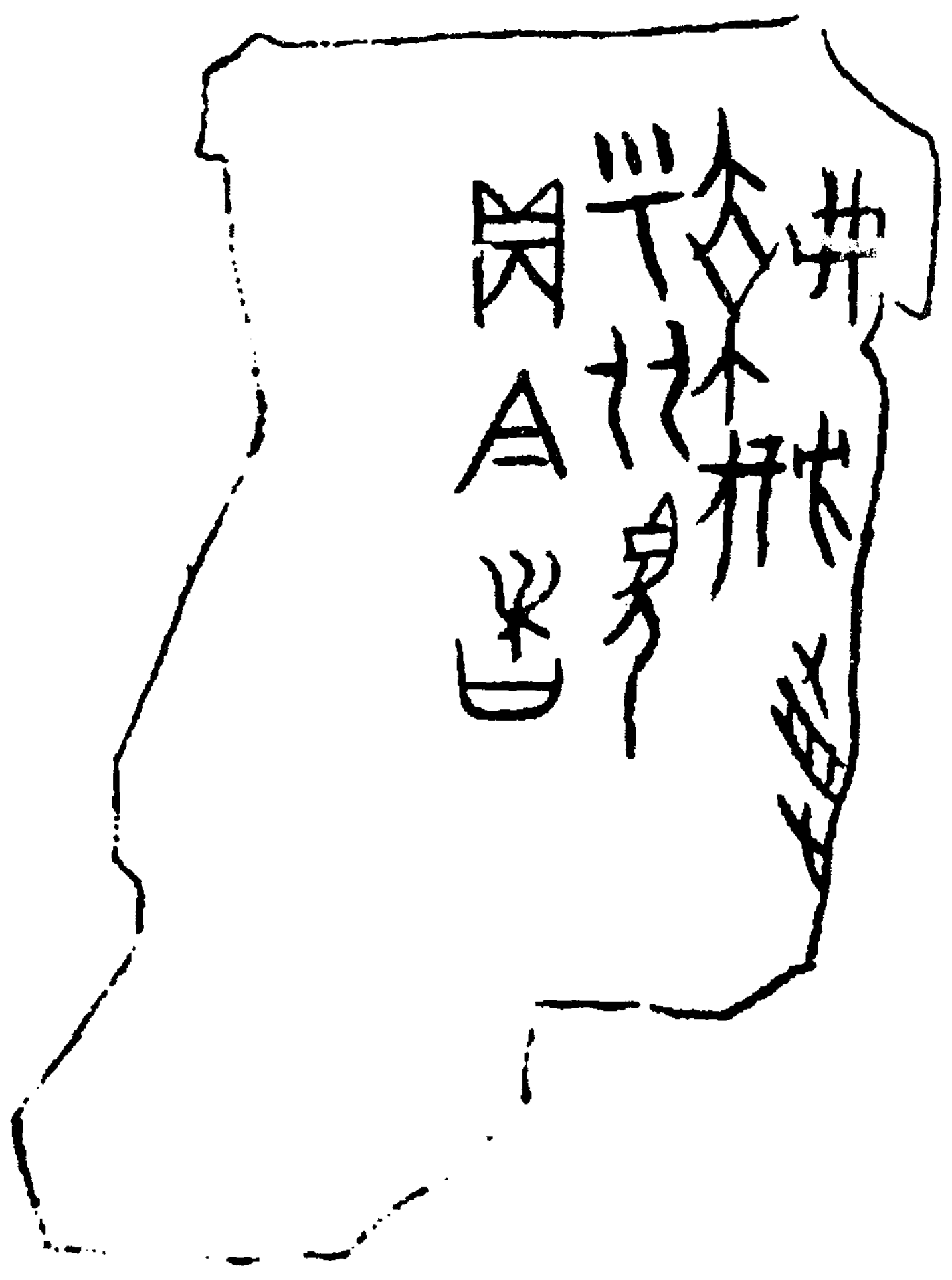
囗人五千，乎☐

貞：今春王伐丼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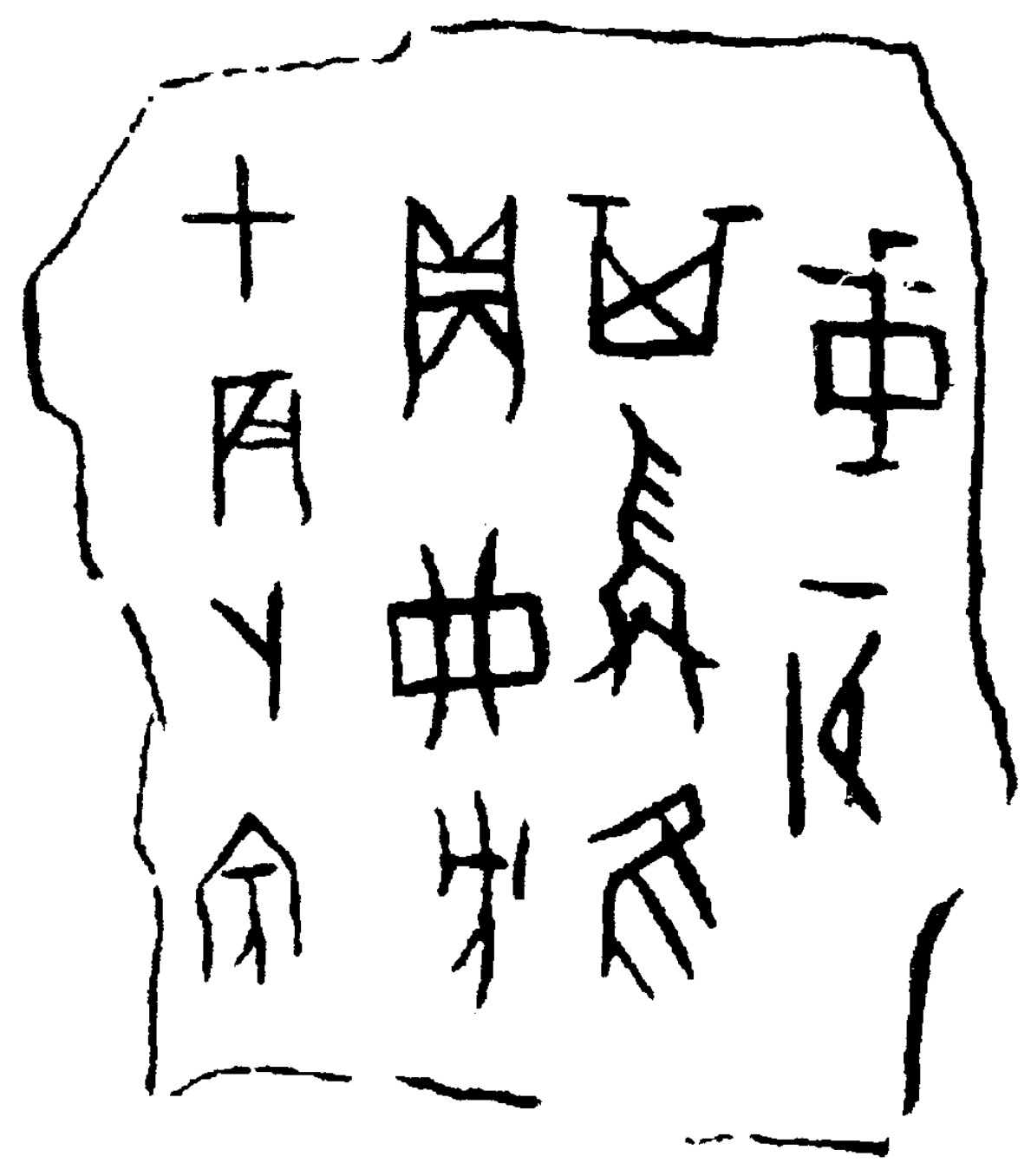
戩壽藏龜二四五頁第二片：

貞：今春乎𦣠乘伐丼方，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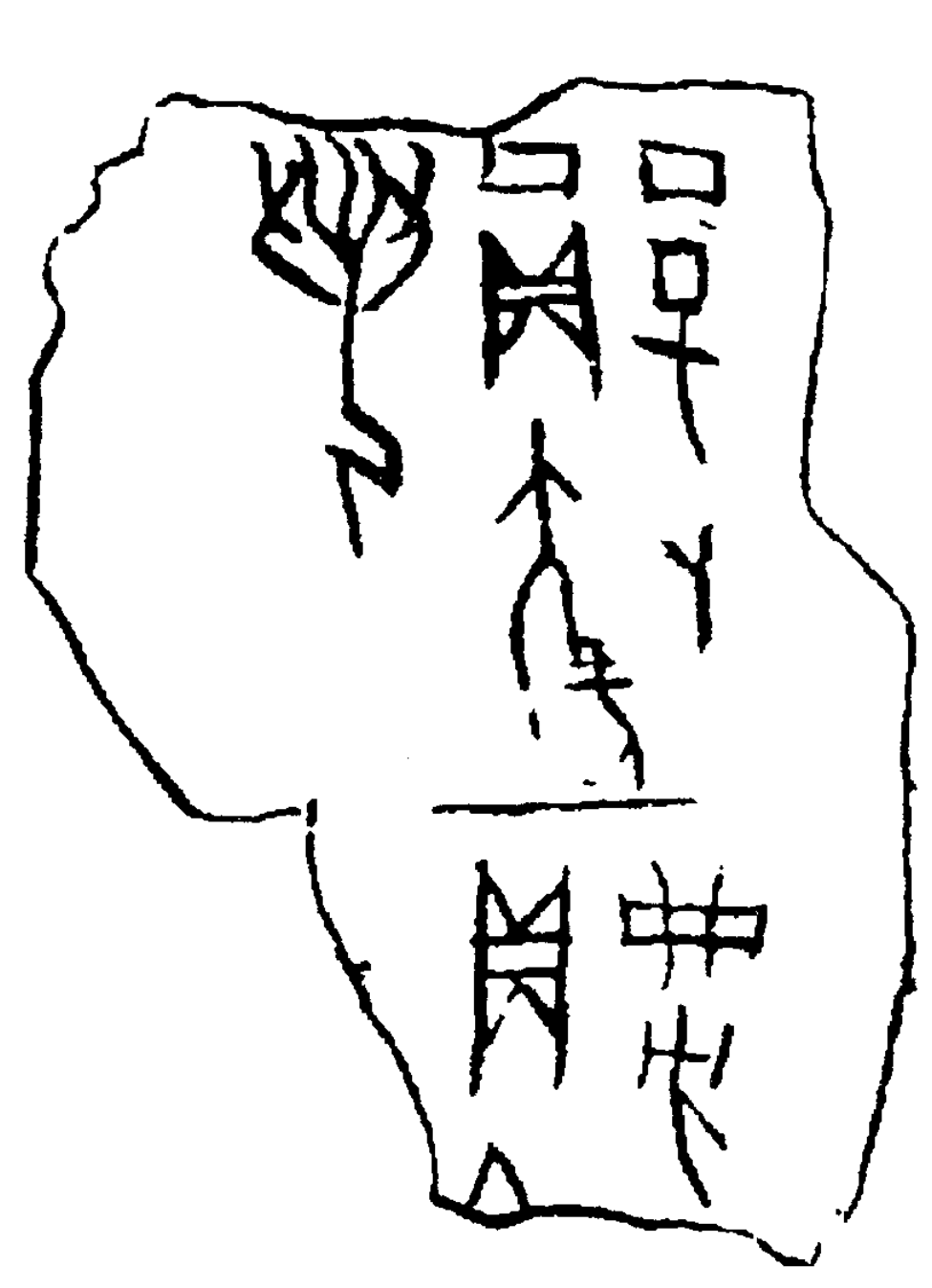
殷虛書契後編上第十八頁第四片：

甲辰卜，宾貞：丼方其爯，隹垂？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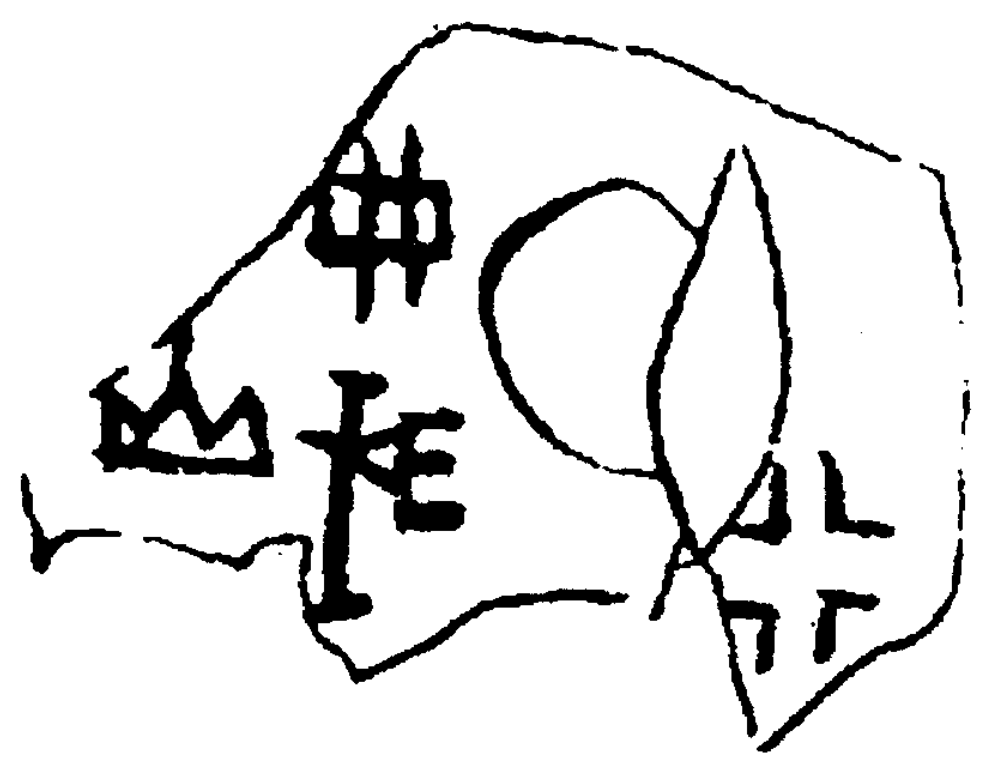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大學所藏甲骨文字第三三四片：

貞：☐丼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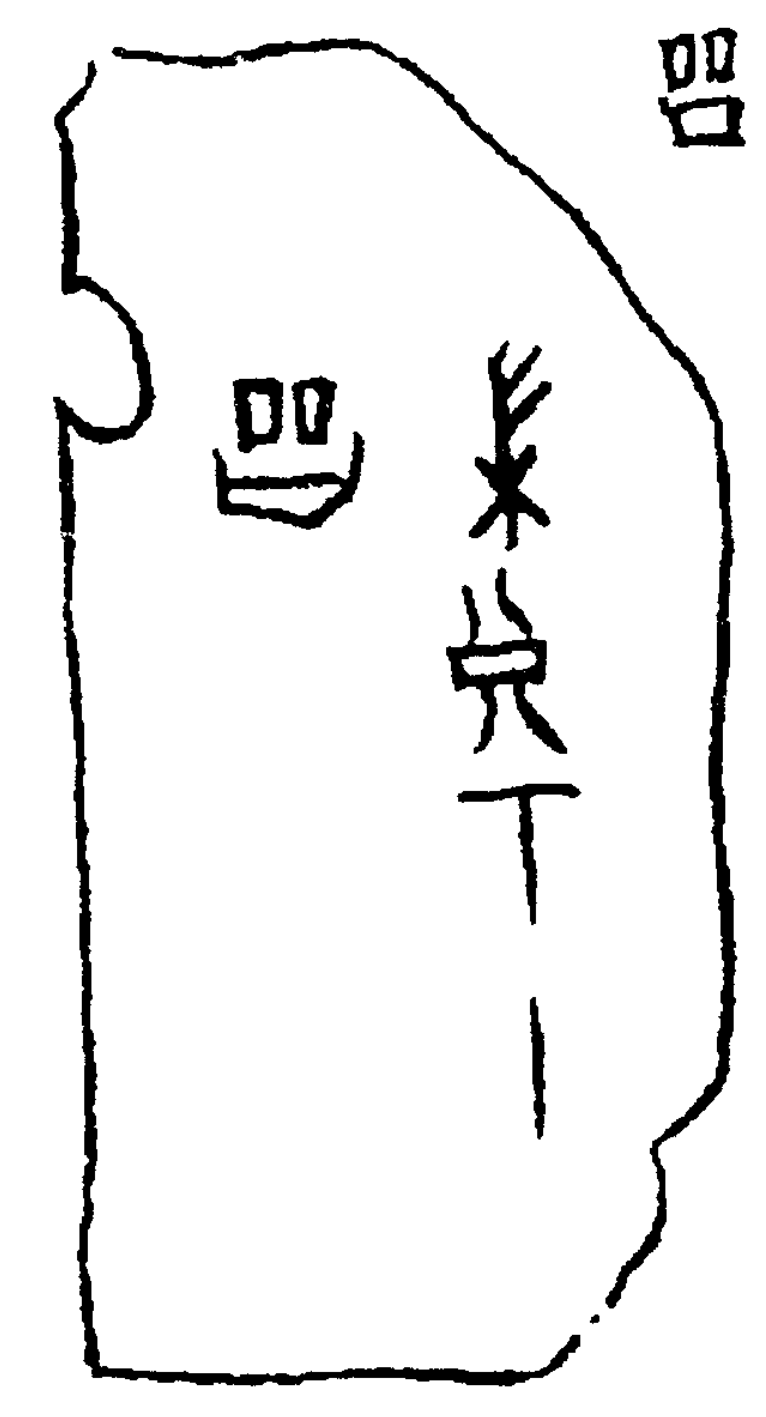
殷虛書契後編下，十三頁第四片：

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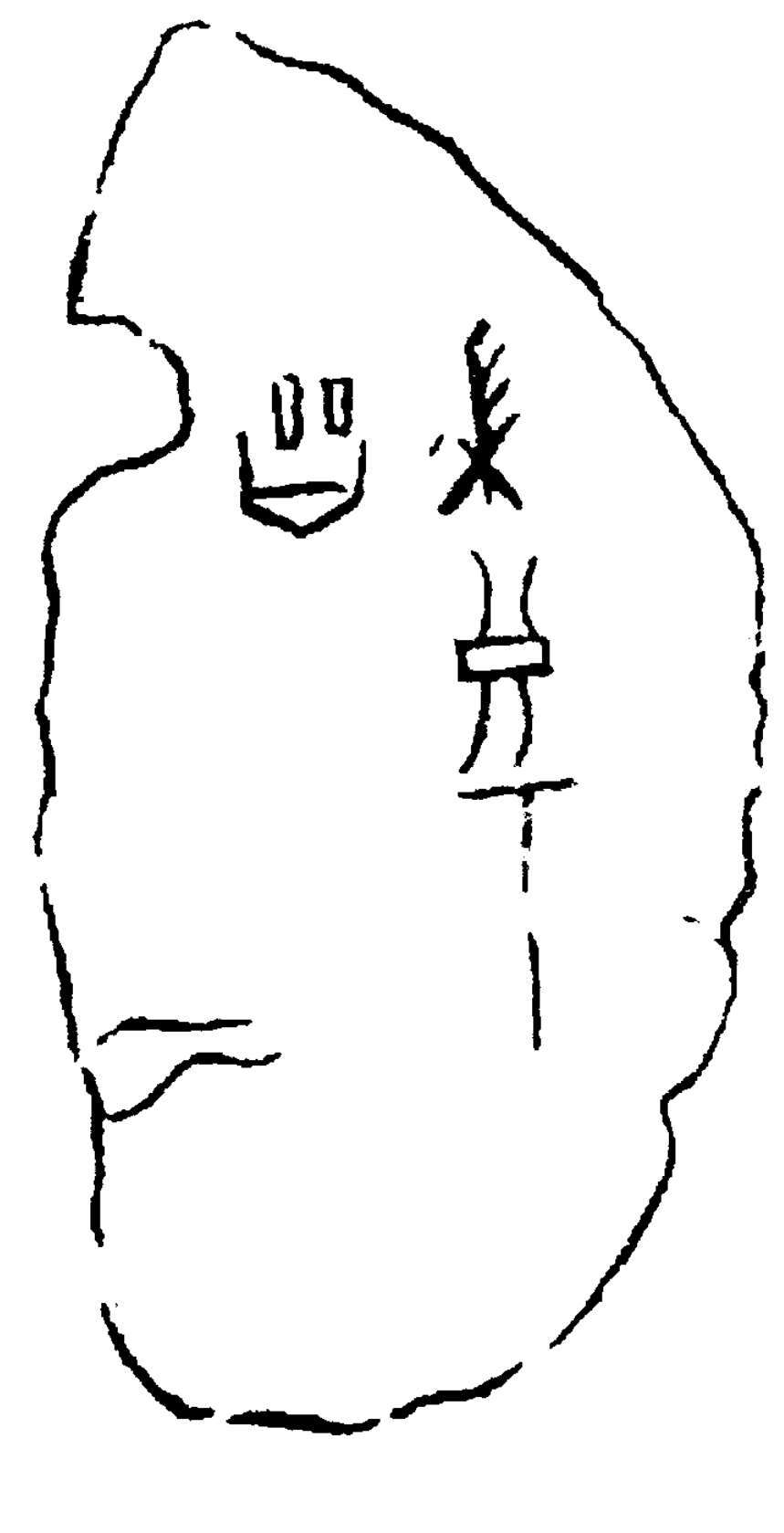


無一字作亞者。顯然與亜字有別，丼相當於後世何字，雖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釋釋爲井冊，（征伐頁五）然甲金文冊屢見不尠，無一作丼者，其非不待辨也。郭沫若疑爲井云：「丼字不識，或說即井方。」（通纂考釋征伐第五五六片）郭氏疑即井，於字無徵，亦不可信。蓋其字之結構不詳，又不見於後世字書，不如闕如。至於甲文宍，亦非亜字。如殷虛書契續編卷五，第二十頁第五片：

帚宍丁十☐　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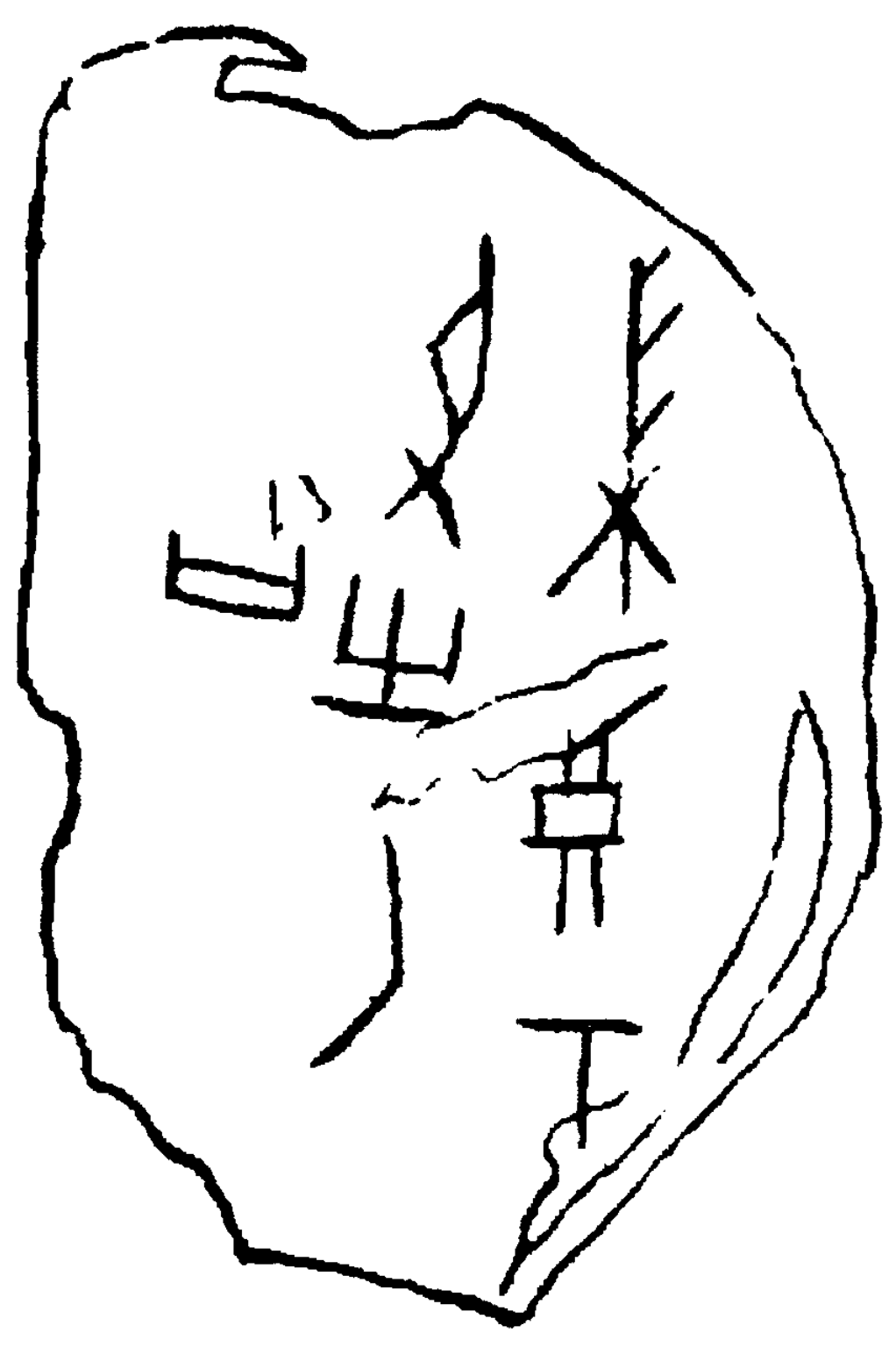


又見於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四五頁第二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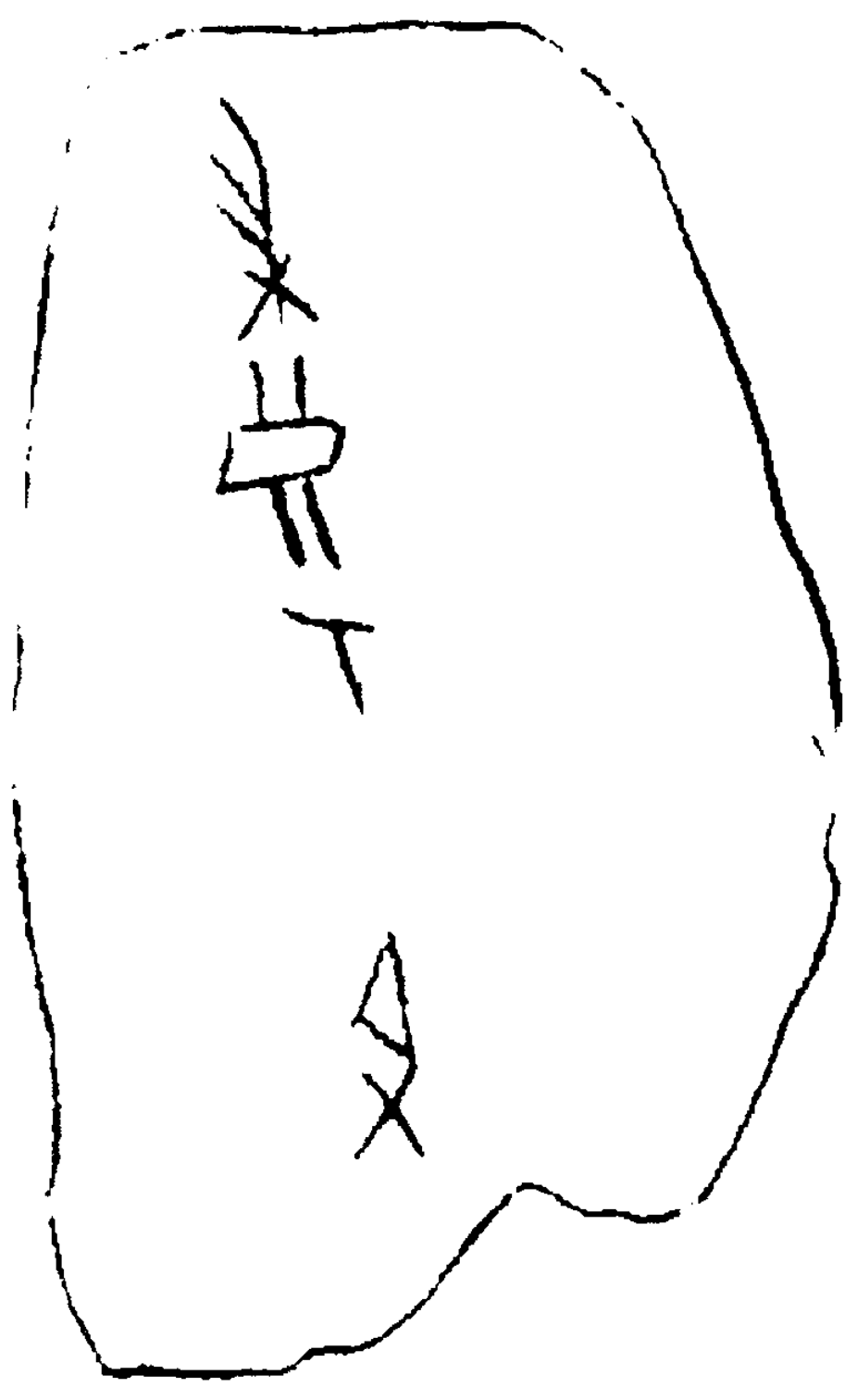
其〓字較續編爲淸晰，字作〓，不作〓。且卜辭有帚〓（良）之辭。如龜甲獸骨文字上冊第十八頁第十片：

帚〓丁口夕㞢口）



殷契佚存第一〇〇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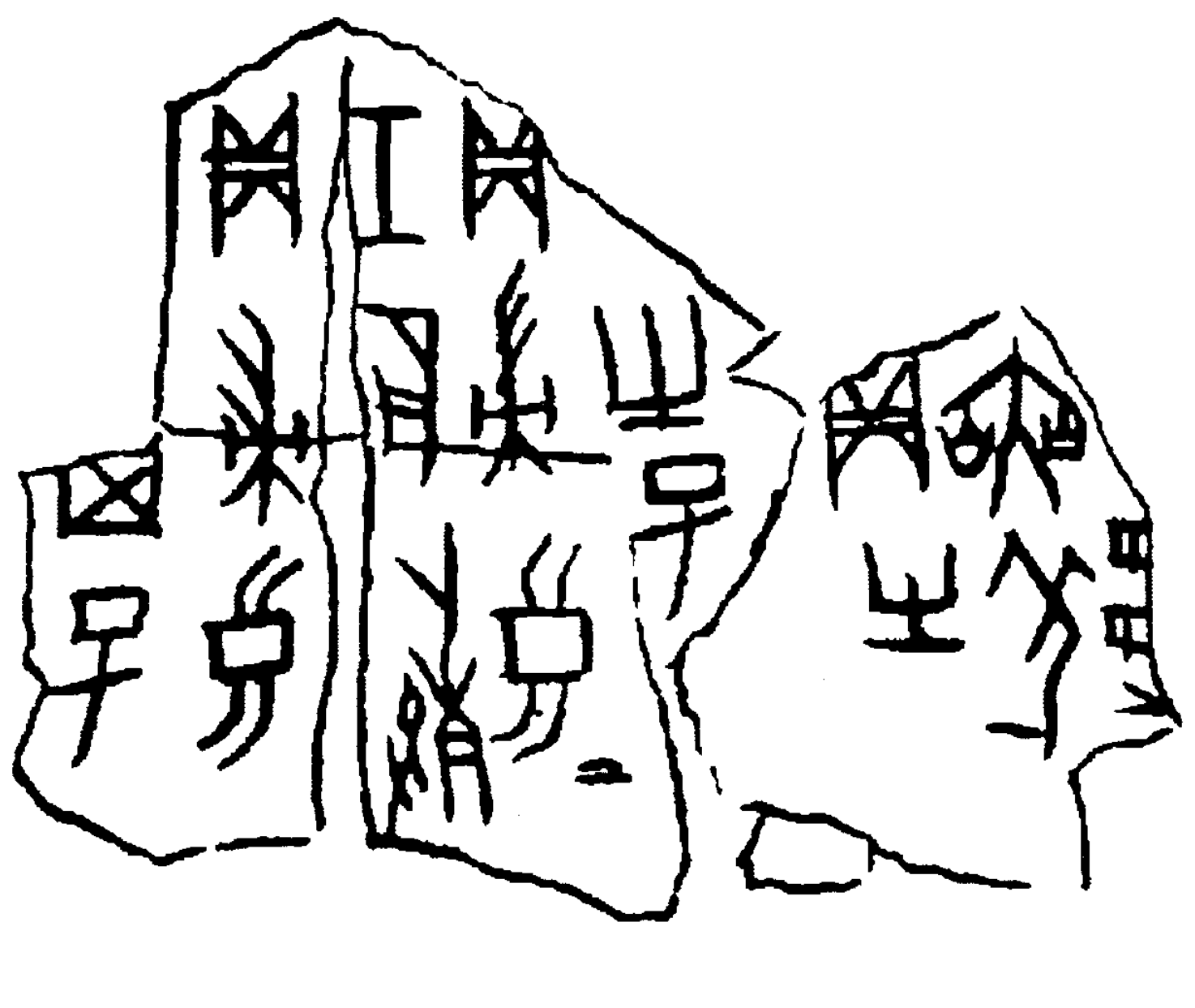
帚〓丁口夕



皆係骨臼刻辭。小屯乙編第二五一〇片：

壬辰卜，㱿貞：帚〓口㞢子？

貞：帚〓口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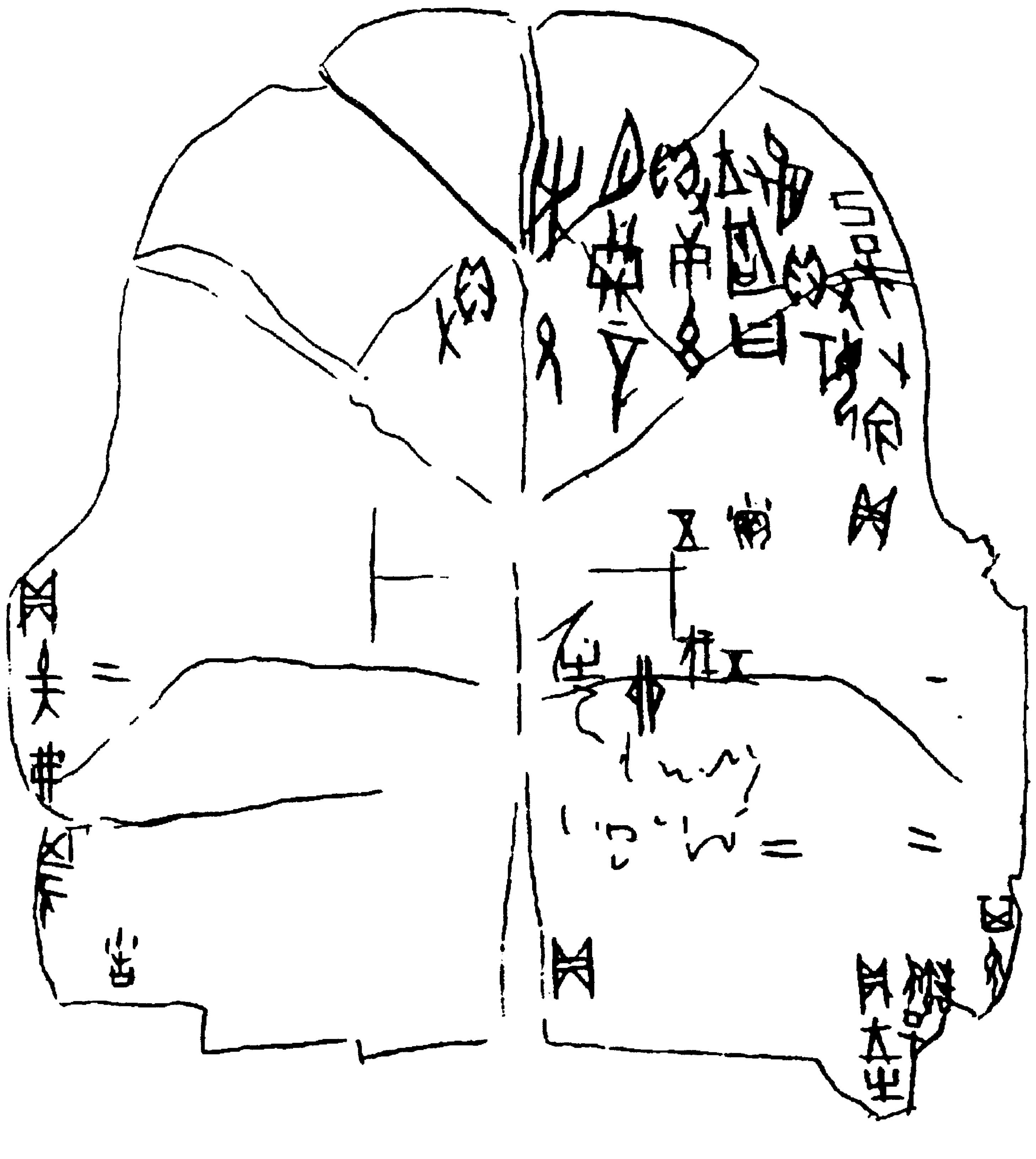
其良作〓，與前略異，然形甚近似，唯曲筆改成直筆而已。然與〓迥異。卜辭亞作〓，如小屯乙編第五二六九片：

己巳卜，穷貞：龜㝵攴，王固曰：㝵。庚午夕〓，辛未允㝵。

其亞作〓，乃因拓片模糊，下少一畫，非原來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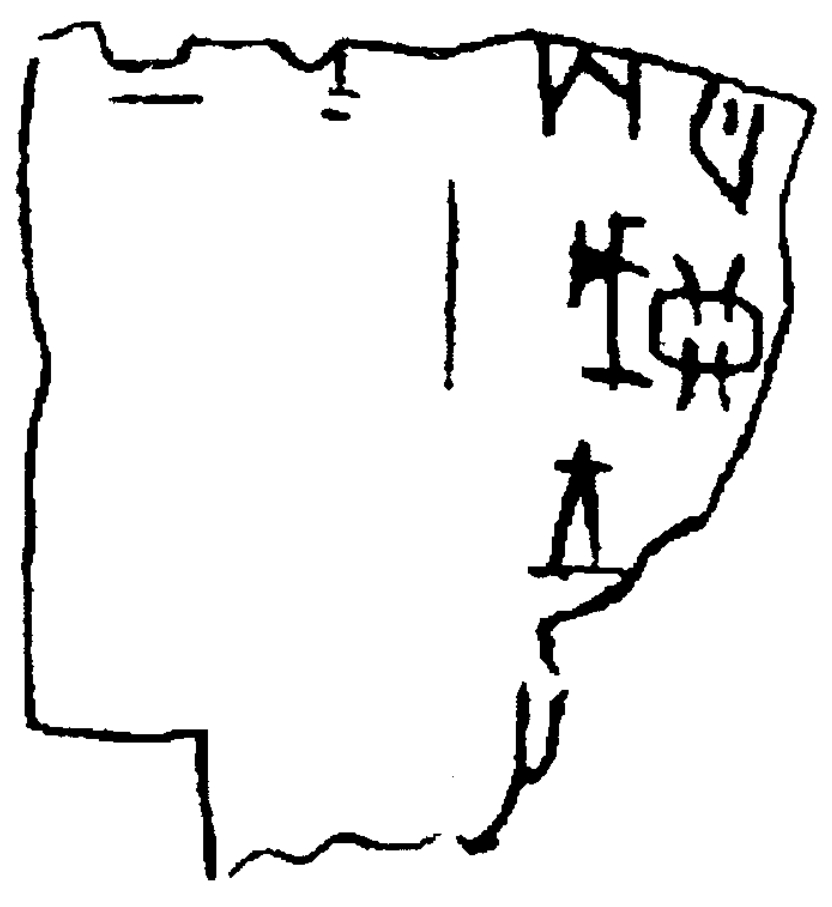
鐵雲藏龜第二一七頁第三片：

丙戌王𡆥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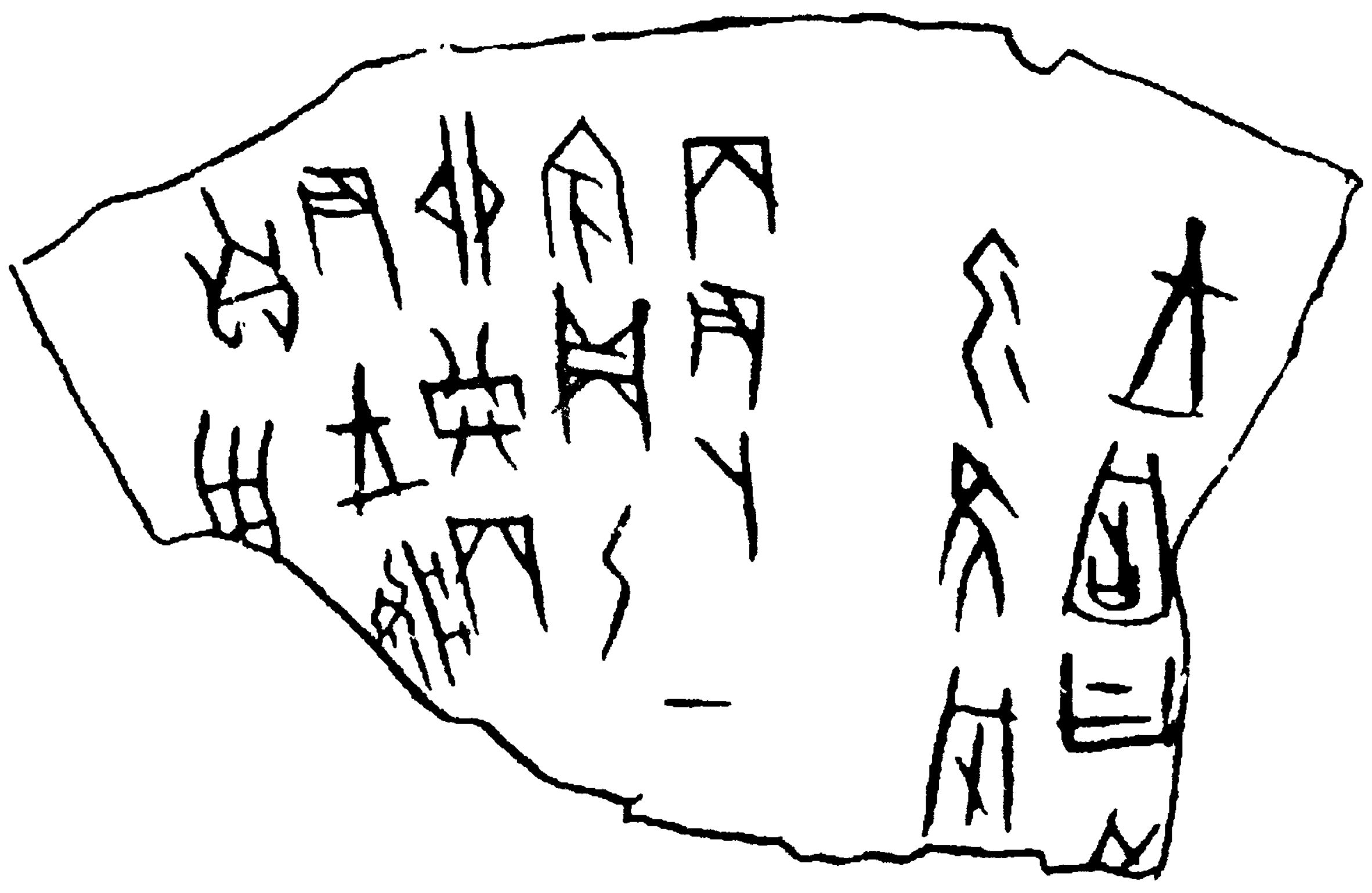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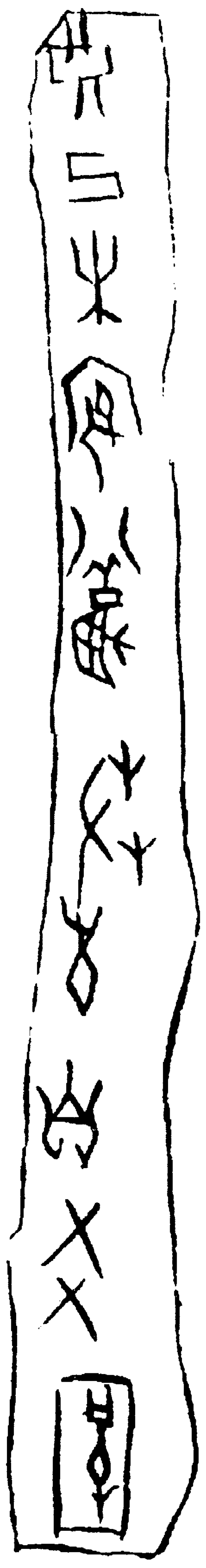
殷虛文字外編第二片：

丙辰卜，穷貞：乙卯亞，丙辰王〓自西



其穴亦然。故以穴穴爲豈之異體者，皆非。唯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四十一頁第一片：





穴，巳未寢龜甲，生自文圓

其穴疑是豈之缺刻。

豈之本誼，唐蘭所謂「象熟食之香氣」；豆象豆形，八象香氣上騰。說文篆文垔作𡋯，从土西聲。古文作㙐。案垔不从西，說文古文西作卤，籀文作卤，不作㢴。沈濤說文古本考，雖據汗簡垔作㙐，今本篆體微誤云。然以其構造，𡋯或㙐若豆形也，篆籀之乚或卜者气也。說文鬲，古文亦作䰛，从䰜之字如鬻、鬻、鬻等字，所从之弜，許氏訓「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垔之从乚亦象气之上出，唯省而爲乚，甲文作八，猶存其古意。故加火爲「火气也」。加示爲「絜祀也」。加自爲陻，說文校議議云「卽書縣陻字」。或作堙，乃俗字。垔於卜辭本爲祭言之義。如：

七日己未垔，庚申月㞢食。　庫一

丙辰卜，穷貞：乙卯垔，丙辰王夢自（西）☒？王固曰：吉，勿隹囚。　外編二

貞：甲（寅）垔，乙卯王㞢（夢）不（隹）（囚）？　外編二八八

貞：甲（寅）垔，乙（卯）王㞢（夢）（不）（隹）（囚）？　六錄清暉九一

乙酉暈，旬癸（巳）垔，甲午（雨）　乙五三二三

☒（固）☒（巳）垔，乙酉☒子占☒　金四六八

☒巳垔☒　獸二・一一・三

☒垔，辛亥王夢我（内）（辜）

☒辛亥垔，壬子王亦夢尹彡㞢☒　前七・三三・一

戊午卜，小臣不其㚤？癸酉垔，甲戌毋㚤　丙九〇

壬寅卜，㱿貞：帚好娩㚤？壬辰垔，癸巳娩，隹女　乙二〇二三十七五四四

垔爲祭名，猶左傳隱公十一年「況能禋祀于許乎」，杜注「禋，絜祀也」。

或言夕垔者如：

己未夕垔，庚申月㞢（食）　金五九四

癸卯卜，爭貞：旬亡囚，甲辰大驟風，之夕垔，乙巳幸五人五月在☒　青三

☒垔乙巳夢幸　叕三

戊辰卜㱿貞：帚好娩㚤，丙子夕垔，丁丑娩㚤。

戊辰卜㱿貞：帚好㚤？不其㚤，五月。　乙七四三十一七二四

己巳卜，穷貞：龜取祝。王固曰：㝷，庚午夕廾，辛未允㝷　乙五二六九

癸未卜，爭貞：旬亡囚，王固曰，㞢希？三日乙酉夕垔，丙戌允㞢來入齒，十三月　庫一五九五

☒日㞢希，三日乙酉，夕垔，丙戌允㞢來入齒　鐵一八五・一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𢦔胄？王固曰：丁巳我毋其𢦔？于來甲子𢦔？

　旬㞢一日癸亥，車弗𢦔？之夕垔，甲子允𢦔。　丙一

☒（㞢）希？甲申夕垔，乙酉（嬉）弗至。　續五・八・丶　征四一、雜事九一

☒酉雨？之夕垔，丁酉允雨小。　天象九〇

☒卯夕垔，丙辰帚鼠☒

☒辰帚鼠娩㚤　五日　前七・一四・四

☒夕垔壬寅王亦終夕𡆥？　青六

☒（庚）午夕垔，（辛未）☒　通四三三・餘一一

日辛丑夕壐☐　佚六一
子夕（壐）丁（丑）　續存三・二九八
十日己巳夕（壐）　後下九・一
夕壐囗亥不☐　鐵二〇七・三
卅，丙戌王☐　鐵二一七・三
囗丑卜，㱿貞：☐夕壐丁丑　珠九八Q、續五・一八・二、佚二五背
夕壐☐我☐子☐克　拾三・一二
夕卅　虛二〇八

夕壐猶卜辭酒祭言莫酒夕酒，歲祭言莫歲夕歲（詳中國文字第十一册釋𢆶𣎆）也。

至於于省吾釋爲盟，卜辭如：

貞：𠦪于丁，壐，三勿牛，𠕋卅勿牛　九月　續一・四五・四、佚四六
甲子卜，爭貞：𠦪年于丁，壐，十勿牛？𠕋百勿牛？　續一・四四・四、佚三六
翌甲辰，酒，卯，壐，十牡　佚一八〇
壬辰卜，㱿貞：乎子𡨦卯㞢母于父乙壐，牢，𠕋艮，三㚇五宰。

貞：乎子𡨦卯㞢母于父乙，壐小宰，𠕋艮，三㚇，五宰　丙一八二（圖一）
貞：卯（子）漁☐父乙，壐，羊？　京津二〇八八
貞：卯（子）漁☐父乙，壐，羊？
卯子𡨦于兄丁壐，羊，𠕋小宰今日酒？　契二八八
乙卯卜，㱿貞：卯帚好于父乙，壐，羊㞢豕，𠕋十宰？　乙三三八三
羽（翌）甲辰酒卯，壐，十牡？　佚一八〇
丁丑卜，㝑貞：子𣪊其卯王于☐每二妣巳，壐牡三，用羌十？　佚一八一
貞：卯于父乙壐，三牛，𠕋卅伐，卅宰？　佚八九八
甲子卜，爭貞：𠦪年于丁壐，十勿牛，𠕋百勿牛？　佚一二六
來庚寅壐，一牛，妣庚𠕋十艮十宰十𡆥　乙二〇二三十七五四四
☐𠬪于丁，羌，壐，二牛？　平津雙三四
丁☐卯☐于母☐壐，𪉩？　獸二・一二・四
囗（巳）卜，爭貞：子𡰥☐于母☐壐，𪉩，小宰，㞢艮女？　乙一六七〇十一九五
七十二二四九

凡㞢牛，㞢羊，㞢𧱏，爲釋䵼牛䵼羊䵼𧱏。䵼，斫也。謂用牲而言，當與言卯相若。其實形非爲盟，義非爲䵼。㞢爲祭名，羊、牛𧱏爲牲名。猶卜辭𡏳牛、𡏳羊、𡏳豕、歲牛、歲羊。𡏳、歲爲祭名。非用牲名。丙編一八二：

貞：乎帚㞢于父乙宰，𠕋三宰㞢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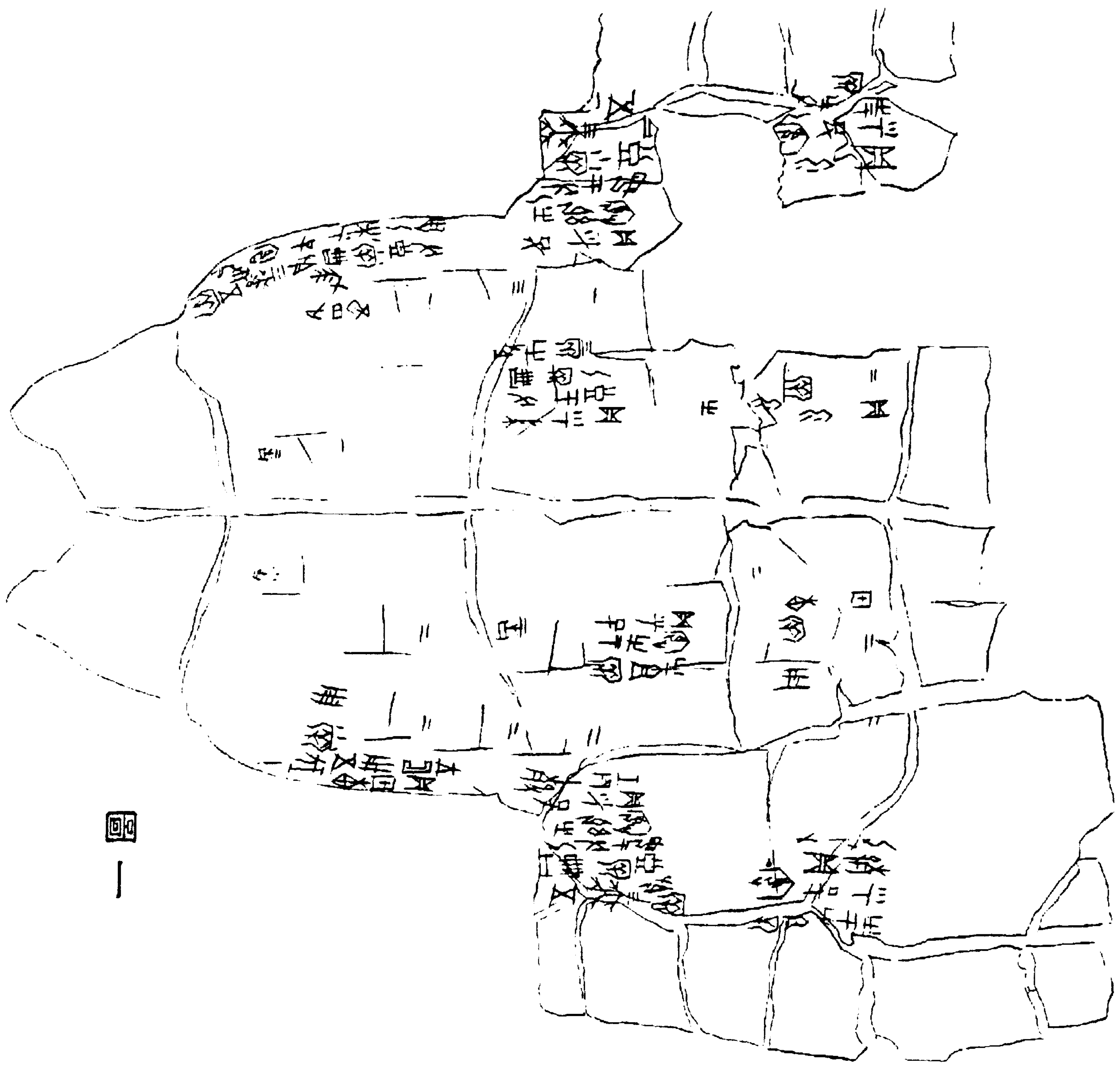
或將「帚㞢」釋爲「帚良」，爲人名。良與壐之不同，前已辨之。卽就此卜辭言，若釋帚㞢爲人名，則「乎帚㞢于父乙宰」，不知作何解？如釋爲壐，爲祭名，則壐祀于父乙，用一公一母之羊，則字从意順。又丙編一六七（圖二）：

貞：用小宰于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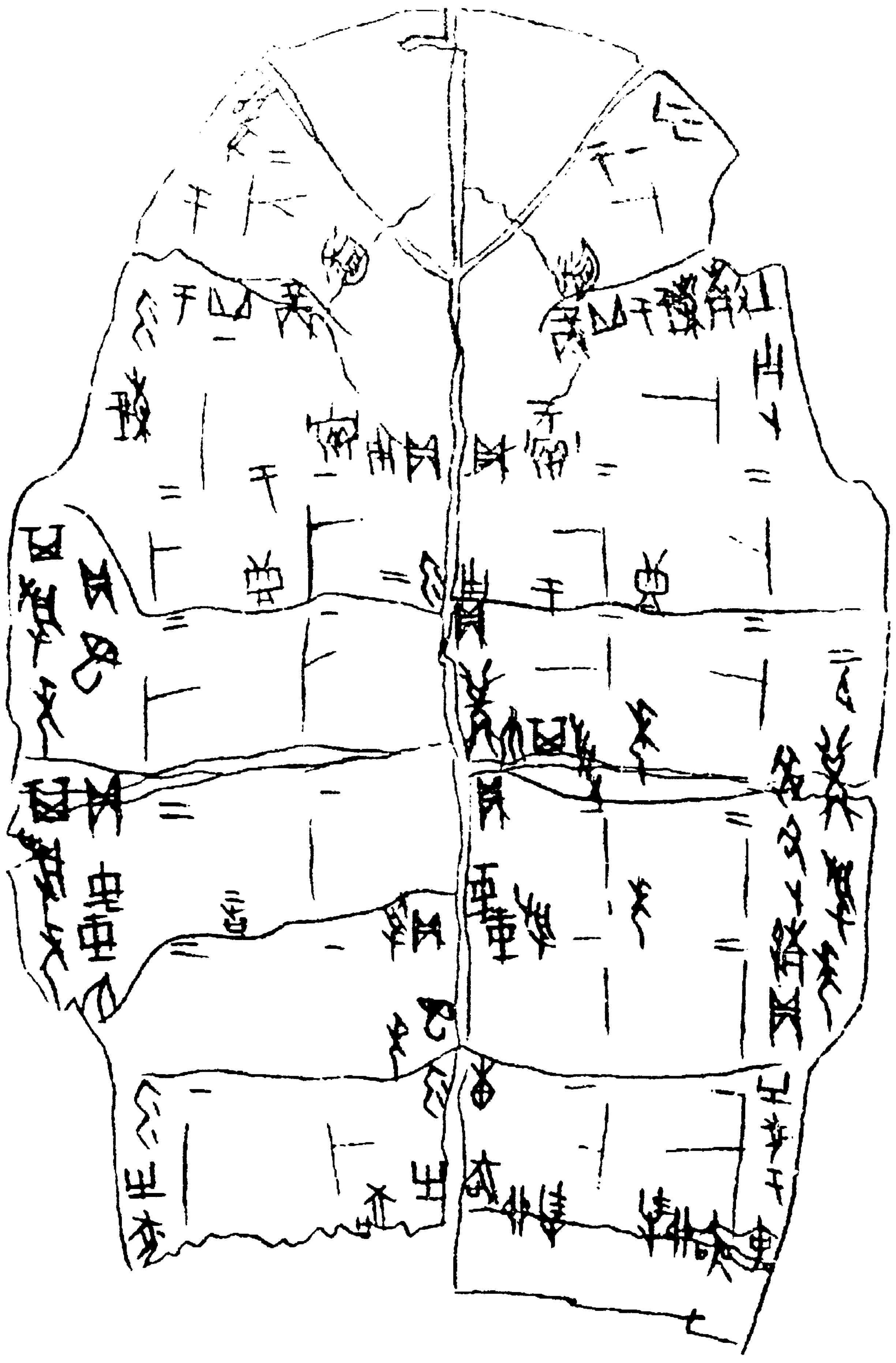
貞：勿用小宰于㞢？

壐爲祭名，于爲前置詞，「用小宰于㞢」猶「壐祀用小宰」也。或據卜辭「丁酉雨，之夕壐，丁酉允雨少」（續四・六・一）于省吾釋壐爲盟，當讀爲覞，引申爲天氣陰蔽之義；郭氏據「癸未卜，爭貞：旬亡囚，王固曰㞢希，三日乙酉夕壐，丙戌允㞢來入齒」（庫一五九五），其反面「七日己未㞢，庚申月㞢食」，釋㞢爲蝕，郭氏誤夕爲月，故誤釋壐爲蝕。于氏釋「夕壐」爲「夕盟（覞）」，因辭中有「雨」與「雨少」之故，然卜辭舉行各種祭祀，時有卜問雨不雨等，故此卜辭並非「丁酉這天下雨，到了晚上天氣陰靄，所以雨小了」。乃是丁酉這天晚上要舉行禋祀，結果丁酉這天下雨，但是「雨很小」。

總之甲文㞢或㞢爲壐，於卜辭爲祭名。尙書虞夏書「禋于六宗」。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又「禋于文王武王」之禋，王國維洛誥解云：「禋，禋祀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互言，皆實牲於柴而燎之，使煙徹於上，禋之言煙也。殷人祀人鬼亦用此禮。一然以字形言之，乃熟飪以亯，非實牲於柴而燎之原始禋祀。左傳隱公十一年「況能禋祀許乎」，桓公六年「親其九族，以致禋祀」，杜注「絜齊以享曰禋」，許氏說文「禋，絜祀也」，泛言之以潔粢酒醴之祭亦曰禋。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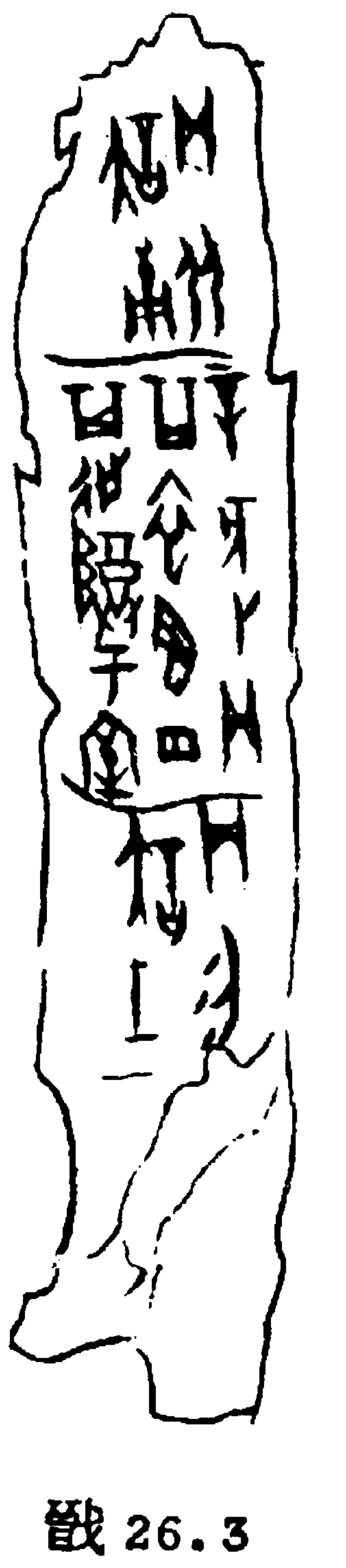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五冊，一九六七年九月）

圖二

釋

金祥恆

戩壽堂殷虛文字第二十六頁第三片（卽殷虛書契續編二卷一頁第一片）：



戩 26.3

辛亥卜，貞：其衣，翌日其征，于室？

王國維考釋：「辛亥卜貞其衣翌日其止尊于室」。征誤爲止，釋爲尊。王先生誤征爲止，因原片漫漶模糊所致，今得續編，其字跡淸晰可辨。至於釋爲尊，雖無考釋，然殷虛書契考釋尊字下云：

，說文解字「奠，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或从寸，作尊。」卜辭象兩手奉尊形，或从𠂤，與古金文同。又古金文或从酉，或从酋。从酋者是許君所本矣。

因古金文作「某寶尊彝」或作「尊鼎」、「尊壺」、「尊毀」、「尊爵」、「尊觶」等之尊，或書，或書，與甲骨文同。而考釋金文者自宋薛尚功以來，皆釋爲尊。說文解字「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案釋尊爲盛酒之器，乃名詞，後起之義。用以待賓客，或供祭祀。當言奠。說文解字「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丌其丌也。禮有奠祭者。」奠祭如儀禮

士喪禮：

奠用特豚魚腊：……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

既夕禮：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

賓奠幣如初。

禮記文王世子：

凡始立學者，必設奠于其先師。

檀弓：

奠以素器。

曾子問：

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

其奠，先重而後輕，禮也。

大傳：

設奠於牧室。

金文之「尊鼎」、「尊壺」、「尊毀」「尊爵」之尊，如以盛酒之器釋之，鼎非盛酒，則不詞，若以尊大釋之，銘文無卑小，名鼎爵毀壺者，亦不詞。如以奠釋之，爲祭器，則「奠鼎」、「奠壺」、「奠毀」……無不理達詞順矣。

尊與奠本爲一字。儀禮士喪禮：

幂奠用功布。

鄭玄注「奠，古文尊字。」

特牲饋食禮：

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

「其尊」，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徐、陳閩葛集解、通解，楊敖同毛本，尊作奠。」

最近新出土之儀禮武威漢簡，其尊奠鄭三字混用。如：

今本特牲禮：「明日卒奠，幂用綌，即位而徹之。」而武威漢簡甲本「奠作尊」

今本士相見禮：「賓入奠摯」。而武威漢簡甲本「奠作鄭」。

今本特牲禮：「祝洗酌，奠于刑南。」而武威漢簡甲本「奠作鄭」。

今本少牢禮：「乃啓二尊之蓋幂，奠于棜上。」武威漢簡甲本「奠作鄭」。

今本燕禮：「公又舉奠觶」。武威漢簡甲本「奠觶作鄭觚」。

今本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武威漢簡「奠作鄭」。

其例甚夥，不勝枚擧。武威漢簡奠之作鄭，猶甲骨金文奠之與[illegible][illegible]。將阝隸定爲阝，遂與後世鄭字相同。或譌阝爲土，如：

今本儀禮有司徹「主人退，尸還几，宿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延上。」而武威漢簡甲本「奠作墫」。

又「主婦自東房薦韭醢，坐奠于延前。」武威漢簡甲本「奠作墫」。

猶說文土部「隥，仰也，从𠂤登聲。」段注「仰者擧也，登陟之道曰隥，亦作土，西都賦『陵墱道而超西墉』。西京賦『墱道邐倚以東』。薛曰墱道也。」甲骨文之登，一作[illegible]，一作隥（詳中國文字第十五期釋隥）亦其證。

古書尊奠鄭互用，亦因其本爲一字。奠雖从酋从丌，尊雖从酋从丌从𠬞，截然有別，然甲骨文之典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雙手奉册之形。而小篆作典，「从册在丌上」，蓋小篆始分𠬞丌。奠亦然。卜辭之[illegible]，从阝，阝乃俎也。側視之形，置尊豆之屬。卜辭金文之[illegible]，當釋爲奠。如戩壽堂殷墟文字「辛亥卜，貞：其衣，翌日其征，奠于室」。其衣，王國維考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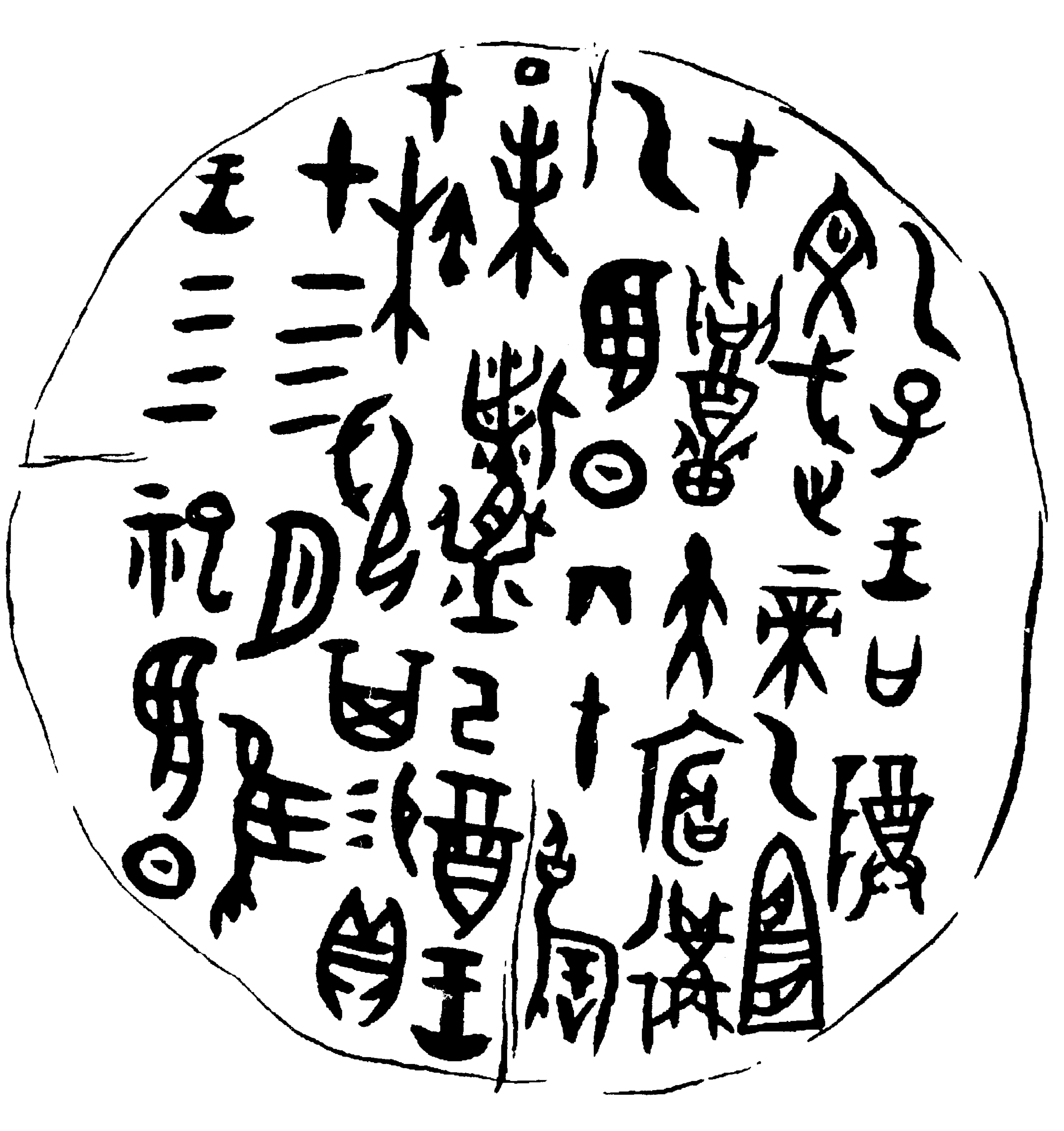
衣亦祭名，卜辭屢云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或云自武丁至于武乙衣。則衣者合祭之名。古殷衣同音，則疑殷祭矣。詳見余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

其奠，乃說文奠祭也。詩召南采蘋：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與卜辭「奠于室」，其義相同。室者大廟宗室也。商周金文錄遺第二七五之二邲其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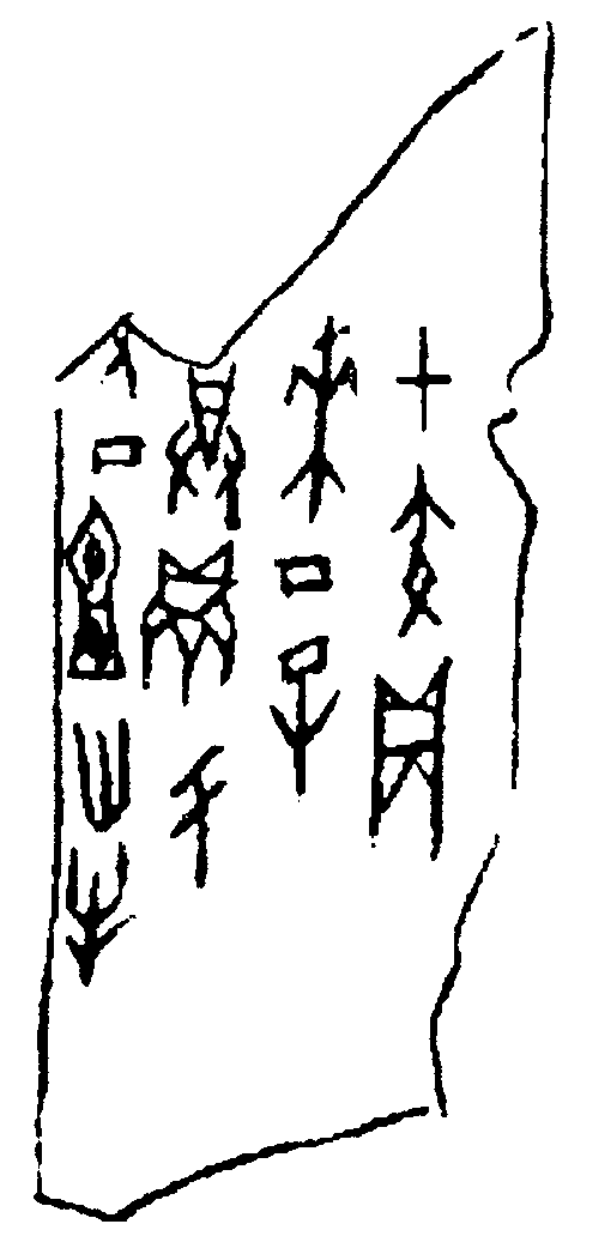
乙巳王曰，[illegible]文武帝乙俎，在[illegible]（召）大[illegible]（廳）。遘乙翌日，丙午[illegible]，丁未[illegible]，己酉王在梌，邲其易貝，在四月，隹王四祀，翌日。



錄遺 275.2

其「⿰阝奠文武帝乙俎」之⿰阝奠，亦爲奠字。日本京都大學所藏甲骨第二二九一片：

甲寅貞：來丁巳⿰鬲丮鼎于父丁，俎三十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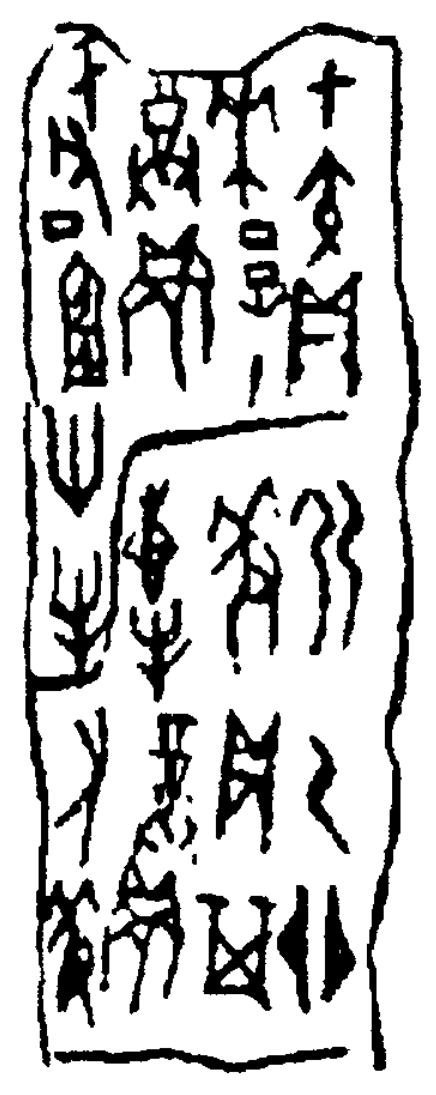
京都2291

其文例與邲其卣似。⿰鬲丮與丮爲變文。貝塚茂樹考釋「⿰鬲丮」釋祼，以殷虛書契後編上二七頁第十片：

甲寅貞：來丁巳⿰鬲丮鼎于父丁，俎三十牛

弜羌，叀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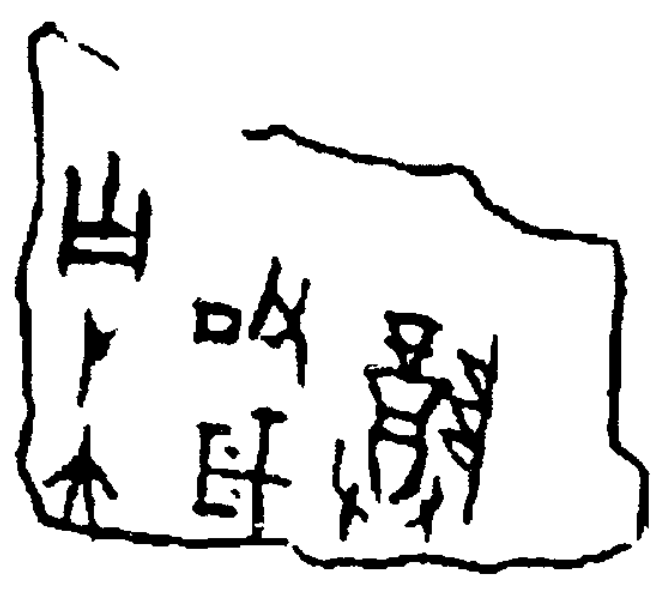
乙卯貞：其⿰鬲丮鼎，又羌？



後上 27.10

證之，其非不待言矣。（詳中國文字第十一期嚴一萍釋鼎）。「奠鼎」，禮記檀弓下「奠以素器」。鼎乃食器之一，儀禮士喪禮既夕禮等皆有陳鼎之事，蓋以鼎奠之也。殷虛書契前編卷五頁四，第五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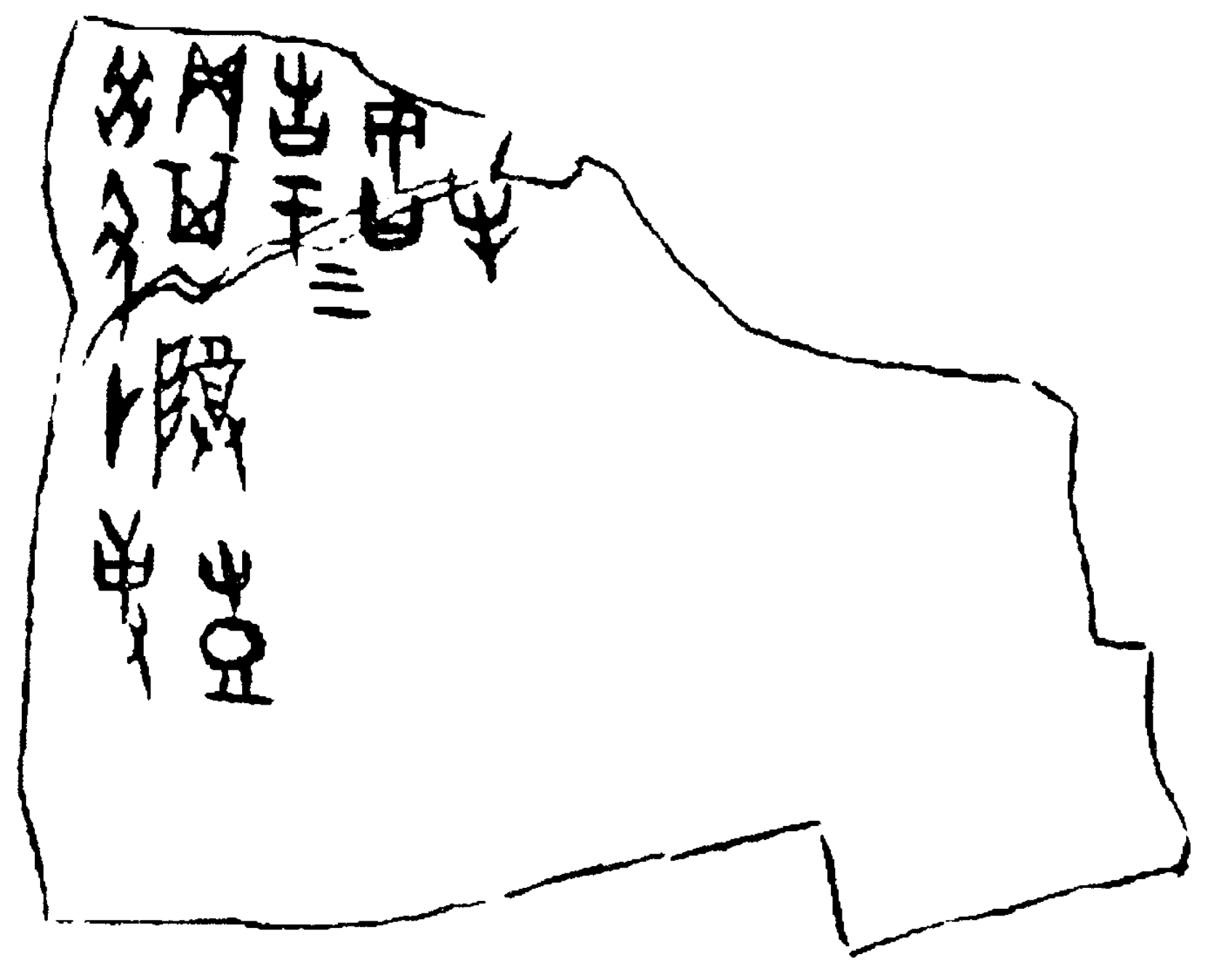
囗子卜大囗，父丁歲囗⿰酋丮。



前 5.4.5

以⿰酋丮字亦可證武威漢簡奠書鄭之由來也。殷契佚存第八七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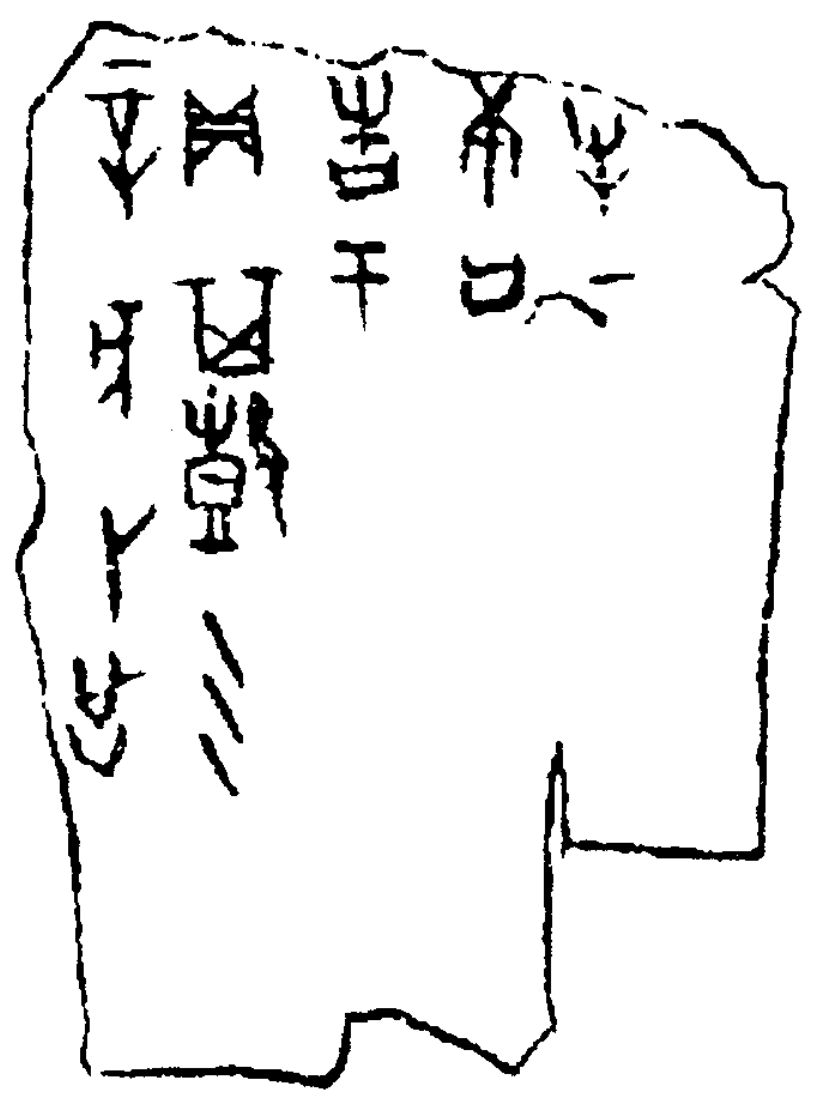
癸丑卜，吏貞：其⿰阝奠壴，告于唐，囗牛？



佚 870

商氏無考釋，將壴釋爲壴。案壴，葉玉森釋豆。郭氏釋爲鼓。鐵雲藏龜之餘十頁二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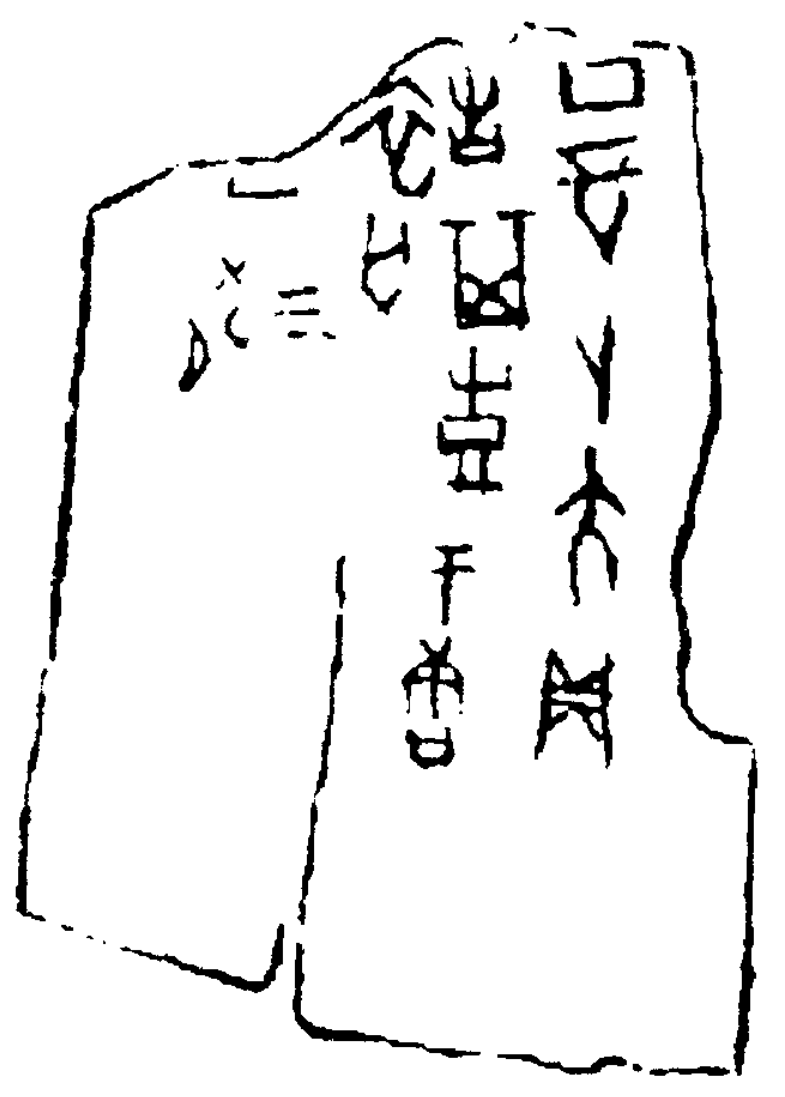
辛亥卜，出貞：鼓彡，告于唐，牛一。



餘 10.2

與殷虛書契後編下，三十九頁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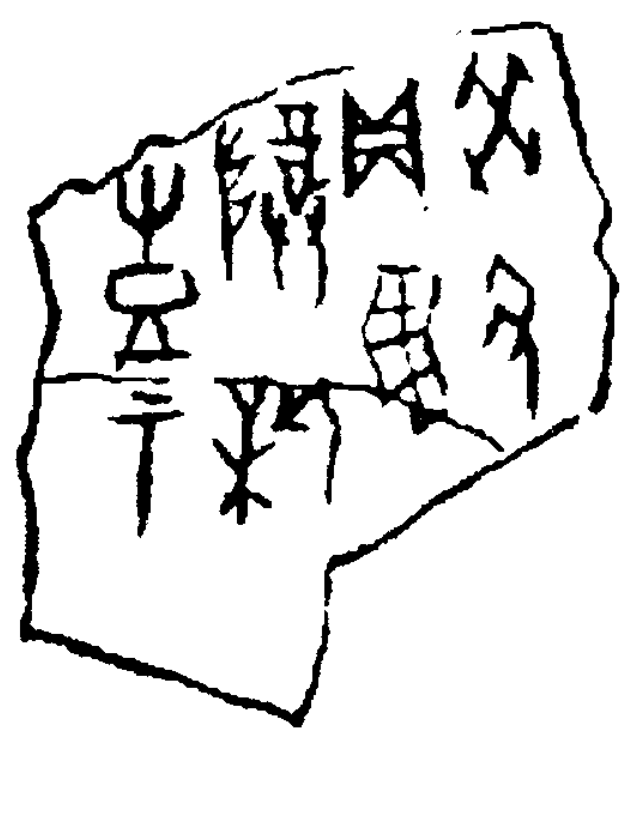
丁酉卜，大貞：告其壴于唐，衣，亡囗？九月。



後下 39.4

其鼓，一作壴，蓋爲一字之證。殷虛書契前編卷五，頁四第四片：

癸丑貞：鼓隮新壴，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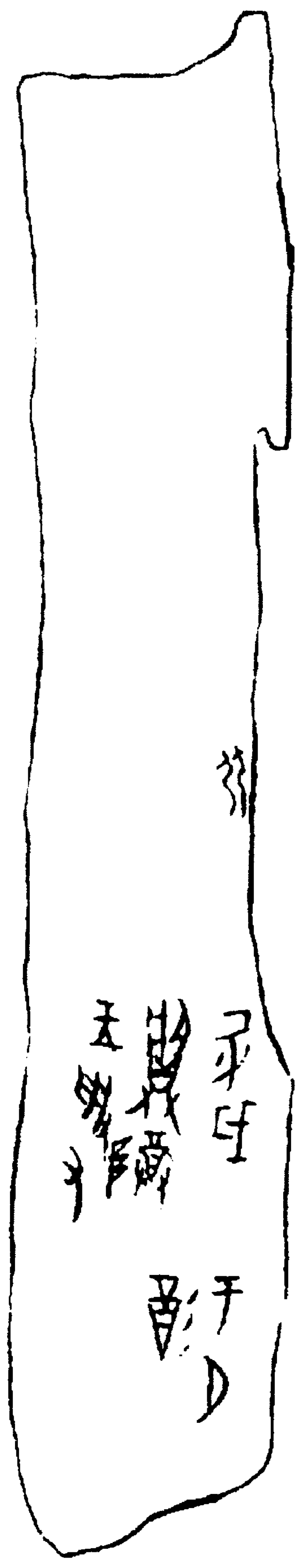


前 5. 4. 4

此「新壴」，抑或新造之鼓而奠祭之乎？其義不詳。小屯甲編第八四九片：

于夕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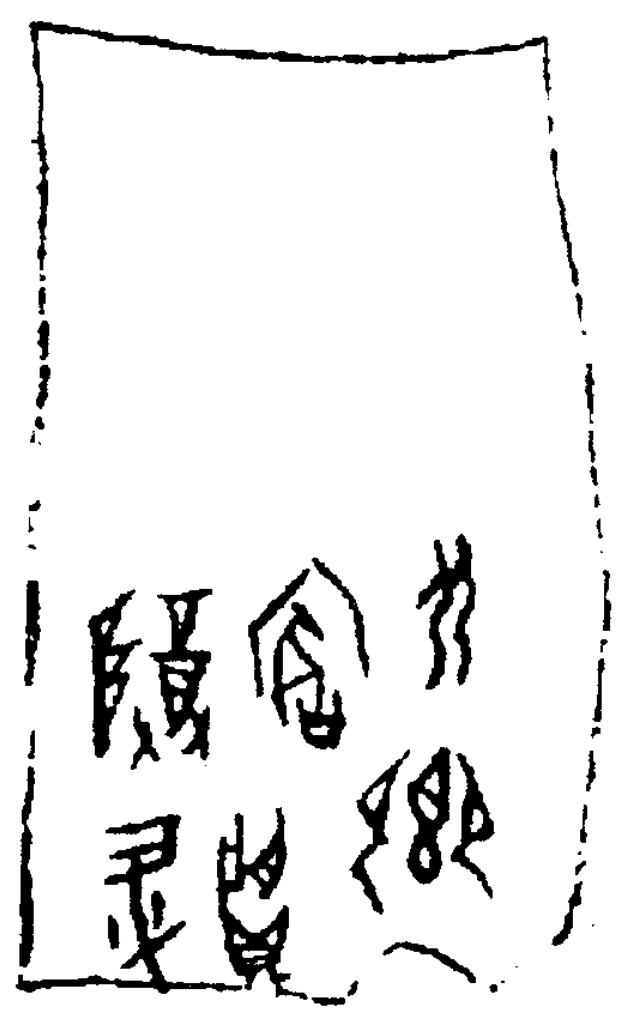
福歲，鬺隮，王受又。



甲 849

屈萬里先生考釋云「隮，蓋謂以隮陳酒而祭也」。又云「鬺，以字形覘之，所謂从匕肉於鼎，爿殆所以薦肉者也」。鬺爲匕肉於鼎，是也。王國維引詩周頌「我將我享」。小雅「或肆或將」。金文應公鼎「用夙夕鬺」。曆鼎「其用夙夕鬺亯」。吳其昌引楚茨既醉「爾殽既將」。證鬺之義。然隮非盛酒之器之尊，乃奠也。儀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此歲祭奠用鬺也。殷契粹編五四一片：

弜鄉食，鬺隮福。



粹 541

鬺隮亦卽鬺奠也。歲奠或以牲。如殷契粹編二三二片：

乙囗囗，叀囗囗熹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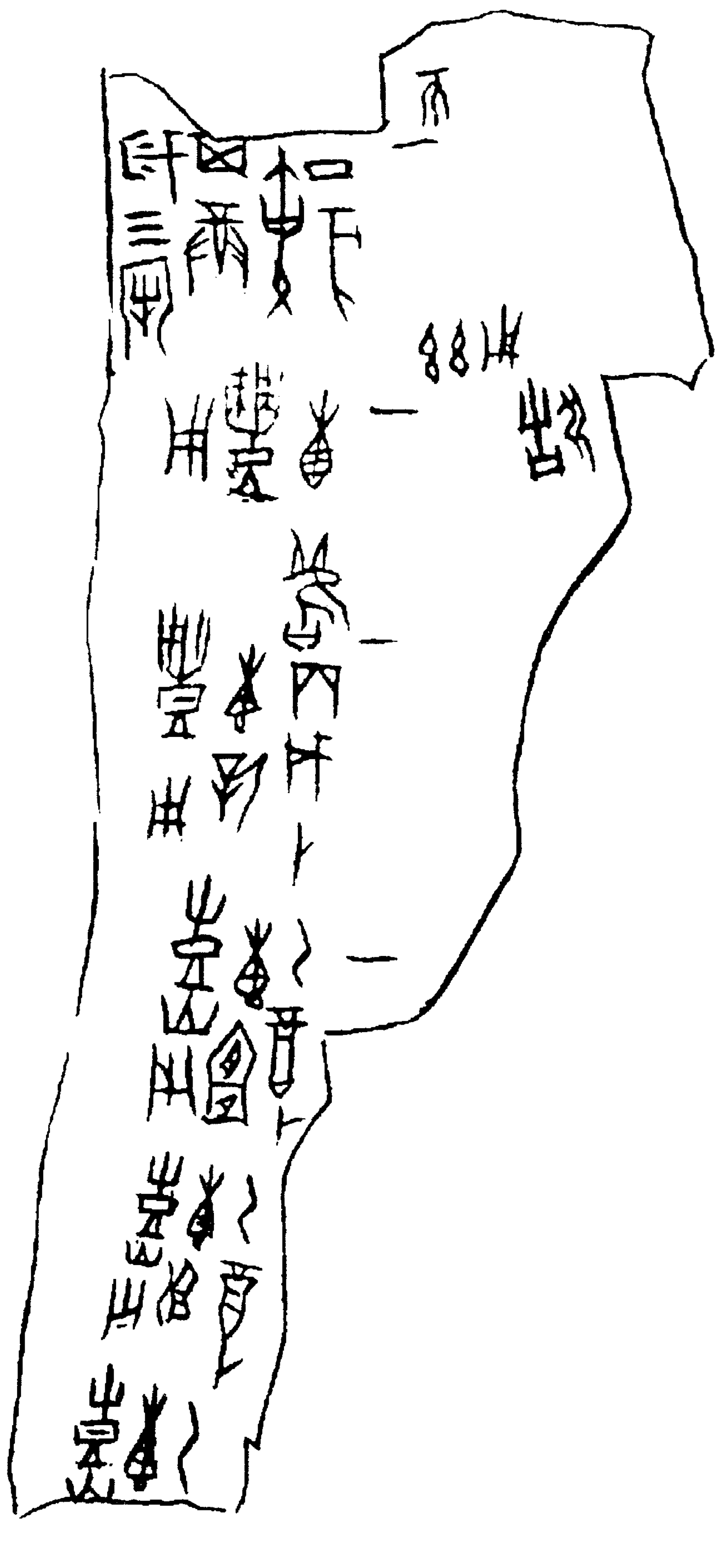
乙酉卜，叀且乙，熹用？

乙酉卜，叀俎熹用？

丙戌卜，叀新醴用？

叀舊醴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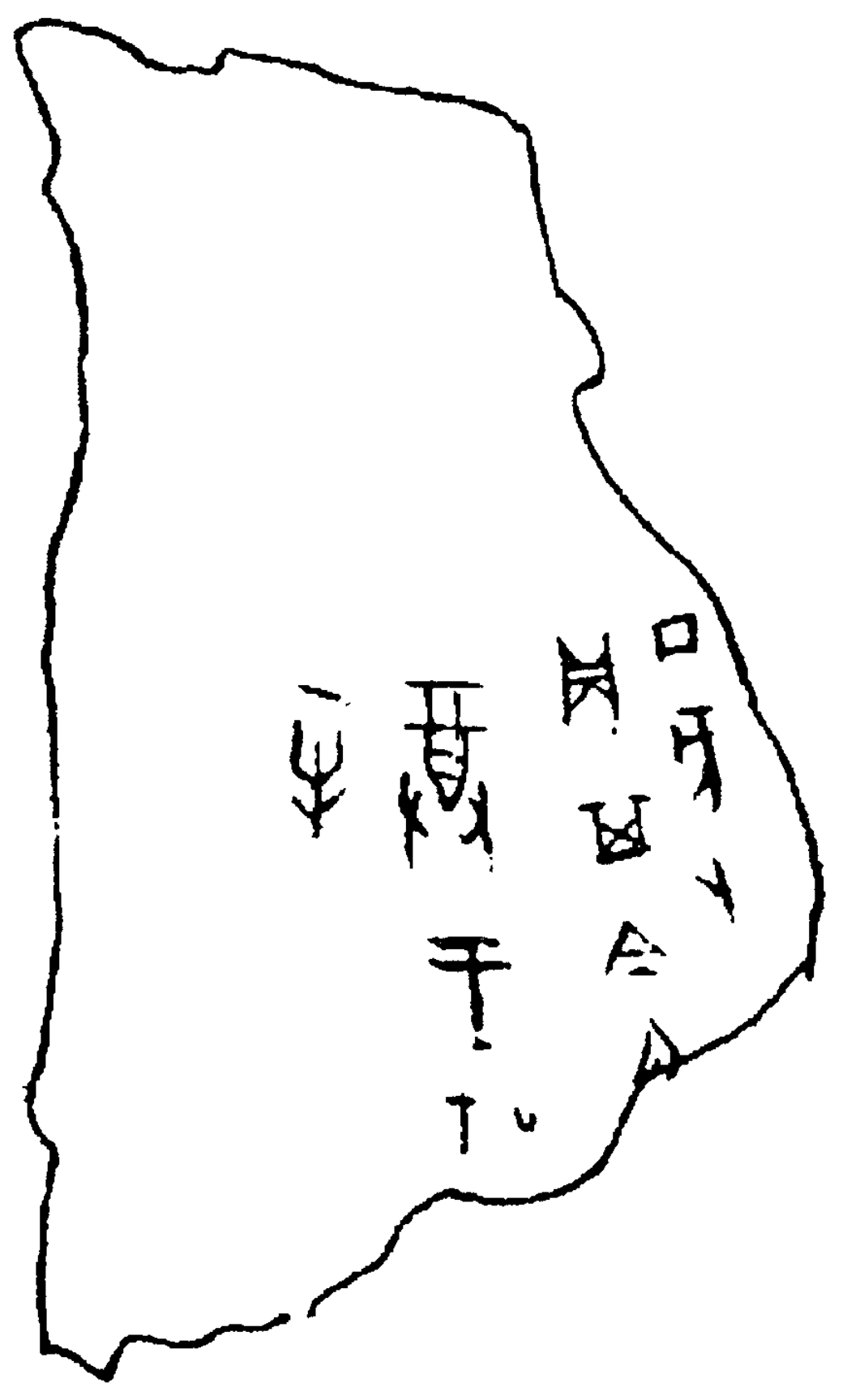
丁亥，夨 其奠歲，三牢？



粹 232

「奠歲」乃歲奠之倒文。牲用三牢也。京都大學所藏甲骨一五五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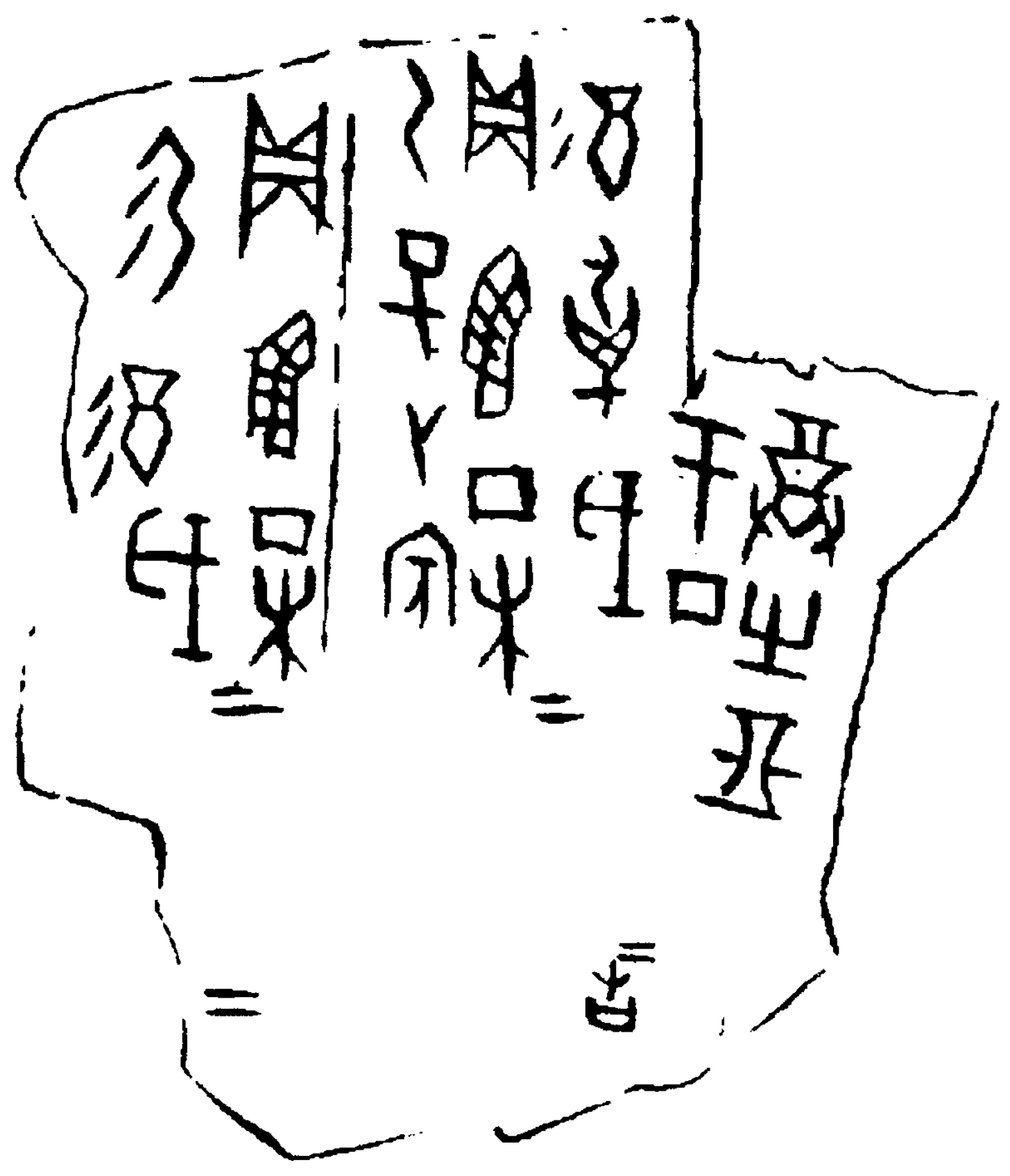
丁亥卜，囗貞：其今夕奠于囗囗一牛。



京都 1551

奠用一牛也。或用玉。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五頁四第七片：

乙巳卜，㝩貞：翌丁未酒，𠦪歲于祊，奠㞢（有）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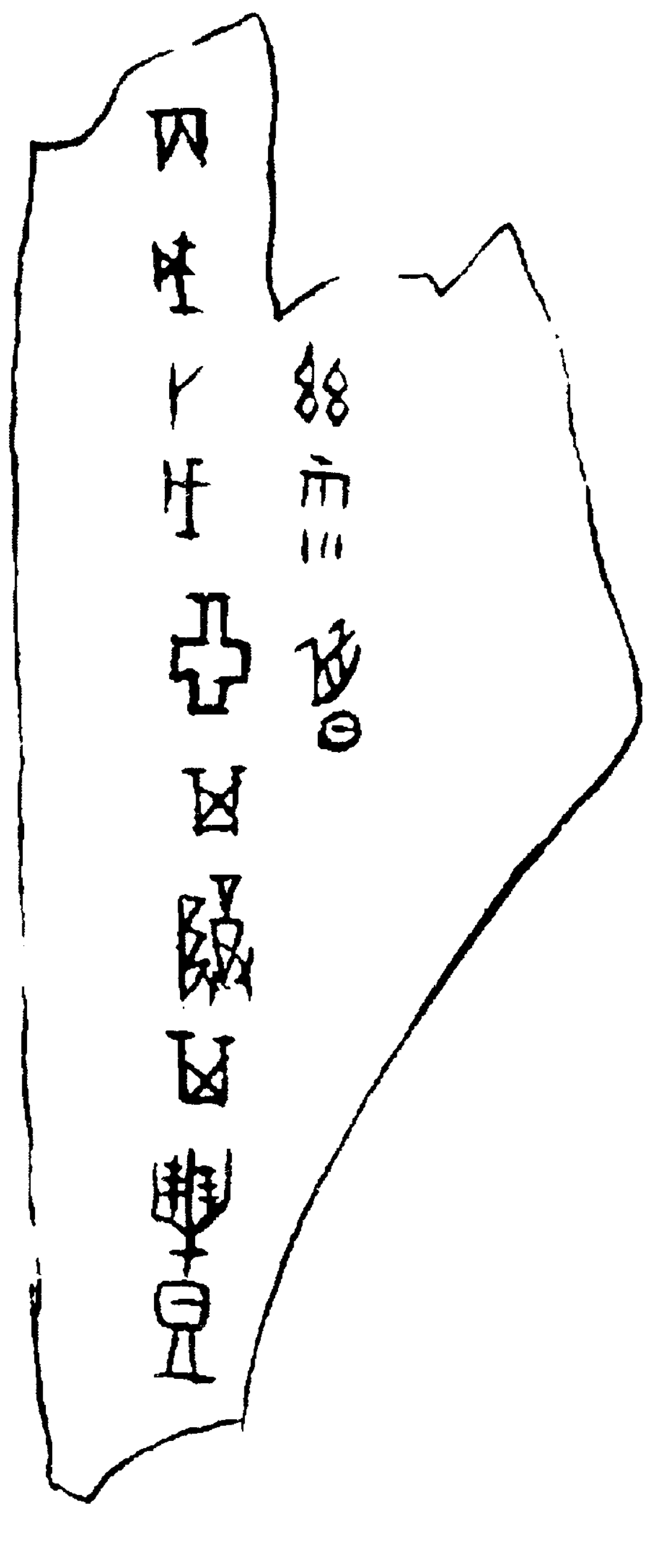
前 5.4.7

奠有玉，謂以玉奠祭之也。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藏甲第四四五片：

丙戌卜，戊亞，其隱其醴？

丝雨，湄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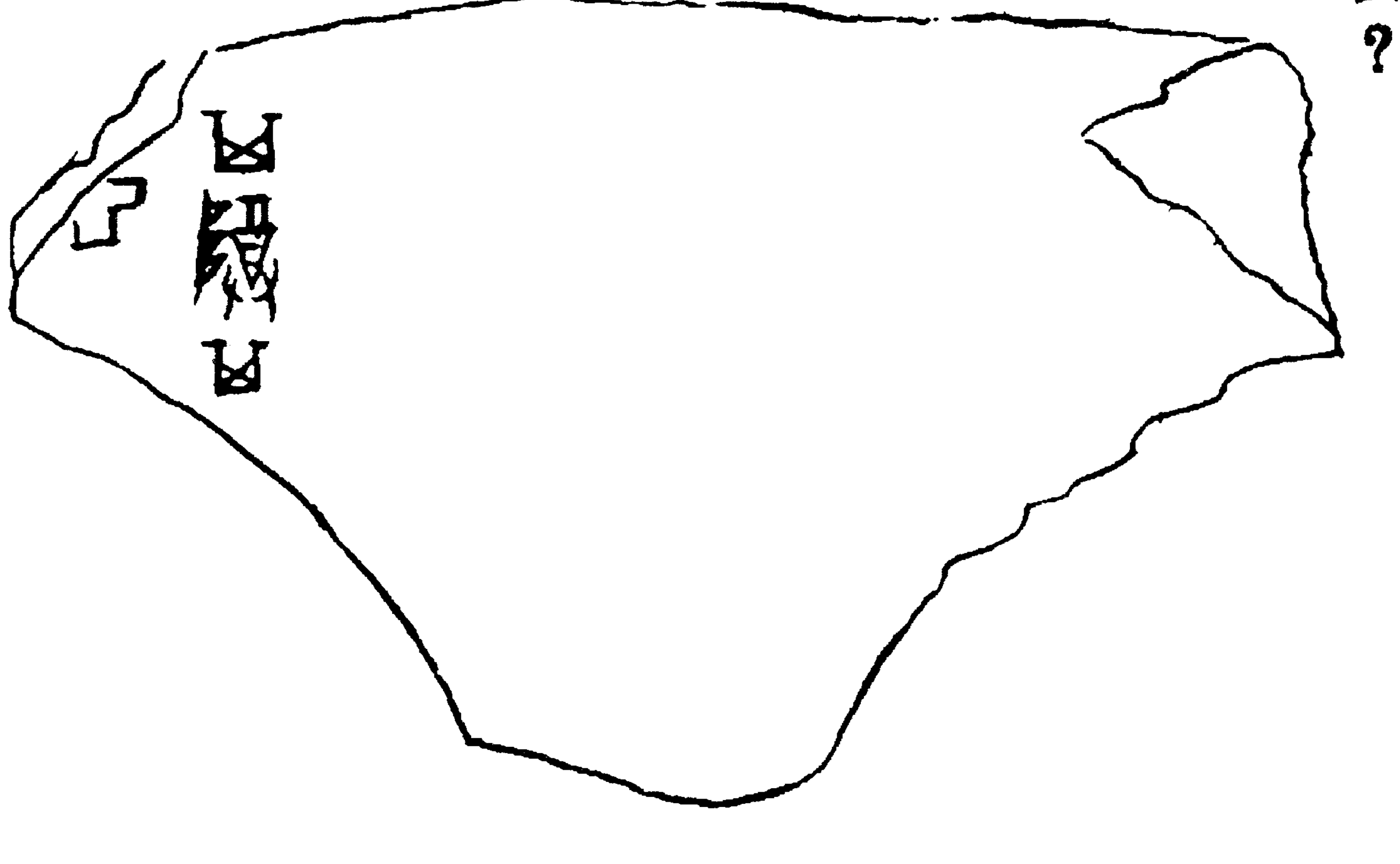


明 445

戊亞，其義不詳。「其隱其醴」，卽奠之以醴。儀禮士喪禮「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醴酒錯于豆南。」小斂奠大斂奠皆如是。朔月奠「奠用特豚魚腊……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薦新亦然。卜辭粹編二三二片「叀新醴用」、「叀舊醴用」，卽其證也。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上第三三三片：

亞

其隱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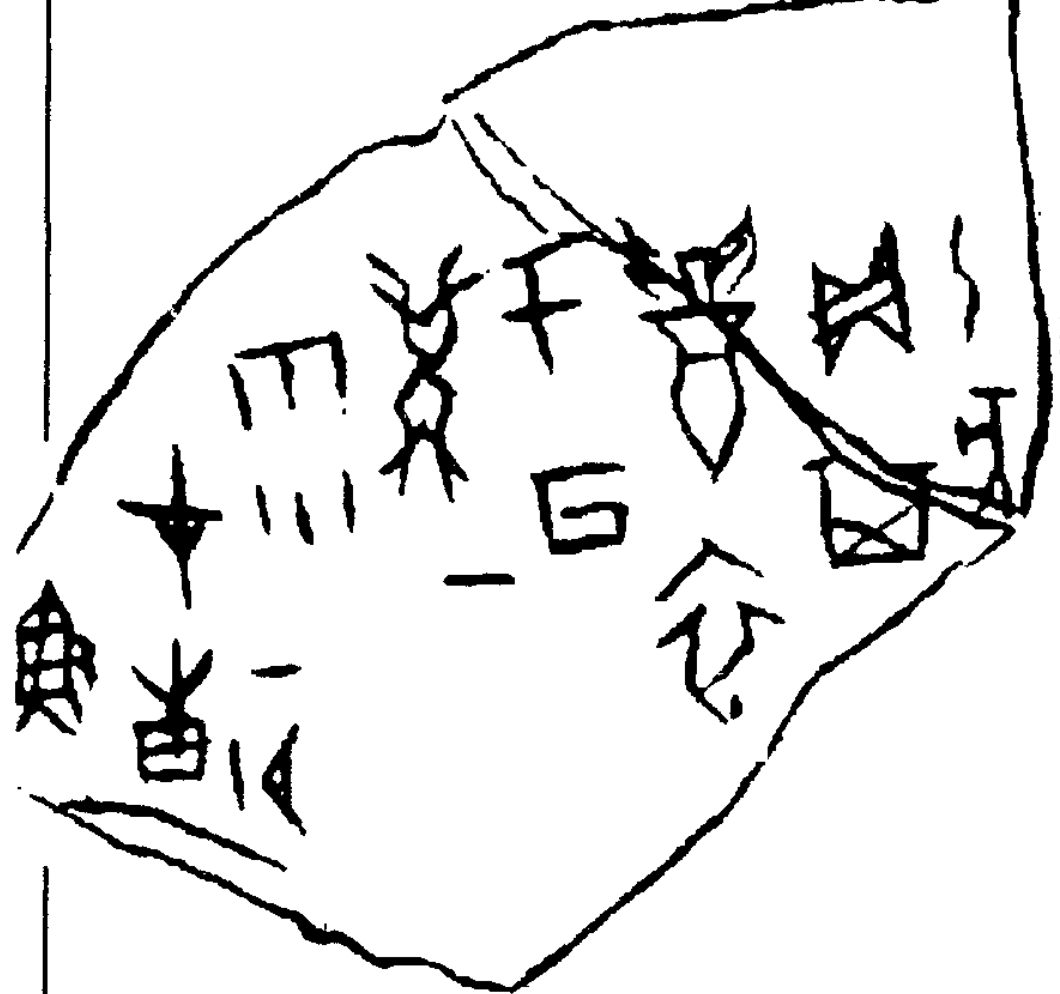
寧滬 333

異版同文，其下缺文爲醴也。其餘卜辭言奠者如：

貞口奠口	鐵二七・一	（圖一）
丁卯其奠，叀☐	甲三三八九	（圖二）
丙申奠，用☐	南北明五二五	（圖三）
口辰卜，王勿奠，口酌？	續二・七・一〇	（圖四）
貞：奠	新九七八	（圖五）
勿奠	摭續一一二	（圖六）
癸☐成　或或口奠征口	前五・四・六	（圖七）
貞：帝奠，執其用于祊	簠三・二〇二	（圖八）

皆言奠祭也。殷虛書契後編上三十一頁第一片：

乙亥卜，貞：其口酋，衣于亘，萁雨，在畓魚？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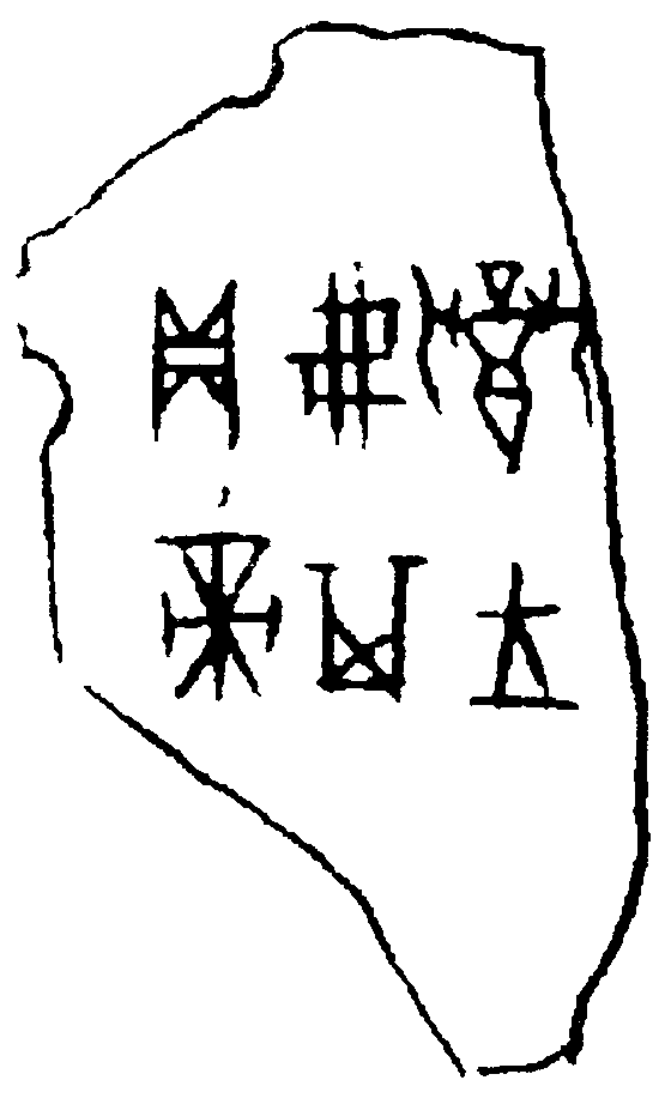


後上 31.1

其酋，亦奠也，移廾於上。其文例與戩壽堂殷虛文字二十六頁第三片似。「乙亥」下殘缺卜，其下殘缺勿。

卜辭通纂第三七二片：

貞：帝，弗其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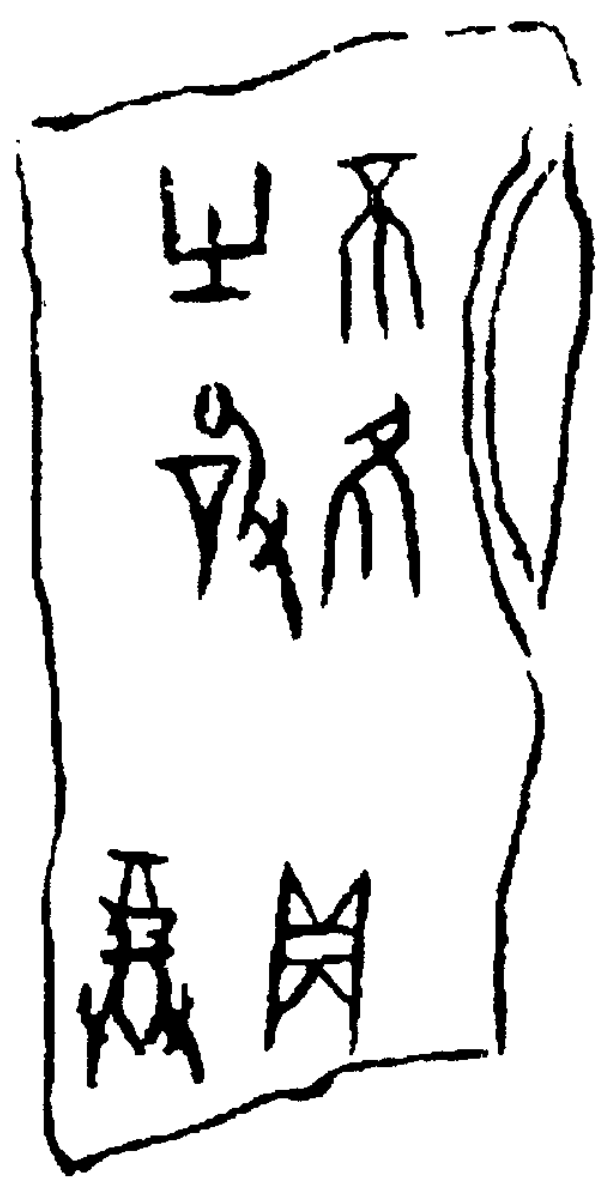
卜 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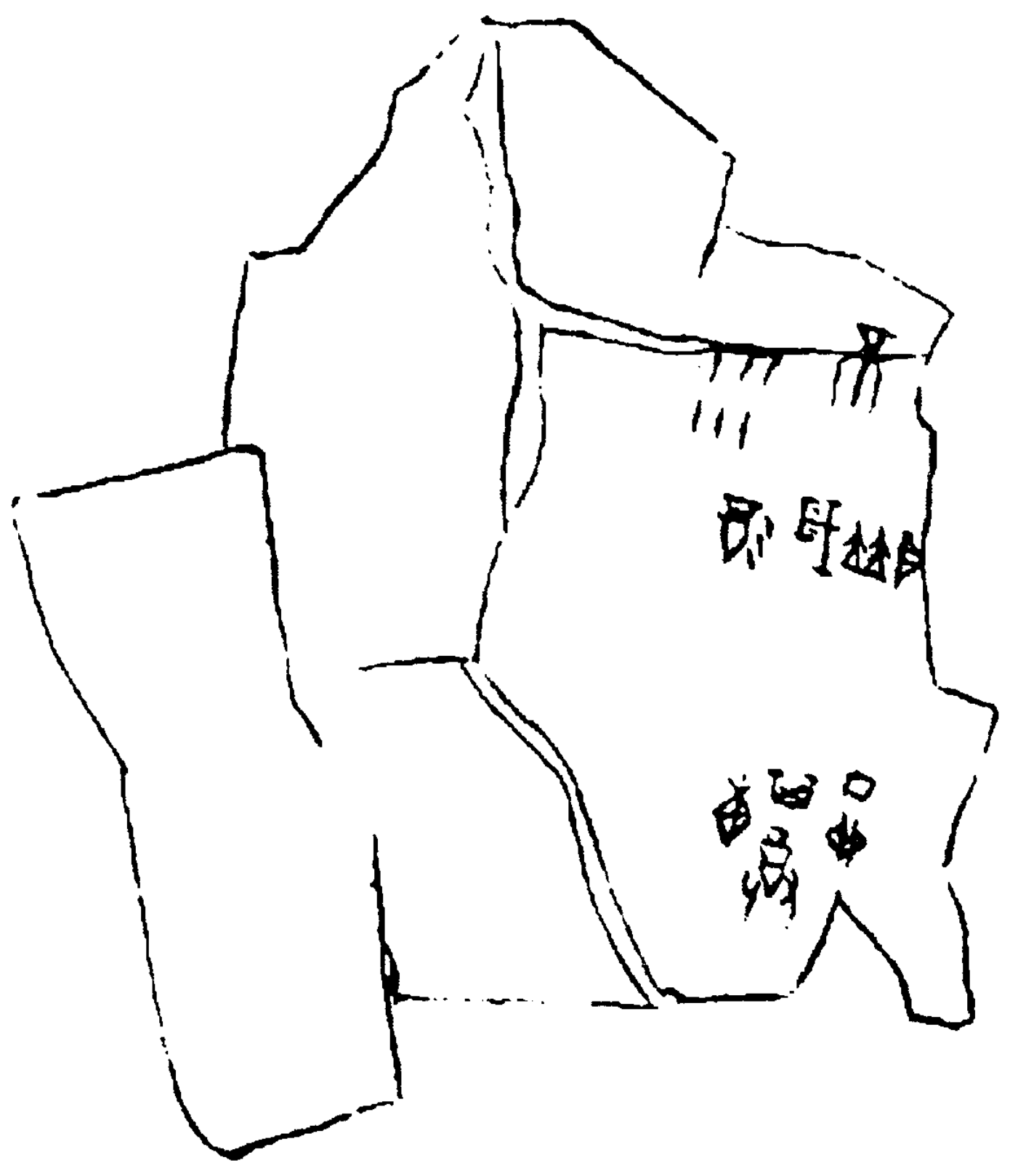
酋亦奠也。酋乃酋省，象兩人奉尊進獻之義。其餘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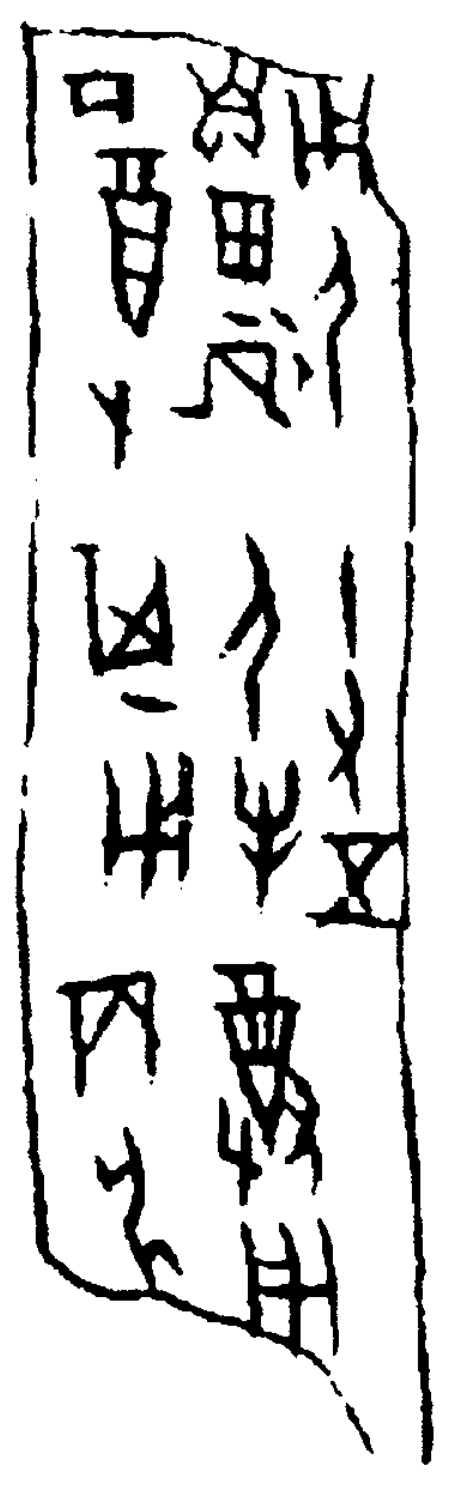
乙亥卜貞：酋，隹虎甲	新七一〇　新三二六七	（圖九）
其芇酋于祊，出百羌，卯☐	續二・一九・三　佚四一三	（圖十）
丙寅口，出貞，翌日丁卯魚皿，酋，止日叉	續五・一九・四	（圖十一）
癸亥（卜）出貞：其翌丁口口西亘，弜魚皿，酋☐	庫一〇一九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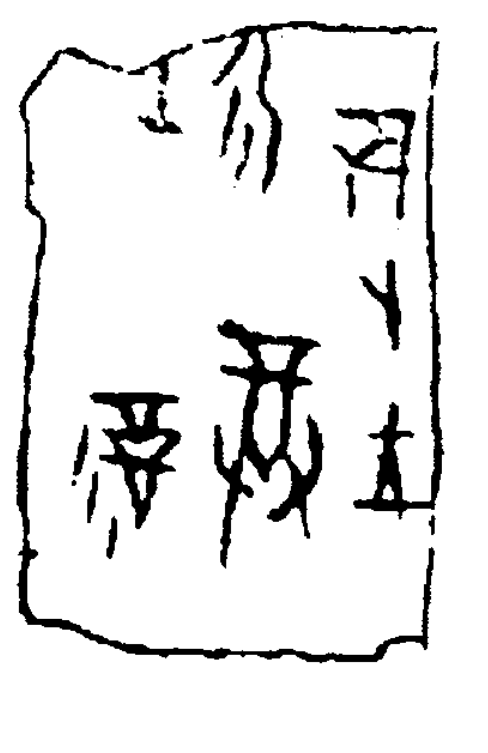
癸亥其奉〓，子弖其☒　簠十一・六九　（圖十三）
乙亥貞，今奉〓？　續五・一四・一　（圖十四）
丁亥禀祊，叀〓，亦☒　新二三〇〇　（圖十五）
癸卯卜，王曰：〓其〓貞：余勿乎征〓，中日：吉，囗其乎〓？
　前四・四二・二　（圖十六）
〓，若？　佚六一四　（圖十七）
王☒〓若？　新一七二八　（圖十八）
爭囗午囗〓囗不囗　新三七九　（圖十九）
〓，若？　存四〇一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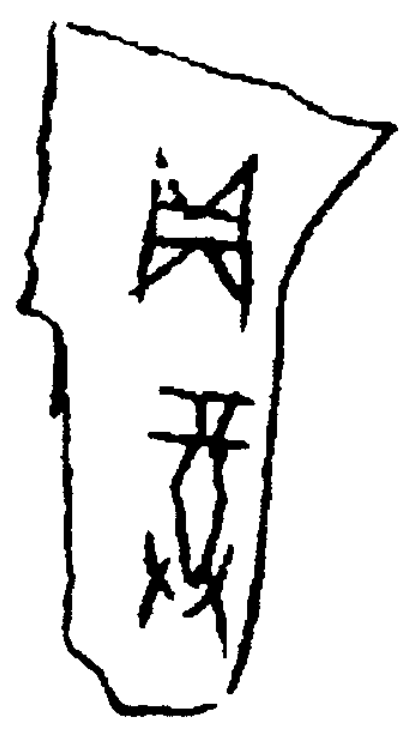
亦皆奠字。然甲骨金文又有〓，或〓，與說文小篆之奠同。甲骨金文之〓或〓，紬繹其義，多爲地名，乃鄭之重文。容氏金文編奠字下輯錄弔向父簋「用奠保我邦我家」，奠似爲副詞。檢其原拓銘文爲「〓明德，秉威義，用〓〓〓（造）奠，保我邦我家」。（圖二十一）奠爲奠定之義。非奠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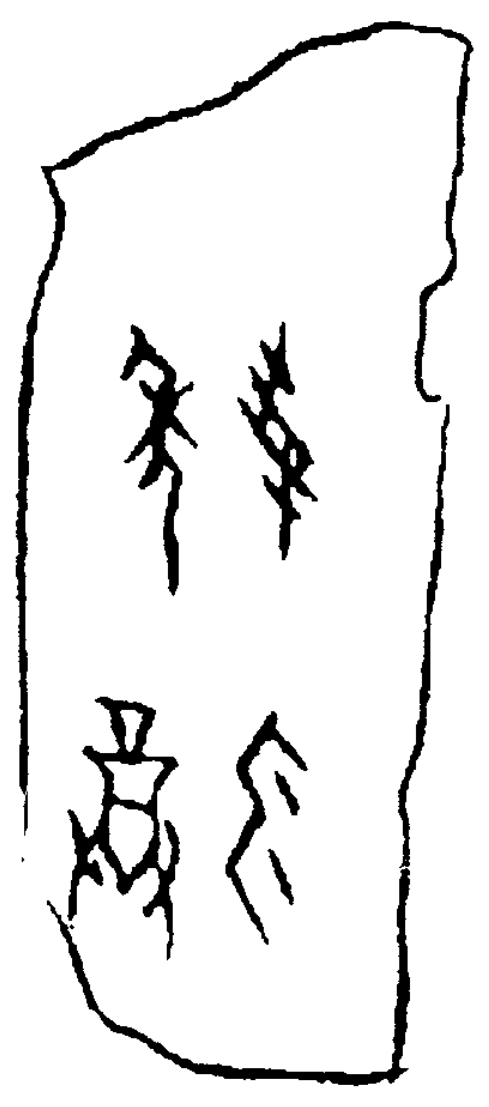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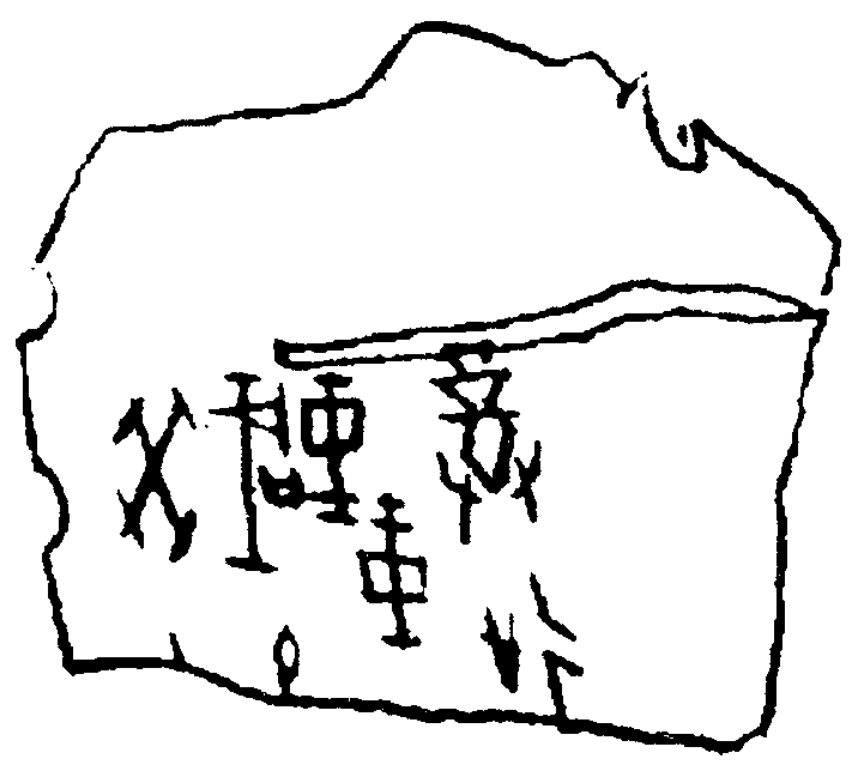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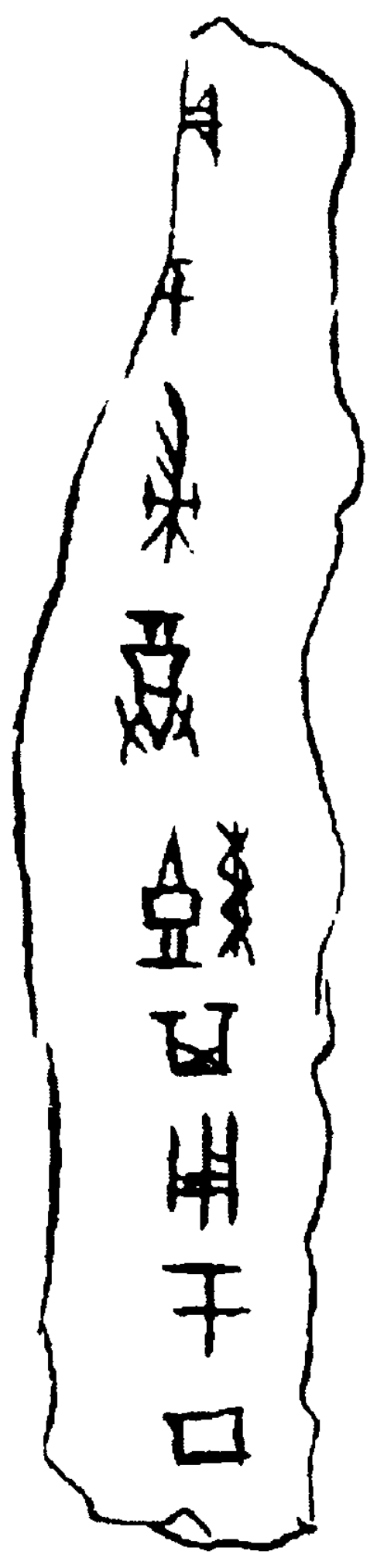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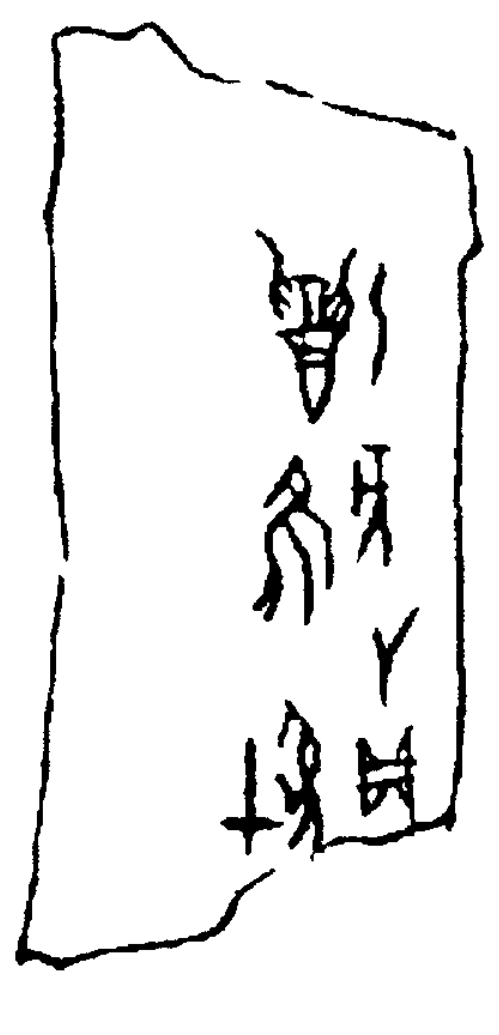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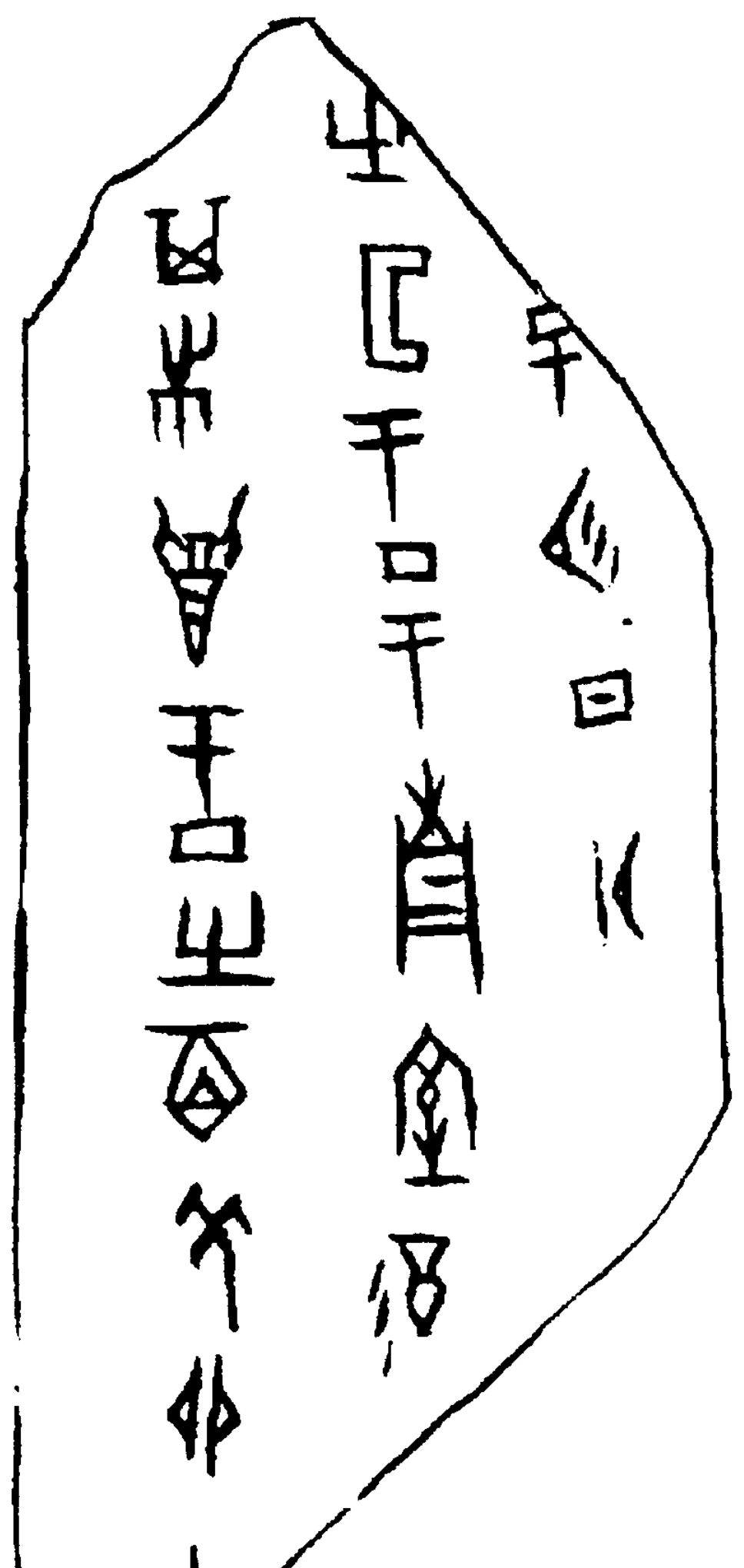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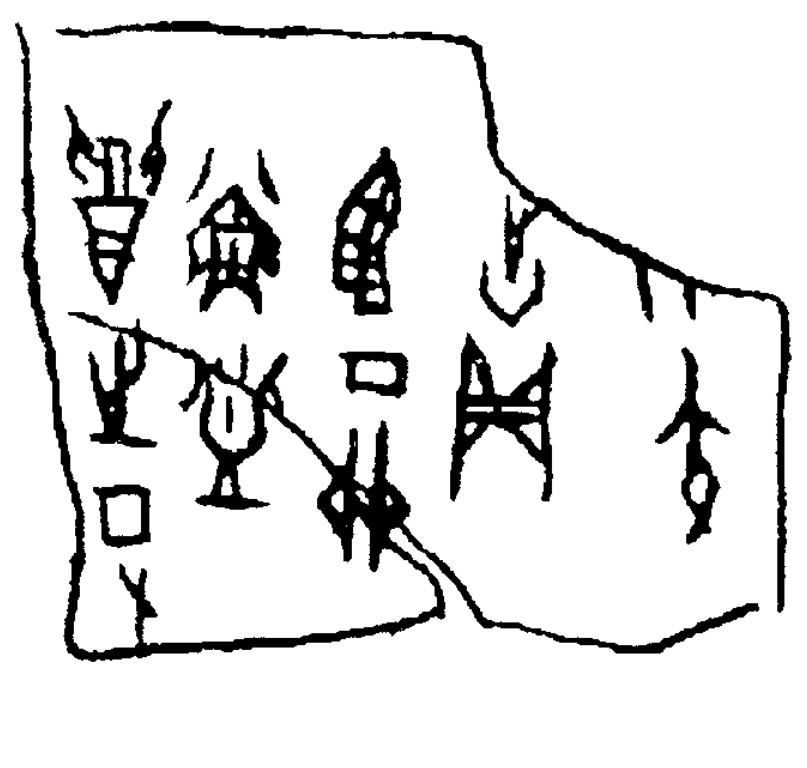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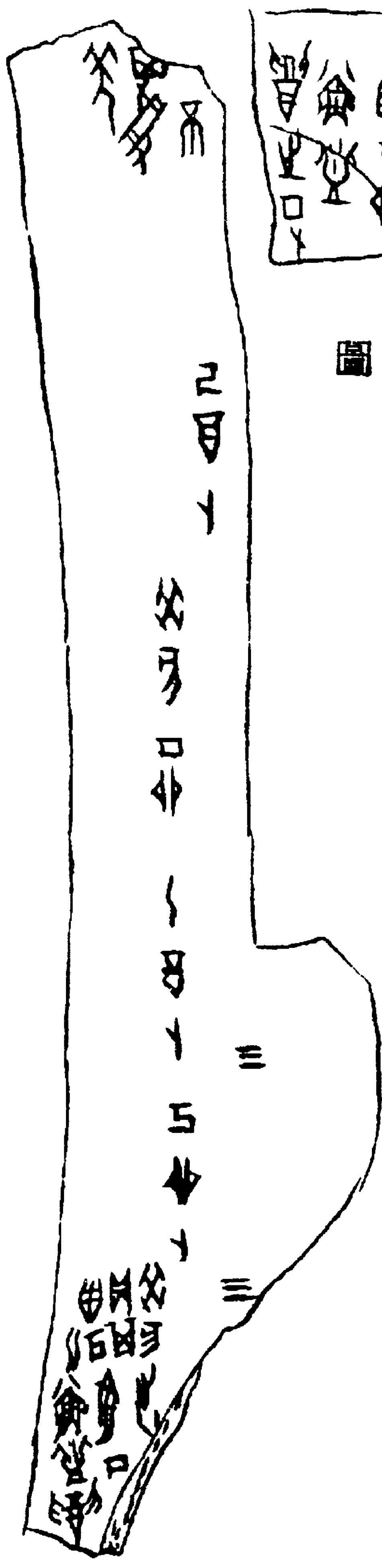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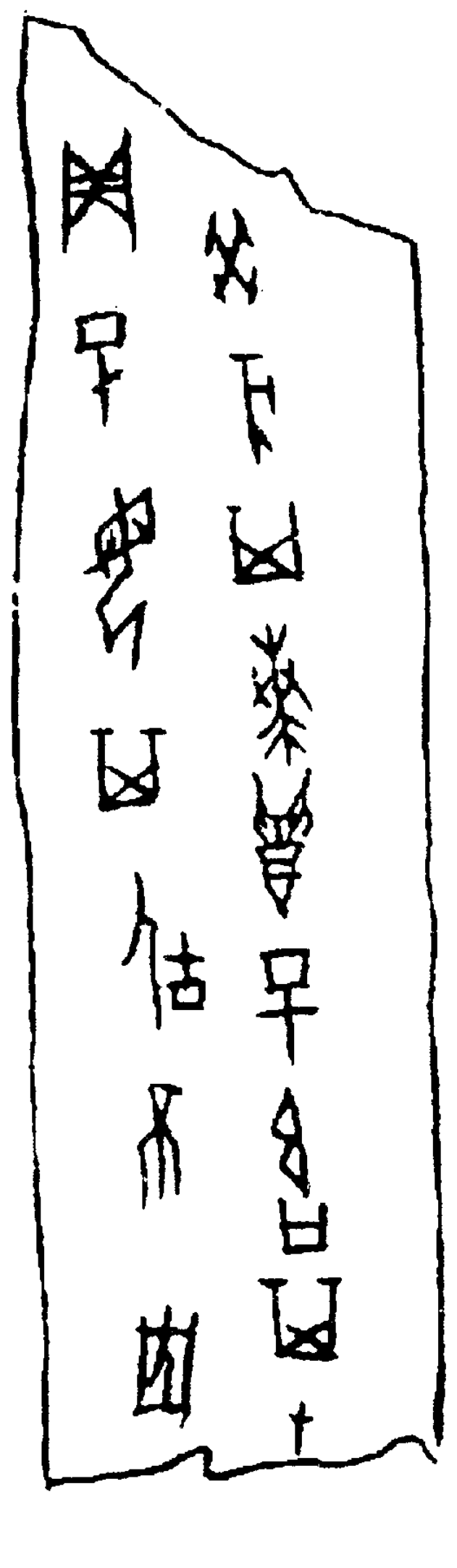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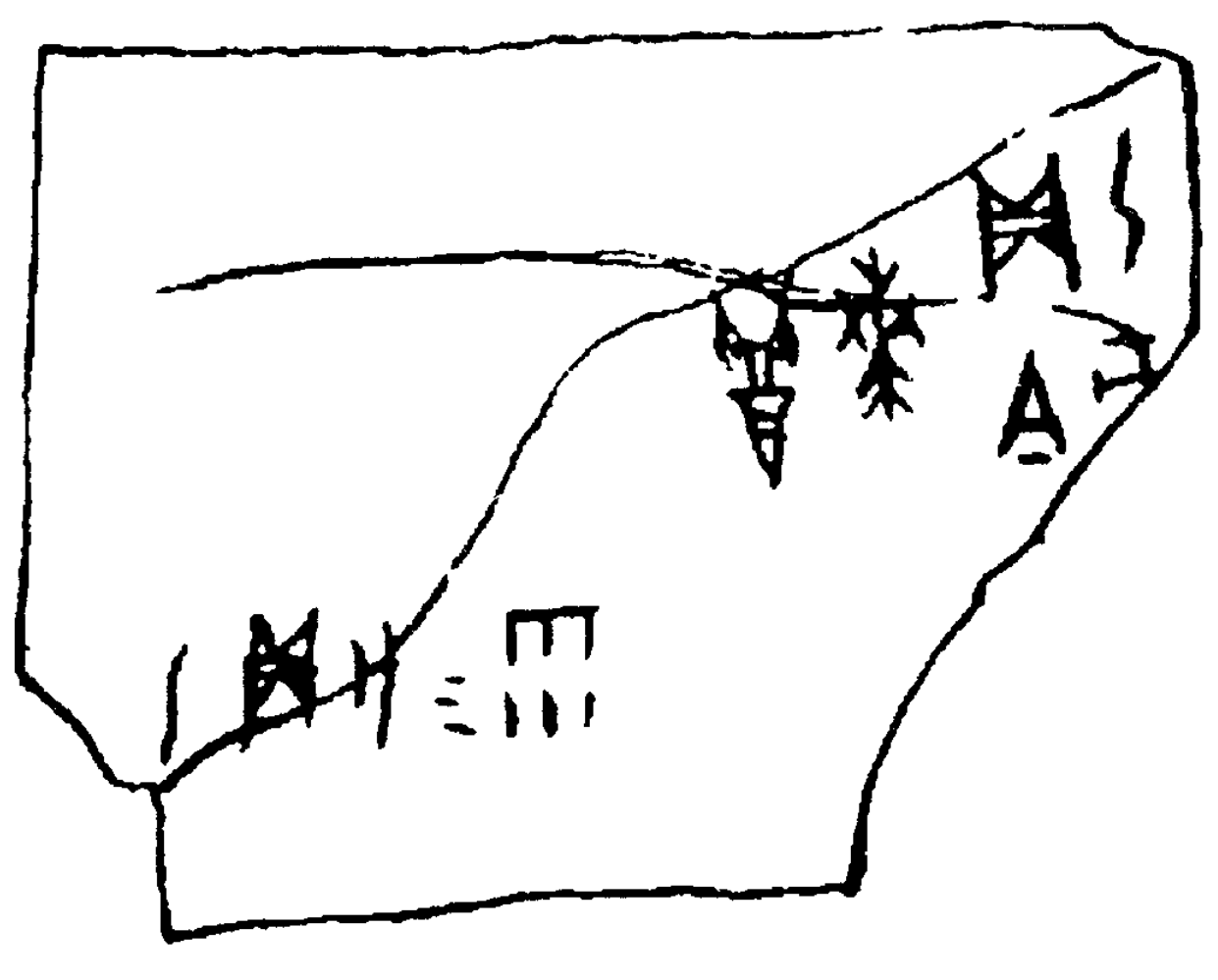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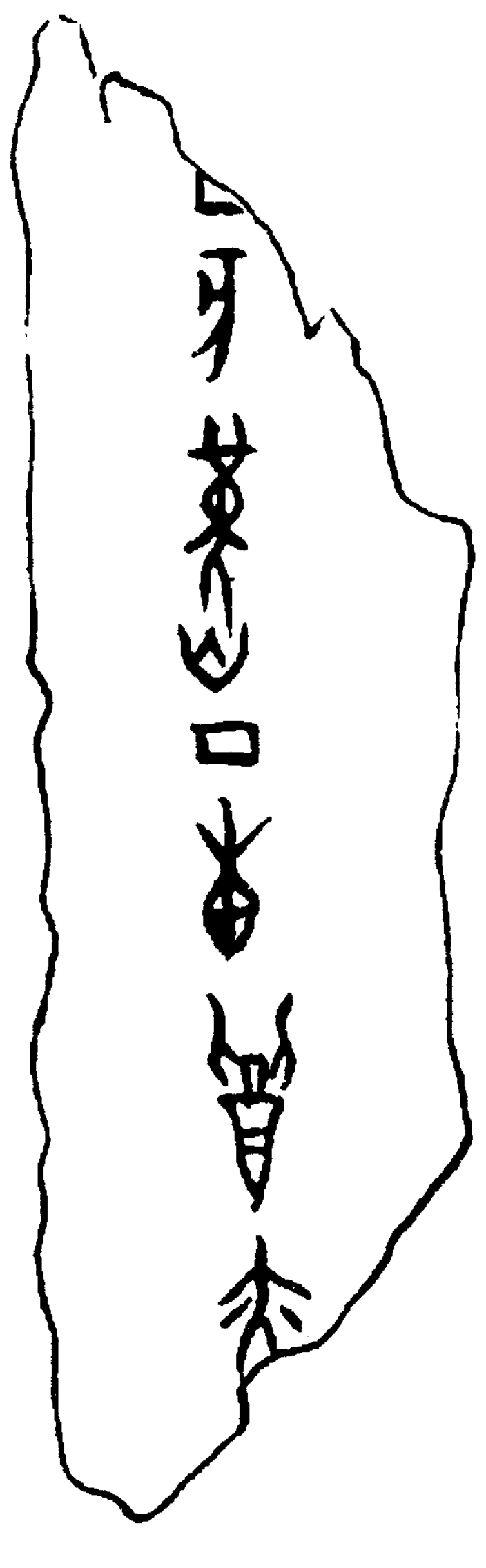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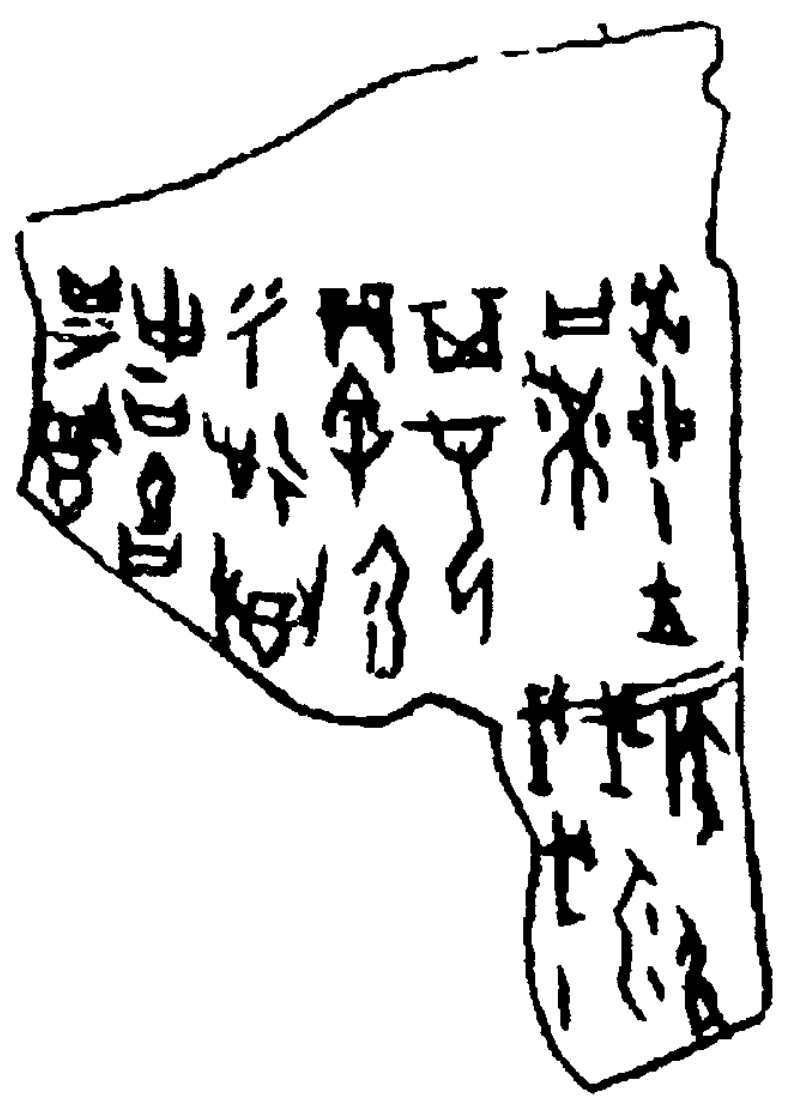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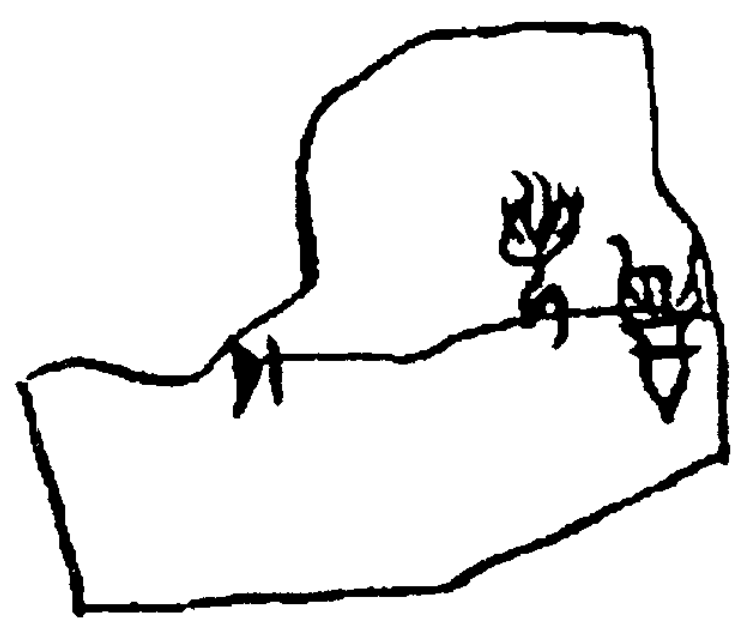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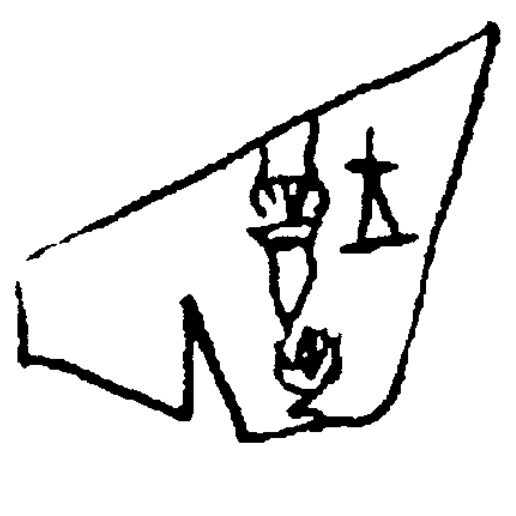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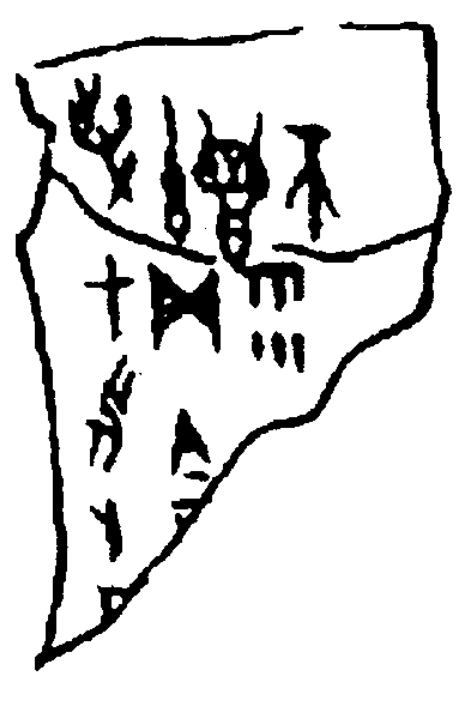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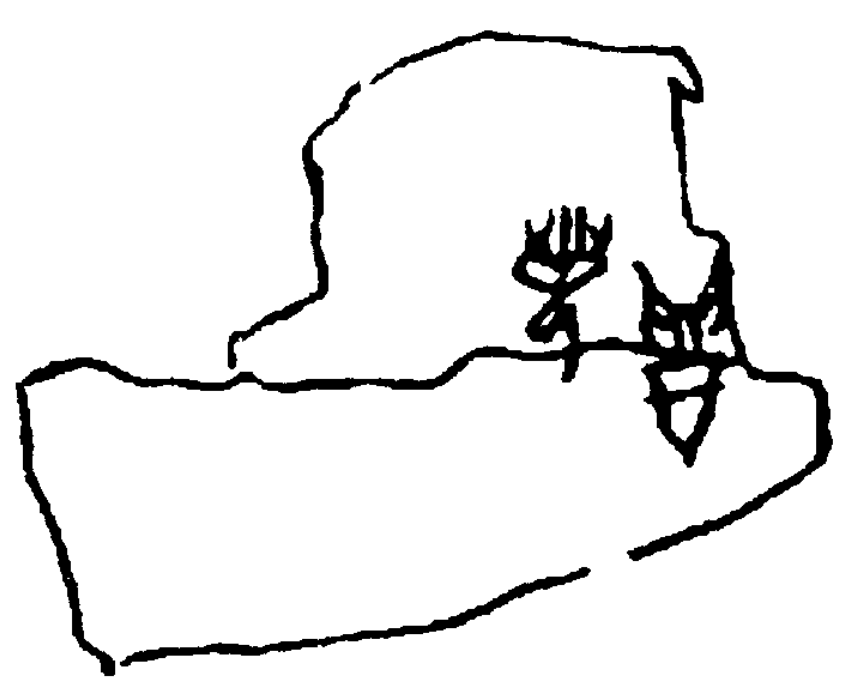

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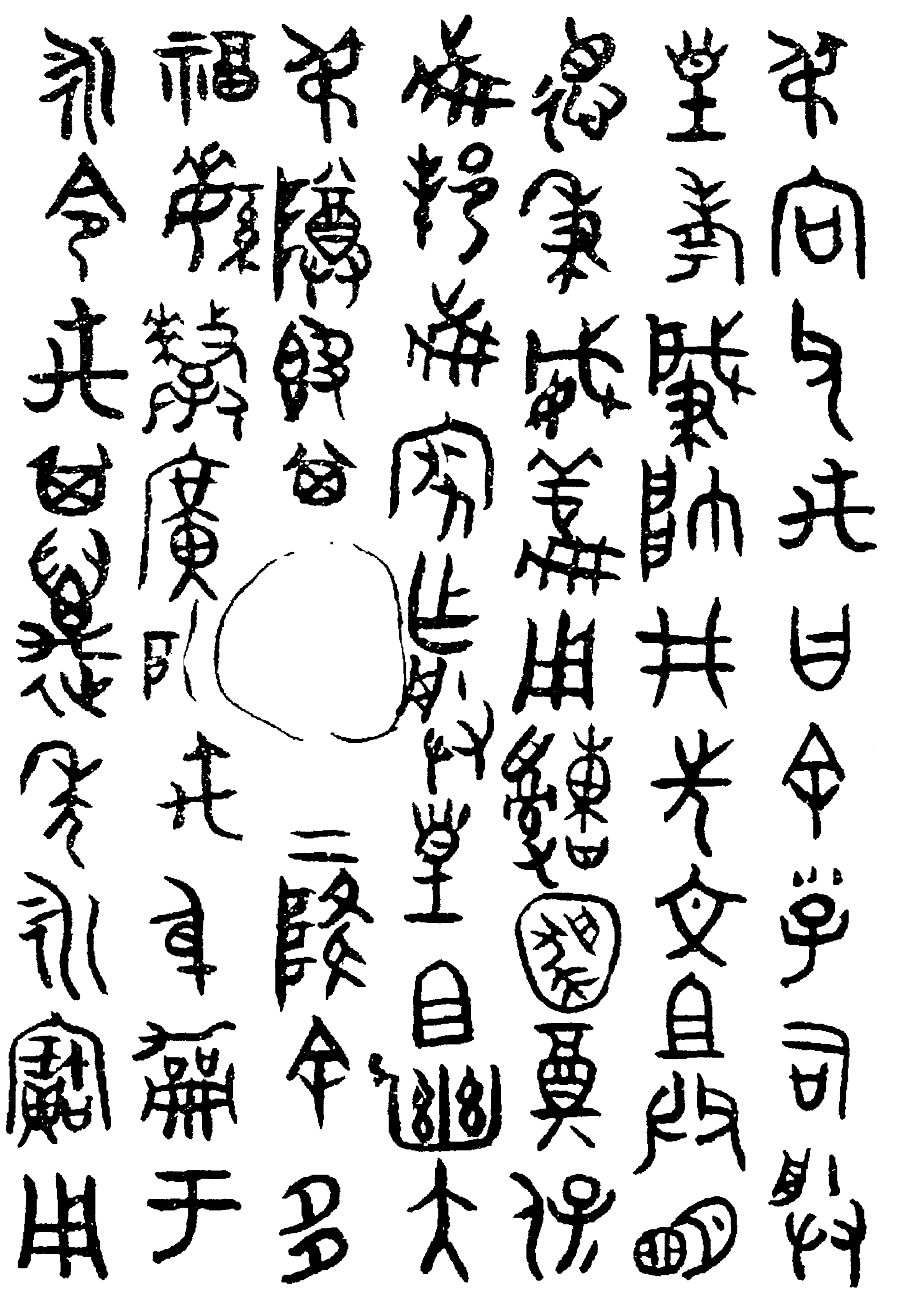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三册，一九六七年三月）

釋盜

金祥恆

甲骨卜辭有盜，如：

貞：□盜□	前六·四二·三
貞：王□盜	前六·四二·二
甲申□：□宊□	
貞：□盜	前六·四二·四
貞：王□盜	佚一一七
貞：王□𣪕盜亡□	新二六二二　南北坊四·五五〇
貞：王宊盜，亡尤？	後下五·二
貞：王宊𣪕，亡尤？	
貞：王宊盜，亡尤？	前六·四二·三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考釋云：

羅振玉釋羹云：說文解字鬻，五味盉羹也。从鬲从羔，此从匕从肉，有湆汁在皿中，當即鬻字。从皿與从鬲同。鬻字篆文从鬲，叔夜鼎从皿，其例矣。許書之鬻，疑是後起之字。（殷虛書契考釋中）余永梁云：卜辭「貞王宊盜亡尤」，與鬻鬲之鬻同誼，从皿與从鼎同意，其與鬻同字與否，則未可定矣。（殷虛文字考）

森按此字異體作盜盜盜盜等形，羅氏釋鬻，似于字形不合，卜辭爲祭名。

葉氏以此字異體繁多，而疑羅氏釋鬻，似不確。其實葉氏所舉之異體中第一盜，乃葉氏自誤耳。☽與凵口相連，而☽缺其中一直而已，查其原片（圖三）作盜，與其他各片無異，惟因原拓漫漶不清而已。又疑羅氏釋鬻，于字形不合，是也。以余考之，疑爲說文之「盇」。許氏訓「小甌也，从皿有聲，讀若灰，一曰若賄，盜、或从右。」盇之或體从右，非也，右即甲骨文之𠂇之訛。訛匕爲ナ，訛☽（肉）爲口。何以知之，說文酉部醢，从盇，訓「肉醬也」。說文「𤖞，醢也」，爲轉注。甲骨文之鬻，或書鬻，或書鬻，或从爿或从𠂇，與𤖞醢之从爿，从右同例。故余永梁謂「與鬻鬲之鬻同誼，从皿與从鼎同意。其與鬻同字與否，則未可定矣。」余氏不從羅釋羹，而疑與鬻爲一字。今以字形言之，爲說文盇之異體字盇。義與醢同，詩大雅行葦：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

正義「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說文段注云：「周禮醢人，掌醓醢、蠯臡、鹿臡、麋臡、蠃醢、蜃醢、蚳醢、魚醢、兎醢、鴈醢，凡醢皆肉也。」故字从☽，或加……者，湆汁也。所謂肉羹，爾雅釋器：「肉謂之羹。」左傳桓公二年：「大羹不致。」禮記郊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言設大羹湆。鄭注：「大羹湆，煮肉汁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矣。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

大羹執飪，盛於皿曰盇，盛於鼎曰鬻，鼎雖爲食器，且可爨煮。皿器僅能盛物，而不作爨器。故盇必爲執飪，禮記郊特牲：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陳直殷契卜辭賸義云：

卜辭有羹祭，案禮記禮器云：「羹定，詔於堂。」鄭注云：「肉謂之羹。」孔穎達疏云：「羹肉湆也，定熟肉也，謂煮既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禮於神，是薦熟未食之前也。」據此羹祭爲迎尸入室時之祭，知殷禮與周禮同也

禮固有膚熟者。熟飪實於皿爲⿱㞢皿。入於鼎爲鬻。或原始薦腥以鼎爨之故。

說文⿱㞢皿，次於齍。許氏訓「齍，黍稷器，所㠯祀者」。⿱㞢皿疑爲盛肉羹器，所以祭祀者也。故許氏訓「小甌」。又云「甌，小盆也」。豈非今人所謂湯盆乎。字或作侑。詩小雅楚茨：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注「侑，勸也」。鄭箋「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孔疏謂「妥侑當饋食之節」。孔疏是也。爾雅釋詁「侑，報也」。報其恩，不忘本也。於卜辭爲祭名：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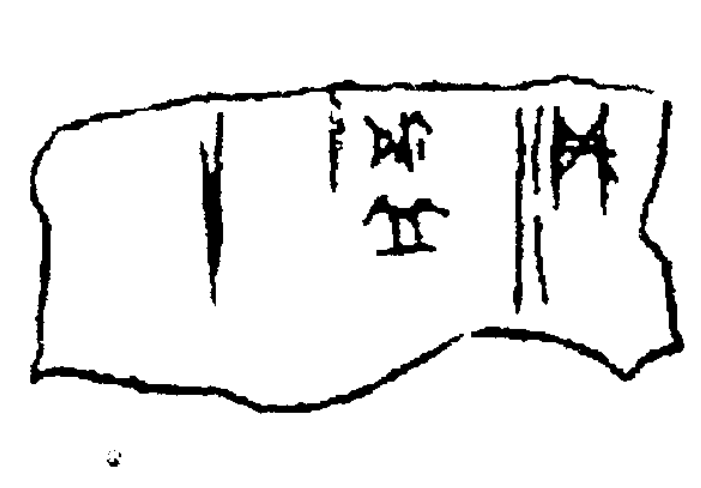
貞：王⿱宀正⿰祟又，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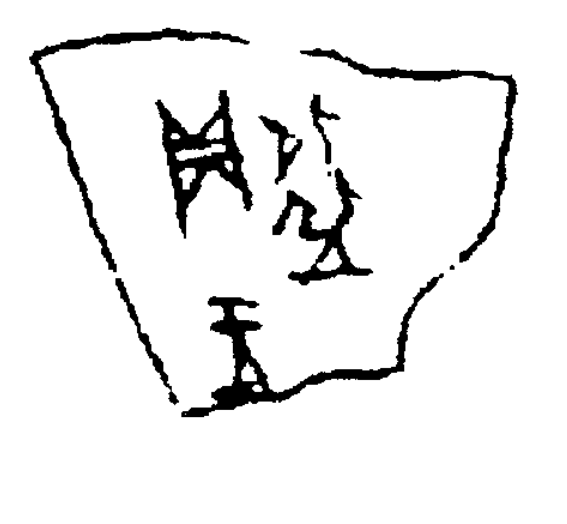
貞：王⿱宀正⿱丝皿（⿱㞢皿），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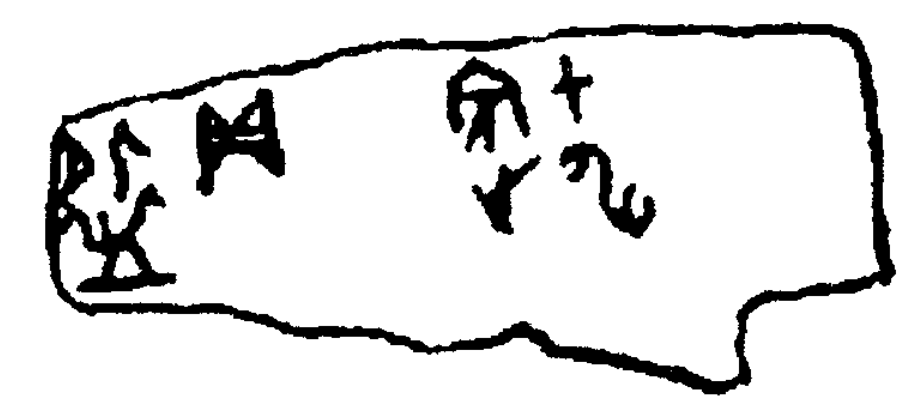
⿰祟又，羅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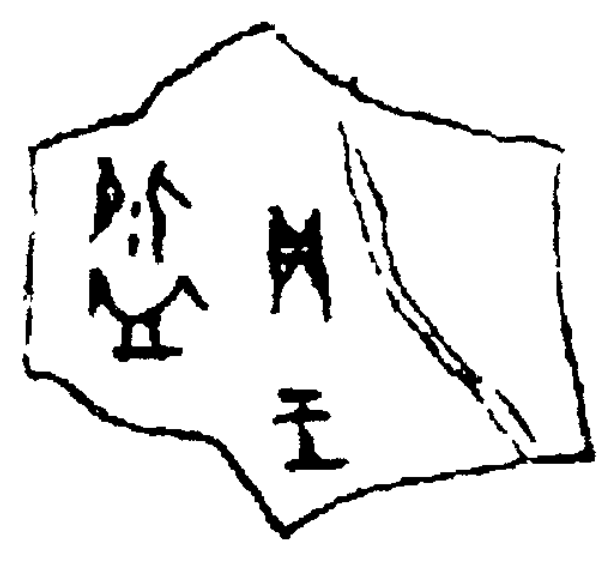
从手持木於示前，古者卜用燋火，其木以荊，此字似有卜問誼，許書有⿰祟又字，注「楚人謂卜問言吉凶曰⿰祟又，从又持祟」。祟非可持之物，出殆木之譌，叙即許書之⿰祟又。然字卜辭中皆爲祭名，豈卜祭謂之叙與？（考釋中十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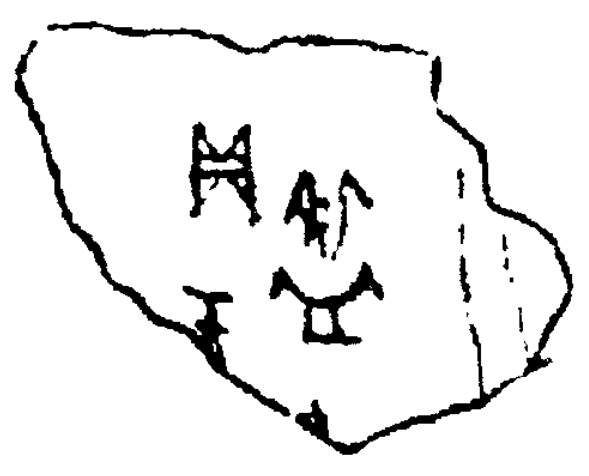
叙，羅氏考爲祭名，⿱丝皿（⿱㞢皿）與之對文。亦爲祭名。王⿱宀正之賓爲儐迎神也。竹書紀年后荒（今本竹書爲帝芒）元年「以玄圭賓于河」。尙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其證也　王⿱宀正⿱㞢皿者，王迎神而後⿱㞢皿（侑）之也。與卜辭祭名又、㞢同誼，惟帝乙帝辛卜辭書⿱㞢皿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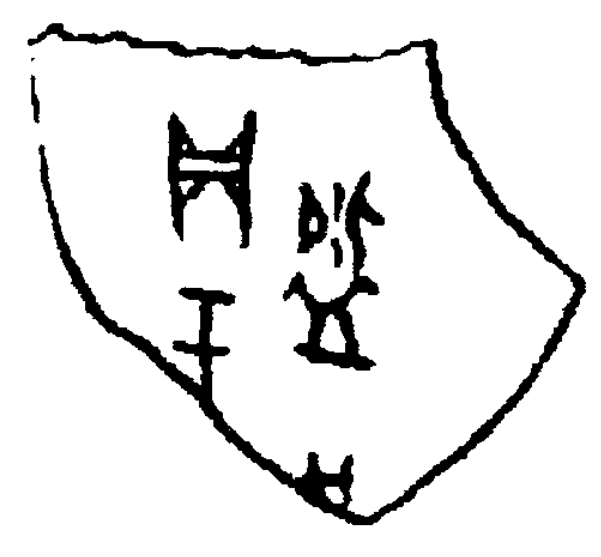

前 6. 4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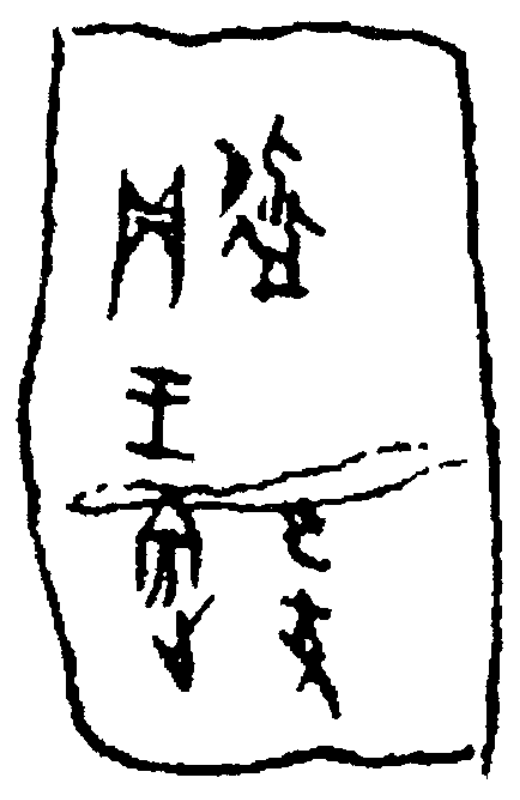

前 6. 4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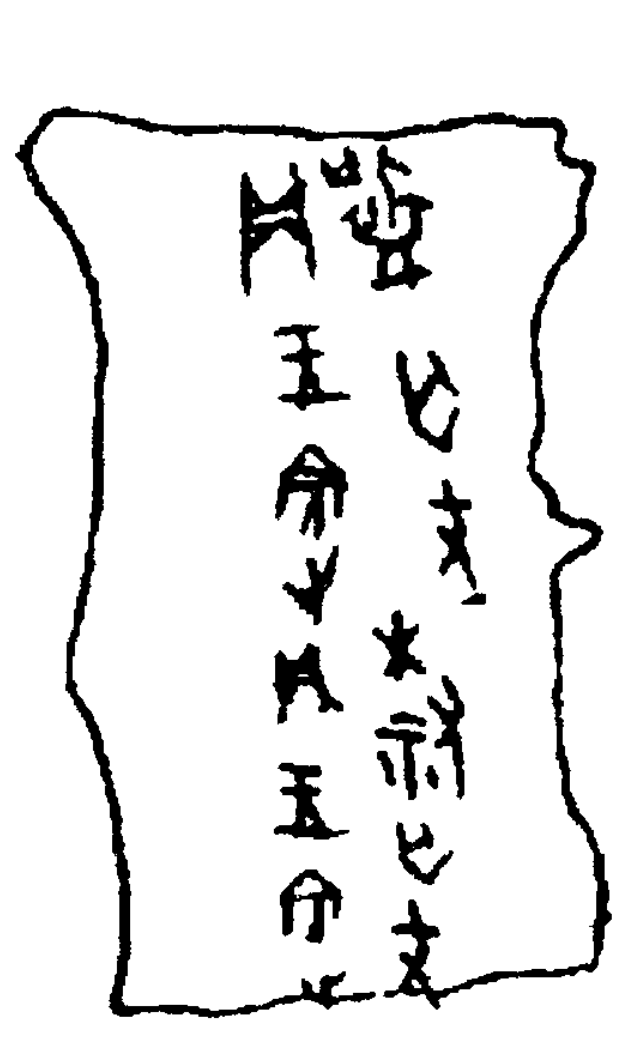

前 6. 42. 4.


佚 117


新 2622


坊 4.550


後下 5. 2


前 6. 42. 3.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四冊，一九六七年六月）

甲骨文㞢字音義考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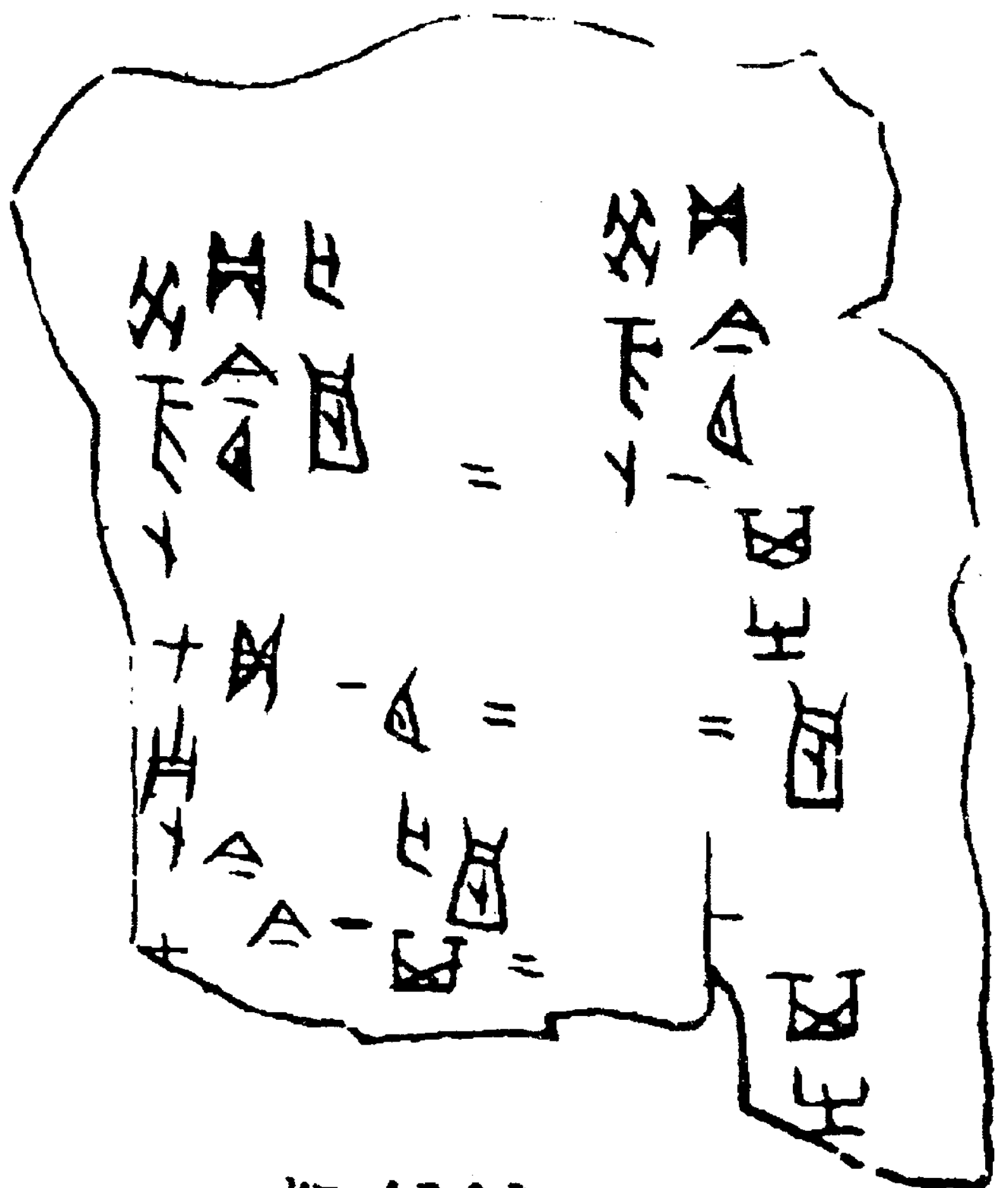
甲骨文㞢字，孫詒讓釋爲之，其說當爲適。羅振玉王國維从之。胡小石亦釋爲之。以卜辭用㞢之例，或以爲又。郭沫若考釋爲又，惟以卜辭例「受㞢又」，當讀爲「受有祐」，又與有古通。東世徵釋爲侑。有與侑古亦通用。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釋入於第七部，釋爲有。並云「契文有無字，多假『又』爲之，亦恆假『㞢』爲『有』。或又以『㞢』爲『又』。」各家之說，於誼則是，於形尙可商討，至於音讀更無論矣。茲就卜辭文例，考其音讀，釋其字誼於后：

㞢字之結構不詳，其本誼亦無從知之。但以卜辭文例言之，㞢有二誼：一爲有無之有，如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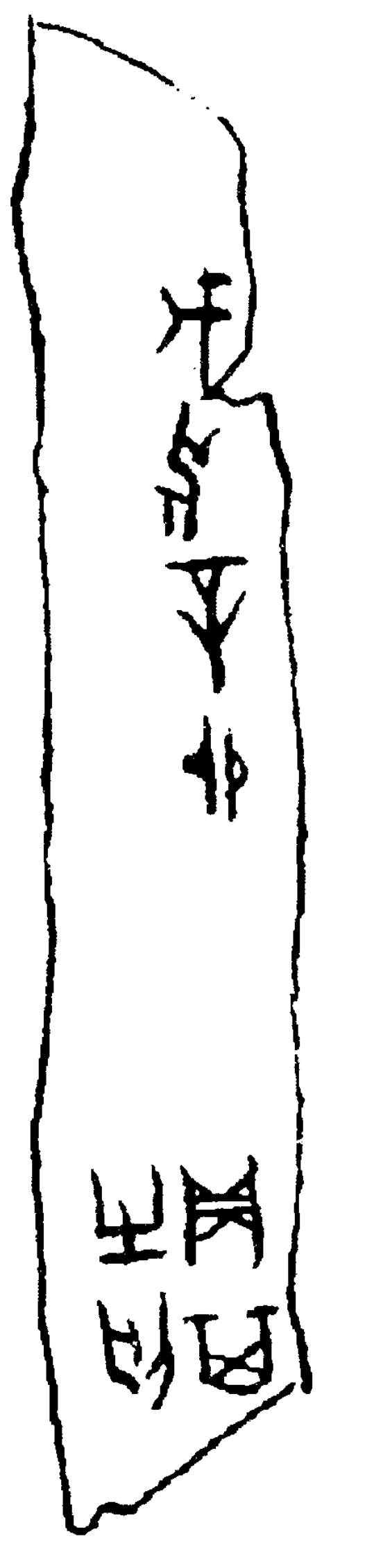
癸亥卜，貞：今夕其㞢𡆥（禍）？
癸亥卜，貞：今夕亡𡆥？　粹一三九二
貞：其㞢匃（害）？　粹一二六〇
貞：雨不足辰（⿰礻辱）亡匃（害）？珠四五四
癸未卜，貞：酒彡日自上甲至于多毓衣，亡它自畎。在四月，隹王二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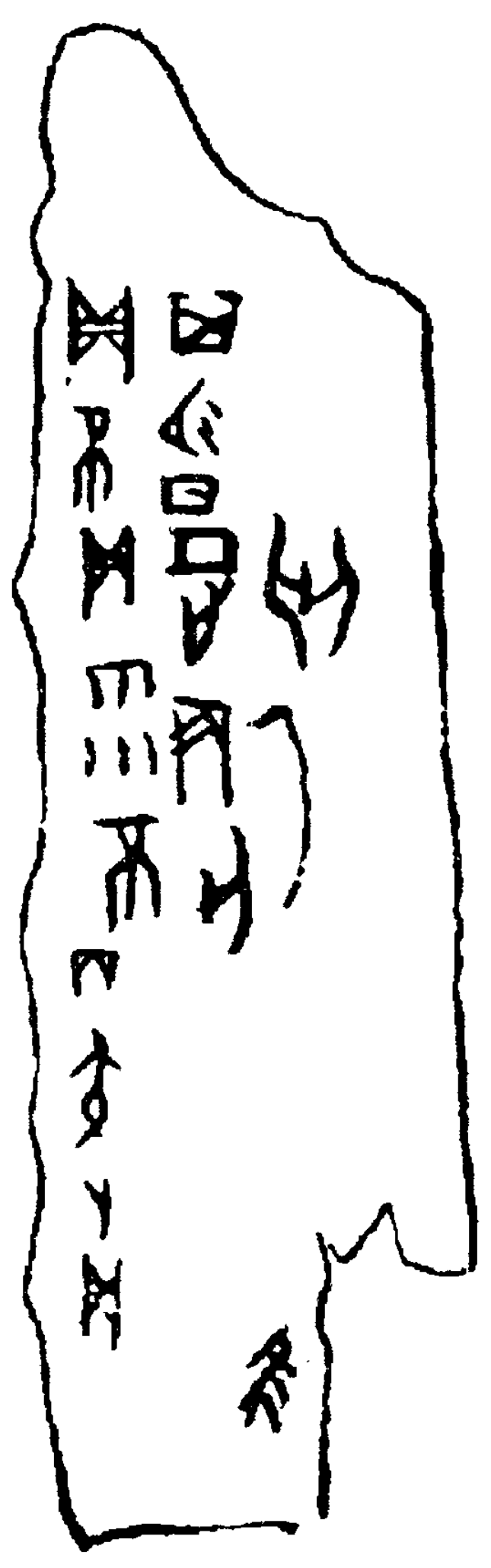
貞：㞢疾自，不隹㞢它？ 前三·二七·七

貞：㞢疾自，隹㞢它？ 乙六三八五



粹1392.





珠454 粹1260

「㞢囚」與「亡囚」；「㞢匃」與「亡匃」；「㞢它」與「亡它」對文，蓋㞢爲有之證。其餘如：

貞：帚𢓊又（有）子？ 粹一二四二

□卯卜，帚𡚬㞢（有）子？ 粹一二四三

𠦪雨，叀黃羊用，又大雨？

叀白羊，又大雨？ 粹七八六

乙酉卜，大貞：及茲二月㞢大雨？ 前三·一九·二

王固曰：㞢希姃，其隹丙，不吉？ 粹一一四四

丁丑貞：卜又希，牪囚？ 粹一二六二

貞：翌丁卯㞢于祊，宰㞢一牛？ 別一·三

貞：羌三人，卯牢㞢一牛？ 粹五五七·

癸丑卜，何貞：其牢又一牛？ 甲二八八〇

貞：叀牢又一牛，用。 甲二〇三五

弗及今三月㞢史？

乙亥卜，生四月妹㞢史？ 甲二〇九

乙亥卜，㞢史

戊辰子卜，貞：今歲又史 前八·三 七

戊戌卜，王貞：田弋，往來亡災，王固曰大吉，在四月，茲印，獲犷十又三。 前二·二七·五

四日庚申，亦㞢來𡆥自北，子𦎫告曰，昔甲辰方圍于𢽚，𢓜人十㞢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圍，𢓜人十㞢六人，六月在☒ 菁五

甲戌卜，出貞：自今十年㞢五，王豊？ 續一·四四·五

□申卜，貞：𦋴田，日㞢𤃞，旬㞢二日□未，𦋴九田，百日㞢七旬㞢九，𦋴亦㞢𤃞。 鐵五·三

癸丑卜，又于伊尹？ 粹一九四

壬子卜，又于伊尹？ 粹一九七

貞：今甲午攺？

貞：㞢于咸戊？ 前一·四三·五

貞：㞢于父戊？ 後下四·一〇

己酉卜，黍年㞢足？ 前四·四〇·一

貞：叀乙酉酒又足？ 甲一三三六

叀牛又足？ 粹五五九

☒其又丬伐河？ 粹一五五

☒㝑貞：㞢丬伐于大甲，五☒？ 粹一八三

辛亥卜，其又歲于三且辛？ 粹三四一

㞢歲于兄己？ 甲四三三

乙卯卜，㞢歲父乙？ 甲四八五七

其「又子」與「㞢子」、「又大雨」與「㞢大雨」、「㞢希」與「又希」、「牢㞢一牛」與「牢又一牛」、「㞢史」與「又史」、「十又三」與「十㞢五」、「又于伊尹」與「㞢于咸戊」、「㞢足」與「又足」、「又丬伐」與「㞢丬伐」、「又歲」與「㞢歲」之「㞢」與「又」互用，又說文云：「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卜辭假又爲有。古書經籍亦然。如易經繫辭上「又以尚賢也」，經典釋文「又，鄭本作有

」。敦煌本虞書大禹謨「朕宅帝位，卅ナ三載」、「涖涖ナ衆」、「[illegible]（蠢）茲ナ苗」夏書五子歌「畋于又条之表」、「又竆后羿」、「皇祖又訓」胤征「嗟予又衆」、「聖又謨訓」、「臣人克又常憲」，其ナ即說文又，今本尚書皆作有。尚書泰誓「惟十有三年」，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金文趞曹鼎「隹十又五月」，南宮中鼎「隹十又三月」，蓋古又有通用之證。有說文云：「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卜辭如：

七日己未堊，庚申月㞢食，王固曰：㞢希，　庫一五九五

己未夕堊，庚申月㞢食？　金五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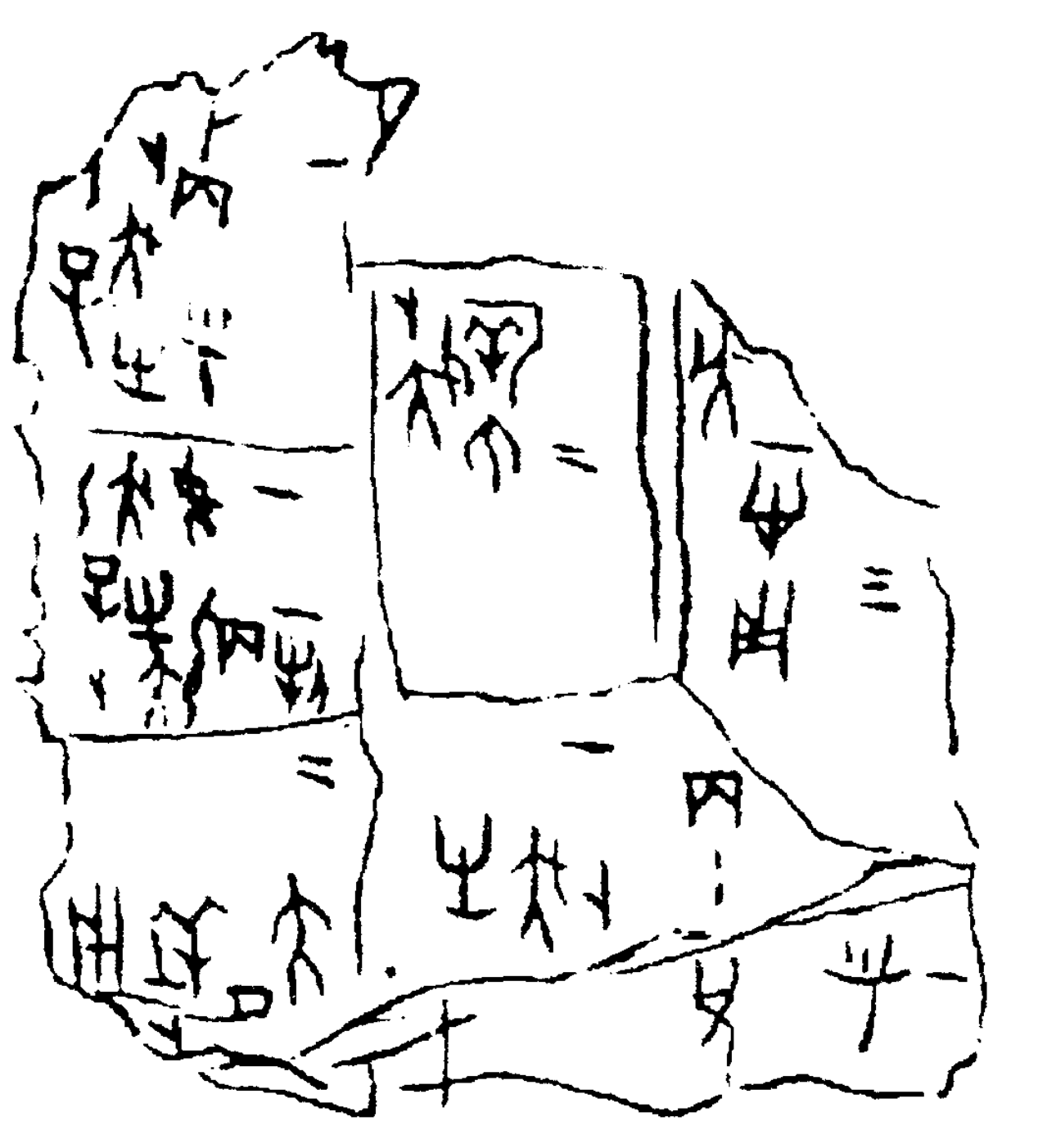
癸未卜，爭貞：旬亡囚？三日乙酉，月㞢食，聞，八月。　甲考五五

卜辭「月㞢食」，以㞢爲有。二爲侑。如：

乙巳卜，扶：㞢大乙母妣丙一牝，不？

乙巳卜，扶：㞢外丙乎？

丙午卜，扶：㞢大丁牂用？　甲一九六十二三五十二四五十二五四


斷代新例 2 85

甲 190+235、+245 +254.

甲申卜，扶貞：㞢父乙一牛用？八月　佚五九九

貞：羽乙未㞢于且乙，宰？　甲三

貞：㞢于南庚一伐卯宰？

勿羊，用一伐于南庚卯宰？　乙六五四六

乙巳卜，㱿貞：乎子宏㞢于□且□宰？

壬辰卜，□貞：乎子宏卸㞢母于父乙堊，宰，𠕋艮三[illegible]五宰？　乙六七三一

貞：㞢丩于父庚宰？　乙六七六八

貞：㞢于父乙？

勿羊于父乙？　乙七二三三

貞：來乙亥㞢㠯于父乙用？　乙七四二二

貞：㞢于妣甲[illegible]艮卯牢？　乙七七五〇

貞：㞢于虎甲、父庚、父辛、一牛？　乙七七六七

勿㞢于且丁？　乙八〇二九

庚子□貞：㞢□成？　珠一八

貞羽丁卯乎，己㞢于祊三牢？　珠一九

丁丑卜，宂貞：㞢于祊宰用，七月　珠一一〇

貞㞢于且乙？　珠二一

丙戌卜貞：翌丁亥，㞢于祊牢？　珠二六

勿羊，㞢于羲？　珠三四四

貞翌甲午勿㞢于且乙？　珠三四五

庚子卜貞：㞢于成，七月

庚子卜，𠦪自上甲？　珠三四六

丙午卜，出貞：羽丁未其㞢于祊，勿㞢丫？　珠三四九

甲午卜，貞：翌乙未㞢于且乙，羌十㞢五，卯宰㞢一牛？五月　佚一五四

貞羽庚子㞢于母庚牢？　佚一五三

乙亥卜，史貞：曰其㞢于祊，叀三宰，九月　佚八七四

辛亥卜，㱿貞：㞢于羲㠯二犬𠕋五牛？　續二・二四・五

乙未卜，宂貞：㞢于王□？　續五・九・五

㞢爲祭名，或作又。董師彥堂曰：「又在卜辭通作祐亦作侑，侑蓋祭祀時勸食之樂，詩楚茨『以安以侑』，傳『侑，勸也』。」（殷曆譜祀譜）周禮天官膳夫「以樂侑食」蓋其義。孫海波甲骨文編釋爲姷，說文解字姷之或从字作侑，其實一也。

至於㞢之音讀，與又、有同。甲骨卜辭常見之成語「受又」、「受冬」與「受㞢又」，如：

乙巳卜，㱿貞：弗其㠯方受又？　前七・三三・三

隹人方受又？　甲二七九

丁未卜，爭貞：甾 処化受又？
丁未卜，爭貞：甾 処化弗其受又？　乙七七六四
父巳父庚，王受又？　粹三一二
父巳歲牢，王受又？　粹三一八
其又中己，王受又？　粹三一九
中己歲叀羊，王受又？
弜用一牛犨，王受又？
叀二牛用，王受又？　粹四八二
辛亥卜，烝，王受又？　粹六五六
其烝，高，又雨？
十牢，王受又？　粹六五七
乙酉卜，王𦎫缶，受又？　甲二六一
佳人方受又？　甲二七九
王其又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

十人，王受又？　甲三七九
其用羌方囗于宗，王受又？　甲五〇七
叀乙未酒，王受又？　甲五二四
于且丁用又足，王受又？　甲五七二
求高，王受又？　甲五八五
三牢，王受又？
五牢，王受又？
☒牛用大乙？　甲六一三
乙卯卜，囗貞：十牢，王受又？　甲一二八五
囗囗卜，狄囗：酒報甲，又歲，王受又？　甲一五七一
庚申卜，𡆥貞：王勿正舌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前五·二二·二
舌方，下上若，受我又？　金三八九
甲午卜，𡆥貞：王伐舌方，我受又？　續三·七·五
父己歲叀酒，王受又？　後上五·一二

叀雚𠕋用，王受又？　甲五三六
報上甲，王其遘乂，王受又？　師友一·一三二
至且丁福，王受又？　明義士五八一
貞：[illegible]受又？
貞：[illegible]弗其受[illegible]方又？　寧滬二·六三
又，羅振玉釋爲祐云「王氏國維曰說文解字差籀文从二，作[illegible]，此作又，以差例之，乃左右之右字，其說甚確。文曰，王受又，即許書之祐，彼爲後起字矣。卜辭中左右之右，福祐之祐，有亡之有，皆同字」。（考釋中）甲骨卜辭又或作又，如：
☒卜，貞：大丁其宰，王其又引武乙文武帝，福酒，足，王受又？　前一·二二
羌方廼其用，王受又？　甲五〇七
☒王受又？　甲一二四五
貞：佳㠯（[illegible]），王受又？　甲一二七六
囗又自豕辛，王受又？　甲一六一八
貞：叀豕，王受又？　甲一六二二

王其又囗小乙☒王囗又？　甲一八八六
貞：牢，王受又？　甲一九八七
貞于田坴，王受又？　甲一九九〇
癸亥卜，狄貞：二小宰，王受又？　甲二〇〇九
☒眔興酒且丁☒父，王受又？　甲二〇三〇
貞：于鋮，用，王受又？　甲二〇二五
☒十人，王受又？　甲二〇九〇
乙卯卜，狄貞：[illegible]羌其用，妣辛𥁕，受又？　甲二〇八二
囗亥卜，囗又囗且囗，王受又？　珠六五九
叀小宰，王受又？　珠六四六
囗戌卜，又戠其召于☒，王受又？　佚二五三
癸卯王卜，貞：其祝多先且☒余受又？王固曰弘吉，佳☒　佚八六〇
☒報上甲，伐三人，王受又？　粹一一〇
☒二牛，王受又？　粹二四一

癸亥卜，其夕歲于父甲福，王受又？　粹三三七

「又」，王國維云：「說文解字左部『差，貳也，左不相值也。从右𠂹，𢀩籀文，𢀩从二』。案𢀩作𢀩，則籀文左當作𠂇。殷虛卜辭有又字，其文曰『王受又』。羅氏曰『又殆即又字，他文多作受又。又即右，猶言受福矣』。今據此左作𠂇又，確是右字，𠂇又殆左右之初字也。又古文从又之字後世多从寸作寸，蓋从又省。師寰𣪕有左字與篆文同」。董師彥堂云：

受又一詞，在卜辭中習用最久，可以說五期中每期皆有。又亦作又，爲後世右佑祐之初文。詩，周頌「維天右之」，僞書太甲「皇天眷佑有商」，易大有「自天祐之」。諸右字，皆有受天神佑助之義。卜辭「受又」即詩箋所謂「神享其德而助之」了。……一至四期，皆作又，即以右手爲佑助之意。晚期加小二字于下，作又，即右字了。後世加口，加示，皆所以補足佑助之義。「受又」與「馭𠹌」皆吉祥語。（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四〇八頁）

郭沫若釋爲「有祐」云：

「又」重文，當讀爲「有祐」，「受有祐」或「弗受有祐」乃卜辭恆語。王國維說「又」爲古右字，非是。（卜辭通纂第一二八片考釋）又「又」乃有重文，讀爲「有祐」。它辭多作「㞢又」。侯家莊龜甲第一版則竟作「又又」。（粹編第二六五片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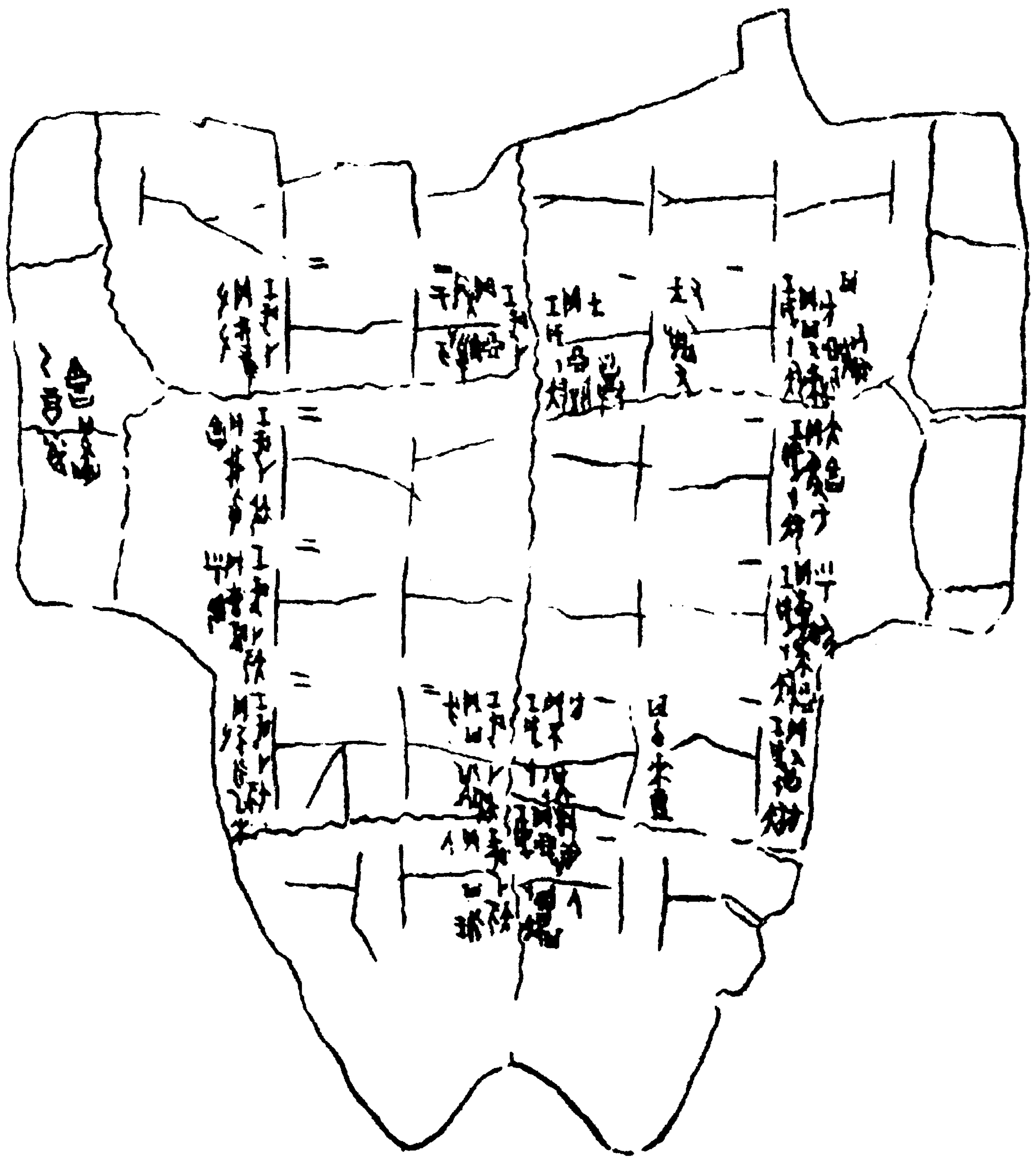
郭氏之說，信而有徵。又爲又又之重文。猶金文習見之「孜=𤩍=」，石鼓文遬車鼓「君子員=邋=員斿」。「麀鹿速=」等，至今書寫向以=表示重文而不改，其習由來已久。小屯甲編第三九一三片：

壬戌卜，狄貞：其又來方，亞旛其漁？

壬戌卜，貞：弗受又又？

壬戌卜，狄貞：亞旛土貝𢍏，王受又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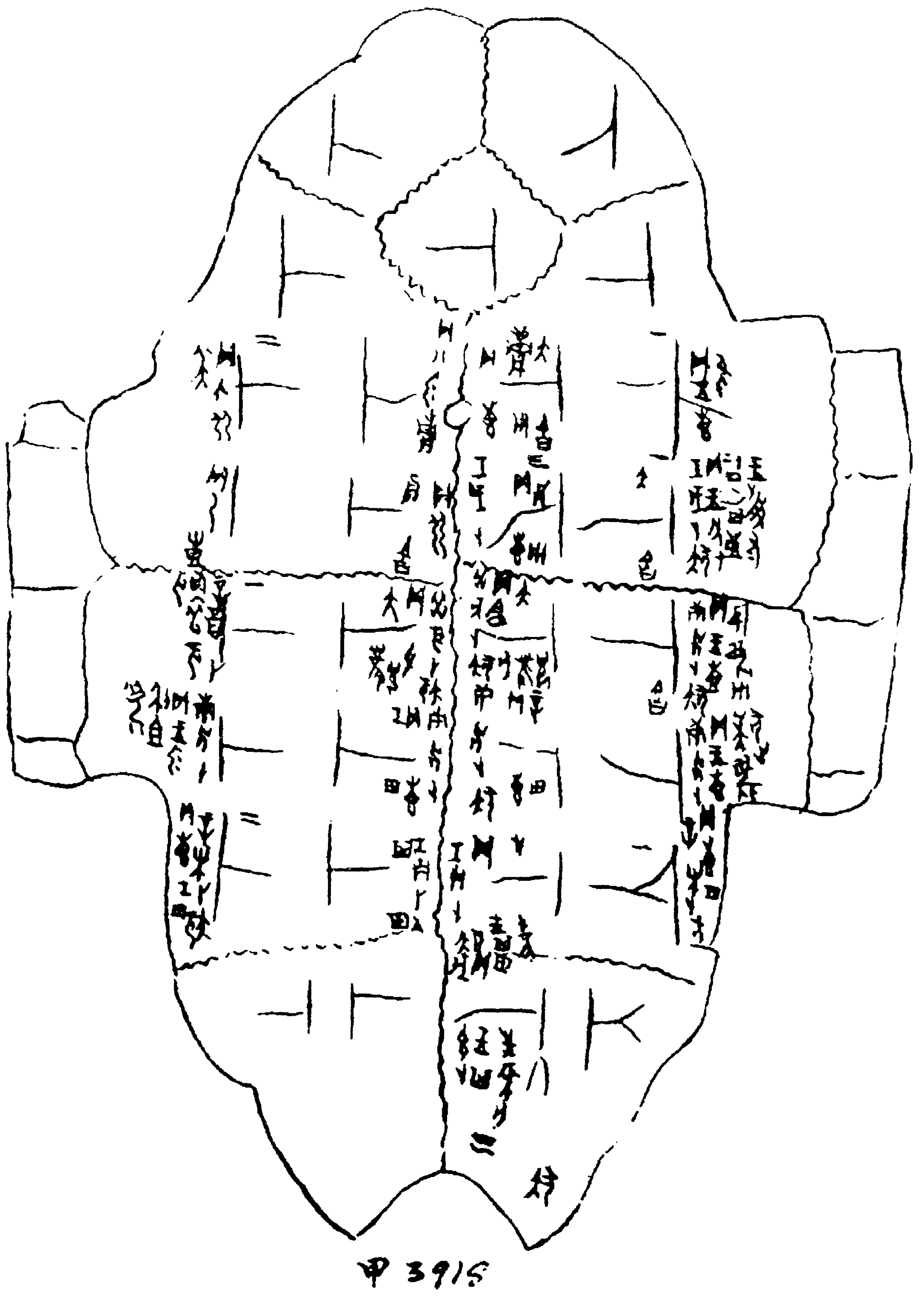
壬戌卜，貞：亞旛漁于下？



甲 3913

爲第三期貞人，「王受又又」一書「㞢受又」。如甲編三九一八片：

壬戌卜，狄貞：王父甲彡其𧮫，王受又？



甲 3915

以此證之，郭氏之說，確不可逐。「受𠂤」或「受又又」，卜辭又作「受㞢又」，如：

辛未卜，㱿貞：王勿逆伐舌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八月　續一・三六・五

⊠卜，亘貞：舌方⊠逆伐，受㞢又？　珠一八〇

貞：登人三千，乎伐舌方，受㞢又？　續一・一〇・三

貞：勿登人，乎伐舌方，弗其受㞢又？　佚五一

丙午卜，㱿貞：勿登人三千，乎伐舌方，弗其受㞢囗？　金五二四

庚子卜，宾貞：勿登人三千，乎舌方，弗受㞢又？　前七・二・三

甲辰卜，宾貞：勿乎伐舌方，弗其受㞢又？　續三・四・三

乙巳卜，爭貞：乎多臣伐舌方，受㞢囗？　徵征五

貞：勿隹王往伐舌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㞢囗？　徵上一六・一二

癸丑卜，㱿貞：勿隹王正舌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續三・三・二

辛未卜，宾貞：乎伐舌方，受㞢又？　通別二・八・一三

辛酉卜，爭貞：乎伐舌方，受㞢囗？　獸骨一・二・二

囗辰卜，㱿貞：翌辛未，令伐舌方，受㞢又？　一月．　續三・二・三

丁酉卜，㱿貞：今春王奴人五千，正土方，受㞢又？　後上三一・五

辛酉卜，㱿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

辛酉卜，㱿貞：今春勿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　乙七四五

丙戌卜，爭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危，我受㞢又？

丙戌卜，爭貞：今三月雨？　鐵二四九・二

己未卜，亘貞：今春王玝从望乘伐下危，下上若，受我囗囗？　庫一五五四

辛丑卜，宾貞：令多[illegible]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　後上三一・九

丙申卜，㱿貞：今春王勿伐下危，弗其受㞢又？　續三・一一・四

囗囗卜，爭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十一月

辛巳卜，爭貞：今春王勿从望乘伐下危，弗其受㞢又？　佚九七九

辛丑卜，㱿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　庫一六二四

庚申卜，爭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　續三・一一・三

囗囗卜，㱿貞：今春王伐土方，受㞢囗？　續三・九・一

丁丑卜，㱿貞：今春王从沚戓伐土方，受㞢又？　庫一五九九

庚申卜，㱿貞：今春王徆土方，囗㞢囗？

庚申卜，㱿貞：⊠伐土方，受囗囗？　獸骨二・九・二

癸巳卜，㱿貞：今春王徆土方，受㞢囗？

壬辰卜，㱿貞：今春王徆土方，受㞢囗？　續三・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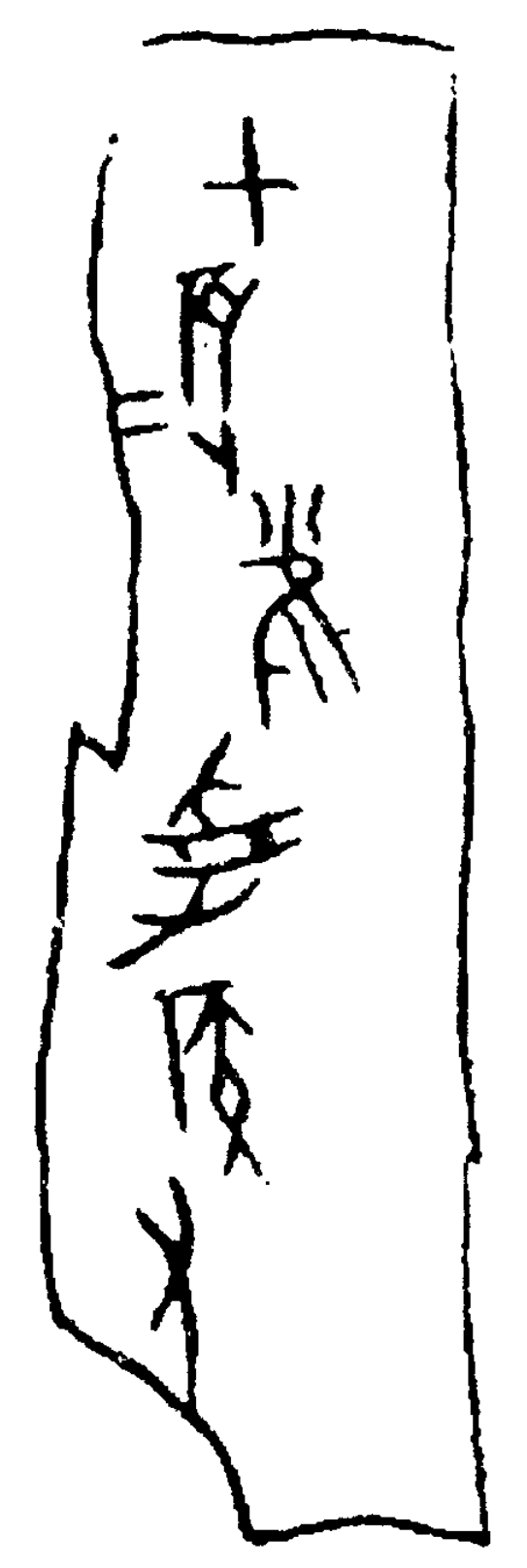
乙卯卜，爭貞：沚戓爯冊，王从伐土方，受㞢又？　續三・一〇・二

戊午卜，宾貞：王从沚戓伐土方，受㞢囗？　續上一七・五

戊午卜，宾貞：王从沚戓伐土囗，受㞢又？　集下九

蓋「㞢」與「又」通用。卜辭「受㞢又」亦作「受矦又」，如殷虛書契續編第二卷三十一頁第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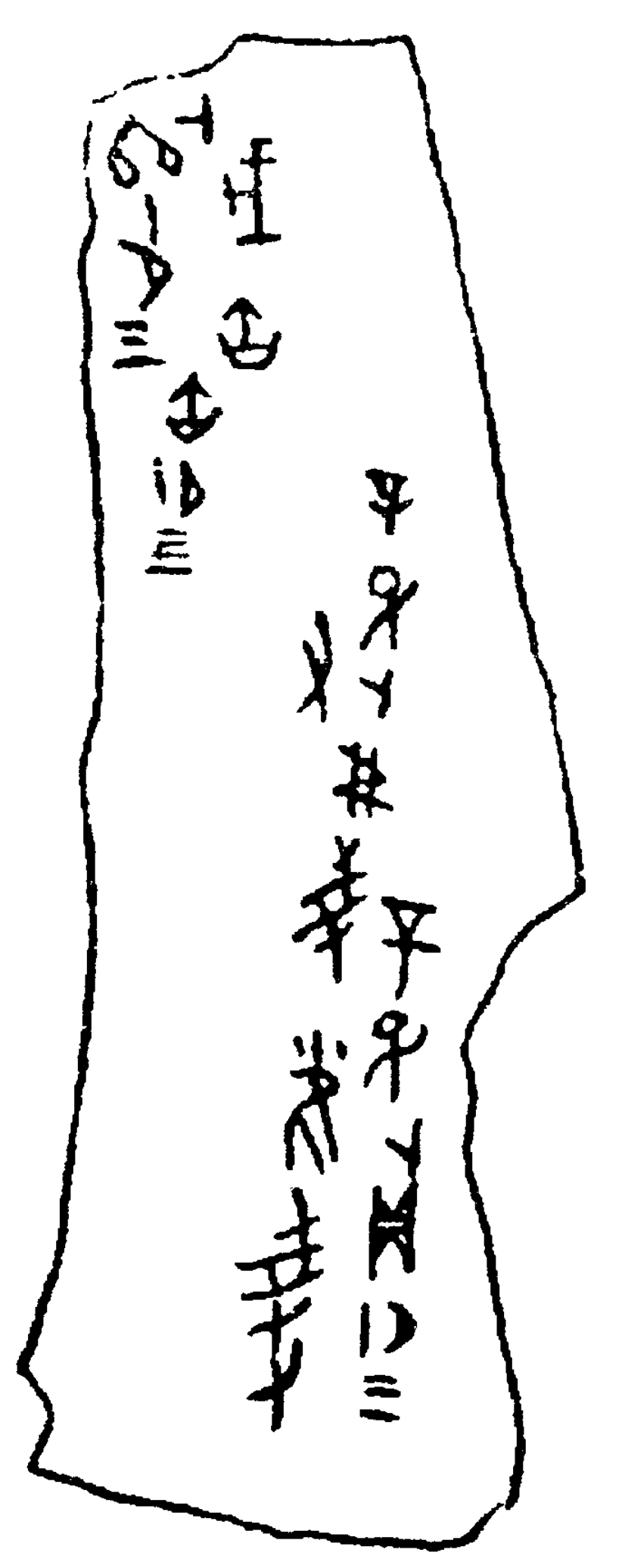
甲辰卜，雀受矦又？



續 2.31.4.
戩 47.7.

與殷虛書契前編第八卷十一頁第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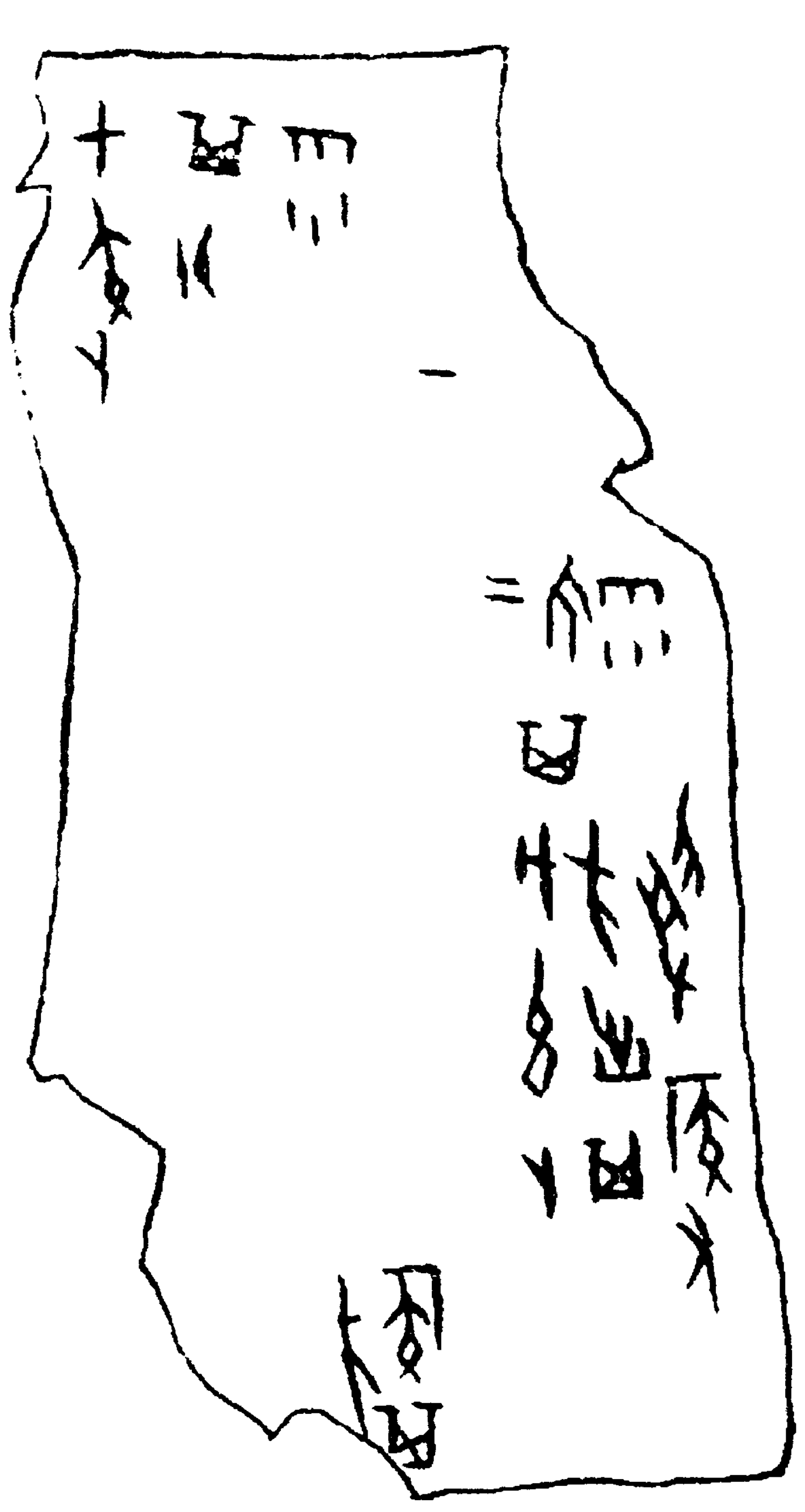
辛巳卜，貞：雀受又？



前 8.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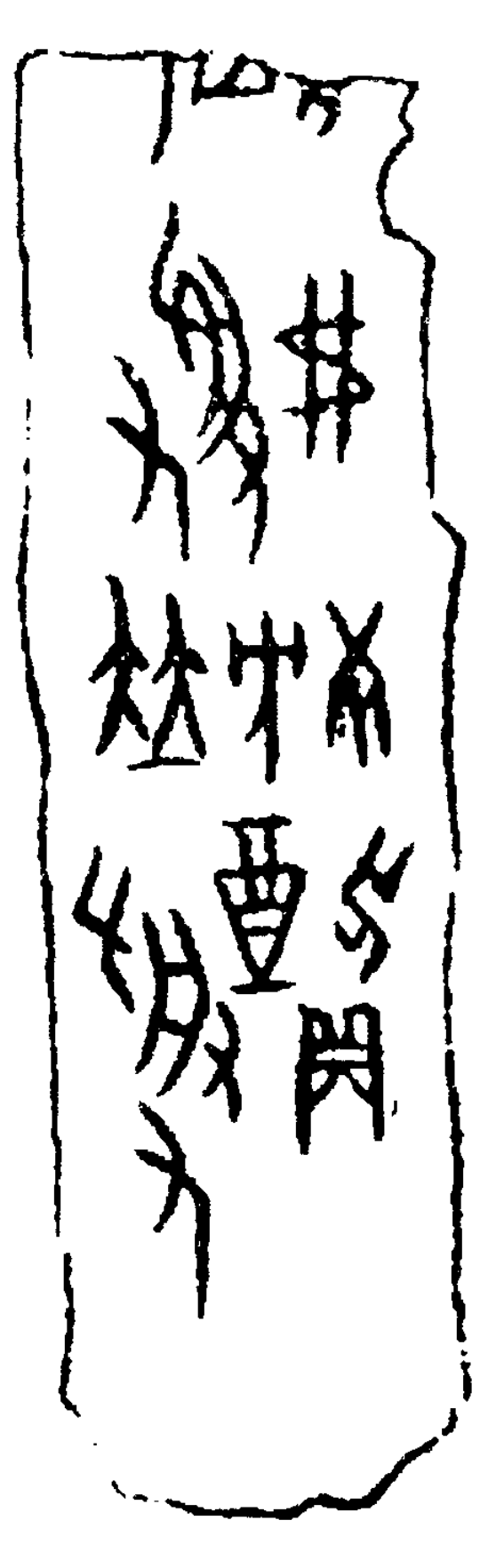
「受又」辭意相仿。又殷虛書契續編卷四，第九頁第三片：

戊午卜，方出，其受矦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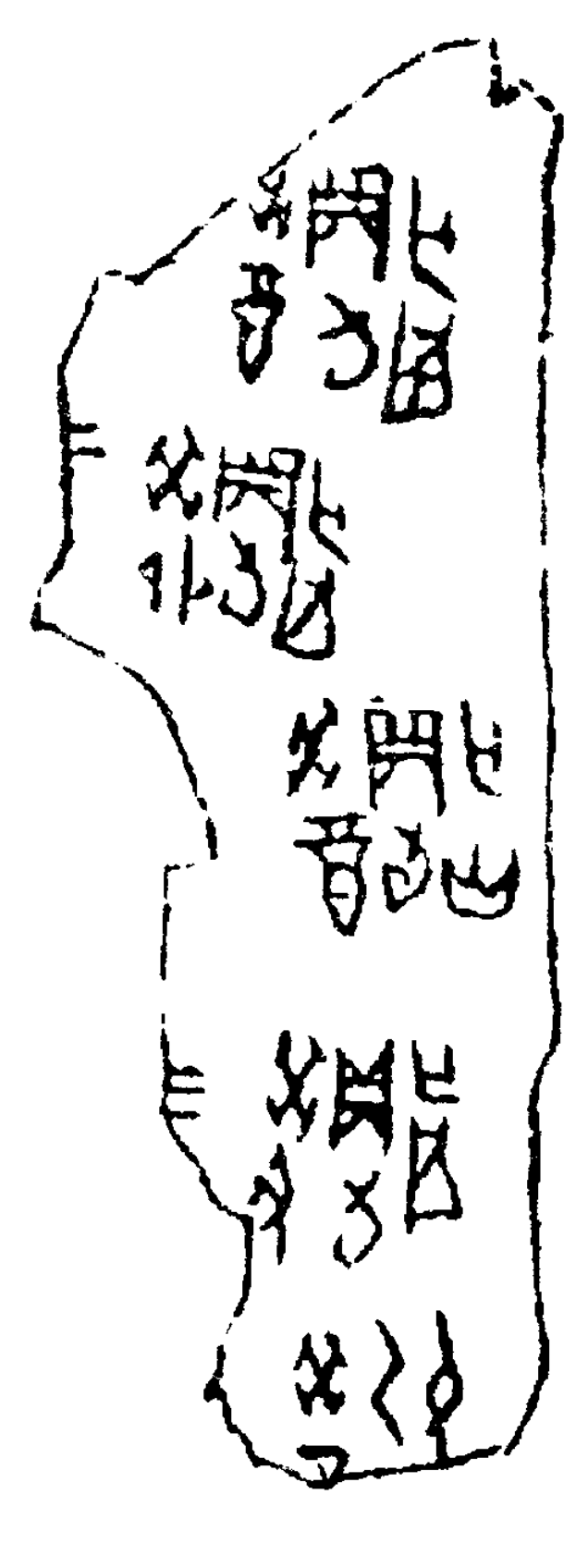
續 4.9.3.

與粹編一二八五片「庚申貞，方、奠（鄭）竝受又」之辭意相仿。


粹 1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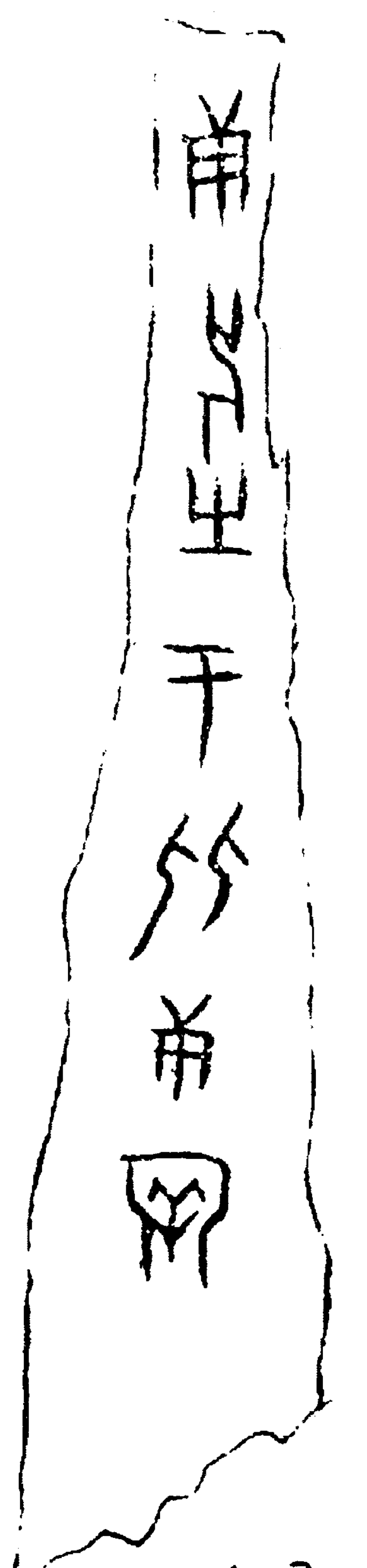
若「受侯又」即「受㞢又」之成語。則侯即㞢，假侯爲㞢，其音讀與侯同。猶卜辭「亡囚（禍）」之作「亡火」，如殷契粹編一四二八：

癸丑貞：旬亡囚？
癸酉貞：旬亡火？
癸卯貞：旬亡囚？


粹 1428

「匕庚」之作「比庚」。如京都大學所藏甲骨文字第一八二二片：

庚申㞢于比庚宰？


粹1822

假「火」爲「囚（禍）」，假「比」爲「匕（妣）」。火與囚（禍），比與匕（妣），古音相通。（詳中國文字第六册與第十七册甲骨文通借字舉隅及甲骨文假借字續說—比妣）。唯「侯」尤韻，又或有有韻，、尤、有古獨用。段氏說文六書音均表「侯」在第四部，「又」或「有」在第一部，古不相通。惟周氏中原音韻十六去聲尤侯韻，「又」與「侯」同爲語根ou，則相通。茲以甲骨文「㞢（又或有）」與「侯」相通借證之，周氏之說得之。

總之甲骨文之「㞢」，讀若侯，其誼一爲有，一爲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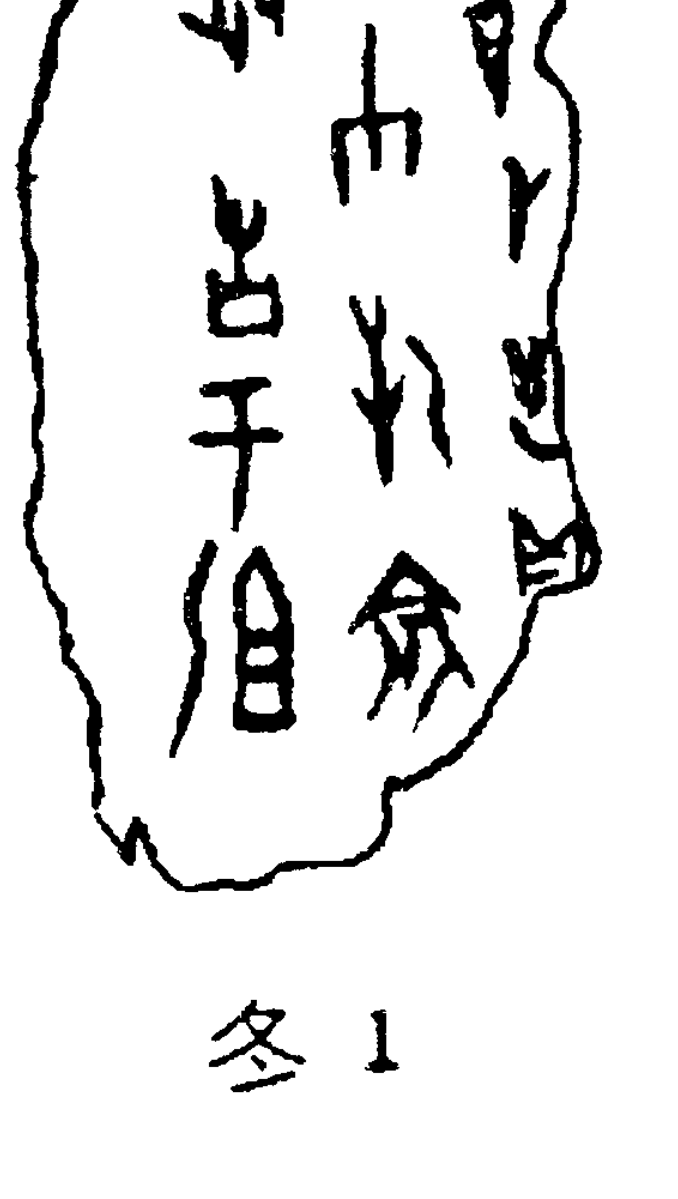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五册，一九六七年九月）

冬飲廬藏甲骨文字考釋

李殷魁

蹉跎時日，年歲徒增，而心爲形役，嘗咄書空！魁自幼嗜文字小學，然長而牽於塵事，勞於升斗，雖心嚮往之，苦無津筏。客歲得奉卷就正於秀水嚴先生，先生嘗曰：今日甲骨古史之學，雖有劉、羅、王、董諸先賢披荊於前，而榛蕪滿眼，寶藏豐盛，無異我學術上之新生地也。而世之治斯學者，或失之飣餖，或失之浮誇；故初習者不可不愼其始；乃授以冬飲藏甲骨文字曰：治學必先治「器」；識字、通辭、辨體、分派、斷代、比事……斯治契學之「器」也；「器」善而后「識」精，乃可治甲骨之「學」，今先試爲隸釋，或有所發也。余奉卷惶惶然，籀讀經年，課餘燈下，摩挲竟夕。顧冬藏雖有六百餘片，然多零甲殘骨，不成句讀。而其中不乏碎金，乃不揣淺薄，試爲考釋，藉以自治讀契之「器」，非所敢望鼎彝也！

冬一：（鐵一三九・一，佚八三二，存一・一四九八，南無四六二。）


冬 1

辛酉卜出貞其巾新宗陟告祖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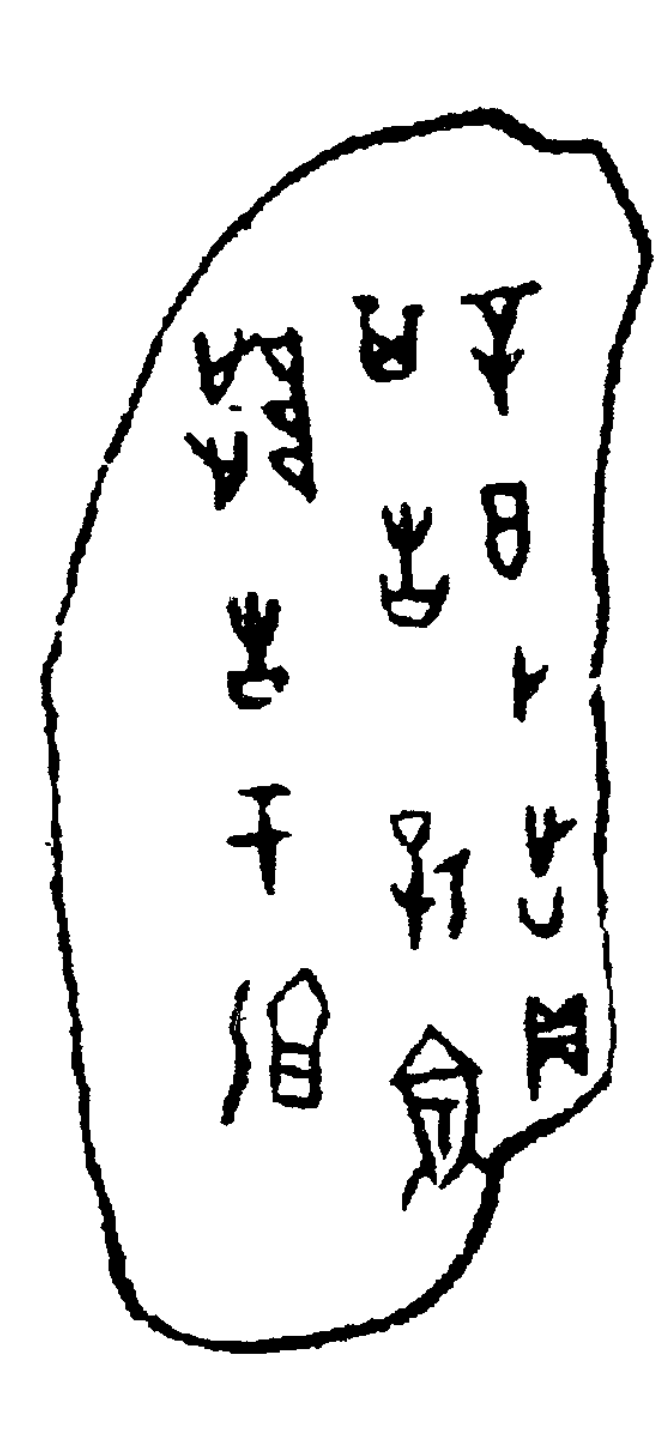
此片乃牛胛骨卜辭之殘片，由辭中干支書法及貞人「出」，據彥堂先生所著甲骨學六十年頁八十二及頁一百之考證，知爲第二期祖甲時之遺物。本片最初著錄於鐵雲藏龜一三九・一，蓋劉氏之舊藏也；再見著錄於殷契佚存八三二，又著錄於甲骨續存一・一四九八。民國四十年胡厚宣又將其寫入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無想山房舊藏甲骨文字第四六二片。蓋原物已幾易其主矣！是批甲骨之滄桑流離史，具見於周法高氏跋冬飲廬藏甲骨文字，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七本。茲不引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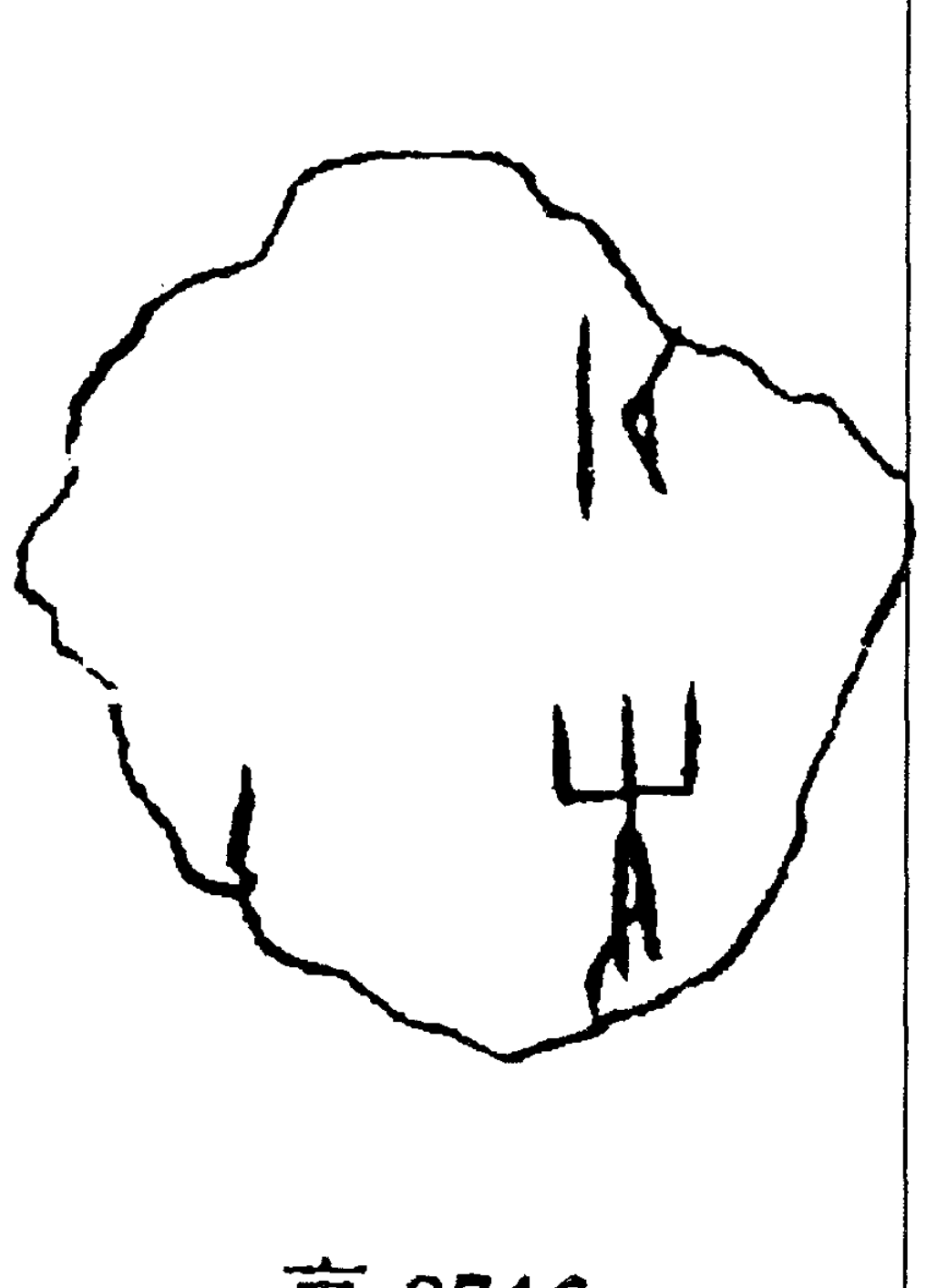
著錄本片諸書，拓片均甚漫漶，故歷來名家繹釋或摹錄此片者，其間文字，均有相當出入，惟此拓本較爲清晰，茲有數字，尚須斟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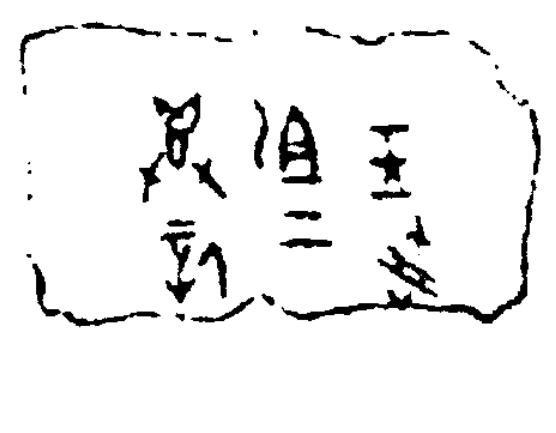
一、巾字，孫詒讓契文舉例貞卜篇，引此片隸作「不」字；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釋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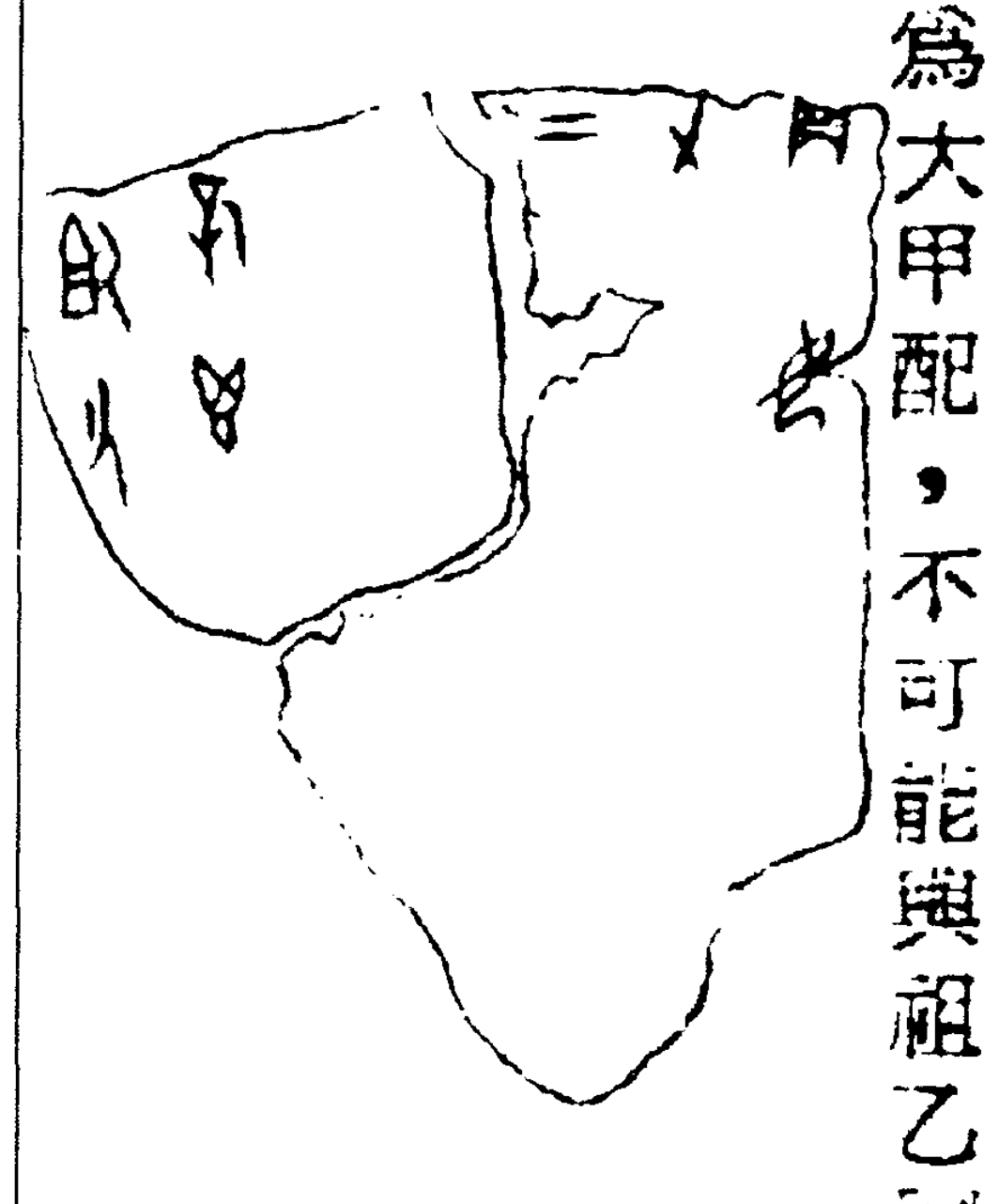
十三，八三二片隸作「市」，無解。胡厚宣南無摹作「㞢」；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一書，一二三、一七八、三六二、四一五等頁，數引列此條，均寫作「市」。今細察拓本，孫氏之隸作「不」字，或因藏龜舊拓不清，誤認為「不」，實則該字除上半模糊難以確認外，而下半「巾」則甚清晰，並非不字筆勢也。商氏作「市」，亦是添足之舉。今察佚存八三二片，字作「巾」，並無「丷」之痕跡；唯一令人不解者，即胡厚宣之摹本作「㞢」，「㞢」之與「巾」，相距甚遠，何可混同？周先生跋謂：「胡氏摹錄時，我也在場……」，足見胡氏當日確係親摹手撫無誤，然則何以有此差誤？竊意摹錄過多，難免掉以輕心，不遑細審原片，遽爾寫下，以致與原片大有出入；或亦因此而使島邦男氏過錄此片時，採胡氏目擊之上半，而驗以拓本滑斷之下半，乃作折中之書定，而成上半作「㞢」，下半作「巾」之「市」。綜類錄列「市」字凡兩條，一為本辭，一為京二七四六作「市卜」之殘辭，別無他辭可供比勘。金先生續甲骨文編卷二頁十七列「市」字，注續存一四九八。此為第一個問題字。

二、辛匕字，商氏考釋寫作「辛匕」，金先生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四頁，新字下引佚存八三二此字作「辛匕」，島邦男綜類作「辛匕」。各家均疑為「妣辛」合文，然搜求卜辭，祖乙與妣辛同辭者，極為少見，僅殷契佚存四一〇片，商氏考釋為：「鬯妣辛冂，乙示二，王受祐」。實則此片殘缺，不成辭句，「辛匕」商釋妣辛，恐未能安。另一片為甲骨文錄二八七片，或釋為：「祖乙彳，妣辛鬯」。此「妣辛鬯」恐為新鬯之誤釋，蓋妣辛為大甲配，不可能與祖乙同祭也。


南無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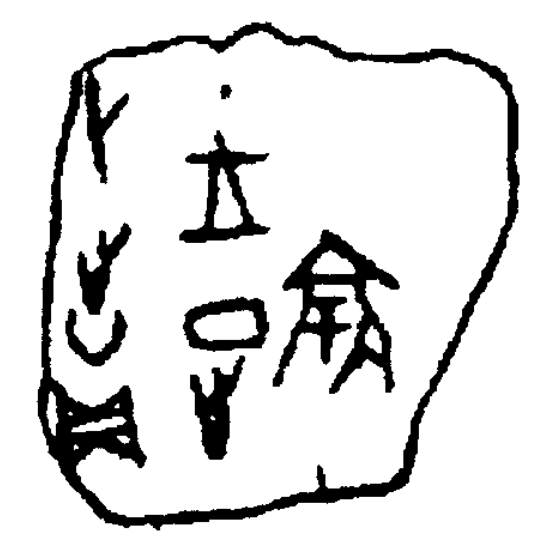

京 2746


佚 410


文錄 287

三、宗字，佚存考釋寫作「宗」；南無四六二作「宗」；卜辭綜類諸條均寫作「宗」；甲骨文編附錄二十二頁作「宗」，注為鐵一三九·一；金先生續編卷七·二十頁作「宗」，注佚八三二，釋為宗字，前此各家無解。又續編附錄一·二十四頁著錄「辛匕宗」，注續存一四九八，釋為「新宗」。

按夫子摹本鐵雲藏龜一三九·一，作「巾辛匕宗」，疑為「㞢（㞢字倒寫）妣辛宗」。今細察藏龜拓本，於巾字上隱約有「二」，故夫子定為「帀」，今見各家或拓本、或親摹、或隸定，均甚有出入，則此字甚可商榷也。佚存及冬飲「巾」字上部隱約作「屮」，是為諸家岐定之因。今考「㞢妣辛宗」一辭，亦可商討：蓋在他人之宗祭某，必作「㞢某于某宗」，此處㞢祭妣辛之宗，似不成辭，若是在某宗祭，則某宗上又當有在字，此可商者，一也。又前曾疑妣辛不與祖乙同辭，此處「妣辛」實亦難定，二也。「宗」字祥恆先生逕釋為宗字，而島邦男氏又將此字與佚七二二之「宗」字并舉，商氏此條釋為：「☐☐卜，出貞：王征宗」。曰「宗為國族名」，此字是國族名，當亦是地名、方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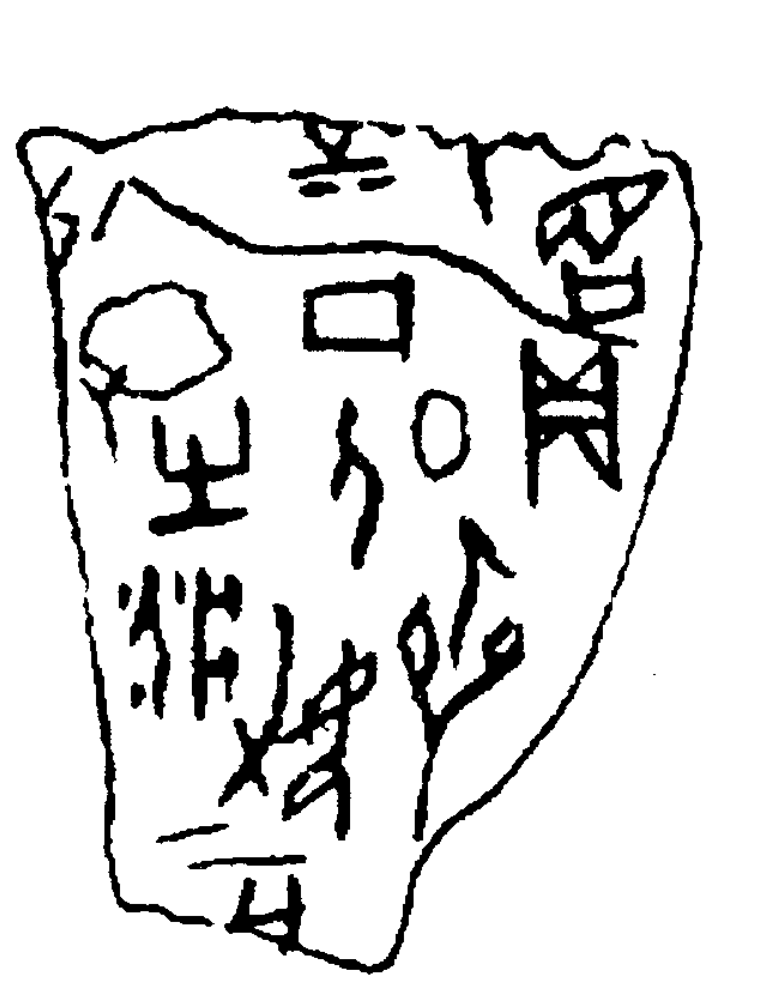

佚 722

則此字又可從胡氏釋為地名矣，由此可知甲骨卜辭之不可輕予論斷也；金先生於續存此片釋「新宗」，竊以為尙無不妥。唯「巾」字難安耳！今疑上「巾」字即是「巾」字，蓋卽周禮巾車之官之「巾」字，或為車衣，是為名詞，或有拭意，而為動詞。太炎先生文始略曰：「說文，巾佩巾也，旁轉諄，孳乳為㨷，拭也。又旁轉諄，孳乳為墐，涂也。」今按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傳：「塗也」。說文：「墐，涂也。从土，堇聲。」段注：「內則曰：塗之以謹，注曰：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按合和黍穰而塗之，謂之墐」。今日北方鄉村，尙有以泥土和以稻稈，麥稭之類塗墻，則墻無縫隙；再傅以白堊，則舊屋換新矣。此處「巾新宗」，蓋卽修葺宗室，而升告祖乙於此新宗也。故此辭當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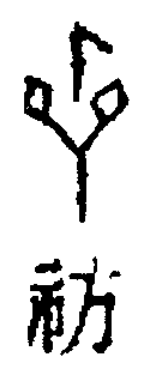
「辛酉卜，出貞：其巾（墐）新宗？陟告于祖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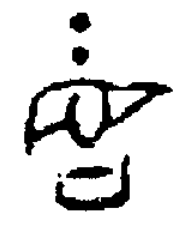
未卜可通否？謹就正於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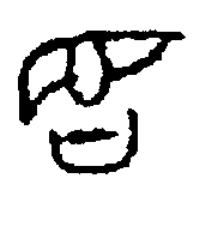
冬二：（佚六七五，無想二三九。）


冬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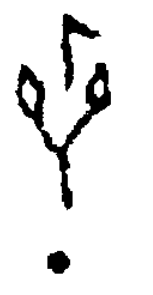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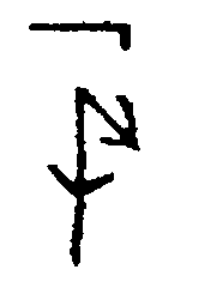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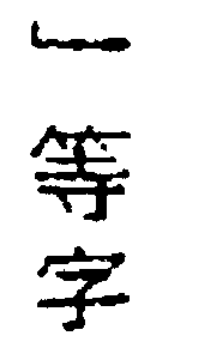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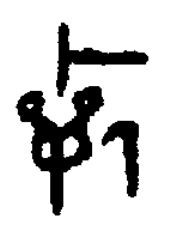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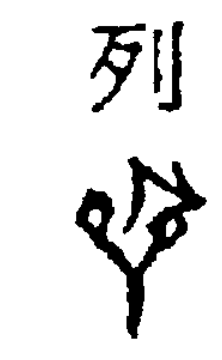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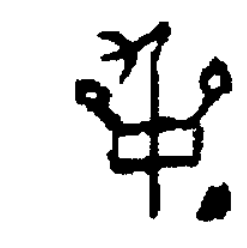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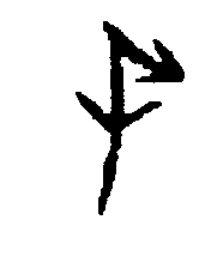
(一)……亡……

(二)……貞：祊人妫？有疾？

(三)…………

此片乃龜腹甲尾部之殘餘，以其書法、事類，及字，可推知其爲第一期武丁時之卜辭；初著錄於佚存六七五，胡氏摹入無想二三九。左上方似有剜削之跡，唯文字尙淸晰可覩。本辭爲對貞，故未紀日干及貞人。

(一)……亡……，爲殘辭。

(二)：甲骨文編附錄第二十二頁，與「、」等字幷列；金先生續編从之，收入斤部「新」字之後；甲骨文字集釋卷一・八十九頁，收孫、金二氏所列之「」字（隸作祈、𣃔、𣃔字），下幷列、、等字。則此字各家或釋祈、𣃔字，或存疑。今從前者，釋爲𣃔字。按𣃔字有二義：

1. 方國名、地名、人名：

①貞㞢于𣃔？（前一・四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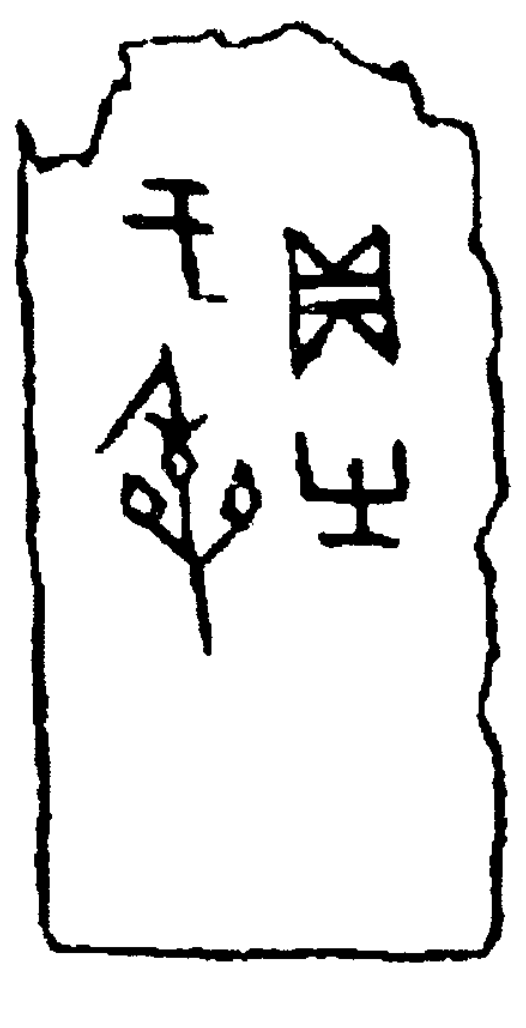
②步于𣃔？十一月（後下二二・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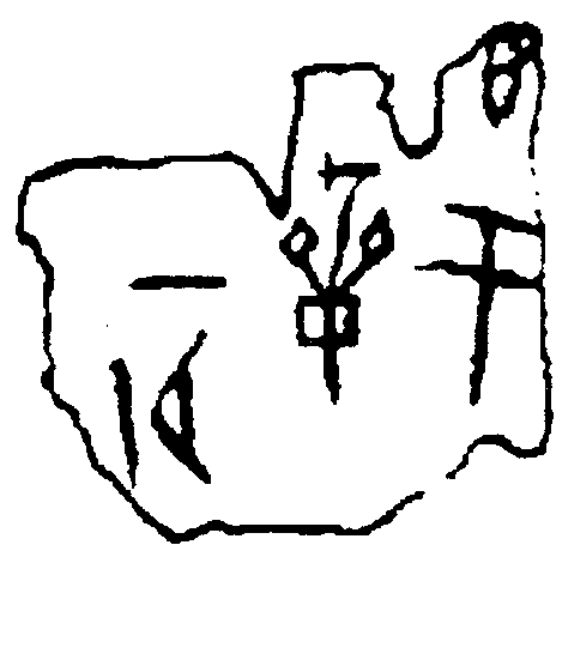
③𣃔侯（佚九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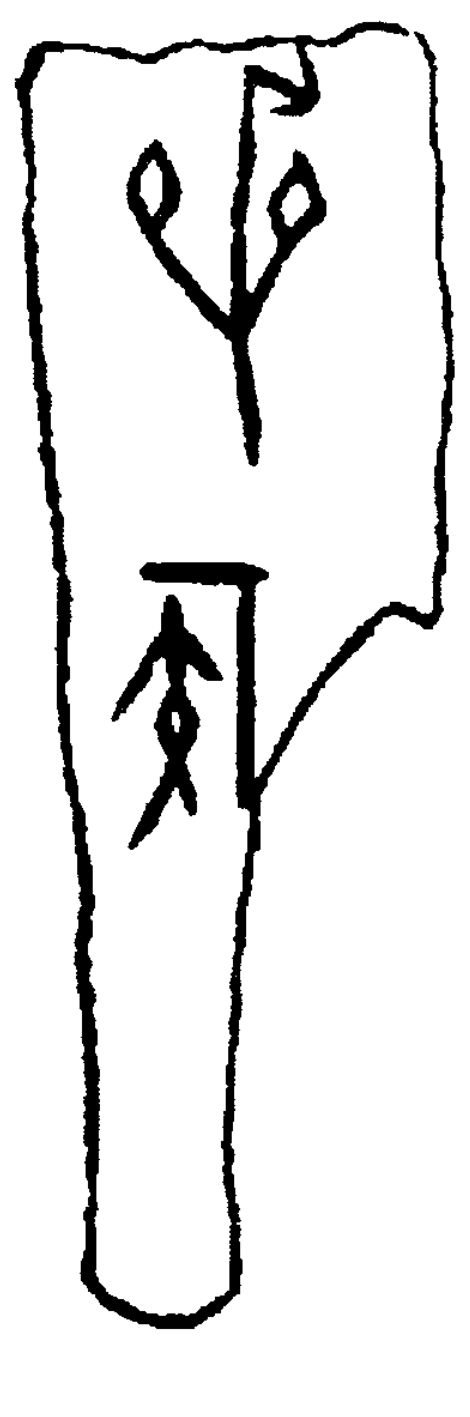
2. 動詞，祈匄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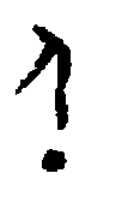
①王不祈……（藏一四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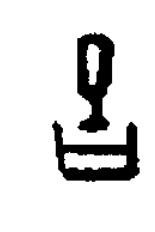
②……爭貞：王夢唯祈……（後下二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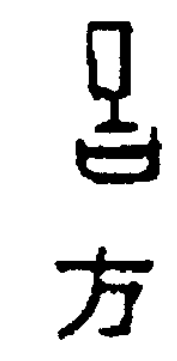

前 1.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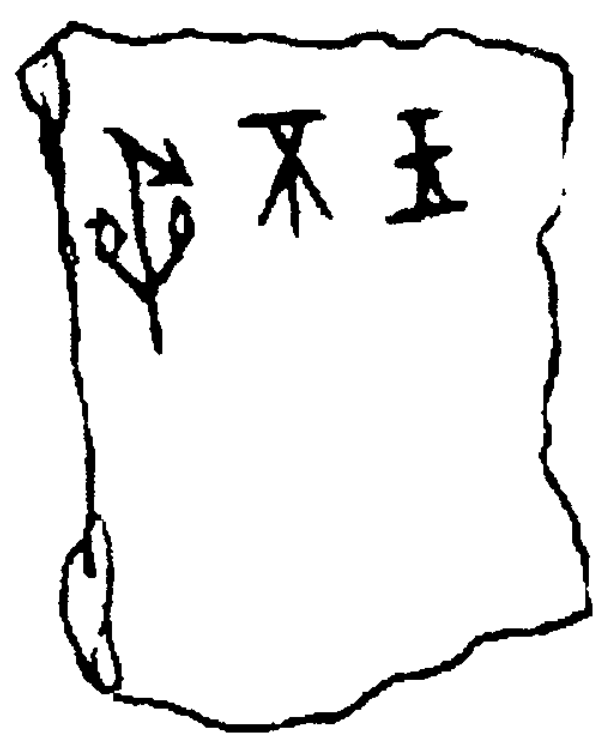

後下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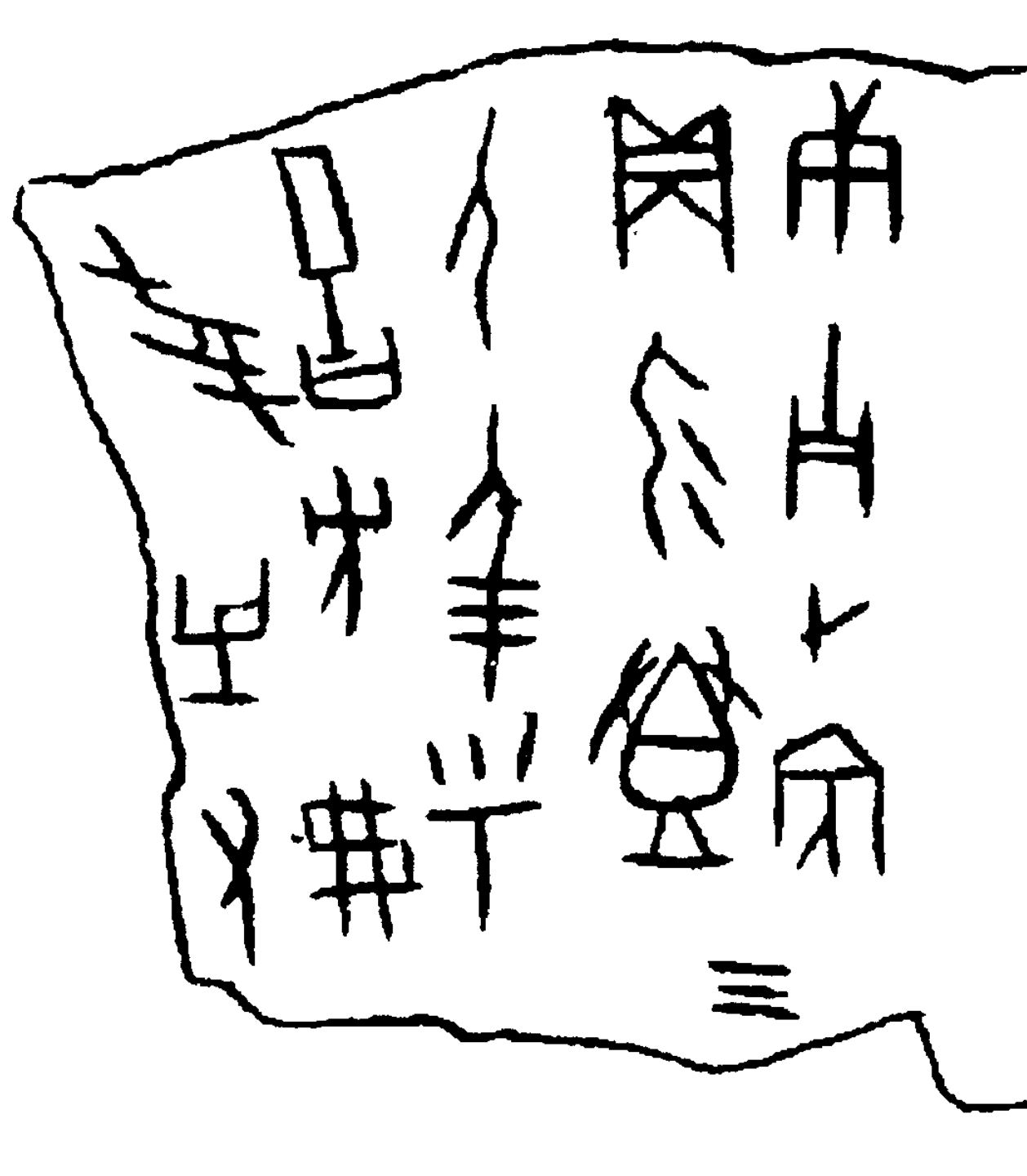

佚 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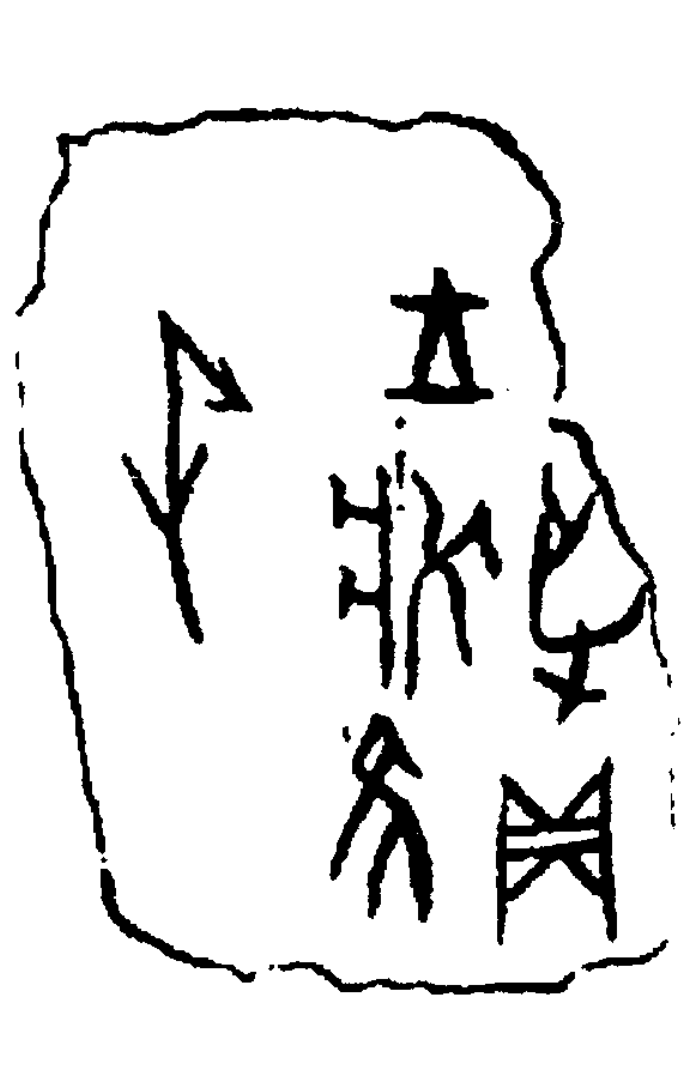
(三)口：此詞之釋，各家說法不一，或有釋「冂」爲「丁」，「丁人」即「登人」之假借，然考卜辭，凡登人之辭，必與戰爭有關。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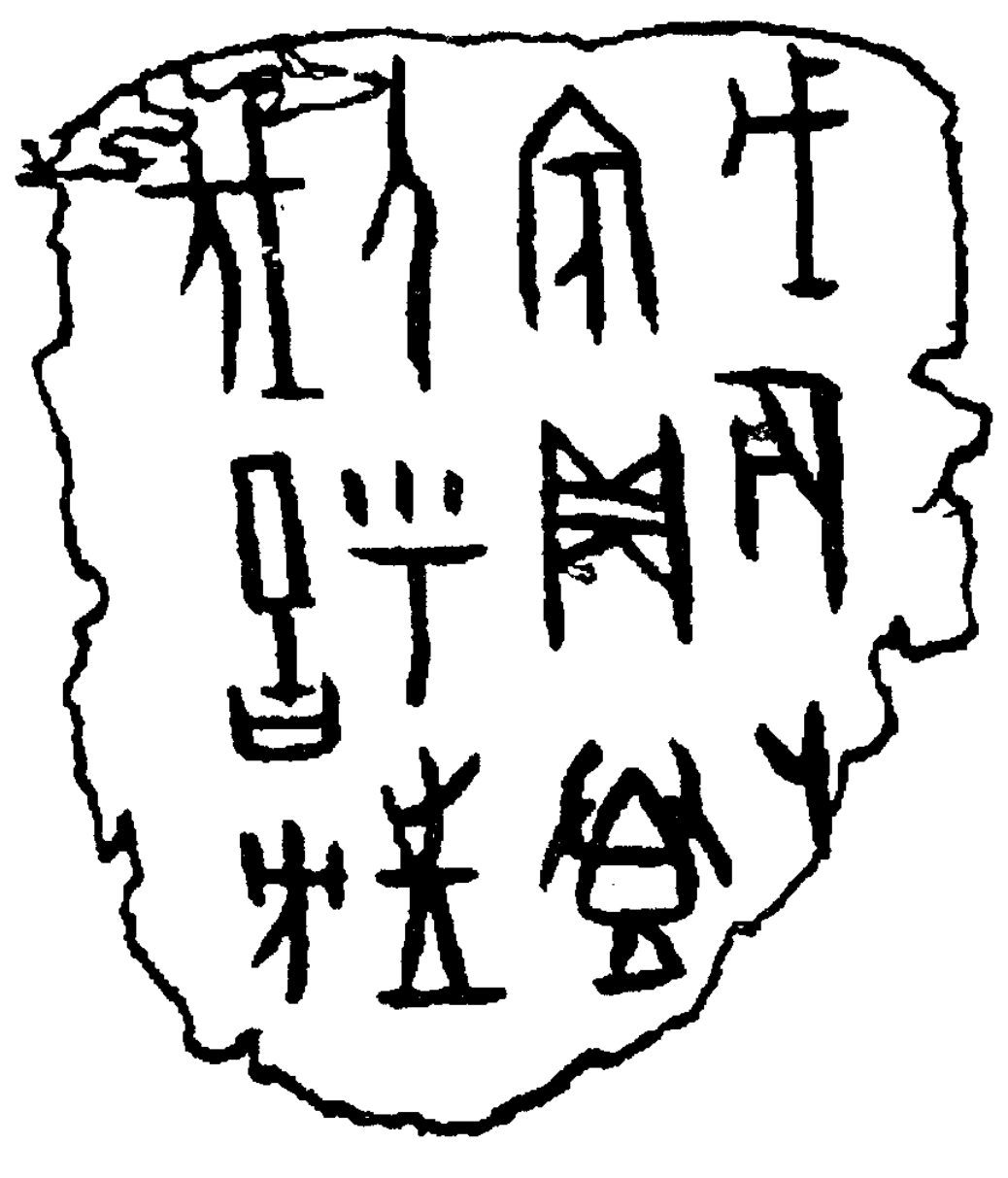
①庚子卜，穷貞：勿登人三千，乎方，弗……受㞢祐？（前七・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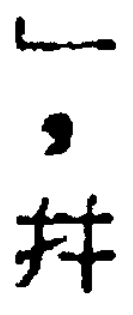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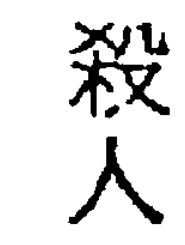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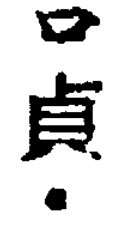
②戊辰卜，穷貞：登人乎往伐方？（佚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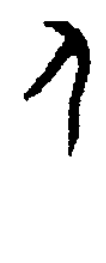

鐵 142.4


前 7.2.3


後下 20.5


佚 19

是「登人」者，乃若今之徵召入伍，或調集武裝，開赴前方作戰也。而此處「冂」，幷無征伐事跡，屈萬里先生甲編考釋，頁一一〇釋爲「祊人」，謂以人爲祊祭之犧牲也；而此處若作殺人以爲門內之祭，似亦有商榷處。按「冂」字可以讀爲方，通作祊、閍、、報等，爲祭名；正如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頁五五—五七略曰：「來、方幷祭名也……如云『禘祊』、『告祊』、『礿祊』、『宗祊』……等，悉例證也……方，即祊也。盖『方』者，或作冂；⊞，即祊甲是也……溯其最初之義，盖謂祭時納主于方形石室之中，故冂コ匚意同『方』也。及方行而冂コ匚形廢，於是又因方字寫法之異式，形聲之滋歧而化爲各種不同之通假變化字。……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以守宗祊』……周禮大司馬：『致禽以祀祊』……」又在同書二七九頁，引佚存本片隸作「……貞：果冂人妫……㞢痛」，未解此「冂」字爲何意？然冂有祭意，卜辭甚多；亦爲受祭者之名，其例甚多；今不例舉。唯以祊祭殺人以祀，典籍無考，今幷查卜辭中之有「冂人」者，似非祭名，而爲方國人名。如：

1. 冂（前四・三八・七）

2. ☒☒卜[]來卩（卽）雚芻我（前八·四·五）

3. 乙丑卜，又豕[]ㄋ（乙八八九三）

4. 丙午卜，爭貞：效[]ㄋ嬶不死，在[]家有子（明三八七）

5. 丙戌卜，爭貞：[illegible]效[]ㄋ囏（艱）？（林一·二一·一二）

6. 丙子……，又瘳[]ㄋ于河，其用……？（甲六九〇）

7. 丁酉……，貞又于伊[]……（南明四九三）

8. ……貞于乙亥……伊[]ㄋ（南明四九七）

9. ……日其取伊[]ㄋ？（南明四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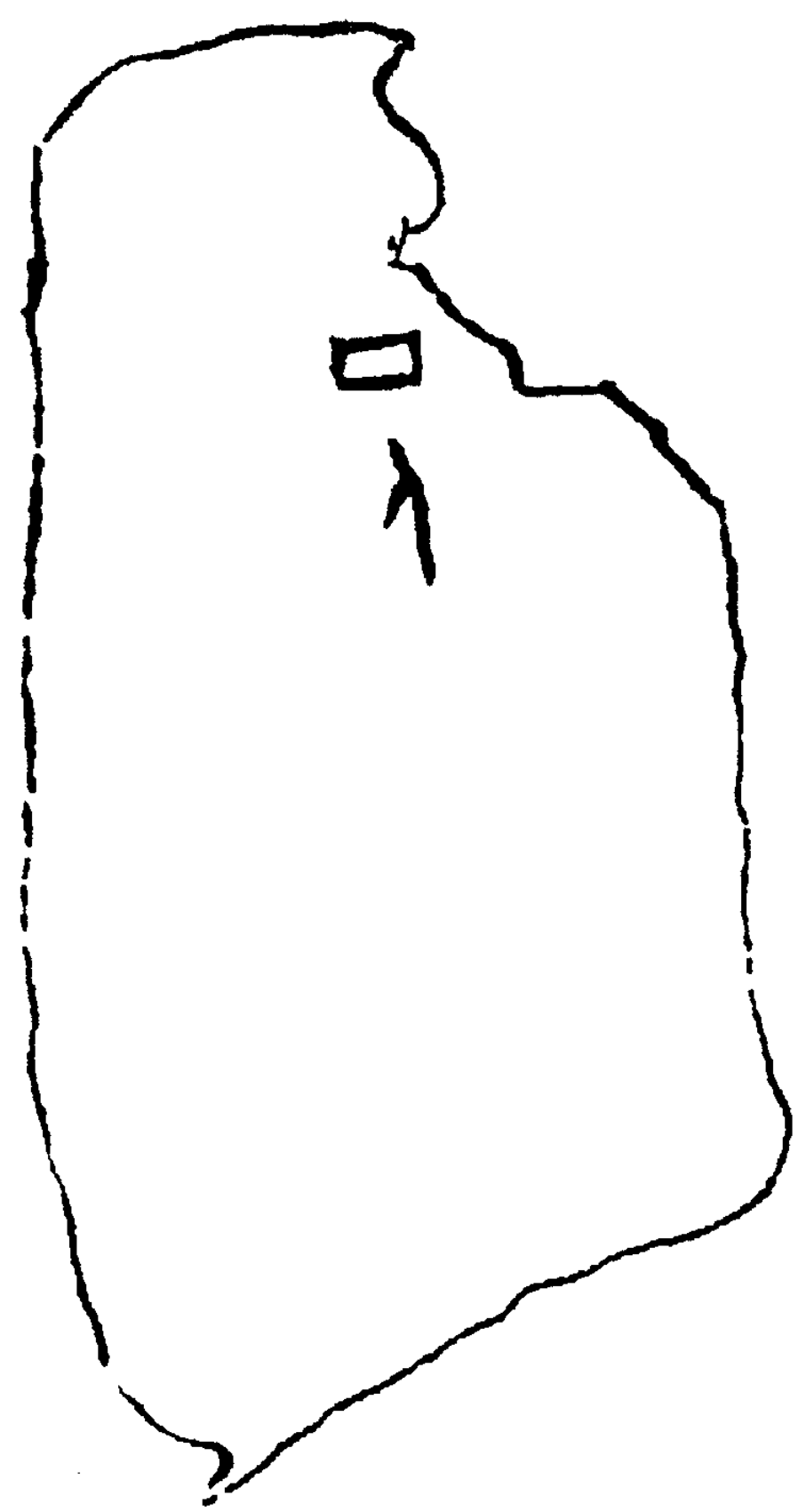
10. ……卜貞，今日其取伊[]……（寧一·二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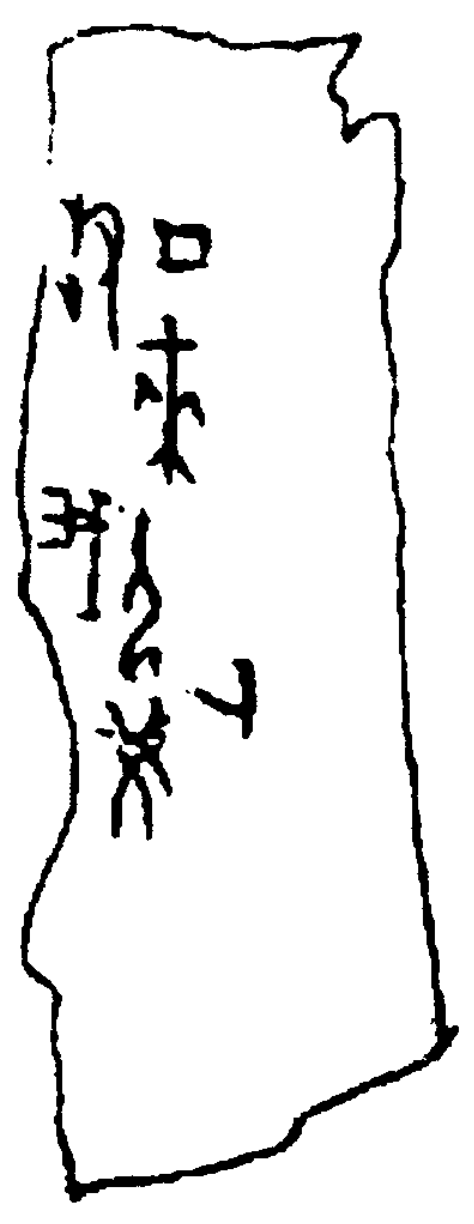
11. 癸卯卜，貞：往田……聿取寅伊[]ㄋ，七月（前七·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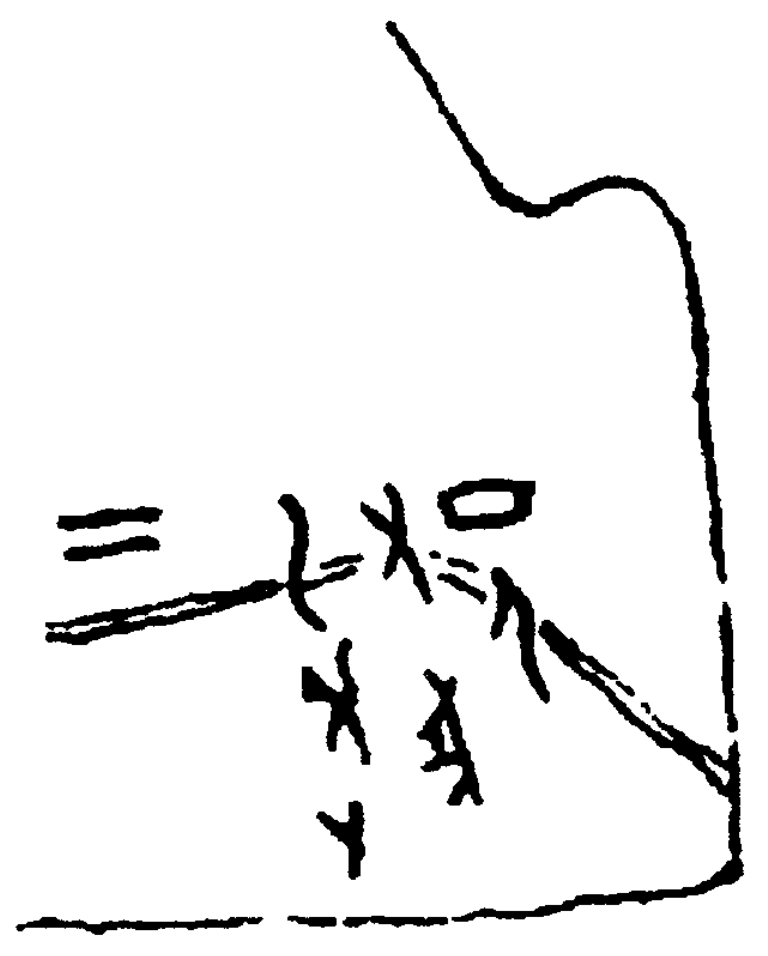
12. ……貞，于乙亥六寅伊[]ㄋ？（存二·二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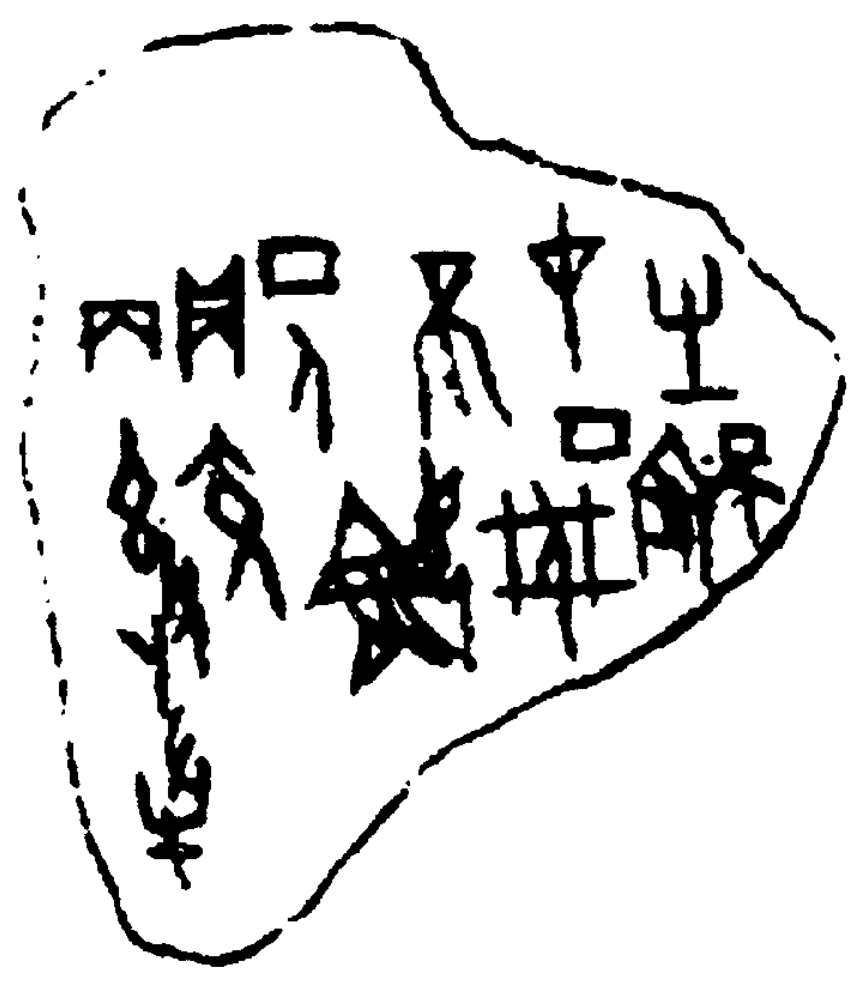
13. 癸丑卜，爭貞：旬亡禍，三日乙卯，有囏（艱），[illegible][]ㄋ豈夕于否……
……丁巳，[illegible]子豈夕……鬼亦得疾……（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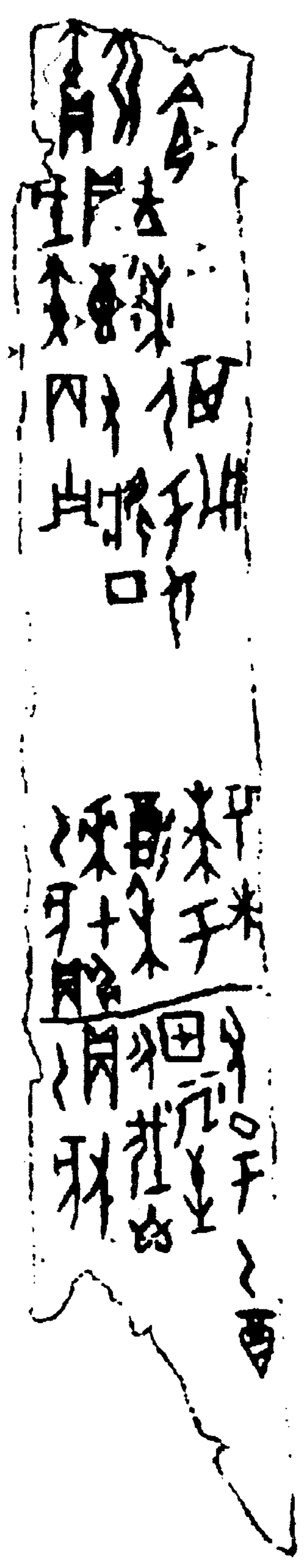
14. 貞馬歸不死，廼令[]侯……（京一六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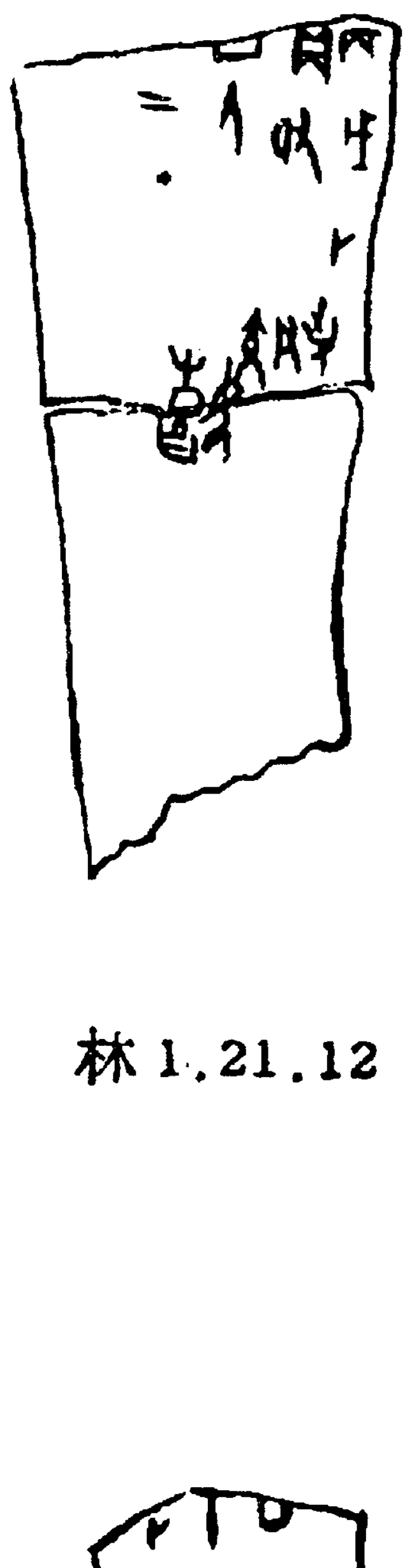

前 4.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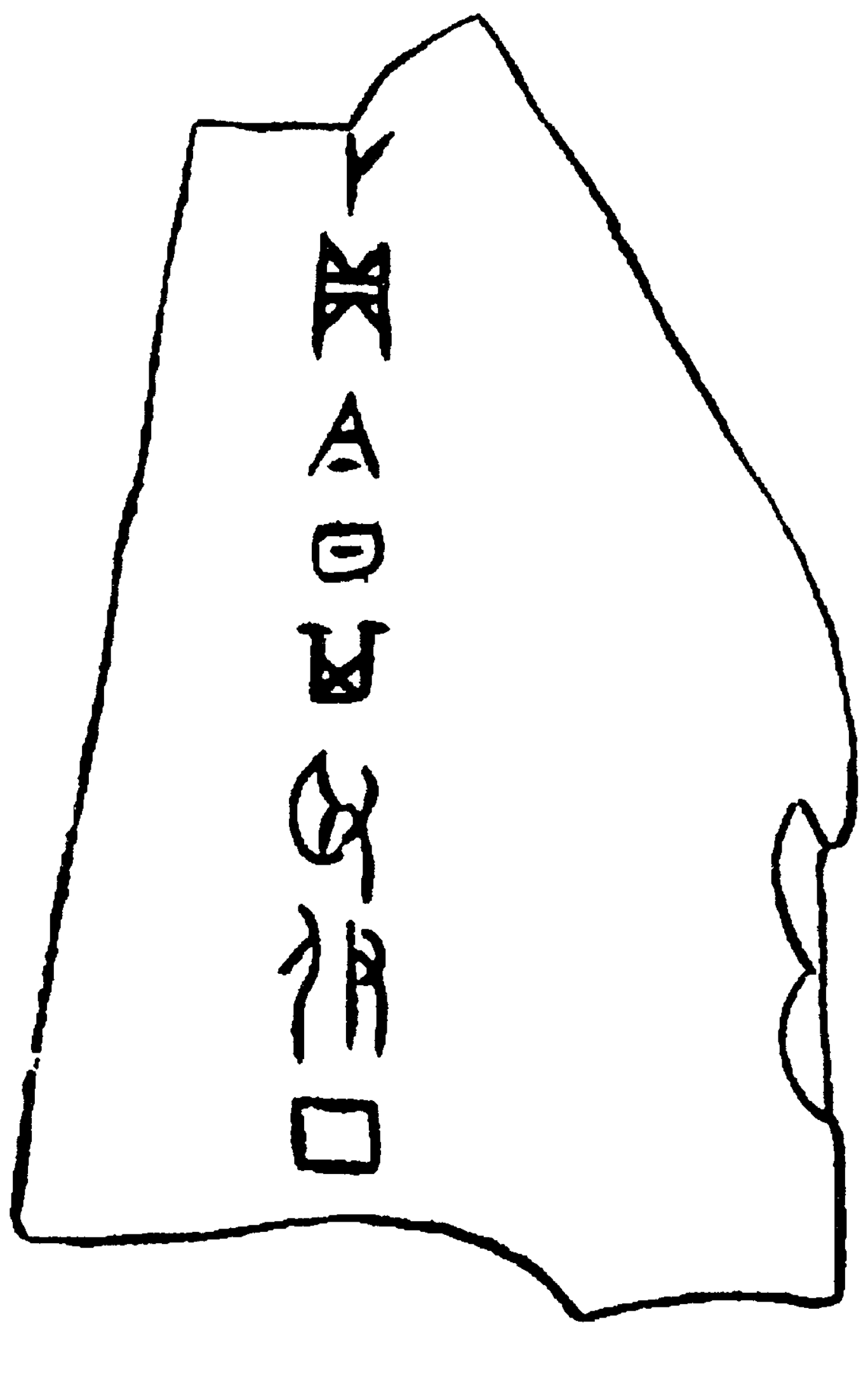

前 8.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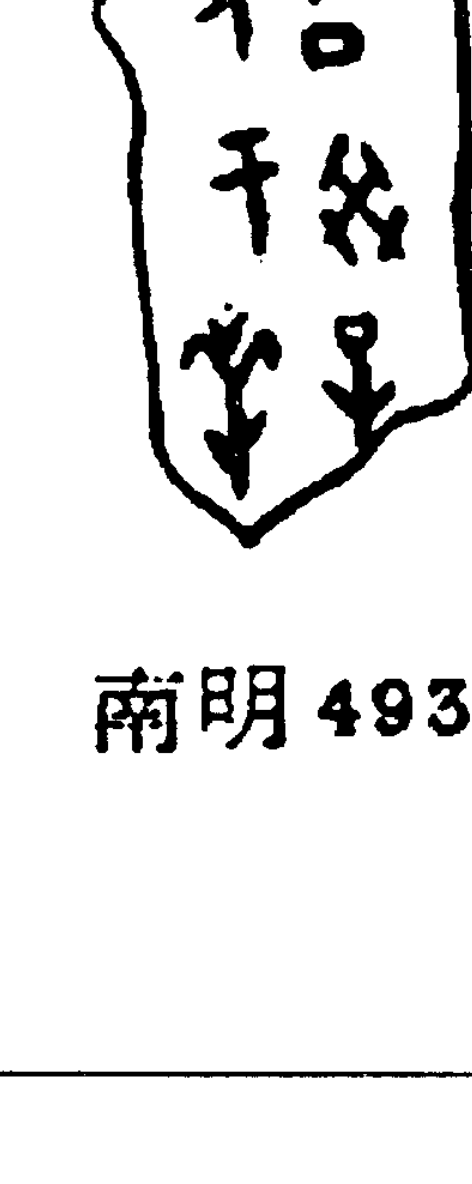

乙 8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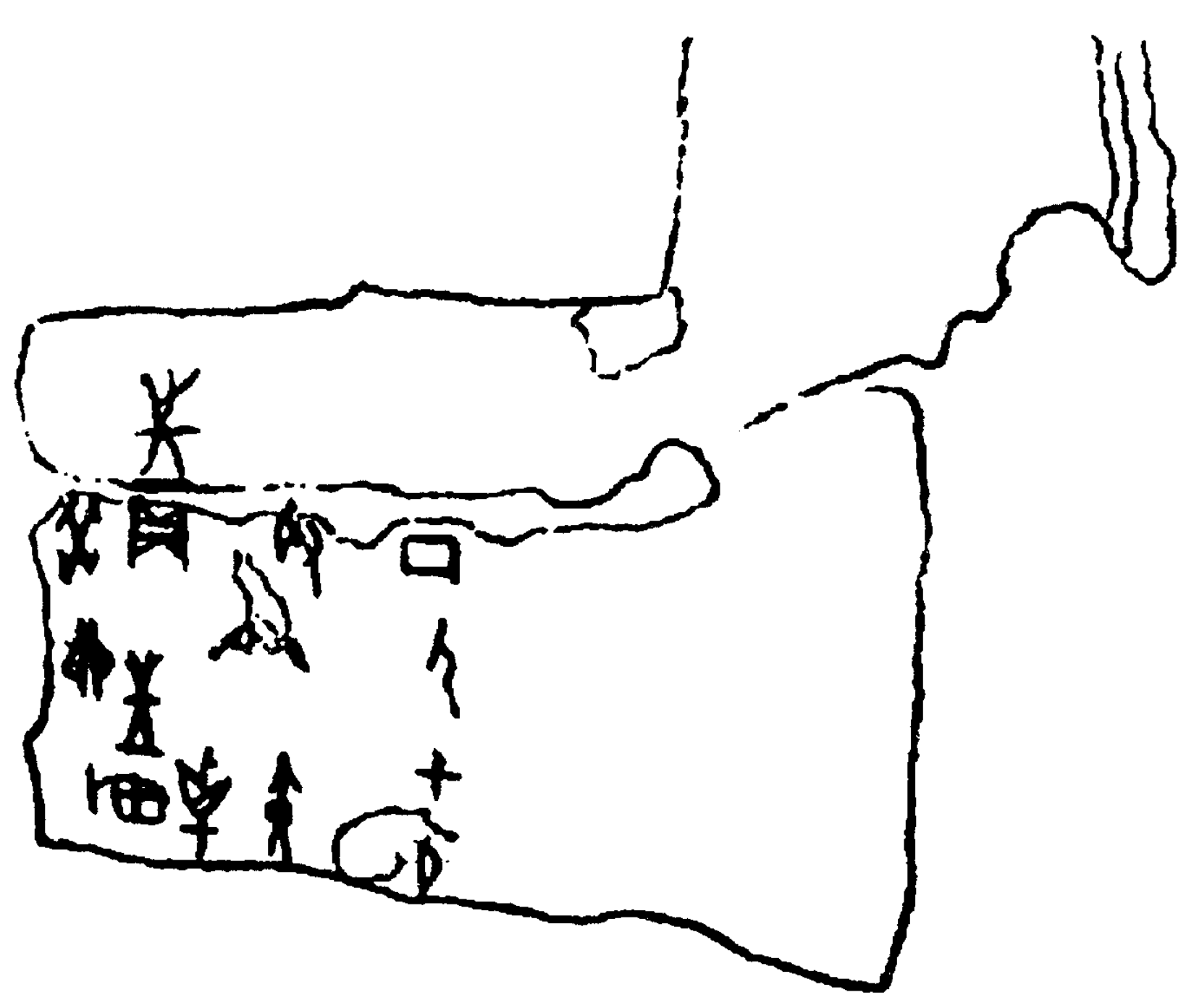

明 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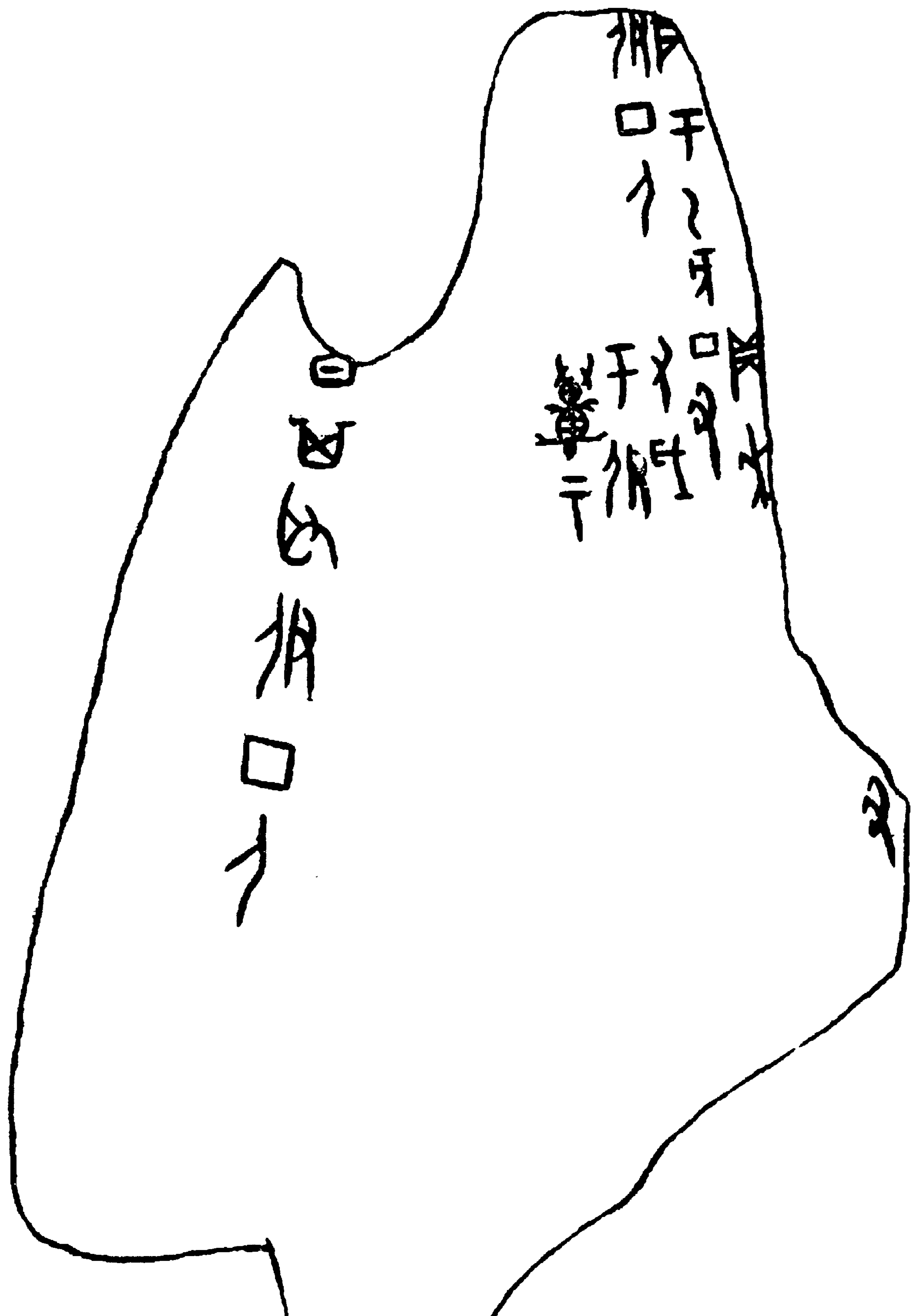

甲 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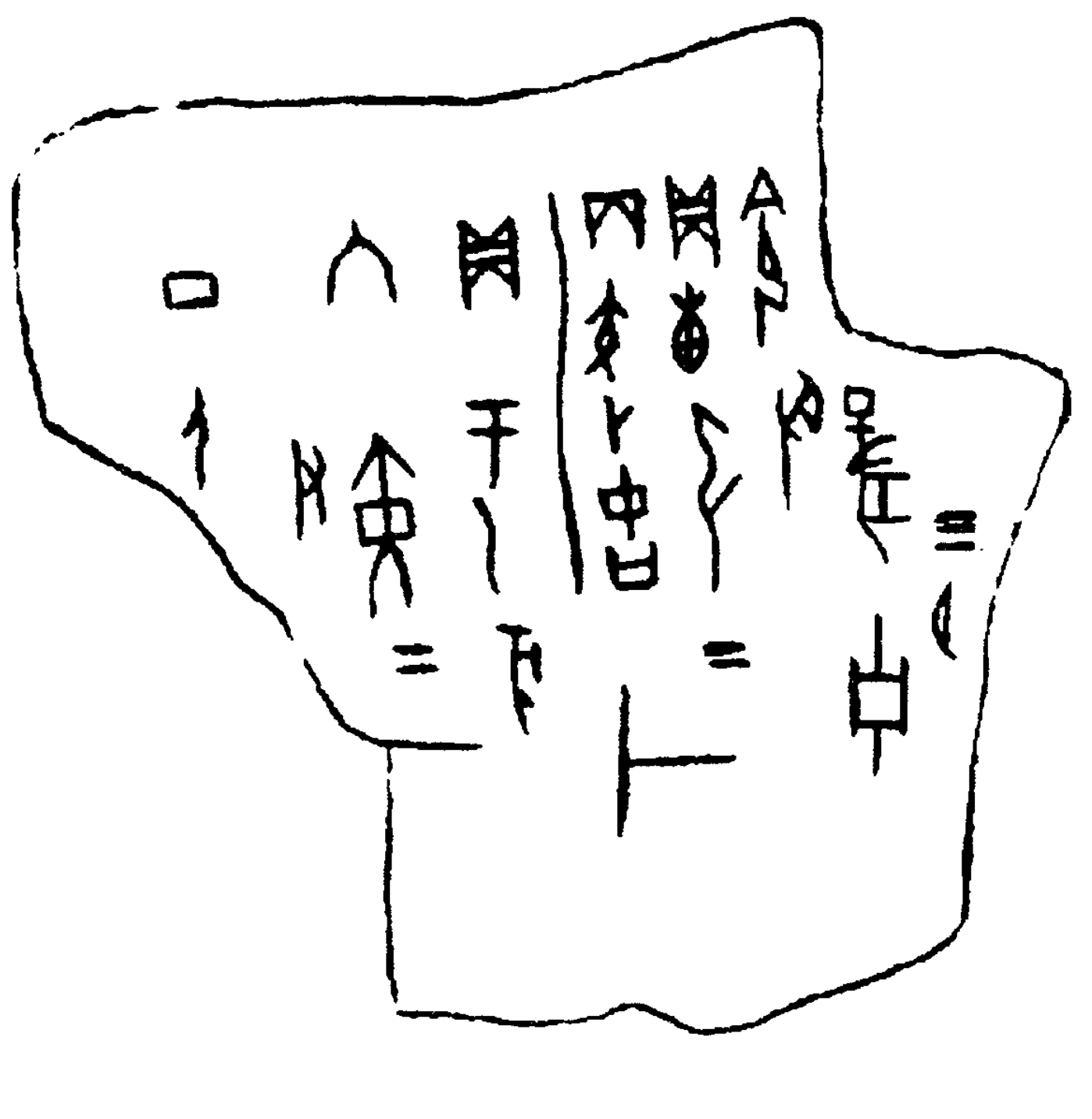

林 1.21.12


寧 1.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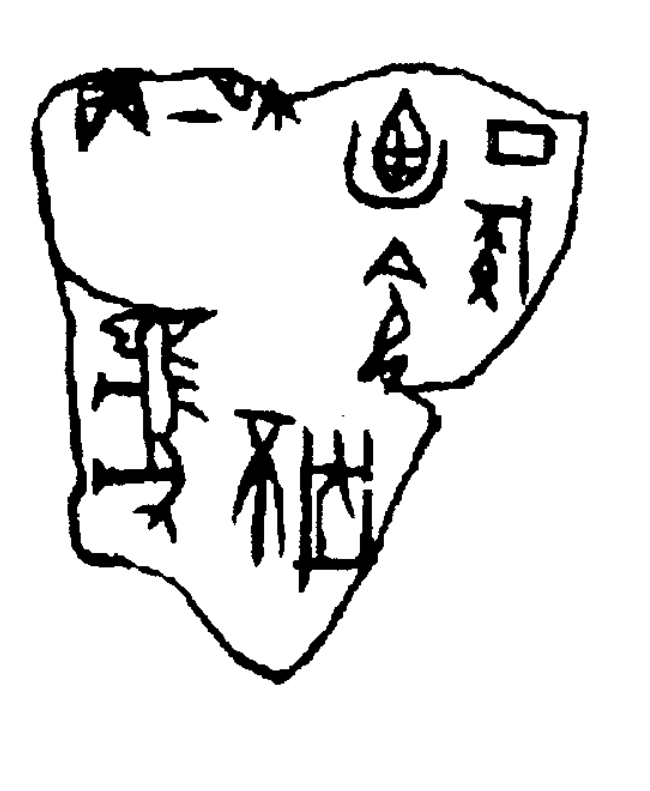

南明 493


前 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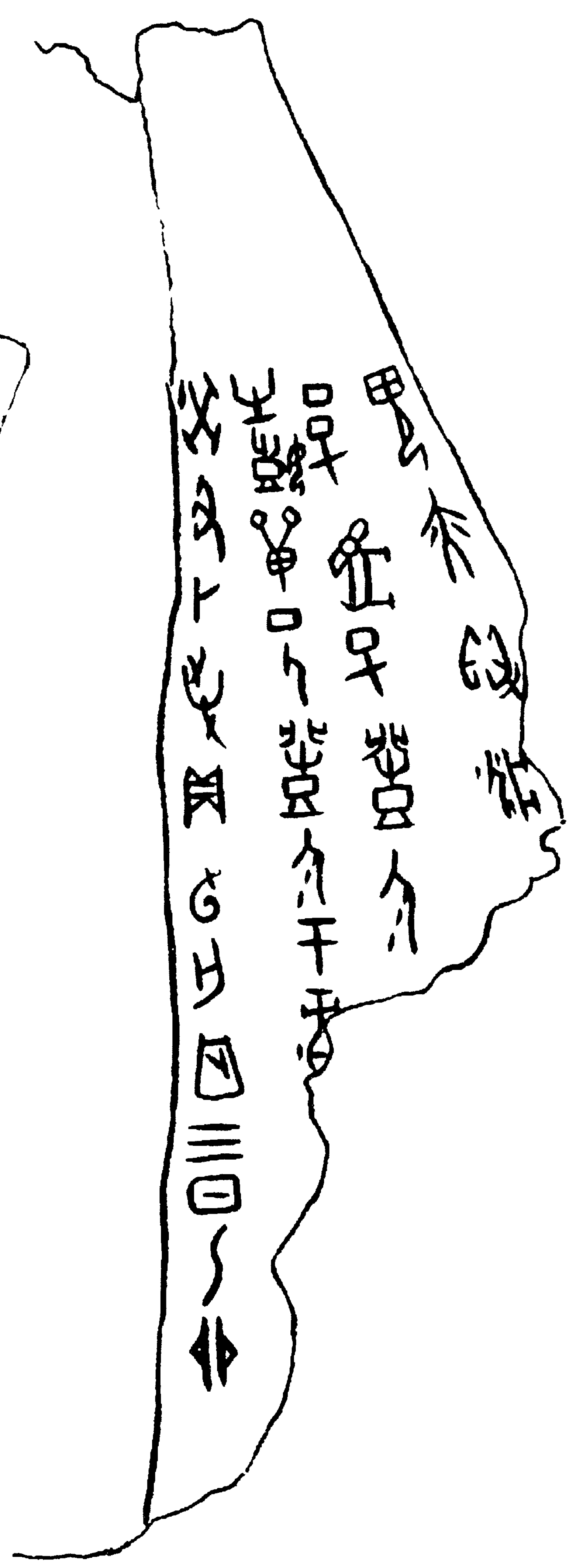

南明 497



存2.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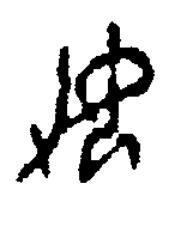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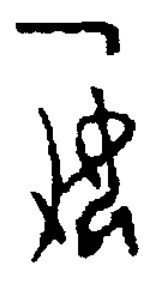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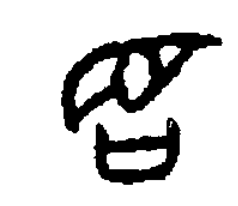
京1686



菁3

今彙列有冂ㄋ之各辭於上，由諸辭考察，商氏之釋「丁人」，辨已如前，不得謂「登人」之假；而以人爲犧牲之礿祭，似亦不安。按殷代以人爲犧牲之祭，在卜辭中往往曰「伐」、曰「羌」……；或舉數曰：「一人」、「五人」、「二十人」等，多與犧牲幷用，亦必指出祭某祖、某人，而冂ㄋ各條，幷無受祭祀之人稱，且冂ㄋ上大都有「豖」、「效」、「伊」、「寅伊」、「斲」等字；又京一六八六片有廼令冂侯，則知冂在此必爲地名，蓋古者諸侯稱侯，如滕侯、薛侯；無爵稱人，如宋人某、鄭人某；此處某冂ㄋ，猶言冂ㄋ某也。此字不知其聲義，按左傳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注：「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事又見桓公元年：「卒易祊田。」是知古有此地也。今從屈先生之音讀而釋爲祊地之祊。

(四)  字郭鼎堂釋妿，讀爲嘉，今隸作㚉。夫子殷契徵毉頁五十一，曰：「分娩得男曰『㚉』，得女曰『不㚉』。」又曰：「 字自羅振玉以降多釋奴，並以爲奴隸字；郭鼎堂始釋放，謂是妿之省，讀爲嘉。案其說甚是，釋詁文孔下云：『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是古人以得子爲嘉，故卜辭曰：『不㚉隹女』。因㚉有美義，故他辭亦曰：『丙戌卜，王不其㚉』（珠五二五）。此與詩大明『文王嘉止』同義，固當訓美也。」是㚉有二義：一爲嬰兒之性別；一爲嘉善、嘉美之意。此處當是卜問否吉之嘉也。全辭應是：「貞問祊人斲嘉否？抑有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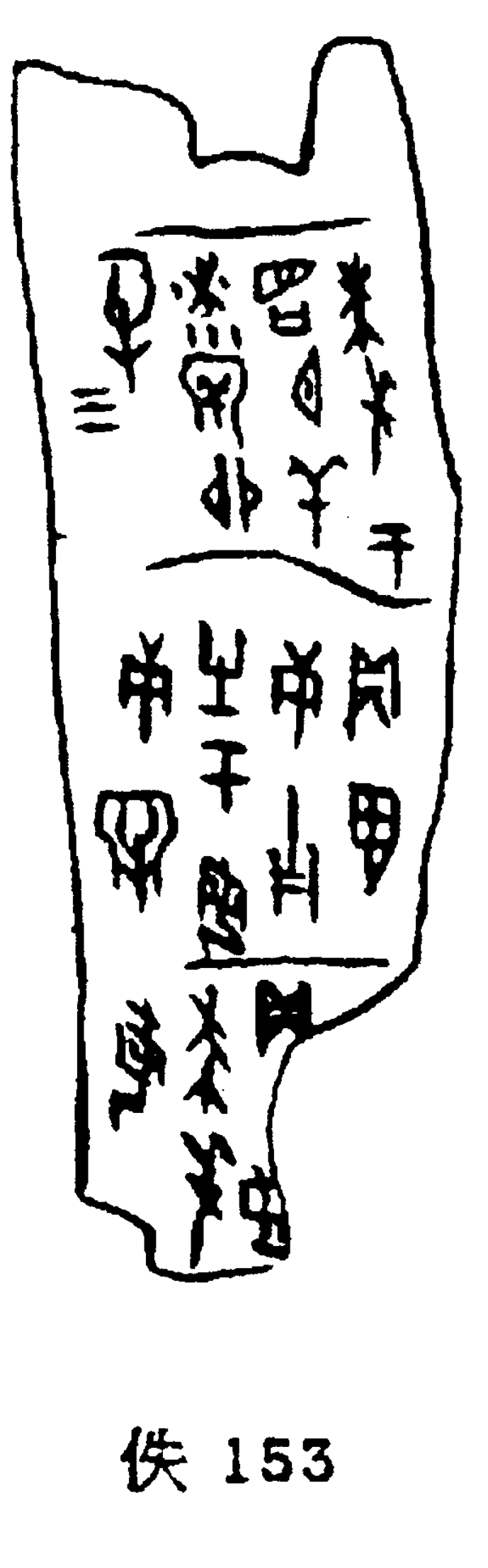
(五)  字，羅雪堂增訂考釋上卷十二頁，隸作昌，謂爲人名；學者从之。而吳其昌解詁第一六九片引此片隸作𠰝，與前辭貞字相連，誤以爲貞人之名。今考卜辭中「昌」字之義，可約爲三：

1 以爲殷之先公先臣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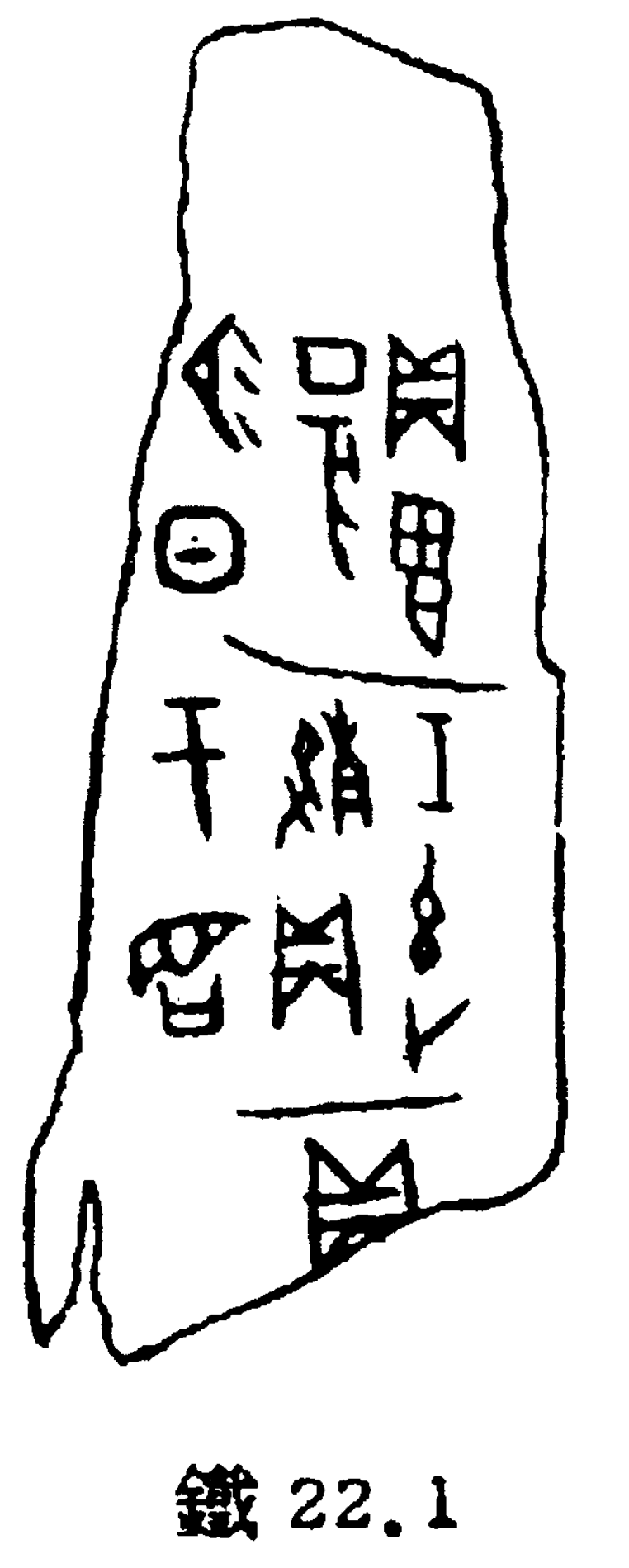
①奉年於昌，夕羊，尞小宰，卯一牛？　（佚一五三）

②壬午卜，㱿貞：于昌？　（鐵二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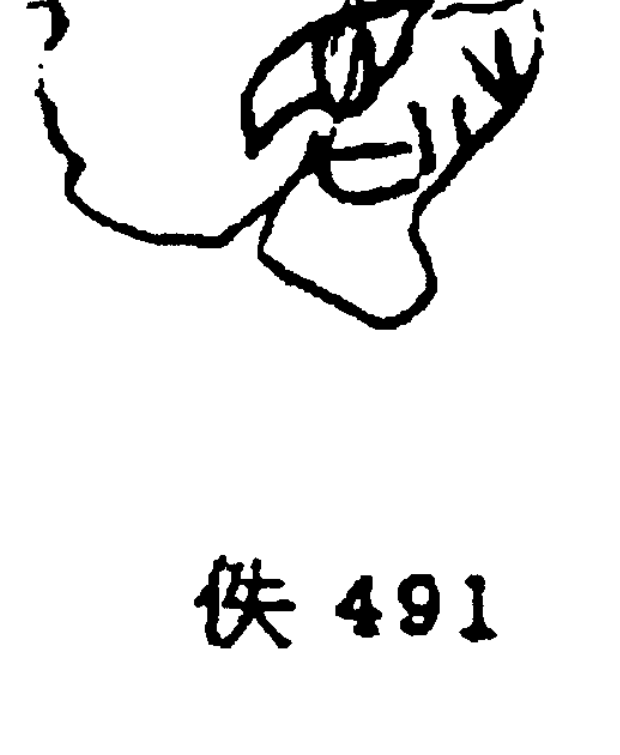
③……彡尞于昌？　（佚四九一）



佚 153



鐵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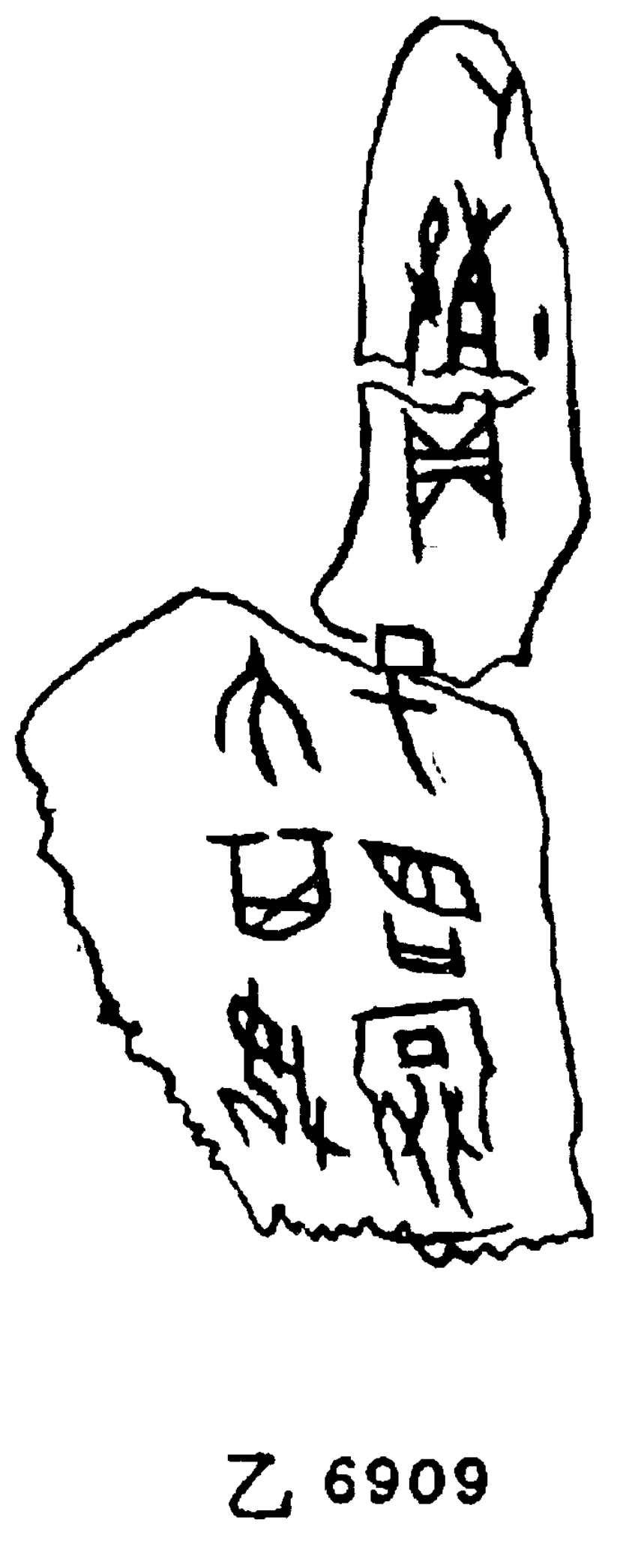
佚 491

2 爲殷代之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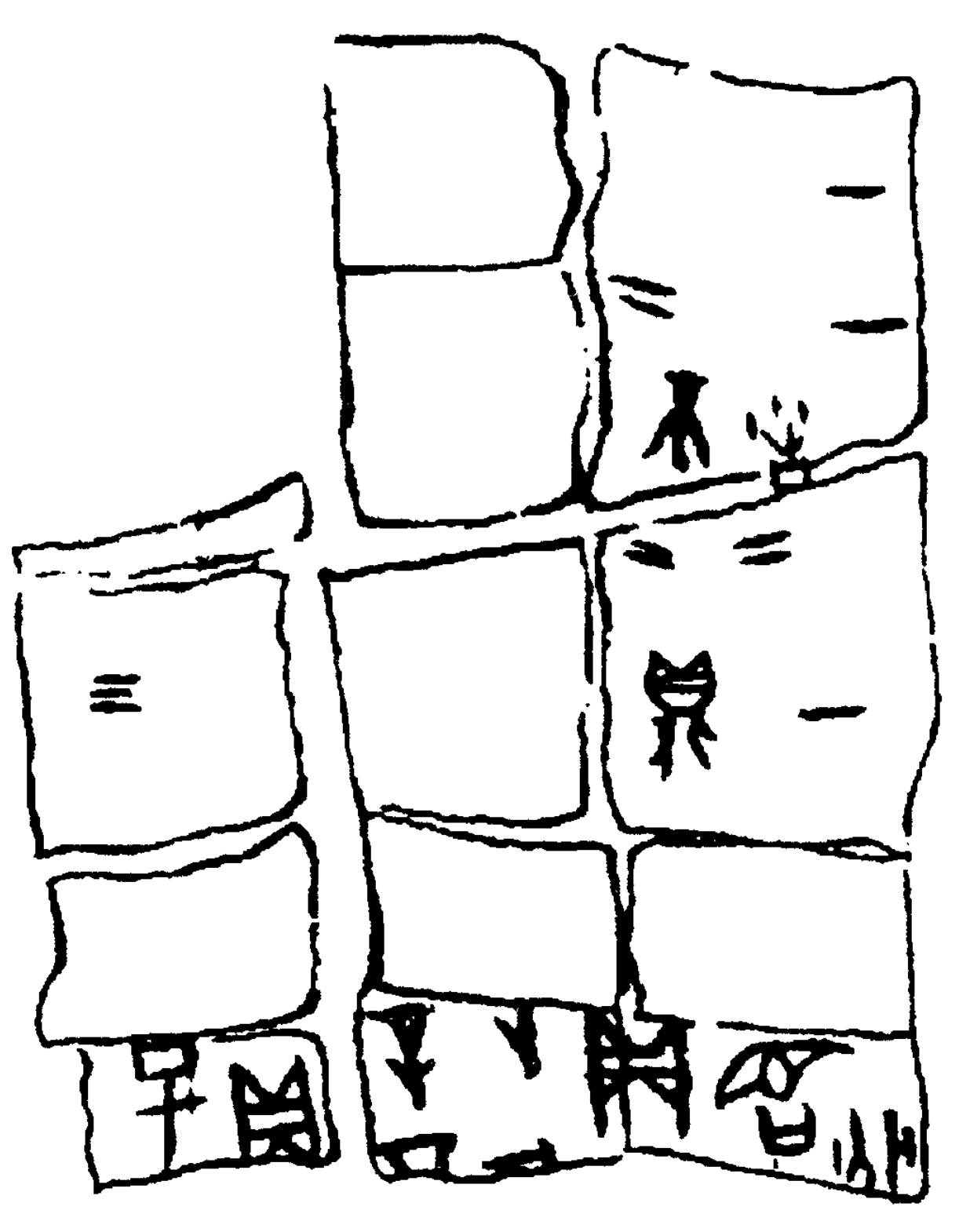
①……卜，㱿貞，子昌娩，不其㚉？　（乙六九〇九）

②辛酉卜，亘貞：昌……疾？　（乙七四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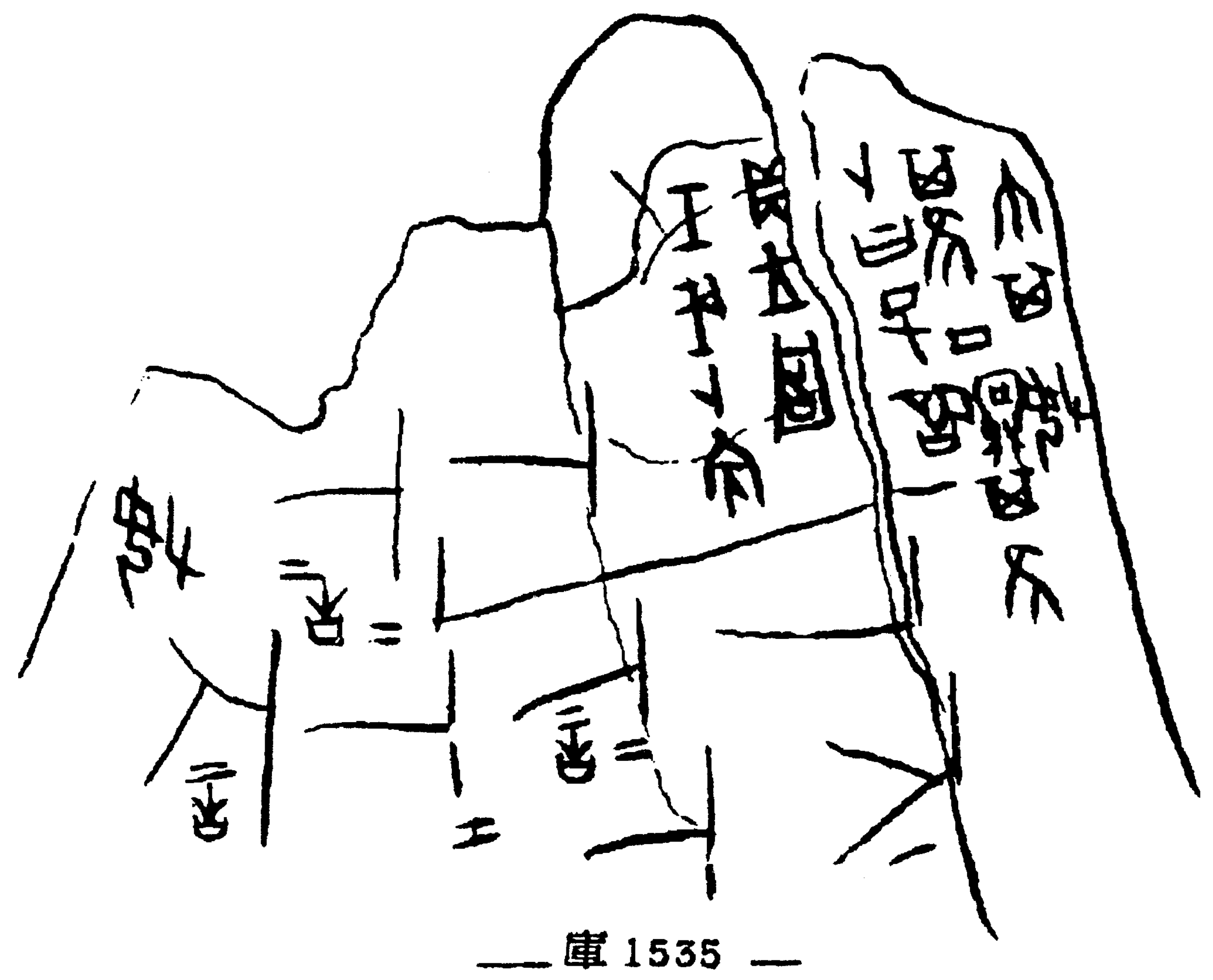
③壬戌卜，㝉貞：王固卜曰：子昌其隹祊娩？其隹不其㚉？　（庫一五三五）



乙 6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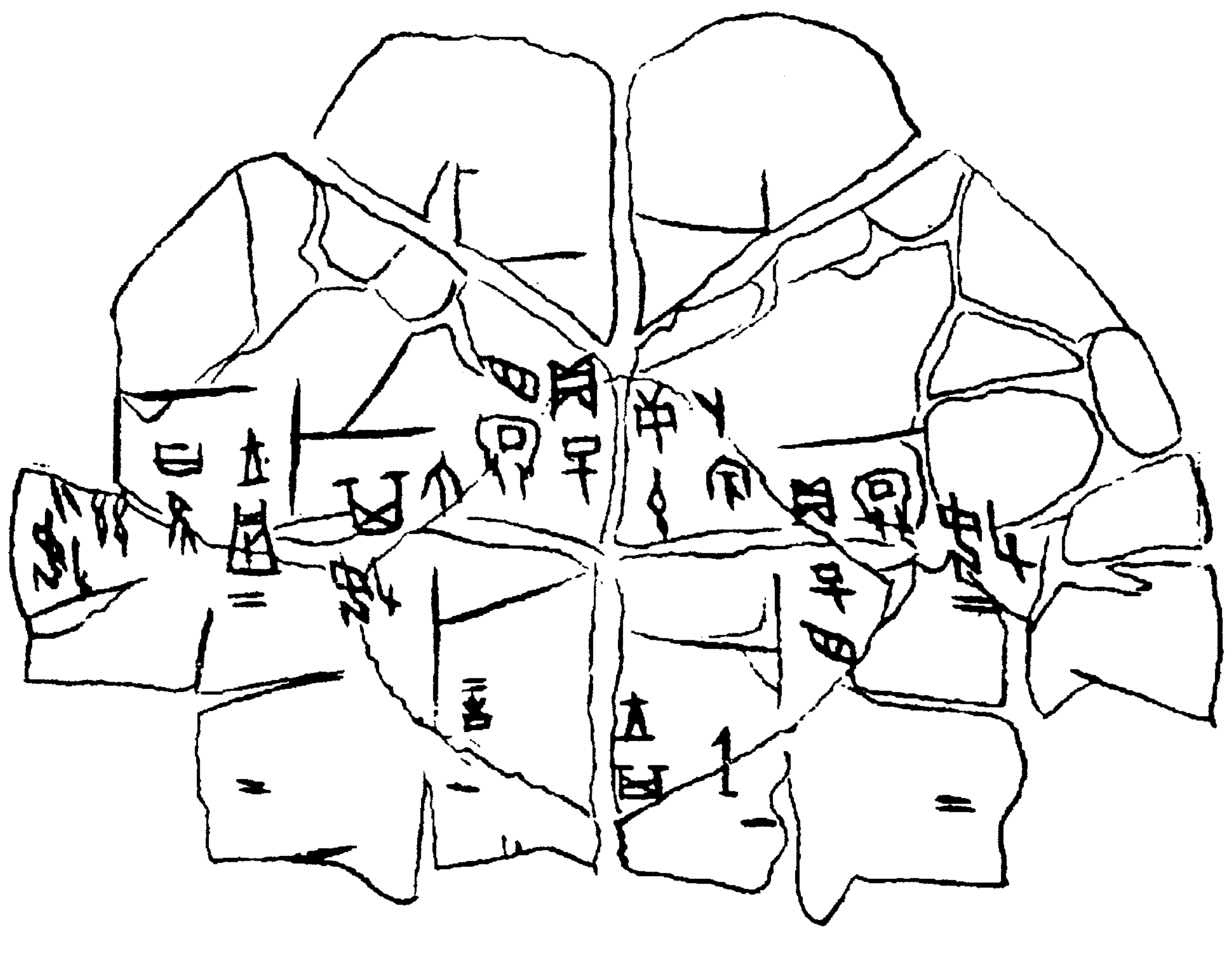
乙 7430



——庫153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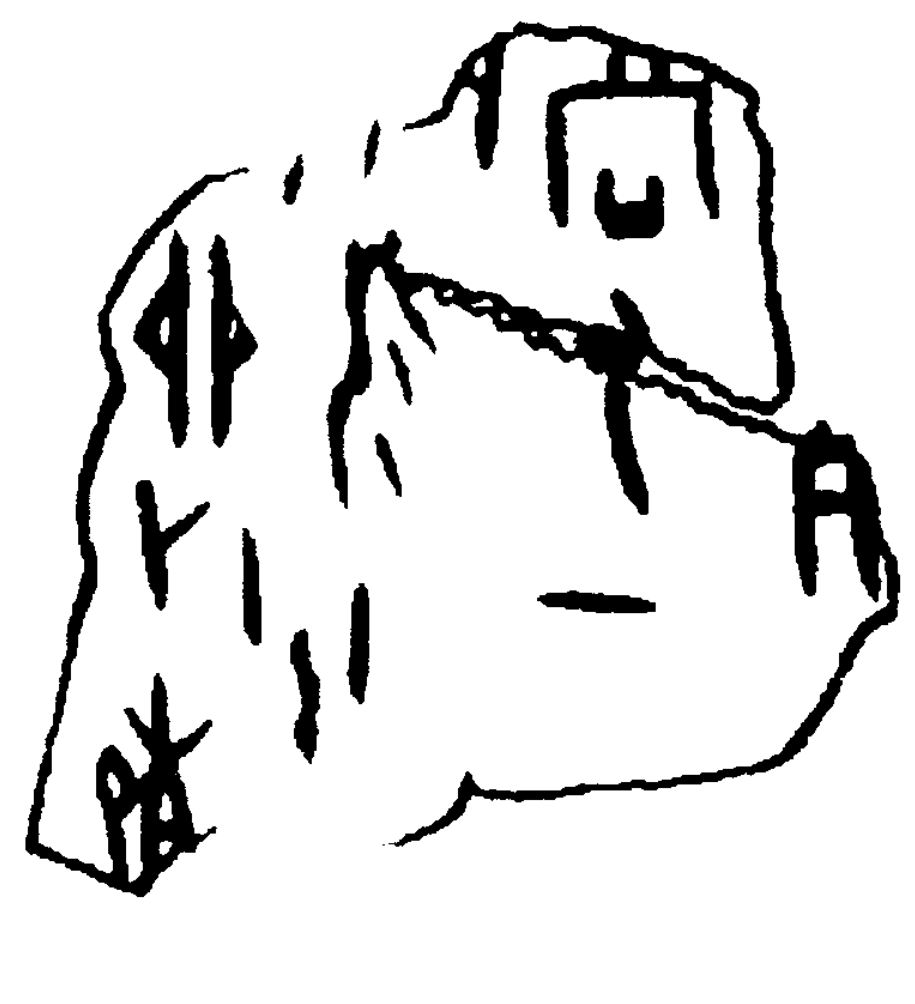
3. 契文昌字，有口無口，均有作人名者，故各家多認爲子昌卽子目，然不知其爲何種身份，但可確知其爲人名無疑。此片爲殘辭。

①……貞，子目娩不其妨？王固曰：隹茲勿妨？（乙三〇六九）



乙3069

多三A：（南無一二八）



多3 A

囗卯卜殸貞勿㞢（于）高妣（庚）？

此片乃大龜腹左首甲之下半，由貞人殸知爲第一期武丁時遺物。本版除南北無想收爲一二八版之外，尚未見他書著錄。

按卜辭中凡稱先公先王之配者，皆曰妣某，其於妣某之上冠以「高」字者，唯丙、己、庚三人而已。吳其昌解詁三五一頁謂：高妣丙、高妣己均爲太乙湯之配，高妣庚爲示壬之配，實非；按太乙配爲妣丙；仲丁、祖乙、祖丁配爲妣己；示壬、祖乙、祖辛、四祖丁、小乙、羌甲之配爲妣庚。夫子殷契徵醫頁二三曰：「攷殷先妣名庚者，示壬、祖乙、祖辛、祖丁、小乙之配均有之；……武丁稱祖乙之配，名高妣庚。」今據彥堂先生甲骨學六十年七八頁，殷人先妣之配，其中祖乙配僅妣己一人，而未列妣庚，恐係遺漏。今查卜辭：

1……于妣己、妣庚祖乙爽……（南明六六一）

2……于妣己祖乙爽告……于妣庚（祖）（乙）爽（告）？……（南明六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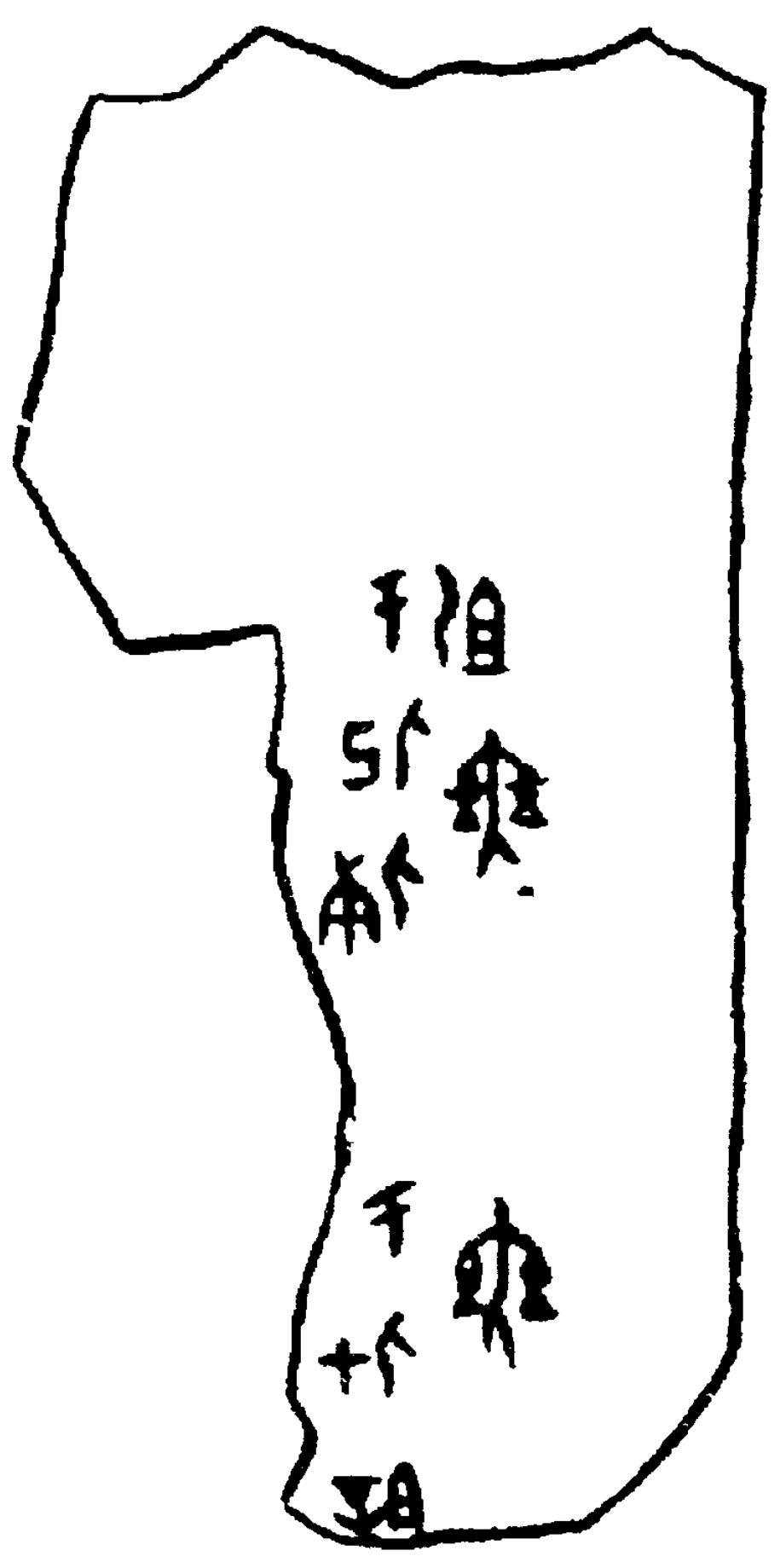
3……申卜，貞：王囗祖乙爽妣庚……（後上二・一七）

4 庚午卜，貞：王室祖乙爽妣庚，舀日亡尤？（後上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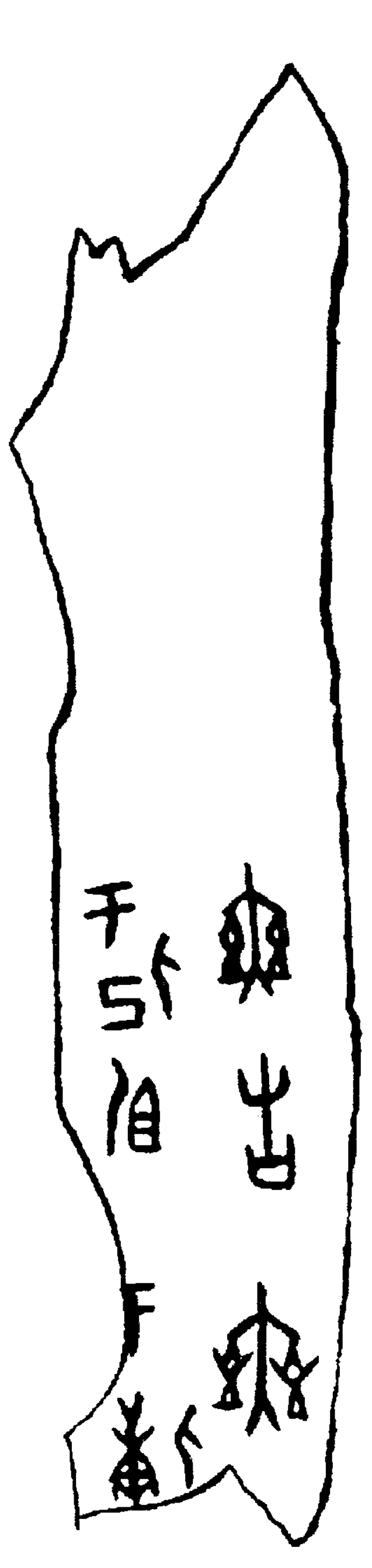
5……卜殸園，翌己卯……高妣己……用？（南明九六）

6……貞，勿出于高妣己、高妣庚？（前一・三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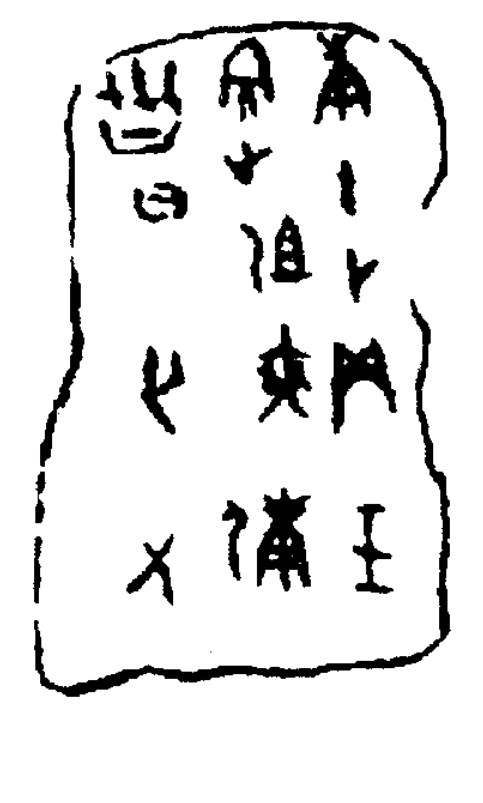
7 丁丑卜，殸貞：于來己亥，酌高妣己及妣庚？（續一・三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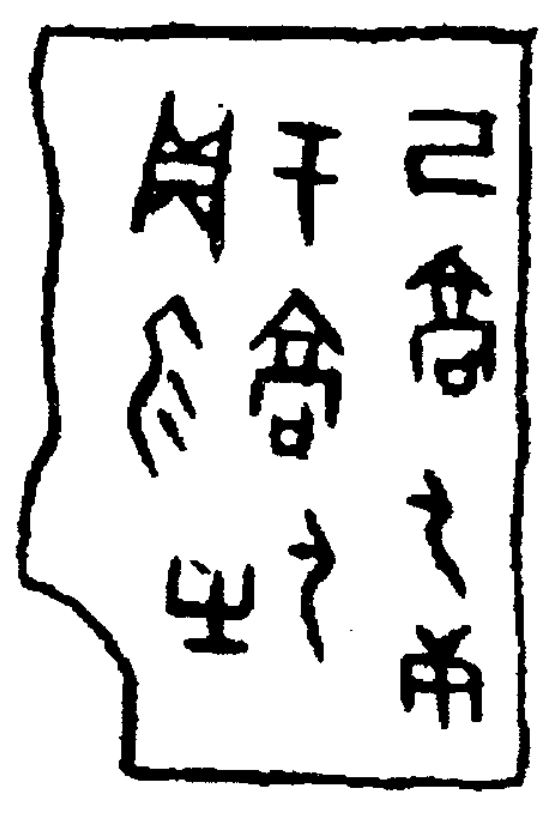
南明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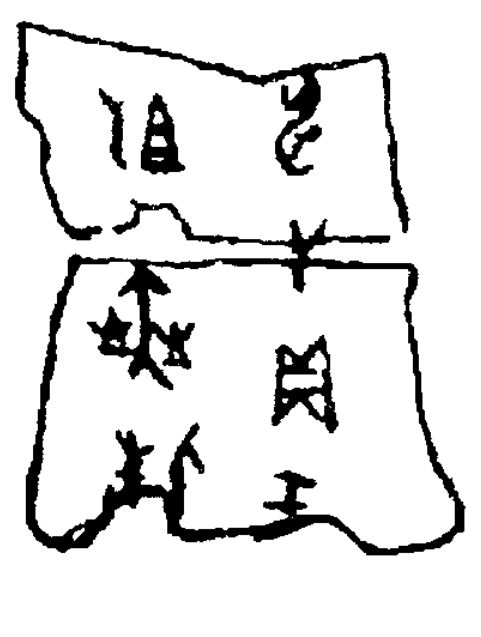
南明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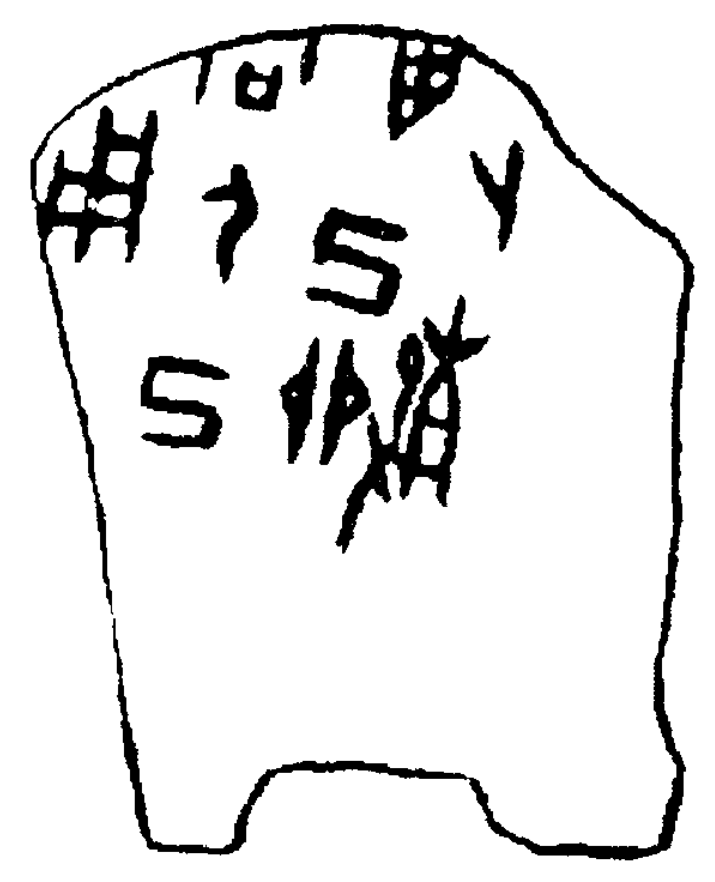
後上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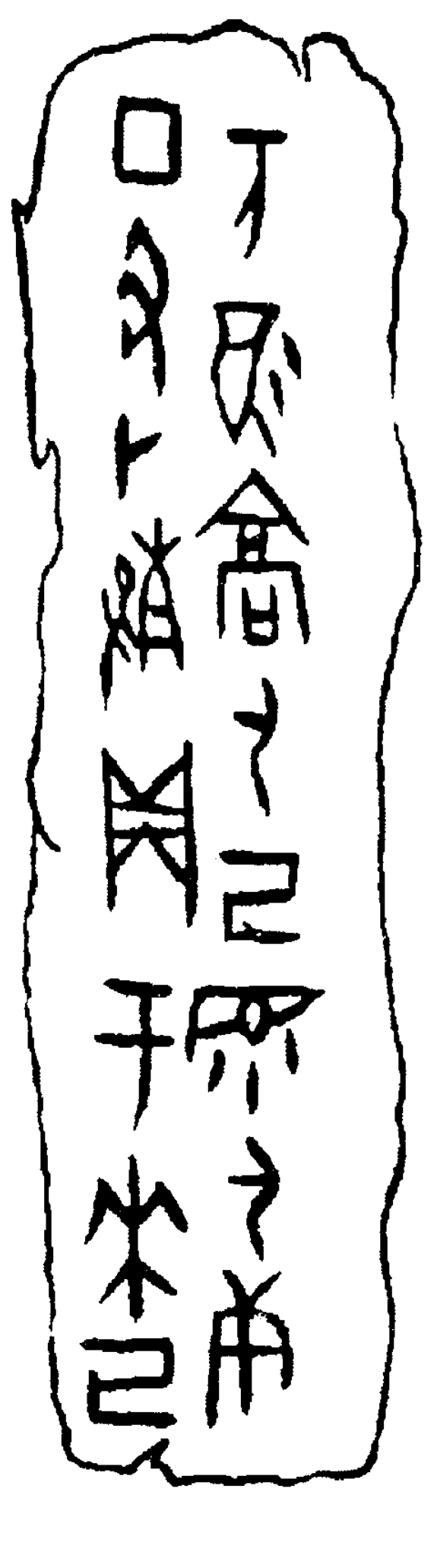
前 1.36.5



後上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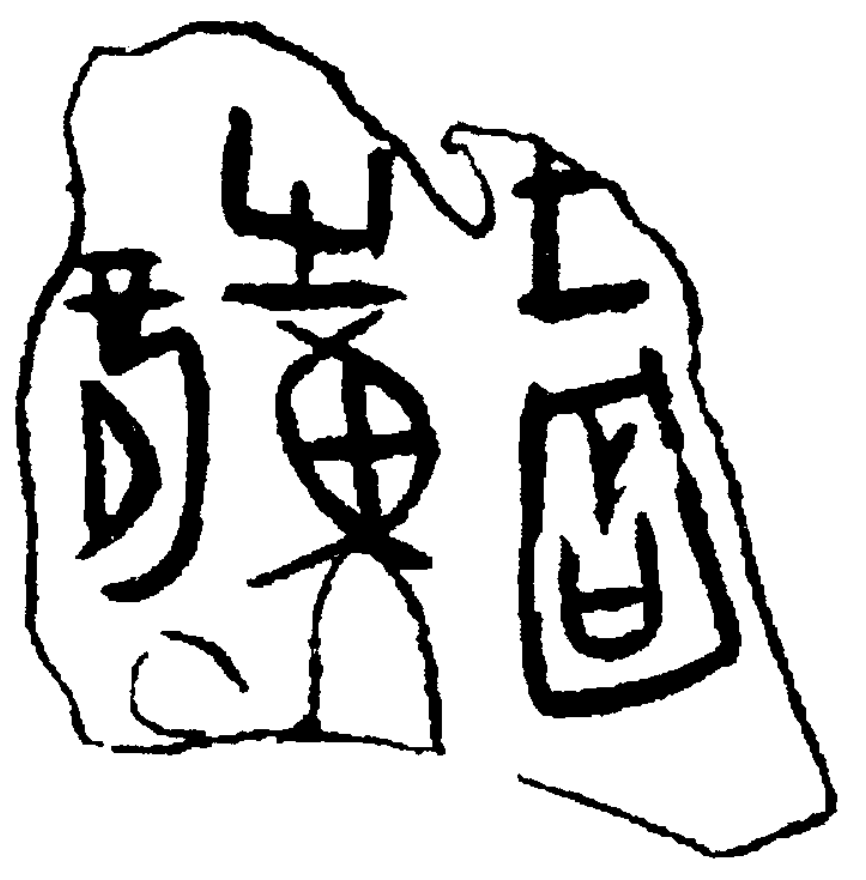
南明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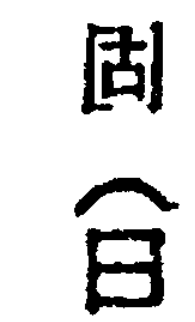
續 1.39.8

茲據上引各條，疑祖乙之配有己、庚二人，而祖辛之配，亦有妣庚，此片既爲武丁時卜辭，則祖辛、祖乙之配均可稱高，而己、庚二人同爲祖乙之配，亦未嘗不可。按夫子殷契徵醫二二頁曰：「考殷先祖仲丁、祖乙、祖丁之配，均有妣己，本片爲武丁時卜辭，稱高妣己，當非祖丁之配。前一・三六・五片曰：『貞：勿㞢于高妣己高妣庚』。以己庚幷稱『高妣』，惟祖乙之配最當。本片之高妣己，疑即祖乙之配。」前者夫子疑而未決，今則可據南明六六一、六六〇補彥堂先生所錄祖乙配之缺；定夫子所引屯乙三四二九片之高妣己爲祖乙配；而續一・三九・八之妣庚，亦可確爲高妣庚；則本片亦可定爲武丁貞問㞢否于祖乙之配，高妣庚矣！妣下「一」字，疑爲卜辭序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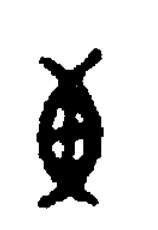
多三B：（南　一二九）



多 3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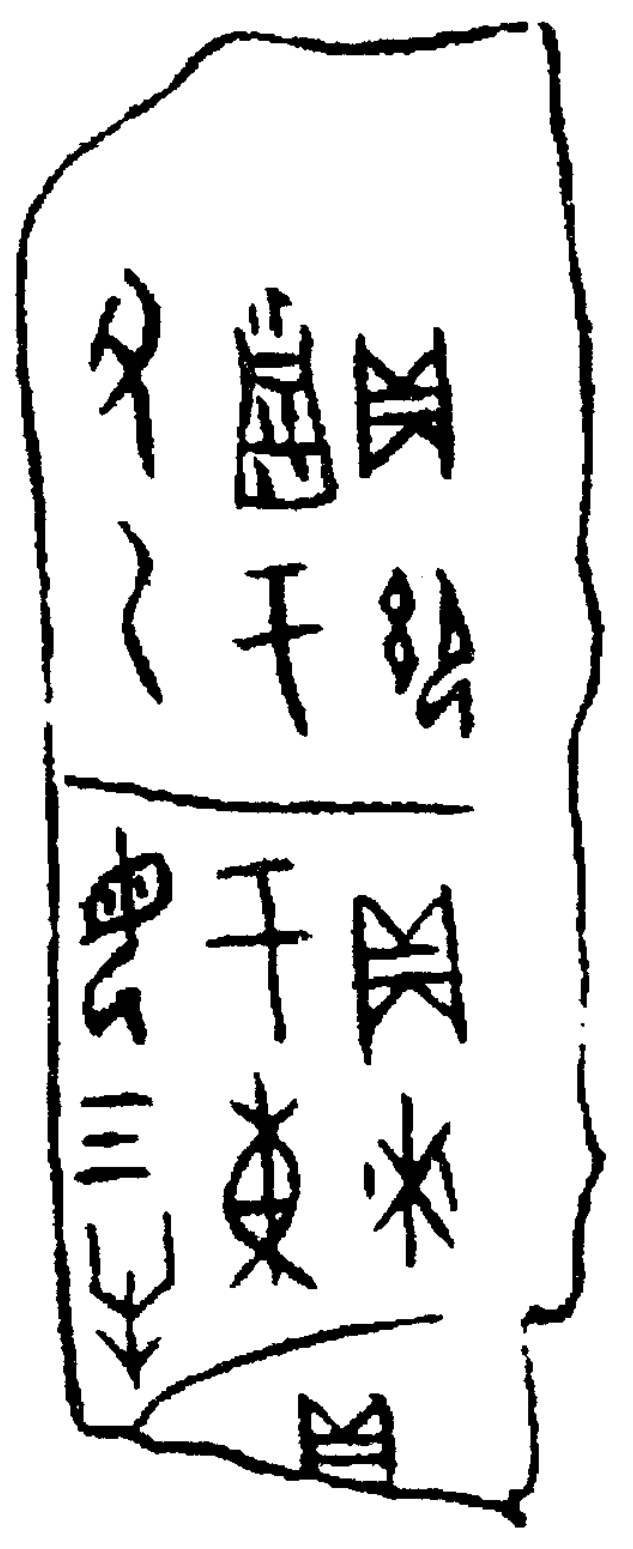
王𠁁（曰）㞢……辥？

本片爲多三之反面，所刻爲王占驗之辭，除胡厚宣南無著錄，他書未見。此片爲殘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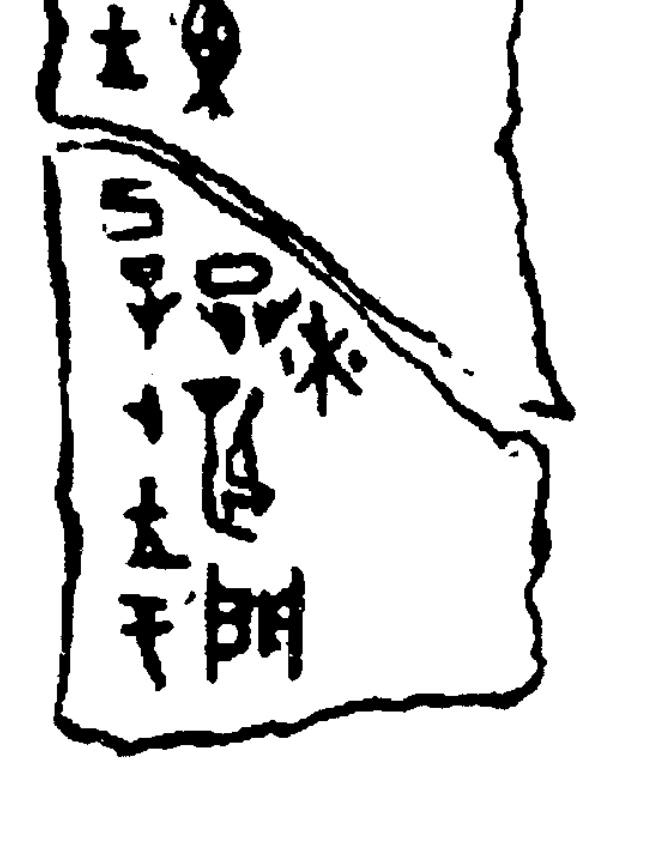
(一)字，疑即東字之殘文，蓋其下有鑽鑿，故字未刻全。東字在卜辭中或爲方向之代稱，如東方、東土、東啚、東帝，或爲地名，或爲方名，或爲人名。如：

1.貞：寮于東母三牛。（後上二三・七）

2.己巳卜，王寮於東。（前四・一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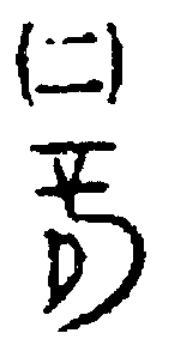


後上 23.7



前 4.15.7

等例甚多，不煩備舉。故東下當另有字，然不能推測爲何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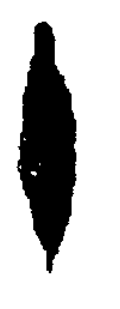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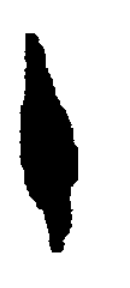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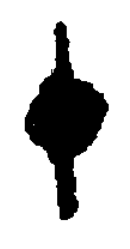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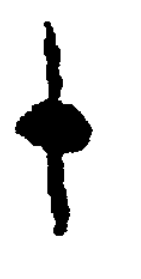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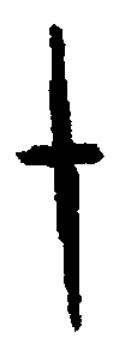
(二)：自王靜安先生起，各家均釋此字爲「辥」，讀如櫱，即天作孽之孽字，蓋此字有凶咎之意，與禍同（見甲骨文字集釋卷十四、四二九二頁）。丁山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箋云：『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相爲災害，是䜊、嶭、𦝤諸字之本誼；分別言之，則日月之妖爲𦝤，山川之災爲嶭，謌謠之怪爲䜊，偏旁不同，其實一字。」此說甚是。

此辭蓋爲：「王𠁁曰：㞢東门（隹）辥。」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許氏說文部首字詮釋—釋一

田倩君

「一」，這是一個值得思維而令人玩味無窮的蠢蠢一畫，它沒有任何姿態，也加不上任何點綴；如同鋼梁般的橫在那裏。在甲骨文中有兩個筆畫簡單的原始文字；一個是橫畫的「一」字，另一個是豎畫的「丨」（十）字。這兩個字不唯筆畫簡單，而且是直挺挺的一橫、一豎，但是那一豎的十字却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到了周代金文就發生了變化，那豎畫的腰部變成肥筆，呈現出紡錘形，如：（盂鼎）再變成爲（庚亂卣）三變而爲（大鼎）四變而爲（秦公簋）最後則成爲（者沪鐘）。由腰間的肥筆而橢圓，而渾圓，而扁圓；橫扁伸張而成爲一橫畫，這即是今日楷書的十字。此後再沒有人寫一豎畫的十字了！可是橫畫的「一」字，從甲骨文直到三千多年後今日的楷書，從無任何變化。雖然有一個和「一」字通用的大「壹」，但它是「一」字的後起假借字，是「嫥壹」之義，它的含意是和一畫之「一」稍異。還有一個所謂古文「弌」這個弌字，其說各有不同，段注謂：

弌爲古文奇字。

嚴章福謂：

古布、古鈢識、石鼓文皆無弌字，孫皓天冊元年所刻孫吳禪國山碑有弌字，其非古文可知（見說文校議議）。

徐灝云：

造字之初，先有數而後有文，一二三畫，如其數，是爲指事，亦謂之象事也。古文从弋，繫傳云：「弋者，物之株橛，一弋二弋如今人言一個二個，一枚、二枚也。」（見說文解字徐箋）。

丁山氏亦從其說。

按弌弍弎均爲別體字，說文中無此篆文，疑是後人所附加於說解之中。然而這個一成不變的「一」字，雖然形體簡單，它却有固定的價值，而且擁有廣大的領域，請看「一」字在思想方面所發生的作用。說文云：

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於悉切）。

許氏說文其第一句原爲「惟初太始」，段注說文其第一句爲「惟初太極」；本文所引用的是段注說文。清桂馥謂：

周易云：「一者，天之數也。」繫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阮籍通老論云：

道者，法自然而爲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王弼注老子云：

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

鬼谷子外篇云：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說文義證）。

王紹蘭謂：

虞翻曰：「太極，太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太極，即太一，在天地未分之前，追溯其初，故云惟初太極（說文段注訂補）。

徐鍇云：

老子曰：「道生於一，今云道立於一，得一而後通形。」王弼曰：「道始於無，無又不可訓，是故造文者起於一也。苟天地未分，則無以寄言，必分之也。則天地在一之後，故一爲冠首。」（說文繫傳）

易乾鑿度云：

太極者，未見其氣；太初者，氣之始，自氣生形，然後復可以得而象，明文之義起於形也。道者，萬事萬物通行之道，道雖萬變，而其始立於一，一即伏犧所畫一奇之畫也。有此一畫，而文字之原實立於此；一者，天也，至大莫如天，由是生之爲偶，以象地。

右舉諸例其意義大致相同，都是說在天地未剖判之先，是一種混沌狀態，所謂渾然一太極，太極即是「一」。萬般都是從一開始，萬般亦將歸於一，伏羲氏畫八卦，首於乾卦之第一畫，所謂「一畫開天」。宋陸游讀易詩云：「無端鑿破乾坤秘，禍始羲皇一畫時。」他是說天地間本來是淸靜安謐的，自從伏羲這一畫，掀開了宇宙的奧秘，一切有形的事物跟着來了，無形的煩惱也愈繞愈多。

各家對於「一」的解說總離不開天地陰陽，形氣變化。這陰陽五行之說，起源甚

早，故籍載自夏代即開始了，如尙書夏書甘誓云：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尙書大傳鄭注云：

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

墨子明鬼篇下云：

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書洪範云：

彝倫攸敍，初一日五行。

史記宋世家云：

常倫所敍，初一日五行。

史記歷書云：

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

管子五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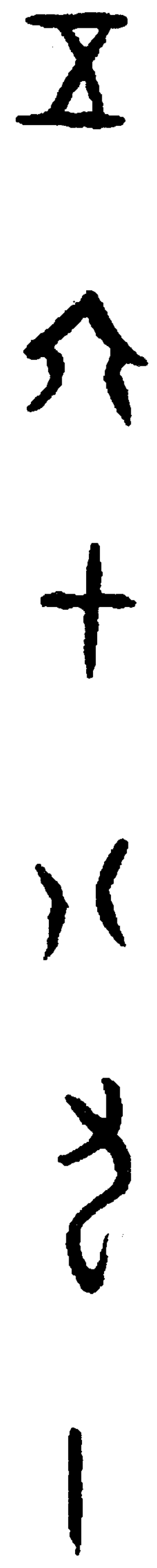
昔黃帝作五聲，以政五鐘，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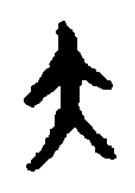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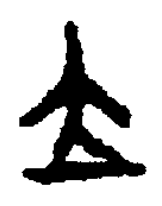
白虎通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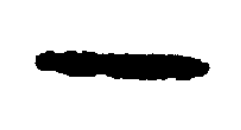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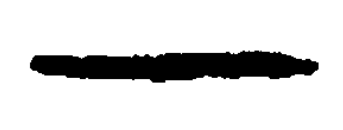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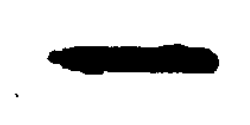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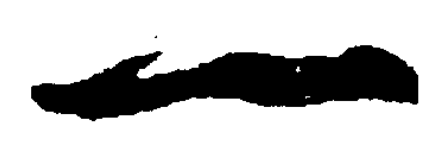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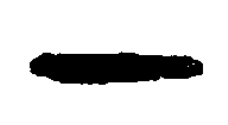
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

上列各書其成書年代以及其正確性如何，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唯據此可以見出五行之見於經書者，自夏書就開始了，到了漢代最爲昌盛，這就是許叔重氏著說文的時代背景，所以許氏解字總是含意五行，今由甲骨文研究的結果，始知造字之初意，非始於五行之說。是以研究甲骨文其主要目的，是以考小學之源流，正史家之違失。

細審古籍中所謂的五行，都是屬於人們生活上應遵守的規則，倫理上的典範，並不含有什麼虛玄的陰陽災異，三才五行之意。「一」字在這些玄理之中找不到它的本意，它的本意究竟是什麼？倩君以爲「一」的意義極其簡單，「一」就是「一」，就是數目字的一個數字而已。至於那些玄奧哲理，乃是後世文化進步，人們思想發達。一些知識高的人，就宇宙現象設想出來的一些道理，這些道理雖然有它高深價值，但是不能附會於造字之初意，只能說那是「一」字的引伸意或假借意，是用來證明太極是怎麼一回事，令人容易瞭解。當先民始造「一」字，並不會預先想到這麼多的道理。那時人們知識簡單，生活純樸，唯迫於生活上的需要，所發生的數字觀念，一樁事物畫一橫，兩樁事物畫二橫，如此一橫二橫三橫和三橫。就象結繩記事一樣，一件事記一個結，兩件事記兩個結……。可以說最初只創造了這簡單的四個數字。這三橫畫平擺在那裏，正如兒童開始學數數，用自己的手指一個二個……，好像並排的四根手指一樣。過了一段時期才又創造出代表多數數目字的符號，如果一味的一畫又一畫的累積下去，似乎太笨拙了。從五至十，其數目雖然加多，但字的筆畫反倒簡單化了，這是人的知識又進了一步。甲骨文中數目字由五至十如下：



「一」字的創造相當早，正如徐氏說的造字之初，先有數而後有文。乾鑿度所謂一者，天也。至大莫如天，故一大爲天，由是生之爲偶，以象地。所謂天、大、地，這都是人們由「一」字想象出來的，「一」可以做爲天，「一」可以做爲地。它是一個指事字，一大爲天，「大」是正立的人（）把「一」放在人的頭上，即成爲天了；把「一」放在人的脚下，又成爲地了。如（立），這是人立在地上。總之只是這「一」畫的任意安排，也可以說是人的直感反應。按照文字的定義，一個字只有一義，但這個「一」字的一義，就是一。即是表示它所指的只是一，是用來記憶數目的「一」字罷了。最令人喜悅的是它從原始到如今三千多年，從無任何變化。列表如下：

殷代甲骨文	周代金文	秦小篆	漢隸	魏晉草書	唐宋以來楷書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九冊，一九六八年九月）

故書「十」「七」二字互譌探源

黃然偉

「十」「七」二字，在故書文獻中多相互譌誤的現象：

周禮考工記總目：「凡攻木之工七。」鄭玄注云：「故書『七』爲『十』。……」鄭司農云：『十』當爲『七』。」又輈人：「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云：「『十』或作『七』。」

史記夏本紀：「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史記會注考證云：「張文虎曰：『十年』孟子作『七年』。形近易亂，疑今本史文傳寫誤。」

荀子禮論篇：「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王先謙集解云：「『十』大戴禮、史記皆作『七』。」

劉子誠盈篇：「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王叔岷師劉子集證云：「『七』字，道藏本、子彙本、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百子本皆同；舊合字本作『十』，『十』乃『七』之誤。……淮南氾論篇：『禹之時，……一饋而十起』，『十』亦『七』之誤。」

「十」「七」兩字互譌的原因，鄭康成周禮注中提供了一個線索。鄭云：「故書『七』爲『十』」；那是說：東漢以前的故書文獻，「七」字的書體寫作「十」，與當時（東漢）訓「數之具也」（說文）的「十」字形體完全相同。據後鄭注文，知東漢之時「十」「七」二字形體不同於前，這種不同的現象，是後世故書文獻「十」「七」二字互譌的主要原因。茲就所見有關文物，試求此二字衍變的歷史及其致混的緣故。

「十」字，五期甲骨文皆作「丨」（干支字「甲」亦作「十」）；西周金文亦然，但亦有寫作「†」，這是從「丨」的形體加以潤飾而成的。西周以後，「十」字的形體大有改變。我們從歸納新舊出土器物上的文字觀察，知道春秋、戰國兩期，位於秦國以東的國家，「十」字皆寫作「†」。如：齊之[illegible]鎛、陳侯午錞；莒之簷大史申鼎（注一）；曾之鄀伯鼎（圖1·注二）；鄭之叔上匜、虢仲𣪘；晉之嗣子壺、玉片朱書（圖2·注三）；越之者汈鏑（注四）；楚之鄂君啓節（圖3·注五）等，「十」字皆作「†」。此字形體，是於甲骨文的「丨」字中間處加一圓點，這是上承西周金文所作的「†」字衍變而成的。西周文字中，凡直筆中間呈橢圓形的部份，到後來都聚成一點。此一圓點，以後逐漸向左右橫伸，發展成爲字體中的一橫畫。此現象除見於此「十」字以外，其他如天、土、古、正、午、氏、民、生等字，其中一部份的橫畫，在早期的銅器銘文上都作一圓點，到以後才衍爲「一」形的。

「十」字從金文「†」的形體脫變作「十」形的，在西漢以前，只見於秦國的器物銘文上。在我們所蒐集的資料中，秦器如新郪虎符、商鞅量、秦公𣪘（注六）、二十六年的詔權（注七），及一九六〇年於陝西臨潼縣出土的秦代銅鼎、銅鍾（圖4·注八），字皆作「十」，此字橫畫稍短，直畫較長，略異於漢隸所作橫直兩筆相若的「十」形。西漢之時，隸書「十」字上承秦體而稍予變化，如孝文廟銅鐘、建昭三年鐙、永始三年乘輿鼎（注九），字皆作「十」，與今楷書形體無別。自是以後，見於東漢彝銘、石刻、簡書的「十」字已無變化，故屬於王莽時代的萊子侯刻石（注十），光武時的東海宮司空槃（注十一），一九六四年六月於北平西郊八寶山發現，時代屬於和帝的漢故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闕（圖5·注十二），一九六三年出土於河南省襄城，屬於順帝時代的畫象石墓磚文字（圖6·注十三），及有年號的東漢簡冊文字，字皆相同，「十」字形體至此完全固定。

「七」字，於甲骨及兩周彝器銘文皆作「十」其形體、筆畫與西漢時已成定形的「天九地十」（易繫辭）之「十」完全相同。由於「十」「七」兩字的形體與筆畫相同，極易混淆。西漢之時，人們爲求這兩字有所區分，便將原來橫、直兩筆長短相埒的古文「七」字——「十」——稍加變易。他們把古文「七」字的橫畫加長，直畫削短，成爲「十」形；而訓曰「數之具」的「十」字則橫直兩筆相等，不予變更。這種區分，我們可在西漢的彝器、石碑、磚塊及簡冊等實物文字中見之。

「十」「七」兩字的區別，在西漢時只有筆畫長短的不同，於形體上並無嚴格的劃分，這是兩字混淆以至互譌的基本原因。西漢時尚無文字印刷之術，一切文獻皆賴雙手寫定。鈔寫之時，又因文字之正艸，或書寫人識字程度等緣故，這兩個僅以筆畫長短作區分的「十」「七」字，稍一不察，便有魯魚亥豕之誤。故書中「十」「七」字的譌誤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

在近數十年出土的漢代器物中，有不少刻寫有文字的，如漢簡上有許多「十」「七」字，是我們辨認漢代此二字書寫形式的最佳例證。二十世紀初以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發現漢簡多次，最重要的是：㈠一九〇七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故壘獲得兩漢至晉木簡數百枚；㈡一九三〇年四月，西北科學考察團貝格曼在額爾古納河流域黑城附近，得西漢木簡一萬餘枚；㈢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肅武威出土九篇儀禮。圖6所見的「十」「七」

二字，便是這些漢簡中常見的形體，那是西漢時的書法，也是鄭康成所說「故書『七』爲『十』」的由來。由於這兩字的形體相差甚微，最易混淆，在西漢時已經發生過相當的困擾，時人書寫已有相互譌誤的現象。如居延漢簡甲編（注十四），簡文二四六號（圖7）是漢代的乘數口訣。依西漢簡文「十」「七」二字的寫法，「七」字皆橫長而直短，「十」字則長短兩筆相等。此簡第八、九兩字，若依其形體寫定當爲「十七」，但通讀全簡，乃「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該二字實爲「七十」之混。這種筆誤在當時想已相當普遍，故文獻之傳鈔，亦往往混淆難辨。今人譯定漢簡，亦會因一時的疏忽而致誤的，卓識如王靜安、勞貞一諸氏，亦不能免。如：

(一)王氏考釋敦煌漢簡，於簿書類第十四「五鳳元年七月丁巳朔戊午厭胡隧長昔敢言之步昌士吏」，誤「七」作「十」。簿書六十「始建國元年十月辛未日食時關嗇夫□受戍卒趙彭」，「十月」誤作「七月」。又雜事四十「莊君房七十」，誤作「十七」等（注十五）。

(二)勞氏居延漢簡釋文第九簡：「始元十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爲出入六寸符卷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關符合從事；十八。」據簡文字體，「十年」當作「七年」。

（又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八月，改始元爲元鳳」可證。簡文於朝廷改元後仍沿用始元年號，當是因邊戍官員遠離京師，改元之令一時未達的緣故；此類情形除見諸漢簡外，銅器、墓磚中亦有此現象；見圖8・注十六）。此外第五八五簡：「起禁姦隧西行七里二百八十九步未至」，「七里」誤作「十里」等。又居延漢簡甲編一六四：「元康三年七月戊午以功次遷爲……。」「七月」誤作「十月」。嘯堂集古錄所輯漢器如汾陰宮鼎、大官壺，原銘作「十七」或「七十」者，皆誤摹作「十十」，而釋爲「二十」。阮芸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沿其舊譌。沈括夢溪筆談卷八象數二，說史記律書所言律之長短（如「黃鍾八寸七分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等），「餘分下分母凡『七』字皆當作『十』字」。凡此皆因古文「十」「七」二字形近而致混淆的。

「十」「七」二字給西漢以至今人的困擾既如此，西漢以後，遂有用同音假借及變易原字的補救方法出現。東漢初年，將古文「七」字的直一筆稍向右曲。於是與「十」相混近二百年的「七」字遂成定形，迄今不變。以後我們所見有關東漢的文物，凡其中有「七」字而具有年號的，字皆作「七」，不復與古文相同。茲舉銅器銘文，簡書、及磚瓦石刻文字以明之：

(一)銅器銘文

(甲)光武帝東海宮司空鐙槃「建武中元二年七月十八日」。

(乙)章帝建初鈎「建初七年五月五日造」。

(丙)和帝永元七年鐖。

(丁)安帝永和七年洗。

(戊)順帝永建七年洗。

(己)靈帝光和斛「用齊七政」；光和七年洗。

(庚)獻帝建安四年七月洗（注十七）。

「七」字皆作「七」，與今楷書相同。

(二)簡書

(甲)王杖十簡：此十簡於一九五七年秋出土於甘肅武威磨咀子第十八號墓。其中第二簡（簡序依「武威漢簡」（注十八）。）：「年七十受王杖比六百石」，第七簡：「汝南西陵縣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兩簡「七」字皆作「七」。第十簡：「永平十五年受王杖」（圖9），有「永平」年號，此十簡爲東漢明帝時物。

(乙)居延漢簡凡屬東漢以前的簡文，「七」字悉作「十」。東漢以後有年號的簡册，以永元器物簿爲最完整，全編計有七十餘簡，記東漢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事，其中有十一個「七」字，皆寫作「七」（圖10）。

(三)石刻

(甲)三老諱字忌日記（注十九），上有「建武二十八年」紀年，時屬光武帝；文中「十」「七」字書法與今無異。

(乙)鄐君開通褒斜道石刻（注二十）：「七」字與三老諱字忌日記同；此石刻於東漢明帝永平九年（本王昶說，見金石萃編卷五）。

(丙)河南襄城漢畫象石墓，墓磚銘文有「永建七年」紀年，「七」字作隸書「七」（見圖11及注十六）。

(丁)漢故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闕（注二十一）：石闕上有文字一行云：「永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爲元興元年其十月魯石工巨宜造」（圖12），「七」字反書，彎鈎部份向左，異於常體；此爲東漢和帝時石刻。「七」字反書除見於此石闕外，其他見於銅器的尚有建安四年七月洗（注二十二；此字容希伯金文編及續編未收錄）。又近年出土於河北定縣北庄的東漢墓磚（注二十三），磚背均印有席紋，部份刻有「七尺」「一丈」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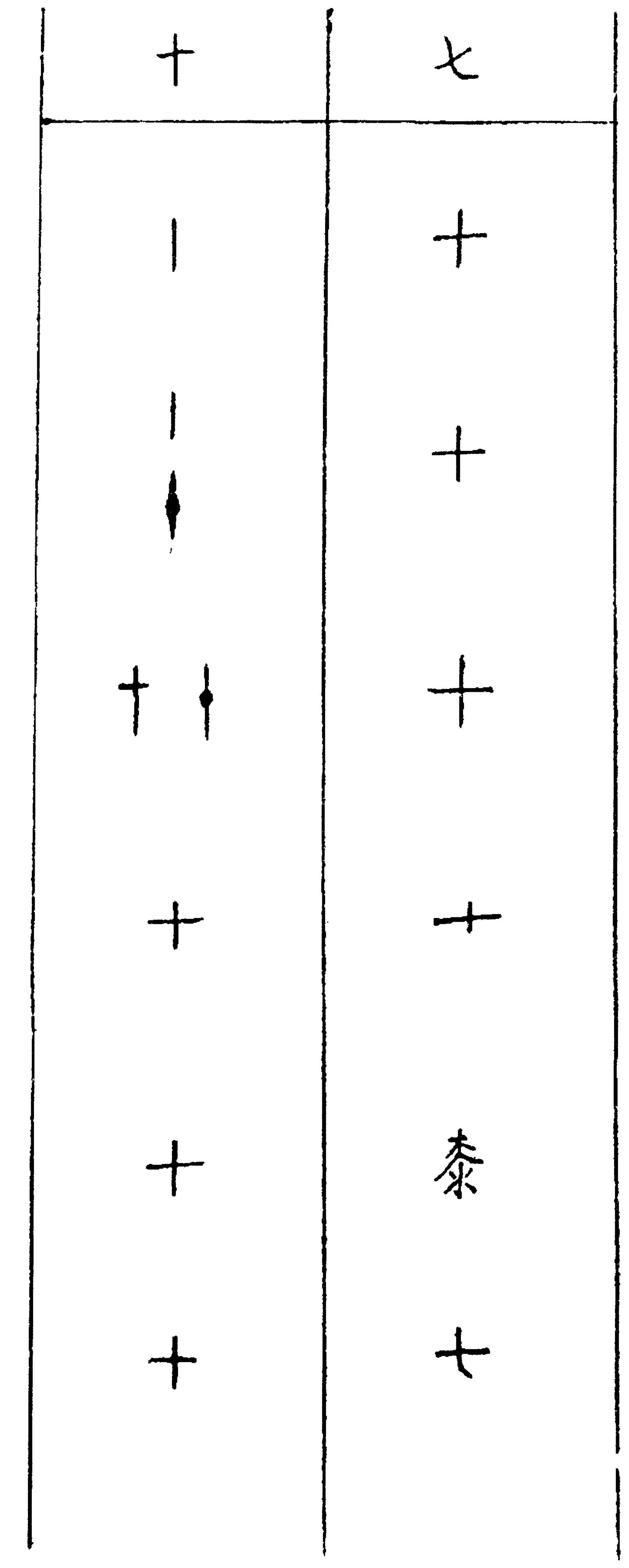
字，其中「七」字反書（圖13），情形與上舉兩例完全相同，此皆東漢時「七」字書法之異體。

(戊)石經　今存熹平石刻諸經，經文中凡「七」字皆作「七」（注二十四）。又如劉熊碑（圖14　注二十五）及東漢明帝、桓帝時之墓記（注二十六），「七」字俱作隸書「七」。其他散見於近二十年出土的器物，銘文中凡有「七」字作今體「七」者，皆屬東漢遺物。

段懋堂注說文桼字云：「漢人多假桼字爲七。」後人亦多統言漢人以「桼」代「七」。案在變異古文「七」爲隸書之前，叚借同音的「桼」字作「七」，蓋始於王莽時代，新莽以前的銅器及其他石刻銘文未見有以「桼」代「七」者，就今所見的彝器銘文及簡書等，作「桼」字而繫有年代的，多屬新莽時器物，且時代上限亦僅至於王莽，如銅器中的尚方鍾（注二十七），漢簡的地皇元年（注二十八），地皇二年（注二十九）等都以「桼」爲「七」。新莽以後，因有隸書「七」字，且以筆畫簡易，便於書寫，東漢時大都用此。銅器中偶或有以「桼」爲「七」者，如安帝元初七年洗（注三十），簡書中有年號的漢簡只有居延漢簡的「建武桼年四月戊辰」（注三十一）一簡。至於石刻，只有漢以後三國吳的禪國山碑及天發神讖兩碑亦以「桼」爲「七」，餘所未見。一九五九年出土的武威漢簡，在甲、乙、丙三本共九篇的儀禮中，甲本經文「七」字皆作「十」（古文「七」），而簡的序數「七」字悉作「桼」。陳夢家據簡本的構成時代及同時出土的器物爲準，判定此爲王莽時代墓葬的隨葬品（注三十二）。武威漢簡的九篇儀禮都是鈔本，是上有所承的，故經文「七」字皆作古文，而簡冊末端的簡號則用當時習用的「桼」字爲之。

綜合以上所述，要點有六：㈠故書「十」「七」二字多互譌的現象，是由於古文「七」字作「十」，與訓「數之具」的「十」字形近而致混。㈡「十」字，殷甲骨文及西周銅器銘文作「丨」；東周時東土文字衍作「⧫」，秦文作「†」；西漢時作「十」。「十」字形體從此不變。㈢「七」字，西漢以前作「十」，形體與「天九地十」之「十」字相同。西漢時人爲求「十」「七」二字有所劃分，遂將古文「七」字（原作「十」）寫作「十」。其與「天九地十」之「十」字不同處是：「七」字橫畫長，直畫短；「十」字則橫直兩筆相等。㈣「十」「七」二字於西漢時最難分辨。東漢以後始將「七」字從「十」之形體寫作「七」，從此「十」「七」二字形體各殊，不易致混。㈤從出土的漢代器物所示，凡有年號之器物其中有「七」字寫作「七」者，皆屬東漢遺物。㈥所謂「漢人多假桼字爲七」，其叚借之時代上限止於新莽。王莽時代器物中有「七」字者皆作「桼」；東漢時因有隸書「七」，「桼」字之用已不多見。

附表



	七	十
殷	十	丨
西周	十	丨 ⧫
東周	十	† ⧫
西漢	十	十
新	桼	十
東漢	七	十

注一：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出版。

注二：一九六五年一月發現於武漢；見文物一九六五第七期。

注三：一九六五年於山西省馬侯出土；見文物一九六六第二期。

注四：同注一。

注五：一九五七年四月出土於安徽壽縣；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第四期。

注六：同注一。

注七：日本「書道」一卷。

注八：文物一九六五第七期。

注九：日本書道全集第二卷；一九六〇年出版。

注十：文物精華第二冊；台灣出版。

注十一：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一。

注十二：文物一九六四第十一期。

注十三：考古學報一九六四第一期。

注十四：一九五九年出版，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八號。

注十五：見勞貞一著居延漢簡考釋「敦煌漢簡校文」。

注十六：如：(甲)元初七年洗（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二）；(乙)河北定縣北庄漢墓弩機銘文（見考古學報一九六四年第二期）；(丙)河南襄城茨溝漢畫象石墓北壁朱書（見圖11；考古學報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注十七：「安帝永初七年洗」見貞松堂集古遺文。其他見小校經閣金文。

注十八：一九六四年出版。

注十九：日本書道全集第二卷。

注二十：同右。

注二十一：文物一九六四第十一期。

注二十二：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三。

注二十三：考古學報一九六四第二期。

注二十四：見馬叔平「漢石經集存」。

注二十五：見文物一九六六年四期刊劉鶚、范懋政舊藏本。

注二十六：趙萬里編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一九六五年出版。

注二十七：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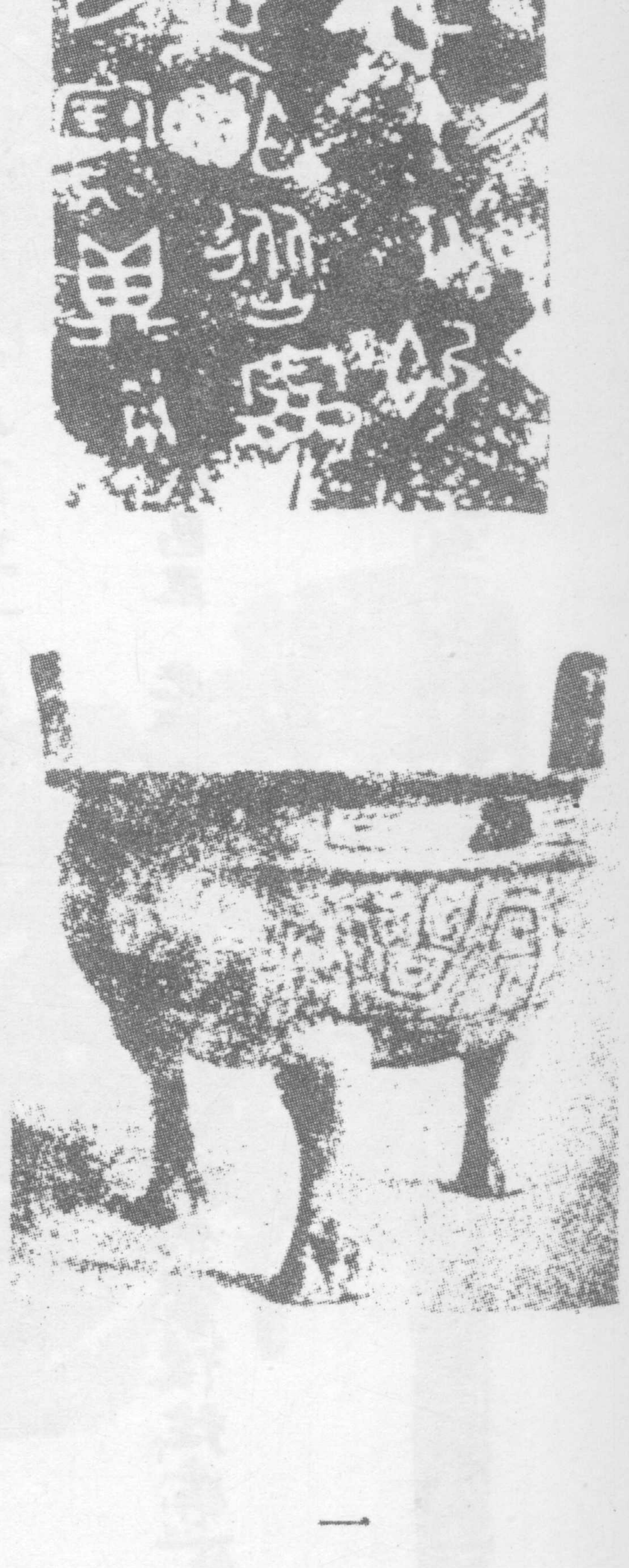
注二十八：日本書道全集第二卷「敦煌漢簡」。

注二十九：流沙墜簡簿書類第四十二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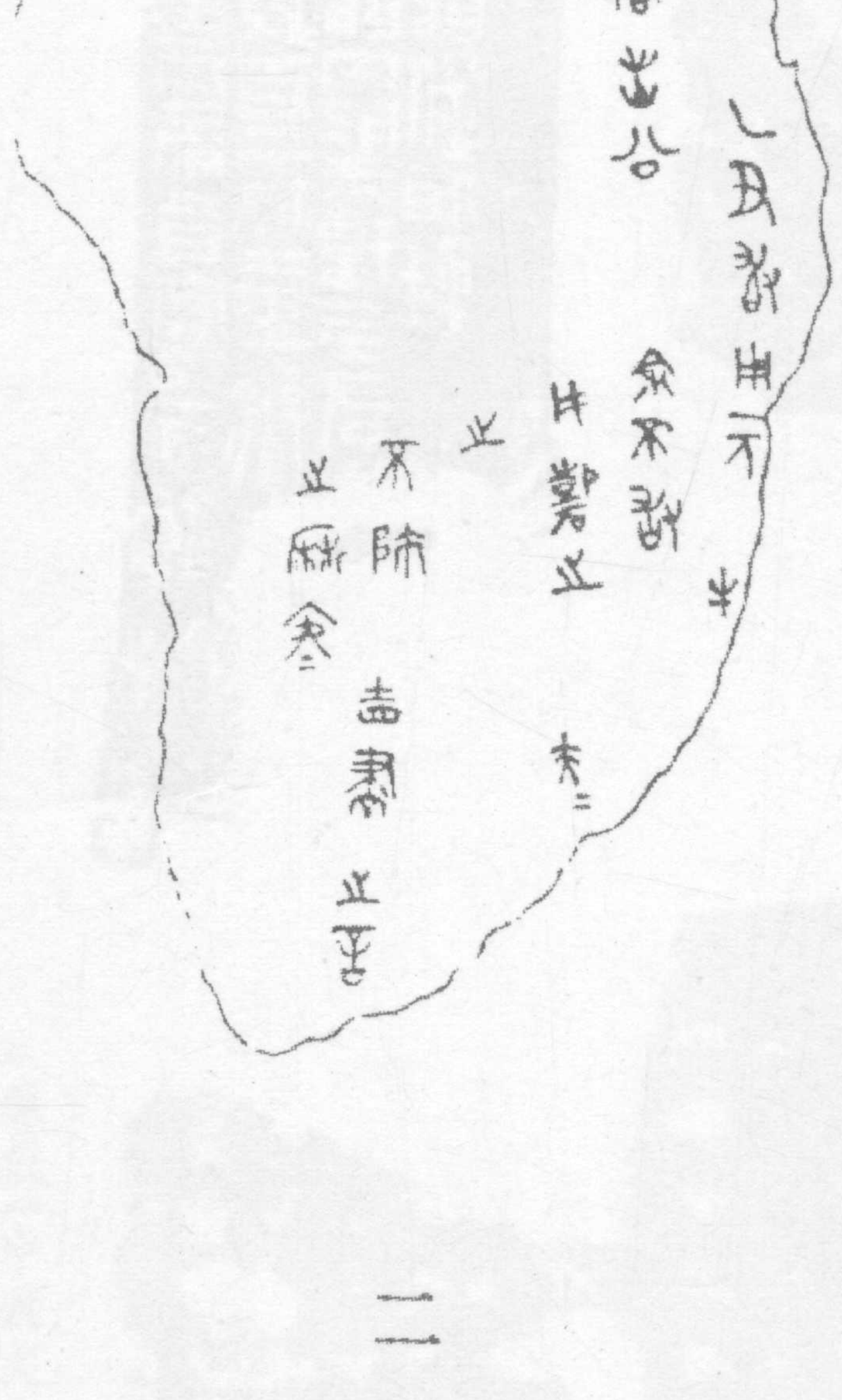
注三十：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二。

注三十一：見居延漢簡甲編二四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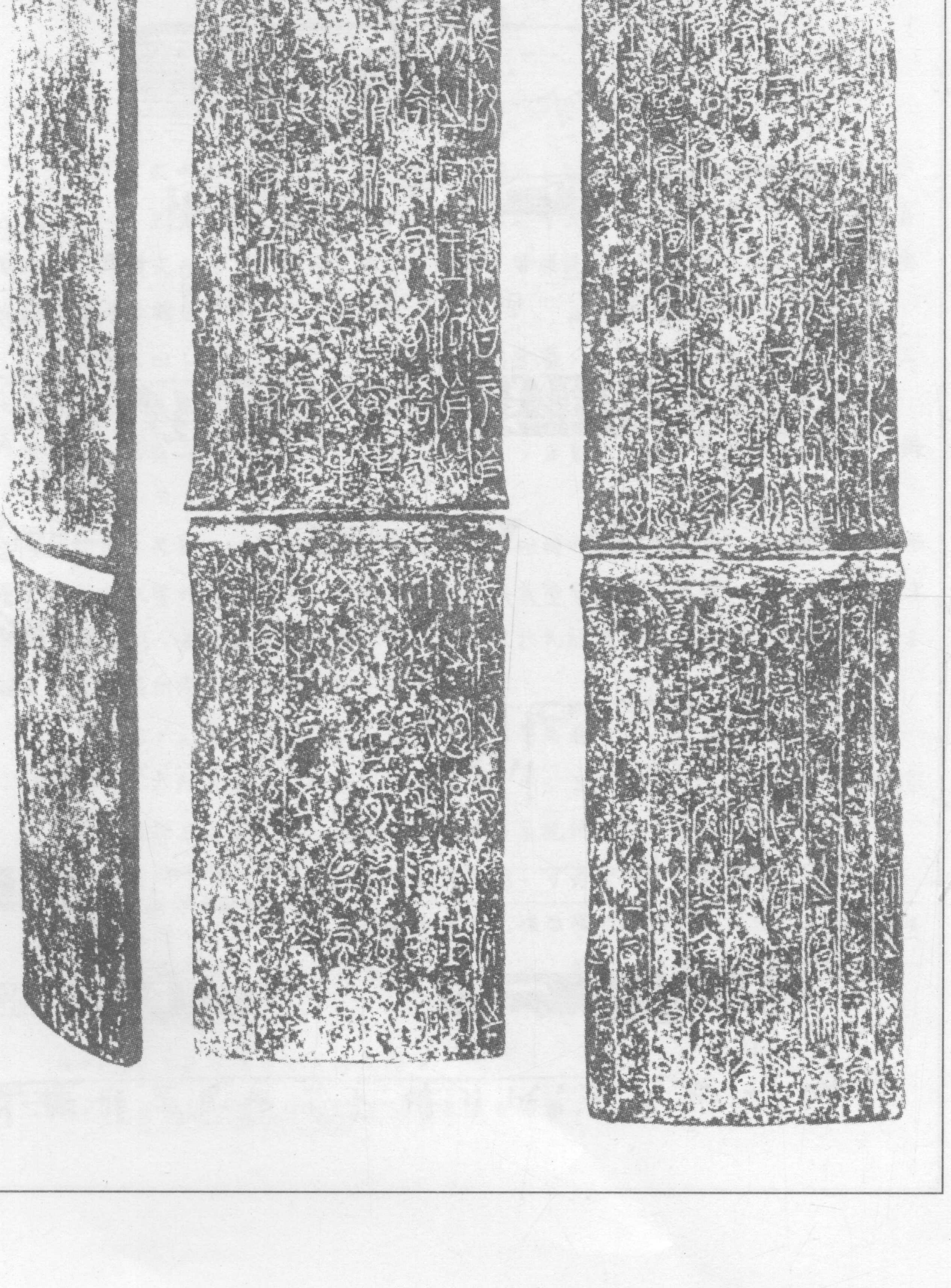
注三十二：武威漢簡「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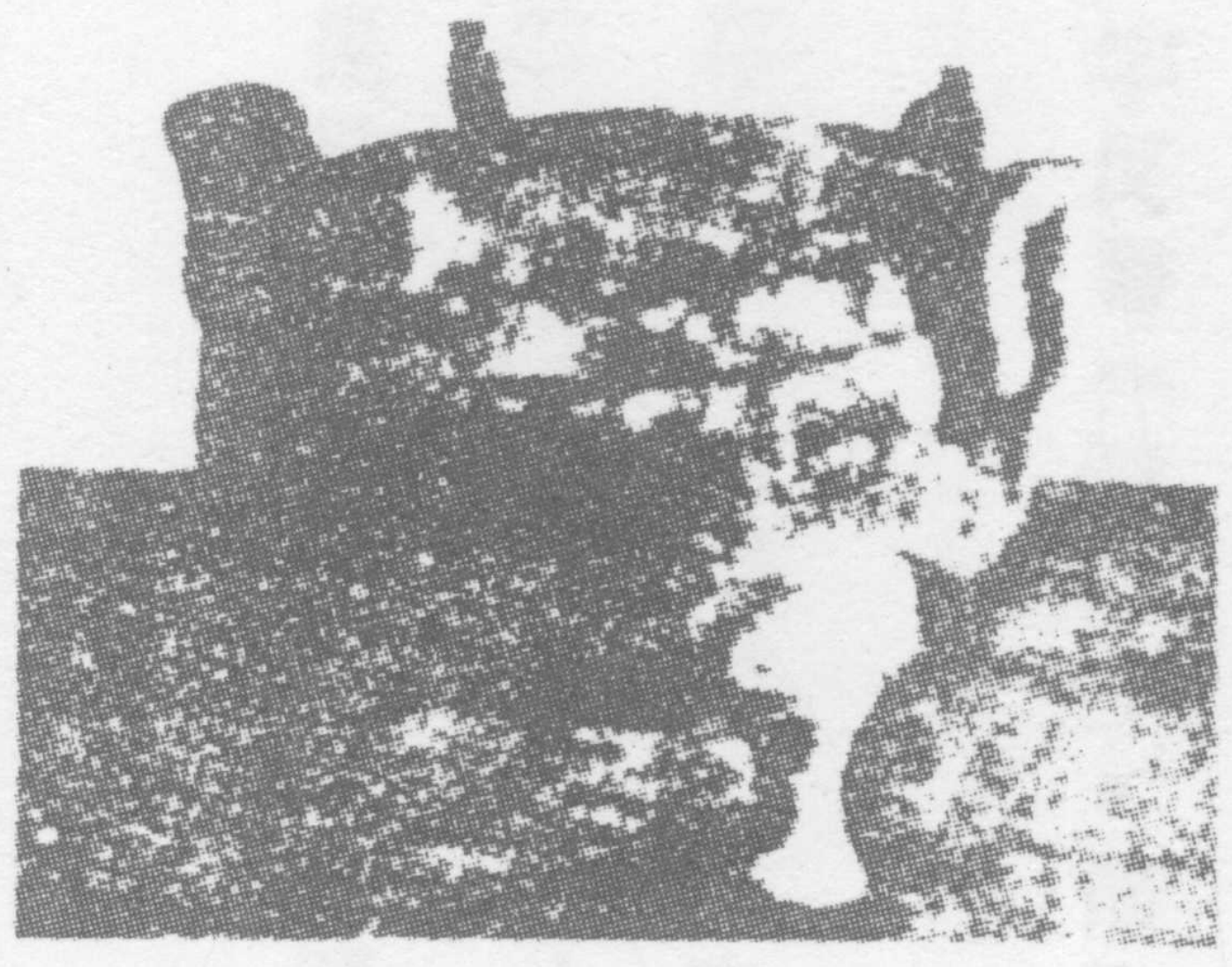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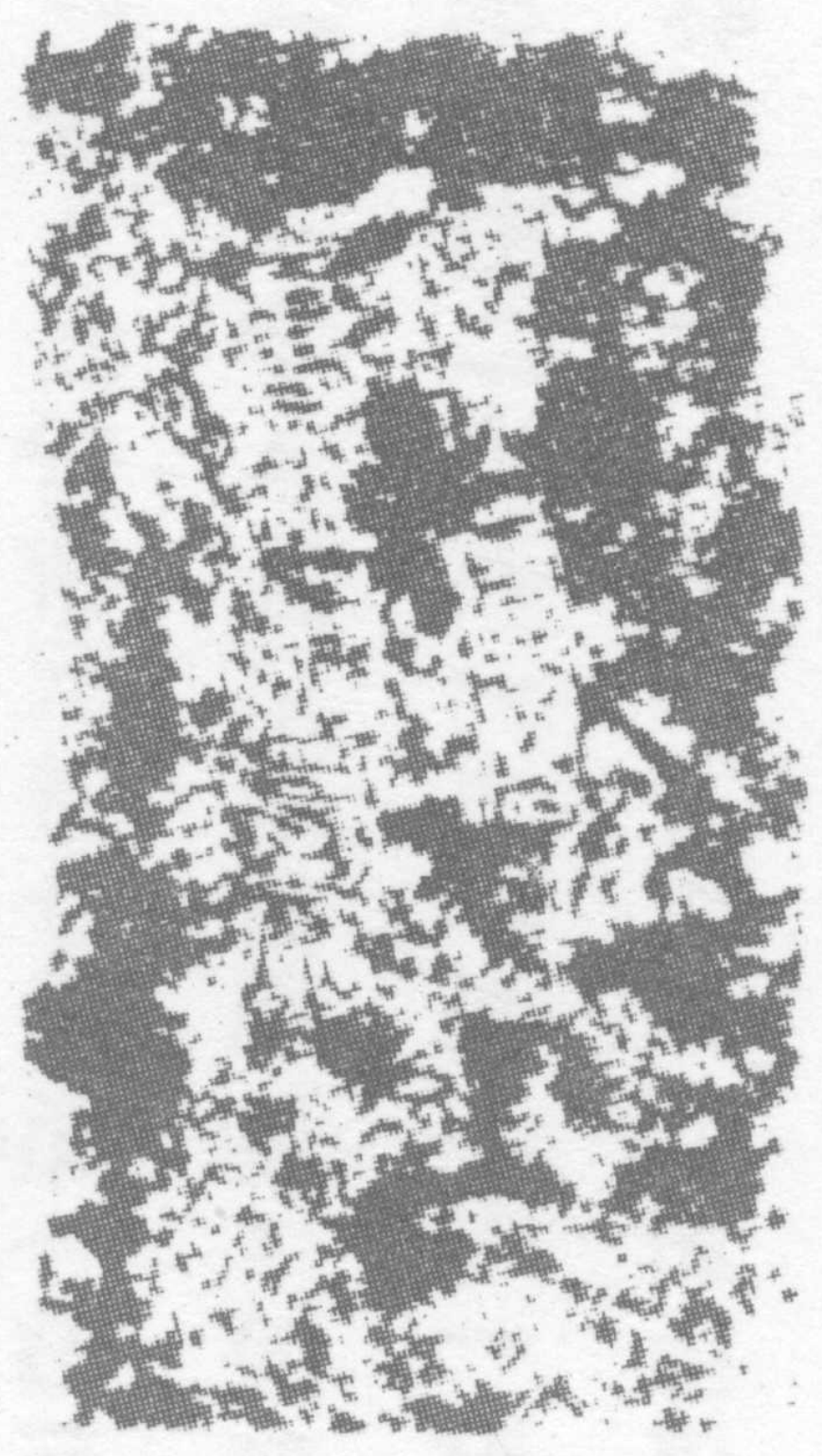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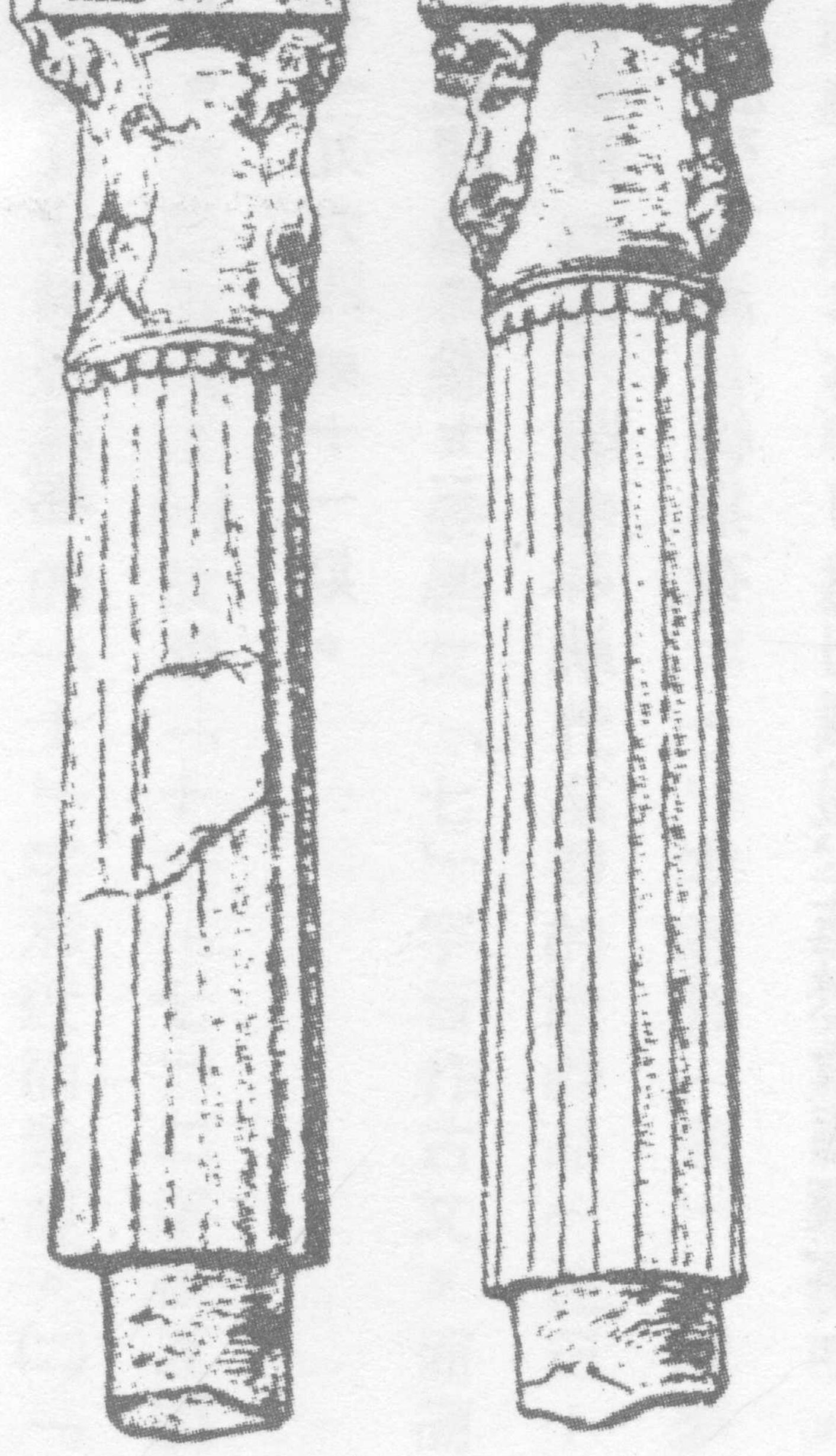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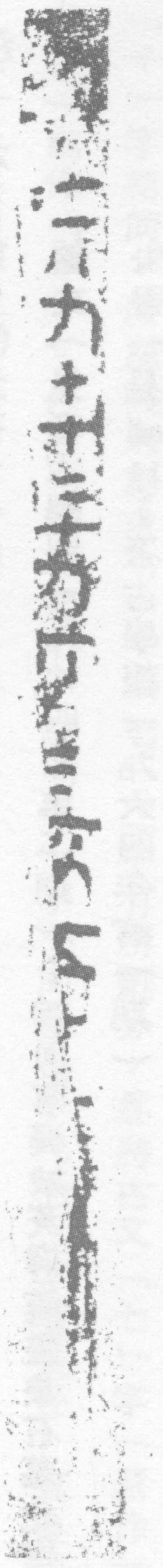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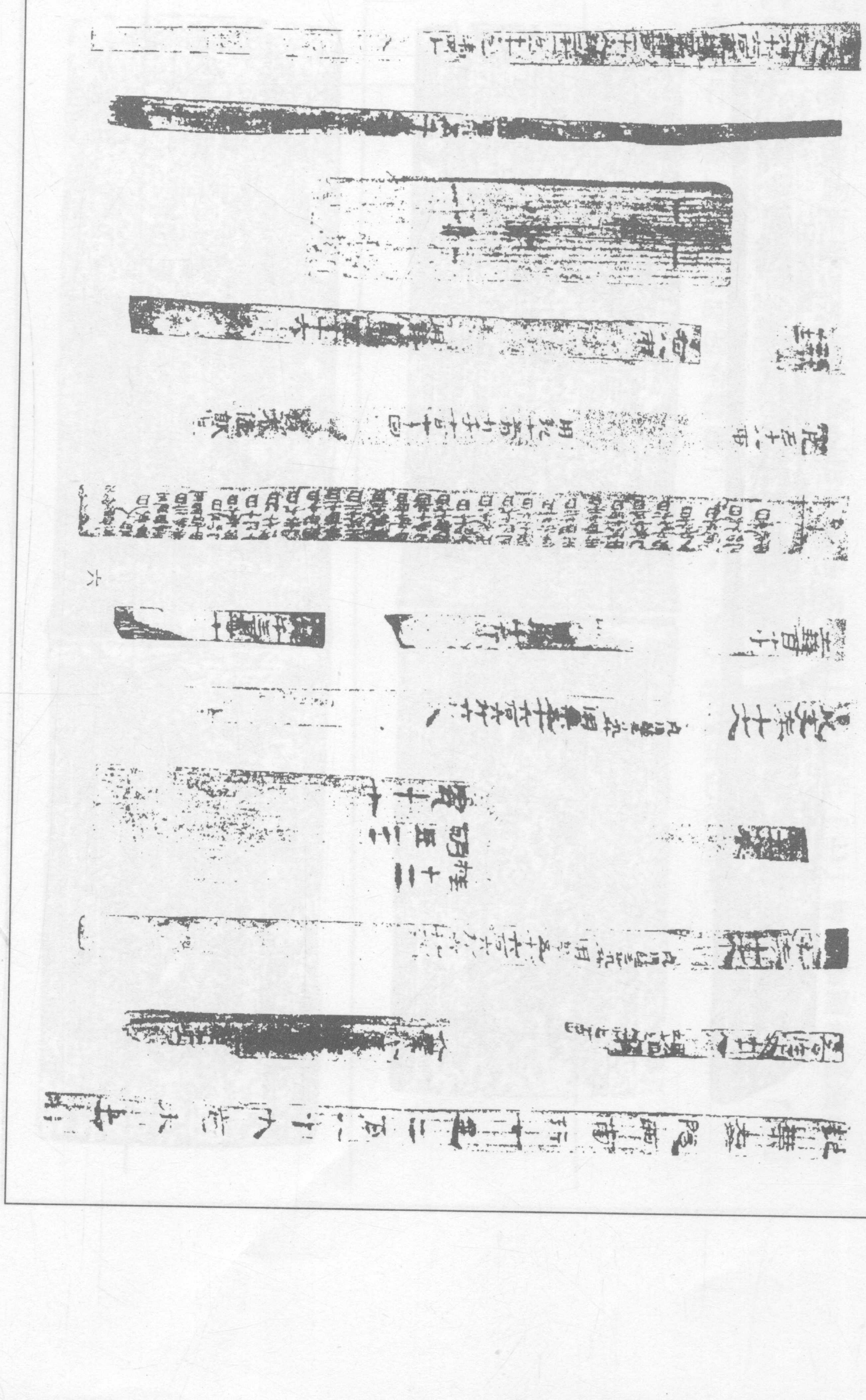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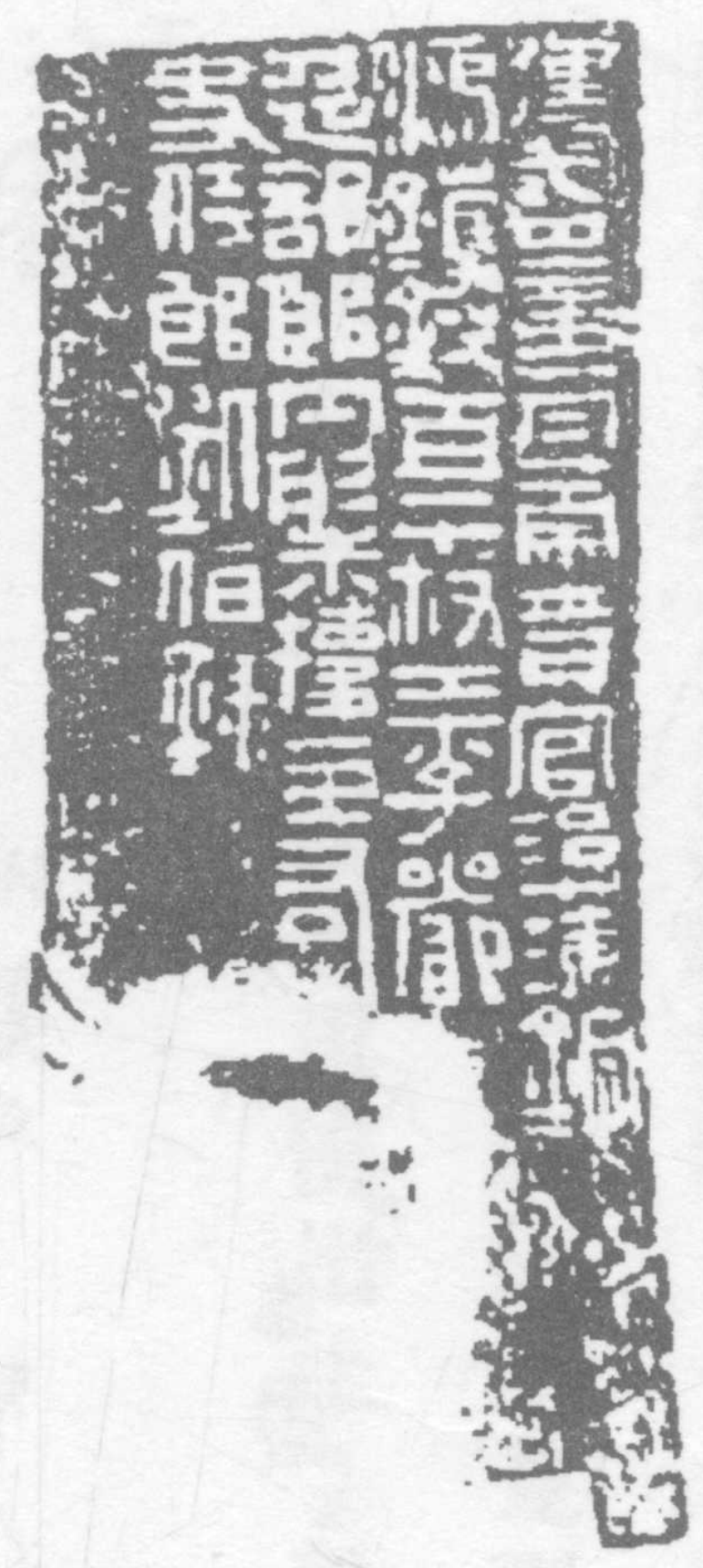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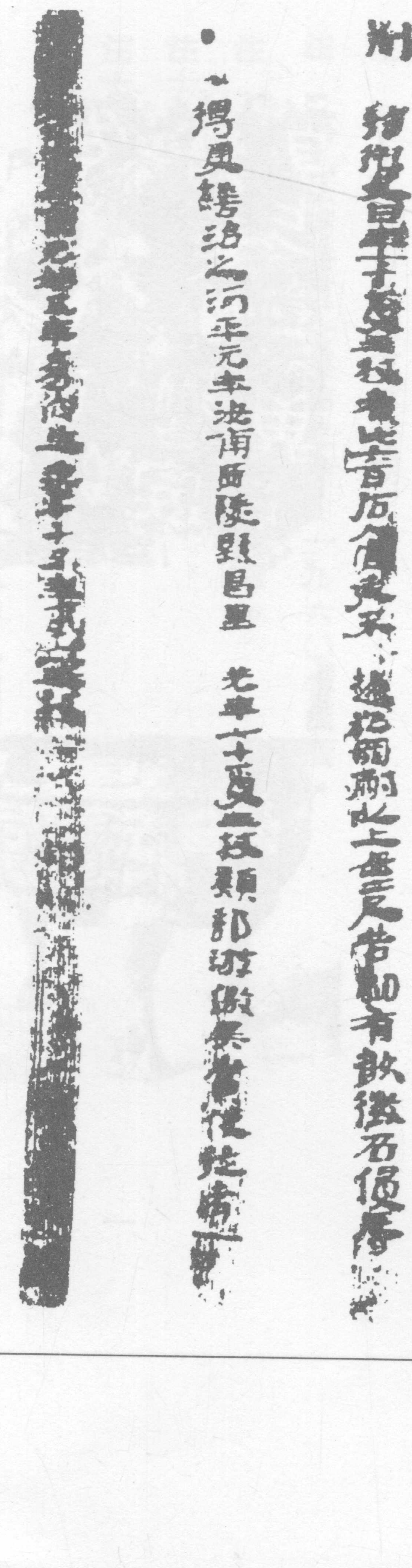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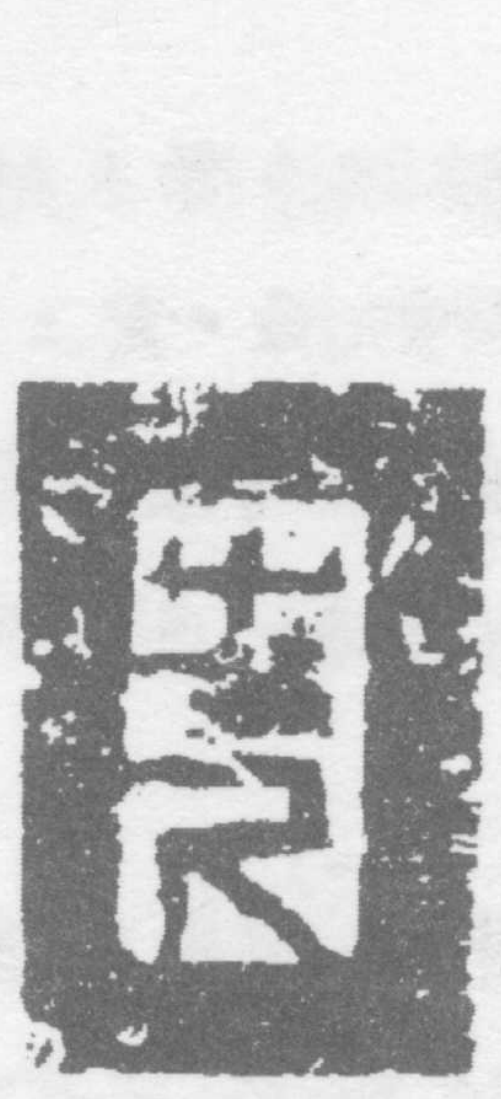


六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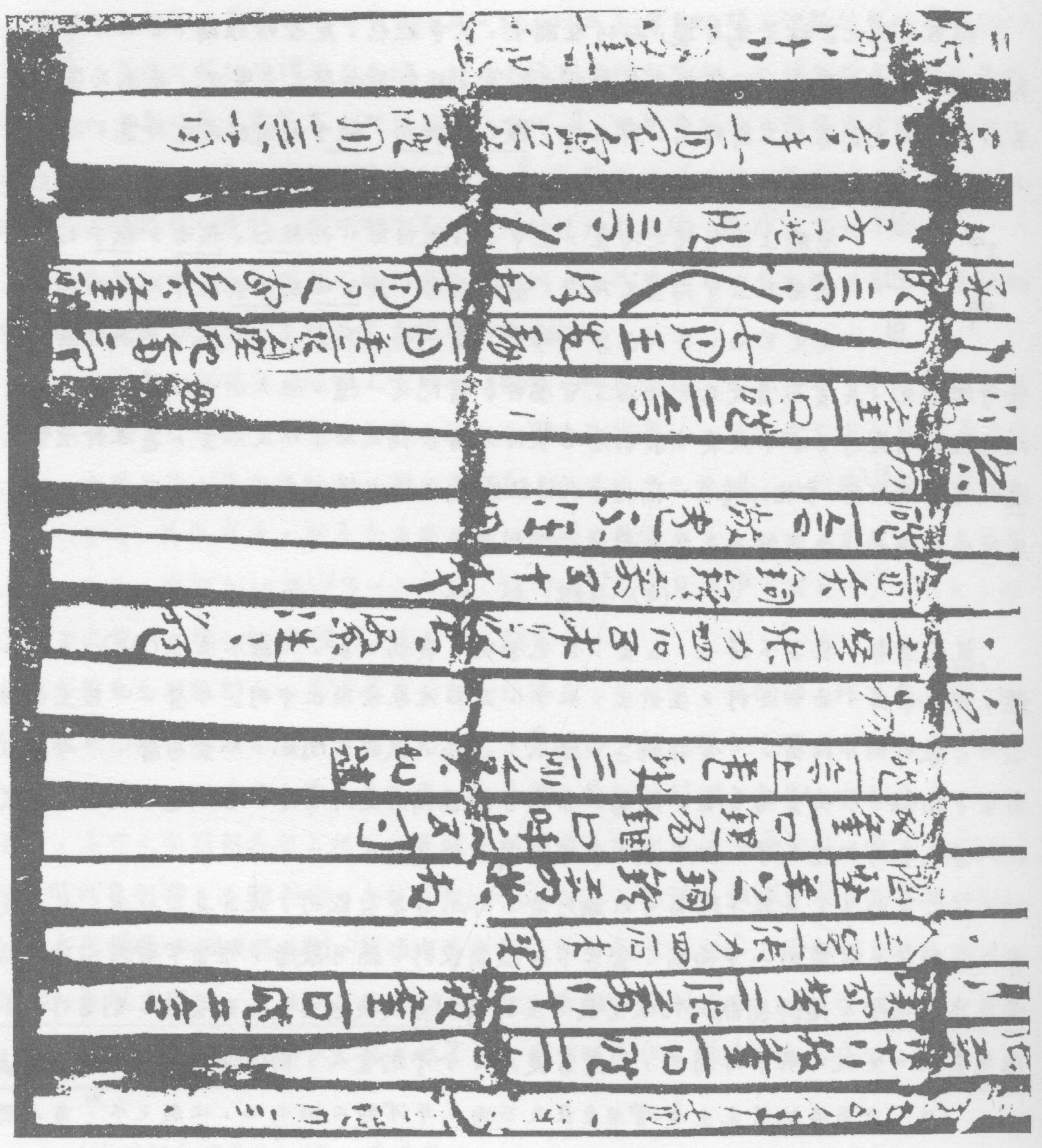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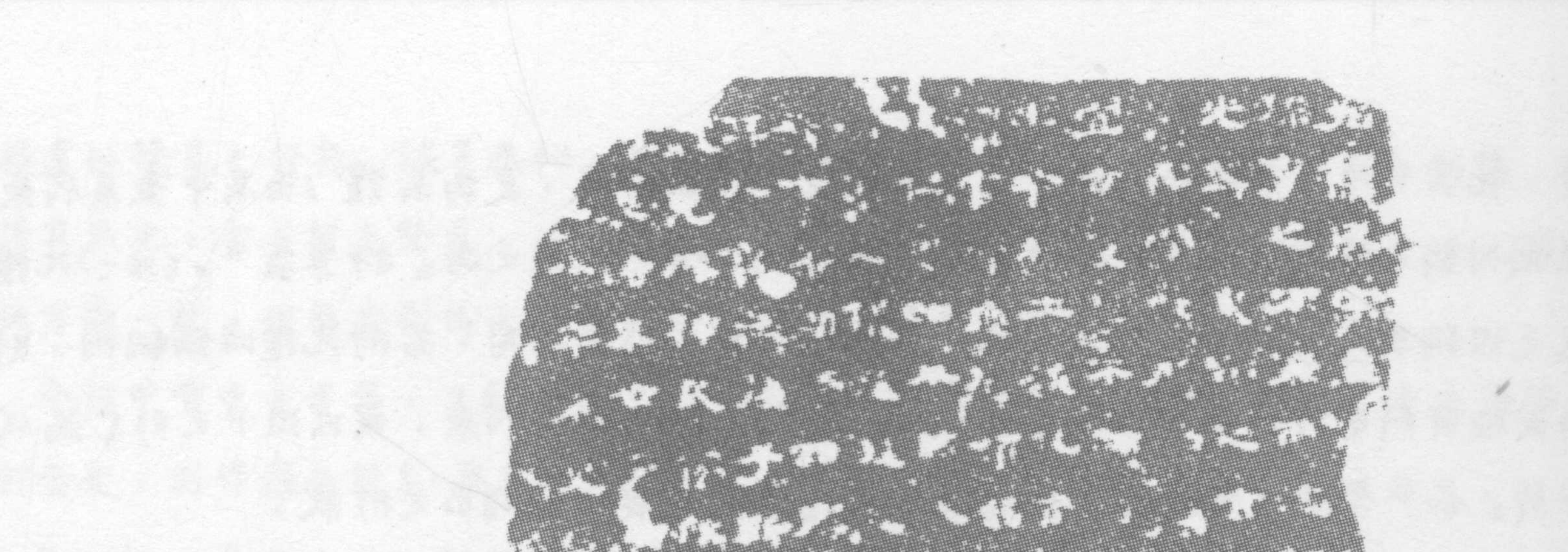
永建七年四月十四日造

石室楬置

侍王張伯和

一二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七冊，一九六八年三月）

一四

古文字試釋

勞　榦

(1) 釋　示

示字在甲骨文中為神主之義，說文解字示部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上)，三垂，日月星也。觀於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為說神秘，蓋出自緯書。甲骨文示作丅，作亍，作丌，作示，皆與說文不合。晚近以來，學者多有新解，而其中亦頗有可商者，今併論之。

> 丁山先生曰：「清史稿禮志：『清初起自遼瀋，有設杆祭天禮。杆木以松長三丈，圍徑五寸。若帝親祭，司俎掛淨紙於柱上，諸王護衛漸次掛之。』……示所从二或一，是上帝的象徵，其所从丨，正象祭天杆，杆旁之)(，蓋象所掛之彩帛。」（注一）

今案示有神所主之義，以神杆為釋，自屬可言。但神杆之義，僅係一種假設，必需在甲骨文中或商代實物中，證明此種假設之合理與其存在，方能取信。但丁山先生並未能供給此項證明，僅能以清代禮節以為比較。東北民族與商人關係究竟如何，迄今未能論定，因之其所舉例殊有證據不足之嫌。

> 葉玉森曰：「示从一象天，丨謂恍惚有神自天而下。一地也，後蛻變作示……變作工　亦神至自天下地也。又變作亍，亍，上从二，乃从一之譌。更變為示，示，與許書古篆文合，即許君三垂日月星說所由來。」（注二）

今案葉說未能有所實據，李孝定謂其「徒涉玄想，可毋深辯」，者也。（注三）

（注一）見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據除滿洲人有天杆而外，美洲印第安諸族亦有圖騰竿為氏族之代表。但商人之示，或主，係分别屬於各祖，不僅一竿，似不可以比附。

（注二）見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考釋。

（注三）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一冊第四十四頁。

胡光煒曰：「丅蓋象木表所以代神，與帝(帝)同意，古祭人鬼，祭天神地祇無尸，則植表以象神所在，此立主之始，于帝皆為表形也。」（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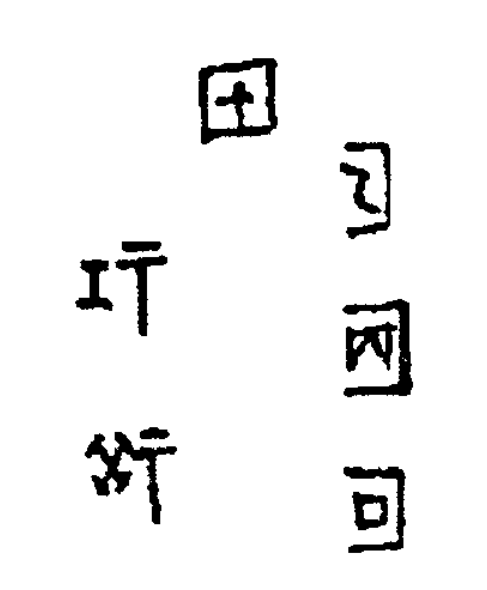
今案帝字依吳大澂所釋為花蒂，假為上帝，其說實不可易。胡氏以帝表植木，未為允當。且卜辭中示壬與示癸顯屬祖先，不屬天神，謂其表天帝者無據。因此其說亦不足取。其中最堪參考者當推唐蘭及陳夢家之說。

唐蘭釋示宗及主曰：「卜辭示，宗，主實為一字。示之與主（注二），宗之與室，皆一聲之轉也。左昭十八年傳曰：「主祏」自即說文之「室祏」，而莊十四年謂之「宗祏」，金文作冊𣪘謂之「石宗」。襄廿四年又謂之「宗祊」。明主，室即宗，而祏石，即祊也」。

陳夢家卜辭綜述曰：「卜辭的示字，我們舊以為即後世的主字所從來，今述其證：(1)卜辭的示壬示癸即殷本紀的主壬主癸。(2)卜辭云「上甲三匚」（拾一・六）三匚即報乙，報丙，報丁三先王匚，匚字象示在匚中，匚為藏主之形。(3)說文曰「祏宗廟主」，而卜辭祏字象示在石下，示即主。(4)說文曰：「室宗廟室祏」，左傳昭十八年，「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主祏即室祏。左傳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即室祏，卜辭的宗字亦即是室字。(5)古音宗主示祏皆一聲之轉。(6)武丁卜辭示壬示癸作丅，武丁以後作工，即主字所從來。金文作主，中間加一橫畫，則為文字發展的常例。卜辭的示字，應是石主的象形。乙，七三五九（又八六七〇，八六七一），和珠六二八，示作丅，哲庵二〇三作亓，較為原始。」

以上唐陳二氏闡明示，主，宗，祏，室諸字之關係，允稱詳贍，但亦有不可信據者，如謂宗主示祏室諸字皆一音之轉一事，則古音宗在冬部，主在侯部，示在脂部，祏在魚部，除示與室同在脂部以外，其餘無一可以相通。若能可通，則古音無不可通矣。蓋音自音，義自義，義之相通，原不必音之互轉也。誠然古音中亦有不盡可以切韻系統衡量者，但此類究屬少數，原不可以偏概全。今宗主示祏各字俱不相互通，是所謂一音之轉者，純屬揣測之辭。而專以義推求始為正理。如以義推求，諸字皆與祏字相關，故示之以石為之，固亦事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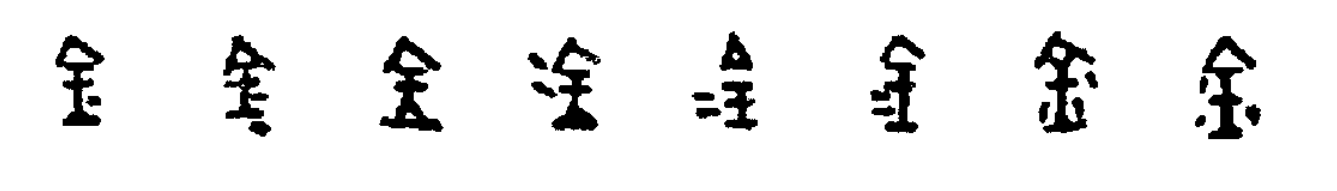
雖然，殷之宗祏若為石製，而列在廟中，其事難信。是合理推論，亦必非唐陳二氏所論在廟中之石主，而當認為在廟外之石室，始能符合契文之實況。若為石室，則其石室之排列則當如左圖形式。即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為同形式之石室，而主壬，主癸則為別一形式。以契文形似而論，上甲以至報丁之石室當為三面有牆上面有頂之石室，上甲之石室向前，而報乙，報丙，報丁之石室則同在上甲石室之左方，面向右方。其主壬及主癸則非石室而為石几形之巨石，亦即示字之形，上蓋一石，下支一石或數石，其有點者則祭時酒醴也。其實石室及几形之石，皆屬於多爾門之一種。但大小之規模相異耳。商人祀祖自有差等，本不足異。其制度沿襲而成為宗祠及石主以及木主，甚至於演變成漢人之畫像石室，亦相承有自。獨惜丁氏僅就圖騰文化立說而未思及於巨石文化（注一），唐陳兩氏過於注意音轉而未思及石室之排列與差等耳。



(2) 釋金錫

說文金部，金字下釋云：「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薶不生衣（注二），百鍊不輕，從革不韋，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段玉裁注云：「象形而不諧聲。」金部錫字下釋云：「錫，銀鉛之間也，从金易聲。」今按古者金多指銅，不必專指黃金，銅錫二原料皆鑄器鑄兵之所常用，古人當在所習見，然此二字又牽涉假借文字，故本義亦多所紛擾，今具論之。

就金字而言，其成字頗有可以論列者，即此字是否象形，此字是否从土，此字是否从今得聲。就象形一事而言，金字下部誠屬象形，無可疑者，惟金下部左右注之點若象土中之金，當作圓點，何故或長？王筠釋例首致疑辭曰：「既云注，則當作○○不當或長之。生成之物多作圓形，」其言是也。今參酌金文，則金字旁之點，亦或作長形，無作圓形者，則謂為生成在土中之形，則有可商矣。就从土一事而言，則金文中金字之下部多作王字形加點，並非土字，則从土之事，仍有可疑。再就从今得聲一事而言，段玉裁以為非是，而羅振玉西狹頌跋，則以為：「說文金……古文作金段氏玉裁注，金象形而不諧聲。案金乃傳寫之誤，當據嶧山碑改作金。漢李翕西狹頌，今字作今，與嶧山碑金字所從正合。知今即今字，古文亦從今聲。段氏云古文象形而不諧聲，疏矣。漢人分隸多從譌變，然亦有可考見六書本原者，此類是也。」今按嶧山碑係屬秦篆，僅屬一例，仍未可以論定古文。若就金文而言，則金字之點變化甚多難以執一端而論，其顯著者，計有：



（注一）

其上部與今字之關係在疑似之間，金字與今字誠然古音相同，但就形而言尚需進一步解釋也。

甲骨中尚未發見金字，但今字作亼或亼或亼，與金文中之今字作亼，作亼作今作亼者仍相承有序。（注二）但除上部與金字符合以外，其下為一點或一短畫，與說文所稱「从亼从ㄱ，ㄱ古文及」者不侔。若謂借亼為之，則今字與亼字聲韻無關，而其下一點亦難解釋（注三）。故此字賦形，從來無滿意之解答。但今字與金字有互相關涉之可能，則不應有何疑問。

依照「昔」，「翌」等字之類別而言，皆屬於假借一類。蓋涉及時日之字，無從象形，亦無從指事也。故就今金二字而言，則今字必為假借，而金字則可能為本義。若金字為本義，則今字與金字宜有同為一字之可能，但一為繁體一為簡體耳。如其今與金兩字同出一源，則其同點在字之上部亼形或亼形部分，對於此一部分，必需有較為合理之解釋。

金屬雖有形體，但其形體並不固定，隨器而異。惟其製成器物以前，當採鑛，鎔金，範器之時當可略為形繪。尤其以鎔金，範器之時，更為具體；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則坩鍋及鑄銅鎔液也。坩鍋在殷虛有發現，當地人稱之為「將軍盔」。（注一）此種尖底之坩鍋與天工開物所記及現代銅匠及銀匠所用形式相同。若將此種坩鍋翻倒，則其形式極與亼之形相近。如其中有銅鎔液，則可以一點為代表，或以流下之形⺁為代表。故「今」字非常可能為一種指事字，指出銅液從坩鍋傾出之形狀。

再從冶鑄設備而言，殷代已知用精密方法鑄範（注二）其鑄造技術，與天工開物所記非常相似。即從範頂端傾入銅鎔液，流入範內，因而成器。就小型者而言，漢以後錢範，今仍有存者，此種錢範即是將銅液傾入錢範，經過引道，達到各種錢型，因而形成錢幣。今以古文「金」字比較則金字上部宜為坩鍋形狀，而下部則為器物範中通道，此種冶鑄方法，固與大型銅器鑄造之原則相符，但與錢範等小型器物之鑄造比較，則更為相合。（注三）在以上比較結果之昭示下，金字上部為一坩鍋，其下部為一器範，其旁長點則表示流注銅液，甚為顯明。故金字與今字雖繁簡不同，而其所代表者為鑄銅之事，則無多大出入也。

若再與金部其他字比較，則錫字亦有類似之結構。

據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間也，从金，易聲。」甲骨無錫字，金文則毛公鼎之錫不从金，曾伯簠則从金从賜（金文後期，賜字从目从易）。毛公鼎已至中周，曾伯簠更在春秋時期，則从金之錫字，當在東西周之間始有，更早但作易不作錫。則「易」似宜為「錫」之本字也。若「錫」之本字為「易」，假作「賜」義，則詩書中作賜與義之「錫」，如「錫之山川」，「錫土姓」等，本皆作「易」。「易」既為「錫」之本字，則詩書中隸定作「

（注一）見胡光煒說文古文考。

（注二）示與主石可通見此篇後文，宗據董同龢表為tsông，而室為siet，相去甚遠，故不可通。又有關示字者尚有他說，其尤牽強者不引。

（注一）參看凌純聲先生臺灣與東亞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比較之下，商人與石棚文化相關，無可疑者。

（注二）按此衣字衍文，當作「久薶不生」，無衣字。生或作鉎，言生鏽也。此處皆每句四字，並以生，輕，行三字為韻，當出自緯書，後人不解生字有鏽義，輒增衣字，非原義也。

（注一）據容氏金文編，在此不再注明原器。以從簡明。

（注二）甲骨據孫海波甲骨文編及金祥恆續甲骨文編，金文據說文古籀補及金文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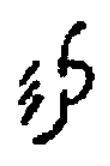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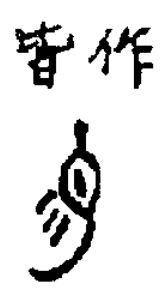
（注三）亼字金文甲骨中無單用者，僅見於合字之上部，余永梁殷虛文字考云「合象器蓋相合之形，許君云，「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乃望文生訓之肊說」，其說是也。故金字與今字上部非從亼，乃別有所从者（據食字上部之亼本是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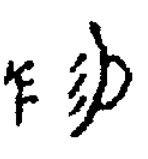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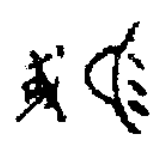
（注一）見安陽發掘報告四期，劉嶼霞殷代冶銅術之研究及大陸雜誌六卷十二期蘇瑩輝銅器鑄法及其品類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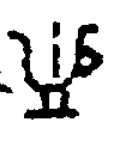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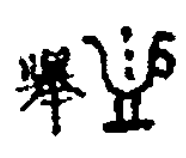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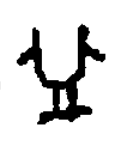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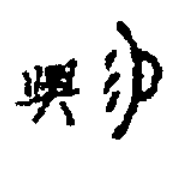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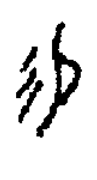
（注二）見李濟及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

（注三）比較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上篇第5—6面，銅斧製造之模型圖，除去銅斧本身外，尚需留有鑄口及空氣出口，因此除器物本身的模型以外尚需些通道。惟金字下部兩旁橫畫所代表者。是直形範，而此書所指示者係橫形範。雖橫直稍有不同，而原理則一也（按錢範均是直形範，可證中國古代亦用直形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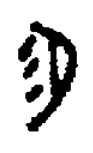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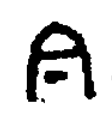
錫」而不作「賜」(注一)，則亦流傳有自，決非出於輕率也。

說文易部：「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是許君亦未能決定。許君以為易當象蜥蜴，但別引賈秘書說(注二)及或說。賈說及或說皆謬誕不足辯，許君之說則亦師承有自。今按金文中凡宗周早期彝器，如盂鼎、頌鼎、克鼎等，易（即錫或賜）皆作，與甲骨相近，而宗周中晚期如毛公鼎，不嬰敦，以及春秋時之邿遣敦則變作有類於蜥蜴，與小篆接近。許君蜥蜴之說，亦必根據前人舊說，或可溯至春秋，非許君所能凡斷。第非造字之本誼耳。

甲骨易字作或與金文前期者略相近似，更為單簡。惟自來釋甲骨者亦異說紛如，迄無定論。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易字後案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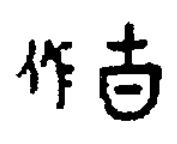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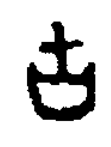
> 按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許君並舉三說，正見其無所適从。契文金文均不象蜥易之形，亦與日月，若勿字絕遠。郭氏謂為益（今溢字）之簡體，以所舉字之形及音言之，其說或是。然易益二字之義，又相去懸遠，了不相涉。且契文金文益字多見，除郭氏所舉字一文之外，餘均从，未見與（契文）（金文）形近者。此字之初形朔誼，蓋已蒙昧難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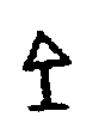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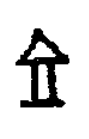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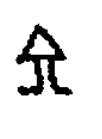
今按孝定先生不信郭氏，其言甚是。郭氏所舉益，易二字，在韻部上雖同屬「支」部(注三)，但在聲紐上則益字屬於影母，而易字則古音當屬定母。故二字在音理言之，亦未可相通。至就形言之，則益字之器為平放者，而易字之器則為斜傾；益字之水點為自下向上溢出，易字之水點則為自上向下向旁傾倒，則易字不象水自器滿溢而出，當不難指定。惟其形所象何物，迄難判斷。今試比較「今」「易」兩字之形製及組成，或可為之進一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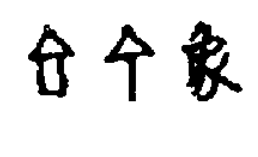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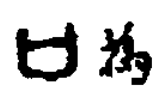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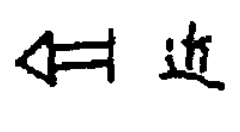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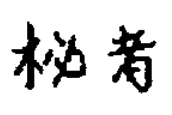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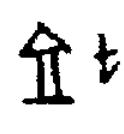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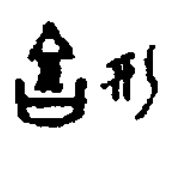
古代鑄器必銅與錫為劑，然後可為青銅。所有各種器物，不論商或周，不論其為祭器，兵器或容器，亦無一不為銅與錫合金之青銅。是則造字之時，金與錫（即今與易）同時造定，形製相類，本為不必致疑之事。今字為坩鍋，側傾銅液，已見前述，易字為一平淺之釜，斜傾錫液，亦自可以比較得之。蓋銅之鎔點較高，在攝氏1083度，非坩鍋不能鎔解，而錫則鎔點甚低，僅攝氏232度，凡任何釜器，皆可應用。此所以易字作形，而與今字作。造字之原則相同，而其形則異之故也。

(3) 釋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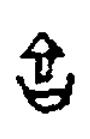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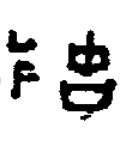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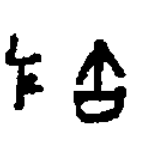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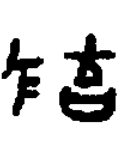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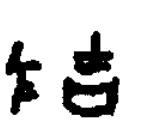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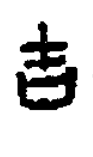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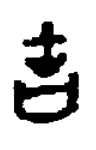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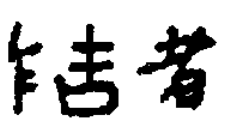
說文：「吉善也，从士口」。士口何以為善，許氏未詳為解釋。段注亦無說。徐灝說文段注箋云：「吉善也，引申為凡善之稱。从士口所以異於野人之言也。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出言有章。」」其言雖可自圓其說，但比附於甲骨金文，則殊不合。是故羅振玉在說契釋之曰：

> 說文解字，吉从士口，卜辭中吉字，異狀甚多。惟第一字與許書合(注一)作者，與空首幣文合。

雖指出問題，亦無相當解答。至葉玉森始指出箭頭形為吉字解釋困難之點所在，但其以為吉字「从甲从日，為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為吉日，遂制吉字。至變十為丄為个，……由个譌變从，，，象矢鋒形，朔誼乃益隱晦。」則揣測之辭，蓋月朔為初吉，旬首並非初吉，以甲為釋，於義未合。至於指明矢鋒形由於譌變，則事當正相反者，矢鋒形不見於後來文字，正為朔義而十丄个等反屬簡寫也。其後于省吾在殷契駢枝三編別有新說，云：

> 說文以吉為士口，乃就已譌之篆文為說，非朔誼也。契文吉字上从象句兵形，下从為笠盧形，（句兵）橫之則作近代出土之商代句兵多矣。其未納柲者，作形，左象其援，右象其內，其有胡下垂者，均後起之制。吉字所從之均縱而不橫者，必係當時安置句兵之成法。……形本象置句兵於笠盧之中，凡納物於器中者，為防其毀壞，所以堅實之，寶愛之，故引申有吉利之義。

今按遺址發見之句兵，誠多無柲，其無柲者，非謂納柲也。柲為木質，久已朽壞，不得證其無也。句兵質本堅貞，非易朽壞者，原不必納於笠盧始安寧弘吉也。以此釋吉，亦誠可備一說。但無吉制為之證實，終覺無徵不信矣。故仍宜於他義求之。

今指甲骨中之吉字，多數皆作形，但亦或有變體作，作，作作等等，至於金文，則作者較多，亦有作作者。是其形象誠如于氏所指，類似句兵，但句兵之外，何以尚有他形，則必當求一解答，不得置而不言也。

據周禮春官典瑞云：

>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此邸為何物，據爾雅說：「邸本也」，鄭玄引鄭眾說謂四圭有邸，言四圭連於一本而四出者。此自漢人解經，不免凡斷。蓋四圭連於一本而四出，則當別有命名，不得云四圭，今既云「四圭有邸」，必是四圭分別各有其邸，若四圭各有其邸，則每圭之形，正如句兵，圭之體為援，而圭之邸為內。以之薦祀天地，祈求福佑，正所以稱為吉也。其下口形則薦玉之藉，或薦玉之器，若謂藏之於櫝而謂之吉，則鑿矣。

圭之形製正由石器轉變而來。故與斧形有關，金文之吉或作斧形，非如吳其昌所謂一斧一礎謂之吉也。夫一斧一礎，何吉之有？金文中之吉，誠有類斧者在其上，但決不可率然以斧礎釋之。按上世石斧石刀制作匪易，而其用甚廣，故石斧石刀可以代表權威，可以代表貴重，亦可以代表吉祥。從其形制而變者，在玉則有圭璋，在金則有句兵，則有矛鋋，則有斧鉞。雖其用不同，而形制相關，仍一貫也。其在吉字上部所从，在甲骨者自以類似句兵之圭而有邸者為主，再就各種變化及省略者言之，實亦兼具有圭之親屬中各種形製之器物。但若溯其命意，自不外兩事，一為增祥，一為除祟。而此二者，自皆吉之表徵，不得謂為他事矣。

吉之表徵溯源於上世，不僅龜玉，而兵器亦在其列。迄於秦漢之世，則自乘輿以至私學弟子皆佩剛卯。其見於續漢書輿服志者，剛卯之文為：

> 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注一)

此其所謂殳者，原本矛屬，為兵器之表。故秦書八體，其以銘兵器者曰殳書。則殳之用亦以除災遠害辟不祥也。自秦禁天下兵器，不復能佩兵。於是剛卯之文以代兵器之用。雖乘輿自可佩劍，亦終移於俗，猶佩卯焉。然從此亦可見兵器亦有增吉之義，固不獨圭玉為然矣。

(4) 釋 格

說文口部：「各，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又木部：「格，木長兒，从木各聲。」凡經典中之格字在金文中俱作「各」。然經典中格字，其義訓實亦多岐。徐灝段注箋云：

> 木長謂之格，古傳注未見此訓。惟上林賦注引埤蒼曰：「木長貌」，即許所本也。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鄭注曰：「格，舊法也。」蓋古者法式謂之格，从木，取揆度平準之意，故有格正之訓。方言曰：「格，正也」。論語曰：「有恥且格」，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是也。因之格訓為至，而感格之義生焉。堯典曰：「格于上下」君奭曰：「格于皇天」是也。格為至而又為來，爾雅曰：「格，至也」，又曰：「格，來也」，湯誓曰：「格汝眾」，月令曰：「暴風來格」是也。字又作佫，爾雅釋文曰：「格本又作佫」，方言曰：「佫來也」。至有來至之禁，有甚至之至，故凡審度事理，以求通乎萬物之情者謂之格，而後格物之義生焉。又執格以拘物，有不合者，是謂扞格。學記曰：「則扞格而不勝是也」。扞格者，感格之反猶亂又為治，但又為存也。引申之則相拒格鬥亦謂之格矣。又度閣之格，疏窗之格，皆格式之引申，因之量度謂之格。文選蕪城賦：「格高五嶽」，注引蒼頡篇：「格，量度也」。

此言許氏雖以「木長兒」為格之本義，徐氏則引經據典，以為格之本義當以揆度平準之「法式」為格之本義更為近似。本於「法式」之義而引申為來，為至，為感，而「格物」之義遂從之以出。但「格」與「各」之相涉，尚未道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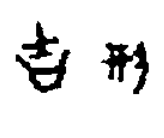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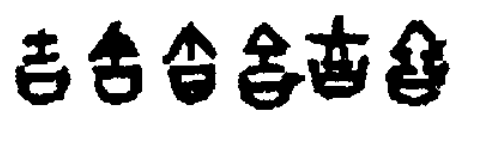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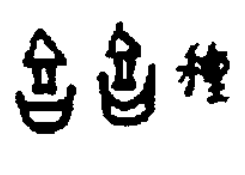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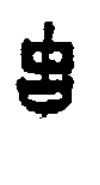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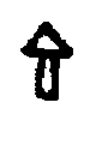
又王玉樹說文拈字云：

> 尚書二十八篇格字凡十九見。而假之本字則廢而不用。然古字音相類者亦可通用。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大雅「神之格思」，毛云「至」；大學「格物」，鄭云「來」。薛尚功鐘鼎款識，趙鼎銘云：「惟王來格

(注一)惟史記夏本紀改「錫土姓」為「賜土姓」但「錫為玄圭」仍作「錫」字未改。

(注二)秘書指賈逵，據丁佛保考。

(注三)據切韻及唐韻殘本，溢字夷質切，質韻，在脂部；但益字伊昔切，昔韻，在支部。

(注一)其中第一字指形。按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所引甲骨吉字有種種不同形式。董作賓先生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謂卜辭中字亦是吉字譌變，甚是。蓋鄙意以為吉字出於祀神時禳禱之物，形當指句兵變成之圭，而中形則指有胃之玉而言，其義一也。

(注一)又見於漢書王莽傳師古注。續漢書引第一句為正月剛卯既決，漢書注作央，今按央為韻，決字誤，當作決。又續漢書尚有「疾日嚴卯，帝令夔化」等八句，當為別種卯文，與此卯文意義略同，故不再引。

于成周年鎬」，伯姬鼎銘云：「王格大室」，(注一)戩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郘敦銘云：「王格于宣射」，牧敦銘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敔敦銘云：「王格于成周」，據此知古固有以格為至者。

按此處所引金文之「格」，原文並作「各」，但亦有異文，如師虎毀作𢓜，而庚贏卣作𢓜从彳者於本義外更加形，示行來之義，而作𢓜者則實由甲骨文各字變來(注二)，再加一彳以為形意。從此一彳形之義符觀之，各字在彝器中含義，具有來或至之解釋者，更為顯著。因此从木之格雖本義或為法式之意，而詩書中之「格」字若以金文證之，實本皆作各（金文書作各，甲骨文書作各或各），來或至為本義，其釋正，釋感，釋扞，皆其一再引申之義也。

卜辭每言各雲，陳夢家卜辭綜述云：

卜辭言：「各雲自北隮」（乙，四七八）又三次說：「大采各雲自北隮」(注三)……隮當是曹詩候人：「薈兮蔚兮，南山朝隮」之隮。傳云：「隮，升雲也」。衛詩蝃蝀：「朝隮於西，崇朝其雨」，……周禮眡祲鄭玄注：「隮，虹也」。……曹衛詩中的朝隮，即宋玉高唐賦中的「朝雲」，亦即楚辭遠遊和曹植洛神賦中的「朝霞」。……尚書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史記殷本紀引作「假」，堯典「格于上下」，說文引作「假」，「各」，「叚」古音同。……卜辭以「各雲」應當讀作「霞雲」。

今按各，叚與霞在音讀上雖可通轉，但凡本義可通者不必再求引申義，本字可通者不必再索假借字，從各而轉為假，再從假而轉為霞，迂曲已甚。況霞本實字，言霞則即霞可耳，何必再言霞雲，甲骨辭簡，不當煩贅也。蓋「各霞」猶言「來雲」，「各雲自北」亦即「來雲自北」。來雲亦即「興雲」(注四)，詩小雅大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

(注一)按此敦字原作毀，實當為簋字，而敦字則應原作錞。古器物中簋多而敦少，宋人及清代釋古文字者，遂以簋為敦矣。此晚近已成常識，但此引據宋人之考釋，應正其誤，又王玉樹實在徐灝之前，因其據金文以釋經，故引之次於徐灝，俾易於論證。

(注二)見屈萬里甲骨釋文492葉，3916版。

(注三)大采在甲骨中言「朝時」。

(注四)今本多作「興雨」，誤。見阮元校刊記，藝文十三經注疏，詩經477葉。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固不必廣為徵引，反滋疑義矣。

說文「各」字从口从夂，謂「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其意甚晦，故羅振玉於其增訂殷虛書契考釋解之曰：

案各从夂，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此為來格之本字。

此為來格之本字，不誤，象足形，自外至，亦無疑。但「从口，自名也」一義，則仍難成定論。蓋此解釋自「名」字之解釋而來。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甲骨作名，雖亦从口从夕。而「名」與「冥」雖亦同音，但如此解釋，終嫌牽強。竊頗疑名亦是假借字，而「名」為「鳴」字之別構。鳴字代表鳥鳴，而名則代表月下蟲鳴。姑無論如何，名之从口，自無疑義。而各字則未必从口。从口者，口字小而方，各字所从則其形大而扁，且有作凵不為口形者(注一)。察其原意為來，為至，引申之義為準則，為法式，為校正，皆與口說無關。是其從口者，由於甲骨轉寫至吉金以後，下部之扁平形變為方形與口無異。故許氏不得不以从口釋之。若認為从口，則不得不為曲說，雖至羅氏，亦無如何也。若捨从口之設想，則其命意，自較易於理解。蓋依金文所述，「各」字除來與至而外，尚有就位之意。則其下部所从，當是席位。古者一般席位，多非專席(注二)，此口形乃就坐位之區畫而言者。因其代表席位，故除訓來，訓至，訓準則，訓校正而外，且含有各別之義。若以口為釋，則各別之義將無所依據矣。此格物之正解，而考亭陽明之是非，亦可由此判之也。

（5） 釋歲

說文步部𡻕：「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按五星水，金，火，木，土五星也。水為辰星，金為太白，火為熒惑，木為歲星，而土則填星也。其中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歷二十八宿。說文言十二月一次，言一周天十二分之一，凡三十二度也。然歲字實不指歲星，若指歲

(注一)如殷虛文字乙編8459作各，博古別錄二集27作各皆第一期甲骨文字，皆顯見並非从口。

(注二)如漢代尚書令，御史中丞及司隸校尉在朝為三獨坐，以及管寧華歆割席故事，皆可證明一般皆共席而坐。天子諸侯當然獨坐，不過造字就一般情況言，只得半席耳。

星，則歲字从步實無以概歲星之行歷，而步字分而為二，列於戌字之中央，尤不可解。

金文歲字多从戈，从戉而不从戌，已可見許君戌聲之說未確。而甲骨中歲字，則絕多數作戉或戉，偶有作歲或歲形者。其作歲者與小篆及金文歲字最為相近，但內部乃象兩足形，非步字，而其外則僅能釋為戉字，非戌字也。其有別體戉或戉(注一)此亦歲字，蓋由歲為積月而成，羅振玉氏釋為月，非。

甲骨文之戉及其異體之當釋為歲，已成定論，無人為之爭辯者。今所論者，即何為從戉之問題；以及何為其中有二小點之問題。

先論何為從戉。郭沫若曰：

「既知歲本戉之別體，則必先有歲星而後始有年歲。……蓋歲星之運行，本以螺旋形而前進，故自地上視之，每贏縮不定。而光度亦明暗無常，古人甚以神異視之。(注二)……中國亦猶是。星河圖云：「蒼帝神名靈威仰」，周官小宗伯鄭注，「五帝蒼曰靈威仰」，蒼帝即木星，名之曰靈威仰，正言其威靈之赫赫可畏。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月日與星辰並列，而在歷數之外，則知歲即歲星，而居於首位，在日月之上。下文：「王省為歲，卿士為月，師尹為日，庶民為星」，以王，卿士，師尹，庶民配歲月日星，示有威嚴秩之等級，亦其明證也。……如此尊重歲星而崇仰之，則以戉以名之，或為符徵者，固其所宜。史記天官書謂歲失次以下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除彗而外，歲之變形均為戎器之象，則歲之為戉可想見矣。且歲星主伐，「其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主伐亦歲本為戉之一證也。由歲星再孳乳而為年歲字者，歲星之運行約十二歲而週天。古人即於黃道附近設十二標準以觀察之，由子至亥之十二辰是也。歲從一辰而成歲，故歲之歲孳乳為年歲之歲。」(注三)

(注一)楚帛書有作歲字者，上部口形為止字所變，下部月字即從D形而來，商承祚及嚴一萍釋歲，是。

(注二)此說非也。辰星及太白有逆行，而歲星則不逆行（見漢書律歷志）辰星太白有圓缺，光度亦有改變。謂古人因此以神異視歲星，失之無據。

(注三)見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卷。

按郭氏論據，蒼帝靈威仰在漢時為緯書五方帝之一，但五方帝非即五星，與歲星無干。洪範之歲釋為歲星，確為懸解，但歲星與王並非以戉為表徵，證據不足。仍不足以為徵信也。

至於唐蘭在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中所論則以為：

「戉皆戉之異文，……字或作戉，即十干日名之戊字者，污鐘越字作戉，則戉戊本一字也。由戉形而小變則為戉，增點則為戉，古文字往往增點為文飾，無意義。……戉當讀為劌，割也，謂割牲以祭也。墨子明鬼引逸書曰：「吉日丁卯用代祀社方，歲於祖若考，以延年壽」此謂伐人以祭於社若方，歲牲以祭祖若考也。洛誥云：「戊辰，王在茲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注一)烝為舉登新米之祭也。祭即卜辭之𣪊以肉祭也。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者，歲用騂牛於文王武王各一也。……舊以祭歲連讀者誤。鄭玄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蓋以烝祭上屬，其解歲字亦誤。蓋商周舊典，漢儒已多不能知矣。」

今案墨子閒詁，孫詒讓校語曾引儀禮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歲事」言一歲之事，不作劌解。郭唐兩氏均不徵引，尤其唐氏當道及而不曾道及，更有埋沒反面證據之嫌。至於洛誥一章已成單文孤證，鄭玄所解並非全不可通，唐氏於此不作疑辭，而曰「蓋商周舊典，漢儒已多不能知矣」，亦不免有率爾命辭，過於自信之嫌。今案唐氏釋歲為劌，訓割截之義，誠屬非常有用。但墨子及洛誥兩段，皆當訓「歲年之歲」而不當訓「劌割之劌」。而況甲骨以迄篆書从兩足形之歲字，若依照唐氏殺牲為祭之說更不可通。尚不如郭氏歲星之說猶有故訓為據也。

今再論甲骨歲字中之兩小點。此亦為甚難解答之問題。除葉玉森根據幼衣威之二小點為偽刻，已由于省吾證明，不當計入外。郭沫若謂斧身中央，每設一圓孔，以便懸掛，點而二之蓋由左右透視之故。唐蘭則謂增點為文飾，原無意義。于省吾則以為

(注一)墨子明鬼及尚書洛誥文，皆由郭氏徵引，唐氏再轉引。墨子引逸書原文為「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年壽」。孫詒讓校以為「周代祝社方」疑為「周代祀社方」，而「歲於社者考」疑為「歲於祖若考」。「言薦歲事于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郭唐二氏均不引此段。

今案金氏所釋，至為確切，誠無以易之。據考工記所釋之殳，殳凡具有下列諸特性：

(一) 殳前後有銅質所成之首，而前部者更長。（注一）

(二) 殳與矛為同組之兵器。

(三) 殳之首部與戈戟之鐓略相類似，亦即首部較矛之首部為重。

殳矛同類，但矛頭較輕而柄則較長（注二）殳頭較重而柄則較短。以今尺度計，殳長七尺二寸，正適於作標槍之用也。在古兵器中，殳尚未發見，蓋殳首較矛頭為重，而形略同，凡發見之殳，世皆以之為矛矣。惟日本細川侯爵所藏大矛頭，周漢遺寶曾收入影片。容庚作鳥書考，梅原末治更覓得較清晰之影片，寄與容氏。當時容氏辨認最前二字為越王，而最後一字為賜字。

就殳字之發展而言自契文經金文以至小篆，亦可謂相承有序。契文誠象矛頭，無可疑者。許氏之『从又几聲』而几則為鳥之短羽者，則亦必本於晚周以後之傳述。因此越王矛从鳥形从𠂉之文，可釋為殳。而全部銘文則可釋為：

越王作殳以賜。

蓋越王及賜三字，已經由容氏辨認。作字及以字則字跡清晰，亦無疑者。惟第四字从𠂉从鳥，以器之形質論，當為矛或殳。但矛字不从手，更證以考工記之文，則此字宜為殳。今更證以金祥恆先生所釋及李孝定先生所申論，則其為殳，當不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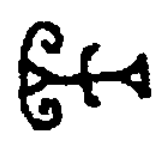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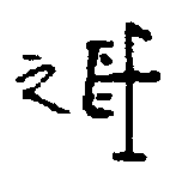
若世傳越王矛可正名為越王殳。則侯家莊報告第二本下冊圖版249及250之大鐓亦當認為殳。此與契文及考工記之文相互證明而後可知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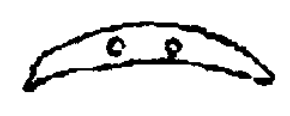
（注一）拙著戰國時代的戰爭方法（史語集刊三十七本六十一頁）此處排版時『在前部』三字後，脫落『更長』二字。此篇未曾自校，錯字甚多，深可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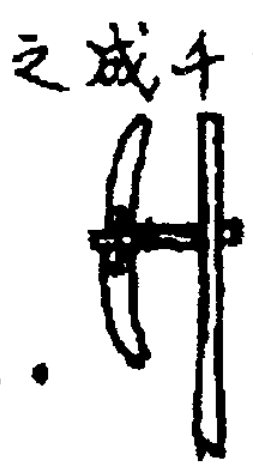
（注二）據考工記『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即戈長六尺六寸，殳長丈二酋矛二丈，夷矛丈八，以市尺六寸當周一尺。則殳長七尺二寸，酋矛丈二，夷矛一丈零八寸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勞榦校畢。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上册,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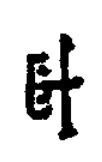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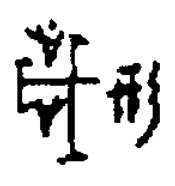
（注一）其曾買得一古斧，其形為其上下又曲廻，甲骨歲字中之二小點正類此。今按郭氏所說者實為一孔，指為兩孔不可通，已如于說，唐氏謂增點文飾可有可無，但甲骨文中歲字甚多，其中多數皆有兩點，不得僅以文飾為解，唐說不可信。于氏之說，誠然有據，但此項銅斧，僅有一枚，且為周初器而非商器。究竟屬於不十分恰當之孤證，不能解釋甲骨文中非常普徧之字也。

今所提出之解釋，即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發掘到之成千成百之石鐮刀，其形為 上有兩孔，將鐮刀繫於柄上可成為下列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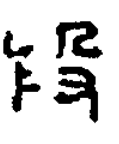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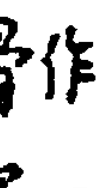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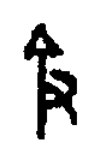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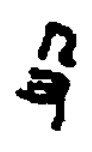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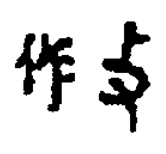
現在就已發現之石器及銅器而言，只有此種石鐮刀具有兩孔。

因此歲字上之二小點，只有此種石鐮刀，堪供表示。如此歲字係指此種石鐮刀，則一刀問題，皆當就石鐮刀為中心，提供解答。

石鐮刀之應用，僅能割草，不能殺牲。故殺牲祭神之事，不能發生意義。因此歲字誠可以同時釋為劌字，但此劌字係專指收割禾麥而言。從此較方面而言，歲字之命意正與年字有關。年字指禾之成熟，歲字指禾之收割，二者固同時之事也。若甲骨文形之歲字為以石鐮刀為主所組成，而用於刈割禾黍者，則形之歲字亦易於詮釋，蓋兩足形正表示刈割時行徧田野，此亦歷來解釋難通之處也。（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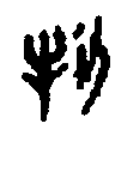
(6) 釋殳

殳說文小篆作，但甲骨作，金祥恆續甲骨文編三卷第二十五葉上，收有此字，釋作殳。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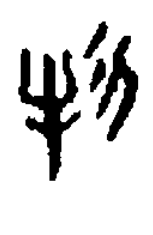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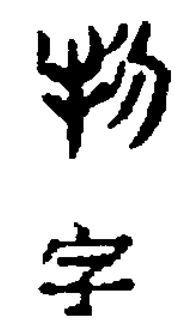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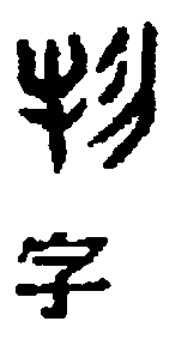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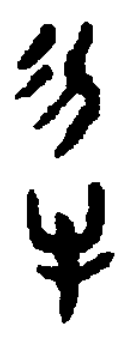
> 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按諸契文，形似為有及刺矢，與許說不合，而契文从殳諸文，如殸，投均作與此相近。金說應可从。金文从殳之字作 或作，與契文異。契文殳字似為人名，其義不明。

（注一）郭說在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卷，唐說在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第三十頁，已見前引，于說見殷契駢枝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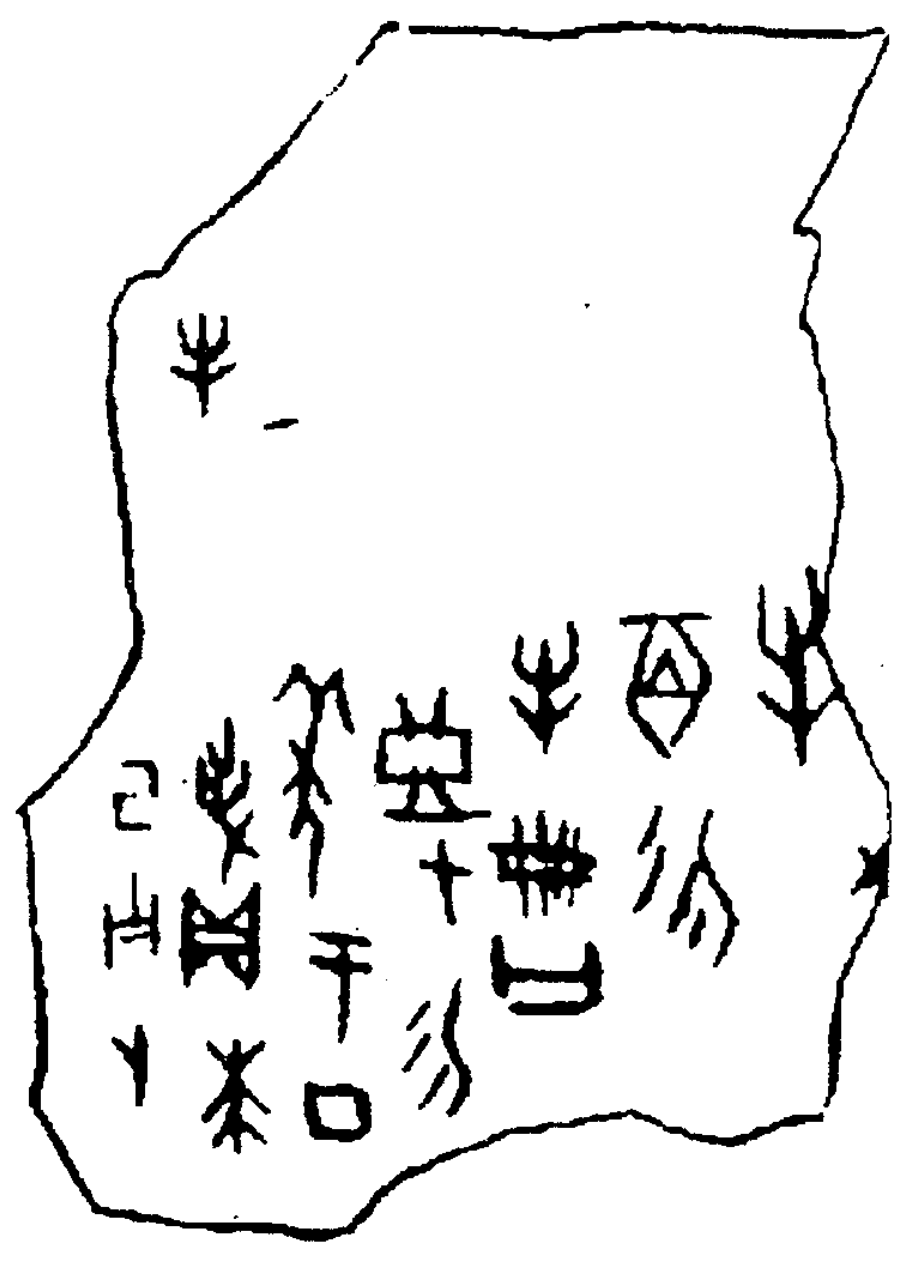
（注二）說文釋歲為从步从戌，但何故不書作『𢧜』而書作『歲』則不得其說，今以甲骨證之，正表明石鐮刀隨每步而用徧田野，是趾與鐮所歷之地相同乃指事而非會意，故不从步而寫為『𢧜』也。

釋

金祥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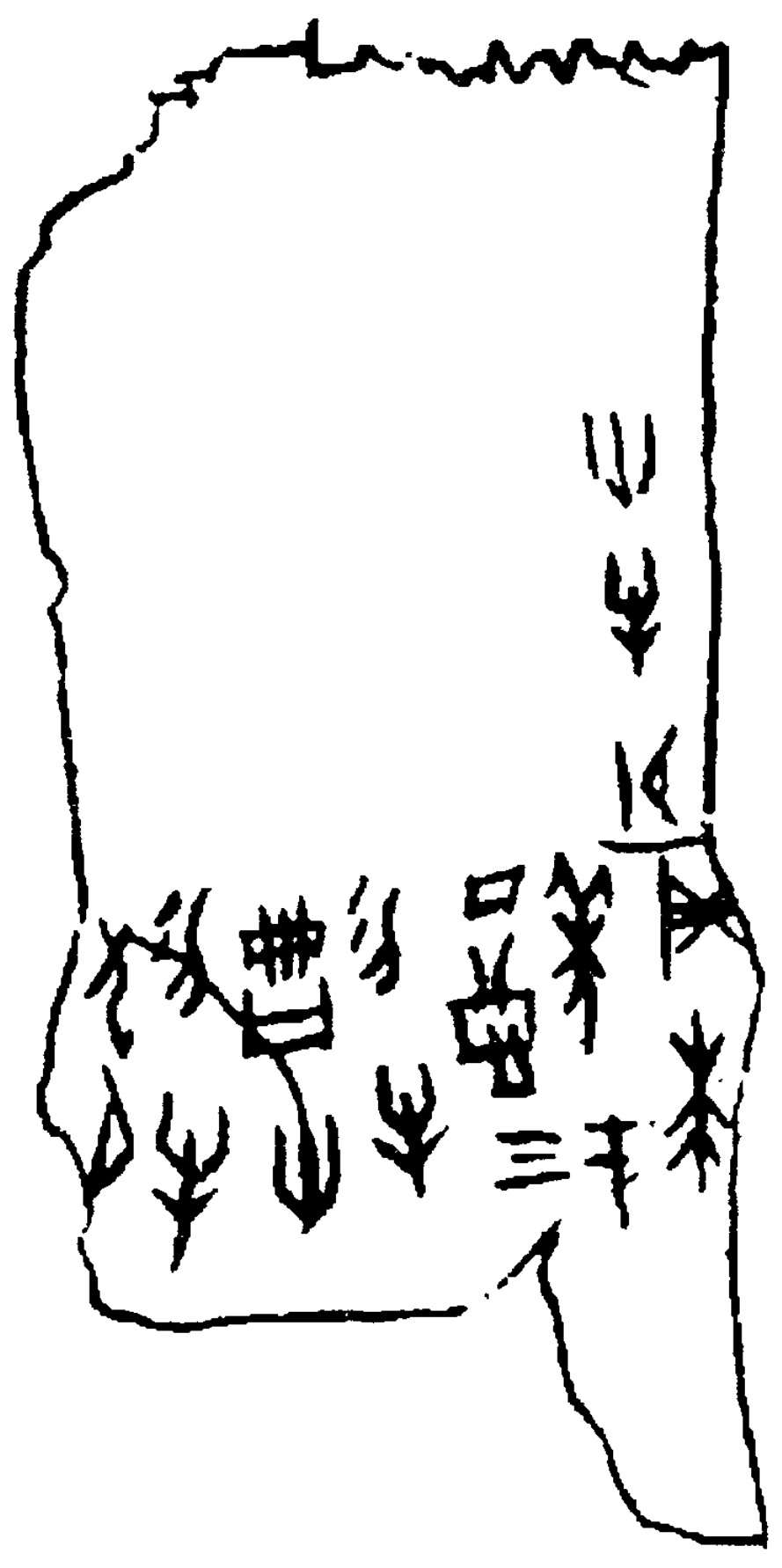
甲骨卜辭之字，常見不尠。王國維首先考釋為「物」（注一），商承祚从之，（注二）。徐中舒非之，而釋為犂（注三）；郭鼎堂從之（注四）。李孝定先生釋為犂（注五）。茲稽讀卜辭，釋字為物或犂，頗多疑竇。考字、卜辭或作。如：

己巳卜，爭貞：求年于祊（囗）。垔十勿牛，𠕋百勿牛，九（月） 續一·四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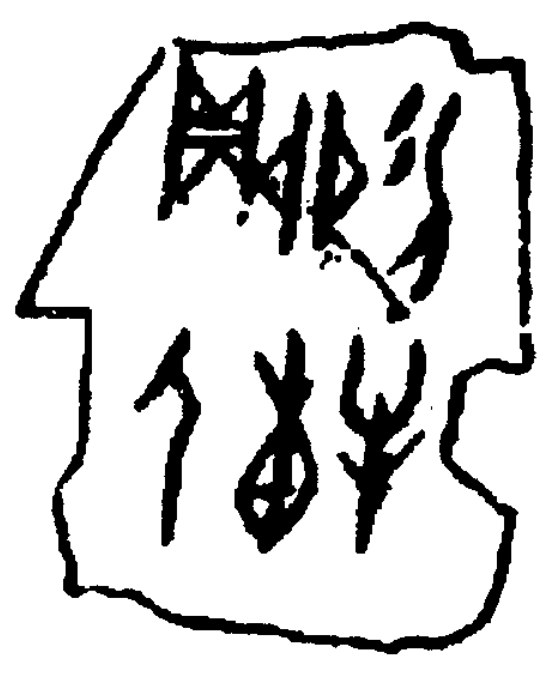
續1.44.4

貞：求年于祊（囗），垔三勿牛，𠕋卌勿牛，九月 佚四六 續一·四五·四



佚46·續1.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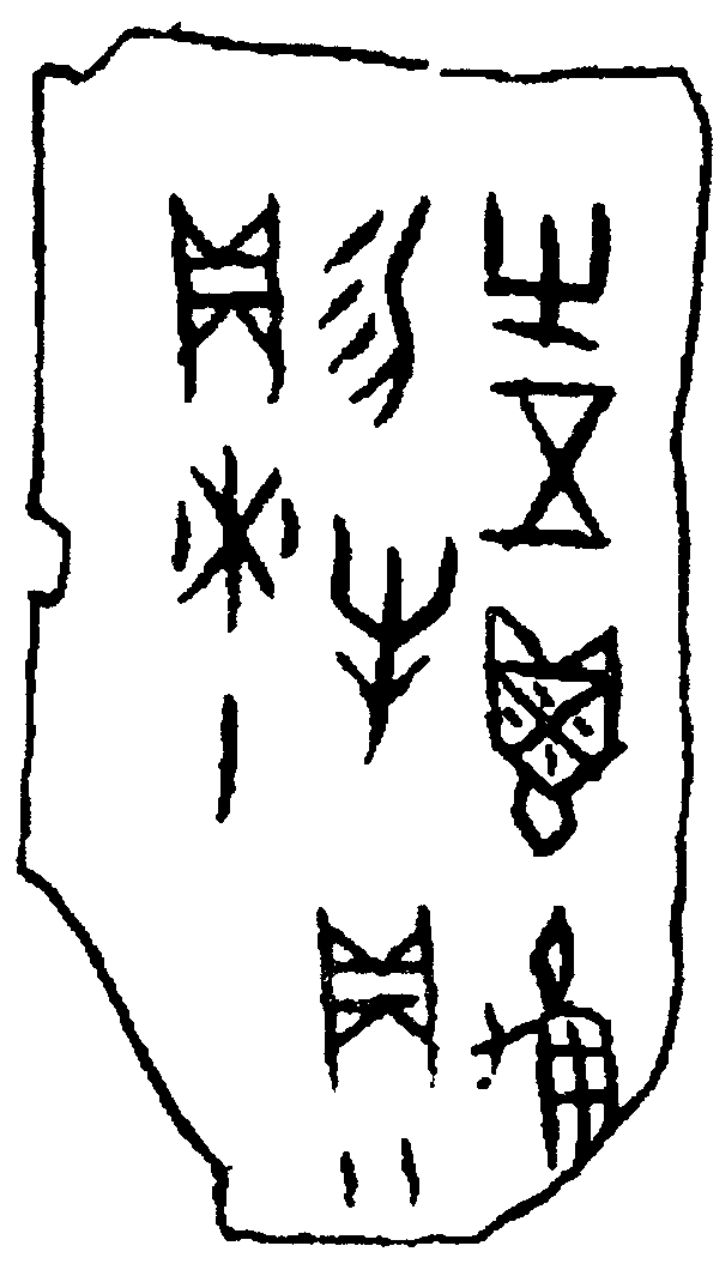
貞：乃卯叀勿牛 後下二三·一八



後下23.18

貞：賁勿牛㞢五鬯 前四·五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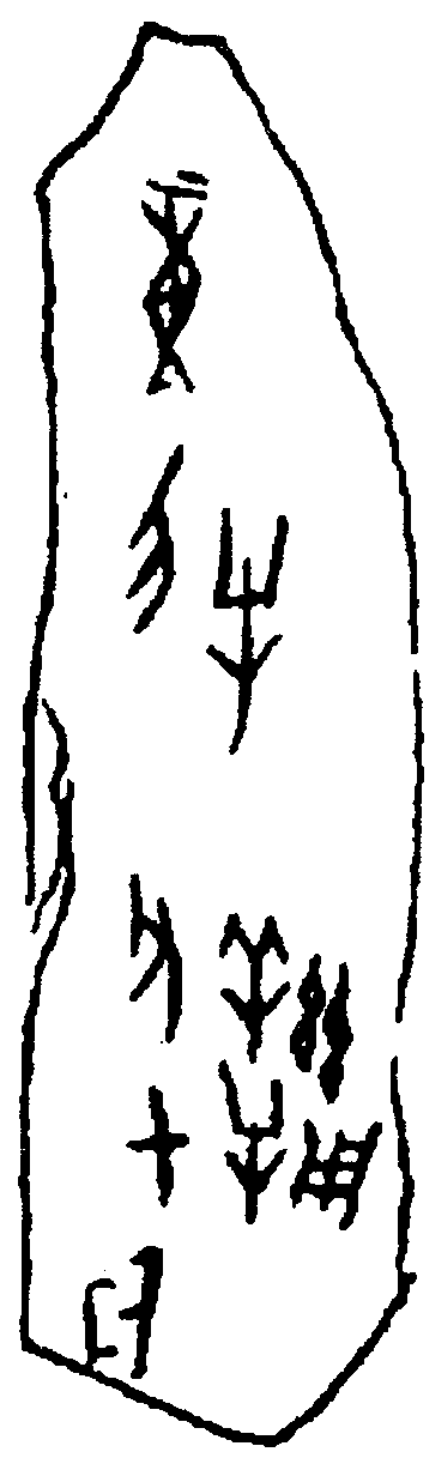
〼父甲歲羍茲用。



前4.54.3

叀勿牛？

續一・二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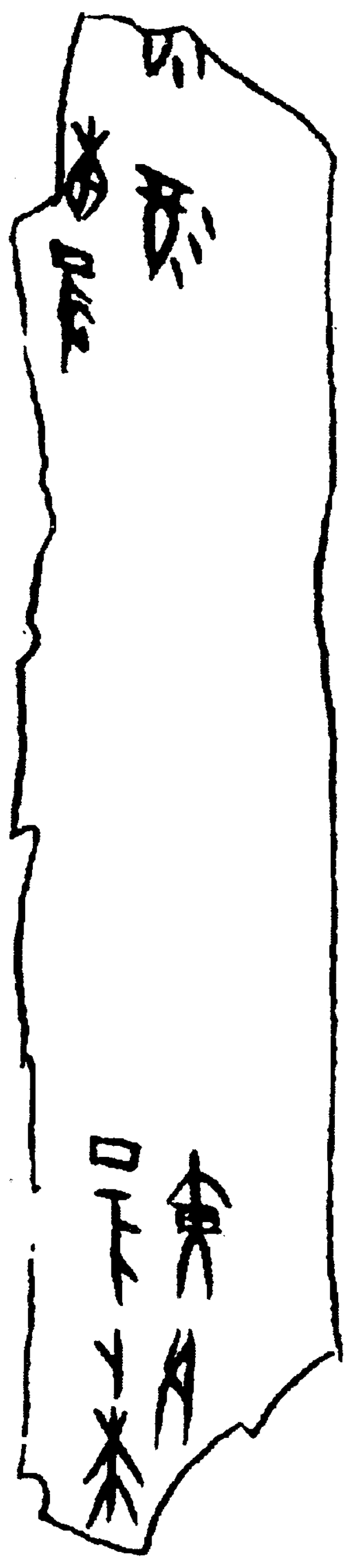


續1.28.1

顯然爲二字。而彡字，王國維以爲物（牛彡）之省，云：「他辭云：『貞：𡆰十勿牛。』（前編卷四第五十四葉第三片），勿亦物之省」。予以爲不然，牛彡爲彡牛之合文。卜辭合文之例，如：

丁亥卜，求冂黃尹

前一・五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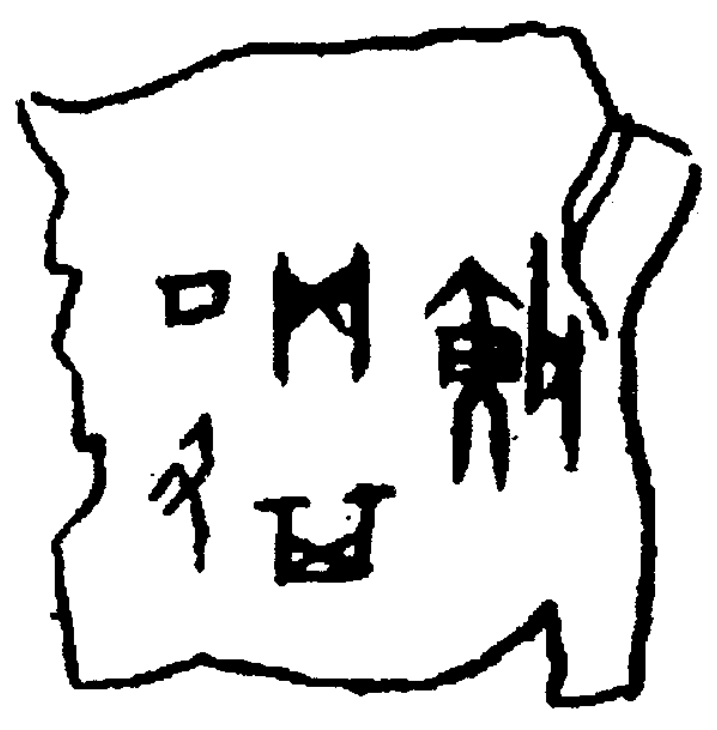


前1.52.2

其黃尹，他片作黃尹。如：

丁丑貞：其黃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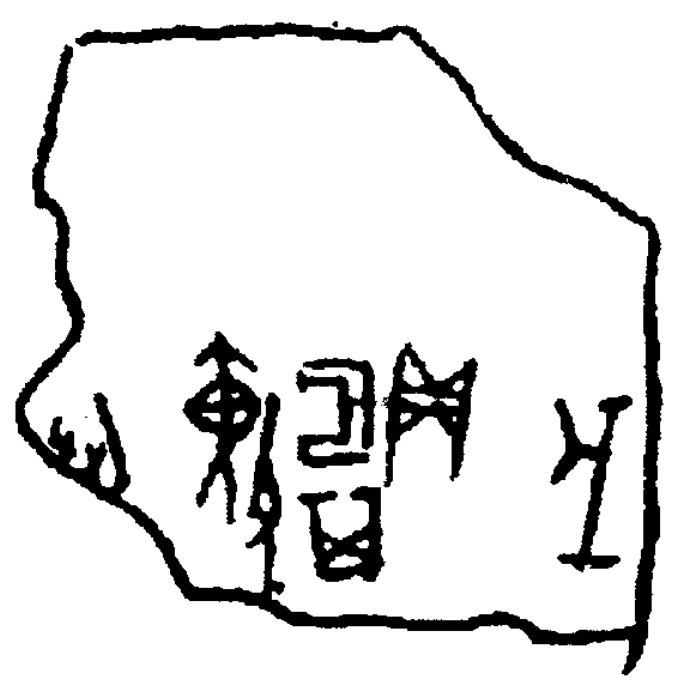
後編上六・一



後上6.1

戊〼貞：〼ㄋ其〼黃尹，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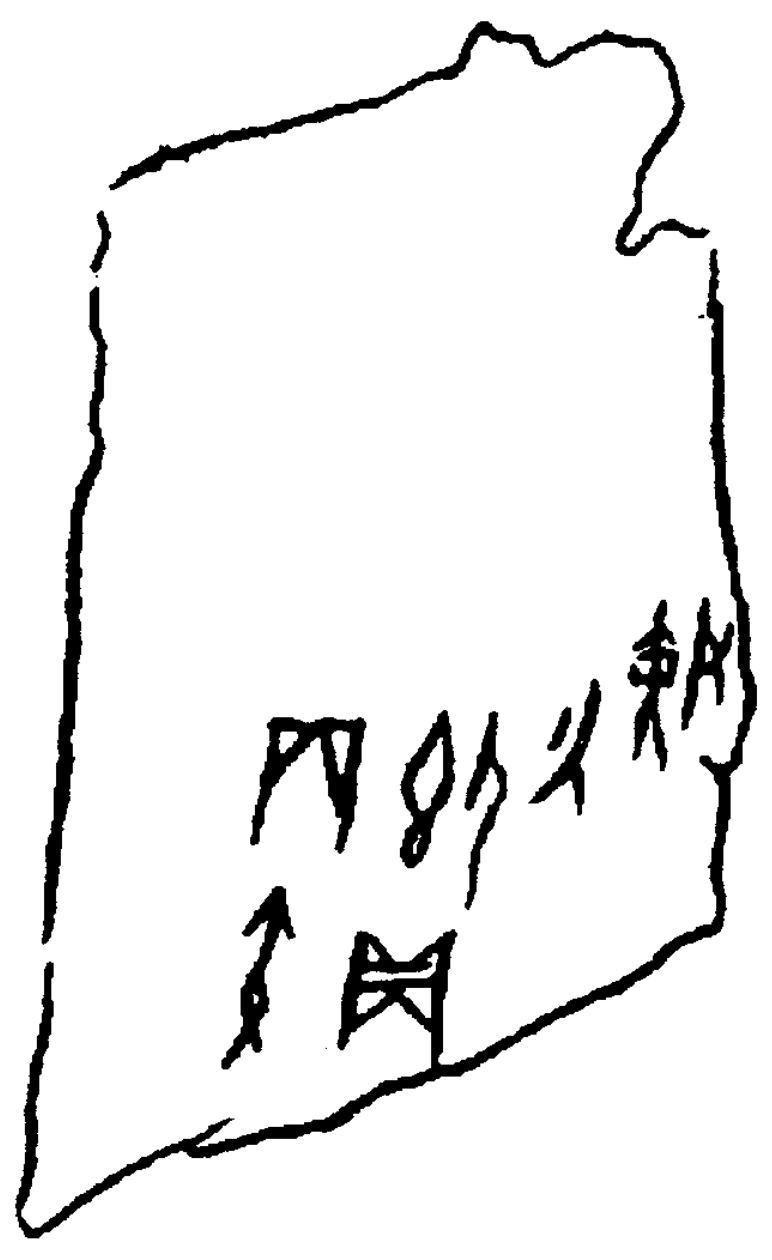
佚存八四六



佚846

丙寅冂，𠄎貞：〼ㄐ〼黃尹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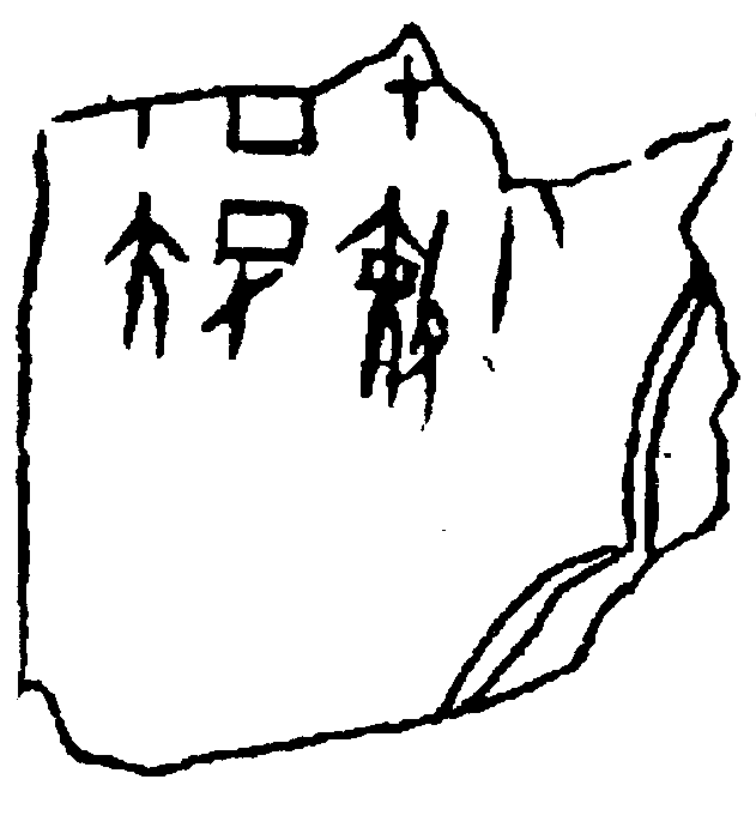
戩壽堂九・九



戩9.9

〼大〼丁巳〼于黃尹〼

甲骨文錄三七三



錄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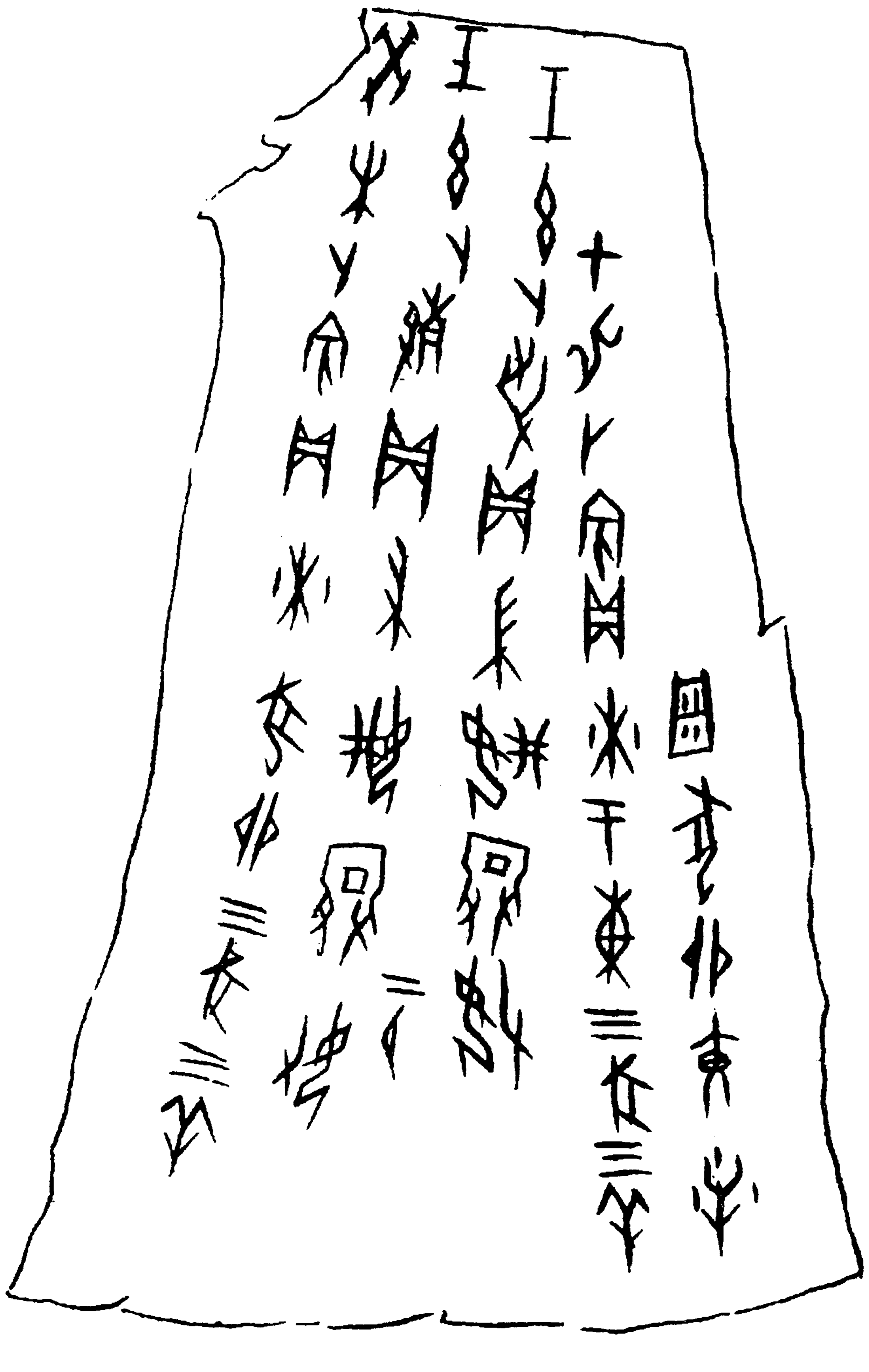
又如黃牛，卜辭如：

甲申卜，㝑貞：𡆰于東，三豕三羊，圉犬，卯黃牛？

續編一・五三・一

叀幽牛，㞢黃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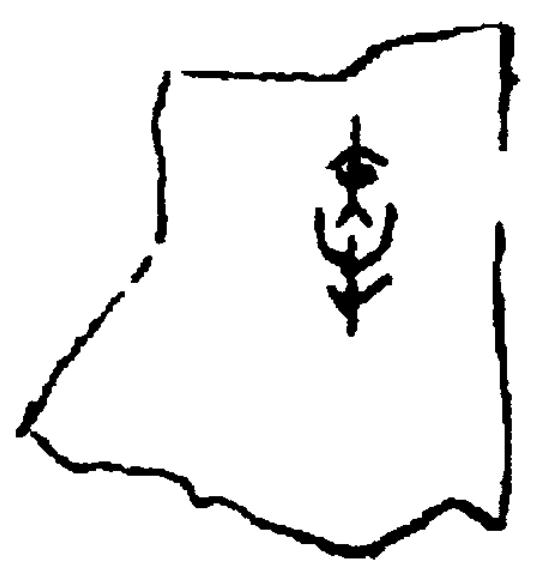
乙編七一二二



續1.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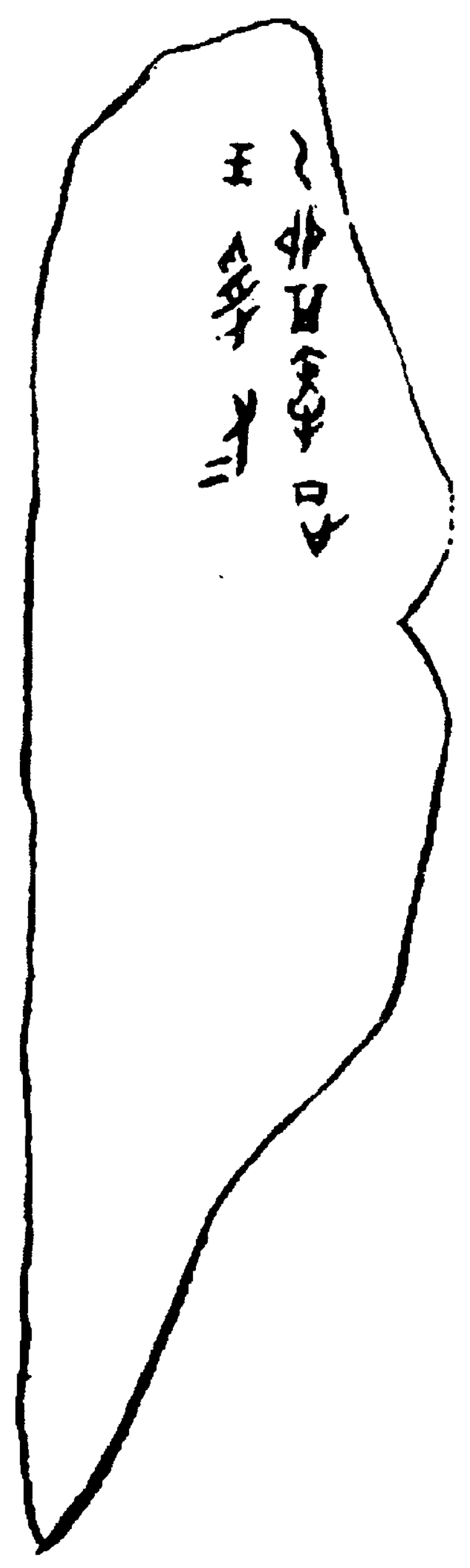
而合文作黃牛，如：

黃牛　後編下二一・一〇



後下 2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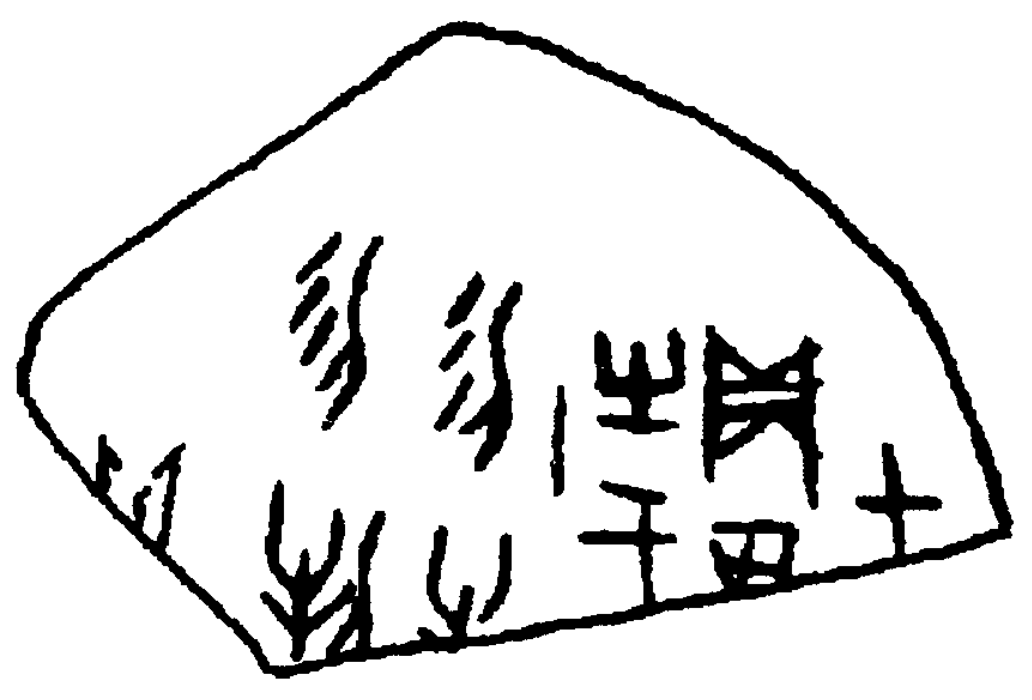
乙卯其黃牛足，王受又又？　續存二・九〇六



續存 2.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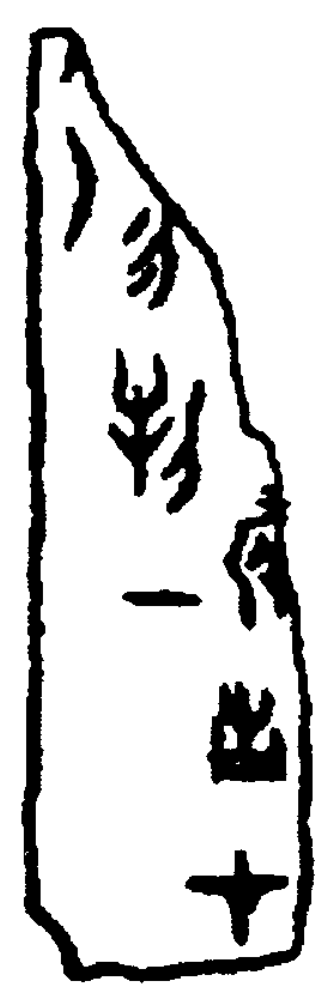
其餘殷先公先王之合文如：報甲、報乙、報丙、報丁、祖甲、大戊、大庚、祖丁、父丁、小乙、康祖丁、武丁、武乙，兆語如：大吉、弘吉、小吉，月份如：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等等，不勝枚擧。故物爲勿牛合文，非物字，亦非犂字。且卜辭勿牛先見於物，不得謂勿爲物之省。勿字，誠如徐中舒所謂象耒刺土之形。郭氏考釋爲犂之初文。雖卜辭勿無一字作田器或解作牛耕之義，然假借勿爲狀詞，如：

勿牝　後下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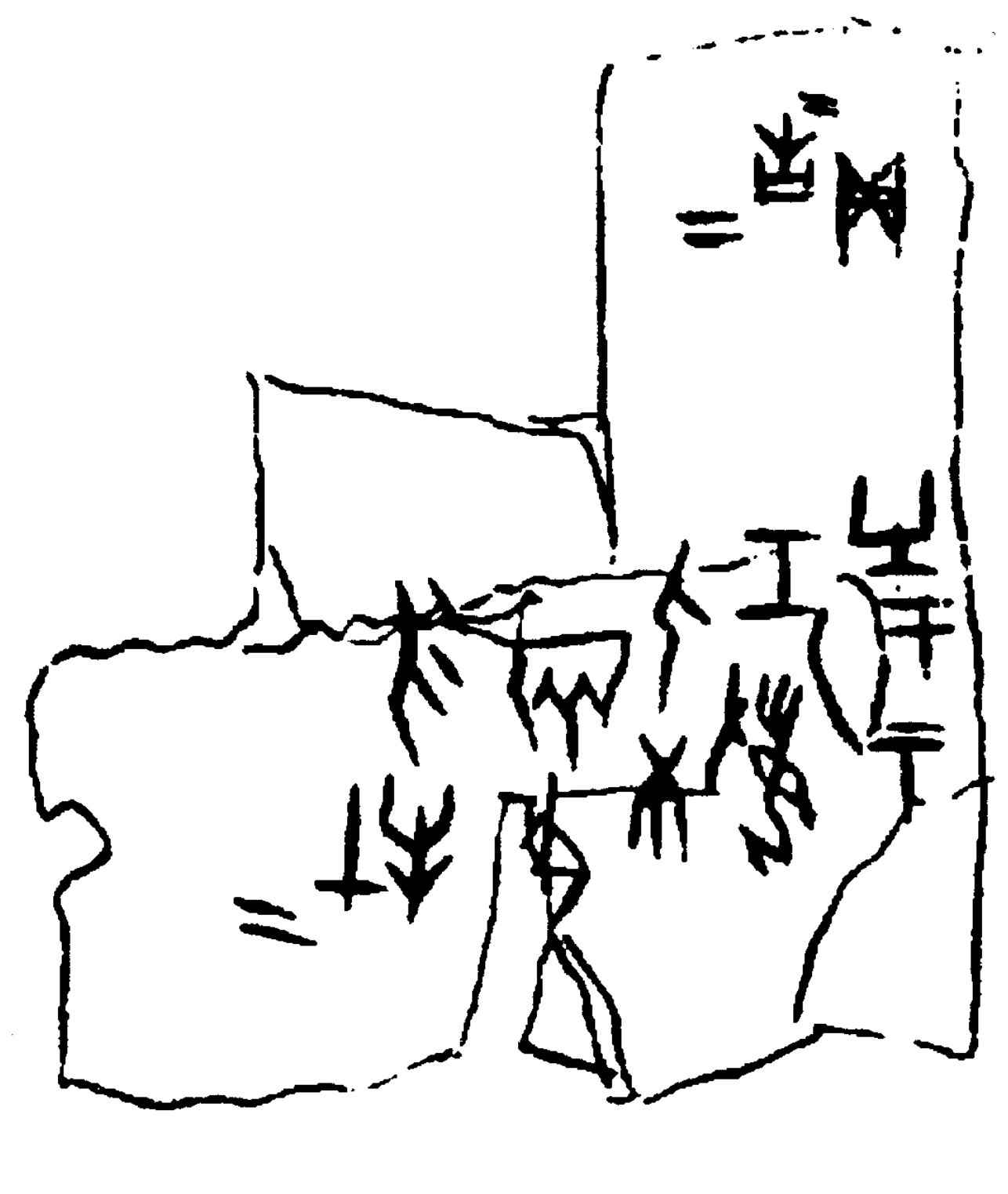
後下 5.9

勿牝　新三四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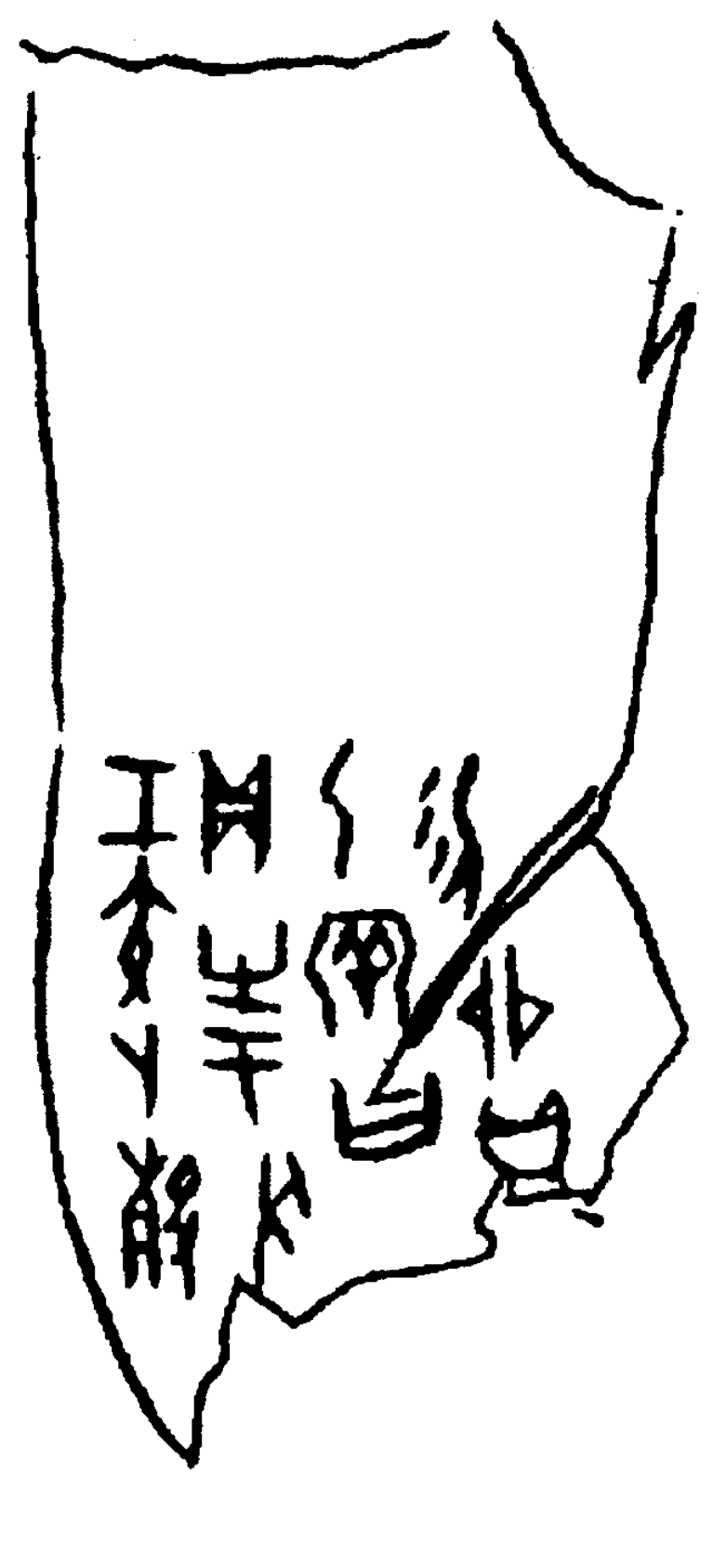
新 3436

囗㞢于示壬母妣庚宰叀勿牡？　丙編二〇五



丙 205　不全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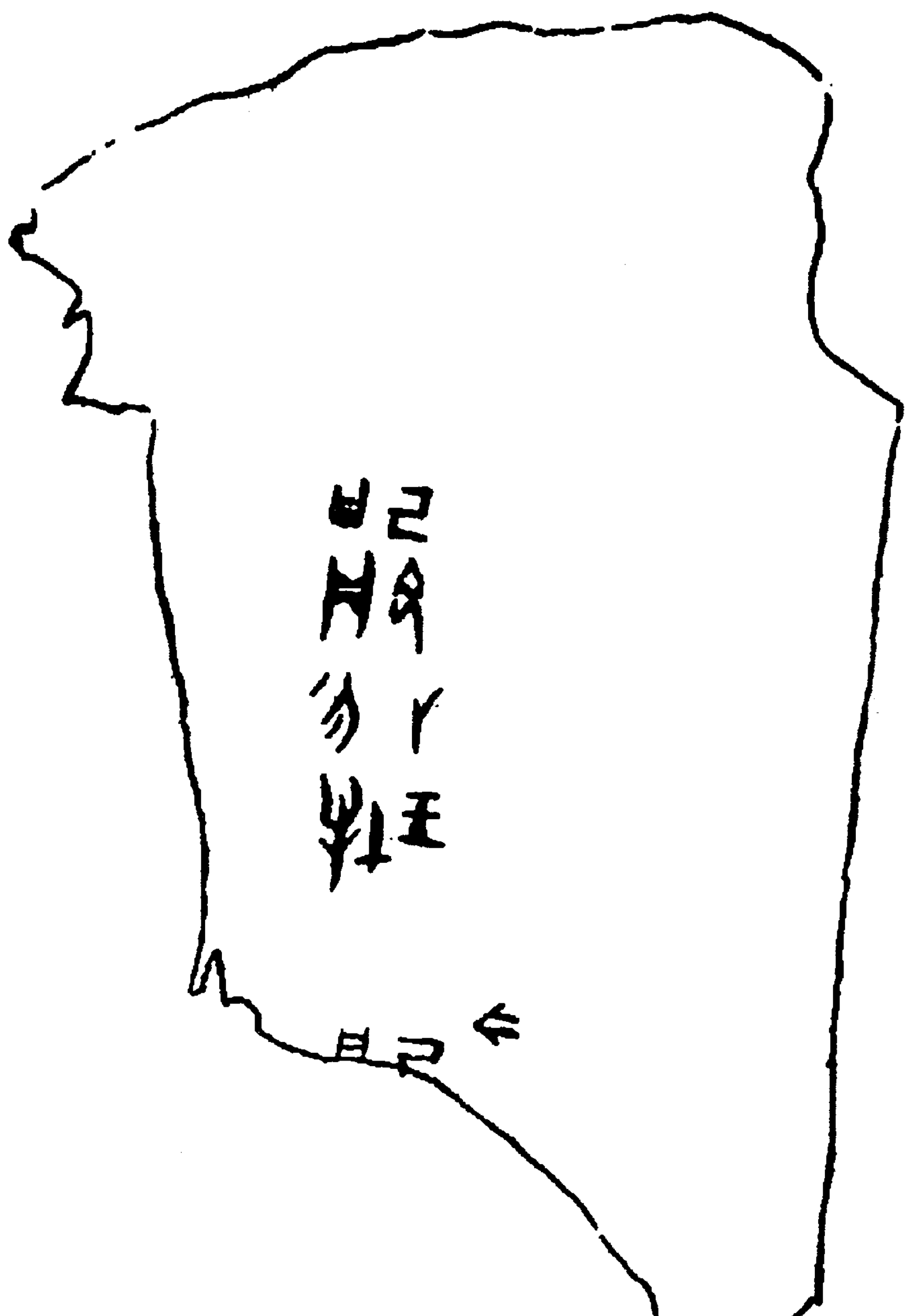
壬寅卜，㱿貞：㞢于父乙宰曰勿・卯鼎？　丙編三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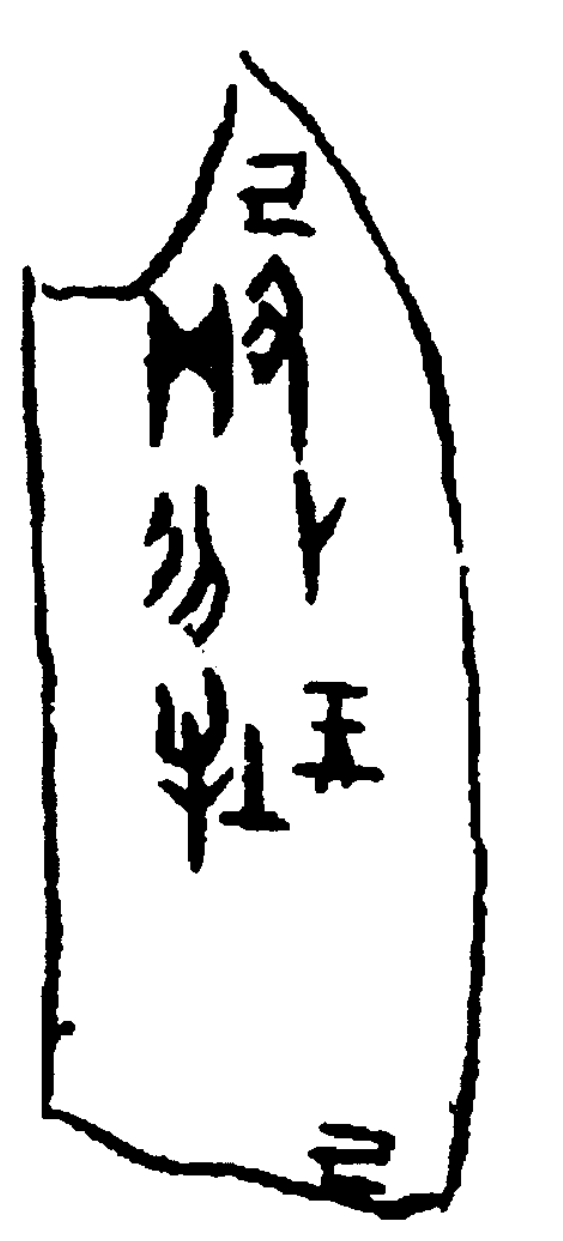
丙 322—340
不全摹

己丑卜，王曰貞：勿牡？　戩壽堂四二四。續編二・二二・九（裁剪）

其勿牡，猶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尙書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之玄牡，正義云：「檀弓云：殷人尙白，牡用白，今云玄牡；夏宗尙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玄爲黑，乃狀詞，卜辭勿牡之勿亦狀詞。狀其色。勿亦黑色，即後世之黧。楚辭九歎「顏黴黧以沮敗兮」，注黧黑也。或作犂，如戰國策秦策「面目犂黑」。卜辭之勿牛，如：



戩 424



續 2.22.9

癸卯卜，其叀勿牛，用，虎甲☒
甲編二八四

勿牛，其牢勿牛，其☒
甲編五八

丙申卜，貞：升武且乙，勿牛其牢茲用？
父己歲叀羍？
後編上四・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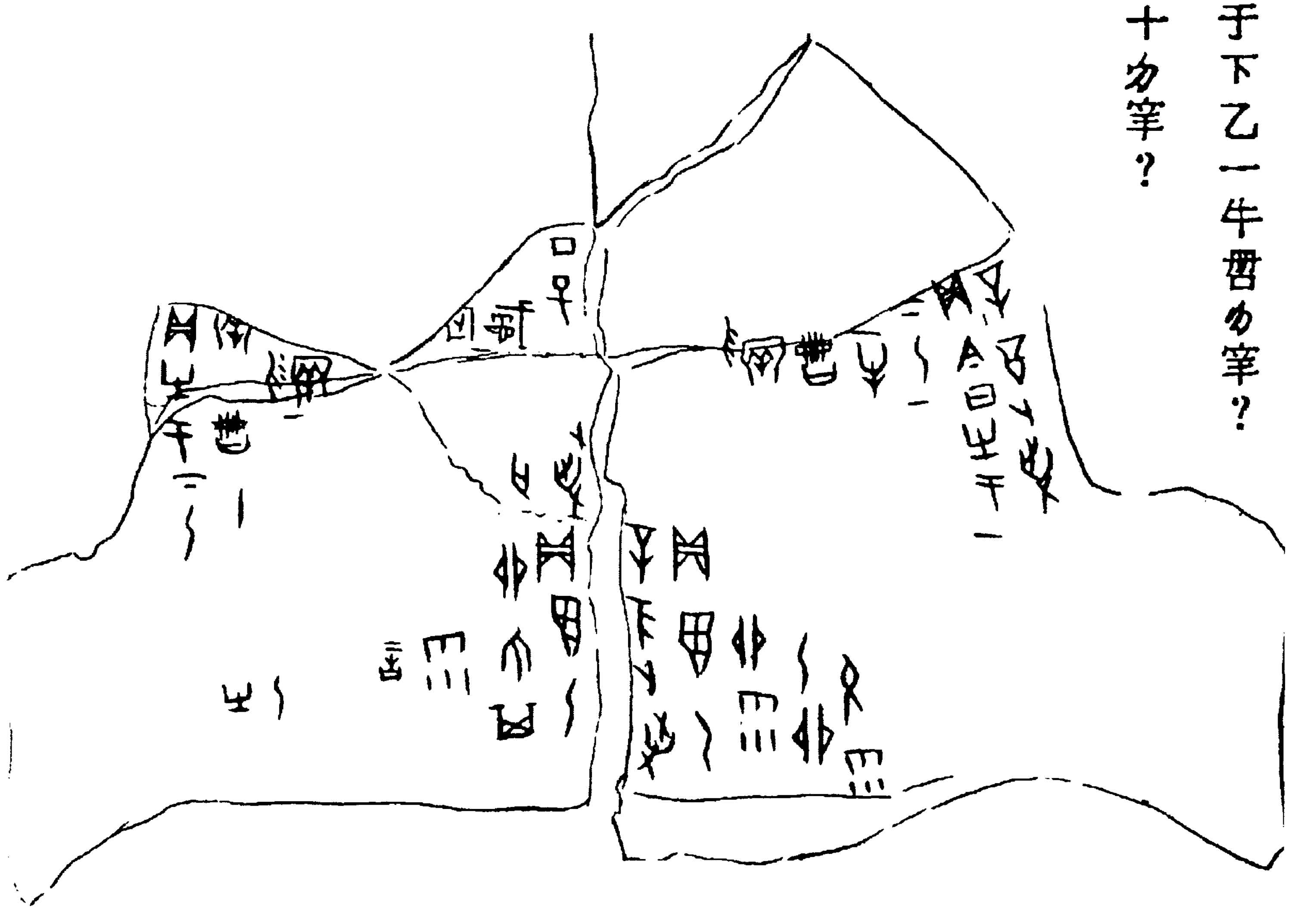
叀勿牛？
粹編三一六

癸丑囗，父甲囗，勿牛？
弜勿？
戊辰卜，其示于妣己，先攺妣己示？
叀父己示，先攺？
戊辰卜，其于妣己，叀小宰？
甲編考釋七九八〇

叀大牢？

即犂牛也。論語雍也章「犂牛之子，騂且角」。注「犂，雜文」。劉寶楠正義云：「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戰國策楚策：「幽秀之幼也似禾，黧牛之黃也似虎，皆似之而非者也」。犂或黧，本爲黑色，帶黃者，亦稱爲犂。卜辭如乙編五三〇三片：

辛酉卜，爭貞：今日㞢于下乙一牛𠕋勿宰？
☒貞：㞢于下乙囗宰𠕋十勿宰？


乙5303（不全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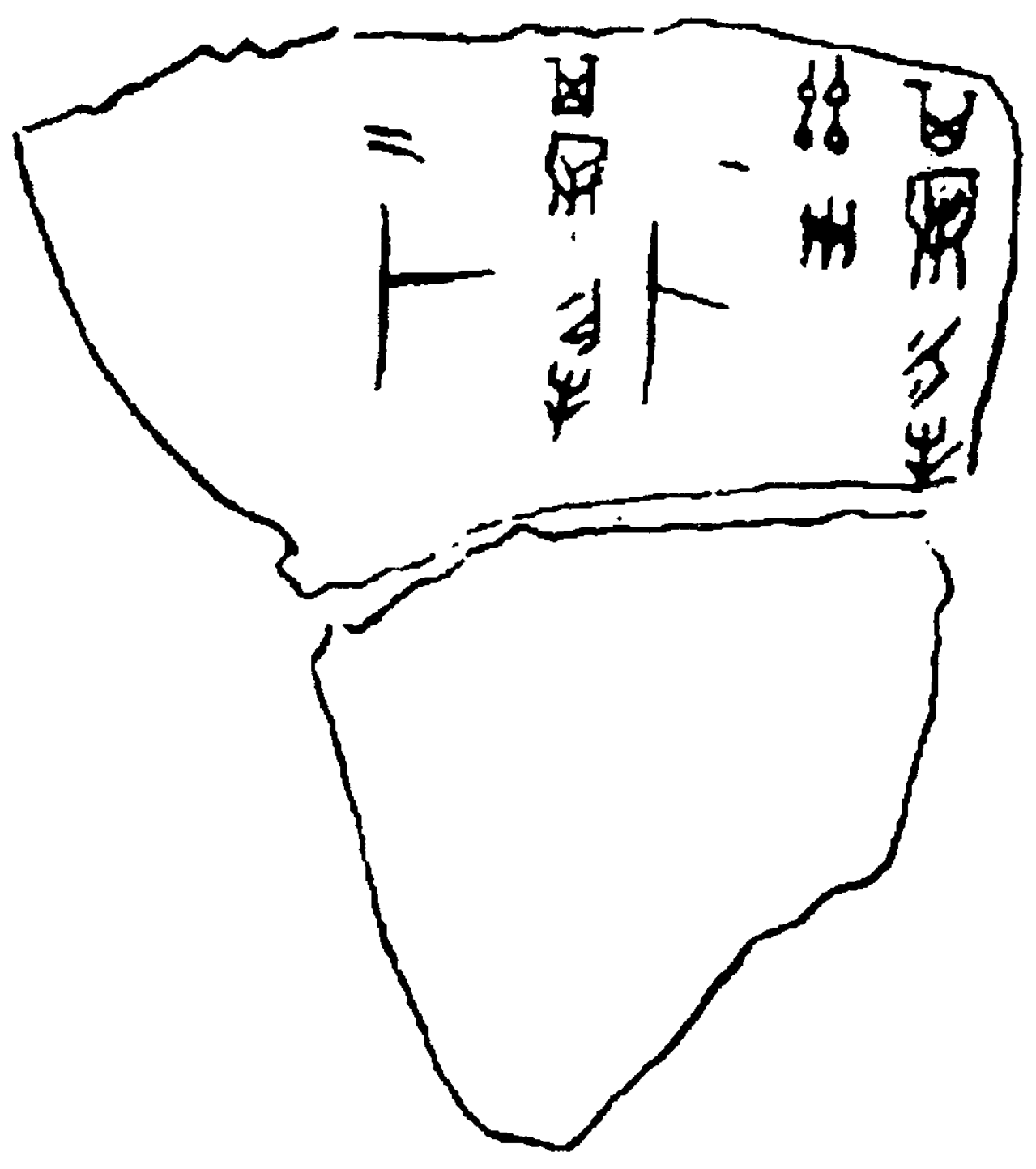
其勿宰，猶丙編三四〇片之「壬寅卜，殻貞：㞢于父乙宰曰勿」之「宰曰勿」也。殷契遺珠七三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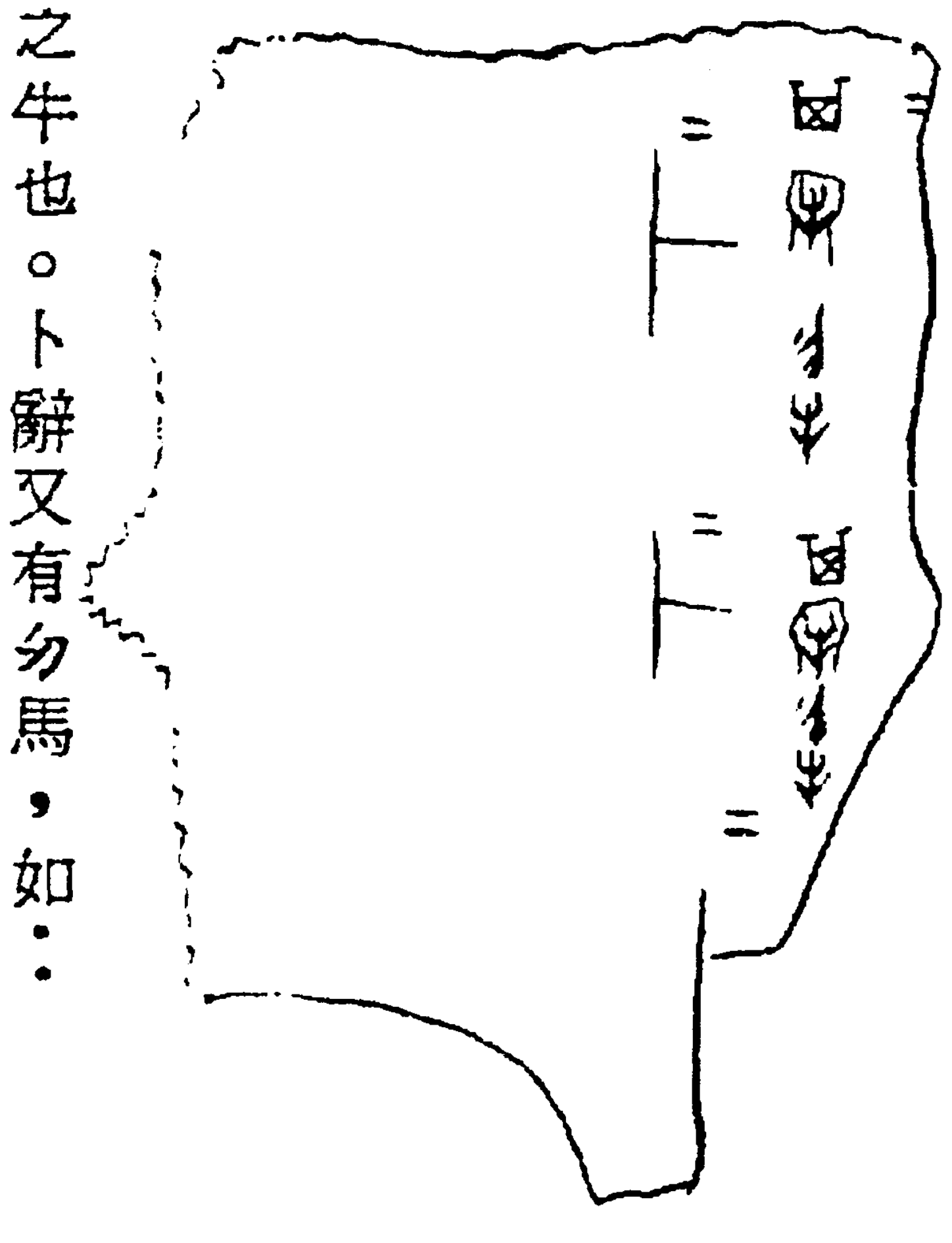
其牢勿牛，茲戈？
其牢勿牛？

疑戈爲用之錯刻。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二・一四二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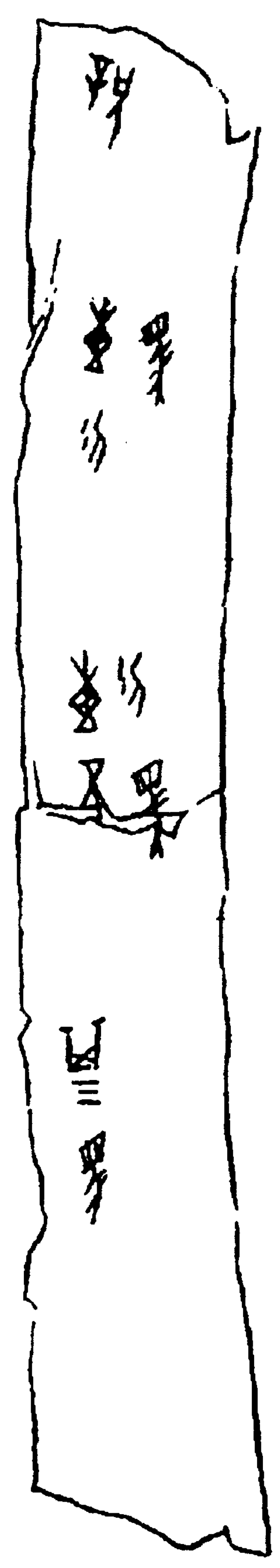
其牢勿牛？
其牢勿牛？

其牢勿牛亦然，謂二黧色之牛也。卜辭又有勿馬，如：


珠 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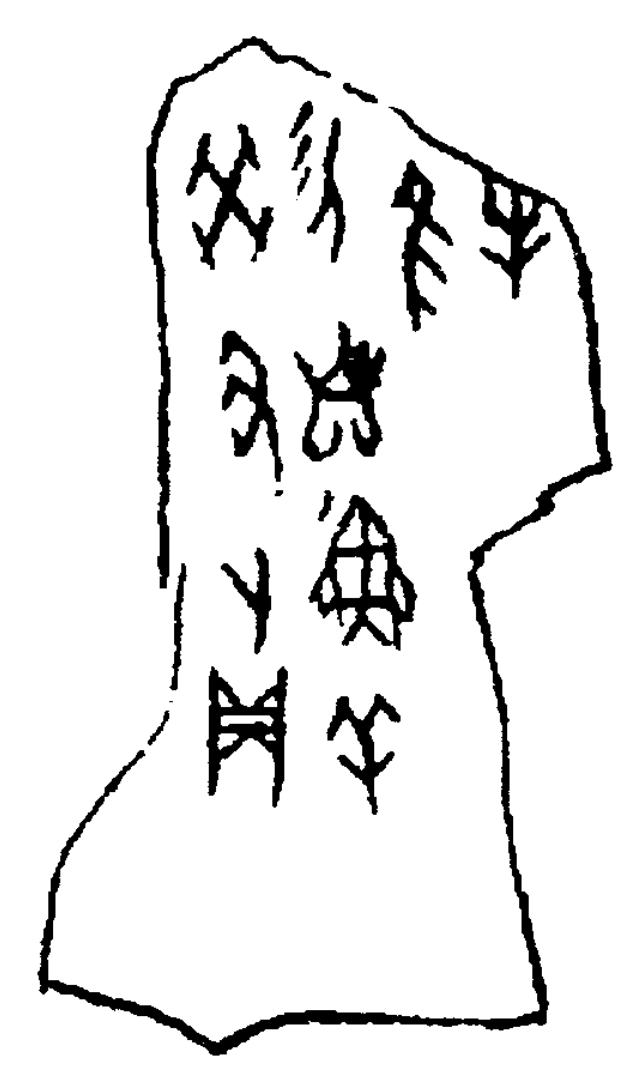

寧滬 2.142

其三馬？
叀不勿馬？
叀勿馬？
佚存二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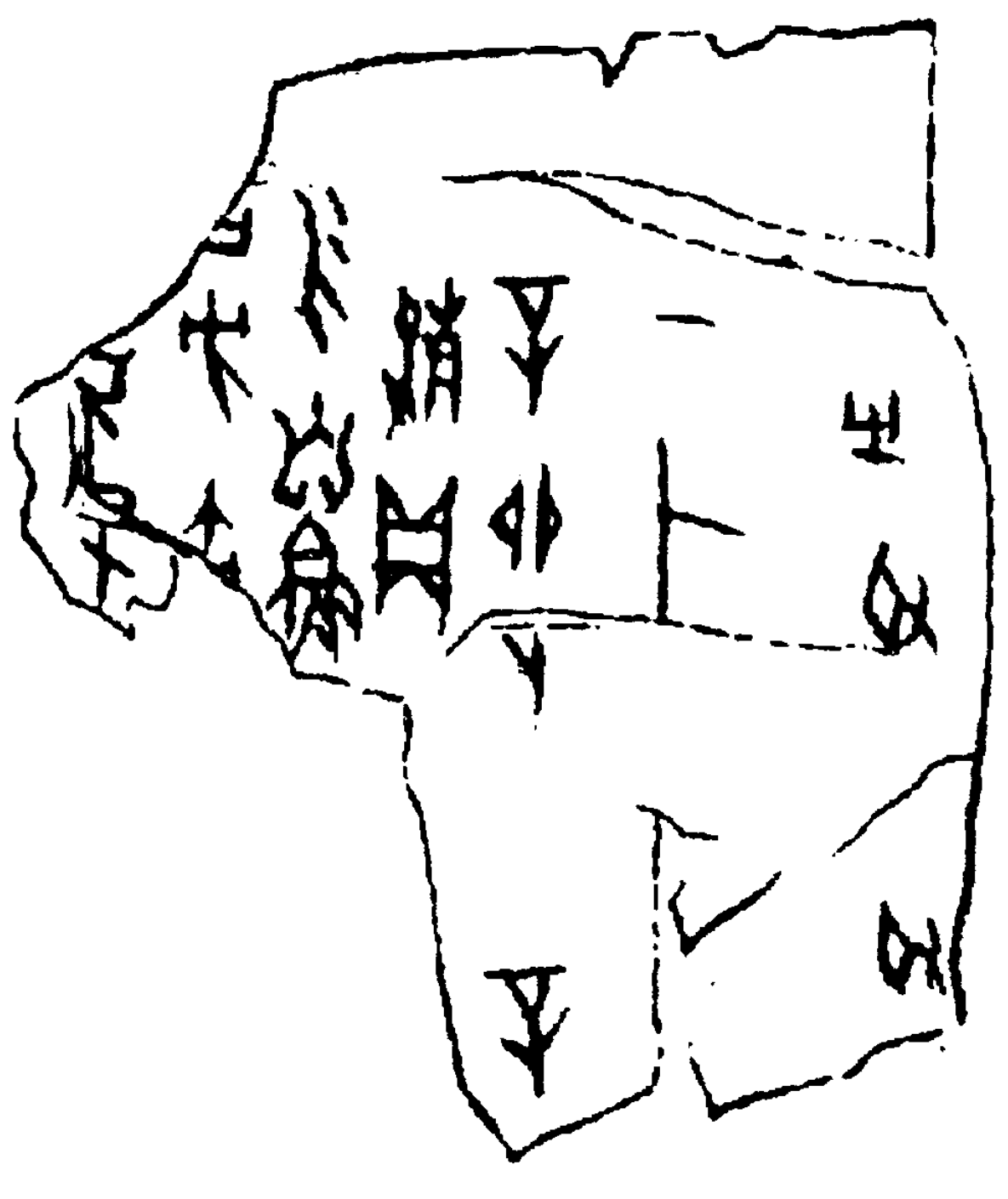

佚 203

勿馬即黧馬也。勿或假借爲利，如：

癸丑卜，貞勿自魚羊，隹牛？
前編五・三九・七


前 5.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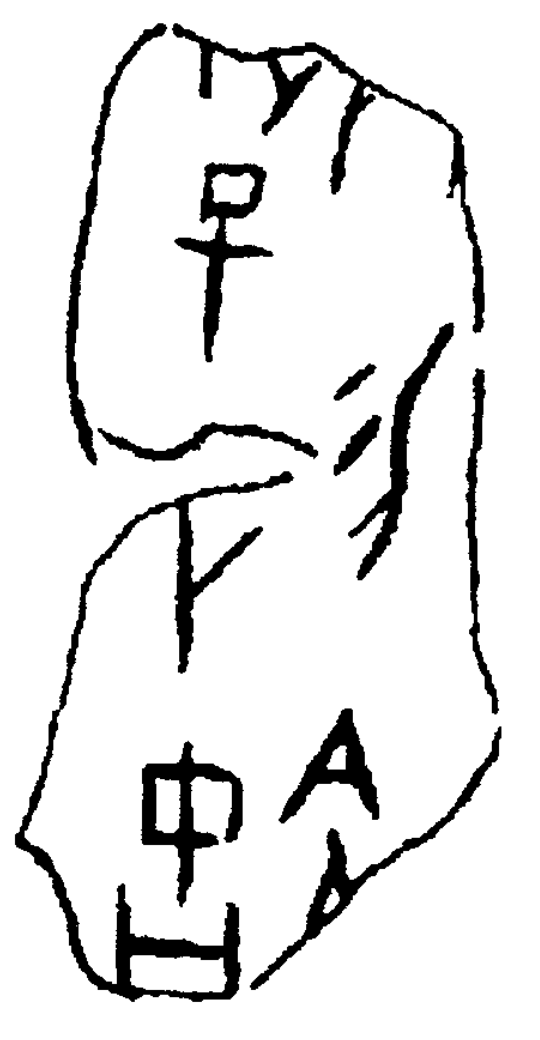
辛卯卜，殻貞：勿自魚，𢀛方古口
乙編五七九〇



乙 5790

癸巳卜，㞢貞：勿令囗？

甲編一八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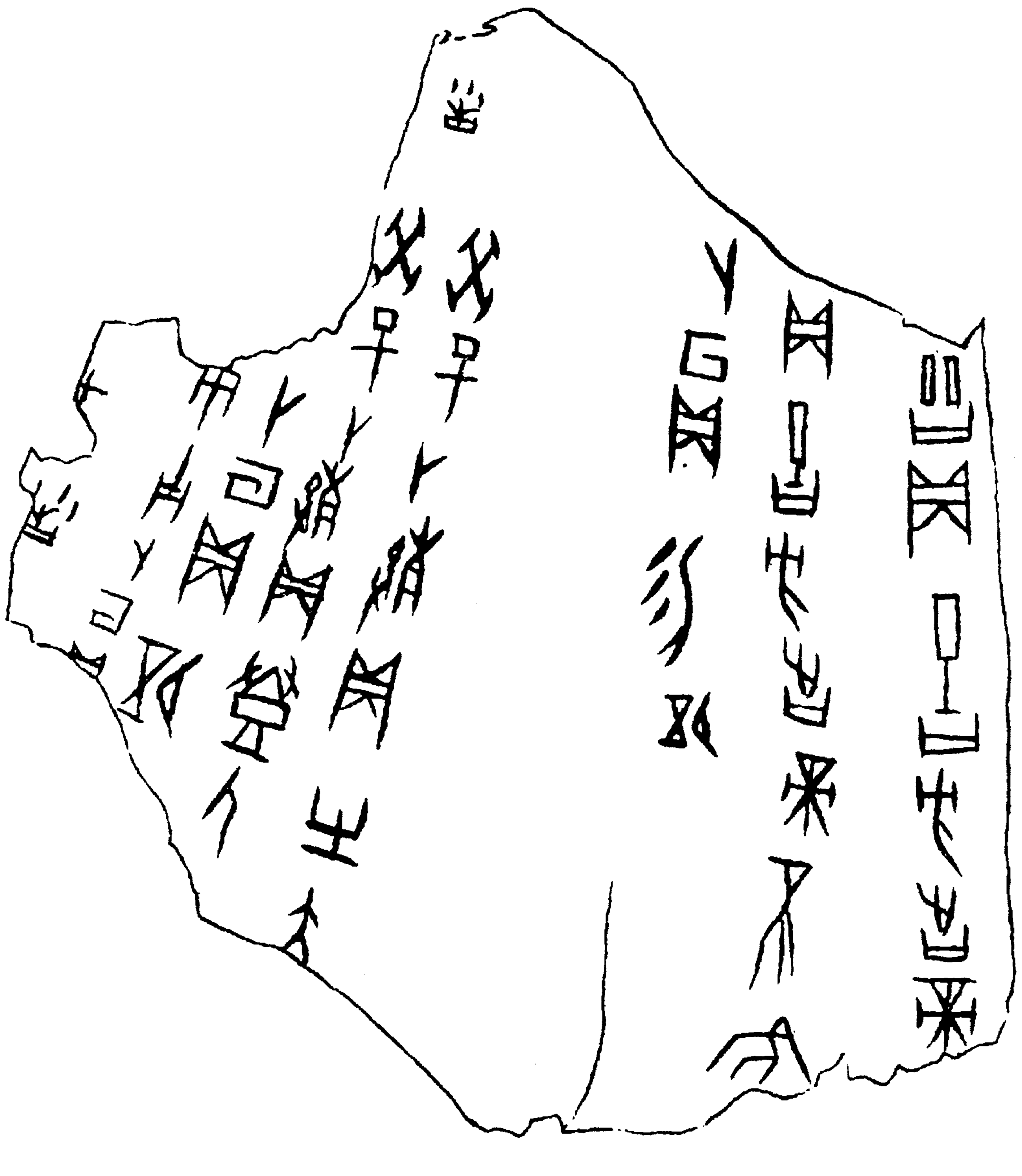
甲 1839

卜亘貞：𢀛方出，帝囗？

貞：𢀛方出，帝不隹囗？

卜亘貞：勿，五月？

續編三・三・一



續 3.3.1

此片「貞勿」，猶易經恆語：「貞吉」也。非勿牛之簡，因此片爲征伐卜辭，非祭祀也。勿或以勿釋之，（注六）然以文意言之，釋利較勿爲優。綜言之，卜辭之𤘘字，爲勿牛之合文，非物字或犂字。

附注：

注一：卜辭云：「丁酉卜，即貞：后祖乙古十牛。四月」。又云：「貞：后祖乙古物，四月」。（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第三葉七片）他辭云：「貞賨十勿牛」。（前編卷四第五十四葉）勿亦物之省。說文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案許君說甚迂曲，古者謂雜帛爲物，當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曰：「異毛者三十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維羣」、「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牛三十也。說文牻，黑白雜毛牛，牻物雙聲，義亦相關矣。（殷虛文字考釋九頁）觀堂集林卷六，釋物與此大同小異。惟云「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

注二：祚案詩小雅三十維物，傳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然卜辭屢曰物牛，以誼考之，物當是雜色牛之名，或又省牛作勿。（殷虛文字類編物字）

注三：勿古象耒形之字，下端皆作歧出形，可以利勿方三字證之。利甲骨金文作𥝢（前二・一八），𥝢（前二・三），𥝢（前五・一二・一），𥝢（脊九），𥝢（師遽尊），𥝢（利鼎），𥝢（宗周鐘），利所从之勿勿諸形，卽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刺田起土之形，銅器將力旁土邪於禾旁，故小篆利或从刀。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梨犂諸字，仍是从勿可證。從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從力得聲。刺地藝禾，故得利義。利所从之勿或讀爲勿，勿利古韻（皆）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勿之本義當爲土色，經傳多借物爲之。「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得其政令」周禮；「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象其宜而爲之種」周禮；「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周禮；「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周禮；「冢人物土」儀禮既夕禮；「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左傳成二年；「士彌牟營成周……仞溝洫物土方」左傳昭三十二年；此諸物字

皆勿之借字，物地土即相土色，相地色各家注皆訓物爲相。惟鄭司農注周禮載師云：「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卝人云：「以物地占其形色」，卝人云：「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訓物爲色，爲形色，爲不誤，物訓色自非一色，引伸之，又得爲雜。說文：勿旗也。雜帛爲之幅，赤白半」，周禮司常「雜帛爲物」，勿爲雜帛，則勿爲雜土，物爲雜毛牛，物訓雜毛牛與犂訓「犂雜文」論語何注，「牛不純色」淮南說山高注等義，又正相應可證，從勿從利，義本相通。甲骨文物或作勿，皆謂雜毛牛，無作否定詞用者。銅器則全作否定詞了。

注四：卜辭勿作勿，𠣞字作𠣞；判然有別。勿乃笏之初文，象笏形而上有題錄；𠣞乃犂之初文，象以犂啓土之狀。𠣞多假爲犂牛之犂，犂之本字作物，若物，舊均誤釋爲物。（殷契萃編六十六頁．四二四片釋文。）

注五：按說文：「犂，耕也；从牛黎聲。」卜辭上出諸形，舊釋勿爲勿，物爲物，說非。勿實犂之初字，當如郭某說。隸定作𠣞，今許書無此字。當於犂下別出重文作勿云「古文犂象形」。𠣞之與耒，古韻同屬來母，古音同在十五部（據段氏音韻表），當是一物之異名，或方言殊異，遂別制一字。𠣞爲象形，耒則爲會意耳。此意徐中舒氏已先發之。徐氏耒耜考一文，舉證甚富，徵引美備，立論精當，所惜於勿之一字，仍囿於成說，遂有「利所从之勿或讀爲勿，勿利古韻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之說。然要之勿之爲物，必非一色，其本義爲雜色旗，引申爲凡雜色之稱。物字从牛从勿，勿亦聲，其本義當爲雜色牛。（雜色牛之義，即由勿爲雜帛旗之義所引申。王國維氏謂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是蓋到因爲果矣。）引申之「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此王氏說確不可易）。至故訓爲相，爲色爲形，色者蓋物接於目而成象，象者視之所生也。故得訓相，至形色之訓，至由雜色牛之義，所引申也。至犂亦訓雜文，或牛不純色者，蓋犂（𠣞）之本義，爲刺地啓土，而土色各殊，和以艸根尨然襍陳，故亦有雜色之義。物字从𠣞，遂爲牛不純色之專字。卜辭用此，皆與牛字連文，是其本義爲形容詞，無用爲動詞之耕者，犂之訓耕之義屬後起。（甲骨文字集釋第二部犂字）

注六：金文𠣞及勿二文，其義均爲語詞，弗不之勿，如盂鼎作勿辭云「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廢朕命」，召伯虎𣪕作勿辭云「勿敢對」，師嫠𣪕作勿勿辭云「…敬夙夕勿灋（假爲廢）朕命」，均當釋爲語詞之勿。毛公鼎師虎𣪕之勿作勿與卜辭同，亦由形近義同而致混用矣。（甲骨文字集釋第二部犂字）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釋爲

金祥恆

許氏說文解字「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薳支切 爲 古文爲象兩母猴相對形」。歷來對許氏之說解有所異議，如有清鄭知同說文商義云：

> 爪部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爲古文爲象兩猴相對。按下既引王育說爪象形，上乃云爪，母猴象，復不可通。且既云其爲禽好爪，則爪是會意，亦不得接云爪母猴象，下腹腹字又難解。竊意元文是其爲禽好爪，从爪，爲母猴象也。十二字，下腹爲母猴形句，後人所增。蓋讀者見注文誤作爪，母猴象，而爲形無解說。故加此句云下腹爲母猴形，不知一字中有兩象形，古人無此造字法也。今又譌復作腹。凡文字有一體象形；一體會意爲象形兼會意。爲象猴之頭目身足尾，於形絕肖。上爪，屬會意，王育注史籀大篆者也。其說不以爪爲會意，同是象形，益依古文爲說。古文象兩猴相對，即作爲，是一猴形似爪而非爪字，又疑下復爲母猴形句，亦王育說誤倒在上。王意以爲省古文之半，作爲已是一猴，下復作爲象母猴爾。然一

文作兩形，非古造字之例，故許君采異說。

鄒氏說「下旣引王育說爪象形，上乃云爪母猴象也，復不可通」，是也。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云：

韵會引無爪母猴象也五字，

則「爪母猴象也」爲後人誤入，是可斷言。下腹爲母猴形之腹，段注亦云爲復字之譌。而乃指形而言。，許氏謂「爲母猴形」；段注云「全象母猴頭目身足之形」。王氏說文釋例亦云：「爲字象形兼會意者，不以爪表之不可知爲猴也。有頭有腹短尾四足。此等物頗多，惟以象其跋擾不安靜之狀，而復以爪表之，是眞猴矣。」小學家墨守許說，無有異議。然說文解字自有象母猴之字：「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夊，其手足。」又云：「猴，夒也。」蓋夒確爲母猴之證。許氏說：「从頁，巳、止、夊，其手足。」僅釋其三形，解爲手，是也。乃之譌，爲足。闕解，玆案說文婚之籀文作，與金文毛公鼎『余非庸又婚（昏）』之昏作言之，爲之譌，乃耳也。夒爲母猴，而亦爲母猴，其形與相去甚遠，故決非母猴，亦可斷言也。

然爲何形，羅振玉以甲骨文之爲字考之，當爲象也。羅氏殷虛文字考釋云：

案爲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作，从爪从象，絕不見母猴之狀，卜辭作手牽象形，知金文及石鼓从者乃之變形，非訓覆手之爪字也。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尙在服牛乘馬以前，微此文，幾不能知之矣。

甲骨文之爲，如小屯乙編七五八九、八〇三九片：

貞：出爲？

貞：亡爲？　（圖一）

作，爲第三期廩辛康丁卜辭。如殷虛書契後編下一〇・一三片：

乙丑卜，㱿貞：我叀方爲？　（圖二）

又一〇・一一片：

貞：勿爲方？　（圖三）

小屯乙編二五二四片：

癸酉卜，爭貞：叀方爲？　（圖四）

殷虛書契前五・三〇・五片：

癸未卜，㱿貞：王爲囚若？　（圖五）

以上爲第一期武丁卜辭，其爲作或，顯然與第三期卜辭之爲从象之象爲酷肖。其鼻長而詘。小屯甲編二七六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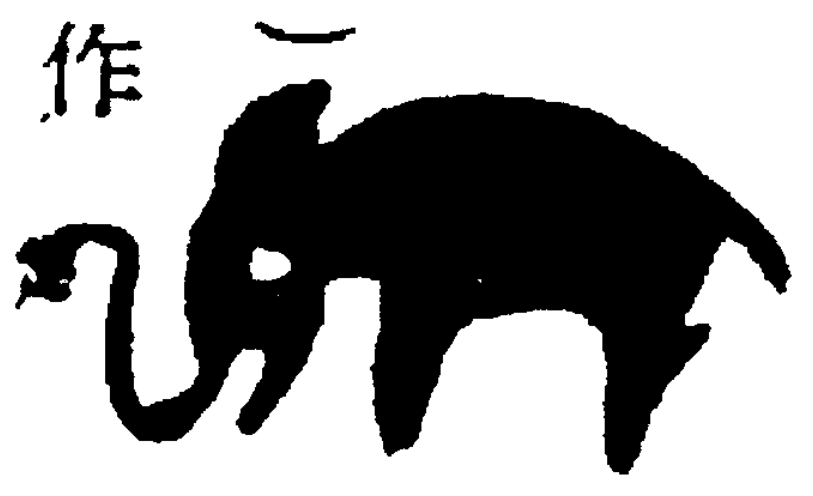
己丑卜，彭貞：其方爲且丁門于哲衣彤？　（圖六）

此爲第四期武乙文武丁卜辭。其爲作，與金文大師子大孟姜匜「用爲元寶」（圖六）之爲作同，惟爲而已。甲骨文固然有从从象之爲，亦有獨體之象，如殷虛書契前編三・三一・三片：

隻象　（圖七）

小屯乙編七三四二片：

貞：叀象令从侯歸？（圖八）

其象與爲从之象同形。金文且辛鼎之象作（三代吉金文存二十七），一望而知其爲象也。體龐鼻長，尾短耳大。俗諺「像不像，只要看鼻子長不長」。象之特徵爲鼻，故其鼻特長。行之於文，爲書契之便，變爲綫條，鈎繪其輪廓，甲骨文作、，金文或作（師湯父鼎・三代四、二四），（立盨・三代一〇、二八、四）

（召伯簋爲所从之象），楚繒書作（不可以爲之爲作），說文作（爲所从之象），乃因書寫之譌變，猶汗簡所錄之象作或，華岳碑亦然。貝丘長碑之豫所从之象作，亦由等之譌變而來，其形稍異，當時尙能視爲與無別，惟經千百年，後世之人視之，字形之差異甚大，不知其爲何物。故許氏說解爲母猴矣，望文生訓，不可信也。金文爲或作（見鑄客鼎、志鼎、），此乃爲之省。禺邗王壺「王台（以）爲祠器」（圖八）之爲作，省其身與尾。猶說文虍之與虎，之與象，百之與頁，㕟之與桑，馬之與（金文）等，是其例。或作（見東周左師壺・圖九），（見汗簡爲，出自石經），楚帛書作，亦之省譌。

至於說文解字爲之古文作，許氏說解爲象兩母猴相對形。小學家从之，尠有異議，僅有淸朱孔彰說文粹云：

古文爲象兩母猴相對形，汗簡見說文，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按當作。

朱氏以汗簡作，正說文作之訛。且引左傳宋公生仲子之故事，其爲當从手爪形。相差一間，不可信也。以我國文字之演變考之，當从从，乃之簡，猶鳳

之古文作[illegible]，其形當作[illegible]，後因我國文字爲求整齊，移[illegible]於[illegible]傍作[illegible]，又爲美觀，求其對稱而書爲[illegible]，於是象兩母猴相對，或如汗簡从兩爪相對矣。莊子應帝王：「汝又何帠以治天下。」之帠字，孫詒讓莊子郭象注（札迻卷五）云：

案帠字字書所無，疑當爲叚。說文又部叚或作[illegible]，古金文叚字或爲[illegible]（見鐘鼎款識、甞姜鼎，詳余所著古籒拾遺），故隸變作帠[illegible]變爲[illegible]，又變爲巾），此亦古字之僅存者。何叚，猶言何藉也。崔譔本作爲，於文複贅非也。（王筠說文句讀據崔本謂帠是爲古文作[illegible]之譌、俞氏平議又謂帠當爲臬而讀爲寱，並未得其義。）

孫氏之說非，以字形言之，乃爲之古文。从E，从帚，帚爲[illegible]之譌。然隸定爲帠从[illegible]从巾，猶知汗簡之作[illegible]也。故莊子崔譔本作爲。錢澄之莊屈合詁云：

帠，古文爲字作[illegible]，以此而訛。

王闓運莊子注云：

古爲字從二爪相對，下從[illegible]，象之足也。

其說是也。帠或作寱，南華眞經郭注云：

帠，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寱，牛世反，崔本作爲，治也。（續古逸叢書宋大字本）

而王先謙莊子集解云：

俞樾曰：帠未詳何字，以諸說參考之，疑帠乃臬字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卽臬之義也。然字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爲寱。寱本従臬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寱者破叚字而爲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寱，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

俞氏所謂一本作寱，實爲[illegible]之誤。因說文有寱而無[illegible]，遂將[illegible]字訛成[illegible]，其音讀爲魚例反。[illegible]乃[illegible]之隸訛，將乚隸成手，[illegible]爲宀，[illegible]隸爲臬，其身尾隸訛爲木，猶帠之隸訛爲巾也。總而言之，莊子「汝又何帠以治天下」之帠，不論隸定成爲寱或帠，實爲一字。爲寱本說文之小篆而隸寫，帠本說文古文而隸寫也。

象或訛誤爲寫，如劉向新序雜事五：魯哀公不禮子張之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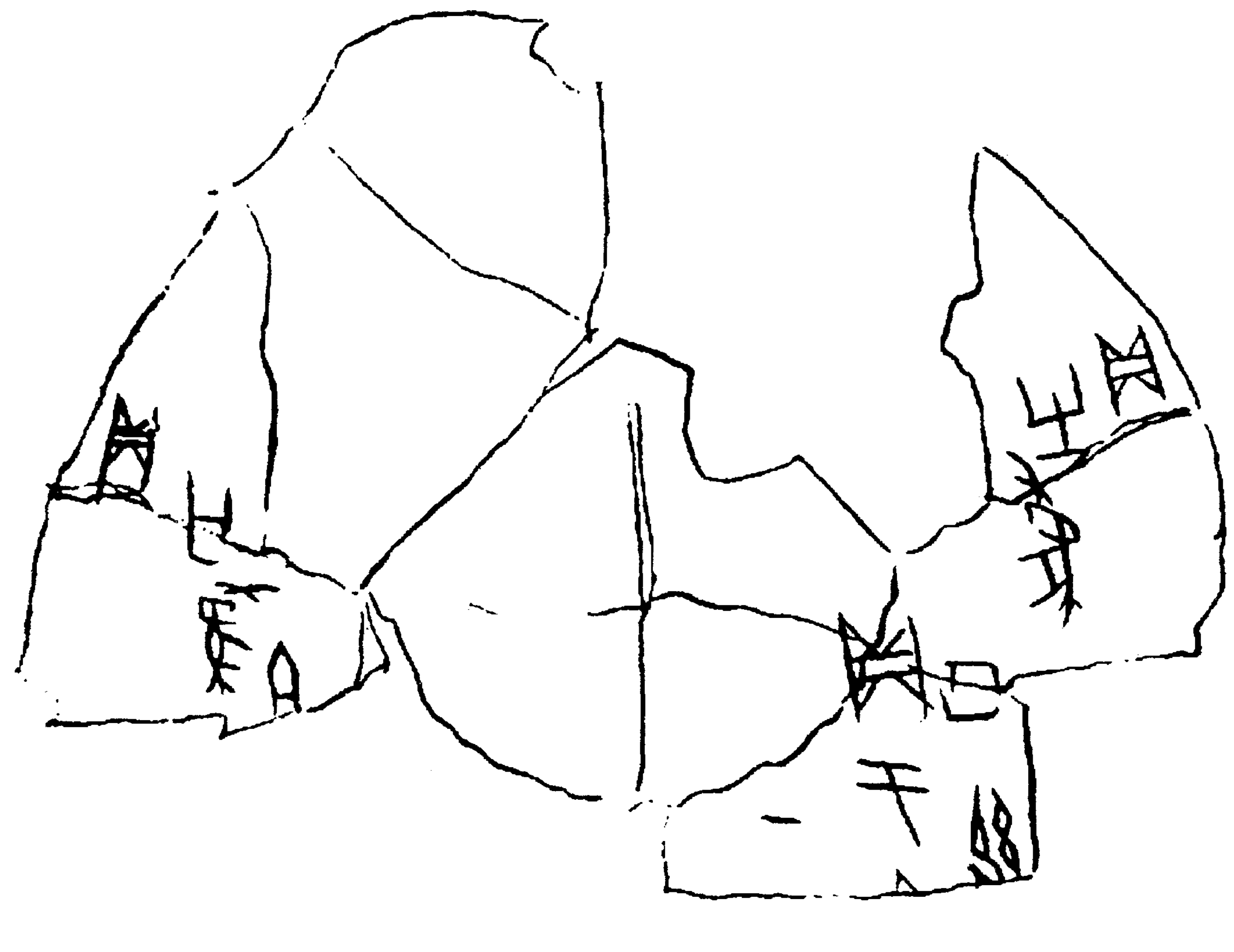
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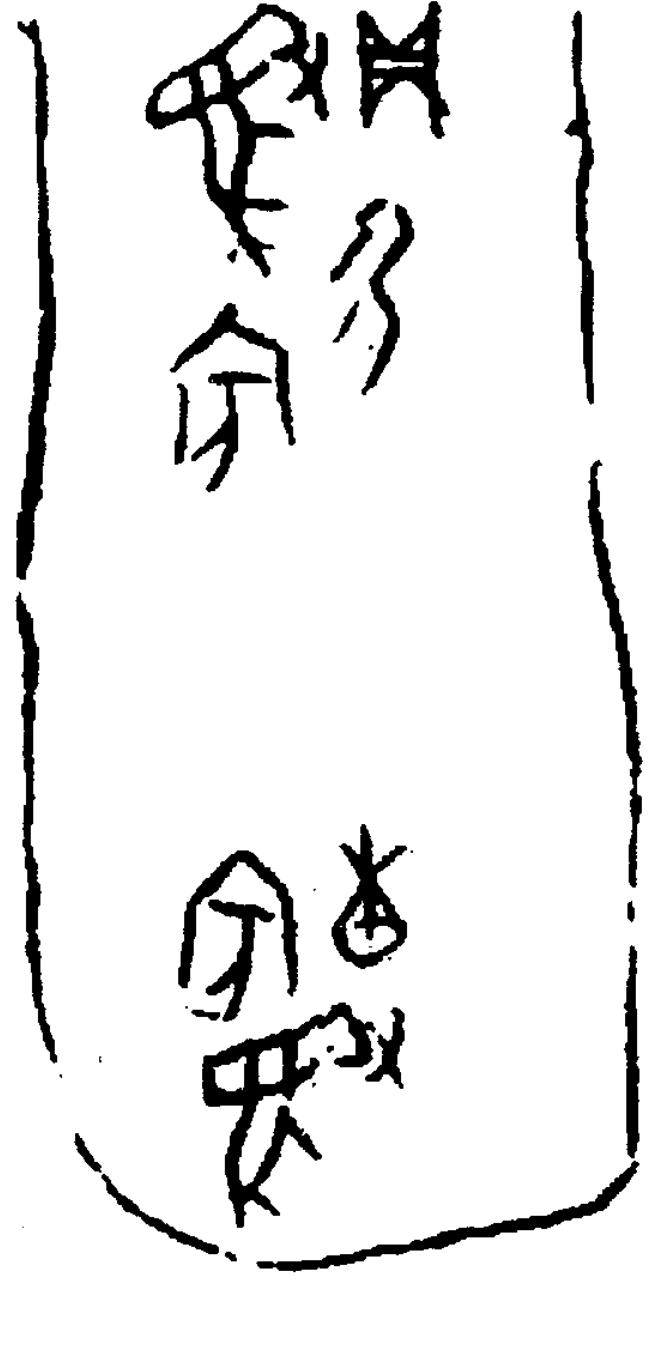
其「以寫龍」之寫，亦小篆[illegible]之訛，乃[illegible]與[illegible]形近之故。周髀算經「笠以寫天」注「寫猶象也」。寫之本義，說文爲「置物也，从宀，舄聲」，無象之意。而爲象義，由象訛爲寫之故，遂演變爲作字作畫亦曰寫。字畫主象。國語越語「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寫義亦由象演變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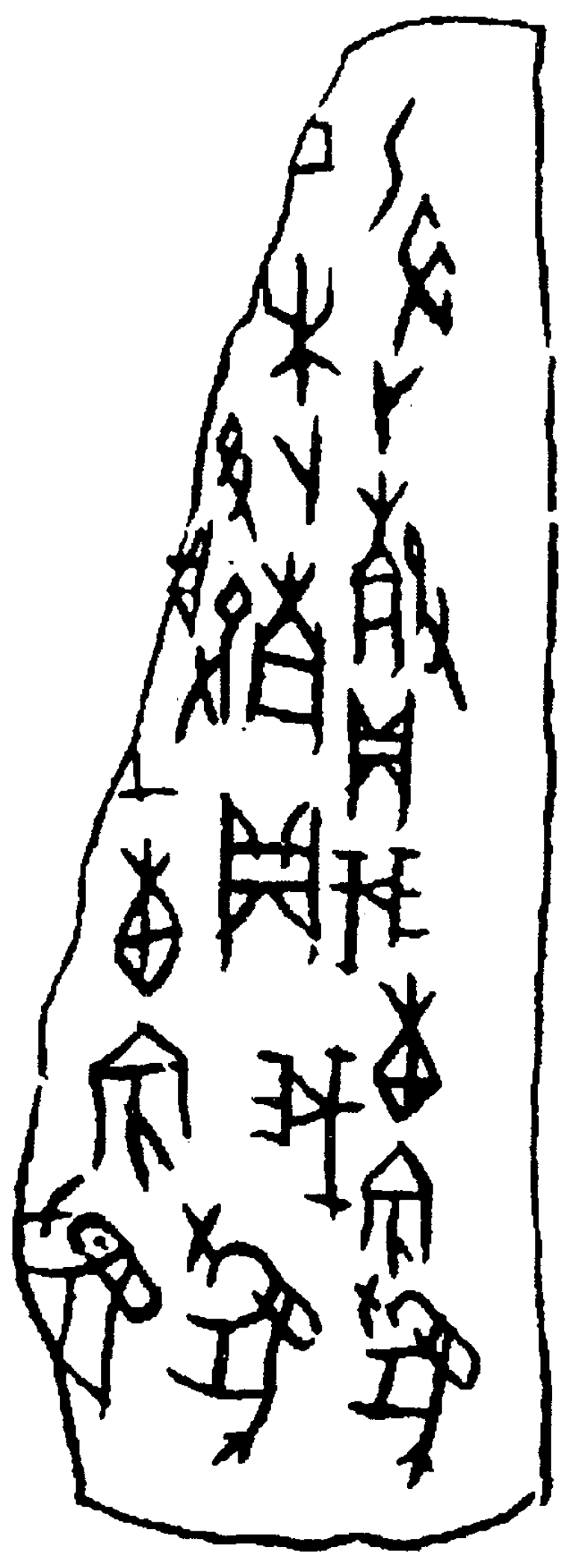
从象之像，許氏訓象也。段氏依韵會改爲佀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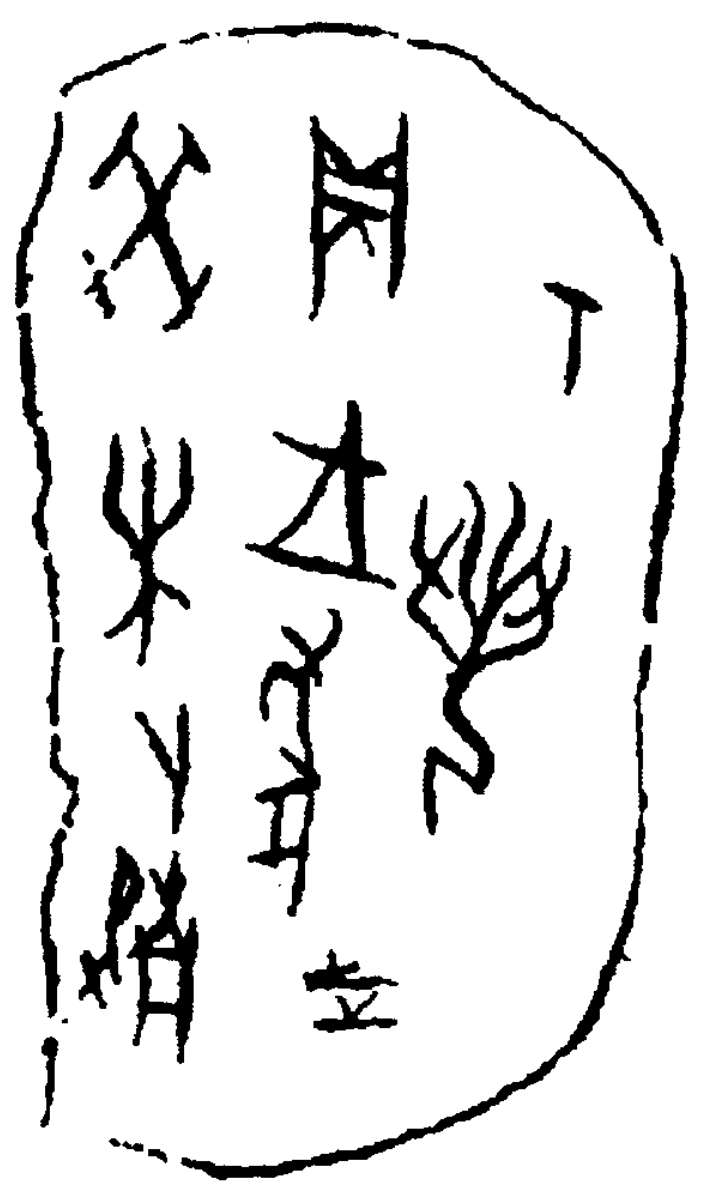
今依韵會所據本正。象者南越大獸之名。於義無取，雖韓非曰，人希見生象也，而案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韓非以前或祇有象字，無像字。韓非以後，小篆既作像，許斷不以象釋似，復以象釋像矣。

段氏言古無像字，假象爲之。韓非之言足證周秦間尙無像字，像爲秦漢間所造。然今以楚繒書「天像是則」之像作[illegible]，从人从象。楚帛書究爲何代之物，或曰戰國初年，或曰戰國中期，甚至爲戰國末期；不能遽定，然爲戰國時之物，爲學者所公認。則像非秦漢間所造之字，亦可瞭如指掌。且許氏說文之小篆，多據大篆古文，未必爲後世秦漢間之文字。故段氏如見今日之楚繒書，必不作如上之揣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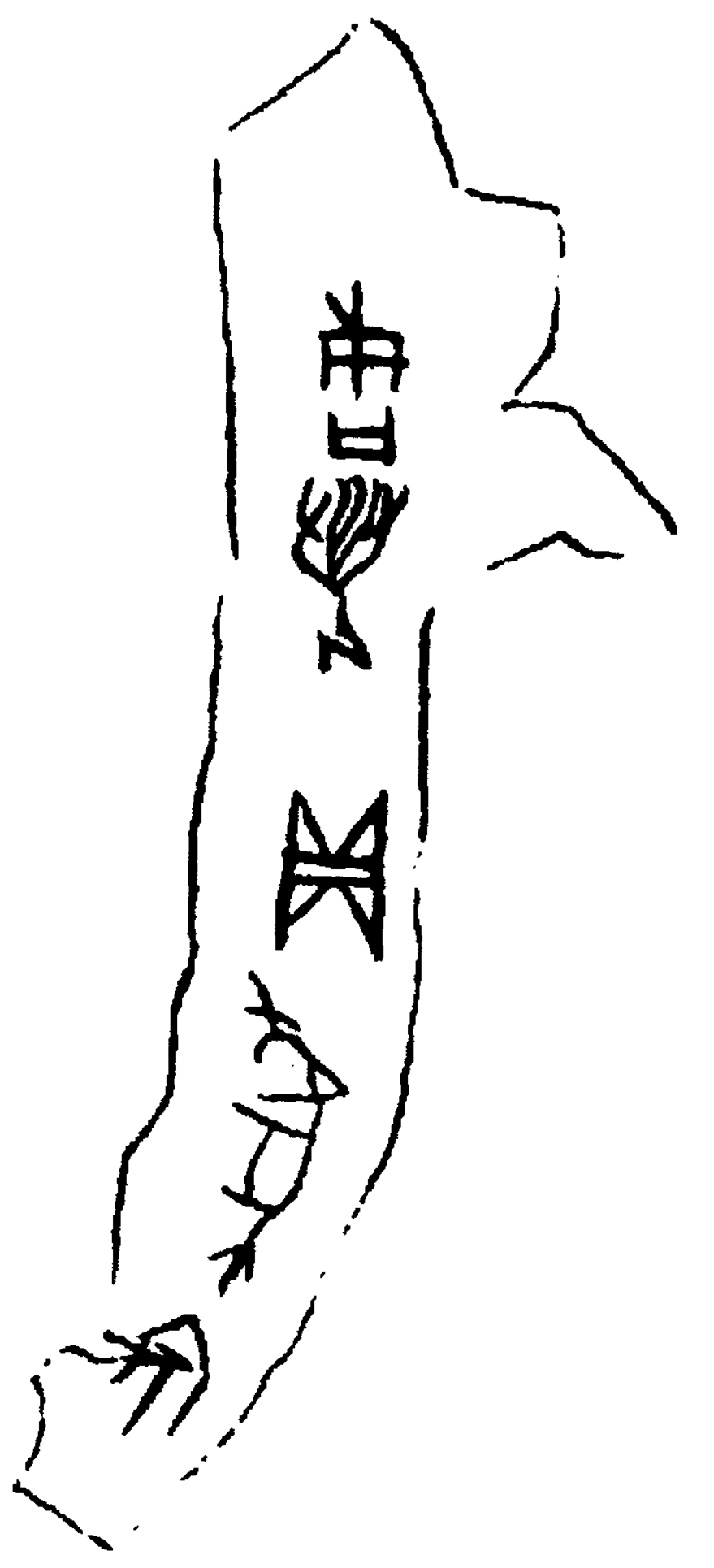

圖一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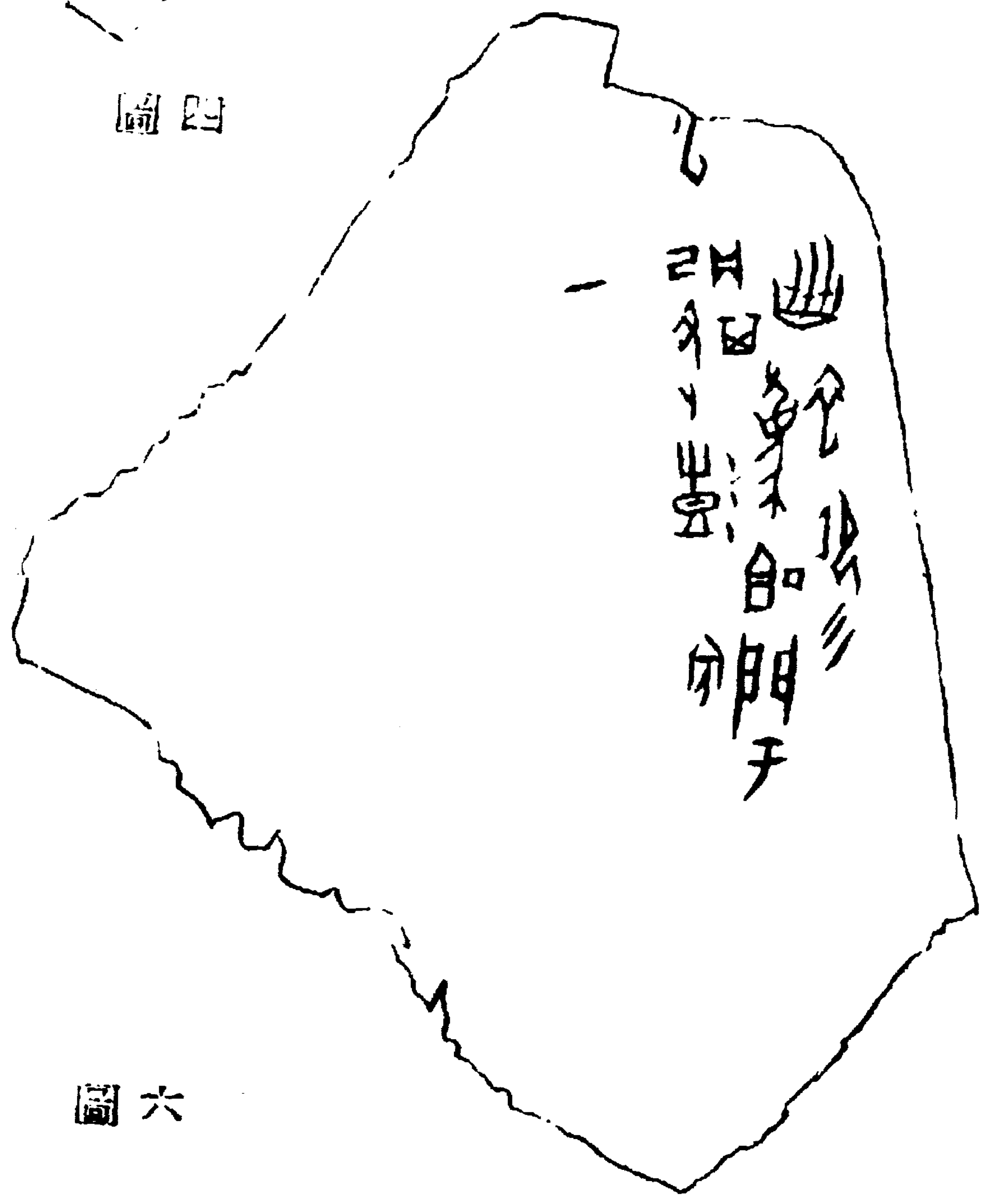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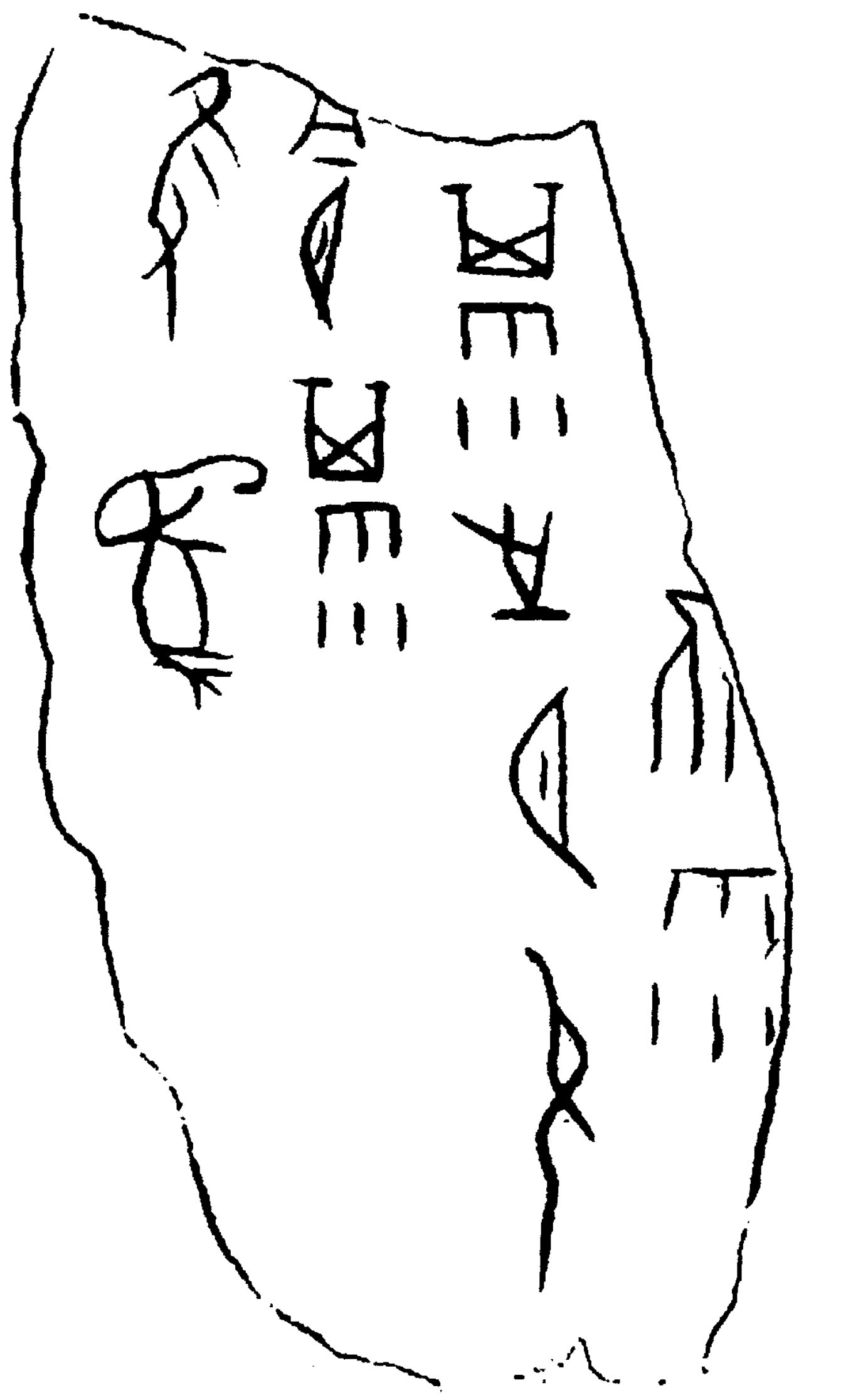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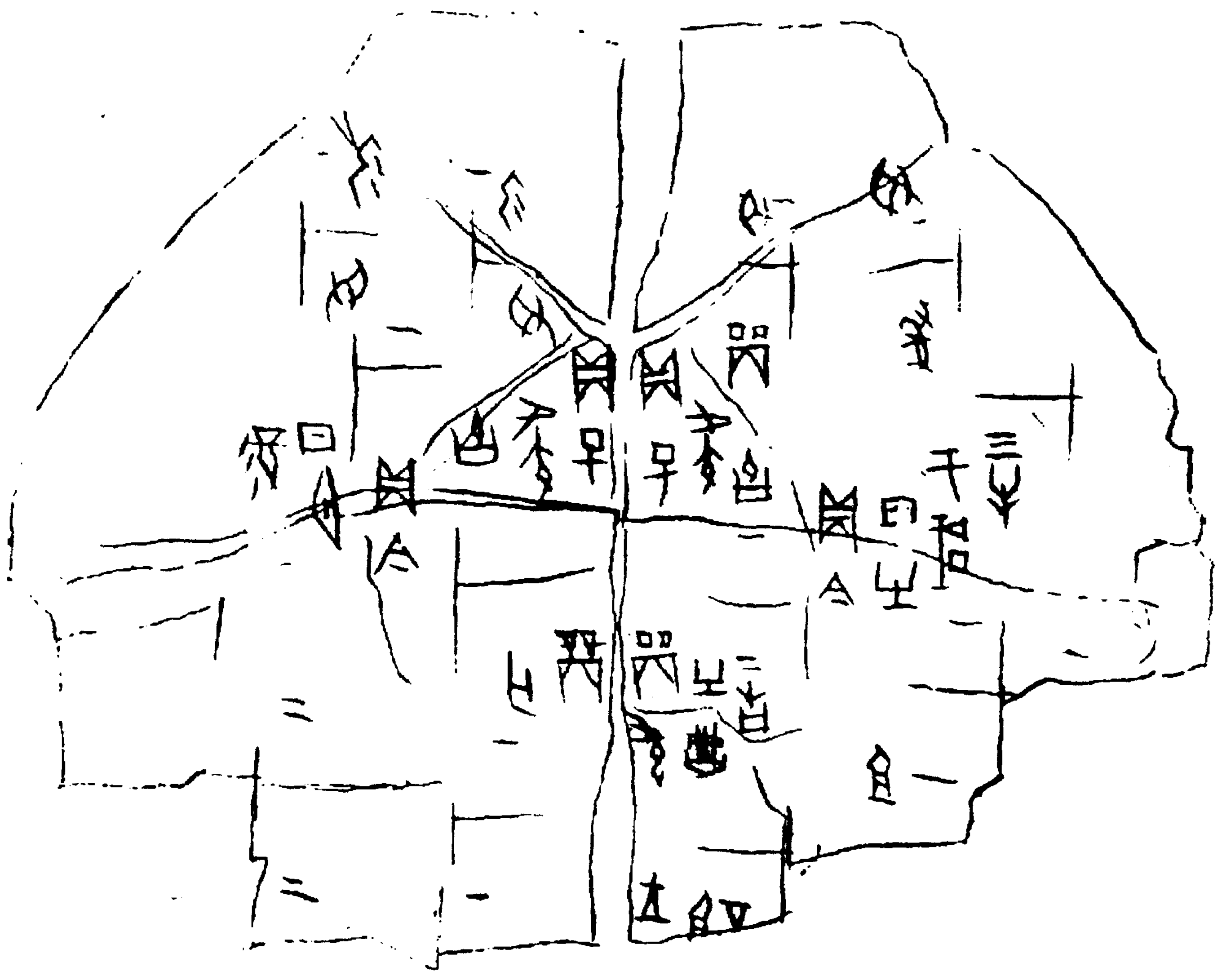
圖四



圖六



圖七



圖八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七册，一九六八年三月）

釋肜

金祥恆

甲骨卜辭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五三頁第四片：

丁卯卜，貞：王宾報丁彡日，亡尤？

又卷一第一頁第八片：

壬寅卜，貞：王宾示壬彡日，亡尤？

具彡或彡字，羅振玉釋爲肜云：「書肜日之形，不見許書，段先生謂即彤字，公羊宣八年傳注肜者，肜肜不絕，是肜之義爲不絕。卜辭有彡日或作彡彡諸形，正象相續不絕，殆爲肜日之本字。彭字蓋从此得聲，故卜辭中彭字或从⁝⁝，其明證也。卜辭中又有彡月，其誼則今不可知矣。餘尊亦有彡日，博古圖卷六載父丁彝，亦有彡日隹王六祀語。」（殷虛書契考釋）

羅氏云卜辭除彡日外，又有彡月。其實非彡月，乃彡夕。如：

甲戌卜，行貞：王宾大乙，彡夕，亡口？　續存二・六〇四

甲戌卜，尹貞：王宾大乙，彡夕，亡囚？

甲戌卜，尹貞：王宾，祼福，亡囚？

甲戌卜，尹貞：王室大乙，福，亡囚？　南北明三三九
乙酉卜，尹貞：王室外丙，彡夕，囗囚？　粹一八〇
丙寅卜，囗貞：王室中丁，彡夕，亡囚？　七P一〇六
戊午卜，行貞：王室𠁥，彡夕，亡囚？　佚八七一
戊戌卜，尹貞：王室兄己，彡夕，亡囚？　佚三九七
癸丑囗，貞：今囗帚囗又，不放，在正月，遘小甲，彡夕，隹王九祀。　明六一
癸酉卜，貞：王室大甲，彡夕，亡囗？　續存二・八六八
乙酉卜，貞：王室外丙，彡夕，亡尤？　前一・五・一
己卯卜，貞：王室大庚，彡夕，亡尤？　前一・六・二
圞丑卜，貞：囗室小甲，囗夕，亡尤？　粹二〇二
癸卯卜，貞：王室戔甲，彡夕，囗尤？　前四・二一・三
甲戌卜，貞：王室且乙，彡夕，亡尤？　新五〇二九
庚戌卜，貞：王室且辛，彡夕，亡尤？　續一・一九・一
癸丑卜，貞：王室，虎甲，彡夕，亡尤？　天二六
己丑卜，貞：王室般庚，彡夕，亡尤？　前一・一六・四
戊戌卜，王室且己，彡夕，ロロ？　新五〇四六
己巳卜，貞：王室且庚，彡夕，亡尤？　前一・一九・四
丙辰卜，貞：王室庚囗囗彡夕，亡尤？　續存一・二二八七

董師彥堂殷曆譜曾云：

在祖甲卜祀之辭中，發見「彡夕」「彡龠」與「彡」祭之關係，因知「彡」祭之前夕，有「彡夕」之祭，「彡」祭之明日，又有「彡龠」之祭也。其例如下：

甲戌卜，尹貞：「王室大乙，彡夕，亡囚？」
貞：「亡尤」？　在十月

彡大乙必于乙日，即甲戌之夾日乙亥，今于甲戌卜「彡夕」，知「彡夕」之祭，當在彡祭之前夕也。（殷曆譜上卷三・祀與年十三頁）

董師編祀譜，「彡夕」之祭雖僅舉一例（祖甲八年十月乙亥下），然斷「彡夕」爲「在彡祭之前夕」，今彙輯「彡夕」之卜辭，計得十二條，無一例外者，其眞知灼見，不待言矣。董師又云有「彡龠」之祭，如：

戊辰卜，旅貞：「王室大丁，彡龠，亡尤？」在十一月。

彡大丁必于丁日，即丁卯日，此戊辰爲彡大丁之夾日，故知「彡龠」在彡祭之明日也。（殷曆譜上卷三・祀與年十三頁）

除董師所舉之例外，尙有：

戊辰卜，旅貞：「王室大丁彡龠，亡囚？」　七W一二
大甲彡龠，叙，亡尤？在十二月。　庫一三六九
戊戌卜，囗貞：王室中[redacted]，彡龠，亡囚？十月。　粹二二〇

[redacted]

囗戌卜，王貞：其室中丁，彡龠，亡尤？　續存二・六二
乙巳卜，旅貞：王室戔甲，彡龠，叙〼？　粹二二六
〼 囗，囗室小乙，彡龠，叙，亡尤？　後上四・三
戊戌卜，即貞：王室父丁，彡龠，亡囚？十月。　新三二五三
戊戌卜，尹貞：王室父丁，彡龠，亡囚？　佚三九七

戊戌爲丁酉「彡祭」中丁或武丁（父丁）之夾日；乙巳爲甲辰「彡祭」戔甲之夾日。故「彡日」爲當日之「彡祭」，「彡夕」爲「彡祭」前夕之祭，「彡龠」爲「彡祭」夾日之祭。惟「彡夕」「彡日」「彡龠」三者相聯之卜辭，迄今尙未發見。所謂三者相聯，譬如「彡祭」維己，在己未，「彡夕」維己當在己未前一日戊午。「彡龠」維己當在庚甲。若發見如此完整之卜辭，則三者之關係明確無疑。惜今存甲骨，多斷簡殘片，不易綴合，故三者之聯係，暫付缺如。

「彡夕」「彡日」「彡龠」之彡，爾雅釋天云：

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昨。

尙書高宗肜日，僞孔傳云：「肜，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孔穎達正義云：

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後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

公羊宣公八年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何休注云：

禮繹，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愼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

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各家解釋皆據爾雅之說而演繹之，茲據甲骨卜辭「彡龠」為「彡日」次日之祭，其非不待辯矣。彤祭在甲骨文，如：

乙酉卜，行貞：王宾報乙，彡，亡尤？在十月。　金二六
癸酉卜，尹貞：王宾示癸，彡，亡尤？在十月。　前一・二・二
乙巳卜，尹貞：王宾大乙，彡，亡尤？在十二月。　錄二六八
丁未卜，尹貞：王宾大丁，彡，亡尤？　粹一七六

皆以先祖之死日彡祭之。彡祭為五種祭祀之一，董師彥堂五種祀典釋名：

「彡」祭亦稱「彡日」，猶「翌」「劦」之稱「翌日」「劦日」，蓋言彡祭之日也。……以彡為「相續不絕」，似是後起之義，在殷代當是伐鼓而祭之義。祖庚時卜辭有：

辛亥卜，出貞：「其鼓彡告于唐冂牛」，一月。　餘六・二

言「鼓彡」，可知彡與鼓有關。侯家莊西北岡殷代陵墓中曾出土一鼓，木革皆朽，由鑲嵌飾物及彩繪花紋，猶可見其形制，與他祭器並陳，此殷人祭祀用鼓之實證也。彡之義殆為鼓聲，此可於彭字證之，彭在卜辭為地名及貞人名，字作彭，左為鼓形，右象其聲，即彡字也。彭之初誼，殆擬鼓聲之彭彭，故伐鼓而祭，即謂之彡矣。彡之次日有「彡龠」，奏管籥而祭，與鼓相和，亦其旁證也。（殷曆譜上卷三・祀與年十四頁）

董師考彡祭為伐鼓之祭，今以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一頁第一片：

貞：其酒，彡，勿鼓？十口

其「彡，勿鼓」，徵董師之說之不可易也。

五種祭祀「彡」、「翌」、「祭」、「壹」、「劦」，惟「彡」祭有「彡夕」「彡日」「彡龠」，較其他四種為隆重。故彡祭不為祀首，如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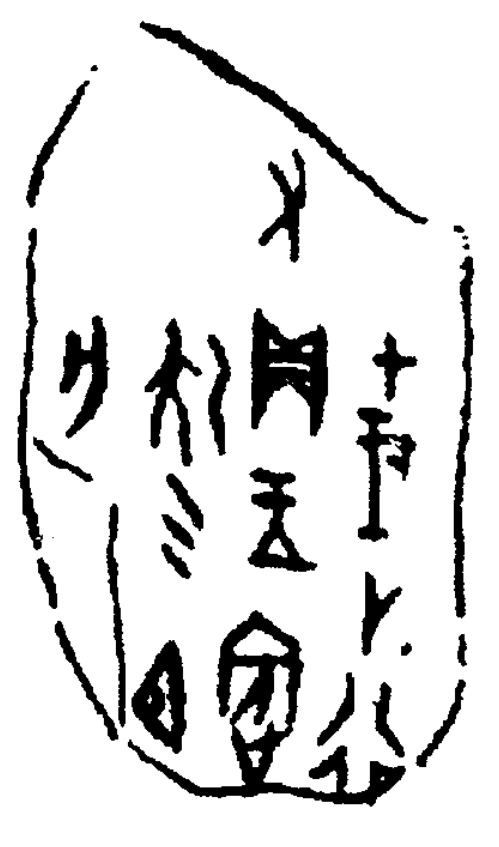
于既酌父己，翌日、劦日、彡日，王迺宾。　南明六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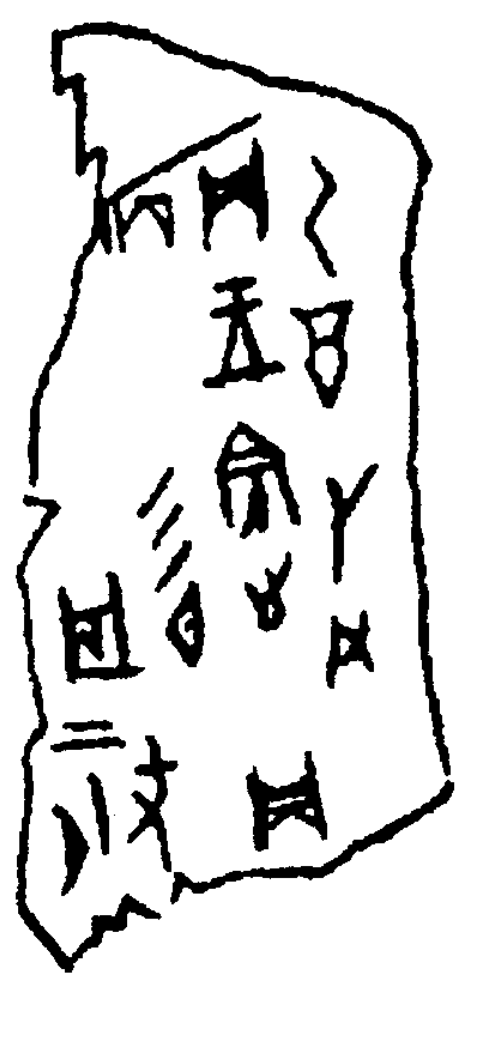
而殷其末。「彡夕」疑是索祭，「彡日」為正祭。禮記郊特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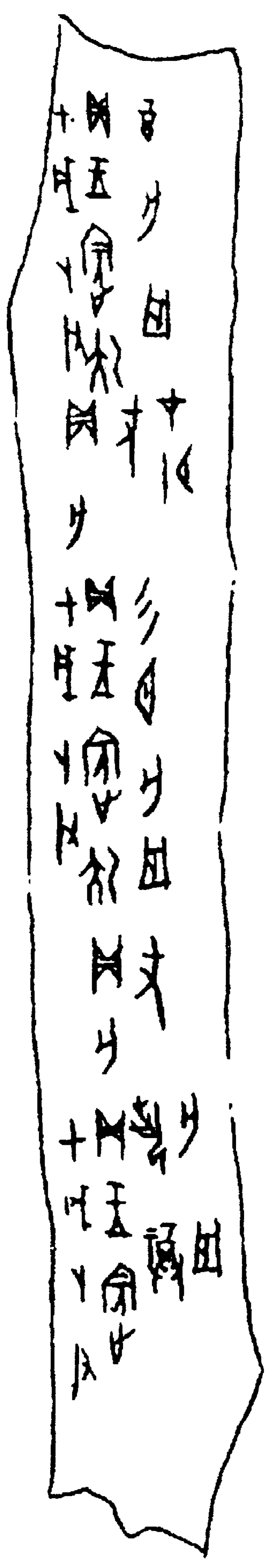
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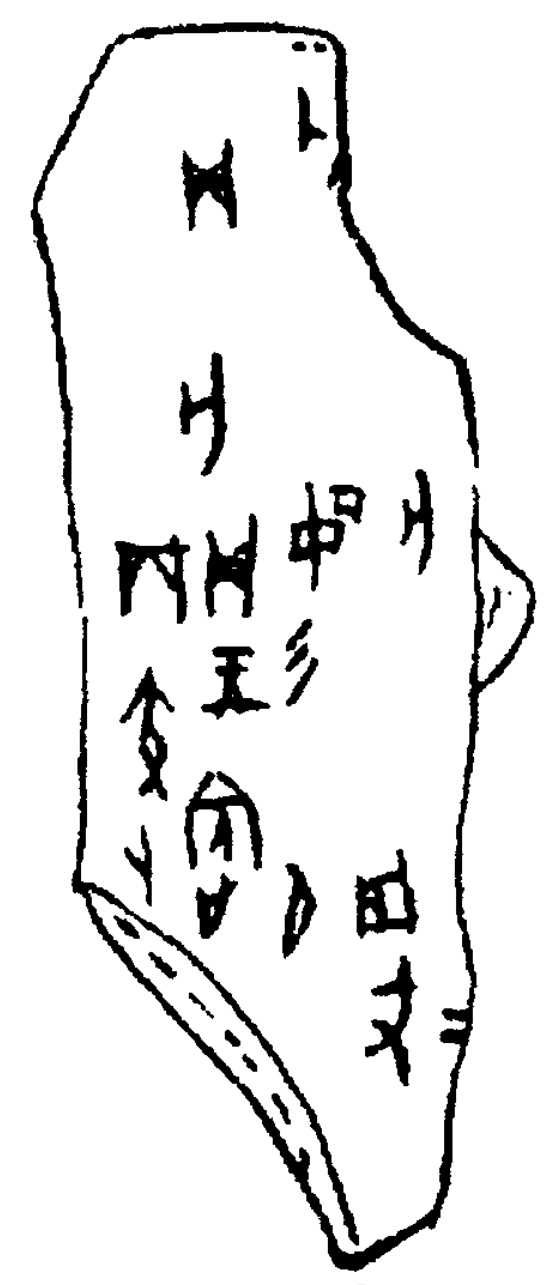
鄭注：「直，正也，祭以孰為正；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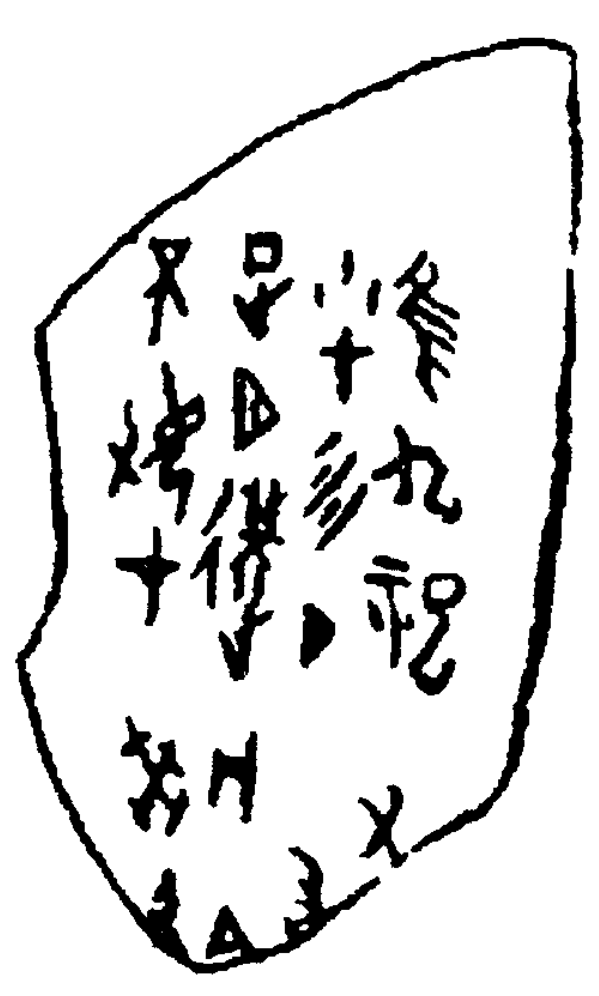
由是言之，「彡夕」或為彡祭前夕求神之祀典，「彡龠」為管籥之祭。猶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孔穎達正義云「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或即送神之祀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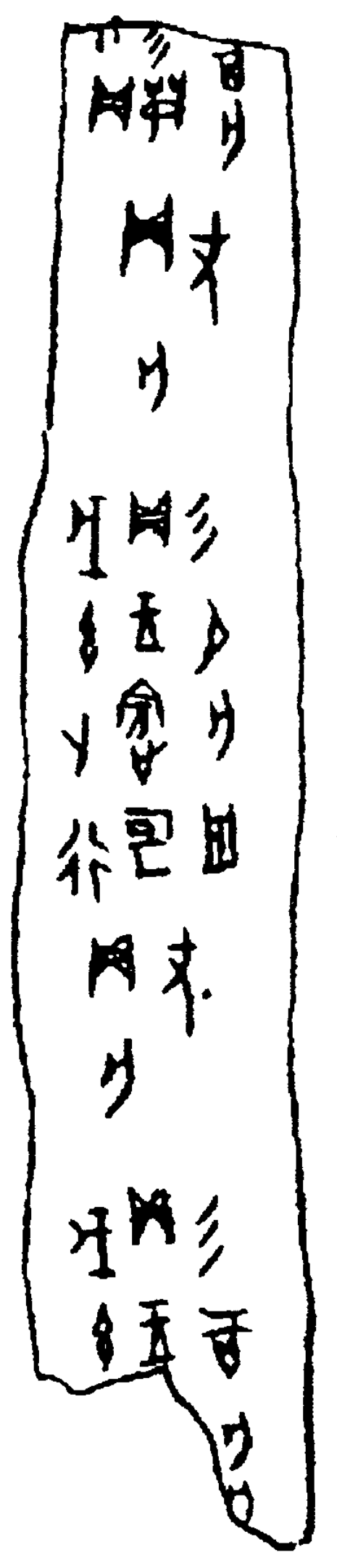

續存 2.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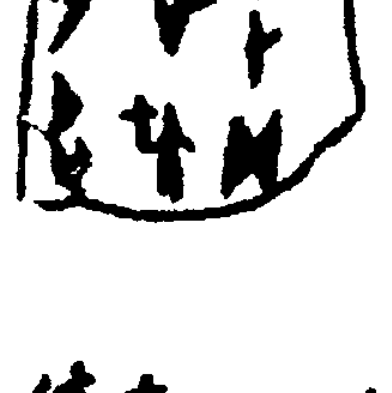

粹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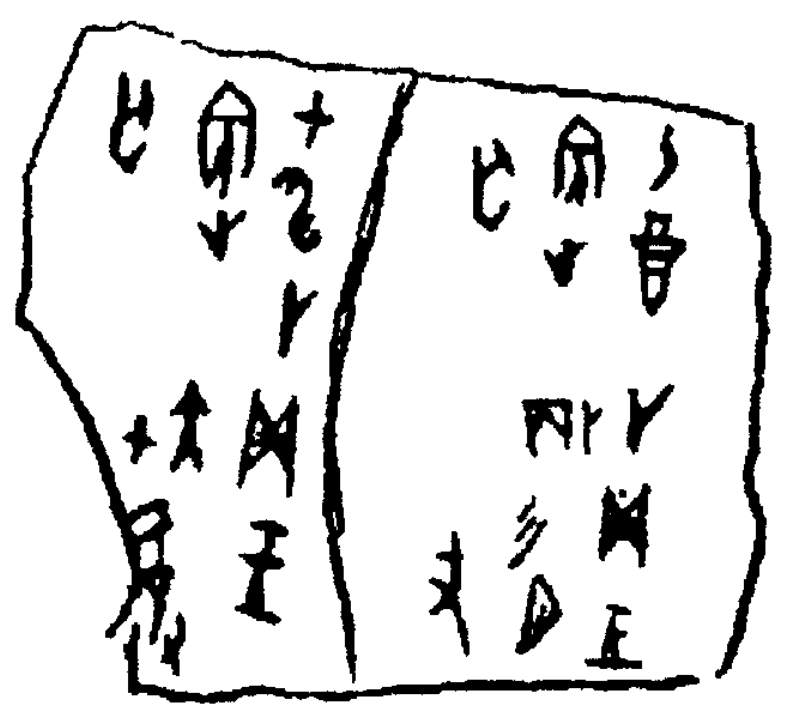

南北明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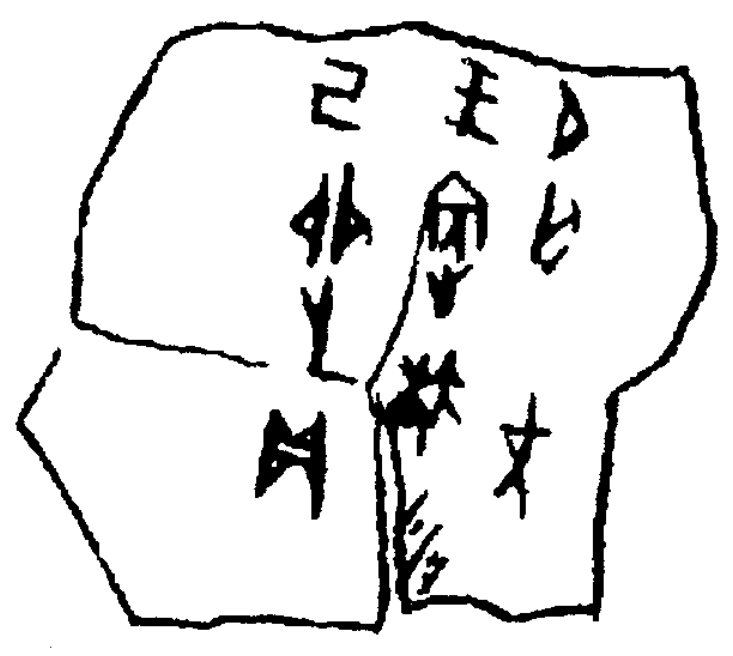

乙.P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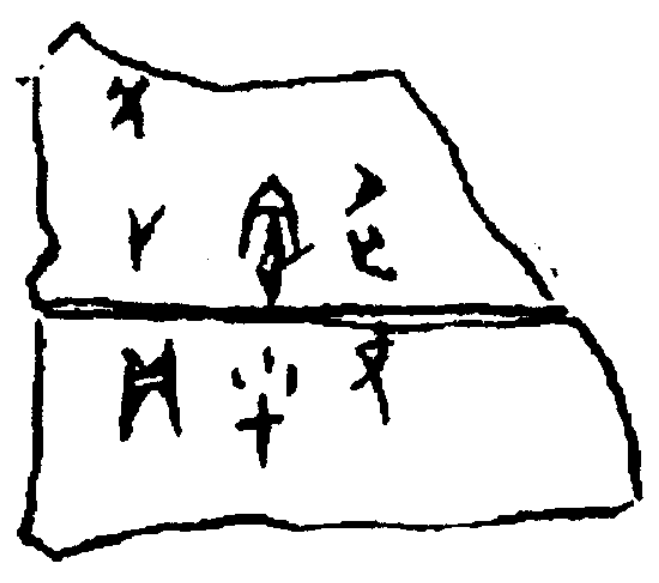

明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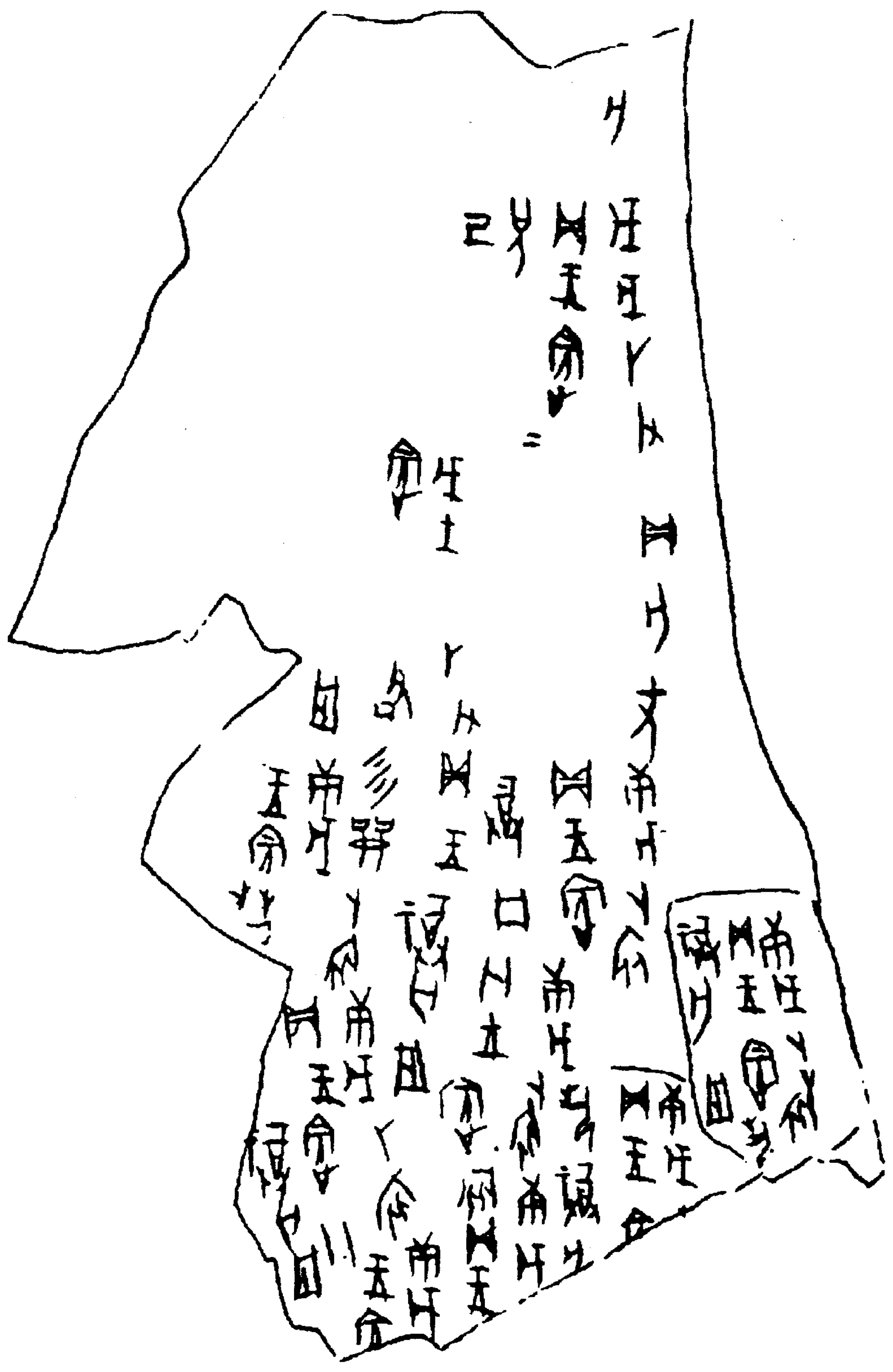

佚 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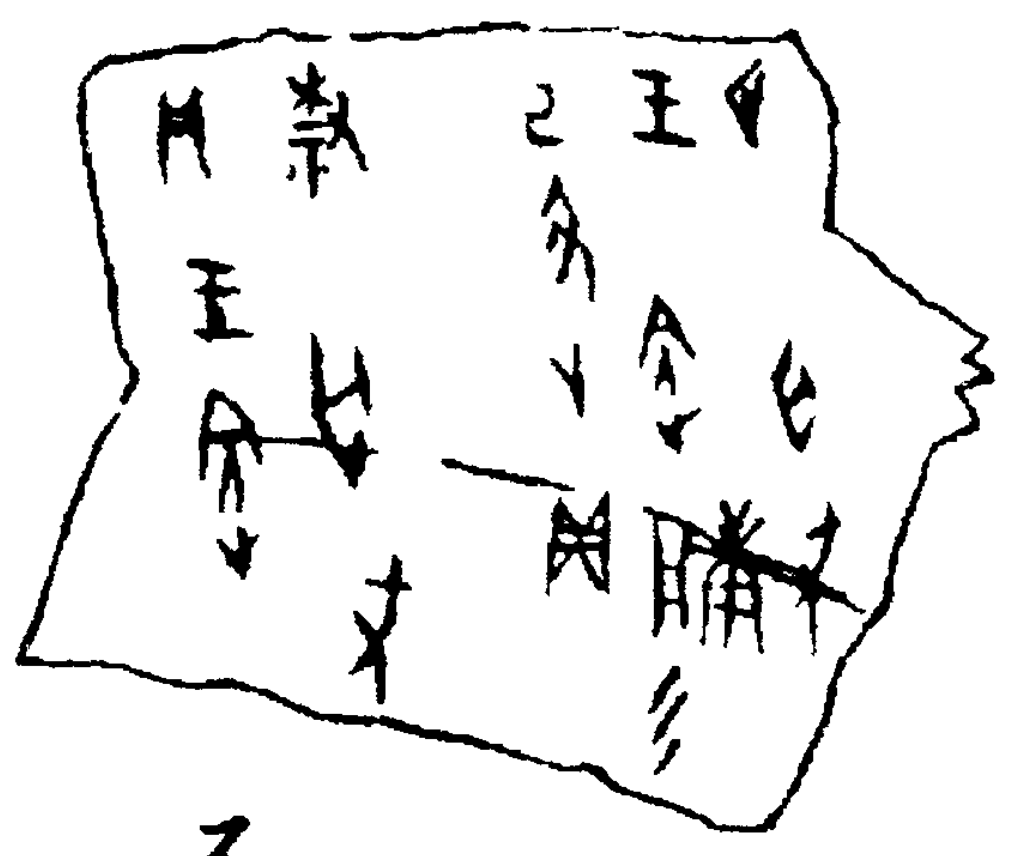

續存 2.8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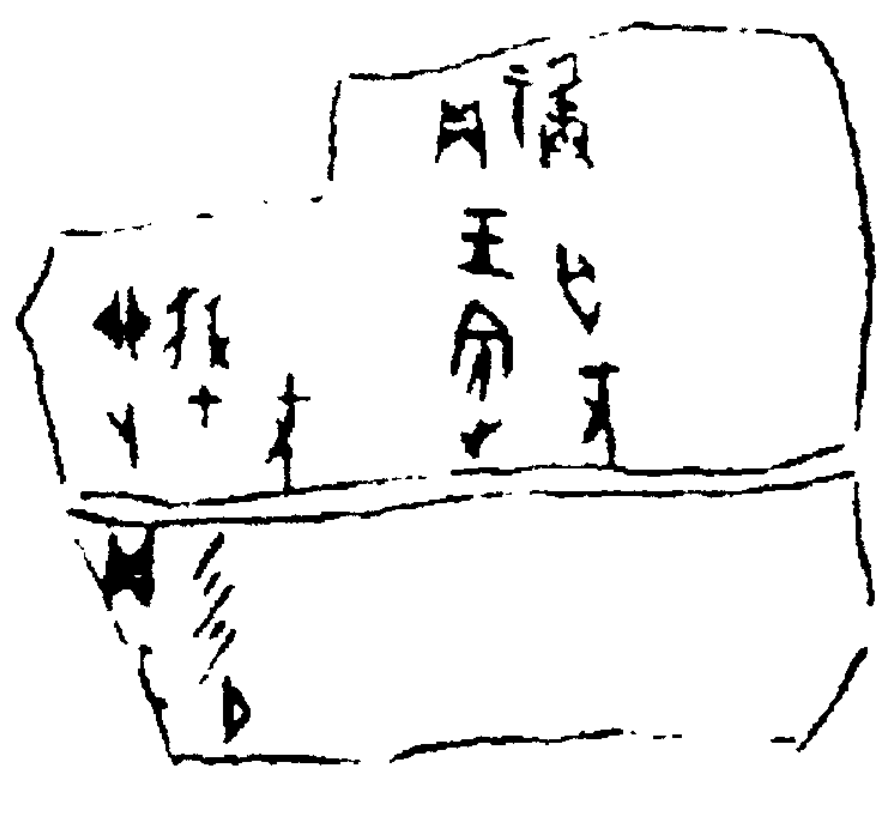

前 八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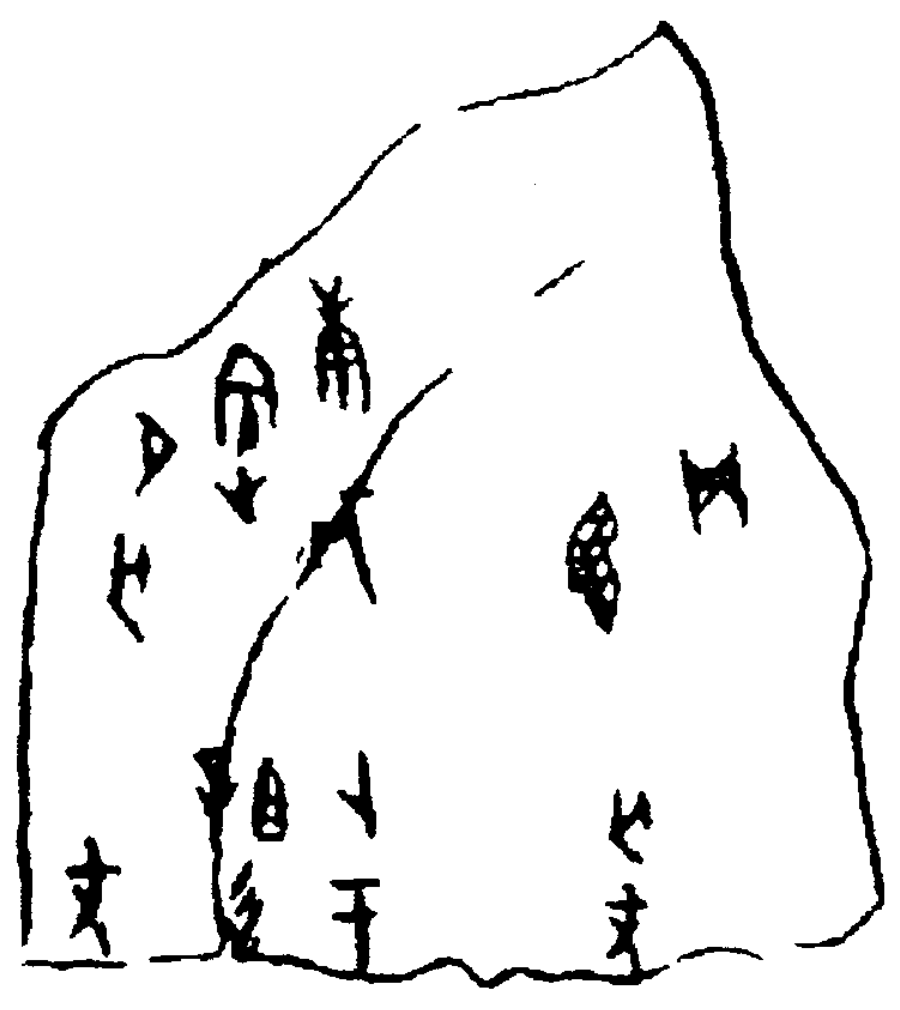

前 八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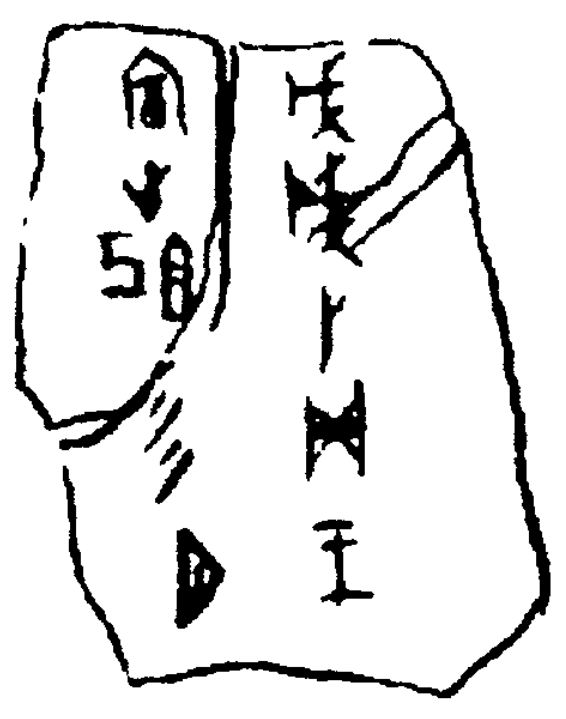

粹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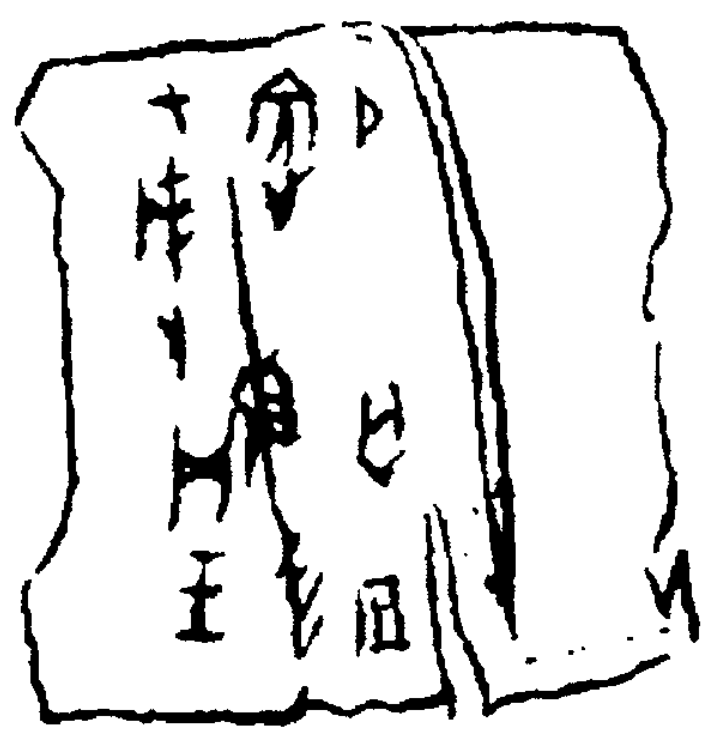

佚 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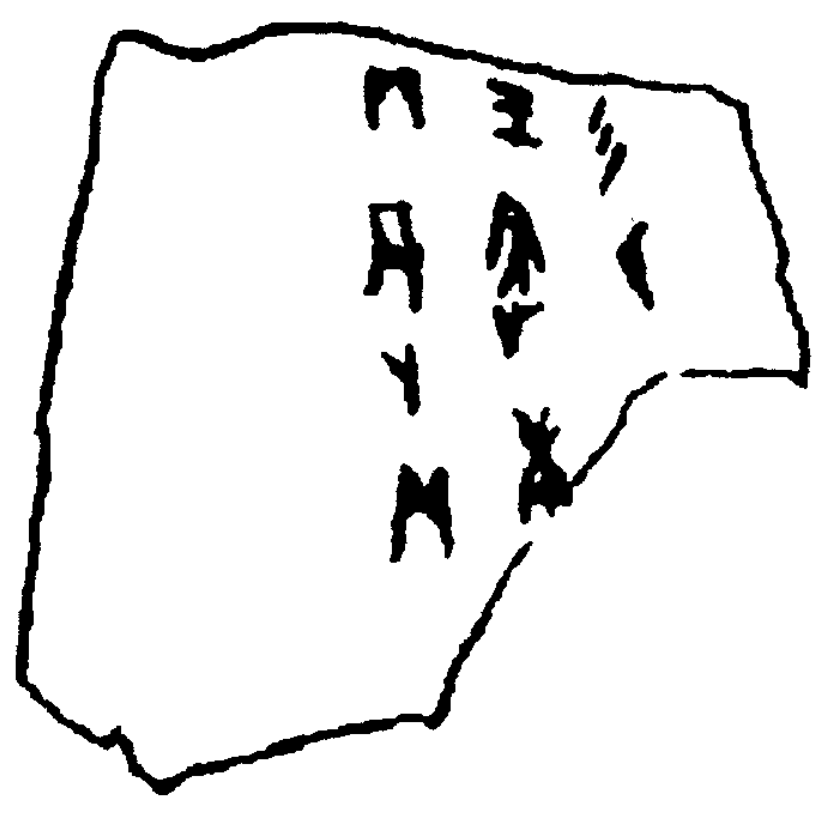

前 1.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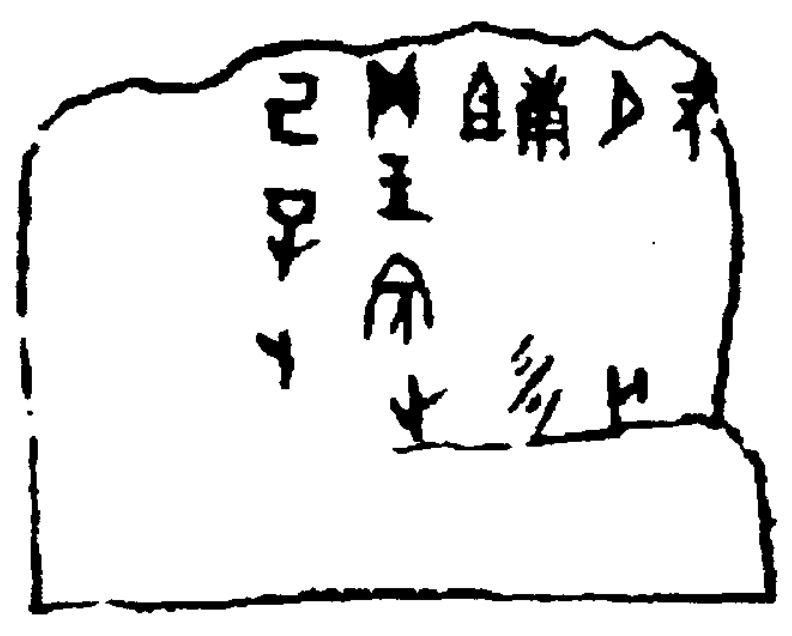

前 4.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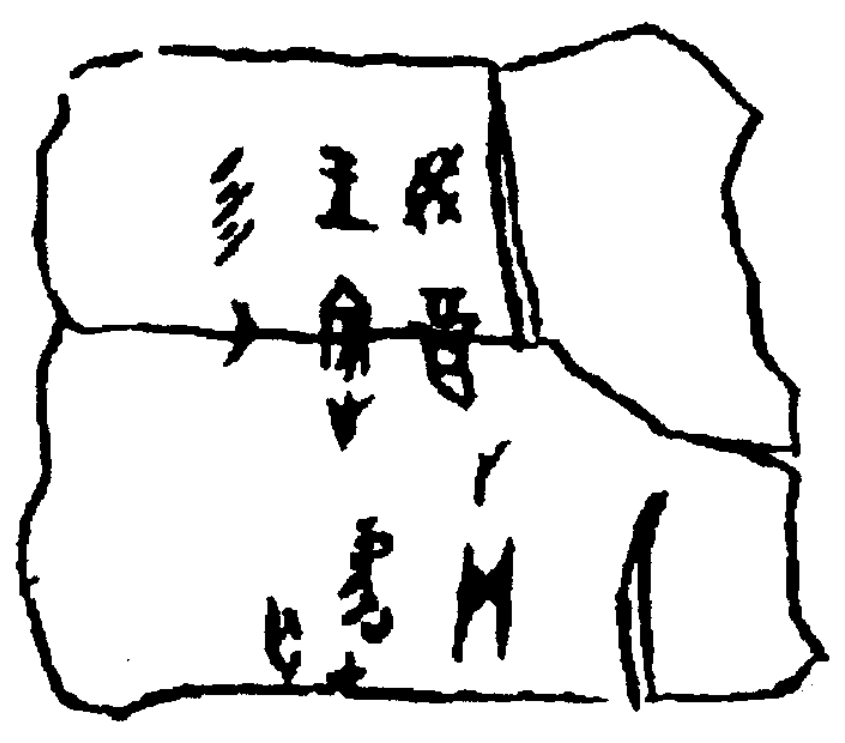

續1.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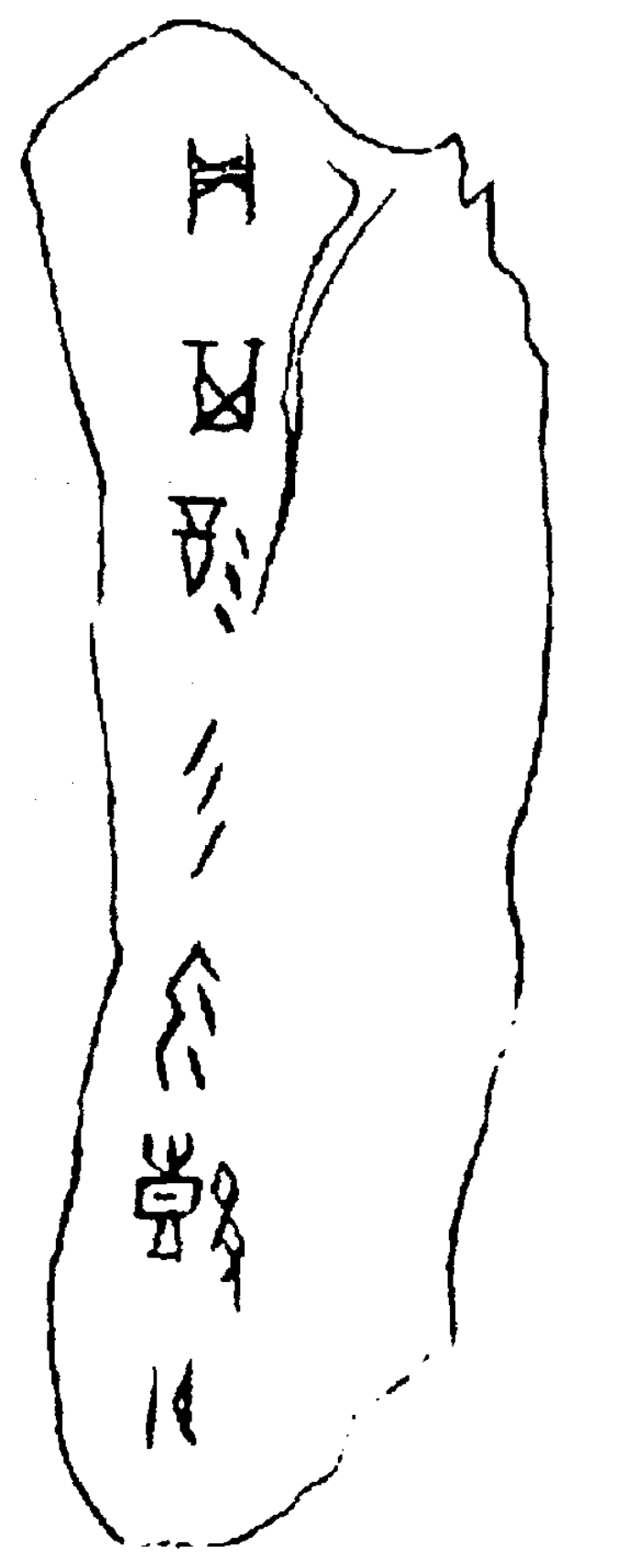

新 5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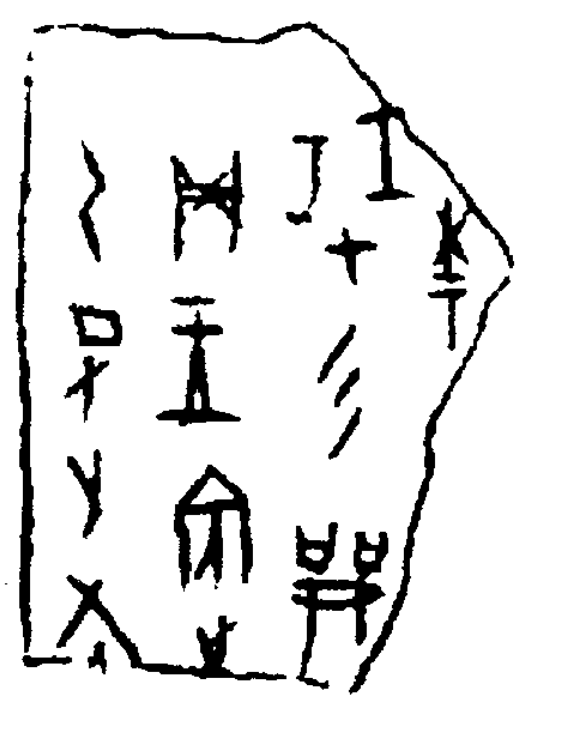

新 5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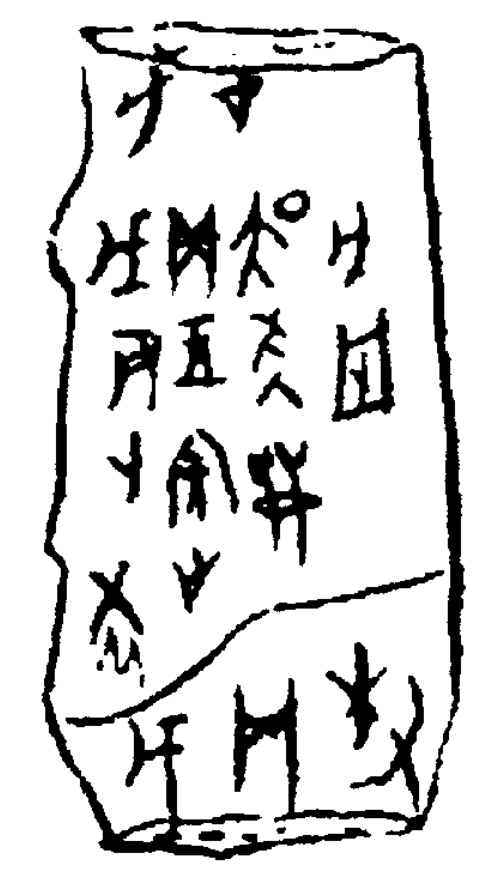

續存1.2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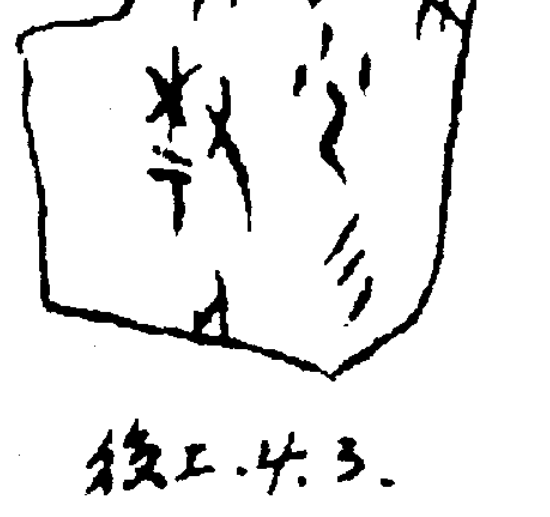

前 1.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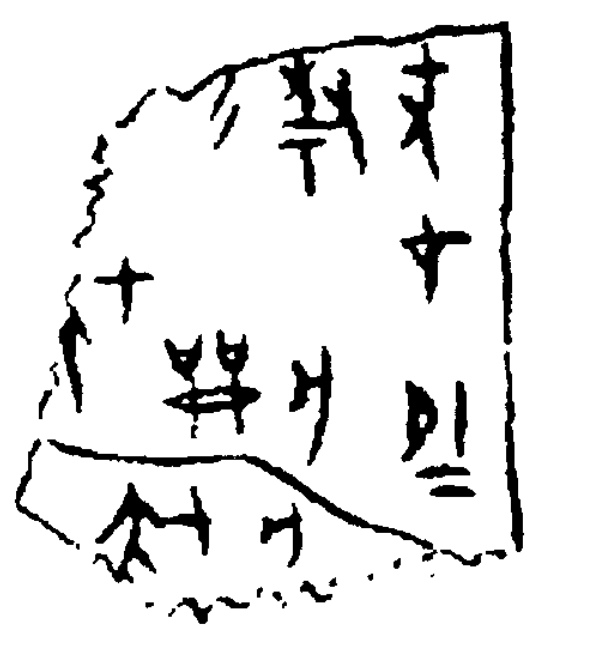

天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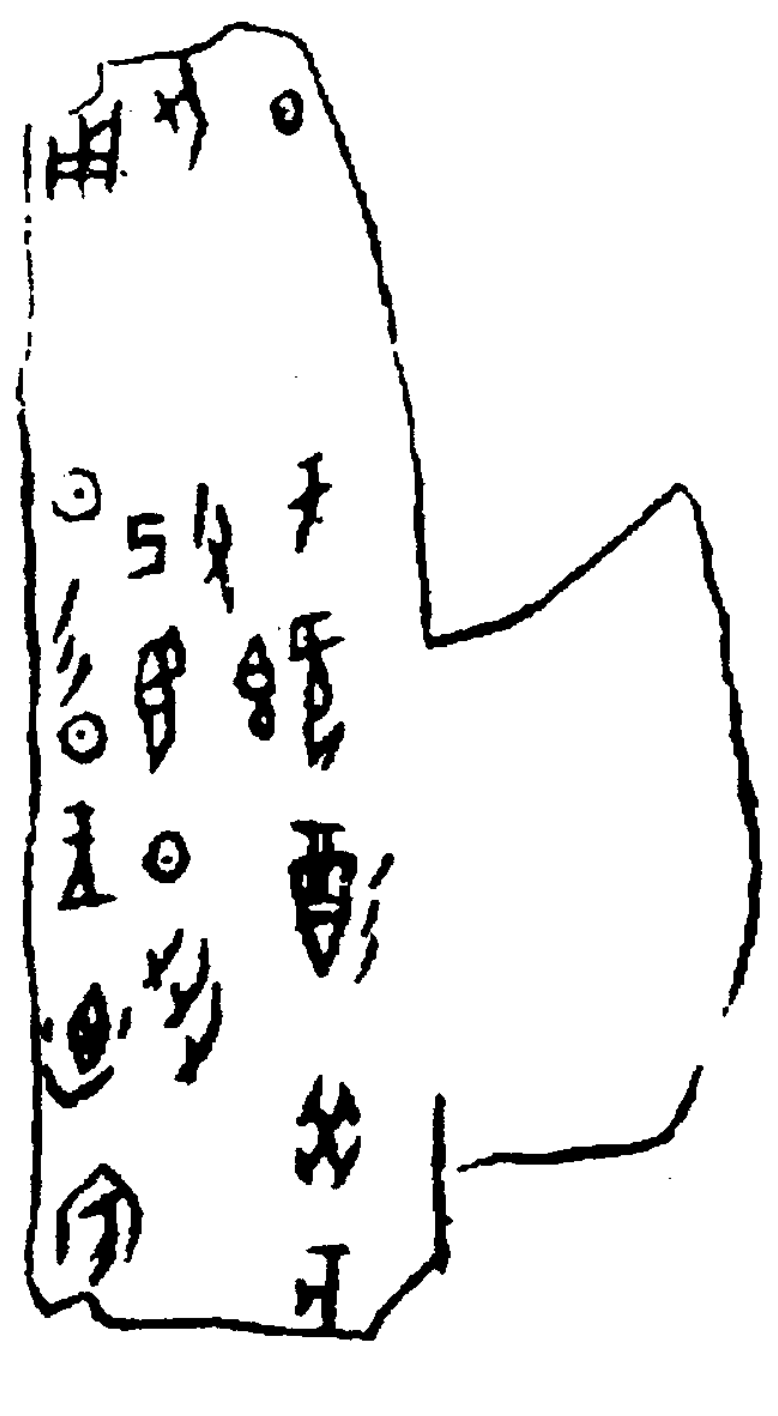

前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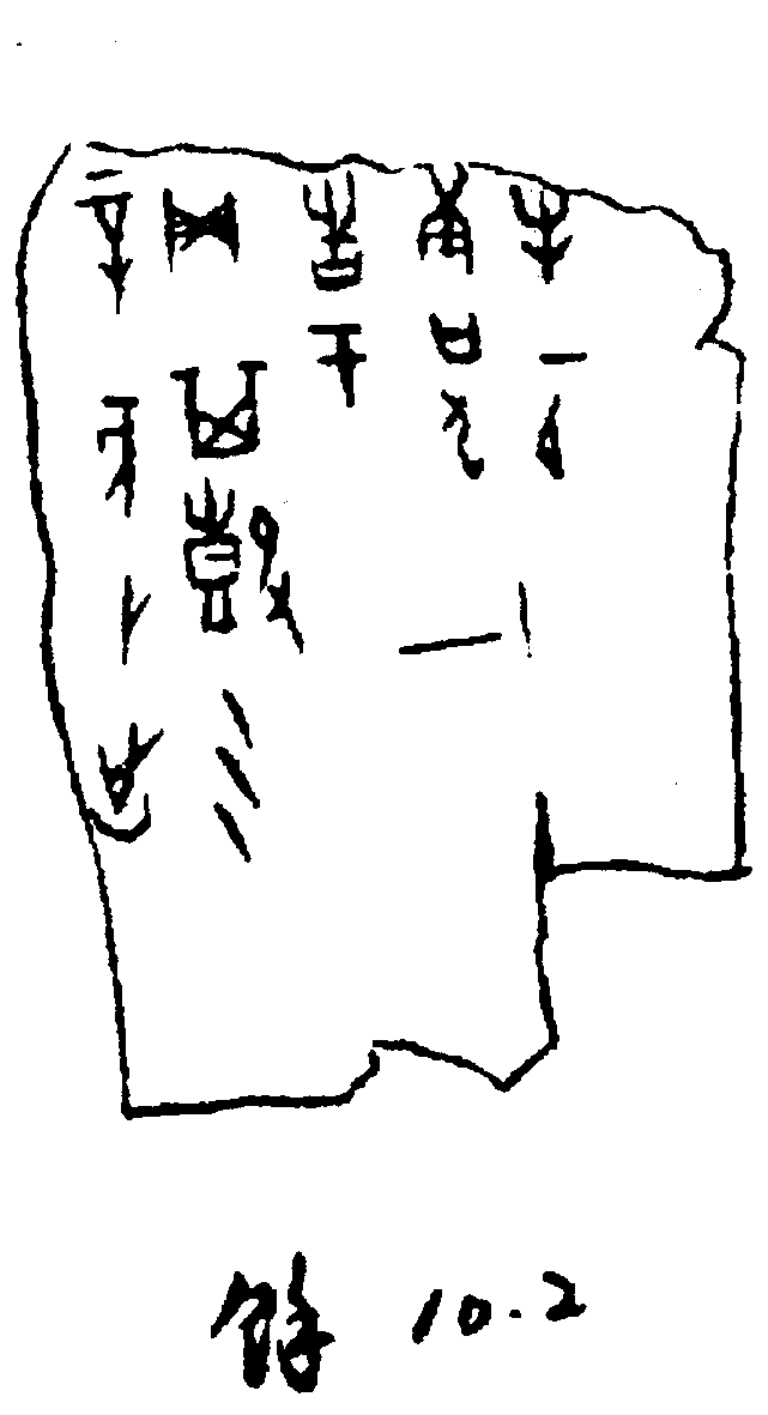

新3255.
粹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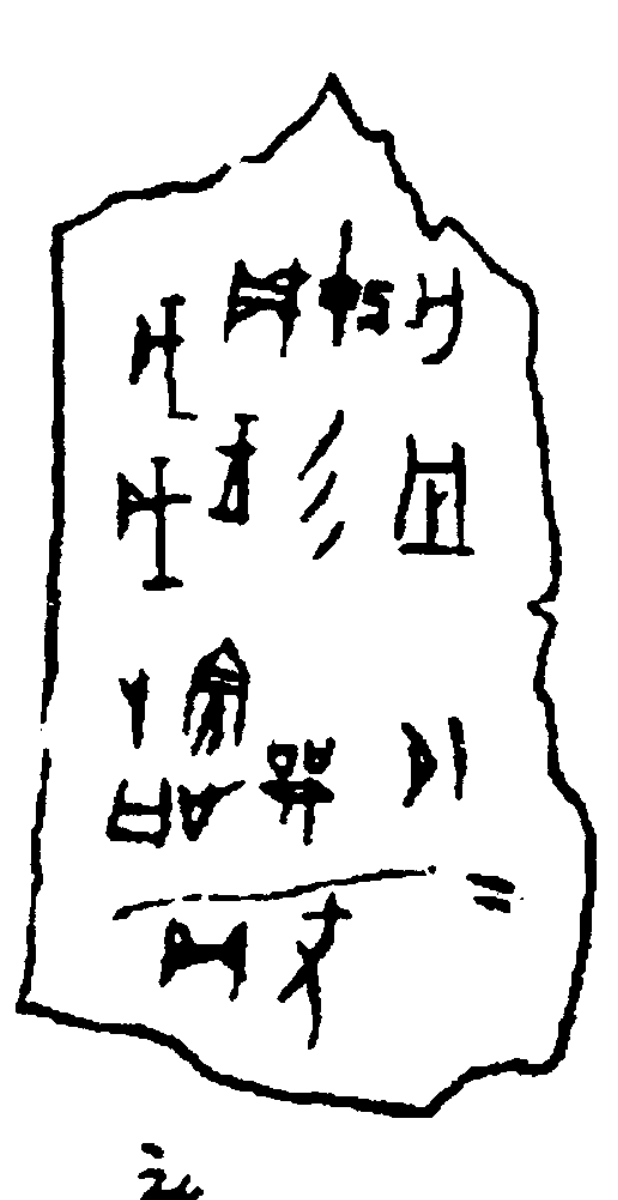

乙.W.12.


後上.4.3.


庫 1367


南明 629


餘 10.2


新 3253.
粹 220.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九冊，一九六八年九月）

夙非⿰爿夙之字原辨

金祥恆

⿰爿夙字見於金文玉節，以及民國三十年出土之楚繒書；夙字見於甲骨卜辭。自可見夙字早出，⿰爿夙乃後起。但⿰爿夙字非原於夙字，質言之，⿰爿夙字並非由夙字演變而來。

夙字見於甲骨卜辭者如：

貞：王叀易白歲夙？　明二三二七
□申卜，爭□：叀易□□夙？　新一三三五
☒衣夙？　摭佚二四
☒勿衣，□叀易□歲夙？　前四·一〇·二
☒易白歲𢦏？
☒爯冊，王𢦏？　前五·一一·六
己巳卜，㱿貞：王叀易白歲夙？
□□卜，㱿貞：疾告爯冊，王夙？　庫一六二七
己巳卜，爭貞：疾告爯冊，王衣𢦏？

庚午卜，爭貞：王⿰戉月？

戊申卜，㱿貞：王⿰戉月米侖？

戊申卜，㱿貞：王勿⿰戉月米侖？　徵雜五六

羅振玉釋爲歲月之月字云：

⿰步戉从步戌聲，說文解字作戌聲。卜辭中又有⿰戉月字亦作⿰戉夕，以歲字例之，當爲歲月之月本字，作月者日月之本字，然卜辭中凡某月已借用日月之月，而罕用本字之斉矣。（見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第六頁）

而商承祚从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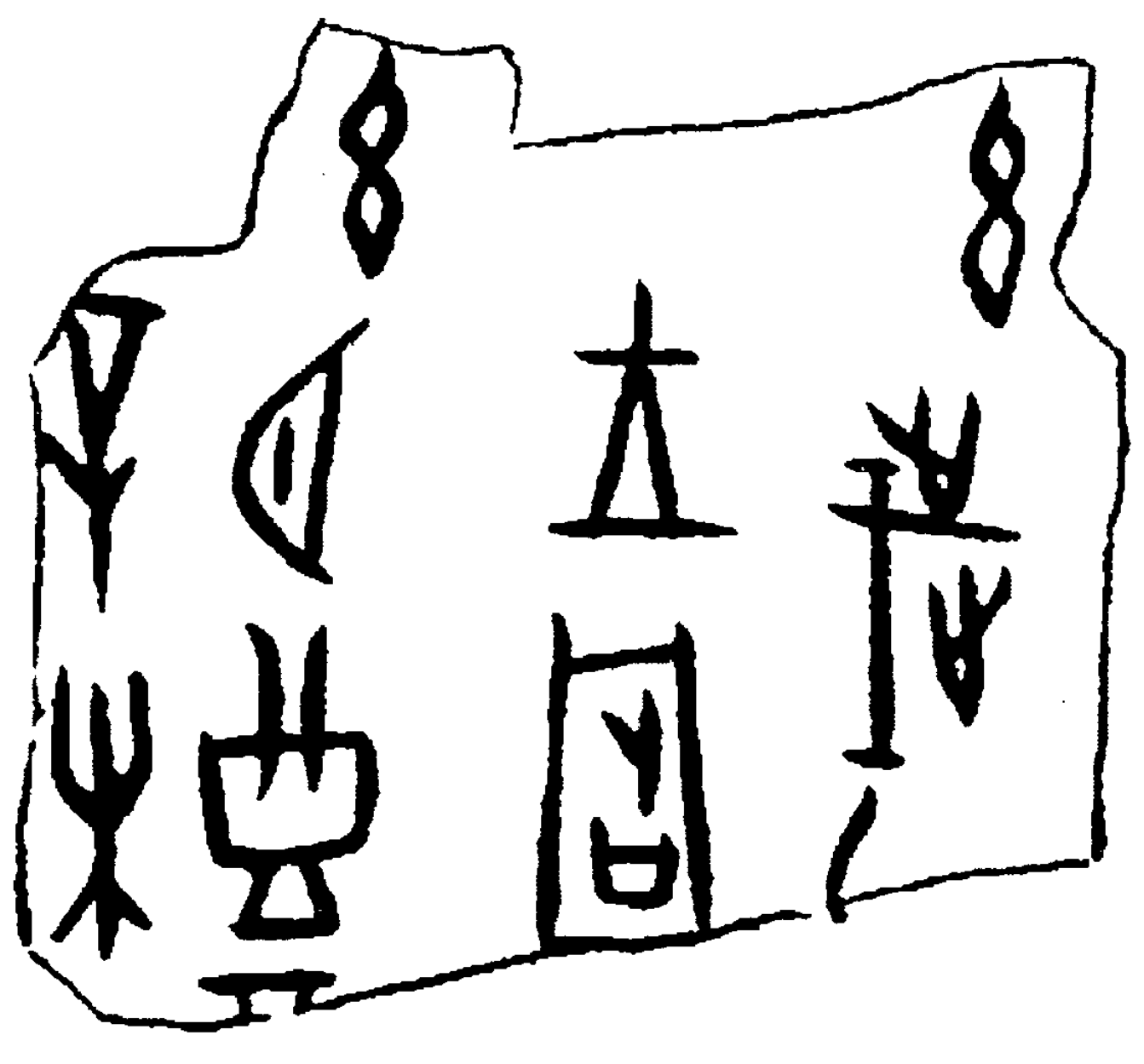
⿰步戉，从步戌聲，說文解字作戌聲，卜辭中又有⿰戉月字，亦作⿰戉夕。以歲字例之，當爲歲月專用字。月乃日月星之專字，然卜辭中書某月皆作月，殆因筆畫簡易，易作故耶？（見殷虛文字類編卷二第十一頁）

商羅二氏均以⿰戉夕爲歲月之月之本字。而商氏於鄂君啓節考云：

从「敗晉師於襄陵之戢（歲）」及「戢龍（能）返」兩戢字確讀爲戢（歲）字以后，可糾正楚王酓肯鼎和酓肯盤「以共（供）戢（𢦏）棠（嘗）」之「戢」爲歲，而過去釋「𢦏」之非；又知其字从月，與甲骨文歲之作斉，有其共同之點和源流所自。

商氏正自己前說之非則是，而釋⿰止戉與甲骨文之⿰戉夕爲同源則非。甲骨卜辭之歲，如殷虛書契續編卷五第一頁第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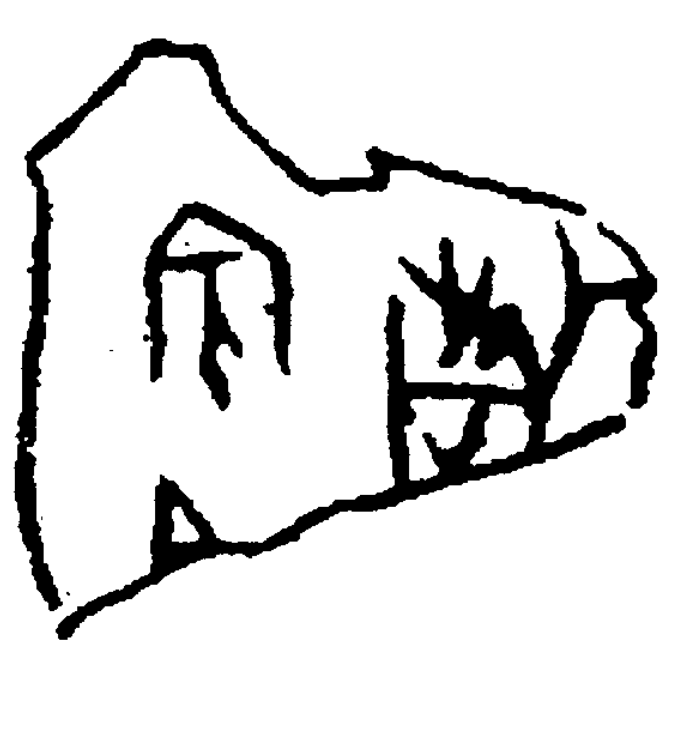
幺（𢆶）⿰步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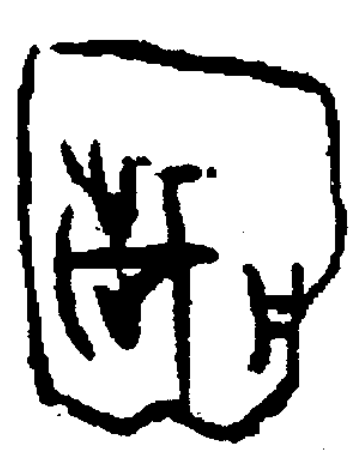
誠齋殷契文字第二三九片：

⍁宾貞：⍁⿰步戉

明義士殷虛卜辭第二二三五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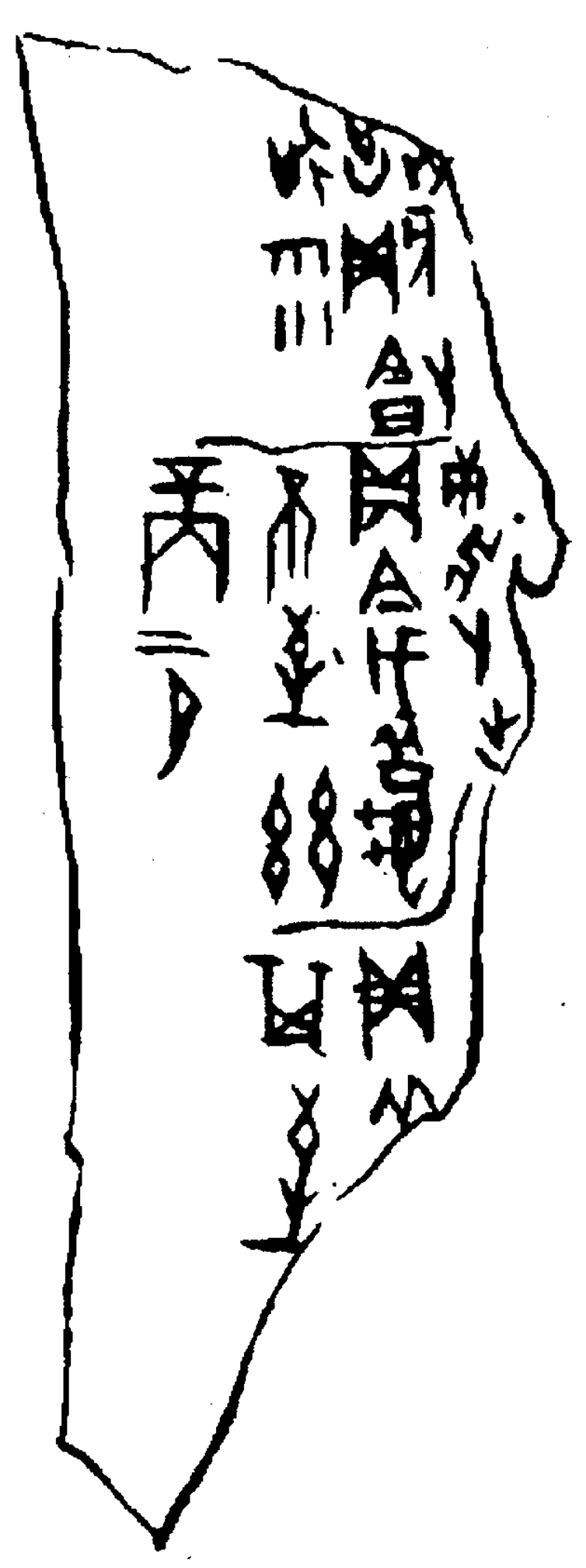


⿰步戉



其字从戉从步，與許氏說文解字「歲，木星也。越厤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厤書名五星爲五步」之說合。惟許氏从戌聲，而甲骨文从戉聲。戌與戉本爲兵器，其形或微有差異，後或相混。故甲骨文戊、戌、戉之形有時難分。如：

庚申卜，出貞：今戉龝，不至𢆶商，二月　文六八七



今戉之戉與天干之戉，簡直無異，然「今戉」即「今戉」，如「癸卯卜，爭貞：今戉商受年」（卜四九三）等例，卜辭甚夥。不擬贅述。戉即歲也，（說詳于省吾殷契駢枝續編一至二頁）即說文歲从戌之字。以文字之演進而言，歲爲戉之累增字，乃是一脉相承。而甲骨卜辭之⿰戉夕字，从夕从戉，與从步从戉之⿰步戉，並非同原。故余以卜辭文例考之，疑爲夕歲之合文（說見大陸雜誌二十九卷十・十一期合刊）。商氏以金文玉節及楚繒書之⿰止戉，與甲骨文歲之作⿰戉月（脊），有其共同之點和源流所自，乃商氏誤⿰止戉爲戉，誤夕爲月。戉或戌作⿰止戉者，甲骨文金文斷無此例，故商氏將⿰止戉隸書作𢦏。月形在金文可釋爲肉字，如有嬴趙脽、肎、脮等字所从之月，亦可釋爲月字，如日月之月字。蓋字形譌變偶同之故。然∀亦偶然譌變爲ㄋ者如金文衛字，

穌衛妃鼎，鬲攸比鼎賢簋作衛，其韋之从止止譌成夕夕，與月夕字難分。由此推知，歬所从夕乃由止譌變而來。而歬仍如許氏說文所謂从步，與甲骨文作歬，金文作歲，說文作歲同原。作歬者，字形部分有所譌變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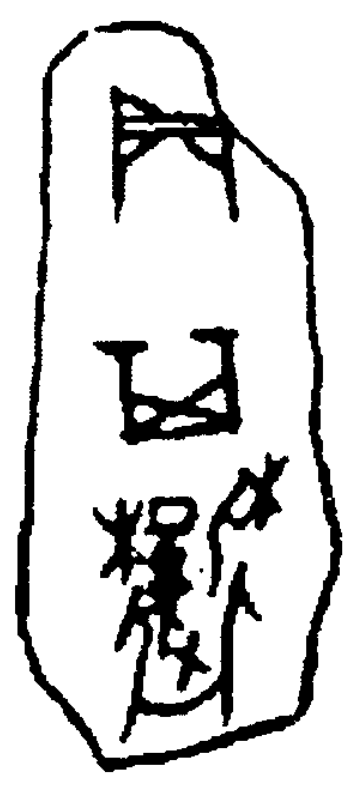
研究我國古文字，分析文字之結構，往往爲同形異字所困惑。見仁見智，各不相同，但知同形異字之產生，一部分由於文字之演進譌變。所以唐氏會於古文字學導論中云：「研究古文的方法，我們精密地分析文字的偏旁，在分析後還不能認識或者有疑問的時候，就得去追求牠的歷史。」董師彥堂創刊「中國文字」，亦本此意。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七冊，一九六八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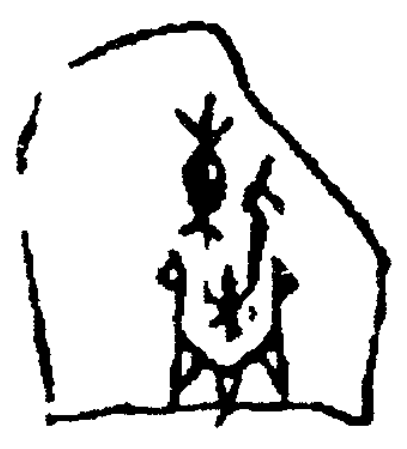
釋鬻

金祥恆

殷契佚存第九三三片「貞其鬻」：



商氏考釋隸鬻爲鬻。又第八九五片「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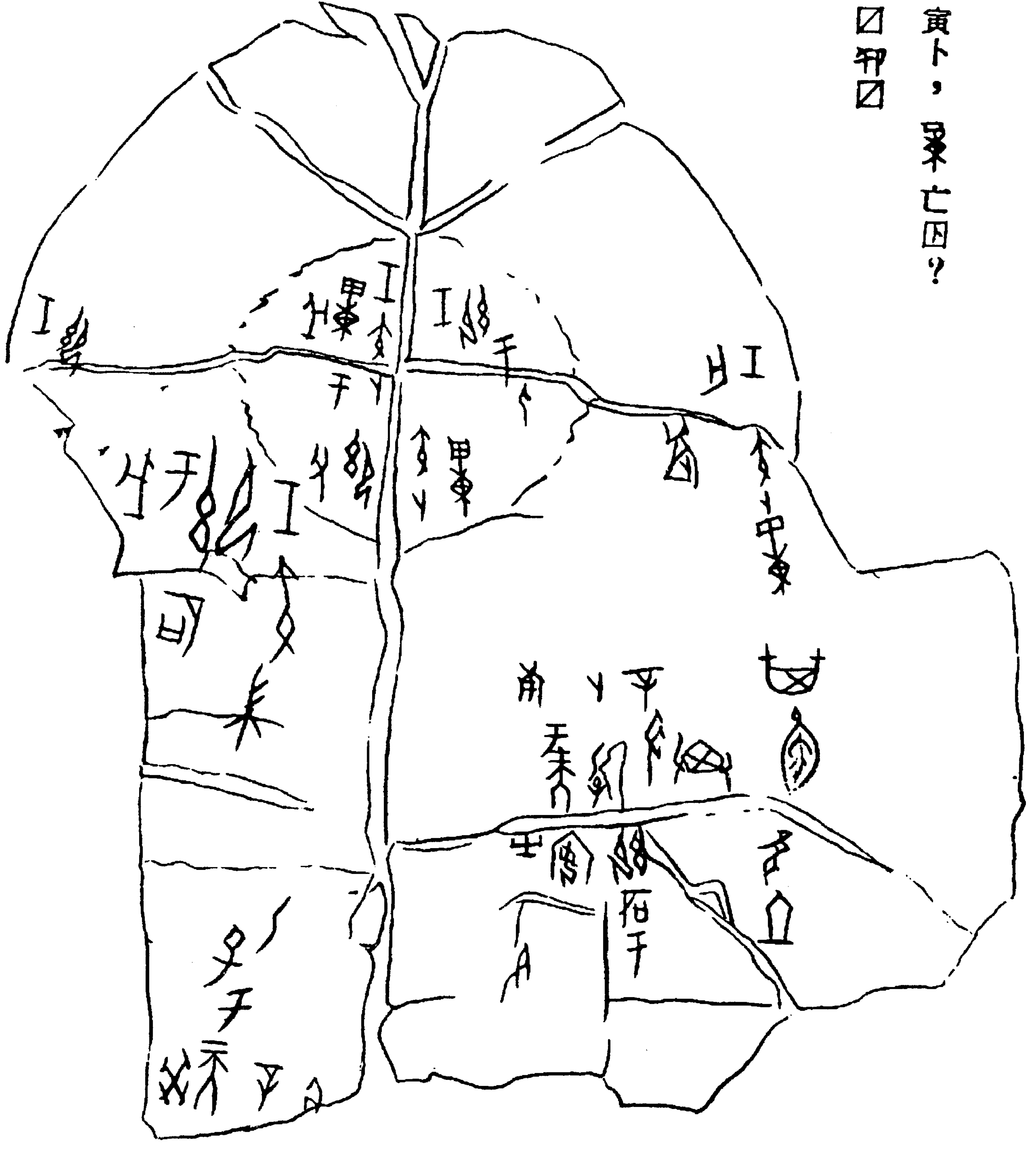
商氏亦隸鬻爲鬻，並無考釋。案說文「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从鬻速聲。餗，鬻或从食束」。甲骨文从鬲从匕（匕）从束（束）。束或作⿱口束，或作⿱田束，或作⿱田束，如乙編六六九〇片：

壬寅卜，卯⿱田束于父乙？

壬寅卜，卯⿱田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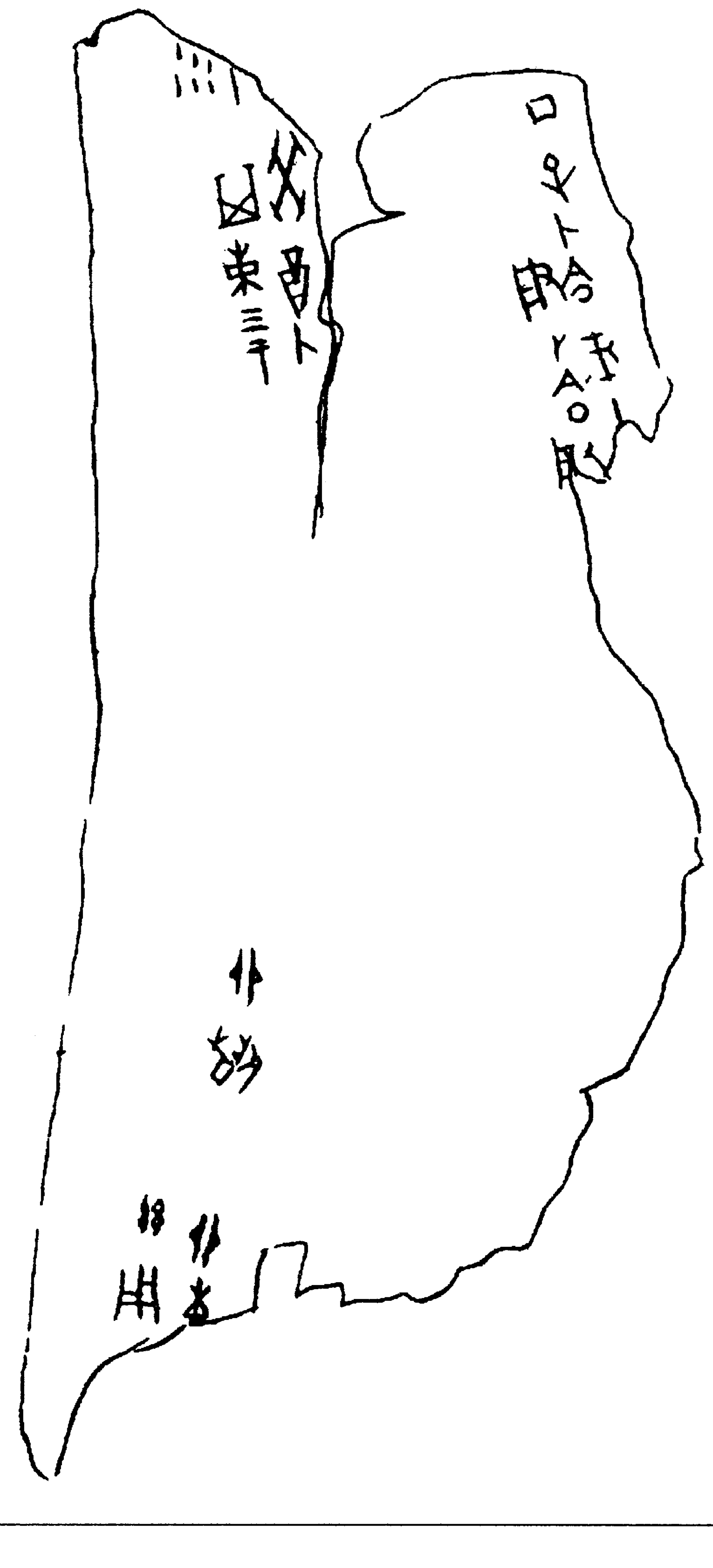
壬寅卜，⿱口束亡囚？

壬☐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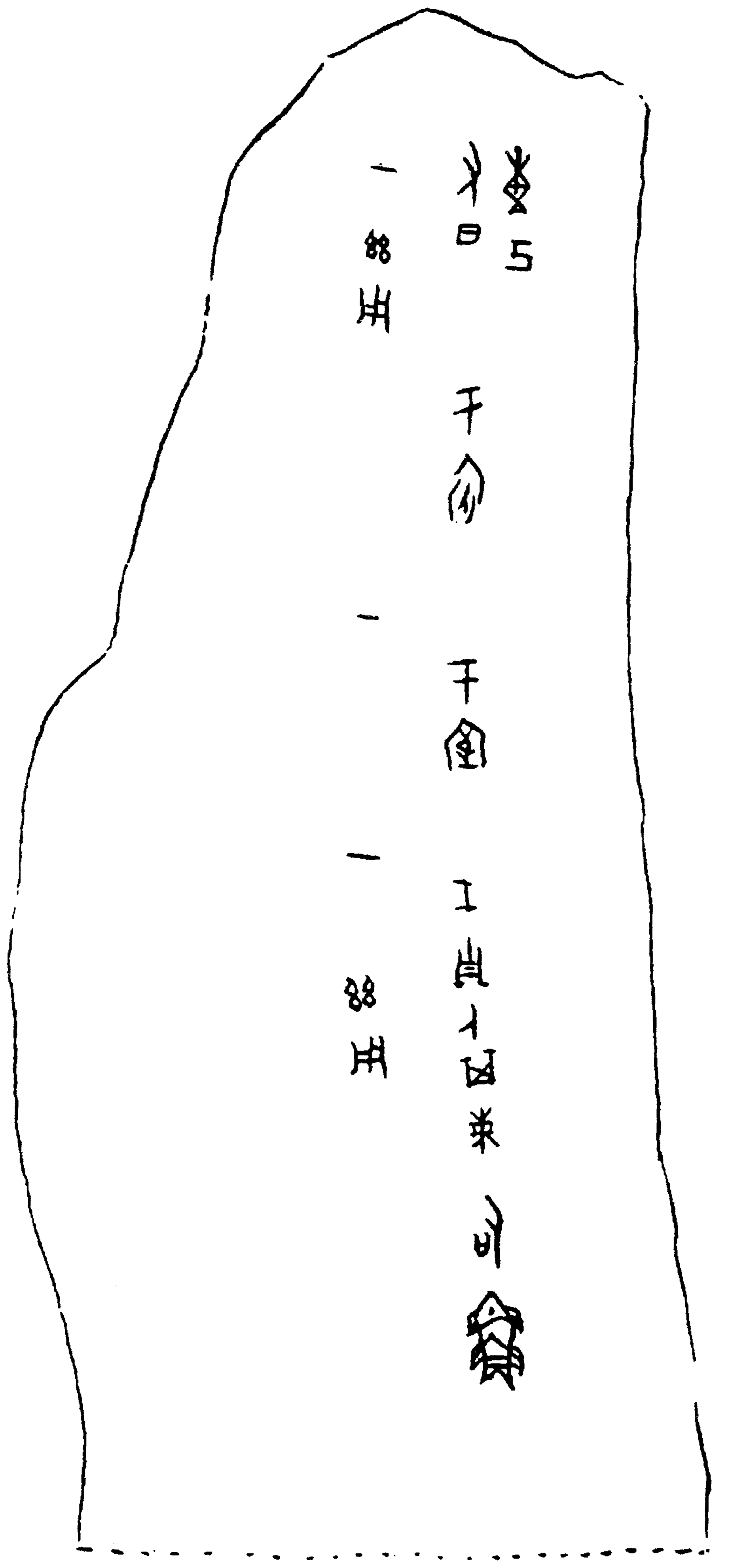
其⿱田束字，一書⿱口束，蓋⿱口束乃⿱田束之省。或作⿱小束，如殷契遺珠第四〇二片：

癸酉卜，其⿱小束三示？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藏甲第七二六片:

壬子卜,其東,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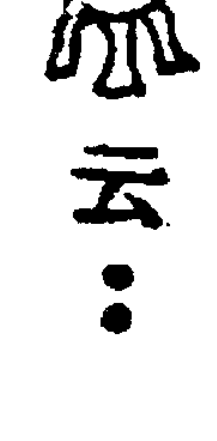


東乃橐之省。東作束之例甚夥。如敕(摭佚一〇七)之與涑(甲二九〇三)陳(南北明六七〇)所从之東與束。是其證。或作東,如从戉之陳(乙四七三三)或作陳(佚存九),或作陳(乙四五三四),考金文之陳所从之東亦然。如陳侯午𣪘之陳作陳,陳侯因脊𣪘之陳作陳,陳猷釜之陳作陳,陳子召戈之陳作陳。至於古璽,亦有作陳者,與甲骨文之嬗變相合,蓋我國文字一脉相承之證。東與東本爲一字,徐中舒云:

東古橐字,埤倉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史記索隱引)倉頡篇曰:囊橐之無底者也。實物囊中括其兩端東形象之。鼎文重字作重,象人負囊形,橐以貯物,物後世謂之東西。東西者囊之轉音也。

徐氏之說甚諦。甲骨文𩰫从東,乃鼎實之物。許氏謂蒻蒲。段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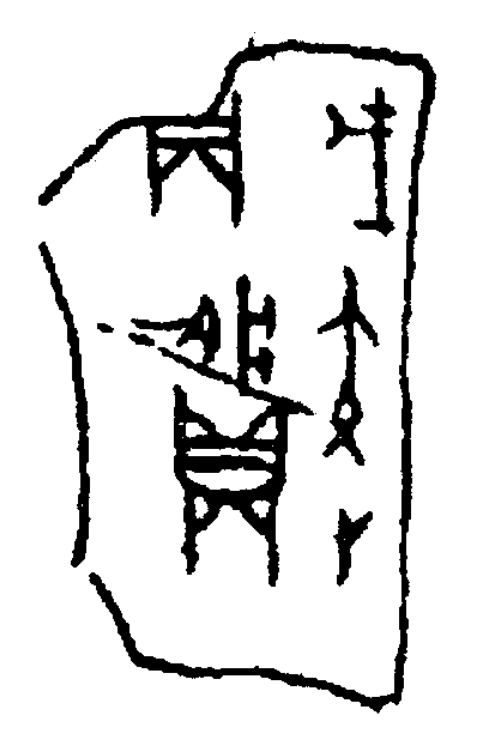
詩云(大雅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或曰筍作蒻者三家詩也。爾雅其萌蘿,今蘆筍,可食者也。按詩其殽維何,炰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蔌。毛曰蔌,菜殽也。菜殽對肉殽而言。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荇皆是。周易(鼎卦)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說詳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

段注考釋甚詳。甲骨文𩰫象實菜於鬲。案禮記禮運「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鄭注「鈃本又作鉶音刑,盛和羹器,形如小鼎」。三禮圖鉶鼎作云:

鉶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

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注:「鉶,菜和羹之器,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鉶盛之」。周禮天官彦人:「祭祀共大羹,鉶羹」,鄭注:「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孔疏:「大羹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鉶鼎實菜羹,爲東漢以來注疏家之說,雖非必其朔義,然亦非全爲臆說。甲骨文之𩰫作𩰫,如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錄第二一二片(一一〇六四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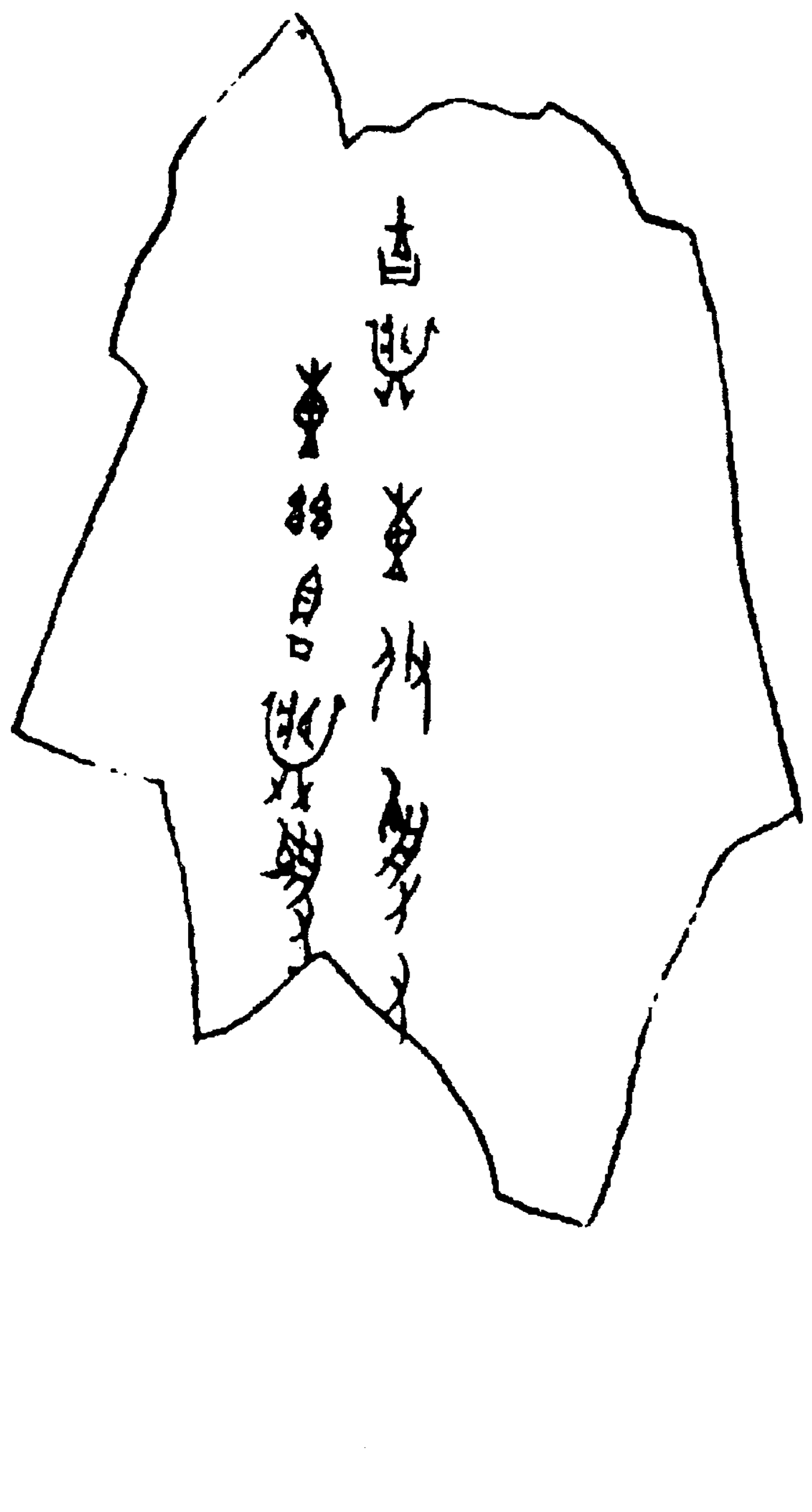
戊寅卜,貞:𩰫?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明義士藏甲第五〇四片:

叀伊受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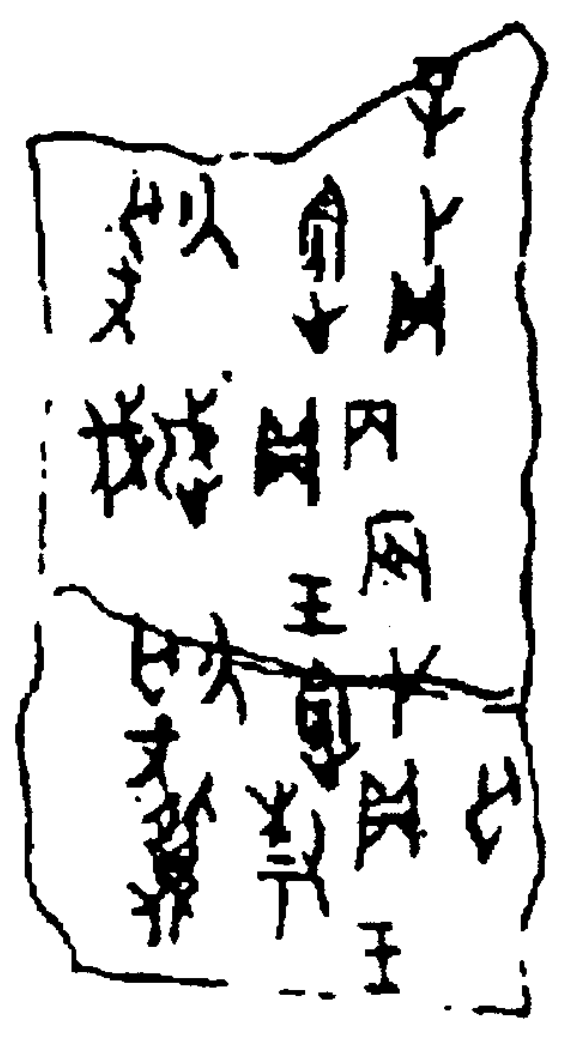
叀𢆶且丁𩰫,受又?



或作𩱛，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二二頁第一片：

丙辰卜，貞：王宾武乙彡伐，亡尤？

貞：王☐叔☐鬻



从夕（肉）从匕从鼎，象實肉於鼎。與鬻實菜於鬲異。鼎鬲異器，肉菜異物。故禮有鉶鼎之說。鬻金文史頌敦作𩱛，从匕扱肉于鼎，置之于几（几）者也。

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云：

鬻者字當作𩱛，蓋其朔義，謂以「匕」扱取「鼎」中之「肉」而置之于「几」上也。鼎中烹肉既飪，取置于几而有匕並陳，是即楚茨既醉之詩所云「爾殽既將」也，鼎匕几肉告具，是可將之以獻亯矣。是即我將之詩所云「我將我亯」也。古者設鼎，皆匕俎從設，儀禮述之最詳。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公食大夫禮云「陳鼎于碑南……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儀禮之俎，蓋即古文鬻字所从之几也。

甲骨文鬻字亦从匕，與鬻之从匕同意。甲骨鬲作鬲或鬲，象其腹交文，三足，卷口。說文「䰜，歷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飪五味氣上出也」。段注「謂䰜也。鬲䰜本一字，鬲專象器形，故其屬器；䰜兼象孰飪之氣，故其屬皆謂孰飪」。今案䰜乃卷口形之譌。非兼象孰飪之氣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二十八冊，一九六八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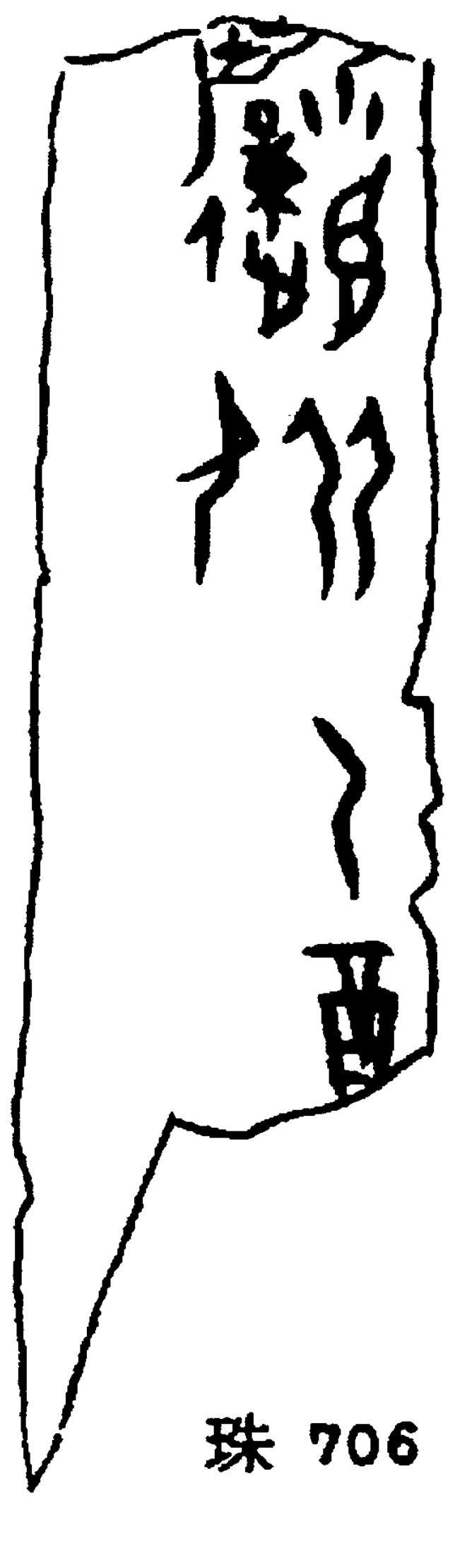
說𢓐

金祥恆

甲骨卜辭有𢓐字，从彳（辵）从彖，彖或作彖彖彖；而彖、彖、彖無人考釋，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入待考（見（彖）四六〇八，（彖）四六三三，（彖）四六六四及四七三三頁）。余所輯之續甲骨文編入十三部動字之後，並提行書之，明」一字。𢓐字曾經商承祚考釋為動之初文，云：

𢓐字从辵从彖，當為動之初字，彖字亦見金文邻王𦒍鼎，从彖，木工作妣戊𢓐鼎，从彖，弔鼎𢓐字，从彖，龏鬲𢓐，从彖，體有繁簡，其字實同。（前編卷二第十七頁三版有彖字為地名，疑即重字从○。東聲，東重雙聲，義可通。如陳，金文又或从土作陳也。玉篇𨔝古文動字）（佚二頁、第三片）

此為商氏釋𢓐為動之原委。至於𢓐是否為動之初文，因玉篇有古文動作𨔝，以其字形之結構言之，似可從。至於字義，商氏無說。因於卜辭僅一見，且為殘簡，無從臆測。或如今人釋𢓐為彖，謂「彖方之氏」，似有可商。案𢓐字之甲骨片，見於殷契遺珠第七〇六及殷契佚存第三。其原片摹錄如后：



珠 706

此片金祖同無考釋，商氏有釋文並有考釋，考釋見上。釋文為：（武乙文丁卜辭）

甲、乙酉

乙、允从

丙、☐小臣，☐𢓐　左行

商氏釋弜為从，恐非。張宗騫釋為弜，訓釋為弗。（詳燕京學報廿八卷釋弜）似較商氏為長。商氏乙、丙句讀，亦非。若依商氏「允从」言，自左而右讀，「☐小臣，☐𢓐」為自右而左，則自相矛盾矣。故此片卜辭當自左而右，讀為「乙酉」、「弜允」、「☐小臣☐𢓐☐」。至若今人讀為：

小臣𢓐比又

將彡隸定為又，六十餘年來考釋甲骨文字之論著，不論字彙、釋文，所未見。字彙、

釋文皆隸定爲允，訓信也。並無異論。不知今釋爲又，有何高見新證？且考釋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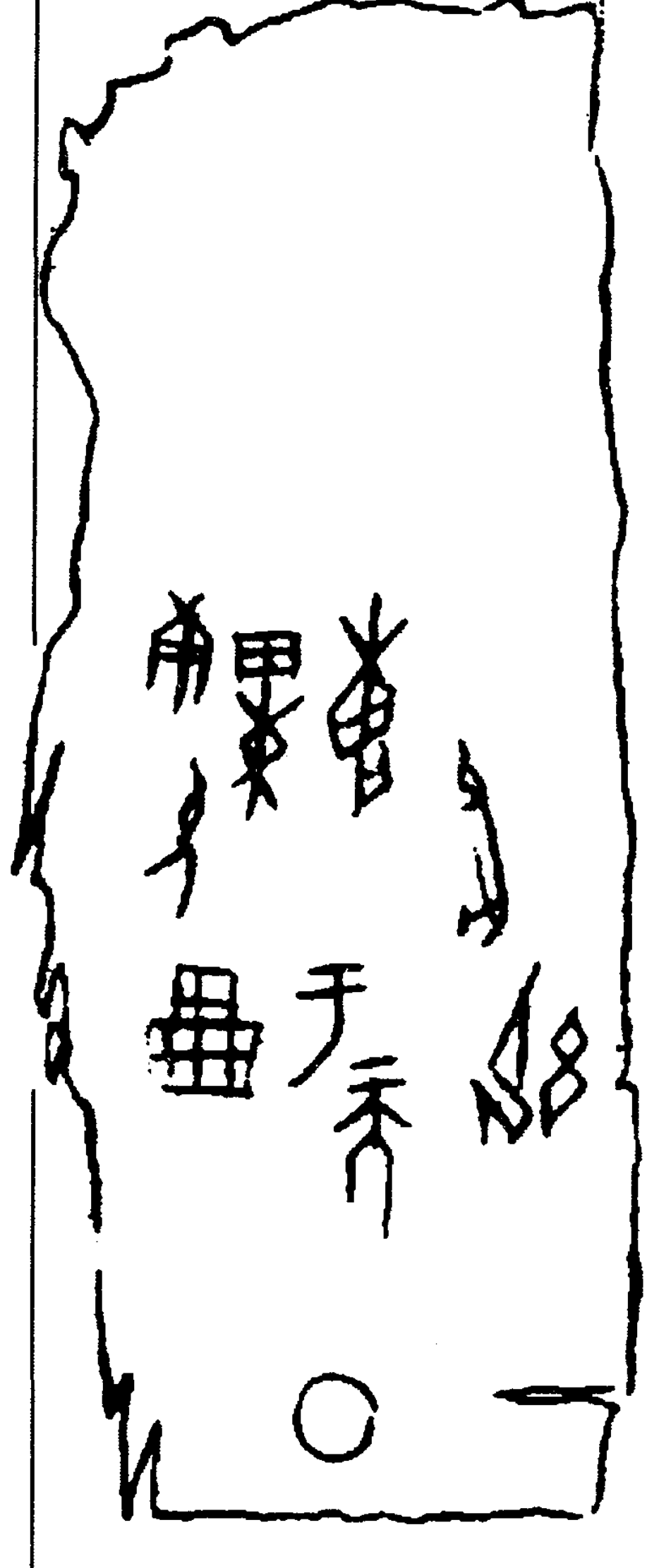
小臣官名，卽周禮天官內小臣，⿰彳彔隸定爲逯，亦彔之繁文，比讀如庀。此卜小臣彔氏庀具又祭之宜否也。

竟將斷簡殘文之小臣官銜戴於「逯」之上。豈不是有張冠李戴之嫌，況且「逯」是否爲氏名，於卜辭無徵驗，誰敢信之。釋「逯」爲「彔」之繁文，卜辭僅此一見，更不可信。彔字甲骨文作睪，如鐵雲藏龜拾遺五葉十四片，（武乙文丁卜辭）葉玉森考釋釋文爲：

庚允盅睪　叀于天豕卯　　右行

早年葉氏所見甲骨卜辭有限，且在文字探索階段，故句讀有誤。今據乙編六六九〇片辭例，當讀爲：

叀豕卸睪于天（大）庚，允盅？



拾 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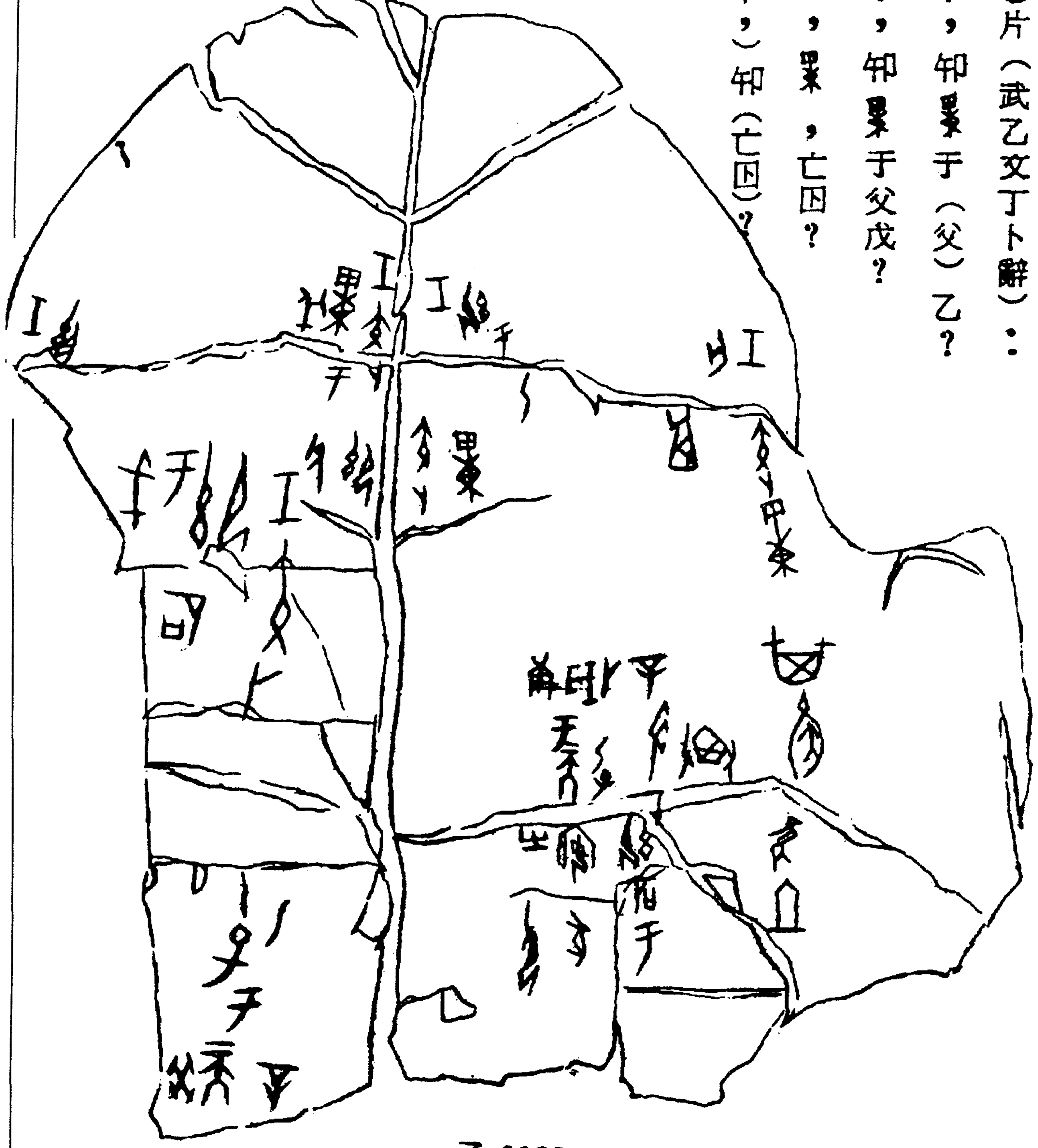
乙編六六九〇片（武乙文丁卜辭）：

壬寅卜，卸睪于（父）乙？

壬乂卜，卸睪于父戊？

壬寅卜，睪，亡𡆥？

壬（寅卜，）卸（亡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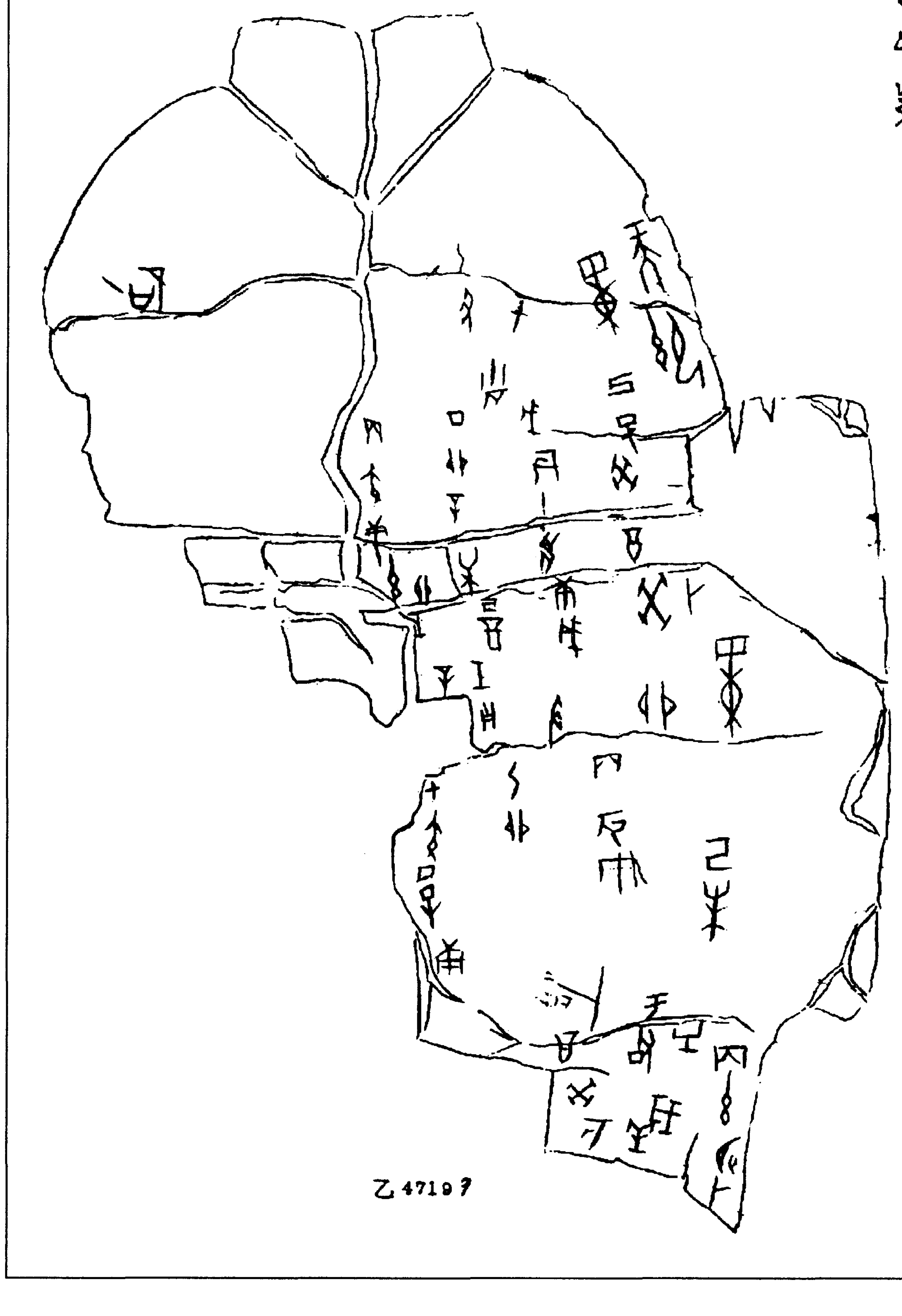


乙 6690

由此可知彔字之或作睪，或作睪，或作睪。如乙編四五〇五與四七一九片，今拼合爲一。（武乙文丁卜辭）其中一詞句爲：

天（大）卸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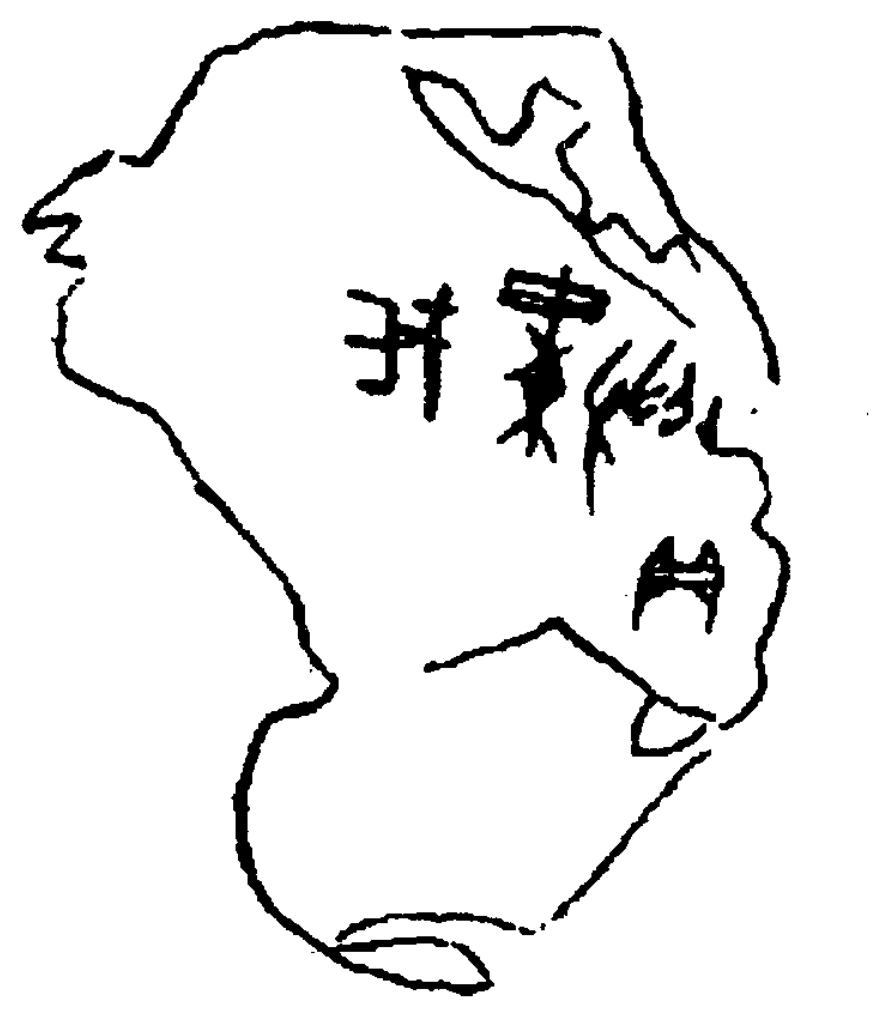
乙 4505



乙 4719？

更由乙編三八六九片（武乙文丁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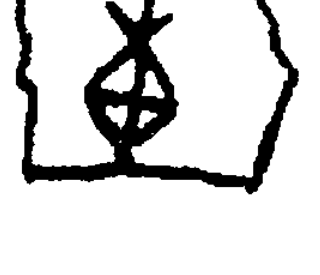
□貞□㝵口睪□我？



乙 3869

戰後新獲甲骨集第二六九〇片（武乙文丁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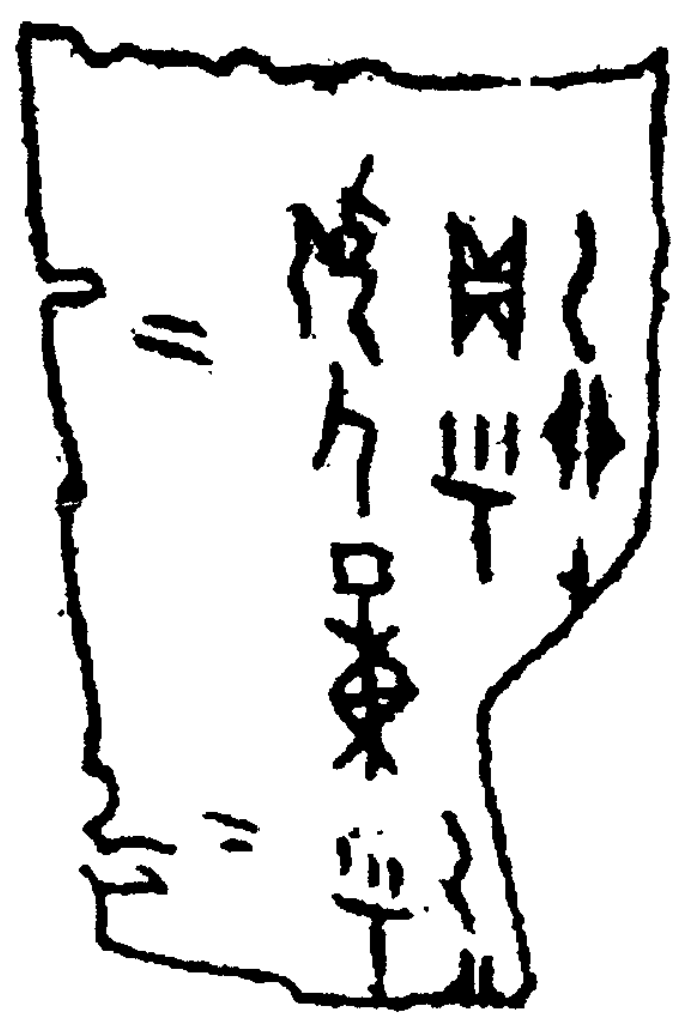
□我彔□？



新 2690

知彔或作彔。故殷虛書契前編卷六頁三六，第四片（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上册二五頁第十四片）（武乙文丁卜辭）：

乙卯卜，囗貞：乎斫人⿱日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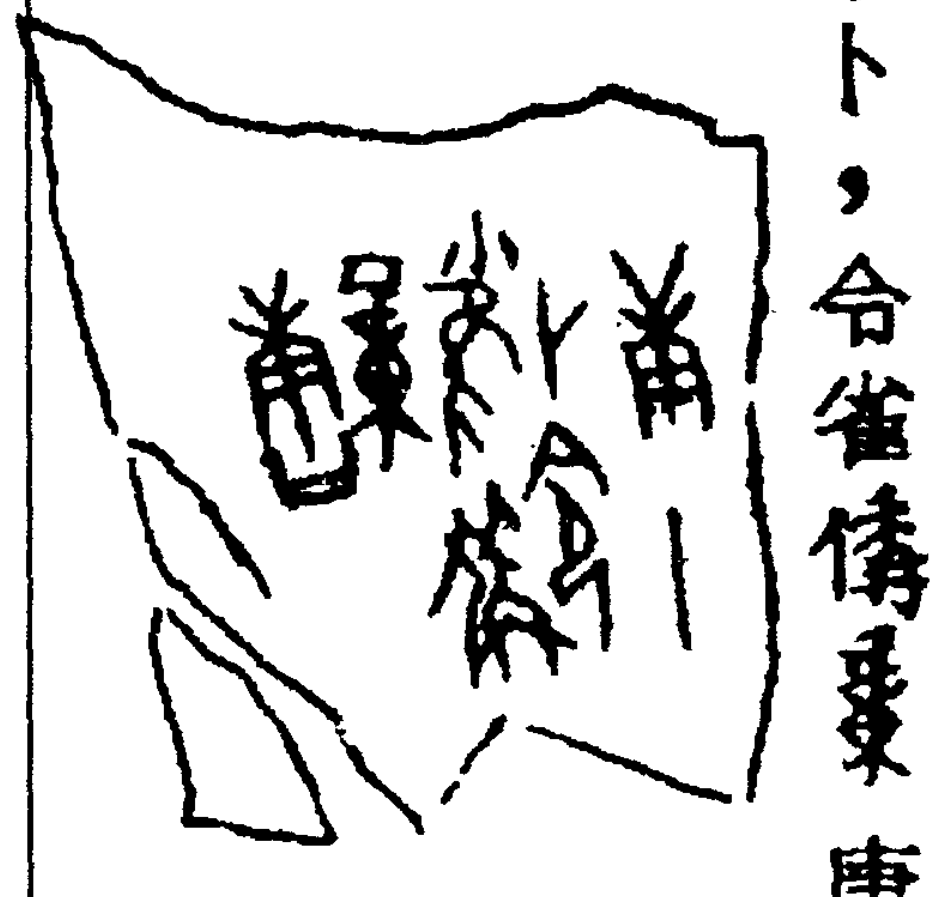

林 1,25.14
前 6.36.4

以此片「斫人⿱日東」，知卜辭「⿱日東」非如今人釋爲「⿱日東人」或「⿱日東方」，亦明矣。⿱日東爲地名之說，早見日本島邦男殷虛卜辭研究三五八頁。然日本貝塚茂樹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所藏甲骨考釋第二九九三片（武乙文丁卜辭），考釋云：

「乙卯卜，貞：乎斫人⿱日東」，其⿱日東字作爲動詞用法，非如島氏釋爲地名。

又云：

庚午卜，令雀𠍮⿱日東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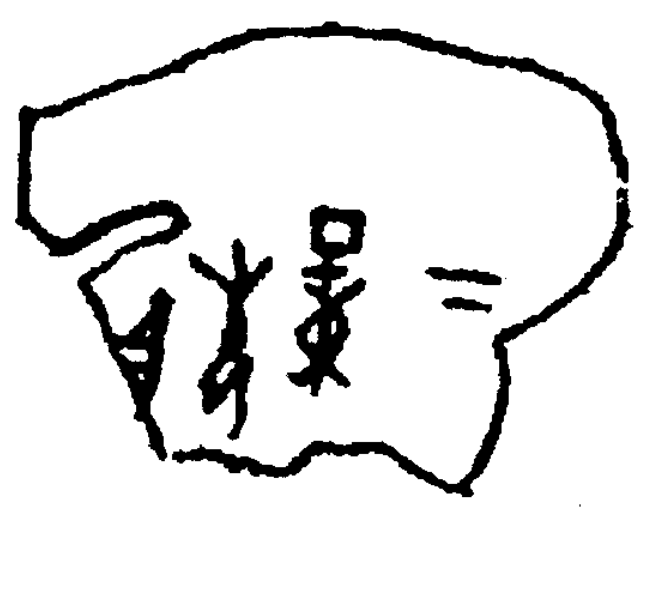

京大 2993

東唐爲地名。

雖然貝塚茂樹釋「東（⿱日東）唐」爲一地名，亦未諦。然「⿱日東唐」爲二地名，更不確。此⿱日東亦如上例，作動詞解，較爲辭順。

由此⿱日東字推，知殷虛書契後編下四一頁第二片：

貞☒[illegible]☒⿱日東☒


後下 41.2

其⿱日東亦爲⿱日東字。不論⿱日東、⿱日東、⿱日東、⿱日東、⿱日東、⿱日東之从東或東，乃無可疑。故商氏佚存考釋爲从東聲，似爲可信。東或東上所从之口、田或⿱口十，口商氏無釋。若今人竟將口田⿱口十，逕釋爲日字。其口田字釋爲日，于甲骨文字雖有證可尋，如明字，甲骨卜辭或作⿰口月，見乙編三二〇〇：

貞：⿰口月？

或作⿰口月，見殷契佚存一八八片：

王固囗[illegible]雨？

然不知明之从口或田，乃如段注「明，从囧，取窗牖麗廔闓明之意也」，非日也。至於⿱口十爲日，甲骨文無之。總之，隸寫之⿱日東，是否从日，尚待求證。況且⿱日東⿱日東⿱日東⿱日東⿱日東⿱日東⿱日東是否即爲許書之量，據上所舉卜辭，析其字形，比較其文例，決非一字。許書之量，歷來說解不一。孔廣森、朱駿聲、林義光等人，據小篆古文之字形而釋爲从日，或。象斗中有米形，或謂量器有口故从口，或謂象量器之形，今人以爲从日从東謂「立表視景」之說爲是，許愼、孔氏、朱氏、林氏等人皆非，然亦各自爲說，實五十步與百步耳。無晪視之有？

綜言之，甲骨文之⿰彳⿱日東，與⿱日東⿱日東⿱日東⿱日東不是一字。⿰彳⿱日東據商氏釋爲動字，而決非爲量。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一冊、一九六九年三月）

說木杏東（木 杏 東）

丁驌

契文木杏東三字通，東即柴[illegible]、[illegible]之簡。木似即尞（寮）字。許進雄說寮一文（中國文字十三期），表列寮字之變化，亦列木字於第一期。實則諸字後期亦有用之者，玆列舉於下。

木

木爲地名、方國名、或人名：

貞寮于木三豖三羊。（南南一・五〇）

（此木字與寮字同見一辭，分爲二字。木可爲人名或地名。）

壬午貞癸卯王令木方之。王令木其酉告。（甲六〇〇）

（此木亦可爲人名。）

⋮未卜出貞王狩木于之日，王狩木：其鹿十一。（明二九）

（此木是地名。）

戊辰王卜貞田木，往來亡𡿧。（簠室游九〇）

（此木是地名。）

木爲祭法：

庚戌卜爭貞木于西囧一豕一脯，寮三豕三羊脯二，卯一牛脯一。（庫一九八七）

（此辭木與寮分別爲二祭法，亦二字。）

貞木于帚好，于父乙。（存下二一〇）

癸酉卜木于父丁卅牛。（南明六一九）

戊寅卜木百豕卯牛于妣……。（金六五七）

戊寅卜木于且己。丙子卜木囗父丁。（存上一四五八）

（按島邦男釋于字在且己條下作畢。）

帚好、父乙爲武丁時之辭。父丁有三：一爲祖甲稱武丁，一爲武乙稱康丁，一爲帝乙稱文武丁。且己、父丁同版，當是武乙稱康丁及其祖祖己，或帝乙稱文武丁及祖己也。故此辭之時代，如非四期，便是五期。故知木字在武丁以後，雖至五期仍有用之者，非全部以寮字代也。木祭當有別於寮，但不知分別何在也。許氏云寮祭對象爲天神衆及人神。但木祭對象似只見於人神而已。寮祭求雨者爲多，人神或爲木祭之專用者也。

杏　故

杏字从木从丁。其从口者，李孝定集釋（一九三九頁）謂是人名，即「帚杏……三屯」（林二・一八・一）是也。杏字爲祭事之稱：

丁未卜其又杏于父丁湯一　。（遺六三七）

于父甲杏物牛。（存下七六二，　七）

丁丑卜其又杏于父甲，丁丑卜父甲杏牢。（存下七六三）

丙戌卜父丁杏牢茲用，丙戌卜父丁杏以小丁。（鄴三・四四・九）

凡此杏皆是祭事之稱。辭稱父丁者，有祖甲、武乙、帝乙三世；稱父甲者，唯武丁、康丁二世。故辭乃一二，或二三，或三四兩期之辭也。

有謂杏字，實爲木丁二字。遂以木丁爲人名。如杏果爲木丁二字，則上「丙戌卜」一辭，爲「父丁，木丁，牢茲用」。亦可在木處斷句，成「父丁木。丁牢茲用」。卜辭「丁牢」一詞，見於五期之辭，有「康且丁丁其牢」、「武且乙丁其牢」。故丁牢乃五期之用法，上爲三期辭，時代不同，故知杏仍是一字，非木丁二字也。（按丁亦有釋祊者，則上辭又可讀爲「康且丁祊其牢」）。人名𠩺故，見於𤕤及扶之辭。當是一二兩期時之人。故此杏字在一期至二期辭皆有之。𠩺故或應讀𠩺枚、或𠩺敕。爲木字加口之繁文，即寮字也。

金祥恆中國文字十一期釋𡨦杏一文，謂杏是莫字。金文莫，甲文甘、皆者，當可作莫。其例如續六・二一七：「叀今夕？于翌日莫？」乃貞問「今晚？或明日黃昏？」，惟於杏字作莫終可疑也。釋杏爲柴爲寮于諸辭更通順，尤以杏字湯字同見之辭，杏非莫字，更無可疑。辭例如：

乙未卜其𢍰虎父甲湯。（摭續三六）

（虎父甲即虎甲，可知𢍰甲即是虎甲。據此知辭之稱父甲，皆是武丁之稱陽甲，一期辭也。）

己未卜其𡌬父庚舞高于宗兹用。（粹三二二）

（此高字無旁邊之小點。）

丁卯卜兄庚湯歲叀羊。（佚五六〇）

（此二期辭。用歲祭。）

丙午卜父丁湯夕歲一牢。（戩二三・七）

上舉諸辭均有湯字。字不从水旁，隸定或應作彭，有流之器也。金祥恆釋此字爲福。雖無不可，惟字形从丙不从田或𠚕，終覺未安。再檢他例便知釋福非也。例如：

其求于彭，其射。（南明六一五）

丙辰卜其𢍰𣲦于高。丙辰卜于宗弘高杏茲用。（寧二・一〇六）

（按：禾字特別。）

上二辭「于宗」「于高」對貞，可見高爲宗廟之稱，或祭祀之所。其非福字可知。

金兄釋福，又釋杏爲莫，故稱「福莫」者「莫福」之倒文，與「夕福」意類。按所見有此二字之辭，盡作「福莫」，無一作「莫福」，何故皆作倒文？於情理不足。例如

丙寅卜湯杏弘三牢。（人二三一五）

丙戌卜湯歲。（粹五二〇）

丁卯湯歲三…。（　九九七）

丙…湯歲物牛。（存下七九三）

丙子卜湯杏一牢。（甲五七一）

（前四・一六・三爲「丙午卜」，寧一・三三四爲「…寅卜」，辭同。）

丙寅卜且丁湢杏又卣。（寧一·一九〇）

于且丁湢叀祿𢦏若卽于宗。（續一·二一·二）

詞有父甲、父丁、父庚、兄庚、妣辛、且丁之湢，知當是祭器或地點之稱。「杏幾牢」當是「寮幾牢」，「杏又卣」當是「寮又卣」，似較釋杏字爲莫，更能通讀也。

東

東卽柴字。「壬子其東司魚丝用」（南明七二六），「癸酉卜其東三示」（遺二〇二），皆祭祀之義。字亦是木字加口，成東薪之狀。猶杏字構造之加口於木下之例。口之部位，雖有上下，義則一也。故木、東、杏、[illegible]等字，形異而實爲一字。

東作人名用，只見於林二·二五·六，一辭而已。

字疑是彫。祭器。粹三二二：「其𦍌父庚舞彫于宗」，𦍌字爲致力於土之𡉚字加用，用爲金器之象形。此字義當是製鑄金器。「父庚舞彫」，乃金器之名稱，爲父庚鑄製者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三冊，一九六九年九月）

說后

丁驌

金祥恆釋后一文（中國文字第十期）釋契文司后二形之字，大意以爲后是本字假爲司，祀之用。金兄指出乙五九八五及二二七四，二辭中龔后之后，其一卽作司形；蓋因左右對稱，故后字反契成司字。其意義固仍是后也。余因將各契辭有后司等形者排比之，凡有對貞辭一左行一右行者，均如斯排列比對，遂發現后字寫法，隨時代而有變更。幷不能以契辭對稱一理而衡之也。

一、后 [illegible]

(1)按契文又字，右方也。無論何辭，左或右行，右字不能反契，不然便成左字矣。反后爲司之司字，意義爲司、爲祀，亦可爲另一字也。由武丁時代之辭研究，便知原來之后字，確因對稱關係，右起左行之辭，便作司字之形，故此時后司二形均是后字。

辭左起右行→　　←辭右起左行

甲戌卜出龔后[illegible]子亦（續6.6.6）　　（金文77）毋司龔

貞隹龔后告帚好（乙7143）　　（乙2274）我告司龔…好帚…

叀豕。后用（續1.39.2）　　（東54）后。豕叀

叀豕。后…[illegible]…吉（前6.23.1）　　𢦏司豕至宰小𫹉貞訓：卜辰戊

（乙5985）

金兄引契辭中有豕后者，係誤讀。該辭『叀豕，后用』之后名省去。全辭當如彻辭乃『至豕后癸用』之類也。

(2)及至祖甲時，后字仍寫爲后，但可作爲祀義。契字則不分辭之左右行，均一律作后字形。如『王品后』應解爲『王品祀』。而寫作后，但爲有別於后妃之后起見，凡用后爲人者均作合文。故『小[illegible]』之『后[illegible]』二字合，便知是人名也。

辭左起右行→　　←辭右起左行

貞其品后于王出。丁酉卜兄貞其品　　品其貞兄卜酉丁。出王于后品其貞卜

后在茲（後下9.13）　　（後下10l·徵人8）茲在后

月二　。不巳癸。后品王𢓊卜寅庚

（甲241）

丙申卜出貞羽小[illegible]。八月　　月八　。癸　日𢓊小羽貞出卜申丙

（後下9.13）　　（後下10.1）

丁卯卜㢸降用𢦏。后于父乙，亡囚　　。𢦏囚亡乙父于后。𢦏用降卜卯丁

𢦏。（乙1336）　　（乙7900）

末一辭『后于父乙』卽『祀于父乙』。用字作[illegible]，金兄釋母。此字形近金文母字（[illegible]），惟缺二短劃。古文備作[illegible]，故知字當釋用。卜人扶契辭常作如是寫法。辭中『尹后』，亦疑金兄誤釋。其字作[illegible]非[illegible]。後形方是尹字。此字爲[illegible]字，其[illegible]部份橫契耳。『亡囚𢦏』似不常見，𢦏或是允辭。按扶辭書法多奇形，扶（[illegible]）字象人手持丈量之器，如伏羲手中所持之物。此字或宜隸爲丈，或爲伏。又契文別有一字狀人手持戈而手上戴有護手，[illegible]。當隸戒，戒也。

(3)祖甲以後各期卜辭，后字一律寫爲司形。與金文同。不論辭之左右行均作司，其意則仍爲后。在一辭之中如用爲司，段爲祀者，必係單文。用爲后者，一律爲合文。例如：

辭左起右行→　　←辭右起左行

至司𫹉王受又（京都B 1855）　　（明1983）𢓊小又

月八　。死[illegible]小口四日二鼓…出其貞

貞羽辛卯出于司辛龢出𢆶十（前5.9.6）　　（甲824）丝丁日今叀𫹉于：卜卯丁

（此窺一期辭之左行者，司辛二字
不作合文。）

其至司司辛又足（京都B 1854）

卜貞又𢑚(合文)(佚466)　　（錄660）足福酌唯其

卜貞丁卯…文武帝…福司(明308)　　王若宗癸于𦎫福平帝武文，其𦎫福

（林2.25.3）每弗

（按此后毋爲毋癸可知。）

其用爲有司之司，作名詞或動詞用，亦係單文。例如：

壬辰卜貞叀弘（當係子昌）令司　　○事王協火。工我司火令其王貞酉巳

…工（續存70）　　（粹431）

…王廿司（前2.14.3－4）　　（前4.28.1）司廿王

司工，官職。王廿司，一般讀廿祀。疑仍應讀司，職司之司也。

由上舉三節之例，可見司字后字，在一期原是一字。二期改爲全部寫作后。三期以降又全寫爲司。疑司爲本字，后爲其段。此與金兄所說后爲本字不同。

二、厂（𠂆）石司（司司）祏（祏）

金兄文中有言曰：『后所从𠂆口，是否从人从口，實可懷疑。疑后爲石之異文……而后石爲一字……故石后得通假。』金兄之言卓有見地，惜契文只有司石通假之例。石字早有，石司通段，司字當是正字也。后从反司。今說之如下：

契文厂（𠂆），說文山石之崖也。前人隸此字爲石，則石當成𠰘，故生混殽。字當釋爲厓。辭例如乙三二一二曰：『王有厓，在𦍒北東，乍邑於之。』南明三三九：『𠊱厓雨。』鐵一四一、一：『…取岳厓。』後下一四八：『取保厓。』掇一、三八五：『王其佑于滴在右崖𡚸，又雨。』（按此辭三又字，作三義。）人二一一三：『得厓…。』此厓字之用爲地形名詞，亦似爲人名，又似通段作祀之例。『岳厓、保厓、𠊱厓』，并可爲『某祀』也。保崖似傳說之稱。

从厂从示爲祏，爲設主之意。辭例甚明。如鐵一二一、二：『…祏南庚。』庫一〇六：『…祏大甲于祖。』戩八、二：『祏妣庚。』前六、三七：『勿祏昌。』祏，宗廟主也，謂𡱝柱。左傳：『典、司、宗、祏。』四字契文皆備，此其一也。

从厂从口爲石，亦作司。辭作司字用者如：

司之𡁻，今之有血。　　（庫一五一六）

貞戉有司一　　（鐵一〇四三）

帚𠨘又司　　（乙五四〇五）

𤔲司𠨘于妣癸盧豕。　　（乙四九二五）　　（同辭有妣庚。）

此字一般亦隸爲石，以石字入諸辭，便是祀祭山石之意。以司字入之辭中，有司命之意。亦可以司段爲祀釋各辭。是非則難說也。惟此字不是后字。辭皆是一期，𤔲辭可能是二期（因𤔲名見於旅貞辭），故此石段爲司字二期已不用。殆因上節所言，后字代司之故也。

三、祀

契文別有祀字，正文作祀，簡寫作巳。从示从巳，由一至五期皆有用之者。例如五期『一品祀』（金一二四）之一辭中，祀字便如此寫。前人舉品司之例，段司爲祀即以此辭爲證也。簡寫之巳之爲祀，可從下數例見之：

辛卯卜𣪊貞祀方若。　　（粹一一一五）

貞我勿祀方乍帝降不若。　　（粹一一一三）

弜祀邑于之若。　　（人一八八六）

又作『方祀』（粹一二一七）。『勿祀』（遺二七七）。皆以巳作祀字用也。

㗊妃之妃字从女从巳。契文往往从女从人無別，或可說此妃字爲女子之祀祭專字。契辭有關㗊妃者有八辭，其四皆曰：『㗊妃不死』，一曰：『㗊妃亡不若』，三辭爲㗊妃于某之辭，其中有𠨘于𦙃，當是𦙃甲也。綜觀各辭，無論妃是否爲祀字，㗊是人名不可更異，故字或可商，㗊則實有其人也。

四、毓（毓）育（育）

契文別有后字，即用於人名之前，稱后且某、后妣某之后。字从人或从女从子。字或正寫或倒寫，有其下加小點者，皆是一文。此字釋毓通后，所未能明者，即何以后母后𠤕，之后寫成司形，而前後之後寫爲毓字，象產子之狀？按毓字用於先王，男女無別。武丁時代便有此字。反司爲后之字只用於稱母，或不是法定先妣之女子，如『司母辛』『龔司』等。此段司爲后之字，實含有尊崇之意，因『后母』不能是『後母』，當作『母后』解也。謂殷人用后字，無繼體君之意，實偶不察耳。『毓且乙』『毓妣己』之后乃前後之後，毫無疑問。亦可兼有『後代』之意，故稱『五毓』，或即有血緣關係之

五世。毓不同育（[illegible]），後者爲生育之育。子字橫於人形之下段，而未出。毓則已生，子在人旁。

司與育本爲兩字，司由石字發展而來。司字先有，后爲反司。及至金文之后，則已將司育二字混爲一談矣。

有作㚔者係誤筆。作[illegible]者缺筆。

五、小[illegible]龔后　二后三后；五毓。（[illegible]）

小[illegible]辭之見於掇一、二一〇者，與㱿辭格式相同。玆列於下：

貞其（㞢）（來）艱二日（己）□小[illegible]死。　八月　（掇一、二一〇）

癸未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往。乃玆㞢希。六日戊子，子[illegible]死。　一月

（菁三）

癸亥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其亦㞢來艱。五日丁卯，子[illegible]不死。（菁四）

癸丑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㞢希五日丁巳[illegible]死。（鐵二四七、三）

癸巳卜爭貞：旬□□……甲午㞢聞曰戉……史[illegible]復七月在……[illegible]死。

（續五、二、四）

小[illegible]爲人名與子[illegible]、子[illegible]等相同。此[illegible]字前人作[illegible]。嚴一萍兄以爲字爲后丂合文，故小[illegible]乃小后丂也。（中國文字十九期）按嚴說至有當。因前一、三〇、五，二、二五、六有辭云：

凡母辛歲于后丂[illegible]（[illegible]）以柴　十月　（柴字見嚴釋中國文字十二期）

丑㞢于五毓至于龔后丂（合文）

又金六九四曰：

龔后丂（合文）先酒羽。

是后丂卽龔后。小后丂亦稱龔，因知丂乃出之龔氏也。如謂[illegible]爲[illegible]（饒下八二五頁），則不應作動辭用，而是祠堂之名。如此則『[illegible]家』不辭。又辭謂五毓（[illegible]），此字一般假爲后，如契文凡稱后祖某后妣某之后皆用此毓字。實非后字。[illegible]之后則假司字之上部爲之，或卽全用司字。他辭有「二司」『三司』，曰：『…未卜大…三司日…』（外二〇一），乙丑卜其又歲于二司一牝（甲八七五）。此與所謂『三匚日』（鄴一、四〇、一），『三匚二示』（遺六二八），皆指人之稱謂，非宗祠之堂稱。故二司三司不是[illegible]司之司，而是后字也。后且后妣某之后乃後代之後，非皇后之后，故義異而字亦不同。所謂五毓卽五代，所謂三后二后，如讀爲三司二司便不至與毓（后）相混。契辭稱司某者有司母、司魚、司[illegible]（[illegible]）（參見帚名[illegible]節）、司辛、司癸、司丂、司妣甲、司戊（乙五三二七），金文有司母戊，乍父乙鼎有龔后，『母辛歲于[illegible]家』『后癸』見於徇辭，小后丂則見於兄、出、大等人貞辭。三司二司當包括小乙世之龔后可能爲㫗甲之配；武丁之后癸，祖甲時代之小后丂，歲母辛于[illegible]家之母辛，凡此皆屬於辛家系統。至于五毓則指小乙之父毓且丁，其配毓妣己；小乙稱毓且乙；武丁之妣毓妣辛、毓妣癸。此三世五人均血緣相承者，妣皆爲辛組。中無小乙配庚，武丁配戊，因二者皆庚組也。司、毓兩類皆是辛組。司妣甲當是先王且辛之配妣甲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一冊，一九六九年三月）

釋自

唐健垣

甲骨文「自」字作[illegible]等形。說文解字：「[illegible]，鼻也，象鼻形。」甲骨文正象鼻形，「自」即鼻之本字。李孝定先生云：「卜辭之自皆當訓由、訓从。」（甲骨文字集釋卷四第一二〇八頁）

以余所見，自字在卜辭中至少有三種意義：一解作鼻，即用其本義，爲名詞；一解作由、從，爲介詞；一解作親自、自己，爲代名詞。此外可能還有三個用法，現無十足例證，卽貞人名、方名、婦名是也，試論如後。

壹　自作鼻義者

一・貞：㞢（有）疾自，隹（惟）有壱？

貞：有疾自，不惟有壱？　（屯乙六三八五）

此因鼻有病而貞問將有禍否也。嚴一萍先生殷契徵醫第四四頁引「盧芹齋藏」異片文同。（按殷契徵醫原爲油印本，此據增訂排印本。）

二・貞：帚（婦）好[illegible]惟出疾？　（前六・八・五）

王國維釋爲鼻液之涕字，蓋[illegible]示濃厚之涕，旁二點象水液。此因婦好流鼻涕，故

貞問其是否患流涕之疾也。此可證自確用作鼻意。

貳　自作由作從解者

三・其自南來雨？　（後上三二・六）

四・庚午卜，爭貞：自今至于己卯雨？　（後上三二・九）

五・癸卯王卜，貞：酒，翌日自上報甲至多后衣？亡𡆥，自猷。在九月，惟王五（祀）。　（後上二〇・七）

叁　自作親自解者

親征例：

六・乙未卜，㱿貞：勿惟王自征𧳘？　（遺珠四八一・通五六四重）

此貞問時王是否不宜親自領兵征𧳘方。同片另一辭云：「貞：我勿伐𧳘？」征伐二字同意，可證前一句確是貞問王親自征伐之事。

七・⍁自征𧳘？　（簠征三一）

八・乙丑卜，王貞：余伐𧳘？　（前七・一八・二）

九・乙丑卜，王貞：余伐𧳘？　（簠征三三）

第六例乃㱿所貞，故云「王自征」，同片另辭云：「我勿伐𧳘」，則分明乃王自貞；如第八第九例皆王貞而用「余」也。余、我二字在卜辭皆用作主語，詳韓耀隆先生「甲骨文中第一身指稱詞的用法」，刊中國文字第十八期。𧳘字从唐蘭釋，張秉權先生云當是从犬不从豕，說見屯丙一〇〇片考釋。言自征之例尚有：

十・惟王自征⍁？　（京都一一九〇）

十一・己酉子卜：自征⍁我？　（續六・二三・八）

十二・庚戌卜：叀王自征ㄅ方？　（佚存一八七）

王弜征令？

辛亥貞：王征？

親望例：

十三・貞：鬻人亩王自望戰？　（佚存七二六）

貞：勿（亩）王自望戰？

十四・貞：勿惟王自望？　（續存一・六四四）

鬻字戰字从李先生集釋隸定。戰於此辭乃國名，卜辭多見。他辭云：

十五・貞：勿乎（呼）望舌方？　（鐵二四一・二）

望者，監視觀察也。猶左傳桓公八年：「望楚師」。卜辭之「王自望」某方國，猶逸周書糴匡篇：「君親巡方」之親字語法。

親狩例：

十六・王自往从狩？九月。　（佚存一一五）

楊樹達釋此片云：「从獸謂逐獸也。卜辭獸字多作動字用，此云从獸，與孟子梁惠王下篇從獸無厭謂之荒獸字同作名詞禽獸義用。」（卜辭求義頁二六）按古文狩獸一字，楊說甚是。

親饗例：

十七・庚午卜，爭貞：亩王卿（饗）戰？　（前四・二二・一）

十八・貞：勿惟王自饗？　（前四・二一・六）

亩王饗？

十九・貞：勿惟王自饗？　（前四・二二・三）

貞：勿惟王自饗？

二十・王自饗？　（簠典九八）

王自饗？

勿自饗？

二十一・⍁其來，王自饗？　（前四・二二・五）

于省吾氏釋第十七例云：「言惟捍衛王卿也。」（駢枝三四頁下）按于氏說誤，戰字於此乃人名，非戰衛之動詞，或即上舉第十三例之戰方之君長。卿即饗字，前人已言之；戰方與商時而交好，時而開戰，此蓋戰來朝覲商王武丁（貞人爭屬一期武丁時人），故貞問應否由武丁親自饗燕之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饗宴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可證。若讀作戰衛王之卿士，則其他數例皆無戰字，省去主要動詞，不可通讀矣。第廿一例乃因某人將來到，而貞問應否由王親饗之也；卜某人「」、「不其來」之辭習見，不備舉。

親求例：

二十二・庚戌卜，叀王自求于岳？　（拾綴一・五四九）

字前人說解紛紜，屈萬里先生「岳義稽古」篇，以之當太岳，可从（刊清華學報

二卷一期）。此片貞問應否由王親往求于太岳也，求年求禾于岳，卜辭常見。古書云商湯時大旱，湯親禱於桑林，亦其類焉！

綜上親征、親望、親狩、親饗、親求之卜辭，已足見「自」字在卜辭中有「親自」之意矣。孟子公孫丑、離婁、禮記緇衣皆引古本尙書太甲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卜辭屢見「作孽」、「其有孽」之詞，丁山據此以爲孟子禮記所引皆眞本太甲，則自作孽乃商代習語也；此又「自」字在商代用作「自己」意之一證。尙書盤庚篇前人以爲佶屈聱牙，自甲骨銅器資料大出，通讀漸易，研甲者莫不承認此篇乃商代作品，其著作年代不晚于商紂之亡也。其中用「自」作「自己」解者亦多，如：

非予自荒茲德
惰農自安
惟汝自生毒
女衆自作不靖
無起穢以自臭

斯皆不移之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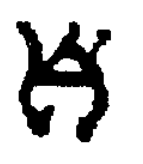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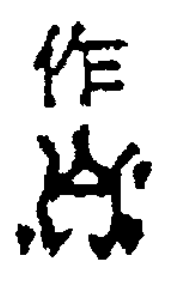
肆　自作貞人名用者（?）

二十三・⧄自貞：⧄安⧄　（屯乙七七一八）

饒師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八〇四頁貞人「自」條只引此屯乙殘片，屯丙中未有綴合，貞上一字之上半似殘，未能確定爲「自」字。

伍　自作方名人名用者（?）

二十四・自入百　（佚存三七〇背）

此辭「入」上一字不清楚，未能遽定爲自字，且自入二字之左右有數小點劃，更覺可疑也。丙編一〇〇第十及十一辭對貞，而「自」字一作一作，兩旁多出點劃，但張秉權先生考釋已指出該數點乃刻誤鏟除未淨者，故「自」字塡褐色而三點不塡。

二十五・自入　（無想四八）

此亦碎片，自下一字不全，或乃「今」字，卜辭「自今至于某日」之文多見也。

二十六・自入四　（無想十一）

此亦碎片，入上一字殘，未必「自」字。

二十七・目入一　（無想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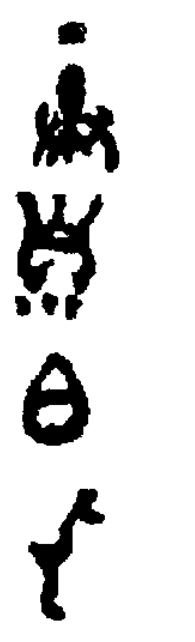
此亦碎片，入上一字殘，未必「自」字。南北無想之摹本稍失眞，上列三片今據多飲廬拓本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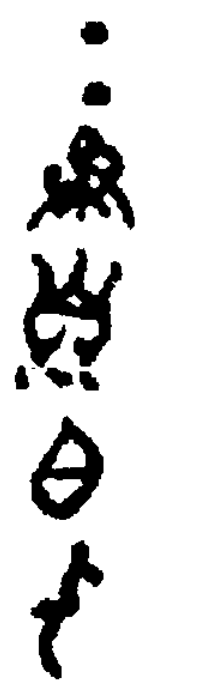
若上列數條皆確爲「自入」，則「自」乃方名或該地之君長入貢之紀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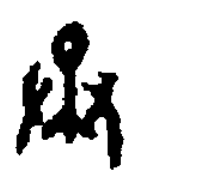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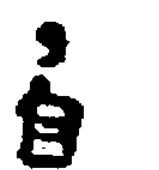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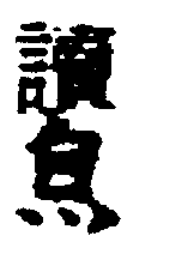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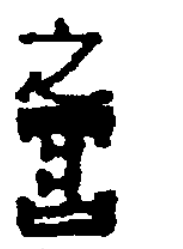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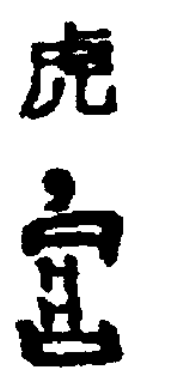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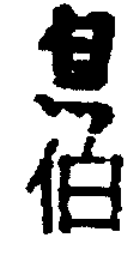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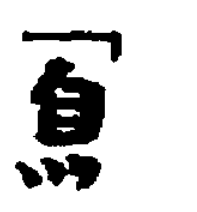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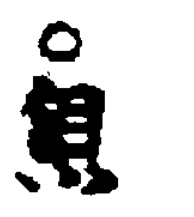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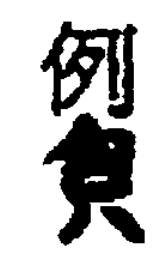
二十八・⧄自丁十㞢⧄　（林一・二・七）

二十九・自丁⧄于三子　（屯乙七〇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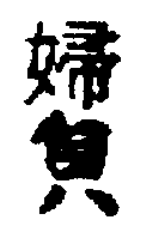
第二八例可援骨臼刻辭「婦某示若干屯」之例讀作某人示十有若干屯，然自上一字殘缺上半，未敢定爲「自」字。第廿九例拓本不淸，丁上不知尙有筆畫否，若無，則可讀作自示，以「自」爲人名。（丙一二六云：「貞：有古自示？貞：亡古自示？」）自于此乃介詞，非骨臼刻辭「自示若干屯」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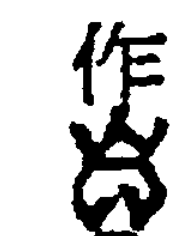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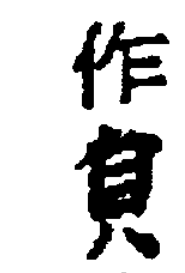
三十・乙亥卜：?　（屯乙八八〇九）

三十一・乙亥卜：?　（屯乙八八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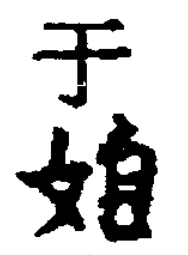
字不識，从二手，當與動作有關，白弓疑當讀伯弓。卜辭屢見之侯虎爲地名，李孝定先生讀作倉，侯爲其爵，虎爲其名，言倉方之侯爵名虎者，然則伯弓乃「方之伯爵名弓」者也。乃方名，是否自字則不知。（參第三十二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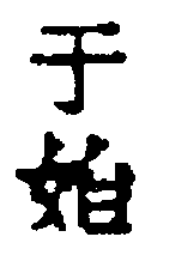
陸　自作婦名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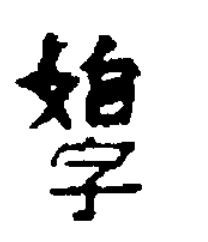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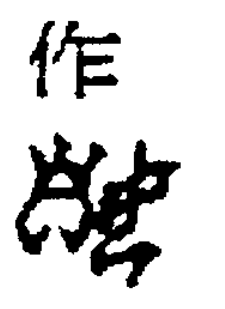
三十二・戊申，婦示三屯。永。　（續六・九・四）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五九八頁引此片作「婦自」，按此片分明作，隸定當作，雖甲骨文小點每每可有可無，未敢定此爲自字，存以待通人考訂。

又按丙編一二二：

三十三・貞：其沚于?

庚子卜，內：勿于?

字作，于此乃地名，不可讀作母自合文，詳張秉權先生考釋。

綜上所述，「自」字在卜辭中最少有三個用法，另三個用法，則尙待求證。

又查卜辭中另有「自來」連文者，自非人名，非某人來龜若干之紀錄也。如：

三十四・癸未子卜：自來?　（前八・二・四）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頁七三八引此片，云「自卽卜人自」說非。六錄淸七〇：「癸酉卜……其自來?」林二・二二・六片：「囗未子卜：⧄我自來?若。」觀此可知自非人名，「我」方爲人名。乙編二六九四云：「我來十。」乃「我」地之君長貢龜之紀錄。

乙編六七四八云：「丙辰卜，㱿貞：今條（條讀作秋，于省吾說，見駢枝。）我其自來？丙辰卜，㱿貞：今條我不其自來？」反面六七四九云：「王固曰：『吉！其自來！』」

觀此，知「自來」連文，非「自地君長來龜」之紀錄，乃言「我地之君長親自來？」。

自于此宜列入本文自字之第三義—解作「親自」。

附論自卜

三十五・余及茲月出自卜？甲戌卜，又曰吉。余弗及之（茲）月出自卜。 （侯二九）

董彥堂先生考釋曰：

此卜當指太卜之府而言，169一辭有「入于卜」之記載，可知史官輪值入于太卜之府了。

三十六・⧄巳卜，貞：余出自卜？ （侯三十）

董先生考釋曰：

此辭及上兩辭之「余」，疑是卜官自稱，辭亦卜官自記，非關時王了。

此二片及考釋皆見於董先生「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民國廿五年八月刊於「田野考古報告」第一集，今收入世界書局出版之「董作賓學術論著」下冊。按董先生以「入于卜」爲卜官卜出入太卜之府，可商；殷代每日皆有卜事，貞人既多，卜人當亦不少，何故卜出入太卜府之辭只此一見？豈他日皆不必卜出入乎？既爲輪值，又何待卜？入太卜須先卜，然輪值完畢何必卜出？且其所引「入于卜」之「一六九」辭即侯家莊二八片，原片云：

三十七・癸亥卜王：舊不⧄？ （侯二八）

癸字殘，餘下半之∧，似入字；亥字形簡似于字，故董先生誤讀作入于卜也。又董先生以「余」爲卜官自記，亦可疑。文錄五七二片云：

三十八・戊寅卜：朕出？今月？ （文錄五七二）

此當是時王卜可否于今月出城，王出入必卜，禮也。

第卅二例之「出自卜」即不能讀作「出自太卜府」，饒師宗頤乃另作句讀，其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二一一頁：

余及茲月出。自卜。 甲戌卜，又曰吉。余弗及之月出，自卜。

按以「余一人」語例之，此「余」當爲王，自稱代名詞，饒師蓋以自卜爲王親卜之記載也。同書第一二九五頁「補記」云：

自卜，以粹編一二五三辭例之，卜字似可釋爲地名。

按粹一二五三云：

三十九・其自卜有來𡆥

卜乃地名，他辭可證。（詳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三〇九、三一〇頁。）侯二九之辭董先生之考釋似可商，而饒師亦用疑似之語，未指定「自卜」爲「王親卜」抑出自卜；今博稽卜辭，知此片之卜乃地名，當讀「出自卜」斷句。論如后。

古者王之出入皆先卜，如：

四十・戊戌卜，㱿貞：王出，亡𡆥？ （文錄五五六）

四十一・甲戌卜，㱿貞：今六月王入于商？ （前二・一・一）

此乃貞人問王出入之吉凶也，亦有王親貞者，如上引第卅五例：「戊寅卜：朕出？今月？」因此乃王親貞，故無其他貞人之名。或有出入連文者，如：

四十二・囗囗卜王：余隹辛出入⧄？ （鐵二〇二・一）

四十三・⧄余（隹）亥出入⧄？ （鐵一三二・四）

此二片皆小片，地名只留殘文，此卜在辛日亥日出入某地之吉凶也。所謂出，出城也，如：

四十四・己丑子卜貞：子商呼出郭？ （京都三二四一＋前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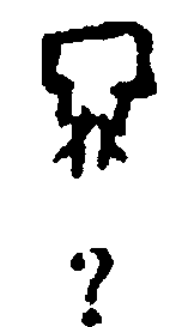
己丑子卜貞：余又呼出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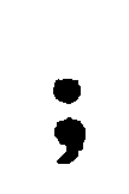
子[illegible]，呼出郭？

郭字从李孝定先生之集釋，他家或讀作墉，李先生言二者本乃一字，說文歧爲二字云。郭即城郭之意。嘗見讀之爲城者，郭固城也，但非城字。

言入者，如：

四十一・甲戌卜，㱿貞：今六月王入于商？ （前二・一・一）

四十五・丁酉，㱿貞：來乙巳王入于？ （續三・一五・一）

商即卜辭之「大邑商」，亦即尙書之「天邑商」； 亦地名，他辭習見。此泛言入于某地。

言「出自」者，除上列第卅二、卅三例外，尙有：

四十六・貞⧄王其出自漁于多若？ （佚存九二六）

此片出字殘，漁字从李孝定先生集釋隸定。漁乃地名，卜辭多見，如：

四十七・貞：弗其𢀛？九月，在漁。（前五・四五・四）

四十八・牧入十，在漁。（屯乙七一九一）

二漁字前者从，後者从，無手形；第四十三例漁字亦無手形，不礙其爲地名也。

四十九・有出自之（兹）？（屯乙七六八三）

五十・庚子卜，貞：曰侯出自方？（綴合一二四）

庚子卜，貞：呼侯出自方？

五十一・☐子卜，王☐出自☐从☐？（京津一五三四）

按丙編一〇四云：

五十二・貞：王自余入？（屯丙一〇四）

辛酉，王自余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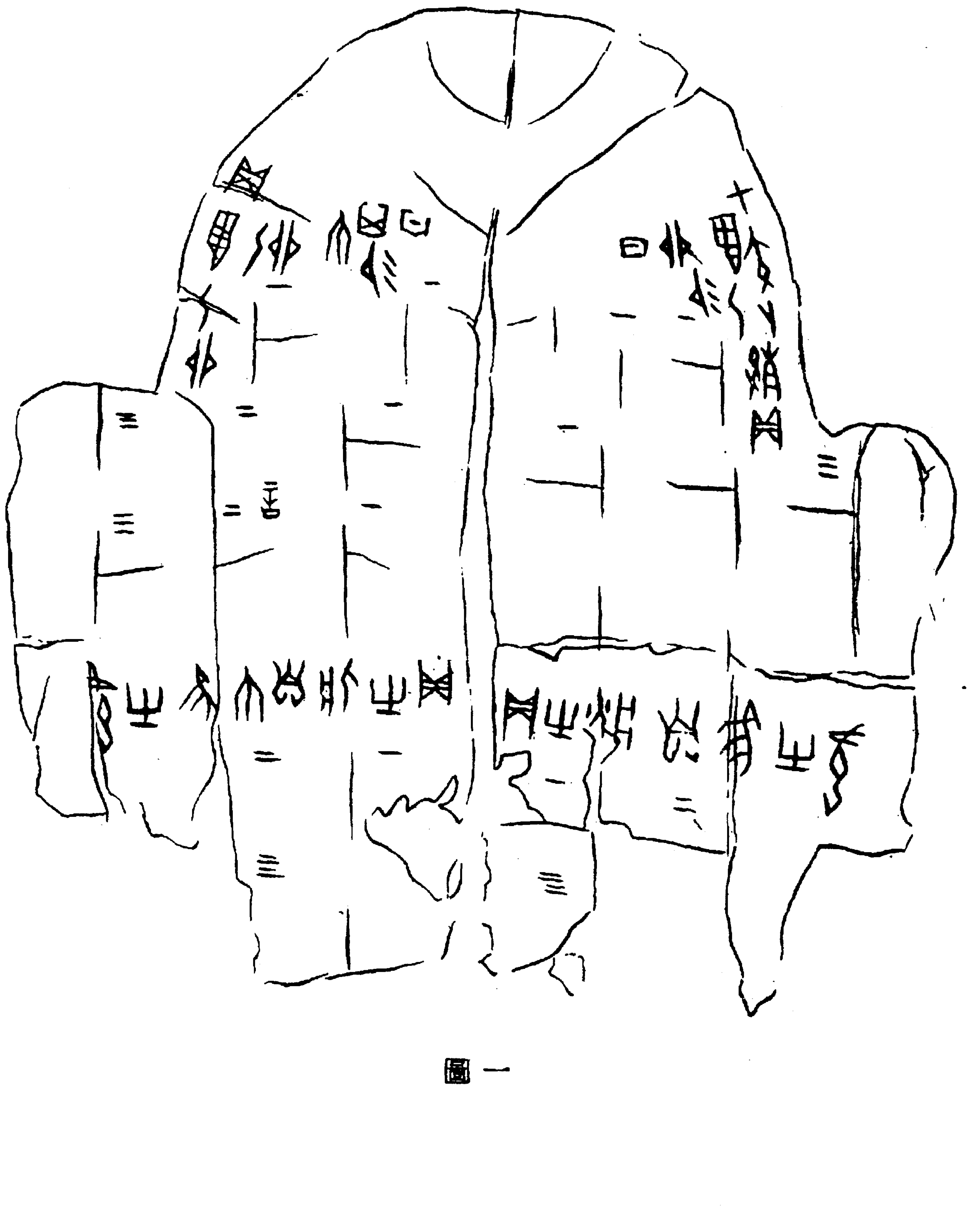
此二辭余字从木，張秉權先生考釋云乃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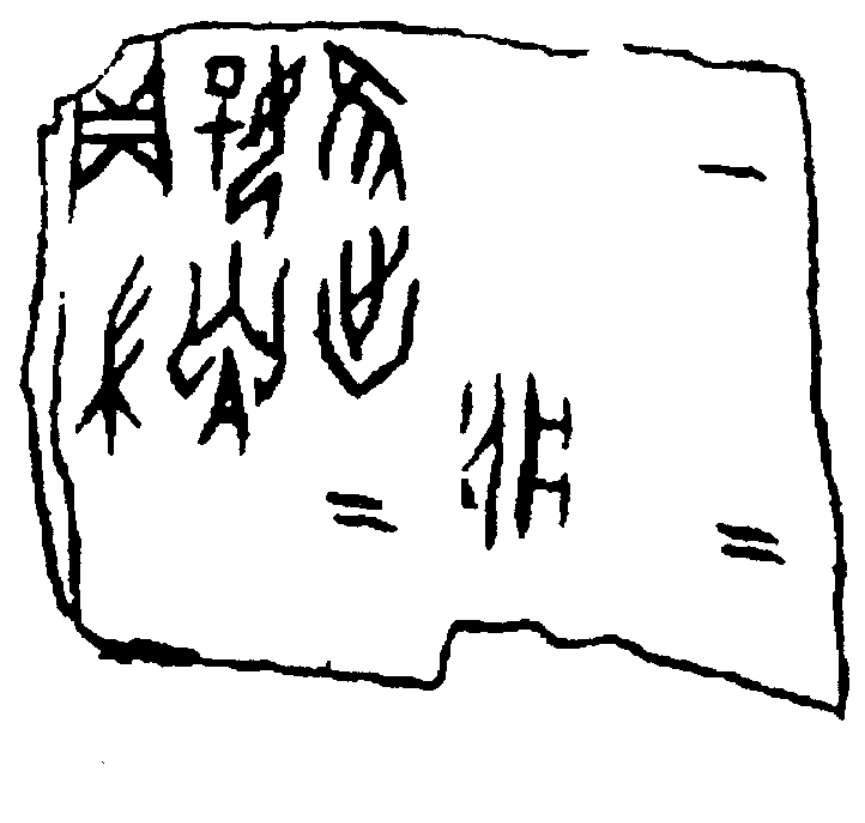
上引各條卜辭云「出自」、云「入于」、云「自某地入」，與經籍語法相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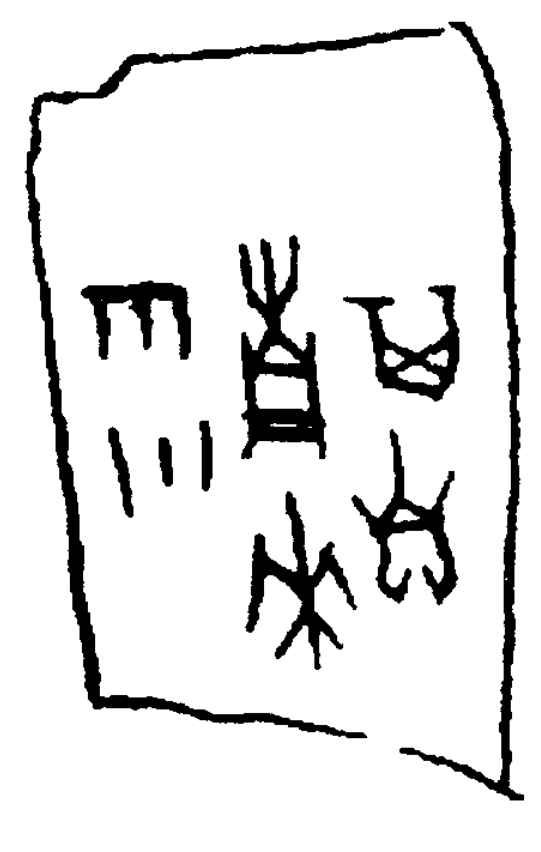
出自北門	詩經邶風北門
出自東方	詩經邶風日月
出自幽谷	儀禮覲禮
入于曲沃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入于幽谷	易經困卦
入于鄭	左傳隱公八年
自上東門入	左傳定公八年
自下門入	儀禮聘禮
自其竇入	左傳襄公廿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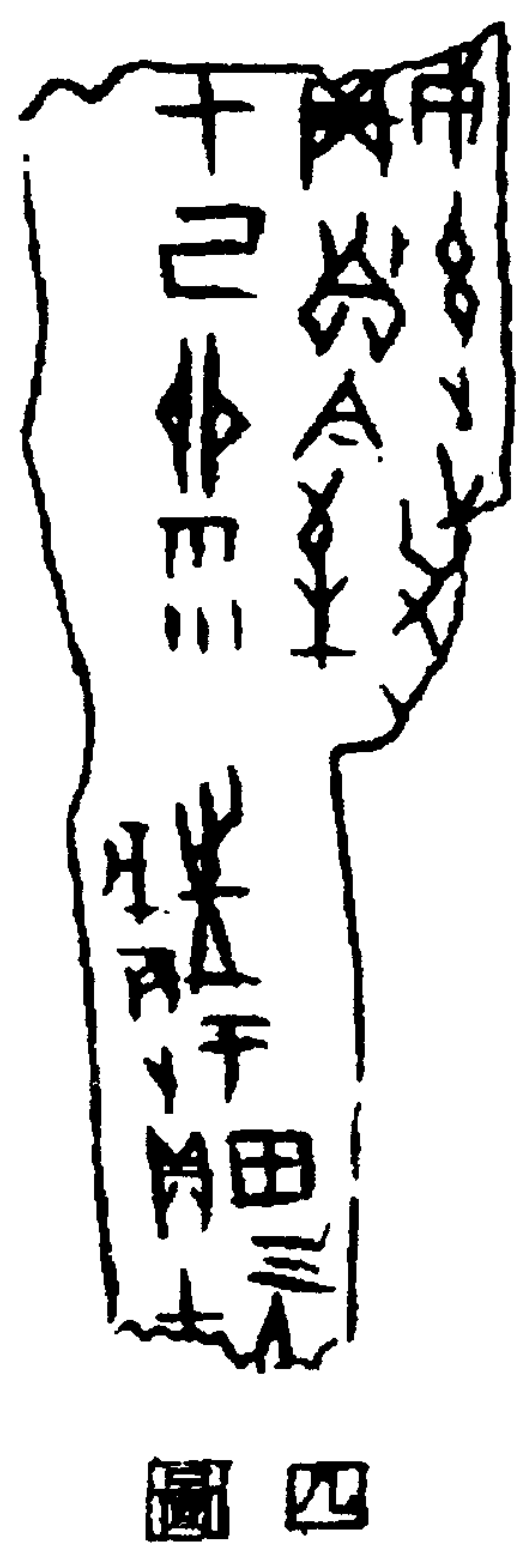
其語法雷同若此，然則以卜辭「出自」下之字爲地名，固信而有徵也。故余謂侯二九當讀「出自卜」，卜乃地名，非動詞，非王親卜之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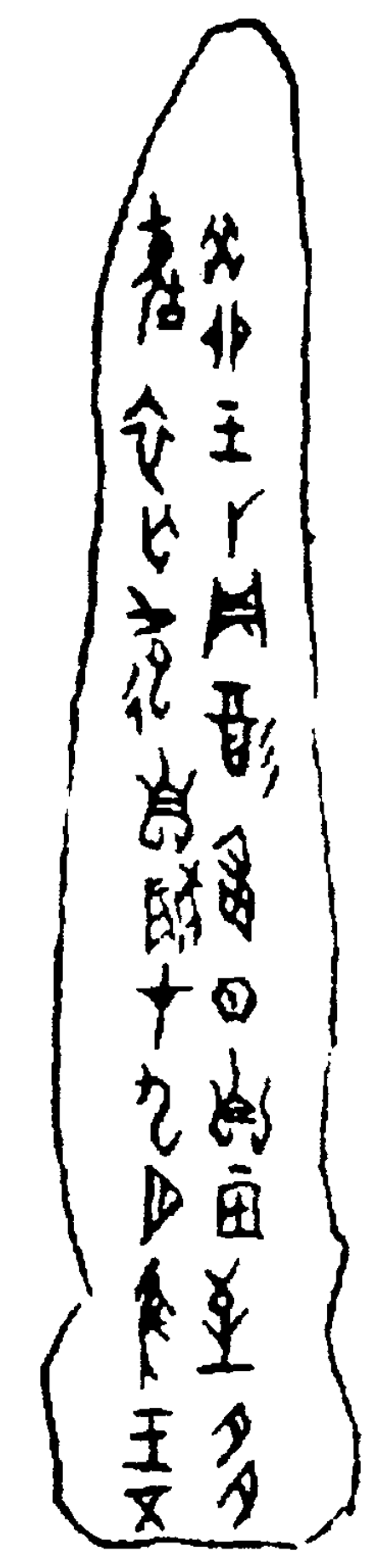
此卜或讀作「外」，蓋鑑於卜辭之「卜丙」、「卜壬」，即史記之外丙、外壬也。卜是否讀爲外，不敢遽裁，存以待考。然無論讀爲卜抑讀爲外，皆爲地名，則可斷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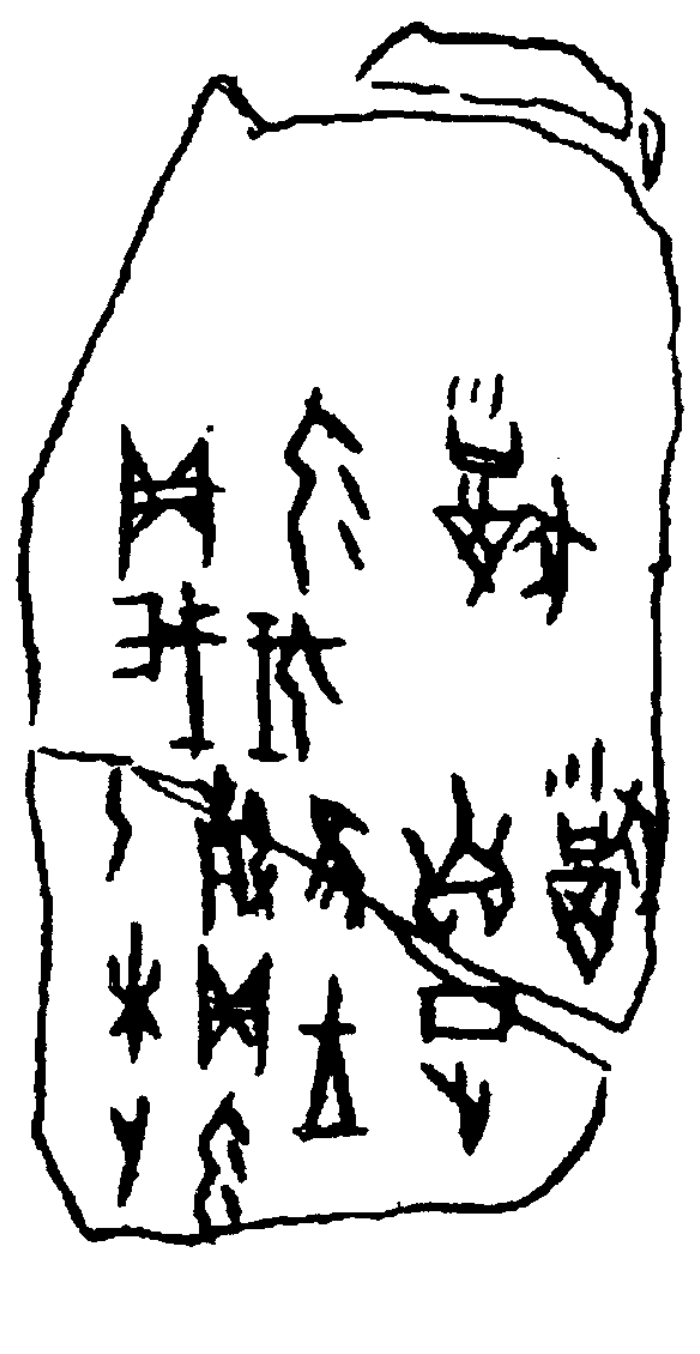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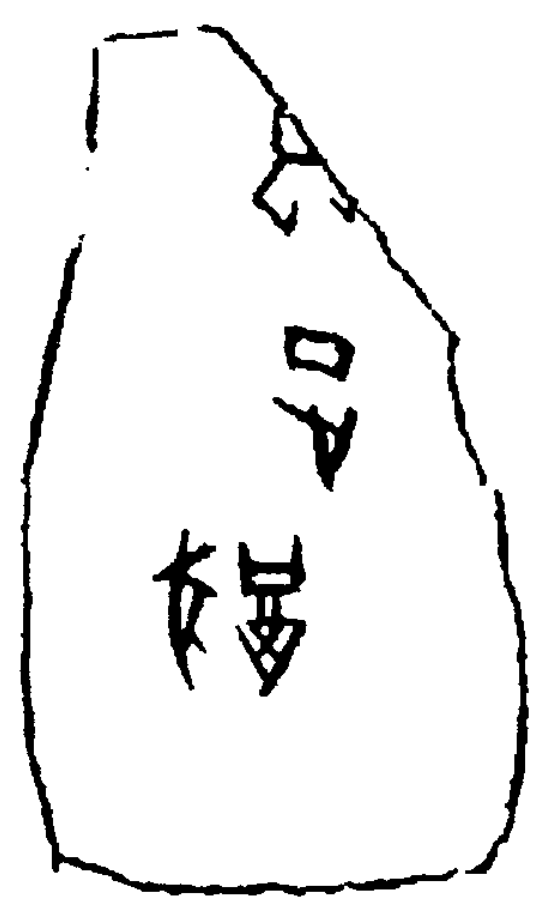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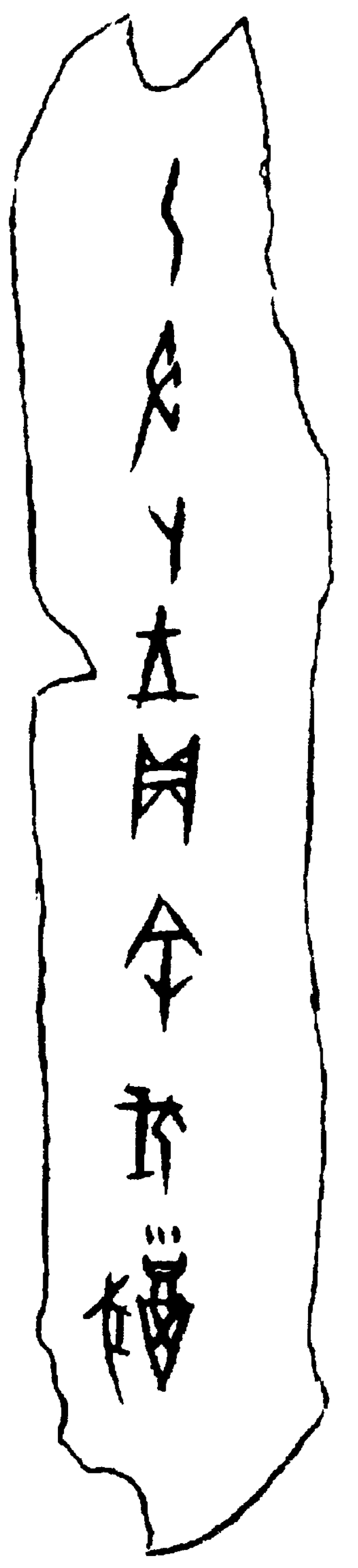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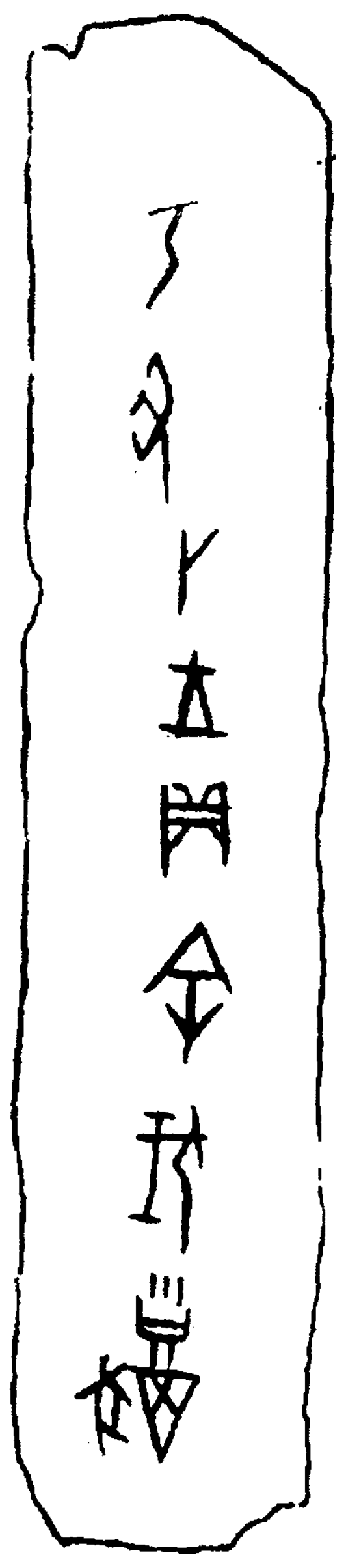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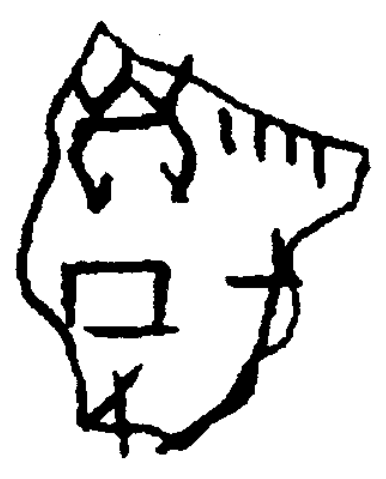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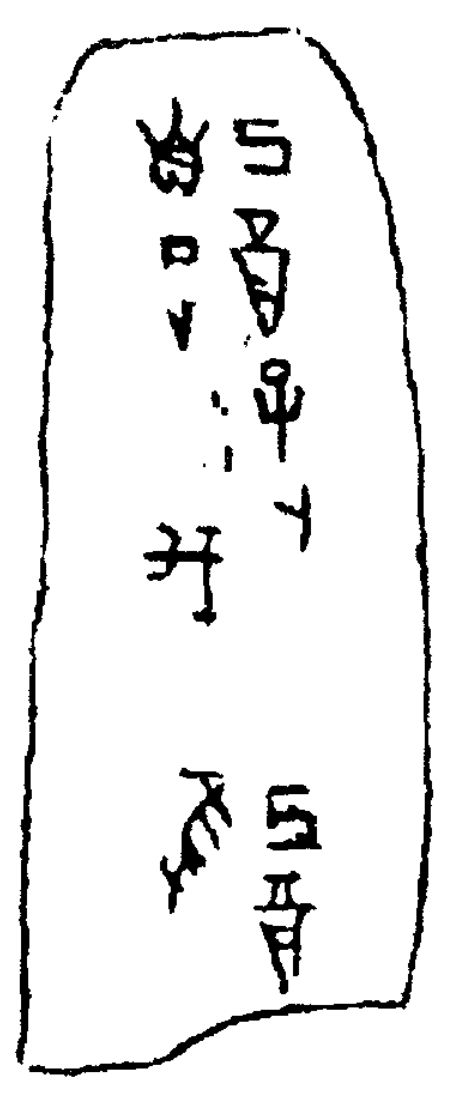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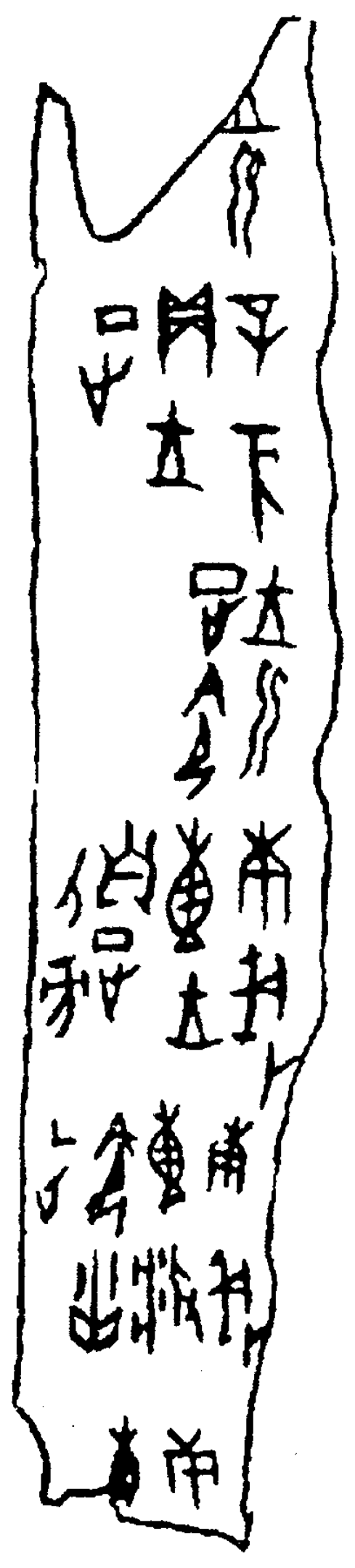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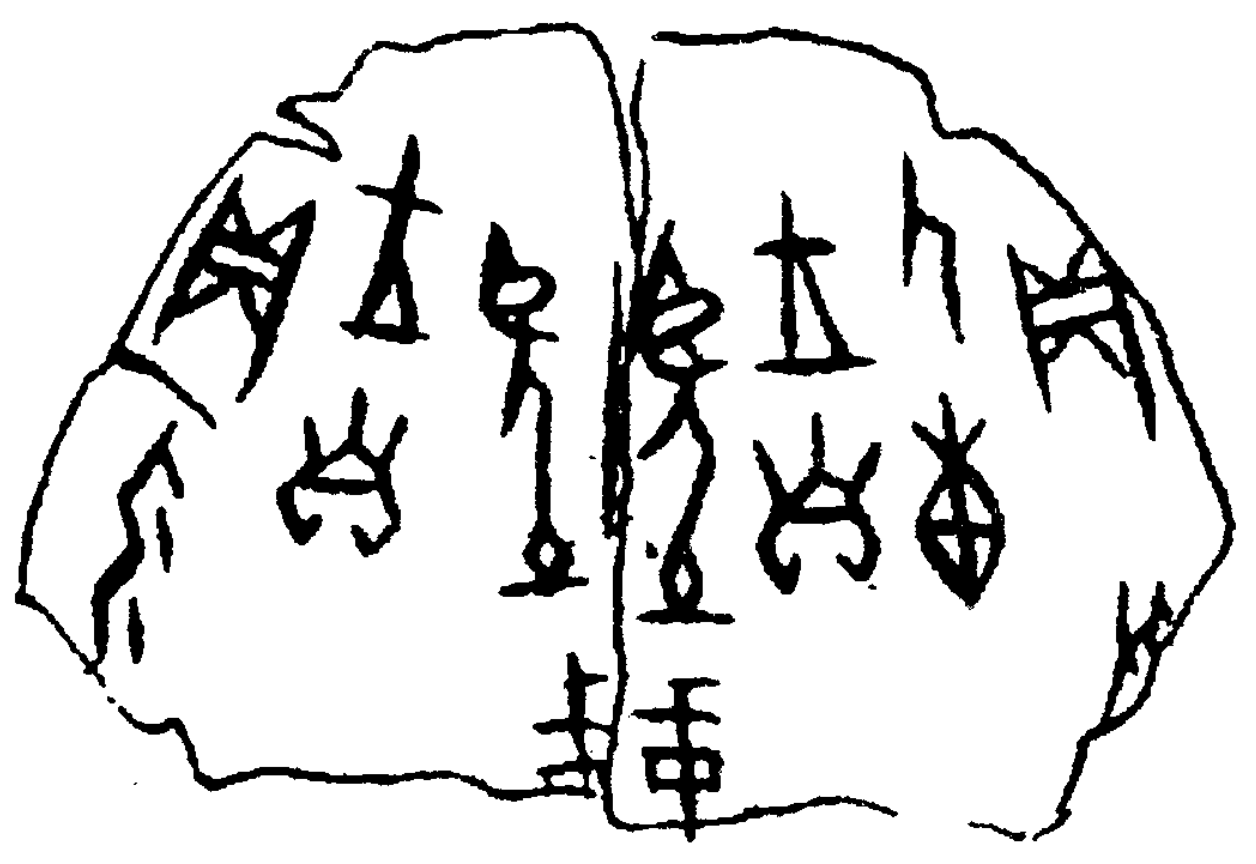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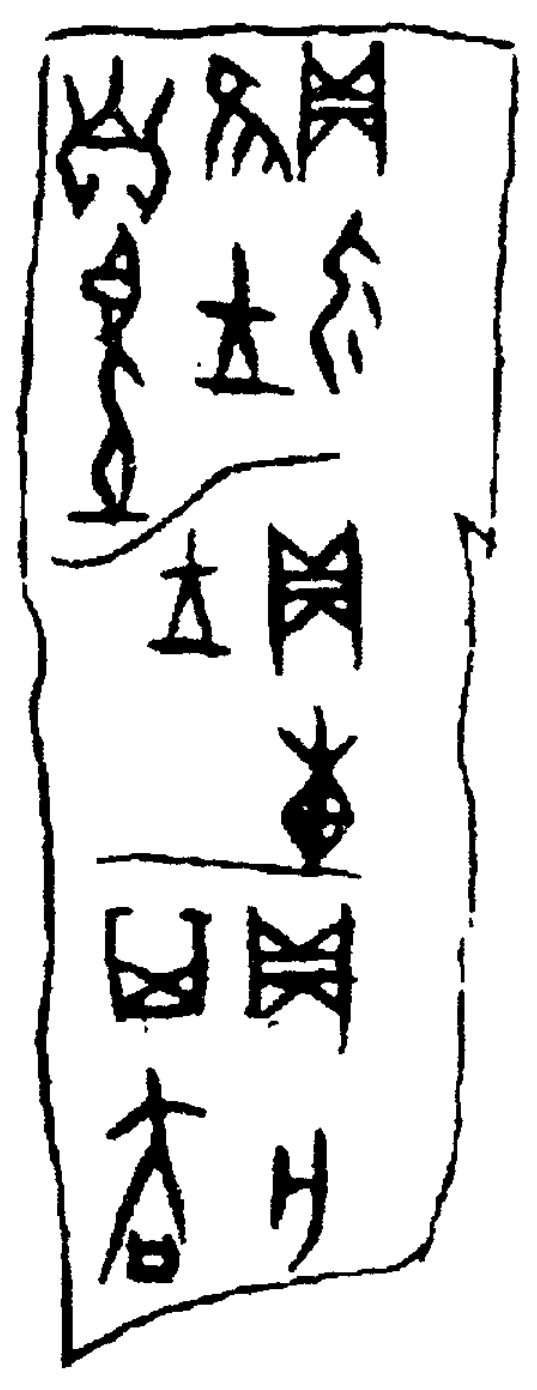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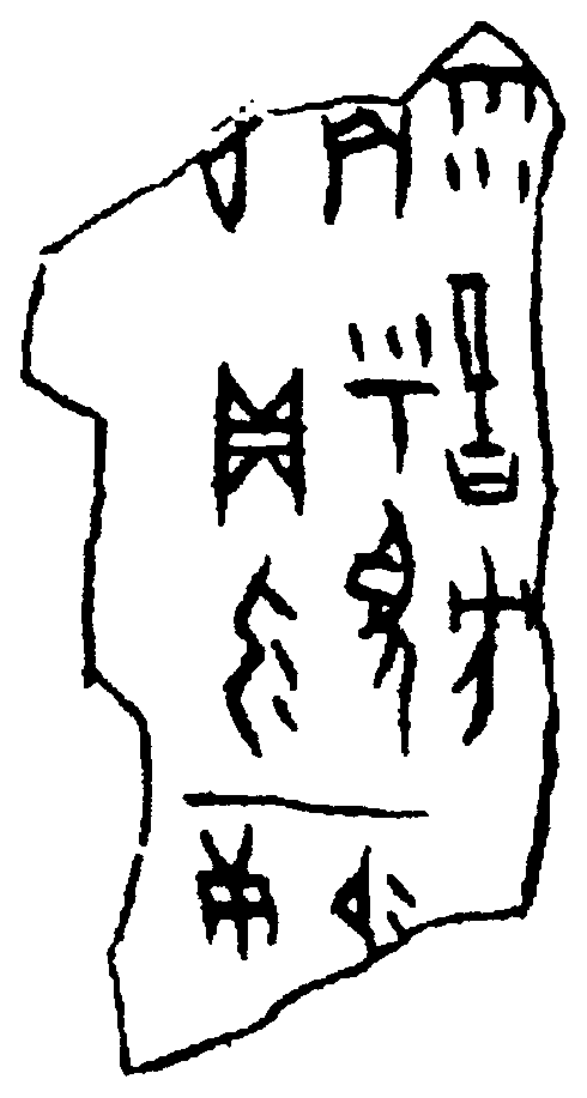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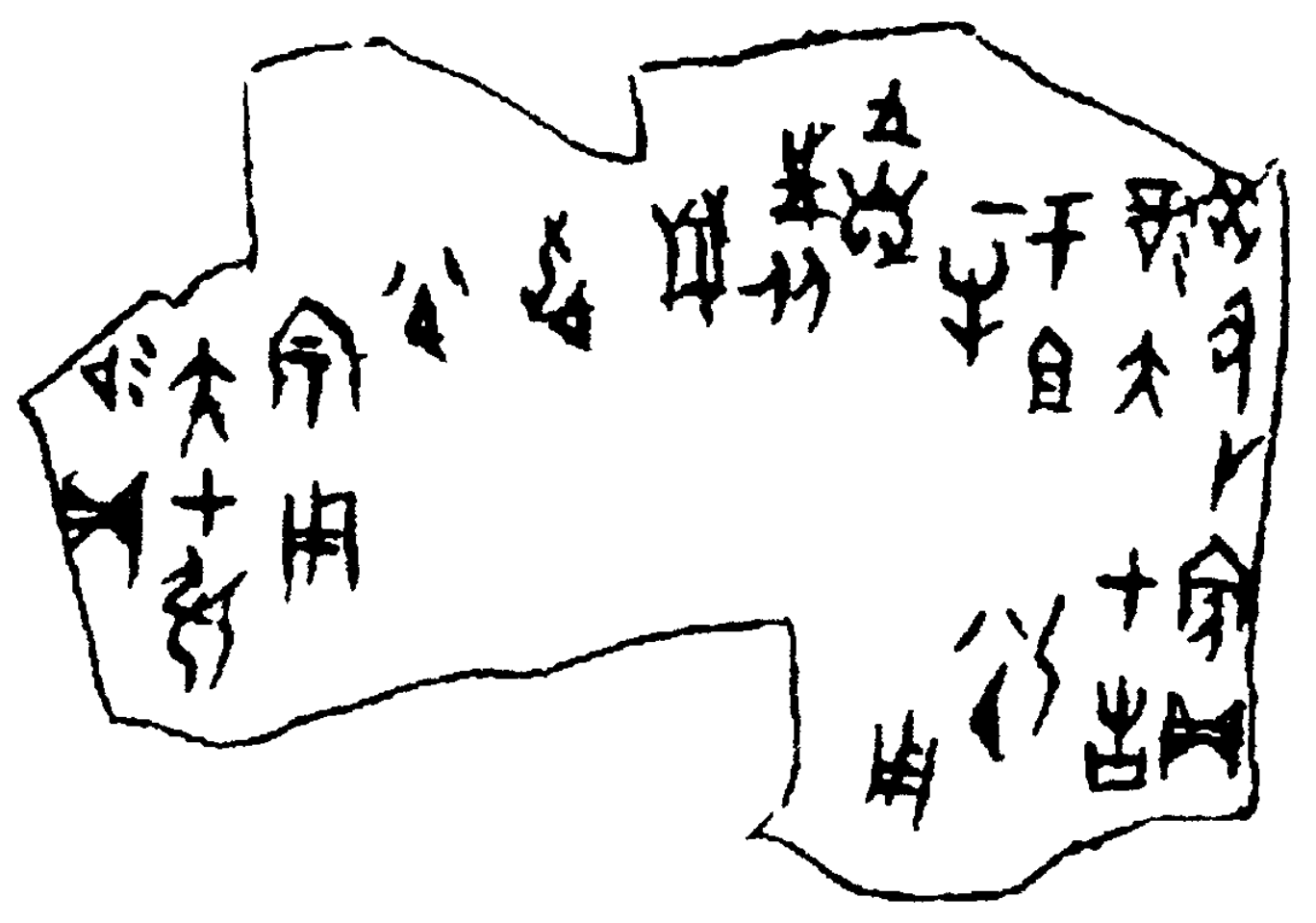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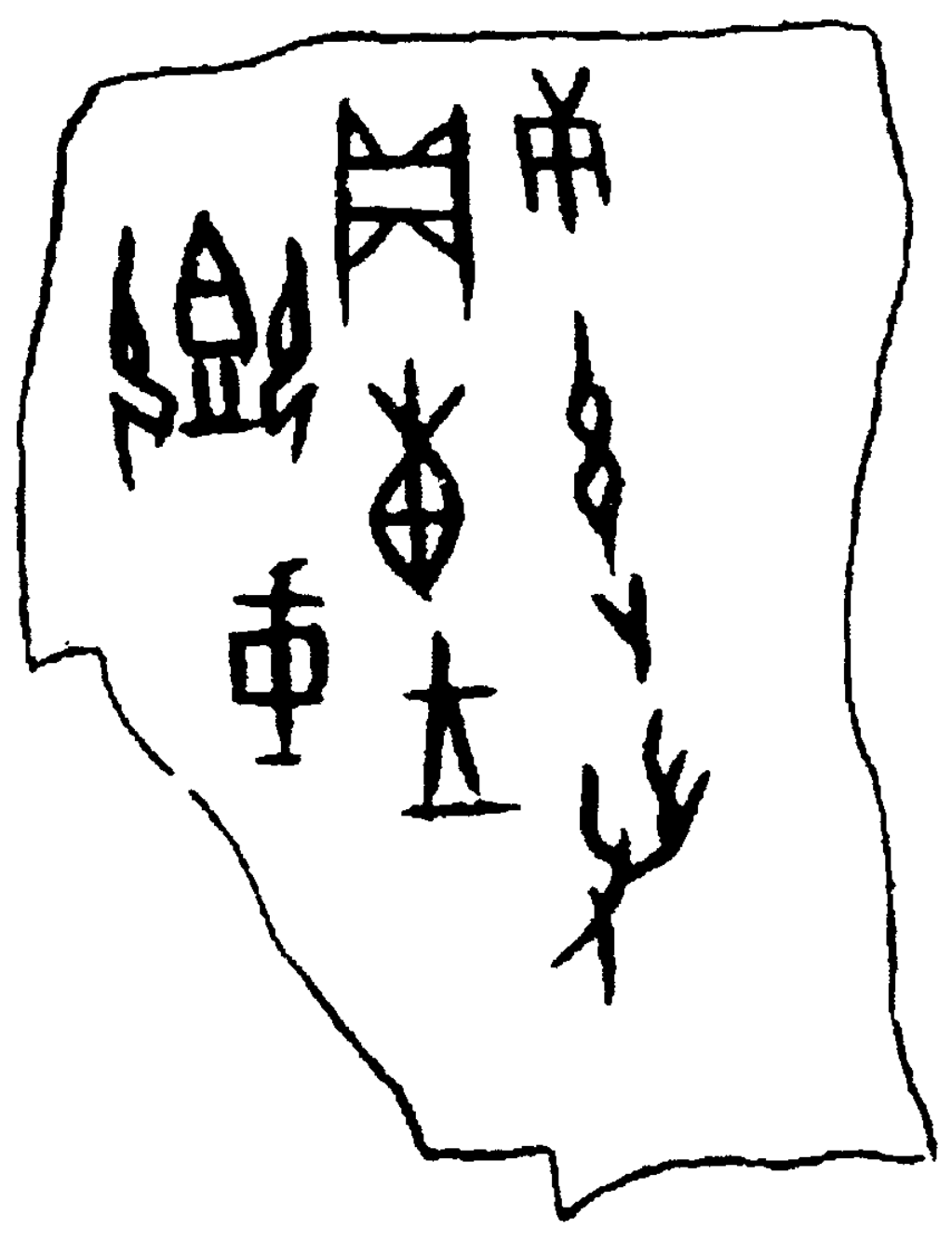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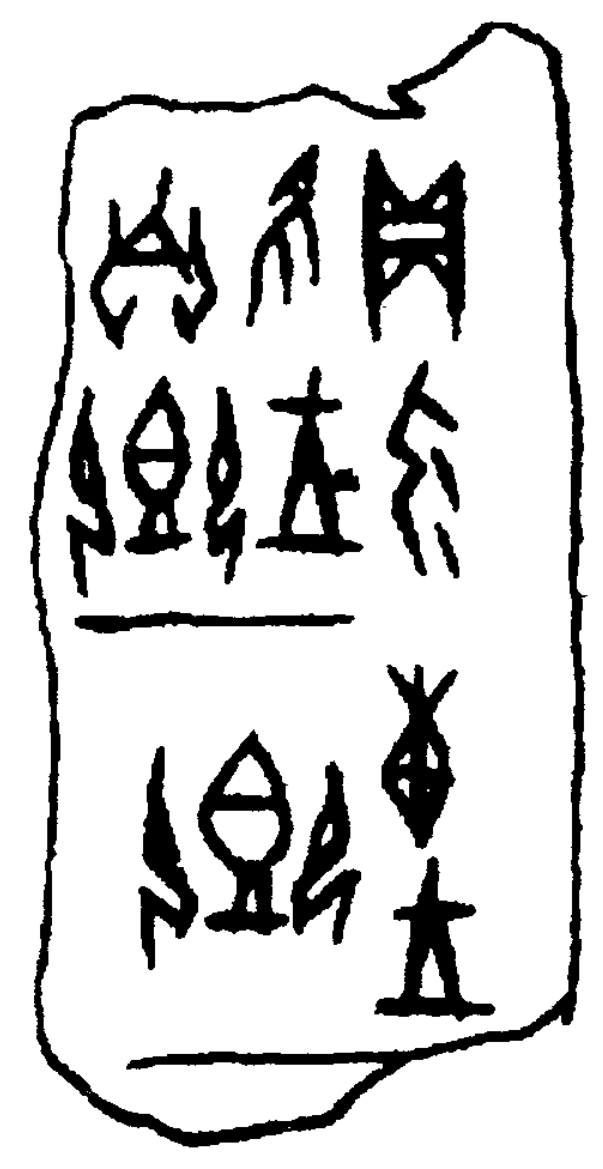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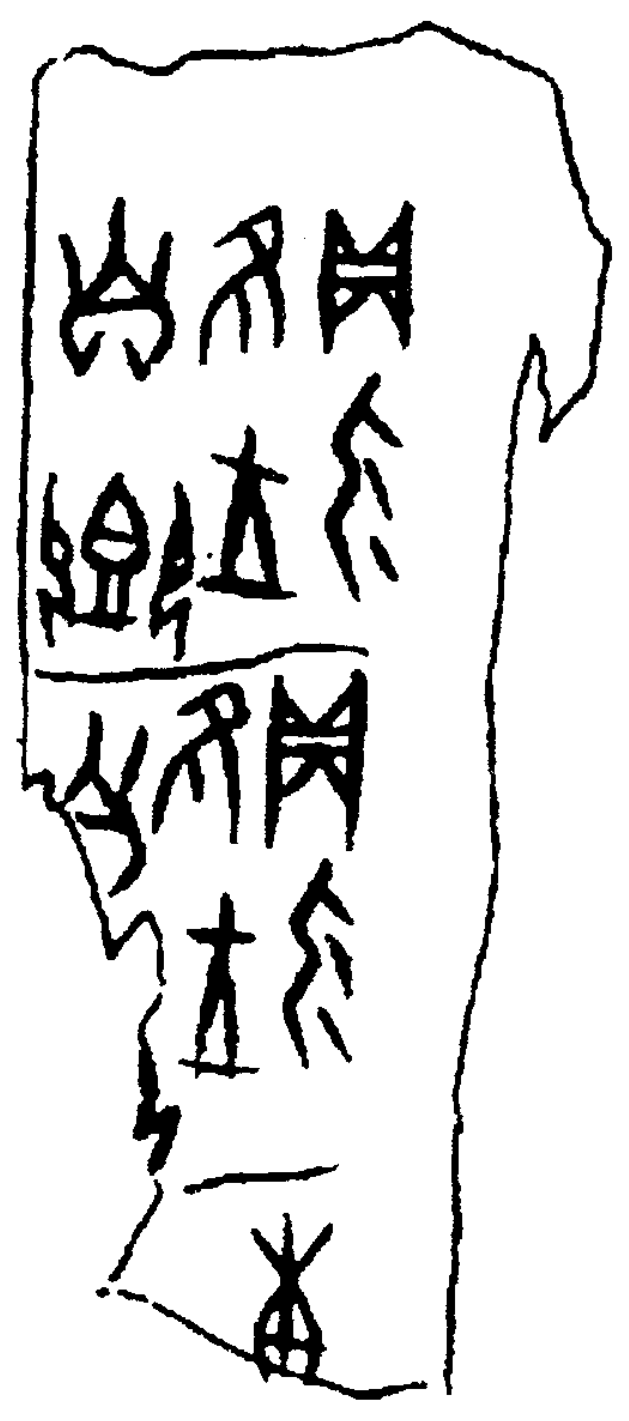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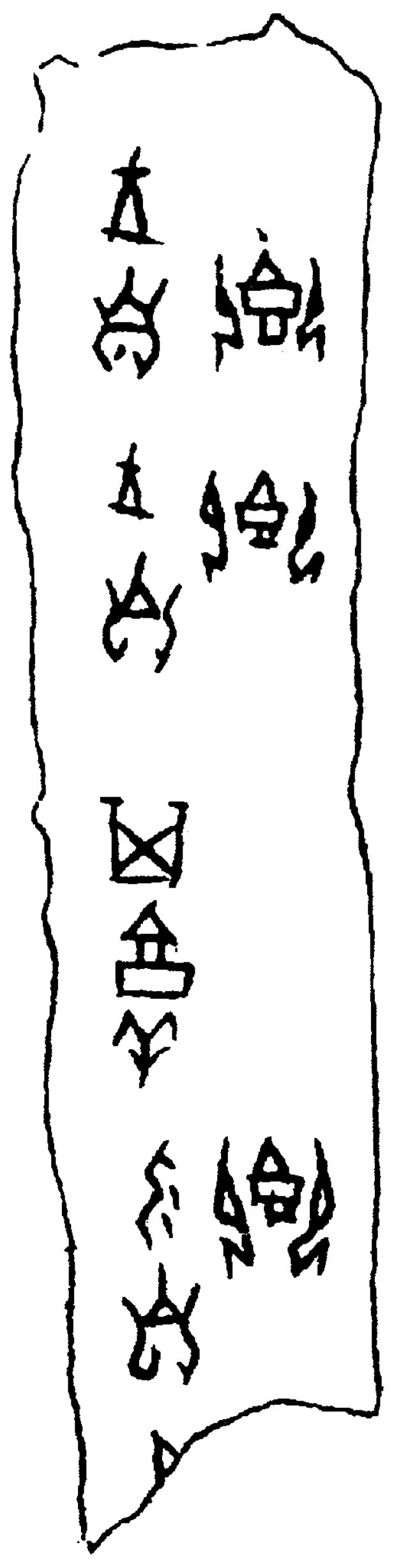

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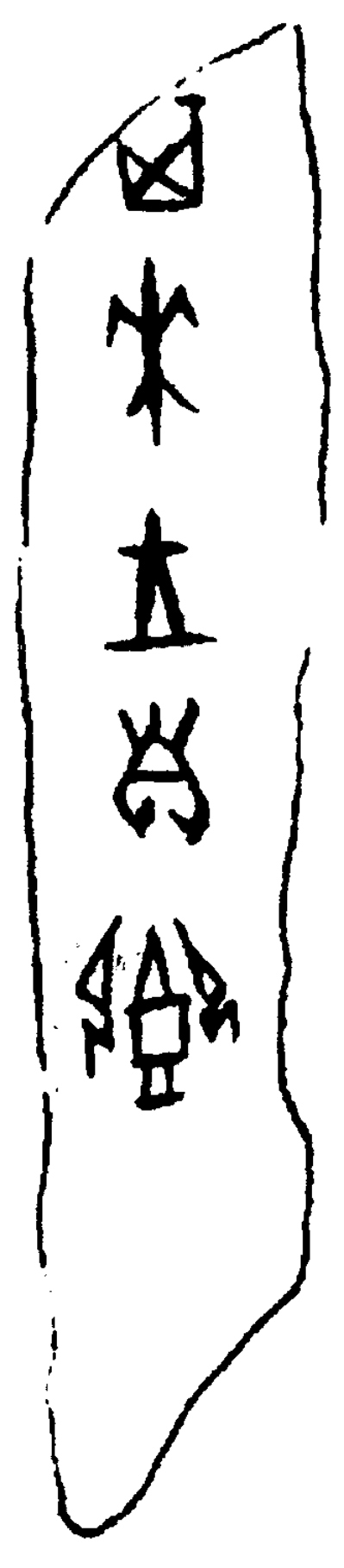

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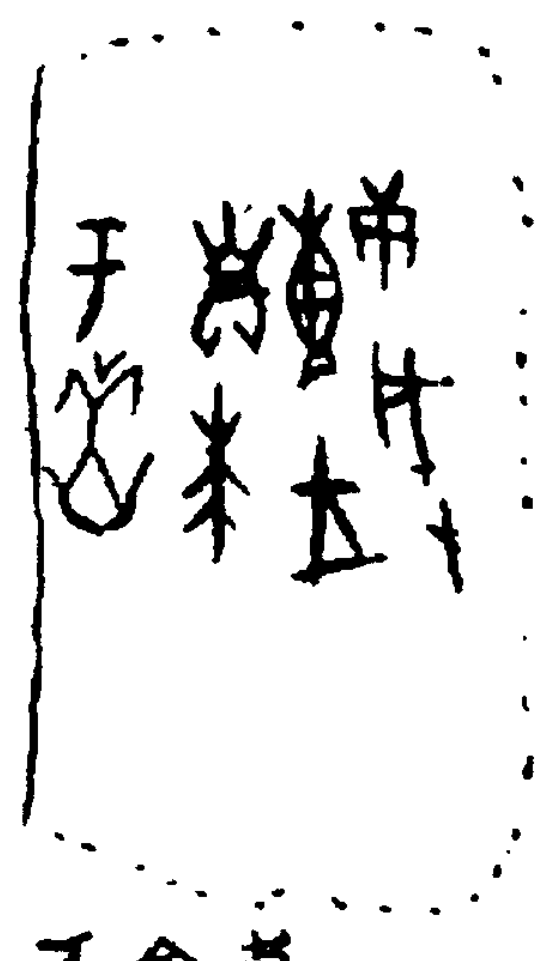

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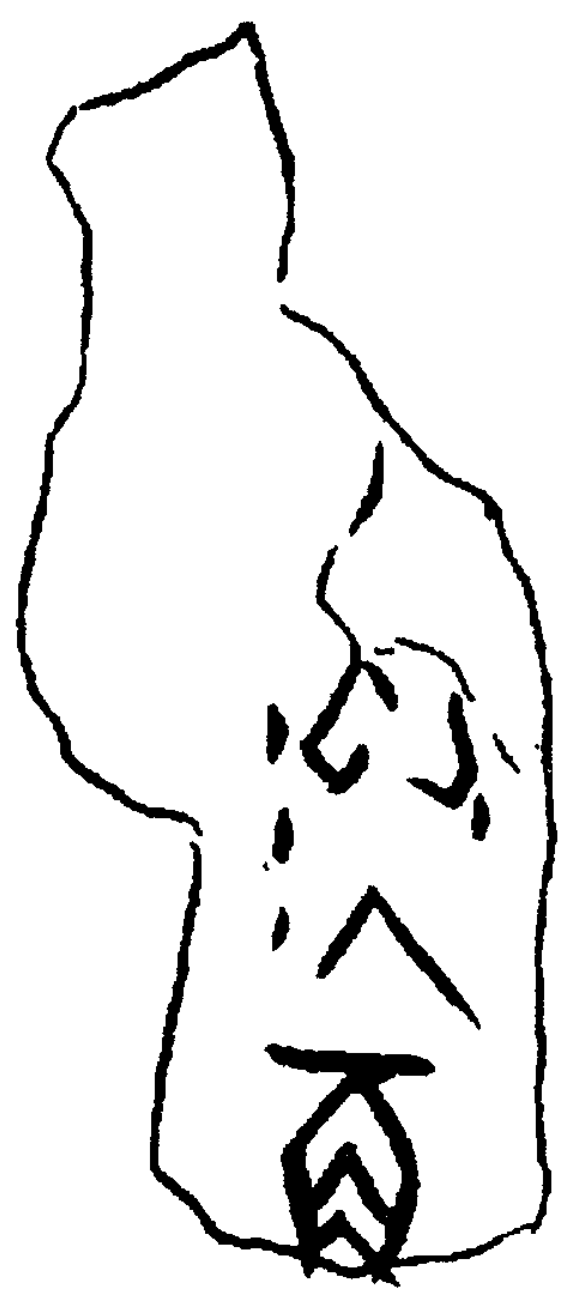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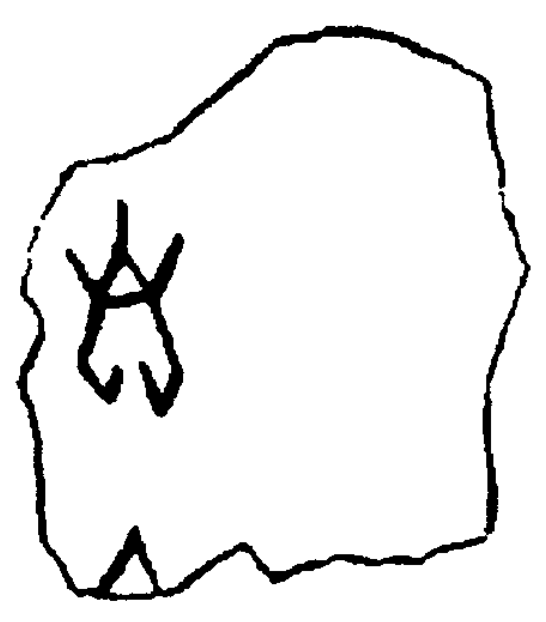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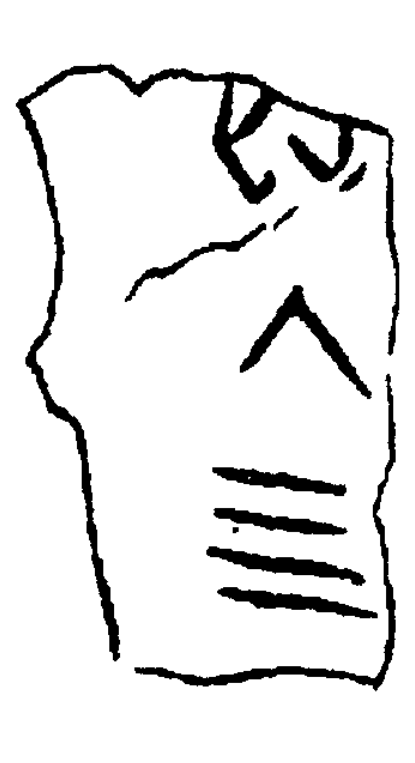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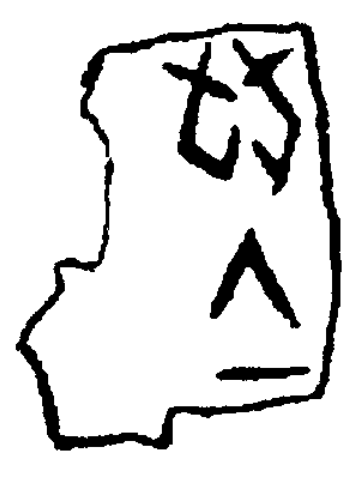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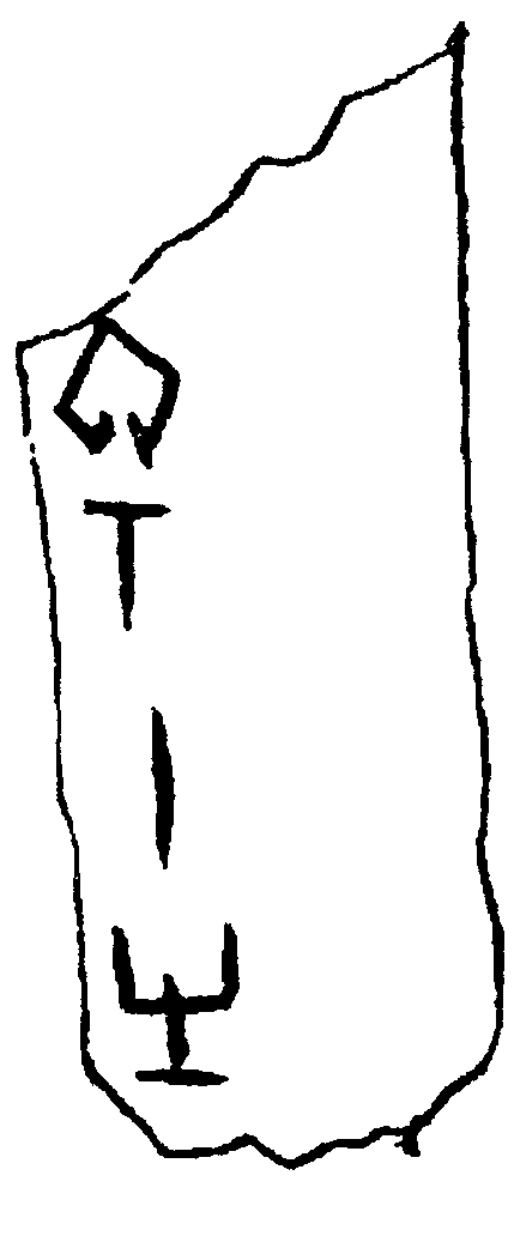

不全摹
圖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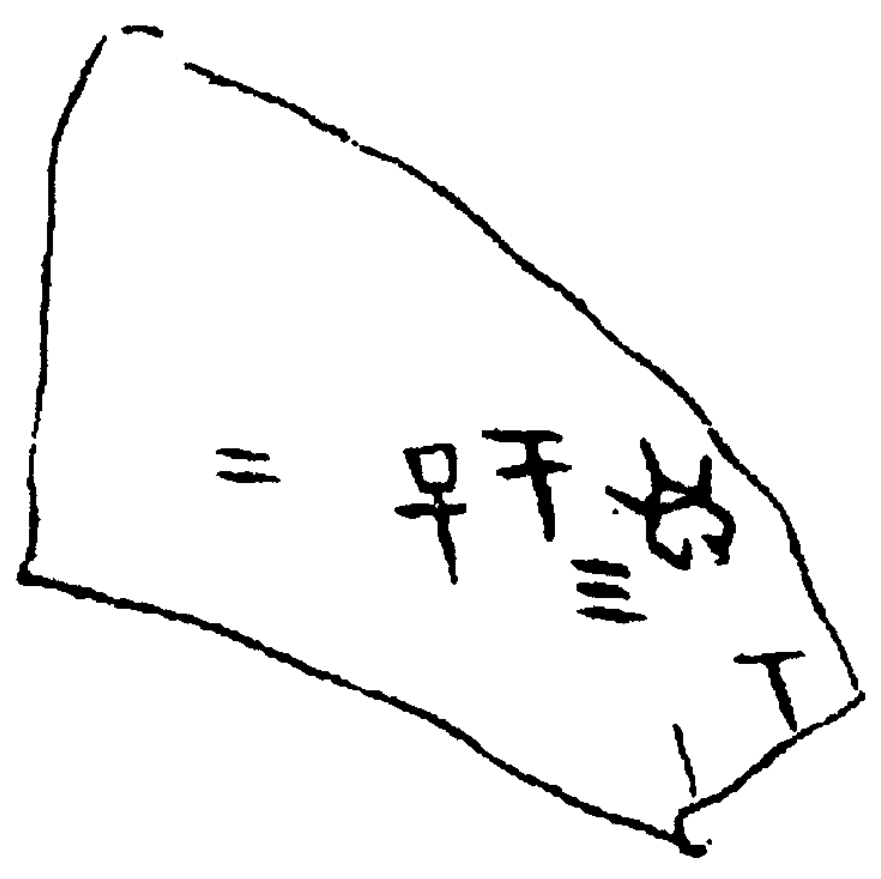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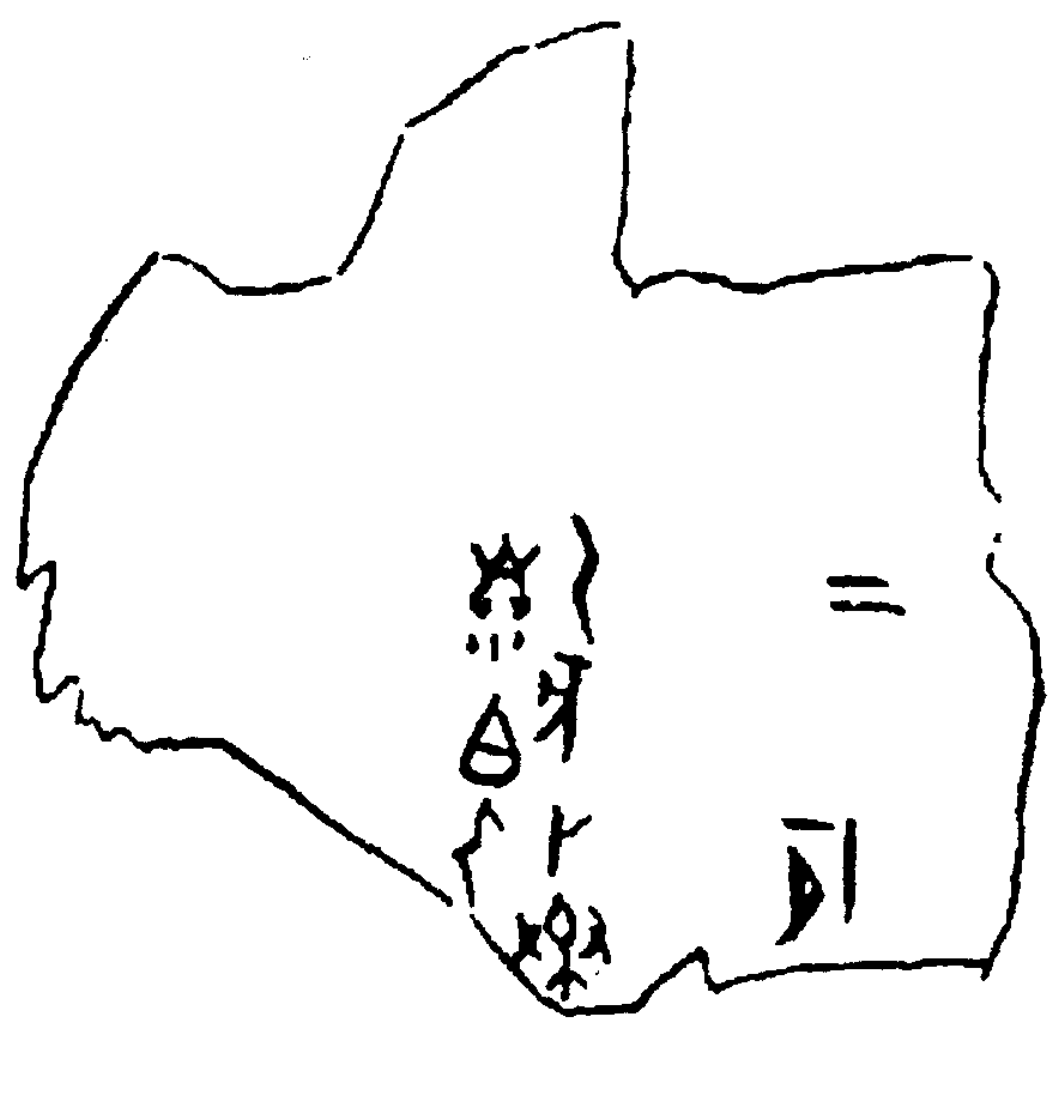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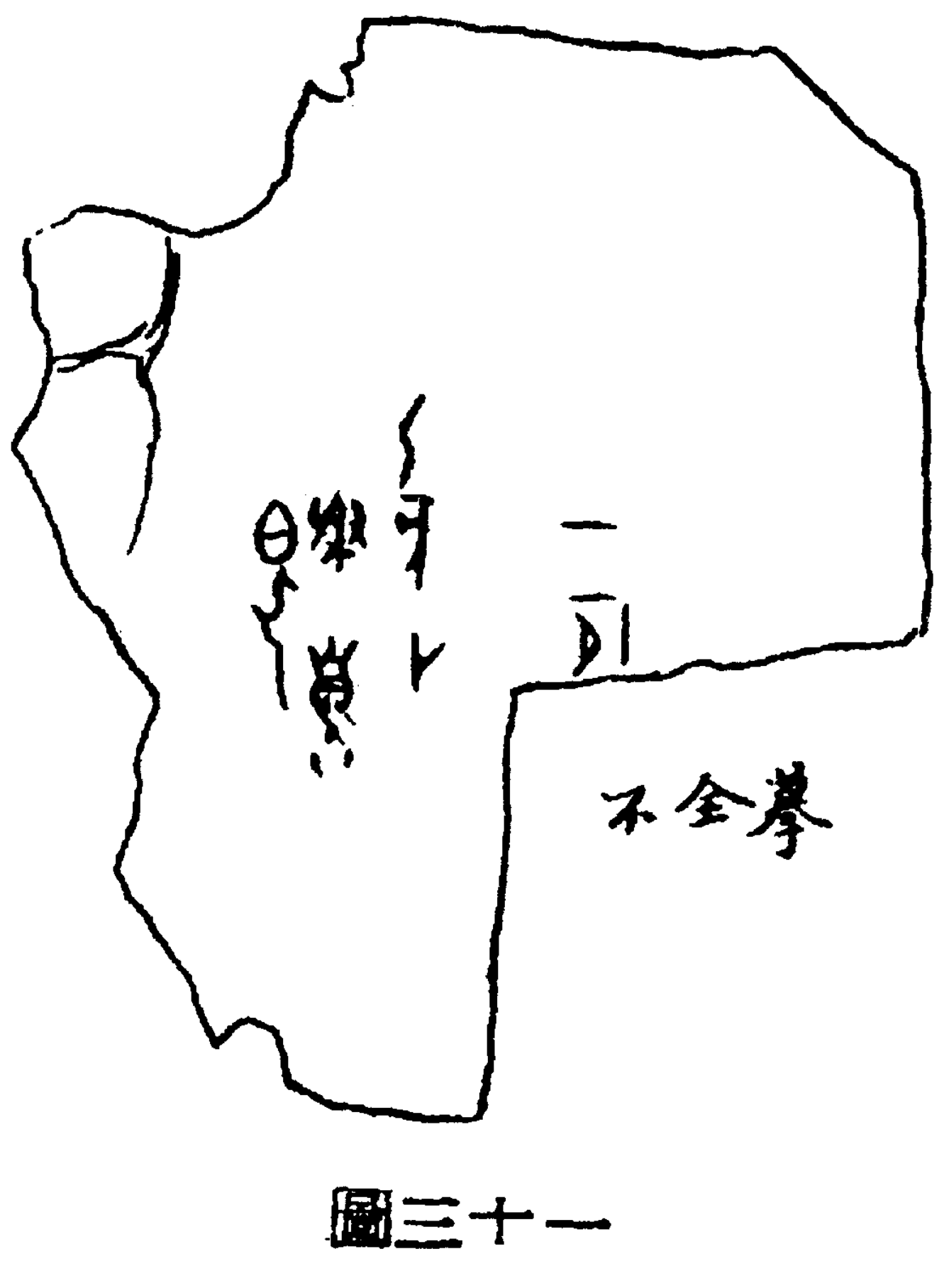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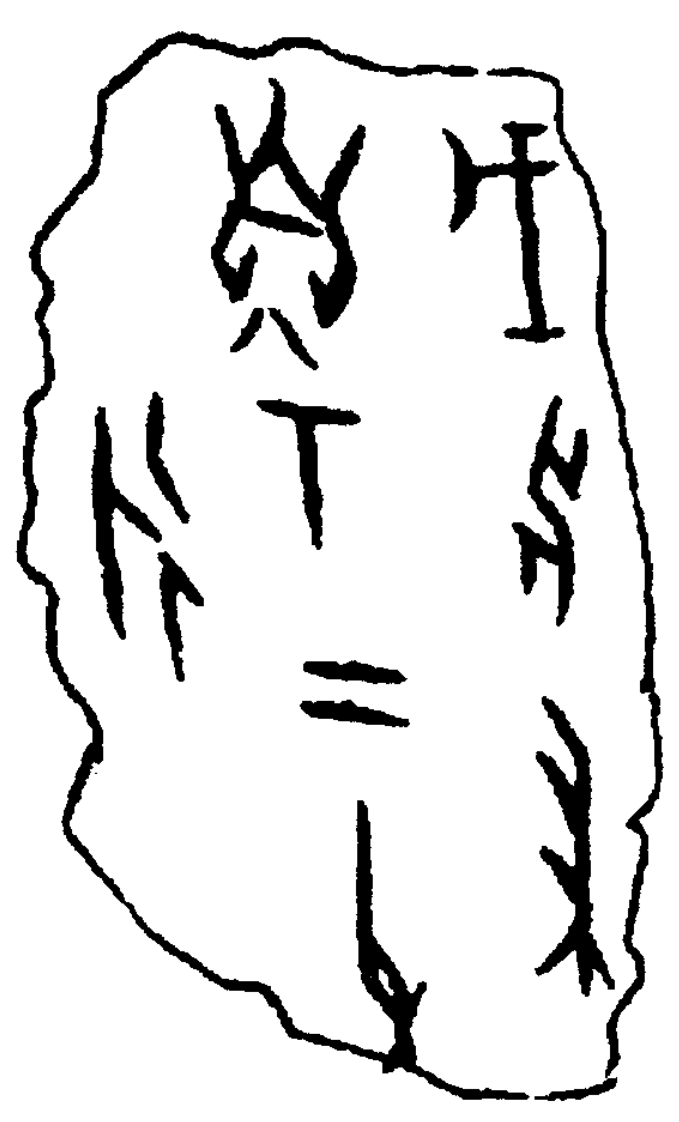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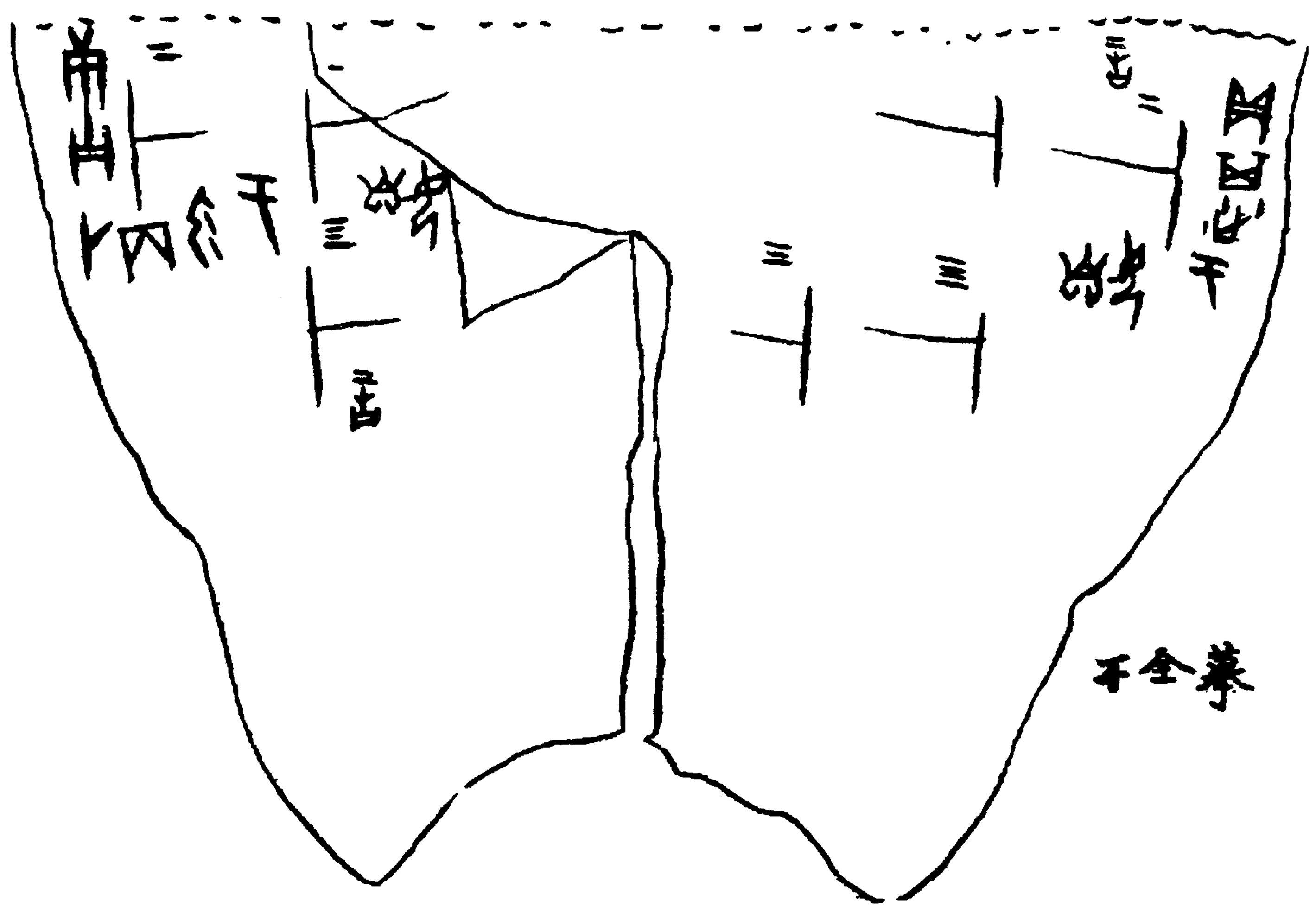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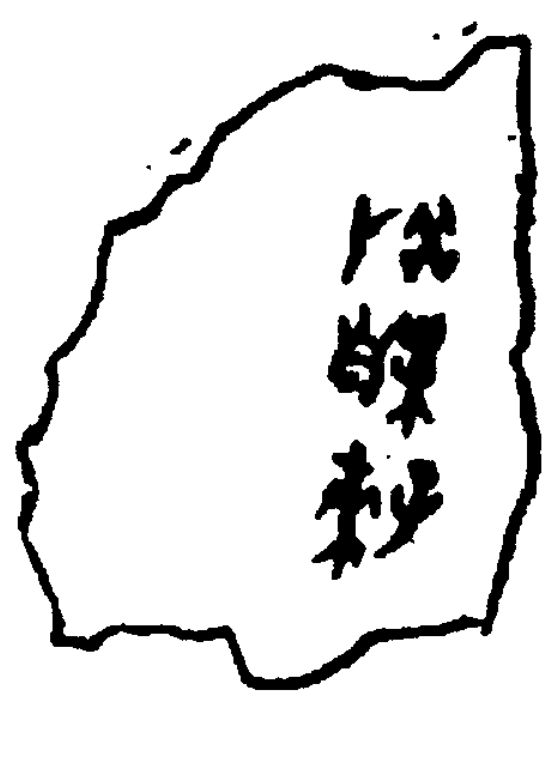

圖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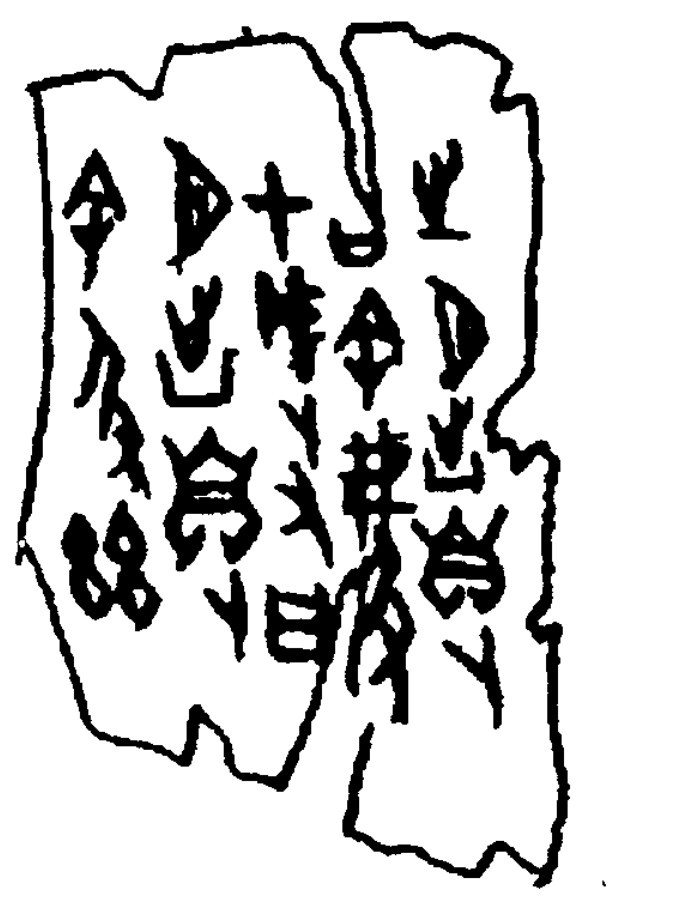

圖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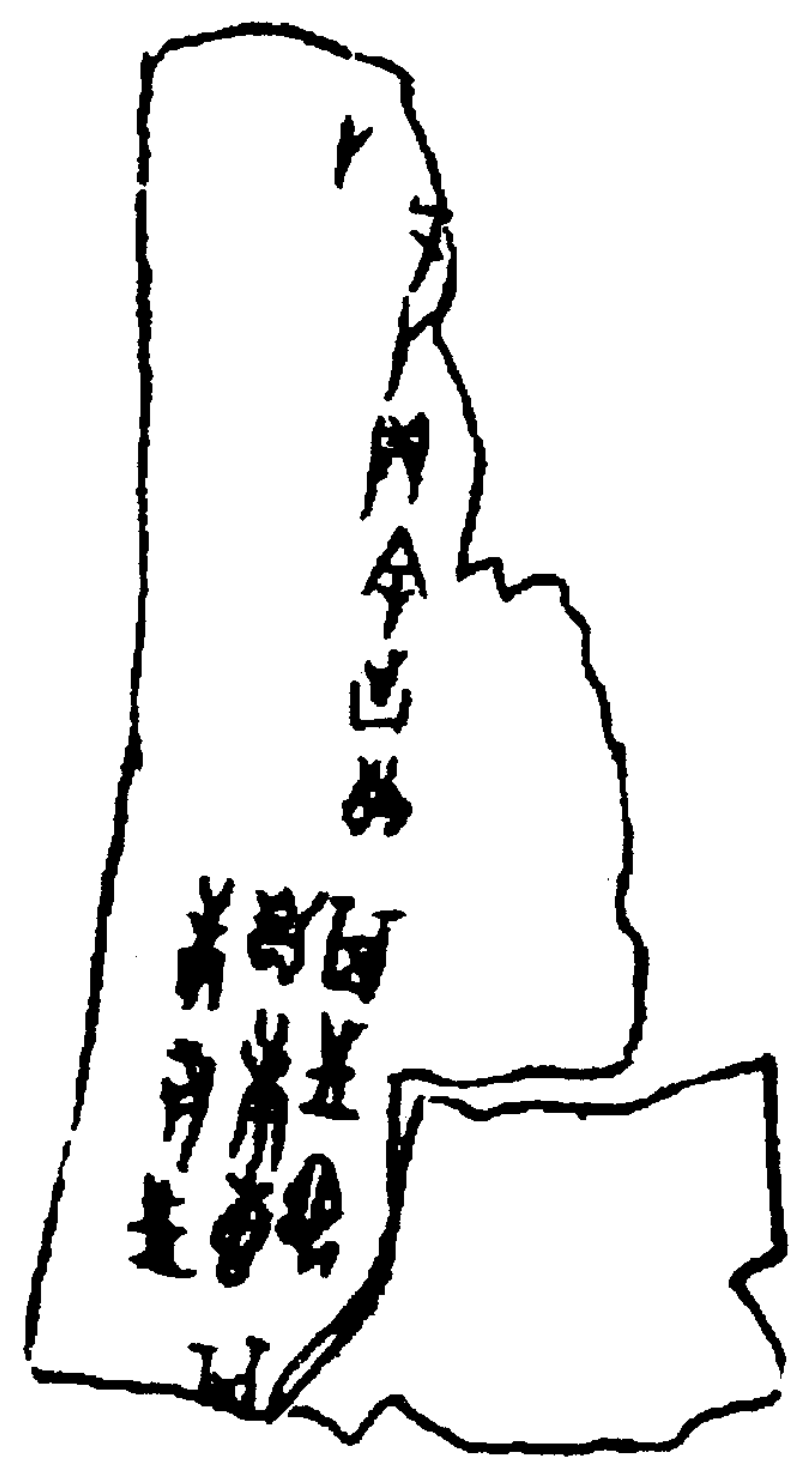

不全摹
圖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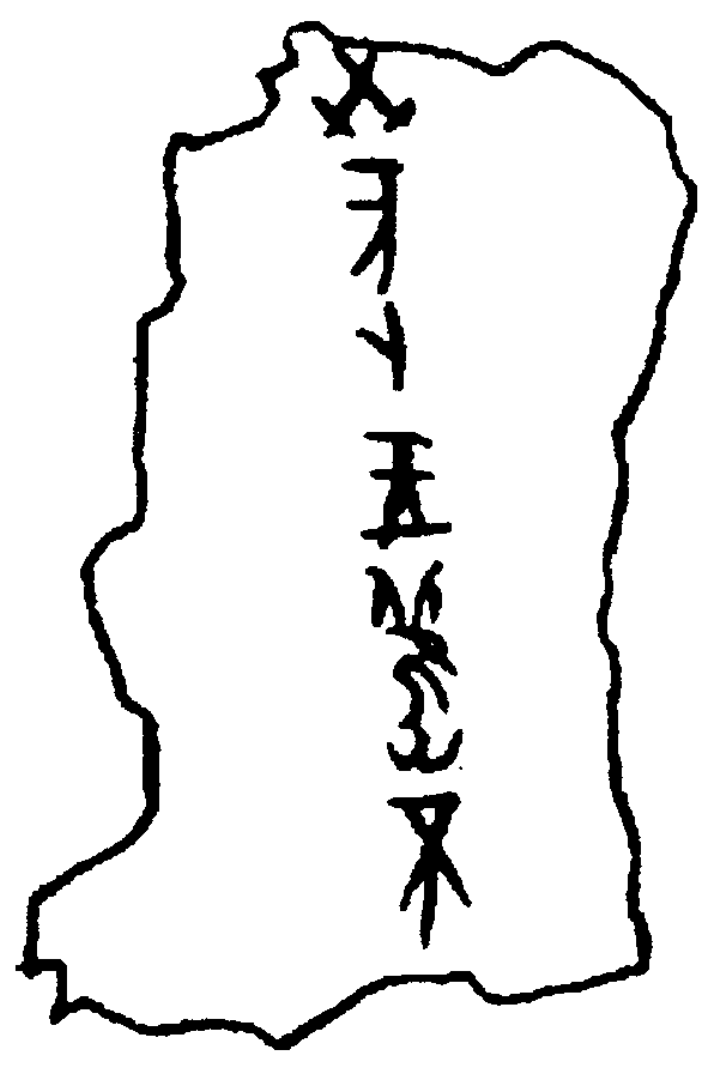

圖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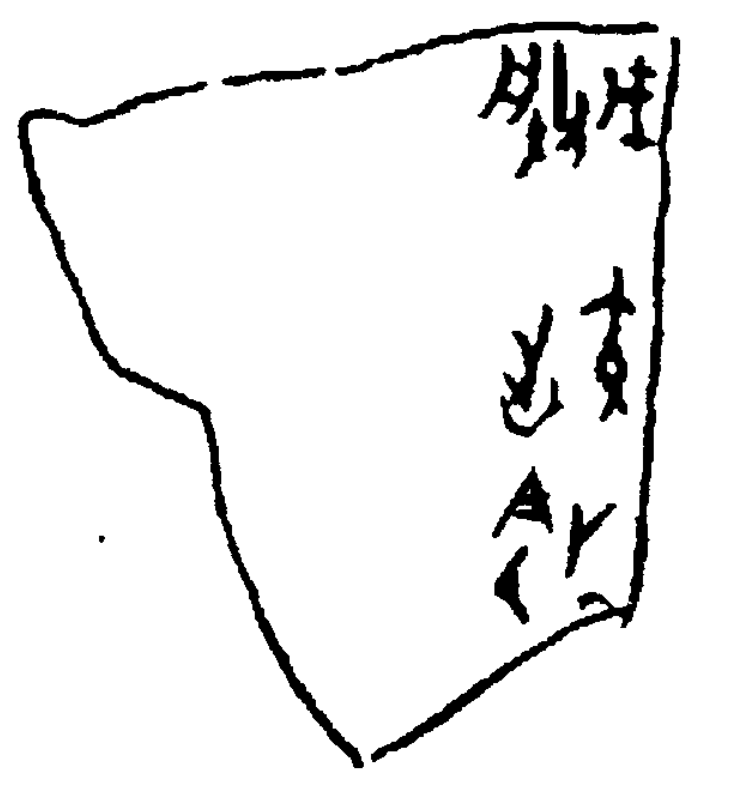

不全摹
圖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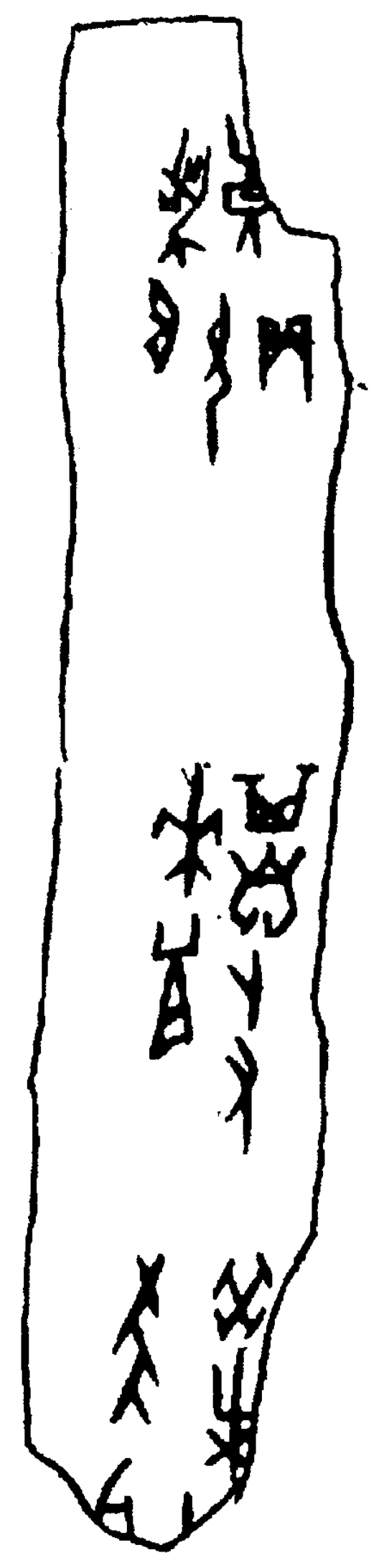

圖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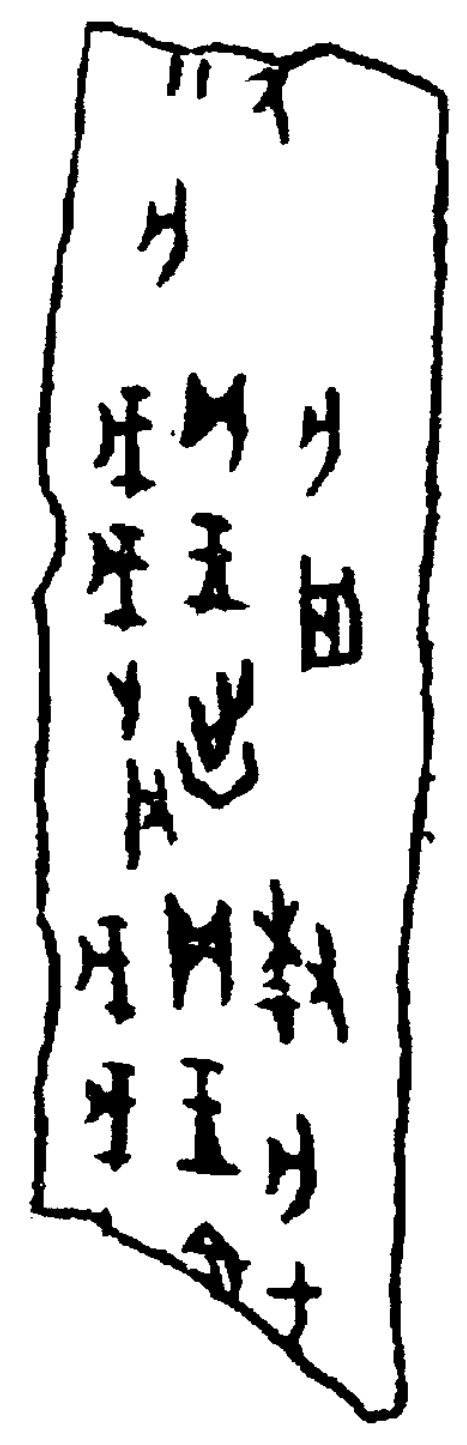

圖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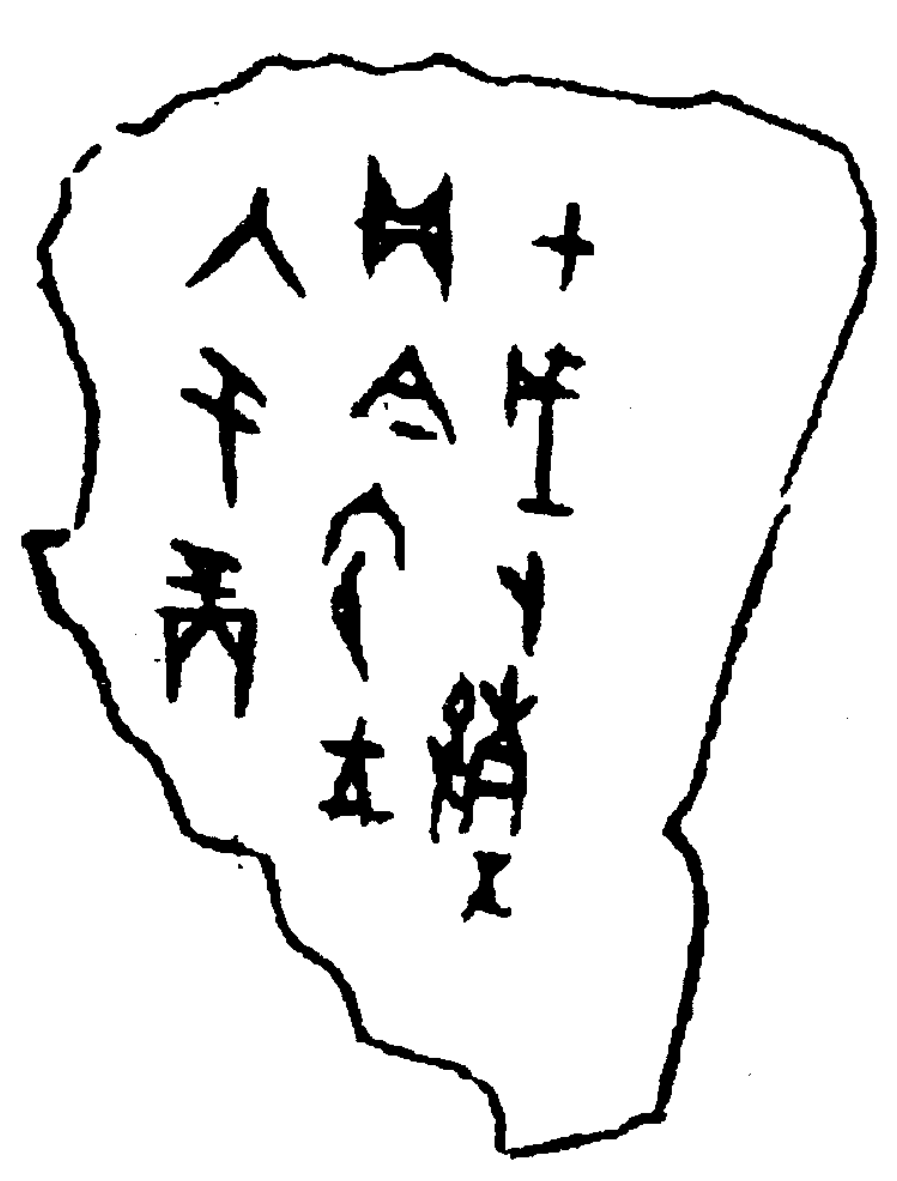

圖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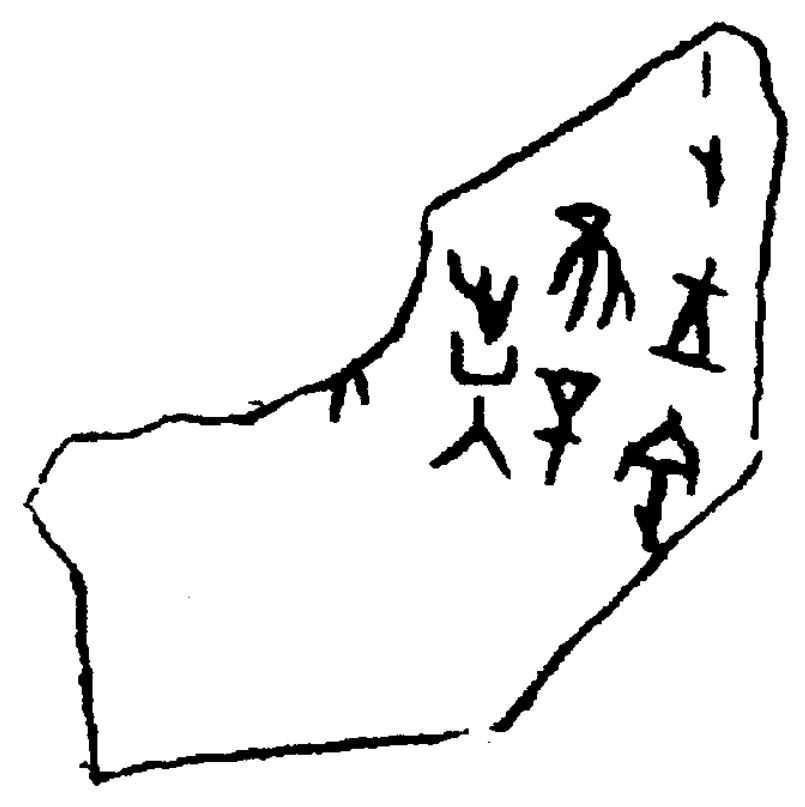

圖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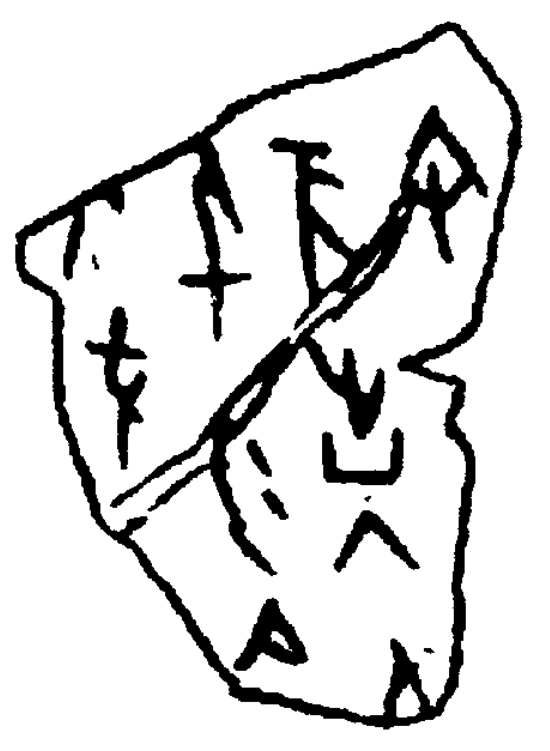

圖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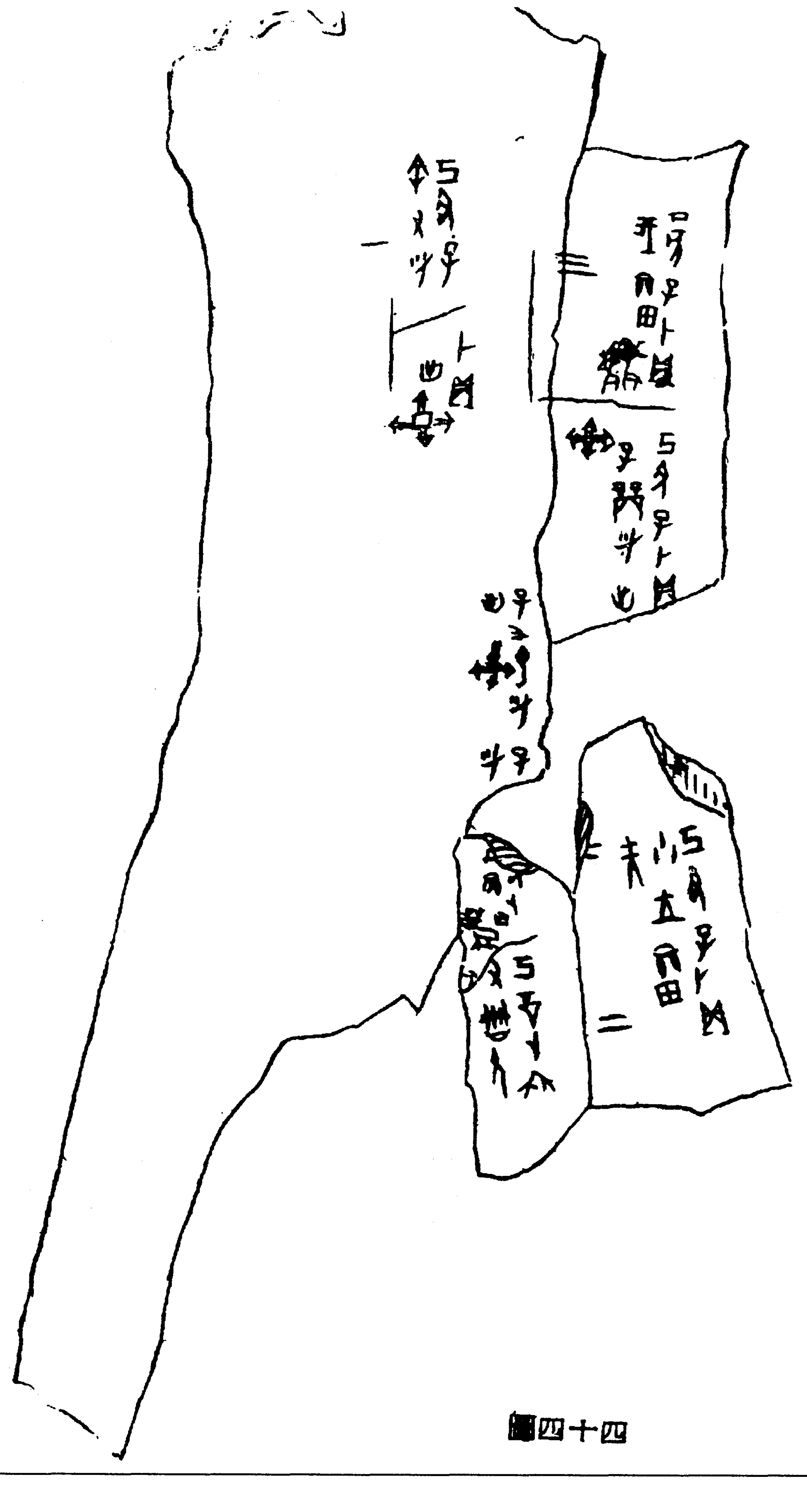

圖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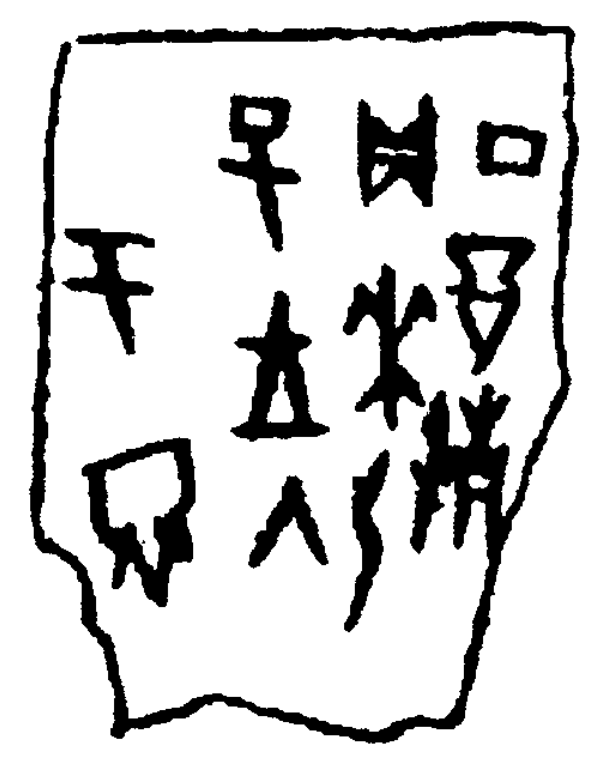

圖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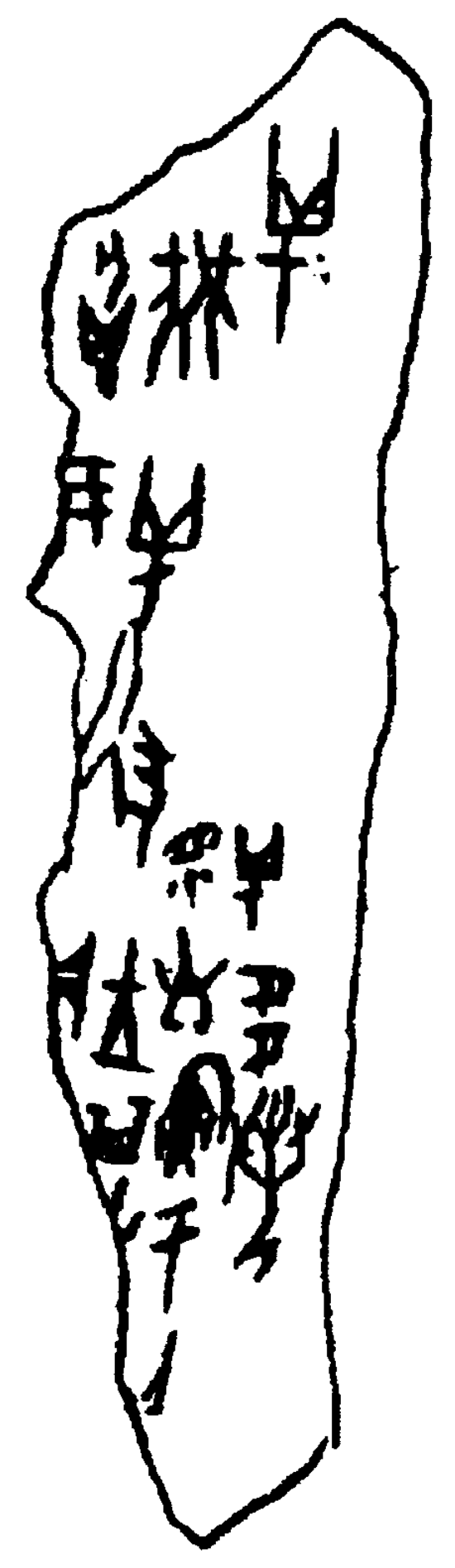

圖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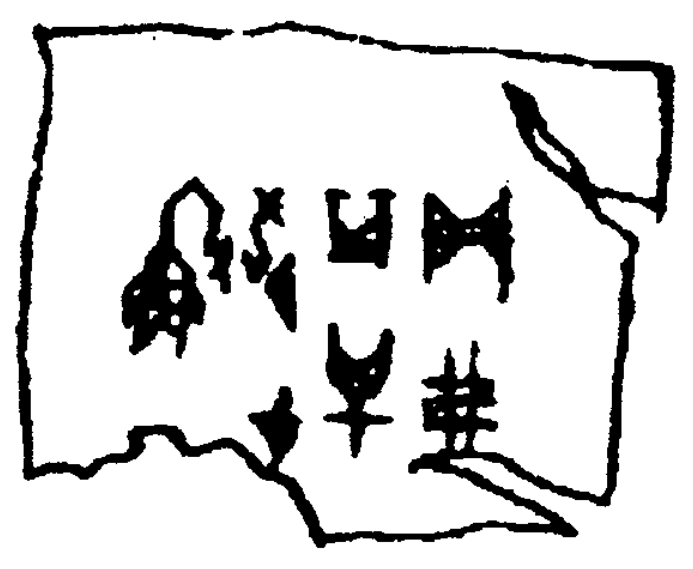

圖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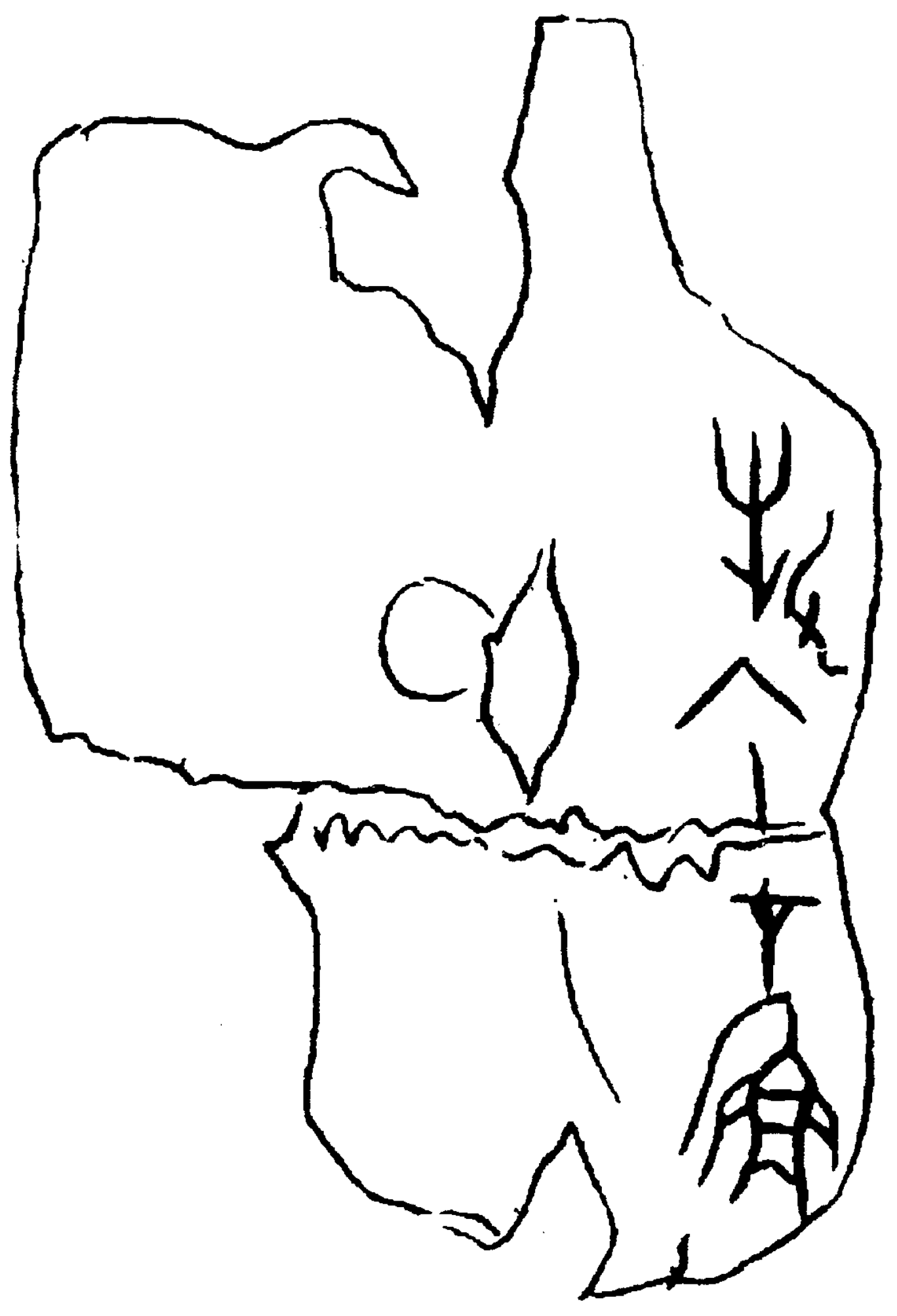

圖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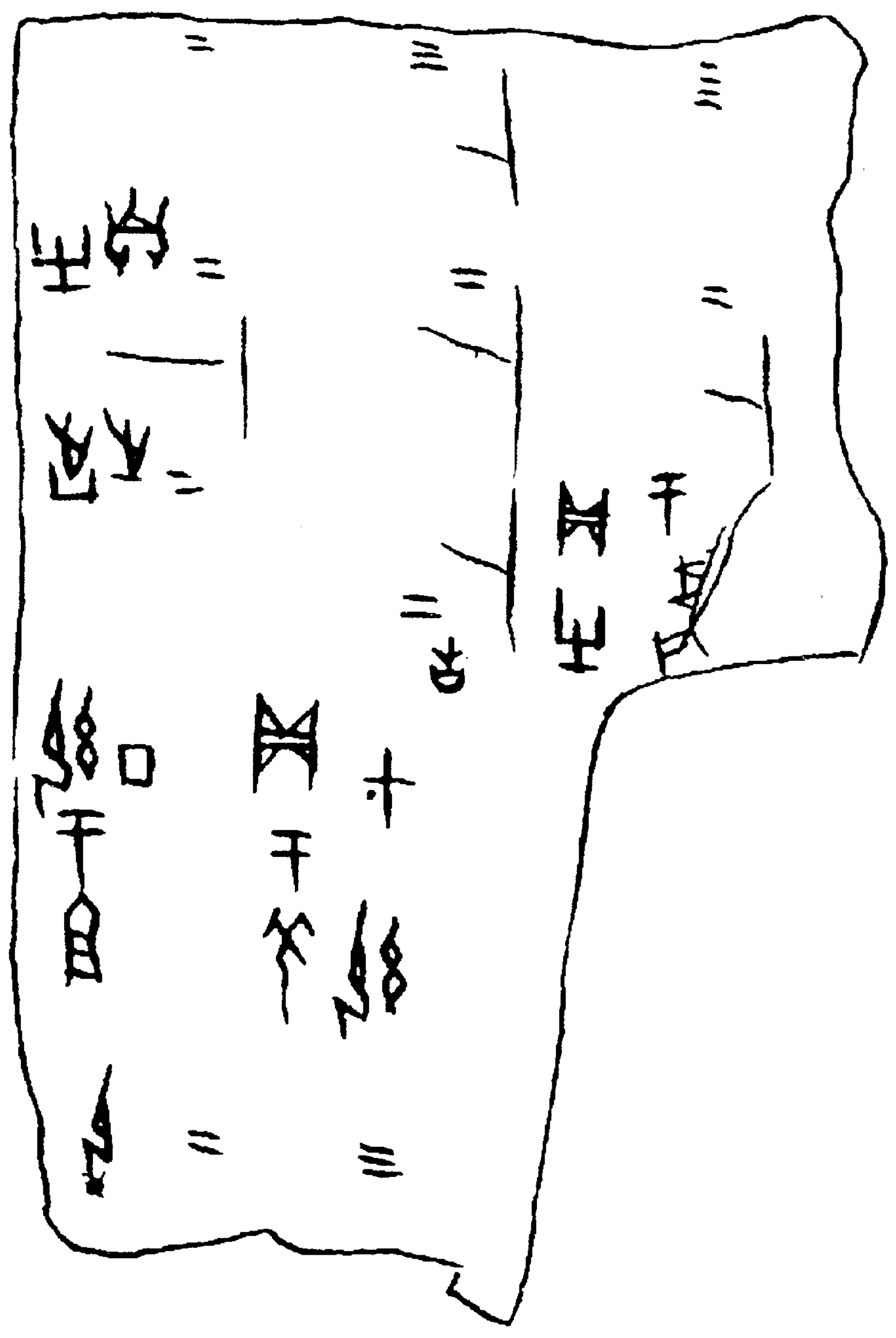

圖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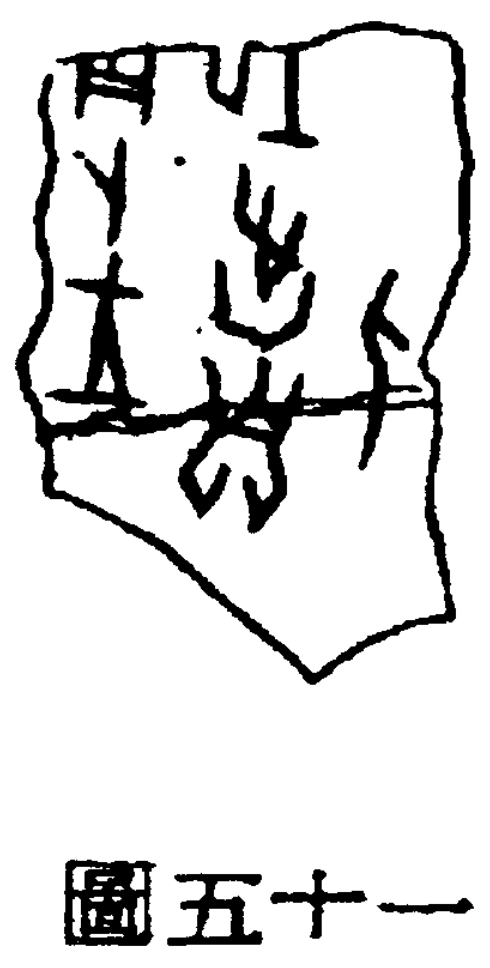

圖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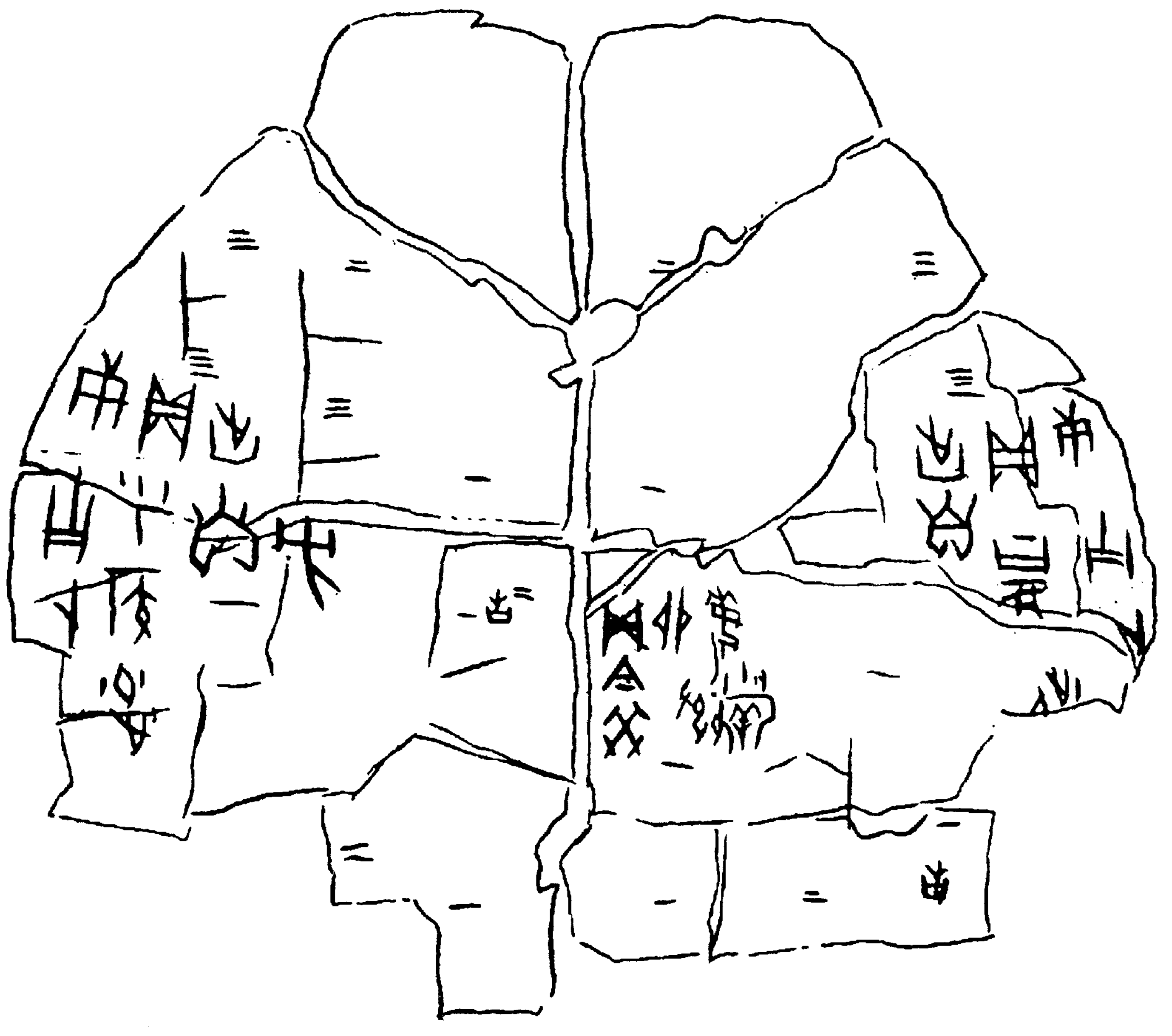

圖四十六


圖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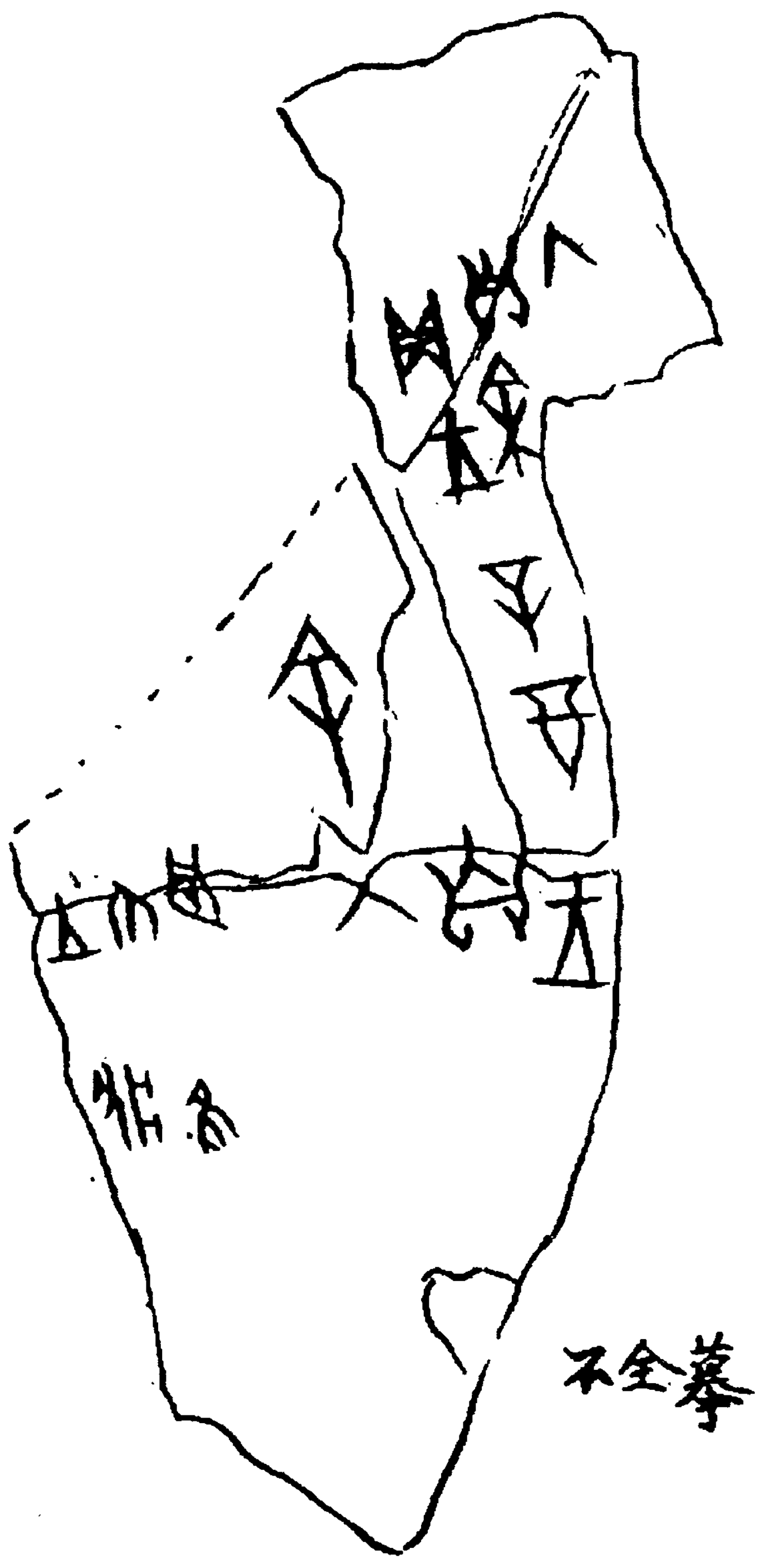

圖四十八


圖四十九


圖五十一



圖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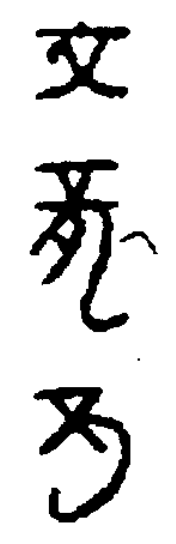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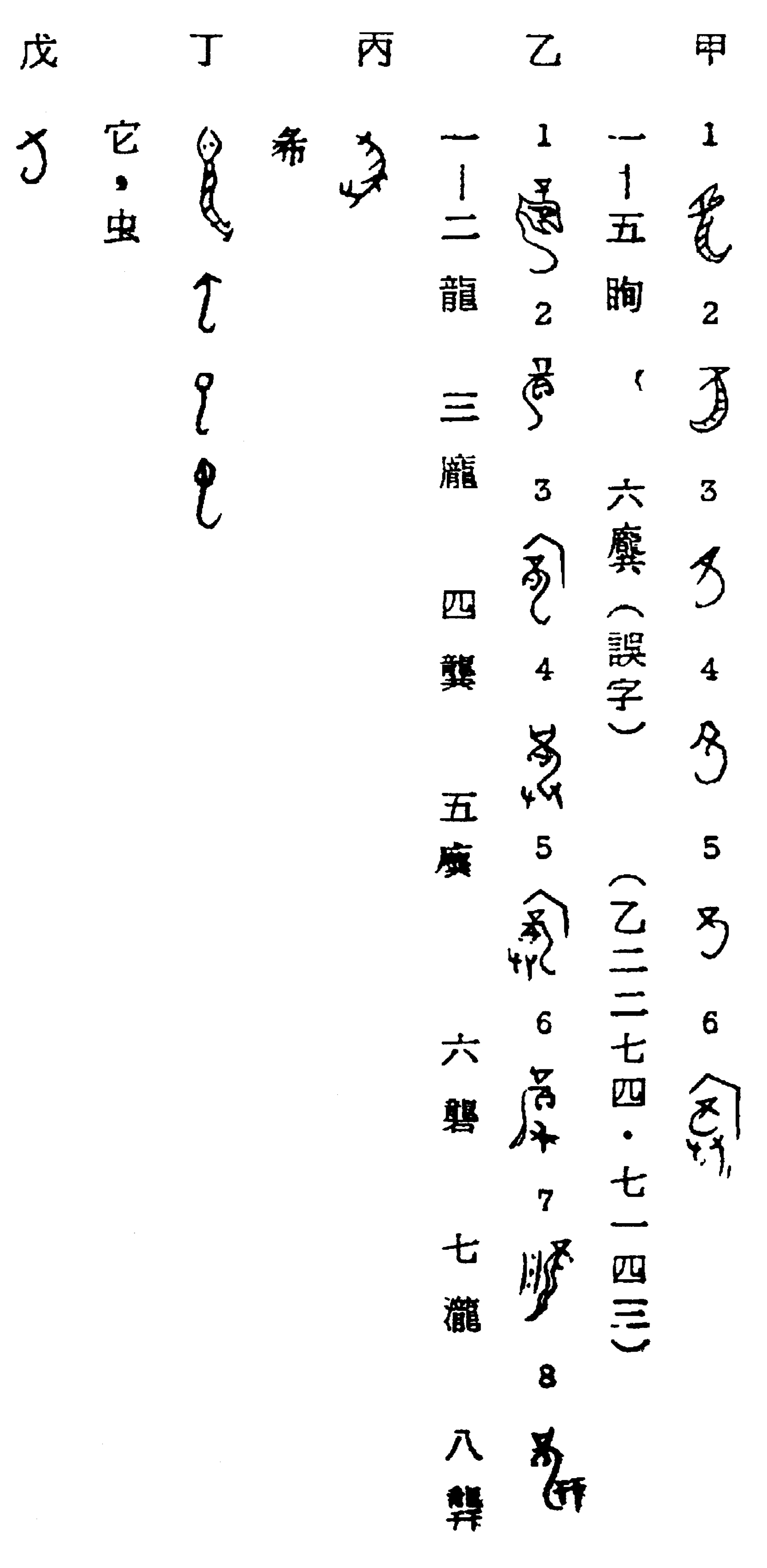
圖五十二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二冊，一九六九年六月）

釋朐與龍

丁驌

契文二型，變異頗多，羅均釋龍。郭、金、饒均从之，謂叚爲龍。唐蘭始分爲二字：一曰龍，其尾部向外撓；一曰瞚，其尾部內捲。嚴一萍由唐氏說以瞚通眩，即眣、即眣，亦即朐字，遂斷爲朐字。按嚴說是也。惟此字本是朐字，並非瞚字。朐、瞚、眩皆謂目搖也。



甲　1　2　3　4　5　6

一—五　朐（　六　𢋼（誤字）　（乙二二七四・七一四三）

乙　1　2　3　4　5　6　7　8

一—二　龍　三　龐　四　龔　五　𢋼　六　礱　七　瀧　八　龏

丙

希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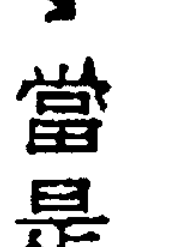
它，虫

戊

旬

上列甲類之字爲朐字；乙類之字屬龍字型。

甲類一、二兩形相同。一形中首部張開之部份，乍視之似爲角，實乃口狀也。此與第二文之簡形相同。首中之一劃乃眼目也，由乙類第一文之具目可知。故契文此字从目从旬，本即朐字也。甲類第一文與第五文用爲王名，稱朐甲。（舊釋龍甲。按龍甲前人以爲即是和甲，陽甲名和，故是陽甲。陽甲不見契文。契辭中稱爲彖甲。彖从彑从豕，讀若弛。注式視切。音近朐字之音舜。以之就教於勞幹兄云：朐、彖二音甚近，當可通也。姑述之以待大雅。）

甲類第六文字如乙類第五文，辭曰：「𢋼后」。𢋼字作，當是筆誤。

乙類之字皆是龍型。頭上之倒三角形（▼）甚爲明顯。字本狀動物之首，有角耳目口之形，簡化而成者也。

一　釋朐字

尙書說命：「若藥弗瞑眩厥疾克瘳」。疏：「瞑眩者，令人煩悶之意也」。如从此疏，則有良藥苦口之喻。但如讀說命上下文，便知此話及直說者，非反說者。應是藥不

治病，其疾弗痊之意。瞑，閉目也；一作眠，安臥也。此瞑眩之瞑，當作安字解。眩，目迷離也，視不明也。眗，目動搖也。素問刺瘧謂患者「目眗眗然」，注曰：「目動搖而不明也」。故瞑眩即瞑眗，即安定動搖不止之目也。按疾病沉重，腦失控制，雙目方有眗眗之狀，此殆發高熱病危之狀，故藥如不能安定目之動搖，其疾不可治也。因之眗字，便用以代表沉疴之意。

卜辭問疾病曰其疾眗，不其眗。恰與前人釋寵之意相背。「疾眗」，危也。「不其眗」，安也。問病不限於目，亦用於疾足、疾齒、疾耳，以至於舌、鼻、歆、身、音皆作是云云。嚴氏以眩病說「疾眗」，偶失之耳。風眩之症，不見卜辭。有者只是「冎風有疾」，乃風濕症也。

眗字除前述作人名，上述爲疾危之意外，似亦爲地名、人名 祭事名。如：

干妣己福子戒（），（）眗。 貞福于母庚，眗。（存下二二四）

貞乎子穷福于㞢妣（此豕種名）㞢，眗。（合一七〇） 「：盧」

貞㞢于妣庚宗眗。（乙一八五八）

乙巳卜扶眗丞敀。（甲三四八三）

乙亥卜我……入豕于眗。（乙六二九八）

丙寅卜貞衣。今月其𥂴（）。左𥂴𣏟。眗九月。（南南二·一〇八）

「此二月字均同作。：盟字。」

庚子貞夕福……卯牛一。眗。（掇二·一七二）

貞于眗王囚？（存下一三七）

于眗登盧？

〃 卜其邑。眗。𢆶用（後下六·一四）

〃 丁未卜眗隹若。（戩五·一五）

〃 辛亥……告，眗于父丁一牛。（粹三六五）

貞告眗于……戊午卜穷貞𠦪不喪衆。（寧三·四三）

辛巳卜旅貞：眗不，既，其亦尋奏，叀丁亥酒十一月。（掇二·四八七）

）「疑是胙字。」

己巳貞：眗不，既，其亦奏，自上甲，其告于丁十一月。（海二·九）

庚辰卜旅貞：眗不，既，其亦尋，其既，穷于上甲。（金七二九·七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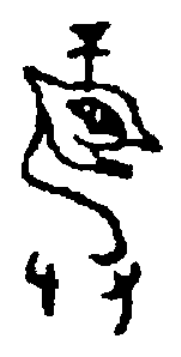
辛未卜大貞：眗不，既……（京三二二一）

辛亥卜𣵀貞：眗不，既其亦奏叀丁巳酒。（文五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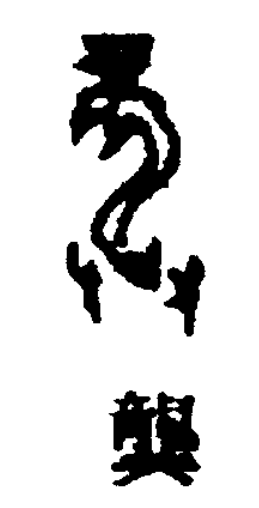
此最後五辭句法甚少見。標點句讀爲余之見解，疑仍係貞問疾病之辭。有二辭曰「于眗」，似爲人名與地名，有一二辭似以此眗字代旬字。其它各辭，眗作何義，未能明也。按眗字形近乎希字，其義亦近。辭曰：「貞㞢疾目，不其眗。」（乙九六〇）它辭作：「貞疾目不希（）（拾一〇·三）。又如：「貞㞢疾，眗」（乙六四一二），它辭曰：「疾」（乙五六三四）。皆有惡意。（按、未有釋，暫寫爲希，疑爲翅，疾沉重也。）眗字又有肇源之意，如「乙未𡆥貞妣庚眗壬疾」（乙三〇六六），與「貞隹多妣肇王疾」（乙六五二四），辭類義同也。

二 釋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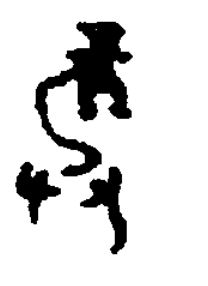
形一 此龔字象獸首形，頭頂有，身下雙肢，或是契刻者興之所至而爲者。面部且有


目形，見於人三一四九 辭云：「乙酉卜扶叀告龔后」。此武丁晚期至祖庚祖甲初期之辭，龔爲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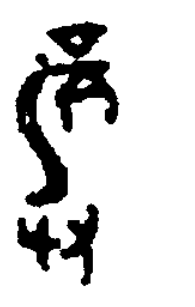
形二 此形近似前者惟無目，口則仍張，出之拾六·四，辭云：「壬申……（？）


龔……子死」。由此形化爲正字，口部即作、、、諸形，知此等形乃狀張口無誤矣。然目猶在其中。

形三 「辛未卜在龔貞王今夕亡𡆥」（前二·一三·六）。此後期辭，龔字爲地名。它


辭之有龔字者如下：

形四 「干龔自㞢于龔」（丙三） 自：楊樹達釋師。李孝定謂或是𠂤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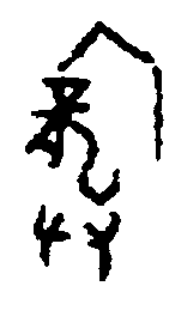

「乎行取龔友于氏」（前四·二九·三） 龔友似爲人名。

「其乎行取龔友束（）」（前四·二九·三）

「戌卜……㞢龔后子亦」（續五·六·六） 此作第四形。

「丑㞢干五𤘶至于龔司」（前一·三〇·五，二·二五·六）

形五 龔字加广，成，字不見說文。字根當仍是龐字，形六。龐字見貞人𡆥、爭


辭曰：「干支卜𡆥貞乎帚好先共人于龐」（前五·一二·三，粹一二二九）。龐，地名亦作人名曰：「己亥帚龐示二穷」（簠典四二）。形五之 ，似與龐字無別。爲地名，亦爲人名。「庚辰卜爭貞添于」（續五·三四·五），貞隹龔后𡧊帚好」（乙七一四三）是也。

形七　由上形各文，知字之本文應是龍字。（形七）

龍字在契辭中最早者爲地名曰龍方，「帚妌伐龍方」（續四・二六・三）。曰羌龍方國名，「貞吴戋羌龍」（掇一・五二〇）。曰彭龍，辭曰：「貞勿令𠳋般取……于彭龍」（摭續一四七）。三者似皆指一地，此字形變異甚多。

形八（乙四五二四）。形九（卜三四）。形十（遺六二〇）。形十一。形十二（乙四五一六）。形十三（前四・五四・一）。形十四（乙五二四一）。形十五（粹九四五）。形十六（庫一〇〇一）。形十七（京四八八九）。形十八（合七二）。形十九（續五・一四・五）。形二十（林二・二九・九）。形二十一（遺八九九）。形二十二（合二八九）。形二十三（乙四五〇七）。形二十四（拾一一・八）。形二十五。形二十六。

作視之，可能爲數不同之字。由形八至形二十四，大致爲一期至二期之變化。前舉之龔字、龐字中所从之龍，亦有取諸此異形者，如㞢辭（遺一六三）之即由形九來。爭辭（粹一二二九）之龐即从形二十五。乙六〇四三之龐即从形十一。如吾人就字形單文而論，則形十三、形十七、形十八、形十九至形二十三，均可個別隸爲一字，實則皆爲龍字也。惟由意義方面或可別有用法，今舉若干辭於下而試論之。

1（人名）　壬寅卜𡧊貞若茲不雨，帝。隹茲邑不若。　（遺六二〇）

2（人名）　王固曰帝隹茲邑不若。　（遺六二〇反）

3（人名）　王从東。　（乙四五二四）

4（人、地方國名）　貞乎爰，。　（卜三〇）

5　同右　乎爰，　（卜三四）

6（人名）　㞢醜　（佚九七三）

7（人名）　乎㷼同往　（乙四五一六）　「此往字誤契作，不成其字矣。」

8　癸巳卜𡧊囗囗其即入邑　（乙五二四一）

9（地名）　貞卜在亡田其……　（粹九四五）

10（毋字）　甲子卜亞戈，其啓弗毋又雨　（後上三〇・五）

「：毋也。」

11（人名）　乙未卜貞圃受㞢年。二月　（前四・五三・四）

「禾在龍圃麥受㞢年。」

12（方國名）　巳卯貞令亩以眾代戈　（庫一〇〇一）

13（人名）　丙午卜扶令以丁。八月　（續五・一四・五）

「令虎以複戕巴。」

14（人名）　乙亥子卜貞隻　（林二・二九・九）

15（人名）　戊辰卜㣔貞耏盧豕至豕　（合二八九）

戊辰卜㣔貞耏小宰，至豕司癸

16（人名）　壬寅子卜貞豕至小宰　（遺八九九）

17（人名）　辛丑子卜貞用小宰　（乙四五〇七）

18（人名）　氏羌　（文六二六）

綜觀上列之辭，並無一辭涉及疾病，知㫬龍爲二字也。上辭中龍字爲人名、爲地名、爲方國名，均注出，似未有作祭祀名稱用者。

第一、二、三、六辭中之龍字，似爲㞢二形之合文。郭釋爲龍，讀爲寵；饒从之。郭氏將續四・九・二之辭接於佚九七三，又足其句曰：「若茲不雨佳茲邑寵㞢醜于囗」。謂帝加怒于某，降禍于某也。余以爲郭氏有誤，蓋帝爲禘，非謂上帝也。祭祀之方有善有惡，善者求之，惡者激之。此醜爲惡求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醜者攻也。按契辭合文例爲專名，通用之字而爲合文，尙乏例證。此字當仍是「有龍」一字。故此辭只是久旱不雨，禘以求之，醜以激之也。「有龍」牢籠困苦之意也。从董說。

第三辭意義不明。

第十三至十七，龍字之首橫書，尾又曲折多，一般釋爲虎母，可从。辭十五之母字寫作，與第十辭作毋之字同，惟同版對貞辭有「至豕司癸」，因知「至豕虎母」仍是母字，人名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二冊，一九六九年六月）

屯乙八八九六版辭釋

丁　驌

屯乙八八九六版卜辭，甚難通讀。饒宗頤通考（七七五頁）釋此句讀有可議者，辭中亦有可論之處甚多，說之如下。

全版辭以庚戌日者最早，其次爲癸丑，繼爲癸亥辛未己丑最後爲辛丑。庚戌在版下中央，故言最早，時間共爲六旬，辛丑在版最上之右，爲有干支之辭之最末者。

由中起右方之辭由版中央向外讀，第一辭即「庚戌卜貞亡壱」，第二辭在版之右邊左行讀故爲「癸丑卜貞子亡壱」。第一辭之貞辭在版左方，中線之側曰「又壱」。第二辭之對貞辭在版左邊曰「又壱」。第三辭爲「貞帚多㚫」，因第二辭之子字作子，乃兒子之子，非貞人之名，故特契此形。第二辭「子亡壱」或與「帚多㚫」同時，或在後，按例則應先右後左也。

上述爲一般讀契之列，姑述之如上，以便閱者也。

此版契辭約有四事；一爲帚姼生產之事，一爲乍宅賓門之事，一爲受年，一爲「告亞」。今一一言之。

第一：有關帚姼生產：「庚戌卜貞亡壱、又壱、癸丑卜貞子亡壱、又壱、貞帚多㚫、癸丑卜帚敆在兆、癸亥卜帚敆亡囚、已丑卜又妣庚三牝、豕妣辛毋用。帚好子疾不征，辛未卜乍宀（宅），辛丑卜乎受（孚）敆乳，弜受（乳）。

㈠辭中之帚姼或省女旁作多，或只寫多字之一半，成帚姼、姼顯即姼之省。屯乙八八九三、八八九八、八九四六、八九四四各版片均有姼字，惟不與帚字連用。而此姼字寫爲姼，作合文形吇吇吇等。決非口向上之吹（吹）字，亦非「多女」「多母」兩字，各辭細讀之，仍是姼之省，人名也。殆即帚姼。乙八八五五之「帚嫂」，亦係帚多。（見表二）屯乙八八九三、八八九八·二版上又有吇作上下二文。辭云：「乙丑卜貞帚爵夕子疾亡囗」（屯乙八八九三）是非帚多可知，夕子當是「多子」，因悟郭氏粹編三九七及一二二五二辭中之吇實即多子二字之合文寫法也，辭見附表一。

㈡屯乙八八九六辭一二之子字作子，與多子之子字同，而辭「帚姼子疒不延」之子字則作子，粹編中之多子之子字則作子，是作子或子必有別於作子者，就余所見契文小字卜辭凡已皆作子，子則作子，早期則未有如是明白之區分也，屯乙八八九三、八八九八·二片中有借毓爲后之字，各字均寫成毓，粹二四八亦然，但粹偏他辭毓字均寫爲毓或毓，其母下之子倒書，亦作子形，當仍認爲子，非已字，又子字上部之框，亦有作菱形◇者，諒係出於異寫，前已疑育而子正寫者，小產難產之狀，正常之育，子應倒寫，故疑此爲貞問帚姼是否難產也。

㈢辭一四中不識之字孚，初疑爲「帚」繼見同版各帚字均甚正確，與此字不同。而左上之「弜受」之受字，寫爲孚形，與此極近似，因斷爲「受」字。辭云：「辛丑卜乎受姼乳」不詳其確義爲何，乳字象形會意，但未必即專指人乳也。李氏釋孚爲爰，引也。意殆指援引之義，然於此辭不合：「乎援姼乳」亦難解說也。所附字中惟屯乙八七三〇之文與此同，乃係重貞之辭，文曰「弜受」「辛囗卜乎受帚多……」一辭有女旁，一辭無「帚」字。如此字必是爰字，則其後之乳字必誤釋或指「乳子」意即嬰兒也。辭意即成「爰帚姼嬰」，爰爲孔璧裝飾之意矣。

㈣辭二四「在南」當是在「南亩」之南字，惟契文「在南」二字相連。可能係出偶然，並非一字也。又此南字亦不甚合標準，契文作南，與前六、六五、六及後上二三、四之南字形最近，字在辭中當指地望如南室、南鄙、非樂器之名也，李釋从蘽以此字爲老，其所舉藏七六、三前七、三五、二或之文或是老字。但他文釋老可商。

㈤「癸亥卜于丁巳夕往」一辭或指帚多在南之後，更有前往探視者，此辭意義不甚與帚姼之事銜接，存疑。

第二：有關乍宅賓門之事，疑因帚姼及子之不安，因另「乍宅」「賓門」以攘災也。辭云：「辛未卜乍宀、帝ナ賓門、帝ナ賓門（二辭對貞ナ仍是左不反書）史尸。先曰屰。母匄逆。娥找匄屰。孅匄屰。周姛匄屰。娥匄屰以（？）叀十三羊。先曰何。嫂何。嫂匄何。夕弗𢆶尸史囗」。

㈠屰字形如牛字，屰字中畫概不出頭作屰，牛字則出頭作牛，又屰字上部作凵形，牛字不然，只作凵形，屰爲逆字省寫，此處爲人名。屰與子商同時乙六九四八「乎取屰」背有子商名。

㈡匄，害也。匄屰爲害屰、屰爲不順，或迎接解；均不可通。

㈢史尸即立尸，意欲以屰或何任之。先爲受名之人，以下各辭均爲已死之人祟屰何

二人之貞問，各人均是女性，計有妕、嬂、娍、娥、嫂、周等人。周即帚周（屯乙八八五四、八八九四）。

(四)周禮立尸之事，多直系款屬爲之，以帝事立尸，以何、以屰。何屰二人皆王人親屬可知。因疑殷之卜事，或亦係由王室子弟爲之。何、屰等人必是某王之孫輩。按帚妕見於子之卜辭（綴二八七、乙四八五六），周見於𠀠卜辭，此時各人均已歿亡，此當非武丁卜辭可知。

乙八八九三、八八九八二版辭中有「出」字，此或係貞人署名，惟署名於正版者，尚未前聞。出或即是「外行」之意，妕：帚名有𥁕者生子命名或曰戠或曰𠷎，後定爲𠷎，見殷綴二八七此辭卜貞之時，妕已歿，故其卜之時代絶非武丁早期。辭中之提之爲尸者曰屰、曰何，當爲所尸之人之孫輩，均是上起武丁時下自第三期之人物，皆貞人也。先爲紹介立尸之人，當係長一輩之人，武丁時老臣。陕、陕、二字同爲一人。乙三四六八版正反兩面，貞辭中此名作陕，固辭中作陕，契文雉旁之矢亦異寫爲夷，故知爲一文。陕與武丁時之㱿爭子𡿨有關，又見於方、𠂤、扶等人貞辭，故其生存時代在一、二兩期。同版有亞亞爲亞宗，亦可爲官名，亦是人名。妣庚、妣辛作小乙武丁之配，則辭當是三期。如是大甲且乙之配則可能爲一、二兩期之稱謂。由上分析言之，立尸責門，尸之對象爲妣庚、妣辛，如以小乙武丁之配當之，屰何二人當爲祖甲之子姪。若辭爲三期之卜，則帚妏乃康之配。亞如是宗庙陵寢之稱，則武丁時起即已有之。辭曰「告亞」，當非人名之亞，亦非官名也。如是三期卜，亞可指父甲亞。如有關諸人生於武丁末年，至康丁初年，則有四十餘歲，在武丁時任事，至於康丁，至少亦在六十餘。故余以爲辭當是二期之卜，帚妏爲祖甲一輩之配也。妣庚妣辛及大甲且乙之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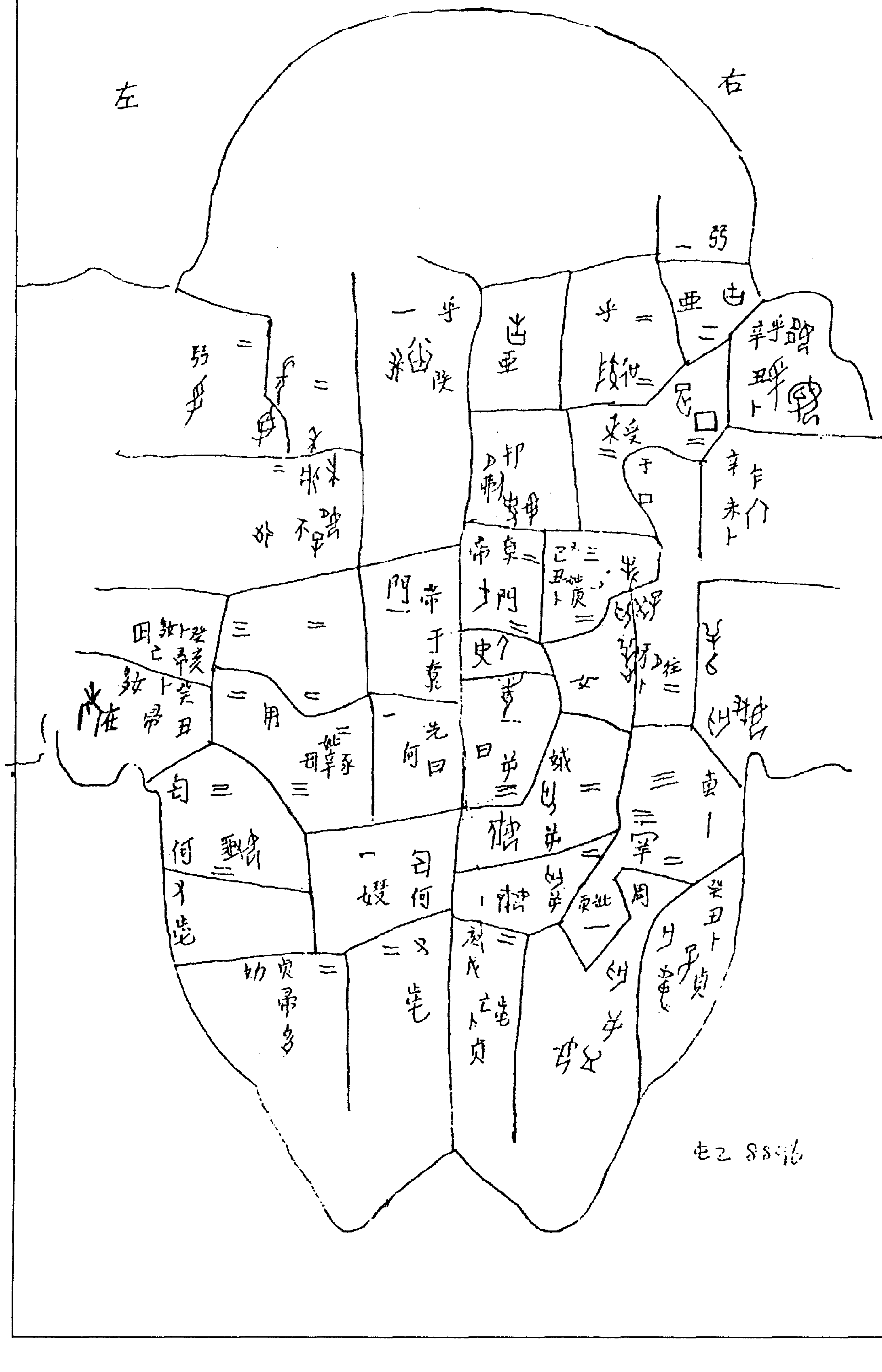
（五）宀之爲宅字簡，由ナ之爲宇可知，比較乙八八九三、八八九八・二版辭便知，二版均有「甲申卜令啄宅正」，八八九八對貞辭但曰「不ナ」。又有辭云：「癸巳卜妏ナ」即卜「妏宅」。「不ナ」乃「不宅」也。「宅正」當是官名。

第三：受禾之辭有：「乎陕征、口受禾、乎陕𠂤囗、禾年」

第四：「告亞、告亞」「弜、弜受」

以上第三、四辭與受年有關，惜辭簡。以一、二字代表一卜，難予斷句，故文義不甚明確。

左上之弜受與右上之弜對貞，右上中「告亞」二辭直書，與右上側之「告亞」二字橫書，又係對貞。「乎陕征乎陕𠂤」對貞。「乎陕征」之征字下右有不明之字，乍視之似爲「丁口」二文，又似爲「子征二文橫讀。如是後者，則當爲「帚妏子疒不征」之對貞辭也。「帚妏子」下如接於「禾」字，便成「帚妏子禾」之誤矣。



表一屯乙8855、8893、8898、8948、及梓397、1272等辭比較

乙8893

	左			右
上	[illegible]又 乙丑卜帚亡𡆥	歸 歸	又宰 𠷎𠂤育	辛酉卜妥囚 出
下	乙丑卜貞帚爵夕子疾亡囗	㞢征	𠷎𠂤育 甲申令啄宅𠂤	乙丑卜又豕另 妥𠂤育

乙8898

	左			右
上	[illegible]又 乙丑卜帚亡𡆥 乙丑卜帚爵卩子亡疾	不ナ	癸巳妥囚出 癸巳卜妥ナ	辛酉卜妥囚 出 又牵
下	戊寅卜又妣庚牝		甲申卜令啄宅𠷎	妥𠂤育

乙8948

辛酉卜妏囚	又眔ナ啄正	癸巳……

乙8855

癸巳（𠂤）卜貞帚𠷎亡至囗	癸未囗貞帚多（𠷎亦即[illegible]）

梓1272

貞來囗囗王（？）多子子父囗（[illegible]）

梓397

貞子子氏羌升于高妣己，妣庚與（于）后妣己（[illegible]）

屯乙8711與8896幾相同……一

「癸丑卜貞子亡𡆥、庚貞妣庚用三宰、癸丑卜史妣庚尸、乳𠬝屰戈、嫂𠬝何、貞帚多𡚸𡆥（多無女旁）小宰妣庚、父𡆥」。

「乳𠬝屰戈」當作「戈𠬝屰」、「乳」則單文。戈：女名娍也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釋上

田倩君

「上」字居說文部首第二位，其形體與筆畫極爲簡單，是人人隨時應用之一尋常字，似無甚研究之必要；然就今楷「上」字往上推求至殷虛卜辭，于此三千餘年來，其間演變訛變或改變，亦有諸多問題尚待研求，說文上部云：

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時掌切。上、篆文上，「丄」此爲古文上，其所謂古，究竟古到若干年代，尚待推考，今偏觀卜辭及西周金文均無此丄字，其最早可出自戰國時期，在古器物上有：

丄盄和鐘　丄古匋上公

既云古文，疑爲卜辭「二」、「𠄟」（此兩形均爲上字）字之誤，或爲後人改卜辭「二」之上短橫畫爲豎畫者也。其實橫豎一事也。徐鍇繫傳云：

丄指事者，謂物事之虛无不可圖畫，謂之指事：……

事則有事可指：……故以丄丅指事之有事可指也。

所謂有事可指，以爲某一較小之事物放置於另一較大事物之上，是爲丄之初意，相反方向則爲丅。是以任一長橫線上加一短橫線，或豎線作爲指標，然其指標爲橫爲豎，其意義則一。王玉樹說文拈字是以音讀論上字之形義，如次云：

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按字分動靜音，諸韻書皆以上聲時掌切，爲升上之上，屬動，去聲時亮切爲本在物上，屬靜，今詳說文上聲，上字高也，是指物而言，是本在物之上，亦作上聲矣。

按音由義生，緣音而定其形，求形而由音始，此探求字形之根本原則也。就拈字所云之音讀，可知丄字之所由作，諸韻書皆以上聲時掌切爲升上之上，有在上之上是時亮切，說文上爲高，於是後人緣其音義將古「二」字，其上之短橫畫予以豎立而起，並拉長之，是以成爲此丄，爲古「二」、「𠄟」字之後起字也。試觀凡古从「二」、「𠄟」之字如高、辛、童、帝等多寫作高、辛、童、帝。至於今楷上字，著者命其名爲指指事字（著者杜撰），因此丄字既成，又於指事所指之「丨」豎畫之上加一點，正如刃字於刀鋒之上加一點，指其鋒利之處。又如木字上端加一小橫，則爲末，木字下端加一小橫，則爲本，木字中間加一小橫，則爲朱字，其義相同。然丄字其上之一「丨」畫卽是指橫線上面爲上之義，不須更於指者之上再加以指之；我國文字此等現象者則不勝枚擧，試列數字以見一般，如采字，采摘什物之義，後又加手變作採字，所以採變作兩隻手。莫字原爲日頭落入草叢或樹林之中，卽日近黃昏之時，因莫字別有用處，後又加一日字，變作暮，上下兩日字，然丄字豎畫之側加一點，變作上，亦如前例，此則爲上字由丄演變之例證也。「上」字既爲「丄」（所謂古文）加點而成，當是出現甚晚，非也，却與丄相去未遠。實可謂並存並行於晚周，後世則上行而丄僅見於文字學中，不爲人所注意矣

「上」爲今楷，卽今通用之上字，然漢隸中有此上字，見東漢石門頌有句：

建和二年，仲冬「上」旬。

該文中尚有數上字，亦作如是體，不予備擧。又東漢乙瑛碑有上字如下：

令鮑疊，字文公，「上」党屯留人。

此兩碑文中上字與今楷同。楚繒文字亦有此上字，見中國文字第廿六本，嚴一萍先生著，楚繒新考甲編，第六行，第四字「上」。乙編第三行第二字「上」。楚繒若無可懷疑者，則此「上」字可爲戰國時字體之一種，試觀秦漢時各器物上之「上」字，略擧數種用見一般：

上古鉨𢿦上　丄古鉨明上　上古匋　上上林鼎

上上官登　上熹平鐘　上上林行鐙　上吾作竟

上朱氏竟　上日上鐙　上上虎武庫戈

上字之應用，在時間上最爲長久，在空間上亦最爲普偏。所成問題者則爲此「上」字，其形體屈曲，此非從演變或訛變而來，乃一別體字也。對於上字著者極同意于鬯說文職墨說，可借以表示著者之意可也。說文職墨云：

上下、疑是摹印體行，而篆文亦從而爲之耳，許氏自序曰：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又曰繆篆所以摹印也，是摹印自成一體，徐鍇通釋曰：摹印屈曲塡密卽此上下之謂矣。非六書之義，「丨」部中之古文中亦當是摹印體，夫中之一直，較之上下二字尤無可曲之理，曲則何以見其中，非摹印誠何謂乎？王筠說文釋例，入之文飾例中，摹印故取乎文飾也，然名其體曰文飾，不嫌杜撰乎？

于鬯及其所引徐鍇之說均極盡理，然學者一向本段氏說，謂上爲後人所改作，其說無據，不足取，試看日人高田忠周纂朝陽閣字鑒駁段氏說云：

二、虢叔大林鐘嚴在上之上如此。周按說文丄爲古文正字，上爲篆文，段氏改作二爲古文，爲正字，上爲丄之譌文，非是，今見此篆改丄爲二稍似是，改上爲丄斷非，下載詛楚文作上，此爲秦篆之祖也。

王筠繫傳校錄云：

丄段氏改爲二，誤也，觀古文帝之注曰：二古文上字可知，如或部首即作二，何煩費詞哉，蓋「丨」在一之上，是以物之高而狹者，頓置於上也，一在一之上，是以物平闊者，頓置於上也。皆合於指事，而𠄟字合丄二兩字作之而又曲筆以取茂密耳，且古文帝下之說云，古文丄字从一，篆文从二，段氏何不徑改一，不尤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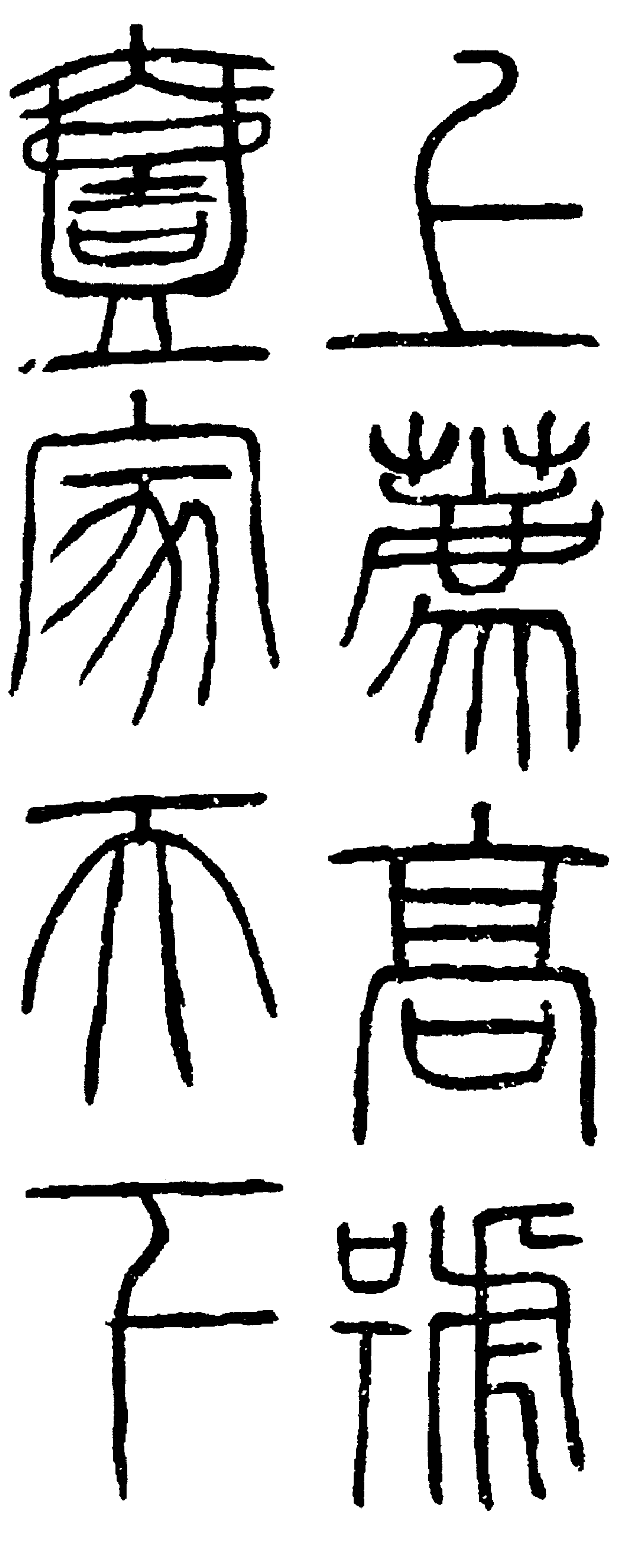
高王兩家均不知二（上）字之根源也。段注二云：

二高也，此古文丄，古文上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云从古文上，可以證古文本作「二」，篆文作「丄」，各本誤以丄爲古文，則不得不改篆文之上爲𠄟而用丄爲部首，使下文从二之字皆無所統示，次於二之恉亦晦矣，今正丄爲二，𠄟爲丄，觀者勿疑怪可也。凡說文一書，以小篆爲質，必先擧小篆，後言古文作某，此獨先擧古文，後言小篆作某，變例也。以其屬皆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變例，而別白言之，指事者不泥其物，而言其是丄丅是也，天地爲形，天在上，地在下，地在上，天在下，則皆爲事，丄篆文上，謂李斯小篆也，本篆作𠄟，後人所改。

段氏將說文之丄改作二，甚是。二、𠄞兩體乃甲骨與西周金文之上也。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

箋曰上下無形可象，故於一畫作識，加於上爲上，綴於下爲下是謂指事，自序曰，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也。不以爲會意者，意屬於虛，凡有事物可見者，皆指事也。段氏訂正古文上作二，宋張有復古篇，李從周字通，皆如此作，蓋說文舊本如是，惟以丄爲小篆則誤，古文或縱或橫相承筆迹小異，丄丅猶二𠄞耳，郭忠恕汗簡引王庶子碑，上作丄，華岳碑下作丅，乃最古之體也。篆文𠄟𠄠秦繹山刻石有之，今摹本尚存，不得謂後人所改。

秦繹山刻石𠄟𠄠如左：



魏三體石經上如下：

𠄟 𠄟 上

可見此𠄟字之由來甚久，和秦篆並行，因此爲人所誤以爲篆文，段氏深知上字古體「二」而忽略此𠄟，乃出於秦書八體之五曰摹印體也。

甲骨文與西周金文，凡上字均爲二或𠄞之形體，然此等形體與一、二之二數字同，有相混之虞，然則甲金文之上字均上畫短而下畫長，或下畫兩端略向上蹺起，亦有不蹺者，然一二之二字則上下二畫長短相等，如「二」是也，吾師高晉生（亨）先生謂：

上爲象形字，象物在物上之形，舊以爲指事字，非也（見文字形義學）。

此似如段氏說，「天地爲形，天在上，地在下；地在上，天在下。」和王筠繫傳校錄說，「丨在一之上，是以物之高而狹者，頓置於上也，一在一之上，是以物平闊者，頓置於上也。」以及郭忠恕汗簡引王庶子碑，上作丄，華岳碑下作丅。」郭說最易知之，一見即知一小物放置於大物之上，此乃上字之本意，至於其引申意與孳乳而生者則多矣。如章太炎先生文始云：

說文丄高也，此古文丄，指事也，孳乳爲尙會也，尙有上義，猶會有層義，又孳乳爲敞，本治高土，可以遠望也，與予屬之，襄相應，張敞字子高，則直吕敞爲高，又孳乳堂殿也，記檀弓注曰，堂形四方而高，又爲驤馬之低卬也，釋言襄駕也，書某氏傳，襄上也，皆驤字尙轉蒸，則爲曾曾之舒也，猶令人吕曾爲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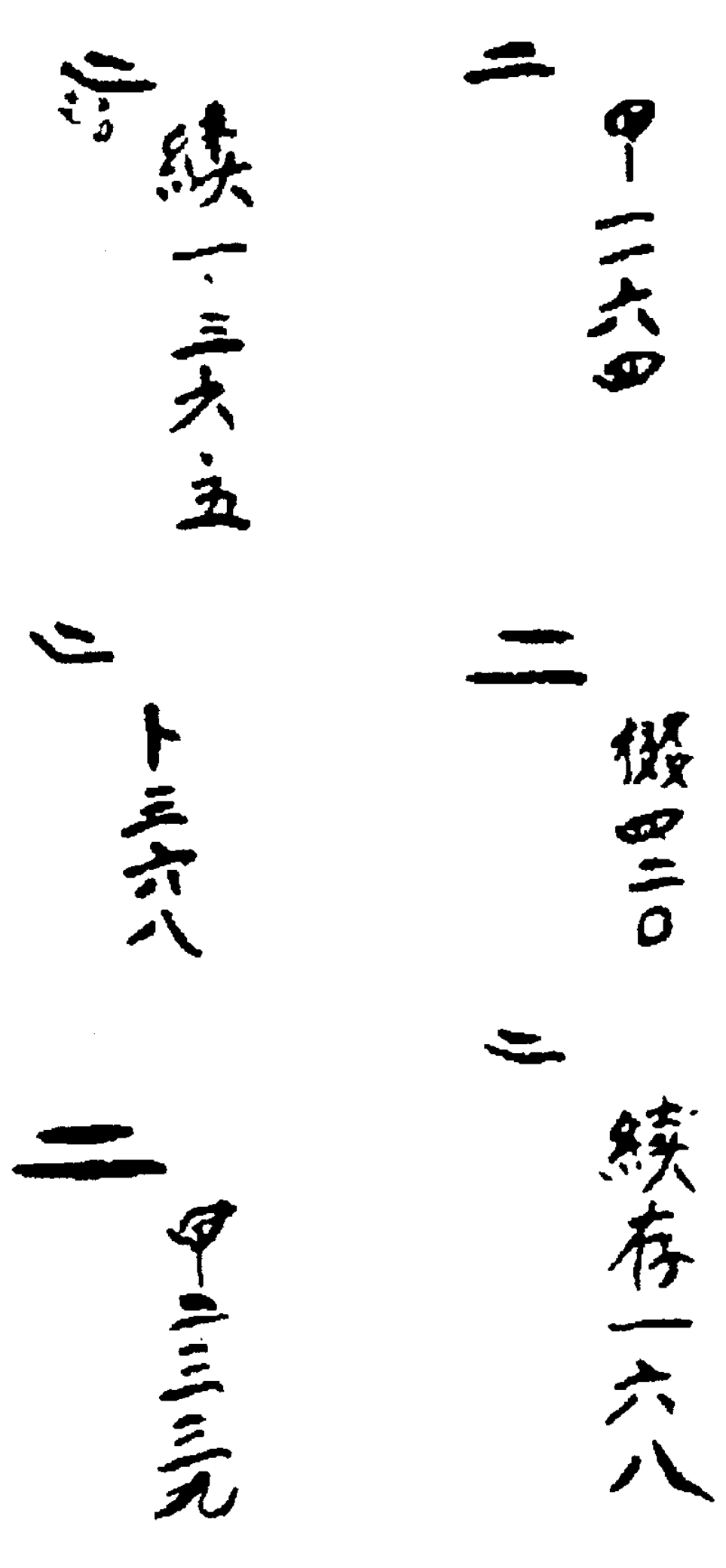
經籍纂詁云：

上，上升也（易需）。雲上于天，釋文引二注，上陵也（國語周語）。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注，上猶至也（後漢竇憲傳注）。上大也（淮南說山），是能上之注，下言于上曰表，又曰上示之於上也（釋名釋書契）。冬曰上天（白虎通四時）。申在庚曰上章（淮南天文），飛而上曰上音（詩燕燕），下上其音傳，上氣逆喘也（周禮疾病）。多時有嗽，上氣疾住。上下猶豐殺也。周禮司儀」從其爵而上下之注。儀禮鄉射禮，」作上射如初，注云，今文或言作升射。史記仲尼弟子傳」公西蒧字子上，索隱引（家語）作子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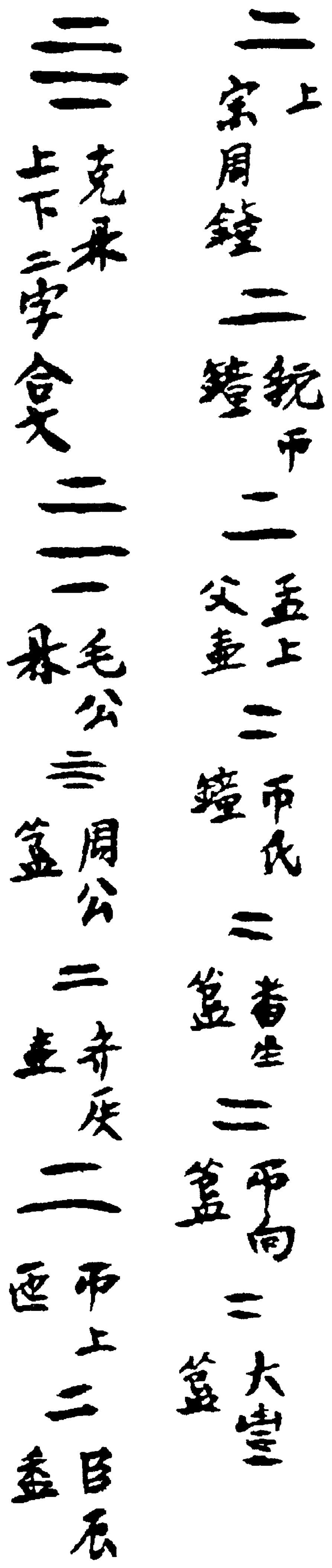
綜前述上字之歷代形體如甲骨文「二」「𠄞」，西周金文「二」，秦篆「丄」秦摹印「𠄟」漢隸「上」此上字自戰國迄至於今楷，歷兩千餘年，隨處均有其踪跡存在也。若按其朝代分別之，則丄、𠄟、上同時存在於秦漢間也。下列各體摹字，藉觀歷代

上字之眞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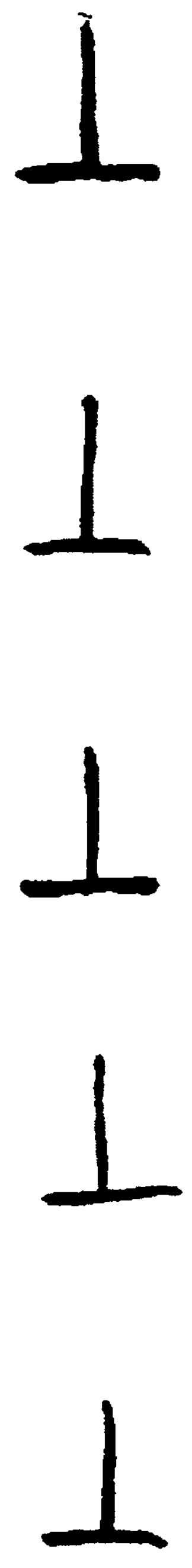
殷代甲骨文上：


甲一一六四
綴四二〇
續存一六八
續一·三六·五
卜三六八
甲二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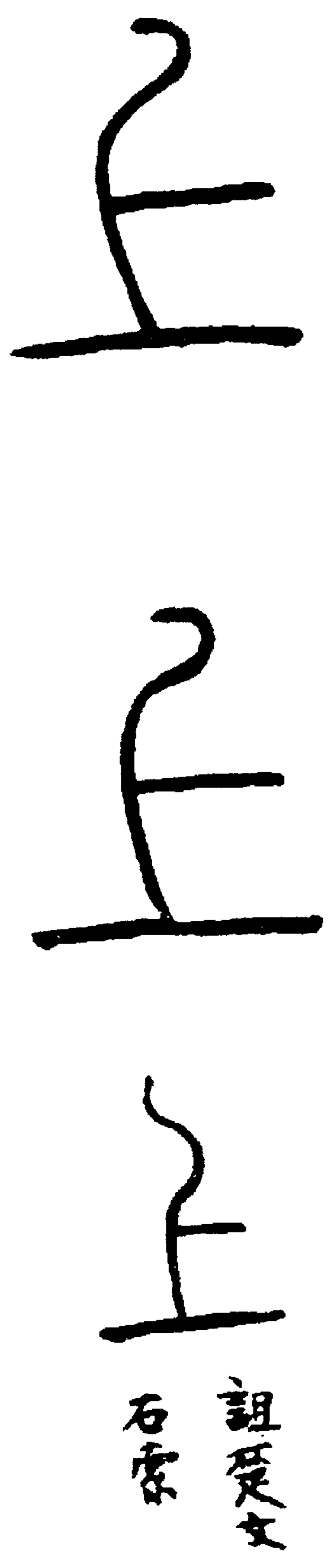
西周金文上：


上
宗周鐘
毓市鐘
孟上父壺
市氏鐘
番生簋
市向簋
大豐簋
克鼎
上下二字合文
毛公鼎
周公簋
齊侯壺
市上匜
邑尼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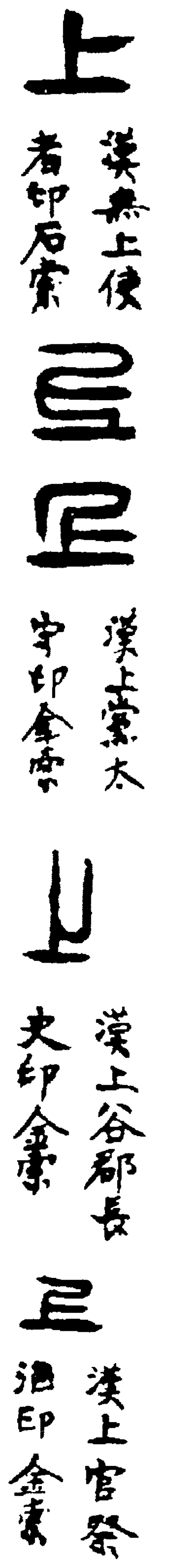
秦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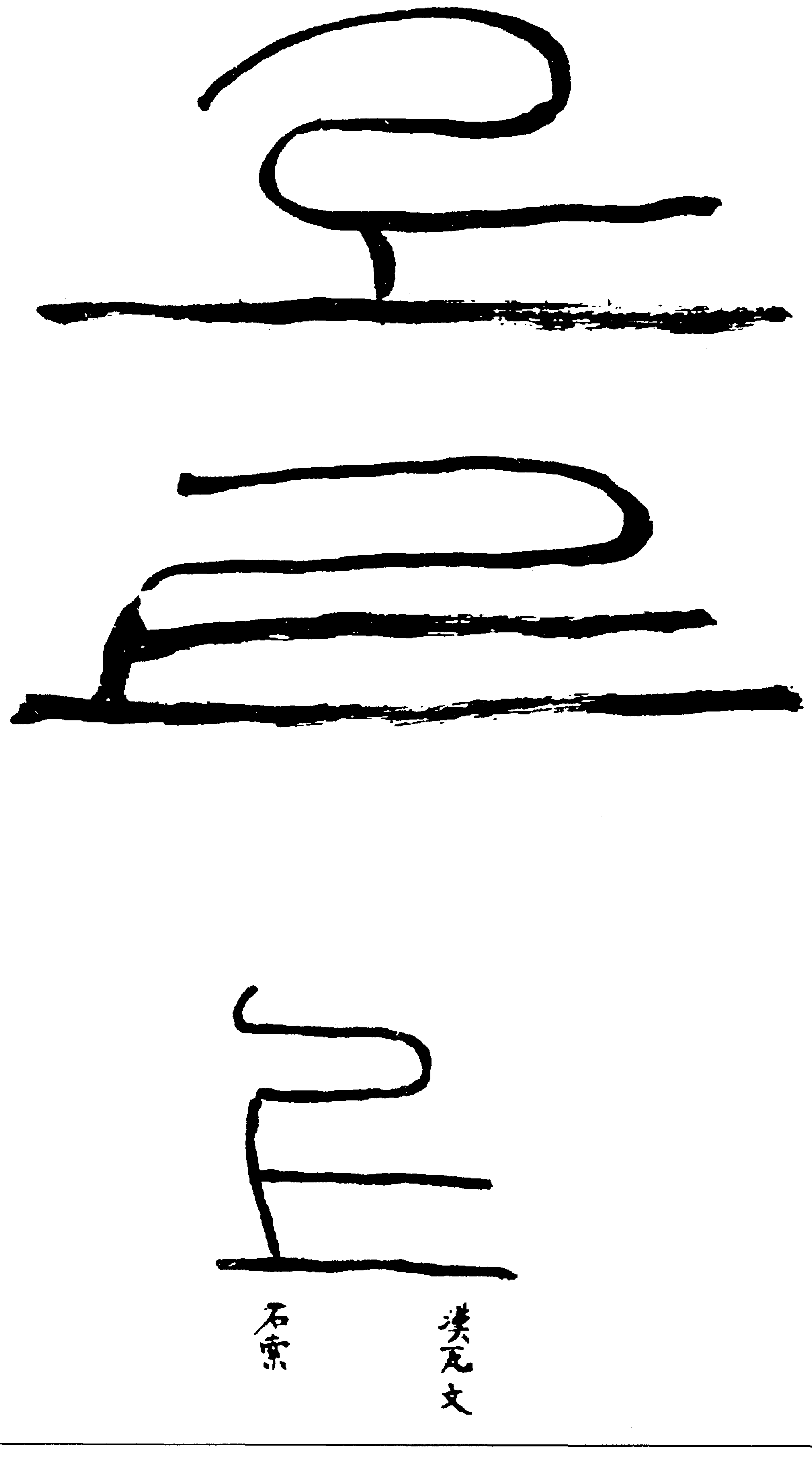


秦繹山石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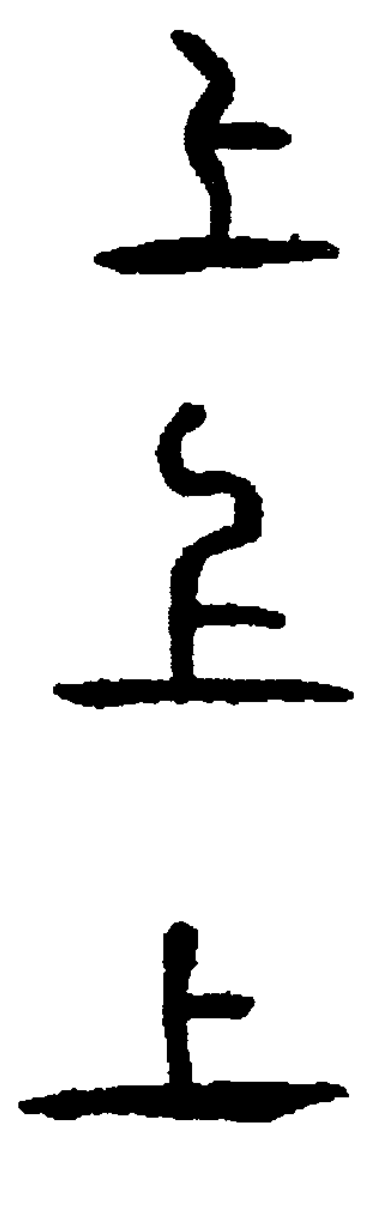


漢隸及瓦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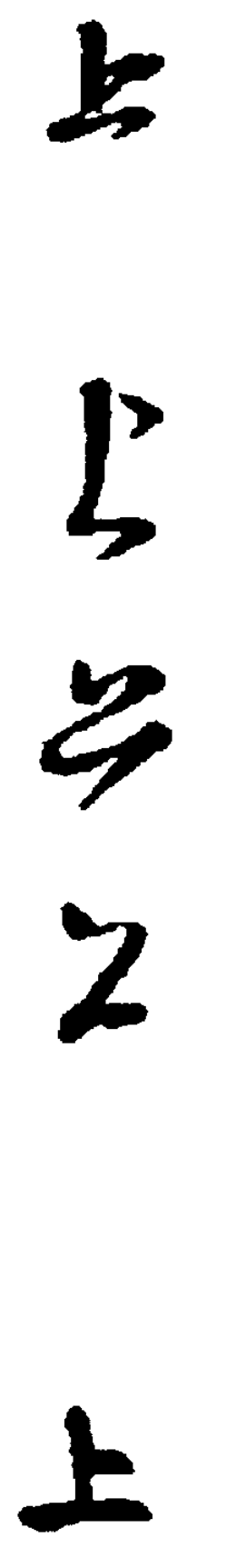

漢無上使
者印石索
漢上黨太
守印金索
漢上谷郡長
史印金索
漢上官祭
酒印金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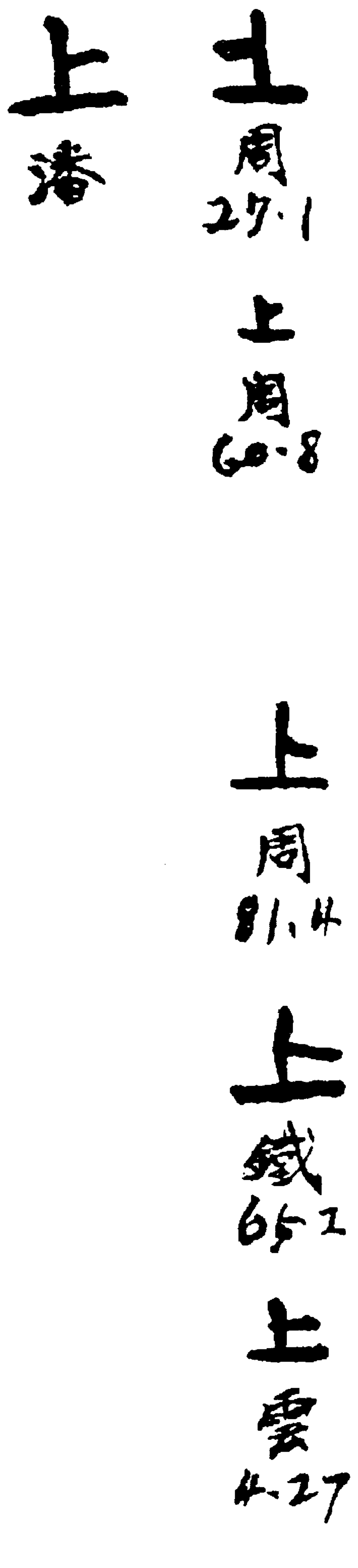
魏三字石經上：



魏晉草書及唐宋以來楷書上：



附匋文上


周
27·1
上
周
60·8
周
81·4
鐵
65·2
雲
4·27
潘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說女字

丁　驌

契文母用爲字之偏旁則是女字。用於人名合文則作母字。（人名雖多爲合文，如母庚、母甲之例，有時亦寫成二單字）。母字亦寫作母，胸多二點。或上多一横劃，作女名偏旁之例甚多，凡稱帚某者，名多从女，如帚妌、帚𡢃、帚好之例。但字亦可省去女旁作井、豐，故女旁不過示性別之意也。稱母者例亦不少，如東母、西母、多母、中母、小母、母甲、母丙之類，謂之爲女固亦未嘗不可，其稱母則有配偶、婦人之意也。對貞卜之主人而言，凡稱母者皆係長輩。

母女二字字形上既無分別，於一辭中其爲何字，端視辭義。如粹七二〇云「戊辰卜又司妣己一女，妣庚一女」二字釋女較釋母爲適順。而存上三二一辭云：「囗未卜叀出母庚，乎女一」，母庚之「母」與女一之女，契文一字耳。釋則分別爲母爲女也。母字意爲配偶，故曰「且丁母」「示壬母……」者，指各該王之配，非王之母親也。

母字又叚爲毋，胡小石已言之。契文作女形之字，亦假爲毋，非限於胸有二點之母字也。辭云：「王𢆶曰余毋冓，若兹卜」（乙七三一一）「貞曰自毋在兹祉」（前一、九、七）「王自毋……㫗」（乙三〇一八）「王曰、𢀛𠂤、𩑋（貴），毋史𡚤受」（前七、三六一）皆是其用爲毋之例。（最後一辭前人釋曰「疾虎敗汝事」，以毋爲汝。余意以爲不然。𧷓釋爲敗亦待商。余釋爲貴。）

契文妾，从辛省、从女，應是妾字。从妾之字有四：𡚤、𡚤、𡚤、𡚤、即敄、㚤、婢四字。（金祥恆中國文字十二期釋第二字爲佞，如以母爲女，則第三字便是佞也。故第二字仍釋㚤。）

妾在契文亦是配偶，與妻字似無尊卑之意，故稱「示壬妾妣庚」（佚九九）「示癸妾妣甲」（拾一、八）「子𠕋妾妊娩」（粹一二三九）。字雖作妾，而實用作母字，故他辭曰：「庚辰步于母庚」（前一、二九、四）「辛丑卜于河母」（後上六三），此二母字，契文固作妾也。按下文之妻字（𡚤）亦作妾字母字解，故乙一九一六辭稱「示壬𡚤妣庚」也。

敄（𡚤）此字見合三〇三正反兩面曰：「貞出伐敄媚，卌𡚤媚，貞出伐妾媚」此三文敄，妾，𡚤同義。字或可寫爲婕。待說。媚，悅也。「伐卌婕」以取悅於神也。

㚤爲殉女，字亦作𡚤（卜八三〇）契辭用女子殉祭，或一或二以至於五。𡚤、倿、字同義。字从𡚤从卩無異也。竊疑用女子殉葬，殉女曰㚤，則用男子殉葬，其字或當是𡚤。

此字李孝定（頁二八九一）从前賢訂爲辟。辟實爲殉字，就字形似亦可解說。蓋𡉚妾童龍鳳㫗等字出之辛省，字有因緣也。掇一、三九七之辭云「王其尋二方白于自辟」陳夢家以自辟爲地名。余以爲𠂤爲堆，屯師之處，辟即殉也。以二方白殉也。惟單文孤證，姑存之待考也。

婢在契文亦是殉女。辭云：「（上略）……王宮且乙奭妣己姬、婢二人、㱿二人卯二牢、亡尤」（京五〇八〇全版有宮且辛妣甲辭，亦同文）凡此類辭皆乙辛周祭之辭。以人殉葬，只見於且乙奭妣己，且辛奭妣甲，武丁奭妣癸三例。得毋當時爲三母營葬乎？又亂曰「㱿二人」各家無說，說文㱿揉屈也。李孝定有說謂說文之義乃後起者。今此數辭謂「㱿二人」，豈非屈肢之殉歟？殉女見於一期辭，即上之㚤。用以祭河，三期「又母戊」亦用一辭。五期稱爲姬，見下文。

契文每𡚤，李釋爲每。字亦作𡚤，𡚤等形。从每之字如𡚤，羅初釋敏。李集釋从葉郭董孫等訂爲妻字。字又作𡚤、𡚤、等形。契文𡚤應爲敄，羌女之爲奴者也。與此字略異。

契文每字亦作𡚤用意甚多，讀音則相近。視辭意而分別釋爲悔、晦、霰。余所見辭中似亦作母字用。或因筆誤，遂亦作女字或母字用。

其用爲天象之晦，多在田狩辭中。如云「晦不雨」「其晦」「其田弗晦」「其晦、𡈼年上甲、亡雨」。

其作悔字用者云「王弗悔」。

其作毋字用者云「馬其毋雨」（甲一二四〇）「毋其雨」（按：此數辭亦可作晦字解）。

其作母字用者云：「戊申卜其㚔三母」。（存下七四四）

其作女字用者云：「卌女媚」（合三〇三）（字亦同𡚤字見上文）

敏𡚤乃作配偶之意，即李集釋之妻字。此與𡚤字同。𡚤即妾字之煩。故「示壬敏妣庚」即「示壬妾妣庚」亦即母字也。故知𡚤加又與否，並無不同。惟契文另有𡚤字形，則未有一辭，以之作母、妻、妾、女等意義者。其字似爲祭事之類，例如：

「丁丑卜㝖貞子雍其𠬝王于丁用𡚤二妣己𡚤羊三，𡚤羌十」。（粹四八八）則不可作妻字解。但「又告五𡚤其𡚤」。（佚一八一）字勉强或可當妻字解。又如「癸己卜争貞曰若兹𡚤，隹年𡆥三月」（前五、七、五）。則是祭事之名。故余認爲所謂「妻妾」乃斷句之誤。

其辭云：「（上略）允有來艱自北𡚤𡚤，妻告曰土方……（下略）」（菁六）𡚤又爲地名。𡚤乃一動作之字。牧字。

契文又有𡠦字辭曰：「貞婦好弗其嬪晦」（遺五二三）乃祭法之一也。

契文姜亦作羌，姜也。辭有此字者罕見。辭簡義亦難知。

「爭貞子不姜」（續五、盂五）

「戊午卜姜又」（乙五四〇五）

「寮于小乙三姜」（文三〇三）此姜字之女形手在身後，故或是奚。

「其姜……于北ㄨ?」（人一九二〇）

「自于又……姜若」（存上一七八四）

此字與帚姘之姘不同。姘只用爲人名。疑姘本姜姓之女子，姘、妌、𡟰、或係同一人名。辭曰「姣姘亡其雨姣妫亡其雨」句法同。契辭言姣某者尚有「姣耆」（人三〇八一）「姣帆」「姣凡」「姣高」「姣姘」「姣母」。故知姣後一字仍是人名。有說爲焚女以暴祭者。則焚其母矣！其必誤也。

契辭妣名中之瀾，在同一辭中有九妣名：

庫一七一三「妣癸、媟、妣甲、𡟰或「妣癸、母哭、妣甲、母龔。」

乙四六七七「妣乙、娅、妣辛妖、妣癸孋、妣辛瀾」。

「妣戊嫙、妣戊娷、妣戊姑」姑：陳作娟（[illegible]）、妖（[illegible]）陳作宴。

龍母即孋或母龍，龔與龍一字，猶之𠔿辛之母，𠔿甲之母字然。

諸女名字多是合文。合文例由右向左讀如「𠃉」讀「妣辛」，故知𡟰應是媒字或是母哭。陳夢家讀「哭母」不合其例。故娥，不能讀「我母」「婋」不讀虎母也，婋不讀虎母也。

不作合文者如龍母、角母、我母（合一九二）母娥、母婞、乇母（乜尙？）虎母、后妸（人一八五四）依文句上下讀之不誤。

帚妊（[illegible]）合文按例當是帚妊，別有帚姓則寫爲𡛷。帚姓全名爲帚㚟中姓（寧一、二三一）此與周代女字之格式相同，㚟爲氏，中爲排行，姓則女字也。如分姓字，按例讀之則爲「㚟中生母」。正是周例。惟周代生字當是夫名。此殷人例仍是女名。因四字之前尚冠以帚字，指明其爲婦也。此辭據陳夢家爲康丁卜辭。如此例者可謂絕無僅有，想人名用此法則，起源當在晚殷也。

契文𡠀姬，亦作[illegible]。爲以人殉之祭事名稱。前說婢字時，已舉有辭例。他辭但言一……王賓妣庚姬亡尤」（人二五八四），「隹姬乇雨」。說文姬：段注「衆妾之總稱也」（奴字條下）字音怡。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七冊，一九七〇年九月）

彥堂先生遺著兩篇

董作賓

如何使古文字學通俗化，是　夫子生前努力的一個目標。大約抗戰時期在四川的時候，就試着用演義式的文章來介紹古文字。「皇帝可以沒有頭嗎」、「被拋棄了的嬰孩」，就是那時候所寫的，到今天快有三十年了。　夫子在時，一直沒有發表，却隨時給年青人閱讀，以試驗他們能不能看懂。我不知道已經有多少人看過；祇知道看過的人，都說是有趣而能懂。十五年前，我抄錄一份副本，現在就根據這副本打字，發表在這七週年的紀念册裡，讓更多的人去閱讀。文中的甲骨字跟圖，副本上沒有抄錄，是我現在所查加的。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嚴一萍識

皇帝可以沒有頭的麼？

在前清時代，有這樣一個故事。

某年，某省舉行鄉試，各縣的秀才，都紛紛進省趕考。到了八月初八秋闈入場，主考官出了第一個題目，按號發下，大家各自坐在號桌，搖頭晃腦大做其八股文章。這一次的題目，是：

「維民所止」

一句。題目本來是正大光明的，是大學裏面引詩經玄鳥篇的句子，原文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大意說「許多的老百姓，都安居樂業，各得其所，住在皇帝的邦畿之內。」那知道這位主考官，就因爲出了這個題目斷送了一條性命。

這時的皇帝，是康熙的第四子胤禎年號雍正。生性異常殘忍。恰巧那主考有一個仇人，官居御史，於是就借題發揮，參了他一本說：

「啟奏我主：現有某省主考官某人，大逆不道，在鄉試中，竟敢公然出題，蓄意謀反。」

雍正聽了大吃一驚，忙問：

「究竟出何題目，是何意思，快快奏來。」

御史接着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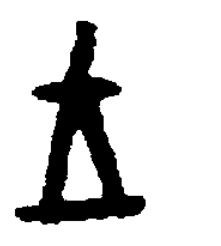
「他出的題目是『維民所止』。這題目首尾兩字，很像當今我主的年號，却又不完全，用意極壞，臣不敢往下再講，我主明察，一想便知。」

雍正沉吟了片刻，勃然大怒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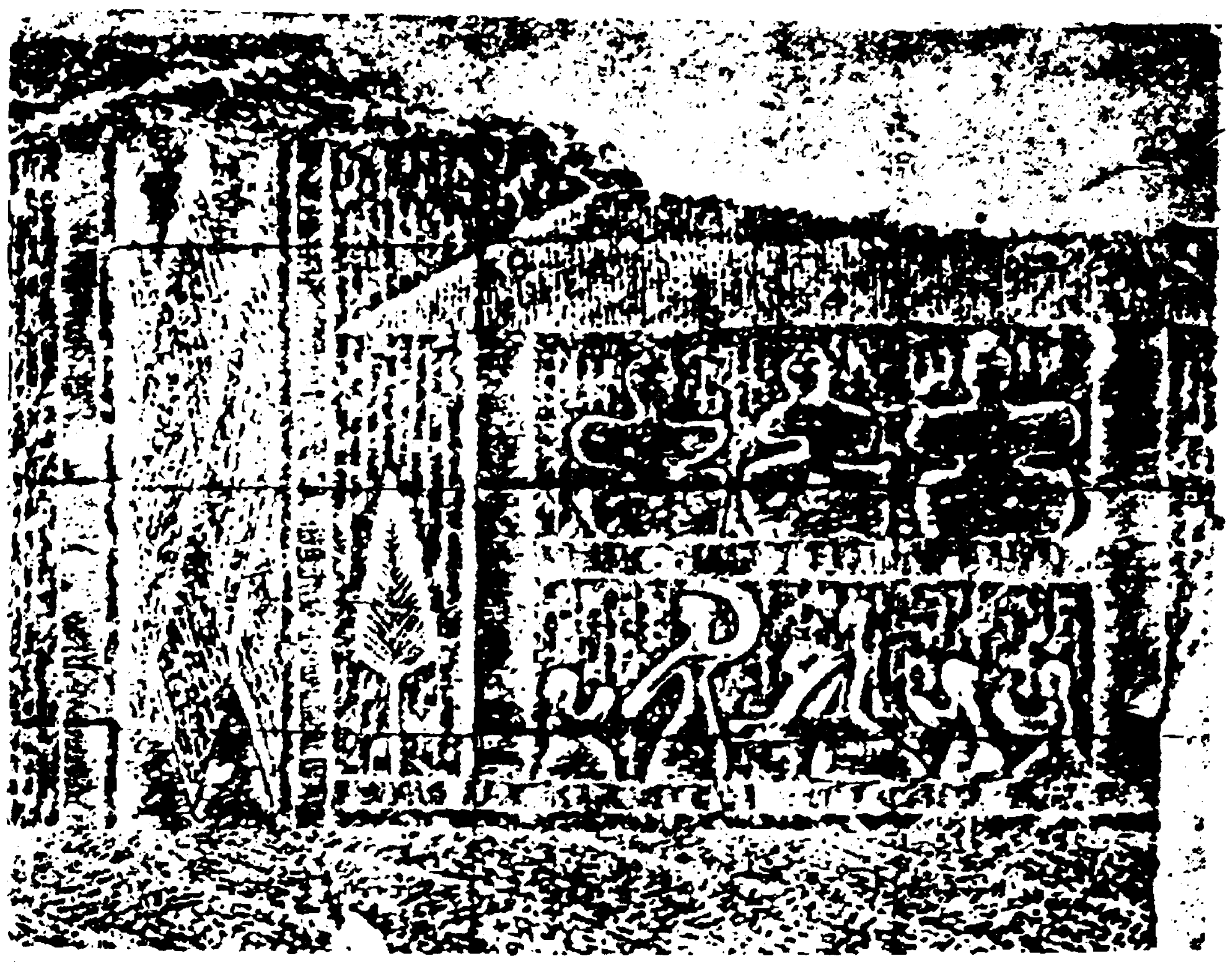
「哦！原來暗涵「雍」「正」二字，却又都是無頭，竟敢罵俺雍正是沒有頭的，眞是胆大；皇帝是可以沒有頭的嗎？好，我先叫你自己沒有頭！」

於是一道聖旨下去殺掉了這位主考官。

「皇帝是可以沒有頭的麼？」在三千多年以前，一位殷朝的聖君，也曾經這樣想過。再早，我們是不能確切知道的。且從殷代說起。殷代，自盤庚遷都以後，到了祖庚時代，三世、五王，都有文獻可考。那時候代表皇帝的「王」字都是這樣寫作。



這正像我的朋友徐中舒先生所解釋：是像一個人端拱而坐，南面稱王的樣子。據徐先生的解說，王字同皇字士字是一樣的寫法，不過皇字是戴了冕的王，微有不同。古來以正面端坐，代表這些貴族階級。舉山東濟寧郭泰碑陰畫象中的人形，可以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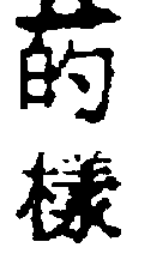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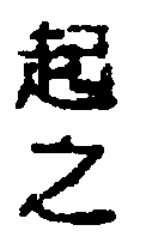


這個人，正是端拱而坐的貴族階級，也可以說是王字的原始形象。從這個解說發表之後，我們才知道王皇士都是象形的文字。

却說：殷代的皇帝，祖甲要算得一個英明的聖君。他是武丁皇帝的少子，祖庚皇帝的兄弟，當他登極的那一天，就首先招集史臣們，開了一次御前會議。在會議日程中，自然有許多改革前朝禮制的要案，但是議案的第一件，却是祖甲皇帝交議的：

改良「王」字的寫法案。

他並且加以口頭的說明道：

「朕有一件心上感覺不快的事，今天要和大家共同討論一下。在數年以前，我就嫌史官們寫王字太不雅觀，曾向先王建議，王字不應該寫成的樣子；應該再加一畫，以表高高在上，一國元首之義。豈奈先王因爲『約定俗成』的關係，不肯驟改。大家試想：代表皇帝的字，焉有不寫腦袋之理，難道說皇帝是可以沒有頭的嗎？自今以往，寫王字要寫作形，以示朕革新庶政，先從自身做起之意。大家以爲如何？」

衆位史官，連稱遵命，並且贊美，祖甲皇帝的見解極是。這第一案自然是衆無異議，全

體一致通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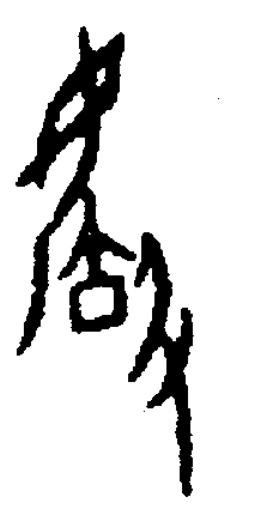
所以，從祖甲皇帝的元年起，以至於廩辛、康丁兩世，都是寫王字作王的。武乙文丁的時代，寫王字分爲兩派，甲派復古的，仍寫武丁式沒頭的王字（王）；乙派是維新的，却寫祖甲式有頭的王（王）。雖然兩派曾經過多次辯論，結果是相持不下，各行其是。武乙和文丁這兩位皇帝，却是馬馬虎虎，不甚注意這件事情，後來帝乙同帝辛父子兩個相繼即位，他們是極端崇拜祖甲的，自然都很認眞的主張用有頭的王字。不過寫的更簡單些。消瘦了肚子，作爲王或王形罷了。

這是從甲骨文字中可以確證的一件史實。王字的因革，包涵著一樁有趣的故事，所以在這裡特別把他演述出來。

被棄了的嬰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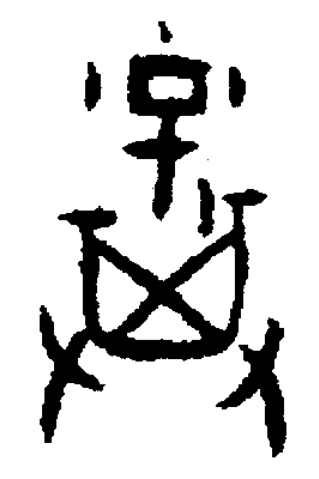
在荒遠的古代，有一種拋棄嬰孩的風俗。那時候也許爲了人口太多，生活不容易維持的緣故罷。家裏已有了幾個孩子了，又不懂得怎樣去節育，男人已是養不起了，婦人仍然一年一個的在生，於是就把初生的嬰孩給弄死，然後拋棄在荒野裏。那時候的聖人，會把這件慘事，圖寫出來，造成文字。你瞧這夠多麼悽慘：孩子剛剛離了母體，呱的哭了第一聲，這狠心的爸爸（也許是別人），就手執木棍，把孩子活活的打死。打死之後，用盛垃圾的簸箕把孩子放在裏面，拋棄出去。媽媽一陣痛疼過後，蘇醒轉來，看不見剛剛生下來的小寶寶了，怎能不頓足，大哭號啕。這是多麼不人道的慘事啊！

我們現在從三千幾百年前的文字中，還可以看見這荒遠的古代遺留下來的棄兒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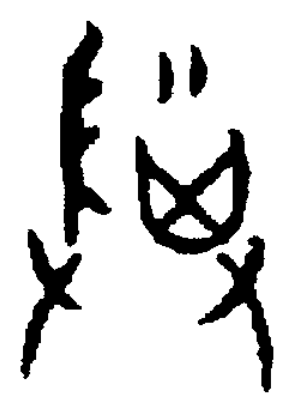
上邊的女子，剛剛分娩，小孩子是出世了，這一邊，拿着木棍的一隻手，（省去人形，只畫一隻手，是表示一個手的動作。）正是那殘忍的人，就這麼一棍下去，已把一個小小的生命給結果了。

這里是處置孩子的辦法，就是乾脆的「棄之」，所以「棄」字就是活繪出那些殘忍人的辦法。



下面是他（那個殘忍的人）兩隻手（省去人形）捧着一個木條編成的簸箕，上面即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你看！這孩子是才出母胎，身上還帶着衣胞裏的血漿啊！

古代的簸箕是用木條編成的，完全同我們現在一樣，是拿去盛垃圾糞土的，不信，你看，「糞」字，糞字本是掃除穢物的意思，所以它的寫法就是掃除垃圾。左手持帚，右手持箕，（省去人形）還有垃圾在裏面。



拿盛垃圾的東西，來盛孩子，簡直把人看的糞土不如了。

拋棄孩子，有時候也不一定要打死。大約在四千年以前，有過一個拋棄活孩子的故事。這故事中被拋棄的孩子，後來成功了歷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的後人竟做了皇帝。故事是這樣：

是一個陝西中部的春天，桃含新蕊，柳吐嫩芽，莽莽原野，青草如茵，有一位姜原夫人，趁着這良辰美景，不免要去到郊外一遊。這時正當春雨初過，地面上有些潮濕，姜原忽然低頭發現了一行足跡，由足跡的雄偉，可以想像走過去的是一個身藏七尺的丈夫。她由幻想而感到非常的興趣，呆呆的立了一會，不自主的就踐着這一行足跡，一步一步走去，走了幾步，身上覺着有種異樣的顫動。於是懶慵慵地便回到家中去了。

從此，姜原懷了孕，十月期滿，正是這年的冬天，她居然順順當當生下了一個男孩子。姜原因爲是那次遊春以後懷的孕，每想到踐着巨人足跡的時候，就不禁深深的打一個寒戰。在懷孕期間，她早已下了決心，不願意養活這個將來生下的不祥之物，所以生了孩子之後，馬上就叫人拿簸箕抬了出去，拋棄在附近的小巷子裏。那知道第二天一早，就聽到鄰居們在談論：

姜原家那個孩子眞是命大，丟在那窄狹的小巷子裏，昨晚上過了多少牛羊，會沒有把他踏死！

姜原聽了，暗地裏又叫人把孩子移走，送入深林以內，打算給豺狗子吃了他，免得再被鄰人看見。

事又湊巧，孩子剛放到樹林裏，就有一羣工人去伐樹，（在冬天正是入山伐樹的時候。）工人們看見這小孩，抱了起來，打聽是姜原所生，便給送回去了。

姜原仍然是咬着牙、忍着心，把孩子棄了出去。這是第三次了。這次可眞毒辣，她竟自己把孩子丟在河渠裏的冰塊上。她拋棄了孩子之後，冒着寒風，無精打彩的歸去，想到這孩子將要怎樣的受凍以至于直殭殭的死去，她一邊走着，一邊掉淚，到家倒在床上，索性嗚嗚咽咽，哭將起來了。

一個初生的小孩，嬌皮嫩肉，那裏能當得起這樣冰凍的天氣，凜冽的北風？幸而有一大羣烏鴉，都落在這塊冰上，把孩子的上下左右，保護得十分嚴密。烏鴉的暖氣，襯着孩子的體溫，大家互相偎依着，却又安安穩穩的度了一夜。

天是快要明了，東方現出魚肚白的顏色。殘月當空，幾顆星星還閃灼着它們微弱的光芒，這時河畔已有了行人。一羣烏鴉，被人聲驚醒，撲刺刺四散飛去，各自覓取它們在茅屋簷頭儲着的早餐。孩子感覺寒冷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行人隨着哭聲找去，又把孩子抱起，打聽着他的母親交還給她。

姜原這一次眞是又驚又喜，又恨又愛，覺得這孩子必定有些來歷，才一心一意的收養了他。因爲曾經三次拋棄，所以就給他起一個名兒叫作棄。

棄從小就喜歡種植，後來作了堯皇帝后稷之官，敎民稼穡，有大功於世，我們也稱爲后稷。孫姬發作了皇帝，就是殺死帝辛，奪了殷家江山的周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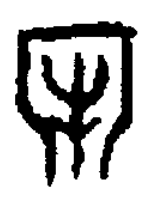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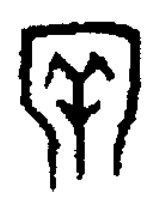
看了這個故事，就可以知道，拋棄嬰孩的風俗，從造字的時候起，一直到了后稷的時代（距現在有四千年左右）還在流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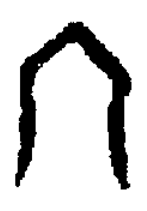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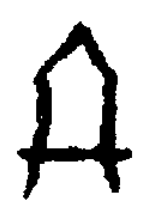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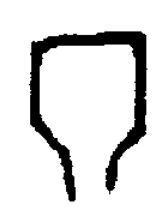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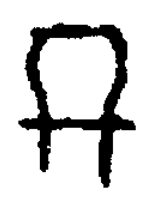
不但如此，據我知道的，近來仍有拋棄孩子的惡俗。女孩子多被溺死，河南安徽都有。男孩子都是活的拋棄，把生辰八字寫在紅紙條上，揣入孩子懷裏，棄於路旁，希望着有人拾去撫養。許多地方的慈善團體，設有育嬰堂，都是爲的補救這慘無人道的惡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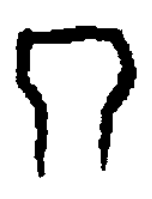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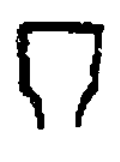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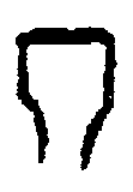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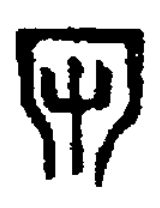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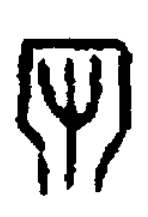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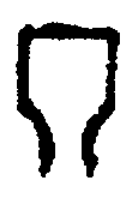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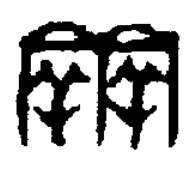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牢義新釋

嚴一萍

卜辭有字或从羊作，羅振玉釋牢，曰：「牢爲獸闌，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說文曰：「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王筠句讀以「閑」字句絕。段玉裁註據周禮充人鄭注：「牢、閑也。」補「也」字於「閑下」。案牢之本義，指養牲之所，晏子春秋上諫篇所謂：「牛馬老于欄牢」者是也。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象周帀形，一以閑之。非冬省。」孫詒讓曰：「象牢形，非冬省。」馬氏六書疏證曰：「朱孫之說是也。貉子卣與甲文同，明非冬省，亦非古文終字。當作閑也，从牛，象形，指事。今閑下挩『也』字。『養牛馬圈也』及『取其四周帀也』乃校者加之。字見急就篇。然疑本以象形，後以別於同形之字而加牛。」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說文作「閑養牛羊圈也。从牛从舟省。舟取四周帀也」。卷八十三引作：「閑養牛馬圈。从冬省。凡取四周帀也」卷三十引作：「閑也。養畜生之圈也。正从牛从舟省。舟之爲義。取四面帀也。或从舟，古終字。」卷七十四引作：「从牛舟，舟取四面帀也。」卷四十五引作「从牛从舟省聲。舟取四面帀也。」所引皆說文，而說解不一，正馬氏所謂「校者加之」之一證。其言从冬省或从舟省者，皆就小篆之形爲說，非其朔也。

孫氏甲骨文編同馬氏之說，於牢下錄形，謂「不从牛」。所據爲撫佚續篇第九〇版，其辭曰：「一牢三五牢」（圖一）確以作牢。然此種情形，在甲骨爲漏刻之常例，猶他辭之牢作（京都二三二四圖二）（又二九七九圖三），不能遽稱之曰「不从牛」也。羅氏謂象獸闌之形則甚塙。充人鄭注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賈公彥疏曰：「防所繫之禽獸，自相觸齧也。」儀禮少牢饋食禮曰：「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至祭享之時，則「視其身體具無災害。」（公羊宣三年何注）倘在芻三月期內，有自相觸齧者，當有損傷，卽不能供祭享之用，故必繫之牢，以分隔之。甲骨有字，（乙四〇七圖四）正象分隔繫牲之形，作二宰猶說文八部之絫从二余，與余同。其从二宰者，亦牢字無疑也。

牢之本義，既爲繫牲之獸闌，惟卜辭所見諸牢字，皆作祭祀之牲名，乃引申義。因牢有从牛从羊兩體，於是考釋者多異說焉。

王觀堂先生曰：

宰卽牢、小牢卽少牢矣。　　戩一・一考釋

董夫子曰：

牢義同牢，用法有別。疑即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之義。从羊之宰，有作宰者，可證少牢即小牢，太牢即大牢也。　甲骨學文字編引

葉玉森曰：

森按諸家釋牢，其字或从牛或从羊。王國維氏于殷虛文字考釋中，書作牢宰二體，似已懷疑。予觀卜辭言小宰，凡數十見，而宰竝从羊。與大戴禮牛曰大牢，羊曰少牢之說正合。韋注晉語：「凡牲一為特，二為牢。」是稱牢，當非一牲。殷世或即以二牲為牢，惟犬與豕，必在大牢小宰之外。故卜辭云「羊一小宰俎」（殷虛文字第一葉之一）明小宰專指羊也。又辭云：『貞三羊卯三牢』（又第二十三葉之六）別乎羊以言牢，則牢指牛即大牢之省稱。又云『三小宰、卯二牛、沈十牛』（卷七第廿五葉之一）『□□卜貞三小宰⧄卯三牛』（又第二十六葉之一）別乎牛以言小宰，則小宰亦專指羊。或云『三小宰卯三宰』（卷七第二十七葉之一）宰竝从羊，則小宰與宰，亦竝指羊。曰宰，即小宰之省稱也。（前編集釋卷一四十六頁。又擧契枝譚「用牲之數」節說同。）

瞿潤緡曰：

按宰諸家以為牢字，未諦，从牛與羊不同。从羊者，大概皆為小宰。而小宰之宰，未有从牛者，知宰牢有別。　殷虛卜辭七版考釋

胡厚宣曰：

言大牢者與牢同，蓋卜辭通例：牛稱「牢」，又稱「大牢」，羊稱「宰」，又稱「小宰」。「宰」上不必盡冠以「大」字，而凡戴有「大」字者，必作「牢」。「宰」上不必盡冠「小」字，而凡戴「小」字者，必作「宰」。與大戴記「牛曰大牢羊曰少牢」之說合。……卜辭中間有大宰者僅藏一七六・三及佚三・八兩例，乃字之誤也。　集刊八本釋牢

案牢與宰之是否有別，仍當求證於卜辭。諸家皆以大牢或作宰，少宰或作牢為誤刻，葉氏擧藏龜一七六之一版，胡氏又補佚存三〇八版二例，佚存考釋商氏亦曰：「大牢不應从羊，从羊者筆誤也。」（佚存三〇八考釋）其後黃然偉君又補小宰作牢者五例（乙四五〇七、四六〇三、八九四二。續存一九〇八。粹八二八。）皆以大牢作宰，小宰作牢為誤刻。考卜辭雖多誤刻之例，然以牢宰互用之多，即不應一概以誤刻視之。茲列擧之：

大宰

貞翌辛未其㞢于血室三大宰	九月	鐵一七六・四　通七六七（圖五）
⧄翌辛未其㞢于血室十大宰	七月	金四六六（圖六）
庚寅卜貞其大宰		佚三〇八（圖七）
貞叀大宰		掇二・一三五（圖八）
庚寅卜壴貞其大宰		甲二六九八（圖九）

小牢

⧄伊奭一少牢	粹八二八（圖十）
（叀）小牢	續存一九〇八（圖十一）
叀小牢王受又	京都一八九四（圖十二）
叀小牢	摭續七八（圖十三）
小牢	乙八九四二（圖十四）
己丑卜卸于上庚三十少牢	
叀少牢于父戊	乙四〇三（圖十五）

以上牢宰互見之多，決非誤刻；尤足以證明非誤刻者，為乙四五〇七版（圖十六），少牢共有六辭。曰：

庚子子卜叀小宰卸虎母
庚子子卜叀小宰ㄗ后
辛丑子卜貞用小牢虎母
辛丑子卜貞用小牢ㄗ后
壬寅子卜卸母小宰
叀犬用至ㄗ后小宰

庚子至壬寅三日所卜，六用少宰，而辛丑兩卜皆作牢，其非誤刻者甚明。且「牢㞢一牛」為卜辭成語，字亦用宰：

辛丑乎母辛宰一牛　六月　京津八一一（圖十七）
甲午卜貞翌乙未㞢于且乙羌十人卯宰一㞢一牛
甲午卜貞翌乙未㞢于且乙羌十㞢五人卯宰㞢一牛　五月
北大一・四・三佚存一五四續一・一二・八同（圖十八）
丙戌（卜）貞卓于丁宰㞢（一）牛

續一・四五・一簠帝二〇六又典八八同（圖十九）

貞其宰又一牛　續二・二二・二戩二四・六同（圖二十）

凡此皆足證牢宰爲一字。故卜辭得以牢宰並擧：

戊子貞其尞于洹泉三宰俎宰

戊子貞其尞于洹泉亦三牢俎牢　甲九〇三（圖二一）

「亦」甲編考釋作「大」。字在骨臼邊緣，已有摩損，故拓本不甚清晰。細案原骨，大字之兩腋下，尚有兩八刻痕，宛然可辨，則爲亦字無疑。此爲第四期卜辭，不記貞人名，兩貞並第三卜。其左貞稱「亦」，必與右貞爲二人，且爲後卜者。因所貞用牲相同，故云：「亦」。是牢宰爲一字，不言可喻。顯證如此，實無可疑也。所當辨明者，爲牢與大牢少牢之分別如何耳。胡君據卜辭成語「牢又一牛」，謂牢爲二牛。又據「大牢一牛」，謂「牢與大牢之義同」。其言曰：

卜辭只言「牢又一牛」，絶無言「牢又二牛」者，則牢者決不能過於二牛。又卜辭特言「牢又一牛」，而不稱之爲「二牢」或「二牛」，則「牢」者亦決不能即爲一牛，國語晉語曰：「子爲我具特羊之饗」，韋注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以二牲爲「牢」，於卜辭最可通。

又曰：

然武乙文丁時卜辭又曰：「其登新鬯二牛用卯。叀牢用」。以「牢」與「二牛」對擧，則兩者仍當有別。疑「牢」者當專指一牡牛與一牝牛而言，故與普通之二牛異也。　釋牢集刊八本

此後黃然偉君據胡君之說作「太牢少牢古義」，以爲牢即大牢，由二牛所組成；宰字从羊，即少宰，亦爲二羊之統稱。並據粹編五六一「叀牛羊」，小屯乙編八九七「小宰一豕」及 字，以證宰爲二羊與牢爲二牛之證。案所引卜辭，實皆誤讀，蓋「叀牛羊」爲「叀羊」之誤，（圖廿二）羊讀辭，已成定論。而「小宰一豕」之全辭爲「卯十小宰豕」。（圖廿三）二者與二牛二羊，不相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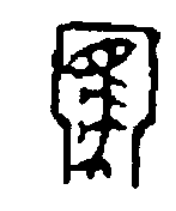
張秉權先生不贊成胡氏牢爲牝牡二牛之說，在其「祭祀卜辭中的犧牲」一文曾有論及。其言曰：

誠如胡氏所說，卜辭中沒有見過「牢又一羊」或「牢又一豕」的句子，但這並不能證明「牢」必爲「牛」；更不能證明必爲二牛，而且是一牡一牝。因爲卜辭中還有着「牢㞢一牛㞢青」（見上例三二九），「三牢又㱿二」（見上例三三八二），「宰又艮」（見上例三五〇；三七七），「宰又一牛」（見上例三三二），「宰㞢牝」（見上例三四〇），「二牢亦二羊」「三牢亦三羊」（見上例三七二），「二牛二宰」（見上例三六二）等等的句子，其中任何一條卜辭，都足以否定胡氏的說法。………他說卜辭中的「大牢」和「牢」沒有分別，「牢」就是「大牢」之省；「小宰」和「宰」沒有分別，「宰」就是「小宰」之省。但是事實上，卜辭中不但有被他列入誤字例中的「大宰」而且還有「小牢」。這些例子雖不太多，如果盡以「誤刻」來作解說，似乎也不太妥當。何況卜辭中更有「宰」與「小宰」同見一辭（見上例三七六），如果沒有分別，爲什麼一作「宰」；另一却作「小宰」，而且在它的對貞卜辭中，情形亦復如此。這些，都是胡氏的說法，在卜辭中遭遇到的困窘。再就理論上說，他說「牢」是「二牛」，而且是「專指一牡牛與一牝牛而言」；「牢又一牛」是三牛。但是卜辭中却有牝牡的合文，爲什麼不稱之爲「牢」？此外，卜辭中用「二牛」「三牛」之辭很多，難道這些都是牡的或者牝的？況且卜辭中用四牛以上，如「十牛」「廿牛」「卅牛」「四十牛」「五十牛」「百牛」「三百牛」乃至「千牛」的例子，多不勝擧，難道在那末多的牛羣中，就沒有一對牡牛與牝牛？如果有，又爲什麼不稱之爲「牢」呢？因此，牢爲專指一牡牛與一牝牛的說法，在情理上，也是說不過去的。（註一）

張氏駁論甚備，足正胡君之謬。且卜辭正有用牝牡二牛而不稱牢者，前一・三三・七版曰：「甲申卜钔婦鼠匕己二 」（圖五八）因牝牡二牲之性別不同，故於二「牛」之旁加匕丄以明所用之二牛爲牝牡二者，則牢非牝牡二牛，此其堅證矣。惟張氏亦不同意禮家所稱牛羊豕爲大牢，羊豕爲少牢之舊說。故又曰：

那末卜辭中的「大牢」「小牢」或「大宰」「小宰」，是不是像秦漢以來的傳統說法那樣以牛羊豕爲大牢；以羊豕爲小牢的呢？按照卜辭中的材料看來，也是有問題的，譬如上擧例二六、三〇及三八，以牛羊豕並擧，而不稱之爲大牢或大宰；又如例一七九、一九一、一九八、二五九等辭中，以羊豕並擧，而不稱之爲小牢或小宰。那末這二個字，究竟應該怎樣解釋，才合於卜辭中的意義呢？從字形

上看，牢字从牛，𡧱字从羊，它們的原始意義，「牢」字是牢中養着的牛，「𡧱」字是牢中養着的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甲骨文和造字的時代，已經有了一段距離，而且，這二個字的用法，雖則大致上還有分別，不過在有些地方，也不免相混，譬如上擧的例四一六中，即以「一牛」和「𡧱」對貞，在那二條對貞的命辭之中，自「㞢」字以下，除了一作「一牛」；一作「𡧱」以外，其餘的文字，完全相同。這似乎顯出「𡧱」的意義，已經和「一牛」相當的了，很可能這個「𡧱」字，已經混用作那個「牢」字。正因這二個字，在甲骨文時代，已經有了相互混用的現象，所以才有「大」和「小」的形容詞來指定它們。此外，如「𡧱」和「小𡧱」二名同見於一辭之中，那個「𡧱」字，恐怕也與「牢」字相混了，它和「小𡧱」應該是有分別的，並非一般人所說的「𡧱」就是「小𡧱」之省。不過，從一般的情形看來，牢指牛，𡧱指羊，大致上還可以說得過去。至於牢和牛或𡧱和羊的分別，恐怕不在於數目上或種類上的不同，而是牢或𡧱中特意護養着的牛或羊，是專門爲了供作祭祀之用的，所以稱之爲「牢」或「𡧱」。而卜辭中稱爲「牛」或「羊」的那些，可能並不是專門爲了祭祀之用而經過一番特意護養着的牛羊，它們可能就是普通牧放中的牛羊，也可能是臨時徵收來的。（註二）

以「牢」爲專供祭祀之用，福氏所藏甲骨文字第二十九版考釋已發之。今案古者，凡祭祀之牲，先取之於牧人，然後繫於牢。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祭祀共其犧牷以授充人繫之。」又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先王亦如之。」禮記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案帝牛祀天帝，稷牛祀人鬼，即先王。如帝牛遭災之時，可選用祀人鬼之稷牛以代之。故孔疏曰：「凡帝牲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臨時有故，即謂帝牲遭災之時。然則祀先王之牲並皆繫於牢以「殊養」之也。故豕亦繫之牢。詩大雅公劉：「執豕於牢」。莊子達生篇曰：「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皆豕亦繫牢之證。墨子天志下曰：「天子必且犓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又曰：「皆犓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祀上帝山川鬼神。」據此以觀，卜辭所用牛羊犬豕，皆爲天子敬祀天帝山川鬼神所犓豢之牲，悉繫諸牢。不得謂爲臨時取之於「牧人」。則牢與牛，𡧱與羊之別，決不在「殊養」與尋常放牧之異。且墨子天志下曰：「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是馬亦繫之欄牢。而契文有从冂从馬之，正象馬在牢中。見於卜辭者凡四條，無一用作祭祀之牲牢：

王畜馬在𢆶廄□母戊王受（又）　寧滬五二一（圖二四）

⧄𢆶廄⧄　寧滬五二二（圖二五）

⧄畜馬在𢆶廄⧄　粹一五五一（圖二六）

□□卜王其乍𢓊朩于廄⧄　京津四八三一（圖二七）

續甲骨文編據粹編考釋隸定作廄，甚碻。是卜辭从冂之馬不作「牢」用，且尚有从馬之「大⿰牢馬」「小騂」，亦與「太牢」「少牢」不同，如：

叀烈馬眔大騂亡巛　弘吉　簠典禮六二一續二·二五·一一佚九七〇（圖二八）

叀小⿰牢馬用　福二九（圖二九）

簠室考釋析爲「牢」「馬」二字，孫氏甲骨文編「小⿰牢馬」作「小馬牢」合文，並誤。商氏於佚存考釋無說。福二九版之考釋則曰：「大騂小⿰牢馬，則大馬小馬也。用以祭祀，故加牢以別之。」謂大小爲形容辭之大小，甚是，謂用以祭祀而加牢以別之，則誤。考卜辭尚有从𡧱从女之⿰女𡧱，如：

叀⿰女𡧱　京津二〇一一（圖三十）

叀⿰女𡧱烄　簠雜事六七（圖三一）

貞烄⿰女𡧱㞢雨　佚一〇〇〇（圖三二）

案烄⿰女𡧱兩辭皆與烄妁對貞，是牢字爲聲符。从牢之騂當讀牢聲，非因祭祀而加牢也。卜辭既不以从冂之馬，爲繫牢之馬，而从牢之馬又爲馬名，亦足證牢𡧱與牛羊之間確有不同。然則其別奚在？

自胡君以下據國語晉語：「子爲我具特羊之饗」，韋昭注：「凡牲一爲特，二爲牢」之說，皆以爲「二牛」或「二羊」爲牢。此實誤解牲字，未達一間。詩周頌我將：「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孔疏曰：「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劉寶楠論語正義雖謂鄭氏注用「特牛」爲以意說之，非有他證，然據此一牛一羊不稱特牲而言，正韋氏二爲牢之牲，即維牛與羊之證。故卜辭諸牢字第見从牛與从羊，其从馬者即爲廄。釐然不相混也。可知韋氏之訓，遠有所承；惟以牢字之古義久湮，注家遂與太

牢相混。禮郊特牲孔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據文武配祭，得用太牢也。」王鳴盛尚書後案召誥篇曰：「維羊維牛，是配食有羊，則亦有豕可知。」皆混于配食用太牢推論，不免增字解經。明孫鼎詩義集說引朱善詩解頤曰：「羊曰維羊，謂於羊之外，不敢有加禮也。牛曰維牛，謂於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誠之義也。」可謂得之矣。

周禮天官宰夫：「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鄭注：「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孫詒讓曰：

> 三牲牛羊豕爲一牢者，大行人注義同，鄭詩小雅瓠葉序箋云，繫養者曰牢。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凡牲必繫養於牢，故祭祀賓客之牲，並謂之牢。對文則三牲具曰大牢，二牲曰少牢。故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曰少牢。散文則通稱爲牢。國語晉語韋注云，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是二牲以上並得牢稱也。

案國語周語上：「餼諸宗廟饋九牢」。韋昭注：「牛羊豕爲一牢」。國語齊語：「環山於有牢」。韋注：「牢牛羊豕也。」此即孫氏所謂「散文則通稱爲牢」。亦即王鳴盛所謂「孜之禮，牛羊豕各一爲牢，又爲太牢」也。（見尚書後案召誥篇）究其實，皆不知牢爲牛羊二牲之故，致牢與太牢相混也。後世又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其謬誤，宋王勉尖辨之曰：

>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祫享，太牢止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註：「牛也」。知此謬已久。
>
> 野客叢書卷三太牢

清馮山公以爲誤始西漢，唐人承之。其書野客叢談後有曰：

> 國語觀射父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是必牛羊豕具而後謂之太牢，單牛則稱特牛。乃前漢書外戚傳孝成許皇后上疏有云：「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富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可見以特牛爲太牢，西漢時已然，唐人承誤，不足怪也。
>
> 解春集文鈔卷七

今見於卜辭者，「牢」、「太牢」「小牢」，釐然有別，未嘗相混，爰加董理如后：

一、單用牢，不兼他牲者于卜辭最多，兹略舉數例如后：

甲辰卜亘貞貞賁三宰

貞㞢于父甲宰　北大一・一五・四續一・二七・九（圖三三）

㞢于大戊三宰　前一・七・二（圖三四）

庚辰卜㱿貞㞢于丁五宰　續一・四五・二（圖三五）

亩九宰酒大甲

亩十宰㞢五酒大甲

冂戌〼來口辰〼大甲　前一・五・五（圖三六）

辛巳卜峊貞來乙未酒唐五宰　珠五（圖三七）

甲辰卜乂二伐且甲歲二牢用　珠六二九　佚七八（圖三八）

丁亥卜㞢于河二宰　天三五　佚八九　續一・三六・二（圖三九）

賁于河一宰埋二宰

賁于河一宰埋二宰　前一・三二・六（圖四十）

丁丑卜今來乙酉㞢于咸一宰　七月　此大二・二四・四（圖四一）

己卯貞𠦪禾于示壬三牢　甲三九二（圖四二）

辛未卜又大庚三牢庚辰　甲二・二八（圖四三）

二、於牢字後兼用他牲者，迄今所見僅「㞢一牛」之例，當不出牛與羊二者之外，此類例證甚多，兹亦略舉數例，如：

貞牢㞢一牛　前五・一一・八（圖四四）

貞羌三人卯牢㞢一牛　粹五五七（圖四五）

牢又一牛王受又　粹五九五（圖四六）

卯牢又一牛王受又　佚二〇一（圖四七）

以上爲一牛一羊之外增一牛，即二牛一羊。或所增之牛用青如：

甲申卜貞翌乙酉㞢于且乙牢㞢一牛㞢青　前一・一〇・二（圖四八）

青，天壤閣第六十三片考釋謂是「畜子之通稱」，可信。此條卜辭之青，當即是「犢」

。句中三「㞢」字，義各有專。「㞢于祖乙」之「㞢」侑祭也。「牢㞢一牛」之「㞢」又也。「㞢青」之「㞢」以也。蓋謂又一牛之牛，當用犢。仍是二牛一羊也。禮記郊特牲曰：「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故卜辭亦選其牲色，而又擇其牝牡。如：

貞㞢于示壬妻妣庚宰甶物牡　丙二〇五（乙一九一六・二三七三合）（圖四九）

翌乙巳㞢于且乙宰㞢牝

貞勿㞢牝甶牡　乙四五九〇（丙三一七已與他版綴合）（圖五十）

「甶」與「隹」同義，物爲牛之毛色，牝牡乃牢之性別。非用牢之外，更用物與牝牡也。故由上擧各例，知卜辭用牢爲祭品時，不與他牲相共。其大牢與少牢，亦復如此：

庚寅卜貞其大宰　佚三〇八（見圖七）

庚寅卜壴貞其大宰　甲二六九八（見圖九）

丁巳貞庚申賁于夒二小宰宜大牢　粹六八（圖五一）

用三小宰于母己　前一・二八・六（圖五二）

癸巳貞钔于父丁其五十小宰

癸巳貞钔于父丁其百小宰　粹二〇（圖五三）

囗亳土叀少宰　粹二一（圖五四）

準此以論，似有一版爲例外，不可不辨。此版見收於戩壽堂一・九，亦見於續編一・二・四・及佚八八四。（圖五五）文曰：

癸卯貞酒奉乙巳自上甲廿示一牛，二示羊，土賁，四戈彘牢，四巫豕。

就常例言，似於四戈用「彘牢」，細攷之，則此條卜辭行序頗錯亂，「牢」字本當在第五行「土賁」之下，乃錯入第六行，遂成「彘牢」連文。其實四戈用彘，亦見於他辭：

壬寅卜奉其伐歸叀北[illegible]用廿示一牛二示羊挈四戈彘　粹二二一（圖五六）

前條之「土」即「社」，故「賁牢」以祭也。若「牢」與他牲見於一辭者，在卜辭中固不勝枚擧，然用牲之方法必異，如：

貞賁于土三小宰卯二牛沉十牛　前一・二四・三（圖五七）

案三少牢用「賁」，二牛用「卯」，十牛用「沉」，此者因用牲之方法不同，而異其稱名也。然有「一牛一羊」及「一羊一豕」竝見一辭，而亦不稱「牢」與「少牢」者，又何故歟？如：

一牛一羊钔帚鼠妣己　前一・三三・七（圖五八）

甲辰卜內賁于河一羊一豕卯一牛　粹四四（圖五九）

丙子卜㱿貞乎言酒河賁三豕三羊卯五牛　粹四七（圖六十）

乙亥卜㱿貞今日賁三羊三豕三犬　乙三四二九（圖六一）

此類情形，卜辭中甚多，逸周書世俘亦有之：

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

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

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世俘所記爲伐商之事，周初文獻，承殷之舊。由此可知卜辭所用「羊豕」，「犬羊豕」等，別有專名曰「小牲」，此當對「牛」爲「大牲」而言。「小牲」與「少宰」不同，「大牲」與「大牢」亦不相同。其在卜辭中之分別，顯而易見者，僅爲「羊豕」與「犬」同用不稱「少牢」，然僅有羊豕二牲，亦不稱少宰，當必另有分別。周書嘗麥曰：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于大宗少宗，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

朱氏集訓校釋：「將頒刑書，故假社而告焉，社與后土，皆羊一、豕三。不用太牢者，告祭，殺禮。」祭社當用太牢，今因禮不同而用牲亦不同也。又有牛羊豕同用，亦不稱太牢者，就記憶所及，在卜辭似未見，書召誥則有之：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其牲數，確如太牢之組合，然召誥不稱爲「太牢」，與卜辭不稱「一羊一豕」爲「少牢」之情形同。嘗反覆推考，祭祀之禮，在卜辭所不能見者，唯有陳牲之位置及排列之方式，經典所記與遺址發見，容可徵焉。考儀禮聘禮歸饔餼之禮曰：

有司入陳。饔……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以西牛羊豕。

凌廷堪禮經釋例曰：「凡牲，殺曰饔，生曰餼。饔之屬皆陳于堂上下，餼之屬皆陳于門外。」此言陳牲之位置有堂上下，與門外之不同。而六鉶四鉶及二牢，其牛羊豕三者之

排列，亦自有異，玆據以圖之：

殺六鍘之位置圖：

豕 ← 羊 ←西牛
南
↓
牛東 → 羊 → 豕

殺四鍘之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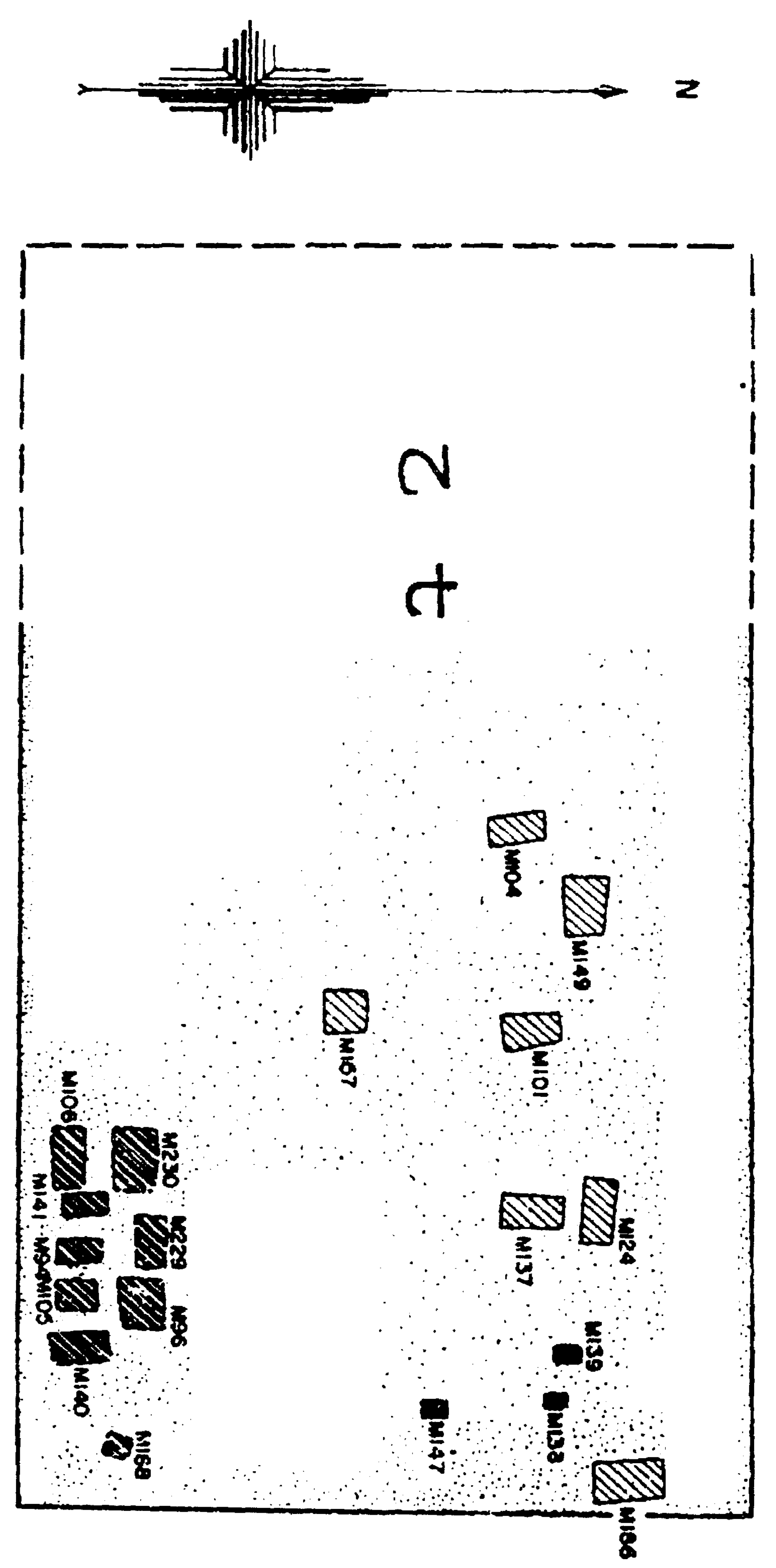
牛　　　牛
南　　　↑
↓　　　北
羊 東→ 豕

殺二牢之位置圖：

豕←羊←牛←西豕←羊←西牛

此等排列之不同，載諸經典而卜辭無有也。今欲進一步探求殷商當時之情形，則惟有以殷墟遺址之發見作根據。試以乙七遺址之置礎諸墓證之。（據石璋如先生所撰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建築遺存）案乙七基址，爲殷墟建築遺存乙區第七號基址，置礎之墓葬，共有九處，獸坑八，其編號爲：M230、M229、M96、M106、M141、M94、M105、M140人坑一，其編號爲：M168獸坑內所埋者爲牛羊犬三牲，其坑位之分佈如遺址圖，各坑牛羊犬之排列如表。

乙七基址置礎墓分佈圖


N
乙七
M149
M24
M139
M186
M104
M101
M137
M133
M147
M167
M230
M229
M96
M168
M106
M141
M94
M105
M140

乙七基址置礎諸墓埋置犧牲情形表

地				墓				葬			
基址	面向	厚度	礎石高度	墓數及名稱	位置	方向	深度	種類	架數	頂向	保存
乙七	南	B:0.35–2.60	0.15–1.10	1.M230	基南緣，北西	東西	1.12–2.65	牛	5	西3，東2	完好
		C:0.35–1.60		2.M168	最東的一個，在本組的東北角	方形	1.80–2.45	人	1	跪着	〃
		A:0.65–1.75		3.M229	北排	〃	1.70–2.40	狗	1	全向東	殘朽
					中間			羊	2		
				4.M96	北排東邊	〃	1.00–2.50	牛	2	東	完好
				5.M106	南排西邊	〃	1.20–2.10	狗	11	〃	好朽參半
				6.M141	南排西三	南北	1.75–1.85	〃	2	羊南狗二南一北	朽
								羊	1		
				7.M94	M141東	〃	1.00–1.65	狗	3	南	殘朽
				8.M105	M94東	〃	1.10–1.75	〃	3	〃	殘朽
								羊	3	〃	
				9.M140	南排東邊	〃	1.37–2.07	牛	3	〃	完好

遺址所見墓葬之坑位甚多，乙七基址乃其中一例；今舉此一例，僅欲證明殷人用牲之時其陳設之位置及排列、組合，均有其分別在。不特此也，「餼、二牢」章，鄭注曰：「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賈疏曰：「言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也。云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豕束縛其足，亦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此可見陳牲之時，首足方向有規定。特牲曰：「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曰：「東足者，尚右也。」張爾岐句讀曰：「豕北首東足，寢其左，故云尚右。」此祭禮與聘禮之陳設有所不同也。乙七基址M二三〇坑表列爲牛五架，西首三，東首二，出土時骨架完好，埋葬時之排列位置，未經擾亂。東首者北足，西首者南足，同爲尚右。（見圖）足證殷人用犧牲，於選擇品物種類外，尚有陳牲之位置及排列分組等不同；而此種分別在卜辭中並無記載，僅能就其用牲稱名之不同，而可確信其有。故卜辭既有牢、太牢、少牢之名，而又牛羊、牛羊豕、羊豕並見者，正有此種分別存乎其間之明證。綜上所論爰得其結論曰：

一、卜辭之牢、从牛與从羊爲一字，其含義爲一牛一羊，曰：「牢㞢一牛」者，爲二牛一羊。

二、大牢當如舊說爲一牛一羊一豕之共名。

三、少牢亦當如舊說爲一羊一豕之共名。

四、羊豕犬等單名者，當如逸周書世俘所稱，爲「小牲」，與牢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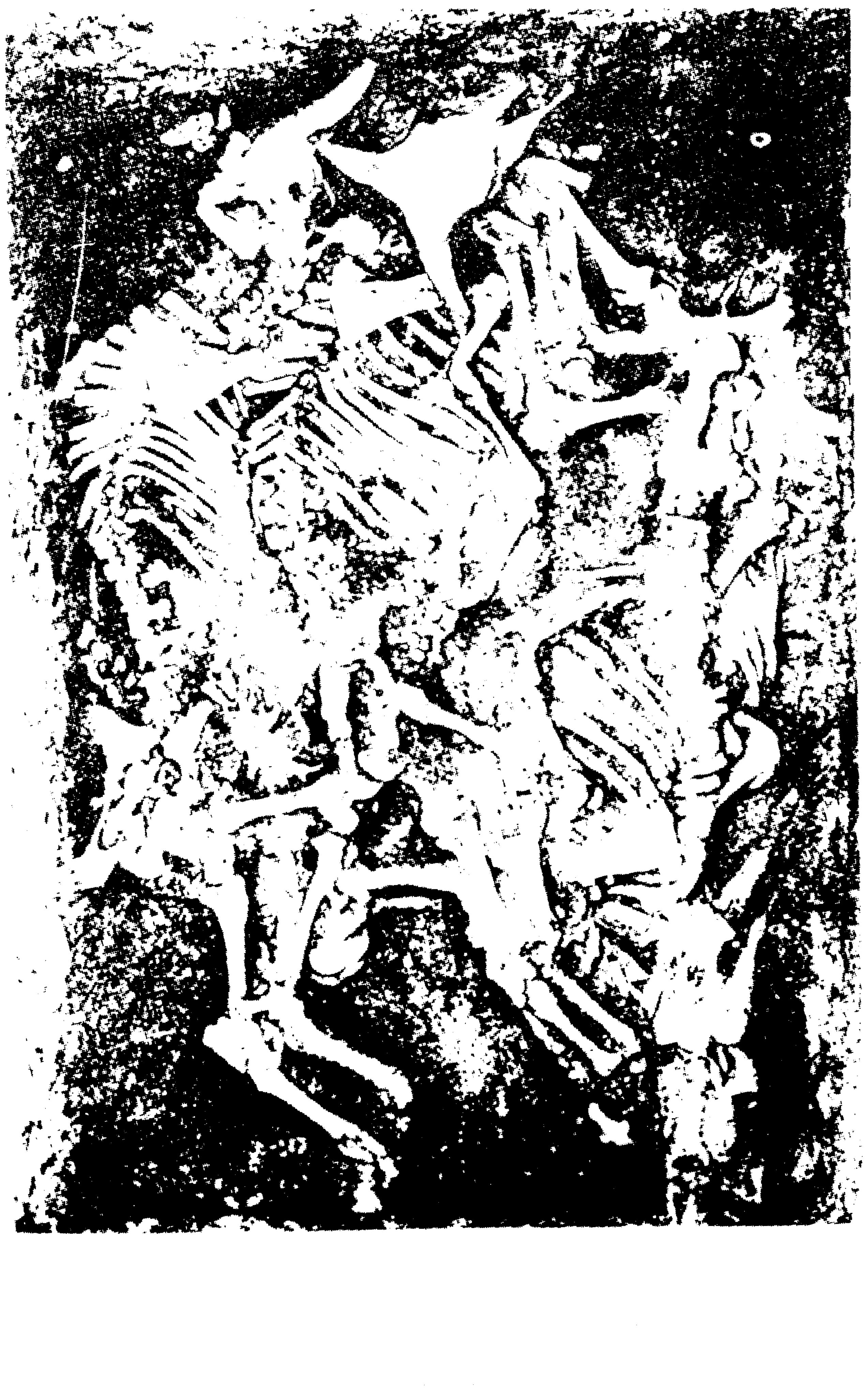
五、用牢即不與他牲相共，如與他牲見於同一條卜辭內者，其用牲之方法，必不同。

六、羊豕同用不稱少牢，牛羊豕同用不稱太牢者，因陳牲之位置及排列分組等，與牢有不同之故。

明乎此，不特牢、太牢、少牢之義，釐然可辨；殷禮之有條理可尋，將不僅五種祀典而已也。

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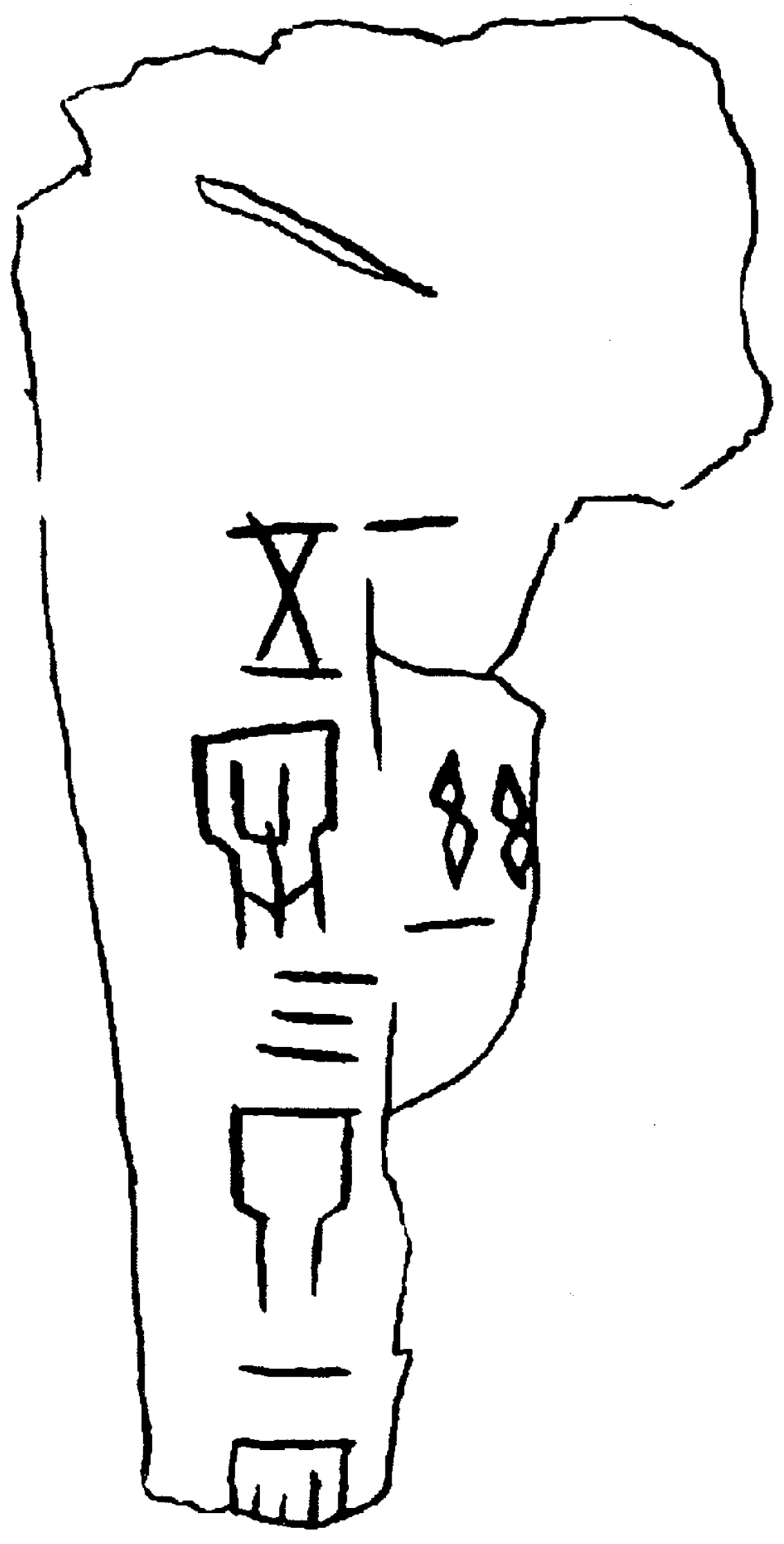
例三二九	前一・一〇・二
例三八二	前一・一六・五
例三五〇	乙編四五二一
例三七七	丙編一八二
例三三二	續二・二二・二
例三四〇	丙編三一七
例三七二	續二・二二・五
例三六二	續一・三六・二
例三七六	前七・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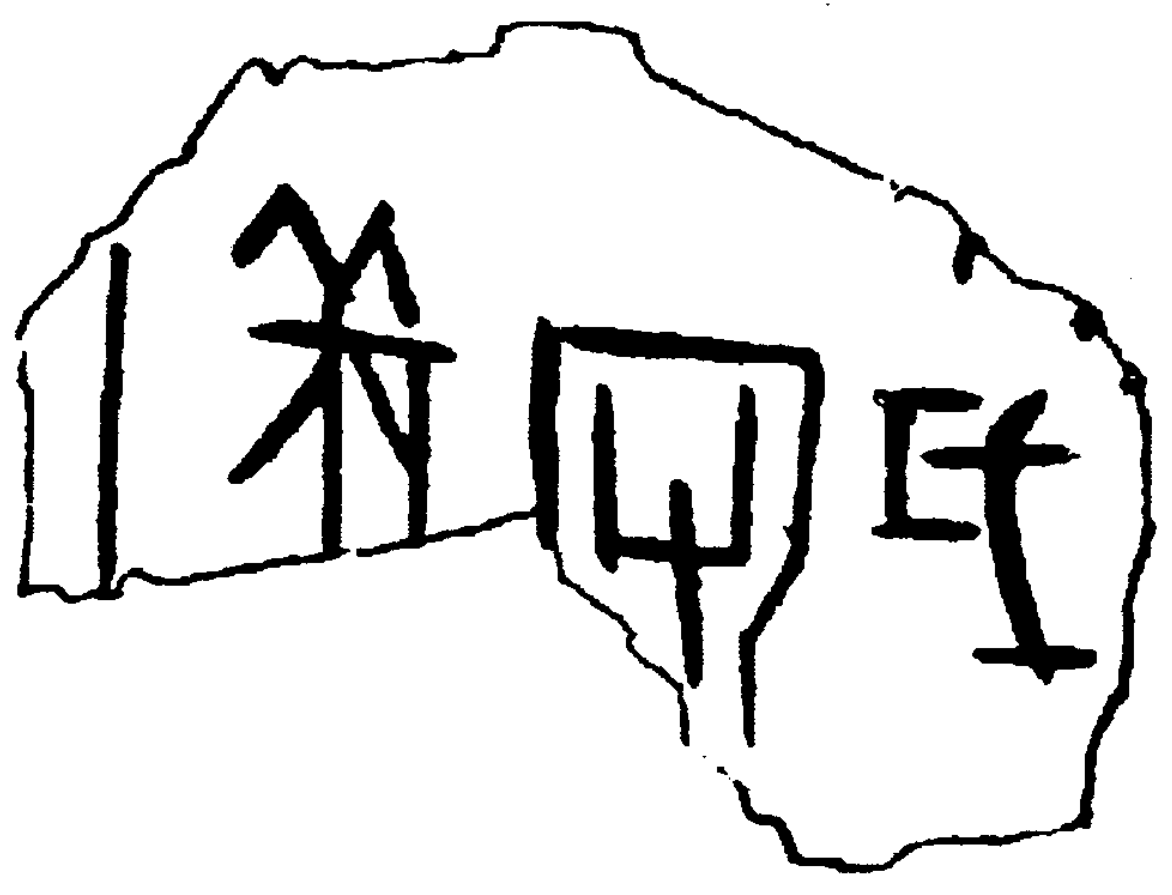
乙七基址 M230 牛坑埋置圖

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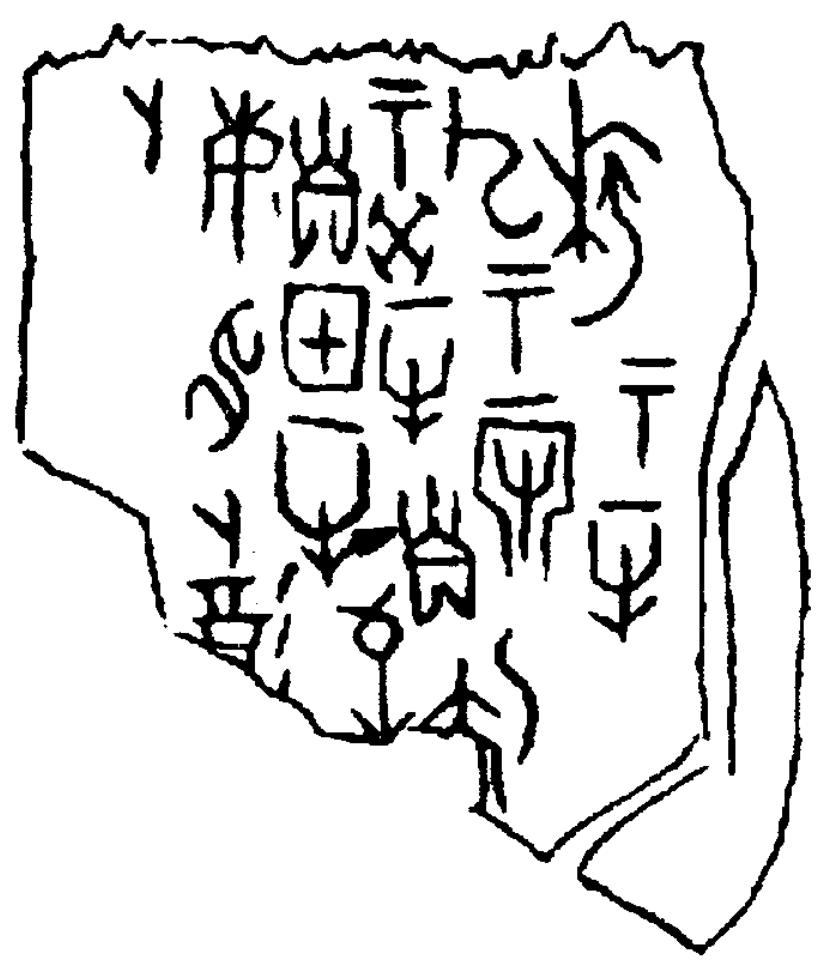
例二六	續一・六・一
例三〇	丙編三五一
例三八	續一・四・一
例一七九	前四・五二・四
例一九一	丙編一七七
例一九八	丙編一一七
例二五九	乙編三四二九
例四一六	丙編三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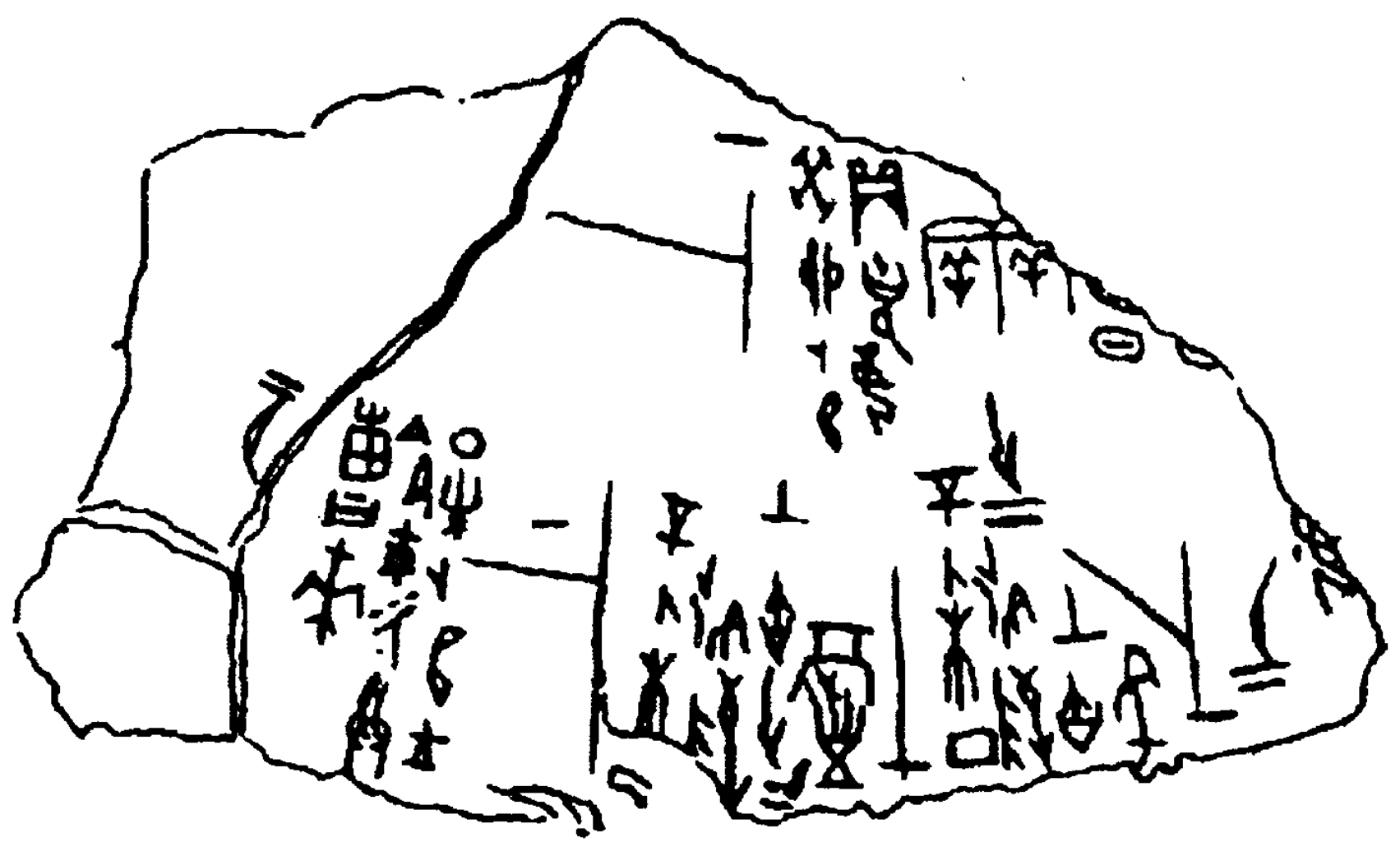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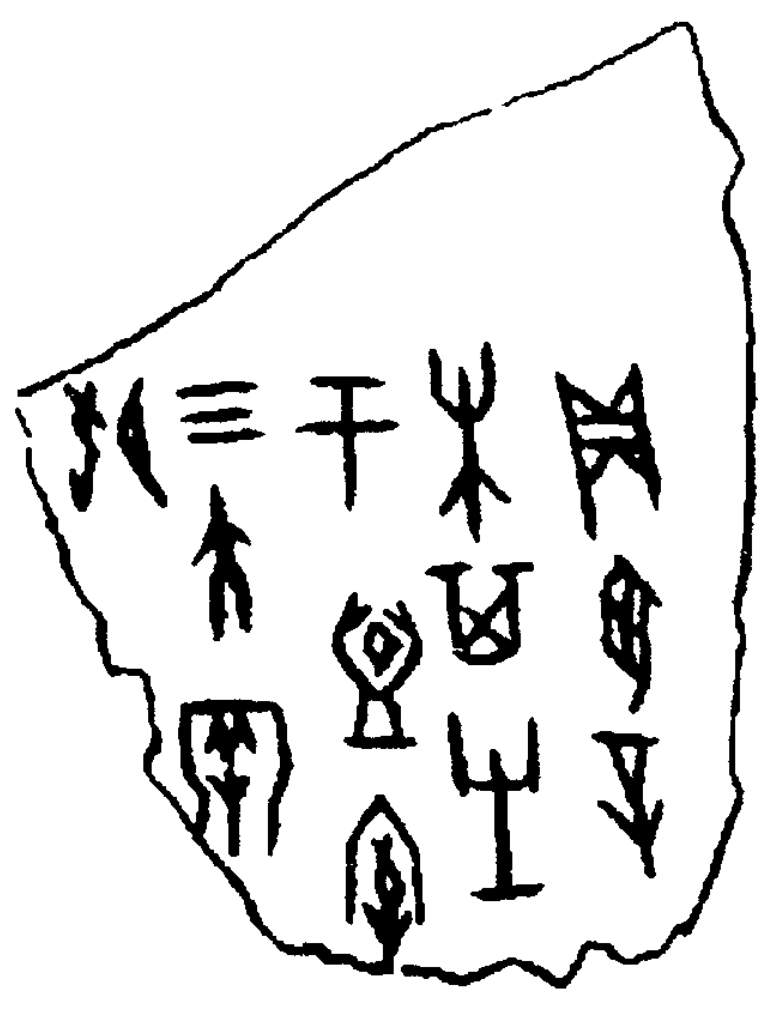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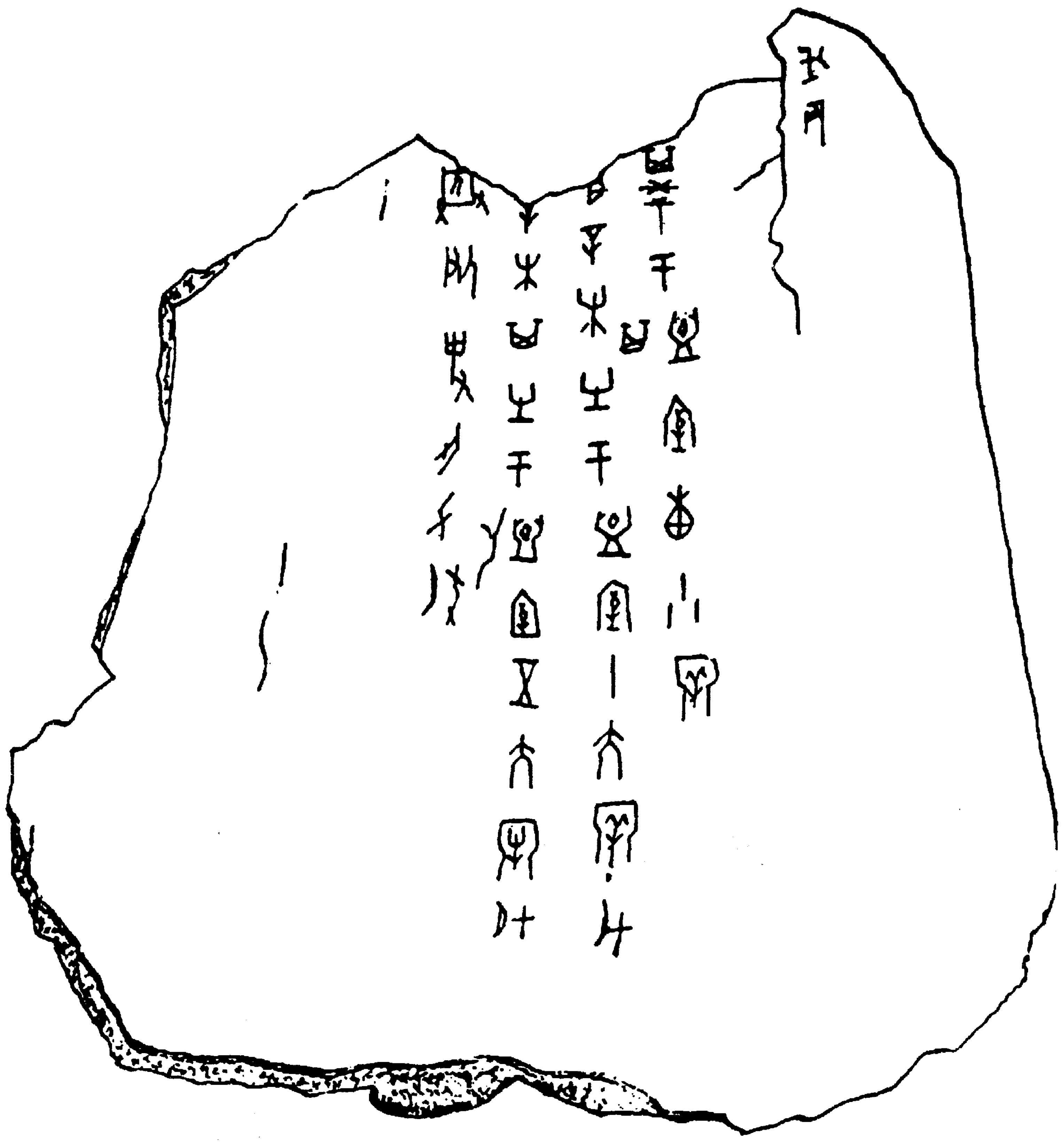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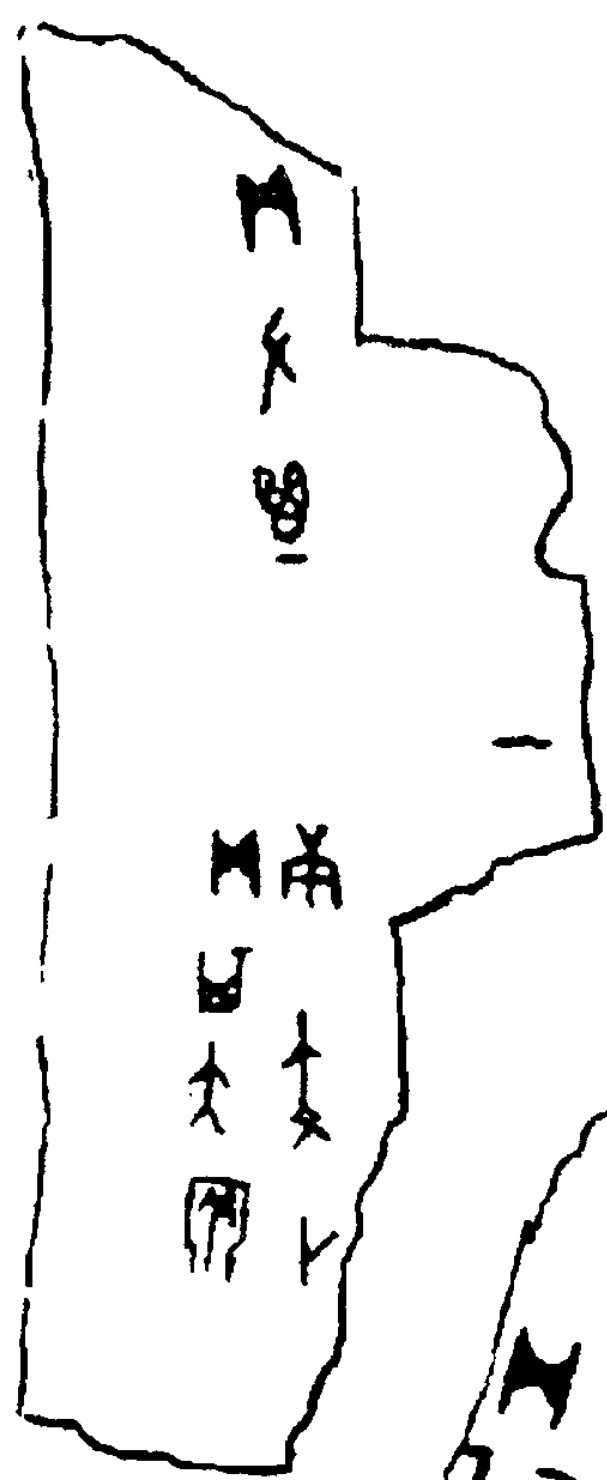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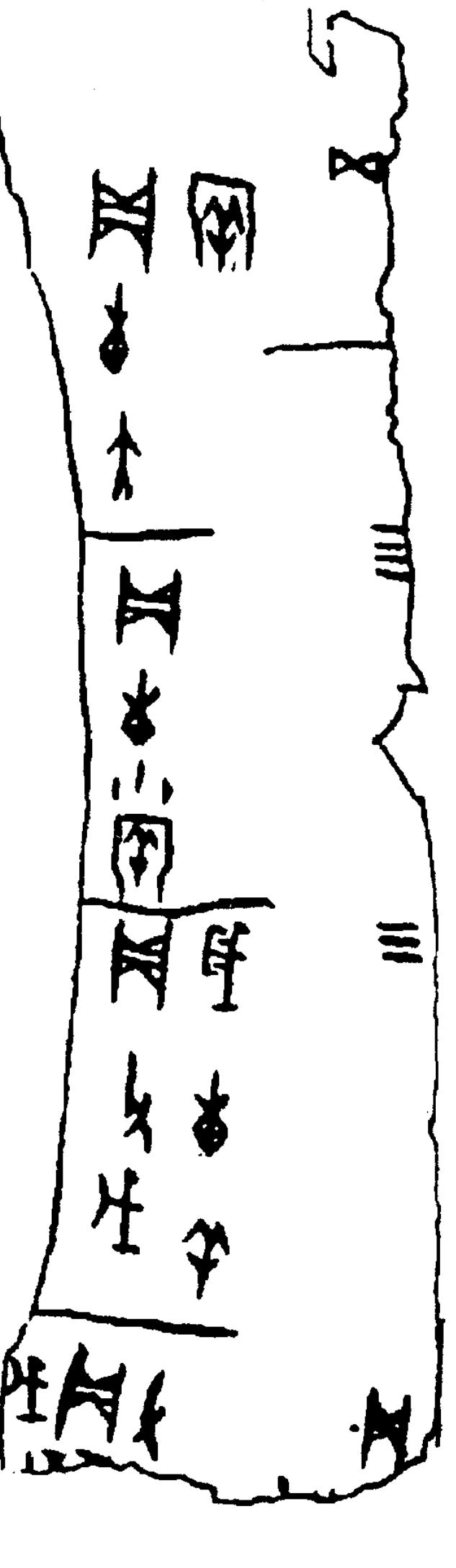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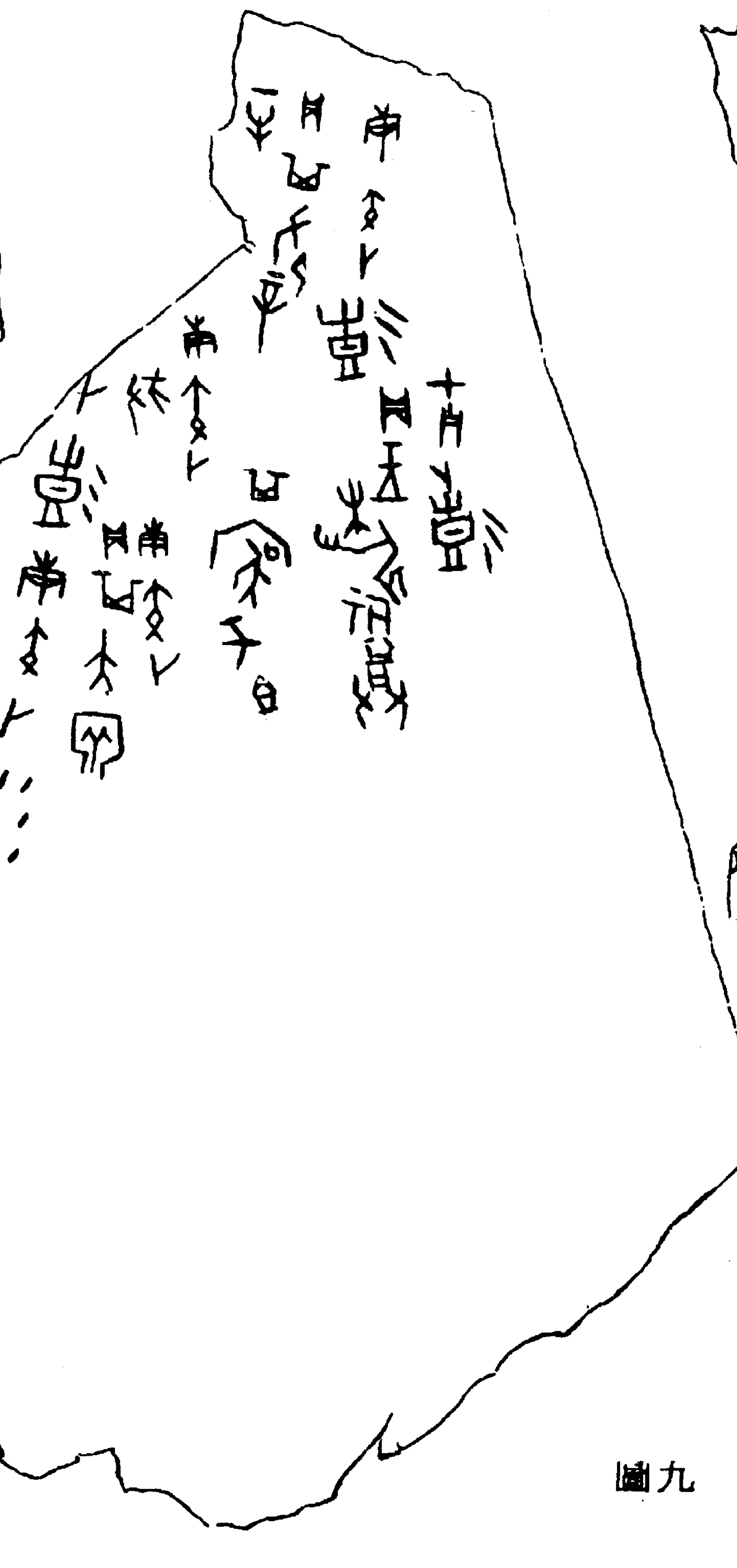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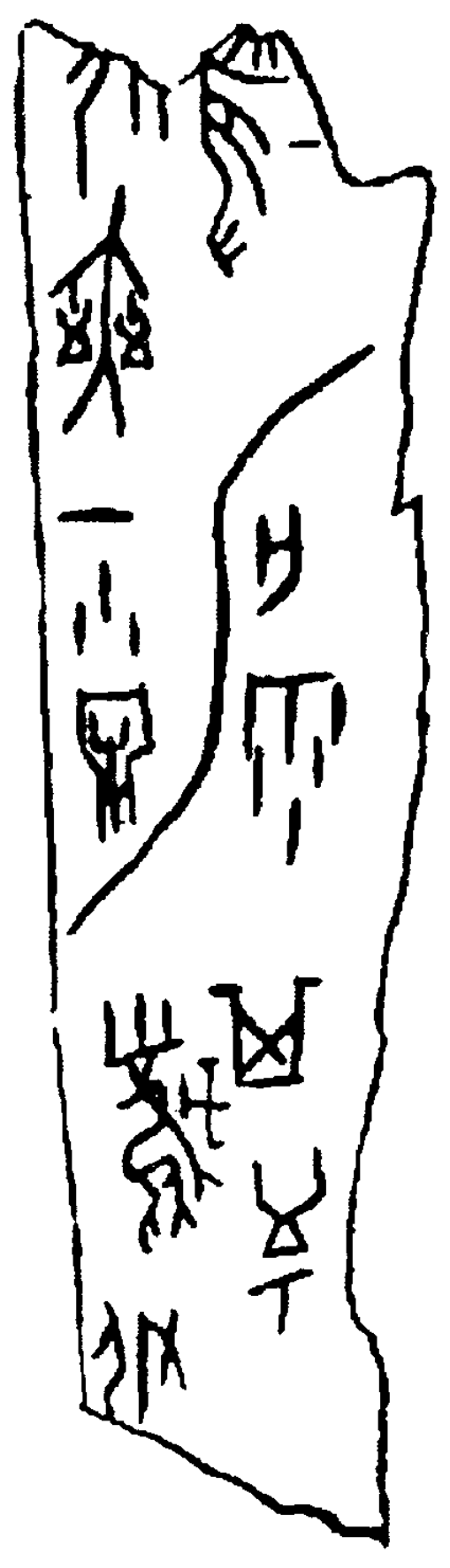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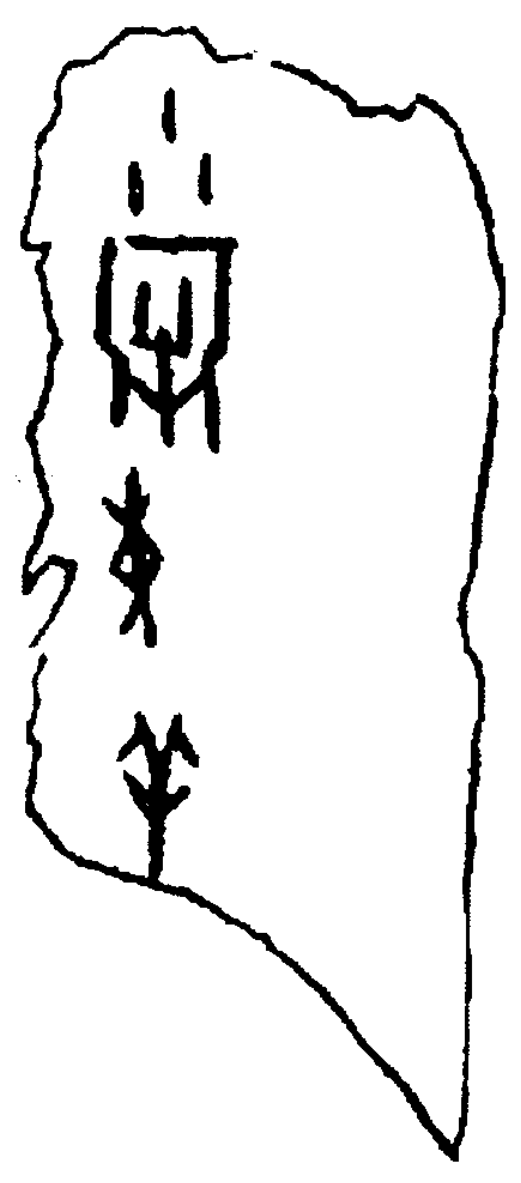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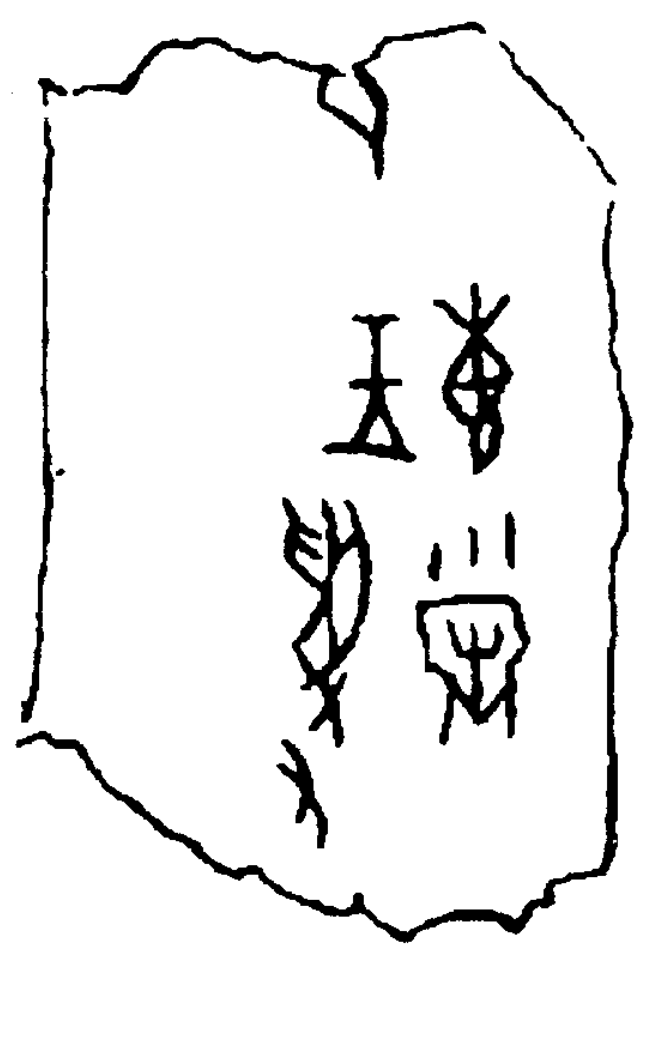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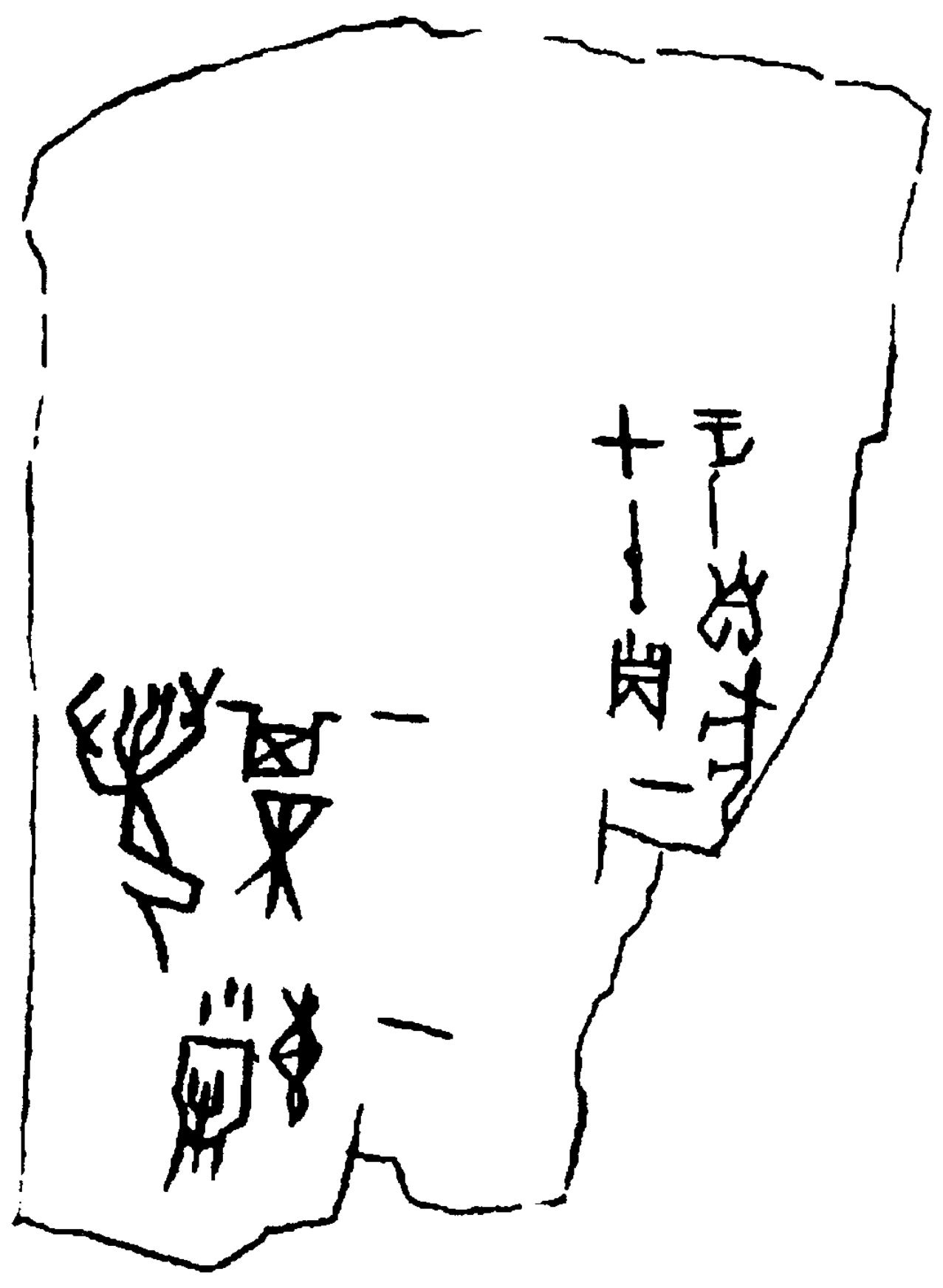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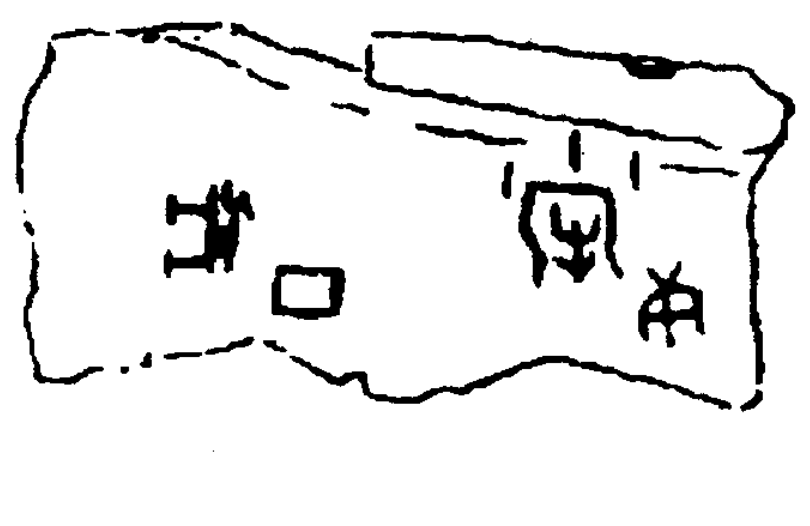
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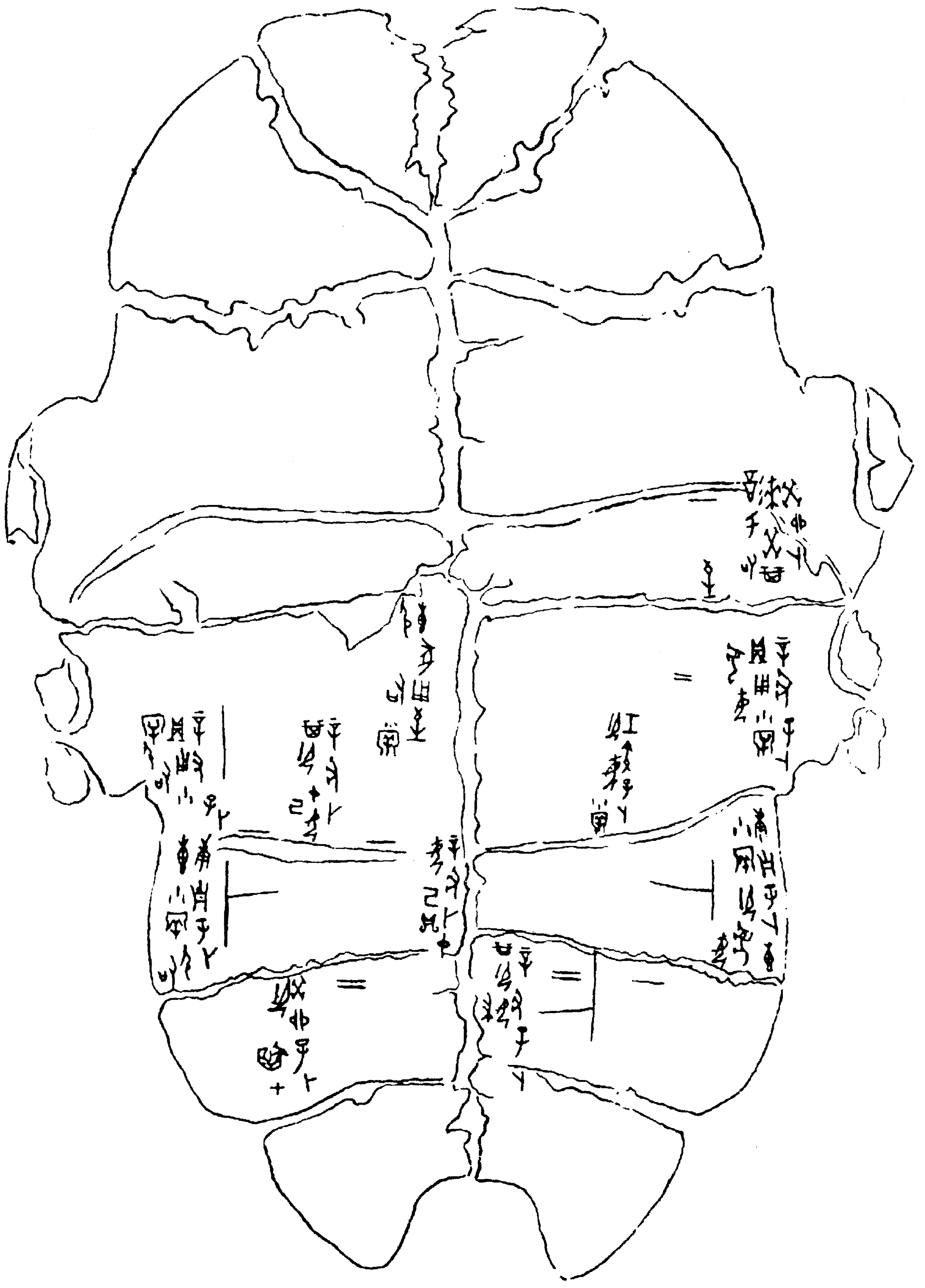
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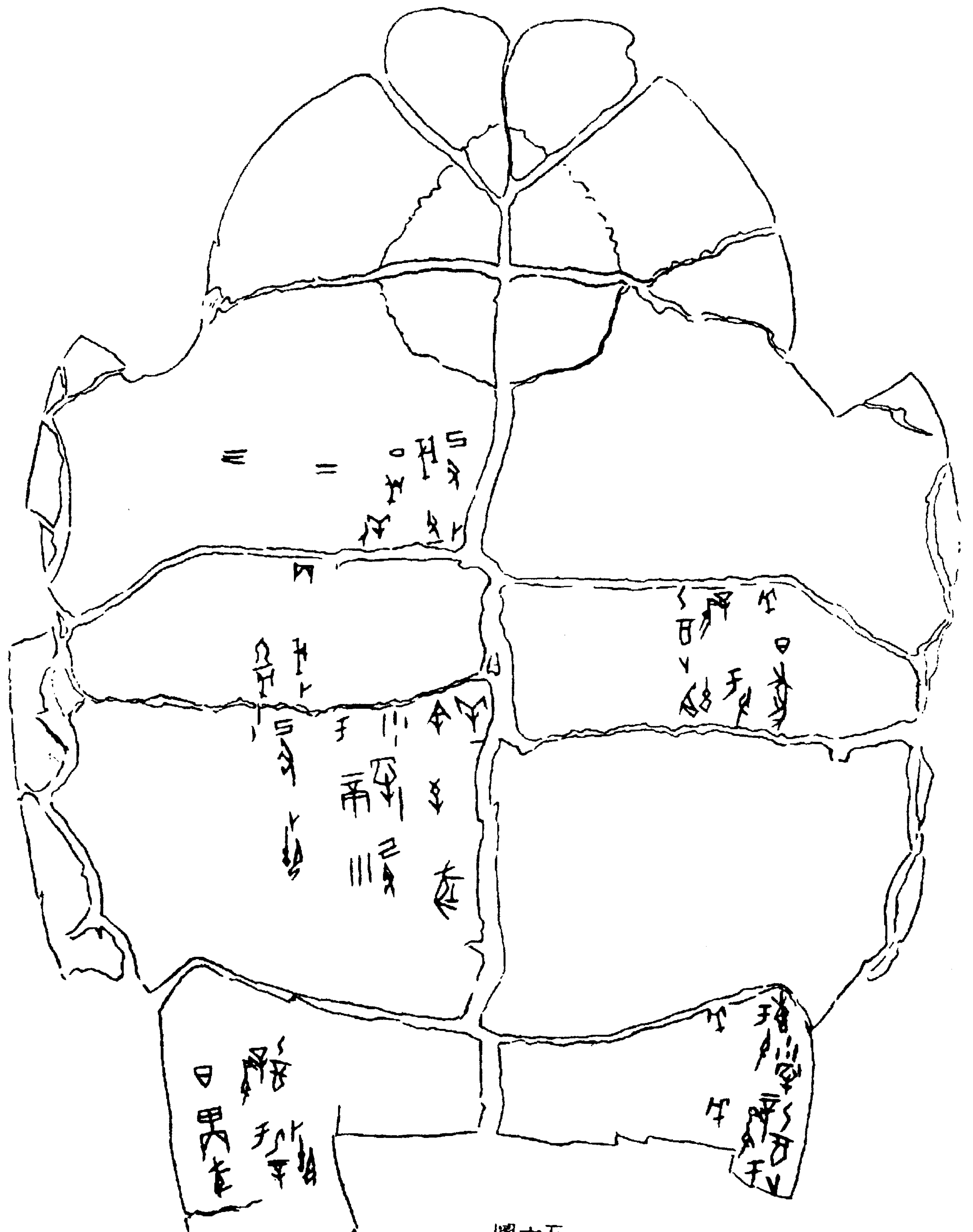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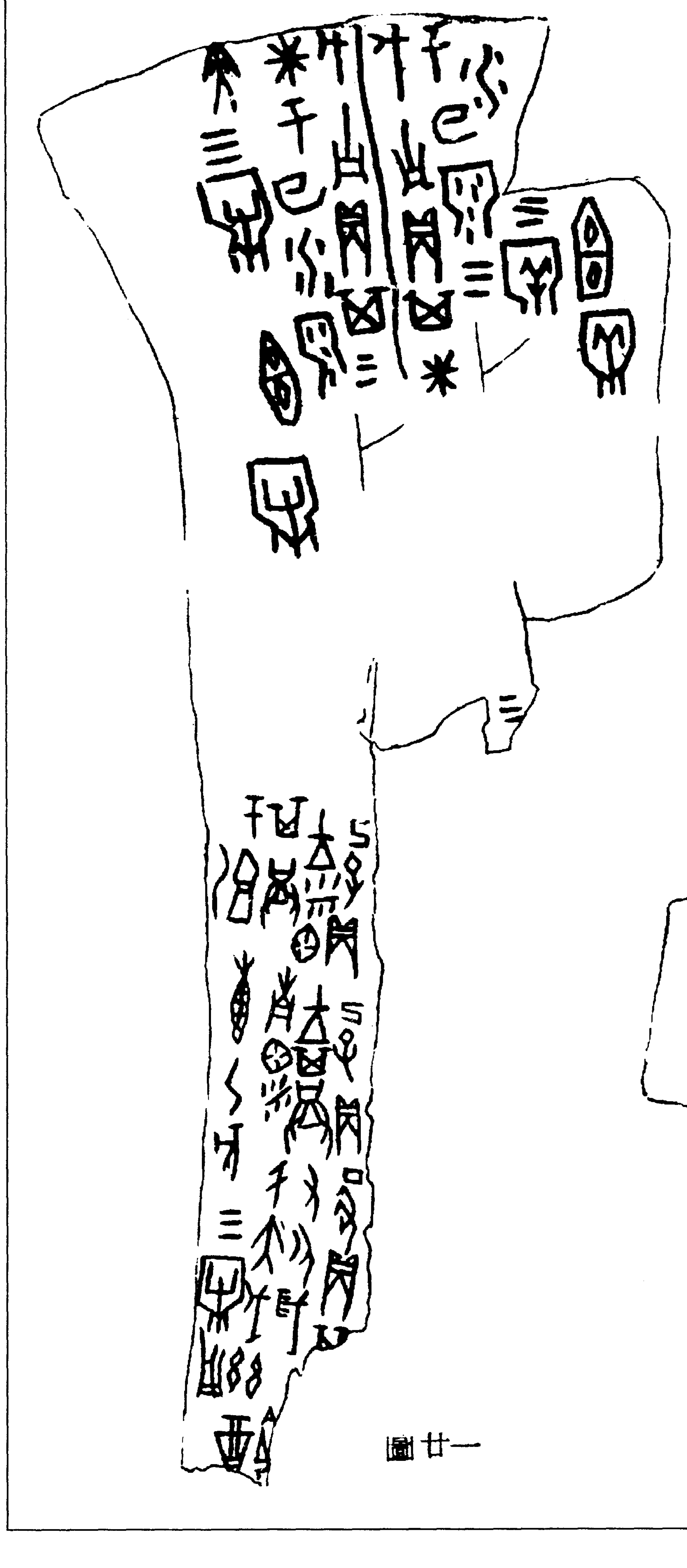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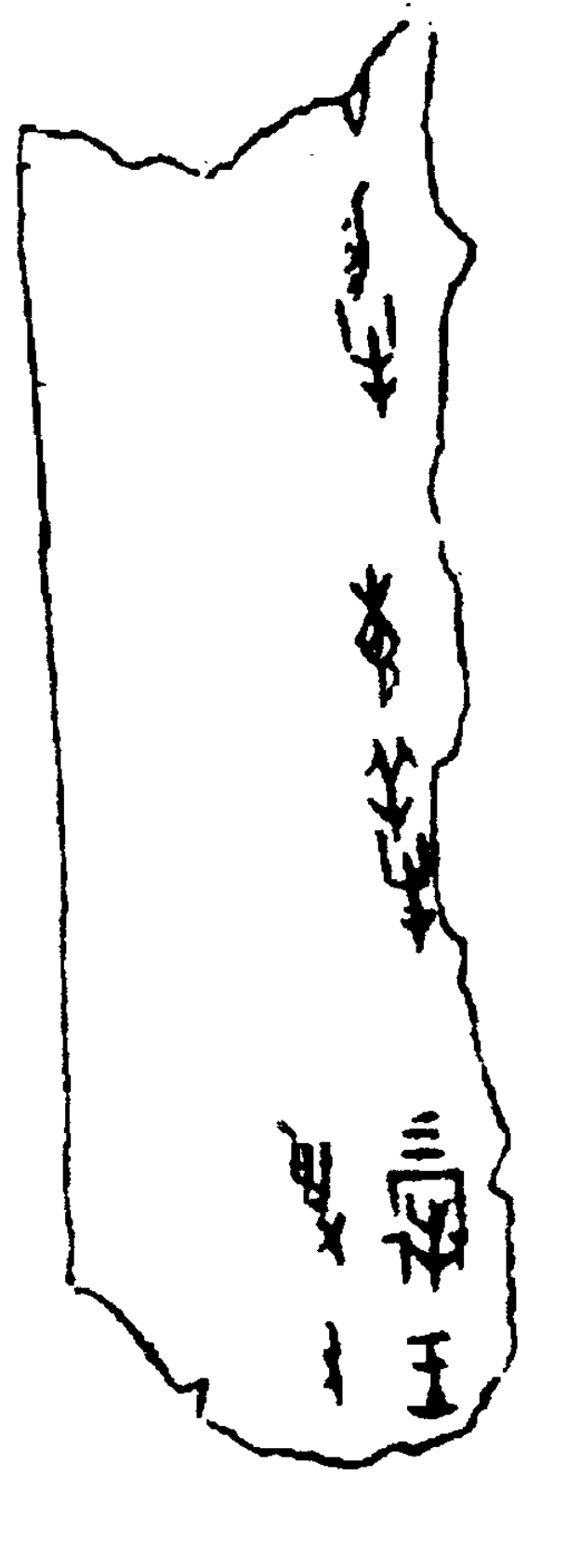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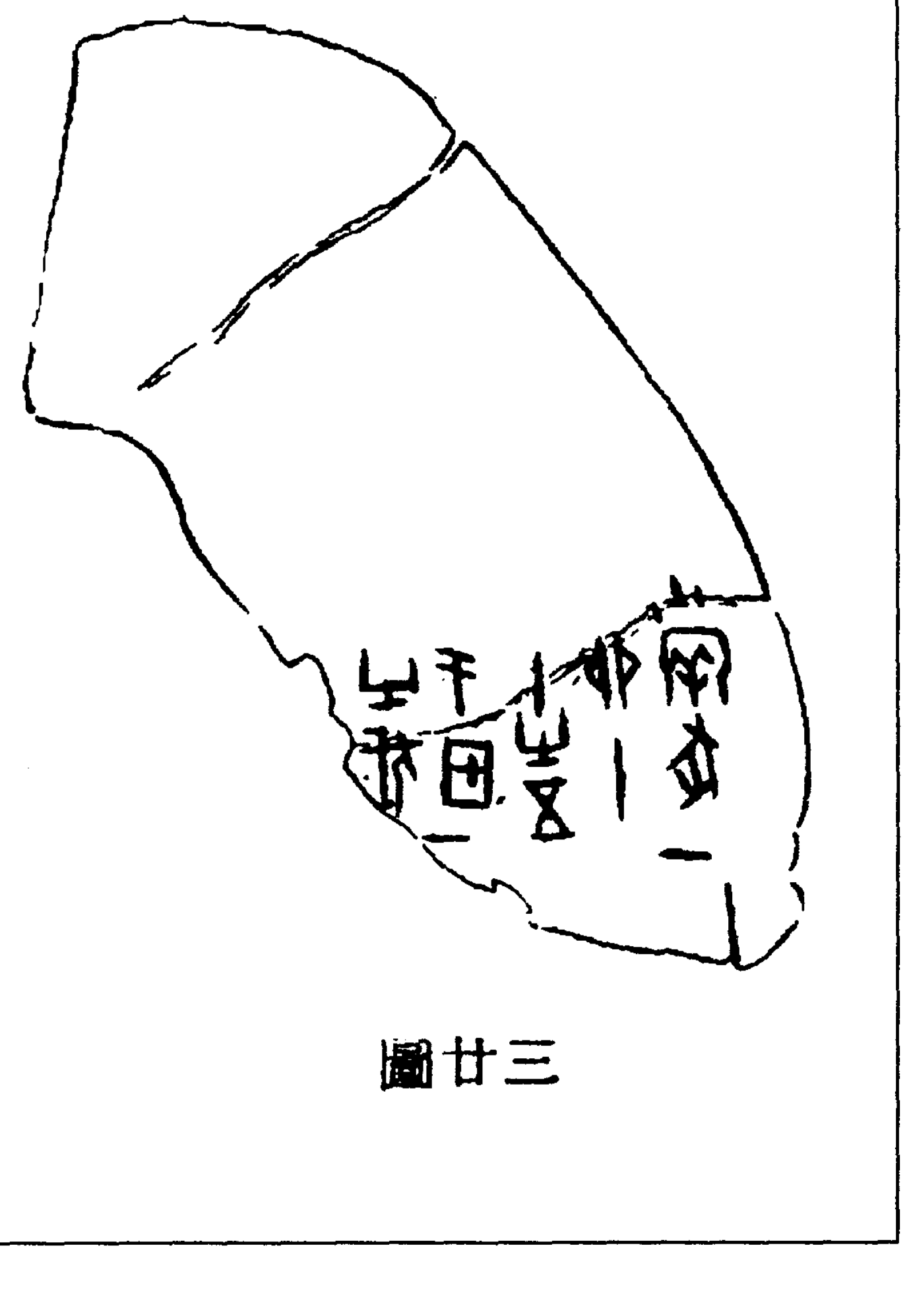
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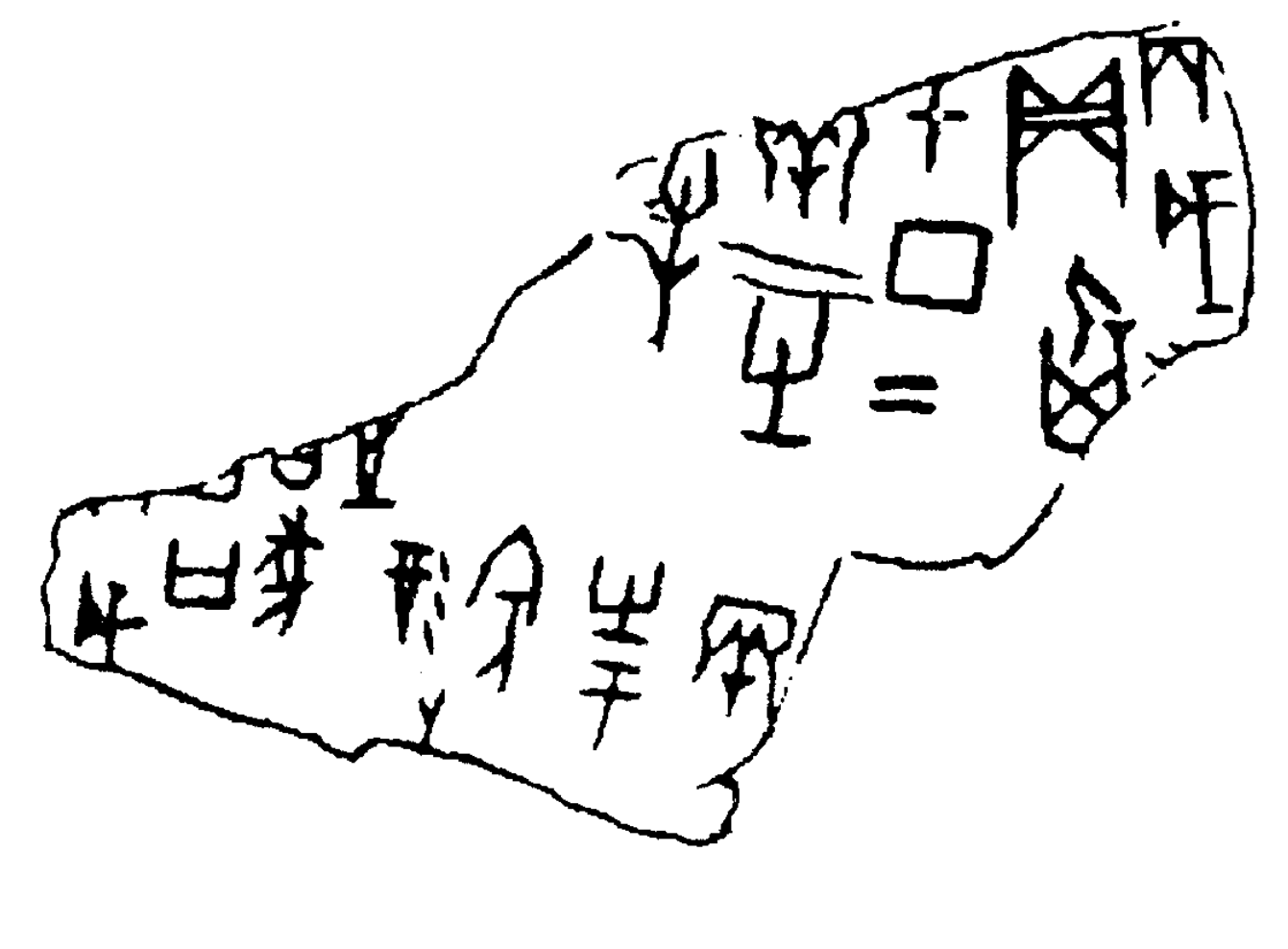
圖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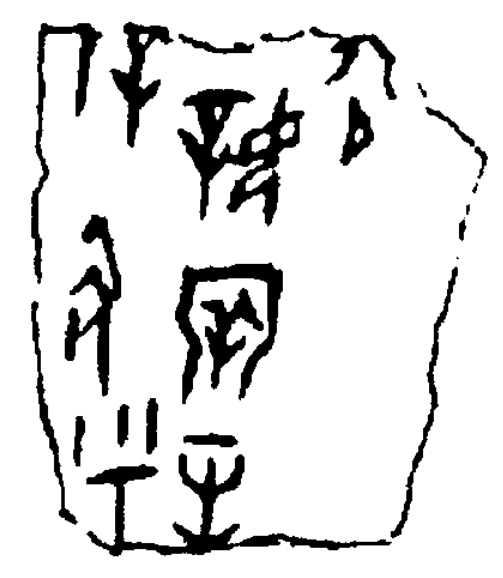
圖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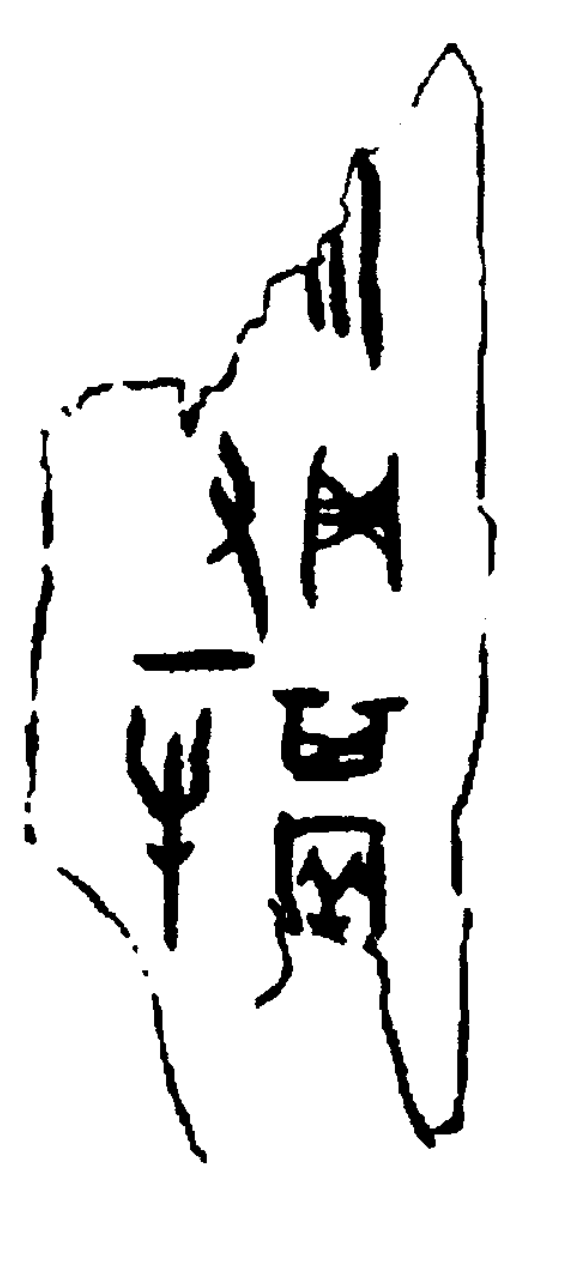
圖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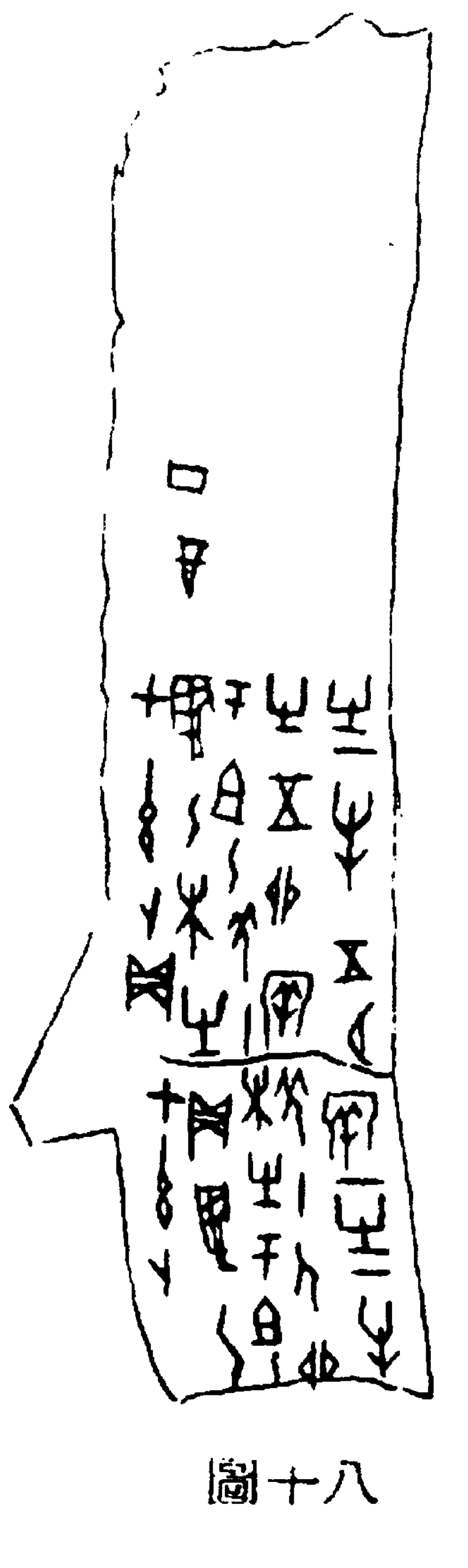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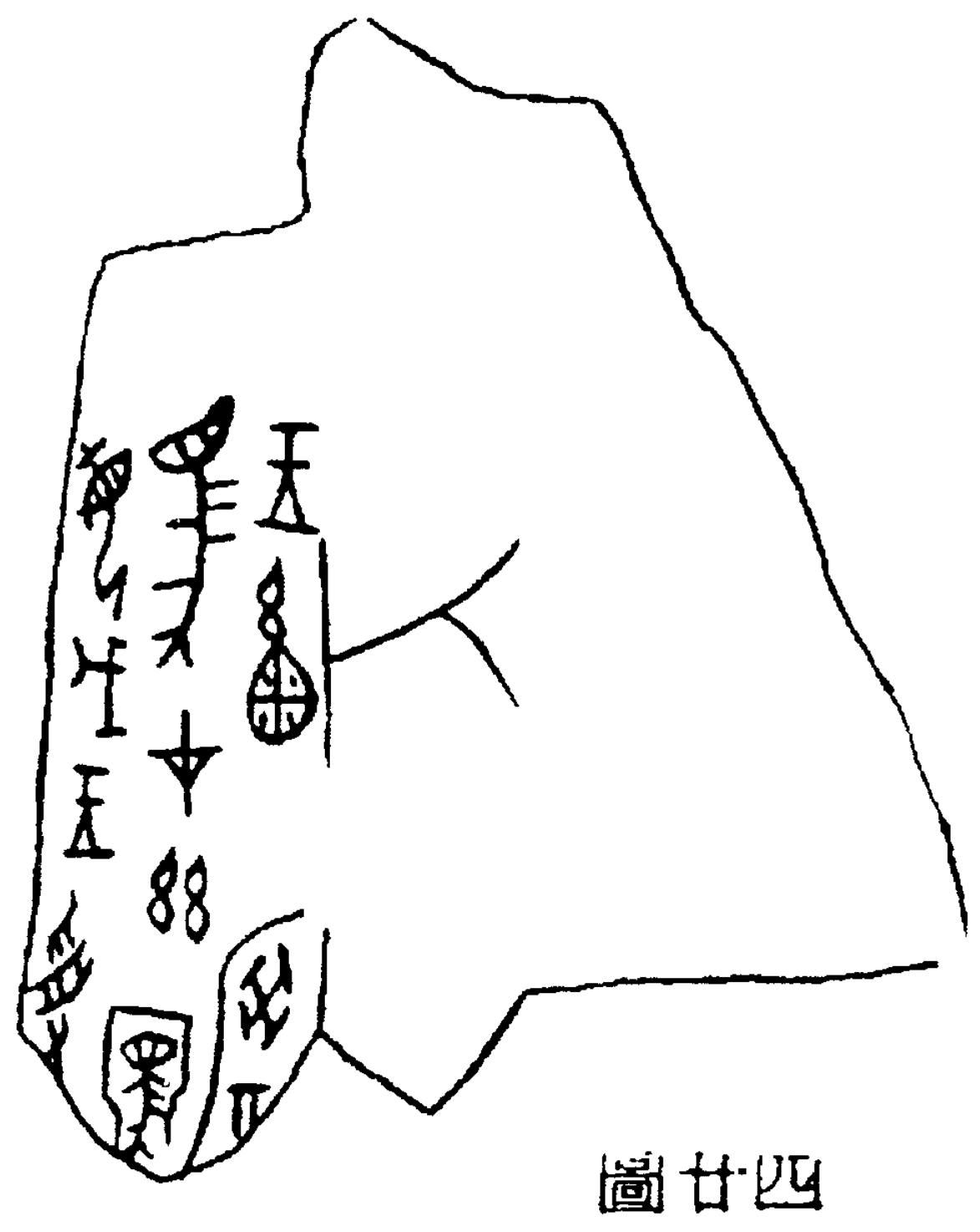
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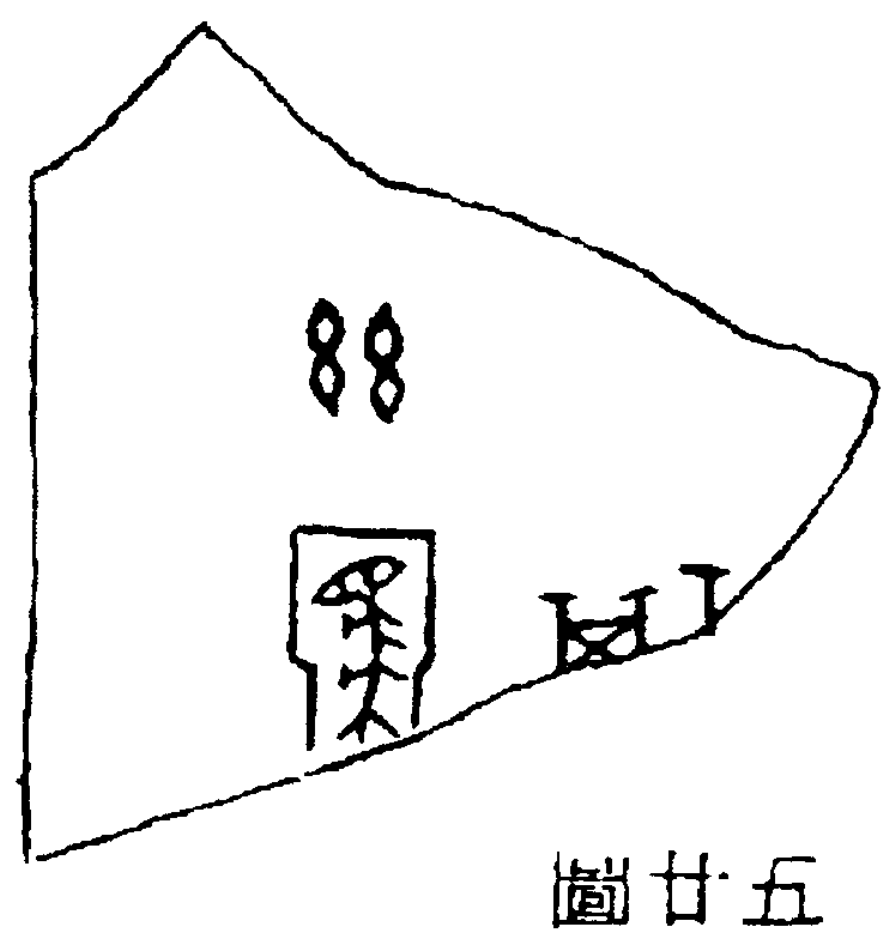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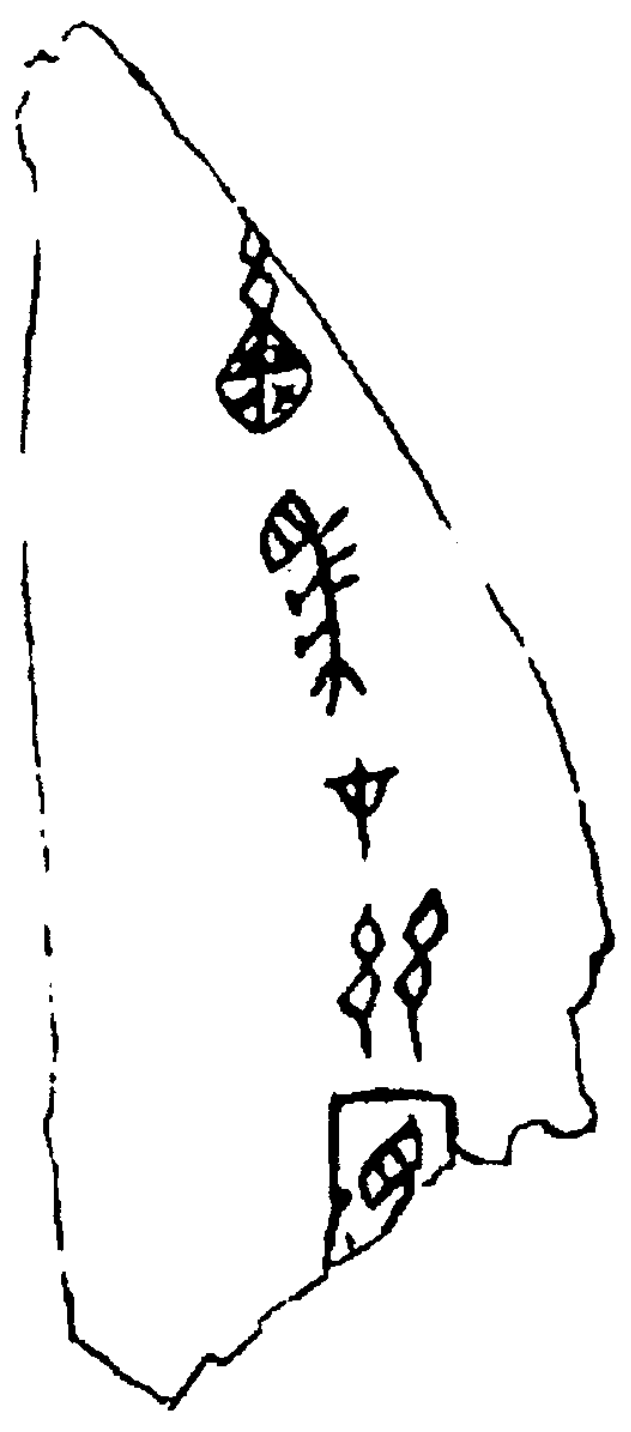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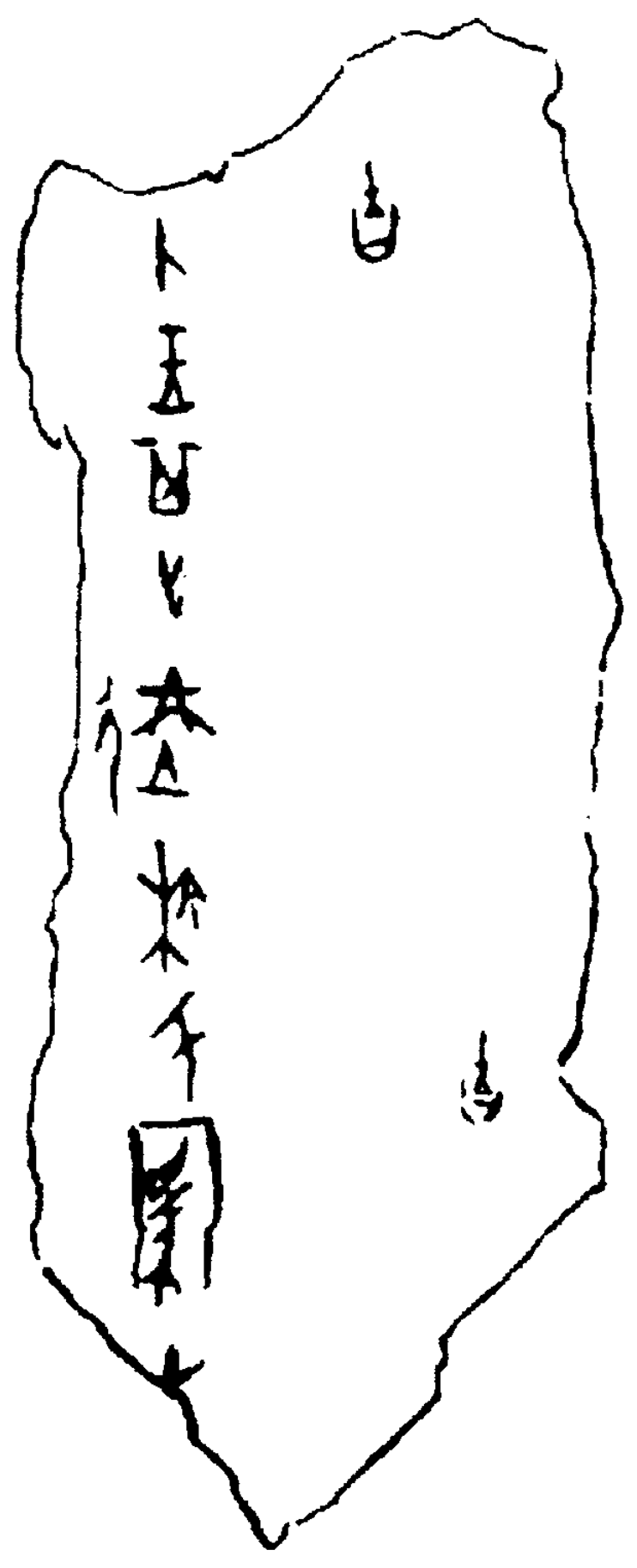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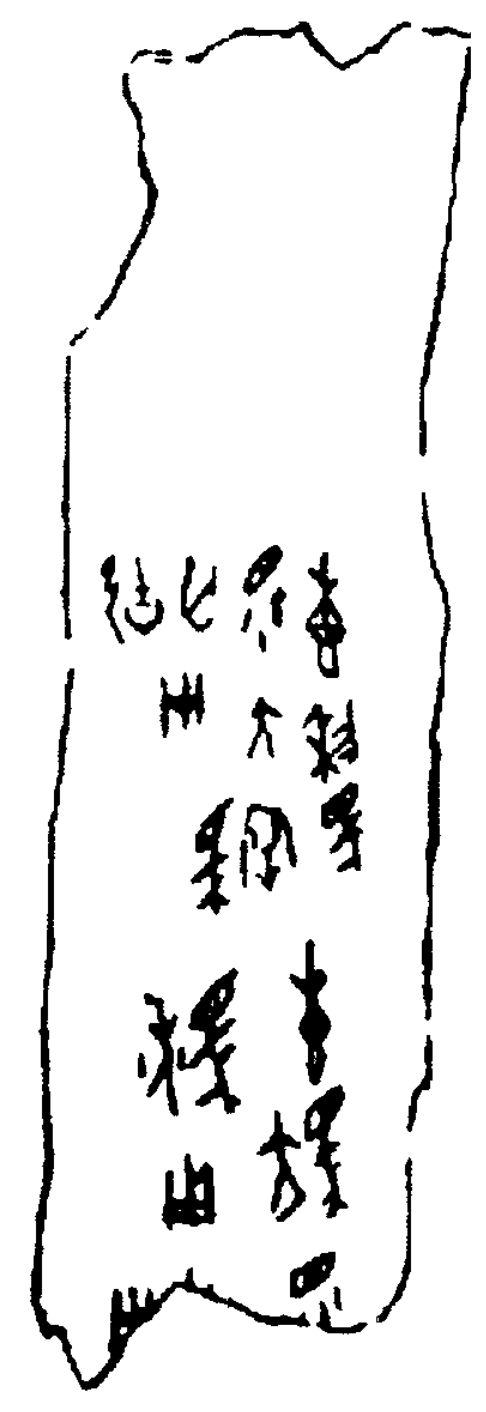
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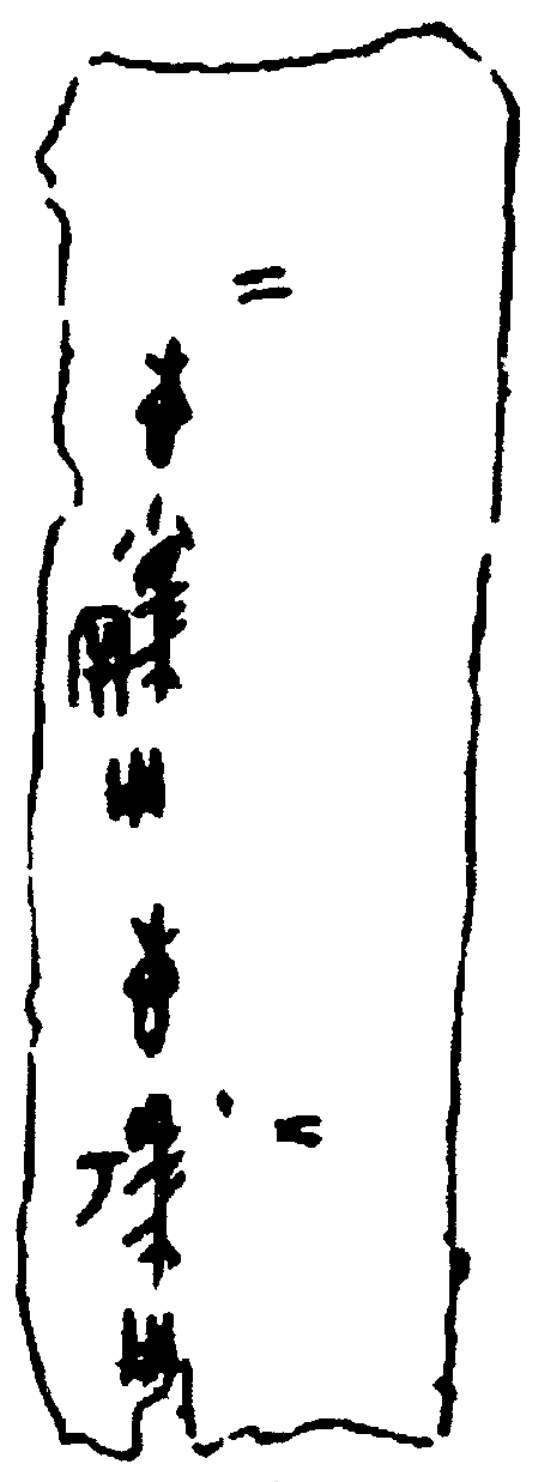

圖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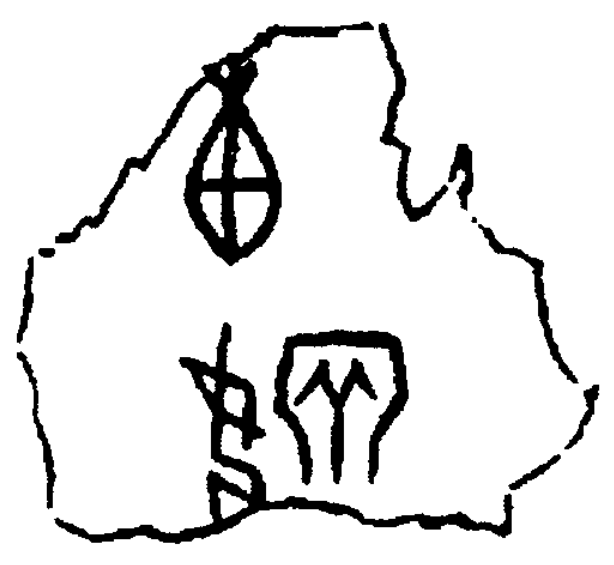

圖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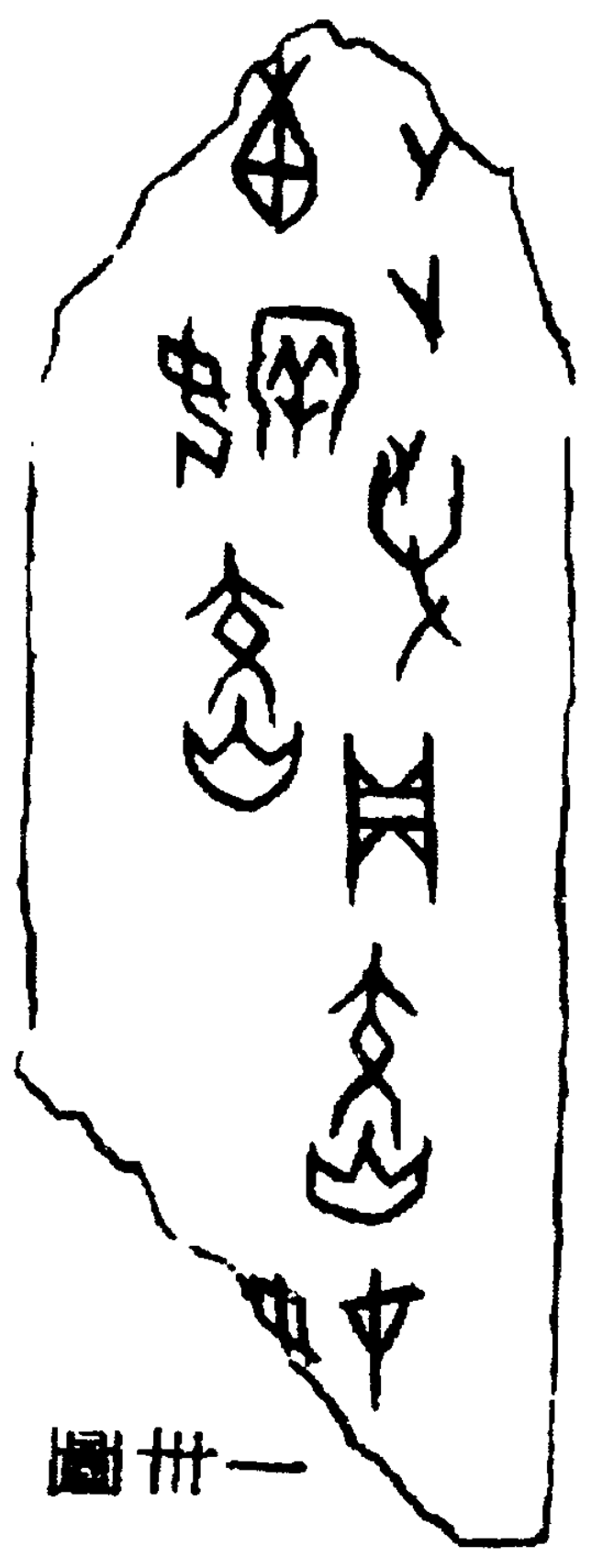

圖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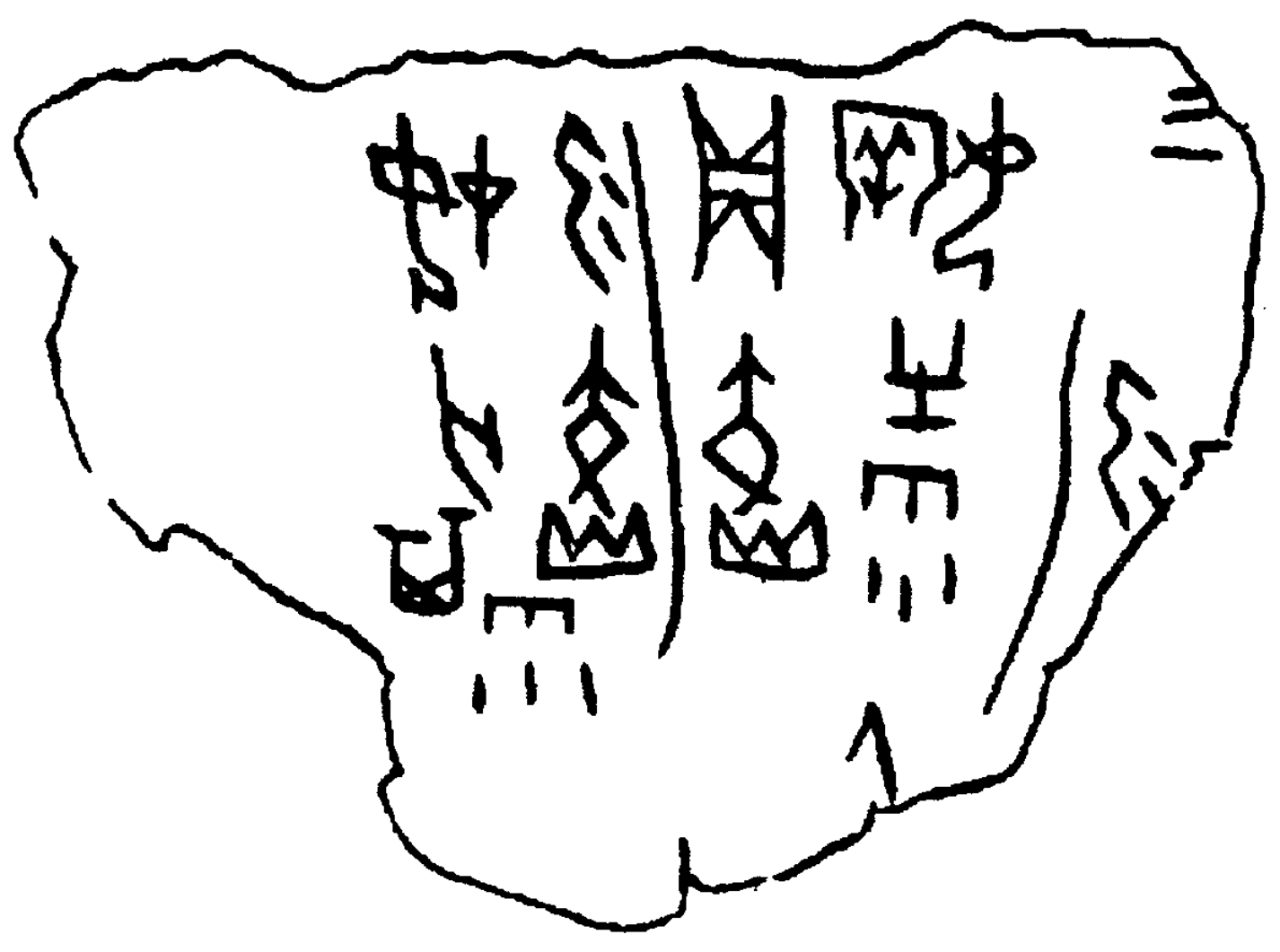

圖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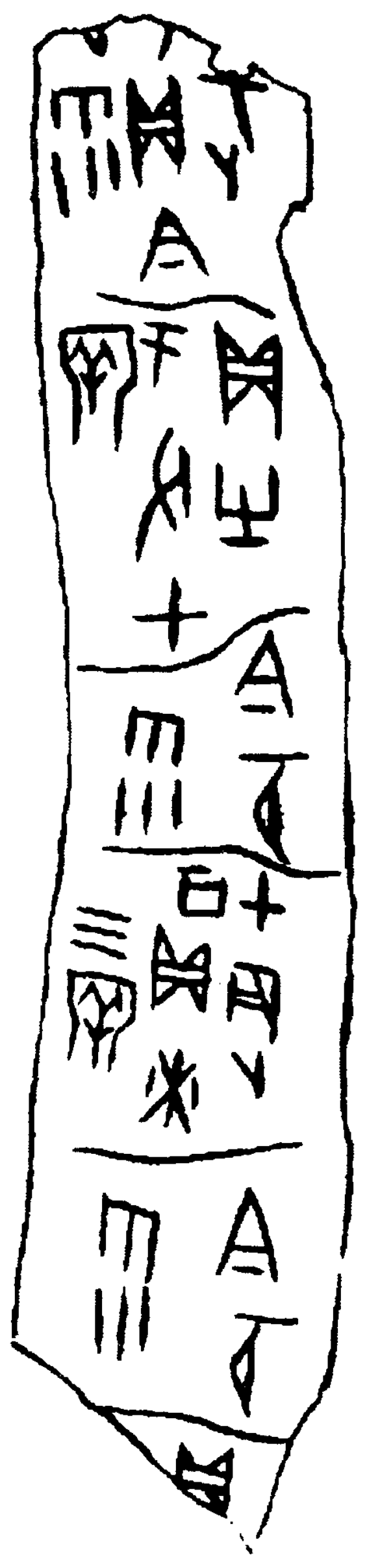

圖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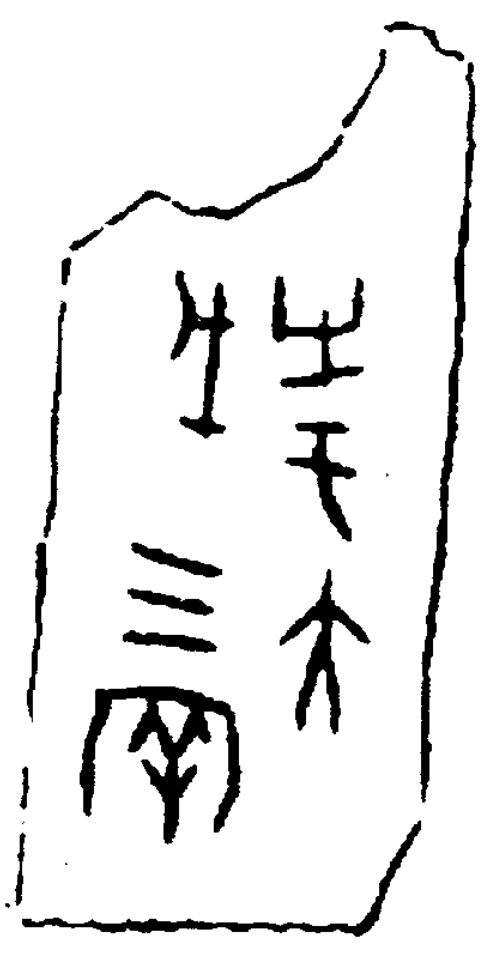

圖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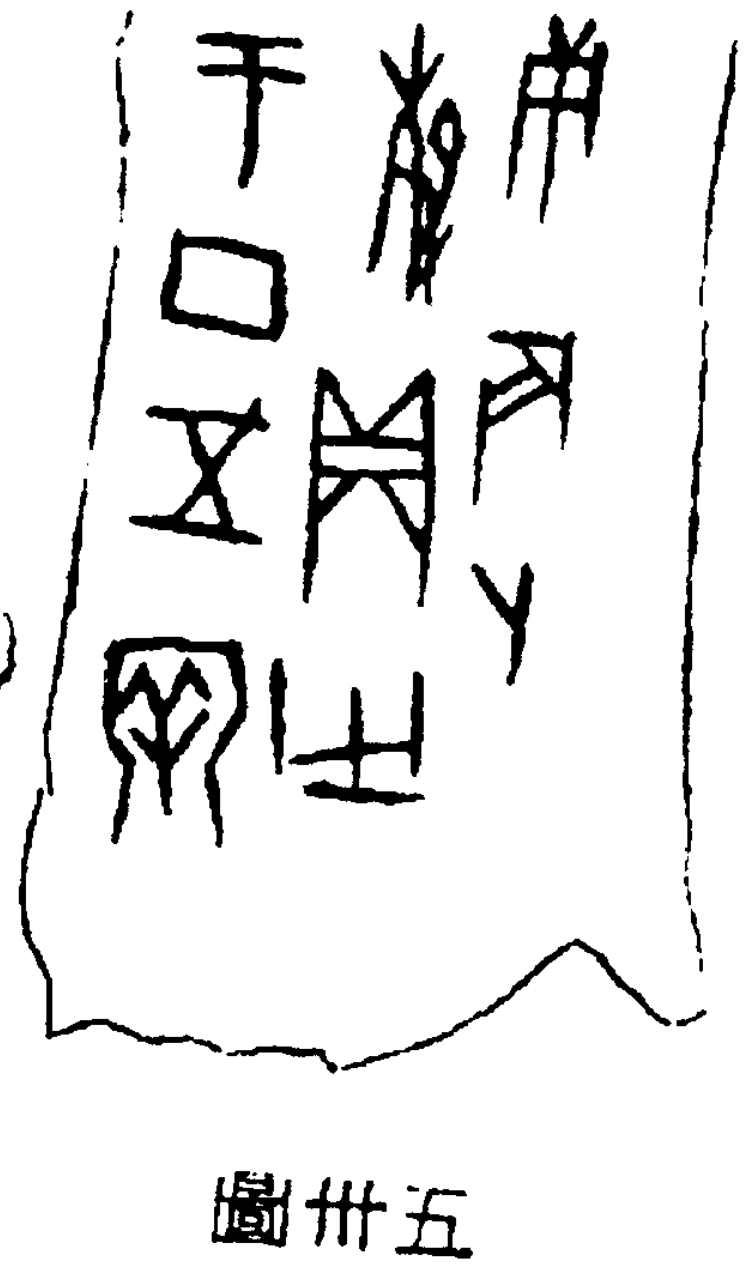

圖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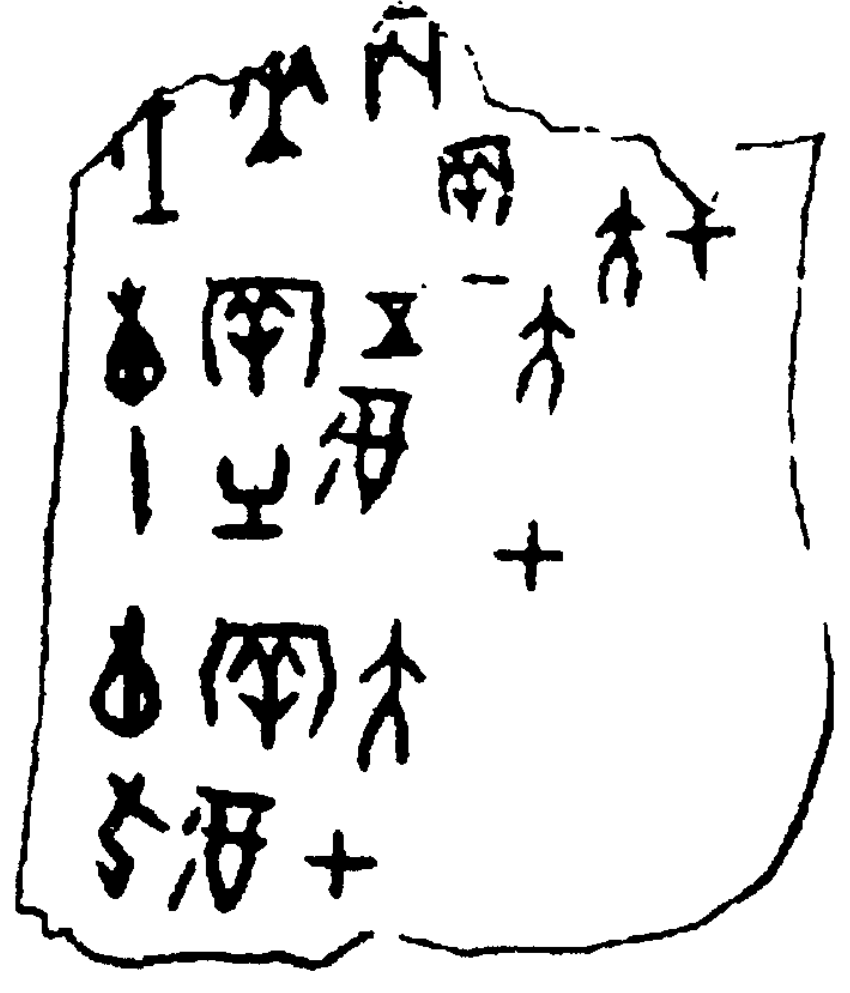

圖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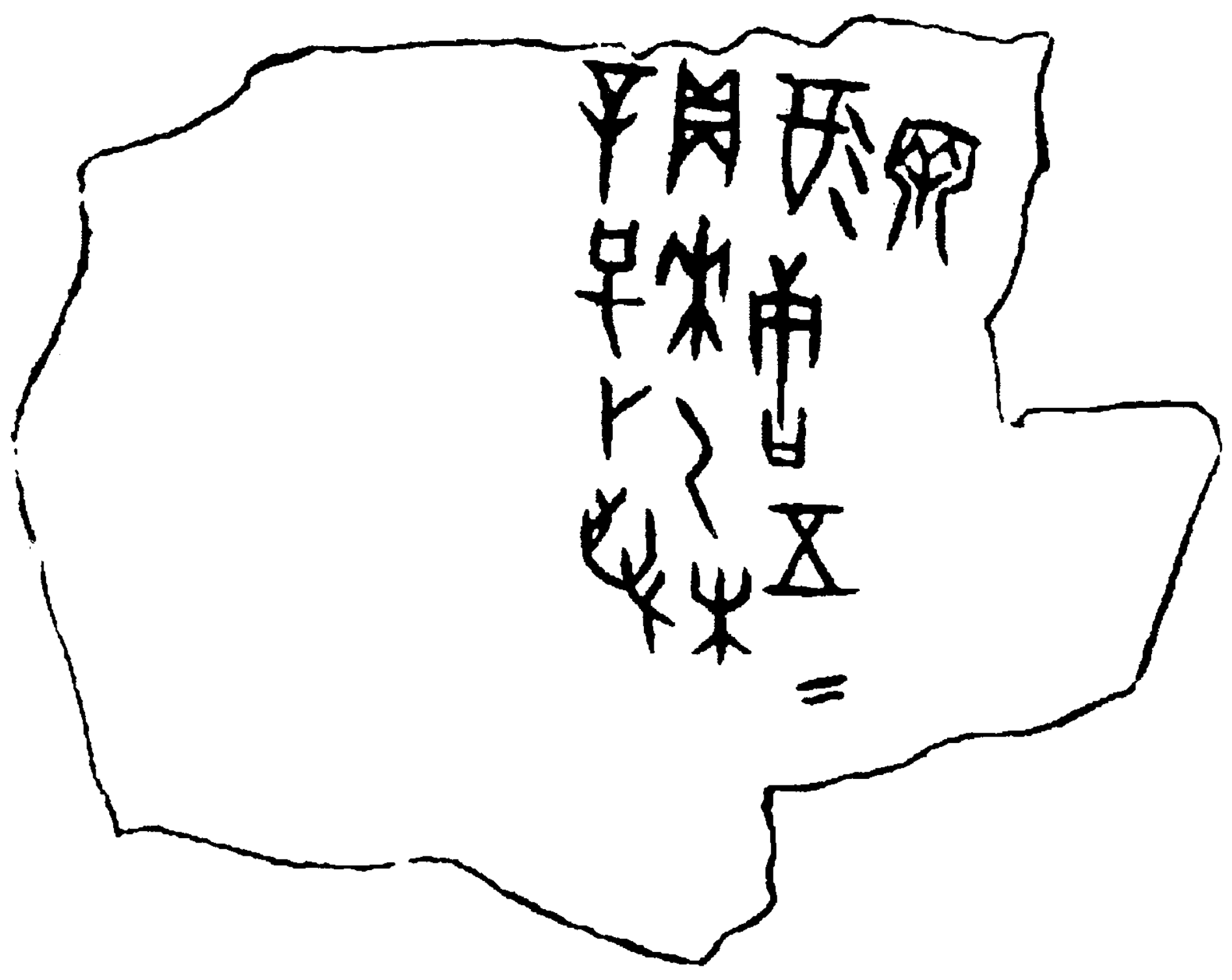

圖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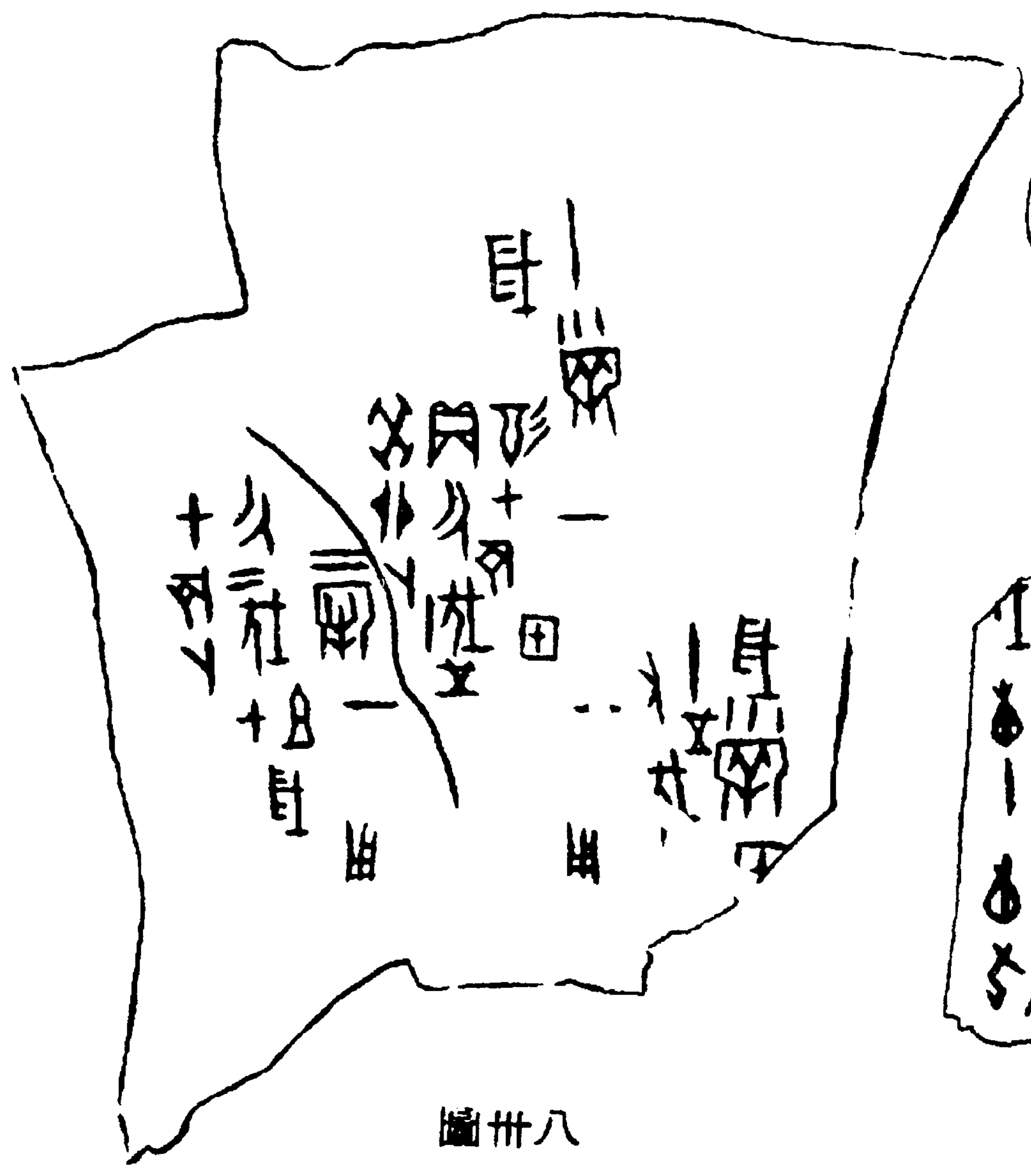

圖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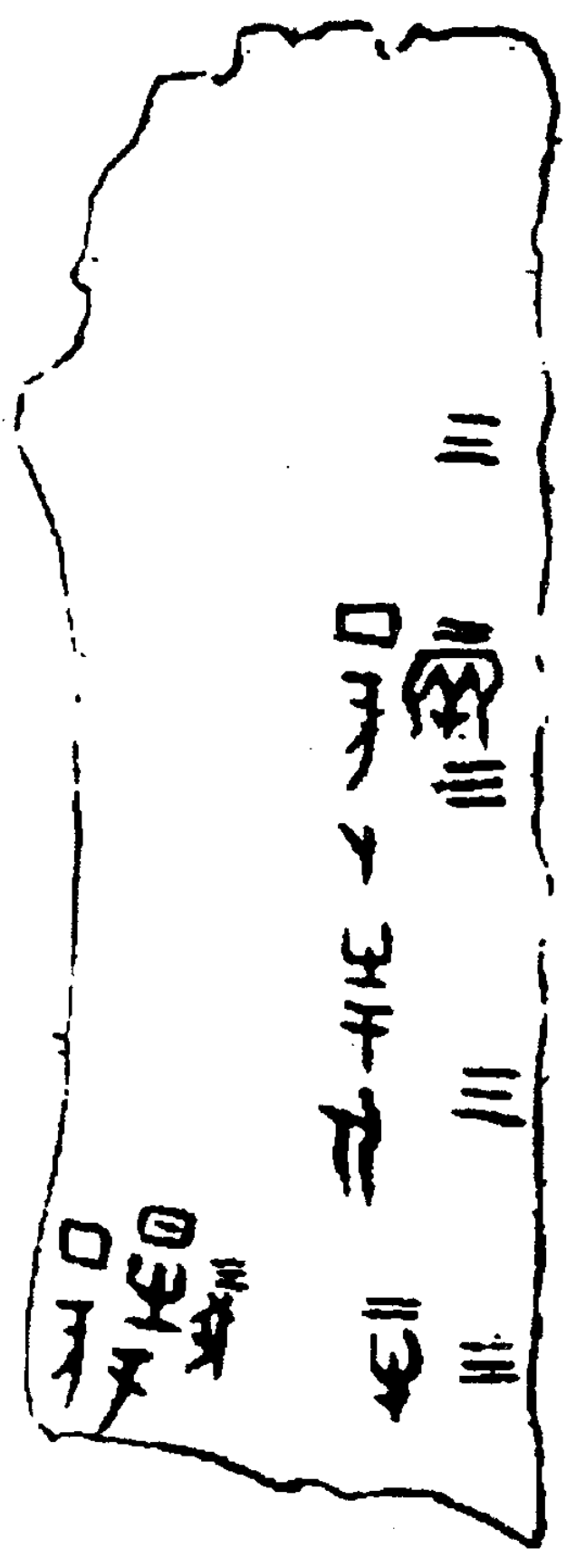

圖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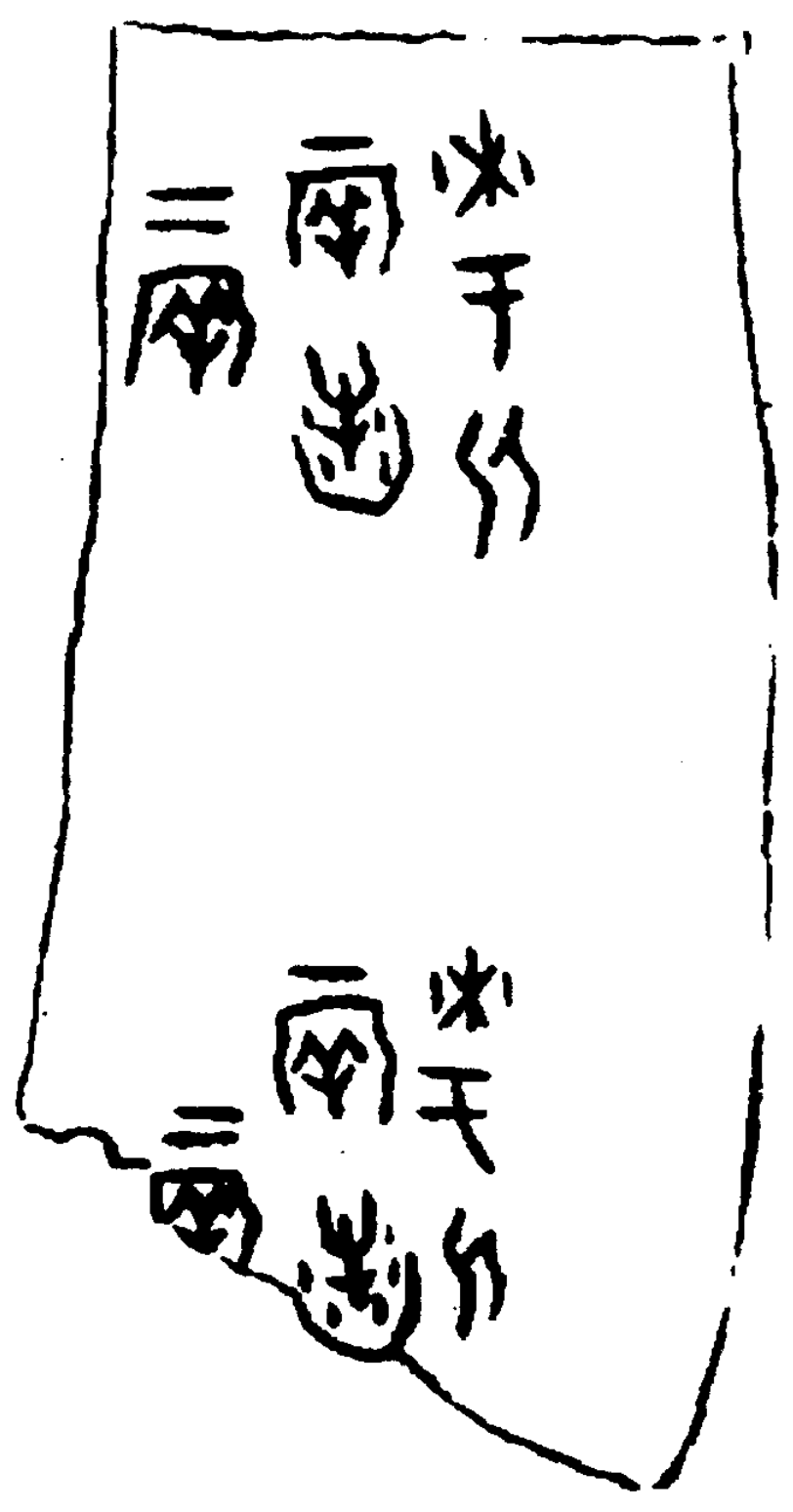

圖卅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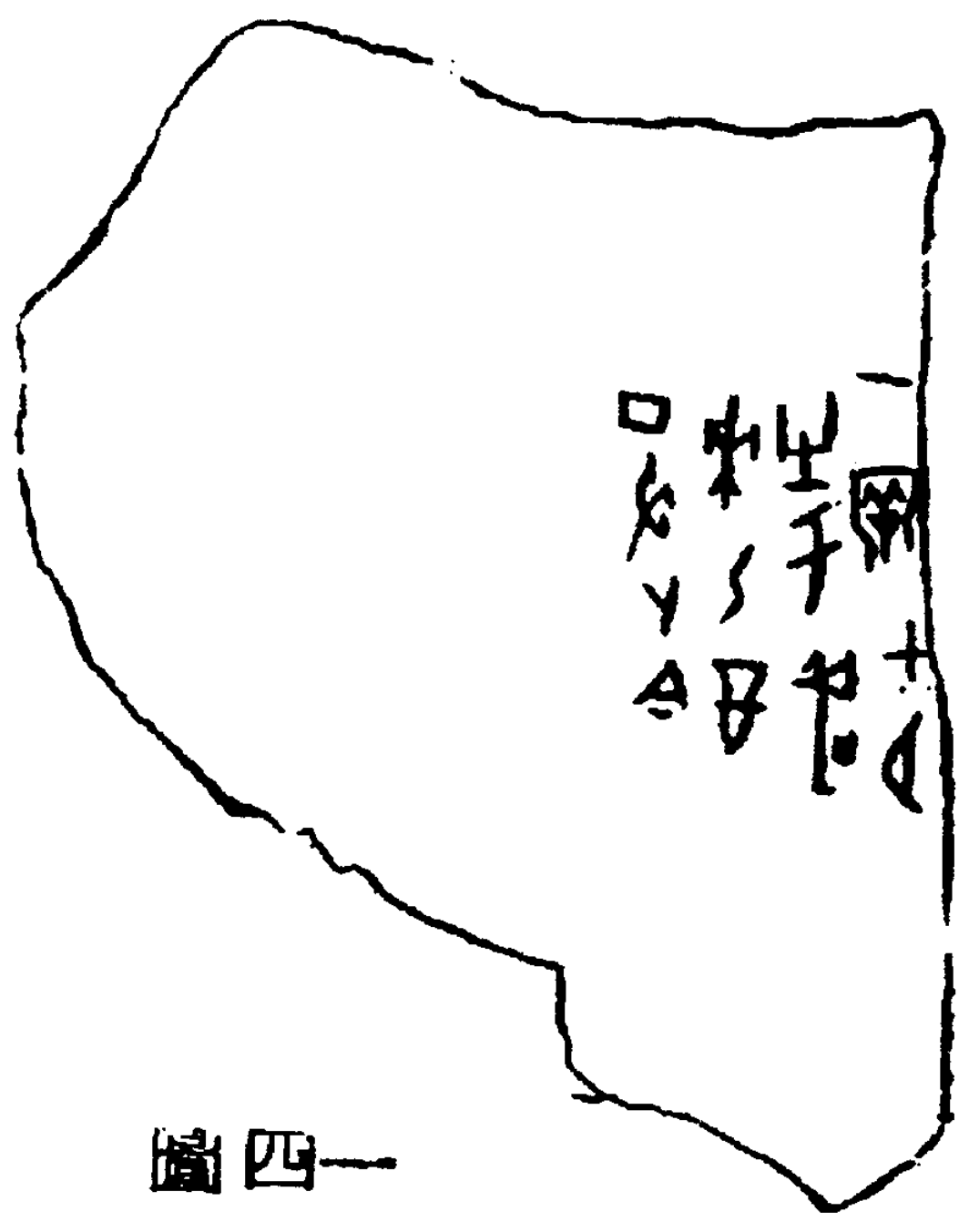

圖卅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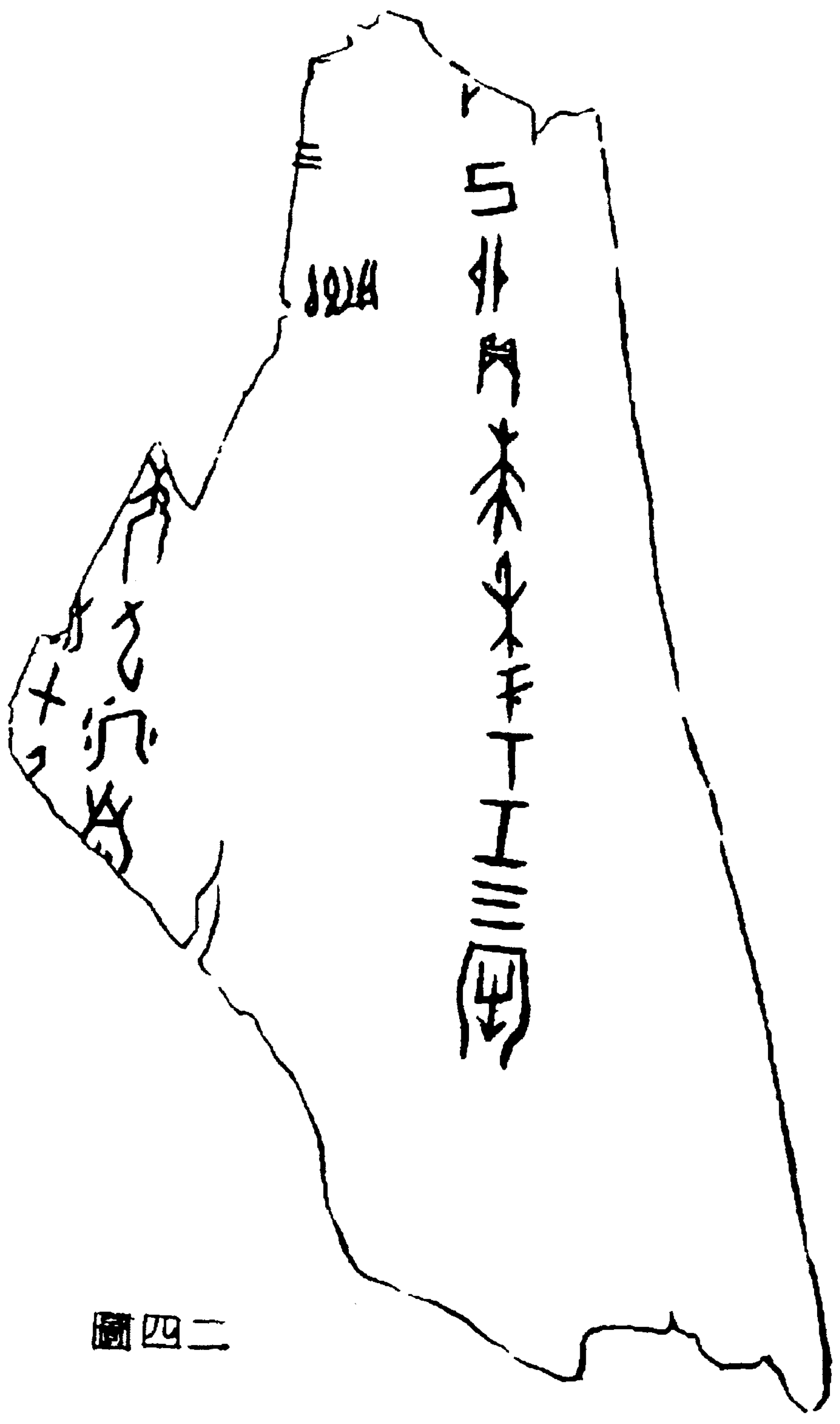

圖卅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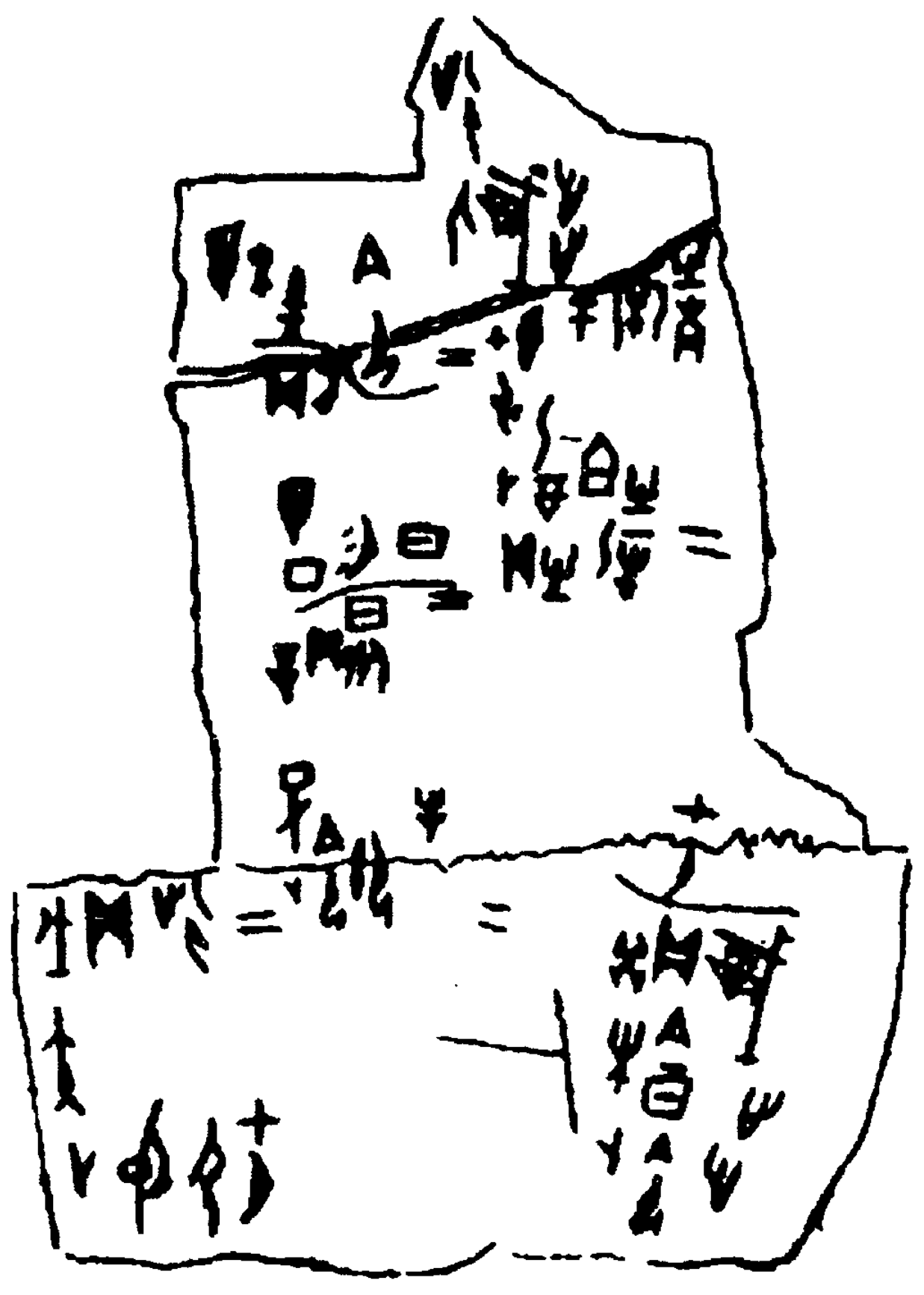

圖卅八


圖卅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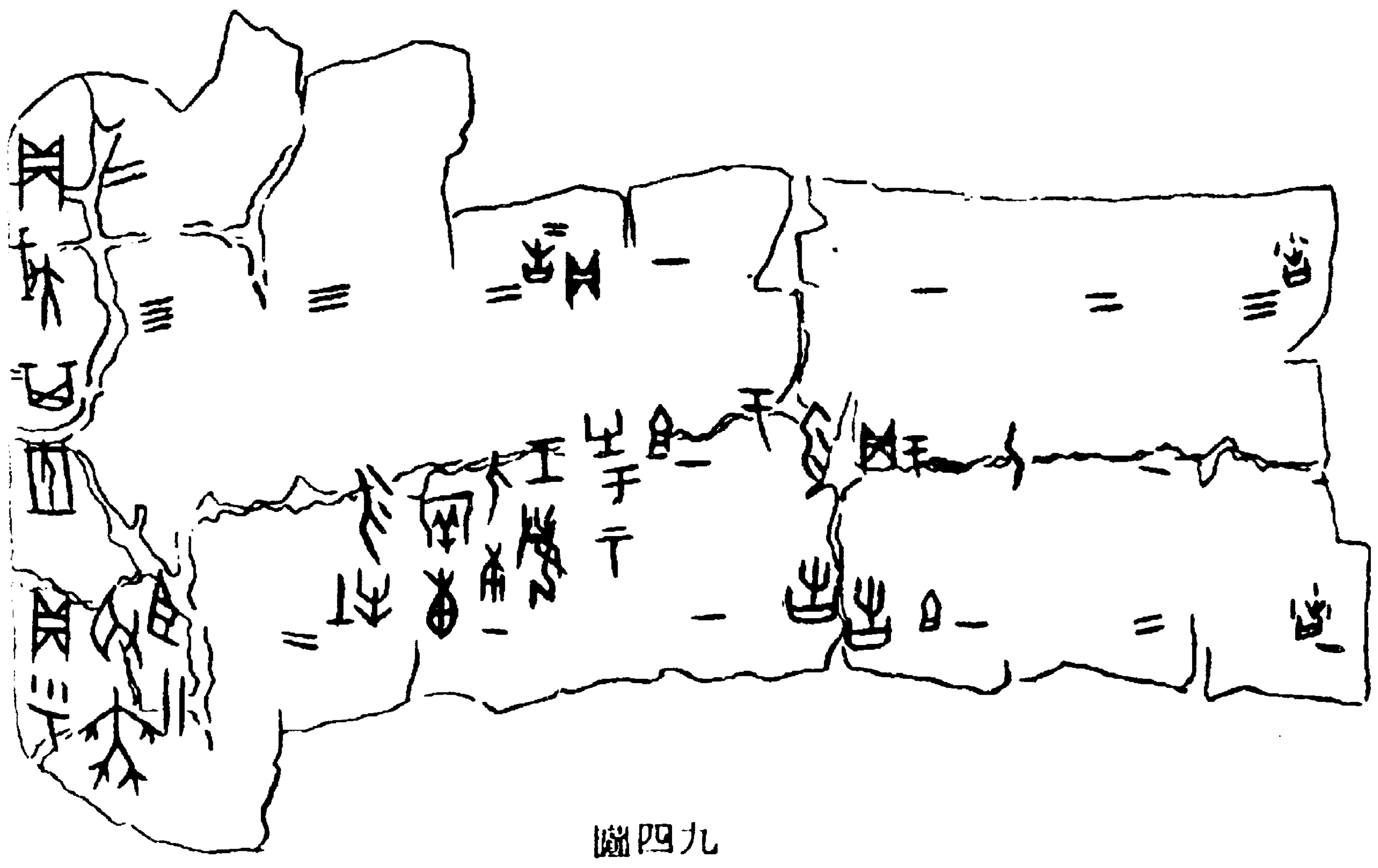

圖四十


圖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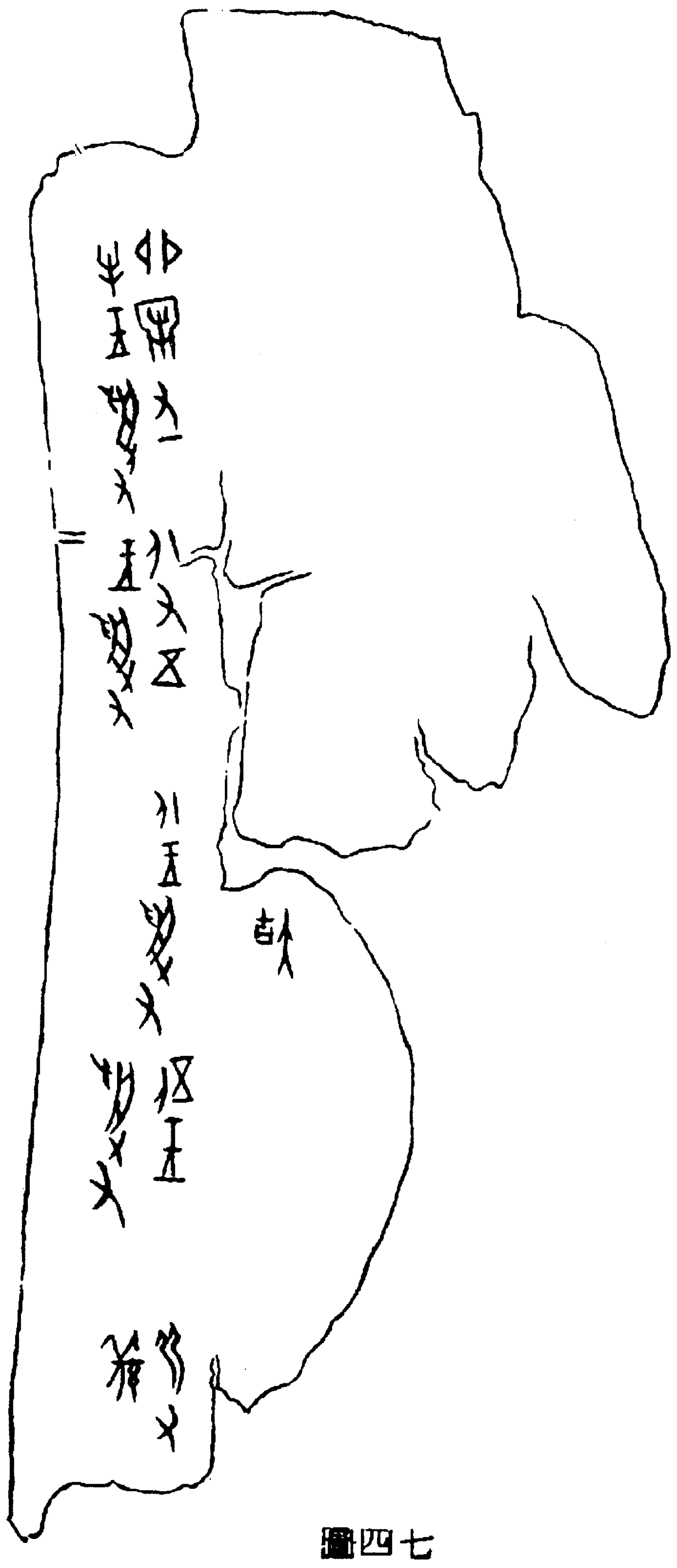

圖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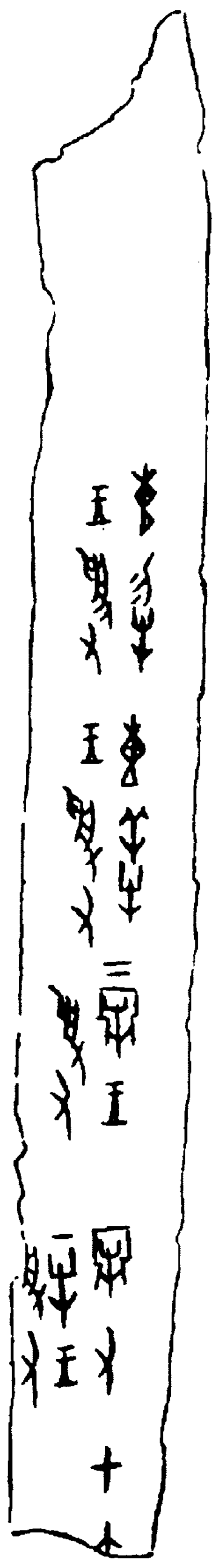
圖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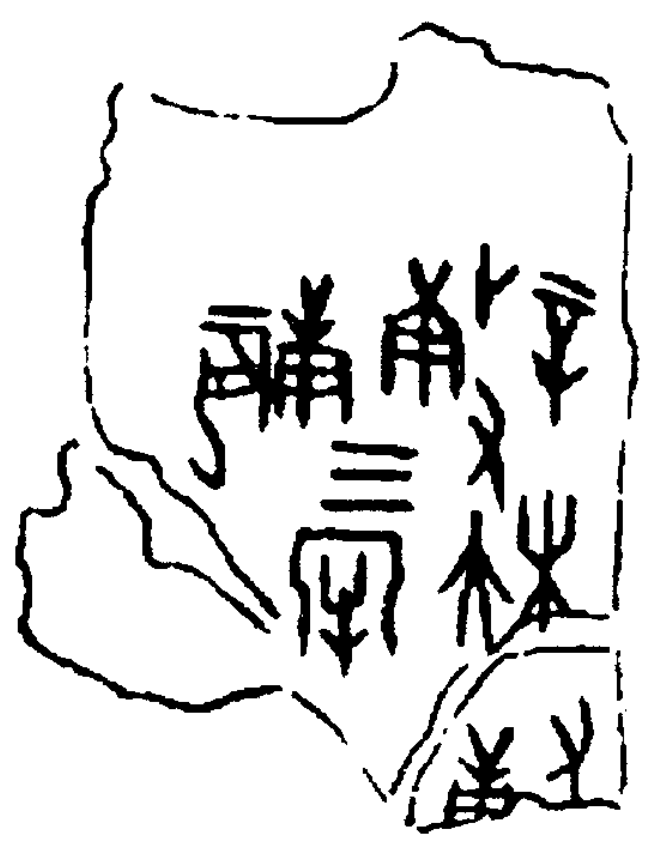
圖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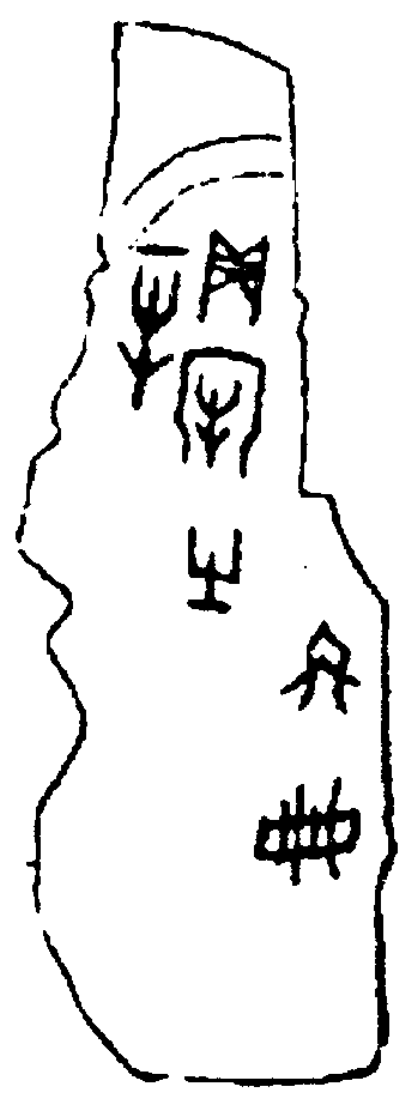
圖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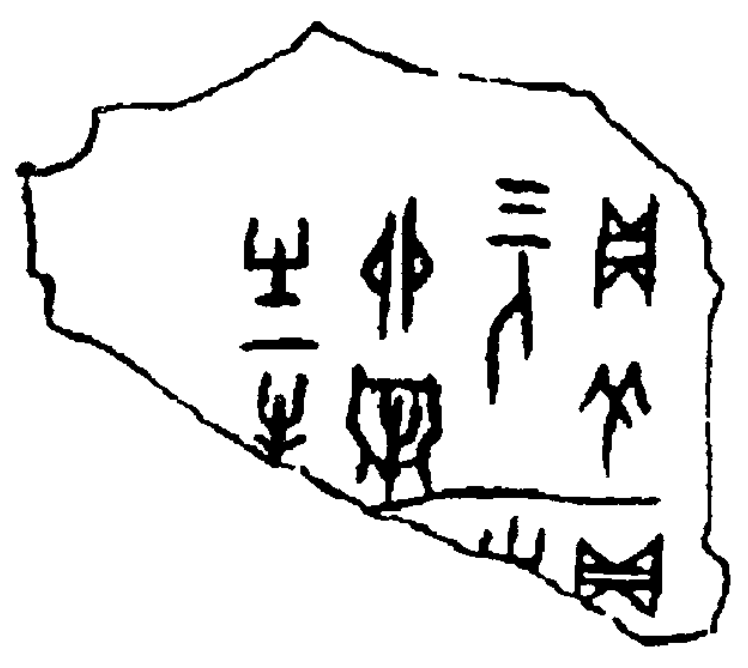
圖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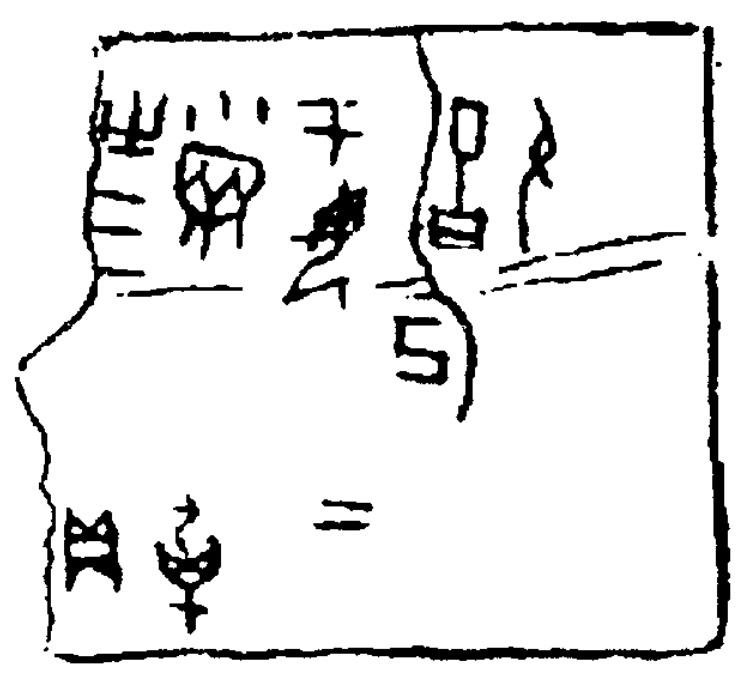
圖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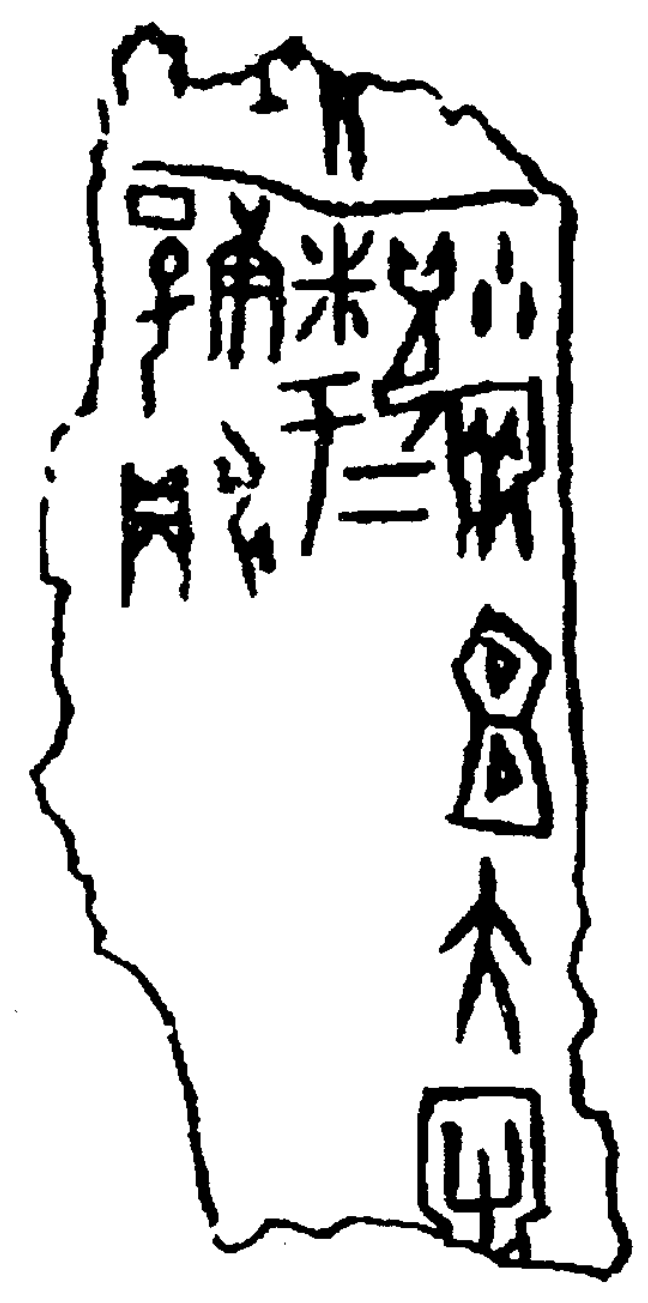
圖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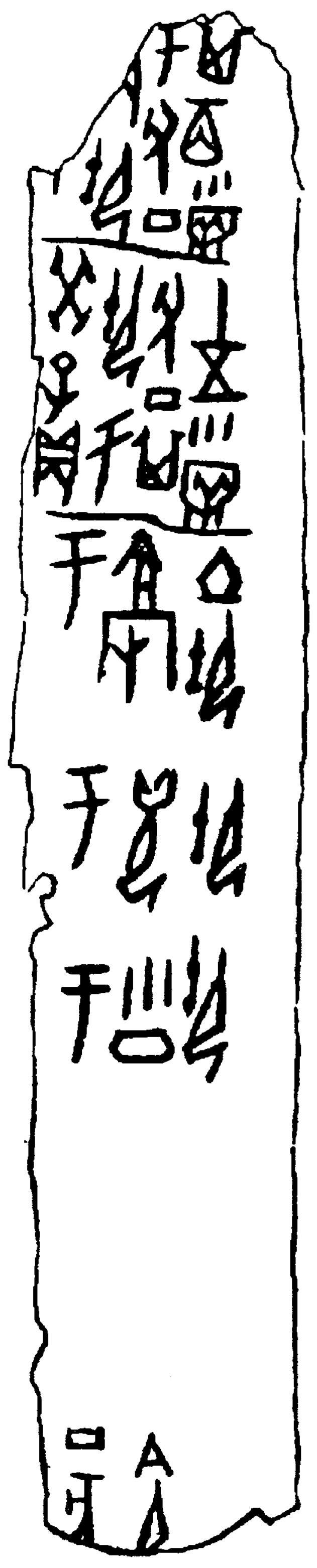
圖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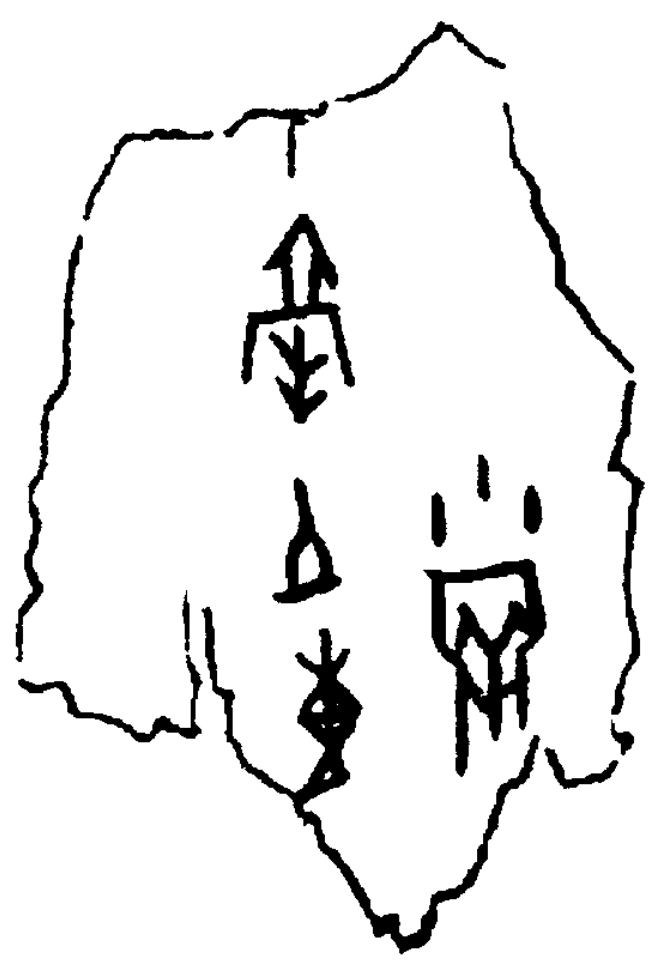
圖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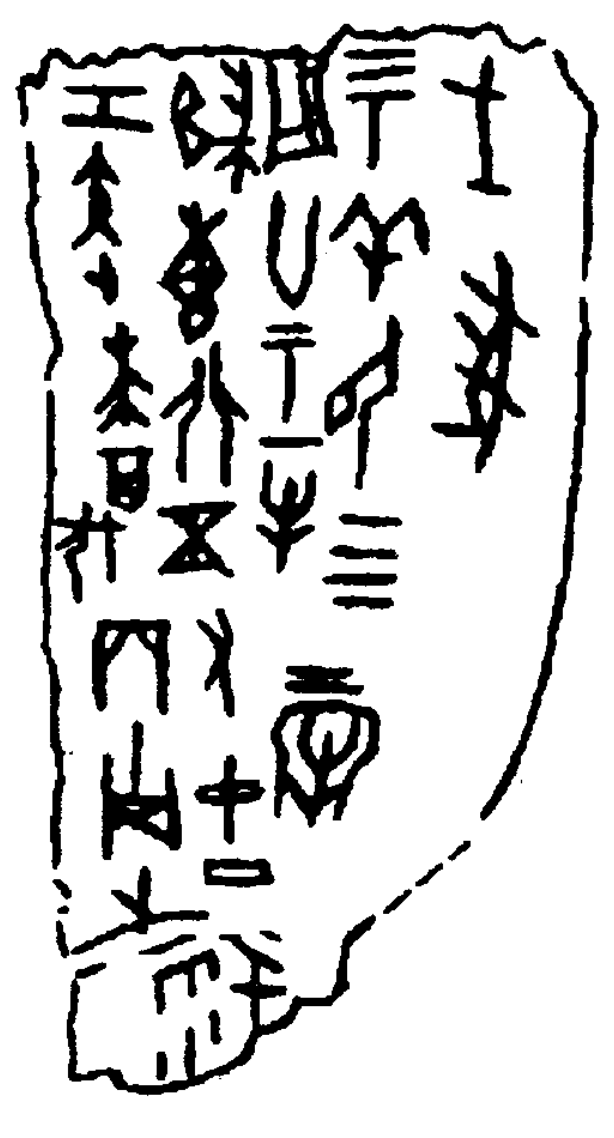
圖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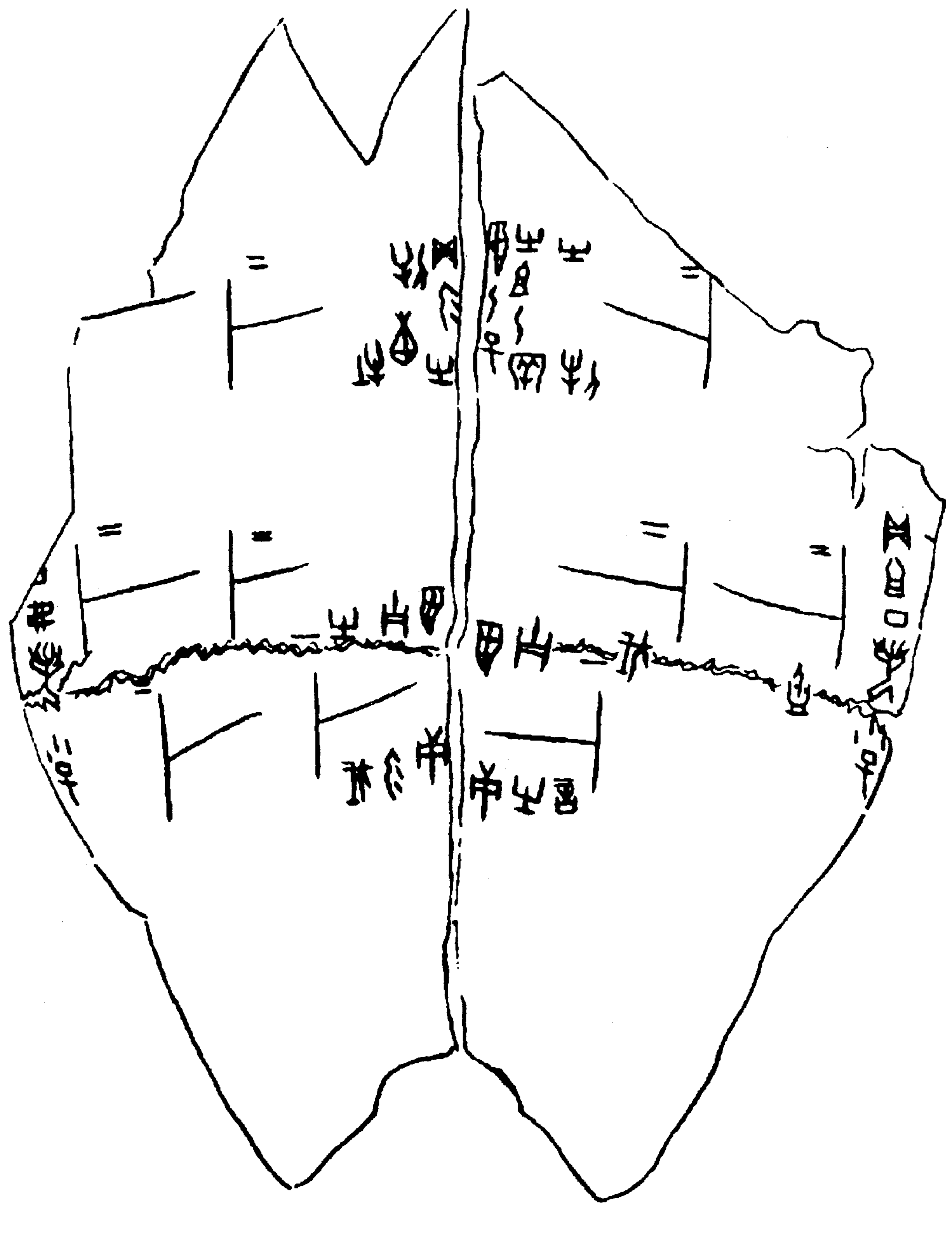
圖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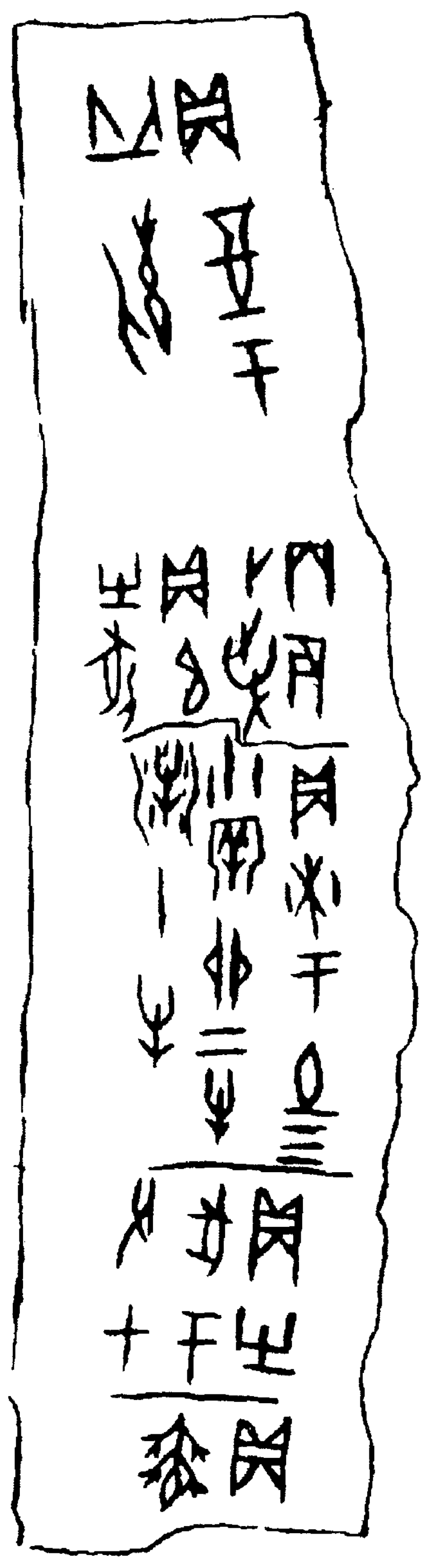
圖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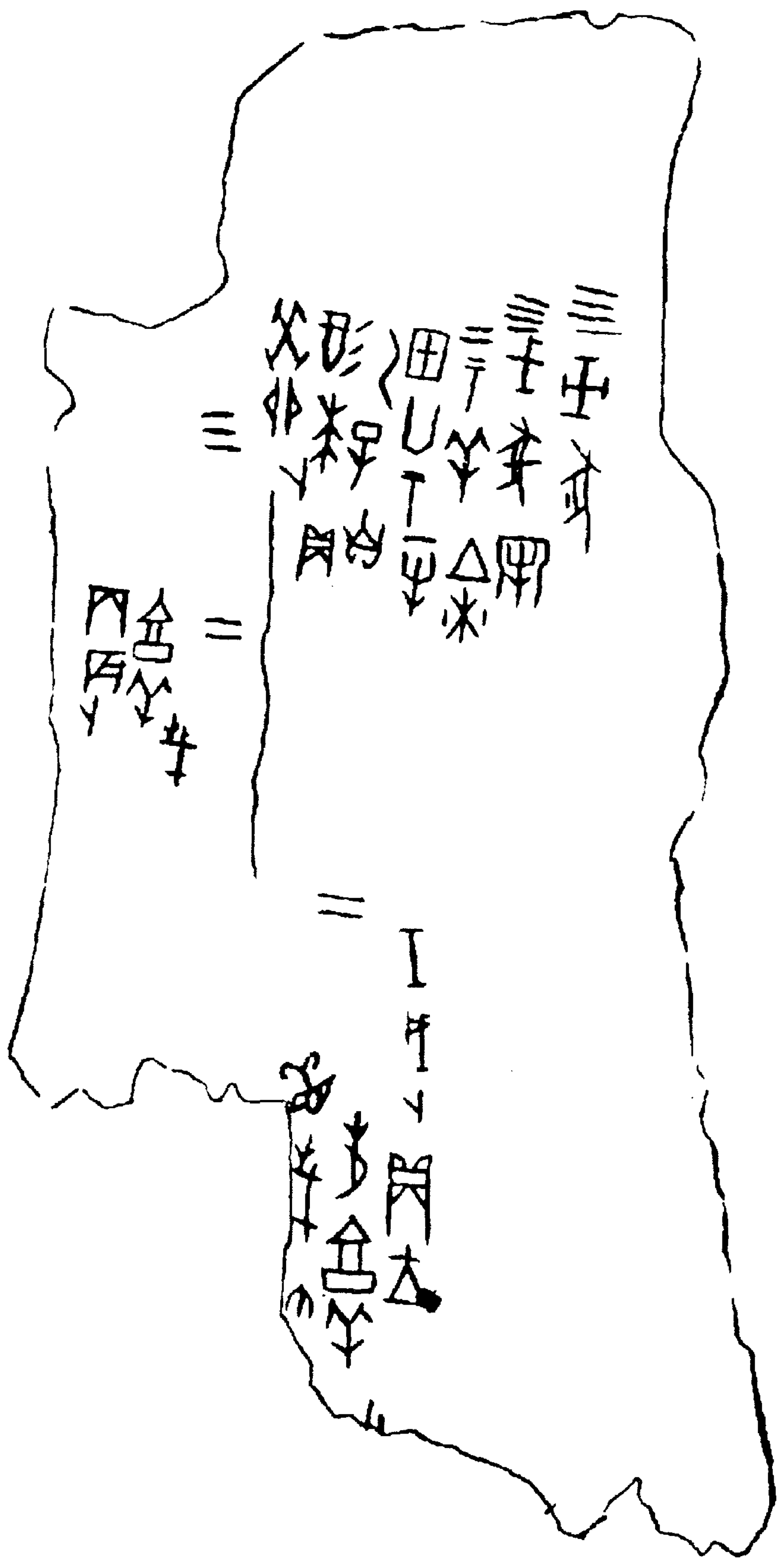
圖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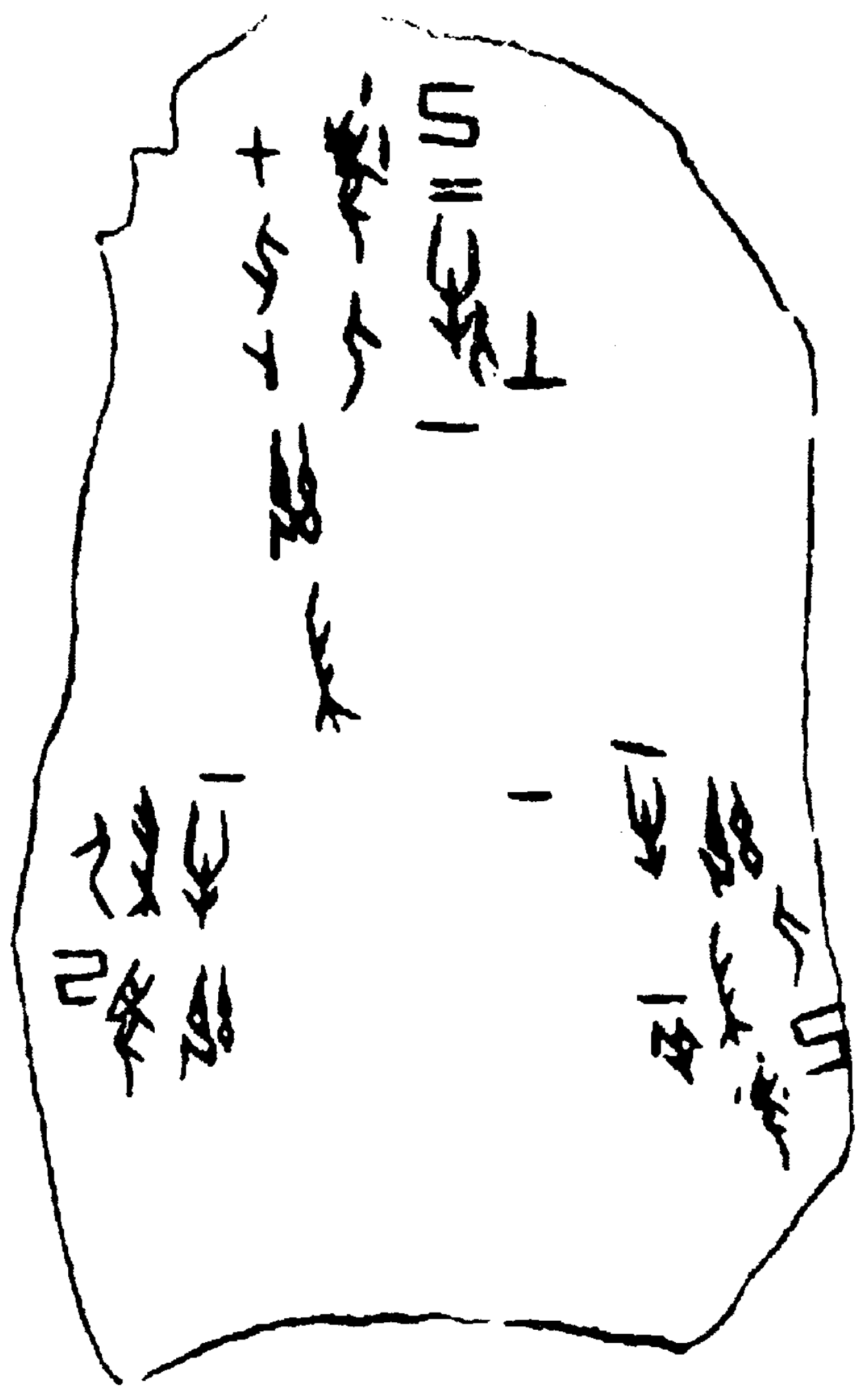
圖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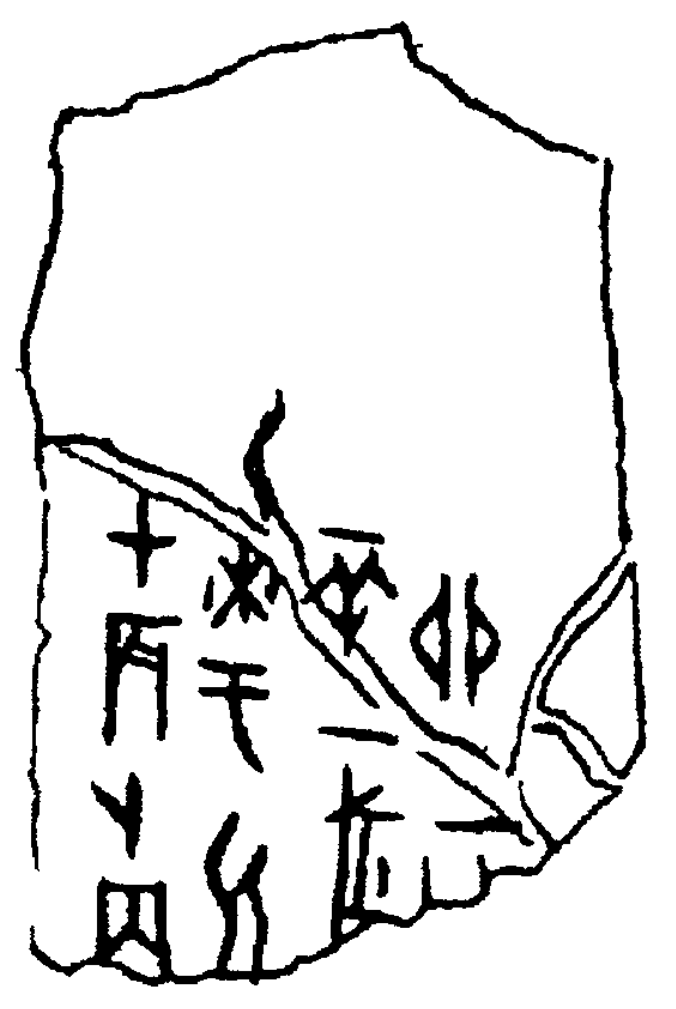
圖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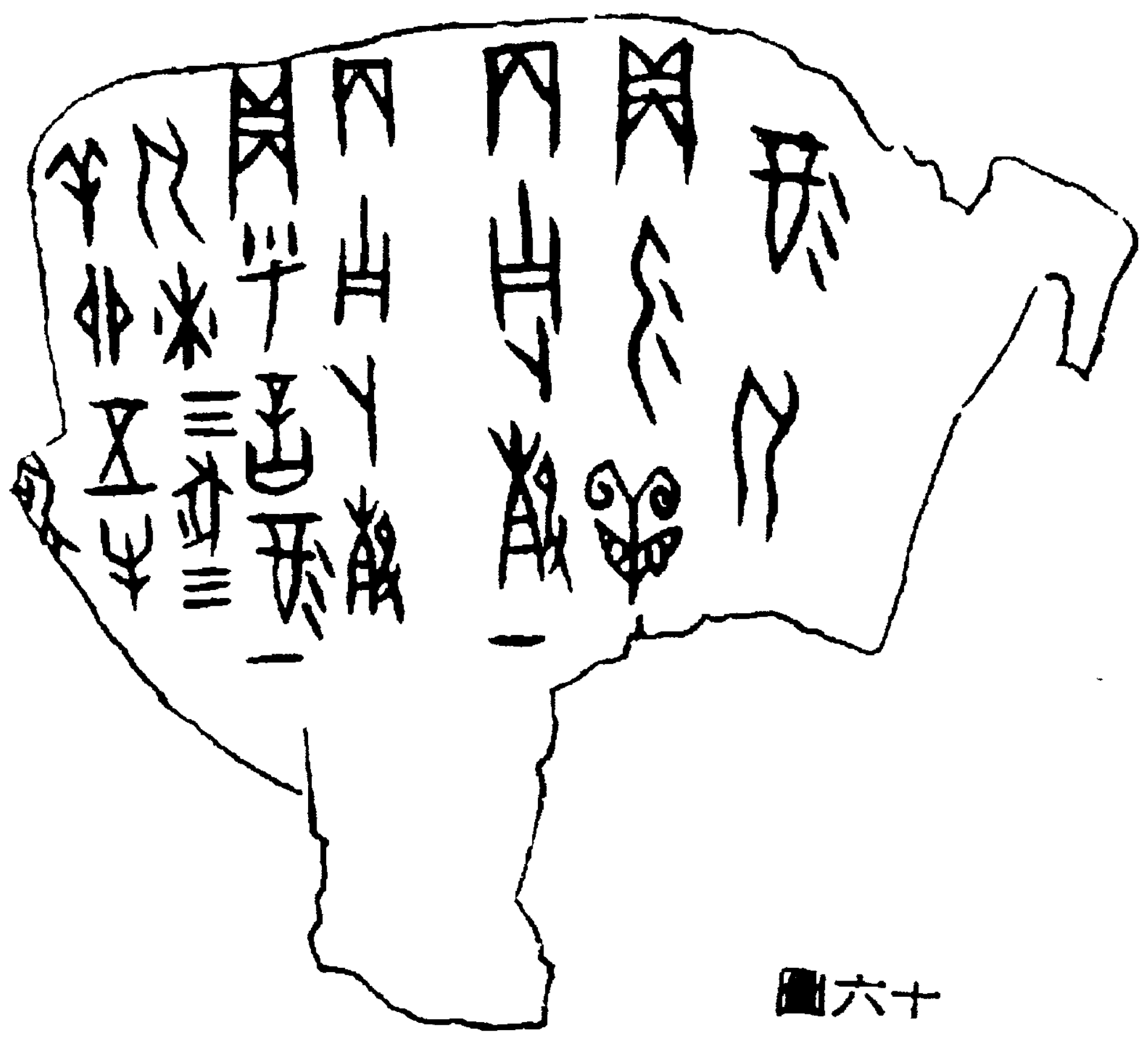
圖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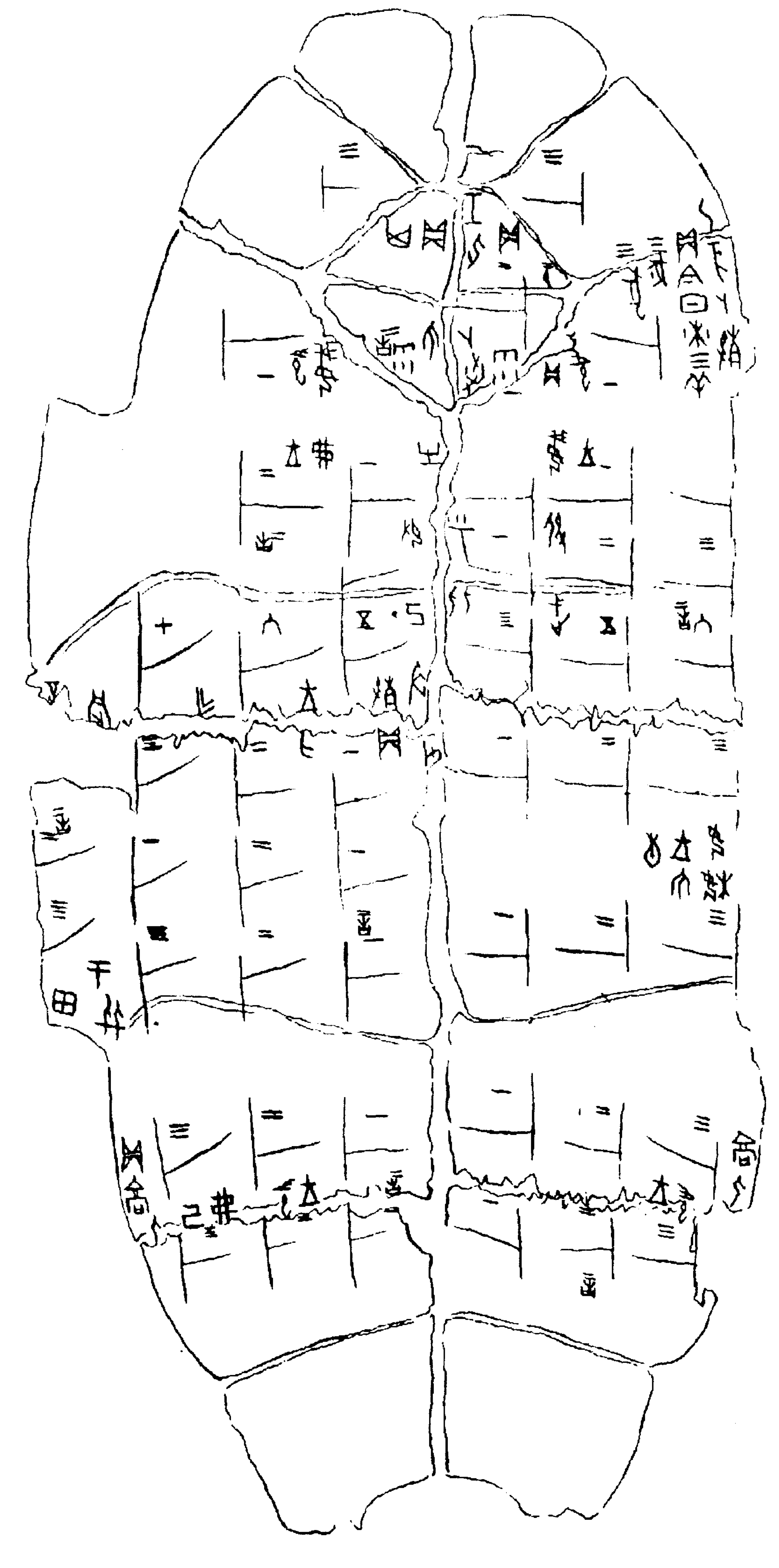
圖五八



圖五九



圖六十



圖六一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八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釋每美

王獻唐

續殷文存上，有毁銘曰：女每作毁。三代吉金文存七，亦著錄，舊皆闕釋。病中偶檢君夫毁銘曰：君夫敢每揚王休，亦此字也。大豐毁，每揚王休，縣妃毁，每揚白屖父休，詞例俱同。大豐毁每，明爲每字，此而縣妃毁，亦當釋每。每揚，義猶對揚。呂氏春秋貴直篇，每斮比，以吾參夫二子者乎，高注，每猶當也。易象上傳，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孔疏，對，當也。每猶當，而當訓對，則每揚即對揚矣。

說文：每，草盛上出也。从屮。母聲。小篆作每，上从屮，與大豐毁同；非訓草

木初生之屮也。字为省，女每君夫二毁銘，皆象毛羽斜插女首，乃古代飾品。𠫑鼎每作，杞白毁作，盂鼎敏作，師𤼈毁作作，均類象毛羽下偃，由形也，亦或不偃，而以通为一事。徵之卜辭，則作（下、二六、二）作，（戩四十、一）乃大豐毁体所從也。又作（甲二、二五、六）作，（下、四二、六）乃𠫑鼎訛体所從也。又作（前、六、七、二）作，（後上、十四、八）省其上。復作（前二、二三、一）作（後上、十六、十一）作，（後上、十四、五）首上別加一横为笄，與夫字例同。復作（拾三、五）作，（藏二二、十三）則并毛羽亦省矣。

以毛羽飾加於女首为每，加於男首則为美。卜辭美作（前七、六二）作（前一、二九、二）作，（後下、十四、九）金文美爵作，下從大为人，上亦毛羽飾也。女飾为單，故訛形，祇象一首偃仰。男飾为雙，故諸形，象兩首分披，判然有別。卜辭字亦省作，（甲二、十三、九）或加笄作，（前二、十六、二）與每字省加笄，正同條共貫。其毛羽多少偃仰，亦都相合。說文，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小篆作，上從羊，乃由羊体譌，與金固不（復曉周鉩文作也，小篆所本）[redacted]兩也。所云大義，段王皆謂羊大則肥美，其實羔羊尤美。周礼膳夫，膳用六牲，亦無羊为主膳之說。蓋據譌體解說，殊生窒礙。商錫永謂美字象羊角鈙敲之形，[redacted]（殷虛書契文字類編。）鈙敲誠有之，但未見羊王四角上下排列如此狀也。

每美二字，古音均隸之部，聲讀相同，乃美惡之美指事字。孟子梁惠王篇，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飾於旌旗者固美，飾於冠首者亦美。女飾作每，男飾作美，判有單雙，而音義俱同。故每即美，而美亦即每，實一字異体。古文字從人者，亦每從女，如文每從母，例證不一一枚舉也。在單雙性別限格外，復有一通体，只象人首飾插毛羽形。作父丁尊，有字，舊亦闕釋，仍是美字。卜辭復有字，（前五、六、五）亦當釋美。又有（前二、四二）（前四、二六、二）訛体，并見金文，皆美字也。金文之前引盂鼎師𤼈毁等，敏皆從又。卜辭有（前六、四七、七），（後下、二五、十三）據知亦敏字也。大抵契金美字，就今所見，有別体二，通体一。時閱數千年，通体之廢，別体之每，亦多假为語詞，契金或假晦假敏。只一美字，尚能保存原義而已。

以毛羽飾冠首，今非洲美洲澳洲諸土著，猶时存其俗。二十年前之歐美婦女，亦每插鮮冠上，招搖過市，皆以为美也。武秩冠前之簪旄，纓清代冠上之翹雀翎，亦由飾美，演为官階服制。徵之古代，說文尾下

後漢書南蠻傳：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又西南夷傳：哀牢夷皆刻畫其身，象龍紋，衣皆著尾。此二段文，注云亦見風俗通。

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不必指在尻後也。漢有趙惠文冠，侍中中常侍服之，前插貂尾為飾，（晉書趙王倫傳，[redacted]謂狗尾續貂指此。）又有鶡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服之，上插兩鶡尾，左右各立，似今戲劇中所見。又有鷸冠，見於左傳，漢名建華冠。復有獬豸冠，由兩羊角演化，其制但詳續漢書輿服志，固人所習知者也。胡廣謂惠文冠為趙武靈王[redacted]胡服之一，鶡冠亦云武靈王之制，獬豸冠則云楚之制。要皆昉於戰國，諸為夷俗。然鄭子臧好鷸冠，不為夷人。鶡冠即莊子所謂縵胡之纓，武士之服，亦未嘗指為戎狄也。

余謂夷狄誠有是俗，華夏亦未嘗無之。凡插貂尾鶡尾，甚或左右各植羊角，初時皆以飾美。各地所產不同，飾亦不同，本無足異。原始之所謂美者，美此自然品物也。取以飾身，亦（祇）以自然品物也。使以采畫悉合人用，而不必予取予求，乃漸以人工改進之，更漸以人之靈知摹仿之。續漢志謂，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染帛以效之。是鳥獸有冠角頿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為首飾。吾言蓋最得[illegible]理矣。在改進與摹仿期中，久而原始形態，逐漸銷沒。其痕迹愈隱者，文化亦愈久，愈顯者反是。時至周代，冠服制度已經、越千百禩之悠久[redacted]演化，貂鶡之尾，亦羊之角，早已無迹可尋。（飾角習俗於當[illegible]到有者。）而文化落後之胡人楚人，猶時沿行。中原人士，不知其祖先早已棄弗用，反見異思遷，從而效之。春秋戰國秦漢人如是，[redacted]（近）人亦何嘗不如此。武[redacted]（俠）之冠白旄，婦女之插羽尾，圍貂狐，皆洋洋焉。哀哉子臧，獨以鷸冠為人識誅，何耶。

文字之演變，與其文化歷史長短為正比例。凡象形指事會意諸字，[redacted]書體愈古者，所保存古俗亦愈古（知）。古俗隨文化演進，逐漸銷磨，文字亦同。銷磨之後，古俗蛻變為新俗，文字亦每隨新俗，改造之，解釋之。此一情形，屢見於兩周秦漢。但論每美，[redacted]許君謂每從中，則草盛也，乃彼時女[redacted]（首）無飾毛羽之俗，莫從比證，不能不別求說解也。（左傳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喻晉美盛，是為許說所本。）又謂美從羊大，則甘也，乃小篆字首變羊，不能不以羊意求釋也。時至漢代，古俗變，字義隨衰。幸有甲骨金文出土，[redacted]尚保存先時首飾毛羽之形態。其俗行於何時，今無從知。殷商中葉以降，既有[redacted]（是）俗，最晚必在中葉以前。證以說文古人或飾系尾之說，正相吻合。知往古華夏，亦[redacted]有[redacted]（此）俗，且知彼時之所謂美者，即[redacted]（以）首飾毛羽當之。胡廣諸家，謂趙武靈王學胡俗者，乃[redacted]古俗久廢，後從胡學之，援以為說。迨今又閱數千年，武靈（王）之胡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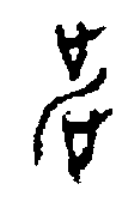
[illegible]未虛，後從歐美取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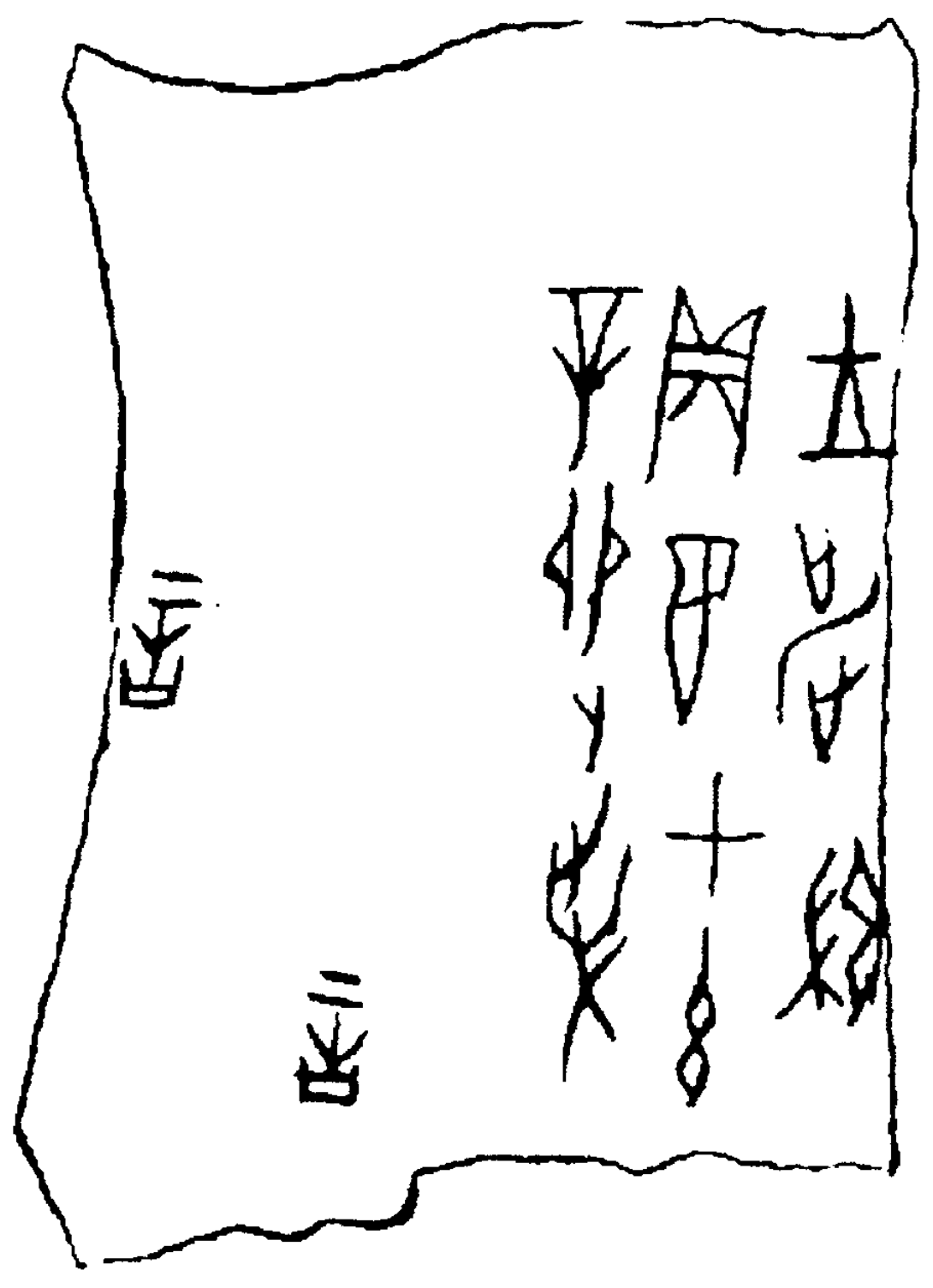
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扶病艸記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五册，一九七〇年三月）

釋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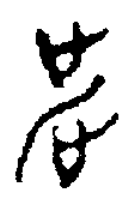
金祥恆

甲骨卜辭有字，如殷虛書契前編五、二九片



前5291

葉玉森考釋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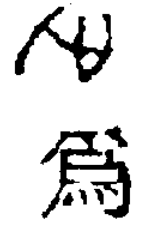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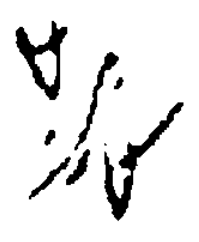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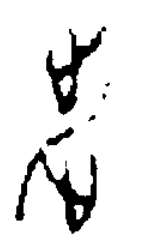
辛卯卜𢦏貞翼甲午王涉歸

並無考釋。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釋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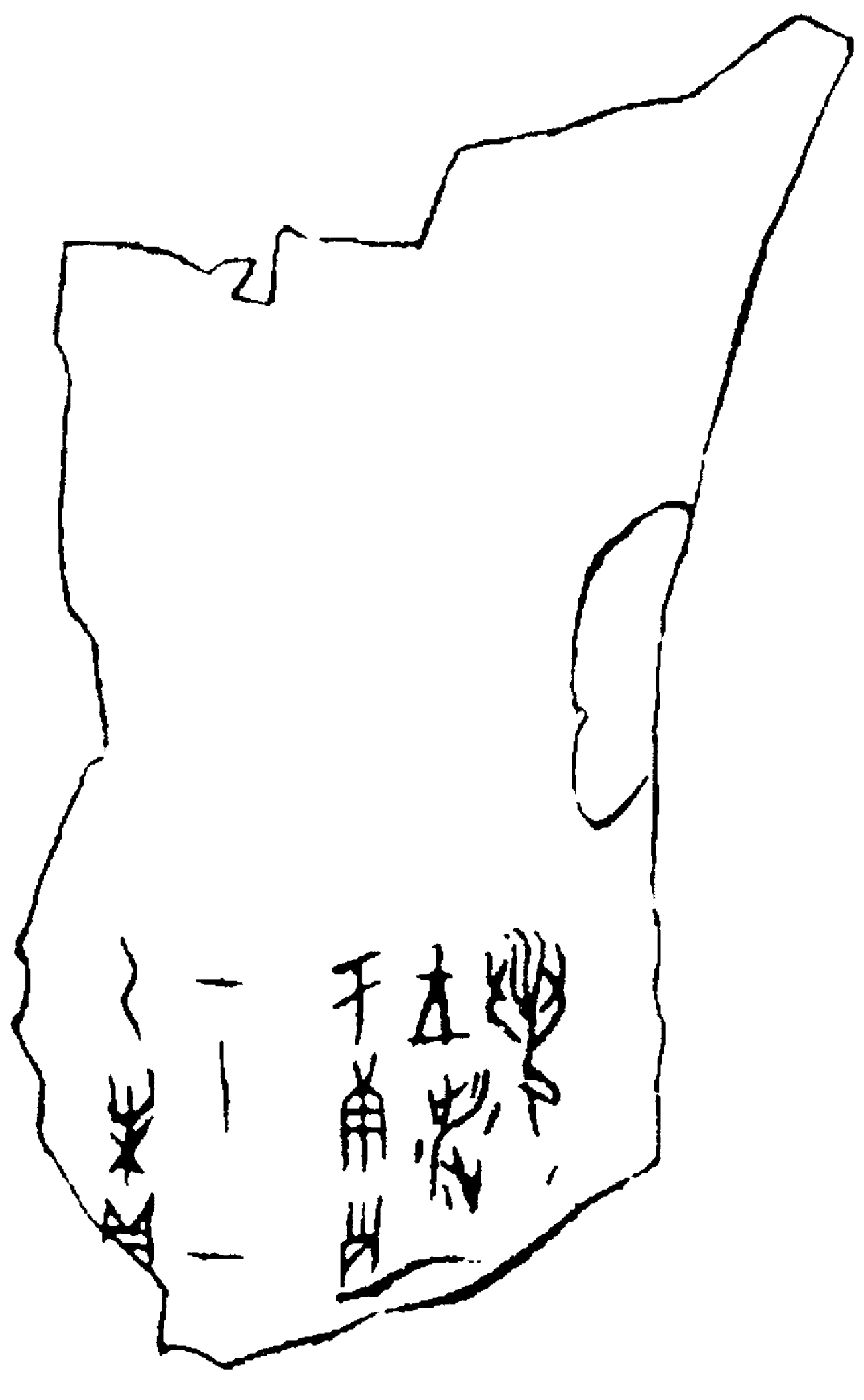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步行也，从止少相背，案步象前進時左右足一前一後形，或增彳（古金文涉字从此，从水省，乃涉字，然卷五卜辭有曰，甲午王涉歸，無徒涉之理，殆借涉爲步字也），乃借涉爲步。或又增行。

並無考釋。商承祚疑羅氏之說云：

既有步字，固無庸借涉爲之，其爲涉字無疑，所謂王步于某，涉于某者，非王步行徒涉也，以車曰步，以舟曰涉耳，（又卷二第三十六及後編上第十五葉曰，王舟于某者凡二見，則此涉字抑指以車涉淺水耶，誼不能明）許書篆文从水步，與此正同，古金亦然，無从二水者（殷虛文字類編涉字下）

甲骨文爲涉，是也。羅氏據金文涉作甲文从⺀乃水省。然甲骨文亦有不省者如甲編第四四一片：

乙未貞：于庚子王涉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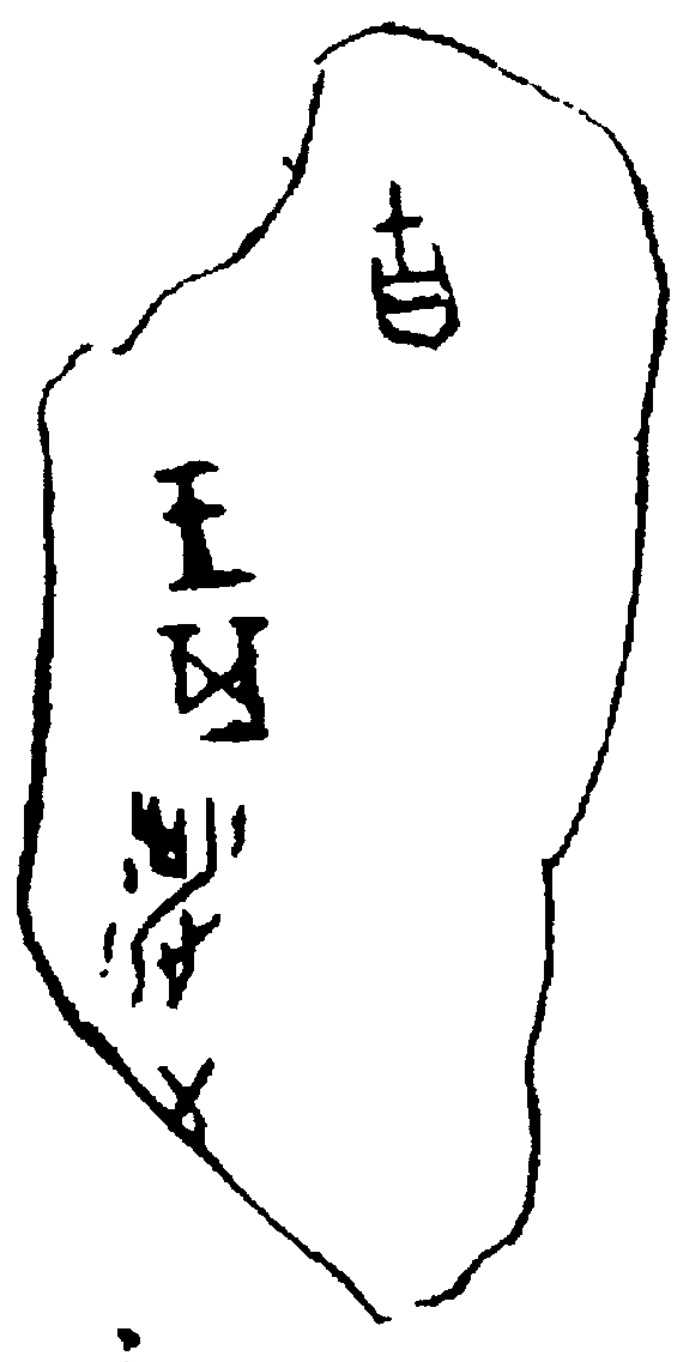
甲 441

拾掇二・八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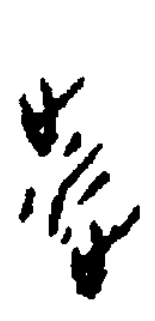
乙未貞：于丁酉王涉？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四六〇六片

王其涉囚



新 4603.

蓋與金文格伯簋「遙谷旅桑涉東門」之涉作，說文頻所从之步同。說文頻从頁从涉，則步即涉，然說文涉作𣴎，篆文作涉从水。似爲𣴎文省。𣴎據說文例，非篆即古籀𣴎古文乎抑籀文耶？石鼓文霝雨石，「君子即涉，涉馬□流」之涉作步，則𣴎當爲古文，金文散氏盤：「至于邊柳，復涉瀘」其涉作𣴎，从二水从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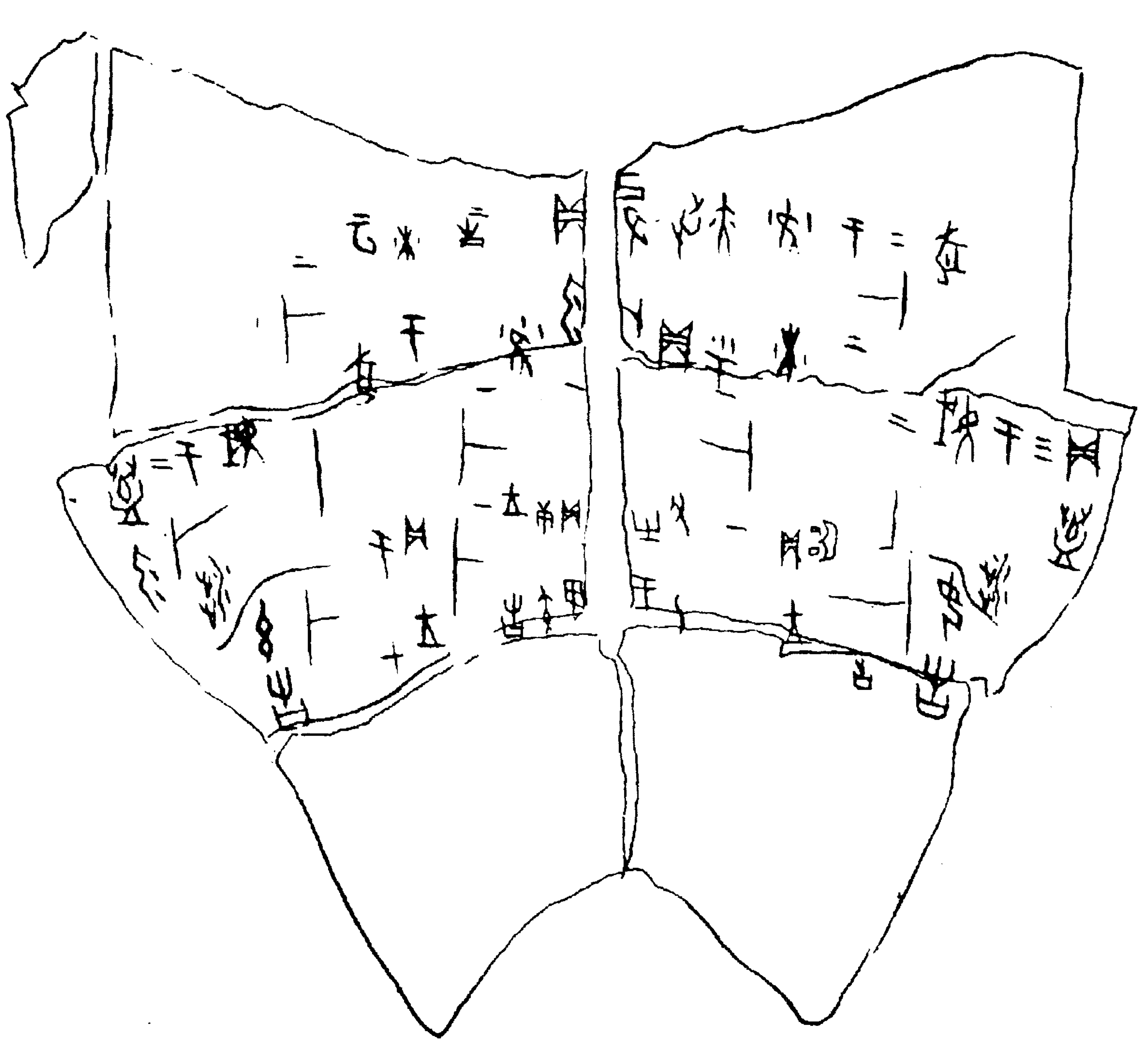
今據石鼓文𣴎可補籀文步字。

甲骨文之涉同於篆文者如小屯乙編五三一七片

貞：盂于涉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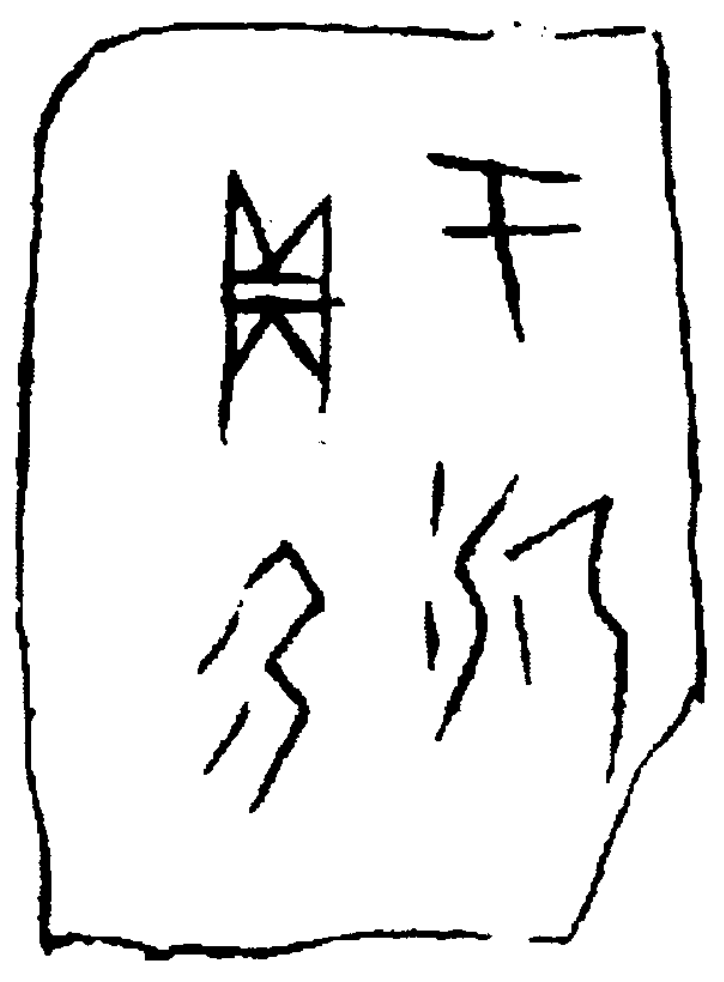
□：盂勿于涉娍？

或从水省作 ，如河之水省作 同。卜辭祭祀自然神河嶽字，通常作 ，从木省丂


乙 5317 (不全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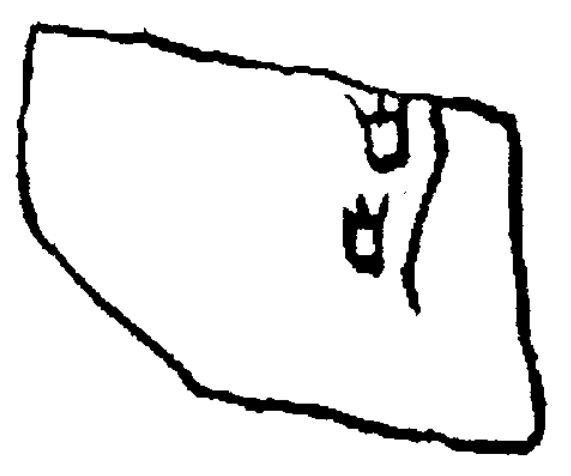
聲，其不省者如殷虛書契後編上九頁第八片

貞：勿于河？


後上.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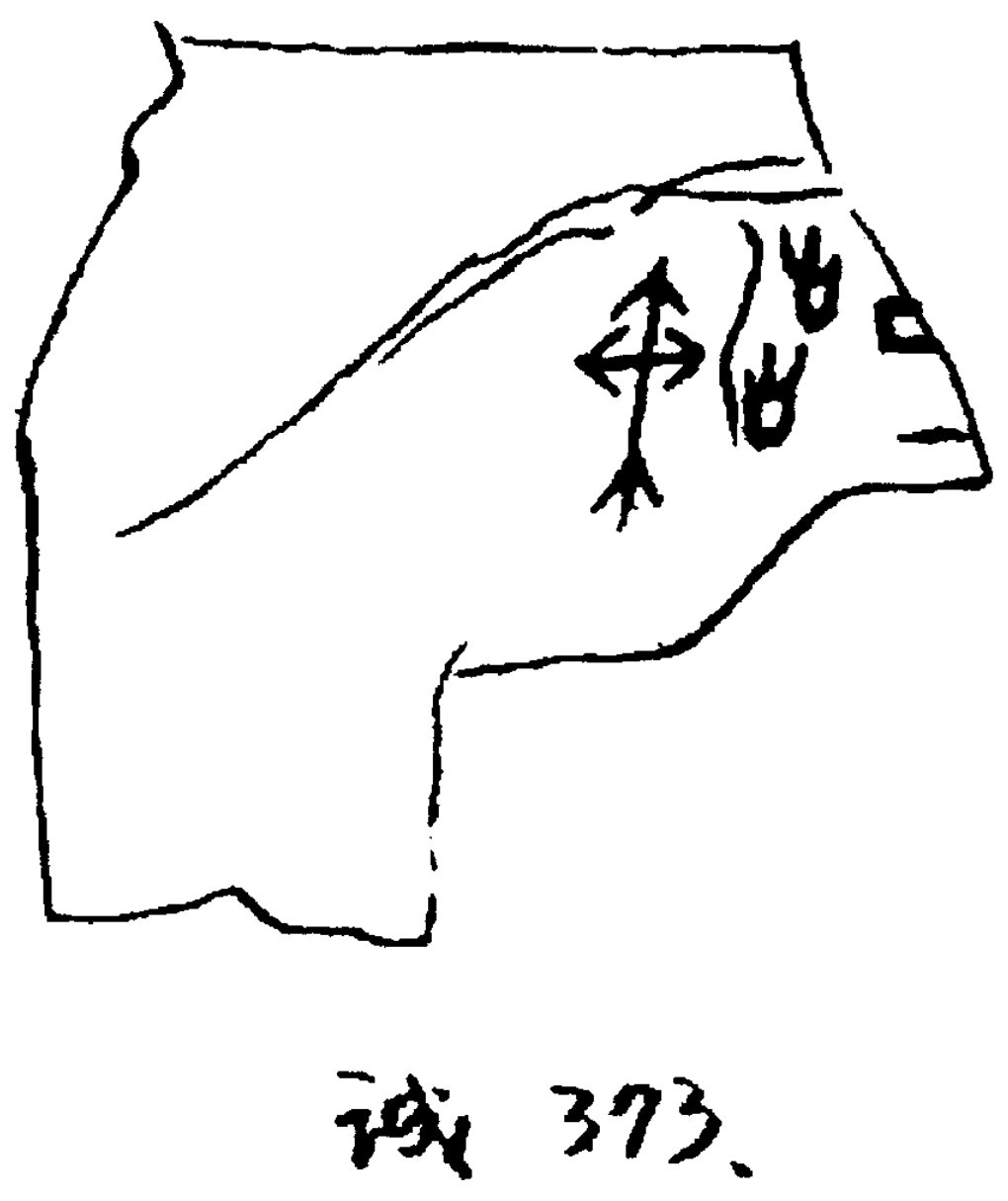
則涉亦可省作涉，如戰後南北所見甲骨師友一、九八片

涉


南北師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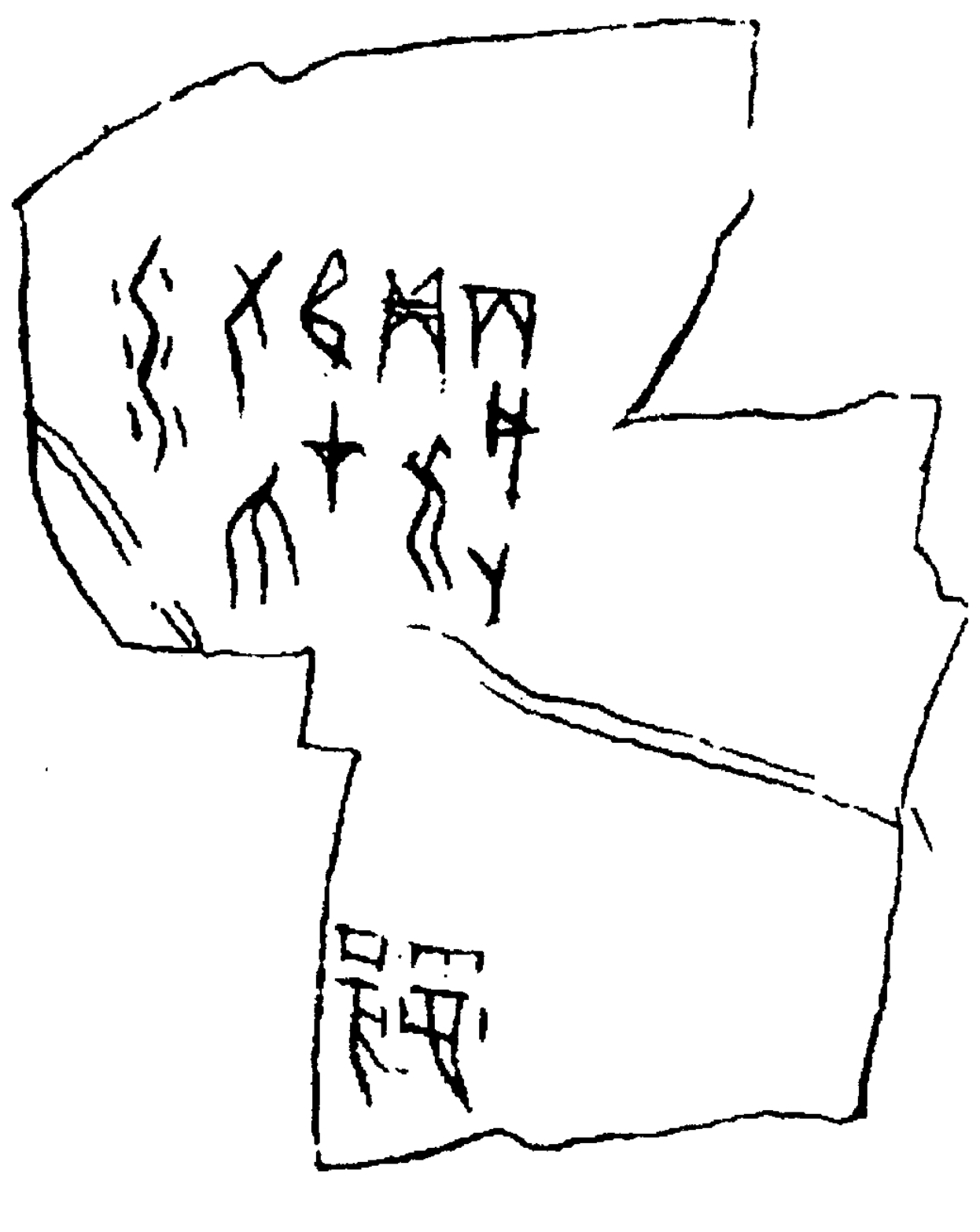
又誠齋殷虛文字三七三片

涉：：


誠 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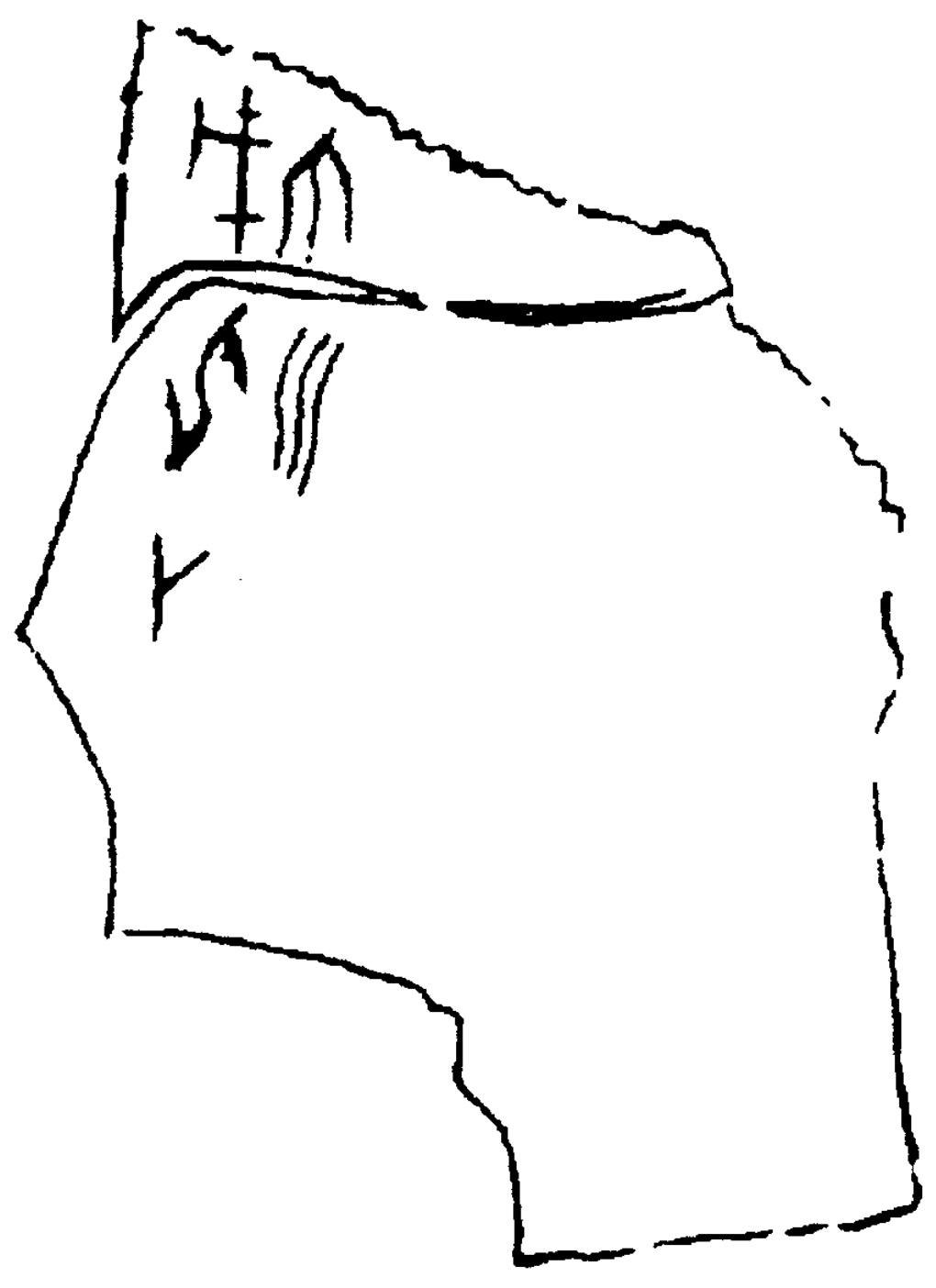
此雖斷簡殘文，文義不詳，以其字形之結構，當爲涉無疑。甲骨文之水除作 形之外，又書作 或 者，如殷虛書契前編二、四、三片（卜五五八片）

丙戌卜貞： 在 ，不水？


前2.4.3.
卜 558

郭氏卜辭通纂考釋釋 爲巛字，案甲骨文巛均作 或 ，葉玉森釋昔字云：象洪水蕩蕩，波浪起伏，洶湧澎湃之片汪洋之狀。故以爲巛。此僅象一脈流水，無水患之憂。故郭釋非是。甲編一九八片

戊甲卜，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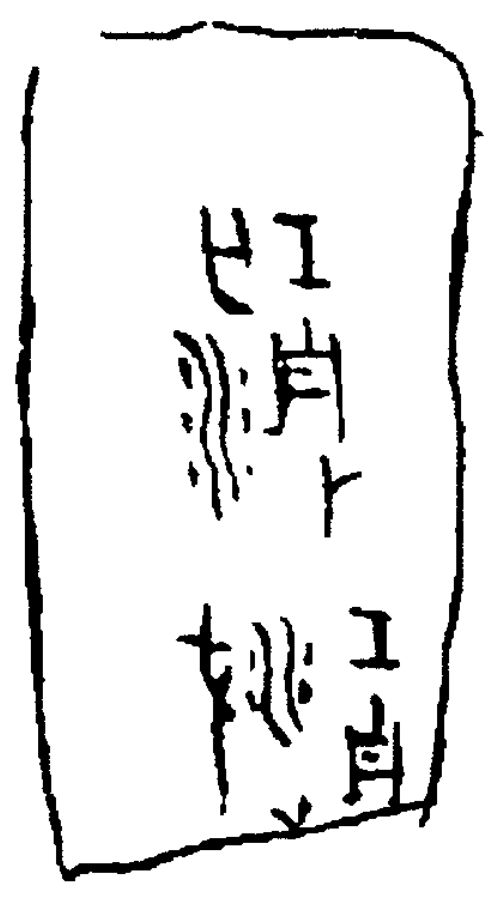

甲 198.

日人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引此片， 誤作 。今據甲編原片及屈萬里先生考釋正之。 與 異，仍象流水一𠂢。或作 如戰後京津新獲甲骨輔大第九〇片

壬子囗，囗水，又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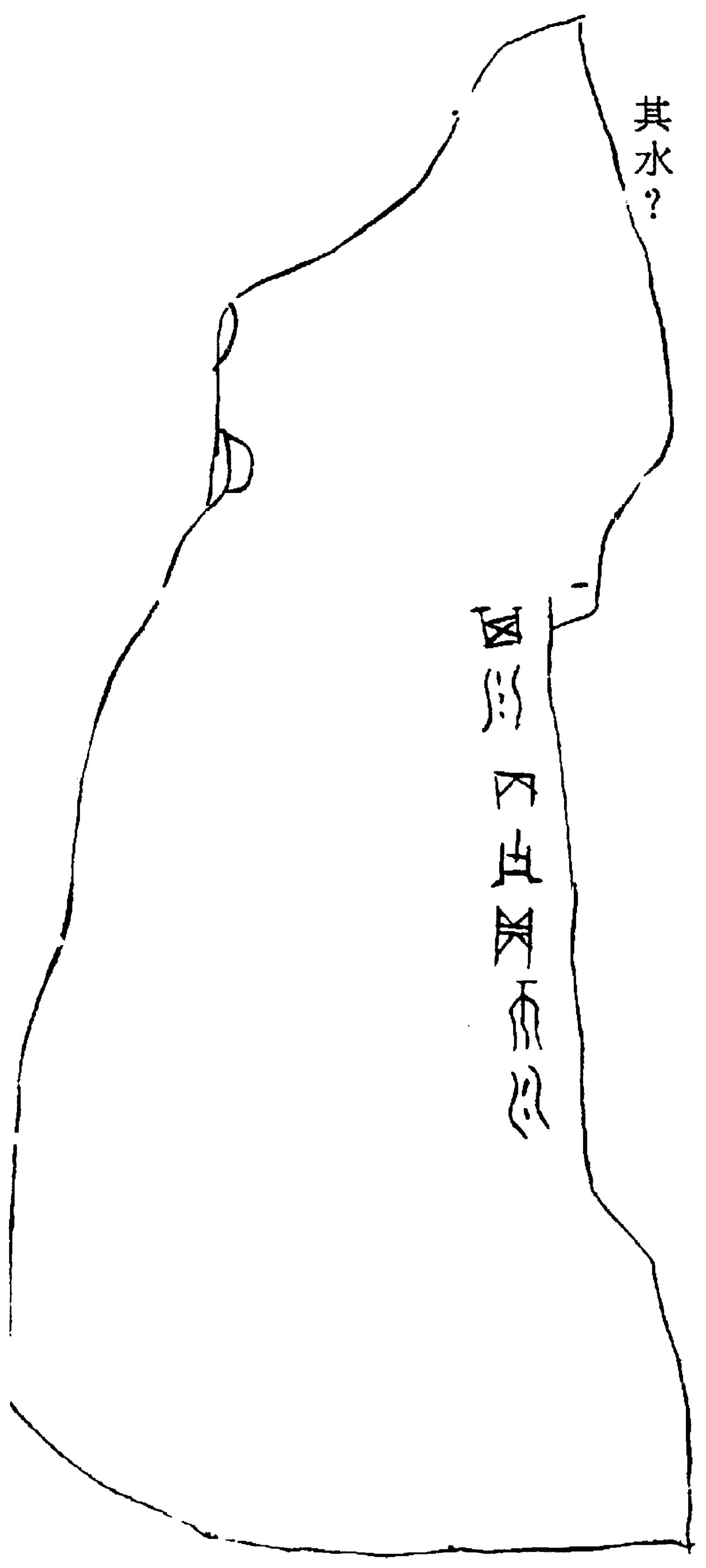
壬子卜，亾水？

「有水有尤」，由此推知「不水」非「不巛」也。「不水」或作「不巛」如戰後寧滬新獲甲骨一、四八二片


戰輔90

丙子貞：不水？

其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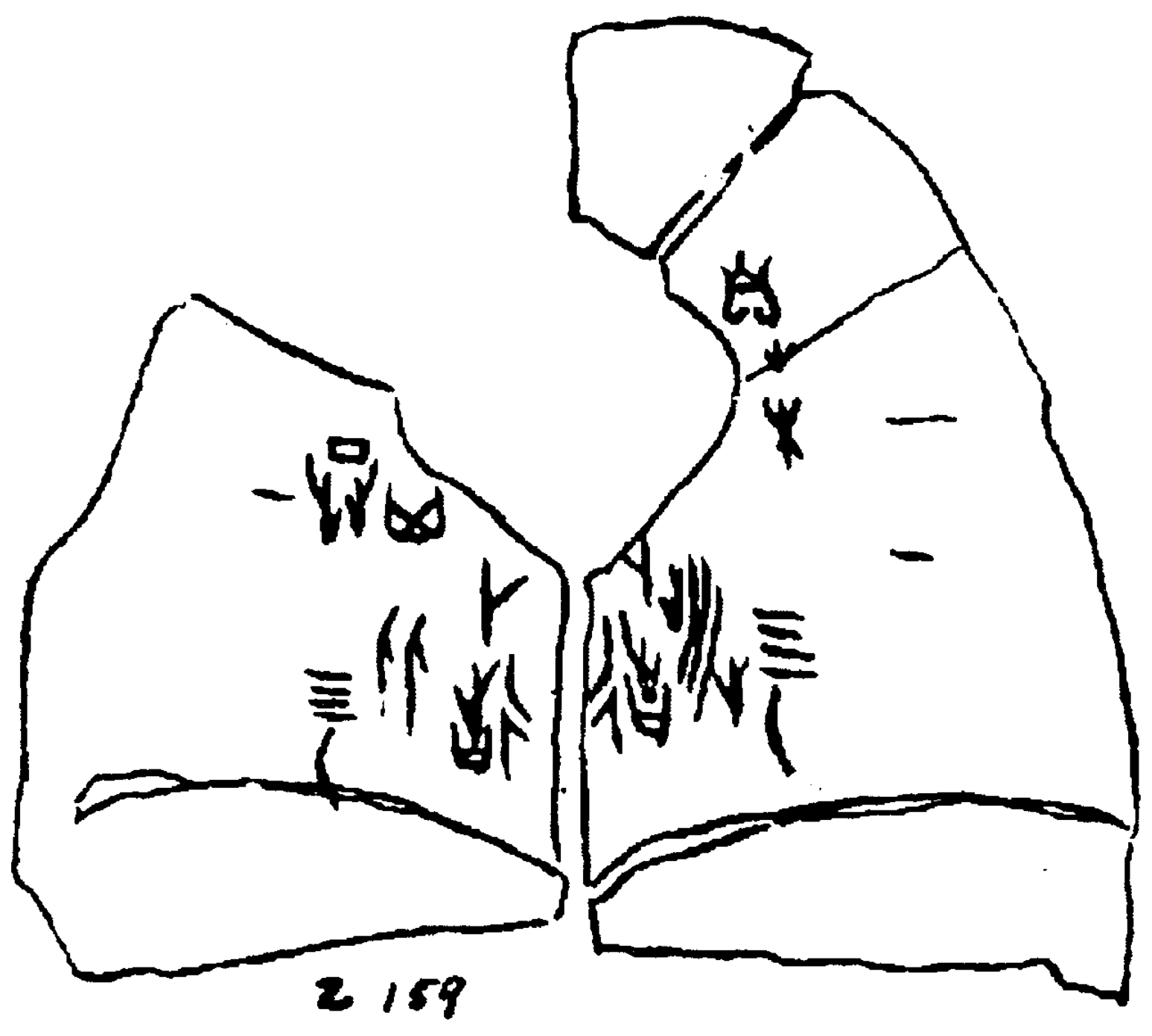

戰寧1.482

其巛象一川流水，巛象其南北岸，中象其水。故甲骨文从巛之涉，如綴合八三片

（乙一五九九十乙七七九）

□□卜，徃，□涉自東？四月。

□□卜，徃，□其丷□圍？四月


乙159
合83.　乙79

金文效簋：

隹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嘗，公東宮內鄉于王，王易公貝五十朋，公易氒涉子效王休貝廿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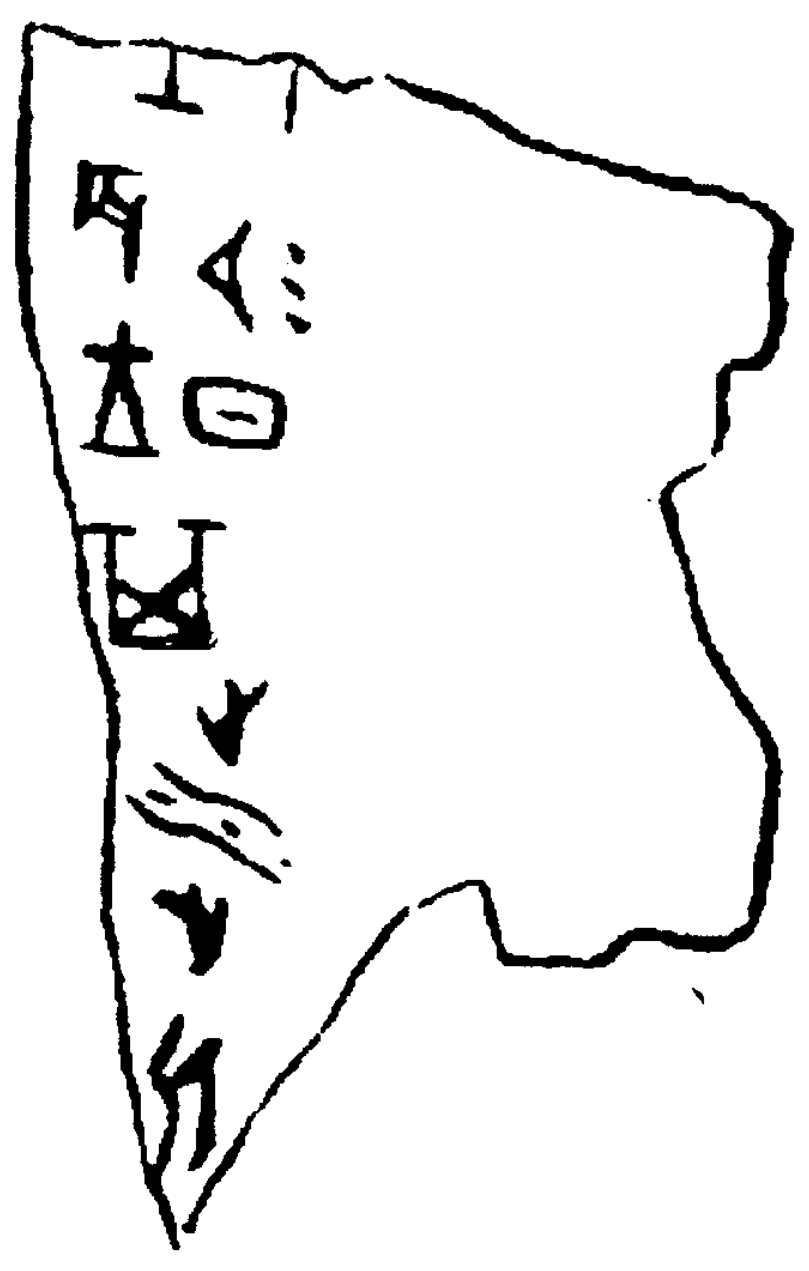
其涉字郭氏兩周金文考釋釋爲巡云：

涉乃巡之古文，从步，川聲，此段爲順，舊釋爲涉，義不可通，云「公易氒涉子效王休貝廿朋」者，謂東宮錫其孝順之子效以王所錫公之貝廿朋也。

郭氏疑舊釋爲涉，義不可通，玆以字形言之，从巛者非說文之川，乃水也，甲骨文涉，是其例。以聲音言之，涉葉韻，嫡錫韻，旁對轉，借涉爲嫡，「涉子」即「嫡子」，豈不辭順意達矣。

从巛者如鐵雲藏龜六〇、二（佚存一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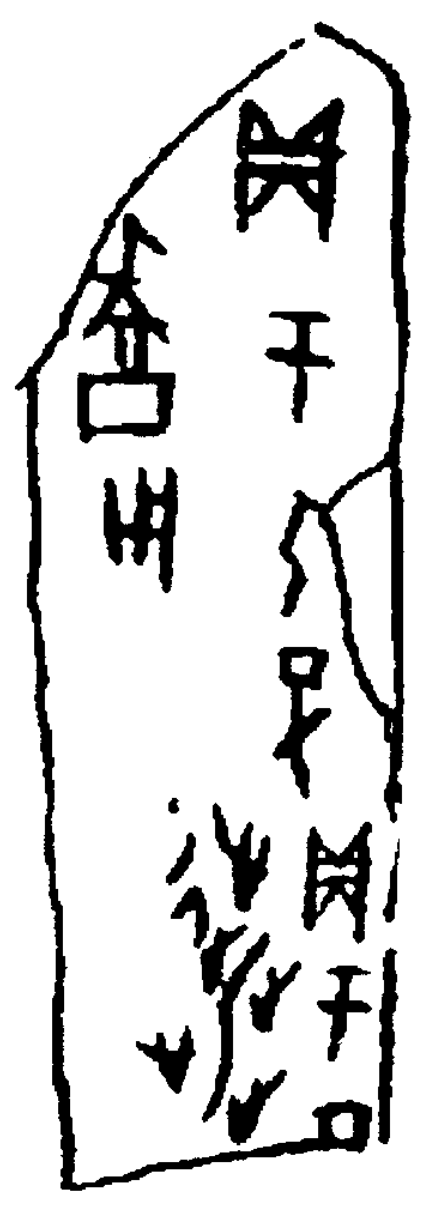
戊辰王其涉河，□易日？


龜60.2.
佚107

或从二步从水者如戰後寧滬新獲甲骨二、四五片

貞：于丁□征涉□？

貞：于乙巳享，用？


寧2.45.

象兩人並涉之足跡廣韻下半銜韻「⿱並足，步渡水也」。清戚學標說文補考云疑此字涉即步之訛。恐非，並本从二立，象二人。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引說文「⿰氵並，涉渡水也」。⿱並足省水，⿰氵並省足，各有所偏，其義不顯，⿰氵並⿱並足均从並聲，說文从朋之淜「無舟渡河也」，桂馥說文義證「無舟渡河也者玉篇徒涉曰淜，从水朋聲，⿰氵並从水並聲，或體之形聲乎，並與朋爲並聲經典借馮字，釋訓馮河徒涉。論語述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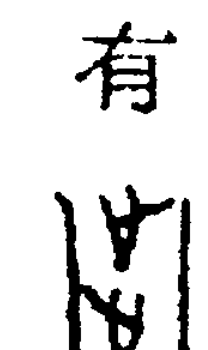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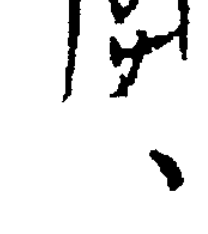
詩小雅小旻：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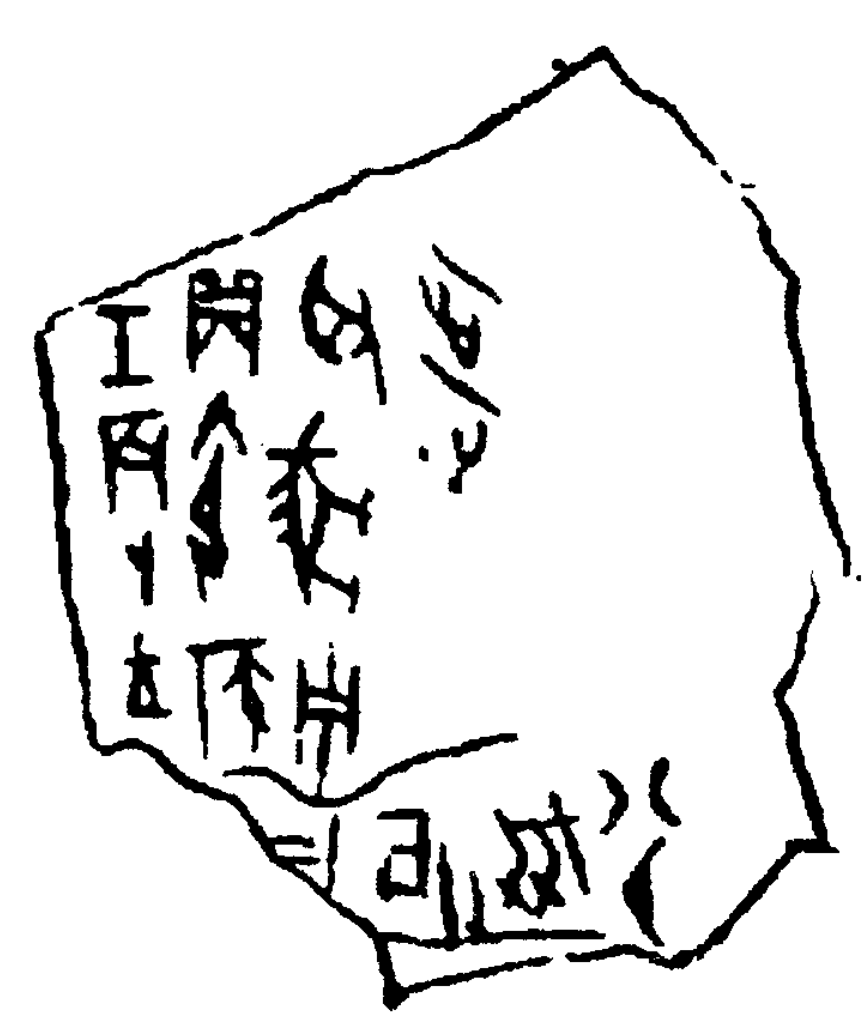
馮爲淜之借，說文頻，許訓「水厓也，人所賓附，从頁从涉」，恐非其厥義以字形言之，「从頁从涉」，當象人涉水，其義猶詩邶風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涉毛傳「由厀以上爲涉」。即說文「徒行厲水也」。以聲言之，頻（帮聲），瀕並聲，聲音相近，今說文訓「水厓也，人所賓附」，與後起濱義同矣。

卜辭又有 、、商承祚釋爲涉。一見鐵雲藏龜六二、一（佚存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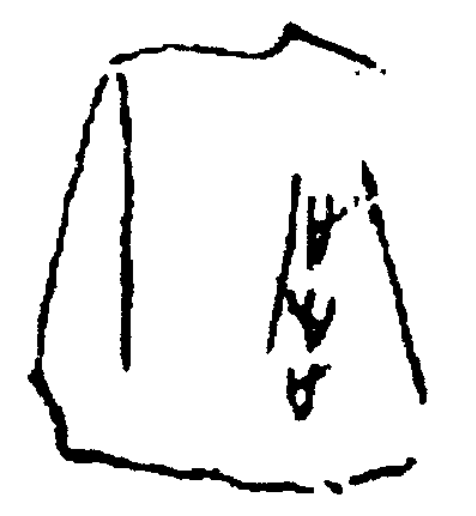
壬辰卜，王貞：令疾取豕宁涉？



鉄 62.1
佚 77

一見於佚存八三〇片

涉



佚 830.

均似涉水之形。綜言之，秦以前未「書同文」時，涉字之甲骨金文古籀篆文，書法之繁雜，由是可知矣。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五册，一九七〇年三月）

說求御

丁驌

由契辭所見求御某于妣某，其妣名除甲外，其餘皆有。求御于母某者除甲、乙、丁三干外餘皆有之。其中以求御于妣庚、母庚者最爲繁多。

母庚舍武丁之母，小乙之配外，並無他母庚可言。因承求于母庚者有帚妌、帚妦、帚[illegible]、帚好、帚嫀，有子漁、子定、子廣、子央、子羿，有貍之子單子。諸帚子多是一期。辭中所見者。帚貍稍遲其子單，係武丁孫輩。故母庚不可能爲武丁非法定配偶。

卜辭妣名庚者五，一般祭祀之辭中，妣庚未必定是小乙配，往往視辭句排列便可了然，如高妣己、妣庚、毓妣己（粹三九七）同祀，當是中丁、且乙、且丁之配。如在二期辭中，妣庚即可能爲羌甲之配，蓋因祖甲周祭有羌甲也。又如妣庚、兄庚在二期同見，當是小乙妣庚及王兄祖庚無疑。惟妣己妣庚同祀之例特多，一般言之，均以且乙兩配當之，契辭如指且乙之配，亦有注明「且乙奭」者（南明六六一）。如指小乙之配，或稱后母庚，妣或注明「新宗」，因小乙在新宗也（南明六六八）。如有疑難之時，但視祀典隆重者，必是且乙之配。契辭奉祀且乙之辭最多，在七百餘條等於上甲，較之其次之大乙及唐尚多三百餘條，可見中宗且乙在後王室中之崇高地位，宜其配妣庚、妣己之受多人求御也。就宗法言且乙爲武丁高祖五世之宗也，特受重視自無疑義。

卜辭求母己御者有子央、唐子、子妥、單子，并無一帚。四子之中單子爲小輩。又有辭以子癸附祭於且丁、父甲、母己、兄辛、兄丙。兄辛爲康辛，母己爲祖甲一代之配偶，單子爲帚貍之子，可知帚貍即是母己。如謂母己爲武丁配，武丁三子明載典籍，未有子丙、母辛，故如二期稱母己即無兄丙、兄辛也。如母己爲小乙一輩之配，武丁亦無兄丙、兄辛也。（按陳夢家庙號下一章分析甚精，惟在武丁諸子下列子丁、子癸、子庚三人。如以鄴初三九、一一之辭爲據，則「隹父甲$\boxed{子}$丁允、隹父庚允、隹父辛允、隹父乙、子癸允」之解釋，應是子丁、子癸皆武丁諸兄，不是武丁之子，因子丁、子癸各附於父甲、父乙也。陳氏作「父甲$\boxed{兄}$丁」，殆因武丁有兄丁，遂補之爲兄字。如補爲子丁，則武丁諸子契辭與歷史可相吻合也）。子央見於武丁時代，與王同墮車。在此尚求御於母己則其人必高壽矣。

契辭求御於妣己者不多，佚一八七辭爲王使子雍代求御于丁宗，妣庚及二妣己丁宗；辭但曰丁；妣庚爲且乙配，「二妣己」爲第二之妣名己，亦是且乙配，如言此二爲數目，則求于丁宗之妣己當是中丁、且丁之兩妣己也。子雍各見於𢀛方二人貞辭。方雖下及二期，但各辭無論有無貞人名，記月無在，字形則王無上畫，車馬二字皆作象形，月字作月等，俱一期辭。爲王求御於丁，此王當是武丁無疑。子雍想必垂垂老矣，貞問其生死之卜，亦是一期形態也。

帚貍亦曾求御于妣己。前已訂帚貍爲祖甲一輩之婦。

庫九七四有「妣己御子妥」同版爲卜王辭，子妥亦在二期時可知。

除上述母庚、妣庚、母己、妣己外，求御於其他母妣者，以帚好爲主。求御帚好者有妣甲、妣丙、妣癸、妣丁、母辛、母丙，[illegible]帚好者有冀后。求御於先王者有父乙、高、[illegible]甲。求父乙御乃屬當然。父乙即武丁之父，母庚即其配。妣庚、妣己乃且乙配，亦無疑問。妣甲當是且辛配，妣癸中丁配，妣丙大乙配，皆無問題。惟妣丁、母辛、母丙、不見法定配偶之列。妣丁一辭與小甲連稱，疑妣丁爲小甲之配。母辛、母丙、惟有歸之爲武丁諸母。帚好一人之見重於武丁如是。非他帚可比擬者。武丁爲其他帚求御之辭甚少，均集中于母庚。求御於先妣者，只有帚妊于妣壬，此且辛之配，辭在一期中。御帚妌于母丙二例而已。

有關帚好貞辭在二百餘條，大致有三類。一爲帚好御禳，身後祔祭于祖庙。御帚好者除上列諸妣母外，于父乙者爲最多。一類爲貞問帚好健康之事，帚好之病爲骨風，乙

六六九一辭言「帚好有身弗與帚死」，似帚好死于生產。（辭中之與即氐字，或讀祇。疷也、病也、病不翅也。）一類爲帚好參與征伐，行政之事，如伐土、巴、尸各方均有參與。

按䢅乃求于某神以祓除不祥，求佑，非御之本義。故契辭求䢅均生人求佑於先人也。其例外爲乙五三八四一辭，曰：「䢅母辛于妣乙」妣乙單文，母辛平列，應俱爲亡人。此辭當是䢅母辛于妣乙宗，或父乙宗，或䢅母辛及于妣乙之意也。

御・御契文作𢓊。（參閱許進雄釋中國文字第十二期）與䢅不同。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七册，一九七〇年九月）

甲骨文中的「鬲」與「甗」

劉　淵　臨

目　次

壹　前　言

貳　鬲形器與甗形器的有關資料

　一、鬲形器

　二、甗形器、附甑形器

叁　「鬲」與「甗」字的有關資料

　一、各家的解釋

　二、鬲字卜辭擧例

　三、甗字卜辭擧例

肆　鬲字與鬲形器之比較

伍　甗字與甗形器之比較

陸　與鬲字有關的問題

　一、前學各家解釋之商榷

　二、「鬲」「甗」字與器形不符的現象

　三、繪畫理論與文字學

柒　與甗字有關的問題

捌　附論中國文字的起源

玖　結　論

壹　前　言

甲骨文中的（鬲）與（甗），在形體上有着顯著的差別卽甗字是有耳的，鬲字則無。鬲字缺少甗字的上半截，甗字看起來有一細腰，這腰叫做隔，這隔將甗字分爲上下兩部分，隔的上部近於盆形，在口沿上有一對立耳，隔的下部則是鼓漲得象乳房一樣的三支款足。鬲字沒有象盆形的上半部份，只有象乳房一樣的三支款足。雖然亦有極少數合文中的鬲字帶有雙耳，但是耳的部位亦與甗字的部位不同，鬲字的耳在口沿的兩旁。如果換一個方式來說，甗字好像一件器物的全圖，鬲字則是這圖的下半部，實際上這兩幅圖是對兩件不相同的器物的寫生，這兩個字實際上是對兩件不相同的器物描畫而來。研究甲骨文的專家們，對於這兩個字，曾經有過解釋，但是他們的觀點，大都側重在字義的闡述，而且意見頗不相同，似乎還沒有獲得一致的結論。因此本文擬從出土的器物着眼，先從甲骨文的字形結構上，找出其所象的器物，加以比較研究，希望從這個角度中去找出於這兩個字的比較淸楚的分別和解釋。

貳　鬲形器和甗形器有關的資料

爲了便於以後有關問題的討論，必須先將鬲形器和甗形器有關的資料加以介紹。

一、鬲　形　器

首先介紹鬲形器有關的實物資料。圖一及圖二：3是同一件鬲形器，是小屯197墓出土的，關於這件陶鬲，石璋如先生的描述如下：

> 鬲形器，出土於人頭與觚形器之間，口部向北，已破碎不堪甚有一部壓蓋在人頭上及觚上，經鬥合後尚殘缺一部。色灰黑，泥質而含沙成分頗重，大口高緣，器面有很粗的繩紋，足襠較寬，是一件實用器。
>
> | | | | |
> |---|---|---|---|
> | 器高 | 220.0公厘 | 口徑 | 225.0公厘 |
> | 最大腹徑 | 237(口下137.0處)公厘 | 襠高約 | 40.0公厘 |
> | 厚度 | 8--11.0公厘（註一） | | |

象此一器形的甲骨文字如丙四一五（圖三：3）、佚六八二（圖四：1）、及新一二三〇等。圖二：4是小屯出土的灰陶鬲，它的序數是365D，原書圖版誤爲356D，此一陶器，李濟之先生的描述如下：

> 365D型標本所具的外形，不但襠是特別的高；那空足部份鼓漲得也特別圓滿；一個不常見的形制。細審這一器全部的製跡；足部周圍的外表繩紋襠上與襠下的排列沒有什麼分別；各襠的叉溝也比較的深；看來這一器的三個足部很可能是分開用模子各自壓好後又黏在一起的，頸部與純緣均在輪盤上拉成再加在三足上。這是從製造遺痕上可以推測的第三種款足鬲的製造法。（註二）
>
> 表六十口徑由10公分到32公分共695件，上表統計的六百九十五件款足器中，若以口徑說容量，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大於500cc，大於6,200cc的也許要超過百分之十。就現代中國人的食量說，每頓飯吃500cc的，大約可以算是中人之量；要是這鬲用作煮飯吃的話，大約多數都是爲兩人或兩人以上用的。（註三）

（註一）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虛墓葬之一、北組墓葬上353頁。

（註二）李　濟：中國考古報告之集二、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108頁。

（註三）李　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70圖錄365D。

象此鬲形器的甲骨文如佚三一八（圖四：2）甲668（圖四：4）前二、九、五（圖四：3）寧三、一三　卜六四七　粹1543（圖三：4）等六字。圖二：5亦是小屯出土的灰陶鬲，此器李濟之先生的描述如下：

> 單形小口方肩款足器。一式一型，381A型標本是圜絡的，與第355式各型的作法大致相同；但那方肩小口，在鬲的形制中極罕見，在這羣陶器中這標本差不多是唯一的例。肩部口部內表平行細紋極淸楚；肩以下，內表都是濕抹痕記，外表都是繩紋，及加的絡紋；絡紋的上圍恰在肩折的部份，把這個拐角加了一份力量，看來肩部及口部都是另作了以後又加上的。（註一）

象此一鬲形器的甲骨文字如外四五一（圖三：5）

二、甗　形　器

圖五、六是小屯出土的兩件青銅甗形器，下面是李濟之先生對這兩件青銅甗的描述：

> 386式：甗形器。小屯共出兩器；兩標本有下列的共同點：⑴器體分兩段；⑵上段近於大口盆形，下段近於鬲形；⑶上口有兩立耳；⑷中有箄（均失）；⑸曲底半空足。標本一：M331出土，高35.1cm，連耳高39.5cm；口至隔深18.2cm；隔至底9.1cm三個足跟的高度：6.1cm；6.1cm；6.8cm；口外徑20.2cm；隔外徑10.3—10.6cm；厚0.3—0.4cm；隔下容量1365cc，隔上容量3465cc，全體容量4830cc。標本二：M188出土；高47.2cm；帶耳高52.4cm；口至隔深27.8cm；隔至底中心深11.9cm，隔至款足底深19.0cm；口外徑30.5—30.8cm；隔外徑17.5—17.8cm；厚度0.3—0.5cm；容量：隔下3950cc；隔上1403cc，全量17880cc上部橫截面近圓三角形，足根似有折損。（註二）

又說：

> 小屯所出的兩件甗形器標本，大致的輪廓雖極類似；但在結構上有三點重要的區別：第一標本有五公分以上高的足跟；第二標本的足部幾乎要空到足底；再

（註一）李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70圖錄365D。

（註二）李　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册22頁。

附甑形器

本文雖未研究「甑」字，但在討論中時常提到此種器物，所以略加介紹，以便本文討論時有所依據。圖七與圖八：1是甑形器。圖七：1.3是小屯出土的甑形器，1的序數是108P，2的序數108Q。關於這兩器李濟之先生的描述如下：

> 108式各型，很少具有繩紋的；各型標本大抵都是輪製；所存留的拉轉痕跡雖不整齊，但甚清楚。漏底的甑，在週壁外表的下部，有微微凹入並經過磨擦的用痕，證明它常常套入另一器上；口部唇形，外高內低類臺階；低處承蓋，高處扣合，故此器必定有蓋，並有與口徑恰合的蓋，各型的標本；雖都是輪製的，週壁下段卻有許多刮削的部份。小屯出土的108P型，全形器有七件；屬於這類的陶片六百五十二片其中可看出口徑的共五十件，可以看出底徑的二十件。108Q型底部陶片共四十三件。（註一）
>
> 甗類附籠箄（圖版貳拾貳：1—3）。甗亦炊飪常器，此地無完整之甗。
>
> 圖1，縱中33坑深3.8公尺處出數片，邊緣俱備；壁至下部，不內折爲底而外曲爲細腰，腰之曲處，仍陶作原狀，絕非有底而脫者，殆卽甗之上體也；色棕褐有灼痕。
>
> 圖2，縱中43西支坑深2.5公尺處出土。體細而長，上小下大，三袋足頗高，不似他地之鬲。腰部亦殘破，褐色，砂質，外有灼痕，內有白灰沉澱，殆卽甗之下體也。
>
> 若將此二部勉爲連合，頗與貔子窩出土之瓦甗相似。惟在城子崖未掘得完整之器，不敢十分肯定，故列之以備續掘得時印證。
>
> 又各地出土有三角箄梁及三孔底片類具，亦此地有甗之旁證。
>
> 圖3，縱中43坑深1.75公尺處出土。器殘半，狀如淺盤，直壁平底，底切作圓孔及直梁。底外環出鋸齒半週，殘齒13，全器當有二十六齒。色棕褐，質輕鬆含砂，有灼痕。高5.2公分，徑24.8公分。以底具與孔度之當爲箄類，然箄徑甚大，不可入甗，似置於鬲口，層層相疊，如今日蒸籠之制然，故名籠箄

（註一）李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46頁。

> 下，三足均有象折斷的痕記，但橫徑均不及三公分，看第二標本足部的外緣再向下延續的可能，一定很有限制。就這一點說，第二標本足部的狀態，所保存的，爲比較原始的情形。第二點重要的區別在甗上身的橫截面；第一標本極近圓形；第二標本爲圓轉角的三角形；口上兩耳均立在近圓轉角的上頭但並不十分對稱。第三點的區別；在純緣的結構；第一標本的純緣，圓角向外緩轉，內表向下坡；銳角向上，方頭向外；第二標本的純緣屬於雙轉的一種，近唇的一段作階形，在這樣純緣上的蓋，位置可以較爲穩固。（註一）

關於圖五M188出土的一件銅甗，石璋如先生的描述如下：

> 甗形器出土在墓內的西端，爲西組四件銅器最上層的一件，它的放置係口向上，一耳在上，一耳在下，足部向南，兩足着地，一足翹起，向北傾斜着，可能係從西南來的力量把它擢到了。它是一個上甑下鬲兩節合在一起的整體的甗，口部不圓略呈三角形的樣子。紋飾簡單，口下相當頸部有四條並列而高起的弦紋。腹部，上起弦紋之下，下迄鬲部之上，全週分配成三個三角紋，三角紋是由兩條高起的平行線所組成。脚上配合着鼓起的情形，也用兩條高起的平行線組成三角形。由口部起，至脚跟止，經過腹部及脚的鼻梁有很清楚的范痕。可知這個甗的鑄造，是由三片所合成，脚跟爲相當長的實心。因爲高出墓口，工人不愼致將足部抓一小孔，保存相當完好。箄可能爲竹質而朽毀。

通耳高	524.0公厘	器高	472.0公厘
口至隔深	278.0公厘	隔至底中心深	110.0公厘
隔至款足底深	190.0公厘	口外徑	305—308.0公厘
隔外徑	175—178.0公厘	厚	3—5.0公厘
容量隔下	3950c.c	隔上	1403c.c
全量	17880c.c	重量	37公斤又200.0公克（註二）

象此兩件青銅甗的甲骨文字如：[illegible]前七、三七、一（圖九：1、3）前五、四、二（圖九：1、3）等。

（註一）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學報第三册42頁。

（註二）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虛墓葬之一、北組墓葬上353頁。（臨按：「根據石璋如先生云此器之容量，隔上隔下之數字似有誤，隔上大，隔下小，隔上容量多，隔下少。」）

一、各家的解釋

甲骨文中的「鬲」與「甗」字，各家的解釋，多不相同，茲摘錄於後，以便後文之討論。

孫海波曰：

> [illegible]說文甗甑也一曰穿也今其狀上體似甑無底下體款足如鬲此字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正象甗之形（註一）

金祥恒曰：

> 甗甑也一曰穿也从瓦鬳聲讀若言（註二）（臨按：此說引自說文）

又曰：

> 鬲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融鬲或从瓦𤮍漢令鬲从瓦厤聲（註三）（臨按：此說引自說文）

孫詒讓曰：

> ……如云卜出丁[illegible]（二百卅五之一）金文父乙鼎鼎字作[illegible]此疑卽鼎之異文下作[illegible]與鬲字下相類（註四）

又曰：

> 說文（鬲部）鬲鼎屬也象腹交文三足今考鬲字異文殊夥龜甲文有　字云卜出丁[illegible]與腹交文三足形並相應唯上有兩耳金文父己鼎有　字亦同又卓林父𣪘有[illegible]字改簋有[illegible]字子孫豐有[illegible]字子孫祖丁觚有[illegible]字諸字雖無腹交文而匡郭耳足咸備（以上五字鼎𣪘簋豐觚器各不同舊多釋爲鼎或釋爲甗並未塙）唯篆勢方圓小異似皆一字其腹或無文者形之省耳疑皆原始象形鬲字　　鬲爲鼎屬上亦有兩耳故甲文金文並有耳說文（斗部）斝玉爵也从吅从斗冂象形（大徐本如是段校改从斗冂象形）攷斝爲爵名从兩口於義無取冂又非其形竊疑亦當从斗从鬥上象兩耳（左傳有斝耳）與[illegible]略同斝雖與鬲別而附耳之遺形藉此字僅存其象義可互證也

（註一）孫海波：甲骨文編卷十二、十九頁。

（註二）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卷十二、二六頁。

（註三）同上卷三、十頁。

（註四）孫詒讓：契文舉例三四頁後。

縱中38坑出一片。又安陽後崗亦有同樣者出土。（註一）

叁　「鬲」與「甗」字有關的資料

甲骨文中的「鬲」與「甗」字，可擧下列四書爲例。一孫海波的甲骨文編（註二）此書民國二十三年出版，收錄甲骨文甗字十二形（圖九：1）以[illegible]前七、三七、一形爲代表。二金祥恒的續甲骨文編（註三）民國四十八年出版，收錄甲骨文甗字十二形（圖九：2）此書因是續編，所以除了孫氏著錄的甗字之外，續收其它的甗字十二形，亦以[illegible]珠1182（註四）形爲代表。在此書中另收錄甲骨文「鬲」字四形（註五）（圖一〇：1）以[illegible]佚318形爲代表。三李孝定先生的甲骨文字集釋。（註六）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出版，此書中沒有「甗」字，收錄「鬲」字二十三形（圖一〇：2）。將孫氏甲骨文編中的甗字全部收錄，金氏續編中的甗字，除少數幾字，亦大部份收錄，金氏續編中的四個鬲字只收錄二形，因此[illegible][illegible]等形李孝定先生均釋爲「鬲」字。四甲骨文編一九六五年九月出版，此書根據孫氏原書有所增改，收錄甗字二十三形（圖九：3）（註七）收錄鬲字四形（圖一〇：3）（註八）。從圖九及圖一〇裡表現了這樣的現象，所以問題就出來了。同樣一個甲骨文字，有的釋「甗」有的釋「鬲」。由孫海波的甲骨文編到一九六五的甲骨文編，三十多年來尙無定論。當然在甲骨文中，同一個字有幾種不同的解釋，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所以這兩個字有不同解釋的現象，是不足爲奇的。我因爲注意到「鬲」與「甗」的實物，發現鬲形器和甗形器是兩件絕不相同的器物，因此覺得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器形與字形的比較研究中，獲得比較清楚的分別和解釋。

（註一）李濟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63頁。

（註二）孫海波：甲骨文編卷十二、十九頁。

（註三）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卷十二、二六頁。

（註四）淵臨按：此字實爲前七、三七、一、[illegible]字之重出，乃與前七、五、一兩片之綴合，見珠一一八二，又見卜辭通纂四九八片。（圖十二：6）

（註五）同註三、卷三、十頁。

（註六）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三843頁。

（註七）甲骨文編330號。

（註八）同上329號。

金文鬲字異文最多唯虢中鬲作鬲腹交文三足咸完具與小篆相近其餘異體尤衆上半有从（王白姜鬲弔帶鬲召中鬲孟鼎）（白姬鬲唯鼎）（晉白𩫖父鬲）（單白鬲弔娶父鬲文白鬲）（鄭白鬲）（孟鼎別器）（並鬲仮从鼎）（毛公鼎）諸形下半有从（召中鬲）（孟鼎中姬鬲弔娶父鬲）（單白鬲文白鬲）（唯鼎）（弔帶鬲鄭白鬲）（王白姜鬲）（毛公鼎孟鼎鬲仮从鬲）（晉白𩫖父鬲）（註一）諸形其偏旁从鬲者又有𩰫（鬲鼎）𩰬（散氏盤以上兩文並說文所無音義無攷）並舛異不合要皆省變象形字也

金文鬲字上並象器形而皆無耳唯鄭白鬲作 約略存兩耳形古文鼎字亦多如是（孟鼎𩰫鼎周客鼎）鬲鼎器本略同也其下半展轉變易則多失其本形足則類丫干丫半羊諸文腹交文又或變爲非蓋依傳他字以易其原形周時已有此弊不徒秦篆也（註二）

葉玉森曰：

前編卷五第四葉『甲辰貞𤰈』。又『丙寅卜兄貞令𤰈』。又『缺貞卜之缺令𤰈』。辭中三象形文。雪堂釋甗。予疑爲鬲。國名左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路史國名紀謂有鬲氏夏諸侯。卜辭之鬲。或即其國。若訓爲禮器。則鬲不必貞不可令矣。又前編卷六第三十五葉『𤰈京缺受』。𤰈與卷二第九葉『在𤰈』『于𤰈之𤰈』爲同字。疑有鬲二字合文。鬲京即有鬲氏之京也。又卷七第三十七葉『缺丙戌𤰈㑴缺』依辭例㑴下，似缺一册字。言鬲國㑴册也。（註三）

羅振玉曰：

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甗也古文加犬於旁已失其形許書从瓦䖍爲晚出（註四）

朱芳圃曰：

𤰈鐵二三五𤰈前伍三𤰈同上四𤰈同上𤰈同上𤰈前柒五𤰈後下七𤰈同上𤰈同上八羅振玉曰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甗也古金文加犬于旁已失其形許君从瓦䖍爲晚出（註五）

李孝定曰：

按說文「鬲鼎屬也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䰛鬲或從瓦㼪漢令鬲从瓦厤

（註一）按所引名原二十三葉之文，所有空白之處，悉依原書格式。

（註二）孫詒讓：名原二十三葉。

（註三）葉玉森：殷契鉤沈，四頁十八行。

（註四）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三八頁下。

（註五）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十二、九頁後。

聲」又十二卷瓦部「甗甑也一穿从瓦䖍聲讀若言」又「甑甗也从瓦曾聲𩰫籀文甑从𩰫」又鬲部「䰝𩱧屬也從鬲䖍聲」又𩱧大鬴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𩱧」據上引數字說解䰝甑當是一字（均鬻字亞卽鬲部之字或體多从瓦蓋以形言則爲鬲以質言則爲瓦同从曾聲當爲一字無疑）甑甗形制應大抵相同所異者甗祇一穿而甑之穿則不限於一鬲之與甗其形亦應相近以甗卽爲甑甑與䰝同䰝則𩱧屬而𩱧則如鼎之大上小下者（義下別解）鬲又爲鼎屬就甲金文及傳世古器其形與鼎相近是則鬲甗之形當不相遠其異當在器之大小與底之有無考工記陶人「鬲實五觳」先鄭云「觳受三豆」後鄭云「觳受斗二升」（按升四曰豆是二鄭說同）考工記又云陶人爲甗實二鬴」賈疏云「六斗四升曰鬴」是甗實十二斗八升（十又三分之二觳）（半鍾）當倍於鬲而有奇然雖知其大小之別亦無以定此字爲鬲如甗也陶人甗下先鄭注云「甗無底甑」疏云「甗無底甑對甑七穿是有底甑段玉裁說文注甗下曰「無底卽所謂一穿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考工記圖曰「鬲款足」漢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爾雅釋器「鼎款足謂之鬲」史記封禪書「其款足曰鬲」諸說並同是鬲之特點爲款足（足中空）有底（諸說雖明言有底然旣爲鼎屬鼎未聞無底者是鬲有底明矣）契文上出諸形均爲款足除前七、五、二，佚三一八、乙四八二一少數數字外均爲有底與甗之無底者有別則就字形言當以釋鬲爲是也金文鬲字多見作鬲（孟鼎）鬲（矢作丁公簋）鬲（單伯鬲）鬲（召仲鬲）鬲（右戲仲鬲）鬲（史頌鬲）鬲（穌甫𠭯鬲）鬲（鄭伯鬲）鬲（季貞鬲）例多不具舉當以孟鼎召仲鬲等形爲正自餘多有譌變鄭伯鬲一文上與鼎同仍留有耳形痕跡與契文相似卜辭鬲爲方國之名或言鬲若干夫或鬲若干人或稱人鬲疑當讀爲隸

又戈文有鬲字容氏金文編收作䰝按諸契文當亦是鬲字（註一）

二、鬲字卜辭舉例

在卜辭中所見的鬲字極少，僅得下列三例。

1 □在師鬲（佚三一八）（註二）（圖四：2）

2 丙申卜，㱿貞：𢊁隻四羌其至于鬲（丙四一五、7）（註三）

（註一）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三846頁。

（註二）商承祚：殷契佚存三一八號。

（註三）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下一。

---

3 貞：𢊁隻☐于鬲？（丙四一五、8）

三、甗字卜辭舉例

見於卜辭中的甗字較多，得下列三十三例

1 甲辰貞甗☐（前五、四、一）（圖一一：1）

2 丙寅卜兄貞甗☐令好（俘）甗㞢 十月（前五、四、二）（圖一一：2）

3 ☐貞卜㞢希☐令甗☐（前五、四、三）（圖一一：3）

4 ☐貞☐㠯（上不完）𠱠☐冢甗（前五、三、五）（林二、十二、一三）（圖一一：4）

5 乙卯卜賓貞甗龜羽日十三月（前七、五、二）（圖一一：5）

6 ☐囚丙戌甗㑴𧦝二月（珠一一八二）（圖一二：6）

7 丙寅卜賓（貞）□己甗𢀛□（後下八、一）（圖一二：7）

8 丙寅☐甗（後下七、十五）（圖一二：8）

9 乙卯卜貞甗（後下七、十六）（圖一二：9）

10 甲寅貞來 丁己尊甗于父丁，𠬝卅牛？（後上二七、十）（圖一二：10）

11 乙卯貞其尊甗又羌（後上二七、十）（圖一二：10）

12 卜出丁？甗（藏二三五、一）（圖一二：11）

13 勿不多𡰪甗？ㄴ一二（丙二二一、5）（圖一三）

14 貞：其不多𡰪甗？」一二三（丙二二一、6）（圖一三）

15 ……卜爭……巳甗……（京二〇八四及存一、一〇六七）

16 ……㱿爭……巳甗……（庫六七〇）

17 ……囚丙戌甗㑴𧦝二月（粹二七及綴一一八）

18 ……卜韋貞令𠦪希𠂤甗……（前七、二六、二及京一九〇一）

19 ……貞甗龜羽日（金三五五）

20 貞勿往甗……（京一〇六三）

21 ……𠂤貞王……允……甗？往自……𠦪𠂤（續三、三八、一）

22 ……甗？見𠂊見……（林一、二五、十一）

23 ㄎ㞢希之日甗祉月㞢冢在𠬝八月（文六八七二四）

24 ……日甗……（文八〇五）

25 ……甗𡆥……（庫一九〇六）

26 甲寅貞來丁巳尊甗于父丁𠬝卅牛（人二二九一）

27 ……卜王……余乎……甗……（京二九七七）

28 貞……甗（京二六七五）

29 貞……甗……（乙七六五七）

30 甗（後下七、一七）

31 甲寅卜𢀛口祝𡆥甗（燕續201）

32 ……貞卜㞢希……甗……（誠四五三）

33 ……卜爭……巳甗（續存1067）

以上所舉卜辭中之「甗」字，有如下的幾種意義。

1 甗字有祭祀之義者如10、11、23、24、26、32等六條。

2 甗字有器物之義者如13、14、31等三條。

3 甗字有人名之義者如第3條。

4 甗字有地名之義者如4、12、17、18、19、20等六條。

5 甗字有貢甗之義者如1、2、5、6、7等五條。

6 甗字之意義不明者如8、9、15、16、21、22、25、27、28、29、30、33等十二條。

上舉第6條卜辭與前七、三七、一片相合見殷契遺珠發凡四八頁云：

> 右片正文有虛線者，上截見前卷七、三七頁、一片。下截見同卷五頁一片。葉師洪漁于前編集釋始爲之合讀曰：『……旬亡囚王固曰之求其來嬄……』『……貞旬亡囚……允之來嬄自西𠂤告曰……𠦪𠬝方𥁕邑十三月』『……亡囚丙戌甗㑴𧦝二月』鼎堂師復于通纂第四九八片合成之。羅氏于拓本多加剪裁，此見其原骨全形也。（圖一二：6）

又第26條卜辭與後上二七、一〇（圖一二：10）卜辭完全相同，或爲一骨之折？或爲成套卜辭？

肆　鬲形字與鬲形器之比較

小屯出土的鬲形器，數量很多，但是象甲骨文「鬲」字形象的，只有三件，這三件是圖二中的3、4、5（按3爲圖一之簡畫），另外河南龍山文化層中出土的一件（圖二：2）（註一）。廟底溝2出土的一件（圖二：1）（註二）。及赤峰紅山後出土的一件（圖二：6）（註三）。圖二中的六件鬲形器，可以說是很多的鬲形器中挑選出來的象甲骨文「鬲」形字的樣品。我們現在將圖三中六片甲骨拓本中的鬲形字來與圖二中的六件鬲形器實物作比較，可以說圖三中1號鬲形字之作形即是對圖二中1號鬲形器的寫實狀貌，圖三中的2、3、4、5、6等鬲形字，即是對圖二中的2至6號鬲形器實物的寫實狀貌，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甲骨文中的鬲形字，每一個字都是根據實物描畫而來的。那麼圖三中的各形鬲字，它所代表就是它們所象的鬲形器，它們應當沒有問題的是「鬲」字。

伍　甗字與甗形器之比較

小屯出土的甗形器只有兩件（圖五、六）圖五卽圖六：1之寫實圖。又圖一四則爲圖五輪廓之簡畫。甲骨文中的「甗」字，根據圖九，除了重複的，約有二十餘形。因爲小屯只出土兩件甗形器，所以無法找出較多的甗形器來與這二十餘個甗形字相比，而這兩件甗形器的形態亦大致相同。因此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一件器形來看待。現在我們將圖一四與圖九比較，在圖九中找出了一個與它相似的甲骨文字卽形珠1182（圖一二：6），從這兩圖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形是根據圖一四那種甗形器描畫而來。那麼形所代表的就是它所象的圖一四那類甗形器，它應當沒有問題的是代表甗形器的「甗」字。

陸　與鬲字有關的問題

一、前舉各家解釋之商榷

（註一）張光直：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的擴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一本第二分）圖十

（註二）同上圖三

（註三）見赤峰紅山後

1　孫詒讓在名原中所說：「說文『鬲鼎屬也象腹交文三足』」。先看說文鬲字的寫法，徐鍇本徐鉉本均作鬲形段玉裁本作鬲形，構成足部的幾根線條分了家離開了各自的崗位。從二徐本的字形看上溯至金文尙可以找出它演變的痕跡（參閱圖二一），根據容庚金文編所收鬲字，虢中鬲作形此字尙未完全脫離鬲形器的形態，至說文時鬲的口與頸部分了家，變成了一橫一口形，下部變成了形，從整個字形已看不出鬲形器的形態。這才形成了說文「象腹交三足」的解釋。

2　孫詒讓所舉的五個金文鬲字，從上節字形與器形的比較上看來，似乎都不是鬲字。

3.　羅振玉之說極是，因爲他的說法正合於本文字形與器形比較的結果。…

4.　李孝定先生根據說文的解釋，認爲甑甗形制大抵相同，可是我們從實物上去觀察，甑與甗却是兩件絕不相同的器物。圖七：1、3是小屯出土的甑形器（註一），圖七：2是仰韶出土的甑形器（註二），圖八：1a 1b是不召寨的甑形器（註三）。圖五、六是小屯青銅甗（註四），現在我們從圖七、八與圖五比較，就可以看出這是兩樣絕不相同的器物。甗是一件單獨使用的器物，甑則是常常需要配合另一件器物如鬲之類而使用，如圖八：3的情形一樣。因爲底上有穿孔，不能單獨用它來盛裝東西的。不過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來蒸東西的。

5.　李孝定先生認爲象甗形器的甲骨文字，「當以釋鬲爲是」，根據李先生在甲骨文字集釋中所收的鬲字（圖一〇：2），除乙四八二一，佚三一八，二字外，其餘二十一字均象甗形器的形態。現在再看圖二中的六件鬲形器，我們再將這六件器物與圖五、六的甗形器比較，我們就可以知道鬲形器與甗形器是不相同的，那麼代表這兩件器物形象的甲骨文字，當然亦就不相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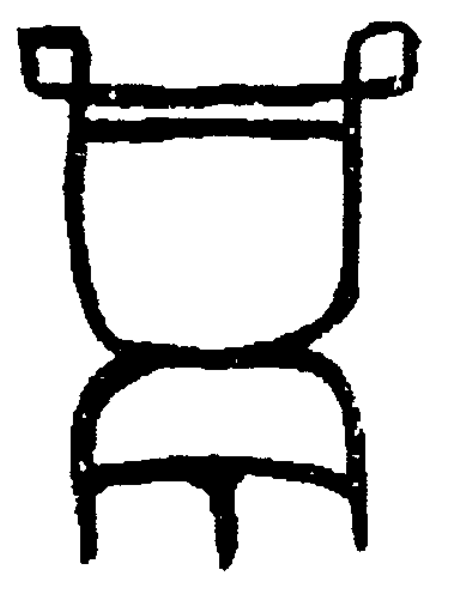
6.　李先生又說「金文鬲字多見……當以盂鼎、召仲鼎等形爲正」此處他舉了金文鬲字九字，在這九字中，他以盂鼎作召仲鼎作爲正，這點意見我是非常贊成的，譬如他所舉的九個金文鬲字裡，我也認爲單伯鬲作右戲仲鬲作這兩字亦是標準鬲形器的代表。不過他這一說法似乎與他前面認爲所有的甗形字都當釋鬲的說法仍有一點混淆。

（註一）李　濟：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殷虛陶器圖錄10?p。

（註二）J. G. Andersson: 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

（註三）同上。

（註四）李　濟：記小屯出土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册42頁、插圖六。



7.　李先生最後說戈文鬳字當亦是鬲字。臨按此一鬳字（註一）簡直就是小屯青銅甗形器（圖一四）的寫生圖，維妙維肖非常逼眞，因此我認爲這應當是「甗」字。見右圖

8.　圖一〇：1是續甲骨文編中的四個「鬲」字，第二形乙5307，此字非鬲形器之形狀，像是蝠形字。他辭有作形者如：

貞不卌十祖乙（丙三二）（臨按殷虛卜辭綜類作「二九」卽圖版號「貳玖」之誤）

……祖乙（乙三四六八）（註二）

按乙三四六八已與他片相合，見小屯殷虛文字丙編九八。從字形看，很明顯不是鬲形器的形狀，它好象有四條腿，而且這四條腿又不一般高，中間兩條腿較低，左右兩腿很高，如何能放平？這是很明顯的蝠形姿態，一個頭兩支翅膀，一個剪形的尾巴。同上舉的另兩個蝠形字比較極爲近似。第四形錄843，有很明顯的兩立耳，亦是甗字，實際上續甲骨文編與甲骨文字集釋兩書所收，只有兩個鬲字卽乙4821，佚三一八，二字。一九六五的甲骨文編中的「鬲」字（圖一〇：3），第一形，查原書上部殘損，字形不全，第二形乙2544已與他片合見丙一七四（圖一五）。第四形明藏六二五此字存疑。只有第三形粹一五四三是「鬲」字。

二、「鬲」「甗」字與器形不符的現象

李濟之先生在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下篇42頁，插圖二十八附錄甲骨文字集釋所收鬲字（見本文圖一〇：2），關於此字李濟之先生在研究青銅鼎形器時亦曾要我幫他收集有關的甲骨文資料。當時我收集資料的重點分爲三方面，1.各家對此字的解釋，2.有關此字的卜辭例子。3.此字在卜辭中的意義。最後一點是李先生特別交代的問題。當時因限於時間，未能作進一步的研究，但是由於他的啓示引起了我對這些問題的注意和興趣。這也是我寫這一篇文章的一個動機。這裡謹將李先生所指出的一些問題，貢獻一些我的意見。李先生指出了兩個重要的問題。1.李先生認爲甲骨文字集釋的「鬲」字與兩件青銅甗形器的形狀相符，他說：

> 兩個青銅甗的標本，都有三空足，細腰，雙立耳（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p43）
>
> 器形與甲骨文的象形字體完全相符（插圖三十）（註一）

按卽本文圖六：1、2尤其象珠1182「甗」字（圖一二：6）。又前七、五、二，此字正像此兩件銅甗的剖面圖，中腰是空的。2.李先生認爲圖一〇：2中有四個字有問題，他說：

> 「鬲」字下的標本，有四個例（插圖二十八）；口缺雙耳，或僅具殘痕無顯著細腰，其中最可注意的一例見殷契佚存（三一八）不過這四個字也與上舉的其他廿例一樣；都是空足的。（註二）

關於第1.點我非常贊成李先生的意見，亦是本文之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以器形實物來證明甲骨文字之所象。至於第2.點仍然可以從器形實物中找出它所象的器物，例如字正象圖二：3，字正象圖二：4它們正是「口缺雙耳，或僅具殘痕」的樣子。它們很象這兩件實物的器形剖面圖，亦是當時造字人的一種客觀的觀察。

三、繪畫理論與文字學

用繪畫理論來研究文字學，這是我嚐試的新方法，研究現代的文字也許用不着，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研究象形文字，如果熟悉繪畫理論，也許對我們有所幫助，也許對於象形文字中的現象，不容易解釋的地方，從繪畫理論中，也許可以得到答案。十年前我曾經發表一篇：原始文字與現代繪畫（註三）在這篇文章裡，我就用過一些繪畫理論來解釋象形文字中的一些現象。現在關於鬲字鼎字等的三足與四足的問題，也可用這一理論來解釋，看看是否恰當。問題的發生是這樣的，李濟之先生云：

> 甲骨文中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實而爲文字學的考古家尙沒有提到的；是：可以認爲象形字的「鼎」字都只有兩條腿；從象形字「鬲」的徵，鏤，甗，都具有三

（註一）容　庚：金文編第三、十六頁。

（註二）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上二。

（註一）李濟、萬家保合著：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下篇43頁。

（註二）李濟、萬家保合著：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下篇43頁。

（註三）劉淵臨：原始文字與現代繪畫、文星36、37、38期。

畫家作寫生畫時，對於描畫的對象，尚多取捨，何況這是在創作文字。因此對於「鼎」字的三條腿和四條腿不必那麼嚴格的去追究。同時器物本身三條腿亦並不是有一定固定不變的位置。上面所講似乎是照象的理論，而不是繪畫的理論，那是因爲所舉的例是照片，所以順便用照像的理論來解釋，但是這一理論與繪畫的理論完全一樣，只不過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罷了。比如圖一七所列二十三件鼎形器(註一)，除了第4件以外，以兩耳左右兩邊爲準而正視，除了兩件方鼎及第19號鼎我們只看見兩條腿外，其餘二十件圓鼎都是三條腿，然其中1號鼎的右前腿稍微向右轉一點，就會與後面那條腿重叠在一起，前面的腿一定遮住後面那條腿，那麼我們就只看見兩條腿了。又第4號鼎的兩個立耳靠正中，如果兩耳轉向左右兩邊，可能就如1號鼎樣只見兩條腿了。方鼎雖有四條腿，但在圖片中只見兩條腿，這是正面觀察的角度，如果我們換一換角度，一定有許多角度都可以看見四條腿。因此如果以繪畫的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這三條腿和四條腿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其實文字學家段玉裁早就注意到此點，他在說文鼎字條「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下注云「三足兩耳謂器形非謂字形也」所以這個問題，如果用繪畫的理論來解釋，也許就不存在了。以上是李所長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他提出的第2個問題是「鬲」與「甗」字足的問題，「鬲」與「甗」字爲什麼有三條袋狀的粗腿，三條腿的鼎爲什麼不用三條腿來代表？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又提到此一問題說：

> (1) 甲骨文中象三足形器物的字，保有三足的都是空心的符號，亦有只見兩足者，文字專家大半都認它是「鬲」的象形字，或「甗」字的原型。
>
> (2) 「鼎」在甲骨文中保有寫實狀貌的也是空足；這樣的字體，留存的不多。在青銅器銘文中所保有者，更近寫實狀態。普遍在殷商時代流行的，除留存在青銅器上少數當款識用的象形字外，已演成「鼎」形，當貞卜的「貞」字用；只有極少的這類符號，似乎尚保有器物名稱的意思。
>
> (3) 新石器時代的叁足陶器近於鼎形的樣子雖多，但口沿上沒有雙立耳的。(註二)

鼎足與鬲足的粗細，在甲骨文中表現之不同，乃是所描畫的器物的本身的實在情形，三隻袋狀的粗腿。要照徐中舒教授所擬定的例，兩條腿爲代表四條腿的公式來說

> 似乎被現代文字學家認爲「鼎」字的甲骨文字，在殷商時代造字人的意思實指一種四足器。否則三足的鼎，在象形字裡爲什麼不用三條腿來代表？這是應該請文字學家解釋的一個問題。(註一)

關於此一問題，田倩君亦提到，她說：

> 鼎原有三隻足和四隻足，但是古文字中的鼎字多是兩隻足，徐中舒氏說兩條腿可以代表四條腿，是說這兩條腿遮住了另兩條腿，這個推度用在方鼎上是講得通的，因爲許多獸字在象形文字中都是兩條腿，可以作證。但是用在三隻足的鼎上，便說不過去了不過甲骨文字已經脫離原始圖畫式象形，而進入符號文字的階段。符號可以不像物形，祇代表物的名稱罷了。再者古文字是契刻，契刻比較艱難，因此得簡略且簡略，不必寫四隻足代表方鼎，三隻足代表圓鼎。
>
> 三隻足的鼎字在甲骨文中不多見，唯在甲二六七四版中有這樣個鼎字（鼎）可見那時方鼎多於圓鼎了。(註二)

李濟之先生因爲研究古器物，而提出了一個古文字學的問題，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是當時文字學家所沒有注意到的問題，田倩君想回答此一問題，但是對鼎形器實物未作深入研究，故有此似是而非的答案。現在我們仍然要從器物的觀察，利用繪畫的理論來回答此一問題。

鼎形器固然有三足與四足之分，但是觀察者所處的位置之不同，造成各種不同的角度，因此前後左右所表現的形態各異。再加上文字創作者的取捨，然後創造了第一個原始的象形文字。例如圖一六的小屯銅鼎，此爲三足鼎，腿爲扁平形，兩面寬兩面窄。因爲照象時的角度，只見到前面的兩條腿，正好又是寬面部分，後面的一條腿被鼎腹遮住，恰好又是窄面部分，只剩下一丁點的痕跡，而甲骨文之鼎字，大概就在這一角度的觀察下創作出來的，那後面一條腿所能見到的一丁點影子即被省略了，因爲這一丁點影子，並不太重要，它之有無，並不影響到器形的全貌，故被省略了。如果照像機的角度再高一點，亦就是人的位置再高一點，可能那一丁點的影子亦沒有了。甲骨文中鼎字有兩種標本，一爲粗腿如乙編4810(圖一八)作冎形，正象圖一九銅鼎，乙編8816(圖二〇)中的鼎字，作鼎形象圖一六銅鼎。鬲足爲什麼要畫三隻而不畫兩隻？可以用繪畫理論來解釋，鬲的整個形狀我們所見只有三隻粗肥的款足，幾乎沒有器身，因此無論是畫家或製造文字者，必須很忠實的將器物形態描畫出來別人才知道你所畫的是什麼東西，因爲鬲足粗肥幾乎從任何角度去看都可以看到三隻足。製造文字者，根據鬲形器的特點，所以表現在甲骨文中的「鬲」字，就畫出三條袋狀的粗腿，總之甲骨文的製造者，在製造這兩個文字時，他仍保持着畫家們作畫時的寫生風格。

(註一) 李　濟：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下篇15頁。插圖三十一

(註二) 同上43頁。

(註一) 李　濟：記小屯出土青銅器上篇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册、32頁。

(註二) 田倩君：釋鼎十三頁、中國文字11期。

柒　與甗字有關的問題

1. 根據說文十二篇下瓦部云：「甑甗也，从瓦曾聲」又云：「甗甑也一穿，从瓦鬳聲讀若言」。這是將兩個字混爲一談，認爲是兩個字，是一件東西，這一問題，李孝定先生也許是受此說之影響，他認爲甑、甗、鬵、鬲當是一字，不同者甗只一穿，而甑之穿則不限於一。並舉出段玉裁對於甗字的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也」因此他特別注意底的問題，最後他的結論是：

> 鬲之特點爲款足（足中空）有底（諸說雖明言有底然既爲鼎屬鼎未聞無底者是鬲有底明矣）

他根據這一結論認爲甲骨文中的甗字是鬲字。所以又說：

> 契文上書諸形（按即圖一〇：2）均爲款足除前七、五、二，佚三一八，乙四二二一少數數字外，均爲有底與甗之無底者有別就字形言當以釋鬲爲是也。

此一問題前面已經討論過了，這裡要提出來討論的是穿與底的問題。說到穿當然只有甑底才有穿。根據圖七、八中的四個甑形器，圖七：1有三個穿，圖七：2有六個穿圖七：3看不出有幾個穿。圖八：1底上有五十一個穿，近底部的週壁亦有二十二個穿，共計七十三個穿。由此四件甑形器觀之，有底才有穿，沒有底，亦就沒有穿，根本就不成爲一件器物，雖然在陶器中亦有陶圈，但那絕不能說它是甑，所以段玉裁說的「一穿而大則無底也」的話是多餘的，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們亦不能說甗是有穿的。不過甗中加入附件可以當甑形器使用，甗之附件爲箄。銅甗中小屯出土的兩件，李濟之先生認爲有箄，不過已失散，但是在故宮博物院陳列的銅甗，有好幾件是有箄的。例如：1父乙甗的箄爲「十」字形孔五孔，有環連住，銘文作困く㇂。2朿⋈甗的箄亦是「十」字形孔五孔，有環連住，銘文作朿⋈。3夰辛甗的箄亦是「十」字形孔五孔，有環連住，銘文作夰辛。

2. 關於鬲底的問題。鬲形器我們看圖二共六件，從這六件鬲形器看是沒有底的。關於鬲底之有無，李濟之先生是這樣說的：

> 款足的鬲形器，足中空的部份較小，器身下部沒有獨立的底，三袋狀足代替了底的位置，確吸收不少熱量；(註一)

鬲形器如果要說有底，那只能借李濟之先生的一句話：

> 在城子崖的黑陶中（圖版拾玖：八，貳拾貳：五）袋狀三足器也有近乎有底的(註二)。

這種「近乎有底」的鬲，在小屯亦出土了一件。那是371E型陶鬲，這亦是一件黑陶李濟之先生對這一件陶器的描述如下：

> 這一組的標本只有一件（371E），週壁完全是亮光黑陶，在輪盤上製成的；但底部及足部均爲斑雜的灰紅色，底部下凸並保有拍文，三個胡蘿蔔形的袋狀足皆分別作成後又粘在底上。如此構成三足及底部。(註三)

因爲有這一件標本的出現，所以鬲形器就不敢說是無底的器物了，而這件器物的底，亦只是象徵性的底，只是在三個胡蘿蔔形的袋狀足中間，有那麼一丁點較平坦的地方，如果嚴格的講，仍然可以不承認它是底，因此之故我可以說鬲形器是沒有底的器物。

3. 圖九：2與圖一〇：2中的鬳珠1182即圖九：1、3中的前七、三七、一之重文見前文甗字卜辭舉例第6條（圖一二：6）。

4. 孫詒讓在契文舉例中將鬳字的下部畫錯了，將左右足兩條線延長成交叉形，右足並多畫一線成㒸形。

捌　附論中國文字的起源

關於中國文字起源的說法，大致可分爲兩派，一派是舊的說法，一派是新的說

(註一) 李　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3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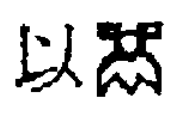
(註二) 李　濟：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8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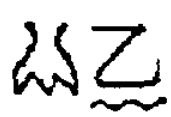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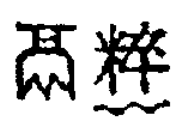
(註三) 李　濟：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71頁。

我們就要問，象廟底溝 2 及河南龍山所出的二件鬲形器，在殷商時代有沒有？如果沒有？那麼這幾個甲骨文是怎樣產生的？我們似乎不能說是殷代的人隨便刻畫碰巧與早期的那幾件鬲形器相合。根據文字的演進是由圖畫文字而來的理論，那麼這幾個鬲形字的產生一定是根據這幾種標本的形象描畫而來的，絕不是憑空揑造出來的。既然在殷商時代找不到它的標本，那麼它就應當產生在廟底溝 2 或龍山文化的時代而沿用至殷商時期。現在大家公認的甲骨文絕不是在殷商時代首創的，在它之前已經過相當時間的演進了。那麼我們現在從地下出土的實物得到了它的證據。同時我們在城子崖發現了卜骨的存在，也許在城子崖同一時代的文化裡有刻卜辭的甲骨，還沒有被我們發現？現在我們由於鬲形字與鬲形器的比較研究，所得到的證據，也許可以這樣說：甲骨文的上限可以早到廟底溝 2 文化，至少可以到龍山文化，中國文字的起源，與甲骨文字是一脈相承的，一直到現在的楷書字。（圖二一）

玖　結　論

根據前面種種資料的分析與研究，可得如下的結論：

一、字形與器形實物的比較，圖九及圖一〇：2 中所有各形字，以珠 1182 形（圖一二：6）爲代表，此類字形是青銅甗形器（圖一四）的寫實圖，也就是甗形器的形象，當釋「甗」。

二、圖一〇中之乙4821　 佚318　粹一五四三，三字， 象圖一鬲形器的寫實圖，也就是此一器物的形象，當釋「鬲」； 象圖二：4 鬲形器的寫實圖，也就是此一器物的形象，當釋「鬲」。

三、根據字形與器形實物的比較研究，繪畫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圖畫文字的一些現象。

四、根據甲骨文鬲形字與地下出土的鬲形器實物的比較研究，甲骨文的上限或許可以上溯到廟底溝 2 時代，至少也可到龍山文化時代。

法，舊的說法可以說文敍爲代表，新的說法例如較早者爲唐蘭，其次是董彥堂先生，最近是李孝定先生。說文敍的說法是：

>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註一）

唐蘭的說法是以辛店期陶器上的花紋圖案作爲根據，認爲那是一種文字，亦就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註二）董彥堂先生的說法則是利用世界上最古老的埃及圖畫文字和最晚的麼些圖畫文字來與甲骨文字比較，推論中國文字的起源（註三）。李孝定先生則是以四種史前和有史早期的陶文爲根據來推論中國文字的起源（註四）關於上舉這些說法，我不想在這裡加以討論，我只是因研究甲骨文而對幾件史前和有史早期的器物的觀察，而得到有關此一問題的另一種看法。我因爲研究甲骨文中的鬲字，所以對於鬲形器實物特別注意，因此找出了幾件鬲形器標本的圖片來與甲骨文中的「鬲」字比較，這幾件圖片是從很多的標本裡挑選出來的，這些圖片在前面亦大都提過的，就是圖二，圖二中的六件標本是根據其時代來排列的。根據圖二中的實物，與圖三中的甲骨文字配合，可例如下表：

$$\underset{(\text{乙}8165)}{\text{廟底溝 2}} \rightarrow \underset{(\text{佚}895)}{\text{河南龍山}} \longrightarrow \text{小屯}\left\{\begin{array}{l}(\text{丙四一五})\\ \text{M197}\\ \text{365 D}\\ \text{381 A}\\ (\text{外四五一})\end{array}\right. (\text{粹}1543) \longrightarrow \underset{(\text{存}1.66)}{\text{赤峰紅山後}}$$

廟底溝 2 文化從地層上的證明，比河南的龍山文化爲早（註五）。其次是小屯的殷商期其次是赤峯紅山後。從圖二我們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甲骨文中的鬲字或與鬲字有關的字並不多，只有十四、五個字，圖三是其中數字，我們再從器形實物中挑出與字形相象的器物來，在這些字形與器形的排比，有些字在與甲骨文同時代的小屯鬲形器中竟找不到它的標本，反而在早期的標本裡找到了它的樣品。殷虛出土的鬲形器數量相當的多形制式樣亦不少，爲什麼這十數字的甲骨文鬲形字，竟找不全它的標本，那麼

（註一）說文敍。

（註二）唐蘭：中國文字學六四頁。

（註三）董作賓：中國文字的起源、大陸雜誌、第五卷第十期。

（註四）李孝定：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學學報第三期。

（註五）張光直：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的擴張 329 頁、史語所集刊四一本第二分

參考書目及簡稱

1. 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丙編一北組墓葬民國五九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2. 李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殷虛陶器圖錄民國四十五年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3. 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丙）。
4. 商承祚：殷契佚存民國二二年十月初版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佚）。
5. 屈萬里：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考釋民國五六年六月初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6. 郭鼎堂：殷契粹編日本昭和十二年五月二九日東京文求堂書店出版（粹）。
7.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册）
8. 李濟等：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 民國二三年 南京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9. 孫海波：甲骨文編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哈佛燕京社出版（1934）。

10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民國四十八年出版。

11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民國五十四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12 甲骨文編一九六五年九月北平中華書局第一版。

13 孫詒讓：契文舉例光緒甲辰十一月。

14 孫詒讓：名原光緒乙巳十一月上海三馬路千頃堂書局。

15 葉玉森：殷契鈎沈民國十八年十月北平富晉書社印行。

16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册二文華出版公司印行。

17 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民國五十四年十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8 金祖同：殷契遺珠民國二八年五月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出版。

19 張光直：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的擴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一本第

本文承蒙張秉權先生高曉梅先生賜閱一過，有所敎正，謹誌謝忱。

本文之完成承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
謹此誌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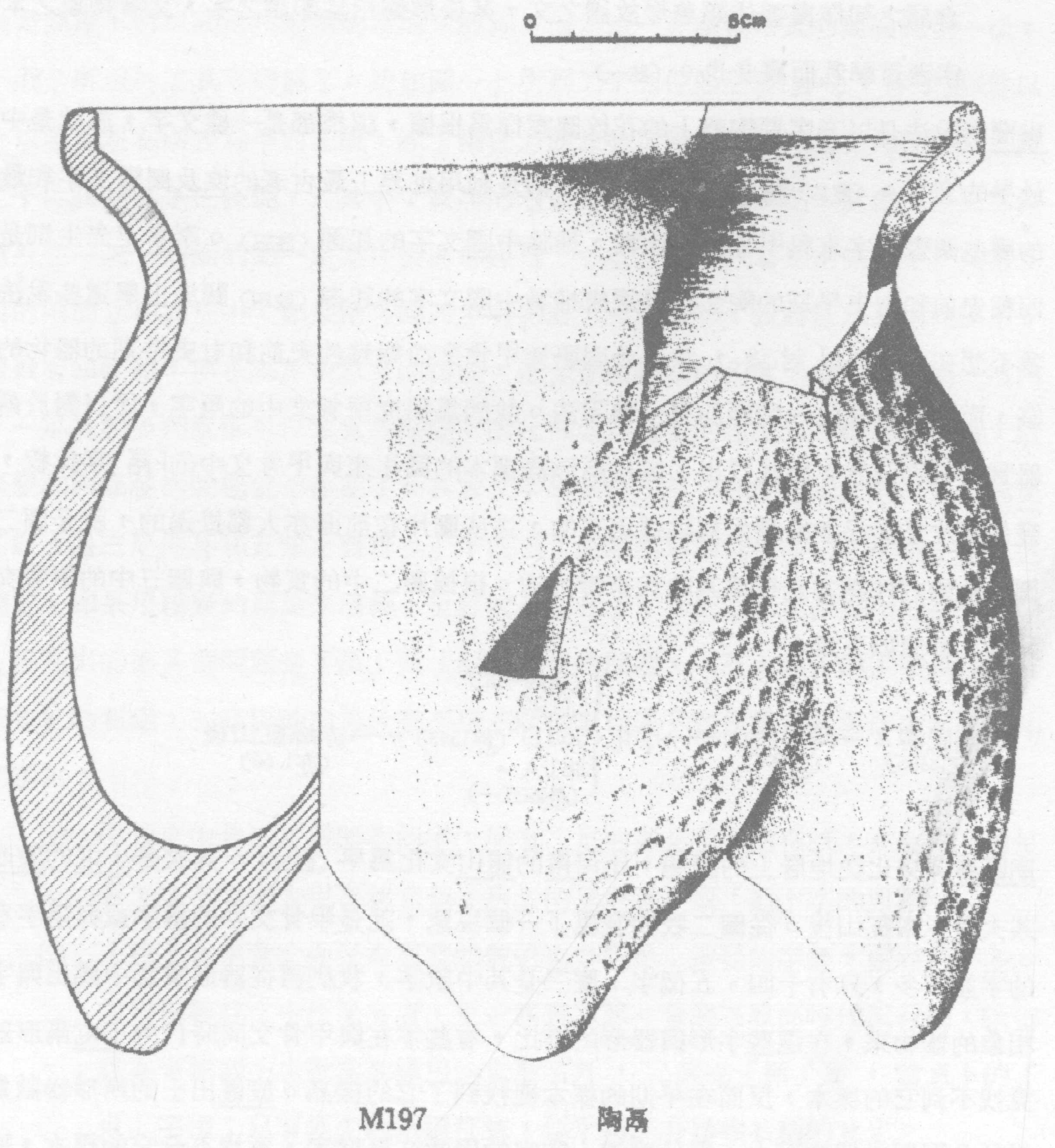


圖 一

二分民國五十八年六月臺北出版。

20 赤峰紅山後。

21 J. G. Andersson: Prehistoric Sites in Honon

22 容庚：金文編、民國二七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23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一九六七年一一月日本東京大安株式會社出版。

24 李濟、萬家保：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古器物研究專刊第四本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民國五九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25 劉淵臨：原始文字與現代繪畫（文星36、37、38、期民國四九年十月至十二月臺北文星書店出版）

26 田倩君：釋鼎十三頁（中國文字11期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古文字研究室編印）

27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民國四九年四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四版。

28 董作賓：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乙）。

29 唐蘭：中國文字學一九六三年三月香港太平書局出版。

30 董作賓：中國文字的起源（大陸雜誌第五卷第十期一三頁民國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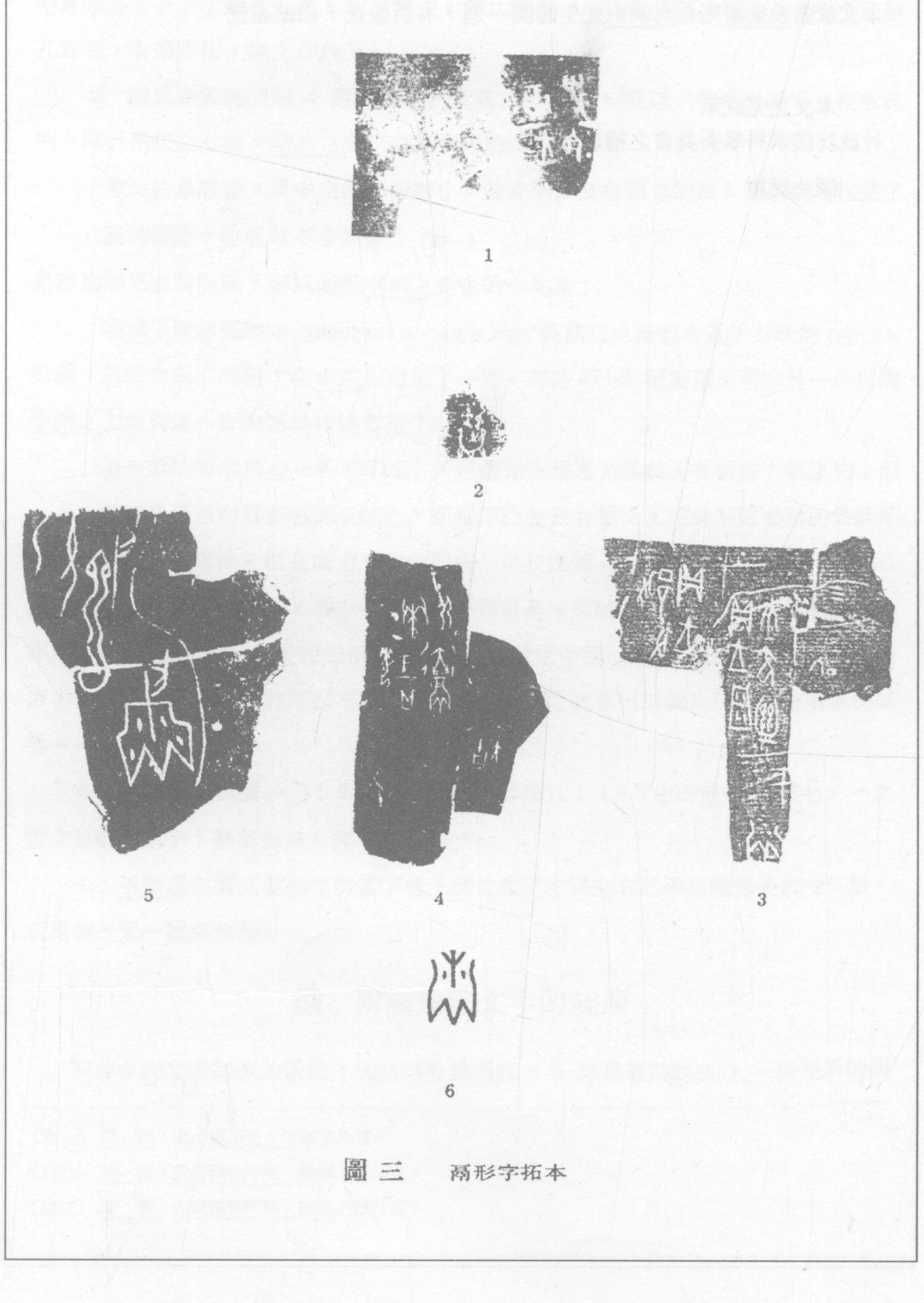
31 李孝定：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學學報）第三期1969。

32 徐鍇：說文解字通釋民國五一年七月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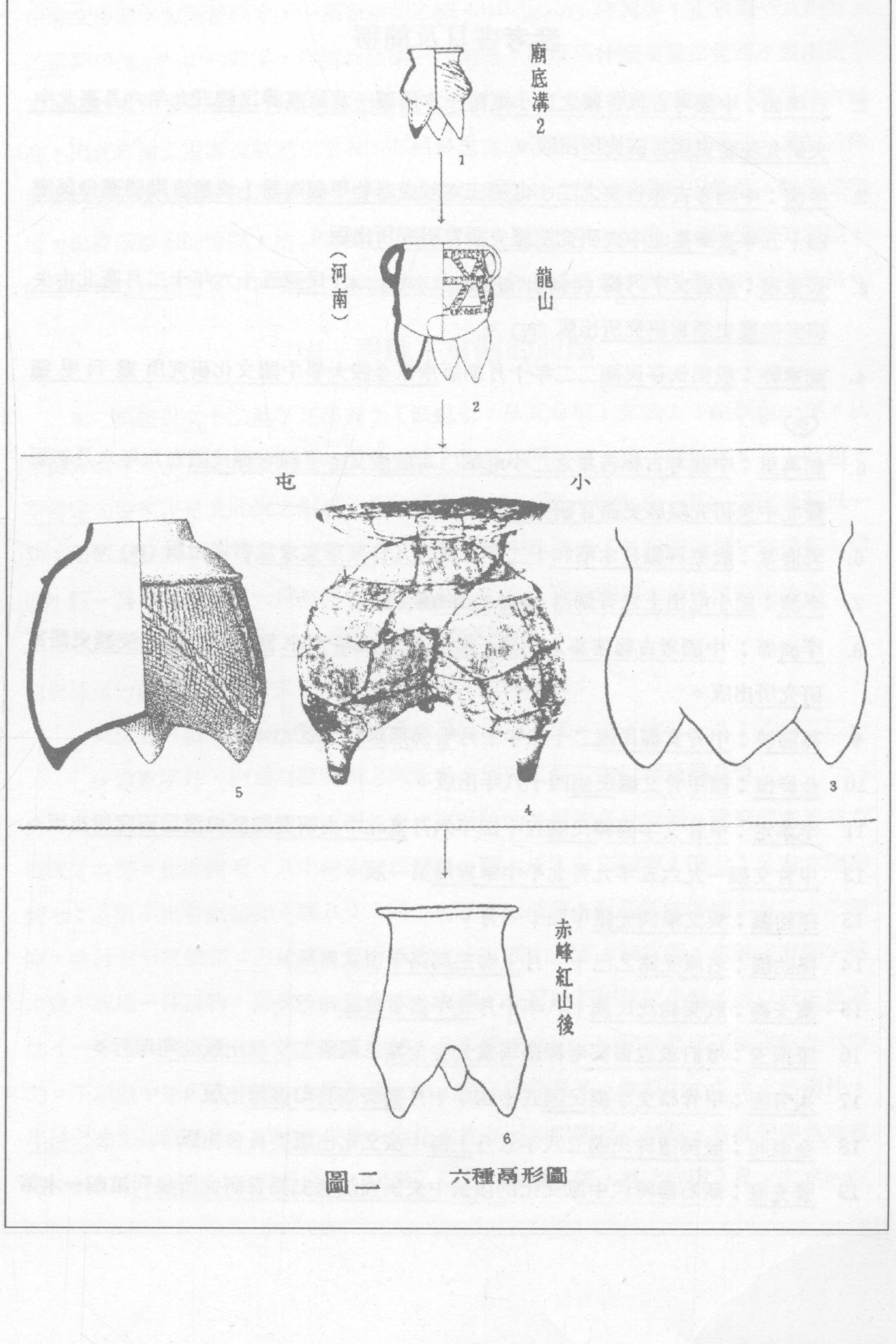
33 徐鉉：說文解字（上海涵芬樓借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北宋刊本景印）

34 董作賓：殷虛文字外編民國四五年文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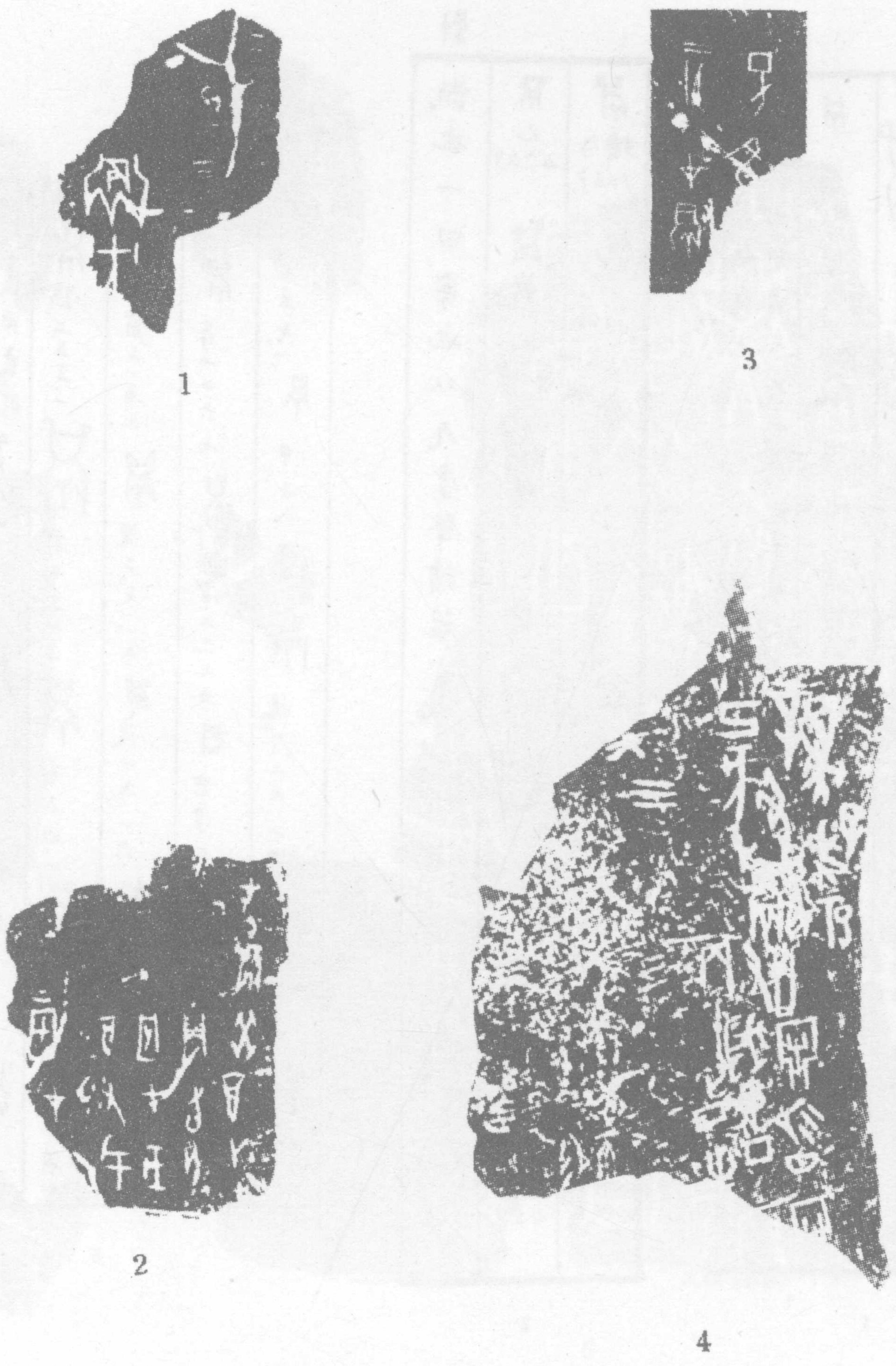
35 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清宣統三年國學叢刊石印本三期三卷不全，民國元年影印本四冊、又二十年重印本（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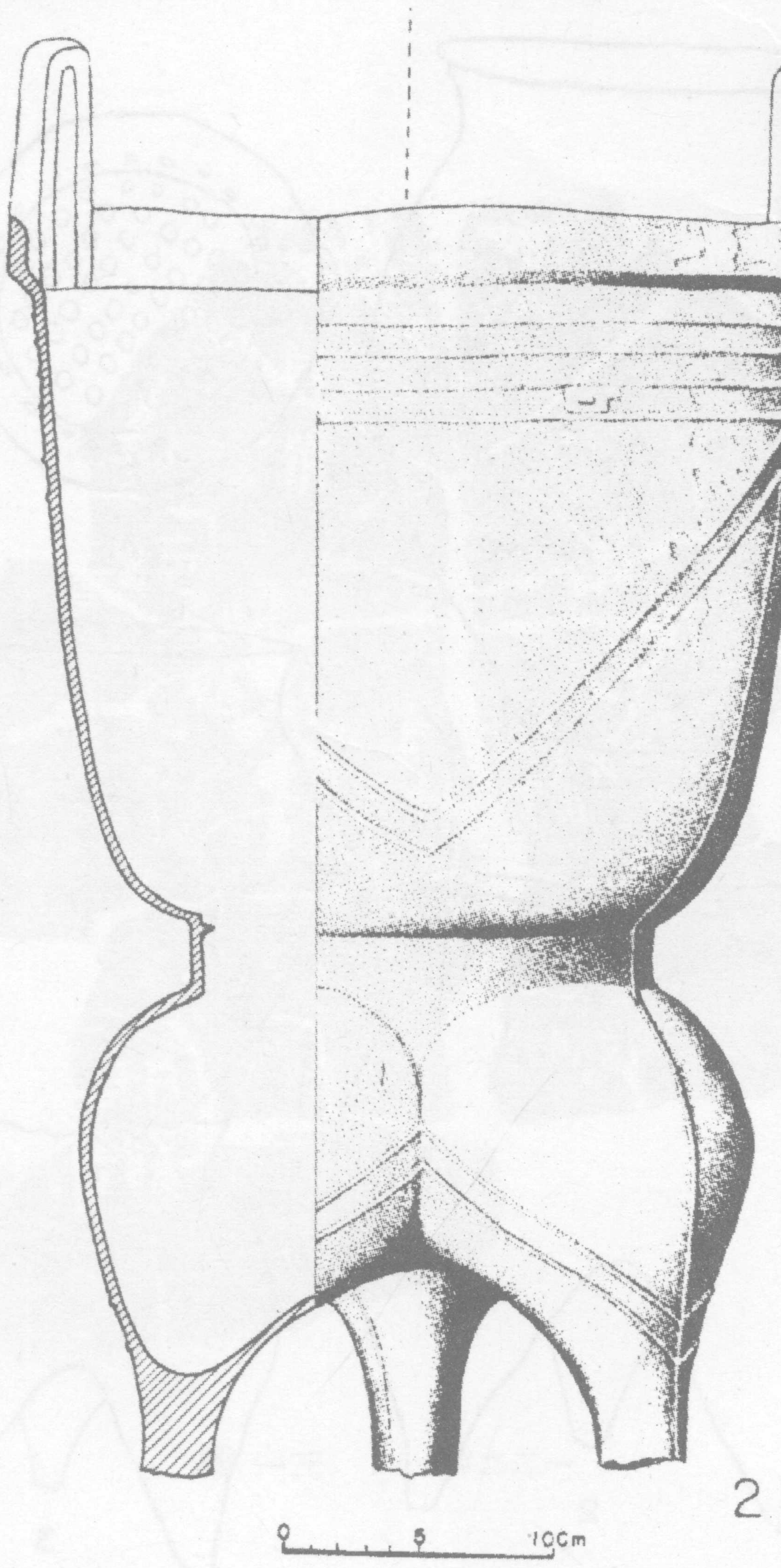
圖三　鬲形字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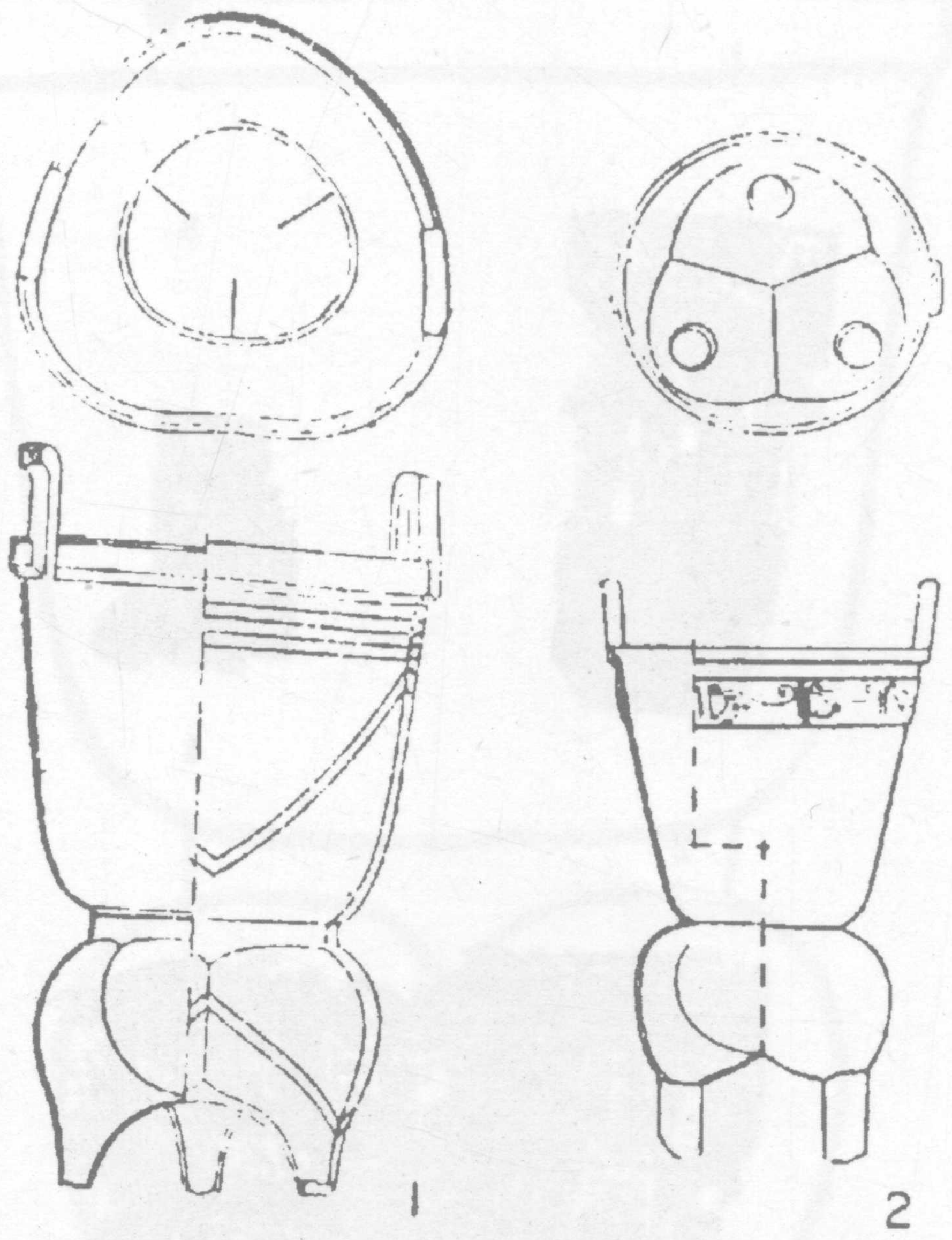
圖二　六種鬲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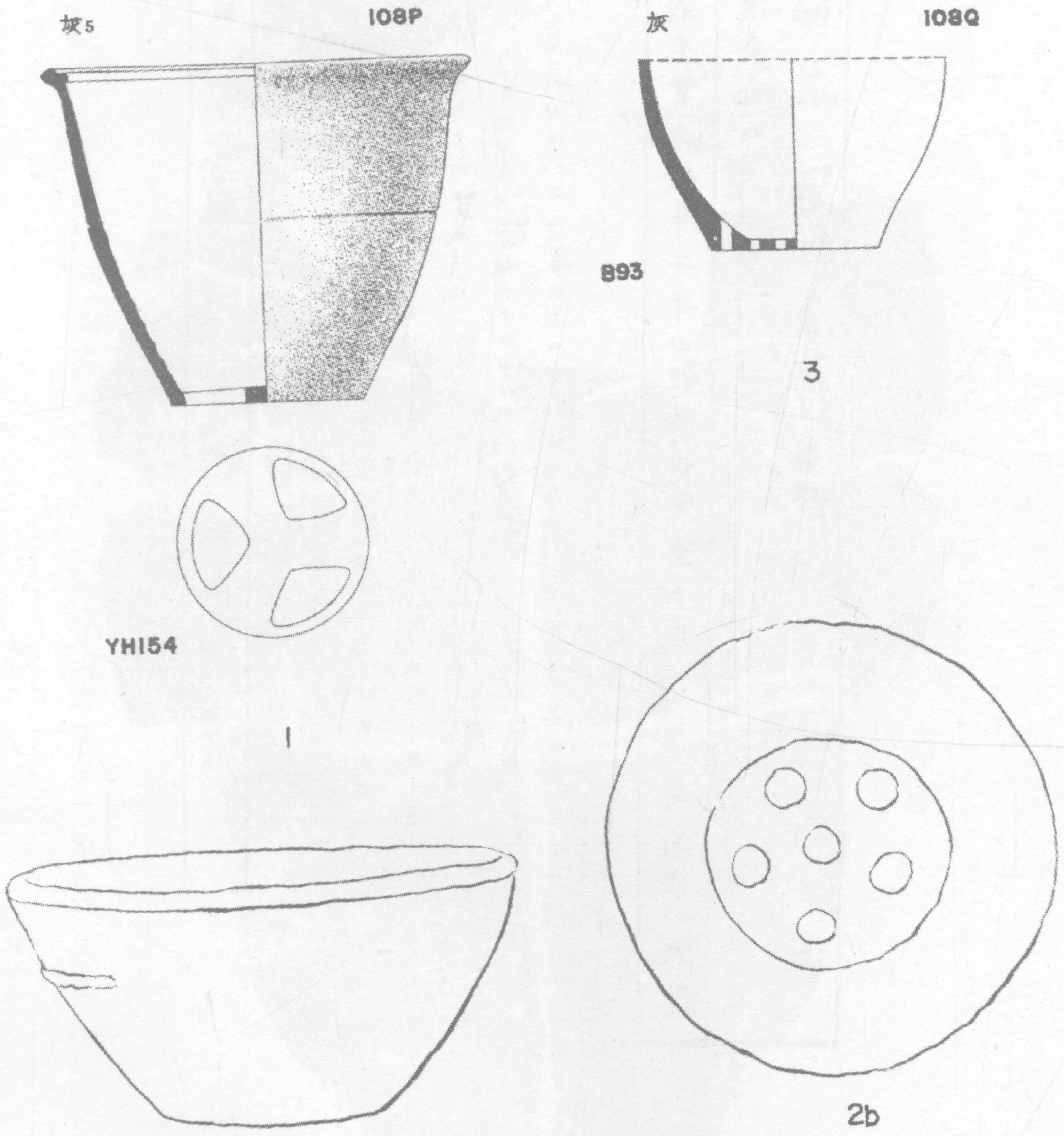
圖四　鬲形字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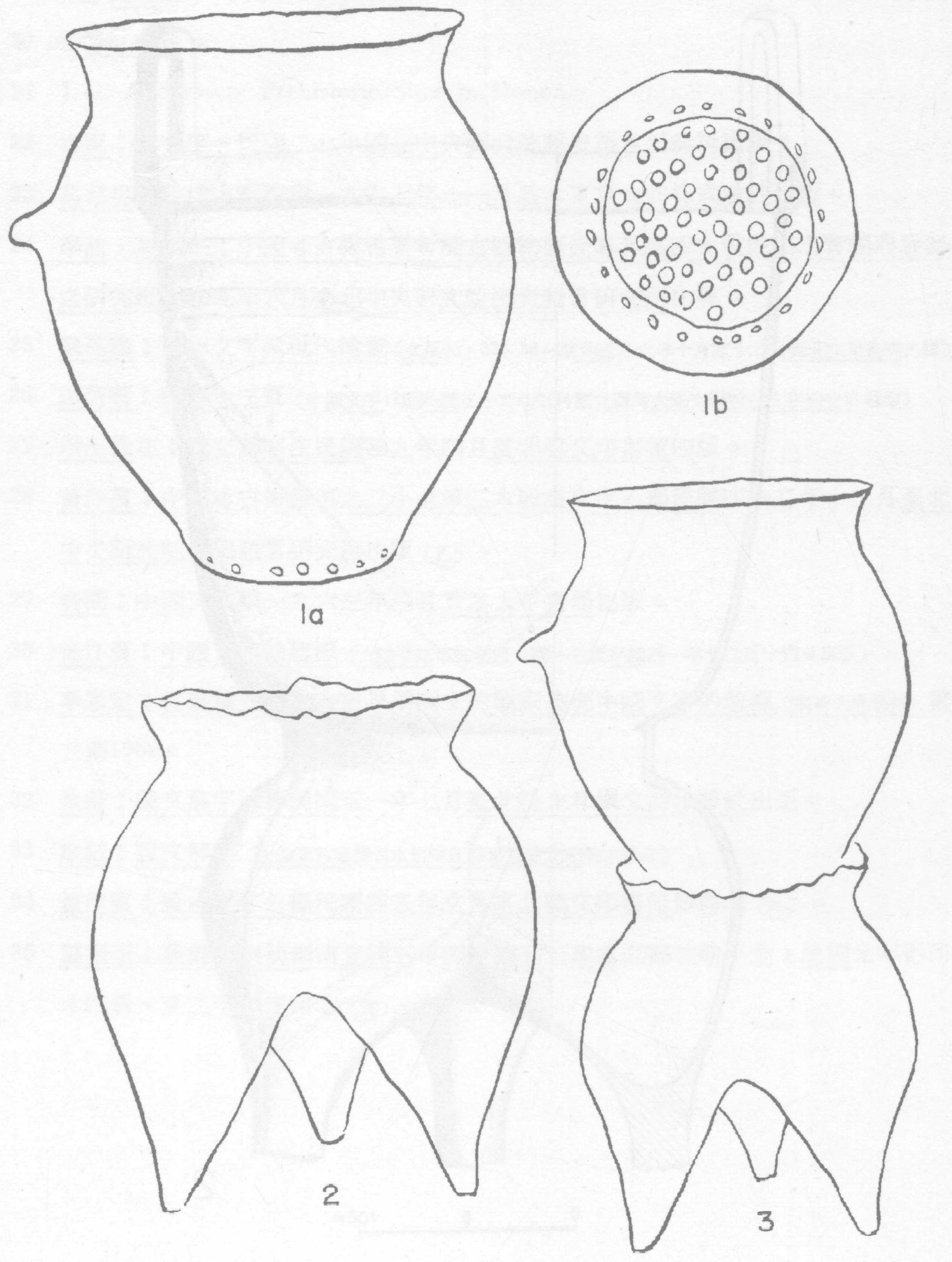
圖五　甗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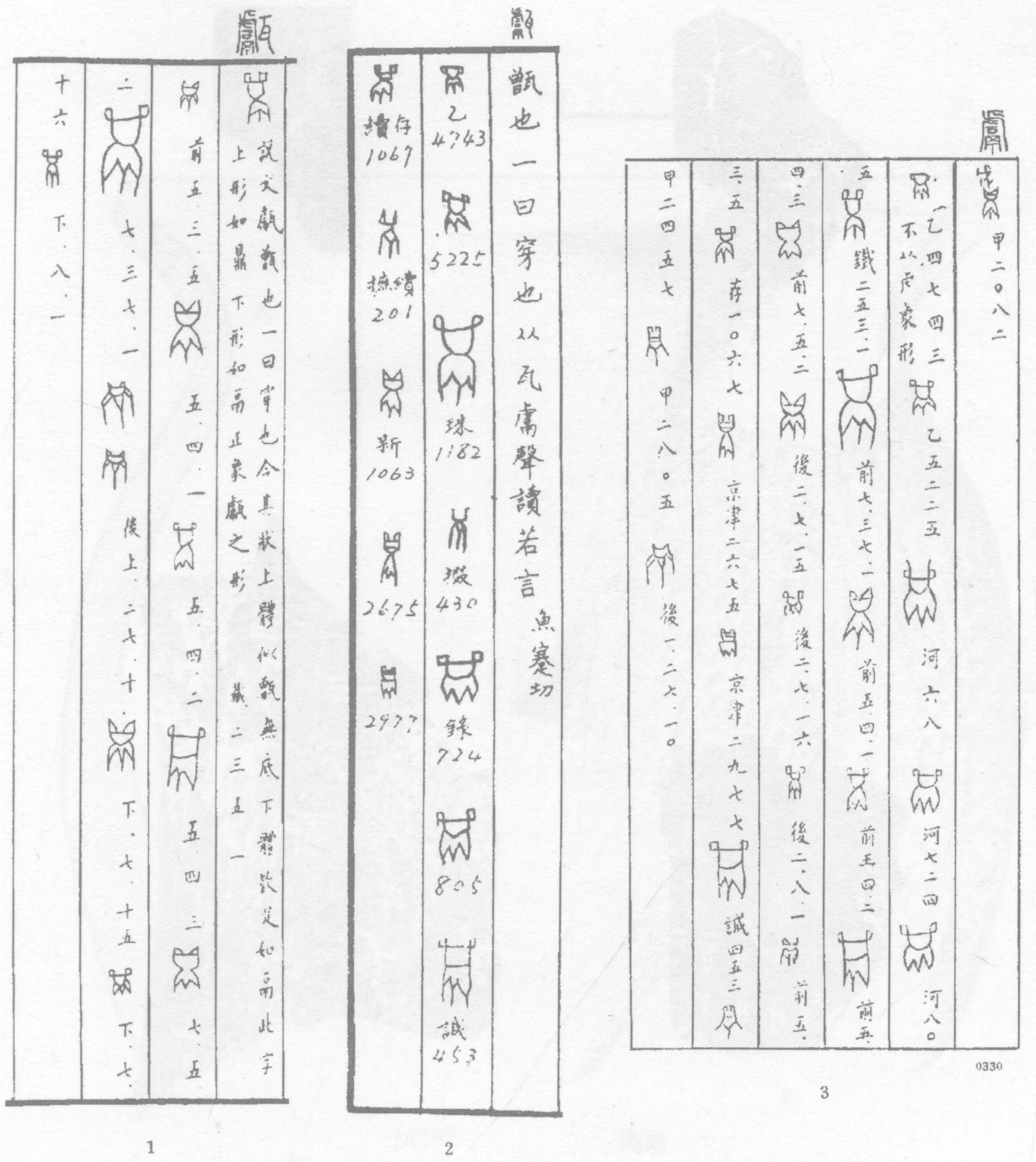
圖六　小屯出土的二件銅甗


灰5
108P
灰
108Q
B93
3
YH154
1
2a
2b

圖七　甑形器



圖八　甗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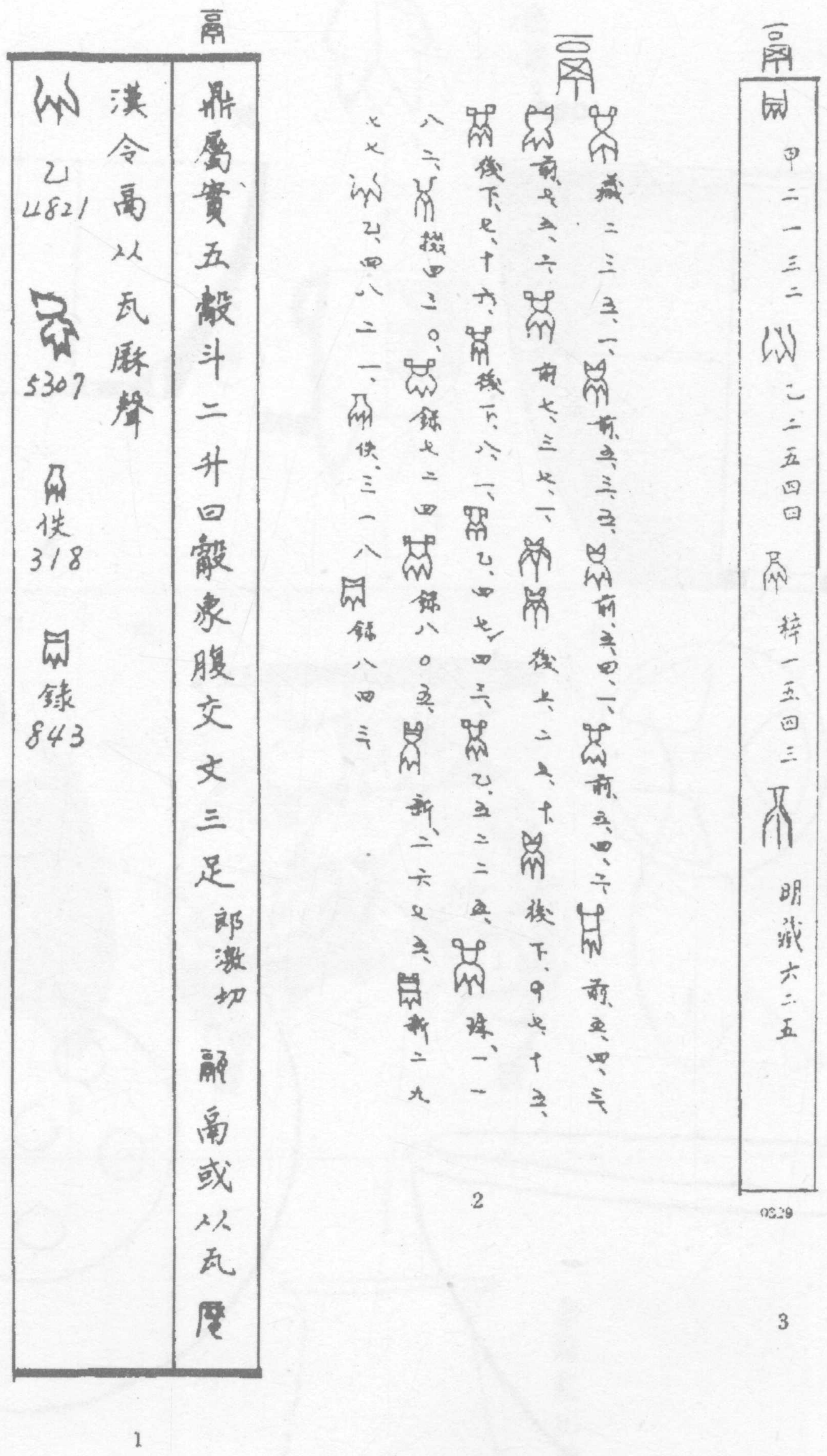

甗
前五.三.五
五.四.一
五.四.二
五.四.三
七.五
二
七.三七.一
後上.二七.十
下.七.十五
下.七
十六
下.八.一
1
甗
乙4743
5225
珠1182
掇430
錄724
805
誠453
續存1067
摭續201
新1063
2675
2977
2
甑
甲二〇八二
一乙四七四三
乙五二二五
河六八
河七二四
河八〇
五
鐵二五三.一
前七.三七.二
前五.四.一
前五.四.二
前五.
四.三
前七.五.二
後二.七.一五
後二.七.一六
後二.八.一
前五.
三.五
存一〇六七
京津二六七五
京津二九七七
誠四五三
甲二四五七
甲二八〇五
後一.二六.一〇
0330
3

說文甗甑也一曰穿也今其狀上體似甑無底下體款足如鬲此字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正象甗之形　藏二三五一

甗也一曰穿也从瓦鬳聲讀若言　魚蹇切

不从瓦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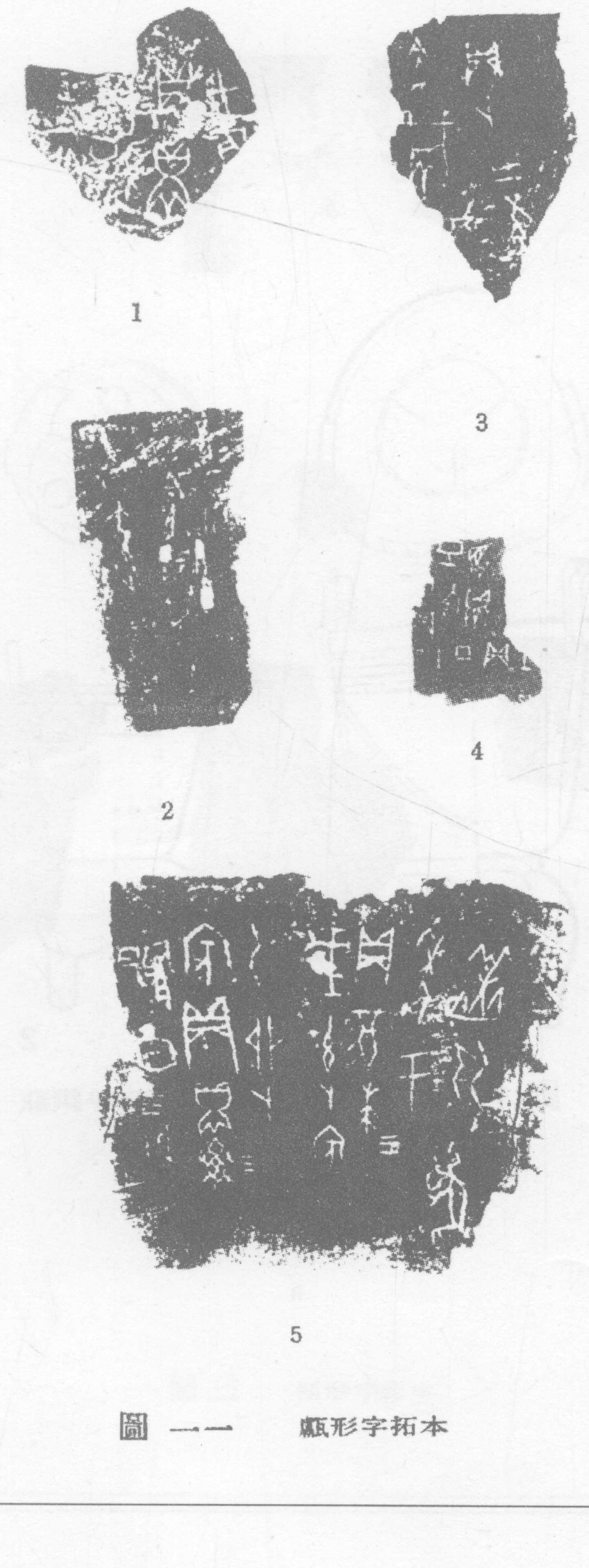
圖九　甗形字


鬲
乙4821
5307
佚318
錄843
1
鬲
藏二三五.一
前五.三五
前五.四.一
前五.四.六
前五.四.七
前七.五.六
前七.三七.一
後上.二五.十
後下.七.十六
後下.八.一
後下.七.十五
乙.四七.四六
乙.五二二五
珠一一
撥四三〇
錄七二四
錄八〇五
新二六七五
新二九
乙七七
乙四八二一
佚三一八
錄八四三
2
鬲
甲二一三二
乙二五四四
粹一五四三
明藏六二五
032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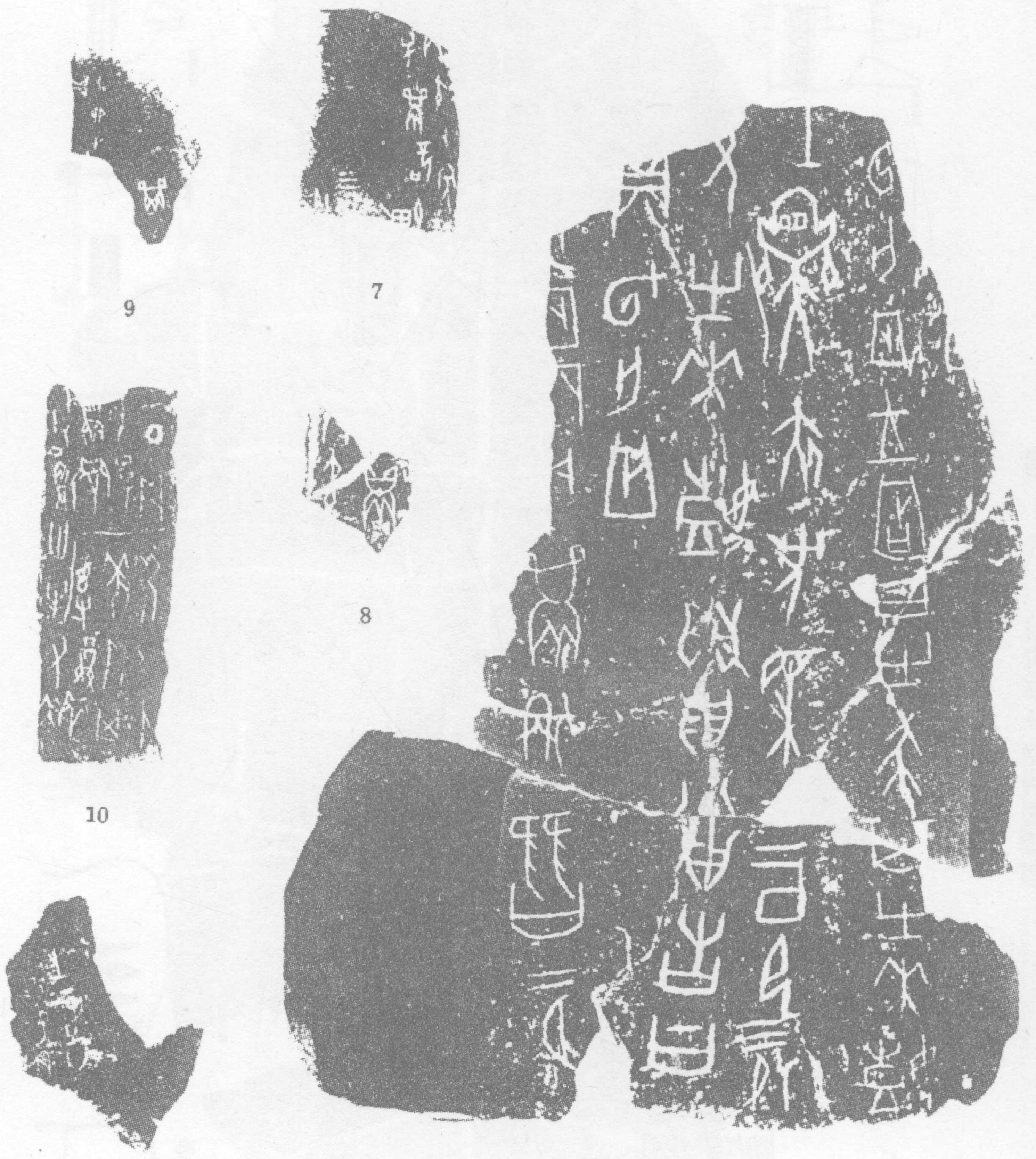
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　郎激切　䣄鬲或从瓦𤮏

漢令鬲从瓦厤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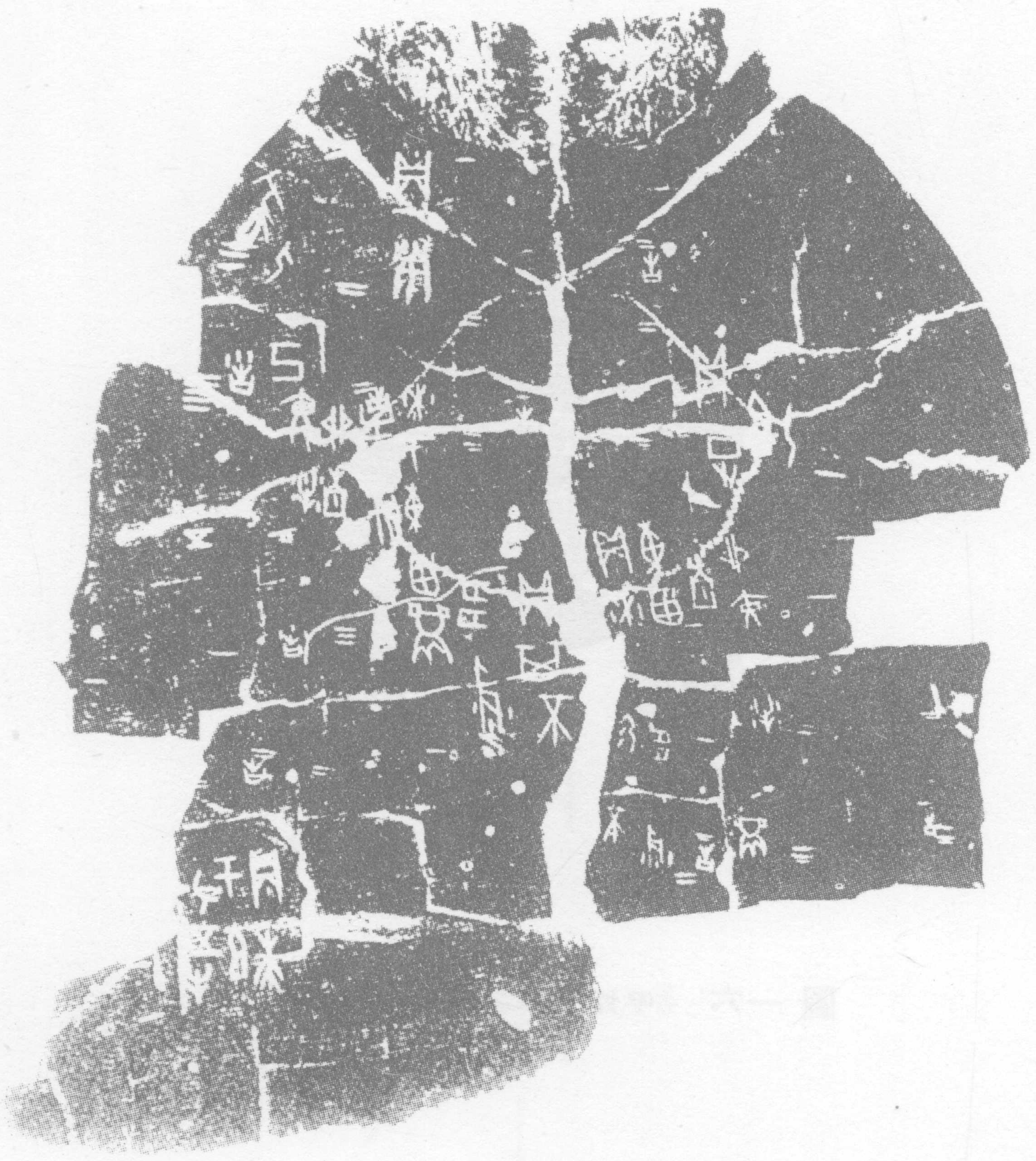
圖一〇　鬲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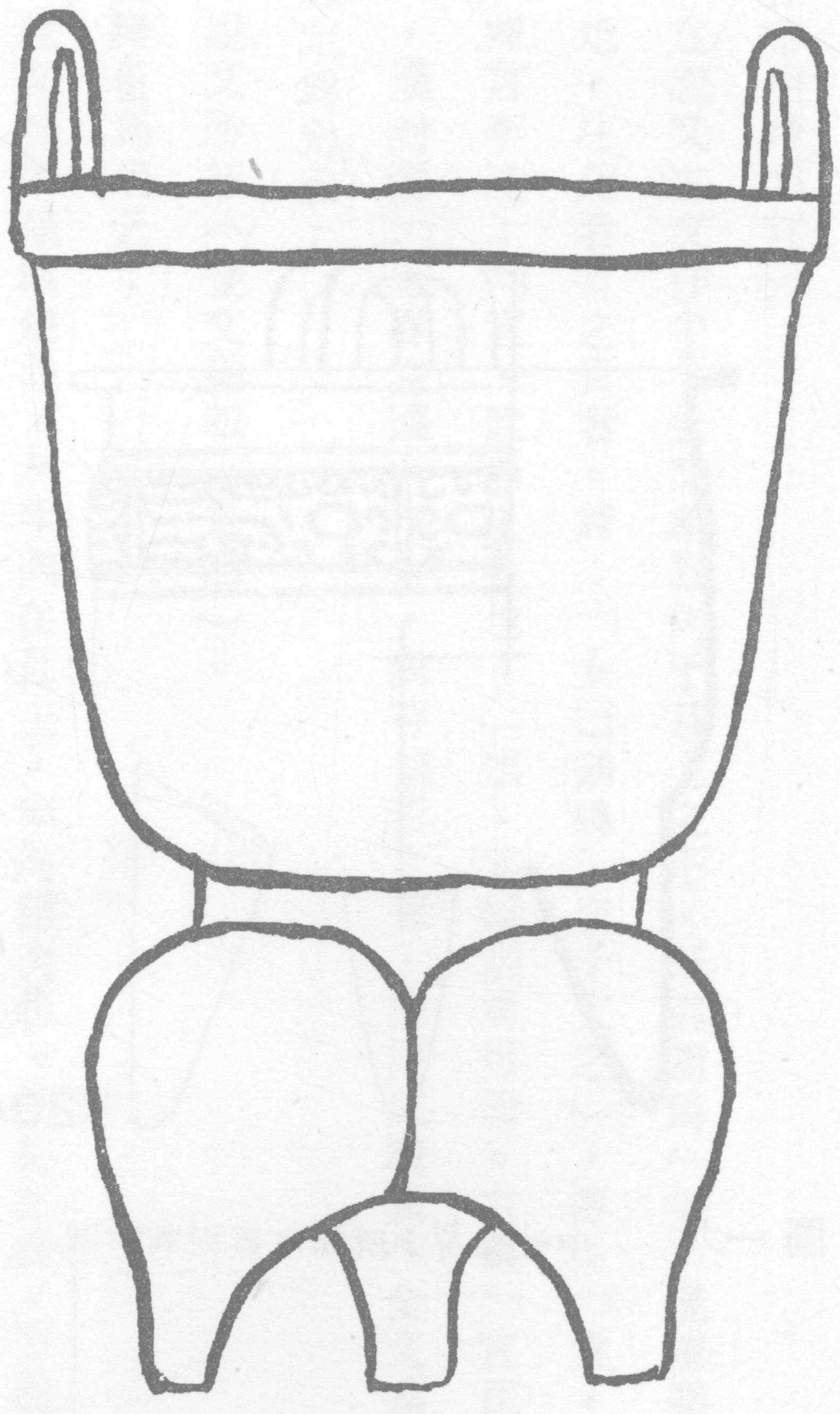
圖一一　甗形字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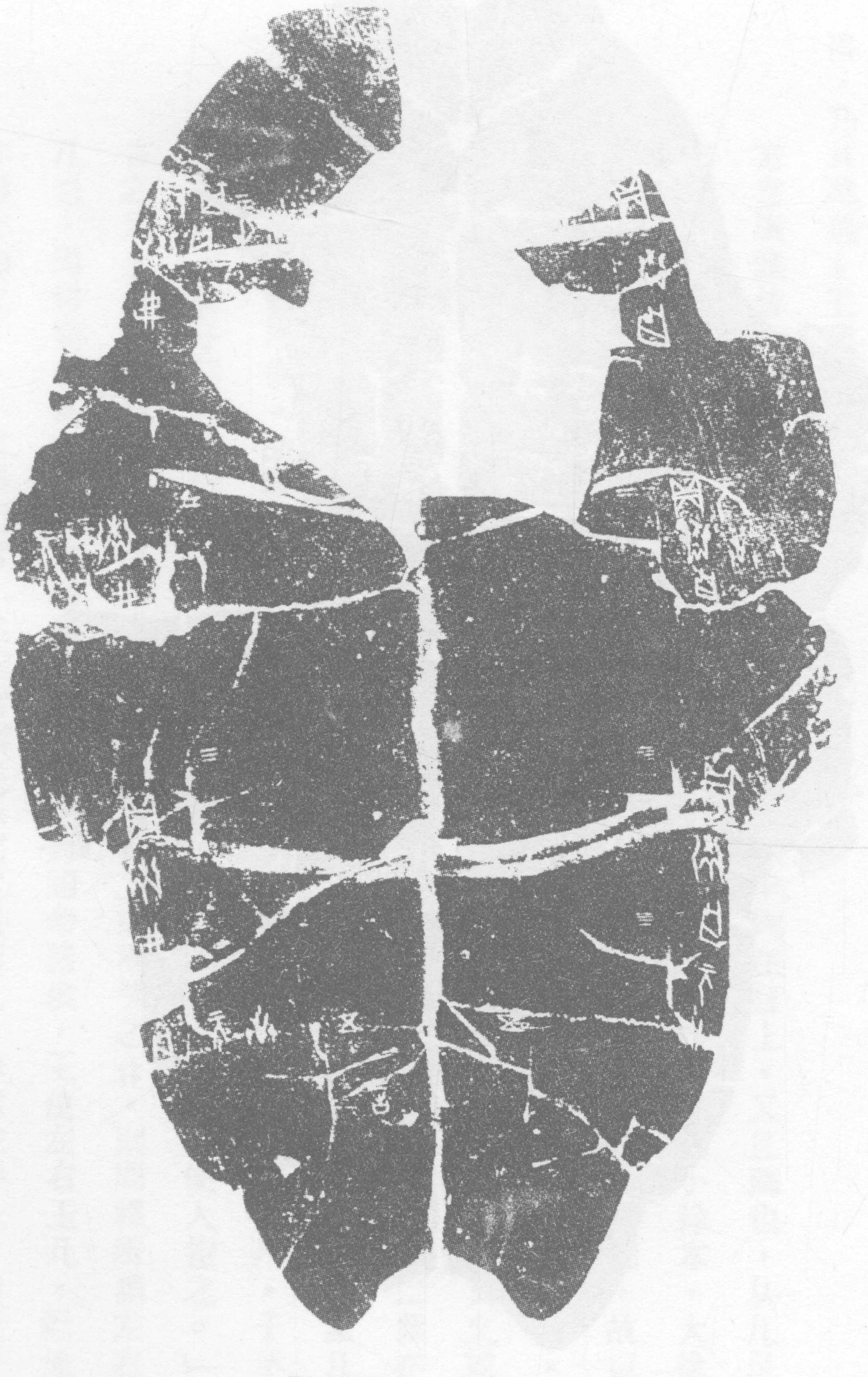
圖一二　甗形字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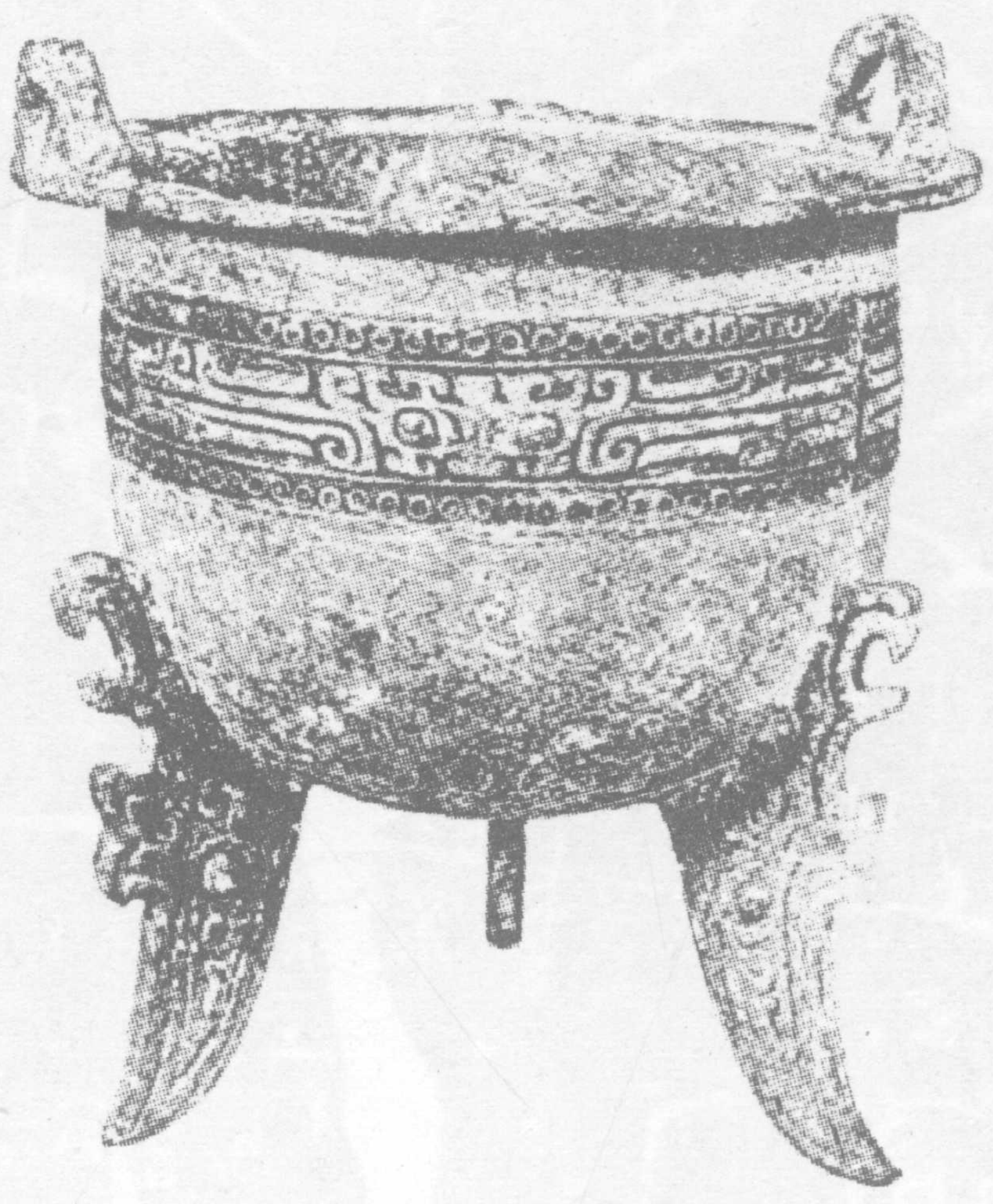
圖一三　丙二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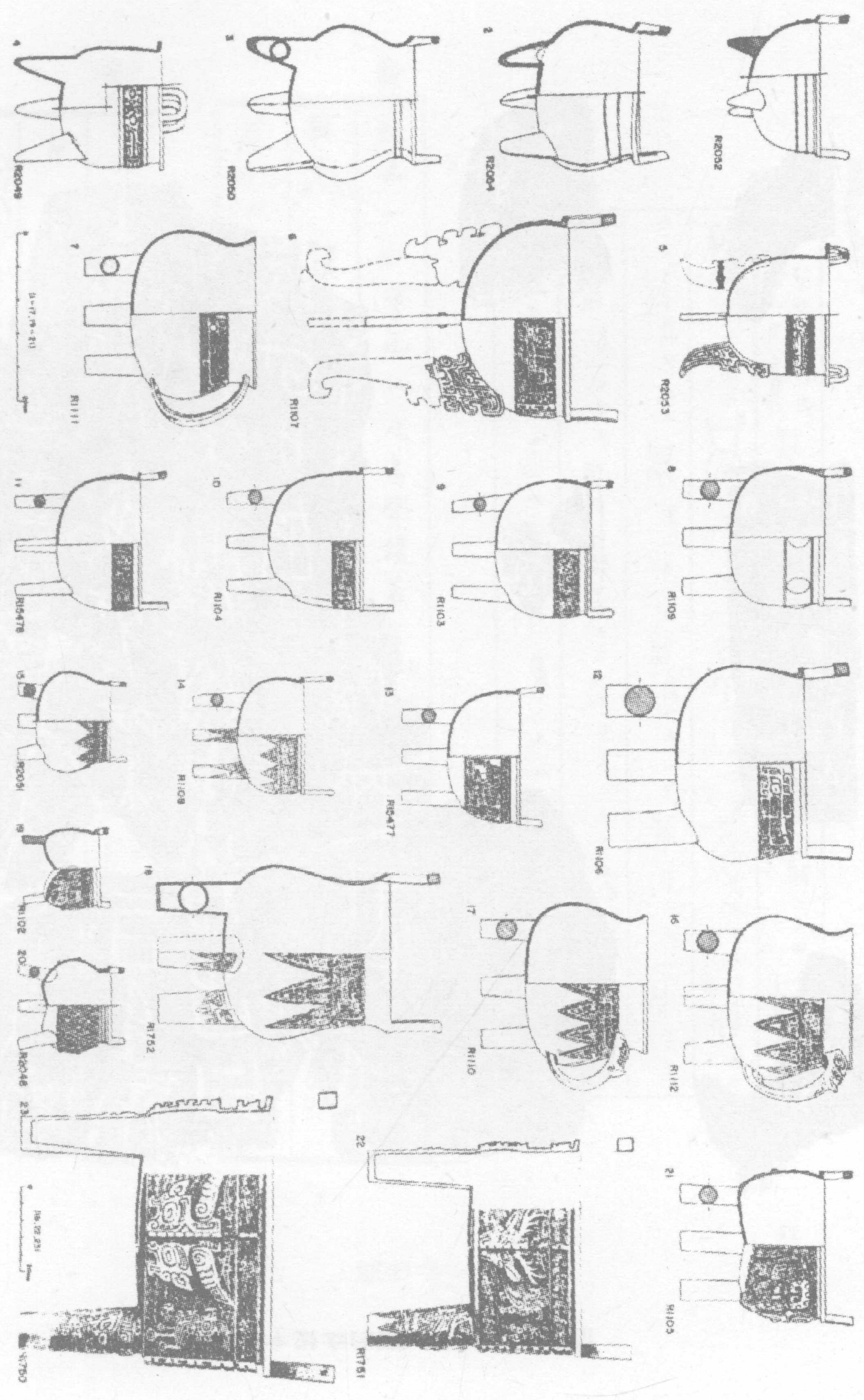
圖一四　甗形器簡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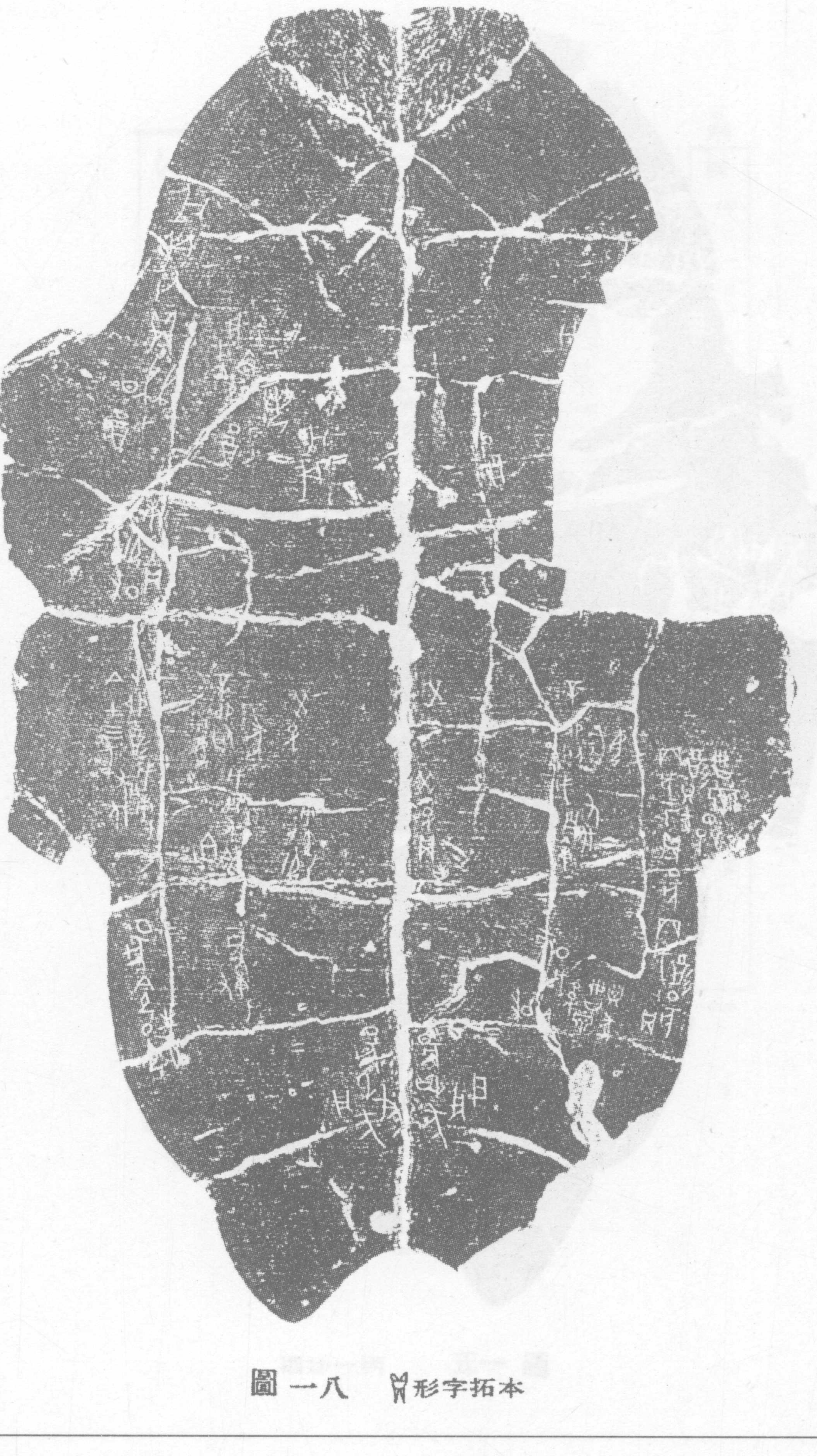
圖一五　丙一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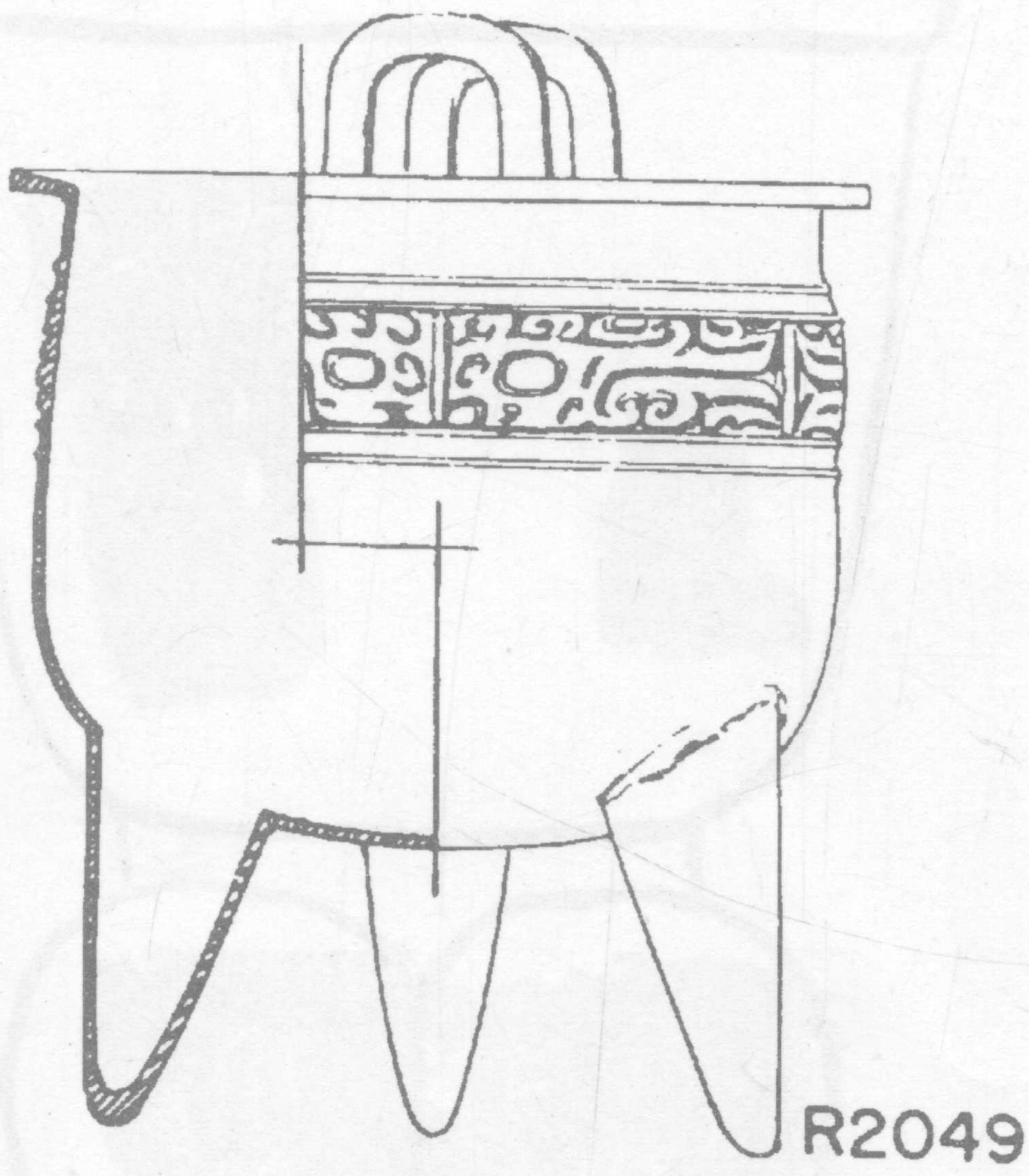
圖一六　甲骨文 字所象之器形實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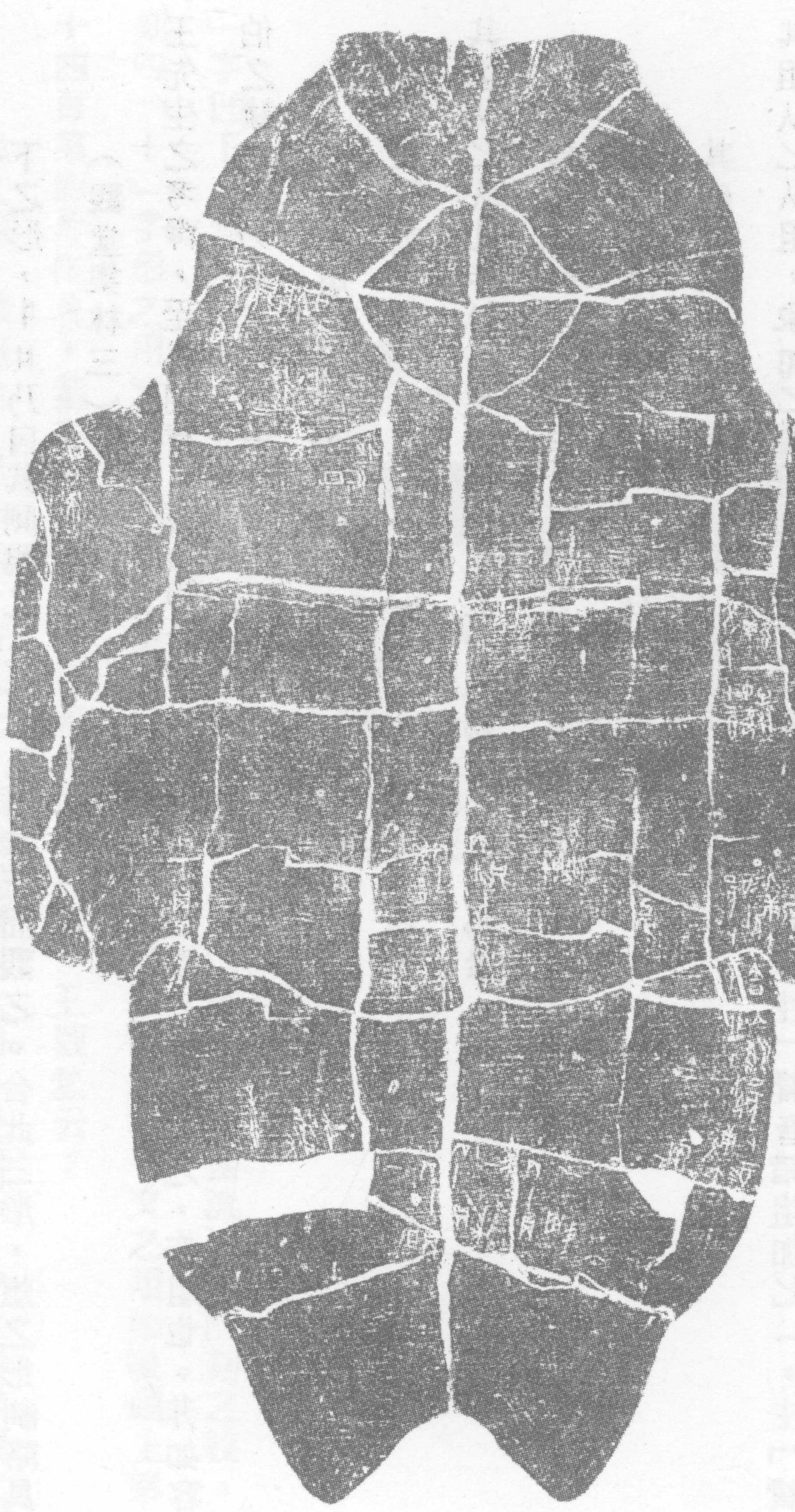
圖一七　安陽出土各式鼎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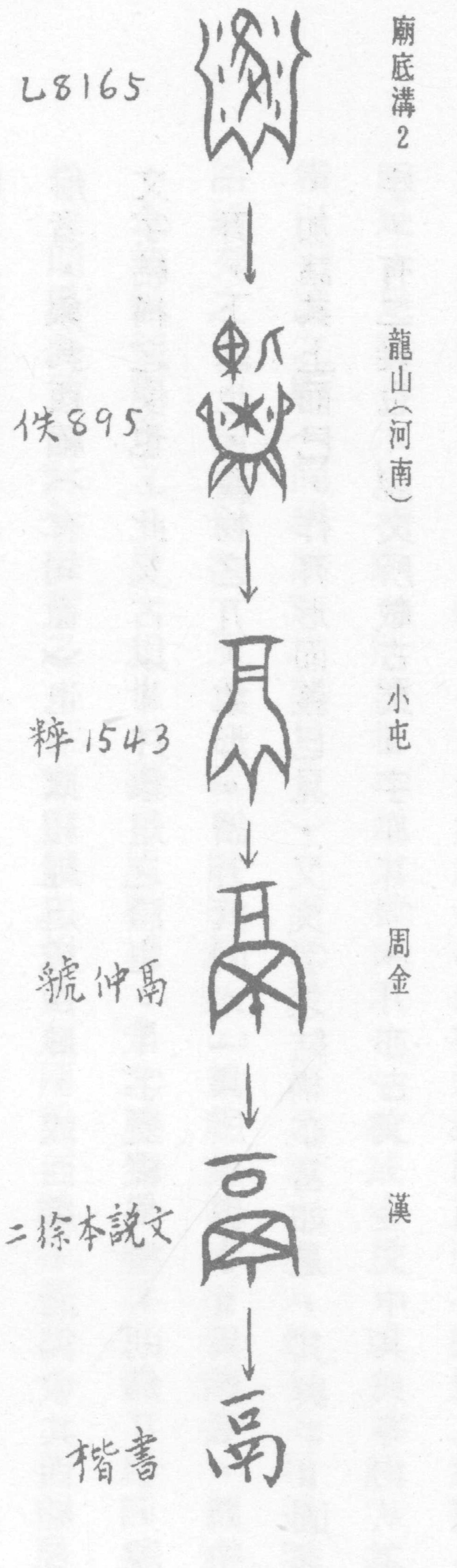
圖一八　形字拓本



圖一九　甲骨文 字所象之器形實物圖



圖二〇　鬲形字拓本



鬲形字體演變圖

圖二一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4分，1971年）

釋俎

金祥恒

甲骨文有宜（粹四二）與俎（前六、三七、六）俎（續存三四七）之字，金文亦有宜（史宜父鼎三代三、三〇、一）與俎（[illegible]鼎，三代五二、三），與甲骨文同。金文宜字，容希伯釋爲宜云：

宜說文古文作宜，金文象置肉于且上之形，疑與俎爲一字，儀禮鄉飲酒禮賓辭以俎，注俎者肴之貴者。詩：「女曰鷄鳴，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爾雅釋言李注：「宜，飲酒之肴也。」俎、宜同訓肴可證。古璽「宜民和衆」一作宜，漢封泥「宜春左園」作宜，尚存俎形之意，與許氏說異（金文編七、三〇）。

而俎隸定爲[illegible]云：

說文所無（金文編四、二四）。

羅叔言釋宜爲俎云：

說文解字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半肉謂仌也。然在且旁，不在且上，卜辭作宜，則正象置肉於且上之形，古金文亦有俎字，作宜（貉子卣）宜（宜女彝），前人皆釋爲宜，誤矣。（殷虛書契考釋中三八頁）

容氏祧許慎祖倉頡而以說文爲依歸，故如許氏將古文俎之譌體宜係於宜下而釋爲宜。

漢封泥「宜春左園」與古璽「宜民和衆」之宜作宜，沿說文之誤。而羅氏釋俎，形義具得，乃其朔義。王觀堂於說俎云：

方言廣雅皆云：俎，几也。此蓋古訓說文俎从半肉在且上，又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几古文以爲且，又以爲几字，（此十一字出小徐本，大徐無）。則篆文俎从且，且从几，古文又且、几同字，蓋古時俎几形制略同，故以一字象之。此說有徵乎，曰有，許書篆文几字，與古文几字，皆作從正且視形，然金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二形，皆作從側面視形。案殷禮器銘屢有[illegible]語，其異文或作[illegible]（祖丁卣）或作[illegible]（父癸爵）或作[illegible]（齊婦鬲殷虛書契卷七第二葉亦有此字）自宋以來均釋爲「析子孫」三字，余謂此乃一字，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之形，子者尸也。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古之爲尸者其年恒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或兩旁之非，則周禮所謂左右玉几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不言祭祀席，然下言諸侯祭祀席右彫几，昨席左彤几，則天子祭祀席，左右玉几可知。冢宰職享先王「贊玉几玉爵」，注：「玉几所以依神，天

子左右玉几。」書顧命牖間西序東序西夾神席，皆有几，則左右几者，天子尸之几也。其但作爿者諸侯以下，尸右几也，几在尸左右，故以爿片二形象之。依几之尸，象其正面，則左右之几不得不象其側面矣。此爿片二形，象几之證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䵼字，象匕肉於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載於俎，又匕載之時，匕在鼎左，俎在鼎右，今䵼字之左从匕，則其右之爿，象俎明矣。俎作片形者，象其西縮（有司徹）也，據禮經俎或西肆，或西縮，而獨象其西縮者，从文字結構之便也，此又古以爿幷象俎之證也。爿字變縱爲橫，則爲丌字，說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其所以與爿片異形者，薦物之時，加諸其上而已，作丌形而義已見，又文字之結構亦當如是，其與爿片固非有二字，有二義也。說文所載古文Ω字亦丌字（丌亦古文，金文中其典等均从之）之變。自丌行而爿片廢，遂以片爲片字，爿爲爿字，義別而音亦大變，遂忘其朔矣。由是言之，則俎几二物始象以爿，繼象以Ω，其同形可知。但俎或加闌而界爲二，几乃無之。餘則無不同也。秦漢之俎與几全同，故直名几爲俎。史記項羽本紀：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又名切肉之器爲俎，項羽本紀，「如今大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今傳世漢畫象所圖切肉之器，正作π形，漢之俎几形制如此，則三代俎几之形蓋可知矣。要之：古文Ω字與篆文且字，象自上觀下之形，爿片乃自其側觀之。丌與几自其正面觀之。合此三形，俎之形制略具矣（觀堂集林三）。

王先生之考釋，至爲翔實。茲以甲骨金文之宜、宜二字之結構言之，亦俎也。非如容希伯之隸定从刀从宜也。甲骨卜辭：

因宜（俎）用百？　前六、三七、六（圖一）

王曰宜（俎）大乙槼（槱）亐（于）白彔，庯宰丰。　乙八六八八（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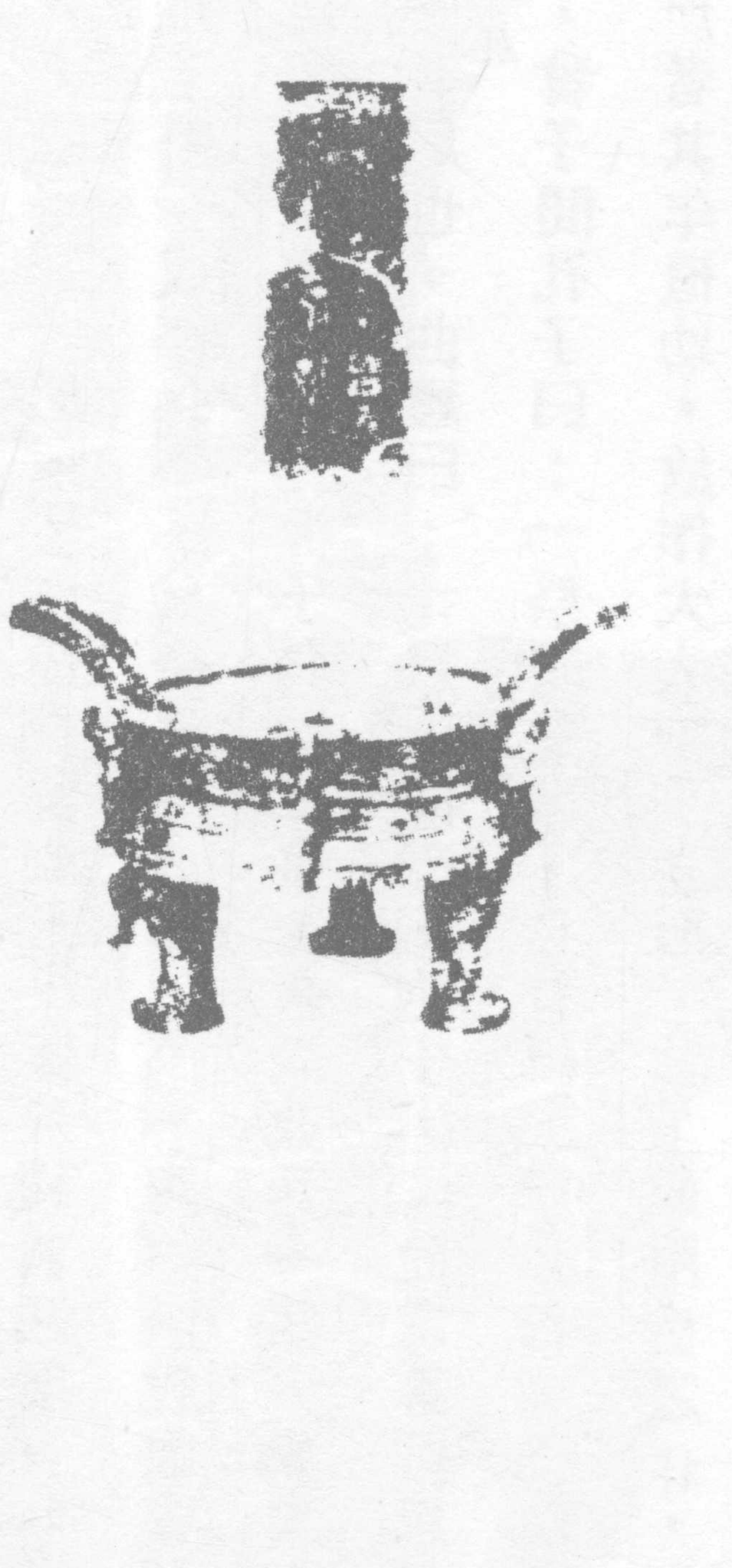
其俎从匕从且作宜，象加匕於且上，爲薦俎；或作宜者，載俎也。如

貞：宜（俎）羌百？　續存三四七　（圖三）

父丁宜（俎）？　續存一八一五（圖四）

其宜（俎）且乙？　新四〇四七　（圖五）

其俎从匕从俎，象加匕於俎上，正面視之之形。儀禮特牲「贊者錯俎加匕」，注「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不論饗宴升俎，或祭祀升俎，載俎皆以匕扱取鼎中之肉，故金文之史頌簋，史頌鼎、克鼎善夫克鼎等之將作䵼，象以匕扱取肉於鼎，載之於俎之形。容希伯金文編於員鼎䵼字下注「从刀」，蓋非刀，匕也。今以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之蔡侯鼎，尚有一匕置於鼎中，（見下圖・圖中之匕置於鼎旁，非原來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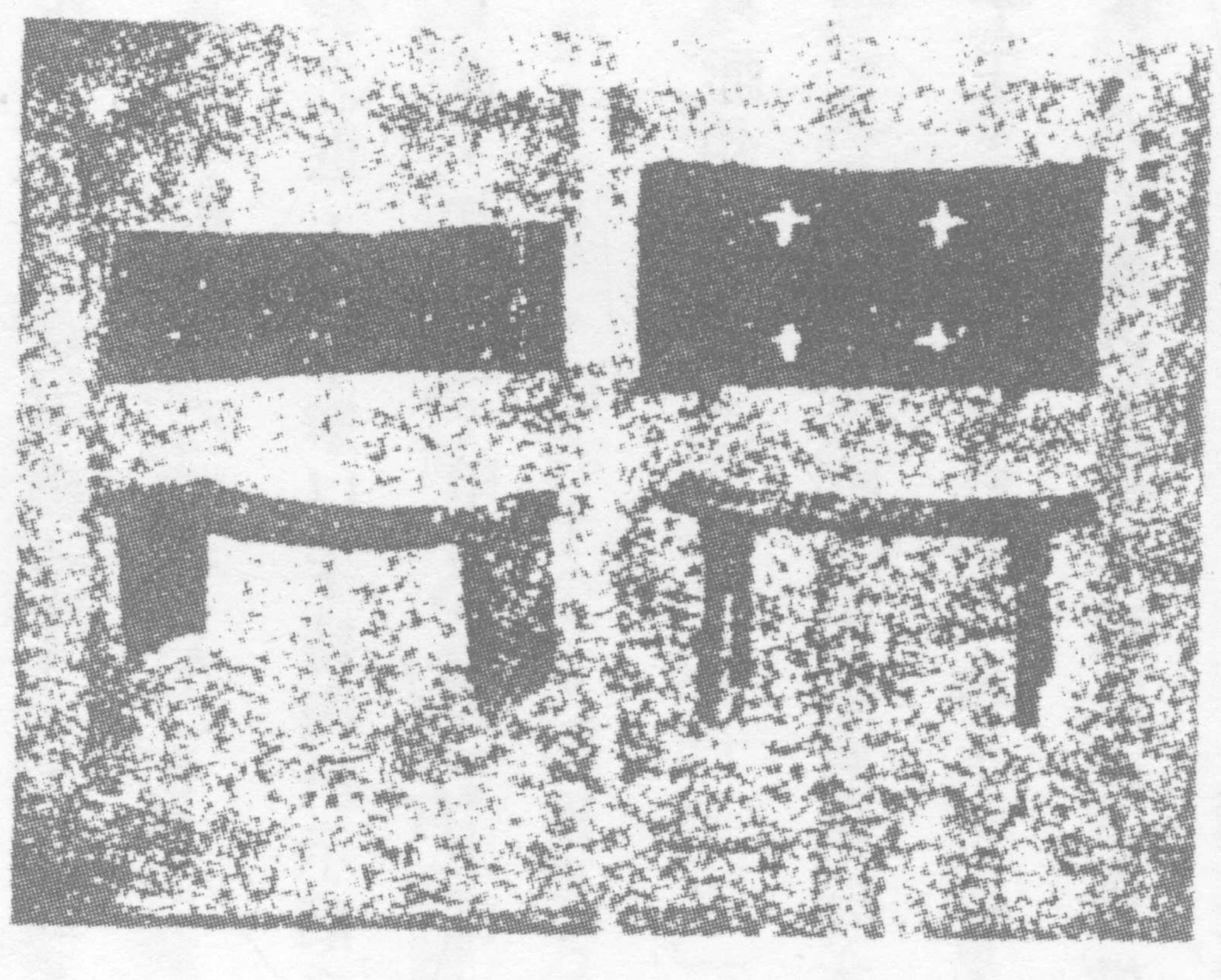


唐立庵云：

前者是一個大鼎，後者有七個，依次略小，侈口淺腹，鼎內都有一個匕，是用於升牲的鼎，鄭玄注士冠禮說：「煮於鑊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所以有從鼎升聲的專名

是其證。吳其昌云：

鬳者字當作䵼，蓋其翔義，謂以匕扱取鼎中之肉，而置之平几上也。鼎中烹肉既飪，取置于几而有匕並陳，是即楚茨既醉之詩所云：「爾殽既將」也。鼎匕几肉告具，是可將之獻享矣。是即我將之詩所云：「我將我享」。金文曆鼎所云：「其用夙夕鬳享」也。古者設鼎，皆匕俎從設，儀禮述之最詳。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士昏禮云：「鼎入，陳于階南，西面匕俎從設」，士虞禮云：「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匕俎从設」，公食大夫禮云：「陳鼎于碑南：：：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士喪禮云：「陳一鼎于寢門外：：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特牲饋食禮云：「佐食舉牲鼎：：贊者錯俎，加匕」，有司徹云：「陳鼎：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鄭玄士昏禮注曰：「匕俎从鼎而設，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以儀禮言之，「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少牢設几加勺載俎），匕常加於鼎，唯陳設備用之時，亦有加匕於俎者。甲骨文之鬳作䵼者，爲加匕於鼎之象，而俎作宜，正象以匕扱取鼎中之肉，載之於且後，匕已加於鼎矣。唯宜者，匕仍加於俎，與儀禮異。其作宜者，俎匕之間有：：：，象湆汁也。匕扱載俎，肉湆流露於外也。爲防湆汁外洩，如十字紋俎（見下圖），正面有四「十



」字凹下，爲盛湆汁，非花紋也。甲文且、宜字中之二橫，疑爲盛流湆汁所刻之紋。與刻四「十」字形之用意同。傳世之俎，多無「十」或刻二橫者，甲文之俎如後編上第二十四頁第四片作且，蓋亦無二橫，其俎與傳世者相同。王觀堂云：

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詩魯頌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則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少牢饋食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鄭注「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總鄭君詩禮三注，則俎之爲物，下有四足，足間有木以相距，所謂橫（說文橫闌木也）橫或中足，或在足脛，其足當橫以下謂之距（同柎說文柎闌足也）亦謂之房，與毛說大異。然有不可通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讌宴，則有餚烝。韋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俎也，謂半解其禮，升之房也。餚烝升體，解節折二俎也，則房烝者，對全烝言之，蓋升半體之俎當有兩房，體各置其一，合兩房而牲體全，故謂之房俎，毛公云，大房半體之俎，許君云俎从半肉在且上，意正如此也。既有兩房，則中必有以隔之者，少牢饋食禮之俎拒即設此隔之之物。蓋腸胃皆升於俎，其長短當以俎之大小爲節，不容取俎足以爲節也。更由文字上證之，則俎字篆文作俎，象半肉在且旁，而殷虛卜文及貉子卣則作宜作宜，具見兩房一拒，兩肉之形，由是言之，則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椇，椇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禮之俎，以其似宮室之有左右房，故謂之房俎，若足附，則不具房形，鄭君堂房之說殊爲迂遠矣。

王先生「說俎」考證精詳。甲金文之宜、宜，所從之且，象正面視之之形，中一橫或二橫，鄭注謂之橫，以間隔爲二房，置半禮於其上，合二房以爲全牲。甲文且（後上、二四、四、新一〇四五．零七二．合三〇三）且（續一、一一、五．新一一〇七．乙三〇九四鐵一五四、一）俎（續存一、一八五）者，抑或如許氏所謂「从半肉，在且上也」。甲文俎（乙八六八八．前六、三七、六）象未載俎之前，匕加于且上之形。

卜辭俎與宜爲一字，如

貞：俎羌百？　續存三四七

丁卯娟子寰入宜羌十。　菁一　（圖六）

其「宜羌」或作「俎羌」，是其證，羌人以爲祭祀之牲，於卜辭常見不尠。至於以爲「俎羌」，如

丁未卜，酌宜伐百羌？

癸丑夕卜，衣日𠙵酌宜羌？

癸丑卜，弜衣酌宜羌？　金三九三　（圖七）

「俎羌」與「俎牢」、「俎宰」「俎大牢」、「俎小宰」義同牲異，如

甲辰宜大牢，寮小宰土（社）？　合三

貞寮于土（社）一牛，宜宰？　續一、二一、五

辛未貞：求禾于河，寮三牢，沈三牛，宜牢？　掇一、五五〇、寧一、一一九

摭續二

庚戌貞：辛亥又河方，寮大牢，宜大牢？茲用。　後上二二、七

乙亥卜，又寮于土（社）羌，宜小宰？　粹一八　（圖八）

以牛羊爲牲也。

甲骨文之俎，其義爲祭名，金文之俎，其義有二，一爲祭名與甲文同，一爲姓氏地名或人名。其爲祭名者甲文如：

癸酉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又　續一、五二、二，簠人三〇

己未宜于義京羌三口，卯十牛。中　前六、二、三

己未宜口義京羌口人，卯十牛。ナ　前六、二、二

丁未宜口義京☒　口　粹四一三

丁酉宜口義京羌三口，卯十牛。中　粹四一一

丁卯⿴囗凡于義口口人，卯十牛。　中　粹四一五

口寅⿴囗凡口義京羌三口，卯十牛。　又　契一〇

癸卯⿴囗凡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口　漢城大學藏甲（集刊二十八）（圖九）

癸卯⿴囗凡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又　漢城大學藏甲（集刊二十八）

丁卯卜，內：尞于河，十牛俎，十牛？　後上二四、四（圖一〇）

甲戌卜，⿱宀方貞：求年尞于[illegible]十牛俎？　金七一七　（圖一一）

翌乙巳俎牝？　續存二、三七。　零七二　（圖一二）

甲辰卜，貞：翌日乙，王其賓，俎于𩫖衣，不遘雨？　後上二〇、一

己丑卜，㱿貞：翌庚寅，其俎，不其易日？　簠典一〇

戊辰卜，爭貞：尞于河、⧄豕三羊沈⧄　外一八九（南一、五）

辛未貞：求禾于河．尞三牢，沈三牛，俎牢？　掇一、五五〇、寧一、二九

庚戌貞：辛亥又河方，尞大牢俎大牢？丝用。　後上二二、七　（圖一三）

辛丑貞：⿰酉彡俎，亡它？　續存一、九三三

丁巳卜，叀俎⿰酉彡？

丁巳卜，叀今夕⿰酉彡俎？

丁巳卜，于丫夕⿰酉彡俎？

丁巳卜，叀今夕⿰酉彡俎？

丁巳卜，于禾夕⿰酉彡俎？

癸亥卜，萬⿰酉彡俎伐于大乙　新三九七四

口口口，⿱宀方貞：乎黍于𩫖俎，受口口　續二、二八、六

乙酉卜，其俎（[illegible]）父甲櫘（[illegible]），在丝[illegible]咸？　佚八九一

丁酉貞：其俎（[illegible]）且乙櫘（[illegible]）？　寧一、一七八　（圖一四）

其俎爲薦載俎以祭之也，與卜辭以手持肉於示前之祭義同，如：

癸酉卜，卜貞：旬亡𡆠？甲戌⿰酉彡祭于上甲，在口口？　佚三一八　（圖一五）

與新三九七四片

癸亥卜，萬⿰酉彡俎伐于大乙？　（圖一六）

「⿰酉彡俎伐于大乙」，「⿰酉彡祭于上甲」，句形相同。卜辭之「牛俎」，以牛爲牲體，國語楚語：「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平王也），王（昭王也）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擧，天子擧以大牢，祀以會，諸侯擧以特牛，祀以太牢，卿擧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擧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儀禮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等，如公食大夫「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牛俎是也。少牢「資黍于羊俎兩端」，「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有司「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竝，皆西縮」。「賓長設羊俎于豆南」「司馬縮奠俎于羊湆（張爾岐儀禮句讀云，經文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疑誤，觀下受酢羞肉湆汁節，當是縮奠湆俎于羊俎南，今案新出土之武威漢簡本無湆字，張氏之說是也）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縮執以降」，羊俎是也。卜辭之「俎宰」、「俎小宰」，羊俎之類也。少牢「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豕俎是也。卜辭之言「[illegible]」或「[illegible]」，或豕俎之類也。少牢「坐設于魚俎南，」魚俎是也。卜辭無以魚爲牲者。

祭祀薦牲，載之於俎，或載之於𧖴，如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杜注「脤，宜社之肉也，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正義「宜者祭社名，脤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𧖴祭祀，共𧖴器之𧖴」。閔公二年左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庙，受脤於社」。注云「宜社之肉，盛以脤器也」。定公十四年穀梁傳「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僞古文尙書泰誓「類乎上帝，宜于冢土。」漢書五行志「成肅公受脤于社」，注「宜者祭社之名。」詩緜「迺立冢土。」鄭注「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祭社謂之「宜」，卽說文宜之古文作[illegible]，與甲金文俎同形而誤釋，當爲俎也。無俎之前，其祭肉載之於𧖴，無𧖴之前，以手持之，進薦於示而爲祭，其義一也。故俎爲祭名。

金文大豐𣪘「乙亥，王又大豐，王凡（風）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丁丑，王鄉大⿴囗凡（圖一七）郭氏釋⿴囗凡爲宜云：

宜有肴義（一、名詞）（詩女曰雞鳴，傳：爾雅釋名），令𣪘己酉方彝之「隮⿴囗凡」是也。有妥適義（二、狀詞）本銘之「大⿴囗凡」貉子卣之「咸⿴囗凡」是也。有祭社以祈戰勝之義（三、動詞）（爾雅釋天及周禮，般甗「王⿴囗凡夷方無敄（侮）」是也。它如⿴囗凡子鼎之⿴囗凡（四、固有名詞）則是國名。（兩周金文大系）

郭氏以「王鄉大宜」，讀爲「王饗，大宜」，似非。以貉子卣「唯正月丁丑王各于吕𢿌，王牢于𩒨，咸⿴囗凡。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貉子對揚王休」，與甲骨卜辭

貞：翌辛亥，乎帚妝⿴囗凡于㱿亭？　戩一〇、一、餘一二、一、續四、二六、二

癸卯貞：酘大冝于殸，啚伐☒？　後上二一、六　（圖一九）

言之，冝於卜辭爲祭名，金文「咸冝」，「大冝」之冝爲俎祭之俎，俎國語楚語韋注「俎即胙」說文所謂「祭福肉也」。貉子卣之「咸冝」，以俎祭之肉分授各諸公大夫或弟子。大豐𣪕之「王鄉大冝」，亦然。儀禮有司「卒餕：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僖公四年左傳「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而去。」皆胙胞之遺制也。

金文己酉方彝：「己酉戍命隮冝于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二、十二頁）（圖二〇）郭氏釋爲「隮宜」，宜有肴義，爲名詞。令𣪕：「唯王于伐楚白在炎，佳九月既生霸丁丑，乍册矢令隮冝于王姜」（兩周金文大系三）（圖二六）

卜辭亦有「奠冝」，如：

口𡉚奠冝十牛，十月，在𦎫。　簠典八六　（圖二一）

儀禮特牲「兩𩝐奠舉于俎」，有司「司馬縮奠俎于羊湆（衍文）俎南」，其「奠」訓放，義當「敬置」也。究其原意，說文「奠，置祭也」段注「置祭者，置酒食而祭也，故从酋丌，丌者所置物之質也，如置於席，則爲丌，引伸爲凡置之稱」。故卜辭金文之「奠冝」，薦俎而祭之也。金文俎爲人名或姓氏地名者：如

盥乍父辛卣

冝屮商盥用乍父辛隮彝。三代一三、三四、六　（圖二二）

史冝父鼎

史冝父乍隮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三代三、三〇、一（圖二三）

冝匕鼎

剮乍寶彝。　三代二、五二、三　（圖二四）

秦子戈

秦子乍造公族元用左右市（師）口用口冝。　三代一九、五三、三（圖二五）

盞爲人名。如戍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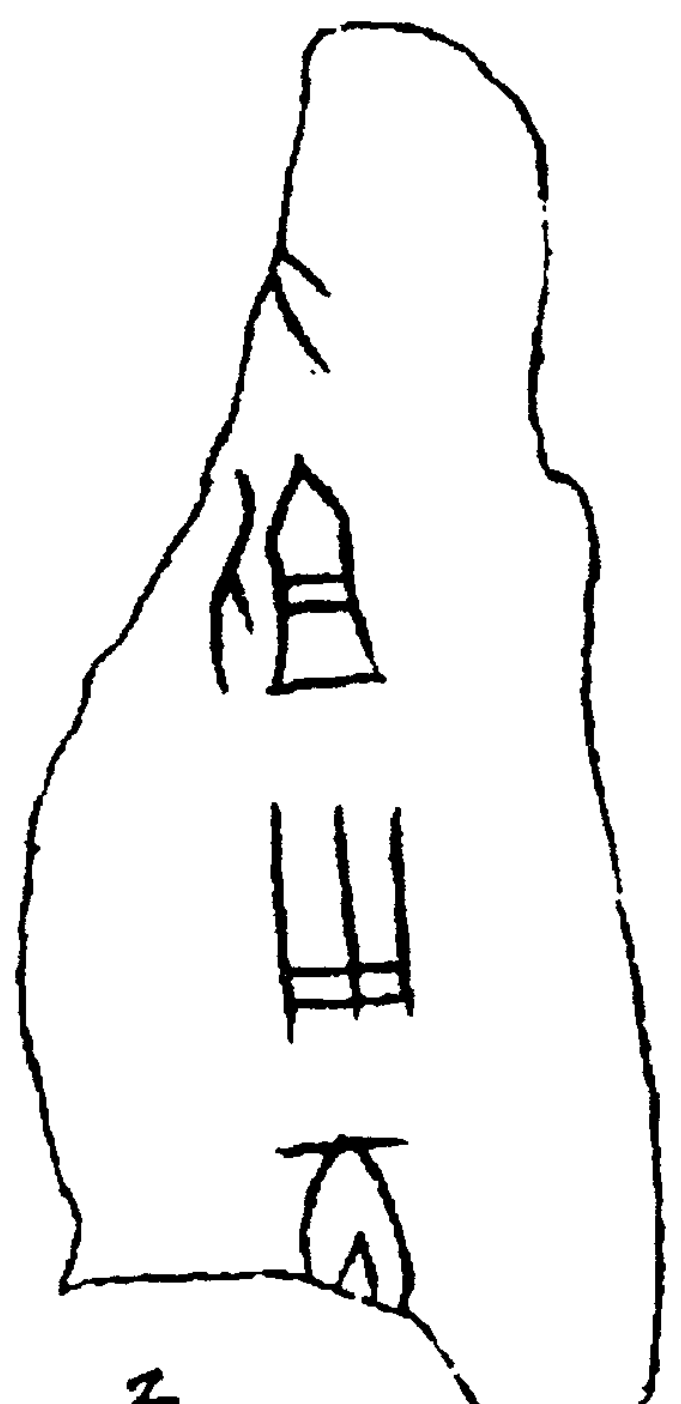
丁卯王令冝子迨（會）西方于𡈼（省）・佳反（返），王賓戍甬貝二朋，用乍父乙鼎。

三代、四、七、二　（圖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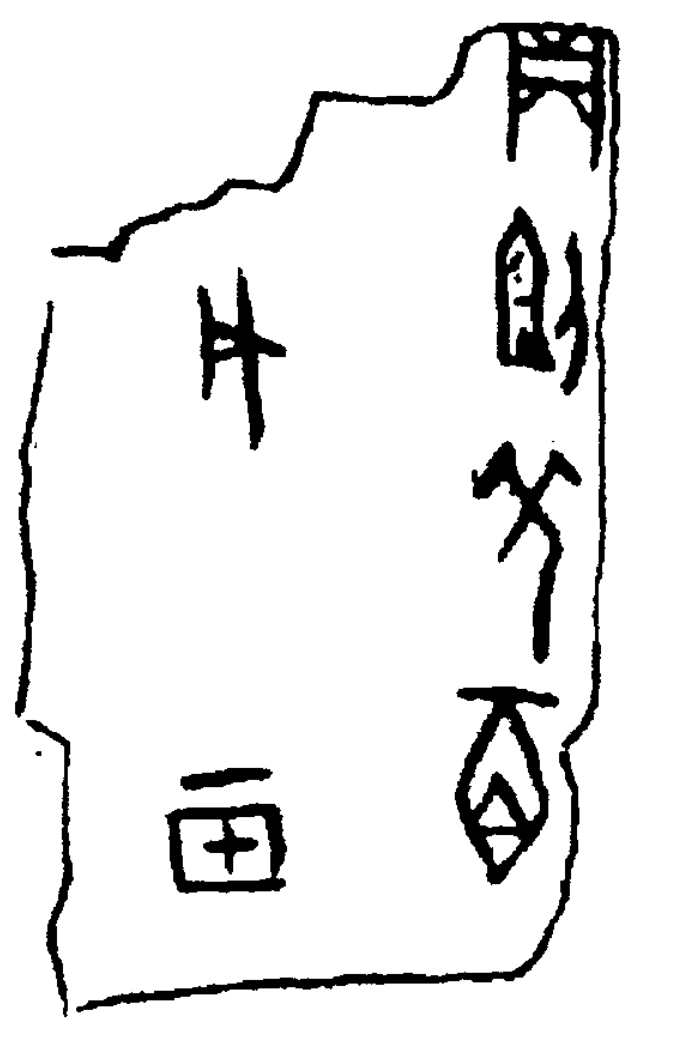
冝子者，冝爲姓氏，秦漢以爲宜字。江蘇丹徒龍泉鄉煙墩山南麓新出土之宜侯矢𣪕：

佳四月辰才丁未口口珷王成王伐商圖，遂有東或圖，王卜於冝，齊侯口鄉，王令虔侯矢曰：口侯於冝，易𩰫鬯一卣，商鬲一，𢦏彤彡一，口矢百，旅弓十，族矢千，易土，氒川二百口，氒口百又口，氒小邑卅又五，口口百又卅，易才冝。王人口口又七里，易奠七白，人口口又五十夫，易冝庶人六百又口六夫，冝侯矢揚王休乍虔公文丁隮彝（商周金文錄遺一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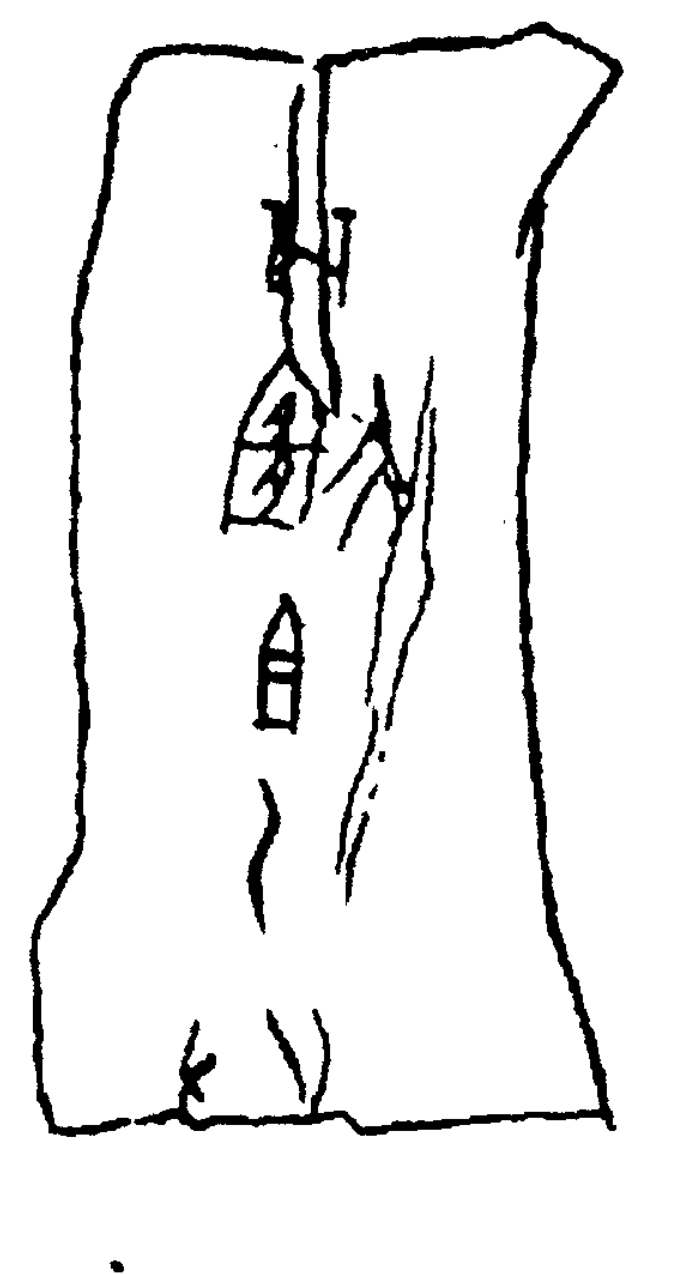
其冝，一爲地名，冝侯矢則爲姓氏，以冝爲姓氏或名，或因其職，或以封地之故。


前 6.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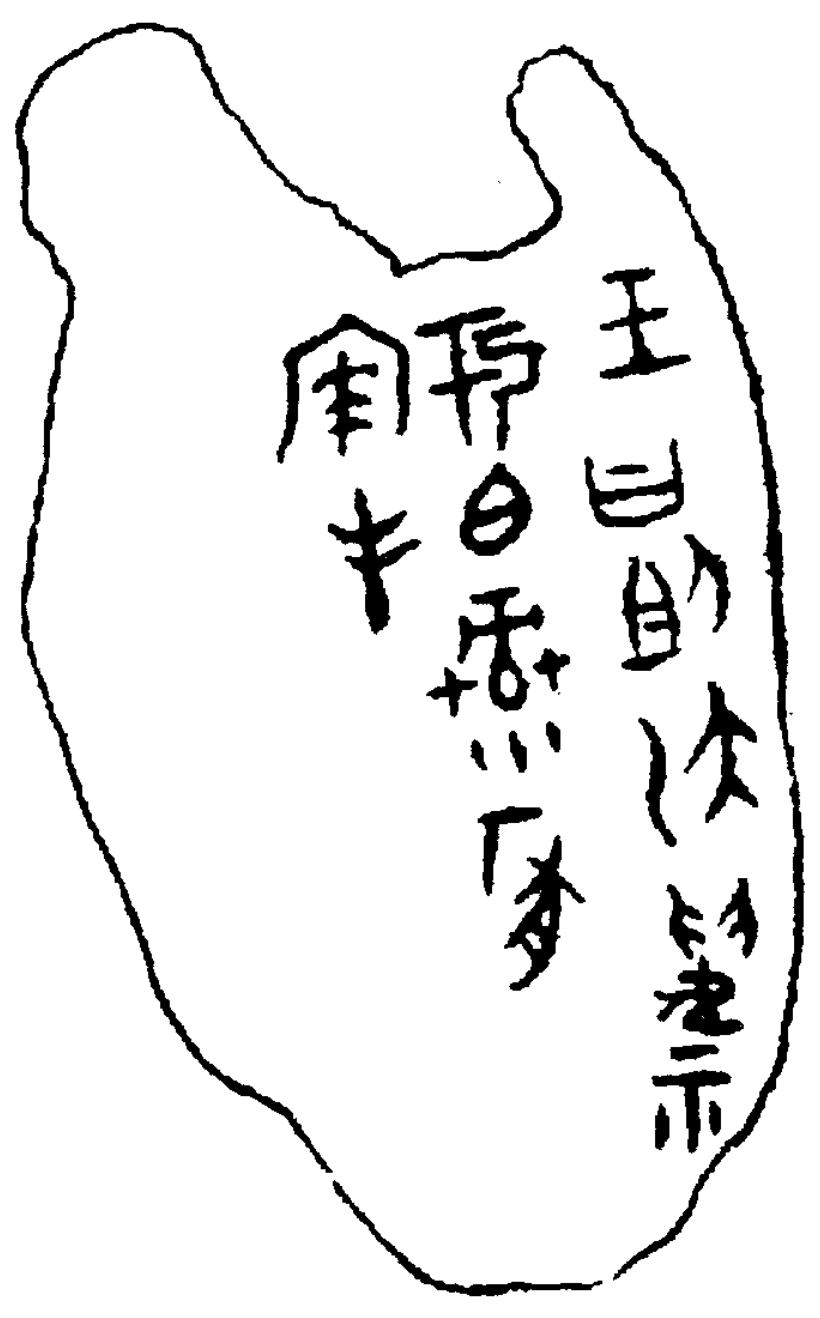
圖一


佚存 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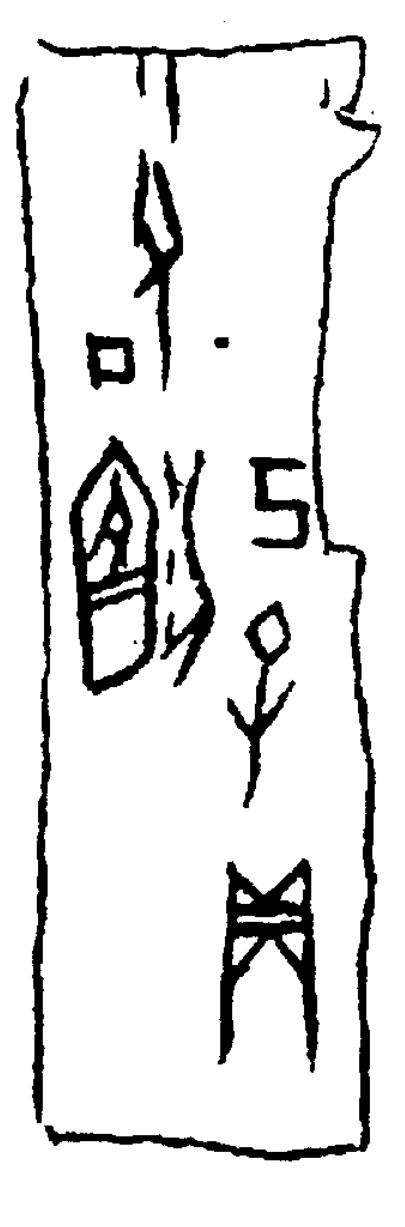
圖三


新 4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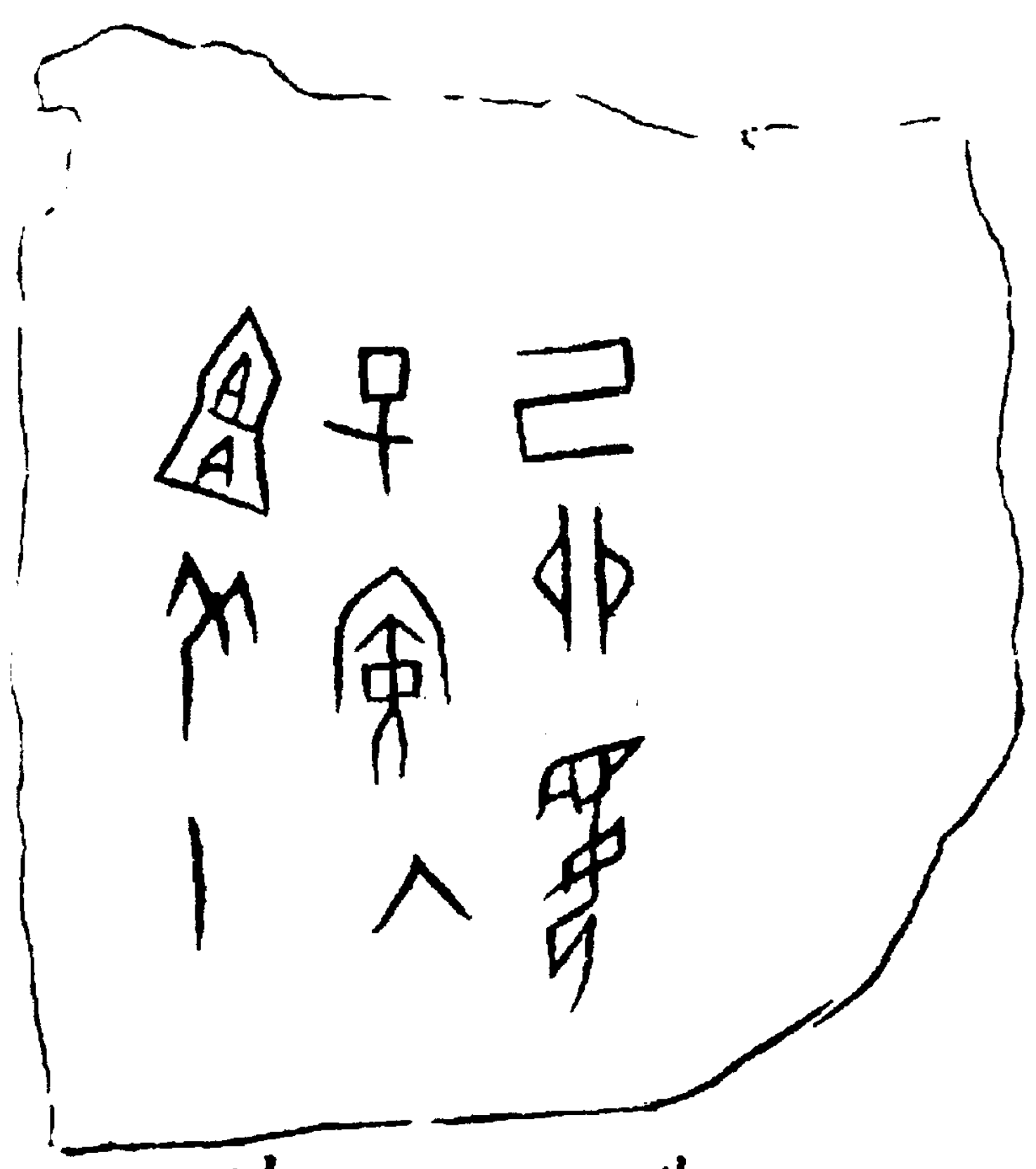
圖五


乙、4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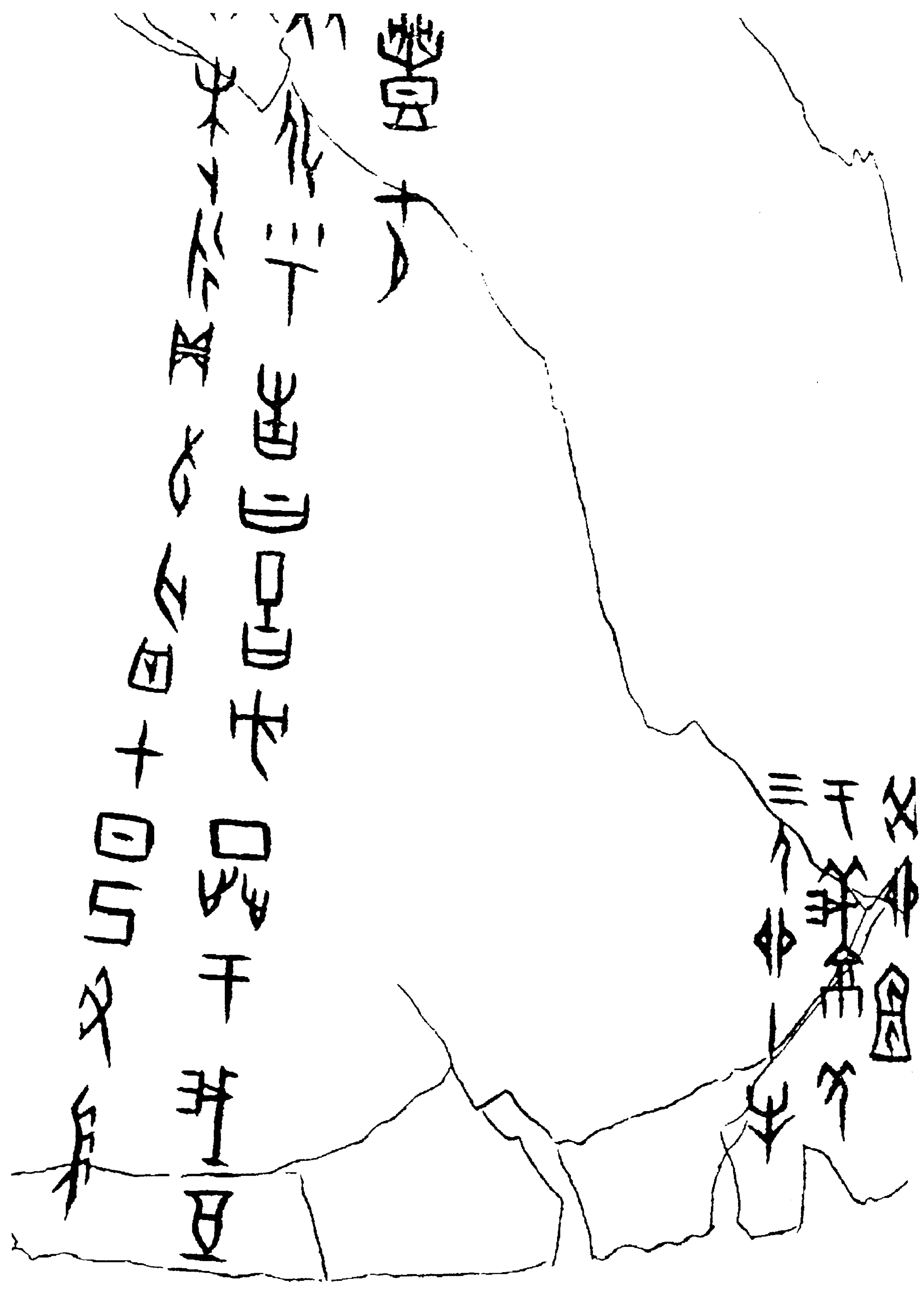
圖二


佚存1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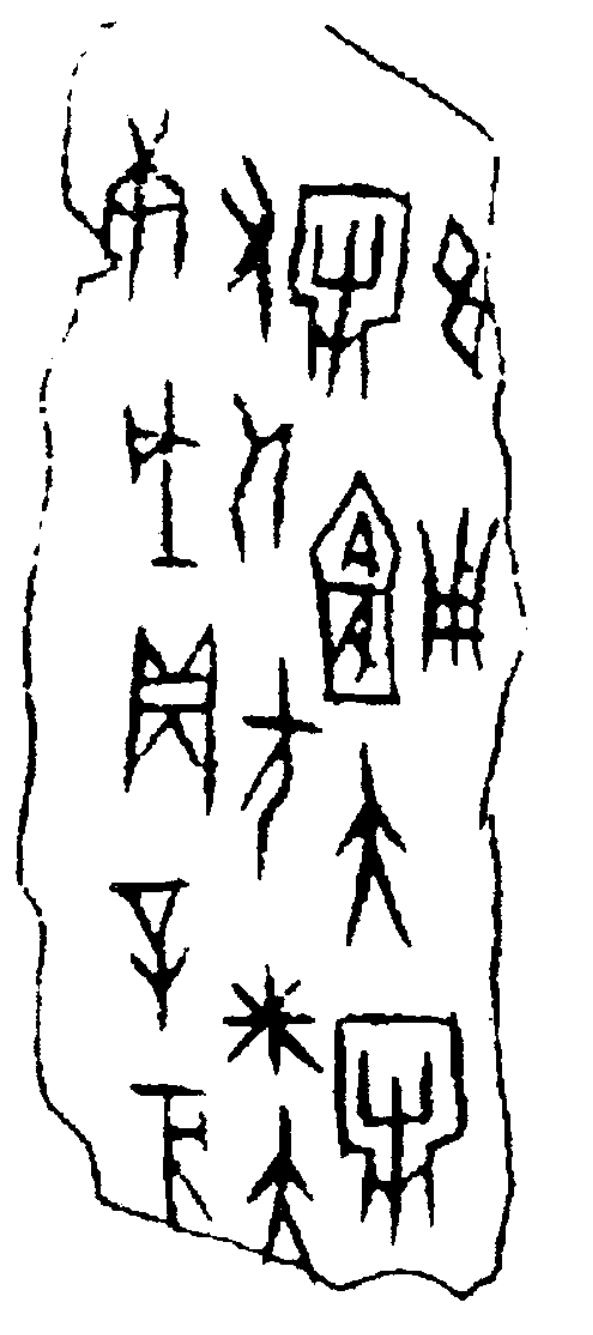
圖四


菁 1.　未全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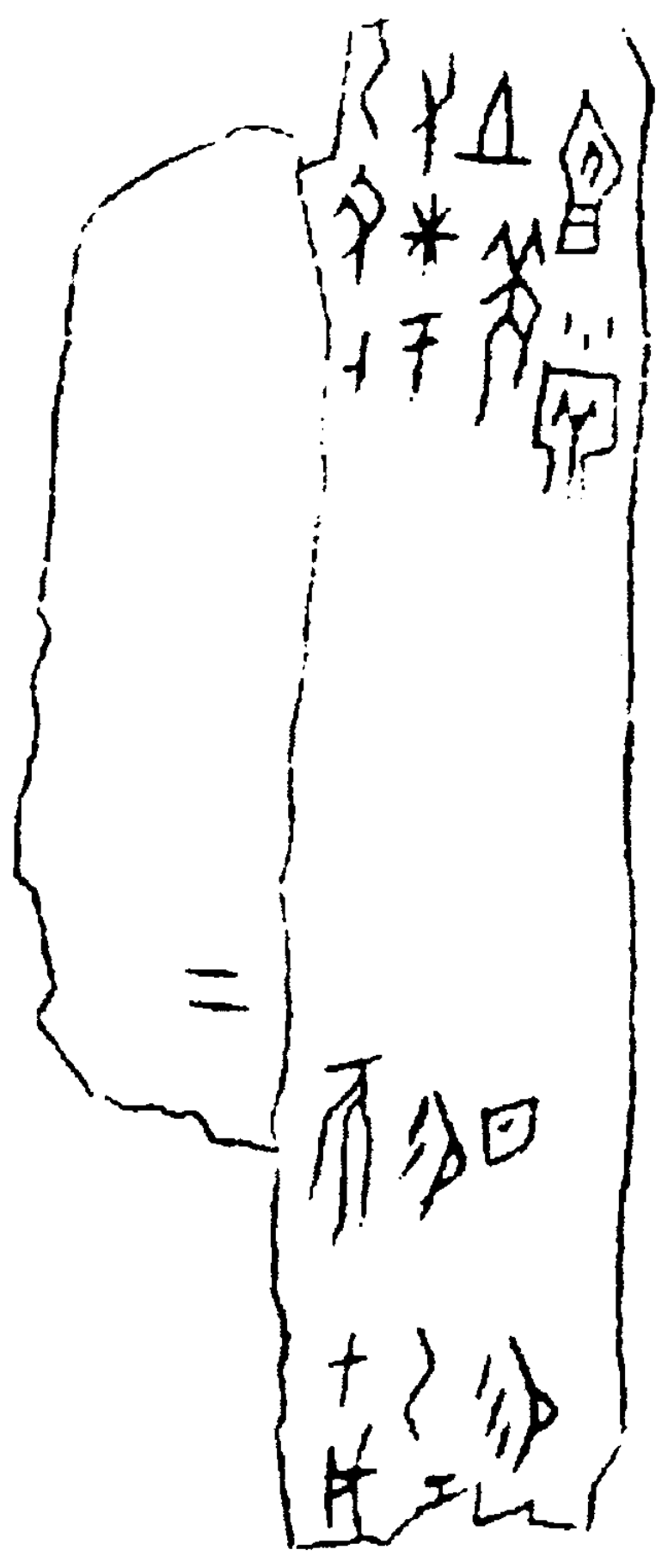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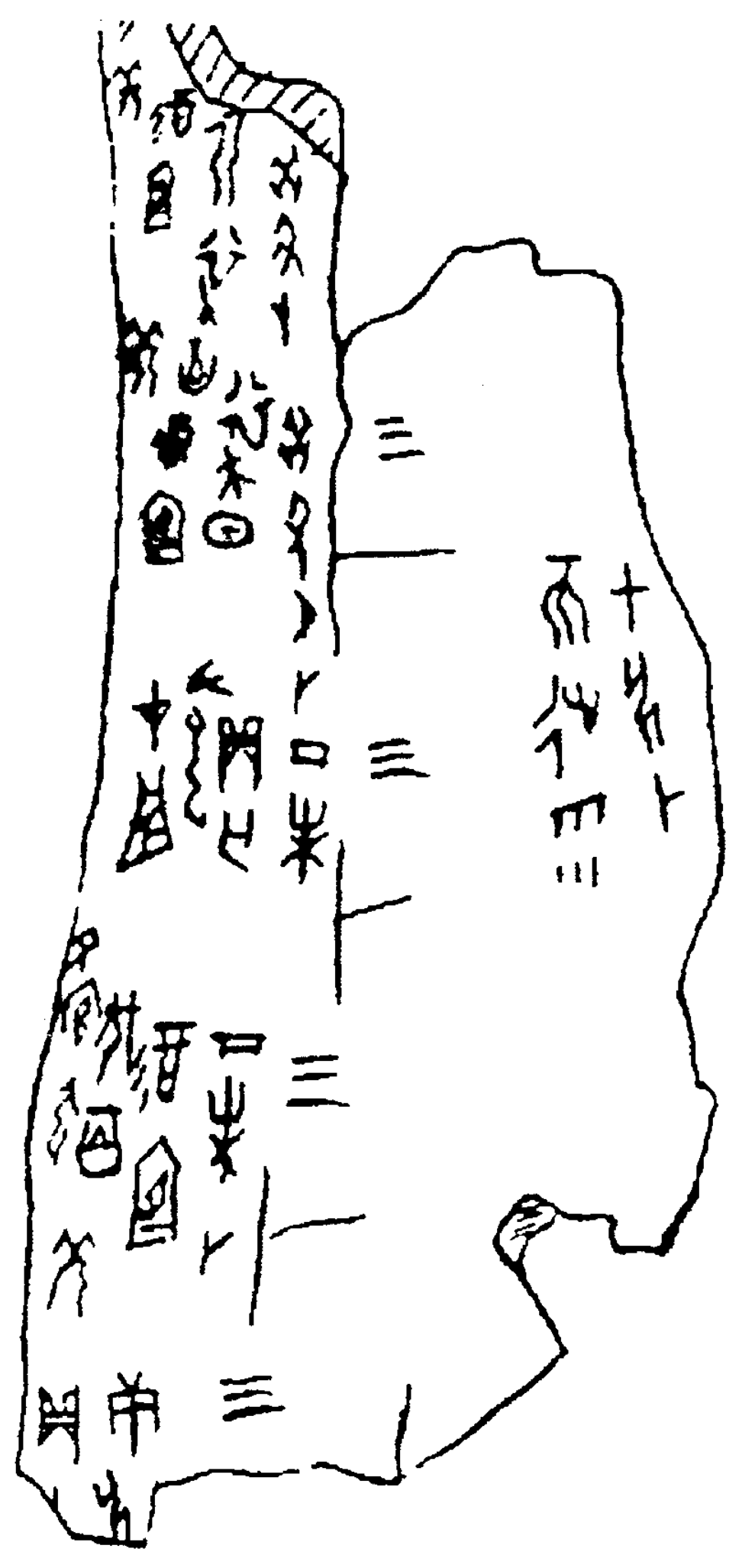
圖九　漢城大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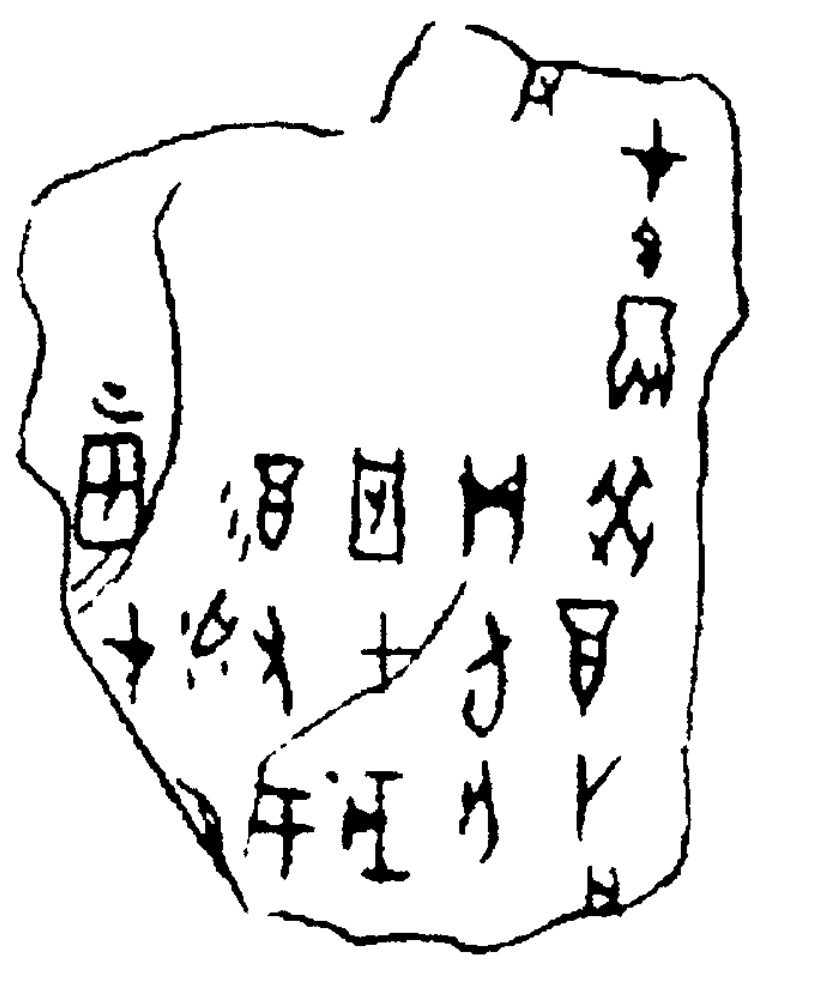
後上 22.7.
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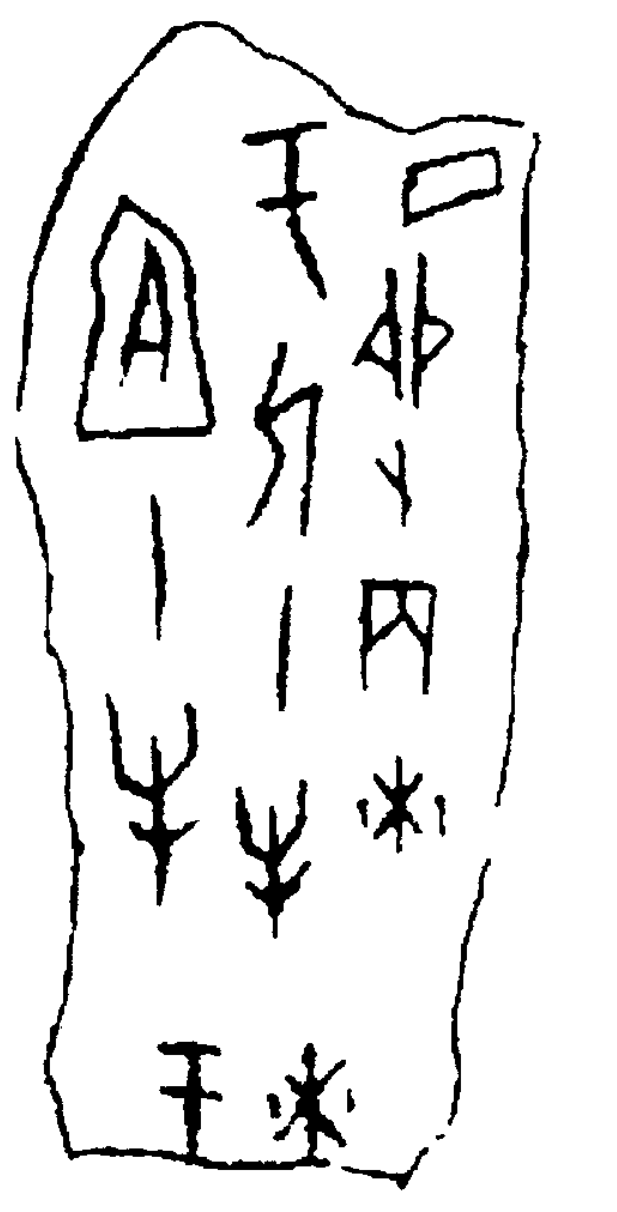
粹 18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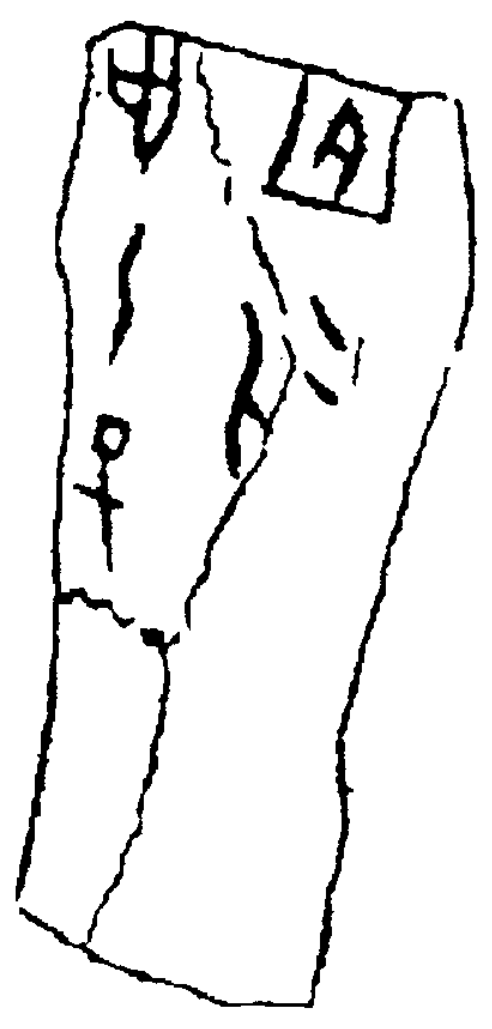
金 393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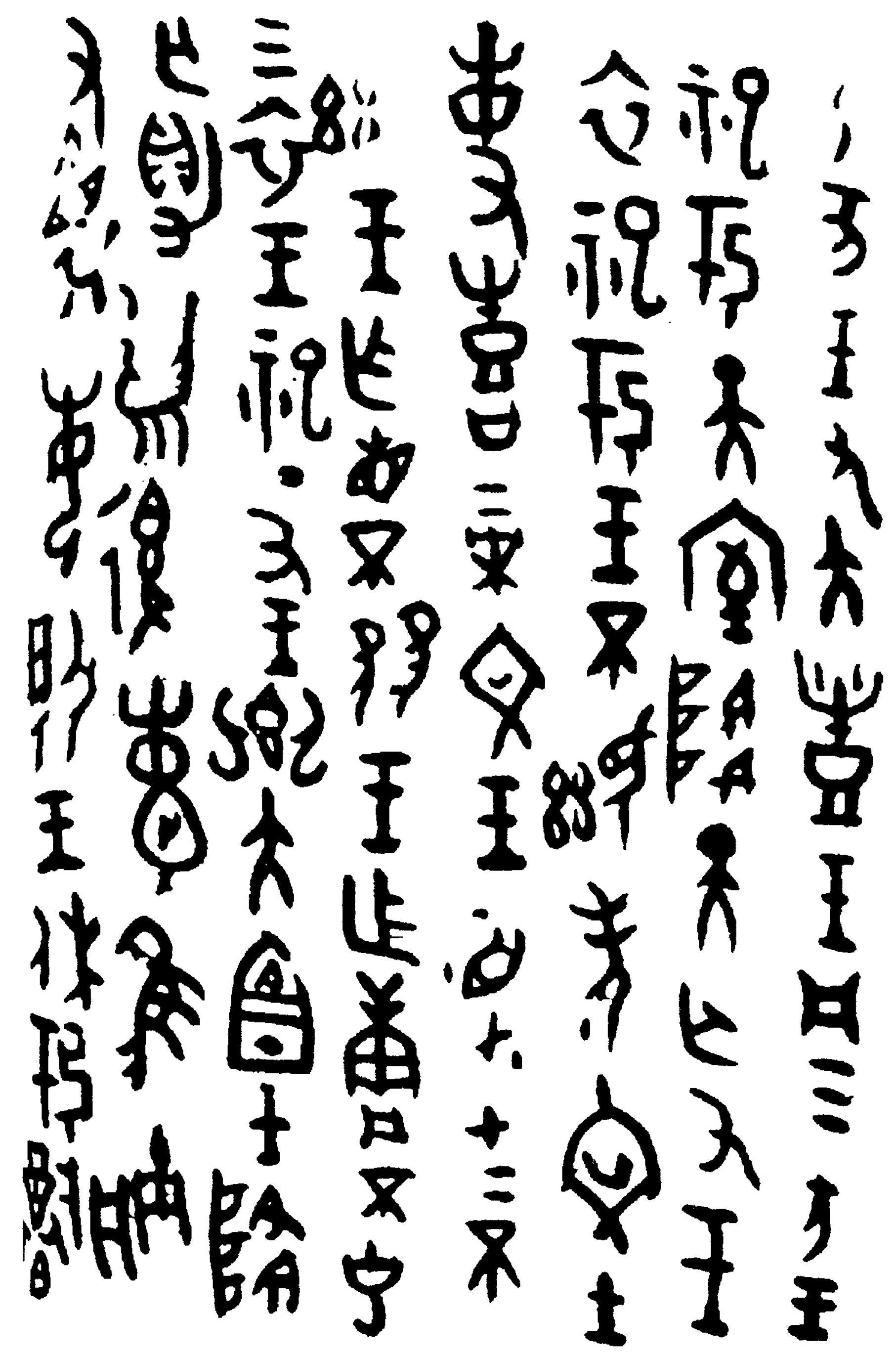
佚 318.
圖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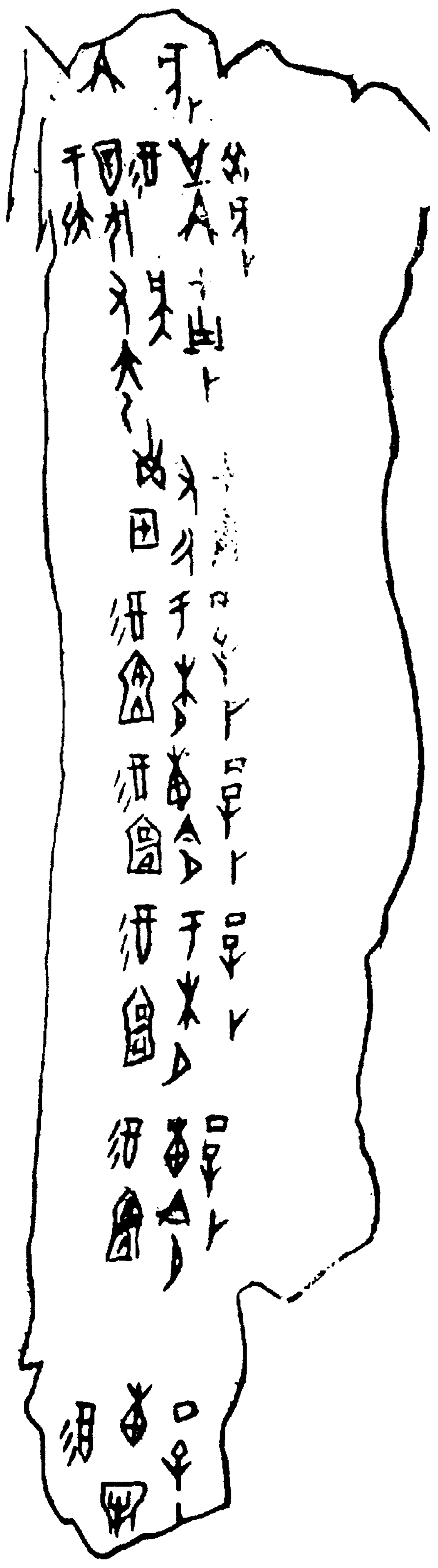
後上 24.4.
綴 294.
圖一〇



續存 2.37.
圖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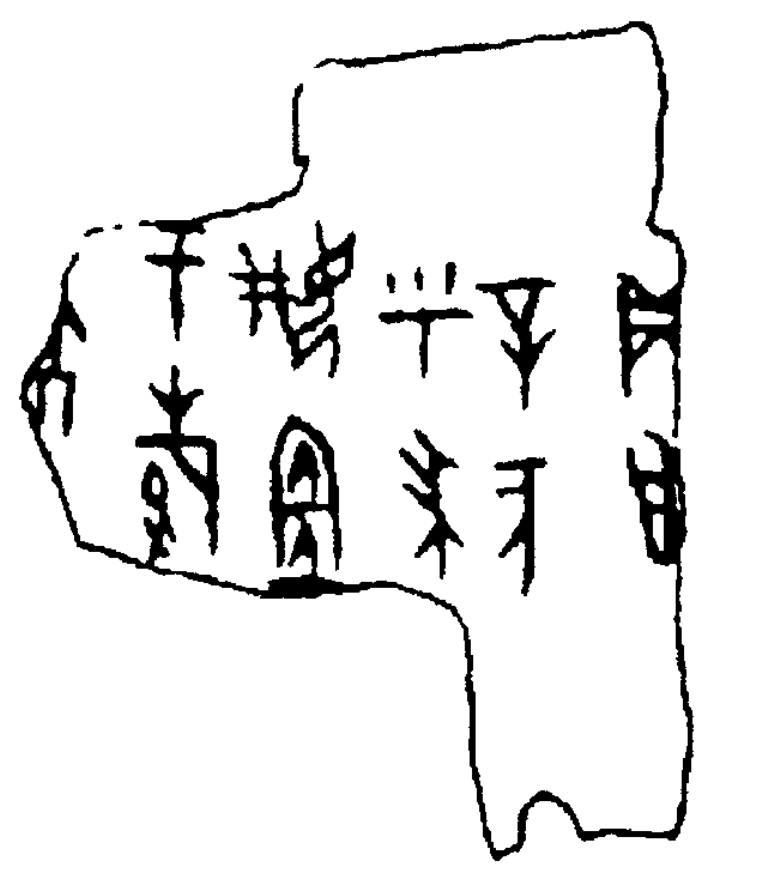


西周 八.　圖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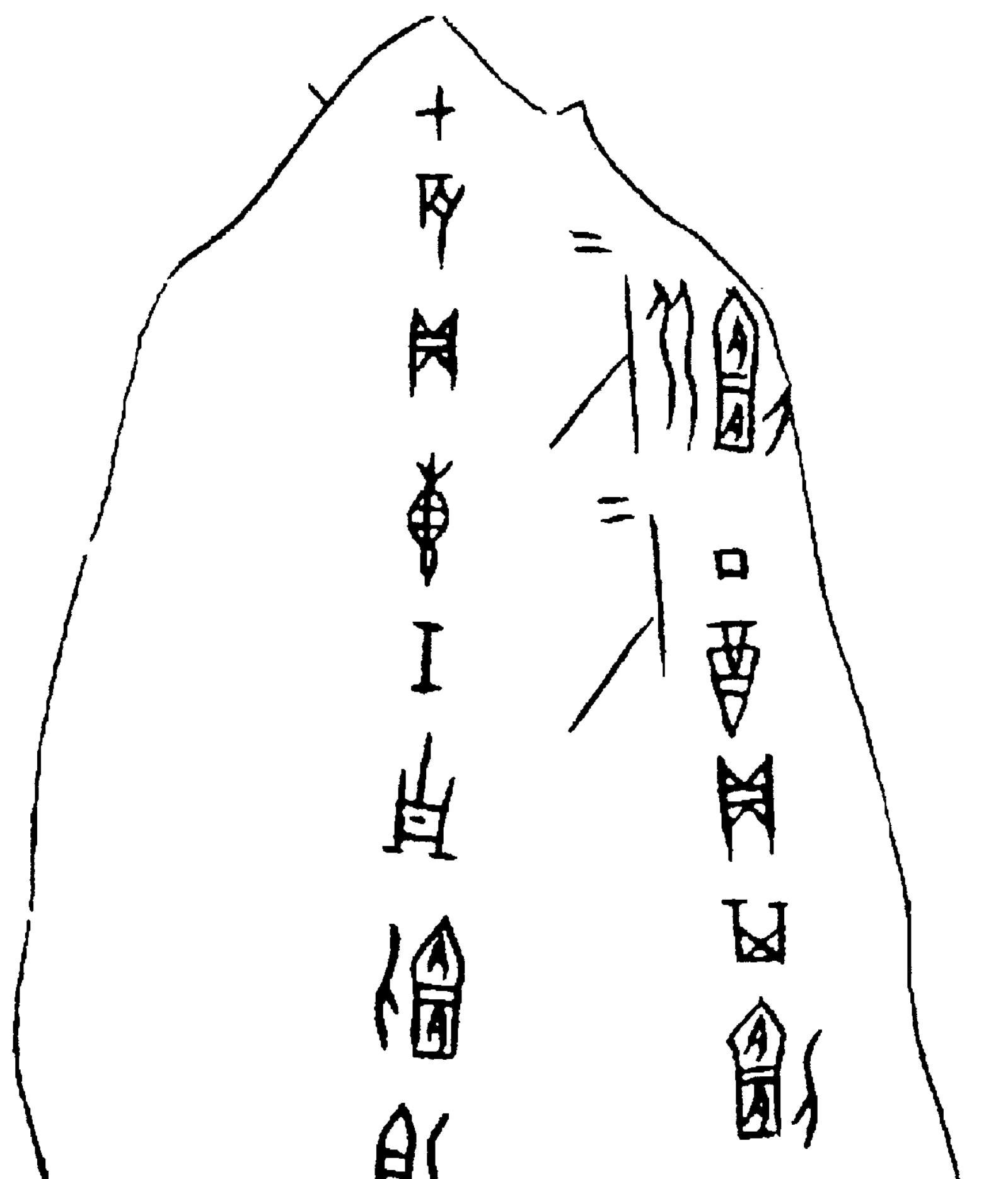


圖一六 新 3077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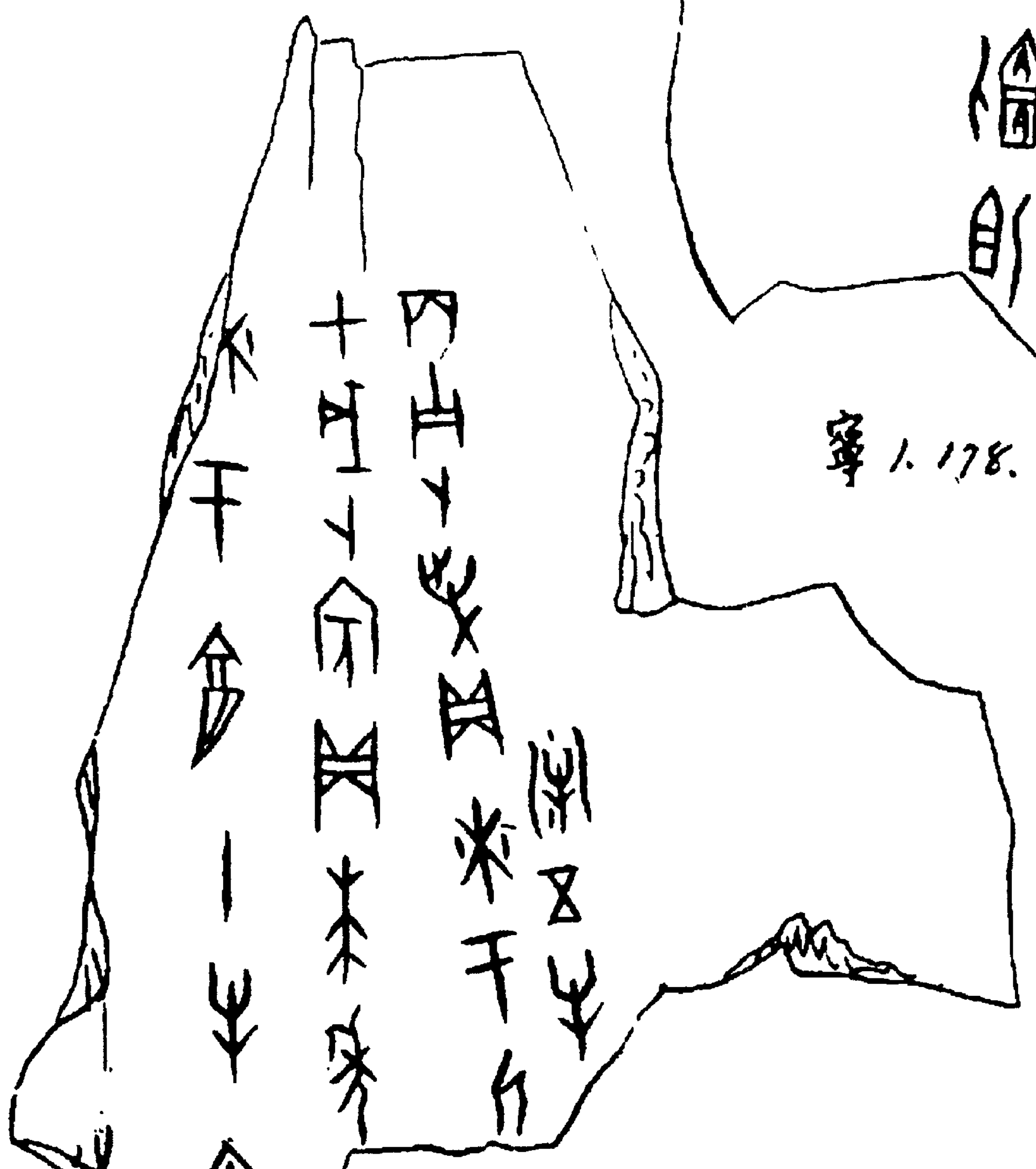
釋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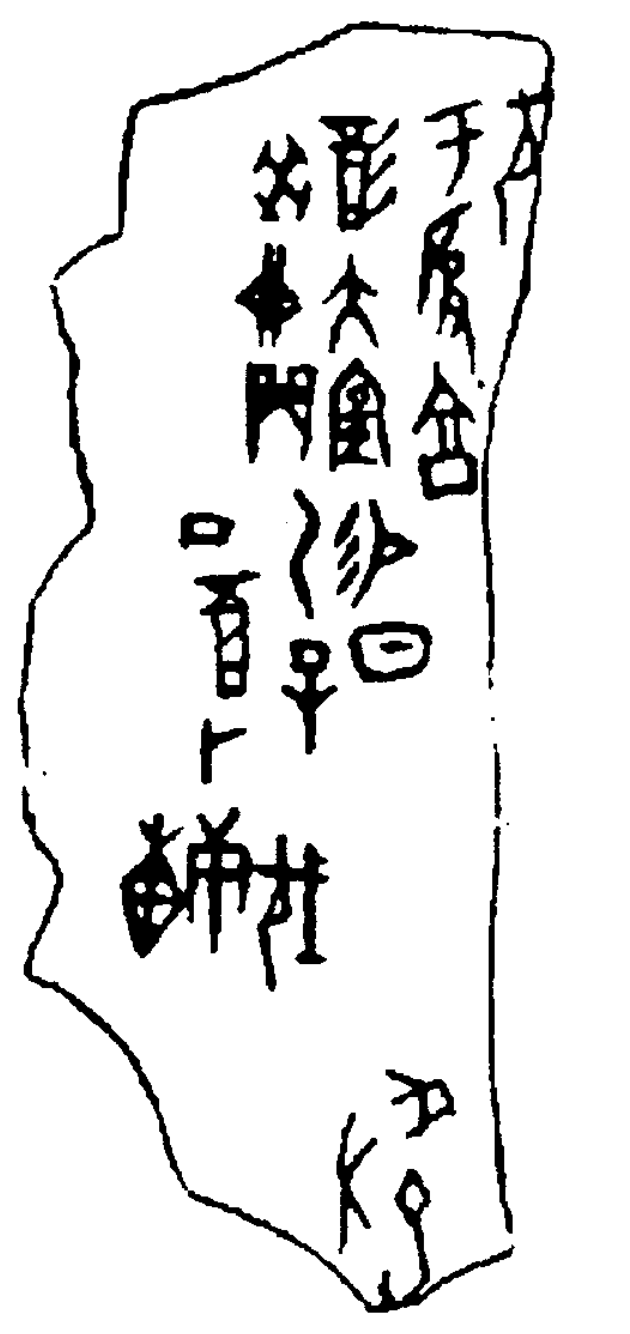
鐵 10.1.
餘 12.1
續 4.26.2.　圖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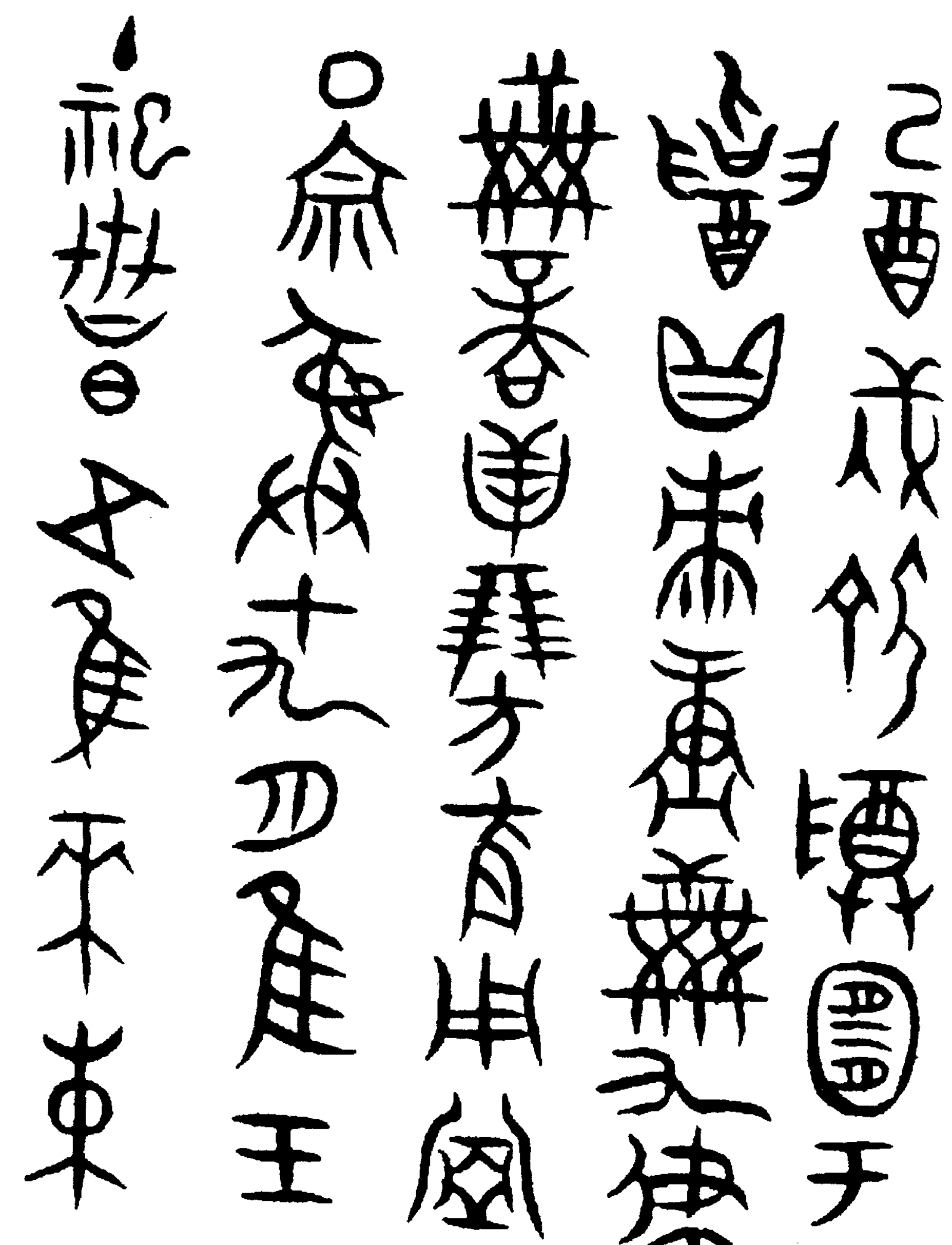
寧 1.178.
圖一四



圖一一　金 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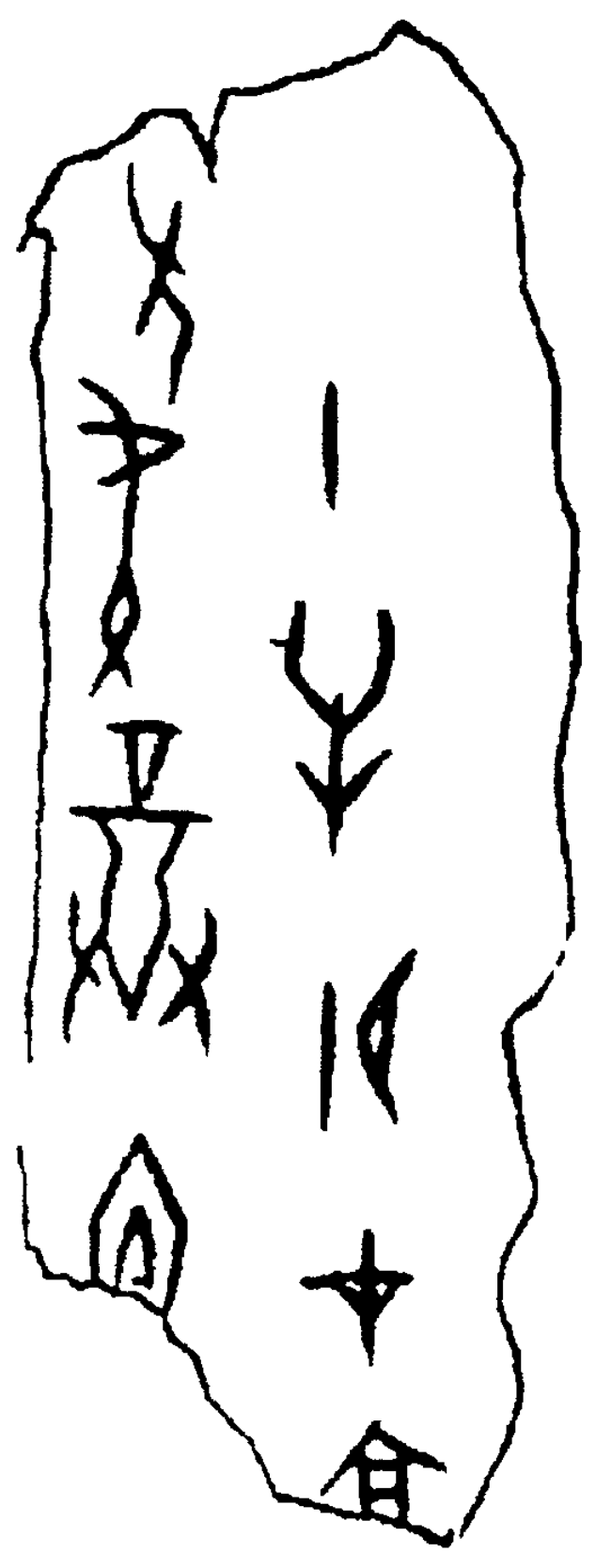
圖一九 後上 21.6.



己酉戍命尊宜于
招撤賡　九律
商貝朋方夜用室
圉宗彝十九月惟王
主祀世昌五惟木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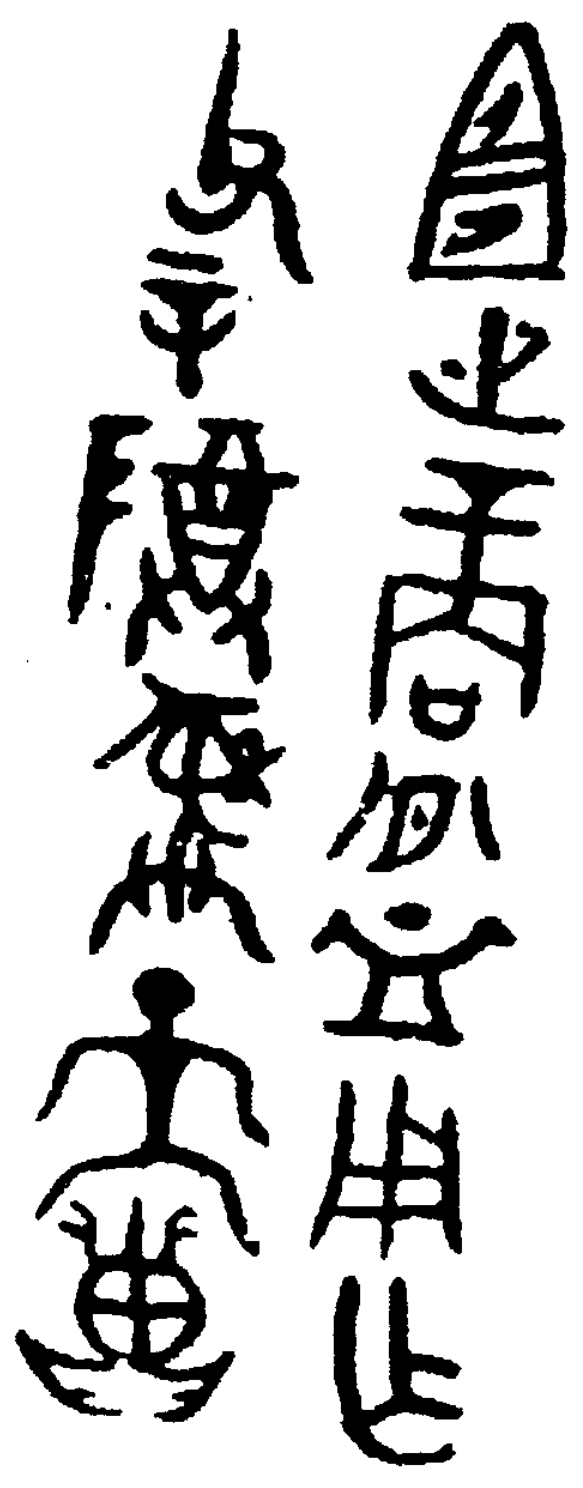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卷二·十
己酉戍命彝

圖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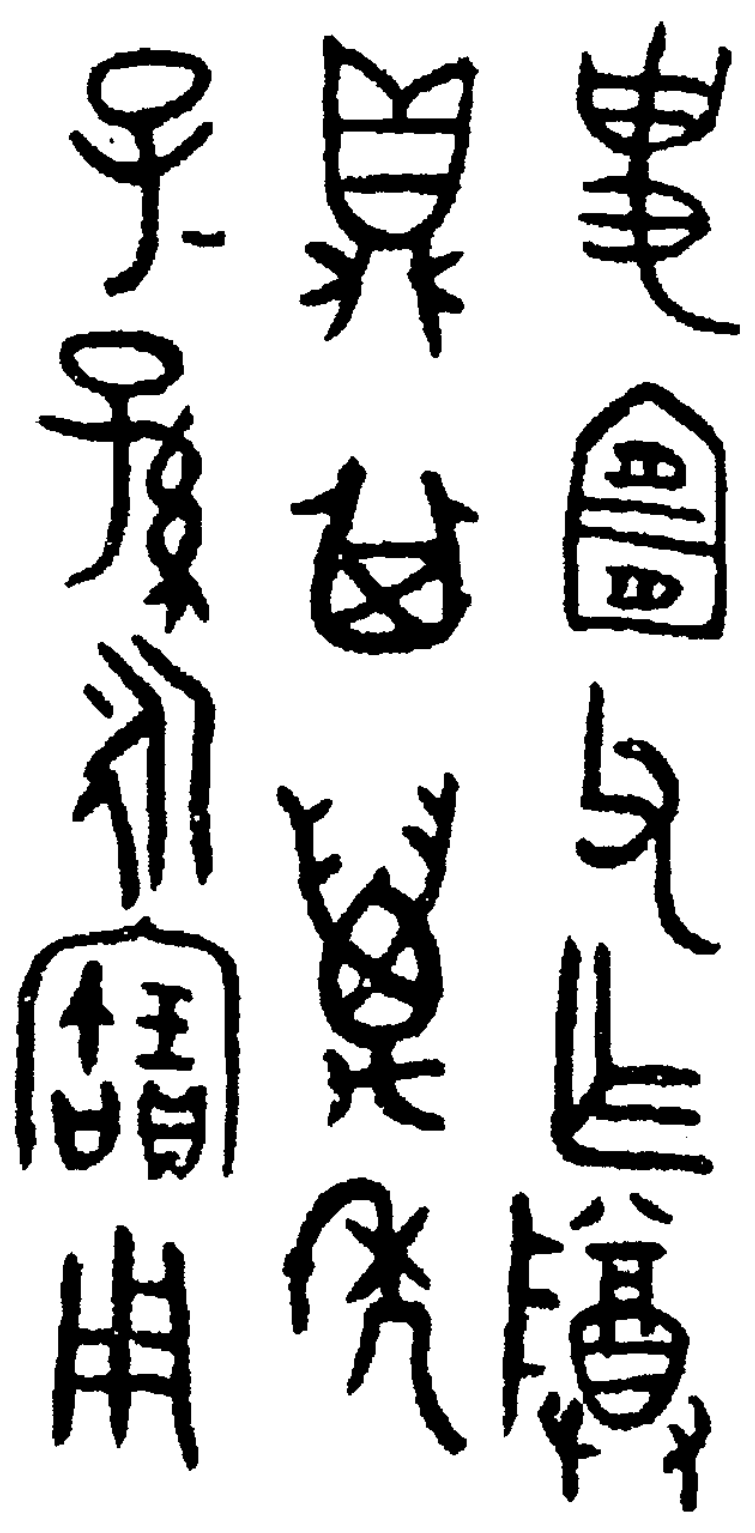
簠典 86

圖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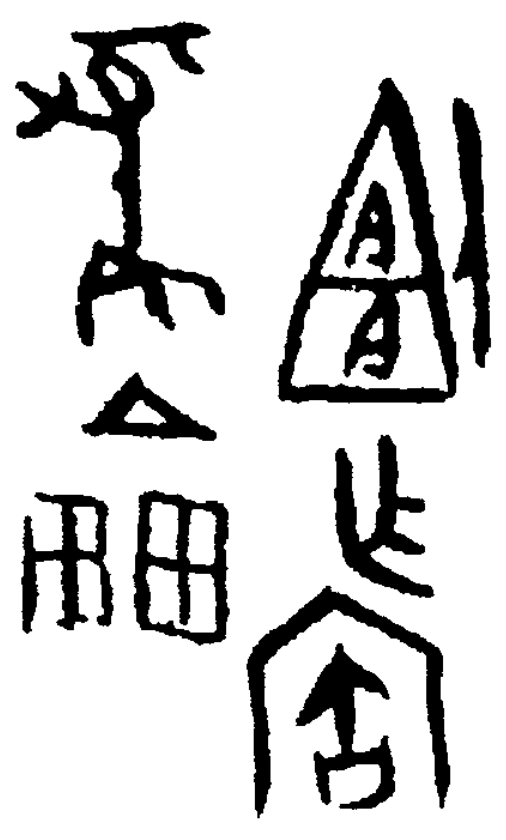
三代 13.34.6. 盥作父觶

圖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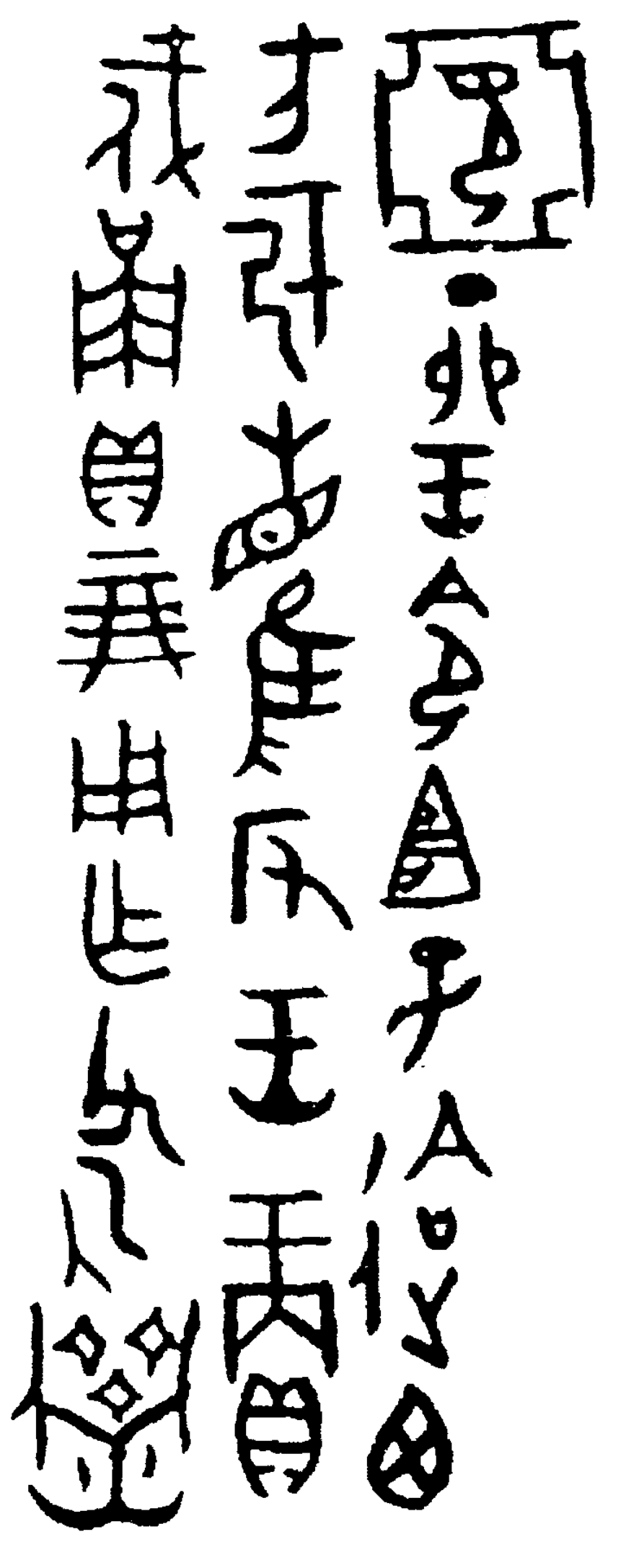
三代 3.30.1. 史宜父鼎

圖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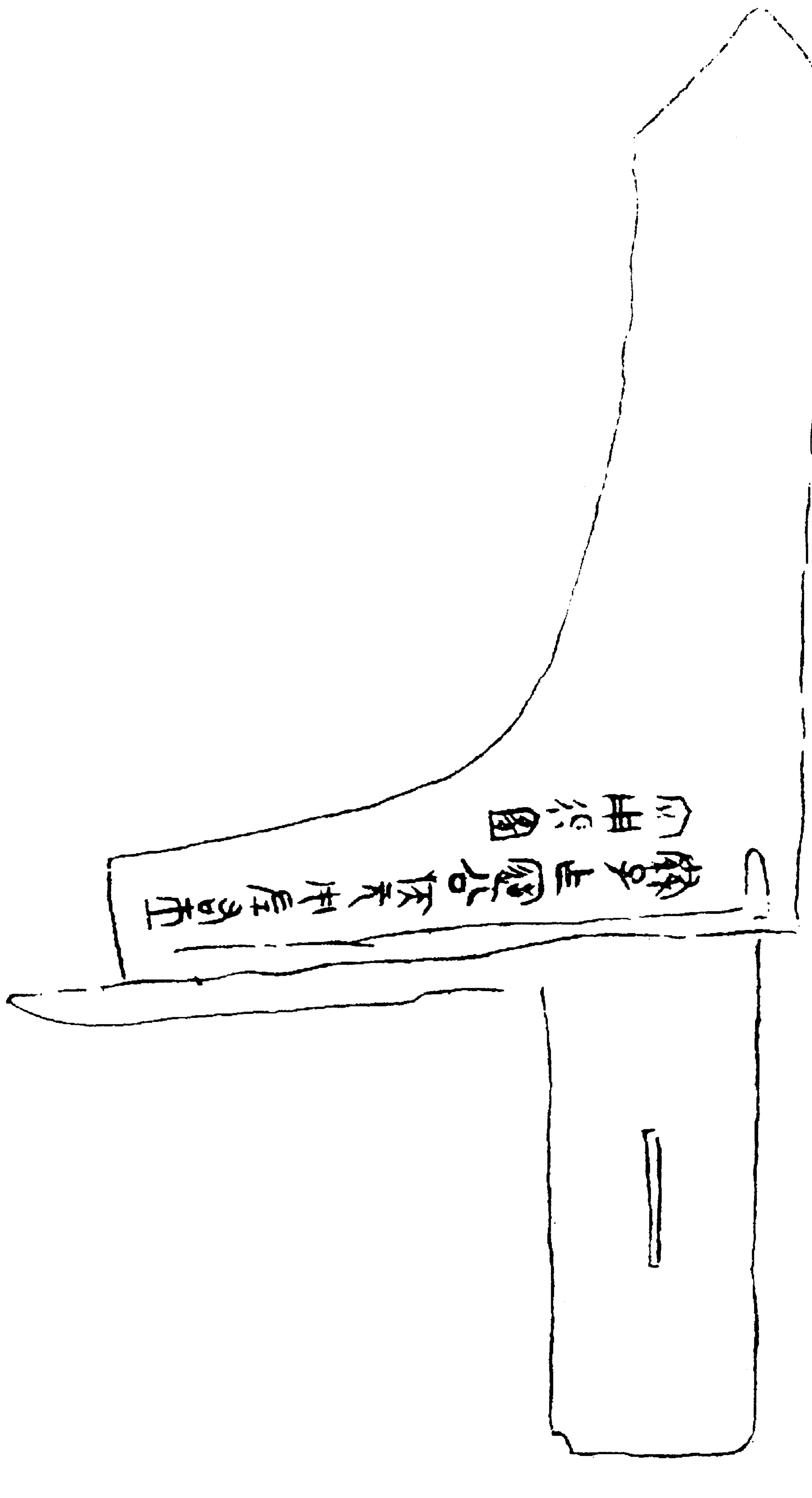
三代 52.3.

圖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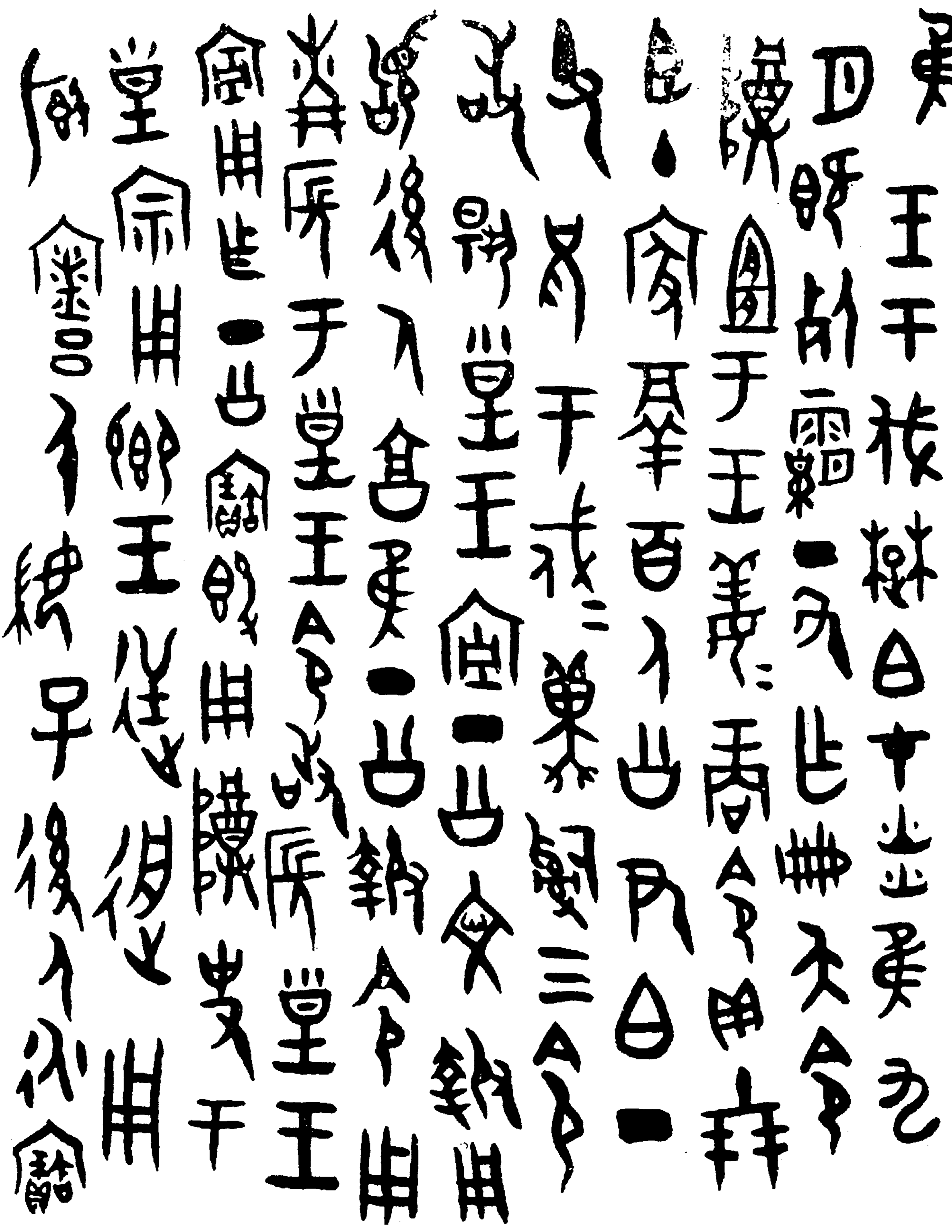


三代 4.7.2. 戍嗣鼎

圖二六



三代 19.53.3.　圖二五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十一册，一九七一年九月）

說丘

田倩君

上古人民，其生活極爲艱難，終年尋食於荒原之上，草澤之間；遇有風雨，則避居於天然巖穴之中。方堯之時，以豪雨成災，洪水氾濫於中國，人民爲避水患，則遷居於高丘之上。堯嘗命鯀治水，九年無成，因又命鯀之子禹治之，卽「禹平水土」，此爲歷史上第一大工程，其功在國家，利于人民，直至如今無人不知，亦無人不念禹王之聖德也。淮南子齊俗訓云：

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

又曰：

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丘陵阪上高丘。

周禮夏官曰：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之墳衍邍隰之名物，可以封邑者。

按古之封邑，必擇丘陵之地。墨子辭過云：

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丘阜而居。

淮南子本經訓云：

積壤而丘居。

準此可知，丘居乃爲水患之故。上古之時水患則不止一次，書載洪水湯湯，是在堯舜之世，故使禹治平之，禹治水有方，導無際之洪流以至於海。尚書虞書益稷云：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孟子滕文公下云：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洪水既平，人民猶樂居於丘阜之上。孟子盡心云：

得乎丘民爲天子。

莊子則陽云：

何謂丘里之言？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

周禮地官小司徒云：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古籍地名多用丘阜，古代帝王必據丘墟乃得稱氏，古人舉事無不於丘陵爲之，此可證古人多營丘居。帝王之名號與事蹟，亦多與丘陵有關。如大昊之昊，其本義爲高；高陽、高辛皆以高名。四岳以岳名。說文：「垚，土高也。堯、高也。」爾雅：「山多小石曰磝，磝、堯也。」又曰：「山多大石曰礐，礐卽帝嚳之嚳也。」炎帝又名厲山氏、烈山氏、麗山氏、連山氏。后土、得名於土，卽社。陶唐、得名於陶丘。說文：「陶、再成丘也。」大昊葬宛丘，少昊都曲阜，高陽都帝丘、高辛葬狄山，顓頊北至幽陵，黃帝生壽丘，居軒轅之丘，都涿鹿、東登丸山，西登鷄頭、南登熊湘，合符於釜山，葬於橋山。堯生於丹陵、居陶丘，葬恐山之陰（或曰狄山之陽）。舜生於姚墟，耕於歷山、作什器於壽丘，販於頓丘，都於蒲坂。流共工於幽陵、遷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葬於九疑之山。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讓禹子啓避居箕山，禹有塗山之會，啓有鈞台之享。則几乎生、興、都、葬以及有所舉作，無不於山陵爲之（詳見甲骨學商史論叢）。尚書虞書堯典云：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此四岳羣后，卽四方諸侯，諸侯均山居（然彼等並非居住於高山峻嶺之上，乃是居住於丘阜高地而已。）此時雖然洪水已平，然則河水決口泛濫成災時或有之，當以居住高地爲宜。是以洪水之後，羣牧與人民仍有繼續丘居者也。丘者、土山。丘居者、居住於丘陵之上也。然說文釋丘於其本義有異，說文丘部云：

丠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丠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丠，象形（夫鳴切）㘸古文从土。

段玉裁注云：

丠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會意，去鳩切。古音在一部，讀如欺，漢時讀入，今之尤韻。禮記嫌名注曰：「宇與禹，丘與區之類」漢時區亦去鳩切也。）一地也（釋从一之意），人居丠南故从北（釋从北之意），中邦之尻在昆侖東南（崑崙下當有丘字，嫌人居不必在丘南，故言倉頡造字之初取音於此）。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淮南子墬形訓注曰：「四方而高曰丘」），象形（與上會意別），㘸、古文从土。

嚴可均云：

韻十一尤引作㘸，按一地也。土卽一也，此誤多一劃（校議）

徐鍇云：

天地自然也，古文从土。又曰：土亦地也（繫傳）

嚴徐二家之說，與許說相近。徐灝云：

蓋因字上體與北同，遂誤認爲从北从一。又因山海經言昆侖墟在西北，遂以爲中邦之居在崑侖東南，取義迂遠，非其指也。爾雅釋丘曰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乃指虛墓言

，非字本義，許君蓋亦知其未確，故又載一說，以爲象形。然四方高中央下爲形，亦猶未合丘之形，或有四方高中央下者，而非凡丠皆然也。今按戴氏侗曰丠小山也。嶽古文作岳其上卽丠字。漢隸𡴯字正从丠，𡴯形高峻故以小山加於大山也。爾雅釋山云各自爲篇，正以丠爲小山之通名（徐箋）

王筠曰：

𠀉、土之高也（丠山不以大小分，而以土石分，本句合下句，乃盡丠字之義），非人力所爲也（釋丠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丠，言人力爲之者，雖絕高亦謂之京，不謂之丠，地自然生者，乃曰丠也。），從北從一，一地也（與山附于地同意），人居在𠀉南，故從北（解北意，此指一鄉一邑而言），中邦之居，在崑崙之東南（說文無崑崙，當依河篆下，作昆侖，下並同之，當作丠，此以不解從北之意，統天下而言。）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𠀉，象形（見風俗通，前說謂丠字會意，此說謂是象形，故加一曰：……按云象形，則當古文岳作岳（見句讀）。

王氏又云：

部首丘之古文岳，玉篇不收。丘从北从一，一卽地也，下又加土，則重複，卽曰象形，一亦地形也，土亦重複，殆奇字之類乎？吾疑當作岳𡊤，上面皆象形，非从北（釋例）

徐王二氏引爾雅釋丘，王氏較徐灝解說猶爲清晰，戴侗氏謂丘爲「小山」，此說最爲確當。高笏之先生云：

丘小山也，象二峯之形。此山少一峯，謂較小也。丘字古文變爲𡊤者，乃戰國時人或加土爲意符耳（見中國字例）。

小山乃丘之形狀也，義存乎形，此丘之本義也。古籍載土阜起伏，卽所謂之迤邐沙丘也。凡天然之丘，非孤立一座高岡，多爲起伏宛延之丘陵。吾大陸西北部之黃土高岡，有坡狀、有削壁狀，高約數丈或數十丈者，當地人稱之爲「土丘子」。至於山海經言：「昆侖虛在西北，爲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此義不足取。

商承祚曰：

魏三體石經之篆文作𠀉古文作𡊤與說文相似，丘爲高阜似山而低，故甲骨文作兩峯以象意，金文子禾子釜作丠將形寫失，商丘父𥂴再誤爲𠀉，說文遂有从北之訓矣。」（甲骨文字集釋引商曰）。

李孝定先生謂：

丘契文不从北，其字但較山字少一峯耳，丘之於山𠂤之𠂤並爲減體會意，𠂤𠂤二字之古文，特丘山二字之直書者耳，不謂山爲丘之增體會意者，蓋不論語言文字中山均較丘爲習見，山字必當早出也，商氏說丘字之義甚是，許說爲重文之訓耳，非人所爲者，許書京下云：「人所爲絕高丘也。」謂丘乃出自天然也。金文作𠀉商丘弔簠 𠀉子禾子釜 𠀉丘戈銘文於古爲近，戈文則同於篆文矣，卜辭云：「囗巳卜𡿺貞丘出。」（藏二〇二・四）「貞㚔于丘紉」（前一・二四・三）似爲方國名（甲骨文字集釋）

先聖造山字之意念，以三峯（山）表而出之，三者，有衆多之意，有重疊之意，且爲聳高之意，所謂「雲山千重」、「連峯際天」，此皆形容山之重疊，山之高峻也。至於丘則不然，丘爲二峯，二爲有限之數，如此之形狀凵，顯然與山有區別也。

廣雅釋天云：

圜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折祭地也。（折、炲晳、照明）注：周官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圜丘、是於地上所築之圓形壇，用以祭天；方丘，是於澤中所築之方形壇，用以祭地。以示天圓地方之義也。此等丘乃人造之丘也。

丘、有人爲之丘、有自然之丘；人爲之丘，如京、塚之類是也。自然之丘，則土自然高而小于陵者也。其體雖一，其名則多。如爾雅釋丘，約近三十種不同名稱之丘。爾雅釋丘云：

敦丘。謂「一成爲敦丘」釋曰：成，重也。言丘上更有一丘相累重者名曰敦丘（又寫作頓丘）。孫炎云：「形如覆敦，敦器似盂」周禮曰：爲壇三成者，此秋官司儀職文也。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引之證成爲重。」

陶丘。謂「再成爲陶」，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釋曰：丘形上有兩丘相重累者，名陶丘也。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禹貢曰：「濟水東出于陶丘北是也。釋曰：濟陰郡名，定陶縣名。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是也。」

融丘。謂「再成銳上爲融丘」，釋曰：「丘形再重而頂纖者名融丘也。」

崑崙丘。謂「三成爲崑崙丘」釋曰：「丘形三重者名崑崙丘。崑崙山一名崑崙丘，三重高萬一千里是也。」

乘丘。形似車乘也。許叔重云：「塍埒稻田畦隄，埒，畔也。」

陼丘。水中小洲爲陼。陼渚同。釋曰：「陼水中可居之小者丘形似之。」

泥丘。水潦所止泥丘。釋曰：「水潦，雨水也，丘形潦水停止而成泥濘者名泥丘。」

胡丘。謂「方丘胡丘」、釋曰：丘形四方者名胡丘。

京。人力所爲之丘。釋曰：「言卓絕高大如丘也。」

埒丘。釋曰：「還環繞也，言此丘邊其界埒外則爲水潦環繞者名埒丘。」

章丘。釋曰：「丘頂上平正者名章丘。」章平也。

都丘。釋曰：「都水所聚也。言在池澤中者，因名都丘。」澤中之丘也。

沙丘。釋曰：「說文云邐行也，迤斜行也，旁行連延謂連接延長，丘形、連接而長者名沙丘。地理志云：鉅鹿有紂所作沙丘台，在東北七十里。」

阿丘。釋曰：「謂丘形四偶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名阿丘。」

宛丘。有謂中央隆高，有謂四方高中央下者，總之丘上有丘爲宛丘。當爲中央高者也。

負丘。釋曰：「中央隆峻，若丘背之上更有一丘，而負戴之者也。名負丘又名宛丘。

泰丘。釋曰：「謂丘之西有大阜者，名泰丘。」

如咸丘、臨丘、旄丘、陵丘、營丘、昌丘、畫丘、梧丘、渻丘、沮丘、正丘等，均因其環境或形狀而名之爲丘者也。

玉篇：

北、虛也。聚也。冢也。土高曰丘。丠、丘。

虛、大丘也。空也。

丘字其意義雖廣。本文所取乃土高之丘，當大淋雨時期，人民爲避水災，逃赴丘阜之上，而居之也。

至於加邑旁之丘，試看各家之分析：

段注云：

邱　地名从邑北聲（去鳩切古音在一部，今制諱孔子名之字曰邱。）

通訓定聲云：

邱　地名从邑丠聲。邱姓以邑爲氏者：漢、曹、楚、元、王、傅、邱、姨、應、邵、注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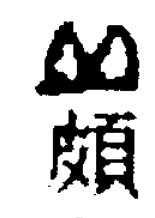
羣經正字云：

今經典凡地名俱作丠、如帝丠、營丠、商丠、楚丠、靈丠、葵丠、陶丠、瑕丠、頓丠、敝丠、宗丠、阿丠、旄丠之類，據說文當作邱。其作丠者，乃丠陵、丠隰、丠墓也。今混用無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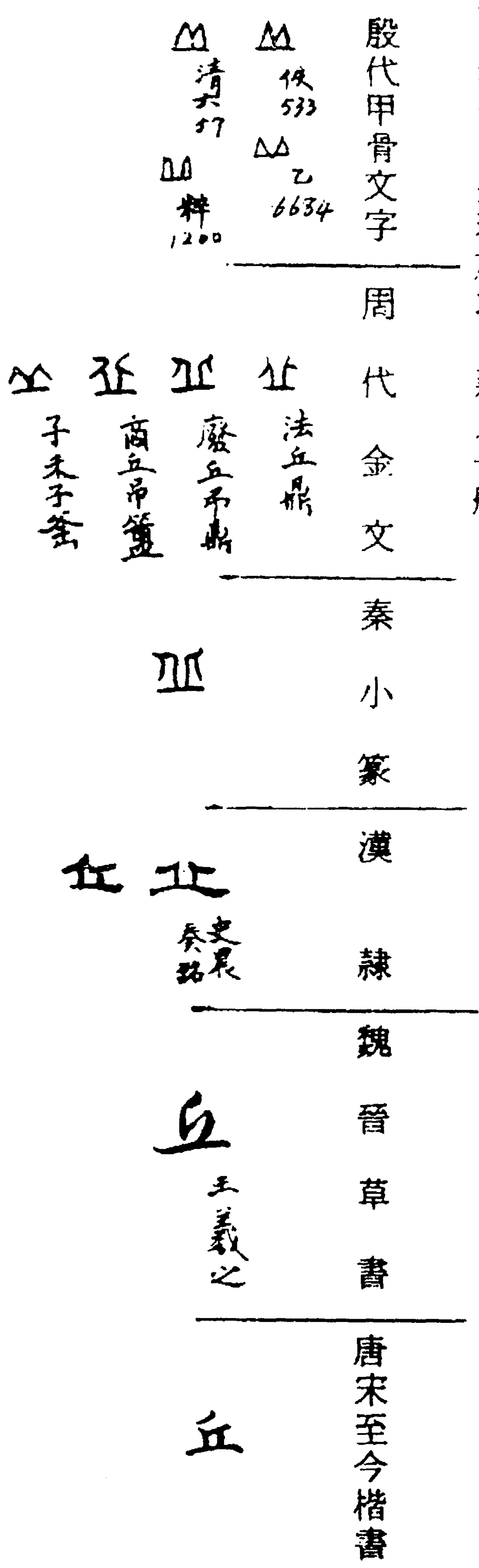
邱古鉥邱賜（古籀補二）

丘之引申意雖多，然在本文僅取其本意，丘陵之義而已。至於加邑旁之邱，作地名，姓氏者，蓋丘之後起字也。

丘有虛意，所謂「丘之大莫過於昆侖之虛。」虛从丘虍聲。虛本大丘，大而空曠者也。故引申爲空虛，不實之義。如魯少皞之虛、衛顓頊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本帝都，此古帝王丘居之謂也。

丘與山不同，丘、當爲圓頂形，然殷代之丘字，以契刻刀痕所致，因現銳峯。周金文丘字則無巒無峯，象兩禽獨足立地上狀，誠大不類丘之形狀也。至小篆，如兩人相背而立；迨至隸楷，益失其形狀。惟古文之丘如頗象土丘之形，土丘不應作尖峯，因土不堅固，日夕被風雨剝蝕，常無銳峯與棱角之存在也。

綜觀上述丘字歷代之演變，以及同時出現之各種形體，其狀雖有同有異，實則形不離宗，總以兩峯出之，不若山字，峯巒重叠，至少亦有三峯；丘字其峯雖有尖有圓，然絕無多出兩峯以上者也。列表於次，藉見一般。



殷代甲骨文字	周代金文	秦小篆	漢隸	魏晉草書	唐宋至今楷書
佚533 乙6634 清17 粹1200	法丘鼎 廢丘弔鼎 商丘弔簠 子禾子釜		史晨奏銘	王羲之	丘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十冊，一九七一年六月）

讀契小記　　周清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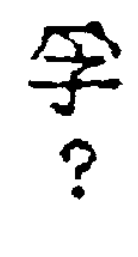
一　釋孚俘

甲骨文有俘（丙一九七　乙六六九四）字，只一見，孫海波甲骨文編，金祥恒續甲骨文編，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釋皆不收；惟有中國科學院所出版的增訂甲骨文篇三卷十葉，第三三五字下收此一形作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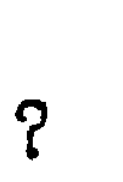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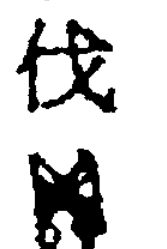
說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孚　古文孚，从禾，禾古文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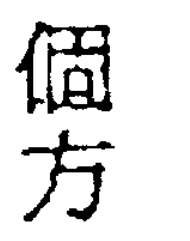
此字从爪从子，象以手逮人之形，許君的訓解，都不是這個字的本義。說文人部：「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的俘聲，與此當爲古今字。做動詞用的俘字，甲骨文作俘，从彳，示於道中逮人。

在甲骨文裡，孚字的用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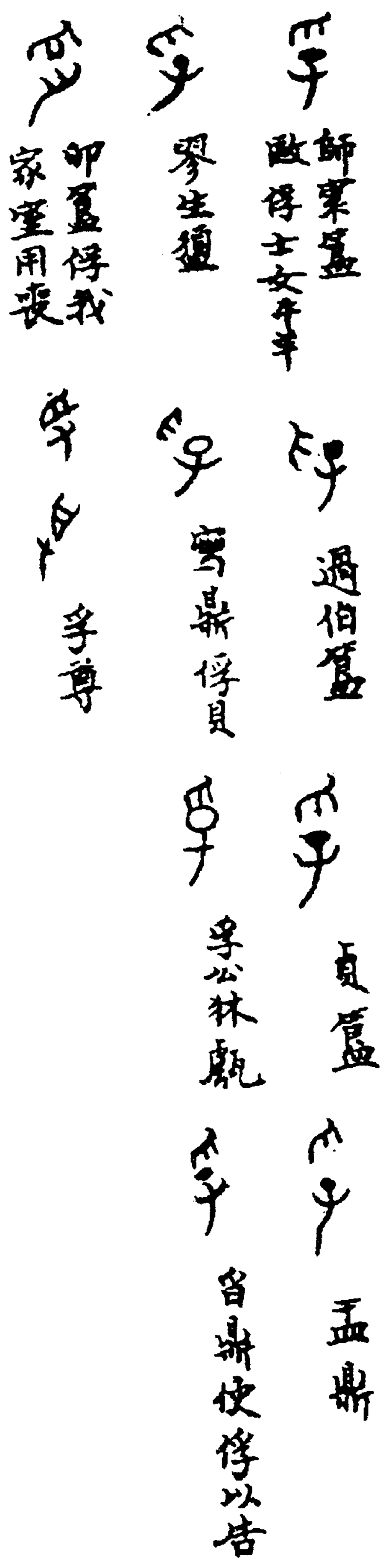
「貞：我用孚？」（丙一九七　乙六六九四）

我們比照下例的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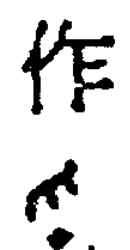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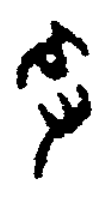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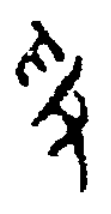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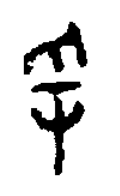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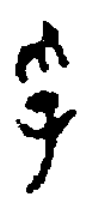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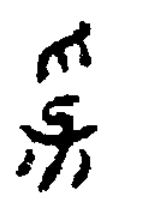
「辛巳卜，㱿貞：乎雀伐？　辛巳卜，㱿貞：勿乎雀伐？」（乙四三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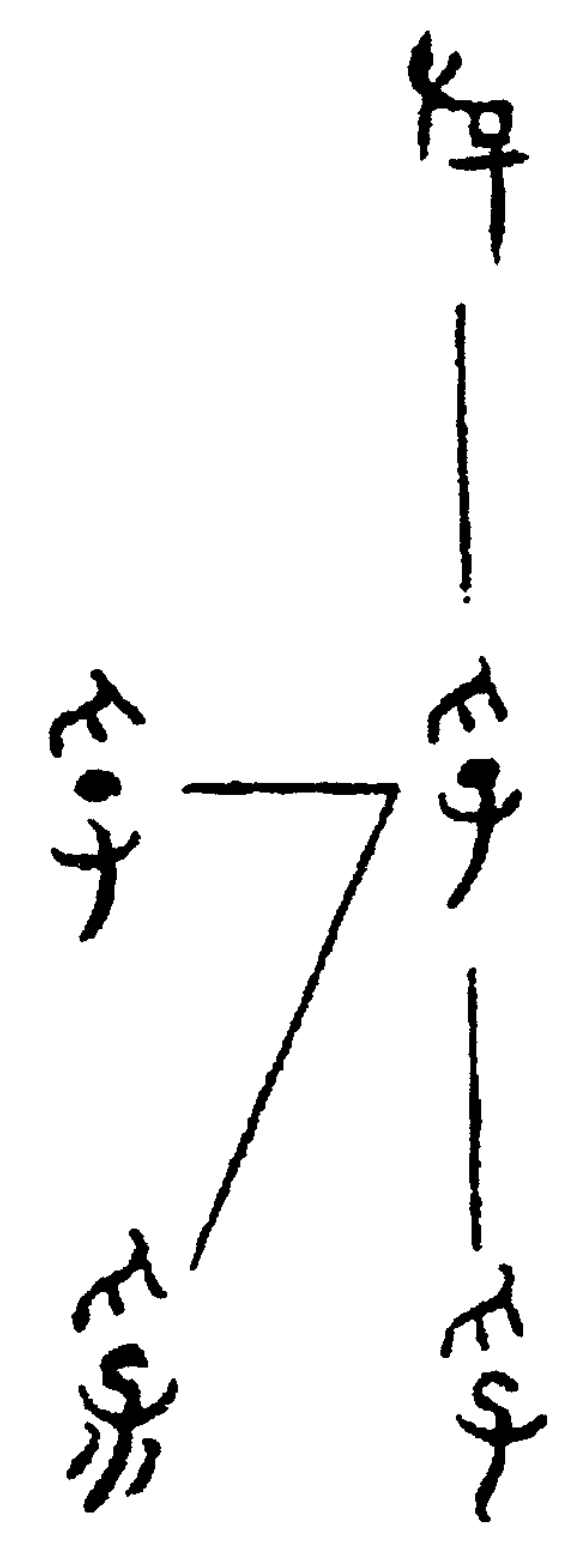
是一個方國的名字，那麼丙一九七的辭意，就非常清楚了，它是卜問要不要用國的俘虜來祭祀。孚在這裡正是用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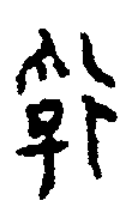
金文也有孚字，金文編三卷十七葉，第三四六個字下收了十一個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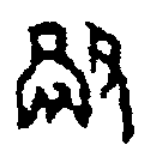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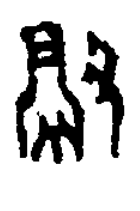
容庚說：「與寽金文字形相同，皆象兩手取物。孚孳乳爲捊，說文云：引取也。易謙：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寽孳乳爲捋，說文云：取易也。詩芣苢：薄言捋之，傳：取也。捊捋同从手，同訓取，故孚寽爲一字。孳乳爲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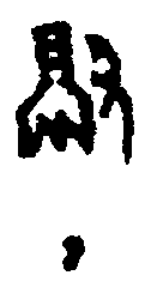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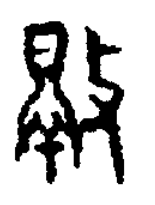
容庚因爲師寰簋，曶鼎的孚字與金文寽（四一八）、字形作相近，所以有了上面的一段說解。其實，寽與孚在音韻上絕無關係，不能認爲是一個字。金文編所收的十一個形體，（卯簋）當依郭沫若、于省吾釋作取。孚尊的與毛公鼎的形同，當釋作寽。至於師寰簋、曶鼎的兩個形體，並當釋孚，爲之形譌。古文孚作，左右兩點都是後加的文飾。總之，孚的本義爲俘虜，形變如下：



動詞俘契文作，共有五見，都是从彳。卜辭云：「四日庚申亦㞢來嬉自北，子𢦏告曰：昔甲辰方显于蚁，俘人十㞢五人。五日戊申方亦显，俘人十㞢六人，六日在：：」（菁六）與孚用爲名詞者有別。金文孚字，或用爲名詞，或用爲動詞，從未見俘字。契文研究者釋俘作俘，可从。

二、釋

契文字多見，羅振玉釋徹，云：「象手象鬲之形，蓋食畢而徹去之。許書之徹从攴，殆从又之譌矣。卒食之徹乃本義，訓通者借義也。」（增考中頁七一）集釋、增甲骨文編从之；葉玉森釋爲又鬲合文（前釋二、二十）；唐蘭隸作融（壤釋頁五六），無說。

說文攴部：「徹，通也。从彳从攴从育。徹，古文徹。」段注：「蓋合三字會意。攴之而養育之而行之，則無不通也。」段說迂曲難信。「从彳从攴从育」，無以見通義。戴侗云：「敲疑自爲字。从攴从鬲，鬲去釜鬲，徹饌之義也。徹从彳，本言道路之通徹，故凡通徹者皆曰徹。」（徐箋引詁林一三二四）按：戴說是也。徹字當以通爲本義，从敲得聲。徹則徹之譌也。契文，許書所無，當隸定作融若敲，依字之形音義求之，當爲勶之本字。說文：「勶，發也，从力从徹，徹亦聲。」俗作撤。論語鄉黨：「不撤薑食」，注：「去也」，皇疏：「除也」，用的是本義。許訓「發也」，當爲引申義。小篆變會意爲形聲，聲符徹又譌作徹。戴侗未見古文，而疑敲自爲字，卓識驚人。金文有敲字作（屬羌鐘），容庚云：「說文所無」，今以契文例之，當亦融字，勶之初文也。

卜辭用爲方國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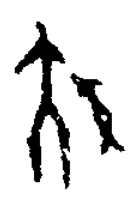
「乙卯，王卜，在雈貞：今日步于敲，亡：：：」（前二、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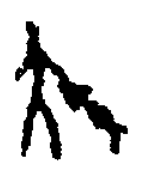
「之日，王往于田，从敲京，允隻麑二雉十七。十月。」（佚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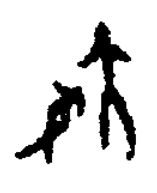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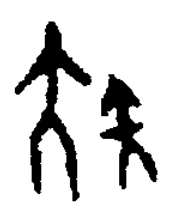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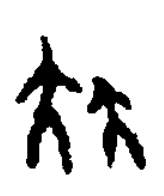
「敲示」連言，以卜辭大示小示又稱大宗小宗例之，疑爲敲之宗廟。或以「且丁宗」衡之，疑爲人名：

「戊辰卜：：王三氏：：人狩：：若？于敲示：：」（文四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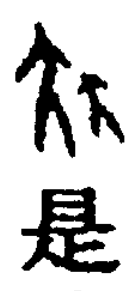
「：：亘貞敲示不左？十三月。」（續二、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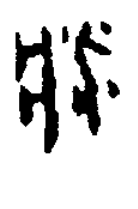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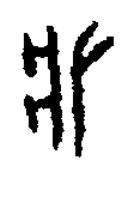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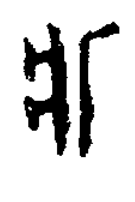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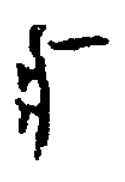
三、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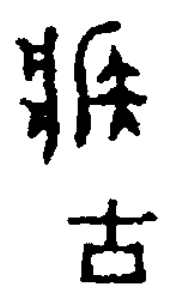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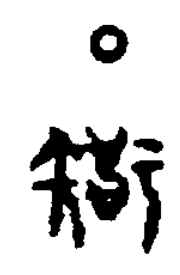
卜辭字多見，類編、集釋及增甲骨文編都收作疾。

集釋云：「疾速之字，契文作，金文作，象矢着人肊下，會意，謂其來之疾也。與訓病之疾本非一字。惟矢中人即創病之義，與疾病之義近，而二者之形復不甚相遠（疾之隸體與 之隸定作㑵者形頗相似），後世遂以『疒』之篆文『疾』兼晐『疾病』『疾速』二義，而『㑵』亡矣。非疾之本義當訓急速也。」

增甲骨文編云：「說文：疾，病也，从疒矢聲。卜辭疾病之疒作疾，受兵傷之疾作疾（竊按：當作「疾病之疾作疒，受兵傷之疾作 」），象人腋下着矢之形，非从矢得聲。」

這兩個說法，是互相矛盾的。集釋以爲是疾速的本字，甲骨文編以爲是受兵傷的本字，到底誰對呢？

疒字契文作，象人有疾病，倚著之形。∴數點者，出汗之狀。金文从疒之字偏旁作（瘃鼎）（口差鐘），形稍譌變。人倚著牀上，身體與牀面密合爲一，遂衍爲小篆之。說文：「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說字形字義，都非常正确。

疾字下，說文云：「病也。从疒矢聲。古文疾。籀文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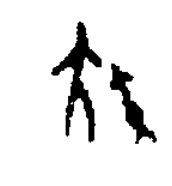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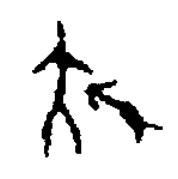
段注：「析言之則病爲疾加，渾言之則疾亦病也。按經傳多訓爲急也。速也，此引申之義，如病之來多無期無迹也。矢能傷人，矢之去甚速，故从矢會意。聲字疑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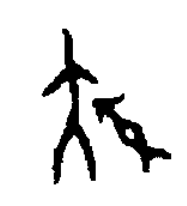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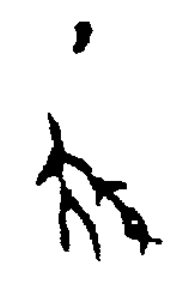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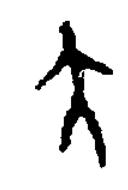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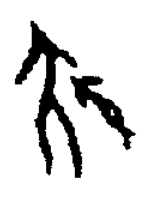
朱駿聲：「按此字當訓急速，从矢疒聲：：假借爲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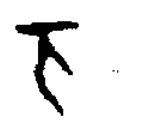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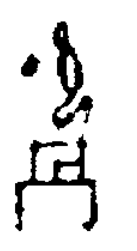
孔廣森：「疒：：𤼷即疾之古文也。：：疾即疒之篆文，从矢．傷殘之意也。籀文𤵸，六書統曰：智兼廿人，是敏疾，非疾病也。說文分疒疾爲二，合疾𤵸爲一，疑此非。」

王筠：「吾向疑疒爲疒病之專字，而疾爲疾速之專字，觀𤵸廿益信。」

由以上所引，我們可以看出，舊文字學家對疾的解釋歧分爲兩派，一派如段孔，以疾的本義爲疾病，一派如朱王，以疾的本義是疾速。增甲文編从段孔之說，以疾的本義是兵傷之疾。類篇、集釋則設法調和這兩派的分歧，也就是設法說明疾字何以包含兩種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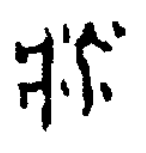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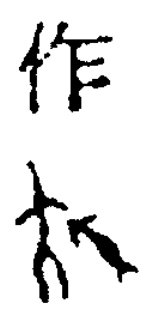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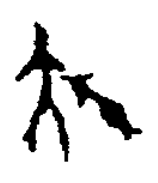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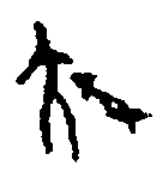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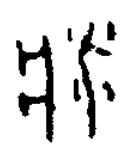
按照類編的說法，疾的本義是急速，同時又是疾患，一形兼具二義。集釋則以疒疾爲古今字，字爲急速之本字，後以疾形近，遂以疾兼晐疾病，急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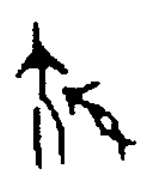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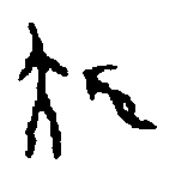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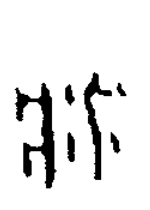
我們以爲，字當釋疾。在積極方面，从字形上說，象人腋下着矢形，當爲受兵傷之疾，小篆易爲疒，从疒从矢會意，疒亦聲。从金文上看，毛公鼎敃天疾畏之疾正作。从字義上看，卜辭云：

「癸酉卜：冎凡又疾？十二月。」乙一二五

「辛亥卜貞：犬冎凡又疾？」乙三八三

「疾目不瞍明？」乙六四

用法和疒字沒有分別。甲文字都是武丁時的卜辭，作爲文武丁時的卜辭，兼作貲以爲字是文武丁時的俗體，當是對的。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爲疾病之疾的本義，與是古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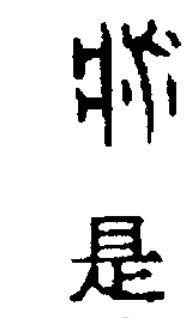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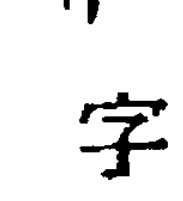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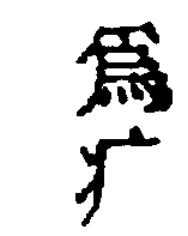
在消極方面，我們翻查卜辭，字全沒有「疾速」的用法。這也是否定字的本義是「疾速」的理由。卜辭「疾速」的意思，都用字：

「貞今夕其雨，疒？」佚五六五

「貞今夕其雨，疒？」南明二〇二

「今夕其雨，疒？」人四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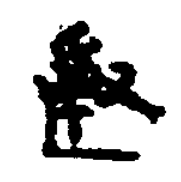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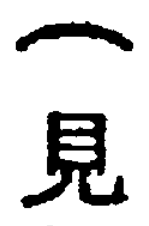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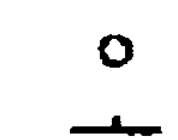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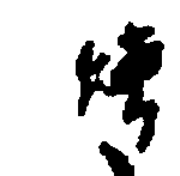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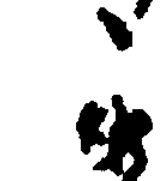
胡厚宣以爲「雨」字當爲動詞，疒爲疾病；但由前四、九、七片：「疾雨，亡𡆥？」看來，他的說法是不可靠的。「疾速」用疒字，只是假借，而不是引申。由此可以看出，商承祚一形二義的說法，李孝定先生以疾爲急速的本字的說法，都是不對的；而歷來舊文字學家對疾疒二字分歧的說法，也可以得到一個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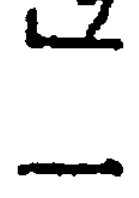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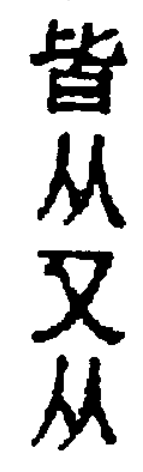
總括的說：是疾病的專字，就是小篆的字。爲疒的後起字，小篆變爲疾。孔廣森以疒疾爲古今字，是對的。卜辭假疒爲「疾速」字，經典則用「疾」字。疾的本義爲疾病，假借爲疾速。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十一冊，一九七一年九月）

釋妾

丁驌

嘗讀陳夢家引乙四八五六「帚妾子曰亶」（四九九頁）又見粹編一二四〇「帚敏子曰前編八、八、三「余卜貞取帚妾」因疑亶或是庚辛，遂思細究以帚妾之時代關係。及至檢視拓本，大茲疑竇。蓋因乙四八五六之拓「妾」字作形，（見姌：帚名第三二）。殷綴重文之拓本更不明晰只見一字。京津三〇一三及粹一二四〇重，其妾字作、。郭釋爲敏者，殆因其中一文，女上多横爲每形也。前八、八、三之妾字，據饒宗頤釋，原拓不明。前葉玉森釋亦只書「帚女」，無一辭中之字堪與妾字比當也。余因檢視其他有妾字者二十餘辭，均無帚字，但有小臣妾、子妾。故以爲帚妾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惟子妾雖是男名，小臣却有娩㚥者（拾二四八頁）丙八三是妾爲男，亦有同名之女爲小臣者也。由所見之辭一部份之妾當是人名，一部份之妾字實爲妾善，安泰之意。例如「癸巳卜隹妾」「貞妾、从巫」均未必是人名。

乙五三〇五辭云：「勿令妾南、氏」二字一確是妾，一則作奴字。又乙八七二二「癸巳卜」一是妾一是奴字。又有「妾氏」（合四〇五）故妾奴兩字疑爲一字異寫而已。兩字皆从又从手，當可爲一文。契文字分男女，往往从

女，从人形異而義同。契文𠬝字作[illegible]，按字作[illegible]，𠬝訓治也，亦與安意類同。字之構造與此妟字奴字如出一轍𠬝字安字亦見於一類同之辭。如「𠬝啟、不見雲」（外二二二）「按啟不見雲」（乙四四五），𠬝、按二字實爲一義。因悟契文字構造之特非後來文字之例可範。此𠬝、按、奴、妟四字，實本是一字，訓安妟之意。故斷「帚奴」乃是「帚妟」，可謂東隅桑榆矣。契辭釋一二四〇：「乙巳卜貞帚奴子亡若。辛亥子卜貞帚奴子曰：敏若」之帚奴應即帚妟。（契文別有安字故隸妟）。郭氏釋此妟字爲敏，或因見其又之寫法與妟字之从[illegible]寫法略有不同。按此字近似⿰女力字⿰女力字在契文从力（又），安字之作奴字形者作（[illegible]）形，無强力彎折之狀。又⿰女力字力旁在女字側，妟、奴二字之手形多在女字上側，位置不同。惟此郭釋之敏字手旁稍下居於女字側，故有敏字之釋也。帚妟雖有其子則非亩宣帚妌之子也。按帚妟子曰敏。見粹一二四〇其上尚有一辭曰「乙卯子卜貞其矣，若从」，粹錄未列「从」字。因此辭知帚子實名矣乃由敏矣二名中選出而「从」者。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九册，一九七一年三月）

釋⿰彡夕

嚴一萍

卜辭「⿰彡夕日」之辭，無慮數百見。釋者多家，迄無定論。孫詒讓據金文「錫」作⿰彡夕，以字形相同而釋「易日」，謂「讀則當如字，易日，猶言更日」（契文舉例）。王觀堂先生曰：「易日疑亦祭名。孫比部訓爲改易時日，案之卜辭，多不可通」（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王襄以爲「易，祭日之名」（簠室殷契徵文典禮）。陳邦福初釋「易」，而謂「禓」之省。其後又疑爲「𢑚」之省，而指卜辭「易日，爲𢑚牲之日」（殷契辨疑）。葉玉森曰：「按孫氏釋⿰彡夕爲易，王國維謂易日爲祭，並塙。金文段易爲錫，似非禓省」（前編考釋卷一）。郭氏作「易日解」，謂「易乃暘之借字，說文：『暘，日覆雲暫見也。从日易聲。』是則易日猶言陰日矣」（殷契餘論）。楊樹達亦謂「當讀爲暘」（甲文說）。又曰：「卜辭或言『疾齒唯易』、『疾齒亡易』，舊解爲『錫』，非。易者，猶今言換牙也。即素問所謂『齒更』」。案素問「齒更」係指小兒言，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丈夫八歲，腎氣盛，髮長齒更」。「疾齒」乃眞牙有病，眞牙損即不再換牙，武丁成人，已無「齒更」可能，楊說非也。郭氏則謂「隹易」「亡易」之「易」爲難易之易（卜通十一葉）。義亦不洽。

孫海波曰：「今按易，古書無有用作暘者。竊疑易當讀如字，更也，變也。『易日』『不易日』，猶言『變天』『不變天』也。莊子則陽云：『四時殊氣，天不錫，故歲成。』『不錫』猶言『不易』，與卜辭『易日』同義。集解引宣云：『賜則私也』，誤。『天不易』即『天不變』，特莊子就一年之天道言，卜辭就一日之天道言，二者義有廣狹耳」（誠齋殷虛文字考釋）。案郭孫二家指⿰彡夕日爲天象字，甚是；惟郭謂「卜陰天」，孫謂「變天」者，於卜辭之義，似尚差一間耳。

羅振玉又以字形之同於金文「錫」，故竝釋爲「錫」（殷虛書契考釋）。吳其昌遂謂：「『錫日』爲『求晴止雨之祭』」（解詁）。胡厚宣釋疾齒唯「錫」，義爲「錫瘉」（殷人疾病考）。孫海波亦謂「孳乳爲錫，祭名」（甲骨文編第九）。陳邦懷讀爲「錫賞之錫」（甲骨文零拾）。案卜辭確有用⿰彡夕作「錫」字者，然與天象無關也。

綜觀諸家釋解雖殊，若孫氏新舊甲骨文編、金氏續甲骨文編、李氏甲骨文字集釋，均以之隸定作「易」，讀「羊益切」，則無異辭。以余考之，字當讀「昜」，與「易」爲一字，「昜」爲「暘」之初文。說文：「昜，雲（據六書疏證說補）開也。」「暘，日出也。」觀乎卜辭所記，以「雲開」「日出」之義，最爲適合。如：

1.（□□卜）㝑貞：翌乙亥不雨，易日？　丙三二（乙五四七二十五四七四）

2.（癸）未卜爭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㞢食。甲霍不雨。翌甲申不其雨。　丙五九

3. 己未卜，㱿貞：翌庚申不其易日？

貞：翌庚申我伐，易日？庚申明霍，王來途首雨小。　乙六四一九

註：「己未卜㱿」四字契在背面，此是「面背相承」之一例。

諸辭皆以「易日」與「雨」「不雨」同貞，此可證卜之日必爲陰天。因天陰之變化非「雨」即「晴」。故凡卜之日天氣陰沉，不知明日之晴雨，而望其轉晴者，即有「易日」之貞。其最明顯者，莫如左記之卜辭：

貞：翌庚子，不其易日？

（貞翌）庚子易日？王固曰：攺，勿易。之夕雨，庚子攺。丙四七七十乙四一六九

此是己亥日天陰，卜問明日庚子是否「日出」。王視兆而固之曰：「攺」，勿「日出」。此夜果雨，至明日庚子乃「攺」。此「之夕雨，庚子攺」二句，是應驗之辭。故在常日之情形，確如王固之攺，而非易。然則「攺」與「易」奚別？說文：「攺，雨而晝姓也。」此與卜辭卜雨而後日攺之義正合。易則雲開日出，天陰而卜，尚未有雨也。如：

4. 己卯卜，亘貞：翌庚辰易日？　粹六〇六
5. 庚子易日。　遺六八五
6. 翌庚子，不其易日？　乙三〇七三
丙寅卜，內：翌丁卯王步，易日？
翌丁卯王步，不其易日？
翌戊辰王步，易日？
翌戊辰勿步。　乙八一一
7. 乙亥卜，㝣貞：翌乙亥酒，系。易日？乙亥酒，允易日。　前七．四．一
8. （口口卜）㱿貞：來甲辰酒大甲，易日？　鐵二七〇．一．
9. 貞：于來丁酉酒，大事。易日？　續二．六．四．
10. 貞：于來丁酉酒，大事。易日？　八月　庫一六二〇

凡此，皆不言雨，蓋卜之日僅爲陰天，故貞來日是否「日出」。是「易日」者，非如郭氏所謂卜來日之爲陰天也。

周初器德鼎：「王益德貝廿朋」，借益爲錫，金文編錄于易後，郭氏陳夢家均據之以定易爲益之簡化。並謂：「易字原象皿中之水溢出或傾出，故有增益，賜予之義」。倘易之朔誼果如此，實無當於卜辭之易日，更與郭氏釋易爲天象「日覆雲暫見」之說，大相背馳矣。德鼎之用「益」爲「錫」，當是音同相借，爲偶發現象。決非字形演變之簡化。故其他銘文所見，益自益，易自易，而益皆从益未有絲毫混同之跡象可尋。且金文之易，更有作易者，明其右半从日，正象雲開而見日出，左半之彡，象陽光之下射也。

昔莊述祖已說「易賜一字」，馬夷初謂「易易古音喩紐四等」，探其源，實即由易字演化而來。故隸定之作易作易，亦可作暘作暘。不特此也，因易易古本一音，故凡从易之字，皆同此例。說文：「禓，道上祭，从示易聲」。「郊特性，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祚階」。即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祚階」。註：「禓或爲獻，或爲儺」。段玉裁以「易聲與獻儺，音理遠隔」。改爲「从示易聲」。陸心源識其改讀易聲爲無據。馬氏疏證曰：「易易音同喩四，易即从易得聲。則易聲易聲皆可也。鍚从易得聲，而詩有瞽釋文：鍚，夕清反，又音唐。獻音曉紐，曉與喩四同爲摩擦次清音，故禓或作獻；獻儺聲同眞類，故或作儺」。案馬說是也，下至隋唐之世，猶知陽有賜音。盧文弨龍城札記「陽有賜音」条曰：

爾雅釋詁：「台朕賚卜畀陽也」，今本郭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陸氏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近時本兩賜字皆作賜。夫陽賜同一音，即是「如字」。且陽荀讀「如字」，則上「音賜」二字亦贅。此由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而妄改之耳。今幸宋本不誤，可正之。因知郭注必本是：「賚卜畀賜，皆與也」。故下即承云「與猶予也」。以陽爲賜，以予爲與，皆即用漢人易字之法。如郭氏注穆天子傳，以諫爲閒，同是一例。案宋本釋文，明文淵閣舊藏，乃海內孤本，後歸錢牧齋，燬於絳雲之火。今所流傳者，爲葉林宗所募筆工謝行甫影寫本也。盧氏猶及見之，雖錄此一字，而深寄惋慨曰：「噫！古人之書，爲後人馮臆肆改者多矣，孰從而一一正之乎？」我人探索古文字，正亦深同此感也！

因易易本一字，賜錫皆从易得聲，故卜辭之易，又作「錫」，與金文同用。如：

11. ：：易多子：：女　遺五二九
12. 庚戌（卜）貞：易多女，㞢貝一朋。　後下八．五
13. ：：㘥不死易貝二朋。　一月　南坊三．八一

除上述二義外，尚有用作方國人名者：

14. 易入廿　乙八〇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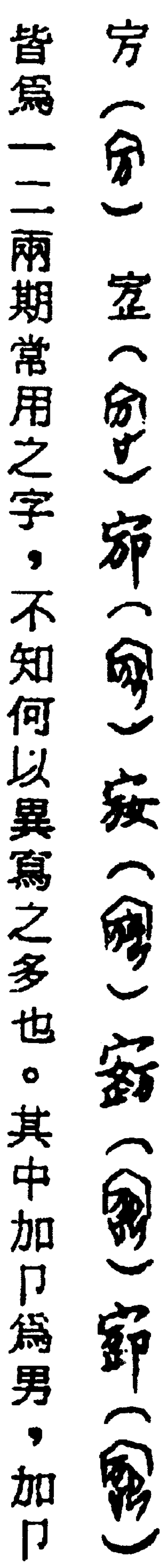
目前尚僅一見耳。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十冊，一九七一年六月）

釋賓、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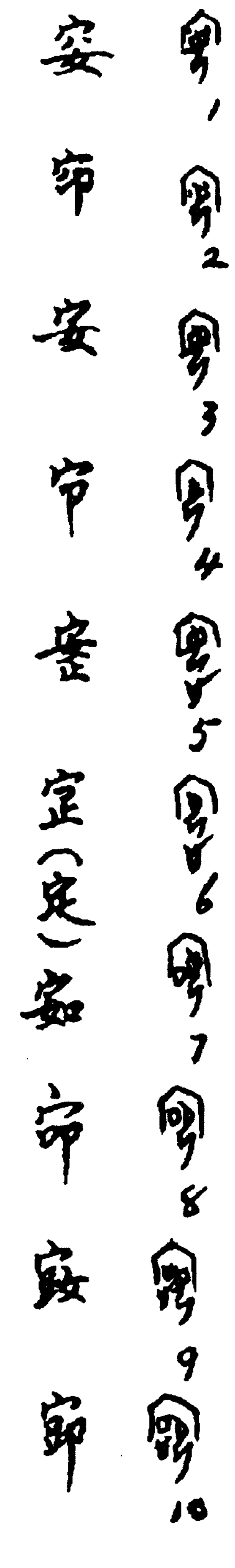
丁驌

契文賓貞人名作方，此字用爲祭祀中爲賓之賓。如曰「王方」即是。字之寫法均从万从宀，其中或有卩或有女或有止不一，其爲賓字則一。如下共有六文：



皆爲一二兩期常用之字，不知何以異寫之多也。其中加卩爲男，加卩爲女或視爲賓者之性別而分。加止不知其義旨何在。一般加止意有別于非人之物也。惟貞人之方則不然。

契文中又有从宀从卩或从女之字，或爲人地名，或亦爲賓字。字亦如上述之方字有繁簡之異从卩从女加止，加口不一，或合卩女於一文。如下共有九文重文二。



以上各字均用爲人名，均稱「子某」

董先生釋爲定乃由第六形曰「子定」。實則凡此作「子某」之辭似係一人也。例如：

安（1形、3形）：「亘貞子安亡……」（乙二〇九〇）「貞母庚壱子安」（合九四）

宊（2形、4形）：「子宊亡壱」（乙三四七一）「父乙壱子宊」（乙五九七九）「佳母庚壱子宊」（合九四）

宴（5形）「乎子宴卯出母于父乙……殼貞乎子宴出于出且羊」（乙六七三二）

定（6形）：「貞卯子定于兄丁……」（卜二八八）「乎子定囗父……」（二八四六二）

妿（7形）「貞子　不其隻」（京二〇八三）「勿乎子……」（乙二九六四）

宊（8形）「貞勿乎子妿疾」（乙七四七六）

㝔（9形）「貞子㝔不祉有疾（後下二七、五）「永貞乎㝔疾」（乙二六四一）

鄛（10形）「亘貞乎鄛艮令」（前四、三〇、四）「癸亥……子鄛……帚」（鐵七八、四）

宊（11形）「甲辰卜疾宊雀」（佚六〇四）「酉卜扶宊工邑」（二九〇七二）

以上九辭皆稱「子某」亦稱「疾」。貞人名所見者有殼、亘、方、永、㕣。其他人物有父乙、母庚、兄丁、娥、帚好時代相同。當是一人之名也，從董先生俱釋子定

惟以上十一文中，字亦用作「賓」字亦爲地名，叚爲賓字者如：

定王宊羽日（丙三二）

宴「王衣宊羽日」（丙三五）

安「王安祭（…文）」（乙六四三二）（與「王宊祭」等辭相同）

宴「貞帚好弗其宴㝔」（遺五二三）（㝔又釋爲姐）

宊「酉卜扶王宊祀河」（乙九〇七二）

其作地名用者如：

安「貞王出匚在安邑」（乙三三〇五、六七六五）「王其曰安亡共（ 摭六八）

「卯石于安豕出十夕」（乙六六九〇）後二辭皆武丁以後之辭。然第一辭則仍是武丁時之字樣也。

宊「辛卯卜貞在宊，其先𦔮戦（ ）」（金四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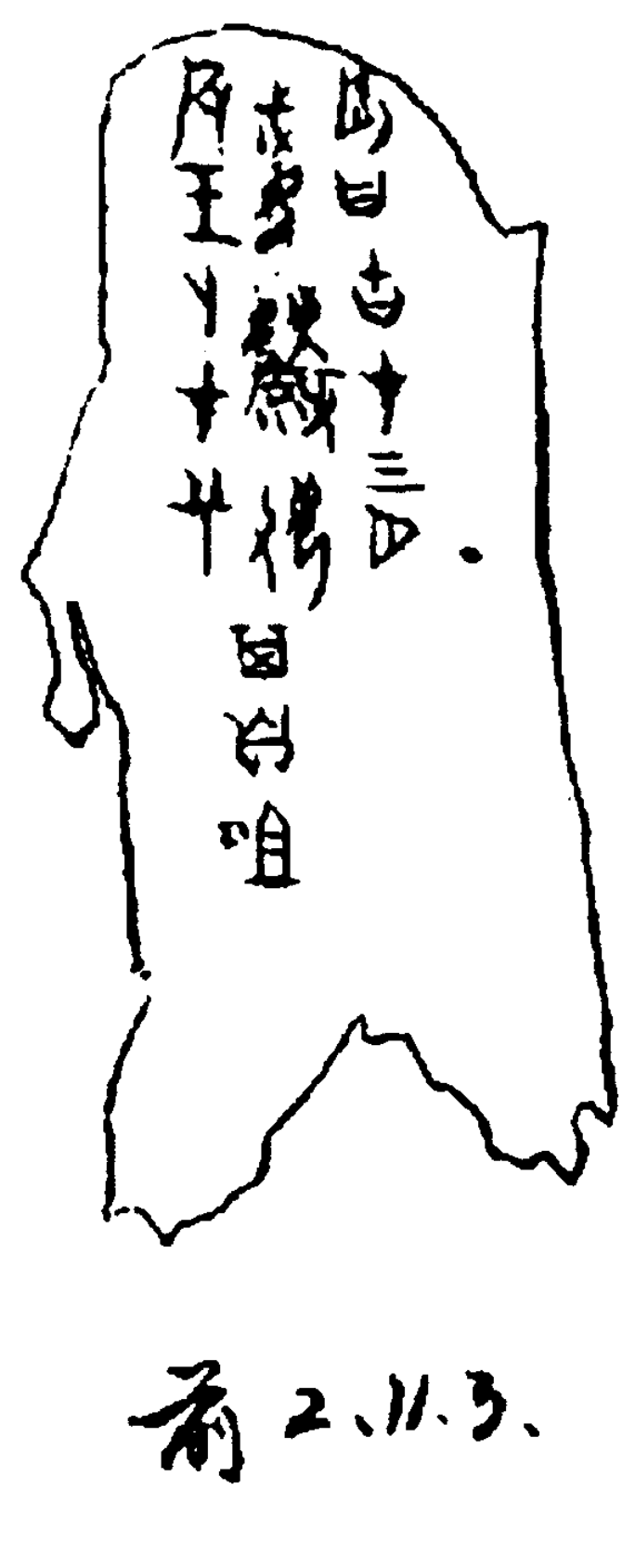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三十九冊，一九七一年三月）

釋禬

金祥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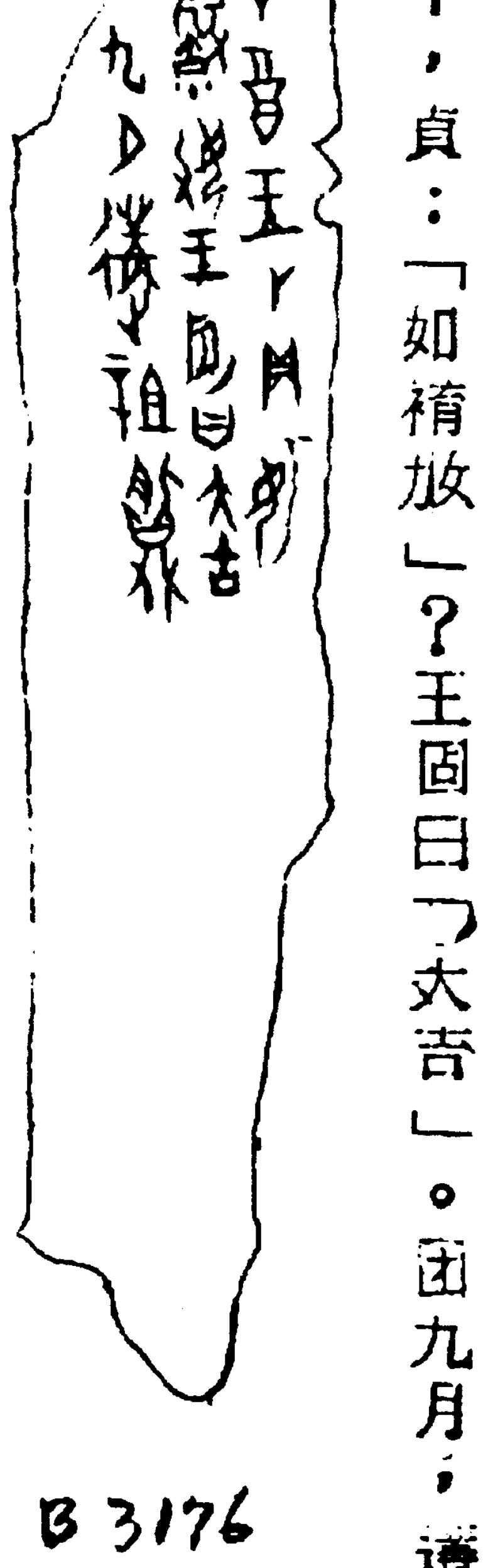
甲骨卜辭有𢧜字，一見於殷虛書契前編二卷十一頁第三片，一見於加拿大托倫托安大略博物館所出版之明義士殷墟卜辭續編第一集（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Volume I）B三一七六片，其辭一爲：

囗辰王卜，才兮囗：「娀禬放？」王固曰「吉」。才三月


前2.11.3.

一爲：

辛酉王卜，貞：「如禬放」？王固曰「大吉」。在九月，遘且辛𧶜。


B 3176

前編卷二第十一頁第三片之禬，葉玉森集釋釋文作「𢧜」（卷二廿三頁），孫海波之

甲骨文編作「⿰糸毓」（附錄四十頁），日人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彙作「⿰糸毓」一四五頁），兩者皆因拓片不明，其形均有彙訛。孫氏將其女彙爲殘文作「𠫓」，葉氏將其「𡥈」訛成「𡥈」，孫氏亦然。島氏將「ㄓ」訛爲「ㄓ」，因此不知其結構而不識。今據明義士殷墟卜辭續編第一集B三一七六片，知其字當作「⿰糸毓」，从衣毓聲之裗，字書無之。玉篇有⿰衤育，云「與六切，車複」。集韻則謂「車蘭幔也」。疑即一字。毓，說文謂育之或體。王國維戩壽堂殷墟文字攷釋云：

卜辭后字異文頗多，或作⿰每𠫓，或作⿰人𠫓作⿰母𠫓作⿰女𠫓，或作⿰女𠫓，或作⿰母𠫓，其字皆从女从𠫓（倒子形，即說文云㐬字）。或从母从古，象產子之形，其从⺀⺀⺀者，則象產子時之有水液也。或从𠂉者，與从母从女同意，故以字形言，此字即說文育之或體毓字。毓从每（即母字），从㐬（即倒子），與此正同，故產子爲此字之本義。又⿰人𠫓⿰人𠫓⿰人𠫓諸形，皆象倒子在人後，故引申爲先後之後，又引申爲繼體君之后。……其後產子之字專用毓育二形，繼體君之字專用后形，遂成二字（第八頁）

王先生之說是也。⿰糸毓蓋象產子之形，裗所从之𡥈，象嬰兒襁褓，冠衣相連。𠆢即象文衣，ㄓ者象襁褓之屬，冠之飾物。又以手持之，故从又作𡥈。⿰糸毓蓋象手持嬰兒襁褓以待生育之形，當爲裗，即⿰衤育字。唯甲骨卜辭之⿰衤育，其字義與玉篇集韻異，玉篇集韻訓爲「車複」或「車蘭幔也」，蓋取其複嬰兒之衣而引申之。卜辭⿰衤育與毓、育無異，說文：

「育，養子使作善也，从𠫓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毓育或从每」。今江浙民間語：問人「分娩」沒有說「養了沒有？」養即生意，現在生育爲連語。易漸九三爻辭「婦孕不育，凶」，中庸「萬物育焉」，晉語七「恐則毓災」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物名：……以蕃鳥獸以毓草木。」其注育，毓皆訓生也。廣雅釋詁一，「育，生也」。卜辭另有一⿱冋𠬞（娩）字，如：

貞：帝好娩放？　乙六二七三

壬寅卜，㱿貞：帝好娩放？

貞：帝好娩，不其放？　乙六三一〇

丁酉卜，穷貞：帝好娩，放。王固曰「其隹甲娩出希出☑　續四、二九、三

（圖一）

貞：帝敉娩　存一、一〇三六

丙戌卜，爭貞：帝敉娩放？七月

貞：帝敉娩，不其放？

貞：帝敉娩放，隹令？　合二六九

丁丑卜，爭貞：帝柰娩，放？隹𣪘于二月　存一、一〇四三、

貞：帝敀娩，放？

帝敀娩，不其放？　乙六三七三

貞：枚娩，不其放？　拾九、二

甲辰卜，爭貞：☑㜸娩？　青七

貞：今日枚，不其娩？　乙七四三〇

媚娩，不其娩？　合二五二

貞：帝鼠娩，余弗其子，四月　存一、一〇四一

帝鼠娩，放？五月　前七、一四、四

帝㜸娩，不其娩　後下、三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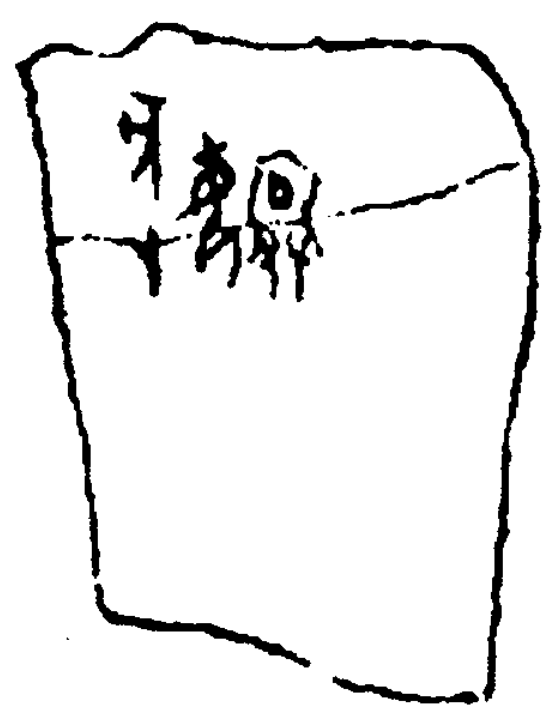
枚娩，不其放，口月　佚四四五

口子卜，㱿貞：婢娩？

丙寅卜，㱿貞：戌干戌☑𡨦　後上九、一（萃一二三七）

⿱冋𠬞，萃編郭氏釋文作冥，下注小字娩，古代銘刻彙攷續編骨臼刻辭之一云：「⿱冋𠬞，蓋娩之古文，从向从𠬞（拲）𠬞亦聲」。按郭氏从冋从𠬞（拲）𠬞亦聲，及釋文作冥並誤。說文「娩，生子免身也。从子免」爲會意兼形聲，而甲骨文⿱冋𠬞象分娩之形，分娩乃婦女之事，故字又从女，如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廿八頁第四片：

口亥卜，☑⿰女⿱冋𠬞☑



前6.28.4.

娩與⿰衤育爲同義字，故「帝好娩，放」「枚娩，不其放」與「妫⿰衤育，放」，「如⿰衤育放」。其語法相同。

關於婦女生育之事，見於卜辭者，如殷契佚存五八六片：

乙亥卜，自貞：王曰虫（有）孕，放，𠂤曰「放」。（圖二）

卜有孕嘉否，戰後京津新獲甲骨三〇一四片：

辛卯子卜☑帝虫子☑？　（圖三）

殷契粹編一二四二片：

貞：帝從又子？　（圖四）

又一二四三片：

囗卯卜，帝某㞢子？　（圖五）

以上諸辭卜有子歟？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云：「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也」。鄭箋云：「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是亦祈求有子也。內編二四七片（乙編七七三一片加七六九一片）

甲申卜，殻貞：帝好娩放？王固曰：「其隹丁娩，放；其隹庚娩，弘吉。三旬有一日甲寅娩，不放隹女。」

甲申卜，殻貞：帝好娩，不其放？三旬㞢一日甲寅娩，允不娩女。　（圖六）

內編二四九片

壬寅卜，殻貞：帝好娩，囗放？壬辰宊，癸巳娩隹女？

貞：帝好娩，不其放？

庫方二氏甲骨卜辭一五三五片

壬戌卜，穷貞：王固卜曰：「子𠷎其隹丁娩，不其放」？　（圖七）

乙編六九〇九片

囗卜，殻貞：子𠷎娩，不其放？　（圖八）

又二六一四片

囗子𠷎娩，囗放？　（圖九）

又四七二九片

壬寅卜，殻貞：帝好娩，放？王固曰：「其隹囗申娩，吉放，其隹甲寅娩，不吉，𡈼隹女」。

壬寅卜，殻貞：帝好娩，不其放？王固曰：「允不放，其放，不吉，于[illegible]若茲，迺死？」　（圖一〇）

乃卜産期與生子生女也。李孝定先生之甲骨文字集釋，云：

[illegible]當釋冥（見七卷）讀為娩，乃卜婦人生子之事，生子言妿，除普通卜問吉凶外，似尚有一特殊意義，乙七七三一云「甲申囗好娩妿，王固曰「其隹丁娩妿，其隹庚娩弘吉」甲申卜殻貞帝好娩，不其妿，三旬又一日甲寅娩囗（此字漫漶似為「允」字）不妿，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妿隹女」。前段貞卜産期及妿否，妿與吉並用，以可知妿有吉意，第二段為對貞言甲寅娩則不妿，以非前辭之丁若庚日也。第三段為事後追記之辭，距甲申三旬又一日甲寅産一女，遂曰「不妿」。據此以推它辭之言妿，不嘉者，蓋亦與嬰兒之性別有關，重男輕女之觀念，蓋自殷已然，固不自詩之弄璋弄瓦始矣。（卷十二第三六二七頁卷七第二二四三頁）

乙編三〇六九片

庚午卜，穷貞：子𠬛娩，放？

貞：子𠬛娩，不其放？王固曰「茲勿放」。　（圖一一）

子𠬛與子𠷎，（見上乙編六九〇九、二六一四、及庫一五三五片）疑為一人。卜辭加口與不口，往往為一字。「娩放」之辭，都言「帝某」，此獨言「子𠷎」。李孝定先生云：

囗卜殻貞子昌娩不其嘉（乙六九〇九），它辭均言「帝某娩」，而此辭獨言「子昌娩」，則子昌者，蓋武丁之女子子也。據此以推它辭之言「子某」者蓋亦男女並稱也。（集釋卷七第二二四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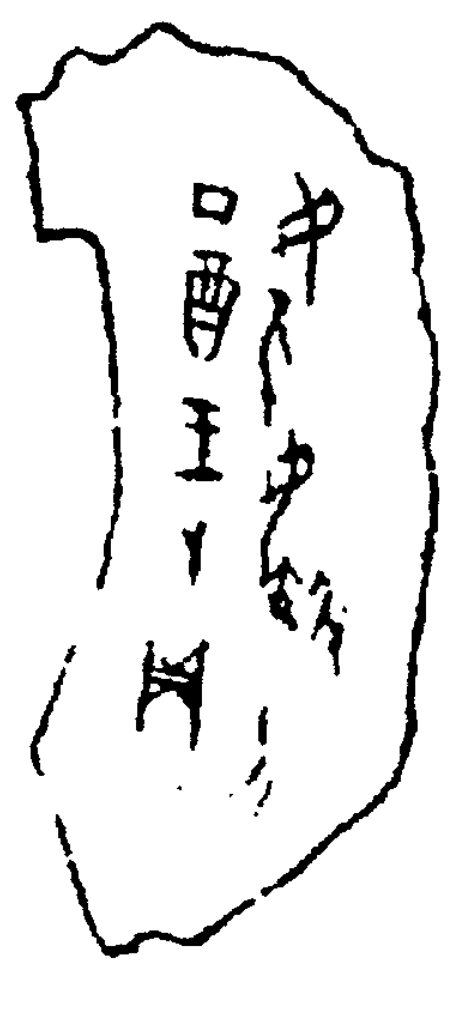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坊間卷五第四六片：

辛丑卜，爭貞：小臣娩，放？　（圖一二）

此言「小臣」，蓋以執秩言之也。

最後關於加拿大托倫托安大略博物舘所出版之明義士殷虛卜辭續編第一集B三一七六片，曾任中國文字第四十四本撰文介紹，惟內拓印本模糊不明，故釋文有誤，貞下一字誤釋為俎，放誤釋為母乙，茲得許進雄君來函，特此補正。

日人池田末利之殷虛書契後編釋文下二十五頁第十六片，其摹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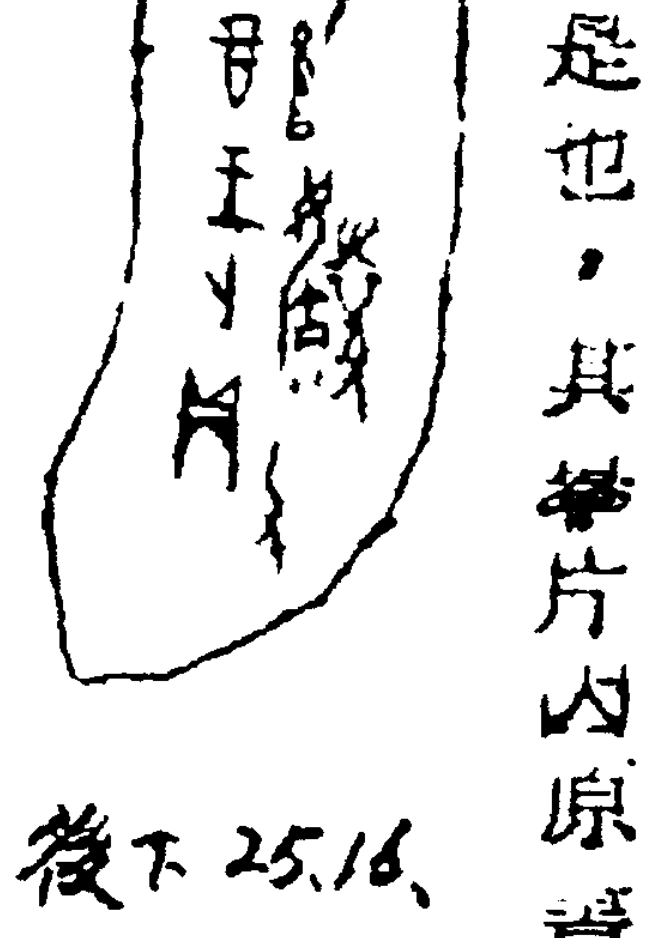


94頁

其釋文為「丁酉王卜貞，𡡒䕸㚦，亡囚」，考釋云：

本片𡡒䕸㚦與娀䕸㚦（前二、一一、三）同例。娀𡡒，均為人名，可參考丁山氏族制度第三〇頁（案丁氏作「丁丑王卜貞，𡡒䕸」丁丑乃丁酉之誤，䕸，乃𡡒之誤）㚦，原拓不完全，且不清楚，然依前二、一一、三片可知為奴之意。䕸為動詞，其意義不詳。吳澤之古代史以本片為「女䕸」之例（一五三頁），依吳澤所引言之䕸蓋指「女䕸」之意，其理由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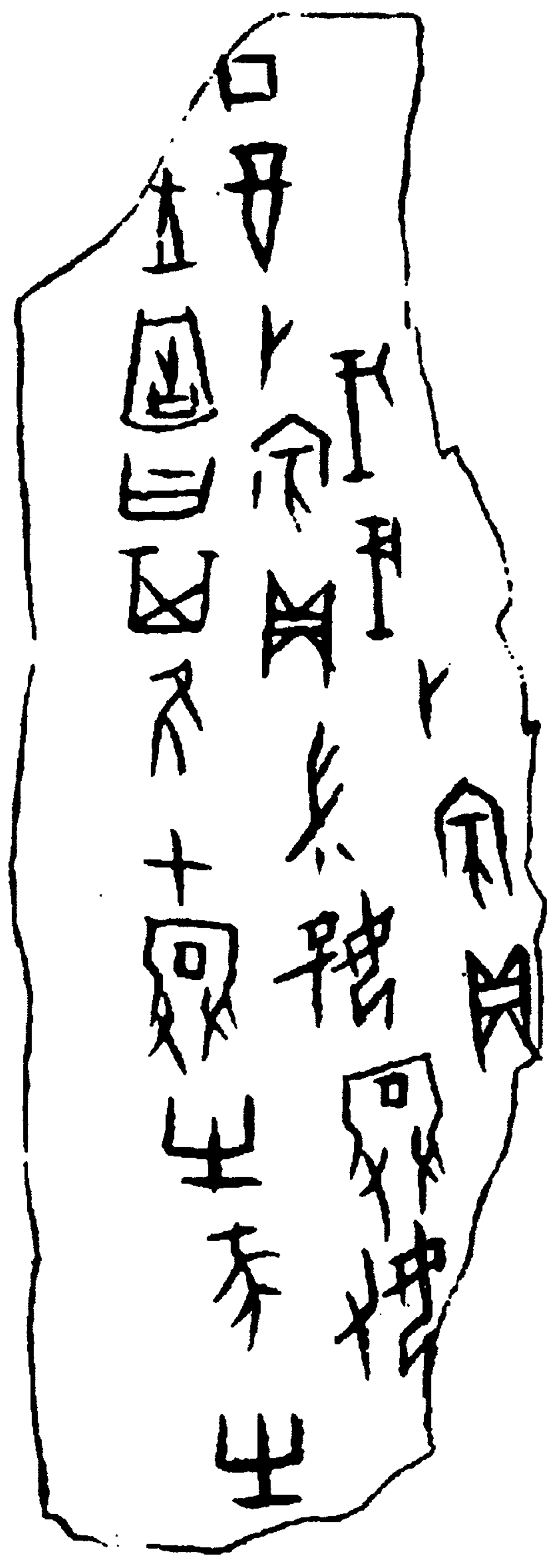
案池田末利之釋文是也，其摹片內原書拓印模糊，故未摹全，如細審之，當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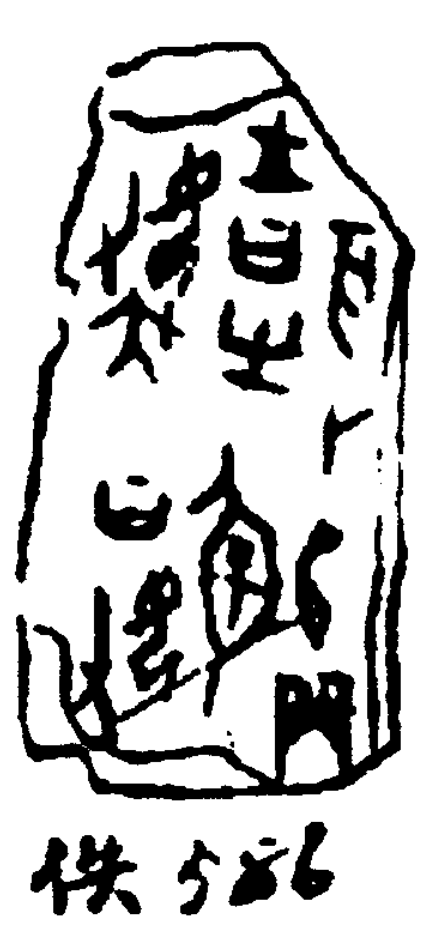
後下25.16、

「樴」右邊之「[illegible]」不顯，「放」右邊之「女」不明，其「力」作「[illegible]」尚可辨認，其下有無「亡」等字，俱不清楚。以其文例而言與明義士殷虛卜辭續編第一集B三一七六片「婦樴放」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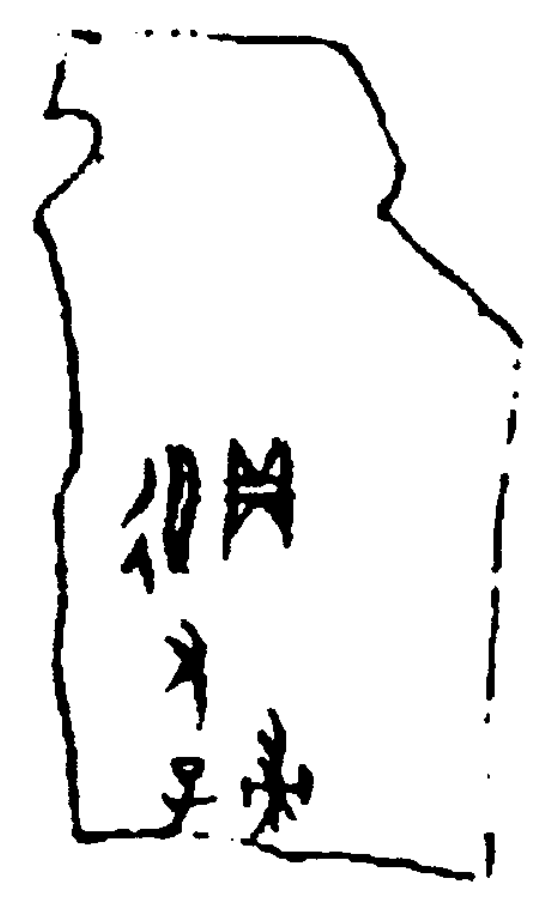
以上所舉三片，均由王卜貞，爲第五期卜辭，故其文例字體均同。


續4303
簠典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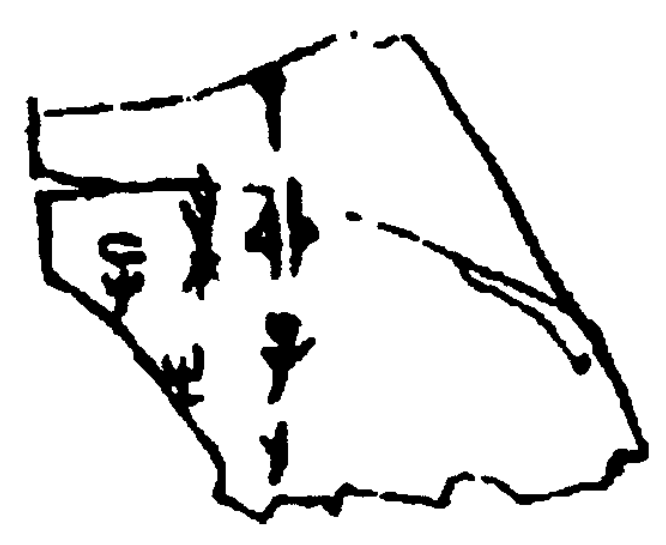
圖一


佚586
南無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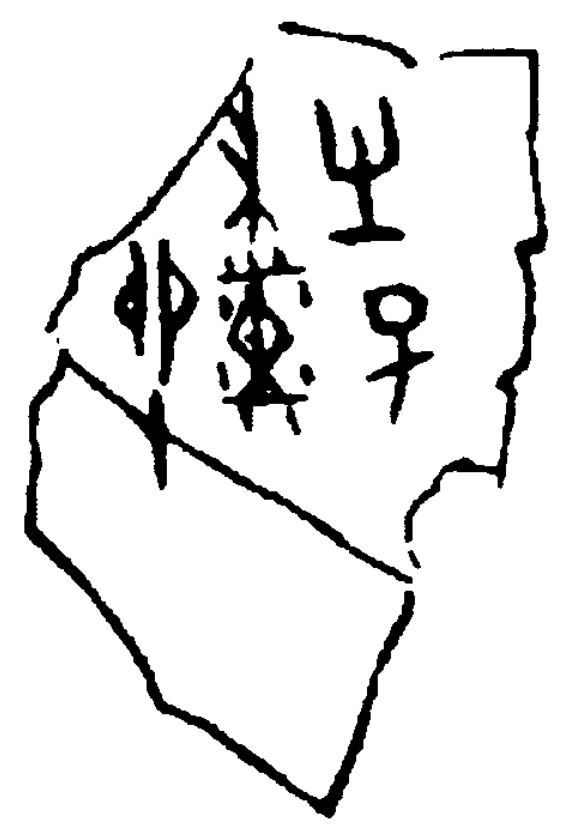
圖二


前8.3.5
粹1242
新3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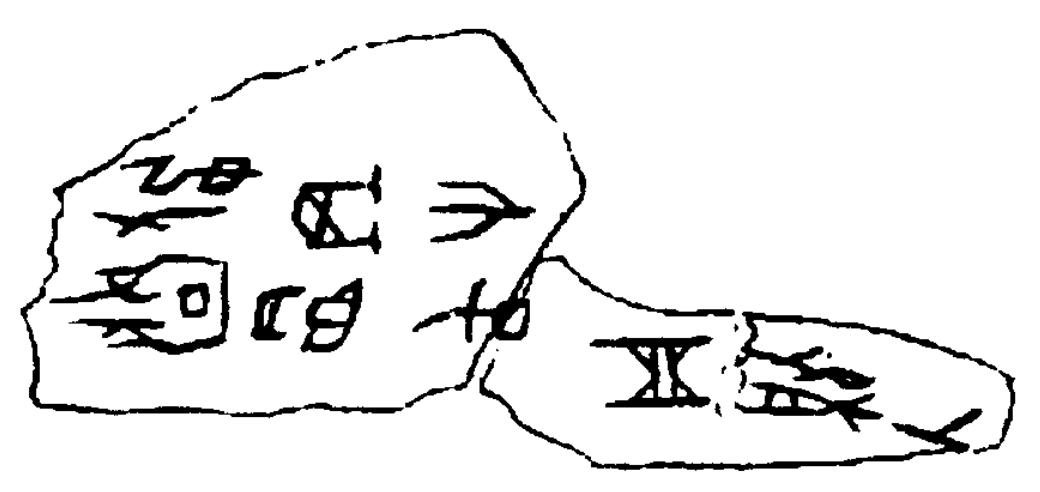
圖四


新3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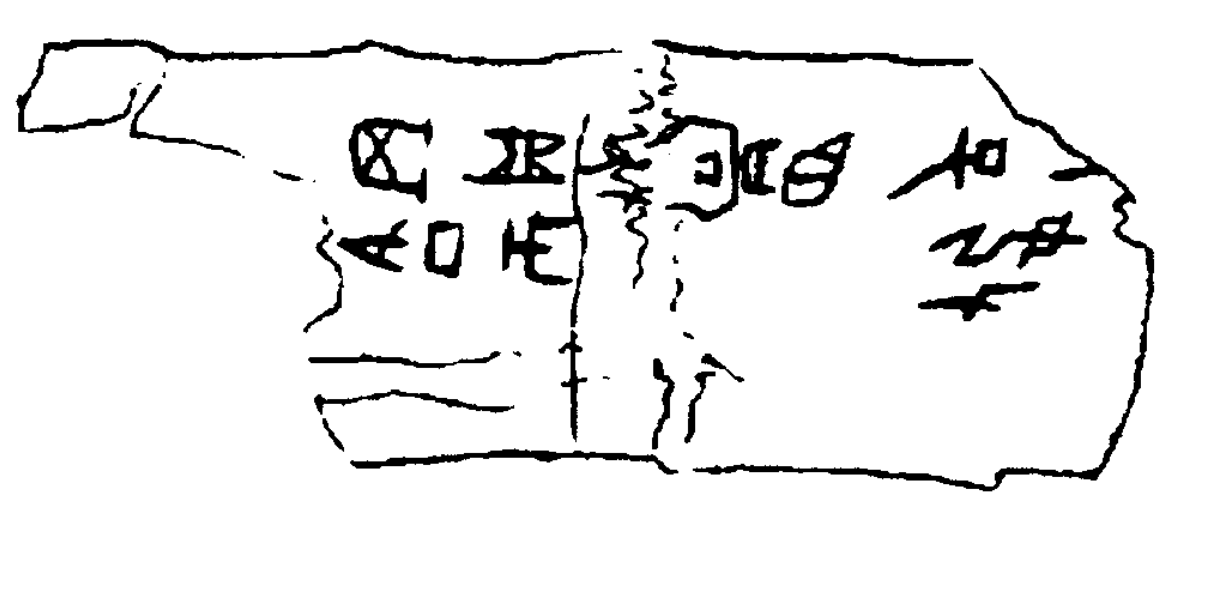
圖三


粹1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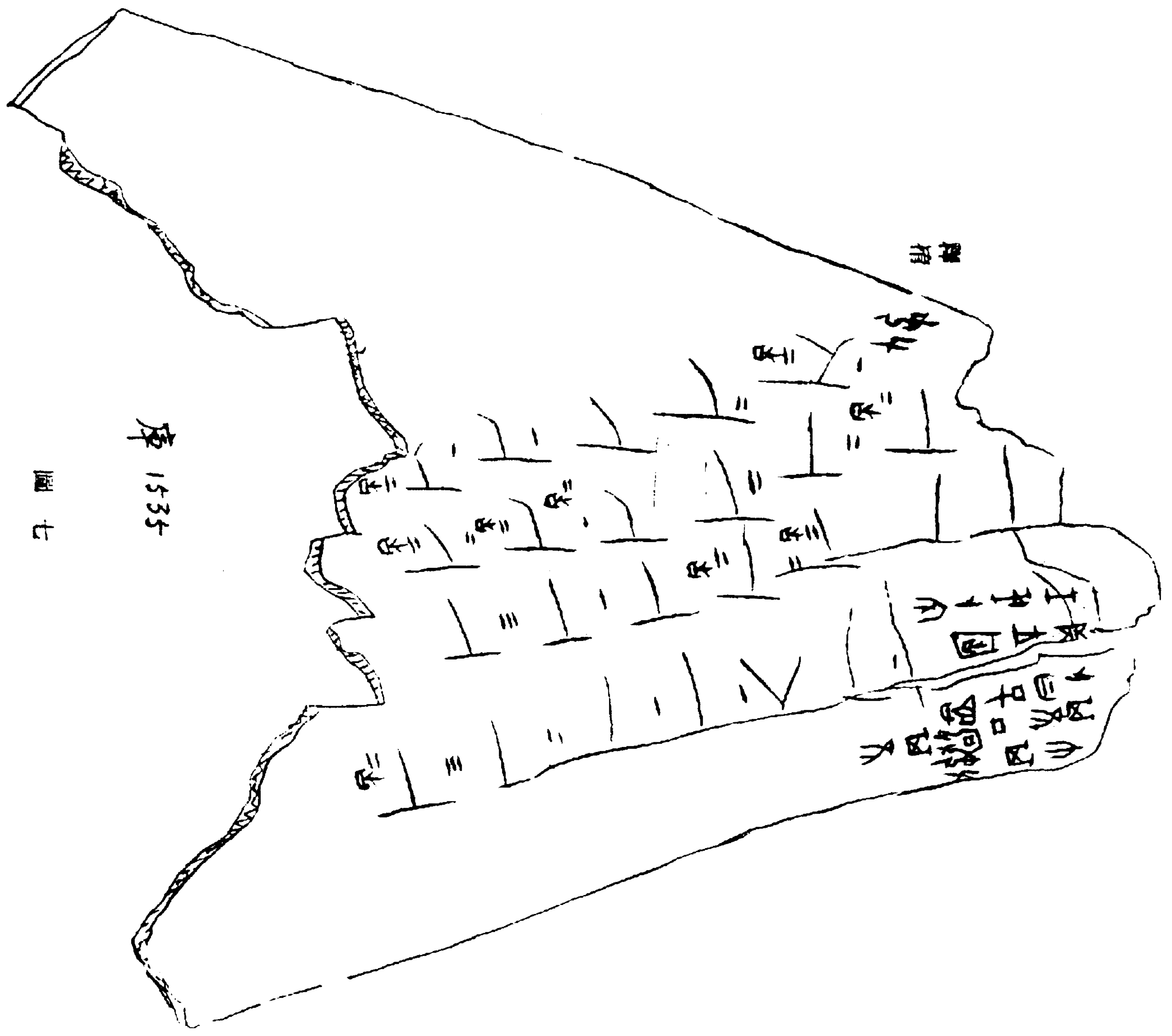
圖五


乙6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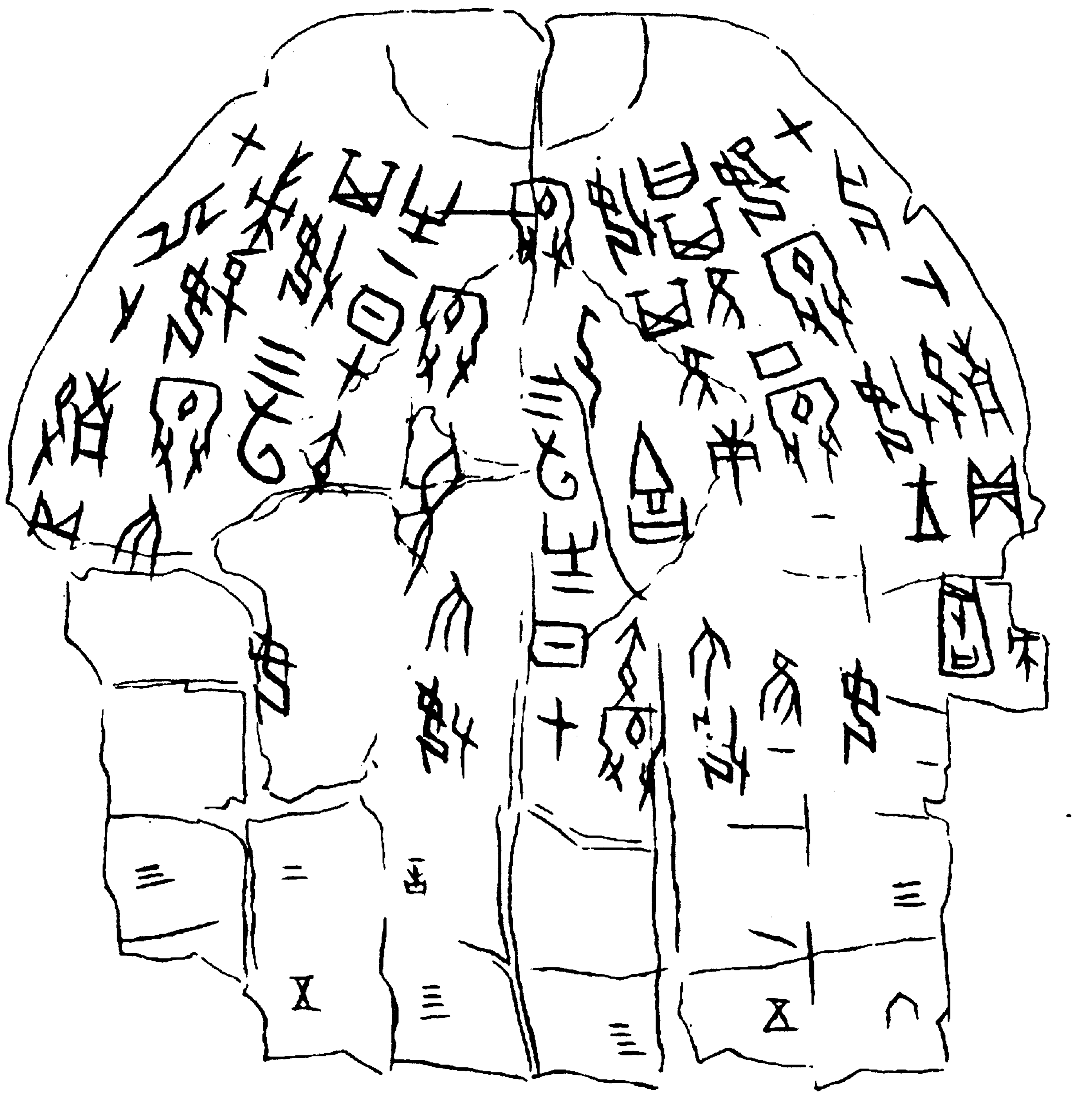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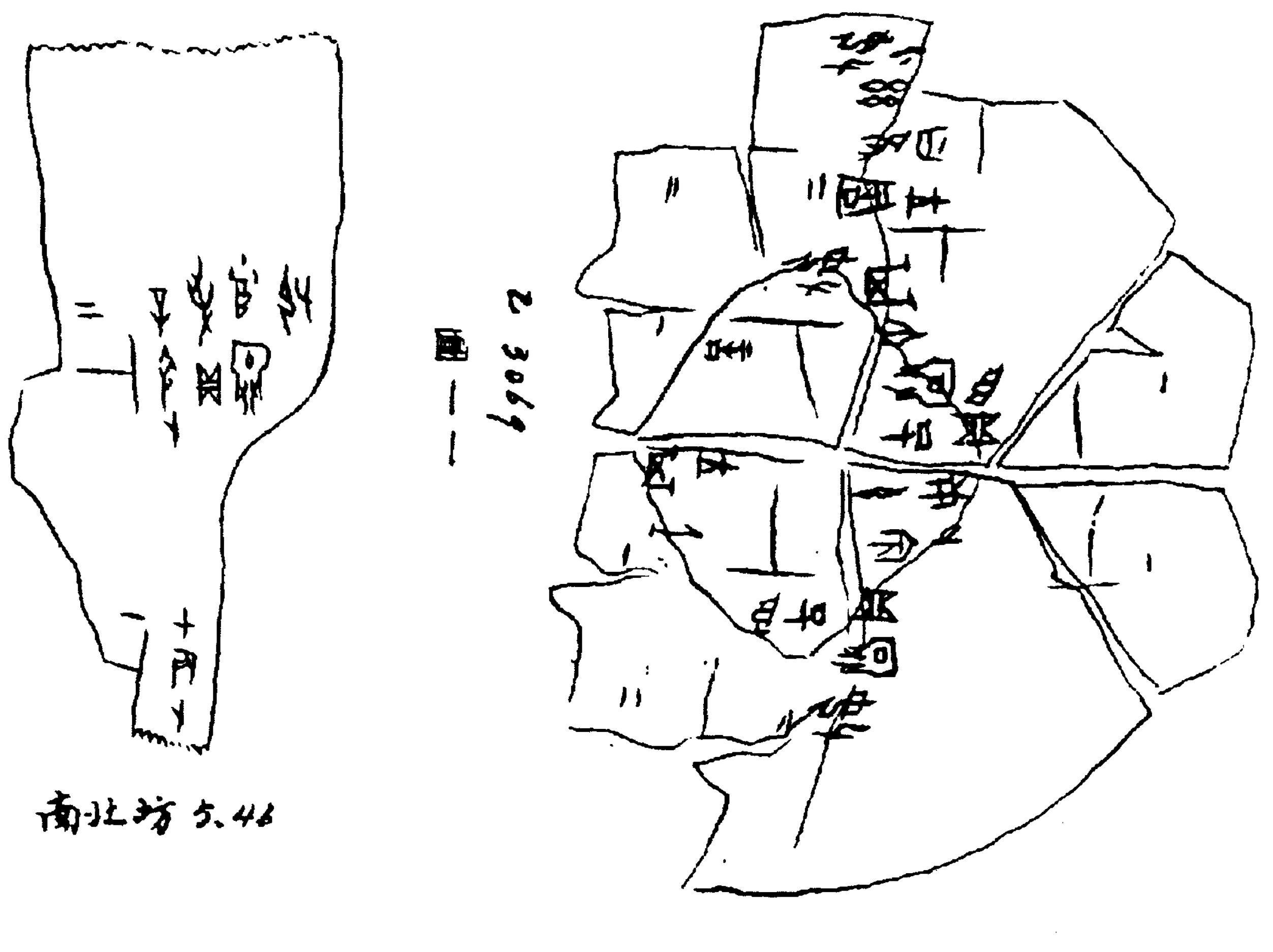

乙2614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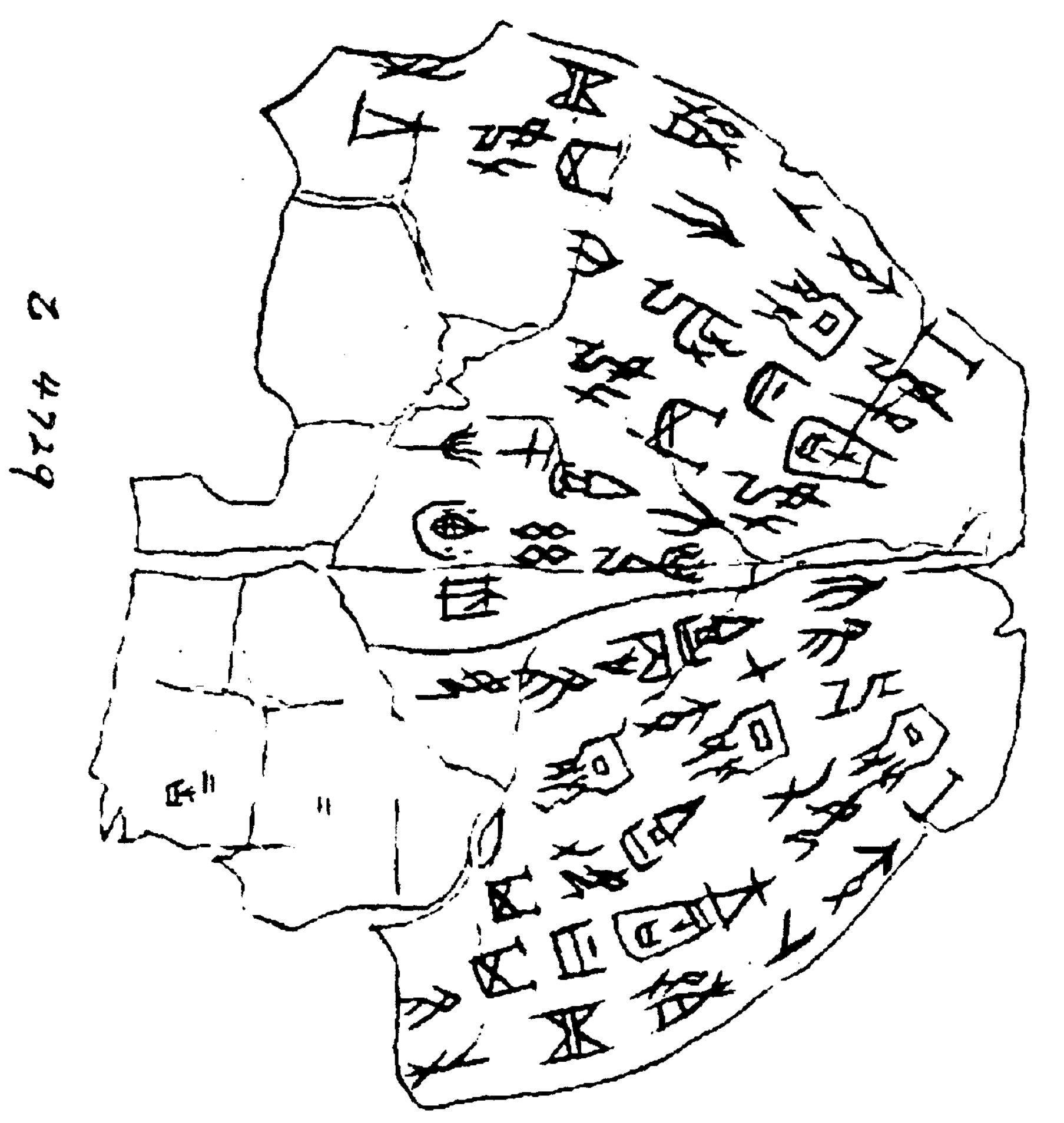

庫1535

圖七


丙247（2.7691+7731）



圖一一



圖一〇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十五冊，一九七二年九月）

釋見

丁驌

丁山謂「甲申帚見卑示七允」（甲二八一五）一辭，訂有婦見卑一名。此契字帚字不明。婦名見卑亦是奇特。因審視有關、、等字各辭。不但未見他辭之稱帚者，亦未有作人名用之辭。因說之如下：

與之別爲男女之別，與之別爲立跪之別，字分男女契文常見不鮮。我國文字原始固有他她之類別也。立跪之別或無深義。商承祚雖云臣爲舉視，目爲平視，在契辭中未見有尊卑之別。亦金文見字。

之用法，於下例辭中知之

1. 今立見吕方（東京一二九二）
2. 乎往見于河㞢來（庫一五七二）
3. 方其𦎫見何（續六·九·六）
4. 勿乎見肇（京二二一九）
5. 乎見啓于𠚤（掇二－四七九）
6. 乎𠂤見㞢𠂤（粹一一三二）
7. 冓見倉侯　六月（遺六）

此見字有出現，會見，監視之義。

之用法，於下列各辭知之（辭多略去干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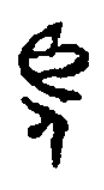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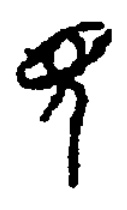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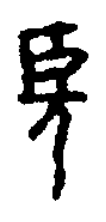
1. 王夢我大𦎫：：辛亥蚩。壬子王亦夢父㞢：：于父乙示。余見芒在之。（前七·三三·一）（按，釋尿不辭。當是勿字。此言勿㞢于某某，但于父乙示也。見即看見之見。）
2. 缶其來見王一月（合三〇一）（按此覲見之見）
3. 卜王貞自今癸酉至于乙酉邑人其見方𡰪，不其見方執。一月（南南一·五九）（按𡰪訓治也。實妥字，執字契略草似成女旁。）
4. 卑見百牛用自上示（前七·三二·四）（此見爲負責察看之義）（釋畿。）
5. 己𡰪啓不見雲（外二二二）（𡰪治也，安也。此字與釋按，訓安爲一文。猶之爲妥爲奴，正是𡰪，按之女性字，皆是安，妥，和，治之義。契文㚫字與奴字形近，雖爲二字，訓則可通也。）
6. 壬辰卜內，羽癸巳丙。癸巳見。允雨（甲三三三六）（按癸巳見允雨爲允辭。意當是「癸巳那天看看再說果然下雨了」或「今天癸巳，果然下雨了」从後義見即現，「到來」之意。」
7. 戊戌卜其霍。圄己（于，非攴）按啓，不見雲（乙四四五）（此按與外二二二之𡰪，同辭同文之證）
8. 見眉，不雨：：受年（前六·七·四）
9. 多鬼𥊝叀言見。多鬼𥊝叀：：見。庚辰卜貞多鬼𥊝叀疾見（簠雜六五）（見當訓現，出現之意）
10. 㞢希𡟰㞢見：：娐其隹丙不（粹一一四一與發二六合讀）（此王固辭。見亦是現）
11. 婦好允見㞢（續五·一八·六）（、从李釋應是老字。在此不辭。老字異形作者，亦非老字，而是南、𦙶等字。）

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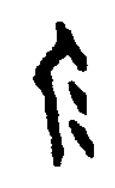
1. 己卯姐子廣人圖羌十（菁一）（此人名姐）
2. 辛酉卜其卬要。辛酉卜卬于出日要。辛酉卜要口㞢生（二五四〇五）

字爲人名女名，釋姐或娊。惟此非丁山之帚見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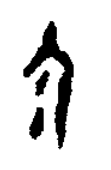
結論曰：丁山之釋誤。帚見並無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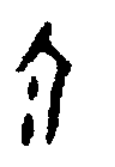
望與見相同。「貞乎望𠷎方」（戩一二·四）與「貞乎見𠷎方」（存上五五二）相同。惟臣字用為官名，人名小臣官名。望乘之留人名，見字則不為專名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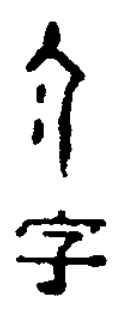
（原載《中國文字》第四十四冊，一九七二年六月）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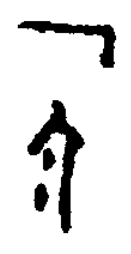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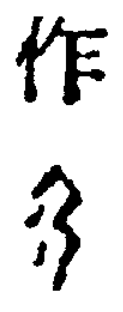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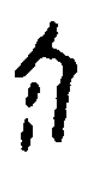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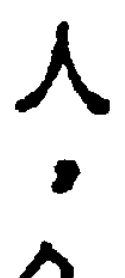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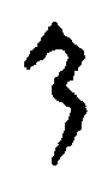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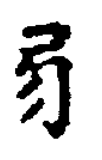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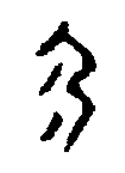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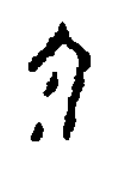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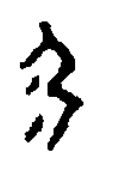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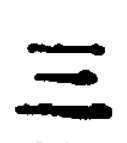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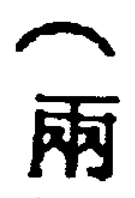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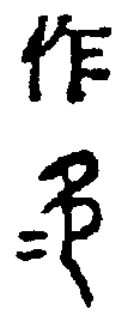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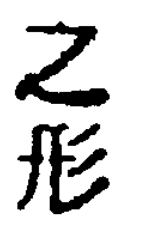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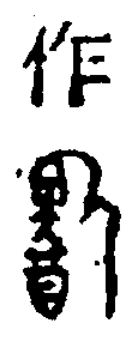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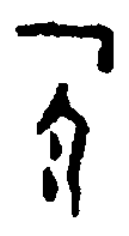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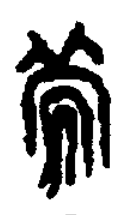
金祥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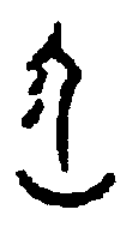
殷虛甲骨文字見於前編第一卷三十六頁第三片，其卜辭為：

　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其叙丁于大室，丁酉鄉。（圖一）

又載于卜辭通纂第七六一片。葉玉森前編考釋對字無說。郭鼎堂考釋云：

> 「太室」，周金文中習見，其制乃自殷代以來也。「勿丁酉鄉」不知何義，其下恐尚有殘文。

郭氏釋「」字為「勿」，非是。甲骨文勿字作，其形雖近，然从人，从，唐立庵釋勿為，（見天壤閣第二十六葉二一片釋文）以為弓字。郭氏釋為芴之初文：「古人于芴上書事，以備忘，字正象其形」（粹編考釋第三頁第七片）以為芴形。郭、唐二說不一，非从人則同，故與顯係二字。蓋非勿字亦可斷言。考其結構，从人从二，疑為次字。說文次从欠二聲；金文史次卣之次作（三代一一、一六、五）（圖二），陳侯因資錞之資作（兩周二六〇）（圖三）其所从之次史次卣之次同。婁次盧之次作（三代十八、廿四、二）（圖四）从二从，與說文同。甲文从人不从欠。說文欠：「張口气悟（段注作語）也，象气从儿上出之形」。故欠本亦从人。說文歓从欠酓聲，甲骨文之歓，作，明象人歠歓之形。蓋欠、人古文相通。故甲文「」為「次」字。其義許氏訓：「不前不精也」。段注：「不肯不精皆居次之意」。又云「从二从欠，从二故為次」。甲文从人从二，人有一、二之次，是以有次義。說文古文次作，章太炎文始云：「象次舍之屋，變易為茨，目茅葢葢屋也」，是以有次舍之義，說文篆文次與古文次同，二字之義本不相同。甲文之次，乃段為次舍之次。

卜辭「次（）丁酉鄉」，「次丁」，猶周禮天官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之「尸次」。鄭注云：「鄭司農云：祭祀之尸所居」。孫詒讓周禮正義云：

> 通典吉禮說大祫云，掌次於庙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林喬蔭云：尸次差設於庙門外之西，案林葢據聘禮注，賓次在門西，推之，於義近是，杜謂設於門東，恐未塙。賈疏云：若宗庙自有庙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云為之大張大幕者，以其旅居人衆，取足相容，故特為大幕也。云尸則有幄者，以經云張尸次，與上朝日祀五帝，設大次小次，同為四合之幄也。少牢饋食禮云：祝迎尸于庙門之外，特牲饋食禮云：祝迎尸于門外，注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則尸次亦於庙門外張之。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者，掌訝云：次於舍門外。後鄭注云：次如今官府外更衣處。

尸，少牢饋食禮注：「神象也」。次，周禮天官掌次大次小次注：「幄也」，故卜辭「次丁」，丁為神主名。史記殷本紀司馬貞索隱云：「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為死稱庙主甲也」。又云：「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庿。」卜辭高祖某，祖某、父某、或報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陽甲、武丁等皆是，丁之見於卜辭者：

丙寅卜，𡧊貞：㞢于丁，一牛。　殷續七六

丙子卜，㞢于丁，一牛。　殷續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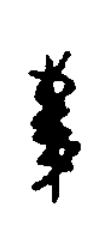
甲辰卜，貞：告于丁　一牛，五日。　殷續一五七

癸卯卜，𡧊貞：告王奇于丁。　殷續一一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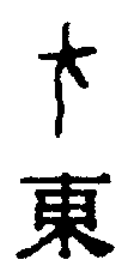
□戌卜，貞：羽其酒于大甲㞢于丁。　前四、一七、二

卜，𡧊，成□于丁歲□五十牢。　後上二七、一一

召于唐，其告于丁，一牛。　遺六五六

丙午卜，貞：于大甲、于夭于丁三牢　續一、一〇、五簠帝四一

簠室徵文王襄考釋云：「亦、丁均人名。卜辭有子亦，見下人名；丁疑即大丁。」

貞：令畢東土，告于且乙于丁　八月　粹二四九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　佚五三六　粹二五〇

郭氏粹編考釋云：『五示之次，乃追遡，丁者武丁，祖乙者小乙，祖丁與祖辛之間，殷王之號甲者爲沃甲，則丂（ ）甲自當爲沃甲，丂字多用牲，與牛羊同列。羅振玉釋爲羊，說丂甲爲「羊甲」即陽甲，孫詒讓舊釋爲羌，近人多從之，丂甲爲「羌甲」，亦即陽甲，然如爲陽甲，則與此片之世次不合，因陽甲當在小乙與祖丁之間也。且余於東京帝大考古學教室發現一片，其文爲「庚寅卜（貞）其又㲋（于）丂甲，南庚，喙甲（般庚）小辛」（通別二）丂甲在南庚之上，其下復有喙甲，在南庚與小辛之間，可證陽甲實作喙甲，而丂甲非沃甲莫屬。』

貞：成烄丁宗　續四、四四、三　簠八一五

亘貞：勿☐成烄丁宗其㞢來鼓　前六、五三、三

己卯卜，貞：彈弓征于丁宗𡗜　前五、八、五、通二二一

郭氏卜辭通纂考釋云：「所謂丁者，即據此上辭，然未必即匚（報丁）」

丁酉卜，爭貞，𢓊日丁宗亡匕席㞢☐　甲一〇四八

貞：勿征，其丁宗亾戠　二月　甲一二九六

勿☐丁宗☐　十三月　掇一、二二五　存一、三三五

庚辰卜，貞：于丁宗　南坊四七〇

陳夢家卜辭綜述云：『丁宗或是祊宗，但下二四、三丁宗與丁巳、丁卯之丁無別。成盛和𣓁、𡗜嘗是祭名，宋世所傳錄的己酉方彝，是殷代銅器，銘曰：「其𥁕祊宗」祊亦作口。』

卜辭中之口，其形與天干之丁無別，故𥛱爲丁，又與殷先公之報甲至報丁皆从口匚與日名合文，匚爲盛主匣之形。說文「匚，受物之器也，讀若方」，又「匰，宗庙盛主器也。」以石爲之曰祏，說文「祏，宗庙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左傳莊公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杜注：「宗祏，庙中藏主石室也」。說文：「祏，宗庙主也。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又「宔，宗庙宔祏也」。宔从宀，說文：「交覆宎屋也」，亦藏主之所也。宗：「尊祖庙也，从宀示，示謂神主，宀謂屋也，亦藏主之所。殷先王報丁之子、孫，史記殷本紀作「主壬、主癸」，而卜辭作「示壬、示癸」，蓋主、示相通，故宗之與宔，其義一也。因其報甲至報丁卜辭作田、匚、匚、匚，報甲从口，象正面之形，報乙、報丙、報丁从匚，象側視之形。說文匚讀若方，金文國或作或，（毛公鼎）或作𢧵（國差𦉜）或作國（彔卣）。說文：「國，邦也。」又：「或，邦也」。古或、國同用。國之所从口或匚，與報甲、報乙之所从相同。古方國互用，如詩皇矣：「維彼四國」，毛傳：「四國，四方也」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方與四國對文，知其一也，以是

甲骨文之口又釋爲方，即祊字。故「丁宗」或即「祊宗」。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杜注「祊，庙門也」，「祊宗」或即「宗祊」也。卜辭之口，釋丁釋祊至今無定說，如以「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于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佚五三六）言之，丁與且乙、且丁、羌甲、且辛並言，且爲五示，丁殷先王名無疑，若釋爲祊，則不辭矣！故「口宗」釋爲「丁宗」爲是。本卜辭「叙丁于大室」，「次丁西鄉」，其丁，亦殷先王名。

「大室」，宗庙中太室也，王國維明堂庙寢通考云：

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證其制與明堂無異，殷商卜文中兩見太室，（殷虛書契卷一第三十六葉，又卷二第三十六葉）此殷宗庙中之太室也。周則各庙皆有之。書洛誥王入太室祼，王肅曰：太室，清庙中央之室，此東都文王庙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王世室。吳彝蓋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蓋云：王在周康宮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宮辟太室；曶鼎云：王在周穆王太口（此字摩滅疑是室字）；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則成王、康王、穆王諸庙皆有太室，不獨文武庙矣。

卜辭「大室」如：

己丑卜，疑貞：其𥛱告于大室。　金四六

𥛱告☐☐室，其☐。　明一三九一

☐巳卜，貴貞：☐才大室。　金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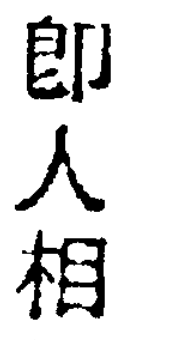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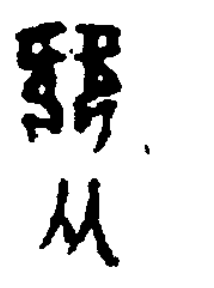
癸☐卜，貞：其☐☐于大室。　佚九二〇

☐后母大室。　粹一二五一

☐貞：王宜☐大室☐　庫一六六九

皆𥛱告叙祭之所。

卜辭「次丁西鄉」之鄉即嚮。禮記曲禮：「請席何嚮」？疏：「嚮，面也」荀子榮辱篇：「呥呥而噍，鄉鄉而飽」。王先謙案揚讀鄉爲向，故訓爲趨飲食貌。但呥呥是噍貌，則鄉鄉當是飽貌。若解爲趨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反在噍嚼之後，未免倒置。揚說非也。鄉當爲薌之省，薌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猶美之爲美美。」然以甲骨文鄉（ ）之形構，正象兩人鄉鄉而食狀，中爲簋豆，兩人相對而跪，羅振玉文字考云：

鄉字从（即人相嚮之嚮，詳唐風樓金石跋尾）从皀，或从从皀，皆向饗食時賓主相嚮之狀。即饗字也。古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爲一字，

後世析也爲三。許君遂以鄉入𨛜部，卿入卯部（許君訓卯爲事之制，亦誤，未知其爲向背字也）饗入食部，而初形初誼不可見矣。

羅氏之說至爲翔實。卜辭之鄉，其義有三：一爲饗食之鄉，如「庚子卜，王鄉于且辛」（文二九三），「癸巳卜，何貞：羽甲午𢍰于父甲鄉」（甲二七九九）孝經祭則鬼饗之。特牲禮「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金文彝器銘文作亯，如「其用亯于氒帝考（寂鼎）（三代四、一〇、一）朱氏說文通訓定聲：「案亯與饗別，享，神道也；饗，人道也。易隨王用享于西山；書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詩天保是用孝享；周禮大宗伯以事獻祼享先王」等。卜辭無別皆作鄉，二爲卿，如「辛未卜，才召宕，隹𢍰其令卿史」（癹一七）「貞：卿史于𤉲北宗，不大雨」（前四、廿一、七）「卿史」即金文「卿事」，番生毀「王令𤔲嗣公族卿事大史寮」，令彝：「受卿事寮」，毛公鼎「彶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孫仲容云：「卿事，讀爲卿士，即卿士寮太史寮猶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三爲嚮，如：

成其𣄼口于西方東鄉？

東方西鄉？　　粹一二五三（圖五）

庚辰卜， 其从東鄉？

其北鄉？

其北鄉？

其東鄉？　　鄴三、下四五、七與四二、五（圖六）

其「西方東鄉」之鄉，鄉，面也。位西面東也。史記項羽本記「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與卜辭同例。

㞢于⧄次丁囗鄉　　前四、二二、六（圖七）

此卜辭與前「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其叙丁于大室，次丁西鄉」爲一片之折。辭雖殘缺，其「次丁囗鄉」，與「次丁西鄉」同例。惟鄉上缺字，或東或北或南，無法補之。惟此爲祖庚祖甲卜辭，叙祭其父武丁，故稱丁。「次丁西鄉」者謂武丁之主次於大室之外位東西鄉也。其他如：

辛亥亘，王子王亦夢尹次㞢豈⧄　　前七、三三、一　通四三四（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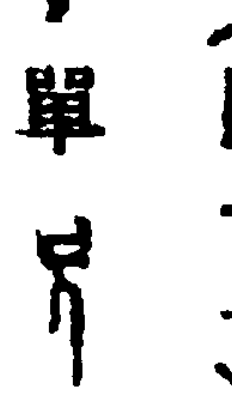
其次，郭氏釋爲勿。

貞：次不其值？　　鐵五五、四、（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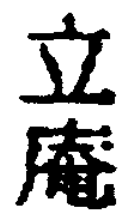
囗亥卜，臼，次口𠃊，其娶？　　前八、一四、一、通四〇二（圖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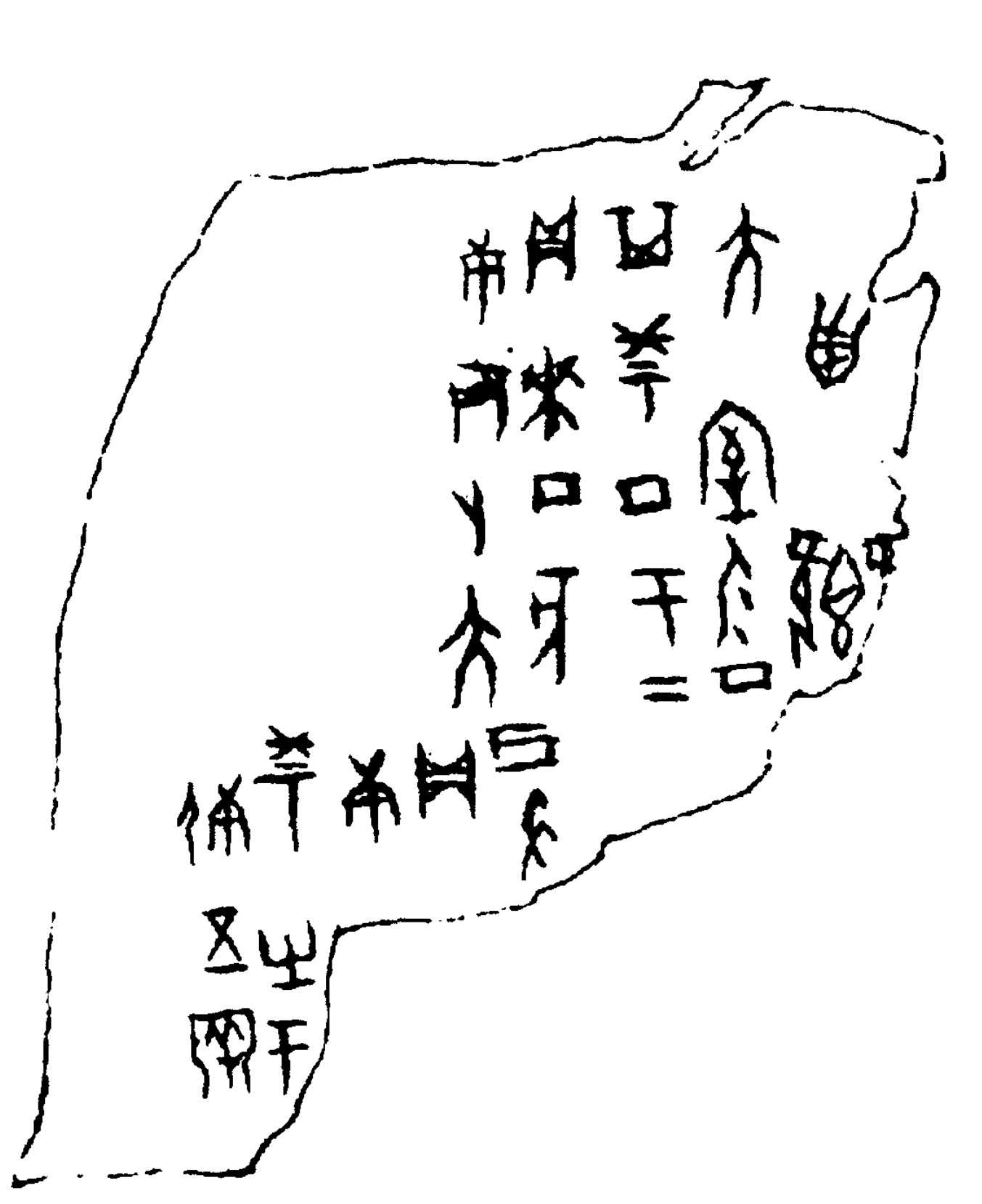
其次，郭氏釋爲勿。非是。卜辭另有一字與此字相近，如：

己巳卜，㞢夢王 ？八月　　甲一一二八（圖一一）

癸丑卜，爭貞：旬亡𡆥，三日乙卯囗㞢數，單于彔，⧄丁巳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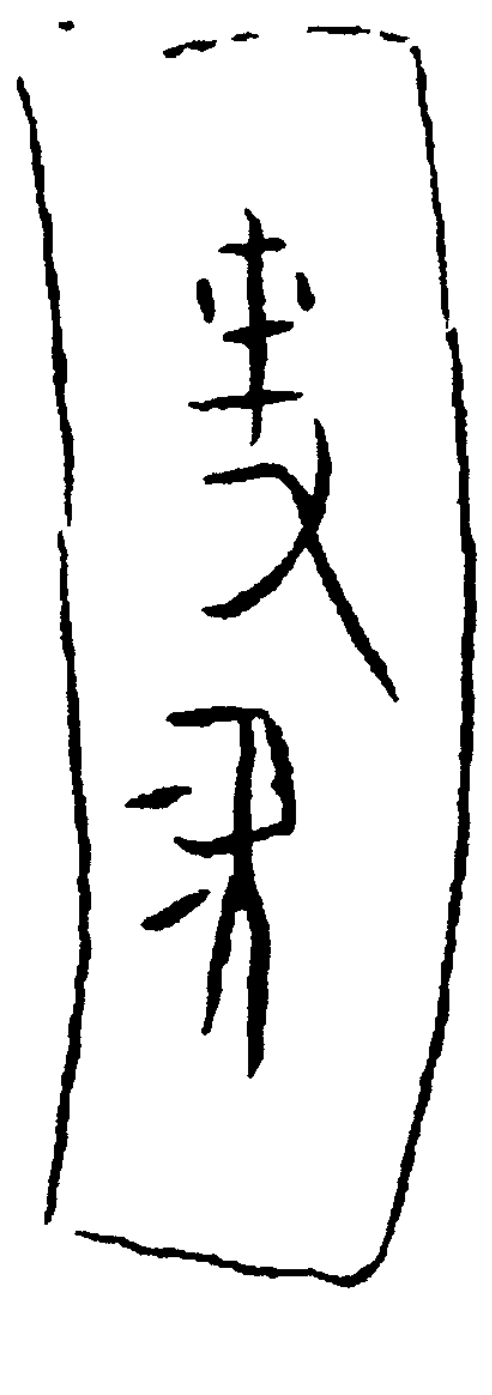
⧄鬼亦尋疾。　　菁五、一、通四三〇（圖一二）

其，唐立庵釋爲尿，胡厚宜、李綺陸先生從之，楊樹達釋爲㐱，屈翼鵬先生於甲編考釋云：「 唐蘭釋尿（殷虛文字研究）楊樹達辨其非是，而釋爲㐱（積微居甲文說六〇頁）按類纂（存疑八）已疑爲㐱字，釋㐱亦未的」。惟此字與次異，不予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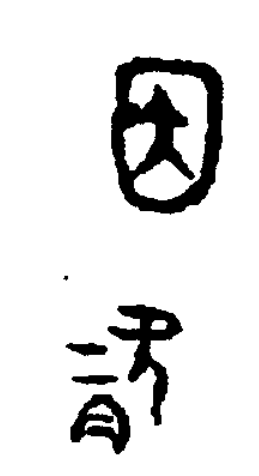
圖一

前1.36.1，通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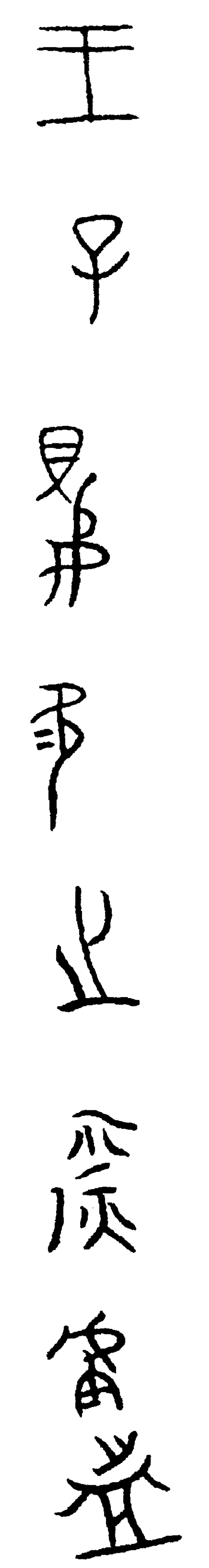
圖二

三代 2.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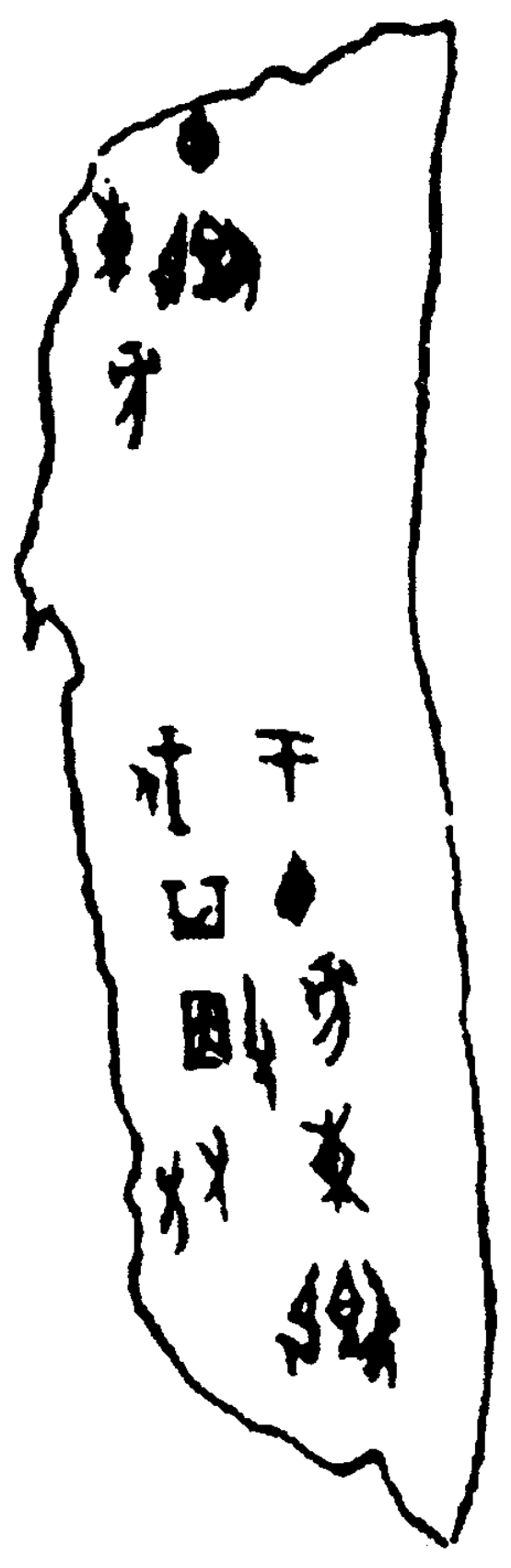
圖三

西周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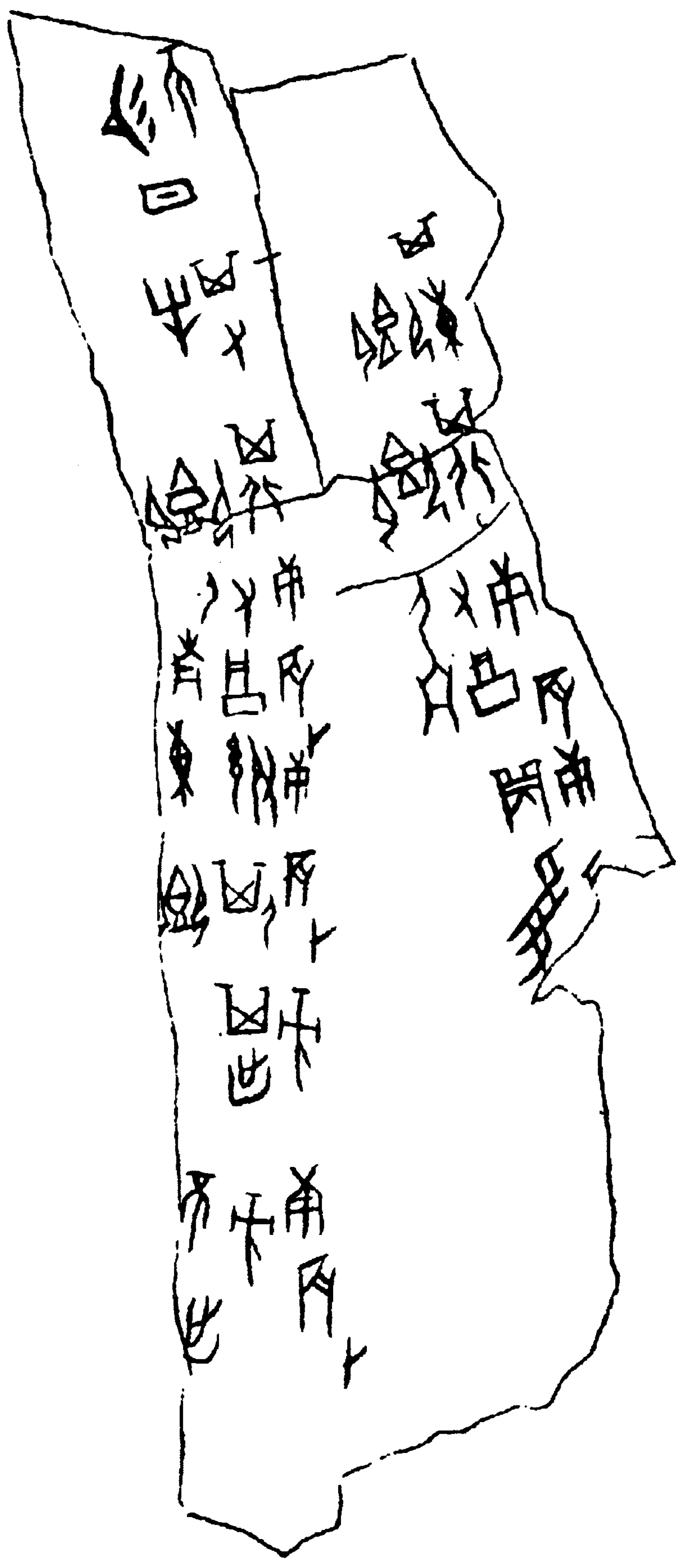


圖四

三代 18.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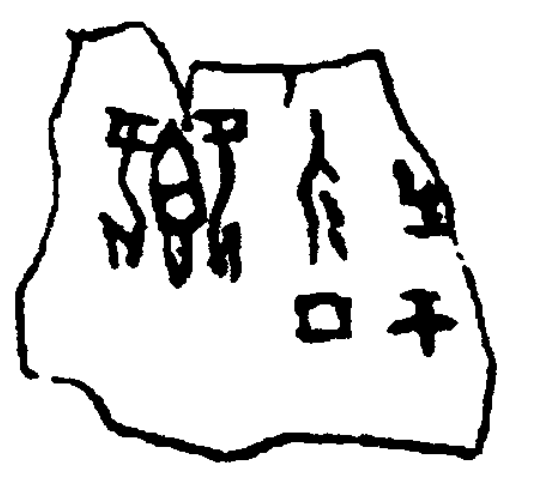

圖五

粹 1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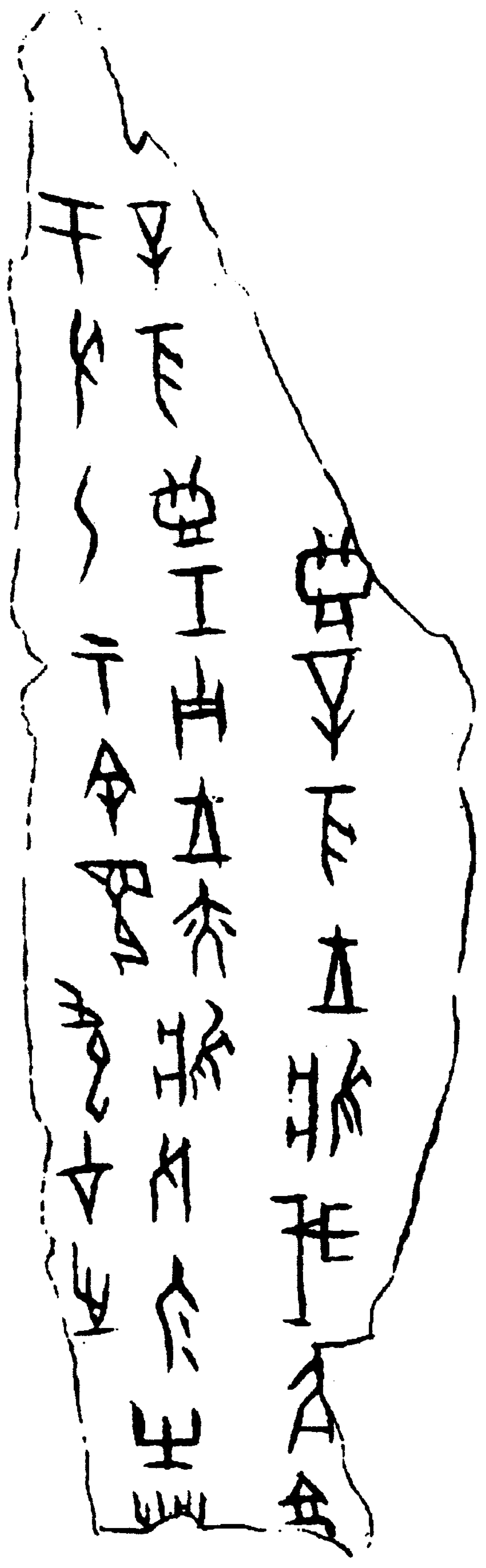

圖六

鄴 3.下.42.5

鄴 3.下.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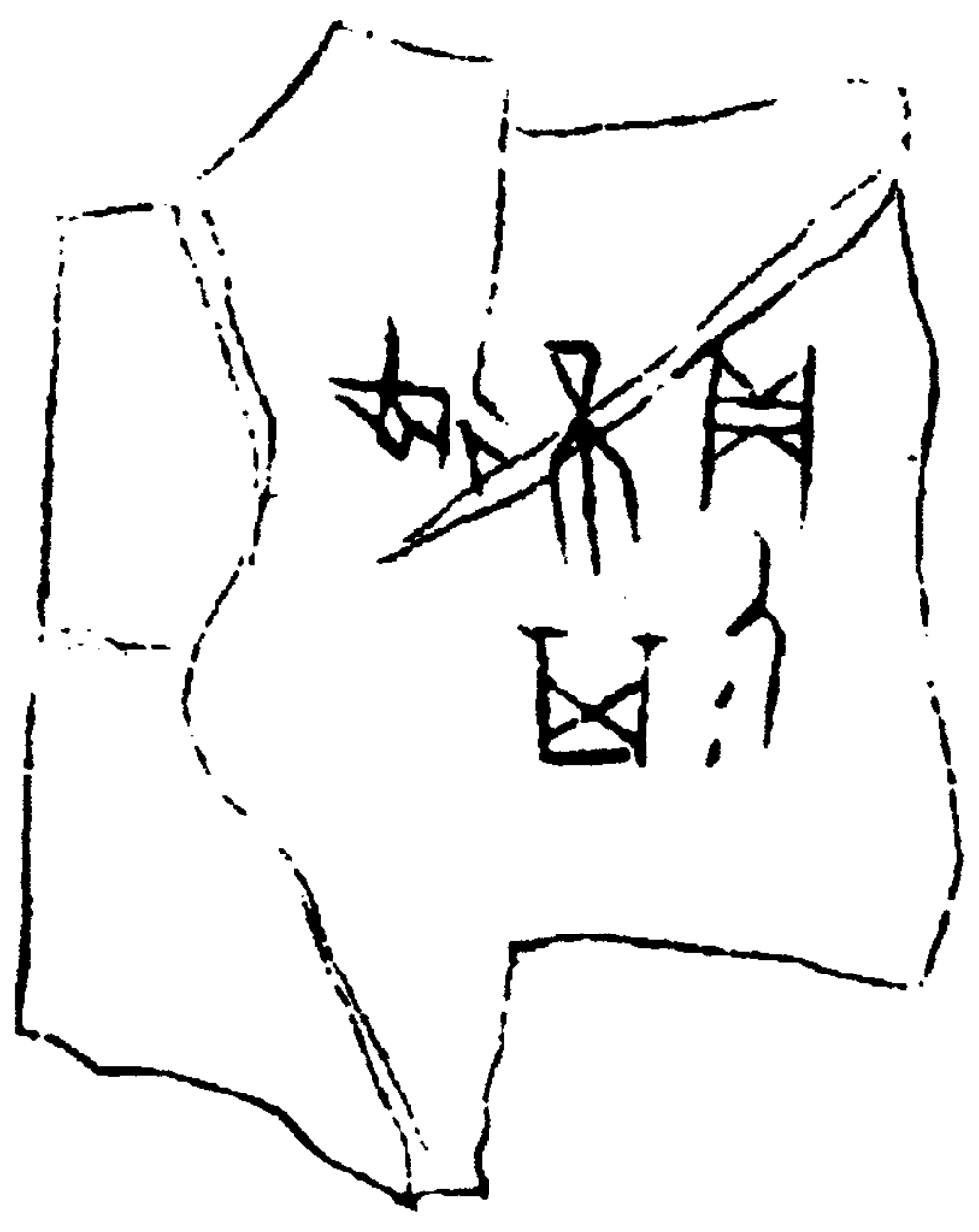

圖七

前 4.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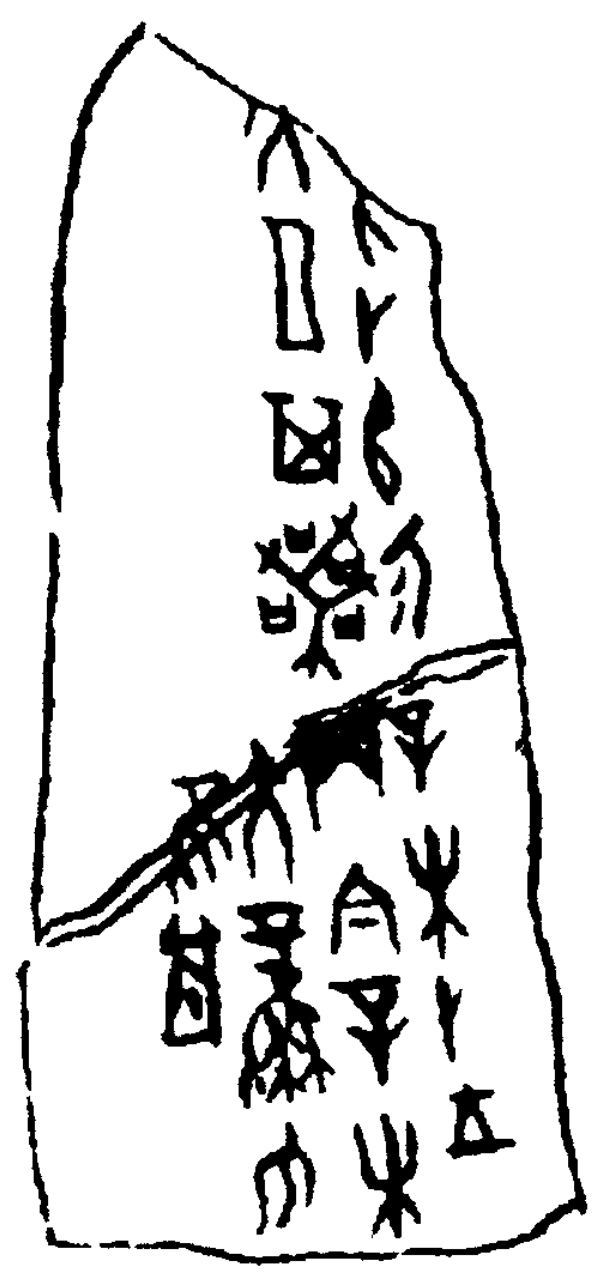

圖八

前 7.33.1

通 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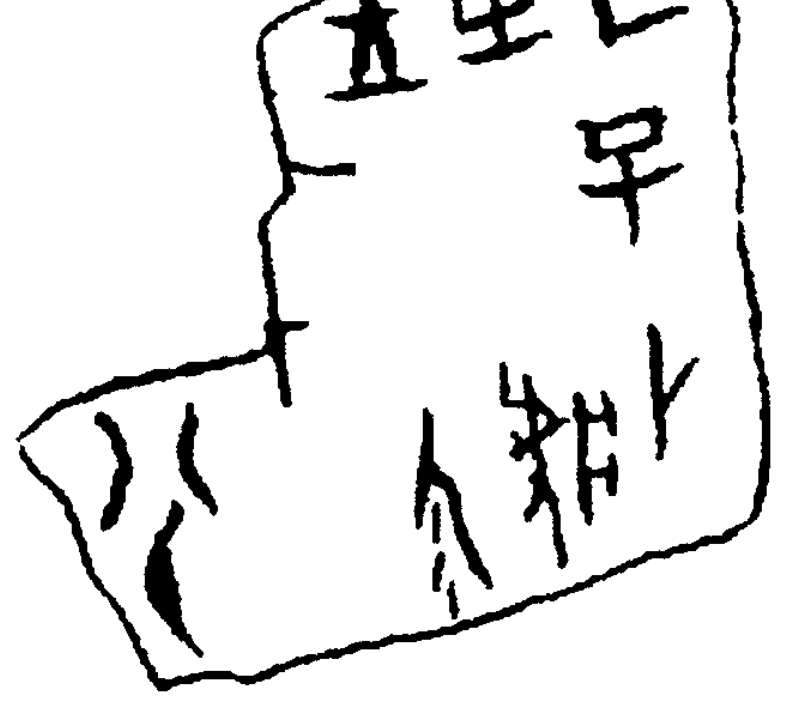

圖九

鐵 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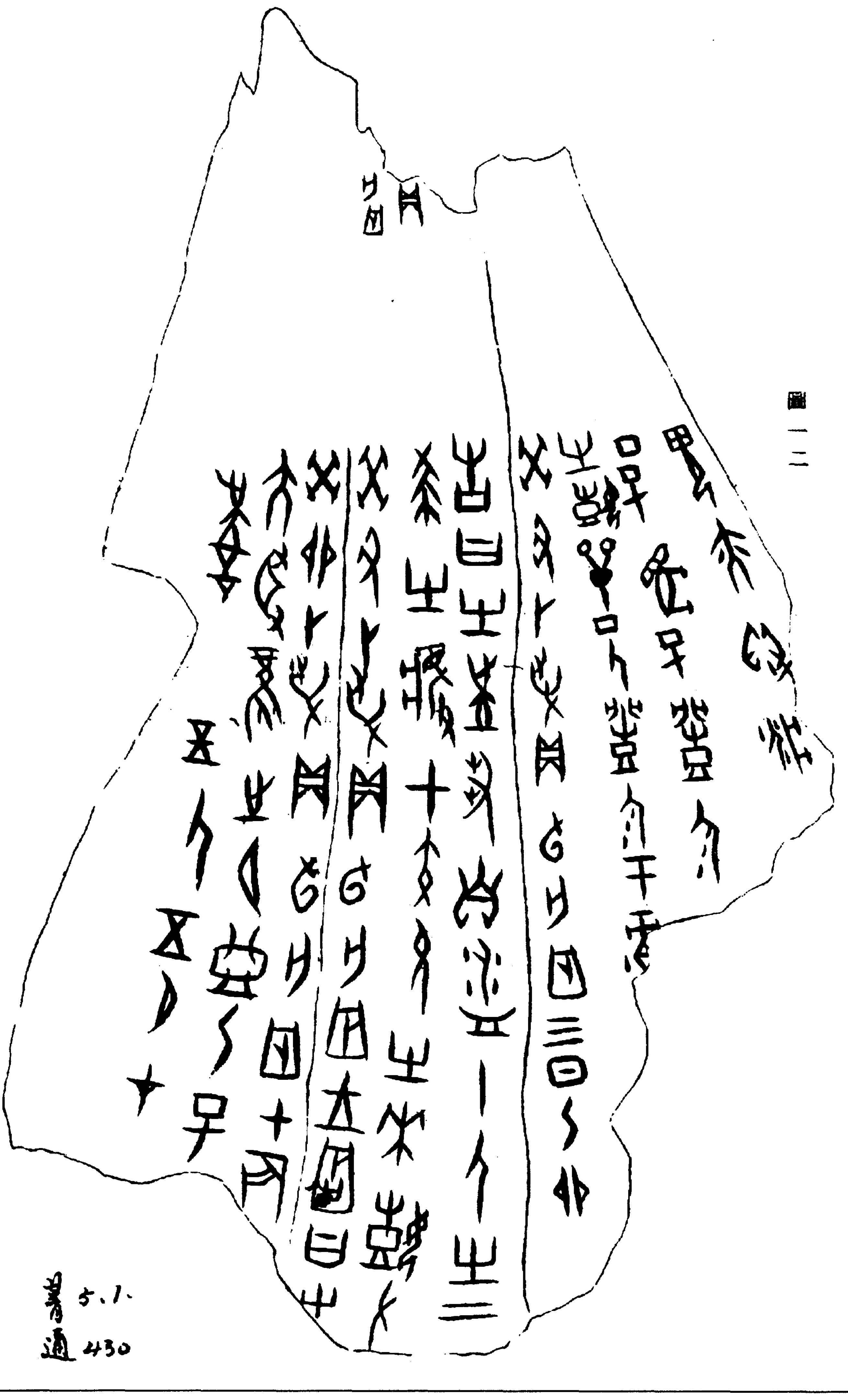

圖一〇

前 8.14.1

通 402


圖一一

甲 1128


圖一二

菁 5.1

通 430

中國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獻集成

ISBN 7-5614-2057-9
9 787561 420577 >